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八八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八八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79.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82）

望溪先生全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戴編足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六經四子皆載道之文而不可以文言也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之徒始以文名猶未有文家之號唐韓氏柳氏出世乃拼以斯稱明臨海朱右取宋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輩韓柳合爲六家歸安茅氏又析而定之爲八而後此數人者相望於上下千數百年若舍是莫與爲伍自是天下論文者意有專屬若舍數人卽無以繼賈馬劉揚之業夫自東漢以迄於明其閒學士詞人蟻聚蜂屯不可計數一二名作先後傳誦宇內者亦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而其爲之數百十篇沛然暢然精光炤人閉不可磨滅則自韓柳歐曾王蘇外終莫得焉嗚呼蓋其難哉余嘗聞其故矣其所受者不優無以軼乎衆也其所入者不邃無以遺乎今也其所得者不廣無以肆其用也其所養者不充無以感其發也其所踐者不實無以立其誠也日星之所以長明江海之所以不竭萬物之所以發生古之精且神於文者蓋必實有得於此焉非是不足以與於作者是以古文之學北宋後絶響者幾五百年明正嘉中歸熙甫始克賡之然熙甫生程朱後聖道闡明其所得乃不能多於唐宋諸家我朝有天下數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統就文核之亦與熙甫異境同歸獨其根柢經術因事著道油然浸漑乎學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則不惟熙甫無以及之卽八家深於道如韓歐者亦或猶有憾焉蓋先生服習程朱其得於道者備韓歐因文見道其入於文者精入於文者精道不必深而已華妙而不可測得於道者備文若爲其所束轉未能恣肆變化然而文家精深之域惟先生掉臂游行周漢唐宋諸家義法亦先生出而後揭如星月而其文之謹嚴樸質高渾凝固又足以戢學者之客氣而湔其浮言以故百數十年來奉而守者各隨其才學高下淺深皆能嶄乎古不摭於正背而馳者則雖高才廣學亦虛憍浮夸半爲躍冶之金而已先生文集久行於世第原編卷數未分亦未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近復殘缺漫漶而集外又多關係重要之文世所未見鈞衡既搜輯乃貸金而全栞之以快天下心目幷揭發先生明道與文之功正告海內來者知尊信而趨步也咸豐元年辛亥正月邑後學戴鈞衡謹序於味經山館

原集三序

歲辛未先君子與吾師及西溟姜先生同客京師論行身祈嚮西溟先生曰吾輩生元明以後孰是如千里平壤拔起萬仞高峯者乎先君子曰經緯如諸葛武侯李伯紀王伯安功業如郭汾陽李西平于忠肅文章如蒙莊司馬子長庶幾似之吾師曰此天之所爲非人所能自任也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閒孰是能仰而企者西溟曰斯言也其信吾固知莊馬之可慕而心困力屈終覬乎其不可即也先君子見朋好生徒時時稱道之兆符兒時即耳熟焉既成童遂命請業師門迄今三十有二年矣雍正癸卯兆符復至京師懼吾師衰疾請編年譜手錄春秋周官說及望溪文集乃知吾師於曩言實身肩而力取之而凡有志者皆不可以自畫也吾師質行經學古文後世自能懸衡兆符不敢置一辭恐不知者以爲阿其所好也經說則始窺其樊恐言之未必有中故敘次文集既終敬識簡端以俟後之君子雍正癸卯秋八月望後三日門人王兆符撰

望溪方子文學爲世所稱而余與共事蒙養齋入則合堂聯席出則比屋同垣晨夕居遊無不共者凡十有一年始知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其於幼所誦經書常陰取以自繩削而亦以望於人故居人上者必告以汰侈之召災事人者必戒以諂佞之失己爲子弟者則警以孝弟之易虧將仕者則數舉貪人覆轍愧遺父母妻子之醜用此不好善者聞之皆陰忌以爲刺己中人以下亦苦其行之難而見謂不情每薄暮歸寓必以此日過言過行諮余聞爲發其禮義之過中者常怵然爲戒每自言於人紀中無一不愧負此心者孔子云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以余所見惟斯人而已凡行有奇衺者於衆中相接不交一語而朋友有過則盡言不諱雖久故相知者或不樂聞其言然以文學相推則知與不知無異辭噫是誠知方子之學與其文者乎方子嘗語余曰吾少好文而不好學故終老無成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孔子許爲好學使吾能以好文者好學雖愚且頑槩乎必有得於身矣嗟乎非學之篤而能爲爲是言乎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不關於道教之文余共事時愛而錄之者十之四郵致者十之二姑就篋中所存編而錄之異日當刊布以示好方子之文而未知其學者乾隆五年三月混同顧琮撰

崟與北平王兆符皆以成童從學於先生兆符治經書古文而崟攻舉子業先生命之曰此術之成非潛心經訓而假道於八家之文亦未易遠於俗也時崟於韓歐之文亦粗知好焉厥後兆符自天津奉母南遷僑寓金壇獨身就先生講問凡數年歲時往來淮揚必發其篋取所得先生經說古文而錄藏之然亦未暇究切也及康熙癸巳先生盡室北遷崟適成進士謂自是可肆力於經書古文而先生給事海淀崟拘綴部曹往還甚艱又公私促促少有餘暇惟流觀漢魏四唐人詩與懶性相宜而先生素不爲詩所業未敢以請及雍正五年崟以老母倚門告歸侍養則又欲聞先生之謦咳而不可得矣端居無事乃更發所錄藏而討論之乃知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而先生學如不及不知身之既老每謂儒者著述生時不宜遽出二十年前崟嘗與二三同學刻周官集註於吳門劉丈古塘刻喪服或問於浙東龔丈孝水刻周官辨於河北先生聞之切戒可示生徒不可播書肆劉龔二君子既歿得其書者益稀總督漕政御史大夫顧公惜之復刻於淮南每與崟言先生經說不可使沈沒閒出所錄先生古文則其半皆未前見以兆符早世而崟久離先生之側也乾隆壬戌先生告歸崟請編定古文多散在朋友生徒閒失其稿者十且三四謹就二家所錄及崟所得近稿先鋟諸版各從其類而不敢編次卷數俾海內同

志知先生所作無一不有補于道教而苟有存者不可不公傳於世也乾隆十一年仲冬門人程崟撰

方望溪先生文集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重編校栞

卷一
讀經二十七首
讀古文尚書
讀大誥
讀尚書記
讀尚書又記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邶鄘王曹檜十一國風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讀王風
讀齊風
書周頌清廟詩後
又書清廟詩後
讀周官
周官辨僞一
周官辨僞二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讀儀禮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讀孟子
辨明堂位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讀經解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卷二
讀子史二十八首
書刪定荀子後
讀管子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又書禮書序後
書樂書序後
又書樂書序後
詁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又書封禪書後
書史記十表後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書孟子荀卿傳後
書老子傳後
讀伍子胥傳
書儒林傳後
又書儒林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淮陰侯列傳後
書貨殖傳後
又書貨殖傳後
書太史公自序後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卷三
論說十四首
周公論
漢高帝論
漢文帝論
蜀漢後主論
灌嬰論
宋武帝論
于忠肅論
原人上
原人下
原過
先天後天圖說
謚法
異姓爲後
轅馬說
卷四
序二十二首
禮記析疑序
周官析疑序
周官集注序
春秋通論序
春秋直解序
刪定管子荀子序
重定禮記纂言序
孫徵君年譜序
學案序
畿輔名宦志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教忠祠規序
吳宥函文稿序
儲禮執文稿序
熊偕呂遺文序
余東木時文序
左華露時文序
楊黃在時文序
靑要集序
廌靑山人詩序
王巽功詩說序
巖鎭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李穆堂文集序
卷五
書後題跋二十六首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書祭裴太常文後
書柳文後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書邵子觀物篇後
書朱注楚辭後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書孫文正傳後
書盧象晉傳後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書潘允慎家傳後
書熊氏家傳後
書曾太學傳後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書孝婦魏氏詩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題黄玉圃夢歸圖
跋石齋黄公手札

卷六

書三十二首

與閻百詩書
與孫以寧書
答喬介夫書
與翁止園書
與李剛主書
與安徽李方伯書
與安溪李相國書
與徐司空蝶園書
與徐司空蝶園書
答某公書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與孫司寇書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與來學圃書
與呂宗華書
答楊星亭書
答尹元孚書
答申謙居書
答程夔州書
答程起生書
與陳密旃書
與吳見山書

與某公書
與李覺菴書
與萬季野先生書
再與劉拙修書
答禮館諸君子書
答禮館纂修書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與程若韓書

卷七

贈送序二十首
送徐亮直冊封琉球序
送王篛林南歸序
送劉函三序
贈魏方甸序
送余西麓序
贈潘幼石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贈淳安方文輈序
贈李立侯序
送李雨蒼序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再送余西麓南歸序
贈宋西秬序
送雷惕廬歸閩序
送官庶常覲省序
送吳東巖序
贈石仲子序
贈介菴上人序
壽序六首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蔣母七十壽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卷八

傳十五首
孫徵君傳
白雲先生傳
四君子傳
左仁傳
三山林洪傳
二山人傳
孫積生傳
金陵近支二節婦傳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光節婦傳
二貞婦傳
高烈婦傳
高節婦傳

釋蘭谷傳
沛天上人傳
卷九
紀事九首
左忠毅公逸事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石齋黄公逸事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記李默齋實行
書萬烈婦某氏事
西鄰愍烈女
吕九儀妻夏氏
逆旅小子
卷十
墓誌銘三十首
李剛主墓誌銘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劉古塘墓誌銘
左未生墓誌銘
王生墓誌銘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黄公墓誌銘
王大來墓誌銘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銘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銘
知寧國府調補部員黄君墓誌銘
沈編修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張君墓誌銘
白玟玉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
潘函三墓誌銘
顧友訓墓誌銘
陸以言墓誌銘
光祿卿吕公墓誌銘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莊復齋墓誌銘
教授胡君墓誌銘
張樸村墓誌銘
劉紫函墓誌銘
陳依宣墓誌銘
陳馭虚墓誌銘
鄭友白墓誌銘
胡右鄰墓誌銘
卷十一
墓誌銘二十首
尹元孚墓誌銘
沈孝子墓誌銘
廣文陳君墓誌銘
程贈君墓誌銘
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銘

葛君墓誌銘
劉篤甫墓誌銘
龔君墓誌銘
佘君墓誌銘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工部尙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銘
謝母王孺人墓誌銘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銘
趙孺人翟氏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銘
高著登妻方氏墓誌銘
贈孺人鄒氏墓誌銘

卷十二

墓表二十四首

李瑞臣墓表
萬季野墓表
梅徵君墓表
田閒先生墓表
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
吏部侍郎婁公墓表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朱字綠墓表
汪武曹墓表
黃際飛墓表
李世得墓表
宋山言墓表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兵部尙書法公墓表
吳宥函墓表
陳西臺墓表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墓表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査公墓表
高仲芝墓表
王處士墓表
佘處士墓表
武商平墓表
朱履安墓表

卷十三

墓表二十首

雷氏先墓表
兵部尙書范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翰林院檢討竇君墓表
刁贈君墓表
東昌鄧嶧亭墓表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秦仲高墓表
完顏保及妻官爾佳氏墓表

羅烈婦李氏墓表
劉烈婦唐氏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贈淑人尤氏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中憲大夫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方曰峴妻李氏墓表
碑碣九首
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
理藩院員外郎贈資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杜茶村先生墓碣
大理寺卿高公墓碣
兵部主事龔君墓碣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族子根穎壙銘
鮑氏女球壙銘
卷十四
記二十二首
別建曾子祠記
絃歌臺記
重建陽明祠堂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修復雙峯書院記
將園記
泉井鄉祭田記
赫氏祭田記
仁和湯氏義田記
遊豐臺記
遊潭柘記
再至浮山記
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題天姥寺壁
遊雁蕩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金陵會館記
築子嬰隄記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重修清涼寺記
良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卷十五
頌銘八首
聖主親征漠北頌 康熙三十五年
萬年寶曆頌 康熙六十年
聖主躬耕耤田頌 雍正元年
聖主親詣太學頌 雍正元年
聖主躬耕耤田頌 乾隆三年

喜雨說
多福硯銘
聖主臨雍禮成頌 乾隆三年
卷十六
哀辭十二首
徐詒孫哀辭
駙馬孫公哀辭
劉北固哀辭
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阮以南哀辭
李伯子哀辭
張彝歎哀辭
王瑤峯哀辭
和風翔哀辭
僕王興哀辭
婢音哀辭
祭文八首
祭顧書宣先生文
祭張文端公文
祭王崐繩文
祭滄洲陳公文
祭左未生文
祭白侯文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祭張母吳夫人文
卷十七
家訓四首
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
甲辰示道希兄弟
己酉四月又示道希
壬子七月示道希
家傳誌銘哀辭十五首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
台拱岡墓表
先母行略
兄百川墓誌銘
弟椒塗墓誌銘
沈氏姑生壙銘
鮑氏姊哀辭
鮑氏妹哀辭
謝季方傳
嫂張氏墓誌銘
亡妻蔡氏哀辭
兄子道希墓誌銘
兄子道希婦岳氏墓誌銘
兄孫仁壙銘
七思
卷十八
雜文十二首
兩朝
聖恩恭紀

聖訓恭紀

通蔽

表微

釋言

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記夢

記百川先生遺言

答問

爲秦門高貞女糾擧本引

檄濟寗諸生會課代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代

望溪先生文集初爲門人王兆符程崟同輯兆符早卒其後增輯付梓者惟崟（今本標兆符同輯者崟不肯沒亡友之善也）而亦隨時有所刪削故今世所行本前後篇數多寡不一然程氏親炙師門其去取率奉先生意指故世傳程本爲先生自定今不敢以集外文廁入謹就所見篇數最多之本凡三百八十四首爲分卷而排次焉唐宋八家說經之文少者類入論辨雜著多者別爲卷歐集經旨大蘇集經義是也虞山錢氏編震川集次經解爲卷首先生湛深於經爲之又多故程氏首區爲册今從焉爲第一卷大蘇評史之文凡數十首此外文家未有及先生多者其題爲書後可區爲類程氏並讀子爲一册今亦從焉爲第二卷讀經讀子史皆論議文故以論說次焉原人原過等文亦論說也爲第三卷古人作書自敍大恉曰序後世乃倩人爲之然大抵發明書義體近論說姚郎中古文類纂以序跋次論辨今仿焉爲第四卷書後題跋體一也略與序同序以加於書之成册者發揮全恉書後題跋則隨擧一事一文而論之次序後爲第五卷陳義晰理指事述情書之所有事也以承序跋以啓贈序爲第六卷贈序始於唐昌黎最工自後作者皆有壽序亦贈送之類先生不多作附贈序爲第七卷傳者傳也傳其人之行實也文人不爲達官立傳所傳者窮賤獨行之士婦人方外之流耳紀事傳之別體當依類而分編之爲第八卷第九卷誌銘碑碣金石之文體異傳而敍事同應後傳與紀事埋石壙中曰誌立石墓上曰表曰碑曰碣銘者誌之辭也碑碣亦可用之表則無銘先生爲之多不能總爲一分埋銘爲第十卷十一卷表與碑碣爲十二卷十三卷（集中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以下七文先生初刻標題曰碑曰碣後均改爲墓表蘇厚子曰神道碑文體尊大先生不肯四品已下官用碣高公官三品例用碑不用碣而碑文必詳備此文簡略稱表爲宜茶村王彥孝妻俱不宜名碣余按蘇說是也但古人墓表無用銘辭者韓公鄭夫人殯表通體七字詩無序乃變體不可爲通例歐公瀧岡表初稿未用四字詩後改去之惟龍武將軍蘇君墓表末云乃爲表于其墓旣又作詩以遺之云云亦未嘗標以銘曰殁說文碣石特立也張表臣曰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唐宋文人多用之于處士女流隋志唐會要俱云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亦聽立碣國朝通禮庶士得視九品官則茶村與王彥孝妻稱碣似皆無礙高公碣先生私立故不稱碑且三文中俱明言碣則止從文中所書爲是今均依原題附記蘇君之言俾學者知標題之不可忽也又集中杜著略墓文先標墓誌銘後改墓表殁文中有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云云則爲誌銘無疑今亦入埋銘類爲）記亦碑文之屬有紀事不以刻石者其體自存也次碑碣爲第十四卷勒頌于石鏤銘于器二者亦古金石文也書兩說意主于頌兼有箴銘意焉編爲第十五卷哀祭源出三百篇其體屆大夫開之昌黎祭十二郎文散行不以韻後人遂兩承之然而韻其正也次頌銘爲第十六卷示道希四書程氏編入書類鄙意隨事指示與家訓同先生篤于倫理家傳誌銘哀辭至性發露自來文人莫有及者故程氏別分爲册七思亦哀辭也義宜入合爲第十七卷文以類聚有文少不能成卷而於諸類未合者則以雜文統之訂爲十八卷終焉鈞衡謹識

讀經

讀古文尚書

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閒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啓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閒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澀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爲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爲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爲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即余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讀大誥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離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閒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尚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王作誥而第康叔自唐以後衆以爲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余既辨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爲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豫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不徒購其書而徵其人使記說利其無稽也故前後至者以千數）而又多爲之徵於文王世子之篇竄焉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爲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爲之徵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爲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衆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爲明證而不徒虛爲之說矣）歆知其說爲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衆譁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羣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

可也余憫漢唐諸儒爲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爲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讀尚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其妄羣儒昭然若發矇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僞惟史記爲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於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爲異說乎蓋莽既稱康誥以爲周公居攝稱王之文故復爲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爲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嚮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況孺子嬰抱劉崇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戴乎（緯書言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銜書之瑞亦莽受劉符帛圖金策據以即眞之符驗也）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爲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爲西伯而專征伐也以受命爲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爲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記宣成閒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爲信乎（周本紀詩人蓋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至王瑞自太王歟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背繼以文義亦多駁嗲枝削之前後語意正相承無閒）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人統未集實爲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毛詩皆自歆發歆爲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爲歆所增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徧竄羣書以曲爲彌縫乃其姦之所以卒發於後世與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尚書自畢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達其義余嘗考之費誓則事可傳也君牙冏命秦誓則言不可廢也呂刑文侯之命則事不可沒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變文武之舊都至平王而終棄可無志乎呂刑之言雖或不可廢而孔子錄之則非以其言也觀文侯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刪則以著事變而非有取於其辭義審矣司馬遷作史記於費誓具詳焉於秦誓刪取焉而文侯之命則沒之蓋以其言無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沒也用此觀之聖人刪述之義羣賢莫之能贊豈獨春秋之筆削哉

書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興用賢討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誥策命之文無一見焉先儒以謂亡於幽王之亂而余竊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書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摭拾於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之史記也自唐虞夏商非關一代廢興之故不以列於書故周書自畢命以前皆造周戡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專取辭意之善則成康之際周召共政史逸作冊其命官之辭遠過於君牙冏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義安處與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與誓誥並列於學官而立爲四術其餘內史所藏孔子蓋未之見也呂刑則布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魯若晉若秦之書則其國傳之君牙冏命則其家守之子嘗學禮而病杞宋之無徵故於周書惜其僅有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諸周內史所藏則豈宜闕希而不類如此哉（使內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見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續備有周一代之書而定以百篇之數）抑觀君牙冏命秦誓而又以歎世變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變亂於穆王而讀其書彬彬乎去成康不遠也秦穆悔過思賢之言可法於後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與行顯背而謂可塗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嘗有是也二帝三王純一忠敬之風其尚可復也哉此又序書之隱義也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焉而不得於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中而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然後心慊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義未之前聞也夫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

烝於此則周之西南沿漢與江廣蜀羌擧微盧彭濮之怙冒擧諸此矣至於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之國其上之風敎雖能應於關雎麟趾而下之禮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則與行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殷雷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君子於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喩之錄此二詩而被化之先後疆略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於周大師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則爲周公所手訂決也惟何彼穠矣其作於鎬洛若齊人爲之皆不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多得之諷誦漢之經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與

讀行露

行露之詩世儒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謂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學與向胡爲而傳此乎蓋此詩旣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爲之主雖自歸於舅姑不得謂非義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旣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爲之配矣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敎不近於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爲敎於閨門鄕黨邦國與學向之蔽良由未達於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卽此已不足爲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學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無溷後人而羣儒乃援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漢唐諸儒於變風傳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於美刺朱子旣明辨之而世儒猶嘵嘵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敎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卽閑錄以垂戒不宜其多乃至於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卽於是焉存蓋古者自公卿至於列士職以詩獻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故淇澳緇衣而外士大夫憂時閔己之詩所存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則無一或遺蓋民俗之眞國政之變數百年後廢與存亡昏明之由皆於是可辨焉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二國爲多（樂記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殄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齊晉秦三國最強而兩國無淫詩齊襄災及其身崔杼弑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故齊詩終於猗嗟載馳敝笱始於鷄鳴秦之亡以親奄幸疾師儒故秦詩始於車鄰駟鐵終於夏屋唐俗勤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黠以利而易動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爲國人所附而晉卒分於三族乃桓叔武公爲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玆非其明鑑與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於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於此然則鄭之亡轉後於陳而衛之亡又後於宋何也鄭之淫風感於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以是知天命無常國之興亡一以人事爲準也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幷於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按而知也晉自桓

叔以後陰謀布德以收晉民而魏偪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於貪此君子所以歎心憂之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爲將及焉此萇楚匪風所以作也羣儒乃以比於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鄭康成謂魏詩爲晉作檜詩爲鄭作並引蘇氏檜詩之說必出自他人朱子誤記爲子由耳）夫晉至武獻思啓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碩鼠之號而檜并於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強盛王室再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駭車傾之懼乎邶鄘衞國風况蕞爾之邶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簒弒而無淫昏簒弒之惡宜載於冊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故無風之可陳（觀魯爲吳公子札所歌風詩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說詩必以意逆志而又在於論其世其此類也與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傾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畏臣之見讒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於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謳於欒氏齊魯之懸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愼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簒弒攘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頹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况能託國於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衞之君猶睠睠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共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薾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衞之桑中爲類而非譏不親迎（親迎之禮壻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且趨步之頃而三易其地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之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爲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爲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愧於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別天屬也）顧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衞之詩按其辭可知爲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簒弒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爲遊田五爲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汚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衞齊陳之淫褻慢聲胡爲而與雅頌並立與

書周頌清廟詩後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祫祭皆於大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

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尙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尙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特起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於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於文人是也蓋祫祭先公先王於后稷之廟率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嘗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廟而特祀焉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祫於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爲樂歌古人事君親要於誠信不敢爲言虛美以溢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又書清廟詩後

或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天子諸侯之出歸告於祖禰之正禮也即事者惟邦甸侯衞耳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於前所告者之正禮也以順天革命故特舉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乃庶邦君臣受命於周之始古者爵命必於祭安知非此時特祭於文王之廟而作是詩也然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爲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樂章不宜首舉清廟爲義且朱子既據孔疏所推日曆而升既生魄三語於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爲定論也或謂據戴記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時祭亦有犆安知此詩非用於犆祭時乎不知以禘爲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傅會而爲之說前儒之辨明矣雖夏殷之世禮文簡略事亦難舉至周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使日祭一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自致齋以至終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閒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切廢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羣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犆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

讀周官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爲僞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奧阼非聖人而能爲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爲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寧君臣所附會以爲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爲富強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舉奇衺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爲僞是猶懲覆顚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僞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尙安望爲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周官辨僞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而
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閒抉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
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
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絘布
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毆疫禬蠱攻貍蠹去妖鳥毆水蟲所
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
牡橭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
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
藝以文姦言而旋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
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違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
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
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
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
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硩蔟庭氏之文以示聖人
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
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
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
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爲居井竈
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
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
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
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
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
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
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賄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
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貨
賄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絘布
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絘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
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毆疫也庭氏之射妖
鳥也硩蔟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慝
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醱足以召疾殃故立爲經常
之法俾王官帥衆而毆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夭厲自
息矣夫疫可毆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鷩持幢何異
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
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
日月星辰之號縣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
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
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誕燿
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鑄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灑屋壁異事而同情
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硩蔟氏去以
方書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矣以方書縣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
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
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
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眞而於莽事
則皆若爲之前驅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
大學中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
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爲非聖人不
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爲二子所薙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
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周官辨僞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
以止佚淫而消關辯也每見町庶之家嫠者改適猜覺叢生變詐百

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孵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冠昏之禮專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鄰長稽之凡民之有衺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尙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汙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爲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經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謂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其僞經文皆歆竄之謙主也又以文義覈之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疊見贅設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疏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閒邪（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則本有爲諸侯緦衰及其首服皆弁經之語而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歆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冊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顯示天下而於己所獻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同異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聖人之政盡萬物之理而不過者不惟其大惟其細聖人之文盡萬事之情而無遺者不以其詳以其略周公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馬四時田法尤其顯著者也蓋觀春與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焉（春者王與諸侯所執之鼓秋者所載之旗冬夏則特標其事）威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學士冬夏不習舞亦此義）且官徒殿則勞費大也觀虞人所萊之野樹表者三百五十步圍禁前後之屯百步而知鄉遂公邑都家之車徒皆前期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無幾焉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茇舍治兵所辨號名旗物徽以內毋濫焉則前期而備教之可知矣使偏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習而民不煩也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殆其遺教與戰法田法之詳至冬狩始見者雖各修於其地然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偏閱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辨夜事於仲夏者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於茇舍特舉辨軍之夜事則知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通乎三時矣於夏舉礿於冬舉烝則祠嘗視此矣於春舉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知矣（小雅以社以方疏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不莫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末及方祭禮即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大雅相證）於秋冬曰致禽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饁可知矣田法戰法冬詳其目而春舉其綱仲冬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譟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舉其全具見矣使以晚周秦漢人籍之則倍其文尚不足以詳其事經則略舉互備括盡而無遺是之謂聖人之文也．

讀儀禮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爲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甿隸曉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礱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之戔戔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閒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閒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剟而別著爲篇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余少讀儀禮喪服傳卽疑非卜氏所手訂乃一再傳後門人記述而閒雜以己意者而於經文則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時懵然不得於余心乃試取傳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傳之文無復舛複支離而不可通曉者更取經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經之義無不卽乎人心然後知是亦歆所增竄也蓋喪服之有厭降見於子思孟子之書惟尊同不降則秦周以前載籍更無及此者而於莽之過禮竭情以侍鳳疾及稱供養太皇太后義不得服功顯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爲比類焉嗚呼先王制禮有迹若相違而理歸於一者以物之則各異而所以爲則者無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則無是也曾是可厚誣先聖而終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其於易春秋閒有稱引皆自爲之說而謬其指書之傳詩之序雖有假託而經文則未嘗增易焉然則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者喪服經傳之文尤顯見於當時而爲老師宿儒所指斥者歟時周官始出戴記尚未列於學官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爲皦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皦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閒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復闢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盡其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汙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爲皦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爲誣謬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爲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於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修大則宜先周公勳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冊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弒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於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爲之者劉歆之徒耳莽之篡無事不託於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徵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爲是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弒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爲平帝之弒啟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

依南鄉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書既逸矣云云者誰實爲之又況漫無所稽之雜記哉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冊祕府而外藏書甚希太史公書宣成閒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之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僞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祝鮀之言於魯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於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僞亂增竄以文莽之奸也決矣嘗考魯世家削去成王臨朝至矚矚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脗合無閒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冢宰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舊者且金縢乃伏生之書始出即列於學官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爲詩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莽歆之誣妄也蓋欲言周公踐阼則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耳昔韓子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僞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會通則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嗜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涖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即真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故僞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僞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禮以大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徵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爲僞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閒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略爲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真僞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爲疑蓋書可僞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爲歆所僞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爲歆所僞亂者輒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

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
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涖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傳衆疑
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爲以天下書之類）
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雜家使衆莫測也易春
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
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
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
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
服及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
所心非也莽爲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
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閒耳而古者子爲大夫於父
母之服卽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爲大夫父母之爲士者尚
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爲體而可私屈爲母喪主乎歆既
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奸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爲近故
歷世以來羣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
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攷自古承學
之士通經習禮而爲妖爲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
奸言當其時卽文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
千七百餘年而莫敢難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閱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卽辨其誣而未得確驗先兄
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猶不能無疑及考王莽傳平帝年
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
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以定天子之娶禮又恐戴記出宣元閒
學者多見其書故其後復徵羣士使記說廷中以欺惑學士
莽之纂無事不託於文武周公蓋夏殷以前先聖之事與言所傳甚
希衆皆耳熟焉難以鑿空構立而經傳諸子皆周人之書遭秦火而
始出於漢故使歆典校卒向之業以售其奸自東漢相傳以至於今
皆歆所校錄也學者可獨於前儒傳授之言而不別其真僞哉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說見家語又見史記又見賈誼保傅篇
而漢書亦云武帝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蓋莽與歆既曰成
王不能踐阼則年宜甚幼而金縢之篇無是也其書乃伏生所傳書
列學官不可譸張爲幻故於戴記竄焉又恐戴記出宣元閒學者閒
有其書故欲多爲之徵而論語乃世儒所習誦故又於家語竄焉漢
興博學多聞莫如賈生繼春秋創史法囊括載籍爲世所宗莫如太
史公故又於二書竄焉至漢書所云或武帝偶命作圖以示立少子
之意或其事亦歆等構造又或史官所記本周公輔成王圖而歆易
爲負班固因之皆不足據也衆言殽亂必折諸經金縢之篇曰王與
大夫盡弁則既冠明矣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已甚違於
世事矣以是知古書中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者皆妄也而況云在襁
褓之中哉幸而金縢之篇尙存不然則歆之怪變竟無從而得之矣
或又以王自稱沖子周召稱王孺子爲疑是惑也盤庚之誥自稱沖
人范文子爲大夫贊軍謀而武子呼爲童子嗣君之自謂師保之規
箴其稱言義當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讀經解

此記中閒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而傳荀氏之學者爲之
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爲四術降
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
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爲教者哉遭
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閒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

鄒梁之學興而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爲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既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閒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爲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郊廟大議衆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歟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余以王莽傳辨周官所僞亂循是以考戴記尚書及子史傳注然後知舍莽政之符驗周官無可疵者舍莽事之比類古聖無見誣者循是以討去之然後諸經之賊蝕一旦而廓然嗚呼書更秦火篇殘文缺而已耳而歆所僞亂則混淆於本文之中伏闇而不可見疊出互證深固難搖自程朱二子出然後能辨古書之正僞而後之儒者知以理義爲衡故凡周官戴記書傳詩序之紕繆雖未辨所從生而鮮不以爲疑疑之者衆然後或得其閒而白黑可判焉漢儒之治經莫勤於鄭氏然以莽事訓周官而於周公踐阼文王受命稱王皆篤信焉而益漫其支流况毛序孔傳之僞雜乎世俗之買儒倘或以經說惟漢儒爲有據而詆程朱爲憑臆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涇陽王巽功臥疾連月時往問之一日語余曰周公居東惟集傳居國之東爲近而未著其何地也自我觀之王欲親逆即駕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公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於私邑以待放禮也然則公所居其近在郊關之內與余曰子之言其信畿內公卿之采地當在縣鄙而有勳勞者別有賞田周官載師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是也春秋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公主東諸侯則邑於國之東宜矣公之避與禹益之避異禹益之避以遠爲宜公之避以近爲宜其不之縣鄙之采而退就近君之小邑理固宜然然則公所居爲鎬東鄉郊之賞邑決矣巽功仕不廢學其出爲監司所領皆大藩而返自江西詩說成其疾也夜不能寐輒思尚書疑義及旦伏枕而爲草今文二十八篇將徧矣氣雖困見余輒矍然興問辨移時嘗語河南李雨蒼曰吾見望溪則曠然無憂而身爲之輕效速於藥物其好學求友之切如此是日也以疾動不任筆墨又閒廁余言乃屬余爲之記

讀子史

書刪定荀子後

昔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惜其書不傳余師其意去其悖者蔓者複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節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芟薙幾半然閱取而誦之辭意相承未見其有闕也夫四子之書減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蓋無意於文而乃臻其極也荀氏之辭有枝葉如此豈非其中有不足者邪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蘊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不若四子之旨遠而辭文豈氣數使然邪抑浸潤於先王之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強也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爲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爲嚴急焉非故欲爲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尚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聽明思慮當付之衆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史記八書

禮樂律曆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爲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曆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顥元冥而外多誕謾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爲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爲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爲邪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爲法戒武帝改曆雖由公孫卿札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於曆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封禪書所載諸畤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略見己意於後惟天官宜與律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法於前而以己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曆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贊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少孫所爲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撫拾舊聞始將采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書禮書序後

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半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指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者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強設也其曰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歎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閒獻王倘得邦國禮五十六篇況漢之初秦周閒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志復古文獻非無徵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於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

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遂著爲典常而垂之於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遠復之愈難矣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制詔御史云云則悍復古而樂秦儀情不能自掩矣子長蓋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於衛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閒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復者猶秦志也嗚呼子長其見之矣

又書禮書序後

子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於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蓋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旣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人力無所屈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於戰國至秦有天下遂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古禮之大爲之防也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爲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爲防所以救民之彫敝也魯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第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踰其防也況導以淫侈而不爲之制乎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而制辭乃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況其爲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獨於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則於先王之緣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聞也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自周以前上將納民於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於民亦蕩然不爲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耳而定爲典常垂之於後者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於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爲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尙可復見也哉此子長所以痛也

書樂書序後

武帝席文景之盛不能損滿持盈極情縱欲窮兵四遠佚而不思其終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君臣相勅次及成王之恐懼善守以爲非大德莫能如斯也其曰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蓋謂不樂淫侈而樂損減與衆人之情異耳君子能樂損減以自節其所樂然後民得沐浴膏澤歌詠勤苦此海內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斯爲至也其序律書終於文帝之煙火萬里可謂和樂用此義焉耳　先王知助流政教莫善於樂而聲之邪正其感各以類應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故漢興高惠文景皆未暇遑武帝不能以此時興道致治修禮正樂而信方士舉累禮寵嬖倖爲新聲夜祠郊壇男女雜歌以流星爲瑞應則與夫躬明堂陳雅樂而萬民咸蕩滌邪穢以飾厥性者異矣夫六國及秦二世不過以鄭聲自爲娛而武帝乃次馬歌薦於宗廟汲黯所謂先帝百姓豈知其音蓋痛哉其言之也然自仲尼不能與齊優並容於魯黯言雖切安能遏帝之侈心而辨延年等之妄哉嗚呼秦之衰李斯猶能直諫而弘乃以黯爲當族則視趙高而又甚矣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此可爲流涕者與序樂至此則更無可言者矣而少孫乃疑其辭事之未終而續焉夫平準著天變人禍皆由興利之臣故以烹弘羊乃雨終而此書痛弘以譏佞陷其君故以虞氏之君臣相勅始是二書之義法也而少孫未之或知邪

又書樂書序後

班史載武帝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王獻雅樂俾樂官存肄而不常御所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鄭聲故是書於鄭聲之禍獨寓意於春秋六國及秦二世而武帝所與新樂僅載十九章且稱其多爾雅之文然於其中特舉四時之歌則舍是無足論者矣自鄭音之興歷數百年更三代而時君世主無不流湎於此故曰德至者所樂益異謂與春秋六國秦漢之君異也河間獻王所獻雅樂弘嘗謂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輔帝爲之郊廟反因論馬歌以陷直臣方是時凡帝過舉皆弘以諛佞成之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所目擊而心痛也不然則有虞氏之賡歌何爲讀之而流涕哉

詁律書一則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句)道者明矣非其(其當作異)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太虛之絪縕也成於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於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羣分而有可別矣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淸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類也既播於樂器則鐘磬管絃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淸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辨於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衆人不能用也故制爲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運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效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華效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爲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寓也故莫貴焉

書封禪書後

是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爲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時祕祝不過與祠神君竈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爲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爲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敎史儋語以雍之諸祠興於秦而敎儋妄稱符命以啓二君之汰爲方士怪迂語之徵兆也蓋弘欲以

物怪致諸侯無救於周之衰而身爲僇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爲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歎也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爲合不死之名接僊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曆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饗而頒曆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曆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

又書封禪書後

是書義意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漢興六十餘年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於雍時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尚不道況天子贊饗郊壇制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爲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嘗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幸其束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書史記十表後

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閒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於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則在共和之行政秦幷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早見於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此數義者實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變或遷所聞於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要之皆義所弗害焉爾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於斯則踵春秋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談語遷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爲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盡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舉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竊國晏然不討而中原盡爲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幷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孰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敺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幸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昔三代受命相繼相因孔子推之以爲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與

勢而還近已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請之不謀而同勢之往而不反者也故還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詒學者以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其辭以志痛與

書孟子荀卿傳後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爲志則已鶩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倫也自公孫龍至吁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顯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爲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閒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槪乎未有聞者哉

書老子傳後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謚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謚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爲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爲二人明矣始吾友崑繩實爲是解微崑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崑繩既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讀伍子胥傳

世人皆悲子胥以忠死吾獨惜其所以處死者未得也其諫夫差語皆闊於事情使員曰吳之於越非伐國而求其服也王忘王之使人立於庭出入呼王而告以先王之讎乎匹夫含怨猶必剸刃讎人之胸況句踐親用戈於先王傷未及舍而卒非函句踐之首以入先王之廟則臣子之事不終今力實能誅而縱焉吾恐先王負恫於九原而不歆王祀也如是則夫差雖慚忿以殺子胥而必不釋句踐句踐死則越不爲沼而吳亦不至大泯矣子胥之智非不及此也毋乃少歷閱凶功見名立而重犯忌諱以危身與而竟不能保其終惜哉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爲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爲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汚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既絀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誦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尙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爲道術所託勤而守之故雖困

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爲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爲藝以多誦爲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汚禮義亡而所號爲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郎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爲通經也又其變遂溢於詞章終沉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敘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繼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日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於贊美故廢書而歎皆以爲歎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歎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爲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爲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爲大官而首於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其於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門非殊絕也而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於子夏之倫者亦爲王者師蓋儒者寄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肯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尙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爲贊美之辭噫失之矣

書刺客傳後

太史公裁割更易尙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遺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嫈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爲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荊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贊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疎且拙也蓋國策本記言之書中間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荊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遺則非國策之舊文决矣蓋荊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疏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真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爲然也

書蕭相國世家後

蕭相國世家所敘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略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鎭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蔕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爲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爲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於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嚴矣哉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於漢與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爲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濰水之蹟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爲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古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膇滯塞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紿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纂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書貨殖傳後

桑弘羊以心計置均輸平準陰與民爭利所謂塗民耳目幾無行者也故因老子之言而連及之然後推原本始以爲中古而後嗜欲漸開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以返於太古之無事故其善者亦不過因之利道之而已其次教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未聞與民爭也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謂因之利道之也至於教誨整齊則太公管仲猶庶幾焉獨不及最下者之爭蓋其事已具於平準矣故於此書惟見義於羣下其稱患貧也極於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王而止蓋不敢斥言也其稱賢人深謀廊廟謂趙綰王臧之屬耳世有守信死節而志歸於富厚者乎特論議朝廷時之訛語耳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謂公孫弘倪寬之屬也故儕之

於攻剽椎埋趙女鄭姬而一篇之中再致意於素封謂以公卿大夫爲歸於富厚之徑塗轉不若素封者之無可醜耳其正言斷辭則皆於庶民之貨殖者發之故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匹夫編戶猶以姦富爲羞況人物所託命乃不務德而用心計以與民爭是不終日之計也果可以塗民之耳目邪

又書貨殖傳後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內爲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徵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兩舉庶民經業之凡而中別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僦貸則末富也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贛白圭是也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於國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朱公子贛白圭也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裏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賾而不可惡也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二書及貨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邪

書太史公自序後

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惑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

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爲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惟太時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己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閒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曆建於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槩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己所論載也總之曰爲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己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衞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爲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爲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僞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邪

書漢書禮樂志後

甚哉班史之疎於義法也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爲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郊廟樂章並非雅聲故獨舉馬歌藉黯言以明己意且以著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固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既乎是以不貫不該偶然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缺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於鍾律者也既可備著於篇則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爲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敘列古作者皆不及於固卓矣哉非膚學所能識也

書漢書霍光傳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爲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爲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迹並昏微而不著也是傳於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

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於任宣發之而譏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薨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子長若退之為之必有以異此也夫

書王莽傳後

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鉤抉幽隱雕繪眾形信可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徵於後也其姦言雖依於典誥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譸張為幻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為後人詼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亦舛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纂弒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實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為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於前而次第分疏於後中間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此書疏論策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敘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迹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隱而不著故於伯夷傳歎天道之難知於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於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陰以寓己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迹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歐公最為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傚焉後

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誤邪

論說

周公論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爲周公也明知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以塞衆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蓋天理不可以爲僞且以昭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弟可加刃於其兄又以明居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云皆有可誅之罪也然觀鴟鴞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斯則終公之身長隱痛乎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慼然無以自解蓋討賊之義與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古塘復問曰以周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曰此時也勢也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阜以望商邑已憂未定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誕紀其序凡羞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逞雖有善類亦追念殷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是時非大動以威不能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其心不能久而安也故破斧缺斨之後袞衣繡裳駐大師於徐兗之閒俾東夏無搖心然後徐察其鄉順者而教告之取其不迪者而戰要囚之周防如兕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東人以公歸不復爲悲則奄雖屈強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尤桀驁者於新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而無後患也匪特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之初卽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爲蒐狩會同之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侯故宅土中陳杞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東宋衛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卽三恪大嶽之裔胄開國之股肱蓋懲於鬼方之叛殷萊夷之爭齊而早爲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以延共主之虛名者垂六百年蓋時勢不可以私智矯形勝不必以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旨哉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尙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敘而錄之

漢高帝論

二帝三王之治蕩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獨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重負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專務自慊於上秦皇帝縱觀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儀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蓋一閒耳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學孔氏之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計之惟有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繼世之侯伯生有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爲君師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後世開創之君大抵奮迹干戈擾攘之中任威權騁謀詐以得其志雖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漢高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爲近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餘使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與

漢文帝論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閹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卽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卑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爲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爲而止其聞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毋高蓋謂與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敎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蜀漢後主論

昔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周武王之世戡亂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也蓋大有爲之君苟得其人常以國事推之而已不與故無牽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爲之臣必度其君之能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復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爲世詬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一焉則任賢勿貳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而已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託威望信於國人故不敢貳也然孔明旣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董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夫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卽琬與允不相繼以歿亦長保蜀漢可也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抑觀先主之敗於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於先主也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擧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灌嬰論

漢之再世諸呂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功於平勃謀矣平爲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祿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酈使紿說不行矯節而謀洩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國殄身者衆矣平勃之事幸而集則嬰爲之權藉也呂氏雖三王縣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空國兵以授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滎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圈檻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知產祿之將傾同心於路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當齊楚而產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大臣有餘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雖聽酈寄之言尙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嬰謀然後以印屬典客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緩死故得因其瑕釁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窋屢發產謀以關平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呂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邪抑上所以導之者異邪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宋武帝論

裕之銳於取秦而拙於禦夏也世多譏之而獨未察其隱情也以王鎭惡之才兼秦人之思猛使重其權一以關中委之必能拒夏裕之智非不及此也而計不出此者蓋自漢魏之衰乘危竊國者皆強臣非鄰敵也王敦桓溫以後方鎭稱兵者接踵故計以秦資鎭惡不若棄之於夏爲安耳裕之將終幸檀道濟無遠志非若兄韶難御而慮

謝晦之有異同况鎭惡哉故並留諸將使互相牽制謂能同心以禦敵而使義真安受之固所願也即自相翦除如鄧艾鍾會之已事亦吾利也嗚呼裕之志憯矣曹氏司馬氏之簒也無敢加刃於故君者而裕忍爲萬世之首惡原其心亦謂丕炎之簒也其基厚年威強民無異望已則起匹夫垂暮而得之故不能無後嗣之憂耳然裕之子孫轉而相屠過於讐敵齊氏乘之無少長殲焉自古亡國之子孫未有如裕之無遺類者也夫夏殷之亡也失其位喪其軀者不過末孫之桀紂而已其位上公修禮樂而承世祀者如故也至於周則降爲小侯而封延於魏晉嗚呼人心之陷溺久矣三王奉天之道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語之而不能信也即欲爲子孫計智詐漸毒亦豈可以意逞哉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動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婼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鬷戾先儒病焉不知婼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強家脅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己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婼誅鬷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國人舉卜齮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鬷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婼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方穨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怍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兇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恆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尚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

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薙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閒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剩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原過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污且毀也既污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徵矣哉亦危矣哉

先天後天圖說

宋邵氏所傳八卦二圖與說卦傳合朱子謂先天圖方位無可疑者而後天圖多不可曉至卦位所以易置之故則自昔無聞焉按之經文一則以八卦之實象明其體一則以四時之常運著其用合此二者而後圖相變之義可見矣火之精爲日日生於東而明盛在晝水之精爲月月生於西而明盛在夜雷藏地中伏氣於東北而發聲起蟄應春始作澤匯東南而水潦盛昌百谷滿盈其候惟秋又土膏發於春夏而成功亦在秋此四正之位所以易也風陰氣位西南而蘇息長養發用於春夏之交山起西北而脊脈皆東北行其中鳥獸胎育樹木專蘖多在冬春之交蓋山氣之萌養也南者乾之正位而戰於西北盛陰相薄終不滅息而爲復生之始於此見於穆不已之命焉北者坤之正位而卦辭則利西南蓋土盛於夏秋之交萬物皆致養焉此四隅之位所以易也以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實體合四時五方以徵其實用則二圖相爲表裏而不可缺一明矣邵氏及朱子以先天圖爲伏羲所作後天圖爲文王所作而經傳百家之言無可證者攻之者遂謂此雜家之術不足道也不知二圖雖後人翻作其理固不可廢況與說卦合哉然必謂羲文已有是圖而孔子以說卦解之則鑿矣其諸宋之儒先因說卦以作圖而邵氏傳其學與

諡法

諡之作也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遂古帝者之號多不知其義所取烈山氏始爲農師而民神之故因而號焉堯舜之聖民無能名焉平洪水相與震而驚之故稱大焉至於湯則或嘉其功而稱成或象其德而稱武此周公所以因之而作諡也有祖而又有宗亦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商之世嘗衰矣至帝戊而中興故尊之而因以號焉其後屢衰武丁振而興之功最高故尊之而因以號焉漢之

太宗世宗用此義也至東漢而祖宗謚號之義皆失矣祖者始也故宗無定數祖一而已以光武之復有天下而稱祖是二始也謚以易名因以爲廟號春秋所書桓宮武宮是也廟別有號是再謚也主是議者必以祖有功而宗有德又祖一而宗無定數以爲祖賢於宗不知殷人宗湯周宗武王乃二代始受命之君不聞湯武之賢以不稱祖而貶於稷契也其廟別爲號蓋緣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而然不知曰太曰世非謚也非顯與明肅與章之比也至於唐而歷世並稱宗至於明而繼世並稱祖傷名愆義實自東漢始東漢之經學後世莫並焉而若此類乃不能辨惜夫

異姓爲後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以其氣之不相屬也故古無以異姓爲後者春秋書莒人滅鄫而傳者謂立異姓以汨祀於經則疎然足徵自周以前未嘗有是也漢魏以降其流益漫自王公及士庶蹈此者跡相疊蓋俗之衰人多不明於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謂後其有父母者將各親其父母無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猶有外心焉故常令其兄弟之子與其族子而求不知誰何之人取之襁褓之中以自欺而欺人嗚呼是謂不有其祖也其爲之後者苟自知其繫姓則俟養己者歿求其族以後之反其田宅而脫身以復其宗禮也不自知其繫姓而養己者之族亦無可承則廟祭其先而祭養己者於其墓祭者稱名所祭舉姓字奕世不廢焉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有道有德者祭於瞽宗皆以義屬耳而况取諸襁褓或收育於孤稚流離之日乎然以恩與義屬而世祀焉則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爲後則僞也禮不可以爲僞故曰名之必可言也繫姓之不知則其祭也如之何曰是特與生而喪其父母生而不及其大父母者同實耳致愛而導之以哀致慤而加之以痛胡爲其不可以承祀也姓無所受則逮子若孫而氏以己之字可也其於養己者之祭則不可以及其祖宗是何也義止於其身而及其祖宗是以氣屬而爲僞也此謂誣於祭若舍是而求順比俗之情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轅馬說

余行塞上乘任載之車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之車獨輈加衡而服兩馬今則一馬夾轅而駕領局於槅背承乎韅靳前而靷後其登阤也氣盡喘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卻也其下阤也股蹙蹄攢而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棰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顛折筋絕骨無所避之而衆馬之前導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駕而就槽櫪則常在衆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然其德與力非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駑蹇者力不能勝狡憤者易懼而變有行坦途驚蹶而僨其車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濘旋淖陷常自頓於轅中而衆馬皆爲所掣嗚呼將車者其慎哉

望溪先生文集卷四

序

禮記析疑序

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閒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偏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略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況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即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既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敝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略也哉

春秋通論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書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閒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閒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未由得其閒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

春秋直解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衆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閒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刪定荀子管子序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爲學舍故府之禮籍史臣之記載太師所陳之風謠無家自爲書者周衰道散然後諸子各以其學鳴惟荀氏之書略述先王之禮教管氏之書掇拾近古之政法雖不偏不該以視諸子之背而馳者則有閒矣而其義之駁辭之蔓學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書所自具而管氏則衆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說齊東野人之語此則就其辭氣可識別者也余少時嘗妄爲刪定茲復審詳凡辭之繁而塞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者則存而不削蓋使學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蔽而爲知道者所深擯亦所以正其趨向也管氏之書其本真蓋無幾以其學既離道而趨於術則凡近似而有所開闡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暇深辨焉耳

重訂禮記纂言序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爲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闡自爲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爲之序蓋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爲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余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略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勳勞或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尚書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略蓋二公於諸經皆沉潛反覆務究其所

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爲縣令偏歷煩劇以晉大府使衆人當之宜無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乎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恆情測也抑吾因此有感焉自

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竟世講誦不輟

聖上繼序

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爲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并發斯義俾後公而生者益慨乎有志於諸經未發之覆也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懍懍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離屢察義勇以保鄉里既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構禍殃迹其生平阽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討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學案序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疏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骫[illegible]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戔戔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即深用爲憂而豫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飆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

則知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于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既志于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

畿輔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虛作況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徵於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于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爲僞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爲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爲難蓋非名實顯見末由登於國史而史作於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有司之所爲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勢利請託又雜出於其閒則虛構疑似之迹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於冥昧者不少矣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宦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必錄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真欲別求其可信則不與公同時及同時而未見於公文者又絕無可考以是推之欲實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冒濫豈易言哉雖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吏之仁暴污潔智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山農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冒濫或久而莫辨若顯悖於所聞衆必譁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有所有名而不如其無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爲斷自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輒不以著於是編蓋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爲志者知怵然爲戒詳酌於民言而達於史官又以見忠直循良之實必博求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毋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孫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輒以自播揚也

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憶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詔獄部檄至日方中知江寧縣事蘇君僧余入白老母稱相國安溪李公特薦有旨召入南書房即日登程吾母嗷然而哭是夕下江寧縣獄二三同學急求護心柔骨之藥以行安知尚有生還之日支體無傷子孫親戚盡在左右哉此乃三聖如天之德世世子孫竭家忘身而未足以報者也獄辭上蒙恩免死繫籍漢軍己亥夏以疾困自危作書示宗子道希命次第歸贖高莊出賣之田以其半供祭掃自忖不得復見先人之墳墓安知衰殘之軀延至八十親見宗祠祭田之粗具哉滇遊紀聞案吏議方宗人無疎戚皆罪在大辟安知聖祖矜憫并免放流世宗肆赦各還鄉里祠成之日會祀於金陵者五十有七人哉此又吾祖宗陰相哀籲於皇穹而得自天之佑也余乃使子孫私建祀及吾所自置之田而棄先人之遺命忘祖宗之享祀敢乎哉吾兄弟三人少忍饑寒勤學問皆喀血弟早夭吾與兄時抱疾而遠遊每戒行吾母隱慼背人掩涕必涉月連時良辰令節對女婦每當食而哽噎兄歸自燕齊疾遂不振乙亥余在涿鹿幾死者屢焉計所以贖建祀置桐廬高淳之田皆吾與兄心力之所瘁吾母涕淚之所寓也子孫而以纖毫自私忍乎哉凡玆條目尚其世守之

教忠祠規序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衆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一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程

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游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袝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怍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與

吳宥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爲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今文爲二集而屬余序之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功令施於學校之試者猶寬而直省禮部之試特嚴惟其少寬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之冊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爲賢者亦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中智司之而不當者十之一直省禮部之試以明者主之而當者十之五朱子有言恃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爲私而不私然後民受其利余嘗謂鄉舉里選之制復則衆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矯之久則性可移而況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東漢之興士大夫之厲廉隅而尙奇節者其初豈不出於矯也哉然其究至於毀家亡身而不貳則亦非人情所能僞矣揉木以爲輪雖槀暴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懸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行之數世則其民之冒白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況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民於耳目心志之閑而其微者足以贊化育而密移於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僞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無補之學試於猝然而決以一人無憑之見欲其無失也能乎哉宥函學老而行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余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衆載其言久矣蓋不以余文爲輕重也

儲禮執文稿序

昔余從先兄百川學爲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施於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尙也時文尤術之淺者而既已爲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尙於古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己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先兄素不爲時文以課余時時爲之期年而見者蠭駭以試於有司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一二人爲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閉塞萬物洶洶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谷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

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苟既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此與時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不幸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既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爲二三同好所推遂浸尋流播於世至於今而海內之學者幾於家有其書矣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膴仕者出其所業衆或棄擲而不陳而先兄以諸生之文一旦横被於六合沒世而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於時以由其道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況其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苟也先兄之文雖爲世所宗而得其意者實寡今儲君禮執殆所謂應之者與窺其所以爲文之意而按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於貧病非獨其學之大者不能承而時文之說亦鹵莽而未盡其蘊焉觀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悲也

熊偕呂遺文序

余客游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爲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陰求行身不苟而有濟於實用者雍正元年川陝總督年羹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鎮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傳山西壽陽令供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呼紛至則獨身前往羹堯亦異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熊應璜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即象八卦區境內爲九宮各計廣輪擇走集支湊之地設社倉一義學一中央倍之凶荒賦粟不遠其居少長相師以親以睦區中聯伍相保相糾盜賊奇衺之民居無所容竄無所匿期月政行鄉郊無犬吠之警嗚呼此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朱子所謂合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禄宿衛征伐師旅田獵而共爲一事者此法行則人人安其居恪其業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踰年而卒於官余雖後先祀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厝乾隆七年告歸余生戾至自江西爲余求兆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齋而得熊秀才又昌叩之則壽陽君之子也因是具悉君之生平其進退取與必以古義自繩久困公車房師某畀數百金使由捷徑君固辭不受及當官則爲前令任宿負以毀其家其家居倡復廬溪堰潤二十餘里垂五十年不困於旱潦噫行身不苟而才濟於實用君其庶幾乎惜乎吾與生同時而不得一見其人罄其胸中所蘊蓄也又昌倜儻有父風爲余涉三江彭蠡之險往反四千餘里連歲再至而後有成事將歸出君制義請序發而視之其源出於其鄉先生陳章諸公而小變其格調蓋君久於場屋不得不參用歐公所謂順時者而性質之耿介智識之閎深時躍露於辭氣之外則其積於中者不可掩也然以君之篤志經史古文皆未克成書而所存惟制藝以君高望遠志於周官之治教而不獲成政於一邑之閒序其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

余東木時文序

乾隆八年冬十月余生戾以余先兆未卜復至自宜黄出其尊人東木先生時文請序余正告之曰子之尊人與余共事書館無閒晨夕後雖各有典司而旬月中未有不再三見者其所志所學所爲詩古文無不與余商論而未嘗及于時文今鋟版行世有年而有是請殆子之意非尊人之命也余自序宜興儲禮執之文爲其本師所點竄以序爲戒者已數十年雖相知如慕廬韓公蓮山廖公不能強而今爲此則義有虧且余雖立戒而恃游好自爲序而標余名及不知誰何之人詒託以誑書賈者數數然矣而未嘗一爲別白以吾之戒素明也而今爲此毋乃使人疑夫詒託者之皆真乎戾作而言曰吾父獲交久長而不敢請以先生之戒明也而私嘗命戾曰汝能使先生序吾文則孝莫大焉吾非欲以時文爭名於時也先生老矣吾所祈嚮與所以交於先生不可使沒於後世耳願先生即取茲所以命戾

者而肇之書則不惟可明戒于前且可以辨僞於後矣受之請也有辭而持之有故乃發其父之文而觀之蓋久困於舉場故擇義遣辭不敢過爲艱深怪特而中所蘊涵則非順時取譽者所能貌似此好古積學之自然而流露者也西江士友並稱安義能偕呂之文其子及衍亦以序請而未以其文來會余感受言歷爲戒之顛末使報其尊人故幷及之

左華露遺文序

丙午秋吾族叔父諾夫至京師相問勞畢即出一編曰此吾妹夫左君華露遺文也華露爲忠毅公之弟侍御會孫年十二能倍誦五經遊庠序有聞未三十而夭吾妹不食經旬既而以姑老義不得死隱憫至今十餘年纍然麻衣近始爲定嗣且刻其遺文謂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沒於後者惟子之一言子惡能已於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桓垂死以文屬所親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既哀而序之又以歎夫爲科舉之學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時文之知至於既死而不能忘蓋習尚之漸人若此今華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則無病也而吾族姑念無可以致厚於其夫者而圖名字之不沒於後則與尋常女婦之所見異矣華露之文實清新可喜惜乎天奪其年而不克終其業也諾夫夙精於文律故余爲敘其大略而論定之詳則轉以相屬云

楊黃在時文序

自明以四書文設科用此發名者凡數十家其文之平奇淺深厚薄強弱多與其人性行規模相類或以浮華炫燿一時而行則汚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銷委焉蓋言本心之聲而以代聖人賢人之言必其心志有與之流通者而後能卓然有立也丙午丁未閒聞喜楊黃在守選京師與余交閉出其時文能曲暢所欲言以顯事物之理又能抽繹先儒之書而發其端緒之未竟者余親爲點定凡數十篇觀其文意其人必能自樹立常欲開之使得展布其後高安朱可亭入爲御史大夫叩以江西賢吏則以君爲首時君令建昌尋以部推知廣西賓州未赴任丁外艱及服闋補廣東德慶州則高安既沒余亦罷官君以伉直忤監司巧法相中其在江西事二守二監司皆苦相擠而大府持之以君爲高安所重耳君既削職士民醵金爲道齎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絕乾隆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學江蘇欲得正直有學行者相助正文體磨礱羣士余謂非君不可元孚通書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後五日至崑山而元孚以七月望日卒於松江使院君適遘瘧寒疾就余於金陵將與余縱覽江介川巖洞壑而疾久未瘳其子雲松重刻其時文余覆閱之益信文之於人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吏士民畝服獨所至必見惡於長官元孚思用其文學以廣教思涉月而有變欲少從容山水閒而疾困之不可謂非所遇之窮也然余戒爲時人作序四十餘年至君之文則不請而有言覽是編者可慨然想見其爲人矣

青要集序

青要山在新安東北隅澗樵呂公讀書其中因以名詩集公之子耀曾余同年友也而公尤善余屬序其詩有年所矣余夙有戒屢固辭焉公將歸謂余曰子之戒苦衆人之擾擾耳吾兩人皆衰老姑序以慰吾心而出之於身後若何公至家三日而歿其孫肅高來告喪在途有遺命諄諄及此耀曾以書速至再三余卒卒無餘閒又念誌公之墓已及公詩無爲復序也雍正八年十有一月朔後三日夜過中夢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繙余夙所心愜使更視之坐移時作而曰茲爲永訣矣俄而若將遠行公使人來蹵覺而公之音容淒然在吾目也嗚呼豈公既歿而猶拳拳於此乎抑余負諾責心有歉焉乃周官之所謂思夢乎公之靈果在天壤所不可知然用此知力所不給不宜漫應以病吾心而古賢之無宿諾惟其始之嚴且確也公詩格調

不襲宋以後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乃備敘始末俾耀會以告公墓而毋刊布焉是乃公與余之成言也

廌青山人詩序

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爲也是雖小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達以學誦者非蓋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則高下淺深純駁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豈惟陶謝李杜峣然於古昔者哉即吾所及見宗老塗山及錢杜諸公千里之外或口誦其詩而可知作者必某也外此則此人之詩可以爲彼以徧於人人雖合堂同席分韻聯句掩其姓字即不辨其誰何漫爲不知何人之詩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於詩而自錮口四方歷吳越齊魯以至都下海內以詩自鳴者多聚焉就其能者或偏得古人之氣韻苦橅其格調視衆人亦若有異焉然雜置其倫輩中亦莫辨爲誰何其門戶可別者僅兩三人至晚歲乃得廌青廌青山人也余往來京師四十餘年未有道其詩與名字者蓋余方混混塵俗中所見多衣冠馳騖之士而廌青匿跡於窮山其聲光自莫由而達也乾隆二年秒冬余自
武英殿出居西華門隅子姪輩多稱東村石君之詩東村以詩投果蕭洒無世俗人語遂因東村以得廌青其後廌青以詩來不待終篇而知非他人作也又二年或鋟其詩於版乞言於余東村之門人聞之亦刻其山居詩二十首東村一旦悉焚平生所作誓不更爲而謀去家以從廌青於山中噫廌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勳舊方
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絕塞開墾以給屯軍在軍中踰年莫有知者遂歸絕人事閉關於盤山蓋天實限以詩人之遭遇而使之盡志於斯術也東村齒未艾其子仕進方得路而欲從廌青於山中且焚詩而不爲與先君子所以戒苞者似有合焉其志可量也哉

王巽功詩說序

易春秋而外經之難治者莫如詩禮各有所指之事書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詩則事之有徵及辭意顯而可辨者無幾而得其人與世者尤稀學者惟就其辭以意逆之故其說終古而不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會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爲衡辨而斥之然後詩之大體有可稽尋然以惡序說之深或並其猶可以通者而斥之或於詩之辭意可以兩行者而一斷之故自是以後學者雖知序說之非而於朱子之說亦尚有不能愜者語曰三代之際非一士之知也蓋聖人之經之難治也亦若此已矣涇陽王巽功以詩說國風示余其所疑於序說之可存與朱子之說之未盡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爲說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而當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巽功之篤學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謬也然吾聞君子之爲學也至於辨之明思之審以致於理之一然後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講習之初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後真是出焉故朱子於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軒伯恭往復論辨齟齬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則介甫之所以自敝也余之說既多與巽功同恐不足以益巽功巽功其更求異己者而與之講議可也巽功將更定其書之體例而索序於余乃爲述古人共學之義俾知其雖毋好同而惡異以致於理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鏡焉

歙縣曾氏女婦貞烈傳序

歙縣曾晉袁傳其高曾以下遠近宗婦貞烈者四十有五人曾氏之女許嫁而守貞終世爲嫠遭變而死義者十有二人余觀婦人以節完者六經所著衛共姜紀叔姬兩人而已蓋自周以前婦人不以改適爲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爲恥齊桓惑少姬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郤犨求婚魯人爲奪施氏婦公侯卿族如此則他可知矣李斯頌

秦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妻爲逃嫁子不得毋之文蓋前此非教
禁之所及也嘗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婦人守節死義者秦周前可
指計自漢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則悉數之不可更僕矣蓋夫婦
之義至程子然後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賢猶推國恩於朱氏而
程子則以娶其子婦者爲其孫之仇其論娶失節之婦也以爲己亦
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農市兒皆耳熟焉自是以後
爲男子者率以婦人之失節爲羞而憎且賤之此婦人之所以自矜
奮與嗚呼自秦皇帝設禁令歷代守之而所化尙希程子一言乃震
動乎宇宙而有關於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
所以與天地參而直承乎堯舜湯文之統與黔越有猺民焉女子許
嫁則去其家而適野有身然後歸壻是則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豈
其性殊與亦習所蔽耳使嚴申國禁而開以聖賢之教安知其不可
終革乎吾因晉袁所述有感於古今禮俗之變其發有端其成有漸
而備論之如此又以見晉袁之爲此亦將有輔於世教而非徒爲曹
氏之光榮也

李穆堂文集序

余與穆堂始相見卽相與議所處康熙庚寅杪冬穆堂以庶吉士覲
省歸里道長干停船過余余時以老母衰病不敢遠行而守土吏及
族姻皆謂誤殿試期至再三懼物議穆堂獨正議以排之余因謂穆
堂子必大爲世用不及今肆力於學則無其時矣逾年而余以南山
集牽連兼懼宗禍荷
先帝赦除召入
內廷編校而穆堂宦益達各以職事拘綴惟一見於故相國安溪李
公所及
先帝登遐穆堂自北河入臨朝夕聚喪次始知其學益老識益堅氣
益厲而可任公卿之位無何果起家爲吏部侍郞巡漕運開府粵西
總督直隸不通間者復四三年其後穆堂亦掛吏議荷
聖上赦除典司別館編校暇日過從出其已刻散體文示余則已數
十萬言矣又踰年總其前後所作別爲三集各五十卷而屬序其正
集其考辨之文貫穿經史而能決前人之所疑章奏之文則鑿然有
當於實用記序書傳狀誌表誄因事設辭必有槩於義理使覽者有
所感興而考鏡焉其平生所志及已見於設施者卽是編以求之抑
可以得其崖略矣穆堂自始進卽得顯仕出入中外近二十年任重
而事殷其於誦數講習宜未暇遑而竟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豈非其
材有兼人者與余終世未嘗一日離文墨而智淺力分其於諸經雖
粗見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無棄者而文章之境亦心知而力弗
能踐焉觀穆堂所編未嘗不躊躇滿志而又以自疚也

望溪先生文集卷五

書後題跋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異哉韓子之議薦享以爲齋郎之事而學生不得兼也夫離道德與事物而二之者末學之失也古之教者學者精粗本末未嘗不相貫雖灑掃應對皆以順性命之理而況薦享以交於神明乎稽之尚書周官禮記割牲制祭天子實躬親之其得與於薦享者非顯諸侯則達官之長與貳乃以爲賤者之役而學生不得爲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反不得與能文通字書比重用事於宗廟社稷之地至於思慮之不固容貌之不莊則其人類惰委靡不能有立可知矣乃見謂通經而冀其有贊於教化是何本末名實之交眩與曰慮其不習也嗚呼使學者舍其所當習而攻其所不必習末世之政禍民者非一端而此其本也射御戰陣之不習而以付於悍卒武夫理財決獄之不習而以委之胥吏皆齋郎薦享之類也姦與亂循生斯人惴惴而莫必其命實由於此而韓子猶未之悟與夫古者學有大小而道不分於精粗任有大小而人不分於貴賤故於學無遺理於人無抑材自魏晉以還尙浮言別流品而隋唐益厲之以科舉於是乎學者舍其所當習而騖於無實之文詞習於此者斯以爲賢得於此者斯以爲貴而先王之道鬱不行者越數百年夫所貴乎豪傑之士者謂能識道之歸而不溺於所習也以韓子之智而猶蔽於此況以中材處晚世而能無眩哉是故先王愼所以導民者誠畏其習也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或曰子之言辨矣然語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何謂也曰此爲孟敬子言之也古之爲教也童而習禮少長則執事於賓祭至於四十而仕五十爲大夫禮樂之器豈尙有操之而不習者乎悼公之喪季孫尙以喪食爲疑而捷公爲鄙倍之言悍然而不顧則其無忠信之心而容貌顏色無一不遠於禮可知矣乃沾沾焉詳於末數而以自喜不亦悖乎故曰爲敬子言之也若學生則宜習焉以備他日之用者也夫俎豆之事孔子嘗以對衛君矣自孔子言之則所以爲東周者即此而在矣而自孟敬子言之則直有司之事耳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魯侯不違禮而女叔以爲亡徵則言固各有所當也夫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跡以爲贊論者則於本文爲複矣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於碑誌者或體製所宜事有覆舉則必以補本文之閒缺如此篇兵謀戰功詳於序而既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盡隱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銘具出兵之數序標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銘備時曲陵雲邵陵郾城新城比勝之迹至於師道之刺元衡之傷兵頓於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未及也歐陽公號爲入韓子之奧窔而以此類裁之頗有不盡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氣象則過隘夫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備焉唐宋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東鄉艾氏乃謂文之法至宋而始備所謂強不知以爲知者邪

書祭裴太常文後

韓公自言所學先在辨古書之正僞周秦諸子如管莊荀韓可謂顯著者矣而棄之皆有僞亂余嘗欲削其不類者以無溷後人而未暇也韓公之文一語出則真氣動人其辭鎔冶於周人之書而秦漢閒取者僅十一焉今集中乃載祭薛中丞裴太常二篇意淺直多俗韻在唐雜家中尙不爲好而謂公爲之與二篇乃同官聯祭之文意者

他人所爲公名載焉公文重於時故二家子姓矜爲公作而編集者莫能辨耳公省試文明白曲暢無甚可愧者猶自謂近於俳優者之辭則二篇决知非公作也夫文之高下雅俗判若黑白學者猶安於習見而莫知別擇况聖人之經其微辭隱義辨在毫芒蔽晦於前儒承授之說而不察不著者與此未可爲不知者道也

書柳文後

子厚自述爲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於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尚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爲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悽清醲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尚有町畦非其至也惟讀書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嶢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爲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卽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亢桑子之僞柳子厚辨之晁氏謂唐天寶中詔求其書不得而襄陽王士元乃假託焉士元年世先後於柳雖不可知然果詔求不得而僞者晚出則辨宜及之且是書剽劉戴記諸子語甚衆而子厚第云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又以文章取士及被青紫章服爲唐以後人語明甚不據是斥之而獨以劉向班固無其錄爲疑然則今所傳者又可謂卽子厚之所斥邪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吾少讀孟子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求其解而不得也及治周官然後知周公之心惟孟子知之蓋萬物之理雖盡也人事之變無窮也一聞未達則末流之弊且四出而不可弭惟周公之聖乃有以知其不合而思之如此其深得之如此其難耳故後王代興其政法之大者必暗與周官之意合十有二三然後上下安歷年永既其後侵尋變易舉其合者而盡亡焉而國非其國矣此無他是乃天理之盡王道之極而舍是則無以紀綱乎民物也唐李翶作平賦書後儒多稱焉其爲說亦捃摭春秋傳周官注疏以爲端緒而其歸宿則大謬於聖人謂一畝之收無水旱以一石爲下則而百里之賦粟至三十四萬五千石有奇帛至十一萬五千匹有奇雖吳越上腴橫征暴斂亦豈能歲得此於民哉周官辨五地規井牧既斥其餘以爲藪牧園圃則所井皆沃衍也而同井之田猶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然後土力均人功稱而賦法平今以畝一石爲下則沙磧斥鹵之區有大穢而不及所料之半者矣此其弊非隱深難見而翶乃懵然自以爲得曰是復古而爲十一之征猶幸其人微其言輕自唐以後無取而施用者而瞀儒耳食猶嚾嚾焉以爲經世之良圖豈不甚蔽矣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李習之與退之游此義宜夙講而集有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事迹平敘無杼軸經緯後無論贊豈習之嘗欲筆削國史故於所聞見偶錄以備取材其後史卒未成而編者誤以入集邪吾觀周秦閒諸子其傳顯著者尚多爲後人僞亂太史公作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中閒多駢旁枝如秦紀後覆出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事田單傳別載君王后王蠋語蓋嘗日撫拾羣言以備採擇而未用者不知者乃取而附綴焉故退之自言所學首在辨古書之正僞然則文之義法不獨作者宜知之也

書邵子觀物篇後

余讀邵子觀物篇不能究知其義問諸朋儕則曰子好之則能知之是書之祕可心喻而不可言傳也夫聖言之精者具易與春秋學者雖不能極其隱深而大體固昭然明白也世乃有理之至者而不可以言傳乎邵子自謂因春秋以通易今觀其書以秦穆首四伯謂其有功於周伐鄭而敗悔過自誓幾於王道以晉文侯還平王於洛而進其裔孫於齊桓其於春秋所書事迹顯著者如此則夫天造物化之絪緼於無形者其盡可詰邪余於是書固未能窺其樊然世之自謂知者其果能好之邪抑韓子所云惟怪之欲聞而利其不可稽尋者邪

書朱註楚辭後

朱子定楚辭刪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以為類無疾而呻吟者卓矣而極詆反騷則於其詞指若未詳也弔屈子之文無若反騷之工者其隱病幽憤微獨東方劉王不及也視賈嚴猶若過焉今人遘疾懼禍殃其沉交相慰勞必曰此無妄之災也戚屬至則將咎其平時起居之無節作事之失中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知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之雖正而不悲則知雄之言雖反而實痛也然雄之末路譸張苟免未必非痛屈子之心所伏積而成文雖工其所以為文之意則悖矣豈朱子惡其為文之意於詞指遂忽焉而未暇以詳與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余少治戴記見陳氏集說於記之本指時有未達而反以蔽晦之者及得崐山徐司寇所刻集說補正而惑之解者過半念此必吳中老儒勤一世以為之恨子孫不能守而流傳勢家又怪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也既而思秦周以前作者名不概見蓋胸中所知見不能自已而欲傳之其人豈以爭名於沒世邪厥後見嘉定張樸村叩之曰此吾鄉陸翼王先生所述也先生於諸經多闢闡茲其僅存者耳夫秦周以前作者雖不知其誰何而無有假託者呂不韋劉安名以書傳然衆知其非不韋安作也若陸氏此書非樸村為徵則他人據而有之矣以是知無實而掠美者必有物焉以敗之也無錫顧隆吉嘗以其鄉先進華氏宗旦儀禮喪服或問示余明白純正可與陸氏此書比並華氏於三禮皆有述而學者一無聞焉然則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亦未可厚非也

書歸震川文集後

昔吾友王崐繩目震川文為膚庸而張彝歎則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於艮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書孫文正傳後

當明之將亡其事最僨者莫若殺袁崇煥與置公閒地然閒諜之言當其時迹猶難辨也莊烈愍帝嗣位之二年公自家起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畿甸定將傾之宗社其才不世出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及關門靖寧前收屯營立軍民始有固志而內蔽於奸僉緩餉逖期以掣公之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以亂公之成謀至大凌覆敗按其末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循其本則敗謀速禍乃撤班軍改成命主議之廷臣不明徵罪之有無乃以無識者追咎築城而

聽公引退廢棄八年不咨一語卒使巷戰力屈闖門就死此天下所歎息痛恨不能爲帝解者蓋方是時周延儒温體仁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忠賢餘黨也自忠賢時已誣公欲興晉陽之甲而公之再用再罷以至於死實與至人之秉國相始終延儒之獨對體仁之密揭所以構公於冥昧之中者豈可測哉觀公始至召對平臺帝親以京城相屬越日而出公於通則羣邪之側目於公而攜公於帝者其術蓋多變矣公既死帝嗟悼命優恤當國者猶忌其義烈而多方以格之况生時懼公功成而位居己上者乎而爲所蔽壅者乃憂勤恭儉明察之君嗚呼此立政所以畏憸人也

書盧象晉傳後

宜興盧豪然備錄家傳乞言於余余告之曰正史既具外此皆贅言矣及觀其祖象晉請效死邊外而當軸者始欲致罰卒擯絕之竊歎鄙夫之階禍多端而媢嫉其尤烈者也不惟才德勳庸出己之上必不能容卽未達之士少見鋒穎卽防其異日之難馴而豫遏焉不惟國之安危民之死生萬世之詬厲絕不以槩於心卽情見勢屈而身罹禍殃亦有所不暇計也明之亡始於孫高陽之退休成於盧忠烈之死敗沮高陽者惟知高陽不退己不能爲之下而不思高陽既退邊關社稷之事己不能支擠忠烈者惟知置之死地援絕身亡然後私議可行而不思忠烈既亡中原土崩之勢已莫能馭當是時邊事孔急凡求自試於師中者無不立應而獨於象晉難之徒以忠烈之故耳嗚呼方莊烈愍帝嗣位之初首誅逆奄非不欲廣求忠良破奸憸之結習而所委心者則周延儒温體仁每摧抑忠良以曲庇之逮延儒誅體仁罷國勢已不可爲矣而繼起者復祖其故智嫉賢庇黨以覆邦家鄙夫之轍迹自古皆然無足深怪所可惜者以聰明剛毅之君獨蔽惑於媢嫉之臣身死國亡而不寤豈非天哉嗟乎不平其心者師尹也而家父以究王訩傳者推之曰辟則爲天下僇有國者可不慎乎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時四明萬季野爲橫雲山人草創明史凡魏忠賢餘黨齮齕東林復社諸君子者雖有小善必摘發其心術使不能掩大惡一時馳逐聲氣之士雜然曰東林始於高顧忠憲無遺議矣涇陽退居鄉里而遙執朝柄進退海內士大夫豈君子所爲復社始於張楊海內朋從者萬餘人楊以鄉貢士里居而逐顧秉謙於吳門屏呂純如錢裔肅使士大夫不得與之齒自古處士橫議其氣燄未有至於斯極者時吳門汪武曹何屺瞻亦好持清議爲之氣噎而吾友北平王崐繩惡鄒南皋主議殺熊廷弼亦謂迂儒豈知天下大計宜城梅定九西江梁質人慈谿姜西溟各有論辨以質於余余正告之曰凡所謂清議者皆忠於君利於民之言也而忠於君利於民未有不害於小人之私計者故小人不約而同仇卽用其言以擠之以爲是乃心非巷議誇主以爲名者也由是忠良危死於非辜而無道可以自明故君子之有清議不獨在位之小人嫉之卽未進之小人亦嫉之蓋自度異日所爲必不能當夫人之意也不惟當時之小人惡之卽後世之小人亦惡之以爲吾君一旦而有鑒於前言則吾儕之術不可以復騁也三君子顧誦吾言由是倡爲是說者多病之嗟乎顧楊二先生之事誠少過於中然當是時宗社之滅亡無日矣人主孤立無輔於上小民困死無告於下而羣奸盤結於中故不得已而呼號憤發置其身於死地以冀君之一寤卽古忠臣孝子枕干之義也如謂諸君子以清議買怨於小人則宋之程朱未聞遙執朝柄與奸人相角等而上之則孔子之溫良恭儉言不過物而當其時已不免伐檀削迹之愁矣凡羣小所指爲誹謗以陷忠良者乃黃帝之明堂唐堯之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鼓殷湯之總街周武之靈臺所側席以求之虛中以聽之舍己以從之者也漢唐宋明舍二

三詛主而外亂政涼德奸人敗類無世無之惟禍延於清議誅及於
清流則其亡也忽焉蓋必如是然後忠良澌盡百度皆昏而國無與
立也秀水朱竹垞嘗於吳江吳扶九所得復社姓名錄以其後事徵
之死於布褐而無聞焉者十之三當官不苟學行顯於四方者十之
六自毀其名行者特十一耳明福王時阮大鋮上言孔子之門人三
千而楊氏聚徒有萬不反何待御史王實鼎繼上復社渠魁一疏必
欲置先生死地自古善人以氣類相感召未有若復社之盛小人誣
善之辭亦未有若魏黨之可駭詫者而易代以後猶有謂先生爲已
甚者人心之陷溺若此君臣朋友之道蓋幾乎息矣康熙己未睢州
湯文正自監司復入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奏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特旌明臣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從莊烈愍帝死社
稷者請元年二年以前抗拒
本朝臨危致命諸臣據事直書無庸瞻顧
聖祖仁皇帝嘉與頒之史館以爲成命由是明季諸賢義烈皆得顯
見乾隆六年明史成先生之孫繩武以本傳辭事太略請余別爲文
以識之余曰無以爲也萬氏所定史稿以先生與徐公汧合傳謂並
死於水今
欽定之史已正其誤矣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既大書特書
則小者不足道矣惟逐乘謙屏呂錢之義與涇陽之顯明臧否至今
爲淫辭所蔽晦故表而出之九原可作當以余爲知言而暢然於鄙
夫貿儒五藏之癥結可一朝而盪滌也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興其時非無姦憸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
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國之將亡姦憸陰賊之臣
必巧遘機會以當主心而賢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敗之若
是者豈人之所能爲哉涇陽王僉事徵當明崇禎朝以邊才由司理
擢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闖賊
烈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即慕諸葛武侯演八陣圖倣木
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家居見流賊猖獗倡築會橋城以保涇
原鄉人賴之曩令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兇弁無從
煽亂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踣持國論者不信罪之有無
而輕棄之此可爲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久鎭邊
關功在社稷而廢棄八年卒使城破巷戰闔門就死其所遇乃憂勤
恭儉之君親見其困於逆閹又賴其力以收畿疆紓國難而終奪於
姦憸豈非天哉少師爲諸生時即徒步歷諸邊以天下爲己任蓋其
始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諉其
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爲正而不聽命於天者夫

書潘允慎家傳後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寧諸生潘允慎家傳
載其衝鋒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兄於燔薪匝屋長吁夜參
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衆
非有離心也無食無兵弛墮城圮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
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闔門巷戰戶號
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愚
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莊烈愍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於逆
閹之斲喪矣其未罹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義與孫雁門諸公復危
死於奸憸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溫體仁得君以後凡內服大僚外秉
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奸欺廉鄙忍心之人也社稷之傾危生
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朋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
微武夫則無小無大皆痛心於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
脅上爲自安之計是以人主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爛一
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退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忝於民上而剛正

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鑒使嗜奸人之疾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書熊氏家傳後

周官之法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於太子以守王宮掌固頒守政於士庶子以帥衆庶蓋惟士明於義理能為衆庶之倡雖至危死而志不可奪也明之末造流賊橫發於中原延蔓海隅其以諸生捍衛鄉里而破家亡身殘其支體者荒陬小邑必有數人焉蓋不經亂亡變故不知古聖人制法之心凡事皆然而茲尤其顯見者矣余遊四方所至長老各有述而語在搢紳間者惟睢州湯潛庵先生之母流賊破睢州罵賊賊怒支解之閩中鄭侍郎重之父父字華擬聞變自山莊挈其妻入城守禦城破登樓舉火並自焚死然鄭父之義不若湯母之遠聞因是歎死者之義聲又以子孫為顯晦然於視死如歸之義則固無加損也自張獻忠出沒楚蜀江西寇亂至

國初未已每有警城邑士民爭竄山澤熊孔數者新昌諸生也城將陷獨不肎避其子迎龍使家人以母出而獨身侍父餓而賊至孔數端坐不起賊怒手刃之迎龍以身蔽左額受刃目睛綴眶外仆地告哀不已乃免其父南豐梁質人作傳以傳其事其曾孫暉吉於余為道義交以余衰病必欲其祖見於余文乃告之曰吾聞善人必有後今子之志行端直是乃祖之義心孝德有以開之也然書傳所記祖若父之令名每賴後之人而章徹子果能比跡於湯公則奕世以下猶將溯源於高曾而有所興起焉又何藉於余言既以語之因為書於傳後

書曹太學傳後

歙縣曹晉袁持其祖太學君家傳索余文其傳亡友王崐繩所作也太學君以義俠著於鄉而尤為薦紳所傳述者則其邑給事中方有度浮梁御史黃龍光忤逆奄魏忠賢被逮君厚賂緹騎邀至家留一日為經紀家事方逆奄之熾也在位諸賢旣以身殉國而一時士君子及閭閻之義民號呼感憤與諸賢相攀援而不避其禍者大不異於東漢之末也當是時上之政刑雖僨而下之禮俗可不謂盛矣哉蓋一代之風教常視乎開國之君漢光武不敢以仕屈嚴光而明祖之歸蔡子英於擴廓也縱敵國之謀臣而不忍傷其義即是二者固足以振一代之士氣而使之不苟於自待矣然二君之能此則有本焉光武微時嘗從師受經而明祖所致諸儒實承朱子之學所以啓沃其心而使知風教之為重也素矣是以經師之傳莫盛於東漢而朱子之傳注事行於明其漸摩旣深故及其衰也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士氣之奮揚雖鈇鉞鼎鑊之威莫之能奪也嗚呼所以致此者豈易言哉有國者之屬其士民與有家者之化其子姓一也晉袁之交余經患難而彌篤而其父右軍急兄弟之難有古烈士風吾見太學君之澤被於再世矣其行誼之詳則見於崐繩之文而無為更舉也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三烈女傳金壇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同時死土賊倪文炳事也明將亡中原楚蜀已盡殘於流寇及愍皇帝殉社稷東南盜賊蜂起長老所傳女子自投於水火及罵賊而斃於鋒刃者不可勝數女教之盛前古所未有也蓋自高皇帝定六宮之禮盡革前代昭儀充華美人諸號而皆以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著於令典而愍皇帝之殉社稷也后實先之禮教之所漸摩志氣之所感動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竊嘗歎自古亂亡之釁不過數端或以權姦或以女寵或以宦寺其造亂者不過數人或竟得保其首領以歿而使天下忠臣義士孝子悌弟貞婦烈女無辜而併命於水火盜賊之閒且身死而名傳者千百中無十一焉豈非造物之不能無憾者哉雖然人之生也莫不有死其能順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於天

者也若晉羊皇后之富貴康寧雖愚夫豎子皆知爲不幸則如三烈女者雖謂之考終可也用此言之雖與三烈女之死同而泯滅無聞者亦可以無恨而有或知之則不忍聽其無傳者吾黨之義也

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誡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怍而獨以出妻爲醜閨闈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己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余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往年或以烈婦荆氏行實視余其兄公張侍御天池所述也義烈動家人衆視其雉經不敢曲止及見侍御叩烈婦平生則其佐夫以養母也凡八年而家人不聞其聲諸嫂皆愛焉其死也嗣子㓜幼孩號踊如不欲生嗚呼柔順者婦人之正也而昔者聖人之繫易也以陽剛爲女德之賢余嘗見將死而信其婦之必身殉者曰婦性剛旣有成言矣余前知其戾忍而非剛也旣而晚節末路乃有不可道者蓋剛者天德也天地之氣藹然而溫和者爲陽慘然而凜慄者爲陰凡婦人之順於舅姑宜於家人慈於子姓者皆陽明之發也故其變也激而爲義烈其勃谿於舅姑傲很於娣姒殘刻於僕婢者皆陰慝之作也故其變也忍爲邪惡而不慚夫坤陰之純也順極而健涵焉故其象爲馬其用爲永貞而象傳揭之曰大終余始入京師見宛平張氏女未嫁而死其夫又其後則長白官爾佳氏飲藥與夫同命聞之審者則清澗白氏夫死夜自經有氣起室中白如長虹與荆氏而四矣婦之殉夫辭事多同故於白氏無紀焉茲以與侍御交具得荆氏之性行而因以悟聖人繫易之由故總所聞見而並論之以明彰女教且使爲人夫者監此以考婦德而無所蔽焉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康熙癸巳余自
南書房移
蒙養齋修樂律曆算書凡十年始知滿洲禮俗兄弟姻親相依相恤婦人勤女職事舅姑於古禮爲近同好二三君子之家能盡爲嫡之禮使妾不能忘置所生之子而乳其遺孤者曰撒克達氏禮部侍郎兼掌院學士留保之母也乳之者郭氏也盡事繼姑之禮以格於姑而式其家者曰李氏洮岷道按察司副使赫累之母也守爲嫠之禮母家貴盛欲奪其志獨身逃歸依其夫之養母以育其孤無食無衣而誓死不還母家者曰佟氏御史大夫敦賓巖之兄所棄妾子羅音代之妻也盛年過禮而從夫以死者曰官爾佳氏留侍郎從兄完顏保之妻也余嘗謂
本朝勃興衆皆以爲武威無敵於天下自君子觀之則王業之本受命之符蓋於是乎在矣乾隆九年余臥病北山故人子吳殷南至自

吳門致太守雅公兄子隆德之妻東鄂氏事略乞余文隆德之父倫君與余共事蒙養齋嘗屬余擇師以教隆德兄弟太守風節著中朝膏澤溥吳郡余義不得辭惟是婦殉其夫事跡多同隆德之妻所異於官爾佳氏者惟侯閉自經彼則飲藥而衆不能遏耳欲獨爲傳非衍以膚語不能成章竊念人紀者政教之本也閨門者人紀之源也一二同好家人之淳德異烈可傳者已得數人則不接於余之耳目者可知矣遭變而著名者如此則安常履順篤厚於人紀周浹於禮意者可知矣隆德繫近

天潢故東鄂氏得荷

國恩旌表其餘皆故家䣊族能致高賢名輩之表誌以發揚於遐邇則窮巷蓽門艱貞苦恨而湮滅於無聞者更不知其幾矣故凡數所知見而備論之以昭國家風教之盛俾達於史官得據爲列女傳之總序焉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乾隆六年季春余以兄子之喪病不能與單生作哲誡致其所述考妣遺事起視之氣結不能終篇念幼隨先君子播遷隨閱先兄歲余曰此二親之窮於命也而於我與若之身心則大有造焉在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遭父子君臣兄弟之變而孔孟亦少孤蓋惟遭變然後可以見其極故使聖人身之以爲萬世之標準焉嘗吾之世志行越衆者二人睢州湯潛庵之母爲流賊所膊關西李中孚之父靡爛於戰場博野顏習齋父流亡毋改適匍匐萬里始得父墓見異母之妹招魂而歸蓋功利嗜欲薰鑠流毒於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藥惡石不足以攻除故二君子以此各成其艱苦傑特之行生之考妣羈窮不異於吾親而皆早世則視余更酷矣生無兄弟自今以往即速致要津贏資聚以爲妻子之光榮可矣欲離厥之逮親可再得乎惟德惟義是謂顯揚然則生之所以自處於茲可早定矣君子之爲學也深其功識猶患淺抗其志行猶患卑必能志七聖人之道然後可繼二君子之行毋若余之負所命於兄而混混以沒世也

題黃玉圃夢歸圖

癸亥秋玉圃過潭上出此圖索題別後不忍更展故底滯踰年以書來速嗟乎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而古稱倍親而仕蓋既承國事則此身非親所獨有故有四牡之詩有奉使聞喪之禮皆人子所不忍言故曾閔之徒必不可強以仕也玉圃家京師仕不離親其復起也觀察河南故思歸之切形於夢志以圖若余則弱冠飢驅幾二十年雝後蒙

恩供奉內廷每歲首夏辭老母出塞迫冬始歸玉圃之夢乃余旬月中數見而不可以數計者也尙忍題斯圖哉玉圃終其身常依二親適守官在外而不得視太夫人含殮余則竟世栖栖依親日甚少而老母之終會當反役蓋所遭各有幸不幸焉然余惟塞上之行爲承公事回思少壯徒以奔走衣食孤行遠游爲父母憂歲時伏臘春秋佳日奉觴御食而親色笑者蓋無幾焉撫心更何以自解邪故書之以志余恨而弛玉圃之悲乾隆九年孟秋朔後三日望溪方苞撰

跋石齋黃公手札

公與寶應喬侍御手札十有四其十有二皆短札乃崇禎十五年自戍所復召入都晨夕往復語也長言者二一時則引疾南還越中諸賢築學舍留公講問而侍御適爲巡按一答其始至通問之書一將以使事反命而特致之考公之事莊烈愍帝陳言對命無一不與帝心相違二三執政祖魏忠賢故知力排異己公三進三逐廷杖八十移獄鎭撫司考掠者四一朝而脫囚籍則於政事之得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凡有見聞無不與同心者思所以挽正及引身以退匿迹於崖巖深谷之中而民生之苦病吏治之煩苛軍事之失圖柄臣之誤主

身在局外猶責其友以必言而冀君之一寤蓋君子所性根於心而不能自已者如此嗚呼莊烈愍帝嗣位於國勢傾危之日一時忠貞雖觸忤憎惡偶有感發未嘗不幡然易慮而親之任之也然卒之如公如念臺劉公志在竭忠而竆於效忠之無路如孫文正如盧忠烈志在奮死而阨於投死之非時皆由媢嫉之臣相繼而居腹心之地其術百變能使東西易面人主自爲轉移而不覺耳如而夫者不能放流乃與之朝夕深言於帷幄雖當平世猶不能無生亂階况屯難已成之後乎聖人繫易謂難之解驗在小人之退而於五發之位乎天位者可不服念哉

書

與閻百詩書

昨所論孔子歿子張欲師有若而記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毋在時所講問可正子瞻所譏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至病程朱刪易經字則不敢不多爲反覆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所刪易甚少而皆依於理僕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衆書所傳多異即一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竊歎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人莫能辨也如商書自周有終酒誥爾尚克羞饋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詁而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按其前後辭意昭然明白而此以形訛北惟以聲訛爲子瞻不能辨又自爲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將死真冷禹曰不易爲遺令得乎史記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譌梁父非衍可乎僕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願得博極羣書者以正之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非敢以辯難明惟足下鑒之

與孫以寧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閈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隱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答喬介夫書

原集題書答友起數行不明書開海口及車邏河事蓋刻文時有所忌也先生曾孫傳貴刊集外文重出此篇題作答喬介夫書今從舊本而仍錄於此鈞衡識

蒙諭爲賓尊侍讀公作表誌或家傳以鄙意裁之第可記開海口始末而以侍讀公奏對車邏河事及四不可之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擁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剪截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矣國語載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迹而獨詳於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尚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爲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錄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爲之者張唐英司馬温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爲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載順宗實錄順宗在位未踰年而以贄與城之傳附焉非所

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錄之不安尚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以是裁之車邏河議必附載開海口語中以俟史氏之採擇於義法乃安凡此類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足下審思而詳論之則知非僕之臆說也

與翁止園書

芑白止園足下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閒未嘗敢以今人相視及遭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爲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以錐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爲媟嫚者晉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餓死叔向娶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飾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遭禍忝思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既將以士君子爲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濯濯故爲鬼神所不宥吾子高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閭愚無知者猶歎羨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愼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蓋以勸善規過爲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苟一行此必違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忖吾子於前所聞既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童讀之篇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耄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爲懷況重以長人之夭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詆訾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於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泰伯無子伯魚早喪況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儻鑒愚誠取平生所述嘗訾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既祔葬僕身拘綴兒童疹後不可以風將使歡歲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幸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安徽李方伯書

得來教忻悚合并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尚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於愚儒今而知所至稱賢不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餉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輸加二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儻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

奏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曩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於無形者則昧焉往者遂寧張公子爲懷寧縣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歲小祲衰惡民千百爲羣決隄防毀墳禁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於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劫奪乎用此二十年中皐陸陂池少遠於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鼈價踴二倍使常利坐失於伏闇之中而亂心生於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爲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汛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察訟而顚辨繁壅敝生執事久官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於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於同官執事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瀆告也

與安溪李相國書

老母數日痰氣壅逆倍甚於前晝夜無寧晷某於此時尚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爲閣下言者昨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月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於同官尚不忍其動於惡況閣下日與
天子議政於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在事者多云
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誅戮之不爲厲而陷此者多困於公事採辦與大吏之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爲輕罰而可亟施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間耳即以某身言之
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爲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遘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
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幾矣閣下嘗語余曰聖人之心即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爲王侯必不爲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嘗誦之以爲明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於今日矣以去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爲憂非徒望閣下爲威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與徐司空蝶園書

河北諸路旱荒
聖主減膳弛縣詔廷臣言事而羣公未聞進嘉謨以佐百姓之急者夫備災宜豫非倉卒所能舉今野荒民散而新穀不生所可爲者惟無使舊穀妄耗耳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時蜡酺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鍰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蓋知耗嘉穀於無形而衆忽不察者惟酒爲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校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與古者耕九餘三之數等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豈空言以欺世哉凡民閒用酒

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況以歲凶而去酒乎至公家之事不過歲祭孔子廟及賓興鄉飲有司自可及時以釀周官所謂事酒是也今功令通禁燒秫爲酒而他酒及酒肆無禁故衆視爲具文而官吏反得因緣以爲姦利宜著令凡酒皆禁絶令到之日有司巡視鄉城已成之酒皆輸公所俾其人自賣而官監之盡而止過此以往有犯禁者其店房什器官沒之若私釀於家則紳衿褫服白衣決杖罰用漢法凡境內有酒肆而有司不能禁察者奪其官首舉者賞五十千夫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喪無衰者非故欲拂人之情也不如此不足以齊衆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俟數年之後穀粟陳陳相因然後用漢法變而通之閑歲官賜民酒戶二斗俾儲以共祭祀婚姻養老疾有非常之澤然後賜酺如此則政有常經且可以正民之禮俗矣世人樂因循偷苟有述古事陳古義者輒目爲迂闊然自公卿大夫吏士務適時宜而羞爲迂闊者蓋數十年於兹矣則其效可睹矣太夫人春秋高不敢告公以難行事如此類言之者無過而實亟圖望宿留醫言

與徐司空蝶園書

公體中尚未霍然不宜以外事相撓而有不敢緩告者近聞漕船膠凍濟寧以北者七千七百有奇沿途剽劫百十爲羣計每船篙工不下十數人皆奇民無家獷悍酗博平時回空官督晝夜兼行暫時停泊附近村落客船必遭竊攘況聚十餘萬飢寒之人連屯數百里內又承東土凶饑盜賊之後設有猾桀者乘此瑕釁恐不獨沿途居民之害也公宜密劄奏聞乞

上察訪早爲區畫又聞湖撫以兑漕期誤請改雇民船議下九卿各省將用爲式夫漕船官具衞丁本有秩廩故量給資糧以募篙工然猶私載民貨多方補苴始能贍給若雇民船其費數倍官不能具必抑派里民則賦法不可問矣七月閒楊君千木自河上以書來言閘通倉陳米充溢宜停運一年歲祲之地其糧聽有司出糶俟秋成仍糴滿原額分兩年帶運如此則民食可充漕船可修河道可治此利之顯見者尚未知中有伏害否幸與練事者詳議之又自今年來各省報荒不約而同辭不請賑不請蠲但乞減價糶常平倉粟事後仍率屬捐補夫常平倉粟之空十餘年矣此天下所明見也此議行則糶粟之價補倉之粟必有所出不識有司皆自其家齎金糴粟而至乎抑粟與金天降而地出乎是被災之地轉應苛斂庫金數十萬秋成之後加徵倉粟數十萬繼自今災民惟恐有司之報荒而主計者且利荒報之踵至矣公位正卿年七十宜日夜求民之疾痾國之疵而上言之上方鄉公又閔公衰疾僕任其無大咎若因此失官則亦可以暴平生之志謝衆口之責矣惟公熟計而審處之

答某公書

自得手教沖惕累日以公知某之深而猶未達愚心不可以默而止也比者浮說日滋故謂公宜怵然爲戒在某自能聞流言而不信而公則不宜謂自反無是而忽之也聖人繫易於乾之九三曰君子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三猶惕也四則懼矣豈止於怵然爲戒乎戒之云何苟非道義之交必多方限隔俾不得親附是也孟子所謂三自反者君子處貧賤而遭橫逆則然耳若遭時行志則不惟自反必將使實德實事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咸無不動古人軌迹昭然可睹其然則尚安用戒哉然其初則必自能戒始往年宵人妄言能自通於左右某以告公益嚴毖二三同志不避怨嫌而昌言於衆至於今則寂然矣此無稽之言亦宜怵然爲戒之明效也然浮言雖息較甚於影射蓋影射有迹而浮言無迹也息之難則所以絶其根源而避其疑似者宜尤力焉來示又云相信相知如某而猶惑於憸邪之言得某書憮然者久之則未察愚心而於事

之理亦未達也公於某患難相拯情好久長而數以無稽之言瀆告過當之語相規非相知相信之深而能如是乎然公位極公相而惟恐布衣窮交不相信不相知卽此見公之自待也厚而視某亦不輕此某所以於無稽之談自覺不以告而心不能安義不可止也以富鄭公之賢而蘇洵憂其無成伊川程子謂於國家大事知而不言爲名教罪人蓋古之君子於夙所愛敬則責之倍嚴忠之至厚之至也若某所云不過憂譏畏譏世俗之淺意耳然自某而外恐亦無用此數數於左右者矣公試思聞知嘗被謗而置若不聞者雖乎抑崎嶇而必以達規切而一無隱者難乎審此則可知鄙人之心矣更有請者我

皇上德政日新若因水災延問大臣急宜開陳者約有數事若盡獲施行功在社稷卽措注一二亦澤被羣生謹條列別簡惟宿留督言何日得暇尙當就公面議之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僕聞古之制戎狄者欲大創之則必堅壁以示之弱羸縮佯敗以驕之委之畜產財物車甲以中之使狃於屢勝深入逐利然後設伏要擊一舉而撲滅之李牧之守趙邊是也漢武設謀馬邑蓋用牧之遺教不幸爲單于所覺故不得已而與之毒逐於沙場然其行師近者不過數百里遠者千里惟絕幕之師衞霍並出窮戰比勝爲千古所震耀然師之所極不過二千里臨翰海而止耳自是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則漢亦不復追躡矣蓋道里可計日月有期饋餉相踵芻牧以時吾之士氣未衰而馬力未竭也然後長技可用而敵不能支其成功於絕域惟貳師之服大宛陳湯之滅郅支常惠之折龜茲而是三者皆非行國也其城郭邑聚人民產業不可移徙則其心有所繫力有所極而吾之計謀有所施是皆循數推理而知其必然非幸勝也蓋郅支畏漢遠徙依康居以國而不禮其君殺其女徧虐其國人則先自敗而瑕釁可乘矣漢自武昭立都護治烏壘撫西域之中屯田積粟厲兵撫衆者四世則地利得形勢強道路悉矣烏孫諸國皆承漢節同時而發其兵者十五王則郅支之羽翼盡矣入其境呼康居貴人與定謀傳其城康居以萬騎環城而備其逸郅支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懸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則計慮周矣郅支既滅計其戰死生虜及降者不過三千人而漢以十五倍之衆壓之是謂步師衽席之上取敵囊橐之中必克而無疑者也至於龜茲則國尤小道尤近故不戰而自屈惟大宛之師鑿空創始用力甚艱然自衞霍屢出斬馘動數萬單于懾伏威震百蠻而甲卒之屯酒泉以北者十八萬故貳師再行當道小國莫不迎軍給食遂屠侖頭平行至宛則所憑之勢厚矣然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漢兵之出燉煌者六萬負載私從者不與焉而終不能入其中城軍入玉門者萬餘人故自前世皆以爲得不償失也然前世之藩籬在邊塞而我

朝之藩籬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跳梁可置而不問皆未知

聖祖皇帝之廟謨與我

皇上之遠慮者也但其地絕遠非旬月可到又逐水草移徙無城郭可指其鄰近之國雖仰我威德至於臨敵決機恐未能實心效命萬一我師既至而彼復遷徙鳥舉則前勞盡棄後費益艱專制閫外者非不知此也徒以造膝未審暴師踰年勞費已深而無尺寸之效恐

聖主責言無辭以對故堅持前畫謂賊有可平之道遷延歲月以緩譴訶而不暇爲國長計耳以今之勢莫若先爲不可犯以待賊之瑕釁相度山川面勢道里走集擇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召募邊民習苦耐寒者塹壕築壘據其中央臨制四旁俾近西內屬諸部有恃以無恐賊至則併心一力彼此相援乘機阻險必使大創賊不至則深耕廣蓄牧馬練士以揚軍聲然後以

本朝威信漸披其與國嚴邊市之禁使王侯貴人非歲

恩賜予無由得錦繡采繒部人非通邊市無由得茶布絮藥餋生送死之具使其鄰近部落一如漢時西域諸國兵可發君長可呼然後明暴孽賊之罪布告諸部有與交通者永絕互市有能破其軍擒其將者以功小大厚立賞格使上下欣羨有能連兵合謀執其君以獻者卽分其土地人民以予之賜金百萬他物稱焉使孽賊孤立恫疑而與四鄰相猜然後可俟其瑕釁一舉而撲滅之也僕荷

兩朝聖主如天之仁斷脰刳心不足爲報而辱公以古義相取幾三十年願俟獨對之頃剴切直陳雖不能遽奪衆議而

聖明天縱一二載後必重思公言而審定國家之本計矣望毋以爲老儒之常談而忽之

與孫司寇書

朔後一日薄暮書吏送秋審冊到僕以討論三禮及閱庶常課藝事方殷未得到班次日薄暮書吏持審單至見雲南絞犯吳友柏改緩決隨繙供招釁自友柏起既迫殺親兄之子并傷寡嫂左右手及族弟窮兇極惡萬無可原夫聖人不得已而有刑戮豈惟大義實由至仁蓋致天討於有罪則不敢不殺哀民彝之泯絕則不忍不殺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爲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覺流於姑息又其下則謂脫人於死可積陰德以遺子孫不知縱釋兇人豈惟無以服見殺者之心而醜類惡物由此益無所忌轉開闔閭忍戾之風是謂引惡是謂養亂非所謂邁種德也昔虞舜刑故無小其命官曰怙終賊刑而皋陶稱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東征破斧缺斨東人歌思以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執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爲仁卽改前議仍所讞爲情真若有人禍天刑皆歸於僕死者亦於公無怨也望勿以爲過言而棄之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康熙三十七年直隸巡撫于成龍以渾河衝半壁店近其祖墓奏改河道迤東入淀安溪李相國繼撫直隸時僕屢爲切言奏復故道當如救焚拯溺少遲緩之卽不可爲謀後三十年近畿之地無罪而死者不可數計矣今不幸而所言已驗昨見吾友與直督李合奏河道事宜源流利病鑿鑿有據且欲爲永久計具見賢者忠實惻怛之心但不識更改河身廣拓遙隄之後渾流遂不入於淀邪若仍入淀則可免淀外之衝決奔騰而終不能免淀中之淤塞其患正方興而未艾也蓋直隸之有二淀二泊乃天心仁愛斯民於大地凝結時設此大壑以受塞北畿南之衆流以免多方之昬墊而于成龍乃以私心一舉而敗之至今已成錮疾若更不能原始要終定其規模而底績焉則終潰敗而不可收拾矣竊思所奏謂故道已爲旗民田廬所占復之甚難是也而僕之懸心則謂復於安溪作撫時則有利而無害至於今雖不畏難不惜費以復之止可少獲數年之安而終無救於十數年以後之大患審形察勢抉然無疑吾友試思自改故道未四十年而二淀已填淤過半而自前明以至康熙三十七年渾河之水未嘗不由淀以達運河而絕無填淤其故果安在哉議者謂故道南入會通河流清而甚駛故無停淤此得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河流雖駛能盪刷泥沙使不停耳能使泥沙別出於兩淀之外哉蓋緣夏水未起之前秋汛既落之後渾河經流本不甚大其挾衆壑之泥沙而沛然莫禦者惟伏秋之漲爲然而河行固安霸州時其故道本無隄岸故散漫於二邑一二百里之閒旬日水退而土人謂之鋪金地者皆泥沙之所停也停於二邑之平地者多則會於淸河而入淀者少而又以數百里之深淀容之故三百餘年雖少淤淀底而不見其形自故道既改則渾河之泥沙無纖微不入于淀故三十餘年而填淤過半淀既半淤則故道雖復而由會通河入淀之道及西淀之中必所在淤塞矣雖歲加挑濬人力有限十年之後終不能免全淀之盡淤淀既盡淤則子牙河挾畿南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南

運河渾河挾塞門諸水以入淀者勢無所容必橫穿北運河更遇伏秋異漲則近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浸矣尙忍言哉今欲爲河道民生永久之計必別開河道俾濁流不入淀池直達於淀河下流之丁字沽而留東西二淀未盡壞淤者以受會通淸河及子牙河伏秋之漲然後可得數十年之安苟得數十年之安而時時修築挑瀹不失其宜則亦可永久而無患矣僕之愚心欲循三角淀之外迤邐而南別開一河廣三十丈深五六丈河成乃於春水未起秋汛旣過之後引注濁流於其中而閉其入淀之道河形彎折而斜入於丁字沽去三岔口海河不過十餘里但於千餘里閒開拓運河西岸之隄使河身寬闊足以容納衆流而增培運河東岸之隄廣厚一倍以防其震撼則可保無虞矣且於新開渾河二十里之外順河身延築遙隄使伏秋汛漲有所遊盪則不致更有衝抉矣僕未嘗身經其地惟按圖籍循數推理而建此議不若吾友躬臨目見昭晰無疑筆畫其形勢揭其情狀以開愚蒙如或可行即改前議而懇陳之古之君子功不必自己成謀不必自己出惟期分國之憂除民之患耳況玆事體大實億萬人生死所關而非一世之利害哉昔
世宗皇帝命怡賢親王總理河道營田首命別求一道俾渾河直達海口而不入淀
聖謨洋洋一言而盡京畿之地勢究河道之源流矣若能奉
先帝之遺意除蒸民之劇憂定此遠謨萬世永賴在
皇上則爲輔相天地之實事在吾友則爲保障億兆之奇功而僕四十年胸中之磊塊一旦消釋亦可以死不恨矣若大綱旣定其餘節目當續布之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三禮自注疏而外群儒解說無多所難者辨注之誤芟疏之繁抉經記所以云之意以發前儒未發之覆耳故僕始議人刪三經注疏各一篇擇其用功深者各一人主刪一經注疏一人佐之餘人分採各家之說交錯以徧然後衆說無匿矣而去取詳略可通貫於全經爾時公即手書以示諸君子而應者甚稀其後王學士分主儀禮甘司馬主戴記更立條例計人數俾各纂數篇僕爲言人之意見各殊所學淺深亦異分操割裂則一經中脈絡且不能流通而況三經之參互相抵者乎去取詳略之大凡且不能畫一而況別擇之精粗刪剟之當否乎衆皆默然僕會以告公未見宣布退而思曰豈謂吾不宜越畔而耘哉用是不敢固爭今更以儀禮相屬雖已成之例難以改更而後此規模豈可更不早定夫周官注疏及訂義刪翼諸本皆僕所點定也其未定者獨永樂大典中所錄取耳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私心竊謂庶幾乎可畫一矣及各成數冊比類而參校之雖大體不失而去取詳略意見多殊分剟屬聯措注亦異僕與鍾君勵反覆討論以求其貫通所費日力幾與特著一書等觀此則儀禮戴記注疏及各家之說樊然殽亂而宿無定本者其端緒之難理殆有甚於斯矣李侍講南還旣以潘進士嗣事則未竟之書宜以相付但僕見士友閒留心於是經者甚少望公面詢潘君暨姚徵士擇定一人俾速就功役俟稿本旣就僕當手訂一篇並作按語就中擇能者一二人依式討論俾彼此不相抵若周官卒業衰病之身尙留人世自當與諸君子早夜孜孜不敢畏難而志怠也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河閒獻王所得邦國禮自漢不能用至唐而亡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幸其綱領尙存於春官司服而散見諸官者一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繆悠可得而正也一則以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爲國君遂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之下皆天子之民也諸侯爲天子牧民則民爲之服

而況天子乎康成既誤謂無服故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緦衰而官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文以見之而漫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者不宜若是之憒憒也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齊衰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無疑矣一則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爲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蓋因喪服無明文黃氏幹臣爲君服圖亦未敘列耳然司服職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而昏義申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爲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娣姒則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爲王服而於后轉無服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內宰凡喪事佐后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春官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者內司服於九嬪世婦外別共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儀禮不杖期章曰爲夫之君蓋以婦人爲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禮經中文略而義該者如此類甚多則外命婦於后夫人並不杖期無疑也一則據儀禮繐衰七月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有服而士無服不知繐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正服小功無疑矣卽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如之遂據此謂士無緦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爲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頫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儐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象胥職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是也且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卿大夫皆繐衰庶人縞素而士獨服吉可乎程朱治經多盡屏漢儒之說者以折衷義理而決不可通故也羣儒曲護舊說亦約有數端一則謂庶人爲國君齊衰又爲天子齊衰則爲二統而倒以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不知爲人後者服雖有降而無絕也若圻外之民無服則竟絕之於天子矣況民爲國君非爲人後之比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災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必待大司徒之令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襘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賙委師役則令槁襘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爲數月之服不惟義不可以苟止而情亦不能苟安如以二統爲嫌則男子爲父斬衰又爲君斬衰婦人爲夫三年而夫在又爲長子三年亦爲二統矣毋乃害義傷教而不卽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服必降於夫夫爲后齊衰期妻不宜同獨不思父在爲母期而婦爲姑亦期婦爲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爲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夫之斬與齊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衰哭位備見於諸官而可以臆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既降爲繐衰不宜庶人轉承以齊衰不知服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爲繐衰以不得上比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適之於高曾並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情學者反求其本則於一曲之說昭然若發矇矣

與來學圖書

吾友來用方自代朋友之交君臣之義並見於斯可以風世砥俗但大臣爲國求賢尤貴得之山林草野疎遠卑宂中以其登進之道甚難而真賢往往伏匿於此也若惟求之於平生久故聲績夙著之人

則其塗隘矣萬一聖主命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將何以應哉抑又聞當官守道固貴於堅而察言服善尤貴於勇前世正直君子自謂無私固執己見或偏聽小人先入之言雖有灼見事理以正議相規者反視爲浮言而聽之藐藐其後情見勢屈誤國事犯清議而百口無以自明者多矣必如季路之聞過則喜諸葛亮之諄戒屬吏勤攻己過然後能用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盡天下之材力以恢功業吾友此時正宜用力於此且與二三同志者交相勸時相警也餘不贅

與呂宗華書

仲春使歸一札想已徹僕曩者妄刪崑山徐氏所刻宋元經解嘗爲吾兄略言之而未悉也是書卷帙既多非數十金不可購遠方寒士有終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有或致之觀之不能徧也有或徧之茫洋而未知所擇也僕幸童稚時先君子口授經文少長先兄爲講注疏大全擇其是而辨其疑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尚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藉是爲基故是編之刪雖不敢確然自信然大醇而不收甚駁而妄取者則鮮矣僕始從事於斯以爲一家之說未徧則理或有遺而心弗能饜也雖至膚庸甚者支離謬悠而一語未詳終不敢決棄焉及徧一經然後知二數大儒而外學有條理者不過數家而就此數家之中實能脫去舊說而與聖人之心相接者蓋亦無幾因復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經之本文其所得必有過此者然積疑之義未安之詁發書終卷必一二得焉則又治經者所不可廢也自惟取道之艱思竭不肖之心力以爲後學資藉俾得參伍衆說而深探其本源遂過不自量而妄刪焉矻矻於車船奔迫人事叢雜中蓋二十餘年而後諸經之說粗畢惜方刪取時計此生不能更周覽凡可有可無之說多過而存之又宋元諸儒文字繁委頗有數語可盡而散漫至千百言者皆未暇冷汰兩年以來衰病日深大懼此業不卒將抱終古之恨欲於南中招學子數人編而錄之次第郵致更加討論排纂成書而量其程期役必浹歲計所當給歲必百金朋游間近有一二人爲倡而苦無繼之者是書之成豈惟家者二十餘年日力所耗竭哉實數百年儒先精神所併注也果能卒業異日遇有力者傳而布之俾承學之士若於崑山原刻之難致與觀之而難徧者一旦饜足其心而省其功力之十八其爲蹊蹻當何如又況支離謬悠之說始學無主多見謂新奇或棄周行趨邪徑以自投於荊棘賊經侮聖日蔓以延廓而清之以爲斯道之關所關豈淺小哉此僕區區所以重惜其無傳也然是書不難於異日之傳布而難於目前之編錄衰疾之身懼且不能待矣吾兄家故貧洗手奉職自無力以及此然此宇宙間一公事也凡辨書各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惟宿留斯言苟遇其人則皷告之或有自遠而相應者與僕與吾兄非世俗之好也餘生之事惟茲爲急是以敢切布之

答楊星亭書

雜記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庶子有對適以爲義者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是也若爲喪主及主子之喪則衆適皆稱庶子小記庶子不繼祖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是也父宗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祖若父之正體者也父衆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子與孫之傳重者也若以衆子之責而主焉則輕正體傳重之義而傷衆子未責者之恩或以奔喪記所云而謂衆子之喪皆父主之則未知所云乃衆子之成人而未室受室而無子者禮以窮而變耳記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衆子無子而尊行異爵之弔賓至非父主之而誰主邪父沒矣無子者之喪非兄弟主之而誰主邪其特制同居爲主之禮者蓋慮兄弟衆多或徙家於異國或同國而異居

或遠出而不返必待異居之長適來主其喪則事有不舉而時不可待故以權制俾同居者主之所以便人情而達禮事耳如鄭氏所詁（鄭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曰父沒各主其私喪可矣兄弟同居之文不亦贅乎各主其喪之文不亦曖昧而不可別白矣乎孔氏不知以有子無子爲別而以同宮異宮爲斷益誤矣衆子而有子雖父在固其子主之矣又何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之云邪如無子也雖異宮非父爲之主而誰屬邪幼季衆子也而有子父不宜主其喪望以此正告之訃辭與式則詢諸其鄉之長老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大體既正則細者姑從其國故可也

答尹元孚書

九月十月之交舊疾復作寒戰喘急守氣幾不能自存不期望後漸平手札到日已能倚牀而坐今食飲有加漸几觀書可至十數頁自矣必嗣事於儀禮未審能卒業否太夫人葬祭之禮酌今古而取其中甚愜子心惟虞後更有卒哭之祭尙仍舊說又於謝賓引四禮疑儀禮節略語顯與經背不知新吾高安何疎忽至此宜究切而辨正之令嗣長君秀偉始相見卽告以英華果銳有用之日力不宜虛費於時文今居大母之喪自達其情而應乎禮經乃聞見中所寡有又欲置科舉之學而學禮偉哉能如此設心卽聖人之徒也北方之學者近有孫楊遠則張程不過終其身不違於禮而已孔子之告顏淵惟以非禮自克蓋一事或違於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於禽獸長君信能設誠而致行之天下後世將推原於賢父之倡正學大母之集天休於世俗所謂功名洵可以視之如敝屣矣而賢欲使從學於某則不敢自匿其情戴記七教分朋友而爲三朋友之長者卽師也其幼者卽弟子也師之道周官復分而爲二以賢得民之師乃大司樂職所謂有德者也以道得民之儒卽大司樂職所謂有道者也曩者賢通書于某辭意類孔石二公之於孫明復固辭至再三而意益誠辭益切遂不敢終辭蓋以師儒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使時人得聞孔石二公之義實有關於世道人心而孫氏之說春秋某自忖者亦可以無愧焉今長君欲學孔顏之學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朱者不可以爲師某章句陋儒雖粗知禮經之訓詁於外行疏節亦似無瑕疵而淸夜自思父母兄弟無一不負疚於心所謂薄於德於禮虛者也何足以爲長君師而賢又擬之西山父子之於考亭則於賢亦爲過言矣曾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長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長塗至遠期惟君子乃能矣古之以禮成其身者類如此而世尤近事尤詳莫如朱子長君果有志焉一以朱子爲師足矣必欲受業於某則講其節文而導之先路竊比于胡李二劉而已耳所以自成必於曾子所云日自循省焉望更以此申告之

答申謙居書

李渭占至京師見足下所爲聖木行狀無世俗蕪濁之氣因謂如此人嘗益勸學俾治古文適得來示乃復記憶丙戌之春聖木爲言生徒中有秀出者卽足下也僕聞諸父兄藝術莫難於古文自周以來各自名家者僅十數人則其艱可知矣苟無其材雖務學不可強而能也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有其材有其學而非其人猶不能以有立焉蓋古文之傳與詩賦異道魏晉以後姦僉汚邪之人而詩賦爲衆所稱者有矣以彼瞑瞞於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亦所謂誠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爲流俗所不棄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爲僞故自劉歆承父之學議禮稽經而外未聞姦僉汚邪之人而古文爲世所傳述者韓子有言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玆乃所以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後文士所可比並也姑以世所稱唐宋八家言之韓及曾王並篤於經學而淺深廣狹醇駁等差各異矣柳子厚自謂取原於經

而掇拾於文字間者尙或不詳歐陽永叔粗見諸經之大意而未通其奧賾蘇氏父子則槪乎其未有聞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學不能自掩者也韓歐蘇曾之文氣象各肖其爲人子厚則大節有虧而餘行可述介甫則學術雖誤而內行無頗其他雜家小能以文自𩔰者必其行能少異於衆人者也非然則一事一言偶中於道而不可廢如劉歆是也然若歆者亦僅矣以是觀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嚮然後所學有以爲基匪是則勤而無所若夫左史以來相承之義法各出之徑涂則期月之閒可講而明也來示云三至京師閒僕避客次且而不進僕敢自修大哉凡叩吾之廬多汲汲於名稱而欲僕爲之羽翼者也如是則務學之根源絕矣僕疾病衰疲安能舍己所務與之佔佔而喋喋乎若足下資材既有可藉而渭占又極言內行之修固所願見而重以此事相勖者也八家集僕無暇點定足下所知識有在京師而能任此者當以舊本付之是不可得則俟會面而講以所聞僕嘗爲儀禮喪服或問戴記附焉此人道之根源以足下方讀禮錄其易忽者數條以質惟切究之餘不贅

答程夔州書

散體文惟記難撰結論辨書疏有所言之事誌傳表狀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幹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臺之位置雷同鋪序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記山水刻雕衆形能移人之情至監察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意思援古證今指事措語每題皆有見成文字一篇不假思索是以北宋文家於唐多稱韓李而不及柳氏也凡爲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玆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如涕唾之令人穢矣豈惟佛說卽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寄來二作皆不苟所難安數語乃時人所謂大好者他日當面析之

此雖小術失其傳者七百年吾衰甚矣兒章粗知其體要不幸中道殂實其勖哉

答程起生書

足下以周易要論相質數年矣而未敢爲序非故難之也余成童爲科舉之學卽治周易自漢唐至元明言理言象數之書未有不經於目者就其近正者不過據聖人所繫之辭隨文解意而謂其理如是其取象如是至所以取是象繫是辭確乎能見其根源者百不一二得焉故學之幾二十年於前儒所已言一一皆能記憶而反之於心則槪乎未有所明乃舍是而治春秋周官以春秋比事屬辭五官各有倫序可依類以求而互相證也其後與安溪李文貞公論易至乾坤之二爻歸妹之初九六五始灼見聖人繫辭取象之本義確乎其不可易（見周易觀象）而余於朱子所疑於渙之六四亦若微有得焉（卦自否來下三陰爲小人之朋六上居四而成渙則小人之羣散矣當否之時其國疵民病蘊積如邱山一旦小人之羣散則凡此者皆渙然冰釋其功效非尋常所及也故渙此爲大吉正象傳所謂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故四爲渙主爻）乃知卦爻之辭皆有確乎不可易者特後儒之心知弗能貫徹焉耳足下嘗言學易者果明於陰陽剛柔德位之當否而協諸本卦之時義則亦可以得其比例文貞易通論已略見此義而要論中所開闡又多通論所未及惜乎不得使文貞見之也昔余以易叩文貞輒有以開余而余不能有開於文貞文貞以春秋周官叩余余亦時有以開文貞而文貞之開余者則少假而足下得與文貞面相質覈之所發必更多惜乎並世以生而不得一遇也若天假余年而於易終有所明當爲足下序之

與陳密旃書

數年前與公始相見窺其意象卽不類於時人自是每見滇黔人士至京師者必問當官實政稱循良者不約而同又徵於同官南中者果不悖於所聞故客冬方呻吟枕席聞閣公至蹶然而興再過寓齋

不覺其言之長也適接來示知所云果刻著於心而力言於大府不惟喜宇宙閒又得一實心體國之人足爲民依且自喜於天下賢人君子每一見而得其崖略欣暢如何監司之體在辨屬吏之清濁而遡來廉辨敏肅者尤當觀其所由以爲義之所宜心之所不安而然者必能明政恤民久而不變其怵於功令謹身寡過者次之别有文深躁競之吏假此以速進取則其終不至於寇虐詭隨而忍爲大惡不止凡善伺上官指意而操下如束溼薪者皆此類也位者天位職者天職其賢者能者雖有憎怨必釋吾憾而任舉之其不爲民所賴者雖吾近親尊屬必斥而去之壹以官爲準壹以人爲衡吾之愛憎喜怒無幾微可雜於其閒而况親故之請屬長官同僚之意鄉乎往者安溪李文貞巡撫畿內僕有親故爲屬吏公將擢之僕力言其非人河閒王振聲曰子與夫人終不相見乎僕曰何爲其然使無播惡於衆而自驅於罟擭陷阱之中乃所安全而愛厚之其後果大刻於民不終其官乃謂僕無妄言足下久練世事無可効於左右者故偶及此想賢者所見固然亦無俟僕之瀆告也建昌果廉能宜早思所以處之恐足下驟遷他省雖知其善不可如何惟審察之

與吳見山書

抵京見某公詰以兗州性資洞朗其出牧政教浹於民而或云子若不滿何也某公愕然曰往年吾與商有無而不能應然未嘗以聞於人子獨惡乎聞之是必兗州疑余有憾而先自標白也若用此有違言則余之生平盡棄矣非兗州之病也子視余豈淺之乎爲丈夫者哉觀其意色似出中心之誠然吾兄幸察之恐傳言者乃有憾於某公而搆之於吾兄也僕道經兗境凡數百里民皆曰太守信寬靜易良獨未察吏胥情僞輕出牒票假以作威漁利沿河小吏亦曰凡督公事文書可驛致者往往差役食飲道齎之外求索百端太守豈知此哉僕平生於得意之友不敢以私干而政令之不卽人心者必以告蓋朋友之交道在輔仁而莫先於規過每見今之爲交者多面相悅而退有後言其聞他人詆訾則漠然不槪於心而匿不以聞凡此皆務容悅將私便其求者也是爲薄於友而苟賤其身故常用爲戒然亦有所聞非真勇於責善爲朋好所苦至見疏而齎怒者以吾兄性資洞朗與僕非一日之好故不敢以俗情臆度而道其所聞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速吏而糾察之卽别有所見亦明以告我俾得究切往復務理之得事之當而無容心焉古之爲交者蓋如是耳

與某公書

接來示自分此生恐無緣更舉志於經學此嘗學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聖人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達之以與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職思其居天德王道將於是乎寄焉矧膺古牧伯之任環地數千里視其注措以爲休戚者乎僕竊觀近代所號爲鉅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爲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於生者而大不仁於死者以有容爲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可容則德於有罪者而大不德於無辜者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惡在他人而引爲己之不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於衆則惡非其惡也是謂拂天地之性而斵本心之明無不祥大焉抑又聞君子之行必嚴於終往者環極魏公踐履淳實立朝謇謇爲勢家所憚造辟之言天下矜誦以爲無愧古賢而論定之後竟不得與湯陸齊稱徒以巡察畿輔不復有特操耳孝先張公天資渾厚可歎以方其撫江蘇閒有過舉未愜衆心一旦奮不顧利害排擊憸壬然後平生志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吾子歷令守監司漸登大府仁聲義問所至翕然惜無由著直節於中朝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職之所當言則視張爲易視魏則尤易矣信能舉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內士大夫所傾耳以聽者揚於王庭使天下知儒者之學剛柔無常應物而動皆可

以爲後世標準其有功於聖道爲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爲處隱就閒者之經學哉僕晚交得吾子道義之合視平生昵好殆有過焉故所以致相愛重之道者惟兼魏張之直節而比肩於湯陸幸無以爲妄言而漫聽之

與李覺菴書

適聞足下改官巡撫山東足下門望資格得此非過而僕若有意外之幸者以舊遊齊魯閒私心所蓄欲藉手於足下以發其端緒也僕嘗謂今居古岳牧之任者不在飾小仁著小義惟當建設長利廣厲風教爲國家厚根本僕嘗自濟寧赴清河道經馬闌屯彌望不見邊際地沃衍而無居人窮日之力始抵逆旅茅屋數區舍後麥高六七尺其莖不足以任其穟問何以無耕者曰每水至高丈餘則廬舍沒矣僕生長山澤習農事凡下地利圩田築隄障水而人耕其中時蓄洩歲入倍平壤江介故有大澤南宋時土人獻策開永豐太平諸圩六七百年以來宜歙諸州皆仰食焉永豐太平之隄有高至二丈者今馬闌屯水深才丈餘耳苟訊之土人校二十年內水最大時高幾許其土之粘埴而便爲隄者何所域其地之三四以爲圩歲得穀當數百萬斛而東南之漕可減半矣僕又嘗客淮揚閒見河壖棄地多肥美問何以然曰恐歲祲而責稅急也或既墾而原占者來爭也往者

聖上免各省歲賦動數十百萬儻能上聞當豐年存山東歲賦之半俟荒祲募民與築相地勢所宜爲大圩數區起其土以爲隄而環隄爲大川通溝澮相輸灌以利船舟官治廬舍給牛種募民耕之此上策也其次則先使富民試之豫爲奏請堅明約束有能開地爲圩者便與爲世業可私買賣敢以故籍爭者重罰之土熟二十年而後薄征其租賦苟一人得其利則繼者不召而麇至矣夫長利所以不舉者以衆不能見其端而憚於作始也使永豐太平之圩不築則至今爲巨浸耳聞徐豫兗冀閒棄地與馬闌屯相類者甚衆使次第修舉雖東南之漕可全罷也古之聖人能使菽粟如水火者無他焉務博民於生穀而土無遺利所謂善富天下者取之於天地也又僕嘗經孟廟旁殿塑像爲老婦曰孟母也後殿爲少婦美容飾曰此夫人也古者廟祭而外春秋常祀皆有男尸無女尸惡其褻也子孫於先妣猶不爲尸況設少婦之容於宮牆瞻仰之地哉不意孟氏後裔愚蒙至此宜即開諭使易爲木主又聞齊魯閒歲興三教祠雖鄉里亦有之宜令有司奉至聖先師塑像歸之學宮其祠仍舊合祀釋迦老子凡此皆世人所目爲迂闊不急之務也而教化之興實由於此抑又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乃今守令以諸生爲蟊賊諸生視之如仇上下交相疾而望教化之行也得乎往者長沙陳公滄州守江寧始至即諭諸生有行誼修飾而進見以求益者吾與之爲賓主之禮其毀廉隅證爭訟者不禁但檄諸縣籍載其名歲終報府俟督學按試時上之終公之任諸生無證訟者及公在理士民號泣而從如急父兄之難然則謂士不可以教諭者妄也俗之敝民之疵蓋非一端茲政教之尤大者足下果能信而行之僕憑所聞繼以進

與萬季野先生書

僕性資愚鈍不篤於時拘章句無用之學僶強塵埃中是以言拙而衆疑身屯而道塞獨足下觀其文章察其志趣以謂並世中明道覺民之事將有賴焉此古豪傑賢人不敢以自任者昧劣如某力豈足以赴其所志邪某於世士所好聲華棄猶泥滓然辱足下之相推則非唯自幸而又加怵焉蓋有道君子重其人則責之倍嚴使僕學不殖而落行不植而敝足下將有不得於心者此僕所以每誦知己之言而忻與惕幷也蓋嘗以古人之道默自忖省其無所待而能自必者獨先明諸心爲善不爲惡而已至欲體道以得其身非極學問思

辨之功所謂篤行者終無本統僕先世雖世宦達以亂離焚剽去其鄉縣轉徙六棠荒谷之閒生而飢寒雜牧豎朝夕蘇茅汲井以治饔飧未能專一幼學優游浸潤於先王之遺經及少長則已操筆墨奔走四方以謀衣食或與童蒙鉤章畫句嗷譟嚘嚶或應事與俗下人語言終日昏昏憊精苦神其得掃除塵事發書翻覆者日不及一二時古之謀道者雖所得於天至厚然其爲學必專且勤久而後成故子曰發憤忘食其學易也曰假我數年今僕智識下古人千百而用功乃不得十一如乘敝車罷牛道長塗曲蹇絕險又值樛枝盤根絓其轂而闗其軸不亦難乎以此知士有志於古人之道不獨旣成而行有命其成與否亦天所命也然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其有得於身與有得於後則吾不敢知南歸後蹤迹具與崐繩書幸索觀時賜音耗以當講問吾之望也

再與劉拙修書

前承命辨別某氏詩說倉卒奉答姑就所云略爲剖析而私心所蓄未能盡吐謹續布之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焉其淺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則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然尙謂自漢唐以來以明道著書爲己任者衆矣豈遂無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夫學之廢久矣而自明之衰則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東則黃君黎洲壞之燕趙閒則顏君習齋壞之蓋緣治俗學者懵然不見古人之樊稍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則皆有翹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舊爲之倡立程朱爲鵠的同心於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夫儒者之學所以探擴異端非責其說之同也學不明則性命之理不順漢代儒者所得於經甚淺而行身皆有法度遭變抵節百折而其志必伸魏晉以後工文章垂聲於世者衆矣然叩其私行不若臧獲之廉謹者少遇變故背君父而棄名節若唾溺然由是觀之不出於聖人之經皆非學也乃昔之蠹學者顯出於六經之外而今之蠹學者陰託於六經之中則可憂彌甚矣如二君者幸而其身枯槁以死使其學果用則爲害於斯世斯民豈淺小哉僕於朱子詩說所以妄爲補正者乃用朱子說詩之意義以補其所未及正其所未安非敢背馳而求以自異也程子之說朱子所更定多矣然所承用謂非程子之意義可乎吾兄謂小序亦不可盡廢最爲平允然其無據而未甚害義者朱子已過存之其已刪而猶可用者以鄙意測之不過風雨伐檀蒹葭數篇耳其所已辯則終不可易也有不當者仍望反覆之

答禮館諸君子書

殷同饗燕之說二三君子重以爲疑旁引互證懼來者之瑕疵譏意感人而終有未帖於愚心者蓋辨其所從生而推之以至於所終極則前儒所云胥無當於事理之實也夫殷同所施者何政哉卽巡守殷國削黜流討加地進律之政耳六典旣施每歲正月又和而布之於邦國會巡守則無時施於天下之政唐虞五載一巡守至周而易以十有二年六服再朝更不親巡以考其所述之職則時過人亡有無所施其黜陟誅賞而遺憾於民心者矣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雖以十有二年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更卜也旣可改卜無論徧徵天下之諸侯如謂六服殷同可又遲十有二年而後巡守則更無是理其或王旣篤老若嗣王沖幼又或大親衰疾不可久離必酌徵州伯卒正連帥之忠誠可倚威德夙彰者州各數人以諮謀而發命焉如舜攝位而咨十有二牧武王克商徵九牧之君登豳阜以望商邑其事蓋曠世一見而禮必絕殊若一歲而徧徵六服之諸侯一時而盡空一方之君長則決知其無是也由

是言之殷同於方嶽而施其政乃巡守之常經其閑舉於王都則循用祀方明將幣禮賓發命於壇宮之禮節耳若饗必於廟燕必於寢則朝覲宗遇之禮宜然而於會同勢不能行姑就時會言之方各數州州分五等所徵各四三人而廟堂已不能容矣又況殷同偏徵九州之侯伯乎且饗於廟中獻酬各有數以次相及日不過四三人蓋兼旬而莫之能徧焉凡禮賓客在野在外則殺禮司儀之職爲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則所謂禮者祼酢饗燕無不該也昭昭然矣（大行人職上公將幣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則王禮備包衆禮明矣注於此經禮亦如之獨舉祼酢不知何據後儒疑將幣祼酢在壇饗燕仍反國中而於廟於寢其徵實由於此）祼可壇則饗亦可壇祼各於其等可同時而卒事則饗各於其等亦可終日而卒事野外殺禮茲其尤著者也饗則各於其壇之等燕則弁升於壇之堂胡爲其不可與二三君子堅持舊說不過謂饗燕乃宮室中事不宜行於野外耳夫祼酢之禮重於饗燕而或可或不可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抑謂饗燕則有牲俎而異於祼酢乎然牲俎可於壇薦方明而獨不可以獻賓客又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況掌舍之職專主會同其設壇壝之等以待將幣祼酢則設帷宮以待饗燕明矣幕人之共帷幕幄次之張大次小次皆曰會同又其明徵也（帷四周以爲宮幕其上以爲蔽張大次使畢聚以待事張小次使各就以暫休將幣及祼酢時無所用之）見於春秋傳者襄王饗晉侯於衡雍猶可云既作王宮宋公享晉侯於楚丘晉侯宴魯侯於河上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不於壇壝帷宮安所得廟寢哉至於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則有爲而云然也周公舊典本無諸侯私爲會盟而饗燕於國外之禮故假是以沮齊侯耳天子巡守殷國首舉柴望征伐所至則有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之禮禮樂之器或具於方嶽之明堂或載於主車之前後必然而無疑者也淮水之詩鼓鐘瑟琴笙磬偕備宋公道享晉侯而舞桑林況天子之巡守軍旅會同乎蒙者所見如此而未敢備載於承修之書以二三君子尚不能無疑安望衆人之咸喻哉禮經殘缺久矣申之會子產向戌獻合諸侯之禮六而楚人無一見焉則會同之禮與朝覲絕殊者多矣河閒獻王所得邦國禮五十六篇盡亡而諸君子專據侯國僅存之聘燕漢儒臆決之說傳記雜出之言而曰若者必禮之所無（壇宮不可饗燕禮器不出門野外不合樂之類是也）若者必禮之所有（十有二年王不巡守則偏召六服之諸侯受幣祼酢於郊壇仍反國中而饗於廟燕於寢是也）不亦汰乎願諸君子一以事理之實求之而毋桎於舊說也

答禮館纂修書

禮文殘缺國喪尤甚宜僕之有言而不信也然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心所不安不可以前儒既有是說而溺於所聞也不可以經傳本無是文而遂謂古無是禮也前辨已詳今更以人情驗之放勳殂落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文王之化始行江漢而南國之詩曰父母孔邇猶曰聖人之感人心神化而不可測也周室衰微王澤既竭而衛風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秦風曰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宋仁宗之崩史稱深山窮谷莫不悲號而況周室盛時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政教流行烝民樂利有終身之戴而無一日之喪民之心忍乎本國之君臣亦驟其民之晏然無變尙何以作其親上死長之誠而敵王所愾乎至婦人爲夫之君喪服有明文外命婦爲王后哭位喪衰周官可考某所推衍不過諸侯之士宜從大夫之繐衰而期以五月耳外命婦之爲王后爲君夫人服極於齊衰期而不論其夫之斬與齊以婦爲舅姑準之而知其不可以有異也侯國大夫士之妻之於王后服與喪期並同其夫以庶人男女齊衰三月準之而知其不可以無差也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苞頓首白僕未受事時舊志勿論既立條例後新纂一郡稿成隨命學子校勘次山再之僕三之始發謄錄及觀清本而罅漏又自見矣

班覆之而更寫焉自視若無遺憾及各府州志畢萃而又互相抵者且百出矣諸公勿謂此文事之淺者心與目畢至焉而後知其曲艱也明統志爲世所詬病久矣然視其書尚似一人所條次譬爲巨室千門萬戶各執斧斤任其目巧而無規矩繩墨以一之可乎是書所難莫若建置沿革山川古蹟振奇矜能者大率博引以爲富又不能辨其出入離合而有所折衷是以重複訛舛牴牾之病紛然而難理不知辭尚體要地志非類書之比也所尚者簡明而雜冗則愈晦然簡明非可強而能必識之明心之專徧於奧賾之中曲得其次序而後辭可約焉其博引而無所折衷乃無識而畏難苟且以自便之術耳故體例不一猶農之無畔也博引以爲富而無所折衷猶耕而弗耨也且或博焉或約焉卽各致其美而於體例已不一矣望諸公以公心酌人言以實心集公事而毋師其成心僕敢不虛己以聽乎

與程若韓書

來示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昔王介甫誌錢公輔母以公輔登甲科爲不足道況瑣瑣者乎此文乃用歐公法若參以退之介甫法尚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爲之則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離合足下當能辨之足下喜誦歐公文試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諸誌乎抑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乎然則在文言文雖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也而況職事族姻之纖悉乎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麤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前文曾更削減所謂參用介甫法者以通體近北宋人不能更進於古今幷附覽幸以解其蔽必欲增之則置此而別求能者可也

望溪先生文集卷七

贈送序

送徐亮直冊封琉球序

皇帝御極之五十有七年冊封琉球國嗣孫尚敬爲中山王故事以部郎儀狀端偉蓄文學者假一品服奉冊以行天子命擇詞臣衆皆隱度徐編修亮直爲宜及命下果爲介自秦漢以後中國有事於四夷其爲將則効命力於鋒鏑其爲使則折衝口舌之閒以求得其要領故承命者多以爲難今天子德威遐暢方外鄉風小夷喁喁企瞻使節承命者有將事之榮而無失得之恤故人爭羡之遭遇異時亦物情之不足怪者也吾聞古之贈行者必告以所處今亮直之行也雖折衝口舌之勞無事焉又其地絕海萬里政教所不經卽詩人所謂諮詢諏度者亦無庸以告也亮直夙以文學知名茲其行也其耳目震駭乎乾坤之廣大而精神澡雪於海山之蒼茫吾知其文章必有載之而出者矣

送王篛林南歸序

余與篛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閒前此篛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篛林赴公車閒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篛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篛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讋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篛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篛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瞑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篛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篛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篛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閒酣嬉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羇疾遠陽幽燕者必爲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閒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矉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栖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擠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盇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譸張顚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贈魏方甸序

余窮於世久矣而所得獨豐於友朋寓金陵則有同里劉古塘高淳張彝歎至京師則有青陽徐詒孫無錫劉言潔北平王或菴及邑子左未生劉北固而吳越淮揚閒暫遊而志相得者又二數人雖貧賤羈旅未嘗一日而無友朋之樂也惟乙亥客涿鹿自春徂冬漠然無所向課章句畢輒登城西南隅坐譙樓望太行西山至瞑而不能歸

雖風雨之夕亦然自生徒及僕隸居人皆怪詫不知余爾時心最悲思念平時所與遊處者意愴怳不能自克也踰歲東歸將遂農力以事父兄而家窮空又時爲近地之遊戊寅冬督學谿陽張公招至使院賓從雜然酣嬉聒譟而余孤孑無與不異客涿鹿時有魏生者居常嘿嘿而意獨向余問其世則明天啓中給事吏科忤逆奄而死廠獄者其曾王父也次年春谿陽公按試諸郡惟余與生留舍署之西偏庭空無人時蔭高樹俯清池徘徊草露閒回憶曩者客涿鹿時與生寂寞相慰轉若有以自得者余倦遊計以匝歲爲止將就一二故人謀所以歸隱者果竟得之終老不出矣然余縱得歸而平生故交自彝歎未生外皆飄零分散無得安居而從己所務者用此常以自恨而爲諸君子憂而魏生言自給事時家無舊業其父兄伯叔父十數人皆仰食於生生之孤行遠遊蓋自此始而未知其所終也然則生之別又遺余憂者矣

送余西麓序

昔公羊氏之說經也其謬戾多矣然猶幸顯悖於道不足以惑人而習而不察者莫如母弟之說故程子辨之以謂母弟者所以別嫡庶嫡死則母弟以次立非謂有疎戚於其閒也夫春秋之以兄弟書者以其未有爵列故以其屬稱用別於公子之爲大夫者耳曷由知其母之同異哉程子所以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自吾有聞見凡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一視如所生者十不二三得焉異母之兄弟篤愛而無閒疑者十不二三得焉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吾友余西麓博學有文名稱蓋州部而少壯未嘗一至京師近六十忽來游叩之曰昔吾有弟能服賈以養吾親吾是以能不離親於外也吾弟死而家落父不能葬母無以養故顛頓至此館於余踰年凡春秋霜露未嘗不痛其弟也風雨寒暑未嘗不念其母也一日告余將南歸曰吾女弟之夫死吾不歸吾母疾將作矣因叩其家事始知西麓少失母母撫之不異於所生而西麓之於弟妹亦終其身無閒疑夫古稱孝者多以後母之不慈而彰而西麓之孝乃以母之慈而隱是其母子皆可風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兼著母弟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義以補程子之所不及云

贈潘幼石序

余數奇獨幸不爲海內士大夫所棄而有友朋之樂然每怪平生故舊其道同志相得者所遇之窮必與余類交淺者其困亦淺交深者其困亦深或始相得中道而棄余與余迹漸遠而其遇亦漸通或當世名貴人無故與余相慕用而屯蹇輒隨之吾不識其何以然既而悟曰凡物之腐臭者有或近之則臭必移焉是何怪其然或曰非此之謂也物無知人强合之故其臭移焉人有知其臭味之不同者孰能强之合也蓋必其氣之本衰或時之已去而後乃與子相得焉子惡用自引咎哉潘先生幼石余童子時以師友之禮交而先生常弟畜余先生文行重江表方其壯盛未嘗一至京師老而來遊閉一室諸公貴人有索交者一謝不通而獨暱就余先生以貧故客遊至欲乏家事不問而爲余教子嗚呼先生之趨舍可謂與衆異心者矣夫昔之不余棄者尚或未知余之腐臭也今則夫人而知之矣而先生乃好之加篤焉豈臭味之同雖先生亦有不能自主者邪先生之歸也余在塞上留書索余言贈所處因書此質之吾知先生必憮然而歎余言之鄙也

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趨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

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潘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豁渠閒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趨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閒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贈淳安方文輈序

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爲古必不可復者惑也百物技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達於文見於傳者隸卒廝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既遂代厲始脫市籍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師里門之教矣至秀民之能爲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摩於師友者常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飈流餘潑之發於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文終武帝之世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薾然蓋周人遺學老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埽地盡矣自是以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也漢之東宋之南其學者專爲訓詁故義理明而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蓋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尙博故一旦去爲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銳之氣皆敝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非以時代爲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蕪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爲韓子之文哉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輈以時文名天下其於三代兩漢之書童而習焉及成進士則一以爲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顚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強吾獨謂天將開之而使有得於古也其前之學有可藉而後之爲時也寬閒吾言可以速歸而從所務矣

贈李立侯序

書傳所記舊迹自己而立功名者衆矣而德與言則常有祖若父淵源之自焉其無可徵者或緒遠而迹微於世無傳焉耳而可徵者十常六七非獨道術之所漸然也其得於天清明秀傑之氣實有以類相衍而非衆人所得同者余游好中資材可與學古而望其有立於德與言者僅得數人而幾於成者蓋寡其語人皆曰吾爲境困也時相迫也而悔而自責未嘗不曰志之不固焉夫功必有所待而後成若德與言則根於心達於學而與時偕行者也何境之能奪哉吾晚交得李君立侯相國安溪公之孫也氣清而識明甫踰冠於古人之學已見其端倪相國德業於時爲卓而經義則爭先於前儒立侯實朝夕承學又其時則寬然也其境則泰然也然則天之所厚而所就終遠過於吾儕者舍立侯其誰望與抑余昔所交數君子其資材與學所已至皆概乎能有立者也彼年如立侯時自命何如哉而或終

以無成或少有得而不能盡其才卽余亦未嘗不爲之惜也故於立侯之歸也爲道諸君子之所悔以贈其行

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愼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嘗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涖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古之爲交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於爵位之相先患難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後時往還而徒視以衆人舒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所善也雍正丙午子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病因治其喪自杪冬涉三月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以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衆以爲疑曰吾二親皆近六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何噫勵暇之情人人之情也然吾未見人之數數然也叩其所學則誦易詩書治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年所矣嗚呼其前行蓋基於此乎因與考三禮而講以所聞其家事畢以未竟余說留者復數月庚戌九月將寧親於宿遷乃正告之曰君子之爲學也將以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匪是則先王之教不及焉若以載籍自潤澤而號爲文儒則秦漢以降始有之是謂好文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非比類不足以成其行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學也者務一之也其事必始於愼獨而終於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匪是而能一之者鮮矣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疏節也繼自今其事乃日起而蹈之益難子往矣繼自今不學之友日詭誘於外而妻子交訌於中吾懼子之有基而復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自墮其力也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儀封張清恪公廉察江蘇始至未受印篆謁制府卽迴車過余余固辭不獲命公入曰吾聞子有年迫欲相見一論學耳余謝曰某未知學但聞守官之大戒二其一義利也公於此既嚼然而不滓矣進乎此則利害非知命而不惑者不能毋搖公喜曰吾固知子之論學必篤也及公自閩移撫江蘇首劾制府噶禮人皆爲公危而
先帝卒直公而黜制府方公與制府相持會余以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制府遂劾公久閉余於官舍不知所著何書而
先帝之矜余實自此始用此知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其惑於利害者徒自毀其德義而於利害之定分實無毫末加損也及余蒙
恩赦宥而公亦內召相見於京師述前言爲忻暢者久之公有頁子曰又渠余未得見已聞其名字於鄉人及爲戶部員外未數月粵東援
恩詔請免宿逋數萬同官皆難之君力爭自復於長官獲免粵西四川滇黔皆賴焉由是知名尋擢正郎踰年特簡出守揚州將行乞言於余余謂君於茲行有所易亦有所難昔武侯之德在蜀子瞻嗣焉蜀有善政衆必歸美於瞻今君所治卽先公所撫之士民也未言而

民先信之令出而民爭趨之事半而功倍此其所以易也然少不如公則邦人之責望必過於他守君早歲見知
聖天子公卿交薦異日名位之與先公並不足爲君期也所難者德義之繼承耳義利之介余知君必無愧焉其進乎此亦惟前所以告公者而已君既有意於余言則余將拭目而觀君之始政矣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康熙六十年夏四月朱一桂構亂臺灣殺總兵官據其城監司郡縣吏並逃散賴
天子廟算秋七月叛者悉得臺灣平其冬命擇臺臣廉靜有才識者往巡視而余同年友黃君玉圃實承命以行余聞臺灣之將有反側也閩人及宦遊行賈者知之垂二十年矣蓋其地踔絕海中民不火食自混闢未通外人明亡鄭芝龍始入據之入
國朝四十年然後鄭氏歸命置郡遣吏農桑蕃興沃壤千里百產豐饒而土人愚惷恇悸浮寓姦民因得巧法承賦於有司而私其土役其人農收畜產毫髮不得自專甚者猱雜其妻子而吏陰利姦民之奉漫不嘗省思亂者十室而九故一二姦民煽數十百人遂戕大帥謀拒王師蓋陰恃土人深怨以爲一旦可竊據也初鄭氏既覆有謂此土宜棄而不守者不知方其未闢於中國誠不足爲有無今則民衆百萬粟支十年屹然爲海疆重地與閩浙江南沿海諸鎮相應接則島夷洋盜不敢萌窺伺內地逋亡者無所伏隱而菽粟百貨歲溢於泉漳苟不能守則害亦視此故
天子加意撫循凡監司守令必使大府任舉屬吏才實顯著者始調移之而大府所任率平時善事其左右興作採辦爭先於羣吏者是以民重困而上不知不至於爲國生患不止也夫粵東閩滇今之吏所號爲沃區也而民困於無告視瘠土有甚焉又功令凡邊塞山海要地吏雖已除大府得易置其所任舉果有異於臺灣之羣吏乎由是觀之法雖具付之非人其不能究宣
天子之德意而毒民以病國者可勝道哉君廉能夙著於吏部及臺中其能綏靖此邦已爲衆所豫信然詩有之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凡此類皆可因使事而歸告也於其行也言以要之

再送余西麓南歸序

雍正八年議開博學鴻辭科詔閣部院司府寺三品以上暨直省督撫學臣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多叩余以所舉余應之曰稱此者實難而辨所應舉則易夫行必有迹學與辭尤藝之外襮而與衆共之者非若德蘊於心或深潛而不易識也然必鄉國莫不知天下莫不聞然後舉者無怍在人不疑是則匪易耳因自計執友之存者惟南昌裘纓孝水歙縣余華瑞西麓遊好之久者則嘉善柯煜南陔淳安方楘如文輈乃以四人者氾詢於羣公皆曰是誠無怍矣或曰其學與行信稱矣而舉者則非宜文輈前挂吏議例不得與於斯其三人皆就耄矣徵之不能至至矣能入試哉余曰雖然使士知實至而名必附無求而志自通於風教亦小補焉及檄下則南陔疾已亟矣喟然曰方君此舉使海內窮士聞之一嗚咽耳孝水亦病不能行而西麓以乾隆元年孟秋至余曰子尚能即事邪曰吾腕不勝書數年矣固以請而有地治者難之戚友致道齎念
明天子方興聖治吾扶杖天衢以觀德教且得與衰殘執友講問逾時而歸此行豈虛也哉衆試畢余告二相國將舉君爲太學六館師兼纂一統志二相國以爲宜而西麓決意治行曰吾始願已畢矣子視吾年力尚能有立邪將以爲名乎抑有所利之也西麓孝友文學爲鄉國所衆信久矣茲行也又以見君臣朋友之義進退辭受之衡故詳敘之以贈其行

贈宋西玨序

雍正壬子春余道逢相識人甫下車適有過而與言者叩之則亡友之子宋華金西玨也接其語觀其詩久而益有意於其人西玨大父冢宰公及父山言再世以詩名余爲諸生冢宰巡撫江蘇降爵齒而禮先焉山言年較長而視余若其所嚴事者觀西玨之詩與其爲人雖得之性資抑祖若父淵源之所漸也余夙有作序之戒而西玨以爲請乃誦其所聞而使自擇焉先君子有言自晚周秦漢以來治文術者代降而卑皆以爲氣數使然非也古之以文傳者未或見其詩以詩鳴者亦然唐之中葉始有兼營而並善者然較其所能則懸衡而不無俯仰矣自宋以降學者之於文術必徧爲之夫是以各涉其流無一能窮源而竟委也如曰氣數實然則建安以後之綺麗有陶潛者出而渾然元古矣李白杜甫興於唐而六朝雜家盡爲所掩今子於詩既得其徑塗苟日進而不已豈惟接武於先人安知不遂與古人相角逐乎曩子欲兼治古文自今以往無庸也子之年長矣少壯之心知既役於時文而今有官守日力之留餘者雖壹併於詩猶恐其術之難竟也而又可兼務乎若夫植志行身之義守官制事之方苟欲稍異於衆人而自儕於古人其事更有艱且大者即文術可置而勿事也若尚能兼則又詩之所藉以增重也西玨能篤信吾言他日宦與學皆成而出其詩以質於世即以是弁於簡端可矣

送雷惕廬歸閩序

余嘗與漳浦蔡聞之太息生才之難計數平生朋好如賓實滄洲後生中尚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而况古之人乎聞之曰吾門雷生即後起之賓實也始生見余於聞之齋中即命請業於余余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凡四三年至是始受而不辭乾隆四年冬其父惕廬至京師生以告曰吾父茲來蓋以察鋐守官之志行又念漳浦師歿未知所學於先生者何似也翼日君過余氣肅而容安語無枝葉自是益有意於其人將歸鋐請曰吾父願得贈言以不虛此行惟鋐亦望先生爲揭父師勖厲之心以爲此生之銜勒也昔曾子論大孝尊親其實在國人稱願以爲君子之子是謂成其親之名以俗觀之則君之所以教與鋐之所以承者已足爲鄉人所稱願矣然欲得此於海內之士君子則必重自砥礪要以終身而後可定焉至百世以下使人推原於所生必曠世一見之人振古以來可指數也由是言之鋐將無負於余與聞之之所期則如賓實諸君子而可矣欲盡尊親之道而遠希曾子之所云則其事蓋未有終極也君家閩粵竟世爲諸生潛德隱行余無從而得之凡爲人子者莫不欲歸美於其親鋐所稱亦未可徵引第君之來也將以察鋐守官之志行則所以自檢其身者必嚴矣以余爲羣士所背馳而獨信予言之無棄則其胸中必確乎有主而不隨時爲俯仰即此可以定鋐之祈嚮矣故於其歸也遂見於文俾其鄉人及海內士君子異日皆有考於余言

送官庶常觀省序

始子叩吾廬欲爲弟子而吾辭之堅非相外也計將爲講誦之師則衰疾多事無日力以副所求將有進於是者則吾身之無有而又何師焉及再三云則不復辭以窺子之心神若誠有志於謀道者吾身雖不逮儻誦其所聞而得能者吾志猶有寄焉古人之教且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二者皆人道之實也自記誦詞章之學興而二者爲之虛矣自科舉之學興而記誦詞章亦益陋矣蓋自束髮受書固曰徼科舉吾無事於學也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科舉之知及其既得則以爲學之事終而自是可以慰吾學之勤享吾學之報矣嗚呼學至於此而世安得不以儒爲詬病乎今子得館選未數月而告歸省母是子知學以得身而識所祈嚮也雖然所以務學之根源辨之尤不可以不審將以爲名則自致於父母兄弟者皆以見美於人而賊吾之本心將以既其實則所以備天下

國家之用者皆吾性命之理而不可以苟遺也自省自克於二者之閑而防其心之偷乃百行之源學者之始事也子之歸也果能專篤以厲所學深固以植其行俾泉漳之閒後起者以爲表的則吾與子之爲師爲弟子所關不細若曰吾既有所得以爲親榮可以優游而卒歲矣則皇皇焉欲自得師義焉取哉吾平生非久故相親者未嘗假以文懼吾言之不實也而特表子王父之墓蓋粗得其略於所治武強之士民又將慊子之志而因以相砥淬耳然記不云乎大孝尊親使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是乃君子之所謂孝也子能用吾之言以成其身則所以樂其親而榮其祖者大矣於其歸也申以勖之

送吳東巖序

康熙乙未仲春吾友東巖南歸過余爲別將行曰子不能歸吾不能復來茲爲永訣矣因相持噭然而哭不能自抑也憶癸酉丙子閒余試京兆則聞世冑以學行重朋齒者三人曰歙縣吳東巖山陽劉紫函寶應喬介于而三人者皆與余一見如舊識紫函介于號爲能時文而東巖兼治古文或謂古之道不宜於時東巖弗顧也每榜後羣士舉積學而上躓者與苟得者相提而論以病有司之枉此三人必在所計數然其後二十餘年更八九舉而卒無一得者焉丙子後介于招余授經於寶應因往來淮揚閒而東巖適授經於廣陵故余中歲與三人者相見日爲多自余遘難介于省余於金陵及出刑部獄復再至京師而東巖亦至回思少壯游從燕市時不獨二君子以憐余而余亦以憐二君子介于之歸也余慊然若無所依而今東巖復長往將何以處余乎東巖歸將道淮以至於揚其以余之狀語紫函而爲叩介于尚能北來以慰余之索居否也

贈君仲子序

東村山人幼遘疾弱足而志甚偉有二子並英特其長子爲諸生余見其試牘謂當早遇尋成進士入翰林有聲仲子八歲能舉巨石重三鈞將冠與虎士搏可仆四三人山人欲余爲文以勖之而未暇也余南歸踰年以書來告曰次兒得沒人之術能舍舟檝而越江河矣又踰年來告曰近使受書補幼學蓋山人自大父以來皆官禁闥階崇祿厚故身雖不仕常望其子輸力竭忠而赫然有所樹立也往者余以衰殘荷

世宗憲皇帝鑒

今上拔揚俾贊閣部教習庶常羈麽辭章聲律未足以陶鑄人材轉勵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倣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以疑義課試當路者多見謂迂遠不近於人情惟高安朱可亭江陰楊賓實所見與余同久之亦以違衆難行止余余猶欲發其端乃奏河北五路及邊方人不諳聲律宜專治經史果格於衆議乃私擇其有所祈嚮者喻以宜取幼所熟四書語反之於身以驗其然否三分日力以其一討論通鑑中古事每相見必舉古人處變而得機宜遭危而必伸其志者以警發之山人之長子爲庶常時聞之有素矣今仲子學書舍此亦無可置力者夫陸行不避兕虎水行不避蛟鼉極所能不過偏裨之壯猛者耳具大將之才識而一歸於忠孝非深究古今事物之變而概乎有聞於道者不能果能不誤於所趨庶其終有立乎若專恃藝勇或假學誦爲進取之資則山人本所以教者豈爲此哉遂序之以報山人嘗有味於余言

贈介庵上人序

佛之徒而儒行者曰介庵雲南昆明人從其本師蘭谷至京師蘭谷閉門學易絕人事者十餘年獨時就余講問經義介庵侍側其意所向無纖微不先得者余嘗就其溷廁修潔如小齋叩所以則下通水流躬盪滌日日而新之蘭谷之卒也以腹疾困牀褥無晷刻之寧凡

五旬有七日介菴面若非人期年之後深墨之色始少變而未復其常余自反所以奉吾親不能如是之誠壹也闇谷之書歲時必易稿介菴隨手錄所增芟皆能默識雞鳴而起端誦尚書毛詩莊屈左馬之文夜分不輟而拚掃炊烹以事其師者細大無遺余學於父兄未嘗有師而承師務學如是其篤專者所見亦甚罕也嘗勸介菴宜畜髮反爲儒喟然曰吾師早見及此矣某始冠予千金命之淮南定居於其鄉（闇谷如皋人薙髮于雲南）立室家爲視先人冢墓曰吾已自誤不可更誤人時某以師年已至不忍離今長矣懼以家自累而學與行終無所成爲天下笑且某幸有兄弟之子以續吾宗此身得寬然天壤間百事不問而獨從所好苟再誤悔其可追介菴楷隸書數十年少倫比鐫篆爲時所珍其持身交友遠於流俗者非一端而余獨標其志行以覺吾子姓兼示儒衣冠號爲孔氏之徒而行則背之者

壽序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苞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成其身也孔子語曾子所謂大孝尊親者使國人稱願皆曰君子之子也自科舉之法行士登甲科則父母國人皆曰其名成矣所謂顯揚莫大於是矣人心蔽陷於此者蓋千有餘年吾師宛平高公少時遭家震愆太公倅某縣以事戍黑龍江世父命公守市肆公且市且讀書卒成進士入翰林上書求代戍詣通政司都察院皆不能達會贖罪例開乃涕泣告請於師友卒贖太公以歸祖母段太孺人年九十母子重見又六年始考終及公視學江南太公太母猶逮養都人士莫不歎羨自世俗言之則公之名既成即君子觀之事父母亦可謂能竭其力者矣然余觀北宋丞相富公節義功烈與韓魏公相匹而眉山蘇洵上書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今公爲文學侍從之官嘗主鄉試視學政不失士心亦守官者之常余居門下數年竊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也康熙壬申公自翰林改官京卿會強仕之期故舉蘇洵告富公者以爲壽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以文爲壽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體要者尚能擇其人之可而不妄爲而壽其親者亦必擇其人之可而後往求今之人則不然其所求必時之顯人而其文則儈之材師幕賓無擇也其所稱則男女之美行皆備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瑣瑣者並著於篇夫古之良史其紀事也直而辨簡而不汙雖帝王將相豪傑賢人所著多者不過數事而況鄉曲之人閨中之女婦乎言孝者稱舜與曾閔非他聖賢之不必然也人之行或遭變以抵其極而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也且古人之事其親可以致隆者無弗致也而善與惡則不敢誣惡之可掩者掩之而已其身所絕無之善則不敢虛加焉古人之於友求無不應也而稱其善以著於後則不敢過蓋以善之未有者虛加於親則爲不誠於其親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則其文無以信今而傳後非知道之深豈能無惑於此與張君自超余所兄事也太夫人七十命子以文叩所以爲文者而張君曰吾母之壯也事皆難於吾父既老而吾長焉皆女婦之常耳獨不喜吾應舉求仕此吾所以無汲汲干進之心也噫張君非事親之誠知道之深而能爲是言與即夫人之賢可知矣古之遭變而見稱者非其人之願也當其常則務道之盡而無爲名焉周之初后夫人之德著於詩者皆女婦之常也其所以傳者蓋將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而爲聲教焉虞夏以前女婦之賢聖者衆矣豈是之不能盡與而無傳焉者務道之盡而無爲名也夫人處常而不務爲名即道之盡可知矣所不喜於張君者以道之盡責張君也張君歸誦吾言以稱觴於堂吾知夫人必忻然而樂也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自周以前女婦之傳者多以德秦漢以後多以節與才而最幸者莫若以子之賢古之時女教修明婦人之有德者衆矣而易詩書春秋所稱非后夫人則帝王公侯之女婦也然則有德而無聞焉者多矣其以節與才顯必所遭有大不幸者然自北宋以後十室之邑著貞烈者必有數人焉其鄉里之人有稍遠而不知其名氏者矣而以子之賢傳者炳然可計數也然則爲人子而能以其母傳尤孝之大者與抑吾觀自古才知功名之士其父母不必盡賢者有之矣而學士眞儒不獨父多賢母亦多賢以世所聞類所不聞槪乎其不爽也豈非氣稟之相承實與夫雜糅者異與燕之南有賢人焉曰李塨剛主其父孝慤先生與博野顏習齋號北方之學者其生母馬孺人孝慤之側室也事嫡如母嫡馬孺人愛之如同生孝慤之母倚之過於羣子婦始吾見塨之賢而幸其能以孺人顯也及悉於孺人之事而後知孺人之賢實有以啓塨焉塨所學非一世之業也孺人之賢蓋將歷久彌彰而爲後世所計數焉以視夫凡婦人之壽耇者異矣歲秋八月孺人八十塨來乞言因稱此爲孺人壽而又以使塨益自厲也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胡君錫參於其母潘夫人六十時請余文述其志節與教諸孤者以壽余曰非古也有暇則傳以詳之丁酉春錫參北試京兆曰以吾母教余兄弟之勤終不能不惓惓於此故承命以來其秋果得舉冬十有二月請余曰獻歲正月吾母七十矣將使仲弟西章歸爲壽子姑以一言先之可乎余觀書傳所記富貴顯榮之人其生也不擇其世者有之矣若賢人君子則非獨其世隆也亦兼稟於母德焉自吾與錫參遊而意其將爲賢人也及詳其先世及母夫人之志節而益信其終有立也然錫參近五十矣其學與行置之衆人之中雖有異焉而迫於羈窮不能直推而前以躪古人之迹者多矣夫人之以科目望錫參蓋父若祖及胡氏之先皆自於此故結於習見而不能不以此爲重也今錫參既有得焉以慰其親斯足矣若假道於此以求爲富貴顯榮之人則夫人前之所以教者豈其然哉繼自今錫參舍是而務其遠者大者則其無曠先緒而顯夫人之志節有什百於此者矣西章歸其稱是以爲壽

蔣母七十壽序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余在塞垣友人蔣錫震自京師以書來曰吾母七十矣吾少孤家貧母撫且教以至於今艱難可無述而知也子爲文以壽可乎余少讀戴記見先王制禮所以致厚于妻者視諸父昆弟而每隆焉疑而不解也既長受室然後知父母之安否家人之睽睦實由之又見戚黨閒或遭大故遺孤煢煢其宗祀與家聲皆係于女子之一身而諸父昆弟有不可如何者然後知先王制禮乃述天理以示人而非世俗之淺意所可測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三者賢人君子之所難乃委巷之女子一入室而義當以此責之其責之也專以嚴則禮之敢不重歟夫婦人尚志節固已而立孤尤難能食之而不能教非所謂可託也又或煢獨無依則紀衣食持門戶其難有過于寄百里之命者若太夫人於蔣氏信可謂艱貞而無負於寄託矣以余所見婦人著志節者賦命多蹇子姓成立者希蓋造物者既以節顯其身他福祥或不能兼與而太夫人獲天佑康寧壽考錫震成進士從容色養鄉里傳爲美談閨門之內聞而興感於女教所關不細因書遺錫震以慰其親且使衆著于先王之禮意焉

汪孺人六十壽序

昔聖人之制夫婦之禮也其合離厚薄一視其所以事父母而已之私不與焉故婦順成內和而家理以衆人觀之事淺而情暱莫如夫婦之居室矣而婚禮之樂歌曰德音來括又曰令德來教其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君子所望于賢師友而不可必得者而以責

于始入室之婦人詩人豈故迂其義哉蓋不如此不足以盡夫婦之理而爲人倫之極也杕杜之三章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男女睽隔不自言其傷而獨以憂其舅姑爲大感女子之志行若此豈非所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者與吾友曹晉袁少孤貧客遊授經以養其母近三十年其妻汪孺人能喻其志曲折致忠養不異于晉袁而太夫人以忘其憂晉袁兄弟七人皆同居有得于外孤者嫠者先取足焉孺人布衣糲食常不充晉袁閑語孺人曰吾久客雖以養顧亦使嫠知有夫者常獨居無憾恨耳孺人自是恩禮有加而嫠者以忘其苦太夫人之終也晉袁適遠遊孺人久弱足匍匐在視太夫人執其手大號痛哀動左右晉袁性剛直治家素嚴于妻子淡如也至是感孺人誠孝相敬愛老而彌篤蓋晉袁之刑于妻與孺人之順于姑而宜其家人者按之古者夫婦之禮可謂合矣己亥季夏孺人六十其子恆占將請余文歸壽其母而晉袁數止之蓋知余之艱于文尤病以文爲壽之非古也而其子卒固以請余嘉孺人之行幾近于詩人之所云而傳其事將有裨于女教于是乎書

望溪先生文集卷八

傳

孫徵君傳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年十七舉萬歷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啓初逆奄魏忠賢得政叨穢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繆昌期次第死廠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張果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密上書承宗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牀而泣以嚴旨遏承宗於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承宗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入

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旣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方楊左在難衆皆爲奇逢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質行無不陰爲之地者鼎革後諸公必欲強起奇逢平涼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閑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祀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

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峯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質行學者譜焉茲故不論而獨著其犖犖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衆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訖無成功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其殆庶幾邪

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衞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椁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椑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四君子傳 并序

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於皖得古塘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綠辛未遊京師得四人曰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彝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崑繩字綠北固也余平生昵好志趨術業之近與諸君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後生於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為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癸巳春余出刑部獄信宿金壇王若霖寓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為曹而發名於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如子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賫志也存者三人則余罹於罰古塘中歲遘无妄之災病且聾彝歎老而無子相與痛惜者久之後四年丁酉秋偶憶其言作四君子傳先兄之歿也余既為誌銘詒孫北固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焉

王源字崑繩世為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傭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跡諸公間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諆罵譏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體貌之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禎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塨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慨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為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閉客死山陽惟兄之甥將衡視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既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

劉齊字言潔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方是時崑山徐尙書乾學方以收召後進為己任而為祭酒司業者多出其門海內之士有為尙書所可者其名輒重於太學有為太學所推者則舉京兆進於禮部猶歷階而升鮮有不至者惟齊與其友三數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蹟而不悔其後石門吳涵為司業重其學延致於家譽譽赫然公卿聞太學嘗取高第教習官學生齊與焉期滿例錄敘於吏部授縣令者十之八為正途授州佐者十之二為冗雜且底滯無選期自徐尙書罷歸公卿多欲以收召後進為名者而某為少宰自謂起荒陬至大僚尤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先於齊曰吾久知君可來見必為選首齊謝不往某銜之係籍州佐某由是叢詬訕而齊望益高或曰將飛者縮翼君自是舉京兆升禮部益可必矣齊聞即日趣裝歸歸數年竟卒年四十有七齊性沈毅與人居終日溫溫而退皆嚴憚之偃臥一室天下士常想望其風采既卒數年江東十郡之士上言督學使者士有無爵與年而學行可為表儀者二人宜祀於鄉其一齊其一余亡兄百川也始徐尙書執權藉以收召天下士士爭湊之惟齊與其友數人執節不移久之此數人為清議所從出士之蹇拙自負而務立名義者皆宗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埒自齊歸其友亦次第歸太學生雖有潔己自好者而氣槩不足動人清議遂由是消委云

張自超字彝歎高淳人世居蒼溪少孤課耕奉其母其族故不繁而

親屬凋盡高祖以下惟一身常自惴視人世所歆羨泊如也爲諸生試必冠其曹困舉場幾三十年未嘗有愠色治古文及詩所得皆驚邁而未嘗爭名於時近五十始登甲科而不肯試爲吏性明決所不爲衆莫能奪所欲爲雖困不以自悔其既升於禮部也宗伯韓公菼昌言於朝某宜在上甲自超踵門曰某有母病且衰登上甲必以館職留公當愛人以德試畢歸其母果以是秋歿母疾篤爲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亂矣雖入室不能歡合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衆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高淳故湖壖以圩障水於外而耕其中歲大潦隄潰居人議撤屋材以塞之自超有船直百金曰速毀船以板築隄完大有年衆歸其直終不受平生未嘗入縣治歲連祲死者相籍一日造縣令具陳方略令夙重之爲設飲盡召邑富人富人曰張君吾邑之望所獨助則吾儕視焉自超遂注籍二百金諸富人相視大駭次第注籍然私料不能猝具也越數日自超首納金諸富人大屈盡出金爲部署活邑人幾半自超有田二百畝畝六七金披其半索直三之一衆爭購之故得金速也晚歲家日落每取菽麥雜稊稗食之或遺之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年逾六十尚無子鄉人每聚言必以爲大感如凶害之迫於己焉

劉捷字古塘先世懷寧人遷於桐既而流寓金陵其爲行篤自信而不牽於衆文亦然始入江寧縣學課試必壓其儕名曰起獨自謂所業弗善也中歲發憤究討經史諸子久之出所爲文衆弗善以進於有司則擯焉而私自喜有與同姓名者爲江寧學武生大患鄉里督學邵嗣堯聞其名而未察也捷入試忽命榜笞數十已而知其誤乃置其文四等比郡皆譁無何邵以暴疾卒人皆爲捷快而捷前後無幾微動於詞色家甚貧僦屋窮巷無一畝之田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以厚幣招之一語不合則駕而歸無能留者遂寧張公鵬翮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以夜詣捷出千金爲其姻家請事捷曰吾不意君以此等人視余其自遠方歸解裝常得數十百金族姻故舊環至視其所急而分給之隨手盡俄而簪空日旰不得食宴如也捷故名家子其祖若宰明崇禎辛未及第第一人同產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舉第一及辛卯捷復舉第一衆議皆謂宋明科目有三試皆一者今獨無有惟捷可當之而爲禮部者獨不喜捷所爲文磨勘停一科癸巳秋特行會試將赴公車會其友方苞以戴名世文集牽連編旗伍檄有司解送妻子北上捷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試期已過其後病且衰竟未得一與禮部之試

左仁傳

戊子冬十月望後七日余在桐城夜坐左秀起齋中叩其先忠毅公逸事因歎自古忠臣義士遭變底節載在史策不可勝數而發揚震動於後人之耳目者代不數人蓋其名之顯晦一視所遇之事大小以爲差別而有不可強者焉至於草野閭巷之人或志與事幾於聖賢之徒竟以居下處幽爲衆人所忽而其迹遂泯者蓋不可勝道也秀起因歎息作而言曰吾家世居東鄉某嘗至先人居就其長老求吾宗之賢而世莫之知者所稱皆豪有力人某曰非此之謂也曰然則孰爲賢曰凡篤於父母兄弟化於妻子信於朋友者皆是也衆曰其然則鄉有愚者其祖遘惡疾家人畏其染也進食飲者皆難之冬夜足苦寒愚者曰我煖之時年十五家人不能奪也如是者六年果染疾繼其祖以歿某徧閱之僅得其世系蓋忠毅曾孫行而於某遠兄弟也幼名仁字與生卒無聞焉嗚呼當明將亡而逆閹之熾也如遘惡疾近者必染焉忠毅與同難諸君子皆明知爲身災獨不忍君父之寒而甘爲煖足者也世多以仁之類爲愚此振古以來國之所以有瘳者鮮與因書以付秀起俾列家乘以示邑之人

三山林湛傳

國初以嶺表險遠建三藩王以鎮之有識者方隱憂而貧士失職者附之則高可以釣祿位次亦不失溫飽耀重於鄉閭故爭湊之而三藩王以前明降將叛卒暴起乘非所據貴極富溢又思以好士樂施誑誘遠人而陰以自固耿精忠襲封靖南王大以金帛招致文學士時閩士相推號七才子者多爲所羅而尤欲得三山林湛以精忠毋族周中書舍梅與湛久故稱之尤亟也屢招不至一日忽造門精忠喜體貌而延問焉所對皆不省何語審問之再三自申列終不可通退而咎相稱引者曰如斯人雖富文術將焉用之康熙甲寅吳三桂反粵閩相應和精忠閉嶺拒朝命閩中薦紳里居及知名士多汚焉有不至者幽囚困辱終無所遁湛族子鄉貢士煥迫僞命薰兩目僅而得免而湛翛然授徒山中以衆知精忠久不屑意也湛久困諸生亂既平行遊浙東西踰齊魯客燕趙無所合而歸平生伉慷好施雖竟世窮居而親族孤貧喪葬婚嫁多倚焉與弟成之友愛尤篤及成之爲靈臺令使人相迎則寢疾數月矣口授次子書報曰吾平生爲弟分憂今弟當分我憂時問疾者遶牀謂將以家累屬成之也既而曰治民事上雖竭精殫慮猶懼不免今不事事而爲人所愚實遺垂死之兄憂其後成之卒以此敗湛嘗爲水晶宮賦指斥五代時僞閩竊據事將以諷折精忠逆萌故不惜往見及見則口吃語不可通而口素未嘗吃也衆皆不識其何以然及事定乃知禍之閉在不失言而歎其能決幾於俄頃焉

二山人傳

廌青山人李鍇遼東鐵嶺人曾大父如梓明寧遠伯成粱兄子也萬歷己未鐵嶺城陷死其官入國朝三世皆戚貴伯叔父兄弟或嗣封爵都統禁軍或開府建鉞布列中外康熙四十一年父少司寇痛陽公卒時西事方起議絕漠屯極邊山人既隸自請輿屯黑河踰年歸母卒再使南河賜七品冠帶乃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移家潞河潛心經史凡六七年鄰里未得一識其面嘗遊盤山樂其土風買田廌峯下構草舍雜山甿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所取疏材果實與衆共之其聲遠聞邦工每採山名過廌峯獨無擾焉暇時行遊四山必挈爐炭瓶罌樵蘇者遙望而知所在曰此李山人茶煙也白山石東村聞其風而慕之東村石永寧世饒於財祖都圖爲聖祖親臣每議公事不撓於權貴山人少豪舉好聲色狗馬年二十始折節讀書會家事屯邅時伯兄既歿而諸弟皆幼獨出身當之家既落奉母居郭東墾墓田以養益無斗儲遇無食者卽罄之久之里中有奇衺咸懼其聞母兄歿移家盤山與廌青遊每嚴冬大雪攜手步西潭以杖叩冰相視愉怡見者咸訝而不知其何以然會功令禁內府人出居近畿復挈妻子入城僦屋授經自活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詣有司力言弱足難爲儀衆莫能奪也廌青舉博學宏詞及試亦被絀廌青之詩不丐於古而必求與之並東村則卽事抒指脩然有眞意或刻其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誓不爲詩盡焚舊稿曰吾幼學難補雖殫心力所進適至是而止耳吾幸以悲憂窮感悔曩者之冥行今老矣可更以詹詹者擾吾心曲乎廌青中年後以急兄之急益窶艱老而無子自爲生壙曰典衣節食以養戚屬之窮孤又以所著含中集尚史稿未定矻矻不自休而東村長子及弟之子同登甲科其僚友爲營室廬少司馬德濟齋延東村教其兄子輔國公衆皆謂東村自是可安居東村曰吾終不以妻子故使廌青煢煢行當獨身留盤山俾有所資以待老也

孫積生傳

孫永慶字積生北直容城人其大父徵君鍾元同產也徵君遷河南兄弟之子多從之永慶大父及父皆諸生童稺曾受小學及從父於河南躬耒耨農作甚力少失母既受室或耕淇源或耕夏峯凡五十

年所以養生送死皆身耕妻陳氏紡績之所致也古者秀民皆聚於庠序學校而周公復設司諫之官巡問觀察以辨旿庶之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漢氏之隆孝弟力田與方正賢良相次其風蓋依古以來方徵君講學夏峯自野夫牧豎以及鄉曲俠客胥商之族有就見者必誘進之曰以天下無不可以學可以不學之人而農工胥商苟能用力於人紀而盡其職之所當為即是可以謂之學也承慶晚而生子曰用果既長聞吁生平所為承慶曰汝欲為他日狀誌邪汝視吾面黧也而傳以白秦觀者笑何吾老農也少廢學碣於墓存姓字子孫不迷而已耳嗚呼孰謂君而不學也者斯言也可以知所蓄矣用果務學行其容斂然與余善故受其請而錄之

金陵近支二節婦傳

吾家自五世祖伯通為有明四川都使司斷事死建文之難為邑中忠烈之首鄭太君暨川貞姑為節婦貞女之首二百年宗婦內宗多尚志節或附譜牒或載桐彝（明晉公所記邑中孝婦節烈事）余嘗欲錄所聞見以續之而苦無暇日及離後則聞近支在金陵者有二節婦一曰王氏太僕曾孫雲願之妻於余為再從叔母安義令王君才鼎季女也年十九歸於方夫亡數月世儁載育時年二十有二其明年宗禍作一曰鄧氏侍御曾孫求晟之妻於余為再從族兄之子婦其父元基邑諸生年二十有四始嫁四年遵衛生是冬夫卒遵衛生於禍作後乾隆二年世儁成進士官戶部主事叔母就養於京師予始得見性方嚴出語即斬然世儁少時教督甚厲及成立侍側猶如畏然乾隆七年余告歸遵衛之母時至吾家家人云終日溫溫寡言語對之使人靜以和叔母以世儁扈從謁

祖陵

覃恩誥封宜人世儁尋入臺掌河南道而遵衛栖遲里巷閒鄉人多謂二節婦高行略同而所遇有豐有嗇然遵衛頗知砥名行楷書及繪畫得侍御遺法窶艱而志在作善其世嗣當有能續祖者凡天之命或速或淹而終必同勤乃道之不變者也余因念吾宗當震蕩播越時盡族北徙或散在遠方二節母無一離之殯近支無緦小功之親母家亦窶艱即執德能堅而才不足以紀衣食持門戶遺孤不知作何狀矣居常者不覺遭危變然後知婦人擔荷之重如此先王制禮妻之喪居處飲食視伯叔父昆弟而加隆焉有以也夫又自余有聞見凡入鄉賢必貴人之父也舉節孝必富人之母也自　聖主明章風教申諭督撫有司然後山陬海聚貧窶孤微之節孝不遺用此二母同時得

旌故因二子請表其母而並闡先王制禮之意與今　功令之可法後王匪直於吾宗有耀也至其拮据以苦身艱辛以課子乃嫠而貧者之所同故弗敘列云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余長女許嫁宋學士嵩南長子嗣葵甫納徵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被逮宗禍方興倉皇危難中泣涕而歸於宋氏越二年癸巳余蒙

聖祖仁皇帝鑒宥召入

南書房其明年嗣葵舉於鄉而學士以督學修城羈燕南使嗣葵告丐於戚友客死江西年二十有五時康熙五十八年也學士子二人次嗣熙側室汪氏出也先嗣葵夭亡所聘李氏翰林院編修丹壑之季女大學士文定公女孫也聞夫亡不欲生父母知不可奪許成其志始納食飲屏居小樓凡十有四年雍正五年白其母曰兒前以年少恐舅姑不能信今逾二十可歸矣母乃將女至學士家既見舅姑從容拜夫次主前默無聲其母悲不自禁貞女曰兒賴父母明大義得全餘生今志已遂復何憾宋氏內外宗來觀及內御者莫不嗚咽掩涕其母因病不能與少閒貞女請於舅姑送母還河南母終既葬遂歸宋氏文定先世居永城寄籍江南余始至京師即禮先焉丹壑

亦暱就余家有慶事必固請共歡燕其子女余皆於姆褓中見之時貞女尚未生其後文定薨丹壑中道脆促家人還河南子姓衰微名字無聞於士大夫者而五十年後乃有貞女爲祖考光余女在父室多苦其性執拗既嫁則能順於舅姑致忠養學士歿以冢婦持門戶遇事多斷行其鄉人皆曰方氏非忼直不能立孤吾女與貞女相親若同氣乾隆戊午吾女歸寧兼送子鄉試遘疾死吾家又數年其子輝祖暴疾死學士以後四世止七歲之孤貞女復以從祖母撫孤以養嗣煢母曹氏邑人公言於有司申大府題請並得　旌建坊學士兄子曙涵從孫學山請籍之乃合傳而特詳於貞女其事爲難也女也而並曰貞婦達其志也

光節婦傳

馮氏余女甥也適光御寵亦族姊所出余歸故鄉喜其學誦之敏以女甥繼室光年少氣盛謂高科膴仕可探手得頗以風流豪舉自處而女甥性愨貌莊寡言笑雖爲夫婦視之漠然也生一子尋遠遊遂客死都門始光甥入贅於馮氏女甥尚未見舅姑聞喪請歸代夫供子職姊夫綏萬憐其少失母早寡光甥無一隴之殖恐轉累其舅姑兄子道希欲成其義約次女長成以妻其子裕請於余以八十金爲紀米薪乃以康熙己亥歸桐時裕方十歲終舅姑喪挈子來金陵入贅於余家昆孫女亦少失母婦姑相憐如母子十年中涕淚差減少而昆孫女復早夭無子女甥復挈子歸桐依兄公以居憶吾姊病涉三時姊夫遠出女甥年始十有八家無婢媼獨身扶持治湯藥姊夫歸告余曰空室中惟老母幼子弱女幸長女勤力雖稚齒已能代母爲老幼所依姊夫終年在外甥榮成童或嬉遊怠學女甥必請余至其家予杖余以雍正元年得假營葬見女甥於桐又十有九年告歸相見於金陵每見余悲啼不自禁蓋其父及同母弟妹無一存者故念母而不勝其痛也乾隆六年公舉節孝得旌子裕有聲庠序族姻暨邦人咸曰微節婦遺孤不知作何狀矣其兄公紹元以書來列序其孝德懿行爭於門內者皆婦順之常故略之女甥名符年今五十有九昆孫女亦篤孝抱病連年矻矻爲家計逮其死家漸成衣食無憂而身不克一日享女甥尤爲之悲嗟請附錄焉

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歙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即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即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姻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憾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高烈婦傳

烈婦魏氏天津縣產灘人雍正十一年年十七歸縣民高爾信高倣屋官廠東與宋某同宮庭宇相望某妻與烈婦有違言數構之於其姑十二年六月烈婦將歸寧其母遺從子自銑迎適高媼及爾信皆出某妻走告其姑曰汝婦與人通入戶即探囊金與之復嗾東西家無藉者數人闖入交鬨強解自銑衣脅立借券不則共證之烈婦呼

銚曰亟鳴之官若書券我即死銚暗弱急求脫執筆欲書烈婦望見即引刀自剄衆嚇自銚且誘之卒書券烈婦死因以券爲徵有司莫辨也既當自銚大辟而後知其寃以矜疑繫獄乾隆元年赦免邑之學儒者朱紹夏孫坦爲文以標白之而致於余嗚呼烈婦遭怪變謂惟死可自明而即用其死以成獄辭徒以銚之券耳人心之抗儆至此吁可畏哉傳其事以志烈婦之隱慼且使爲吏者鑑焉

論曰古之聽訟獄者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世有禽獸行而能殺身以自明者乎自古婦人之義皆以死而彰魏氏則既死而猶晻鬱易曰日中見沬又曰載鬼一車聖人繫辭以爲世戒有以也夫

高節婦傳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我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爲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即無累兄但望毋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尚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籍直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即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居爲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讁遼左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灑掃奉匜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戚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邪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僮數十出入呼擁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云

贊曰吾里中某氏子兄弟各備身兄老請於主人求舍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卞急小失意即數罵或奮挺以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而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爲難然以節婦之風義則子婦之承而化也曷足異乎

釋蘭谷傳

釋蘭谷江南如臯顧氏子也父國藩字醉隱九歲授以學庸語孟十三授易及太極圖尋遘疾類癩者捨爲僧有繆冒巢民集諸名士爲詩社蘭谷與焉時年十八平生足迹幾徧天下東觀滄海歷齊魯幽燕南遊吳會溯江踰嶺周粵東西抵昆明北上太行遵秦隴入棧道下峽窮蜀徼所至必訪耆舊過名山大川及古聖賢豪傑高人遺蹟輒淹留久之愛昆明山水諸大府爲建法界寺遂定居焉其父母未歿時遊必有方聞喪歸殯葬即廬墓側少時曾隨師某入見
聖祖仁皇帝其後再至京師
特召見
賜詩及
御書遂侍輦下注楞嚴金剛心經進呈
命大學士陳廷敬校勘雲貴總督貝和諾鋟版工訖遂請還山既至念其父所授易學未通乃稱疾絕人事而爲之言理數必根於象提取羣言貫以己意凡十有二年成易說二十卷康熙六十一年冬入賀
萬壽節既至而
聖祖皇帝已登假乃於城東偏構精舍貯所注經版而以易授其徒數年迹不出戶入其室少長三數人坐立應對進退皆比於禮余素

不解浮屠言未識蘭谷之於佛何如也觀其志行術業氣象則儒衣冠者多愧矣故傳其事以告吾儕又以識
先帝陶冶衆萬一善不遺作人之化蓋及於方外焉蘭谷名淳皖今
雍正六年年六十有七

沛天上人傳

沛天上人名海寬俗姓崔氏直隸易州人爲京師講經大師住持靜默寺寺近宮城
聖祖仁皇帝勅建
皇子數即事焉衆以爲榮觀冠蓋往來晨夕無須暇而上人處之若無事者雖吒隸必使各得其意以去而於王公貴人無加禮余嘗託宿寺中見而異之遂假館淹留數月每人事歇息輒邀余坐庭階玩景光間及民生利病並世人物其胸中炯然語皆有稱量竊歎如此人若爲士大夫於世非無所損益者而惜乎其遊方之外也性至孝作室寺之左方迎其母而養焉居母與兄之喪一遵儒書服既終顏色戚容猶有異於衆人喪其本師誠敬亦如之好士友羈旅者投之如歸久而不怠每聞忠良正士剝喪摧傷輒悄然不樂語或及之則氣結淚欲下雍正某年內府有疑獄大小司寇會寺中待事或叩佛氏天堂地獄之說上人曰在公等一念公私忍恕閒耳中有以深刻爲能者面赤而色慍曰方外人何離爲此言居官者能自主乎上人曰能視祿位少輕則無難矣衆皆默然時禁婦女入廟胥吏因緣設詐擒陷以嚇衆而取所求上人首議發其奸於政府營田之興吏強建閘於安肅之瀑河村落數十仍歲流潦上人見往來寺中人即指畫地勢及民庶飢殍狀久之語聞於河督奏復其初十有二年重刻藏經
詔簡積學沙門四十餘人開館校勘命上人執其總量材授事立法程工有條而不紊觀上人之篤於人紀不忘斯世斯民而才足以立事如此皆先聖先賢所諱復而有望於後儒者也而儒之徒未數數然也朱子嘗憂吾道之衰以爲性質剛明者多不能屈心以蒙世俗之塵垢而藏身於二氏斯言也蓋信而有徵矣故事錄其儒行而推闢佛說以張其師教者概不著於篇蓋其徒某某之所譜具矣

望溪先生文集卷九

紀事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高陽孫文正逸事

杜先生岕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啓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為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逭況儉敷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為名也好衣甘食吾為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為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馭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愾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媢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石齋黃公逸事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為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為聖為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為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

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搢紳閒一時以爲美談焉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崇禎十四年冬十有二月流賊寇禹州兵備道李公乘雲到官始二十四日按籍閱軍伍半虛守禦具一無籍知州事某請迎降公怒斥之曰此吾死所也召士民激以大義共登陴賊死傷甚衆城破公率衆巷戰循手刃十數人力屈被執方是時河南守令多望風降伏獨禹州士民殊死戰賊入下令屠城公奮呼謂賊曰城守吾事也吾令衆守城不敢不守猶汝令衆攻城不敢不攻民何罪獨吾一身當任汝殘殺耳賊意解收屠城令因欲屈公公憤罵不屈乃立公爲質而聚射之微死猶寸磔焉公初至禹時徽王支屬在禹者凡十七家公議徵士人訓練而資餉於宗藩知州事某持之宗藩莫應及城破十七家無一脫者知州事某叩首乞哀於賊公忽奮起以足蹴其面曰汝負國勦民尚思向狗彘求活邪賊既去士民收骸骨棺斂建祠私謚忠烈春秋時祀與公同難者駐防千總張某吏目周某州人侯選州同知余全生遙授訓導趙曰躋太學生侯九韶庠生周鳴岐李儀化田種玉陳懋能皆配享公磔於州城外西南隅大路旁槐樹下其樹至今存故老過之猶或爲欷歔流涕云公既歿八十年夏峯孫徵君曾孫用禎爲州學正徵於禹人而屬余爲之狀

記李默齋實行

余將受室先兄命之曰人之大倫五以吾所聞見惟婦死其夫及守貞終世者爲多子之能孝者差少焉臣之能忠者差少焉友之能信者差少焉而實盡乎弟道者則未見其人其所以然特由私其妻子及貨財耳余行四方竊以兄所言陰求之士友閒其疏節不違者蓋無幾人蔚州李□□余同年友也嘗道其兄默齋及嫂氏之賢其事父母夫婦帥先而盡瘁焉□□有急傾貲產以佐之化於其妻無難色嘗遘家禍獨身當之流離毒痛幾死而不忍累羣弟難既解益勤家事督課子弟□□令高密以運餉出塞爲攝縣事者所誤默齋之卒也□□尚留滯山東家人懼其憂勞中不能復勝哀慟大功衰將脫尚不敢以告用此觀之默齋之仁恩所以愜乎門內者可知矣先兄所願見而不可得者越數十年而幸有其人乃傳所聞以式吾子姓焉

書萬烈婦某氏事

烈婦某氏江東巨室婢也妻僕萬某早寡守貞二十年年四十餘會其主以事當與妻謫戍妻泣而謂烈婦曰汝無子女單獨一身能充解脫我俾幼稚有依吾子孫當世祀汝且汝少長吾家主父年七十矣猶汝父也汝何嫌烈婦曰雖然非禮也固請既而曰吾之生贅也亦無不可但自當官充解後陸行必異車水行必異舟逆旅必異室抵戍之日吾有以自處矣既行至中途其主忽戲曰汝爲吾妻官作之合矣而不同寢處可乎烈婦曰吾以主爲父父何所不得老婦人而忍出此言察其主意不悛越日夜中自經死聞者莫不流涕皆曰烈婦之志足悲矣而其初之義則未審焉其諸荀文若之儔與方子曰操之心塗之人皆知之文若爲之謀主以固其操柄文若死而操之惡已成矣是猶共剽而終以不取分爲義也若烈婦之主身在縲紲垂死之年而忍爲大惡則豈烈婦所及料哉烈婦之行也早以死自處矣不得已乃中道而潔其身蓋自信其泥而不滓者也豈可使與文若同名而不辨哉

西鄰愍烈女

愍烈女失姓氏余西鄰某家婢也主父行賈妻某氏與豎通烈女數切諫謀并汚之以死拒連衣裳申固縫紉某氏有母同居一夕陽怒

以綿裹昵物置烈女口因築入喉閉以杙抉其陰而死被短布單衣襲敝葛蒲蔽首及膝投東鄰宅後方塘中賄隸胥報縣有寡女自沈莫知其誰何三日命掩埋既而迹頗著隣里皆知之而無以詰也烈女之死也尸不可舉或助之易衣負以出久之求索不應怒而爭乘醉詣郡言狀衆皆曰此天也及對案某氏言婢出惡言詈其母怒而鞭之夜自經時烈女尸已焚棄絕蹤而律文主父主母以罪杖僕婢至死無抵法遂釋不推時鄰某適歸自遠方過姻家聞故掉臂而去某氏聞之遂因其貲挾譬還居又踰年合爲夫婦昔先王知民性之不可枉也故獄之疑者訊之羣臣訊之羣吏訊之萬民而又議事以制不徽於書其典獄者又能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所以下無遁情而罰必中也自三季以後民抏敝以巧法吏昏瞑以決事貞良者枉死於無告淫慝者安利而無殃求其所以然者而不得也此佛之徒所以因民之惑而爲之說與

呂九儀妻夏氏

婦人居常而早寡者無死道也夫不以良死則義可死而堂有舅姑室有子或己之父母篤老而無兄弟則其死也雖當於義而傷於恩蕪湖呂九儀死於仇其妻夏氏將死之姑止之踰年仇抵死如法夏氏遂修舊業持門戶於今二十年姑既歿二子受室而成家矣其始之欲就死也義終則不愆於義亦不傷於恩故夏氏之生也賢其死也

逆旅小子

戊戌秋九月余歸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敝布單衣不襪不履而主人撻擊之甚猛泣甚悲叩之東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區畜產什器粗具恐孺子長而與之分故不恤其寒饑而苦役之夜則閉之戶外嚴風起弗活矣余至京師再書告京兆尹宜檄縣捕詰俾鄉鄰保任而後釋之逾歲四月復過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爲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詰乎則未也昔先王以道明民猶恐頑者不喻故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者則刑隨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衺則相及所以閉其塗使民無由動於邪惡也管子之法則自鄉師以至什伍之長轉相督察而罪皆及於所司蓋周公所慮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觀世變矣

墓誌銘

李剛主墓誌銘

李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慤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即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崐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閒諸王延經師主闈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崐繩慨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愀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即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荊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崐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崐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即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二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窶且艱也嗚呼即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崐繩之氣既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於雍正某年某月年七十有幾父諱某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指揮斌女明亡家落歸孝慤生剛主兄弟妻某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中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歧各從所務安用詆諆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閒言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岕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即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譏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

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閒寠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閒過戚友坐有戚衣冠者即默默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廝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閒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時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牵也辛未壬申閒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生生於明萬歷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撥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敝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其的也

劉古塘墓誌銘

雍正四年五月望後二日兄子道希奮至告古塘之喪昔余成童從先兄求友閭巷閒得古塘其後之近邑歸故鄉客京師學同而志相近者復得數人而惟古塘爲本交古塘少以雄豪自處短衣屬飾惟恐見者知爲儒生而先兄獨義之余少好氣數以氣蓋余心不能平久之乃見謂直諒古塘早喪母家貧母家給田數十畝少長覓食自活以田歸庶弟既爲諸生得時譽學使者大府常以重幣延歲時歸家解裝遇親交隨手盡俄而乏絕飢不得餐晏如也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賦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以期月邪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浹月而歸古塘貌精悍有與同姓名者大患鄉里督學邵嗣堯聞之而未察也按試呼名忽注視瀉怒榜笞數十衆皆譁羣聚而詬之嗣堯愧恨發疾死古塘始無慍色既無寬容嘗語余曰士之大閑二其一義利也其一利害也君子懷刑設子遘禍殃而我退避以爲明哲可乎及余以南山集被逮冒危險以急余如所言辛卯鄉試爲舉首以禮部檄護余妻子北上失會試期後遂絕意進取年六十有九終於家始余出刑部獄傳客諸公閒諸公計數余兄弟早歲諸同好數之奇彼此如一轍時存者惟彝歎古塘因議其行及歿而未見余文者作四君子傳無何彝歎亦歿至於今無一存者矣而余乃獨留其衰矣之軀其尙足控揣邪然吾聞古之爲交者其有失言迎行則相引以爲羞今諸君子各以身完未爲不幸獨後死者滋懼耳古塘子幼道希與翁君止圖紀其喪余恐不宿乃豫爲誌銘以待事焉古塘姓劉氏名捷懷寧人流寓江寧祖若宰明崇禎辛未殿試第一父璜桐城縣庠生母張氏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第一並有聞亦余早歲同好之一也妻王氏早卒繼室姚氏子四人長徽次敦次敭次敬女一未字並姚氏出其卒以四月廿五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孑孑以居蹇蹇以行身之困而道之亨死乎由是信無悔於其生

左未生墓誌銘

君姓左氏諱待字未生桐城人明贈太子少保忠毅公之季孫也少好老莊其學以遺物自遂爲宗其文章要眇閎放不知其所從來性畏俗非戚屬雖問疾弔喪不出出則登城循雉堞而行不欲見衢肆中人惟宋潛虛劉北固暮而與之友乙亥丙子閒潛虛北固客京師未生繼至與余一見如故交與之語觸物比類日新而無窮與之居久而不厭然竟不能窺其際也未生雖與世齟齬而重氣類善鑒別人物常稱邑中胡嘉及兄子曦其後二君子學行果異於衆人余之在難也未生適自燕南附漕船南下至淮陰遇盜折其二齒衣裝盡失入郡城始知余已被逮北上搏膺而呼歸至家時自歎曰吾不一視方子天下士其謂我何己亥四月至京師因偕余赴塞上秋七月南還道京師而宜興儲六雅止之一時少俊爭慕與之遊遂留踰歲今年四月余將出塞趣之歸未生曰子衰吾老乎吾策蹇行數十里

腰脊不異少時今已向暑秋風起吾當歸槃室白雲浮渡閒手種松千株竹萬竿又明年歲在析木吾年七十當復來視子然後歸而待老焉自余抵塞上每旬月必通書入秋無患耗心謂未生已歸而凶問忽至嗚呼自未生言之死於家與死於朋友之手等耳獨余於人紀無不負疚而陰自恨者惟朋友則爲德於余者雖多而余之愧於心者亦鮮焉今未生乃爲余羇死以遺恨於余心則豈非余之命也邪未生卒以八月二十六日余以九月望後一日聞之而其喪已附漕船南下矣嗚呼未生其謂余何哉泣而銘以歸其孤銘曰

生浮而死休惟子信之尤浮山之陽是爲子之邱歸與歸與永與造物者遊

王生墓誌銘

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余病不能興聞王生兆符蹶而蘇與疾往視與之語神氣若未動越三日而死嗚呼是吾友岷繩之子也王氏自明初以軍功爲官族至岷繩之父中齋公而五服親屬無一人中齋二子長歿公無子岷繩以兆符後小宗今兆符僅一子以繼祖則岷繩無主後矣兆符從余遊在丙子之春余在京師館於汪氏岷繩館於王氏使兆符來學次汪氏馬陬旁危坐默誦閴若無人方盛暑日三至三返不納汪氏勺飲其後岷繩棄家漫遊兆符自天津還金壇復從余於白下岷繩嘗語余曰兆符視子猶父也吾執友惟子及剛主吾使事剛主曰符於方子之學未之能竟也弱冠爲諸生南還遂棄去逾四十以餬口至京師或勸以應舉庚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或餽之金使速仕以養母余曰用此買田而耕則母可養學可殖而先人之緒論可終竟矣兆符蹙然趣余爲書抵餽金者及報留而死已彌月矣方兆符之南還也以稚齒獨身將母及女兄弟陸行水涉三千里及岷繩既歿奔走四方未嘗旬月寧居而其母老病暴怒不時常恐妻女僕婢久不能堪而在視不盡其誠故身在外憂常在家又慮年日長學不殖而矻矻於人事叢雜中是以心力耗竭形神痿傷一發而不可救藥也余與岷繩交最先既而得剛主三人者所學不同而志相得其遊如家人剛主之長子習仁亦從余遊辛丑秋剛主使卜居於江南而道死自習仁之死三人子姓中質行無可望者矣今又重以兆符而文學義理可與深言者亦鮮矣余羸老德既隳學亦難補所恃者後生而天意若此余所痛豈獨岷繩之無主後邪兆符性孤特不能容物雖其父故交既宦達察其意色少異於前即不肯再見而行身端直又以文學知名故其疾也聞者皆憂之其死也皆惜之兆符謁葬先世北城而母及妻子在江南葬事畢士友南還者爲紀其家留京師者分年而主墓祭雖兆符意氣所感召抑其祖若父節概風聲宿留於人心者不可泯也兆符年四十有五所排纂周官及詩文若干卷將君湘帆爲編錄而藏之以俟其孤之長而授焉銘曰

無所施於世而行能已著於家將道之探而學焉已得其英華並垂成而中毀曷以泯吾儕之怨嗟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公墓誌銘

右副都御史黃公既歿之逾年其子廷桂因李君枚臣來請銘余聞公名在丁亥戊子閒時江浙大饑

天子並命發粟以賑而吾鄉有司失方略骼骴布路奸民朋聚正晝剽掠於時則閩浙之饑尤大而民不阻飢惟黃公之功其後訊之浙士大夫多曰公功豈獨在飢者吾浙有二中丞

國初起瘡痍致生聚者曰范忠貞公其後備荒政遏亂萌者則黃公是吾民所尸祝也蓋公之撫浙也在戊子之冬承大嵐山案後浙東西郡縣皆蕩恐而杭湖二州連饑民心搖搖前中丞出則羣噪憂惶引疾時公以內閣學士賑湖歸報至中途就命撫浙雖浙人亦不知公對所出也公至則懸禁不得抑米價陰偵旁郡閉糴者而重懲之

爲書告糴鄰省散庫金於典肆約逾歲歸其本勸富民分災而禁貧
民之羣聚要索者會溫台二郡大祲復奏開內洋遠商總至浙人皆
曰吾父母妻子得保聚矣公始至湖卽以便宜截留漕糧十萬石時
常平倉粟皆虛巡撫將具劾羣吏公曰吏盡黜何與飢者彼官存粟
猶易致耳因設方略俾多方補苴卒賴以濟浙民旣蘇公方設政教
而移鎭八閩時海賊鄭盡心聚黨出沒
上命會勦制府提督各以事諉公刻日獨進而懸賞格得其魁者千
金抵廈門厲氣巡軍忽轅門鼓三賊鄭盡心已爲其黨所畨首捕得
之矣時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十日也方公之未至閩也鄭盡心旣嘯
聚海隅而山賊陳五顯亦相應和盡心旣獲五顯亦就撫而公官罷
閩命卽送符篆俾他人上之而不有其功先是湖杭二郡緩征康熙
四十七年漕糧部議幷於次年補運公疏請分年帶徵三請始得命
及次年復奉部檄帶運時二郡米價猶踴又已過閉兌期督糧道請
折價分授運弁沿途採糴部署已定而公去浙運弁乾沒糧額缺遂
挂吏議公旣罷歸
上惜其才復命督理子牙河給原階而公竟卒其始知黔西州嘗單
騎入黎平猺峒折其酋使受約束始入臺有所陳會
上以他事震怒宰執目公使下而公直前必申所請居臺中五年所
條奏皆關大體而謂御史司彈劾不宜兼任保舉中人捧綠頭牌傳
旨宜關內閣登籍以便稽核改逃旗人連坐法尤人所難言者公自
內擢所居皆濟要卒秉節鉞兩鎭大藩可謂遇且顯矣其卒也年六
十有五而浙閩之民及海內士大夫知公者莫不相聚太息恨公之
無年而惜其才有未盡試焉公諱秉中字惟一家世瀋陽人祖諱憲
隆父諱道明俱贈如公官妻孫氏誥封宜人先公卒子六人廷鑑候
選知縣廷鈺戊子鄉試副榜陜西平涼府靜寧州知州廷鉞早亡廷
桂二等侍衛廷鍈廷銑太學生女二人公卒於康熙五十七年正月
十五日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孫宜人祔銘曰
公起隆子厲學閩顯未壯出宰厥猷已遠入更二曹陳義不苟悚其
長官與相可否遂踐中臺屢正邦鈞承使備禩贏黎無呻就加顯命
開鎭南服爲父爲母是鞠是育衆心有依孽萌弗孕如器將傾得公
而定公按閩疆劇盜就梏海波不驚山無莽伏蹇罷僨爲萬口同咨
惟民之故匪公之私
帝眷有終民不能忘徵此銘文久而益光

王大來墓誌銘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同年王蒼平至京師詣余服齊而貌若梟戚然
曰吾季弟大來又死吾今畢獨惟一身矣昔吾兄弟三人吾父命某
學書仲弟治家而大來行賈仲弟卒內外事皆屬焉凡可以適吾親
者無不盡也其家居戚黨之窶艱者皆賴焉父執某無子奉以終其
身其客京師鄉人厎滯而無歸者無不資也而未嘗有私財嘗感服
入肆傭保誤以藥汁汙之慰以溫言色無忤大來雖未涉書史聞古
今人懿行必低徊久之入其闠膭壁戶牖皆所書格言也其名雖不
彰實無愧士君子其爲我誌之余於蒼平所時見大來其貌恂恂然
不知其質行若此余聞古之有學將以明道而美其身三代盛時家
有塾黨有庠師朝夕坐里門所謂小學人皆受焉故其後雖去爲農
工商賈而終不忘學問之意此人紀所以修賢者所以不擇也而出
也漢唐後以記誦詞章爲學所號爲學者旣徇末而忘其本而不學
者未嘗一遊其樊質雖美無所藉以成如大來之資材使開以學鄉
道必力惜乎其生之時余徒以爲行賈之人而失之也蒼平居斬齊
之喪容貌顏色幾於禮之所謂稱其情稱其服者而自謂不及大來
又所稱質而不誇當無溢言乃爲之銘大來諱某卒於康熙壬辰十
一月年三十有七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彼不令者交相瘉以至老此相依爲命而顧不可保君之歿也其寧

生無憾於兄考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有一月禮部侍郎蔡公病不能興
皇子日使人問視
天子賜醫士大夫羣聚必詢公疾增減云何踰年正月朔後八日薨
天子震悼自賢公卿以及雝庠之士重志節者無知與不知皆儽然
若失其所倚余屢困於衰疾嘗屬公必銘余及公疾篤執余手而愴
然曰子年先吾吾亦自謂終當銘子而子今銘余其喪之歸子弟生
徒合辭以請嗚呼余安忍銘公雖然義不可讓也始余與公相見於
相國安溪李文貞公所文貞引公之袂以屬余曰是吾閩所謂蔡世
遠聞之者也遂定交及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而公以是冬服闋至京
師會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旋丁父艱或謂
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時文
貞公承編
御纂性理精義薦公分校踰歲書成進余謀所處余曰天果不廢子
之學何患無周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去牒請一閒耳遂固請於
相國以歸先是儀封張清恪公撫閩延公父主鼇峯書院而招公入
使院共訂先儒遺書至是大府復以鼇峯屬公公夙尙氣節敦行孝
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信由是閩士慨然感興於正學而知記誦
詞章之爲末也其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
人化焉環所居二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今
皇帝嗣位特召入都命侍
皇子講讀授編修五轉而至禮部侍郎公侍
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
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造則於興亡治亂君
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任者
皆執政大臣政事方殷不得朝夕在側惟公奉事十年晨入夜歸無
風雨之閒諸公皆面多語余曰聞之忠信正直學足以達其言誠足
以致其志或過於闊疎而無近慮洵書所謂惟其人者也公議論慷
慨自爲諸生即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清恪公遊吏疵民病言無不盡
政行衆服而莫知其自公辛丑夏臺灣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
助官兵聲勢平生好善樂施出於天性故人皆信嚮既貴士有志行
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焉知其賢則思隨地而開通之汲汲如有所
負然余每以公事至
圓明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常挽余步空林坐石磯至昏暝或達
夜中雖子弟莫知云何而所諏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
之息耗士類之邪正無一語及身家淺事者嗚呼以公之志在竭忠
天子知人善任使得竟其志業未知所就於古人何似而扼以無年
嗚呼惜哉公性淡泊所得祿賜半索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寒飢儆
衣粗食視寠人或甚焉其居外寢設一榻一帷余至則以讓余而臥
後夾室方夏秋蚊虻噆膚竟夕不安而惟恐余之不淹留信宿也嗚
呼此公之志氣所以慊乎海內之士君子歟雍正四年公列爲九卿
以侍
皇子廷議多不與八年秋以族人事牽連吏議降一級調補及
上特命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振矣卒年五十有二所著二希堂文
集十五卷鼇峯學約朱子家禮輯要合族家規各一卷所編性理精
要歷代名臣言行錄論定古文雅正漢魏六朝四唐詩各若干卷惟
學約家禮古文雅正及與高安朱相國共訂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
已刻行於世蔡氏世居漳浦之梁山故學者稱梁村先生始祖元鼎
以講學名鄉里五世祖宗禹登明萬歷辛丑甲科益著稱行蹟見道
南原委曾祖諱一橙萬歷丙午舉人祖諱煜郡庠生父諱璧以拔貢
生爲羅源教諭皆誥贈如公官曾祖母某氏祖母某氏前母某氏母

吳氏並
贈夫人妻劉氏有賢聲先公一年卒喪歸踰嶺士友弔祭數百里不
絶子六人長長漢己酉舉人次長濂郡庠生次觀瀾太學生次長灦
太學生次長浩次長注長洼夙孝慧先劉夫人半月而殤方十齡女
三人孫男二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其材天植其學不迷其志不欺其數非奇而不竟其所施匪予之私
衆心所悽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皇帝宅憂甫旬日卽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
相告乾隆元年二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以禮部尚書入教
皇子侍直
南書房兼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
上與諸王大臣議政之暇時
召公入見公自薦士七人爲助教外未見其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士
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知其幾矣公體素強而是秋七月上
旬遘末疾浹月而薨是日士友奔唁暨國子生聚哭於庭階者凡數
百人蓋公自童稚以至篤老居鄉立朝莅官撫衆無一言一事不出
於中心之誠故其感於人者如此其至也康熙辛未李文貞與主禮
部試見公文而異之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其充日講官視學
京畿皆特擢不由階資始
聖祖仁皇帝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一
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其主試陝西亦然乙酉偕衆督學出
防南河踰年丁父艱繼丁母艱癸巳
聖壽六十廷臣慶賀
上問翰林中有楊名時否遂
特召入京侍直
南書房丁酉夏出爲北直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冗事劇吏
因緣爲姦蠹公細大必親無留獄無匿情至今爲民所思曰百年中
無與比也己亥遷貴州布政司數月就
命巡撫雲南會征西藏大師駐省城爲營館舍數寬犒而約束堅明
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咨七年中凡軍民疾苦大者奏請小者更易
科條事無遺便恩信浹於蠻夷公天性和易雖馭僕隸無厲色疾言
而是非可否則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入
南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中旁及象數者公正對無所瞻顧
世宗憲皇帝卽位手諭褒嘉三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四年晉吏
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公益自奮厲思竭忠猷於人之邪正事之
得失風氣淳薄之相倚盡言無隱五年以奏豁鹽課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署巡撫事六年遣少司寇黃炳與新撫朱綱訊公
以六事獄辭成罪在大辟衆皆曰禍無振矣公於
三朝皆受特達之知而有識者則謂
先帝保公之始終德尤大事尤難蓋
聖祖知公實由文貞推轂而公既得罪務進取者爭欲實公之罪以
自爲忠雖稚知公者亦難遽爲公言而
聖心自定
特旨赦原凡有司文致之罪一切置而不問俾得從容偃息聚徒講
學於滇南者且七八年非重公之素行諒其無他而能如是乎
嗣天子大孝親賢特頒明諭然後知
先帝本欲徵公此萬邦黎獻所以追思盛德於無窮而歎爲至明之
極也公平生介節義事美行嘉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彊仕

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同出者多以爲難而公獨以近奉二親
爲喜數年中生養死藏毫髮無憾然後以身許國夷險一節而無所
係牽蓋若神者實陰相焉余始於督學宛平高公使院見公試藝閩
郡無與儔因有意於其人而東於禁防雖時往來江陰而無因緣會
合辛未再至京師乃見公於文貞公所余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
昃至夜中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用此益信公之爲學能內
自檢攝而未暇叩其所藏及往年余再入
南書房公繼至始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古昔聖哲相
傳性命道教之指要異人異世而更相表裏互爲發明者皆能探取
而抉其所以然嗚呼公之用無不宜忠誠耿著而人無閒言蓋有以
也夫公疾未作方奏對
天子見其徵既疾數使人問視既死大痛悼發帑金使國有司治喪
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奠爵
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
贈太子太傅入賢良祠
賜謚文定楊氏系出關西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勳衛家懷遠自諱
元吉者始遷江陰遠公五世矣祖諱起鯤父諱履泰並
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任氏前母陳氏母
許氏並
贈夫人公字賓實號凝齋生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
乾隆元年九月朔日初聘趙氏未娶卒娶劉氏
誥封夫人以弟之子應詢嗣應詢暨公門生王君文震夏君宗瀾以
銘幽之文請余雖病衰義無可辭銘曰
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得行書亦無爲公承師說篤信固執探其
本根焉用枝葉惟公惟平政出民諧惟誠惟信頑姦無猜我言無溢
來者之式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昂泉州人世居高浦
國初遷濱海居民徙灌口父兄相繼沒以母寡艱生計遂廢書賈海
上屢瀕死往來東西洋盡識其風潮土俗地形險易康熙癸亥
上命浙閩總督姚啓聖經略臺灣遣靖海伯施琅統諸軍進戰求習
於海道者公入見時制府以水戰宜乘上風公獨謂北風剽勁非人
力可挽船不得成綜不若南風解散可按隊而進施意合遂參機密
將至澎湖北風大厲氛霧冥冥晝面不相覿三日軍中恫疑公進曰
此殺氣也將軍毋以父兄之仇欲效楚伍員倒行而逆施乎將軍曰
然則吾誓天公手案以進誓畢風反日暉遂克澎湖歸疾病瘠傷者
於臺灣其吏卒大憙鄭氏遂歸命兵不血刃策勳授蘇州城守一調
再遷而至碣石總兵官擢廣東副都統皆濱海地也嘗奏請西洋治
象數者宜定員選毋多留其留者勿使布其教於四方自開海洋登
萊江淮閉海船至菽粟布帛卽騰踊僉曰內地年登而穀貴職此之
由久之語上聞命盡閉海洋公聞之獨曰南洋非此倫也吾少歷諸
番皆習耕稼無資於中國或海壖毀鐵商船尙以諸番之米至今槪
絕之則上貨滯積而濱海之民半失作業欲上言會疾作將終命其
子以遺疏進衆皆疑焉甲之閩人則曰斯言也其信公之子倫烱介
吾友楊君千木請銘余既奇公之迹又其言宜考信於後乃受其請
而譜之公歷官皆能其職有遺施在人卒年六十有八父諱健前母
許氏母王氏自曾祖以下皆受一品
錫命夫人林氏子三人長倫烱次芳次倫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
鄉某原銘曰
迫爲生海之涯備諸艱危榮遇亦由茲志願無餘安以反其居

知寧國府調補部員黃君墓誌銘

君諱叔琪字果齋自其父芳洲公始入籍京兆君兄弟五人皆登甲

乙科三人出入中外爲顯仕康熙乙酉君舉於鄉以中書倅雲南景
東府土官實掌郡事始至毗獠時駭乃嚴武守勤偵緝閭里宴眠又
以其暇廓學宮建橋梁報政擢知江南寧國府事雍正二年余請假
歸葬以視執友之孤道宣城時君治郡已四年矣入其境民氣和樂
士勸於塾庠有司胥吏則戴其寬簡而知不可犯用此大府之賢者
皆歆信而禮貌之其或臭味不同亦無從得其過端嘗以承追官民
積負後期被劾
世宗憲皇帝特原俾留任蒞茲土者凡十有四年中閒兼攝徽郡及
太平既久民猶有述焉癸丑改調入京以伯仲及季同時而罷也君
在任採銅爲商人所乾沒未盡入寄家累於張秋乾隆丁巳仲夏太
夫人九十偕妻入拜慶妻遘病卒於京師其冬君親赴吳門趣入銅
體素羸抱感傷又辭老親至張秋病不能興踰歲二月朔後八日卒
年六十有一余與君兄弟皆久故惟君蹤跡較疎其服在大僚者所
至皆有名績而余得君於閒見尤詳又念君兄弟雖中踣數年中復
次第光亨而君竟長逝矣以銘請余豈忍辭君父諱華蕃廩貢生順
天府大城縣教諭以長子叔琳
誥贈資政大夫吏部左侍郎母吳氏
誥封太夫人妻李氏
誥封恭人甚有婦道其卒也太夫人深痛之子六人長子元懤丙午
舉人次德鑄疇熹皆郡庠生次鶴齡丁巳進士次崧年業儒女三人
並適士族乾隆五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兆之次李恭人祔其先世繫
姓余既爲贈公外碑故不復詳銘曰
兄考既敷留子孫能繩之宦非不遂而年已耆於衆爲無憾而在君
猶積而未施吾是以爲之譆

沈編修墓誌銘

常熟沈立夫與余同給事
武英殿書館雍正四年秋揖余曰吾告歸行有日矣吾母安吾鄉古
之人耕且養三年而窮一經四十而仕吾齒與學皆未也吾少好柳
文自先生別其瑕瑜然後粗見古人之義法及聞周官之說而又知
此其可後者也故奉吾母以歸將畢其餘力於斯立夫歸自南方來
者爭傳其務學之勤八年三月有來告者曰立夫死矣余自童稚從
先君子後具見百年中魁壘士其志趨尤上者誦經書講學治古文
而止耳而察其隱私猶或以賈耀愚俗而私便其身圖故其所得終
未有若古人之可久者其誠心欲有立於後惟吾友岷繩之子兆符
而既夭死又其後則立夫豈區區之文學亦天心所重而靳其成邪
而古之人有言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求在我者可稱其大小遠近
而必有得而與竭心於文學者異道邪立夫諱淑雍正癸卯進士翰
林院編修卒年二十有九父某太學生母某氏妻蔣氏有子始三歲
未能訃乃誌而銘之以郵致於其家立夫之祖育以孝聞其歸也請
誌其墓余因舉立夫之志行決其終有立以爲孝德徵而今乃銘立
夫嗚呼悲矣銘曰
始謂斯人若爲天所牖而嚮爲承豈惟無成速殞其生何數之難測
而理亦未可憑

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淀次日歸聞抑亭
蹶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余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
溫溫非有問不言及供事
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
也其後余移
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
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
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

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曰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使李蘭以咨革諸
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余自獲交
文貞習於李氏族壻及泉漳閩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嚮背而信
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覃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
官相慶而涖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
弟鍾旺蹶而瘠卒於君寓余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長子清江
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樂歌
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
蒙養齋及
殿中與余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
余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
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
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僑字世郊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
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年五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蒙十卷詩經測
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尚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諱鼎徵康熙庚
申舉人戶部主事
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寵自入
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室人自隨痛兩弟羇死乃引疾送君
之喪以歸君娶黃氏
勅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載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
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
愷壬子副榜貢生次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士族以
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蓄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悼余生之無成猶有
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錞字子容山西蒲州人也少異敏博聞強記而不諧於
俗州部皆號曰狂生既成進士師友閒亦見謂不羈及余與供事
武英殿始知君樸質人也嘗舉其鄉百年中立名義者而叩以所自
處君曰子他日視吾所爲
今皇帝嗣位大臣將以史才薦訪於余余曰是足爲民依不宜使泯
沈於藝文乃舍之君始聞不能無慍既而知由余言則大喜因請外
補試湖廣應山縣踰月湖南北士人商旅至都下者爭傳其治教如
自矜所得時鄭任鑰以布政使入覲余詰之曰有吏如應山而不特
舉有說乎曰是貌不颺言拙將以計典列薦俾循階以升朱相國聞
之曰此過言也彼人遭遇與國之得賢固有天焉以人事君者惡用
爲計較哉雍正四年冬
上特召五年春引見命知廣州府抵任首自陳於大府曰郡治劇當
坐署理民事上官非傳呼不至由是監司以上皆患君骨鯁而督撫
方相構陰樹附己者君柴立其中央久之制府以民望所歸加體貌
焉父老皆私歎曰我公自是側身無所矣君在廣州治加嚴毅諸生
有患鄉里榜其罪使曲跽於交衢而不能私出怨言忌者雖多無可
瑕疵七年春始以屬縣囚逸罷功令囚獲則復官士民爲君懸賞格
以購之踰歲果得焉君以書來告曰吾官可復但羞與羣子傾側勢
要閒枉道行私以負
聖天子頗思與子稽諏文史浩然有以自得也時京師諸公聞君脫
吏議多躍喜將俟前事奏結特舉焉而君遘疾死矣君之官不持妻
子既罷居廣州二年士民日致新米果蔬用物不可抑止及卒無親
屬在側時大府皆已更易羣吏憫傷共棺斂士民驚呼羣聚而哭之
君家故窮空其子聞喪久不能奔自大府羣吏及士民咸出力以御
君柩歸其鄉而以賻之餘屬守土吏買田以給其妻子君將赴廣州
走別余余謂君治法宜條記以式爲吏者君曰其能者豈恃故方非

其人雖灼知不能用也吾已棄此如遺跡矣君治應山甫踰兩年廣州年餘美政不可勝紀其子以狀來雜舉條目而首尾不具其精神之運方略所施俱不可得而見家事亦然故概弗採列而獨著其志節之耿然者君先世平陽府小南關人元末遷蒲州世居東關爲儒家高祖諱杲明天啓中舉乙科官戶部郎中父諱含瑱母王氏生四子君其仲也康熙甲午舉人乙未進士享年五十有六妻任氏子士淪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操行不迷懷文抱質而衆反以爲陷官守無虧主知民載而終爲人所摧惟直道之不亡志愈遠而彌光

白玫玉墓誌銘

康熙癸巳春余出刑部獄即通書吾友清澗白君玫玉玫玉以書報曰必來視子庚子其弟玫玉以守選至京師曰吾兄歲爲裝而裹荒滯之今行有日矣踰歲絕音耗而凶問至余自童稚從先君子見楚越耆舊長遊四方海內知名士十識八九聰明博達愿謹耿介者時時有之獨未見才識足以立事確然可信如古豪傑之士者及得玫玉始驚喜出望外辛卯冬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制府噶禮廉使焦映漢俱夙憎余欲因事以螫會玫玉客安徽布政使馬公逸姿所竟賴其力以免困辱玫玉文學重鄉里以拔貢生援高陵縣教諭稱疾不就而客遊諸公閒于中丞準其舊交也巡撫江蘇以重幣招至則與要言曰君以蔭起富貴至此豈君之能以乃祖清端公風節著朝野耳今爲大府而治其遺民果能繼前人之廉公恢張教治以大庇民則某不敢辭若苟焉爲衆人所爲又安用余越數日假他事以行白氏五世不離居異財玫玉終世客遊齎裝皆盡之族姻朋友幼工書得魏晉人遺意中歲爲詩雄直過人或欲鋟諸版曰士乃以茲自名邪余在難同學二三君子時就縣獄中多欷歔流涕惟玫玉毅然無別離矜憫之色玫玉諱斑以順治丁酉生享年六十有六曾祖諱宗舜明萬曆丁酉舉人知山西蒲州祖諱慧元崇禎甲戌進士直隸任邱縣令以忤宦官落職會亂城危士民抜援留守死之贈河南按察司僉事父諱補宸順治己酉舉人三原縣教諭妻郝氏無子以伯兄之子子正嗣女四人皆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夫人之生也而無以爲吁嗟乎古具有斯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君諱嗣瑮字夏重後更名愼行浙江海寧人也余始入京師查氏負才名者數人而君尤獲重語朋儕中以詩名者皆若爲君屈君少聞吾邑錢先生飲光深於詩即泝江繫舟樅陽造田閒請問逾時而歸錢先生數爲余道之及與交久長見其於時賢中微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及余脫刑部籍

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中貴人氣焰赫然者朝夕至必

命事事及於余乃敢應唯敬對外此不交一言又夙畏風教常著緇布小冠諸內侍多竊笑或曰往時查翰林愼行性質頗類此而冠飾亦同嘻異哉余用是益有意於君之爲人而君尋告歸及篤老以其弟嗣庭得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而君獨見原蓋

先帝公聽並觀君恬淡寡營久信於士大夫故在事者閔焉而以情達也君既歿其子克念以狀請銘數年矣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臥病直廬或告曰君之彌甥沈庶常廷芳屬爲通言速君銘且告克念之喪是夜夢與君問勞如平生晨起命家人檢故狀不得乃就所獨知於君者以誌焉覽者即是以求之其所狀事迹雖不具可也其詩已行於世者凡四千六百餘篇各以時地次爲五十四集君卒於雍正五年年七十有八父諱遺字逸遠爲浙西耆舊母鍾氏兄弟四人皆成進士妻陸氏子二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知府克承國子生俱先君卒克念甲辰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所嚮所祈詎止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躑於詩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

公姓魏氏諱方泰字曰乾江西廣昌人也康熙甲子舉於鄉爲選首
庚辰成進士選庶常韓公慕廬掌院事數爲余道公學行時諸翰林
以韓公故多索交於余閒與公相見稠人中未嘗以言語顏色相親
因是心重公及乙未西事興領軍餉者四人而公與焉衆皆詫公文
儒沙場萬里行宿鮮人煙數攻剽言者皆爲色懼而公恬然及出塞
結隊安營號令明肅撫循徒旅人忘其勞反役人畜鮮傷耗什器無
遺亡自是以後領運者六事集而人皆便之蓋公自散館後即
召入南書房旋
命侍淳親王講誦
聖祖已審知公之爲人故自翰林改官通政司蓋信公可屬以事久
矣於是天下士始謂公之底蘊不可窺尋而歎
聖祖之知人善任使也公爲檢討主山東鄉試視學滇南擢侍讀改
通政司參議復主試閩中教習壬辰科進士士聞公誨喻多勵學自
檢於躬行其在滇南與撫軍劉公蔭樞善還中朝大農趙公申喬數
稱其廉公
世宗憲皇帝登極擢太常卿遷正詹事乙巳夏以本職攝內閣學士
尋遷禮部右侍郎嘗
正告廷臣曰如朱軾張廷玉沈近思魏方泰朕保其終無二心人皆
意公將繼武於朱公而公以年滿七十力陳衰疾重聽秩宗典禮雖
虔恭將事終憂隕越
溫旨許之嗚呼公之不敢賴寵
先帝之篤信忠良又能曲體其情而不強以仕皆可以感人心砥維
風教使奕世聞而興起者也公穉孫失母終身哀慕序譜牒建宗祠
置祭田恤族屬孤貧延及朋友鄉人式之好讀書造次不釋往還絕

漢每至塞徼令舍馬瘏僕吁公部署既定即端坐吟誦神氣洒然同
行者皆心服焉公得告時子定國爲直隸按察使就養於保定其沒
也會定國以同官罣誤繫獄尋論黑龍江甯安猶未嘗及今
皇帝嗣位特召還京起署陝西西安按察使而夫人李氏亦沒矣請
歸葬然後之官
詔許之乾隆三年冬以狀來請銘余與定國同年友也諭而歸始相
見於旅舍然以道義相許有素矣乃爲譜其世家魏氏蓋了翁後也
元初卜居南城之魏坊繼遷於廣昌支分爲三長居甘竹季居甯都
次居株橋公其裔孫也累世業豐鼎革初鄉里山賊數起邑中善良
避賊保水斗山守將利其有將屠之公之父明之素與相識馳見之
給令箭曰保爾家無虞泣曰某居別山非爲吾家來也此砦中皆良
善不忍其荼毒耳守將拒以強詞色甚厲乃括家財持千金爲壽曰
砦中父老所有盡此矣必破砦勿淫勿殺又以五百金賂其左右於
是兵入衆皆安堵及公既貴定國繼之子姓繩繩鄉人皆曰此乃祖
乃父積善之慶也曾祖諱沆國學生鄉飲大賓承嗣祖諱復禧父諱
晉
誥贈通議大夫祖妣孫氏妣何氏生妣陳氏俱
贈淑人本生祖諱復禮妣李氏以定國及妻封貤贈如其官階公卒
於雍正六年四月年七十有二配李氏卒於雍正十一年三月年七
十有九
誥封淑人以乾隆二年
贈夫人庚午公在京師贈公卒於家夫人備禮致哀族姻皆爲感動
以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合葬於南城魏坊子三人長定國康熙
丙戌進士次寶國康熙甲午舉人雲南永平縣知縣次安國早殤女
四人皆適士族孫七人舉於鄉者三銘曰
美仕榮祿遭遇適然惟賢惟德其兆必先魏宗三支甯都顯公務

質行身依文典望比於鄉勤施於國衆信其誠士譽其德象賢有人忠貞世宣是父是子帝有明言明之澤近華父光遠於萬子孫先型毋覸

潘函三墓誌銘

君諱蘊洪字函三湖州人康熙五十二年與余俱供事蒙養齋性孤特自遂意所欲爲雖重得困不悔也所欲言聽者色倦語而不舍用此衆指笑爲愚惑吾母之喪卜權厝近郊與君行度地會日暮余留宿而君堅欲歸歸則陷積水中終夜匍匐臥疾累日及相期再行欣然無難色君在湖籍博士弟子第一至京師御試入修書館復第一以未入太學例不得試京兆上特命內閣下其名禮部送棘闈羣士皆驚君自負才望謂科名可垂手得及數試不克而同館士强半舉甲乙科忽忽滅食飲余謂君士果自負當與百代人絜短長今直省鄉貢閒三歲必千餘人君乃以不得與於千人者而發憤以死邪其疾也聞方藥輒試余憂之曰子非死疾也而漫試百藥子必死君感焉淚漬於眶然竟不能止也戊戌夏四月晦前三日余赴熱河走別君相視而嘻曰吾疾已愈矣越四日而死君近歲益窘空數典衣道逢廢疾寠人即使待去嘗遊江西鄰舟覆挈其夫婦子女行千里而致其家授經齊魯閒積百金將歸會大祲死者相望惻然出傭力瘞埋罄其裝余意其尙有瘳而竟止於此既卒踰年館中士友咸出其力乃得以某月日歸君之喪而屬余爲銘以畀其孤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一之不施而信其積者誰旣歸骨於而宗尙其無悕

顧友訓墓誌銘

君姓顧氏諱同根字友訓江都大橋人書宣先生長子也其居鄉閭名在州部居庠序名在京師諸公多欲資入太學以毋老諸弟幼恆家居雖教授不出百里康熙六十年選高等諸生入太學學使者注意於君君避不入試始吾師以督學卒於楚喪過金陵余弔於舟次始識君其後歲時至君家季方孩君與讓訓飲和朝夕講誦怡怡如也及余難後聞飲和之喪誌而銘之又十餘年余得假歸葬再過君君適以是日持仲之喪至自秦與相視飲泣意緒促促及君之卒則家不能訃踰二時始得之傳聞嗚呼自吾師之卒也海內士大夫已嘆其積而不施至君則強志博學而未嘗一見其鋒穎故聞者莫不痛惜發於中情不獨親知久故然也君以雍正四年冬赴弔姻家夜中體不適旦而歸未至家而卒年四十有五妻王氏無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季以太夫人命來徵銘銘曰

孤與嫠違顧思母之戚恨無涯惟數之奇一至於斯

陸以言墓誌銘

君諱詩字以言江寧人家世農田秀者學藝君始以習宋字入蒙養齋書局敬敏有聲有旨得從羣士校錄敘用君既拔起稍自振飭與羣士抗禮衆深心嫉之及議敘皆得美仕君獨以後期數月不與發憤成疾踰年竟死君在書局凡八九年始爲衆所排常憤湧余聞之曰毋以爲也若欲以聲勢與衆爭衡何道以相勝苟能修身強學則自知不足懟介矣君大感動務自刻苦念家貧父母老不得養或饋之品味必輟遺他人而不自食學柳書晝夜矻矻點畫無毫髮不似將死泣而語其人曰我無子無用歸我喪重父母感傷以雍正元年某月日權葬京東江寧義冢又四年夏其叔父琢之至京師來告曰吾兄子之婦守節養舅姑志歸其夫喪吾不忍棄言余既悲君崎嶇以死又感其妻與叔父之意乃述所目見於君者而爲之銘君年三十有四以監生考授州同知父知珍母劉氏妻王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婦能貞子職率諸父良歸爾骨死有知德無鬱

光祿卿呂公墓誌銘
雍正五年冬
詔公卿舉賢才光祿卿呂公具劄不合儀式
天子夙知公謹慎年篤老許以原官歸休余與公子耀曾爲同年友
而公於余尤志相得將行朝夕過從要言書問必時通俄而訃至則
至家之三日晨興沐浴飯罷而終公年四十有一始舉於鄉又十有
七年成進士由翰林改御史轉給事中遷鴻臚大理至光祿寺卿所
歷必張其職三主鄉試再充會試同考官士論翕然其爲御史巡城
會
南郊奏以雍草徵役胥吏因緣病民又奏夏秋之交洞庭瀧濤壯猛
湖南士赴鄉試苦遭覆溺宜分設棘闈
天子皆爲更舊制公名位非甚盛而以渾厚方直爲衆所推其沒也
凡與交接者皆曰篤紳中典刑又失其一矣自容城孫徵君講學淇
源湯司空耿詹事名節在天壤由是中州士大夫多好言理學而公
兄弟則尚質行以文學知名公兄少司農坦菴公與吾亡友岷繩治
古文而旁及於詩公則以詩名而兼治古文余嘗以古文義法繩班
史柳文尚多瑕疵世士駭詫雖安溪李文貞不能無疑惟公篤信焉
公至性過人喪父母壹秉禮經自少至老未嘗與司農久離戊戌春
司農罷歸次年五月公忽拊膺而呼曰不得與兄見矣數日訃果至
司農之歸也思公爲樂府一章時命耀曾之子肅高相和而歌歌竟
而哭厥後公展視輒掩涕吞聲耀曾乃竊而藏之公貌端嚴生平坐
立無偏倚讀書青要山凡數十年所居特室臨牕設几坐下二足跡
深寸許幾穿其磚呂氏繫出宋丞相文穆公第六子居簡其後自洪
洞遷新安至明季大司馬忠節公始光顯自是五世衣冠甚盛家法
爲士大夫宗耀曾嘗臥病內寢余入視帷帳茵褥爲寒士所不堪肅
高捧盤承飲而進叩之則已舉於鄉矣雖呂氏家法抑亦公之身教
也余許序公青要集久而未就公欲爲古詩數章贈余曰吾歸以詩
來則子之序毋更遲之又久矣肅高告終稱公在途諄諄及此耀曾
至自西川來乞銘余於公既負諾責矣今忍不銘公諱謙恆字澗樵
以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孝慈莊年七十有六考諱兆琳福
建道監察御史以司農
贈都察院僉都御史妣王氏孟津王文安公女
勅封孺人
誥贈恭人妻王氏太常寺少卿諱無咎女文安公女孫子二人承曾
雍正甲辰舉人揀選知縣光曾康熙戊子舉人陳留縣儒學教諭耀
曾康熙丙戌科進士四川按察使孫五人女孫九人以某年月日葬
於某鄉某原其世系具忠節公傳誌故不著銘曰
望其貌而心可知敦於行而文副之祖德克儀以爲世爵師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乾隆十年六月朔余臥病北山閉關而外鍵之安徽布政使李公屏
騶從過余謂門者曰卽虛館必啓鑰奪戶而入曰吾固知先生避客
之深也吾自獲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
自省尚無負於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
過而不自知今荷
聖恩位邦伯而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聞緒論望
先生知無不言越三日而余遘危疾不辨人事者浹月及杪秋少蘇
醫者曰子無他昨視方伯李公心脈已枯恐無可久之道余矍然急
通問復書曰某陳臬於蘇幾三載卽笞杖必設身以求其情積勞傷
氣又胃痛醫人投藥物過猛故一發不可支如有瘳卽敬以聞未十
日則其子以棺斂事來諏且乞銘矣公所生三子皆幼其弟之子承
嗣者雖少長從宦遊而方從師務帖括外事無聞焉幕中皆新知故
狀所述惟歷官及蒙恩遇而政迹無敘列者銘辭難舉雖然義不可

御也公洛陽人雍正五年進士選庶吉士不介而造余形貌偉然所
爲詩及書法皆拔俗時余掌
武英殿修書事因奏請共編纂見公小心畏義好賢樂善出於至誠
勵之曰子公輔之器也責仕不足道能如鄉先輩劉洛陽更進之爲
本朝湯睢州乃無愧於爲人公竦然及散館授檢討九年改山東道
御史十年巡察直隸順廣大三府十一年監會試內簾巡視西城轉
兵科給事中稽察倉場充武會試同考十二年奉使策封安南賜正
一品服十三年授刑科掌印給事中轉四川建昌道按察司副使公
出在外歲時必通書余見其地士大夫商旅必詢公操行及所注措
故知公爲深而欲藉之則事實不能詳也其巡三郡官吏凜凜雖大
府亦嚴憚焉在建昌自打箭罏至西藏民猓咸懷治行甲兩川金川
諸土司相仇殺公會諸將巡視開諭皆尉首革心乾隆四年大計卓
異五年引見
天顏甚喜賜蟒服回任侯後命七年調江蘇糧道弊絕民累會淮揚
水災制軍德公撫軍陳公於要地多委公拯濟其冬遷江蘇按察使
明允無留獄富商大豪姦私暴露欲巧法彌縫卽私計曰惟法司大
府二關無道可通柰何其遷藩司蘇人皆曰吾民薄祜雅太守遷閩
撫李公復移調誰其嗣之不謂公之不數月而奄忽也公處心平恕
終日温温而不可強以非義屬吏幕友於簿書或舛誤未嘗動聲色
惟默思所以正之而官中蠹胥時因事懲革來心感服而不知其所
由然痛少失怙始畢於鄉而太夫人卽世愛弟學峻如一身甫踰三
十連喪輒卽以弟子煥爲己子公始見余執後進禮余入翰林後公
故事禮辭嘗卑遜而公終以後進自處及莅安徽通書忽用師弟子
之稱余固辭公曰先生每以睢州勖我睢州既爲監司始受業於夏
峯某獨不可繼武乎余告以自明萬歷末徵君卽爲海內儒宗而睢
州乃鄉之後進也今公爲邦伯而余以薄劣爲部人敢以徵君自處
哉而公終不易稱卽此一節非誠以古人爲準的而能如是乎惜乎
余之所望於公者始少見其端倪
聖天子累日積久以灼見其賢而不獲竟其用也然數年來余夙所
心許如江西熊梅亭濟寧黃訓昭安溪李立侯皆以壯年受知於
聖主始列九卿而倏如影滅則又不若封疆大吏尙有實德之及民
也然則有心者當爲國惜爲民悲而公則差可以無恨矣公卒於乾
隆十年十月望後五日享年五十有五祖諱士傑父諱大賓乾隆元
年
誥贈如公官祖妣楊氏尙氏妣曾氏俱贈恭人公諱學裕字餘三元
配劉氏繼室尙氏以貤封未受錫命子四人長煥學峻次子乾隆甲
子舉人次照側室張氏出次燕次焜繼室呂氏出前夫人並葬洛陽
城東十里鋪某原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卜兆於某岡某原銘曰
曰仁曰恭宜得其壽德載於民其聲遠聞而施則不究俛焉日有孜
孜道固宜然其掩其速則惟命之自天

莊復齋墓誌銘

余與安溪李文貞公久故其門下士相從問學者十識八九而獨未
見莊君復齋叩之則初授山東濰縣令毋就養卒於塗歸而廬墓三
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既歿隱居教授若將終焉今
上元年楊文定公以大宗伯掌成均薦授國子助教始與余相見西
林鄂公海寧陳公問士於余余首言君次某某非禮先焉不可得而
見也海寧徧往拜西林使君同官達意至再三君曰吾往見是慕勢
也相國何用見此等人將命者以告西林瞿然曰吾非敢安坐而相
招也顧吾非公事未嘗一出內城恐時人以爲疑吾平生惡市交莊
君以老諸生視我則不妨顧我矣君始入見志相得而自是未再至
君自助教遷吏部主事每執稿與長官爭是非或齟齬侃侃言無懼
色君成進士出少京兆余甸御史謝濟世門二君夙以抗違勢要著

舉由是凡良士皆望君行所志而好權利者則陰憚之六年夏或薦
君學行宜居言路引見
上意甚相屬越日命赴湖廣以同知題補十月授德安府同知逾月
擢知江南徐州府徐仍歲水災君以七年四月至相川澤諮耆民具
方略請廣開上游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未及往措而石林
決沛縣城將潰民竄逃君立起駕輕舠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
難爾民何往覩率衆堵築七日夜城完在徐二年兩遇大荒勤賑事
飢不暇食困不得眠九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安徐州海州道至
金陵過余北山曰吾再擢偵
聖天子特恩而徐屬水災乃數十年所未有心殫力竭終不能救斯
民之饑溺及爲監司而淮海承屢祲凋敝多不異於徐命也夫吾聞
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對饑羸遺民中心愧畏葦緜中時擇辟
呼嗟今與先生一握爲笑以海州歲歲苦病得脫耳州有鹽河蓄水
通商運故障塞海口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洩及文書畢
下而田苗沈沒者已不可救矣陳於制府已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
開洩而後報聞故數年來未有如今日之樂者冬杪得手書言巡行
視災核賑十二月始回徐舊疾復作浹月而其孤使人告喪以遺命
徵銘矣云卒之朝猶強起視事嗚呼以君之孝而恨於母者終其身
以君之仁而民之顛連與君之牧民相終始不可謂非命之窮矣然
抱痛於母而孝乃無虧於父急民之病勤事以死而無負於
君凡君之生不怍於人死不愧於天實由於此豈非易所謂益之用
凶事者耶君學行爲賢士大夫所重後進多宗之將冠鄉先輩戴麥
村鑑識妻以族姑泰安趙公撫閩請主鰲峯書院以持父喪辭其家
居來學者歲以百計在太學六堂之士少有祈嚮者多願爲弟子九
年京察
上命大僚各舉一人自代內閣學士李清植舉君公論大服其卒也

士民啼號聞者罔不痛惜所著秋水堂集河防算法書藏於家君諱
亨陽世居漳州靖南縣之龜山辛卯舉人戊戌進士卒以乾隆十一
年正月十六日年六十有一父諱某母某氏妻戴氏孝於舅姑與君
之友於弟亨德並有聞長子修次撲孫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
某原銘曰
自大理熊君絶世歲始四新余方冀其有爲而忽焉隕墜者五人而
今復銘君實德之遺視災黎之涕洟

教授胡君墓誌銘

君諱禹某字戴川太平府儒學教授自余有知識見朋齒中背面皆
稱胡先生嘗至姑孰敬君亭館君適他出往來嬉遊者皆曰胡公賢
者也雖兒童女婦亦然夫天下之最難釋者人情而細人又甚焉而
君之所得於衆人者如此異矣余遊四方未得時見君嘗以事接談
嬉無甚異人厥後亡兄百川授經姑孰踰年歸曰胡公賢者也口未
嘗言學而叩以六經子史與矌衆人所難明者能記辯之因就習於
君者而考其行乃知君自成童以後黽勉於人道六十餘年未嘗有
出入也君以順治乙酉舉於鄉至康熙乙酉始自姑孰告歸重見鄉
後進之歌鹿鳴者人爭羨之以謂前輩登科後甲子復一周者獨嘉
靖中石城許公而君即許公彌甥也君之生也未嘗有疾病憂患終
日熙熙踰八十食飲行步如平時君生於明天啓丙寅余每見與君
同時人其形貌辭氣必篤於後生遭遇多坦夷康樂蓋方是時明運
雖衰而太祖立國之規模遺迹三代其教化之通乎陰陽而凝聚於
萬物者厚矣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君先世蘇州人洪武初
遷金陵世多潛德考諱某妣某氏兄弟六人君伯也壽八十有二卒
以
大清康熙丁亥十二月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
原銘曰

謂俗蓋陂而遇君則甚平謂天不可知而賦君者獨貞先民有蹋於
君猶徵

張樸村墓誌銘

君諱雲章字漢瞻號樸村江南嘉定人也曩者崐山徐司寇好文術以得士爲名自海內耆舊及鄉里樸學雍庠才俊有不能致則心恥之而士亦以此附焉余初至京師所見司寇之客十八九其務進取者多矜文藻馳逐聲氣卽二三老宿亦爭立崖岸相鎮以名惟君處其閒斂然靜默體恭而氣和余心異之而君亦暱就余君始以校勘宋元經解客司寇家其後諸公貴人考訂文史必以相屬而君嘗就陸稼書先生問學獨陰以名義自砥方稼書先生爲當路所排君上書崐山相國其後儀封張中丞與江督噶禮互劾奏讞久未決君上書安溪相國在君見謂義不可以苟止而以言之不與爲衆所哈君在舉場數十年所與比肩游好次第登要津司貢舉每欲引手君輒曲避以是終無所遇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皇帝詔求巖穴之士九卿公舉九人下江蘇巡撫徵君君既至而首輔安溪公適告歸事暫寢華亭王司空承修尚書奏君參校書旣成而君淹留逾時衆以爲疑余閒詰其所以然君曰假予急功利乃侘傺到今邪顧竊自念生逢
明聖平生所志具上殿劄子欲進見時一自列之耳既出京會儀封公總督倉場留主潞河書院又逾年然後歸
今皇帝嗣位詔舉孝廉方正江蘇布政使鄂公以君爲舉首君老不能行再書辭大江以南遂無列薦者君內行飭修遭母喪旣禫子孫請少進肉洎君固不肎時年六十矣將終語不及私慨然曰吾生獨君臣義缺命也夫君父諱某邑庠生母李氏妊君得夢祥以順治戊子九月十四日生卒以雍正丙午七月朔後三日享年七十有九有樸村集二十卷行世乙未以後文集若干卷南北史摘要詠南北史詩藏於家妻李氏與君同庚姑歿羣叔皆幼撫育有恩以康熙辛丑九月卒葬今寶山縣橫港君以雍正丁未十二月朔後二日合葬男四人體方太學生直方未冠好學工書從君卒於京師余親弔哭靖方業儒揆方康熙丁酉舉人女一人孫四人銘曰

斂其容志則強居雖蔽聞既彰身壽者嗣衍昌歸幽墟宜樂康

劉紫函墓誌銘

康熙丁酉冬十有一月余自塞上返聞山陽劉紫函歿以正月望後九日踰九月矣丁卯戊辰閒公卿中有以收召後進爲名者於是諸生皆尙聲華急干謁其務質行學修闇彰而閉戶絕交遊者二人一無錫劉齊言潔一紫函也太學嘗取高等生教習官學生二人並與焉期滿試吏部皆見絀於時吏部主此者負惡聲而二人名重士友閒余至京師與言潔善因以得紫函歸過淮陰館其家時紫函之父行人叔父吏部皆歸休長者肅客紫函率羣季更侍左右冠者成童總角誦讀聲鏗然僮僕執事皆暇以恭一室之內薰然成和無一事不得其理者劉氏大功不異財自行人吏部當官及退休家事一任紫函其親屬子姓男婦內外宗近百人數十年無閒言余嘗私叩羣季皆曰此吾伯兄誠意所貫注也紫函貌魁傑精魄威強自喪季弟未數月而頹如老翁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色稱情貌稱服者惟北平王源崐繩而崐繩時客遊起居飲食多不得自遂紫函家居一如禮經再朞後辭氣威容尙有異於人人乙未之冬其弟長籍復卒於長寶余聞之卽爲紫函憂無何以書來使其子代書而手注其後則臥疾已數月矣蓋自是未少閒也憶辛未余在京師共學者數人惟余最少十餘年來次第凋喪至紫函歿而兄事肩隨者幾盡矣乃流涕爲銘以歸其孤其世繫享年葬地月日俾自舉之銘曰

自閉於時衆所愕安步周行志卓踔我最其行辭不怍所得執多試省度

陳依宣墓誌銘

昔吾友新安程若韓流寓邗上余往來淮南必過焉數稱陳君依宣偕過余與之交洎如也久之命子夔文從余遊及余遭難吾友古塘隨部檄將余妻子北徙至邗資用絕君曲爲營畫俾得達淮泗自是歲時必通書致服用物十餘年不倦雍正二年余得假歸葬秒冬及春兩過君君老而弱足久閉特室不接賓客聞余至甚喜命夔文引入促坐語不能任其聲而固止余淹留竟日余既悲君衰疲又喜君得自休息從容養怡可以永年也及余返京師踰年而得君之凶問又數日古塘之訃繼至嗚呼古塘沒而余少小同志趣之友無一存者矣君沒而中歲以質行相取者亦幾盡矣乃因唐編修苑山通書以弔夔文既而夔文以狀來曰先子之行有狀不能載者吾舅苑山先生嘗口之蓋君之事其親於古禮經所云幾可以無愧而自致於其兄尤有爲俗情所難者噫觀君之所以交於余者則若韓苑山之所稱其信君諱新楷揚州江都人世爲儒家教授數十年生徒半庠序多登甲乙科而君卒不第享年七十有一妻唐氏子夔文雍正元年舉於鄉女三人皆歸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學以得其朋行無恨於躬爭時者吡其遇而知德者見爲豐我言無飾以奠幽宮

陳馭虛墓誌銘

君諱典字馭虛京師人性豪宕喜聲色狗馬爲富貴容而不樂仕宦少好方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爲名疫者聞君來視即自慶不死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余遊京師僕某遘疫君命市冰以大罌貯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和藥下之汗雨注遂愈余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闐食腥羶家無溷匽汙渫彌溝衢而城河久堙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氣憤盈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人腸臆困僾忿蓄而爲厲疫冰氣厲而下滲非此不足以殺其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余嘗造君見諸勢家敦迫之使騶至使者稽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卻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爲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嫚語相訾謷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余得交於君因大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余召之夕聞未嘗至以轎也君家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嘗以官爲維縶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取爲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君之杜門不出也余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爲我德乙亥余復至京師君櫬果肆遺命必得余文以葬余應之而未暇以爲又踰年客淮南始爲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某銘曰

義從古迹戾世隱於方俗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胡君之心與人異

鄭友白墓誌銘

有客手一帙不介而造余入自賓階揖而告之曰凡抱其業而叩吾廬者皆雷同炫耀欲余爲諛佞之言以助之者也其果能取名致官者蓋鮮而奔走疲亡者接跡焉願君毋效也客曰先生之言良是而吾非爲此來也吾叔父獲教於先生而以道自繩削方得其階而願進也而今死矣其親隱焉願得先生之文以奠幽宮某所持者某與同學哀之之辭也問其名居則涇縣鄭生友白之族子天一也初友白亦不介而造余告之如所以告天一者曰吾非爲此來也吾居探山見先生之文類有道者以爲近其人將有得焉余聞其親老貧而歸之踰歲復至將見王君崐繩於京師曰是吾親之志也至京師數月竟歸歸踰年而卒嗟乎友白其果能有立與否雖不可知然其齒

甚小乃能以謀道爲先而汲汲於師與友可不謂之有志者與自功利之學漸於人心之幽隱凡汲汲於利與名者其父兄師友皆以爲道之當然舍此而學與道之是謀鮮不以爲怪民而料其無成者而果爲不祥若此無惑乎其去於此者決而信於彼者堅也吾觀東漢北宋士之有志行者隨其才分之小大莫不各有所就以顯於時而余耳目所及志稍異於衆人往往鬱不得伸甚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豈造物乃與庸庸者同心而不樂成人之美與而汲汲於利其名者又往往所欲而必從所求而必遂豈各有所乘之氣而不可強與遂書之以慰其親兼示岷繩其有以發我也友白名青達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五妻某氏子某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學中道而未殖志殖地而長費君毋悔於過訃使晷庸而夭札豈復留吾人之涕洟

胡右鄰墓誌銘

胡生蛟齡自成進士問學於余卽以其父右鄰誌銘爲請生自翰林出爲縣令其兄蜚往來京師及歲時通書必以爲言按君之狀蓋自檢飭不苟於言動人也而竟世爲諸生教授宗族里黨閒無傑特之行可紀述者余平生非親懿久故未嘗爲銘幽之文蓋銘者諡誄之遺也古者必貴而賢始有誄而諡則雖君父不敢有私焉若於素不相識之人而與之銘設實悖於所稱是奮言也於吾爲費行矣故常以爲戒而於生徒朋好不可以終卻者則必多方以求其徵胡氏自元明以來爲涇縣大族入

國朝科名尤盛而宜歙閒士友語力學敦行者必及右鄰其實艱而篤於友行族姻所述尤詳余嘗歎人紀之衰所尤薄者莫如兄弟其能無閒於妻子貨財而終保恩義者聞見中蓋可指計而蜚與蛟齡殆庶幾焉及聞君之篤於同氣乃知其平生不務爲傑特乃所以不疚於庸行而二子之友恭抑君之徵也是於法宜銘君諱一倫祖諱尙衡順治壬辰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父諱楙續縣學生暨君皆以

雍正元年

贈翰林院庶吉士母鄭氏妻鄭氏並

贈孺人君卒於康熙乙未九月朔後六日年六十有二鄭孺人卒於康熙戊辰十月望後四日時君年甫壯獨居者凡三十年子二人女一人適士族孫男六人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東鄉上林沖之原銘曰

學顯於邦人行儀其後昆我寘茲銘久而不堙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一

墓誌銘

尹元孚墓誌銘

蠡吾李塨剛主嘗言北方少俊不肎自混於俗者博野有尹元孚余心識之而無因緣會合乾隆二年春元孚自淮南入覲再過吾廬終未得面以
聖天子大孝實行三年之喪余時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二親王就直廬持服時未再期余不出元孚無公事不得入也五年春自河南入爲副都御史始得相見方是時元孚通籍已十餘年顯功名於襄漢兩淮開府河南海內賢士大夫計數大府中人物指再三屈則必及焉而元孚深愧不能有所樹立以負
天子特達之知蓋少孤貧太夫人口授論語卽知孔子之言不可違悖既長篤信程朱之書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故自服官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故自視若粥粥無能者一旦入長御史爲耳目之司竊幸得自展布而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卽以終養告歸居五年太夫人考終服未闋
天子豫虛少司空職以待之及赴
闕未踰旬
特命視學江南十二年秋涖金陵八月望前六日諸生既入棘闈質明操几席杖屨徒步造清涼山下潭亭余尚未起童奴白有客徑入不知其爲大人也及相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服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既乎時余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生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令使事畢歸廁九卿陪奉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先生經學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獨身前來從者一人余畏邦人疑訝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而私心竊幸吾
君求賢若渴又得一支柱名教之人也未幾有
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至松江遘癯寒疾卒於官前是月
特晉少宰人皆曰
上之信用益切矣嗚呼惜哉元孚始以吏部郎中出守襄陽漢水暴
上壞護城石堤修建萬山至長門近十里分植巡功民忘其勞已調揚州適荆州都統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乃竭誠修禮卒改令以船濟凡利害切民未有聞而不諮知而不行者所屬皆畢聚而禱祠焉其治揚州亦然就遷鹽運使尋擢巡鹽御史晉中丞積弊一清導商民以節儉而身先之及開府河南開歸諸郡大水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
天子一切報可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公弼趙公抃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開以作業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內者元孚性淳白坦易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少時授經祁州館生徒假館於張氏以奉母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其居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跪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錙金日用之外多布之治所爲揚州兩營河南撫標置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適乃可以法繩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舊蹟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故民皆感興政教信從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濟困不可勝紀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顧公用方久任督府再舉以自代高公東軒以

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畿輔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上聞乾
隆八年冬十有一月
天子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及楹聯天下傳爲美談最其生平以與衆人絜度則行既成
名既立功業亦有所表見矣而每爲余言其胸中所蘊蓄尚未見其
端倪此余所以心孤氣結涉月踰時而不能自克也其入覲初
命巡撫廣東
陛見陳母老不能遠行故有河南之命禦災捍患曰不暇給尚於其
隙布周官溝樹之法編甲戶以詰盜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爲有
德行者爲社長朔月月半書其孝弟敬敏任恤者與其放逸奇衺爲
患於鄉里者有司巡問觀察因事而勸懲之行之數月罷民竦惕禮
俗蒸變而尋內
召始入臺卽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
員而知饒州府事張鍾又以年老命改部司旬日閒前後頓殊恐羣
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視學三吳首
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畢士旅見皆然頒小學以
明程朱本意聞隱士是鏡廬墓三年親訪於舜山薦舉以礪士行既
遘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
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齋郡守入見子嘉銓侍
尙爲辨人心道心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偃息不可扶翊入寢移時危
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增定洛學編北學
編已鋟版居憂讀禮作從宜錄侍養五年讀三禮筆記及與師友論
學語藏於家嘉銓承父學欲繼其志事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朝夕
米飮不過一溢淮商致五千金曰大人生不取一錢今以此賻堅拒
之曰受一錢何以對大人之靈聞者莫不感動以爲君子有子元孚
名會一雍正癸卯進士先世山西洪洞人遷保定至曾祖諱先知始
爲儒祖諱澤皆邑庠生父諱公弼早世並
贈河南巡撫母李氏庠生諱宗白女
旌節孝累
封太夫人祖妣某氏曾祖妣某氏
贈夫人妻蘇氏處士昂女以貤
贈未受巡撫時
封而前巡鹽用御史中丞所加級
封一品夫人子二人長嘉銓雍正乙卯科舉人次承銓早殤次啓銓
承蔭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以人視子所受於天實厚且全而子自視則終其身而缺然子志方
感道若可達而不假以年有子象賢尙無恨於幽埏

沈孝子墓誌銘

沈編修淑請假歸踰年以書來曰先大父誌銘先生前則諾矣卜十
月上旬兆從敢請又曰淑逮事尙幼事迹不敢妄述所據旌孝錄及
鄉里之公言也按孝子之行尤著者鼎革時負母而行於野遇盜奪
其糒母固不與盜怒將殺之泣而求代並舍之鄰失火延母寢母疾
方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呼天風反火息母八十餘疾危篤醫者皆
曰法不可治割股以進弗瘳夢神緋衣告曰疾非五藥所治醫凌某
在雙林速致之凌至以針達之脫然愈余嘗怪書傳所記以孝感鬼
神而得異徵者大抵皆獨行之士而聖賢則無之蓋聖賢之學至於
知命而不惑雖事父母亦盡其心與力之當然而止耳獨行之士悲
憂感發若焦若熬常欲殉以身命故精氣之積而鬼神爲之通理或
然也余生平非所識不見於文惟節與孝則無分於聞見然人之情
務崇其親而不度於義則事有傅會增加而非其實者矣故必得其
所徵始傳信焉古之能以學行自振者其先世必有潛德隱行淑年

少氣銳乃能不篤於聲利而以養母治經爲事其志固與衆人異矣淑之終有立也吾於孝子之行信之孝子之行之非虛構也吾即於淑徵之孝子諱育年九十有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先世居浙之苕溪十世祖秀明初以平吳功授侍衞親軍都指揮使特進榮祿大夫子承御承嗣五傳至校嘉靖中爲江南常熟縣福山營遊擊卒於官遂家焉子繁繁生玏玏生文瀧配周氏子二人孝子其長也娶吳氏子六人錫裕庠生錫祚康熙己酉舉人錫祉錫某並太學生錫祐歲貢生錫禧早卒女二人俱適士族淑錫某出也以雍正五年葬於先兆慶安阡側銘曰

歷艱危終坦夷毋及身皆耄期名廣揚後蕃昌所受於天茲乃得其正而常

廣文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鶴齡字鳴九直隸安州人父諱彬從容城孫徵君講學河津義俠著州部君既冠亦好陽明氏及其鄉鹿忠節公論學之書而踐行之父歿故舊巧奪其產弗與爭高陽李相國嘗延至京師一日念母謝歸設教於家塾從者數十人每秋冬生徒夜誦燈火相聯聲滿里巷母歿以鄉舉次選正定縣教諭設條約教諸生孝弟力田治經史暇則習射屬府二十二城之士多聞風而至君精制舉業其爲教雖以力行爲宗而常因文術以誘進之凡經君指畫輒籍于庠序升京兆禮部者相踵故士爭湊焉其在正定嘗奉檄視蕭家營水災在事者陰授意以未成災報不爲奪太守命督隆平寧晉諸邑民捕蝗歸報曰民不畏蝗捕蝗令屢下官屢至則苗盡矣一時士民咸載其言余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陽明氏爲世詬病久矣然北方之學者如忠節徵君皆以陽明氏爲宗其立身既各有本末而一時從之遊者多重質行立名義當官則守節不阿如君又私淑焉而有立者也用此觀之學者苟能以陽明氏之說治其身雖程朱復起必引而進之以爲吾徒若嚾嚾焉按飾程朱之言而不反諸身程朱其與之乎然則尙君之行者蓋不必以其學爲疑也忠節之後人多與余往還故余習知君之爲人君歿踰年次子德華奉冢子德榮命來請銘固辭不獲乃述而志焉君康熙甲子舉人官止順天府武學教授以雍正四年六月卒於京邸年六十有五母某氏世儒家妻鹿氏忠節公其曾大父也子三德榮康熙壬辰進士黔西州知州德華雍正甲辰一甲進士翰林院修撰季德正雍正甲辰舉人女三皆適士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聞之尊行無愧教之行學亦顯惟用不施後昆之遺

程贈君墓誌銘

君諱增字維高徽州府歙縣人也程氏自晉梁爲歙名族譜牒具存衣冠甚盛至明中葉河南道御史材以名節顯而御史之子孫爲清門御史當武宗時劾劉瑾不法奏留中巡按浙江卒於官瑾誣以九庫贓追論合家徙海南瑾敗始歸鄉里子二人曰默曰然先後以禮經舉乙科君爲默五世孫君父自歙遷淮之漣邑歸展墓遘疾屬君方與二弟從師受書聞之冒惡風渡江舟幾覆相去千五百里六日夜而至而父已歿未逾月母唐孺人疾作遄歸不及含斂自是遂絕意進取漣地窪下母柩在堂水驟漲倉卒號呼與僕一人升柩于木案既而下之非多人莫能勝既營北域合葬於休寧之藤田山乃移家山陽使二弟學儒而身懋遷家遂饒父族四母族三死而無歸者畢葬焉餘皆定其居使有常業設義田義學以養疏族人而聚教之鄉人叩門告請未嘗有難色或急難以千金脫之後更相背造怨騰謗窮而自解則待之如初由是名著江淮閒康熙□十□年淮黃氾溢數百里內民皆露處隄上君出家財修邗溝兩岸險工十里總督河道張公鵬翮以聞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芒稻河

召見
御書旌勞二字以賜先是于淸端公總制兩江時微服潛行察疑獄
求民隱奸人因進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因之失入屬吏雖灼知而不
敢言君進見直陳其弊且指目舉一二事爲徵公悚然曰微子言吾
安知人心抗傲至此君以布衣得近
天顏者二長子鎣爲浙江糧道攝布政使每以公事道淮揚覲省夾
道聚觀人皆以是爲美談詎知君之伉直不欺言人所不能言而不
爲威惕如此君嘗因吾友吳東巖見余于河干野寺樸質如老諸生
厥後東巖總其門生所爲文隱其名俾余甲乙所取二篇皆君叔子
鎣作也東巖乃詳述君之生平而使鎣從學於金陵及余以南山集
牽連赴詔獄親故竄恐不敢通問惟鎣以計偕入獄視余即此可徵
義方之教而御史之風規所漸靡者遠矣君既卒二十有一年余告
歸鎣始以君詩請序格韻甚老余夙有戒不能爲生破也又五年卜
宅始定葬有期來乞銘嗚呼君才足以立事而不求仕詩足以達情
而不以爲名其用心爲不苟矣是宜銘君父諱朝聘祖諱必忠皆□
□□□□□君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某日年□十有□以鎣
誥封工部虞衡淸吏司主事以鎣
誥贈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元配唐氏
贈恭人繼室童氏
封恭人鎣唐恭人出次振蕡候選知州次鉴次鍾庠生並童恭人出
孫三人長揚宗次春浩次某以乾隆十一年五月某日葬君於歙縣
之某鄉某原二恭人祔銘曰
義正大府乃夙昔之悼箴闔正言而不怒惟聽者之賢明使君而謀
仕安能詭隨屈詔以自毀其操行

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先世浙江秀水人明永樂初遷安州五世祖始爲儒官遂
世其業祖若父皆舉乙科教授鄉邑連州比郡秀傑之士多從遊公
成童補博士弟子嶄然出儕輩甫弱冠即佐父爲諸弟師學使者課
試壓其曹者必公兄弟也而公自視缺然除與博野尹元孚思古慮
務檢身制事之學壬辰登進士年二十四座師爲趙公松五徐公蝶
園皆器公榜下即充
武英殿纂修時滄州陳公掌殿中修書事常語余後進有守有爲者
以公爲首故公詣余一見如舊識初授湖北枝江令鄰省大府即思
得公守嚴州劇郡既典郡即思得公爲監司故論薦者如爭其以黔
西州服闋引見
世宗憲皇帝即命赴貴陽以牧守補用其守大定以江西巡撫薦遂
命補道府皆前此所罕見也公任官二十餘年皆在西南而勳績尤
著於滇黔其爲政急民之病如其私而務以殖其衣食爲本始令枝
江修百里洲隄除解餉入川雜振攝饒九道剷去潯陽大孤兩關錮
弊辨疑獄出無辜者七人未數月經略張公以貴州按察使保奏方
是時羣苗交煽軍旅四出古州姑廬朱洪文諸叛案以爲非公莫定
也公至出入重輕咸稱其情衆心始安逾年春攝布政使黔地多山
砠少穀士兵餉半移調於鄰省民尤貧瘠公奏給工木築壩堰引山
泉以治水田導以含洩涉揚之法貴筑貴陽開州威寧餘慶施秉間
不數年報墾升科者二萬六千餘畝課種桑蠶募蠶師教蠶出署內所
登繭於大興寺繅絲織作使諳其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
聲相聞又以其閒大修城郭廟壇學舍廣置栖流所以收行旅之疾
病者益因食方冬寒恤老疾嫠孤之無衣者親課諸生闡以立志爲
己之學立義學二十四於苗疆蓋惟公志廣而才足以達之故於艱
難倥傯中庶政並興而曲得其次序也其尤爲遠近所傳述者公始
至貴陽委署威甯府踰年威甯改州大定改府會烏蒙土司謀叛東
川鎮雄附之威甯爲夷猓出入要綰地仍命公馳赴威甯署州牧完

守公至城西陴頹舉步可踰乃聚民閑米桶實土石層累丈餘然後
比次甃築墉堞屹然羣夷縱火牛街鎮去城三十餘里火光燭天公
言笑自如日夜爲守戰計賊不敢逼會哈元生兵至賊敗時鄂少保
總制滇黔公其所舉任也常以此自喜知人之明張經略引公自助
亦職此之由而余與尹元孚平生重公則在志行之不苟方威寧危
急公慮賊兵趨大理屬州牧陳嘉會分守大理執其手曰吾死於此
分也但遺老母憂賁志鞠梟矣及公陳臬於黔苗疆初定方興屯以
蹙抗之將吏多欲以刻急見其能謂此異類勦絶不足惜也丁巳正
月望省城大火公入見張經略曰天意如此當設誠修省雖羣苗亦
人類也張公大爲感動以申戒承事者公之一於義理而不雜以世
情如此昔滄州政績惟著於郡縣與攝江蘇方伯時及踐大府河決
武陟以死勤事而功不成海內惜之公之才識與滄州相近而遭遇
亦略同自爲二司天下皆望爲大府近十年矣大府多舉以自代而
竟終於此然滄州攝監司日淺又不若公之久於其任而實德及人
良法垂於後世然則在公亦可以無恨矣公自黔調移安徽未一年
會徐鳳水災民流於金陵地非公治也而竭俸賜編棚苫蓋布席以
棲災黎重建陽明書院以實學開羣士其卒也官吏士民皆爲嗚咽
生平孝親友弟睦婣任恤仁於故舊僚友不可備書書其志事之卓
卓者公諱德榮字廷彥號密山康熙辛卯科舉人
誥授通議大夫生於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卒於乾隆十二年
八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所聞歲貢生祖諱彤順治庚子
舉人父諱鶴齡康熙甲子舉人以公及仲弟德舉累
贈通奉大夫曾祖妣潘氏姜氏張氏祖妣王氏吳氏妣鹿氏並
贈夫人娶辛氏浙江分水縣令禹弈女
誥封淑人子四人長策乾隆丙辰進士江南宜興縣知縣次筠雍正
乙卯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筌乾隆甲子舉人皆辛夫人出次繙側
室黃氏出女四人孫四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古賢之生各有志事雖遇於時難滿其器與其遇隆而施則靡執若
中閟用有未致公如金玉韞則有輝爭先欲覩衆心所希譽然當官
藹然近人兩書儒被物象皆新事至立剖光融如煜表裏洞然蠹祛
奸伏中經長途進退維谷國爾忘身如行平陸誰謂文儒絀於武守
持危濟變左宜右有信道不移行身無倚諤諤危言以報知己獲上
以誠師中有喜異類同仁德施無比海隅蒼生望公秉鉞中朝貢士
佇貽北闕謂承天休如枹與鼓年未及耆忽焉終古愛己遺民迹當
見史無爲公悲公長不死

葛君墓誌銘

江都顧友于兩歲四通書於余皆以葛氏誌銘爲言丁酉七月余在
塞上同里胡觀參復自京師以友于之書幷葛氏子宏文之狀來且
曰子之師書宣先生蓋愛宏文之賢因與友于有違而某亦嘗定交
焉其乞銘辭甚哀且所狀皆近事實可知矣願子勿卻也據狀君諱
士巽字大生揚之邵埭人少學書少長慨然曰吾見爲士者不遇則
羸其躬以及其親幸而第浮客遠宦長離親側非吾志也因棄書行
賈淮南吳楚閒果大贏承親之志姊妹諸甥無不資給也兄早卒撫
其子猶子兄之子又卒愛其子有加於孫君家既饒因大治塋墓經
田疇建廬舍而求名師以課諸子甚嚴曰吾廢學以養吾親今吾無
仰於若若甘食美衣而不幅以學且生耶心其所狀大略若此實其
言亦近於古者閭胥族師所書孝弟敬敏者矣予平生非親懿故舊
未嘗一與之銘蓋銘者謚誄之遺也古者非貴而有功德不爲誄而
謚則雖君父不敢有私焉今於素所不識之人而與之銘設實背於
所稱是寧言也於吾爲費行矣用此謝不爲銘而生怨嫌者蓋累累
焉今乃爲葛君稍爲之蓋念胡顧二君子誼不宜欺余且以其素行
爲實而非徒重其請也君卒於康熙乙未四月享年七十元配姚氏

繼配蔣氏子二長宏文歲貢生次宏友國子生次宏毅郡學生女子三以某年某月葬於某鄉某原姚氏祔銘曰

維君之行不求顯於俗而自得其情二賢爲徵吾與之銘

劉篤甫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德培字篤甫河南商邱人也劉氏世有聞人君之父諱伯憑以學行顯君既沒之明年其子韋來省其從父上元邑侯某而介侯以乞銘於余韋之言曰吾父事親以孝而與朋友以誠其處身也儉以勤其嗜學也老而不衰少孤所以事吾王母者細大無違先王父之遺文得復出於患難兵火之後者吾父好學求友之力也自鄭州比郡以及齊魯吳越有道而文之士無不交也於書無不好尤篤於詩騷雞初鳴起盥端坐諷吟至日夕不倦數十年如一日也故吾父之終也里中士友皆驚悼以爲典型之失焉田君實山者中州之賢者也其序君之詩曰篤甫之詩至性之所結也自吾與篤甫交而半生爲梁園之遊夷險悲愉無不共也夫道之不明久矣士非有瑰怪非常之行則不爲世俗所稱道而不知是皆緣所遇之變以生自君子觀之則循循於父母兄弟朋友之閒而久不失道者其難倍於偶然之所發也吾聞明之衰也士大夫雖行過乎中或不能盡出於中心之誠然而無不知氣節之可貴者當江右吳中以文章角立爲社而君之父亦起於北方以應之雅爲艾南英楊廷樞諸公所推其後明亡艾楊諸公致命以成其仁而君之父亦捍鄉里之患以死蓋其一時因教化而成習尚者如此然則君之近文章而重氣類其來有自也君卒於康熙壬午十月二十日以癸未十一月朔葬於某鄉某原娶侯氏子三人長韋拔貢生次韞太學生次韡邑庠生女子二皆適士人子銘曰

前爲良子後壽耇行比於鄉學信友事則未施道可久

龔君墓誌銘

君諱犖振字以成先世江西進賢人遷金陵余里居友其世父孝水至京師與其父于路遊君總角余過孝水見之門塾中其後余行四方孝水客大名而于路官京師不見君者十餘年矣余遭患吾母北上載櫬以從爲關吏所扼置天津踰歲而吾母疾大劇櫬不可致計其費當三千南昌彭尹作曰于路使粵西其子在是吾爲子語之其半可任也越日君具以來事遂集既而聞之乃貸於金陵賈人也余多年不見君叩曰猶務學乎曰未廢也曰曾試於有司乎曰爲是北來其不遇奈何曰已舉於京兆矣其貌愁而辭質不異在門塾時余閱世久見齒與余若者其設心及容貌辭氣已不若長老之篤而後於余者則少異焉又其後則又異焉每以爲非世教之細憂君稚齒而聞父之友之急無難辭其將之也無德色少而得舉無寬容其性資有大過人者而竟夭死嗚呼是豈獨龔氏之感邪君卒於金陵家人祕之余與于路屢見而不敢言訃既至乃嗜而爲誌以歸焉君卒於康熙丁酉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二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胡混囊衆萬而獨稟其英芒乎芴乎遽返乎幽冥吾求之播物者而不得其情

余君墓誌銘

君諱兆鼎字季重世爲歙西巖鎮人父及伯兄行賈母遘厲疾仲出求醫藥君獨在側疾中言動異常人不敢近或叩曰爾懼乎對曰病者吾母也何懼弱冠後爲人賈宣城每三歲一歸省一日心動遽馳歸則母臥疾已三日矣時伯客金陵後二日不期而至叩之其心動就道之日同也其後伯病於金陵君馳視求醫於揚州跪泣於其庭三日始肎偕然終不能療也少廢書讀大學未半行賈後益好書日疏古人格言善事而躬行之其在宣城有舉某負百金所居與君夾河一日訖賈事迎至其家將夕命其女靚妝出拜曰君旅居願以女奉箕帚償宿負君奪戶而出則河無舟其人尾而至喻以理且要言

所負終不收乃感泣具舟以渡明末鄉里阻饑君十歲與羣兒樵蘇山中饑閑有暴爭取啗獨君不給視有子華瑞以文學知名與予爲執友康熙丁酉來京師館余家述其事以乞銘距君之卒十有二年矣蓋徽俗葬地難購而華瑞貧故久而不能舉也君卒於康熙乙酉享年七十有二娶汪氏繼娶方氏子二長華瑞次關瑞早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嗟嗞乎君抱儒之質以美其身獨留其文以遺後之人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李氏博野儒生諱宗白季女也少時聞父夜讀書即能暗誦年十九歸贈公七年而嫠子■一經書皆太夫人口授自贈公之沒遠■一未遇家實艱舅姑老父母衰疾無子養生送死不惟心瘁力殫資用半手所拮据自■一出守襄陽至開府河南所以忠國利民濟艱銷萌拯凶饑正禮俗不惟朝夕訓誨且多出於太夫人之規晝■一之守襄陽也三攝荊州九赴鄂城每遇水旱太夫人必跪烈日甚雨中家衆恐致疾羅跪挽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西征命造浮橋吏民惶急太夫人曰凡人必曲致其情而後可以理喻■一從之乃次第以舟渡時又調綠旗兵馬■集襄陽供具夙辦軍需而民不擾未幾移守揚州襄陽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一懸陳民瘼流民所至命有司隨地廩給而籍之瞻歲資送還鄉無一流亡於他省者民皆曰豈獨大府之明太夫人爲吾民廢寢與餐大府安得不竭心與力乎始■一入覲已

命撫廣東巡撫以母老不能赴任辭遂改河南及自河南內

召授副都御史未數月聞太夫人疾乞終養得

俞旨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春

特賜太夫人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幅聯一時爭傳謂前古微此異數者亦罕云■一雖洗手奉職而自還兩淮鹽運司晉巡鹽御史秩賜皆豐太夫人節儉治家嚴子婦非請命銖金尺帛不得專取並蓄以待大用其在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置舉本以恤卒伍建禮祠修橋梁津渡施濟窮民見治所德政碑家居睦婣任恤分田贍族立義倉義學以及道路倉卒拯救急難具載■一所編年譜余前已入聞見錄賢母類中而太夫人卒■一復以狀介余族子觀承請銘余苦辭之難更毅也既而思之古稱女士謂女子而有士行也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今之士實抱此志者幾人哉而太夫人則志與事皆有焉故更據前錄所未及而敘論之俾吾儕有所愧恥而興起焉太夫人雖通文史而不爲詩辭其在廣陵憫民俗怙侈繼逸由近鹽多商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劼毖之每閱邸報至

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羣下有謨論訏謨亦再拜稽首偉哉淵乎其宅心也用此觀之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始贈公沒將卜於祖兆族人陰之太夫人泫然曰宅東有田孤嫠便祭掃遂定窆是爲東章新阡越五十有一年而太夫人祔焉贈公諱公弼卒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朔日年二十有七乾隆二年

誥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太夫人卒於乾隆九年七月朔後一日享年七十有八

誥封夫人祔以十一月十一日孫男三人長嘉銓雍正乙卯舉人次承銓殤次啓銓承蔭女孫二人銘曰

古之貞婦守節闔房夫人義事實播家邦古之賢母義方是飭夫人德心曲成民物克己裕人恩周六親禳災弭患誠動鬼神

九重褒嘉萬衆稱美福德之全在古無比天實光啓以昭女儀豈惟女儀志士之師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大司寇韓城先生繼室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縉之母也夫人之卒苞以門生卽事喪所讀先生所述夫人之行盡然增哀歎先是夫人遘疾類痱痿及先生得末疾夫人舍其疾而惟先生之疾是憂遂浸加至不可療苞居先生之門最久而覩族姻黨道夫人之賢如一口蓋不獨家事治其輔成先生之德義有爲行述所未及者夫人既卒數月而先生病不能興苞每往視疾未嘗不傷先生之衰困而不獲夫人相左右也及先生歸田逾歲而疾漸平視聽不衰喜過余望而又痛夫人不獲與先生偕老而從容於林泉也丙午秋縉以書來徵銘乃質言而係以辭夫人卒於雍正元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二長子縯元配李夫人出與縉同登癸巳甲科女一適士人孫四長祇公早殤次民先嗣縯次立先次因先俱縉子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起家編展惟福之綏作嬪賢達惟德之宜生有令聞女婦所儀沒有遺施君子所悕年逾六甲子姓玆玆兆云孔安庶無顧恩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銘

淑人江西南昌人明兵部侍郎元鼎之女清故禮部尚書諱振裕之妹工部尚書熊公諱一瀟之妻翰林院編修本之之母也母朱氏號還山夫人以詩名淑人幼稟母教好讀書識大義而不事吟詠其繼室於熊熊公已貳夏官矣尋遷大司空會淮黃閘議有興作奉
命往視既行數日或因戚屬以重貲叩門曰中途既與公成言囑家人驗受淑人曰此詐也速持去少延當執送法司蓋公素方嚴中立不可脅持故操事權門戶者欲假是以相傾也其後公卒以視河罷官久之
聖祖仁皇帝具見其表裏復召用公再長冬官以疾告休時人皆多公能勇退而不意之抉半由淑人余與本爲同年友公歸流寓金陵特重余余時過從淑人使人進飲必會余寒進食必會余飢余遘難在獄踰年本自天津再至京師候於獄門外曰子毋憂
天子仁聖子之罪及遠投而止耳吾母已製衣裘使持而來爲子道齋矣用此觀之凡本所稱淑人以大義佐公及幼事父母治家教子曲得其次序皆無溢美可知矣淑人之沒也本適游秦中而淑人留京師余嘗拜於北堂既彌留入視於寢迫公事未得與殯斂越十有一年本自金陵以書來速銘曰葬有日矣嗚呼余忍不銘淑人卒於康熙壬寅年七月望後二日享年六十有二長子大彬及女四人皆前淑人魏氏出淑人視之不異於本大彬子學熹學烈本子學鵬皆登甲乙科公及魏淑人先葬異壠各有誌淑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淑人之生顯光尊遂乃遇則榮而躬實瘁少罹閔凶心摧考妣歸妹愆期年踰再紀翼翼熊公共恪表著淑人櫛縰雞鳴戒曙公在林泉士友時式淑人治具夜分莫息每視公疾無昏與晨巾帶不弛涉月兼旬既艾而嫠且屯且遭有子早達方陟而顚惟是仁賢履艱益著玆銘不磨終古有譽

謝母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余將行塞上妹夫謝天寵聞其生母王孺人之喪泣而言必得誌銘乃歸孺人之歸謝氏也年十有八其卒也六十有一而爲嫠者三十有六年始新津縣令謝君仁趾聘孺人爲側室踰年而嫡死遂攝內事自孺人始歸新津君已遘心疾戚易無常孺人與生三子一女皆在憂懼中自新津君沒家益落諸子皆窶艱孺人有弟客死於非命積軫鬱鬱發於乳醫者求索不稱意投懸石以反之遂成錮疾二十餘年不瘳計孺人之在謝氏自少而壯而老未嘗有一日恬安其恂愁自苦不獨以爲嫠也往歲孺人六十天寵歸爲壽舊所患良減其家人之訃云乃者孺人時自寬食飲有加其

疾以卒旬日閉事耳嗚呼此昔之仁人所以不胥一夕離親而宿於外也天寵之依余於北也以余北還女弟御吾母以行乃用此不得親母之含斂以余之恨於天寵固不能已於言况重以孺人之節乎王氏江寧故家其先世有官指揮使者孺人卒於二月十日以某月某日祔於新津君之兆在江寧縣某鄉某原銘曰

命之悖節以亨載此貞名尙何憾於其生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呂氏自明大司馬忠節公家法爲中州士大夫宗而弈世多賢婦人少司農坦菴公未與余相見𨚗因吾友峴繩通問以索交及余與宗華同會試榜光祿好余尤篤由是兩支子弟往來京師鮮不過從而意相鄉者乾隆二年春岳池令憲曾以母王夫人狀因宗華以求銘夫人司農繼室也始歸憲曾將冠而宣曾生五齡新喪其母女子子五人未逾旬而司農之官寧鄉夫人居守撫慰勤恤男女長幼咸安焉其後憲曾再喪偶遺子女數人夫人鞠育一如宣曾及諸女弟而兩女早出室者皆寡外孫窮無欲爲紀衣食月要旬致延及支庶夫人隨司農仕宦數十年諸子皆通籍而夫人所出守曾尤早達顯榮爲弈乃世所謂難逢而可羨者然其拮据勞瘁視貧家婦有甚焉守曾爲宣化太守憲曾令岳池每戒之曰汝父常語家人居官而求便於身則不便於民者多矣又曰吾私親兄弟各食力無憂寒飢毋以我故餽遺惟妹適陳氏者及憲曾舅氏甚窶艱勤周卹可也買婢而還其家不責以值者凡二人其一大父爲諸生立遣之父母不受曰還則孳矣乃善養視歲熟而歸之嗚呼信如憲曾所述古之所謂婦順者其備乎詢於宗華曰是吾先人家法世毋敬飭而行之者也惟始至吾家曲體隱懸有人情所尤難者狀盡未之能具焉嗚呼若是則銘其可辭王氏河南新安人父養林鄉里稱長者母牛氏夫人其仲女也司農爲僉都御史

誥封恭人

今上御極覃恩自督撫以上均得以父職官所極品階請封遂晉夫人以乾隆元年正月疾卒享年五十有五長子憲曾前夫人徐氏出康熙戊子舉人次宣曾王氏出康熙甲午舉人次守曾雍正癸卯舉人甲辰進士授四川驛鹽道按察司副使以夫人疾革未赴任孫男八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女教之明嫡媵恩隆同氣之愛下型於所生及俗之傾繼室有涼德而父子兄弟咸不得其情有碩夫人秉德之貞盡室和寧有孚以光亨及而雲仍家則是承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銘

宜人姓王氏孟津王文安公諱鐸之孫太常寺少卿諱無咎之女明大司馬忠節公之孫婦監察御史贈僉都御史諱兆琳之子婦光祿卿諱謙恆之妻承曾光曾耀曾之母也年十五歸於呂幼稟母教通詩禮其爲婦宗婦之長者皆羨焉其爲母宗婦之少者皆師焉與光祿相愛敬以成厥家族姻鄉黨有述焉余爲耀曾同年友而光祿信余最篤以文學禮義相正嘗語余曰吾生平無媵侍或疑吾妻不能容非也家事治子孫成行吾自謂可無此耳宜人與光祿生同年卒後一歲爲夫婦者六十有一年逮事舅姑並越二紀子三人伯仲舉乙科耀曾歷官四川按察使所至獲民譽孫曾繩繩耳目髮齒至耄不衰卒之日言動如平時以余所聞見婦人之德與福兼蔑與宜人匹者宜人生於順治十年六月卒於雍正七年十月余旣誌光祿矣故子姓戚屬不具銘曰

曰豫曰豐民生所善布列六位憂虞過半有碩宜人得天獨贏美合令終爲戚爲恆族姓來賁夫家世隆所儀則賢盡室融融上學舅姑下儀子婦有孫有曾康強壽耇在生曠榮考終相次憎此幽宮永廕世嗣

趙孺人翟氏墓誌銘

孺人姓翟氏涇縣趙贈君濬之繼室御史青藜之母也少歸贈君順於姑宜其家人家素封執婦事如寒素其後中落處之泰然前孺人左氏子一女二孺人子女各二數十年無閒言姑既歿迎姑之女兄於家忠養久而不怠贈君歿蓋藏以付長子預俾秉家政預爲縣令浙東青藜入翰林迎養於京師乾隆八年夏孺人思歸少子希文侍五月朔日於潞河登舟是月晦前二日遘微疾卒於德州舟次青藜悔痛再以書請銘述孺人勤家教子語甚詳兼及贈君義事余按銘者誄之遺也非於德於功於言有立或有奇節義烈無以舉其辭據狀孺人乃履順而持家有法度者贈君則富而好行其德於法尙未可以銘然及吾門者有所祈嚮而可信其操行之終不迷青藜其一焉古之人善善及其子孫況父母乎故援斯義而爲之銘使青藜知成親之名在自敬其身而後此所宜自奮厲者甚重且遠也贈君貢生候選訓導預邑庠生以薦舉知浙江餘姚嘉興二縣青藜壬子中順天鄉試丙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編修改江西道御史著直聲希文丙辰中本省鄉試女五人皆適士族孫八人翟氏邑舊族孺人生於康熙二十三年卒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祔於贈君之兆在某鄉某原銘曰

爲婦爲母可富可貧以睦以嫺內和外親貴而思約老而益勤德言諄諄孫曾永循

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八年冬吾友朱君履安嬰疾沈痼動息不自由余心憂之而竊幸其有良妻余里居時過履安食飲盤匜杯斝必潔修而家無女奴今履安疾雖困孺人左右焉必能自苦以適履安踰歲而履安以書來曰吾妻死矣吾憫其生之勤也欲丐子文以列幽墟且子在難吾妻能與吾同憂其垂死時吾謂必得此於子矣昔辛卯之冬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下江寧縣獄同學二三君子朝夕會履安所履安或以事出諸君子頻去來孺人必先爲具以時候問無使渴飢方是時大府命吏迹與余往來者甚嚴一日縣令以他事入履安門巷或告曰履安亦相隨入獄矣孺人驚悸成疾久而不瘳今其死猶緣故疾動也嗚呼余以昏憊不能自敬戒以卽於罪戾而累於朋友一至此乎非孺人既死而履安自言之余不知也履安徵銘之書一歲六七至既而曰速爲之及吾之見也余心隱焉夜不能寐晨起而志之孺人姓王氏江寧縣人享年五十有五子三人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長子老身苦辛以有年疾則莫養而死獨先命乎命乎永賫志於窮泉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銘

康熙辛卯九月歙縣許起昆持其母行狀因吾友吳君東巖來乞銘東巖於其母爲族子而狀卽東巖所作也余既許諾踰月而被逮又二年出獄東巖適在京師復以爲言余曰吾非敢負諾責也恐爲傳人其言不足以列幽墟曰子淺之乎視許生也因復以狀來請觀之辭達而事信余無以易焉因撮其語而係以銘狀曰爲人婦而以喪經終其世者惟吾族姑許節母節母幼時父客死輿櫬歸衣衰泣血哀動族黨年十六歸同邑許昌禎入門姑寢疾已六月餘矣厥明卽解妝侍湯藥動息扶將姑將瞑泣曰吾生不與若久處吾魂魄猶相依居姑喪與祖姑臥起祥禫畢踰歲生男未彌月夫驟病強起在視足弱常匍匐戶楅閉夫不起卽絕食飲祖姑泣納兒懷中久之乃乳兒居無何祖姑卒依繼姑繼姑又卒其生而忠養死喪以禮一視姑節母壘遭閔凶及繼姑死益自傷嘔血寢疾數歲而卒年四十有三其歸許近三十年爲嫠凡二十三四年而服苴菅及朞喪不下二十年艱貞苦恨自節母而外蓋未之見也卒之後家人啓篋笥嫁時衣

物如新蓋終其身未御云起昆爲邑諸生以文藝稱於時儕行身謹飭東巖云皆節母之教也以某年月日奉母柩合葬父墓某鄉某原

銘曰

煢煢二世嫠仔肩病姑呻吟兒欒欒死之不得生憂纏天以百罹樸貞賢蛻此短晷何恨焉

高善登妻方氏墓誌銘

四川夔州府學增廣生梁山高善登妻方氏工部主事諱登嶧之女己丑進士式濟之妹也於余爲妹之無移服而未遠者工部居近吾家式濟童稚視余如嚴師至其家必從問經書古文妹常在旁高氏故華族流寓金陵甚貧妹歸不逮舅姑能忠養祖姑兼奉尊嫜之嫠自工部父子以家禍謫戍黑龍江族衆北徙善登餬口四方妹獨持門戶忍飢寒課子吾宗在金陵者或窶艱自顧不暇或不相往來惟歲時一返余家視道希兄弟如近親喜憂必告時通有無然逾時閱歲必歸之以爲信不可曲止其後年餘絶無假貸道希兄弟時候問門者每以他出辭入視戶累外鍵雍正己酉秋疾既亟道希始聞奔視臥榻席別無覆薦惟少子在側急購衾茵進藥物越二日而卒老婢曰年來以假貸不能歸衣敝履穿戒姪輩至即鍵戶堅辭曰無爲使忡忡也時長子允從父歸西川應鄉試道希道永道章視含斂以書來告嗚呼先王制禮小功皆在他邦加一等其此故也夫余與道希兄弟悔痛不可追矣然其性行之艱貞不可使終泯也故質言之俾異日以奠於幽宮妹諱數年五十有一子二人允乾隆元年恩科舉人暉縣庠生銘曰

假而非女士遭變砥節志事當如何吁悌乎隱愍而莫之恤惟生者之瘁

贈孺人鄒氏墓誌銘

孺人姓鄒氏友人余東木之妻學子熒之母也世儒族家宜黃之潭溪幼通詩書流覽傳記東木垂髫以試事過潭溪孺人之父偉其容貌請於親字焉及嫁宮事無違娣姒皆宜之暇時喜吟詠姑止之遂不復爲熒稚齒經書皆孺人所授東木爲諸生歲授經鄰邑孺人紡績苦辛勤養及成進士館選入

上書房課讀而孺人卒於家始熒之從余游也能倍誦十三經絶意進取思力踐古人之學既而以族人陵侮就有司求試舉於鄉及母歿痛生養未致請余爲銘幽之文余告之曰非文之難而義無以立之難姑卑之毋高論曩子能定心廣志而學有所成則亦如曾氏輩銘其母者得據以爲辭矣雷同敘次婦事之常覽者欲臥將焉用此孺人既歿且十年熒以余卜宅改葬先祖暨亡兄弟自京師跋涉來承事必得余文然後歸乃舉其崖略幷述前言使熒怵然於往不可追而來者猶可自奮厲也孺人卒於雍正癸丑十有一月年四十有二以乾隆元年

覃恩贈孺人祖闇鄉貢士湖廣臨武縣令父用揆國學生子二熒壬子舉人光縣學生女二俱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夫之榮命不延名彰徹在子賢銘爲德輿使國人稱願是爲君子之母熒與光與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二

墓表

季瑞臣墓表

先生季姓諱熙字瑞臣上元人明季諸生教授里巷閒卒年七十有五有子咸若與余爲兄弟交庚午春余弟椒塗疾革余體氣忽變常先君子命避居野寺咸若有弟早夭與余相憐也招至其家館余于門側小室而先生授經南堂家無僕婢傭農家子未成童每質明先生起視童子掃除室堂庭階捧盥設饘粥賓爲賓主爲主焉傭者亦自得其爲僕焉頃閒學子至受業以次師爲師焉弟子爲弟子焉薄暮移坐階下延客語咸若授徒歸進果蔬酒漿漏鼓移乃罷父爲父焉子爲子焉咸若之妻常侍姑至余家左右扶將姑爲姑焉婦爲婦焉昔程子嘗歎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盡其分者之多而余觀詩書所稱以及周官戴記所陳述每思古者教化備而禮俗型無貧富貴賤男女少長各得其分而性命之情安當其時比庶之家法後世士大夫有不能守者矣因欲爲文著所見于先生父子閒者以示鄉人而未就也越三十年至今庚子咸若來徵銘乃揭前事以表于墓先生于書無不究覽尤深于易數而未嘗與人言嘗以思子詩視先君子然後知所得於詩亦有過人者楊先生鹿園金陵奇士也於時人概不快意獨與先生爲寂寞交先生寡語言終日溫溫獨時與楊先生扶杖矯首郊野則劇飲縱談大樂或樂未畢而繼之以哀咸若云先生卒于康熙壬申妻某氏卒于康熙壬辰以某年月日合葬安德鄉獨樹山之陽桐城方某述

萬季野墓表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既歿有弟子曰黃宗羲黎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于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于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既

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溷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爲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卽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藁及羣書遂不知所歸余迍邅轗軻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既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行濟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敘列而獨著其所闡明于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梅徵君墓表

徵君姓梅氏諱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康熙辛未余再至京師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譽者皆聚於京師而君與四明萬季野亦至季野浙之懸君子也君亦不事科舉有年矣余訖焉皆曰吾懼獨學無友而蔑以成所業也季野承念臺劉公之學自少以明史自任而兼辨古禮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鳴及爲科舉之學者皆輳焉旬講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而君所抱厤算之說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貞及其徒二數人從問焉君常閉戶殫思與吾友崑繩北固遊時偕來就余而余亦數相過乃知君博覽羣書於天文地理莫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人北固嘗與同舍館告余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吾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其後李文貞以君厤算書進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於德州行在所

命坐賜食三接皆彌日

御書積學參微以賜於時公卿大夫羣士皆延跂願交而君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又數年壬辰

詔開蒙養齋修樂律厤算書下江南制府徵其孫瑴成入侍律呂正義成驛致

命校勘辛丑夏厤算書成瑴成請假歸省逾月而君卒時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紀其喪爲營窀穸由是世士皆榮君之遇而嘆季野獨任明史而蔑由上聞丙子之秋余與季野別於京師卽豫以誌銘屬余及余北徙而季野卒於浙東過時乃聞其喪爲文將以歸其子姓卭之鄉人莫有知者而瑴成與余供事蒙養齋爲昵好自徵君之歿閱月踰時相見必以銘幽之文爲言而衰疾日以底滯既不逮事乃略敘以列外碑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徵君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世有聞人自徵君爲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甚痛君歿赴弔哭失聲父士昌隱居治易春秋母胡氏子以燕癸酉舉人君及妻陳氏以瑴成貴

誥贈如其官階所著厤算叢書八十六種勿菴文集若干卷筆記若干卷惟平三角舉要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塹堵測量筆算厤學駢枝交食蒙求七種厤學疑問三卷李文貞鋟版行于世

田閒先生墓表

先生姓錢氏諱澄之字飲光苞大父行也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

於皖反過樅陽宿家僕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禱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答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爲不寧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頤信宿其石巖自是先生遊吳越必維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語連夕乃去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逆閹餘黨也巡按至皖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拔車而攬其帷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遽以爲病顛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嘗是時幾社復社始興比郡中主壇坫與相望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尾吾邑則先生與吾宗塗山及密之職之而先生與陳臥子夏彝仲交最善遂爲雲龍社以聯吳淞冀接武於東林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閒治諸經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所著田閒詩學田閒易學莊屈合詁及文集行於世先君子閒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見惟先生及黃岡二杜公耳杜公流寓金陵朝夕至吾家自爲兒童捧盤盂以侍漱滌卽教以屏俗學專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勖不約而同爾時雖心慕焉而未之能篤信也及先兄翻然有志於斯而諸公皆歿每恨獨學無所取衷而先兄復中道而棄余每思父兄長老之言未嘗不自疚夙心之負也二杜公之歿也苞皆有述焉而先生之世嗣遠隔舊鄉平生潛德隱行無從而得之而今不肖之軀亦老死無日矣乃姑志其大略俾兄子道希以告於先生之墓力能鐫之必終碣焉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望前五日後學方苞表（杜先生蒼略每盲自楊左個獨抱陽三烈士聲震海內時才士爭思奮死以立名義因道鏡先生爲衆所推挫巡按其始事也余以巡按終不作爲疑杜先生亦未知其群閉叩之白鷺先生云御史移文咨革督學黜之曰必欲甘心焉則入告具言其所以乃止因歎諸生無權而巡按不敢自治督學長清議以忤同官一代風教所積於斯可見然鄉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而子盍以爲師管仲立賈誼之識則其氣象不可復見矣白鷺職之之子也諱中發於余爲諸父之無務服者惟塗山以詩名吾鄉孝謹寬厚其言信而有徵故并記之）

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

公諱勉字素來先世閩之莆田人明季避倭亂移家京師入國朝以拔貢生知同州又知光州遷紹興郡丞官罷流滯江南僑寓棠邑留稼村往來金陵與吾宗故老塗山及黃岡二杜公遊見先君子詩許以吾母繼室及先君入贅公客死踰年矣苞兄弟三人馮氏姊鮑氏妹皆生於外家苞幼多疾吾母中夜爲摩腹及足時道古記及外祖父母舊事以移其心苞耳熟焉公少寠艱歲祲不食者二日矣中貴人或以文請餽十金不應故人聞而義之舉繼粟焉由是知名保定總兵賀某以禮致幕下嘗爲賀單騎入山寨諭寇出降代治兵凡麾下將吏皆隸部勒爲紹興司馬遏海寇擒蕭山令平天台山賊功不得御而以忤勢家罷官崇禎末公父以展墓隸陽閩中絕音耗公在同州聞閩邦歸順卽具文大府監司乞解官求父數月中固請至再三會卹至乃止其他庸行不可殫記外祖母林宜人苞猶及焉篤老浣濯縫紉不自休旬日必燂湯沐苞兄弟苞疾摩腹及足與吾母遞代宜人卒苞四歲矣塋以昧旦墓距村一里而近壺室皆往苞忽驚寤裸跣而趨葬所大驚吾父吾母及會葬人猶昨日事也自先君子歸金陵余奔走四方惟弔叔舅之喪一至外家其後叔舅之子伯舅之孫並移家金陵各餬口四方封樹無主常思爲買墓田數畝屬耕者以守之顧自念大父叔父母兄弟皆既葬而起攢妻嫂暴露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何暇及外家之邱隴乎今衰病日劇感念往事不容於心乃略敘吾母所口道以歸叔舅之子以蜮使碣焉據行狀及德政碑載公質行宦績甚具而概弗採著不敢傳疑以溢美於所尊禮也伯舅聖穆以奔喪卒於光叔舅敬儀客死於淮術者皆曰葬地則然嗚呼悕矣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公諱橚字岷麓山西太原府保德州人祖諱名武明崇禎末流賊寇開封力戰死之贈右都督父諱宗呂順治壬辰進士公性沈毅忼慨有大志少孤貧致勤于文學而不欲以文士自名既成進士久之授麻城令年五十餘矣自縣令六遷而至吏部侍郎其令麻城也未三年而入爲行人踰年擢戶科給事充己卯江南鄉試副主考未返命遷鴻臚寺少卿提督浙江學政既事赴闕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六日遷左副都御史踰年遷工部右侍郎兼攝刑部右侍郎事尋改吏部右侍郎時

天子嚮公甚殷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公遽以疾卒公始之官以車一乘僕二人麻城故壯縣訟獄紛綸盜賊數起公至逾月不出一令邑人大驚其老奸宿橐皆曰令如虎方病未可測也平時訴縣庭者日數十百人公爲期五日一收告令訟者立堂下次第傳訊每就鞫辭摘發其隱私立責而遣之自是訟期求直者乃數人耳功令凡劫盜不時獲守土者奪官用此吏皆諱盜而苛責被劫者誣汚拷掠困辱過于失財由是被劫者例以竊報雖捕獲終無死法苟置之死監司以上輒得持短長由是盜益逞民益憊公始至盜發即持卷詣大府曰此劇盜也雖以竊聞獲必殲焉大府許諾獲九人即日杖殺其七餘斃獄中自是終公任境內皆宴眠公之按試兩浙也舟行過北新關關吏難之公怒使告曰吾行裝具在果有私財速揭報不者吾奉

天子命按試諸生而若以賄要商民困可知矣吾止此今拜疏入告司關者大窘躬至舟次謝罪請行自是所至有司貪縱者畏公如大府公自戊午舉于鄉即以文名京師至乙丑始成進士待選又十餘年學使者爭迎致賓館山左劉公木齋至江南刮除舊習南士爭先學古己卯榜揭不遇者皆頌公之明浙東西建督學祠春秋時祀至今不廢者惟公及顏編修光斅耳公平生雅不欲以文學知名而所表襮大抵皆文事其給事戶科未數月而有江南之命返自浙始列于九卿而疾作矣所欲自見於世者概不得設施此余所以深惜於公而又不獨爲公惜也余始見公于督學宛平高公使院高以國士遇余公實啓之及公主試而余適爲選首例執弟子之禮以見公三辭曰此世俗之淺意也子不見顧涇陽孫柏潭已事乎余對曰吾不敢爲世俗之所驚也且始見時公年長以倍矣然公每接余周旋談笑必雜以朋友之禮與辭癸未仲夏見余于廣陵一夕酒半自述中歲喪耦血氣早衰而憂後嗣之弱余愴然心動蓋自是不獲與公再見矣余聞公喪以老母衰疾未克赴弔無何而身及于難忽忽至今念此生終不獲哭公于墓道乃述所親得于公者以爲表而歸其孤其行身處家涖官之詳無所考驗故信以傳信而不敢有溢美之言然即余所知之一二亦足想見公之爲人矣公卒於康熙甲申十月年五十有八以丙戌十月朔後二日葬于州西理實陵前夫人李氏祔後夫人呂氏子宏焯康熙己亥秋九月朔後四日江東門人方苞表

工科給事中素菴暢公墓表

故工科給事中素菴暢公與故戶部侍郎將樂廖公蓮山同爲縣令江南所治鄰接志相得康熙庚午爲鄉試同考官文皆互閱廖公於公房見苞文大異之公亦稱善交論力薦雖卒無成而一時以爲美談廖公官江南及京師久苞特得從游而公終身僅再三接雍正六年秋公之孫俊以父中掄命請表墓距公之歿十有七年矣公始令祁門黠豪壟卻水碓私饒葬里下雜共及補稷山偏介關塞會大師征噶爾丹有司按地徵餉及凱旋議給散少需緩民大閧前令憚急公出諭即以充正賦乃安堵辨死獄既成者二一革積弊十六條邑故荒殘蔡村陽平東西衞逃亡尤衆公招徠給牛種而緩其徵歸

者相踵鄉鎮水道及市集爲鄰邑豪奪者盡復之稷人里爲祠歲時
聚拜康熙四十二年行取補禮部主事尋擢工科給事中方欲有所
設張忽中風痺遂告休公友第閬于鄉事繼母誠孝奔喪慟絕數日
後始知次子新喪嗚呼觀公之質行吏治信可謂修飭之君子矣然
非俊求表而以鄉人崇祀之籍來雖久故如苞亦未之前聞也昔李
翺曾鞏嘗歎魏晉以後文字曖昧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跡亦闇鬱
而不章而余考韓歐諸誌銘其親知故舊或以小善見錄而衆載其
言用此知沒世之稱亦有幸有不幸焉廖公治休寧及居臺中列九
卿皆有聲惜余從遊時未叩其詳後各分散道里違遠喪紀莫通獨
居私念未嘗不以自咎也以余恨于廖公之無述則俊之請又惡可
得而辭公諱泰兆河南新鄉人康熙乙卯舉人己未進士卒於康熙
五十年三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五祖諱四肢庠生父諱策順治丙戌
舉人通經喪祭一遵朱子家禮母王氏繼母王氏妻某氏子三人中
振中擢附學生早卒中掄及俊皆學生次孫于態雍正甲辰進士以
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孺人某氏祔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雍正六年春江西布政使涇陽王公以左副都御史徵秋八月至京
師進見首言巡撫某治尚刻深數語屬吏方今時勢譬諸醫藥安調
榮衛古方無所用之會以猛毒攻勿問何證僚吏皆遵信恐爲赤子
憂
天子感焉立擢某廷訊而擢公工部右侍郎尋改刑部某至曰臣在
江西事從嚴律從重欲恩出自上耳
天子震怒曰朕何自知爾用心若此且如爾所不奏而施行者何限
斯言使我戰慄汗流浹背立落某職而
諭戒內外臣工當是時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自畿甸達山陬海隅
莫不抃踊相慶誦
天子聖明公亦以此名聞天下而自入臺府即病痁寖深寖劇竟卒
於逾歲之冬公始爲庶常貧不能舉火閉戶誦經書不習課試文字
用此散館復留教習三年衆以爲哈而余獨意其有以爲及雍正元
年改御史巡城有大豪殺人巧脫而以他人抵獄成於九門提督隆
科多諸法司相視莫敢異同公抗言以爭卒免之轉吏科都給事出
爲湖北督糧道遷江西布政使所涖必詰奸蠹除弊政其在江西大
府方以威嚴率下百城蕩恐公獨謣謣支柱其閒吏庇而民依焉公
疾既篤嘗語余曰吾自討莫如死宜吾晚而通籍碌碌翰林中又十
餘年及出爲監司動制於長官齟齬艱今驟叨
恩遇列九卿而天抗我不能旬月供職舉生平所學少自達於
明天子欲告歸則非其時賴寵懷祿以負宿心覥淸議吾身一日而
生則吾心一日而死不若身死爲安惟子知我非貌言也公嘗與王
徵君爾緝講學灃川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癸卯以前有日省錄
反自江西詩說成既遘疾夜不能寐輒思尚書疑義且伏枕爲草竟
今文二十八篇平生祿賜必於官中盡之以賑凶饑修城垣學舍家
無一椽一畝之殖死無以歸其喪先卒之三月自爲挽歌而以誌銘
屬余余爲文不可以期恐不逮事與其子穆議更請於高安朱相國
既成葬乃表於其墓之阡公諱承烈字曳功康熙乙酉鄉試以五經
爲舉首己丑成進士年六十有四其葬地及先世各跡考妣妻子咸
屬誌具矣

朱字綠墓表

余之交未有先於字綠者康熙丙寅歸試于皖先君子攜持以行儕
輩閒籍籍言宿松朱生因從先君子訪字綠於逆旅辭氣果不類世
俗人將返金陵遂定交字綠父事先君子而余兄事字綠是歲字綠
以選貢入太學海內知名士皆聚于京師以風華相標置獨字綠褐
衣布履行稠人中時語古文推宋濳虛語時文推劉無垢字綠見

所業遂歸讀書杜溪及壬午再至京師聲譽一日赫然公卿閒二君
若爲小屈焉遂連舉甲乙科入翰林館中先達皆嚴憚之歲丙子余
有事故鄉而字緣適客于皖丁丑戊寅歸休于家而字緣適授經金
陵癸未丙戌再赴公車而字緣皆在京師故平生執友相聚之久且
密未有若字緣者字緣強記文章雄健尤熟于有明遺事抵掌論述
不遺名地其客金陵先君子每不自適輒曰爲我召朱生字緣體有
奧夏月尤甚然每與先君子酣嬉終日解衣盤薄余兄弟左右其閒
不覺其難近也始字緣歸自京師築室其邑之西山名曰杜溪將著
書以終老焉其再出也以家貧多累又自恃體素強齒猶未也雖遲
之數年未爲晚而竟死於羇既遘疾半歲中四以書抵余未嘗不自
恨也字緣諱書以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
日歸葬于某鄉某原子二長曉淳樸能家事次曙志承其父學辛卯
八月朔日方苞表

汪武曹墓表

君姓汪氏諱份字武曹長洲人也康熙丁卯戊辰閒吳中以文學知
名者君與常孰陶元淳子師同邑何焯屺瞻皆與余遊當是時峴山
徐司寇常孰翁司成方收召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第如
持券然三君皆吳人素遊其門而自矜持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
蓋其曹不與館選君及屺瞻屢躓于舉場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
屺瞻交絶於二家而徐尤甚至辯訟於大府子師與翁亦忤惟君無
違言君容氣靜以和而性實伉直遊太學時嘗與益都趙贊善執信
會廣坐中趙年少志得負名稱傲倪一世自公卿以下皆畏其口坐
人或爲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斥數厲趙雖交訌而氣實爲之奪
平生遇要人常避遠而時出正議以繩公卿負民譽者用此薦紳士
類頗隱憚之余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虞山錢受之嘗私語
君其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子師聞而
規余屺瞻爭之強辯之數惟君亦弗心慊也既老乃曰吾今而知子
非過言君與余相知爲深而合聚亦最久疾既困執余手而言曰吾
夙與子期孰後死爲誌其墓吾今先子矣君喪既歸其子未以葬告
余衰疾多事忽忽踰十年會故人子宋華金請表其父墓甚力顧義
不得先於君乃述君行身之大略而志前言以授其弟之子塾芳而
歸其子君所訂四書大全及唐宋八家古文明以來時文行於世晚
歲辨春秋書爵非褒書人非貶爲書二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爲河
防考十卷歿時子不在側以付弟士鈜而士鈜尋卒叩其家無聞焉
他年二書若出學者宜知爲君作君己卯舉于鄉癸未成進士館選
以繼母憂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散館授編修甲午主廣
東鄉試辛丑冬奉
命提督雲南學政未之官竟卒享年六十有七父諱元綱陝西鞏昌
府同知母申氏繼母湯氏弟侃壬午舉人士鈜丁丑會試第一皆以
君故知名妻嵇氏子坤早卒培國學生以某年月日葬鄧尉山某原
雍正十年二月桐城方苞表

黃際飛墓表

君姓黃氏諱越字際飛江寧府上元人也未入庠序即爲督學使者
所知名稱壓其長老或相詆娸曰吾姻也是寠人子父母皆嚴急小
失意榜笞數十其授徒客游所獲一錢不得隨身妻子凍餒虛名何
益余因是心賤詆之者而甚重際飛始際飛所與游或非人余嘗於
二三君子前面詰之曰君何所爲而與夫人交如白沙之在泥矣忌
者緣此益增飾交構其閒而際飛遇余益敬以和遂閉特室潛心宋
五子書而以餘力評選制舉之文盛行於時自入
國朝排纂四書義疏紬繹先儒之緒論爲世所稱者僅二數家而際
飛其一焉余與際飛中歲各奔走四方會聚日稀及余遘難出刑部
獄里中舊好官京師者惟際飛一人無幾何際飛告歸余惘惘然也

際飛諸弟皆不事詩書少時或有違言際飛一待以誠其歸也出裝齎幷微薄舊產推予弟妹而獨行郊野求上祖邱隴悉得其徵而封樹焉雅好地理書嘗過先兄墓下曰陰流已盈壙矣探之果然雍正二年余得請歸葬際飛爲余行營風雪中幷日夜而不爲疲閒語余曰吾與子皆老矣念此生幸不爲海內士君子所遐棄而無恨於吾身惟子直諒之功茲所以報也際飛之歿也已勤誌銘歷其質行文學科名職事世繫戚屬生卒葬地詳矣而子白麟復固以表請感念平生離合之迹始終之義乃著其所獨知于際飛者而繫其後曰墓之有誌以納于壙義主于識其人之實其道宜一而已唐柳宗元以哀其姊而貳之非古也外碑之表依表之者以重緣孝子之心所以光揚其親者不一而足則受其請者各以其意爲之可也余既爲表以歸白麟因發斯義使後之人有則焉

李世得墓表

君諱鍾倫字世得安溪人相國文貞公之冢子也公巡撫直隸余過保定留院中兼旬君朝夕就余言誾而禮恭河閒王振聲曰公子性孤特視世士蔑如此曲體公心以下子耳君幼異敏甫十歲即知孝敬親視藥物公宦於朝太夫人春秋高留閩君侍母以養大母生養死藏君常在側公守制京邸服闋視學京畿乃相從於使院公篤志經學以官中事劇自治易詩書而以三禮屬君君所治皆有端緒不數年五官之說成故君之卒也文貞公水漿不入於口者幾三日蓋不惟子之痛痛其足以承學繼志而爲人世惜此材也君既歿二十有二年子淸藻以文貞公所爲誌銘及祭告之文求表墓且曰某困公車久將遂歸卒先人業嗚呼古之學父子相繼而後成者多矣君其端有得於徒邪君以康熙癸酉舉於鄉丙戌三月卒於保定官署年四十有四妻黃氏繼室何氏淸藻丁酉舉人淸馥質厚安雅余嘗謂其氣度於文貞爲近承蔭由郎官出守大名以廉正著聲淸泰邑庠生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本里成道院前桐城方苞撰

宋山言墓表

君諱至字山言河南商邱人吏部尚書諱犖之子也尚書負詩名所交皆一時名輩君五六歲客至輒摳衣趨坐側聽長者言論成童後所游從皆父行遂繼以詩名而困於舉場餘二十年自長洲韓公以文學爲海內宗羣士壇坫莫盛于吳中而尚書開府江蘇尤禮貌文士方是時吳中知名士汪份武曹張大受日容吳士玉荊山數輩皆家居生徒各數十百人天下士以文術自命者過吳中必進謁尚書而退從諸君子游會君覲省則吳中文士之會君必與焉而韓公長子祖語亦家居凡衆會二公子所在鄉之者如環康熙己卯余與武曹祖語舉于鄉而祖語之弟祖昭與君舉京兆余赴禮部試始見君于韓公所韓公賓燕數與君與焉君接朋齒皆肅以和而於余及武曹尤若所嚴憚者自尚書內召吳中諸君子宦學各分散而韓公尋卒尚書亦告歸天下士之過吳中至京師者皆漠然無所向及余雖後則曩時游好留京師及家居而尚存者十不二三矣君既歿八年其子華金持狀及緯蕭堂詩請表碣按其狀首載君遺命毋求誌銘發其詩余與武曹無見焉而即境即事雖碌碌者必目其人用此見君與人之厚出言之誠而與世士之務爲聲華者異矣君守官事親動合禮度狀所載甚具而皆人事之常也其詩久行于世故概弗敘論而備述數十年中朋游盛衰離合之迹以志余悲而君之爲人即是可想見矣君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入

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散館授編修辛卯主貴州鄉試壬辰督學浙江丁尚書憂服闋遂家居日與親故酣嬉泉石閒卒於雍正三年十月享年七十安人劉氏有賢行善治家後君四年卒君以雍正五年三月葬尚書兆域劉安人以七年十二月祔葬金辛丑進士候選主事女一適士人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三晉士大夫語其鄉人立名義而多文者必曰張潮州拗齋絳人楊黃在並稱其子亦堪嘗至京師會余疾遂觀滄海息足於天津再逾時以侯余瘳既相見僦屋閉門手錄余經說及論定子史將行請以小妹妻余少子時雍正九年季秋也又十有一年其妹來婦生二子矣始進一冊曰吾兄客死江介病中書此遺命侯順於舅姑而後出之發之則拗齋行略也道興之親迎也沃絳聞父老多稱拗齋質行經學而亦堪所述惟當官數事其自庶常改刑部員外郎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鉤提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宜入告事雖格閣者爲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猺獞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斃其一宥其一責以偵緝終君之任盜不敢窺改知潮州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衆千餘人君聞即日馳至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葉祁山設疑嚴守而揚軍聲賊不敢逼會夜半大風起簡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軍至城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斬其渠魁二人衆散降巡撫將奏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興大獄株連多恐轉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戕親迎者於路而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微迹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遲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潛致君家君曰吾官可罷獄辭不可更也卒行法或假親王命以開礦大府不敢詰君命縛執出龍牌衆色然駭君命繫獄以牌申大府情既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曰吾性拗幸而歸畏途可復即乎亦堪朝夕近余凡踰年而不自言求表其父其所述皆當官實事不可詒託者蓋知余慎於文而難以情假也其別余也曰堪少不樂爲時人之學無明師友勸而無所年今五十有四矣兄弟三人惟堪也存而皆無子將南浮江湘就二三同好謀挈家累以從先生游以北以南庶所學粗有所成侯先生之閒一訂先人遺書死不恨矣亦堪以仲冬歸次年四月適江西至楊黃在所遂死建昌而其家失火累世藏書暨平生集古金石刻近世名賢手蹟古器奇石皆燼焉而君及亦堪所述造遂無一存者君諱克疑字偉公先世直隸眞定人元末徙居山西聞喜縣之夏莊祖諱忻父諱根樸並邑諸生君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妻楊氏子三人長亦員季亦常女七人皆適士族粵東許曰熾君在潮州所得士也時知絳州閔師門剝喪爲亦堪取其親同姓本忠爲嗣閔君側室范氏少寡守貞據爲庶母立後之禮取君族舅弟之子亦安以嗣君卒於康熙辛丑六月年七十有六葬於夏莊先兆之次江東方苞表

兵部尙書法公墓表

康熙癸巳
詔修樂律曆算書特開
蒙養齋
命皇子董事余與徐公蝶園承修樂律聞叩同官及勳戚中志在君
國而氣足以舉之學足以濟之者首推法公淵若且曰
上爲諸王擇傅吾對法某雖以侍
皇子得過而臣愚心竊謂舍某無堪此者乙未夏公復侍
皇子始見余即曰吾與子未面而心傾久矣然子頗知並世有法某否時中貴人有氣燄者朝夕傳
旨非命事專及於余不敢交一言而公則視之蔑如辭色間無幾微假借乃與公爲友逾歲公巡撫廣東旋奉
命巡察海疆歷粵閩兩浙江南以使事歸報懇請削職赴西邊敵愾越八年雍正甲辰余請假歸葬而公督學江南時叩吾廬出所爲詩以心腑相示始知公忠孝發於至誠體國憂民常恨未得同志合道人相與輔成治教而深患時人惟知以虛僞比周自便其身圖公自

爲庶常即荷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以檢討擢侍講學士及中廢復起躐越班行
開府廣東及
聖祖登遐公自西邊入臨
世宗憲皇帝旋命校士江南移撫浙江入爲大司馬天下士皆想望
風采而公益以國事爲己任然居津要者多畏公伉直深心嫉之
世宗憲皇帝亦微見其然以公爲勳戚故舊聽公閒居衆謂實相保
全以待異日之大用也公時寓居古寺終歲不還私室余數過從見
公疏布羊裘從者老僕一人脩然若有以自得者
今皇帝嗣位大司空來公學圃掌教咸安宮官學生引公與故大司
空赫公自助時余以
先帝之喪入宿
武英殿直房踰再期公與赫公時冒風雪扶杖過余講問移時余陰
喜二公雖老天或留之而倘有以爲而赫公旋以疾乞休公臥疾不
起病既深余往問俯仰平生毅然也已而相視泫然公之歿也命家
人毋作狀誌故出秉節鉞入爲九卿訏謨美政胥無傳焉惟在廣東
特參大吏更鹽政粵人至今思之而蝶園言公爲近臣
上時巡齊魯秦晉吳越朝夕扈從侍
皇子講誦十年直辭正色
聖祖嘉與謂獨能不欺又自西邊歸者言公偃臥土室枯寂如老僧
而見王公大帥時以大義相責皆人所不敢言嗚呼公之誠心義氣
動於
君信於友朋者豈偶然哉公諱海元舅忠勇公諱國綱之次子也癸
酉舉京兆甲戌成進士母他他拉氏
誥封一品夫人生母徐氏妻崔氏
封贈如公階卒年六十有七無子以兄子介祿嗣後九年兄子介福
督學江南安徽諸郡以叔父慶上公選刻公詩請表嗚呼根於忠孝
剛正之氣不可屈撓者公之學也詩豈足以傳公之學哉然讀其詩
足以發人忠孝之心則亦其學之誠而形者乃流涕而爲之書乾隆
十年春正月江東同學方苞表

吳宥函墓表

吳啓昆字宥函江寧人先兄及余始入庠序與劉古塘張彝歎數君
子以義相然信而宥函近亞之自爲諸生歷科第選庶常課試文出
同列爭傳誦而未嘗以此自多惟閉門勤經訓其與人交不可得而
親疏既通籍常徒步賃從者一人守舍炊者一人兼旬不肉食而勤
營近郊高敞地葬鄉人客死者倡建金陵會館於京城西南隅罄其
數十年授徒貲聚始太守長沙陳公鵬年謂君才可立事及改官御
史巡視北城所部肅然會先世墓界爲土人所侵告歸訟之遂卒於
家諸子因吾子弟以請銘歲時無虛至今九年而未克就以宥函之
學行已再見於余文也冬十有一月聞寶應王懋竑予中之喪其子
姓及淮南故舊皆謂銘幽之文余義不容辭追思自辛亥以前交疏
善微而假以誌表哀辭者有之矣其後公事日殷雖故舊親知多闕
焉感念平生游好乖隔凋殘欲總而籍之略舉行能兼存名字州里
而自揣年力恐終無其期乃表宥函之墓而附論江介士友與余兄
弟齒相後先者繫于篇終庶幾九原有知衆鑒余事與心違而非于
友道之厚薄淺深失其倫序云宥函癸巳舉于鄉辛丑成進士卒于
雍正癸丑某月年七十有四所著春秋周易臆說行於世妻某氏子
三人長鏡源雍正丙午舉人次雲垙雍正甲辰舉人太倉州學正次
某太學生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乾隆六年季冬桐城方苞表
系曰余先世家皖桐曾大父遷金陵百有餘年矣自成童隨先兄與
朋齒游樂其風尙坦夷多修飭之君子劉張二子外交近焉者曰龔
纓孝水季咸若宏紓而比於宥函者曰程士馨若韓郭長春蔚瞻十

年以長者曰蔡擎念詒徐佩子遂黃瑞輯五長以倍者曰杜拔亮生朱圻次郊往來江介信余尤篤者故鄉則吳御柳寬楊周監二懷寗則潘介紛石歙縣則吳贍泰東巖祁門則汪鴻瑞獻其盱貽則李沛霖岱雲余爲羇終世而諸君子各凋喪於舊鄉雖喪紀亦不能通每念諸君子質行文學雖未能並迹古賢而已行著於鄉國聲聞於四方徒以居下處幽泯焉將與草木同腐故凡數而次列之俾海內篤古而達於辭者略知其名字或經過州部叩其行跡於子孫鄉人而論述焉其登甲科致顯仕及交疎而知之未審生而存歿而已見余文者不在列蓋玆以志余心之內疚而非敢謂見於余文遂足爲諸君子輕重也

陳西臺墓表

當考明史自流賊橫發於秦隴毒痡冀北河南荆益庸蜀滇黔兩粵之閒凡破州屠邑必有諸生數輩號召族姻奮死守戰以衞鄉里而甘以身殉蓋由太祖立國之初每下一路必延聘耆儒講論治體終明之世所以愛養庠序學校之士而厲之以禮教者實非兩漢唐宋所能幾故逮其亡而義勇忠誠之氣激發於士類者尤衆且烈也武宣陳世珮生於明末

國初諸生也康熙甲寅吳三桂反據廣西役充斂重有田者執契以畀人而莫之敢承君以諸生爲里長竭家財代應徭賦及平定悉反其田有廖姓世以豪暴患邑中當明之亡嶺表盜賊蜂起廖姓奪人土田婦女邑令莫能制避逃境外君之父糾合溫黎二族三路掩襲殲其渠魁反所侵掠而一無私焉大府遂委署縣事及吳逆之變廖姓亂心復萌君密聞於當事以計擒其豪官杖殺之再世爲邑人除大憝衆皆倚焉而吏之貪冒者或欲取所求君弱冠時遠姻范姓以事逃吏誣君父隱匿置之獄君號泣求代不可摽資產以賂始得脫叔父某又爲仇家扳連將以金木訊君請代受刑由是仁孝信於邦人君有才略家屢落復起兄弟兄弟之子蕩棄先業數分予之置祭田歲入千石聚教族姻子弟之不能從師者束脩食飲膏火皆取足焉歲饑空囷倉減糶稱貸者度不能償卽還以券或得吉地私以效於君君曰子客於楊氏爲營兆域吾安得而奪之楊不能購代爲成之可也君既歿三十餘年其孫仁始以狀求表仁及吾門十年自翰林改官臺中頗知慕古賢節概余因君父子義勇數有明士氣之盛沿及昭代而其流不衰又因仁也行身之不苟而知子孫之性質多類其祖宗乃不辭而爲之表君先世廣東連平州人遷廣西至君始三世父諱明廉母蘇氏胡氏君卒於康熙四十八年年七十有九有子九人並諸生四爲儒官女七人孫三十人成進士者二舉於鄉者一曾孫二十二人鄉人多以爲積善之慶君以仁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妻王氏繼室周氏張氏並贈孺人以乾隆元年某月某日合葬於玆山之陽仁君次子先睿出也乾隆七年孟夏桐城方苞表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墓表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江南徽州歙縣程氏子也父諱伯起以妻柳氏女弟歸大興黃中丞

國初黃巡撫寗夏往依焉署鄜縣令柳氏歿黃以妹繼室罷官與中丞同歸京師復有事於陝歸至潼關舟人利其齎夜半戕而沈諸河時公九歲黃氏尋卒中丞之弟殿中宿衞諱爾悟無子因撫焉教育不異所生公少爲名諸生不遇就教職垂三十年告歸又十餘年卒於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年六十有一有子五人皆舉甲乙科其告歸也今吏部侍郎叔琳已登上甲諸子繩繩露鋒穎朝夕講誦雍容如也而公常蕭目兀坐呻吟諸子憂疑私問於母乃知其故春秋佳日每獨身出家人莫知所之既而迹之始知常徘徊城東鐵山寺及魚藻池荒墟蔓草閒欷歔掩涕蓋相傳母柳氏厝於寺葬於池旁而迷

其北域也殿中君病革嘗顧諸孫稱公之孝公悚息有頃而書曰兒一身孫今五人矣程宗宜有續者殿中君無言及公將卒諸子請命公亦無言蓋古未有以異姓而相繼者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故傳稱鄫立異姓春秋書滅禮以義起當盡歸其宗而以異姓之禮世祀所繼以比於因國而無主後者公之請於殿中君也以二子續程宗蓋恐傷垂死者之心而非禮之經式也至諸子則可繼父志而一斷以義矣此公不言之意與公工制義屢躓於舉場無憂容至老常誦經書爲人講說而無著述蓋自顧無足以釋其隱痛也嗚呼是遭變而得其時義者宜有述焉以示後之人公諱華嗇字瀾采號芳洲配吳氏浙江仁和人

誥封夫人長子叔琳辛未進士吏部右侍郎次叔琬己丑進士太僕寺少卿叔琪乙酉舉人知江南寧國府事叔璥己丑進士監察御史巡視臺灣內陞叔瑄癸巳舉人行唐縣教諭女二人並適宦族孫男十有四人以康熙五十六年十月葬於郭西新阡雍正元年十有二月桐城方苞表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查公墓表

余嘗感於夢以沈生廷芳言爲海寧查夏重銘幽之文生因請表其外祖聲山墓曰吾母謂芳能爲母之從祖言曷不爲母之父言余謝以無暇又十年生巡漕山東以書來言吾母老矣外祖先生故舊也非有言無以慰吾母之心始余在京師海寧諸查皆素交丙子館於汪氏與聲山寓同巷數過從時聲山始爲翰林甚貧窶而盤飧潔以旨叩之皆其內子所手治也余再至京師則聲山入

南書房爲時所崇居內城或寓海淀扈從塞上屢言欲就余而終未得一見及余難後則其歿久矣時論皆曰南書房爭地也未有共事此閒而不生猜嫌懷娼嫉者當長洲韓公

南書房爲

聖心所注者無如聲山而聲山推挽後進無嫉心然終爲爭者所困聲山以詩詞書法四六名然古之人弗重也故爲揭時論嗚呼其可表也已聲山諱昇字仲韋康熙丁卯舉人戊辰進士選庶吉士除編修己卯主江西鄉試充日講官由諭德庶子至少詹事祖繼序父嗣琪俱諸生

贈通奉大夫大母某氏母某氏妻陳氏並

贈夫人子二廣貢生早卒昌洵承蔭知廣東長寧縣女一適仁和沈元滄知廣東文昌縣即廷芳父也乾隆十一年正月桐城方苞撰

高仲芝墓表

君姓高氏諱廷芳諸城韓村人也自身以上至高祖五世爲諸生年十一遭亂離被掠去鄉千餘里獨身脫歸鋒鏑中父兄族姻鄉人皆奇其智能而君更務學敦質行既長家人皆恃賴焉康熙戊申地震棟宇將傾君號呼入負母出戶室盡頹母老而喪明常自悲悶嘗不知身所在君負而行遶歷室庭階則告焉如是者十年君兄弟七人父授田各三十畝及卒幼者一人無分乃以所受田給之而躬授經客遊以自活君善治生久之家大饒喪父母及同產之孤嫠皆獨任焉有餘則以潤其鄉人近村小戶有以田售者受其奇零而使留園廬曰他日易復也甲申歲大祲以子女求鬻者收養近百口逾年麥熟悉召其父母而歸之退而曰曩吾卻之則塡溝壑或陷豪家爲人奴終世矣國初重逃人之罰或匿君族兄村舍會君入城吏倉卒指君名對簿竭貲得解免竟事無一語及兄人尤以爲難君既沒十有餘年其子璿成進士官庶常始就余求表墓而以膠州張謙宜舊所表爲徵謙宜故齊魯閒立名義者其表君也偏刺薦紳學士操行之多僞而歸重於君余懼其溢美也詢諸鄉人知君有詳略而要之無瑕疵焉嗚呼君之能自砥飭即是可知矣璿之請也余與要必所聞無悖而後敢序列焉幸鄉人無後言故刪取舊表而易其言之序以

歸之君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年八十有五父諱曉歲貢生某學教諭
以長子
封奉政大夫母楊氏
封安人妻李氏子璿側室楊氏出也

王處士墓表

苞踰壯歲所得之友以禮義堅然相信者莫如金壇王澍嘗叩所由曰自吾大父篤學當陽明氏氣燄方張而堅持程朱之說以擯之先子承焉守道固窮非其義絲粟不取性木訥與人無畛域而事涉名義則爭之侃侃然澍自十歲先子授徒游學即攜持以行及澍長而先子常家居未嘗去左右耳目擩染幾三十年雖欲自菲薄而無以安於心澍少羸家無僕婢先妣出入操作必腹之而呵禁甚嚴嘗苦索餅餌痛予杖曰汝幼而貪食長更何如自先考妣即世澍之檢身日怠以疎矣又曰澍孤貧考妣葬故未備子爲我表於阡先是澍以其大父所輯學案視苞苞既受而序之故於所屬墓碣日延月滯而未暇以爲雍正三年冬苞以先父母墓表屬澍書澍責諾於苞益切踰年春澍告歸必得余文以行乃譜以授之君諱式金字度疑少承父學誦古書不治時文以澍
贈奉直大夫卒於康熙戊子七月年七十有四妻潘氏
贈宜人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年六十有五生兩子兩女惟澍存墓在某岡某原

余處士墓表

處士諱鉦字震埏其先江西臨川人也元末遷宜黄明初再世以軍功顯爵第二品佐郡爲縣令丞者以十數至處士之祖若父爲諸生處士十歲能爲詩既長益博覽好山水父縱使遊學嘗登羅浮東抵武夷求朱子遺蹟再至匡廬淹留濂溪鹿洞過柴桑輒低回久之所交南昌彭達生朱用霖寧都魏和公臨川傅平叔黄元胎李剩水皆恢奇士也晚而篤信宋儒之書每曰士不知聲律文章之外有學是忘其身也所著對洲集四十二卷廣行編三卷藏於家其侍母疾連年不入私室屢急人難益有斗儲衣有代乞假者應之無緩辭其鄉人既遠猶哀悼之子濊亦務質行至孫棟始舉甲科官翰林有子曰熒年十七俾專誦諸經而請業於余曰將使繼吾祖之志學於聲律文章外也棟以父命請表其祖墓再歲矣將歸省語益迫乃就所稱而序列之且使熒也無忘父命處士卒於康熙己巳六月年四十有七大父諱嘉續父諱墀子六人處士其仲也妻劉氏子一人女二人孫男三人長棟次松次楷曾孫男五人

武商平墓表

先兄百川所與爲朋友凡三數人而商平武君其一焉君文學無絕殊者貌寢而言謇雖二三君子與久故者時用爲嘲諧而先兄獨重之自先兄歿余不敢爲四方之行始與君習每風雨之夕愁思無聊輒相呼共語或春秋佳日與徘徊川巖墟莽閒君與物無町畦然內行潔修授徒多人歲入不過三十金冬常寒衣冠敝履穿而力孝養親無違志其父老矣不事詩書非博塞終日焦然每失負從親交丐貸君隨而私償之率以爲常父大安以爲於家無累也君性耿介非其義一毫不取坐困甚有子將娶而夭其婦誓死歸夫家衆皆曰毋重自困也君獨毅然整衣冠至女家叩其父母知志決命出拜越日以禮迎而歸少爲諸生攻舉業及交先兄始發憤篤專於經史近六十益刻苦晝夜危坐鑽礪不自休余謂君非親學時矣君曰吾乃今知學之意豈可以老棄哉始君以貧不能養欲客遊四方余戒以養未必遂徒爲父母憂君用此忍凍餒未嘗一日離其親君父年九十餘君之歿後其父七閱月君歿而家散後妻二嫠婦各就食母家一子幼煢無依自衆人觀之天之於君可謂酷矣而自君言之則於親無愧心于身無恨事抑豈爲不得于天者哉余雖後隔舊鄉力不克

振其孤私揮涕爲文以歸之俾他年碣於邱壟用表君之行雖不顯于時而足以取貴于後世又以志先兄取友之不苟也君諱文衡溧水縣歲貢生以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某日卒子某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

朱履安墓表

君姓朱氏諱文鏕字履安江寧人也余始入庠序數相見廣衆中及北遊數歲歸而吾友劉君古塘與履安交甚洽余因習焉又數年而海內士流語金陵有聞望者必及履安履安愼威儀語默坐起皆有法度性遲鈍而務學能自刻苦其行身亦然家素豐至其父毀之而父母皆衰老于其時尤自力于子道辛卯冬余被逮繫江寧縣獄履安日與古塘諸君子左右其閒時制府飭獄吏與余往來者具籍之而諸君子不爲止事平履安嘗語余曰爾時吾出入縣門或值縣令及南北捕呼聲過吾門巷未嘗不股栗也中歲以授經客遊自活學使者爭迎致及自江西遘疾坐臥痛苦歷四五年而講學教子不怠饔飧乏絕屢以書抵京師告余其族姻富家弗使聞也余往者歸自遠方二三昵好必羣引相過談讌或傳客譁樂連晨夕自赴
詔獄及今蒙
恩歸營葬僅十有四年而余所兄事惟古塘獨存履安之齒未也乃用厲疾殞其生是以余與古塘尤痛之其葬也古塘既銘諸幽故表于其墓而以余之歸告焉

墓表

雷氏先墓表

雷生鋐道其上祖兄弟八人葬同邱請表墓口述再四而繼以書曰先生非親懿久故不爲表誌蓋懼行迹之虛構而無徵也而吾上祖之事則不待有徵而信雷氏自陝西遷豫章一世祖甫自豫章遷寧化甫生詳爲唐進士而卒於昭宗之世有子八人生相愛約葬同邱塚以次平列墓碑巋然子孫世承祀無所容其僞僻在閩徼少文獻世久迹湮故他行無聞焉而生當五代干戈之際無一出而仕者又兄弟八人之卒相去或數年或一二十年子孫共守遺命而莫之違則其修於身而型於家者可見矣在昔先兄百川有言人之生也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蔽於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鋐所云不獨可徵其上祖之行而所以推原祖德者又可與先兄之言相發也余兄弟三人弟椒塗早夭而兄復中道棄余臨終命二人必同邱不得以婦附族姻士友嘖嘖焉雖子姓不能無疑也其後聞寧都魏禧兄弟嘗行此而今復得雷氏上祖事用此知是乃篤於兄弟者之恆情雖異於俗而非有過於義也昔唐陽城兄弟懼友衰於妻子而終身不娶此於禮爲非而先儒皆存而不論蓋以行必稽其所儆俗之衰能爲城兄弟之行者亦罕矣無慮其或滋之敝也況自周以前本無婦必附夫之禮而易以兄弟同邱爲怪詫哉乃約鋐言而具詳其義類爲表以歸之俾雷氏後裔務敦睦以率祖而亦以解吾子姓之疑焉八人長伯泰次立次馴次強次郡次御次邵次均皆以名繫伯其墓在寧化縣之下沙村雍正十年冬江東方苞撰

兵部尚書范公墓表

公諱承勳字蘇公瀋陽人大學士太傅文肅公第二子也文肅公既爲國宗臣而公伯兄爲都統仲兄忠貞公總督浙閩並以賢能早歲秉節鉞

上益材范氏子弟公年二十四以蔭補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凡再轉五遷而至兵部尚書吳三桂反公以吏部郎中督譚宏進征軍兼轉楚餉宏死監鎮安將軍噶爾漢軍及滇平常在軍閒還補文選司郎中擢內閣學士尋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踰年遷兵部左侍郎總督雲南貴州三藩播亂吳三桂勢尤猖獗

王師入討常與賊相持黔粵閩首尾八年公私凋敝而賊窟穴南中歲久雖撲滅脅從反側多竄居山澤故

上於方面之任尤重且難之先是忠貞公在閩既死耿精忠之難都統開復襄樊復以疾卒于軍而兩江總督于成龍之卒也

上諭九卿更有如成龍者具以聞僉舉陸隴其等七人而公與焉故公至粵西未期月而有滇黔之命以爲非公莫屬也公至首裁六衛五所併歸州縣逃亡漸復時起發賊標下親軍入旗衆多偶語公請就本地安插拜疏卽官其一二著姓餘編籍補伍

命下數千人環泣曰吾子孫世保故土皆公賜也湖北裁兵夏逢龍叛聲連六詔時滇以鼓鑄壅積錢給兵餉之三衆不便會左協移鎮尋甸之兵鼓譟縱焚劫省兵欲乘釁而起公偵知其謀夜捕百餘人晨出奉

天子賜節斬十二人越日尋甸縛始禍者以獻鞫斬八人事遂定疏入

天子詔諭褒嘉公因請罷鼓鑄魯魁山賊二百年爲環境害至是就撫官斥藩莊核其價省民閒溢費二十餘萬金在滇九年所祛蠹弊甚多而清鹽筴不得按戶抑派酌道里遠近定支撥軍餉條例吏不得巧法拖民至今賴之康熙三十三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行至貴陽改

命總督江南江西公治滇黔興利除弊若日不暇給發姦糾暴法立
誅必及移兩江則專務清靜以與民休息其爲政識大體不爲小廉
曲謹以釣聲譽而設心措意一以厚下恤民爲本歷三鎮奏免民賦
者五豁陷賊州縣所失資儲無算駁正漕督誤題入額徵者一歲穫
奏發米穀九十三萬石有奇賑餉有先發後聞議有格而復奏至再
三
天子鑒公之誠無不特允所請者其鎮滇黔入覲密陳六事其一土
苗不宜縱逞時黔撫衞既齊以捕黎平苗謫戍
上悟尋赦還衞素廉直士論尤以此韙公三十九年秋九月以母憂
回籍既葬奉
命督修華家口運河未幾授兵部尚書固辭不獲乃就職私居持服
如常又七年以疾乞骸骨又十年終於家公年譜載公行身涖官迹
甚詳然余嘗客遊淮揚士大夫多稱鹽城令某貪橫以與要人有連
大府不敢呵公下車寡婦某訟之牘斥罷然則公之善政雖其家人
有不盡知者矣茲故不具而獨著其措施見於章奏利澤顯播于軍
民者公卒于康熙五十三年二月朔年七十有四始娶穆奇覺羅氏
贈夫人再娶沈氏封淑人皆早亡再娶趙氏封夫人子時繹承襲本
旗佐領以公卒之次年秋八月二十二日葬於密雲縣之青甸桐城
方苞撰

趙處士墓表

處士姓趙氏諱瑗字臨若其先江南山陽人也明洪武時以軍功顯
高祖清始遷浙江之瀝海所地介會稽上虞二縣家世儒書處士生
萬歷末年弱冠騰文譽崇禎之季山賊海寇疊起田宅蕩然鼎革後
聚教蒙童於墟里閒及老獨身行遊有子廢學以醫方流寓泰安州
處士倦遊乃就養焉學佛者古翁淮安通州人也開圃泰山之麓名
曰石堂與其儕二人及州之老生四人遊閒處士至願相與爲友暇
則聚石堂課灌溉蒔瓜蔬終日危坐諷誦經史野人樵牧過者望見
皆肅恭四方耆舊多傾嚮焉而處士居常忽忽念墳墓懼松楸毀傷
其子方促促治饔飧終不得返先人居年七十有八竟死岱下葬州
西南三十里天平山妻徐氏久祔祖塋不敢遷葬禮也處士學識過
人能辨賢姦知事勢數變以後之利害久皆徵驗而未嘗爲書先卒
之二年疾篤作遺訓以示子孫皆家人語也閉爲詩歌不以示人惟
手錄春秋內外傳史記漢書及唐宋八家文各數百篇授其孫國麟
曰北方艱購書守此文義可粗明慎行其身毋忘瀝海而已其後國
麟舉於鄉及將仕再歸瀝海展墓以寧其祖妣雍正六年擢福建布
政使至京師與余造次相遇於鄭御史宅述祖德請撰外碑國麟與
余會試同榜至是始覿面而其學行治法在閩見中爲可計數人遂
不辭而爲之表且系以辭曰
國麟與余相見年近五十矣起縣令至監司而言語氣象尚似講學
於深山野外者叩其師友淵源所漸泫然曰吾祖至岱之歲麟始生
家窘空保抱攜持數歲即隨臥起授章句未嘗有師也苞少從先君
子後見三楚吳越耆儒多抱獨以銷其聲又其次乃好議論著氣節
爲文章尚矣哉其風教之所積乎

翰林院檢討竇君墓表

自容城孫徵君還河南中州士大夫多興於學及其門者潛菴湯公
逸菴耿公爲最而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復四三人柘城竇遯齋其
一也幼異敏讀書每過夜中父懼其確也禁之乃以衣蔽戶牖籠燈
默誦少長徧治諸經時徵君既歿耿公講學於嵩陽往就之六年五
至非父召不歸既舉於鄉見湯公於京師學益進湯公悼師道廢日
久勸就教職得泌陽及主朱陽書院從學者皆勸興故河南北夏峯
嵩陽而外惟朱陽之學者爲多戊辰成進士館選丁母憂服除授翰
林院檢討尋告歸父趣之入踰歲竟歸蓋痛母之探不忍久離其父

且與朱陽之學者離逖也聖祖仁皇帝嘗命諸翰林作楷書君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以進上深器之其家居大府監司守令多重其行衆所苦病每賴以更除枉橈者得直故其歿也士友深痛知與不知莫不惻傷邑之頑人或匍匐赴弔哭盡哀而去君素無疾方侍父食爽氣上有頃端坐而逝時康熙戊子閏三月二十五日也孺人王氏執舅之喪年六十有四矣終祥禫不飲酒茹葷君諱克勤字敏修卒年五十有六大父諱如珠縣學生父諱大任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子三人長容端增廣生前卒次容莊癸巳舉人次容邃乙酉舉人候選知縣志承其父學以狀誌求表余既熟聞君之學行且與容邃一見而志相得乃譜焉俾鋟諸外碑雍正十一年正月江左方苞撰

刁贈君墓表

君諱再濂字靜之直隸祁州人也余少聞燕南耆舊一爲博野顏習齋一爲君之父蒙吉平生皆尚質行稽經道古習齋無子其論性論學論治之說賴其徒李塨王源發揚震動於時而刁氏之書惟用六集及斯文正統始行於北方贈君自入庠序即弛置舉子業日從父之友五公山人王某及習齋游訂父遺書手錄藏於家又貳之以質四方之學者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告曰昔蔚州魏公持節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渥洽鄰邑人或齎金而請事余掩耳而走畱然若穢污之及吾體也汝曹他日若登仕籍以官富家吾生不受其養死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尙百餘萬言必約身而次第布之其後仲子承祖果宦達使其弟顯祖持所刻易酌潛室劄記及君狀誌乞余文以刻外碑距君之歿二十有二年矣夫名非君子之所務也而沒世之稱則聖人亦重之習齋遭人倫之變其艱苦卓絕之行實衆人所難能而李王二君子力足以張其師惜其本指欲外程朱而自立一宗故知道者病焉君之父則隱迹衡巷推闡先儒之緒言故當其時名聞四方轉未若習齋之盛而卒得賢子以傳其書身名完好無可瑕疵故余因表贈君之墓而幷著之以示志古而有所祈嚮者亦君恪守父書之志也夫君卒於康熙乙未九月年七十有二父諱包天啓丁卯舉人母某氏君及妻杜氏並以承祖貴誥贈如其官階子四人長繼祖州學生次承祖乙未進士由縣令累官監司所至著聲績今爲江西布政使司次顯祖己酉舉人樸直尙名義次興祖早世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乾隆元年十月江南方苞表

東昌鄧嶧亭墓表

雍正十三年夏東昌鄧鍾岳將告歸以曩所述贈君及田安人行略示余曰吾故知子於誌表之文雖親故無假非敢以私請也將以入宗譜惟子討論焉發而觀之皆庸行所宜然有難焉者贈君十歲喪母嗣喪繼母至再父歿承重喪大父母衰麻不絕於身者近二十年皆能稱情以赴於禮其爲國子監學錄年未及三十丁內艱念大父官閩南父官代北代父服勤侍大父遂不復補官余嘗過東昌無老少皆稱鍾岳孝悌修飭具言其家法雖未指目君之爲人而鍾岳所述之無虛溢可知矣昔余大父爲學官於蕪湖君之大父參議公適司蕪關降爵列而爲友余於鍾岳未見而相知旣訂交果不悖於所聞其家法之善又親得之於其鄉人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知爲人祖父者宜慎行其身以開其子孫而子孫能賢亦以徵信其祖若父之善行又鍾岳不以誌表屬余乃所以重其親信於友而余之不能已於言端由於是焉田安人與君比意同力以事親長歲庚午君侍大父母於家聞父疾赴山右而參議忽遘疾甚危邢宜人篤老安人承凶臨於別室易衣奉姑而侍舅疾比參議之終邢宜人未知有子

之喪也嗚呼是可則也已君諱基哲字籌之號嶧亭以太學生授鄒縣教諭遷國子監學錄生於順治乙未年二月卒於康熙辛巳年十月享年四十有一以雍正元年覃恩勅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田氏爲同郡名族安人歲貢生諱官芳次女生於順治丙申年三月卒於雍正癸卯年三月享年六十有八勅封安人子男四人鍾岳康熙辛丑進士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歷官禮部侍郎雍正十一年以奏對失辭降一級調用次鍾音雍正丙午舉人揀選知縣鍾敘鍾一雍正己酉同榜舉人女五人並適士族孫男六人雍正乙巳十一月合葬參議公墓右第一穴桐城方苞表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襄城劉青蓮狀其先人之行不介而以書通曰吾父之歿七年矣而銘幽之文闕焉以至於今蓋難其人也吾惡夫爲人子孫者以所未有之善隆其親而實誣之也故所舉無溢言願子察其情也余故聞中州之賢者數人而劉氏恭叔其一焉恭叔之兄子青藜爲余同年友而青蓮之請銘也有辭余無以卻焉謹按君諱宗泗字讓一先世多潛德明季流賊之亂父漢臣以諸生佐督師汪公喬年城守署贊畫君兄弟三人皆好義伯仲任俠而君獨爲儒其學無所不涉而卒歸於洛閩其游皆畸人節士而共學之久者則關中李顒中孚余觀自明之衰東林復社諸君子摧剝無遺而天下幾不知有學矣其後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往往振起於一鄉以收召其徒而中州爲最盛就其傑出者其指意雖不能盡合於古聖賢人而皆能以力行爲宗故其處者常矜名義飭內行而出者亦確然不失其官守蓋學雖粗涉其樊其爲說不能無弊而已有輔于世教如此君之質行既足以錯於其鄉之賢者而又能知道術之所宗雖與中孚李氏共學之久而自守其徑塗終其身不易也嗚呼君可謂篤於自信者矣君中歲學古文辭晚所著中州道學錄恕齋語錄尤著士友聞其行之式於家而化及鄉人者青蓮述之甚備而茲獨揭其所學之大指蓋以自修者言之必纖悉於庸行而後爲完人而立言者舉之以示於後則義無取也青蓮於虛美其親者既前知其非義矣則於茲所以云者何惑焉君以康熙庚午舉於鄉例授內閣中書未仕以庚寅六月二十四日卒於家年七十有四冬十有二月某日葬於邑西東岡先兆之次孺人周氏子二人長青蓮縣學生次青芝乙酉舉人女二皆適士人康熙丁酉三月朔後二日江東方苞撰

褒仲高墓表

高氏仲女適褒故曰褒仲高仿春秋紀伯姬紀季姜鄫季姬蕩伯姬之例也先刻誤改高貞女今正

之壬子十月鈔衛鐵

貞女吾師大理卿宛平高公同產弟章侯次女也少余見之心異其德容謂福澤必過人許嫁褒氏子文照雍正五年文照死貞女請代夫承重奉祖姑父母殮之不可遂歸褒氏大理兄弟三人惟季有子而留滯遠方章侯歿貞女族姻中一無依余往視之時仲冬短布單衣乃與諸公醵金爲舉本以給之乾隆元年余居直廬五月中旬家人告貞女遘疾曰篤秋七月朔後三日死問故曰積勞成瘵卒之日命衣衾完者勿以殮迫冬進之祖姑在昔明季李自成陷北京宛陵沈壽民時山居或告曰某爲賊不屈死壽民立起自賁曰夫人而載此大福以終哉咄哉既而前聞非真復問焉曰子何以知之曰是吾故人也娶之日吾客遊適至其家若俯首巡步階除不已叩之曰吾屬有所思甫冠登上甲而婚生人之榮有逾此者乎吾何修而得此以此知其所受之薄也嗟乎如貞女之閔凶夭札乃壽民之所謂福也夫貞女年三十有二卒後十日與文照合葬褒氏先兆之側其買棺也匠師語其徒曰子良材價從其柢聞者多爲流涕桐城方苞表

完顏保及妻官爾佳氏墓表

君姓完顏氏諱保字岳申余供事蒙養齋君爲
皇子諳御數就余問學君貌甚文苦羸氣不能任其聲自恨時過而學雖疾矻矻不自休余始開以學久之惟戒束書不觀以息心神而不能從疾遂不振君既歿且踰年余啓篋見其病中所擬秋風辭音旨悽愴其諸衰氣之先見者與君疾亟妻官爾佳氏誓死及期母與姑號泣而止之曰汝有子義不當然答曰吾非不知此顧吾年少儻異日中有不自得者不若早自決於吾心爲安其藥物久置粉帨中命取水至則一飲而絕母與姑亦不之禁也嗚呼君之嗜學與其妻之取義皆過於中然以人情之習於偷苟不可謂非有志者矣而造物者必使至於斯其又可詰邪君卒於康熙丁酉四月十九日酉時年二十官爾佳氏與君同庚生而月日先於君卒同時以某月某日合葬北郭先人之兆桐城方苞表

羅烈婦李氏墓表

烈婦姓李氏浙江龍游人江都羅經甫妻也幼通詩書繼室於羅前子曰都六歲女曰宦姑年十有二烈婦生女始期揚州圍急烈婦謂經甫曰君上有母下有稚子都妾生而存則慮有所牽吾自擇死所矣乃積薪樓下未幾城破市人驚呼曰兵入矣烈婦上堂泣且拜曰吾不能復事姑乃別其姒劉氏及經甫妾梅氏李氏時烈婦有身八月矣抱幼女持宦姑而語衆曰吾多見古書中婦人遭亂而求生者忍以身試乎衆皆哭從而登樓者凡十人命一婢下舉火火發亦奮身躍入兵定後衆骨藉藉惟婢一足尚存始經甫計猶豫未有所決俄而烟塵蔽天樓中聲如亂鼓乃搏膺而呼負母挈子以奔卒皆免家復起子孫盛昌都之弟國桓有子曰懷行四方遇文儒輒流涕述烈婦事而求籍焉同命者凡十有一人劉氏梅氏李氏外惟婢得其名曰鞠華其六人者無聞焉焚宅在新城廣儲門內樊家園合冢在隋西華門故城址康熙六十一年冬十一月望溪方苞表

劉烈婦唐氏墓表

烈婦唐氏襄城劉庶常青藜繼室也先世浙江會稽人遷河南新鄉其家單微轉徙少失父母有兄寠艱而婦好書史陳義甚高庶常失偶聞其賢以禮聘焉年二十有九矣既成婚三旬有八日而庶常疾作遂不起烈婦將死之叔姒請曰聞嫂有身今死非其所也居無何謂其姒曰無望矣越翼日晨起辭於殯入寢室閉戶自經死時康熙戊子十有二月晦前四日也去庶常之死蓋四旬有七日烈婦少時嘗刲股療其父及庶常疾復齧臂以釁血淋漓衣袖閒面色似非人而神氣自如庶常之歿也其母年八十有五臥病經年矣烈婦祕不以聞戒寢門內無哭聲自經之晨猶親盥饋然後退烈婦家故貧其兄以醫自活流轉四方僦居多窮巷短垣烈婦時時佩利刃以備非常郟富人嘗假館且貲給之甚殷烈婦曰此傳所謂無故之利也會富人從其兄飲覘焉曰是可久與處邪立促其兄他徙庶常每言烈婦能文工詩歌既死篋笥閒無遺蹟庶常夙以文學知名二十年閒河南北爲首稱唐氏賢而愆期卒歸庶常聞者皆以爲宜而月未四終夫婦各賫志以歿鄉人莫不嗚咽道路皆載其言越十年戊戌余始得其實於庶常之從弟青蓮而表於其墓之阡桐城方苞撰

謝孺人葉氏墓表

孺人諱球姓葉氏父諱汝棟閩縣人庚午鄉試副貢士謝君諱宣之妻編修道承之母也謝氏故儒家而鄉貢以俠重於鄉信義著於師友孺人實左右之孝於親友於兄弟惟孺人曲當其心鄉貢未中壽而歿兄公奮以家政屬孺人大事必諏焉幼隨母依舅氏授論語孝經毛詩及長博觀經史諸孤就傅夜歸則爲辨句讀考音義兼授樂府古辭及詩既成立督教不衰母也而秉父道焉孺人生二歲而孤母家四世生養死藏廟祭皆身任之女也而承男事焉及篤老道承歸養會修省志中丞趙公以相屬百年中大吏所設施鄉先生長老

之質行孺人能備詳之道承用以徵信於志傳牒記而辨其譌謬也
而有裨於文獻焉始余與同年鄭任鑰魚門善孺人之長女壻也道
承繼因魚門以索交於余孺人七十求文以壽余曰非古也子少安
吾當別志以達子之情又十有四年孺人歿道承使來告終以狀請
銘汜詢其鄉人皆曰信然乃爲表以歸之而釋諾責焉其生卒子姓
宜具於誌銘故弗著乾隆元年八月晦前二日江左方苞表

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康熙五十五年襄城劉青蓮及弟青芝不介而通書請表其父中翰
君墓余既夙聞劉氏家法及中翰之賢又重青蓮有辭表而歸之越
二年庚子復以母之狀請銘余惟古者婦人祔葬無特銘又孺人處
境順雖有婦行而無以過禮之中制久而未報也雍正五年青芝計
偕至京師請益堅且曰自庚寅先君子歿吾母老朝夕不忍違不赴
禮部之試者十有七年矣今來適與子值而獲見願終有述焉余因
念丙戌計偕自余出吾母內熱語不休雖隆寒中夜啓牕牖或挾老
婢立中庭北向而望凡百有二日至余抵家之夕而後寢成疾凡欲
其子遊學取名致官父或有之而母必無是也無貴賤貧富賢愚惟
願求之即在側耳余兄弟喪亡乃違禮遠遊以憂吾母青芝有兄以
承養而不忍一日離其請不可虛也孺人處境雖順無以過禮之中
制然以劉氏之家法而孺人順焉恭叔之賢而孺人儀焉以宜其家
以式其子姓而化於族姻其可風也已孺人姓周氏父諱卜歷襄城
縣學生母王氏年十六歸於劉卒年八十有六與中翰合葬縣西先
兆之次雍正五年夏五月江東方苞表

贈淑人尤氏墓表

皇帝嗣位之始年搜揚遺賢命大臣各舉所知於時今吏部侍郎沈
近思以郡丞就其家起吏部文選司郎中既任官
特命兼太僕寺卿逾年四月拜疏歷其曾祖母尤氏守節撫嗣子教
孤孫艱而有成暨其父將終自傷家世田農不能爲大母請旌而有
望於後願以元年
覃恩身及妻應得之封移贈尤氏
天子既賢近思感其意
詔以侍郎階資贈其曾祖父母又二年二月介吾友王君虛舟乞表
墓之文余考禮經爲人後者服如所生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蓋恩以義隆而不敢忘其祖也然恆婦人之情視爲後之子多異於
所出是謂不有其夫也而爲之後者自視亦或異于所生是謂不有
其祖也今尤氏重其夫以及其嗣子可以教天下之爲人妻者矣近
思念其父以及其祖所嗣之大母可以教天下之爲子孫者矣
天子優賢厲節推恩于功令之外而褒崇踰所應得可以教天下之
爲臣者矣禮達義昭不可以勿籍也謹按沈氏自遷仁和七世至贈
公諱學顏於近思爲曾祖卒年二十淑人時年二十有二距其歿三
十有四年與贈公合葬西涇口百滾塢先塋之次嗣子時吉娶俞氏
甚有婦道遺孤大震生五子近思其季也淑人高行載郡縣志沈氏
三世生卒爵列墓各有誌家有譜故弗著著其維繫於風教者

曾孺人楊氏墓表

孺人姓楊氏江寧人邑諸生曾榮之妻余姊夫沂之母也姊性鈍直
嫁之日吾父母戒行常以宮事不逮爲憂久之藹然成和及孺人歿
乃時與姊夫不相中然後知孺人之德能甄陶子婦而諭其志也姊
夫少孤季父遠遊委以家事二十年內外帖帖及孺人歿姊夫始見
惡於季父違言日彰然後知孺人之才能調劑叔姒而使之無閒也
始曾君爲諸生甚有名館富室常屏滋味甘蔬食而平生不聞信奉
佛法沂既長有舉以叩者歸問母孺人曰爾父歲時伏臘御食於先
姑未嘗厭甘毳而居外則然窺其意以母老艱苦食淡不忍自饜飫
耳用此又知孺人之賢能探其夫之微志而纘之於身後也姊夫及

姊屬余表孺人墓已踰再紀雍正三年春余假滿北上姊夫走送於河干復出其父狀求合表且曰更遲之吾不及見矣又二年余益病衰恐終負前諾乃敘而錄之曾君早世行未著按其狀皆瑣語故獨取孺人所稱而附見焉孺人卒於康熙某年年六十有七距曾君之卒三十有四年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鄉某原曾氏族故不繁沂無子再從無可嗣者有女適林氏子元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孺人姓傅氏江西南昌人余叔舅之妻也先君子出贅寄寓外家凡十年時惟叔舅也存而叔舅恆客遊余生六年先君子歸金陵計此生與舅凡五會耳惟辛未壬申閒同客京師聚獨久寒苦相依丙子冬自京師南歸水宿淮關夢舅立河壖瞪目無聲心詫之至眞江急捨船陸行至舅家則葬已數月矣問故果死於此余噭然而哭孺人微泣於房哭止闢門而語送不下堂堦時孺人尚少動作有儀語皆中節余黯然傷又肅然敬也孺人幼喪母無兄弟獨身隨父客淮南吾舅亦客焉遂約婚歸十年而吾舅死舅生常遠遊相見日稀有子曰以誠冠後亦授徒遠方或歲歸或閒歲三歲一歸孺人之卒也遠誠在山東奔喪報葬至京師每見余必吞聲掩涕以求表墓之文而孺人苦節清行實宜有傳于後乃爲之書孺人卒於雍正六年七月年六十有五舅諱敬儀字平一從先兆葬大合劉家營東樹墩孺人祔焉誠幼時無貲就外傅及次子以訥小學皆孺人口授孺人之喪誠雖客在外泣血三年喪食一如禮經

中憲大夫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夫人姓撒克達氏故愼刑司郎中鄂素之妻今通政司通政使兼詹事府詹事攝翰林院掌院學士留保之母也保之言曰保三歲而喪吾母踰年喪吾父庶母郭氏舍己所出而乳焉每語人曰無若女君之德何保不及見吾母之事大父母而大父母之安吾母衆載其言保不能知吾母之相吾父而吾父權稅時舅氏或爲保謀宜少治生產吾母抑以大義衆載其言吾母既歿且十年諸母諸姑及族姻老婢及見吾母者見保莫不垂涕追思不已嗚呼信斯言也古陰禮所謂婦德幾盡之矣家之乖恆由婦人而嫡妾則有甚焉故二南之風皆始於不妒蓋婦德莫難於斯此之能然而餘行可無徧述矣春秋傳曰娣姪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在禮妾爲女君君之長子三年所以重其恩義同其憂喜而潛消其妒嫉也然人之恆情亦惟君及女君之存不敢不勉耳夫人既歿而郭氏舍所出以字其孤守信砥節沒齒爲期則夫人之德之在郭氏必有過越於恆情者矣而况事舅姑成內治宜家人之疏節與夫人父某某官年十口歸郎中卒年二十有口女二皆保姊也郭氏年今五十有九所生子早殤雍正六年冬十有一月桐城方苞撰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夫人姓王氏陳贈公諱健之繼室廣東右翼漢軍副都統昂之母浙江通省提督倫炯之大母也陳氏世爲閩人自長樂遷泉州之高浦明末海寇滋蔓遷濱海居民徙灌口贈公時年六十餘矣生計壹倚長子光光死贈公大慟尋卒昂年始十有一含斂皆夫人手之虛室中惟雞一柵母子號泣與雞鳴之聲相應哀動鄰里凶饑寇亂相乘米至石八千夫人拮据日作糜半釜糜厚者飼子次及女自啜水糜饑不可忍則更急束要帶昂既貴每念兒時備見太夫人之艱辛而不獲一日致鼎養恨不欲生方流離轉徙夫人常抱木主以行雖遇寇迫險不釋用此數世前生卒葬地子孫猶得籍記閩人相傳戚繼光禦倭寇駐軍高浦與僚屬遍閱山川形勢指贈公舊居曰是家必有興者以爲此再世節鉞之兆也然陳氏之還高浦亦近耳前此廬其所居之地者衆矣而陳氏熾昌又在徙灌口之後則非宅地之所爲決也豈其先世故有潛德隱行及贈公之身而胚胎已兆故光潤

先見於門閭與嗚呼此可即太夫人之節行以徵之矣倫烱始通籍備宿衛階甚卑余一見即決其必拔起爲大將未數年果建節歷七鎮軍民威懷粵閩江浙咸載其言乾隆八年以太夫人遺事請表墓故並著閩人所傳語使衆知家之興必由其人而謂宅地能有助者妄也太夫人父諱公榮母某氏女適太學生蕭湄太夫人卒於康熙辛未年享年七十有八後贈公之卒凡二十一年前夫人許氏父諱浦母某氏卒年二十有七葬於高浦之杏林社界禁限隔亂後圻隴不可復辨昂及倫烱每以爲恨贈公葬於某鄉某原太夫人以癸酉年四月二十八日葬於學溪山之原江左方苞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孺人姓鄭氏福州侯官人三山林贈君諱邦楨之妻編修枝春之母也生鄭氏媺昌後其卒也林氏方興而伶傳艱辛視旿庶貧女有甚焉母黃氏鄭贈君繼室也生孺人踰歲而殂鄭翁付外家鞠育及疾革始命以歸父黨內外宗尚未識面時十齡悲號雀踊見者莫不心惻及歸林氏家甚貧而贈君羸疾授經在外孺人饘粥日或不繼歲戊子贈君卒遺一女二小男老姑在堂而盎無儲桁無完衣仲兄鄭諭德幾庭計口致米薪蔬百物皆自孺人及女手指中出身甘糠秕而遇時物必多方購易以進或母家以餉孺子必奉姑姑心知之而不忍卻也孺人自居父喪即依諭德之妻王宜人佐治家事因教以閨訓女史及贈君卒孺人命枝春就殯帷躬教督誦讀聲洋洋比鄰及親交到門者莫不歎息大母衰疾中亦用以自慰焉及姑終女有歸二子受室枝春舉於鄉爲內閣中書而孺人嘔血遂不起孺人疾作於雍正辛亥之春戒勿使枝春得聞其秋枝春感噩夢請急航海而歸孺人驚喜疾少閒卒於冬十二月晦前六日年五十有八子二枝春翰林院侍講督學河南夢彩戊午科舉人女適庠生葉球以癸丑十月祔贈君之墓在郭北五鳳山乾隆七年春枝春以狀求爲傳余考孺人雖艱辛而未遭變故所述皆婦順之常於文律不宜立傳既而思孺人處境略與吾母同吾母之遭遇視孺人尤順而艱辛苦恨則有甚焉惟不肖子知之宜乎枝春之不能自克也抑又思朱子之母安常履順其貧約亦未甚也二程子之母則顯榮福祥以終世矣而百世以下無不知二母之賢則惟其子之故耳以苞之無似不足以顯吾母故因林母發此義以勖枝春以志吾疚兼告天下後世爲人子者乾隆八年十一月江左方苞表

方曰崑妻李氏墓表

孺人姓李氏揚州府興化縣人吾宗知孝豐縣事諱將之子婦邑諸生曰崑繼室也於苞爲共五世祖斷事公之諸母行比俗之人謂割股肱可療疾雖子女行之於父母亦爲過禮而以吾所聞廣昌何某妻魏氏封肱求療其姑一時名輩爭爲傳記詩歌以紀之又二十餘年而有孺人之事乾隆壬戌余蒙
恩歸里孺人之柩適至自閩中長子杭以狀求誌銘始聞其詳孝豐府君病膈噎長子曰岱割股以進少閒數日疾反曰崑欲踵行之孺人曰子疾初愈甚羸如重傷大人病必臻夜半侍婢皆臥登樓禱於宗祏引刃自劙昏仆久而蘇強自纏縛昧爽作羹府君食之病又小愈者閱月及將終乃知孺人事呼而至曰死生命也然汝必育賢子孫曰崑兄弟十二人惟伯兄及四弟曰岳爲適出而曰崑曰岳生同胎曰岱宦遊曰崑欲與曰岳同暴謂孺人曰爾能自必終世無生異同否孺人曰子能自必何問婦人孺人處宛若閒如弟妹之事兄姊門以內少壯男女皆相親曰岱初任閩之沙縣改調泰寧曰岳卒於沙曰崑從至泰寧孺人以俗言生同者死期亦近時杭館於閩之榕城孺人挈子女及杭之妻女閉關赴泰寧未一年曰崑果卒孺人親視含斂杭述孺人淑德甚詳然舉是三者則仁孝明知之見於他行者視此矣銘以藏幽孺人之事宜使觀者感與故爲表於外碑孺人

享年五十有五父諱浙江湖州府衛守備與孝豐君善故爲昏姻祖
嗣京明河南道御史曾祖春芳大學士子三人女四人系曰
玆事之義類余於廣昌魏氏論之詳矣獨人求療其身其事尤希而
持之則有故蓋大慴夫或重傷以駭慟垂盡之親故不得已而自劇
以塞其意也往者亡妻蔡氏亦嘗刲肱求療其姊及來歸余告以三
從不二天之義乃自知無謂故備列之俾慕爲仁孝者得自鏡而審
所處焉

碑碣

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

公諱詵字叔大號實齋系出渤海爲宋太尉高瓊裔明永樂初上祖
東園公自臨安出贅海寧陳氏遂著籍襲其氏高祖諱中漸隱居好
德有子二人並登萬歷丁丑會試榜成進士累官貴州參政諱與相
者公之曾祖也參政之子五人其季曰元成早世有十二人長之問
公本生父也季之閒所承嗣也明季陳氏衣冠日盛子弟皆治舉業
務進取而公之本生父獨承學於念臺劉公劉公沒黃宗羲梨洲傳
師說以教浙東西而公復從梨洲游自入
國朝公伯叔父兄弟兄弟之子登上甲宅政府長六官出秉節鉞者
林立惟公第舉乙科然自補中書三遷而副長御史開府貴州湖南
入爲尚書皆特擢不由階資其給事吏科轉刑科都給事言多施用
而以稽貴州土司承襲劾罷大吏請復天妃閘以奠黃淮其語尤著
薦紳閒自鴻臚寺卿倅大理領臺中屢決疑獄及巡撫貴州民艱於
食行視山坂皆可耕諭於介衆僉曰收穫不可期入稅籍終難脫矣
遂奏免升科踰年斗米錢三十因教以蠶桑蒔果樹卽王文成謫戍
講學處建書院聚教羣士延及苗童黔民久而慕思移鎭湖南尋晉
司空轉宗伯官中事無不釐飭嘗
聖祖中年直省大吏員缺必咨臺垣九卿舉者多陰奉要人指意或
自援親故而公所舉惟三人高安朱相國始令潛往以讞疑獄公記
其名前後凡四薦沈公近思未遇資給誘進旣通籍揚於朝淮黃決
塗舉陳公鵬年爲河督公性沈靜其治事勾稽文簿終日不倦事畢
卽閉閤下簾手一編未嘗一日去書謂四子之書諸經膏液也近體
諸身然後知須臾不可離作四書述嘗慨酷吏深文舉斷曰律者聖
人以不忍人之心而著之爲精義之學者也作讀律述謂孔子學易
期於寡過人事萬變包於六位隨時隨事必有合焉作玩辭述手披
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以朱墨雜色識之凡五周多獨見作通鑑述
一卷晚年將次第排纂而業未終公旣沒十有四年其子世倌自山
東以遺書及行狀抵苞請列外碑且曰倌自始仕以至於今戰戰慄
慄惟懼或蹈於非義以不敢忘先人之志事耳苞以衰疾久而底滯
又數年世倌爲御史大夫其規模略與念臺劉公相類乃竊歎公之
教型於家而劉公之風能使異世聞而興起也夫比俗之人以講學
爲詬病久矣故爲譜其世家並傳再世師友淵源之漸俾學者無惑
於俗言而識所祈嚮是亦公之志也夫公卒於康熙六十一年享年
八十壬子科舉人曾祖累
贈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祖考以公
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妣並
贈一品夫人本生考妣貤贈亦如之夫人查氏初
封淑人晉
封一品夫人子六人長世傳丙戌進士知江西建昌府次世儀辛卯
舉人揀選知縣次世仁乙未進士翰林院檢討次世倌癸未進士工
部尚書次世侃癸巳進士翰林院檢討次瀚幼殤女七人孫男二十
四人銘曰
經有明訓不學面牆冥行無嚮爲惑爲狂翼翼陳公學優而仕寅亮
中外官常有紀善政善教奠乂遐荒堠猺歌思愈久不忘入長二官

禮賓事嚴如握尋常引以繩墨譜公之行按公之書所言多應終始
不渝遠尊師聞近守父學有子能承風規尤卓譽碑義我用表功施
不說學者視此銘辭

理藩院員外郎贈資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公諱席爾泰系出舒穆祿氏世居盛京東之渾諸大父郎住力能出
車馬於淖陷父吳巴泰十六從軍破隊衘城常推鋒抑於上官功不
得御終不自列非臨陣未嘗妄殺一人公初試惜薪司筆帖式轉倅
刑科麻勒吉總督江南江西檄自隨歸補吏部主事遷理藩院員外
郎奉檄行塞墜馬傷肩臂遂引疾卒年六十有八公在江南制府以
事詢必竭情無隱江西巡撫以法中某郡守制府叩公公曰吏獲罪
多由不善事上官耳即遣公廉其實守得免而衆莫知其由江蘇布
政使被劾命公勾稽簿書使恐懼道謁公曰歸理案牘無他求也麻
公嘗被逮院中佐吏皆號呶慢易惟公不失禮代任者益重公固留
以自佐而公篤念父母竟告歸其在吏部有武弁爲尚書所厚軍功
不及格而敘公力爭曰三藩蕩平論功者衆成法一亂則冒進者人
人得引爲辭會理藩院增置員外郎
上命部院各舉所屬賢能首以公應蓋不欲公在吏曹也公內行飭
修事繼母誠孝母素嚴久而感悟母沒撫季弟勤於己子凡衣食必
先取足焉公階奉直大夫以子元夢貴
贈資政大夫娶同系別屬女仁厚識大義公所以感繼母及與麻公
始終夫人之助爲多夫人以公
封宜人以元夢進
封夫人其卒也距公之卒二十有二年始公退休家甚貧而元夢以
事謫季子入翰林尋亦罷居常鬱鬱及公卒逾年而元夢復收用漸
被顧遇開府兩浙入爲司空夫人屢覲
皇太后於寧壽宮

天子親書堂額壁聯以嘉母德是以元夢每荷恩榮爲太夫人慶卽
隱痛公之不及見然元夢能推太公之德業愼行其身而有令聞俾
國人稱願以爲君子之子則公亦可以無恨矣公及夫人生卒年月
日子姓男女旣詳於幽堂之誌葬事畢外碑宜刻文以屬余乃敘而
銘之銘曰
維國之興材必世生維家之隆德必世崇公先再世淳德未漓暨公
稍達仍鬱不施以昌厥嗣爲
帝股肱恪居官次令聞有融衆人所矜
錫命之顯君子所感嗣德無覸我列茲銘信而有徵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贈公諱艮字維林浙江紹興府瀝海所人吾友趙國麟之父處士臨
若公之子也生有明崇禎丁丑時寇賊交關未成童陷賊匿舟底三
日勺飲不入旣脫歸廬舍已空
國初東南未靖人民流離多餬口於北方遂棄儒學醫至幽燕東遊
齊魯遇族父於泰安州以醫自活因廬旅焉時淮陰江翁亦寓岱下
以女妻之而臨若公倦遊無所合困而歸聞其子旣立室家附舟北
上至則國麟之生已數月矣時康熙癸丑年也臨若公入抱孫出則
與石堂諸散人遊贈公旣左右無違而江夫人力致魚菽瓜蔬以忠
養久而安焉雖居窮巷遠方畸人老宿多造門豫章吳愼庵嘗嘆曰
臨若之室僅容膝可旋身而入其中則曠如也臨若公以康熙二十
三年卒於泰安贈公及江夫人相繼沒國麟貧不能葬豫章戴君知
地理得吉兆以告且探囊篋助營窀穸又二十餘年國麟巡撫安徽
入覲
世宗憲皇帝山陵請假歸里祭告因葬故有缺以書抵余求補碑銘
以列祠堂觀國麟所述贈公自定家於岱父歸就養一室之中父父
子子夫夫婦婦者凡二十年富貴不足道國麟之得列於君子之林

也豈偶然哉臨若公二弟卒於南中老不能奔喪命贈公歸葬獨身冒風雪往還其治疾者如疾在身無貧富貴賤必竭心力享年五十有八以乾隆元年

覃恩誥贈如國麟官江氏爲夫人夫人之生後贈公二十年而卒以康熙辛未先公一年次子國經女四人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州西天平山銘曰

族以亂而散家以旅而成行以艱而篤志以沒而享岱畎有碑瀛海有田

恩綸孔赫世祀其緜有開自天其光必先

杜茶村先生墓碣

先生姓杜氏諱濬字于皇號茶村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避流賊張獻忠之亂流轉至金陵遂久客焉少倜儻常欲赫然著奇節旣不得有所試遂一意於詩以此聞天下然雅不欲以詩人自名也於並世人獨重宣城沈眉生吳中徐昭發自愧不如其在金陵與先君子善客維揚則主蔣前民金陵爲四方冠蓋往來之衝諸公貴人求詩名者湊至先生謝不與通惟故舊或守土吏迫欲見徒步到門亦偶接焉門內爲竹關先生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關雖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排門之役有司注籍優免先生曰是吾所服也躬雜廝輿夜巡緝衆莫能止先生居北山去先君子居五里而近以詩相得旦晚過從非甚雨疾風無間先君子構特室從横不及尋丈置牀衽几硯先生至則嘯咏其中苞與兄百川奉壺觴常提攜閒以問學先生偶致雞豚魚菽必召先君子率苞兄弟往會食其接如家人丙寅春先生年七十有七攜襆被叩門語先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民歸而寢室蔣山之陽死卽葬焉是日渡江數月竟死維揚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覩而以葬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亦卒先生故三子一子幼迷失一爲僧遠方衆莫敢主又數年長沙陳公滄州來守金陵謂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者哀其志爲買小邱蔣山北梅花村召先生從孫揚文及故人會葬先君子執紼視窆窆時苞客燕南歸而命之曰先生吾所尊事汝兄弟親炙可無誌乎苞重其事將俟學之有成而措意焉自先君子歿患難流離今衰且老矣自恨學之無成猶昔而舊鄉限隔恐終墮先人之命乃姑述其大略使人往碣於墓之阡先生詩世所傳不及十一平生著述手定凡四十七冊世濟歿勢家購得之弗善仍歸其從孫某先生生於明萬歷辛亥年正月十六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六月某日葬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銘曰

死而不亡光於世嗣逢長

大理卿高公墓碣

吾師宛平高公之歿也以康熙庚辰仲春余在京師衆議以誌銘屬余視喪畢東歸爲銘歸公二弟丙戌再至拜公墓石已磨未勒也而余以事遄歸又六年冬十二月以鄉人戴名世文集牽連被逮發歲使僕某祭掃還訊之墓埴盡穨而磨石尚仆於道公仁孝聞天下然世所稱者太公以吏事讁遼左公發憤成進士伏闕上書求代已而逢恩例贖歸余竊謂父兄在難凡力所逮中人以下猶將勉焉不足爲公異也自公視學江南余從遊近十年公家事細大畢聞太公少豪宕不可羈束而太夫人謹禮法不相中太公之歸也公以爲難後天屬復完又二親皆篤老當更歡洽而居常漠然遇事仍嗃嗃公用此雖富貴恆蹙蹙如窮人無所歸終公身公退食恆居於內余怪焉叩之御者則常在太夫人側嬉戲如嬰兒其侍太公所以承意觀色或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出之乃知其當然而不可易也公疾篤余入視公曰子毋憂某雖無祿尚當終事吾母乃竟先太夫人卒嗚呼酷矣余所犯尙未決雖

天子明聖而吏議余罪至重死生未敢自卜恐公之仁孝余獨聞知者遂就湮滅而心氣瘀傷不能營度爲文前銘又不復記憶乃質言其大略俾公故人會君啓起磨石而碣焉時康熙壬辰八月也公諱裔字素侯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十有二日年五十有四由翰林官至大理卿仕績應列於史氏銘曰

謂公不得於天胡濟屯以亨而天屬之復連謂公能得於天胡將毋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延豈彼蒼之無知抑將留終古之恨以暴其仁賢

兵部主事龔君墓碣

君姓龔氏諱健陽號惕齋湖廣天門縣人也初因其弟巽陽索交於余余時衰疾趨走

內廷終歲僅一再見君每以不能親近從問經書爲言厥後聞君以陳漕弊爲重人所齕部議降調乃考其行於所習者始知君自司工部即勇任公事及入臺奏砌馳道核門禁糶倉粟以平市價並愜衆心而尤爲時所稱者巡視南城有主母殺婢勢家也君奏請自治不送刑部屬託百方卒持法不移雍正九年旱

詔諭科道聯名直陳時政君首議在任守制當急停同僚相視不敢署名君遂具疏獨奏付通政司會掛部議不得上調行人司方需次

特旨授兵部主事以在臺中數言事其名猶簡在

聖心也君益自奮勵將有所設張而未數月遽以疾卒始巽陽及吾門試春官不第將盡棄所學而專心於三禮及歸亦遽卒龔氏世居福建至南唐越國公之子順爲江西節度使遂留江西旣而還於竟陵近千年無顯者至君之祖始舉乙科及君兄弟五人而登甲科者二乙科者一衆皆謂龔氏其昌矣而仕者學者皆不遂而無年理數有不可詰者獨其志行猶不沒於士大夫之口君於諸經四書皆有編纂尤好春秋作胡傳辨十餘篇惜乎君生時余未得與面講也君之祖仲鄂順治甲午舉人父諱松廩貢生以長子廷颺

勅封文林郎妻程氏封孺人君以子學海遇乾隆三年

覃恩贈奉政大夫妻譚氏贈宜人子二長光海嗣世父次學海次文海女二君以甲寅十二月合葬譚宜人之墓在本縣利涉鋪先兆未有銘幽之文君卒後四年學海以庶吉士屬余教習請銘余多事未暇及歸里檢篋笥失君行狀乾隆九年秋九月復以狀來乃敘而銘之以列外碑銘曰

職方張而柄移志甚盛而身萎惟天造之難測幸素履之無虧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徽郡在羣山中土利不足以贍其人故好賈而輕去其鄉自通都大邑以及山陬海聚凡便賈之地即家焉其俗男子受室後尊者即督令行賈無贏折皆不得速歸久者數十年近亦踰紀用此居必聚族而嚴閨門之禮故婦人以節著者比戶多有之蓋禮俗之所漸然也金氏爲休寧王彥孝妻生子宜民六月而寡會

國初天下猶未靖而休歙閒土賊假以攻剽金氏集兄公彥忠叔彥節謀曰吾三門惟孺子存聞淮揚已定先人舊業在焉伯居守叔衞我抵江都一綫可延也從之宜民少長即教以賈曰汝毋慕爲儒彥節死命宜民歸葬彥忠死亦然兩人終以無子而其鄉鄰居者多爲賊所殘皆曰微節婦王氏不祀矣夫擇地權時以定其身家男子所不易也而金氏以婦人任之且決計於干戈擾攘之閒動乎險中而得亨貞豈獨其志節足爲女子之準的哉節婦自始寡即不茹葷飯蔬虀菜凡五十年卒年七十有二以某年月日祔於彥孝之兆某鄉某原後二十年其孫宗華儒而治方客京師請銘於余始碣其墓之阡銘曰

兒呱呱莽伏戎嫠也悕走錢錢旣定遷延宗祊終首邱辟兆從

族子根穎壙銘

明善先生之後能世其學者惟中丞之子孫諸父行皆先君子所善而十五弟弢采尤與先兄相得先兄既歿且數年余過弢采丹陽道中相持而哭失聲自是聚則相歡離居則相念也雍正三年季春余至京師其秋弢采亦至心疾累月不瘳踰年而其二子根穎至自桐左右就養藥物無違弢采稍自寬疾漸愈根穎年雖少好古書日輯左傳義疏弢采暇則爲講畫余方喜其旅中得艮子以忘其憂而根穎尋抱疾其冬弢采館通州根穎從踰年春夏益羸余再使往問未得報而弢采至自通根穎以五月晦前一日死矣叩所由則始至時父疾方劇憂思喀血隱而不言至垂死乃得其狀昔先兄及余避事吳中弟林僧喀血不言循至大疾用此見父兄於子弟仁孝者察其形神以求其疾痛尤不可以不悉也嗚呼民之壽夭皆曰命於天然仁孝者每以戕其生則何以勸哉弢采既自爲哀辭屬余銘其壙乃垂涕而爲之書根穎生於康熙壬午卒年二十有六未娶銘曰

爾父疾無滋以爾歸祔食於爾宗靈其饜而

鮑氏女球壙銘

康熙庚寅夏五月余妹適鮑氏者臥疾甚憊而余有故鄉之行往視之其長女球侍戒以在視食飲寢興之節球淚應聲落踰月余在皖家僕至叩之則妹疾少蘇而球遘癘疾死矣金陵俗浮惰而女教尤不修甘食美服嬉遊而外爲女爲婦之道胥無聞焉其富女以此相高貧者不得則以懟其父母賤其夫而外其舅姑余每侍老母側見內外宗女爲陳古女婦儀法羣女往往心病余言稍稍自引去獨球承聽久而益恭鮑氏故富饒至球父甚窶又多子女而家無僕婢球自十歲卽佐其母汲爨縫紉浣濯攜持弟妹凡成人之艱辛實備嘗焉而自有生以至於歿其饔飧未嘗一節適也被服未嘗一完善也故余與其父母用此尤不能爲懷然世之福祥壽考而缺於人道以愧負其所受於天者多矣而球無愧也然則余與其父母亦可以無恨也球以康熙庚寅七月二十二日殤年十有六未字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而已反其初生人之患而今其免夫而毋疾其蘇而安而居

記

別建曾子祠記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師道濟寧諸暨楊三炯以兗郡丞督漕駐此云始到官寓署之西偏蓋曾子故居也聽事處即正廟前吏者還主於西城樓而宅之又於隙地治燕私之齋余將就其址構數楹迎主歸定祀且延師召諸生講誦於此俾衆著於先賢之遺蹟而不敢廢焉舍故廟而別祠恐後之人狃於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書來請記曰工訖矣余嘗謂道一而已而聖賢代興其操行之要與所示學者入德之方則必有爲前聖所未發者詩書易禮探微與博非積學者不能偏觀而驟入也至孔子則所言皆平近顯易夫人可知而大經之旨備焉至曾子傳大學揭慎獨之義俾學者體事觸物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啟孟子所謂幾希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其自稱曰吾日三省吾身即慎獨之見於操行之實者耳夫見廟而思敬過墓而知哀苟有人心者莫不然况入先賢之宮而有漠然無所興起者乎諸生誠切究夫省身慎獨之義則知功利之溺心詞章之蠹學而慨然有志於遠且大者而後之吏者自惟燕私之居則務廣而無斁而先賢祀事諸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於心者矣此三炯之志也江南後學方苞記

絃歌臺記 代

陳州城外西南隅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有祠曰阨臺明嘉靖中巡按御史某更名絃歌祠屢修屢廢客以告余因遣人鳩工飭材營葺俾復其舊經始於康熙五十一年某月某日告訖於次年某月某日州之人士備述其川原林麓之勝因董役者以請記於余余思之經旬而未得所以爲言之義焉將陳夫子之德與道與則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不可繪畫且譬之至者已備於前賢矣將謂茲臺爲邑人所瞻仰與則今天下郡州縣學皆有夫子廟堂過者不戒而肅恭亦不係乎茲臺之存毀至於川原林麓之觀又不足道也是役也特以至聖遺蹟所留有以告者則不得任其終圮故第書所緣起以及畢工之月日云

重建陽明祠堂記

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閒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學皆以陽明王氏爲宗鄙儒膚學或勦程朱之緒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故余於平生共學之友窮在下者則要以默識躬行達而有特操者則勖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指金陵西華門外舊有陽明書院不知廢自何年講堂學舍周垣盡毀其餘屋圃者居之繚以厠匽欲轝其穢則其人已亡欲復其舊則費無所出乾隆十一年貴州布政使安州陳公調移安徽過余北山偶言及此遂議興復逾歲五月告成屬記之蓋公乃余素以睢州志事相勖者其尊人鳴九先生承忠節徵君之學爲教於鄉國故公於茲祠成之如此其速也嗟乎貿儒耳食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爲教之本指乎有明開國以來淳朴之士風至天順之初而一變蓋由三楊忠衰於爵祿以致天子之操柄閣部之事權陰爲王振汪直輩所奪而王文萬安首附中官竊據政府忠良斥廷杖開士大夫之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陷於不仁不義陽明氏目擊而心傷以爲人苟失其本心則聰明入於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倘不至梏亡而不遠於禽獸至天啟中魏黨肆毒欲盡善人之類太常徵君目擊而心傷且身急楊左之難故於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感發而欲與學者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陽明之節義勳猷忠節徵君文正之志事爲何如而已之日有孜孜者爲何事則有內愧而寢食無以自安者矣又思陽明之門如龍溪心齋有過言畸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

勢也再傳以後或流於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也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爲類者陽明氏之徒且羞與爲伍是則陳公重建茲祠之本志也夫郡志載前輩焦弱侯重修書院記略云創建者海門周公時攝京兆厥後與參黃公嗣事乃成之今茲重建費大於作始公惟不詰屋與地私相授受之由而官贖之價從其柢鳩工庀材並出祿賜邑侯海寧許君助之屬役於紳士不由胥吏故不日而事集經始於乾隆十一年季冬訖工於十二年仲夏方苞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定興鹿忠節公致命於城西北隅邑人就其地爲祠曾孫某葺之列樹增舍俾子孫暨鄉人志公之學者得就而講習焉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爲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奪於外物陽明氏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依託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歿世既遠則依託以爲名者無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之陋而藉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於恆人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即以聖賢爲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佐孫高陽及與楊左諸公之難其於陽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爲自事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爲聖賢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公之生平耿著於天壤蓋無俟於余言故獨著其所以爲學之指意使學者知所事而用自循省焉是則公之志也夫

修復雙峯書院記

容城孫徵君明季嘗避難於易州之西山學者就其故宅爲雙峯書院其後徵君遷河南生徒散去爲土人侵據其曾孫用楨訟之累年始克修復而請余記之余觀明至熹宗時國將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而士氣之盛昌則自東漢以來未之有也方逆奄魏忠賢之熾也楊左諸賢首攖其鋒前者糜爛而後者踵至焉楊左之難先生與其友出萬死以赴之及先生避亂山谷閉生徒朋遊棄家而相保者比比也嗚呼諸君子之所爲雖不能無過於中而當是時禮義之結於人心者可不謂深且固與其上之教下之學所以蘊蒸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與夫晚明之事猶不足異也當靖難兵起國乃新造耳而一時朝士及閭閻之布衣舍生取義與日月爭光者不可勝數也嘗歎五季縉紳之士視亡國易君若鄰之喪其雞犬漠然無動於中及觀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後知無怪其然也彼於將相大臣所以毀其廉恥者或甚於臧獲則賢者不出於其閒而苟妄之徒回面汙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興也高皇帝之馭吏也嚴而待士也忠其養之也厚其禮之也重其任之也專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學者雖以峻法加焉而不害於士氣之伸也故能以數年之閒肇修人紀而使之勃興於禮義如此由是觀之教化之張弛其於人國輕重何如也余因論先生之遺事而幷及於有明一代之風教使學者升先生之堂思其人論其世而慨然於士之所當自屬者至其山川之形勢堂舍之規與作之程則概略而不道云

將園記

由正街之西有廢墟焉先君子嘗指以示余曰此吾家故園也汝曾大父自桐遷金陵實始居此其後定居土街宅出質園無主長廊曲

檻軒亭花石遂盡於居民之毀竊而荒穢至此先君子好爲山澤之遊既老不能數出居常鬱鬱乃謀復是宅宅已六易主久之議始成以甲申七月入居因步園之舊址鋤以百堵隔居民之澣浣者然後出池之淤以實下地而清流匯焉堤之使方圍其四周池東有獨樹蔭二丈餘芟其下可列坐風謖謖雖盛夏不留蚊蝱先君子曰召故人歡飲其閒將俟其成而名之曰將圃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越三歲而先君子歿始克於池之東北隅構四室奉老母居其北而余讀書其南又數年復於池東南隅爲堂斂其中檽其左右而翼其西偏以臨於池廡堂之東上屬於四室編籬穿徑列植竹樹每飯後扶老母循廡至南堂觀僕婢蒔花灌畦或立池上視月之始生淸光瑩然不知其在城市中也南堂成於庚寅之春其西翼尙未畢工辛卯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又二年出獄蒙
聖恩召入內廷編纂老母北上依余每夏日輒語內御者曰池中荷新出柳條密蒙桐陰如蓋矣余出獄之次年宅仍他屬又三年圃亦出質乃記所由始示兄子道希使知此大父母精神所憑依而余之心力嘗竭焉毋淹久於他姓也

泉井鄉祭田記

兄百川暨弟椒塗卜葬於泉井之西原墓側有田十八畝買爲祭田壬辰使馮氏甥榮收其入兼以契付之使築室而定居焉以守薪木俾吾子姓祭者有所休止而記之曰余同產凡八人而女兄弟五姊適鮑氏曾氏者前母姚孺人出也適馮氏者妹適鮑氏謝氏者並余兄弟吳孺人出也自余毀齒及成童先君子尤窮空冬無緜日不再食者旬月中必再三遘時鮑氏姊已出室而先兄侍王父於蕪湖兩妹尙幼同之者實兩姊及弟椒塗而先君子課余及弟誦讀甚嚴馮氏姊獨勤力定省供子職烹爨縫紉灑掃執僕婢之役門以內皆賴焉余家貧而馮氏尤甚姊年二十有六姊夫綏萬始入贅其後余遊四方綏萬助兄治余家事近十年兄歿余又共事焉姊在室時余兄弟三人更疾不瘳凡四三年雞初鳴余每窺望見燈光熒然則姊已起治藥物矣余年二十有二始能備饔飧而弟卒又九年己卯舉於鄉歸自京師踰年而兄卒又七年丙戌中禮部試歸踰月而姊卒姊先卒之數日余往視榮及兩女甥皆在旁姊顧之懷然余曰吾生而存若輩無飢且寒又五年辛卯冬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將至京守隸防夫伺甚嚴或曰入則不可以生矣余懼與姊言之終棄也乃於逆旅夜燒燈作書寄兄子道希使以茲田歸馮氏會逢
天子仁聖不遽用吏議而不肖之軀延於獄中者又踰年閱戚友多咎余曰田以祭名而使異姓主之可乎余亦竊竊雖然是舉也先兄及弟之魂魄必嘉與之且人事無常使子孫守之遂能永保不失乎今以方氏祭田而使馮氏子孫食其入執其契雖不肖者莫敢相授受安知非茲田之所以久存也與若他年道希克昌其世以他畝易而歸之義無不可遂書之俾刻石於墓左時康熙壬辰十一月望後六日在獄思愆齋

赫氏祭田記

古者治教禮俗莫重於宗法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其爲天子繫屬斯民權亞於牧長義並於師儒降至春秋去國者多以族行并兼者欲誘其遺民則爲之致邑立宗故先儒謂宗法之廢興與國勢爲表裏此之故也三楚吳越閩廣山谿之閒聚族而居者常數千百家而宗法無一能行蓋古者公卿大夫祿皆足以仁其族而四民各有職業其待大宗之收恤不過鰥寡孤獨廢疾無大功之親者而已後世家無恆產人無常業盎無儲櫛無衣者比肩而立而欲大宗之收族不亦難乎飢寒之不恤而執法以繩不類孰聽之乎惟吳郡范氏有義田以養其族人故宗法常行無或敢犯余嘗以風並世士大夫聞有慕效者不再世而子孫族人瓜分其義田而

摽棄之然後知范氏宗法久行非以其義田之多乃文正忠宣之德行功業足以覆露其子孫以陰爲之保定故食其福者七八百年而未有艾也康熙癸巳冬余自　南書房移蒙養齋時與顧用方論喪祭之禮及古宗法赫君赫若有意於余言其母李孺人卒期年內飲食寢處不背於禮經其始仕祿入甚薄卽大治兆域建墓側饗堂每語余曰范氏義田吾有志焉而未逮也後二十餘年乾隆戊辰余已告歸而君爲山東布政使以書來告曰先王父入關隸正黃旗受賓坻田五百八十畝以授吾父暨叔父吾父以公事出典二頃餘八十畝歲時具牲醪常苦不充及將終以授某曰小子勖哉奉先合族無忘吾志某兄弟四人伯兄早世季弟永泰後叔父而叔父亦卽世某監寶泉局始克歸先父出典之田以大半給二弟永寧餘入祭田及永泰得官喟然曰巨嫂衣食於兄我爲叔父後而喪葬兄力任之乃坐享遺田心不能安請以歸於公時某續置龍虎莊五百五十畝乃以分給寧泰而祖遺五百八十畝盡爲祭田以其餘周族姓此永泰之義某終未益尺土也今以非材承乏東藩將謹身節用歲有增益如范氏義田以繼先人之志望先生作記俾時自砥淬嗚呼人性皆善用此知謂古禮必不能行於今皆自暴棄之誣言也赫君不忘父命遂足以發其弟之義心而又能曲成其義使公卿大夫之設心皆若此而宗法不能行仁讓不能興吾不信也使三楚吳越閩廣聚族而居者其巨室富人皆能踵其事則居常飢寒足以相恤遇變鄉邑可以共保禮俗成而民氣固其有輔於國家之治教豈淺小哉赫居東值歲大祲未數月以太僕寺卿內召其增益義田終能滿志吾不敢知然就其已事固足爲爲人子孫與兄弟居之楷法矣赫嘗言自服官以後凡余所云無一不拳拳於心若果能然則豈惟義田文正忠宣之軌跡具在廪詎爲吾儕所不可幾及哉

仁和湯氏義田記

仁和湯少宰西涯置義田如千畝以贍其族人式法一取之吳郡范氏少宰卒於京師其子學基將御匶以歸請余記之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先儒嘗歎宗法不行則民俗無由淳國勢無由固然其所以不行者有說焉古之時大功同財而有祿者必仁其族其平時飢寒相恤死病相救故有事則聚族而謀犯難去國以其族行而莫之敢貳也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期之兄弟能不異居與財者鮮矣故士大夫家累鉅萬其親屬或不蒙其潤澤況族人乎是以平居相視如途人甚則號呶詬誶而莫之能禦吳楚閩越山澤鄉邑之閒族聚者常千百人而宗法無一能行此之故也余嘗至吳郡聞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於廟則祖父行俛首而聽命過愆辯訟皆於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得而行也嗟乎世之厚自封殖者徒以私其子孫耳然易世以後貨以悖出而子孫無一壠之植者多矣文正置義田以贍其族也而子孫享之者垂七百年天道人事之類應而不忒如此不可爲愚者之炯鑒哉少宰家無贏餘所遺於子若孫者尚不及義田之半可謂能厚其本根者矣學基請記其事豈惟揚父之美亦欲其族人羣相勸於范氏之家法也

遊豐臺記

豐臺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爲業芍藥尤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焉余六至京師未得一造觀戊戌夏四月將赴塞門而寓安之上黨過其寓爲別曰盍爲豐臺之遊遂告嘉定張樸村金壇王篛林余宗弟文輈門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盛者稱王氏園扃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閒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士人初植時平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閒廁所以爲異觀也其後居人漸多各爲垣牆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雖繁隱而不見遊者特豔其

昔之所聞而紛然來集耳因就道旁老樹席地坐久之始得圖者宅後小亭而憩休焉少長不序臥起坐立惟所便人暢所欲言舉酒相屬向夕猶不能歸蓋余數年中未有讌遊若此之適者念平生鈍直寡諧相知深者二十年來凋零過半其存者諸君子居其半矣諸君子仕隱遊學各異趨而次第來會於此多者數年少亦歷歲移時豈非事之難期而可幸者乎然寓安之行也以旬日爲期矣其官罷而將歸者則文耕也事畢而欲歸者　村也守選而將出者劉生也惟鶴林當官而行且告歸計明年花時滯留於此者惟余獨耳豈惟余之衰疾羈孤此樂難再卽諸君子蹤迹乖分栖託異向雖山川景物之勝什百於斯而耆艾故人天涯羣聚歡然握手如茲遊者恐亦未可多遘也因各述以詩而余爲之記云

遊潭柘記

康熙戊戌夏四月望後七日余將赴塞上寓安偕劉生師向過余會公程可寬信宿乃謀爲潭柘之遊而從者難之曰道局窄不利行車窮日未可達也少閒雲陰合厲風起衆皆以爲疑寓安曰車倍僦雨淋漓詰旦必行既就途果同遠經砠磧數頓撼薄暮抵山口而四望皆荒邱雖余亦幾悔茲行之勞而無得也入山一二里徑陡仄下車步至寺門而山之面勢始出林泉清淑之氣曠然與人心相得時日已向暝乃宿寺西堂質明起二子披衣攀躋窮寺之幽與高降而左出寺循山徑東上求潭柘舊址泉聲隨逕轉蘙薈密叢如行吳越溪山中遇好石輒列坐淹留不能進日將中從者曰更遲之事不逮矣余拂衣起二子相視悵然計所歷於山得三之二去潭側二里竟不能至也昔莊周自述所學謂與天地精神往來余困於塵勞忽睹茲山之與吾神者善也殆恍然於周所云者余生山水之鄉昔之日誰爲羈紲者乃自牽於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負此時物悔豈可追邪夫古之達人巖居川觀陸沉而不悔者彼誠有見於功在天壤名施罔極終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敝精神於蹇淺而蹙蹙以終世乎余老矣自顧數奇豈敢復妄意於此而劉生志方盛出而當官得自有其身者惟寓安耳然則繼自今寓安尙可不覺寤哉

再至浮山記

昔吾友未生北固在京師數言白雲浮渡之勝相期築室課耕於此康熙己丑余至浮山二君子猶未歸獨與宗六上人遊每天氣澄清步山下巖影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華嚴寺門廡望最高峯之出木末者心融神釋莫可名狀將行宗六謂余曰茲山之勝吾身所歷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時士女雜至吾常閉特室外鍵以避之夫山而名倘爲遊者所敗壞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禍作余牽連被逮羈自恨曰是宗六所謂也又十有二年雍正甲辰始荷
聖恩給假歸葬八月上旬至樅陽卜日奉大父柩改葬江寧因展先墓在桐者時未生已死其子移居東鄉將往哭而取道白雲以返於樅至浮山計日已迫乃爲一昔之期招未生子秀起會於宗六之居而遂行白雲去浮山三十里道曲難過陰雨輒不達又無僧舍旅廬可託宿故余再欲往觀而未能既與宗六別忽憶其前者之言爲不必然蓋路遠處幽而遊者無所取資則其跡自希不係乎山之名不名也既而思楚蜀百粵閩與永柳之山比勝而人莫知者衆矣惟子厚所經則遊者亦浮慕焉今白雲之遊者特不若浮渡之雜然耳既爲衆所指目徒以路遠處幽無所取資而幸至者之希則曷若一無聞焉者爲能常保其清淑之氣而無遊者猝至之患哉然則宗六之言蓋終無以易也余之再至浮山非遊也無可記者而斯言之義則不可沒故總前後情事而並識之

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

高淳張彝歎嘗持所爲募修三元觀疏示余曰俟其成子必記之余諾焉彝歎曰古者射鄉酺蜡讀法憲禁討耦與鋤各有地春秋祈報

各有典祀而後世並無之此地爲宣歙羣流入吳之要會自開永豐太平諸圩民懼水敗毀而聽於神凡歲時修築分植屬役旱潦啓閉水門皆合衆成言於此則過而存之不亦可乎又曰吾鎭俗近古無商賈奇羨遊觀伎巧之誑耀民安拙業而士者亦通於農若因農祀之節會寓以古法則禮俗可興惜乎吾衰而志力有不逮也余聞而韙之因屬彝歎爲購旁舍將移家而相資以待老康熙辛卯余構禍北徙又七年戊戌而彝歎赴
詔道卒於山東又六年雍正甲辰余蒙
恩除旗籍給假歸葬而觀適成蒼溪士人錄前後疏記以來曰此彝歎之志也按疏記漢末吳將周瑜駐屯於此瑜歿權立觀以褒其功及北宋以永豐田賜蔡京乃重建加崇侈焉茲拆正殿棟陰署赤烏二年重建其始修在明成化二年越萬歷三十二年越崇禎十四年凡再修夫自明中葉至今僅百餘年修而復圮者二而自漢至明千餘年無廢興事理有不當然者蓋重建於京修者醜之故原其蹟之自瑜而署以赤烏也此雖類不學者爲之然卽是可徵其俗之近古矣惜乎彝歎旣歿余復拘綴無緣一至其地究觀其學者耕者之禮俗也乃約略而爲之記其川流之支湊及觀名神號所元則彝歎之疏具矣

記尋大龍湫瀑布

八月望前一日入雁蕩按圖記以求名蹟則蕪沒者十之七矣訪於衆僧咸曰其始闢者皆畸人也庸者繼之或擽田宅以便其私不則苦幽寂去而之他故蹊徑可尋者希過華嚴鮑甥率衆登探石龍鼻流處余止山下或曰龍湫尚可至也遂宿能仁寺詰旦輿者同聲以險遠辭余曰姑往焉俟不可卽而去之何傷沿澗行三里而近絕無險艱至龍湫菴僧他出樵者指道所由又前半里許蔓草被徑輿者曰此中皆毒蛇猩蟲遺之重則死輕則傷悵然而返則老僧在門間故笑曰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咫尺至崖而反者吾爲子先路持小竿僕李吉體之經蒙茸則手披足蹈輿者坦步里許徑少窄委輿於地曰過此則山勢陡仄決不能前矣僧曰子毋惑惟余足跡是瞻鮑甥牽引越數十步則蔓草漸稀道坦平望見瀑布又前列坐巖下移時乃歸輿者安坐於草閒並作鄉語怨詈老僧曰彼自耀其明而徵吾輩之誑必衆辱之嗟乎先王之道之榛蕪久矣衆皆以遠迹爲難而不知苟有識道者爲之先實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困於乘廝輿而時君不寤豈不惜哉夫輿者之誑卽暴於過客不能譴呵而創懲之也而懷怒蓄怨至此況小人毒正側目於君子之道以爲不利於其私者哉此嚴光管寧之儔所以匿跡銷聲而不敢以身試也

題天姥寺壁

癸亥仲秋余尋醫浙東鮑甥孔巡從行抵嵊縣登陸問天姥山肩輿者曰小邱耳無可觀者但山下有古樹介寺基與圜圄之閒圜者將薪之僧以質於官不能辨也雷破而中分之木身煨燼者十之七自上科至下根斬然離絕近三尺其旁之依皮而存者僅矣而枝葉蔚然於今數百年至山下果如所云卽而視其樹則中焦者可爪而驗也鮑甥曰嘻咄哉李白之詩乃不若輿夫之言之信乎余曰詩所云乃夢中所見非妄也然卽此知觀物之要矣天下事必見之而後知行之而後難凡以意度想像而自謂有得者如趙括之言兵殷浩之志恢復近世浮慕陸王者之談性命皆夢中語也而昧者多信爲誠然若目擊而心通或實有師承則人雖微其言不可忽如臨濟老人之分河流蜀木工之解未濟是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吉凶倚伏顚倒大化中當其時不自覺也惟達者乃能見微而審所處假而茲樹非殘於雷火必終歸於薪爨是震而焚之乃天所以善全其生而使之愈遠而彌存也鮑甥曰斯言也不可棄遂書於壁使覽者觸類而得其所求思焉

遊雁蕩記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蹟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峯其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痏蹶然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剟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封氏園觀古松記

封氏園古松僵臥如蓋南北廣袤可半畝爲京師古蹟而余獨未嘗見康熙壬寅秋寓安將南歸邀余及若霖同往時餘暑未退遊者雜至壺觴交譁余三人就陰坐井欄移時然後去雍正元年癸卯冬寓安復至京師踰年二月將歸曰吾十至京師蹉跎竟世喪吾之歸不謂其復來也今吾之來不謂其復歸也獨幸與古松得再見耳時新知又得舒君子展而若霖改官吏部無餘閒期以二月既望先後集松下余與寓安子展前至林空無人布席列几案坐臥及飲酒疏數惟所便拾誦九歌樂府古辭日入星見而若霖不至翼日相期再往則薄暮矣甫至厲風起遽登車歸飲於子展氏坐方定而風止莊周云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以一日之遊而天時人事不可期必如此況人之生遭遇萬變能各得其意之所祈嚮邪余始見茲松惟南枝色微黃餘皆鬱然及再過而瘁傷者幾半雖生意未盡非完松矣茲松之植也五百餘年其榮枯乃在閱歲中而余適見之豈其蹟之將湮而神者俾借吾輩之遊以傳於後邪見於文所以志茲松之遭遇以爲不幸中之幸也

金陵會館記

京師之有會館乃鄉先生建立以便後進之貢成均試京兆禮部守選於吏部者自明以來雖小郡邑選舉者稍衆必爭爲之而金陵無有康熙二十二年羅大理集衆力建館於正陽門之東以爲仕者商者歲時聚會之所門堂外羣室不過數區赴公車者暫止而不可久留吾友甯函旣成進士欲別建焉而力不逮也雍正五年春告余曰鄉人某有故宅在城西南捐以爲館雖修治不易然其基立矣因勸以爲己任逾年甯函自翰林簡臺中尋以老疾告歸而館之工役粗畢又市宅後棄地垣而合諸館以待繼事者之恢拓焉夫金陵爲東南大都會數百年以來鄉先生之貴盛者不少矣甯函起寒素官文學清要爲日甚近而能就此以斯知事之集惟其志之確不惟其力之強又以見任事者果能設誠以爲之倡自有以感人心之同而成所務也甯函以作始之艱慮其久而墮乃集衆議凡應舉及守選者入居皆量資完葺其貴盛者則無問入居與否必量有所出以待修治恢拓之大用公定條例以屬館人而出入則士大夫共稽之夫凡物之情方其作始多畏難惜力而曰非吾一人任也及安受其成則又以謂吾直寄焉而不復爲之計久長此凡事所以難成而易敗也凡會於斯者皆吾儕之將出任國事以爲民依者也果能以甯函之心爲心則豈獨茲館之不廢哉其當官守道必有以異於比俗之人矣

築子嬰隄記

自三楚吳越之漕皆由江溯淮以入於河而兗豫諸水之下流復會於河淮淮南諸州數困於水而泰郵與寶應最劇寶應之田汙下近湖者爲積水所瀦十有六七惟漕河之東附隄地稍高邑仰食焉而緣隄故有含洞時蓄洩以便漕河水暴上則隄下之民被災尤劇有將穫刈而沉沒無遺者焉於是邑民於隄外更築隄東內隄洩流以歸湖而界首之東有隄曰子嬰爲大歲丙子淮南諸州大水邑人已重困其明年七月禾將登而甚雨驟至子嬰隄潰潰之夕邑士大夫之醵者罷商旅之行者止鄰邑之民往來號呼者壅塡於道也於時張侯以夜半冒風雨至隄上相度形勢爲書告治河長官請閉含洞數日使民得修隄而淫雨連月不止隄數築數潰而隄下之禾盡沒其冬邑大饑下郡粟猶不足以振焉又明年爲今戊寅隄下之民以禾沒築費無所更不敢復言修隄事張侯召之曰方秋時水潦降含洞閉工費而築不堅今築以春勞費不及半而計其功當倍徙乃官市隄下田數頃益拓其故址爲籍屬隄下占田者徵役千二百身行築者經始於二月朔後六日歷三旬隄成邑人稟如旣有年余聞鄭宋之間連數百里往往爲廢墟古者用彈丸之地兵車玉帛四出而不匱蓋人私其土而無遺利也自郡縣法行吏視其官如傳舍川澮田疇不治災患不謀則土利多廢而民生蹙有治民事甚於民之急其私如張侯者不可沒也已時余客淮南邑人請書其事遂記之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余少遊名山入古寺見佛相肅拜之禮亦不敢施而羇窮遠遊及離後多與學佛者往還乃悟退之之親大顚永叔求天下奇士不得而有取於祕演惟儼蓋良有以也亡友劉古塘云佛之理吾不信而竊喜其教絕婚宦公貨財布衣疏食隨地可安士之蕭散孤介而不欲違其本心者往往匿跡於其中故朱子亦嘗謂彼家有人歙州程生崟少從余遊生生長素封之家而倜儻少俗情早歲成進士歷官兵部郎中會

世宗憲皇帝釐正吏治剏立會考府擢領司事時生年方壯兄弟衆多母夫人壽始及耆而告歸色養二十餘年不出以至母夫人之終而生老矣生家淮陰侍母不敢旬月違離時遊金焦北固尋蘇子瞻米南宮遺蹟得微機上人於黃鶴寺故址荒原破屋中蓋寺燬於康熙五十八年殿宇蕩然僅存傾圮小樓二閒微機自幽燕南遊支拄而棲之志在興復程生感焉次第修築數年殿宇門廡寮房齋廚略具乾隆丁卯余年八十首夏生趣余爲金焦之遊留襆被寺中蓋知余少壯遠遊不得在二親側三十年來恆宿外寢生辰令節必避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也將歸生言必得余爲之記始擧微機之志蓋以佛之徒有見於前賢之記序者其名常不沒於學士大夫之耳也次年五月余與生送故人於瓜渚微機帥其徒涉江就余窺其意欲得余文甚迫而口不言余動於其誠又回憶平生悲憂危蹙未有從容山水閒身心中一無繫累如往歲之遊者不可以不識也寺在潤州南門外黃鶴山下本東晉時竹林寺相傳宋武帝微時經過有黃鶴翼蔽之祥士人遂以名其寺與其山唐初馬元素禪師發名於此一燬於唐末薛朗劉浩之亂再燬於明永樂中今玆三燬而重建工畢於乾隆十有二年季春其東偏子瞻竹院生猶將嗣事焉六月朔日方苞記

重修清涼寺記

先兄嘗言自明中葉儒者多潛遁於釋而釋者又爲和通之說以就之於是儒釋之道混然儒而遁於釋者多倡狂妄行釋而慕乎儒者多溫雅可近余行天下每以是陰辨儒釋而擇其可交者雍正二年請假歸葬卜兆未定不敢卽私室寓北山僧舍會黃山老僧中州率其徒來居清涼寺數與往還中州之來踰月而寺火惟存西北隅小

屋三四閒嘗謂余曰造物者蓋以新之責老僧也俟其成公必記之及乾隆七年余歸里更往觀焉則盡復其故而煥然新中州博學工詩賦所至薦紳富商爭瓌之故興之如此其易也其徒燭淵緯林嗣守之亦以文學爲學佛者倡每相見必舉前語索記又五年丙寅夏六月望後五日余疾作夜不能寐偶憶先兄語晨起而記之以釋諾責且以示學佛者愼毋陰遁於釋獨宜念其能篤信師說以興作艱重爲己任而卒以有成吾儕對之宜有愧色也其肇工落成之日月用材之凡數巢輪者之姓名二僧自記之以列碑陰可矣

良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沛上人初至京師居
禁城西華門外道旁小菴遂興其地爲禪林
勅賜靜默寺一時王公貴人多與之遊康熙六十一年余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託宿寺中與之語窺其志趣乃遊方之外而不忘用世者遂淹留旬月自是爲昵好上人本師在安肅又嘗興壽因寺於良鄉每經岡窪村閔行旅涉河之艱偶見車僨馬傷遂竭資聚建石橋石工剋耗之功不就久之郡丞經過汎詢而得其情將詰治乃獲訖工時雍正三年二月也越十年而請余爲碑記余嘗見上人居母與兄之喪沉痛幽默雖吾黨務質行者無以過也嘗田之與庸吏建閘障水於安肅之瀑河每歲伏秋流潦數十里村落阻饑上人見往來寺中者輒指畫形勢及土人蕩析離居狀語聞於河督顧公奏
復其舊內府有疑獄大小司寇奉
命讞決衆會於寺以待事中有以深刻爲能者上人危言以怵之聞者莫不變色易容噫使夫人而有官守其急民病直言抗節當如何朱子嘗病吾道之衰而歎佛之徒爲有人其有以也夫茲橋去京城四十里而近乃冠蓋往來之衝故志上人成此之艱并及其志行俾儒之徒過此而寓目者有以觀省而自矜奮焉乾隆二年八月方苞

記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五

頌銘

聖主親征漠北頌 康熙三十五年

皇帝撫臨天下三十有五年悉治方內冠帶之民興教纂德百嘉鬯
遂萬物蟓蟓四海外國蠻夷族部之君長桴浮索引候風潮踰嶺險
稽顙疊跡而來獻見者馳驛相望惟乙亥之秋西北虜酋噶爾丹恃
所處僻遠倔強稱兵躪蹂北徼諸部臣屬內附者經冬涉春駐兵田
牧諸部震恐蕩析離居奔訴闕下
皇帝哀矜不忍棄之覆幬之外又慮黠寇猘狂毀我藩衛邊鄙日駭
漸爲百姓勞費將總六師
親征之於時內外文武小大之臣鮮不惶疑震恐謂虜居絕塞道路
所次山谷曠莽阻深宜且命將出師不宜勤
乘輿又其俗遷徙無常居恐大軍深入逐捕無所得萬口一聲交章
懇請
皇帝內斷於心丙子春二月以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率師由西道
刻日進勦
詔陝西將軍孫思克出師據土剌河斷虜歸路三月初吉
皇帝總六師由中道出次古北口
詔曰朕念士大夫卒校勞苦自今以始朕日御一餐與六師共之初
羣臣慮塞外道逴遠少水泉萑輓阻艱及車駕出塞雨雪閒作而芻
糧次第達師中所至疏濬鑿井甘泉湧溢士馬饒給如內地始知
上神略廣運諸事經畫豫備纖悉無遺也五月丙辰師次拖林越數
日進逼黑盧倫河虜聞王師天降震慄喪氣日夜引遁癸亥
皇帝親部署諸軍倍道追逐丙寅
車駕過河朔至拖諾山虜棄氈裘甲兵老弱宵遁訊之俘人云嘗過
巴顏而西矣
上曰虜遁而西適與西師遇朕親經畫兩路兵食毋乏虜可草薙而
禽獮矣戊辰
皇帝班師命將軍馬思哈率精兵逐北是日虜至昭水將軍揚古將
軍思克兵俱會敎陣奮擊虜軍大敗自未達酉斬截無算俘獲子女
畜物以億計餘黨潰散庚午西師奏捷
行在諸王大臣表請降
明詔祭告
天地
宗廟百神宣布中外
制曰可臣伏見
聖謨深遠爲海內元元計萬世之安屏斥羣議創非常之原躬涖行
閒率先士卒抗威萬里沙場之外殲刈累歲驕悍狡黠之虜自出車
餽糧整屯按部以暨設策制謀厲兵熸寇事無小大悉出
神策廟算論效收功如指諸掌遂使普天之下窮荒不毛之域尺地
寸土皆歸版輿上及飛鳥下及淵魚喘耎肖翹之物莫不若其性自
漢唐以來未有躋登茲盛者也臣苞方遊太學未獲睹塞上旗旄之
光聽軍前凱歌之聲伏讀
明詔懽忭蹈舞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巍巍我
皇至仁天覆陰陽蒸陶萬物在宥綱紀昭明德施磅礴海隅蒼生飲
食宴樂四海外國莫不懷柔齎篚奉贄以後爲差蠢茲醜虜自懟其
生背義作慝以干大刑擅興戈鋋陵我北徼自秋徂春猖狂襲盜謂
居窮荒天威不及故集醜屢逞其毒螫
皇帝曰咨虜爲不道凡茲屬國惟予怙冒蚩豕不除善良曷育朕親
行師是絕是忽惟時在廷小大惶悸交章請留至於再四
聖志不疑神明默運三方布師以制虜命乃

命揚古汝行自西批其肘腋使賊不支乃
詔思克斷其歸道拊背扼吭使虜噎媢乃擇吉日乃詰兵戎六師張
皇我
皇在中分部授律緜緜翼翼發如川流屯如山立陰山沍寒土結不
毛我
皇戾止豐草如荅龍沙曠莽潢汙潦濁我
皇戾止靈泉噴躍芻糧雲屯車徒接武馬騰若驕士勇可賈遂次拖
林遂逼廬倫如鼓洪爐以鑠鉤金虜衆愕眙道無水泉士馬百萬豈
來自天始梟而張卒鼠而竄倉皇西奔雜蹂紛亂
皇麾六軍倍道逐角雷動風行直窮拖諾虜遁益西過我西師禽黨
挂絡獸駭觸機三師同心祇遵
天策短甲步戰踔厲凌越飛礮霧散火戟星馳從橫擊刺所向皆靡
羣醜敗績禽獮草薙自未達酉俘獲千億凡茲方略我
皇自設功成萬里若合符節萬衆凱歌
一人有慶日月照爛山川霽潤黃耉頒白兒童稚齒式瞻
皇容載笑載語升中吉土薦馨
清廟飲至論功垂恩渙號乾端坤倪寸毛尺土皆歸版圖我
皇之武銷鋒灌燧育我黎蒸蕃祉壽善我
皇之仁

萬年寶曆頌 康熙六十年

臣聞尚書之言君道也曰作之君作之師自二帝三王以後雖有賢
君能兼盡作師之道者鮮矣惟我
皇上徇齊敦敏既夙具於
聖性體道務學又時切於
聖心故自
御極以來至今六十年凡四海內外無一民一物不安其性命而共
樂乎
聖德之高深朝廷草野無一官一士不仰荷甄陶而終不能窺
聖學之萬一兼盡乎作君作師之道而建其有極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臣又竊觀
聖德聖學既與往聖同符而因時立事功德之隆更有特出於千古
者自古人君開創者多武功守成者多文德惟我
皇上以守成而兼開創武功則威震於八荒文德則光被於四表蓋
前世所未有也自古人君寬仁者或過於優柔聰察者或近於刻核
惟我
皇上以大知而行至仁如天地之無不容如日月之無不照又前世
所未有也用此疆宇之廣博民物之阜安政教之洽浹河海之清晏
無若今日者臣草鄙賤士昧學少文叨
覆載之宏恩趨走
內廷歷有年歲近光服教最爲深切竊惟我
皇上威德崇功嘉言善政雖積簡充棟未能殫盡謹綜其大要拜手
稽首而獻頌曰
在宥天下惟我
聖皇應時首出萬物皆昌如天之運健行有常如地之載容保無疆
章一
皇殷於民以勤以殖惟六十年心如一日大綱既舉細目咸飭運之
方寸周於八極章二我
皇之武知勇天錫首芟三孽祭罕繼剔逆鄭臺灣海氛永息戎臣受
成所向無敵章三
親犂大漠六師如貫巨寇立殲獨由
聖斷西戎襲盜
帝命遏亂決勝萬里如持左券章四我

皇之文聰明天亶溯源洙泗羲文是纘經史百家無幽不闡象數聲
律無微不顯章五大哉
王言如綍如綸詩諧雅頌文繼典墳奕奕
天章出類離倫雲耀日耀鳳舞鸞騫章六我
皇之仁徧覆蒸黎登之袵席育以繁滋議蠲議賑小祲不遺豐年賜
復屢徧天涯章七矜疑緩獄德命時行循頻肆赦體天好生河流衝激
淮甸靡寧二巡相度昏墊以平章八我
皇之智包羅宇宙一日萬幾雲行川溜求民之莫幽隱必究察吏之
疵每如發覆章九遴選必覘其難其慎守令監司每勤
清問發科興賢嚴抑倖進激濁揚清莫不竦震章十郊壇親饗前世所
難我
皇昭事歷久彌虔冬至大報春始祈年先期宿戒終日乾乾章十一肅
雍在
廟孝享惟誠元聲既具用薦德馨備物盡志
慈闈是承年躋艾耆孺慕猶形章十二至誠不息無逸作所宵旰勤政
罔閒寒暑
帳殿旃門奏對日舉亦有清暇攷文稽古章十三
躬行儉樸萬方之儀衣無纂組椽不雕幾粢食一御爲民禱祈常留
有餘以惠嘉師章十四光天之下至於海壖四民熙熙以養以恬兒童
稚齒壽者耆頤齊心同祝
天子萬年章十五曰仁者壽
聖德日滋惟恭則壽
聖敬日躋于萬斯年我
皇之禧我
皇之禧萬民其憙章十六

聖主躬耕耤田頌雍正元年

惟
皇帝御極之元年
聖德廣運庶政聿修敷天之下萬官億醜咸就法度乃以仲春元辰
躬臨耤田展事先農秉耒三推登臺以觀終畝於時風日布和隰原
增潤羣工師師甸徒濟濟近光者仰
德欽懿者嚮風臣竊惟我
皇上應天以誠故志氣之動足以格穹蒼勤民有本故典禮之行足
以通衆志伏見
聖德懋勤凡郊廟典祀必躬必親至治馨香感於神明茲復
躬耕帝耤以供粢盛乃書所謂明德惟馨非徒薦以黍稷也我
皇上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江南積逋賜免者數百萬江西額徵豁除
者百餘萬河北五路間有水旱發帑振廩冠蓋相望惟恐事有中阻
澤不下究凡此愛民重穀肫懇無已之
聖心久淪浹於臣民之腑臆故茲耕耤禮成自朝有著位以及城市
郊野兒童耆老莫不式歌且舞思見德化之成粵稽自古好禮之君
莫不稽古典文以爲民紀然未有如我
皇上實心實政足以和通天人之際而與古典禮相應者臣幸際千
載難遘之昌期又夙荷
天地生成之大德銜恩撫躬欲報靡由顧惟謭陋不足以罄
威德之形容而踴躍懽忭之實情則有不能自秘者謹稽首頓首而
獻頌曰
天佑衆萬篤生
聖皇基命宥密以勤萬邦百神其享惟德之常下民其依惟政之臧
風行雷動奠此垓埏邦經既正百度無愆乃舉舊典命我田官農
祥正中陳修耤壇　昀昀吉土兆彼南郊潔粢豐盛明禋用昭升中
燔燎薦以蕭茅神所憑依是先是勞　土穀之修六府所亟萬事本

原蒸民粒食康功田功
皇躬是飭兆民之倡四方維則　春陽載舒土膏脈發保介既諮協
風應律
皇耕一墢班三以訖凡百有位敬共無斁　音官相告樂動惟宮太
史有占雲物其豐蒸蒸甸徒終穮就功載笑載言
皇儀有顒　惟天監德應感無私
皇情所注神動天隨谷風習習興雨祁祁近自畿甸周於海隅　自
南自北自東自西三時不害我稼如茨我稼如茨兆民其熙兆民其
熙我
皇之禧

聖主親詣太學頌雍正元年

臣聞二帝三王所以陰隲下民而使各得其恆性者以能兼立乎君
師之極也有虞教胄直溫寬栗帝親命之在周文武之興辟雍鐘鼓
並見於雅歌詩人推原以爲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實由於此古者天
子視學大昕鼓徵興秩節以事先師而春秋釋不帥教者亦親涖焉
蓋以至尊而盡禮於先師所以見尊德樂道之誠以一士之不帥教
而天子乃親聽之所以使震動恪恭而不苟以自棄也我
皇上涖政之初卽
詔崇至聖先師祖考五世並加王爵以三月朔日
躬臨太學
特諭大小諸司凡公牒祝辭並稱詣學不得言幸釋菜禮成乃
御經筵宣
恩旨越日復頒
聖訓誨誘諄諄庶官庶士靡不感勵臣竊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
雨霜露無非教也我
皇上至敬至誠凡
郊
廟典祀必
躬親薦饗終日乾乾皆所以教羣士使知持身守道之則也秉決庶
政日昃不遑宵旰餘閒猶披文史皆所以教羣士使知治業赴功之
準也激濁揚清閑邪褒正使有司絕苞苴之徑諸生杜干謁之私又
所以教羣士使出入於太學者必思無愧於孔子之門牆也蓋
皇上常以身教而董之以實政鼓舞盡乎作君作師之道而揆之虞
廷之教胄周室之作人有若合符契者豈特
躬親釋奠合樂稽經爲臨雍盛典與臣昧學少文不足以敷揚闓休
然葵藿之微不能不向太陽而傾心者物性之自然也敬撰頌言用
附於巷舞衢歌之末云爾其辭曰
惟天牖民建極有常作君與師人紀是張煌煌璧雍四方之綱
天子照臨人文其昌　五帝建德成均是崇三王之化於論鼓鐘我
皇敬學表正自躬先聖後聖其揆則同　九有乂安萬官承則政教
既行典文可式率民以耕南郊之籍範士以禮澤宮是卽　優崇先
聖王及高曾視學曰詣義以正名乃
親釋奠典禮攸行乃布經筵大義是宏　明新共貫治平馴致聖有
微言
皇成至治精一執中心傳無二
皇實操此以制萬事　禮樂政刑罔非至教況睹
天顏近光有耀褒嘉儒先是崇是報廣開賢路是來是勞　宮縣具
奏雅聲洋洋我
皇在中顒顒卬卬三階肅肅圜橋蹌蹌被此休烈羣思奮揚　干羽
之舞苗頑效馘在泮獻馘淮夷是懲文德誕敷武威益行開我明堂
四荒畢庭

聖主躬耕耤田頌乾隆三年

粵稽成周之禮天子耤於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陽官司事甸人終
畝以共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先衆庶兆民使皆震動恪恭於農方
是時典禮明肅有不耤者史必書之秦漢以後即事用希有其舉之
亦著於史冊然臣聞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蓋殫心而
奉之以禮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又聞應天以實感人以誠使無仁
孝愨敬之實則潔粢秉鬯不足以薦馨香無恤民重穡之誠則修禮
設儀不足以通衆志我
皇上躬履至道三年縞素仁孝愾乎黎蒸每遇郊廟社稷之事儼恪
嚴恭有孚顒若自
御極以後豁海內逋賦有司虧帑凡數百千萬濱江沿海沙壅水徙
及下地久荒墾於上聞者旁諏廣詢悉除其額征每遇歲祲振廩截
漕發帑移粟蠲除租賦多者至二百餘萬是以山陬海聚父老子弟
幽閨之女婦咸知
聖天子恤己之誠也允矣休哉即此爲承
祖敬
天之實事矣三年仲春擇吉
躬耤時久不雨及期雲陰合時雨降京都士庶靡不欣躍臣備員禮
官叨直
禁近雖以頹齡弱足未能扈從
齋宮瞻
穆穆之容中心勤企謹拜手稽首而爲頌曰
惟
天迪保右序我
皇統承
列聖道繼三王克仁克孝學與性成比終三節一如禮經對越
郊壇有孚殷薦春露秋霜愾聞僾見雨暘風雪時釐
皇情祈年望歲迫於耕畊農祥正中除壇於耤乃擇元辰命我司穡
土膏脈發陽氣其蒸
法宮淳濯
玉輅斯行一墢
親耕班三以徧百禮具成
德輝顯見音官省土律應惟宮太史占物雲光兆豐協氣滂滋隰原
霽潤庶官庶士舉手相慶父老扶杖衢歌巷舞兒童婦女爭相告語
我
皇敬
天天自不違我
皇勤民民長有依
厚德載物奠茲九宇解澤旁流化爲甘雨
至仁普覆如天斯穹以鼓以鼙達爲和風
天視天聽自我黎蒸民志丕應
天休可徵川嶽降神陰騭應候神倉充溢陳因相覆玉齊秬鬯明禋
以升
上帝其饗
列祖時鑒近自郊圻遠彌薄海百穀順成歛臧樂愷自今伊始耕九
餘三食時用禮婦子其耽百室皆盈戶真可外
賜復賜酺無勞賑貸含哺鼓腹樂我太平無咎無呻
皇心載寧

聖主臨雍禮成頌 乾隆三年

蓋聞
孔子爲萬世帝王師以能開萬世之屯蒙而道濟天下也自秦以後
一姓代興規模草創必先尊禮
至聖以繫天下之人心繼世賢君莫不臨雍講學憲老乞言蓋天下

之民知
孔子之道伸則萬事皆得其理而太平之澤將目見而身被之也臣
竊惟尊禮
至聖之實在信其言而行其道
孔子所以告君者具在中庸問政之篇我
皇上御極以來修德體道於九經之宏綱要指無一不實踐焉故能
以浹歲之閒使四海烝黎慕義懷仁之心勃然而興起蓋由
聖資敦敏好古典學幾二十年於
孔子之道求之切而信之深故本於
皇躬達於政教者如是其誠且篤也用此質諸
先師實在天之靈所深嘉而厚望者豈特大昕鼓徵爲圜橋所觀聽
哉乾隆二年季春朔後一日
皇帝躬詣太學釋奠禮成親講中庸之首章堯典之首節蓋自遂古
以來盡性命之理建中和之極行於當時而位天地育萬物者功莫
盛於堯垂於萬世而明大道彰王教者德莫盛於
孔子是乃我
皇上夙心所祈嚮自志學之初以及
御天之日戒慎奉持惟恐有須臾之離用以上格天心而下通民志
者故嘉與天下臣民會歸於有極也茲與孔子所傳體道達德致達道
以行九經而一本於誠者實相表裏臣伏念臨雍之禮舊史所書典
文具備辭人所述體製各殊炳炳乎無以尚矣臣學蕪年耄語不能
文謹據所見敷陳質言特著其信而有徵者頌曰
昔在
孔子賢於堯舜匪德能優惟功之盛堯仁如天一世之幸尼山木鐸
千秋金鏡章一
天祐下民我
皇篤生
夫子之道遠我
皇而大事至仁肫肫學與性成秉持六經踐以
躬行章二智以成仁善繼善述大孝之光治殊道一仁以生勇心純事
實以道成身久而不失章三敬禮師傅收恤耆儒一言片善采納無虛
若逢顏孟次或程朱尊德樂道當更何如章四敦敍懿親德心普被遠
邇宿衞坦然無忌羣公三事凡百有位推誠備禮豈惟祿賜章五惠保
烝黎子寒予饑憂民如疾愛之如私德以撫順信以招攜窮荒僻徼
覆幬無遺章六九經三德
先師所傳我
皇得之時乘御天
先師有志
皇實成焉以考以質宜無閒然章七月吉辰良
皇親釋奠惟秉德馨肅將嘉薦
先聖之揆
後聖時憲精意所通羹牆如見章八
聖言深閟教思孔誠四表上下格以欽明中和之致位育之徵原於
性命戒懼所成章九庶官庶士敬而聽之惟
皇之極即自得師是訓是行
先師鑒茲勉爲貞臣毋負昌期章十

喜雨說

雍正八年春二月時雨不降僉曰天胡不雨我
皇上施大德諭有司凡官吏負職虧公帑事在三年以前發於八年
二月
恩諭未頒之日者具以聞有說者與豁免繼自今官吏脫囹圄反鄉
里與父母妻子相保聚者無慮數千人免徵比恬然安其生業者萬

千家承追之吏不至愁居惕處爲他人受罰又
詔近畿五百里内旗丁私質所受官田於鄉民而不能歸其故價者
官爲之償懼罪者免於法無田者復其業歸田者懷其貲連鄉比戶
婦子懽呼若沈疴之去其體天胡不雨夏四月
皇帝親郊齋宮祈請未明而起日一膳士大夫相見必色憂余曰無
憂也吾
君憂民若此天必順焉既而小雨時霑塗望後十日陰雲隆施入夜
密雨連朝及暮四野具足旬未終復大雨浹旬又雨衆相慶余告之
曰一方之旱憂之小者耳一時之雨喜之暫者耳吾
君閔雨至日不再食既雨會令節吾儕小人莫不招朋儔爲一日之
樂而吾
君不自暇逸罷水嬉曰警庶官釐百度所以基命宥密而爲四海臣
民之慶者視時雨之降
恩澤之施尤大且遠矣聞者皆心愜則又告之曰不雨而憂雨而樂
者細民之情也非士大夫之志事也念吾君之閔雨至於日不再食
則承事而牧民者所以致其忠利當何如念吾
君治政勤民不肯一日自暇逸則人臣之夙夜匪懈忘身忘家而無
懷安無賴寵也當何如此之謂事君之禮志學之誠也吾病且衰無
力之可輸爲悚爲愧而已耳惟衆君子交勉之既以語於人因退而
書之以自警焉

多福硯銘

我
皇嗣服治如砥平
皇有敷言衆心載寧
訓迪有位惟吁惟咨勤恤民隱其寒其飢一日二日萬幾
心營手動惟爾必在側
皇敕多福用敷錫於億兆羣生而錫爾嘉名
天章奕奕於萬斯年爾終以無泐

哀辭

徐詒孫哀辭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即與詒孫善嘗怪其才足以立事而於仕進泊如也學足以立言而於論述頹如也閒與同舍夢中數悲嘯或摽辟而呼余驚起問故則垂涕而不言叩其鄉人乃知其父感於所嬖毋得心疾每欲以義理廣之語相近輒以他說格余癸酉冬自京師歸其家余始寓書告以君子之遭變也在審其身之所處繇之極也禹未嘗身殉於羽淵而匡章之行不見絕於孟子況未至此極者乎使徒若焦若熱以喪其精爽而於身之所處或未盡焉非君子之所尙也戊寅冬十有一月余客澄江舍側有方池夜夢詒孫赫然起自池中面泥淖瞪目無言覺而心惡之次年秋七月歸金陵得詒孫凶問果以余見夢時死詒孫之歸也毋癲益甚父閉之加束縛焉詒孫日夜號泣而從數歲亦得心疾昏昏不辨人事一夕自投門外小溪中始詒孫去京師余送之歧路閒既與儕輩登車復返下車執余手而號慟曰惟子知我何當歸吾與子得更相見足矣其後詒孫一至金陵余適在外竟不得再見余一子新殤意殊不自得及聞詒孫死出門西鄉號而哭之不復覺子死之痛矣詒孫姓徐氏諱念祖池州靑陽人年四十有四內行潔修文章冠郡邑聞其死者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其辭曰

生常自懟兮吾知子艱死非其所兮人終汝憐仁孝之變兮爲感爲癲孰使至此兮彼蒼者天

駙馬孫公哀辭

駙馬孫公諱承運遼東人也其先將軍思克爲國扞城顯功名於秦隴康熙三十有五年

上親征厄魯特噶爾丹三路並發將軍以西師絕漠扼之殲其魁其部由是遂亡駙馬爲童子時召見即許以尙主駙馬生貴甚而性樸厚出於自然瀋陽范恆菴白山祁學圃每道其爲人曰以不學爲恨聞過而能改未有如斯人者也己亥孟夏吾友左未生自江東來省余會余將祇役塞上恆菴言於駙馬使延未生偕行以便余駙馬先就見擇日以騎迎使者曲跪將命及門主人先俟於門外歷門階必揖三讓升堂使子某出拜曰孺子非能師先生也吾少失學欲先生講以所聞耳駙馬以屢從先至

上嘗五月朔未生繼至越八日忽襜車裝載過余曰駙馬遘厲疾一夕死矣因太息曰吾固知斯人之不長也臥一室寧謐如一生每薄暮下直雖甚憊必手一卷問難移時室無聲色狗馬珍異之觀門無獻技請事之客世胄中幾見此乎駙馬年始三十有一形貌偉然其折節務學蓋不甘以勳戚終而將益振前人之功緒故其卒也未生恆菴學圃哀慟皆踰常雖余亦不能自克也其辭曰

嗟蕙草之叢生兮朝繩芰而夕滋何芝蘭之旖旎兮日數溉而猶萎彼受氣之有厭兮此剝喪其焉懟軫予懷而不釋兮予不自知其所爲

劉北固哀辭

康熙四十七年秋七月吾友北固歸自廣東余與其弟古塘溯江候於桐過期不至而得凶問嗚呼昔吾先人與劉氏世好以行輩北固算於余而與余爲兄弟交北固生於桐余生六合繼而遷江寧未相面也而所學之趣同稍長朋試於有司名必相次也及遊四方與士大夫往還譽於北固者多余昵好而嫉余者閒波及於北固與北固居或此唱而彼和或辨論相持雜以誚讓而胸中所懷無毫髮閒隔未嘗覺其爲兩人北固終世爲羇於京師而余往來流滯者亦十年每愁思無聊或中有所得輒思見北固計旬日中必再三宿其寓齋余疲疴困憊恆先就寢而使北固誦詩歌古文臥而聽之靜夜聲朗

然率以爲常他時客異地歸休於家獨居私處未嘗不念此樂也北固體素強邇年頓衰余既東歸再書責之恐其負夙志而羇死於遠方北固感焉其遊廣東蓋將次第爲歸計而謀所以終老者乃不幸竟道卒其喪之還子選适與古塘往迎余以故未得偕欲哭於其殯之次亦未得也因爲文以攄余悲俾其子薦告以妥靈焉其辭曰

謂子之歸兮終吾生以後先痛一言之未接兮遂閉影於重泉宣與學其交悔兮命奄忽而不延吾語子非不早兮胡因循而致然

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余生同郡長而客遊同方往還離合踰二十年而爲汎交己丑庚寅閒余頻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余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余久寓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皋壤如沐留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蒙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耇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邪

辭曰

嗟子精爽之炯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避而死歸解人世之糾纏兮得甘寢其何悲

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洙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喪蔑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閒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余出塞返役而洙死已浹日矣始商平友子二人余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洙其季也憶洙五六歲時余過商平常偕羣兒喧聒左右少長挽書從其父往來余家及至京師則幹軀偉然余方欲迪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羇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窶艱迫阨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凌雜米鹽無幾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愆於義余每歎其行之難也而既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邪洙卒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藁葬京師郭東江寧義塚余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余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震愆懼百憂兮連延蹇孤遊兮局窄命支離兮爲鬼客天屬盡兮魂魄羌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汭繫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異生還兮路阻修攜子號兮在室永護呵兮無失

阮以南哀辭

始余兄弟應童子試即聞阮君以南名於閭巷閒及入庠序與君後先時相見稠人中而未狎也其後余遊燕齊倦而歸則先君子故交零落幾盡而新知中惟阮先生汝咸經過最密叩之則君之父也君所居近市曲巷小橋逶迤而入四面環陂塘老屋數閒蔽翳於叢篁高柳中入其門如在山林之隩方盛暑風謖謖穿戶牖坐有頃必加衣自仲夏入秋日未旦先君子即披衣就阮先生夜定然後歸率以爲常君率妻子力作殺雞屠狗具肴蔬未嘗乏絕阮先生既歿君於門側市藥而授生徒於堂上先君子旬月猶二數過君余兄弟隨行

每至君必歡生徒輟其所事置酒酣嬉終日而罷由前之爲君以樂其親也由後之爲則以便余兄弟之情而不肯逆也嗚呼君可謂順於親而篤於友者矣君既免喪時謂余子知交在四方朋儕多資子以餬其口而獨遺余何也時余私計先君子棲遲寡懽惟君居近而意愜故獨難之以滯君之行及先君子歿而余及於難又踰年而君死追念平生游好傾心向余而余無纖毫之報者莫如君乃哭而爲文以志余哀君諱夢鰲江寧人卒於康熙某年年五十有一余聞其喪次年之某月日也其辭曰

忠養不匱心之競也蹇以無年亦其命也重施而蔑以稱獨余之病也

李伯子哀辭

李習仁字長人吾友恕谷長子也戊戌春余命子道章就學於恕谷歸言習仁耕且學孝友信於其家今年春恕谷歸自江南率習仁過余俾受業其承親事師交友跬步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白門翁止園見而嘆曰子弟中未見如斯人者也恕谷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土風南中士人亦聞其風而慕之故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習仁御騎則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閒南士皆傾心焉恕谷以母老未能定遷會其友內人南行使習仁與妻附舟先之至天津疾作將暫反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當愈何反爲還舟又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此外艙汝不可久留夜將半氣絕惟小童在側時康熙辛丑八月望前一日也昔明道程子誌其子邵公謂賦生之類雜糅者多而精一者閒或值焉則其數或不能長夫自古聖賢之生鮮不爲帝王公侯卿相澤流世嗣者而程子之言若是豈如衆人之激於所遇邪蓋深觀造化之消息而有以窮其變也余杪秋自塞上歸聞吾友劉古塘長子將冠而殤南中子弟無與比並者慘慟未平而習仁之訃繼至嗚呼以恕谷古塘之躬行日暮途窮而天奪其良子以二子之資材閒值而不能延其一日之生此余所以易哀爲憂而終之以懼也習仁自成童有巨人之志既冠立課程自檢晝所爲夕必籍之卒年二十有四妻宋氏始有身其辭曰

嗟爾幼志離羣匹兮善承親心嗣道術兮晝耕夜誦六藝畢兮性栗而溫儀有壹兮嶢嶢南行志決壯兮知命不戚死無恨兮任道有徵識祈嚮兮斯人則亡予復何望兮

張彝歎哀辭

吾友張彝歎名自超高淳縣人康熙五十七年

天子命公卿舉積學篤行之士司空徐公以自超對

詔下江南守土吏齎送赴闕余私獨喜計日以待其至南中故人爭趣之曰子抑心自強此行也尙其慰方子之思俄而傳遽至則道卒矣始自超以母老高祖以下惟一身而久無子不敢仕進癸未成進士長洲韓公將以館職薦踵門辭需次當得縣令不就嘗遊金陵關中白玫玉適至介余請見而彝歎難之卽日篤而行曰吾鄉人也而世有相慕用者吾無死所矣及余遘難徐公出撫浙而彝歎往爲幾學師余心詫焉而未暇詰其所以然其被徵也天下士皆以多徐公及道卒又以咎公而意其言之出於余金陵翁止園聞而嘆曰噫咄哉使彝歎爲浙行者我也彝歎踰六十無子而前卒之二月妾楊氏有身衆皆曰是必生男彝歎之生也余既譜其行與崑繩言潔古塘爲四君子傳茲故不具而獨最其死生離合之迹以志余哀其辭曰

名之不可耀兮惟子杜其幾義之各有時兮惟子識其宜惟大專之槃物兮數少全而多奇守邱園以竟世兮而卒死於爲羈曰德人其必祀兮亦豈余之所敢知

王瑤峯哀辭

君諱宗華字瑤峯歙縣人學儒試輒擯通醫方恥以自名年四十餘以親老無養授徒京師康熙癸巳余出刑部獄供事內廷吾母衰疾

而京師無良醫當塗吳穎長曰吾友王君通醫匿而不試吾今與子過之既相見再拜致辭許諾君館內城去余居十里余繼遷海淀愈遼遠君市馬與主人要曰吾友母老疾旬日中必再三往視若難之當辭去主人重君曲聽焉每過余或驟雨及之淋漓徧體其隆冬晨至冰霜結鬚眉面色異常余對之慘動心忡忡君言笑晏然恐余不自克也每歲孟夏余役塞上迫冬始歸倚君如兄弟吾母疾作聞君至即自寬及將終衆醫皆曰可療君獨曰疾不可爲也去年冬君持所爲文及詩十數篇示余曰視世士何如余讀竟太息謂曰如君之方苟試之必大行有餘資歸而市田宅事親從兄以竟所學當與古之人絜高下子何恥於爲醫君感焉將散生徒儀屋市藥事未就而死先卒之旬日余夜歸家人曰王先生來自言胸中如有物遏子不出暮而歸余家僮一僕方臥病將俟其閒使問君而黃君際飛以書來言君死矣叩之君疾作即歸自余家之夕也嗚呼君視吾母之疾猶母而君疾余不視君死余不知聞君之喪竟不得一昔之期撫君之棺而哭也余之恨於君者有終極邪君鄉人袁某與際飛紀其喪權厝某邱而報君之兄弟使來迎際飛亦因穎長而得交於君者君卒於丁酉三月望後二日年五十有二無子妻某氏早卒親老而余不能爲之謀雖恨於君莫可如何其辭曰

子之旅兮吾與子依子之歸兮吾爲子期養則不遂兮死而爲殤絕天隔地兮此志長賫懷文服義兮敝遏而不施溷俗自閉兮行與心違靈魂營營兮何去而之意氣冥藹兮結我泬漠乾坤莽蕩兮惟余汝思千秋萬歲兮人嘗汝知

和風翔哀辭

乾隆元年六月

天子命修三禮以閣部之長董其成而余亦濫廁焉各舉所知余言十有二人於鄂張二相國翰林四人而外固請而得之者惟和生生單門也家世農田生六七歲父母求之不在側迹之常凝立村塾外曰吾甚慕諸童子誦書者以爲誑試於塾師則論孟已耳熟矣少長或聚徒古寺中因請爲諸生洒掃共食飲之以受書法公淵若余故人也雍正二年余得假歸葬公督學按部至江寧叩吾廬謀分校者遂就見吾友古塘而請焉試事畢古塘謂余吾得和風翔此役不虛矣越日來見因勸生棄時文篤志於諸經而屬雲臺山人翁止園以粹礪之會山西梁君裕厚欲重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挾其書至江南與止園討論借力於生者蓋半焉生幼學書不能躬耕而志在通經業科舉者無所取之親老家窘空居常戚戚及部檄至聞之色喜卷書裝歸告其親曰兒茲行館餐於方氏歲秩百金半給家用半市近宅之田三年歸可不耕而食終吾生於聖籍矣越日而疾作遂余聞之已踰月矣急致參苓遣希將命至其家生披衣而起曰吾固知公之不能忘吾疾也吾學當成二親免寒饑疾當愈止園繼以醫至和齋責之未熟而生死余與生惟南歸時一相見未嘗從余遊也余年已逝病日滋諸經未竟之緒將以屬焉而今已矣生諱風翔字宇清上元縣人世居蔣山之陽卒年三十有四妻某氏無子辭曰

嗟爾童年越獨異兮勞辱苦辛惟學之嗜兮業將就而閼彰條賫志兮衆萬叢生惟天所寘兮騏梟有知毋悔毋懷兮假而隸農二親亦中棄兮

僕王興哀辭

康熙丙申六月十八日余在熱河夢僕王興至自京師視其貌聽其聲皆不類詰之則自謂我某人也再三云覺而心動又數日家書至興以是日死興爲媵張氏家僮歲丁卯從至余家性愿愨少慮余嘗以事督責退而大聲向其曹訟言余過將抶之既而舍之因語家人是與處困約履顛沛當無他腸從余館某家天久雨以私錢市製屨甚自惜俄而失之數月主人家僮某著以出余識之命索取復曰彼

不告而持去若索之彼何所施面目寧已也自余遘禍奴僕皆散去黠者盜財物其尤無能者雖勉相依多桀驁惟與執事如平時今年春二月余晨起怪其面目異常疑有疾曰無有也越二日其女音暴死又兼旬遂遇疾興還歲益昏憒咫尺閒不辨人言語作事多僨余時怒詈河閒王振聲見而止余曰子毋然彼受詈意色循循純實人也余少戒而未能盡止自其女之死始決意不詈而疾遽作念與在余家三十年衣食未嘗適口體患難相依其得免余詈者僅四月餘耳因爲哀辭以志吾悔其辭曰

衆知時以集菀汝劬躬而守枯果違天以離愍孰謂此其非愚

婢音哀辭

婢音僕王興所生也九歲入侍吾母洒掃浣濯如成人稍長於女事無不能奉事八年未嘗以微失致呵詰其羣居未嘗笑嬉妄出一語余蒙難家人御吾母北上音隨吾妹日夕相扶持或以事暫離吾母輒問音兒安在吾母臥疾踰年危篤且兩月親者不敢去左右爲糜粥供水漿治藥物皆音任之不失晷刻余家貧冬無炭薪音獨身居西偏空室中夜四鼓臥雞鳴而起率以爲常性剛明容止儼恪雖故家女子中寡有余每心詫焉乃竟以厲疾夭年十有七先數日音晨入短衣不蔽骭爲市布以更之未及試而歿舉室惻傷人如有所失焉乃爲文以哀之其辭曰

惟茅葦之漫漫兮芝孤生而易殘兮石礦堅以磊磊兮玉精融而多毀兮非造物之無章兮乃汝性之不祥兮

祭文

祭顧書宣先生文

嗚呼大雅蕪塞不絕如線公復云亡來者何見古惟哲人以道相持降而文學猶其流支陸相登韓道光於唐程張蘇曾顯以歐陽假無二公二代曷述羣賢繼武茲塗無闕余試禮部實出公門公嘉余文或有達言公謂斯文惟某能然所舉不遂甘棄一官既發其覆果匪異人滿堂動容僕隸同喧與公朋齒宿號知音得以至公兩無愧心老親趣余歸裝在途公使來追斬軼道隅余不反顧懼公見督公以書來詞溫意遲公尋使楚命余速西余時腹悲冬以爲期忽承凶問帶絰長號綈轊帷荒尋駐江皋余入太學公實朋試公既日顯余每自避辱公交余惟恐不親鈍直可責公知獨真十年三接違離日遠誼重心勤結懽則淺公之詩篇已足自壽在公無悲獨爲世疚古稱善人天地之紀余所師友蓋可屈指大理質行（宛平高公裔）秩宗經術（長洲韓公菼）佩佩少宰（太原[illegible]公[illegible]）守官不屈窮在下者劉徐二生（吉深貽孫）經明行修吾道之楨後先一紀壯胞老終匪余恩私懼世聾聾楚山荊蘺邗水嗚咽涕泣陳詞肝腸斷絕

祭張文端公文

嗚呼我公爲國宗臣終始一節帝用恍恂公如元氣運物無迹審機正軸功無與匹其志其事異世可知寸心耿耿獨承恩私余幼㞕古孤行自倘病俗流從誤矯以亢伊余先世與公有連衆附恐後余避不前北試京兆牒過禮部公比羣士謂宜獨步凡在列者湊公稱師余獨自外接以常儀謂公余棄公心以傾始脫文貌喻以平生歲在協洽蒼龍南御公來長干獲侍旅寓謂國得賢如室有木子果能篤吾推子轂余謂公已小人有母衰疾相依獨身無輔公鑒其誠悄然不怡謂子固爾我心則違感公拳拳中如有物余豈能賢公知恐辱余籍春官由顧與陳陳成進士實出公門余既南還謁公里第北面升堂始正大義公在林泉亹亹翼翼至忠體國心懷宸極私爲世喜公志未衰孰期踰歲遂乘東維公自禁密經體贊元明農待老人無閒言於人無愧在天曲全先儒所稱公實應焉在公何悲邦國之瘁況於知故能無心㔁嗚呼哀哉

祭王崐繩文

嗚呼子生於天余謂非偶嗟同衆萬視猶芻狗子之心胸函山振海
子之議論風驚雷駭豈惟在今志亦無古英光浩氣今歸何所世士
虛憍外張中餒古所云狂子差可擬少隨父兄陸沈自喜匿跡淮壖
行歌燕市志以貧移傾身救水外取所求中以自鄙顧視儕輩如塵
如秕可者數士謬及於余未見而親久益不疑行身務學以謀以咨
天與屯蹇異徑同歸夙心並負次且路岐丙戌之春揖我長辭二親
邱首惟吾所之窮山絕壑形駐影隨雖子知我跡亦難窺解手三歲
別語依依念子孤直諒不余欺乾坤浸莽會面何時忽叩吾廬驚喜
相顧曰余迴車將農將圃闔子之鄉巖深川互我行我遊子先我路
我耕我耘子偕我作我文我史子訂我誤高酣連旬忘晨與暮越歲
爲期並從所務始春過余杪秋復至申固前期志氣益厲孰期分背
遂歸虛無委衾旅舍妻子莫扶款款友生視衿與襦傲然乘化其色
于于子少自則管葛與衡晚希顏孟其志亦誠行與心違蹉跎竟老
遺書在篋其半惟草臨風灑泣氣盡心孤子止於此況於吾徒嗚呼
哀哉尚饗

祭滄洲陳公文

嗟乎陳公履道方夷命忽隕墜斯人之悲公材天植遭遇亦奇屢困
而亨終鬱不施始令西安繼調山陽端緒已兆所部稱良及再作守
皆由特舉義聲先路戶歌衢舞旬時風動期月政成嘉師怙恃姦豪
易行公治一方譽流千里游談奮袂心矜色喜再忤大府必擠之死
先皇鑒照獄詞無浼公之在理士民洶洶輟耕廢業號泣而從或奉
壺飧或持腶脯謂公艮食公無我苦罷歸內殿稽編文史四海望公
如痿思起觀察霸昌
聖心復倚
天語親承古賢是擬河決武陟害延近畿千村流漂漕轉不時
皇帝曰咨汝予肱股往巡往宣遂擢大府公入大府百政皆清蠹袪
工實賦役有憑二舉監司罔非民譽父老泣言自今保聚惟
嗣天子大孝休賢乃實授節以肅政權歲漕既畢躬臨決河相基命
植程工別科告功有期民勞其惕孰謂公身先與世棄公之屢試久
者踰年晚而大任俾公獨肩謂宜永年以宏開濟而功未成歿猶賚
志邦國之瘁黎蒸之窮其在于公高朗令終衆心難饜直節易虧惟
公炯炯終始無疵完公令名闕世實用彼蒼有知能無悔慟有心有
耳莫不惻傷況於知舊懵裂中腸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未生文

余於故里兄事者二宋劉齊志今君亦熸始聞君行矯亢異俗及余
得交但見可欲臭味之同如流斯匯憂思苦病見君即解余出余歸
行蹤每合惟宋與劉未若君習余之在難君未及喧誓言拳拳生必
再見果踐前期崎嶇自致黃髮素髭其容則睟余出塞門君亦繼至
磧色難馨朝昏相慰始秋南轅邅迴燕市經涉冬春余行復啓謂君
趣駕秋以爲期孰知背面遂至於斯君訃之至君喪已歸號痛窮天
腸臆敗摧計數吾儕動屯行蹇惟君怡愉履道坦坦學同志同命豈
能懸老而歸死理亦宜然死者之恨生者之憂泯矣終古欲訴何由
嗚呼哀哉尚饗

祭白侯文

余聞君訃往歲之秋時在塞垣心塡百憂盡室北徙邅迴在途沈痾
疊嬰顧影心孤燕秦懸隔莫通喪紀欲寄一言寸心難理公私薄遽
以夕以晨昏昏莫辨經涉冬春傳車祗役夜宿蘧廬君來見夢執手
踟躕告余將歸余不能止相持驚寤心怛不已與君爲友歲逾星紀
以古爲要善終如始君令於桐余爲部人義相然信若弟與昆吏疵
民瘼有言不違行危語盡君亦余規余之在難君未得面傳君踰年
寢食惓惓孰云交契遂止於斯絕天隔地永無見期聞君喪歸已閉

埏門魂既安宅來存故人君有悌弟子姓皆良成然首邱順彼大常我心之悲惟君則喻幽明殊路終古誰訴昧旦聯辭晨告於野明水瓣香有淚如瀉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嗚呼高山大原聚曰星河嶽之氣以生良才根株已中乎繩墨棟梁可任而雷火爲之災是乃陰陽之錯行實爲天地之大戚嗚呼元孚慨余暮年所得士友信道篤而務仔肩名教者子最淳誠而交期則未久子自中州入副合長始得相見而踰年即分手余既南還子歸養母歲時通書惟禮經是叩往歲仲秋子持使節盡屏儀從徒步以相從問何以然則賢母遺命必躬親杖屨若睢州之於夏峯余愧非其人辭未得致已稽首而扶筇再過吾廬上下千載始知古人之志事已蟠結於子之心胸茲孟秋望後吾友玉圃將以監司入覲約汎舟於北湖前期二日薄暮來告茲遊宜罷博野遽殂行者爲之心惻而況於吾徒降中庭而東面三踊號而淚枯亟相過以問故則溝瘧寒之疾以望前四日按臨松泖越翼日而含珠玉圃再起治在祥符子爲大府班隨旅見栗階以趨子獨加禮釋辭自下若後進之接師儒二司心詑動色睢盱玉圃南移子適視學三吳會其以疾在告就視臥榻握手踟躕感念往事矯目相對竟夕而長吁嗚呼元孚子之當官實心實政所至而愛遺子之在戚居處飲食一應於喪期子之造士閑邪養正引洛閩之綱維而常自歎碌碌無一事能踐高賢烈士之迹使尚論者千載而有餘思余謂世有斯人天或將降以大任但恐歲不吾與不獲親見其功施孰知乃先得子之凶問臨風而涕泆余困衰疾玉圃事羈弔唁弗躬嗚咽馳辭豈惟吾儕之私義實爲斯民斯道重此憂悲子宜知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母吳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年七十有一又得良子以養生送死抑又何悲而余聞夫人之凶問不覺欷歔而嗚咽者蓋爲其子自超痛也今年春自超成進士或欲薦以館職自超曰某之舉於鄉也吾母愀然曰汝無所用此吾第欲汝得妾以子而常在吾側耳自超歸而從命焉而妾入室之夕夫人以卒嗚呼世俗之人願其子舉甲乙歷科第而死不恨者衆矣而天漫以畀自超有子以繼世匹夫匹婦之常也而於自超難之自超終當有子而獨不得早歲月以傷其垂死之母之心嗚呼禹之仁孝也而痛之以羽淵周公之弟也而阨之以管蔡以至君臣夫婦朋友之閒其賢者不必相遇而不賢者巧作之合以生惡故先兄有言乾坤之闢始於屯而終於未濟蓋天地之氣有盈竭數有純奇物生所值雖造物者亦不可如何也嗚呼爲父母而得見其子之成立者寡矣見其成立而子於兄弟夫婦子姓之閒苟有恨焉則無物足以解其憂而致孝與敬適足爲親心之累故余不獨爲自超痛又以爲凡爲父母與爲子者痛也因書之以馳奠焉

家訓

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

禮有百世不遷之宗以收族也有五世則遷之宗繼者屬也遺家實緐今在金陵者獨先君逸巢公後耳詩人之述古公者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言將絶而復屬也故繼逸巢公者於桐爲小宗而在金陵則世爲大宗宗子非有大過不廢廢則以子承無子支子以序承雖有貴者別爲小宗不得主祭自逸巢公以上祖之宜世祀者五始遷於桐者曰德益公建文朝死節配享正學先生祠者曰斷事公德重於鄉者曰東谷公起家爲大夫者曰太僕公始遷金陵者曰副使公餘親盡則祧

古者大功同財異宮不異宮不能各致養於其親不同財則戚屬而飢寒之不恤矣桐俗子壯則出分先君始命余兄弟循禮經憶亡妻與嫂有違言先兄命之曰汝輩日十反脣披髮搏膺無害但欲吾兄弟分居異財終不可得耳兄子道希幼羸每疾亡弟椒塗中夜抱持圜豚行第早夭兄常曰吾更生子當以道希嗣是弟所嘗抱持也今道希爲宗子以其弟道永嗣余兄弟三人兄子二人一嗣椒塗余一子道章亦相與爲三人道章之生也後先兄之卒凡五月先兄猶及知其孕也每曰異日汝子與吾子相視如同生道章生年十一以余罪繫旗籍與道希道永不能生相養其服之相爲宜從期退之不云乎受命於元兄此可以義起也

大功以上同財同居則共祀祖禰異居皆祭於繼祖適子之家適子雖貧宅左右必別爲三室中室爲龕四級奠高曾祖禰木主歲二祫卽從俗用清明孟秋之望先期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主祭者齋於西翼室兄弟子姓各齋於外寢生辰忌日奉主特祀於東翼室考妣之忌齋期如二祫生辰散齋致齋各一日祖考妣之忌如之生辰齋一日高曾祖妣伯叔兄弟之忌如之妻兄弟子婦各祭於其寢妻長子忌日齋冬日至祭於宗室上及不祧之祖宗子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羣子姓如二祫共大宗者歲一合食共高祖者再共曾祖者三凡合食必於宗祠副使公始至金陵居由正街後遷土街舊宅轉六姓逾五十年康熙乙酉余始復先人居而治其西偏舊圃爲將圃先君時燕息焉辛卯遭難宅仍他屬圃亦出質道希兄弟異日必復之爲宗祠今於土街宅後暫治三室如前法

小功異財勢不能同也家之乖恆起於婦人米鹽淩雜子女僕婢往來譏訴易至勃谿雖期之兄弟不可保況小功以下乎聖人制法以民非賢者所宜自處也往時清澗白玫玉過余其兄子仲傑侍近五十成進士矣斂約如成童叩之高曾以下同居者五世子婦無異衣食雖蓄私財無所用之玫玉之兄吾邑宰也而治家司財幣者則玫玉之妻其妾與子婦弗之詑也蓋禮教之能移人若此此非並世之人乎小子識之

古之祭者前期必齋喪必異居食祭不齋無以交於神明喪不異居食則衰麻哭泣皆作僞於其親先王制喪食於老者疾者旣葬而後猶有寬假焉而復寢之期則斷不可易蓋人之情食粱肉而悽然念所親者有之矣御內而不忘哀未之有也在禮期終喪不御於內者祖父母之外惟妻而餘皆止於三月非厚於妻而薄伯叔兄弟也先王立中制節故法必討其所窮妻一而已假而本支繁衍死喪相繼皆終期不御於內則人道爲之曠絶矣故稍寬之使中人可守非謂寡兄弟者必不可節欲以伸其恩也記曰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用此推之則正服大功以浹月爲期小功緦麻終月可也其始婚則小功以卒哭之後爲期禮文具矣余過時不娶妻之父母趣之時弟椒塗卒始七閱月余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姻大駭物議紛然遂廢禮而成婚至今恨之玆爲家則食飲衰服或因

事而權其宜惟御內之期自緦麻以上必以所推爲斷夫舅與甥恩
之最輕者也然女兄弟方痛不欲生苟有人心者而卽安于燕褻乎
大功以上則視骨肉之衆寡而加隆焉記曰小功皆在他邦加一等
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先王稱物之情而使之自厚於人
道者也齋期已前具民無恆產財匱而事劇不能壹稟古制也
凡恩之賊多由婦人志不相得禮之敗多由與私親男子時相見聞
之長老桐俗淳厚時家僕終世給事未嘗見主母近則稍有違者皆
以相見爲嫌迨金陵亦然吾母疾篤
天子加恩賜醫醫者曰定法必視面按脈乃復命余白之母曰我雖
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余白
君命也母閉目命褰帷顔變者久之既而曰雖
聖恩高厚然繼自今勿更使吾疾
上聞矣今與子姓約凡來婦者父母歿不得歸寧非遠道還母家毋
過信宿其親伯叔父同父兄弟兄弟之子至吾家相見於堂食飲於
外從兄弟母之兄弟相見於外嫂叔禮見惟吉凶大節同室相糾察
有失則者男婦不得與於祭
兄弟宗族之相疾近起於各私其妻子遠則貧富貴賤之相耀也吾
幼時聞之父祖上祖有官御史者巡按江西道桐歸祭於宗祠自監
司以下皆來賓主祭者侍御之從兄也爲庶人不得服與馬侍御以
隸從僕隸擇駿者乘侍御趨而先急下拱立道左及祭畢從兄西向
立命取杖衆皆進曰吉禮成執事者有不共願以異日治之曰過由
執事者則舍之矣侍御遂自弛冠服伏地受杖杖已曰吾不予杖是
使汝負詬於鄉鄰也且汝惟心懈故至此汝持使節一路數千里待
命焉而心常外馳能無誤人身家事乎侍御怡色受教冠服禮賓兄
弟各盡懽嗚呼此吾宗所以勃興也近世骨肉恩薄其賢者乃以文
貌相屬而汎汎然如途人盛衰之本爲子孫者可以鑒矣

楊樹灣高莊東谷公遺田太僕公所受分也五傳至余兄弟以遠家
金陵艱輸運棄其十之六惟主莊尚存余丁亥歸故鄉見其基勢爽
塏繞宅喬木尙七十餘株老僕曰此東谷太僕所嘗棲止也因復其
半今並以爲祭田未復者當次第復之以歲入十之二供祀事餘給
子孫之不能嫁娶葬埋及孤嫠老疾者其法一取之吳郡范氏不謂
之義田者徒爲吾兄弟之子孫計耳非能如古人之收族也每見士
大夫家累巨萬不聞置義田卽祭田亦僅有而少豐焉俄而其子孫
已無一壠之植矣范文正公父子置義田三千畝以贍族人也而子
孫享其利者六七百年以至於今昔太僕公分田之籍手記曰吾增
置田三百五十畝橐中白金千有七百此非吾官中物也乃朋友饋
遺汝母勤儉而致之太僕公仕宦四十年當明神宗朝巡按者二掌
河南道時兼攝七道御史事所積僅如此嗚呼父有田宅以遺其子
乃汲汲然自明惟恐子之意其得於官而心鄙之也上之教下之俗
所以相摩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茲田之在吾家亦近二百
年矣然則欲子孫長保其田宅亦非德與禮莫能持也
副使公葬繁昌縣西門外楓樹嶺去桐與金陵各三百里而近余鄉
欲與其地士大夫聯婚姻以便祭掃而不得也墓旁有祭田未籍分
產四叔父楓麓收其入播遷之後諸弟貧乏必將斥賣道希兄弟當
勉力以原價歸諸從父而勒石永爲祭田先君受分多取瘠產庶祖
母王孺人膳田本議身後均分後獨以歸四叔父楓嶺祭田不問其
歲入汝輩當體祖父之志勿謂此公產不肯以價取而致屬他姓也
陳莊胡莊及高淳租每歲終通計而三分之以其一給道章於北非
敢棄先兄之命也分隔異地慮子孫或有不肖而大爲之防也昔聖
人之制男女之禮也皆以禽獸爲防而兄弟同財異財亦以中人爲
準蓋計其所窮使不肖者可守耳弟椒塗之歿也未娶兄泣曰吾弟
兄三人嘗共一邱不得以妻祔兄疾革嫂與道希環而泣之兄屢斥

去正命之夕惟余在側未嘗以道希道承屬吾兄弟篤愛如此子孫其式之

甲辰示道希兄弟

己亥歲議以道承嗣弟林林嗣伯父履開公先兄之爲宗子也先祖命之矣道希之爲宗子也先君知之矣若以林嗣履開公則林及道承當相承爲宗子先祖之所未命先君之所不知非後之人所敢議也今第以道承嗣林履開公則置墓田二支子孫世祀勿替而祔食於祖

吳郡范氏義田計口授糧俾愚者怠於作業非義也五材百物民皆用之必各有職業交能易作然後其享之也安無故而坐收其利者天所禍也且勢不能周吾家祭田營宅兆供歲祀有餘量給不能喪葬者有餘以振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有餘以助貧不能受學者有餘春糶而秋糴之累其貲以廣祭田其怠於作業而貧窶者不得告貸己亥四月諭以高莊爲祭田因司諭公久葬故鄉雖以陰流入墓起攢仍當卜兆於桐耳今奉柩至金陵則高曾祖考無一葬故鄉者矣高淳二百畝乃我二十年傭筆墨執友張彝歎爲贖置者惟用爲祭田於義爲安一水可通子孫歲收積可近就繁昌展副使公墓將爲記勒石台拱岡兼注縣冊俾世守之不得私擅棄

自副使公以下道希爲宗子凡出自副使公者宜宗之而從祖父查林府君從父楓麓府君返故鄉吉凶赴告不得以時通今定居金陵者惟先君之子姓耳道希之世嗣當爲百世不遷之宗雖有異爵者祗事焉自先兄與余無私財道希道承道章亦式焉率是道也雖五世十世可也然先兄早世吾質行不若古人安能必子孫常守家則乎先兄命道希道承與道章兄弟相視如同生今道希道承有子皆早殤惟道章一子始孩異時與羣從相視如大功之兄弟不得析居異財後此則仍禮經聽其大功同財而以親者相屬

金陵上田十畝一夫率家衆力耕豐年穫稻不過三十餘石主人得半乾暴減十二米之得六石餘以給下隸之食與衣不贍也程子曰吾輩暨妻子僮僕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更不治經謀道則爲世大蠹可不畏哉計中人之家主人一身調度必殫上農夫五家之力妻子一人所費役三家僕婢半之吾家親屬及僕婢近四十人常役上農夫百家終歲勤動以相奉給果何德以堪之今與汝輩約僕婢惟老而無歸者勿遣傭者散之少壯各任以事能則留不則縱舍俾自食其力

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於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人民之質劑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沒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質傴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饕燕遊惟便縫紝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屨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雖盜賊奸兇不能不留農夫野婦耕織以供戰士而劫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縉紳富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而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敝衣粗食頗能外內共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積習吾甚懼焉道希兄弟其與二三婦共勉之恐余不幸而言之中也

憶昔姻家有婦惰姑嚴而不相中者其子頗是其婦母患之語余曰吾兒所憚者子也子爲我訓之翼曰余至其家子婦敬聽告之曰凡爲人子暱其妻而不責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娼女交而望其孝於吾父母者乎凡爲人婦暱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

佔客待其夫也世有娼女而致孝於佔客之父母者乎歸至家姑姊妹皆責余曰不畏其深怨乎余曰彼深怨則心已為之動矣遍於家

訓子將娶則審以喻之

古者自王后以及列士之妻皆躬織紝而庶人以下則衣其夫王后之禮職女史糾之而監以王之師傅民家之女功鄰長稽之而達於鄉遂之長一日廢其職怠其事則過惡集之如是則貴者安得恣睢以適己賤者倘敢勃谿於舅姑之側乎今之士古之庶人也繼自今凡來婦者縱不能衣其夫衣裳必自製以屬工人者債勿給

先兄之命曰弟林既冠未娶而夭吾與汝生常違離異日二人必共一邱康熙辛巳葬兄於梟井以弟從自余遭禍北徙道希危疾連年累歲術者曰此陰流入墓之故也余始不信忽夢兄睥大淵躍入自沈通書南中命道希啓墓墓土三尺見水乃起柩權厝以待卜兆古者邦墓有定所民以族葬有定位自形家之說興而其術顚有奇中者何也曾子地員篇凡梟之淺深可按視所見之土以測之豈中原土厚水深司空之法未亡相民宅者皆能脈土以定兆域而未可以例山澤沮洳之地與吾友李君岱雲黃君退谷劉君楢岡篤者也而篤信形家之術謂穴有葦下三棺則葦皸而水入余迫於公程行有日矣道希兄弟若龥前事而畏形家言則兄與弟共塚而余他日別葬於義亦可但毋與婦人合以墮先兄之命

古者命士以上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晏子相齊三黨及國之賓士皆取給焉後世祿薄仕者無義取之財吾先人雖宦族而故鄉遺田皆上祖力耕而致之金陵之俗婦人多外夫家內父母家耗費蓋於私親而子孫無一椽之庇者踵相接也子欲順於母而不恤母族非義所安祭必身所自致祭後得事以上祖之所遺兄弟子姓之所賴而偏厚焉家之嫁娶必自此始其有喪葬不舉急難無告者竭妻子之私財以佐之無有則與兄弟審度而助之妻之族亦如之

婦人之性鮮知大義兄弟同財則怠於家事委積蓋藏坐視耗蠹甚者爭為侈靡吾子孫之以大功同財者苟不能同爨則均其歲入而各私為奉養豐年存十之二儉歲十一公貯之以備喪葬婚嫁猶愈於離居析產不肖者甘蕩棄而兄弟不得問也吁薄矣清潤白氏四世同爨婦人服用有經雖母家送嫁服物亦貯公所繁昌徐李子同產五人兄弟有子二十餘季子年二十二喪妻及子遂鰥居治家事兄弟之子耕者賈者授徒客遊者絲粟不入私室男女少長近百人無違言余杪秋過其兄之子於香港具言如此然則子弟有不可教者父兄其省諸婦人有不可化者男子其省諸

己酉四月又示道希

示道希旬月以來我胸氣結塞如有物食飲日衰左股攣縮蓋痛受命於兄垂老而棄之也痛道永不能以義繩衛汝感焉我為大覩而不能正也三叔父之沒也汝父泣曰吾二人生常違離弟中道夭吾與若送死皆有恨弟未娶無子女以寄吾愛異日吾兄弟當同邱不得以妻祔遂以告於大父大母及汝母叔母蔡氏以為成命是約也豈惟汝叔父之靈亦陰以鑒大父大母之靈痛也汝父及叔父合葬二十餘年矣非以陰流入墓而起厝汝兄弟能發掘而以母祔乎大父大母之終第知叔父與汝父之魂魄相依而不知其終判也百歲之後婦於其室尤婦人所切心而卜兆梟井時汝母無幾微見於顏面是心知汝父之義而欲成其美也汝母之終也汝父起厝復數年矣亦嘗教汝兄弟備父之命而以己祔乎今而違焉豈惟戕父之心抑亦毀母之義矣昔朱子斷濮議以為試坐仁宗及濮王於此則決知其不可觸衆人以死後為無知故惑亂耳試立汝父於此見汝兄弟違命而遂非痛疾將何如孔子曰汝安則為之我衰疾隔遠生世幾何不復贅辭矣道希得札從古族葬而少變以從宜卜兆梟井側司輪公居中先兄亡弟同穴居右先嫂亡妻同穴居左被存此札以志其不違父命由篤信予言且以解惑衆之惑也自記

壬子七月示道希

來札稱鮑甥孔學及汝女壻吳生元定光生大椿學誦益專以懇乞言以進之夫學非專且懇之難貴先定所祈嚮耳己卯之冬余信宿河間令孫屺山署中值迎春部民狡伎於庭植雙竿繫索而橫之有女子年可十四五緣竿而升徐步索上舞且歌不側不墮俄設重案臥而仰其足衆舁五鈞之甕以足承轉而運之如丸良久然後衆擎而下觀者皆色然駭而雜以譁笑余獨閔且憐焉夫索橫於空猨狙之所不能履也五鈞之甕壯夫所難負戴而弱女以足盤之蓋利重積而竭其心與力以馴致焉耳不重可閔乎君子之學所以復其性也三才萬物之理生而備之而古聖賢人所以致知力行以盡其性者具在遺經循而遠之其知與力可以無所不極然其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非若橫索而履之與以足運甕於高空之危且艱也而有志於斯者則鮮焉蓋謂是非有利於己之私而無可歆羨焉耳故學誦之專且懇有以爲名與利之階者矣有思以文采表見於後世者矣又其上則欲粗有所立資以稍檢其身而備世之用焉又其上則務復其性者是也三生者吾何以進之哉達吾言而使自審處焉可矣

家傳誌表哀辭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

苞先世家桐城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亂之秣陵遂定居焉吾父出贅留滯棠邑凡十年苞生六年大父司訓於蕪湖吾父始歸秣陵舊居計此生惟大父承公事至秣陵苞應試皖桐道蕪湖得暫相依其時可稽日可數也江南土薄葬非其地水蟻必宅焉故高祖太僕公家桐城越十餘年而葬秣陵曾大父家秣陵越數十年而葬繁昌大父之終也吾父及叔父御柩歸桐城以大母權厝秣陵數十年而未得葬也及遷宗禍近支皆北徙諸弟倉卒葬大父及叔父母於所居之梁莊已十年而術者曰陰流入壙矣禍猶未已啓之信然復出而攢焉今

天子嗣位布大德赦吾宗還鄉里苞蒙

恩給假歸葬父母復奉大父柩自桐城來秣陵痛少時以家貧迫生計未得時依大父及冠後從錢飲光杜于皇耆略諸先輩遊始知大父文學爲同時江介諸公所重大父官蕪湖兄舟實從凡七年每語余曰大父之仁也曾王父未葬一飯不忘春秋時享及令節良辰未嘗不噓唏終日嗚呼大父之葬未卜何期而苞自忖則生世無幾時矣乃略敘改葬之由以付兄子道希而待事焉大父處境順無由爲卓絕之行而官甚微士皆務科舉之學教之所及亦淺故不敢漫述惟自痛咎愆之積而已大父諱幟字漢樹號馬溪年十一入安慶府學以歲貢生爲蕪湖縣學訓導遷興化縣學教諭告歸卒於蕪湖時康熙丁卯七月也年七十有二大母吳孺人早世葬江寧縣南周村穴甚狹不容合葬子三人長伯父諱綏遠次吾父諱仲舒次叔父諱珠鏻庶祖母王氏出也女七人皆適士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營之艱宅之寧以庇我後生

台拱岡墓碣

先考妣既卜葬於台拱岡之七年不肖子苞始得請假歸視窀穸雍正二年五月望前二日至自京師郊宿越翼日丙辰展墓卜日得六月丁酉穿穴視燥壓始反土而定封焉嗚呼昔我先妣姚孺人早亡吾父更出贅時外祖官罷客死家貧內御者一人老不任事吾母縫紉浣濯洒掃烹爨日不暇給吾兄弟疾病啼號則吾父保抱攜持焉五歲課章句稍長治經書古文吾父口授指畫焉其後自棠邑還金陵益窶艱己巳庚午間日食始能再而弟林死苞與兄舟客燕齊歷歲務時不得一歸省歸則計日以行至庚辰誓不更違二親遠遊而

踰年兄又死每嘗弟與兄忌日生辰及春秋伏臘令節吾母先期意
色慘沮背人掩涕過旬猶不能平吾父則召親賓劇飲號呶以自遣
或遊郊野沉冥然後歸自苞省人事未嘗見吾父母有一日之安也
吾父之歿也宅兆未營而不肖子以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會宗禍有司奏宜族誅
聖祖仁皇帝哀矜並免罪隸旗伍而命苞給事
內廷戚友御吾母以北喪病纏連不肖子服公事晨入夜歸又自首
夏至杪秋必祗役塞上不得在視起居寒燠吾母之歿也會返役得
視含斂而喪南還附漕船不獲躬扶柩至潞河以人事之常計此生
不得復見先人之塋墓矣故援戴記境外不俟之禮使兒子道希道
永奉大父母柩以戊戌二月壬寅葬於南鄉石嘴之台拱岡如天之
福
今皇帝嗣位推廣
先帝遺德
恩詔特原牽連入旗者赦歸鄉里吾祖宗塋墓有主而不肖子得視
窀穸負土以終事且承
聖制謂以苞故而宥及全宗吾父母而有知也其戴
聖主無涯之德而爲不肖子悲喜當何如故敬告以妥靈且碣於原
俾世世子孫知謹身寡過爲匹夫而常守塋墓之難也吾父生平宋
潛虛既論次爲家傳吾母之喪故江寧太守長沙陳公鵬年適在京
師豫爲銘幽之文其言視不肖子苞爲可徵信於後世故弗更著焉
先考字南董號逸巢生於明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寅時卒於
大清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初四日亥時先妣姓吳氏知同光二州同
知紹興府事諱勉長女生於崇禎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子時卒於康
熙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午時子三人女五人伯氏仲氏姚孺人
出姚孺人從葬祖姑趙恭人墓側距今七十有五年矣不敢還祔新
阡懼魄體之動也七月朔後五日男苞述

先母行略

吾母姓吳氏先世莆田人後遷京師外祖諱勉爲名諸生貢成均知
同光二州同知紹興府事以直節忤其地權貴人罷官流轉江淮間
於吾宗老塗山所見先君子詩因女焉吾母生而靜正誠齋盎然終
身無疾言遽色五六歲時外祖每曰吾宗衰此女乃不爲男兒過經
史中女事必爲講說及歸先君子不及事姑或語及先王母輒哽咽
欲淚前母姚孺人遺女二次姊少桀傲母呴濡久而悔悟勉爲孝敬
先君子中歲尤窮空母生苞兄弟及女兄弟凡六人一婢老不任事
縫紉浣濯洒掃炊汲皆身執之方冬時僅敝絮一衾有憂而無蹙旬
月中不再食者屢焉而先君子喜交游江介耆舊過從無虛日必具
肴蔬淹留竟日母嘗疽發於背猶勉強供事十餘年無晷刻休暇而
先君子性嚴毅絲粟不治客退必詰責不少寬假母益篤謹無幾微
見於顏面及先君子將終惻然曰與若共事五十年若於我毫髮無
愧也母性孝慈而外祖父母及舅氏皆客死繼而吾弟早夭兄及姊
適馮氏者復中道夭默默銜悲憂遂成心疾六十後患此幾二十年
每作晝夜語不休然皆幼所聞古嘉言懿行及侍父母時事無涉鄙
倍者臥疾逾年轉側痛苦見者心惻而母恬然時微呻未嘗呼天及
父母既彌留苞及小妹在側無戚容悲言恐傷不肖子之心也生平
未嘗一語詈僕婢而能使愛畏不敢設欺誑卒之後內御者老幼悲
啼過於子姓不可由止焉男苞泣血述

沈氏姑生壙銘

姑次居六繼室於沈氏嫁愆期年二十有六矣夫故失愛於父常孤
行遠遊姑年三十有一而夫死無何舅亦死羣叔離異獨挈幼女及
前婦之子以居子將冠又死而女贅陶氏子戛遂依焉先君子於諸
姑貧者月有餼而姑未嘗言貧被服必潔以完苞客遊家居日稀會

不知姑之艱也姑老矣偶袒內襦補綴無間咫擩者因泫然曰此未足言也吾始寡沈氏以爲贅疣居荒園日夕擷野蔬聚落葉而炊之每陰雨則持二孤以泣時汝祖老汝父貧多累故不敢告以重父兄憂至於今於吾爲寬矣苞自倦遊歸喪葬婚嫁無虛歲又女兄弟五人皆貧不能自存雖知姑之艱未暇爲謀常私自忖以爲生養死藏吾終當任之而今無望矣苞雖後姑見家人必號痛今年春以書來曰吾居世幾何將寄於夫之兆姪銘之及吾之見也先君子女兄弟凡十人今其存者惟姑與小姑耳姑年七十餘苞淹恤無期而今乃誌姑之生壙尙何以舉其辭邪姑之夫諱某武舉人其卒也距今康熙己亥四十有一年墓在江寧縣某鄉某原銘曰

嫠終世婦事畢百歲之後歸其室

兄百川墓誌銘

兄諱舟字百川性倜儻好讀書而不樂爲章句文字之業八九歲誦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袷衣中避人呼苞語以所由勝敗時吾父寓居棠邑留稼村兄暇則之大澤中召羣兒布勒左右爲陣年十四侍王父于蕪湖踰歲歸曰吾鄉所學無所施用家貧二大人冬無絮衣當求爲邑諸生課蒙童以贍朝夕耳踰歲入邑庠遂以制舉之文名天下慕廬韓公見之嘆曰二百年無此也自以時文設科用此名家者僅十數人皆舉甲乙科者以諸生之文而横被六合自兄始一時名輩皆願從兄遊而兄遇之落落然江西梁質人宿松朱字綠以經世之學自負其議論蠭鄉經史橫從穿貫聞者莫不屈服而兄常默默退而發其覆觧不窒礙者苞謂兄盍譬曉之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兄長余二歲兒時家無僕婢五六歲即依兄臥起兄赴蕪湖之歲將行伏余背而流涕其後少長即各奔走四方余歸兄常在外兄歸余常在外計日月得與兄相依較之友朋之昵好者有不及焉兄常曰吾與汝得常家居俾二大人無離憂春秋佳日與一二同好步北山徘徊墟莽間候暝色而歸吾願足矣及庚辰四月余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皖江而疾遂篤未得一試斯言也弟林先兄十歲卒兄欲於近郊平疇買小邱自爲生壙而葬弟於其側辛巳四月余爲弟卜地於泉井婁士人云伯夷今葬是余不忍廢兄之命遂以次年三月十六日遷弟柩與兄并葬其村之北原兄歿於康熙辛巳年十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七娶張氏子道希道永銘曰

不若于道者天絕之胡體其所愛而至于斯矧材與志古固有不遂而又何悕

弟椒塗墓誌銘

吾弟既歿且十年吾與兄奔走四方尙不能爲得一邱之土而兄亦以憂勞致疾卒於辛巳之冬踰年春始卜葬於泉井之西原而以弟祔焉自乙卯以前吾父寓居棠村弟始孩依母及羣姊而余依兄戊午後兄侍王父于蕪湖而弟復依余自遷金陵弟與兄并女兄弟數人皆瘡痏數歲不瘳而貧無衣有壞木委西階下每冬月候曦光過檐下輒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漸移就暄至東牆下日西夕牽連入室意常慘然兄赴蕪湖之後家益困旬月中屢不再食或得果餌弟託言不嗜必使余啖之時家無僮僕特室在竹圃西偏遠於內余與弟讀書其中每薄暮風聲肅然則顧影自恐按時弟必來視余或弟坐此余治他事閒忘之矣弟性警敏雞鳴入市購米薪日中治家事客至佐吾母供酒漿日入誦書夜參半不寐體素羸吾與兄數戒之不得竊恨焉果用此致疾方弟之存家雖貧父母起居寢食毫髮以上弟皆在視得其節弟歿吾與兄勤志之輒復遺忘吾父喜交遊與諸公夜飲或漏盡乃歸旬月中閒者僅二數日耳弟恆令家人就寢而己獨候門及余繼之則困不支矣弟疾起於丁卯之冬時余與兄避難吳中弟偕行喀血隱而不言血氣遂大耗其卒也以齒牙之疾蓋

體羸不能服藥也先卒之數日余心氣悸動父命避居野寺弟獨留及夢中呼余不已嗚呼昔之人常致死以勤禮余未有大疾而廢焉悔與痛有終極邪弟初名棠君後更名林字椒塗卒於康熙庚午三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一銘曰

天之於吾弟吾兄酷矣使弟與兄死而余獨生於余更酷矣死而無知則已其有知弟與兄痛余之無依毋視余之自痛而更酷邪

鮑氏姊哀辭

鮑氏姊幼名且前母姚孺人出也吾母繼室姊七歲苞之生姊年十有二矣時吾父寓棠村家無僕婢獨以苞屬姊絕乳食必啼姊抱持且行且食之食竟乃止遂以爲常姊夫鮑氏庶長也君母嚴姊敬事焉因以庇所生之姑有姒恣睢負嫡勢相陵兩家僕婢嘖嘖姊於弟妹未嘗一·語及之父母有問則稱嫡姑均愛姊歸二歲喪夫逾年一子殤撫姒所生女久之又撫其子皆深愛如己出既老相視泛泛姊嘔然也一日繫而不能與苞赴詔獄姊適送女越境無由語訣又十有四年蒙

聖恩許假歸葬而姊臥疾已經年矣每見苞則嗚咽不可止用此過旬乃敢一往視比北上登程五旬有五日而姊卒時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也苞性劣而遇屯於父母兄弟尠不遺恨者而未若姊之深苦不能悉生不能依疾不能養又無子女以寄其愛嗚呼苞其若此心何哉姊夫卒以瘵既葬仲復羸疾其家用俗忌發而焚焉未知兆安在聞姊喪命兄子道希相視諏度然後以姊祔歲將除聞未至無以攄吾哀乃涕泣而爲楚言其辭曰

幼而苦辛乃義之服些天命早寡亦未云酷些崎嶇隱憫遭是則獨些既息以死猶淹衾縛些胡爲大年俾饜此毒些

鮑氏妹哀辭

雍正六年秋八月朔後三日始聞鮑氏妹之喪距其卒百二十有七日矣兄子道希懼余感夏病不勝哀故緩告妹爲先君第四女渾厚靜默於先母爲近幼共饑寒諸姊嫁後佐母治家事歸鮑氏子季昭其伯兄孟虎即伯姊夫也早夭無後家以漸落仲尙能少蓄藏及季受室則掃地無遺與仲分日供二親及巨嫂食姑夙愛仲婦及晚歲每語人曰季婦更苦值主饋吾食飲常得節適伯姊之終困牀席累歲妹侍尤勤嗚呼自吾弟吾兄早世女兄弟五人各蹇艱惟馮氏姊及妹有子而馮氏姊中道亡伯姊次之今妹又次之其存者謝氏妹羸疾經年弗瘳仲姊歸曾氏者繫而弱足顧念死者生者尙安用久留此衰疾羈孤之身於人世邪余竟世爲羈屬有天幸父母兄弟及馮氏姊之喪皆會余歸期得親含斂惟伯姊及妹過時然後聞抑自伯姊以前每有凶咎無在側與否必先見其魄兆而妹獨無豈余混混塵事中不復能自存其清明之氣邪抑心之精爽至是而銷亡邪乃爲文以攄余哀俾道希薦告於殯宮其辭曰

嗟予同氣性和壹兮命則坎屯鮮安吉兮汝雖貧約家室寧兮惟是戚屬涕淚盈兮二昆瘞札兩姊殯兮存者二人疢疷兼兮鄉予在難慘未別兮老母北轅痛永訣兮昔歲生還相慰撫兮送我階庭遂終古兮生叢百憂如縢紲兮死果無知解此縣結兮

謝季方傳（此先生妹適謝氏者標題與秦仲高一例先刻誤改謝氏妹今正之壬子十月鈞衡識）

先君子五女妹生最後適謝氏子師錫其祖國初督學山西饒於財子姓習侈縱偷苟妹始嫁家中落而未盡妹夫尙多紈袴之好妹性閑默貞靜不相中時被陵暴戒女從者勿聞於二親余聞訊之含淚終不言數年中舊業盡摽新米半吾家嘗給妹夫嘗遘厲疾危在旦夕余往視妹私謂余曰死生命也恨無子本生姑在堂而兄公小叔皆貧不能自存將若之何蓋懼身無依歸母家而不能顧其姑也余難後供奉

蒙養齋妹送母至都門每孟夏余出塞迫冬始還老母起居惟妹是

依閑語苞曰汝妹名寗壽今果送吾老古云初生所命多爲終身徵兆理果有是哉母終遺衣物付妹妹南歸盡棄以買妾生一子自是以後每隆冬常質繭衣複襦忍寒凍而不忍妾與孺子饑余命道希兄弟計口計日致米蔬薪書供億其家而奉妹於吾家妹忽忽不適問故曰吾不與家人共寒饑心不能安一歲中必數歸視未旬日衣裳鮮在笥者矣先人家則肉食有常期妹每言不喜茹腥而取其錢市果餌以食孺子嗚呼女子處饒樂而家室和平易爲賢耳昔先君子不治生產而好交游家無僕婢吾母踰五十猶日夜從竈上掃除執苦身之役然先君子所交皆楚越遺老鄉邦俊人古義尚可以自慰也若妹之艱貞則幾於易所謂明不可息者矣其事雖族婣妹不欲使聞知而余乃筆之書蓋天下後世欲明婦順者不可不更備此規軸也

嫂張氏墓誌銘

嫂姓張氏江寗人年二十歸吾兄先君喜交游四方耆舊及里中執友相過日數輩自嫂歸兄督就中饋老母始少得休息余受室妻蔡氏從嫂供事多不逮用此志不相得及蔡氏亡二女依嫂以居少者痘先母語余女證危氣息觸人不可耐世母保抱攜持意色不厭亦人情所難也自先君歿家婦持家余以老母盥饋及家事數責讓嫂常含怒及余遘難盡室北遷幼女復依嫂以居撫之不異於所生吁此雖嫂之明抑吾母淳德及吾兄身教之所漸漬也余兄弟三人弟林未娶而夭余與兄奔走衣食生常違離兄將終遺命三人必同邱婦皆別葬康熙壬午兄及弟卜宅泉井之西原近二十年以陰流積壙起厝復數年而地不可得雍正六年正月余在京師兄子道希訃母喪且請誌以文律按之婦從夫宜附誌而兄有成命嫂當別葬則特誌無妨也兄既有前誌而嫂葬無期余衰羸恐不逮事乃豫爲誌以慰道希兄弟之思嫂年六十卒以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子二長道希次道承女一適喬氏子嫂素無疾遭歲諸孫盡殤又爲姻家所累家益落隱憂自懟馴至大疾嗚呼是重可哀也銘曰

從夫教義克明有子而良終延世以蕃昌

亡妻蔡氏哀辭

妻蔡氏名琬字德孚江寗隆都鎮人以康熙丙戌秋七月朔後二日卒在余室凡十有六年自己卯以前余客京師河北淮南歸休於家久者乃二數月耳自庚辰至今赴公車者二侍先兄疾踰年持喪踰年而吾父自春徂秋必出居特室余嘗從焉又間爲近地之遊其入居私寢久者乃旬月耳余家貧多事吾父時拂鬱旦晝嗟吁吾母疲痾間作吾與妻必異衾裯竟夕無言妻常從容語余曰自吾歸於君吾兩人生辰及伏臘令節春秋佳日君常在外其相聚必以事故不得入室或蒿目相對無歡然握手一笑而爲樂者豈吾與君之結歡至淺邪余先世家皖桐世宦達自遷江寗業盡落賓祭而外累月踰時家人無肉食者蔬食或不充至今年余會試注籍春官歸踰月而妻卒妻性木強然稍知大義先兄之疾也雞初鳴余起治藥物妻欲代余不可必相佐又止之則輾轉達曙數月如一日也壬午夏吾母肝疾驟劇正晝煩瞶不可過命妻誦稗官小說以遣之時妻方娠往往氣促不能任其詞余戒以少休妻曰苟可移大人之意吾敢惜力邪余性鈍直而妻亦戇生之日未嘗以爲賢也既其歿觸事感物然後知其艱余少讀中庸見聖人反求者四而妻不與焉謂其義無貴於過暱也乃余竟以執義之過而致悔焉甚矣治性與情之難也蔡氏在江寗爲儒家妻生男二人皆早殤女二人其卒也產未彌月蓋自懟以致疾也年三十有七于是流涕爲辭以哀之曰

惟在生而常捐乃既死而彌憐羌靈魂其有知倂悲喜於余言

兄子道希墓誌銘

道希吾兄百川長子也性淳一兒時果珍在前不予不求索多病苦

棄物子視之則斂容而飲大父母愛之每以忘其憂年十七入縣學課試必高等以家禍遂棄舉業力持門戶余初被逮偕縣令蘇君以特召自吾母及邀寬法老母北上終不知余之在難以道希能巧變以安大母也時弟妹皆幼內憂外患獨身當之遂得危疾連年累歲吾母卒後入省余者再疾皆動每切戒毋更至及終母喪迫欲依余余發家書必申前諭乾隆元年詔舉孝廉方正四年冬旅見上有褒語命仍應制科會弟道永通判京兆僕隸設詐得財事發朋謀誣汙主人以自脫道希氣噎及聞其弟受刑自日未中以至於昏大慟遂沉篤厥後大小司寇覩訊半得昭雪而道希疾不可振矣自先兄與余依古禮經定齋期喪次余雖在外遇期功道希必率諸弟出次始成童喪余妻啼號如失怙恃大母及余設辭多方不能曲解也余子女五人愛道希或過於同生其卒也年五十有四在余側不異爲孺子時余視之亦如孺子平生無一言一動使余心隱然不適者茲來盡室以行蓋將送余之終而余乃視其棺斂其妻子又以道永之禍窘急謁歸余惡能無恨哉然於道希纏綿依余之心則可以無恨矣道希卒於乾隆六年正月十八日妻岳氏工部主事岳康女有賢行生子仁聰明和順十歲而殤女二人繼室以其妹無子以道永之長子惟敬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雖離愍以終世實無忝於所生我憑當心兩弟在旁安歸泉塗汝毋惻傷

兄子道希婦岳氏墓誌銘

雍正九年九月望後二日日既夕余歸自海淀渴且饑會兄子道希婦岳氏訃至家人進糜粥甫入口氣上逆而止夜不能寐蓋悲余在難顛危困迫惟道希首當之而婦實共之又念道希貞疾垂老既喪其良子而又亡其妻益無以安其身也岳氏來婦先兄之歿久矣事余極恭順而事姑之禮或未詳余時督教及余難後越十有二年得假歸葬則姑姊妹翕然稱冢婦之良岳氏有子曰仁生十年而殤其生及殤余皆未之見也而聞其聰明淳篤秀出於衆其夭也家人咸爲感傷而忍心者或用以相詬誶冢婦常示之以默衆尤以爲難余自有知識見族姻里閭以及四方所傳聞凡婦人之邪惡而作慝於夫家者動數十年無止息甚者名辱家毀而其身乃康強而考終其賢者非貧病無子則不得於夫其當於夫必早寡或中道而隕其生嗚呼咄哉余生世幾何自先祖暨先兄亡弟皆以陰流入壙出而攢已逾十年若亡妻若兄孫仁若嫂氏先後權厝近郊者纍纍焉岳氏之葬未卜其何年也憫其賢而無子又不得與夫偕老故豫爲誌銘以畀道希且以紓其哀岳氏四川涪州人工部主事康之女卒於八月望前一日年四十有六女二人銘曰

生無逆於倫死有思於人亦何恨乎無身

兄孫仁壙銘

兄子道希有子曰仁余北徙後始生於金陵昏昏壓事中未暇詰其性質何等也雍正元年吾宗邀恩赦除旗籍秋八月將遣妻子南歸祭告於考妣既餞餘南書至則仁死矣余感而疾逾月弗瘳蓋先兄之子二而在孫惟仁曾祖副使公以後之宗子也其父之書曰兒弱植自四五歲得氣疾旬月必作痛苦不可忍少間則不待督課而盡志於書生十年通四書毛詩每叩疑義輒困其師夕返內舍數舉經說以開姑姊妹死之日自恨曰仁不孝之子也自今吾父母大母弗得寧矣嗚呼仁之生適當吾宗禍氣之興其父母震動播越則受氣之不完固其理也然造物者既不欲假以生而特賦以清明醇懿之性質何爲其然哉仁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二月以雍正元年八月殤葬於江寧南門外銘曰

家禍寧爾命傾繫神者之不弔而畀以毒余之中情

七思

兄百川先生

憶生小兮棠之鄂兄束髮兮余毀齒招羣兒兮布行陣據岡陵兮晝嬉壘比受書兮心開莘野傅巖兮神往來聞四鄉兮捐瘠憂旱蝗兮忘寢食旣移家兮白門兄侍祖兮蕪江墳念二親兮背膚胖語含悽兮夜達旦旣浹歲兮歸歎愚迷兮不自知親長艱兮子職失顧外此兮安所恤勤俗學兮召生徒盎無儲兮桁無襦各掉臂兮分馳心搖搖兮天一涯杳祁寒兮暑雨溫凊常違兮後難補誓飲水兮啜菽依庭帷兮勿再出兄返棹兮秋凊喜相持兮心暗驚上高堂兮強笑語疾已纏身兮瘀心腑困藥石兮經年志氣凊明兮命不延謂正終兮毋纘將絓續兮猶齊盛誘二老兮安眠喻妻兒兮勿前瞑移時兮忽張目申余戒兮情尤蹙嗟童稚兮相隨動止因依兮不暫離視燠寒兮戒走趨恩勤如母兮義兼師長飢驅兮僕僕痛乖分兮苦相勖存夜氣兮懼梏亡警畏途兮虞莽伏恨余頑兮弗醒終擿埴兮冥行疎周防兮惟罪罟憂病母兮離鄉土負親恩兮悖兄訓撫寸心兮難自問永思騫兮百感集腸繚轉兮嗟何及

弟椒塗

兄始赴兮鳩茲余心孤兮類狂癡母挈弟兮畀余寢食相依兮漸坦夷弟垂髫兮能內事左右無方兮達親意吾翁夜遊兮星斗闌弟唫誦兮待更殘迓親賓兮拂几席竈下煎和兮助母力嗟余繼兄兮數行遊弟居守兮憺無憂歲己巳兮秋雲黯霄濟澄江兮幽夢感荊榛四塞兮塗冥冥連山赤黑兮延火炁余呼弟兮毋前行弟赴火兮如紘驚叫天觸地兮悲塡膺忽寤覺兮心怦怦竭來歸兮歲將畢弟果遘兮齒牙疾厲熏心兮苦自匿懼骨肉兮憂思逼涉季春兮月生魄命遐終兮阨鬼伯哀吾生兮負人紀恨於弟兮無倫比饑缺食兮寒思緜縈苦辛兮夜不眠惜寸晷兮繹經書每發問兮心開余余卞急兮多馮怒弟愉婉兮徐相喻謂行修兮德可成嗟中道兮隔幽明當沈疴兮正瞑眩余懷憂兮體忽變重愛身兮輕失義旣彌留兮忍相避弟卒前六日余外舅忽嬰癘人瘼內錢醫者所譏避居野寺痛入天兮悔莫釋死自罰兮終何益余庚戌立秋前二日疾病作遺令斂時袒右臂

伯姊

余髫龀兮未生齒持負噓呵兮屬伯姊姊年先兮一紀動息無違兮宮事理幼學步兮奔騰重強負兮危能升姊俄瞬兮心經食爲吐兮櫛爲停逮纚褠兮辭姆承兩姑兮心獨苦介恃嫡兮競橫冢婦撟謙兮不敢並時歸寧兮母有問稱姑慈兮似無慍年過二十兮卽爲嫠侍食重闈兮逮事祖姑苦抑悲姑旋亡兮子弁夭昏夢悲啼兮寤辟擗中歲長齋兮祝嫡姑宵旦依依兮臥起扶幸有妹兮四妹亦歸鮑季子爲宛若謂餘生兮將有託夫之弟子兮弟之女嗣爲婚婣兮力機杼門內圞欒兮聚親屬菽水能供兮得安處大命至兮天時慸畫立淸庭兮忽顚躓枕席吟嚘兮累年歲初盲譫兮旣魂悸嗟余告歸兮姊在牀語不辨兮淚盈眶每一見兮增悲摩不經旬兮不敢視迫公程兮作死別及半途兮姊萎絶痛在世兮常生離永負心兮更何說

仲姊

姊墮地兮前母亡母鞠育兮懷閔傷恩踰勤兮教未執女事煩勞兮多不習旣有家兮不相中賴姑慈兮尙無閡中歲姑亡兮家益落竟世飢寒兮常嗃嗃姊夫旣耄兮病沈堙五易春秋兮伏枕茵竭夙宵晨兮併百憂年過七十兮影無儔天難呼兮惟自懋力檄心灰兮命亦盡嗟姊疲瘵兮復踰年地闊天長兮心目懸念先妣兮殁賷志惟姊存兮愛可寄伯姊殂兮姊繼之痛骨脈兮更無遺有女新嫠兮生事窒吾身後兮宜勤恤

三姊

昔吾父兮不憂貧拚掃炊烹兮母實親兩姊出嫁兮家無人姊孩稚

兮備艱辛弟妹啼號兮強飭力夜倒衣兮晝忘食剝啄聲喧兮庭有客趣殺蔬兮理盤槅嗟余兄弟兮常危疾姊在視兮時銜恤勤藥物兮籲神靈每竟夕兮燈熒熒年逾二紀兮復愆期入贅蕃周兮始授綏姊夫歲出兮守閨甯養公姥兮尤勤劬米薪強半兮母家索潔饋食兮甘糠覈苦遭長叔兮性儃儻養不顧兮偏工讒稚子寒衣兮不蔽膝謂兄嫂兮餘私積朝進食兮暮加衣姑含怒兮滋乖違膈噎經年兮隱自悲命在須臾兮畏母知弟早殤兮兄繼萎余天涯兮身係羈念姊仁恩兮常惻惻心欲報兮無終極余感夏兮始來歸姊初秋兮與世辭志長賫兮更誰訴情冤見兮惟泉路

妻蔡氏

之子歸予兮歲將暮獻歲燕南兮就知故吾父吾兄兮書問傳定省溫恭兮介婦賢暑霑襦兮寒栗膚隨冢婦兮饋中廚日月相疎兮歸路遠十載崎嶇兮攣二返誓言息足兮守故邱兄攖危疾兮母沈憂子汪洋兮若無歸妻左右兮事無違晝娛姑兮誦古記夜助我兮歔荆燧時方娠兮苦無力氣弱心孤兮強自飭哀吾生兮長卒卒逐公車兮復再出丙戌首夏兮經邗溝生徒請業兮爲淹留願假園林兮奉老親四序皆宜兮景物新歸告高堂兮欣有託入室申言兮理行橐秋期近兮一葦杭自今與女兮同安樂奪將言兮容忽覩吾與君兮結懽淺別常淹久兮見常稀會當行兮事或舛嗟斯言兮竟成讖閱月身亡兮若弦斷二親含感兮顏不開稚女求哺兮淚常泫踰歲旻天兮降鞠凶吾父康強兮命亦終衰麻釋兮刑禍延闕木索兮復連年寬刑書兮編禁伍母依子兮來江滸望關河兮阻深衰疾煢煢兮遡風雨念吾妻兮若未死寢食扶將兮倘可倚妻早逝兮免憂煎獨予身兮積疢疚

兄子道希

春陽兮載歘白日兮昭昭而杳杳兮卽長夜患吾心兮若焦而出腹兮呱呱吾二親兮色愉比齒生兮含敉盡室歡忻兮相告語時風咳兮寒痟嗟余弟兮重煩勞安汝眠兮畏汝驚保抱終宵兮圍豚行歎門祚兮衰殘失所怙兮常欒欒及受室兮歲三遷祖重承兮泣血漣既脫衰兮余遭難宗禍延兮天屬散內機辟兮外罿罩孤晝鳴兮鬼夜闞顧四海兮一身多母妻呻吟兮弟妹哦望何門兮投止竄窮山兮伏戎起陰霾靖兮臯穹開精已銷亡兮憂未弭愛子遠兮朝露痛春暉兮不再駐恃孝婦兮同心思子隨姑兮卽長暮羣家累兮依所親冀桑榆兮志少伸駭驚風兮折雁翮氣噎塞兮橫胸臆兄心摧兮弟叢棘弟未死兮兄幽隔而父而母兮兆南岡妻對埏兮子在旁魂營營兮識路望江天兮隱雲樹先君子同產八人乾隆三年姑適曾氏者殁惟叔父小姑僅存叔母早世叔父感傷欲倣楚辭作七思含意聯辭輒氣結而中止今年正月兄卒於京邸叔父哭之慟浹旬夜不能寐始為兄成一章次月中大第屬草命永編錄問序次之義曰男女異長諸姑出室不可以齒序也叔母亞諸姑何也曰不以服之重輕先天屬也置季姑適鮑氏者何也也曰有子年近六十處境順哀辭已前具矣大父大母無述焉何也曰自古無子別父母之詩陟岵作於中途但言父母思己而不言己也思父母屬人作觀別者不自言離其親不忍言也親亡而自痛自責則義盡於尊人我矣騷之義隱深其辭愉悅而彬蔚茲則易之以直樸何也曰至親不文修辭之體要則然乾隆六年四月望前二日道希識

雜文

兩朝

聖恩恭紀

康熙癸巳年二月臣苞出刑部隸漢軍三月二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硃書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
管和素翼日偕臣苞至暢春園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
文稱
旨越日命著黃鐘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
上告諸翰林此賦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嗣是每以
御製詩文御書宣示南書房諸臣將命者入復輒叩曰苞見否閒與
大臣侍從論本朝文學及內閣九卿所薦士必曰視苞何如是歲八
月移蒙養齋校對
御製樂律厤算書書奏數問曰苞承校否壬寅夏臣苞隨蹕熱河六
月中旬
命回京充武英殿總裁浹日發
御製分類字錦序命校勘衆皆曰
上文字皆命諸臣公閱獨閱者惟故大學士孝感熊公賜履桐城張
公英耳冬十有一月十三日
聖祖登假我
皇上嗣位廷議恩詔
皇帝手書數條下內閣其一以族人罪犯牽連入旗者赦歸原籍時
入旗合
詔條者惟戴名世案而獄辭例不得援赦刑官特請下九卿更議卒
蒙
恩赦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臣苞拜箚謝
恩　莊親王傳
上命語苞朕以苞故具知此事其合族及案內肆赦皆由此其功德
不細臣苞驚怖感動不知涕泗之何從也始戴名世本案牽連人罪
有末減而方族附尤從重獄辭具於辛卯之冬五上五折本逾二年
癸巳春章始下蒙
恩悉免罪隸漢軍苞伏念獄辭奏當甚嚴而
聖祖矜疑免誅殛又免放流臣身叨
恩待趨走內廷近十年
教誨獎掖雖無過親臣蔑以加也此
聖祖之仁所以如天而
皇上肆赦臣族撰之
聖祖遲疑矜恤之心實相繼承顧臣何人任此大德自惟愚陋衰疾
欲効涓埃之報其道靡由謹詳紀顛末俾天下萬世知
兩朝
聖人之用心蓋不欲一夫或枉其性云

聖訓恭紀

雍正元年臣苞蒙
特恩赦許歸籍二年請假歸葬蒙
恩給假一年既事以三年三月望後九日抵京師詰旦具箚恭謝
聖恩　莊親王　果郡王入奏
上憐臣苞弱足
特命內侍二人扶翼至養心殿入戶再進跪
御坐旁垂問臣苞疾所由及近狀臣苞喘嗽氣不能任其聲
上曰汝心飫朕德復何言繇朕告汝汝昔得罪中有隱情朕得汝之
情故寬貸汝然朕所原者情也
先帝所持者法也

先帝未悉汝情而免汝大刑置諸內廷而善視汝是汝受恩於
先帝視朕有加焉如汝感朕德而微覺
先帝未察汝情不惟虧汝忠亦妨朕之孝汝思朕德即倍思
先帝遺德則汝之忠誠見而朕之孝道亦成於時臣苞心折神竦追
思前事感念
聖恩有懷哽咽不能置一辭中閒
聖訓洋洋不能悉記未敢敘述最後聞
天語甚明朕惟以大公之心循道而行無非繼述
先帝志事汝老學當知此義故明告汝俾汝知朕心俾天下咸知朕
心於時臣苞氣少定始克仰而言曰欽承
訓辭雖古聖人之言無以過也
上顧內侍命取供御茶芽二器賜臣臣苞三拜稽首
聖容若矜閔曰朕觀汝行步艱難供事亦稱汝力毋自強時復自
將息臣苞悚動伏地不能聲
上徐命內侍翼以出臣伏念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所以敬天勤民治官修政以推廣
先帝遺意而播諸制詔發於訓誨者皆實與典誥同揆即茲所以訓
臣苞使天下萬世爲臣子者聞之皆將凜然於君父之大義而興於
忠孝所以矜恤臣苞者使天下萬世孤微阨窮之士聞之莫不愾然
於
聖主之德意而發其中誠豈非中庸所稱言而世爲天下則者乎越
數日有
旨凡特召見及督撫提鎮入朝親聆訓諭者必敘述繕寫進呈恐有
舛誤臣苞以白衣領事未敢自比諸臣大學士張廷玉曰
聖恩深渥不得以無位自嫌乃宿齋敬識以俟彙進而附諸臣之末
云

通蔽

譽乎己則以爲喜毀乎己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爲是異乎己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己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己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彼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說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己夫古人之說不能強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己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

表微

顧侍御用方羇時喪耦十有一年弗娶既得仕納徵於季氏會
先帝之喪踰歲弗親迎或詫焉其官適罷曰吾貧未能也既而起家爲戶部郎中攝御史掌長蘆鹽政歲賜數千金詫者滋多曰吾迫公事未暇也其娶以雍正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一日推其心蓋謂三年中不宜有空月也間焉而不自襮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又其厚也
先帝始崩守官者各次其守余次於佛舍將歸語二三君子曰在禮公等居倚廬宜再期今旬未三終歸至家止於外不入室焉其可也聞者皆變色易容蓋俗之偷以禮爲徒觀衆人之耳目也久矣古之人事君猶事父也謂制以義而不敢違是薄於德於禮虛者也若用

方者其明於禮意乎傳其事與言俾事君者有省焉

釋言

余在江南即聞北方之賢者曰李君剛主及與久故益信其為人而其鄉人雜然議之嘗叩其親故所病於剛主有徵乎曰是家貧以適四方造請于州郡而取饒焉妻無子乃別居倉廩充溢而食必粢糲子婦執苦身之役親之喪赴弔者渴飢皆之逆旅而求宿焉賢者固若是乎余告之曰吾聞剛主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未聞以干請也士友所共聞知者明季二勢家延教其子不就直撫安溪李公稱其學行於

天子不往見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請釣錙銖之利乎至於食必粢糲妻妾操作而子婦從之則李氏之家法也親賓能遠赴其喪何惜旅宿剛主居湫隘家無僮婢創鉅痛甚而責以供具不亦難乎其與妻別居則余嘗叩之矣曰是多言不順吾常隱焉有女早寡而主張更嫁吾不忍見故使別居既乃合併而陰絕焉絕之者何生異寢死異穴也合併者何生同宮而衣食之死則葬埋之也此古應出而不行之禮未可以病剛主聞者語塞而色猶疑焉他日以語剛主剛主曰人心不可謂子安以辨為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炙不如惡石謗言彰吾滋懼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幷識前語作釋言

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華亭王司農承修明史四明萬季野館焉每質余以所疑初定列傳目錄余詫焉曰史者宇宙公器也子於吳會閩二江五湖之所環凡行身循謹名實無甚異人者多列傳而他省遠方灼灼在人耳目者反闕焉毋乃貽後世以口實乎季野瞿然曰吾非敢然也吳會之人尚文藻重聲氣士大夫之終鮮不具狀誌家傳自開史館牽引傳致旬月無虛重人多為之言他省遠方百不一二致惟見列朝實錄人不過一二事事不過一二語郡州縣志皆略舉大凡首尾不具雖知其名其行誼事迹不可鑿空而構欲特立一傳無由摭拾成章故凡事之相連相類者以附諸大傳之後無可附則惟據實錄所載散見於諸志此所謂不可如何者也乾隆六年余將告歸任邱李法孟以其高祖少師公神道碑墓表乞為傳余已諾而未暇為及歸檢篋笥惟法孟手書尚存中言少師邊功著明史韃靼傳生平大節則同邑孫文正公贈公子恆巍序可徵余考明世邊患與國始終而韃靼部最劇韃靼之患正嘉閒最劇惟萬歷初俺答歸順苟安者二十年及奢力克有貳心而套部海部松部並起雜番數十種皆乘閒猖狂出沒塞下西寧以東甘涼洮岷歲無寧居關中人心搖搖自二十三年少師總制三邊諸部入寇者必挫傷大失所欲再出師分道襲擊復松山故地山陝恃以無恐者近十年其規為方略必有可為後法者文正稱公功成身退以出處係天下安危則立身之本末進退之時義必可與古賢為伍又曰奉身如奉玉則又謹於小物而百行具完今見於韃靼傳者不過命某將禦某寇出某道擊某部其克敵制勝之謀猷無一見焉是乃季野當日所僅得於實錄雖欲摭拾莫由成章而歎為不可如何者也觀文正序公子恆巍視事北司錫蒙纛扶忠直若置身度外與少師同符是恆巍事亦宜附公得書而公乃無傳嗚呼惜哉余感公事追思季野所云故並著之以見為人子孫者於先祖之德善功烈鮮不欲發揚張大以為光耀或居下處幽而無以自通國家宜著為功令凡譔言聞於國德施於民以及庶士庶民仁孝節義過越於尋常者子孫鄉人得實陳行跡於郡守郡守考核書二冊一下學官一升翰林典籍俾作史者得兼陳詳較而中懸衡焉庶幾輕重不失其倫公名敢號次溪他日若得其碑銘及表終當為傳以詳之

記夢

康熙甲午立秋日余在熱河夢偕先兄隨先君過尚默陳先生故居同集者擇山汪丈濟傳楊君將飲酒他客朋至忽覺已歸土街草堂先君指畫將營西偏爲燕息之齋俄而寤先君性豪曠不可一日無友朋常以寅及巳讀書午及申爲山澤之遊歸而飲酒憶自六合遷金陵同好者前輩則杜蒼于皇杜岕蒼略執友則王裕成公及陳先生招呼遊讌雖風雨之夕無閒時余九齡先兄年十一常奉盤匜侍酒自兄年十四侍王父於蕪湖其後與余皆餬口四方涉歲移時乃得歸省兄歸余常在外余歸兄常在外又計日爲行期故每侍先君與諸先生讌集歡樂之餘私心愴動雖先君亦然而不忍言也自先兄夭枉余始不敢遠遊而二杜及王皆前歿獨陳先生尚存而先君少所知汪丈自南郊遷北里楊君託末契遊從最密時余以窮空復數爲近地之遊又計偕者二其家居湊雜米鹽不可解脫追念平生侍先君與諸公讌集時甚少而與先兄偕則尤加少焉計惟童子時爲然爾時已知其樂而不知其後思此之悲也自先君下世汪丈亦歿楊君老而窮走四方而余禍釁於不虞以辛卯冬十月赴
詔獄將行陳先生竭蹶嘔血繼門外今寒暑復四易先生近八十計此生不得再相見矣余既隸籍旗下
上哀矜使以白衣廁館閣校勘自痛邱墓無主故雖病且衰而黽勉從事蓋以
天子仁聖猶萬一冀幸焉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今茲以秋之始感於夢寐而得依父兄之側從先人之居豈其幾之先見者與抑積思所結而未必其有應也因書以徵於後焉陳先生名書汪丈名球思楊君名修與王先生皆金陵人杜公兄弟爲黄岡人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記

記百川先生遺言

先兄百川先生曰處士則有虛聲鄉鄰親戚則有私毀譽若民之於上利害切身不謀而同故吏自一命以上名不虛作人不可以好名相疑己不可怙過而謂民言不當有合葬其父母及前母者以位次問先生曰神道尚右而程朱所言皆尚左朱子葬其妻存東畔一位則尚左明矣若三柩同葬依古禮則父當中前母右繼母左如尊左則父當中而左右易位若父與前母既葬父左則新祔者次於右父右則新祔者次於左又曰周禮大司樂有享先妣之樂在享先祖之前故鄭康成謂周以后稷爲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商頌亦溯源於有娀皆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以是推之庶子於生母當別葬韓魏公葬生母胡氏柩退嫡母尺許趙炳族葬圖說引以爲據非古也

答問

兄子道永重修南郊漢前將軍關公廟問曰自書傳以來至忠大勇英略蓋世且卑見聖人之道而死於非命者莫過於公與岳忠武故浩然之氣長震動乎萬世之人心然公之廟無地無之而忠武之祠則連州比郡或無一二又公之神常若充滿徧布於宇宙而時見其精爽其大者示威於戰陣其小者凡有禱問其應如響而忠武無是也是有說與余應之曰自周衰戰國諸君糜爛其民至暴秦而生民之類幾盡矣漢高祖出之於水火之中治尚寬大有天下者垂四百年自武帝而外桓靈以前雖有庸君虐不及民民之思漢也深則激於公之忠義者切又東漢之末士大夫多明於義理而重名節故諸葛武侯遺書複錄而表章之者乃晉氏也其書所謂賊即時君之祖宗以是觀之則公遇難時魏吳之士民羣聚而祠之其君臣必見爲當然故震動宇宙而結聚於人心者深固而光昭忠武爲秦檜所戕身死而檜之餘恨猶未解吏民畏檜之威直至檜死乃敢訟言忠武之冤孝宗朝始得立祠於鄂而屢世相臣奸庸相繼多主和議偷安以保妻子大率與檜同心故忠武之義氣雖不沒於人心而祠祀則

寥寥焉此事勢之自然於二公無加損也夫神者依人而行舉億兆人之精神皆專嚮於公則公之神自隨地而監照之忠武即閒有祠祀未有就而禱禳祈報者則其神何由與之相應而有所徵驗哉昔孔子夢見周公不聞堯舜文武並見於夢則神明之感通由於生人精神之結聚明矣故凡禱祈於公行汙而所問之事非正者發辭多不應以其精神不足以相感召也既以告道永因思此義亦宜存天壤閒乃筆之

爲秦門高貞女糾舉本引

高貞女吾師大理卿宛平公同產弟頤侯次女也許嫁秦氏子文照舅姑前歿雍正五年春正月文照死貞女請衰絰歸秦氏代夫承重事祖姑其父大駭招余陳禮經以喻之志不移遂以二月朔歸秦氏時年二十有二其舅之側室李氏感焉誓守節與貞女同臥起於今六年矣大理兄弟三人惟季有子大理卒家散季又卒其子流滯新樂及頤侯卒繼室暨幼女貧不能自存貞女父黨無一人可倚而其夫之叔父子正持手而食養母畜妻子旁及兄之側室子婦力不能支余歲時過秦氏見貞女敝衣菜色或冬無棉而意色常和以安嗚呼天屬之情秉彝之性惟遭閔凶備危苦而後庶一見之如貞女之守志李氏之慕義子正之寠艱而不棄其親皆人紀所賴以維繫也恨余力不足以振之乃告於友朋及大理之知舊姻親各出其力爲舉本付里中士大夫重然諾者主子貸爲貞女衣裳繞續之費終則棺斂焉傳曰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若貞女其殆庶幾無負於所受者歟敬而恤之豈惟大理之親舊生徒義不可以苟止哉

擬濟寧諸生會課 代

蓋聞風教之興士能宿道而民胥效焉文章者道藝之餘也而即末以窺其本十可四三某自陳力河壖學殖荒落而少所講肄未能盡忘茲承乏鄒魯之鄉竊欲觀於國風魯多君子况近聖人之居而漸其流澤者乎今以某月某日與諸生期於州學合堂陳藝各盡所長俾得寓目焉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 代

蓋聞齊魯之閒之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文者學之枝葉制舉之文又其近者爾然以效聖人賢人之言則心之精微達於辭氣者固可以得其崖略焉某備官漕河不與民治而發徵期會政令所及州邑凡三十東夏文獻之區計過半矣竊欲觀於國風以窺尋羣士之所藏謹擇四書題二五經疑義各一條願切磋究之毋以某憒學寡聞而有遐心也

附桒各家鈔輯遺文序跋

傳貴刻外集跋

先曾祖侍郎公望溪文鈔數十卷實出門人王兆符程崟所編集其書之行於海內固已久矣傳貴幼時則見家藏遺文十餘篇不載於集及長游歷四方見有先公手跡遺篇必粥產質物期購得乃已今所收者蓋數十篇矣恐久而散失謹問序於當世名人而雕板行世或疑集外之文必當時先公所芟棄是不盡然今集外與張相國論澤望事宜篇手書具在而先公以為緊要之文自跋其後然則集所不載者蓋有當時不欲遽出以待後人之意不盡先公所芟棄也惟家藏于忠肅論則文鈔所已刻其書韓文一篇文亦具刻於文鈔第彼題云書祭裴太常文後云耳又考文鈔有答友書云蒙諭為賢尊作表志或家傳賢尊惟以某事屈廷議云云今家藏文作與喬介夫書稱其父為賢尊侍講公而所謂某事者則謂開海口始末而侍講奏對車邏河有四不可之奏議也然其下文則不殊矣凡此者今率不更刊而但著其同異如此當王程編集時文自為篇不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恐編後復有所增加也今傳貴意亦正然故刻書仍用其體焉嘉慶十七年冬十一月曾孫傳貴謹跋

鈞衡曰此刻五十二篇內有書待節婦任氏家傳即前集二貞婦傳與清河書即前集與張相國論征澤望書蓋一時未檢對耳又萬君墓誌銘王彥孝妻墓碣已刻前集傳貴所藏本蓋缺此二文惟與喬介夫書即前集答友書是跋自言凡此類率不更刊而又刊入何也

邵鈔奏議序

望溪先生奏議十九篇自桐城桂林方氏家譜鈔出惟江南閩廣積貯議一篇先生曾孫傳貴刻集外文有之而題目刪去議字餘十八篇皆前後刻所不載者按奏議既載入家譜傳貴不應不見而續刻未收豈以文有未工而屏之不使與諸用意之作相閒廁與然自古奏議之體皆取明白剴切不矜琢鍊之工觀韓歐諸家集所錄奏劄類俱較雜作稍似放筆為之蓋體裁不得不爾而骨氣故在識者自能辨察且建白國家大計忠君愛國之意溢露言表足以覘儒者之實用胡可廢也上元縣志稱先生當官敷奏俱關國計民瘼今觀請定經制等劄子煌煌鉅篇乃經國遠謨足與靳文襄公生財裕餉諸疏並垂餘亦直抒所見不肎一字詭隨生平端方嚴謇之概可以想見曩嘗病望溪集獨闕奏議一體今喜得而錄之他日當益搜先生遺文重刻以惠學者庶表區區私淑之志云道光丁酉九月三日仁和邵懿辰記

鈞衡曰邵鈔奏議吾鄉先方伯已刻入龍眠叢書頃得太倉王君本復增九首中有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才一疏煌煌大文不知方譜何以失載今以配經制劄子分冠一二卷之首而各以類從又攷先生敘文文內言朱相國撫予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則先生所議尚不僅屯田畝疆等文已也

王鈔逸文序

余舊有望溪先生集為其門人王兆符程崟所編凡二百五十九篇壽州呂君敬甫所有較多百廿二篇其外集五十二篇刊於先生之曾孫傳貴敬甫亦有之昨歲敬甫得初刻本於江寧書肆出以示余則余所無者幾半焉敬甫未見者則有六十四篇而劄奏之文居多敬甫檢其已有者贈余余更鈔集之曰望溪文補遺則百廿二篇也曰望溪逸文則六十四篇也外集則亦鈔之而仍其名并附於原書之後而倍之得十二冊吾不知已刻而復刪已編而復減者出自先生之心否又不知外集之拾遺而補闕有當於先生之心否書此聊志是書之由來云爾道光庚子七夕後二日太倉後學王寶仁識於六安學署

鈞衡曰二百五十九篇之本初刻本也程崟所謂就王顧二家所餘及己所得近稿者也多百三十二篇之本程氏增刻者也增刻本多寡又微有不同近日坊閒所行稱是此本王君輯呂敬甫得初刻本於江寧書肆呂本不可見觀王鈔本內夾裝呂贈刻文數十首乃初印樣本上有朱墨筆校正譌字且有加簽云此板撤去者詳加參對乃知呂氏所得非初刻本蓋程氏增刻初印樣本也其撤板者世遂不見然則王君所謂逸文六十四篇皆程氏所已刻而傳貴所刻之文亦閒有程氏已刻者是則海內之士所未前聞也

恩露鈔遺文跋

先侍郎公遺文百餘篇先曾王父厚堂公所手輯也曾王父跋識其

尾謂奏劄之文前曾鐫板未編入集以當日所奏均發九卿議其中有行有不行議而不行同時諸公率多齟齬不合文出恐觸所忌將俟遲之又久而後入集而其板旋燬其雜著遺稾數十篇則得之家藏廢簏蓋先公所刪汰而亦有散佚於四方者恩露嘗展讀之每繹一篇覺義理充足於中悉能闡明聖賢立身經世之道足以垂範來學每思補刊艱於力之不逮而此志固未嘗一日或去諸懷今年春吾桐戴君存莊重刊全集而搜羅遺文蘇君厚子以書來告戴君所爲自是藝林公事而爲人後者當之有感激於中而不知所云者矣敢不悉出所藏俾世之景仰先公者爭覩爲快邪因取家藏遺稾錄出若干篇以寄閱來書凡已得者不復錄恩露反復紬繹是皆確爲先公之文無疑蘇戴二君最深於先公之文其自爲搜致者必能辨真僞嚴去取也先是從大父勤之公外集之刊皆經姚姬傳先生手訂二君紹先賢之志事知有後先同揆者矣謹書數言於簡末以勗小子之有志未逮而感戴君之古誼有足多焉咸豐元年夏四月來孫恩露謹識

蘇跋

惇元壯時讀望溪先生文集遂篤嗜之購得新印本其閒有前已刻而新本刪去者乃覓舊本錄補并蒐緝未入集之文隨時繕錄尋友人邵映垣於方氏家譜中鈔出奏議祠規余亦並錄且假方譜而讎校之歲戊申余授徒城中見光律原方伯購得舊鈔先生文假歸校閱其文皆五十四歲以前所作改竄塗乙之處似爲先生親筆其改本與刻本悉相同乃錄出未見者數首彙前後所得爲遺文一冊凡六十餘首去年秋友人戴存莊毅然貸貲重刊先生全集與余商訂體例遂舉藏本并遺文授之旋映垣寄來先生與陳可齋尺牘十九首存莊又於王研雲學博處假鈔奏議雜文三十六首多老年之作皆程崟道與前曾鐫板而撤去者余又介方子觀膳書金陵先生來孫恩露寄到詩十五首文十九首多少壯之作存莊乃合傳貴所刻外集編爲集外文十卷合正集并余所編年譜刊之於是海內可見先生文集之全洵鉅觀也亦快事也余久欲刊先生遺文而力不能及友朋中亦有擬刊先生全集者而卒未能行今樂觀成事非存莊任事之勇安能若是乎至韓理堂所編逸集任心齋所藏逸稾高密單氏所藏遺稾今雖猝不得見然審思之恐此集所遺者亦不多矣刊將竣存莊屬爲遺文跋語惇元於先生文如菽粟水火之須前編年譜嘗序而論之茲乃纘述輯錄顛末以識於後咸豐元年辛亥五月十二日邑後學蘇惇元謹書

望溪先生集外文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編栞

卷一

奏劄九首

請定經制劄子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論山西灾荒劄子

卷二

奏劄十一首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才劄子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論重刊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考試翰林劄子
請正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子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辭禮部侍郎劄子
進四書文選表 幷條例

卷三

議八首

修祖陵廟寢議
喪禮議
貴州苗疆議
塞外屯田議
臺灣建城議
江南閩廣積貯議
渾河改歸故道議
黃淮議

卷四

序二十一首

周官辨序
春秋直解後序
湯文正公年譜序
文昌孝經序 代
傳信錄序
徐司空詩集序
考槃集序
蔣詹事牡丹詩序
楊千木文稿序
何景桓遺文序
喬紫淵詩序
隱拙齋詩序
古文約選序例 代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甯晉公詩序
張彝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朱字綠文稿序
佘西麓文稿序
伍芝軒文稿序代
溧陽會業初編序
跋十首
跋先君子遺詩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二則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書先君子家傳後
書諸友公祭先母文後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三句後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卷五
書二十六首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與鄂相國論薦賢書
寄言
與謝雲墅書
與劉函三書
與某書
與喬紫淵書
與吳東巖書
與熊藝成書
答劉拙修書
與白玫玉書
與劉古塘書
與劉紫函書
與陳滄洲書
與徐蝶園書
與龔孝水書
與王崑繩書
與劉言潔書
與賀生權禾書
與顧震滄書
與韓慕廬學士書
與慕廬先生書
與徐貽孫書
與章泰占書
與劉大山書
卷六
紀事十五首
湯司空逸事
湯潛菴先生逸事
安溪李相國逸事
敘交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記徐司空逸事
記開海口始末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記姜西溟遺言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獄中雜記
結感錄
卷七
墓表四首
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武強令官君墓表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墓表
墓誌銘十四首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
彭訒庵墓誌銘
顧飲和墓誌銘
長寧縣令劉君墓誌銘
誥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銘
李友楷墓誌銘
楊千木墓誌銘
弟屋源墓誌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大理卿熊公墓誌銘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高素侯先生墓誌銘
全椒縣教諭寗君墓誌銘
卷八
論一首
方正學論
送序三首
送馮文子序
送韓祖昭南歸序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傳一首
康烈女傳
記一首
柏村吳氏重建宗祠記
家訓三首
教忠祠規
教忠祠祭田條目
教忠祠禁
雜文三首
自訟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禮闈示貢士
卷九

哀詞二首
舒子展哀辭
余石民哀辭
祭文三首
祭徐幼安文
祭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銘贊頌八首
象尺銘
硯銘二首
澄泥硯銘
胡衡洲像贊
浮屠髻珠小像贊
北征頌二首
賦一首
七夕賦
詩十五首
擬子卿寄李都尉
裴晉公
明妃
嚴子陵
將之燕別弟攢室
赴熱河晚憩谿梁
薄暮自樅陽渡江赴九華
送楊黄在北歸
展斷事公墓二首
川姑墓
輓李餘三方伯三首
別葉爾翔
卷十
尺牘二十三首
與陳古咸十首
與魏中丞
與雙學士
與雷貫一
與族子觀承七首
與從弟雪泉
與顧震滄
答尹元孚

右望溪先生集外文十卷其曾孫傳貴昔刻五十二篇今芟複正集者鈔四十七首合以吾友仁和邵映垣所錄奏議同里蘇厚子所輯遺文共得八十九首編既定房丈披垣來言六安司訓太倉王君研雲藏有先生逸稿介許叔平走書假鈔復得不同者二十六篇先生來孫恩露聞是刻復自金陵寄來遺文十九首詩十五章乃並取諸君所搜尺牘附之合得百八十二首原所以不入正集之故蓋有先生割去不欲存者有記論時事顧忌不欲出者又或散在他人未及收者今觀興人才定經制諸疏與鄂張兩相國書煌煌大文求之古名臣不可多得餘亦關係國家大計先生忠愛之忱明體達用之學舍是莫見書諸公逸事陰陽消長所係不惟足傳懿節而已餘亦隨事立言類有裨於倫理風化學術嗚呼世之徒以文章供人愛玩者後人猶且補佚綴殘不遺餘力矧先生有足傳於文章外者爲之又

矜慎不苟可任散落也哉邵君欲舉奏議及遺文佳者合之正集蘇君則欲盡所得統編為一意謂奏議逸事等文不宜列之集外恐讀者有所重輕余則以為正集先生自定當還其舊茲亦不標外集別集之名但題曰集外文俾讀者知此百數十篇非盡先生所不欲存即其不欲存者亦非他文士所可幾也獨是先生遺文恐猶不止於此昔濰縣韓大令夢周先生次子道與皆有輯本韓本未栞道與本交震澤任氏兆麟亦未行世今恩露所寄未知即道與本否合肥徐懿甫又言曾於山東高密單徵君伯平所見手鈔先生遺文甚夥舉其所記文目與王本多同韓本單本較以今刻所遺當亦無多然不得匯諸本而覽其全不能無歉也更有憾者先生經說自坊行十數種外尚有朱子詩義補正讀易讀尚書偶筆未見人閒昨懿甫寄到高密單氏所栞詩義補正勸令重栞以貸金不足事有待又先生生平窮極心力自謂大有關於前賢後學者莫過於刪錄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此本想在人閒（韓夢周云聞吳門書坊有刻本此傳言之虛也）海內儻有見其書者力足則為傳之不足廣播聞以竢能者是更予所望於同志之士也已辛亥五月十二日鈞衡再識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一

奏劄

請定經制劄子

伏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教無一不本於至誠惻怛之心用
此期歲之中四海喁喁嚮風懷德人心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也
但土不加廣而生齒日繁游民甚衆侈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匱乏
欲其衣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利而摩
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臣聞三王之世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
年之蓄曰急下逮六國紛爭且戰且耕猶各粟支數年漢唐以後歲
一不熟民皆狼顧猶幸海內爲一挹彼注茲暫救時日然每遇大祲
連歉君臣蒿目而困於無策者比比然矣蓋由先王經世之大法墜
失無遺故生民衣食之源日消月削而不自知也孔子見衛國之庶
首曰富之孟子謂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至聖大賢豈肎漫
爲游言以欺當時而惑後世哉臣嘗通計食貨豐耗之源詳思古今
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即漸
致阜豐之本但人情狃於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爲異說以相阻撓愚
民無知亦未必皆以爲便而斷而行之三年以後饑寒之民可漸少
十年以後中家貲聚漸饒二十年以後則家給人足而仁讓可興矣
臣伏見我
皇上憂民之切體道之誠毛舉一二事之利弊未足以輔
盛治故竭愚忱陳積漸足民之法分條敘列伏候
聖裁
臣聞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蓋必通計天地生物之
多少與用之之分數而後民生可得而厚也民以食爲天而耗穀之
最多流禍之最甚者莫如酒故周公之法天下無私酒即官亦不得
擅作必有事而後授酒材所謂事酒是也民閒祭祀冠昏老疾所用
則鄉遂之吏主爲之而小司徒掌飲食之禁令又特設萍氏之官以
幾酒謹酒其嚴如此漢法三人無故飲酒罰黃金一鍰文景詔書於
酒醪糜穀蓋諄諄焉至明洪武務絕其源遂禁民種糯及明中葉燒
酒盛行諸穀皆爲所耗至於今未之能革也竊計天下沃饒人聚之
地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校以最少爲率四人而飲酒
者一人其量以中人爲率一日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
酒禁是兩年所積即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較古耕
九餘三之數而更益其半焉但民愚無知一旦盡用周官之法不無
駭詫若先嚴燒酒之禁而他酒仍聽其作蓋西北五省燒酒之坊本
大者分鍋疊燒每歲耗穀二三千石本小者亦二三百石燒坊多者
每縣至百餘其餘三斗五斗之穀則比戶能燒即專計城鎮之坊大
小相折以縣四十爲率每歲耗穀已千數百萬石北方平壤無塘堰
以資灌溉生穀之數本少且舟楫鮮通猝有荒歉輸運艱難而可使
歲耗千數百萬石之穀哉自
聖祖仁皇帝以來無歲不詔禁燒鍋而終不可禁者以門關之稅不
除燒麯之造市肆之沽不禁故衆視爲具文禁示每下胥吏轉因緣
以爲姦利不過使酒價益騰沽者之耗財愈甚耳禁之之法必先禁
燒麯兼除門關之稅毀其燒具已燒之酒勒限自賣已造之麯報官
注冊逾限而私藏燒麯燒具市有燒酒者以
世宗憲皇帝所定造賭具之罰治之縣官降調不准級抵
特下明詔嚴勅天下督撫責成守令則其弊立除矣其爲異說以相
撓沮者約有數端必曰除天下門關酒稅則歲不下十數萬不知專
除燒酒之稅未必如是之多即果如是之多但能使菽粟陳因水旱
無憂則所省賑荒之庫帑倉儲亦不少矣或曰口外軍前嚴冬沍寒
非此難禦其然則弛禁於口外內地已造之麯許領官批運至口外

自賣盡而止口外所造麯酒則不許入塞如此則耗穀無多而用亦
不缺矣或曰一旦行此則失業者多不知燒酒非擔負私鹽比也貧
民朝不保夕盡禁私鹽將毆而爲盜賊若燒酒之坊則非中家以上
不能辦也燒具雖毀錫鐵木材仍可他用其資本可別爲營運何傷
於其人之生計哉或曰燒酒雖斷彼改造他酒穀仍不能無耗不知
他酒非富民不能家造非多本者不能成坊苟失其法則味敗而本
折故業此者稀又其價高貧民併數日之資不能一醉則久而自止
矣燒酒盡斷則西北五省歲存穀千餘萬石東南十省以半爲率亦
千餘萬石即造他酒者較多所耗不過十之一二耳周官之法不耕
者祭無盛不樹者不椁不績者不衰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
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葬無椁喪無衰者豈故欲拂人之情哉不如
此不足以齊衆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而況酒之耗民財奪民食
廢時而失事者乎且隸卒貧民於燒酒尤便因此起爭鬬興獄訟甚
且相殺傷載在秋審之冊者十常二三而可無重禁乎自古矯弊立
法創始最艱而在今日則甚易蓋我
皇上愛民憂民之實心恤民之實政深山窮谷老稚男女無不感動
則令出而民無所疑自非兇頑下愚不敢犯也若變通周官漢明之
法而盡用之真可使菽粟如水火然治教必積漸以興若待節然不
可以先時而發故臣亦未敢豫陳伏乞
勅下門關核查三年內燒酒及其麯稅實數報部以憑定議
臣聞善富天下者取財於天地而愚民所習而不察者奪農家上腴
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費未有如煙者也民用之最切者莫如鹽丁男
匹婦食鹽之費日不及一錢而弱女稚男之煙費則倍之自通都大
邑以及窮鄉下戶老少男女無不以煙相矜詡由是種煙之利獨厚
視百蔬則倍之視五穀則三之以臣所目見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
地無不種煙而耳聞於他省者亦如之又種煙之後更種蔬穀皆苦

惡不可食敗國土而耗民財視酒尤甚焉而禁之則甚易限期示禁
凡種煙者以其地入官別給貧民耕種罰及左右鄰有司失察者降
調則立可斷矣但聞塞外軍前苦寒之地嶺南瘴癘之鄉行旅風雪
之晨煙亦有小補焉若
詔定經制塞外弛禁惟不許入塞各直省郡州縣城內隙地亦得種
煙則以禦瘴癘資行旅有餘裕矣城以外尺土寸壤皆植五穀百蔬
通計海內歲增穀亦不下千餘萬石則雖煙稅國所損什一而民所
益千百月計不足而歲計有餘矣伏乞
勅下門關核查煙稅報部以憑定議
昔孟子欲明王道以平治天下所反覆申明者農桑而外不過雞豚
狗彘魚鼈材木之無失其時蓋自聖帝明王御世之經下逮霸國能
臣救時之策舍此別無根柢也周公之法凡山澤皆不授於民官爲
厲禁使民守之而竊木者加刑罰焉水蟲別孕則川衡身駐其地以
守之蓋大懼愚民竭取而生長難蕃與盜竊者之無所畏忌也臣所
目見齊魯燕趙沿河傍山沮洳沙土之區彌望而無樹及扈從
聖祖仁皇帝巡行口外山隈林麓灌樹連叢入口內則大山廣阜彌
望而皆童臣生長江介素稱魚米之鄉而以邇年較臣弱冠時則薪
炭魚蝦價皆三倍蓋緣有司怠於民事凡盜樹竊魚一切置之不問
用此林麓池塘少遠於宅舍民皆荒棄以難出資本而數寸之魚數
尺之木皆不能生殖也又約計州縣田畝百姓所自有者不過十之
二三餘皆紳衿商賈之產所居在城或在他州異縣地畝山場皆委
之佃戶佃戶租課不清歲更時易豈肯爲業主守護而盜竊公行官
置不問業主亦不肯空棄資本用此蕪廢恆產坐失土利伏乞我
皇上著爲功令俾督撫嚴飭州縣專委佐貳官分界管理凡業主鄉
居者督令自勤樹畜而其居城鎮及他州異縣者令業主出本樹畜
而佃戶嚴爲守護分其樵漁之利佃戶竊取業主訟之官必究他人

盜竊佃戶訟之官必究小有爭則鄉約保長平之既成訟聽之務得其平則民皆爭先而勸作矣至於山麓河壖道路之非民業者官種之民閒沮洳沙土之不殖穀麥者亦勸之種樹官爲厲禁而使自巡綽則十年二十年之後材物漸饒而民之生計日易矣

臣生長安池流寓江寧皆湖廣江西上游米粟所匯聚海關未開新米上市每升制錢五文食物皆賤及海關既開洋船每至蘇州沿江諸鎮米價騰貴登萊亦然文武官弁以及胥吏兵丁皆有陋規世宗憲皇帝時始禁海關出米然所出較少而未能盡絕也故至今豐歲沿江新米制錢必八九文又百貨及紗羅紬緞葛布夏布出洋於民用尚無大損惟棉布則窮民所以禦冬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可使內地男耕女織之粟布日流於洋外乎伏乞

皇上敕部定議無論內商出洋及洋商入市每船一號計人口及往返程期每人糴米日二升爲率則雖遇風濤阻滯經時累月亦綽有餘裕矣其放米逾數及私放棉布守關胥吏兵丁重懲不貸官弁降調督撫提鎮亦有處分則粟米之存積日多止計松江蘇州常州三郡出洋之棉布流轉內地可多被數百千萬窮民矣

嘗考自周以前經籍所載中原平壤雩祀之外別無救旱之方故桑林之禱雲漢之呼雖聖賢之君莫可如何凡周官溝洫澮川之制禮記導達溝瀆完隄防謹壅塞之令皆以防水患也是以禹貢首言濬畎澮距川而孟子亦曰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則專以通水道明矣臣數十年中目見耳聞北直山東河南大率水災爲多東南之田則惟恃通川之支河障水之大圩依山傍田之塘堰苟能興作則雖遭屢旱隣畔皆焦而此田蔚然臣前奏凡通川大河及大塘大堰民力不能自浚築者宜於儉歲官爲興作因以食其民已蒙

聖恩允行但州縣之吏訟獄催科日不暇給常恐以他事自擾非淳德長才安肯爲民興利伏乞

皇上切諭直省督撫凡西北五省下流不通時困於水災之地東南十省支河通溉及大塘大堰宜浚築者准紳士耆民具實呈報擇賢能練事之員相度詳議工大者具奏

勅部定議其小者則豐年勸民浚築官爲監視而鼓舞之荒年則官爲興作以救民飢如此則西北除害之半而東南獲利之全循數推理數年之後所在蓄積漸多而災患之小者不足以困之矣

臣苞所陳五條皆民閒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撙節之分數則植基甚廣而取數多驟視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卽多所益昔

聖祖仁皇帝念天下無事常以三年之內輪免天下地丁銀兩三千二百餘萬屢告廷臣欲永以爲例及西邊設戍遂不能再行我

皇上御極以來所免臣民應追之銀應徵之賦約計已千餘萬海內臣民雖感戴

聖恩淪肌浹髓而欲其一旦富實固不能也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艱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欺士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寬然無憂然後牖之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我

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臣不勝戰汗悚冀之至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奏爲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以紓民困事邇年徵收地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

國課無分毫之益而農民苦累不可不急推
大行皇帝聖恩援雍正八年寬徵川陝之例以廣
皇仁而紓民困也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車水刈麥插秧之
時舉家男婦老幼雜作兼僱閑民助力尚恐後時乃令奔走鄉城經
營借貸伺候官府延接吏胥以奪其時力爲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
紳大賈緯有餘貲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有田二三百
畝以上者尚可挪移措辦其餘下戶有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
日之糧兼樵采負販僅能餬口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典
當無物借貸無門富豪扼之指苗爲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閒利與本
齊是以雖遇豐年場功甫畢而家無儋石不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
在有司初爲此議不過慮歲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爲
易耳不知秋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
國課之想而守土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
皇上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流殍蠲租賜賑豈忍豫斂其財而不顧其
後哉且農忙停訟盛夏減刑
聖朝舊制而每至四月則一州一縣所比日數百人笞責以五七十
爲率若過四月則備加笞責以備折減之數近聞閩撫所參縣令至
有用夾木以比較者蓋惟限以四月完半青黃不接窮民束手無措
故忍受肌膚之痛至於此極也臣伏念自
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全完數年以
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
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更有請者舊制二月開徵六月停徵八月開
徵十月全完次年五月奏銷原不定所徵分數是以有司得各視土
之所出以爲所徵多寡先後之分故河北五省種麥甚多之地麥熟
可徵十之四五江淮以南種麥甚少則雖二月開徵而完至三四分
者不過商賈紳衿饒裕之家其餘中家不過一分二分大約皆八月
開徵歲終全完耳至於江浙賦重之州縣則次年五月奏銷以前皆
完賦之日也自
國初行此八十餘年非遇水旱之災未聞大虧
國課自有司變爲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每月俱定分數徵比曾未數
年而中家漸貧貧民益困至於江浙賦重州縣則雖限以四月九月
終不能如期完納而常有逋賦也如謂各省有春夏調發之軍需則
宜於上年錢糧內豫爲撥定本年春夏所徵又不足恃也凡此無益
國事而徒爲民困之實有心者皆知之有口者皆言之非臣一人之
私見若蒙竟復舊制則膏澤之及民益深將見民生日厚而
國賦之徵收亦益易矣伏乞斷自
聖心勿下廷議特頒
諭旨大沛恩施謹奏

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爲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以便官民事欽惟
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尤釐吏治嚴天下常平倉穀使無虛冒定存七
糶三之法出陳易新比洵視民如子誠求惠保之至意也而有司奉
行失宜必待穀價既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督撫請定官價
并示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不知平糶本以利民而穀
貴早晚無常若商販衆至則旬月之閒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
要索苟或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獨窮民不得邀平
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有司當此欲不糶則紅腐可憂欲賤
糶則秋糴難補投足兩陷罰無所逃誠可矜憫且惟河北五省地勢
爽塏風氣高燥倉穀數年不壞存七糶三之法尚可遵行若江淮以
南地氣卑溼民閒二三百石之倉每遇伏暑稻必發熱若不盤倉米
多折碎味亦發變價值大虧五嶺以南但逾一年底面即有霉爛若
通行存七糶三之法則南方諸省每至數年必有數百萬石霉爛發

變之穀有司懼罪往往以既壞之穀抑派鄉戶強授富民是化有用
之物為無用本以利民而轉重以為民累也伏乞我
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穀不用盤倉
三年全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年
底面即有霉爛則春盡糶而秋糴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
穀皆騰貴春糶之價不足以糴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郡庫俟次
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糴至河北五省僅過歲歉春夏穀貴亦
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糶三之例督撫司道郡守止於歲終實覈
入倉之數一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糶分數隨時發糶永杜
詳請定價示期之弊實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民實邀平糶之澤
現在有司可無變爛賠補之累新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忿爭告訐
之風揆之
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尤釐吏治之至意始由盡而無遺憾至於穀之
存倉則有鼠耗盤量則有折減移動則有腳價糶糴守局則有人工
食用春糶之價即稍有贏餘亦僅足以充諸費更祈
勅諭督撫嚴飭監司郡守歲終稽查但穀數不虧不得借端要挾使
有司別無過慮庶幾中材可守無累於民若有廉能之吏實心愛民
適逢秋糴價賤贏餘較多詳明上司別貯一倉以備歉歲發賑督撫
按所積穀數彙題量加紀錄加級以示鼓勵此臣積年博訪周諮灼
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
聖鑒施行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為請復河南省漕運舊制以甦民困事查河南漕糧除河以北州縣
舊徵本色外河以南之祥符等五十州縣共應徵米十三萬六千七
百餘石自雍正六年至今概徵本色於運次交兌河以南各府州縣
俱遠水次又中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
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
於此是以
聖祖仁皇帝深念民咨於康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解部而有
司胥吏陰為阻撓多方扇惑至二十九年復徵本色三十二年以民
終不便折徵銀兩官為採辦五十八年撫臣楊宗義題請附近水次
之衛輝彰德懷慶三府並開封府屬附近水次之州縣仍徵本色其
不近水次之歸德河南南陽汝寧四府及汝州開封府屬遠水州縣
照常令民閒折銀交糧道在衛輝府水次官為採辦格於部議刑部
尚書張廷樞以讞亢珽獄奉使河南小民籲號屬路復具疏題請又
格於部議
聖祖仁皇帝盡絀羣議
特旨允行民皆感泣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題請通省全徵本色以
衆心洶洶尋題五百里以外陝靈等九州縣改徵折色蓋已心知其
悞特以變法未久不敢盡反其前議耳其實祥符等四十二州縣雖
較之陝靈等處略分遠近而不通運道中隔黃河民閒輸輓之苦累
則一也謹查浙江漕米寧紹等八府不分遠近均以中隔錢江例徵
折色解交糧道於嘉湖水次採買兌運行之經久民咸稱便今河南
祥符等五十州縣中隔黃河與浙省情形無異應將應徵漕米十三
萬六千七百餘石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衛輝水次官為
採買衛輝乃豫省糧倉總匯之區其附近小灘李家道口楚望等鎮
鄉米雲集足敷辦漕之數再查河以北滑濬內黃等州縣向止額徵
銀兩不收粟米而其地與運道水次甚近宜令將應徵銀兩酌半改
收粟米就近運送通倉以充遠水州縣糧數所不足至於豫省漕糧
衆議皆謂京通各倉不敷支放是以改徵本色今豫東兩省每年運
倉粟米五十八萬石而支放官兵歲需不過三十餘萬石加以薊糧
四萬石共需粟米不及四十萬石每年除支放外尚約計存倉二十

萬石是卽將祥符等五十州縣米石徵收折色於
天儲未嘗有損而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是乃
聖祖仁皇帝二十二年初改折色之本意也河以南數百萬生靈所
仰望
聖主高厚之恩無過於此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爲請推
聖恩以備荒政兼修地治事
皇上御極以來至孝深仁遠猷善政下通民志上順天心時雨時暘
百產殷阜豐穰相繼不卜可知但以四海九州之大雖堯舜之聖不
能保其無一方一隅之偶歉也臣往年十月初五日伏讀
聖諭摘發督撫及州縣報荒不實情形洞晰無遺本年二月初一日
臣等於通州恭迎
聖駕臣到
行幃諸臣已先進見而出宣告臣苞陝西督臣劉於義奏摺
皇上硃批古語救荒無奇策皆由庸臣見小惜費不肎實播上恩
聖謨深遠足以破前古之疑而垂教萬世又准廷議獨存捐監一項
以備賑恤勿充他費凡此皆古昔聖王視民如傷如保赤子心誠求
之之實政也臣苞竊思救荒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
法五雲之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
然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
待八九月後衆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是以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每聞荒報立下諭旨開倉發帑截漕通糴惟恐後時然
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旨動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
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
功猶不能一二此古今所同然賢愚所共曉也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卽據實詳報七月中旬
卽核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造冊上聞蓋一州一縣之中田有高
下傷水傷旱被災亦有淺深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
被災之戶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常平倉穀招商通糴勸諭
富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無告者而災可弭矣其災大者則許動庫
金修城浚隍整理倉廒官署以招集附郭貧民於四鄉相度支河橋
梁大塘大堰招集各鄉士人官給廩穀使任浚築惟老弱孤寡力不
能任土工者乃計口給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自古救荒之政
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已飢疲則雖壯者亦力不能勝
工築矣更有請者古者城必有池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公
立司險掌固二官以通守政所恃惟溝樹耳凡國都暨近郊遠郊必
設溝樹三重鄙邑一重蓋無池則城不可守故孟子曰鑿斯池也築
斯城也與民守之詩曰築城伊淢池與淢卽周官所謂溝也本無城
而創作則起土而溝形已具矣本有城則以築外垣使附城之民得
保焉卽春秋傳所稱郛與郊保也不獨通川之地浚溝卽以爲池卽
地不通川而溝深三丈則行潦所匯聚城市之流澌必成淖淤可以
限戎馬之奔馳制盜賊之逋遁春秋戰國時有連數國之師攻彈丸
小邑而不能入者有溝以爲限有樹以爲蔽則守禦易而圍攻難也
自秦人墮城平塹漢魏以後盜賊猝起破州屠邑千里無留行蓋古
法盪滅州縣或無城或有城而卑且惡或城雖可憑而無溝樹以爲
阻固耳詳稽前史證以近代所見聞苟城堅而有溝樹守禦得其方
雖敵強援絕莫能驟拔也聖人安不忘危則國家閒暇城堡溝樹之
政宜及時修舉明矣更有請者吳楚蜀越嶺徼之地皆賴川流塘堰
以灌秔稻不專恃雨澤明太祖嘗慮民閒不敢擅開支河而大塘大

堰又有民力不能自興築者洪武二十八年官開天下支河九千二百有奇興塘堰四萬九百八十有奇民皆利之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令各州縣詳詢耆民躬自踏看凡通川之地可開支河沮洳之區可與大圩與大塘大堰宜創作修復者一一詳報督撫核查審酌弁估計工程於一年內陸續造冊具題存部北五省塘堰圩堤可興者少則查千家數百家之鎮集宜開溝渠築垣堡者亦造冊具題存部但遇減收之年即及時興作以聚窮民其要地城池則豐年以次治之數十年之後天下郡州縣治及大鎮大集莫不有外垣溝樹之阻平時可以備盜賊有事可以固疆圉天下河道橋梁圩堤塘堰無不修治可以助人力所不逮補旱潦之或偏一舉而衆善備焉至於溝樹之地雖不能無廢民田而當荒歉之年官給原價以買之民之懽忭踴躍與受我
皇上之賑賜等所慮者官費用之不充然聞從前捐例通計監生一項歲不下五七十萬今諸例盡閉則此項所入必較多而下覘民氣上驗天心自今以往荒禩必漸少且審度緩急量歲入而次第舉行亦不患其不充也通計每年賑荒工築所餘以興逼近洞苗出入各州縣之城堡溝樹而沿邊要地次之吳楚蜀越嶺徼之支河圩堤塘堰次之北方大鎮集之溝垣次之海內要地之城池次之然後僻小者以次而偏焉然後吳楚蜀越嶺徼之大村鎮亦以次而偏焉然後北方之小鎮集亦偏焉其餘散居山澤及二三十家自爲聚落者聽民自便蓋吳楚蜀越嶺徼之支河圩堤塘堰先修則農收倍多北方鎮集之溝垣先修則盜賊易詰故興作之序次如此臣夙負罪愆荷
聖祖仁皇帝矜容之德特達之知又荷
世宗憲皇帝宥及今宗擢居今職又荷
皇上再召入南書房臣陳二事皆蒙
俞允故敢冒言國政之大者伏候
皇上裁察謹奏

論禁燒酒事宜劄子

欽惟我
皇上特降諭旨永禁燒酒此誠經國之大猷足民之本計備荒之實政也嗣因孫嘉淦條奏發王大臣九卿公議所見不同各爲一議並陳
御覽復發北省督撫公議所議次第奏到本月二十四日九卿復齊集會議謂不宜禁者十之七八在諸臣惟慮開燒鍋者之失業而臣所慮者則在燒鍋屯穀既多雖遇豐年米價亦貴而窮民艱於得食諸臣所慮者大豐之年穀賤傷農故爭言惟儉歲宜禁而臣所慮者則在儉歲雖禁亦無穀可積儻遇災荒少劇雖不惜
國帑亦無穀可糴終不能救窮民之流殍而廑
聖主之憂勞臣一介寒儒年力衰殘初列班聯之末雖竭誠無隱而終不能解異議者之惑故敢直陳於
聖主之前伏念自漢唐以及元明流民起而爲盜賊皆由饑饉我
國家運方郅隆毋庸慮此而蓄積備荒之道自不可以不豫即如雍正八年河南衛彰等處旱荒田文鏡匿而不報九年二月
世宗憲皇帝訪聞立遣侍郎王國棟馳驛往賑盡發數年所積倉穀五十餘萬石兼截漕糧以散之穀尚不敷乃折銀以代穀而無穀可糴惟中家素有儲蓄者尚能自保其餘得賑而免於流殍者十之三其就食他省者雖荷
先帝仁恩命所經州縣廪給資送而轉死於疾病者尚不可勝數此天下所通聞也伏乞
皇上徧詢謂燒鍋不可禁之諸臣設更有如雍正九年衛彰等處之旱荒將何以贍之儻有如漢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
皇上即不惜數百萬帑金以賑之而水路不通之地雖有米糧將如

何轉運況鄰省亦無積穀乎諸臣果有善策卽聽開燒鍋之禁若並無其策則臣願我
皇上熟計審處斷自
聖心勿以浮言而阻實政也至內外諸臣前後條奏言燒鍋不宜禁者其大指不過二端其細目不過八條臣謹一一剖析於後伏乞
皇上存臣所奏俟王大臣九卿議上時一一察驗彼此相參則孰爲中乎事理當乎人情自無能遁於
聖鑒矣

一則謂驟禁燒鍋恐失業之民多不知開燒鍋者非大有資本不能具房倉什器屯積粱穀此種豪民卽不開燒鍋亦可用其資本經商行賈何患失業凡城市村鎭賣燒酒者多與油鹽雜貨同一店雖不賣燒酒他貨未嘗禁其市賣亦並無失業之虞惟大路之旁閒有搭草棚零沽於行旅者此不過百分之一然燒酒雖禁黃酒豈不可以零沽則慮民失業乃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則謂恐穀賤傷農果爾則周公耕九餘三爲厲民之政孟子菽粟如水火爲亂政之言矣史稱唐太宗時斗米三錢民行萬里不持尺兵用致刑措而我
朝康熙三十年前後臣時往來京師米麥之價僅及近歲之半彼時百物皆賤家給人安未聞以穀賤傷農目今卽令民間歲歲積穀行之以久尚未必能復康熙三十年前後之舊而諸臣豫以穀賤爲憂實臣之所不解然則穀賤傷農爲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謂穀糠不以造酒則無糟以飼六畜此乃情理所絕無者夫穀糠去其精華以爲燒酒其糟粕尚可以飼六畜則精華尚存之穀糠以飼六畜必更肥碩此物理之最易明者若謂必爲糟而六畜乃食則是未經造酒之穀糠委之於畜畜竟不食也其誰信之

一謂高粱有味澀者止可喂養牲畜卽就所言北五省大家小戶六畜需用高粱之處正多且李衛前奏宣化一府瘠地所出高粱味雖微澀值荒歲百姓亦頗賴以充飢則是高粱無不可食之明證也

一謂禁止燒鍋則當先禁燒麴此說是也但謂凡鎭市開廠造麴耗穀累千萬石者在所必禁而民家自躧燒麴者則聽之此說乍看似爲近情其實積少成多耗穀與開廠等小民逐利既開其端則人人皆託名自用而無以禁之是向之聚造於一處者今特使分造於各州各縣各鄉各鎭耳是名爲禁而實縱之之術也

一謂高粱難於久貯其說甚爲荒唐且五穀未有不可久貯久貯則未有不生蛀蟲略有損壞者小民歲蓄每家不過數石數十石收藏曬晾甚易非有成千累萬之相因也卽富戶糧穀豐盈有累千百石者每歲皆可推陳易新豈坐而視其損壞乎卽據尹會一所奏亦只云大約朽蛀則是亦難直斷以不可久貯也其爲影響之說明矣

一謂嚴禁燒鍋則私燒者多必致比戶擾累不知惟開燒鍋難於密秘雖高牆深院氣味必達於外不比私造賭具銷燬制錢可藏匿而爲之也地方官果肯實力奉行查禁最易豈有比戶擾累之弊

一謂禁燒酒則造黃酒者必多轉致費耗糯黍精鑿之穀殊不知黃酒不可久擱尤不可致遠車載則色惡而味變又深春炎夏初秋皆不可造且價高而難以充量飲燒酒數兩者非黃酒三二觔不得一醉卽有中人之產亦豈能用十倍之資以縱飲窮民則不禁而自不能沽所省民閒飲酒之費十居六七又其顯見者也

一謂驟禁燒鍋恐胥吏乘此以擾民不知前此惟陽奉陰違或開或禁故有司胥吏得緣爲姦利若通行禁止官能守法民自知畏更何緣以擾民見今直隸山東嚴禁燒鍋已經數月未聞擾民別生事端其明驗也

一德沛奏稱膏腴之土植無用之材已屬暴殄況登場之穀爲亂性之資又自古及今皆知其不可者等語是其意謂不可不禁也而又

慮州縣官有刑名錢穀之責千把總有操防訓練之司不得不委之
兵役番捕恐愚民受其侵擾此則爲有司所蔽惑耳國家設守土之
官以察民閒之疾苦興利除弊皆須必躬必親實心爲之經理若除
刑名錢穀操防訓練外一切委之兵役則不可以任州縣之寄爲百
夫之長矣伏念燒鍋之禁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所屢申也所以陽奉陰違者皆由不肖有司及本地勢
紳有所利而爲之護持是以胥吏土豪得因緣以爲姦利今聞
聖主特諭永禁則有司勢紳百方巧說以惑九卿督撫之聽九卿督
撫以言者衆多遂謂此衆人之公言而不知其爲不肖有司及勢紳
之私意也若千百萬窮民之苦穀賤而望禁燒鍋則何由達於九卿
督撫之聽哉臣區區之心不勝激切仰企之至

請禁燒酒種煙第三劄子

竊惟自古開創之初臣主一心萬民畏法故變更制度縱横任意立
見成功承平之後百吏因循姦民抗巧而欲更化善治必得其機會
因勢以利導之然後無沮格中廢之患故唐之中葉議復府兵久而
無成會吐蕃以牛運糧至原蘭牛無所用李泌建議以爲急市其牛
可得六萬頭以給沿邊戍卒開墾荒地願留者給爲永業則府兵漸
次可復但需急爲之計過旬月則不及矣而當時不能用讀史者莫
不痛惜焉乾隆二年
皇上特降永禁燒酒
諭旨以九卿督撫各持一議久而未定今年三月復降
諭旨命禁蹝麴前月中又
特命嚴禁燒鍋
聖主至仁至明爲國家樹根本之道洵億萬世生民之福也臣之愚
心竊謂永禁燒鍋惟此時爲易臣前年奏請先禁河南北五省者以
南中粟米尚多恐愚民不知其宜禁也今江南旱荒浙江福建米價
騰貴江西湖廣多米之地亦幾倍於前若以此時
特頒諭旨布告天下各省俱行永禁則民心感說可以不勞而定蓋
前此在内之公卿不過齊於莊頭之厚利在外之督撫不過惑於有
司胥吏之浮言又恐有虧關稅今見萬民飢殍
聖主憂勞則九卿督撫必不忍飾浮說以相阻撓即莊頭土豪亦不
敢干
功令而犯衆怒明年春夏當無異議至秋冬即大有農收
皇上堅持而申喻之則此法可永定矣九卿中言禁之未便者惟孫
嘉淦尹繼善二人非有私意乃所見實然但孫嘉淦止知燒酒永禁
以此營生者一時不無失業之苦至永禁以後利益溥徧則未嘗籌
及即如今年孫嘉淦請弛蹝麴之禁各省督撫未有以爲是者可知
人心之公自有不能曲徇之是非也況去歲直隸地方嚴禁燒鍋業
已半載有餘山東則自始至今未嘗弛禁兩省之民未聞以此爲病
則謂擾民而難禁乃胥吏有司之姦言而督撫誤信之明矣尹繼善
曾與臣言非謂燒酒不宜禁乃謂愚民習便無法以禁絶之然行之
於此時則無貧富賢愚皆知其宜禁矣此正可以永禁之機會也至
於種煙所滅之粟米較之燒酒所耗亦十分之六七而禁之又不若
燒酒之難蓋種於田野半歲乃成不可掩藏無俟嚴刑峻罰第拔其
苗扑責其人卽不敢再犯矣如謂八旗祭祀舊制必用燒酒兵丁巡
夜寒冬難盡禁煙則特開古北口一路塞外燒酒與煙官給印票許
載入京城則可給矣如謂廣西雲貴瘴厲之地煙微有補則飭督撫
查明瘴癘州縣聽民於山澗種煙不得出境販賣而永禁於平地則
亦可以兼濟矣前直督李衛曾奏稱宣化府地方所產高粱有味苦
者惟凶年乃以充飢豐年宜聽其燒酒則卽如所奏豐年聽其燒酒
而不許出境販賣可矣昨閱邸報見甘撫元展成奏稱甘肅苦寒嚴

冬風雪口外兵民非此不足以資溫煖即如所奏凡沿邊及口外駐
兵防守之地自十月聽其燒酒二月嚴禁其餘州縣則概行禁止可
矣且臣積年確訪宣化一府所以種苦高粱獨多者以燒酒利大運
販遠方爲便也若不許出境販賣則所種苦者日少而不苦者日多
儻遇荒歉宣化一府之高粱不需官移而商自轉販鄰封以濟飢乏
矣至元展成所奏窮民裋褐不完必借杯酒以敵寒威尤屬罔言果
身無衣腹無食杯酒豈足以禦晝夜之寒威果有餘錢以酤酒則積
兩月之酒價可得寒衣以禦三冬矣至於商旅則用酒無多黃酒本
無禁令而必欲用燒酒以耗至可寶貴之黃米何意乎況自漢唐以
至元明皆苦邊地少粟多方運餉而於春秋和煖之日多作無用生
事之燒酒以耗有用難致之軍糧可乎且以宣化一府之私利西邊
數鎮之嚴寒而廢四海九州之長利釀生民之隱憂撓
國家之本計可乎但永禁之法若不毀燒鍋不除煙酒關稅終非拔
本塞源之計伏望我
皇上斷而行之如羣臣尚有異說伏乞
皇上詰問除禁酒禁煙更有何法可使粟米日多令其陳奏庶幾諸
臣爲百姓思之爲
皇上思之而知顧私利之非忠執淺見之誤國也更有請者凡羣下
所奏若實有當於事理則祈我
皇上特旨行之蓋以人情熟於揣摩且多嫉妬知議出羣下則思多
方以破壞之臣伏見我
皇上敬天仁民之實德虛己樂善之實心洵可以與三代之治而羣
下之結習不除則雖我
皇上日夜憂勤而庶政終難於興起至於開源節流乃自古聖王使
菽粟如水火之常經上腴之田半變爲煙圃五種之美半化爲糟醨
民間積貯日少若疊遇水旱雖盡發太倉常平之積粟費數十百萬
之
國帑實不能遍濟千百萬之窮民思之令人寒心即如目今各路凶
荒向使民間多留一石之粟米較之官爲採買輸運所省
國帑不止一倍若目下早定一日之大計則後此可早釋我
皇上一日之憂勞而諸臣猶以永禁燒酒爲未便者真愚臣之所不
解也臣今年血氣日衰初寒則晨夕戰慄飲食日減誠恐一旦遂填
溝壑則諸臣阻撓之淺見國家久遠之深憂不得復達於
聖主謹罄竭愚忱盡言無隱伏惟
鑒察謹奏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臣閱邸報兩江督臣那蘇圖奏請備荒宜照去年部議定例凡米船
過關即詢明係往被災某州縣售賣免其納稅給與印照責令到境
呈送地方官鈐印於回空過關時呈驗查銷如偷運別省幷沿途先
行糶賣將寬免之稅倍追治罪已蒙
硃批照所請速行在案仰見我
皇上愛民深切不緩須臾督臣仰體
聖德計畫周悉但所稱查照定例內有急宜變通者凡販米客商逐
貴去賤本不待教而喻凡米價貴賤視被災淺深災淺者價貴災深
者價必尤貴若必限定到某處糶賣不可改移假如沿途米價更貴
於所報往賣之處則此地之飢困必更甚於彼地客商不敢違法而
擅賣貧民嗷嗷待哺必欲強買竊恐爭奪搶攘之患必更叢生矣大
凡米價騰貴之地一遇客商湊集價必稍減此地稍減又爭往他所
聽其自便流通更速若價昂既不敢賣價減又不得不賣商賈用本
求利必視此爲畏途而觀望不前又地方官鈐印一節即官長不敢
留難而胥吏隨處需索往返再三視納稅費增數倍更有慮者客商
挾貲往來江湖多隱祕其蹤跡惟恐生人識其面目所以防盜賊之

拘執拷索也若使出入官署投批請印人人知其爲商尤所深懼臣
少時授經四方時附客船深知此中情事故敢冒陳愚見伏乞
皇上特降諭旨凡米船過關免其納稅聽憑轉運本省地方隨處售
賣不許偷運別省庶大商小販人人踴躍爭先而民食可少濟矣謹
奏

論山西災荒劄子

臣本月十五日閱邸鈔始見御史楊嗣璟奏山西歲歉奉
旨著巡撫石麟速行明白回奏仰見
聖心憂民之切但州縣既匿荒不報於先而大吏又失察於後今奉
旨查問恐地方官不無多方掩飾幸免罪愆之弊萬一石麟回奏未
能盡實再遣大臣往查非越月不能
上聞而被災之民朝不保夕恐難久待伏乞我
皇上即召山西在京大小臣工清問俾各陳所知如與御史所奏相
符則求
特遣忠實大臣前往會同巡撫嚴查被災淺深之地卽照直隸山東
之例一體動帑賑濟庶被困飢民不致流離失所我
皇上視民如傷四海蒸黎感戴
聖恩皆如赤子之仰父母故敢竭其愚忱不勝激切悚惶之至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二

奏劄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臣聞人臣之義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士大夫敎尙氣節東漢以後惟
前明爲盛居官而致富厚則朝士避之若浼鄉里皆以爲羞至論大
事擊權姦則大臣多以去就爭臺諫之官朝受廷杖諫疏夕具連名
繼進至魏忠賢播惡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竄捐腰領受錐鑿炮烙
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雖曰激於意氣然亦不可謂非忠孝之實
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後國政債於上而臣節砥於下賴以維持
而不至亂亡者尙百有餘年臣竊見
本朝敬禮大臣優恤庶官遠過於前明而公卿大臣抗節效忠者寥
寥可數士大夫之氣習風聲則遠不逮也臣少遊四方所至輒問守
土之吏之爲民利病者無何而大病於民者已列薦章矣民所愛戴
者多因事罷黜矣叩其故則曰此富人也非然則督撫之親戚故舊
也非然則善於趨承詭法逢迎者也其罷黜者則以某事忤某上官
耳間有貪殘而被劾循良而得舉者則督撫兩司中必有賢者焉而
亦寥寥可數矣至於九卿乃九牧之倡萬官庶事之樞紐也督撫臺
垣之條奏
特下九卿必國體民生所繫猶叩樹本百枝皆動而可或有差忒乎
以臣所聞見凡下廷議其爲督撫所奏請則衆皆曰此某部某長官
所交好也或
上方嚮用未敢駁正也已而議上則果謂宜從矣其爲科道所條奏
則衆皆曰原議某所建也其事某某所不利也已而議上則果謂必
不可從矣同官中卽有持正而力爭各部院卽有心知其非不肎畫
題者而其議之上達自若也其保舉條屬半出私意亦不異於外吏
但偏近
輦轂耳目衆著出於公道者尙可參半耳是以
聖祖仁皇帝中年以後灼知此弊刑誅流錮以懲奸貪拔擢矜全以
勸廉吏而親信淸公樸實之人
世宗憲皇帝敬承此意極力廓淸宵旰孜孜惟務發外吏之欺蒙破
在廷之結習十餘年閒少知畏法而終未革心蓋由營私附勢之習
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也我
皇上至誠惻怛諄諄開諭可謂深切著明矣而
特旨薦舉服在大僚尙或引用富人以便身家在外督撫多以報荒
爲難而州縣又以匿荒爲自安之計其有不肖者每遭歲歉轉日夜
徼比以迫僇貧民冀邀獨免因緣爲利此風不改則
皇上日夜憂勤於上而治敎禁令不能不墮壞於冥昧之中尙安望
百度之皆釐實德之及下乎臣伏讀二年中前後
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既洞晰於
聖心而思有以矯革之矣然所以矯革之者則有本統焉文武之政
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
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
胥吏之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者四三
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
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也雖數人十數人不易得況一旦而得
數十人哉然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孟子云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自古聖君賢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礲之信賞必罰以勸
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凡
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而未得者況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瞻狥乎而姦
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辭變亂是非言之鑿鑿使觀者難辨孔子

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是以唐宋以來凡廷議皆以
宰相斷決之以學士參議之以給事中駁正之自明中葉以後姦相
擅權毒流天下
聖祖仁皇帝時亦有以招權籠賄家累鉅萬者賴
聖明剛斷同時罷黜而自是以後潔己自好者皆以避權爲安內閣
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摘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
外別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寖廢以
故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
命下必大服衆心故臣愚以爲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勿
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私微有所疑必
召平時
聖心素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盡屏左右每人而獨問之參伍
衆說然後內斷於
聖心此卽虞舜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子所歎爲大
智也臣伏見
皇上於部議從者十九於九卿兩議大抵從其列名衆多者道路之
口頗有未協
聖心如天或以爲主議者衆必人心所同而不知其實乃本部一二
人之私意或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見怯懦瞻徇者明知其非而不敢
辨也抑又聞用人之道惟知之爲難凡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
材勇必試之而後見其忠邪誠僞必久與之習而後得其真太公望
文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管夷吾
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猶每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
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事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
人每日文書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滋
於蠹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卽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虛己和衷日夜
講求尙慮其有失誤而我
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人乎古聖王
用人惟己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
皇上惟威暑嚴寒宜安養
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卽延見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
覽之下微有所疑卽召見問訊使各陳所見聽其言語則明昧可知
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卽有利口而飾爲
伉直邪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
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自揜者矣其
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數奏深當
聖心者亦宜愼選其人俾輪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召問以習察其
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大僚中已爲我
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究其底蘊果
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百吏皆能助
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依類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與小人
性情心術如冰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
爲國患更深樸直淸愼者雖無才智尙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是以
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憸人而求吉士以勱相國家而
已所謂憸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勱相樸直淸正之士雖
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尙可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
小人者斷無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舉
舊
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愆而人多難信我

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
伏願
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而次第用
之比之按資格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
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磨礱者自漢唐以後雖仍六官之名而
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
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
而難欺戶部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
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
今可爲後法且寅淸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實在輯將校之驕氣以
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
以砥維風教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懾職司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
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覈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
察院之設本以肅朝廷之綱紀儆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
不法而自副都御史郭琇排擊要人以後五十年來未聞力爭國家
之大事斥指大吏之非人者不過掌行過文書而已然則此職蓋幾
於虛曠矣伏願我
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材之所宜而
各責之以實使日夜訓勵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
自矜奮數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謂信
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擬進激勵而成平時主部議
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
皇上所嚮用之數人順從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
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徇而非果竟無人也倘我
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
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閒勃然而興起矣

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贓罪敗露督撫降調司道革職條例
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
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道之計典無聞焉蓋以所舉
衆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賂請陰行舉劾顚倒無所顧忌
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
羨歸公以後州縣之繁劇者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延幕客辦
公事在內諸司雖蒙加俸一倍猶不足以僦屋賃僕秣馬供車伏願
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
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
帛進爵秩而使久於其任如此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寬然潔己以
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
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術而難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
爲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爲安數年之後衆正
盈廷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艱猝投無難共濟而况舉先王足民
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尙何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
乎至於民食既足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既修則當實講教士之
法內治既定則與屯衛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可以折衝立
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害消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臣
不敢以爲言誠以積習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爲之而必不可
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見確知
其狀不得不入告
聖明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爲可用伏望留臣此摺以驗
羣情以考治法時復
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
國雖臣死之後尙可奪臣之爵
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謹奏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倉卒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輯之書稍撫衆說以附之數百年來皆以爲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以
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周易多裁自
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闡實多故特名折衷餘三經則曰彙纂我
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
詔修三禮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經尤難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訂之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不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衷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儒之言而不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澔禮記說自始出即不饜衆心詆議紛起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經墾闢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無一人之說以爲之宗欲如折衷彙纂但依時代編次羣言則漫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起凡例俾大義分明而後兼綜衆說始可以信今而傳後臣等審思詳議擬分爲六類各注本節本注之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証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伏惟我
皇上聖學崇深剖析經史通微抉奧故敢略陳愚見仰求
聖誨鑒定施行以便排纂爲此謹奏

奏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學士兼管翰林院事張廷玉福敏奏稱重刊經史必須參稽善本博考羣書庶免舛譌
武英殿爲內府藏書之所就近校閱實爲便易今擬於編檢內選派六員咨送到
殿俾校勘刊刻會於一處則錯誤可免而書易成奉
旨依議編檢六員恐不敷用着添派庶吉士六員欽此臣等即通知
莊親王令
武英殿監造等查庫內存貯書籍並無監板十三經廿一史竊思經史惟宋板字鮮遺譌目今不惟宋板難得即明初刻本亦少臣生平所見惟嘉靖以後之板已屢經改補無二五頁無遺譌者而現今監板更刓蝕無一完善可憑以校對伏祈
皇上飭內府幷內閣藏書處徧査舊板經史兼
諭在京諸王大臣及有列於朝者如有家藏舊本即速進呈以便頒發校勘幷飭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監板經史各送一二部到館彼此互證庶幾可補其缺遺正其錯誤更有請者自唐初孔穎達賈公彥等所引十三經及傳註並周秦間諸子已多譌誤宋明刊刻未經訂正我
皇上博極羣書倡明經學臣等當詳悉校勘一一開列進呈
御覽酌定改正昭示來茲庶幾此書刊布度越宋明以副我
皇上嘉惠後學至意又前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曾博訪宋板校正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遺譌臣曾見其書並求下江蘇巡撫向其家索取原書照式改注別本送館原本仍還其家毋得損壞其餘校勘事宜具列於後伏候
聖裁

一校勘經史與見修之書不同見修之書卽有遺落可增删上下文
以就合之經史行世已千數百年遺落一句數字卽需重刻數十板
勞費甚大必更番校對一字無譌始可寫樣必樣本對清始可登板
若限期催促一部未成又發一部必多錯誤
一翰林院送到編檢六人奉
旨添派庶吉士六人臣等擬擇原在
殿編校翰林十二人合同分派先對十三經互稽經傳以考舛誤限
八月內將底本對完臣等細加斟酌繕揩進呈然後次及史記前漢
書後漢書三國志四史皆有注解亦宜詳勘以下諸史則參伍舊本
增改落字錯字加功較易矣
一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
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
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
一前明所刊經史每卷之首止列校刊職官姓名而漢唐先儒轉附
第一行每卷之下且或止稱某氏或具姓名鄉里或弁詳官階封邑
諸經諸史款式各殊聞彼時書出卽衆議譁然其後馮夢禎爲國子
監祭酒重刻史記始變其例衆以爲是今擬倣其例王大臣監修校
勘列於目錄之前漢唐先儒列於每卷之前分校諸臣列於每卷之
末卷內若有遺譌則分任其責者無可推諉庶幾各竭心力又在
殿翰林內有詹事府正詹事陳浩左庶子周學健翰林院侍讀學士
呂熾編修朱良裘行走年久向來一切編校之事承辦居多今擬將
諸翰林所對經史仍派令此四人分領以專其責合併聲明
一刻字之板材有老穉乾久之後邊匡長短不能畫一故自來書籍
止齊下線惟
殿中進呈之書並齊上線臨時或烘板使短或責板使長終有參差
仍用描界取齊數烘數責板易朽裂凡字經剜補木皆突出散落再
加修補則字畫大小粗細不一而舛誤彌多經史之刊以垂久遠若
致剝落則虛糜國帑伏乞特降
諭旨卽進呈之本亦止齊下線不用烘責庶可久而不敝爲此請
旨欽定程式以便遵行謹奏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昔宋臣蘇軾進言河北五路乃自古豪傑之場其人可任以事然欲
使之治聲律讀經義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則惟有不仕而已請
特爲五路別開仕進之門蓋因爾時以詩賦設科河北五路雖有直
方魁傑之材而自達靡由爲可惜也
國家會試以南北中路分額士多爭論
功令屢更乃定議分省計卷
欽定名數此誠至均至平之法惟翰林一職專司文學河北五路及
邊徼遠省與選者甚稀臣自有知識竊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
常七八蓋因職親地近材識志行之美易達於
天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掛於事故或抑於上官雖有介節長才或趦
趄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爲清華而恨不得與本科進士已經
朝考我
皇上復命王大臣選擇以備引見此作育人材公溥詳慎之至意也
而
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二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數已
三十其餘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識志行可以登清華列侍
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辭章素所不習者多耳選館之期伏乞
聖明少爲留意至於教習庶常臣請嗣後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
仍課以詩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
事之體要散館之日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長
而不相強如此則東南之士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

及邊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末諳可以陶冶羣材使爭自淬礪
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使海內昭然知
我
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益思自奮於
聖明之世矣天下之事苟有偏重則積重積輕之勢以漸而成而弊
亦隨之惟
聖主能見其微故臣敢冒陳末見上瀆
聖聰謹奏

論考試翰林劄子

爲冒陳末見以備採擇事我
皇上特降諭旨親試翰林俾有學有識者得自見於
聖明之朝而鄙樸無文者不能冒濫誠陶冶羣材磨礱激勸之至意
也但如雲貴川廣諸省地本荒遠學少師承詩韻文律俱非所諳是
以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每值選擇庶常及散館之期於諸省恆多寬假非特鼓
其向學之志亦懷柔遠人之一道也伏乞我
皇上於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及陝西湖南諸省其文義荒疏應加罷
斥者較他省稍爲矜恤槪
賜引見相其材質分別改任以示優容蓋其地登朝之士較中土爲
稀苟有膺清華之選者即鄉邦之衆望屬焉儻蒙格外垂
恩不惟可廣教思於無窮亦可使邊荒之民奉揚
皇仁感激勸勵臣不揣愚昧上瀆
聖聽不勝戰慄悚息之至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欽惟我
皇上躬履至道復先聖之喪紀考三禮之遺文事關名教莫不周諮
詳議以求其當洵好問好察之至意也前副都御史臣陳世倌奏請
加封崇祀
先師前母奉
旨九卿議奏臣愚陋之見與九卿所議未能畫一又忝列禮官値玆
鉅典不敢不敬陳末議以候
聖裁謹按啓聖王娶於魯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旣老求
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孰能往
先師母最少對曰從父之制將何問焉見於家語見於史記注見於
闕里志其言歷歷可據家語爲東漢時孔氏所出家藏書至王肅而
顯朱子學庸集注乃晚年所定於哀公問政章兩引家語總注云按
孔子家語亦載此章其文尤詳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據此則
子思未作中庸以前孔氏原有家語之書明矣朱子又嘗曰孔叢子
乃後人所僞作家語蓋王肅編古錄雜記語或有疵然非肅所自作
夫所謂有疵者謂引大戴禮帝繫姓及雜記墳羊與骨節專車之類
耳至
先師之生母前母肅豈敢妄爲搆造則其爲孔氏之舊聞明矣朱子
之言炳著如此而或欲據此以爲朱子不信家語之徵不亦誣乎若
史記註之正義索隱則取諸孔安國馬融鄭康成何休杜預范甯賈
逵服虔諸儒周以後之書莫古於遷史而孔子世家所載
先師父與
先師母顏氏配合甚爲誣妄又云孔子不知父墓乃其母諱之故注
引家語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旣老求婚於顏氏以辨史
記所傳之謬若以家語施氏之事爲非眞則是以遷史所傳爲可信
矣此又人人知其不可者也至於闕里志所據本於祖庭廣記乃孔
氏世守之書假令啓聖王元配施氏稍有疑似何以自著於家乘而

不之削邪然而孔氏家廟至今無施氏之主者蓋亦有故緣唐哀帝
天祐二年朱全忠逆亂天下分裂孔氏之洒掃戶孔末作亂殺
先師四十二代孫光嗣而自爲曲阜令孔氏苗裔幾絕是時光嗣子
仁玉生始九月其母張氏挈之逃匿外家比九歲魯人以聞於梁梁
始命仁玉嗣位仁玉孤幼童昏復立宗祊於危難搶攘之餘其祀顏
氏而不及施氏豈可以爲典要哉仁玉以後蹈常習故不復自反其
初而歷代以來則亦但知崇祀
先師於太學膠庠無由知其家廟並無施氏之主也而諸臣多謂顏
氏篤生
先師不可以施氏之主位於其右此大非也
先師毋顏氏明於大義人也觀其聞父命而請行則持身一稟於禮
而無俗情可見矣身膺
先師之封典秩祀二千餘年而與啓聖王相守至老之施氏竟不得
祔於廟不獨
先師惄然心傷而
先師毋顏氏之心亦有缺然不自得者矣我
世宗憲皇帝及我
朝重熙累洽至
皇上之世如周家之制禮作樂大備於成康故曲阜令孔毓琚既申
詳撫臣陳世倌以請於前世倌今爲副都御史又復以爲請誠以數
百年來未舉之曠典欲及
聖明之世以補其廢闕也昔程子答友書嘗言若前毋無子似宜以
生子之毋配朱子深以爲非謂宜遵唐禮以前毋與生毋並配此萬
世之定論也況我
朝封典必先前毋而後及生毋今明徵於經傳之載紀折衷於朱子
之定論揆以
先師
先師毋孝敬之仁心斷以我
國家之令典施氏之應受封於
朝詒主於廟義無可疑者況本乎孔氏子孫之自請必其實有不安
於心者可知也陳世倌前奏未經部允今復陳奏則其爲人心之不
可以已者又可知也臣愚以爲應
特敕錫封施氏與顏氏並祀寢殿以昭我
皇上錫類之仁恩邁古之盛典臣一介寒微非好與諸臣爲同異以
瀆
聖聽誠以此事繫海內之觀瞻關萬世之公議不敢不詳愼重苟
徇衆議我
皇上聖學崇深必有以察臣言之是非臣不勝戰慄企瞻之至謹奏

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子

伏惟
世宗憲皇帝特詔故御史陸隴其從祀
孔廟故工部尚書湯斌又荷我
皇上特恩賜謚文正補入賢良祠頃讀
聖諭求直言極諫之士首舉隴其爲標準
兩朝
聖主尙德褒賢非獨二臣之榮乃
邦家之光也臣竊思湯斌實學躬行與隴其相匹而立朝大節則尤
彰顯故五十年來學者號稱湯陸或謂其講學之書雖宗朱子而亦
間取陸王殊不思陸王之身已從祀
孔廟而乃以議斌義無所處又
世宗憲皇帝特建賢良祠以褒前勵後而故大學士熊賜履左都御
史郭琇尙未得與想當時禮官未有以二臣生平入告者竊思賜履

當四輔臣柄國時獨上萬言書劾之是以
聖祖仁皇帝甫親大政卽擢居輔弼專以尙書周易及朱子之書啓
沃
聖心及晚年再起立朝則不附權要私居則泊若寒儒可謂終始不
渝矣郭琇首發柄臣之朋黨奸欺
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同時罷斥朝政爲之清明善良由茲坦步其
功最著竊覩賢良祠諸臣有遠不及二臣但以廉靜勤愼而得定祀
者矣而二臣不與海內公論多以爲疑臣聞古昔聖王操二重之道
可進退百代以制祀典故唐虞以前稷祀句龍至成湯而易之以姬
棄其明徵也伏乞我
皇上敕下內閣九卿定議俾湯斌從祀
孔廟則可以昭
本朝理學之昌明俾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則可以爲公卿臺垣之
模楷此海內有心有口者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議也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爲敬陳末議以聚事實以肅風紀事伏惟我
皇上布德彰教興利除弊所以惠保黎蒸者
聖心所運無遠不周羣下所陳雖微必錄臣每自念生逢不世出之
聖主愧無嘉謨以勷威治近在九卿班見有二事返之愚心欲緘默
而有所不安故敢敬陳以備採擇
一九卿會議宜少爲變通以責實濟也凡發九卿會議必因事體重
大或理有疑難故博稽於衆期詢謀之僉同其或意見各有所主本
許並陳以俟
宸斷此執兩而後用其中之道也邇來値奉
旨發議事主稿之部先期將原奏傳送九卿及期會集則主稿之部
書吏將原奏宣讀一過隨將所議之稿宣讀一過卽以次送九卿畫
題聚三四十員之九卿而取決於俄頃之間未議之先既不知主稿
者如何定議俄頃之際豈遂能耳順心通則是有會議之名而無其
實也亦間有一事而再議三議者亦不過主議數人相與商論餘惟
旁觀受成而已在九卿受
皇上深恩豈敢以雷同附和苟且塞責但啓口而有言無答之者並
無辨之者不過聽其自言自止而畫題者已紛紛相繼矣臣愚以爲
自今以後凡有會議事宜令主稿之部先行定議然後移送九卿俾
得從容審度如所見相同卽於移稿之上畫押送還主稿之部不必
更行齊集如其中尙有數人未協所議則主稿之部專會同未協各
員至公所詳悉商酌以求其是其或必不能同則異議者將所議斟
酌畫一畫押送主稿之部使並列上奏以俟
聖裁蓋凡物之理偏舉其一端皆可以言之成理而不見其罅漏兩
端並列而相形則可否立見矣是非之心人所同有主議者能平心
以察異己之說則必無護前自用之失知異己之說可並達於
宸聽則不敢不虛公詳愼而偏執所見如此在諸臣既得各抒其敬
事之心而
皇上亦可以收兼聽並觀之益且可藉是以知諸臣之明昧自不敢
以不當理之浮言上煩
聖聽矣
一詹事科道應照舊例使與會議也查
本朝典例九卿而下詹事科道並列會議班所以盡衆人之思慮以
求事理之至當非具文也而十餘年以來批發會議事件多止及九
卿而詹事科道不與臣以爲國家大事諮詢不厭其周九卿而外未
必無一得之可採者况詹事班資清要不日卽列九卿科道本屬諫
官唐宋以來雖制誥皆得封駁官雖卑而專司言責於天下之利弊
朝政之缺失大吏之過愆皆得抗言不諱使凡百有位莫不嚴憚於

臺諫之風裁所以立制防達壅塞也我
皇上虛懷從善每諭大小臣工以時納言不必嫌畏何獨九卿所議
之事不使臺垣諸臣得與其末邪且諸臣與議事之班則觀其所見
同異即可以驗其才識而有心於國是者亦得以熟練政務則即此
可爲陶冶人才之助矣自唐宋以來國家大事以臺諫抗言維挽救
正者史不絕書即我
朝百年以來科道與會議之班未聞以狂迂之見阻撓國事者亦其
明驗也請復舊制嗣後事科道仍與會議班其有卓見與主稿之部不
符者亦得隨九卿之後公同商酌畫一並奏以候
聖裁如此則小臣咸思自奮而我
皇上明目達聰之用未必不少裨萬一也臣愚昧之見偶有所懷輒
敢輕吐皷以生際
聖明土壤細流或可裨山海之崇深於此而不思自效是上負
聖恩而內欺本志也臣不勝悚慄企瞻之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本月二十四日內閣傳
旨授臣禮部侍郎臣
命惶悚無以自容念臣夙負罪愆蒙
聖祖仁皇帝赦除
特命內廷行走又蒙
世宗憲皇帝不次拔擢於雍正十一年授臣內閣學士臣以步履維
艱非扶翼不能趨走具列下情求別簡賢才以充閣職蒙降
諭旨命臣勿理閣務專司書局凡
御門朝賀大典臣不能隨班趨直俱荷矜容我
皇上御極
召臣侍直南書房憐其衰疾
恩慈備加至優至渥朝夕趨走亦不責以常例
殊恩疊被每自恨毫無報稱尤恨弱足並不能與諸臣隨班供職撫
心內怍對衆汗顏今復蒙
恩授臣卿貳伏念秩宗爲典禮之司臣廁其間非惟職事難供抑且
有玷
國體伏乞
鑒臣老病別任賢才仍令專力書局不勝至願若
聖意不可更易臣自忖衰疲力可勉強自奮於
聖明之朝者惟胸有知見不敢不從諸臣後罄竭愚忱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其一切筋力自効之事仍祈
曲賜寬恤庶不至顛頓失儀自取罪戾爲此恭謝
天恩瀝陳愚悃無任感激待
命之至

辭禮部侍郎劄子

臣以一介寒儒罪累衰殘之餘疊荷
殊恩擢居今職常思竭誠殫力上報
主知但夙抱足疾已二十餘年自閏九月下旬左體偏痿時復拘攣
兼以心膂首痛畏寒氣喘計一日之內能強起伏几者不及一二時
雖題奏之稿循例披閱亦不能詳細審度與諸臣面議至於一切行
稿竟不能辨自知於部務毫末無裨而書館承修之事轉皆底滯竊
思三禮之書自前世未經釐正而周官之爲蝕尤多雖經程朱論定
以爲非聖人不能作而莽歆所增竄未嘗辨明羣儒所交攻未嘗駁
正聖經深遠衆說淆折衷義理信今傳後事實不易臣用功四十
餘年尚未能得其會通若不及臣精神猶可勉強之時早完此書恐
衰疾日深昏疲益甚討論不能精密前後或有牴牾則重負我
皇上委任之專而虛此盛典伏乞曲

鑒憫恍解臣部職別簡賢能俾臣得專力致勤於禮書按日分功兼
理
武英殿事務及評選時文勘定一統志教習庶吉士等事庶部務不
致虛擔而諸事得盡實力非敢以老羸而萌引退求閒之私意也且
臣忝廁卿班而不能親理部務不獨撫心自愧抑且為清議所不容
叨榮書館而不能切究聖經不獨職事有虧抑且懼後儒之指摘反
覆思之惟有據實陳情上告於
聖主伏乞俯
賜俞允臣不勝激切悚息之至

進四書文選表

食禮部侍郎俸教習庶吉士臣方苞謹奏乾隆元年六月欽奉
聖諭命臣苞補選前明及
國朝制義以為主司之繩尺羣士之矩矱臣本無學識又迫衰殘恭
承
嘉命為愧為恐竊惟制義之興七百餘年所以久而不廢者蓋以諸
經之精蘊匯涵於四子之書俾學者童而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
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羣歸於正也伏讀
聖諭國家以經義取士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
鉅故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至矣哉
聖謨洋洋古今教學之源流盡於是矣臣聞言者心之聲也古之作
者其氣格風規莫不與其人之性質相類而況經義之體以代聖人
賢人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形貌
而識者能辨其僞過時而湮沒無存矣其間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
雖所得有淺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見使承學
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誠
聖諭所謂有關氣運者也臣敬遵
明旨別裁僞體校錄有明制義四百八十六篇
國朝制義二百九十七篇繕寫成帙並論次條例恭呈
御覽伏望萬幾之暇俯
賜刪定俾主司羣士永為法程臣無任戰汗隕越之至謹奉表恭進
以
聞乾隆四年四月初二日

凡例

一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註體會
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
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隆萬間兼講機法務為靈
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苶然矣至啓禎諸家則窮思畢精務為奇特
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
興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亦各有其蔽故化治以
前擇其簡要親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寫傳註寥寥數語及對比改換
字面而義意無別者不與焉正嘉則專取氣息醇古實有發揮者其
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剽襲先儒語錄膚殼平衍者不與焉隆萬為
明文之衰必氣質端重間架渾成巧不傷雅乃無流弊其專事凌駕
輕剽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真氣者不與焉至啓禎名家之
傑特者其思力所造塗徑所開或為前輩所不能到其餘雜家則偭
棄規矩以為新奇剽剝經子以為古奧雕琢字句以為工雅書卷雖
富辭氣雖豐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為所蔽蝕故別而去之不使與卓
然名家者相混也凡此數種體製格調各不相類若總為一集轉覺
尨雜無章謹分化治以上為一集正嘉為一集隆萬為一集啓禎為
一集使學者得溯其相承相變之源流而各取所長至於我
朝人文蔚起守洪永以來之準繩而加以變化採正嘉作者之義蘊
而挹其精華取隆萬之靈巧啓禎之恢奇而去其輕浮險譎兼收衆

美名各一家合之共爲一集前代之文總四百八十六篇
國朝之文總二百九十七篇昔宋臣曾鞏嘗稱詩書之文作者非一相去千餘年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惟其理之一也況制科之文詁四子之書者乎故凡所錄取皆以發明義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爲宗庶可以宣
聖主之教思正學者之趨嚮

一唐臣韓愈有言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李翺又云創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卽愈所謂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卽翺所謂創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辭之是而已卽翺所謂造言也而依於理以達乎其詞者則存乎氣氣也者各稱其資材而視所學之淺深以爲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材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洒濯其心而沈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後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故凡用意險仄纖巧而於大義無所開通敷辭割裂鹵莽而與本文不相切比及驅駕氣勢而無真氣者雖舊號名篇槪置不錄

一有明正嘉以前先輩之文有極平淡簡樸而清古可味者惟間存一二蓋必天資最高變化於古文久乃得之非中材所能倣效也啓禎雜家餘習至於
國初猶未能盡滌一時名稿中頗有膾炙人口而按以文律求以題義則未能脗合不可以爲法程者必嚴辨而愼取之至鄉會試闈墨則有其文未爲極致而章妥句適脈理淸晰亦間存一二俾中材之士得量其力所能至而取道焉庶不致茫無畔岸而誤入於歧途也

一先輩名家小題文多備極巧心但美不勝收且非鄉會場程式玆編不錄其單句有實理可發揮及中截數句承上起下轉關過脈者或上全下偏下全上偏者仍自入選

一向來程墨房書行書各有專選今總爲一集惟程墨於本篇人名下註記餘不細加區別間有生前未與甲乙科而文已行世不可泯沒者亦併登選俾皓首窮經之士無遺憾於泉壤焉

一文章之道與年俱進故曹植自言其文必隨時改定每見名家文稿多晚年自訂或生徒編輯往往有與初本絕不相類者故凡其人見存者文皆不錄

一文之義蘊深微法律變化者必於總批旁批揭出乃可使學者知所取法然題有定理理無二致其中指要若已經前人闡發不可復易則仍舊承用以原評二字別之

一前人流傳名篇間有字句率易義理或未妥者向來名家選本多有節刪互異之處今擇其尤當者從之其未經諸選摘發而稍加改易者亦間有之至於全文俱佳語句偶訛難爲改易者必細摘出亦恐貽誤後學

議

修

祖陵廟寢議

乾隆元年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
祖陵廟寢宜重加丹雘特命臣等稽古禮文謹按禮記春秋修其祖廟周官守祧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蓋古者近廟每祔必新故專舉修除祧或久而剝蝕故專舉黝堊其實臨祭則祧必修除歲遠則廟必黝堊亦互相備也言黝堊則丹雘可知矣春秋書魯世室屋壞左傳曰書不共也公羊穀梁傳曰譏久不修也然則年代久遠牆垣棟桷皆宜審察而謹修之
宗廟之禮然則山陵廟寢不應異義請
勅下工部擇堂司官明慎者周視詳度具奏謹議

喪禮議

欽惟我
皇上仁孝性成踐行古昔聖王之道致喪三年再下
明詔命羣臣詳稽典禮此在
聖躬爲至德而教孝作忠實化民成俗之要道也臣等謹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徵周衰典廢后王不降德司徒不縣象籍藏故府黎獻無聞是以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閒獻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上之而武帝便安秦儀莫能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逮唐初羣儒議禮之文尙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紀類皆隨俗傳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此顯學之儒深惜庸臣淺識雖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曠絕不行猶幸先聖遺文散見周官儀禮戴記及七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臣等謹詳考經傳參互相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條具以聞竊惟我
皇上徇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
聖心洞然具見其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爲
本朝國恤之經俾四海臣民惟
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爲典法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天子承統於天爲祖宗守社稷故雖親喪可暫以私屈也謹議二十七月內
天地社稷之祭
皇上躬行暫用吉服終事而釋

周官大宗伯王若不與祭祀則攝位量人職凡宰祭與鬱人皆受斝瀝而皆飲之天地社稷既親承事宗廟之祭胡爲不可以親也古者父爲繼祖之子斬祖爲適孫齊統之上承彌重則哀之下逮彌遠故緣祖考之心達孝子之義雖既葬時祭不可廢而使宰宗人將事焉謹議既葬
宗廟時祀前期以聞命諸臣攝祭

周官小宗伯之職大田帥有司饁獸於郊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大烖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肆師之職與祝侯禳於畺及郊餘小祭祀大祝小祝將事不惟宅憂可使人攝也謹議自朝日夕月以下凡外祭祀前期以聞遣官致祭

禮記閒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禮有以故興物者衰杖絰帶是也故漸易而輕使哀情象之謹議百日以後
皇上衣青絹裏以縞冠裏亦如之加青緯帶從衣

禮記喪服四制父母之喪十二月而練檀弓篇練練衣黃裏縓緣此小祥之易服也謹議小祥之後
皇上衣青紬裏絹淺藍冠緣亦如之

禮記閒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玉藻篇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謹
議大祥之後
皇上衣元青緞裏以縹冠裏亦如之自受服易青至大祥朔月月半
之奠或朝夕上食仍用白衫冠無緯終事而釋大祥後不復服
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禮記問傳禫而纖無所不佩謹議
皇上禫祭後衣藍緞表衣石青冠朱緯帶佩畢具
古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後世加以二十七月何也禮記喪大
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蓋既禫居外寢婦人可從而與執事矣然
必更四時吉祭始復內寢吉祭之期寬以浹月然後無弗逮故於古
有加焉謹議二十七月內元旦冬至不受朝賀遇大典
陛殿暫服吉終事而釋
春秋之義臣子一例故曰事君猶事父也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父
至尊也禮記昏義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古者端衰無等謹議
自齒朝以上冠衣宜從
上所服在師中則仍其常服
禮記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疏謂邑宰之士歸其所
治邑也又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尊卑外內之有別蓋以稱情而責
其哀敬之實焉謹議文臣在京四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以
上中外武臣二品以上皆終喪不得嫁子娶婦下此以周期爲限本
身則終喪不得娶妻聽樂宴賓視此謹議

貴州苗疆議

臣聞貴州羣苗與他省世有土司者異蓋散居谿谷彼此不相統屬
寨大者不過三五百家一戶中丁衆力強則小戶服焉此戶衰弱又
別推衆強者爲頭目萬不能爲大害於州縣聞近日守土之官以苗
人傷殘病死地多空虛議募人屯田乘其衰弱而據其要害以臣所
見惟熟苗所居與州縣壤接建堡與屯扼其要害可以制生苗之出
入誠爲有益若生苗所居山峻谷深地勢險隘難立城郭而山徑四
通萬不可招募屯田蓋天地之德本宜並育並容況奪其世世生長
之地絕其妻子衣食之源使無以自存雖目今救死扶傷未敢妄動
而少少生聚則必奮死以相爭奪阻兵殘殺終無已時至於從前已
經設兵戍守如清江丹江等處止宜擇水路深通湖南之粟可方舟
而下廣西之粟可溯流而上者增兵開鎮據其中央臨制四旁每年
兵糧皆自他省載運其地若全無苗民則量招屯戶與戍兵相倚爲
氣勢若尚有苗民則止於戍兵住宅前後各留地二畝以種菜蔬外
此仍還土苗耕種藉通商旅列市肆其水路不通與通而灘淺不利
船行之地則戍守之兵盡數撤回其與鎮戍鄰近及水路之旁土苗
百家以上則擇其爲衆苗所信服者授以百總之職置土兵五人二
百家以上則置把總土兵十人三百家以上則置千總土兵十五人
皆照綠旗兵弁賜俸給糧而縻粟不取於苗其不願者亦聽之如此
則近苗慕歸附之利遠苗無侵擾之害而苗疆可永遠安定矣我
皇上深識遠見盡除苗地租賦誠和輯苗民之要道但新改歸流之
苗以納租爲苦而歸附熟苗尤苦差役聞各省苗疆不獨
欽差及本地上司往還路過搬運行李盡役熟苗即家丁胥役承差
出入亦然是以熟苗不得自營生業深爲苦累宜著
功令惟
欽差量定夫役其餘官員俱照內地雇夫不得空役熟苗至於戍守
之兵舍熟苗無人運糧山谷崎嶇盡一人之力不過負米三斗食至
戍所存者二斗交糧之後歸途竟無糧可食如此而不思變計則未
得生苗之地先大傷熟苗之心熟苗離心則生苗之地恐終難久據
臣所以請水路難通之地戍兵盡數撤回者此也又環苗疆大小村
落皆宜勸土人築堡開壕種樹冬日習武而量減其租賦於一堡之
中擇二三雄武老成爲衆所信服者爲堡長給以頂帶比樂舞生有

司加禮
朝廷閑歲小加恩賞則到處皆有士兵緩急足恃視養綠旗當差之兵更爲得力而所費無多此所謂爲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也

塞外屯田議

自古控扼關塞制馭戎狄莫善於屯田蓋省運餉之費則國用易充而民力不至於疲且以農夫爲戰士則習飢勞耐寒暑筋骨堅強緩急足恃今準噶爾外雖歸順其心尚不可知必
廟謨早定戰守有備將材士武然後精神可以折衝不敢妄動臣聞塞外開墾之地已經注籍者自□□以西至歸化城東西將及五萬頃臣請卽籍其現在耕農爲衛卒無論兄弟親戚奴僕必家有餘丁二三人然後許其受田以正身爲衛卒而餘丁力耕盡免其租賦未墾之地則召募山陝邊民官予牛種立房舍歲給銀糧期以三年地熟然後使自食其力環歸化城三百里內凡有可開之田漸次召募開墾務可養衛卒二萬家伏乞我
皇上先遣滿漢大臣宅心公平材識出衆者二人巡視規度以地之肥瘠爲差凡正卒一人所授之地必可給十二三口衣食農功畢則帥餘丁開濠築堡二三月農功未興亦然十一月至正月則聽其結伴不拘人數入山步圍則數年之後塞外正卒得二萬人並羨卒得勝兵八萬口內之兵可以有缺不補漸次減半部署既定然後擇大臣一員爲屯田經略歸化城以東設屯田兵道三員其西其北各設兵道一員武弁至參遊而止聽兵道節制鄂勒昆戍守處設都統一員聽經略節制環歸化城三百里內衛卒必半有妻子每年七月發萬人赴鄂勒昆更番戍守其有險可依之地爲造立土城水草甘美則隨處築堡建墩以通烽火凡田連二三十頃必於西北畔開濠種樹當要路者至兩三重則居者有蔽而寇不能馴采爲金湯之固矣至於歸化城以東已墾之田有係諸王大臣及各旗官弁產業者環歸化城可開之地有蒙古駐牧者以
皇上之命量其所值賜以金帛自無所難爲國家建萬世之業不可以惜官費用也

臺灣建城議

臺灣府治建城衆議皆以爲難然不過慮其土疏地時震雖成易毀工役甚大勞費無已時耳不知設守臺洋與內地異而臺灣變亂皆自內作非禦外寇比也其地之門戶曰鹿耳門近府治號稱天險港容二舟旁皆巨石鋒稜如劍戟舟行失尺寸頃刻沈以內設礮臺所恃以爲固也然往者
王師平鄭克塽近平朱一桂皆乘風潮水高港平衆艘奔赴毫無阻礙大兵一入卽獲安平港巨舟斷賊去路而招撫府市人民南北路農商聞風絡繹紬載而至相依以自保物力既充軍氣自倍賊戰不能勝守無可據惟散而逃耳追而躡之隱死無地故旬日可坐定也曩令朱一桂有城可據收府市人民財物以固守南北路隔絕不通大兵雖入攻之不拔坐守安平曠日相持兵罷食盡欲由鹿耳門饋餉濟師則風潮不便勢難更入智勇俱困自拔之不能遑言克敵哉若謂築城以禦外寇則又闇於形勢者也兩征臺灣皆先整兵泊舟澎湖之南風澳以候風潮風潮之便歲不過一時時不過數日若盜賊竊發或外番窺伺泊舟於澎湖則夕至而朝捕之矣至南北二路可通之地雖多然如南路之蟯港北路之八掌溪海翁港鹿仔港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惟小舟可入其巨港大舟可入者不過南路之打狗東港北路之上淡水其次則北路之笨港鹹水港耳地遠府治縱有外寇不取道於此備設礮臺增益汛兵朝夕巡視足矣大洋之中舟難久停循數推理絕無萬有一然之慮也凡闇於事理之人妄議建置更革未有不滋後患者
國初以海賊入寇議於海船可入處下梅花樁不知黃河入海氣力

峻猛海船必不能溯流而上妄於雲梯關下樁覆舟敗葦遇樁而止壅以濁流數十年後淤爲平地海口路塞淮黃泛溢聖祖仁皇帝親巡再三指授方略費國帑鉅萬僅乃復通松江海潮出入之地舊有戈船底繫鐵索鐵蔞三角小毛朝夕乘潮出入不知所事或奏罷之其後沙停成港海潮大入而不能出漂流崇明太倉諸州縣六七萬家蓋害伏於無形非明者不能見也今議臺灣築城毋乃類此若不早遏後此悔不可追矣

江南閩廣積貯議

傳貴本小有不同蓋先生初稿也今從王本厚子云方氏家譜所載同此鈞衡識

周官以荒政聚萬民其十有一皆庶政足以寬民者也捐上所有以予民者僅居其一曰散利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而其本計則在五黨之相賙司稼之均民食士師之通民財易所謂勞民勸相也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所以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也然古之爲積貯者與今異古者上公營國不過九里而民皆散處於中田故管子曰野與市爭民言其聚散之數相倚爲多寡也自井田廢而民之聚者不可散歷世相仍通都大郡有人滿之患其尤聚者如江以南之金陵嶺以南之番禺其土之入所贍者十之一又如閩南諸郡崎嶇山澤地狹而人衆其土之入所贍者三之一是不待天爲之災苟有風潮之阻遠方之粟不至寬者數月劇者旬時而民已坐困矣捐上所有以賑之當其時則不易徧屢而行之則不可繼故今之計莫若使民自爲積民自爲積而後事可常也令牧民者比次境內中家以上使家爲囷倉秋冬之交遠商輳至中家計日而自備其食富民倍之其上三之其上五之歲十一月官稽其入二月而出之聽其自糶富者斥其餘不失十二之利而貧民有所恃矣所患者胥吏之紛擾與不肖有司之假貸而若是者可責之大吏也雖然此一切之計也槩萬貨息耗之情則固有其本焉以中人爲準日再食不過一升鹽費不過一錢而酒之耗數倍於米煙之耗數倍於鹽故上腴之地皆爲煙圃五種之美半化爲糟醨此東南之公患而在人聚土狹之區則更劇也若嚴斷二者其於民食可益三之一此世所目爲迂闊鄙瑣之談也然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蓋分數明也雖周公之建典管子之易政亦若是而已矣

渾河改歸故道議

渾河改歸故道其名甚美而切究事理則其患有來年即可徵驗者有十年之後不可救藥而今尚伏於無形者蓋始爲此議者但見五十年前渾河時漫於固霸秋稼雖傷麥收常倍民咸利之不知爾時本無隄岸任其漫流故二三百里間雖不廢耕稼而室廬甚少自改故道入勝芳淀往時濁流游盪之地民皆定居村堡相望勢難遷徙今雖令民自築護村土埝而無竹木石畚卑薄墉疏不惟難禦伏秋之漲即春夏水潦少昌固南霸北之民已不免蕩析離居之患此情勢已見萬口同咨者也爲此議者但見永定河未開以前水至固霸則泥沙盡停而清流會白溝河以入淀數百年淀無停淤以爲改復故道當與昔同而不知水勢地形今昔迥異蓋河隄未築任其游盪力緩勢散故泥沙盡沉而會於白河者皆清流又有深廣數百里之淀以容之故久而無患及隄岸既立水束力強奔騰洶湧泥沙難定且見今金門閘壩之外固南霸北良東永西不過百里視當年容水之地僅得四分之一則伏秋汎漲會入白河者必不能無泥沙白河力弱則先淤白河白河力強則必淤淀內白河淤漲過猶可開通淀內淤人力萬難挑濬十年之後全淀盡淤自渾河入勝芳淀後淀已淤十之六七子牙河所挾畿南衆水渾河所挾塞門衆水不能入淀必橫穿運河不惟漕運難通而沿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浸矣聞自建金門閘後渾河已半行三角淀外惜下流仍入淀中恐終不能無淤塞

耳必就渾河下流別開河道引入淀之流盡行淀外按圖揣度惟由東沽港北至青光以下會大清河可以達津入海然必於上游引玉帶河爲尾水以刷泥沙新河兩旁堅築治岸岸外寬作遙隄以防異漲然後無潰溢以淤淀湍悍以穿運河之患古人治水至險艱之地焚石鑿山必開通而後止今淀外之地不過高下不齊用力不至若此之艱難也如慮工費浩繁以改復故道爲簡便則未知伏秋汎漲近河村邑告災請賑將無虛歲卽置黎民之死病於不問而國家勞費正自無窮是所謂以冥冥決事也

黃淮議

黃河有六七十年以前久釀之患淮河運河有二十年來積漸因循隱伏之患黃淮合流東至雲梯關入海相傳從前關下卽海口國初以防海寇下樁雲梯關覆舟敗葦遇樁而止河流旁潄淤沙漸移漸長迄今由雲梯至海口約二百四五十里中有青沙夾沙又有仰面橫沙正當口門俗稱鐵門檻難康熙三十五年童家口決河督董安國以海口淤淺別開馬家港引河導黃河由小河入海奸民王繹之利黃水能腴己田倡議建攔黃壩堵截河流三年後始知其害拆壩而受病已深且壩址尚存下流愈淤愈高矣三十九年二月河督于成龍堵塞馬家港口六月復決建議留二十丈口門至今未閉河分二道流愈緩沙愈停矣此久釀之患萬口所同咨也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朱家海黃流入洪澤湖者逾年湖底日墊日高而人不悟數年前折磨盤墩建新閘改故道每歲伏秋黃流倒灌清江浦以入運河河身日墊日高人雖知之而偷安目前以至有今日此所謂積漸因循隱伏之患也洪澤湖之底日高則無以受長淮聚匯之衆流運河之底日高則無以受清口之暴漲故連年皆患伏秋水大其實非水大也乃湖河底皆淤墊容水之地少耳洪澤數百里之淤墊雖神禹復生無道以疏瀹清浦運河秋冬閉閘可濬而在此時亦不急之務以雖濬而地狹河淺不足以洩洪澤之異漲也黃淮上流旣無法可施惟海口深通下流暢洩無壅然後上流可免衝決方今急務莫如乘霜降水落卽急築馬家港口此口原寬二十丈今衝開百餘丈每遇伏秋倒漾佃湖支河之內瀰漫無際安海阜三州縣隄內居民頻年水患甚劇若得閉塞亦可以甦數州縣之民使河流不分則勢猛而新沙不停做古戈船之法急作方底淺舷之船二三十號船尾左右各立兩柱底繫鐵索鐵萎三角小矛於鐵門檻上流兩岸排豎鉅石設轆轤每船用篾纜麻索八條分繫船尾四柱繩結轆轤人挽篾纜乘流下灘過灘三五丈卽轆轤人挽而上分班復下灘沙雖堅屢經萎矛爬搔急流乘之不過旬月必次第開通此費少而功大實奇策可用若鐵門檻沙離海口尚有二五里則只須每船多三五隻卒乘流直下隨轉舵赴岸引纜而上兩岸轆轤絞纜并不必用萬一沙堅如鐵掛萎矛而不動則港口既閉引河可以挑濬馬家港引河至出洋處約二百四五十里現在通流宜卽開闢此河使深廣與大河等束以遙隄挑築既畢便引全黃之水直注新河而堵塞舊河可使二瀆安流百年無變舍此別無救敗之策但開通馬港恐淮安海州境內諸水無歸則宜於鄰河邊會之處別開支河總匯入海州之漣河會同入海然後有利無害雖工費必數百萬金而錫數百萬生靈以數百年安瀾之福每歲省修築之費數十萬收淹沒田禾蠲免之正賦數十萬每遇異漲省賑濟之帑粟數十百萬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明者當能辨之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四

序

周官辨序

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眞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春秋直解後序

始余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而不敢筆之書乙未丙申間衰病日滋雁門馮衡南河間王振聲趣余曰凡子所云皆學者所未前聞也子老矣設有不諱忍使是經之義蔽晦以終古乎余感焉爲著通論九十六章分別其條理而二子少之曰是祇學者之所治也必合舊說節解句釋然後衆士喻焉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于是編而不復易其辭蓋余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于世也大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覆以求其端緒曷若辭之複而易熟于目哉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辯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實也是則余之志也夫

湯文正公年譜序

同年友湯之旭每言其祖潛菴先生之歿垂數十年而編年之譜未就以所難者事信而言文余告之曰譜與誌傳異體惟事之信言雖不文可也乾隆七年首夏公之叔子沆以時賢所爲狀誌傳記屬余編定且序之時余告歸行有日矣乃以付武進楊椿農先冬十月沆使使奉書以譜來去取詳略一無所苟公之生平顯著於世人之耳目者蓋具矣抑余因公譜之成而歎
聖祖仁皇帝大知至仁乃前世所罕見也自古忠良生亂世事暗君困於奸邪而危死於非罪者無論矣周亞夫之勳庸申屠嘉之正直而殺之者漢景帝也宋眞宗亦繼世之賢君寇平仲以股肱心腹相臣爲丁謂所逐遷之又久而後以目中不見爲疑不甚可怪乎當秉鈞者疾公如寇讎要結九卿臺垣乘閒抵隙巧發奇中必欲擠之死地而
聖祖終不惑於讒言以全公之終始豈非易所稱大君之宜記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乎自古小人構陷忠良暗昧奸欺之迹必待世遠人亡野史家乘流傳而後暴著惟公之歿則同時士大夫訟言柄臣之陰賊羣小之朋從長洲汪琬爲誌銘四明萬斯同慈谿姜宸英作傳記大書深刻無所違忌其他各述所聞播於四方者不可選紀此雖諸君子砥廉隅不能自闕其義心實由
聖祖仁皇帝淵然深識公歿未幾時構公諸臣同時罷黜有以大作其公正之氣而不爲權勢所懾威故玆編有所據以徵其信也逮我
世宗憲皇帝特命設公神位於賢良祠我

皇上賜諡文正御製碑文誠意正心先憂後樂布在制辭然後公之志事依日月之光而益明而聖祖之至德二聖之繼承就此一事已卓然可為萬世法故終之旭之身未敢為譜而今乃出之至公之生平其顯者已略具是編而僉壬朋謀作慝久散見於時賢之傳述而不忘於天下之人之心余無庸更置一辭也

文昌孝經序 代

不艷于利不怵于害生有不取而死有不去此士大夫之所謂奇節美行也然觀春秋內外傳所紀廝輿賤士往往確然必伸其所志而以死生利害為甚輕蓋先王之道有以立民之命其漸之也深雖更衰亂而其流不息如此自戰國秦漢以來士君子之族正誼明道而不雜于功利千百年數人而已北宋諸儒之興始卓然有見于人性之本而深探先王以道立民之意其言善之當為未有及其利者也言不善之當去未有及其害者也使人皆得其利以為善懸其害而不為不善則世亦可庶幾于治而君子之為說斷然不出于是者以為不正其本則當天道之駁而不應而人事之可以冒得而苟免也其為善之心可易以趨利而為不善去不善之心可易以避害而無術以移之朱子有言今之學者割股廬墓皆為為人嗚呼非窮理盡性而能為是言與余令上元踰年邑人汪珂刊其所藏文昌孝經而請序于余發之則明宰相邱公濬王公鏊所傳述也謂宋西山真氏蓋深取焉而自敘為諸生得第之事以為神明之應嗚呼其信然與孝之道傳所載孔子曾子之言備矣二公以文儒遭時行志有教化之責固宜明先王之道使民盡性以立其命者也而區區于是豈好事者所託而非其真與舍聖人賢人之言而徵諸鬼神取人所自盡之孝而論其感應吾知真氏之必無取于是也雖然世之知命而不或者鮮矣無所慕而為善無所畏而不為不善士君子之族其果能是哉而令之職民無秀頑皆當訓之以道是編所載通明易曉雖山農野老婦人小子皆能諷于口入于耳而動于心有欲布之余安得而阻其意也

傳信錄序

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濟于用者則不學也古之仕者自下士以往皆實有可指之功以及物故其食于上也為無愧而受民之奉也安自學廢而仕亦衰博記覽騖詞章囂囂多言而不足以建事平民是不知學之用也治古聖賢人之說斂然為儒者之容以取世資而出于身者不必然是不知學之本也故其仕也不大刻于民則自以為無愧而人亦諒之其遇事而惘然不知所措與失事之理以枉于人而自以為安者皆是也朱子曰凡事之難以通曉于事者之少也知其分寸而一一以應之則人無欺慢而事易集夫周之季世先王之教衰矣而自公卿大夫以暨小臣隸圉當官治事而井然不紊者皆是也豈材之獨盛于古而通曉于事者之多歟毋抑其所學者然歟會稽章君惺村為江南都使司政教所及吏士翕然尤善治獄雖老姦宿蠹從容以數言折其機牙莫不畏服屢董大役嚴明無犯而役者懷之蓋其存于心者隨在恐背于義理而又明于在物之數誠所謂知其分寸一一而應之者也使非局於官之所守則其功之及于物者豈可量歟君居官甚貧而下車即治明道先生祠功訖費逾千金暇時輒採古人嘉言善行手錄而藏之蓋其設施之所自者非苟然也然君語人每曰吾未知學此君之學所為不類于今人歟習于君者集其治政處物之方可以觸類而有所開通者曰傳信錄行於世而以余之善于君也請文以弁之余傷夫學者之昧所以也屬序其文若詩而謝不為者已數年矣茲所以云者感君所學之能濟世用而非以其相好之私也

徐司空詩集序

詩之用主于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蓋古之忠臣孝子勞人思婦其境足以發其言其言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先王著爲教焉魏晉以降其作者窮極工麗清揚幽眇而昌黎韓子一以爲亂雜而無章蓋發之非性情之正導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也唐之作者衆矣獨杜甫氏爲之宗其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閒流連悱惻有讀之使人氣厚者其于詩之本義蓋合矣乎司空徐公以忠孝大節著聞海內餘二十年余晚而得交朝夕同役居常歛然其交友盡義處衆直而溫雖隸卒惟恐有傷踰年如一日也嗚呼觀公之接物如此則其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閒端可知矣閒出所爲詩示余卽境以抒指因物以達情悲憂恬愉皆發于性情之正而意言之外常有冲然以和者蓋公生平夷險一節務自刻砥以盡其道而無怨尤故其詩象之如此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異世以下誦公之詩而得其所以爲人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考槃集序

衆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彼上之不求所以自致于君下之不思所以負責于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爲名也所見者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稱而其退也如釋重負然昔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世人觀之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潁詩然後知公之胸中固有歉然不自足者也古之君子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渭師范公家世將相嗣宗職當官侃侃常從

天子出征絕域以材武名師中及凱旋論功遽引疾衆皆詫焉而不知公之竭心奉職與勇于乞身其道固相爲表裏者也公夙好詩及退休益寄情焉集平生所作名曰考槃蓋素志然也公詩格律必依于古而意思閑遠脩然自得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觀公之行身有方視仕宦如脫屣則其詩之不類于衆人有以也夫

此與前篇依儲費本王本有徐嫌圃詩集序前數行卽此文至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止下云徐公嫌圃方少壯爲憸人所憚罹刑辟毀身家百折不回顛沛勞辱處之若素及晚歲與余交則已被　上知遇出乘節鉞入參帷幄倍用體貌雖聯中莫與比並而自視常缺然惴以盈不得闕錄憂非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能及此乎閑出其詩屬予序觀其前無哀怨之音豐其後無憤懣之言而仁孝忠誠時溢於筆墨之外蓋其性行亦於斯可見矣傳曰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抑吾觀歐公之思潁也豈期遇休以待老而務自暇逸哉良以居高位受主知任天下之責而大懼傷業之弗終耳故吾序公之詩而嘗論平生之志事以示後之讀其詩者而又以使公益勵其初志焉案此文前後稍意洽浹於徐公亦相稱不知何故又以前段改序范詩而別有徐司空詩序一首或此二首先生所塗去而改爲徐一首徽鈞衡讀

蔣詹事牡丹詩序

余性好誦古人之詩而未嘗自爲之蓋自漢魏到今詩之變窮其美盡矣其體製大備而不能創也其徑塗各出而不能闢也自賦景歷情以及人事之叢細物態之姸孅凡吾所矜爲心得者前之作者已先具焉故驁奇鑿險不則于古則弔詭而不雅循聲按律與古皆似則習見而不鮮以此知詩之難爲也惟心知其難又嘗欲得期月之閒一力取焉以試其可入與否而卒未暇也康熙丁酉仲夏詹事蔣公以其所爲牡丹詩百篇屬余序發而讀之犂然有當于余心蓋余之所難于詩者詹事已備悉之故能則于古而與之不相似也是變窮美盡而復有所入者也故其意義多前人所未及而一物之微詠之至于百篇之多而莫有自相因襲者焉余于詩畏難而不敢試者有年所矣今詹事苦其心以力取之余時得而觀之以足吾意樂何如也今而後余益可絕意於爲詩矣

楊千木文稿序

自周以前學者未嘗以文爲事而文極盛自漢以後學者以文爲事而文益衰其故何也文者生于心而稱其質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戔戔焉以文爲事則質衰而文必敝矣古之聖賢德修於身功被於萬物故史臣記其事學者傳其言而奉以爲經與天地同流其下如

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志欲通古今之變存一王之法故紀事之文傳荀卿董傅守孤學以待來者故道古之文傳管夷吾賈誼達於世務故論事之文傳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則存乎其質耳矣魏晉以降若陶潛李白杜甫皆不欲以詩人自處者也故詩莫盛焉韓愈歐陽修不欲以文士自處者也故文莫盛焉南宋以後為詩若文者皆勉焉以效古人之所為而慮其不似則欲不自局於蹇淺也能乎哉時文之於文尤術之淺者也而其盛行於世者如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窺其志亦不欲以時文自名吾友楊君千木才足以立事義足以砥俗觀其言觀其貌不知其為文士也及出其所為時文則窮理盡事光明磊落輝然而出于衆蓋其心與質之奇不能自秘者如此既為論定因發其所以使學者知所務焉

何景桓遺文序

余嘗竊嘆教化敗人材者無過於科舉而制藝則又甚焉蓋自科舉興而出入於其閒者非汲汲於利則汲汲於名者也八股之作較論策詩賦為尤難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竊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余寓居金陵燕晉楚越中州之士往往徒步千里以從余遊余每深嘅太息以先王之教古人之學切於身心者開之始聽者多惘惘然再三言其精神若為之震動惜其人皆散處四方不獲久與之居而觀其識有所變化也歲辛卯以事返桐光弼正華持一編示余曰此何生景桓文也吾女弟歸於生生不幸早夭垂死屬某曰方子與吾生同鄉而未得一見其人子能使序吾文死不恨矣發而視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蓋其心力嘗竭於是而有得焉無怪其至死而不能釋然也夫死生亦大矣生中道夭不以為大感而獨惓惓於制藝之文蓋科舉結習入人之深如此而況先王之教化所以漸人於性命者哉使移生所以好制藝者而大用之則守死善道不足為生難此古之人材所以強立而不返者衆歟生與余生同鄉又嚮余之篤如此惜乎吾不及其生之時而相與往復其議論也序其文所以恨余之不遇生也

喬紫淵詩序

余兒時見家君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切劘每成一篇必互相致或閱月踰時更索其稿以歸而更定焉余慕其鏗鏘欲竊效之而家君戒曰汝誦經書古文未成熟安暇及此且為此非苟易也年二十客遊京師偶為律詩二章數日涇陽劉駿千忽相視而嘻曰吾有所見子詩信子之云乎藝未成而襮之後自悔焉而莫可追也子行清文茂內外完好何故以詩自瑕吾為子毀之矣余自是絕意不為詩或以詩屬序則為述此而以不知謝焉丁丑夏授經白田喬君紫淵請序其詩三數而未已也余雖心知其工而猶持前說以謝焉君書識古法余愛而索之因錄漫興一章示余其次聯云文章幾輩誇行遠性命初知有苟全余誦之矍然若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而足垂在外也蓋是時余方治春秋辨正註家之紕繆而自為義例生徒朋游有來叩者為陳其義往往侃然自任以為必傳于後無疑而君因以詩諷也嗚呼其用意為不苟矣昔歐陽子以勸一世盡心于文字為可悲蓋深有見于逾遠而存之難而近時浮誇之士不求古人所以不朽之道而務為大言將以惑夫世之愚者君之意若歐陽子所云則望我厚也其以浮誇者見疑則責我嚴也且中有疑而正告焉非交友忠而不務為道諛者能如是與余因是欲序其詩以為報而未嘗面許之又數年至今壬午君來金陵謂余曰子終不序吾詩豈吾詩不足以序乎余于詩雖未之能也而其得失則頗能別焉家君有言孔子論詩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漢魏以來作者非一情無貞淫事無大小體無奇正辭無難易其傳于後者必于是微有合者也君一為詩而使余數歲之中苟發言而怵然苟廢學而惕然余于是得興觀焉其為賜大矣君既開余以道余安

得而斬其言也

隱拙齋詩集序

仁和沈生椒園少喜為詩嘗受業于鄉之耆長舊有位人月鍛季鍊其詩遂工大江以南稱詩者多數以為莫及也已而來京師能詩之聲日著京師之人亦無與相甲乙如在江南時今又學于余顧其意若有不安于其所已學者而求進焉余疑其意而竊自懟非其人也雖然嘗聞之矣先王採詩之法行不獨士大夫能為詩閭巷之閑氓隸之賤以至婦人女子率意歌謠咸可觀覽今十五國之風具在可考而知顧其後列國諸侯卿大夫燕饗聘問其所稱引況喻率不出三百五篇之詩無一人焉自為詩以相贈答者孔門七十子之徒皆異能之士而許其可與言詩者僅賜與商由是言之詩之為道淺者得淺焉深者得深焉生思進乎其所未學者卽于詩焉求之其可矣噫今之士為詩者多未嘗為生之學而輒自喜者尤多然則如生者人第謂其詩莫能及抑又何也雍正庚戌八月朔日桐城老友方苞

古文約選序例 代

太史公自序年十歲誦古文周以前書皆是也自魏晉以後藻繪之文興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質而不蕪者為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肄也我
國家稽古典禮建首善自京師始博選八旗子弟秀異者並入於成均
聖上愛育人材闢學舍給資糧俾得專力致勤於所學而余以非材實承
寵命以監臨而教督焉竊惟承學之士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絕無善本
聖祖仁皇帝所定淵鑒古文閎博深遠非始學者所能徧觀而切究也乃約選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為羣士楷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穀梁傳國語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故於韓取者十二於歐十一餘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兩漢書疏則百之二三耳學者能切究於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為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雖然此其末也先儒謂韓子因文以見道而其自稱則曰學古道故欲兼通其辭羣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經語孟之旨而得其所歸躬蹈仁義自勉於忠孝則立德立功以仰答我
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於此是則余為是編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雍正十一年春二月和碩果親王序

一三傳國語國策史記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者必熟復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窔奧故是編所錄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俾承學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後可溯流窮源盡諸家之精蘊耳

一周末諸子精深閎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書主於指事類情汪洋自恣不可繩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間亦有之而體製亦別故概弗採錄覽者當自得之

一在昔議論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西漢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倜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滯澀惟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盛漢之風邈無存矣是編自武帝以後至蜀漢所錄僅二之一然尙有以事宜講問過而存之者

一韓退之云漢朝人無不能為文今觀其書疏吏牘類皆雅飭可誦茲所錄僅五十餘篇蓋以辨古文氣體必至嚴乃不雜也既得門徑

必從横百家而後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是也

一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爲明七子之僞體故於客難解嘲答賓戲典引之類皆不錄雖相如封禪書亦姑置焉蓋相如天骨超俊不從人閒來恐學者無從窺尋而妄摹其字句則徒敝精神於蹇淺耳

一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並出於此孟堅藝文志七略序淳實淵懿子固序羣書目錄介甫序詩書周禮義其源並出於此槪弗編輯以史記漢書治古文者必觀其全也獨錄史記自序以其文雖載家傳後而別爲一篇非史記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誌銘無事規摹而自與之並矣故於退之諸誌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錄錄馬少監柳柳州二誌皆變調頗膚近蓋誌銘宜實徵事迹或事迹無可徵乃敘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馬誌是也或別生議論可興可觀柳誌是也於永叔獨錄其敘述親故者於介甫獨錄其別生議論者各二數篇其體製皆師退之俾學者知所從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學在辨古書之真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蓋黑之不分則所見爲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筆古雋而義法多疵歐蘇曾王亦閒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爲掩耳

一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鉤劃於旁俾觀者別擇焉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有明御史馬公經綸奏議雜文詩語錄凡十卷其孫騏集錄而屬余序之公之仕也適當神宗晚節上怠於政而君臣不交邊方軍紀漸蠱壞於幽昧之中而朝士大夫邪正之黨禍孽方萌未知勝負之所在公於此時遇事直言每有所救正補益而卒以此蒙大譴而奪其官昔吾高祖太僕公事神宗居御史臺與公先後數年在朝極論時事與夫巡按楚豫所設施於治所者皆人情所難公與吾祖當日之居臺中號爲中正和平不務矯激以收時譽而所言所行之卓卓如此使當教化陵夷士節不厲之時而有一於此其功名震乎人心而文章播傳於宇宙當何如者然則當時士大夫之砥礪名行而守官者槪不慙於其職不可以想見哉夫教化之興非一世之事也三代之衰自公卿大夫以至甿隸皆知守道與官而以死生之際爲甚輕者先生教化入人之深而萬物皆有以立其命也遷謫放流人情所畏惡毒肢體瀆死亡士大夫之危辱莫甚焉而明時臺之以言事廷杖者接踵而蹈之如歸蓋高皇帝以廉恥禮誼爲陶冶士自居庠序之中而已知上所以待之不苟矣進而歷於朝廷益凛然上之所以相屬與己之所以自處者故方其盛時上下清明幾無一職不得其理至於神宗之季亦少貶矣而士大夫之居清要矜節行者十常八九雖不足以語于三王之盛而要豈漢唐所能望哉惜乎神宗不能審察于邪正之閒如公類者非惟不用其言又顯棄其身而其後明政卒以黨敗也公詩文俱有典則而論學之語尤洞然見斯道之大原非剽襲於口耳閒者然則公之排擊僉壬至於顚頓而不悔皆有所由然非激於一時之意氣而以爲名也今騏能纂公之遺文而吾祖所論著經兵火書皆散亡今其存者獨實錄所載章奏然亦略矣故余敘公之遺文蓋然於纂述之無由而嘆斯文之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甯晉公詩序

辛未壬申閒余在京師與吾友岷繩日夕相過論文而岷繩所與交善者多與余游是時岷繩客觀齋甯君之家而其弟晉公愛余甚厚閒以其北游詩請余曰吾所爲詩未嘗以示京師之人吾欲子與岷繩序而藏焉岷繩旣有言矣余應之而未暇以爲嗣是相見必以爲言余曰凡吾爲文遲速未可以期待吾意之適而後得就焉吾與子朝夕游處而以事羈於此者且數年何患余文之不就哉是時京師人多乞余文者余時時勉應之獨以謂序甯子不宜苟又計其時之多暇以爲爲之當無難而不知浸尋觝滯至於久而未之就也癸酉之秋與晉公朋試京兆竟事相見王氏宅顧余曰子許序吾詩今踰年矣吾非以競於世士將歸而示吾鄉之人與子弟焉吾自吾之鄉聞子吾鄉之人多慕子之爲人而吾今與子爲兄弟交子無言惡知吾與子之交如是哉旬日後各當歸散會見不識何時吾安能待子余聞之恨然急歸旅舍爲序序方成未以示晉公而以事南還及家胠橐發書檢數年客游所爲文未嘗有所脫落而獨序晉公者不與焉又逾年而觀齋自頴來金陵遽相省問晉公息耗則聞其歸而貧且病益憊退而蹙然顧念從事朋游以來鄉曲之人好之者蓋寡而海內之士或聞其風聲氣烈一見相信如骨肉兄弟平時游處往還無閒朝夕疾困憂喜相聞一旦蹤跡離異如參商思其形貌辭氣則胸氣爲之繚轉又以余之窮於世而凡世之術業志趨與余同而心誠有愛於余者其迍邅坎坷必與余類若晉公者所見皆然吾以慨於心也晉公夙好余文故書此遺之以開其心至其詩則徒能記憶其工而論之未得以詳也岷繩之文備矣

張彝歎稿序

余年十四五從先兄百川與里中及近縣朋友往還問其人可與久要者則稱古塘彝歎二君子問其文可相拔以至於古者而先兄難之有頃而言曰亦二子也余疑焉蓋是時二子之文實無以異於衆人也兄曰余察於二子之爲人矣劉直樸而有恆張儻朗而不僞語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猶斥鹵磽瘠不能生良材也故質美則必能務學而文之成常肖乎其人古人之文淺深純駁未有不肖其人者也其不肖者非其人之未成則其文之未成也若二子者有其本矣其後兄與余俱年長奔走四方朋游中相親信者漸廣而不相見則思之深相見久而不能捨去者未有如此兩人也古塘初爲鏗鏘絕麗之文其後沈潛於六經之訓義而歸於簡實按其義不當於聖賢之意者亦寡矣彝歎之文凡數變皆能闡事理窮人情其境無不開也其體無不備也蓋二子能務學以成其文而卒各肖其爲人如此余與二子居議論則相抵文章則相駮往往詰難紛糺彼此各不相下必先兄出一言折之乃各得其意而無爭彝歎家高淳去金陵二百里而古塘與余兄弟孤行遠游蹤迹常不得合併獨辛巳歲先兄與余家居而古塘歸自楚中彝歎亦以事數至金陵時先兄已負疲疴獨二子至輒據几談笑怡然終日殊自樂也而先兄竟以是年冬齎志以歿自先兄之歿也余愴然無所依獨與二子相見則心暫開而二子之思先兄幽痛隱默亦僅次于余也今年秋彝歎舉于鄉總其所爲文數百篇使余與古塘決擇而刊布之古塘欲獨存其近歲淡樸深老者六七十篇而余慮膚于學者不能知也欲兼存其少作以誘進蒙者而古塘持之惜乎吾兄亡而無所取正也余心氣敗傷家事紛擾竟未得備覩其文而爲之決擇聊爲序其大意如此其取舍評論則多出於古塘云

劉巽五文稿序

己巳冬余自督學宛平高先生澄江公署歸過無錫訪先儒東林講學遺址因就其杖者張君秋紹而求其邑人之可交者秋紹曰吾邑劉氏有二賢士一曰言潔今貢入成均一曰巽五爲諸生因與秋紹

就巽五於其居其爲人沖和平易容婉而氣淸退訥秋紹是有東林人遺意也後隨宛平公至京師介鄉人宋潛虛以交於言潔其爲人剛大嚴毅使人一見而斂其邪心與驕氣退訥潛虛是其氣象儼然東林人也言潔愛余如兄弟在京師踰年旬日中未有不再三見者閒問其世係則與巽五同出自光祿本孺公蓋東林賢者之子孫也言潔幼工時文在京師則專爲古文稿成余必見之而巽五之時文亦多流播四方余嘗私評二家之文或剛大而嚴毅或沖和而平易又莫不各象其爲人也言潔行身爲學介然不苟同於流俗余與潛虛每擬之高顧諸公而不幸中道以歿則所以繼光祿之傳而推大其鄉先生之遺業者獨在巽五矣余與巽五皆宛平公所取士又同舉於鄉而不得時見今年秋巽五授經金陵始熟而察焉其爲學其行身與言潔異其外而同其中者也巽五爲諸生時其課試之文已布於四方成進士後有制義二集並行於世而巽五自擇其尤者彙爲一冊而屬余序之巽五之學於經史百子無不淹貫而以爲時文故其擇之也精其語之也詳雖其外不爲驚人之言而理精體正時文之可久存而不敝者必此類也言潔嘗勸余盡棄時文之學以治古文而余授經自活用時文爲號以召生徒故不能棄去以滅耗其日力而兩者皆久而無成閱巽五是編未嘗不爽然而自失也

朱字綠文稿序

余自與朋友往還未有先於字綠者其始相見也在丙寅之春朋試於皖江時余爲童子字綠爲成人而以時文之學相得爲兄弟交其後壬申余授徒京師而字綠亦至自山東余時學爲古文文成必以示字綠而字綠亦出其贈醫某一篇示余余曰子才可逮於作者盍遂成之字綠曰吾多事未暇也又其後丙子聞字綠定居於杜谿而往就焉字綠方築室而未成見余至忻然曰吾幸有數椽之庇百畝之殖可以老於是矣子年方壯儻不爲時所棄則資我於山中以卒吾業而亦以成子之名豈不快哉出其數年客遊之文則所著愈厚而其光輝然而不可遏矣又其後辛巳字綠來自閩其所著書已數十萬言余始見之甚喜繼復大駭久而懸且懼也字綠曰子毋然物之至者不兩能吾時文之學亦不逮子余曰是所謂家有瑰玫而羨人之瓦缶以爲富者也且子獨不屑爲此子爲之亦嘗勝余時字綠棄時文而不應有司之舉者已數年或勸其入京師就試於余余曰子之學成矣而力有餘雖復爲此無害吾門祚衰薄而家事多累子昔曰我當出而子處今子當出而我處因舉字綠前所以語余者以屬字綠而字綠北行果踰年而成進士復與相見京師謂之曰子果用吾之言乎字綠曰子之言皆信吾時文之學亦可敵於子矣余索視之自媿不如三復而審究焉則不如遠甚夫字綠之年長矣其用功當艱於余而其古文之學數年而成時文則數月而得其勝雖其資材有過人者亦用心與力之篤且專故能成功若此之速也余得於天者既劣而復因飢寒疾病憂患以廢日力而敝其精神豈獨慚於字綠雖欲所就之比於中人不可得也字綠自訂其時文百二十篇屬序於余因念與字綠爲文之始末而歷其進學之難易而又以嘆夫治道術者苟毋怠而止皆可以造其極而世之不能盡其才者衆也

余西麓文稿序

昔吾師宛平高公視學江南士之尤當公心者於吾鄉則苞與齊生方起於歙郡則汪生鴻瑞余生華瑞嘗語余曰子之文深醇而樸健齊生之文從容而典則汪生之文幽渺而參差余生之文微至而切實苟勤而不已皆于斯道能有聞焉者也又曰凡吾所取于二三子者非徒外之文也觀其言軌於道而氣不佻其於人亦概乎能有立者也苞從先生游蓋十年餘凡三至京師皆就學先生之家每歷歲踰時而至先生之所必曰子會見於某乎抑有聞於某乎癸酉冬余

自京師歸遊宣歙見余生於祁門之西郭而未暇叩其所藏也乙亥再入京師而汪生適至與持所業以正於先生先生忻然而喜因爲汪生道齊生余生踰年余以事南還而汪生留又二年至今庚辰正月余復至京師而汪生以客死浹旬而先生殁焉見齊生於先生之喪次相視飲泣而不能語蓋余與齊生皆於己巳侍先生于江州違隔而不見者越十年矣余將歸而齊生以文屬余序余惝怳不能就其詞至金陵而余生亦以其文來所造益深於曩時各有變化而大意不越先生之所云也夫先生向之所許於吾數人者蓋有所試以知其將然爾時未之能也今二三子之所造則庶乎能實先生之所云矣獨恨先生所望於吾數人者非徒外之文乃二三子之文成而先生已不得見焉而汪生者其身既死其文亦散失而不可收則余於二子之文豈能默然而已哉故書以示余生且遺齊生以志先生所望於吾黨者蓋不止於是也

伍芝軒文稿序 代

往者丁卯之歲與中士人論天下乙科選首之文之稱其舉者皆曰浙東伍生索而視之犂然有當于余心也又數年余奉詔至闕而生倘與其曹偕計吏于京師余既已訝其久而未遇而生以其業朝夕請余然後知余向之所得于生者猶未足以旣生之實也夫上之人莫不欲下無遺才而才者不必收下之人莫不務精其業而精者不必遇豈真有莫之爲而爲者邪生始一舉而爲浙東八郡之士何其易也而今蹇不進者且十年餘又何難歟然生用此學日以富文日以奇充然溢于中而輝于其外則生之屈未始不爲伸也漢史傳諸儒或久不得舉而明經義蓋古而然矣今生于世尙未爲無所遇者而其才猶不能盡伸如此其他一無所試以枉其才者可勝道哉

溧陽會業初編序

古者教民必有其地所以聚其耳目心志而使之一也與同業者非兄弟姻親則鄉鄰熟識其行既得相觀以善而詩書六藝之文鄉先生長老旦旦而言之而子弟耳熟焉各竭其資材以相鐫礪故其入之也易而嚮者深後世所以教民者既非其具而所號爲庠序學校者不過有司按期以涖而士不得朝夕從事焉故事雜言龐而志益以苟其閒學與道之代張反出於私有所承而非以從上之令也夫經學始於漢而盛於宋其閒老師宿儒自召其徒以講誦之故其學者各以爲己所私得而惜其傳而施於事見於言者亦能不易其所守自帖括之學興而古人所以爲學之遺教墮壞盡矣然當有明盛時其能者頗於經義有所開闡而行身植志亦不苟同於流俗之人及其中葉尤倘文社連州比郡必擇衆所信服以爲之宗其旨趣各有所歸而不可易與同業者文學志行之顯於時則榮之若身有焉而瑕敗者恥之若身與焉雖其所學與古異而一其耳目心志以相鐫礪而惜其所私得者猶之古也今世之爲時文者其用意尤苟以爲此以取名致官而已其是與非不必問也而余聞見所習則宜興溧陽之閒其學者猶兢兢然重之蓋其地僻罕舟車商賈而多桑麻之業其學者羣萃州處耳目心志一於是而以爲不可苟焉亦其習倘然也今年春余客澄江宜興儲君禮執示以在陸草堂課文用意多不苟其尤者氣質雅近古文而今溧陽狄太史向濤復聚其子弟鄉人課文遠問於余發而讀之其材雖各有所就而弁沐浴於古以發其英華波瀾意度大略與在陸草堂之文相近也余多病少學於時文尤疎誦諸君子之所爲嘆賞其工而已豈有足以相益者哉諸君子之鄉薦紳耆儒多深於文律者太史之文固嘗流通當世足爲楷法而儲氏有老師曰同人太史昔與同學而在陸諸君所取衷也壤地相接諸君子往而問焉必有相得而益彰者若余則勞苦憂病患日力之不足有晷刻之暇必併力於先儒解經之言而其所得往往與科舉之士所守者異道以故朋游閒多見謂迂誕而莫與翻覆

其所疑諸君子若於是有取焉則余固願褰裳而前以相質也

跋

跋先君子遺詩

先君子自成童卽棄時文之學而好言詩少時耕牧樅陽黄華有江上初集旣而還於六合有棠村集康熙甲寅還金陵舊居有愛廬集庚午後有漸律草辛巳後有封初草計二千首有奇先君子弱冠卽與宗老塗山邑人錢飲光黄岡杜于皇遊諸先生皆耆舊以詩相得降行輩而爲友諸先生名在天下當世名貴人立聲譽者皆延頸索交而先君子遊於酒人日與山農野老往來酣嬉用此實艱衣無著日不再食諸先生或爲諸公道之卽動色相戒曰公毋累我使以詩爲餐積廣陵人鄧孝威嘗於杜于皇所見先君子詩以入詩觀二集先君子再致書必毀所刻而後止晚歲小子苞請錄諸集貳之弗許曰凡文章如候蟲時鳥當其時不能自已耳百世千秋之後雖韓杜作者以爲出於其時不知誰何之人獨有辨乎且諺曰人懼名豕懼壯爾其戒哉先君子旣歿四年而苞以南山集牽連被逮下江寧縣獄制府命有司夜半搜書籍江寧蘇侯夕至諭婢僕凡寫本皆雜燒而諸集遂無遺惟姊夫會退谷口熟五言律五百六十二首斷句二百四十五聯又於里人篋藏壁揭者得各體九十八首嗚呼苞以冥頑玩先君子所戒以禍其身終不得歸守邱墓而先君子平生精神日力之所寄又以不肖子之故而灰燼焉苞之罪上通于天矣乃涕泣取所得遺詩校錄鋟諸板以志悔痛且以廣先君子之戒於無窮也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則

己巳夏四月余以歲試見知於先生秋七月招入使院辛未從遊京師先生軫其飢寒閑以德義一出入未嘗不詰所有事也所與往還未嘗不叩其爲孰誰也蓋自癸酉以前未嘗旬月去乎先生之側而凡所爲文先生皆指畫口授焉甲戌後授經四方閱月踰時先生通

書必索所爲時文蓋知余素厭此而督之丙子試京兆罷歸將不復應有司之舉悉散所爲時文於生徒朋游獨先生所點定不敢棄擲並數歲中手札巾笥而置之先世藏書櫃中戊寅先生以書督應鄉試己卯果得舉將請先生序其文以行於世至京師而先生已寢疾數進見未忍言入試於禮部未竣事而先生歿歸至家發向所藏則與遺書並朽蠹矣余文以散在生徒朋游閒收之尚得十七而先生所論次無一存者余天資蹇拙尤不好時文累日積久以至成帙皆先生督責教率以爲之而先生所譴授反不得少留集中以誌師弟存歿之誼此余所以日夜悔痛自責而無以容也是書乃戊寅見遺命就鄉試者以得之最後未入巾笥中故得獨存而今丙戌六月朔後七日復於散帙中得之時生徒朋游以余登會試榜彙刻前後所爲時文因以冠於簡端並記先生所以切劘之意以見余時文之學之所自而先生筆墨素不肎假手於人故評訂之語皆不敢妄託焉

先生孝弟之行自鄉人及朝士大夫皆載其言而才識卓然足爲物所倚賴則有待而未施故世無知者余於誌銘既陳其大略至於處己待物博大敦篤粹然有古賢之風纖細之事無不可以法後學苞生長山澤獲事先生時甫去父母膝下絕不知交際中所謂世情者徒見書傳所載古人語言行事以謂直可推行於時先生四十爲文以壽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孝弟者人之庸行而先生所表見於世尙未有赫然如古人者苞大懼先生之無成也先生命張於庭踰月語余曰生所與交愼毋以文贈余請其故先生曰今之贈言者以爲禽犢也而生所陳皆古義恐重爲尤余未答先生曰吾有所試也世不可與莊語曰生所以壽我者意良厚而吾客見之皆謂吾有不肖之行而爲生所譏切也余曰何弗撤也先生曰吾正欲使諸公一聞天下之正議耳余始至京師下帷先生之廬夜讀書有童奴者欻爲鬼聲余惡而抶之越日先生遍召府中童奴指曰某某有過生爲吾抶之某某使吾弟鞭之是尤頑梗生恐不足以懲也自是府中童奴皆懾莫敢忤余又踰年始聞余所抶乃太公侍者太公患余之妄譟先生甚切先生恐童奴恃此以無禮於余又恐余時親抶之以損太公之歡也余臥齋在兩宅中閒其東爲先生寶曦之堂其西爲太公燕私之齋僕某遘厲疾公移余於西齋京師人言是疾善傳染致湯藥者隔簾牖而委之溲溺並積久之奧達於外近者不堪余議僦屋以避焉先生急止之曰吾實從可暫謝出入謹避其惡無傷也吾聞疾甚者不可以變更震蕩之無生理矣數月竟瘳先生之心厚於仁而能盡在物之理如此凡余所不及聞知者可類測也使天假之年而得展所蘊於世雖赫然如古人者豈不足以致哉以此知古之發名成業與無所顯於時者皆會其所適而然未可以旣人之實也余以重得先生遺跡追念夙昔所感被於先生者因並志之又以見余之所師於先生者蓋不徒以文術也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先兄六歲能爲詩十歲好左氏太史公書未冠通五經訓義旦晝治事暇則與朋游徜徉郊原墟莽閒夜誦書或危坐達旦不寐叩所以不答也爲諸生自課試外未嘗爲時文苞每遠遊歸出所爲詩歌古文及詁經之言相質先兄亦不喜曰古之爲言者道充於中而不可以已也汝今自覺不能已乎同學二三君子曾刊先兄課試文曰自知集者行於世先兄弗快也乙亥丙子授經姑孰登萊閒學子課期必請文爲式遂積至百餘篇而與朋游往還酬贈亦閒爲詩歌古文常錄爲四冊貯篋中苞請觀未之出也會出以示溧水武商平高淳張彝歎旋復收匿蓋恐苞與二三同學復刊布之辛巳冬十月先兄疾困苞偶以事出入戶見鑪灰滿盈退問侍側者則篋中文也自先兄之歿四方同學愈思見其遺文遍索於生徒朋游僅得二十篇因與前集並刊布焉蓋時文雖先兄所不好而其發之必有爲所

謂充於中而不可以已者亦於是可見矣癸酉余客京師先兄郵寄十餘篇相示內邱王君承齋持去姪道希云庚辰春無陰夏君虎文相過別時手一冊與之今二君皆歿其子弟若能求索得之以暴於世不獨先兄之心神賴以不泯亦可以見其父之能知言而取友也詩歌古文竟無存者獨曾爲督學磁州張公賦銘肆一篇擬南樓讌集序一篇載江左文選廣師說一篇上長洲韓公朋游閒多有之因附錄以見先兄之蓄於中者有待而未發而偶發者又自以爲不足而焚滅之使學者因是以想其所用心焉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弟椒塗少穎悟以余與兄困于諸生授徒在外家君命視米鹽而弟暇竊觀書余與同臥起往往夜覺弟猶伏几體素羸余與兄恐致疾每爲文必惎之未嘗一給視久之弟亦不敢自出將卒始出制義二十餘篇曰吾心力嘗困于是異日倘爲吾存之余與兄封識不忍發也又數年發之始知其已得慶歷諸公奧祕以文少不成帙未可單行今擇其尤者十篇附在先兄遺文之末弟性情質行略見余所爲誌銘故並列簡端以志余兄弟三人少小相依之艱中道別離之痛而余單獨一身無以奉二親之歡所以計處身心者獨難也

書先君子家傳後

此亡友宋潛虛作也潛虛少時文清儁朗暢中歲少廉悍晚而告余曰吾今而知優柔平中文之盛也惟有道者幾此吾心慕焉而未能然世所見潛虛文多率爾應酬之作其稱意者每積而藏之曰吾豈求知於並世之人哉度所言果不可棄終無沈沒也是篇其中歲所作自謂稱意積而藏之者潛虛死無子其家人言積藏之文近尺許淮陰某人持去或曰倘存或曰已失之矣嗚呼是潛虛所自信爲終不沈沒者其果然也邪

書諸友公祭先母文後

此光生正華作也正華於余爲彌甥戊子余歸故里見其時文異之遂從遊龍眠山中一日晨起讀莊子齊物論未朝食已成誦試以他書日誦萬言因與至金陵以女甥妻之入贅于馮氏數年中徧誦五經及周秦閒諸子書於古文詞皆得其門徑余北徙復來相依授徒歷數家皆不合衣敝履穿而歲時必少有所蓄以遺其親妻子之生計弗問也戊戌冬館某家資用始少給而腓下腫踰歲七月竟死正華美鬚髯狀貌偉然見者皆爲動容而賦命之薄至此賤貧固不足道使造物者不奪其年其學之所就豈可量歟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嗚呼惜哉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憶辛未秋余初至京師偶思此題成四義言潔潛虛詒孫三君子深許之遂訂交余每以事出必詣三君子三君子以事出必過余問辨竟日往往廢其所事而歸壬申冬言潔還錫山引余至其寓教以植志行身之事相語至夜半已寢復起坐達旦既歸後余客涿鹿又遺書過千言示余以所處癸酉秋詒孫還青陽余與共乘單輪席車出郭門已交手背行近半里詒孫復下車呼余立道旁哭失聲曰吾與子會見不知何時或數年或十數年不終隔絕足矣詒孫在京師時不三數日必宿余寓酒罷往往無故悲嘯夢中或大哭余驚起而詒孫尚未寤詰之則終不肎言既歸余見青陽人問徐子悲憂窮蹙之故乃知其天屬遭過蓋古聖賢人所難處者余恐其以恨苦殞生再致書喻以徒死無益而詒孫已成心疾矣再答余書漫言他事不及所以去年冬余在澄江夢見詒孫面積垢向余赫然無言心怦怦不能自克尋復自解以謂夢寐之事不足深究踰歲七月歸金陵而潛虛來告余曰詒孫死矣有吳生者至自青陽言其心疾至昨歲轉劇泣笑顛顛者一夕張燈書數十紙不休妻子問故曰告吳君此書致我友宋子方子既又索書展視一一自焚之闢戶出若將便溺久不

返妻子恠而迹之則已死村外小溪中頭面泥漬時余一子始殤意忽忽不樂及聞詒孫凶問出郭西向號而哭之不復覺子死之痛矣

潔先三年丙子以疾卒余與潛虛俱在燕南其邑子邵君羲書客金陵偶心動歸往省之既瞑復蘇惓惓以不得見余與潛虛爲恨羲書爲余言未嘗不流涕言潔蓄道德而有文章余意其爲天所生以扶樹道教之人而不得竟其業以死此理數之不可究測者然觀荊公之銘深父則古嘗有之若詒孫之孝弟純明粹然有儒者之質行而死於非命則自書傳以來吾未之見也使天下不知詒孫之所以死則無以白詒孫之志使天下知詒孫之所以死又恐傷詒孫之心此余與潛虛所以幽痛而不敢言也言潔詒孫皆有子雖幼頗能承父學恨余與潛虛困窮無聊未有以扶進而存恤之欲刻其遺文亦未得就近以坊人刊余文稿檢舊匪得此四義覆閱之詞義甚粗鄙然念得交于三君子自此始因不自棄四義向者自寫兩通一言潔閱一潛虛詒孫閱以硃墨別之言潔閱者留北平方允昭所數年索歸崐山張闇成持去潛虛詒孫閱者內邱王永齋持去而允昭闇成永齋先後皆奄忽矣念之終夜氣結晨起志之時己卯十一月朔日船過寶應書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三句後

余己巳歲試受知宛平高素侯先生辛未後從入京師先生命閉特室勿與外通大司成新安吳公謂先生曰吾急欲識此生吾擇生徒之尤者與子弟會文生能過我乎余以疾辭又數日召飲酒再三辭公因自訪余於寓齋余因先生以謝曰某名掛太學而部牒未過以賓客見義不敢也以生徒見又非所安請稍俟之公以癸酉二月禮先於余秋闈畢余始報謁仍執不見之義而公愛余益厚公解閉或問太學人材必曰有方生者將至矣耿介拔俗之士也吾未得見而知之最深用此見居門下者皆若有憾焉是題乃所以試教習諸生者余偶擬作篇末云云蓋感公知己之義也及余名過牒而公已去太學尋歸道山竟未得一見每與公子東巖兄弟言之未嘗不氣結良久也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以芳潔之物自比其體原於橘頌公之遭遇衆皆見爲芝蘭之萎折而公乃自比於西山之梅托根僻壤含華結實得自全其臭味振古忠良求仁取義之心皆可於公言見之

書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傳貴本作與鄂張兩相國王本作與鄂張兩相國文中略有字句不同三相國皆先生至交一書蓋通與三公而標題特舉其二故偶有不同觀傳貴本與清河書鈔正集與鄂相國論任滙甚書可知今標題從傳貴本文從王本以文義王本詳備且傳貴本世既共見王本世未見也集中新刻凡與傳貴本小有不同者皆據王本也斛衡識

苞聞出位之謀先聖所戒然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周官少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王與三公六卿以敘進而問焉蓋以食土之毛皆有忠君憂國之心而詢於芻蕘所以盡天下之耳目思慮以廣忠益也而士之義又與庶人異學先聖之道仁義根於心視民之病猶吾兄弟之顛連焉視國之疵猶吾父母之疾痛焉故先王之制使士傳民語則己所欲言得自達於君或因公卿大夫以達可知矣苞御論將以爲事莫大於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往歲西師坐失機宜僕先事爲公等言之而卒如所料其可悔者非一事矣主將不能料敵制謀偏裨不能決機應猝而偪兵絕塞日引月長茍非吾君吾相先定其規模以固根本而徐俟孽賊之瑕釁則異日之悔且有不止於是者苞竊兩朝聖主如天之恩辱兩相國知愛不以衆人相視苟知而不言是虧仁而泯義也故敢冒陳其大體惟詳擇焉

一古者守在邊塞而本朝之守在四十八家故謂準望小醜無事誅鋤皆慮備也懸軍深入士馬力竭彼更遷徙鳥舉則我師不戰而自屈且山谷阻深徑路盤互設以偏師截我輜重其害將不止於無功此有心者所同知有口者所共言無煩瀆告苞所慮者守非其法與無守等且將爲國憂而別生瑕釁耳古之制馭戎狄者必設閒示弱誘使深入而後能一舉而蹐之姑勿遠引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惟誘至昭木多故西師得而蹙擊之也往年之事偽主將好謀偏裨材武用昔人易將減竈之法設伏警備而大創之則其氣奪其謀沮矣即來寇者他部使孽賊聞之亦足以折其奸心明者不悼往事苟能懲此而定兵謀易前轍則未必非我國之福也軍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今若易攻而爲守則用其兵之十三用其財之十五而泰然矣十取其二則兵精以財之五養兵之三則士宿飽而能力戰賊不至則以休吾力而盡之於辦樹壘屯賊至則以逸待勞以銳擊罷既得人和又乘地利可使匹馬隻輪不返是謂廟謨精神可以折衝者也

一往年之事循數推理造謀者孽賊而寇掠者非盡孽賊之部也嚴冬沍寒地鮮宿草冰堅無泉安能舉大衆行數千里而襲人哉必青海鄰近諸番深怨年羹堯誘殺其族類陰附孽賊聽其指使而伺閒竊發宜詰責於軍將邊吏而數其欺蔽之罪且周諮博訪邊人歲市於諸番者必具得其迹其然則必以銳師進勦殲厥渠魁以彰天討但國威既立即可肆赦脅從開以恩信使畏威懷德而悔心漸萌乃可長久語曰強不能偏立智不能徧謀若欲斷絕根株恐不能盡其種類是愈堅孽賊之黨而益吾敵也

一自孽賊跳梁先帝命設守於阿爾太以護西北舊屬諸部設守於巴里坤以鎮青海新附諸部近聞大軍所駐過此各千餘里按以兵法急宜撤還故地蓋以言進勦則去賊界尚遠而馬力既竭之後輓輸倍難所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也邇聞變法糧至察汗瘦兒交卸更易車馬轉運到軍其地之人甚以爲苦恐亦未可長久以言設守則我軍撤回千餘里賊若來寇亦更遠千餘里其力愈疲其心愈孤而我師得還久駐之地衆心安定氣勢自倍兩軍各設左右翼去大軍百里駐以偏

師爲犄角之勢並築城堡壕壘再重可樹則樹之近泉則濬之壕外錯設梅花阬與品字阬賊至則所寇之地固守而無寇之軍更番出勇士數人篝火鳴礮夜再三警其營使驚起卽潛歸賊晝夜不得休息兼旬之內未有不遁者矣遁而截其歸途或衝其肘腋內外夾攻不盡殲必大創矣此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也

一兵不在多而在精況遠戍荒徼勢不能多但使將得其人士皆壯猛衣糧倍加樂佚輕戰則一可當十假而飢寒羸怯雖多無益且慮心怨氣餒臨敵恐駭一隊奔潰合軍搖心阿爾太之地羣山盤紆徑路回互我軍設守則形勢可據賊欲來寇則顧盼恫疑又喀爾喀諸部與彼世仇而託我宇下便於徵調戍守之兵大軍五千左右翼各二千足矣巴里坤地勢平曠餉道少近大軍可萬人左右翼可四五千人以情勢揆之戍守之地賊必不敢再窺主閫外者不徒尙健勇必得有文武材略識大體者駐阿爾太則於西北舊屬諸部千里之內其酋長之智愚卒伍之勇怯必周知之嘗試斟度而勸撫馭俾綏急能爲我用駐巴里坤則於青海諸部及近邊雜番必開以威信使知作慝則勢必翦除順服則永得安集而又嚴關塞互市之禁使其貴賤男女日用必需之物非誠附於我必不可得則賊黨日披而我軍之勢愈壯矣

一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內地且然況遠戍荒徼不獨各路徵兵心孤意怯卽召募於山陝腹內亦不可用惟極邊之民耐寒習苦天性勇鷙披甲戴冑負糒嚙冰日中而趨百里用以守禦則忍飢勞而能力戰閑居無事則習耕種而利興屯但人情非得厚利及有配耦不能使久居危苦之地凡應募之兵實係壯勇在軍則受兩人衣糧其有父母妻子本州縣歲給口糧五年番代仍補沿邊行伍與其家鄰近者且賞銀五十兩爲資本以贍室家其有願取妻子長住屯所者以兩口爲限官爲裝載到屯之日計口給銀俾轉資於獨身而倍受衣糧者十數年之後屯田大興丁男漸衆應番代者卽以在軍丁男充補田廬相望姻親作伍愛護身家衆心成城便爲金湯重鎭兩地主將必任沿邊宿將久著威名者偏裨必屢經戰陣或素有謀略者小校簡之行在能服百人始得爲百夫之長如此則爵必稱材而人思自奮矣巴里坤兵將專用漢人而以忠實滿大臣一人監督賜衞卒百人阿爾太則用滿甲士千並妻子以往如各省駐防之兵而使重臣將之宗室郡王監之其餘兵將亦用漢人凡耕戰責之漢將撫馭西北諸部責之滿將而勑以彼此一心協規併力毋得掩功推過則蔑不濟矣

一塞外凡有山之地其旁卽可耕種又民物所聚則天地之氣應之而燠熱河風氣早寒及
聖祖皇帝每歲駐蹕商農輻輳末年遂與內地無異山腰澗側皆宜四種百蔬其明效也阿爾太山谷迴互最宜屯田巴里坤雖無高山大陵尙有平岡小阜旁近土魯番之地水泉皆熱頗宜秔稻且無山之地但築短垣高至尋丈蔽遮西北疾風以護新生弱植之苗卽可有穫但人情習于偷惰而官吏視爲具文故未得其效凡利之所在人皆貪育宜著功令應募之兵除例給衣糧外但能力耕有穫歲終加賞以多寡爲差所收高粱莜麥可充軍食者官出倍價以糴之其餘蔬穀雜其以土性所宜自畜犬豕雞鶩官吏將校有敢侵牟強丐者毫髮以上必置重典如此則貪者襁負而至併力爭時而土利可博矣數年之後屯積既饒饋餉可減又關中沃野千里古稱上腴加以河泉可資灌溉故土人稱水田百畝可當山田四五百畝值歲旱荒且勝一二千畝聞鄭白二渠及寧夏涼肅舊興水田外如終南沿山州縣與鳳翔之岐山寶雞甘州之秦涼洮岷山泉川浸可引溉者甚衆但創始疏鑿非民力所能任若設專司選能吏依山瀕河所在相度發國帑就農隙爲民通渠引泉則水利可倍關中粟多然後增

價招商而漸致之塞上塞上粟多則轉運軍前較之輓輸於他省及
陝西腹內道齎減半此似費而實省暫勞而久逸之術也
一自古制馭羌戎惟恃茶絲布帛銅鐵諸物聞西北諸部惟澤望絕
遠不仰給於中國其餘蒙古雜番非此無以爲養生送死之具年糞
堯須川陝所以能使戰士盡力而民不困於供億者徒以私人販茶
布於諸番所獲不貲耳古者欲責邊將成功必使大饒於財蓋不饒
於財無以養奇策之士則不足於謀無以恤戰士則難作其氣不能
厚雄毅過人之士則不能責其臨敵奮死以爲倡況縱閒諜鉤敵情
非有重賞深恩能使出入於死地而不貳乎今出奇計宜禁一切出
口之貨而立四市西北諸部則立市於阿爾太青海諸部及雜番則
立市於巴里坤縱商賈轉貨而官司之非歸附
本朝者不許互市則近我諸小部不招而自來不約而自固矣其東
北舊屬諸部則立市於東邊西南徼外諸部則立市於四川雲南邊
界皆略計來市各部人口衆寡而量出之無使多取而轉販阿爾太
巴里坤市租即賜主將偏裨使繕戎器厚養戰士所謂事一而兩得
者也所慮道里踔遠途多侵盜商旅不前則仍於山陝沿邊酌立二
市而歲撥二邊市稅以賜兩軍各數十萬金然後諸用不匱但設立
稅格寧輕毋重嚴飭市司寧寬毋刻但使商賈爭趨番戎總至所獲
自贏從來司關嚴刻則正稅難充寬恕則遠近爭湊轉得奇羨此恆
物之大情不可不察也
一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此言壅蔽
之傷國也凡事皆然況行師萬里之外使士出入死地而軍情不得
上達可乎李牧守趙邊市租皆輸幕府日擊數牛以饗戰士所以守
不可搖而戰則大克也往年進勦士衆日不再食飢羸疾困凡解衣
糧軍器火藥歸自軍前者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其後我
皇上明目達聰量增口糧然猶未能盡飽也春夏之交阿爾太軍前
羣馬驚逸卒伍飢死數千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西北諸部惟丹
津王効忠
本朝諸部轉心嫉之喀爾喀徹臣汗部曲六百餘騎自軍前背主潰
回遇丹津王部落殘殺婦孺劫掠牛馬不能盡驅者猶剌傷之諸部
坐視不救聽其載妻子什物從容遠去則衆情居可知矣而自軍前
來者私語親故皆憂形於色及至公所則言四十八家樂從征調人
情如此凡事可以類推陝西承辦軍需十七年矣聞往年造車買騾
民閒所費逾官價六七倍不等我
皇上得盡聞乎猶賴
聖恩屢蠲田租故民力雖竭心猶能諒苟曠日持久勞費不息或遇
水旱實可寒心蓋壅蔽者凡事之大患而軍情尤甚此弊不除雖有
深謀至計無所用之二公必切言於
上凡先事蒙蔽後乃取露或訪聞得實者必置一二人於重典然後
遺文臣有器識者參軍事遇要事得陳奏與主將副將參相制然後
情實得聞而措注可無悞也
一我
皇上聖明天縱所以決計進勦聞因俄羅斯荷蘭諸國環澤望之西
北者皆與擊賊有隙而應
本朝時不可失以情理揆之疑奉使者甘言取好而非其實也往年
徹臣汗部落叛逃聞收匿者即俄羅斯俄羅斯久與我互市猶陰險
若此則其他可知聞擊賊所畏惟俄羅斯俄羅斯歲納貢獻或與俄羅斯要
約能禁擊賊侵盜然後互市可常不然則止亦牽制之一策若謂我
師深入諸部實心相應其爲犄角疑未必然
一古者官立監牧以頒馬政我
國家疆圉無外公私耕戰之馬皆資於口外邇來武弁空糧革除殆
盡犒軍繕器苦無餘財宜出自

聖恩凡大小武臣願販馬於蒙古諸番以自資給者不拘馬數入塞
過關毫釐不稅其餘商民出口販馬亦大減稅額且於山陝邊鎮酌
立馬市二五
勅諭近邊蒙古雜番期以四月九月將馬赴鎮具數報官任與兵民
交易亦毫釐無稅嚴飭鎮將約束牙販不得希圖小利遇馬到者多
勒減馬價若兵民不能盡買官給時價盡數收留散布軍屯蓋一次
失利則來者漸稀但得馬到者多則耕戰有恃官民交利且良馬盡
入中國即番勢漸弱欲爲寇盜益難而附屬中國不得不固矣
一聞大西洋去荷蘭國不遠西洋國俗所不可缺者惟內地之茶不
識俄羅斯荷蘭諸部亦賴茶以愈熱疾否果爾則與西洋人要約既
久與中國互市必爲我通荷蘭諸部俾與我同心探賊東來即出兵
以乘其虛果能摧破賊軍或牽制使不敢動我國歲以金幣各茶凡
所寶貴之物酬之若受吾約則賊必相猜而不敢輕動西洋人若不
用命即不許互市必深懼而求得其要領矣又茶之爲物輕細易運
凡閩廣海關出茶宜有定數不得多載以防轉販
一從前因罪發往邊外屯田職官吏民宜以
聖恩赦宥輕者還籍重者安置別省蓋士大夫素知禮義繫心室家
宗族當無異志若凶狡小人孑然一身寒苦飢羸必懷怨忿竊恐日
與番戎往來黠者誘之或潛探軍情或逃奔爲用異日必爲邊境生
釁造禍漢之中行說宋之張元李昊亦前車之鑒也
昔唐太宗元世祖皆百戰而得天下智略如神將良士武師行有律
異代莫及焉太宗之征高麗世祖之征日本或土壤相接或舟楫可
通然且殫力竭財亡衆無功以成大悔徒以攻守之勢殊客主勞逸
之情異耳苞於西域山川形勢及軍中情事未得備悉第就傳聞一
二以意揣度自多未中然循數推理斷可信者則攻守之本計耳苟
欲刻期進勦窮其窟穴則形勢甚難恐未能必達昔年額倫特之師
可爲明鑒若未能必達而更懸軍深入運餉倍艱經年累歲無傷於
賊之毫末而我已重困萬一四十八家心離於征調秦民力竭於徵
輸諸番窺伺別生事端何以善後二公不於今日懇情開陳以定
廟謨異日情見勢屈
聖主責言將何辭以對謂計慮不到則非所以副委任之專若知而
不言更非至忠體國之義即今衆口嗸嗸愚者直歸怨於二公其明
者則深望二公之能轉移而或無由自達或可以達而不言苞臥病
兩月氣息厭厭自念生世幾何既爲知己懷憂而喑默自便則愧負
此心故於伏枕呻吟之隙日記數語涉月而後其略粗具欲藉手於
二公以報
兩朝聖主如天之德而亦以答二公夙昔知愛之深曾子曰鳥之將
死其鳴也哀惟鑒其忱恕其愚直而審聽之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考工記云善溝者水漱之明嘉靖中潘公季馴以治河顯名論者以
比禹功其實不過引山東駱馬諸湖之水入黃河東北岸以盪其沙
引洪澤湖之水自清口入黃河西南岸以盪其沙用是黃運安流百
有餘年自康熙初年總河靳公開中河以避糧船溯黃而上百八十
里風波之險於漕運實便而清水之出東北岸者下移百八十里地
平而流緩不能復刷北岸之沙由是河身日墊而高歲加黃堤以防
其決繼事者莫知省憂以致康熙三十年後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下
河州縣歲被其災
聖祖仁皇帝指授方略命張公鵬翮塞高堰諸壩疏清口引河四十
餘年漕運客商皆便此其前鑒也
一自靳公奏請自淮安至揚州運河止宜每歲加堤不必挑濬永著
爲例淮揚士民萬口同聲謂堤與城並人將爲魚鱉怨詛百端某嘗
譬曉之曰靳公知河道者也舊制冬三月閉天妃閘以濬運河以黃

運河身相等故可濬耳自中河既開徐州以下北岸無潄黃之清流河身日高安得不每歲加堤以防潰決乎黃河加堤而運堤不加則自黃入運勢如建瓴清水雖大亦不能敵黃而濁流之灌運必矣況又濬而深之乎其士人終迷不悟不料有倡濬運之謀者而其害立見矣此目今運河病證之最難救療者也將來必仍每歲加堤如靳公初議然後其患可除然非增築堤基廣厚加倍其上難更加堤雖強加之亦難成而易潰此理勢之必然也

一明時有欲洩洪澤湖之上流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潘公季馴以爲中亘山麓必不可開況上流洩則淸口入河之水弱而不足以敵黃此百年以前之形勢也自康熙末年河決武陟入洪澤而湖之淤墊幾半矣目今湖水小則不足以敵黃大則漫高堰而衝下河諸州縣漕運亦爲之阻若上流可洩於江則開建石閘十餘所水小即下板實土蓄水以敵黃水大則量開閘板以洩暴漲實此時之良策但開鑿山麓甚難必數年而後成功苟可行不宜畏難而蓄患也

一水土之性必土著者民乃究悉其原委明潘公季馴自言嘉靖中受命治河道憂懼無措所至即進羣叟與長年三老而問之乃知河性喜故三已四起終以此成功兩年來淮揚土人皆言新開河口闊壩乃故河督靳公曾用之而未見其利者其後張公鵬翮再三審度始定舊閘黃淮相安四十餘年自開新閘害已立見萬口咨嗟倘可專己護前而置漕運之險艱下河數百萬生靈之阽危於不問乎黃淮異漲必在伏秋春末夏初水勢中平即新口舊口皆可通行亦不足恃試思有明中葉潘公季馴承淮黃並決之後修復故道而安瀾者百有餘年康熙初靳公易之別開新河釀成河身日高俯臨城郭永不可救之患遂寗張公亦承河防大壞之後修復淸口故道而河沙漸散海口復通後人守之安瀾者已四十餘年柰何堅信一二愚妄人之言而欲掩已見情形行旦夕難保之危道乎目今兩河乘兆皆言大有益於河者莫過於張公所築磨盤埽宜急復之最有害者莫過於新築之攔黃壩急宜毀之河督仁明豈難從民所欲特恐造謀之愚妄人復進兜言變亂是非以虧賢者之德業宜苦口以忠告之

與鄂相國論薦賢書

聖主求賢之論殷切感人但其中尚有宜分別者如湯陸二先生湛心聖學深明古賢以道事君之義誠難多覯若陳璸不過絕包苴守官箴無一事可稱彭鵬晚節且私利身家矣目前已蒙
上知者如徐士林王安國宜任正卿陳德榮魏定國晏斯盛久據吏治使爲巡撫可保境內和寧雷鋐陳仁熊暭吉列於九卿遇大事必能陳義不苟凡此八人以視陳璸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告歸不出者如西安太守王紹文沈於下僚者如莊亨陽之勁直王之銳之孝友純篤鍾畹之澹然名利黃世成之好學砥行如或進用以視陳璸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他不知其才識志行而不受一錢如李梅賓者尚不一而足以某一人所灼知如此果能實心搜揚何患無人古之人豈能借才於異代哉九卿不言無怪也公若不言恐
聖主自此有忽視天下士之心所關不細望必上章列奏或進見面陳存此論於天地之間即異世而下可使人聞風而興起且使蔽賢者內自慚而外懼公議中材勉於爲善非公不能用此言非某不敢以此聞於公惟鑒之

寄言

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朱家海漫入洪澤湖時滄州督河僕告以障塞黃流入湖之口急於塞決河滄州深以爲然而尋即世繼事者遂以黃流入湖而清湖中見田數千頃爲瑞則此時已成不可治之疾矣今淮揚徐泗之民惟知歸怨於高公拆磨盤埽開新閘不知淮流漲

溢成於洪澤之淤墊者十之七增於清口運河之淤墊者十之三士人之議及友人之書附覽筆博咨審察若果有當則以至誠開導任事者告以萬口同聲而吾兄亦實見其宜然萬不可言聞之於僕緣高公移閘坼墩時淮揚士民積薄爲厚聚少爲多而言其誤洋溢於京師僕與高舊好再書爭之而事已垂成不得已以告於吾君西林出視河又切言早宜修救不意西林至淮旬月中水落波平轉謂僕所言不實以至有今日日今舍士人所建三策雖神禹復生無能爲謀蓋非利害切身積久考驗不能灼知水土之情非實有與民同患之心不能以身任利害僕見惡於九卿要人自廷議北河始僕謂非於淀外別開一河導濁流直達海口則憂無可弭要人曰子書屋中人也顧總河李宮保之明達久諳河事吾輩乃絀所奏而用書屋中議如無成功孰任其咎僕曰其然諸公連章治某之罪可也不得已乃私於用方及西林鄂公參用僕議之二三數年中幸無大決及直督決計復霸州固安故道則不崇朝而災及於田廬矣蓋故道本不當改既改至數十年後地形人事物理大異於前必不可復用方解任與僕相見於京師乃曰吾今而知子淀外開河之議終不可易也夫以用方之實心爲民與僕相信之深尙不能全用僕議於治事之初蓋隱伏之害與剏建之法惟水土爲難先見若吾兄不能得於同事者則惟直陳於

聖主除蒸黎之沈憂建百年之長利雖以身任怨惡可也且既入事中此時不言他日情見勢屈

聖主責言可以不知謝乎況衆口嘵嘵安知無以上達者餘不贅

與謝雲墅書

南歸時未得晤語接手書幷贈詩氣意懇悃惻惻感人至援皇天信斯文之不絕三數誦之不覺胸氣勃然發動僕十年來辛苦不休屢摧折不以悔退者幽默中實以此自恃不意自足下發之也僕學與時違加以性僻口拙與世人交不能承意觀色往往以忠信生疵釁在京師數年見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鈍直而遠且憎之者又寡矣足下獨相察于幽默之中而愛之厚如此何用心與世人確然異向也然僕竊有懼焉古之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者多出於賤貧羈旅憔悴之人非以其心無所繫於事用功專而日力暇乎賤貧羈旅憔悴未有如僕而用功之不專日力之不暇亦未有如僕是僕徒抱古人之憂而失其所可樂也僕以窘窮授經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資求於人不得任胸臆雞鳴而起傭精越神舍己所務以事人之事其得執古人書沈潛反覆者計唯山行水涉旅宿餘閒與夫嚮晦獨坐人事歇息之候耳而又嬰久痼之疾每作輒數月坐起眠食昏憊不得寧世閒百物人情所喜好者賤貧羈旅憔悴之身既一無所覬獨於古人之書自謂可以飽足其嗜好與世無爭而其艱難不獲行意至於如此彼造物者之苦其生亦甚矣哉夫古之人固有崇高顯榮事業功德光著於身而又得優游于文學以永其沒世之名者矣蓋天之所與不惜多方以致其厚如此則所薄者惡知不徒以坎坷屯蹇苦其生而幷不使發憤於文章亦有所立以自表見哉僕恐足下之望僕者深而所以信天者太過未見其誠然也僕以十月下旬到家八日復飢驅宣歙閉風雪寒苦臘月來歸開春將游吳中幷棹浙東西未審與足下繼見何時胸中之思不能宣盡頓首頓首

與劉函三書

苞白自君侯出官廬陵僕顛頓東歸潛伏荒江與外事隔絕邇來京師始知君侯到官數月旋復棄去歡豫忭蹈不能自名僕旣于今人中得君侯而中心疑者復四三年乃今釋然大暢夙昔慕用之心而悔小人隱度之不當君侯君子也敢不究悉所懷始者與君侯相見江淮閒得聞所以去官之由後過池陽徐生爲言其邑劉侯悼爲吏

者不得行意動以戕賊其民視去其官如機阱僕聞而慨然以爲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乃今復有其人及至京師遂與二三同儕交相傳說嘗顏據臂稱于多人之中以醜頑鈍叨穢之徒既而君侯復至京師待補諸君驚愕走問于僕曰四三人僕雖爲君侯解于諸君而私心惴惴竊懼君侯之不實吾言也遂爲文以道前事之善且要言焉屢置懷袖中相見則蹙踖不敢出非敢以世俗人疑君侯僕竊有所懲也僕自客游以來所見當世士大夫不少與之處言理道或論他人出處去就其言侃然其狀毅然雖好疑者不忍謂其欺及觀其臨事或至近之理蔽而不察微小之利繫而不舍今君侯當官而僕以棄官爲文好忌諱者見之必以爲不祥之言而今而後始可出吾文以相示矣君侯實爲君子而僕自虧知人之明僕以愧于心然君侯之言可以復于僕而僕之言可以信于諸君數歲以來所願望而不可必得者此也聞君侯定家金陵與敝廬相違數武惟鄰是卜僕今得所歸矣杪冬到家相見不遠先此馳候不宜

與某書

僕與吾子孩提遊處如兄弟自僕餬口遠方十年不再三見而吾子所以交僕之道若異于往時豈僕有所得過邪疑焉而不敢請非所施於吾子與僕之閒也往者僕在江南聞吾子入京師處虞山翁尚書門下名譽藉藉公卿閒及僕至京師或告曰子知某所以交於尚書之道乎有某人者於尚書言無不行素嫉子某於稠人中數詆子怪僻謬妄以啗之其人果欣然願交以此得志於尚書僕曰怪僻謬妄吾或有之吾友偶道其實耳既而告者同詞僕退而思曰記不云乎曾子困時嘗欺鮑叔叔終善遇之吾友親老家窘空尚書力能振之徒用我爲質以苟慰某人者耳其心豈非我哉既而見吾子相歡如平生遂不復疑乃者褐甫謂余某短子每顧我而矍然大山亦云吾子言僕好忌克與人相鎮以名僕聞而惕然子短僕於他人僕何敢疑二君子之言然則子真以僕爲不肖矣僕誠不識子之所謂名者何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修身立言以有望於後則百世之人不可欺雖忌克無所用也若雕文騁辭以誑時無識者而取譽焉又可以爲名乎且忌雖不肖之心其發必有由未嘗田弋豈忌獵者之有獲哉吾子其未之思乎憶兒時與吾子嬉戲北山之陽坐草閒歌呼相屬未嘗知有學問文章今乃以名相鎮邪僕與宋劉二君子雖以道義相砥勵而爲交未若吾子之久故也僕有不善吾子豈不可面責之而必借二君子之言以相警哉僕與吾子非可以離異之交也不敢匿所懷惟吾子示之

與喬紫淵書

僕生平不喜爲人序詩今爲足下強發之以曩者詩句相規之切以爲報也篇中有一二須自明者在足下好古晰于文律豈復有疑恐時人怪之可持以解其惑耳昔歐陽公嘗自發所以爲文之意而深恨困于羣愚然所辨皆立言之意愚者昧之無怪也近人好爲詆訶凡稱謂之一定與字句之裁于古者己所未諳皆極詆不疑誠可歎也子者男子美稱秦周以前風氣質古儕伍得爲君臣之稱故諸子之書有稱時人曰某子某子者唐宋以後討論益密凡口語呼子代爾汝也筆于書非其師不稱某子不則其生平道術所宗無泛施者僕嘗爲朋友作文稱某君或譏以爲薄且疎之之詞不知王介甫序其舅詩蓋君之韓退之稱柳君崔君乃子厚斯立也所字義兼虛實童子習訓詁者所共知僕庚辰試禮部文有同功異所乃荀子正名篇語而一時譁譁謂以虛字斷句如見怪物不崇朝而徧于都下足下所目見也夫諸子之書閱者或不經意若所字斷句則五經四子中可按者以十數卽不本于荀子而以意爲之亦無可援怪也篇中吾有所見子詩以實字用本史記趙世家時人見此僕毋乃又負前者之謗邪僕又嘗與同學張彝歎過時鞏齋中几上列某君文集極

推其經學僕信手翻見其輓詩以龍輔作㕘韻詫之其人自護因稱曰引用之誤雖古人有之僕曰六朝詞人有之唐宋作者吾未之見也其人求勝不已詰朝過我曰韓子送陸歙州序專而不咸曾成王碑𥥆黄梅鐘廣濟使今有此子其或恕之僕曰不咸見左傳又見國語又見諸子書不可悉記曾子小匡篇𠞰令支斬孤竹韓師其意也况此類即意爲之亦造言之奇非引用之誤世人少見多怪有爭氣而不可與辨如此僕非畏此輩人譏訕偶牽連及之以發足下之笑耳然足下能謹藏吾文而勿以示世之人則愛我尤厚矣引筆不覺盈紙無復檢局惟鑒之

與吳東巖書

苞白前月中聞足下南歸一書附遞卒馳候接手教具悉别後動止甚慰又聞褐甫諸君欲刻足下所爲時文此僕私懷所素蓄也僕許序足下之文數歲而未報者非敢慢也凡吾爲文必待情與境之自生而後能措意焉重其請則發之愈難是以久而觝滯而今則雖欲爲之而勢不可也僕往在京師十年以時文序請者未嘗一應蓋謂文所以立義與意也時文之爲術淺而蘊之可發者微再三序之其義意未有不雷同而相襲者矣况局於情勢違其心以枉是非之正而交相蒙尤立言者所禁也自癸未爲朱君字綠張君彝歎刱爲之遂不能復卻數月中所作至十餘篇雖不敢過違其心而困於義意之無措者屢矣其許而未及爲者尚倍之而謝不爲者不可勝數也因此爲戒以正告於朋齒非特著一書義意有可開闡者不敢承命爲序守此而不變已數年矣今若爲足下復發之是資未爲者以相責之分而後更無以謝也足下與僕交厚而文又甚工人將疑僕有擇而爲之其視發於他人得過必甚焉或謂僕當爲足下作序而還其時日既而思之亦欺德也文之意義必緣情與境而生使僕爲此於數歲之前其情與境必有所發矣今既過而追之則情與境非真而義意無由立也足下擁貫經史所注古詩子史皆卓然可以行世僕出荒言以附不朽未爲無日若時文之工則曩與褐甫篇疏而句訂者不少矣又安以序爲哉僕生平自期無不復之言深悔爲此不早致負諾責惟足下愛我之厚當能鑒察不宣

與熊藝成書

辱書命序所爲時文僕週年自禁非特著一書者不爲作序非敢要重緣以時文來屬者多力有不給非此無以免責讓也所惠教檢閱一週既駭且歎足下齒甚少足不出戶庭而觀所爲文已似深嫺於世事者取材之博用意之精雖與老師宿儒較其毫釐分寸無不合焉以僕之久故亦未知足下所造能至於是也然古人有言善養生者在鞭其後爲學亦然僕始見虞山陶子師示以時文子師曰吾不願子爲此吾亦無暇爲子決擇也僕曰子柰何號爲時文之家而言若是子師曰固也惟子如聽虎者變色而心知其痛也惟子如賈者過盜於中山而盡失其資故呼後人以勿由而不覺其聲之疾也世之人材敗於科舉之學千餘歲矣而時文則又甚焉唐宋文家世所推者八人自蘇洵外未有出三十而不登甲科者也蓋天將誘之以學必使其心泰然無所係戀而後功可一也其英華果銳不銷鑠於叢雜猥鄙之物然後氣不挫而精威強苟無七君子之遭則決而去之如洵可也僕時心感其言顧如傭隸備極困辱終不能離其故地日思自脫以至於今而犬馬之齒已不後於子師見語之歲矣每恨所學無似輒悔不用其言遇朋游中資材日力足以有爲者必舉以告之而聽者多漫然蓋其所難在決而去之也今足下爲天所相而與七君子者同其遭使僕不發此於足下則爲失人足下聞此如衆人之漫然則亦爲失言矣以足下之銳敏苟用所盡心於時文者以從古人之學僕任其將有得焉異時特著一書藏之名山而使僕序之則僕亦可挂名簡端而無所還忌矣僕與足下非一日之好故敢

發其狂言幸勿以示外人

答劉拙修書

承示馮君詩說命質言其當否愚因僕于朱子詩說有所補正恐其異趨故以試之此吾兄藏心也僕說詩雖有與朱子異者而所承用皆朱子之意義至馮氏紕繆本不必爲吾兄陳述然往聞吳中人甚重其學姑因吾兄所舉少發其誕使宗之者有省焉馮君之言曰朱子說詩只成山歌巷曲絕不似經異哉雅頌二南就令鄙俗人說之豈能使成山歌巷曲若變風之鄙俗者必曰此經也皆合于韶武則朱子所云不知以教何人用之何等鬼神賓客者也又曰詩人不以比興分章如朱子則所謂興者皆重複無謂朱子說詩以意義切附者爲比其全無交涉與少關而不甚切者爲興未聞以複者爲興也詩人雖未嘗先以比興分章而及其既成則或出于比或出于興不可比而同至複而不厭則本文固然楚辭及漢魏詩人猶師用之馮君繼不解亦不得爲朱子罪其他無稽之談尤背誕不足與辨也僕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果當則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而世人多曰吾欲云云所以病也僕嘗見楚人某于廣座中議論風發詆朱子無纖完座人無不變色動容者僕徐進曰君所不足朱子者可實指乎其人首以變易小序爲言僕曰請舉毛詩義若者如彼若者如此而君自決焉至十餘發僕避席而請曰其然則繼自今願君毋詆朱子凡君所可皆朱子之說也所否則小序也然則朱子之說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明甚矣其人意阻竟酒默然凡馮君之說皆此類也乃小序與朱說兩無所用其心而漫言以欺世者也僕生平不喜道人文字短長以馮君所言關于經義又爲吳中學者所宗恐波蕩後生故質言之有不當者望吾兄反覆焉

與白玫玉書

僕少誦書史竊慕古豪傑賢人求之鄉里閒惟劉君古塘張君彝歎有狷者之操因就而友之然嘗惜其規模過隘長遊四方所見當世知名士不少未有如古所云者而二君子且倜乎遠矣及與足下相見至再三退而自喜以爲乃今始見二桼豪傑而二君子常疑焉及僕禍起倉卒大吏中夜閉門會鞫勢若湯火近者糜爛足下微服冒衆隸相調護既就逮爲紀家事拮据藥物以供老母逾年如一日二君子始以僕爲知人今賴

天子仁恩及於寬政二君子及衆咸冀作計御老母而北已於二月下旬抵京故特馳報俾足下胸中痞結早得消釋也方秋中僕在塞上忽聞賢兄下世蠢然心傷寢食不能自克者久之念賢兄忘長吏之勢與僕爲布衣交勸善規過孜孜若不及戊子己丑閒僕數歸故里吏事之暇輒相呼言笑連晨夕今遂成異世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惟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古之人當朋友燕樂之時而豫計及此有由然也足下久無四方之志然望以僕故附知交車馬之便一至京師足下試思與僕訣江寧縣獄時意中料僕作何狀今幸不死又免四裔之投相去三千里豈可使此生不再相見邪僕知足下聞吾言將中夜以興徬徨衢路而不能自已也僕鬢髮已白十之五六想足下尚不至此願努力自愛西望於邑頓首頓首

與劉古塘書

得手教隨奉答首夏復致書并古文付徐于皇想尋已徹前示云去年曾兩賜書訊之于皇無有也而僕寄兩札後絕無音耗殊不可解退之嘗怪時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每用自懼願與二三君子交警之近聞彝歎去浙叩所由乃以書院課文吾兄每易其次第及封入俾自定則久而不發吾兄天資孤直僕所心畏然亦有用意過當者以彝歎之智豈猶不能定課文之高下果有不當豈不可面商而顯易置之彼爲人師不能主決課文尙何顏面立於諸生之上邪又聞徐中丞爲彝歎買妾而操拒固辭尤可駭痛僕爲此進規于彝歎屢矣

皆曰無其資今得賢者代為部署而復避去何以見先人于地下邪僕于彝歎切直之言已前盡不敢復致書吾兄尚宜自引過而申勸之二君子行誼僕無能為役而改過之誠交友之忠敝則有可相觀而善者願足下平心察之兼以語彝歎上圍近者行身植志頗能堅定否為我道薄遽不暇別為書所欲切劘即所進于二君子也

與劉紫函書

昔見吾兄居季弟之喪隤然氣盡得長籍凶問即為吾兄憂今子之病吾昔日所屢經也若之何若之何每念窮愁抑塞以及疾病憂患在吾輩處之頗無甚難而造物者必使天屬凋喪以糜爛其心腸則降罰亦稍過耳吾兄所遇信為慘痛然倘其順而常者若僕邇年為人數中不足置之人死不足塞責而又不可即死猶逐逐衆人中語言飲食每見天日之光輒悚然自愧畏所以措置此心者不大難乎行身至此尚欲抗言先聖之經以示來者即此自覺愚妄無羞惡之心但念先世四百年為濟門一旦以別族疑罪盡室播遷不得奉邱墓惟於斯道粗有所明使後世讀其書而知其所承學於祖父者猶或可覆蓋前行之惡耳來示云子弟中近頗有好古者此不獨為劉氏光即衆者所述亦庶幾有所付託矣長籍到官已七月僕作誌時未得其詳其可傳者幸明示之當更表而碣焉古人修辭貴立其誠以闕之晚而覆書之與前誌不相悖也會見無期惟各努力自愛東望於邑如何可言

與陳滄洲書

南豐曾氏所謂蓄道德而有文章者當吾之世惟明府兼之先母得銘不肖子所藉以覆蓋者多矣前所呈行狀尚有未盡者先母性惻怛僕婢負罪必求其情而得其所可矜苞兒時見婢某竊蔬材匿戶下以告母徐曰彼自需用耳非竊也苞兄弟三人弟早夭兄亦多病歲己卯苞舉于鄉母泫然曰汝兄弟倦遊始歸汝自今又不得恆在吾側矣里中某官母七十歸為壽踰月其母趣之北上吾母聞之曰是謂不有其子也苞與亡兄以窮乏常客遊燕齊母積憂思晚歲成心疾每作必命苞扶持登城東北望惘惘不能歸蓋苞兄弟遠行時母心神逐而往也誌銘每事必詳乃近人之陋古作者每就一端引伸以極其義類茲更舉數事恐或有感發非以多為貴也

與徐蝶園書

首夏一札寄候想尋已徹某夏中病幾困入秋始少閒然髮鬚黑者無幾茲矣行與心違俯仰內疚不復自置人數中想亦知己所心惻也浙中水災得上達足覘賢者能急民病救荒之政古人多有然某所目擊無益而有害者莫如設廠作粥蓋飢寒之民離家就食晝暴夜露或遭風雨必成疫厲不若用曾子固之說計所應得一舉而賑之尚微有益也每見大府賓客家僕出在外必生口語近聞北新關併歸節下勢不得不遣人分守津隘所望時加督察蓋往時關吏自府道以上皆得糾詰商民大刻尚可訴之大府今併歸大府則無一敢言者矣儻付託非人則課滲于隸胥而怨歸主者所關不細大君子設施必各有條理而變拙之人倘復云云者恐利權所集壅蔽者必多方也楊孝廉三炯以不得志於禮部自効南河洗手奉職屢障險隄自河督以下皆知其才而委署題補輒歸捷足者蓋積習使然不識可昌言以達之否當官榦實之才耳目中甚少如楊君者守一職則能一職在一方則利一方今將老矣而蹉跎不進大君子愛惜人材為國家樹根本不當以為分外事故敢私布之非為楊君謀也

與龔孝水書

蒙語王生論以不宜過舉先儒之名不勝刻著僕以治經與胡公所見多別又怪其於召陵之盟謂齊桓能以禮下楚庶幾王事於紀魯禦寇之師責以憤然與戰非已亂之道竊疑曲學阿世心不能服而口不覺衆之然及聞誨言考公生平志事若揭日月而行愧悔之深

若負瘡痏蓋未詳古人本末而妄生疑議乃心體之病非口過也久不奉教于君子閉門孤學轉增其放自今當痛懲艾仍望時時訓迪抑其邪心庶幾不至冥行而自以爲得也

與王崐繩書

苞頓首自齋中交手未得再見接手書義篤而辭質雖古之爲交者豈有過哉苞從事朋游閱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處有如吾兄者乎出都門運舟南浮去離風沙塵埃之苦耳目開滌又違膝下色養久得歸省視頗忘其身之賤貧獨念二三友朋乖隔異地會合不可以期夢中時時見兄與褐甫輩抵掌今故酣嬉笑呼覺而怛然增離索之恨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飢驅宣歙閒入涇河路見左右高峯刺天水清泠見底崖巖參差萬疊風雲往還古木奇藤修篁鬱盤有生氣聚落居人貌甚閒暇因念古者莊周陶潛之徒逍遙縱脫巖居而川觀無一事繫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鬱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苞於此閒得一畝之宮數頃之田耕且養窮經而著書胸中豁然不爲外物侵亂其所成就未必遂後於古人乃終歲僕僕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顛頓怵迫或胥易技係束縛於塵事不能一日寬閒其身心君子固窮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誠恐神智滑昏學殖荒落抱無窮之志而卒事不成也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則由此而四十五十豈有難哉無所得於身無所得於後是將與衆人同其蔑蔑也每念茲事如沈痼之附其身中夜起立繞屋傍徨僕夫童奴怪詫不知所謂苞之心事誰可告語哉吾兄其安以爲苞策哉吾兄得舉士友閒鮮不相慶而苞竊有懼焉退之云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願時自覺也苞邇者欲窮治諸經破舊說之藩籬而求其所以云之意雖冒雪風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廢日月迅邁惟各勖勵以慰索居苞頓首

與劉言潔書

僕北發時曾寓書褐甫以問未得息耗心常懸懸僕以四月中旬至京師曩者南中故交分散殆盡出見諸少年佻達輕靡爭玩細娛逐微利終日羣居漫爲甘言鄙詞以相悅僕於其閒噤不得發聲因念與吾兄同在京師時見時輩剽竊浮華以干時譽蹙蹙然惡之不謂今之所見更異于昔也五月中去京師授經涿鹿所居左山右城岡巒盤紆草樹蓊翳四望無居人鳥鳴風生颯然如坐萬山之中平生所樂不意于羈旅得之暇時登城遙望太行西山氣色千變下視老農引泉灌畦天全而氣純意欣然慕之因悟十年來好古學文辛苦勤厲古人或無以過而所得未有若古人之可以久而不亡者道之不聞而不有諸身之過也道之不聞而其言傳自古至今未有一得者也身則無是而強爲聞道之言則其出也不能如其心而其傳也人能知其僞即以僕身言之去膝下色養而思以所得于外者爲親榮皆古人所明戒而躬自蹈之其他行身處世道載古聖賢人之書口則誦之心則知之而行則背之者甚衆如此而不悔悟不獨古聖賢人所羞雖欲其身無媿于山農野人將不可得既以自懼亦願吾子之思之也僕先世有遺田二百畝在桐山之陽歲入與佃者共之故不足給衣食使能身負耒耜蓺麻菽畜雞豚便可贍朝夕之養伏臘潛深而疲疴疊嬰筋骨脆委不能任力作獨行遠遊乞食自活窘若傭隸有終身不息之役閭子之鄉有先民遺風子弟敦樸儻爲招學子數人稍有所資以釋家累且息于近地漸可爲歸山之謀君子成人之美況吾兄愛我甚厚當不以爲後圖苞頓首

與賀生禱禾書

賢到官學計已浹月學子中聰明秀傑有志於通經希古者頗得二數人否所留四書文一帙已閱一過大概有所感觸而後爲之借題以發攄胸臆明季幾社復社前輩文多如此其後行身強半有氣骨但以賢之銳敏宜乘年力方盛而盡之於經書古文庶幾濟於實用

而垂聲於世亦當十百於時文即官學中亦宜擇其少有志者使各治二經治詩者兼春秋治書者兼三禮暇時講問資治通鑑所載歷代政教賢奸已事管吏吾所云多備規軸也異日人材必由此出餘不宣

與顧震滄書

近世治經者有二患或未嘗一涉諸經之樊前儒之說罕經於目而自作主張以爲心得不知皆膚學舊說前賢已辨而紬之矣或撫拾陳言少變其辭氣而漫無所發明吾子寄示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覽而愼取之其辨古事論古人實能盡物理即乎人心此僕所以許爲之序而不辭也而負諾責以至於今則有說焉鄒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初成屬余序之愚自忖于易概乎未有所明覺虛爲讚美之言無質榦可附以立也高淳張彝歎少與余共治春秋及書成以道遠難致要言他日必爲之序今僕治儀禮九易稿而未能盡通若舍己所務究切李張之書則力不能給後二故人所屬而先新知之請則心不能安故南歸後新安程起生晨夕相見而所著易通至今未序也若天幸儀禮之業得終李張二書既序當次第及之太倉顧玉亭亦言有詁釋古書數種欲寄余訂正聞其身近已淹忽歐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洵可悲也不識其書已成否吾子與久故宜問其家人餘不宣苞頓首

與韓慕廬學士書

自昌黎韓子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揚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士之取名致官有所希於當世者莫不挾此以要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不得已而強應之前與後兩非其人而交相蒙以苟爲名或迹勤而意不屬或交合而道無可稱苞竊恥之往者壬申與同邑錢先生飲光道遇楚江言閣下有書極贊苞所爲文苞心識焉昔歲客遊京師適會閣下敎召至闕逡巡踰年未嘗敢以足迹接乎堦墀閣下以大雅之業刻刮俗學振起吳會之閒數十年以來絕徼荒陬被儒服者莫不挾冊咨嗟望若雲漢其在京師布衣羈旅之士尤欲得一言之譽矜而誦之以自張於朋齒獨苞與閣下未見而相知積數年之久幸而合併於一地其勢可以相通而猶逡巡於一見者蓋自懼所學之無成而無以厭屬乎好我者之意也其後宋子潛虛爲言閣下辱問至於再三不獲已以其未成之業質於左右而閣下乃深進之以謂深山窮谷尙有能者權匿潛藏而無所窺尋其聲迹或未可知至於耳目所及無能敵者苞聞之怵然不克於心夫天下賢人君子而於我有溢美之言雖或有所試以知其將然而旣以重遠之事屬我則在我懼其不堪而其人亦將卹焉憂我之無成苞自童稚未嘗從黨塾之師父兄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及年十四五家累漸迫衣食不足以相通欲收召生徒賴其資用以給朝夕然後學爲時文非其所習強而爲之其意義體製與科舉之士守爲法程者形貌至不相似用是召謗於同進屢憎於有司顚頓侘傺直至於今而幼所治古文之學日亡月削寖以無成語曰物之至者不兩能二數百年以來古文之學弛廢陵夷而不振者皆由科舉之士力分功淺末由窮其塗徑也而時文之行必附甲乙科第而後傳終始有明之代赫然暴見而大行者僅十數人而此十數人者皆舉甲乙歷科第者也其閒一二山谷憔悴之士窮思畢精或以此見推於其徒發名於數十年之閒而若存若亡侵尋沈沒以歸於盡蓋由其用無所施於他事非舉甲乙歷科第科舉之士常棄而不收不能自張於其時安能有所傳於其後邪夫時文之學欲其可以傳世而行後其艱難孤危不異於古文及於旣成而苟不爲時所收則徒屬其心而卒歸於漫滅可不惜哉若苞之爲文其不篤於時以自困躓效已見於前事矣常欲決然捨去自放於山林不復應有司之舉以一其耳目心思於幼所治古文之學而家窮空資求於人使斯言一出便爲怪民當時無所用

其學生徒不欲聞其言雖欲為黨塾之師鉤章斷句以贍朝夕且不可得其不亦難乎抑又有難者誨人不倦古之道足於己而思以同其所得於人者也若苞者方當從師務學之不暇而違心拂志以事此者且十年餘每當發書翻覆生徒小大更起問業廢輟數四不能終卷講畫既畢神志秏然衰竭如物緘封不可復出日復如此何由得見古人情狀苞有先世遺田百餘畝在桐山之陽歲無旱潦可食家人之半使更得相知有氣力者少潤澤之使其身寬然無求於人便可屏百事抱書窮山以竟其所志顧世有力者既不相知而相知深者又力不足以振之混混塵事中傯然若終身之慮雖欲不為衆人以沒世不可得也私心所蓄素不敢為世人道偶然感發不能自已言非其量惟閣下愛我之厚進我之勤當不以為狂惑懇悃之私不能宣備苞頓首

與慕廬先生書

逾歲以來未得以書問自通緣家兄疲疴癯瘦無暇不意昊天不弔遂使不得延其一日之命以亥月二十一日泯焉長逝先兄之生也二十有七年自成童以至於今於古聖賢人之道無分寸之不合而獨困於修短之數此天不欲封殖善人使人之類有知於先兄何恨獨令生者無以自處此心耳先兄於苞自六七歲時即同臥起課以章句內有保母之恩外兼師傅之義乃自少有知識即各奔走四方閱歲踰時然後得一歸歸又不能並時其並時則豫懷離別之恐欣暢未畢感慘繼之庚辰五月苞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桐城舊疾漸已私心自喜以為兄疾不至大困而藉兄之疾以羈係此身旬歲中可以弁依庭闈從容食息以安神形而數歲獨學所蓄疑義私旨因得從兄講問不意踰月而臻踰歲而極而兄弟之分遂止於斯也嗚呼酷矣閣下所知獨先兄課試之文耳此最所不措意也其少之所蓄蓋將以萬物之不被其功澤為憂其於文章蓋不得已而託焉耳而傳誌記序固已可錯於柳歐之間每誦經書輒得疑義尋端竟委開通奧賾皆前人所未嘗云苞嘗以說經見推於朋齒皆先兄之餘論耳而不肯自為書每曰世士苟有論述以欺並世愚無知人特易耳求其精氣之久而不亡暉光之日新而不晦蝕非所受之異而積終身之力以盡其才未可以苟冀也吾與汝幸年少當更以數年經紀衣食使諸事略定然後結廬川巖以二十年圖之或可自擇其有能所立否耳苞嘗意天之生兄必非無為豈謂中道而摧之如此每出見市人有首有趾蠢然羣動者不可計數而兄乃不得與此輩共處天日之中老氏所謂造物之不仁斯為甚矣計苞此生無日不在辛苦憂患中然未嘗以自懟者以有吾兄共事二親耳天若更以他凶害加於其身固受之怡然乃獨使與兄中道而相捐不已極邪老親旦暮強為開顏或側聞中夜而啼時見幼孤羣呼笑嘻此心蠹然如劖步趨庭闈形影如值坐對書史或觸手迹感乎時授受之意心神慘沮不能終卷繞屋徬徨自今以往不惟世俗所謂功名視猶泥滓即夙昔妄意古人立言之道而曾竭其不肖之心力者亦棄之如遺迹矣而又有不可已者小妹適謝氏孤子其家資累萬皆為姻家馬姓所奪妹及其家人數口衣食於某兄弟者蓋數年矣近以先兄久疾未得客遊授經先世遺田百餘畝蕩棄已盡不能復相顧老親於慘痛之餘增此沈憂無以自解妹姑王氏向者屢赴有司求直輒為馬姓所抑置之不問近聞制府廉靜無欲此正孤寡有告奸豪束手之日也而大府例以此等為細故不加省錄方今閭閻公患無過豪強侵陵孤弱所以然者皆緣大府不加省錄而州郡有司則皆其氣力所能傾動也大府若能時發一二以警千百則吏民折服威風遠馳所益不細未審閣下能一為誦言否先兄彌留猶欷歔及此且命以告閣下曰知我無如公公為文以表吾墓且為了此吾死不恨矣兄生平無遺行疾且革愀然語某曰君子成身實難吾自謂植志

已固乃昔督學邵某以非刑加我友劉君吾將率諸生倡大義攻之旣而恐嬰暴人之怒委蛇中止至今恨此兄生平大端可爲學者標準甚衆苞旣誌銘將納諸壙敢請閣下表而揭之阡誌銘別錄敬呈其語多流俗人所驚幸勿以示人方寸瞀亂言無倫次伏惟鑒察

與徐貽孫書

苞白去年五月中自褐甫處得吾兄手書云池陽賈人持來比欲作書相報違隔久遠所懷蘊積措筆不知所從越日而賈人遽歸日延月滯以至於今想吾兄久不得吾息耗意中殊不自得也苞嘗歎近世人爲交雖號以道義性命相然信者察其隱私亦止借爲名聲形勢其確然以道相刻砥見有利止之勿趨見有害勉之勿避諒其人之必從而後無悔心者無有也顧念朋好中獨吾子能行此於苞獨苞可行此於吾子耳苞與吾子性各僻隘才用不宜於時苟逐衆人汲汲取名致官雖倖獲之適足以來時患其所志者終豈可得哉私計己所得爲而不爭於衆者獨發憤於古人立言之道以庶幾後世之傳然所爭愈大則其成也愈難自有載籍以來志節功業光顯耿著之人纍纍相望而文章之傳愈久而彰者數十百年中往往而絕也豈其爲之者之不衆歟毋亦所積者薄而精氣不足以自存也苞向謂吾子才可逮於作者相期以此事自任蓋謂能盡其才所得當有不止於是者若據所已至不獨苞之無似即吾子之後異於衆人者亦未見也苞近者自悔向所學皆登枝而捐其本背源而涉其流久之當就蕪絕用是自創卽欲抱經窮山以求古聖賢人之意而家累係牽日爲事物淩雜所困吾兄居遠州部夙少人事宜以數年掃除百務聚古聖賢人之書沈潛翻覆使其義意貫達於心然後擇性所喜好而力可以幾者專治其一體窮探力索以轥其徑塗然後行之不息以待其久而至焉人生少壯而老事境參差百出轉相糾纏得從容無爲委身於問學者常無幾時失而不爲則終不可復且聰明智慮當其時濬而導之使有所載以出則終以不亡時過而昏不能復爲我用苞之生二十八年而吾子加長焉使優尋玩愒年倍於今而所得於中者與今無異雖欲不與世俗愚無知人混混以沒世豈可得哉又凡骨肉天屬雖古聖人賢人不可奈何竭吾心而正其道可也而悲憂窮蹙以苦其生則君子亦無取焉憶在京師與吾子時起居怪子意色閉時有不自得者因爲我敘述平生遭遇搤腕欷歔若無所樂其生時時如此恐致疾病他患且曖然茶然意緒日以隳敝將不能復發憤於詩書以自强吾子勉之日觀古聖賢人之書則知所以自處有所業而孜孜以望其成亦可藉以自理其心而通其鬱塞也語云交淺不可言深若苞之交於吾子若此者豈不可得而言哉吾子書云欲往廬陵省其令劉君聞劉已去官想此行可已苞以朝夕不能自贍仍將北遊託所知者旬日閒必發恐吾兄不曉故留此以報賤貧屯塞各竭蹶以謀其身非以事故適然會合不能特賃舟車以相存顧一朝解手終不知繼見之期惟各淬厲毋自同於衆人其義乃不相負苞白

與章泰占書

苞白泰占足下僕自少習爲時文四方君子所以不棄而願與爲交徒以時文爲可也而僕與諸君言此若見瘦疣而代爲不適者雖謂僕匿情以翹明無以解焉而僕非敢然也計人之生自離童昏聰明思慮可用於學問文章者不及三十年過此則就衰退其端緒既得而充長以俟其成可也及是而致力焉則勤而無所矣自時文之學興雖速成而悔悟早者無慮已耗其半可用獨向衰之半耳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謂性命之理我固有之者也至從事于學問文章則才有能有不能苟限於天雖勤一世以盡心無所益也而才之庶幾者多爲世味所溺以自敝於章句無補之學又或心知其不足事而束於父兄之命雖欲捨去而其道

無由至能悔悟自決則已後而失其時矣此近世之學可比並於古人者往往而絕也足下資才可從事於斯向之所學亦少有可藉而身復無所牽制使能絕意於時文以從所當務雖古人不難至所難在足下之自決耳僕嘗恨往者心力誤役以至時過而不可追也每遇以術業相商者不憚盡言極辨以起導之而聞者多不信今發此於足下則無慮不見信也足下之學向者蓋兩用之而於此非未嘗一涉其樊者也使由是而致一焉將有味乎吾言不然而他日如僕之悔亦有以信僕之不妄矣足下於時文以視並世知名者誠無所先後然苟欲窮其徑塗知明時唐歸諸君子非更以十數年之力未敢爲足下信之也移此以一於古人之學則所進豈可量哉且以諸君子之才而所學未有若古人之卓卓者力分而不能兩達也安知其不用此爲悔而足下乃欲復蹈其轍乎語曰無告不知足下宜可以知此而僕不言則爲失足下至僕不序人詩文其義具答吳東巖書並以奉覽所惠教如命點定不敢逆相委之意也區區之懷言不備宜伏惟鑒察

與劉大山書

辱手教命序新編時文僕不爲詩文之序已數年矣況自先君卽世肝疾愈劇脅脊偏痛經絡痰傷惴惴焉惟不能保其軀命是懼尙安能含意運辭而就其說邪來示云是編之文世多不好此無怪其然也僕始於南中見之意謂吾兄之文自當異於衆人汎覽三數十篇猶未悉其精蘊也後至京師每自爲是題必取吾兄所爲較之然後知用意之深其辭與理確然不可易也每欲逞思力以出於吾兄所云之外而皆多駢旁枝之義然後心折意阻而歎爲不可及出語朋游則已有謂阿其所好者矣以僕與吾兄之昵好而又夙所敬畏也然閱是編至三數十篇而有所未喻必待自爲以相較而後知之況衆人之寓於目而不求其意者乎自古文之不敝於永久者往往當其時則鬱焉韓杜之文其暴見而大行乃在北宋中葉近世歸有光同時人亦不相知蓋言之出於己與顯晦於世非偶然也吾兄前稿始出時不旬月而徧於天下然僕從朋遊几案閒竊窺之其所篤好大抵皆少時氣勢充溢聲容鏗麗之作耳其達於理而辭無枝葉者十不一二取焉是吾兄前者之文雖舉世人好之而未必能知也然則今此所爲苟有知者何必舉世人皆好哉抑吾更有疑焉自有知識所見同學諸君子凡以時文發名於世者不惟其身之抑塞而骨月天屬多伏憂患遭慘傷使其心慼焉若無以自解獨吾兄所遇近順而亦微有不快於心者豈區區者而能爲祟邪抑獵取古聖賢人之言以取資於世而踐於身者不能實是謂欺德而爲造物者所不祐邪吾兄行身之篤素信於友朋而僕猶以是爲言蓋古人之相切劘不嫌於嚴且宻至於文之不諧於俗乃其所以逾遠而存也復何慼哉幽憂無聊獨思與平生故人相見而散在四方無一數晨夕者有南來人幸時示我音耗以通遠懷兼語二三好我者言無倫次伏惟諒察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六

紀事

湯司空逸事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
講學夏峯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
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
聖主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搆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
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慴所至大府
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
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
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
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
門卒爲主人其人慙沮即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
焯
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爲
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
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
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
廷議阻今入見
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議皆
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衆以爲名使
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東宮入侍
上問所肄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
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
閣九卿廷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
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
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杰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
入視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
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
上聞乎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董漢臣
免議自是
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
上將籍公內府爲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某月某日日
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寧
夜半遂歿既歿踰月
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衆曰無之
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
之尚不爲怨訕乎衆乃知公爲執政及國柱所傾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含怒而不發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釁
也余聞之蘇人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韶其以董漢臣之議
見誣聞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柱與執政比而傾
公聞之冢宰錢塘徐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之孫淦公之孫之旭
余同年友也叩公遺事皆未之前聞恐久而衆說異端故著其所聞
於目擊公事者

湯潛菴先生逸事

（此篇厚子自湯公年譜錄出所敘康熙時詔免田租與王本小異而文較簡明今從蘇錄而分注王本之不同者於內劉衡識）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巷哭里奠薦
紳學士爭爲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

及詐不信之先覺耳目衆著足爲萬世標準者尙逸四事焉公巡撫
江蘇時上言歲祲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
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
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然後
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康熙年閒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免一年周而
復始直省均以偏皆豫免不問豐凶王本遂定爲經法下云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頒諭康
熙三十年十二月特諭戶部各倉儲積計足供用應將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頒諭免征外湖廣江西
浙江江蘇安徽漕米自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
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
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焉是公之訏謨實受其
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如皐七州
縣蕩析離居
上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議使受靳
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鎭築
高堤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
廷爭之乃命尙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
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幷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
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幷罷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
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召二人與質對二人
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具文書印
冊存漕臣所漕臣亦知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
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公里人有受
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蘇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
鹽政大病于商民已聞知否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
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
行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
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侍容儀每闌入民宅多
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強所犯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
月不出公使人微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
更薄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始瘐死
由是奇衺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
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卽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
記述者乃逸之以是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
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
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記備載搆公者之陰謀
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牴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
於桐城張文端安谿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冢宰皆曰二君子
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顯迹亦
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
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二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沒其先人所傳述也

安溪李相國逸事

康熙己亥秋九月余臥疾塞上有客來省言及故相國安溪李公極
詆之余無言語並侵余嗟乎君子之行身固難而遭遇蓋有幸有不
幸也憶癸巳夏四月余出獄供奉南書房一日
上召編修沈宗敬至命作大小行楷日下晡內侍李玉傳諭安溪公

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指其病兼析所由至於今
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因奏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吝之心
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時
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
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
上意故
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留公南書房暇則召入便殿語移時是
日公晨入
上諮及民情公對曰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郡吏不能體
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於所司而鮮不信
上之志在矜卹者詞問礦事對曰今議開礦以甦民困請著令止土
著貧民無產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銚而越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
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一時大豪輦金謀首事者皆齧指自悔
先是江甯太守陳鵬年爲大府所劾吏議當大辟無何
上問江督公對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戴
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磔族夷集中掛名者皆死他日
上言自汪霦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卽
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股栗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江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獄辭久不決
上忽罷噶禮尋斧戮焉公實贊之其語祕世莫能詳以余所聞見如
此公之設心豈猶夫世之容悅者與然自公在位時衆多誚公既歿
詆訐尤甚蓋由三藩播亂時公適家居以蠟丸獻入閩策賊平以編
修擢內閣學士忌者遂謂公始固有貳心公恐爲門戶之禍故不能
無所委虵及得君既專常閉門謝客所往還及顯然爲達者無多人

由是衆皆深怨引繩批根播揚於遠邇然公方柄用時朝夕入對
上所諏度惟尙書周易及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
公所習與否皆得安於其位則其實迹固有可按驗者自公告歸未
旬月而忌者首攻公所薦舉以爲傾公之地因揚言公恃
上恩植黨以要權重微
上信公之深禍且不測矣故公再入專務韜默及踰年身歿
上出前後三章付內閣然後知公始至卽出苦言以求退也嗚乎公
之設心如此其於時事無所補救而得謗乃過於恆人此古之君子
所以難於用世而深拒夫枉尺直尋之議也夫

敘交

余性鈍直雖平生道義之友亦多疑其迂遠不適於時用志同而道
合無若朱公可亭者而交期則近雍正元年公爲冢宰禮先於余是
年冬語余曰
上將用我矣子倘有以開予余曰某何知公曰吾知子乃鄭公孫僑
趙樂毅之匹儔也子毋隱次年二月余請假歸葬始以周官餘論十
篇之三示公及還相國張公曰高安持子周官論至
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
上竟不聞知可乎我數以子病久痼止之子將若何余急過公正告
曰今
上信大有爲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衆賢協心
然後爲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以誠心而下應以苟道民
不見德反受其殃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
君而次第布之不必知自僕也乙巳春公以實畿輔一篇致怡賢親
王合辭請開畿輔水利余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
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以
爲民表使民覩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違其節次動必無功其後爲

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余言自是以後凡吏疵民瘼辨賢抑姦胸中所知見壹為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注措者莫如復明初大甯二衛兼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連三受降城以達於甯夏及經略苗疆控制臺灣三事因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慨然引為己任會西事方殷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遘沈疴久而弗瘳嘗力疾拜賜有旨命公毋勤自後即有錫賚免拜受毋至宮門用此不得上言嘗告漳浦蔡聞之曰吾伏枕吟呻望溪至輒心開而氣揚欲於天下事有所轉移支柱微斯人莫屬子謹志之聞之疾將革猶掩涕重言以屬余余困於憂虞屢欲告歸公固止之曰譬如巨室虛無人雖老疾者偃臥其中盜賊猶有戒焉吾輩三數人尚可以疾自引去乎及先帝登遐今皇帝嗣位公適奉命巡視海塘自中途召還時上方孜孜求治凡民心所願欲與善良沈抑者數月中設張搜擢計日無虛衆皆謂發其端者必公而公與余朝夕南書房未嘗一言及此聖孝性成依古禮經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余草具儀法及制詔將頒復速余赴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余言之不盡用也乾隆二年公舊疾復作余就公榻前相視泫然將行公蹶然而興以手拄頤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以聖天子布德推誠維世礪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泯焉命矣夫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衆中規子謂子幸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尚有國武子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賓實既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公卒以九月十有八日前二日余在直房日方晚天氣清和俄而陰雲起風沙蒙霧忽心動曰公疾其變節乎使人問之果然賓實之疾之將革也亦然相去始浹旬耳吁異哉始余與公一見如久故自戊申以後公行步亦艱約相送下堂盡階而止先帝之喪公與余同次內閣雖入政事堂衆既退坐必下余行必後余余懼衆人之聞也公曰衆爭為市道交即此可示之以禮矣余經說公手訂者過半嘗序周官析疑春秋綱領二書以示聞之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餘年後乃有如親受其傳指者吾嘗謂望溪灼見大原學皆濟于實用其斯以為根柢夫嗚呼公今已長逝矣自公歿後余行身益不敢自苟惟公於九原之下與余心相鑒照耳曩公臥病連年每謂吾身後之文子當任之余既序公增纂戴記公曰吾於古文末之學也而以意為之者亦數十百篇方自削黜異日子終訂之及公既歿而家人未嘗以二事屬余故獨敘次為交之始末以志不忘久要之言其平生忠孝大節實德顯功嘉言懿行概弗著於篇蓋公之行迹宜列於國史而狀與外碑壙銘已具義不得私為之傳云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癸未春正月余以計偕入都會慕廬韓公將扈從南巡往省焉衆賓在堂獨肅余就西序坐始定即謂余曰吾與子之相知不淺矣然子終謂我何如人邪余曰公為人天下之士盡知之況某邪公曰世人多好吾文吾文不足言或目為曠達亦似之而非也吾立身尚能粗見古人之繩墨耳吾為亞卿未嘗一至官正之門也吾為學士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自趨朝外與馬未嘗入內城吾好朋游常與酣嬉淋漓然貳冢宰歲未再終發吏之姦為永禁者七百餘事鍰諸版是誠沈飲人邪余曰上於公意倦矣而公不告休何也公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吾後而失其時矣徒滋譏呵耳余曰雖然進退有禮讓

呵非所避也是歲公果再告再被詰責而卒死於官始
上遇公最渥自爲宗伯屢與孝感熊公同召對忌者謂公旦暮且入
相會江南布政司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萬制府阿山上言非侵牟
費由南巡或謂張於制府爲姻家
上震怒下九卿議御史大夫某曰山之罪在大辟無疑也公正色曰
果有連其情私而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達所益不細忌者增語上
聞公由是日替公天性與物無町畦而睢州湯司空數語人曰表裏
洞然不可奪以非義惟韓公耳
上嘗親試翰林欲黜者二人時公與法公良同掌院事命劾奏公謂
法公曰姑緩之此民譽也越日法入見
上怒命削職隨本旗供勞辱事衆皆趣公公曰法以吾言至此而吾
乃苟免乎又數日召公詰責公徐曰此二人於院中不在應斥之列
文雖不工惟
上寬假之
上霽顏爲公曲止焉公鄉試出崑山徐司寇門及徐與重人相失罷
官而傅臘塔節制兩江承意與大獄攟徐凡素居門下者爭避匿公
適在籍獨威與從朝夕至門且爲別白於在事者公嘗乘小舟徜徉
郊野閒會縣令出隸卒爭道覆公舟比登岸衣裘盡濡戰栗移時戒
從者無聲竟不知爲公也余見當世名貴人能自忘其勢者有矣而
能使人忘其勢者則未之見也惟與公習並忘其爲顯學人然用此
世皆目公爲曠達而不知其植節守義深固而不可移也余與公相
知深而聚處日稀及見公誌狀凡可以不歿於世者概乎其未有見
焉乃記公言而略道其所知公自癸未春遂不復與余相見薄遽中
忽標曰其平生若豫以相屬者吁異哉

記徐司空逸事

余始至京師長洲韓公安溪李公皆爲余道蝶園徐公之爲人時余
方奔走衣食而公顛躓於宦途無因緣相見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蒙
恩召入南書房嗣移蒙養齋與公一見如舊相識共事十年始灼知
公所祈嚮具得其往事公始仕會明珠索額圖執政以利權相傾各
樹羽翼中朝士大夫非陰自託各有主張宦不得遂當是時顯與爲
敵者惟潛菴湯公環極魏公柴立中央而無所依附者韓李外可指
數也索額圖生而盛貴性倨肆有不附己者常面折顯斥之明珠則
與其黨深相結異己者陰謀陷之而務謙和輕財好施以招來新進
及海內知名士公爲庶常李公掌翰林院事嘗薦公及德公格勒
上時召見講論經義德公嘗扈從巡行明氏使人奉萬金爲裝固辭
裝已治無所用之公散館第二等例以科道用索額圖惡公不附己
奏改部屬用此明氏尤欲致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
相次成進士同榜選庶吉士屢相招皆不就爲部屬時以公事見珠
必偏贊於廣衆中及改官中允遷侍講
上一日詢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公終不
一至其門而德公以撰書陳言大惡於珠天久不雨
上命筮遇夬問其占進曰澤上于天將降矣而卦義五陽決一陰小
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去之卽雨
上愕然曰安有是遂以珠對時索氏已挫於珠矣始
上親政方沖齡額圖首建謀黜輔臣專橫者百僚懾伏而珠善結左
右親近爲腹心耳目其黨徧布中外雖有賢者愼自守不求親媚而
已終莫敢齟齬惟康熙十有七年京師地連震
上晝夜坐武帳中魏公環極直入奏天變若此乃二相植黨市權排
忠良引用僉壬以剝黎蒸之應繼之者則德公用此名震天下而珠
亦駭遽不自安自是以後蜚語時上聞謂公之父爲兩江制府麻勒
吉僚屬饋貨不貲公與德公比議朝政適靈臺郞董漢臣上書言時
事多所指斥下內閣九卿大學士勒公德洪尚書達公塔哈及湯公

謂書中豫教太子崇節儉宜施行而衆陰撓之駁議至再三以湯公
尤珠所深疾也由是衆口喧騰湯公不欲
上親教太子覬爲師傅公與德公亦然先是
上嘗詢公所學視德格勒孰優公自陳遠不逮也至是復舉廷臣某
與公相衡而德公奏公遠過之請
上面試忌者遂言公及德公交相推引湯公實陰主焉越日
召試尙書陳公廷敬以下文臣十二人於乾清宮公與德公方屬草
有
旨責讓德公遂於試文後申辨公詩亦未成
上命同試諸臣校勘衆相視無言而湯公獨以公文爲是又
命廷臣公閱湯公執前言且謂德公品學素優不宜以文字黜是日
翰林院奏劾德公削五級留任時湯公爲東宮講官
上遂命爲師而公亦爲
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惟歸皉於執政或少安公不答
是秋
上御瀛臺教諸皇子射公不能挽強
上怒以蜚語詰責公奏辨
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
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
上意終憐公其夜
命醫二人治其瘡翌日復
召詰
皇子書堂時大雨裹瘡至宮門跪泥中見御前侍衞郎號泣求轉奏
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百金望
明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尙能勝甲兵盡
命力衆皆掩耳而去之有關公名保者最後至斥公而入盡以公言
奏
上立赦公父母則已繫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遂復
公官仍侍
皇子冬杪翰林院奏德公私刪起居注有
旨問公知否會
太皇太后升遐各以尉二人甲士二十人監守於私室次年二月下
獄始至郎以雙木訊公旁逮也撞擊數十脛大如股禁親屬家僕毋
通席地臥求水漿不得獄卒刻時以至提木索而搖之毒痛自分必
死適侍衞某入視族姻公辨其聲大呼曰
上命問我非欲殺我也其人就視出謂典獄者曰此人死我必入告
由是家人得入進食飲而湯公亦以教東宮譏董漢臣事得咎桐城
張文端相國嘗語余曰偉哉華野郭公人傑也往時蜚語數聞所陷
有至死而不知其故者科道糾參同僚舉首下西曹可使無罪者死
於非刑而
上不知其所以死賴公敢言
聖主剛明故至於今王道蕩蕩吾儕得甘寢達旦耳蓋謂湯公及公
與德公事也起居注故事數易稿然後登籍德公所刪易乃未登籍
之稿公晨夕教
皇子守官分局無由與知而獄辭上嘗德公大辟立決公監候秋後
絞
上特旨改德公監候公免死鞭一百荷校三月妻子入辛者庫適年
公主出降科爾沁公一子一女主旗務者遂以公女媵時德公遇赦
出獄歸本旗遂使盡室以從公不善騎某公主疾或請於
上遣公往視相去千餘里刻日反命從者二人一道斃公入反命出
昏踣兼旬不起蓋自郭公劾奏珠雖落職家居而所引用已盡列要
津每承意觀色以求饜其忿好又善事勢貴與相應如影響也珠既

老其黨亦漸散安溪李公日見親信
上亦久而察公之忠誠歲壬午復用爲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是秋
充順天鄉試主考壬辰以內閣侍讀學士副左都御史趙公申喬爲
會試總裁尋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特旨出辛者庫復旗籍甲午巡撫浙江丁酉遷左都御史兼掌翰林
院事逾月晉工部尚書教習庶吉士自乙酉冬李公入相
上萬幾之暇時召入獨對同列無與班者李公南還公繼之恩遇幾
與比並公與人敬以和貴賤老少如一長翰林數年物望所歸鮮不
薦達老而篤學共事蒙養齋暇即就余考問經義時江浦劉無垢泰
州陳次園常在側交口而責余曰有是哉子之野也徐公中朝耆德
且爲諸王師子抗顏如師而誨之如弟子可乎余應之曰吾以忠心
答公之實心耳子視公遂出孔道輔下乎諸王侍衛中有年逾三十
始讀大學而請余講以所聞者至秦誓作而言曰所云一个臣吾視
徐公貝然鳴呼即是而公之誠於中而動於物者可見矣
上晚而信公甚篤嘗
賜詩稱爲同學老友時太夫人四體猶康彊屢朝
皇太后於慈寧宮禮賜備至而德公已老死徼外矣然其部大人皆
敬信將校尊事之身死猶善視其子孫公爲余言之未嘗不慘悽而
顏變也

記開海口始末

自明萬歷中潘公季馴以河沙流墊無常非人力所能瀹而引泇沂
淮水以盪之於是河淮安流漕運無壅者百餘年
國初鄭成功之亂治東南海防凡入海津隘皆下巨木爲樁河流高
性湍悍海舟本不能逆流而上而在事者不察下木雲梯關久之覆
舟漂楗薪畚之入海者經此輒凝滯而沙乘之由是海口隘河流壅
洪澤湖漲而下河七州縣咸被其災康熙二十三年臺中相繼言河
正道雲梯關海口既日隘非別開天妃石閘海口不能洩湖流之漫
於七州縣者
上南巡問淮揚水患河督靳輔奏宜用臺臣言乃命兵部尚書伊桑
阿相視奏河臣議是
上以兩河難兼理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董其役始議開海口執
政明珠實陰主之定計屬役於河督及別設官大失所望而于成龍
名受河督節制實相牴牾輔乃上言宜罷海口之役而別開大河自
車邏鎮築橫堤抵高郵洩洪澤湖水於堤內自高郵東築長堤二歷
興化白駒場東所洩水以入海請發帑銀二百七十八萬俟堤成丈
七州縣故沈水之田凡在額外者官鬻之以補帑疏入廷議多是河
臣言自明珠執政其黨余國柱等導以陰收天下利權凡督撫提鎮
監司有不出其門者遇事輒陰沮之自九卿六垣臺中皆樹私人所
欲興建及斥逐則臺垣執奏所欲引用則九卿保任之其已被
上知而不附己者陰使他人毀之而若弗聞也者海口設官既違執
政本謀遂銳意別興是役私議留帑銀百萬於內自國柱及其黨皆
取分焉由是衆議莫敢齟齬而
上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寶應喬侍讀萊山陽劉選司始恢聚其鄉
之齒朝者而告之曰是役也工未成其害二既成害又二河延三百
里堤內廣百有五十丈非壞圩隴毀村落掘墳墓不可堤河行磬折
可東可西民夤緣以避其害官吏要挾以牟其利令下之日七州縣
之民鬭訟無寧晷矣害一也凡里甲雇役人日七十功令官給四十
實不能半往例歲修邑役數百人數月而罷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
邑役萬人是歲加賦錢二千餘萬害二也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
魚可捕菰蒲可採工既成則河督之田也濱河地瘠率三四畝而當
一或十而當一以起稅法一旦據額丈量而沒其餘於官奪其田之
十七八而責以故稅民尚有遺類乎害三也往者漕河之堤雖屢決

而河廣不過十丈今並注洪澤諸湖之水於百有五十丈之河獨恃
新築一線之堤以爲固而堤高於民居城郭人民化爲巨浸可計日
而待害四也且湖流東注高寶則不能西出清口河當日淤而病漕
議遂定越三日淮揚朝士十一人詣左掖門上四不可議
上意以爲然執政進曰此搢紳意也尙宜詢之小民又數日
上命工部尙書薩木哈內閣學士穆成格會江蘇巡撫湯斌總漕徐
旭齡問民所欲時執政知輔議勢不能行因欲並罷海口之役二人
復命稱百姓欲兩罷之而湯公尋內召
上問海口公力言宜早開
上大驚召九卿俾二人與湯公面質二人巧說公曰我故知此事重
大汝行時即書民狀及疏稿各二通一用巡撫印存總漕所一用總
漕印存巡撫所可覆視也二人始相視語塞
上大怒立奪其官而以工部侍郎孫在豐督濬海口時二十五年六
月某日也秋八月甄別翰林掌院學士庫勒納以喜事奏奪喬萊官
又二年聊城郭公琇爲御史劾能輔及在豐江南總督董訥總漕慕
天顏亦交章論輔輔疏辨因互相劾並下刑部在豐與諸公皆降調
而海口工用不成始輔開中河實便於漕而潘公成法亦自是而變
車邏鎭大河雖未開而先是已開減水壩於高堰以洩洪澤湖伏秋
之漲由是淮水力弱不能出清口以盪河沙而河沙倒入湖口及漕
河所在墊淤後十餘年至丁丑戊寅漕河數決湖益漲而下流不通
七州縣之民陷溺者不可計數
上親授方略命尙書張公鵬翮往治之塞高堰諸壩濬清口出湖流
以盪河沙雲梯關海口故道始漸深廣而河患暫息焉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大司寇韓城張公自視學江南擢少宰列於九卿即以明決敢言任
事著聲其始爲司寇而罷也以提督九門陶和氣勢方熾司寇齊世
武阿附撫其讎人死刑獄公持不可因此譖公踰年
先帝燭其姦誅和氣投世武於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徵既至改司寇
公感
先帝灼知益以國是自任而衆亦知
先帝信公凡部事主斷者十之七九卿廷議待決者亦過半焉公性
沈毅凡朝議親故門人子弟雖有問不告性骨鯁爲世所駭異及利
澤廣被於衆者尙載人言
先帝春秋高諸王門下人或因緣詭法有以負債訟淮商及吏民者
命闕逮公正言折將命者合堂變容公意色愈堅事竟罷誠王屬長
以文學信任朝夕
上側王府孟尙曾斃甘肅平民事達部王再三切諭不得聞於
上而公具以實奏衆皆危之公恬如也
今天子在藩邸優人徐采嗾傭者捶殺人部議以傭抵公獨奏采罪
在不宥事下九卿是公議者獨趙司農申喬及
上嗣位褒勵諸大臣謂公伉直無何逮采於西邊以故罪繫獄俟秋
決天下悚然誦
聖德焉西事方殷急饋餉大將軍入覲以爲言內大臣定議各途守
選及遷補並停止專用捐貲運餉人事可集已得
旨始下外廷公曰此關國體當以去就爭九卿會議數四相視不言
公乃昌言惟捐納所分員缺可避運餉人其正途及遷補仍舊因手
定奏議執政使人謂少宰張公廷玉曰闔舉朝同議獨張公阻之不
識何張公也少宰曰首議者張公廷樞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議少司
寇張公大有曰我亦同議者於是士論翕然歸三張遂寘張太宰鵬
翮爲不適者久之公復起事
先帝凡十年四方有大獄必使公往成大災大工役必使往視所奏
當及與罷常合衆心康熙戊戌鎭將守令激閩鄉四縣民變公奉

命往鞫時河南州縣困於歲徵黃糧中家以下鮮不破產鬻子供輓
餉巡撫楊宗義疏請改折而倉督及有司陰阻之戶部九卿皆曰毋
庸議公歸奏使事畢因陳民艱退而具疏
上爲斥羣議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巢可託爲司寇滯留讁發黑
龍江應赦免者二百七十餘人公謂宜檢舉巢難之會巢罷公獨自
檢受罰而囚家皆獲免直隸各省視焉余嘗謂公前後朝議及出按
諸大事宜札記異日付史官乃
本朝憲令非爲公名也公曰吾議仲者幾且忘之矣公己卯主江南
鄉試己丑主會試所登半名俊爲九卿任舉皆民譽多未識面者其
終廢也以陳夢雷久託誠王府積罪惡發露
天子震怒姑免死發黑龍江而公循故事方冬停遣又出其子使治
裝於時人皆咎公然觀過知仁公之宅心易直當官蹇然而不以身
之利害與焉於茲亦見矣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長沙陳公滄洲名跡尤著於江甯始到官榜於門曰求通民情願聞
己過未旬月而衆心翕然期年政教大行嘗以公事與諸郡守集議
大府前大府曰此公事也費無所更柰何衆無聲而注目於公公曰
吾官可罷民賦不可增也議遂寢而自制府及諸司皆受其病會
上南巡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閹寺隸圉皆有餽
公一切不問或以蚯蚓穢物置實席閒越日
車駕到江甯召公詰問先是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迎見
上問江南廉吏首薦公及是詔問張公鵬年守官狀公對曰凡良吏
才性治法尙或有偏惟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
式其教而不欺廉潔其末也上怒遂釋江干疊石爲步備
車駕御舟觀水師前期一日始檄公治步屬吏及胥徒皆惶急公曰
若皆有公事按部無勦吾自辦之遂率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
路詰旦步成
上由是益奇之公於官中不受一錢羣商歲供數百金市芻米給幕
士又嘗逐羣娼而以其地懸
上諭月吉與吏民講讀大府据此特糾落職聽勘檄下未移時士民
塡街巷揭帛鳴鉦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嘷不退有
司械繫數人制府欲并釋之使謂曰汝偶行過此被繫邪皆曰非也
願入獄與太守同命及會鞫以金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督撫及
州縣皆有之惟太守見卻耳有司以建亭於娼室故址懸
上諭爲大不敬公罪當在大辟一日
上問制府於大學士安溪李公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果於任事其
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上領之公性彊直不能屈意上官於大府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
毀言日聞同時韓城劉公蔭樞爲監司於江西性行大類公與公同
時被劾江西士民號泣匍匐叩制府爲請命者以千數制府故有賢
聲用此頗心悔之獄辭上
上特原公召入武英殿尋以蘇州太守攝布政使而劉公亦登用於
時天下知與不知皆爲二公躍喜且歎
天子明目達聰於羣下是非功罪一以道揆而無成心也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張君彝歎之卒也聞有異徵踰歲其邑子孔君端蒙至曰彝歎爲諸
生時夢入古廟見宋少保岳公與爲主客之禮手文一篇屬刪定且
曰吾更諡久矣而世人多舉故諡願先生正之將別忽變色易容曰
會相待於桃山矣彝歎平生跡不出州郡其貢成均試禮部恆閉戶
不接一人成進士應除縣令不就既老忽應徐中丞請主杭州敷文
書院院中立碑工以舊石至按之則岳公墓碑也彝歎曰吾之茲行
有以也夫因告中丞以昔夢補其文之缺漫而歸焉中丞還朝薦彝

歎學行詔下江南省刻日齎送行至桃山驛慈廟旁心動入視果夢中所見語從者曰吾死無日矣越三日至茌平縣館驛正衣冠端坐而逝余觀書傳所記死而有前徵者衆矣獨怪岳公志事與日月爭光故謚之不類何足爲公瑕疵而乃耿然自標白也嗚呼我知之矣世教之衰不獨小人敢爲誣善之辭卽所號爲學者亦多恣胸臆以顚倒前人之是非推其心蓋謂彼人與骨已朽而誰與證其得失也觀公之見夢於張君者如此則知自古仁人志士其精爽實不沒於宇宙以鑒照下人而可任其誣枉哉昔朱子論南渡人材謂公知義理非韓張所及公以上次第無人則嚮伏於公者至矣而其門人乃有目公爲横而假託於朱子之言者以公之志事與日月爭光猶不能免此况迹介隱顯敝于讒慝之口而末由自列者乎傳其事使論古者有警也

記姜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尚有不止於是者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二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絶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掞薦於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末路乃重負汚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狷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衆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書羅音代妻修氏守貞事

節婦修氏羅音代之妻也音代母微始生卽被棄少司空陳一炳養爲己子使妾蕭氏母之既長受室而司空歿諸子爭產以音代非陳氏子也逐之與母妻出居或誑誘貲產蕩盡未幾疾卒一子在襁抱節婦母家貴戚憐節婦年少欲奪其志歸寧止之數月一夕脫身獨行歸依其姑其父母復使要之則誓不復通久之益無以爲生學士敦公拜司空故交也少繼其小宗與音代之父爲本生兄弟蕭氏猶知之使僕某往請自司空之歿也學士與其家人久不通問至是始知音代死及節婦守志事急過之家徒四壁立節婦與姑相向而泣稚子在傍學士曰吾兄之孫兄子之婦可依余夫人陳氏母也義不可同宮吾雖貧請僦屋繼米薪自今無缺但願婦志節有終以成吾

義節婦泣而受命學士因就陳氏諸子合要爲券以稚子歸宗使節婦育子奉姑居別宅初陳氏諸子逐音代時屢謂學士曰此君之兄子也貲產尙數千金君收之非無益於君者學士怒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若此子貧無依吾當引爲己任耳遂謝不與通至是卒如其言諸公用此皆高學士之義而學士每語人以節婦之義輒爲累欷焉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吳紹先山西平陽府稷山縣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三喪父十六喪母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蹤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其求仲也出塞抵寧古塔豪家以情請豪隘之乃冒公人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威懾紹先以應對失儀摔其面血淋漓紹先辭愈強直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沍寒夜經大臥磯行者皆墮指紹先與弟相推挽顧而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至京師待季傭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賢士閒多就而體貌之紹先赧然若無以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會論父母之年章也嗚呼人知有父母則愛其同生賢人君子知尊祖則能敬宗而收族矣聖人知崇如天故能帥天地之性視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若恩薄於同生則是不知有父母人之道不宜有是也而俗之倫昧此義者蓋累累焉故紹先所爲甚庸無奇而名稱以動於時茲錄而傳之亦將使昧者自循省也

獄中雜記（是篇傳貴刻本僅前一段後四段及劉君所述先生自記皆得之於王本者也儀鈍識）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遘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牕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啓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爲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余伏見

聖上好生之德同於往聖每質獄辭必於死中求其生而無辜者乃至此儻仁人君子爲

上昌言除死刑及發塞外重犯其輕繫及牽連未結正者別置一所以羈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數計哉或曰獄舊有室五名曰現監訟而未結正者居之儻舉舊典可小補也杜君曰

上推恩凡職官居板屋今貧者轉繫老監而大盜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細詰哉不若別置一所爲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訊之衆言同於是乎書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

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卽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卽先折筋骨每歲大決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卽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閒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卽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愼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辭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辭無易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儻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撟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衆皆以爲冥謫云

凡殺人獄辭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卽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之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噫渫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嘆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出劉大山曰望溪在獄思老監惟各贖於壁閉氣可少蘇使坊者計工費同繫者曰居老監者多生獄也吾輩死人也而憂生人氣鬱柰聞者笑何及出獄未幾旬蒙　詔入南書房數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韓君馨熊引爲己任禁卒司　獄難之訟言於六堂曰諸有穴大盜實因逸出咎將孰任韓君曰贖函木格囚何從逸乃具結狀獨任其事贖乃成望溪事無足異韓君之義則不可沒也　先生自記曰其後韓城張公復入爲大司寇靜海勵公繼之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書以僞章下江西省者其疏稿乃韓城公所手定結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翼日卽上本司正郎請曰俟參胥役例發五城兵馬司看守公從之胥以是夕遁未定罪人犯逸司坊罰甚輕而所得過望故甘爲受罰也又言始至餘四有廟錢周郭取銘者事可立斷而遲之二年鈞致牽逮佐雜七十餘家矣司官遞代應參者至十數人同官持之中止每歎慣人心抗傲與獄者雖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猶不能使民無冤痛也

結感錄

康熙辛卯冬十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江寧蘇侯奉檄至余家時吾母老疾多悸侯偕余入見具言

天子有詔入內廷校勘馳傳不得頃刻留是日下縣獄侯朝夕入視或夜歸必就榻上相慰勞時制府噶禮銳意窮竟根株委某官搜余家書籍侯聞以暮先至部署不使老母得聞余北行值隆寒爲具輿馬所出皆庫金余固辭侯曰自吾爲吏於此迫公事以虧庫金者屢矣獨爲君累乎侯始之官卽不偕妻子曰吾不能逢上枉下歸有日矣江寧縣附省城而所治屬蘇松巡撫時巡撫儀封張公伯行賢者也而與侯亦不相知緣是歲鄉試弊發儀封公疏糾制府制府委某官督侯捕某胥陰令某官置金某胥空舍中隨發之以自解侯實不知而儀封公謂侯亦與聞其事也甲午冬有名貴人之官過蘇余寄語儀封公蘇侯賢者不得以制府事相疑而侯已以他事罷矣侯名壎字慕鞠庚辰進士福建南安人

安徽布政使馬公逸姿字駿伯陝西咸寧人先公在官死於寇公以蔭起家始至嘗介吾友白君玟玉通問願爲交余謝不敢見及余被逮江蘇廉使以事出制府命公攝理督糧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誡羣吏毋得縲絏每見余貌必蹙語必稱先生李公亦然時制府欲得戴氏他書以上親鞫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府及監司至必禮於其廬而固辭不敢交也雖在難願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實惡余其後與儀封張公相構掛余名彈章而親鞫時未嘗加聲色則公力也無何廉使歸亦欲得事端以自爲功將以金木訊余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

朝命捕人非鞫獄也某儒者

上所知各今以非刑苦之設犯風露死孰任其責乃止遣解之日公與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執籍呼逮人過堂下加械畢公起立離位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肅余升堂手解余縶謂使者曰方先生儒者無逃罪理君爲我善視之毋使困於隸卒既就道使者每食必先饋余同逮者餘喙就逆旅必問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在江南惟馬公遇我獨厚問何以然則子之急也子今至矣爲我報公子無傷也余告以未事時與公實未謀面聞者莫不嗟嘆焉

張公丙厚字爾載號腹菴甲戌進士磁州人壬申癸酉閒余至京師與相識或閒曰某甚輕君越數歲相見於江南始得自解說而爲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適爲刑部郞中時

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寧安與司寇雜治富廉直威稜懾衆每決大議同官噤不得發聲余始至閉門會鞫命毋納諸司公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方某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爲標白海內瞻仰即不能愼毋以刑訊因於案旁取飲手執之俯而飲余長官暨同列莫不變色易容衆目皆集於公公言笑洒如供狀畢獄隸前加鎖迫扼喉閒公厲聲叱之再三易仍用狹者時事方殷長官曰俾退就增墀徐易之公曰下階終不得易矣既易鎖親送至獄門諭禁卒曰某有罪彼自當之汝輩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獄朝士多牽連雖親故畏避不敢通問公爲刑官之屬乃不自嫌而訟言余冤相護於公庭廣衆中諸公自是乃服公之義也旬餘公以他事奪官始公年少尙氣多聲色之好及罷歸益自刻砥讓型於家任卹比於鄉人自成童至艾耋背面皆稱腹菴公以語余者夏峯孫徵君之曾孫用禎也

宋夢蛟字德輝無爲州人余被逮戚友謀偕行者懷寧宣左人曰吾友宋君適在此可屬也是達於事而無欺勤力嘗送其友妻子自成都下峽凡逾月不脫冠衣因與劉古塘詣君言故時獄方起多枝蔓余在縣獄制府命入視者輒記姓名衆恇懼君聞言即許諾既行易姓名尾余後每就逆旅則閒廁左右在途事無違者君以辛卯十有一月偕余至京師次年秋歸視其家時獄久具

聖主矜疑每請決輒留不下未知決時而君雅遊以余故乏其家事且帀歲矣衆謂事不可待請君且他圖以十金遺君家君即用爲資至京又逾年二月余出獄隸旗下事定乃辭去君貌甚昂髮鬚皓然嘗客司空熊公所又與學士宋公有連皆抗禮遇事即面爭及偕余周旋隸卒閒甚自屈與主逮部使者家隸朱某爲兄弟將至京使朱先致賂於梏扑隸及至即曰會鞫余承罪免刑無所用之衆皆曰金不可得矣越翼日朱以金來曰宋君之義胡可欺也

楊三炯字千木諸暨人辛卯冬余在刑部獄同繫者與君善君入視必與余相見自通姓名踰月未嘗一接語言其後一語即大相得故事凡讞重囚必閉獄門非在官者不得出入君因置禁籍冒羣胥入視獄中地狹自春徂秋疫厲作死者相望穢氣鬱蒸雖僕隸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留信宿道古今證以天道人事慷慨相勖雖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與地之惡也是獄成於辛卯之冬而決、

以癸巳三月獄辭五上始下近畿有大姓延君爲經師君與要必吾友獄決始可就凡五易期至余出獄事定然後去當是時君名動京師士友皆延頸願交是歲秋特行會試諸公爭欲令君出門下君曰以是爲名非吾心也又因而利焉鬻販之道也吾恥之遂去京師自是不復與計偕始部胥承行是獄者以求索不遂於余獨深文周內無何以他事黜易一胥常陰爲余莫知其由君去京師踰年始知後胥君所謀置也爲是竭其資金壇王澍若霖云

結感錄者志辛卯在理時諸公爲余德者也余羸老憂拙雖報德不敢自誓也惟感結於心而已其故交如同里劉捷古塘姊夫鴻庚綏萬清澗白斑玟玉溧水武文衡商平高淳張自超彝嘆金陵朱文鑣履安翁荃止園不在列蓋感者以爲其道未可以得之也若諸君子則與吾爲友時早見其然矣今感而錄焉是輕諸君子之義而使古者爲友之道不明也考之於經凡諸父諸舅道同而志相得者皆名爲友既爲友則有相死之義有復讎之禮況急難相先後哉始余與清澗白君一見如故交與之語連日夜王戚某詫焉余笑曰假余以急難叩門其坦相受者必白君也執而訢諸官者必吾子也諸姻戚聞之皆以爲過言及余在難戚某果避余若浼然後信前言之不妄焉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七

墓表

禮部尙書韓公墓表

公姓韓氏諱菼字元少江南蘇州人少讀書通五經義疏性恬曠好
山水朋游飲酒談諧終日不倦而處身特嚴其所不爲不可以禍福
利害動也自明亡科舉之文日就腐爛公出始漸復於古世以比於
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公以康熙癸丑成進士登朝不數年至學
士或嚇公使告歸公怡然曰是吾志也居吳中十年以詩歌古文開
其鄉之後進暇則與二三遺民徜徉泉石間會有欲與公並起以爲
名者復召掌翰林院未幾由吏部左侍郎遷禮部尙書旦暮且入相
同列忌之適江南歲會失庫金數十萬督臣與典司者有連上言非
侵欺費由公事
上震怒下廷議左都御史某訟言法當誅公曰是其情即私而言則
公也且
上得聞此其義足愧中朝士大夫忍因以爲罪哉忌者益增其辭而
以聞於
上公由是得罪或謂公
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伏闕下請罪累日即解公曰吾身可危臣節
不可辱也始公未知名岷山徐司寇乾學獨重公及徐與要人相搆
罷歸田里踰年復起大獄將蠹鉤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
言攻之以自湔滌公時告歸獨旦暮造其門且爲解辨於在事者公
之再起也既爲人所擠某謂公當辭職公曰
上怒未息書上且重得罪余曰雖然義不可以苟止也公再疏告果
蒙譴訶由此愈饑瘁官余往還公卿間其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言
而不疑且悔者自公而外吾未之見也公待士出於至誠士有道藝
而不伸如疾痛之附其體余獲交實公禮先焉每聞余下第必面責
主司及鄉貢相見於京師慨然曰是非子之幸也子終不遇學與行
可成癸未正月公肺病甚劇飲酒不輟余勸公少止公曰子知我者
吾少不能自晦崎嶇仕宦碌碌無所建豎負
聖主之知今老矣常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是日引
余坐特室自述生平甚詳余愴然心動後數日公扈從南巡公入余
出蹤迹相左遂不得繼見公文學官績宜列於史氏其孝義質行鄉
人子弟皆有述焉故不具載獨著其進退大節與余之所私得於公
者公三試自鄉舉外皆第一博極羣書而與人居久之皆忘其爲名
貴人乍接之不知其蓄學問也公夙好余文得余筆札必命諸子寶
藏之其葬也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自表於墓之阡從公好也
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人其長者
三人已見頭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其辭曰
公之生也衆以爲賢而自視乃缺然公之歿也人爲之悲而樂之其
如歸更千秋而萬歲孰能察公之時義而識其心之精微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康熙丙戌夏江寧太守陳公鵬年被劾士民鳴鉦擊鼓撞櫓呼號叩
制府閽太守得過之由者日數萬人衢巷壅塞居民不得出入於時
江西父老挐舟東下爲贛南道劉公蔭樞訟冤亦數千人遠近爭傳
爲民所依而獲戾上官者同時而得二公其後十餘年余給事內庭
聞劉公至自喀爾喀賢士大夫皆拊髀雀躍公年於是八十有六矣
韓城張大司寇余鄉試座師也數言公迫欲見余而筋力不能自致
余迫公事晨入暮歸又城陽內外踰年竟未得一見又十餘年闕中
朱丞濤以所爲秉燭子傳示余公之昆孫乃均繼以行狀求表墓嗚
呼余與公生同時心相鄉旅同地而不得一見外碑之文尙曷敢以
辭公韓城人字喬南性樸直無游移康熙丙辰成進士知蘭陽縣所
興革大吏難之終莫能奪擢刑科給事中丁內艱既終喪補戶科章

數十上以抗直見知於
聖祖仁皇帝每會議反覆爭執數梗要人所欲保薦者轉贛南道郡
守與城守將比重門稅以浚民公詰之陽奉而陰違乃置酒邀守與
將甫就坐僕二人白奉命市麥布門者索稅留質在門二人色沮辭
塞乃盡革之米市額稅溢數十倍公得其記簿別委人收之籍盈餘
官買田以抵牙稅勒石永禁署按察司有重獄督撫各持所見公桀
立其中央遂以失出罷官癸未
聖祖仁皇帝西巡公迎於潼關
上遙望卽曰此劉蔭樞也傳至行宮奏對立起雲南按察使各屬府
州縣例用親信人坐省與院司家僕胥吏交結呼吸相通公首革之
有造蠻語謀叛者戮其渠散其衆姦豪屏跡訟獄以稀就轉布政司
除科場雜派賑凶飢所措注皆順民心遷貴州巡撫年逾七十精力
益強凡章奏皆出己手其地苗狆雜處民多僑寓自前明安播始禍
國初水西大闋號難治公至撫軍民和吏弁洞苗以綏四川遵義民
疾其吏赴訴於公具以聞郡守以下削職者數十人一時鄰省有司
貪橫者多恐懼易行中人自修飭監司大府轉相告戒檢察所屬道
路咸載其言黔多山少田每歲鄰省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營伍號
呶公請豫發二十萬貯藩庫格於部議者三密奏
特旨撥發會紅苗猖獗兵餉夙備衆乃服公深識撫黔五年以老乞
休
上溫旨慰留會烏蒙土酋與威寧土舍仇殺川撫問故諸酋不出請
以兵臨
欽命廷臣出會蜀滇黔督撫提鎮於畢節質其成公先至騶從數人
寓荒寺中諸公繼至正告曰此小吏可了事耳命千總一人往招威
寧酋命而烏蒙恃險且聞諸大帥皆集恫疑謀阻兵公使諭之曰欲
求生早出質若拒命必滅汝劉公在滇黔久曾失一言之信於吏民
酋長乎遂皆出服罪解仇私相語曰劉公真天人也其明年乙未澤
旺阿剌蒲坦掠哈密公疏言小醜無用大師但宜慎擇人核名實安
內地重國本有
旨命公乘驛赴軍前周閱詳議公卽日就道抵巴爾坤行視軍營上
書言事宜凡數千言
上命更視雪山回奏尋改
命復原任公再乞休不允至黔士民攀援如見父母數月有
旨休致未幾下刑部部議阻撓軍務罪死再發博爾丹地方耕種時
年八十有二矣居四年
召還京師
聖祖燕羣臣七十以上者公首坐
諭曰劉蔭樞批鱗直諫但不知兵耳
世宗憲皇帝御極召見愀然曰卿
先帝大臣朕欲大用然汝年力實不能勝矣公遂薦孫勷王沛憻陳
時夏王璋四人乃
賜御硯朝珠白金還鄉雍正元年九月終於家年八十有七公耄期
好學不倦在滇黔各五年以教養斯民爲己任重儒官廣學額建書
院義學朔日月半躬進羣士而誘迪之軒車所稅見農夫孺子必諄
諄勉以爲善去惡雖苗猓亦然其在滇築池口六河閘岸自是海水
雖漲溢無傷田閭自贛南罷歸倡建韓城南郭石橋修石路數千丈
民不病涉行旅晨夜無壅其自黔入京子弟請從不許曰死於道路
與家庭何異自塞外歸鬚髮之白者多變而黑生兒齒二蓋實能以
義理養心而不奪於外物也所著春秋蓄疑四卷易說二卷宜夏軒
雜著二卷藏於家始公與陳公滄洲並以罷官名聞天下厥後陳公
蒙
召入武英殿起霸昌道巡視南河

世宗憲皇帝實授河督而公以衰老不復任用海內惜之然滄洲自守江寧復起攝江蘇布政使再起霸昌道多者浹歲少則期年未及有所設張及總督南河適當黃流橫溢以死勤事而不見其成功轉不若公於壯盛久任監司大府義事仁心得實播於民物也劾二公者實爲制府阿公山阿公歙歷中外以廉公著稱其始至也使親信人訪察江西官吏所至爭承迎惟公若弗聞也者毀譖日積故因事以斥之其惡陳公則以不從其令而公事滯壅及聞二公爲民所戴實深悔焉故余因表公之墓而並揭之使當路而操威柄者知凡於己有拒違及左右親信所非毀者賢人君子多出於其閒則卽是爲聽言觀人之準則矣乾隆十年冬十有二月桐城方苞表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君諱朝京字子孟泉州安溪縣人家福村近李文貞所居湖頭康熙丙辰耿精忠既就俘而山海之寇復起妖人蔡寅聚衆數萬行過不供資糧者輒以徇官氏聚族而居時君已舉於鄉爲族黨之望檄至子弟家僮環泣莫知所爲君峻拒之而戒衆保險會沈陰賊未至爲李文貞鄉兵所挫福村無擾由是義重於鄉逮其孫曾故老語及君猶肅然君始爲莆田教諭郡守知文貞重君聞君貧食少食而多糜俾攝縣令及鄰邑教官家人私慶衣食自是可少充而在莆九年盡室饘糜無改也戊辰遷晉州武強令會遼陽于公成龍巡撫直隸喜猛鷙吏急催科而君屏鞭扑下牒詰責不爲動方是時耗羨尚未歸公有司皆謂己物也而君獨自刻苦用代貧民輸不及額者終君之任邑賦無虧君歿五十年其曾孫獻瑤成進士改庶吉士歸葬其親以表君之墓請曰墓故有誌皆泛語無可採者而瑤所聞於父祖者略如此叩以不載誌銘之由曰拒山賊不敢戶名以蓋鄉里先曾大人之志也爲邑宰則事多忤於大府時于公貴盛故銘者以爲難且曰瑤事先生久未有妄語於前武強近畿士大夫可周諏也鄉邦則耳目衆著敢以疑事溢言爲曾王父滋口實哉瑤之請有辭其事皆有迹可稽故不辭而爲之表君壬子舉人卒年七十有二墓在近村世雅山妻某氏祔子五人獻瑤世受重其父緝熙大父式玫系曰

余方成童見里塾中爭傳孝感熊公陳時事劾輔臣疏睢州湯公之歿也毅峯汪氏誌其墓於姦僉構陷直言無隱其後二家文集於疏中指要芟薙無遺誌則目存而空其籍異哉告君之言銘幽之文當其時無懼也而事後乃欲泯其迹不亦悖乎自是以後昧者遂奉爲標準凡士大夫直節昌言概不敢以著於狀誌不知爲狀誌而蔽晦其先人不若無之爲愈而綴文者言之無物益膚庸不足以自存故因表君之墓而並著之使爲人子孫及受其請而筆之者知所裁焉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成氏墓表

吾友腹菴既合葬其考妣而以書來曰先君子行迹應列于史氏而誌于幽墟者既詳矣惟吾母之所以勖躬勵後有足著爲表儀而興起乎女教者不可以無傳也願子有表焉謹按夫人大名成氏相國太傅諱克鞏之子前相國謚文穆諱靖之之孫翰林院庶吉士倘若張公之冢婦而內閣學士樸園先生之妻也夫人少事父母以孝聞既嫁而舅姑安焉所以養生侍疾送死者一蹈乎禮經樸園先生爲諸生得一意于文學當官勤職不以家事自累皆夫人之助也二子長丙謙以篤謹聞於鄉次丙厚以廉公著於朝亦夫人之教也張氏自大司馬湛虛公爲名臣庶常公繼起與夏峯孫徵君講學河漳士大夫遊中州者皆歸張氏夫人自姑卒以冢婦理家政凡饋獻賓客以及僕御芻秣毫髮以上皆得其宜其後樸園先生官翰林爲國子祭酒視學江南生徒朋游日進丙厚成進士官刑部郎中所交多一時名雋凡服用所宜賓祭之式雖千里外夫人常爲之節制而內自宗族姻黨以及廝輿婢妾無不得其懽心歲癸未樸園先生予告歸丙厚自交城內召需次於家與兄丙謙日捧觴爲樂時夫人與樸園

先生年俱七十諸孫繩繩五世一堂夫人忽悄然不怡丙厚問故夫人曰吾何所不足者但物盛而衰吾祖宗之積雖厚而受報亦過豐矣無曠先德以長吾憂在若輩耳嗚呼夫人所見豈不類於知道者歟夫人性惠和好施與聞二子能緩急人或濟人于難則嚇然而喜二子因時勉於善以爲夫人懽夫人病革猶趣丙厚置義田千畝以周宗族之無依者夫人卒於康熙丙申九月二日後樸園先生凡三歲享年七十有九苞舉於鄉樸園先生實司科試爲門下生又嘗館苞於使院日接中州人士以及張成二姓之族姻故得夫人之事爲悉而知丙厚之無溢言也於是据所述而表於墓之阡

墓誌銘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春三月丙午賊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死社稷越日出殯東華門外有明臣擗踊號呼以前哭三日無停聲伏地昏然且死其家人迹之而負以去時衆方鬨竟莫知爲誰其後李國楨死于山陵一時遂爭傳爲國楨事而習于國楨者又按時日以推其迹而以爲無有康熙己巳余遊真江遇蜀人劉孟易偶言明季事及此孟易蹙然曰是吾先子也甲申城陷先先子所在僕邱文求索數日以歸則昏然迷人事矣越日而蘇臥疾數月嘗忽忽自恨賣卜燕市居六年病且革泣而曰吾昔擗踊東華見大行皇帝短衣袒襦先后繼以小牀戴至鼻有傷痕易棺再斂藉灰掩紙而已我死斂用灰數斗紙覆之加於此者子爲不孝戚友爲不仁因出公手書遺令示余又十年而孟易改葬公于金陵求銘於余余觀公之生也不欲以此自暴必不忍以垂死之言欺其子而國楨之事雜出于一時紀事之書著于南渡褒卹易名之典又非可苟冒也豈臨于梓宮者公死于山陵者國楨而世傳爲一人事歟此跡之衆著者經時未久而已難得其實如此此古之人所以重于爲史而不敢自任也然吾觀百家所記往往同事而異其人而太史公之書有一事再見而彼此相抵者豈非傳聞異辭無所据以考其信故並存以不廢歟然則公之義又惡可沒哉公蜀邛大邑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司理累官兵部郎中嘗讞大獄陳時事再忤莊烈帝特命謫官初娶金氏生子孟鼎再娶汪氏生孟京及一女子又娶傅氏生一女一子子即孟易女與前夫人子女皆在大邑蜀亂不知所終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前夫人已葬大邑今祔者獨傅氏夫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與公合葬京師某原今還葬金陵某鄉某原從公遺命也銘曰

胡守道執義而仕再而顛胡遭變砥節而迹晦於人言苟魂魄之不
愧諒無恨于重泉邵懿辰曰誌劉公不著其諱殊可怪按明史據魏禧言辨國植死獲之誤斷爲係賊後爲賊拷掠死則東林累拜之爲劉公明矣鈞衡曰太學題名碑錄崇禎辛未進士有劉耆貞四川夔州府大邑縣人殆即此人歟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

公諱右曾字西涯先世海鹽人明永樂中遷仁和祖瑞州太守諱之奇始中乙科父諱頤和發聲庠序公少異敏既冠游京師聲華壓儕輩名貴人皆延頸願交丁卯舉京兆鄉試弁國子生戊辰成進士入翰林庚辰改刑科給事中由右通政歷光祿太常卿遷通政使特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尋遷吏部右侍郎兼掌院事公在諫垣所條議甚衆而豫荒政釐邊儲緩煅鑄糾督撫監司費姦蠹民其語尤著薦紳閒丙子主貴州鄉試丙戌充會試同考官皆廉公號得人及視學中州杜苞苴請託絲粟不取之官中勸學厲教終事無一語可瑕摘其司通政奉
命副少司寇某赴嶺東讞楊津叩閽獄事成議傳法同官拱手受成歸報果當
上心及貳吏部其正乃白山富公遂寧張公二公夙廉辨有威稜得公協心相助甚歡而遇事或異議二公多黜己見以從公未嘗以爲忤也自富公督師西邊惟公與遂寧公爲衆望所注而遂寧公時承使以出則公獨當之公性明達凡案牘涉目即洞其姦弊選人有挾大力者以要必破其機關使終不得遂由是干進射利者皆蓄怨於吏部而遂寧公在事久見知於
上深莫可搖動遂爭爲浮言以撼公公早歲知名交游滿天下在翰林十年日與士大夫流連詩酒及改官諫垣列九卿則閉門謝親知孤立行一意以故館中後進及羣士亦不能無望焉辛丑六月
上命政府諭公解部職仍掌院事時公抱羸疾已踰年入秋遂劇次年正月竟卒始公以文學見知於
上院中擬撰祭告記序之文出公手或經改削奏必稱善其還吏部赴熱河行在
上問公詩以旅舍所作文光果七言律一章進頃閒宣示
御製詩一章目爲詩公閱者驚羨度公進用且不次而十年不調卒奪一官以公恃
上恩遇不恤人言又於故舊或不能無偏厚而衆遂指目爲口實也余與公交近四十年公既顯余勇於責善或衆人所難茹而公終不以是疏余故憫其困於人言不獲終
上之恩遇而略舉聞見所及以傳信於來者公有至性四歲時瑞州疾篤夢中驚呼或攖阿某去即應聲曰某在此自是不離寢榻少孤自隱傷及貴置義田以收族所遺於子若孫者不能校豐也其詩既刻者曰使黔集餘藏於家公生於順治十二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七元配劉氏
誥贈夫人子六人在官在藻學植俱先公卒學聚後公卒今存者學基學顯也女子五人俱適宦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胡達之易而行之艱謠諑抑挹其徒乃實繁方其生也胥壬以爲憤而君子亦責之備今其死矣賢者爲之悕而衆人亦有餘思幽靈有炯徵此銘辭

彭訒菴墓誌銘

君姓彭氏諱佑字承吉號訒菴始祖宋東京留守參軍忠麗隆祐太后南遷遂居南昌七世祖制使義斌眞定之戰與弟五人同日死事載宋史家聲顯江右至明季衣冠尤盛諸父昆弟多顯仕君既冠而諸公皆次第罷歸父禹功尤砥學行深藏不市君遂力田以養且耕且讀書足跡不至城市父母歿年近四十始有四方之志君才略過人諸大帥爭致之幕府而名績尤著于粵東時三藩逆亂君與寧都魏際瑞以策說平南王不合遂游諸方面閒而制府金光祖雅重焉

劉進忠畔官兵合圍潮州議繞營掘濠而近營塚數百居民洶懼君詗知其俗多深葬語光祖掘濠計誠便第深廣踰常民且以役死莫如寬上狹下如釜形斜深丈許卽無傷墓中骨光祖稱善因屬役於君民大憙未幾城下君在軍數年倦遊將歸會海寇趙子龍犯肇慶欲招之降而難其人強君往至則露刃相向君屹然注視良久曰若非濠半街趙某乎趙免胄涕泣立解甲歸順始趙居廣城衆辱之于市君解之與白金爲生計故一見而屈云光祖將上功用君攝監司而君遂行抵廣州撫蠻滅寇將軍傅宏烈以書幣迎謝曰公惟伉直輕信人勿蹈賊計吾二親未葬子幼不復來分憂矣已而賊詭計約傅入營果遇害君在軍諸公所遺金幣皆隨手散至家解裝僅買屋兩楹田數十畝而葬四世十喪凡族婣及朋友之子不能殯不能娶者多代營焉生平志節伉慷遇王公無所屈履險歷變坦然如平常及家居豪暴人侵淩詬誶避之如畏然君近四十始出遊旋歸數年復出至五十竟歸始出遊娶夫人郭氏近四十矣後舉四子及孫皆登甲乙科一子官翰林君年九十有二夫人八十有二寶親見之夫人江寧名家女善治家子貴後猶勤內事與君布衣蔬食蕭然如故云君生明天啓癸亥七月二十三日歿今康熙甲午九月十六日夫人生崇禎某年月日歿今康熙甲午某月某日子廷典廷謨並戊子舉人廷訓翰林院編修廷誥癸巳副榜女一適士人孫五長元堪與廷誥同中副榜貢太學以某年月日合葬某鄉某原銘曰

既挾策以干時乃成功而不尸嗟心迹之相判緊惟君其自知

顧飲和墓誌銘

君諱一本字飲和故編修江都顧公諱圖河二子公以詩振聲淮海閒登上甲鄉人榮之故諸子皆近文章余會試出公門公喪自楚歸始見君江寧舟次隨赴弔至君家君從諸兄後退然未嘗一接語言其後君師吾友胡襲參襲參言君好書稟氣不類世俗人君娶于江寧龔氏其俗不親迎而母將女至壻家爲苛禮以抑壻一夕稽首至二十有四妻之母坐而受之古者九拜稽首最重非君父無所施而數止于三見于傳者惟楚臣申包胥乞師秦庭九頓首而坐外此無有唐顯慶禮子拜父坐母立受事妻之母隆于君父最陋俗之宜革者偶爲君舉之君遂執禮以爭婦家陳說百方卒不可奪余自是知君植志果異于衆人君家大橋遠城市而多故家族婣比屋居林沼相錯余每至君家君兄弟常靜習宅後小園竹樹蓊翳誦讀聲鏗然閒引余過旁舍亭廡籬落泉石花時無不可愛余嘗謂君吾輩爲衣食謀促促至衰老學不殖而落行溷于俗皆此之由子年少守先人田廬諸兄持門戶俯仰泰然用此學古人之學而企其行孰相難者君忻然若有意於余言自余遭難北徙違離五六年未知君所造竟何似而君伯兄友訓以書來訃君中暴疾死矣君侍母疾服勤羸其躬居父喪毀瘠稱禮週歲約諸史之文欲自成一書絕筆于南史卒之前夕猶編錄不自休友訓云君生於康熙己巳三月卒於乙未七月年二十有七子季炎甫四歲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有軋其萌而或剔之有坦其行而頓踣之惟縱浪于大化孰究測之

長寧縣令劉君墓誌銘

康熙五十二年冬山陽劉長籍主余家守選得廣東長寧令索余文贈所處余曰吾何言世有不必見其政而知爲循吏者子是也使子政成而書之所言不更有物乎君曰然長寧去京師水陸數千里計程當以次年仲夏抵治所而杪冬見除目則君死矣辛未壬申閒余初至京師士友爭傳太學生教習考滿有恥干謁而黜于吏部者曰二劉君一無錫劉言潔一君之兄紫函也時未得交紫函而從言潔悉其爲人及丙子始識君於京師一見如舊蓋余以夙知紫函故親君而君兄弟亦得余于言潔也君體羸好讀書善琴得雅聲余每疲疴輒就君聽琴一再鼓心常洒然其後往來南北過淮必館君家淹

留信宿君與紫函率子弟從問文章酌酒引琴每夜分猶不能罷及君就選余難後志氣益索老母沈痾君主余家凡數月而未得一聽君琴君顧余促促每悄然不樂將行謂余曰粵東物產爲天下饒而近羸敝中家以下舍姦盜無以爲生由吏者皆以爲沃區而多求以耗之也吾幸有舊業誓絲粟不取之官中而君之死忽焉豈此方之民當困于貪殘而不獲承良吏之休澤亦有數存乎其閒邪君晚學古文常出數篇示余簡而有意故欲得余文甚切乃竟不克及君之生而爲之故誌其墓以慰君于幽且以紓紫函之哀君諱永祿丙子順天副榜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妻某氏有女三人以弟之子某嗣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大原高陵生良材尺截寸斲人所哀兄毀不用徒爲災

誥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銘

君諱丙謙字爾牧磁州人自身以上數世皆顯仕弟及二子舉甲乙科而君未三十即絕意仕進君少與弟腹菴爲名諸生鄉人屬耳目焉張氏故華族自君曾大父司馬公顯功名于河朔大父庶常公與孫徵君講學漳滏爲海內士大夫所宗父樸園公復官翰林三世親賓造請醼餽無虛日而家清白芻薪常不屬君曰不可以憂我父母因自請治家而使腹菴一意于問學腹菴之舉京兆成進士也君如身有之其守官中外所至有能名君如身致之江南佳山水樸園公視學君獨以持門戶留及公偶抱疾君聞馳省時河北山東大水昏驅宵涉刻日而至公大懽遂脫然愈太夫人成氏在江南遘末疾其後樸園公予告歸亦末疾而公念國恩必欲腹菴宣力于朝君獨身調護二老人任視眠食毫髮皆節適其不脫冠衣久者至三月餘及二親皆篤老腹菴始得歸養而君自是憊矣君之卒也後樸園公百五十四日其疾也以哭踊尻弱而顛時君次子坦官京師彌留中無一語及之獨連呼曰負吾母君性慈良無畛域里嫗疾術者曰必哆囉呢大赤者灰之以和藥乃可療君聞裂所服而予之州尹某無故相陵侮適名貴人與君有世講奉朝命過州尹使人微伺君語及之終無一言毀傷遂慙服觀君之器量使得施用所就當何如然迹其隨境而自力者亦可以無恨矣君爲州學生以坦仕封內閣中書卒於康熙甲午八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其先世名籍具有傳誌故不載前夫人劉氏先君卒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子五人長增辛卯舉人次坦壬辰進士餘皆幼女二人銘曰

寗竭注而無餘抑深中而不見其所施知德者鮮惟君其近之

李友楷墓誌銘

康熙己亥秋七月余在塞上同年友李聖木自安德以書來爲其從兄友楷乞銘曰先君子與先世父期之兄弟也以先君子後小宗爲大功之兄弟而從兄少孤先君子視猶子也從兄無子先君子以吾之子褎光嗣焉以吾與子之交故褎光願有請也昔吾世父之歿也從兄年十有一事大母及母已能盡其懽長而於族姻無閒言勤禮而務施鄉之人無不愛也每得時珍致遠物必爭先以餉遺死之日轉相告如失其所依先君子之喪從兄衣裳皆功布或詫之曰雖降服猶大功也有姊適張氏病革以幼子女屬焉挈以還女有歸子授室成家而後反之年近五十矣先從兄蓄德而隱於時又不幸無年微吾與子之交法固宜銘嗚呼果若所云則友楷者豈不誠鄉之良士哉余與聖木違離久而各衰病重違其意又念其平生知義人也豈以未有之善誣其兄哉乃據所述而譜焉君諱栻字友楷先世商河人自高祖始遷德州曾大父諱大華舉孝廉爲武強令大父諱誠明即聖木本生祖也父諱深並州學生母呂氏妻趙氏子即褎光君生於順治己丑六月十有九日卒於康熙丙子正月十有七日以己亥九月晦日葬於城東老莊之新阡銘曰

生可樂衆稱賢死無憂繼嗣延銘以永世亦何憾乎無年

楊千木墓誌銘

乾隆二年夏四月鍾君勵暇自淮南告千木之喪乃帥子姪爲位南鄉而哭浹日其子健書至曰先君子之終也遺令毋訃毋作行狀毋求誌銘且命曰吾游好皆在遠方訃則喪紀難通吾官江淮河濟皆要綰水陸五會四達之區其詛其祝衆載其言久矣族姻朋游閒救患分災養生送死事微細不足播揚且難爲受者地非所以處厚知我者惟望溪先生以死之時日告可也嗚呼惟余知君所以命其子之意而怨君志事之沈沒乎余少以窘空餬口四方常思得聖賢之徒而師友焉既不可得然後陰求負才能有濟於實用者中歲始得長沙陳公滄洲及關中白斑玫玉又其後得君時玫玉已死每爲滄洲道君之爲人及君爲河官而滄洲巡視南河以書來告曰楊君信天下士也洪澤異漲水冒高堰沒縣君使吏卒更番犍葦茅以護堤而身督教之晝夜植立水中凡四旬有七日民以安堵聲績自是顯著遷運河同知擢濟寧道獄訟者爭赴焉廉使所司案牘爲之稀河濟閒至今皆曰河官而兼民治實德在人者惟閩中余公甸及楊公二人耳君少慕俠客之義常冒顛危脫人於急難而不拘小節禮法之士多毀之余以戴名世南山集牽連始識君於刑部獄中君名世友也以計偕抵京會獄起卽止不去有司以大逆當名世極刑

聖祖仁皇帝寬法改大辟而衆猶惕恐刻日行刑親戚奴僕皆避匿君曰孰謂

上必使人覘視者其然固無傷獨賃棧車與名世同載捧其首而棺斂焉用是名動京師諸公貴人爭求識面謝弗通以余盡室入旗老母北上復留踰歲癸巳春特開萬壽科諸公皆注意於君君喟然曰此之謂依乎仁而蹈利也吾恥之遂趣裝赴南河自効不復與有司之試君爲河道時以父入鄉賢牒上禮部通書查侍郎嗣庭嗣庭獲罪籍其家得君書遂坐黜君既歸匿迹郊野平生知故造門不見朱相國領京畿營田思得能者自助余以君對君聞之以苦言謝公今

天子嗣位搜括羣材有宿負者多見湔滌朱公暨余將合辭訟言於

朝而君疾已沈痼矣嗚呼才足以立事而不僥爲然諾尙有如斯人者乎嗚呼惜哉君諱三炯浙江諸暨縣人少治時文疏朗無俗調中康熙乙酉科鄉試第三名卒於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七父諱式金縣學生母某氏妻方氏繼娶余氏子二人次傳先君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交不附勢仕不墮名託儒行而爲敦與爲義俠而誠蹇離尤以沒世耿無昧於平生

弟屋源墓誌銘

弟式濟字屋源與余共高祖以叔父都水公出嗣無屬服而余世母則所嗣僉事公吳宜人之兄女也故弟總角余卽數見之厥後叔母與吾母志相得兩門子姓睦給如同宮都水自守選卽挈家以北而余往來京師亦十餘年時弟受學於吾友劉君北固余與崐繩數息北固寓齋辨論經史衡量並世人材弟嘗輟業傾聽余閒候都水入北堂弟適歸備舉旬月中吾輩所言參互以相質移時忽仆而瘖目瞑齒閉大驚宅內人叔母搏膺而呼久之始寤翼日余往視叔母曰汝毋懼而自嫌兒樂聞汝言過於其師也戊子舉京兆己丑成進士制義爲時所推又以其閒攻詩辭名稱益著而以南山集牽連宗禍作都水下獄叔母在江南弟經畫注措皆中機會獄辭上邀寬法外流自知不免則多方以脫族人始部檄至三司會鞫天屬中有齮齕都水以求自脫者並發亡弟之瘞余目擊駭痛堂下隸卒皆心非而竊詈之及抵戍所軍吏議分戍黑龍江墨爾根各路其人老無籍恇懼不知所爲弟曰無相猶也罄裝齎稱貸於賈人以移其議戍得無分都水盡室皆死於瘴海而弟亡於父母及妻之前故聞其喪親暱

朋好若疾疢在身疎逖者亦愴然而不適然弟身後長子觀永次子觀承以孤童勤營於內地而匍匐萬里以紀大父母母弟之衣食此出彼入歲相代以爲常卒歲恩倒身奉四喪挈幼弟而歸以定窀穸弟之身即存所望亦至是而極矣其在戍篤志經學所著易說未定稿六卷藏於家祖諱兆及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濟寧道父諱登嶧工部都水司主事有依園集葆素齋集行於世母任氏歲貢生堡女弟卒於康熙丁酉年二月年四十有二妻巫氏平和縣令元東長女卒於雍正己酉年正月年五十有四幼子觀本在戍所生也女一人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銘曰

履顚危義不疚處怨惡仁能厚家雖湮色養伸死歸骨隨二親惟天命之無欺知作善之不迷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丙厚字爾載號腹菴河南磁州人也自曾大父司馬公以下世爲名貴人君年二十餘舉甲乙科好射獵飲酒歌舞威服玩而倜儻有奇氣君父學士樸園公視學江南余與魏忠節曾孫方甸同客使院其後方甸夭死父老子幼余通書於君浹月而其父來告公子屬吾鄰郡通判歲給三十金去官乃止吾友岷繩歿子兆符貧無依時君罷官家居余命抵君君曰吾田可分宅可割也立與百金俾迎母妻遠近親故孤嫠聞之多盡室而往君皆館焉冗食者百餘人家人苦供億君曰吾平生妄費惟此少近正耳樸園公患君耗用陰命君兄爾牧守藏及爾牧病篤始命君稽其數而語不可辨其繼室曰吾不知君遂不復問樸園公及爾牧相繼歿爾牧諸子異母或不能平君戒勉而命各以意占田宅之近者腴者而自取遠瘠括餘財悉推予之自是母子兄弟無閒言置義田贍族鄉人緩急叩門未嘗以有無爲辭久之無老稚背面皆稱腹菴公始君令交城聾家財代貧民出賦爲刑部郎中凡勢家請屬長官力不能支則使君主斷衆皆避之年羹堯總督川陝與君故固請以往廬中丞傳語將委署內地監司君曰吾田宅園林聲妓圖書足以休老何所不足者徒以少負氣世變

國恩常欲笞兵絕塞爲是以來江東方望溪以書責余曰子之西行危若朝露今乃以監司屈邪時巡撫總戎旅見羹堯盡階則膝行以前而君長揖屹然衆人中如是者三遂自陳願咨部候補尋卒於京師始君與余交余常落落而君昵就余或構曰方君謂子紈袴全無知厥後君心賤其人且覺其憾余乃告余以構語及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至之日冢宰富寧安與司寇雜治命閉門毋納諸司君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方某事耳因陳古義以勖富公聞者莫不變色易容語具余癸巳結感錄中嗚呼如君者乃古所稱跅弛之士也而不得一試其用以顯功名徒以賁遊豪俊爲衆所譏其知者亦僅目爲任俠故君遇非窮年非促而齎志以歿惟余知之不可以弗識也君卒以雍正二年某月享年五十有九母成氏相國太傅諱克鞏之子前相國文穆公之孫也妻崔氏早卒繼室王氏子長壬次塤女一適宦族君之父母及兄余皆有表誌故系世不具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命於衆爲豐遇於材爲窮行於俗多詭志於古多同吾爲君銘信而有徵

大理卿熊君墓誌銘

君諱暉吉字季有號梅亭江西瑞州府新昌縣人雍正癸卯舉人甲辰進士館選授翰林院編修沈靜無所知名

今上嗣位詔編檢以上及六部郎中皆得上書言事不由通政司一時傳君封事已付進奏吏而愛君者懼其不自量而有過越之言代君徹還由是衆始注目於君其後

上命翰詹科道按日分班劄進經史附己意論說君所進無膚言乾
隆二年
上親試翰詹君以侍講降原職及庚申七月復擢侍讀轉庶子十月
遷侍讀學士蓋至是而君之忠獻
上已灼見之矣辛酉充
日講官
召對尋改通政司右通政半歲中遷太僕晉大理卿君久疾自改官
益沉錮以大理事殿固辭且告歸有
旨在京養疾用此雖列九卿未嘗一日入官次而衆信其必有以爲
余自掌
武英殿修書事及三禮館皆引君自助數日不見卽缺然如有所失
君疾甚猶矻矻錄余文不自休見余言動輒私記之壬戌孟夏余得
告將行始以其稿視余時余已心駭君疾之必不起而君體國憂民
之志未嘗少衰及余歸未浹日而見君之遺疏嗚呼以
天子之知人善任而不獲良臣之助以余之衰殘幸得共學之友而
終無以寄其志事其隱痛豈有涯哉君之遺疏士多手錄而儳藏之
而膚者則曰是乃公輔舊臣之言疎遠新進豈宜及此嗚呼此君之
死余所以重爲世惜也君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卒於乾隆七年
八月年四十有六曾祖迎龍縣學生國初邑被兵遇賊以身蔽父受
刃傷額角目睛鄉人稱孝義祖之震學優不仕父㜞求康熙己卯舉
人彭澤縣教諭前母甯氏母蔡氏妻琢氏繼室張氏自祖考妣及妻
皆於君授侍講時得
封如例子某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來乞銘銘曰
言已進而或止之仕已伸而疾已之君之所蘊世莫得而擬之我求
其儀古蓋臣其似之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君姓余氏諱甸字田生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人也自爲諸生卽以名
義爲己任好面折人於善類操之尤切用此修飭之君子亦不樂與
之居同俗趨勢利者聞其風豫懷疾心康熙丙戌成進士初試江津
令時西事起澤望破藏連靑海諸番謀窺川陝年羹堯巡撫四川加
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君不應乃遣
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君不出使者譁乃開門坐正堂命反
接衆相視不敢動君馮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鐵丞簿皆曲跽爲
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百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
曰公何難棄官但我民自今無怙恃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
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因弁吏索原文君曰還報大人我無子
閉門待劾原文已閉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旬月聲震京師羹
堯曰此民所戴也斥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君應入
爲吏部主事時冢宰張鵬翮久爲督撫入掌諸部號爲剛直少宰湯
右曾聰明辨察吏不能欺不惟官中無能異同九卿廷議多取決焉
及君至屢與齟齬固植不移凡會議直前爭辨盈廷愕然終不能屈
也主選二年權要富人子求速化者多爲所格長官喜得君以有辭
而亦陰患其戇閼絀其議君怒求退甚力吏胥大喜私語求進者曰
毋躁此君將去必可得也君聞之條列文書違部及已駮議而未奏
者十餘事曰凡此皆作姦巧法易爲所蒙必上聞吾乃去長官許諾
乃探懷中出告歸牒旋丁父艱旣免喪猶廬墓側不歸集古金石法
書作隸篆行草徧考諸史與知故盤旋若將終焉湘潭陳滄洲每歎
並世無豪傑並少趨死不顧利害人余以君告曰斯人其次矣其恍
直大類吾子及滄洲督河首薦君爲兗甯道士民聞君至訟獄者爭
赴焉幾奪廉使之政久之廉使及巡撫所已弊亦赴愬於君君剌得
其情反覆申列必大當乃止滄洲歿齊蘇勒以工事劾君士民相聵
聯赴者數百千人蘇勒巡工至君所部父老結綵手炷香稽首於舫

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曠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如邱陵齊呼還我余公吾民萬世尸祝河督大驚慰以寬言衆皆涕泣曰吾民愚非得實據不敢退河督許拜疏出矢言衆乃散

世宗憲皇帝聞之立召君入見退語執政曰吾又得一直臣矣擢山東按察□□使政聲少減於爲監司時以君自始仕意主以善感人又謂近聖人之居宜崇禮教輕刑罰不知頑梗不可遽化故民未見德也逾年入爲少京兆君歷官皆盡革陋規其隸臬憲囚徒不能自衣食者酌取商人歲饋三之一以資給之兼完囹圄修學宮書院聚教羣士委有司公用注籍會繆沅勾察山東鹽政列參君解官出質讞成回籍追補而閩人或私相訐摘怨家題檻詩句以爲怨望乃君所書也（君獄中詩有官止作山林老平地能開洞壑曲）有司欲假此自爲功復致君於獄事未白而卒君爲人辭色雖厲而虛中樂善出於至誠巡撫某嘗疏薦海豐令湯豫誠擢知兗州府事謁謝曰此

上意也子見兗寧道自知之及見君叩曰子與吾友望溪何交也豫誠曰某知世有方子方子未必知世有豫誠君曰吾蒙

詔入覲及郊方以書來曰恐不得與子相見山東廉吏無如海豐子何道與相知豫誠曰某不知也君甚喜已而相視泫然君既歿豫誠每流涕爲人道之聞者感傷歷官之地父老子弟皆羣聚哭奠丙戌會試榜發余以母病遄歸未與殿試同榜生俱未面君入爲吏部始造余出所刻四書文則序之者余也作而曰甸之文子宜知之然子知吾文未若吾之自知故代子言遂相與爲友其再入爲京兆僦屋近吾廬要言公事畢必相過余退直少暮輒曰何爲是栖栖者與及出就理執余袂而唏噓曰吾平生臨大難不懼此行自忖不宜有大咎而心摇摇豈吾氣衰死期將至邪余曰

聖天子在上子何憂君曰中外猖猖吾恐思見君而不再得矣又曰古之君子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吾輕用吾身以困於羣愚終無以報君父悔其可追子慎毋再誤哉君晚而有子方四歲君出質余閭曰必往攜持叩之閩人今長成將冠矣索君之行狀久不可得乃略舉人所共聞知及與余爲交之始末譜而銘之以歸其孤銘曰

有虎負嵎或編其鬚甘爲攫網而得事衛既結
主知謂宜遠施張辟四設歿志長齎斯民則直士論惟公令名無隕
是亦有終

高素侯先生墓誌銘

康熙三十九年春正月苞以鄉貢就試禮部而吾師宛平高公遘疾危篤踰月遂不起舉含斂浹旬而苞放斥以事南歸公之弟若子就而屬曰銘公者子爲宜苞自惟草鄙樸學少混迹於樵牧之閒知其異於衆人之爲人者實自公始所以教誨扶進周卹之勤十年如一日今其心之勤企而思報者既無道可以自致即欲復接公之形貌辭氣而道其憂喜合散之情終不可得而公往昔所篤好惟苞之文章苞忍不銘公之仁孝大節與夫文學治行之美自朝士大夫以及鄉里遠邇所嘗臨治之吏士皆耳熟焉至於隱微所蓄積則雖故舊未能究知而公亦不欲自明也公少有至性生十二年而太公鵬飛先生以吏事被誣謫瀋陽公涕泣號呼欲上書闕下請以身代衆皆駭遽譁笑以爲孺子言莫與承聽者久之志不伸行訣時泣曰兒不能發憤致身使父生還十年後當獨身依戍所不復言歸矣自是日夜刻苦於問學丙辰遂成進士入翰林會以地震推恩寬在法者公請於朝

天子惻然感至情詔許贖歸而方是時家無絲粟乃涕泣曲跪告於同官暨鄉人傾身以營踰年而太公得歸方是時公仁孝之聲震天下而終公之身或有以此譽者輒顏怍於外蹙然若無以容公於身所處確然識其定分不可以利害奪也於事物微見其端即知其後

成敗得失苞嘗謂公才識使盡出之必卓然如古人之有立而公常深自晦匿守法循理效其職而止不爲峻激過越之行苞嘗從容叩所以公曰吾固知子之不能釋然于吾也吾親篤老矣困於憂虞者越數十年而今乃有一日之安吾所以自奮者豈遂無日邪公侍太公至壯且老容色如嬰兒動靜作止語默之閒所以承意觀色而處其宜皆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體之乃知衆人之多忽也公少善草書詩詞雅健有古作者風力可傳於後邇年亦不復置力侍太公之暇常居于內問之僕御則太夫人好公覽雜記陳說其義以爲歡樂率以爲常故也太公出塞時公貧無以爲生晝則從諸昆弟坐列販鬻夜中且泣且誦書每達旦不自覺嚴冬常服短布單衣寢食迷節氣滯腰脊閒遇勞苦憂煩輒作凡二十餘年己卯冬太公考終公方有疾太夫人命勿備哭踊之禮公强承命而痛積於心數日氣滯處毒發如大盂醫者入視出而曰是氣結淤爲流瘀所注久遠成形于內者亦數年矣法不可治也疾既篤一日召苞入視苞奉公之手欷歔不自禁公曰子無憂某雖無祿亦當終事吾母苞爲心開乃踰旬公竟卒卒之晨太夫人就視猶强笑語自述旦日所食飲恐爲太夫人憂由公之歿溯公之生公之生也爲無憾於天而天之所以報公者於公不爲無憾於知公之始終者不能使無憾也公嘗分校禮闈典試秦中視學大江之南號爲廉直不枉由通政司右參議五轉至大理卿所司纖細皆得其理此當世所共知見而應列於史氏之籍者故不具載而特詳其所獨知於公者公娶夫人田氏事舅姑一如公所以事父母始歸時太公未入塞數年中與公相對輒哽咽未嘗笑語有寬容先公兩月卒公疾大漸適值禮部試期命苞入試未得與公一言以訣公平生以古義遇苞而苞乃以世俗淺意失師弟子始終之禮苞之負公悔有終極邪誌公之墓亦所以志余隱于不忘也公諱裔字素侯生於順治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子時卒於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十三日酉時子二長兆麟順天府庠生次應壽早殤女一字鴻臚卿太原姜公長子某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謂公不得于天胡濟屯以亨而天屬之復完謂公能得於天胡將毋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延豈彼蒼之無知抑將留終古之恨以暴其仁賢（此蓋即正集內高公墓碣中所謂視喪事爲銘歸公二弟者也先生重作碣文時或此稿已失故有前銘不復記憶云云今觀此文較後作事詳辭而銘辭則同因仿歐集瀧岡阡表之例重刻此篇云鈞衡識）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銘

廣文甯君既歿之七年其子世藻自潁以書來徵銘於余曰吾父與母葬有日矣南豐曾氏所謂蓄道德而有文章者今之世莫如子宜余懼且慙而不敢任也既又自念與君之子世錫交幾二十年故知君爲詳而世錫今死矣君之潛德隱行夙昔既耳熟焉而重以世錫兄弟存歿之誼雖不文曷敢以辭謹按甯氏本季亹之裔籍通州至明中葉始家於潁自江之北以屬於淮俗故朴陋而風土人物推於古今者潁爲最自明以來潁人以家法爲士大夫宗者甯氏爲最而以余所聞甯氏之稱耆德而爲典型者君爲最君之質行所以守於身施於家而化於人者不獨君之子云其鄉人及遠邇之習於君者莫不云昔朱子嘗嘆歷代之人材惟東漢爲最眞其守官行法不避權倖者前僵禍災而後者踵接焉而余觀范史所載獨行之士艱難危困懇懇於人紀之中與夫守卑官安隱約而盡其道以化於人者不可勝數也蓋自三王以道化天下使人明於性命之理故死生禍福不足以亂其心而人道之當然者勤以守之而不敢貳也秦漢以還士之乘時而見功名者衆矣而明於性命之理者蓋寡焉獨東漢之興五經之教盛行故上之人雖弗能以道化而士之潛誦默識以浸灌於身心者久而深且固焉雖於性命之理知之未必能盡而其大綱之所守抑可謂合矣君性篤於孝友執親之喪哀毁過禮叔父

在難傾身以赴之遂以毀其家其爲諸生也辭成均之選而以讓其長老朋齒者至於三其老不得志而司諭於全椒也諸生化之及移於譙未至旬歲而卒之日市野人攜扶而奠祭者塡於戶焉世錫嘗爲余述君之質行余以爲有東漢之風惜乎卒困於下而施不光而余之不文又不足以傳君於永久也雖然君於性命之理旣自得之矣則施與不施爲無閒而傳與否又曷足道哉君夫人李氏性明謹識大體事親治家及訓子姓於君皆有助其卒也先自知其期君諱擢字益賢生於明天啓癸亥五月十三日卒於康熙丙子八月二十七日夫人生於天啓乙丑十二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庚申九月十二日子男七人女一人夫人以乙亥十二月晦前三日葬於賴南郊之臥龍岡越九年爲今癸未臘月朔四日下闕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八

論

方正學論

道之不聞與粗知其大體而察之未精操之未熟其遇死生患難之交未有不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者也若正學方公之事吾惑焉國破君亡縮劍自裁以無辱可也即不幸爲邏者得閉口絕吭不食而死可也何故咕咕於口舌之閒以致沈先人之宗而枉及十族哉至燕王以周公自比使聖賢之徒當此必將曰王能爲周公是某之上願也即不能一姓繼統與仇敵相兼者異王能卵翼吾君之子而比于諸孫則海內悅服而高皇帝之靈實嘉賴之計不出此而以輔其子爲言是置其君之子於鼎俎之上也燕王以盜賊之心百戰而得天下公猷望其取諸其懷而與之乎故公之任剛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正所謂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耳抑公之事失於終而始猶無病也方晉之亡中原裂於劉石劉廣武即能建國北番以奉晉朔不過與張段慕容等於晉毫無加損而崎嶇暴人之閒僥諫造怨陷二親於死亡此於道概乎其未有聞而稱之者無異議甚矣其惑也夫廣武豈以是爲利正學豈以是爲名者哉而殺身不足以成仁此君子之篤行所以必先之學問思辨也然則爲廣武者宜奈何不能閒歸於晉則負耒耜而耕於野庶幾身可全而親可保也

送序

送馮文子序

往者長洲韓公爲吏部聽事而歸喟然歎余問曰公何歎公曰昔有醫者與吾故且狎吾叩焉曰人皆謂子之醫能殺人何也曰非吾之醫能殺人也而吾不能不使之罷而死也吾固知吾術之不足以已其疾也而不能不利其酬不獲已以物之泛而緩者試焉其感之淺而與吾方相中者固嘗有瘳矣其浸尋反覆久而不可振者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今某地告饑

上命發粟以賑而大農持之下有司核所傷分數夫民之飢朝不及夕而核奏議賑在三月之外有不罷而死者乎吾位在九卿與其議而不能辨其惑是吾負醫者之責也余曰公所見其顯焉者耳凡官失其職而事墮于冥昧之中皆足以使人罷而死而特未見其形也姑以所目擊于州縣者徵之水土之政不修而民罷死于旱潦矣兩造懸而不聽情僞失端而民罷死于獄訟矣弊政之不更豪猾之不鋤而民罷死于姦蠹矣豈獨殘民以逞者有殺人之形見哉先己而後民枉下以逢上其始皆曰吾不獲已其既皆曰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此民之疾所以沈痼而無告也吾友馮君文子將令于禮縣爲詩四章自道其心與俗吏異因舉昔之所聞于韓公及相語者以告之蓋所望于良吏者謂能已民之疾也非徒不益之疾而已也民之疾常伏于無形而大吏之爲民疾者復多端而難察令之職環上下而處其中下以致民之情而上爲之蔽慮于下者不詳則爲民生疾而不自覺持于上者不力將坐視民之罷死而無如何其術不可不素定也君韓公之門人也能因是而自審其所處則韓公之言庶幾其不犢也夫

送韓祖昭南歸序

昔長洲韓公再

召列於九卿每廷議而歸輒頹然自沮要余叩之曰凡吾有言衆若弗聞焉將爲上別白之則更有陰爲掣曳者而其道必反矣欲告歸則上負吾君而終亦莫能遂也欲留則內負吾心而外赧於友朋孰若曩者家居浩然有以自得哉公諸子皆好文術篤氣類而仲子祖昭常在公側故與公尤習方公盛時海內後進皆以不與門牆爲恥余亦勤接引而常患人材之衰曰釣名之人無賢士焉孰是篤信斯言者乎祖昭庚辰成進士癸未散館改官甲申公殁御柩以歸營墓兆建宗祠敘譜牒暇則手一編教誨子弟凡二十餘年今天子嗣位詔修明史公卿交薦君至歲再周分纂列傳具完因告歸時君同年友多登要津館中後進皆願君少留而君意甚決將行余語之曰惟子爵祿不入於心視人人信有閒矣然君子之志事更有大且遠者焉子之先君常欲振起人材爲國家樹根本而深患馳逐於科名者莫能應今子之歸也能奉此意學古人之學以成其身以陶鑄鄉之後進則所以成孝與忠者在是矣若惟逍遙山水閒爲忘世自得之人則非吾之所望於子也子之兄自成進士閉門而不出者亦二十年矣歸以吾言正告之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古者先王之世既授田里以治民之生而又區四海之所環以衆建侯國使萬物連屬其鄉而聚其氣農夫耕於其土士仕於其國耕與仕俱不出於其疆其有工賈宦學聘問戍役之行者特千百之什一而又得以時還息生其世者率常父母兄弟白首懽然保聚無一日離別怨思之苦而族黨親戚亦得攜持結連綢繆相握給以飽足其意嗚呼上之所以區畫計處以求便其民之私者可不謂詳且遠與民之所得於其上而不自知者可不謂厚與自周之衰以接於秦破井田廢封建先王之澤不流民生迫蹙而其氣日以乖散農夫失其田畝以傭而耕卒有旱潦無以繫屬其身散而四方爲奴虜矣商賈衆而財匱得所欲者益寡或疲亡於道路去其鄉縣飄零失業而無所於歸矣仕者失其田祿或千百里繫官于朝或散而出於荒邊側境無舟車僕賃衣食之資同居之親不得與偕愁居惕處而嗟怨矣至於士之學先王之道者無庠序以遊其身無廩給以贍其父母妻子坎壈失職覊旅浮游以謀衣食者偏天下故雖天下無事水火盜賊之警不聞而民生搖搖常有離散之形踽踽悲憂之思一室之中父兄子弟自孩童至於白首懽然保聚無相離者十不一得焉而況族黨親戚之睽離而不可合并者豈可勝道與其所從來者久遠世未始以爲憂然上之所以待民者薄而心易搖自前世所以可憂者未嘗不在於此也辛未八月苞與舅氏相遇於京師踰年夏舅將之鉅鹿苞既爲文述二十餘年散聚悲懽之跡舅因太息顧苞而言曰吾窮於世竟以遊老每當山行水涉寒暑冰雪侵加飢疲困頓忽忽不知此身當所投措數年中儻得好事者少潤澤之亦欲息足金陵之野教誨子姪且得與而翁而母朝夕相見苞因自念以疾病之身迫於窮餓覊旅數千里外缺然其心不能一日以寧其欲歸而事親從兄耕田著書以自娛與舅之志略同未知何日以終遂也卽吾與舅兩人之身而皆不得自便其情若此以視古之爲士者潔居美服飽食而從容於庠序者何如乎其父母兄弟之保聚族黨親戚之渥洽不亦甚可慕悅矣乎嗚呼自漢唐以來儒者皆以謂先生井田封建之制不可復行矣況陵遲以至於今豈尚有望與豈天遂忍斯民之苦而莫爲之所也夫吾與舅所志非甚奢私計或猶得以遂然民之生迫蹙其氣乖散而不得以自便其情豈獨吾與舅兩人也哉

傳

康烈女傳

烈女康氏通州人也其父兄以糶糴爲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所道古者忠孝節烈事輒徬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時張氏尚富饒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材故庸下又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轉相傳說聞於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夢張氏使者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京父至通訃京已死叩之即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泣請於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爲夫守義者後世以爲賢兒身雖未歸心屬張氏久矣願毋戴兒從夫喪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邪兄女所稱皆古事豈今人所爲因環向女女因掩涕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動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帶綦履素服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臥起女死妹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以合葬爲宜其父母乃持女喪自通如京師歸張氏與京合葬郭西白石橋時康熙三十一年初張氏家微細至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鄉人戚黨羞齒之自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子多爲歔欷里巷感傷好事者傳之同謳歌其事喧騰兒童女婦聞於時京師之人咸知東門張氏云

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衛共姜於春秋則紀叔姬外此無有余嘗怪古者聖人賢人至於倜儻怪偉非常之材不可勝紀何獨其時女子之少奇也余家金陵見邑子楊瑞二妻方氏溧陽唐生妻某氏皆未嫁爲夫守義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嶇不負其義以死以余所聞見如此是何奇女子之衆與昔震川歸有光著論以謂未嫁死夫於禮爲非取曾子孔子所問答女未廟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辨矣雖然中庸不可能世之不賊於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衡之女其今之狂狷也與

記

柏村吳氏重建宗祠記

大宗之法祖廟既毀宗室猶存則是別子之廟百世不廢也後世宗祠之建蓋取諸此而宗法之能行者百不一見焉蓋古者國子弟卿大夫之田祿既足以仁其族而四民各有職業其待大宗之收恤者不過鰥寡孤獨廢疾無大功之親者而已後世家無恆產人無常業衣食不足以自周者比肩而立而欲大宗之收族不亦難乎飢寒之不恤而欲執法以繩其不類孰能聽乎惟吳郡范氏七百餘年宗法常行而無或敢犯爲有義田以養其族故也余嘗以是風並世士大夫聞有慕效者不再世而子孫族人并其義田而廢之然後知范氏子孫能常守宗法以食義田之福實賴其祖宗之功德學行以陰爲之保定而延緜焉抑又聞朱子之後之蕃育於閩者歷世繼承無貴者富者而皆能崇禮讓安貧而畏義閩之人至今誦之蓋道德之淵源流風餘思之所感發更非范氏諸賢之所能幾及也矣余平生不肯以文假人而承修周官甚賴吳編修紱能輸其力紱以宗祠之記請不可卻也謹按吳氏系出宋進士師古以刊胡銓劾秦檜奏疏謫死袁州其上祖曰國夫劉宋時以高行名於鄉事見南史(環村十里至今名高行里)而師古之孫政寧宗時都統與元與金人戰黃牛堡死焉又六世至濉明太祖時以貢士爲後府經歷見殺終明之世子孫不仕及南都亡以諸生庶民殉國者尚數人豈非其先世義烈所漸者然與紱年六十有二始以文學爲官文正忠宣之勳庸非所敢望也若朱子之道與德則尤不可階而升然則爲紱審所處惟自強於忠孝立名義以續其祖使宗人暨後生聞而興起庶幾延世以滋昌而於宗祊爲有耀乎吳氏雖故家歷南宋以訖元明至紱始起家爲別子故余因宗法而備論古今禮俗之變以及啓後承先之時義俾凡有尊祖敬宗收族之志者皆知自審其所處焉祠之中廢也王祐還別宅康熙丙戌重建於故址至辛丑門塾始完其堂廡之規制興作之程期領事之族人紱自舉以列碑陰可也

家訓

教忠祠規

古者五廟七廟共都宮而各爲垣墉堂室漢唐以後雖國禮未聞備此况臺下乎北宋文潞公知長安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一堂四室郭先夾室論堂三楹者中爲室左右爲房祭于東房西虛不用皆言高曾祖禰之寢廟耳今自太學及海內郡州縣學祀孔子皆位于堂之正中闕里亦然蓋天下之公祀非孔氏所得專也自是以後漢關公唐張睢陽宋岳少保凡忠烈先賢皆正位于堂教忠祠禮亦宜然太僕公起家爲大夫建小宗祠于桐以對始祖故稱小宗而於子孫則爲百世不遷之別子故亦正位于堂而緣二祖之心春秋享祀不忍祖考之無薦也故室教忠祠左方龕奉始祖至四世祖神版室小宗祠左方奉六世祖至十一世祖神版時祭二祖以屏障左方爲以

薦奠日仍敞以爲堂

古者祧廟主祏藏于夾室故時祭獨迎四廟之主祫于太廟今二祠皆合堂比龕而獨祀二祖以子孫之不安知二祖之弗順也禮有祭有薦有奠有告薦奠儀甚簡告則惟用幣帛皮圭程子祭遠祖總設二位以權制也今師其意春秋祭二祖左室各設薦而不獻廟東向冬至祭始祖遠祖則左室不障德益公東面斷事公從昭穆之列席下繼六世分房之祖東面太僕公從昭穆之列席下繼繹而右各三獻與時祭同

古者天子之卿大夫爵命視侯伯楚語諸侯之大夫特牛然今功令以太牢祀孔子諸賢不得用敢踰越哉主祭者由正途官翰林科道郎中知府以上者乃用少牢餘用特豕無登仕籍者則廩增附生以次主祭入國學而不由庠序者不得先

古者大宗百世不遷然在禮必有祿而後可祭安溪李氏有祿者奠獻而宗子之位參焉祝曰主祭孫某宗孫某以宗子或無祿或降爲農工禮儀不能展也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兩支副使公行三宮詹公行五副使公曾孫葩爲長宗子惟敬尚未冠葩宜主祭惟敬再獻長兄弟三獻葩身後子孫爵列相近則三房主之三房無爵則五房有爵者主之宗子有爵支子雖異爵不敢干支子爵列同以行輩則少長行卑齒少雖有異爵不敢干尊祖敬宗之義也其爵列以甲科乙科薦舉承廕副拔歲恩貢生爲差武途降文途二等官至提鎭者降一等捐貲入仕與武途同

司馬溫公程子朱子家禮四時皆祭但漢人述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楚語曰國于是乎烝嘗家于是乎嘗祀周以前舊未見大夫士冬夏祭禮今遵程子所定春秋之祭舉于仲月冬至祭始祖遠祖季春薦鮪特著于禮經故四月薦鮪以當夏祭其餘新物薦于家凡俗節亦如之奠而不獻二祠惟朔望焚香設茗飲

古者時祭日必卜慮主人或感時疾宜俟其閒或期大功之服旬日未畢或祖考先妣忌不得干也今以時憲書所宜當卜冬至則或前或後比時而擇之古者祭必筮賓立佐食分上利下利禮重事殷非有贊者主人不能致其恍忽以與神明交前期十日公議子弟年二十以上謹慎安重者四人爲上贊四人爲亞贊前期五日徧告與祭者皆出宿外寢前二日祭主宗子宿祠左特室致齋前一日上贊佐祭主宗子濯器視牲宿祠左廂詰旦共朝事

祭之前日啓戶子弟年十二以上者洒掃堂室及庭祭主宗子卷簾拂塵拭神版及匣上贊助濯器視牢肉及期夙興啓戶上贊焚香燃燭陳茗飲設茅苴爇柏葉祭主宗子三拜稽首以酒灌茅苴出闔戶日中設羞具啓戶焚香燃燭設長案饌祭物初獻進食羞羊肉湆豕肉湆再獻進魚雞鶩從三獻進粢餌陳茗飲凡獻上贊執爵以授獻者亞贊陳祭物奠而不授獻者要節而拜每獻畢俱三拜稽首吾鄉舊俗

嘉平二十四日及除夕祭再舉將獻薦蒸柏葉燭蒸遺意也以瓦盆實土樹叢茅酹酒灌鬯遺意也朱子家禮設茅沙儀者紛然不如廟地必鑿以鬯灌鬯不能達于土故依古茅宜之意植茅于沙取其潔白謂沙亦土類耳

古者臣之於君稽首至再而止晉大夫三拜稽首以要言楚申包胥九頓首于秦庭重爲之禮以申固其請耳朱子家禮獻止再拜降神辭神則四拜蓋據儀禮升成拜堂上下拜各二也無升降而四拜義無所取古者射鄉燕祭皆三拜衆賓朝事降神祭主宗子三拜稽首初獻爵祭主再拜稽首進食再拜稽首羞羊豕再拜稽首再獻宗子再拜稽首羞魚雞鶩再拜稽首三獻長兄弟再拜稽首進餈餌茗飲再拜稽首將闔戶祭主宗子三拜稽首有頃啓戶徹與宗人共食春秋時祭左室薦而不獻祭主宗子羣子姓皆三拜稽首冬至祫祭徧獻遠祖禮儀與時祭同

古之祭者必夫婦親之以饋食獻薦必待之以展事也女子未嫁三月教于公宮非獨四德宜嫻亦使講明乎尊祖敬宗之義熟習夫禮相助奠之儀也今祠距家四里而所祀皆子姓高曾以上之遠祖子婦分主祀事事勢未便忱亦不屬嗣後來婦者于春秋時祭後三日內舅姑率以拜廟焚香燃燭設茗飲爲講明大義女將適人先期或時祭後或朔望辭于廟儀與來婦同妾之有子者子將授室亦如來婦儀拜于廟以承先啓後亦與有責焉耳惟再醮之婦不得入祠

二支子姓中擇正直不苟者一人以輔宗子族姻朋友中擇老成練事者二人以助之惟敬嗣伯父爲宗子道希兼掌兩房家事道章亦兼掌道興家事惟道興端居學誦其生也後二兄二十年故命專掌祠禁以察違禮糾邪惡謹出納久于其任則家則可定也

教忠祠祭田條目

四時祭薦春秋墓祭費不過六十金蓮池既棄子孫生計日蹙余築物及隨身用度不得不取之祭田余身後除祠規所列經用計每歲當餘二三十金子孫錙銖不得私用積至百金即付相信典鋪取薄息至六七百金則以買上等沖田不可置雜業十年後可加買田一倍凡田契官印後房長即集宗子衆子姓會同族姻友朋助理祠事者敬書余遺命于契末各署名字隨鏤板標教忠祠續置祭田詳載畝數錢糧買價幷原契續本置祭田後每至十年必總田契呈太守照今撫浦蔡公例契縫加印批縣注冊存案

范文正公義田子孫守之七八百年不失家法可謂善矣但計口給糧則不肖者或以長惰古惟四民使之交能易作終歲所入無以相過蓋盡人之力則財用不匱順天之道故安享樂利而無禍殃戰國秦漢以來幷兼游食之民多耕夫終歲勤動穀始登場廩無餘粟織婦宵旦苦辛身無完衣浮淫之人則安坐而享之實與不祥之氣相感召故每至大亂遭殺戮蒙垢污者皆通邑大都雄鎮之貴家富人荒村小聚甕牖繩樞之細民免于難者十常八九天之道也吾家蓮池雖有祖命以昇首續科名者而歸贖在余未舉于鄉之前吾兄之心力瘁焉桐城廬江高淳之田余銖積寸累以置之余賣桐廬田以建宗祠以蓮池賣價置江寧沙洲圩田太廠幷高淳永豐圩田爲教忠祠祭田四時祭薦而外以周子孫窶艱嫁娶喪葬不能自舉者以遵吾兄臨終異居同財之遺命道希道永道章道興之子女婚嫁予五十金再娶者減三之一娶再醮者不給妻及子婦成人之喪亦如之諸孫行則予三十金力能自舉者不給道章備歷艱難子女衆多故先期陸續給銀使早營運後此不得爲例必待納徵有吉日始付之以防妄耗

十年後祭田加倍同祖叔父楓麓府君之子孫嫁娶及喪致十金曾祖副使公之子孫半之高祖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慶弔各一金寡婦孤子近親不能相養者春秋各一金製衣服兄及余子孫疾淹久給醫藥延師于敦崇堂以聚教貧者飲食膏火公給其住居遠子幼不能赴堂者歲給附學之資四金至年十五以上不願來堂就學者

亦聽惟止其資給寡婦孤子無生產及近親不能相養者公給衣食
俟其子成立而止其讀書無成能貿易力田者各給三十金爲資本
怠荒其業而沒其本者勿再給
二十年之後祭田又倍楓麓府君子孫嫁娶及喪致十五金副使公
子孫十金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慶弔二金孤寡衣服亦如之在桐
者各一金兄及余子孫安分守業口多而食寡者量給口糧女子寡
而無依無子者生養死葬公任之有子而無依者必教養之使克有
成非甚不肖勿輕棄
三十年之後祭田又倍則太僕公子孫在金陵者慶弔三金孤寡亦
如之在桐者一金副使公子孫六十壽一金七十壽二金八十壽三
金斷事公以下七支鄉試于金陵致卷價一金會試春官者十之兄
及余子孫鄉試于皖者給五金鄉試倍之會試春官者十之不問其
家之豐歉也惟登仕籍者必量力增置祭田以仰荅祖宗優異屬望
之意見今兄子道希嗣子惟敬爲宗子其本生父道永爲房長余長
子道章長孫超爲宗子次子道興維持家法可二十年三十年後更
得良子孫守之百年則祭田增加可數倍于吳郡范氏潤澤可徧斷
事公之後七支吾子孫尚憂衣食哉豈惟受命于先人事必宜終即
爲子孫計訏謨遠猷亦無善于此者矣
助理祠事三人歲終各贈十二金輪赴高淳收租祠田歲收稻穀除
實以供
國課祠祀墓祭外必留百石以備凶荒之歲周子孫之困乏者太僕
公子孫在金陵之貧窶者量貸之而免其息貸而不歸者再值歉歲
勿更給
隨墓宜置祭田數畝子孫秋收可環視塋域又宜計道路支湊築室
墓旁逢雨雪可信宿邵村石嘴二房莊三墓相去皆十里而遙石嘴
墓左地勢寬敞周村石潭沙場三墓相去皆十里而近沙場居中必
相楊姓村內營爽塏地築周垣構瓦屋七架者二閒兩廂五架草房
四閒瓦屋中隔之中爲堂左室可居停右室爲板倉豐年買稻百石
近墓農家貸種每石歲取乾稻二斗爲息歲歉弛其息之半近村人
來糴每石照時價減四分歲大祲存百石爲母本餘盡散之近墓貧
民人性皆善墓木庶無毀傷

教忠祠禁

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閭胥掌飲撻罰之事惟學校
射飲罰用觵撻則施于庶民爲多古者大宗小宗皆有收族之責（白虎通義大宗小宗通其有無以理族人者）
而仕者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教可行荊楚吳越
聚族而居皆有宗祠而自吳郡范氏而外宗法無一行者饑寒之不
恤而責以過愆故其心不服而勢亦不能行凡茲祠田皆余孤行遠
遊疾病屯邅敝精神于塵淺之文術以致之者盡以歸祠以歲入十
之三供祠墓遵先君遺命也憶先兄疾革命二支子姓下逮曾元始
得異居同財及吾之身而不能禁其分析每默以自傷故用祭田經
費所餘以合之凡婚嫁喪疾不能自給者使得取分焉而立祠禁違
者撻之以不資其乏困爲罰且禁不得入祠以斷事公不樂有此後
人亦非先兄與余之族類也戒之慎之
孔子論刑罰之原起于不孝不孝生于不仁不仁生于喪祭之禮不
行祭者喪之哀慕不能忘而申之以追養者也喪禮而不行則人道
息矣周官之法不睦不婣不任不恤皆有刑焉今吾于子孫不敢求
以人道之備也惟喪禮必大爲之防而已亦不敢責以喪禮之全也
惟入宿于內則閑不得踰而已古者三年之喪非殯奠葬祭夫婦不
相見貧家米鹽瑣細勢必相關惟宿必于中門之外相語必以晝不
得入房室犯者不許入祠撻四十婚嫁喪疾費皆不給古者期大功
並三月不御于內禮廢既久人性日漓今酌定期三月大功浹月犯
者不許入祠撻三十喪疾費不給

父母忌辰前五日率子孫與寘者齋宿外寢祖父母伯叔父兄弟三日高曾二日爲新俗節亦如之以不潔之身而對鬼神罪莫大焉撻罰與期大功犯禮者同

吳郡范氏宗法行之七百餘年鄉人有以事爭辨者不之公庭而之文正祠堂宗子雖襤褸正位于上掌祠事者四人奉之苟不直雖諸父諸祖父行解衣伏地受朴以謝鄉人故子孫奕世無受官刑者此雖其家法之明抑亦文正忠宣德行勳庸有以大服衆志而儀式于後昆也余碌碌竟世閉居亦不自知其非但每拜斷事公于正學祠則身心怵然自愧其鄙薄故粗立祠禁子孫有犯者宗子及房長縛至祠右敦崇堂撻如數隨注籍罰必行不許入祠有桀驁不服罪者卽抱祠禁質于公庭以不孝治罪

古者旣葬君大夫父之友食之粱肉不辟今酌定三年之喪期不飲酒食肉期之喪浹月大功終月違者撻二十罰不行

先王制禮小功緦麻食肉飲酒不禁御內無明文以期大功準之亦宜終月姑姊妹之子女恩非甚親也然姑姊妹方痛不欲生而晏然于閨房于吾心無缺乎妻之父母義非甚重也然妻之痛如斬如刻而卽安于媵御尙可責以致孝盡愨于吾父母乎以此知緦小功之喪禮實亦不可廢也然人道之薄甚矣故撻罰不及

生監與閭外人戶婚田土事出入公庭庶人不勤力治生酗酒賭博不許入祠撻三十喪疾費不給充書役皁隸及爲輿臺亦如之實心改悔十年無過行合族公議許拜小宗祠

宿娼或下漁色其染惡疾耗費亡身不足惜也而失先人之種姓于娼家或父子兄弟聚麀而不可辨惡莫大焉雖改行永禁不許入祠撻四十婚嫁喪疾費皆不給居官以陰很致富雖幸免國法不許入祠宗族共屏棄之非其罪而罹凶害者雖罷斥祭仍從其爵

先兄卒時道章方在娠遺命異日汝子與道希道永相視如同生服以期乾隆六年道希卒于京師道興從余宿外寢六閱月于古禮有加以道希爲宗子又寡兄弟也甲子八月晦道興之婦歿道章長子超從余命隨道興宿外寢三月世世子孫當以爲式爲父兄者必以身帥之

雜文

自訟

舒君子展告余曰聞之喬氏子子之妻黨某云人之倫五方君獨二而又半焉既與於進士而不廷對是無君臣也自始婚日夕嗃嗃終世羇旅而家居多就外寢是無夫婦也一子形甚羸而扑擊之甚痛蓋父子之倫亦缺其半焉余聞而惕然曰其然是不知余之恨於父母兄弟朋友也久矣夫余之有歉德也吾父剛直寡諧常面詰人過大吏有索交而不能拒者與之言時多傲慢余每切諫先君子甚鄙余而竟爲曲止然不怡者久之先君子素無疾及將終遘疾若膈噎是不肖子悻直自遂而不能順親之驗也余北徙歲從

駕塞上繼室之父母無狀吾母憂憤成疾小妹及家人常覆匿至彌留始自言之是余之處心無以信於妹與家人而戕吾母也弟林疾將革余以小疾避居野寺不與斂是愛其身而僭垂死之弟也計數師友則厚於余而恨焉者多矣若某所䟽則有說焉始之不俟廷對也以母疾再以父喪既而及於難矣責妻以禮教子以義不忍棄於惡也相提而論於亡妻小有過焉後婦有罪牽於親朋之俗議不能決絕平生隱慝顧影自慙心摧而志絕無逾此者書以自訟俾吾子孫知教不行於妻子則父母陰受其戕賊而不自知且於父母兄弟日自勉而常愆於禮於妻子日自省而常瀆於恩也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古者山川能出雲雨則天子秩而祀之而五嶽之禮尤崇非朝命不得致祠然王立大社而州黨亦各有社則春秋禱賽庶民各就其所敬信而竭誠焉亦禮俗之可以情假者也泰山舊有碧霞靈應宮遠近瞻禮者軌跡相望例輸稅於州乃許登山歲約萬金自前明相沿未革朕思萬物出乎震天地咸德之氣之所發也故傳稱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則春祈秋報黎庶輻輳亦其情之不可遏者若使力艱於輸稅而不得登山非所以從民之欲也其永除香稅富民樂施守祠者貯之以待修葺舍宇平治道塗有司不得干預勅到鐫石樹祠用垂永久

禮闈示貢士代制

世宗憲皇帝特頒

聖訓誘迪士子制藝以清真古雅爲宗我

皇上引而伸之諄諭文以載道與政治相通務質實而言必有物其於文術之根源闡括盡矣然清非淺薄之謂五經之文精深博奧津潤輝光而清莫過焉真非直率之謂左馬之文怪奇雄肆醲郁斑爛而真莫過焉歐蘇曾王之文無艱詞無奧句而不害其爲古管夷吾荀卿國語國策之文道瑣事述鄙情而不害其爲雅至於質實而言有物則必智識之高明見聞之廣博胸期之闊大實有見於義理而後能庶幾焉是又清真古雅之根源也時文之爲術雖淺而其從入之徑塗用功之層級亦莫不然必於理洞徹無翳而後能清非然則理無發明爲淺爲薄而已矣必於題切中而後能真非然則循題敷衍爲直爲率而已矣必高挹羣言鎔氣取神而後能古雅非然則琢雕字句爲玀爲贅爲剽爲駁而已矣必貫穿經史包羅古今周察事情明體達用然後能質實而言有物非然則勦說雷同膚庸鄙俗而不可近矣自科舉之法興王錢諸先正始具胚胎謹守理法至於唐歸然後以古文爲時文理精法備而氣益昌其後金陳章羅輩出借經義以道世事發揮胸中之奇以及

國朝諸名家則取法於諸公而稍變其壁壘其於清真古雅質實有物雖不能盡究其根源未有不少有所得而能發明於一時垂聲于久遠者也夫文章之道所以與政治相通者蓋因此可見士人之心術故柳宗元曰卽末以操其本可八九得今與羣士約以四書文爲本其開講已盡通篇之義更端再起及填寫排偶膚泛之辭於題不

切者經藝襲舊論仍對股表判直鈔坊刻策不條對而鋪敘古事以游辭結束者槪不錄諸生祈嚮夙定則勉盡其所長師承或異則繼自今亦望灑心而各易其故轍焉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九

哀辭

舒子展哀辭

舒大成字子展先世江西人遷京師自身以上皆守闒闠祖某犯法出亡父某自投官司承罪謫戍踰年死母劉氏寠艱跙勉使就鄰塾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富室女焉自居室奴婢資用皆饒給既冠成進士入翰林族黨榮之而君常蹙蹙每語所知曰吾豈若生田閒身耕妻汲爨以樂吾母也某士文學實優而爲鄉人所排乙未會試出君門爲臺中所糾用是十餘年雖知君者不敢舉君不得意因肆力於詩風格近唐人及與余交乃棄舊學治毛詩周官戴記矻矻恐後時君年少而意緒頹然閒脫冠形神似老僧嘗曰吾夙世必髡緇每聞鐘聲鈴聲響則惘惘然造物者俾余一識宦婚之況耳君卒以雍正四年季冬十有八日是月之始余得疑疾君日夕冒風雪相視一日不見而疾作旬有五日遂不起故在余尤難爲懷乃爲文以哀之其辭曰

連蹇以當官兮恂愁以居室務學誦以自鎮兮詎短期之已畢有母煢煢兮稚子嘻嘻信人生之至酷兮儻死者之無知

余石民哀辭

自余有知識所見人士多矣而有志於聖賢之學者無有也蓋道之喪久矣人紀所恃以結連者惟功利而性命所賴以安定者惟嗜欲一家之中未有無亂人無逆氣者一人之身未有無悖行無隱慝者吾不識周孔復生其尙有以轉之否與康熙壬辰余與余君石民並以戴名世南山集牽連被逮君童稚受學於戴戴集中有與君論史事書君未之答也不相見者二十餘年矣一旦禍發君破家遘疾死獄中而事戴禮甚恭先卒之數日猶日購宋儒之書危坐尋覽觀君之顛危而不懟其師是能重人紀而不以功利爲離合也觀君之垂死而務學不怠是能絕偷苟而不以嗜欲爲安宅也始吾語君所以處患難之道信得矣雖然子有老母毋以嗜學忘憂君默無言而卒以腸噎蓋其內自苦者人不得而識也君提解傾邑父老子弟出送郭門外皆曰余君乃至此今君破家亡身而不得終事其母吾恐無識者聞之愈以守道爲禍而安於邪惡也於其喪之歸也書以鳴吾哀君諱湛字石民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康熙壬辰四月十六日其辭曰

履道坦兮危機伏人禍延兮鬼伯促母遙思兮望子歸子瘐死兮母不知身雖泯兮痛無涯天生夫人也而使至於斯

祭文

祭徐幼安文

嗚呼物生誘然惟氣所委瘁榮淹速孰知其紀木爲犧尊敢憚其災中道折泄是良可哀嗚呼幼安誕茲清門靈根夙植質厚材良如珪如璧克祗厥父克恭厥兄服勤盡瘁以羸其躬自嗟無恃泣踊過禮風哀雨思即遠猶毀澡雪肺腑肝膽披露信于友朋靡新靡故沈病疊嬰經時歷歲種學績文未嘗暫廢鬱爲菁華厥聞滋盛美見于人中以自病在歲三月士將朋試君聞特室朝攻夕礪作爲文章劌心鉥目形神瘁傷患氣積伏秋風動容謂宜少蘇孰謂淹忽就彼泉途君有愛子聰明秀異先君而殤旬未十易親號于堂婦啼在室靈魂營營戀帷淅淅作善致殃行者心惻況于同盟能無悱息大專槃物生者喑噫百年委形一蛻以逝壽夭相去介若毫芒苟有令問死而不亡君之文章久籍藝林君之氣誼刻著人心士友作誄銘藏于幽存順沒寧亦又何尤嗟理則然情胡能已掩涕陳辭以薦牲醴

祭某公文

嗚呼我公嶽廟所資應時而生爲國羽儀公胎前光少有嘉譽稽經諏史日充以飫弱冠登朝趨承殿陛惟慎惟勤天子所異爰自會御改官禁林材與職稱厥聲有壬年未三十遂壓班聯藹藹吉士惟冶惟甄既領學士復長御史內秉絲綸外持風紀公在翰林日宣
聖訓以育羣材如物得潤公司臺府廉靜以鎮祗躬率屬莫不敬順歲更二紀夙夜在公乘輿所莅惟公必從天子倚公股肱心膂繼居鼎鉉衆望所與孰期大造獨靳以年中道脆促命不少延公中退然如不勝衣威儀自力終日無斁吾儕聯事游從久熟精爽音容悽其在目公之訃聞
天子震悼官治喪紀諸王臨弔恩數惟優勞臣是報萬口咨嗟聚觀周道良材之生高山大原文爲犧樽天廟是陳才用既伸壽夭非遠生浮死休亦復何恨嗚呼哀哉尚饗

祭彭夫人文

嗚呼洪鈞丸比生物以屯億變同則誰非蠛蠓隳窮憔悴阨也如何孰謂榮盛而悲孔多嗚呼夫人始歸彭氏翁宦於黔夫人居守盡室南轅踰歲迎取徼路深蕪往歌來哭喪車在途荒野墳圮陰飈慄嘶承凶萬里泣涕漣如蠻瀧浮漂楚山煎剡霧宿風飧蹐冰積雪山哀浦咽狖嘯鬼呼日夜號惕以從其姑未共安樂已同憂毀崎嶇苦辛佐營喪紀天祐彭君身亨道光游從禁密委蛇巖廊魚軒載乘揭來京師黃麻攸錫象服是宜室家熙熙日月緜緜謂宜禔福以安大年鬼伯好禍虐戾不仁愛子雙札空帷無人天屬綴心膓膌敗摧歸寧母氏以遺煩悲行謂彭君我尙速來豈知永訣命止於斯夫人之生榮祿悉備而長轡輀沒猶賫志彭君有文述彼哀懇惻然感人聞者心軫況於朋游能無惻傷馳辭致遠以侑奠觴

銘贊頌

象尺銘

體方直經緯均相得度己用此應無忒

硯銘

磨而不磷靜以守黑

硯銘

廉而不劌中心坦然

澄泥硯銘

甄之陶之久益堅琢之磨之好且完善而藏之德乃全

胡衡洲像贊

而容盎然而腹充然豈野服以混俗而遂能自隱其賢

浮屠髻珠小像贊

俗之遊而衆之嗜其心則畸佛之徒而儒之師其行不疑吾不見其髡而緇

北征頌（先生正集內有聖主親征漠北頌此乃恩壽所輯蓋亦先生當日代人作者頌前有序文以與正集頌前序文大指相同故刪之而特刊其頌辭後一首則本無序也鈞衡識）

上天垂祉陰騭下民巍巍我
皇萬邦之君光天之下至於海隅仁風翔洽庶物熙熙遐融遐暢外薄窮荒黃支百棘烏弋烏章慕思喁喁延頸內向駕海梯山舟車相望蠢爾虜酋昏迷天紀集彼兇頑爲蚍爲豕提兵跳踉近我北徼陵我屬國肆其愚暴調鞭雖長不及馬腹經冬涉春以田以牧
皇帝曰咨虜爲不順背德梗化自顛厥命一夫橫行時予之責覆天之下曷敢有越咨爾在廷各敬爾司朕張六軍親往殲之羣公上言虜居絕地川原莽互風雪凌厲遷徙鳥舉不知東西草蕪泉濁敢勸乘輿
皇衷淵塞斷以乾剛天策內運以遏猖狂乃命揚古汝摧其西以角以掎與我躡之乃詔師克屯師土剿絕其歸塗使虜狼跋乃繕鎧胄乃總矛弧乃峙糗糧乃飭車徒季春初吉既類既禡乘石既洗彌輿乃駕百官按部六軍受律萬旐央央重英奕奕義聲先路士氣載揚如川斯注如機始張陰山早過瀚海飛渡壁壘星羅行宮雲護泉甘草豐士馬飽騰天眷有德百祇效靈遂次拖林虜勢大讋進逼臚倫播逃隱越
皇揮天戈躬帥虎螭逐北河朔電擊風馳虜棄老弱氈裘車甲晝伏夜奔更蹂互踏西過昭水就我西師如鼠入橐如螳柱車二師協心左右互角長戟交橫短兵相薄我士桓桓大呼衝擊虜衆不支刃傷驂殪流血潤野布骸滿阜虔劉斬刈盡厥根苗二師奏功
皇帝曰咨蠢茲羣醜實黠而愚稂莠不鋤嘉穀曷殖故將天刑與民休息飲至於廟策勳於朝鬯用九醞鼎陳百牢瀧縢於邊戢兵於府萬官億姓式歌且舞在事之初羣言糾紛惟
皇明斷制以一心永清大漠收功萬里刻日而還如堂可指九垓八紘以莫不同於鑠懿茂我
皇之功

北征頌

天祐庶物付畀
聖皇百嘉暢遂受命溥將以蓋如天以容如地仁涵九區風馳四裔在昔三叛阻兵縱厥威弧所指煙沈燼滅南收島逋景員踰海回首面內羣雄樂愷北際窮荒悉臣悉主弈布星羅如藩如堵含生載氣以莫不庭蠢茲醜虜爲螣爲蝗提兵叫囂陵我藩服饕盜貪惏經時駐牧我
皇赫怒乃詰戎兵躬行天罰以遏亂萌衆言糾紛
皇心自定斷制不疑以發大命咨爾在廷予非究武孽芽不除將尋斤斧昔寇爲瀾勢已成禽縱之林藪猖狂到今乃類皇穹乃宜冢土

乃告師期於
宗於
祖三方命將如羅載張我
皇發縱控彼中央七萃雲屯五營星列張皇若神戒嚴有赫黃鉞親
把元戎自洎三辰耀光百靈備御乃出天關乃臨大漠鸞載前旌鼙
謹應角爾徒爾車惟
皇第之以屯以牧惟
皇示之大庖不豐飫及下卒
皇有恩言朔風其燠彼漠之外黃沙赤磧
皇之至矣水甘泉洌彼漠之外宿莽夏蕪
皇之至矣春葭茁途士有餘勇馬有餘力鋪敦瀚海如行衽席既逼
厥疆如探囊橐猶布德威通彼狂慼虜昏不思謂復可逃禽奔獸竄
棄委倪婗豈知
聖皇明見萬里豫設三覆是角是掎西師受律短兵迎擊我武斯張
羣醜盡屈折馘執俘彌山竟壑掩捕三時一空其幙
皇振厥旅邊民安堵黃髮垂髫式歌且舞自始出師暨功之定事無
小大
皇心畢運虔劉猾賊永清絕域時未十旬既往而復窮天所覆悉地
所載昆蟲喙息惟
皇是戴言灌我燧言韜我弓陽春煦濡震旦攸同萬物皞皞垂祉自
天我
皇樂胥於萬斯年

賦

七夕賦

歲云秋矣夜如何其天澄澄其若拭漏隱隱以方移試一望兮長河之韜映若有人兮永夜而因依彼其躔分兩度天各一方會稀別遠意滿情長欲渡河兮羌無梁空鳴機兮不成章叩角餘哀停梭積恨四序迭以平分寸心撫而不定悲冬夜之幽沈迷春朝之霽潤覩夏日之方長盼秋期而難近爾乃商飆淅瀝素景澄鮮重輪碾而尋地破鏡飛而上天漢影彌潔宵光轉麗翼聯烏鵲之羣橋現長虹之勢逝將渡兮水中央若已需兮雲之際於是躡纖步以輕揚搴羽裳而潛泳玉珮露融羅紈冰淨摘華星以爲璫對明蟾而若鏡笙竽則天籟紆徐帷幔則綵雲掩映素娥彷彿以行媒青女飄颻而來媵古歡更結離緒重陳望迢迢而愈遠情脈脈而難親幸宿離之不忒際光景之常新亢惟茲夕樂過千春况復嚴更譬逝流光迅驅別當久遠來不須臾念雲端之重阻眷天路之無期莫不願秋夜之如歲悵秋情之如絲乃有繡閣名姝璇宮麗女徙倚階除斛羅椒稰閒耽時物之新巧乞天工之與愛秋華之臨空快冷風之送暑婉轉芳夜之歌窈窕長生之語惜光景之常流恐歡娛之無處况乃家辭南漢戍繫幽都望沙場之淒寂憶庭草之深蕪方擣衣而身倦乍緘書而意孤望星河之乍轉驚日月之相疎值天上之佳期觸人閒之別怨立清庭以無聊痛河梁之永隔腸膠轕以爲轤意氛氳而若霰激長歌以心摧展清商而調變歌曰樂莫樂兮相於悲莫悲兮新別離今夕兮不再晨光兮已睎重曰秋夜亘兮秋河皎度秋風兮長不老蓀一歲兮一相過勝人生兮百歲多

詩
惜抱軒文後集劉海峯傳云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寧査愼行査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力不如專爲文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又先生作喬紫淵詩序自言兒時學爲詩家君戒之年二十客京師偶爲律詩二章歷陽劉紋千見之曰子行清文茂內外完好何故以詩自瑕吾爲子退之矣自是絕意不爲詩蓋詩非先生所長生平不多作海內學者罕傳之予刻先生遺文其裔孫恩霈錄家藏詩稿十五首見寄義正辭雅附刊之俾學者見所未見亦快事也鈞衡識

擬子卿寄李都尉
汎汭委驚湍隈隈任所觸大冶自鎔金焉能順其欲鷁鷁隱朔漢飛
翔翼常縮獨鶴棲瑤林長鳴念谿谷不聞鸞鳳音時恐鷹鸇伏百年
會有盡沈憂日夜續寸心遙相望萬里見幽獨

裴晉公
不去爲無恥不言爲不忠正告中興主漢然如聾聾以茲至晚節心
迹有異同出入在羣小將相如𨓜蹤宮庭匿夭氛邊疆多伏戎宗臣
在東洛夕命朝可通緣野餘淸興精神已折衝安敢謀一身高舉思
明農

明妃
漢帝惜豔色明妃出後宮曲中留哀怨橫塞詩人胸萬䖏隨薹引性
本異貞松衆口不瑕疵多憐所遇窮若使太孫見安知非女戎昭陽
爲禍水豈讓傾城容

嚴子陵
君臣本朋友隨世分汚隆先生三季後獨纂巢由蹤真主出儒索千
秋難再逢故人同臥榻匪直風雲從孤高一身遠大猷千古空豈伊
交尙淺將毋道未充臥龍如際此焉敢伏隆中

將之燕別弟攢室
詰旦將戒徒獨步登山岡淚枯不能落四顧魂飛揚往時重暫別而
今輕遠行豈忘岵屺詩言此裂中腸死者不可留何况客異鄉家貧
無儲蓄老母甘糟糠翁性嗜醇醪客至罄壺觴所恨爾長逝出門增
惆惶爾能奉晨昏細大無遺亡長兄雖篤謹不若爾精詳日夕下山

去身世兩茫茫

赴燕河曉趣谿梁
羣山作秋容蕭然如靜士月出烟光融山空疑遠徙解鞍步河梁高
天淨無滓𤍞值身心閒景物覩尤美因羨耦耕人銷聲向雲水

薄暮自樅陽渡江赴九華
名山如勝友未見意難忘即事得餘隙扁舟下夕陽閒情戀雲水濵
迹暫家鄉身世何終極空嗟去日長

送楊黃在北歸
吾衰馳隙短君去塞雲高嘉會生難再離心別後勞風霜隨客路藥
餌仗兒曹何日還三徑音書附羽毛

展斷事公墓二首
不拜稱元詔甘爰十族毒壯心同嶽柱累骨委江魚天壞精英在衣
冠想像餘拜瞻常怵惕忠孝檢身疎
高皇肅人紀義氣愾環瀛作廟褒余闕開關送子英微臣知國恥大
節重科名嗚咽窮泉路應隨正學行

川姑墓
欲踐曾娥迹孤嫠誰保持門緌中有變節孝兩無虧七十不瓌瑱千
秋作表儀忠魂應少慰有女是男兒

輓李餘三方伯二首
戚夏軒車至精強倍往時誰知交手別永與故人辭六郡遲膏雨二
吳滿涕洟衰殘失素友愁病更難支
金門同戴筆玉壘數遺詩萬里面如覿千秋事所期官移臨震澤大
輿豁離思再會無私語勖須咎
主知
公既爲邦伯翩稱門下生自慙無道術焉敢正師名抱病仍求益𥈤
民實至誠斯人若弦萷終古志難平

別葉爾翔

四海故人盡爲君一繫舟衰殘良會少謦咳宿心酬八十苦無食千
秋豈暇謀自慙籌莫助別後重離憂

尺牘

與陳古威 大受

始春得手札聞來使已回是以久未得復愚臥病閉門一無聞見惟鄉來衆論謂十餘年閒大府廉靜愛民者未嘗無人而多不能察吏是以民不見德凡爲吏者三年以後貪廉仁暴明昧本難掩民口其是非失實大抵寄耳目者非其人惟實按以政事多採人言而參伍之去其尤患民者則百吏革心而民實受其福矣往者湯文正于清端及目今徐潛齋所至得民譽皆由於此又陳滄洲在東夏時曾有一事至今民歌思之濟寧州土棍聯衙蠹武舉劣生爲害陳公訪聞懲其尤者放流二人其餘六七十人張榜通衢令州縣註冊不能改過仍與聞外事即時申報紐解治罪至今屏息雖欲爲患於鄉里而不能此天下通患不可不留心訪察也邇來頭目痛不可解亦懶於作字餘不贅

又

得來示及與兄子某札具悉賢者察吏安民事事實心且曲盡苦心私懷欣暢愚札所以汎言治體者離鄉二十年土俗民情之變易未由深悉即有所聞恐係愛憎之口不可信也賢既得之實見實聞又能公聽並觀不以耳目寄一二人自各得其條理近都下亦衆自於所劾之皆當矣過嚴之疑正由去重從輕未能察君子之用心耳凡治法莫如內寬而外嚴目前尤爲要道若不能大畏貪劣者之志則遺實害於民愚前亦聞過嚴之語而不以告者深信其當如是也聞今歲各屬秋成尚好未審鳳廬何似言不盡意臨風神溯

又

凡大府清明嚴肅而又能安靜然後實德及民賢自秉節鉞官吏士民相安即此見真實力量但聞事無細大必親裁決自是古賢用心昔武侯固然但聞見中有倣而爲之者久之則重以自困蓋小者一一致詳則大者或轉疏略幕中必求得信心人小事一一以委之然後精神休暇日力有餘可專一以治大事今移鎮江蘇事雖煩而吳憲陳公深練世事實心爲民一切刑獄可不大費心力矣運司朱公耿直樸實蘇常道王公雖未知其吏治何如而共事書局時知有志爲好官樂明總戎陳公心術坦白頗有識見吏疵民瘼可備諮訪欲得州縣官仁刻廉貪習明敎能之實必先於道府中得二三公正誠信人參伍其議輪考證所見聞乃得無誤下江風氣與上江異士大夫商旅伎術人攀息日至京師如潛菴湯公大服其心者甚少儀封之廉公尚嘖有煩言顧用方專以公誠儆靜處之數月中亦頗無異議愚今年來舊疾時作幾不能支悤悤不盡欲言臨楮曷勝馳溯

又

來書所言事事皆處之得宜至謂歷事多利害甚明則愛病即在此真古名賢語可爲廉厥者藥石也用方臨行時愚囑一切吏疵民病漕運鹽叢與實商論必大有益昨力堂閣救荒實政亦告以誠心與賢經畫必得其宜力堂忠國愛民直辭正色爲中朝第一別札中三條以其行速已告以大略晤時錄原稿付之當與公同心且聖主鑒其忠誠或可爲斯民福也陳札即當作字封致聞仲夏始得回又沿江居民大害莫過於糧船東下所過之地過蘆洲則結束之柴必搶大半所駐之地近魚蕩塘偃則恃衆強取居民不能敵有司不敢詰即大府亦不能禁以其爲別省之船惟漕督嚴責運弁運丁尚可少斂戢若訪於賢亦望切言之愚自聞祖墓積水起攢殯食不安寢病竟難支不知終作何狀貫一事古義可風去臘已進周官頗蒙嘉許將以三月中告歸營葬餘不宣

又

先斷事公諱法葩五世祖也明洪武初設制科中己卯鄉試出正學

先生門爲四川都使司斷事不拜燕王詔本省羈囚又以正學先生十族赴詔獄至三江口自沉尸骸不得以衣冠葬事載
欽定明史正學傳配享江寧南門外正學祠專祠在桐城有司春秋時祭而自先太僕公葬金陵子孫居江寧者不能歸展墓拜祠苞擬建宗祠於江寧名曰教忠祠（其地或於先曾祖副使公舊園或於寧州族祖買潘虎賜爾山房）中室祀斷事公西室祀始祖以下四祖東室祀斷事公子某孫某爲分支之祖太僕公之祖某公爲積德累仁之祖先太僕曾建小宗祠於桐城子孫典守者竊摽棄之今擬於三室之後更作二室爲小宗祠祀太僕公以下三世祖考程子云凡士大夫皆宜祀高曾祖禰本世所通行特太僕則不祧耳教忠祠祭田二百畝在高淳縣乃苞爲鄉貢士時所置（康熙壬午）小宗祠祭田百五十畝在江寧苞爲秀才時陸續購得拙集中所記梟井祭田其一也（璵璵必欲入者以服官後未增一畝也）望賢爲作教忠祠記而小宗祠及祭田亦附見焉每見故家祭田多爲子孫所鬻而微族幷及宗祠若得大府名碩爲記其事則不肖者妄念不生而買者亦有所顧忌苞平生夢多奇應七月杪夢或告我來年將委蛻記文祈速就及余之見其勒石則必俟賢總制鄰省後不敢躁也又明初方景二公祠宋楊忠烈祠皆在江寧南門外相去不過百步內外正學墓無古木楊祠與墓數十圍木訏民（下闕）

又

前一札託程世兄致想已達近聞王次山老先生丁外艱古者二老在學吳門老輩如韓祖昭葉爾翔皆精於時文兼明古學且人品端正年近耄而視聽不衰愚往年會爲道其人尙記憶否若延爲義學師實可不愧望酌之又義學不宜專教府城貧士（貧士無才學者始食義學中飲食之費）宜用于清端遺法移會學院送三十內外屢試前三名兼通經史者更皆相其材質（于公所取止屢試第一不向古學）試以時古文而後留之則當有人材出但彼時義學中資用甚饒近則不能如有高才積學而以授經爲生者必商度能以二三十金給其家然後能遠出耳于公所教四十餘人以專課時文其後未成進士而以舉人拔貢者不過十許人耳若兼課以經學古文而賢大府暇日時親臨進諸生而告以行身植志之方激發其志氣則所成之人材必有遠過於于公時詞章之士者矣愚慮不盡欲言

又

南歸後得賢二札大爲心開每見士大夫平居陳義侃侃及肩事任遇小利害輒自背其初心而不顧人之非笑滔滔者皆是也賢能以義制事當其時不以世故人情亂心曲既事不以成敗利鈍生恫疑此老生夙昔相期而未敢必其果然者今日見之愉快爲何如憶昔安溪李公以直撫入相余叩之曰自入
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人余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時景州魏君璧在側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不樂聞其言也三代以後雖君臣志合如孔明之遇先主猶不能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安敢妄意伊傅周召之事業但既自獻其身又荷
主知則宜有一二大節使後世聞而興起其次則訏謨壯猷功在社稷又其次則禦災捍患實德及民若碌碌奉其官恥莫大焉往歲徐鳳淮揚水災萬口同聲謂能體
聖主之心父母斯民者首濟齋德公次吾友（安撫張公憂勤惻隱而威嚴未若二君子之毅）（以鳳陽之災未若徐及淮揚之廣且甚也）是賢於二者已一有得矣然歷觀唐宋名賢必堅持此志類之蠢之以終其身然後奕世無疵焉步山椒者數盤以後登陟愈艱齊紈之潔偶觸脂垢雖數浣濯不能去其暈然則成敗利鈍賢能不以爲憂而不可不以此爲憂也先賢祠一簡李老先生書一封程世兄札一封望驗收分致餘則貫一能口云臨楮不勝懷念

又

每得手札懷抱爲之一開所慮人材日少大吏以敢作爲能或耽吟咏薄案牘使萬事隳壞於冥冥中著左右輔弼有能入告我后者尙可矯除會爲貫一切言之邪人多易變總由旣得而患失湯睢州亦不過能不變耳愚與貫一常欲以睢州望賢近來人望日重可見人心之同但行百里者半九十洵有如來札所云耳愚散體之文從不以示人惟貫一輯得十八賢慮其沈沒古人之用心嘗命兒孫鈔寫冬初寄覽諸經解說共九十餘萬言必得一通人能寫能對與愚同寫有疑卽問然後無譌舛但非終年不能畢事愚平生心力所竭惟在別擇先儒經義若能謄善本照樣刪取點次俾令嗣秀敏者治之兼傳其學於湖南北之學者其事大於存老生一家之說其費適相等不若舍彼而爲此也又黃岡杜于皇先生遺集嘗爲曹楝亭所得後不知其所歸滄州覔世諏訪未得其蹤近金陵一貧家婦出一二冊求售索價百金幷古文數二尺許雖無關於世教亦百餘年來一文獻也若能約貴鄉中有心者四五人共購之各鈔一部亦大快事以久已湮沈而復見也前使者至當卽以子參參丁付之昨已付程世兄百金據程云往年係百九金而來札止四金俟程回蘇時再報與圖已封付程臨楮不勝馳溯

又

仲秋出訪地師兼尋舊友知醫者地師他往醫亦無效壓腫如故頭痛轉加將若之何連得二札中云閱牘多則此心漸昏一則乃古賢治心治事身體有得之言

國初圖大將軍海羽檄旁午觀書不輟湯文正之在秦中亦然與賢所見略同其他論人論事皆有深識卓見近見羣賢志事皆蜚播無定將來繼武睢州惟賢是望耳發來書籍收到儀禮經傳通解印點甚難其人別簡所條舉留意辨察餘不宣

又 前九札魏垣自精寄到云得之陳公濤孫此札乃厚子自雷翠庭讀書偶記鈔者今合刊之鈞衡識

知老生志事者莫如貫一與賢天幸兩賢並爲

聖主所特知望重自砥勵爲國家擔當世教爲天地保護生民各竭力所能致以歸潔其身並告同學諸君子平昔不病老生爲迂闊者此札閱過卽確寄貫一

與魏中丞 定國

及門劉生大櫆者天資超越所爲古文頗能去離世俗蹊徑而命實不猶第舉以嫡博已入彀而或檢去之兩中副車今以親老不忍遠離止得暫圖教職公見其文自知其魁然而異於儕輩第復先言之者以其數奇耳其所著小稱集謹以呈教

與雙學使 慶

劉生大櫆不但精於時文卽詩古文詞眼中罕見其匹爲人開爽不爲非義爲學幕中最難得之人

與雷貫一 鋐

大臣國體莫急於得賢必擧能不詭隨志在忠君利民者三四人以告

聖主見西林以此告之方苞白

與族子觀承

得來札重承節鉞

寵命惟有恐懼古賢獲自天佑而身名俱泰者其根源皆自此一念始興利除弊施實德於民乃所以答

主知而開子孫以五世十世之福餘各一箋惟審察之姪言文集中尙有宜商論者無緣相見幸詳列一單封寄餘不贅望老人字

又

序必姪親行書刻本必歐字原本皆准上江寗拙工所爲也愚於祠堂之左老屋數閒名曰教忠堂有楹聯欲姪書俗稱姪非古也晉伯

父望溪先生命書後但書名酌之餘不贅望溪老人白

又

連得手札久之始作答衰疲可知清涼寺碑記未知有暇爲書否又太僕公小宗祠欲姪楷書盥若會相聞否適潘道兄過我乃我搜會試卷所得士爲人老成開爽告假葬親及其兄返山陰故附書通問餘不宣望老九月二十九筆

又

得來札甚喜所見與愚不謀而同下檯道諭由盡事理言中肎綮皆稱量而出非幕中人所能代也略易文移中字面便似古人教令以後凡有關治教文字必自爲之久之便可成集矣葉君增傳不獨余心爲之一寬以安老儒實盛德事也清涼寺碑記行楷一驗擇便江甯刻工甚拙若得好手於浙中刻之一水易達也望老白

又

扁聯並嘉卽付康在雙鉤鋟版序內增入七十子之文一段更覺醲至此語老夫胸中常私以自勵不意自姪發之李漢序退之集則以弟之子序伯父集不用以改歐餘列別簡不贅望溪期老人白

又

望溪集偶鈔如姪所云更定再寄一部並經子七種周官解辨聖人經世之法春秋通論聖人斷事之義乃擔當世道爲
國股肱者所宜用心非經生之業也時人於喪禮百不一行非惟不行亦竟不知老夫痛之故爲或問一書甚有關於人紀
聖主大孝實行三年之喪顧用方總督漕務時刻之淮上三年前閩中監司並讀經史子集二冊刻頒各州縣儒學嗣後關中河南粵西中丞學使監司各鋟版以示諸生姪若作一序述尊公與老夫雖遠兄弟而居相近少小相親及水部公官京師延劉北固教尊公時文而老夫適入試京兆每過寓齋尊公卽從問經史或問及書後諸篇手錄而藏之篋笥者過半姪叨爲岳牧宜慶
聖上之孝治故鋟版以示書院羣士及各州縣生童將以助流政教而亦以終先人之志事也此書徧布於百城則尊公之好學親賢亦不沒於後世矣

又（自載中丞以下十札皆厚子採錄者鈞衡識）

接來札惻惻感人兼旬以後不得已仍治儀禮營祠堂未竟之工築以自遣惟夢覺及清風朗月尤難爲懷靜思賦命坎屯竟世在悲憂窮蹙中自告歸獨坐山嵩身心少覺安泰故昊天不弔俾餘生常戚戚耳姪短札古雅老夫皆篋藏公餘隨意以小箋書平生稱心詩句備各體字傳裝冊子時一展視復梅少司寇書到日若已回京望卽命奏摺人確遞王生語盥若口之餘不贅期大功望老人白

與從弟雲泉（雲泉曾孫某出示此札前略殘缺錄其後半如此亦略見先生篤親之萬一也鈞衡識）

楊樹灣田價又從新價百餘金尚未得成功以飽甥在省樅陽存稻近百石責時不賣近則不可賣矣助叔父葬事十金賣此稻時飽甥自送上又命以十金付六弟爲五弟典租四石意欲明後年積至三十金未知衰殘之軀此志得遂否也二兄又白

與顧震滄（從春秋大事表錄出）

承示春秋表諸序乃知老先生始仕而顛乃天心玉成使有得於古有傳於後也僕戒爲時賢作序三十餘年今必破例爲之老病不能爲揖讓之禮故不見一人先生若枉存自當披豁泉石閑

答尹元孚（原謄藏本）

得手教一切具悉爲母編年譜古未之有而太夫人志事與賢士大夫略同乃婦女中特出之人不惟今世希聞卽在古亦罕見則孝子創例以爲世法播流海內可興可觀人不能訾也如苦實難時事皆瑣細不可條舉則總計家道息耗人事吉凶改移或數年或十數年而括之曰太夫人於是年幾何矣此史記孔子世家義法也略者略

之詳者詳之唐宋名賢年譜多如此不必以前事簡略爲嫌也望溪

方苞白

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序

予𥙿望溪先生全集既成之秋往揚州道金陵見湯丈雨生雨生爲言寶應湯品三曾持望溪遺文冊子求題走訪之則得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一首既屬徐懿甫騰書山東求高密單徵君藏本壬子春入都過合肥得之獲文十有九篇讀書筆記數十則邵映垣比部又摘先生史記評語歸予既旋里將合𥙿之復檢得先生時文稿自記二則與沈畹叔尺牘二通彙爲集外文補遺先生之文至是摟羅殆盡未必先生之所許也而天下好先生文者則莫不以爲快焉其故何也亘由先生躬程朱之學本其心得發爲經說文章義理精深醇正多洽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乾嘉時漢學攷證家矜其強記博聞往往以細故微誤指斥先生經說幷及文章而卒其所自爲者瑣碎支離悖義傷道其優者亦第分學中格物之一端於聖道爲識小求其開通義理周浹旁皇如先生之有益於學者身心實用不可得焉而其文章餖飣滯拙更無當作者平心論之宇宙閒無今漢學家不過名物象數音韻訓詁未能剖晰精微而於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損也而確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則道著於一方遂以昌明於一代先後承學之士私淑之徒猶能挹其緒餘端其趨往即用以讀漢學家書亦能辨精粗知去取不流爲尾瑣無用之學彼世之譏先生者自謂能傲以所不知而豈知彼之所知以先生之學衡之固不必其皆知者哉先生學行歿宜祀于鄉也而方其歿時中朝媢嫉者多鄉人未以爲請予昨刻文集蘇厚子以呈方伯李公兼言未祀鄉賢方伯欣然命桐人舉請予與厚子所爲於先生無增益也獨後進宗仰之衷至是始慰焉爾映垣又爲細審刻本誤字云是書將傳久遠必求毫髮無憾房掖垣王研雲蘇厚子亦先後讎校今悉依而正之單徵君名爲鐵字伯平所弆遺文云得之其族祖紫溟公諱作哲者望溪先生之弟子也數君子者皆有功於先生不可以不附識也咸豐二年壬子十月後學戴鈞衡識

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編栞

卷一

書後五首

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

書諸公贈黃尊古詩後

書李雨蒼札後

記時文稿興於詩三句後

記時文稿有爲者譬若掘井一節後

書六首

與德濟齋書

與陳中丞書

答翁止園書

答劉月三書

答梁裕厚書

與梁裕厚書

送序二首

送德濟齋巡撫甘肅序

送張軺文省親序

墓誌銘四首

邵抑齋墓誌銘

李皋侯墓誌銘

李世賁墓誌銘

張巖擧墓誌銘

墓表二首

黃耕山墓表

張文端公墓表代

哀詞一首

喬又泓哀詞

尺牘四首

與顧用方

與沈畹叔三首

聞見錄三則

卷二

讀書筆記

史記評語

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

萬物之聚散皆在周官其端緒條理不可以遽通也余中歲始學焉其職或分或聯其事或列或否或詳或略其辭或損或益或先或後參差相抵而精意與事實皆具於空曲交會之中而先儒多各就本文以爲之訓故其覆之未發者爲多程子有言春秋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必異是卽記所稱屬辭比事之教而治周官者所當取法也昔朱子以春王正月不可遽通遂絶意於春秋之學及今攷之周人卽以子月爲春義具經文顯然可徵以斯知二經之微指隱義非熟於本文其端緒條理不可得而見也余晚學周官苦其難熟欲書經文爲六冊日挾其一候公事之隙及服車中時發而誦之恨衰疲不能手書閒與寶應劉生道此會湯君玉聲客劉生所生因以相屬逾月以所書天地二官來余爲心開自日中至瞑晦玩而不能釋也湯君以善書著淮南求索者跡交於戶日不暇給今爲余書六七萬言而不以爲煩又探予之情而速就焉自顧無可以得此於君者倘天假余年得補舊學之缺俾是經未發之覆次第開通而無遺憾則君之就此豈獨爲德于余者鉅哉

書諸公贈黃尊古詩後

余自中歲以後交遊日稀雖當世知名士或不聞其姓字近益衰病自弛親知故舊以文墨相屬十無一二應者雍正六年孟冬寶應劉篁村持一軸一帙過余曰黃君尊古奇士也年今七十矣少學繪畫嘗獨身行萬里徧覽海內山川面勢以發其奇名公卿賢士皆樂與之遊爭爲文與詩以張之獨自念與先生並世而未得面必匄一言而歸老焉余固辭篁村委而去歲既晏偶展其軸則高山深林余意中所欲觀之氣象也發其詩平生執友並前輩知余深者凡六七十人與焉余生山水之鄉幼而樂之顧終身栖栖比邑連郡數百里閒衆所熟遊未得一過目每當舟車奔走遙望林泉中心輒惘惘然又閱諸君子詩其言笑音容宛然余前而無一存者用此始而欣然既而益愴然也因書以附諸君子之語後黃君名鼎虞山人

書李兩蒼札後

吾友承城李兩蒼年七十有八而好學不衰乾隆二年冬以書來言有孫廷直聰明質仁甫成童徧誦五經而夭死念所學莫之能承每發書輒隱愍而中輟焉慊余出刑部獄過所知其人初授館職飭之曰君自是可一意於古人之書矣作而曰吾不能未敢爲違心之議也時人爭傳余行後某立招狎客吹竽擊鼓號呶竟夕以祓除不祥他日以實叩之曰果有是敢匿情乎吾輩於書特陽浮慕之耳若獻好之不祥孰甚焉嗚呼觀廷直之夭枉豈得以斯言爲妄哉在昔吾弟椒塗及亡友張樸村之子直方李剛主之子習仁皆然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及觀程邵公誥乃知人之賦生精一者閒值而難久焉又觀邵子所云而知天之生人其精神固不能以數聚焉嗚呼二子其知之矣豈書能爲之祟哉

記時文稿與於詩三句後

海寧許公視學江左時余在京師公遺宛平高先生書稱爲江東第一能文之士還江南謁公于澄江未嘗執諸生之禮稱謂用後進所施於先達者越日公招飲使院同謁者聞之大駭余乃自悔失禮而公愛余益厚居門下者乃莫能先焉癸未榜揭公見韓城張先生言闈中得瞋九號卷淵懿高素有陶鄧之風必海內老學細叩則余文也二場屬對工者倘能舉其詞余時南歸薄遽未得繼見踰歲而公出理北河每見朋游必屬曰爲我語方君家貧親老乃爲舉世不好之文以與羣士競得失將以爲名邪何所見之小也今年入試禮部易爲嚴整明暢之體蓋感公相責之語而自悔曩者辨義之未審也此篇乃臨場揣摩之作故并記所由以識余之鄙劣而數爲賢者所器重蓋深愧其無以稱焉

記時文稿有爲者嘗若掘井一節後

此乙酉江南鄉試題裒第鮑季昭文抑於同考而爲主司所賞刊入鄉墨余未之奇也攜入京師潛虛大山北固皆嘆賞安溪李公以爲天下奇才嘗勉以著述余歸寓覆視之仍無奇還江南偶以三題課兄子道希因自擬作審察題義取鮑作再三視其首篇詞義俱拔出先輩之外次篇理備法老更無從出其範圍惟三作精神未旺因握筆爲之含意聯詞便覺其文亦親切有味中幅竟沿其意惟前後稍展拓耳夫以親戚暱好之文再三審視猶幾失之世之司文章之柄者未必有過人之明而一不當意遂棄如遺跡他人善之轉生媢妒何其用心之不恕也記此使閱者省焉

與德濟齋書

臺灣未開不過島夷一蟻穴耳既開之後沃野千里粟澄泉漳物產豐盈盜賊覬覦故叛亂頻作幸而速平若措注失宜不惟七閩之憂乃瀕海九省之內患也雍正□年曾撫請築郡城僕爲駁議視鄂朱二相國

先帝尋改成命特降明諭以覺羣愚乾隆二年大吏復請九卿中無一知有前諭者僕檢示然後相顧愕然公今作督若不能遠慮則終無可望矣蓋郡城一築設有變亂官軍雖入鹿耳門必坐困於賊僕前議所已詳也然計萬世之安非削除鹿耳門之險終無完策往者鄭克爽朱一桂之平王師皆連䑸澎湖之澳以伺風潮風潮時漱水高港平衆艘齊入故功成於旬日若賊先設守於澎湖則我師不能暫停況久伺風潮之便哉其餘南北路不過打狗東港淡水鹹水笨港巨舟可入而大洋中舟無所泊拒守甚易攻入則難若有雄傑多智數者竊據其中擁百萬之衆罷支十年我入則難彼出則易北至登萊天津遼東南至廣東乘風帆皆旬日可到豈獨閩浙江南前此數遭寇掠哉僕聞之閩人多云是乃天險巨石互盤下皆鐵沙不可疏鑿此庸人之見耳龍門蜀江上古皆能開通況後世器械益備人功益巧山海關立鐵於海中端溪之石穿泉以取鹿耳雖險石出水面者可火焚而醯解也隱伏之沙俾沒人下鑿深丈有五尺則無不可入之舟矣公試集士人叩以自鹿耳門通安平港焚石鑿沙廣五十丈用人工帑金之數懇切入告先開門左右各二丈以爲式然後次第興作積以歲月何患無成其然則如廣東之瓊州少建城堡分設州縣永永無患否則一旦有故欲如前此候風潮而入不可得也

與陳中丞書

僕常痛自先兄歿尋常言動不復有所畏忌自劉君月三張君彝歎

叒雖有耳不得聞其過忽得手書責以循不肖子道章之妄舉且誦且懼爲感爲愧欲具列所以則不肖子無以自比於人欲隱而不言則僕之惡亦有難自任者是以涉月經時而無辭以對也雖然執事乃不肖子所宗師而僕之畏友也敢匿情乎往年八月僕遘熱疾而醫者以爲寒藥物誤投幾死者數矣至仲冬望後稍蘇聞道章闢墨見之始大駭詰其故曰此諤廷先生所刻同門卷也先生削定首篇章謂與後二篇不類請存其真而以先生所定爲改墨先生從之章未嘗自刻也問其出幾時則已徧流於朋齒矣是子也愚而自用卑幼而自尊其顯過則不暴於師而隱慝則不告於父一舉而四惡備爲此僕所以隱痛而不忍言也然僕未前見其文則有不待辨而明者其首篇多誹語惡調其誤用經書者四爲使僕見之肯衆播其謬醜乎今經書誤用者已屬諤廷先生改刻其明徵也抑更有恨者士競文術而忘行義其邪惡藏於肺腑欲洒而濯之師不能得之徒父不能得之子不肖子聞經書之誤用則目愧而色沮而失禮於師取憎於父則未見其內慙而食不下也往者京師士友知僕時危疾顚有私責章者章聞之蔑如及見執事教督之言始知以冥行上累其父乃稍有懼心爲使過此以往終不能悛則不惟執事宜擯之門牆僕亦將舉古放逐之禮庶其困而悔乎執事俟察其他行而時以告僕則爲賜大矣禱寧分手後曾屬楊君致周官集注逾年時復改易將更寫並所箸喪服或問及辨正周官戴記詩書子史爲劉歆所僞亂者十餘篇相質然非得信使慮有浮沈未敢輕付言不盡意勞積何如

答翁止園書

往歲聞流言已達於山右甚恨之致書梁君以釋其疑而杜嗙者之口不以告者以吾兄之清介而鄉人每反其事以相嗙傷不言其故則無爲通書直言之又恐爭辨滋彰如泥中之鬭獸今年得兒子希及兒章家書復告梁君敘貼諸經亦非吾兄不可屬即以鄙意相聞又附書家鄉中以報豈俱未達邪前後來示僕再三推究竟不識指意所屬鄙意止就崑山刻本存其可者而不雜以注疏大全俾購者易得而用功亦有節次始事時已詳言之矣至編纂則通論大體者別爲一編或弁於前或附於後章解句釋各列本文下此一定之法吾兄所編易解既有成式矣所謂詳閱者欲吾兄於僕所採芟其支蔓於己所增明注其旁又已詳言而屢屬之矣不知吾兄所謂立一主宰設諸條例者更有何等義法是以難於置對耳僕嘗欲每經匯漢唐至元明義疏爲一書其通論大體最要者爲綱領其次爲總論章解句釋者則分八類首正義次辨正次通論次考定次考證次餘論次存疑次存異存異則加辨斥焉但專錄崑山刻本除去所載注疏大全則所謂綱領者絕無而正義亦罕有吾兄幸酌度若正義尙多則總論別編不必標綱領敘列八類於章句每條之下不復以時代爲次亦可使覽者開卷了然自今先編春秋次尙書望切究之不宜

答劉月三書

連得手示皆慮不孝子以哀致疾此不孝子平日飾行隱情以致久故如兄猶未察其薄戾冥頑之實也傳曰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故先王制禮哭泣辟踊所以達哀愠而安心下氣於養生之道非有所違不孝子所內自恨而不容於心者少壯無良重微利而輕色養計數生平在二親之側日月甚稀繼又自作不典使衰疾之母北來就養未獲數歲之安而永棄其孤不孝子心絕志摧宜十百於恆人而自忖乃不及十一此心頑然與禽獸無別故不敢匿情於執友之前望語二三君子使知不孝子不得復置於人數中其辜殃不可少減此義惟吾兄必灼見其然是以敢私布之

答梁裕厚書

聞足下南行專爲排纂宋元經解不獨信義著於朋齒且使七百年先儒苦心耿著於世而有功於先聖之遺經非足下志力遠過衆人豈易成此來示欲並刻僕所刪取五經大全足覘所志閎遠但大全行世近四百年家有其書且峴山刻本中所刪取有不能遠過大全中所芟薙者矣並刻之恐轉生學者之疑果能不惜工費僕有批點補注史記刪定補注管荀二子半大全之費便可刻三書其行世尤速將期月而徧布於海內可使學者因文以獨道益信經解之刪爲不謬而爭先欲覩也止園編次易說尚未鄭致鍾勵暇從其父於江西適有書至尚未見足下手札僕復書期以事畢即過江寧又聞中雷孝廉名鋐頗好古近官國學聞此舉自矢明春不得於禮部將告歸共成之其學識亞於止園而微勝勵暇若有意相招幸示復便與要言此事非得二三人不能遂成僕始意總標全節而序列各解於後蓋恐細分則有僅存經文而無解說者既思小象傳無解者甚多且此書本以補注疏大全所未備止列經文亦可使學者知羣言放紛皆黃茅白葦多駢旁枝而一無所取也不如壹仍注疏編次大全所分節段以便學者已作札告止園未審足下所見若何惟切究之

與梁裕厚書

發憤以十月朔閱峴山刻宋元經解刪本而專殿日短涉月二日始畢周易第一冊更清寫幷原本寄覽望校勘無訛仍寄示俟卒業再議發刻此書成然後以僕所刪大全益以所擇注疏及折衷內羣儒語及是編切要者別爲一書則此經之義訓粗匯矣止園用古易編次其說雖本朱子但孔子始作十翼時文王彖辭周公爻辭本各爲一編安敢以己所作與先聖並列後世既以程朱及羣儒語注彖辭爻辭下則以孔子之傳近附彖爻俾先聖相承相變之義後儒引伸辨難之辭開卷了然未嘗非治經之法況自注疏大全流布海內學者日習而心安之久矣今必分之使覽者既畢爻辭而後別觀孔傳則前說遺忘義意無由浹洽欲尋其相承相變引伸辨難之意緒則方觀於此而又檢於彼反耗精而費日凡此皆立異求名非灼知治經之體要而親嘗其甘苦者也止園精神血氣日衰仲秋抱疾至今未全愈大懼薄祜未能久留於世以觀是書之成也悤悤不盡欲言

送德濟齋巡撫甘肅序

孟子言士能尚志而居仁由義則大人之事備而求仁取義則自無願於膏粱文繡始嗚呼伊傅周召之事業不可以望之漢唐以後之名臣其根源以此而已惟漢袁安楊震諸葛亮宋王曾范仲淹天資近道故其志亦㠑然特出於二代然皆家世儒素初未染於膏粱文繡及學之成行之堅則雖富貴而無改於前度耳吾友德公濟齋系出太宗少藝勇絕人年二十槖弓韜劍篤志聖賢之學閉戶窮經三十年其學尤專於易所爲圖解能引伸先儒之緒而自發其心得其躬行則以養大體爲宗而實踐之常避所應承公爵傳兄子嗣焉世宗憲皇帝知其賢雍正十有二年起家爲兵部侍郎乾隆元年秋出爲古北口提督二年春特簡巡撫甘肅蓋以此地控制西域固抱秦隴師旅初罷民氣未復而武備又不可弛布德壯猷非公莫屬也夫治法兵謀要本於仁義仁者愛人則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則惡人之亂之一路數千里之閑牧民訓卒不得不寄之令守將校其中可信其愛人循理者未必十四三而當防其害之亂之者十常六七大府以一人穹然於其上耳目思慮不能悉周而左右親故又未可深信故朱子提舉刑獄猶受誑於奸民事久而後覺之以公之篤於仁義平生所實踐設誠而致行之吾既爲公必之矣至於情僞百出變詐之設能使東西易面而人不知必能深以通天下之志幾以成天下之務剛柔迭用動靜不失其時然後能極於仁之至義之盡而無憾焉昔孔子嘉管仲之功許以仁而惜其器小子產爲政主於嚴猛而稱爲惠人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以是參互而求之則大道之行二代之英子所云有志焉而未逮者其根源與氣象規模皆可得而見矣叔父嘗述先君子之言曰武侯學伊傅周召而近之者也乃自比管樂不欲使時人驚怖其功之未成而道亦微缺蓋其過矯之管仲才略正與相匹而本原則未清于產之規模亦近之而視武侯之志氣憤乎上下則迥異矣以悃愊不及也漢實卽公楊伯起李子堅宋王孝先范希文皆願學伊傅周召者其志事與武侯同而才略則遜焉此不及子堅以非儒業耳道采識

送張輅文省親序

余嘗遘瘧寒疾幾死於羣醫劉生大櫆偕其友張君輅文至曰此不知病之陰陽而方與脈反也和劑飲予數日而愈自是衰疾恃君以無恐乾隆五年冬君以再世窀穸未營兼圖兄弟之孤嫠以安其母請假歸省乞贈以言以君之久故而德於予予言可苟易哉始君治舉子業久不得入庠序遊京師無所遇自劾於北河浮沈卑散一旦以相國西林公之薦天子擢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計郎弱冠登科歷州縣循階而升爵秩不過與今等耳相國之義天子之恩豈易稱哉凡國家設官分職皆以除政之蠹去民之疵也譬之於醫最上者消疾於無形其次治之不失其方若方與脈反則日殺人而不自知然醫者之失術與仕者之曠官事同而情則異焉其視政之蠹猶鄰有敝器棄材謂匡而飭之非吾事也視民之疵猶行見路旁之廢疾心亦哀之而謂非吾力所能及也而凡可以謀進取便身家者則思極慮周而無微之不達蓋其精神心術併注於斯則外此自有所不暇詳不能顧焉耳嗚呼醫之失術衆共棄之矣而巧宦者則陰敗其官而衆爲之蔽上莫由知此政之蠹民之疵所以滋深而不可救藥也君行篤於家信彰於友朋果能以自力於家者殫心職業以無負於友者勤恤民依則豈惟加於容容者一等哉余老矣不獲見君志業之成自今以往守官守道時以吾言反躬而實驗之

邵抑齋墓誌銘

君姓邵氏諱惔字抑齋其上祖曰宋康節先生高宗時子孫南遷居慈谿明初自慈遷鄞九世祖玉始舉乙科遂世爲士族君父力學不治生產家貧君童稚常與兄荷畚挾鋤取草根以爨息則倚樹倍誦所受書既長並爲名諸生而君家居教授以養二親餘三十年雖足不出里閈常苦爲生徒羈不得朝夕色養其暫歸左右無違每夜分父母趣就私室至再三乃退父母沒逾大祥猶泣血目病久不瘳食於人遇珍異終身不茹蓋私痛未之能以養也通周易尚書詩禮自漢唐宋元諸儒義疏以及周秦以來成體之文莫不研究而皆用爲帖括故其精光迥出於衆一時名輩見者多傾心而數困於有司癸巳始舉於鄉畢禮部試遘疾遂客死京師浙東西生徒聞之號哭而赴弔者數十百人君既沒六年而子基成進士官翰林浙士大夫曰此其父務學敦行所鬱積也時余領武英殿修書事請基自助基操行不苟乞余文以奠幽宮懇款而有辭乃敘而銘之君父諱梅歲貢生母顧氏生四子君其仲也妻郁氏有賢行能操作躬盥饋佐孝養後君數年卒君之卒也基在鄞孺人卒基官京師故雖宦遂而恆以茲自痛君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孺人卒於雍正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克惇厥行終蹇其生惟學之遺既沒而光亨茲銘無溢衆言可徵

李皋侯墓誌銘

君諱清江字皋侯安溪人兵部主事訒菴公之孫吾友抑亭三子也自文貞公治易詩書季弟耜卿先生治三禮而訒菴公徧覽九流百家之書由是子弟皆興於學自文貞伯仲通籍六十年間親屬舉甲乙科者三十餘人故余於李氏子弟不問其文學而獨考其實行及才之有以爲雍正五年抑亭視學江西君試禮部一再見余體恭而氣和誠溢於言貌不異子弟之承父兄蓋心知其父與余深也踰歲而得君之凶問黃生世成抑亭所貢士也介抑亭以請業於余常留使院見君雞鳴而起夜分不息檢攝官中文書獄訟以及賓從隸圉米鹽凌雜細大不遺又以餘力論定試藝而刊布之其卒也父兄失所倚院中士友莫不感傷逾時而不能已嗚呼余兄弟三人弟性篤孝兄則隱厚而剛明惟余劣且愚乃弟早夭兄中道亡而余獨存自有知識行遊四方所聞見多如此明道程子有言賦生之類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則其數宜不能長謂儲陰陽之精而將爲成德者也而以余所見賫才之少出其類者亦多不及其成豈凡書傳所紀功見言立而有聞於後者天之所畀固非偶然用此多不及其成而中毀與是不可得而推也君既歿黃生輯其遺文言多成理者卒年二十有六妻萬氏聞喪哀痛成病浹月而亡有子曰本端方五歲雍正八年九月初二日合葬本鄉之皐爲尖山其兄積齋請誌墓銘曰

力盡於父兄愛遺於友朋身之不祿而行則有終茲銘不敝憎無隱於幽宮

李世賁墓誌銘

雍正七年秋閏七月二十一日余暮歸聞安溪李世賁過余越日往視之則故疾作不能聲再往視之則憊以衾將襲矣乃啓其面執其手而三號焉始吾見君於相國文貞公所李氏子弟在側者多不知其誰何其後與君二昆友善乃少辨君之名字丁未春君復至京師就春官試時仲兄世邠視學江西君與伯兄世來居無何詔選翰林教諸王子世來與焉君獨居曲巷入其室圖書秩然所手錄儒先語及周秦以來古文凡數百帙叩之應如響余欲別擇唐宋雜家古文屬君先焉所去取同余者十九見余周官之說篤信之時有辨正必當於余心其自爲說去離舊解而於經義有所開通者以十數余病且衰平生執友凋喪殆盡得君恨相知晚常悔曩者交臂失之而君

用此益傾心於余旬日中必一再見君之年長矣家世貴盛有子五人其長者已露頭角而每接余貌肅而言恭如見其所嚴事者他日世邠曰吾弟性簡傲於時聞人相視恆漠如然後知君於余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君以仲春遘末疾甚劇及夏世邠至自江西始能強步循階除不出門庭者數月矣前卒之三月疾若蘇篤而詣余詰旦氣動語閉遂不起其喪之歸也余欲爲誌銘以付其孤每執筆則心惘焉如有所失而止既踰歲乃克舉其辭君諱鍾旺康熙戊子舉人卒年四十有六所著周官說詩古文雜錄藏於家曾祖諱先春不仕以好施能急人難聞鄉里祖諱兆慶歲貢生遭亂會入賊壘以口辨活千人並以文貞公贈光祿大夫考諱鼎徵康熙丙午舉人戶部主事妣莊氏妻陳氏子濟泰雍正丙午舉人道濟己酉舉人清坰始受書清翊清栩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進之蹶而學乃通志之宏而業不終嗟所命之自天匪於君而獨然

張巖舉墓誌銘

君諱若霈字巖舉相國贈太傅文端公冢孫詹事府少詹事諱廷瓚之子也余遊京師與邑子劉北固并爲文端公所知公日侍南書房歸必嚮晦余與二三君子過公必信宿時君未成童見客視端而容恪非問不對及少長閑就客問起居意獨親余吾鄉之俗士大夫既貴必曲下於鄉人叢爾邑族姻皆聚焉弔唁慶賀饋問造請無虛日少疎忽則責讓隨之惟文端公終世無違言方公暨少詹在朝今相國實理家政相國既達少宗伯繼之學士又繼之君與從弟𢿱中繼學士分理并不失家法用此行比於鄉君家方盛隆羣季舉甲乙科第官翰林侍從及監司郡守者相踵君工制義爲諸生試輒高等而壯年即不治舉業敦睦族姻而外閉戶寡交良時佳日或招同好從容觴詠有異客至即默無言余與君交四十餘年雖朝夕會聚不見親暱或違離數年十數年一見亦不見疏間以事屬則千里外應答如影響余謬爲海內士君子所稱許親交中行輩同年齒近及年先於余者稱謂多過自抑下惟君終不易稱用此益心敬焉君之喪不遠訃余聞而惻傷追憶平生故交零落幾盡矣乃自爲誌銘以歸其孤君卒於雍正十年五月晦日享年六十元配姚氏江西縣丞諱某女繼室姚氏詹事府贊善諱士藟女子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未登而求降執虛以守盈吾以概其身之行

黃耕山墓表

君姓黃氏諱虞世居江西贛州信豐縣新田鄉贛介閭廣國初寇盜數駭君父一爵屢帥鄉兵捍禦有功授以官不就君幼與羣兒嬉獨據上座無少長皆聽指揮既成童念家世農田非自厲於學無由發聲篝燈夜誦鄰父飯牛歸叩其戶始知晨光已啓常慕范文正公之為人時誦其言若將以自任者聞者多不信及為諸生清學宮明徵教官之罪無可抵冒諸生或與縣胥鬬傷焉衆訴之語侵令令怒興大獄君獨身為衆受難直於大府乃信其才與志之有以為嘗與吳門張大受遇於南昌志相得稱於慕廬韓公因是入太學有聲而以疾未得試京兆尋歸教授近邑從者數十百人所至必率門人子弟窮巖壑之勝或夜深從者皆色倦而君長嘯星月中益浩然自得嘗遊鴉山塗遇老父異之與語留旬餘終不道姓名後每自稱詩易之學得於老父為多君之孫世成及余門數道先世事請表祖墓君之行既無所徵信而詩易無成書故屢請而未之諾也今年春來告曰成聞教於先生有年矣先生視成豈全無知者敢以無實之言欺吾師誣吾祖以召鄉人之訾謷乎乃略道其祈嚮及事之衆著於鄉而無所容其僞者俾碣於阡以示言之不可苟焉君字耕山康熙二十五年拔貢生卒於四十八年年五十有六所著墨耕堂集藏於家母陳氏妻何氏繼室俞氏子四人文汾文澍文沅文棟孫十人世成汾出也

張文端公墓表 代李厚菴相國作

康熙五十四年秋余請假歸葬行有日學士張君廷玉持其先人相國文端公行狀請碣余成進士入館閣後公三年而比肩趨朝凡數十年雖不文曷敢以辭蓋自癸丑甲辰逆藩播亂三方征討凡出師運餉制謀決勝無一不斷自聖心而上於是時益孜孜於經史之學公首入直南書房自昔經筵有常期而上日御乾清門聽政後卽適懋勤殿召公入講辰而進終酉而退率以為常因賜第瀛臺之西詞臣賜居內城自公始公小心慎密久之上益器重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未嘗不以公從公自翰林歷卿貳踐政府雖任他職未嘗一日去上左右既為禮部尙書仍掌翰林院及詹事府詹事蓋二職上所甚重難其人以為非公莫屬也公莅官隨地自盡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以是所居無赫赫之名及觀南書房記注然後知公在講筵凡生民利病四方水旱知無不言上嘗語執政某有古大臣風然則公之立身與所以自結於上者可想見矣公為人忠實無畛域自同官及後進之士皆傾心相嚮其家居族黨鄉鄰下逮僕隸常得其和雖姧僉小人無所寄怨惡用此知與不知皆號為長者然性實介特義所不可雖威重不能奪與物無忤而黑白較然此則余之所獨知於公者也公立朝數十年上委心始終無閒恪居官次無頃刻懈惰而自壯歲卽有田園之思見於詩歌往往流連不已上亦曲鑒焉年六十有三卽致歸嘯咏於林泉者凡七年內外完好身名泰然自公而外蓋未之多見也公桐城人諱英字夢敦其歿也距今八年矣世系歷官學行之詳具載前諸公誌銘及神道碑故不復云某地某人述

喬又泓哀詞

吾友峴繩少時流轉江淮寓揚州之寶應近二十年每言其地故家曰喬氏而雲衢最賢余倦遊欲休足於近地而喬君介夫招予以丁丑五月至其家峴繩適至諸喬飲之酒余與焉坐有皤然白鬚眉者余以爲雲衢叩之則又泓也介夫曰是吾家善人也雲衢老惟此子行不背於所聞踰年春予將歸介夫曰子客此踰年矣而未嘗一過又泓又泓望焉以吾爲能得此於子願子之往也因偕往飲酒歡余偶敘述楊左諸公逸事又泓獨注視矍然余忽心動叩之曰君年未五十鬚髮如此血氣衰退也抑中有不自得者邪君曰吾容雖不逮中未衰也又曰吾見公晚不日鄉試歸尚欲就公聞所聞以自廣越日介夫面來告曰又泓死矣余因之有感焉余近宗子弟數百人質可任道者獨吾弟林而竟早夭及行四方歷齊魯燕趙所見聞士君子及閭閻之細民其夭昏者皆美良也還江南喪吾友言潔益爲爲善者懼而復見君之死豈賦生之類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值焉故不能久長程子所云理固然歟抑自生自泯於天地之間造物者固一視之而人於善者則不禁痛惜而見爲多歟余聞君賢蓋踰年與君交未旬日而君死可哀也已君諱瑩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其辭曰

胡君之作德心逸而貌不侔年胡君之四體不遺而絕若斷弦在離揭而早夭兮懼椒蘭之蕪穢亦徽君之故兮創余心其如痗

與顧用方尺牘

凡大府不受賄不聽請託一以理斷老吏揣摩十得八九儀封張公撫江蘇老吏詭稱幕客有小徑可通曰本官受賄囑乃能如約批斷一字不移幕客擬批本官或改易字句無法可禁但或行或止或勝或負或準或駁如約所封財物即日判割用此大得所欲道路喧騰公猶不信曰凡事皆吾自決於心姦何從生久益有徵乃深悔之僕思得一法先期出示曉諭向來姦胥有詐稱幕客小徑招搖詐財者惟予於一切文書辭狀俱手自批定幕客不能參議且立內號凡所批斷未發以前書吏無由聞知定例清晨先發示單批辭逐一開明實貼照牆直至薄晚始命巡捕官於大門外發批回文書次日始發內單使書吏登簿並發所準辭狀下行各屬自今吏民毋聽誑詐並不必探寫批語其後滄洲陳公君璧魏公行之弊果絕于清端公督兩江數命田中軍傳諭屬吏田抑揚其辭而家累巨萬其他督撫兩司清正無私而堂會傳宣官假託取利者不可勝數宜除堂會用愚蠢不識字人守宅門而託道義之友或至親不容相負者監之門外置雲板凡屬官以公事求見巡捕不得過即時擊雲板門外即達簿記或速或少遲限日傳見則此弊可除

一朝夕相見屬吏及書吏僕從萬不可少假以辭言色笑即不聽其言而外人多求自通者矣

一本城屬吏及巡捕官口角便利善會人意者即當遠之雖不聽其言外人數與之接必謂能言事於左右其人必乘間招搖無從防備

一大府道在察吏吏服民自安然最忌者寄耳目於左右親近蓋小人無不好利其是非必悖於公論惟於辨事之明暗寬刻贓偽察之而博訪於民言乃可無誤

一進一善人民未必遂受其利以善人或無才或不能盡行其志也惟退不肖則吏皆革心而民免於害矣但恐所謂賢不肖難得其實

必驗民所向背乃可憑而欲知民之向背亦難得其實卽私行親訪左右先必反售其詐術莫若參伍於衆言凡州縣屬吏及教官得暇必面見必先問以地方利病且明論以泛詢非一塗言若不實將來卽以爲大計優劣聽其言觀其貌其公私明暗可大半得矣然後訪以鄰境之吏治民生隨卽簿記以二五人之言相參驗則可漸得其實矣

一凡監司最惡文深不顧吏民甘苦專以己之進取爲急者

一言語樸直不善承迎上司者其中多正人宜留神察之

一州縣有仁心辦事平允者宜恕其小過

一數年來紳士頗畏法而武斷鄉曲爲民害者皆土豪光棍以能賄通有司結交胥吏也自南宋以來爲小民患者皆在胥吏天下同然能確訪光棍衙蠹一一置之重法則政可行民可安

一人命盜案固當留心而有司牟賄多在戶分田土有上控者必親提數事得其實情則重懲有司民閒冤抑庶幾可減

一特造小書屋於宅門旁小圓窗緊對傳桶高麗紙糊旁開徑二寸小窗陷以玻璃私語可聞闚目畢見從內室作夾道高數尺直通此屋無事則躬坐焉有事時亦時命樸實人坐此可使欲作私弊者怵然爲戒

與沈畹叔尺牘

賢居臺中所由已得正路當久而益堅然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小病自當不至愚雖一生在憂患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亦養心衛生之術也

又與沈畹叔

老生初謂賢溫溫文士耳及服官風采可畏愛私心甚快望益振拔雖家貧祿薄而有道者稱顧曰有子如此則所以慰賢尊於九原而揚太夫人之清譽者遠且大矣惟良食善保有用之身

又與沈畹叔

聲山吾故交賢以身後文相託從前未許作者以多事無暇且愚爲文亦有數存其閒如夏重之誌多年廢置頃刻而成是也但愚卽爲文亦不能多述狀中語惟聲山居禁近無忌嫉心歿後公論在人卽是表之足矣二狀爲賢討論附去

聞見錄先生此錄蓋別自爲書畢氏祇得其不全稿也今附文後鈞衡識

尹太夫人李氏博野文學公弼之妻副都御史會一之母也公弼卒年二十有四太夫人同庚會一生始浹歲家無舊業勤身營衣食會一九齡出就外傅四子之書及毛詩太夫人已口授成誦矣自爲諸生登甲乙科鄉人莫不稱太夫人之賢及以吏部郎中出守襄陽太夫人日夜勖勵苟利於民知無不爲每遇旱暵太夫人必躬禱自暴於庭中移時不起久雨亦然常應時而得所求士民聞之亦羣聚爲太夫人祠祝由是會一治行日著而太夫人賢聲亦遠聞會一雖洗手奉職所歷皆膴仕正祿及經賜甚豐太夫人節儉家用僅十二三歲置義田收族城中郊外並立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又以其餘潤姻黨雖窮時族姻相視蔑如及有夙怨者亦善待之而子婦無私財雖銖金匹帛非請命不可得也會一政績尤著於河南乾隆五年開歸諸郡五十九州縣同時大水懇請發賑流民所至有司隨地而籍之廩給以俟發春資送反閭里用此民雖蕩析離居未有踰鄰境而流亡於他省者方是時河南北音耗日至京師皆曰非獨大府賢也太夫人惶惶惕憂寢食靡寧撫軍安得不竭心與力乎四年冬呂學士克昌陳司農雲倬幷告予太夫人見子禁烟酒第三疏喟然曰吾閱邸報十餘年未見如此奏章如其言十年後天下無寒與飢者矣因北鄉再拜稽首時予方輯聞見錄寄語黃副使玉圃錄太夫人德教復書曰是中丞所心冀也而太夫人難之曰婦人無求名之義吾前者乃感發於卒然可因是以爲名乎吾不願其聞於外也吁異哉太夫人之言然則母教婦德又微乎其末迹矣傳其言使吾儕爲義而近名者時因之以自省焉

汪起諡字書農徽歙汪僉事思白第二子也思白以文學名江介仲子誠與余往還雍正初令滎澤巡撫田文鏡惡之以朋黨劾被逮時起諡年近五十矣無子新亡其妻聞報即倍道從兄赴獄辭成罪在大辟幽縶凡七年起諡每歲初夏入都至十月秋審畢歸視其母誠家人以吉語相慰俾無省眠餐母年八十餘至屬纊不知仲子之瀕於死也起諡在都非以事故拘綴入獄侍兄日無間每至勾決句日中意色似非人見者莫不爲柔戲焉數與余相見非家事切身者不言余重其行而不知其優於學也雍正己酉誠命就試京兆得舉其闈墨有先正風格癸丑春誠瘐死御柩歸遂絕意進取尋卒以兄子某嗣士友公誄之易其名曰孝恭先生

王裕號大江江寧人少不羈忌者囑教官以劣行報試之前夕始聞之酣寢達旦入試冠其曹遂獲免柏鄉魏相國聞而異之招至京師初甚相歡媚侮搢紳久之相國亦苦其亢傲南還土苴載籍日夜沈飲將老著孟莊軼事以視先君子曰此王氏之書也故不襲孟莊一語而二子若相見舍此無可言者先君子嘗戒苞兄弟曰毋視王先生爲放達人吾與交久爲諸生時過其門時爲母滌褻器見客無怍容也

讀書筆記

先生說經史雜記數十則得自高密單氏幷非全書原本淩亂無序蓋當日隨筆記錄者故未編次予略爲類其先後正其脫誤去其不必存者名之曰讀書筆記昔人謂前輩讀書一字不肯放過觀此可見先生讀書之苦心矣因附梓之鈞衡識

易

五有不可以君位言者旅與明夷之類是也坤純陰五不可以君位言明矣然或遭時之變君方沖幼天下事皆聽於攝主雖居人臣之位實執人君之權故周公特取象於黃裳黃色之貴也裳衣之下也象以黃者執人君之權而又有君人之大德義取於位之尊德之中也象以裳者守人臣之分而常存事君之小心義取於性之柔地之道也孔子復以黃中通理正位居體釋之而義益顯矣黃中義取於德之中正位義取於位之尊通理義取於德之順居體義取於地之卑也美在其中以下又合黃裳之義而極贊之蓋此義者其惟伊周乎霍光則剛而不中亢而不下禍災無所避矣失黃裳之義故也此條單本標題讀易偶筆先生是書已佚蓋說易之僅存者耳鈞衡識

書

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王巽功曰謂至於成王能與文武齊而爲天下所信也此說甚善蓋羣臣可言新陟王而康王不得爲是稱也曰先王則卽遠之辭故以底至虛涵其義而齊信則承上丕富不務咎而言謂與文武齊而信有此實德美功用能昭明於天下也

詩

蘇子瞻謂三良殉君猶齊客之從田橫蓋據應劭之說其實非也果爾詩不宜曰臨其穴惴惴其慄矣

周官

周官太宰五曰刑典以刑百官注家釋以刑罰非也荀子彊國篇刑范正又曰刲刑而莫邪已

禮記

古者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少師奉子以衰見於殯宮子拜稽顙哭踊少師實代之則小子王受諸侯之朝必攝主奉之可知矣公羊成十五年傳曰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則自周公以後世守爲憲典矣先儒皆知周公負扆朝諸侯之妄而未有以抱成王正之者今證以家語尙書荀子宜出明堂位於禮記而凡言周公踐阼者皆確妥爲可也　漢武帝書周公負成王以朝諸侯之圖賜霍光則自西漢以前絕無周公踐阼之語可知矣負王於背非所以爲儀乃自後擁之使王背負己卽家語所謂抱荀子所謂屛成王負扆而坐也成王立公跪而擁其後故負扆耳禮曰子始生卜士負之始生之子豈可負於背亦謂襁抱使子面向前而背倚抱者故謂之負耳

朱子曰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按禮記祖歿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卽父歿而後爲母三年之義也後世父在爲母三年則祖在亦可爲祖母承重矣

問居喪尊長強以酒朱子曰勉徇其意亦無害食已復初可也按記曰旣葬君大夫父之友食之不避粱肉有酒醴則辭

問祭殤幾代而止朱子曰禮經無所見按祭法王下祭殤五諸侯三大夫二士庶人祭子而止

或問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朱子答之云云尙恐未安按禮支子爲大夫當立曾祖廟祖廟於世嫡之家而已獨得立父廟庶子則父廟亦立於嫡子之家士亦然支子祖禰之廟本不立於承曾祖嫡孫之家朱子所謂子不得祭其父母與次日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父似皆祭於曾祖之廟又以祖禰之廟皆立於承曾祖嫡孫之家誤矣

春秋

周官司服爲天王斬衰吳越語稱天王說春秋者謂孔子創制立名繫王於天誤

春秋經魯有二單伯猶王使至魯者有二榮叔乃其子孫行次同而因以爲號者

莊元年文姜去氏以淫於同氣又會濼已明著姜氏則孫齊雖去氏而衆知其爲姜也哀姜孫邾若獨稱夫人則不知其爲姜氏而疑於邾女之爲魯夫人者矣

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酅胡文定謂紀宗廟在酅叔姬歸奉其祀非也記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請於姑姑不主祭而屬之冢婦以祭必夫婦親之故也季奉紀祀叔姬何與焉案杜注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鈎衡識

定八年從祀先公不言大事有事示陽虎所爲而不出於公也

左傳

僖五年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先儒或以泰伯不從證太王有翦商之志非也仁山金氏胡雙湖已詳辨之

僖十五年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注瑕呂姓非也瑕河上邑蓋飴甥采地而呂則其姓故下稱呂甥既舉瑕復舉陰者並食二邑猶季子稱延州來也

文六年引之表儀表謂會朝表著之位儀謂動則威儀之節

宣十二年軍行右轅左追蓐周官齊右王乘則持馬道右王出入則持馬鞍之戰鄭邱緩爲右曰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則右轅者謂過險及登阪下阪右必下持轅以防傾側也　廣有一卒謂二廣中每乘有百人也卒偏之兩謂偏旁相輔每卒又補以二十五人也

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物物色之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

襄十七年晏嬰苴絰帶杖謂首絰要帶及杖皆苴也注誤案荀子注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爲之杖也鈎衡識

襄二十三年美疢不如惡石當從蘇子瞻所引用作炙國語厚味實腊毒故曰炙之美其毒滋多

襄二十五年楚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古者山林藪澤不賦於民而官守之故度其廣狹鳩其民人而爲之守禁於山林言度於藪澤言鳩互相備也註誤

襄二十九年詩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據此云當以稱說爲義蓋小人私厚所親其瑣瑣之姻婭必甚稱其德美也

昭元年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當爲滋

昭五年叔孫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注使從於亂非也從順也立適順也殺適立庶是亂大順也

昭六年亂獄滋豐本周官訝士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昭九年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弁即緇布冠始冠之冠與始作之髦皆置而不用久則敝壞故曰因以敝之

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言天道不以諂媚而改其所命之禍殃也注誤

定四年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用木謂乘舟用革謂乘革車楚濟漢而陳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是知用革爲革車也舟載資糧百物故可久車則芻秣脫駕勞衆費材故利速吳舍舟於淮汭資車糧於唐蔡也

哀公三年傳桓僖災命周人出御書蓋先王所賜之書傳所謂典冊是也故司典者命之曰周人　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當作竣齊語有司已於事而竣注竣退伏也蓋退伏其所以待上命注誤

公羊穀梁

公羊莊四年傳然則齊紀無說焉承上文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

以相接而齊紀則無可稱說以有不共戴天之讎也

公羊文六年傳趙盾就而見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可畏怖貌注誤

穀梁昭四年傳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謂子姑一息而不言我亦且有言也

國語國策

晉語士景伯如楚章夫以回鬻國之中中謂成獄之辭周官小司寇登中於天府士師受中協日刑殺是也

楚語左史倚相見子亹章倚几有誦訓之諫卽周官誦訓也注誤

趙策或謂建信君章葺之軸令折矣令當作今

魏策秦召魏相章舍於秦舍當作合

韓策秦圍宜陽章是自爲貴也貴當作責

史記

汲鄭傳言刀筆吏以勝爲功謂以求勝於民而自爲功也又言御史大夫張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御迎也詩百兩御之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

韓安國傳備載王恢之逗橈受誅以安國盡護諸軍追兵至塞度不及而罷及恢自度不敵而罷兵安國皆與有責也正與後文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還相應非枝贅也

貨殖傳夫天下物所鮮所多至大體如此矣應移置燕代田畜而事蠶下此錯簡也

漢書

景武昭宣元功臣表稱春秋列潞子之爵應劭以爲列諸會盟雖經文未嘗檢校唐以前經學之疎如此

綱目

周安王十一年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和遷其君及命爲諸侯皆不書大夫與三晉之封異文何也和遷其君而求爲諸侯不待書而知其爲齊臣若命三晉爲綱目立文之始其逼君竊國之迹未前見不書晉大夫則不知其爲何人而與建國以崇德報功者無異矣

赧王十年魏冉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於魏不書姓氏與謚者姓氏無所考謚則惠文后悼武后非名也卽春秋不書吳君葬之義

赧三十一年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劉氏書法謂失地不書弑非也君父失地臣子遂得相戕乎蓋傳寫之誤耳淖齒楚所使相齊也陳莊秦所使相蜀也而皆正其君臣之名所以立人紀絶詐諼也

赧三十四年楚謀入寇於楚書入寇於韓書伐東周破其例矣

諸子

莊子人閑世外合而內不訾言貌相承而心漫不訾省也

屈子離騷騰衆車使徑持舊說持當作待非也周官旅賁氏車止則持輪（案今本作待蓋後人所改朱子注待叶徒期反由未知此義也鈎衡識）

淮南子道應此所謂莞子梟飛而維繩者管子宙合篇云不用其區區飛鳥準繩此蓋引其言而字訛也

淮南子稱婦人產子爲就草北人臥炕以草藉席將產則去席就草也

淮南子曰禹勞天下而死爲社蓋周末雜家因商以後以棄易柱而爲是說與內外傳異於他書無考無稽之談也

淮南子曰金目可以望遠古書多以音近而字譌金當作晶卽今眼鏡以水晶爲之也或曰金石本一類卽以金爲晶也

荀子勸學篇爲其人以處之謂尙論古人必設身以處其地也注誤

荀子修身篇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按周官巾車職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校人職駑馬二良馬之數此以車之散馬之駑比人之庸衆也

荀子解蔽篇故口可刼而使墨云墨通作默謂刧之使默使言也

雜記

傳曰謂吾姪者吾謂之姑退之以稱兄弟之子似因史記竇田列傳列跪如子姪但漢書承用史記作子姓則本非姪可知矣

儀禮小功傳注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據左傳叔肸之妻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伯華之妻稱叔向之妻長叔姒是娣姒皆據婦之年以爲大小也而記曰坐以夫之齒何也夫若再娶則有列長而齒最少者矣故坐以夫之齒所以正夫家之位而彰公義稱以婦之齒所以明女德之順而洽私情兩行而後各得其分也

楚語士庶人不過其祖則庶人祭禰得兼祖明矣

周官入於罪隸者盜賊之子也圜土所收教者罷民也歐公唐書刑法志引用合而爲一誤矣

柳子厚晉問以韓厥之言繫魏絳

歐陽公瀧岡阡表劍汝而立於旁劍當作剱今石本模糊亦作劍蓋字形相近文集既誤劍故其子孫洗碑亦承誤而鐫之也案曲禮負劍辟咡詔之鄭注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歐公蓋用此容齋隨筆已言之先生蓋未見也今歐文則或易爲掩矣鈎衡識

史記漢書所謂起家乃罷官復就其家起之也後人多誤用

史記株送徒及入財爲郎二事也綱目合爲一事誤

朱子謂鄉遂之兵擁衛王室不使征行與周官不合　又謂都五百二十家出七十五人爲常調之兵悉調者不用用者不悉調皆不合

　又謂遠郊二十而三等皆幷雜稅不知周無雜稅也

司馬相如長門賦妾人竊自悲兮二字本管子戒篇蓋古有是稱

曹孟德對酒歌雨澤如此此當作比

安世房中歌象來致福象謂周官象胥掌傳蕃服之辭言於王者

嵇康幽憤詩恃愛肆姐姐當作徂謂恃母兄之愛而肆其所往也

崔實政論馬駘其銜駘當作紿即莊子詭銜竊轡之義

晏子曰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叩之天文家未聞此語

史記評語

盧召弓嘗言望溪先生評史記真本藏北平黃氏甲辰乙巳之閒馬平王定甫買得史記評本不著評者名氏細察之與望溪集中讀史記諸文語意相應知是望溪評而他人傳錄者亟錄存之望溪別有史記注補正而茲評所開發尤多學者由是可悟作史爲文之義法宜編附文集而記其所從得如此仁和邵懿辰識

五帝紀後具列三代世繫陳杞世家後具列十一臣之後及三代閒封小不足齒列者乃通部之關鍵陳杞以後不復總束以衞晉鄭出於周宋出於商楚出於顓頊越出於夏趙魏韓瓜分於晉田氏篡奪於齊孔子出於宋無庸更著也五帝本紀

左傳所載過氏滅相事見吳世家而夏本紀則無之豈少康復位史遂弗籍而散見他說者姑別出以傳疑邪夏本紀

敬王以後赧王以前二百年無一事以史記獨藏周室遭秦火而滅所据獨左傳國語國策耳此遷所以深惜之也　晚周事少故詳錄國策而義鄙辭佻不似本紀中語且與篇首嚴重深廣之體不稱不若略取事實芟其蔓辭爲得體要周本紀

秦紀多夸語其世繫事蹟獨詳於列國而於他書無徵蓋秦史之舊也　不載國策一語體製遂覺峻潔蓋由國史具存有事蹟可記故也秦本紀

後世碑銘有序本此此載羣臣之語故繫後後世序列時君事蹟故以冠於前而私家之碑銘亦式焉皆法以義起而不可易者泰山石刻無後語封祠祀天不敢列羣臣名爵也下諸銘無後語舉一以例其餘也備載則贅矣秦始皇本紀維秦王兼有天下

與李斯傳異蓋傳聞不一無所据以徵其信故並存而不廢也秦始皇本紀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

楚與秦合兵由趙而怨結於齊羽之東歸又二國首難而其國事亦多端故因與齊將田榮救東阿入諸田角立之釁於救趙入張耳陳餘共持趙柄以爲後事張本然後脈絡分明韓魏及燕於秦楚劉項興亡無關輕重則於羽分王諸將見之先後詳略各有義法所以能盡而不蕪也項羽本紀項梁已破東阿下軍

高祖紀獨舉趙歇而不及張陳則羽紀之詳以標前後脈絡明矣項羽本紀當是之時趙歇爲王

因甯昌使秦未還而側入章邯之降因邯之降而追敘羽之救趙破秦然後以趙高來約遙承秦使未來以襲攻武關遙承攻胡陽降析酈參差斷續橫從如意章法頗似左傳邲與鄢陵之戰高祖本紀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

項羽本紀高祖留侯項伯相語凡數百言而此以三語括之蓋其事與言不可沒而於帝紀則不可詳也高祖與項伯語必載羽紀以見事情則與留侯語宜以類相從故於留侯世家亦略焉且留侯世家實傳體也既載立六國後問答復載此則辭氣近複而體製亦病於重膇羽紀則閒架闊遠不病於重膇矣晉語齊姜語重耳凡數百言而左傳以八字括之蓋紀事之文去取詳略措置各有宜也高祖本紀會項伯欲活張良

劉呂之禍成於分王諸呂故具列舊封則後此地勢事情了然在目與秦紀將敘孝公修政廓土先列六國疆界及擯秦而不與盟同長沙獨標非劉氏以功而王正與呂氏無功相對呂后本紀是時高祖八子

諸詔皆帝戰戰恐懼克己循道以懷安天下之大政他書則各入本傳觀此可識本紀列傳記事與言之義法孝文本紀

以下所敘列視前諸大政爲小故總束於後韓歐墓誌多用此法孝文本紀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

爲成體之文（十二諸侯年表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

六國幷於秦史記爲秦所焚所表六國事迹獨据秦記故通篇以秦爲經緯（六國表序）

自漢以後所用皆秦法史公蓋心傷之而不敢正言故微詞以見之非果以秦爲可法也（六國表傳曰法後王）

通篇以世數年紀爲章法　桓叔受封紀年武公得國紀年卒又紀年　武公卽位追敘其父大父悼公卽位亦追敘其父大父故文公之立覆舉獻公之子因以爲章法　文公少而得士紀年其出也紀年入而得位紀年因以爲章法　標齊威王元年見亂臣不謀而同惡乃天道人事之極變也（晉世家）

句踐先世無所考子孫事亦甚略實傳體也范蠡謀吳霸越具見句踐語中其浮海以後事不足別立傳而史公惜其奇故用合傳體附載於後非常法也（句踐世家）

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故五國事迹春秋傳國語國策外見者甚稀而趙先世事迹獨詳豈與秦同祖故簡襄以前之史記無所刺譏者特存而不廢歟（趙世家）

首舉天下大勢傷天下不能用孔子也次舉魯國禍變傷魯不能用孔子也（孔子世家）

首舉收秦律令圖書進韓信鎭撫關中而功在萬世可知矣末記與曹參素不相能而舉以自代則公忠體國具見矣中閒但著其虛己受言以免猜忌雖定律受遺概不著於篇觀此可識立言之體要（蕭相國世家）

條次戰功不及方略所以能簡治齊相漢止虛言其淸淨不擾實一事（曹相國世家）

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三語著爲留侯立傳之大指紀事之文義法盡於此矣（留侯世家）

六出奇計陰謀也其後避讒僞聽呂后亦陰謀也故用此總結通篇（陳丞相世家）

絳侯安劉氏之功具呂后孝文本紀故首敘戰功承以可屬大事其後獨載懼禍遭誣二事條侯亦首敘將略後獨載爭栗太子之廢抑王信徐盧等之侯其父子久任將相豈他無可言者乎蓋所記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累也明於義法而所載之事不雜故其氣體爲最潔也此意惟退之得之歐王以下不能與於斯矣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文帝決其可將兵絳侯氣質之偏則東鄉責諸生條侯則顧命尙席取櫡微小處亦閒出相映其法蓋取諸左氏（絳侯周勃世家）

同母者爲宗親明其異於古之宗法（五宗世家）

著首傳伯夷之義言卞隨務光雖見於他說而六經孔子所不道無從考信　言孔子謂夷齊無怨而觀軼詩之意似亦不能無怨也　因伯夷餓死而歎爲善者有時得禍爲惡者有時得福天道無知此人情所以不能無惑也　言聖賢所重在行成名立不以一時之豐瘁榮辱而亂其德也　言人事無常天道難知卽沒世之名亦有不可強者或有所附而彰顯或無所附而湮滅其窮於當時而又無稱於沒世者尤足悲也　本紀世家列傳後皆有論惟伯夷孟荀合傳與論而爲一故無後論（伯夷列傳）

管仲之功焜燿史籍於本傳敘列則贅矣其微時事則以稱鮑叔者見之此虛實詳略之準也　其書不可多載故揭其指要其事人所共知故著其權略　晏子之事亦人所共見故本傳不復敘列與管仲同而總論其爲人卽於敘次其顯名於諸侯見之與管仲異此章法之變化也　於管仲傳舉鮑叔能知其賢於晏子傳舉其能知越石父及御者二歸反坫正與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反對觀此可知文之義法無微而不具也　管晏事迹見於其書及他載籍者不可勝

紀故獨論其軼事（管晏列傳）

孫武吳起論兵具有書闔閭破楚入郢北威齊晉武與有力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以相起則武與起之戰功不必言矣故以虛語總括而所載皆別事孫臏在齊田忌之客耳其再破魏主兵者皆田忌故詳著其兵謀此虛實之義法也武與起之書世多有於論見之臏之書則無傳焉故於傳曰世傳其兵法楚之戰功吳起實專之吳則申胥華登之謀居多故曰武與有力焉蓋古人之不苟於言如此（孫子吳起列傳）

荆蠻吳越更強齊晉伯統並絕惜魯用孔子而不終也（伍子胥列傳孔子相魯）

管子治齊蕭何定律皆略而不具而詳記商君之法著王道所由滅熄也（商君列傳）

馮驩事見國策而語則異蓋秦漢閒論戰國權變者非一家史公所錄與今傳國策異耳（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所喜策士也而終以著書談道之士因與虞卿著書相映（平原君列傳）

毛遂定從雖不見國策而辭頗近信陵君傳則全然太史公意趣豈游大梁得諸故老所傳而自爲敘次者與（信陵君列傳）

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與晉世家終書是歲齊威王元年也同義（春申君列傳）

樂氏多賢故詳其前後世繫因以爲章法　結趙破齊具樂毅報惠王書故敘次不得過詳（樂毅列傳）

李牧顯功趙邊久矣至此始書以相如病篤趙奢死廉頗奔所恃惟牧也書趙奢破秦後即具奢始末書李牧攻燕後乃詳頗居魏楚事者牧誅而趙滅矣更綴頗事於其後則文氣懈惰故頗事既終而後著牧之始迹焉　頗奔牧將事已前見而覆舉之以爲前後之關鍵兼著頗既亡而牧又不能自安趙之所以速亡無救也　趙奢李牧將略及趙括之敗具詳始末假而牧再破秦頗破齊燕復一一敘列則語蕪而氣漫矣變化無方各有義法此史之所以能潔也（廉頗藺相如列傳）

惜諸人不能直諫而繫以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屈原賈生列傳）

夏太后華陽太后薨葬不應載不韋傳以夏太后有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語史公好奇欲傳之而以入秦本紀則無關體要故因莊襄王之葬牽連書之而莊襄王之葬所以見不韋傳又以後與莊襄王合葬芷陽者乃不韋姬也但此等止爲文章波瀾而設據史法則不宜書（呂不韋列傳）

觀史公所增易乃知國策之疎（刺客列傳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

此篇乃太史公所自作編國策者取焉而芟其首尾蓋以軻居閭巷閒事不可入國策高漸離扑秦皇在秦幷六國後故也後論自言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戰國之舊聞明矣且先秦人敘事皆廉峭紆餘曲暢自史公作乃有此好學深思者當能辨之　田光之死不載太子往哭恐與樊於期事複也（刺客列傳荆軻事）

趙高謀亂入李斯傳以高之惡斯成之秦之亡斯主之也其始迹入蒙恬傳以蒙毅嘗治高當其罪死而高因此有賊心也（李斯列傳）

漢初文臣御史大夫與丞相並重張蒼申屠嘉兼兩職故合傳其餘爲御史大夫者五人具有聲績故列敘之爲丞相者六人皆無所發明故總記其名以爲娖娖備員者戒焉　漢興爲御史大夫者五人皆在張蒼之前張蒼既相而申屠嘉代之故於蒼相淮南預書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然後五人之爲御史大夫脈絡相貫而主客之分判然蒼以前爲丞相者名跡顯著故不復言嘉以後爲丞相者六人別無所表見故最其名氏而以娖娖備員蔽之別有見者不列皆義法之不得不然者（張丞相列傳）

賈與尉他語入南越傳則傷國體且紀其五君九十餘年事而漫及

此枝且贅矣再使南越語不復詳恐複也（酈生陸賈列傳）

禮書痛漢用秦儀三代聖制由是沈湮而成之者實通然時主之所用也不敢斥言其非故於後論隱約其辭若褒若諷而希世之汙則假魯兩生以發之篇首載秦二世之善其對以為面諛之徵也末載原廟之立果獻之興著其憑臆無稽以示所言漢儀法皆此類也（劉敬叔孫通列傳）

盎忌刻錯刻深而鄧公持議平故得善終因以為章法其子修黃老言亦與錯學申商相映（袁盎鼂錯列傳）

此篇側入逆敘處酷似左傳蓋以吳及六國之敗亡必牽連以書設篇終更舉周邱之師及漢制詔則為附贅懸疣故因敘吳兵之起而及周邱之別出因周邱之勝而側入吳王之敗走因吳王之敗走而及天子之制詔然後追敘吳楚之攻梁及亞夫之守戰吳王之走死六國之滅亡而弓高侯出詔書以示膠西王亦自然而合節矣凡此皆義法所當然非有意側入逆敘以為奇也（吳王濞列傳）

魏其灌夫生平事跡並正敘於前故武安事迹皆與魏其夾敘其初起也著魏其方盛而卑事之其益貴用事而下賓客進名士也以欲傾魏其諸將相其讓魏其為丞相也以天下士素歸之而用以釣讓賢之名其好儒術興禮度也與魏其俱其益橫益驕也以言事多效天下吏士皆去魏其而歸之吏士去魏其歸武安則魏其與灌夫相歡相倚之由也武安益橫益驕則怒魏其激灌夫之由也中間魏其夫婦治具旦及日中與武安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姪相對灌夫尤敬諸士貧賤者與武安折詘諸侯王坐其兄南鄉相對好陵貴戚有勢在己之右者為後爭酒罵坐張本而魏其初致名譽及後銳身救灌夫則以沾沾自喜多易蔽之章法蔽遏俾覽者心怡目眩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工倕旋而蓋規矩也（魏其武安侯列傳）

三語括盡安國平生管子韓非文有置樞紐於中閒以要綰前後者後來惟太史公韓退之能為此（韓長孺列傳安國為人多大略）

以恢奇多詐蔽宏之為人惟恢奇故多詐而天子以為敦厚也惟天子以為敦厚故不惟汲黯之詰不能動即左右佞幸之毀亦不能入也其稱人主病不廣大及陽屈於買臣之議陰禍主父徙董相詐也而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數諫通西南夷築朔方置滄海郡汲黯廷詰反稱其忠使天子察其行而以為敦厚所謂恢奇也黯詰以背約不忠則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黯詰其儉以飾詐則曰管仲侈擬於君而桓公以霸晏嬰下比於民而齊國亦治所謂辨論有餘也淮南衡山之反泛引傳記使覽者莫識其意向而究其隱私則自引咎以釋人主之慙所謂習文法而又緣飾以儒術也凡此類皆以恢奇行其詐也天子報書一則曰君宜知之再則曰君宜知之而其曲學逢君飾詐不忠之實不可掩矣（平津侯主父列傳）

史記所載賦頌書疏甚略恐氣體為所滯壅也長卿事跡無可稱故獨編其文以為傳而各標著文之由兼發明其指意以為脈絡匪是則散漫而無統紀矣（司馬相如列傳）

備著淮南二王逆節見漢法非過也厲王反迹皆於獄辭具之故安之事既畢敘乃曰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而獄辭則甚略觀此傳益信淮陰之枉始則詐而禽之而告反者無聞也既則詐而斬之宮中而上變者無徵也使果有蹤跡何難具獄而明徵其辭哉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俾百世以下可尋迹推理而得其情此之謂實錄也（淮南衡山列傳）

循吏獨舉五人傷漢事也孫叔順民所欲不教而從化以視猾賊任威使吏民重足一跡而益輕犯法者何如子產既死而有遺愛以視張湯死而民不思王溫舒同時五族而衆以為宜者何如公儀子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以視置平準籠鹽鐵縱告緡以巧奪於民者何如石奢李離以死守法以視用愛憎撓法視上意為輕重者何如

史公蓋欲傳酷吏而先列古循吏以爲標準故序曰奉職循理亦足以爲治何必威嚴哉然酷吏恣睢實由武帝侈心不能自克而倚以集事故曰身修者官未曾亂也　子產事具左傳故略舉其成功循吏列傳

黯治東海爲九卿徙內史居淮陽不壞實一事止虛言其性情氣象略舉其語言及君臣上下之嚴憚遂使千載下可聞風而興起必如此乃與黯之爲人相稱　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正與武帝及諸臣好興事病民相反　治務在無爲而已語近複然前郡守之治後九卿之治也其體各異故分言之且與張湯文深小苛武帝分別文法反對面折犯顏云云亦與公孫宏懷詐飾智阿諛取容反對　此傳傷武帝有社稷臣克知灼見而終不能用也篇首稱黯以數直諫不得久留內則進言多矣爲右內史守東海淮陽列九卿事迹衆矣而見於傳者止此蓋非關社稷之計則不著也其直攻武帝之多欲社稷臣所以格君也矯節發粟以振貧民奉使東越不至而返諫征匈奴迎渾邪罪民匿馬及賈人與市者社稷臣所以安民也面詰宏湯責李息社稷臣所以體國也始仕爲太子洗馬卽以莊見憚及列九卿與丞相大將軍亢禮致天子敬禮不冠不敢見社稷臣所以持身也史公於蕭相國非萬世之功不著於黯非關社稷之計不著所謂辭尙體要也黯之爲社稷臣不獨莊助知之淮南謀逆者憚之武帝實自發之而終不能用則內多欲之故也黯之爲人不獨衞人憚之大將軍實之卽武安侯亦不聞含怒而宏湯獨深心嫉之欲擠之死則宏湯爲人又出武安侯下矣　人果不可以無學篇首稱黯好學正與此語反對以黯爲無學故以儒術任宏也汲鄭列傳

寗成周陽由之前不過吏之治酷而已趙禹張湯而後則朝廷之用法益刻由上以爲能而丞相宏數稱其美也　因湯與禹共定律令而及其交驩因交驩而及其爲人以其後湯敗天子使禹責之因以爲章法也故不與禹事連書而入湯傳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湯所以敗事緖多端非用此爲關鍵則散漫無紀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句法與先揭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同　禹與湯同起而死在湯後故牽連以書　縱守南陽寗成奔亡而其跡終焉故敘列於此後一歲張湯亦死湯誅在縱後以天下事皆決於湯故連書其敗露誅死之由不暇書其年至是始補記年歲也　尹齊與溫舒相代爲中尉而死又相次故牽連以書　減宣出前早而繫於篇終其死後也　禹湯尙能貧而周則家訾累巨萬矣郅都尙能死節宣下不顧妻子而周且爲子孫營窟故以是終篇酷吏列傳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漢伐大宛在張騫死後而此篇前幅乃通西北諸國事非此二語首尾不能相應　諸國地勢道里皆以大宛四面言之列序諸國皆牽連大宛以爲征宛立傳也　騫因分遣副使云云大宛之跡見自騫使月氏其兵端起於使西北國者稱宛多善馬故用此爲關鍵　此篇前半記通使西北國後半記以通使起兵端而終於伐宛故因烏孫獻馬預入後得宛馬以爲中閒之關鍵而通烏孫乃騫本謀故特書自博望侯死後與篇首相應然後首尾脈絡併相貫注　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二語非多騈見烏孫富人有馬至數千匹則其王以馬千匹聘漢女未爲重幣而漢君臣廷議要以必先納聘始遣女大辱國也　使端無窮每遣齎金幣直數千萬而所得僅此與後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而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相應大宛列傳

此篇文氣類班孟堅非褚少孫所能作余至江南以下義支辭弱或少孫增入耳龜策列傳

嗜欲既閉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而反於至治之極故善者亦不過因之利導之而已其次敎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最下者與爭以心計取之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自足也　古者國有分土民安

其居無遠商大賈故略舉各地所出此善者之所因也農而食之云
云此因之利導之之事虞夏以來之政術也太公管子教誨整齊之
事王道之始變也　太公管仲富國之巧者也計然以富家之術施
於國則少貶矣故別之於太公管仲　陶朱公子貢白圭富家之巧
者也故並以能試所長許之倚頓而下則商賈之鹹亶者耳　時富
商大賈得與王者同樂而封君低首仰給所謂得勢益彰也不敢顯
言故陰以子貢之事當之謂子貢之所以顯聞乃不以其學而以其
財也　秦皇帝客巴清與尊卜式略同漢與海內爲一舟車無所不
通故詳載行賈之地道里疆界所湊幷及其民性質習俗貨殖列傳
韓厥陰德事於傳無考太史公自序

附刻望溪先生年譜序

鈞衡既萊望溪先生全集遂取吾友蘇厚子所編年譜坿後梓既成爲之言曰年譜之作昉於宋人自後千餘年世所稱大儒文人歿後類必有年譜坿集第作者或及其門或年輩略相後先從遊久故或孫子述追祖考乃能詳而無缺信而不誣若夫時代閒隔典冊亡徵言之必不能詳詳者未必無誤此仁傑與祖所致慨于靖節昌黎者也夫譜之不詳與無譜等詳焉不信則如勿詳詳矣信矣爲之者或識不足以知其人之深於學行大小重輕繁簡失要則猶不足以饜塞乎尊信者之心吾鄉望溪先生舊傳其門人王兆符編有年譜兆符卒先先生二十餘年其譜缺不備世亦絶未之見以故習舉業者第傳誦先生時文治古文者則舉以紹八家之統治經學者則謂大義炳然非章句小生所及而其修身立命幽隱不欺與夫忠國愛民經世大體則千百中無二三知者再閱數十載人遙風往文獻就湮承學之士不過即所誦讀者想像大略而已又先生守道不阿與世多梗自安溪長洲江陰高安諸公先後繼逝同朝媒孽快其嫉心海內學者苟無據以考其真將使讀先生書信爲大賢君子而無以解於當日傳聞轉疑明道晦理如先生者尙不無可議或遂恣爲僞學蠹聖道而壞人心豈獨先生一身之顯晦已哉嗚呼此厚子年譜所由作也厚子於先生之學信之篤而愛之深其爲年譜也積十數年乃成博而不雜贍而有體舉先生立身行己出處本末學問源流一開卷昭然若揭其爲功視周益公之於歐陽李公晦之於朱子劉伯繩之於山陰殆有過焉惟其初意在單行故於先生經說諸序及奏議大者閒錄全文以諸家集後年譜例之可從刪削然而厚子之意則欲他年有子長孟堅其人者得是譜即已洞其質行經綸毋待徧窺全集又欲天下未見先生經說者因是求讀其書以興學向道其用心可謂至矣豈好爲漫宂複疊者哉余故依而刊之爲述大恉如此辛亥五月戴鈞衡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序

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
之文有行而無學則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
遠故孔子教人行有餘力則學文又以文行忠信四者並教然則學
行文章固不可偏廢也吾鄉方望溪先生少時論行身祈嚮曰學行
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閒竊觀先生爲學固徹上下古今一出
於正而其學行大綱則符乎程朱之旨至發爲文章則又合四子而
一之其行足以副其學其文足以載道而行遠先生少日之志固畢
生力學而允蹈之顧先生之著述行義未能盡顯奏議載於家譜世
所罕見或知先生之文章而不知其學行經濟或徒愛其文之醇潔
而不知其文之載道或知先生經學之宗宋儒而不知其有心得之
實先生居官雖未顯著政績而其憂
國之忠直言於大臣潛挽
朝廷大事頗多在書局三十年承修各書亦皆
頒列學官其所以扶樹政教嘉惠士林實有古大儒名臣之風矣惇
元壯歲始知篤好先生之書十數年閒常奉以爲師愧未能希其萬
一而於先生遺文逸事不憚集錄惟先生門人王兆符所編年譜及
先生幼子道興所撰行狀今皆無傳本其他傳狀碑銘又不能具其
學行之詳用是惜之竊嘗論近代大儒宗法程朱精詳親切者以楊
園張先生之學爲最宋以後文家能合程朱韓歐爲一而純正動人
者以先生之文爲最昔曾增訂楊園年譜以備考鏡年來因更搜輯
先生學行編爲年譜庶亦自備楷模又以俾天下學者知先生學行
文章經濟之詳并知爲文必以載道爲貴毋徒爲浮靡奇詭之辭而
已也道光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同邑後學蘇惇元謹序

方望溪先生年譜

同邑後學蘇惇元輯

康熙七年戊申夏四月十五日，先生生於六合之留稼邨。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鳳九，一字靈皋，老年自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人（見本集及方氏家譜、桐城志、上元志）。始祖號德益，於宋元之際由休甯遷桐城縣市鳳儀坊。德益生秀實，為元彰德主簿。秀實生謙，為元望亭巡檢。謙生圓，為元宣使。圓生法，明建文元年舉於鄉，為四川都司斷事。永樂初不具賀表，被逮，行至望江，自沈於江（事載明史）。法生懋，懋生璀，成化元年舉於鄉。璀生圭，圭生綱，國子監生。綱生學陽，為南安縣丞。學陽生學尹，縣學生。學尹生大美（見家譜）。大美字黃中，號沖含，萬歷十四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是為先生高祖（見桐城志及家譜）。曾祖諱象乾，字廣野，號閒庵，明恩貢生，官按察司副使，備兵嶺西左江。明季避寇亂，僑居江寧府上元縣由正街，後移居土街（見桐城志及本集、家譜）。祖諱幟，字漢樹，號馬溪，歲貢生，有文名，官蕪湖縣學訓導，遷興化縣學教諭（見桐城志及家譜）。父仲舒，字南董，號逸巢，國子監生，好讀書，胸無畦畛，與黃岡杜于皇濬、杜蒼略岕，同里錢飲光澄之、族祖嵞山文諸先生唱和，所作詩二千餘首，以遺逸名（見桐城志及本集、沈廷芳所撰傳、家譜）。前母姚氏，母吳氏，紹興府同知諱勉之女。吳公莆田人，寓居六合留稼邨，逸巢公贅焉（見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兄舟，字百川，長先生三歲，寄上元縣籍，廩貢生，性孝友好學，以制舉文名天下，又善古文，而自以為不足，疾革時自焚其稿，早世，年三十七，後崇祀鄉賢祠（見百川墓誌及四書子傳、刻兄百川遺文書後、縣志、家譜）。弟林，字椒塗，亦孝友好學，善時文，早夭，年二十一（見弟椒塗墓誌及家譜）。

十年辛亥，先生年四歲。父嘗雞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先生即應曰：龍氣成雲（見雷鋐所撰行狀及沈傳）。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五歲。父口授經文章句（見台拱岡墓碣）。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六歲。隨父自六合歸上元（見吳處士表傳氏墓表）。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七歲。祖有書板史記，父固藏篋中，兄百川時年十歲，百川偕先生俟父出，輒啓篋而潛觀之，故先生所得於史記者多，百川發其端緒云（見從弟亨元評書史記十表後）。

十六年丁巳，先生年十歲。從兄百川讀經書古文，家貧甚，冬無絮衣，旬月中屢不再食，益厲學。其後兄為講經書注疏大全，擇其是，辨其疑，相與博究經史百氏之書，更相勸以孝弟（見先母行略、兄百川墓誌、與呂宗華書及雷狀、沈傳）。始作時文，前輩一見輒異之（見杜蒼略評論孟子）。

十七年戊午，先生年十一歲。兄百川往蕪湖侍大父學署，太公課先生及弟椒塗誦讀甚嚴。先生嘗曰：五歲，吾父課章句，稍長治經書古文，吾父口授指畫焉（見台拱岡墓碣及百川墓誌）。先生未成童，易、詩、書、禮記、左傳皆已能倍誦（見程崟儀禮析疑序）。

二十二年癸亥，先生年十六歲。隨兄百川求友閭巷閒，交同里劉古塘捷（見劉古塘墓誌）。

二十五年丙寅，先生年十九歲。交高淳張彝歎自超（見四書子傳序）。太公攜歸安慶應試，交宿松朱字綠書、同里劉北固輝祖（見朱字綠墓表及四書子傳）。過樅陽，宿草舍，晨光始通，錢飲光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太公驚問，錢先生曰：聞君有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視，所祈惟恐交臂而失之。太公呼先生出拜，錢先生答拜，太公跪而相支拄，為不寧者久之（見田閒先生墓表）。先生嘗曰：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杜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為也。是雖小道，非盡心以終世不能企其成，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於詩（見蕭青山人詩序）。

二十六年丁卯，先生年二十歲。徧覽五經注疏大全，以諸色筆別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其後峴山刻通志堂宋元經解，出先生句節字劃凡三次，芟薙取其粹言而會通之，二十餘年始畢。唐宋以來

詁經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偶舉一節前儒訓釋一一了然於心然後究極經文所以云之意而以義理折中焉年三十以前有讀尙書偶筆讀易偶筆朱子詩義補正（見與呂宋擧書及程崟所撰儀禮析疑序）　秋七月丁大父憂

二十八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二歲夏四月歲試第一補桐城縣學弟子員受知於學使宛平高公素侯（諱裔）七月公招入使院先生素不好作時文後此皆高公敎率之（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及姚薑塢筆記）

二十九年庚午先生年二十三歲春三月四日弟椒塗卒　秋應鄉試房考將樂廖公蓮山（諱騰煃）新鄉暢公素庵（諱泰先）得先生文大異之交論力薦不售（見給事中暢公墓表）　冬十一月娶夫人蔡氏先是先生以弟椒塗卒服未終不娶妻父母趣之始娶禮齋衰期三月不御內時七閱月討已過時先生猶不忍成婚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姻大駭物議紛然先生乃勉成婚畢生恨之（見與兄子道希兄弟書）

三十年辛未先生年二十四歲作讀孟子文杜蒼略先生見之評曰前儒所未發卻婦人小子所共知方郎十歲初爲時文先兄卽勸以何不舍此而發憤著書不意十五年後所造至此（見本集）　秋從高公素侯如京師館於高公所（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交宛平王崐繩源無錫劉言潔齊青陽徐詒孫念祖（見四君子傳）　遊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諱光地）見先生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長洲韓文懿公（諱菼）以文名海內見先生文至欲自毀其稿評先生文曰廬陵無此深厚南豐無此雄直豈非昌黎後一人乎當是時巨公貴人方以收召後學爲務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於是益見重諸公閒（見沈傳及韓公評語家譜）　一意爲經學先生入都萬季野先生（名斯同）獨降齒德與之交季野告之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先生於是輟古文之學一意求經義焉（見萬季野墓表）　始讀宋儒書先生嘗與劉拙修書曰僕少所交多楚越遺民重文藻喜事功視宋儒爲腐爛用此年二十目未嘗涉宋儒書及至京師交言潔與吾兄勸以講索始寓目乃深嗜而力探焉二十年來於先儒解經之書自元以前所見者十七八然後知生乎宋五子之前者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後者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乃學之蠹也（見本集）

三十一年壬申先生年二十五歲作高素侯先生壽序舉蘇老泉上富鄭公書爲壽懼公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高公揭先生文於壁觀者皆駭多相戲曰碌碌無成至爲門生嫚笑先生請撤之公曰吾正欲使諸公一閱天下之正議也（見壽序及書高公手札後）　姜西溟先生（名宸英）見先生文乃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見全紹衣祖望所撰神道碑及與王崐繩書）　先生與姜西溟王崐繩論行身祈嚮先生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閒（見王兆符所撰文集序）

三十二年癸酉先生年二十六歲授經涿州（見書歲寒章四義後）　秋應順天鄉試不售（見送吳東巖序）

三十三年甲戌先生年二十七歲授經涿州（見與劉言潔書）

三十四年乙亥先生年二十八歲館涿州滕氏疾屢阽危（見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復至京師（見陳馭盧墓表）

三十五年丙子先生年二十九歲居京師館於汪氏王兆符來從學（見查詹事墓表及王生墓誌）　交同里左未生待未生乃忠毅公之孫也（見左未生墓誌）　作讀周官文姜西溟見之評曰余近四十始遊諸經之樊方子未三十而所學造此讀之眼明心開已而汗下（見本集）　秋試順天報罷擬不復應舉（見高素侯大理手札）　冬南歸（見吳處士墓表）

三十六年丁丑先生年三十歲授經寶應喬氏（見喬紫淵詩序）

三十七年戊寅先生年三十一歲館寶應　冬學使滏陽張公樸園

誌樓墉 招至使院見贈錢方舟序 高公素侯以督學膺鄉試見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三十八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二歲舉江南鄉試第一主考爲韓城張
公景峯諱廷樞 太原姜公岷麓諱橚 房考爲 宗公見張公逸事及吏部
侍郎姜公墓表
三十九年庚辰先生年三十三歲春正月如京師試禮部不第夏四
月南歸見兄百川墓誌 秋七月兄百川自安慶歸疾遂篤見兄百川墓誌
四十年辛巳先生年三十四歲冬十月二十一日兄百川卒百川疾
逾年先生常雞鳴時起視治藥物以進見妻蔡氏哀辭 及兄卒執喪過禮
過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有殺與父在爲母無別矣先生自是釋
心於所以制禮之義有得則以教諸子見兄子道希喪禮或問敘
四十一年壬午先生年三十五歲春正月二十日長子道章生側室
楊氏出見家譜 三月葬兄百川弟椒塗各爲墓誌銘其後以陰流
入壙起攢見兄百川墓誌
四十二年癸未先生年三十六歲春至京師再試禮部不第交蠡縣
李剛主塨聚王崐繩寓與剛主論格物見李剛主恕谷後集
四十三年甲申先生年三十七歲秋七月移居由正街故宅之將園
先是副使公還上元始居於此其後定居土街宅出質園無主遂
盡毀先生因太公年老不能出遊乃謀復是宅至是入居修葺浚
築有高樹清池疏圃太公日召故人歡飲其間太公歿後又構堂
室奉太夫人居之每飯後先生扶太夫人循廡觀僕婢蒔花灌畦
或立池上觀月出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見將園記
四十五年丙戌先生年三十九歲春至京師過李剛主於八里莊再
論格物不合見恕谷後集 應禮部試成進士第四名總裁爲大興李
公山公諱錄予 溧陽彭公竹如諱會淇 房考爲江都顧公書宣諱圖河 居
殿試朝論翕然推爲第一人而先生聞母疾遽歸李文貞公馳使留
之不得見雷狀沈傳家譜 過揚州有鹽商吳某求定明歲教其子以百
金爲贄及抵江南總督邵巢公延先生主講義學先生乃返吳贄
吳曰非先生辭我勢不能也贄者見也已見何返先生不可三往
返卒還之見恕谷後集 秋七月三日夫人蔡氏卒作哀詞見本集 夫人
歿後薦紳慕先生名競聯姻相國熊文端公諱賜履 欲妻以女先生
謝之又有鄭總兵家巨富欲妻之女願以萬金助妝匳使可贍九
族三黨之饑問者先生峻辭之熊尚書一瀟其子本爲先生同年
進士密謂先生曰鄙人有妹家君願使侍箕帚先生曰感意感甚
惟苞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卮匜二親左右令
妹能乎本咋舌無以應見恕谷後集
四十六年丁亥先生年四十歲歸桐城省墓見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 秋□月
繼室徐氏夫人歸夫人上元人內閣中書時敏之女見家譜 冬十
月四日父卒先生以母老疾酌禮經葬室宅之西偏以奉事焉而
不入中門見劉古塘所撰喪禮或問序
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年四十一歲冬歸桐城省墓便入龍眠山見左仁傳
及書公槑先母文後
四十八年己丑先生年四十二歲歸桐城省墓便至浮山見再至浮山記
五十年辛卯先生年四十四歲是年以後潛心三禮因以貫徹諸經
見王兆符評語 冬十一月以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是時左都御史趙
公申喬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語多狂悖先生以集序列名
牽連被逮下江寧縣獄旋解至京師下刑部獄其序文實非先生
作也見本傳及結感錄恕谷後集
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年四十五歲在獄中切究陳氏禮記集說著禮
記析疑其序曰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
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閒余在獄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
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
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

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窮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旣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旣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閒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二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旣出獄校以衞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偏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見本集）方苞書上時同繫者皆惶懼先生閱禮經自若同繫者厭之投其書於地曰命在須臾矣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也（見沈傳及顧用方所撰周官辨序）　金壇王若霖澍聞日入獄視先生解衣般礴諸經諷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諷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嫺笑何（見送王若霖南歸序）　著喪禮或問其後劉古塘爲之序稱其於先王制禮之意有灼知曲盡而非傳注所能及者撥人心昏蔽而起其善端莫近於是書初先生居喪準禮里中戚友有感而相倣傚者古塘刊是書示朋友生徒而江介服行者又漸多也（見古塘序及兄子道希跋）

五十二年癸巳先生年四十六歲春二月獄決先生蒙
恩寬宥免治出獄隸籍漢軍先是獄具論死
聖祖矜疑李文貞公亦力救之獄詞五上五折本至是章始下
聖祖索知先生文學三月二十三日　硃書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
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翼日
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命著黃鍾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每奏進
聖祖輒嘉賞再三曰此卽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
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見本傳沈傳兩朝聖恩恭紀）　遣人迎母至京寓侍養（見留保所撰名臣言行錄）　秋八月移直　蒙養齋編校樂律曆算諸書先生與渾諸徐公蝶園（諱元夢）　承修樂律
聖祖命與諸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爲監修王性嚴承事者多獲訶責先生偘偘不阿遇事持正爭執王敬之乃延爲王子師先生置王子座東向己南面坐始就講（見本傳雷狀沈傳全碑及兵部侍郎法公墓表）　先生雖不與朝政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是時李文貞公在閣徐公蝶園尋以總憲兼院長皆傾倒於先生先生時時以所見數陳某事當行某事當去其說多見施行先生苦口直言不自知其數雖不能盡從而二公能容之欲薦先生則辭曰某本罪臣不死已爲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爲公言之倘得行則拜賜多矣（見全碑）　周官辨成先生在館中徐公蝶園及揚同顧公用方（諱琮）　時就問周官疑義先生詳爲辨析退館中後生則爲講喪服聞而持行者數人顧公與阿閣王振聲請筆之書然後可久存先生乃出其在獄所作喪禮或問又爲周官辨浹月而成（見顧用方所撰周官辨序）　其自序曰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藏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二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

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眞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茍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五十四年乙未先生年四十八歲春刪定容城孫徵君年譜書成序之尋作徵君傳　冬十二月九日母卒先是疾篤

聖祖加恩賜醫診視見示道希兄帖

五十五年丙申先生年四十九歲冬春秋通論成先生自癸巳後供事書局公事之暇輒致力於春秋周官前後幾三十年見程崟撰儀禮析疑序　先生在書局徐公蝶園曰請先生講春秋疑義每舉一事先生必數全經比類以析其義顧公用方與二三君子謂非筆之於書則口所傳能幾且所傳者遂能一一不失其指意乎屢敦促始成此書其自序曰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其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會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閒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閒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閒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徐公每語人曰自程朱而後未見此等經剏他日必列於學官見顧用方撰本書序

五十六年丁酉先生年五十歲秋作四君子傳其序略曰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於皖得古塘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綠辛未遊京師得宛平王崐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志趣之近者則古塘彝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崐繩字綠北固也余平生既好志趣術業之近與諸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後生於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爲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癸巳春金壇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爲曹而發名於世者其朋有二焉行修而學殖者莫如子之徒其過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齎志也存者三人則余罹於罰古塘中歲遭无妄之災病且聾彝歎老而無子相與痛惜者久之先兄之歿余既爲誌銘詒孫北固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今作王張二劉四君子傳　春秋直解成其序曰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指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

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衆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閒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並己所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年五十一歲春二月命兄子道希道永權葬父逸巢公母吳夫人於上元南都石嶺之台拱岡（見台拱岡墓碣）　命長子道章就學於李剛主（見李伯子哀詞）

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年五十二歲夏四月遇疾自危作書示兄子道希（字師范）　兄弟定祭禮擬置祭田定教家之法（見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年五十三歲冬十一月周官集註成其序曰朱子既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醎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敝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略也哉　十二月二日幼子道興生側室楊氏出（見家譜）

六十年辛丑先生年五十四歲周官析疑成其序曰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略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殽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况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即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冬十一月聞李剛主長子習仁夭乃作書與之其略曰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質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

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
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訾謷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
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
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
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
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
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
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
不嫌其恕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訾謷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
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爲德厚而
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見本集
初先生與王崐繩論學崐繩不信程朱盡發其失且曰使百世以
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
生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
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
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崐繩聞
先生言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先生出刑部獄剛主來唁先
生以語崐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
鐫板者削之過半先生因舉顏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心者告
之剛主隨卽爲更定至是先生復作此書與之見李剛主墓誌
六十一年壬寅先生年五十五歲夏四月扈
蹕熱河　六月奉
命回京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見兩朝聖恩恭紀及本傳
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年五十六歲以
世宗嗣位覃恩赦歸原籍見本傳　先是滇遊紀聞案先生近支族人皆
隸漢軍至是肆赦

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細先生聞
命驚怖感泣涕泗交頤見本傳暨沈狀　秋八月宛平門人王兆符爲敍
次文集見集序　高安朱文端公諱軾來定交志同道合無與比者見敍
文
二年甲辰先生年五十七歲春二月請假歸葬親蒙
恩給假一年五月十三日抵上元越翼日展墓初歸以卜兆未定不
卽私室寓居北山僧舍中葬畢乃返見台拱岡墓碣清涼寺記沈傳　六月丁酉
視台拱岡父母墓穴負土定封見台拱岡墓碣　七月作台拱岡墓碣
八月歸桐城奉大父柩至上元且省在桐各先墓便過浮山時左
未生已故弔其子秀起見再至浮山記　作書示道希兄弟訓教家法
作大父馬溪府君墓誌
三年乙巳先生年五十八歲春三月二十四日還京
召見
上憐羁足　命二内侍扶翼至　養心殿顧視訓慰者久之有
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諭幷賜茶芽二器見聖訓恭紀及本
傳
命仍充武英殿總裁尋欲用爲司業先生以老病力辭見全碑
六年戊申先生年六十一歲冬仁和沈廷芳來受業先生曰師所以
傳道授業解惑生欲登吾門當以治經爲務廷芳謹受教先生以
所著喪禮或問授之曰喪祭二禮事親根本世罕習者生其研於
斯見沈廷芳所撰先生傳書後
七年己酉先生年六十二歲夏四月作書示兄子道希葬兄百川必
遵遺命與弟椒塗同邱道希得札從命葬於蔣甸大父司諭公居
中百川椒塗同封居右嫂張氏及夫人蔡氏同封居左見示道希書並跋
其後復以陰流入壙俱遷葬見熊偕呂余東木時文序　司諭公還葬江寧縣石
潭葛𥴩山見家譜

八年庚戌先生年六十三歲是年議開博學鴻辭科尋
詔三品以上諸臣各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問先生以所舉先生以執
友南昌龔孝水纓歙縣余西麓華瑞遊好之久者嘉善柯南陔煜
淳安方文輈槃如四人應之見送余西麓序　安溪官獻瑤來受業見官獻瑤
所撰讀經史文序　寧化雷鋐見先生於漳浦蔡文勤公諱世遠之齋文勤
即命受業於先生先生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三四年後始受
而不辭見送雷惕廬歸閩序　秋疾作命諸子曰如我歿斂時須袒右臂昔
余弟椒塗疾革時余因異疾醫者令出避野寺弟卒弗獲視含斂
心常悔之以此自罰也見七思注及沈傳
九年辛亥先生年六十四歲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見本傳　與常
熟蔣文肅諱廷錫　桐城張文和諱廷玉　兩相國論征準望事宜書
十年壬子先生年六十五歲與西林鄂文端諱爾泰　桐城張文和兩相
國書論制準噶爾準望事宜凡十二條西師征討多年至是復猖
獗先生之意欲爲嚴軍屯守撫士蓄力以待可勝之虜勿爲輕舉
深入以邀難必之功厥後鄂公奉
命馳往軍前傳諭大將軍旋於十二月奏請邊地屯田事宜五條其
閒多採先生之論奉
詔從之見文集及東華錄惜抱軒集　夏五月遷翰林院侍講見本傳　秋七月遷
翰林院侍讀學士見本傳　九月長子道章舉順天鄉試見家譜及桐城志
冬十二月與縣孫文定公諱嘉淦以刑部侍郎爲順天府尹兼祭
酒勁挺不爲親王所喜有自朱邸來屬先生急奏劾之當即以代
孫公先生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先生以死力辭不日竟有劾孫
公婪贓孫公下獄先生謂鄂文端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
顏坐中書於是鄂公以百口保之孫公遂得免見全碑及圖鐵鄂公逸事
十一年癸丑先生年六十六歲春三月奉　果親王教約選兩漢及
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諸生其後於乾隆初

詔頒各學官見本書并學政全書　夏四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先生以
足疾辭
命仍專司書局不必辦理內閣事務有大議即家上之先生不能隨
班趨直俱荷　矜容先生感激流涕以爲不世之恩當思所以不
世之報然自是益不諧於衆矣見本傳全碑及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六月教習庶
吉士見本傳　秋八月充一統志館總裁見本傳　奉
命校訂春秋日講見顧用方春秋通論序
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六十八歲春正月充
皇清文穎館副總裁見本傳　秋九月
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先生時
高宗方欲追踐古禮議行三年之喪　特下詔命羣臣詳稽典禮王
大臣令禮部尚書景州魏公廷珍偕先生擬議魏公與先生爲金
石交以諮先生先生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隨時降殺定爲
程式乃作喪禮議其略曰臣等謹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
徵周衰典廢后王不降德司徒不懸象籍藏故府黎獻無聞是以
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閒獻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上
之而武帝便安秦儀莫能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逮唐初羣儒
議禮之文尚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紀類皆隨
俗傅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此顯學之儒深惜庸臣淺識雖
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曠絕不行猶幸先聖遺文
散見周官儀禮戴記及七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臣等謹詳考
經傳參互相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具列九條以聞竊
惟我
皇上侚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
聖心洞然具見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爲　本朝國卹之經俾四海
臣民惟

皇之極覲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爲典法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魏公上其議大臣有不便者遂格不行見金壇江寧志 先生時
領 武英殿修書事請於親王就直廬持服未再期先生不出焉
見尹元孚墓誌 先生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
肉者他部院未嘗有也見汪師韓敘忠雅堂遺稿 冬十一月上請定徵收
地丁銀兩之期疏其略曰舊年徵收地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
完此於 國課無分毫之益而農民苦累不堪蓋自二月至六月
正農民耕田車水刈麥播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行兼屆閒民
助力尚恐後時乃今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延接吏胥以
奪其時力爲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大賈綽有餘貲者不過十
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尚可挪移措辦
其餘下戶有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兼樵采負販僅
能餬口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典當無物借貸無門富
豪挾之指苗爲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閒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
竭功南畝而家無儋石不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爲此
議不過慮歲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爲易耳不知秋
成累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 國課之想而守土之吏亦
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
皇上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流殍蠲租賜賑豈忍預斂其財而不顧其
後哉臣伏念自
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全完數年以
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 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
又上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疏其略曰常平倉穀定例存七糶
三有司奉行失宜必穀價既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轉稟請督
撫定官價并示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不知平糶本
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衆至則旬月之閒價復大減是

以胥吏得借此要索苟或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
獨窮民不得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伏乞我
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穀不用盤倉
三年全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
年底面即有霉爛則春盡糶而秋糴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
鄰境穀皆騰貴春糶之價不足以糴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郡
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稔如數補糴至河北五省偶遇歲歉春
夏穀貴亦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糶三之例督撫司道郡守止
於歲終覈實入倉之數一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糶分數
隨時發糶永杜詳請定價示期之弊實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
民實邀平糶之澤見在有司可無霉爛賠補之累新舊交代永絕
彼此相持忿爭告訐之風此臣積年博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
入告者伏乞
聖鑒施行又上請復河南漕運舊制疏其略曰河以南祥符等五十
州縣共徵米十二萬六千七百餘石康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
銀自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疏請改徵至今槩徵本色於運次交
兌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
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
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請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
在衛輝水次官爲採買二疏俱下部議行見本傳及奏議
乾隆元年丙辰先生年六十九歲春
命再入南書房見本傳雷狀沈傳 三月上請備荒政兼修地治疏其略曰
竊思救荒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
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然每至夏末
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待八九月
後衆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

旨勸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
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即據實奏報七月中旬
即嚴定災傷分數幷乏食人數造冊上聞盡一州一縣之中田有
高下傷水旱被災亦有淺深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
免被災之戶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常平倉穀招商通糴
勸諭富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無告者而災可弭矣其災大者則
許動庫金修城浚隍整理倉廒官署以招集附郭貧民於四鄉相
度支河橋梁大塘大堰招集各鄉土人官給廩穀使任浚築惟老
弱孤寡力不能任土功者乃計口給粟則為數無多易周而可久
自古救荒之政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已飢疲則雖
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見本傳及奏議）　夏六月
上憐先生老病　命太醫時往診視（見本傳）
上以先生工於時文　命選有明及　本朝諸大家四書制義數百
篇頒布天下以為舉業準的（見本傳）　充三禮義疏館副總裁（見本傳）
乃上擬定纂修條例疏曰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
說且成於倉卒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輯之書稍撫衆說以
附之數百年來皆以為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以
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周易多裁自
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闡實多故特名折中餘三經則
曰彙纂我
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　詔修三禮乃漢唐以來
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經尤難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
開其先而朱子實手訂之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
春秋傳雖不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
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儒之言而不

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澔禮記說自始出即不饜衆心詆譏紛起周
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經墾闢之經欲從
大全之例則無一人之說以為之宗欲如折中彙纂但依時代編
次羣言則漫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起凡例俾大
義分明而後兼綜衆說始可以信今而傳後臣等審思詳議擬分
為六類各注本節本句之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
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
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
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
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
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為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
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
通以曲盡其義類伏乞
聖誨鑒定施行以便排纂又奏請出　祕府永樂大典錄取宋元人
經說俱從之（見奏議及程崟儀禮析疑序）　秋七月刪定管子荀子成是二書
先生少時嘗刪錄茲復審定而序之（見本序）　冬上請定經制疏其
略曰伏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教無一不本於至誠惻怛之心用
此期歲之中四海喁喁嚮風懷德人心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
也但土不加廣而生齒日繁遊民甚衆侈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
匱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
利而靡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臣嘗通計食貨豐耗之源詳思古
今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
即漸致阜豐之本但人情狃于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為異說以相
阻撓愚民無知亦未必皆以為便而斷而行之三年以後飢寒之
民可漸少十年以後中家資聚漸饒二十年以後則家給人足而

仁讓可興矣一請禁燒酒一請禁種烟草一請飭佐貳官督民樹
畜一請禁粟米出洋外一請令紳士相度浚築水道臣所陳五條
皆民閒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撙節之分數則植
蓺甚廣而取數多縣視之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斷而行之以久皆
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
用物有經少所損卽多所益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
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難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
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欺士敦志行民安
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
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寬然無憂然後牖之而易明導之
而易赴伏惟我
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見奏議
二年丁巳先生年七十歲夏六月擢禮部右侍郎先生仍以足疾辭
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先生雖不甚入部而時奉
獨對大除授弁大政往往諮先生先生多密陳於是盈廷側目矣
見本傳全碑　上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疏其略曰臣伏讀三年中前
後
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旣洞晰於
聖心而思有以矯革之矣然所以矯革之者則有本統焉文武之政
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
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
而防胥吏之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
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
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也雖數人十數人不易得
況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治也自古
聖君賢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以勸
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
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而未得者況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嚮徇
乎而姦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辭變亂是非言之鑿鑿使觀者
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今內閣擬票雖
有兩簽從未有摘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別
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寖廢以故
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　命下必大服衆心故臣愚
以爲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
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素信其忠誠無私
通達事理者盡屏左右每人而獨問之參伍衆說然後內斷於
聖心此卽虞舜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子所歎爲大
智也抑又聞用人之道惟知之爲難凡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
其材勇必試之而後見其忠邪誠僞必久與之習而後得其眞太
公望文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
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猶每事諮度相與
問答者凡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事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
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
理則姦心必滋於蠹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卽五六人皆至公至
明虛己和衷日夜講求尚慮其有失誤而我
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人乎古聖王
用人惟己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

皇上惟盛暑嚴寒宜安養
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即延見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
覽之下微有所疑即召見問訊使各陳所見聽其辭言則明昧可
知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即有利口而
飾爲伉直邪媚而貌爲恪恭者以我
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自揜者矣其
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數奏深當
聖心者亦宜慎選其人俾輪班待直事有疑難隨時召問以習察其
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大僚中已爲我
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究其底蘊果
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百吏皆能助
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彼類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與小人
性情心術如氷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
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慎者雖無才智尚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
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憸人而求吉士以勸相
國家而已所謂憸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勸相樸直清
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董勸尚可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
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
其類爲招保舉舊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愆
而人多難信我
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
伏願　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
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資格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
之結習不禁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磨礱者自漢唐以後雖
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稟承者
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
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欺戶部之職非獨謹守會計出納
也其實在明於賦役滋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
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且實清端直無玷其官兵
部之實在辨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
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以砥礪風敎辨四方之僞獄以震
懾職司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與水土
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職本以肅朝廷之綱
紀儆百吏之官常勅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伏願我
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材之所宜而
各責之以實使日夜劇勵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
咸自矜奮數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
謂信賞必罰以激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獎進激勵而成平時
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數人順從
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
趨於瞻徇而非果竟無人也惟我
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
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閒勃然而興起矣
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贓罪敗露督撫降調司道革職條例
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　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
道之計典無聞焉蓋以所舉衆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
賂請陰行舉劾顚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
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羨歸公以後州縣之繁劇者養
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延幕客辦公事在內諸司雖屢加倍一
倍猶不足以備屋賃僕秣爲供車伏願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
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
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秩而使久於

其任如此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寬然潔己以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術而難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爲安數年之後衆正盈廷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艱猝投無難共濟而況舉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尚何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既足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既修則當實講教士之法內治既定則與屯衛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害消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臣不敢以爲言誠以積習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爲之而必不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入告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爲可用伏望留臣此摺以驗羣情以考治法時復　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　國雖臣死之後尚可奪臣之爵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見奏議　秋七月教習庶吉士見本傳　先生嘗慮辭章聲律未足以陶鑄人材轉蹋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做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以疑義課試當路者多謂迂遠惟高安朱文端公江陰楊文定公諱名時所見相同亦以違衆難行止之先生猶欲發其端乃上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疏其略曰翰林一職專司文學河北五路及邊徼遠省與選者甚稀臣自有知識竊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常七八蓋因職親地近材識志行之美易達於
天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挂於事故或抑於上官雖有介節長才或趨趄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爲淸華而恨不得與本科進士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三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數已三十其餘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識志行可以登淸華列侍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辭章素所不習者多耳臣請嗣後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仍課以詩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之日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如此則東南之士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及邊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未諳可以陶冶羣材使爭自淬礪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使海內昭然知
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益思自奮於
聖明之世矣疏下諸臣議格不行見贈石仲子序及奏議　先生館課不尙詩賦工麗務覘人學識根柢經刮目者多克以名節自立祁陽陳可齋相國名大受字古咸其一也見曾氏聞見錄　九月疏陳九卿會議二事一九卿中有異議者宜並列上聞以俟
聖裁一會事科道宜仍與九卿會議所議不符亦隨九卿議並奏疏下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駁不行見本傳　上請定孔氏家廟補祀
先聖前毋施氏祀典疏又上請以湯公斌從祀孔廟熊公賜履郭公琇入賢良祠疏皆格於廷議見本傳及曾狀全碑　十二月復以老病請解侍郎任
詔許之仍帶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見本傳　先是河督某夙與先生善既而違衆議開毛城鋪臺省二臣爭之言其不便坐下獄先生言於徐公蝶園爲
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
上卽日釋之先生獨具疏陳河督之愎河督大恨亦思傾先生禮部薦一貲郎入曹親王莅部已許之先生以故事禮部必用甲科不肯平署會新拜泰安爲輔臣起河間魏尙書爲總憲忌者爭相告

曰是皆方侍郎所爲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自是凡
先生所奏疏下六部九卿議皆合口梗之河督亦劾先生禮部中
又有挺身與先生爲難者先生自知孤立乃密陳其狀且以病爲
請焉見全碑
三年戊午先生年七十一歲冬過遵化州訪鷹青山人李鍇未遇鷹
青以詩投之見李山人詩集序及鷹青集
四年己未先生年七十二歲春二月
詔重刊十三經廿二史先生充經史館總裁乃疏請
勅內府內閣藏書處徧檢舊本諭王大臣及在京各官家藏舊本幷
勅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送舊本詳校改正又前侍
講學士何焯曾博訪宋版正前後漢書三國志遺訛請
勅就其家索原書照式改注別本其原本給還從之見本傳　夏四月
四書制義選成奉表以進
命頒行天下見本書　五月庶吉士散館先生補請後到者考試忌者
劾之謂有所私遂落職
命仍在三禮館修書見本傳留狀沈傳全碑　先生罷職謂沈廷芳曰老生以迂
戇獲戾宜也吾兒道章數以此諫然吾受
恩重敢自安容悅哉見沈廷芳記先生傳後　先是丁巳秋朱文端公疾革謂先
生曰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衆中規子謂子幸衰疾支離於世無
求假而年減一紀尙有國武子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
世情相擬揚文定字賓實既歿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及今忌者媒孽
文端已先見之矣見敍文
上意終思先生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執拗自是而非人其
設心固無他也見留狀　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其任而旁無應者見全碑
六年辛酉先生年七十四歲春正月十八日兄子道希卒作墓志見道
希墓志　夏四月作七思感傷兄百川弟椒塗伯姊仲姊二姊妻蔡
氏兄子道希也見本集　冬周官義疏纂成進之
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見留狀沈傳
七年壬戌先生年七十五歲春先生以年近八旬時患疾痛乞解書
局回籍調理
上許之賜翰林院侍讀銜四月出都歸里杜門著書不接賓客江南
總督尹文端公諱繼善　躧門求見者三皆以疾辭見本傳沈傳全碑　重爲
司諭公及百川椒塗卜兆先是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攢先生
歸後急求兆域不以高年自寬野處畝求連歲而後成事見龍僧呂余東
木時文序及方扶南詩集　同武進楊農先椿考訂輯補湯文正公年譜十月
成序之　始營建教忠祠於清涼山麓幷將己所置田盡捐爲祭
田祀還桐五世祖斷事公以公殉節故祠名教忠其側又建太僕
公小宗祠歲時率族人致祭其祭田經費贏餘則以周子孫窶艱
嫁娶喪葬不能自舉者定祭禮作祠規祠禁及祭田條目以示後
人其祠規序曰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嘗其身不
能盡行而欲世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
協諸人心而衆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
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
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
遵用而功命亦不復爲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
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
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
於禮爲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
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
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
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

有當並行而不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遊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怍反覆其所親之義內訟乃如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愜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與其祠禁序曰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閭胥掌觵撻罰之事惟學校射飲罰用觵撻則施於庶民爲多古者大宗小宗皆有收族之責而仕者祿皆足以仁其族故教可行荆楚吳越聚族而居皆有宗祠而自吳郡范氏而外宗法無一行者飢寒之不恤而責以過衍故其心不服而勢亦不能行凡茲祠田皆余孤行遠遊疾病屯邅敝精神於蹇淺之文術以致之者盡以歸祠以歲入十之三供祠墓邇先君遺命也憶先兄疾革命二支子姓下逮曾元始得異居同財及吾之身而不能禁其分析每默以自傷故用祭田經費所餘以合之凡婚嫁喪疾不能自給者使得取分焉而立祠禁違者撻之以不貲其乏困爲罰且禁不得入祠以斷事公不樂有此後人亦非先兄與余之族類也戒之慎之見本集及家譜先生嘗曰祭田乃余爲諸生爲鄉貢士時陸續購置服官後未增一畝也見與陳古咸尺牘

八年癸亥先生年七十六歲秋八月尋醫浙東因作天姥雁蕩之遊爲文記之從行者爲鮑甥孔巡見記文

九年甲子先生年七十七歲秋九月長孫超舉江南鄉試見家桐城志節係道章長子

十年乙丑先生年七十八歲夏六月洛陽李餘三學裕來謁時爲安徽布政使未受印屏騶從造北山委戶而入執弟子禮曰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自獲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十年自省尚無負於

君國無慚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有過不自知今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篆而願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見李公墓志

十一年丙寅先生年七十九歲冬十一月歙縣門人程崟始爲編刻文集見集序

十二年丁卯先生年八十歲秋八月博野尹元孚會一來受業時元孚視學江南蒞江寧待諸生入闈乃徒步操几席杖屨造清涼山下潭亭執弟子禮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毋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禮或問吾母之終襄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豈有既乎先生辭不獲越日元孚又獨來先生畏人疑訝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避之見尹元孚墓志

十三年戊辰先生年八十一歲十月十六日長子道章卒見家譜及全碑

十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二歲秋七月儀禮析疑成先生以此經少苦難讀未經倍誦恐不能比類以盡其義又世所傳惟注疏及敖繼公集說二書其永樂大典中宋元人解說十餘種皆膚淺無足觀　國朝惟張稷若李耜卿各有刪定注疏間附己意發明甚少先生大懼是經精蘊未盡開闡而閉晦以終古故七十以後晨興必端坐誦經文設爲身履其地即其事而求昔聖人所以制爲此禮設爲此儀之意雖臥病猶仰而思焉有心得乃稍稍筆記十餘年來已九治猶自謂積疑未祛乃十治早夜勤劬迄今始成見程崟序及劉大櫆祭文雷鋐狀沈傳　八月十八日甲午先生卒於上元里第疾革數舉

右手以示子孫蓋以弟椒塗亡時抱斂嘗戒子以斂時必袒右臂子孫遂遵遺命以斂焉（見雷狀沈傳） 先生貌怯瘦身長面微有痘斑目光視人如電膽弱者當之輒心悸不能語（見熊寶泰撰先生祠堂記） 爲人敦厚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父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其先意承志如此（見潛虛集百川傳） 事母尤孝年四十餘宛轉膝下如嬰兒辛卯以南山集案逮赴 詔獄時母老疾多悸先生偕縣令蘇君壎入見母言安溪李公薦入 內廷校勘不得頃刻留拜辭出即下獄及癸巳事定迎養北上先生已

召直南書房居賜第故太夫人至京竟不知其事（見祭田條目及結感錄道希墓志家譜） 與兄百川弟椒塗相友愛不忍違離百川約曰吾兄弟三人異日當共葬一邱不得以妻祔（見示道希） 其後葬先生於江寧縣建業三圖沙場村龍塘辰戌兼巽乾向與兄百川弟椒塗同邱（見家譜） 先生每遭期功喪皆率子姓準古禮宿外寢（見祠禁） 先生痛兄高才不壽後得任子恩請授兄子道永（見沈傳） 居家有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立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俾知長幼之節（見魏舒叔評沈廷芳所撰傳） 每遇己生辰必避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祭田羨餘以贍合族生徒饋遺輒予姻族之窶者（見沈傳） 生平於貨財不苟受金陵有王生執金爲贄求教介某姻來先生以金即贈某姻已而王生卒先生曰教未及安受其贄因自出金如其數使人奠而不使某姻知也又有某富人家貲百萬遭喪延先生點主以百金爲壽先生曰吾豈可屈膝於守財者墓耶嚴卻不應（見恕谷後集） 先生自視常若下於恆人見隸圉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以爲德（見張文和澄懷園集） 長洲何屺瞻言古文推錢牧齋與先生論不合屺瞻好詆人短朋游多苦之先生獨喜聞其言用以檢身時置所著文於朱字綠所使背面發其瑕疵先生嘗嘆曰如斯人未可多得也（見讀管子文自記） 先生與朋友責善亦甚嚴當

其壹言無隱多人所難受故雖與昵好者亦竊病其迂（見澄懷園集） 先生自爲諸生名輒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性剛直好面折人過交遊中宦既達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由是諸公頗厭苦之（見雷狀） 惟朱文端公篤信先生言先生所知見壹爲公壹言之（見敘交） 與諸大臣言常以天下之公義古賢之大節相砥淬而未嘗一及於私（見澄懷園集） 李文貞公以直撫入相先生叩之曰自入 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人先生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時景州魏公君璧在側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乎見者皆不樂聞其言也（見與陳古漁尺牘） 先生幼聰穎好讀書而尤篤嗜經學其爲學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玩物喪志而無所得（見雷撰言行錄及沈傳書後） 論學一以宋儒爲宗說經之書大抵推衍宋儒之學而多心得名物訓詁皆所略云（見江寧府志） 耄期猶嗜學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其稿年八十日坐城北湄園矻矻不置（見雷狀全碑） 先生於六經皆有撰述所尤用力者春秋三禮也三禮中於喪禮尤研究精微所著喪禮或問學者以爲粹然同於七十子之文（見家譜） 先生引誘後進與之講論娓娓不倦（見雷撰言行錄及家譜） 先生少與兄百川以時文名天下世稱二方其古文嚴義法言必有物必有序論文不喜班孟堅柳子厚（見韓文懿序及本集全碑） 嘗語人曰文所以載道也古人有道之言無不傳之不朽文所以佳者以無膚語支字故六經尙矣古文猶近之至於四六時文詩賦則俱有牆壁窠臼按其格式填詞而已以言乎文固甚遠也（見雷撰言行錄） 又訓門人沈廷芳曰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老生所閱春秋三傳管荀莊騷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八家文賢細觀

當得其槩矣見沈傳書後 先生生平慎於文不輕爲人作表誌尤必於
其人而難以情假也先生所著書仍有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春
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闇見錄等書
皆不知其撰著年月茲附及之見本集 夫人蔡氏生二子早殤生
二女長適廬江舉人宋嗣葵次適上元生員鮑孔學先生年二十
三四尚無子乃納側室楊氏生二子道章道興生一女適金壇王
金範官蒲臺縣丞繼室徐氏夫人無出蔡夫人葬江寧縣石潭菖
蒲山與嫂張氏同邱道章字用闇號定思揀選知縣生七子超惟
一惟醇惟稼惟寅惟和惟俊超爲英山教諭道興字行之號信芳
安慶府學廩膳生生四子惟清惟恂惟愨惟憲見家譜 孫曾多爲諸
生或舉於鄉至今不替茲未備考焉

方望溪先生年譜附錄

文目編年

康熙辛未年二十四　讀孟子　書潘允愼家傳後
壬申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送母舅吳平一之鉅鹿後序　康
烈女傳
癸酉　與王崑繩書
甲戌　與劉言潔書　甯晉公詩序
乙亥　與徐詒孫書　二貞婦傳
丙子　聖主親征漠北頌　北征頌二首代　讀周官　與謝雲墅
書　與萬季野先生書　祭徐幼安文
丁丑　陳馭虛墓誌
年二十至三十　書太史公自序後二首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
議後二首　書祭裴太常文後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二句義後
與韓慕廬學士書　送馮文子序　高節婦傳　七夕賦
戊寅年三十一　文昌孝經序代　樂子墾隄記　與閻百詩書
己卯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贈魏方甸序　明兵部郎中劉
公墓誌　徐詒孫哀詞
庚辰　高素侯先生墓誌
辛巳　與韓慕廬先生書
壬午　與喬紫淵書　喬紫淵詩序　兄百川墓誌　弟椒塗墓誌
癸未　劉篤甫墓誌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　祭張母吳夫人文
甲申　吳宥函文稿序
丙戌　與熊藝二書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　杜茶村先生墓碣
亡妻蔡氏哀詞
丁亥　與吳東巖書　傳信錄序　教授胡君墓誌
年二十至四十　書淮陰侯列傳後　跋石齋黃公手札　記百川
先生遺言　記吳紹先求弟事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
弟椒塗遺文書後　答劉拙修書　與韓孝水書　與賀生禪禾
書　與劉函三書　與章泰占書　周公論　方正學論　朱字
綠文稿序　張彝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溧陽會業初編序
佘西麓文稿序　送劉函三序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戊子年四十一　左仁傳　劉北固哀詞
庚寅　灌嬰論　鮑氏女球壙銘
辛卯　與劉大山書　何景桓遺文序　朱字綠墓表
壬辰　獄中雜記　大理卿高公墓碣
癸巳　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失　黃鍾爲萬事根本論失　時和年
豐慶祝賦失　結感錄　與白玟玉書　禮記析疑序　周官辨
序　絃歌臺記　泉井鄉祭田記　王大來墓誌　許昌禎妻吳
氏墓誌　宣左人哀詞　阮以南哀詞
甲午　記夢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　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
乙未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與孫以甯書　與安溪李相國
書　與陳滄洲書　孫徵君年譜序　送吳東巖序　孫徵君傳
顧飲和墓誌　兵部尚書范公墓表　婢音哀詞　先母行略
丙申　春秋通論序　將園記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成氏墓表
僕王興哀詞
丁酉　春秋直解序　春秋直解後序　將詹事牡丹詩序　胡母
潘夫人七十壽序　四君子傳　劉紫函墓誌　龔君墓誌　佘
君墓誌　葛君墓誌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完顏保及妻官爾
佳氏墓表　武季子哀詞　王瑤峯哀詞
年四十至五十　左忠毅公逸事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轅馬說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與徐蝶園書　與劉古塘書　與
翁止園書　與劉紫函書　伍芝軒文稿序　儲禮執時文序

徐司空詩集序　將母七十壽序　修復雙峯書院記　彭訒菴
墓誌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　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　杜
蒼略先生墓誌銘　武商平墓表　禮部尚書韓公墓表　祭白
侯文　祭顧書宣先生文　祭張文端公文　余石民哀詞
年三十至五十　讀古文尚書　讀儀禮　書刪定荀子後　讀管
子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書樂書序後　詁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書史記十表後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書
孟子荀卿傳後　讀伍子胥傳　書儒林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書柳文後　書邵子觀物篇後　書朱注
楚詞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原人二首　原過　先天後天圖
說　釋言　高陽孫文正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書曹太學傳
後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書萬烈婦某氏事　呂九儀妻夏氏
與安徽李方伯書　再與劉拙修書　答喬介夫書　與程若
韓書　與某書　漢高帝論　漢文帝論　蜀漢後主論　宋武
帝論　于忠肅論　明御史黃公文集序　考槃集序　楊千木
文稿序　巖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祭
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戊戌年五十一　記姜西溟遺言　逆旅小子　送徐亮直冊封琉球序
送王篛林南歸序　遊豐臺記　遊潭柘記　謝母王孺人墓
誌　萬季野墓表　劉烈婦唐氏墓表　張彝歎哀詞
己亥　安溪李相國逸事　記張彝歎夢忠武事　書先君子家傳
後　書公祭先母文後　四月示道希兄弟　送左未生南歸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李友楷墓誌　潘函三墓誌　巡撫福建
黃公墓誌　沈氏姑生壙銘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駙馬孫公
哀詞
庚子　周官集注序　左未生墓誌　季瑞臣墓表　祭左未生文

辛丑　萬年寶曆頌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與李剛
主書　周官析疑序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白玫玉墓誌
王孺人墓誌　李伯子哀詞
壬寅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　羅烈婦李氏墓
表
雍正癸卯　聖主躬耕耤田頌　聖主親詣太學頌　兩朝聖恩
恭紀　王生墓誌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墓表　祭滄州
陳公文　兄孫仁壙銘
甲辰　示道希兄弟　再至浮山記　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　封
氏園觀古松記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　朱履安墓表　大父馬
溪府君墓誌　台拱岡墓碣
乙巳　聖訓恭記　表微　別建曾子祠堂記　贈淑人尤氏墓表
鮑氏姊哀詞
丙午　左華露遺文序　劉古塘墓誌　顧友訓墓誌　陳依宣墓
誌　沈孝子墓誌　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　王處士墓表
舒子展哀詞
丁未　陸以言墓誌　張樸村墓誌　廣文陳君墓誌　族子根穎
壙銘　李世得墓表　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
表
年五十至六十　江南闡廣積貯議　書老子傳後　通蔽　書孝
婦魏氏詩後　湯司空逸事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與呂
宗華書　與徐司空蝶園書二首　答某公書　與李覺菴書
學案序　重訂禮記纂言序　送余西麓序　贈潘幼石序　贈
淳安方文輈序　贈李立侯序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李剛
主墓誌　鄭友白墓誌　胡右鄰墓誌　梅徵君墓表　黃際飛
墓表　祭王峴繩文

戊申（年六十一）　金陵會館記　釋蘭谷傳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中憲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鮑氏妹哀詞
嫂張氏墓誌
己酉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四月又示道希　送李雨蒼序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
庚戌　喜雨說　青要集序　隱拙齋詩集序　送鍾勵暇寧親宿
遷序　沈編修墓誌
辛亥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廣州府張君墓誌　兄
子道希婦岳氏誌
壬子　爲秦門高貞女糾舉本引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七月示道希書　贈宋西𧙗序　李抑亭墓誌　工部尚書熊
公繼室李淑人墓誌　汪武曹墓表　宋山言墓表　雷氏先墓
表
癸丑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古文約選序并凡例代　翰林院檢討
竇君墓表
甲寅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
乙卯　喪禮議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定常平倉穀
糶糴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東昌鄧蟫亭墓表
乾隆丙辰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請定經制劄子　刪定荀子管子序　再送佘西麓序　高烈
婦傳　禮部尚書楊公墓誌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　高登善
妻方氏墓誌　刁贈君墓表　綦仲高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丁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請定
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請定
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以湯斌從祀孔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
良祠劄子　辭禮部侍郎劄子　敘交　寄言　送韓祖昭南歸
序　良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楊千木墓誌　少司農
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　田間先生墓表
年六十至七十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論山西災荒劄子　論考試翰林
劄子　修祖陵廟寢議　塞外屯田議　渾河改歸故道議
臺灣建城議　貴州苗疆議　黃淮議　記徐司空逸事　與孫
司寇書　王巽功詩說序　李穆堂文集序　送張又渠守揚州
序　送官庶常覲省序　沛天上人傳　光祿卿呂公墓誌　弟
屋源墓誌　刑部左侍郎王公墓表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年五十至七十　諡法　湯潛庵先生逸事　書熊氏家傳後　記
李默齋實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荊氏行實後　答申謙居書
答程起生書　與陳密旃書　與某公書　畿輔名宦志序
仁和湯氏義田記　孫積生傳　謝季方傳　理藩員外郎贈資
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高仲芝墓表　余處士墓表
戊午（年七十一）　聖主躬耕耤田頌　聖主臨雍禮成頌　禮部侍郎魏
公墓誌
己未　論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進四書文選表并凡例
厲青山人詩序　送雷惕廬歸閩序
庚申　知寧國府事黃君墓誌
辛酉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潮
州知府張君墓表　吳宥函墓表　兄子道希墓誌　七思
壬戌　論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湯文正公年譜序　贈孺人鄒
氏墓誌　大理卿熊公墓誌　陳西臺墓表　方曰崑妻李氏墓
表
癸亥　余東木時文序　題天姥寺壁　遊雁蕩記　記尋大龍湫
瀑布　趙孺人翟氏墓誌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

墓表
甲子　題黃玉圃養歸圖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答尹元孚書　熊偕呂遺文序　贈石仲子序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　兵部主事龔君墓碣
乙丑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丙寅　重修清涼寺記　莊復齋墓誌　程贈君墓誌　少詹事查公墓表
丁卯　重建陽明祠堂記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
戊辰（年八十一）　楊黃在時文序　赫氏祭田記　尹元孚墓誌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年七十一至八十二　書孫文正傳後　書盧象晉傳後　答問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與鄂西林少保論治河書　與西林相國論薦賢書　與來學圃書　答程夔州書　答禮館諸君子書　答禮館纂修書　與顧震滄書　教忠祠規弁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弁序　教忠祠禁弁序　柏村吳氏重建宗祠記　白雲先生傳　二山人傳　金陵近支二節婦傳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光節婦傳　少京兆余公墓誌　禮部尚書陳公神道碑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武強縣令官君墓表　和風翔哀詞
年歲未詳文目（參在五十以後）　多福硯銘　讀大誥　讀尚書記二首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讀王風　讀齊風　書周頌清廟詩後二首　周官辨僞二首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辨明堂位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三則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讀經解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貨殖傳二首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書韓退之平淮南碑後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書異姓爲後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記開海口始末　自訟西鄰歐烈女　歐先君子遺詩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檄濟寧諸生會課代　移山東州縣徵華士課藝文代　禮闈示貢士代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代　答楊星亭書　與吳見山書　贈介庵上人序　鹿忠節公祠堂記　三山林湛傳　胡衡洲像贊　浮屠書珠小像贊　象尺銘　硯銘二首　澄泥硯銘

諸家評論
韓文懿公（諱菼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官禮部尚書）曰以一心貫穿數千年古書六通四辟使程朱並世得斯人往復議論則諸經之覆所發必增倍矣（評讀尚書記）
又曰義理則取鎔六籍氣格則方駕韓歐（評時文）
蔡文勤公（諱世遠字聞之號梁村漳浦人官禮部侍郎）曰其說皆前古所未有而按以經義揆之事理無一不合於人心之同然此之謂言立（評周官辨僞）
陳恪勤公（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長沙人官河道總督）曰望溪可負天下之重觀其讀周官儀禮孟子管子可知所見閎廓深遠此等文可徵其平易詳慎不能平易詳慎則閎廓深遠非真而用之必窒矣（評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朱文端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高安人官大學士）曰方子行身方嚴出語橫直衆多見謂迂闊余獨知爲鄭公孫僑趙樂毅一流人每與之言心終不忘觀此等文有志者宜深求其底蘊（評讀管子）
又曰老謀雄略一歸經術未審韓范規模視此何似（評與鄂張兩相國書）

陳文恭公(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桂林人官大學士)曰望溪經說不惟經義開明可以蕩滌人心之邪穢維持禮俗(評禮國風)

張彝歎進士(名自超高淳人)曰探孔孟程朱之心擷左馬韓歐之韻天生神物非一代之珍玩也(評時文)

王或菴孝廉(名源字崑繩宛平人)曰宋以後無此清深峻潔文心唐以前無此淳實精淵理路(評儀禮)

李恕谷學正(名塨字剛主蠡縣人)曰門下篤內行而又高望遠志講求經世濟民之猷沈酣宋明儒說文筆衣被海內而於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婞要侯門爲名譽此豈近今所能得者私心頌禱謂樹赤幟以張聖道必是人也(與先生書)

顧用方河帥(名琮滿洲人)曰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平生無不關於道教之文(文集序)

胡襲參司業(名宗緒號[illegible]桐城人)曰望溪說經文宋五子之意皆在其中而文更拔出六家之上余嘗謂方子乃七百年一見之人知言者當不以爲過其實也(評儀禮)

全謝山庶常(名祖望字紹衣鄞縣人)曰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澮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愧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辭而於經術已不過皮相之若其惓惓爲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而掊擊之其亦悕矣(神道碑)

雷翠庭副憲(名鋐字貫一寧化人)曰先生之文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上書)

沈椒園廉訪(名廷芳字畹叔一字萩林仁和人)曰先生其今之古人與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縕袍凭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旨賓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敬也及立朝蹇諤多與時牴牾然

天子獨鑒其心無疑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傳贊)

又曰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爲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昔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法謹嚴其氣蕭穆而味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先生之文海內或知宗之特平生以道自重不苟隨流俗故或病其迂或患其簡且多謗之者雖然能擠於生前而其人其學卒不能掩於歿世也(文集後序)

程夔震兵部(名鑾歙縣人)曰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而無一不有補於道教也(文集序)

姚薑塢編修(諱範字南青桐城人)曰望溪文於親懿故舊之間隱親惻至亦見其篤於倫理而立身近於禮經有不可掩者已(評文集)

韓理堂大令(名夢周字公復濰縣人官來安知縣)曰論文於程朱未出之前與論文於程朱既出之後其說不同程朱以前聖道否晦雖有一二豪傑之士窺見大體未能使此理燦然較著於世立言者苟持之有故卽高下淺深醇駁不一君子皆將取之使學者擇焉自程朱出而聖賢之道復明學者舍是無以爲學立言者舍是何以言哉將背而去之乎則適以自陷於淫詖將以文爲小技而戲出之乎則又可以不作矣是故生程朱之後而謬援古人駁雜以自解皆無當於斯文者也望溪先生之文體正而法嚴其於道也一以程朱爲歸皆卓然有補於道教可傳世而不朽其於所易忽者亦不苟蓋可以識先生之所學矣(書溪集後)

彭允初進士(名紹升號尺木長洲人)曰少讀望溪方先生文服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憯怛之誠以爲非他文士所能及(溪稿敘)

姚惜抱先生(諱鼐字姬傳桐城人官刑部郎中)曰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

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彝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益尤慕之集外文序

又曰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書論制準夷事要　國忠友之情則皆可謂至矣於公平生風義所關傾重跋與鄂張兩相國書稿

惜抱軒全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吾鄉爲古文者自劉海峯先生後未有傳人從伯姬傳先生入詞館數年性安恬退遂假歸以著述自任于書無所不覽而所爲詩文辭清曠元遠尤注意于古文卅餘年海內之士爭相推重如泰山北斗辛酉先生掌鍾山書院學者齎求付梓共裒輯得若干卷而以古今體詩附其後江浙之閒始得爭先快覩而外閒尚少傳播丙寅余以庶常來掌粵秀書院篋中攜一冊見者紛紛求索而卒無以應因集所得脩資重付剞劂俾海內推重先生者皆得有所賞心于先生亦無所吝也卷帙仍舊示無所增益惜乎先生尚有經說左傳補註及所選詩古文辭未得攜來同付文梓一與嶺南人士盡觀爲憾也刻成爲書其緣起于端時

嘉慶十二年四月上旬桐城姚原綬識

惜抱軒總目錄

文集
文後集
詩集
詩後集
外集
法帖題跋
筆記

惜抱軒文集目錄

桐城姚鼐姬傳

第一卷

論五首　議一首

第二卷

考三首

第三卷

序八首

第四卷

序二十三首

第五卷

跋尾題辭十六首

第六卷

書十六首

第七卷

贈序六首

第八卷

壽序十二首

第九卷

策問十首

第十卷

傳十二首

第十一卷

碑文三首　墓表七首

第十二卷

墓誌銘十首

第十三卷

墓誌銘二十一首

第十四卷

記二十四首

第十五卷

賦一首

第十六卷

祭文五首

論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强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説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説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既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己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郤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帑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馹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嗇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涘頻之水鱣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日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閒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日擁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闔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愎不悛遂泯絶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于驟諫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

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啓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翰林論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篋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譏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肯爲盡職者余竊有感焉作翰林論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

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諭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嚬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苟鞅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閒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鞅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抗剄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醨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教李邈張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虎烈風而進嬰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生嘗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僞與書之真僞

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邶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既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乘之木是二子者以爲賢於吞噬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爲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爲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己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爲大夫其辭邶殿則託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哀破産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麤縗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詬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筴操觚而學書出則量庾藪權輕重度長短持算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偽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士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日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埸之交不啻爲揖讓俯仰於庭戸之内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馘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鬭而已居則驁桀而與人若不同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穡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

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爲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梃以與怯夫爲鬬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尚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猲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然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考

郡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衞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衞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尚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即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縶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己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自秦并六國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後頗復增置然世欲考秦置分土之實不可得而詳矣其大要自巴蜀而下在江南地爲郡曰長沙郡會稽江北地爲郡曰南郡九江東陽皆緣江以達海漢興以秦郡居地太廣稍分置焉昔禹貢九江之水居秦九江郡南今安徽淮南地及湖廣之黃州府皆秦九江郡也項羽分王諸將分九江爲二國其北封九江王黥布都六其南封衡山王吳芮都邾秦時呼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灊霍山曰衡山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芮爲衡山王國有今安慶廬州黃州地矣而九江之水乃在衡山之國漢滅項羽徙芮封於長沙以黥布爲淮南王王九江衡山及江南豫章廬江豫章廬江之在秦不知地何屬也及漢爲郡以隸淮南黥布滅以布四郡封淮南王長長死文帝復封其三子安爲淮南王蓋得黥布九江王時故地勃爲衡山王蓋得吳芮故地賜爲廬江王得豫章廬江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北流經彭蠡以入於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爲廬山云故漢之郡國以是名之也廬江王賜既都江南地鄰越吳楚反時賜使使與越交通吳楚滅景帝以衡山王勃堅守不下吳楚內徙之爲濟北王以褒勃而徙賜徙賜王衡山收豫章廬江以斷通越焉其後伍被與淮南王謀收衡山以擊廬江絕豫章之口恐得江南以通越云武帝元狩初淮南衡山既皆以謀反國除淮南爲九江郡分其西爲六安國衡山國爲衡山郡漢二郡之立自是始始者劉賈王郭吳

東陽三郡爲荆王吳故會稽也賈死以封吳王濞濞時吳郡復名會稽又易東陽曰廣陵景帝羿楚王戊削東海郡又削吳會稽鄣郡今史記作豫章蓋傳寫誤吳楚以是反國除以吳廣陵爲江都國頗予以江南鄣數縣故江都號爲得鄣郡而不得吳武帝元朔元年江都國以推恩封易王子江南爲丹陽侯湖孰侯秣陵侯及元狩元鼎間國皆除然後武帝於江南建丹楊郡其東合吳傅海爲會稽郡其西南包彭蠡居嶺爲豫章郡而鄣吳廬江悉罷自秦於江南設鄣會稽二郡至漢嘗分爲四五而卒爲三郡焉於是江南遂無廬江名矣其後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後廬江之名遂移於江北也太史公猶稱九江衡山爲南楚褚先生始稱廬江郡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桓寬爲廬江太守丞然則衡山之爲廬江其昭宣間乎及平帝元始間錄地志者於廬江郡書曰廬江出陵陽云云此蓋沿武帝以前廬江郡之舊說昭宣以後廬江之水不在廬江而在豫章也九江廬江二郡始爲九江衡山國時北界淮南界大江東抵滁水西循安豐以南其形截然以方及漢以邾屬江夏郡則西南缺焉史言衡山王賜當朝道過淮南壽春苟賜因吳芮故都都邾則往長安不經壽春賜都蓋處其東疑賜來王時漢削其邾自是郡無邾也

漢郡二國一　共縣三十二　　今州縣二十七

舒　蓋得今舒城南桐城北及廬江西地左傳杜註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又云廬江南有舒城按廬江郡治舒而云南有舒城者三國兵爭舊治已壞魏晉徙郡治於舒縣之北又漢舒縣當孔道六朝畏北兵移治僻地宋齊舒縣城徙東南即今廬江縣矣隋因之改縣爲舒郡同名唐又因之故章懷後漢書注云舒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以杜註章懷之言度之漢舒治今舒城界內大朝之舒在今廬江縣隋無舒唐開元後復置舒城縣當漢晉故城之地宋元明因之
　　舒城屬廬州府蓋得漢舒縣北合肥南界之地
　　廬江屬廬州府蓋得漢舒縣東南并臨湖之地

居巢　蓋得今巢縣濠湖南地及合肥東南無爲州東北地當春秋之世此巢國西屬楚東屬吳吳楚蓋以濠湖爲界定二年桐畔楚楚師於豫章吳潛師於巢取遺潛六以敗楚於豫章度其時巢在今合肥界漢因古居巢猶治濠湖西南東漢爲侯國劉昭注引廣志云有二大湖今巢縣南金鐲寺東有古廢城其北即巢湖其南乃廬江白湖然則廣志二湖蓋謂此也魏晉間縣廢六朝於其地僑置南譙郡隋合巢縣入襄安唐復故襄安之北置巢縣而其治乃古巢縣宋又分巢縣西南無爲鎮置無爲軍而其治乃古居巢境矣
　　無爲州屬廬州府蓋得漢居巢并襄安之地

龍舒　蓋得今懷寧北桐城南地左傳杜注舒西南有龍舒東漢侯國六朝縣廢
　　今懷寧桐城之間有大小龍山意古之龍舒境乎

臨湖　蓋得今廬江縣東地晉宋之世舒故治廢移舒治於其東南今廬江縣也意其縣界所得古舒地實少而得臨湖地爲多矣

雩婁　蓋得今霍邱西南地決水出焉東漢侯國晉以縣屬安豐郡水經酈注引地道記云在安豐縣西南宋以處蠻民屬邊城左郡

襄安　蓋得今無爲州西南地
　　今無爲州西南六十里有襄安鎮

樅陽　蓋得今桐城東南地東漢縣廢左傳杜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按鵲尾在今桐城東鄉江側舒縣地本不至江東漢廢樅陽并入舒舒地遂及江矣樅陽入舒則樅陽水爲舒口魏志臧霸傳吳兵屯舒口欲救陳蘭是也東晉時嘗復置樅陽隋於此
　　桐城　蓋得舒南龍舒北并樅陽地自隋同安經李子通之亂郡縣毀壞唐徙郡治懷寧後同安徙治山城蓋在漢舒縣桐鄉城矣故改名桐城而東鄉獨廣百八十里者古樅陽境也今屬安慶府

置同安縣爲同安郡治唐廢郡同安縣屬舒州開元中移縣治於山城至德二載改名桐城

尋陽 蓋得今湖廣之黃梅廣濟縣地吳立蘄春郡尋陽屬焉晉太康元年省蘄春郡以縣屬武昌二年還屬廬江惠帝置尋陽郡治江南柴桑江北縣猶尚在也及晉南渡江北之縣皆置江南後省縣併入柴桑獨郡名在自是江南之尋陽著而江北之尋陽隱不聞矣

黃梅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東地

廣濟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西地是二縣在唐屬蘄州元和郡縣志以蘄州四縣盡爲漢蘄春地誤也漢縣雖大何能方三四百里由不悟尋陽之本在江北耳

灊 蓋得今霍山縣地沘水出焉晉省入六故杜元凱云灊在六縣西南隋置霍山縣屬廬江郡唐置盛唐霍山二縣屬壽州章懷後漢書注云灊故城今壽州霍山縣宋省明復置霍山縣

霍山 屬六安州得灊縣地

皖 蓋得今灊山縣及懷寧西地廬江郡本治舒三國兵爭舒廢不復乃南治皖東晉爲晉熙郡之懷寧縣唐以懷寧爲舒州治宋寧宗時爲安慶府治

潛山 屬安慶府得皖地唐宋故懷寧舒州治宋景定元年徙城於其縣東南宜城鎮元英宗至治三年析懷寧西置潛山復城於唐舒州之舊治

懷寧 今安慶府治得皖東及龍舒之南地宋景定元年集宜城鎮徙城於此元明國朝皆因之

湖陵邑 蓋得今太湖及望江西地漢縣有蠻夷故或加邑漢志云北湖在南蓋以今望江諸湖對江南之彭蠡湖名北湖耳東漢省入皖東晉置新治縣宋置太湖縣齊置大雷郡隋以爲望江太湖二縣

太湖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北地

望江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南皖縣西地

宿松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西潯陽東地

松茲 蓋得今英山及湖廣羅田地六安其王子爲侯國晉以縣屬豫州之安豐郡以上十二縣屬廬江郡

英山 屬六安州蓋得松茲東地

羅田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松茲西地

六 蓋得今六安及鳳臺地如漢水首受沘東北至壽春入芍陂六安王國治東漢爲六安侯國魏晉六安縣宋齊僑置新蔡郡唐置盛唐縣宋復爲六安既又爲六安軍元爲六安州

六安州 直隸得六縣及博鄉西地

蓼 蓋得今霍邱之東北潁上之南地晉屬安豐郡宋置蓼城左縣隋於梁霍邱戍立霍邱縣屬壽州

霍邱 舊屬壽州雍正二年改屬潁州府蓋得蓼南安豐東安風西及陽泉地又得雩婁北地故其境最廣

安豐 蓋得今霍邱之西河南固始地東漢竇融侯國水經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又決水北過安豐縣東魏爲安豐郡治晉以郡屬豫州宋爲邊城郡隋以其地入霍邱

安風 蓋得今霍邱之東北壽州之西地壽州芍陂蓋居漢壽春安風之界今或名之安豐塘正以宋於壽春地置安豐軍故耳其實此塘不近安豐乃在安風也

陽泉 蓋得今霍邱之東南地梁於決水東陽泉古城置決口城後改爲臨水縣　以上五縣爲六安王國東漢無六安王五縣皆爲侯國屬廬江郡

壽春邑 蓋得今壽州鳳臺之北地水經注芍陂在縣南八十里九江郡治東漢去邑揚州刺史治魏淮南郡晉改縣曰壽陽隋唐曰壽州治周世宗克壽州以下蔡併屬壽州移治於淮北宋爲壽春府亦在下蔡南宋復移淮南爲安豐軍治今有安豐城舊址是也非漢安豐縣元屬安豐路明省縣及下蔡置壽州屬鳳陽府要建今城

壽州 屬鳳陽府自淮以南得漢壽春及成德西安風東地淮以北乃漢下蔡地蓋漢之九江沛郡以淮分界故也

鳳臺 雍正間以壽州地太廣分其東北爲鳳臺而同治一城

逡遒 蓋得今合肥東巢縣西北地宋僑置汝陰慎縣於此隋唐因置慎縣屬廬州南宋避孝宗諱改梁縣明省入合肥

成德 蓋得今合肥西北地壽州東南地水經肥水出成德廣陽鄉西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施水受肥從廣陽鄉入於湖

橐皋 蓋得今巢縣西晉省入逡遒故元凱云橐皋在逡遒東南今去巢縣西北二十里俗猶呼柘皋

巢 屬廬州府此本漢橐皋蓋九江廬江二郡以濼湖爲南北界耳唐因隋襄安併有湖北橐皋地分其北置巢縣宋又分巢縣之南爲無爲軍於是巢縣治去居巢遠矣

陰陵 蓋得今懷遠西南地鳳臺東南地水經注淮水又北經莫邪山西山南有陰陵故城後漢九江郡治濠水經其城西屈而南又東至其城東北流入淮晉南郡

歷陽 蓋得今和州地東漢以其地分烏江縣今江浦之臨江地

和州 直隸得歷陽西地

古	今
皆歷陽之烏江境也	江浦 屬江寧府得歷陽東地
當塗 蓋得今懷遠東南地東漢耿弇侯國晉屬淮南郡安帝義熙閒置馬頭郡齊曰荊山郡馬頭縣隋塗山縣屬濠州唐省入鍾離	懷遠 其淮水南地當塗及陰陵東地也其淮之北則沛下蔡地也屬鳳陽府
鍾離 蓋得今臨淮西及鳳陽縣淮水南地晉屬淮南郡東晉置鍾離郡大翰為徐州治本在淮南梁昌義之守徐州北阻淮水是也隋唐為濠州鍾離縣治在淮北乃漢沛郡夏邱地李吉甫謂竇參擾淮割地使屬徐州節度使後張愔逆命因陸王師由參不專昧於疆理之制是也及明為中京復建城於淮南設鳳陽臨淮二縣同城後乃移臨淮於其東五十里乾隆年復併於鳳陽	鳳陽 鳳陽府治得鍾離地其跨淮北乃漢沛夏邱地也其東故臨淮今省然此實明之臨淮若唐宋之臨淮乃泗州之舊治及乾隆十年沒於淮水泗州移治盱眙後又移虹縣
合肥 蓋得合肥治前後方百里地漢城在今城北魏新城又在漢城西北三十里然則今城隋唐之址淮南江北城邑邱墟其變多矣隋定淮南更置縣邑地曠人稀兼漢數縣及明以梁縣益之則其廣彌甚自南北交爭梁於此僑置汝陰陳郡隋唐為廬州廬江郡治	合肥 廬州府治蓋得漢合肥地東北得逡遒之西西北得成德之東南有居巢之界焉故其境方二百里猶有餘焉
東城 蓋得今定遠南地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梁置定遠郡定遠縣隋以縣屬鍾離郡	定遠 屬鳳陽府得東城及曲陽南地
博鄉 蓋得今六安東南地水經淮水出博安縣注云漢之博鄉也又云泄水自廬東北逕博安泄水出焉按水經之泄水今六安之蔡河也	
曲陽 蓋得今定遠東北及盱眙西地	
建陽 未審所在或謂得今滁州之來安縣地	
全椒 蓋得今滁州地梁置頓邱及北譙郡北譙縣於此隋改滑流縣屬江都郡唐置滁州	滁州 直隸州約得古全椒地
阜陵 蓋得今全椒西南含山北地太平寰宇記阜陵故城在全椒西南八十里梁於此縣地置南譙郡隋大業初以全椒縣屬江都郡唐以屬滁州	全椒 約得漢阜陵東地
以上十五縣屬九江郡	含山 約得漢阜陵西地按漢阜陵與歷陽鄰孫策在歷陽移家阜陵而後渡江又張遼欲誘取王淩據舊從合肥來權伏兵阜陵以待之以此度之阜陵固在今含山境矣

楚辭招魂曰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廬江之在江南古矣漢景帝時廬江王賜以通越徙王江北為衡山王而廬江改為漢郡夫賜既以過徙漢蓋不盡予以衡王王勃之故地勃之故地蓋順分數縣附廬江郡廬江一郡遂跨江南北矣故武帝建元中東甌廣武侯望率衆來降使處廬江郡在江淮間也其後賜以罪國除為衡山郡又其後置六安國以封膠東王子慶蓋其時王國地益小漢郡地益多於是廬江郡江南之地別分為豫章郡而江北十二縣乃獨有廬江郡之名然而此始分十二縣之年不可考矣

廬江西漢十二縣東漢省其二故李憲據廬江其傳曰據九城所省者樅陽湖陵松茲也晉陶侃為樅陽令是晉復置樅陽而晉書地志遺之其後歷宋齊至陳蓋復有樅陽縣故陳本紀大建十年廬江蠻寇樅陽隋書同安縣舊曰樅陽因陳縣也

漢之廬江治舒及孫策破舒之後蓋不堪復立郡治故劉勳朱光皆以太守居皖皖又破於吳於是魏廬江太守蓋居六安故吳嘉禾六年全琮襲六安而朱桓傳云桓與全琮迎廬江主簿呂習引還廬江太守呂廥不敢出又朱異傳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此皆魏廬江治六安之證晉蓋因之故郭璞洞林敘其度淮之時先至陽泉後至廬江所云廬江亦六安也

晉本於并州置新興郡惠帝改曰晉昌南渡僑置

晉昌於廬江之南部至安帝時避孝武諱改晉熙故宋書地志云安帝立晉熙郡宋齊皆因其名今之安慶也

隋書地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又廬江縣梁置湘州按此於梁書內皆不見其事蓋非蕭氏所置特侯景置耳北齊書辛術傳術爲淮南經略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二十餘州蓋卽此晉州湘州之類也齊文宣紀保大六年詔云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虛張郡目誠有然矣梁敬帝紀有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此譙州卽今滁州地秦州卽今六合地在梁武帝時皆一郡耳蓋侯景置州而梁之末造亦因以名州此雖於梁書紀傳無明文而推尋事理形勢固有可意會耳廬江郡在東漢時有安豐松玆縣乃郡之極西北境約在今霍邱英山間矣魏於彼置安豐郡統松玆縣其境固不能越山而南際江也至東晉來江左於時山北之民南遷避寇乃僑置安豐郡於臨江之地併僑置松滋之縣雖在漢時並是廬江郡地然有南北部之分矣及隋於此置縣遂因僑置之松滋而立宿松之名然本西漢湖陵邑之地非松玆地也近志多以宿松爲漢之松玆則誤矣

自漢以後江北淮南遭六朝兵爭之禍城郭空虛者數矣而僑置州郡在其間又遷移故名廢興遷徙稽之尤爲難詳南朝諸史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有地志梁陳無志其作志者於沿革亦略建於後世而欲求之不亦難乎自隋混一南北更建郡縣自是雖有遷變以至今日而與隋不甚差繇隋建置於久亂之後戶口尠少城邑疏闊漫與漢縣三十二今止爲州縣二十七也曩者鼐在京師與休甯戴東原言世之方志言古城邑苦不考求四面地形遠近堪容置否是以所舉多不實欲以漢縣與今地相較爲表而貫他沿革於其中縱不能無失猶差翔實愈於俗之所爲地理書也東原曰善今夏無事遂取鄉里所近漢二郡一國爲沿革考一卷多病廢學不能求博東原旣喪無以聞之設有如鼐此例盡考漢之郡國勒爲一書以裨學者則將以俟夫世之君子也乾隆四十五年桐城姚鼐記

項羽王九郡考

史言項羽分割天下自王梁楚地九郡而不載九郡之名余考之蓋爲碭陳東郡泗川薛東海東陽鄣會稽是云九郡碭與東郡故梁地也自陳以東故楚地也故曰王梁楚大抵西界故韓東至海北界上則距河下則距泰山南界上則距淮下則包踰江東固天下之膏腴平壤矣昔秦以水灌大梁大梁毀意滅梁後郡不治大梁而南治碭故曰碭郡楚襄王始都陳後爲秦得故陳爲郡陳涉世家云陳守令皆不在則秦有陳郡明矣張子房擬分楚地與信越正自陳碭畫之北予越南予信其後羽滅如前約越得其二信得其七復如戰國時之梁楚高祖六年漢禽韓信分信國封劉賈以鄣吳東陽三郡爲荊王封劉交以沛薛郯三郡爲楚王吳卽會稽也郯卽東海也沛卽泗川也沛者高帝更名餘或羽所改或漢所改不可知然皆羽自封時舊郡耳今本漢書高帝紀誤文以沛爲碭碭與東郡是時方屬彭越爲梁國且度地勢交必不能

踰沛而有碭故其誤可意決也是時雖分韓信地爲交賈國而漢西收陳郡不予諸侯淮水東流過陳則少北流故太史公云賈王淮東交王淮西夫收陳者以南制縣布北制彭越也於是分陳西爲汝南郡故地志曰汝南郡高帝置其後漢廢彭越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淮陽得汝南陳二郡是時相國何等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蓋彭越國本有東碭郡二郡今以王恢爲國太大故罷東郡半屬漢半屬梁也汝南陳本楚故一郡耳以王友爲國小故罷潁川半益淮陽半歸漢也計二國各得楚故一郡又半矣及景帝徙淮陽王爲魯王復空爲郡太史公云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陳在楚夏之交故知武帝時尚有陳郡矣宣帝時乃復以陳郡爲淮陽國漢自武昭宣以後王國減小於是梁淮陽國不滿一郡始者灌嬰夏侯嬰傳寬等傳皆云從追項籍軍至陳破之故垓下陳地也而在洨縣至漢地志乃載洨縣於沛郡賈誼欲割淮陽北縣益梁之東郡度誼所欲割者後或入沛或入陳留則淮陽與東郡無鄰地焉

序

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非而不容竝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苟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悁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寧儉寧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臧武仲之爲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竝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竝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謚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謚苟弟子欲以謚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爲

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眞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眞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姒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檢引然則改此文疑元宗以後事

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甯儉甯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眞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左傳補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

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鄶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志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爲之補注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橫武夫暴興而國柄移天子寄居亟立亟廢蓋高歡一人而援立之帝二焉安定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不甚相遠而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爲正豈理也哉南康謝蘊山觀察舊居史職出剖郡符閒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失當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于東魏孝靜之前而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爲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誅史筆回罔故紀道武以往事多僞詞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餘世率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遠隔泯亡無一存不獲使觀察據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可也

族譜序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時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世而譜諜寖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考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皆始於魏晉魏晉而上或依託謬妄蓋郎邪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爲昔人所詆由是言之譜諜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庋物迨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

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間居民轟定而譜敘皆失故居餘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瀧州太守嘗二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率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谿人謂麻谿姚氏逮明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與

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

吾嘗謂三代重姓族而繫世詳其後晉宋六朝尚門地而譜諜之學亦貴獨中間秦漢之世公卿大夫崛興草野而譜繫蔑可徵焉世變使然學者不能强說也漢書載公卿名人傳皆不詳其先世而所詳者獨司馬遷揚雄馮奉世三傳而已子長子雲皆以其所自序故載之然則宜鄉之族亦必有能自序者故史得因其文異於他傳以此推之馮氏之有譜舊矣自漢以後斷續不可盡明而今代州之馮與於明之中葉至　國朝乃益盛非第仕宦貴顯也蓋賢哲君子多矣以余所及交則湖北按察使馮君翀其人介然自立士也君翀既歿於武昌數年其從父弟右書來爲安徽布政使經歷因得識之又識其弟妏咨皆敦誼好學異於流俗右書示余所藏海內名人爲其先世作傳誌數十篇信乎其世濟爲君子也余與右書妏咨論近世人作譜繫而非法夫譜欲簡要而卷冊少俾子孫百世流轉海內易攜以行其體當略如古世表之法因略與分別所宜載與不者右書妏咨以爲善後余別去次年再見之皖中則右書妏咨已如余論作道後馮氏譜成書矣而余爲族譜反未及成右書妏咨之勇於取善如此余能無愧乎哉馮氏古多偉人矣而今譜首於明時者缺所不聞以爲信也余聞右書之考秀山令君應鄉試時夜揭榜有走報其已得舉者令君方臥聞應之而已顧熟寐至曉其氣量之閎遠如此乃仕終於令雖有惠政而澤未及遠今右書弟兄方嗣其德賢者子孫宜更有大興者他日史氏爲名人列傳而紀及其先意或有資於是譜而余又欲用是書之體爲世作譜者式也故序之

包氏譜序

周時天子重神明之姓使小史奠繫世載以世本之紀諷以瞽矇之詩延及春秋黃農虞夏商周之裔散在列國者可考而別也而人臣功德尤異思褒錄其子孫則又因所生地謚字賜姓氏族用別紀之而政教衰賞罰亂所命族氏不加於賢者則得氏不足以爲重上無掌繫之職而私譜亦與蓋去先王之義益遠矣宋與五代之末天下俗敗壞而道不明洎仁宗之時大賢乃出包孝肅公亦于其間以忠言諒節聞于朝後世聞而慨慕之蓋孝肅合肥人其後有移居桐城北鄉者于是吾邑有包氏焉自古賢者少士囿於俗或一姓數百年未有聞人然則幸遇賢者之裔而庶見其先遺風餘烈君子未嘗不樂得而親友之也包氏世故有譜卷首載孝肅像及宋誥勅詳其世自孝肅而下今

某方重修之以語余余謂譜別紀孝肅爲宗誼近於古又嘗慕賢者之懿而樂道其家事也于是爲之序云

醫方捷訣序

余少有羸疾竊好醫藥養身之術泛覽方書然以不遇碩師古人言或互殊博稽而勘功深思而不明十餘年無所得乃復厭去夫醫雖小道然其本出於聖帝所爲三代以來設官而氏其族其極至於使人無疵癘夭札之傷而羣生樂育導天和安民命至治之隆有賴焉又推原其故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節應六氣之和固筋骨之束調氣血之平於是安樂壽考永享天祿然後推其意以爲醫藥以及庶民此其意至精且厚是以後世醫者雖多然茍非慈明篤厚之君子終不能究其義而雖有篤厚慈明之心茍不世業而少習者猶不能盡其曲折變移之理審其幾微而察其離合也吾鄉有嚴氏世爲醫前世有號則菴者其術神驗余恨不及見之今其孫以恬能繼其學出其傳書曰捷訣者以示余其言簡直使人易入能盡疾病之變狀又操論得中無偏駁之弊蓋嚴氏既世其業又欲以此明諸人人信哉君子之用心矣惜乎余方以事牽不能從以恬盡學其術以獲養身濟人之益也乃爲之序而歸之

序

張冠瓊遺文序

張冠瓊余妻弟也才而早卒余婦翁爲黃州通判有二子冠瓊其季也黃州就官時年六十矣家人皆留不使從冠瓊求從則曰汝在家專靜爲學易不許冠瓊念父甚悲傷己之不得從則益自奮厲於學未幾遂病未半歲而死死後其妻語人曰吾夫今年學尤勤苦每夜靜家人盡寐獨聞其誦書聲悽然於是余既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壯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氣而至於短折何不自惜之甚也人莫不思苦身立名以光父母然竟以害其生則所志者有得有不得皆適以傷親之心故君子愼之也然冠瓊體非甚羸弱能勝勞其及死蓋出於不幸非意所料而其志固可悲矣冠瓊爲人專靜淡於交遊余初婚後間至其家問冠瓊何弗見外姑江安人笑曰吾兒避人如女子也須臾呼至坐逾時默然而已後乃益靦然亦寡聞其言獨每見依依向余不忍離可念也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良醫遂不救臨訣執余手流涕而言黃州也蓋極冠瓊才與志皆足自表見惜乎其學未成然所爲文久於文者或不逮也今年黃州公以公事被使淮上過家檢其遺文俾余刪次得十餘篇將刻之以自慰其悲余因爲之序冠瓊名元臚死時年二十二生一子纔十餘日後半年其子亦亡

食舊堂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卽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遊艸者是也鼐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顧稱許以爲可後遂與交密居間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遼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窰廠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皆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鼐在揚州賦詩別去鼐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滇蜀間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蓋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倘佯之辭久之鼐被疾還江南而子穎爲兩淮運使與建書院邀余主之於是與先生別十四年矣而復於揚州相見其聚散若此豈非天邪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宿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共語窮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其言絕善鼐生平不常聞諸人也然先生豪縱之氣亦漸衰滅不如其少壯然則昔者周歷山水偉麗奇變之篇先生自是將不復作乎鼐既盡讀先生之詩歎爲古今所不易有子穎乃俾人抄爲十幾卷曰食舊堂集將雕板傳諸人鼐因爲之序

左仲郛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間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

司空龍眠浮渡各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奧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然吾聞天下山水其形勢皆以發天地之秘其情性闓闢常隱然與人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日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間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間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郛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埶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北江過鳩茲積虛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發聲浿浿磯碕薄涌大魚皆砉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太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岷峨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尚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日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閉執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誰共此哉

吳荀叔杉亭集序

自蘄黃而東包潛霍帶沘滁其間皆山邑也淮水繞其後江水環其前故安慶廬州數府名雖隸江南省其實乃江北云余家桐城吳君荀叔家全椒相去僅三百里在家未嘗識至京師乃相知然余嘗論江淮間山川雄異宜有偉人用世者出於時余之庸闇無狀固不足比儔類荀叔負儁才而亦常頹然有離世之志然則所云偉人用世余與荀叔固皆非與荀叔雖無意進取而工於詩又通曆象章算音韻所著書每古人意思所不到是則余遜荀叔抑遠矣余嘗譬今之工詩者如貴介達官相對盛衣冠謹趨步信美矣而寡情實若荀叔之詩則第如荀叔而已荀叔聞是甚喜夫余雖不足比荀叔然謂荀叔之學余爲不知也其可乎荀叔訂所著詩文曰杉亭集成請余序之遂不辭而爲之說

張仲絜時文序

常熟蘇州府之一縣居府治東北隅其縣自明以來仕宦多貴人聲勢相繼雖偏僻下邑其士人多知乘時或逾於都會廣聚之區習使之然也余始入京師見邵三丈叔宀其人溫誠君子善爲魏晉六朝之文與兪伯父同年交好皆爲編修未數年皆休致去既又識湯君綏叔其人尤朴直好學是時綏叔館余姻黨張君家余嘗與同宿一榻見規以古誼自中夜至晨綏叔之徒張仲絜時已官部曹有名綏叔嘗召之至誡飭之如其兒時仲絜輒受教惟謹余又因綏叔識仲絜焉綏叔與余後登第同年而常熟同年又有蘇園仲其後園仲以部屬外出爲知州不得志遂自屏不仕既余又識編修陳君耕崖爲學亦近古此數君皆常熟人余所

識皆君子也而以較其縣人材輒不類諸君誠較然自好者與抑余之愚陋所取者偏狹乃獨得諸君聚而不厭也耶仲絜今歲初改官御史旋稱病去謂余曰吾才薄不足有爲於朝尚可有爲於家又出其生平所爲時文屬余曰吾文用意與俗殊以不敢背吾師之教子爲我定之仲絜去半年貽書陳君令其趣余余乃取其文刪定若干首其時叔亼緩叔皆已死園仲方授學於晉絳之間仲絜又去獨余與陳君在京師耳余由是益知如數君者果爲難得相見無日獨其文字可常在目前茲益可重也已諸君存者方各有著述之志邵二丈集其家已刻成緩叔在時論說經傳甚衆未成書仲絜將卒成之時文未足盡仲絜之業然其文固已醇雅有體善觀文者必能愛之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高常德詩集序

明季沂水高侍郎巡撫河南堅守圍城與流賊相拒前後幾一年卒以忠節著稱世所傳爲守汴記者也後百餘年侍郎之元孫來爲余鄰邑蒙城知縣六安知州時余生一二歲耳及余少長而六安已遷去爲湖南常德府知府獨蒙城六安之人猶道其強直有爲不愧高侍郎後也後又二十餘年常德公既沒余迺識其子葵因得觀常德生平所爲詩一卷余顧有疑焉人生各有所遭時侍郎當天下阽危致命效節人觀所著書莫不淒然以悲至常德生當太平以政事顯屢典大郡其所遇宜人情之所喜矣顧其詩常若有所不懌而欲自適於山澤間者何耶嗟乎士或所挾者廣而世之取之者不能盡事有旁觀見爲功名之美而君子中心歉然以爲不足居若此者往往而有其志深其情遠顧非其辭之工猶不能盡達其情志使人悵然感歎而不能自已也常德之詩貫合唐宋之體思力所嚮搜抉奇異出以平顯憔悴專一之士或不能逮而乃出於仕宦奔走之餘信乎才之偉已余取其尤工者別錄之歸諸其家而因爲之序

海愚詩鈔序

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竝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僨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闇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爲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于其間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爲體而時發奇出以爲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爲詩人者多矣爲詩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稱爲雄才者千餘年中數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難也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其遼東朱子穎乎卽之而光升焉誦之而聲閎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禦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角立而橫出焉其惟吾子穎之詩乎子穎沒而世竟無此才矣子穎爲吾鄉劉海峯先生弟子其爲詩能取師法而變化用之鼐年二十二接子穎於京師卽知其爲天下絕特之雄才自是相知數十年數有離合

子頴仕至淮南運使延余主揚州書院二年而余歸子頴亦稱病解官去遂不復見子頴自少孤貧至於宦達其胸臆時見於詩讀者可以想見其蘊也蓋所蓄猶有未盡發而身泯焉其沒後十年長子今白泉觀察督糧江南校刻其集鼐與王禹卿先生同錄訂之曰海愚詩鈔凡十二卷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桐城姚鼐序

敦拙堂詩集序

言而成節合乎天地自然之節則言貴矣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今夫六經之文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詩則成於田野閨闥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爲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里巷者可竝論也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爲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於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覬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自秦漢以降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竝至故爲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爲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爲法其才識沈毅而發也審以閎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慎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見錄於聖人然使更益爲之則無可觀已後世小才嵬士天機間發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裒然成集連牘殊體累見詭出閎麗瑰變則非鉅才而深於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合天與人一故也如先生殆其是歟先生爲　國大臣有希周召吉甫之烈鼐不具論論其與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詩所由盛且與海內言詩者共商榷焉

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爲詩人而已爲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余執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亦以論今天下之爲詩者使天下終無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蘇黃之徒則已苟有之告以吾說其必不吾非也適來江甯識涇陽張君君以累世同居義門之子負剛勁之氣兼治煩之才雖爲一令廿餘年屢經躓起而志不可抑今世奇士也而耽於詩政事道途之間不輟於詠出其詩示余余以爲君之詩君之爲人也取君詩而比之子建淵明李杜韓蘇黃之美則固有不逮者而其清氣逸韻見胸中之高亮而無世俗脂韋之概則與古人近而於今人遠矣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其餘不能無偏或偏於文焉或偏於質焉就二者而擇之寧誠短於識以爲所尚者蓋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爲人之重於爲詩者其詩重矣張君殆其倫歟

香巖詩稿序

吾家渭川孝廉灊州府君季子於輩行余叔父也而自少從余學爲文辭相覩愛甚入京則館余舍余歸相從則十日而見書八九日者舉族人才就衰君方傑出詞氣秀發又通敏人事有振興之望君亦以自命也乾隆二十九年登順天府鄉薦名著於京師會稽梁相國尤愛之然竟不獲一第以死乾隆四十年春君自里中將應禮部試余餞之於城北張氏園大雪松竹盡縞酒中君泪下曰先生四十四歲棄官歸矣某今逾先生棄官之歲如此盛寒方走三千里俯就場屋爲門戶計誠非得已世事茫茫安知所税駕乎君是年竟黜歸二年遭母氏張恭人艱服終又一試又黜遂沒京師僧舍年五十又一年其孤哀錄生平所爲詩曰香巖詩稾俾余論之余稍刪定存若干首君詩多得古人清韻不爲淺俗之言其才於古文經義駢麗之文無所不解爲之皆有法度而尤長者在詩然亦恨人事擾之苟極其才力所至當不止此也然於近之詩人足以豪矣有才若此而鬱鬱早終當爲天下惜豈獨姚氏哉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朔鼐書

張宗道地理全書解序

自中原達乎冀北地高而壤厚喪親者雖未能慎擇而葬尚尠水蟻之憂然而不若精鑑而慎擇之之爲善也而況江淮以南者乎儒者欲安親體必求免地下之患苟非山川氣交盤繞障護之美患不得而免矣夫山川之用在氣人子安親固非希爲富貴昌熾之計然山川氣之所聚亡者安則生者福反是則禍亦理之所必有夫君子固不深希福利然使葬失其道而致衰敗絕祀之禍亦豈人子情所安哉以此論之形家之說雖孔孟復生不盡廢也余以求葬親故頗觀覽形家言十數家而以爲近世爲其說理當而辭明顯者莫如張宗道吾鄉章淮樹觀察尤精其術而亦取張宗道書嘗爲解釋推衍其旨又於其言有誤失者稍辨正之形家之理備於此矣於是將刊行所解以遺天下之爲人子欲葬親者夫惠迪吉從逆凶道也擇葬地以萃天地山川之氣術也術之至者與道相成而不相害吾觀觀察每爲親族交友擇地予之財以葬恤難而廣仁非徒自喜其術而已余嘗邀定先塋屢煩跋涉未嘗言瘁誼有足動人子之心者夫今之刊是書以裨益天下者亦廣仁之事惠迪之一端也余安得不樂而爲之說也哉

停雲堂遺文序

士不知經義之體之可貴棄而不欲爲者多矣美才藻者求工於詞章聲病之學強聞識者博稽於名物制度之事厭義理之庸言以宋賢爲疏闊鄙經義爲俗體若是者大抵世聰明才傑之士也國家以經義率天下士固將率其聰明才傑者爲之而乃遭其厭棄惟庸鈍寡聞不足與學古者乃促促志於科舉取近人所以得舉者而相效爲之夫如是則經義安得而不日陋苟有聰明才傑者守宋儒之學以上達聖人之精即今之文體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極盛之境經義之體其高出詞賦箋疏之上倍蓰十百豈待言哉可以爲文章之至高又承　國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視之甚卑可歎也皐蘭王誠亭先生固秦中之聰明傑才士

也又當康熙時世未甚厭經義盡心爲之其文亦既工矣蓋異於今之所以得舉者也後卒於山西家貧子幼其稿幾於湮沒今嗣孫光晟爲江甯尉乃雕板傳之以余持論素不厭棄經義也來請爲之辭余既欲以前輩之究心經義者導後之人而又念王君能勤勤盡其心力以揚先人之美是亦可紀也作停雲堂遺文序

謝蘊山詩集序

南康謝蘊山先生奮迹江湖迴翔詞館者十餘年出而分符秉節者又二十餘年鼐初識之於庶常館中時先生之年尚少而文彩已雄出當世矣自是與先生屢有離合惟丙申丁酉之歲遼東朱子穎轉運淮南邀鼐主梅花書院適先生來守揚州其時相從最久遊蓋接影於山水之區三人屢以酬詠相屬先生才豐氣盛銳挺焱舉不可阻遏非特如鼐輩者望而自卻雖才雄如子穎亦未嘗不以爲可畏也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餘年來先生之所造與時俱進今者觀察河淮自定其詩集成若干卷而往時宏篇麗製人所驚歎以謂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擯去矣夫豈非才高而心逾下識精而志彌遠者歟是以其詩風格清舉囊括唐宋之菁備有閎闊幽深之境信哉詩人之傑也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而人才不能無所偏擅矜考據者每窒於文詞美才藻者或疏於稽古士之病是久矣鼐於前歲見先生著西魏書博綜辨論可謂富矣乃今示以詩集乃空靈駘蕩多具天趣若初不以學問長者余又以是知先生所蘊之深且遠非如淺學小夫之矜於一得者然則謂之詩人固不足以定先生矣子穎自去淮南奄終於京國獨先生從宦益久功名益盛文章亦益多今子穎遺集得其子白泉觀察鐫板江甯鼐方爲之序而先生集亦適來回憶疇昔往來兩君之間盡覩文章之豪儁日月逾邁駑憊如故而兩君之集將並大傳於時與名其間其爲可感歎而愧恧者又何如也是爲序

恬菴遺稿序

鄉之前輩以文章稱而年與鼐接者十餘人鼐自童幼受書一室足希出戶苟非嘗至吾家者率不得見若望溪宗伯龔參司業南堂息翁諸先生異鄉學者見其詩文或生愛慕恨莫接其形容而惡知生同里閈者固亦若是也汪稼門觀察之先君子恬菴先生計其生之年與鼐接之年也而鼐未嘗見觀察出其文讀之清和恬雅有越俗之韻真吾鄉前輩文也余於是益歎昔者文學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繼豈人不悅學而吾邑之文將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於室而吾不得識亦如吾曩者與前輩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觀察承其家學在官有廉靖之節世推其賢恬菴之文因益聞於天下其蓄深者其播遠於理固然吾將舉是編爲里之羣士勸焉

晚香堂集序

鼐世父薑塢先生乾隆九年爲順天鄉試同考官得長白永臥岡先生先生後仕爲甯遠州刺史以沒其後數年鼐爲禮部員外郎而先生之兄尚書公領禮部獲侍焉因見尚書公之賢又後廿年餘先生之子小尹同知江甯府鼐適在江甯時與共

語於是又備知小尹之爲才也獨於臥岡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嘗一至桐城謁吾世父於里鼐適他出惟世父語鼐永君伉直誠篤君子也洎旣知小尹小尹出其先君子之所爲詩曰晚香堂集見示讀之得其度越流俗之槪音和而調雅情深而體正益以信吾世父之言不虛其間亦屢有懷思薑塢先生之作用情尤摯回計臥岡先生之喪二十一年而吾世父卒二十三年矣因與小尹相對泫然小尹之仕也始亦自甯遠州徙官而來甯遠之民愛慕小尹樂從其令以謂甚似昔使君真使君之子蓋先生遺愛在民若此先生　國之世家自尚書以往竝奮迹戎馬之間立功疆埸之外入爲卿士道光廊廟而先生官止一州蓋未竟其志業况區區文墨辭翰之事僅稱爲詩人豈先生意哉雖然後之學者欲知先生之志與人讀其詩亦舉可想見云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桐城姚鼐序

鄉黨文擇雅序

婺源江愼修先生修行鄉閭講明六藝博學精思導啓滯蒙生則學者師焉沒而配食朱子其生平著述蓋百餘卷嘗以諸生說論語鄉黨篇尤多於古制不明以後世所見苟相附會臆說淺妄乃作鄉黨圖攷又錄前人鄉黨篇文頗辨論其是非其有題而文無足錄者乃自撰之合二百餘篇夫國家所以設經義取士之法者欲人人講明於聖人之傳不謬而已不達經說而泛爲文何取於是文哉如先生著書錄文以明經爲志良足輔助朝廷教士必使成學之意其視流俗號爲選錄文字者猶塵壒也鄉黨圖攷昔已刻行乾隆五十一年大興朱石君侍郎典試江南以過位章命題士達於江氏說者乃褎錄焉獨其鄉黨文存於里中鬱而未發異鄉士或聞而思見之今婺源吳君石湖將盡刻江氏遺書乃先出其鄉黨文雕板以傳用科舉之體制達經學之本原士必有因是而興者余竊樂而望焉因爲之序

左筆泉先生時文序

左筆泉先生之文沈思孤往幽情遠韻澂澹宂寥如人入寒巖深谷清泉白石仰蔭松桂之下微風泠然而至世之塵壒不可得而侵也吾鄉前輩多文學之彥而先生後出先君子及世父編修府君皆友之如弟編修府君嘗語人左君年少而才穎極其所至殆欲超越吾輩也鼐八歲時從先君自城南移居城北與先生爲鄰時方待廬先生館於鼐家每日暮則筆泉先生步來與先君方先生談說鼐雖幼心喜旁聽其論筆泉尤善於吟誦取古人之文抗聲引唱不待說而文之深意畢出如是數年鼐稍長爲文亦爲先生所喜又其後鼐遊京師不第而返先生招使課其諸子鼐後成進士從世父自天津歸則先生築別業於媚筆泉故自號筆泉其時鼐孤而方先生遠遊河洛先生邀編修府君及鼐遊於泉上鼐歸爲作記先生大樂而時誦之余旋去里又十年自京師歸則編修府君與先生方先生相繼喪矣先生雖文士而才足有爲其事父母孝鄉舉入都父母見其行甚悲故三試不第遂不復往爲武進教諭太公一就官舍不樂居先生卽稱病返故不盡其才以至於沒其居里

里人有事叩之爲謀必當爲文不甚愛惜多聽人持去今其子搜求所得才數十篇而余少所見佳文或猶不具余年七十矣執先生之文追憶六十餘年之事如一日間今惟先生家與余鄰居如故耳乃悽然爲之序云

徐六階時文序

前十年余於里中始聞徐君六階之名衆咸推其能文後偶過張行可職方值六階館於其家爲訓職方之子余因識之其年甚少而溫良可親余以器之乾隆乙卯秋六階乃舉於順天鄉試余及鄉人皆爲之喜逾年丙辰會試六階不第而遽得疾卒於京師年僅三十餘妻子貧弱鮮期功之親今職方之子與其徒悲傷其師之不幸爲刻遺稿欲以存六階於久遠也六階之文與今世登第之能文者無以讓也當明中葉士始有文稿以文稿傳者皆善文士也及 國初有不善文而倖第者取諸生善文而身歿者之文據爲己有亦刻爲稿世之讀者以謂是佳文必宜成進士而烏知爲是文者乃終身不遇哉雖然是其人雖不遇而其文猶傳猶爲不負其用心近世天下都不復重爲文登第者亦無事刻文稿則不遇者之文尤湮沒無由見於世矣傷哉若六階雖不成進士而其文得其徒傳播之猶愈於其竟泯也悲夫余爲敘之或足慰六階於幽冥中乎抑使列士聞之而嘅息也

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甯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歙金蘂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蘄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鼐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尚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後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二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述菴文鈔序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爲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爲文之至美而反以爲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爲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青浦王蘭泉先生其才天與之三者皆具之

才也先生爲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而議論攷覈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此善用其天與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先生歷官多從戎旅馳驅梁益周覽萬里助成　國家定絕域之奇功因取異見駭聞之事與境以發其瓌偉之辭爲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獨異於人吾謂此不足爲先生異而先生能自盡其才以善承天與者之爲異也鼐少於京師識先生時先生亦年才三十而鼐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曰述菴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陵發而讀之自謂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學者讀先生集第數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隱其愚陋之識而不爲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詩集及他著述其體雖不必盡同於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小學攷序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遙定乎前後千百載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少者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僅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攷載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爲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爲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家專門之所爲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去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日其書既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遇古雖其間粹駁淺深爲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爲其艱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才博學所撰舉載於編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學攷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筆埶八法者乃棄不錄以其無關於經學也攷成以其書示某某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採輯之美意又以爲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　國家禮樂之修其亦有望也與

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某序

選擇正宗序

天下術家之言必首以太歲爲重餘術皆由太歲而生者也有問於余者曰古太歲之法因於歲星歲星居所次辰則太歲居辰之所合星與太歲順逆行異而合辰無貸歲星歲一辰而微速久則過辰故有龍度天門之法則太歲應之百四十四年而超辰焉自漢後太歲失超辰法是歲星太歲所居辰不與合也而術者以推吉凶猶能驗乎余曰

驗也夫吉凶生乎氣氣生乎神神生乎人心夫太歲非有形也爲天之君神夫人心所向者則君也今天下九州人人心所執爲太歲在是辰者則太歲在是辰矣人心之所不超則亦神之所不超故以驗吉凶可也雖然又有道焉天之道神而不可盡測其氣時而至時而不至今夫盛暑南向宜受氣熱矣而累日北風析析而涼者有之隆冬北向宜受氣寒矣而累日南風煦煦以溫者有之故天氣時而不至雖以古測太歲之術甚密而吉凶不必驗也其氣時而至雖以今測太歲術甚疏而吉凶未嘗不驗也君子知其不可拘干祿不回不失吾理而於術家之言亦不必故違其大忌而已吾鄉章淮樹觀察多術藝兼通形家日者之言究心爲一書曰選擇正宗以視余俾爲之序余不能盡通其說而推淮樹著書之心欲以爲人利而祛其害其志甚美乃以余夙所持論書以爲之序云

陳仰韓時文序

世之文士以文進於有司使一依古之格度枯槁孤寂與世違遠以覬見賞於俗目此亦不近人情之事矣然遂背畔規矩蔑理棄法以趣時嗜則必不可譬如相人者於儔類萬衆之中求堯額而舜目龍章而鳳姿然後許爲人固不得也若夫聳肩踰頂隱口於臍支離跛躄而猶爲全人乎哉酌古今之宜審文質之中內足自立外足應時士所當爲如是而已休甯陳生仰韓見余於江甯惟余言之聽其爲文體和而正色華而不靡足以自立足以應時者也然生從余遊十二年矣而猶困於場屋謂生文不善乎不然也謂其枯槁孤寂而大遠於時乎亦不然也夫草木之榮華同本而遲速異時夫守己不變以俟時者此亦士信道篤自知明之一端也生尚終取余言乎哉因以是書生文之首云

題跋

孝經刊誤書後

孝經非孔子所爲書也而義出於孔氏蓋曾子之徒所述者耳朱子疑焉爲之刊誤夫古經傳遠誠不能無誤也然朱子所刊亦已甚耳夫其書有不可通者非本書之失後人離合其章者之過而文有譌失不能明也漢藝文志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其曾子敢問章爲三章夫孝之常在於事親立身而其極至於嚴父配天故曾子敢問章義與首章之說相備朱子中庸章句以孔子言子臣弟友之常爲費之小以舜文武周公之孝爲費之大夫孝經亦猶是已舉中庸之言孝以釋嚴父配天之義則知聖人論孝必極於是以人子自盡之實則匹夫啜菽而不爲不足以其行於天下之量則爲帝王制禮樂皆備於孝之中故曰義相備也子言天地之性人爲貴至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其辭盡矣其下故親生之膝下至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自爲一章以申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義也自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至其儀不忒又爲一章言君子苟不能自慎其威儀而但以虛辭訓民民必逆之而滋爲凶德縱能得志於民而已實無禮以臨之君子亦所弗貴是以君子慎威儀一章以申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道義也藝文志分二章是也而章首各有脫文又訓誤爲順儒者觀其發句言故言以遂聯屬之而以子曰字賓父子之道天性及不愛其親之上則失其所矣孝經後章之文多以廣前章之義但非必以經傳分其次亦不必拘拘比附也若其辭有同於左傳者蓋此固曾氏之書而左傳傳自曾申劉向別錄記之矣意或爲傳時取辭於是未可知也不幸孝經之文譌脫不具朱子覺此文義之不完反不如左氏之可通遂疑爲襲左氏也其病亦由混合爲章者過也若其首前儒所分爲七章者朱子合爲一章則說誠善無以易矣夫儒者有德行有言語文學苟非亞聖之才不能備也德行之儒或疏於辭若坊記表記緇衣之類每一言畢輒引詩書文以證之間有不甚比附而強取者矣亦洙泗間儒者之習然也子思孟子然後不爲是習至荀子則亦有之矣孝經引詩書亦頗有然知其取義有疏密則可耳而節去之恐未可也

辨逸周書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尚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一篇不云尚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如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記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間雜以道家名法

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尚書周書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尚書矣

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數其閎廓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二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埶今吳子僅二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笳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草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勢反雜商鞅形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間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逸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徵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閒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頗易見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失多在漢獻晉惠愍閒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卽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合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爲古文尚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辨賈誼新書

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僞爲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爲僞作者分斷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聯廁其閒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僞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官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爲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爲其一也夫天子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諸侯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雖武昭以後抑損宗室終不改此制何嘗爲無別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晉始作僞者魏晉後人乃妄意漢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諸侯王相用黃金印固爲僭矣故五宗王世易爲銀印然吾以爲此亦未爲巨害漢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

銀印青綬張蒼以淮南王相遷爲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趙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其時國相乃金印此正如隨以來外官章服官品雖崇而位絀於京職之卑品耳是亦何必爲太息哉要之漢初諸侯王用六國時王國之制故其在國有與漢庭無别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僞爲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真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爲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賈生懸絶不可爲量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讀孫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者也况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既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己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彷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黠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士積財物力竭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嗄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辨鄭語

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吾謂不然今左氏傳非盡邱明所錄吾固論之矣若國語所載亦多爲左傳采錄而采之非必邱明也又其略載一國事者周魯晉楚而已若齊鄭吳越首尾一事其體又異輯國語者隨所得繁簡收之而鄭語一篇吾疑其亦周語之文輯者别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亂典籍散亡後之君子掇拾殘闕亦頗附會非實喜言神怪若周語房后爲丹朱馮及是篇龍漦之説何其誕耶夫褒姒之事鄭桓公所親見如是篇史伯所述後世紀前代之辭非同時辭也鄭桓公周賢人也而謂寄賄誘虢鄶取其地用小人傾詐之術且當西周時史伯惡能知周必東遷鄭必從之哉此可謂誣善之辭矣秦仲居幽王時僅一附庸不足云小國而何以云國大造飾之辭忘其時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若鄭人爲鄭語宜載

有鄭東建國後之事子產引鄭書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司馬叔游引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然則鄭固有語輯國語者卒未得耶

跋夏承碑

自漢以來爲書者有隸書或又言八分書說者欲殊別之辨之愈繁愈使人茫然不得所據吾謂八分止是隸書耳衛恒四體書勢古文篆隸艸書四者而已明八分在隸內也然隸書自有二種之別秦與西漢官俗所用猶未有波磔然不得謂之篆止是隸書其字形亦殊不正眞所謂取便徒隸者也是爲其一東漢及魏則波磔興矣然尚無懸針之體是爲其二自晉以來皆法羲獻有懸針垂露之別蓋創始於漢末而大盛於二王以至今日是爲其三其間貌別形殊眞所謂變化如浮雲者然一以此三者統之則盡矣其中不容八分別爲體也蔡伯喈嫌世俗隸書苟簡謬誤正之以六書之義取於篆隸之閒是謂八分蓋所爭者在筆畫繁簡得失之殊而不在體勢波磔之辨其謂之八分者既爲隸體埶不容盡合篆理略用其十七八耳亦如顏元孫所云盡法說文則下筆多礙者也故余嘗云蔡伯喈爲漢八分顏魯公書卽可云唐八分此與論筆法體勢者遠矣衛恒云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王次仲未知何時人然當在伯喈之前楷法者止言筆法之工拙與八分論字形之正不與六義離合者無涉張懷瓘書斷妄以次仲爲秦人又謂次仲作八分若以八分在隸外爲一體者果若是漢書六藝志中載六體書何以遺漏八分耶歐陽公集古錄凡漢碑字率呼爲漢隸蓋伯喈惟書石經當爲世則字形必合典正故取於八分其尋常作書亦或有出入況他人所書碑石舛失之字多矣其中縱有能爲八分者謂之漢隸終不爲誤若俗體漢隸苟謂之八分乃是誤也齊梁以下至唐人往往言分書眞書其分書乃指波磔而不懸針者聊與二王等眞書爲別異此皆沿俗失其義不若歐公稱漢隸之善世反謂歐公誤以八分爲隸書可謂倒易是非也趙明誠云嘗出漢碑數本示一士人何者爲八分何者爲隸士人卒不能別不知八分本未嘗別於隸體也此夏承碑中作字有甚得六義近篆者亦有從俗舛誤者然從其多者論之固愈於漢人他碑作字舛俗極甚者卽謂此碑是八分書亦可但未知是伯喈所爲不耳至若鄭儋所云漢石經是隸體八分夏承碑是篆體八分此乃不知而妄說所謂使人茫然者也

書攷工記圖後

休寧戴東原作攷工記圖余讀之推考古制信多當然意謂有未盡者東原釋車曰軫謂之收此非也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軫方六尺六寸記曰參分車廣之一以爲隧蓋以二尺二寸爲輿後其前也其廣如軫而深四尺四寸以設立木焉是爲收詩曰小戎俴收毛公曰收軫也謂輿深四尺四寸收於軫矣非謂軫名收也古者之尺小數之戰綦毋張寓乘韓厥肘之使立於後晉師入平陰獲殖綽郭最衿甲坐中軍之鼓下使軫深四尺四寸而已此非四尺四寸所容也故收非軫也夫車邸之四邊爲軫後軫無立木人所由登也軫二面

有立木者謂之軓記曰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此前軓也版之前於前軓者曰陰陰一而已少儀曰祭左右軓軓有三面也古大車轅上附輿小車輈下附軸其既駕也輈附軸者上離輿七寸揉而升之踰軓及衡不及軓七寸而揉始焉故記曰軓中有灂今圖謂軓為陰而揉輈自軓始抑誤矣輿上以一木再揉而曲為三橫居前曰式其餘輿上巨木皆曰較記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又其餘細木為欞旁者曰輢前者曰轛故橫木其高平於式而當式後較也注家謂之輢士棧車其崇者輢而已大夫以上飾車東甸重較輢上二尺二寸而設重較焉左右衡較皆二立較皆三短其一修其二記曰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謂重較也天子重較則為繆龍荀子曰彌龍以養威也今戴君謂較輢不重者失之矣凡戴君說考工車之失如此其自築氏而下亦間有然者然其大體善者多矣余往時與東原同居四五月東原時始屬稾此書余不及與盡論也今疑義蓄余中不及見東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

書夫子廟堂碑後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無建立年月觀其文內蓋武德九年十二月建廟次年為貞觀元年仲春廟成釋菜又稱述太宗有視膳問安及空山盡漠等語則知立碑必在李靖俘頡利之後高祖未崩以前而為之也當武后稱帝之時磨去唐字改題曰大周孔子廟堂之碑故前署司徒相王旦書碑額後復有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凡二十一字黃山谷見榮咨道家所藏舊搨本如此然史言是年二月相王罷為司徒矣不知史誤耶或山谷所記四月字非耶貞觀立碑年月是時既磨去及文宗時祭酒馮審又請琢去大周字及武后年號而元建碑之年竟不能知如今本是也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皆以此碑為武德九年立蓋失之是碑宋初已毀壞為王彥超再建文內及金冊斯誤及字誤為反榮光幕河幕字誤為莫蓋再建時摹刻者失之耳石既非舊加又刓敝至今執是以論伯施書法之妙遠矣聞今安徽巡撫閔公家藏古拓殘文自集其字為纂言孔繼涑為鉤本勒石以一本贈余余觀之尚不如此石本伯施書雖渾厚而有鋒鍔王彥超摹刻山谷固云不厭人意矣若孔刻乃彌失之模稜爾但未見閔藏本不知究如何也曩時陳紫瀾宮詹見語云某王府有唐拓廟堂碑後進入　大內果然亦可與山谷所見榮咨道家者抗行也

何孺人節孝詩跋後

昔孔子刪詩鄘風首柏舟之篇蓋春秋之時禮教衰風俗敝女子若共姜者鮮矣故聖人亟與之也其後風俗益偷若魯貞女淮陽陳孝婦之倫間稱於世及宋時儒者申明禮義之說天下宗之至於今日女子皆知節行之為美若柏舟之賢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於古而獨女子之節有盛於周之末世也乾隆十五年禮部議從江蘇巡撫奏以天下為節婦者衆不可盡予旌表乃別定為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於人所難能不幸不及格有終不與於旌表者矣然其實足以存教化美風俗君子樂得詠歌而稱道之不繫乎

旌與否也鳳陽何太孺人少寡守節育其遺孤不幸孤子夭自投於井家人救出之爲立嗣嗣子長而又死卒撫孤孫今武清令何君也與鼐爲同年友京師士大夫以孺人節行尤異多作歌詩以美之何君以視余詩曰無忝爾所生夫孺人高行明節可以張之以風乎天下之士君子而况其子孫也哉然則孺人之遺教遠矣

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跋尾

右山陰劉念臺先生淮南賦蓋爲寶應劉練江先生作詠者也兩先生之於爲儒皆所謂篤行好學守死善道者也其相爲友有不僅直諒多聞之爲益者矣當萬曆中紀朝廷政治大壞念臺先生方出而練江先生告歸於家然皆內進修其德而外繫心於天下之事欲援手以救斯民者念臺先生以行人出使過邗方欲見練江先生而先生已歿故其痛尤深次年使還又過邗不勝其悲私謚之曰貞修而作此賦因自書以貽其家人此卷是也乾隆乙卯秋練江先生之六世孫台拱攜來江甯出以示鼐讀之使人感懷悽愴不能自已又念先六世祖汀州府君與念臺練江兩先生皆萬歷辛丑進士卒皆爲名臣竊以通家之情仰增敬慕用敢識詞於其後云後學桐城姚鼐記

方坳堂會試硃卷跋尾

乾隆二十六年會試余與南康謝蘊山編修並爲同考官蘊山得詩四房余得禮記二房皆居西序東向坐最近時每共語得佳卷或持與觀賞之今觀察歷城方君坳堂出於蘊山之房余獲讀其文最先及塡榜始知其名其後余病歸久之來主江

甯書院時蘊山既外授遷河庫道去江甯二百里坳堂觀察亦來江南則居江甯日夕相從出其會試硃卷見示余再讀之因憶昔者几坐終晷握管披卷時欣時厭及獲於諸賢聚居言笑之狀宛在目前計去今二十二年矣當時考官二人諸城劉文正公長白觀補亭尚書武進莊方耕侍郎皆已亡同考官十八人及今存者余與謝觀察外復四人而已是科得才稱最盛而當時登第炬赫有聲若程魚門周書昌孔葓谷洪素人林於宣孔撝約輩今率已殞喪况歲月悠悠又自是以往者乎因與坳堂語及愴然坳堂才行逾人不負科名是卷固宜爲後世所寶貴而余顧尤念者今昔之情也同考官舊制用藍筆是科以 皇太后萬壽 恩科易之以紫循用數科 升祔之後復改從舊又是時試帖詩題在第二場房官以五經分卷今則詩題移於第一場而房官無五經之名是皆二十年中科場儀制之小變併記於是俾後考求故事者知之

十一世祖南安嘉禾詩卷跋後

先參政公當明中葉以給事中出知南安惠澤下流祥瑞上應成化二年屬縣大庾有嘉禾之瑞一時文士多爲歌詠凡數十篇而大庾蔣君銘爲之序參政公既集而刻之石又以其眞蹟藏於家閱今三百二十七年矣所藏間有零失弟壯亭收輯重裝之凡得詩十六首仰思先人仁賢清白之風無忝後嗣夙夜繼紹之志然則是卷也在昔者爲國祥在今茲爲家慶夫豈特文章翰墨之事哉子孫其世寶諸

梅二如古文題辭

吾郡灊山有張立齋先生者爲人純白清介舉世間勢位利祿之事無以動其心者一以飭身稽古爲事困而不改耄而不倦眞所謂君子儒也宣城梅文穆公第二子鈖字二如學於立齋矯然以節行自持其人品蓋似其師立齋顧好爲古文見二如古文喜以爲勝己梅君中庚午科副榜與鼐爲同年然初不及相知君後從文穆公居江甯乾隆四十二年鼐偶以事至江甯其時文穆已薨於人家坐上一遇君而心重之然忽忽別去又後十餘年鼐來主鍾山書院則君已喪數年矣江甯人每爲鼐述君之賢思今不可復得也乾隆五十九年八月見君弟繼美始得君文讀之果有高格清氣異於世之爲文者然君不自意其早亡爲文不自收拾繼美鈔於散佚零亂之中得二十餘篇鼐取其尤善者別錄以付其家鼐家去灊山百二十里而不獲見張先生唯其文自先生存時已雕板得見然終以不遇其人爲恨君家世有德行文學自定九先生及文穆公所著書及文集行於海內鼐具讀之矣若君年四十而喪既無立齋之壽以大著其名而文又未刻鼐苟非後至江甯烏知君行之詳及文之善哉君文太少似不足名集然世固有鈔取漢魏以來名人文數首輒以某集稱者然則即以君集刊行亦可也

孫文介公殿試卷跋尾

武進孫文介公萬歷二十三年殿試對策卷公官禮部時自取出以藏於家嘉慶四年余於公從七世孫淵如觀察處得觀之賢哲翰墨雖寸紙足貴況其身所由始仕而陳辭慷慨切直忠藎之志已見於此焉者乎文介書法爲世所稱董華亭亦嘗推之方其登第時年三十一書猶未爲甚工蓋暮年筆力轉進又踰於少壯之蹟然如公德修節立不愧始終書小藝不足論縱不能加益於其少時亦何害乎卷內每行作二十二字凡鄉會試卷皆有橫直硃絲行殿試卷但有直行而已推立制之意蓋以備士對策文有長短則字從而疏密無不可者今時相習書殿試所對率行二十二字失爲法之本意矣觀公此卷足以知近時之失也六月二十八日桐城姚鼐謹跋

書

答翁學士書

鼐再拜謹上覃谿先生几下昨相見承教勉以爲文之法蚤起又得手書勸掖益至非相愛深欲增進所不逮曷爲若此鼐誠感荷不敢忘雖然鼐聞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磬折支左詘右其釋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欹肩僂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爲詩者殆數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從入者爲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譬之知擊棹者欲廢車知操轡者欲廢舟不知其不可也鼐誠不工於詩然爲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鼐所欲取其善以爲師者雖然使鼐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鼐尚未知所適從也承先生吐胸臆相教而鼐深蓄所懷而不以陳是欺也竊所不敢故卒布其愚伏惟諒察

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駑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　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紱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鱣鮪時涸而鮒鯫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　清時附羣賢之末二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沉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　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稱其猶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　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聵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游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攄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

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卬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返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救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愼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　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蹶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穉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趑趄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敎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

復曹雲路書

鼐再拜雲路先生足下數十年來士不說學衣冠之徒誦習聖人之文辭衷乃泛然不求其義相聚奡首帖耳哆口傳沓迺逸迺諺聞耆者長者考論經義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風俗日頹欣恥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爲使士服習於經師之說道古昔承家法以繫其心雖不能逮前古人才之美其必有以賢於今日之濫矣鼐少時見鄉前輩儒生相見猶論學問退習未嘗不勤非如今之相師爲媮也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與獨先生單心畢力於傳註辨究同異既老而不懈說之矻矻然雖未知於古學者何如其賢於今之士不亦遠乎鼐居此一期矣嘗苦無可與語者聞先生之篤學著書苟非居處閒遠之故必將造而請觀焉先生乃辱寓書而示以所爲說不棄愚陋而欲因之求益抑何任其幸且媿也詩曰心乎愛矣胡不謂矣鼐固不能爲益於先生然而心之所蓄不敢不盡者愛敬先生謂不可類先生如今世俗倫也夫聖人之經如日月星之懸在人上苟有蔽焉則已苟無蔽而見而言之其當否必有以信於人見之者衆不可以私意狥也故竊以謂說經當一無所狥程朱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言之精且大而得聖人之意多也非吾狥之也若其言無失而不達古人之意者容有之矣朱子說元亨利貞舍孔子之說者欲以達文王之意而已苟欲達聖賢之意於後世雖或舍程朱可也自漢以來爲經說者已多取視之不給於日苟非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而明以來說四書者乃猥爲科舉之學此不足爲書故鼐自少不喜觀世俗講章且禁學徒取閱竊陋之也今先生之說固多善者然欲爲時文用之意存焉鼐輒以硃識所善者先生更自酌而去取之必言不苟出乃足爲書以視於後世鼐又聞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則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敎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尒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願先生凡辭之近俗如語錄者盡易之使成文則善矣直諒多

聞益友之道也鼐不足爲多聞直諒雖不能捷而不敢不勉故盡言之如此鼐自撰經義數十首中乃有幸與先生意同者今併寄一冊幸教其失賢從子謂杖履秋冬或來郡然則不盡之意可面陳茲略報鄙意承自稱謂過謙不敢當也鼐再拜

復汪進士輝祖書

六月某日鼐頓首汪君足下鼐性魯知闇不識人情鄉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鼐之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顧日與爲徒也足下去鼐居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衆足下既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鼐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自古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之傳特其幸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不未可知也況鼐之不足比古人耶雖然推足下爲母氏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報惟諒宥不宣

復孔撝約論禘祭文

鼐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繼或絕或闇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尚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圜邱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嚳配孔子

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竝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王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啓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鼐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而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徙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撟約以爲然乎鼐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鼐頓首

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

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抄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鼐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耶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復蔣松如書

久處闇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瞶署冬間舍姪涗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皇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已聊識其意於行間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屏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鼐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鼐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尚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鼐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

先生遽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鼐於蓉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鼐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復談孝廉書

某頓首星符先生足下前辱以辛楣先生說秦三十六郡事與僕二郡說異示以相較甚喜比未及詳答今更考尋知少詹言亦未審也按秦始皇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其二十六年迄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是已爲三十九郡至秦亡時或更有分合不知凡若干郡也子駿孟堅蓋已不能詳知姑舉其初曰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遂及漢與云云其說實有未備不可拘守也僕考秦楚間郡名得四十餘漢地志郡國其有注云秦置者凡三十六少詹所舉謂始皇所分三十六郡即是也而桂林三郡在其中其外史記紀秦昭襄王置黔中郡矣陳涉世家云比至陳陳守令皆不在則知有陳郡矣丁疾等圍東海守慶于郯則知有東海郡矣項羽紀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故立爲殷王王河內蓋秦有河內郡也田安下濟北數城留侯世家孺子見我濟北是濟北亦秦郡故曹參定濟北郡也至於鄣東陽膠東膠西博陽城陽衡山諸郡皆名見楚漢之交者此或秦置耶或楚漢置耶舉未可知將以推始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之數惟南海桂林象郡必不當數之少詹誤耳其餘四十餘郡不能定其決爲後置者何郡也裴駰所舉三十六郡與少詹互有短長僕作二郡沿革攷時姑因六朝人說以鄣爲秦郡究之秦初郡必不可指數謂有鄣者未必非亦未必是也多聞闕疑庶得之耳尊著斗建考甚精當然猶覺文太繁減其大半乃善餘當相見論之不具

與許孝廉慶宗書

正月行過敝邑幸得見溫然君子之容心竊異其非恆士矣車馬發後取所著世室攷讀之何其博洽辨達也二月鼐來江甯攜入行笥重繹執卷歎數累日士牽於俗學略能留意古箋註者了不易得況精思若此者乎年二十許所進已踰世耆宿進而不止至耆宿之年絕出尚可量哉何時當復見當復更有示教者不至於審辨所說當不必學有精博踰足下或與足下比者乃可決之僕淺學蓋不任此僕猶識文句之末而已曾子問篇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足下欲伸己說以當七廟爲句此非愚見所安大抵古今之隔遠矣議禮者非特漢以後不可合雖周人之言亦或舛互必欲衷於一是故難也又內載朱子說不應書名二者幸更酌之原本附還千萬自愛不具

答袁簡齋書

前日承詢婦人無主之說當時略以臆對歸後復讀賜書檢尋傳記以攷其實蓋以士大夫禮言之非特婦人無主雖男子於廟固亦無主也以天子諸侯言之則自漢以後婦人於廟中有主而周以前則或有或無未敢決焉古人所重者尸祭其依神者尸爲要主非所必不可無也鄭康成注祭法謂士大夫之廟無主惟天子諸侯廟乃立主其說

頗爲今學者所駭而攷之於古則實然孔子告曾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然則三廟二廟一廟者固可虛無主矣古聘禮賓介所居館皆士大夫之廟也使有主之廟而使人居之將豫移主出乎抑聽其人神之相瀆乎賓主皆何以安焉斯廟不設主之可徵者也惟左氏載孔悝有取祏之事此特末世之僭耳非禮之正也以禮之正言之天子有日祭月祀諸侯亦月有告朔故設官以日嚴奉其主爲宜卿大夫之祭於時疏矣又位下不能專立官以日典守故廟中亦無常奉之主且古人依神所重亦不必以主也故男子婦人皆無主於廟士大夫禮也若天子諸侯廟中固必有主矣然主不書謚雖漢猶然婦人配祭不專立尸設同几以依神則謂后夫人與君同一主亦無不可者至漢儀載天子主一尺二寸后主七寸在皇帝主右則婦人有主之事至漢而甚明矣不知自周秦以來所傳禮固然漢乃因之耶抑第漢時人自爲之禮耶此不可以臆決者也若今世士大夫不以尸祭廟中惟主爲重主則書先人之爵與字不可以二云與妣共之其必當立妣主明矣荀子食魚泔之之義爲意謂食魚易傷人者餡也泔之恐是瀹之醢醬之類以爲餡耳與讀如燠與之則以火熟之矣曾子殆傷昔奉父母時不聞此語常以泔供饌故泣也然別無攷證不敢信以爲是也不逆薪而爨者言持薪必順其本末此小事尚不肯逆況爲爨乎此解易了但不知所出耳來書云見南齊劉瓛傳檢瓛傳無此語乃見宋書建平王宏傳係瓛上書申建平王景素之詞其餘數條爲皆不能解古事固難通而傳書亦或有誤字也謹就所見者上陳待教少涼走候不具

再復簡齋書

士喪禮有重無主若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乃是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文非言士禮也何休引士虞記二云喪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此是禮之逸篇題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則安得有禘祫也爲前書所云不書謚蓋誤以漢禮爲古禮據是篇則古主有謚也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杜元凱二云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觀何杜之注皆與康成同意則知康成言之不可易矣穀梁疏載麋信引衛次仲二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此亦言婦人於廟中有主然不知次仲所言古禮耶抑第漢事耶是猶不能明也謹再復

再復簡齋書

兩札下問愚淺不能具答略以所明者上陳古人以元爲服采之盛禮所二云冕服皆元也衣正色裳間色謂之貳采惟軍禮乃上衣下裳同色故曰袀服宿衛之士當用軍禮衣裳同色故趙世家有黑衣之列其衣兼衣裳而名之也周制軍禮韎韋之服韎之爲色在赤黑之間不知趙左師所二云黑衣者即是周之韎耶或元衣元裳耶要之黑非賤服也古帝王革命雖有易服色之事而要其大體皆上元而下纁黃雖魏晉而降制猶存焉隋人以宇文周尚黑畢嬌而變之遂亦及於章服自隋唐以後以紫緋爲品官上服朝會皆衣之無復尚元之禮矣夫聖人制禮其始必因乎俗故曰禮俗祭之

有尸始蓋亦出於上古之俗而聖人因以為禮此亦仁孝之極思使聖人生乎今世天下但有厭祭而無尸矣固必不更行設尸以祭之禮然不可因此遂譏古人之為謬也尸蓋廢於秦世秦戎俗也然則設尸非夷禮廢尸乃夷禮耳凡祀天神無尸而配者人鬼有尸淮南子言郊祭有尸可也然太公為尸之說則不可信郊祀稷尸固宜以子孫為之何為以姜姓乎國語董伯為尸晉之董姓出乎辛有之子意辛有乃夏子孫故董伯為鯀尸耶然而不可考矣若夫感生之說則緯書之妄固不足述猶虎之尸亦說之者過耳於理不應有也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為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愚見如是惟幸教之尚熱未敢走謁謹復

復休甯程南書

虙羲氏受河圖而畫八卦禹得洛書而陳九疇是其說本出劉歆世儒或疑歆言不足憑吾謂莊子有九洛之事其言出歆前矣歆說必有受未可非也宋儒所得河圖洛書傳自道家夫禮失求之野亦不得謂道家所傳必非古聖之遺故如歸熙甫輩肆訾宋儒之非者吾未敢以為然也然吾謂有聖人之智然後能見圖書而得卦疇之理苟非聖人而推測言之固未必當矣就邵朱之書而決其必合於古聖人歟否歟斯非聖人不能定矣非吾末學所敢論也且聖人之得於天者有道焉有機焉道則列聖同其傳機則聖各異其所取虙羲與禹所見者道也而所由悟者機也夫易者言道之書也而聖人作易詞取象則亦各因其時之機焉文王所由取周公或未及知周公所由取孔子或未及知解易而強言其象之所由皆不知道可明而機不可明之故朱子本義置象不言此朱子識之最卓非漢以來諸儒所可及者然則邵朱所傳之圖書即誠與虙羲禹所見者纖毫無失焉吾亦存之不言可也彼聖人與天契者有機焉作易以教天下之理天下所必當知也作易始發之機天下所不必知亦不可知也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吾尊奉朱子而不言圖書意蓋如此今足下所著易尤以言圖書為事此僕平生所不能解者雖承下問而無以對焉

答魯賓之書

某頓首賓之世兄足下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謭陋無以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纖蓍之石豈不媿甚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閎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閎閎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

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頓首

復秦小峴書

小峴先生觀察閣下鼐耄愚無所識又以年老多疾遂至廢學爲海內賢士大夫所棄宜矣與足下非有生平過從之舊遠承賜書殷勤垂問見推過甚恧然媿赧固不敢議閣下之言爲無端又安敢以所相望之深謂必可以任也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爲不可廢一塗之中岐分而爲衆家遂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逕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爲而毗其所不爲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爲善若如鼐之才雖一家之長猶未有足稱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傑與焉盡收具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爲羣材大成之宗者鼐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陳之於閣下而已往時江西一門徒取鼐文刻板鼐意乃不欲其傳播屬勿更印故今絕無此本子惟四書義乃鼐自鐫其板在此今輒以兩部奉寄經義實古人之一體刻震川集者元應載其經義彼旣錄其壽序矣經義之體不尊於壽序乎胡雒君在會稽當佳孝廉之舉不得亦不足恨耳此間常與鄒先生相見因以略知近祉相望殊切企慕略報不宣

復東浦方伯書

四月二十二日姚鼐頓首奉書東浦先生閣下得前月二十七日賜書伏悉近祉慶慰慶慰所論論文之旨反覆數百言詞氣雄逴而又深盡文章之奧祕雖於鼐有見許太過之謬而於立論鑒古之精兩不相妨也世之爲學者多矣其所得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亦有之矣若先生之識不與今之出千萬人之上者竝而當於千百年中數古人期也鼐以生平用心所隱冀相知於不可知之異世者而竟得於同時乎以四海之廣悄然相望於曠邈泬寥之中有不使更感歎而增欷者乎先生文亦自非今世所有特爲之不多耳然亦何必以多貴乎韓理堂書絜非文略如來論絜非後日之文乃更不逮舊刻之文昌黎云無慕於速成無誘於勢利凡爲文始善而終衰者大率病此耳可太息也陳石士前月末自此往蘇州云將謁閣下必已過其人可謂有志意矣其必成與否尚未敢決知耳示詩三十餘大抵蒼勁入古已併入大集內矣鼐詩集近亦刻成謹以一部呈教此間可與言者僅毛侯園一人其言詩文貴當者立碎果爲名論先生所作時有此境而尚不能盡然況如鼐耶賤狀略如曩昔率復併候不具

贈序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序

陝甘古雍州於九州最大其西北兩邊緣河隴之外地比接乎戎夷今　皇帝卽位方内艾甯乃以師定準噶爾禽大小和卓木取烏什中國師行之道芻餉之運前後數年皆出於陝甘　上軫念陝甘之民爲數免其供賦焉大功既成闢地廓遠駐師以爲守屯田以爲食有不足用轉移以資給是以陝甘設新疆經費之局夫吏臨所治安垠俗頒政敎而已而陝甘之吏疇畫顧及萬里之外然則　國家選人西北較重三方亦其宜也三十二年冬　命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公材高而容衆資厚而善文庶子之職自明以爲相階今一旦出爲外吏士大夫不以爲憾而以爲慶知西北重地而　上嚮賴公之意甚殷故也隴洮南轉包氐故居帶挾羌渾種性雜殊夫兼植異類而内民不孜樂業者所以稱上仁安疆埸也公其建德於茲而後入爲輔相天下乃謂　上之進公非不試而用者已

送龔友南歸序

龔君劍戍居江南之宜興有園田在焉其來京師每爲余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余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鄉原絕而譏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而將蒙譏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於山水固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余曰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居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詠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龔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顧樂之若猶將復來此也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强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道德之盛者不傲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己謙而光偕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宜君其一日自江南而返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復與余歡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其樂猶淺也龔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爲之序

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披之孔氏試者雜於傳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間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歉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撝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撝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　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

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搢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蘄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搢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干青雲依於危碕岸崩根拔而絶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搢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搢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别爲之說以贈乾隆二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墻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庬猾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皙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全書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别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别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别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别皆未幾卽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疾思屏於江濱田間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道款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遇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進而獨進其進罪也羣所退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

抉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見惡者矣况又加之以名稱耶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爲名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爲魚門病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繒繳之患也已

贈陳伯思序

周衰而莊周列禦寇之言興蓋古帝王之時民皆有淳德聖人謂無以持之也道以仁義養以禮樂文章使民始於忠信而成於禮若周禦寇所云大人至德者聖人乃以爲教之質也去古既遠功利狙詐益用二子始欲一返乎質使人各全其真其言雖不中救世之心可謂切矣自周及魏晉世崇尚放達如莊列之旨其時名士外富貴淡泊自守者無幾而矜言高致者皆然放達之中又有眞僞焉蓋人心之變甚矣昌平陳君伯思其行不矯絶去矯飾遠榮利安貧素有君子之介余謂如古真德而可進乎聖人之教者伯思也國家設百官以治庶事伯思處曹司温温無所辦不爲能吏嗟乎使今之在官者皆伯思若也則治亦大矣伯思友余時年二十許今又二十餘年德與年日新者余所望於伯思也以魏晉之賢自處而安乎故者陋也久與遊將別思有以慰且勉之者余之衷也故述是說進焉

壽序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　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閒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儁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鼐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閒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援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强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倣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楊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鼐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焉

書制軍六十壽序

大司馬制府書公紱庭先生自其先相國藩屏江南之時從於官署趨庭之暇以偉材明識佐成善治而因習知江南之民俗其後以忠孝入侍　禁垣以勳績外著徽塞而　天子知其才德之閎尤熟於江南之治　命撫安徽擢督三省皆嗣相國之故迹公整身秉義以率列城之吏殫心悉謀以圖數千里之政法令不苛而治績日茂爲時益久民心益仰戴親樂之至於今歲公俯臨江南者十年而維秋八月降嶽之壽亦六十矣昔周公召公分主東西陝始自文王之時及於成王則君陳繼周公爲尹而召公受任逮於康王年幾百歲周召之治皆前後數十年此周治所以盛也今　聖人臨馭宇內備文武成康創守之道亦且兼有其前後累治之年矣而督治三江者自中原而包有吳越猶周召分陝之職公實以父子相繼居之譬若周公君陳焉至其莊敬日强任劇煩而不倦精神方富耆艾壽考必且同於召公然則以一人之身將兼有周召之美若是者豈獨公一身之麻嘉哉夫亦我　國家之盛事也然公持清介之節葆儉素之風設弧之辰方覲詣河淮以防秋水之至誡屬吏無敢爲慶祝之禮至於閭巷之閒數美者盈途頌禱者在室而固不敢以陳於左右也鼐聞之豳風古豳民頌其國侯有躋公堂稱兕觥而祝無疆之壽者今公世治江南固猶古諸侯之嗣職而凡厥吏民各懷躋堂稱觥之思久矣特公謙懷儉德不使其下得爲耳然其意不可不著也鼐江南庶民之一實與億兆同心又欲附古詩人之意謹述而爲之序云

陳約堂六十壽序

始者予在京師獲知於新城陳觀察伯常得聞其考凝齋先生之賢其後遂拜凝齋先生於南昌粹乎君子德人之容也後余再入京師乃遇約堂先生爲觀察之弟仕於兵部望其狀知其爲人足嗣父兄矣而顧不常見其後十餘年鼐歸江南新城魯君絜非示予所爲文中記約堂在鄉里爲義田義倉恤民之事十餘端而志若未足其仁心如此時約堂已來爲守太平問諸太平之人曰太守之撫吾民如其邦族焉後又數年予來江甯遇約堂於江甯既而約堂命其少子用光碩士來從予學爲古文碩士年少才駿而志遠固世之異士也其時約堂長子以爲四庫書勞賜舉人當補京職而觀察之孫既成進士入詞館矣甚矣陳氏之多才也蓋天固相其家而興之而亦其累世仁德篤行之蓄有以致之矣詩有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夫貽德於後美矣而身以黃耇得躬見之則尤人之所樂得如詩之頌君子抑何盡乎人情也今陳氏世德相承固古所謂樂只君子者矣雖諸少年之與凝齋先生與觀察不逮見而約堂於政成名立之時日見其子孫繼登之美由是日引而未艾是古之善頌而不可必得者而約堂獨得之也可不謂盛乎歲之正月爲約堂六十壽辰碩士求余言持歸爲親壽余以世俗之爲壽者必曰神仙昔凝齋先生嘗爲仙說斥其陋矣不足爲約堂道俾碩士誦詩以侑觴焉其可也

陳東浦方伯七十壽序

昔昌黎韓文公之論爲詩曰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故世謂唐詩人罕達獨高常侍稱爲作詩之顯者而已其後歐陽永叔因亦有窮而後工之說世多述焉或以爲是不必然夫詩之源必溯於風雅方周盛時詩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豈愁苦而窮者哉鼐嘗思之當文武成康爲治周召之倫陳述祖宗援引興亡以爲教誡憂危恐懼之意常多逮宣王中興尹吉甫之徒於君友間誼兼規勉是雖處極治之時其詞固不得第謂爲歡愉矣若夫爲歡愉之詞魚麗蓼蕭菁莪魚藻之篇寥寥數言不足以發爲詩之極致然則詩人誠不必盡窮而歡愉之詞不如愁苦其說上推之六經卒無以易也潯陽陳東浦先生少爲詩人實配盛唐之雄傑秉節方面則嗣周室之旬宣固兼孔門之政事文學而爲詩人之達者也今秋七月先生七十初度吏民蒙德者無不爲先生慶而先生方勤思國事廑念民瘼未嘗少自暇逸歡愉之說靡得進焉鼐謂此先生德業之所以隆亦先生詩所以美也是以援韓公之論證之周召吉甫以請於先生蓋衛武公年八九十而爲抑戒而召公矢音卷阿年逾百歲爲古詩人之壽而道光於天下後世此鼐所以祝於先生者若夫白樂天陸務觀之倫雖亦詩人之多壽而不足爲先生道矣

家鐵松中丞七十壽序

維歲乙卯春二月吾兄鐵松先生由廣西巡撫移臨雲南於故事當覲於　朝會黔中有疆埸事吾兄當助籌糧運以應軍興將待胥靖而後請覲焉是夏六月先生七十初度以　國事方殷幕府之前命無得以祝壽言者而吾嫂方夫人及其子伍

祺方留任家事於里方夫人慈和惠愛幼先生一歲來年五月亦七十矣伍祺將進觴於室且以寄祝於先生而俾鼐爲之辭鼐聞之詩曰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此言諸侯佐天子任民事如將舟者必有維檝之勞也既而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既勤勞之後則道洽治成優游無事以造於天子之朝也吾兄早居繁劇屢任封疆宣力奏績感激知遇今以七十之年精力方剛許　國之情彌厲忘家之節愈堅非所謂紼纚維之者乎所治事寧將趨　闕下優游是戾旋當其會矣而吾兄不敢亟言優游唯盡力於勤勞則誠忠孝之志也仰維聖人臨馭重熙而久治海內鼓舞於　萬壽無疆之樂而大臣蒙錫福而佐嘉謨者又皆耇造之人雍容化日盛世之福也吾家積德累數世一二百年矣而舉族壽登耆耋者極少吾兄少居貧以孝名天下備經勤苦矣乃老而康艾登焉且其始仕河隴之間分符江漢之域觀察閩海提刑南越所處每在邊徼遭值事勢盤錯或爲常情所難居而肩任不疑屢禽大憝惠布遠黎今又居昆明西南數千里建旄秉鉞爲　國家安奠中外愈任其勞福祿愈遠此殆天所篤祜以助承景運之隆者夫豈偶然哉然則上引天下之閎休下成吾一家之私美吾兄雖不欲言慶家之人能無慶乎若夫蓼蕭有黃耇之褒桑扈有受祜之命度吾兄入述所職承被　龍光將亦上近於古義矣而其禮瞻於禁陛固當紀在史官今方與吾嫂稱觴於里巷道款於平生所謂家人之詞有未敢抗比詩人之頌者云云

棠香七叔父八十壽序

吾族居桐城四百年累世仰承　先祖之盛德率獲爲善之報登仕籍致名稱者亦多矣而惟耆壽最爲難至蓋有年屆七十已爲貴矣若夫數百年中數千人其至八十者三四人而已今歲乙卯吾族在城居而度七十已有五人而秋八月九月吾叔棠香先生暨叔母趙孺人竝壽八十然則今茲最爲吾族之盛而吾叔又當今盛美之尤也吾叔承家世忠厚之訓行固可稱而族人所尤推者與叔母趙孺人事叔祖祥符府君盡孝愛之道故宜其福之優而亦天之相之也今歲吾族壽七十者莫貴於鐵松中丞矣然中丞方遠撫西南萬里之邊勤勞公事不敢暇逸豈如吾叔使長子貫一弟作令近省祿足以供甘毳而依平弟宦歸之後侍養里中懷源石南兩弟又方以才進於時諸孫竝奮誦讀足娛老人之志下有曾孫上偕琴瑟以大耋之年於里中時會親族康强娛樂不知世有缺陷之事以此言之所得福且鐵松中丞所不逮也而况於餘人乎貫一弟作令有聲時方倚用而吾叔亦惟勉以在公以盡養志之理雖不獲常在側而與稱觴階下無異也族之人於吾叔初度咸合慶於庭鼐故爲之詞既以增吾叔叔母之歡又以達貫一兄弟之志云

鄭太孺人六十壽序

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爲不然使其言不當於義不明於理苟爲眩曜誑欺雖男子爲之可乎不可也明於理當於義矣不能以辭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辭文之天下之善也言而爲

天下善於男子宜也於女子亦宜也太姒之所志莊姜之所傷共姜之所自誓許穆夫人之所閔衛女宋襄公母之所思於父母於兄弟於子采於風詩見錄於孔氏儒者莫敢議獨後世有爲之者則曰不宜豈理也哉侯官林君母氏鄭太孺人少善文辭歸於林君尊甫林君尊甫以進士知山陰縣罷官旋沒廉吏家無儲贍太孺人年三十餘上事姑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薦季者成進士爲編修余每與兩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也而皆出於母氏今詒余謂太孺人是冬壽六十乞一言以歸爲獻余謂太孺人之行孔氏所褒而其文儒者所當采以附古錄詩之旨者也林君歸以是說進諸母氏之前太孺人其益可以自信矣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周之西都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焉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爲榮者也及尹氏爲太師見刺家父而節南山作焉則併其親黨譏之曰瑣瑣姻亞夫一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爲榮或以致譏豈非以所值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爲尊其於男女一也吾族夙有形家之說曰宜出貴女而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壻也然余以爲吾族女實多賢豈待其富貴而後重耶余三從伯父爲嘉湖道布政副使實生大姊適張君肩一爲萊州太守之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大姊之娣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姊之遭最不幸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爲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憂致疾姊割臂求以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損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門自守不妄見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閭焉吾嘗閱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能以豔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操吾姊雖不若彼出於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宦姊獨於其間遭離荼苦執德秉節數十年其亦可謂君子之女無媿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珈簟茀者已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有法姊能嗣姑之舊以保其業子女皆婚姚氏女嫁母姪子娶姑女邕然門庭之間日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六十矣十月上浣實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幸遭值艱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遺罹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爲壽豈獨以榮吾姊哉又使幼少者將聞吾言而知敬戒也

孫母張宜人八十壽序

孫君石似之母張宜人節孝著聞於鄉鄰慈惠洽溥於族戚上則　朝廷旌異其門閭下則士大夫敬禮而樂頌其美子孫才備冠蓋滋興歲春正月閱壽八十設帨之辰親交咸詣舉觶爲慶而俾某首爲之辭某讓不獲乃進曰夫前哲往行之美而後進不獲見者多矣天既俾其人爲賢必又與以耆耇之壽然後後之人得承事聞見其嘉言懿行而儆法之其能及是者豈非幸乎某之生晚於鄉前輩之賢多未奉杖屨嘗侍宜人之父張少司空

時公年八十餘矣竊自以爲幸而今又見宜人之八十宜人雖女子而有父風其在孫氏承其舅東昌太守清吏之後尺寸銖累必由於儉樸而所以助鄉里宗族者罄竭與之未嘗吝也治身恭肅作配刺史公刺史公早世獨撫二子教之成立節義凜然老而修行不衰後進士女靡不見之有所矜式如宜人之壽豈獨孫氏之福夫甯非吾鄉之美也歟往者諸城劉文正公嘗問某子同鄉張少司空子以爲何如人也某謹對公孝友篤敬人也文正曰公非第此而已其立朝有手裁能斷大事吾希見其比者會他客至某不及請問其詳嘗以爲恨夫少司空男子行著於外人尚有不及盡知者況懿美之蘊於閨闥者乎宜人之德雖著然或尚有餘美雖鄉人不及知而獨以貽慶於其子孫者然則吾言第盡於此若其所以爲孫氏慶者蓋自是不可窮也

伍母陳孺人六十壽序

自余來江甯伍生光瑜從余遊四年矣時爲余述其母氏之賢曰昔光瑜先考爲人慈仁樂善而艱於子適母楊孺人賢明而好義急緩帶之思乃得生母陳孺人來歸生子瑛及光瑜光瑜甫生而孤是時舉家所以爲生計者皆託於人手主人驟喪或乃乘勢危而欲攘之兩孺人處悲哀之中內撫幼弱外禦强侮備嘗困難而後得保其家二子既長雖慈愛之甚而教督必嚴以至於有孫也則撫之亦如是於是者數十年而楊孺人棄世陳孺人之事女君也常嚴未嘗一日懈於禮待其疾也未嘗須臾離於側及其亡也悲哀至久而不能自勝其持家教子婦及施德親族也一皆率循楊孺人之舊法而不敢怠當先君始沒楊孺人年二十餘陳孺人二十餘　國家之制三十歲以下守節者得旌典逾三十則否光瑜將爲母請旌孺人聞之悽然曰吾與楊孺人共守數十年目見女君之艱苦立義至矣今者使　國恩獨加於吾而楊孺人不與則吾不忍也必不可光瑜又請曰甲寅之歲春正月五日實吾母陳孺人六十初度光瑜既不敢違母命而請旌於朝願先生賜之言以光於室余聞而歎曰兩孺人者之秉義則皆美矣而陳孺人讓善之意何其厚也易曰謙尊而光今世相矜以名雖閨門之內亦務爲夸飾而寡情實如陳孺人之辭名不欲居者何可及哉雖然守謙者孺人之志也而奉　國制以揚幽潛者有司之責也孺人自盡其情而有司自行其典夫亦竝行不悖可矣孺人豈必終拒之哉若夫詩之言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有士行也孺人之用心如此可不謂有士行乎況其子孫從爲士者乎然則將必有承其德而興者可以爲伍氏慶矣

王禹卿七十壽序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夫聞見精博至於鄭康成文章至於韓退之辭賦至於相如詩至於杜子美作書至於王逸少畫至於摩詰此古今所謂絕倫魁俊而後無復逮者矣假世有人焉兼是數者而盡有之此數千年未嘗遇之事而號魁俊之尤者矣然而究其所事要舉謂之爲人而已以言爲己猶未也夫儒者所云爲己之道不待辨矣若夫佛氏之學誠與孔子異然而吾謂

其超然獨覺於萬物之表豁然洞照於萬事之中要不失爲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遠出乎俗學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見拒之吾竊以謂不必而況身尚未免溺於爲人之中者乎丹徒王禹卿先生篤志學佛者也先生少以文章登　朝取上第生平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書法則如米元章董元宰之嗣統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無異論者獨至其學佛之精而人反不甚信僕以語人人口諾而心笑者且有之今歲八月先生忽生背疽負痛欲死而晝夜危坐與人言說神明不變歷月而平復於是世始駭歎知先生之學真有能外形骸而一死生者平時不覺遇難而後見也又越月則爲先生七十壽辰夫先生苟無此七十之壽則其爲己之實不能大著於天下而天下反以其爲人寄迹之事稱之不亦失先生於交臂乎先生持佛戒桑弧之日不可以酒醴稱觴鼐獨爲斯言以壽侑以清茗使來壽於堂者同飲之將終醒而無醉云

吳伯知八十壽序

余往主江甯鍾山書院高淳吳君伯知使其次子維彥來江甯就余爲學自是余得備聞君之爲人溫良君子人也而未得相見獨維彥時往來於江甯如是者數年及余今年畏涉江濤辭去鍾山而居皖而維彥又適當補官於安徽亦來皖於是又相從幾一歲維彥與余之得屢聚豈非天乎維彥以歲十月爲君之八十壽辰告余將請歸爲父壽余又因詢知君之康強如少壯面渥丹而筋骨堅凝又有以異於常人也君性甚孝自其先人之亡葬於郭外每日晨起必先步詣墓下然後歸治家事今八十矣猶日往如其昔也君於鄉黨有急無不應於高淳公事修學宮治道路拯災患恤孤寡無不盡其力鄉人皆戴而德之又恭敬謙遜未嘗少以言加人獨居必肅然聞雷霆必正衣竦立夫存心慈仁而持躬戒敬者壽之道也君之得壽於理固爲當然而以天下人子之心思之維彥與其兄維英弟維綱以逾壯之年而見其老親之壽健若此得不謂天之厚之乎余是以樂爲之辭使維彥以歸爲君獻若夫仁孝如君以其道教其子則維彥成慈祥之德異日必爲吾安徽良吏者吾又將因君之爲人決之而君且於子成政之日就養於官或與余相遇於此邦也則尤余之所深願也

惜抱軒文集九

策問

乾隆戊子科山東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學釋菜祀其國賢者爲先師示學者取法前哲從地近者始也㓨東士爲聖人父母之邦名儒繼踵多士仰慕師法尤易興起者乎春秋時若柳下惠季文子孟獻子之流嘉言懿行於傳述焉多士宜誦習而考其純駁矣及孔子同時所交遊者大抵齊魯賢士太史公旣稱孔子嚴事晏平仲矣而又載晏子嘗沮尼谿之封夫晏子賢者而其言何謬乎抑史所載有未信乎劉向錄晏子於儒家而柳宗元謂其書出於墨子之徒又何說也孔子之後齊魯儒者各有著書惜哉今不盡傳其篇目存亡可攷者凡幾曾子之書見存於大戴禮記者十篇與論語中曾子之語精粗奚若孟子十一篇今存者七篇其餘軼說尙可聞乎荀子嘗爲齊稷下祭酒矣古以孟荀同稱然荀子乃詆子思孟子之說爲非是夫何悖哉抑其言今多載於禮記諸生能別出之而論其當否歟漢初若魯申培穆生白生齊轅固濟南伏生之屬誠多賢者其後若公孫宏兒寬韋賢父子蕭望之匡衡孔光皆齊魯之儒皆致位公相矣乃其人邪正優劣則何如也鄭康成於東漢之末與於高密爲海內鉅儒夫世言理學者宗閩洛而考證經義詳博者推漢儒雖然漢儒行事具在將謂其第能博聞稽古爲有功於經乎抑有躬修實踐誠無媿於儒者也宋儒孫明復石守道最有重名其人亦可與閩洛諸儒並論之否方今

皇上聖學日躋繼古道統崇經術奬德行所以興起教化勸示儒林者至矣諸生承

聖朝之澤而追鄉里之賢尚友千古考論辨說所慨慕企仰者何如哉願聞之以覘志趣焉

問儒者之學非一端而欲觀古人之迹辨得失之林必求諸史爲史之家有數體而欲統貫終始言簡事該其法必取諸編年昔者孔子作春秋爲編年家之所祖筆削襃貶學者述焉然孟子曰其文則史左傳亦閒稱其體爲禮經之舊然則聖人所筆削者殆無多歟自是之後爲編年之史者有荀悅漢紀張璠袁宏後漢紀習鑿齒漢晉春秋干寶晉紀孫盛晉陽秋裴子野宋略之類其書或傳或不傳然昔人固有評之者其槪可略聞歟宋司馬文正公以遷固以來文字繁多刪削冗長舉其大要作資治通鑑觀其進書表自謂抉摘幽隱計較毫釐則可謂盡善矣乃若漢留侯之致四皓唐莊宗之負囊矢豔稱今古而何以不載而雜家小說若西京雜記平剡錄之類轉有採者何哉其後朱子因之作綱目其法益備而義益精第以門人編錄或不免脫漏舛誤諸生嘗盡讀而考論之乎夫

孔子序尚書始於堯太史公亦止紀五帝
温公通鑑託始於三晉而劉恕外紀獨上
追盤古夫恕固與温公同修書者而茲何
其異也其餘前編續編續綱目等書孰爲
優劣王應麟胡三省爲通鑑注尹起莘劉
友益爲綱目發明書法其得失何如揚子
雲曰子長多愛愛奇史氏通病豈獨
子長哉故審理論世覈實去僞而不爲古
人所愚善讀史者也我
皇上聖學淵深睿知首出故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及近奉
御批通鑑輯覽所取予進退莫不歸於至當譬
之日月至明幽隱必照千載之遠不能欺
也多士承
聖訓而仰文明於史氏之學必有能稱量是非
自攄所見者盍詳著於篇
問夏書紀九州而各載其貢道蓋以急惟
正之供謀轉輸之便聖人所以安國而利
民也禹時九州之中四州貢道皆在今山
東之境或由濟漯或由汶泗皆達河以至
帝畿或謂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河乃菏
字之誤是何謂耶自水道屢變大河改流
而南而
國家建都燕京則天下糧運皆由會通河以
至太倉而山東爲咽喉扼要之地是其勢
較古時爲尤重夫運河北所行者漳水也
南所行者泇承沂泗也臨清以南濟寧以
北則上下皆賴於汶水昔人言汶水有五
源別而流同其詳可得聞歟明永樂中尚
書宋禮用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邨遏汶
盡出南旺分流南北可謂巧於濟運矣然
南旺地勢特高故昔人謂去閘則南北分
瀉一空況天時不齊或有旱竭固其理也
然則豫備之使無患運道者宜以何術周
禮稻人以瀦蓄水以防止水考工記曰善
防者水淫之初宋禮於汶上東平濟寧沛
縣並湖地設水櫃斗門櫃以蓄泉門以洩
漲然水櫃在明時已苦易淤今固不免填
塞矣夫豈乏善防之術如周禮所云逆地
阞不理孫者乎抑湖濱之民或有侵占失
其舊而吏不之省乎且唐時承縣有十二
陂以爲沃壤嶧縣其故界也今將舉湖陂
之利盡修復之內美田疇外資舟楫其道
何以籌之至於濬淺置閘諸策前人謀之
詳矣其在今日尚有可議者歟夫通古今
之謂儒漕運經國之重務也是以
皇上既嘗親蒞河隄指示方略至雨澤小有不
時必上軫
宸慮咨命河臣毋敢怠忽意至切矣然則考稽
川瀆講求利病幾一得以佐當世之用亦
儒者事也其各陳所見以爲
當宁獻
問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典司而惟守令最
爲親民之吏使親民之吏舉得其人則天
下何患不治使親民之吏一方失其人則
一方受其病朝廷雖有良法善政皆爲虛

文而已恭惟我
皇上愛養黎庶軫念如傷重司牧之官愼察吏
之政是以綱維建立於上羣生禔福於下
治化之澤行而貪暴之風寡矣雖然海內
至大人情萬殊賢者固各舉其職而間有
不肖或亦偷容其間今將使郡縣之吏盡
稱其職其道以何者爲要夫人難求備德
性多偏吏之嚴明者或鮮慈惠仁愛者或
過於寬柔所謂嚴而不殘愛民如子見惡
如農夫之去草者甚難其人今將聽長民
者意之所自趨乎抑國家法令有可以持
其偏而扶其弊者歟至其甚者則又或放
縱無忌黷冒侵牀是以今者稽察之令責
成上官而執法除邪明示懲創然猶恐上
官以姑息而吏巧於避法何以禁之且國
風羔羊之詩美節儉正直之德夫節儉則
無侈費正直則無營求無侈費無營求則
取用於廉俸寬然有餘貧矣而曷至甘爲
墨吏哉然則奢蕩營謀者吏治之所由敗
也今欲羔羊之美徧于郡邑而無簠簋不
飭之譏將焉所立法而後可昔者司馬子
長始傳循吏而所載公儀子固魯人也諸
生亦嘗讀史而慕其風歟漢書循吏六人
後漢書循吏十二人其所爲之迹有於今
可倣而用之者亦有不可施於今者尚分
別論之至其餘如趙張三王之流雖不入
於循吏之傳然其治道實有足爲吏法者
採其長而施之於今奚不可也諸生其援
古以合諸當世之要書所謂學古入官者
蓋將有取於此

問民俗美惡因上治化王者在上道德一
而風俗同言治化無弗徧也雖然當周盛
時分封魯衞及晉已有用夏政商政周索
戎索之異然則所云風俗同者舉其槪而
已其水土風氣性情習尚之偏聖人不能
強使合也故曰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
不易其宜昔者周公尊尊而親親太公舉
賢而上功二者殊而齊魯皆治及其衰則
洙泗之間齗齗如也而臨淄至以多劫人
爲大國之風於是乎曹參以勿擾獄市容
姦爲治矣若是者豈風俗一變不可復反
乎將其時上所以導之者失其理乎恭惟
國家平治百年百姓自厥祖父被
列聖教養之澤加以我
皇上建極錫福德溥而化光是以山東境內秀
民則詩書絃誦愿民則重農桑務本業有
湻古之風豈非以其質性敦樸處地近而
感化尤速乎雖然恬熙久而侈肆萌生齒
繁而游惰起文學固可貴而恐其質行之
衰織作冰紈冠帶衣履天下之舊不必復
而恐其本富之不足欲防其弊厥道奚從
且欲保風俗之美者莫要於去姦民昔管
子治齊參其國而伍其鄙使罷士無伍罷
女無家管仲雖非王道之器及其治國實
與周禮比伍族閭聯相保相受者同意諸
生能舉其法之詳而識其要歟今山東東

賭巨海廣斥之野南岨蒙羽西連湖澤盜賊匪人或託迹焉夫列郡舉行保甲之法豈非周公管子之遺去姦宜得其要矣姦民猶有竄匿何耶將山澤曠遠有散處幽阻難以比次歟抑市廛雜遝流冗來去無常難以蹤跡歟不然則吏奉行者不盡實歟諸生生長其間見聞熟矣欲登進其風俗之美而彰善癉惡以敦治道諸生私所議論者謂何其悉論陳之

乾隆庚寅科湖南鄉試策問五首

問古者立教多以文章禮樂爲則未嘗輕言性命而性命之理實無不明其後學者岐分異說競起於是言性理者紛紛焉蓋孔子之傳惟孟子得其宗至若莊周荀卿之屬推其原未嘗不出於孔氏之徒而卒不勝其刺謬者何也夫言性惡者其悖不待論矣董仲舒對策陳性命之情韓愈作原性李翺作復性書皆依於儒先之旨而時有純駁將何所去取歟昔箕子言五事周禮言六德孔子四教文行忠信而已孟子始言四端及宋周子又舉仁義中正夫道一而已聖賢所舉之目何其參差也將有同條共貫者存而不嫌於言之異乎自漢以來天下賢人君子不可勝數然言道學孟子之後遂紹以周張程朱其實何以定之且周子言無極太極頗近於太始無始主靜則近於寂滅之旨主一則近於常德不離之教正學異端懸於霄壤而判於微茫奚以析焉方今

聖天子在上至德至教究廣大而極精微接羲軒之統探孔顏之蘊垂則士林嚮風興起湖南爲周子故鄉餘風未泯尤宜有推闡服習其微言者諸生其毋謂誦習宋儒第爲科舉之學也試悉攄所自得焉

問史家之體多矣而紀傳之敘載爲詳爲紀傳者亦多矣而司馬遷班固爲首故言史法者宗史漢而已夫史記之紀五帝三王援據尚書及帝繫篇不敢多入異說蓋其慎也然楊子雲猶云子長愛奇乃後人補述或反溢於子長之外何耶漢書本紀止於十二張衡謂宜增元后紀豈誠班氏之疏乎表所以敘列事時使人易曉共和以前之年不可知矣司馬遷表燕昭齊宣時事亦與孟子諸書不合者爲何漢有功臣表與外戚恩澤侯表景帝以後侯國以降將得者皆進於功臣丞相封侯雖以魏相丙吉之賢皆列於恩澤其升降義當然乎抑有所失耶後世之史多作兵志而史漢不著其目幷分見於他篇其義安取孔子或謂不當入世家屈賈魯鄒或謂不當同傳進游俠退處士前人幷以是譏遷能斷其功過歟史記西域之事何以附於博望漢書宗廟之議何以附於韋賢又霍去病之於子孟賈生之於君房雖爲一家而列傳叢分各以事彙當矣至劉向以附元王而不與蕭傳同傳張湯杜周不入酷吏

其於本書體例能無參差乎恭惟
皇上萬幾之暇披閱前史抉千古之匿情剖儒
生之疑說
特著論辨啓牖羣蒙士得奉折衷之論以盡探
石室之藏將博學精思足備異日珥筆之
選者必有其人焉故詢史漢數端以覘其
槪云
問管子曰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
廪賈生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古聖王之
制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則積貯莫善於
此其後李悝治魏視年豐殺以爲糴出之
節是雖富强之術其討畫亦足爲王政資
漢五鳳年間始設常平倉其法悝之遺法
也然當時止用於邊郡一傳及元帝而罷
之豈其道有不便於民乎抑吏爲之不善
也隋時有義倉之名宋儒定社倉之制言
積貯者大抵因此二術其建置本末利害
得失之相較可悉聞歟今州縣各設常平
倉又令鄉邑自爲社倉
國家籌爲民厚生者至矣湖南之地古所云
火耕水耨民食魚稻呰窳媮生而無積聚
者然則議積貯於玆地尤其急也夫土壤
卑溼官存倉穀久貯則有紅朽之虞歲糴
則有强派抑買之弊是將何以杜之社倉
積穀雖民所自爲然將一聽於民而官不
爲之經理歟將使吏與於其間而毋乃又
爲閭里擾歟必使吏良而令行民賴其利
將何術與夫審民生識悉以達於謀國大
體儒者有用之學也願聞陳義之詳密焉
問民有四而士其表率也士習旣端則國
多卿大夫之材而民安於從化古之時兎
罝之士皆可爲干城父與父言慈子與子
言孝一有罷士不得容於其間也周秦之
交士習始漓而縱横狙詐之說以起自漢
以來士風又屢變矣方今多士涵濡於
列聖重熙累洽之餘又仰被
皇上聲律身度之教嚮仁慕義俊民聿興詩云
藹藹王多吉士固玆時也若乃九州萬國
地廣俗殊椎魯者無文華巧者失實南北
異尚何以齊其短長又其間有居庠序
而侵吏事舍樸厚而樂輕俠有士之名而
實爲士之蠹也有師儒而未必盡從其教
歲擧優劣而未必盡得其實將使化導得
行而激勸各當其道曷由諸生夙誦洙泗
闕洛之言所以自正其身者即
國家所以整齊天下之理也修己移風試爲
悉陳其要
問詩以言志虞廷設教蓋首用之唐時以
律詩試士其後或沿或否
聖上以科擧表判之法文具無實乃
詔試士增用詩題所以觀學者性情才力畢陳
而不可掩也今試以古今體制之殊俾諸
生縱論之五言詩始于枚乘蘇李其後作
者輩出魏晉而下太白譏其綺麗退之斥
爲蟬噪果無足取若是乎李杜詩之大家

而朱子尤推子昂感遇者則又何說七言歌行王子猷所告謝太傅者已盡其理能闡發其意與唐宋金元明諸家歌行一體派別尤多而各極其致其正變何以衡之自沈約始言聲病五言近體權輿於此唐初言律詩者推沈宋其後諸家少變其法中唐作者多以五律爲長然以視開寶以前何如也元微之推杜子美爲第一者其長律一體耳子美果以是獨絕而律詩必以是爲正法乎七言律詩明人之論或主王維李頎或主杜子美而盡斥宋元諸作者意亦隘矣然蘇黃而下氣體實自殊別意有不襲唐人之貌而得其神理者存乎夫唐人之詩古今獨出然或謂惟絕句一體最爲得樂府之遺者是何謂也我
朝文治百有餘年風雅之林炳焉極盛
皇上睿藻昭回囿古今而羅萬象學者少窺萬一以旁衡千古詩人之作如登高臨谷如持鑑察形較如其易明也可以究舉而詳說矣

傳

朱竹君先生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
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
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
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為編修先生初為諸
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為疏儁奇士及在安徽會
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
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
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
而徒為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
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
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
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
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
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
學政逾年　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
生為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
不至即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
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
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
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
學為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為
學先識字語意諄勸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
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
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
豈第欲為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
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
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
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
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
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
余間至山中崖谷輒遇先生題名為想見之焉

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尚書諱秉
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瑑皆贈左都御史廷瑑二子
長若溎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為人
端凝樸慎而君慷慨強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
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為書館謄錄敘勞授主簿借
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為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
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為　天子巡駐之所四方
民匯居其間君以嚴能治辦奸蠹屏除留守內監
為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
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君擅杖近御直隸
總督亦劾君　上聞之顧喜君強毅不之罪而以
劾君者為非其後為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
有旗民張逵祖居首輔傳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
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逵祖以故值取贖
搆訟經數官不敢為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
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
回民久聚為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
半魁或覰捕之凡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
回民偽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

卽自首某案己所爲盜有贓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吏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閧鬬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旣而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覆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　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過之田爲沙磧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巳進用　上數顧詢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寧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巳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己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文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飮余於是自述平生爲吏事奮髯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昏喪急難每賴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傅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　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方晞原傳

方根矩歙人晞原其字也爲歙諸生工爲文其文用意高遠非今世之所謂時文者也而昔人所以取四子書爲義之初旨則晞原得之爲深其學宗婺源江愼修其文宗桐城劉海峯也所居在歙西靈金山中有林泉之勝晞原親賢好學四方賢者至歙無不樂交晞原晞原亦延致其家唯恐其去名聞甚廣乾隆丙午科大興朱石君侍郎主江南試自決必能以第一人取晞原而晞原是時已不應試後又四年晞原卒其卒年六十一矣晞原父曰　候補布政司理問常客於漢上而使晞原家居爲學及爲其曾祖祖父母營卜葬地數年晞原學益深而登涉川原盡得兩世葬地其父乃以爲慰其於交遊死生如一能任其急難意氣和易寡怨怒雖終身諸生世爲之不平而晞原未嘗以爲感歎也子二曰起泰起謙

姚鼐曰余始聞方晞原之名自戴東原東原爲言新安士三曰鄭用牧金蘂中及晞原也蘂中在京師與相接最久用牧晞原之文嘗得讀之而不識其人及晞原歿之前一年余主紫陽書院用牧以鄉試去里不得見得見晞原果君子然以事促歸不及造其靈金山居也其後余不復至歙而晞原用牧相繼喪矣人存歿數十年間耳遇不遇曷足論士有所以自處其身者足矣蘂中書來使作晞原傳余以所知者述於篇

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

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婿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誼以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與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旣以身許人奈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閒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己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輿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効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寰聘妻胡氏蔭寰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二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二去歲冬沒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印松亭家傳

印君諱憲曾字昭服寶山縣人也祖曰韓瑞考曰克仁克仁無子其弟廣西太平府知府光任生君以君爲之後中乾隆十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年成進士分發廣東爲翁源知縣以能吏稱其後內擢補吏部稽勳司員外郎三擢至吏科給事中京察一等乾隆四十六年　命爲浙江甯紹台兵備道其在甯紹凡八年嘗修海甯石塘有功權海關盡去苛征商民喜之甯紹歲造戰船以樟木爲材君采購嚴禁吏蠹毋擾於民而公事修辦大計列一等當擢而君族引歸數月而卒年七十一君爲人孝弟慈仁其在京師遭本生父母喪哀甚見者不能與言也平居和易愛人人樂親之交友鄉里至都居君寓舍常滿有求索者必應事有就君謀者必盡其慮及君外任則求君者益廣君意常若有歉於人者然所給者雖頻數不以自沮其處內外職屢治刑獄而意一出於慈仁矜全多賴以生者鼐與君及泰州侍庶常朝皆以鄉試同年相知侍君負氣疾惡同年生多遭誚責然獨重君嘗謂鼐印君眞長者也其後庶常沒於京師君視其棺殮尤備君生平寡欲獨好鼓琴晚而自號松亭

云子三曰鴻經鴻緒鴻緯君居官爲政之詳錢辛楣少詹事已爲誌墓具之鼐更以所知者爲傳以授其子焉

節孝陳夫人傳

陳夫人雍正甲辰科進士臨海知縣諱畧鑑之女遷江知縣左諱文高子世揚妻也年十七而嫁嫁十年夫死一子行遜二歲左氏雖宦後至夫人寡居甚貧乏上事姑謹下撫孤子及以叔娣女爲女訓之必以禮始臨海公生五女夫人最長季則姚鼐母也臨海嘗夜教女讀書每太息言吾女何率勝兒夫人後亦自授行遜書左氏所居猶其先明忠毅公之故宅分至夫人及子二室才盈丈撫子愛甚鼐時至其室亦愛甚嘗使子與鼐於室中談經義夫人自治食啖之聞其言於牖外即喜入曰汝等與人言宜若是夫人年五十八乾隆十五年冬甚疾鼐之母視疾執手而訣行遜後終於諸生其子其章最有行誼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里以其章應舉而其章之子前一年登江南鄉試榜人謂天祐節孝之遺也然去夫人卒四十五年去行遜亡二十餘年矣今惟夫人所撫叔娣女爲女適張氏者尚存亦爲嫠年七十餘矣當乾隆間夫人已爲吏奏旌表其節孝鼐更愴思而述從母傳云

鍾孝女傳

孝女錢塘鍾曉齋女三歲母徐氏歿父繼娶陸氏又三年喪父及女年十四陸氏得危疾人謂必死女禱天求活其母刲股和藥飲之未愈乃再刲陸氏竟起女後適邵志鋭志鋭疾病女亦割臂以愈之年二十四卒夫割股非孝之正也然至情所至無擇而爲之君子所許也且天道人事捷於呼響惟誠則達於鍾氏女何疑焉志鋭字儒珍性好爲善浙中凡有濟民之事必儒珍董之以此聞四方其言孝女事舅姑接家人皆多可稱雖復娶矣嘗悲思鍾氏余哀其意作鍾孝女傳

節孝張孺人傳

張孺人桐城太學生張若楷之女適孫良 良高祖臨明末以監楊龍友軍殉難仙霞嶺 國朝謚之節愍者也考爲候選知州循緯早歿妣張宜人工部侍郎廷瑑女也里中稱賢明先以貞節被旌孺人爲冢婦事之能承其志蠡亭先娶姚氏無子卒孺人爲繼生一子起嶸起嶸生兩月而蠡亭以疾卒起嶸幼而多疾孺人撫視之尤瘁嘗累日夜不能眠然子五歲則使就學督之嚴甚卒以成其才孫氏家故豐而張宜人施於宗族戚黨者厚故漸貧蠡亭兩弟仲亦先喪其後季弟將援例就官或勸孺人於是時當議析爨以食毋與俱盡也孺人曰吾甯合而貧不欲析而富也其後家遂大乏起嶸出授徒於外以爲養時有不給孺人頗困然朝夕怡然如處其家故富時未嘗以爲怨乾隆四十八年吏部奏孺人節孝奉 旨旌表起嶸中乾隆己酉科順天鄉試及嘉慶辛酉科其子世昌亦舉順天鄉試而孺人於是年遂卒年七十七爲嫠五十年矣次年世昌成進士改庶吉士而起嶸先以大挑二等當得學官獨哀母氏多歷艱苦不與祿養請姚鼐爲述其傳鼐亦夙聞孺人賢知起嶸之狀不誣也故爲書其槩云

何季甄家傳

何季甄者名思鈞霍州靈石人考諱世基生二子思鈞爲季故字曰季甄季甄早孤依於其兄思溫友敬甚至勤力於學乾隆四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纂修四庫全書善於其職四十二年散館改部屬矣旋以校書之善仍留庶常館次年授檢討自是常在書局及全書成與　賜宴文淵閣下而旋以疾請告屏居訓子元熲道生兩子一年成進士其後皆以才顯有名內外其居靈石北鄉有雙溪嘗自號雙溪天下稱何氏爲盛門以何雙溪爲宿德矣嘉慶六年季甄卒年六十六始吾二十八歲居京師而季甄之兄令季甄從吾學其齒幼於吾六年耳而事吾恭甚使背誦諸經植立不移尺寸其後學日進而與吾或別或聚吾在禮部時季甄得山西鄉舉而來相對甚喜後二年而吾以病將歸季甄適攜家居於都吾入其室見其子之幼儁歎曰何氏其必興乎然是年別不復得相見次年聞其成進士又後十二年聞其兩子成進士又後十二年聞季甄喪矣季甄存時常以書問吾甚摯自京師來者爲吾言季甄之家法整飭老而所養益邃容肅而氣沖士流有前輩典型之望其所以訓子者真古人之道也數十年未嘗須臾晝而居內教其子皆然吾老而德不加修吾愧於季甄季甄不吾愧也季甄於交遊鄉黨多惠愛每好濟人出又嘗設義學於其閭始季甄娶王氏無子繼娶梁氏生二子元熲以庶吉士改部今爲戶部郎中道生以工部郎擢山東道御史出爲九江知府又繼娶張氏生四子立三維四慎五墩六墩六爲孤才二歲吾痛季甄之喪既爲文哭之又次其行爲傳以寄諸其家云

陳謹齋家傳

陳謹齋諱志鋐字純侯休寧有陳村在縣治西南山谷之間俗尚渟朴陳氏世居之謹齋之曾祖仁琦以孝悌稱爲鄉飲賓其子燿然孫世瑩皆敦厚不欺爲長者世瑩又爲鄉飲賓僅一子志鋐守其家法尤謹故自號曰謹齋也謹齋以行賈往來江上或居吳或居六合江浦所居貨嘗大利矣而輒舍去之既去而守其貨者果失利其明智絕人如此而內事親孝養寡姊甚厚姊亡盡力上請褒旌其節在里則歲以米平糶建陳氏宗祠置祀田設爲條制甚備倡修邑鄉賢祠其村南有巨溪越溪道達婺源而溪漲輒阻爲人患謹齋爲造舟設義渡置田以供其費在六合江浦遇公事所能爲者必以身先如其在休寧焉其自奉甚儉陋而濟人則無所惜人或欺忤之夷然未嘗較也人或頻以事求索之輒應未嘗厭也暇則以忠謹之道訓其家人而未嘗言人之過少時遇一術者爲言君某歲當少裕某歲大裕及他事成數後皆奇驗又言君當五十三歲死矣故謹齋至五十即歸臥陳村不出以待終然壽七十八乃歿人謂其修善延也既歿而其家不失長者風謹齋之教也謹齋子四人有灝文龍有涵皆篤謹爲善人皆先之卒惟幼子有涵送其終時年五十矣而以盡禮致毀有稱有涵之子兆麟從姚鼐學爲文嘗爲鼐述謹齋之行

姚鼐曰謹齋生平皆庸行無奇詭足駭人者然至

今人多稱之者以其誠也夫使鄉里常多善人則天下之治無可憂矣如謹齋者曷可少哉曷可少哉

方染露傳

方君染露名賜豪為人清介嚴冷不可近以不義少以能文稱為諸生乾隆二十年中江南鄉試屢不第以謄錄方略館年滿議敘得四川清溪知縣既至官視其僚輩澒洞之狀曰是豈士人所為耶吾奈何與若輩共處且吾母老不宜遠宦即以病謁告其莅官甫四十日而去歸里歸則授徒以供養日依母側執政有知之招使出者終不往如是十年母以壽終君悲傷得疾次年卒年五十有九乾隆五十九年也君尤工書里中少年多效其法君夫人張氏亦賢智有學余居里中寡交遊惟君嘗與相對一日在余家共閱王氏萬歲通天帖疑草書數字不能釋君次日走告余曰昨暮吾妻為釋之矣舉其字果當也然張夫人竟無子側室　氏生子元之元之四歲而孤君既喪余益老里中舊相知皆盡君弟僡自京師書來請為君傳余謂君行可紀而亦以識吾悲故書之如此

程養齋暨子心之家傳

程養齋諱文𤀹字乘素養齋其自號也先世居歙黃墩唐末徙新建至宋湻祐中徙婺源居婺源十六世為贈資政大夫字生贈資政大夫應鵬兩世皆有厚德於鄉黨養齋乃應鵬之第二子也年十九而父嬰風疾兩兄適客遊君侍疾左右及經理家事稱為賢孝及既孤上事母兄下撫二庶弟人無間言程氏自兩贈資政相繼建立祖祠而增修飭之至養齋為立祭法規久遠益虔且密恤宗族厚鄉里能嗣其家風為人循謹踐履質實著無忝詩經目詩禮考若干卷又輯先代遺訓師友格言自端楷細書為卷日取以自警惕平居嚴衣冠慎動作見者肅然又明于處事婺源嘗值歲饑君率衆出粟平糶設立規條事舉而為利溥總理婺源縣志書成人以為善云年五十七卒于家以例得都察院都事職卒後以子尚義由知府加五級得贈資政大夫娶董氏子二一尚志尚義

尚志字心之其為人年少而沈靜寡言笑嚴毅如宿德十八歲補邑弟子員力學不懈于十三經皆成誦而不膈于時文之卑陋嘗讀古史書分類而纂記之求經濟之用自厲氣節嘗曰士入世立腳不堅任事不巨則庸人耳兼通算法能推三角八線以闡宣城梅氏之義居家孝悌最為養齋所喜赴試金陵卒于途年二十二養齋哭之有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于朋友誾誾于兄弟怡怡茲足著其人矣以子學金為戶部主事加二級得贈奉政大夫妻王氏以節孝獲旌子二一學金南金

姚鼐曰婺源為大賢朱子之鄉士大夫猶以敦禮讓義為貴君子之遺風遠矣如程養齋者誠無愧一鄉之善也與養齋于修縣志時婺源士皆惜心之之死欲載之誌內養齋不可今學金乃請余傳之其父子用意顯晦皆是也如心之之賢俊矯出于俗使天假之年所成立可量哉

碑文

宋雙忠祠碑文并序

東海朱使君受　命領兩淮鹽運司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告之曰當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隳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臨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維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衆以守玆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勢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肎降屈其志再卻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猶愍其所處以爲弋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還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志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　天子褒禮忠節雖覩與　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謚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隳壞歲久不修其於　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以稱吾將率先餙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既竣工桐城姚鼐爲之銘辭曰

元雄北方既脫金距瞰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衆還誼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既得死所安於林茵列士摶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新堂炯炯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曜剛大思竭厥心來庭來對

蕭孝子祠堂碑文并序

蕭孝子諱日曠江都人其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臟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愈而孝子死世之學者言不敢以親遺體行危殆爲孝是固然也抑紂之時微子去之比干死而箕子奴而皆爲仁武王伐暴救民伯夷恥食周粟而皆爲聖君子行豈必同乎今夫小人之爲不善非不聞有禮誼廉隅之介也出於情所不自勝則潰藩籬蕩防檢而不顧夫君子之爲善亦若小人之爲不善也發於至善而不可抑遏豈尋常義理辭說之所能易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孝子既喪虞氏謂母禍愈不當使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曠商出耳殯孝子他室奠則麻衰絰而哭孝子入則常服而奉進食藥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虞氏誠賢婦然亦孝子行足感動之以成其德士患欲行道不能必於妻子者觀於虞氏可自反矣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之於墓側鹽運使遼東朱使君至修整祠宇桐城姚鼐爲銘之曰

親吟於席子憂弗寗親偃然死子欲無生親瘳然起而坼子形猶全九鼎碎彼缶罌何究何思一決於誠志存身滅夫豈狥名德褒恩薄以忍爲貞千世萬世徠讀此銘

明贈太常卿山東左布政使張公祠碑文并序

明崇禎十一年冬　大清兵自青山口入畿甸所過夷剿蔑能防阻放兵南下山東巡撫以濟南兵守德州濟南遺卒不及二千而　大兵卒至左布政使張公率吏卒募士城守相拒十晝夜力

盡援絕十二年正月庚申城破公戰死城上妻方夫人妾陳氏皆自投大明湖內事聞贈公太常卿方夫人陳氏皆被錫命義果章於一家忠烈光於國紀夫天下之善一也我　朝神武奄有天下於前代之臣忠於所事雖相抗拒以死必褒美及之豈非崇善植義示人臣不以衰盛易心之道哉故天下聞而增感歎焉况在其人之鄉里乎張公桐城人也既沒濟南及桐城皆為祠祀公鼐昔嘗以使事至濟南瞻公像拜於祠下祝焉賦詩而後去後十五年家居值里中修飭公祠衆請為文以記吾鄉當明萬歷中公及左忠毅公以丁未庚戌兩科相繼成進士而皆死於忠藎故世言吾鄉人物風節之美也君子所貴為善而已二公所以死不同而同為忠士有遭值行義不必同二公而庶幾於二公者其道亦必有在焉矣公行載明史傳不待文而顯為之文者以厲鄉人也祠在邑南門公居室前復修之者公五世孫某銘曰

天有所廢人不可支危以軀殉道則無虧公治閩粵民頌曰哲還屏東藩以困奮節婉毅夫人援攜婦妾甘臥潭淵高義矗立靈車神輦風雨之辰偕徠故居撫其居人倚彼城垣高堂以軒既飭敬祀以萬斯年

鄭大純墓表

閩縣鄭君諱際熙字大純為人介節而敦誼勤學而遠志年三十六終於舉人而士知其生平者靡弗思焉君初為諸生家甚貧借得人地才丈許編茅以居日奔走營米以奉父母而妻子食薯蕷君意顧充然鄰有吳生者亦介士死至不能殮君重其節獨往手殯之將去顧見吳生母老饑衣破卽解衣與母母知君無餘衣弗忍受也君置衣室中趨出君既中鄉試將試京師行過蘇州或告之曰有閩某舉人至此發狂疾忽詈大吏吏繫之禍不測矣君瞿然曰吾友也卽謁同行者步就其繫所為供醫藥飯羹至便溺皆君披之適君有所識貴人至蘇州求為之解某始得釋君卽護之南行至乍浦乃遇其家人君與别去於是君往來蘇州月餘失會試期不得與君文章高厲越俗其鄉舉為乾隆丙子科同考知龍谿縣陽湖吳某得君文大喜以冠所得士及君見吳君吳君曰吾不必見生見生文知生必奇士也然已矣生文品太峻終不可與庸愚爭福君自是二值會試一以友故不及赴再絀於有司君意不自得遂不試往主漳州雲陽書院歸謁吳君於龍谿遂於龍谿卒君有弟字曰大章少與君同學同執家苦長而同有名君歿八年大章登進士為編修去年余與大章同纂修四庫全書大章日見余每如欲有言而止今秋余疾請假大章乃悽然曰世好文者多矣莫若吾兄吾兄鄙夷凡近人而追慕古人則忘寢食棄人事以求其文之用意惜乎不見君文吾兄必愛之也今吾兄歿十四年矣君又將去安得君文傳之余為憫焉昔吾鄉方望谿宗伯與兄百川先生至友愛百川死而宗伯責吾鄉前輩皆告余宗伯與人言一及百川未嘗不流涕也今大章何以異是大純學行皆卓然雖生不遇表其墓宜可以勸後人余固不憚為辭而大章之志則亦益可悲矣君無子其詩文曰浩波集大章為鐫行之乾隆二十九

年十月刑部郎中桐城姚鼐撰

羅太孺人墓表

攸縣陳檢討夢元之母曰羅太孺人初歸於贈檢討諱伍南家無尺地以資生父母作苦中年乃能買屋以居教子讀書爲士未幾贈檢討君亡太孺人撫其二子皆十歲餘能使無失業相繼爲縣諸生既而長子夢鼇又亡獨與次子居或頗侵侮之太孺人禁毋論較惟責爲學益急以至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太孺人年近七十檢討請歸奉養太孺人遭逢艱難豫樂不同能始終靜一其心不怵不慆年七十三乃沒將沒戒子異日入朝毋徇勢利而棄舊學故檢討至今奉其教爲端士焉當長沙之南衡山之北湘水東受洣水泝湘則逾衡永西南居嶺泝洣則東南至茶陵之東洣源雖近而清徹併於湘故其旁多奇士攸縣居茶陵下流洣至是納攸水受其通稱其西遂近湘攸之會云縣中陳氏爲最大姓檢討之祖在明多取科第仕進久而勢落徙業至檢討再興其家而太孺人最有力焉初贈檢討君治屋城中居攸水西南而其六世墓地曰叢壩又在其西南距攸水十里據谿山之勝陳氏長者謂贈檢討君夫婦賢也使葬獨祔於是故太孺人始厝城北今葬叢壩祖塋之次乾隆二十七年檢討值 國覃恩追贈及太孺人三十九年刑部郎中桐城姚鼐表其墓前之隧

荆條河朱氏先墓表

朱氏先居山東歷城明初有以功得世襲三品指揮使者數世譜失其名其始以指揮使屯遼陽左衛名永安名乃可紀永安生澄澄生國輔皆襲指揮使於遼東國輔之子諱應奎襲職會 太祖高皇帝定遼東改爲正紅旗漢軍參領管火器營嘗以修理遼東戶口籍成賜爵阿達哈番既而失爵以參領終長子襲參領諱登科 世祖章皇帝入關從有功又改爲鎮守山海關城守尉兼參將事 章皇帝賜之塋地於甯遠州荆條河上今墓所也城守尉還父柩於遼東來葬之城守尉沒亦葬之其子諱廷紹襲城守尉二十餘年於職無廢事康熙二十年增山海關守兵設谿屯大裁去城守尉改朱公爲副都統官副都統未任而卒卒從父葬故荆條河多從葬之墓而參領城守尉副都統三世最先焉朱氏城守尉世職也及改官副都統吏議之不詳而遂亡之自是副都統子孫或居山海關或還京師雖失世職而自以才進顯者益多副都統有孫曰倫瀚曾孫曰孝純繼以文章治行顯倫瀚仕至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孝純今爲兩淮轉運使嘗使人出關修墓植木既以圖來告余曰孝純家京師出官四方先人墓地越在山海關外不獲時謁自吾父謀立石表隧以昭 國恩崇紀前烈石既具矣未得文以刻孝純懼久遠或湮廢敢請爲之辭余曰參領以來三世皆爲功開國時以受 賜地爲墓誼固宜表天下族姓興衰多矣尊貴或一二世或數世輒盡朱氏自明迄今十餘世矣而人才之興未替豈非其先人遺澤遠哉此天下所樂稱者而况其子孫乎若夫右控北平巖巒之雄深左臨渤澥之波而瞰中外之界山川偉異足以發其子孫英傑奇秀之氣則是被 先朝賜地之恩厚於無窮也朱氏其勉

焉而已乾隆四十二年某月刑部廣東司郎中桐城姚鼐表

丹徒王氏秀山阡表

王氏世丹徒人今在告雲南臨安府知府文治之祖諱元盛字祥甫里居爲誠樸長者不爭早世有子諱士閎字漢徵漢徵生五歲而孤母吳孺人尚少家貧乏無族黨內外之助撫三尺之孤默默自守於窮巷之中卒教養子至成立漢徵有兩弟皆殤獨漢徵長而至孝母子相依無須臾之離其事親衣服飲食之具貧不能致美而能使母衣食之而樂也母八十餘而終漢徵年逾六十矣喪殯不能華飾而能極其哀慕之誠也乾隆初鎮江修府志丹徒馮令君詠主其事漢徵謁令君涕泣而述母節詠爲感動載之志內里人皆以爲不誣也祥甫亡時不能葬漢徵長乃營葬父於丹徒東南秀山枝之原及吳孺人亡祔焉漢徵年七十二卒娶同縣某孺人無子側室秦孺人生文治文源文明漢徵兩孺人皆從葬於秀山墓右後文治以一甲第三人登第爲翰林院編修遇　國恩贈兩世皆如其官階皆文林郎妣皆爲孺人又其後文治以侍讀出爲知府歸守先壟桐城姚鼐其友也嘗訪文治於丹徒拜於壟下文治請爲表未及成又其後文源與江南己亥科鄉試爲舉人文明爲湖北龍坪鎮巡檢文治視其弟於湖北過皖就鼐復徵前語乃以所知者書俾揭諸其阡夫王氏內外節孝誠可稱矣然皆生窮困於其身卒乃光顯於其後爲善之報有不可必而爲己之無憾者可必也誠無憾矣無聞於時亦可也而必盡力表章以著於世者賢子孫之心不能已也傳曰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非是謂邪斯亦可爲爲人後者勸矣乾隆五十二年五月表

河南孟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表

魯氏世居江西新城中田邨康熙乙丑科進士諱瑗由翰林檢討仕至右通政通政之子諱京康熙戊子科舉人爲廣西平南知縣實生孟縣君君諱鴻字遠懷乾隆癸未科進士爲河南沈邱滎澤孟縣知縣君少讀書慕古人行蹟思效於實用其在職重鄉約長必慎擇清謹畏法者而稍禮貌之又重獎其尤善者告上誠下一以忠信故事舉而民不擾下情達而上官樂從沈邱與江南阜陽界鄰盜互匿焉故難捕君推誠與阜陽約兩縣合捕如一邑於是宿盜皆獲沈邱有買硝之累君力請去之而爲孟縣禁無賴號爲水官擾民者其時上官亦多知君賢然十年居河南終不見拔君亦厭吏事遂援例入貲當得府同知因離任遽返返則誘進後進稱善如不及著四禮通俗以率鄉人其於古文受法於建甯朱梅崖所爲凡百餘首持論有根柢而多當於情君之族子九臯始從君爲科舉之學君高其才勸使學古九臯卒成進士以古文名君於余爲進士同年然往來疏甚晚與九臯相知乃聞君之爲人君在里又將使其二子繪纘渡江從余學雖不能至余甚愧其意乾隆五十四年冬君卒卒逾年九臯與繪纘以書乞爲文揭諸墓上蓋魯氏多才而君所以啓後人者爲有道矣乾隆五十七年二月日桐城姚鼐表

疏生墓碣

疏生名枚父曰長清兄曰枝春皆桐城諸生生幼從其兄讀書穎悟過人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安徽學政愛其才取入學次年補廩膳生才十二歲乾隆五十一年朱石君侍郎典江南試塡榜得疏枚名大喜曰此吾兄生平所重士也然生終於舉人年二十二乾隆五十七年夏卒生爲學精甚寒暑晝夜疾病不輟世之士能文章者略於考證講經疏者拙於爲文生能兼攻之不懈於箋詁文辭之事皆求得塗轍矣用力僃而夭及之悲夫生居去吾家七十里顧不常見其慕余絕甚得余文輒誦之不忘余在江甯生疾亟謂其兄曰吾不復見姚先生矣爲乞數言識我足矣其秋枝春來語余余傷而書之使歸鐫其墓上姚鼐表

蔣君墓碣

君諱知廉字用恥翰林院編修鉛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繼有才名能文工作書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從編修京師編修大病割臂和藥一進而愈君鄉試屢不錄以謄錄勞授州同知發山東署臨清州同知吏事甚辨辨獲盜之不實者執之力卒獲眞盜果如君言值水潦君行視救溺者中溼未幾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當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入試與其弟偕從時丹徒王侍讀有家僮善歌吹笛而編修工爲曲嘗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從飲酒聽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第見編修有子英秀侍側共言其可慶而已後未十年聞編修歸里旋歿又數年而君亡余頃居江甯君之子立中來求爲文紀君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年矣人世之速而才者之不可留如此悲夫君才既足稱歿後其幼子立萬之生母賈氏卒縊以從今從君葬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思生平故舊乃書其略俾立中碣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書

墓誌銘一

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并序

故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桐城張公者
贈光祿大夫諱士維之曾孫　贈光祿大夫諱
秉彝之孫而太傅大學士文端公之子也雍正元
年　恩詔開會試科是時文端公薨公之兄
太保文和公已爲戶部尚書充會試考官矣公以
舉人例避不與試值　特命官別試迴避舉
人於是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左贊善歷
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　今上即位以
公爲工部右侍郎公在翰林常充日講起居注官
起居注素無條例爲者繁簡任意徧遺尤費不稱
史體公精思爲之寒暑在館十餘年編載詳贍
上以爲善於其職於是公以工部侍郎兼起居
注官事本朝官不爲翰林而仍職注記者獨公爲
然爲工部侍郎數年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
二年遂告歸公爲人誠樸篤謹細微必慎每當入
朝自書職名讀之曰某官張某又屈指計之曰幾
字視紙上三四而後敢出奉使督江蘇學政遇試
士日公服竟日燕處不脫人問之公曰取士國重
典也敢忘共乎其爲侍郎謹奉法度而絕阿私既
告歸則益以舊德篤行自守所爲喪祭禮制多合
於古足爲法式其自奉甚陋或人所不堪雖其家
人皆竊笑之然至族黨有緩急出千百金不惜也
未嘗私受人一錢門生某爲江西巡撫過公居奉
數百金爲壽公曰吾孫足衣食安用汝金爲又有
以人蔘寄公者公曰吾生平無病烏用蔘少爲宰
相子久居京師冠蓋之間而終無世故態遇人無
貴賤率意而言必忠必信是以天下之士皆謂公
長者公諱廷瑑字桓臣兄弟六人其四皆貴長少
詹事廷瓚仕　仁皇帝與文端公同時次太
保大學士廷玉次禮部侍郎廷璐太保禮部侍郎
與公皆仕　憲皇帝及　今上最久公之
歸也禮部侍郎及太保前後皆告老而公最後歿
上聞顧謂左右曰張廷瑑兄弟皆舊臣賢者
今盡矣安可得也因歎息久之公卒於乾隆二十
九年年八十有四夫人吳氏子二長若溎舉人次
若渠副榜貢生以乾隆三十八年某月日合葬公
夫人於桐城北投子山麓銘曰
德葆以居才託其餘取安吾心不爲人夸士誰能
然惟公之行繼成於學始秉於性再世卿相家胡
不隮厚植根荄天則祐之我銘其幽所陳者信後
世識之以固無盡

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
有直諫名久徵生正明熹宗時嘗營救左魏諸君
子之難天下稱爲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
繼善殉節死謚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
居父喪毀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諱盡心公之曾
祖也爲安邑令公祖諱寶仕　本朝爲陝西道監
察御史考諱聖權　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
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
氏先卒子二琪廩膳生次預早卒以乾隆三十二
年　月　日葬公及夫人於江邨祖塋之側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肖無替累以世嗣巍嗣
使公彪文鎮賓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匯曰能言而
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謇謇
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閱殿廣閑杜謁
言捘邪伐黨給事於中掌禮吏科審覈牘奏詳而
不苛轉運奉使湘湖之南羣吏放手民則弗堪覈
正斗甬公以躬監正稅罔贏誅責貪惏有盜殺人
吏論如法撫軍御之謂不當執罷按察使而令公
撟將亂律令意援威懾或旁諷公公曰不可佑賊
詭正寶禍及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孜任川北自
以疲羸親入山林搦盜根株哀閥民生慰恤瘠枯
直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隮軍百城交走或應於
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吏借口公曰備矣非令
之咎予以身任遂遭彈奏吏籍其家僦几故書懋
嫉之徒媿感嗟吁　詔荷公校以重軍罰大吏憐
公勤使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爲苟非君命敢奸
以欺卒朝夕荷西師隨罷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
之在官嶷嶷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喪
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斃於正有韓夫人飭身約
己佐公清節誼不爲侈同穴江邨高墳磊砢我銘
直諒以厲媮婀

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銘并序

刑部尚書嘉興錢公登朝爲名卿老而告歸上承
聖人之殊眷下爲海內文學之士宗仰爲耆碩
者又二十餘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月辛酉薨於里
疏聞　上悼惜甚至製詩哀之命贈太傅祀於
賢良祠謚之曰文端　賜祭葬如制特予銀千
兩治喪其子汝誠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武原生坊
南化城請余爲銘按狀公諱陳羣字主敬明給事
中贈太常卿徽者公六世祖也曾祖諱壂祖諱瑞
徵考諱綸光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
品夫人公之少也讀書穎悟過人未二十遊京師
則已與諸名士論文唱和相得時言才士即曰錢
君康熙四十年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
世宗時三進官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
官直南書房今　上登極擢通政使司右通政
四進官至刑部侍郎以疾歸里公嘗事持大體守
成法爲編修時嘗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在事稱爲
能及久任刑部讞獄剖斷得情甚稱職然　上
尤愛公詩文之美嘗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
之歸也　上每思見之公以所作詩奏進
上覽之未嘗不稱善也公歸後五年　上南巡
賜在家食俸後二年　皇太后慈壽七
十公入都慶祝　命加尚書銜與九老之會圖
形禁中後又兩值　南巡加命以刑部尚書致
仕晉太子太傅至　皇太后壽八十公再入
都年八十六矣猶健步　上見公益喜　賜騎
馬紫禁城再與九老之會公子汝誠爲戶部侍郎
侍養於家及是隨公入朝父子卿貳持杖扶攜出
入宮苑禁闥之中觀者以爲榮其歸也又　賜詩
以寵其行公嘗一爲會試總裁二典鄉試再提督
學政及年益高天下文士翕然趨之公亦和易與
後進談說往復論難不厭吟誦詩章音節抑揚要
眇說先朝故事歷歷首尾如披史傳聽者每至中
夜忘疲是時長州沈文慤公在吳公在嘉興天下

以爲齊名雖　上亦稱爲二老也文愨既歿後
四年公亦亡於是上自　九重下洎朝士以及
閭閻識與不識莫不歎息悲傷謂東南耆舊盡矣
公年八十又九再娶皆俞氏皆一品夫人與公祔
葬子七長侍郎汝誠次汝恭汝愨汝隨汝豐汝爾
公以汝爾嗣弟界後幼子汝器　上南巡爲公
賜汝器爲舉人女九孫男十五曾孫二銘曰
多士雲興蔚此昌時孰爲魁英備履福祺秀水之
郭鴛湖之湄公起登朝作吏之儀歸樂太平爲羣
士師上與天子賡和其辭衆望宴然既老不衰我
嘗識之丹頰白髭飲酒笑談寡怒多怡國有上瑞
匪鸞匪芝進觀公貌退讀公詩詩則永留貌不可
追刻示後來吾言不欺

贈武義大夫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何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道深字會源山西靈石縣人以武進士侍衛
乾清門出爲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乾隆三十二年
兵部尚書明瑞總督雲貴進討緬甸集諸道兵君
初不與調明公聞君訓練營卒勇健有節度可用
特檄以其衆至永昌至則果整練異他軍明公善
之秋三路出師以軍隨幕府從取木邦破錫箔踰
天生橋大戰蠻結先登奪柵殪醜紀功一等又從
入至窮窄去賊巢阿瓦城益近賊斷木壘石守隘
我師糧少火藥鉛丸盡師旋賊抄其後君爲殿遇
山谷險阨君必奮戰俾師得度至猛域未至猛域
前二日君中鳥鎗夜息有軍校曰君傷重矣賊至
日衆道險難與敵盍稱病且逸歸乎君曰賊衆乃
將卒致力時也叱之退明日戰益力初明公將中
軍趨錫箔別將分左右軍異路進約會師及至猛
域兩軍不如約前臨大山賊盡塞蹊隘環圍數重
軍殺馬以食三十三年二月丁卯明公令夜拔營
起平明賊來邀君立高岡與相拒他軍士從其旁
得去君朝戰至日中被數創仆君亡次日明公亦
亡事聞　上以中軍多戰功其歿以無援賜卹特
厚左右兩軍死事者殺其制不與之等於是君得
贈武義大夫祀於昭忠祠祭葬卹蔭如制君祖
龍騰父思義皆　贈中憲大夫夫人梁氏先歿繼
配武氏君之赴永昌也武夫人方孕君歿猛域兩
月子膺綬始生君撫士嚴而有恩其聞檄令二日
卽行而顧擇其無子無兄弟者皆勿從歿後軍皆
悲涕以其帶髮返次年　賜葬本邑銘曰
頎與何君眉目清美揖讓溫溫以與余友佩韘橫
戈徂險而馳急難舍生義孰與多汾流之側君起
厥邑仕不生歸銘窆無極

副都統朱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倫瀚先世世襲指揮使於明屯戍遼陽左衛
因家焉二世歸我　太祖皇帝爲正紅旗漢
軍世襲參領其子以從　世祖入關功爲鎮
守山海關世襲城守尉是爲公之曾祖諱登科祖
諱廷縉襲職後改副都統因亡世襲自是以白衣
仕進副都統有弟爲湖廣道參議諱廷宷無子副
都統使己子爲之後是爲公考諱天爵爲建甯府
知府有吏能清節公少而孤貧負軼才奇氣而好
學文武藝皆能盡其巧通知當時事變利病慨然
懷濟人之志中康熙五十一年武進士選二等侍
衛　聖祖偉其才使兼直武英養心殿數年改

用爲刑部郎中持法堅不可奪時刑曹或破律放
意以入人辠公疏論其非　上善之飭吏如
公指雍正中出爲甯波衢州知府浙江糧儲道布
政副使衢民爲齋堂合衆誦佛書公曉以非道盡
解其黨及大吏聞欲以邪教論衆已散去遂皆免
運丁有積欠久不能償者且十萬金公計糧道所
入歲償之竟除其逋　今上初召入爲御史出
莅湖廣鹽驛道復爲御史給事中掌吏戶科巡南
城擢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在　朝屢以事陳抉絶
萌姦民賴其惠公爲人和易好交遊而持身介直
仕宦恥爲家計晚歲益貧或至乏食其意益恬時
爲文自娛以至於歿年八十一有集十二卷公在
浙江時　世宗夜夢道士見而請曰吾天台
山道士也來就陛下乞所居地　帝寤異之
使問於浙江吏言天台故有桐柏觀今爲人侵廢
且爲墓矣　詔還爲觀俾公董其事公成觀
而民無疾焉往來山中爲詩一編曰天台遊草其
辭甚奇雋士多誦之自　聖祖愛公書世傳
寶朱公指畫及書然公修己立朝卓然於衆不詭
隨蓋有古人之風豈以文士論哉子五人長孝先
次孝升舉人　縣知縣先公卒次孝全次孝純次
孝揚乾隆二十五年葬公宛平西北十五里祖墓
之側夫人合祔銘曰
言以法審乱吏瑕行以義域不爲他苟利於國家
則贏偉哉中藏鬱以多抑揚文武誰不宜遠吁嗟
泗百士嗟作銘幽室埋其阿此石可泐名不磨

淮南鹽運通判張君墓誌銘幷序

君諱廷璐字濱紹桐城張氏始以仕顯者曰明廣
西布政司參政淳史錄諸循吏參政之孫秉哲順
治時以能文名爲舉人舉人生都水員外郎芑都
水四子其季爲君君少修謹寡子弟之過長以薦
舉試職於禮部出爲東臺鹽課大使擢鹽運通判
分司通州廉慎於法所職無不舉通州符生以文
爲君知嘗侍從容以吏事干君君曰書生乃可言
及此耶既而曰汝毋乃貧乎曷不語我而俾人以
利試汝遂厚予之生感而奮爲善士海濱以竈戶
煮鹽者給之田竈戶輒賣之民且百年田價增八
九倍而田數易主矣有議奪田與竈戶使竈戶第
償故直君曰是非平法也且竈戶貧不能買田必
姦民誘使爲名而陰據之是平民失業而姦民利
也以告上官不聽君曰厲民爲媚可乎投劾遂去
君與太保文和公皆參政元孫也君績學工詩善
楷書言行有蘊藉太保尤器之然仕於內外皆不
竟其志年四十餘即歸歸而飲酒賦詩接鄉里歡
然無閒其居衆中望其狀疑如也娶左氏生子若
兆教其子少毋與人接歿年十九時君一日見之
歸使若兆獨與之友君歿於乾隆二十二年年六
十七始厝他所逾　年若兆定葬君某所左安人
祔焉爲之銘曰
羣言以禮士容几几維邦之社羣言譊譊士容昌
被邑以徼鹽嗚呼予尙見古之人以恪以循旣畚
以壙以徵予文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幷序

君諱曾敞字愷似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
部侍郎諱廷瑑之孫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
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

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
文和公解爲相歸而侍講及羣從在朝爲翰林者
四人君年最少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宜國家典
故而持己清峻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君
爲檢討十餘年值　御試翰林名列第五進侍
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
讀學士又值試翰林列第二當進官　詔特褒
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君家世職之及君尤講
正體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掌院
每數異君君疾士大夫骫骳隨俗節概不立欲以
身正之見於辭色衆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
考官有公廉名逮己丑科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
文正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較他房
多且再倍君又以嶢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
磨勘有摘君所薦舉人梁泉卷疵纇數十當斥革
吏遂傳君法革職提問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
泉故鄉舉第一　詔卒復梁泉舉人君雖釋罪
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而
謂兩劉相國宿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
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嗟乎君進非人所得援
其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
信於世也而何咎邪其後君以　萬壽加恩
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江漢大梁三書院乾隆四
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
生一女適孫起涎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艮側室
生子元襲元袞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
友持喪以禮於族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
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

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倡捐米出賑平糶
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衆又以糶餘錢積穀以待
歲祲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
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邈而不比於時者仕方顯
而爲詩示余多憤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遠矣君
與余家世姻少相知又嘗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
既以辭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絲邪而孰爲之機邪嚶者鶵鷇邪而孰
喻以揚邪物或以冬榮或盛夏而先零孰主是而
爲之虧成以盛族有君志則抗而節弗汚既鶩而
蹵而躓於中路芒乎吾奚知其故維紀其人而如
可以呼

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并序

君諱朝字潞川泰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
稱侍氏曾祖諱念祖祖諱震考諱衞皆諸生而祖
考得贈如君官君少孤好學無師友之助而於古
文辭詩歌四六諸體皆習而能之始冠得鄉舉初
聘泰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瘠疾其家願無嫁請
君他娶君不可卒與處無嫌惡且十年沈氏卒而
後娶江甯鄭氏人以爲難君內行修外重交遊有
死生之誼而性峭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容口惟恐
世不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忿怒若不
可須臾共處世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
五年成進士當就吏部選知縣君曰吏事非吾所
堪也後國子監缺丞　詔大臣於進士中選
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共事不合君者君
不能堪即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
知君之才奏爲校勘官既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

他人而最精當乃　命爲庶吉士是時君已得疾而鮮閱不懈乾隆四十二年瘍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四十九無子女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鄭君厝君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鼐知君最久故爲銘銘曰

山璞瑤琨器則陖也龍淵大阿銳則折也嗟子伉伉勇言義也子以自居甘輿蹟也日暮延登才未竭也天生不與之年死不與之繼世也芴兮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亡弟君俞權厝銘并序

先贈大夫三子長鼐次訏次鼎訏字君俞幼於余八歲嘗以一鐙環坐三人而讀書其時家貧甚中夜余數以爲聚讀之樂不可得而長也君俞聞而悲獨甚余二十二歲授徒四方以爲養旣孤又仕京師使兩弟侍太恭人於家久者十年或四五年弟兄不相見君俞獨以應順天鄉試閒入都每來學加充識加明行加慎余輒喜其初病目幾瞽及愈而作真行書甚工余益以喜然君俞數困場屋後以監生試吏部得吏目職於是君俞意彌不懌值南昌李侍郎督學浙江邀之同往侍郎事或不當君俞輒諫之其夫人聞之太息而稱爲益友也君俞聞余歸里遂亦歸踰年丙申歲夏六月感暑疾初如甚微夜不能言曰遂沒嗚呼余不孝不友不能亢其家君俞存余冀其有以爲太恭人慰也君俞亡余其斷棄也已君俞娶張氏再娶倪氏一子三歲名曰恩余惡知能卒使其成立邪銘曰

貌碩以豐氣寬以有容宜達而窮閱朞卅八而奄終天乎人乎宗之不振乎厝女以近先君乎知我言哀者鬼神乎

左衆郛權厝銘并序

衆郛諱世經考曰贈文林郎諱瀲母曰張孺人祖曰贈文林郎諱之延祖妣曰姚孺人孺人爲鼐曾祖姑於親黨君爲余丈人行然而年相若少而志相善也君娶舅女其妻之弟應宿及君兄一青及余四人少者十餘歲長者二十餘里居無他交獨四人相過不厭而君於其閒尤沈靜寡言笑勤學喜爲詩詩成視余輒以意指瑕纇君不爲忤輒芟易之一青與余常出遊君偕應宿營視余家甚備其後一青丞湖北縣以獲盜功升爲令入京師過余旅舍篝鐙夜對太息憶君與應宿雖爲諸生而方藝花竹爲園遨遊歌詠山水邈然不可逮也一青爲令六年罷去後二年余亦病歸然後四人者復聚於里中時乾隆乙未夏也然君比已被疾其秋加劇九月竟卒夫人倉卒遽慟從而絕踰年一青病至冬亦亡夫交友久離及其遇而遽亡之雖常人猶可悲矧君兄弟之賢而與余之厚邪君卒年四十七一子七歲曰虎應宿撫之厝君贅夫人柩縣北古塘而余爲銘待虎長而葬君銘曰

嗚呼衆郛之柩也志學而將究也身隱而年弗壽也繼者昆而偕亡者婦也厥天爲之夫焉咎也維余之與舊也銘以詔孤之幼也

墓誌銘二

兵部侍郎巡撫貴州陳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步瀛字麟洲陳氏先世居歙公曾祖諱時賓遷江甯遂爲江甯人祖諱應陛考諱士鉉家故殖財至公考爲文學好施予盡亡其貲生四子而公爲季公長益貧精厲爲學閎傑於文詞中乾隆二十六年　恩科會試榜第一選庶吉士散館改兵部主事再擢至武選司郎中公考至是年八十餘乃卒公爲養與喪皆當人意及後爲安徽布政使則自曾祖至考皆獲贈通奉大夫如公官妣皆贈太夫人公在兵部職事修辦吏不能爲奸服闋其尚書奏請補車駕司郎中逾二年授河南陳州府知府再擢至甘肅按察使讞獄平值平涼府鹽茶廳回民爲亂煽惑數郡人心胥聳爲逆者聚於通渭石峯堡而總督李侍堯乃託以追逸賊西往靖遠獨留公扼隘上爲守禦公亦憤發不避險難盡拘爲逆者之家又擒其分處他縣爲間應者官軍初戰失利公度賊乘勝必東犯陜西以隆德平涼當下隴之要而守衛單弱卽撥固原兵分守而後奏聞其後賊果東犯不得過公奏之達　上以爲知兵　命大臣督軍至且　詔事與陳某議之公迎說形勢事理無不究又籌糧饋入險岨皆給逾月賊平公雖身未履戰陳而功足以埒　上乃擢爲布政使而旋調任於安徽　賜之花翎以奬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饑米升至錢五六十暴民脅衆爲攘公徧至所部頒布　上恩督吏賑卹防捕盜賊全護疲困自夏迄秋未安徽得甯而公勞瘁成疾其後擢貴州巡撫抵治所舊疾大作遂薨爲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某日年六十公爲人坦白和易雖於屬吏無矜容厲氣然審察能否進退必當其才安徽布政司書吏皆江甯人公臨之有恩誼而不以奸公法公自奉儉陋其在陳州嘗擧家食稷於族戚故舊助恤常厚歲時餽問無間所在官舍來居者常滿少工文章喜誦書老而不倦承學弟子多材而秦中丞承恩與公進士同榜又同一年爲巡撫人以爲美談鼐嘗偕公官兵部公來安徽鼐方主安慶書院於公習且久公子擧人廷碩國學生廷頎以乾隆五十六年　月某日葬公江甯城北　山之麓請鼐爲銘銘曰

公以文與多士誦稱不究其能司武是膺秉節西疆布列有方力不挽强戎慝轟襄　天子命將謀以公壯以戰以饟其阻有蕩陟登大吏而親勞事爲　國之志爲身之僨賚其疲羸拊其寒飢誅其虓斁斥其不洽協維　帝心開府西南不以歲深雲而弗霖金陵之里兩中丞起公壽先已貽休弟子鍾山東北卜維公宅植保松柏載詞藏石

贈承德郎刑部主事鄭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士俊字灼三歙諸生以子貴　贈承德郎刑部奉天司主事鄭氏歙舊族也自君考諱廷證以上皆居歙之巖鎭歙人營賈淮上或僑居揚州君少孤貧從妻父李氏宦居南昌後依族人居揚州儀真縣君爲族人謀事盡其智能而無欺嘗值歲饑爲粥以賑揚之餓者及歙鄭氏廟敝壞營而新之君皆任其事勤苦數倍於人曰吾藉人財以爲善吾力不容惜也君既定居儀真乃迎其兄弟之

孤及從父兄之節婦洪氏皆來居而養焉乾隆四十二三年間余主揚州書院歲一二歸歸必過儀真然未嘗識君識君子文明君婿呂彬從余學時言其舅誠篤長者也其後十餘年文明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呂彬亦與鄉舉矣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三日君卒逾年余在江甯文明來求爲君銘因言未得葬地余姑應之曰吾嘗行儀真西三十里山川體勢如可葬者又逾年文明又至曰果得地於西二十里張家坳已葬君矣將補納石求卒銘之余不意言之幸中自念老矣當不復至揚州於其山水人物有足興舊思者而文明又求銘甚勤安得弗銘也君二子文明文盛一女四孫銘曰

愼所履載謙飭子升朝父遺德生江南七葬北墺升原茂翳植大厥族歲千億

嚴冬友墓誌銘并序

冬友江甯嚴氏諱長明一字道甫乾隆二十七年

車駕南巡君以生員獻賦　召試　賜舉人內閣中書就職旋入軍機辦事君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多智又工於奏牘諸城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去其名而以其數併入地丁徵收君曰今之雜項古正供也今法折徵銀若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民當供且舉再徵之是使民重困也文正曰善乃奏巳之大金川之爲逆也大學士溫敏往督師欲君從行君固辭退有咎君奈何違宰相意者君曰是將敗沒吾若何從之人頗甚君言既而溫公卒致軍潰以死隨往者皆盡辛卯　恩科會試劉文正公爲考官値軍機事有當闕白君撾鼓入闈得見既而出同考官朱學士筠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試而屑屑治吏事爲文正曰士亦視有益於世否耳卽試成進士何足貴當是時軍機有數大案賴君在直任其勞獲成讞而雲南糧道以分賠屬員虧銀不完將死去限期十日君具牘入請文正奏寬之乃生其年遂擢侍讀君治事衆中獨勤辦然以是頗見疾其後連遭父母喪服終遂請疾不復入間遊秦中大梁居畢中丞所爲定奏辭還主廬陽書院乾隆五十二年八月　日卒於合肥年五十七君於書無不讀或舉問無不能對爲詩文用思周密和易而當於情嘗爲平定準噶爾方略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四纂修官其自爲之書曰歸求草堂詩文集及論辯經史書算文藝金石文字者凡二十餘部百餘卷祖諱馨父諱自新俱以奉直大夫內閣侍讀爲贈封官夫人南昌者士葉用章之女生男女各二一男曰觀晉余在都時君時與相從見君朝趨省禁暮入文酒之會若甚暇者然或以事就君謀必得其當君嘗語人曰異日先去官者必姚君也後數年余請告歸過江甯君見迎笑曰吾固料君之來也余居皖中君一來會後余再至江甯而君喪矣乾隆　年　月　日葬君及葉夫人於某所君之子請銘銘曰

偉猗冬友當時羣士智孰與醜旣竟事樞振物之首才非不見知而其仕之登不究得年非夭而亦不爲壽天命若是夫孰可多有伐石鑱詞瘞貽弗朽

孔信夫墓誌銘并序

信夫諱繼涑孔子之六十九世孫而曲阜衍聖公

諱傳鐸之季子也幼而才儁衍聖公爲聘華亭張
尚書照女女殤而君遂習於張氏尚書以書名天
下君得其筆法書蓋埒之又善於鑑別收集古今
名家書鐫刻論辨世所傳玉虹樓帖也其於詩文
爲之皆工善乾隆三十三年余主山東鄉試得君
及君兄戶部之子廣森時廣森才十七歲而君年
四十餘名著海內久矣其後廣森得第爲檢討以
經學稱三十五歲而殞君之少也值　上釋奠
闕里嘗充講書官及爲舉人累會試不第納貲爲
中書舍人未就職又值　上東巡於中水行宮
召使作書及進　上稱善然竟不獲仕終於曲
阜初衍聖公夫人　氏生冢子繼濩繼夫人徐氏
生戶部及君冢子之後襲爵三世君與戶部皆及
之其遇曲阜公事以祖父體自任也其氣皆剛直
人或與之或否其後戶部不樂家居客遊杭州以
沒檢討哀痛遽殞不數年而君又繼之嗟乎君與
檢討之生世第一家也又以文學才藝名著天下
余一日遇之二三十年間見其死亡至盡雖其文
采風流不可磨滅而志意抑鬱乃更有甚於常人
者其可悲爲何如也君於交遊有始終之誼鄉里
值歲饑出千金賑之者三焉乾隆五十六年余在
鍾山書院君夏來江甯視余再宿而別君遂以是
年十二月戊辰卒年六十五無子以戶部少子廣
廉嗣將死貽書乞余銘其墓銘曰

猗子聖人之世也廓其知也蔚其藝也名上聞於
朝而下載於四裔也完則毀而剛則折也有疾而
不可乂也銘託余哀以待後君子之達其志也

陝西道監察御史興化任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爲王氏在元有爲山東行
省平章事者曰王信其子宣繼居父職元亂避居
興化改曰任氏爲任氏之十三世爲歲貢生鑣其
子晉中乾隆己未科進士官徽州府學教授是爲
君祖生庠生葆爲君考祖考皆以君得　贈封朝
議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君之少也穎敏於學爲
文章有盛名又性和易謙遜人無貴賤靡弗愛君
然君固有特操非義弗敢爲故自少至老終於貧
窶乾隆庚辰　恩科君爲舉人中己丑科二甲一
名進士故事二甲首當改庶吉士人皆期君必館
選矣然竟分禮部爲儀制司主事君每日自官所
歸輒鍵戶讀書如諸生時值　詔開四庫全書館
大臣有知君才學爲纂修官是時非翰林而爲纂
修官者凡八人鼐與君與焉君既博於聞見其考
訂論說多精當於纂修之事尤爲有功其後鼐以
病先歸君旋遭艱居里既而鼐遇君淮上當是時
四庫書成凡纂修者皆議敘嚮之八人者其六盡
改爲翰林矣大臣又以鼐與君名列之章奏而稱
其勞請俟其補官更奏君於是初服除將入補官
亦以見邀鼐以母老謝君獨往然大臣竟不復議
改官事君自循資遷員外郎郎中保御史乾隆五
十四年四月授陝西道監察御史甫一月而卒年
五十二君賢者居曹司固亦佳吏居言官苟非日
淺亦必有所見然終不若以其文學居翰林之爲
得人也而惜乎其竟抑不得也君事父母能於貧
匱中盡其養待族友有恩誼而不可使爲諂瀆所
成官書外其自著者曰經典弁服釋例十卷深衣
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鉤沉二

十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惟宇林已刊板詩集已刊者四卷其餘與雜文未刊者又若干首君學博與而於爲詩則尚清遠不多徵引曰此非詩所貴也娶趙宜人無子沒後二年弟大楷始生子熾炎以嗣君又後十二年葬君於某處鼐昔者與君本相知及同處四庫館則朝晡無不偕有所疑說無不相論證也退而偶有尊酒召賓之設無不與同也閱今二十年同居館者死亡殆盡而鼐僅存君弟大楷來求爲誌乃愴懷而銘之曰

嗚呼幼植之瘞不居文章之官而旣爲其事矣不至耆者之壽而著書足名後世矣生不見子而沒可以祀矣吾爲銘之足慰君志矣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九皋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宁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沖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甯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鼐之陋君嘗渡江至懷甯見鼐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傳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子弟及鄉之雋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鼐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　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出就官是時鼐閒寓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違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旣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鼐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於官年六十二娶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以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頌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鼐銘銘曰

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企矩其文蹈雅卒實德在夏而士輿其庭守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汪玉飛墓誌銘并序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云學也晝動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勸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

之禮通以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場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益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二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閒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乎使生不死必追逮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士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唯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妻楊氏割肱療生不愈終爲嫠而守之余爲擇攝山東南故曇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粵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望緡哉負有轍崇有階逴勸志胡弗幾抗發塗蹶駿才芒天乎理則乖痛無沫伐石埋翳姚鼐綴此辭

鮑君墓誌銘 并序

鮑氏世爲歙人明末有諸生遭革命不復出者曰登明爲君高祖其居在巖鎮生子元穎賈於吳致富其子蕃賈於杭州入其籍蕃生善基爲杭州府學生善爲文而家業貧落生四子其第三者君也君繼父學而益勤少自杭就學於歙已而歸杭終父喪遂復至巖鎮復先人居入歙學其文名日起巖鎮有吳先生瞻泰者試之紅豆歌使次韻君詩即成且工先生喜以孫女妻之吳先生贈嫁有書數千卷而無他財君爲人敦行義重然諾作詩歌古文辭皆有法能見其才當時儒者文士皆樂與之交學使者舉爲優貢生然困於鄉試不見知年四十餘遂絕不就試以文業授徒其徒乃多發科成名其尤著者金修撰榜也君諱倚雲字薇省嘗爲族譜數十卷以擬蘇明允族譜故復號蘇亭子二長嘉笆亦歙學生能文乾隆四十二年嘉笆疾殞君以慟得疾次年秋九月二十一日君遂卒于巖鎮年七十一次子嘉命君使後其仲兄倚樓嘉笆有子早亡嘉命有四子以其次子金復嗣嘉笆爲君宗焉嘉命及其長子壬子科順天舉人桂星皆嘗問學於鼐今將葬君某所乞鼐爲銘銘曰

五世三徙卒居歙貧富迭更返故業師友援推表鄉邑有文炳與身挹攜卜其終登在繼葉

建昌新城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并序

太夫人建昌新城楊氏　贈朝議大夫諱大炳之女適同邑陳氏舅曰　贈資政大夫諱世爵姑曰魯太夫人夫曰乾隆戊辰科進士　封資政大夫諱道子五曰分巡金衢嚴道守誠太平府知府守詒舉人候選內閣中書守中江蘇按察使守訓舉人候選中書守譽女三壻曰舉人內閣中書楊尚鉉監生涂志紓魯勷孫二十四曾孫二十七元孫三封大夫以學行稱於世成進士後不仕而修於家世謂之凝齋先生太夫人之始歸也能承舅姑以得其懽能任家事以佐凝齋使專志以成其業存能事以禮士能述其志以厲其子孫子仕爲司道郡守矣太夫人能持禮法於家衣服飲食不侈以踰以廉正勖其子者見則數言遠則數書於族黨之貧者能約己而厚恤之年七十時諸子方謀爲樂飲燕會太夫人使止而以其財設義倉於近

鄉以濟農者凝齋先生講學守宋儒法不言仙佛太夫人亦樂善而不取福田利益之說後凝齋三十年而卒爲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年八十四其時長子觀察四子提刑先喪而太夫人顧目見其孫觀曾孫希祖皆成進士爲部主事孫煦吉冠曾孫希曾皆爲舉人而希曾爲江西鄉試榜第一太夫人歿後二年以第三人及第爲編修其餘多文學可觀者人謂封大夫及太夫人植德不懈足與其家宜其後之昌也乾隆五十九年某月日合祔封大夫墓余於太夫人子知其伯仲少客南昌及見凝齋先生而太夫人孫用光從學余爲文故得其家世素行宜爲之銘銘曰

維　清有道天子鉅祥　帝見元孫福錫四方母儀江嶺秉德柔正秀茁曾元　國庥家慶夫以儒興子有治聲慈惠鄉閭人樂其榮荷塘之野大夫之墓山周水回宜祔永固

章母黃太恭人墓誌銘 有序

太恭人桐城黃氏處士諱貞吉之女適章氏爲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某之冢婦　贈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諱天祐之妻生二子長曰東桂爲候選州同知次曰攀桂爲江蘇松太兵備道獲以其官贈祖考以太恭人封妣者也太恭人年二十三而寡舅姑老且疾矣而子甚幼逾十餘年又喪夫之弟太恭人能晝夜勤苦操作以殖其產又能上盡奉養以及舅姑之終下撫教稚弱以至於壯祀先人睦親舊應賓客皆盡恩誼人謂章氏一婦任二子事也其後攀桂仕爲涓源知縣擢知鎮江江甯府監司蘇松皆迎太恭人於官舍諸孫慶與鄉舉矣人皆榮之太恭人被服自奉之具不加於其素而修治先廟墓餽遺族黨濟人乏匱則每進而廣焉乾隆五十年江淮大旱民死亡相繼太恭人適在里睹大哀之盡分藏廩於族戚故舊以書速子於浙江購山芋玉米數千石攜錢米濟賑所費萬金攀桂迎之官不可曰吾去若饑者何於是攀桂亦遂請養歸逾再期乾隆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太恭人卒年八十有一卒而來哭者塡戶曰微夫人吾死久矣孫五曰夢橘甫維極維桓維棟曾孫四初太恭人頗通形家說與其子營葬夫贈中憲於縣東南蟂子湖之北原命曰異日勿啓祔以驚神靈其子乃爲卜宅於縣西二姑峯之麓登其巔以矚蟂子之湖明如趾下太恭人乃喜以卒之次年十二月某日葬銘曰

施則後也於己苟完有子承之其惠以殫山之嶔也中有原趾出石泉湛甘寒首於西北矚東南間德人居之固且安載詞堅石永不刊

廣州府澳門海防同知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講加一級張君墓誌銘 幷序

君諱汝霖字芸墅宣城張氏大父諱宿父諱中聖皆爲縣學生皆贈中憲大夫君自縣學生雍正十二年爲拔貢生旋以人才保舉乾隆元年引　見命爲知縣分發廣東任河源香山陽春知縣其至香山者再而攝署之縣又三四焉君初在香山遭母汪太恭人喪憂居新任令未至姦民賴姓乘隙爲亂君卽起捕倡亂者寘之法而杖枝其和從者逮新令至而邑已甯其後至香山免荒埔報升之稅修城南羅婆陂成灌漑之利而禁豪家爲隄堰

之屬民者海南徐聞縣民情窳布種後不知糞耨
槔車之事而婚姻尤無禮式君攝其令乃教之如
內民時廣東有開鑛採銅者七縣地力盡而役未
止君攝英德縣知其病請於巡撫奏停焉澳門者
香山南境斗入海西洋夷民居之以與中國爲市
時設同知官甫二年上吏以君賢俾攝其職君尤
能得夷民情而柔調之故卒授君爲澳門同知值
事吏議降一級上官惜君去奏請留粵而部議不
許君遂返宣城不復出矣君博學多聞尤工駢體
文及詩嘗爲澳門記略輯宛雅若干卷詩約若干
卷自爲詩文集三十卷政牘五十卷乾隆三十四
年七月八日卒於家年六十一配袁恭人生君長
子肅乾隆癸未科進士爲翰林院侍讀得贈君如
其官一女適附監生梅學側室梁安人生二子廣
西布政使經歷倓太學生炯二女一適諸生劉辛
未嫁死孫男十一孫女七乾隆　年　月
日葬君於甯國縣花塢山村之原桐城姚鼐與肅
爲進士同年又與炯相知於君葬後爲君補爲墓
銘銘曰
懿維君吏海濱安內民外夷馴爲國勤著有勳未
上聞乘歸輪聚典墳閟厥文子纘振蔚以彬瘞泯
泯昭億春吾銘云

袁隨園君墓誌銘并序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
官後作園江甯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
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
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
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異之試以
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
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
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
南爲知縣最後調江甯知縣江甯故巨邑難治時
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
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
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甯君本以文章入翰林
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
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
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
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
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欞
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
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
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
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
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效其體故隨園
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
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
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
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
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
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甯嘗朝治事
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甯市中以所判
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
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
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
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

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二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甯從君遊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粵有耆麗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譪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郭君墓誌銘 幷序

吳江郭君諱元灝字清源其祖諱如龍考諱謌君少工爲文爲吳江學生而陛中丞燿之弟子也中丞最稱賢之君居家授徒僅以供養父母而已其室時至匱乏而不以爲慽中丞貴亦絕不往干第與書往來論學乾隆五十一年君年五十二卒孺人迮氏無子側室翁氏生子麐鳳麐嘗從余學爲文君亡其考猶在而家益貧麐出遊求養旣而君考亡又數年麐乃克葬祖若父於是葬君於嘉善縣澄湖港之阡時嘉慶二年也次年遇余於杭州乞補爲君誌余宿知吳江陛中丞天下君子其所許必君子無疑也而又哀麐志乃爲銘曰篤爲學文可稱守有介行中繩進而與之君子朋吳越兩縣間一陛回見故國喬木升於焉卜兆曰永甯

江蘇布政使德化陳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奉玆字時若其先陳宜都王叔明十世孫崇唐末爲江州長史聚族爲孝義僖宗旌之其後五世自南唐及宋皆旌爲江州義門後乃遷居南昌明季又自南昌遷德化居德化二世爲九江府學生俶俶生範康熙戊子科舉人爲安義縣教諭生絢爲德化縣學生是爲公考自曾祖至考三世俱以公貴贈通奉大夫江甯布政使妣皆贈夫人公生二十二歲中乾隆丁卯科鄉試第一庚辰科成進士授四川知縣凡知蓬山閬中擢知茂州皆有善政當金川爲逆大將率兵討之任公主礟局及修飭兵輿橋路常居口外山谷間頻危勞績甚著有三雜土司地當進攻金川之路官兵猝至三雜長卓爾碼婦人也謂且伐之閉道不通將校譁言三雜畔矣宜先攻公告將軍三雜未知國家意耳非畔也請往察而諭之將軍從公策公至一告諭卓爾碼即散守者具狀上謝且奉軍過甚謹其後

詔加其封號曰賢順卓爾碼以謂惟陳公活我又予我以榮也公旋晉嘉定府知府及建昌道其居官日常寡出入邊塞仁恩素著多所鎮定中外皆稱之　上乃授公四川按察使乾隆五十二年調河南按察使居一年調江蘇旋擢江甯布政使居四年調安徽未半歲又調江蘇公始在蜀最久凡二十七年其後居江南亦九年歷四任熟習民情洞其利弊能以簡靖漸袪其患未嘗厲威爲聲名吏民愛戴以謂得大臣之體好士樂善獎掖如不及公自壯入蜀至老受任不得歸乃取鄉地自號東浦以寄思士皆稱東浦先生云其天才高厲作詩專法杜子美論者謂朴厚之氣殆足施之平生經歷多異境舉見所爲詩凡千首曰敦拙堂集古文則所爲不過十餘篇然實得古人之法今世作者無能逾也公年七十四嘉慶四年正月壬午薨於蘇州夫人桂氏同縣縣學生某女有賢智從公居建昌時卒生蔭生候選員外郎大來候選州同知方來又生二女側室蔣氏生候選布政司理

問斯來戊午科舉人具來側室張氏生候選司務備來公嘗喜桐城姚鼐之文葬前一歲在江甯監臨武鄉試見鼐語曰我死必得君志吾墓鼐曰公方健何言是也然心諾公及公子於　年　月日葬公某所卒爲銘鼐也銘曰

才爲國勞險阻載遭靖彼紛囂平甯安處來宣江滸從容風雅民曰吾宜列士懷儀未究其施有政可頌有文可誦名存身亡廬前麓故居爰復永安幽谷

方侍廬先生墓誌銘有序

方先生桐城人諱澤字苧川侍廬其自號也祖某父某先生少有異才高識遊江甯與諸名士遊一時才儁之士言行多險怪先生默默獨守中行其後同遊者多及禍而先生弗與然頗經紀其喪有終始之誼退爲諸生久屈場屋長白觀尚書保以學士督學安徽最知先生賢乃舉優貢入都時先生年五十矣再入北闈不售爲八旗生教習歲滿詔以知縣用先生不樂就歷遊湖南河南山西學政幕內徧觀山水之勝作爲詩歌以自娛最後主洪洞玉峯書院得疾歸歸未幾卒年七十一先生與鼐伯父編修府君少爲交友編修府君仕京師時先生館於鼐家鼐兄弟皆受業先生論學宗朱子論文宗艾千子惡世俗所奉講章及鄉會闈墨禁其徒不得寓目先生爲文高言潔韻遠出塵壒之外場屋主文俗士不能鑒也然先生弟子以其說獲雋於鄉會試者十餘人矣得失要自有數不繫乎其文士自從所好耳如先生乃真信道篤而知所守者也編修府君嘗謂先生文似明羅文止詩似宋楊祕監云子二　今皆亡有孫績曾孫東樹能世其家學先生弟子今僅存二人皆年七十矣與績謀葬先生而鼐識爲之誌曰

其守顉顉以古爲則不爲俗惑英英高雲以壯其文斃於穢氣生名弗耀沒遵藏光弟子所悼營是幽宮龜言旣從以安厥終

陳孺人權厝志

孺人仁和陳氏女也父琛母程氏通文字以課子女故孺人自少讀書能爲詩文而其志覽慕古女子賢哲有節行者不欲以才藝自居也故其爲詩質直慷慨義嘗近古不若世女子流連風景爲媚好悅人之詞孺人適江甯胡君名培胡君居貧甚孺人時以文字慰其意旣而胡君病沒遺二子二女皆未婚嫁孺人執女紅爲衣食暇則教子女與之論古今爲學又性解醫術里中婦女有疾往往請爲之方孺人於富者尠所求於貧者或濟之藥雖自處乏困不恤也其子女卒皆成立婚嫁幼子鏑從姚鼐學鼐見孺人詩曰合肅樓稿數謂今女子作詩者之冠雖流俗幾人論詩者未必知也而後世必有知之者已孺人嫠居二十四年嘉慶二年十月卒年六十八鏑與其兄鎮鑑權厝夫人於江甯城北鼐爲之銘銘曰

居庳里志高矢藏無有而學富其身可亡名不毀吾爲命之女君子

奉政大夫江南候補府同知軍功加二級仁和嚴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守田字穀園杭州仁和嚴氏祖諱士奇贈奉政大夫考諱立功爲虞城主簿封奉政大夫君少

遊濟南寄籍運學爲諸生遂中乾隆辛卯科山東鄉試舉人乾隆四十六年挑發廣東知縣初任陽江縣未至境有迎吏來與君語少習見君囊橐貧甚誘君以利君問何以取利吏曰邑有賣掠者毆人死而多引富室繫數十人矣君至咸脅以罪千金立致也君曰諾至縣日卽坐堂上出所冤繫囚盡縱之去獨留一囚訊之囚卽服罪賣掠者也迎吏捧牘在側捽下痛杖黜之是時方傾市來觀上新令見君治此吏讙呼動地君名聲一日大起調仁化與巡撫孫公士毅爭獄君辭厲孫公變色既而卒從君議更以重君遂調之番禺凡獄事多委君以母憂去官服闋再赴廣東補順德知縣治海盜有績屢辦難獄又調南海番禺南海皆大府治所君兩莅之人見其意思如暇然而政無不盡是時孫公擢爲總督率兵出關討安南之亂公故奇君才檄之從軍及市球江之捷敘功入奏　賜孔雀翎五品頂帶君才益見端緒矣既而與孫公偕返孫公內召嘉勇公福康安代其任福公亦重君才君議論其前必盡福公常聽其說於事多便乃保題君引　見　命記名知府而發江南以同知用在江南二年屢委署未及真授而遭父憂歸其署淮安知府時值旗丁以各縣助之費少爲詞數百人大譟淮上漕使之門君往召衆前使訴其意君徐曰助費在州縣今爲爾白漕使飭下道道下州縣取費至則汝候久矣不亦病乎衆曰然君曰是誠非吾職然吾當爲公濟汝以私財汝等張颺疾行可矣於是命之次第發而稍資給之竟無事江淮人咸稱頌君有定亂才君既歸數年竟不復仕於嘉慶四年四月十日卒於里年五十有二君文章無不能而奏牘尤善通曉兵事便騎射爲舉人時偕人遊塞上與侍衛武人共讌飲角射君最後發三矢中的如一武人大愕沮屈君從容就坐題詩便面而去其在孫公軍中誠欲盡其謀以共立功於域外不幸值阮氏之變軍潰功不就然古人始敗而卒建大功如孟明之類史冊多有其後孫公猶被　眷遇卒收庸蜀桑榆之效而君竟不復試於軍旅矣世孰由知其才之異也君在江南時嘗一來訪余與言果明決異士其後余至杭州又遇君而君無意用世亦旋歿矣娶莊宜人君在江南時宜人卒生炳及兩女側室范氏生煥亦兩女胡氏生燾吳氏生煦某年月日葬君於杭州天馬山祖塋之側莊宜人祔銘曰

既多文又秉武臨溟海江淮滸黠猾柔彊禦意肆遠爲國捍萬里鶩中乘阻鬱餘能紀可睹勒堅石慰終古

歙胡孝廉墓誌銘并序

胡君諱　　字受轂其先鄞人康熙中有武進士璋遷歙生行人司行人廷鳳廷鳳生歲貢生銘恭銘恭生廩膳生與修一純志凝鼎凝鼎生君君少孤受學於淳安方先生粲如工文章中乾隆己卯科鄉試名著於遠邇矣而屢躓會闈迄母喪終君遂絕志求進吏部符取爲知縣亦不就惟日與諸生講誦文藝以爲樂歙城南越溪陟山有古寺十雖多頹毀而空靜幽邃多古松柏君攜徒稍葺治讀書寺中其意蕭然余昔主紫陽書院去寺不十里嘗與往來或至夜月出共步溪厓林逕寒窈至

今絕可念也君論文尤能起人意又多藏書喜借人閱歙士多歸之用君說取科第仕朝者數矣君竟老山中年七十四以卒嘉慶三年十二月九日也余去紫陽亦十年矣君性仁厚與物無畦畛其沒也非其徒亦皆思之娶方孺人先三年卒生府學生良會良會將葬君某所以書乞余銘銘曰

行伊修其文虎澹寡求懋學優授犂髦日月遒藏陰幽後億秋於吾褒

高淳邢君墓誌銘

君諱復誠字良生高淳邢氏祖諱之鵬考諱本岐祖考皆娶陳氏君爲人樸誠慈和與人無爭而好施予乾隆二十四五年間高淳大水壞民廬舍既而大疫君多所賑施以濟民困又爲設醫藥葬埋至五十年大旱民病尤亟君盡出藏穀千餘石以食衆又假貸數百金以佐施自其大母陳孺人建石橋於邨溪之上久而圮君復建焉又買石治塗以便行者君考嘗欲爲邢氏設義倉未就君與弟復吾卒就之寘義田五百畝君祖於宗祠既寘祀田矣至君益之又數十畝故鄉族無不愛戴君者然君遇之謙甚未嘗敢自德也君年八十二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嘗以急公議敘授職直隸州同知娶劉氏生增廣生國秀繼娶楊氏生允模側室費氏生國學生晉國學生國勛晉從余學於江甯余在江甯見高淳人多言君長者晉之來君沒既葬於先隴之次矣而晉求補爲君誌余因書所聞而銘之曰

斯民儳矣其生危孰職撫是顛則持邑有魁艾敦愛慈積而能散衆所飴遺休逮後理不疑刻石藏幽視來茲

繼室張宜人權厝銘幷序

宜人十七歲而歸余三十一歲而沒上事姑中接娣姒下撫諸子婢僕無以異今時女子而悖傲苛賤暴虐之事所必無也治家不能極於儉嗇而矜奢縱佚之事所必不爲也尤喜稱人之善聞人不善雖於余前亦絕不言余迂謬違俗仕不進而家不贏宜人不怨顧以爲宜然以余所遇不偶獨幸得宜人偕居室十五年而今又死矣乾隆四十三年兩淮運使朱子潁請余主梅花書院又勸以家住宜人之疾以多產氣虛猝無良醫或反以藥疎其氣故以閏六月朔殞於揚州宜人高祖爲張太傅文端公曾祖爲少詹事諱廷瓚祖爲贈奉政大夫諱若霖而今四川屏山令君爲宜人之父其母又鼐姑也皆在屏山隔數千里不知其亡也余先娶亦張氏同出文端之父遺一女宜人視之殆無以加其善既沒所出子女各二幼不甚知哀而長女之慟不可聞八月柩還厝之縣南五里而銘其室曰

循階庭立軒楯窈若存夐超遠風幽幽翩哉返稚子嬉潛來盻貯以須精霧散歸無窮物之本罔荒忽曠靡戀生奚欣死奚怨厝委形於此館

江蘇布政使方公墓誌銘幷序

公諱昂字叔駒其先由歙遷於義烏自公祖諱紹倫以上居義烏二十三世至公考諱起英乃還歷城祖考皆贈江蘇布政使公十三歲而孤貧甚爲歷城諸生親執薪汲以養母而其意怡然乾隆壬午科舉山東鄉試辛卯恩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

居刑部十餘年再擢至郎中其執法平用心仁恕
屢以此與上官爭至忤而公不變所守乾隆五十
四年授饒州府知府饒州人甚愛之朞歲　命擢
爲江蘇道交印將發矣而營弁以捕私鹽擾民於
漁與民大鬭恐皆欲奔亡公曰吾不可辭此責馳
往民見公卽定公旋請削武弁職而寘民之犯官
鬭衆者於法然後至江蘇待缺以委審積案三百
餘勞甚致疾暫解病痊引　見復發江蘇署松太
道事值海上盜近寶山總督率兵至寶山防之公
籌軍需甚裕盜旋去公乃建八策大府頗用之以
弭後患次年補江甯鹽巡道公以爲吏治不善與
民俗之惡二者每相因而益甚故其與諸生庶民
語皆諄諄教之如子弟知其貧乏有時濟以資至
懲治姦蠹則極嚴峻嘗早暮聽訟不懈民益趨公
所而訟人或謂此非觀察之體也公曰然使舉吾
職視不肖令長盡汰之吾坐受成豈不善然其勢
不得非如此何以盡吾心哉自公臨江甯凡五年
吏民風習之尤惡者大抵皆革而士皆親公矣旋
擢貴州按察使行日民涕泣送之連塞數十里公
亦爲泣顧而不忍去今　上夙聞公治名矣及
臨大政卽擢公爲江蘇布政使公至江蘇甚欲有
所建而已被疾百日而卒嘉慶五年閏四月二十
八日也年六十有一公爲人孝友仁厚雖家去義
烏而修祠墓厚宗族皆盡其禮意作詩文不多而
自然穎拔讀者知其爲奇人也夫人歷城楊氏生
子世平女二壻張鎮峯周霞繼娶海陽趙氏生子
世德又繼娶上元吳氏生子世紱女一未字世平
奉公葬歷城之　山桐城姚鼐居江甯時親見民
之戴公甚也爲之銘曰
卓犖其才勤撫衆黎用意愍慈　天子旣知作
屛海淮任荷當時宜壽以祺而早謝之家貧子羸
舊民載思作是銘詩以告萬期

記

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取其文其後禮或士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耑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綳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斷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撝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末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撝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撝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寶扇樓後記

朱子潁家有　聖祖仁皇帝之賜扇作寶扇之樓厥焉王禹卿爲之記成以其辭視余余讀而歎曰昔漢武既招英俊程其器能左右近臣若主父嚴朱皆出爲守相獨東方朔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訟才士之亟於自效若此哉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日侍帷幄者之志固已得矣況乎出臨一方有吏事之責人情乖迕有詘伸應接之難曷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爲善哉都統公以筆墨文字遭逢　聖祖知遇內侍最久其後乃出入宣力躋於二品今子潁之任用略同於都統公而且滋重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　天日之輝光侍　清宴之閒暇　聖翰雲章璀璨懷袖盡有邈然不可及之慕況於禹卿辭玉堂之廬而飄搖江海者乎余於是書爲後記子潁既外任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異日倘召居闕廷近職以休沐之餘俯仰斯樓循玩吾言感念　國恩之無窮將有潸然不知涕泣之隕落者已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鼐書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考爲淇縣尉淇縣君沒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奪其貲忌兩孺人日欺陵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卒奉姑保育孤子教之成立登第爲聞人是時有司既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顧悲傷

兩母少所處危苦徧走士大夫求爲文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殤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泯無聞矣方其窮阸困難伏首相對閨闥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雖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不忍負吾志義者此兩孺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尚能堅其持操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其泯無聞焉則已矣夫士貌榮名卒何加於其身豪末哉

記江甯李氏五節婦事

江甯李文兆之妻呂氏年二十二而夫死一子方襁抱家貧甚無以生也文兆有族兄弟曰文采哀之以屋居其母子子長爲賈呂氏今年六十餘矣於法當旌於朝待吏舉焉文采之族有文華妻楊氏文昇妻魏氏文旭妻胡氏文中妻張氏皆守節以老文采皆收卹之凡數十年而四人者夫死婦年逾三十矣於例不當旌夫人之所遭不同女年三十而嫠其苦有踰於二十而嫠者國家立制不得不立之限耳若夫人心之褒善非可以例論也文采生平嘗憫五節婦之遭欲爲之紀文采沒子際春從鼐學以告鼐鼐謂五人者貧而能守善皆可褒而文采之卹其窮而欲著其名義併可稱也因爲之錄云

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迮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鄉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鄉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也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鄉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爲之名一日得尚書書快雨堂舊扁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爲書自娛於其間或嚮之或笑之禹鄉不屑也今夫鳥鷇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耶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鄉之於尚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爲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矗墉回嶄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閒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㶁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檟槐楓栗橡時有鳴鷇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沜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谿內左丈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要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礮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薑塢先生與往鼐從使鼐爲記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潁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遶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潁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蒱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　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圜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跡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壘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澄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横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鶩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凥有泉　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潁約來靈巖值子潁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潁子潁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返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晴雪樓記

遼東朱孝純子潁知泰安府之二年境內既治無事作樓於居室之東曰晴雪之樓又一年余自京師來遊泰山偕子潁登其上思昔子潁西在巴蜀以軍興使雲南永昌後又逾美諾之巖入小金川之阻冰雪所沍師旅所屯往來常數千里今年賊

起泰安鄰郡子穎最先造大府幕爲出方略覘戰臨清城下巨炮越頭上手射驍賊首一人率士入城遂定餘孽余誠偉其氣然方其出入險難之地履鋒鏑之所交忠謀勇氣誼不顧己固不知復有燕遊之樂及事定時夷口不言功伐蕭條登眺澹若無爲此所挾持蓋過人益遠矣余駑怯無狀又方以疾退浮覽山川景物以消其沈憂與子穎仰瞻巨嶽指古明堂之墟秦漢以來登封之故迹東望汶源西流放乎河濟之間蒼莽之野南對徂徠新甫思有隱君子處其中者之或來出慨然者久之又相視而笑余之來也大風雪數日崖谷積滿霽日照臨光暉騰映是樓之名若獨爲余今日道也然則樓之記非余而孰宜爲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作樓始成三十九年十二月桐城姚鼐記

遊雙谿記

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余邀左世琅一青張若兆應宿同入北山觀乎雙谿一青之弟仲孚與邀而疾作不果來一青又先返余與應宿宿張太傅文端公墓舍大雨谿漲留之累日蓋龍谿水西北來將入兩崖之口又受椒園之水故其會曰雙谿松隄內繞碧巖外交勢若重環處於環中以四望煙雨之所合散樹石之所擁露其狀萬變夜共一鐙憑几默聽衆響皆入人意蕭然當文端遭遇仁皇帝登爲輔相一日退老 御書雙谿以賜歸縣之於此楣優遊自適於此者數年乃薨天下謂之盛事而余以不肖不堪世用亟去蚤匿於巖穴從故人於風雨之夕遠思文端之風邈不可及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與昔文端之所娛樂於山水閒者其尚有同乎耶其無有同乎耶

觀披雪瀑記

雙谿歸後十日偕一青仲孚應宿觀披雪之瀑水源出乎西山東流兩石壁之隘隘中陷爲石潭大腹弇口若甕瀑墜甕中奮而再起飛沫散霧蛇折雷奔乃至平地其地南距縣治七八里西北距雙谿亦七八里中間一嶺而山林之幽邃水石之峭厲若故爲詭愕以相變焉者是吾邑之奇也石潭壁上有刻文曰歙陽王孚信道建安陳信臣榮陽張嶢子厚合淝皇甫升紹聖丙子正月甲寅凡三十六字信臣皇甫甲寅之下各有二字損焉以茲瀑之近依縣治而余昔嘗來遊未及至而返後二十餘年及今乃履其地人前後觀茲瀑者多矣未有言見北宋人題名者至余輩乃發出之人事得失之難期而物顯晦之無常也往往若此余是以慨然而復記之

隨園雅集圖後記

曩者鼐居京師友人程魚門爲語在江甯時嘗寓居袁簡齋先生隨園幾一月其水石林竹清深幽覯使人忘世事欲從之終老也簡齋先生與鼐伯父薑塢先生故交友而鼐未見獨聞魚門語識不能忘其後鼐以疾歸閒居於皖簡齋先生遊黃山過皖鼐因得見先生於皖又後七年鼐至金陵始獲入隨園觀之魚門語不虛也而魚門於前數年卒於陝獨家歸江甯因見先生述其語而相對太息先生故有隨園雅集圖所圖五人爲沈尚書蔣編修尹公子陳文學及先生先生以示鼐考作圖之年與魚門語鼐時相次時陳文學年纔十八今

先生外惟文學尚存仕為郡倅亦已老矣圖後名公鉅賢士題識數十人於今求之非特昔之耆耇宿儒邈焉已往即與鼐年輩等者亦零落殆盡獨先生放志泉石三四十年以文章詔後學於此夫豈非得天之至厚而鼐亦忝值之於是時也圖有山陰梁相國記五人爵里具焉先生俾鼐書其末夫人與園囿有時變而圖可久存圖終亦必毀而文字可以不泯千百年後必有想見先生風流者顧鼐非其人不足託也先生故人皆有題詠魚門獨無名字其間鼐識其辭亦以補其闕云

西園記

黟自漢為縣而其後境屢析分為他邑今其縣所據者蓋漢縣之北陬而已徽州處萬山中而黟又在徽州羣山之隘略無平處民居其間尤敦樸多古風魯語云瘠土之民莫不好義誠不虛也其南二十里曰葉邨邨有曰西園者葉君冠山之所為也冠山篤行君子而好文學老於諸生於其宅西為屋數間背山臨谿為課子讀書之所其子有和從余學為文卓然有志於古昔人稱洛陽多名園極鉅麗閎曠之觀惟司馬溫公獨樂園至狹陋不足競其勝然人尤重其園者以溫公故也今西園亦數畝地耳然以賢者創於前佳子弟承於後安知異日世不絕重此園以謂逾於鉅麗閎曠者耶余年二十二嘗一至黟未與葉君相識其時君之子尚未生園尚未作也後幾四十年乃至歙去黟不遠亦未及識君而歸獨君之子見告家有是園而已今君歿逾年君子書來述君臨歿欲得余文為園記余老矣殆不復入萬山之隘以見所謂西園者又念能增重此園者君子也豈在余文乎哉顧重君之賢傷君愛余之意姑為文述之以畀君之子至於初作園之日月及黟山登眺之勝足以娛人耳目者皆不足論也

金焦同遊圖記

乾隆丁酉戊戌之歲朱思堂運使方在淮南邀余主揚州書院而王夢樓侍讀居京口嘗期之同遊金焦二山屢宿僧寺一日三人對立山閒悠然若有所悟思堂因言欲使工為三人共作一圖其後圖成而余已去揚州里居不及見也思堂旋亦歸京師惟夢樓常居京口余懷思兩君寄以詩云二客並知非一世兩山迴首有餘蹤紀是事也數年思堂竟捐館舍又後數年其子丹厓來為江甯糧道余適在江甯相向感念思堂之不作獨見賢子偉然繼武重泝江南悲思之懷一時交至丹厓攜昔工所為三人同遊之圖出以見示作圖時三人微及斑白今鼐與夢樓皆鬚髮皓然與圖中不相似蓋屈指閱十六年矣思堂之儀容固邈然既亡鼐與夢樓餘年處世更復幾何未知此身與是圖嘗孰為真幻因題其後併以寄夢樓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晦日姚鼐記

袁香亭畫冊記

香亭太守與其兄簡齋先生解官之後皆買宅金陵而寓居焉風流文采互相輝映固門內之盛也簡齋性好山水年六七十猶時出遊探極幽險凡東南佳山水天都匡廬天台武夷達於嶺海無不至而香亭日閉戶邀之蹔出輒有難色其性與簡齋異者若此顧獨好畫窮日夕執筆為之不倦蓋

林麓煙雲之趣浩渺幽邃之觀水石竹木花葉鳥獸蟲魚之奇態香亭自具於胸而時接於几席之上意其遊亦未嘗異於簡齋耶玆冊香亭摹董思白山水凡十二幅而簡齋自書詩十二首與相間香亭以示余余於詩畫深處非所能解自來金陵與其兄弟交遊往來累歲識名其末以存其迹云

少邑尹張君畫羅漢記

畫家白描之法世謂始於李伯時伯時龍眠山莊在吾邑境嘗入龍眠求其故址卒不可知悵然而返而伯時之畫生平亦未之見往者袁春圃方伯爲言曾於常州僧寺見伯時畫一應真其衣摺引筆屈曲上下可二丈許止作一筆此殆爲真蹟無疑余聞而想見之不能忘少尹張君以高才來涖敝邑多藝能以日治伯時舊里追希妙蹟於簿書之暇作應真長卷持以見示俾書其尾余既未睹李氏絕藝之真者不敢定君與伯時之畫相去幾何又思伯時山莊西園諸圖有蘇米爲之記畫泯記存使人讀而髣髴焉而余又無是文也徒歎美少尹之逸情高韻欲塞其請漫書而歸之

江上攀轅圖記

仁和孫公總督江南歲未及期綱紀上張惠澤下布吏慎而法良稅平而事簡人方樂其治而上召公入爲協辦大學士夏四月旌旃首塗耋艾壯稚扶攜追送慕懷而不欲其發於是袁君樹爲之圖又有袁簡齋浦柳愚兩君作詩以詠其事持以視鼐鼐謂公負閎偉之才仰佐　聖治俯安黎毗外襄異域勳業播四海靡不聞矣至其遇平生故舊無貴賤辭色愉愉執禮謙遜之甚如布衣交此惟與公接者知焉孔子曰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若公者不亦賢乎抑聞之古王者賜諸侯詩曰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夫君子承天王德意以屏萬邦惕惕焉惟恐不盡其任處位雖尊未嘗見爲此爲我寵貴資也故驕傲之氣泯而屏翰之道至詩言賢侯之行二端而理通於一君子觀人一節而知其備焉然則見公之處交遊者如此而亦可以推明公爲大臣之度矣袁浦兩君皆公鄉里故舊而鼐則江南萬民之一又故人也故述斯義於玆圖以爲敬愛公者公誼私情若是交至而公德益宏矣

吳塘別墅記

無錫汪君銘常作別墅於吳塘之側又自定壽玆之藏於是地丹徒王夢樓先生爲之銘及作吳塘八韻詩寄余觀之且使爲記昔莊生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謂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今汪君之志與此四人者其奚異乎子來又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吾聞汪君能以厚德成其內行又擇山林湖陂之佳勝將以遺世事而樂其生此非所云善其生者乎夫夢樓了通釋氏無生之法殆無愧於子祀所云足與友者若余俯仰人間慕道而未見苟遇子祀當爲所擯夫烏足記汪君之墅獨念生平亦好樂山水渡江至丹徒止於夢樓之堂自是以東皆足迹未至今讀夢樓之詩景物奇勝足繫夢想尚思以異日東遊造錫山而窺吳塘之域接汪君之容而探其曠遠達觀之旨斯誠平生之至願矣昔蘇子瞻不識吳德仁因陳季常寄詩有寓物而不留物之羨因以握手

一笑相期余願亦以此觀之汪君其尚可得歟是爲記

陳氏藏書樓記

上大夫好古能聚書籍者多矣而傳守至久遠者蓋少唯鄞范氏天一閣書自明至今最多歷年歲國家修四庫書取資范氏以助　中祕之藏海內稱盛焉余家近合淝聞合淝龔芝麓尚書所藏書亦至今未失其家專以一樓嚴之命一子弟賢者專司其事借讀入出必有簿籍故其存也獲久聞范氏之家法蓋亦略與同焉夫一人之心視其子孫皆一也而子孫輒好分異以書籍與田宅奴僕貲生之具同析之至有恐其不均翦劃書畫古蹟者聞之使人悲恨然則藏書非必不可久抑其子孫之賢不異也新城陳凝齋先生嘗購書萬卷其後諸子爲專作樓以貯手澤樓旁即爲子孫讀書之舍今其仲子約堂太守又慮歲久而後人或有變也乃摹凝齋先生之像於石而奉之於樓下使後人一至其樓前而愴然思惕然悚愈久而不敢不敬守也以余少獲奉見凝齋先生乃以拓本寄余且命爲樓記余於先生後裔又識數人皆賢儁也而約堂用意又如是之至然則百年之後數海內藏書家必有屈指及新城陳氏者矣吾安得不樂而爲之記也

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記

南宋資政殿大學士范文穆公既以文學著稱當世其詩尤爲天下所愛後世爲詩者每誦法之以謂宋詩人之傑然考公生平立朝出使卓有節行臨民布政方略可觀亦非第詩人之傑而已世傳公爲中書舍人時與張敬夫俱論已張說簽書樞密事說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宜爾也范致能與吾故交胡爲亦攻吾世以此或疑公吾謂此公之所以賢也君子之行不必同大趣歸於義而已拒小人甚嚴者君子之介也於人何所不容故舊往來有不能絕者君子之和也至於當國家大政進退賢不肖則不敢忘守官之節以平居暱好之私奪朝廷是非之正此非賢者而能之乎易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范公於張說殆若是矣吾益以見公賢夫何以疑公哉公吳人也吳西南石湖公詠遊之地故有祠歲久且頹嘉慶二年春觀察歷城方公大與查公府同知歙汪君同泛舟石湖思范公之賢至公祠而傷其敝始議更修之返告於方伯德化陳公及蘇州太守任君皆樂成其事因聞於侍郎學使長沙劉公及凡守牧江蘇者競出財而濟其功以其年某月竣事方公至金陵語余請爲之記余謂范公之賢詎當祠於吳不朽而諸公之競勸於此亦有性情嗜好不必同而同樂爲義者乎是固可紀也余生平未嘗至吳而慕其山川之勝異日或從諸公瞻遊湖濱造於祠下見公像而一酹焉公其謂是知我者哉

孫忠愍公祠記

明北平都督副使燕山忠愍侯孫公諱興祖始以雄傑之材從高祖於淮上渡江開國數立戰功終奮伐元遺孽深入失援身沒沙漠其忠烈之跡具載明史本傳忠愍兄子諱繼達始同以族從淮上積戰功爲濠梁衛指揮使忠愍侯定遠人也及指揮使守常州與張士誠拒戰最久從徐達平士誠

復有功高祖乃賜之田宅於常州武進指揮子孫遂爲武進人指揮之子泰當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使燕師起與戰於懷來中矢裹血力戰竟陷陳死惠帝追封廣威侯廣威有從父兄恭亦早從太祖取沂州密州益都及克元都屢有功官至前軍都督僉事授驃騎將軍孫氏一門在洪武建文時功業著聞凡四人而死事者二焉忠愍之子恪亦繼爲良將爵至通侯矣而不豫與藍玉之禍故孫氏之居定遠者衰而武進獨盛明禮部尚書文介公慎行則濠梁指揮之八世孫而廣威之弟後也今兗沂曹觀察星衍又文介兄七世孫也觀察以謂孫氏建功肇始於忠愍而無專祠非所以表忠義以光後嗣乃於江甯城中買地建爲祀所以奉忠愍而以濠梁指揮廣威侯都督僉事二主祔其左右又於祠室置書籍彝器之藏甚備俾後子孫能讀書者守之餘皆可假觀而終歸於祠因請余爲之記余謂孫氏之始興也以武烈而後子孫之達者以文學文武雖異而一歸於忠孝大義則同今觀察建祠之法上以崇先祀下以啓後賢不以遠遺不以己私其用意甚厚其望於族人者甚巨且遠孫氏忠孝之美其將有世濟者乎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暫奪此之常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間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匈奴冒頓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伏節死難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已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明萬歷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　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以久敝矣江甯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二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常熟歸氏宗祠碑記

吳中歸氏皆出於唐翰林學士兵部尚書餘姚宣公之後宣公之孫五世其名可考五世之下更宋及元其世次名爵皆佚焉明太僕丞震川先生作歸氏世譜論之詳矣常熟之族震川世譜所云在常熟者居白茆是也始自吳遷白茆者曰榮四公榮四七世孫曰椿震川所爲作歸府君墓誌銘者也其子有雷雯電三人雯於白茆建祖祠焉後其子孫自白茆遷常熟城內而白茆祠久圮壞乃更建祠城北爲堂三間中祀宣公旁祀始遷祖榮四公以下凡三十五人堂後爲樓凡居白茆時所藏石刻遺像皆遷藏於是時康熙六十年也迄嘉慶

二年今歸君文學寅亮拱等以堂久黯敝加丹雘而新之又於堂前增建門廡凡八間而祠之規制乃益嚴以靖常熟歸氏自明中葉至　國朝二百年中以名德尤稱鄉賢者曰刑部主政裔興公少詹惺崖公贈工部尚書監茲公又有孝子松期公孝子故於宗祠堂側有專祠今圮乃於其地重立之其三鄉賢則買地各建專祠於宗祠堂後逾年工悉竣乃至江甯請記於余余謂歸氏在明代稱以崑山今世則以常熟至大司空監茲公以才德勑與列位正卿眞古公侯族矣今歸君爲大司空之孫繼承祖德而尤盡心於宗祀其道不已善乎且崇先者一家私情也尚賢者天下公誼也茲之立制蓋兼盡之昔震川每惜古人宗法之壞而不可復而立宗祠者收宗復古之先務吾聞震川無後嗣其墓在常熟宗人爲修祭焉夫常熟之宗能厚於其別宗者猶如此而況於其本宗哉由是推之其將弗憾於宗法之缺也歟是足記也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鼐記

峴亭記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鍾山也諸官舍悉在鍾山西南隅而率蔽於墻室雖如布政司署瞻園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見鍾山焉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雜樹生焉觀察歷城方公一日試登阜則鍾山巍然當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巔作小亭暇則坐其上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爲茲亭所有鍾山之勝於茲郭若獨爲是亭見也公乃取見山字合之名曰峴亭昔晉羊叔子督荆州時於襄陽峴山登眺感思今古史既載其言而後人爲立亭曰峴山亭以識慕思叔子之意夫後人之思叔子非叔子所能知也今方公在金陵數年勤治有聲爲吏民敬愛異日或以茲亭遂比於羊公峴山亭歟此亦非公今日所能知也今所知者力不勞用不費而可以寄燕賞之情據地極小而冠一郭官舍之勝茲足以貽後人矣不可不識其所由作也嘉慶三年四月桐城姚鼐記

惜抱軒文集十五

賦

聖駕南巡賦 幷序

臣聞王者兼覆九州內撫畿甸外察方岳
其爲道蓋至廣遠易傳曰風行地上觀先
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八方之氣不同而
風行因土以生物者天地之至德也九州
之俗不同而天子省民因方以成治者聖
人之至教也古揚州之域厥民輕心火耕
水耨昔者䝉
仁皇帝六莅之恩及
世宗十三年休養生息之福
皇帝承基至仁究物念東南之幽阻懼民隱之
不聞十六年二十二年時巡再莅於江淮
察吏問俗民勸於化夫恩篤者遺崇志深
者念遠海內承平百年矣
天子仁沛而義凝南綏而北撫教友民而征不
庭懷異俗而廣徼塞風雨雷霆之所施地
里億萬以討受萬國之攸同輯祥撥而來
備釐福
慈甯乾坤愷豫重光之歲仲冬維
皇太后七旬萬壽之慶
聖孝攸崇推恩庶類北户而北窮髮之南靡弗
欣懌旣履逸樂不忘憂勤維玆江淛之閒
寶
聖心所尤切二十七年春
玉輅復臨
清問疾苦禁惰戢於民萌昭震疊之宏業昔
三代王者繼有神聖臣嘗攷之詩歌必先
述其小心勤惕治內治外罔弗安恬又使
萬物得其理覽草野之鄙事然後民樂其
德揚懌和之聲保世滋大集厤福於無窮
也以東南之區古稱難治而
屬車三歷俗變風移豊美之化成謠詠之聲
作雖其言不出於閭閻鄙俚而足以上占
國家隆治之昌景福之遠臣愚無似竊作賦
一篇不敢自附於古詩之流亦欲以道鄉
里之民情述覩見之所及以揚
盛世輝光之萬一云爾其辭曰
於皇時
淸維
祖宗濬恭緝熙佑民勤恤乃篤生
皇帝之文武睿喆匹天運而日行紹丕業而無
逸穹覆庶生萬方如一方內大和乃治遠
夷旣定邛僰之外疆招西域而懷來乃有
狠顧豕竄烏距魚鬐跳踉矜恃巖幽曲諸
之中而以伉抗夫
天威萬士勃怒是
命將帥收準狷之兩蠢翕萬部而失氣定功
葱嶺之北闢疆玉關之外蓋爲地二萬有
餘里合古三十六國而歸於郡縣之吏靡
不被
德施而恩流葳蕤而滂沛治肸蠁產祥擬雲
日輝和風雨歸善於
聖母錫福於下土重光元英日行牽牛臨於河渚
皇太后履萬壽而當七旬仰覩

聖孝巍崇邁於前古莫不踴躍歡欣忭手歌舞
曰是宜康豫無爲煇明黼黻而鏗鳴鐘鼓
皇帝曰嘻余敢自康自逸雖茲江淮東暨於越
昔
聖祖恩加乎六巡及朕亦再爲臨閱而式加優恤
顧猶恐化澤有未究疾苦有未聞宜噢咻
以三復豈朕躬而憚勤乃
命百吏稽禮文循前典加鴻仁水衡頒錢司
農調均散委積於京倉蠲租稅而拯貧
申諴使者妆領治河聿成金隄洪流逶迤然
後禮官奉儀太史諏日首春晨暄
大駕將發總虎賁之禁旅陳鹵簿之有秩奉
慈甯之安輿乃逾出於殿闕條狼執鞭誦訓夾軌
華芝道遊秋秋蹡蹡沛艾騰驤扶轂翼騑
順和氣之萌茁轉春郊之青旂芾裳景從
雜遝重委日動而雲飛邪拂乎海岱光熛
燭乎淮沂當
鑾輿之未行也先
明詔乎有衆曰咨吏以居民維儉德之是奉
假靡麗以飭恭實朕心之攸痛快視聽於
須臾懼百室之瘝痌所臨馳道宮館所供
式攸循禮毋以麗用
萬乘所至廛市無動度財大農毋敢私貢是以
吏無供帳之煩而民無威臨之恐迺以南
徂乃觀大河天雲澹而飛揚長風柔而蕩
波龍伯戢其之而從蜿蜒乎蛟鼉仰
萬乘之戾止召百靈而委蛇分渠浪蕩淮口是
過各官奉職金隄峨峨刻玉禮神永戢以
和超運流而南踰徽萬民之咸喜儷雲日
之煇光吾宿瞻乎
天子茲念我之弗舞又再莅乎我里誠慰我之
慕思呼
萬歲而拜稽連蘿接袂錯頂累跬扶披龐眉亦
攜稚齒有垂伊絲楊柳依依有龍飛夭
天子之旂布廣澤與崇山敷春冉之披離茲風
景之未改夙昔慓乎
帝思宛來莅於茲十有討杓運之數移既長我之
嬰稚又增壽乎耋耆敦風俗之慰和閱多
念而阜熙固
皇心之載嘉專集休之孔宜迺
御龍舟黃頭擊櫂吳歈越吟涉江激譟譙鳧
旟之鳴飛爛紫蘭之茁冒晴日麗乎平皋
流帆揚而照耀俯龍虎之盤蟠招奔趨而
繚繞越江漢而超五湖東以介乎海嶠迺
御離宮周以清鑾鍾山之麓嚮江之滸倚郭
控郊或帶田圃梅林楊葩春禽初語修竹
菁菁谿流有滑幽自昔兮
吾臨言於斯而晏處不復增乎前觀有依閑兮
庭廡儉德昭乎軒檻
睿藻宣於鏞鏤爾乃莅南土觀稼穡瀰湖陂利
溝洫地旱熯而後寒稅再熟而餘食美風
雨之既和見萬類之滋植爽榮柔而衣履
豐麥青黃而倉廩實有北婦之餉饁懿茲
農之樸力爰補助之攸行復胡憂於乏亟
若夫左江右湖指次吳會天地鬱阻東被
海介

皇甄治之有嚴吏慎防乎封界戢烏夷之肆心
安商舶之失戒迺閎舟師艅艎載旆纚鳥
逝而龍驤芴荒脅而四逮火燚發其煌流
熀星奔而雷磕蛟龍竄伏而屏氣山島陁
落而失隘瞰武節之式昭宣威棱乎域外
於是
帝乃頒賚守職長吏農工商販旣徧以備暢和
氣之休嘉鬱充塞乎天地迺朝羣辟展
皇儀張廣筵式燕私黼黻蹌蹌鼓鐘論詩飫於
隆恩載飽德施上
皇太后萬壽有祺合海隅之羣歡以上奉於一扂
愔愔
帝德厥殷治教祛所患惡謹所好樂杜治術之
陂邪警愚惷之失道嗟我友民世服忠孝
服寀欽與敬爲民導作嘉頌而揚休聲亦
旣各宣其舞蹈弦誦闤闠之所歌謠江海
之湄爰進試其秀才升時髦而允掄或辰
宅於菰蘆而夕進於宮鄰夫惟江瀏之俗
亦勞亦俊地下以阻包數千里富以溢禮
爲華秀以文辭爲靡剡厥士之最下惟民
力以營之澤艸所生芒種維宜桔槔挈首
注高引卑作力獨深於海內寡儲亦易以
怨咨苟非蒙
聖主之式臨何以永載於雍熙昔歲載陽旣賁
帝趾
雲日其輝於江海涘民仰識乎
隆準習
玉輅之和音何念復於此而弗忘誠被德之滋
深
上竭其思下寫爾忱八荒旣已阜安猶顧瞻而
有餘心造至化以敦德將集祉萬億載以
有壬

祭文

祭林編修澍蕃文

嗚呼寥曠朗而壇陛兮風四起而蕭瑟草未霜而先萎兮華始春而零落時不可以中淹兮地不可以久宅路遠荒忽兮天茫茫去海隅兮超河濟窈憭慄兮悅遠望上有母兮下有兄食不甘兮寢不寧隱思子兮涕零年弱而非壯兮貌皙而不頹懿不得徐歸兮倏忽以終生鬱紛綸之多才兮爲近臣而婉孌出奉使而不欺兮入在廷而款款世競諂以苟進兮蹇何君之徙倚挾寶珵之照乘兮投淤泥而媿恥耿獨立其不懼兮孰余恕兮孰喜水何坎而不逝兮民何生而不死失與得之須臾兮吾至今而知君之不悔與若蕙兮玉有輝朝吾室兮暮予帷君愛予兮不忍歸青春曩出劇兮偕與子違殷結友兮知者稀建旐兮飄飄風回回兮赦進難出淮汭兮循邗望出涕兮江之千雖爲善兮何恃旣寡妻兮無子骨將朽兮道不毀千齡兮萬祀遊無生兮反無始尚饗

祭張少詹曾敞文

嗚呼昔君始降胥中營室爲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而才鷹揚騤騖爲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偕聞鹿鳴風雪載途共以車征轂折其肩褰闕帷軨笑我擁袖懦婦稚嬰省試罷歸獨君登第送我西墉援衣出涕君爲禁臣寵贄爛手裁佩朝脫暮誦士口爲走南北五顛一升來則授榻行爲檢縢荒園廢寺挐攜交朋崎客窮士受禮不能狂歌踞罵酒悲沾膺人或駭厭君恬不憎爲不能飮君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坐處樊籌揀過或喜或嗔嗚呼君仕而孰余成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儁遂至詹事益持孤峻衆所顧畏索刺瘢疵　詔銜貢士有嘗無私勇於知恥怯於賄貲交譏去官大快羣欺自是與君别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儀去邈念君魁梧面丹有渥終接槍臺晨胥商榷爲始告歸君在大梁斬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暮巳告疾晨琴徹左凶問遠承將信終叵手執君書情密辭懇天道祐善茍不可論旣奪獨余又奪所親强盛先隕弱寧久存爲在揚州君柩歸里不幸其歸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悲曷巳尚饗

祭侍潞川文

昔歲庚午爲始鄉舉張徐汪君及君余伍初入京師寓居佛寺君暨三君謂余同志余病而興不勝跪拜數子時來色腴神快張徐先仕汪以繼登或中或外官爲世稱操衡貴人姸媸以聽五貢有司子偕余斥君第之歲我猶窮羈忘君之喜爲我嗟咨又後四年余第南還幽幽子室館我其間重五泛舟萬夫呼譟風起水溢升龍以櫂淮南冠蓋君飮之酒謔諭諧辭擊掌濡首網魚於江烹鮮璀璀有唱四酬怒出如蕾始隕汪君追求莫及四子人間數於分合張君禁臣屢以才達直立嶷嶷羣手交擠君丞太學爲屬尚書相憐失侶把手欷歔撥文四庫與子偕命畫几胥鐙目窮心競爲以疾還君留闕下換秩翰林責殷身寡張君旣替茲春疾喪遺書報君偉君懷愴開緘讀復凶問隨來天乎人乎奄受之災昔其相知渥顏始冠未三十年凋

零過半有才絕人引鏡自寇擢性滑神終於不救君既亡子長女喪夫有稚攜抱隱痛何如君之期余勉余爲義靡以益君俯仰懷愧尚饗

祭劉海峯先生文

嗚呼自聖有道道存乎文孔徒之傑與顏同倫周室世衰末流岐分或嗚爲技或以道陳迄千餘年其傳緡緡豈無才士識闇其本苟爲僨強卒躓而隕聖言載世有炳其光蔽晻於曚日月何傷吾鄉宗伯勇繼絕軌甘噬乾腊寧遺腴旨賅萬逾俗去古則邇先生再興益煒厥美上與詩書應其宮徵抉披百家掩取瑰偉抑揚從心不見端委日麗春敷雖妍不靡世有斯文千載之雄百世所述當世則窮半生塲屋老授學官卒亦不居退處江干天奪其子獨與以朋昔我伯父始與與竝與和爲文章執聖以繩劇談縱笑據几執觥召我總角左右是譽賤子既冠於京復見先生執手爲我嗟歎嗣學古人以任道期亹亹其文以贈吾離其後閱年又逾二十豈徒君耄鼐亦衰及念吾伯父相見以泣先生益病侍帷妻妾要我牀前強坐業業猶有高言記爲士法執承遺書竟委几榻舉世茫茫使我孤立有言莫陳終古於邑嗚呼尚饗

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羣羣余始長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譁卒承諧許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決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燚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沚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頎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眯吃口溢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尚饗

惜抱軒文後集目錄

第一卷
說一首　序二十六首
第二卷
䟦尾題辭十七首
第三卷
書七首
第四卷
壽序八首
第五卷
傳十首　贊三首
第六卷
碑文二首　墓表十一首
第七卷
墓誌銘十五首
第八卷
墓誌銘十三首
第九卷
墓誌銘十二首
第十卷
記十二首　祭文一首

[seal]

說

五嶽說

或問五嶽所居前儒異說惡所定諸曰是不可定也昔舜攝天子一歲中周歷四方書第言東巡之爲岱宗而已南西北曷嘗言其嶽之爲某山哉夫嶽者以會諸侯使望走其山下者也天子歲所至方適有當覲觀於其地者其地左右遠近不可必則必擇其地近之嶽而朝焉可先時使命以告其方之侯而不可爲一成不易會侯之嶽可爲會侯不易之嶽惟東方限於海其地不甚曠遠者也故書言之不得不異其辭爾蓋昔黃帝嘗合符釜山釜山爲北嶽而非必恆山也及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近霍則霍山爲南嶽矣禹又合諸侯會稽則會稽亦南嶽是故南西北會侯之嶽無一定之山此禹以前之制然也自禹以後天子不能行一歲周行四方之禮惟於岱宗尚有巡至之事則徧召四方諸侯於一嶽之下以至周所云衆頫曰同者蓋在岱宗爲多云若夫南西北之嶽既不爲巡狩所至其山徒爲望祭所秩秩望可以有定名故四嶽有定名不知何時始然必三代之君不能行一歲周行之時之制非唐虞之制矣夫古帝所巡狩昔嘗命是山爲嶽矣則後王皆可取之爲嶽嶽有定名而前後王所定又異焉故爾疋釋山既載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河西嶽河南華矣又載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儒者相傳異說蓋皆古王者制也而不能質言其更易之時故鄭康成以爾雅後說釋大宗伯之五嶽以爾雅前說釋大司樂之五嶽誠亦不知二者於周禮孰是非也若夫虞書第言四方之嶽而何休註公羊引書於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太史公封禪書記舜四巡後亦有中嶽者嵩高也之文似所見尚書同於何氏且夫國主山川天子之都宜有嶽焉唐虞皆在河東惟霍太山近帝都殆帝都之嶽也故霍不山古有嶽之名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湯居亳皆在中土則太室爲王都之嶽無疑矣然亦不知當世果有中嶽之名否也稱嵩高爲中嶽或虞夏已有是名歟或始於周歟夫考論五嶽爲定說作爾雅者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非所見之過也歟

序

胡玉齋雙湖兩先生易解序

六藝之學惟易最難明自朱子生於東南而天下之學始有統宗而啓蒙本義之書固講易者所當奉守也婺源爲朱子故里而胡玉齋先生方平生南宋之末受學於黃勉齋之門人董介軒夢程於是作啓蒙通釋上下二卷發明啓蒙之旨及其子雙湖先生一桂當元時隱居不出作本義附錄纂註十五卷詳取諸子他書之言及羣儒所說以廣朱子本義之意又作啓蒙翼傳上中下篇及外篇則於其父之書爲益詳博矣宋元學者皆宗尚朱子而胡氏父子於朱子之易尤深近世學者厭宋儒之學爲近易乃蒐求殘闕自名漢學譬如舍五穀之味而刮木掘土以爲食者也胡氏二書舊於婺源有雕本今皆殘缺而崑山顧氏所刻通志堂經解則二書具存今玉齋先生裔孫華川　取

家藏殘本與通志堂本校其異同而擇從其善復刻此二書於婺源以之示余余欣華川能闡揚其先祖之美而冀是書流傳天下士君子有志於學易者慎毋舍此而他騖也遂爲序之

尚書辨僞序

古文尚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辨古書之真僞而不明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卽謂古文尚書也宋大儒始所論古文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攷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尚書之僞大明余謂前儒議論慎重不敢輕出此奉古之道當然固非過也若至今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尚書此則近於無識不可謂非過矣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是也夫以考證斷者利以應敵使護之者不能出一辭然使學者意會神得覺犂然當乎人心者反更在義理文章之事也昔閻百詩之斥僞古文專在考證其言良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尚書辨僞其辨多以義理文章斷之先生生遠不得見閻氏之書而能自斷於此可謂真有識矣鼐昔作尚書說中有數條乃復與先生意合今先生子刺史以先生書見示鼐竊以自喜第恨生晚不見閻先生亦不見先生也先生既未見閻氏之書故言亦不能無誤如以孔註爲安國撰而不知其亦僞也以此數前後學人每不能盡聚以廣其識獨其大體同者遙遙可合符而已

禮經集要序

禮制之衰廢久矣士恣其情循流俗之鄙陋詭於義而咎於中者不可勝道也而喪禮爲尤甚楊君病之作禮經集要欲扶而正焉其用意可謂善矣先王之世既遠民俗異而國制屢更盡用古法則不可酌其所可行通古人之意期存人心之正足以講倫理厚風俗而已嗚呼君之用意可謂善矣或疑士有親在而詳言喪禮爲不宜夫人子實言親終而擬議其事則誠不忍若夫汎言喪制辨論其當否正儒者致知之事古聖賢皆爲之列經傳以教弟子夫豈有豫凶事之嫌哉況又有遭事有疑而欲有所徵以定其所從者乎然則是編不可廢也嘉慶十二年秋八月桐城姚鼐序

晉乘蒐略序

晉之有乘孟子以與魯春秋楚檮杌並稱而後世不見使其得傳雖不敢望孔子之春秋豈出左傳戰國策諸書下哉近世錄史家者正史之外有雜史傳記地理之具然考漢晉隋唐藝文之志其存於今者十不及一焉典籍文記易泯難留識好古者所深歎惜也合河康茂園先生蒐輯山西一省山川疆圉人物前人所紀識史氏所當知而不可聽其泯沒者又以意斷論其得失凡爲若干卷取古晉乘以名之先生之才足任史事固無愧左氏之流而其爲此書乃當耄耋之年孜孜於撰述君子之不肯棄日如此豈非衛武懿詩之志乎鼐少嘗有意紀述之事迨老無成先生年長於鼐而卒此書以存數千里疆土中數千年之掌故今就以書來令爲之序鼐不勝歎服先生用志之美而復俯而增愧非徒蒲柳之衰亦志氣之惰也已嘉慶庚午中秋日桐城姚鼐撰

泰山道里記序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

山川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令人憒歎設每邑有篤好學古能游覽者各攷紀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告人嘉定錢辛楣學士上元嚴東有侍讀因爲余言泰安聶君泰山道里記最善心識其語比有岱宗之游過訪聶君山居迺索其書讀之其攷訂古今皆詳核可喜學士侍讀之言不妄也余疑水經注於汶水左右汶水源流方面頗有舛誤又謂古奉高在今泰安右汶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度環水而北至天門歷盤環道躋岱迺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往昔在濟南秋霽登千佛山望岱巔諸峯遙相接竊謂歷城以南諸山皆泰山也後人多爲之名耳今閱是書每與余意合而辨正尤起人意聶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臆度徒幸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於山中者聶君足重余耳余安足重聶君哉

滇繫序

方志爲史家之一體非具史才者爲之不能善也昔司馬子長以父子繼爲史官而成太史公書然其後班彪卽仕爲縣長令而首爲漢書世推良史何嘗以其職哉自是以後居史職者往往屬諸上車不落之才而具史才者不得居其職是亦多矣雲南入中國最晚古事闕軼　國家定天下幾二百年文治遠被邊陲雲南之文獻彬彬出焉然不得生其土地具史才者論定之猶患不能善也大理趙州師君天下才人也工詩文明吏事仕爲望江知縣合生平聞見蒐輯雲南事類成滇繫一書撰論古今之是非綜核形勢之利病兼采文物博考故實此史氏一書之美而師君以吏治餘力成之豈非其才之過人而庶幾於叔皮之事者哉吾始識師君於懷甯後屢相接對見其人愷弟忠信篤於友誼愛士殷殷出於至誠眞世之君子亦非獨才智之美也今以事過吾舍出滇繫示余余既取其人又樂其備西南一方之事成一家外史之書因書爲序云

廬州府志序

廬州居江淮之閒湖山環匯最爲雄郡余嘗謂國家因明季舊制臨江建安徽省治官舍吏廨成立百餘年不可猝移耳若以地勢寬平原隰雄厚控扼南北之要言之安徽大府建牙未有宜於合肥者也故守是者尤貴得其人焉晉江張鞠園使君以尚書賢郎受　特命守廬州數政二年吏靖民和人頌其治使君夙工文章勤學稽古於吏事之暇展尋舊志覺其舛失漏略且志後事未及紀者將百年矣乃復精考博採補綴修削更成新志凡若干卷於是鉅郡之規橅益彰而文獻之事益備夫廬州古文章地也昔者廬江周興之徒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見推漢朝而民閒作孔雀東南之詩遂爲千古五言之冠其風俗文盛可知矣及三國兵興爲用武之地文教衰薄風俗美惡與世轉移其來久矣　聖朝統治百餘年吏謹而民樂俗朴而道文夫文學者所以興德義明勸戒柔剛風氣登長才傑於爲政之事似緩而實切者也今使君勤成是志以示此方之人而因教導之則其所以化民成俗者固可觀其一節矣

河渠紀聞序

康茂園先生負經綸當世之才懷飢溺由己之志生平宦迹所至爲民興除利病往往身雜畚揭之間備歷艱苦而境內受其福者或可以經閱百千年之久而不渝也其讀書博考遇有言治水之事皆取而紀載上自禹績下及當代大爲河海細及溝渠支分而統貫之共爲一書曰河渠紀聞夫太史公作河渠書止於漢武之時而已而茲則舉武帝以後天下治水之理辭悉備焉孟子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夫無事非束手坐觀及苟且因循任其成敗於天之爲也精思博訪以求之苦身勞力以營之建作方術或有改更故迹而使水土各得其性之所安使斯民利無弗興害無弗去斯乃真行所無事矣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夫水苟不能之爲利則必使之爲害矣然則讀茂園先生是書者仍以太史公之意求之可也鼐既讀終其編因書爲序

方氏文忠房支譜序

方氏與姚氏自元來居桐城略相先後其相交好爲婚媾二三百年方氏明時多達人君子自文忠以上名著海內人知之矣逮入　國朝英賢繼踵及鼐生晚不得與相值也獨與平羅令君稽堂先生相接對在里則常同文酒之會適遠則共舟輿同旅舍見其翰墨文章風采談笑至今不能忘也先生沒後其仲子汝棻與鼐爲僚壻不幸早喪繼又知其季子今休甯學博治青及治青之子象二爲羣紀之交又三世矣治青錄其先世生卒事蹟而尤詳載文忠以下謂之支譜持以示鼐而命之序以累世之知交見人才之輩出觀覽是譜固欽且欣之又念昔明英宗時先大參公與廷獻公交善爲名其堂曰翕樂贈以詩文及平羅公詩集成鐫之先伯父薑塢先生實冠以序今鼐又及治青書成獲執筆以嗣先人之末也是不可以不文辭矣是爲序

句容裴氏族譜序

河東聞喜裴氏與秦同祖至唐而極盛歐陽公作宰相世系表以裴氏爲第一其分五房曰西眷裴洗馬裴南來吳裴中眷裴東眷裴而唐之前聞喜之裴有從晉元帝渡江者其後有松之駰至梁裴子野皆以史學著名累世重於江南矣及隋後江南之裴襲聞惟五房之裴最盛當宋高宗建炎時有從河東南遷者不知於五房中爲何房也其名曰武德上書高宗不見納乃卜居句容之青于村歷十四世曰景山當明成宏之年遷塘頭村世謂之老裴村又歷七世則當　國朝康熙時矣景山之孫分爲前中後三支而中支人最繁衍有思逵思達思遴思週五人皆武德廿一世孫而景山七世孫也以循謹忠厚稱而思達思遴思週自老裴村遷綠野村始造爲宗譜今思週之元孫玠字　五世孫鈐字　　錡字　　念譜之未修又閱百年矣人愈繁才俊奮起乃更補輯新譜請序於余余謂晉宋之南渡同也武德公之從宋高猶松之之祖之從晉元也今裴氏之居綠野者敦行好禮多篤於文學已有舉孝廉者矣而才傑鵲起其將有繼松駰子野之盛表於史傳者乎而　　等蒐輯放失考論譜牒甚勤忘勞亦孝友之事也爰樂爲之序云

重雕程貞白先生遺稿序

昔明高皇帝定天下使燕遼寧三藩擁兵居北邊捍禦外侮以强中國之勢豈非爲子孫謀慮遠哉然而簒弑之禍由此起事變無常非人智所可料也當其以封建策問諸生而續溪程長史貞白先生通試爲第一其言置子當置之艱阻備嘗之中不當置之膏肥美麗之地此其言最有當於高皇心者卒又言垂流之久或有意料之所不及此乃足括後世之變眞可謂通人名論矣然則當燕師之起其所上封事必有可觀惜其文逸不傳也長史以矢忠建言遭成祖之戮文字禁絶至嘉靖時其從孫長等搜集僅得十一凡詩文二百餘篇而備燕封事雖有目而無文又載封建策乃有二篇昔董生對策因漢武帝重問故有三篇明高皇試士豈亦有重問之事乎抑次篇他人所對而長等誤收之乎明初事遠而遺禍之家紀述無從事難審定自其理也夫靖難之禍千古傷心後人讀史至方正學諸賢之傳唏嘘流涕長史之意與正學諸賢同其著撰逸而僅存者安得不爲世重況其文章又自有踰人者乎嘉靖雕本今已刓敝今其族孫等又重雕之余讀而論之以爲之序

朱二亭詩集序

余之聞朱二亭也自朱子穎其後余至揚州遂獲與二亭時見盡讀其詩間嘗取二人之詩論之子穎才雄氣駿多感激豪蕩之音其佳多在七言二亭氣清神逸多沈澹空遠之趣其佳多在五言皆數十年詩人之英一士而不可再遇者也夫詩之於道固末矣然必由其人胸臆所蓄履行所至率然達之翰墨揚其菁華不可僞飾故讀其詩者如見其人二亭居揚州城北陋巷狹室而其胸次超然塵埃之外其可追媲陶淵明韋蘇州者非第詩也而詩乃發之嗟呼余年二十始見子穎子穎承先世用武之餘烈嘗思舍章句之業奮迹戎馬建立功名使後世知其豪俊而其詩亦時及此旨及暮年乃仕爲轉運使俯仰冠蓋商賈之間忽忽時有所不樂而二亭以布衣放情山水見俗人即避去高吟自適以至老死子穎雖富貴而志終不伸二亭雖貧賤而可謂自行其志卒無餘恨者也往時子穎之子刻其詩集余爲論訂於七言十取七八五言十取三四而已若以訂二亭集則當反是今二亭子以其家藁來值余有脾胃之疾不能細讀精擇之又二亭詩余素見者尚多今收之未備故姑爲序其首俾其子更搜集至備請他人取余意訂之成集茲可以傳後世而爲一代布衣詩人之絶出矣

吳禮部詩集序

昭文吳竹橋禮部以英異之才沈酣古籍發爲詩歌不爲亢厲矯激之詞而自然超軼有遠俗之逸韻誠一時詩人之傑也君與鼐始未相知乾隆之末鼐至江寧適君以事嘗至江寧遂相見論文意甚快嘉慶三年鼐東遊泛舟洞庭觀錢唐西湖君期鼐且遊虞山至其家一晤也而鼐自杭入蘇州遽思返不及往君聞之悵然不樂逾五年而君殁余乃亦自恨昔歸之速不一至君家而遂不見君也君兄弟並起昭文君弟既爲封疆重臣著功業於當世而君謝歸山澤抗志追古爲文章遨遊吳

越賞會翰墨極風流文采之盛士方歸之而君年甫六十而歿君詩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君自序以爲論古人之詩宜嚴論今人之詩宜寬吾詩所存多者姑以今人論也然吾終當以古人之得失自衡天假吾年將自芟削定爲一集然則今誦君詩所共歎爲雋詞麗句不可及者或又君所不欲存而惜乎君不自爲訂而遽喪也今君子以集抄本見示鼐老憊昏瞀但見其雋麗動心眩目未敢爲刪訂然則寬存之以待後世論詩者之別擇可也乃書此爲之序云嘉慶十二年九月桐城姚鼐序

夏南芷編年詩序

昔夏醴谷先生當雍正乾隆之交以文學奮起高郵舉詞科入館閣卒以文章教訓後學其所爲半舫齋詩追步白蘇爲世傳誦久矣而其長子南芷令君以文嗣其家學所爲詩蓋具有半舫之法度意韻南芷自少至老中歷仕宦晚依子舍爲詩不輟其性情趨向固有以異於俗而足世濟其美矣南芷鄉舉在乾隆庚午與鼐爲同年生至乾隆四十年自滋陽引歸奉養亦與鼐之歸休同時也然鼐與君僅在京師一再見其後隔不相遇君歸四年遽喪有子味堂繼以文名收錄君詩千餘首請長洲王惕甫選存十四卷七百餘首君孫齊林工楷書書以付工爲鐫本甚善嗟乎事有相待而彰世有力學工文之君子不幸歿無賢子爲繼或雖有繼而裒錄先集之功或鮮其遺文卒廢墜而君之家世所遭何其盛也君存有詩見懷未及致今君子持詩集來視余乃得讀悵然思故友之不作日月逾往計與君同舉幾六十年矣又世如君有嗣先啟後之美者復有幾家余老且憊乃僅獲見之歎息以爲幸因泚筆述爲序云嘉慶十二年九月序

石鼓硯齋文鈔序

歙曹宮保文敏公以德器才識見知於　高宗純皇帝授位正卿秉持國計蓄畫得失爲四海生民之所仰賴非徒文士而已公之歸也某嘗至歙於其雄村宅中見之其言次頗舉川陝黃河兩事爲國家慮今十年之外其言皆驗矣信乎其先識之過人也公五十歸養太夫人猶在堂而公不幸先歿不獲爲朝之壽俊以卒盡其所能爲則今惟其文章遺編具存學者讀之以想見公之生平而已夫文之道一而已然在朝廷則言朝廷在草野則言草野惟其當之爲貴夫詩書所載之文大抵朝廟之文也公之文雍容俯仰明切而不蕪優柔而有餘書曰辭尚體要公可謂得朝廷之體者與某譾陋無狀而公獨愛其文以爲善公歿後公子詹事抄集其文十二卷以公遺意寄鼐俾爲之序因具論其意如此

梅湖詩集序

汪梅湖先生名之順字禹行梅湖者在懷甯西北鄉與桐城西南境相際其水入桐城練潭以趨江而汪先生居湖側故號梅湖焉先生明末諸生入
國朝自匿以老死爲人多技能而尤長於詩清韻悠邈如輕霞薄雲倚空映日不必廣博而塵埃濁翳無纖毫可入也當時吾郡名工詩者錢田間與先生並二人之才各有優絀較之正相埒然田

間交遊較廣爲世盛稱而梅湖伏處草澤僅南昌陳伯璣知之而復不盡其後遂聲華寂寞凡諸家選明詩者裒錄遺老甚備而梅湖之作終不與焉非徒生前身之顯晦有數即死後之名亦若有厄之使不得揚者而孰知其有不可沒者存哉余始識梅湖族子銳齋鉞得梅湖詩愛之抄一冊置笥中欲遺海內論詩者匆匆十餘年無與言今夏銳齋自京師書來言方刻梅湖詩集將成矣余大喜乃書是寄之意自是世將多有知梅湖者則銳齋之事誠善矣哉嘉慶十二年六月七日桐城姚鼐序

方恪敏公詩後集序

吾鄉方宮保恪敏公以經濟之才上輔　聖治膺澤被萌庶功業垂信史而又秉受異姿嗣增家學作爲詩歌超軼閎肆自進於古蓋以名臣而兼詩人之盛者也公自少即以詩名北窮徼塞南涉江湖其詞多沈鬱慷慨固古人所云詩以窮而工者然詩人之情詞因時而變易朝野窮達各有所宜豈必盡出於窮愁而後工哉公之詩舊已刻行世者有八集其七集皆雍正以前之作至乾隆以後官位轉登淳意鴻文上答　天藻政事之暇亦間自操吟咏而已刻者叢詞一小集而已自丙辰以至戊子之作別爲薇香燕香兩集凡五卷藏於家今公子南耦尚書適將赴閩越督軍過江甯出以示鼐鼐竊論　國朝詩人少時奔走四方發言悲壯晚遭　恩遇敘述溫雅其體不同者莫如查他山今公詩前後分集頗同他山其述情紀事直達胷懷自能兼包古詩變態亦無愧他山也然他山侍直頻年不出　禁闥公則督領畿輔遠使龍沙障決流以奠民生籌邊師以助　聖武忠悃感奮之志憂慼篤至之忱畢見詞間存諸後集非第如他山紀　恩揚美而已論公詩至是當以匹唐燕公曲江之倫故曰以名臣而兼詩人者也鼐家與方氏世有姻親公與家伯父薑塢先生相知尤密於鼐爲丈人行而鼐昔里居公居江甯鼐仕京師時公又在保定竟不獲瞻階砌今南耦尚書將以後集付工雕板俾述爲序鼐不辭固陋而輒爲之蓋以攄平生仰慕之情又以發海內論詩者之意也嘉慶己巳九月同里後學姚鼐謹序

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澧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洲師令君範爲蒐輯僅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　上既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　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司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蘖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珅益嗛君而　高

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君喪旣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望溪先生集外文序

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　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鼐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計鼐少時亦與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甯鼐居桐城惟乾隆庚午鄉試一至江甯未及謁先生其後遂入都又數年先生沒遂至今以不見先生爲恨矣嘉慶庚午鼐在江甯去始至江甯之年六十矣先生之曾孫　　乃以先生集外文見示先生立言必本義法而文氣高古深厚非他人所能僞今此編凡　十卷讀之誠皆先生文無疑也然先生望溪集乃手自訂此皆其芟去不欲存者雖後之君子閱此芟去之文亦以爲不可及然仰思先生之芟宜有知其用意深嚴而憬然增悟者矣然則　其復鐫刻付之集後可也至其所以芟之之理鼐淺學也恐妄度未必當先生之意故亦不敢遽有論辨以待後之讀者自得之焉嘉慶庚午重陽日同里後學姚鼐序

程綿莊文集序

鼐往昔在京師聞江甯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眞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强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甯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更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尚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

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蔣澄川詩集序

余同年友陽湖蔣君熊昌字澄川以才儁仕爲戶部郎直軍機處出守潁州府凡八年有政績以事被議歸里不出又二十餘年卒余初於京師送君出守及君居潁之季年余歸安徽主敬敷書院乃與君再遇得數聚矣而君未嘗以詩見示第聞在潁州開東坡西湖瀦以利民因招文士飲讌賦詩其間潁人以爲美談誦歎而已及君於乾隆庚戌再至安慶余已去安慶君以二詩見懷寄至江甯余始見君詩歎美其意以至於今君少子純儆以君集來請序則君亡已九年而去余與君別時三十年矣君爲人和雅溫厚其詩即似其人而自潁州歸後出辭冲淡幽遠無不平之氣此尤爲可貴所以爲懿士長者之風也純儆言君生平詩可萬首今抄得未及半然已二三千矣余八十之年昏耄畏讀文字以詩文字稍多者即不能盡讀涉獵而已故姑書此以序君詩若詩之美尚有逾吾所論外者則以待世之君子能得君詩而盡讀者

陶山四書義序

論文之高卑以才也而不以其體昔東漢人始作碑誌之文唐人始爲贈送之序其爲體皆卑俗也而韓退之爲之遂卓然爲古文之盛古之爲詩者長短以盡意非有定也而唐人爲排偶限以句之多寡是其體使昔未有而創於今世豈非甚可嗤笑者哉而杜子美爲之乃通乎風雅爲詩人冠者其才高也明時定以經義取士而爲八股之體今之學古之士謂其體卑而不足爲吾則以謂此其才卑而見之謬也使爲經義者能如唐應德歸熙甫之才則其文即古文足以必傳於後世也而何卑之有故余生平不敢輕視經義之文嘗欲率天下爲之夫爲之者多而後真能以經義爲古文之才出其間而名後世使人率視爲科舉體而無復爲古文之志則雖有其才而不能自振也故貴有其才又貴必有其識也長沙唐陶山先生固嘗以文取科第矣而其志乃欲以經義爲著書之事不以科第論也作四書義一編寄以示余余乃知君之才與識皆高出當世而將上比於唐歸之流者也余之鄙陋持守孤論雖欲率天下而不能得君之倡爲高文將世必有應者一代文章之興安知不出於是余耄老矣而重望於君故欣然爲書其編首云

高淳港口李氏族譜序

高淳之水自禹時引江東南流過溧陽入太湖禹貢所謂東爲中江者也後世壅其流爲東壩而高淳自受山谿其流乃西北入江洩之不速瀦爲數湖其民居多近湖陂取稻田魚鳧之利而風俗樸厚遠於市井故雖爲江甯府屬縣而其俗異於金陵之浮夸也縣治東南有固城湖湖水西流乃過港口李氏本出於隴西其後自北南來屢遷移明時有清二公者自芝山遷居港口爲港口李氏云今數百年矣其子孫最爲繁衆而家法尤善有勸學堂以養毓其才俊故士多奮於學而耕者亦務於本而鮮爲犯義之士當明時港口李氏故有舊

譜及　國朝康熙中復修之今又將百年支派益蕃其宗長　及其族中　等同建議再修之凡期年成書爲若干卷持來請序於余余以爲隴西李氏皆本於將軍廣太史公爲李將軍傳論之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謂賢者爲世所欣慕雖衛霍之勳不足比也今港口李氏方急於學問之事其必有賢哲起焉而爲天下所欣慕者余是以序之而願以是義益勗其族人葆其舊俗之美而益其新學之富其可也

疑年錄

嘉定錢辛楣少詹事嘗考求古今名人生卒之年核其壽數取左氏傳有與疑年之意作疑年錄四卷詹事亡後秀水吳君思亭得其書頗增易所闕失又推廣爲續錄四卷夫人之生死其大者或係乎天下之治亂盛衰與道德之顯晦其小者或以文章字畫之工以年之長少爲藝之進退亦考論好事者所欲知也故此編遂爲世不可少之書相知者多請思亭雕板以行雖余固亦樂之獨是余平生獲知於海內賢士君子遊從之情未厭而睽離之後繼以凋亡其生卒俱入此錄而余猥以昏耄僅存孑然四顧展讀是編悲懷悽愴其亦何能已也嘉慶十八年姚鼐年八十二元日雪中爲疑年錄序

新修宿遷縣志序

郡縣有志本史體也夫史之爲道莫貴乎信君子於疑事不敢質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後世史氏所宗惟春秋爲正夫宿遷之地在古臨乎泗上當楚頃襄王時楚人以弋說王有曰泗上十二諸侯而其舉有名者鄒費郯邳四國而已其八無聞焉今所可知者宿遷境介郯邳之間其獨爲國乎抑包於二國內乎不可知也唐人乃以宿遷爲宿國之地於古無徵爲志者苟執是以爲說是首爲不信也縣志自康熙年後久廢不修今縣之士君子合謀爲之而某君等主其事成書示余縣居南北之交負山臨大河於天下形勢爲要地而豪傑才儁自古有聞今士華出其風土質厚士多慷慨振立之氣惟志紀之甚備而余尤喜其首不取故宿國之論以爲史家傳信之誼宜如是然則是書所取之事必存乎信實而已其爲道不亦善乎嘉慶十八年正月桐城姚鼐序

稼門集序

天下所謂文者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爾言何以有美惡當乎理切乎事者言之美也今世士之讀書者第求爲文士而古人有言曰一爲文士則不足觀夫靡精神銷日月以求爲不足觀之人不亦惜乎徒爲文而無當乎理與事者是爲不足觀之文爾吾鄉汪稼門尚書其生平不欲以言行分爲二事上承　天子之命有撫安衆庶之績下立身行己有清慎之修其所孜孜而爲者君子之事也津津而言者君子之言也故其詩與文無鑿悅組繡之華而有經理性情之實士守其言則爲端士歷官者遇事取其所記一一行之如繩墨之可守此豈可以文士論哉漢時校書有六藝諸子詞賦之略本無集名魏晉以後集乃甚著而繁蕪益多若尚書之集其文則諸子略之儒家言也其詩則通乎古三百之誼者此當爲劉向班固之徒之

所取已今春二月尚書將入覲與鼐遇於江之南以其文十卷詩十卷視余余歸卒讀而竊歎以爲古今所貴乎有文章者在乎當理切事而不在乎華辭尚書得之矣乃以題諸其首嘉慶二十年三月望同里姚鼐序

跋尾　題辭

跋鹽鐵論

漢昭帝元始五年令太常三輔舉賢良各二人郡國舉文學各一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此鹽鐵論所由起也其國病篇大夫謂賢良曰文學皆出山東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以賢良爲太常三輔所舉宜先在京師也論內丞相大夫外有丞相史御史之言按漢制丞相下長史二人蓋卽此丞相史矣若御史本近御之官自御史大夫出佐丞相爲外朝官而其屬有二丞其一中丞仍統內臺侍御史內臺之臣非特詔不與外朝議外朝議成旣奏天子乃與論所取舍然則此議鹽鐵時御史非中丞及侍御史其御史之一丞在外者乎夫有司議政反覆之辭不得過多韓安國與王恢論誘匈奴漢書載其詞稍繁讀者固以爲後人所擬非當時言之實矣然豈若桓寬此書繁多若是甚哉其明切當於事不過千餘言其餘冗蔓可削也又議鹽鐵自第一篇至四十一篇奏復詔可而事畢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大夫復與文學所論其首曰賢良文學旣皆取列大夫按漢士始拜登朝大抵爲郎而已如嚴助朱買臣對策進說爲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事豈得多哉昭帝時惟韓延壽以父死難乃自文學爲諫大夫魏相以賢良對策高第僅得縣令其卽與此對者與固未可決知要之無議鹽鐵六十人取大夫之理此必寬臆造也其載大夫曰獲祿受賜六十餘年漢武在位五十四年加昭帝六年才六十年桑宏羊侍中必不在武帝前然則獲祿必無六十餘年宏羊以武帝後元元年爲御史大夫至此時才七年而文學謂其自搜粟都尉至御史大夫持政十餘年此何說也寬之書文義膚闒無西漢文章之美而述事又頗不實殆苟於成書者與

跋列子

莊子列子皆非盡本書有後人所附益然附益莊子者周秦人所爲若今世列子書蓋有漢魏後人所加其文句固有異於古者且三代駕車以駟馬自天子至卿大夫一也六馬爲天子大駕蓋出於秦漢君之後周曷有是哉白虎通附會爲說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此謬言也列子周穆王篇王駕八駿分於二車皆兩服兩驂此子文之真也至湯問篇言泰豆教造父御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此非周人語也且旣二十四蹄矣轡在手者安止六乎僞爲古文尚書者取說苑腐索御奔馬之文而更曰朽索御六馬皆由班氏誤之耳古書惟荀子有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語此言在廄秣馬有大聞音捨抹仰聽與駕車時不相涉自晉南渡古書多亡缺或輒以意附益列子出於張湛安知非湛有矯入者乎吾謂劉向所校列子八篇非盡如今之八篇也

跋許氏說文

許氏是書誠於小學之義爲精且博矣吾以謂此非一人一時所成之書也漢經師各成一家之學其經文亦異故說文所引多殊今學者之讀又有本書互異者若於易旣引以往吝矣又引以往遴

既引重門擊欜矣又引重門擊柝於書既引宅堣夷矣引暘谷矣又引嵎鐵暘谷既引鳥獸褎毛矣又引鳥獸聳髦既引旁逑孱功矣又引方鳩僝功既引濬𡿨巜矣又引睿畎澮既引若顛木之有㽕櫱矣又引若顛木之有㽕枿古文言由枿既引西伯戡黎矣又引西伯戡𢧀於詩既引江之永矣矣又引江之羕矣既引是褻袢也矣又引是紲袢也既引衣錦檾衣矣又引衣錦褧衣既引赤舄掔掔矣又引赤舄几几既引不敢不趚矣又引不敢不蹐既引四牡駫駫矣又引四牡騯騯於論語既引色孛如也矣又引色艴如也內惟由枿明言古文而其餘率不著爲何家之經蓋始注是者自承專門之學以所見爲定及異人注之又以所學者爲定是以不可孚也若以一人能兼通數家之傳經則必能注明某氏之傳必不第云易曰書曰矣然則是書誠兼貫諸家傳經之書而許叔重非能兼貫之人矣

說文所引董仲舒淮南王司馬相如揚雄劉歆杜林譚長徐巡甯嚴尹彤周書王育官溥衛宏逯安賈侍中凡十餘家之說又有不出前人名而說出前人如耐字注是杜林說以應劭漢書注而知之吾以謂是書之精當大抵本於杜林賈逵叔重尤親受之逵故舉其官而不名也竊疑分部之法自逵啓之逵附會讖文與左氏春秋而隋志言讖緯賈逵之徒獨非之近閻百詩謂隋志不考逵傳誤讀張衡傳逵摘讖誤異事逵實未嘗非讖吾謂不然隋志之言誠有所據非因張衡傳也逵之附讖假衛數以助孤學亦其不修小節之類耳豈誠尚之哉其傳教後學固有正論讖書附會俚言俗字以爲說通人盡識其鄙陋逵豈不能辨耶以時主方崇之不敢顯言考文正書崇古明教即非讖之道也許氏序是書末言演贊其志次列微辭知此者希儻昭所尤隱以定哀微辭之義斥讖緯之非蓋賈氏之傳如此然則隋志之言詎爲過哉說文引左傳則第云春秋傳引公羊則曰春秋公羊傳賈爲左氏學者故內外之詞如此

古燕齊境邊之海謂之北海後乃轉爲敎海加水而爲渤字戰國策史記屢言渤海及漢高祖立渤海郡意加邑爲郣字宜在立郡之前後時也而說文有郣無渤如謂从古則古當但有勃如謂从後俗則渤郣同而渤當差前於郣徐鍇尊許氏書云郣爲正而渤爲俗字豈通論哉

說文鼎部之鼏蓋本是鼏字其下註云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又於金部鉉字註云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此蓋許氏以前舊師之註其說未嘗不詳也鼏字不便於隸書故禮經師假借用扃字矣又古覆冪之字蓋但作冂而冂字亦不便於隸書經師假借爲密字士喪禮冂用疏布覆鬲冂用葦席覆車陳一鼎設扃冂二處鄭皆註云古文作密其後乃始作爲冪鼏字以代密然則冪鼏皆漢時俗字而鼏形近鼏說文遂變鼏爲鼏其字與音與其舊註乃不相合此叔重之失也詩之黽勉爾雅作蠠勿蠠字在篆蓋本作蠠从蚰鼏聲鼏勉之聲亦相近也蠠字不便於隸故爾雅本變作蠠而劉向疏用密勿字俗或誤從鼏而叔重蚰部遂以蠠密爲一字殆亦非也

跋吴天發神讖刻文

吴天璽元年刻石文世傳皇象書象爲吴大帝初人與趙達同輩計其年恐未能至天璽也其書本就山刻石其石圜長環而刻之非碑也而俗呼天發神讖碑吴志載孫皓天璽元年歷陽山石文理成字二十又陽羨山有石文之瑞蓋皓以無道好佞羣下妖妄競作此神讖亦天璽元年出史偶遺耳當時詭託事多不可勝載也其前書神讖五十七字繼記其始見及識其字者之事最後列臣下銜名蓋爲是記者其官蘭臺東觀令按皓東觀令華覈天冊元年免次年天璽此繼覈爲東觀令而其姓名皆缺蝕詔子爲撰名不著於後世其幸也自是五年晉滅吴後不知何時石斷而爲三棄於野宋人取而置諸漕使之署明時置江甯縣學尊經閣下嘉慶十年余來江甯其秋閣燬於火石爲燼矣此本猶未燬時所拓拔後拓本不易有矣

跋顔魯公與郭僕射論坐位帖

魯公與郭英乂書所論兩事一論魚朝恩坐位之僭由英乂之詔書內所敘自明一謂英乂不當令左右丞勿當尚書蓋六朝以來及唐舊制尚書令僕及六尚書謂之八座此尚書省正官也其屬乃有丞郎故左右丞坐應當六尚書之下梁書賀琛爲左丞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南坐無貂貂自琛始按丞乃南坐則八坐皆北坐也今英乂使丞勿當尚書意欲抑尚書於南坐使與丞郎同爲令僕之屬而已此魯公所以爭也宋元豐官制以左右丞爲長官在尚書上唐時則尚書三品丞四品以職事言乃其屬耳烏得爲等列哉魯公是書當作在代宗廣德二年郭晞敗吐番於邠西之後次年爲永泰元年郭英乂爲劍南節度使爲韓澄所殺矣

跋王子敬辭令帖

此帖舊題辭中書令非是乃辭尚書令也晉時尚書令任重於中令故子敬爲中令不辭而尚書令則辭尚書乃建立政治之本中書主陳奏發詔而已比令制尚書略如軍機處中書略如奏事處也然此亦在人君委任若因奏事而與評論得失權銜進退則中書更親於尚書此荀勗自中令遷尚書令悵爲奪鳳皇池也若孝武時中令自不甚任事權故子敬乞假表有不同並急之語豈若尚書令之執要哉子敬辭尚書必更有表此乃書也按晉書孝武太元二年尚書令王彪之卒意使子敬爲令即在此時時王蘊爲徐州刺史此書自稱州民必是與蘊蘊乃后父乞蘊言於帝使遂其辭也孝武紀自彪之卒後至太元八年以謝石爲尚書令中五六年未有令疑子敬固辭遷延歷歲故此帖引蔡謨辭司徒之事自比而其時謝安以中書監錄尚書事晉時錄尚書或六條七條非必盡總諸曹任蓋不如令而其時旣不置令殆謝公總諸曹乎故謝公出然後以石爲令也是帖未見古摹此乃明嘉靖中吴章傑摹本多姿媚而少古韻乃有唐李北海等筆法竊疑非子敬蹟也

跋聖教序

劉軻作大遍覺元奘塔銘云貞觀二十年秋七月進新譯經論請製序二十二年高宗居春宮撰述聖記永徽三年中宗產後元奘請號之日佛光王乃進金字般若心經又按褚中令於永徽年書聖

教序刻石其時雖有心經當如釋氏諸經之體其文繁冗迨于志甯等五人潤色之後詞乃簡要爲今本心經度其潤色之事必在顯慶之年褚令旣逐後也逮咸亨二年刻此碑乃以于志甯等所潤色之經附之序記之後計其時惟許敬宗當尚存其餘四人亦皆死矣吾推原此碑之刻當由武后深怨褚令併其書碑亦思廢之自虞歐久喪登善之書獨超一世非遠假逸少誰能壓之哉沙門懷仁所見古蹟幾何而集字如是之多非宮闈之助曷以能爾本以變后忮心而後世得傳晉賢之翰蹟乃反賴之而褚碑之聲價不能不爲退讓矣但褚書碑首題大唐文皇帝製三藏聖教序其稱甚當此想有意異之以大唐字加三藏字上於文理殊爲不順吾意懷仁者直是一陋僧也

唐時右軍書雖多然集書安得無闕乏假借湊改勢必不免正曠皆右軍家諱此碑內二字無增損筆此爲湊改之迹甚明若思翁之以集書爲習書則是妄說之極可嗤者耳

跋褚書聖教序

褚河南此碑於用筆極細瘦中見起伏轉變之妙非此舊拓鋒穎纖毫具存者無以見之誠可寶愛唐中書令尊於晉之中書令王獻之不書太極殿傍而登善不免書碑觀此令人有世道升降之感矣

跋顏魯公送劉太沖序

送劉太沖序類帖多係從搨帖轉摹失真此宋慶元中溧陽令戴揆從顏公真蹟摹入石者故筆勢具存魯公書多取篆籒法入真行而此帖尤可見也

跋褚書陰符經

此書故不劣然實非登善蹟也唐時書學最盛虞褚之體習者尤多二氏之徒往往僞作假名臣以自重其書某褚公在永徽其責任最重者同中書門下二品也今若以非本官不入銜則監修國史亦必不入銜矣唐封爵以古國爲名如褒鄂燕許則但稱某國公非古國則曰某郡縣開國某爵故褚公之爵爲河南郡開國公僞書者以褚之族望出於河南遂於郡下直接其名不知臣於君前列銜無舍爵稱郡望之理此猶僧徒僞虞書破邪論列其銜曰太子中書舍人不知世無此官僧道謬妄無知夫亦何怪而自宋至今書家無一人悟其詐斯則異矣

跋李北海麓山寺碑

李北海書嶽麓寺碑自稱前陳州刺史是其貶遵化尉時矣北海死於天寶初年年七十碑立於開元十八年其時殆逾五十中有云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僧虔右軍之孫也按僧虔未嘗爲湘州刺史雖爲尚書令而非元徽之年又非右軍孫乃右軍從祖兄弟中領軍洽之曾孫耳是皆用僧徒妄說以入文故致茲失此本婺源胡君黃海所藏較今時本尚爲舊拓然已經俗手刓字其實后依於佛光當是瀆后又因者也今誤作同此似皆刓改之失非必其本然也後見宋拓因字猶完而瀆作實則元本固誤耳

跋方望溪先生與鄂張兩相國書稿後

方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論制準夷事當乾隆

年準噶爾國生內亂書禍變相尋我　高宗純
皇帝一乘其弊舉若振槁遂闢萬里之疆此固由
於　聖人智勇非常而亦天之佑福我　國家
而欲滅彼賊醜也若昔雍正之時則彼國勢猶完
未可云非一勍敵矣宗伯此書欲爲嚴軍屯守撫
士蓄力以待可乘之虜勿爲輕舉深入以邀難必
之功未知兩相書見此書後所以入告者何如而
公之憂國之忠友之情則皆可以謂至矣公自定
文集未載此書此係公手稿藏於家者於公平生
風義所關頗重後有刻公集者宜並入此篇嘉慶
辛未五月二十六日同里後學姚鼐題

書朱子語略後

朱子語略楊與立所編二十卷與立乃楊文公大
年之裔其族有楊道夫楊驤及道夫之子若海皆
從於朱子之門此即見於語錄中者而其行事皆
不可考矣與立此書名見郡齋讀書志呂氏刻朱
子語錄所從校書本無此書四庫書目亦無此書
今僅見此本而已惜殘失其序不知編集年月其
中載朱子有易簀前之語知必成於朱子身後也

跋史閣部書後

鼐之六世從祖湘潭公爲明神宗時清吏其長女
適吳氏夫士守節育孤後與兄同遭流寇之亂罵
賊死義史閣部撫皖時高其誼請於朝旌之夫人
子爾玉公今侍御賡枚之高祖也於史公憂歸時
以啓陳謝史公復之書藏於吳氏今侍御以見示
鼐惟史公千古偉人撫皖時吾鄉尤被其賜民敬
祀之至今不衰而吾五世祖姑節烈之風光於兩
氏家乘又因史公之言而彌顯展讀手書敬感交
至因題其後云爾

張花農詩題辭

吾家春木持其同里張君花農遺詩兩卷見示余
最愛其谿行無雜樹人聲出叢竹十字及白下人
初去寒食清明連上巳兩章爲有超遠之韻其餘
亦多有清思誠近來詩人一好手也而其人終身
困厄不見知於世至於將死傳語春木必爲流傳
其所作夫人之爲詩聊以發一時寄興而已其流
傳後世或否亦何足論而天下士率不能忘情於
此余傷花農之惓惓垂歿其志可悲又重春木於
故人之意因爲之記至於余之庸愚且衰老昏荒
言不足重不能有增益於花農者固亦非所計也

左蘭城詩題辭

蘭城爲夢樓同邑弟子因夢樓識余二人嘗同住
攝山般若臺論文字累日夜其爲人孤清遠俗真
詩人性情也所爲詩法夢樓得其風韻余嘗語夢
樓以蘭城之年而才志若此積功至吾輩之年安
知不跨越吾輩乎夢樓曰然今夢樓往矣遠思北
固金焦烟景冥茫但增悽愴惟尚有蘭城吟詠其
間耳近閱蘭城集因題集卷願蘭城終如吾言亦
足慰夢樓於地下矣

吳孝婦傳題後 長洲人錢少詹大昕君傳

余往年作揚州蕭孝子碑記以割己救其親者非
有悖於義既爲其論矣今吳孝婦乃割臂以救其
姑其事爲尤難嗟乎彼賢者行出乎至誠而奮發
於不能自已惡知有所爲難易哉思其倉卒之情
可痛也嘉慶十二年秋八月桐城姚鼐題

書

與王鐵夫書

十月二十四日姚鼐頓首奉書鐵夫先生侍史昔桓譚有言凡人忽近而貴遠以鼐之不才又於今世固所謂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者而先生獨盛稱之載諸文集是其取舍遠乎流俗之情而鼐獲不棄於賢哲有不待乎後世之子雲也豈非幸哉舉世滔滔知己甯可再遇而相去四五百里無因緣一見久欲奉一書於左右而忽忽未及爲昨賢子至乃承賜書先之展誦喜躍不可勝而又以自愧其疎惰也冬寒惟與居萬福先生文章之美曩得大集固已讀而慕之矣今又讀碑記數首彌覺古淡之味可愛殆非今世所有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盡出於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爲之也後人勉學覺有累積紙上有如贅疣故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真爲得其傳矣詩之與文固是一理而取逕則不同先生之詩體用宋賢而咀誦之餘別有餘韻由於自得非如熙甫文佳而詩則平淺者所可比也至於尊書亦殊妙所寄冊當裝以爲世寶固不復奉還略論其欣仰之意聞之以爲有當否鼐今歲在江甯過臘歸期尚未能決昔年嘗一遊蘇州極思其風景若再獲東來一瞻容儀則大快平生矣但不知得果此緣否賢子在此且常時得通書率復不具

復劉明東書

師令君差至得寄書並詩欣慰欣慰以賢主人爲依歸可謂得所矣處幕中以謙慎韜晦爲要自與默默用功不相礙也見贈五言排律句格頗雄此是長進處但於杜公排律布置局格開闔起伏變化而整齊處未有得也大約橫空而來意盡而止而千形萬態隨處溢出此他人詩中所無有惟韓文時有之與子美詩同耳李玉溪白太傅及朱竹坨皆刻意作排律之人而不得此妙吾豈敢便以責之明東哉然作詩心之所向必須在此否則止是常境耳又明東所用故事都不精切止是隨手填入姑摘其一聯誌公謂徐陵天上石麒麟豈可易石爲玉又陵官非學士學士唐乃有此官耳公孫宏與陵於鄙人絕不似止十字中而病痛已四五矣前所論在詩境大處勤心深求忽然悟入或半年便得或一年乃得又或終身不得後所論在詩律細處精意讀書可以必得然非數年之深功不能前所論文章之虛故可速而不可必後所論乃學問之實故可必而不能速如近時顧亭林非有得於詩家之妙而其故事卻精切之至渠是學問人故能於此見　俱能功到方是卓然成家之作二者得一亦可謂佳但非其至二無一得便是今日草頭名士之詩吾恐明東陷入其中故須爲詳言之耳吾於下一月必回家去料明東歲末亦必歸家必過城中得一晤也漸寒珍重千萬

復欽君善書

欽君足下辱賜書並示所爲文一篇足下畸士也其文亦畸文也夫文技耳非道也然古籍以達道

其後文至而漸與道遠雖韓退之歐陽永叔不免病此而況以下者乎足下之文不通於俗而亦不盡合於古不求工於技而亦不盡當於道自適己意以得其性情所安故曰畸文也齊桓公見甕㼜大癭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足下謂不欲以人首加己身其意善矣而欲僕繩削其文僕不能偶俗略有類足下耳豈能以區區文法為足下繩削第如齊桓之視甕㼜大癭視之而已

復姚春木書

姚鼐頓首春木足下鼐今世一庸才足下乃以宋元以來學問文章之統相屬見推崇重甚愧甚愧素無交遊之緣不遠千里遺書求益謙懷樂善足下之志則美矣顧鼐不足尸之耳夫求學之道贏於聞見及所嗜好者每患其偏平心廣采則病其不精愚見嘗欲持平固視偏溺者差異矣然嘗自恐不精此所望海內賢士君子有以教益之至於求勝之心則誠未敢也足下所欲為記載之編此一代史學也所志甚大昔退之少有成唐一經之志及後身為史官乃反不敢仞其事可謂惑矣然鼐謂此亦有天數焉夫生而富貴及死而聲名其得失大小皆天所與也紀載者人名聲所由得之所託也故天欲其成乃成天欲其傳乃傳不然則廢足下姑亦為之以聽天意可耳鼐舊作九經說已有刻本今寄上其有增益及他書未刻者則未能寫寄賜寄湖海詩傳乃未至不知於何處浮沉述庵先生想尚健其文傳成書未耶先伯薑塢先生無成書平生讀書好以所得細書記於簡端鼐欲為集成筆記然以其太碎細難輯故不能就私心所最憾僅采數條以意次敘入鼐九經說而已至徽鄉密之先生撰述飲光海峯南堂息翁詩文集皆有刻本而此間卒未可得若江金書則具在歙也鼐頃自皖移來金陵主鍾山書院衰老絕不能作大字所命為楹對字又犯鼐家諱故不可為也胡雒君所欲為書皆未成而於去年已病喪矣甚可傷徽邑如此子者亦未易多得也茲因便上復安得一見面言希時通消息不具

復吳仲倫書

姚鼐頓首仲倫先生足下鼐才陋識闇無得於古人之學而士大夫徒以故舊之好與之遊橫竊虛譽甚可愧恥今先生又過聽而推及之至比之歐陽永叔是重益其愧而使之不知所為答也伏讀賜示文集理當而格峻氣清而辭雅今之世固未有其比先生所希者退之也以學退之者較之蓋與習之持正並不待言矣僕嘗謂古之論文事者多矣惟退之與人言必盡其底蘊若與李翊劉正夫尉遲等書本末始終精粗之義盡甘苦之情達隱顯之理備他人不能若是也然習之持正親見韓公宜悉聞其言矣而文不能盡韓公之旨以先生之才而力希韓公日取韓公之言而蹈其軌意者其必追配韓公乎夫天下文士皆慕乎古操筆向紙氣盛志厲而以為凌出古人之上而及其成文以較古人則不如遠甚何也古今才力有厚薄而真為學者其志必不自欺也雖然以一端之長短言之則後人固亦有賢於古者引其長以益其短苟有所就其亦可矣今先生之文果足並退之與否抑間有能勝之者否先生真為學必自能決

之如鼐之淺未足爲先生定此矣暑熱惟佳勝安得一日面談不宣

答蘇園公書

吳世兄至接讀手書並得快讀大作之全喜慰無量大抵高格清韻自出胸臆而遠追古人不可到之境於空濛曠邈之區會古人不易識之情於幽邃杳曲之路使人初對或淡然無足賞再三往復則爲之欣忭惻愴不能自已此是詩家第一種懷抱蓄無窮之義味者也以言才力雄富則或不如古以言神理精到真與古作者並驅以存名家正統譬如司馬氏立國江東縱不能剋復中原然必不與石虎通聘者也其間五古五律最多妙製次則七律七絕四言及歌行排律備體而已應制館課之屬雖悉刪刈可也鼐以硃筆閱識頗嚴是閱古文不相識者詩集之法非閱同時人詩之法然千載之論竊謂已定於此使吾兄生得聞之不愈於後世楊子雲乎

復汪孟慈書

七月朔姚鼐頓首孟慈孝廉足下惠書知舊疴新愈欣喜欣喜二云欲就受業聞之愧悚不甯謭陋何足師況以加高明卓絕如足下者哉遇事激昂欲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爲最則足下所自處者善矣鼐安能加一言耶承示文冊展誦攬見該博非恆士所有而昏耄畏久尋文字深覈究論則力所不逮矣謹繳納夫天下爲學之事不可勝言也有睿哲之姿有强果之力包括古今探索幽渺經歷數十年之勤苦然遂謂於學盡得而無一失焉此殆必無之事也是故學不可不擇所用心擇而得其大者要者而終弗自多焉斯善學矣今世天下相率爲漢學者搜求瑣屑徵引猥雜無研尋義理之味多矜高自滿之氣愚鄙竊不以爲安自顧行能無可稱年過學落不能導率英少第有相望之意不敢不忠嘗以是語人今故亦舉爲足下告也或蒙採納否

惜抱軒文後集四

壽序

陶慕庭八十壽序

皇帝即位之三年海內太和俊傑輩生江南於天
下分地據省最大人才尤多是秋江甯陶慕庭先
生以偉才醇學舉江南試榜第一天下聞而慕之
其後五十二年皇帝聖壽八旬矣撫臨勤治如一
日羣黎懽欣里閭歌舞而先生亦於是年壽屆八
十可謂　盛世之閎材景運之嘉瑞也先生嘗兩
宰劇邑權司馬爲賢有司其子又繼爲令爲刺史
皆有循聲諸孫年之少者皆以文章著稱矣自古
治世嘉士每聚於一家若神明有意爲之者故觀
先生之處一室而　治世之庥徵於國矣某之少
也嘗聞先生名意以邈焉如古人不可見豈意數
十年之後竟得接杖履而共笑言乎先生初度之
辰在歲十二月某於十月杪將自江甯歸里不及
與稱觴末賓之位姑留文爲壽以紀斯世之懿美
又以勸諸客之來庭者抃手而歌之

陳約堂七十壽序

陳約堂先生當其六十之時作守姑孰余既爲文
以壽之矣又十年君自宛邱解組過余里而歸老
新城時君之次子得爲刺史於甯州而三子新捷
於京兆君則貌充而神益健年至是七十矣昔周
公留召公以仕而未終以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
丕時蓋君子老之不能不終退者理也而冀俊民
之興以助國家丕時之盛者人臣無已之心也後
之士大夫雖不敢上比周召而願助國家之盛求
俊民而讓之夫亦何嘗不同是情哉夫誠得俊民
之可讓矣雖四海九州素不相知之人吾猶將樂
之而况出於吾之子姓也哉今約堂一家羣從列
官清要效才內外爲國器者既衆矣而約堂甫遂
歸田之志即兩子奮翼之初是一家俊民之興蔚
焉勃焉未有極也此天下相知所以咸爲約堂慶
而約堂亦不能不熙然以喜者已顧吾又思之周
公作君奭之年召公老矣而卒不得退至於康王
之世年蓋逾百而作卷阿之歌其言吉士吉人亦
猶之周公讓俊民之旨然而周公欲明農而不能
召公欲退至逾百歲而猶不能然則後人讓俊民
之心可竊附周召之心而歸田之樂則有周召之
所欲而不得者矣余以無狀早放田野今年亦七
十矣去約堂家五六百里約堂懸弧之日不能遠
往登堂然或異日扁舟來訪與君徜徉山水之間
共話數十年之離合倏然失音亦差爲交遊之盛
事今先屬此一觴以爲後約不亦可乎

許春池學博五十壽序

春池學博篤行君子而沈思好學爲文華美英辯
而切於理既成進士授職長丹徒學丹徒諸生無
不樂其人而親其教也余往主揚州書院多有丹
徒生在列知其地多異才矣又往來江上過北固
金焦山每與客登眺愛其山川雄秀而曠深蓋所
以能蓄清英而生佳士者其後又主安慶敬敷書
院春池以同鄉生來肄業焉余論說學問必崇古
法蓋世人所謂迂謬者春池時獨能信吾說而不
疑余固賢之知其異矣今以春池之賢而教丹徒
之秀傑諸生之信春池殆猶春池之信吾固宜其
有合也昔與春池聚時春池固猶少壯今忽忽越

二十餘年不見春池而春池壽五十矣既樂其聲名之有聞而亦感余益老且憊丹徒江山之麗才傑之多與春池風義之舊皆邈然不可復見而其生徒以春池初度舉觴爲慶乞余爲之辭余欣然書之亦所以識余感也

馬儀顓夫婦雙壽序

嘉慶丙寅八月爲吾四妹七十初度越及半歲妹夫儀顓亦七十矣族戚咸造其室舉觴爲慶吾隔在鍾山之麓未能遽返乃以所欲言者書而寄之夫一鄉之衆七十者鮮矣夫婦具而七十者尤鮮儀顓之孫獻生前一年登第入翰林告歸而稱家慶夫婦一堂俯見兩曾孫挾筴而就家塾此族戚所爲喜也儀顓坦中樂易與人而無怨惡鄉黨謂之長者而吾妹亦頗以賢見稱當乾隆甲戌乙亥間吾家貧最甚日不能具兩飯餔輒食粥吾妹嫁則夫家始猶裕而繼亦貧其前後處貧困皆能怡養性情無纖毫尤怨至承事舅姑有常人所難任者而吾妹能盡其理此所以備經艱苦之餘晚見榮慶而人亦不以爲鬼神之妄施而謂其宜也然吾始者弟兄三人兩妹今吾與四妹僅存儀顓有才子吾甥魯陳甫登第而隕殞有孫繼起速耳今之稱慶者衆人之情也若吾與吾妹夫吾妹固有追懷而獻愴者矣夫欣戚之境無常而善否之理不易吾妹暨吾妹夫精神方健不似老人而吾亦幸未遽昏聵之甚今往事姑置之矣所願更以此身相勵以謹相策以道耄耋不衰庶足以終對先人而教子孫者若夫積善餘慶雖有是理而不敢以覬覦焉吾所爲言者盡於此而吾妹夫吾妹必能受吾言而盡一觴矣

方母吳太夫人壽序

嘉慶十有六年方葆巖尚書方自總督浙閩告歸奉母吳太夫人養痾於江甯之里夏四月有　詔召入爲軍機大臣於是奏以臣之母不能頃刻離臣臣又不能奉耄年病軀之母疲曳就道懇辭新命　上聞憫而俞可乃馳召而　加賜珍物以助孝養之忱焉是年太夫人八十有二歲矣七月下浣值設帨之辰江甯之士大夫及桐城之媰黨咸來庭爲太夫人稱祝舉觴而以鼐之年最長俾首爲之辭乃言曰夫古之臣子忠孝之情不獲兩達者多矣尚書童稚而違養先恪敏公太夫人教之成立獲嗣先公懿德碩學起任　國家遠鉅之事內治郡邑殄除凶醜外則西踰崐崘經萬里冰雪無人之域南涉波濤者再爲　國弭患奮不顧身豈暇念家哉而卒蒙　仁主矜其母子相依之情俾得優游奉養於里巷此古所未易有也蓋非　天子盛德孝治之極必不能遂尚書之私情而非太夫人積德修誼善教令子早著成功亦必不能致　國家如是之隆恩也斯其足慶至矣衆皆曰然乃進述以爲太夫人壽而退記其辭以告天下將載之惇史云

沈母王太恭人七十壽序

乾隆三十一二年間余在兵部與沈光祿華莘先生陳勤齋中丞同署相友善入則共官事出則同文酒之歡其時光祿初補主事迎其家入都而贈大夫於道被疾途中難於得醫賴光祿有賢婦今王太恭人善於承事多方以起老人之病竟得安

復以就光祿之養光祿鬻憂之餘乃復自慶余於是時知太恭人之賢矣其後余移官去兵部又繼而歸里而光祿受　主知擢諫垣又晉秩爲卿終於京師與余遂隔不得見其間勤齋中丞嘗來任方伯於安徽余適主皖中講席獨與相對語及光祿而思之而光祿適有子今直夫令君始來安徽試用才器偉然勤齋與鼐皆甚喜謂光祿及夫人之賢宜其有繼起也其後又十餘年吾令君之才益著大府以下靡不賢之以謂宜擢居大邑遂授以桐城令君奉太恭人以來養於官舍太恭人自獨居之後摒擋家事又奉先姑之終艱難辛苦事舉禮備而迄今神明茂清起居如壯年詢問官政以助成令君之嘉績有雋母平反之風於是吾鄉靡不尊仰令君之德而亦稱歎太恭人之美今歲十二月望值太恭人七十初度邑人同懷慶忭將進而舉觴於堂下以鼐之知太恭人之最先也使首爲之辭鼐回思三十餘年日月遷流境象屢變獨太恭人德福彌隆殆詩所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者與是時勤齋中丞沒而其子亦既成進士授官國博矣余於是又喜兩公名德成於身而俱有賢子嗣於後信哉君子之必有報與令君慈祥明哲優於其職將擢晉尊顯必非久於茲土而太恭人稱壽嘉辰乃適在此邑而某以三十餘年之故交列於部民奉觴稱壽此皆未易遭之事也余是以述之以見吾令君之光承先業者非偶然而太恭人亦可以欣然慰意矣

馬母左孺人八十壽序

乾隆辛巳壬午之歲余館於馬長清令君之家而馬君宣和與令君弟中翰之子朝夕常相見也宣和爲人介直好學而家貧身多疾內有賢婦左孺人雖窮居執苦而無懟故君亦以是自適余後入都則聞宣和歿矣遺子僅六歲孺人守身持家教子之誼勤謹如禮鄉黨以爲賢也又數十年余歸里居孺人昔者六歲之子成立有稱字曰伯萊年四五十矣能養其親還居與吾家爲鄰而吾乃益得知孺人之家政果有以異於常人者也今則伯萊之子已以文章稱爲丁卯科副榜又復有子矣而孺人壽至八十伯萊以歲二月爲孺人設帨之辰請余一言爲之壽余因追思昔與宣和聚居笑談之狀猶如在目而人事之變倏忽萬端曩者故人多亡雖余與宣和所授之徒亦皆亡矣余獨幸存而孺人康強如昔睹其子孫之賢家祚方興豈非天欲報其食苦立節之勞而祐之於暮歲哉國家之法女子既三十歲而守節者則不旌或欲使孺人稍損年以就旌法孺人以爲此欺誕不可余以爲如孺人者天所貴也豈係乎旌與否哉因書此以爲壽序

伍母馬孺人六十壽序

乾隆甲寅之春余爲伍孚尹之母陳孺人作六十壽序今十八年矣馬孺人者陳孺人之長婦也孚尹之兄　早喪馬孺人守節二十年今亦壽六十其子恩樹等來請於余曰昔吾祖母秉節守義謙不肯請旌於有司惟見諸先生之文今吾母節義實同於祖母鞠子勤劬教訓成立至於今母老而勞不懈又諭二子以祖母昔者不欲受旌之誼吾雖於例當旌而不敢逾焉惟歲正月當吾母六

十初度亦欲以其事見諸先生之文此亦吾母之志也余聞而歎焉念昔陳孺人讓善之誼甚厚今馬孺人同其節行而又同其謙讓非詩所謂能嗣徽音者乎余始來江甯見富盛之族絢赫一時者多矣至今才二十年而盛族衰替十有六七獨孚尹一族多賢子遊吾門者冠履相接其家風之美傳數十年而日起日增斯母教之助爲可貴也庸鄙迂謬如余桓譚所云祿位容貌不異人者而孺人乃盛欲得吾言焉其用意固有異於常人者已又思余本江北儒生獨以耄年久處於茲獲聞見伍氏一家數十年之事斯若有天數焉然則述孺人之美繼陳孺人之後誠爲此郡之美談余於茲安得不一言也

傳

黃徵君傳

順治時有徵君黃調鼎者洛陽人也字鹽梅其先在明有都指揮僉事鎧鎧生潤潤生奇瑞奇瑞生二子曰九鼎調鼎一女爲福王常洵世子由崧之妻早歿葬於洛陽崇正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殺福王及奇瑞調鼎輔世子以逃世子疲不能行則負之北渡河至懷慶復自懷慶南渡越淮江至太平會南京迎福世子監國遂稱帝贈奇瑞爲洛中伯以九鼎襲爵立蘇州巡撫山陰祁彪佳女爲后而以彪佳少女妻調鼎福世子既立荒政信用馬阮調鼎諫之不聽 大清兵渡江福世子出奔於太平其母鄒太妃爲馬士英挾之以至浙江後歸山陰時九鼎降附我 朝爲阿達哈哈番矣而調鼎匿山陰依祁氏不出順治八年有薦其賢者朝行徵命官之調鼎乃至京師陳情固辭得已時福世子死柩在京師調鼎求得之乃載歸洛陽迎鄒太妃於山陰而奉養之於其家及鄒太妃卒葬於福王之園而福世子葬調鼎姊故妃之園調鼎明時諸生也嘗自稱諸生閉戶論學以終

姚鼐曰徵君之元孫時清爲余同年進士時清之弟時和爲言其曾祖事如此余讀明史記福世子既出士之後事不詳而黃君述其先祖事必不謬徵君節行可稱而福世子之終事可以補史氏之闕故爲次其傳云

禮恭親王家傳

禮恭親王諱永恩其始封禮烈親王諱代善 太祖高皇帝第二子也推戴 太宗有大功於社稷子惠順王諱祜塞未嗣爵先卒惠順王子諱傑書嗣爵爲王是爲康良親王生康悼親王諱椿泰悼王生康修親王諱崇安修王之子則恭王也恭王生而有至性過人祖母悼太妃嘗病時修王督師於外恭王甫五歲而侍湯藥於前未嘗離日禱以冀愈雍正十一年修王薨王以年幼始封爲貝勒而讀書騎射爲學日益精厲作詩古文皆有法 高宗純皇帝聞而喜之命奉朝請王侍衛勤慎歲時扈從出巡邊塞屬櫜鞬從射獵而考論古今吟咏篇什不輟嘗曰上馬挾箭下馬持筆吾分內事也乾隆十七年襲封康親王時王年二十餘 上以王忠敏質實通曉政治時召與議論頗親異之矣而時相與忤會護衛有潛出境爲不善者時相屬吏傳會以爲王故知將與獄累及王 上察其非是乃得解第奪王俸然王自是少疏每入班次趨朝會 駕出入則迎送惟謹曰此亦臣子所以效靖共也暇則以筆墨爲娛其論文以義法爲要詩以清遠澹約爲宗其往來議論者謝皆人劉大櫆徐炎朱孝純輩也故識趣高卓越出流俗間染翰或以指作繪皆有生氣其生平遇人甚厚而己嘗致不給尤以持籌計得失爲鄙曰吾雖貧而忝居王位忍言利乎初烈王始封曰禮親王及惠順王嗣爵於康熙初改號曰康親王自是傳四世及 高宗念烈王之元功謂宜復祖號乃復封號曰禮親王是年 賜半俸 召至灤京 賜宴較射 上曰三十年不見卿射矣精采猶如昔也王頓首謝嘉慶元年預千叟宴九

年冬預宗室宴初乾隆十一年宴宗室於惇敘殿更五十九年重與宴者惟王及貝子永碩二人而已次年二月十九日薨年七十九　上聞輟朝
賜諡曰恭贈恤如典王燕居動靜嚴整好禮自護衞得過後稀論朝事偶言所料成敗輒中然未嘗以自喜至於人才與士進退之間每有見聞其憂樂之情必深至所思長遠非恆人見所逮也所著誠正堂集若干卷律呂元音四卷妃吳札庫氏先喪繼妃舒穆祿氏生一子某嗣禮親王爵

劉海峯先生傳

劉海峯先生名大櫆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爲農業多富饒獨海峯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矣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劉大櫆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　爲後先生少時與鼐伯父薑塢先生及葉庶子酉最厚鼐於乾隆四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鼐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樅陽先生偉軀巨髯而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嘗謂鼐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甯查侍郎慎行查侍郎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力不如專爲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雄豪奧祕麾斥出之豈非其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鼐欲稍删次之合爲集未就乃次其傳

吳殿麟傳

吳殿麟歙縣人也其名定字殿麟少時事親謹三年之喪如禮自朞功及師友喪飲食起居必變於常非如世人之苟且也家本貧至老貧甚然廉正有守屢鄉試不售嘉慶初有司以孝廉方正舉之
賜六品服時謂是科舉者惟殿麟差不愧其名云劉海峯先生之官於徽州也殿麟從學爲詩文海峯歸樅陽又從之樅陽兩淮運使朱孝純亦海峯弟子也請姚鼐主揚州書院會殿麟有事揚州附鼐舟於是相從最久其爲人忠信質直論詩文最嚴於法鼐或爲文辭示殿麟殿麟所不可必盡言之鼐輒竄易或數四猶以爲不必得當乃止殿麟暮年歸歙不復出專力經學希爲詩文矣歙中學者言經自戴東原江愼修輩大抵所論主考證事物訓詁而已而殿麟乃銳意深求義理註易中庸各一編蓋殿麟於文及學其立志皆甚高遠出今世雖真才或未必盡副其志然可謂異士矣卒年六十六有子四人

方恪敏公家傳

方恪敏公諱觀承字嘉穀桐城人也而居於江甯桐城方氏自明以來以文學名數世矣而亦被文字之累公之祖工部都水司主事諱登嶧考中書舍人諱式濟皆以累謫黑龍江公時尚少與其兄

侍詔觀永歲往來塞內外以營菽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數百里數年祖考皆歿公益困然於其間厲志氣勤學問徧知天下利病人情風俗所嘗設施遂蓄爲巨才矣平郡王福彭嘗知之雍正十年平郡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即奏爲書記 詔賜中書銜以往在軍營建策善歸補中書舍人乾隆初入軍機處累遷吏部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直隸布政使擢浙江巡撫乾隆十四年遂授直隸總督自是居直隸二十年中惟西疆用兵暫署陝甘總督籌軍餉半年即返公性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即能知才所堪任授之事隨難易緩急委奇必當及公歿而爲督撫有名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宿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隸爲天下總匯之區人事糅雜紛擾不易靖安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而公在任又值西征軍旅之與所過備置營幕芻糧柔調桀悍公處此皆儲備精密弛張得宜卒未嘗少乏而於民居無擾病焉公自爲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水直隸之永定河故無定河也其遷移靡常不可以一術治不可以古形斷公皆見地勢相時決機或革或因或濬或障其於河務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 純皇帝每歎其籌永定之爲善非他人執成法者所能及也磁州有逆民爲亂公擒治定斬絞罪十人餘皆釋 上疑公寬擬廷寄嚴責者數公執不易詔令九卿軍機訊獄乃知公所定之當 上益以賢公公素勤於學工爲詩及書乾隆初嘗舉博學鴻詞以平郡王監試避嫌不試仕宦數十年署中未嘗設劇公事之暇即執書讀之嘗偕秦文恭公輯五禮通考所著直隸河渠書百二十二卷詩集十二卷其餘雜記直隸事又數十卷及葬家無餘財而有書數十篋於桐城及江甯皆建家祠置田以養族之貧者兄弟相愛甚遺命與兄待詔同葬一山公在時已加太子太保其薨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年七十一 賜祭葬及謚祀於直隸名宦祠及賢良祠娶劉夫人公五十而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甯買一女子公女兄弟送之至杭州擇日將納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所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子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即還其家助資嫁之公年六十一矣今吳太夫人乃生子雒甸既孤 純皇帝以公故賜爲中書舍人成乾隆庚子 恩科進士今復爲尚書總督繼公後

姚鼐曰唐時凡入史館者必令作名臣傳一所以覘史才今史館大臣傳率鈔錄 上諭吏牘謂以避黨仇譽毀之嫌而名臣行績遂於傳中不可得見然則私傳安可廢乎余讀 國史方宮保傳爲之憮然今尚書將修族譜請敘恪敏公事遂次其傳公功在天下還女事小然世稱公後之大興者亦有助斯焉故並書之傳末云

印庚實傳

印庚實名鵷雄庚實其字也其考爲甯紹台兵備道憲曾世居寶山有四子分季子居吳縣故庚實終於吳庚實在家能順親志事兄撫諸子無失理外接賓友有信義鄉黨稱其賢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有司以庚實應選衆以爲當也當甯紹府君時天台有僧曰寶林甯紹賢之常與接對庚

實在旁亦喜聞其說而歸心焉嗣是庚實於進退得失之事視之泊如然於義利必辨於非道必不爲非借釋氏以掩其爲邪者也嘗再至江甯與鼐相見其氣淵靜近道樂山水徧覽僧舍頗喜爲詩詩思清潔然無意求工以自適而已嘉慶十二年卒年五十四子康祚駿祚後二年康祚至江甯請鼐爲之傳庚實考鼐同年友也昔嘗傳之矣今又喪庚實人事無常思之黯然嗟乎庚實固知其然而決然遺世者與

吳石湖家傳

吳君諱山南字石湖婺源人也婺源自宋篤生朱子傳至元明儒者繼起雖於朱子之學益遠矣然內行則崇根本而不爲浮誕講論經義精覈貫通猶有能守大儒之遺教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慎修永其尤也慎修死而石湖獨好其學凡慎修著書抄輯寶貴而時誦之蓋多有世所未見者君居於江甯西郊臨江上乾隆之末鼐來江甯君時就論學因得借觀君藏慎修所著未刻者數種其後君以慎修所錄鄉黨篇文刻之又欲盡刻其餘書未及爲而君沒矣君爲人事親孝接人以誠信好施恤衆而近賢藏書甚富讀之時論得其大意少補婺源諸生讀書於鍾山書院考授得布政司理問職年四十四而卒其才其志尚可以有見而惜其未竟也祖　父　娶孫氏繼娶江氏子二曰坤培培亦鍾山書院生嘉慶十年余再至江甯君已喪聊紀其行付其子以爲君家傳云

鄒母包太夫人家傳

姚鼐曰今世女子守節必其年未逮三十夫喪者乃予之旌表此　朝制也然世固有才逾三十守節而行義尤可稱者皆君子所樂道也若丹徒包太夫人三十二歲守節至年八十二以五世同堂之慶蒙　天書降匾於其家自封太恭人晉二品又加贈至二品夫人雖其始未及旌而終乃有逾於常旌之榮者豈非天之所以褒行義哉予嘉其事因次述爲傳夫人爲丹徒包氏布政司經歷諱　之女適同邑贈朝議大夫太學生鄒諱　贈朝議以喪父哀毀成疾乾隆二十二年七月遂卒有二子長文琮年十五次文瑛年五歲文琳僅八月耳家貧甚夫人盡棄簪珥供殮於喪事中節合禮自是上奉姑下鞠孤子勞瘁艱虞其後文琮漸長乃能經理爲生計夫人教之恭儉稍裕命以廣施鄉人多賴其惠其後文琳仕爲山西甯武府知府乃告歸時渡江治鹽運事於揚州往來歸侍夫人鄒氏子姓蕃衍自其身以下有服親屬七十餘人夫人皆撫慰訓誨之而命文琳治公賑貸之事尤宜盡其力嘉慶九年夫人年屆八十曾孫錫蕃生子增貴有司以高元一堂上聞　御賜昇平人瑞之匾加大緞二疋天下以爲盛事後二年乃卒卒後以逢嘉慶十四年　萬壽恩加贈二品夫人嗚呼觀天之所以祐其家如此則夫人存心制行之善所以隱格於神明者蓋有人所不能盡見者哉

程樸亭家傳

婺源程樸亭尚友者字硯北其考爲贈中憲大夫諱文達余前所傳程養齋之兄也母曰張太恭人君幼太恭人課之學最嚴人稱爲賢母君亦自策厲好學爲縣學生而不喜科舉之文一朝棄去取

宋五子書朝夕讀之言動必出於莊敬雖獨居不敢惰嘗著近思錄輯要六卷其論學必本之躬行以謂尋求章句何足以爲學也事父母孝張太恭人晚歲患風疾口不能言指畫色授君侍疾二年視聽於微眇獨得其意其兄躍濤以母喪哀毀卒遺孤七歲君撫之恩誼周至卒使成立而俾之裕於鄉黨宗族有匱乏必濟遇凶災必賑接人和愉而不流人多服焉其自號曰樸亭故人以爲稱年四十九卒卒後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子組乾隆壬子科舉人今爲內閣中書舍人綬緡光皆鹽大使錫紱翰林院待詔夫天下學者鶩於文章博聞之事而內行或不足焉如樸亭處流俗之中而慨然有慕宋五子之爲人欲求其髣髴斯可謂有志之士歟組見姚鼐於江甯述其父生平如此故爲次其家傳

周梅圃君家傳

梅圃君長沙人周氏諱克開字乾三梅圃其自號也以舉人發甘肅授隴西知縣調甯朔其爲人明曉事理敢任煩劇耐勤苦甯朔屬甯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狹而深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淫水於河故旱潦皆賴焉唐延渠暗洞壞甯夏縣吏欲填暗洞而引唐渠水盡入漢渠以利甯夏民而甯朔病矣君力督工復修舊制兩縣皆利大清渠者康熙年始設長二十餘里久而首尾石門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遠君在甯夏多善政而治水績最巨民以所建曰周公閘周公橋云累擢至江西吉南道以過降官復再擢爲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亶望爲浙江巡撫吏以收糧毒民以媚上官者習爲恆矣君素聞疾之至浙身自誓不取纖毫潤請於巡撫約與之同心撫臣姑應曰善而厭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譽君才優儲糧常事易治而其時海塘方急請移使治海塘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君改建海岸石塘塘大治被勞疾卒於任而王亶望在官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君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君卒後家貧甚天下稱清吏者曰周梅圃云

姚鼐曰梅圃乾隆間循吏也夫爲循吏傳史臣之職其法當嚴不居史職爲相知之家作家傳容有泛濫辭焉余嘉梅圃之治爲之傳取事簡以爲後有良吏取吾文以登之列傳當無愧云

贊

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馨割股以愈母疾事在雍正四年嘉慶十二年其曾孫孝曾持錢可廬大昭所記事蹟來示請爲之傳鼐讀可廬之記既已詳盡論復精當是爲傳已無以易之乃爲之贊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逮死亡何擇何辦志極身忘真性方見懿哉孝子割膚奉薦誠動鬼神危者安宴感事悲傷紀聞欣歡

甯化三賢像贊

三賢者故副都御史雷鋐翠庭故光祿卿伊朝棟雲林故歲貢生陰承方靜夫

宋既南渡儒學在閩或嗣或絕或僞或真閩二君

子厲志海濱口誦朱訓志踐以身賤子弗識有想
其人惟光祿士嘗銘其窀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二
賢同輔日侍師親式穀之慕雅言用遵瞻像匪遠
其道日新

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名嵩號閬仙

世奚治甯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臑焉求
賢昔　仁皇聖上自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
以厲貪競偉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
鏡斥賕絕干有當無倖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
及耆厥施不竟百年江介惟休悼病安得有公復
履玆境展公遺像以思增敬發歎眇焉攄是贊詠

碑文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 并序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居山西洪洞遷陝西韓
城居五世至石門縣主簿諱廷昭公之考也以公
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妣吳太夫人生三
子長濬仲澈公爲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拔
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
母所居幕府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宏謀之爲
江南督府時也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爲正
士乾隆庚辰　恩科中鄉試次年　恩科中會試
殿試讀卷官進擬第三　純皇帝親拔爲第一
引　見風度凝然　上益喜授翰林院修撰
由修撰四轉得詹事府少詹事　日講起居注官
直南書房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
都察院左都御史毋喪回籍在籍擢兵部尚書
詔服闋赴職充　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
馬爲　上書房師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一年正
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爲人廉靜質直誠於奉職其
居位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頗悻悻
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和珅附公素行無疵瑕
純皇帝知公最深和珅雖厭公亦不能去也
如是數年及　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攄矣然
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能言獨居意嘗
邑邑深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必不能具識而至
其入陳　禁陛裨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
可得而述也嘉慶七年公以老病乞休　詔予在

籍食俸加太子太傅　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
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足以盡公生平矣嘉
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有　御詩及頒賜諸
物公季冬入都謝　恩留至十年正月十日薨於
京邸　命榮親王奠醊　賜銀二千兩治喪又
賜祭葬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謚曰文端公爲乾
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湖南江西浙江考
官一督福建學政二督浙江學政所進多佳士其
于門下士相愛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之必爲
君子而已夫人程氏四子主事塽時監生坍時武
選員外郎堉時廩膳瑛時孫九子公葬於韓城北
原生既立神道之碑乃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朝碩德器優優以居無怍大臣之
度遠思邈邈去名釋功匪惟以澈事績其休物被
其澤惟其志宏歉而不懌　天子知之降予載
赫著厥儀形　紫光之閣顧思德音公逝弗作過
墓思敬瞻此穹石

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 并序

公諱尚忠字因夏南豐譚氏其先世多聞人矣及
公成乾隆辛未科進士授戶部主事二徙爲山西
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道又入爲刑部員外
郎再出爲廣東高廉道三遷至安徽巡撫降福建
按察使再遷至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調吏
部左侍郎嘉慶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薨于位公
之在戶部也嘗司寶泉局及　高宗純皇帝察
局中事惟公無纖豪私染在興泉時以洋行事劾
降官　上又察知其不汙故復進用其在封疆
爲大吏室中澹泊寒士遇屬員甚有禮藹然親也

獨不能少入之以財利天下論吏清儉者必舉譚
公爲首然公遇事奮發則執誼不可回其爲安徽
巡撫以忤和珅致降爲福建按察使在福建復屢
以事與督撫爭至督撫同官事尤相牽而爲撫者
每委曲以就督公在雲南獨能持正裁之且謂曰
公自爲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其丰采峻厲如此
故公雖和平廉潔而非煦煦曲謹者也其教子有
曰人當先約其身身約則心約心約則事不踰閑
然後可以擴充爲有本之事功矣故公所至興利
去害必究其原委曲折之盡則斷然行之使所莅
必蒙其澤而後已去則民多涕泣送之　高宗
純皇帝嘗稱爲正人可任事　今上亦絕重之
而公遽沒矣公在安徽姚鼐主敬敷書院時接談
讌食設五器而情厚有餘及聞公薨而悲今又十
年矣公子光祥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自京師移
書至曰先公既葬矣而碑未立某夙奉公教宜爲
文至其家世及夫人子姪之詳則編修陳用光誌
之矣故不具銘曰

公居士林文學愔愔接物以情不爲阻深秉節當
官陵敢私干進者宜之退者弗怨歷遭及退隴坻
海嶠攘抉姦蠹耋孺鼓樂晚爲侍從公望在衆殂
未及登刊石載頌

墓表

中憲大夫保正清河道朱公墓表

公諱灝字問源其先吳人顧氏也明天啓時有以
義憤擊魏閹所使緹騎逮周順昌者避匿江甯自
是爲江甯朱氏　國朝始爲江甯學生者曰應昌
生贈編修圻贈編修生康熙己丑科進士翰林院
編修元英編修生江甯學貢生贈通議大夫松年
嘗舉孝廉方正不就早卒公之考也公生八歲而
孤家貧身弱姚舒太夫人苦節撫而教之稍長即
遊幕於外以供養蜀楚閩徽無不至於民情美惡
政教利病無不曉卒在直隸通永道幕爲總督方
恪敏公所知保舉以從九品職引　見發河工補
楊邨主簿值漕船起撥運丁有多奪小船以病衆
者公往數語諭之即服公名自是起歷縣丞知獻
縣河間縣務關同知務關治河官也公治運河有
績而上官惡之以報水遲解其職會有大臣出勘
河患乃保留公公始以水漲患民田廬請上官修
治爲斥拒至是陳於使者功舉畿輔民獲甯焉逾
年授天津府同知卓異擢正定府知府再擢清河
道公在道職凡五年而五署按察使方公之爲知
縣所臨案無留牘屢以平反冤獄稱明允於直隸
矣及攝臬司尤以獄爲重每屬吏所不能決公親
研鞫或晝夜據案披訊經月不輟所定必當罪全
無辜者甚衆又爲獄囚疾設隔別之法令無傳染
籌得歲千餘金爲獄中薪炭醫藥之費至今爲利
歲饑總理賑救勤察無遺濫值　高宗純皇帝
至趙北口　召公見於行幄時以水災請蠲魚葦
課　上問魚葦宜水者而亦蠲何耶公曰水小
則魚聚葦生大則魚溢出而葦沒爛　上大稱
善又詢數事皆稱旨將大用之矣而以審案稽遲
去職公之四攝臬司也爲日淺甚有盜案在保定
府未定上其後盜發他省供首盜在保定而未究
出　上怒自總督以下皆得過方以法繩下雖
知公在職暫不特宥也久之乃　賜復原銜既又

令總督遇相當缺出題補然公久勞於官致儀自以老疾乞歸不能仕矣時乾隆五十六年也

上後猶數問其疾愈否公竟於嘉慶元年九月十九日卒於江甯里中年七十二公生平嚴持清節而施人則甚厚仕歸資業蕭然嘗著才識論謂處事以識爲主而才副之不可偏廢不得已而去甯無才不可無識故其立身治民必求其大者要者云所著待潮書屋存稿四卷又詩二卷待潮雜識二卷歷官紀要二卷夫人陳氏誥封恭人生子三紹曾安徽布政使賢仂早卒續曾靈州知州側室于氏生子二顯曾候選縣丞述曾承曾俱候選從九孫七桂棟候選同知桂楨己未進士文選司主事桂馨桂森桂柱桂樞桂楹女十一人孫女十人公與夫人合葬於江甯　桐城姚鼐爲之阡表云

修職郎碭山縣教諭瞿君墓表

君諱塽字澂川嘉定人有文學爲王光祿鳴盛門人光祿稱之以商籍爲錢塘學生由廪貢得教諭嘗署浙之嘉定甯波淳安學官矣卒改歸本籍乃爲碭山教諭奉上官檄察邳州水災君不避勞苦所察得實既又值旱災君察之亦然民被災多賴以存者父艱歸服終署昭文元和金壇學官所至皆爲諸生所親樂然君厭塵事遂謝病不復出託居蘇州閶門之北君爲人篤謹和易未嘗有疾言厲色於鄉里遭喪以毀得疾數年遂習爲導引通道家之說夜長不寐年六十嘉慶九年坐而逝妻諸孺人賢恭稱君配生子中浩中溶先君九年卒嘉慶十年合葬長洲之天森山側室周氏生子中淦中濟中溶娶錢少詹事大昕之女嘗見鼐於江甯今葬君以王侍郎昶之銘寄示余於懷甯余撮其要以表其墓

姚休那先生墓表

休那先生之先世自婺源遷桐城白苓里是爲白苓姚氏居九世曰一遴爲諸生而早卒妻吳氏爲節婦子士晉士晉後改名康而字休那焉爲明諸生有儁才高識而屈於場屋里中何文端延之入都文端爲吳江周忠愍宗建墓誌爲世稱其文史家今據以爲傳出先生手也文端告歸後數年被召又邀先生同行先生知世不可爲嘗題臥猿詩以諷之文端遂稱病而反先生後入史相國幕中故史公檄文多爲世稱然先生旋歸里得免揚州之難改革之後屏居田野鬱邑悲傷作忍死錄以記其家自曾祖以下四世事其言最悲痛平生文字爲人作與自爲者相半凡十餘卷藏於家惟評貨殖傳黃巢傳刻傳於世順治十年卒年七十六先生存時史相國爲豫題墓曰明讀書人姚康之墓卒後百五十年同里姚鼐述其生平表於碣云

石屏羅君墓表

石屏羅君諱會恩字際叔宗人府丞諱鳳彩之孫隴西知縣諱元琦之子有文學數不第退居修行於家其事父母盡孝養之誠父歿使婦侍母寢數年母終免喪而後婦復君乾隆戊子科舉人也吏部選爲安甯州學正君不忍離母竟不就官其兩執喪皆能如禮有兩兄兩弟以事以撫能恭以愛其遇族里誠且直責人言或至切而人感其意不爲怨也里中事宜謀於公所君卓然建議躬任其

勞必衆利而後已其身終於鄉而人信其才足以任世事也嗚乎士溺於俗久矣讀古人之書聞古人之行事意未嘗不是之而及其行事顧憚不能效也如羅君可謂勇於爲而不負其學者已君嘉慶九年卒葬於懷甯之　江濬源銘之逾二年桐城姚鼐爲書其生平之槪俾其弟覲恩揭諸墓上云

婺源洪氏節母江孺人墓表

江孺人婺源江某之女爲洪永禧之妻永禧家貧甚勤耕薄田未明而興逾昏而息孺人歡然共其勞有子二于一歲殞其二永禧痛之甚亦亡孺人獨撫六歲仲子立登於田間殆無以爲生矣於是晝督傭客夜執針黹茹苦積瘁以至子立登之長出賈乃稍有贏孺人顧好賙恤有負其財者念其貧憊棄券而復貸之而自奉則儉不欲逾田家時有孫鈞自幼餐宿皆依其側長則督之學立登後居於江甯鈞亦來江甯從余學爲余言孺人所以訓之者率如古賢母言而孺人目不知書其貞哲天性然也孺人亡年七十有五其喪夫時逾二十於例不應旌表余嘗論女子夫亡守志有未二十而守猶易有逾二十而守倍難者例有定而人所遭不可定也孺人之執節可謂難矣因書其實俾鈞刻諸墓上云嘉慶十一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表

臧和貴墓表

武進臧氏有孝子曰禮堂字和貴家貧無僕役躬執薪水之事以事父母能盡愛養父病瘧畏寒惡火和貴每夕身溫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如禮母疾割股禱而母愈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辭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巹苟有益於親之事必忘身而爲之也苟足悅其親雖違衆不顧也和貴與兄庸皆好學博聞尤精小學善讎校爲四方賢士所貴而和貴不幸年三十而死桐城姚鼐嘗識庸聞和貴之學行未見也今以天下悲惜和貴之情乃爲表其墓云

姚氏長嶺阡表

姚氏自餘姚遷桐城始遷曰勝二公勝二公後四世以農田爲業五世爲明雲南布政司右參政諱旭有政績而貧參政卒子孫復修農田二世皆有隱德參政四世孫諱自虞爲諸生其子諱之蘭爲汀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所歷海澄縣杭州汀州二府民皆爲祠以祀參政副使仕績明史皆載入循吏傳副使之子諱孫棐仕爲職方主事職方之子文然仕　國朝康熙時以刑部尚書終謚曰端恪至　世宗時追論先朝名臣思其賢詔特祠春秋祀焉祠今在城東門內端恪公之第四子諱士基以舉人爲羅田縣知縣羅田民以奉入名宦祠羅田府君之次子是爲贈編修公鼐之祖也年二十六而卒配任太恭人賢孝秉節上奉姑下教二子長子爲翰林院編修諱範次子爲贈禮部員外郎諱淑鼐之考也贈編修公承累世賢哲之遺風敦行勤學而不幸無年編修府君旣孤憤發策勵外交天下賢俊以相資長爲詩古文辭故同里則劉才甫山陰則胡稚威常熟則邵叔向皆編修所尤厚也而編修自沈究遺經綜括先儒茹精晰微萃成已得然仕爲翰林數歲不究其用而歸

歸著書亦未及竟而卒此天下士所共爲歎惜者也當端恪公葬羅田府君買得墓地居長嶺之巔去城七十里將葬端恪而羣從子以爲遠僻不用乃別葬後羅田府君卒亦別葬羅田長子中書公與贈編修公相繼歿矣而故買長嶺之山其契藏族君子來安訓導文猷之笥吾家不知也有謀葬地就來安求售來安不許然後吾家得聞任太恭人乃命編修兄弟奉中書及贈編修公合葬於此山雍正之六年也又其後編修公歿未葬任太恭人及鼐父贈禮部公皆別葬矣鼐與伯兄昭宇乃奉編修及伯母張太宜人合葬贈編修墓下之右其時鼐繼妻張宜人亦未葬又葬於編修張太宜人冢右時乾隆五十二年也故姚氏之阡爲冢三而有五柩焉自是後又二十年贈編修公諸孫盡喪獨鼐存懼舊德遺事泯不聞乃謹書以列諸隧左中書公諱孔鋅字振修康熙三十九年舉人候選內閣中書舍人康熙四十九年卒年四十一娶廣德州學正方曾祐女生二子興渼興浹二孫漣支斡贈編修公諱孔鏌字瓊修縣學生康熙三十七年卒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累贈朝議大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娶懷甯任氏大理寺少卿諱奕鑒女生二子有八孫編修子曰縣學附貢生昭宇南甯府同知羲輪舉人登監生勸隆縣學增生斟元贈禮部子曰刑部廣東司郎中鼐候選州吏目訏副榜貢生鼐編修府君始名興涑今贈編修墓所列其舊名也後改名範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乾隆甲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禮館纂修官乾隆十五年歸里乾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娶縣學生贈內閣侍讀張若霖女乾隆三十九年卒年七十四今合祔焉生子五鼐始娶張宜人卒繼娶張宜人乃前婦其五世祖妹也爲屏山縣知縣張諱曾敏女其始權厝鼐有銘矣茲不具

贈中憲大夫湖廣道兼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二級孟公墓表

國家定制一品官封贈三代得及曾祖父母而有特令官未至一品而願以己及身及妻應得封典特乞貤加及曾祖父母者呈請部臣奏聞而 詔命焉蓋所以伸人子孫追遠事亡之至情又以示士有積善者或遠或近期必蒙報於後世此又

聖朝錫福之廣所以勸天下之爲善也乾隆五十三年 覃恩封贈諸臣之家而太谷孟御史生蕙請以所應受之封貤及曾祖已故候選府經歷奉 旨允給於是遂贈公中憲大夫湖廣道兼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加二級夫人趙氏贈太恭人公諱鴻品字飛陞其立身有行義事親尤孝謹愉色婉容能曲成親心其考邑庠優生飛亦君子也母武孺人皆樂公之能養志公外接人無城府樊正疾邪而能有容其教子孫必爲正士謂士品立則可富貴亦可貧賤士品一墮富貴則驕溢貧賤則卑汚均爲可恥公生於康熙十五年卒於雍正十一年年五十七後六年葬孟家莊東南原又後四十年而得贈官焉趙夫人年九十乾隆二十九年卒祔公墓子三人長熙邑庠生贈朝議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次照次烈 恩賜從九品鄉飲耆賓孫八人啓周贈中憲大夫工科給事中啓疆歲

貢生汾陽縣教諭貤封奉政大夫順天府西路同知啓堂國學生贈文林郎清河縣知縣啓林啓域啓墊啓墉啓基曾孫十八人生贄贈中憲大夫生蕙乾隆癸未科進士歷官至通政司參議文蔚府經歷生莘乾隆戊戌科進士順天府西路同知生蘭生莒庠生生藻生英從九品生萬生芮生茂生芬生菘生荃生康生傑生夔生度元孫以下人材滋起人謂公德之貽甚遠不享於其身而光於後嗣未有艾也鼐與公曾孫生蕙爲同年友生蕙遺書令爲阡表鼐愧不文顧以通家晚列仰望懿美
國恩家慶皆可贊述因書所聞見以謂可爲賢者勸矣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詗察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間淩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問至青州博山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即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即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證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
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贈中憲大夫武陵趙君墓表

君諱宗海字匯川其先世居歙之巖鎮宋之宗室也有朝散郎不彼之裔孫字仲容者自歙遷於湖南爲武陵人君之祖也君考曰商山早世君三歲而孤繼又喪母乳媼哀而育之於家稍長出入里閈恭慎勤敏異於常人時武陵有王西崖妻劉安人寡居而賢知能鑑人生一子一女女聰慧過人知古今書史劉安人奇之欲得良壻見趙君愛之曰此孤兒後必大乃以女女焉是爲王太恭人也君遂爲王氏贅壻治生爲賈然能敦信而輕利遠近服其爲人所交多四方長者當趙氏來武陵猶有貲君考之亡族人皆侵取之君既立家顧厚於族、人尤甚微弱者皆依以成立先世柩在歙未葬者君皆安葬之人有事就謀者必忠告而爲盡力焉以積勞卒卒年四十時王太恭人年三十八君未沒時綢繆趙王兩姓皆立門戶子皆能讀書矣太恭人兄春埜爲名諸生太恭人以子屬教之今觀察也及君喪太恭人督教子益嚴嘗杖子而杖折太恭人識歲月於折杖而藏之初君所受託以財賄者有數千金及君沒頗乏償貲或謀以孤寡辭而弗與太恭人曰吾夫信義故人託之今弗償

爲夫取惡名也乃破産鬻室中衣物以盡償負其周恤族黨親故之事甚衆人謂君固賢而成君賢者亦内助也君與太恭人以子貴屢被　國恩封贈而今觀察爲編修時以己及妻應得之封貤贈外祖及劉安人云君之子二曰慎畛嘉慶丙辰科進士今爲廣東惠潮道愼畯君與王太恭人合葬於　嘉慶十八年冬桐城姚鼐爲之表

方母吳太夫人墓表

吳太夫人者吳縣人事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恪敏公爲側室而今尚書浙閩總督維甸之母也尚書生十一歲而孤歸居江甯或見其孤弱侵侮之太夫人置不與論而自刻勵勤苦彌甚教子極嚴不使稍有子弟之過嘗篝鐙治女紅而課子誦讀于側每至夜分及尚書長成進士登朝則日勉以道義忠敬之事而治家以勤以樸不改于初尚書或被　使命出戀侍膝前雖行萬里磧外太夫人必正色責其速行急　國事不得少佇逮既出門而爲涕泣焉當恪敏公存時兩從子孤幼撫之身側太夫人愛誨之與己子無少異故今侍郎河南巡撫受疇嘗述於　上前　上聞爲太息及太夫人亡而令持一月之服也其天性尤好聞人爲善及有慶樂事則欣喜若在己苟力所及則必助之其有不善或憂苦則戚然不安者移時於舊怨則忘之而令子更以厚待既以子貴　國恩得封太夫人而　上稔知其賢屢　加賜問嘉慶十八年卒于江甯里第年八十五　上聞　特使江甯將軍至宅祭之命婦加祭非常典以旌德也是歲十月甲子朔葬于句容北葆山恪敏公之西麓惟太夫人徽懿徹於　九重惠澤洽於閭巷
朝廷賴毓成之器室家奉先立之型核厥嘉休宜垂後世墓成之日桐城姚鼐述爲之表

惜抱軒文後集七

墓誌銘一

安徽巡撫荆公墓誌銘 幷序

荆公諱道乾字健中蒲州府臨晉人也以縣學生中乾隆二十四年山西鄉試三十一年挑發湖南爲知縣所蒞麻陽龍山東安永順皆有賢績而在東安卻鹽商歲餽千金則俗吏以爲恆事固當受者也於是上官舉公卓異矣適丁太夫人憂服滿乃引　見仍發湖南候補復補龍山調善化前後在湖南十二年擢甯夏同知又舉卓異擢池州府知府公清介端謹與人甚和易而臨公事無纖毫內顧之私故尤爲當世賢者所貴諸城今劉相國墉撫湖南時以謂第一良吏也大興朱尚書珪撫安徽亦謂公第一自池州調鳳陽安慶又舉卓異擢登萊青道歷山東按察使江蘇布政使嘉慶四年秋授安徽巡撫距其去安慶時未五年也公既習于安徽又繼朱尚書後其治相似以安民便俗爲要其有所陳奏雖其事有爲天下督撫所不欲言者公皆直達於　上　上亦知公之至誠也公任巡撫兩年病作請解任　上令公養疾待少愈入都將處以內職然公竟以嘉慶七年三月癸酉卒于安慶年七十二卒後人哭者視其嚮被如寒士喪行吏民送者莫不涕泣　上聞有詔愍惜賜祭令山西巡撫俟喪終擇其子若孫送引　見焉公曾祖諱爾極祖諱毓光考諱德志皆贈如公官有三兄其一先卒公夫人姚氏亦先卒其第三兄學乾常與公居官舍晝同器食夜同室寢依依如幼稚以至於終子二澤桓澤楷歸葬公　請鼐爲銘鼐目睹公清修令德以謂當世達人才傑蓋多矣若夫真樸淳至表裏如一則無以逾公故舉公行如此其吏事之常雖有善能猶於公爲不足道也銘曰

以德爲寶以義自好其行嗃嗃　帝曰賢哉宜臨江淮載離載來治以道靖煦良寃曾悲哀法弃德人之祥衆戴曰臧殁而不忘歸葬河汾有蓁故民銘其幽墳

廣西巡撫謝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啓昆字蘊山世居江西南康之蘇步公後徙居南昌南郭乃以蘇潭爲自號云公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會試中式次年　殿試以　朝考第一名選庶吉士年二十五乾隆三十一年授編修旣而充　國史纂修官　日講起居注官出爲鎮江府知府又知揚州府甯國府擢授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調浙江布政使　今上親政命爲廣西巡撫凡三載嘉慶七年六月乙丑終於位年六十六公爲知府時即明決于吏事所持堅正上官雖異意而不能奪屢以善績稱江淮矣及爲藩司其時各省官帑多缺或公私相督闕歷數官前後援倚所虧愈多不可補復公持身廉潔而智能究郡縣利病之多寡立法以其贏絀相補任使盡其能操縱當其時故所蒞不數年無造怨于吏民而能完久虧之額他人或欲效公所爲輒中窒而不能遂故公爲藩司多美政而世尤稱公理財爲最善及至廣西內治吏民外撫夷獠築湘灕之隄以爲民利民呼曰謝公隄又嘗與學校飭營伍文武皆懷愛之其卒也以盛暑步禱雨

致疾　上聞甚悼惜　賜金治喪又　詔賜祭
葬其後廣西士民呈於大府請以公入祀名宦之
祠公自少本以文學名博聞强識尤善爲詩其才
宏贍精麗兼具唐宋名家之體所爲樹經堂集若
干卷雜古文四卷西魏書若干卷小學攷若干卷
晚成廣西通志若干卷則士謂公文學吏治蓋兼
存於其中焉曾祖諱茂偉祖諱希安考諱恩薦皆
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娶某縣李夫
人生女繼娶某縣劉夫人生子學增候補主事先
公卒側室四盧孺人生子二學崇嘉慶壬戌科進
士庶吉士學坰候選府同知女一衞孺人生子學
培候選府同知管孺人生女二高孺人生女一公
在翰林時爲乾隆庚寅　恩科河南鄉試正考官
辛卯會試同考官多得賢才其最者巡撫會稽陳
水文布政司歷城方昂以吏蹟名而檢討曲阜孔
廣森以文學顯其在浙舉孝廉方正亦多名士生
平重交游獎氣類居廣西作懷人詩數十篇首其
座師大興翁學士方綱次桐城姚鼐也遺命其子
必使鼐爲墓銘嘉慶年　月　日學崇葬公
鼐爲銘曰
儒者之風退然其中剛果有能作吏見功北旬紛
洮南及嶺嶠沒而民思生被其曜惟其多才文武
惟試講藝賦詩異於俗吏　帝褒良績天祐厥
家妥奉榫居銘幽詔遐

通奉大夫廣東布政使許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祖京字依之德清許氏曾祖諱煌甲祖翰林
院編修南昌府知府諱鎮考舉人西安教諭諱家
駒三世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公少勤學工文辭
乾隆戊子科中浙江鄉試第一人己丑科成進士
授官內閣中書貧甚徒步懷餅入直暮而出歷七
年內閣侍讀缺公次當擢金壇相國于文襄公欲
別擬人矣聞公論謂許舍人不得擢爲不平乃卒
擢公在內閣兩遇京察皆一等丁酉科充四川鄉
試正考官復命奏對稱　旨旋　命爲雲南驛鹽
道逾二年擢雲南按察使屢辦疑獄悉精當得情
姚州有劫盜以刀背傷事主司擬死罪上部駁謂
刀背雖金非刃不當死承審官知州誤擬應降職
公言州本擬如部所論臣飭改之咎乃在臣奏上
　純皇帝愈以此重君擢廣東布政使公在雲
南時值總督李侍堯怙勢求賄其後事發得罪屬
吏多爲所累降絀公初不迎附卒亦不與其咎及
在廣東仁和相國孫文靖公爲總督值林爽文亂
臺灣文靖馳至潮州調兵餉甚衆公抗言臺灣亂
當即平不可無故先用粵民文靖得牘怒甚欲奏
公沮軍會臺灣平乃止及毅勇貝勒相國福文襄
公爲總督勢益重而公守意自如文襄之護安南
阮惠入朝公定郡邑供帳有限數阮惠行出廣東
緣道官乃務極華侈傳單至違　行在所　純
皇帝以讓文襄文襄乃數公初所定豐約之當也
廣東濱海民雜易擾公治之凡十年於事患多所
消弭民有欲請於瓊州開鑛者公駁不許又有欲
於省設船步網利者公亦不許民以晏然乾隆五
十九年以請養歸逾一年丁母蔡太夫人之憂既
而病居杭州就醫嘉慶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卒於
杭州年七十四公强識過人少所見文字至老未
嘗忘治官事勤甚果日夜廢寢食不疲其在雲南

不置幕客文案皆親定之又以餘力訓子爲學其
在內閣修官書一統志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勝
朝殉節臣錄皆獨當其勞平生自著書則有書經
述八卷詩四卷許氏譜二卷藏於家夫人同縣進
士祁縣知縣胡官龍女賢明有禮先公卒四年子
二翼宗國學生早卒宗彥嘉慶己未科進士兵部
車駕司主事女一適山陰王思鈞胡夫人先葬武
康春岡嶺上青浦王侍郎昶銘之矣嘉慶　年
月　日啓穴以公夫人合葬焉桐城姚鼐爲之
銘銘曰
公以儒興操筆文雄秉節吏能愍愚察病勇爲衆
靖傻哉從政其道蹇蹇建謨伊善植躬靡泯禁闥
著庸山徼海邦身去慕從天靳民澤錢塘之郭公
卧不作有配允賢魯祔茲阡厥嗣昌延

中議大夫通政司副使婺源王君墓誌銘并

序

君諱友亮字景南王氏自宋祕書少監炎居婺源
其子孫皆家焉　國初居婺源之漳溪者曰承裕
生贈中憲大夫啓仁啓仁生候選縣丞贈中憲大
夫士鏡士鏡生平陽府同知贈中憲大夫文德平
陽之子三長順德知府廷言次工部虞衡員外郎
廷享次卽君君十歲能詩稍長文名大著以貢生
中乾隆三十年順天鄉試舉人三十四年會試取
爲中書舍人四十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擢山東道監察御史轉禮科兵科給事中嘉
慶初累擢通政司參議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副使
嘉慶二年五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君少以孝弟
稱於家及在官恪敬吏事在中書嘗值軍機處在
刑部總辦秋審皆躬任勞苦不急求人知所建議
皆當理及居科道奏議多可稱奉　命巡視南城
屢監鄉會試於事皆辦其暮年承　命巡視南漕
尤有績善撫卹運丁寬嚴有體於是漕船之行倍
速於往年　純皇帝甚嘉之故君未及復命而
再遷卿職將遂更大用之也而君入京師居通政
甫半年卒天下是以惜其才之不盡也君於乾隆
丁未科會試癸丑科武會試皆爲同考官號爲得
士其生平邃於文章之事中年自號葑亭所著古
文曰葑亭集六卷議論正大敘事有法近時爲古
文之善者推歙編修程魚門而君頗似之當乾隆
之季京師士大夫奉廣惠寺僧爲師君惡之作一
篇曰正師其後僧與奉之者皆得罪而君之名益
彰其詩爲雙佩齋集十六卷又金陵雜詠百餘首新
警有韻皆可誦也余在京師時君官中書將與相
知未及而君以事歸江南使程魚門致意於余余
爲題其觀雲圖及君入而余已歸余之江甯書院
至君家而君仕京師以至沒不得見見君文筆誦
歎而已夫人潘氏生子二太學生行恕貢生麟生
候選府通判鳳生女六側室李氏生女一始君考
平陽公自婺源僑居江甯生君故君少爲上元學
生以是入仕既仕乃復請改歸籍婺源及喪歸以
婺源山水峻遠難以還柩君子乃葬君於江甯之
而請鼐爲之銘銘曰
君度委蛇而正妄邪著緒有嘉年近才多未竟厥
爲卷有遺文悠哉雅馴卓出俗羣貌不識君藹焉
如親山水清善秣陵之坂故鄉雖遠子孫式衍式
居式展

贈文林郎鎮安縣知縣婺源黃君墓誌銘 幷序

婺源之黃邨有孝子曰黃君樊字譽侯君之祖曰大珙考曰鴻其祖以上蓋嘗富矣至其考而大落兄弟皆無以生遠爲幕客於蜀中去時君數歲十餘年不通問君冠乃走蜀求其父備經艱困得見於重慶父已病風痺矣君乃於重慶一石崖中居以課童子爲養踰年父終無資不能以喪歸始其父募得巴縣江北地爲義圩及沒君遂葬之於巴成冢立碑而去依其世父未幾其世父亦死君自是流離漂泊於川東西無不至嘗於峨眉重嶺中值大雪迷道入無人地飢不能行自分必死忽一丈夫至予之菽麥餅數枚曰竟此可以至通路矣由是得生遇歙商謝氏素知君孝延爲童子師卒從謝氏得東下江南至蕪湖而時年已六十矣始娶婦於蕪湖顏氏而同歸婺源其母程孺人已前卒祖以下猶有朞功親六人未幾盡喪君拮据營其喪葬其妻顏孺人亦賢女與同居敝屋忍飢凍而樂爲善僅一子能讀矣則課之甚嚴如是十餘年子煇以拔貢生入都廷試　特命爲陝西知縣遂以鎮安縣知縣　覃恩封君及顏孺人煇乃請養以歸歸後又三年爲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君卒年九十有六又後二十一年爲嘉慶八年正月十九日顏孺人卒年八十有六嗟乎如君生平所遭困厄且數十年使竟隕喪或雖不死而無後則世亦無由知君矣而卒於衰老之後得妻子身以上壽終者天之欲表潛德也夫天且重之而況人乎君子煇以　年　月　日葬君

姚鼐爲之銘銘曰

陟山泝水求親萬里以瀕於死身危家圮茹荼若醴卒以有子升爲命士述之可唏揚之無旣

光祿少卿沈君墓誌銘 幷序

秀水沈君諱琳其字潤煇而交遊皆稱其號曰沈華坪乾隆三十一年鼐試職兵部其時君與上元陳中丞步瀛先在兵部三人相得甚歡入治公事出復談讌或抵夜而後散君爲人通明于事善談謔與人言無不盡聽者欣喜然所存厚有行誼惟習於君者知之余在兵部年餘移禮部後七年以疾歸而陳中丞出爲知府後仕至貴州巡撫惟君居京師久仕至光祿少卿卒卒時陳中丞適爲安徽布政使告余喪君而泣君也又後十餘年君子方大爲余邑令其時君已葬矣請補爲銘嗚呼余老疾幸未卽死而海內故人零落至盡追思多可悲者往在江甯旣爲陳中丞墓銘矣然則君雖先葬而其平生行事宜見於余文亦其理也君祖諱光裕考諱雍嘉皆贈光祿少卿君成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恩科進士歷官武庫司主事武選司員外郎郎中江南道監察御史吏科給事中光祿少卿皆有聲其使任嘗監督兵部馬館丁酉科監順天試辛丑科監會試巡視乾隆四十八年南漕皆辦於所職公私情理皆協事父母孝謹篤於親黨交遊先世嘗富矣至君貧而供養施助之事猶豐也有文學兼通醫見病者雖臧獲必盡心爲處方卒年五十八乾隆之五十一年也葬于　　夫人王氏子一女四銘曰

有才卓警久居臺省優寬絀猛其蹟載炳秀州東

境桑菀覆頃光祿之井吾銘烱烱以竈幽靖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文治字禹卿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於天下中乾隆二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爲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官其年　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旋　命爲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其後當復職矣而君厭吏事遂不復就官　高宗南巡至錢塘僧寺見君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君招君出者君亦不應君之歸也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樂窮極幽渺客至君家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君書者歲有饋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頗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會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君少嘗渡海至琉球琉球人傳寶其翰墨爲文尚瓌麗至老歸於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君嘗自言吾詩字皆禪理也余與君相知既久嘉慶二年秋過丹徒訪君君邀之涉江風雨中登焦山東昇閣臨望滄海邈然言蟬蛻萬物無生之理自是不復見君今君來訃以嘉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趺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孫來訣不爲動容問身後事不答然則君殆莊生所謂遊方之外與造物爲人者耶著作文藝雖工妙特君寄迹而已況其於伎樂遊戲之事乎君年七十三夫人黃氏生子槐慶女四壻曰溧陽狄　丹徒陳　商邱陳杲長洲宋懋祁孫男六將葬君　鼐爲之銘以代送窆鼐爲王氏秀山阡表具君世矣故不復述銘曰

茫乎其來何從乎芴乎其往何終乎嗟吾禹卿乎生而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叢乎骨蛻於黃壤之宮乎脩乎寥乎憑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蒙乎

中憲大夫松太兵備道章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攀桂字華國一字淮樹先世自建州浦城數遷而居桐城十餘世至君祖諱紹七考諱天祐皆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君歷仕甘肅渭源知縣武威知縣江南鎮江府知府江甯府知府蘇松督糧道松太兵備道其在甘肅年甫二十强果任事獲久逋巨盜總督特奏其功引見　純皇帝甚器之命擢同知總督未及擢　上已特命知鎮江府旋以才優調首府君博知天下利病所莅官興廢多得宜而尤明於地形勢　純皇帝屢南巡狩始皆自鎮江陸行至江甯　詔改通水道大吏使君相視衆初謂昔吳陳勳鑿句容破岡瀆下達毗陵六朝因之隋始廢今可復也君往來察之以爲句容茅山岡石巨勢高鑿之極難縱成瀆非閘不可儲水其勞費無已不若從上元東北攝山下鑿金烏珠刀鎗河故道以達丹徒工力省而後修易可永爲利大吏如君議上奏令君監修君鑿瀆百里既成謂之新河　御舟行甚安而數十年至今商民率避大江之險行新河君之力也　純皇帝嘉其能故君方以糧道被吏議而　上巡至即以松太授君君好士獎善樂施予自鎮江江甯及至松江與理書院撫恤饕困人多賴之乾隆

五十年安徽大旹桐城尤甚君時在松太間之出萬金以救飢者又以糴穀以賑必纍長市價乃先於他處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運至所全活無數旣而又爲疫死者葬埋君平生惠閭里族黨之事甚多而玆其最巨其時君妣黃太恭人里居哀飢者多所救恤君迎養不肯往遂請告歸太恭人時健甚然逾年遂卒人謂早去官而獲送終亦其孝也自是君不復仕或居里或居金陵居金陵時鼐主鍾山書院錢塘袁子才於金陵城中作園林甚盛麗丹徒王禹卿時來遊與君皆有聲伎二君每召聚賓客遊讌鼐亦與焉然君及禹卿皆內耽禪悅事佛甚精子才時譏之二君不以易也六七年間子才先士鼐歸俄聞禹卿喪今又失君矣余悵然寂處追思昔遊一往真如夢幻然則二君之歸心釋氏庸爲過乎君卒於金陵豫剋期辭交好以嘉慶八年十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八嘉慶十年六月　日葬於懷甯西馬鞍山之北麓夫人先後皆吳氏子維極候補知府維桓乾隆己亥科舉人兵部武選員外郎女二孫四子才禹卿之卒鼐皆銘其葬矣今君子請銘誼不可辭銘曰

趨世工而建有功植財豐而能濟窮生也憂樂與世同超然一往遊虛空書其可稱以飭終寥乎趣嚮誰能窮

蘇獻之墓誌銘 并序

常熟蘇君去疾字獻之桐城姚鼐同年友也孤清峻立以古人道持身衡於世知不行年四十四去官自號曰園公處場圃觀山水作文章自娛尤工爲詩標舉性情引擇幽渺鄙雕藏耀人初視若無足賞再三往復則爲之欣忭悽愴不能自已乾隆五十五年冬君訪友於安慶鼐與遇於江津舟中各出其詩相示分持而去自是十五年不見嘉慶十年正月君卒於里次年八月　日葬於常熟西山父墓之側君子來告請鼐爲銘之君曾祖翔鳳康熙壬戌科進士沂水知縣祖佑昌平州同知贈興化府知府考直言贈內閣中書君於乾隆己卯科中順天鄉試辛巳　恩科取爲內閣中書考得贈官癸未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刑部廣西司主事發貴州爲直隸知州署都匀府八寨同知以逸獄囚罷官次年引　見以原官起用君請疾遂不復仕其狀小身短視訥言然胷中通貫今古於事理無不曉敢爲介直辭在刑部屢爭疑獄當安南黎氏爲阮氏逼篡仁和孫相國文靖公士毅爲兩廣總督將討之君於文靖姻也與之書曰虛聲不可以讋強悍鄉鄰有關雖閉戶可也取之是爲貪兵發難有端將爲吾患不可不念文靖迂其說然竟以喪師身幾不免乃悔棄君語大臣間亦知君才者而君不樂與俗伍閒應其招嘗爲山西河南書院山長旋歸以老年七十有八而終有詩集六卷制義律賦二卷已雕板古文數十首藏於家夫人錢氏處士周和女前卒生二子妝詔監生載漳浦縣丞采廩膳生一女適大理寺評事孫輿文靖子也側室魏氏生女尚幼有孫十一人銘曰

嗚呼園公有道植躬仕而不見通有文閎崇視於世而不見工吾銘其幽宮邪以待後世之無窮邪有知而如見其中邪

浮梁知縣黃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繩先字正木黃氏鄞人也唐末有江夏侯晟
以禦盜功爲明州刺史其後屢有聞人於鄞閱二
十九世爲君祖曰振齡考曰起忠皆贈文林郎君
以鄞學生中乾隆十七年　恩科鄉試成乾隆二
十二年進士發爲江西知縣任樂平浮梁兩縣勤
事致疾告歸數月以乾隆三十年九月九日卒於
鄞年四十七葬於東湖陳墅墺父墓左君在江西
九年天性仁明强力於政事未明起閱文書定晨
召吏卽發有訟者至當鞫或當往驗視皆不越旬
日坐堂上決事日或十餘案卽作判詞自讀與訟
者聽之幕友書吏無從留閣以取市與囚言寬屏
刑器嘗以至情動之而囚自服有豐城民余上文
之弟爲浮梁人毆死藏其屍訟二十年不決上文
乃走候　大駕出陳告事下大吏欲第論上文
驚蹕罪君銳意治其寃自往履毆所於民宅後試
掘卽得其弟屍獄遂定嘗謂事紏亂者非必難察
由吏不盡心情翫致也故君所斷本治及上官委
治他縣事百數無不曲當而積勞亦深痼不可痊
矣其所去縣民必涕淚送之數十里浮梁爲之立
碑其後浮梁民有爲後令屈抑者走浙江將訴於
君至則君已喪乃悲痛而去夫人張氏生子五定
宇定文定衡定樞定杓定文今爲揚州府同知與
桐城姚鼐遇於金陵請補爲君誌時嘉慶十一年
距君亡四十年矣銘曰
萬姓委命君則眞令煩祛亂靖人安己病嗚呼天
不與以齡其貽以後慶

贈光祿寺少卿甯化伊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爲皐字景陵汀州府甯化伊氏以孫廷棟貴
得贈朝議大夫光祿寺少卿君生而勤志力學欲
有聞於當世然於時衡才者無所遇伏處甯化城
中以耆以壽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九日卒年五十
二矣卒後八年而廷棟始生長而讀其書經君點
勘丹鉛之蹟縱橫斑駁行間者千餘卷也撰著文
字手書精楷黍粟積成巨冊者尺餘也其家傳至
今悲之君考順昌縣訓導鄉飲大賓諱應聚長者
也君又長者也其家始稍裕而卒大貧有姻族欲
假人千金求君爲說之旣得達不償君大媿鬻產
以償債者故困君娶黃氏生子經邦爲諸生生二
子長廷棟乾隆己丑科進士光祿寺卿生二子長
秉綬乾隆己酉科進士今揚州府知府光祿在石
州以君葬昔闕志俾秉綬求追爲之嘉慶十二年
太歲丁卯正月銘曰
守信不衰利則棄篤學不忘名則辟卒有褒聞生
則厭日月逾往將百歲述德簡辭足知義桐城姚
鼐作揄志

封文林郎巫山縣知縣金壇段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世續字華得金壇段氏祖諱武父諱文及君
三世皆爲金壇縣學生金壇自明以來爲海內制
義名家之藪至君考及君皆善其事君尤爲學使
者所賞貴而皆不遇於舉場終身以訓生徒爲事
其訓必使以讀經爲根本與講授熟復之唯恐有
弗達也朝夕課之多方以誘之唯恐己力之餘而
弗致也其後學徒多成立而君子玉裁遂以經學
名天下者君之教也君三十二而孤至八十九歲
矣思至則悲哭博陵尹學使會一嘗召諸生與言

志君曰生無能惟願不忘父母而已君以　恩貢入太學以玉裁爲巫山知縣得封職年七十而玉裁歸養自金壇移居吳閶門之外于是又二十餘年君嘗步遊郊野或至十里之遠而獨未嘗入蘇州城其遇人無貴賤長幼率怡如也年九十而見元孫嘉慶五年吏上於朝　賜扁曰七葉衍祥又

賜銀幣嘉慶八年六月十四日年九十四而終

君娶史孺人生玉裁乾隆庚辰科舉人巫山縣知縣玉成丙午科舉人桐城訓導玉章貢生玉立副榜貢生女一適江都杜士彬孺人亡繼娶錢孺人無出亦先君喪孫七曾孫十二元孫二君之卒自吳已返葬金壇治西大欄頭銘未具嘉慶十二年姚鼐追爲之銘曰

篤於慕親宜有後也忠於訓人宜繼道也和於治身宜康以壽也歸塟故鄉藏斯實也銘之以信用貽遠宙也

中議大夫太僕寺卿戴公墓誌銘并序

嘉慶十一年五月甲午故太僕寺卿揚州梅花書院山長長興戴公卒於書院喪歸湖州次年其子以公行狀求桐城姚鼐爲公墓銘鼐與公皆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進士也是年成進士爲京朝官者蓋六十人而浙江最勝逾二十人長興戴公在工部時浙江有二戴以公年少羣呼曰小戴公每同年聚會鼐見公溫溫寡言說而謙謹讓人知爲長者也其後十年仕京朝者或出或死亡鼐以病歸留者十餘人而已鼐既歸三十餘年又加少其末歲在朝者二皆浙江人也錢塘費相國淳富陽董相國誥及公是已旣而聞公去又聞其亡迄今同年生合計內外朝野不過五六人而鼐最爲篤老焉昔鄭康成以比牒并名者爲宰相而已樂論贊之功有日西方暮之嘆余之無聞安敢比於康成而草澤之中犬馬之齒未盡彌見同年之摧喪則感又有逾於鄭公者是可悲也公諱璐字敏夫曾祖諱容贈通議大夫祖諱永椿雍正癸卯科進士江蘇按察使考諱文燈乾隆丁丑科進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公所歷官自工部都水司主事再擢至郎中遷湖廣道御史禮科吏科給事中鴻臚光祿太常三寺少卿通政副使太僕寺卿嘗爲乾隆甲午科廣西鄉試考官充　文淵閣詳校官其爲人謹飭奉職不求苟表異爲聲名以資平進至三品而家常寠乏諸子遊幕乃得爲生終不爲取贏計故年六十有八而客歿於揚州玆其可述者矣夫人沈氏子錫衡崧申鼎恆鼎恆嘉慶戊午科舉人女四孫三銘曰

德有常進有方至九卿無辱行承世祥能文章貽後生遠不亡歸塟牆於此藏

新城陳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吉冠字嘉甫新城陳凝齋先生道之第十三孫而蒯莊孝廉守譽之長子也才儁好學少而篤慎未嘗有子弟之過爲文英異出疇類中乾隆五十四年江西鄉試後遭母吳夫人喪哀毀甚旋感疾卒於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朔日年二十七妻楊氏二十七爲嫠三子曰效曾敭曾敬曾凝齋先生之門多賢之門也余於凝齋先生及其子孫大抵識之獨未見蒯莊父子以書通而已而於嘉甫甫知其才旋聞其喪玆可悲也嘉甫工書法尤善

八分余得見其所書文字數種勁厚有韻非常人
所能逮劃莊既痛子亡乃盡取其書刻於石厝於
一室陳其生平所好几硯書策於室內劃莊每往
徘徊及暮慟而返如是者數年嗟乎觀劃莊所以
思其子不能忘者如此其子賢可知也今劃莊葬
於　所余哀而爲之銘曰
家有則承以克維俊特天才騫藝有妍奪厥年藏
之厚銘之書宜昌後

中憲大夫陳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幷序

君陳氏諱守詒字仲牧世世爲江西建昌府新城人
君祖以汧以富而好施稱於江西自是累世皆然
其居中田邨故天下稱中田陳氏君考諱道乾隆
戊辰科進士不仕而篤學植行於家世稱凝齋先
生君爲凝齋第二子其人勇于爲善嘗首出財建
立義倉於所近邨落春借秋收至今民賴其賜在
京師買宅立爲新城會館乾隆五十二年甘肅官
以冒賑事多被戮其家屬不得返君出金使人至
甘肅爲贖罪且助使返至於朋友急難之誼尤厚
嘗分宅以居鉛山蔣編修士銓君少擁先世遺財
屢費至暮年遂竭盡矣遇事有所欲施而力不供
輒咨嗟不樂蓋急於濟人者固承其家風使然而
亦君天性也君仕爲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車駕司
郎中安徽太平府知府河南陳州府知府其在官
與人誠信慈惠猶鄉里然凝齋凡五子余識其二
其一君兄金衢嚴道其一君也金衢朗亮疏達而
君恂謹皆君子人也君守太平時鼐居安慶書院
君來訪自是相知及君自陳州告歸余尚在安慶
送君江上別九年而君以嘉慶十四年十一月甲
子卒於里年七十八昔金衢最早喪而其後今多
貴顯君生亦未及盡君志天固昌其後世使大成
君志歟君夫人魯氏封恭人前卒生子二舉人光
祿寺署正煦嘉慶辛酉科進士翰林院編修文淵
閣校理用光側室胡氏生甯州知州繼光方氏生
瑨光湯氏生瑾光君沒時有孫十人某年月日君
子葬君於　以書來請爲銘銘曰
仁人之族固靡暴也愉懿有士其可好也親賢樂
義鞫無告也不擁其貲施以好也衆欲其存耆未
耄也鬱其餘慶徯久報也

墓誌銘二

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姚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令儀字心嘉別字一如先世自浙江遷婁縣
曾祖諱天麟祖諱士英考諱宗侃三世皆以公貴
贈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公少爲松江府學生乾
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次年朝考一等引　見
以知縣用發往雲南至則攝祿豐縣事值易門缺
官上官令並攝事皆辦改署尋甸州總督誠嘉毅
勇公福康安見公所爲賢之時四川有亂民爲之
福公移督四川乃奏以公從幕府其後繼福公爲
督者李公世傑孫公士毅皆知公賢俾令犍爲仁
壽晉石砫同知又從將軍鄂輝進討西藏廓爾喀
兵行人迹不至之地沍寒巖谷之中爲儲峙供頓
皆辦鄂公木四川總督也以罪降而孫公士毅復
爲總督福公　大將軍同征西藏而異路皆以書
招公公以既許鄂公從之不去而任事彌力
上聞亦義公乃　賜花翎旋擢雅州府知府及功
竣又調成都府知府其後川東湖廣苗民爲亂福
大將軍又往征檄公至軍初福公以公於西藏之
行不就其招爲慍也既而意解及征苗軍中事率
與公謀公言無不盡屢有功矣會大將軍與人毆
都司徐某於營門裂其衣公叱止之不聽公乃擒
杖之一夕死大將軍頗憾抑其勞不進官其時大
將軍從人暴横甚軍中皆倚公爲重公旋以勞疾
請假而大將軍亦薨於軍其後四川達州白蓮教
復爲亂及威勤侯勒保爲總督又檄公入幕當嘉
慶二年三年與賊連戰公皆與謀畫以戰捷所獲
俘囚公承鞫其無罪獲釋者不可勝數威勤公旋
被逮其時公晉官四川鹽茶道矣而未之任乃護
送威勤公入都旋釋罪又與偕返而威勤復權總
督事其時數大帥相峙公皆與相知于閒勸以和
一言甚忠盡諸帥多聽功成寇殄四川以甯嘉慶
六年公乃涖鹽茶道任逾四年擢四川按察使次
年擢布政使公生平在軍中時爲多臨民時雖淺
輒有績當爲縣令善平獄訟方孫公士毅爲督禁
民閒小錢法峻幾廢市公乃急發倉穀令以小錢
若干易米若干錢收而民靖孫公大善之令各屬
以爲法其知成都府歲祲請發倉粟大吏持不可
公身任請必償卒以濟民每冬月設粥廠以食餓
者及春逮爲監司令各郡行其法至今四川賴其
賜其爲按察使也數月清釐積案六百餘事然亦
積勞自居軍中已常失血暮年遂亟嘉慶十四年
十一月癸未卒於成都年五十六夫人許氏生子
二椿犍皆諸生公持身廉而厚施於族黨故舊少
能文工爲書至老不倦於學嘗謂鼐知爲文以書
交使其子論學就鼐然未及見公而聞公喪矣其
子扶柩歸葬嘉慶十六年十一月甲申窆於青浦
縣三十八保一區二十八圖罔字圩鼐爲之銘曰
愉愉有文侃侃其武不辭險艱不憚彊禦内靖外
襄不以功詡柔撫勞民作藩西圉不竟厥緒銘告
來許

資政大夫光祿寺卿加二級甯化伊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朝棟字用侯汀州府甯化伊氏也當雍正乾
隆之閒甯化有雷副都御史鋐陰先生承方以朱

子之學講於里中勸教學者公少以二人爲師友
故其生平言語動作不苟而於取舍進退常有以
自守也以拔貢生中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鄉試
己丑科成進士其間嘗處極困將會試而無貲邑
令方重公有富子被逮請公一言解之而酬百金
公執必不可既成進士分試刑部補安徽司主事
諸城劉文正公最賢公欲薦舉而文正歿其後歷
員外郎郎中皆計俸須次而僅得之公治曹事甚
勤恪不求人知獄有不平必與同僚上官力爭之
人或說或不而公不爲易故自分發刑部二十年
乃擢浙江道御史爲御史一年轉戶科給事中嘗
奏對　純皇帝知其賢於是五轉至光祿寺
卿且將重用之而公遽病偏枯以乾隆五十七年
去職年六十有五矣是時公長子秉綬以進士爲
刑部主事於是　予告養痾於京師又逾二年爲
嘉慶元年扶掖以與公卿千叟之宴其後秉綬知
惠州府公從至惠州當是時嶺南多姦民歸善博
羅屢有爲逆者而提督標兵反與通謀大吏特諱
言之也秉綬既以先事請兵靖亂觸總督吉慶之
怒劾戍矣而亂黨遂起公以謂子之屈可以不伸
而嶺南官弁縱賊及兵與賊通之患不可不詰身
嘗爲侍臣不敢隱草疏將奏之會後總督倭什布
至聞吏民所論皆同公言乃頗奏陳其當得罪者
而秉綬因以得釋後爲揚州知府公從至揚州以
嘉慶十二年八月六日卒於揚州官舍年七十九
公事親孝居喪盡其哀相國蔡文恭公嘗曰居貧
實樂居喪實憂者吾見伊君而已自少好讀書既
病去官作南窗叢書多發先儒疑義其爲詩尤有
高韻逸氣曰賜硯齋集四卷夫人羅氏二子秉綬
秉徵始公爲刑部主事鼐爲刑部郎直四庫館與
公未及相知後乃知公子秉綬公喪將歸葬乃先
爲墓誌以授其子公家世俱詳鼐所爲公祖贈光
祿誌中矣故不復出云銘曰
居約有恥既貴靡肆葆茲常度淵乎君子其道有
承其學有嗣其歿無憾安宅桑梓

禮部員外郎懷甯汪君墓誌銘并序

禮部員外郎汪君於嘉慶十二年十月八日卒於
京師次年其孤蒲奉柩歸葬於懷甯先以書請余
爲之銘嗚呼學之敝甚矣世俗說經者不務講明
服習聖道行天下之公是而求一己之私名搜取
隱僻爲異而不必其中辨晰瑣碎爲博而不必其
當好惡黨讎乖隔錯迕是失聖人所以作經之本
意而以博聞强識滋其非者也君少稟承宋儒之
言行己有恥其於經也辭義訓詁之小者未嘗一
一拘守程朱而大義必宗嚮而信且好焉因推明
其旨將以扶正道率後賢是可謂君子之爲學矣
余始未識君居懷甯敬敷書院時君來偶見余說
詩關雎言古序及毛傳皆同朱子之說謂爲后妃
求賢作者鄭康成一人之誤說耳君因探懷出所
著說則意正同余自是往來益密其後君去入京
師中乾隆五十二年順天舉人嘉慶元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告歸又一見其後君改官禮部主事擢
員外郎以公事被譏旋復待缺遂卒君所讀經皆
有札記其子編之爲八卷君年僅五十餘所欲爲
者非第如今八卷也君深識天下事利病遇義慷
慨敢爲使耑行一方施於政事亦當有可觀者惜

其仕與學皆未竟而身歿矣君諱德鉞字崇義祖
諱周煜父諱文墀娶徐氏繼娶阮氏子二時浦時
漣時泰孫　銘曰
篤行好學義之徒志遠事蹙失士模後百千歲敬
厥墟沐梓中瘞非俗儒

誥贈中憲大夫刑部員外郎加二級瀘溪縣
教諭楊府君墓誌銘幷序

君諱芳字仲鏡先世撫州臨川楊氏自臨川遷金
谿居鵝塘里累世皆以學行為儒而卒終於諸生
曾祖諱逵祖諱曰遷考諱毓淇君生幼而二世皆
喪惟曾祖差晚撫教君至十歲而已君於危孑孤
處之中矯能自立一日發父遺書慨然涕泣思究
學乃窮日夜治諸經悉通其義遂為諸生雍正乙
卯科乾隆癸酉科再以五經為鄉試副榜貢生君
生平手鈔五經至四五通而寡著述曰士貴於經
所云行與副耳若傳註則前儒備矣故其處家壹
孝弟之誠雖貧不較於財雖勞不表於衆其持身
能極儉約故能介然無求而室家安之於交朋友
誨弟子必以誠信士羣推其文行矣而終屈於有
司乃選瀘溪縣教諭君在瀘溪以身訓士尤以敦
倫紀惜廉恥勤職業為亟非公事未嘗謁令亦不
輕受人謁士有見枉則告於令直之其人來謝卒
不見文廟徹君勸修於瀘溪瀘溪人素重君聞君
言皆應值積雨竈無薪治廟材者或束木柹以遺
君君拒不許至今瀘溪人言官于彼者曰如楊學
官乃君子已君之瀘溪年七十矣數年遂歸歸五
年以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望卒於里年八十未
歿時以子讓貴封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加一級卒
後贈中憲大夫刑部員外郎加二級夫人同縣李
氏生庠生韶繼配同縣聶氏生乾隆甲辰科進士
江甯布政使讓乾隆辛卯科舉人謨皆贈太恭人
李太恭人先君卒巳別葬聶太恭人君卒後二年
卒年　十　其為人慈仁恭儉甘貧善承君志愛
韶甚於己出之子嘉慶　年　月　日葬君於
聶太恭人祔焉銘曰
秉義嚴飭誦經行則內行靡忒善羣而貞不忮而
清君子之能德充仕狹闇無著業光闡嗣葉有配
仁厚偕厥老壽同藏茲阜

舉人議敘知縣長洲彭君墓誌銘幷序

君諱希韓字玉摯長洲彭氏自順治丁亥科進士
長甯知縣瓏生翰林院侍講定求侍講生鄉飲大
賓正乾大賓生兵部尚書啟豐侍講於康熙丙辰
科尚書於雍正丁未科皆以會試殿試頻第一名
授修撰故天下稱盛族必曰彭氏自大賓以上四
世皆贈如尚書官尚書長子為舉人曹州府桃源
同知紹謙而君又桃源之長子也昔侍講撰儒門
法語以教子弟為修士而君幼尤端謹明惠能讀
先人之書尚書以為喜乾隆乙酉科中江南鄉試
舉人時君考已仕山東為令君往來官舍奉侍之
暇偶言商政事必當理君考旋以卓薦升曹州府
桃源同知未之任省覲乞歸歸六年卒其時尚書
里居尚健也君治喪事既闋則奉大父惟謹其後
值乾隆四十五年　純皇帝南巡蘇州紳士
建迎　鑾亭館二處君以尚書命任其事甚修備
其年尚書入都祝　釐及返君皆侍焉四十九年
又值　南巡蘇州當有修建討費頗廣於前衆欲

以畝派君曰蘇賦固重矣紳士迎　鑾紀　恩而費及小民不可吾曹捐之慎用無糜可也衆曰善初君嘗爲四庫館謄錄旣竣功議敘當得分發知縣矣以尚書春秋高不欲離故未就是年夏尚書遂捐館君以冢孫視疾及喪皆如禮然君傷甚自是亦病遂里居不復出卒於嘉慶十一年十月四日年六十二君爲人誠厚端凝而明敏於事有就謀者語之必盡其道任之必盡其力輯宋以來儒者之說時取自省曰退齋日錄君叔父紹升以開敏堅卓之資融合儒釋爲義世所稱二林先生也君自㓜與同塾讀書中歲講論皆資受其益而君持論終守家法不渝所謂善學柳下惠者與君工文善楷書暮年旣病終日危坐讀書如常時以迄於卒娶顧孺人生澧州石門知縣蘊琨繼娶吳孺人生女一再繼娶孔孺人生候補縣丞蘊琳庠生蘊燦女二以嘉慶十　年　月　日葬君吳縣太平鄉梅灣山麓桐城姚鼐爲之銘曰

植行篤養志卓才可遠服施一鄉葆厥濟邈靡不足繼前修躅遺後福藏君玆寳窀且隩

中憲大夫順德府知府王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廷言字顧亭婺源王氏平陽府同知諱文德之子候選縣丞諱士鏡之孫兩世皆贈中憲大夫君才通曉世事而性清遠喜文章耽禪悅嘗仕爲河曲州知州矣又晉順德府知府矣兩地皆有政聲名跡而在順德值歲饑君於公帑振救之外又自出財以施貸所全者甚衆上官尤稱之以爲賢將更薦擧而君以目疾不痊遂請告去官君始家婺源之漳溪遷居饒州旣乃定居於江甯之西南郊故於江甯婺源事有當爲利民者君皆以鄉里之誼任焉立積倉與文社今入婺源塗中有溪橋數處皆君建也君兩弟工部員外郎廷亨通政副使廷亮皆先卒而君獨壽嘉慶元年入都與　皇極殿千叟之宴　賜綺鳩杖自是歸不復出鼐來江甯與君知十餘年其家有樓臨江上置積卷每凜秋氣霽要余登之眺臨空曠爲說無生之義其平居禪誦之餘吟咏而已尤喜余詩多能擧其辭而余或自忘也所著有自娛草若干卷嘉慶十二年正月四日卒年八十三娶江恭人無出繼娶戴恭人生子二長候選主事汝成先君卒次候選中書舍人芝祥女五君夙愛饒州　之山命必葬是以嘉慶十　年　月　日葬鼐爲銘曰

婺源重巖勠歙之南王氏徂居自宋祕監數十其世衣冠庸繼君才卓與北遷江裔秉持符竹布惠煢獨養志懸車邈焉高躅里懷其厚曰俊以壽藏棺玆阜銘貽無朽

朝議大夫臨安府知府江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濬源字岷雨懷甯江氏曾祖諱守侗祖諱汝湛考諱嘉椿祖考皆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君以縣學生中乾隆二十五年擧人四十二年成進士授考功司主事晉員外郎又晉稽勳司郎中兼考功事君在考功十餘年貨賂不敢及門吏不敢爲姦弊乾隆五十八年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臨安邊遠民寡知義君一以道理諭之訟者至君呼至案與言如鄉里至不可教乃威以法有兄弟以財訟者君爲言骨肉之誼其辭痛甚言未終訟者泣涕求罷訟復於好後訟者益稀臨安所屬夷垠土司

于掌塞十五舊土官謁知府其儀嚴甚知府坐堂
上如神堦下跪拜惶迫不聞一言而出君獨接以
和易賜坐與問夷情具悉土官感恩奉命愈謹而
事大治居寡燕樂廚舍蕭然傴人跡不至其郡而
境內小大績無不舉縣皆立義學爲立法甚密任
內公私修橋梁至五六十君自爲文以記臨安民
以爲榮嘉慶二年貴州輿義苗爲亂蹂近雲南君
調土練防禦賊不得入境後二年君護迤南道值
大兵勦猛猛土司君駐威遠督理防勦有功以卓
異薦入都既引　見反臨安待陞君以年七十請
致仕歸後五年爲嘉慶十二年九月辛巳卒於家
君少工文章爲諸生時嘗事劉海峯先生聞古文
法著介亭內外集十二卷介亭筆記十卷其在臨
安灃社江六蓬渡有螞蝗之孽時覆人舟君爲文
祭神其夜大風雷鳴若有物隕墮祟竟滅人以配
昌黎之告鱷云在威遠時作邊防四篇其言守邊
利病尤具在考功時爲己酉科陜西鄉試正考官
取士稱當焉娶胡恭人同里太學生熾女事寡姑
趙太恭人最孝趙太恭人謂孫女作婦者宜效之
又能以勤儉助夫爲廉嘉慶四年　月卒於臨安
官舍年　十生七子甲寅科舉人彥和己酉科舉
人景綸附監生郁才監生景綬候選縣丞甸附學
生景紱廩生爾維君喪時有孫十六曾孫六嘉慶
十五年　月葬君於縣西北四十里辜家冲山麓
胡恭人祔桐城姚鼐爲之銘銘曰
講仁導義德被邊迺以及夷裔樹績佳吏內原儒
藝有助賢嬪稱其翟茀妥安同瘞

吉州知州喻君墓誌銘并序

喻君諱寶忠字元甫祖曰懋達考曰世岸皆以君
仕知縣贈文林郎先世爲建昌府新城縣人君考
遷居南城矣子孫猶貫新城籍君自新城學生中
乾隆二十四年江西鄉試三十一年成進士君先
以大挑一等得知縣成進士後乃分發廣東所歷
河源陵水石城翁源四縣署南澳同知化州知州
事嶺外命案奸爲詐僞吏每爲所罔君察傷涖獄
能盡其聰明究其情曲又婉喻理義使之心服焉
在石城值大旱災君首捐財市米且勸富民出賑
設粥廠七每鄉民所出米即賑其鄉不足則取於
縣又爲平糶施醫藥棺櫝之法甚詳民賴以濟是
時君積勞數月而鬢白以卓異擢山西吉州知州
未一年遂告歸時君年六十矣君少工文章在廣
東四爲同考鄉試多得士及退歸衆推之主盱江
書院成益多才君之歸也居於南城嘉慶十一年
卒於南城年八十二配鄭宜人前卒生子二宗衡
縣增生崇緒國子監生皆卒崇勳乾隆乙亥科舉
人爲安仁縣訓導側室陳氏生子二宗崙以縣學
生舉優貢候選知縣宗嶠江蘇從九品宗嶧女九
君卒時有孫十一曾孫二　年　月　日葬君
於　銘曰
奉職能持己清文可稱壽既登子若孫殷當興書
藏堋後必徵

朝議大夫戶部四川司員外郎加二級吳君
墓誌銘并序

君諱元念字在宮桐城吳氏曾祖諱子雲順治乙
未進士河南提學按察司副使祖諱祖佑浙江安
吉州知州父諱文炳候選州同知母馬太恭人生

六子而君爲長年二十餘而孤君撫諸弟成室治家有法不貪而殖君始仕得雲南建水州知州有善政有士官土有子而其弟欲奪其襲位搆訟弟以金置酒甕饋君君召兩造升堂開甕出金罰使修橋而斷以子襲鄰州有盜越境至爲君獲君以與其州官而不居其功數年擢戸部四川司員外郎二年告歸里居凡三十二年嘉慶八年正月乙未卒年八十君爲人長者吶言而和易里人多慶君其生平無妾媵居京師時以妻子侍母於里與姚鼐同賃一宅而分居之朝夕談無間鼐後君四年乃歸鼐自歸里多居書院不復與君長聚然時念君及君喪而鼐故人盡矣夫人左氏懷來知縣世壽女能佐君以成其志生子二一候選訓導金榮監生承露女三孫九夫人卒於乾隆五十二年月　日嘉慶九年三月　日合葬於縣治東南十里方莊之原鼐爲銘曰

質素寡競以簡居政民樂以幸縣車既定優游多慶年耄身竟其族方盛繩繩子姓有配維稱永偕幽夐

順天府南路同知張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曾份字安履桐城張氏祖諱廷　南川縣知縣考諱桐萊州府知府君本諸生能文章而爲吏勤明有斷所至民以便安始仕爲甯晉知縣遷南皮皆有能績遷大興畿輔多貴人勢家君秉法請託不得行尤著强幹名擢順天府南路同知其績益起京師達官知其才將大起之而君以淀水漲親往護文安隄自夏迄秋晝夜勞憊隄得固而君得疾次年疾進以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卒於官年四十五始君妣姚恭人姚鼐從曾祖姑也君娶姚宜人鼐從曾祖妹也當乾隆二十八九年鼐在京師君需次吏部與少詹事曾敞三人同居一巷日夕相對意密甚鼐遂以女許君幼子君後出仕爲縣復入爲大興其年少詹事罷官去君擢南路距都城三十里鼐與君相見猶數夫遠宦數千里而婚姻得相依近此人生不易遇可幸者也然鼐以乾隆四十年去京師次年即聞君喪又次年而詹事亡君有二子長元輅爲廣西巡檢病歸次元轔以繼君兄曾　次元輯鼐女壻也君沒後九年而喪吾女又無子悲夫人生倖得可快之事何其少而不幸可痛之事何其多也君始葬於縣治北山以有水泉之害嘉慶十年　月　日改葬君於　之原姚宜人祔鼐念君才優年絀不獲大展於生前而沒後又多可悲者因銘以寄吾傷焉銘曰

殿哉畿輔難治自古矯矯强武卓不可侮遐矚長撫而中折殂天道何主孰昌孰臕孰抑孰阻擇是安土蕃祐厥後銘是魯祈其信其庶

知縣銜管石碑場鹽課大使事師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問忠字恕先師氏本居山西洪洞明初從黔甯王定雲南以功得世襲指揮使者曰毓秀始居於滇其後乃有定居大理府　者至君凡七世君之祖諱可植考諱行甫爲縣學生君十四歲而孤孑立無伯叔昆弟貧以耕食欲奮於學而姿魯讀書不得入君愈發憤且求禱於神一夕寐若有人以刃剖胷取其心濯之寤悸猶若痛然自是聰

悟文冠其儕旋入縣學乾隆六年中雲南鄉試第二名試於禮部數不利丙戌科試後挑晉甯州訓導四歲吏部取入都旋授爲長蘆樂亭縣石碑場鹽課大使於是居樂亭二十年乃歸歸居八年而卒年八十有五君有文學才識屈居下職然不以爲忤意遇人甚和易至非義則堅不可犯樂亭令以竈戸地誣爲荒地招姦民而市之竈戸訴於朝人知令之不直也而多爲之地者君以實報上官且持之甚力上官謂之強項場官然終以君議正不可奪也卒以地歸竈戸其持身儉甚衣履敝不易曰苟欲華後一至不給則敗所守矣娶金孺人生子翼先君歿繼娶任孺人生子範君以文章教弟子多成名者而範亦中甲午科雲南鄉試第二名今爲安慶府望江知縣有聲矣天蓋報君於其子也範已葬君使鼐補爲銘銘曰

其學天啓其行人躓官偃不起詎植弗毀昌後其徵既安幽里銘貽萬祀

中憲大夫開歸陳許兵備道加按察使銜彭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如幹字天培惠州陸豐彭氏也其考諱名史雍正壬子科舉人登乾隆乙丑科明通榜爲江川縣知縣以公貴授中憲大夫生七子公第四兄弟從雲南官舍爲學精甚乾隆己卯科偕次兄如槐登廣東省鄉試榜公於丙戌科成進士而以榜前大挑二等得高州府教授遭憂服滿乃以甲次得汝甯府汝陽知縣公驟爲政即明達多惠利以緝獲江南阜陽盜首引　見　詔以同知題補還治未及擢值新蔡縣民李釗爲亂圍城公率衆援之賊駭散公佐上官追討親往麻城界捕獲盜首二人旋署陜州事捕盧氏姦民常禮繼擢南陽府同知上官謂同知雖尊於令而任則簡方賴公才治劇俾仍攝縣事公治縣益勤且惠民益欣之遂攝歸德府既而以監運糧引　見　命擢知府授汝甯府當公在汝陽既多惠政而營辦災賑所濟溥窰民尤賴之故重至爲守衆皆喜而公亦樂爲之勞勤百務皆舉適值歲豐民皆謂公爲貽福云調開封府其治猶汝甯而以居首府雖異郡事時治及之所予奪輕重悉適當嘉慶之初湖廣亂民起連及河南開封設軍器餉運之局公督理無不備又嘗赴軍營值內鄉淅川有賊率兵往夜馳二百里賊不意悉爲禽得而後入城民始知知官兵之至以是功奏　賞花翎息縣賊民張雲路爲逆有梁國幹者素與相識而投公前願自效人謂是爲賊偵不可用宜殺之公曰觀其形辭非詐也待之厚卒禽雲路者國幹力也以是功　上令加道銜而　頒御物賜之旋授開歸陳許道職兼理河事
國家數十年內屢有河患矣而公在任二值焉嘉慶四年決儀昭數月而塞八年秋決祥符逾月而塞冬決衡家河其患最鉅逾半年乃塞天下所謂衡工也公皆在工所相視形勢之便籌思導塞之宜指麾畚揭之事不避風雨昏夜故功每易成卒以督辦衡工引河勞瘁致疾猶勤不輟以至於沒是爲嘉慶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事聞　詔謂公深悉河務實心任勞力疾不移致沒工次故　加恩賞給按察使銜異數也公持躬有節而厚於待族戚交遊天性明果而行以仁恕久

在河南稔其風土所舉必爲衆便賴旣亡公私皆慕思之夫人劉恭人繼配葉恭人皆先卒子十應熀應燕爲瑞州府知府應壽應杰候選員外郎應煦候選知縣應陽應勳應照應焜應煥葉恭人所生子六側室白氏生脈陽側室劉氏生應照以下三人也女三孫男八孫女四公之子以嶺南道險遠不能歸葬葬公於江甯之　　而移家從公墓焉爲嘉慶　年　月　日姚鼐適在江甯爲之銘曰

才勇德善理煩靖變姦亂息宴厭用未盡勤國身殞　天子惜閔其功在民其道可循子孫振振秣陵原土與伏龍虎宜爲藏所

贈朝議大夫戶部郎中福建臺灣縣知縣陶君墓誌銘　幷序

君諱紹景字京山先世彭澤人也宋端平初有自彭澤官江甯者曰細三後遂居江甯東南鄉今謂之陶邨居陶邨若干世遷居城內者曰可能是爲君祖以君貴贈文林郎君考諱勳以君貴封文林郎又以孫敦仁貴贈奉政大夫君之少也以孝聞母疾割肱以療之而愈讀書勤苦逾人工文章以庠生中乾隆三年戊午科江南鄉試第一名閱數年不第選雲南大姚縣知縣調永善遭艱歸服闋補福建松溪知縣調臺灣其在雲南民風陋樸君專以德化有訟者反覆勸諭民輒悔改及至閩民詐狠健訟君乃嚴法繩之其邑亦治君在臺灣常署淡水同知皆有績以海疆任滿當擢官去臺灣民素戴君爲立碑頌然君經涉海洋之險厭吏事不待擢而遂告歸其在鄉里温温長者口未嘗稍言人之過喜論文在雲南福建皆嘗爲同考官多得佳士又開設書院以啓其秀俊士皆賴其誘進焉君之歸也年四十餘優游閭巷復四十年又值戊午科乃重赴鹿鳴之宴世以爲盛事又逾二年爲嘉慶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終於里年九十一夫人詹氏先卒子二保德州知州敦仁國學生敬修孫十人渙悅濟愼皆嘉慶丁卯科舉人君始以子得封奉政大夫保德州知州矣身後以渙悅爲戶部郎中得貤贈朝議焉嘉慶十五年與詹夫人合葬江甯安德門外林堂山麓桐城姚鼐爲之銘曰

才俊之興君冠以稱出宰殊俗優優吏能其德孫矜宜壽之增載貽後禩餘慶其徵

墓誌銘三

抱犢山人李君墓誌銘幷序

自劉海峯先生晚居樅陽以詩教後進桐城爲詩者大率稱海峯弟子然吾謂爲詩自有性情非其性情雖學不能善李君僊枝字寶樹遊海峯之門學其詩而似之孤介自喜爲縣諸生早棄去科舉學在家爲園池植竹樹自娛稍稍積錢即出遊覽山水遠絕城市其性情真詩人矣乾隆五十八年余在江甯君忽至問所自來曰偶思洞庭及錢塘西湖因遊月餘塗閒未嘗與人談話今將歸過此來見君耳因邀余至其家後余歸里以君居抱犢山去城猶百里餘未及往也而君旋卒卒後君從子宗傳述君意欲余志其墓余以君之可稱述者如此因許銘之君祖熙載父光聡娶王氏卒於嘉慶元年三月十一日六十四歲抱犢山人其自號也銘曰

大江之北浮渡之東抱犢隆崇是爲詩人之幽宮林高谷空寥寥泠風如或吟嘯於其中

孫母許太恭人墓誌銘幷序

太恭人常州宜興許氏女武進孫氏婦考諱建康熙辛卯科舉人廣西義甯知縣舅諱謀康熙辛未科進士禮部主客郎中夫贈中憲大夫諱枝生主客之第三子也少而父母皆喪其兄鳳飛爲恩承州吏目攜至廣西義甯見而愛之遂以女與之爲贅壻於義甯官舍二年生子孝勳又二年贈中憲大夫卒時恩承已前喪矣而義甯無子度兩姓後皆無依頗欲奪女志太恭人以死誓且曰女在何不若兒耶數年義甯卒於官太恭人奉　夫兩柩踰嶺嶠泝湘越洞庭歸於江南訪求武進孫氏僅一宇而五世同居之太恭人分有敝屋兩間而已以宜興贈嫁田易之於武進得二十餘畝不足供食於是晝則紡織針黹以助食夜則課子讀子有過必撻之撻畢必大慟其後孝勳中乾隆丙子科舉人又後十年得句容教諭太恭人從武進至句容乃命以武進田爲祭田曰子有薄祿吾田宜奉公矣又後二十三年孝勳爲河曲縣知縣其時太恭人之孫星衍以丁未科一甲第二名入翰林矣太恭人乃從居京師其後星衍爲兗沂道孝勳亦請告從太恭人居山東後星衍以母喪去官再起爲山東督糧道太恭人乃又與子至德州嘉慶十年六月十九日卒於德州官舍年九十八其平生嚴整不苟言笑而御下和恕未嘗以重語詈之體素健彊當星衍去官居金陵燕山侯祠祠有假山小樓太恭人年九十矣時輒不杖登之至於終壽而神明不昏也居武進時歸葬其父宜興母亡又葬其母及子孫既貴矣命買田宜興供許氏祀而孫氏家祭後必祭許氏以報義甯德焉始以節孝舉得　旌表卒以子及孫貴累封至太恭人子一孫二星衍星衡星衢嘉慶十年十一月　日孝勳葬之於武進夾巷口祔於贈中憲之墓桐城姚鼐爲之銘銘曰

懿女少罹游閔酷矣秉節濟危峙煢獨矣忍寒與飢命子穀矣天褒以壽康食祿矣同穴於茲貽裔福矣

王母潘恭人墓誌銘幷序

潘恭人者通政司副使王公友亮之配也通政家本婺源而居江甯故娶於江甯潘氏贈武德騎尉安慶衞守備朝士之女年十八歸於通政事公姑能恭以承意事夫能任家事之煩俾通政得專力以成其學行當通政仕於京師時通政母林太夫人在堂恭人侍之於家代通政之孝養既而林太夫人就養於都而恭人以子女衆多婚嫁未畢尚留里中王氏故富室也及通政仕而家已落官愈進則貧益甚然人猶以富家觖望之惟賴恭人摒擋經營以供京師及里中之用其所任有甚難者通政於乾隆六十年以給事中巡視南漕至揚州恭人乃一往揚州蓋夫婦不相見者十八年矣於是始一遇而逾二年通政卒於官矣恭人三子時長者行恕既喪次麟生終父喪旋亦喪恭人撫兩嫠婦及季子諸女悲哀勞苦整理其家常如一日自奉極薄而與人惟恐不厚年既老而早暮治事如少時凡姻親中外見之者未有不歎其賢而愍其瘁也又後將十年季子鳳生乃仕爲浙江通判二署府同知恭人從之官所於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於杭州年六十九恭人事佛甚謹而慈仁恭儉出於天性喜言人善聞有言人過者必正色止之雖婢僕未嘗重詈也六女皆適士族其季庶出也恭人愛之甚以亡而慟故病遂至亟有孫一世林孫女四曾孫二當通政之亡鼐爲之銘墓矣嘉慶十　年　月　日其家將以恭人合祔復請銘焉其家世已詳於通政銘內者茲不復具云銘曰

賢者勞智者憂男外勤女內修懿恭人敬有謀視室中有輿不厲祗勉靡安榆昌厥家貽多休惟母德不可酬銘厥藏慰明幽

張母鞠太恭人墓誌銘并序

太恭人淮安鞠氏候選州同知諱文燦公女年十六歸於銅山張氏贈中憲大夫彰衞懷道故宿北河營守備諱瑞贈中憲適夫人王吳兩恭人皆先喪無出而上有母王太恭人惟鞠太恭人至能敬事以助中憲之孝生子裕慶十一歲而孤卒能教督以成其才仕至河南彰衞懷道而太恭人被

國恩晉封焉始贈中憲復有歸陳兩孺人各生一子一裕福彰衞兄也一裕臣彰衞弟也晉縣丞喪母太恭人撫育教誨其意誠至二子若一其後又成就福與臣之子皆並登仕籍矣當贈中憲之亡家貧子幼太恭人茹苦勤力守之以至子仕既貴而飭躬如故戒約其家勿侈費至於施予親族內外則以時而加豐惟恐弗至平日愛子甚篤及裕慶以逆匪自川陝擾及河南從巡撫入營壘擒捕勁寇如是者三年太恭人時勉以盡力效忠而已毋念己也河南屢被河患裕慶以府通判莅功防護及治衞家樓河口險工尤勞瘁太恭人勉諭之終不及私故子之績成官擢而封加母氏世以爲宜太恭人壽至八十於嘉慶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卒於彰衞道官舍裕慶自銅山遷居金陵故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葬太恭人於上元縣東五十里張官山之陽以狀示姚鼐請銘太恭人一子得一孫保成方幼一女適宿遷附學生羅瑛璞之子紳從鼐遊又鼐有叔嘗從居彰衞官所甚久夙聞太恭人武賢如狀故爲銘曰

儼其秉德賢以壽子爲國材用未究恩褒母氏疊
且厚金陵東南鬱深秀蒼山四周中一阜卜萬世
藏昌厥後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
務兼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端字肇之湖州府德清徐氏曾祖庠生諱元
臣祖舉賢良方正岷州知州諱志丙考涉縣知縣
候補府同知諱振甲三世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
資政大夫公生而强記明達涉縣贈資政公始任
江南知蕭碭清河縣皆臨河公年二十從官佐治
於隄防疏導之法身習心解及從之涉縣助挑引
河工竣先諸吏阿文成公奉使在河上見以爲才
公於例應選通判卽奏留於河東河工遂補蘭儀
通判逾三年蘭儀改爲同知官卽以公升任調睢
甯及開封下南河同知其閒屢遭大河漲嗇塞策
得宜河南稱其績乾隆五十八年大計薦卓異護
開歸道印值湖北邪教爲亂從河督帶兵赴湖北
界防堵有功　賜戴花翎旋以江南總督兩河督
合請以公署兗沂曹濟道其年睢州河決曹州河
涸公豫築河北兩壩以待水至及睢州決口合河
至曹漲甚賴壩以安　今皇帝親政公引　見
以知府用其冬授饒州府知府江南總督河督請
調淮安府旋加道銜逾年擢淮徐道值改淮徐道
專轄徐州公居任遭贈資政公憂其時河南衡工
河決　上憂河事甚　命回籍治喪百日回徐
州道任其後令以三品頂帶署河東河道總督公
至衡工決口初塞善後之政皆公籌也是年冬卽
補授江南河道總督逾一年　上命設河督正
副官以戴均元爲正督以公爲副逾二年戴公病
歸公復爲正其年冬又改爲副逾一年裁副總河
而公復爲河道總督公自嘉慶十年居江南河督
任至是六年明習河事授吏程功贏絀必如所計
躬耐勤苦以趨險急賴以安者屢矣時有議改河
入海之口者公往相視以爲不可迄今河入海循
故口甚利皆公識之當也然而大河多變非盡人
力所可施而　國家以河淮濟運泛濫或引濁入
清漲急或權輕重決彼隄以保此岸於道道民居
安得無傷故公之才與所處之難皆　上所深
悉也而國有正法在任值有河患安能引天災而
不爲法受過故嘉慶十五年冬遂令去職仍留工
次公於是每遇要工必以身先衆次年冬以治碭
山李家樓決口旁開引河公任其事嚴寒積勞遂
至病甚世謂使其功完事定天假之年必復爲
上所褒擢而公竟不能待然其所已見於世者
亦可稱矣公著有迴瀾紀要安瀾紀要二書年十
二而妣錢太夫人喪與母弟妹甚友愛及贈資政
之士遺庶子及兩女皆幼稚公撫之悽惻恩勤尤
至見者爲感動焉夫人蔡氏生二女側室張氏生
一子鑅　女謝氏生一子鑽　女公年六十二以
嘉慶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卒以嘉慶　年　月
日葬於　銘曰
河流渾渾東屆淮瀆朝治而平暮忽改奔效功以
人底績者天佑維徐公　國之勞臣載在水官二
十其年有勳其襄有資以安鬱蘊餘志曰瘞茲原

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鄧君墓誌
銘并序

君諱巨源字崑發其先高密鄧氏遷居閩宋建炎
初有左正言肅以直言著於宋史其後世屢遷明
末居壽州入　國朝有順治丙戌科進士陝西兆
岷道按察副使旭始自壽州遷爲江甯人生貴溉
訓導煊煊生廩膳生重及堪重無子以堪子附貢
生贈編修鑽嗣是爲君考君生而好學能文爲江
甯府附學生爲人孝弟恭謹其父晚病偏枯侍疾
不離側扶持抑搔數年不懈父以爲安教子嚴必
使近正人延其從叔某爲授讀禮敬甚至後某老
矣無嗣君朝夕饋之食其於宗黨戚友多施惠君
年五十五於嘉慶元年五月卒娶陳太宜人同縣
歲貢生延年之女也君之事父母爲善太宜人能
盡力以相之君族叔某喪於君亡之後而終不失
奉養之宜者太宜人力也持家勤苦儉約及子既
貴猶不改最以廉正而已年六十九卒於嘉慶十
七年二月生二子長廷楨嘉慶辛酉　恩科進士
翰林院編修甯波府知府君考及君皆以廷楨在
編修任得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君妣
彭太君贈太宜人陳夫人封太宜人次廷樑先卒
女一適王世琛君亡時已從葬考墓於江甯城南
矣及太宜人歿嘉慶十七年十一月　日合祔
廷楨乞姚鼐追爲銘銘曰
篤行好善生抑弗顯其卒光衍懿媛在閫佐志纉
緒同藏鞏楗

周青原墓誌銘 幷序

乾隆三十年春　高宗純皇帝南巡江浙合
江南士之獻進賦頌者召試於江甯自十六年
南巡至是三召試士矣是年定爲糊名閱卷取
中尤嚴而江甯周君以廩膳拔貢生入試　欽
定爲一等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舍人君之名
乃大著於天下君入都供職旋入軍機處辦事一
夕內直　上偶問得君名歎曰此吾南巡時
所得江南才子也時大臣無不欽重君者君兩會
試未第俟挂吏議君時年才逾三十耳而意沮喪
無仕進之志君故通曉天下利病又善爲文奏旣
退閑於是四方督撫多請君入其署爲章奏而君
亦藉以遨遊徧天下當君之得遇以入有來探事
者君對不知後其人得罪引君及同直軍機者皆
未泄密也吏有與軍機官相惡者卽以不嚴斥探
者傳重比鐫級其後與君同罪者復進用至卿貳
而君獨遠迹都門雖其居幕府爲奏之善多爲天
下稱誦而身一見枉終放廢以至於老此天下所
共慨惜也君諱發春字卉舍其號曰青原人皆呼
之故青原之稱尤著余初於京師見之其文章書
法之美交遊中所希見而識論和平與人接恂恂
溫良人也余歸里主皖中書院君時來皖得再見
甚歡余後至江甯而君尚依君子之桂於皖遂不
見而之桂今以君柩歸矣君夫人沈氏賢而早歿
生二子之桂安徽候補知縣之桐先喪嘉慶十六
年十月十日君卒年七十四次年　月　日葬於
江甯南吉山之麓夫人沈氏先葬於是今以君合
焉爲之銘者桐城姚鼐也銘曰
才高不盡其能名著不究其升智可逮遠而身失
其邅惟其君子長者也卜其後之式承

中憲大夫杭嘉湖海防兵備道長沙周君墓
誌銘 幷序

君諱克開字乾三先世自豐城徙長沙明末張獻忠破長沙脅降諸生周纘聖至斷腕不屈者君五世祖也其四世孫宣智中乾隆甲子科舉人爲漵浦教諭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君爲贈中憲之長子少有盛才後父一科而爲舉人乾隆十九年以明通榜引　見發甘肅以知縣用授隴西知縣調甯朔甯夏之田苙河爲渠歲得河新水則腴得湖山宿水則鹻且瘠故渠有引河之閘又有洩宿水入河石竇民謂之暗洞君在甯朔值唐鐸渠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從他吏建議填暗洞而竭唐渠入漢渠以便甯夏之引河君念暗洞廢則甯朔水無所洩夏秋水盛民且溺力請修復之夏民以爲農事近新水將至不可待君約以五日爲之乃取故渠廢閘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立又嘗爲甯夏治唐延漢來及大清三渠皆前吏治之無功者君受檄相度或濬或徙至今民賴其利君再以卓異薦擢知固原州父喪去官服終爲姚州知州擢都匀府知府調貴陽府在都匀時嘗從巡撫與總督吳達善侍郎錢維城治貴州苗民爲逆獲其首從鞫之君謂錢侍郎用法有不當者固爭不爲下在貴陽亦以强直忤巡撫宮兆麟二公始皆憾而卒以重君旋以公累解職引　見復授蒲州府知府調太原府大清積案修復風峪曰隄堰障山潦而導入汾始君在甯夏治渠作閘民謂之周公閘至太原民亦德之於隄上作周公祠云擢吉南贛甯道署布政使事以王錫侯書案被罪然
　高宗素知君賢吏也乃發江南以同知用值
駕南巡君以署江甯府見　上命知九江府擢浙江糧儲道又調杭嘉湖海防道值改建海岸石塘君苙其工總督欲徙柴塘近數百丈以避潮君曰海不與河同徙而讓之潮益侵無益也力爭得止君嘗視勞甚致疾然猶不懈在任年餘以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一君生平所苙官皆有績善治獄多所平反禮儒生以私錢與書院而性尤廉其授糧道盡革饋儀之濫而身與上官約不取一錢之賄上官故移之海防也歿後家無餘貲娶張恭人先卒生子有聲乾隆六十年進士貴州大定府知府次有度早殤女三側室童氏生子有蕃國學生女一有蕃年未二十而卒君與張恭人合葬本邑河西鄉蘊玉山嘉慶十年有聲將復治其墓桐城姚鼐銘之銘曰

矯立其義惟堅以毅惡恤予忌奮襄民事辦害與利河堧海澨方略載備衆曰君特生爲良吏歿而民祀貽厥裔銘告千禩

中議大夫兩廣鹽運使司鹽運使蕭山陳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三辰字北樞先世居義烏自義烏遷山陰之臨浦鎮鎮去蕭山城二十里居者多貫籍蕭山故公六世祖至公皆稱蕭山人曾祖嚴州府教授贈奉直大夫諱正治祖縣學生諱常敬考金壇縣知縣諱逢霖祖考皆贈中議大夫公少爲蕭山縣學生援例爲安徽縣丞升鳳陽縣知縣以獲鄰州巨盜升府同知借補亳州知州亳巨州也訟者日進狀數十公得其狀即訊即判逾月訟者稀半年則鮮矣乾隆四十九年河南柘城民王立山爲亂距亳州百餘里公聞即募鄉勇得千餘人隸習之河

南官兵爲立山所敗公度立山必至設伏路左右
而自待於城外立山入亳州境見無備易之擣城
忽見兵驟而戰伏起殲之衆遂潰生禽立山其年
安徽大饑上官令亳州設兩粥廠以賑公計一州
兩廠何足贍饑者自增二廠分設境內又收民棄
男女者集於佛寺令一老嫗撫孩幼十如此數十
處身時周巡其間計其費上官發銀曾不及半移
用以濟之人謂如此終必以虧庫銀獲罪矣公曰
活民而得罪吾所甘也當公禽王立山時大學士
文勤公書麟方爲安徽巡撫至亳巡其戰處太息
曰君將材也及覩賑民增廠愈賢之令藩司盡補
公所費公以無累世以此益稱文勤爲知人也而
總督不喜公奏禽立山事不敘公績　純皇
帝見奏以理勢隱度知公之賢卽令引　見加直
隸州公旋知泗州時書文勤爲總督保升知府引
　見授常德府知府調長沙府會征鎮筸苗亂公
總理糧餉隨戰於平隴大捷加道銜嘉慶四年擢
廣西右江道遷署布政使按察使十一年大計卓
異十四年擢兩廣鹽運使公才高識遠遇事陳說
慷慨屢署兩司勞於吏事及授運使事逸而衆所
利也公遽以老疾請辭職以去仕安徽時買宅江
甯城內及謝官歸江甯令諸子出仕自穿池種花
　時會故人君一日謂姚鼐曰吾死君當爲吾銘
墓卒前一夕召客飲酒劇談夜端坐而卒爲嘉慶
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去官三年矣年七十有七
先娶孫夫人生一女卒繼娶方夫人生四子一女
子候補知縣星珠府通判星華布政司庫大使星
黪布政司經歷星景側室王氏生一子未入流星
德以嘉慶十　年某月日葬　姚鼐銘之銘曰
仁及於民法可遠施功著於時中𦍑餘才任於繁
勞去彼膏脂惟以明智跖夷遠蠥清曠江城終以
憚怡

奉政大夫順天府南路同知歸安沈君墓誌
銘幷序

君諱錦字中甫歸安沈氏自宋元有聞人矣君之
高祖鉞貢生贈湖南按察使以德祀於鄉賢祠曾
祖慶曾康熙庚辰科進士四川會理州知州祖世
枃康熙甲午科副榜江西崇義知縣父麟炳增生
祖父兩世皆以君貴贈奉直大夫薊州知州君少
以文名以庠生中乾隆己亥　恩科浙江鄉試以
舉人直四庫書館敘勞以知縣分發直隸授蠡縣
長垣知縣嘉慶三年大計舉卓異擢薊州知州旋
病後痊引　見　上命往陝甘以知州用時直
隸總督知君賢習直隸事奏留於直隸補安州知
州州數遭水患有田畝久沒水者賦額猶存君履
視知其病固請於上官奏除之嘉慶十年擢順天
府南路同知南路所轄七州縣民俗悍而健訟君
恩威兼施能燭其姦實俗爲之戢又兼署治中府
尹每倚君以治事畿輔殷繁君明習於事而敢任
之勞憊益甚嘉慶十四年君六十有七矣遂堅以
病辭任君仕終始在直隸直隸民佩其德者甚多
其尤著者始署大名縣值段文京亂後捕餘黨安
輯良最有鎮定之功在蠡縣豬龍河漲欲決隄矣
君盡力護之身立風雨隄竟以固以艱去蠡民泣
送者塞路過清苑忽有數十人素衣來拜送者問
之皆君在省讞獄所平反人也蘗城嘗被災吏散

賑不善飢民怒譟欲死其令省中或議以兵往君
謂必不可自請單騎往諭散其衆入城摘令印坐
廳事決胥吏數人定其賑事一縣遂以帖然君之
謝病也其二子惇厚方知雄縣乃赴其官舍其次
年四月晦卽卒於雄縣年六十有八夫人長興朱
氏爲歲貢生贈奉政大夫兗州府同知謙鏊女溫
惠賢孝君少而爲客四方壯而在官而卒不以家
事累其心者夫人力也誥封宜人嘉慶十七年九
月二十八日宜人卒年六十有九生子四長育乾
隆乙卯科順天副榜杭州府訓導次敦彝兗州府
運河同知次敦厚雄縣知縣次敦典嘉慶戊辰
恩科舉人女二長壻嘉慶辛未科進士庶吉士吳
縣戴葆瑩次壻候選主事青浦徐光煒孫八人以
嘉慶　年　月　日合祔於　山
銘曰
沈族武康蹶興南朝誕暨今時播聞益昭君始文
士起膺吏事功載紀能庶民懷戇輔於畿南劇叚
是堪斂翮退飛不究所覃莘莘賢子繼爲國才懷
槧操符駢秀聯瑰亦有魚軒內修其德同祔嘉壤
貽庥千億

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南昌縣儒學教諭鄱
陽胡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祚安字紹蘧其先世居婺源有胡學爲唐散
騎常侍學之後十餘世遷居樂平又數世遷鄱陽
琳橋里當明季有諸生居晉君之曾祖也君祖諱
文炤入　國朝爲居士考諱世高以君仕時贈修
職郎以孫克家貴累贈中憲大夫惠潮嘉兵備道
君之妣曰詹恭人生二子伯常及君而殞繼妣徐
恭人生子濟民贈中憲暮年得風痺病臥起待人
扶掖君時尚幼入塾讀書稍閒歸侍疾左右甚得
其宜勤苦無倦色見者爲悲之及旣孤兄弟相依
力學奉母其季弟尤聰慧君自課之誦讀愛友甚
至而季弟竟以羸喪其時徐恭人有喪明疾又遭
愛子之殞不勝其痛君承事婉至苟可以慰親者
竭盡其力無勞與難於是以己中子爲季弟後自
是數十年奉侍安養徐恭人以終君篤學工力爲
文旣冠爲鄱陽學生中乾隆二十一年江西鄉試
屢試禮部不第卒乃授南昌縣教諭君平生爲己
及語人皆以敦行爲先而後及於文藝及爲師儒
之官尤以是爲訓從遊聞其言者多有動焉當四
庫全書館之開　朝廷蒐求秘書而因有以藏違
禁書相告訐者亦有本非違逆而姦人以妄誣所
怨牽致官所人心惶惑君承上官檄主其事乃開
示條目分別應呈繳毀與否人遵其教數旬而畢
無被罪者衆以謐甯南昌有爲匿名書謗豫章山
長張之衢其山長意疑爲某兩生也告巡撫褫兩
生攝罪之君知其枉辯於上官未許君執之益力
兩生卒賴以全君遇事能別白是非又堅定有守
雖職卑所及不廣而所用意有足稱矣君卒於乾
隆四十五年六月年五十二娶童夫人生子四長
國子監生克恭次廩貢生候選訓導克勤次乾隆
庚子　恩科進士今安徽巡撫兼提督軍務克家
君所命爲季弟後者也次候選知州克健孫五曾
孫一君始亡浮厝於里今獲卜兆於　縣　山之
原嘉慶二十年　月　日遷窆於是桐城姚鼐爲
之銘曰

有懿修士操始孝弟婉愉在室祥被門外以儒爲宦亦正厥詁載施未閔餘慶斯大繩繩後賢卜茲松隧逖鞏幽藏降嘏百世

實心藏銘幷序

實心藏者兵部尚書總督浙閩軍務桐城汪公之生壙也公自言平生惟矢心去妄而存實焉此念無間於終身故以名其壙且著說以示子孫以謂歿且不棄實心況生者乎又以說寄同里姚鼐使爲之壙銘鼐謹案公名志伊字稼門以乾隆八年正月　日生年二十九中乾隆辛卯　恩科舉人其歷官爲靈石知縣霍州知州鎮江蘇州知府蘇淞糧道江南按察使甘肅浙江布政使福建江蘇巡撫工部尚書湖廣浙閩總督其政績之美甚衆而其尤著者山西有孟木成者爲人誣以殺死張光裕一省之官皆定爲情實矣公驗其兇刀甚小與傷痕不合所序情節甚乖舛執以爲誣　欽差至猶頗以繇衆案爲難也公辨之詞證明而義堅正木成卒得生公名由是大起東南之漕爲天下至重公爲糧道及浙藩尤能清理之使輸者不困而官運充自昔江漢汎溢沈浸民田或數十年且數百里公督湖廣時奏請建閘濬河而建立隄工親往督視用財實而工鞏至今爲利其察江盜尤嚴密法當而令行及在閩治海盜事皆整辦江海行者靡弗頌焉其自勵訓士及誨其家子弟一皆出於儒者之正義而歸於實心則公所自得之要也是藏成於嘉慶二十年公年七十三矣鼐謂古人多以垂暮之年復大建勳業若漢趙營平宋文潞公皆以八九十而更有事功載於史傳今公雖逾七十而精神尚健足爲　國任前日之事可書後日之業吾不能紀然惟一以實心之道成之則事雖未見理則可明大人君子之道一於誠而已以是作公藏豫銘可也公曾祖諱　　祖諱　　考諱　　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夫人姚氏先卒已別葬子　　孫　　銘曰

國政巍崇寢食之細悉以誠將一言可赦猗惟汪公名德重臣塞淵其心自矢畢身其行未央焯其已見銘告千禩爲士林勸

記

晉鎮南大將軍于湖甘敬侯墓重修記

晉丹楊甘于湖敬侯卓初起有平石冰陳敏之功逮元帝太興中屢著勞績封于湖侯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有惠政於襄陽及王敦稱兵爲亂侯露檄致討聲動京師事皆詳於晉書本傳當王敦逆志方盛下據石頭兵勢既振矣然止於殺周顗戴淵而退終未反篡代者畏侯據其上流其露檄遠近足以讋其氣也然則侯雖被害於敦不獲以功名終然固可謂大有造於王室矣其喪後歸葬丹楊迄隋滅陳廢丹楊縣析丹楊北境入江甯故侯墓今在江甯界人呼其地曰甘墓岡甘氏居其側者尚有數百家云皆甘侯後也墓碑中失有鉏地者得碑曰梁州刺史甘府君墓乃復辨之然墓崩壞屢修不固嘉慶十六年裔孫福宇夢六出財修之於墓門之前環巨石爲址可以歷久不圮乞余爲記自余來江甯欲尋晉室建平諸陵及當時名賢墓壠如李白所云衣冠成古邱者皆漫無其迹矣惟甘于湖敬侯及卞建興忠貞公墓修整可瞻良以兩公皆有子孫恆依此土時省飭以彰前烈之賢此固考古思德者所爲深幸矣而夢六追遠致恭之意亦足稱也嘉慶十六年四月　日桐城姚鼐記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代

古有成均鄉黨州閭之學而無祀先師之廟釋奠則於學設席以祭祭而徹之後世學廢而孔子之廟興至宋乃因廟爲學自元明至　國朝悉因其制觀仰聖人以啓學者效法之思制異於先王而意未嘗不合也安慶府治始於南宋嘉定年黃勉齋先生之所營建意此府學之興亦必始勉齋矣恭維我　列聖御宇以朱氏之學訓士而勉齋朱子之高弟也其守此郡以朱子之學教於一方雖當時支撑江淮戎馬之間不竟其志事而其意可思也昔當朱子時有象山永嘉之學雜出而爭鳴至明而陽明之說本乎象山其人皆有卓出超絕之姿而不免賢智者之過及其徒沿而甚之乃有猖狂妄行爲世道之大患者夫乃知朱子之教之爲善也近時陽明之燄熄而異道又興學者稍有志於勤學法古之美則相率而競於考證訓詁之塗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難猥雜其行曾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倫其識解更卑於永嘉而輒敢上詆程朱豈非今日之患哉安慶府學歷代屢有損壞脩復今某來撫此土又值其年久功弊乃合官民計量出財而脩之自嘉慶十二年　月起工至次年　月畢工用銀一萬　千　百兩自大成殿外及門廡階砌及旁附祠靡不整飭吏民請紀其事余幸當海宇清晏庠序大興之日睎勉齋之舊治仰企勉齋遺德邈不可追惟近推　聖天子崇教之心而遠循朱子勉齋之舊訓願諸生入是學者一遵程朱之法以是爲學毋遷異說至其修建興革之細碎者則不足載云

重修境主廟記

龍谿水出羣山之中衆谿交絡匯而奔出龍眠之口横嶂塞谿隘是建境主之廟唐中葉桐城丞張公孚敬有德政於茲邑歲旱禱雨水大至溺焉縣

人思而祀之於此謂之境主自唐至今廟或圮敝民輒新之豈非賢者之澤垂留者遠而愛慕者深哉嘉慶十二年歲大水潛霍山中蛟出毀田廬殺民人患甚劇而桐城獨免民尤以謂張侯之庇我也其祠有損壞者衆出財脩而新之是年秋末余自江甯歸往遊龍眠策杖渡谿水至公祠下瞻新宇之既成同衆仰戴公之無斁也遂書爲記云

萬松橋記

徽州之縣六其民皆依山谷爲邨舍山谷之水湍悍易盛衰爲行者患故貴得石橋爲固以濟民吾至徽州觀其石梁之製堅整異於安徽他郡蓋由爲之者多石工習而善於其事故也黟之東南有葉邨邨北大溪東流達休甯漁亭以合新安江水邨東西各有小溪北流入於大溪兩小溪上有石橋四皆葉君廣芥一先人之所爲也而大溪曲當邨口有萬松亭亭側架木溪上爲橋曰萬松橋時爲大水決去邨人病之欲易石久矣然其功巨不可就乾隆五十三年夏徽州蛟水發葉邨之南山崩阤壞田廬毀橋岸其後數年民脩田廬既飭而山之崩壞未復地脉虧敗葉氏以爲憂羣出財脩之衆舉葉君掌其事壘石培土山之形勢不逾月而完餘銀數千兩衆喜復請君董爲石橋於邨口當昔蛟水之發山隕一巨石於地方三丈餘葉君視其質堅而理直取爲橋材嘉慶七年九月橋成長十二丈廣丈六尺高如其廣仍名之曰萬松之橋猶有餘石與銀葉君使工復爲石橋於其溪之上流曰西閈橋而邨之左右舊橋盡脩而新焉當蛟起之年余適在歙見被害者之遠且巨甚可傷痛今葉公爲橋乃反因其隕石之力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豈非智乎余嘉葉邨之族不吝財以營公事而又得葉君之誠篤而明智善任其事以督之故衆工無不舉是皆足書也嘉慶六年八月桐城姚鼐記

節孝堂記

國家於女子節孝著聞者有旌揚之典有列女之祠所以表章潛德風勵閨闥者蓋至矣然天下賢女秉節守道或實可貴而於旌表之例有不合抑或身亡無後及有後而衰困孱弱不能舉報其爲懿美吏不能知若是者亦有之是以江甯孫生金相作節孝備考錄以廣旌典所未及者其書夙爲節使守土諸賢所稱善矣惜孫生蒐舉未已而身泯喪江甯士大夫皆欲依其法考詢而增益之郡中故有恤嫠公局今司其局者就其堂爲錄中節孝祀所地狹不能人立一位乃合作一神牌而列書之春秋得展禮焉名其堂曰節孝之堂其續有稱舉可徵者同人爲核實再刻續編而後書之以防遺濫余登其堂嘉諸君之誼輒書以爲之記云嘉慶十一年五月五日桐城姚鼐記

甯國府重修北樓記

佳山水名絕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數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間各負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儷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

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甯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陁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絶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而此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甯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治內謐安惜故北樓之頹敝命工飭之既竣以書告鼐使爲之記余謂君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間將以踰越謝元暉李太白之所嘗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爲之記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　月桐城姚鼐記

遊故崇正書院記

江甯城西倚山古因其勢作石頭城今古城盡變而石頭之一面不改也石頭城內清涼山巔有翠微亭南唐暑風亭址也亭下稍西有僧寺南唐所爲清涼寺也寺之左明戶部尚書耿定向爲御史督南畿學時建正誼書院於此迄張江陵柄國毀書院江甯諸生改爲祠以祀定向至　國朝祠亦頹弊矣今釋展西居之飭脩其祠宇具完因建前後屋以奉佛居僧而俗猶因故名呼曰崇正書院其前有竹軒窈然幽靜可以忘暑後依山作小室丈許啓窗西向則萬樹交翳樹隙大江橫帶明滅其間爲登覽之勝余來江甯每裵褱翠微亭畔四望曠邈輒回憩其室展西亦喜客來具茗食相對今年余與太倉金麓邨錢塘葉心畊至者再矣展西欲余有紀因書以遺後來遊者俾有考焉嘉慶十三年三月晦日記

甘氏享堂記

先王之禮墓藏而廟祭戰國乃有祭於墦閒至漢時而有冢舍蓋原涉以冢舍著名於哀平王莽之世夫有祭則當有舍原涉特以舍之僭侈踰於常人耳計當時冢之有舍非第涉也至東漢而謁墓之禮上自天子下徧於士大夫之家此後世因俗制宜使先王復生必以爲不可廢也江甯甘夢六福爲晉甘敬侯之裔嘗修敬侯之墓余爲之記矣茲爲其先君葬江甯南靈母山之東北去城五六十里歲時省墓祭祀無所託居乃買田建享堂六閒於墓麓之前復以請余余聞夢六之先君子生有孝行而夢六繼之敬共於墓祀自遠祖及近皆有稱焉此固君子所樂予也因爲述古今之異禮而以當乎人心者爲貴乃復爲之記云

先宅記

鼐先世自餘姚來桐城始居麻溪南至八世葵軒公居栗子岡南十世芳麓公居城中天尺樓宅先高祖端恪公居北門雁軒曾祖居南門宅曰樹德堂麻溪南宅今猶爲世寬公後人居之栗子岡南宅其宅與田今屬中翰公房裕綸守其業堂懸芳麓公爲禮部郎時扁尚存焉天尺樓宅至職方公令八房分居是宅以遺幼子故至今爲第八房竹塢公後人居之天尺樓者其門樓名也宅最後居樓五閒鐵松中丞藏居樓爲職方公支祠乃與天尺樓宅隔分當芳麓公之世有鐵斧負木甑從空飛來其聲轟轟甑內蒸秔猶熱釜容四斗許今在

祠樓上雁軒者端恪公買北門倪氏宅也自天尺樓宅徙居之後五房分居其宅亦以遺幼子故爲第五房朝邑公後居再世售於潘氏潘氏毀折雁軒而別搆焉先曾祖羅田公自雁軒徙入樹德堂居四十年鼐生於樹德堂八歲時宅售於張氏伯父太史公與先贈大夫乃徙北門口之宅曰初復堂今七十年矣宅少人衆不能容必有徙鼐因修譜併記先世宅於此以爲後人考信焉嘉慶戊辰臘月朔鼐記

朱海愚運使家人圖記

右圖一卷凡六人偉丈夫据盤石正坐長髯下垂者朱海愚運使公也衣藍鬱桂憑檻坐若有言者夫人梁氏也左侍兩少年立稍前者公之長子字白泉者也後立子執蘭蘂進者公次子字蒼巖者也姆抱小兒帶銀環倚檻右立者公孫奕勳也乾隆四十三年運使公年五十在揚州兩子未仕甫得一孫使工畫其家人相聚之樂如此鼐於乾隆十七年入都與公相知公時尚無子也其後公仕蜀中余仕京師相隔數年公返及復得見公守泰安余解官至泰安歲暮風雪同登泰山夜觀日出公自爲之圖及公至揚州邀余主揚州書院於是相聚者兩年公旋病歸京師遂沒於京師至今日余不見公二十四年矣而復展對公像爲之隕涕公夫人已前沒次子蒼崖當得太守而亦病沒惟白泉再爲江南觀察與余相見最久爲出此圖其時白泉子奕勳爲山東黃縣令有聲圖中之銀環兒也白泉復有二子二孫蒼巖亦有子二人孫四人皆生於作圖後者家祚方盛可慰公地下余獨追感今昔閱六十年有如旦暮耄昏僅存愴思冥漠因書爲圖記云嘉慶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桐城姚鼐記

種松堂記

乾隆時宮保方敏恪公總督直隸居保定日念贈光祿中翰公塋兆未定乃作白首歸來種萬松之圖自題詩其上欲以身依先壟極悲思慕願之意云其後贈光祿葬句容之葆山種松蓋不啻萬及公薨亦歸葬葆山之東麓蓋公生未遂依壟之志而藏體於斯固亦可以安公之靈矣又其後今南韶尚書以母吳太夫人亡葬之葆山西麓蓋去宮保公作圖時五十餘年矣而長松茂蔭蓋蔽巖嶂陰映雲霄十餘里外望之蔚然知爲方氏阡也乃作堂以爲墓舍遵宮保之遺意名曰種松之堂夫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世臣之謂也今尚書將以功名繼宮保之後爲　國楨幹而丙舍之護蔭於茲日久日益然則睹喬木之盛而發世臣之思者其斯堂也歟嘉慶十九年七月晦姚鼐記

餘霞閣記

江甯城西四松庵僧瀰朗居也庵後倚山有軒南向本民居衆買其地歸於庵方葆巖尚書嘗邀余登之喜其崇敞而惜其荒穢也嘉慶十八年冬陶熙鄉暨其從子子靜樂庵居之靜乃出財飭其敝壞種卉木治石磴作室爲陶氏讀書之所又於軒後爲閣三閣西向臨江盡收江南北之山於檻內觀於夕陽時尤宜俾余名之乃取謝朓詩語以表其美且著閣所由始焉嘉慶十九年二月桐城姚鼐題并記

祭文

祭方葆巖文

嗚呼世有俊民爲時而出宜壽以康盡其才實竟
奪以殞天胡弗卹惟昔恪敏續佐　高宗公
孤髫年已有父風占奏有儀見於　帝宮弱冠
授官旋復登第密勿禁闥決事靡滯出從戎旃遠
踰西裔躋陟崑崙雪霜所閱裁奏氈幄招戎馬歸
旁行書來受爲吾隸屢以其賢見知　先帝
　今皇親政方面遂膺疲羸是撫亂略是懲迄
至清夷洽劾益登建牙樹纛滄海南憑鯨波颶風
談笑截乘萬里臺灣如涉溝塍內治外攘惠洽威
稜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母老子遙陳辭內告
帝愍其忱朝請夕報奉母金陵寒暄菹芼出入里
閭書生衿帽抑抑其心恂恂其貌惟太夫人既終
其壽　天子賜慰　命官奠酹公營壞兆積勞
在疚嗚呼逮今面黧身瘦遘疾遂深不可療救
　帝待公出作蕃作相民望公來雨膏保障公亦
自期終吾喪葬日月猶長庶竭忠亮年未六十云
胡溘喪要絰未除淚容屬纊公今往矣海內同惜
況在親舊嘗從朝夕樽酒言笑翰墨閒作鳳儀儼
在踊思疇昔茹悲陳詞酹茲奠席尚饗

惜抱軒詩集目錄

桐城姚鼐姬傳

第一卷
古體五十六首
第二卷
古體六十二首
第三卷
古體四十首
第四卷
古體三十首
第五卷
古體二十六首
第六卷
今體七十九首
第七卷
今體六十九首
第八卷
今體八十六首
第九卷
今體一百十首
第十卷
今體九十三首

古體五十六首

錢舜舉蕭翼賺蘭亭圖

萬壑千巖當坐起斷取越東山百里世間不見永和人長有春風流曲水滄海日高開寺樓樓上當窗僧白頭越僧世得鍾張法頭白朝朝摹禊帖扣門客坐軒檻風茶香酒煖笑語同致君有道堯舜出訪古無人羲獻空煩說法書日西宴蕭郎縮手心無限老僧抵掌僧雛覤似謂慢藏旁欲諫語觶且勿諫懷璧不可居御史稱有詔明日將登車長安再拜陳玉除歐虞俯首愧不如年往運謝五百餘錢生染筆中躊躇石牀閉絕昭陵夜無復人間第一書

元日散牧晚歸圖

日落未落東皋黃搖風欲靜千絲楊榆莢雨後郵塢涼澤中草長人微茫牛從雜遝老特將犢促或走或羊望或掉尾立銜藏黃牛背短箠二尺强握坐者牧舟樹檣或來以笛吹其旁據牛橫坐如胡牀後有蓬髮趨踉蹡前有招之右袂張首伏牛後尻前昂二人蓑薜行驅羊撇笠偃背丫髻長其一糾笠風中颭林木度盡橫陂塘前郵暝色寒蒼蒼一人先俟牛宮旁遶宅榆柳青蒼貧老翁飽腹飯黃粱出攜幼稚嬉徜徉少婦機杼鳴東廂人生正可知農桑春夏耕牧秋築場不見臧穀羊皆亡嗟哉此畫真吾鄉

山寺

四山動秋響高林黯將夕披雲度寒榛暮陰下前壁寺門風蕭蕭飛葉滿巖積菁蟆暗深溪淙鳴出穹石想見谷口外落日遠峯碧一磬流煙中萬壑抱檐隙豈無湛冥人於茲衣蘿薜初月輝易盡悵望遂停策

偕一青仲郛應宿登城北小山至夜作

秋聲鳴澤滿暑氣蟲階謝攜客眺寒原居人斂餘稼酒取脫枝溫席以柔莎藉餘照在單椒暝色生林下泫露亙天垂巨壑當巖瀉微風度灌吟澹月流雲歸情集交悲歡生得幾清暇寧於蟪蛄春而慕燕雀夏視後無虛轍規前有戒駕懷哉古已遙逝者今方乍勿歎平分秋更卜將來夜

春雨

日暮東風休掩卷幽窗靜颯然春雨來一室生微冷時有棲鳥聲自令虛懷警

咏古

和璧非珠翠流光悅婦人章華宮畔路夫子欲何陳客行漢江渚思見游女神蘋皋風日晚寧不怨青春

秦皇服胡越六合歸懸衡雄心中不繼乃築女懷清漢廷策賢良褎然儒董生慷慨公儀子食祿復何營如何桑與孔賈豎充簪纓富民封丞相他日悔心萌已衰不再盛痛惜此孤惸

鼓棹出大江迴首樅陽渡中有漢帝臺言是射蛟處日夕天風吹青條變枯樹上有黃鳥吟下有寒兔顧憶昔翠華游帆檣隔雲霧中流造新歌清音發衆婢巡游既已疲神仙不可遇爲念祈招詩廣心焉所務

循吏有兒寬乃以負租黜詖吏爲繭絲何以責乾沒念彼魏二臣屬厭風饋畢豈不愛吾君懼以滋

遺失

高亭發秋吹廣野多邊聲誰和羌笛歌難爲愁士聽昔應縣官募希有絕幕名奮隨兩校尉西詣車師城夷虜衆且桀漢障懸孤旌創夷更登陴回首涕縱橫累月竭弩鐙援絕城遂傾將軍既效命舊卒皆凋零歸來室家盡門巷荆棘平昨聞漢天子已拔單于庭微功不得錄委弃秋草幷

贈郭昆甫熡助教

老儒閉門元向白牢邪石邪五鹿客寄生入盆爲寠數衰盛人間如反手君才磊落天下奇四海賢儁誰不知五年見子銅駝陌澹淹東風吹鬢絲朝爲石鼓詩暮奏鹿鳴雅先生且臥鴻都下絳帳譚經澹瀟灑嗟我水車旱貧舟嗟君反衣狐白裘二月春心寄鳴雁南來飛過岳陽樓

爲王琴德昶題泖湖漁舍圖即送旋里

王郎昔居泖湖裏出戸觀漁並湖水王郎今作漁舍圖紙上蘆菰北風起蘆花菰葉風蕭蕭煙深不見垂虹橋水澤朝飛洞庭雨亭皐暮落吳江潮江上漁邨帶寒巘緩刈輕舟向平遠波靜鳴榔月上遲日斜挂席風吹曉曉來網得淞江鱸尊有清酒飯炊菰蘆簾紙閣夜颯颯風雨坐伴青鐙孤就中隱約畫師意蒼茫一葉湖山次頗似蒲帆別岸初迴頭恰見湖中寺只此丹青貌故山拂衣歸思向雲間秋風夜火松陵驛惟有漁人認客還

感春雜詠八首

晨坐執書策惘焉思古人勳業建九州名德在一身一身尚不治九州安能仁積水必成淵何患賤且貧苟非秋實堅孰爲春木芘客來各有勸匪我同心親不恤同心尠所感餘澤淪

新陽散餘沍和風洮窗櫺披褐藹自怡舉象難爲名坐有素琴彈流韻方泠泠往復動心志終奏有希聲其人五百年遇我一朝幷神理不可滅道與天地貞使我百世下無以移此情

夜聞子規啼朝看春已晚圜天高九重誰令互激轉北陸既藏凌西宅復寅餞野草青更青衰盛吾何辨

中谷多雨寒叢蘭被幽阻託身萬物表英華與誰睹既荷春陽氣柔芳冒寸土處有不自矜養節故難侮雖無桃李蹊豈失松桂伍葆真復其根甘與此終古

可憐夭桃花植彼玉階側旖旎揚柔枝上與綺窗直美人出素手日攬芳菲色朝粧倭墮鬟暮作金瓶飾采采枝已空何以成秋實

陽澤降時雨卉木初萋萋黃隕豈其時片葉飛吾階昊天施大化榮悴理不齊胡爲日與人多寡較毫釐聖舜乃惡父牧犢遂無妻順命苟無忤焉往不得諧

昨日衆賓會送我臨漳河芳草碧如染春風吹作波坐有兩少年鼓瑟而商歌一爲黃鵠曲令我涕滂沱逸翮橫萬里儔侶離別多不如燕與雀啁啾相鳴和

橘樹多好陰乃在湘江涯光風蕩朝日朱實榮綠枝馨香既遠達乃託白玉墀被遇主人盼賓客皆嗟咨植根諒非舊爲枳復何悲

柬王禹卿病中

羣舒山色如連雲萬里江濤蹙山動我昔結屋山

中居歊霧蒸雲日潁洞青蔞短棹放中流山巒貞
觀信天縱與君初未奉餘歡各對煙波一江共而
今俱作長安人林麓朝辭暮羈縶輕論交塵土一莊
然迴首前游渺清夢生平素無諧俗韻轉喉振觸
嫌譏諷雖非雞鼠隔雲泥忍爲蠻觸競庸衆君才
磊砢出千尋匠石如逢任梁棟雕鐫緣飾會成名
杜躭清吟如烏呀只今病臥況兼旬朝夕鹽虀愁
屢空妻子牛衣色尚欣邑人狗監文誰誦燕山雲
物萬里清落葉秋聲一庭送高蓋誰過儆席門酒
徒爲具新芻釀愛君力疾劇清狂尚有瑰詞成酒
中跌宕寧非軼世才激昂頗負窮途慟從來烈士
志濟時一割鉛刀貴爲用不然脫屣去人間肯伏
光範稱鄉貢君懷奇與逸如鴻我逢有道慚非鳳
依違見事信爲遲責備時賢毋乃重何當去此脫
吾累卻因疾愈思當痛山光水態終不殊俗狀塵
容還自恐但須鹿門攜妻子休倖臨卭致騎從清
暉萬里兩幽人迴望塵埃真一鬨

奉答朱竹君 爲用前韻見贈

朱侯磊落抱奇懷相逢意氣劇飛動視我詩筆雜
一卷商榷古今真鑒洞前儒瑣屑被屏棄健筆夌
空出奇縱探玉荊山虎豹競織綃泉室黿鼉共珍
奇海嶽悉駢羅累壓方軀與兼輕況辱長篇持贈
余大鼎特陳吳壽夢坐覺古色盈座隅深夜秉燭
躭吟諷連年摘髭取科第射策彤庭語驚衆從古
豪傑先輩轂邇來冠蓋競高棟潑酒藿肉獨鄙夷
金奏宮縣𦫵喤喤首春上將西出師蟻穴初開天
宇空美君奏賦揚馬儔屬草文成萬人誦金閨頗
未掩豪雄長巒寧惟資縱送嗟余舊業本躬稼回
首寒山餘驪蠶欲鼠持璞真驚發射虎臨石枉命
中平生恩就季主卜清時焉用賈誼慟只今潦倒
愧君知爽也雖龍具非用憶昔譚子劉梅峯與陳
伯思時余初隨計吏貢未及相如被放歸郊坰空
望觚稜鳳而今幸得比戶居晨夕相從荷倚重吾
生闕塞棲遲感故人江漢飄零痛落落獨爲燕市
飲鬆鬆況對殘秋恐君方䰅筆入承明努力拾遺
供侍從予將散髮入林深好聽砰訇泉石鬨

王君病起有詩見和因復次韻贈之

我如惰農春未種已失農祥土膏動室如懸磬待
遺秉大腹便便乃空洞由來人苦不自知未免心
後還口縱君方銳敏有奇懷遠駕千古誰能共渥
洼天馬或跅弛那遽柔心受持鞚高掌擘分二華
岳開胸吞納九雲夢何由菖歜獨嗜余不惜揄揚
雜諫諷心親料應塵埃稀迹奇反致嫌猜衆子與
一病殊胼胝惟有擁衾看屋棟時余獨處復誰憐
喬木虛庭響寒呀螺蟀俄驚旅舍秋蚓蜮頗惻幽
房空昨君新愈幸來過依舊雄談閒歌誦短袖百
尺光熊熊未出霜鋒目先送千帆寒水下金陵一
雁秋聲橫鐵甕遠思瞑浦落帆還苦怨羈人薄寒
中舊游曾對孫登嘯新詩欲作唐衢慟磊落君才
祇自知支離余德彌無用慚非大廈任蚹蠓恥作
小璣號游貢神全聊當比木雞德衰豈敢歌苞鳳
方今 聖德足兼包坐御共球湊居重南塞宣房
萬福來北治匈奴一方痛有道未穀奚爲恥薄植
乘時反足恐雲霄未上且沈冥幅巾步屧鳴夷從
明朝牆角見黃花泥酒相將一喧鬨

往與長沙郭昆甫游歷城西見小千佛寺菊

花甚盛昨復過其處殘菊無幾寺僧亦亡是
時昆甫殁一年矣適竹君又次前韻來勉僕
爲學辭意甚美中頗念及昆甫並吾鄉孫妓
昂余感其事因更答之

去年重九天氣佳城角黃花倚風動精廬偶與故
人來卻眺晴雲出烟洞竟填溝壑且無論自比雲
龍吐豪縱今年重九故人死濁酒盈尊強誰共蕭
蕭風雨動秋城席帽短轡時獨輕盡陟荒寺更無
人臥地殘英杳如夢寒蟬哀雁共吟秋雖有新詩
向誰諷豈能復過翰林知謂我才殊千百衆投詩
見和託幽思欲候雲旗桂爲棟居然雅樂發遺音
豈肯繁絃奏新哇中間陳義亦何堅列檜巖城誰
穴空古聖垂教宏且遠六籍具存可誦尚思時
述蛾子勤敢取謏聞禽犢送法言夷棄競靡詞如
退韶虞樂秦聲辨麗徒於博奕賢滑稽奚貴談言
中僕也幼志慕孔姬禮樂崩離每長慟博士書劵
終自咍司空城旦成何用孤吟詎比郢中歌語人
真若遼東豕未如口吃子雲才賦罷甘泉胸吐鳳
看君少作已絕人草元行使桓譚重生世交游本
寥落況經車過感腹痛酒罏從此邀君醉岐路久
已深余恐但望植學培根柢願捧珠盤譬牛從勿
搜奇險持驚人似向穴中爲鼠鬬

桃核研歌爲庶子葉書山先生賦

丈人石研安得之蒼然古色凝寒姿開匣四坐盡
驚立踏手不敢爲摩持黯澹凸坳水痕漬鎮几礧
磈重不陂潤氣上結雲絲浮晴天怒翻墨花碎陰
厓江潭湛深黑大澤電光劃夜晦幽輝豈非玉質
蘊含芒況淬筆鋒利昔聞漢武靈臺夜獻桃遠致
曾城駕餘核猶含茂陵思不獨銅人泣元霸或言
天上隕星精下入淵谷爲玉英千秋潄激風波爭
至今尚作濤頭形曾爲趙宋宮中祕上有君謨作
題字御府流傳景祐藏夢華髣髴東京事宣和文
物太清樓艮岳奇山錦石稠九重博古親翰墨焉
知翫物非良謀北風塵冥青城路舊物飄零竟何
處清燕當時御至尊丹鉛此日供儒素橐筆朝成
奇木對屬車暮奏長楊賦文章猶壯身衰老金石
無情世今故龍溪流水萬竿竹無數秋山點紅樹
丈人雅意慕投贈他日煙霞墨池吐

讀史

古來江海人抗懷天下事閱歷多激情沈冥有餘
志賈生洛陽子梅福抱關吏流涕復上書言之豈
不義賢者與道隆儒林惡言肆願從君子游寡學
當默識

詠史

白日黯澹明河光騂騂駟馬驪王良萬廡天庫開
天倉北斗何爲挹酒漿市樓炯照旗亭張磊落錢
室金爲堂西園車馬趨道旁詔版朝裁授使者明
日司徒拜階下後車鮐鮑前建旄鞶鐘列鼎朱門
高室中何物灑屑刀君不見夏王初定九州貢茅
茨已遠蠙珠用傾宮璇室後王多筐篚司農愁屢
空一任臨民責繭絲安知長國傾梁棟匹嫌持出
別宮門滿堂金玉還飢凍方知洛誥享多儀發粟
當年有餘痛

臨清雨夜

昔挂輕帆濟江澤載酒同舟盡佳客兩岸秋聲楓
樹青半夜月明江水白飄零朋舊感平生搖落關

河復今夕漳水東流汶水清寒兩孤蓬百憂積

酬胡君棐宏

我如游雲出廬霍千里飄飄向京洛黃山西畔初別君溪流飲馬桃花落江南花落幾春風羈思漁陽飛塞鴻今年乘舟玩海月片帆淮甸搖晴空西尋廬阜彭蠡側拂袖千峯萬峯碧仙人一去白雲秋明月無心照石壁遠公東林寺徐孺南昌宅寒草蒼烟昏似積我對青天空太息丹楓十月渦南州雨聲寒抱章江樓登高把酒忽相遇昔君頗料如今不明月寒貽耀當代楚望沈淪媚幽彩人間得失似浮雲且對江山吾輩在清詩一唱碧霄閉五色餘霞散湖海湖海西風萬里吹酒闌明日各天涯青山桂席余將去嗟爾塵埃玉樹姿

望廬山

我行昨出廬山西藤竹蒼蒼陰虎溪東林鐘聲晚出寺高巖木葉秋平溪白雲萬疊倏然合窈眇迴聽清蝯嘯洪州三月憶惝怳徑駕歸艇輕於鶩宮亭湖東日初出嵐彩欲見一片青煙迷滄洲淼漭萬餘里巖風忽落聞天雞屏風疊開張浸入青頗黎滄海貫石梁白日挂丹梯松杉上接瀑布落藤蘿下拂雲光低須臾湖波興日晦風淒淒岩亭香鑪峯搖曳同菰稗舟行望遠勢還出矯如踏雲浮動之蒼霓山搖海蕩不知處想見枕石醉臥人如泥晚泊湖心照南斗仰視正與石門齊莫言靈境近咫尺帆檣倏過難攀躋將游天地之一氣廬山從我到處如提攜

漫詠三首

周道既已敝儒術猶未淪暴君方代作孟子戒思申得國容有之天下必以仁秦法本商鞅日以虜使民竟能一四海詩書曆為薪發難以剗除藉始項與陳刀筆吏相漢法令惟所遵王霸雜用之叔孫為聖人盛衰益隆汙治道何由醇焉知百世後不有甚於秦天道且日變民生彌苦辛所以佛法來賢知皆委身超然思世外聞見同泯泯

立人通天地斯足為大儒多聞闕其疑慎言而非迂兩漢承學者章句一何拘硜硜誠小哉賢彼不學徒奈何魏晉間放棄以恣踰靦然無汗顏誕說作僞書子邕及士安同敝無賢愚淵彌雖未來人心喪已夫不學殖將落周亂不斯須所以禁言僞宜為治君誅述茲誠當來慎以防厥初

子長千古士被難身何窮悲哉百年後毀譽猶不公孔子錄小雅怨誹君子風美善而刺惡史筆非不忠文園為令客竊貲自臨邛將死勸封禪佞諛以為工文章兩司馬擅為西漢雄人君取士節優劣安得同如何永平詔抑揚恣其胸宜乎朝廷士進者多容容所以歌五噫邈然逝梁鴻

秦帝卷衣曲

池水生青蒲枝葉自相扶水綠平如故池上蒲成樹秦關百二氏王才麾劍風雲萬里來圖籍河西收四郡旌旗鄴下宴三臺燕姬趙女顏如玉輦入殽函貯金屋閣道春游度渭南珠簾暮卷臨灃曲貴主還留鉅鹿名小腰絕愛鮮卑東去國嬋娟意可憐新恩慰藉情難足別有春風飄綺羅華鐙斗帳夜煙和君王欲卷衣裳贈一片流雲奈曉何雄略英姿冠當代指麾旦夕收江外戎國分居大荔城降夷盡保長榆塞大度何嘗愧帝王驕心豈免

成傷敗卷衣空憶可憐宵月底花枝煙柳條婕好
從招秦苑雁侍中曾插漢宮貂錦袍再賜無顏色
笑殺河東金步搖當年力戰壺關闢雀來燕室誠
何益女戎亡國志先荒郗係南朝謝安石千秋編
簡載功名一朝富貴埋荊棘青蒲零落水東流不
見霓旌下枋頭碧雲散盡梧桐影太息阿房幾度
秋

唐伯虎匡廬瀑布圖

江南萬重山匡廬乃出萬重上人言秋晴萬里峨
嵋巔青天一點東南望連峯蒼蒼不見頂日出彩
煙生半嶺玉堂石室藏其中縱有天風吹不冷羣
巖環峙不可名巖端霞氣升空行石梁忽貫青霞
落倒海流雲走空壑萬谷鈞天廣樂鳴思鳥哀蝯
一時作石門百仞當空開吳越江帆千里來仰首
見吳越俯首聞風雷何人攜杖凌倒景蕭條六合
誰友哉林岑藤蔦相撐拒驂鸞過處原無路世間
惟有銀河數派通濺珠飛玉流平處我昨乘小艇
正出宮亭湖湖心黯黮沈黛色夕陽一半開菰蒲
是時初冬水不落懸知崆峴巨壑轟千車傾崖出
岪天長雨山鬼幽篁人見無咫尺未登疑有命評
畫看山定誰勝煙雲絕境自人間文采風流隔嘉
靖流落常年惜異才江山尺絹今殘剩人生衰老
來無時五嶽求仙莫辭負

雨霽

高齋過暑雨白雲逝滄洲涼風起林杪一葉已先
秋落照耿空開倏與蒼煙收西山轉斜漢龍角相
隨流朝晡不相知逝者焉能留今之隱凡者未審
當奚遊

田家

昨宵雨未足劇畦候南塘果聞北山雷檐溜夜已
長開門陰正重匝地垂千楊朝日尚未升風條自
輕颺環村水盡白丹杏獨含光荷鍤向隴上但聞
土膏香鄰里盡言好吾欲良亦償勤劬待一飽四
體誠安康相與不相負莫若種稻粱

詠七國

孔道窮獲麟風雅泯無正蚩蚩六國主蠡豕力爭
競函關向東啓四海一朝定銅柱絀燕謀天奚愛
秦政屈子放湘流信陵罷稱病傷哉鄭國渠延韓
數年命當時天下士寧蹈東海負松柏與房陵哀
歌不堪聽

寄友

一室聞秋雁倏有江海思空水澹寒天遙待孤帆
至念君朝未來誰當共吾逝相望隔清溪西風滿
林次

出獨山湖至江口作

初日澄前陂餘陰澹巖曲清流杳終古宛此媚幽
獨煙消淨衰草風來振疏木移舟度雲影停橈玩
空淥理昧後人蹤與與前遊屬託世楚雲裏孤懷
亮自足

連日清齋寫佛經偶作數句

結髮慕勝因而復役人事秋空泝江水勝地雲帆
至煙際東林鐘月出山谷寺蝯鳥諸天外中宵倚
寒被劣觀清靜理一寓情賞寄遺物非安排取境
即塵累雪餘冬日美門掩衰草翠清夢觸舊想即
目遇新義聊披貝葉書終與忘文字

過天門山

鼓楫淩驚波連山缺東隅飄飖天門上千里見全吳鍾阜何盤盤列城帶江湖風高黃雲動日落青天孤不見昭明宮羅綺爲榛蕪艸白風蕭蕭枯樹上啼烏所以豪傑士竹帛奮良圖良圖亦焉在樹立才須臾悲風與流水萬古一歸墟不如和叩舷高歌稱釣徒

送演綸歸里

西風吹海月萬里散銀山裵裏清夜席照君如玉顏玉顏願長保日月逝不閒如何言別遽不念相逢艱金尊斟綠醑爲唱古陽關男兒非藤木安得相附攀君有江上宅青山繞如環朝望江雲起暮入江雲間雲開江路盡山月照君還

送子穎之淮南

憶昔去家二千里未有交游託燕市當時獨聞劉海峯每把清尊說吾子尊府多年爲貴臣君才氣更淩青雲會稽禹穴華嶽頂胸中萬里千嶙峋歸來風月澹襟抱勢去金貂非等倫君愛朋交重圭璧不恤家空徒四壁壯士論心天地間往往狂歌同落魄去君遠下滄江煙醉臥白雲天上船西風落葉東流水橋首南鴻思北燕新知強對傷懷抱未若平生故交好海峯老隔黃山雲見子依然劇門道雄才應勒萬里勳收身豈厭五湖島但願爲龍我作雲對子玉顏長不老千里淮南雲水昏幾人流落憐王孫平生志意詎如此離緒茫茫何可論

萬柳堂分韻得房字

驅車轢草越敗牆高柳萬數餘兩行同來十客弔荒圃自昔幾輩升此堂相公退直紫微省詞客盡會平泉莊外張綠雲作帷幕中吹白雪調竽簧尚餘宋桷挂蛛網已無戶牖開蜂房脫輻當門掃塵席舉案置地斟虛觴平生眩視魯郊饗日思埋迹蟻邱漿治世羣才美可用放言吾志害其荒已知堯桀未須辨焉明凡楚今誰士默對荒陂夕陽盡獨憶秋風江水長僕夫促駕各歸去回首陳迹煙蒼蒼

治聊城

高柳汶川曠落日聊城煙元雲翳明月忽墮孤舟前衆星稍磊落空水正回旋聊思燕將守辨說下魯連達士貴逃名奚以解紛傳一朝辭世網泯迹東海邊高臺今突兀空枕汶陽田

南旺湖

一花開湖尾千楊映綠潯孤霞照幽步春風蕩遠陰鱗鱗諸雲合淼淼平湖深不知水影外猶受天光侵游目極東隅頗聞岱西岑石樓瞰海日磵戶窺花林春巖滴幽竇艸木蒙清音雲峯不可見高原誰爲尋時有漁帆逝遠接鷗鳥沈蒼烟忽暝色惆望空勞心

蜀山湖

步登高阜巔一眺衆川會崩騰壓雲下濆薄吹地隘南旺夾雙鏡清汶劃橫帶當空晝日陰將雨天風大連瀾將我心超越長天外廣宇靜蕭條歸鴻忽流瀨卷石屹沈溶明波被翳薈頗似圖亭游中逞孤山礙據地乃偏退瀕江富縱檜寓目偶爲佳風景誰當最吾行未可留登艫遡擊汰

邳州黃山

下邳有老父來登下邳橋遺身濁世外六合皆蕭

條偶傳太公書聊以定紛淆卷舒出形迹可遇不可招寄語張孺子起佐與王朝一身尚爲石功名何足驕我來秋草歇南渡黃河潮大風起泗上白雲莽蕭蕭英雄盡泯滅仙蹟空岧嶤

題沈學子步屧尋幽圖

君昔依山居孤懷眄高寄步屧逐泉聲因風造幽地一逕獨流煙千山共成翠空巖太古花不與松柏異閉絕未成蹊焉知有開鑿自與深山辭餘嵐在衣被夢渡迎湖陂圖成廣陵市萬壑動春雲爲君渡江至余亦泉石人因之悵遙思

贈沈方穀

昨掛雲帆來黃河流浩浩遙天伏日滄海波長風送客淮南道不見隋朝之宮殿但見隋堤之芳草蕪城蕭索無可歡卻遇故人情獨好真珠滴酒斟金柸櫻筍玉截珊瑚堆脫冠把袂相徘徊夜深星斗滿空落仰見孤鶴橫江來身後名生前酒二者於吾並何有嘗願登臨九子峯又思放浪五湖口難得人生一日閒况值相知十年久看君鸞鳳才標孤秋風吹翼升天都難策言堪詘丞相作賦才寧非大夫豫章杞梓雲霄上豈與人間伴社櫟楚雨才晴京口樹上有流雲不知處君望西南千萬峯我棹漁舟從此去

遇劉樸夫

坐逢春已晚留滯揚州郭獨立望寒潮江空夏雲作雲中忽見君來帆廣陵落自攜蘭陵酒殷勤爲余酌新詩別更奇玉貌看猶昨白雨灑開軒紅鐙照垂幕非賴此流連何能忘蕭索

與侍潞川鄭楓人集不其山房分韻得希字

江郭晴朝雨煙草滋掩扉紅藥坐成晚青山仍未歸高齋方置酒良會遽披衣垂簾石蘚長拂硯風花飛業承愛微劣敢言知貴希所慙乏文藻況念歌芳菲終反覃舒路相望林岫微

與王禹卿泛舟至平山堂卽送其之臨安府

往年與子游揚州紅葉盡落陂塘秋秋風吹江上海月照見蒼煙吹笛之孤舟形骸放浪各無累釣竿只欲垂滄洲君後文辭動　天子起家簪筆承明裏我復逢君向鳳城對把清尊思故里春日辭君返鄉縣江草江花不相見何意昨宵明月來重照揚州故人面一麾出守未須嫌且泛江南水如練江南水暖揚州城亭閣半空絃管聲垂楊一棹千絲輕船窗玉面歌童出捧手迎君如有情錦帆晝舸競朝渡翠袖紅妝看晚明松風吹入棲靈寺一片斜陽渡江至江雲葉葉向南飛繞遍吳山萬重翠青山雖好不留君君爲念來朝復愁思愁思迢迢送別離勸君努力向天涯鳳凰須下潁南郡處士虛聲何足奇

贈侍潞川

走昔少年時志尚在狂狷希闚古哲人奮學乃所願北渡越大河遇子燕山甸謂我如草木臭味吾同薦步登昭王臺滹沱蕩南面塞上來驚風白日色俱變慷慨和悲歌流俗頗笑詘從此別春明三年乃一見相見復奔馳豈不傷貧賤今年訪子居淮堤綠楊徧紅鐙照故人洗醆復相勸誰言壯士懷不如兒女戀感舊歎傷懷日月幾賓餞借問此何時夏屋飛乳燕嗟吾倦遠遊明朝返鄉縣身世如萍波茫茫孰先辦惟慙志業衰如何答深眷

雨行白沙嶺至岊沖遂宿

覽物長松杪春谷正蔥芊北望雙闕門硤石何蒼然寒雨從中來白雲鬱鉤連山鳥排空鳴四嶺下飛泉林崖倏開闔磴嶂窈回旋稍稍出孤邨盤盤下蒼煙霽樹遠禽歸逕陰小桃妍俯仰羣花間何時不推遷真賞存物表了遇空山前鐙窗響松澗此意欲誰傳

惜抱軒詩集二

古體六十二首

送侍潞川主德州書院用前歲在揚州留別
韻

一枝鷦鷯巢高翮許由猾士生各有志齊心孰同願美君與驥才掉鞅淮南甸策名白牒中早與南宮薦家託管絃城青樓列玉面百里雄未剔行用陽春變而君獨何苦遠走妻孥訕任公釣會稽豈作井鼃見已信黔婁富寧有陳平賤嗟我游孤踪南北舟車徧索米饑八尺摘賦羞百勸賴君每見阿欲忘鄉閭戀如何燕市酒更作郵亭餞經譚東魯麟曲唱西飛燕諸侯重上賓六籍傳下縣清廟奏升歌待君調鸞翔小別近郊門踟躕應回眷

東張權亭庶子

我愛嵇中散讀書想介狷濁酒彈素琴了畢平生願孤生託江淮垂纓入王甸匹若菁茅微偶與芹菹薦生世湘中帆曲折衡九面可憐牛馬走坐閱魚龍變渾沌中央死樹蹙北山訕空館復何有皓月相邀見九衢金鑰開萬樹銀花賤不及輕薄兒珠樓聽歌徧知君亦寥寂座乏尊罍勸惟應好兄弟短檠猶堪戀金匱紀神功大蒙入寅餞柱石佐休明厦成紛賀燕丰采天下思奚論同鄉縣豈如一曲士聊游六氣辨未稱入金門青山結遙眷

次權亭韻寄張安履曾份

天運自密移至道無遷改小夫每自私乘物以智宰往來撓世紛茫如汎瀛海焉知鶺居德衆萬納淵匯寧憂聾五聲而目盲五采君如繫棟材起負高甍愧我如小莛柔叩鐘鑰欲怠二者同物役罷勉赴褒采昨日東風休夏綠謝春蕾豈不感啼鶬鄉思寄江臣茲意恐亦非韋布驕錦綵不若兩俱忘養空復何待

送鄭羲民仔郎中守永州

至德交萬物賢否各有宜譬彼蕙與艾同被春風滋鄙人出孤陋小若鷽燕知託君通家愛謂我相逢遲大賢何不容而我竊自私造請百不厭童僕或旁嗤雨窗黯青鐙聽君絕妙辭清韻倏邈遠南行指湘灘遠近何足言跬步有離思儀郎古清要位望今已衰出守千里疆豈復嫌一麾歸家酌玉尊綠窗櫻桃枝起掛衡嶽帆天碧劃九疑曙日清崖猿諸風搖江蘺一聞漁父唱再繼柳侯詩臥理丹橘間民言不忍欺公行良自得何以慰余羈

紫藤花下醉歌用竹垞原韻

紫藤書屋古椽橑紫藤春花復秋槁紫藤架底著書人吟魂冢閉縈青草過從飲酒雕龍客百歲風鐙迹都掃由來歷世猶駒隙安得長生服龜腦況余本性杞柳直戕賊彎回成栲栳朝走黃塵暮歸坐便覺明鐙賢晝杲今日攜行差快意佳士花陰共懷抱虬龍兩幹拏空立瓔珞萬條垂地倒晚春蜂蝶惜來遲夕照尊罍歸厭早賞花京洛稀常遇吹鬢東風易先老承恩自昔如竹垞抵巇一日辭瓊島男兒恨不早歸去脫粟可餐衣布襖鄙人欲作雞棲桀多士自欣魚在藻乘舸春水向江湖迴首花前幾人好

趙北口舟中作

鳴蛩櫟岸秋殘月趙水白捨轡理輕橈蒼茫盡湖澤葭菼遠蕭蕭鳧雁時拍拍地有瓦橋城路失金

隄石氏昨歌子威皇今謂河伯不見秋歸壑那免
春無麥坐愧田居懷未辦經世策想見滄洲人煙
波佪咫尺

景州開福寺塔 俗云景州塔爲天下塔王

百里見卓錐震日仰雄最叩門謁香臺據地乃非
大削立外無階穿空中不礙矯立長風巔萬里散
秋籟天地莽相圍白日轉檐外太行青嶂斷煙霧
積幽藹漳汶與滹沱流空忽交會帆檣趨溟渤鴻
雁下吳會回首送秋雲蕭蕭出燕塞緬思開皇年
建造盛幢蓋移國女寵階貽家適宗慶福田安得
長遺跡歸猶在嗟余塵鞅倦聊駐絕景對落景下
層梯茫茫廣川晦

德州浮橋

運河繞齊魯勢若張大弓隈中抱泰嶽兩鬣垂向
東德州倚河壖南北適要衝帆檣逶其外車馬出
其中浮橋與流水午貫相橫縱嗟我遊中原來往
如飛鴻弱冠一川水屢照將成翁大澤涌飄雲滄
海起飛龍鼓蕩漳汶氣日觀交鴻濛落葉下河隄
飛雨來淙淙觀河吾眼在憑檻望秋風

九月八日登千佛山頂

泰山出青雲天半蒼然獨梁宋暨東溟萬里環其
足陰嶂走濟南雲濤尚奔蹙勢盡尻益高塹斷無
陂麓振衣斗直上陟磴逾援木落葉下櫟泉秋風
散海曲一卷華不注拖雲點青綠猶見山花開顧
絕棲鳥躅高寒不可留歸來泛秋菊

大明湖夜

南山已暝色回見明湖光秋盡濟南郭渺然江水
長中流上新月輕舸復徜徉烟昏鷗鷺宿波沈蘆
荻蒼孤往仍中夜回臨城曲涼亭櫟高拂霧寺鍾
下零霜佛幢猶立魏名士正思唐安知後遊者聲
迹永相望

從千佛寺回過汭突泉暮飲張氏園

濟南城南山正横人言山前舜所耕崩榛衰艸蔽
秋色古井深崖餘昔清曉入南山僧住院爲訪北
宋人題名初陽穿入洞窈曲佛龕鑿破山崢嶸大
明湖動水雲白華不注抽煙霧青惘然憑欄忽數
惜古人不與余同生南尋日觀訪未可回念濼源
重一經流穿山骨軸中出人寰漢魁輪外行誰言
渴馬崖水解作黃牛三峽聲顯晦動靜一致耳
惜哉枉使羣兒驚敗荷衰柳下零亂夕陽逝雁高
青冥卻入荒園洗盞坐旁有小泉時復鳴

白河

京師如倚屏其北萬山立往往塞外水南穿塞垣
入旋衰才汲蹀驟盛懷原隰未出軍都障斂若衣
在拾汗漫順義西每當驟雨及橋梁既突壞猝又
無舟楫
聖人歲北巡虎旅萬羣集灌漲夏秋交吏以供張
急治道草露間隱慮事不給六飛竟安驅神靈信
懷輯我來辰角見征衣不挾笠明當迎 翠華夜
渡漲沙溼彌知近塞寒霜風凌袴褶

送張櫺亭少詹爲晉陽書院山長兼寄朱石
君方伯東坡在密州除夕詩云龍鍾三十九
勞生已強半雞與少詹方伯皆辛亥歲生今
三十九矣故用其韻

吾生如尺捶焉勝日取半少壯曾幾時撫節能無
數昔年十八九里舍共嬉玩見君升明堂瑶璧薦

角散鄗才何所中强逐冠蓋伴賢愚別驥鶩征邁
同昏日凋年感新曆短檠熒舊案坐閱燕郊晚行
想淮流亂謦君清素懷室闃奉匜盥聯居幸時近
呻吟聞鄭緩倏遭浮雲翳孰辯清濁貫余才從俗
客署尾豈非儒孤懷復送君冷若冰中炭郊環如
可待休踰燕昭館運會有屈伸賓餞易寒暖離別
不可數垂領影行粲

代弁控朔漠連峯矗天半形勝擁晉陽英傑昔稱
數碧玉唐叔祠春陂足流玩俯仰一古今摛筆朱
霞散誰爲賢主人十載承明伴方伯氣俊爽清風
發平日執言揚馬才治乃任牘案淮陽一臥臨渤
海何憂亂垂澤已如書虛手直若盥君往風景地
流連帶共綏頓使庸俗目驚見兩崇貫誕生同一
歲少長惟余懦窮冬方兀坐雪窗聊撥炭想君越
井陘稅居行授館敷文列士輿吹律窮谷暖離立
不可參曷由發笑粲

安肅道中

簷聲三夜滴淋頭海日三朝照衣領風清每快行
人意泥滑仍爲車轍梗南行常遶西山麓青銅新
沐煙鬟影出岫墜雲行自媚薇野綠陰寒且靜高
禾連壠出芒槊行潦逾道跳蛙黽更有水田白鷺
飛便如長夏江南境少年燕趙苦行役十七年間
一俄頃故人黃土寧復見古道荒煙聊自省竹輿
夢斷一蕭疏高木嘶蟬掛殘影甲戌往王蠋木楷太守署所經此今十七年矣

獲嘉渡河

河北山形壓天半左挾軍都東海岸雲騰風擊到
河陽二千里餘青一斷我來經過衞州西雲巘迴
頭百回看竹林亭立明玕清原泉飛下珍珠散想
見幽人尚考盤安得同歸脫轡絆北風忽出白陘
口吹渡秋河百川灌山川聊供中流喜舟車顧有
知津數西南廣武數峯來屈指英雄幾更換

許州

初秋過潁上草木尚蒼然午日澹平野極望空無
烟亂蟬相繼響獨樹垂陰圓舊渠入九廢許下猶
良田如何文潞公種竹纔嫥娟行受使相寄不見
車蓋旋荒園今亦盡漢水長涓涓

西平

明月郾城頭汝水下瀲灩五更楊柳底渡艇聞魚
喰水南人未起行行一鐙閃鐙盡天轉黑數星澹
可覗冥行不知處高下似原塹此間入蔡師吾心
爲一念館人邀我入酒幟曉挂店適已具晨炊行
早食定欠旁見婦孺喜今年秋禾贍軍罷驛傳稀
民吏安眠暫吾寧作典農差愈棠谿劍

吳戌橋

巳盡韓鄭郊始入青山路積雨曉未開前嶂隱忽
露風林上蕭疏谿水下奔注傳聞元和初於茲畔
藩戍地險九州分天子一朝怒上相歌采薇嚴軍
入懸瓠千營盡凱歌三州始內附豈謦作輔材差
免輿尸誤當事始知難斯人豈常遇沈沒不可論
寒陂下飛鷺

渡淮

朝日出復陰廣野風浩浩淮源山萬重飛流下穹
昊渺然走滄溟梁楚在襟抱汝潁交東環穰鄧控
西道秋水欲歸壑憑渡馬腹燥橋首桐柏陰展坐
淮南艸隧岸鳴蛩蜩村簷挂梨棗風土近鄉里問

語向耆老西成未爲惡苦被飛蝗惱連郡撲未盡何以寶萬寶長嘯招西風害氣一吹掃

應山至孝感道中

山光異遠近閉若重樓花行人度高下起落波中槎足跡未辨郎隨國半生左史窺浮夸羲陽關南出鳥道縱觀蒼壁巖朝霞野田茅屋秋未冷高藤翠木樛相加千峯南盡出江面一鳥東可投吾家上游勢已據荊郢左肱屈更招斷巴胸吞雲夢不芥蔕囊括漢國無離觚宜有奇才表荊楚不然深谷逃磨礱惜哉我行不得遇翩翩且逐投林雅

寄仲孚應宿

曰余性質吶諸物無言詞游宦二十載殊乏新相知依依鄉閭愛握手自丱羈臭味若椒茝非是孰爲思今年覽雲夢飄颻來沙羨江漢一以會秋水浮天垂廣川起孤望日落吹參差憶昔各年少共戲巖江湄青天澹秋色帆舉風颸颸海月萬里上屬酒酬清詩歡樂去不復青鬢將成絲萬事無不改風景長如斯拂衣便可去濟霍吾前期

登黃鶴樓次補山韻

夷陵西望巴山連大江出空如墮懸奔流一抹蹙滄海大別黃鵠橫障天導江至此一夾束潆洄衣帶高樓前憶昔赤烏始築邑憑軒雷鼓空江填此間開勢自明遠釣臺樊口誰能賢一朝金雁瘞吳郡何殊繐帳臨漳川高樓千載幾興復傳芭士女徒哀憐因山命名義自當俗說詎可丹青傳虞翻地下應大笑孰逢黃鶴騎飛仙我聞譙郡戴仲若往往野服從斂畋仙人毋乃即此是惜哉林壑空蒼烟農部腹中有武庫瘴鄉幕府嘗周旋窣入深穴縛虎子欲效左手如羊牽正當千里縱黃鵠豈將一諸從樓嵩嗟余年往道亦屢顧恩暇豫偷安便陪君欲鼓瀟湘枕湖南未到秋雲邊漢口暮見樓雉影江風曉踏蛟龍涎晴空孑孑上反宇天幕澹澹垂重淵無心坐見白雲滅屹立惟有蒼山堅人間萬事不須說跂足當樓聊醉眠

雨登岳陽樓

衡疑阻南服江漢朝東溟巴陵山澤會烟雨長晦冥風交廣漠野雲起盪天經荒忽洞一氣焉揚帝子靈坐銷積霧白稍見君山青波下辰陽渚秋來襄郢坰澹余千里客城觀此孤停奄落西陵日餘陰橫洞庭咸池行復奏倚待與誰聆

由橋頭驛至長沙

雜樹接行雲晨朝吐清氣遙望西峯頂已上丹霞蔚遠山狀一同近嶺形千彙潤霧忽成陰巖蘿密如衣泠風發空響幽愴多髣髴漸出深谷口始縱秋泉沸湘帆轉昭曠途夷畫經緯遄往湊舟車趨來孰涇渭物象倏以還亭午待猶未緬憶獨居情將毋狗俗畏

嶽麓寺 兩巨松數月前風拔其一

萬林圍一嶺古寺仰白日客來亭午後峯陰落巇崒山巔長風起鼓盪四蕭瑟寒聲沈谿涯激轉久未畢老僧寂來對坐石邈悽慄延登佛閣望清湘隔林出雉堞帶洲斜帆檣轉雲疾此身偶南寄天光正東溢新霜倏已零斑駁青林密殿角兩蒼松風雨失儔匹惟有石間泉巖泓總如一前賢杳無見來者悵難必試將萬古懷移問金仙術

九日渡湘水

夜雨長沙郭餘陰被湘洲攬衣趨朝津朋好方維舟微颸颯以生澹蕩向中流初日忽東上連山正西浮葉落洞庭渚邈然江漢秋昭曠有餘景沈沒靡前修涼風送陽雁空景弔陰蚪孤思安敢極良會聊相求

詣嶽麓書院有述

夙秉宋賢說太息懷斯文矧近講席前遺趾播餘芬湘東望湘西連山如陳雲亟渡入谷口空翠四邊分築室倚岩壑開宇面巖垠當門古澗響環墉高樹曛荒榛延暮色泠風交遠聞去之六百年垂教志何勤藹彼援鶉手傷茲獲角麐吾生志不就斯世邈無羣同軆天地晚空悵逝沄沄

鐵瓦祠

寒雲飄烈風盤石壓其上後踵倚絕壁前趾踏驚浪老松奮壑底長鬣仡相向結構託翠微丹青昔何壯元武盛嚴衛髣髴動幽愴好從神霄淫迹自宗藩創神理有誕欺人事閱興喪衡岳百里外隱然出南望吾聞董鍊師玉顏故無恙解帶逝從茲將入青霞訪

爲香莛兄題秋梅圖

梅花如幽士盛滿每不居澹泊向春風養氣故有餘雨晴百日暖天葩還自舒八月風露冷金波滿階除傾城矯獨立疑來霽雪初主人昨何往密箐蠻獠盧伐畔安反側功豈崇誅鋤排斥蓐收氣獨任春扶輿寒颼㬉歸眼香影橫空疏借問花無心何爲能待余君看同晚節芳情長宴如

隆興寺閣

烈風吹沙昏天低雪將至晡度滹沱水騎入隆興寺結阿層欄轉嵬閣當空企平當金像面下臨欲無地伏聽鷲䴏響綴送飛鳥墜迴首諸天外蒼然向幽冀自從隋唐來恆州幾鎮師轂綰太行口旌麾委兒戲頗懷宋藝祖親攬六龍轡方釋晉陽圍迴出土門騎山海近英盼渤碣在指臂圖暗隆準顏猶存刻石記黃土薮賢愚萬古一幽翳冥冥止觀理漠漠浮生事何爲李匡威獨下登高淚

定州遇雪

夜出真定府已行一百里日晡人馬倦西風大無比大聲長遶空沙石四面起竹輿轉人肩翻翻欲見底偷眼望太行亂雲出其裏落日映其上昏黃到山趾投憩道邊廟相對袖縮指面色纔一回計程不可已入輿坐龜息下帷任所詣漸聞棲鴉聲始知風稍止張鐙到定州空庭月如水欲看雪淚石城閉二更矣夜臥聲更寂寒光忽透紙不知何時雪茫茫沒人履踏冰渡唐河隔岸朝暾啓

長椿寺觀明劉孝純太后畫像

辛卯年春同數客宣武門西登佛閣壞牖長椿寺裏來畫圖崇禎年間作仰瞻后像非副褘卻號菩薩佩瓔珞莊烈自初封信邸顧影摧心長已矣夢魂不識劉孝純外家顧見徐夫人法駕淒涼迎畫像髣髴平生真未真內宮已拓奉先殿外寺還修香火因當時圖像別有一供懸卻在瀛國室宗社竟至甲申年戚里都爲灰燼日太后門真忠孝存一朝畫輿山河失不知寢殿託誰人惟有此圖長傍佛君不見前有九蓮菩薩容奉之乃在東嶽宮松楸石屋深陰雨神鬼虛檐交冷風輿士死後誰能必富貴生前迹已空罷歸三歎徑歸去澹澹青

天翔暮鴻

會試出闈作

季春入鎖闈士青芽未寸漸復槐枝暗鶴殿納鳩遡滿堂皆彥英末座寄頑鈍朱紫目爲眩反覆心亦困仰屋偶欠伸放筆才一飯單緒少黨親愚者昧恩怨自任平生懷豈爲他人勸丈室忽託想風隄吹馬噴徒有遙山青隔城不自獻靜極遠囂來髣髴雜稗販今朝始縱步妻孥迎問健坐看轉夏陰掩戶散無悶

沈椒園按察晚芝亭圖

昔侍先伯居鄉邑四海賢人嘗語及清如冰雪沈御史復有瓊瑤好篇什出持使節海岱間吹滿春風開東澤生爲後輩見之難公至暮年名轉立郎君與鼐再世交尚書禮曹先後入每看鶴骨出人羣輒想龍門趨父執京師昨竟到軒車謝客未嘗容拜揖鼐也問疾就郎君語重行艱年七十傳將書衆索題詩展冊欲書眶已泣卻思先伯年正同曳杖歌先騎影急幅巾終冀一升堂白旐忽看翩指麾從茲前輩彫零盡況復孤生塗路澀城邊執手別郎君歸看畫圖仍在笈紫芝深谷自長生茅屋秋風爲誰葺惟有名德寄人間兩家後裔收文集

王少林嵩高讀書圖

我初訪子在揚州天寒攜手王夢樓破窗鐙暗風颼颼擁褐無伴聲伊優推闔徑入驚仰頭王君戲子令子求指我君識是子不多君曾未一面謀道我姓字能探喉王君撫掌笑合眸一朝省試同見收無錫尚書賓館稠朝退論經幾客留召我與子時從游王君先達居上頭我才於世真一瓠俯仰郎署班生髮尚書零落今山邱王君放浪江湖舟邈然罷郡歸幾秋笑我滯迹猶貪媮君如百鍊不改鏐名在吏部將鳴騶偉建功業爲民休正當容我狂不羞少日讀書老壯猷同思故迹真雲浮夢樓少林及鼐皆出秦文恭公之門而夢樓爲前輩

送沈觀察清任赴四川同知任

古槐連理陰初綠禮部後堂庭有槐連理明朝植也我始逢君偕署牘春長風暖笑談餘身若停鸞面如玉旄麾忽去暮堂空葉落霜初森似束使君行部向窮山吏議萊輕俄折軸全家安否託江湖罷俸如何飦饘粥君還京國足如蓬我老塵車耳生木浮生託迹皆偶爾往事回頭嗟夢速喜君容貌愈充然有道何嘗驚寵辱亦知傑士不長閒所惜歡情猶未足竟作西南半刺官終起休明九州牧小蠢沈黎兵欲銷大鋪成都酒應熟不須別緒道酸悽好與疲甿作膏沐

送張侍御敦均歸里

昔交湯緩叔信覩儒者傑好學老不衰養懷貞素節自還江上廬奄忽喪明哲當時承學徒幾家誦師說侍御獨尊聞前賢道未歇澹無才知競真抱與衆別與君居連巷頗覺造請缺世外託知賞豈必相見熱羣才方進用君子胡退列既往發遺經繼學良可悅日月正遷流所憂變齒髮俛俯尚後君豈不媿頑劣

甘泉宮瓦歌

漢家離宮渭南北前俯終南插天色椽欒山北古明庭盛夏凌兢寒不釋萬乘長安未足居迎風既

立增儲胥年年避暑雲陽去儲偫千官趨道途紅
光翠氣相陵亂甲帳珠簾設齊漢美人鼓瑟待神
仙羽林拱衛行人數弄兵戾子起觸瑟何羅來甘
泉見聞乃若此土木壯矣人危哉宮車卒別寒門
道甍宇雖存贍可哀嗚呼況復狐兔穴零瓦當年
一膏血捨置耒耜作陶旊鞭笞畚揭升壿甓辛苦
前人匠作誰摩挲今日形橅別君不見林光既秦
餘九成亦隨舊宗廟既已夷惛心猶未究先王宮
室蔽風雨後君土木衣文繡千窰已作向南山三
輔幾何不苑囿茅茨太樸固未能露臺不起甯非
厚陳屋三瓦戒居盈作室幾家貽肯構對此悲傷
千載心漢事已過良勿又

羅兩峯鬼趣圖

形役此勞生束縛日來往謂當返其真六氣同一
廣如何釋委形轉受拘物象匹若脫繭蛾翻飛桂
蛛網君看隙外光穿落窗中壤或方或楕圓橫斜
直曲枉游光倏忽瞑茲形究安放萬象不可窮顛
倒由一想幻作三途業何異景罔兩畫師如說法
染筆與幽愴變狀悉呈露目覩非髣髴觀象轉得
空智者一反掌天人阿修羅一一超無上稽首證
導師茲義實非調

萬壽寺松樹歌呈張祭酒裕拳

萬壽寺有元朝松七株偃仰無一同五百餘年到
今植幾時變化風雨中我來頻見尚動色拏攫未
敢趨當中甲戌京華夏初及禮闈始散羣賢集翰
林邀客會城西寺門正帶朝暉入冥冥氣蓄雷霆
寒颯颯風搖露枝濕是時同輩八九人鼎也年纔
逾二十同披單衫躧輕屨一時散向松間立風流
諸客皆好文當筵意氣陵青雲有松嘗經幾輩客
高論松前曾幾聞自從車馬寺外分十年一半爲
邱壙甲戌祭酒爲編修分校出邀同遊者張鏡壑
閣學涵暉勗教馬牧僑舍人方午莊明府眉山孝
廉今皆歿矣嗚呼此地松猶在薄游曳杖僧窗外
萬里秋吹遼海空重陰晝塞西山隘獨聽飂飂恐
欲生況經搖落情先廢借問種松樹松樹何處無
吾邑最南境何止百萬株上枝搖蕩潛霍雲下根
磅礴松山湖往往中有宋元植榮枯蘿蔦騰飄颺
年少去之歸老夫何況不歸使松孤君不念男兒
莫待齒髮脫無情松樹始長活

嚴侍讀長明散木菴集時嚴將南旋

風日一何佳初冬殊未冷高齋客來暮檐陽露俄
頃小庭木盡脫蕭蕭散空影所貴人心閑適與物
候靜平生值數賢驟見良已幸招邀況一室行不
待造請主人無俗懷稍爲設蔬茗既脫形骸累觀
醉不妨醒試思士多才奚啻木有癭苟得謝斧斤
何嫌寄幽屏所惜送將離屈指江路永曷以盡餘
情宵深燭猶秉

延祐元年江西鄉試石鼓賦卷題後

小賦八首蘇君書我初見之詹事錢坤一載篋短
檠風動目揩頻長卷夜寒手鈔怯延祐正當元運
中詔書初行貢舉法主司聘用行省書布衣名上
州縣牒十八路並集隆興第二場中題試帖至令
異日讀還留想見同年心最愜當時鄧公主浙試
深褒吳生奏鄉捷聲名傳少惜終淪拔取雖多顛
非躐低徊千載岐陽鼓笑談一代慈恩塔文字貧
兒矜敝帚宇宙飄風吹落葉賦好誰人手可乂時

過幾日鬚當鑷童幼嘗爲揚子雲長大更思袁伯業世間筆墨未能拋太息古人識目睫

章華國課子圖

君居西郊我城裏同飲桐谿一谿水我行京國百不歡惟見鄉閭來輒喜值君新著隴西績收縛窮姦才折箠侍中贊引入金門　天子書名留玉几出同鐙火倍欣然行異關河良久矣室家勞問到髫齓歲月崢嶸看髮齒一經君已勝籝金四十余才射蓬矢根柯羨說長豫章圖畫更教看騄駬失笑天吳紫鳳閒那免任童蔣翁恥君行弩力快清時身活千人家必起卻賦徐卿有二雛所愧衰遲如子美

寄蘇園仲

蘇君信慕古閱世如有道蕩蕩胸臆間不知何者好小心衆人內高視萬物表徒欲春馴雉而羞夜撮蚤作吏見不能收身豈嫌早平城山後郡八月衰塞草豐狐祥一邱固由佳士少君往聊託居已使陋俗矯日昨向汾陰南行就稉稻目病細書難交疏吳語悄兒瘳苦憶翁女嫁已泣媪授館賴主賢妻拏稍相保嗟我別君來仰見昏中昴千里懸一心頻搖不可爪位置賢者生豈不在蒼昊正以松柏姿不厭藜藿飽諸生朱游客數紙山公嬲寄聲問起居曷以終素抱

十一月十五日雪翁正三學士偕錢籜石詹事辛楣學士登陶然亭回至鼐寓舍與程魚門吏部曹來殷贊善吳白華侍讀陸耳山刑部同飲至夜翁用東坡清虛堂韻作詩垂示輒依韻和竝呈諸公

西山指海如龍蛇揚雲弄霧行徜徉九門陰靄塞朝景雙闕明光開玉花羣公欲眺山半脊高閣上出城千家皓空正對北風客斜陽忽送西林雅八逢日至任京洛又見郊仗陳並葩好景宜從客游戲碎事厭聽人梳爬惜未聯鑣踏冷絮顧承枉轡呼煎茶月階凍面行蟻盞雪地立奴垂馬撾漸至中宵柝三兩猶取前輩文稱嗟後來知更道今不自記過眼看雲霞

爲翁正三學士題東坡天際烏雲帖

東坡自謂字無法天巧繩墨何從施青霄碧海縱遊戲自中律度精毫釐嘗託西湖佳麗地仍記閒情書小詩前人不見蔡君謨後人不識柯九思人生翰墨細事耳古今相接良賴之學士新作蘇米齋欲飽看字棗轉饑此冊神妙尤所祕雲烟閱世憐公癡今朝我更作公病斂冊向篋重手持日午來看到昏黑兀兀不樂歸車馳學士平生妙臨本試作嘗眩真鑒知請煩冰雪襟懷手再寫佳人絕妙辭

三長物齋詩爲魚門吏部作

椒花吟舫學士朱十年種樹茲舊廬主人擁節江山去遂使程侯來借居長身美髯眉鬢疏吟誦齋中朝與晡窮病聲名五十載劣將文字調妻孥掃除萬物無一須猶藏玄璧值連都咸亨舊碑北宋搨同時一硯遺大蘇風流頗與前賢俱文力猶健斑生鬚天地大矣偶相寄三物一身游有餘學士江南昨寄書齋前修竹復何如春風欲展小庭綠晴日涵空軒檻虛我亦長安一腐儒戲弄筆墨來停車人間長物伴閒客正爾齋中不可無

送吳編修敬輿

吳侯自學道往往造淵靜不以宇宙廣而爲一塗競桃李常不言儕類輒愛敬乃知君子器宜從大夫政在朝量已優告歸韻尤勝名班三殿旁身逐一帆正花落春水生天合松陵鏡或逢鄉曲人爭席昧名姓刈草先人廬種松邱壠徑倏忽秋風生相望北枝勁所恐竟脫屣杳與海鷗泳

董賢銀印歌 爲嚴東有作

渭南城郭都非故南對南山止陵墓書生嗜古寶殘餘忘卻興悲啓幽戶小篆鏤銀印紙紅土花新洗到關東回頭秦嶺傷心碧袖裏金貂漢侍中

花朝雪集覃谿學士家歸作此詩

京師信人海時時遇賢哲事會一聚之倏復歧車轍出動千百里入乃限禁闥遠近雖則殊容儀皆邈絕獨茲五六人有職幸非熱從游頗最久盤斝遂屢設亦知天運旋終當有離別在目且欣然流連詎能歇正如春未深坐賞花朝雪平生覯聞道隨處知可悅清宵接嘉論有蒙固當發遂歸吟塵窗耿未寒鐙滅

述懷二首

門有吳越士橋首自言賢束帶迎入座抗論崇古先標舉文句間所守何戔戔誹鄙程與朱制行或異旃漢唐勤箋疏用志誠精專星月豈不輝差異白日懸世有宋大儒江海容百川道學一旦廢乾坤其毀焉寄語幼誦子僞論烏足傳

昔者先端恪實作虞廷士質對與神明非邀矜恕美一端或自咎中夜輒懲毖當時綱信疏奸滑亦衰止先朝忠厚誠所垂良遠矣自是百年來法家常繼軌刑官豈易爲乃及末小子顧念同形生安可欲之死苟足禁暴虐用威非得已所慮稍刻深輕重有失理文條豈無說人情或不爾不肖常淺識倉卒署紙尾恐非平生心終坐再三起長揖向上官秋風向田里

魏三藏菩提流支在胡相國第譯金剛經刻石拓本

佛在祇樹園當時說此經須菩提跽前涕零復有千二百五十人旁聽草堂寺盛秦姚興鳩摩羅什天竺僧譯諸經品中此經爲大乘後有菩提流支來世言可埒羅什才侍中崔光爲執筆相國之第爲之開別出譯本劖崔嵬自從西京亂震旦人最苦是時佛法與經律偏中土大慈無力拯橫流象義猶能歆暴主其間暫廢太平真君年厥孫事佛俄加虔廢者奉道希神仙復者諂媚求福田糜爛戰鬬峻刑網窮飾寺廟開法筵太和以來既南渡洛陽伽藍起無數胡后宮闈不可言永寧佛圖功最鉅後胡國珍前馮熙敬事釋門皆后父富貴已極憂死生外戚無功謂神助譯經更薦國珍死作福寧非太后故我聞佛法不可文字求廓然無聖道最優天宮龍藏積萬卷紛紜律論誰窮搜其中佛語魔語雜掃除皮毛見正法章句文義若爭巧不二無言何處答君不見胡后起自姑爲尼死入雙靈寺內棲其始以此終亦此妙義那知葱嶺西河陰朝士埋碧血洛下宮闈生蒺藜祇有青山完片石留傳絕域舍婆提崔光執筆事見三藏法師傳此譯本云佛在舍婆提國

錢詹事座上觀沈石田畫檜歌

三百年中畫第一天趣橫流腕間出弟子尚作文徵明先生自入董源室長卷大樹爲者難屈伸神鬼開雲闢忽移拔地風霆間紙上巳作千年斑常熟蕭梁七星檜七株今尚三株在一株橫空偃圓蓋二株連遭雷火焚直幹依然挺靈怪海氣沈靈古觀中行人太息虞山外徵君攜客游觀之自從圖成復寫詩豈徒草木生顏色談笑風流皆可思吾家乃在舒州住未過鎮江東一步曾聞此檜不曾逢卻憶江帆建康路壬申之歲給事園往看六朝之松樹長鬣上激虬龍鳴蜷身下作狻猊怒江寒浪湧排風烟日落天空走雲霧此松此檜遙相望神物而今松獨亡樵薪荆棘誰當念寂寞巖阿亦可傷人間貴賤誠難測且展烟霞吐胷臆作畫看山終此身富貴不以離其親已逢洪治昇平日更作東吳偃臥人古樹江南春復春可憐輪轍盡勞薪世間詩畫猶餘事令我長思眞逸民

王舍人友亮坐看雲起圖

潛皖萬嶺江之西朝雲暮靄長升躋吾家乃在雲中住出戶二里三里迷江上看山卓雲立略與吾居平地齊吾嘗策杖更西上猿捷鳥逝非常蹊嶽雲盛氣遠蓊合何所埋屒元封珪窮丹踰翠亂雲墮其上點點才如鷺乃知大山宮小霍一邱軟草平流谿不謂坐處已嶄絕但覺四面峯頭低雲生石罅走一髮下作霹靂淙鳴畦繚繞連峯態萬出咫尺晴日交陰霓暮宿僧菴光正白月橫露墊風淒淒明晦朝暮看盡好惟有遠別無由攜君家看雲昔黃海新居乃卜長干堤崇山到此勢已盡吐氣猶是龍虎棲欲窮餘霞散綺色請登天闕攀雲梯嗟余送子隔雲外獨憶秋山猿夜啼

七夕集覃谿學士家觀祈巧圖或以爲唐張萱筆也

驪山秋樹圍宮殿列屋同居異歡宴人人七夕望牽牛歲歲秋風落團扇渭南渭北明河光張生腕底風露涼定知紈袖停針後金井殘梧聽漏長玉貌綺羅天寶末霜霰未深炎已奪宮中兒女爲情死牆外書生籌國活燒燭披圖又一時夜深題作女郎詩青天纖月長如此巧拙人間那得知

今歲重九翁覃谿學士登法源寺閣作斲字韻七言詩亦以屬鼐而未暇爲也學士屢用其韻爲詩益奇臘月飲學士家出示所得宋雕本施注蘇詩舊藏宋中丞家者欣賞無已乃次重九詩韻

學士金石摟南朔攬異爲詩工刻斲閉門高興逸如雲舒紙揮毫疾逾颮今秋九月金垂砌西嶺無雲玉出璞霜寒勇上寺樓看風舞鸞旛翩不卓成詩淵海得驪珠欲和空倉饑雀啄茲晨招客爲看書來似嬀儔飛樸樸雕鐫遠有嘉泰字收藏近與商邱較蘇詩傳世幾千首高語去天真一握當年獄案可悲傷他日注家還踏駮此編晩出施顧手黨禁正解東南角後來補闕更何如虎賁雖在中郎邈耽詩愛古皆結習討短衡長非大覺曾薄富貴書何厚甘典衣裘襟可捉子瞻自是千載人學士豈比無心學佳本與公吾亦欣叩門會辦來觀數

用前韻贈朱竹君學士

嘗聞至德還其朔緣飾雕幾皆鏟劉忘情世患了
不驚絕勝爰居避災颱先生宿有超世量刮摩無
功完太璞出受使命寧熱內善誘諸生忘苦卓先
幾獨奏啓鴻文後學多聞承轂冢世人那悟鶩雜
德纖兒枉作蚊虻撲卻思此地羣冠蓋昨歲春風
送重較僕時貢院從有司不見乘軺節在握歐懷
鄉郡江淮上道樹未嘗忘六駮騶知按部方千里
曲若冋文周四角傳聞山水頗流連復有篇章發
幽邈歸校中文亦復佳人道左遷原不覺最欣朋
好復尊前風月不須勞捕捉子長好奇餘一病枝
葉曷芟歸本學與君差近古人交苦語未嫌朋友
數

賞番圖爲李西華侍郎題

禹昔導川疏溝渠四載不及東南墟漫天漲海游
龍魚西界閩越東尾閭百島散處黑子如自漢不
屬王無諸　聖朝持載配地輿鄭氏世竊蠻島
居曷不稽首朝殿除　仁皇在昨二紀餘天
戈南指皆薙鋤設立郡縣軌同車御史監郡法秦
初歲在困敦月在余臨川黃門受詔書南征軺傳
前建旟舉帆度海風帷袪宣恩諭德遍里廬是時
萬稾蒙煦嘘啓之闢之其檉椐遶屋種竹及芭苴
枸椰餘甘椰栟櫚四時青青百穀蔬流脂稻米有
餘糈轉市海內連籧篨吏治清靜絕詐狙因俗示
禮兩相於海風不復還鷄鷹番人秉性豈異余輿
民雜處髡幷鬃春秋射獵山作陸篋帶束腰蟾耳
鏤身衣鹿皮弓箖箊沙魚登岸脫塡淤距躍三百
如蟾蜍迹蹇迹速升山岨舍矢麗龜及豪豬相聚
牽臂飲以醵好人怒獸或齟齬撫之有道難自紓
草薙禽獮豈義與使者治定靡紛拏乃命頒賞布
燕饗天清海宴風颺裾使者之喔面廣虛諸番部
衆從長胥相排壓背壓驅驢佩刀守將跪舉祛受
命分賜金帛綵牽羊肩酒持巾帨既賜拜舞歡情
攄蠻歌振股疑蚣蝑使者閱歲留未畲歸逾江淮
超青徐清廟重器升璠璵司空度地九澤瀦藐彼
外郡隣沮洳有番海上思欲獻道山延閣冊廣儲
公與羣儒聯珮琚春風思遠夢蘧蘧陳圖示客言
既且遼哉古放龍蛇沮天子代來恩澤滑上褚中
褚賜衣袖黃屋之國少躊躇於今絕域覆版肚魯
雖伏鵲如蜀錐此圖稽典宜寶宸乃知柔遠術不
疏

篆秋草堂歌贈錢獻之

古文遭秦燒不存當時丞相篆獨尊登山刻石作
蝸匾頗取茂美異本根嗚呼秦人尚刻盭自茲書
亦含秋氣奮壁再傳蝌蚪書相傳竟斷衛伯儒世
競草隸篆益疏卓哉陽冰導二徐破碎都無保氏
義瑰奇獨繼秦人撫錢君晚出江海陬學篆欲溯
軒黃初草堂多秋懷用意亦何孤豈但用意孤筆
力不世出金壇王侍郎先朝篆第一濡毫未免先
著漆布置雖均生氣失錢君寫篆不擇筆冥合豪
釐未嘗溢乃知天巧工中微不似蠢工常縛律君
家詹事今古人君與學古情益親詹事登朝二十
年大儒師保居虎門嘗見所作篆亦如儒者端拱
齊韠紳況君年紀未三十老生相逢低首立家學
益承安可及明廷待君雖未入經術終當佐天子
挾筴那能歸下邑長安二月春風來草青欲出花
未開江湖夢遠春水白篆秋草堂安在哉門多問

字揚雄客聲振羣公賈誼才盛名雖好戒多取千
古當推殊俗懷我今廢學苦多忘願就諸君日百
回他日張絃隔吳下苦將名象憶裵褱

城南修禊詩

暮春正三日來會城南隅長川明若練其上源西
湖下輸南海子草橋貫中途晝陰天多風楊柳密
復疏草芽沙岸綠葦席縱横舒面流坐中林獻數
同會徒長者二十五幼稚十人餘自從導此川種
樹歲增株我來再修禊風景日可娛何況冠蓋衆
前春尚不如是時　朝廷清在列多鉅儒清修
好名節室不聞笙竽四海草野賢招徠盡于于相
從抗論古薄游散其劬山陰雖可慕豈若　帝
王都羣賢及古哲文藻復交敷鼎也最寡聞寬世
容其愚頗減吏事責與使談詩書累從諸公後觀
覽物華初當有異世賢慨慕今玆無中筵既自幸
迴念顧鬱紆昔者孔氏門材孰非時須後先及疏
附所欲返唐虞如何浩歌人舍之風舞雩乃知士
有志聖人不與渝既乏經世略拔褐宜田廬遼哉
千古會日月終不居夕陽散車馬長途眺廣虛屬
斯告後來慨焉或念諸

惜抱軒詩集二

古體四十首

新城道中書所見

大霧被野天爲遮海東過不翔金雅寒威逼人斂默息倏忽眼眩生奇花是時夾道萬凍木半生半死交枝枒含靈孕氣作怪異頃如桃李冬揚葩蒼龍立海負冰雪天女隳地紛珠珈黃帝此夜戰涿鹿蚩尤肩髀埋谽谺三軍凱旋盡解甲亂挂林木光明霞千形萬態未易究琮琤忽墜當吾車發書占策苦不得野老能說殊亦佳或云休徵備飯甕稛載千億收禾麻或云此咎達官怕有鬼欲瞰高明家從來休咎兩難定況何與此枯樹耶紅罏圍坐別妻子敦宿起看聊矜夸虛榮幻象豈久據午位已正陽輪加飢腸得食出戲語荒店凍壁題敧斜

阜城作

積雪河間道初日弓高城單車十二月自此將何征僕昔弱冠歲始竊鄉曲名充賦自南來意氣頗縱橫謂當展微抱庶見康民甿行能苦陋薄疾疢復相嬰十年省闥內回首竟何成側聞太山谷往往仙人行雲霄晝下鹿東海遠騎鯨願言見求道倘許傳其精披我故時裘浩歌出皇京旁觀擁千百拍手笑狂生

於朱子潁郡齋值仁和申改翁見示所作詩

題贈一首

我昔少年百不求車舟載走殊方州短褐之衣飯不足胸探江漢千珠旒偶向人間結豪士擊筑和歌燕市秋自從通籍十年後意與直與庸人侔徑辭五雲雙闕下欲攬青天滄海流故人剖符守東嶽長髯忽對當風虬坐中賓友況英俊聞名往往從交游嘉陵驛路劍閣口君昔黃綬憂民憂一朝解印歸不得西南漂泊猿猱愁是時朱君亦羇客攜子登閣觀江流萬里解散復會合并有百錦囊壓轡荷君爲我盡傾出紅燭低看三白頭精金美玉價在市鯨波蜃氣升成樓信知江山助雄麗使我媿向平生捘擬將雪霽上日觀當爲故人十日留高巖磨壁不敢寫盍借巨筆鑱天球文章道路識老馬世事滄洲漂白鷗相看與極一迴首日月往矣空悠悠

歲除日與子潁登日觀觀日出作歌

泰山到海五百里日觀東看直一指萬峯海上碧沈沈象伏龍蹲呼不起夜半雲海浮巖空雪山滅沒空雲中參旗正拂天門西雲漢卻跨滄海東海隅雲光一線動山如舞袖招長風使君長髯真虬龍我亦鶴骨撐青穹天風飄飄拂東向拄杖探出扶桑紅地底金輪幾及丈海右天雞纔一唱不知萬頃馮夷宮併作紅光上天上使君昔者大峨眉堅冰磴滑乘如脂攀空極險才到頂夜看日出嘗如斯其下濛濛萬青嶺中道江水而東之孤臣羈迹自歎息中原有路歸無時此生忽忽俄在此故人偕君良共喜天以昌君畫與詩又使分符泰山址男兒自負喬嶽身胸有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頂豈復猶如世上人大地川原紛四下中天日月環雙循山海微茫一卷石雲烟變滅千朝昏馭氣終超萬物表東岱西峨復何論

孔撝約集石鼓殘文成詩

在昔成周造西土日出海隅皆奄撫同文遂光天子政異學敢施私智舞大蒐有禮朝金寫小雅餘篇鐫石鼓東遷孔子悼詩士史有闕文吾尚睹用劉子駿說偃興暴國尚首功撥去古文焚一炬小篆從茲法丞相妥歷競言受車府援筆且便徒隸才立政安求周召侶雖然六體試古文尚有典刑存一縷魏晉以後述者稀科斗僅傳逮韓愈厥後推求鐘鼎文形響猜疑似孳書銘勤誰可迹郑梁真僞奚能知岣嶁獨留此鼓見周人猶似裔孫瞻鼻祖文士甲癸紛臆決强定成宣道文武斷文闕義那得知偉畫奇撫差可數一朝聯綴使完善壁玉零珠同貫組文王清廟固難睎急就凡將真下頫乃知翰林有奇智鍊石星躔如可補嘗疑秦篆一家學叔重雖精猶異古言之成理或近鑿有似郢人書燭舉保氏本體益茫昧後賢傳說時舛午日在茻中會意莫背私公乃韓非語豈如石鼓堅可信迺診胡爲譏厥父說文莫日且冥也從日在茻中石鼓文从早不从日按說文載自芥至茻五十三字大篆皆以从茻莫固草名見詩安知非本草名而假借以爲蚤莫之莫亦猶蚤之借蚤蝨也以假借言之亦不必取日在茻中矣又說文公平分也八猶背也韓非曰背私爲公石鼓公字下從口不從厶亦不合背厶之說而說文載古文訟字下正从口故知石鼓可信必以許氏所解六書義難之則反失之矣說禮無徵傷杞宋崇舊有由敬收辱嗟君好古如食跖快讀奇字嘗如吐益友多聞求寡昧家法虛懷銘傴僂何當再發壁中書小學源流勝張杜

題唐人關山行旅圖

亂山奔如濤急水高如山千山萬水不可度況有倚天絶地之雄關終南東走洛與宛劍閣岷嶓天最遠山頭日落關前晚青烟滿地黃雲返棧中馬足躡重雲巖底車聲行絶坂後有輿從前建旄孤騎席帽絲鞭操負擔汗顏賤且勞耳邊不斷風騷騷猿鳥悲嘯兕虎嗥青楓密竹苦霧塞仰首始露青天高林開地闢春陂綠商船漁舠牽纜續嘉陵江水下渝州愁聽巴人竹枝曲不道曲聲悲且說含辭苦山頭十日九風雨君王腸斷爲零鈴行路誰能不酸楚路草巖花秋復春關山猶有未歸人丹青寫盡關山怨千古行人行不斷將身涉險豈非愚不及田間藜藿飯或言男兒桑弧蓬矢射四方那得日在妻孥旁樵夫隱士同一谷英雄賈客偕征行士生各有志未易相評量亦有進退無不可出亦非見居非藏蒼生自待命世者豈必棲棲求異鄉

正月晦日期應宿同遊浮山余往徧歷諸峯而應宿不至遂宿會勝巖次日至華嚴寺作詩歸示應宿兼寄朱竹君學士

朝暉揚瀾渡明漪泛巃嵸舍艇杖筇入兩崖一道開石若垂天雲與地離跟踵立柱裊纖節垂乳墜擁腫長風流其隙飄搖殆將動初入浩笑廊題名紛蠛蠓昏汹閱一讀鼻磨目勞胸三曲旣穿洞一門俄出寵睥睨昔建矛搏鬬事呼詢中山信人傑造迹拔砦勇浮雲失前功巨障有餘聾徐中山破浮山砦事見本傳今尚有陳氏所築砦門超登萬壑上空宇散羣壅嚮聞此山木連峯覆鬱蓊陋僧

不知惜十八價熅㷿俯視惟壑谷青葱若箸鏃上有石攢羅象似豈寓俑江湖漫遠明峯稜點脩聳是時春始和菜麥競刺壟佳人終不來逝鳥時企擐天風礬虛襟寒陰肅晝恐天池見纖鱗人言乃龍種卻立不敢浴引手聊一捧浥水洗石蓮戲答羣從通繞雲梯頗峻僧導使余踵右詣張公巖欲乞餘鉛㵎夙聞九帶禪㸑義啓愚懂異哉不二門兼紹洞山統遠公本臨濟下嗣而受洞宗太陽和尚記以授青公使遙嗣太陽今洞宗皆其後也我登遠公石但見青草萋安得聞說法顛頂灌酪湩日暝返龕閣中心獨悵懵青鐙熒石壁照佛兩臂拱終夜風雨急環巖吐泉孔坐待朝暘洞果見先曈曨買案未盡餐僧雛來趣董西北舍舊歷東南發新竦紫霞關其隘穹蜷偃脩蝀僧登余未上仙牀危可悚最鉅金谷巖斑駁矗上湧赤玉挂彎環青天受蟠擁巖寶立金容縱横結梁拱其右闢石室弇上竅若籠冬凝曜冰柱春霤墮乳桐有童試擲爆訇殷坻隤隴其外沸石泉當戶三曲踢長谿決兩隘霜鍔拔鞞琫轉入華嚴寺高林墮鳥氄鯨鏗震幽陰奚啻破蛔蛬遂穿巨竹徑上詣可師塚婆娑芳桂陰趺坐遺廈愿借問張文端寧辭柱石重蕭爾此淹留何如驚辱寵張文端有浮山十可坐處桂下其一也有志嚮浮山自余始角髫長序仲孚詩銳思撥倥傯余有左仲孚浮渡詩序悲哉吾仲孚奄已乘翣輭而吾二十年京洛仕闒茸翰林持節來思余隔塵壒嗟彼千里驥倏以短轡羈至今壁上刻光晶照珠珙惜我先後迹與君不可總此生逋世役幾如說梏桎執慰獨游寂靈怪交獻奉所恨未聞道仍將棄凡冗糞掃石壇隅終身縛竹篲遠道或見思作詩遺笑嗤

雜詩

誰植高原樹花葉相離披幽陰上蔽日野鳥中巢之朝飛呼其友莫宿呼其兒豈不樂平生久託終不移微霜變青綠涼風又先吹餘葉猶滿林颯颯聲何悲四海諒云廣欲逝顧褱裏獨食雖得飽不如羣食飢一夕不相親百年安得知但冀藏弱羽奚必棲高枝

挾瑟昔侍君中宵錯明燭芳尊前既陳衆女皆列幄不謂微且鄙過蒙君顧辱為君起新聲竭才自結束盼睞人心移曾無待終曲堂上有萬里薄帷能蔽目覩者巧有餘疏者拙不足欲逝不敢遠沈吟就別屋秋風拂堦墀皎月如寒玉恐欲傳清光為人照幽獨

陽澤將被物秭鶗乃先嗥天運苟不通密雲在西郊哲人亦何為託與萬物遨語默非有心進退一所遭嗟彼盛名譁雖值禹與堯不容蓬艾間乃有膾胥敖

握有荊山璧不以易銀鏐韶虞發高音陽阿何足謳高門擊鐘磬尊爵缺獻酬酒肉雖飫人豪傑當懷羞不聞弋鸞皇披羽持為裘一朝毀周鼎鑄作棘與耰白首不能言小子方咿嚘願舍中閨態君當聽道周

步陟高巖巔浮雲鬱如海扶桑升圓日眩曜生五采宛虹首幽恆江漢挖其尾氛霧倏清㵾島嶽乃錯峙俯聽深崢嶸空曲巨聲起勃上亢元天下逹幽泉底倡始羲黃前萬世卒未止傾耳魂九逝返

乃得宮徵獨抱虛音歸中心竊自喜寫曲欲遺誰
冀有伶倫耳

湖上作

江潮日夜上廣澤何瀰瀰青山隱其側白日漾其
裏竟日無檣帆鳧雁或孤起傾耳鳴籟閒植立澹
何俟昔者水中央蓋有天下士豈忘濟物情審見
人與己名姓不可聞何况覿容止默默千載下悵
望辨茲理
平皋日將暮草舍面陂湖良禾被當門喬木列萬
株舍綠泛幽光長風忽披敷水鳥雜岸禽異響如
相呼近玩既蕭洮遠趣來虛無不知青冥外沈霞
杳何徂人生各有適豈論榮與枯倚立待暝月孰
云高與孤屬言寫自賞非欲遺吾徒

暮行青山下宿田家作

江皋夕霧中初月寒津上雜樹轉蕭疏長風拂清
曠夙愛青山隅既暝猶一望勢別列殊峰光沈藹
同嶂夜鳥寂還啼春澗幽逾壯人從草徑逢屋與
雲巖並感茲洵有情欣我久無恙場圃共披襟風
露頻開釀耽樂未渠央疏慵任遺謗

康熙間無爲州僧日修學死而其身不壞其
徒塗以金奉於所居三官廟舟過瞻之作詩

是身一塵垢與物孰爲親有迹與無象二者孰爲
真借問此比邱方其閱世辰杳乘六氣辨萬彙同
一鈞縱復隨化往存者猶日輪何爲累一蛻長託
茲川津萬刼一剎那久暫固已均不以去爲快不
以存爲珍見者自分别何足議至神連朝臥小艇
了不見異人躡屐謁導師默與扣淨因推測可與
否定知師不嗔出門縱鳴擄烟霧江泯泯

泊采石值沈南雷來爲姑孰山長夜話因贈

江山俯仰皆吾舊送我清風滿襟袖雙橈徑度大
江東南徼雲霞皆出岫高閣平臨日月輝傾巖下
湧金鐘奏空江遠影弔蒼茫幽谷寒聲生左右止
疑萬古謫仙人念我平生尋邂逅那知玉趾向姑
溪正挂蒲帆出杭秀開尊丈室實盤飧燒燭深宵
繼窮晝小邑經師道自尊荒邨菜食容常瘦風搏
秋澤見鴻翔雷響春陂聞雉雊安有才如萬斛泉
不汲王明藏井甃明朝我欲攬鍾陵未獲爲君停
宿留祝君早起濟當時儻有音書寄巖竇

舟中望板子磯以南山勢甚奇因題長句

黃山天半卅六峰包含雲海蟠奇松忽乘風霧走
江岸橫入江心如臥龍風清霧霽水搖碧遠見初
日穿玲瓏煙鬟俯仰久未定玉圭角立誰爲宗十
年前再入春縠每下籃輿揹短筇楓丹照眼秋錦
亂茶香薰鼻春焙濃山中猶未識山好正坐一障
藏千重輕舠兀坐忽昂首有似故人天際逢凋零
綠鬢塵埃後借問青山好憶儂

田居

自我游人間嘗恐失情性負擔偶歸休揵戶良多
幸外物解羈牽中田託觴詠既免五漿驚又謝四
簋敬乞醯常友直飲酒安用聖寡偶亦可懽多稼
况爲慶白雲與戶齊青山入檐映南榮就冬暄北
斗懸夜柄逝者諒弗居優哉復何競將老澹忘年
達生庶無病

題四更山吐月圖

環海世界中須彌光明隱蔽行兩規兀夜穹蓋覆
四維清氣鼓動東南陲寒魄欲吐風先吹倒影滄

海升匯嚴壹氣孔神中夜持仰首雲隙先見之或來稽首問導師指端湧現圓若斯憶泝沅澧踰沙羨洞庭下浸高樓危四更起坐星杓垂月生尚在湘東涯半映湖面山蔽虧須臾天地成瑠璃夢遊所到不可追惟有明月窺余帷

於子頴揚州使院見禹卿遂同遊累日復連舟上金山信宿焦山僧院作五言詩紀之

結友二紀前別離萬里外每恐終此生無復容交會安知三故人一夕今相對綠鬢既先凋行恐成聾聵妻孥幸無恙幼穉盡成大兩君蓋神祐滇蜀出萬險僕也疾未平中朝謝儔輩舉目孰不改身存心可碎那擇儒與佛有得差爲快既攬淮南春雕闌雜錦繪使者官事餘翩然動旌旆連舫指空江但見天垂蓋駊嶂立陽赧受日騰光怪陰壑靄如雲蒙龍奏悲籟陰陽有開闔一氣無遷代誰云逝者多澄川故如帶舉觴酹馮夷布席臥驚汰聊與平生心從容託江瀨

同王禹卿馮拙齋游入公洞循招隱寺歸

潤州山雄如戰馬驕飲江中尻末下長波漂盡百興亡古淚登高誰不灑不知更有南山南疊嶂雲關塞平野初穿幽谷琅玕入卻聽細寶珠璣瀉陰陰鳥語萬朱櫻寂寂僧居十蘭若兩君梵行正清修佇我蕭閑如結夏未須不二問維摩風磬一聲言自寡空階久坐袂生寒小嶂試登筇可拾更斟虎跑甘如乳重過竹林青汲踝豈徒公輩愛家山我亦淹留爲白社江風吹面送歸途還入喧聲攢萬瓦

偕蔣春農舍人王元亭給事金蒔亭御史登江鶴亭康山草堂

憶昔武功身不用南走江津作遊弄江風海月四天垂中有琵琶聲一縱清濁都忘身後名軒裳那計當年重世間從此有康山二百餘年存屋棟江君新葺作階墀千歲虬龍今始種每來放鶴羽如輪縹緲雲霄思獨控揚州三面邗溝上中阜獨臨天宇空風前帆影入城來天際斜陽低首送臺省兩賢皆鸞鷟舍人文筆真苞鳳淮南芍藥落花時記入層軒留玉鞚獨余不飲復無詩應媿主人開覆甕

惠照寺分韻得自字

我昨山中居嘗愛林下寺每俟風雨休杖藤輒孤至匆玆清郊外良朋逾三四道人晨啓闢涼蔭散幽地墜蘚點階稀高藤仰空遂壁埽唐相題宇拱金人臂山鳥罷啼時風篁識聲自嘒謂聞見間奄忽忘深智身世苟無牽頻來坐寒翠

暑懷

乘化日行逝童稚固已然朝徂暮復改匆此將頹年一室曠清暑桐蔭落疏懸涼飈倏西起和鳥鳴階前飛雨遂飄颯墜葉亦聯翩適賞在須臾顧思彌悵焉混成故無尾象帝詎有先悟彼空外旨汎此世間緣夕陽忽西露倚檻聽悽蟬

潘惟勤弟兄有小園在城北當龍眠山口林麓谿嶂蟠擁最爲可愛惟勤於松下作亭余爲名之曰谷口亭

龍眠崖壑誠幽峭一往深如處窔奧卻來谷口快平夷青嶂芙蕖開四照筋彊骨健易江山登涉平生恃年少而今老矣欲閉門苦畏拕舟及輿轎城

闘徒步半里餘及此林巒已姸妙朋游獨往皆不
惡伹欲雨晴途不淖朝暾尚及露濡瀼晚日更看
山照曜況於松下落陰翳萬樹寂無山鵲噪夾谿
紅葉颯蕭蕭天際秋聲時一到農樵遇我不相顧
倚杖獨吟頭自掉世間多少東海生吾作井蛙君
勿笑

張印沙七丈得先職方亦園故址作逸園

吾邑青山圍四境小嶂城西庳亦勝昔吾先世籠
有之遂作兩園地相並其後閱姓凡幾家敗牖饋
垣蓬滿徑新堂忽起闢荊榛舊木猶存覆陰暎百
年父老觀廢興舉觴競來爲地慶丈人健吏勇爲
國嘗抑豪彊沮姦倖餘才歸逸作茲園舉廢治荒
譬爲政賤子歸休一畝宮橫榻僅容揩麈柄每於
田野縱嬉游復荷鄉閭同愛敬霜風吹澹夕陽時
往聽僧庵打鍾磬開軒松竹復清疏解帶親交共
觴詠坐久時逢歸鳥斜飲罷仰看圓月正百歲如
輪那得知一日縱狂何足病老梅巖隙已含苞更
待雪香攀石磴

夏晝齋居

中庭榮夏木靄此南榮幽微風況其陰好鳥鳴相
求乍聆已可恰移時復悠悠未知古與今此意有
還不願言觀吾生託與萬物游
望道苦弗見安敢輕爲言大哉天地化示人初不
煩物表時一遇忽又汩其源孤生千載後屬念祇
弗諠客從茅山來教我默自存服氣至萬息顧見
天地根多謝丈人意求生固有門誓乎游炁睢何
爲畜於樊
終日居樓戶披卷慰寂寥久坐生微涼不待輕紈
招上覽虞夏與下及衰亂朝耳目雖不接感歎自
蕭條舉首望中庭忽斂西陽驕喬木陰暮氣朱霞
灼穹霄檐昏已飛蝠林杪猶鳴蜩俯仰萬化中安
知盈與消

感冬

四運革成歲日月播陰陽萬化靡弗徂天地固有
常元陰蔽朝日堅冰嗣微霜俯仰偶一世思彼乘
雲翔旣無終與始焉用思羲皇願言從問道或爲
言其將

王叔明山水卷

大山如雲高蔽日小山如眉青入室千林過雨長
青葱大山小山瀑爭出低首見峰仰見水軒窗宛
此空巖裏此中有士無四鄰艸木猶涵太古春巖
花落盡春澗長遂有漁舟來問津居者旣無求來
者亦無意但見白雲倚蒼翠屋上寒雲流滿地山
風卒起漁舠歸澗石交鳴幽嶂閉借問何處有此
山豈非廬與霍盤互雲霄間哀猿思鳥不知路惆
悵王孫游不還眼底溪山止平遠嵐光深處飛禽
返開塗伐木吾無徒老夫那得淩絕巘昔聞趙承
旨作畫居吳興筆法晚授王氏甥授受有緒諒可
貴意匠不到天機生妙趣磅礴出域外承旨雖工
容未能我憐叔明擅此技丞相之宅才一至明祖
殺士夫何忮嗚呼翰墨祇作他人娛露才往往傷
其軀曷不避世深山居竟友麋鹿從樵漁衣冠姓
名世莫識結屋無能與畫圖

仇英明妃圖

明妃一出蕭關道玉顏不似當時好郤留青塚地
長春復有畫圖容不老漢宮佩劍卒舉旗分布四

馬連尻脽毛端颯有風沙吹侍女頗具宮中儀中有齊褕擁獨騎落日黃沙萬馬迹臨風翠袖雙蛾眉欲到穹廬前幾許賢王迎跪盧兒語琵琶曲終淚如雨佳人那必逢佳侶表餌生分漢帝憂容華死作單于土遺事竟寧傳到今王昭有曲聲中琴仇生豈亦能知音寫出別怨關山深正使夔州衰杜老春風省識忽傷心

贈錢魯思

少日懷賢甘執御既老猶思身一遇褐來三載皖中居惟對龍山如可語城外泊空江水流雲中引首時登樓東風忽有天涯客青艸生時吹泊舟裁詩作字皆非俗意中正繼開元躅信古方能見性情遺今誰得加榮辱世間口說何紛紛未知天意於斯文鳳凰五色偶鳴和麒麟一角方超羣有才如此誠難得田舍禿翁長語塞邀君風露月明中坐數玉英人莫識卻憶平生知子時侍郎舉族任京師安昌弟子聞張樂謝傅家庭多詠詩樽前冠蓋俄逾貴室內孤嫠今莫支門戶難留百年盛文章要使千秋垂修名莫待榮華落白日終令奴隸知頫來莎砌同清暑耽聽狂言亦未癡

唐伯虎赤壁圖

東坡居士賦有畫風月無窮瀉清快畫中有賦情亦奇唐寅使筆能爾爲登高臨水秋氣悲山空夜明木見枝憑虛欲望天涯處可似湘中瞻九疑九疑山高湘水深重華不作哀至今青楓搖落幽竹林湘君竚立風滿襟江妃海若夜起會或有雲中竽瑟音雲開月出天寥闊俛首悲風興大壑不見帝子乘飛龍但有橫江之一鶴橫江鶴何褭褭蘇子乘之去不回賢者挺生當世才重之九鼎輕塵埃脫屣竟從赤松子賦懸日月何爲哉情往一樂復一哀後六百歲余茲來曳杖江頭看山碧思得公語從追陪請與圖中二客偕今夕何夕月當戶霜落收潦面深渚涼風吹林蕩空宇作詩要公公豈許

感衰

朱顏相娛嬉倏復爲老醜每見長童稚屢失故交友生平免夭折得天諒已厚所志尚千百爲者才八九終非力所及曷不歌鼓缶第恐日失足盡隳平生守松檜晚彌榮所以異蒲柳脩短未足論請勿喪吾有心與逝者寧道與存者壽

送余伯扶重游武昌

好士如好山不容置几席好詩如好士每見輒增益皖中山遠人士稀愛咏清辭長面壁余生才名二十年江關處處吟飄泊蕭條秋氣遠歸來落楓未盡還爲客挾冊棲遲不療貧青山重過句仍新往憑黃鵠山頭望江漢風流今幾人

夕懷

西嶺斂斜規餘暉猶辨色暗牖此終日俛起釋書策巡檐風蕭蕭墜葉動階石羣鴉得枝棲復起噪林側萬物皆寓形何者爲主客追前信已愚探後詎爲適舉首默無論寒月偶清夕

見禹卿題拙書後因寄

侍讀淨業真頭陀靜中萬象觀菴羅起攬風雲入紙墨筆勢所向揚天戈金翅擘海作平地巨靈分山流大河世人不悟三昧力將謂妙蹟同永和嗟予弱腕綰春蚓索處陋巷藏泥蝸何緣手迹荷題

字皮薦價視蒼璧多憶昔風帆共投宿金山夜鼓驚鳴鼉君呼起說微妙義履行巨浪穿烟蘿倚立雲間天澹外長江蕩與空相摩二客恍知宿世在千生了辦須臾過人間別離細事耳乘輪退轉憂蹉跎子穎困臥已近死與子那得長委蛇一臂可爲初祖斷二折豈屑張芝波快雨堂中想投筆仰見圓月升檣阿江上一書通問訊翻湫倒海將如何

答王生

古人曠不見生世惻愴多幸逢賢哲知交臂倏已過鄉塋盛文行王孟韓紹同科四海士仰流踵門肩相摩嗟余生晚矣始冠贄庭阿繼見曾幾時奄復從虞歌所承得幾霤洪流逝江河況復久遺忘彭領垂衰皤猶欲抱殘缺爲昔揚其波豈不愧謏聞稍足異傳訛顧恨學非優身名一么麼時髦策遠鶩高闊冠峨峨孰于藪澤下而爲焦朋羅坐是卧蓬衡緘閉如蠹蠃邈隔後來賢朱墨方研磨寫述恐弗遂畢世埋蘙菼獨君不見鄙每顧問無他投卷逾束帛陳藉璋珪瑳見譽配懿古媿汗生顏酡豈君擇取舍有願正衮頗睎茲牛下鐸尚俾雅樂和廣地孰無材利欲爲之劘塵霧苟不與萬里曜羲娥士爲千章林毋爲附施蘿寒風發江潯危葉隕庭柯一觴向風月願得相婆娑念子百里外弁影簪鐙俄聞井歲苦饑併日塵生鬲古鬲即俗鍋字飢喉出金石植道爲嘉禾報詩恧言耄嘉貺將奈何

題張篁邨萬木奇峯圖

一峯掘起天當中撐住元氣開鴻濛左右闔闢兩巨鏊逕路各絕風雲通松風遠自雲中起搖蕩雲光山色裏水交山斷置人家松響谿聲動窗几巖高谷迥居無鄰松林有路無行人豈非高士嘗避秦自此千載無問津又疑靈境與世隔乃是天地神物之所珍我家龍眠東西望兩谷口每至夕陽時嵐光紛照矖日月逝矣身今衰芒屩竟隔青崖嵬卻尋圖中幽谷到窮處忽有數峯天際來張君畫山最得古人妙俯視百年畫史皆塵埃人家收得尺絹素屈指不數王麓臺何況林舟與鈕羽擾擾俗工何足取韓幹戴嵩堪障壁徐熙周昉遺兒女落落平生山水情移將看畫亦眼明於今安得張君死復生與余結茅共對青山青

惜抱軒詩集四

古體三十首

題合肅樓集

國風有正變用冠皆婦人德載重一世美言播千春江山壯龍虎人物渺荊榛卓茲白髮發賁志忘賤貧濡翰寫胸懷皎月升秋旻感激或哀怨終無俗淄磷二班漢東西異彼蔡與甄何況競宮體綺麗玉臺新少游詠芍藥蔑與昌黎倫異哉女郎詩於今論過秦

宿攝山幽居僧舍次日略覽山中諸勝逮暮遂歸

五月暑未甚況經新雨餘攝山若雲起飄然望遠墟出郭偕好事入谷扣幽居日晡禽聲涼崦風迓籃輿萬樹欹澗壑一鐙耿軒疏夜幔傍佛龕晚案得山蔬雲白綠林外烏鵲朝日初推枕碩清泉杖策曳輕裾雜石擁樹根萬疊雲濤如穿徑石雲中杳然疑躡虛法剎引退歷　宮樹亦瞻諸高松蔭暍行清若循階除亭午不逢客寂爾惟鐘魚回首金碧轉始知山徑紆聳望最高峯筋力乏升岨循年嗟老矣視日盍歸歟復向山僧約期余嚴桂舒

九月八日偕葉治二陳碩士從弟儀筐姪彥印謁明孝陵遊覽靈谷寺晤其方丈僧祇園

萬事靡弗改誰能測所終蔣山自齊梁幢蓋浮屠宮安知明祖宅毀塔遷誌公何怪二百年寢闕生蒿蓬我來謁松下黃橋閱霜叢故事識已少今帝德良隆守吏衛樵蘇金碧餘穹窿環峯嶂東南西眺曠青空郭外隱大江杳來逝無窮杖策越斷橋攀躋入巖東密樹欲無徑涼飈激榛中積垣外已蠹立殿中猶雄想見徙建初頗極匠制工老僧爲設餐共語斜陽紅實彼萬古懷企此三幡通人歸塹谷閉猋翠澹濛濛林杪餘塔頂盤鶻下秋風

良醫行贈涇陽張孝廉 菊

自古良醫多出秦孝廉晚出當其倫授受無從古術絕山川靈異能通神一戰燕山屈羣士殿側裁文奏　天子君中己酉順天鄉試是歲　詔更試宮內謂知弓冶繼家聲孰料刀圭起人死江山地有金陵壯萬室曾城壓江上乃翁強項困爲宰令子活人譽良相經營智出非禁方痛瘝情切方無恙老夫臥病常兼旬賴子每過情愈親已信發著遄有喜况聞快論偃可伸君家孝友稱義門　詔書褒使薄夫敦乃翁行古非俗吏餘慶那不遺後昆帝所諧聲待韶夏天池奮翼須鵬鯤地中生木象慎德況年甫逾冠加元衛如和扁固小技文高潘陸猶無論纖辭終南氣未已當今相國誠賢矣安知人無邁古才更與成周閎散比老夫未死得君醫拭目人間有見時願子勉學致其大一世膏肓皆可治

與張荷塘論詩

薰蕕非同根鵝鴟豈並處欲作古賢辭先棄凡俗語青巖萬仞立丹鳳千里翥寶氣照山川芳華出霧雨快此大美聚亦使小拙憮淺易詢竈嫗險怪趨虬戶焉知難易外橫縱入規矩小點弄狡獪窺隙目用鼠不知虎視雄一嘯風林莽嘵嘵雜市井喁喁媚兒女至言將不出曩哲遺腹侮謂獲昔未搜頗疑今者愈嗟哉余病耄奈此衆贊鼓絃上矢

難留蓄憤終一吐不期得吾心君先樹幟羽辭壇
妄且庸略示白與甫病几偶對論陽氣上眉宇東
南百俊彥解者未十五寡和君勿嫌終世一仰俯
有得昔幾人屈指君試數

訪坳堂觀察於城南寶光寺釋皓清亦至讀
觀察近詩數十首雨中共至皇姑寺作詩二
首

江霧帶長千南望盡蒼碧何處使君居空山少人
迹東風汎林影逕艸含新色數轉造精廬遂爾逢
巾舄漠漠寒雲光幽幽丈室白山僧共披帷飛雨
颯沾席清言接今茲高文自曩昔真性不容遏肇筆
墨偶流溢結習誠未忘固已遺喧寂誅茅鍾阜巔
邀君共晨夕
樹引南岡升雲垂午光晦披衣細雨中曳杖荒林
外企彼建琳宮遠矣自前代庭圍青竹幽石倚紅
牆壞危閣墮冷風空櫺塞寒靄列架備龍藏展讀
吾未逮所欣道人韻數坐肅相對

偕方坳堂登牛頭迴至獻花巖宿幽棲寺

昨雨竟夕晨未休與君宿約登牛頭我怯欲止君
意銳中道稍幸霾雲收山陰轉至南澗曲佛宮上
倚雲峯稠入門階磴鬱蒼翠兩闌松桂交龍虬十
圍銀杏穿入地再出若濟與陶邱露衣尚有林雨
濕拄杖且趁石逕幽深洞傳爲辟支坐小沼或記
昭明遊世往荒昧不可辯登冢一俯千山周東來
句曲氣咫尺大江三面環如鉤仰思萬古正憮悅
飛鳥忽逝投滄洲下蹊僧廊出門外危循鳥道升
東陬獻花巖居萬木杪片壞劣架懸鐘樓其時山
花開且落枝間偶復聞啁啾迴視來逕杳修曲山
光金碧交相浮幽棲寺近暮投宿林深霧暗風颼
颼道人昔處此石窟遠有望氣來相求廓然無聖
乃家法金屑雖貴寧居眸尚有佛見師所斥了無
一法今何修嗟予與子厭塵壒但云芒屩賢鳴騶
若尋第一微妙義豈於喧寂論誰優山僧責筍春
米熟虎跑泉瀹香盈甌鐙前飽食放頭睡起看杲
日青天流

瞻園松石歌爲陳東浦方伯作

昔有淮泗帝起淩江東金陵始建吳王宮蒼松白
石傳是宋元蓄位置乃在西園中是時招徠天下
雄遊賞時與四士同謀畫紛綸史述不可盡故物
矗立皆英風蔣山南徙新宮衛松石遺在中山第
君臣際遇自當年景物蕭疏成異世我朝奄撫江
南歷大功坊設行省司人言江甯使院天下冠日
月煙霞生古姿　翠華臨錫瞻園字松石光輝又
一時此邦有宅城西面六朝松石名嘗擅漁洋司
李爲題詩賤子少年曾一見四十年來古松死三
品石徙金壇懸鳴呼于文襄殁乃返故鄉何嘗得
一日幅巾屐履苔石旁人事與衰變倏忽古蹟銷
磨多慨慷豈如使院長清祕冠蓋頻詩松石異自
昔元依天子家於今尚託諸侯帥使君動法前賢
事文章可傳政可嗣倚石松前聽松吹謝公哀樂
羊公娛好誦甘棠召伯詩休偕異石菱谿記露砌
風軒攜酒尊更邀白髮醉芳園古今事往都須置
松石之間別有論

雨晴出盧江寄諸同學

北風夜甚厲急雨鳴淙潺大樹俯驚波連舫號其
間崩騰勢欲往撼拒力何艱勢極曉應衰柳葉搖

翩翾柔橈蕩春渚芳艸被澄灣重陰既蕩滌丹霞
忽煸斑舟進暮未休野日澹以閒回首碧林外數
點龍舒山逝彼二三子送我出柴關神會無遠近
道合非附攀毋以損夷懌屬念爲衰顏

舟中漫興

終朝風有常百里谿多曲屢使帆起落一若路來
復春氣澹多陰四顧垂連綠艸逕人獨行田家麥
併熟屬此旅與居同寄光陰速遇物皆可欣乘化
孰非足暖倚舡窗清展冊呼兒讀

檥舊縣

清江靜無風曉岸初上日高下雲影合遠近山青
出連舫纜盡解孤舟飯未畢徜涉齊物旨曠慕養
生術逐事偶在途澹懷猶一室復此對清遠未應
嫌遲疾顧與漁父言仰送飛鳥逸又汎滄波東聊
作前游述

題陳碩士母魯恭人端居課子圖

我識夫人夫朝衫託京國繼遇夫人弟幅巾江水
北自始逮今茲春秋二十易當時談宴末偶及中
閨德儀容黯終掩吾友亦遠隔遙想琴瑟哀與彼
同生戚徒存四尺紙繪作燈火夕慈母如師嚴雒
誦殷四壁圖中最稚兒玉立今八尺挂席出彭蠡
就我同書策萬卷容可收熊丸不復得我聞畫閟
氏泣涕甘泉側慄彼休屠子忠孝漢庭則何况傳
經家不匱名當赫又聞悲思者不可爲太息憐吾
失母雛丱髮初覆額奄垂二十年感傷衰鬢白

金麓村招游莫愁湖偕浦柳愚毛侯園陳碩
士醉中作歌

四月春風猶未已吹蕩湖煙與湖水水上青山何
所似擁髻莫愁明鏡裏風生水軒三面回白鷺鳧
鷺空際來山光半入城囊括湖影全將天蕩開當
軒俯仰人間世莫愁尚得留名字坐上山川處處
奇胸中今古時時至君不見英雄誰似中山王一
枰昔對明高皇山陰墅賭謝太傅肥牛亭賜張安
昌徐氏到今取湖稅軼事傳或非荒唐軼事縱傳
何必詳元功極貴同泯亡運盡勳華亦鳥滅時來
屠販皆龍驤春水滿時春艸長湖波澹淡漂夕陽
欲喚莫愁歌一曲四坐賓客各盡觴顛毛日夜生
秋霜何暇遠討千載事石室金匱求芬芳

題胡山甫不須舟記後

便門將渡樓舡津御史欲以血汙輪艘危橋安稱
曉人甯知三峽遠導泯負舟麾斥黃龍馴人生自
貴此有身正恐畏途出牀茵至人平視夷險均覆
卻不入操舟神杅匜江海雲霞巾馮夷肩吾與我
鄰六合一室誰疏親歐陽畫舫齋名新自記夸述
艸木藩遷欄四望疑漣淪所言枝葉非本真君齋
繼作義相循平生未與君主賓有齋亦未逝其陳
讀君兩記擬歐倫賢子求書意頗諄跋尾君見或
不嗔趣哉歐子不可詢

王石丈得異石於莫愁湖余名之坐龍石戲
爲作歌

洞庭雷風夜中起飛渡嶠潼戰涇水歸來歌吹月
明中貴主輕綃泣淚紅歡樂悲哀一朝盡寶珠獻
得無生忍歸坐深淵情自枯誰能出此定跏趺莫
愁湖影涵秋月道是龍宮光貝闕探得驪珠何足
奇迎將室內坐之而袍笏下拜情未已儼如共浴
咸池底窗前詠作蒼龍鳴走避定使諸梁驚煙霧

繞𡵓還吐潤或將霖雨爲蒼生

馬雨畊住相圖

自有天地驅羲娥風雲變滅流江河我昔嬰稚今髮皤如箭逝弩絲運梭直逮建婁蚚虞歌焉得停昮容婆娑君取住義將云何君言變者自還訛有不變者常無他心如死灰身槁柯所住非中非四阿須彌蚊睫誰么麽稊米萬物非寡多萬刦靡辨於刹那了無未來與已過此爲住義奚可訶我聞塵根相蕩磨應無所住傳佛陀須菩提聞涕滂沱今始知道異昔科況君涉世猶同波晝成戴髮爲優婆忽然念起火焚和恐君禪病容未瘥因言生義皆網羅住與不住同偏頗更請斷臂求達摩

秋齋有述

雨歇朝暾時風來廩秋候樓上倚層軒城端見重岫楚樹遠連空江雲澹横晝芳桂已繁英叢蘭猶一秀幽居謝物喧孤賞欣良覯幸無好爵縻終卻多文富淵乎象帝先曠矣發吾覆情執近名心翻求百年後

遊攝山二首古佛菴有明太祖御容

學道苦不深塵攖輒有損所賴行遊趣養真復吾本況茲絕靜麗深谷抱重𪩘始尋寺鐘來回視邨逕遠怪石倚磵與奇柯冒巖偃幽日曖疏照流籟盡夕陽晚鳥宿人語絕暗響無一遡圓月見松上逝忽返偶接道人談世外情亦悃久處山氣寒眺長影散偃蹇邈當遺視聽於法求與悃達彼無生寂見茲有物挹豈必閉石窟汲齒食芝菌

鑿石龕像佛遠自齊梁爲累世導師居龍象固有儀何意入僧室隆準乃可窺當時平僭亂四海誠福禔所嗟攀龍鱗十九遭焚焫戰兢展遺像目角流千鈸想見劉宋輩日侍豈不危篝火息夜榻聞鐘逐晨麕朝日艸露間住讀始興碑覽數閱千古誰識無成虧

乙卯二月望夜與胡豫生同住憨幢和尚慈濟寺觀月有詠

夕陰連遠麓嵐翠斂高岑新月吐巖缺先照寺西林籃輿轉重障杳度碧谿深春樹葉未多疏影落衣襟佛宮坐遙夜妙義託幽尋上眺層閣暉下步重階琳素魄行無極光霽曠來臨本非有擇照安知受者欽文學俊才筆禪悅亦所歆余衰邈違世慕道恐勿任非徒遺煩慮更當遺賞心闍黎淨業就結習猶謳吟共會忘言契何嫌金玉音

三月九日鄭二雲通守邀於隱仙菴看牡丹竟日翌日雨毛侯園復邀同往賦呈兩君

幕府山頭天接水千古英雄此中死惟有東風歲歲來石頭城下紛紅紫人生何日不當醉何處花開不可喜況惜晚春餘幾日更對奇葩翻萬蘂鄭侯年少發新硎毛子老儒鑽故紙同欣就我如舊歐並道愛花入骨髓昨攜天香歸滿裾今踏紅雲重曳履明妝已看照晴熏深暈復憐含雨泚桑根三宿固慚僧羊肉慕羶終勝蟻華陽真逸來句曲人道此間嘗隱几齊宮梁苑今何在況邈神仙真脫屣道人疑是殷七七能使荊榛變羅綺被惱少陵何用訴樂死右軍差有旨隱仙菴外臺城路我購一廛家可徙落花風盡艸如茵更弔斜陽挂殘壘

景陽鐘歌

景陽山作元嘉帝逸游已匱民生計累世增加到齊武采集良家萬佳麗朝朝從獵向瑯琊夜夜嚴妝看星豐端門鐘遠禁庭幽此時别起景陽樓萬鈞猛虡懸雲陛五夜蒲牢驚翠幬永明英主猶爲此何怪黄奴極淫侈迄今偃臥對斜陽郤想雄鳴流結綺無射心疾事當戒有國色荒寧不貤迹同潘岳弔乘風理異周官命鳧氏昔者宋武戰勝收金墉西京筍虡遷江東别命率夫千五百大鐘引出温洛中當時物有故都思諒與隋陳情不同臺城自入韓擒虎廢徹雕梁傾反宇坐視宏鐘棄平楚竟鬱奇聲不可聞定知偉器難爲樹或言此鐘識有神霜日駭炙長如新艸間時起光璘瑞不許中宵輕臥人我悲亡國此遺迹聞見要留戒淫僻不然鎔毁用之何足惜

金麓村招同浦柳愚毛侯園宗棠圃飲莫愁湖亭作此呈諸君

往者此荒菴吾儕已來眺但欣雲木妍一覽湖山妙樓觀俄修飭欞檻悉光耀既便陟巡游益足展談笑博士信好客先後再承召風日快今美歲月忘昔趫巳逾棟花殘未遽黄梅標千林數盛綠環堤亂蘆翟畫陰風氣疏遙青見羣嶠煙深出驚翔波靜響魚跳近檻種荷蕖翠葉始揚翹雖未吐含葩香已襲肌穀良取富流覽豈病臨漁釣地運有盛衰人事孰先料亡國感六朝登樓憑四徼帆轉淸淮長城倚石頭峭儵來遽舜禹運喪奚羿澆緬思徐中山大功過衞驃以智僅自全終始明高廟當世諸文儒豈特冠遭溺事往多可傷迹存聊一弔諸君采鸞凰卑棲比鷦鷯久知投閑散大勝執機要鄙人謝局束猶得展吟嘯所貴鼓缶歌甯惜舉盃釂曠蕩望無垠徘徊待斜照

跋馬雨畊破舟詩後

大禹昔導江志濟昏墊鑿中流龍負舟聖心堅不撼其餘涉川民臨濤輒歎感欲停苦不得豈盡負勇膽嗟子前時歸妻病臥牀毯倉卒往視之别我執手寔石頭帆北張天門日西晻知止信不殆貪進意猶欲風利急上駛石險藏下難苟非神靈祐巳入蛟龍噉磯巨夜復昏舟破木僅攬念與子相親歲月邁髦髧白髮終牖下固當埋坎窞焉可葬洪濤含珠不投頷始聞涕爲胸再見衷始惔熹子命才脱高吟味巳醰得喪似失馬甘苦類食欖人生託大化陰陽聽舒慘修短要有命不係避與敢食案寢席間或逾鋒銳憯不見王會稽誓墓避世坎竤我萬里外欲溯三峽覽世情外益忘道味中愈憺子置青溪宅吾將共鉛槧不然棹漁舟相從入葭菼更與傲風濤衣簑食藜糝

梅石居松花石印歌

深谷立龍爪矛戟風雨電雷淘拒格電歸雷散自吟風韻入簫韶殷山澤有脂不流作虎魄反真凝髓成霜白一朝劫至遭樵斤持與市人呼作石梅子懷玉披褐衣弄印成刓自詫希嗟余禿顛眊視徼取廣多識朝扣扉脩短較石焉敢幾萬物出機還入機狡猾變化奚是非

王秋史二十四泉艸堂圖

濟南南山立蒼玉珠散膏渟遶其足憶循秋水就荒陂惟見昏煙挂喬木不見詩人舊草堂百年圖畫展滄浪低徊翰墨前賢在隨卷雲煙入渺茫

題葉君雲海移情圖葉君字芥一

我昔身在黃山邊青天無翳朝日鮮白雲足下橫鋪綿彌滿萬谷爲一淵亂峯飛來無所緣蕩搖欲定未定然高者百丈卑一卷驚呼衆觀足未旋微風已動雲升還蒼巖露足藏其巔山靈變異埋幽元默存在胸逾八年葉君好雲揮五弦自言冥會如海壖伯牙移情于成連千載合轍容有焉圖其髣髴妙不傳我悵前游隔蒼煙題詩寄思清不眠

朱白泉觀察以其先都統公指畫登山虎見示因題長句

颯動秋山萬枝響寒雲四野當空上欻歘沙礫走林莽陰森虎出睛睒閃峯高欲升短頷仰臥枝交戟壓前掌聳身距躍踰十丈不知都統何處看指端畫得雄威象想茲晴谷下志在千仞岡隅目眈顧周四方不屑俯立同豺狼又疑郡州賢牧守政成渡江驅猛獸平地不復食牲畜奔上高巖取饞狖轉遥掉尾直似竿攀崖過迹深如臼都統固國彥指畫亦有神一躍上進　天子珍八十筋骨健濡墨每覺壯氣振遽現活虎驚聾聛文采斑斑逮子孫我從二世接交親留遺墨寶容窺覘回首登堂四十春我老吟詩轉寒乞驟瞻壯虎心震慄觀察家聲繼茲日勉爲累葉之虎臣獨立艸間狐兔不容出

喜陳碩士至舍有詩見貽答之四十韻

初冬言趨家霜風隕門柳仲冬擢槁柯倚門時出首望子逾彭蠡計日當至否遠惟古聖籍義富若淵藪飯生非宏知鑽研百代後譬如物有十或取一遺九雖然竊自欣千金享家帚執禮時語人充耳莫爲取獨子甚見阿戒車屢載糗就我金陵館居我西序牖往復意屬厭忘餐嘗及酉懷此二歲述別自癸丑今夏寄書說定當訪衰叟起帆盱江曲款戶龍眠口季冬霜雪霽薄暮客造霤蠟梅紅燭下瞻瓶燦金釦竟得展一笑共此篘新酒人生樂莫樂久別還執手况日迫桑榆小聚那易有呼我稚孫前俾子問名某俯仰人間士感歎及賢舅我出銘墓文爾讀目泫瀏新詩情邃切見貽媿瓊玖躑中子多文昃離我鼓缶敢謂橫海鱗制以寡婦笱頻年洪州試似不辨稂莠升牒名九十子璞乃未剖所貴士豪傑千禩期尚友威鳳登絳霄奚較攫企醜本心如日輪遭蝕情欲誘始謂微掩缺繼昏晝見斗願子念沒世崇樹三不朽選義如轉圜而內堅所守文章非小技古哲逮今壽超越彼粗糲固在頻投白海內諒多賢荷于老夫厚區區相望心豈在金懸肘北瞻宛邱道嚴君今衆母樂哉子行逮升堂奉苴滫別離未須恤雅志幸勿負

惜抱軒詩集五

古體廿六首

夜讀

篝鐙每夜讀古人皆死矣而我百代下會其最深旨吟諷至往復欲罷不可已安得與之論謂我能知彼今世綴文者異世亦如此念此衷悽惻淚下如鉛水顧思文載道筌蹏徒寄耳陋哉執此愛束縛作文士效聞天籟乎飄風滿空起

題汾州張太守墓廬圖

三代重廟祀播祭禮所畧義謂迎精返宮室專神託藏欲弗得見豈事大與作所以脩防封孔聖涕隕落邃古墓不墳於義詎爲薄自從秦漢來閟宮禮銷鑠厭祭不迎尸同堂廢特禴廟輕墓乃重阡表極華綸所以上陵儀造自漢都雒仁孝旣屬茲福祐亦攸酢七畧載相墓魏晉稱管郭大儒子朱子於焉頗采獲固欲先靈安匪繫俗見縛張君少孝養節毋處幃幕板輿迎人越風木痛寥廓佳城猶未卜霜露走巖壑秉義諒無忒神感助求索面勢峯棱秀種樹柏樅錯鬱鬱氣佳哉睏想幽靈樂窀穸中妥依丙舍外營度在晉陶士行元功表衡霍少日居潯陽牛眠藏父槨諒知神報德陰相啓窮約期君功業隆異日登名爵善績史備書墓廬事不削

送胡豫生之山西趙城將訪乃翁舊知

晨朝雨歇石城水一挂江帆幾千里邀君小立白門前往事回頭四十年章江寒渚丹楓落乃翁共坐滕王閣詩情酒態天下豪旅舍生兒始繃縛湯餅衆客闐登筵碩果惟余遲入鄴渥洼種卒成權奇見爾文章繼翁作貧交今我慙叔孫賤足憐君無伯樂承家彈鋏向風塵有母尸饔尚藜藿小倉亭戶拓玫瑰敗荷落桂沈秋泥主人昨日會賓飲綠尊滿捧青蛾低美人壯士各有思隨衆歡笑中含悽況到霜風河北岸襆被只餘僮僕伴太行地脊天下雄汾水秋風古來數晉中小邑猶萬家往往車馬能豪華賢令聲名有遺思郎君憔悴宜矜嗟我悲乃翁今不見衰盛人情孰無變男兒精金須百鍊勉走塵埃莫辭倦豈有美若陳平乃貧賤

書樂志論後

大功猗一世富貴當崇高運會苟不逢引身入蓬蒿良田及美宅誠免苦身勞旣非先世遺求致甯非叨吾鄙樂志論陳酒烹豚羔雖愈乾愱徒未爲肥遯豪不見陳元龍牀下臥此曹

關口阻風

一出金陵郭兩日北河口翻翻鍾阜雲背我逝蒼狗試曳市塵杖迴飲王生酒墨香發篋外古色盈座右吳畫奪造化黃宇曜星斗上河王養中家觀所藏書畫甚富吾尤愛山谷道人書子建詩及吳仲圭夏邨圖乃知此淹留風伯意良厚自是鮑挂帆卯行嘗及酉離家百里外故山當船首正及湖水闊忽起西風吼引領吾徒羨銜尾來舸走停棹入菰蒲繫纜向榆柳老翁晝夢醒試一憑舩牖遙山紛治麗下水亦清瀏魚艇夕陽邊楓葉零霜後雖乏古墨妙景物亦希有行止要不礙慍喜兩無取歇坐獨成詩橫肱進吾糗

次日又阻風

暮風聲已厲入夜尤洶洶有如九淵底怒起千鬬

龍吾舟繫樹本幾欲拔起從一夜枕席間鏜鎝如金鐘晨與無日暉四野雲逢逢樹葉下如雨棲鳥無復容豈必大木竅空響自相舂吾舟一長年擁袖衣蒙茸小舟自後來所受可百鍾笑傲舞兩棹踊躍升斜篷此怯豈非夫彼勇誠可庸吾知任事難坐譚第恣胸假令吾操舟畏葸恐更慵天道不能久既盈還當沖飄風明決止朝暾望東峯遲行一日耳何必責犯鋒吾取老聃言挫銳萬物宗

朱石君中丞視賑淮上途中見示長句次韻

二首

此身未作龜藏六擾擾人間同一局春水常乘車下蚼霜林每引西還轂論材真似蒿蔚卑學道不如黄稗熟先生伯仲才峻崇兩角去天幾一握文高萬士喑無聲德盛千豪書可禿固應厮養皆人豪卻媿雕鐫加朽木笥河已歎火傳薪使君今作凶年粟我從竹馬試迎車但覺謙衷彌粥粥咳唾小且出千珠事業閎宜安萬屋獨思舊夢五十年那得從容髮還綠

北臨頴尾南灊六壽春邑據東南局英布倔起逮劉安豪傑與士如轉轂列仙曾授鴻寶方下客猶吟楚詞孰山川極盛在一朝鍾離帝起乾符握自是蕭條英儁無草木入公皆赭禿惟餘暴桀多劫人每犯刑科俾荷木先生欲革小人面上書先請調均粟夜犯霜風走旃旌往問飢寒散饘粥詩書猶且待陶甄桴鼓豈教驚井屋鄰邦擾擾此安居淮甸麥豐桑柘綠

酬釋妙德

闍黎信耆宿貌古神清完如尚處蜷猻未入今世間輿之論俗情鈍若椎刺穿幾昧馬幾足況識機械千見人輒談法不視憎喜顏科判捨經本誦解波瀾翻剖晰義微妙賢首及慈恩古說久蒙晦光明輿舌端乃知其中利凜然持太淵聞者無愚知悟解增悲歎嗟我耆脩心勤在此生前自從一念失漂轉來塵寰譬若乘蜀舟東下三峽關迅忽造海壖矯首求西還泝流青天上得不勞且艱愛師秉直心啓予三昧門師亦喜我意不謂鄙且頑相從宜不厭勿論暑與寒不待盛言說目擊道已存

許秋巖太守問耕圖

先生伏首諸生日深耕疾耨惟研筆先生彯纓登玉堂鋪棻垂頴皆文章秉麾出作江東守欣戚時時念農畝陰雨膏惟恐後期非種鋤還去爲莠男兒起任天下事問舍求田非所志不恤四體脅作勞固將九域蒙吾利一朝回首望邱園歲見成功惟樹藝君不見伏波將軍不世才中興事業光雲臺營軍瘴霧沈蔿地苦憶平生季弟哀又不見北宋盛時君子達韓范富歐同禁闥偶聞鶗鴂數聲號忽念隴頭耕曉月此圖有士何美鬚豐玉饑穀茲身兼繫君節鉞與華衮那容短褐從屨鋤感事撫躬成一歎寫圖非戲非爲幻無人得喻使君懷官舍把圖時自玩我謂才難自古然士如麟角偶一焉教民樹藝且一事只今百務須旬宣慷慨建樹窮歲月譬若穮蓘亦有年志業精勤信諸己進退早暮從諸天或圖麟閣或歸田諸君置此中情牽周公未遂明農志何況紛紛後世賢

米友仁楚江風雨圖卷王蓍中藏後有友仁自題七言詩

萬山欲驚雲飛去風雨江聲挾東注波翻雨橫客
登樓天地渾茫不知處藤厓高下縣太陰霾霧冥
濛露江樹颯颯風漂勁柯動急雨小停江浪涌低
昂島嶼數舟行寂寞魚龍暮天恐楚江晴甸亦蒼
茫況值蕭條風雨涼山鬼含睇帝子怨海洲忽近
吳天荒破墨氤氳載元氣胸前突出山川勢不須
慘淡擬形模元是分明出層次君不見阿章早許
元暉繼楚山已進先皇祕此圖卷末復題詩南朝
又見顛翁字父子崢嶸書畫學江山慨歎遷移事
五百年來江自流江城余亦滄淹留借來寶墨流
虹卷且慰無憀風雨秋

題句容學博馮墨香小照

我於江甯城始接馮君貌蕭靜有古韻當座展圭
瑁固知其中異清絕遠塵滓而今對此圖睇視目
增眊審知為子真指說賴前告寫真自古難神藝
有深造點睛加頰豪用意孰能到後世圖太多往
往雜仁號卷軸紛牛毛題詠亂蟬噪君實精六法
自摹山水樂昔賢縑素遺窮辨極姿與倉卒命俗
工胡亦同眾好想處山澤儀局以入黌校士有笑
吟披冀乃分臂臑學舍小如舟請鄰仍杞竈誰知
曠世懷天宇大哉磬抑鬱無與言寫圖寶寄傲工
拙固勿論似否亦弗較譬若影罔兩等是無持操
又若太虛雲約略狀旌纛與古寫真意迹本不同
詔此理如不然姑縱吾言耄雨霽天欲霜候迫風
落帽邀子野鶴態試鼓青谿櫂一醉酬康秋相對
蘧然覺

王麓臺山水

幽谷蒼蒼擁煙樹樹底明流沙石布畫中取勢作
低平已是人間最高處倚谷崖石千萬層嶔崟仰
映天光潋灩攀歡顧不可登石棱砰隱谷風響崖
後別盤幽徑上峯迴徑轉山仍開畝有禾黍林松
梅結構精舍當其腰更貫倒景出高嶂鬼神所會
騰雲臺若憑絕頂眺萬里脫屣人間何有哉侍郎
起家入華省貴仕何由造茲境染豪興至成此奇
乃知妙悟通神領我昔孤藤極幽險溼雲常與襟
裾染窮山或至絕齎糧日取谿毛供一歠呼吸瓊
樓碧漢通近郭山谿皆可眺一往真嘗絕世塵卻
來平地望高旻春秋郊野雜衆賓此圖於我情獨
親臥遊雖慰平生意欲策衰慵更問津

瀟湘圖 王宸畫

雲齊出楓林烟深停水驛來往石崖間迷離竟朝
夕欲畫蝯猿聲寒峯數重碧

贈孫雨窗

秋風吹蕩秦淮白老翁獨行成落魄故交死喪新
知少晚逢公子敬愛客牙籤玉軸綾縹緗貫虹妙
墨千金藏茶香竹淨好風日請我俛仰前賢旁我
如落葉枯桐峻寒聲時起無妍潤莫愁湖上可憐
春花柳宜君美才俊何事愛我詩句奇往往耽吟
燭花燼謂當四海同一情更召木工急雕印桂花
落盡黃花開我為扶筇時一來念子嚴君連帥首
心懸民憂走羣部公子閉門止讀書不近少年親
老叟異哉公子今安有古有名家繼前後曷子以
方報瓊玖

碩士約過舍久俟不至余將渡江留書與之
成六十六韻

敦牂歲三月桃李羣飛花東望鍾阜雲風帆待江

涯欲發不能決橋首背負壑吾堂子昔登寒梅照檐牙子去歲幾何三見青草芽俄聞子將來笑口成喝斜望子翔鴈初祓禊今鳴笳做廬長掩圖不聞扣馬撾豈以積雨多轍舍限泥塗抑或戀廁牏日侍欣清嘉戒徒久易期卒未成巾車吾行不可留子來日猶睽間闊終不逢顧念探客嗟聞子官舍中敔管謝嘔呀夜誦或鳴雞晝披遠昏鴉栽爲五色文爛若開晨霞元年求孝廉　詔紙頒南衙郡舉尚遺賢有才爲兔罝子子處士中燦燦金居沙射宮薦辟易一矢行拔穀我老又多疾析若枯蒼葭兀爾默終日短榻支僧跏食案褰脫作毛羽哀剝劉嬰聞求友聲一一皆頻伽唯有文字習癢不禁搔爬仰惟聖有作豈以文矜夸奇麗光至今迺逾初日茄其中矩矱存已足範奇衺後賢但有述敢擬作者誇譬若鏤之而畫繪爲獸蛇巧工棄常度拙工藝反加一失外形體豈復中精華在昔明中葉才傑踏高遐比擬誠太過未失詩人葩蒙叟好異論舌端騁鏌鋣抑人爲己名所惡成創痂衆士遭豐沛皎月淪昏蟇我朝王新城稍辨造漢槎才力未極閎要足裁淫哇豈意羣兒愚迺敢橫疵瑕我觀士腹中一俗乃癥瘕束書都不觀恣口如鬭蛙公安及竟陵齒冷誠非佳古今一邱貉詎可爲擇差所貴士卓識不受衆紛拏頁然秉獨鑒豈必蓬生麻我雖辨正途才弱非獸麛顧子因吾說巨若颬引瓜吾舍倚龍眠青嵐壓閭閻中有太傳墳昔是公麟家子來我雖去風景猶可誇試停行道驂拄策探岭岈誦我前日詩酌彼新焙茶清嘯發巖中大勝譜箏琶吾曩游南昌鍾邑觀閎奢顧慶帝子閣西山明列娃去之四十年題字行涎蝸子家有舊園吾迹荒蔓遮子往定憶吾北望天垂霞吾非山斗倫不詆拼釋迦頗與同好奇結友宜仝又秀句成見寄豈不珍朋蚍日月兩馳輪形骸一樓苴何暇競一世口大身如椰卮言聊一放閑口終毘耶耿耿遺子志毋嫌吾道誇

題謝蘊山方伯蘇潭圖

南昌山色如青玉下照滕江千里綠倚江都會賢侯居各起亭臺帶修竹先生小園堂數弓聚書萬卷花尊紅四方名士春秋同擧觴吟嘯於其中遊賞年年情未足世推豐玉兼饑穀使節東領黃河隄法冠北上太行麓獨於錢塘治績多來旬再莅西湖曲杭州前後瞻蘇公先生事與東坡同小園舊以蘇潭命或疑前定天所通讖占小數何足道先生本憶南康好因懷蘇步作蘇潭更著新圖寫昔抱君不見安石東山在越中金陵亦託東山號當時曾洽循海裴中原事定思一航威儀山澤百世芳遠述祖德何能忘功名卓越人間事自古男兒悲故鄉

弔朱二亭賓

吾年垂七十四海故人少東望每思君如立雲霞表往昔朱子穎豪才起燕趙向我道君才五言幾謝朓子穎貧無食子亦家集蓼相從邗溝曲吟和觴清醥我時隔京師想見姣人僚丙申至江都遂得訪窈窱其時子穎貴冠蓋頗叢繞君顧無所干陋巷閉門悄扣闔就談詩但覺風嫋嫋舟乏仲舉同書絶巨源駟獨荷時見阿果投珠玉晶惜哉近子舍攝提僅二肇我歸子穎罷舊迹如游鳥一別

二十年中未脫塵擾數懷實愧君高與秋旻杳子
出詠不能吾遊尚可紹行當一相就帆挂橫江淼
非得郎君書已設韜練旐豈但悲友生問道苦不
了君疾正月初一榻兒女繞呼與告逝期屈指七
日劉屈時一笑亡何嘗貳壽夭衡哀遠弔君詠爲
君所小那復弄毫翰繫詞報劉沼

題劉雲房少宰滌硯圖

侍郎誠意之子孫亦統御史風憲存自從弱冠登
金門湘東才子弟與昆拭硯濡毫書　國恩豈似
犂眉少遭亂晚逢真主猶憂煩誠意江南舊門閥
侍郎四執江南節研吐雲霞霄漢間筆驅風雨蛟
龍窟四海文章見師表累代風流推繼述內侍甯
誇金氏貂傳家惟奉鄭公笏峻使重當入金殿裴
槖依然藏一研　聖人前席或咨猷史官舍墨裁
佳傳侍郎德業垂無窮硯也既久從有功御顧江
南老禿翁猥稱當代一文雄豈知心氣今摇落兀
復逃禪文字空松煤竹管行拋棄蕉白紅絲塵自
封

登天平山觀白雲泉

萬木塞峆岈環巖抱秋靜激泓中一池導源仰幽
負壓頂累穹石側足折微徑略可半畝平深隱小
潭瑩酌口識清甘煩慮豁開醒僧聰啓絕壁遠納
湖光淨晒彼支遠智屬此魚鳥性誰與送歸途松
風濤遙聽

觀飛來峯入靈隱寺由寺西上韜光菴乃北
高峯上也

連山聳西南水勢東北趨山蟠四十里障合中成
湖矯矯北高峯獨瞰西南隅高下測三二乃是韜
光居靈隱古名寺所處實山阯門外地如砥奇峯
矗覆壺中空四穿達立距疑神扶所以西域僧謂
是鷲嶺遁造說固詭異度形疑非誣九月未肅霜
嶺木猶榮數我從湖尾來橫截乃西逾日薄桑陰
間舍舟入籃輿遂造飛來峯壑刻多佛圖題名自
元豐指顧雜賢愚秋壑見于中飛來峯有林希賈
似道等題名想亦加邪歙發我一長歎舍之入僧
廬琳宮既巍傑巨鑊中容車不識飯千僧中有龍
象無萬竹繞一逕登陟方縈紆幽谷微風來泠然
寒肌膚俯視羣山卑乃知所立殊內湖而外江驚
瀾見天吳蒼然浮數翠不得其名呼略辨浙水東
僧言蕭山區仙人遺丹竈聊一窺其奮長生固非
願遺物即道腴徘徊未忍去曦影俄西晡山川自
清麗迹過如鳥鳥悵懷幽興極寫託天雲孤

戊午九月十四日出雲棲寺作

萬樹納幽光峯頂日初到寺樓人始啓四嶺鳥羣
噪鐘磬隱虛堂蔬水薦僧寵門與道人別逕有修
篁導運迴將出谷陰森猶入奥返瞻非履地木末
一峯冒茲生入世網空王實先覺豈不被聲聞所
病無持操是以雲棲門堅持一佛號要取同趣歸
非謂異宗教雕焉顧其室喟然發中悼焚和從一
念繫物沮高蹈既厭流俗靡豈耽山水樂終辭弱
喪情屬爲知者道

次韻答秦小峴觀察贈別併以別謝蘊山方
伯

我如行雲向九州飄然一往不可留東南烟水一
千里挂帆曲轉楓林秋西湖絕景四面好北客拄
杖十日遊夜月披襟倚湖檻曉烟聽擣搖湖舟塌

往山深支麋鹿歸從水宿同鳬鷖兩君手采古賢
伯亦邀賓客探奇幽孤山處士余所慕香山玉局
君之傳四賢祠前共遊舫魚鱉菱芡新登籌恪官
事異元豐世豈開魚鑰貪林邱斜陽欲盡旌旆返
野人朝亦生離愁從來佳處不可盡安用萬壑窮
兩眸主人雖賢客當去徑買輕舸隨北流兩君各
示七言妙扣缶詎和編鐘璆使君文章配萇節漫
士蹤迹同漂漚敢期一事嗣前古培堤去葑仰令
猶想公更遊水深闌倒浸南北山僧樓

惠山寺觀

御賜寺內王紱溪山漁隱卷歌

秋陰細雨梁溪前停舸往酌第二泉石巖偃仰神
所窟密林寒邃風泠然泉東穿過惠山寺我從拄
杖尋幽異山僧手持王紱卷語我前年寺中事火
燼竹鑪山房圖吏傳　天府琳瑯賜晃曜日月升
虹霓山僧室內瞻　御題次看王畫果神妙清
深意境窮天倪山長水遠合氣勢人家漁艇從幽
棲武林溪口落花出西塞山外斜陽低豈徒畫師
今莫儕孟端自喜非常躋二處題詩兩番記宜升
秘笈同璋珪我聞貞觀天子求僧室闌檻蘭亭一
朝失英主嗜好乃如此豈如緗縹宮庭出翰墨風
流異代情　明庭故實邮坻述況記此間迎　翠
華寄暢園蒙頻　駐蹕不實識小宜作歌大致元
存史臣筆

青華閣帖三卷紹興御刻皆二王書後有釋
文余頗辨其誤復跋一詩

蒼頡始作書已聞夜鬼哭官民信治察淳樸存有
幾何況尚草法几矚駭蛇虺筆勢取奔趨形體雜
變難多寡亂馬尼左右錯丁尾假如羲獻存翰墨
矜有斐詩籍文上下自讀口亦誹儒者厭草書所
識詎不雖傷哉宋南渡國有存陳跡鐵馬荀臨江
所憂杭一葦奈何耽安燕宮苑黯穢卉近擬大觀
年取法實比匪鐫工聚樂石名帖啟齋鐫帝后各
擅書覩釋文如蟲吾今適無事舊冊陳几棐頗亦
從俗嗜縱騰霞瑰瑋獸對淹永日錯昧暇與詘舊
釋或得失吾說亦蒭菲古帖殘闕餘誰能誦娓娓
壼各陳小辨聊于博弈偉若夫大雅才自命則吾
豈

方天民獨覺次韻余少在京師與朱竹君王
禹卿酬和長句見贈又示病起五言用其病
起韻答之

大哉天地化機視忘形拘耳目乃可遺況識肥與
癯將適紛水陽首謁冰雪膚徑麥天地度秖拂扶
桑株俯短龜鶴齡詎與蜉蝣殊聖凡本無隔妙道
藏頑軀聖門講六經抑或警慶居若論微言絕二
者皆可吁嗟魚取乙戴顧巳遺腴臞吾幼耽文章
矻矻不知愚二十入京師兩漢希闕蕪斯文有先
覺朱王騁高衢揚班以見待啟謂詞匪誣灑墨疾
風雨往復競裁觚投老自愍惜雕蟲釋子俱我棄
良曉矣子取非過歎少小同研席里閈多歎娛秋
燕匹故人室存形影徂獨君臥冬巷久病幸一蘇
短日發長詠走魄逾菴苴我誦雪聽前意縣與縶
駒茲願超言象共子遊虛無呵亳罷一笑升曦煌
八區

題外甥馬器之長夏校經圖

聖人不可作遺經啟蒙愚大義乖復明實賴宋諸

儒其言若澹泊其旨乃膏腴我　朝百年來教學
秉程朱博聞强識士論經良補苴大小則有辨豈
謂偕異塗奈何習轉勝意譏而辭誣競言能漢學
瑣細搜殘餘至寶取纖緯而肆詆河圖從風道後
學才傑實唱于以異尚爲名聖學毋乃蕪言多及
大人周亂兆有初彼以不學黜今學亦可虞嗟吾
本孤立識謬才復拘抱志不得朋儔數終田廬甥
有吾家性禮部方升書才當爲世用勉自正所趨
矻矻校遺經用意甯投虛盛夏示我卷秋葉今零
株至道無變更景物乃須臾僞學縱有禁道德終
昌舒試觀宋元間士盛東南隅以視後世賢人物
誠何如願甥取吾說守拙終不渝

惜抱軒詩集六

今體七十九首

夜抵樅陽

輕帆挂與白雲來棹擊中流天倒開五月江聲千里客夜深同到射蛟臺

山行

布穀飛飛勸早耕舂鋤撲撲趁初晴千層石樹通行路一帶山田放水聲

貴池道中

曉過池州郭人家傍曲溪白花臨岸發青草度江齊秋浦殘林雨春山徧竹雞東樓懷李白風日至今迷

黟縣道中

蒼翠壓人低流雲落大谿連巖薰草日懸瀑帶陰霓雨歇羣山響春深萬木齊寥寥方久立谷鳥一爲啼

出池州

桃花霧繞碧谿頭春水才通楊葉洲四面青山花萬點緩風搖櫓出池州

江上竹枝詞

滔滔無際是秋瀾估客牽江泊夜灘江岸唱歌江上聽不知風雨爲誰寒

蕪湖山霽小於船池口銅陵山接連那得青山江岸盡止應西上到青天

年年八月旺潮期送潮送到小姑祠惟有滿天風共雨小姑祠上送郎時

東風送客上江船西風催客下江船天公若肎如儂願便作西風吹一年

古意

青柳高樓白馬駒五陵春醉酒家胡君家新市長安少臣里佳人楚國無在下願爲莞蒻席與郎儂作博山鑪東風門外靡蕪晚更折瑤華向路隅

效西崑體四首

咸陽

蘄年宮外入川流輦道環通徧雍州萬里黿鼉橫碧海六王鍾鼓在朱樓地中闕表終南勝天上城開太華峗獨令上林辭賦客曲江蕭瑟不勝愁

渚宮

樓觀雲陽入窈冥雨東門對楚山青錦帆暮雨迴江渚鴻鵠雄風起洞庭北望六雙飛鸞鷹西來五尺困蜻蜓諸宮衰草秋風裏愁絕當年帝女靈

洛陽

洛陽形勝匹西秦果葉章陵氣尚新甲第雙嶠如龍谷芳林九派似江濱生前父有張常侍死後兒還史道人借問西園冠蓋盡溼螢飛暗小平津

越臺

臣佗事漢抱孫年滄海無波阜井壥嶺嶠春臺餘繐帳牂柯秋水下樓船空詢萬里番禺醬不及千金好時田一自建章荊棘後越巫方更與誰傳

寄和劉海峯二丈游伊闕之作

聞去梁園超廣武西登闕塞眺黃河伊陽風雨從中出洛下山川向北多白髮上賓聊自許青春歸興復如何且從浩蕩詩懷劇莫念沈淪壯歲過

寺寓贈左一青

南北風烟萬里深對君王舍有香林春來夜夜江南夢不及高齋聽雨心

送一青歸因寄仲郛

與君兄弟夙相依洛下今年遇陸機天末四愁思莫致秋來九辨送將歸行窮南汶山初見吟到澄江葉盡飛若把迷方語鄉里更憐心事卜居違

出塞

連營鼓角夜星環擐甲弓刀曉露間列障二邊開幕府勒兵萬騎出蕭關黄河日落人旋渡青海春深鴈未還聞道南庭先效順輕車齊會涿邪山

八月十五日與朱子穎孝純王禹卿文治集

黑窰廠

寒吹動關河登臺白日俄孤雲高渤碣秋色渡漳沲海内詞人在尊前往事多夜來明月上烏鵲意如何

送人往鄴

九月燕郊艸尚青送君且爲住郵亭明朝月落漳河曉無限飛鴻不可聽

贈戴東原

新聞高論詘田巴槐市秋來步落花羣士盛衰占碩果六經明晦望萌芽漢儒止數揚雄氏魯使猶迷顏闔家未必蒲輪徵晚至即今名已動京華

寄仲郛

天外思將新歲酒雪中同醉故人家折梅憶客楚江遠凍竹閉門山郭斜春晝鋤犂無素業少年詞賦共青霞長安溝柳看垂發直恐相望到鬢華

天門山

萬里江流斷雙崖地脈通冥冥浮積氣漠漠送長風滄海孤帆外神州落照中人生如鳥迹獨上俯鴻蒙

望灊山

道邊隻堠復雙堠天半大山宮小山客子出林暮喚渡居人微雨寒閑關横空積樹雲漠漠交流斷逕谿潺潺不知蒼谷最深處喬松白鶴誰往還

由宿松向黄梅

秋山紅葉重烟樹暮巖鐘水澹松滋郭月生天柱峯人間二南嶽江上六禪宗悵望停車者征途何所從

宿德化縣

南行三百里舉首白雲端大壑連陰靄中天峙碧巒夜潮千嶂閉明月九江寒更就東林宿蕭條鐘磬闌

題負薪圖

落葉被逕行客稀曉風吹樹斜陽微空山短日惜餘景野老長鑱甘息機瀑流側足巨巖響峯高倚杖秋雲飛郵林春黍戶將閉寒谷束荆人未歸

南昌竹枝辭

南昌南去盡山谿白石清沙不見泥一到鄱陽風浪黑行人那更出江西

城邊江内出新洲南北彎彎客艤舟莫上滕王閣前望青天無地斷江流

石鐘山

挂帆初月出風起大孤塘遙夜來湖口江天寒森茫石潭流激激巖樹鬱蒼蒼千載元豐士風流何可忘

出湖口

扁舟昨夜泊湖涯霜重蘆枯宿鴈知朝日忽生彭澤縣挂帆無數小姑祠

送客之南昌

野曠深春艸江空起夏雲樅陽更西上日日見匡君

寄友

千仞青鬟萬壑雲辭家籐杖謁匡君玉簫吹處非人世江上秋風偶一聞

郡樓寓目

檻前洲渚後山坳劇郡樓臺艸樹交白霧乍開人入市丹林猶綴鶴歸巢授衣霜露齊民節倚劍江天大國郊竟作陳登床下客長鑱思訪地肥墝

由郡城適樅陽漫詠

淼淼江流泝檝維蕭蕭岸戍見旌旗斜陽萬里背人去落葉千聲與客悲寂寞子雲期後世蒼茫詹尹謝先知青山滿目身無累惟有憑磯坐罟師

關山月

遼海初生月長城幾度秋夜吹羌管笛風滿戍亭樓紫塞斜銀漢青天瀉玉鉤如何渭橋渡止道似牽牛

秦宮辭

挾瑟佳人輦行渭南秋月綺羅情秦皇愛聽邯鄲曲不及叢臺夜宴聲

露下梧桐墜井欄滿宮明月見君難傳聞博浪旌過磁石宮門閉夜寒

漢宮辭四首

君王武帳御船樓一片旌旗拂女牛日晚移舟鳴趙瑟昆明池上月如鉤

井幹樓上見飛塵宛馬新來集渭濱欲詔海西先涕泣帷中誰報李夫人

關外花迎帳殿開笙簇隨上射蛟臺柳邊細馬雕鞍過新自河間望氣來

金罍春殿酌瓊漿夜賜黃門樂府倡二十六宮歌舞地一時風靜玉階涼

黃河曲

負羽千營臂角端平明卷幕北風寒青天西挂黃河水立馬長榆塞外看

黃河繚繞漠南山秋盡蒲昌雁盡還萬里白雲飛不去朝朝長結玉門關

山行

石徑幽巖竟日曛杖籐行逐遠樵聞縱無世外冥鴻翼猶愛林間野鹿羣春渚夭桃無雜樹暮天殘雨有行雲故人谿口如相問何物空山可贈君

一青仲孚往金陵屬訪耕南二丈消息

域中前輩盡鑽顏泯迹劉伶尚閉關孤艇著書江水上百年閱世酒尊間天邊落木流楊子秋盡寒雲出蔣山若憶團亭舊漁釣挂帆明月共君還

榆中

直北天低見磧山黃河南下出如環白榆夜雜離戈戍青艸春稀牧馬還寒吹滿空雲出塞暮天無色日平關千秋猶對秦時月多少功名大漠間

初雪憶去年是時經灊山下

窗外聞風竹繞階雪迷深我思山谷寺天遠大江陰石氣青霞嶂秋聲黃葉林更穿巖逕去應阻故人尋

送左冠倫丈往平羅

萬里靈州外孤懷焉可論關山疑路盡士馬尚秋屯河水流中國寒陽下塞門重開漢四郡豪傑幾

家存

南朝

宮雉南朝接玉繩幾年金掌露華承衣冠志節悲終始艸莽英雄有廢興海壯五州開北府江通三峽督西陵銷沉轉眼愁隨主欲作長城更不能

登報恩寺塔

山迴烟繞出浮圖迥路青霄萬里孤斷鴈秋雲飄莽蒼高甍飛閣散榛蕪江風颯颯吹天日海氣昏昏淺楚吳多少人間興廢理蔣山松柏正模糊

登永濟寺閣寺是中山王舊園

中山王亦起臨濠萬馬中原返節旄坊第大功酬上將江天小閣坐人豪綺羅昔有巖花見鐘磬今流石殿高憑檻碧雲飛鳥外夕陽天壓廣陵濤

金陵曉發

湖海茫茫曉未分風烟漠漠棹還聞連宵雪壓横江水半壁山騰建業雲春氣臥龍將跋浪寒天斷鴈不成羣乘潮鼓楫離淮口擊劍悲歌下海濆

丹徒寓樓上作

鬱鬱山川面倚樓側身江左舊徐州寒潮不隔中原望白日遙懸大海流北府千年京口鎮西風一夜秣陵舟古今只此滄波色煙霧何時竟掉頭

望岱

峻極通天地陰陽辨魯齊連峯渤海外流映穆陵西樹據金輿路雲深玉檢泥山川供劫佞千載一淒迷

泊臨清漳口

泊舟寒渚對裵裒岸木蒼蒼水鏡開滄海霧搖孤月上青天影合二流來平生苦憶清江櫂深夜休嫌濁酒桮明發風帆好停處拂衣先上魯連臺

由張秋至汶上口號四首

汶川千里路漫漫二峽船如上闌難篷底春風九十日穀城山隔缺隄看

細艸春陰碧四圍空隄花落燕初飛濟雲何處飄殘雨迎取魚山神女歸

風定遙山水面青垂楊不見釣舟停晚來忽唱橈歌去疑載高人小洞庭

帆前莽蒼暗平蕪風雨神靈定有無一片雲遮分水廟四垂天入蜀山湖

太白樓

李白任城住於今九百秋青天東海月長爲挂南樓三月楊花雪餘春客濟州憑闌空汶水相憶下滄洲

濟寧城東酒樓憶亡友馬牧僑

汶河垂柳萬枝輕把酒高樓對馬卿十四年來雨行淚春風重過濟州城

河上雜詩四首

碭沛蟠紆接下相風雲咫尺會舟航中原日落關城白西楚河來天地黃山閉彭門千里暮林開祠廟一陂荒背關懷此君休笑自古男兒悲故鄉

海上晴天雷雨忽驚濤奔入亂山開青冥楚越孤帆去浩蕩淮沂四面來春艸不知韓信里秋風曾到項王臺誰明鼓檝中悲慨仰視雲霄數鴈迴

使者治隄久未還東南波浪海雲間只愁天上桃花水浸失淮南桂樹山任土司農操戸版薄征都尉且河關勤憂中澤須良吏又待　霓旌問里閭

南登楚岸出楓林回首天邊萬里心日月空濛採海窟魚龍縹緲踏春陰故人京洛思朝夕歸鳥滄波自古今河上近漣江上路蒼蒼千嶂碧烟深

淮上有懷

吳鉤結客佩秋霜臨別燕郊各盡觴艸色獨隨孤棹遠淮陰春盡水茫茫

淮陰釣臺

人傑乘時會功成運已非可憐高鳥盡回憶釣魚磯淮上春風起高臺柳絮飛王孫殊未返惆悵落斜暉

留別揚州諸君

年少諸郎各俊才要余夜盡廣陵桮明月相隨天際去思君還傍月邊來

由儀真至滁州口號二首

醉點紅鐙碧樹明夜看亭閣廣陵城醒來忽向蒼山路獨聽寒松曲㵎聲

初日牆隅出未高孤花叢棘間相遭陂塘行度重陰底惟有蛙聲和桔槔

陰陰巖偃蒼龍腹片片雲飛白鶴翎江浦縣南來暮雨滁州山露半邊青

寄滁川

江雲萬重合中有故人行西風吹落照一半向蕪城

君家種新竹牆陰雨中長若爲北窗來蕭蕭數聲響

南陵送渭川

楚澤横千里登高望不分山城正風雪江路忽逢君歲晏梅初坼長宵酒易醺只愁明發去空水與寒雲

過江浦縣

江出天門雲水長客心孤迥路茫茫寒山自繞徐中碧不與斜暉過歷陽

徐州

霽雪城頭戲馬場憑城三面瞰蒼涼河流劃地分中夏雲氣隨風出大荒竟入山林惟孔令遠求風雅獨元王間關此日方爲客殘照天涯數鴈行

邳州

遼闊山川縱遠遊又歌風帽過邳州千秋遺蹟尋黃石一片寒陽下白樓難得真龍逢漢帝易將窮虎縛溫侯英雄潦倒尋常事惜與曹瞞作畫籌

過汶上弔王彥章

楊劉兵度大梁危飲泣猶當書一麾亂世爲飛難擇木男兒豹死自留皮天連白艸横殘壘日落陰風捲大旗莫問夾河爭戰地渾流徙去黍離離

惜抱軒詩集七

今體六十九首

戲贈山陰陶生

凜立塵中面渥丹自言鴻寶受劉安貧無素業彈長鋏行入朱門著小冠候日竟知中景再談天始識九州寛東方惜未遭時會便作蘇張未是難

戲贈宏夫兄

昻藏七尺氣縱横篋內中宵寶劍鳴屠市故人從偶語屏風侍史不知名鬢華攬鏡增霜雪胷智探囊有甲兵仍作棄繻關內客西風吹短曼胡纓

戲贈鄭章生

山澤歌謳自負薪誰招跌宕入京塵翹身曳步驚風止蹷驪魋頹擬聖人捫蝨九流隨俯仰雕龍萬古會精神若教一與貂蟬列便作當時折檻臣

蔡萬資履元水鄉菱藕圖

平湖秋櫂木蘭船醉入汀花弄碧烟日暮都忘天近遠坐看明月到尊前

綠萍白芷春陂生菱葉藕花秋氣淸語兒涇畔各含思爲待先生吹笛行

隔岸越山青倒開花光湖影照裴裒圖成張向西風裏野鶴天邊飛欲來

寄仲孚應宿

蟲臂觀生非有象馬肝持論故無親虛名那辨星牽軛猛士難翻日轉輪但使琴漁從叔夜不妨櫻筍送殘春白雲遙語相思劇二月谿山雨故人

送曹效伯司務歸里

觚棱回首暮雲空拂袖歸途似御風解厭奔趨將虎子定無喜怒爲狙公故人長揖都亭外新月多情滄海東行上成山浥天碧早知蓬闔落楷中

送左墨谿往貴州

何處黔中郡憐君最少時今猶偕旅食明復送將離夏口經春闕辰陽到日遲臨岐無以慰迴鴈與歸期

法源寺時張樊川侍讀引疾同遊

臥碣唐朝寺春階上草芽客來淸磬歇鳥哢夕陽斜筒水澆靑圃檐風隕白花欲偕投紱老終日問楞迦

同秦澹初雄飛道長朱克齋岐王蘭圖士棻兩比部遊洪恩寺時秦王將往主山西試儀與克齋赴山東

古寺松杉一鳥鳴初收烟霧雨增淸風幡秋氣飄鐘磬草木晴嵐入檻欞坐倚團蒲身近遠出看車轍路縱横明朝相憶皆千里那易僧窗啜乳茗

賦得照烈宅

涿水東流草樹荒千秋已比沛中陽依然桑蓋垂籬落誰種蕪菁負曉霜高臥登樓豪自許入山披髮意非狂平生髀肉銷鞍馬遊子何任悲故鄉

張方伯諱秉文祠

歷數天將改藩籬國早亡亡餘忠壯志家在戰爭場女烈甘懷石臣心盡布囊同闔悲舊史異代入祠堂樹積陰雲黑旗翻落日黃行遊魂魄毅溟海地茫茫

密雲縣

當道孤城一水邊漁陽斜照隔城懸斷崖朔吹來陰地連塞横山蔽遠天設險檀州防禦所建安蔣令漸湮年男兒未辦安邊策略借曹瞞定損賢

清苑望郎山有懷朱克齋 時知衛輝府

男兒三十分銅竹多少功名到白頭紫陌鬻花故人牘黃河風雨郡城樓欲將北海同樽酒遶盡西山到衛州回首數峯蒼翠在幾人能不憶林邱

定州

東橫海右中山國西接天邊御射臺辨謗獲君從古少成功食子令人哀飛流倒馬關中出急雨盧龍塞外來欲下高原更迴首尚疑奇士在蒿萊

呂翁祠

白荷花照水娟娟綠柳千條壞檻前午過微陰行客倦呂翁祠畔聽秋蟬

邯鄲口號

邯鄲妙伎繡襦衣屧屧無雙鼓瑟希止作低頭廝養婦不如匍匐壽陵歸錐囊有意來成市玉貌無端亦被圍秋色滿空吾徑醉西山當面挂斜暉

彰德懷古

鞞鐸居然擁伯才地蟠河朔氣佳哉丹崖秋幸黃華館玉貌春歌金鳳臺漳水東流何日盡高城西對夕陽開獨憐石柱平城去猶似銅人洛下來

疑塚

祖虞胄稷兩難求枯骨誰知屬夏侯邢史何嘗識天道邾婁家盡大長秋

蕩陰有懷嵇侍中

晉朝城壘結愁雲播蕩金輿此戰氛事去萇宏猶有血時危繻葛不能軍冥鴻物外誰當篡野鶴雞中故不羣西望山陽林竹盡寒聲蕭瑟詎堪聞

洪縣

曉色高原上連山夾路隅單車度淇水秋雨綠王芻聞道青巖迹長懷隱者徒杖樹深巖中有片雲孤

黃陂道中

故鄉東望隔齊安馬首才旋去不難略似霸陵臨渭上瑟聲清怨走邯鄲

懷葉書山庶子

遺學千秋續服膺閑門白首向青鐙伏生老有殘經懼韓愈師爲舉世憎終夜思公今底柱秋風吹客又巴陵滔滔身世成何事愧憶當年許代興

懷劉海峯先生

先生高臥楚雲旁賤子飄搖每憶鄉四海但知存父執一鳴嘗記值孫陽於今耽酒能多少他日奇文恐散亡脫足耦耕如未晚百年吾亦髮蒼蒼

懷王禹卿太守

大江五月水湯湯送爾西南守夜郎聞道還家生白髮可憐解印擬清狂天垂襄漢涵秋色水下金焦接大荒青草洞庭還獨去空山樷桂渺相望

懷程魚門舍人

淮南倒屣盡賢賓綸閣今稱老舍人潦倒青春長似醉交遊白首每如新一椽託足終何處四海知聲故絕倫惟有詩清渾不滅獨吟今夕莫傷神

渡江

秋風生郡外江漢合舟前靄靄列城樹搖搖長薄烟南州殊未極西嶂正蒼然不識臨崖叟垂綸復幾年

官塘

碧雲巖巒盤遙勢斜日榛林映晚清㵎虎欲來風滿谷四山秋葉一時鳴

萬年庵次劉石菴韻以呈補山

驛路陰將雨林深鳥不喧遠風來習習涼葉忽翻翻野曠蟲何怨秋成物自恩迴依僧舍憩寒水靜當門

觀化吾生眇焉知從古年平生聞赤壁邀客上青烟霧雨藏南嶽江湖蕩左偏前峯猶自遠未可盡貪緣

前輩輶軒過風流憶宛然人隨寒鴈遠迹付野僧傳禰戶藏秋小虛空放唄圓欲窮生滅理雲影在諸天壁有吾鄉張鏡壑閣學詩今年閣學亡矣

湘陰

雨積湘東行客難嘶蛩楓樹四山寒晚日黃陵戍前出湖雲江水白漫漫

道中回寄長沙諸君

日月行踪雨不留新交故友孰從游歸人夜夜聽山雨落鴈聲聲下郡樓萬壑盤來趨鄂渚千峯斷處是潭州別離倏忽真成老青草湖邊對暮秋

岳州城上

高接雲霄下石磯城頭終日敞清暉孤笻落照同千里白水青天各四圍山自衡陽皆北向鴈過江外更南飛人間好景湘波上卻照新生白髮歸

夜起岳陽樓見月

高樓深夜靜秋空蕩蕩江湖積氣通萬頃波平天四面九霄風定月當中雲間朱鳥峯何處水上蒼龍瑟未終便欲拂衣瓊島外止留清嘯落湘東

漢口竹枝辭

揚州錦繡越州醅巨木如山寫蜀材黃鶴樓頭望鐙火夜深江北估船來

蜀江水長漢江低江水東流也向西霜後西風江盡落可憐離別漢陽隄

信陽

已逢秋鴈下江沱更望飛蓬捲大河短日人行鄳阨少長淮山繞義陽多水源四瀆思乘檋地險二關每荷戈海內艾安輕傳緩獨將停策問巖阿

論墨絕句九首

宣和香劑用油烟奚李前標竟邈然筆法而今論篆畫江南二絕自當年

涉足塵埃世態生山林養節久方成論松略似觀人法誰及新安戴彥衡事見老學庵筆記

朝鮮舊國解燒松使者朝正數笏從著硯未能堅似石卻無膠滯不妨濃

膠折燕山風莫勝篋中片片似春冰時工止解緣邊漆不悟堅金價故棱

除卻廷珪跨乃翁幾家絕藝後能同來男作相虞兒匠何怪方今曾素功

霽漢樓憑江水空鶴峯書畫散秋風盛時猶記先人說溪與殘丸滴硯中先君外家任大理公藏書畫甚富皆大理先世鶴峯先生所蓄今有鶴峯墨奇品也

程君文筆工無比姿媚何嘗解俗書累墨篋中爲長物不妨毀汁賞心餘程魚門多藏程君房墨小華方于魯及明內龍香舊製名其齋曰三長物墨其一也

我愛瑤田善論琴博聞思復好深湛才傳墨法五千杵已失家財十萬金程瑤田語云墨以多杵爲佳然自千杵以上則雖杵數倍于初時墨不過千

杵瑶田用古法杵至三千已極難而程君房必五千杵

年年兩袖染成烏佳字奇文一筆無惟向天涯寫歸與故應銘背作思鑪苑成大製墨事見老學庵筆記

祝芷塘編脩德麟接葉亭圖

人爲碧海神仙侶亭傍叢花醜石安異世定懷風景好此生得倚玉枝難衣冠前輩名相繼琴奕中宵興未闌昨日移居已陳迹就君時索畫圖看

鄭前邨以辰州守被議授員外郎

銅符分守楚雲開襆被今隨秋色迴閶闔卧時傳治績江山行處助詩才爲郎父老家安在作相公孫國又推青瑣幾人憐故侶白頭相遇數銜桮

喬鷗邨鍾吳江邨圖

素產吳淞水春風未別家閉門深翠竹展席上飛花客散看陰轉鷺嘅到日斜匆匆將好景題詠在京華

翁學士方綱蘇米齋

宋賢遺故蹟乃在嶺南山海上流雲氣冥濛石壁閑披榛逢節使摹石載舟還遠與高齋對猶令客動顏

送朱子潁孝純知泰安府

當日長安一布衣十年糠覈食猶肥遼遊誰識爲巴守調笑何嘗入世機瘴蠻穿江塞路嶽雲來款洞天扉東西踪迹君休論珍重平生志莫違

岷嶓東接泰山陽歷歷專城待俊良埽定蛛蚕將偃伯登封鶺鵒欲來王禁中伏奏心偏壯劍外遭迴鬢已蒼若會明堂陳治績豈忘沂汶古時狂

文筆人間劉海峯牢籠百代一時窮別來書到長安少死去才令天下空傳說足疲登陟罷尚應舌在笑談雄君懷師友頻郵置消息淮南幾次通

禹鼎自入滇中路不見陵雲作賦才剖竹西南仍放溜挂帆江漢竟歸來往年使酒同燕市九日悲歌上慶臺此世論心常恨少至今相望各懷哉

冬至大風雪次日同錢籜石詹事程魚門吏部翁覃谿錢辛楣兩學士曹習菴中允陸耳山刑部集吳白華侍讀寓同賦得二字二十韻

侍讀城西住西望城上嵐雪明邀數客風定卽同驂嶺照斜規掩林鐘晚韻諳聽詩情窈窕說士味醰醰燭盡欄街鼓桮傾倒室曇昨朝寒太劇此歲日窮南氣抱虛堂白聲搖空閱酣閉將同蟄螘卧欲作偃蠶眠仗從天轉瓊膏灑地覃農田占穀麥齋殿映松柟　圜陛宵陪位　前衙曉放參是日侍朝賀頻逢熏燎慶竊有負茲慚大祀齋以疾未陪雖替祠官職曾求國典諳竹宮今日禮茨屋異時談急景看如此退思嘿有含墐知坏戶嬰壞愛滌塗甘酒幟懸風店漁蓑向凍潭靜尋封逕崦響聽打窗庵茲意仍遲暮當前且樂湛醉歸曹適百病滿月幾二重德吾嘗慕多材世所貪羣公高韻在遊地奉陪堪接臭皆幽蕙連根比藿藍敢援交結禹終愈附音譚西徼蠻猶桀方隅澤待涵洪頭今向舉幕府正深探鴝鵒巢須埽蟬蜩股盡戡雪霜更卒歲日月腐儒耽琉翟咸逾量樽罍況盍簪因思王趙舊今夜宿巖嵐謂琴德擬之

飲鄭前邨寓舍觀其兩郎君新作文藝前邨

本出先伯之門追感往昔作此二首

君居室館一牀橫霽雪階除半尺明遊世重來金馬日向余久得石交情張鐙酒煖真歡伯擁袖詩寒覺瘦生蕭瑟思鄉懷舊意當軒星轉北風聲

省垣羈宦迹相親再世論交況有神聞說伯高真可學從游桑扈見長貧中年樂趣殊兒輩此日儒林少丈人金玉欣看文價貴眼前過邁又超倫

元宵曹習菴中允家燕集

聲名座上逢前輩鐙火堂中值令辰攜手故交皆好事當頭新月最憐春太平不數神龍節鼓舞宜容蟣蝨臣夜夜元宵吾未厭相逢誰似酒濡脣

演綸入都賦贈兼懷櫺亭作江漢書院山長二首

昔別燕郊路今看草又春還留二載客爲對再來人酒態君都減詩懷家更貧匆匆頭並白鐙火一相親

君家昔全盛再相一經傳伯氏方遲出清名似古賢入宮羣女日男子詣曹年悵惜風塵裏蕭疏江漢邊

寄葉書山十丈

側聞八十志猶長盡取遺經發憲章一卷豈容羣鬨市千秋何讓再升堂無人當代傳朱墨有願平生結老蒼瞻望淮南真室邇裵裛燕北又春陽

葉劉年歲略相隨先伯同行又後之至貴不關天子爵齊名起作衆人師青州郕鄭原同衛林下瞻乎倏異時四國傳公欣老健一家如我獨漣洏

祫祭前一日齋宿官舍懷左一青時聞其罷官始還

少年尚戀雞豚會將老寧追鴻鵠翔風閣聲搖情歷亂春山雲接夢飛揚君歸白首無餘事江照青天送一航鐙火弟兄相見熱正余寒夜倒衣裳

雲南布政使王芥子入覲賦贈二首

維藩萬里護邊黎擁節三年祀碧雞草綠閉關銅柱外江喧行部鐵橋西蠻夷月出邀歌舞城郭風柔靜鼓鼙安遠最宜張祝在莫嫌功伐奏　瓆題

繡衣持斧鎮滇州解帶賓筵值素秋密樹萬鐙圍作伎晴湘千尺照迴舟歸艎鄂渚青楓晚移節滇南白日流石廩祝融烟霧裏幾能散髮澹淹留

送弟許赴杭州後一日行草橋卻寄

汝猶爲客日吾亦未歸人復有山川隔甯同少小親疏林更下葉晚陌每揚塵欲得長懷弭彌如車轉輪

得朱子潁書

使君書札發齊州戰伐新經欲白頭出漯濼湲哀萬室獨居威望鎮諸侯清秋念我狂尊酒落日同誰眺郡樓海內幾人功力建廣儒端合任沈浮

惜抱軒詩集八

今體八十六首

雄縣詠周世宗

世宗北伐志猶勤山後甯容地剖分天意自留耶律氏人心俄變殿前軍五朝庶見真神武再世何難嗣守文反覆興亡無處問瓦橋關外又斜曛

平原詠東方生

陛戟千官列衣冠九尺豪滑稽通强諫辭賦變離騷車就公孫借家令少婦操惟羞齒編貝長對口無毛

去歲吾邑喪葉花南庶子今秋喪王懷坡吏部皆文行爲後學之師又皆兼丈人行也道中念之追愴竟日作一詩以寄海峯先生

吾邑平居二數賢十年風雨地相懸文章後死能無懼日月東流逝每然滄海一竿憑嶽觀青山千嶂待江船畢將宿草銘幽墓上就先生臥短椽

漫興

故人揖我燕山前送我來過清汶川海右青山不可極中原落日何茫然牛羊落落散高壠車馬駸駸誰少年往來斯世卒無補俯愧古人青簡編

朱無逸孝廉自平陰來會賦贈

自愛名山一杖笻敢言老子迹猶龍布帆垂拂淮南樹芒屩來登日觀峯雲海似於人有約冰天豈意客相從憑君欲問平生業倚聽寒巖夜壑鐘

題子頴所作登日觀圖

窮臘陰凌蔽暮曛高巖孤迹此偕君前生定結名山諾到死羞爲封禪文豈有神靈通默禱偶逢晴霽漫懷欣却從元日官齋靜看埽滄淵萬里雲

次韻子頴送別二首

盤盤泰山石終古不相離石上雲如蓋青天多路歧浮雲將客去盤石此心知詠守平生誼甯無後見期

海月依巖上官齋記客來登樓一俯仰窺牖共裵裹栝引千峯氣心思萬古才爲留二百字長對碧雲開

白髮遲聞道青山且縱狂江風清一曲樹日蔽千章古哲惟文字天心豈喪亡當憂商訂少暇日一東望

乙未春出都留別同館諸君

天詔發遺編對案常餐少府錢海內文同承章皆輻湊坐中人物似珠聯二春紅藥熏衣上兩度槐黃落硯前歸向漁樵談盛事平生奉教得羣賢

汶上舟中

春風迎我自江淮岸柳將陰花漸開盡室相看浮汶去數山如畫入船來微波夕照融當面飛鳥長空近好懷欲上濟樓呼李白月澄滄海玉爲栝

江行絕句

天低兩岸直風緩夾江灣縱陽猶未到已見皖公山

夏日

空庭朝復暮邈爾若無依自顧與人遠方知近道稀暑雲檐外盡晚日竹中微谷鳥翩翩影孤翔識所歸

夏夜

舊讀殘書向几橫新陰鄰木隔牆生檐風艸閣方

孤坐雲月蕉窗度二更擾擾蟁蝱無一影蠨綿絡緯有餘聲謳吟自覺偷閒僾那比前賢挾勝情

曉齋有述

盡舍人間事將求達者機開軒垂草露曉日潤煙霏梧竹青千尺雲峯碧四圍不知滄海內此志孰相依

泥汊阻風

泥汊絕岸菰蘆風吹逐白雲如轉蓬兀茲小舟未可下杳然壘嶂何當通一夜寒谿聞落木萬里長江同拍空懷抱須向碧天盡起借漁郎沽酒筒

宿攝山寺

嚴風洗霧出芙蓉含冷流哀越幾重拄杖曙雲驚鳥宿古碑秋雨讀苔封交流急澗鳴千步極北憑江更一峯誰識風濤鄰咫尺不妨幽塹自從容

出金陵留示故舊

又向青谿十日留依然雙闕望牛頭交游聚處思移宅衰病行時愛棹舟蕭寺風多長似雨後湖煙濤總如秋摩挲老眼僧書內不爲興亡作淚流

竹林寺懷王禹卿

盤磴上香臺雙峯倚檻開江流天影盡海氣地陰來左右皆松響蕭條獨客同他時君到此空復憶喪寅

招隱寺

竹林層檻閣江水照晴空杖策來招隱巖松與澗風鳥聲含雨細樵徑隔雲通便恐鳴泉曲彈琴值戴公

江行

夜宿蕭然伴釣翁曉乘涼月出蘆中縱橫島嶼中流失繚繞雲煙萬里空燕尾水分斜渚岸魚鱗波颭夕陽風散人隨意江南北處處青山戶牖同

同禹卿拙齋登木末樓

江邊攜酒送春歸霽雨登樓風滿衣賈舶霾雲吹暗淚佛圖懸日照空磯故交縱蕩情忘老寒衲逢迎語亦稀第一江山容易到舉桮猶欲盡斜暉

惠照寺或言古木蘭院也見禹卿於此寫維摩詰經

落盡淮南萬樹紅晝陰僧院鳥玲瓏檐含梅子黃時雨戶進新篁綠處風出世了無香海界置身休在碧紗籠鐘堂一飯成遺迹回首天花丈室空

雨後

晝陰沈地一花明裂紙窗前素卷橫展讀未終雷雨適竹軒梧閣作秋聲

江上送吳殿麟定還歙

我行江北路漫漫送爾江南山萬盤青天落日如相憶更倚蓮花峯上看

題二王帖

自斷平生誓墓餘會稽東去世情疏無端却念虞安吉不似田間種菓書 偶有所感書此自嘲勿謂譏右軍也

寫付官奴論一通千秋俯首有涪翁自憐無力收遺本梁帝何嘗擅折衷

古人已與不傳亡優劣誰堪品二王地下右軍如可作詎將知己許文皇

餘杭錫作桓家婦妙蹟從汙寒具油忠義有靈應不忿幾能藏弆託清流

太白樓

太白樓頭空復空滄洲晴照碧流東久傷白髮生明鏡每見青山憶謝公萬壑鬣松鳴水上九秋霜鶻入雲中不妨無客聞高詠自有江山興未窮

燕子磯

梟梟丹崖挂薜蘿石亭松檜俯驚波蒲帆從此通滄海藜杖曾攜眺曲阿舟楫客逢前日少江山秋見夕陽多水雲洲渚還相錯獨雁流哀奈遠何

寄王禹卿

竟日無人至蕭蕭風雨涼樓臺憑晚霽天地正青蒼思爾西湖去孥舟春草長無因聞玉笛煙月夜琅琅

答客

鳳城恩近貢新除鴻漸都升省閣居楚國多聞推左史漢臣清望動中書春深文讌盈金谷日宴儒林論石渠盛世彈冠誠欲往秖憐衰髮不勝梳

懷朱竹君

學士文章二十年清修難弟亦稱賢肯令節似郊祁詘何必才為絳灌憐世態期期求復古酒懷浩浩欲登仙一時門下稱英少誰是侯芭受太元

懷陳伯思

壯年車馬劇馳奔晚節疏慵日閉門奉粟幾時能飽朔合尊何處更留髡室中婢老都無齒竈下奴清不茹葷料得涼宵風雨急誦詩流涕卽令原

涼階

涼階今夕又飛螢倚檻風前已涕零人迹不如修竹影每隨明月到中庭

題僧照

少通輕俠老如冰禁足蒲團學小乘閒說秣陵前日事只疑元是六朝僧

鮑鷥書自歙度江問業於蒙陋媿其意贈以詩

我如山徑斷行軒擁腫枝柯大樹存節目何由能待問青黃久已謝為樽披榛客自非流俗岐路誰當見道原共對小庭芳草積林風吹晚更無言

敬敷書院值雪

空庭殘雪尚飄蕭時有栖雅語寂寥久坐不知身世處起登高閣見江潮

霄漢樓

三十年前登此樓招攜綠鬢賦滄洲四山雜樹排檐入萬里清江抱郡流過眼雲煙窺物外凭欄花鳥又枝頭層軒尚有斜陽白更就明霞望逝鷗

春日漫興

春冷江城裏端居到日斜閉門生逕草空砌墮鄰花亂哄從行鼠分餐與聚鴉千生彈指過何處惜年華

芳草深春後高樓擁樹端一城萋更綠累日未曾看江氣浮煙薄山光抱郡寒故人猶辱問數字自長安

春動彭蠡雁蕭蕭正北飛長空照江水孤影與斜暉託處吾將老平生侶更稀一聲當檻外舉首忽沾衣

絃月藏雲氣幽庭自夜明樹疏驚鳥宿花密照人行書冊催兒誦衣囊檢婦情人閒紛感觸何遽見無生

又絕句

新蕉才展中心綠芳杏將殘半樹紅門掩小庭無

客到呼兒相對立春風

几榻塵生坐不知一鐙深夜照書帷江邊春盡瀟瀟雨空館花開又落時

自詠

羣賢鼓舞赴明廷陋巷無車戶久扃已作元龍牀下士每書子玉座旁銘故交四海多衰白何事千秋託汗青風雪繞窗鐙火暗更披朱墨讀遺經

聞河決張瑞書以陝汝道督工沒焉愴悼作詩

歲賦長茭築水墉又聞萬室入波衝王尊勇竟爲冥死趙孟儕還謝禹庸祠廟吏民垂淚過衣冠先壟想魂從衰罷愧乏當時用焉敢熏膏議楚龔

細雨

細雨餘春尚薄寒綠窗風定蕙香殘七年同種階前樹獨坐花開掩淚看

留客

高齋西面向澄江緩酌蘭陵春酒缸莫厭坐深風露重宵分圓月始盈窗

寄子穎禹卿

拔地凌江峙碧峯水雲禪榻此相從解衣蘿薜巖前石倚被旃檀閣外鐘二客並知非一世兩山迴望有餘蹤太虛爲室時相見豈爲離憂日置胸

銷暑

古木陰能大空牆日亦幽風絲垂谿女雨蔓長牽牛尚友誠多遜離人庶寡羞暑窗深竹韻危坐與神謀

不寐聞江聲

憶昔乘舟徧遠征和風惡浪每殊情同舟死喪身今老欹枕江聲入皖城

夏日絕句二首

數株當戶綠交加徙倚前榮見早霞忽有宿禽驚起語露梢飛落石榴花

牆頭高樹綠雲天謝盡餘花未噪蟬掩卷看陰移午後數聲嗁鳥在風前

夏夜

黃昏急雨夜中收起見華雲吐玉鉤久立玲瓏階下影樹梢風過已鳴秋

穀樹

牆西生穀兩株連陰蔽斜陽媚夕煙惡木豈能妨志士吾廬何厭聒繁蟬窗閒細響鳴秋籟屋角新光照上絃幸假不才居隙地清風時爲至江天

感秋

秋草萋萋蘆荻花涼風娟娟大江涯雨餘墜粟兼黃葉日落歸禽背絳霞俯仰羣生同逆旅棲遲百里亦離家餔糟晚欲從漁父倚待亭臯立杖斜

題畫梅

老夫對客常思臥誰寫疏枝劇可憐渾憶揚州喚吹笛梅花嶺上值新年

魚門編修屬以一詩送僕南歸今失其槀更向僕鈔取因併一詩寄之

六藝高論玉麈揮百家楊秉莫能非欣登雲閣仍簪筆卻送春雄憶釣磯再應徵書丞相老二爲祭酒大夫稱聖朝舉欲留儒者豈得歸田志不違

寄朱二亭

念君里舍會絲黃獨屏吟詩兩鬢蒼閉戶不知誰與語向人自謂我非狂居惟甕牖仍耽酒行過旗

亭就賣漿送我橫江歸艇疾蜀岡西望幾斜陽

臨江寺塔

江上浮屠二十尋半登迴首見楓林夕陽忽送孤鴻出暝色將生百雉陰浩浩東流浮積氣茫茫後死獨傷心西風飄蕩蒹葭外止有滄浪漁父吟

寄任幼直

昔開金匱集羣賢花藥春風坐榻連藏史著書歸苦縣祠官侍禮在甘泉羇閑繫馬階前地悵望飛鴻樹杪天豈必知音當代少衆中時一鼓琴絃

寄孔撝約

岱山樅檜鬱嵯峩彌戸秋風吹女蘿早厭雕蟲卑入室遲歸金馬且槃阿萌芽頗數言詩少枝葉惟嫌擬易多千古著書非近用廟堂伊鬱獨絃歌

聞禹卿以書名上達幾更出山而竟止因寄

王氏風流草隸兼江東行樂且遲淹解官誓苦歸元早合妓情多聽不厭家作道民輸斗米身惟服食乞戎鹽練囊團扇名皆貴豈必凌高署殿檐

哭魚門

魚門素有同居之約今春聞其引疾方為欣然而魚門旋以訪畢中丞于秦沒矣予幼才三歲耳

遇君通籍已華顛猶見雄才賦百篇送別議聯元亮井論文曾許伯牙絃十年白虎成通論幾日揚烏與太元一入峭函身不返空聞解紱買江船

論書絶句

褭屐風流貴六朝也由結習未全銷古今習氣除教盡別有神龍戲絳霄

筆端神動有天隨迅速淹留兩未知莫道匆匆真不暇苦將矜意作張芝

雄才或避古人鋒真脉相傳便繼蹤太僕文章宗伯字正如得髓自南宗

論書莫取形模似教外傳方作祖師老去差當押鼻孔世南臂痛廢書時

本是欹奇可笑人衰羸今況髮如銀薑芽斂處成何狀正得嚴家餓隸倫

哭孔撝約三十二韻

孔夢與疇昔斯文失在茲世從乖大義家尚誦聞詩舊德誠遙矣通家願附之壁中書若授坐上客何辭往歲南宮直東征使節持鹿鳴君始賦駿骨竊先知庾信升朝歲揚雄好賦時翰林真不忝家法亦胡虧文富韓陵石書摹鄒嶧碑談經工折角好學復深思海宇承無事宮庭大有爲九流譽祕省二俊接彤墀博誦先王語當求孔氏師二劉今幾見後鄭獨勤儀君作儀鄭堂嘗乞余為記老氏藏書室儒林習禮帷廟堂君竟返延閣士奚資道德慙徐說文章劣管窺燕居頻接叙狂論每無疑處處同枵酒殷殷愛履綦逮聞辭禁闥先已病茅茨岱嶽分天峻江流控地卑龜陰人去少舒口雁來遲鵩鳥妖斜日龍蛇在歲支風流前日會天意百年期橘幼靈均頌蘭摧長史悲豈教爲異物真見瘞瓊枝銘鼎幾先德沾袍辨異辭君書來云近喜公羊學方爲之說未竟書成賓餅肆身泯罷饘斯適就潛夫論希聞智者規九原終不達一卷更投誰余以經說寄君甫去計不及見髟鬢秋增白雙髦昔對垂止餘名篆在啓瘞涕交頤

寄釋誦苕

瓶鉢相逢慧業兼碧雲詩法授江淹離居一夕身

衰白禪悅多時味屬厭陶令社容耽枕麴周生室久謝無鹽卻恩半日山光寺共聽風鈴語塔檐

答孫補山中丞過港口萬年庵見懷二首

嶺嶠頻褰問俗帷流歈夾道擁蠻夷建牙巨海重雲上弭節千山落日時明月珠崖盈近岸祥颷神廟送歸旗縣聞諸管環相慰久識中朝吳隱之

湘東松竹帶郵亭十五年前兩使星鴻翼久迴春水白隼旟重向越山青僧堂吟就與丞夢麟閣圖成失壯形我欲更除三宿戀就公新治乞壇經

聞香茝兄擢廣東按察使卻寄二十韻

舊德前朝在傳家後起難江山留治迹祠廟足辛酸兄仕初爲令　君恩每改官分符臨夏口建節過閩難荒服南溟闊雄藩列嶂巑　命提中典使首立外臺端經術良爲本科條亦可觀霜風清瘴癘蛟鰐伏波瀾陳氏嘗懃長諸袁寶繼安公卿終可致道德在無刊永憶家風厚咨嗟獄吏殘深文甚惕息考讞極創瘢昔澀京倉祿晨趨省戶丹循書黃案尾默媿惠文冠隱几今懷耿中宵每竊歎政茲衰召杜道必閑申韓陳臯雖無陂推情或未殫勿憂陳奏卻翻戒慮囚寬梅嶺延冬燠茆檐臥歲闌公私相望切引領囑加餐

詠史

將軍猶駐碧油幢積石河源未盡降安定有城名第一隴西出將每無雙牧民豈謂非良幹伐畔何教震友邦憶昔盟書金似粟百年金鼓不聞摐

答客

藜藿麤營便閉關幾看榮謝隔谿山淹留正爾因衰病敢笑何公去復還

大觀亭

中丞祠倚石厓青杖策秋風更一經舉目衰林如脫髮幾人採鞠制頹齡清江三面舒州郭南嶽千峯皖口亭落照橫天鴻鴈起獨憑長嘯對冥冥

黃慎雨景

數椽深壑架茅茨亂木霾雲出谷遲忽聽後巖飛瀑急四山風雨已多時

李敦庸荷葉雙鳧

落盡芙蓉葉未枯野塘深處唼雙鳧貌來合乞忘機侶曾入煙波得見無

謝陳勤齋方伯餽紙

已震戎韜靖阻遐又瞻弭節澤江涯游思竹素真餘事分乞谿藤貴物華身媿詞人居楚國腕慵鎩隸出嚴家安能泚筆形周翰會見褒書降草麻

懷故學士朱竹君

洛下書生起侍朝獨陵天地氣飄飄青雲後進時來附白髮前交意每饒中夜酒多猶擁榼過春花少尚連鑣卻臨杖節經游地立望江亭晚落潮

懷故編修程魚門

走昔雕蟲志尚勤十年操牘每從君承吟雌霓知聲病荷定雞人潤小文白下退將鄰舍卜玉堂晚逐少年羣世間一別逢無日聞有遺孤未展墳

唐伯虎墨筆牡丹

兩枝芳蘂出深叢休比徐熙落墨工曾向金陵參法眼了知花是去年紅

離思

畫角一聲江郭布帆幾疊風亭前日故人千里倚樓依舊山青

惜抱軒詩集九

今體一百十首

寄天柱山人

天柱萬重雲雲中抗棟棼巖花稀見客松蔭獨隨君浣手旁行字琴心內景文坐忘如著論須與譎仙聞

入龍眠

策杖向山碧心清境亦幽樹陰藏雨漬花落信風柔鳥迹交深逕人家面曲流甯當容竝舍終歲記夷猶

江路感舊

山藏春穀堞岸折石城船白髮尋前路青春似往年落花江館雨叢樹縣樓煙未逮忘情者臨風故黯然

野戍

野戍孤無障停舟此作鄰連朝江路冷數點岸花春白霧雛邨樹青蕪向渡人無從商去住試禱水祠神

江路又一首

無復平生侶重於故迹經春風吹短髮江路數長亭帆遠橫天白山多跨地青寂寥仍獨往風浪接滄溟

寄靈谷僧

自昔居靈谷終年聽石湍落花趺坐軟深樹衲衣寒孤月胸前指千山定後看無緣居士室暫接問輕安

漫游

東風吹脫鬢毛斑舉世誰如老子頑欲抱龜著終蜀肆豈將詞賦動江關五更竹露聽蕭寺一逕松風入蔣山越客偶談天姥勝相逢倚杖夕陽間

謝簡齋惠天台僧所餉黃精

衰年不願海山居願砥淮南藥鼎餘但使體中還少壯更偕兒輩向詩書蒼山旨蓄承分乞白首飛蓬或埽除想見赤城霞畔路長鑱木柄下空虛

輓陳勤齋中丞

西南地控五谿遐承詔單車往建牙出令蠻夷方企踵從行琴鶴政忘家山圍幕府秋迴雁霜落旌門曉聚雅故宅但瞻雙戟在迎歸白旐拂江花

陶怡雲深柳讀書堂圖

我如枯樹託婆娑愛見新條發舊柯往日讀書真恨少少年如子豈能多風軒百尺搖陰翳雲幌千秋對嘯歌願得隔窗斜倚聽立深飛絮覆堦莎

王孔翔香雪梅宴集圖

渡江春盡冬初去風雪寒山獨閉門羨殺烏衣衆年少梅花時節又開樽

讀書秋樹根圖

秋容自老君方少昕夕披尋歲月長不識五車書就日卻須林葉幾番黃

孔信夫舍人自揚州挐舟見訪將自此適蘇州章淮樹觀察邀與共觀家伎因作此送信夫

櫻笋成時燕入堂當軒陰重艸初長共扶白髮二千丈來看金釵十二行灑座玉船傾若下指塗蒲席向吳閶明朝萍迹都成憶耳識仍增記繞梁

題右軍帖

蘭亭衆會獨傷懷先墓歸誠誓更哀顯授何嘗較

懷祖扶生或竟遜方回峩眉汶嶺終難至青李來禽尚可栽我亦年今垂耳順千秋思若坐中來

雨夜

秋館蟲吟出艸根倚窗塵榻一鐙昏蕭蕭半夜龍江雨知有寒潮又到門

簡齋年七十五腹疾累月自憂不救邀作豫輓詩

龍飛四載一詞臣吟嘯江山五十春莫怪尊前爲了語當年同輩久無人

一代文章作滿家爭求珠玉散天涯替人未得公須住天上甯無蔡少霞

宮闕前朝迹惘然隨園花竹獨清妍故墟憑弔終難免且願從遊更數年

氣聚升爲五色霓倏然散與太虛齊海山兜率猶粘著那更投生向玉谿

作書戲題

遂良舊日鬢皆白祕監今年臂更衰結習欲除猶未盡前身或是永禪師

哭孔信夫次去歲觀伎韻君自遺書乞余銘墓

公子聲高魯廟堂爲余江水溯游長石銘歸託名千載玉版前留墨數行鵬臆恍知從物化人情未可扣天閽清樽急管同聽處依舊烏衣上玳梁

次韻答毛學博

文家俗見萧千層嫵媚誰曾識魏徵若反清言從正始便同乳穴復零陵有源君導如春水無盡人分是慧鐙愧我尚爲知解縛不成得髓自南能

江北青山隱隔層今秋豐穀應休徵東籬正可歸彭澤左席奚求赴信陵諸物總非長袖舞相看各守短檠鐙初涼好共尋巖桂拄策僧廊病尚能

倪學博欲爲設食而僕病後畏酒肉次前韻約爲茶果之會

看花眼霧亂層層蒲柳先秋信有徵渴愛旗鎗烹似乳鬧嫌壺矢祝如陵連朝苓木衡二品薄晚鹽虀共一鐙君爲禪房設清供試拈螺蛤小詩能

又示客一首

已識西堂合射鞿況教口腹累人間庾郎正貴陳三九袁粲何須破八關明月清風同入座綠葵紫蓼總開顏不容更命門徒議早聽周生諫小山

秋室漫咏

積痾謝書冊人事亦無關曠爾一室內秋聲動遠山廊依風葉轉砌繞露花斑客至希言說依依久坐還

隱仙菴雙桂相傳元時植秋時花開極盛攜客及幼子師古觀之因賦

鍾離真主渡江前雙桂蜷枝已刺天南國市朝非曩日西風闌檻又經年黃金萬蕊香浮閣白雪千莖冷覆眉零落滿堦君勿歎吾生那得較花堅

漫游

青嶂連江抱隔闉此間容託葛天民垂金花落秋將老流水光升月又新隱几無心從喪我登山有句偶驚人每攜邛竹尋蓬藋容有齊梁迹未湮

登清涼山翠微亭下重入隱仙庵看桂偕浦柳愚山長毛俟園倪健堂兩學博

亭高碧嶂秋風上帆出青天曉日時一攬橫江全楚勢再尋幽壑小山枝樓前影擢交龍起雲裏香

薰駐鶴知賴接數君情不淺不妨繞樹坐頻移

次韻同年蔣澄川見懷澄川去夏皖中貽詩今夏始達

江北江南兩岫雲從風偶聚又披紛鋤犁久分終南畝隴隧今傳誓右軍難得經年通尺素況期千里合離羣相望都似秋林葉澹倚寒山挂夕曛

毛侯園用僕看桂前字韻作詩見貽因復荅之

萬里清江到坐前又逢佳客九秋天短筇共散幽憂疾芳樹誰知假蹇年君輩論文推馬齒世間相士貴鳶肩止宜不負看花約自斷平生志已堅

問張荷塘疾

君抱幽憂卻酒卮空堂視蔭每同誰今年青女慵司令九日黃花未吐枝欲起毗耶居士疾愧無天寶謫仙詞瓦棺閣外江天遠請眺餘霞落鴈時

喜胡冠海至

高樹寒陰落掩扉城頭鍾阜夕煙微青楓江上人才返黃菊花初蟹欲肥行樂繫錢隨處好論詩燒燭隔年違黑頭那易身無事且爲頻來趁短暉

天門

艸綠濡須口天青博望門雲山開四面波浪急東奔地有千秋感人傷垂老魂頻年逐帆影幾處認潮痕

題畫

橫風吹雨過林邱萬片飛雲作水流倚檻數峯藏又見渾如天際識歸舟

千巖雲起壓林低黃葉聲涼送馬蹄雨急看山行更緩野人家止隔前谿

觀明賢在楚宗室宅詠繡球花詩卷郭笑命首唱凡十九人王夢樓跋尾有評繡球花詩以宋牧仲爲冠語因題其後

往日東風帝子家濡毫上客寫妍華時乖竟值憂危議春盡難留錦繡花節概青編悲志士文章白髮笑生涯從游紫柏猶吾願綺語何煩甲乙加

荅朱石君中丞次韻

衰年薝蔔甫聞香那得全將六用藏縱有隨之推老馬其如後者未鞭羊使君膏物真時雨故侶零柯怨早霜不貴藥珠傳不死諒公宇定自天光

天界寺閣遇雨蜀僧

南朝宮闕悉榛荊尚有栴檀閣未傾坐看青山圍建業來從赤腳下桐城殘英偶爾餘春色布穀泠然早夏聲萬里莪眉僧接鄰小窗深發夕陽明

送方坳堂解官後將之上江

鎖闈將闈始聞名夢過春秋二十更三省最遲麾出把九州獨許蓋先傾山當蕭寺時停騎身付扁舟欲濯纓我亦舉頭偕衆望謝公終起爲蒼生

君與名山宿有期那應長閉入車帷好乘腰脚年來健偏攬煙霞物外奇僧俗總隨雲水宿漁樵或與姓名知故當飽歷人間路歸見桃花一笑時

重宿幽棲寺

南山東面最孤騫拄杖時攀問法源紺宇中臨千嶂小黃梅旁出一枝尊春堦雨歇纔懸榻夏院陰成又扣門深洞了無來去迹只餘石溜滴苔痕

陳東浦方伯招飲瞻園次韻

前代英雄不可尋千秋臺榭敞憑襟亂松立石冷風度暗艸叢花夕照深官閣留傳多故實謝公寢

虞悵山林酒闌倚檻容吟嘯無那高垣易夕陰

次韻答吳竹橋

稱病君真似長卿我如蒲柳老無榮文章已謝當時好止足甯希史傳名獨立懷人常企踵相逢狂論復旰衡清詩冷若臨風笛吹徹秦淮秋氣生

題吳竹橋湖田書屋圖

中田有精舍挾冊青林間起見海東月流光湖上山時聞漁者唱或值耦耕閒非得忘機侶翛然自掩關

昔君辭省閣余亦臥江濱山漾垂湖岸宜容滄蕩人藏書多足老貧物少無貧更欲刺舟往相從忘主賓

題黟縣朱榮朝望嶽樓圖

記託新安郡晨朝見異峯遙思黃葉逕多被白雲封孤往未能決他年焉可逢披圖如曩昔惆悵列巖松

題李抱犢山人倭枝四支圖

君築巖居積翠重飄然偶出似雲龍孤舟乘興行千里襆被吟詩入萬峯屢痛昔賢披墓艸自希良友結霜松歸休梅竹蕭疏裏風雪余將策杖從

方坳堂觀瀑圖

泰山北面寒巖谷曾逐谿聲就頭公莫道出山泉竟去舉頭常在碧雲中

坳堂觀察自安徽返將歸濟南仍入都補官餞之於清涼山

天門赤岸涉波濤問訊秋來迹已勞風雨才晴將送遠江山無際共登高重來郭伋誰能必獨立王尊氣自豪衰眼摩揩瞻事業何妨萬里縱旌旄

題坳堂所藏諸城劉文正公手蹟

獨立清修動主知喟然耆艾在彤墀後來董令思文偉誰許王宏繼穆之竹素蒼茫千載事邱山零落百年期寸縑中有平生感曾共山公把酒巵

跋汪稼門提刑登岱詩刻

昔乘積雪被青山曾入天門縹緲閒日觀滄溟猶在眼白頭明鏡久驚顏壯才許國朝天近名嶽栽詩擁傳還盛藻宜標千仞上衰翁無力更追攀

過蕪湖

不見春江際安知路所經遠隨煙外席時逗岸邊亭鵲尾雲彌白鳩茲山漸青更投前港宿雨勢復溟溟

四合山阻風

柳枝搖不息久立望空津帆勢遙投戍濤聲故近人雲光開岸晚艸色滄谿春安得知言者披襟志一申

天門阻風

亂山蟠野合雙嶂矗雲開地擁江聲出天橫雨勢來輕篷漁故往挑菜市都回老子惟高枕東西任擊豗

東梁山僧舍

津濤行復滯峽嶂路還縈石壁凌江閣風林隔浦舡鵲盤崖樹側純出浪花巔往迹無傳伴春陰彌悄然

復阻風

二月鬻花盡江邨直似秋陰從亭午合風挾暮潮留水氣侵庭上寒聲在樹頭長年仍盆饟水宿亮多憂

烏江阻風
金陵如咫尺牛首在船窗棹往彌求速波來未可
降急風吹白雨薄暮泊烏江鐙火連檣底蕭蕭雜
語龐
楊龍友墨蘭竹
秣陵春盡倍銷魂紅藥花殘綠萼存被惱更尋修
竹逕千叢元是畫時孫
江左風流染翰時越疆同裹故人尸風蘭露竹容
相憶寒食曾無上冢兒龍友殉難時吾鄉孫武功
監軍與之同死後監軍子收其骨併龍友合葬桐
城北楓香嶺余嘗至其墓側
爲周期才題春江歸棹圖
如織江帆上下流無人天際識歸舟昨來停棹還
西去晝裏昇州似鄂州
陳約堂武陵泛舟圖
曠懷無染俗情濃芳樹春流到處逢喚作武陵何
不可桃源元止在君胸
憶禹卿在南昌
我憶人間王禹卿休心總異少年情青娥玉笛春
風盡朱雀金花夜氣生揮麈便應通肇論折釵偶
或作顏行洪州止爲西山戀便滯南來累月程
遊攝山宿綠雲菴二首
不見深巖桂微風谷口香披雲過石逕聽澗到僧
房穹壁天容峻環林地籟長欲求明處士偃蹇待
斜陽
叢樹未搖落寒山已改容自攜孤杖影晚下最高
峯燭隱秋聲閣詩成夜鑿鐘白頭餘健在幽處欲
潛蹤

最高峯登眺
已上嶕嶢又佛臺正逢秋霽夕陽開地窮江海與
天際山自岷嶓夾水來南國中原同下瀨華林衰
草幾千回何當住此雲霄上長與星房日馭陪
題汪君試硯齋圖
涵空高蘚氣清泠斵玉開匳發古馨蕉葉滿窗苔
滿逕倚檻研綠寫黃庭
題畫
山遠雲尤澹江空影最長秣陵秋易到不獨爲林
霜
瓦棺寺
招提地亦古長干圍入南城體勢殘穿逕石崗隨
繚曲到門風葉颯清寒虎頭無影存金粟馬鬣何
年出瓦棺尚有里民矜故事一成臺上集文翰前
有小阜民謂即鳳凰臺側建鳳游寺
翠微亭
蘭若門中山逕清攀躋幾折與雲平排空壘嶂穿
城入鋪地橫江隔樹明天運九秋如有怨人思萬
古到無生奇文腐艸要同盡何用登高作賦名
埽葉樓
碧雲垂下大江流坐倚江城古石頭丹嶂欲平猶
作巘青楓未落已成秋三山夕照新林渚萬里西
風埽葉樓虎踞地形猶在眼清涼深院發鳴虯
陳碩士藏管夫人寒林小幅
獨於疏澹著精神山遠林枯意倍真借問倪迂嗣
誰法右軍書學衛夫人
癸丑重九無樽酒之會往問袁香亭同年亦
獨居寂然乃邀登雨花臺臨眺至暮香亭有

詩和之二首

六朝建國猶形勝九日登臺思悄然故壘蕭疏黃
菊節旅懷搖落白頭年秋聲城郭千家樹返照雲
霞萬里天若對江關悲作賦不如山石解談禪

君解銅符五六年逢余黃髮白門前彈冠舊侶真
無幾策杖清郊尚有緣俯踞小亭衰艸地仰思高
座雨花天兩翁自愛尋荒迹豈必龍山會衆賢

婺源胡奎若藏黃石齋自書五言詩蹟題後

直言瀕死荷戈餘社稷猶思再埽除指佞朝廷惟
汲黯存亡時勢異申胥秋來艸沒宮門路石齋將死于江甯時過故宮門猶下車見楊邨記夜半鐙
寒屋漏書要識艱危成節概不隨流俗在平居

和袁香亭在鄭思贊孝廉宅看牡丹

三月江城泛玉巵朋簪不異少年時露華朝暖春
應駐幽檻風微日漸移與極搖幃看國色病餘擁
毳作僧詩惟君彩筆猶豪健合有紅雲捧硯池

和袁香亭清話

白頭老子尚婆娑未便空山考在阿紅藥堦前春
事減沙棠舟上酒情多衣沾天女花難去隙閱奔
駒影易過試就詩人乞禪悅右丞容即古維摩

朱白泉觀察以僕往昔訪其先公運使於泰
安時所作詩文各一首同裝成卷見示感題

平生交友接龍門霽雪高山共酒尊立處不知天
下小坐中祇謂古人存文章海內忘知己旄節江
東見後昆留得白頭如夢過舊書重展落嘑痕

贈釋妙德嘗作老子疏者

上人杭越秀攜笠到江邊宴坐苔生地談空花雨
天道場隨里舍法性寄詩篇了悟無人相何妨解

又元

過明孝陵

蔣侯山與故宮連想見興王作邑年銀海竟從僧
易地石牀空令女朝天山青尚似觚棱闕澗洄曾
無功德泉正是江邨寒食節落花飛絮羨門前

見諸君作莫愁湖櫂歌戲擬四首

繁華才過即千春遺迹荒寒任水濱復送酒船歌
板至那知中有斷腸人

春光易盡是湖涯桃李陰成柳作花和雨和煙千
萬樹不知誰是莫愁家

游人散盡漸烏棲惟有漁舟半隱堤一曲櫂歌明
月上淒清風露女牆西

前古煙波後世樓教人歡喜耐人愁新詞才子情
深淺付與雙鬟試轉喉

游瞻園和香亭同年兼呈東浦方伯及在座
諸君八首

自有丹陽郡何時不勝游名園今日會官閣累朝
留古意蟠松正天成立石稠遠思營建力名字向
誰求

開第從徐氏元功得賞延飛龍天子去喬木世臣
傳室構神疑在山亭迹邈然時將青簡事回憶緣
尊前

儒者資爲政維藩見節旄阜居憑井邑清氣擁林
皐暇日聊陳讌臨風一染毫石梯摹蜀道往迹念
仍勞

高軒開夏氣幽檻剩春花蘿翠升還墜松聲壯不
譁褰衣穿數曲當席眺千家未覺淹留久江天送
落霞

山遠良難步江空遽易臨無如二畝近不厭四時吟苔藉幽人履風披牧伯襟甯如羊叔子感慨畏幽沉

諸君羅俊藻野客輿追陪地下魚爭出天邊鶴亦來朱顏今已過笑口古難開豈恤狂言發頻當覆酒杯

畫手有袁張同時并擅場筵前交屐舄海內各文章雅集圖如就裁詩墨盡香祗憐才盡者偏畏擘牋長

夙顯鍾陵下茅茨架薜蘿卜鄰人有幾小築計云何地異官齋閟朋隨風雨過耆英真可會山似洛陽多

送李啇生歸揚州後卻寄

論交談藝氣飛揚清夜纔邀共舉觴楓葉江天舟檝杳桂華樓榭雨風涼悲傷短髮秋二月淪落高才水一方計日貲來還有約糞除東序布藜床

懷祝芷塘

聞住華亭四五年東風輒爲望江船料應玉貌今衰醜卻誦清詩轉妙妍地上朋儕餘有幾天涯風雨颯無邊白頭垂憶平生事更寄傷情到海堧

江南榜發同居諸友多被落感歎成咏

九日明朝至千山秋氣來江南悲送客雨際罷登臺旅館須耽醉風帆且緩開誰憐黃菊節多滯白衣才

有懷維君

秋陰不成雨黯黯望空津楓落初寒水帆行失意人山林違遠性書笈逐羈身安得將尊酒相邀慰此辰

毛侯園倩樸山道人設素食於隱仙庵見邀同袁簡齋浦柳愚金麓邨陶讓舟王栢崖馬雨畊門人朱珏同游其時桂花甫謝率咏一首

野蔌烹香進舊醅鶴儀道士住蓬萊青山曲曲藏修竹紅葉莖莖映碧苔孔蓋蔽空雙立桂龍腰偃地半枯梅清風又引羣賢會何必花時逐衆來

別治二

日月雙輪邁文章一管窺劣容留後死敢謂使先知求子才甯易從余志亦奇深山有神會何異接披帷

秣陵城外水空遠動離心楚澤同津去歸帆隔浦深秋風吹短日江霧蔽長林孤唱中流發寥寥無賞音

洲上見桃花

荻芽初出麥莖寒中有江桃作意丹開落年年天不管夕陽洲上獨來看

祝袁簡齋八十壽時方送小郎就婚湖州

春風鳩杖挈佳兒棗栗盛笄共壽卮樂事天教今世獨才名人作昔賢疑分司且遜休官早柱史從留食乳遲會見小倉編後集較多盈萬渭南詩

先生築館冶城隈壇坫爭趨末座來司馬從官嘗雨立元戎小隊及花開後堂弟子聞歌管西邸英王致酒桮此日壽登誰不慶早詢安否遍中臺

送香亭重赴嶺南

昔君溟海我燕京萬里相逢建業城艸綠冶亭同策杖花明江閣擁彈箏東山未可留安石南越重須見陸生又送離帆天際望自垂白髮入柴荊

重游隱仙庵幷詣古林律院承諸君和僕去歲詩韻見示因復繼和三雲通守四十矣前見其貌似年少因以入詩今知其誤故復以詩解之

殘花猶未墮蒿萊拄杖濃陰踏逕苔魚鳥都於吾輩慣江山轉憶昔人來觀空應叩鋪金地遺累頻斟釀玉醅歸把清詩慰岑寂一庭繁雨綴青梅

江城明見玉山來當座朱顏發綠醅流轉光陰速輪轂飄蕭花絮付莓苔黑頭子豈輸王綽禿髮余真似賀梅四十功名非便晚會看風引到蓬萊

賦得謝公墩

昔聞謝太傅登眺此江東宰物仍高韻清言見道風早齊東海德晚配始與功曹植詩多怨羊曇慟復窮閭閣葵扇在煙靄石城空遠想非無士從游詎有公一墩當水白三月落花紅更作書生詠青山夕照中

香亭得雛於其去歲所失小郎有再生之徵一詩為賀兼以識異

普門大士感修熏福德兒童乞細君正似吾鄉張太傅再招東晉大將軍張文端太傅母始夢有異人自稱王敦至其家生子名敦哥數歲殞母慟甚夢異人復至言語終為夫人子遂產太傅名之敦復太傅長遂以為字金環棄穴真堪信老蚌珠胎倍可欣逸少諸郎他日貴不妨小者最超羣

次韻答朱二亭

遼闊江山又值秋企余猶限水悠悠文章我欲從障瓿筋力君堪較上樓風雨白門尋史傳邱山黃土想朋儔幸餘禿鬢人間老那不相思一命舟

題朱涵齋都統便面洛神兼臨十三行二首

誰識傷心賦洛神每思千載一天人持將便面西風障卻愛凌波襪下塵

都統丹青祕殿儲偶傳斷簡亦琳瑯正如大令多兼擅烏犍牛成便作書

題李孝曾海上釣鼇圖

東方無盡是虛空惟有扶桑日出紅釣罷六鼇無一事海天吹淡釣絲風

人間得失爭蝸角末俗榮華看葦鳩但使胸遊天地表海鼇何異瀆中鰍

惜抱軒詩集十

今體九十二首

過程魚門墓下作

憶挈柔豪就石渠春風花藥襲襟裾隨珠荊玉多奇士金匱名山見異書霄漢幾人成令僕滄洲吾道在樵漁獨君埋骨青山隧長鬣松呼似識余

送江甯郡丞王石文運餉入蜀 彝座師王文莊公之子

使傳驅天府家聲長地官書名留　御墨急病在衷丹行受專城寄甯辭報國難天從秦嶺窄身入棧雲寒轉餉千峯裏傳餐萬木端才猷經事大體骨積勞安憶昔趨階序初欣見羽翰山邱嗟歲往風義值江干短髮飄藤架長歌共藥闌亭臯春寂寞閣道路巑岏涼燠車中換情懷事外寬吾衰君自壯談笑去征鞍

題夢樓集

與君交久無如我竝到頭童白領髭事業銘鐘都未逮林泉投紱卻非遲燕關秋氣聯吟袂江寺潮聲接臥幃五十年間都憶起一鐙廿四卷中詩

送陳東浦方伯自江甯移任安徽二十二韻

衡嶽羣舒地橫江六代都風煙通上下民俗別荊吳駐節方從化移轄有待蘇生申元四國借寇豈私吾白下公初莅黃中信早孚從容文禮樂談笑奠江湖小察羞誇智訏猷始作謨五年休息意四境蕩平途愛士憐彈鋏知音辨濫竽古風宣醲夏僞體闢榛蕪豈以文妨政真看效是儒甘棠方芟舍瓠子計搴芻　天語褒丹鳳人心縶白駒皖公先在望泗上且須臾四載俄安宅雙旌遂載驅同州淮海合分省井疆殊作伯臨諸帥投閒有一夫登龍慚郭泰伏鶴媿南趍江遠林烟澹霜初岸艸枯遠偕迎竹馬近卽送檣烏回首思鄉郡傾心仰大鑪士風兼俠武鄰域急軍需狗有生氂逸人無佩犢麤依仁諸衆願舞德況微軀劇邑將辭醴歸郵更飲醐瓶開惟說尹礎負共將雛九派潯陽會千峯天柱孤詞源瞻几杖坐上又與酬此地朱嘗口他時北斗樞旬宣甯楚尾羽翼上天衢業廣同環海恩周詎向隅形容羣作頌傳詠慰吳歈

寄袁香亭時為樊門同知

同歲書生盡白頭異時江國共登樓蒼茫身世餘孤策歷落山川又九秋雲出易迷巖曲岫鴈飛難到海南州卻聞壯事猶能作談笑吳霜拭佩鉤

題王麓臺山邨扇面

谷口停舟傍石林幽人猶隔幾重岑濛濛山氣將為雨待長谿流二尺深

偕陳淯仁吳子見朱引恬南濱遊攝山宿般若臺院次日邀釋卓羣入寶華山

九月寒初未擬還江南草樹正斕斑短筇慣識青巖路白髮重攜向攝山

萬葉霜凋變錦叢雙巖金碧擁　行宮宮門右畔谿橋石竟日涼飆響墜紅

密樹陰沈般若臺珍珠泉映井天開蕭條彌勒龕邊宿一夜橫江風雨來

路掩青山舊孝陵村零黃葉古江乘騎驢共踏秋風裏新識南宗小院僧

雞犬民家帶柘桑誌公人說出東陽寒山一往無尋處卻見鷹窠是道場

慧居寺 恭閱 三朝御書

獵獵霜風拂衩斜偶攜僧衲入岭岈山蟠句曲橫青靄樹自深巖上碧霞胥漢奎章藏鷲嶺人天法會憶龍華白雲蒼狗塵寰感也到空林釋子家

寄吳殿麟 閣其里人欲爲舉孝廉方正

天都山下結茅茨閉戶盤桓自命著弟子三千周士貴公孫五十漢徵遲朝中筐篋將更策天下文章要起衰聞道洛陽才不世吳公第一始深知

鷲峯寺

寂寂青谿水蕭蕭祇樹園江潮春入郭海月夜當門銀杏風前活 寺有銀杏已死今復榮 金容世外尊 殿中佛像傳猶江總捨宅時造金色獨異他像 陳隋銷落後來聽道人論

葆光寺

一徑循修竹高低杳靄間秋風深院桂寒色寺門山龍象來居少 寺無方丈僧 鵯鳥暮語閒故人餘隱迹孤杖此追攀 方坳堂嘗避喧于此

報恩寺

江上來輿甲宮中失委裘升朝君難靖建刹母恩酬風物長千古雲山短髮秋浮圖二百尺陟級望滄洲

南唐

小朝偃蹇大江東煙月流連六代風建業文房收寶笈清涼法眼啓琳宮帝都執玉才嫌後天塹浮橋已架空一聽大梁春夜雨最思花是去年紅

龍江阻風

紫金山外俯羣巒白鷺洲前木葉丹十月清霜天地肅一江空水古今寒往來未定秦淮宅冷落唯投大澤半坐待暮天霞作綺吾生何處不盤桓

憶慧居寺

九聞初隔在江南一詣靈山杖策探殿角夜明升鷲嶺鐘聲秋發過龍潭歸攜衣袂煙霞染迴望雲關石樹參料得老僧居絕頂峯坳時見度風帆

歸舟

風起橫江晚未休躊躇山下送歸舟遠天青白依依日近樹丹黃颯颯秋早歲經過忘故迹百年死喪憶前儔老翁萬事投空寂只寫清詩處處留

過黃陂湖

離家百里泛晴川遲速吾心總曠然滄淡風揚初日上高低山匝一湖圓連郵黃葉叢叢霧舉櫂滄波面面天好景一過須記取擬同兒女話鐙前

自嘲

冬烘老子木棉裘苜蓿盤邊與古謀曳踵車輪良病緩拄頤劍首正嫌修雖譬七略無藜火未證三乘愧苾蒭儒佛兩家無着處祇將黃髮邁時流

嘉慶丁巳三月十六日阻風於繁昌三山磯因游三華庵庵爲僧山若建山若傳爲明進士楚人不知其姓名國變後爲僧塔在庵左側

青山緣曲逕紺宇帶修林江影高軒覆花光小閣深峯巔橫落照門外滄春陰不厭風潮阻頻爲淨院尋

勝國傳遺老開山託巨磯三衣藏服闋一鉢寄餐薇名姓塵寰滅波濤過客稀祇聽松竹韻三歎出巖扉

寄李雨邨 調元

故人與我尚人間曾傍金鑾玉筍班地勢風煙難蜀道天涯雲水各江關偶將文筆傳消息竟謝簪纓孰往還衰鬢不妨論事業發揮潛德又誅奸

題畫

深谷高巖寺閣扃疎林谷口見谿亭亭中恐是龐居士坐對無垠山四青

未凋林碧發梅紅石壁天齊岸勢窮搖艇更深何所遇武夷君在白雲中

題夢樓集

春雨高梧灑夜涼夢樓詩卷伴虛堂未知他士堪看否我自微吟欲斷腸

題韓魏公早朝像

當年秉笏獨書思每進難陳父子詞遽託北門榮晝錦永昭陵遠夢罘罳

王文成公像

餘事功名到五谿室家累世輯羣黎除將道統千秋重我更傾心爲鼓鼙

宋人水殿圖

金波鳷鵲麗秋光高下空明水一方天淨不知河漢轉玉階風露覺新涼

趙承旨天寒翠袖圖

冷落山花間竹竿誰言空谷異長安態濃意遠無人見自倚天風翠袖寒

王太常雨景

沙上浦漁歸煙際邨林閑風雨黯成昏湖山轉清氣

將會夢樓於攝山道中有述

太平門外雨初晴又聽新蟬第一聲轉轂年光逢小暑夾衣天氣似清明山雲近作迎人態曾院歸如返舍情未死故人重執手擧看籐杖一枝輕

別夢樓後次前韻卻寄

送子挐舟趁晚晴沙邊暝立聽橈聲百年身世同雲散一夜江山共月明寶筏先登開覺路錦箋餘習且多情鏝頭半箇容吾與莫道空林此會輕

次韻贈左蘭城

我似頹陽尚美晴子如雛鳳發新聲殷勤老馬途頻問高下精金市自明共案八關尋至味聯床二宿係餘情屬將道域深攀援更覺文章小技輕

題趙雨亭出關圖 葉君中子讀伊犁趙輿有舊省之葉没又往致其柩歸

冰雪天山照往來繇旌四見玉門開尊前渥赭顏如昔身是唐朝老萬回

秋至

積雨晴時風滿襟夕陽空院落疏陰暑過秋至關誰事付與寒蟬樹上吟

自海峯先生喪十餘年鼐不至樅陽今年自江甯循江西上過其故居不勝追愴乃作二詩

往時四海一衡茅頻使升堂命酒肴輕許便當人俊傑高言甯討衆譏嘲寥寥空宇今羅雀兀兀荒臺古射蛟草宿重因天下痛百家新學總謅淆

樅陽山市枕江濆何陋廛闠只爲君此日羊曇重下淚百年端木永離羣霜風激激園亭水天日昏昏大澤雲正是平生停棹地招魂當復細論文

松圓老人小景

荒寒空水夕陽流落鴈聲遲近荻洲識取松圓詩

裏畫秣陵天遠不宜秋

松圓谿山亭子

半依平遠半巖扃雜樹逢秋一半零入谷未深林
未密枯來詩思在谿亭

入山

雪餘冰泮日華清試向寒山託漫行曳杖穿林逢
客少解衣登嶂覺身輕丁東石溜巖幽出層壘嵐
光樹上明取作分司隨口句驚人無復謝宣城

徐半山桂

已將僧被謝塵緣猶有深情拜杜鵑極望湘南天
更遠秋風零落桂連蜷

仇英熏籠宮女手持團扇

梅蕚香薰靜女旁熏籠煖倚意寒涼懷中不合時
宜在愛詠齊紈冰雪光

輓袁簡齋四首

早應詞科稱玉堂出臨大邑見文章流傳政牘吳
歈裏得助詩才蔣阜旁官罷買田如好時身亡起
冢在桐鄉祇憐行樂平生地門掩西州澹夕陽

文集珍傳一世間兼聞海外載舟還千篇少孺常
隨事九百虞初更解頤竈下媪通情委曲硯旁奴
愛句斒斑渾天潭思胡爲者縱得侯芭亦等閑

館閣江湖竝盛名胸苞今古手持衡當關報客無
朝暮下筆嘘枯有性情羣輩角巾從郭太公侯小
巷候君卿希光時彥今多少難溷辛勤悵賦成

半世秦淮作水嬉沙棠舟送玉簫遲錦韉耽宴韓
熙載紅粉驚狂杜牧之點綴江山成綺麗風流冠
蓋競攀追煙花六代銷沉後又到隨園感舊時

嘉慶戊午二月十一日攜持衡偕左良宇叔
固張侍喬晴牧素從同游雙谿四子留宿山
中侍喬及余持衡暮歸憶去歲是時亦與諸
君游集於此因作二首

千嶂龍眠碧玉圍雙谿蟠遶玉龍飛圓隄松響交
山閣曲崦花光照磵扉青草已埋黃閤骨絳霄還
振素流衣衰羸喬與年年會昏黑猶嫌早命歸

此邦曾住李公麟何處山莊問翠筠衆壑莫如今
據地四朝誰問昔時人龍眠山甚廣然莫佳於太傳墓前疑昔山莊卽此雨過澗漲多新響崖圍林
開別貯春玉局黃門徒對畫吾曹差勝得身親

寒食雨

細雨冷風日夜催陰沈庭戸長莓苔山城樹底花
頻墜關路淮南客未來二月晚春悲老物百年後
死待奇才坐看暝色階前合北嚮寒空數鴈哀

哭錢侍御灃三十二韻

能國惟君子平時讓俊民九苞鳴大夏一鶚降秋
旻士盡歸遺直朝方賞諫臣如何孤有德終歎百
其身家世昆明遠聲名上國珍青編先珥筆白簡
奮當仁受　詔乘軺急當官襆被貧九流分混汙
三族責頑嚚始使清流重終教惡女嚬還官依
日側持節度江濱魯酒師圍趙曾參罪惑親湘東
辭樹蕙瘴海臥誅榛脫穎賢名舊聞絲　帝念新
雲霄重起翼風雨又司晨授命官何擇賢勞事不
均更生徒禁闥長孺是前薪心苦非搏石言高觸
秉鈞苟無　光日照蚤與禦魑魅被薄焚香夜盤
空蓢韭春孤危仍不恤溘死又誰論節概今無兩
文章古與倫廟堂虛讜議館閣重詩人昔試儒家
法招徠觀國賓登玆一片玉忝作九方歅晏笑鋪

筵會潺湲擘袂辰江湖漂繫櫂霄漢望拖銀遠慰
空庭目時烹尺素鱗病羸增復減兒女學兼姻任
道誠無負論交亦有神祝難從廢墜乘驥又邅迍
宇宙宏才少風霜往迹陳蒼生卒何望青史豈終
淪

題宋院畫林檎孔雀

風舉高枝露葉乾明花暄日鳥情歡世間好處憐
儔侶翠尾張屏盡意看

張呂環選勝圖

何處龍眠勝無如太傅墳嵐光千嶂合泉響四邊
分前月吾行至春風鳥獨聞只憐煙月暝幽絕不
逢君

謝蘊山方伯得晉永平八磚以爲研作寶研
圖圖中二子侍

琢磨新試礱煤烟委臥荒榛幾歲年匣研寶貽安
石後甄泥事在永和前列階才已成三秀入院聲
應嗣八磚便爲越中誇故實不須零瓦問甘泉

蟂蟻靈澤夫人畫像

胥維大耳紫髯兄螓首帷中與論兵英氣不隨輿
廢盡危機時麾怒濤聲
中興天子得成家撫鏡佳兒祀麗華原廟一顆霜
露冷不如蘋藻奠江涯

汪蛟門少壯三好圖康熙間題詠數十家今
藏秦編脩敦夫處屬題其末

世間嗜好總雲烟差有風流翰墨傳長卷展窮階
陸轉强將衰病附前賢

題釋果仲詩

慧業何嘗不可珍研思處處闢清新寒山拾得誠
難企正作人間休上人

祝芷塘同年惠書并以新刻詩集見寄復謝

浩蕩君才江漢浮魚龍沙石盡從流豈徒小我吞
如芥更使前賢放一頭集鳳文章遺舊省垂虹煙
水澹新秋圖書跌宕應忘老莫爲悲傷歲月愁

查篆僊淳於揚州訪得其族二瞻墓荒翳幾
盡爲脩整種樹立碑旋獲二瞻舊硯於僧舍
自紀以詩屬繼作二首

一團紫璧墮僧扉無復蛟龍引墨飛百歲白虹重
吐氣更從濡染瀉珠璣
形骸石硯孰爲親一臥荒郊一几茵梅壑有靈應
附此諸孫門內接詩人二瞻號梅壑老人

爲胡維君題說經圖二首圖三人一維君一
錢晦之一陳仲魚

遺經殘缺在人間已墜斯文不復還一髮千鈞餘
傳說九州三子尚追攀孝廉郡國同推舉吳越溪
山共燕閒若使老翁參坐論頻遭奪席也欣顏
聞名吾未識錢陳應是東南兩俊民最憶半生同
研席獨誇胡子出風塵文章經術元同貫揚扢徵
車總致身他日　聖朝論白虎三君誰是著通人

蘇州新作唐杜公白公宋蘇公祠於虎邱嘉
慶戊午八月鼐及陳方伯諸公遊宴祠內作
四絕句

枕樓吳越壯遊年遺佚編詩歷下前惟有高祠照
寒水文章千古寄雲烟
文采風流並世芳蘇州德業獨難忘微波五宿渾
兒戲政使徵之羨此堂
端明過迹亦匈匈遺像高樓醉面紅記取樓頭看

塔影小山叢桂正秋風獨餘叢桂小山幽東坡爲
虎邱咏也時祠前桂花極盛
草堂橘刺籐梢裏官閣清香晝戟中繼蹟白蘇賢
將在老夫乘興便游東

穹窿山頂一觀

山前雨歇日初升盤道穿松出霧登匝地湖光連
海曲垂天雲影落吳興遙遙上古思蟬蛻澹澹秋
空縱鳥憑周覽便辭高閣下幾時重宿看神燈

鄧尉

盛衰人事總無常鄧尉梅枯半作桑賴有山川長
不改倚欄依舊見漁洋

古柏庵

高榦枝稀似立虬裂柯橫草翠還抽七株嘉慶二
年看更歷人間幾百秋

石湖草堂

昔爲祠宇記今訪石湖園烟水長如此風流向古
論堂開懸石趾潭隱曲巖門滿谷芳幽桂虬枝誰
與援

楞伽寺

上方雲氣上寺塔上方巔杖策層層石凭欄面面
天
翠華嘗駐此丹閣故依然吳越吾初到微茫眺海
壖

東浦方伯邀與同游西山徧覽諸勝歸以二
詩呈之

南北吳山又越山排雲點黛洞庭間乘舟秋水天
空闊拄策高巖徑曲環石谷漫泉斟乳液琳宮殘
碣剔苔斑歸來夜夜餘清夢攜得烟霞到市闤

海內詩才各長雄幾人真嗣浣花翁艸堂鵜鴂聊
宜我碧海鯨魚卻付公松石相看懷舊日烟雲同
泛又秋風極知老遇斯游最便腐柔毫寫未工

謁德馨祠

先人莅政浙江潮廟貌湖山鎖寂寥近日守官新
檻楯百年父老戒蘇樵青編史傳悲思極白髮秋
風道路遙遺像幸瞻垂老日獨慚無狀負登朝

登松篁嶺酌龍井泉與吳江郭頻伽朱鐵門
及持衡同游及暮乃返

天宇青蒼秋氣悲松篁嶺上拄籐枝西湖烟景當
巖下北宋風流似昔時龍井甘泉長不減虎溪送
客竟何之幸逢佳士聊盤倚月上西林隱半規

虎跑泉觀東坡詩刻

神功虎穴作龍湫乳寶杭州與潤州一勺寰中尋
廢寺廿年招隱記閒游才詩新句蘇夫子已誤前
身戒比邱飲罷清甘應有悟高巖風葉墜當頭

城隍山

秋風吹蕩亂雲開曉踏吳山頂上來左右江湖遙
會合東南天地此徘徊宋宮衰草烟中白滄海驚
雷勢盡迴都邑且誇今日勝趾前城郭抱樓臺

曉過蘇隄作

蘇公隄畔綠烟堆行上瀲波似鏡開秋柳霜風餘
旖旎水亭金碧略傾頹浙東峯景遙空見湖外鐘
聲四面來更入南山深處住擬將淨社結宗雷

將去杭州項秋子墉邀餞余及持衡於其宅
同會者孫心荇侍講效曾孫貽穀觀察嘉樂
潘蘭垞道長庭筠以一詩留別諸君

絕境東南偶杖笻西湖十臥寺樓鐘無邊風月隨

千里不盡溪山任萬重樽酒偕來尋舊夢雲帆何
處討前蹤世間那有長相對留語天涯慶此逢
戊午八月廿六日過蘇州囪囪一詣虎邱後
二十五日自杭州同與馬雨畊及持衡重往
竟日登攬因題八韻
虎阜前朝寺蜂房四面樓檻前山杳杳巖下水悠
悠負海帆斜出生烟郭正浮地標鈴塔峻天納劍
池幽捨宅希塵外開堂問石頭樹凋吳苑綠雲是
晉時秋一慕莊嚴界重經澶漫游不隨零落候金
粟爲余留
別張慕青吳竹堂兩同年
此身千里一飄蓬來值姑蘇兩寓公宿草堆中思
故侶菊花樽畔贈衰翁各隨屐滕尋山好莫苦心
脾索句工盡醉便將孤棹遠胥江西上水浮空
無錫贈王錫公
吳山秋色舉杯前各醉人間七十年一別相逢應
更少只今同酌惠山泉
宗人無錫半塘令君置酒寄暢園漫成一首
九龍山下好園林雲物秋來澗戶陰迴棹江湖孤
客迹舉杯風雨故人心青蒼石樹凌空色隱見巖
泉注壑音此地買田陽羨近總將遺迹付登臨
丹徒值雨夢樓邀挈持衡及江鳴韶同游焦
山登東昇樓
滄江僧榻壓龍宫二十年前一宿同偃蹇青山長
待我飄蕭白髮又乘風檻前萬頃凌天外樓上千
生說夢中何事驚濤翻急雨苦將悲壯撼衰翁
題花塢夕陽遲圖
誰辨韶光速與遲無情有態問花枝分明羲御長
停處正在淩雲一笑時
張惺齋見示先贈侍讀公西阪草堂集輒題
一首
數卷清風迥出羣正如縹緲敬亭雲宣城古是詩
人地張氏才多奕世聞踰嶺奇游蘇玉局登樓傷
別杜司勳通家獨恨升堂闕聊比中郎誌郭君
方坳堂昂以巡道提調南闈被　詔擢貴
州按察使僕適游吳越逮其出闈不及祖餞
以一詩追送二十八韻
千山百越郡萬里五溪源地遠開都會才難任翰
藩　皇仁同近輦使者命乘軒道在儒生勇人依
執法恩繡衣將日月襆被共朝昏一夕朝青瑣三
年任白門　帝咨方略盛民戴德風温涕泗秦淮
水徘徊禁掖垣遄歸期仲甫急病且臧孫帆泝三
江上途窮五嶺垠秋風彭蠡雁落日洞庭猨志壯
行無繫時艱事有原楚郊嗟獸駭蠻洞聚蠭屯太
乙迴西指將軍據右尊風雲霾戰壘歲月未櫜鞬
封事參降畔夷情雜詐諼喬良今屬汝頗牧不須
論辱好如呂歐瞻風接芷蓀烟開江總宅草長謝
公墩半榻棲荒寺聯裾訪廢園極知東壁蟋豈偶
北溟鯤適越才開艇輿賢正閉閤盤游淹帢履情
好隔篪塤想像登車節乖違祖帳罇丈夫矜大志
兒女謾銷魂國伐書金鼎田家醉瓦盆所欣光事
業非僅賴平反寄望天涯路因歌江上邨
阻風三山夾因偕陳碩士及兒姪游三華庵
庵内牡丹頗盛而僧不知惜也
巖松塢竹俯江皋小檻憑虛散鬱陶南障近圍春
穀縣東風遙送廣陵濤堂無鐘梵從僧懶徑有苔

躡記客勞冷落國香聊與慰午晴扶向石臺高

又寄方植之一首

草青雲碧接孱顏一徑深林記共攀步屧只如前
雨歲停舟仍在上三山巖空松響含風急春盡花
枝著雨殷寄語閉門千帙畔夢魂會否到江關

哭陳東浦方伯三十二韻

自古思賢傑因時各長銷孤生情易感偶合與嘗
饒老我依經肆逢公駐使軺一從捫蝨話屢數阿
龍超九牧分膺霍三江帶射洮憂勞中野瘠甄鑄
在城佻移轉 天書重周流水國遙紫闌遲覲履
白旄促歸鑣十尚崇三肆民懷奉六條縱非情合
契應惜韻孤標昨歲舟同載秋林葉始凋登臨雲
漠漠唱咏水迢迢山勢蟠吳越天風送汐潮援豪
昔賢墓解帶野僧寮文字鈔榛碣泉源酌木瓢乾
坤孤過客今古一終朝 北闕求衣切西垂擐甲
勦殷憂分 聖代得佐豈虛朝未竟銘鐘鼎徒思
芨華瑤 龍髯雲去路鶴語雪寒宵秦杵俄停相
虞廷正罷韶滄洲波浩浩空宇氣寥寥六代烟
霞郭三春士女橈神徠靈雨冷迹在綠蕪蘇車斗
容凡物堂階切久要敢云當虎眂深辱好蟲雕江
月今弦魄吳飄舉過船出迎周士披哀和楚巫簫
貽厥爲箕近恩斯作室翹故人留白首賢子尚青
霄盡此平生痛從今道路遼陳詩動溟漠帷帳颯
風飈

孫淵如觀察星衍萬卷歸裝圖

自與雕板易鈔胥市冊雖多亂魯魚君自石渠繙
七略復依官閣惜三餘世推列架皆精本我顧連
牎借讀書政恐衡山承召起牙籤三萬又隨車

古體四首

九客圖歌爲王鎮之中丞賦

九客者編修歙程晉芳魚門工部郎昌平陳本忠伯思禮部郎仁和沈世煒南雷檢討歷城周永年書昌潮州知府錢塘景江錦濂江御史興化任大椿幼植御史昆明錢灃南園御史豊潤鄭徵秋浦與今安徽巡撫井研王公汝璧鎮之於乾隆壬寅癸卯間同聚京師作是圖

人才最盛乾隆時磊落九客中丞示我使我思伯思少日我早識繼識魚門與幼植官於禮部遇沈郎錢君吐文五色章我見奪目貢玉堂是年因識周書昌景鄭兩君吾未見但聽聲名知圖彥我去燕山歲月侵江邊再遇沈與任後來但聽戀歸旐一別天涯涕淚深惜哉諸客今零落萬里秋風餘一騎中丞獨立凌江郭當年九客居京都寫摹同氣爲之圖圖內中丞方盛壯今日霜華凝鬢上死復衡門老禿翁夢寐平生惟惆悵接夢他鄉理必離寫真佳士神恒王九客高才世所珍中有直節高嶙峋既歿不朽真諫臣沈傳文筆皆千古寥落弓裘得幾人天留一客康世屯中丞貴矣而能貧野樹蒼山秋復春披褐作頌容耆民尺圖千載傳不泯亦可勞勞於其人

左蘭城見寄古銅器謂之洗非也蓋刁斗之小者耳所容不及一升戲作一詩

古鐎如釜柄而足今之至者形乃同晝炊不饑壯夫屣夜擊猶警毳士騎娖從雲車入雲壘白草龍沙蹄萬里行色遊嘶馬足塵清風却傍彝書几君不見綴帶猶無撓强力升米不能盡一食磊落寸衷包武庫票姚萬騎隨麾斥但持此器出蕭關膚公自勒天山石又不見惜翁衰老將盡年見此雖小亦愕然挈取山行黃野菜擊歌聊和採芝之篇

銅鼓歌

蠻夷作銅鼓豈欲遺中原酋豪勢有衰守器非子孫想其鼓鑄初巨電流山樊跎金當言鼉積環固無痕峒溪春秋會祈報進雞豚聲振歌舞中斑衣伏尻臂一如沅湘俗會鼓迎東暾一旦敢旅距跳梁集猓猓邊徼有駭鼓使我吏士奔今日幸清晏博古收彝尊旁及異方物設簴陳階軒九隕中巖節參撾有吏禪講集襍是鼓鎧豁匌雷門道隆舞傑侏世亂猓羌渾所願張祝守撫懷兼威恩考擊聊自娛終不禁塞垣毋致馬伏波變鑠居軍屯嗟彼銅馬式不若下澤轅

吳小傳巖棲道侶圖

高巖接天豁巖腹洞口垂蘿蔭巖木巖中有客忘歲年但見花林果新熟下有解角初茸之巖鹿人世苦炎熱幽谷寒凌膚寒熱不受爾丈夫偶坐意到羲皇初前跪者誰予捧桃上獻何區區山中甯有僕與奴將無就學從門徒或疑二客沈冥道未至猶有光氣驚巖隅遂令山鬼敬尋跡來相揄吳生作畫如草草逸氣迥出人間少我披此圖中繚繞世間豈乏此巖谷嗚呼圖中人以命仙佛縱不足俯視塵寰真碌碌

近體

嘉慶辛酉十二月二十日訪方天民於龍眠

寒空欲雪雨霏微草逕孤筇傍石磯碧玉山圍修竹宅梅花時叩故人扉蒼茫舊事談塵刦寂歷新詩近道機更約小桃紅破後來餐春澗蕨芽肥

壬戌正月四日有懷天民

愛君深谷結芽茨擁坐梅花千萬枝貪就子雲論字久其如元亮欲眠時松杉蔽徑才通澗風雪空山獨咏詩容有一函來見訊樵夫擔出白雲遲

八月十四日與胡冠海左叔固張硯喬秦棨共於雙溪觀月

萬松堤俯石潭深挈榼攜筇更一尋月自峯頭開碧宇人於露下坐青林歸樵寂寂時穿逕涼吹蕭蕭每入襟勝地良宵何所語水流山峙總無心

重陽復宿雙溪

人間何事與衰翁惟有溪山興未窮杖履來頻雖犬識雲霞臥與夢魂通朝來霧霽千巖綠檻外霜初一樹紅我老諸賢年尚富總毋零落感秋風

太傅繼車作此堂寶書中霤奉 仁皇松杉圍較當時大棟宇存因後嗣昌近閱百年天迅速遠思千古事蒼茫吾生但快親交會又把茱萸盡舉觴

嘉慶八年九月二十二日馬雨畊邀遊雙溪是日爲雨畊七十初度作一詩呈之

萬疊蒼山兩白頭清霜錦樹照深秋松巖雨逕交行屐苔石風亭醉掩裘世上敢言樂澗大樽前差幸役車休幾人七十能强健况得相從物外遊

題孫節愍武公先生鄉試被放後詩冊

才子聲華義烈雄偏安又見失江東時當傾覆千城後身入孤危一旅中朝燕無名惟士氣軍師誅敗值天窮平生不遇甯無感非謂賫咨在一躬

甲子夏日遊草堂庵

此生差遍歷精藍顧惜西山近未探深入密林寒夏景履行飛瀑上層嵐舉觴共念鵑啼晚拄杖聊欣鶴骨堪留與兒童尋故迹九年四月草堂庵

題許令君逗雨齋集二首

駕湖繼武一詩人懷古思鄉別有真憔悴青山江水上誰知白髮唱陽春

踟蹰山下酒盈樽陶令官休倚菊園詩境澹如秋水遠不教哀怨和啼猿

題庚午同年通州馮甘浦采樵圖

草屨擔樵入亂峯寫圖猶是少時容低回五十餘年夢柯爛青山不可逢

題夢樓手蹟

重到金陵失舊歡江山蕭瑟麥秋寒谿藤兩幅銀鉤字又向山陽笛裏看

次韻答李畬生二首

少期學古老逾遙冗闒人間敢樹杓喈闐靜中聊隱几江湖隨處與停橈形骸有幸留衰白文字無功謝琢雕猶蓄狂言思一發青楓魂夢冀君招

淮南饑歲奈愁何湫隘貧官感倍多精衛漫銜塡海土鸞凰自上覲天坡談經草長先生帶泥迹流隨舉世波一夕吟詩渡江岸僧廬幽處擬同過

遊隱仙庵二首

我來重值桂花期白髮青山載酒巵物候榮華誰作使人生天地偶棲遲舊遊行輩成千古問訊知交又一時早識今宵亦陳迹當筵笑口合題詩

衰慵自分百無堪賴有羣賢勝共探幾度花開醉花下三年江北憶江南斜陽曳杖行黃葉明月閒

鐘韓碧嵐最愛交枝橫曲逕隨園西到隱仙庵
門人談承基吳剛周承祖阮林邀遊攝山宿
般若臺二首
共邀衰弊入秋山絶頂峯高不可攀怪石自穿雲
片片暗泉時遶逕潺潺霞天岫遠層層開碧林谷霜
初小作斑我臥更欣諸子興宵分聯步月巖閒
春林花落鳥啼喈記別山堂下佛增歲月老真催
竹箭霜風秋更踏芒鞵珍臺翠碧開千仞松響泉
聲合兩崖此地故人生死隔皋將禪衲亦傷懷往
年慶與王夢樓宿此院
過章淮樹故宅
昔招詞客會華堂爲出金釵十二行乞取濡毫書
便面度將鸞曲勸深觴門頻晝采迎新主室有披
緇就法王重到西園苔逕綠春風猶舞舊垂楊
顧㵎蘋焦山拓銘圖
焦山寺裏隨僧粥枯木堂中看古文二客兩士餘
有僕百年幾盡忽逢君按銘欣得聞京兆載酒常
當同子雲却使臥遊生遠想海門東眺碧天分乾
隆丁酉與蔣春農王禹卿同宿焦山觀古鼎
題鐵制軍籌海圖
持橐書從漢建章擁旄全晉禹餘揚內憂鴻羽勞
中澤外鎮鯨波瞰大荒星月夜懸籌筆幕風雲晝
護建戈樯歸來更耽論經席巾卷諸生似堵牆
同年張涵齋兼見過劇談濡筆作記奉讀感
歎因賦一首
秋陰空舍草縱橫同繫衰顏酒一盛豈任斯文稱
後死追思往事似前生光同秉燭衰年學濤若浮
雲閱世情差喜故人堪作健劇談猶吐氣崢嶸

題洪稚存遊歷圖圖十六幅末學圃種梅二
事其在伊犁時事也
迹登海內名山徧身向天涯絶塞窮種菜便判還
客老看花敢望故人同玉關生入承　優詔講幄
遙思更竭忠我昔翰林曾著論對君悲喜敘愚蒙
清涼山南唐暑風亭址下明耿定向建崇正
書院今釋展西居之後有小樓絶勝
虎踞關前一徑斜僧樓西土瞰江涯聰聞夕照橫
全楚谷底長風散落霞荒砌昔經雕玉輦講堂又
變梵王家人寰何處非桑海倚檻春闌未盡花
次韻答陳石士二首
懿子垂纓鼓篋年遺經勇紹昔儒傳一登雲閣覲
藜火十見春城改禁烟遠夢江湖浮桂檝舊居池
館積苔錢蕭疎黃髮鍾陵下鎮有相思望日邊
隱矣何須復著書百年猶暇惜三餘劣如老馬知
文事敢比猶龍在物初祕宛待君勤校理荒亭無
客問元虛難期數衽論心會且託天涯尺素魚
又二首
關將春盡惜徂年已和清詩使未傳案上耽淫辭
食字人間散落麝流烟久判老病辭醫藥遠愧貧
交贈俸錢料得燕山須想見江東啼鳥綠陰邊
發德誅姦作一書名山思貯殺青餘竟慈茅舍費
前志空見明堂建太初箴若衆星真小說學乎舊
吏似憑虛不妨筆記傳吾黨磊落寧嫌釋鳥魚
送胡長慶爲承壽令
不嫌輟侍出承明疲瘵惟當念庶萌風露九秋衣
楚製關河四塞入咸京岐陽山遠橫邊徼渭北原
多雜廢耕好作循賢齊杜召豈希騎省賦西征

洪造深深柳讀書堂圖

所居江上宅春柳萬千枝綠逕最深處幽軒獨咏
時微風一以度好鳥頻相窺忽見古賢意無言中
自知

題王慕韓渡江圖

登艫當月朏鼓棹及風輕波浪浮春氣星河泛夜
明壯情真叱馭高詠遠流聲德被光生岸朝暾似
已迎

題胡始泉試硯照

硯材如士才遴儁百不遇想像託空虛寫圖聊自
喻

東馬雨畊

團扇抛時過授衣棱棱霜氣復侵幃遙知谷口泉
成釀無那江南客未歸猿鶴山中通夢寐雁鴻雲
際送音徽世間離合尋常事感歎晨星故侶稀

明宏治中長洲吳元博寬常熟李世賢傑長
洲陳玉汝璚吳王濟之鏊吳江吳汝疇洪
五君子同官京師命工畫之爲五同圖陳
公歷官戶科給事中左副都御史今其十
一世孫鶴獲收是卷屬題

衣冠客貌昔賢存展閱增恭況子孫此卷更教千
百載長留故事在吳門

題陳葯亭工部鶴桂門圖

編籬植援桂爲門中置藜牀道自尊縱使淮南好
仙術淹留無計致王孫

屢於楊存齋宅觀牡丹呈一首

自下名花處處栽迎風浥露倚亭臺不知盛事終
何日且喜衰顏又一回多品君家遲共早惜春吾
迹去還來未須分別矜奇種總與留連覆淥醅

題趙甌北重赴鹿鳴圖

六十年前幸附君見君登第應卿雲　禁闈持橐
猶瞻近滇海分符遂離羣見說懸車耽撰述極思
操筆接清芬而今起冠嘉賓會何意工歌又共聞
綠髮諸郎並白頭同承　天澤賦鳴呦先生人瑞
真麟鳳下走才微一燕鳩敢道與君成二老與逢
此會亦千秋却悲舊日同登侶原隰霜零不可求
謂錢松蓬觀雨兄

寄趙甌北

一舸歸期不可留送君篠杖已登舟侯門定樂孫
曾繞望遠其如故舊愁重合固應稱古語計年良
是事奢求秖欣巨集添新卷健筆凌雲勝黑頭

輓周東屏總憲

西蜀名家世正卿摛華弱歲早知名麟洲最覺邅
迴久烏府終持憲紀平近日賢豪皆隕落中朝人
士感哀榮況餘白髮滄江叟空憶星軺過舍情

題汪星石記事圖

羨君從宦繼遊遨步屧輕衫向近郊吳苑酒香初
罷獵錢塘潮湧對登高衆推才雋如麟角自寫襟
期染兔豪一晤雲烟無住著獨徵心月謝塵勞

道院素食對牡丹觀前賢遺墨數幅

碧玉根鑱白玉脂驚雷一夜出金芝春蔬故勝雞
豚味不爲寒酸菜肚宜
低佪往迹感猶新安得前賢共此辰消受落花春
盡雨天香寒滲白頭人

壬申四月朔陳翽莊招遊隱仙庵承和題庵
中菴句奉酬一首

青溪水長君初到紅藥花開我共探昔畫二君傳穎上今逢季子在江南餘春澹蕩添新綠細雨冥濛閉衆嵐安得世間幽絶地常教相對竝茆庵

授經圖爲汪孟慈題

僕昔遨遊翰墨場逢君先子在維揚精勤力徧紬金匱毀敗書終隔禮堂英跱百年埋馬鬣清標兩世見鸞翔偉將繼業名當代欲盡頹齡尚一望

乾隆戊寅冬見凝齋先生於南昌今五十五年矣蒯莊舍人以遺像見示於金陵因識以詩成六韻

昔至洪州郭曾瞻長者頗論言尊卑側賞會水雲閒蝸舍千餘里烏輪五十環遺編升館閣封斧遂邱山季子今賢俊江城值朽頑風儀重展對悽感記追攀

題方葆巖尚書青溪放棹舊照

少日春風纔畫槐丰神已見阿龍超乘槎西遡河源外攬轡東逾海國遙却返青溪尋舊迹欲圖紫閣許　熙朝與公晚值吾今慰展卷平生接冠髩

戲題馬雨畊紀夢詩後

夢幻無端寄寢興夢中占夢又何憑君來說夢吾圓得長晝焚香請曲肱

題沈石南楓落吳江冷畫

紙上風生已颯然數番楓葉落江邊老翁閉戶無詩思猛觸清愁二十年

題畫菜冊

晚菘早韭各乘時露重霜初併有宜菜肚先生聊自喜不須傳與里豪知

題沈石田吳山圖卷

孤棹平生記一經吳山南對越山青朝來二萬烟波頃十笏齋中接洞庭

偶然濡墨寫胸中不覺荊關指下通欲識禪宗無學處畫家證取石田翁

章渠濱及琴僧晴江度曲偶成一絶

老翁聵聵欲無聽蕭客琴僧坐上逢欣與羣公同屬耳晴軒風靜暎初冬

題甘夢六桐陰小築照

室可催成種樹難疎桐差易出簷端不須早計恩爰伐只愛清陰覆座寒

新黄秀出承春露鉅葉聲乾墜早霜但坐小軒參密諦了知聞見總清涼

題孫淵如青山莊訪古圖

曾聞綺席集華軒倏見山林俯斷垣杜老自偕高李客輞川非復宋王園英才黄土今埋骨往迹青山憶斷魂我與披圖同一歎江南烟淡謝公墩

題朱嶽雲麥浪舫圖

柳堂春水源源活花塢芳條歲歲添小築天人合作勝倚闌鍾阜碧當檐

道人詩思絶氛囂自作桃源傍近郊風雨吟龍江振戶霜天棲鶴月當巢

題寒石長老吾與庵圖

山逕支硎記一探却無問法入茅庵想今伸得山僧指數點峯青在戶南

題戴夫人詩集

文籍先生有婦賢奉湯侍疾曲肱邊雞鳴問日眞恆事東帶終宵遂歷年

總角多時與受詩未嘗含怨道閔斯他年流涕王
裒憶最是燈寒欲灺時

吳中三賢像三賢者范少伯蠡張季鷹翰陸
魯望龜蒙

鳥喙猶能用士豪功成祗畏作胥濤居陶二富猶
蛇足一往烟波故可高
一夕秋風起洛陽中原零藿各飛揚江東王謝皆
僑寓正遜吳人守故鄉
青山影澹水波風笠澤詩筒並釣筒割席自哀皮
學士高人何病汲蘆中

題方式亭詩冊

出岫凌空澹澹雲譬將清思吐氤氳宜春山水歸
新詠京洛風流述舊聞著屐每經余往迹題襟多
有昔同羣年徂夢斷懷嘗感珍誦瑤編幸遇君

題齊梅麓梅麓圖即送其歸里

西清初入復思家泛棹晴江水暖沙春到深山須
一月君歸繞舍正梅花碧潭清照香猶冷修竹陰
遮影忽斜早暮一樽珍重看明正風雪又京華

題嚴翰洪一發獲雋圖

獸肥草淺試雕弓射獵詩書一歲同馬上少年今
老矣霸陵風景畫圖中

題朱魯門拈花照

八方鹿蓋著膺公一室團蒲見道風莫作兩般膺
背判智珠運處得毋同
幾人參學問楞伽辛苦終身不到家何似低頭成
一笑春風開出手中花

題戴淳授經圖

老儒辛苦保遺殘少女聲牙講授難所數服膺終
不得智囊心自屬申韓
嗟余蕭瑟一衰翁敢望傳家及湛隆劣見女長裁
褐氅展圖空仰漢儒風

題萬壑松風圖

昔住黃山麓數旬仰瞻天際碧嶙峋遙思萬壑吟
松處容有千年餌朮人我老而今空見畫君開他
日必尋真會知廣樂鈞天響長託雲峯動甲鱗

題李竹君青溪垂釣圖

青溪幾曲入秦淮絲竹聲繁合兩街獨把釣綸尋
野徑蕭然箬笠與櫻鞋

題李紉秋桐陰讀書圖

自植修桐數畝園綠雲青氣接開軒霜風忽掃庭
前暑更愛讀書秋樹根
我欲秦淮結草廬十年種樹計何如只宜步屧家
家竹似此圖中合有余

補遺

咏白杜鵑花

草沒朱堤古帝家傾城餘恨獨橫斜空山淡月銜
孤影江水初波送落花羅隱青蕪迷古國霏微白
雨怨天涯後庭誰唱當年曲玉樹飄零幾歲華

咏蠟梅

亭亭芳樹暗彫年脈脈明花靜素烟寶粟鈿蕃團
紫玉金釘銜璧見連錢輕寒翠幕重陰院殘照朱
樓未雪天往日吳宮佳麗地嬌黃零落有誰憐

題羅牧畫

怪木蒙籐亂石間生煙引素蔽遙山蒼茫野氣無
人會惟有昏鴉去復還

一如方伯秋山睹墅圖

文章經濟出江東睹墅風流似謝公保蜀功成身
未返也如航海計成空

吳越王投太湖龍簡拓本

成周河裏珪還出詛楚淵中石復陳太息滄桑千
古事洞庭龍簡讀鐫銀

喜左蘭城來居金陵二首

廿年槮散託秦淮祇與行纏木屐偕繞郭山谿容
俯仰聯鑣冠蓋盡沈埋傳亭易過誰爲主井竈粗
安事亦佳君若定居吾正願便鄰五柳接二槐
舊識階庭近上皇又兼潔癖似元章韻生古澹琴
書內詩就精嚴几研旁元亮素心今定得右軍喜
遊意彌長只愁輿發翻鴉墨遍涴新居雪色牆

祝汪稼門七十壽

江漢東南接海濤都經賜履擁旌旄威風到處鯨
鯢伏定令頌時雨澤膏容態書生長不改勳名節
使久逾高潞公老有謨猷壯傳讋蠻夷域外豪
生同鄉國夙情親邨巷嘗邀作比鄰草澤我衰餘
馬齒雲霄公上近龍鱗野亭自隔元戎隊嵩嶽
惟欽降翰神平格壽爲寰海願私懷更近一巵春

題蕉園方伯照四首

平沙落雁圖

江邊蘆渚接沙汀飛雁將停却未停觀化迴殊塵
眼見撫弦方入太虛聽

泛月理琴圖

兩忘身手與絲桐真覺心同水月空應笑江東謝
希逸苦將虛軫賦臨風

瀟湘水雲圖

山入湘南深復深風林水石自成音七弦寫得蕭
寥趣張樂軒轅會此心

梧葉舞秋風圖

秋來槭槭井梧乾飛舞中庭弄薄寒賴有清聲流
鳳噦高岡常作盛時看

徐晴圃觀察從軍圖

西南蠢賊昔稽誅幕府徵賢逐虎符風雨四陲籌
筆地雲霄千仞據鞍塗靈臺偃伯今都埥武庫程
材舊孰逾料得馬援灑酒會幾番慷慨敘前吾

失題

千帆落日鱗鱗白萬陳秋聲葉葉黃每飲不忘京
口酒故人猶憶秣陵航

臘月十一日登北郊小山作

拄杖茸裘病鶴形雪晴風細出郊坰溪邊樹隱寒
陽白谷口雲開列岫青小障登臨容後死故人存
沒感前經近城勝地須游數更擬營求置慢亭

詞

三姝媚　侍嘏川入都歡飲寓舍填此

思君江上路正天澹雲閒夕陽春水杜牧揚州任
落花如雪短簫吹醉喚客流鶯因甚勸一帆東起
今夕相逢只似當年蹋槐情思　早識清時有味
問舊部西涼一麾誰寄把盞臨風看碧雲玉宇滿
簁秋氣未老生前且莫聽暗蛩愁砌起嘯殘宵寒
月墮空煙裏

水龍吟　詠蘆花二首

楚江漠漠連天荻梢滿綴搖秋氣寒雲影外暮山
低處淡煙叢裏一色迷空短篷垂釣雪時仍記却
蕭蕭挂冷離離繞岸正船傍西風艤　最是天涯
倦倚憶湖邨霜零洲背幾番夢到波生葉下月明

千里料得涼宵江妃應折一枝誰寄只送將去雁淒迷遙宿向寒塘水

誰將點綴汀洲盈盈裊裊和煙水染秋圃冷將花略近澹無情思林岸西風柴門新月江頭湖尾恁蕭疎一片空門萬頃又短笛叢中起　且對滄波旖旎想伊人暮天無際霜濃幾夜宿鳧影壓玲瓏秋碎又逐寒潮丹楓紅蓼一般飄墜待枯莖更織疎簾映雪漫漁村藥

桂枝香 和鄭前村咏鄰家女子撲棗

西風繞舍望裊裊弱枝隔籬垂瓦正是新霜綴滿素煙細挂才聽笑語憐紅小又長竿一聲飄灑鬢鴉何處筠籠應滿夕陽漸下　笑杜老清詩漫寫怎忘近郵園桑柘幾度分甘兒女故人情話綠牕榛栗方同薦數於今授衣近也天涯知否東鄰纖月新添林罅

臺城路 咏秋蝶

粉牆翅底尋芳處栩栩夢回情老冷露垂乾微陽烘煖一逕西園重到寒枝自抱恍穿入深深壓簾春曉甚又驚飄卻和輕葉墜霜草　流年偷換漫道雙飛經幾度而今黃了砌暗蘭衰籬荒菊瘦故侶相逢應少樓陰靜悄正欲向東家又依殘照倚檻誰看滿庭風嫋嫋

長亭怨 咏殘蟬

乍聽得玉簫波上落葉涼飇一聲哀曲遠歸空亭正餘寒蛻抱殘綠露餐烟宿曾幾度孤吟斷續別剩傷心卻付與斜陽疎木幽獨倚樓深院畔早伴石榴紅蹙梧宮舊恨暗擁鬢一雙如沐又隨他月扇團團被五夜西風催速只篆刻愁魂寫怨宮庭敲玉

琵琶仙 東岡路川徵疾

蟾魄天涯看仍似挂出揚州秋碧憑問枝上棲烏何當共蹤迹才別了紅燈翠幕西風也早欺涼席料得宵來紈衫月露羅韈階石　恁輕與留滯琴書算何似漁郎泛江宅問訊茂陵須聘惱相如岑寂卻又被桐君碎錄苦伴人客枕將息剩有鄉夢同時膽瓶荷白

定風波 送吶堂將入都

最多情折盡垂楊絲絲依舊禁路冷夢青蕪醉魂黃葉記送君歸處綠牕人疎影句轉想天涯甚情緒拼與儘春山無伴流鶯同住　碧煙弄縷乍隨風又拂清淮浦恁波生雲鎖天長路闊人共江鴻舉待爲君酌芳醑掬取金波浣空霧衣屧料應猶帶杏花春雨

詞學以淛中爲盛余少時嘗倣焉一日嘉定王鳳喈語休甯戴東原曰吾昔畏姬傳今不畏之矣東原曰何耶鳳喈曰彼好多能見人一長輒思並之夫專力則精雜學則粗故不足畏也東原以見告余悚其言多所捨棄詞其一也既覈不爲舊稿人多持去篋中至無一闋虬御甥今以此冊相視恍惚如隔世事其詞則丙戌丁亥間作也今幾四十年聊題歸之並記太常所見識者眞後生龜鑑也嘉慶九年正月識

先君惜抱軒詩集十卷嘉慶戊午年刻板行世近十餘歲間有題贈酬答之作往往手寫付人不自留稿嘗曰詩道非一端然要貴有才氣人年衰則才氣多隨而減故吾年七十

以後不復常作詩矣雉日侍案側見有所作輒私錄成編至乙亥歲　先君乃見而刪去三分之二蓋其不欲多存如此然雉私謂歲月方長雉　先君意不欲多存而集後之詩可私錄以積成卷帙嗚呼豈意遽止於是哉今僅得古體四首近體八十四首其間咏白杜鵑花蠟梅二首實少時所作不欲自存者青浦王蘭泉先生數賞而勸存之今輒取附近體而爲人書扇題圖舊失其稿而今始得者亦附後焉詩既少不克分卷僅合詩餘八首刊一卷附詩集後曰惜抱軒詩後集外有文後集十卷筆記十卷今皆繕寫讐校旋鋟刻以公海内云嘉慶丙子夏六月男雉謹識

惜抱軒外集

試帖一卷四十首

桐城姚鼐姬傳

惜抱軒外集

試帖

湧泉出雙鯉 江

姜詩賢冠蜀婦德復偕龐奉母誠無二嘉魚饋有雙珍同丙穴出仁使涸陰降麗醫真堪拾開氷豈待撥言綸聊射井操勺儼分江不用持芳餌何須棹桂艭天方褒孝愛鄰亦美敦尨託詠南陔意庥祥播庶邦

紅綻雨肥梅 紅

五月零梅雨淒迷小院中方看千樹綠忽訝數枝紅碩大纍應足勻圓氣太充葉邊明點綴顆上鏤玲瓏得潤香痕吐迎陽膩色融溼陰前日重乾稼異時功低亞湘簾影頻搖曲檻風長卿最消渴試賦

上林叢

拔園中葵 園

葵自民間利胡爲魯相國清齋嫌折葉放手早除根比糵甯留白非禾詎賴孫好乘朝雨去莫使負霜存義豈思肥免心同不察豚長鑱休託命匪種惡爲恩食力雖云素資生未可繁始知歌退食編潔在饔飧

謝公墩 公

昔聞謝太傅登眺此江東拯物仍高韻和民以道風早齊東海德晚繼始興功曹植詩多怨羊曇痛已窮闔閭葵扇在煙靄石城空遠想非無士從游詎值公一墩當水白二月落花紅更作書生詠青山夕照中

黃麻似六經 麻

裁詔今時美模經古義遐詞頭頒紫殿天語播黃麻爾雅原儒術文章擅滿家訓謨真有體風雅共無邪德合二王節詞寧六籍華援毫思博達扶杖聽咨嗟內相從唐貴中書自漢嘉絲綸逢

聖主視草倍難加

越雞不能伏鵠卵 才

庶類同蕃育成形異化裁越雞良渺矣鵠卵實宏哉早訃同時夜兼包乏巨才漫將孚粥久奢望羽毛開盈握雛宜出橫天翼詎來仙禽終殖穢凡鳥自摧隤螟負徵爲蜾人師有鑄回必求齊漢壽樹柵豈蒿萊

從官負薪塞宣房 宣

漢武行封禪朝官扈在垌決河流未塞法駕路還經嚴詔當齊力羣公雜庶丁綢繆芻一束傴僂士千形盎背容槎枿垂腰或紫青沈同神玉禮勞異鬼薪刑遂建宣房績常教嶽屋甯況今庸禹稷荒度報

明廷

市南宜僚弄丸 家

末藝通於道搏丸亦可誇銷聲楚國士託迹市南家質或同埏埴形元雜聚沙圜如珠錯落飛作雨橫斜指上疑星月空中卽隕花一塵聊戲弄萬目自驚嗟闞已忘蠻觸兵旋靖鏌鋣當筵仍祭酒宜聖亦心嘉

始駕馬者反之 前

驤首氣昂然良駒奮欲先未經銜勒慣敢在軫衡前轉使雙輪遏才教一轡牽望塵看後

輕閑道異先鞭熟聽鸞和響時從轍迹旋柔
心方受御如舞遂無銜超毋才非抑驥雲德
欲全
聖謨垂幼學蒙養正希賢
吳宮教戰 戰
善戰師無怯何妨教綺紈蛾眉人授予虎幄
將登壇乂陳如荼合重英戴勝攢玉階辭奉
帚翠袖卽稱干鬢髮垂金甲柔荑控角端更
揚兵氣壯那畏鼙聲雜伯業宮中始軍容閫
內觀至今吳苑畔感念鼓鼙讙
象闕凝章新 龍
舊闕瞻雙鳳
新獻御六龍懸初垂月吉觀已樂時雍下武儀型
在修文德澤鍾
頒書旬日布讀法萬民從
首出乾同仰申言巽未重星辰光早燦膏雨被先
濃遂撫二辰敘長爲九服宗作求仍古法果
洽快今逢
五言長城 攻
五字攄才傷千軍畏筆雄包羅橫地理車立
奪天工萬雉生毫末二邊劃坐中壘疑蒸土
築辭任銳師攻但有層霞起曾無一綫通堅
凝如護國吟咏似巡功風雅聲雖變經營指
略同將摩太歷壘莫謂後賢空
高枕遠江聲 聲
野客江連閣孤眠月浸簾暗空吹淚急靜夜
覺聲添巨響真春枕微風與度檣夢中驚蝶
栩人外舞蛟潛斷續隨宵柝依稀雜漏籤雷

奔殷大壑露冷警單縑秋到夔州峽寒侵杜
老欄高吟仍擁被悲壯怒濤兼
山似洛陽多 吳
爲愛金陵秀中原地不殊洛陽山最勝天闕
景還符匝匼層巒湧參差列岫敷入郊青未
了繞郭勢如趨東晉猶西晉新都擬舊都有
峯皆北向憑水作橫圖大白方辭闕輕舟竟
入吳登臨回憶處嵩少夢遊無
三復白圭 寒
哲后留遺什賢儒戒謹端抑詩才數語洛誦
每三數深念樞機密甯教金玉刊康圭原畏
玷捫舌更思難行遠逾符節輸誠勝敦槃起
羞功莫蓋磨缺璧仍完緘口前人識危言
聖世安立誠惟自慎非使學蟬寒
沈珠於淵 珠
至寶非求貨甯爭徑寸珠來由鮫客館沈向
應龍區曲渚從光墜長流任影孤止同懷蚌
腹猶似掩羊鬚異采無相獻藏珍孰爲輸璣
源仍曲折仙露映零濡淮浦蠙吳圻江津岸
不枯
聖朝何物貴多士起菰蘆
雉雊麥苗秀 苗
宿麥和風裏連畦盡吐苗邱中聞雉雊隴上
似還喬角立連芒擢莖翻見尾翹朝飛春漠
漠有鷕野蕭蕭未逐黃雲出先依綠野驕農
登欣率育鳥亦樂山橋
因瓌才而究奇 奇
大木得工師因材詰搆宜不繇操斧巧豈見

豫章奇桴有飛龍翼窗來玉女窺穹窿成畫
棟岌業負文梲偉自山林出高爲殿闕資
天朝方采擇珍重所堪爲
金波麗鳷鵲 隄
鳷鵲南樓出蟾蜍碧影低勢如翬負羽光似
水平隄瀲灧文梲沉晶明玉宇迷清輝含上
下流照徧東西飛閣翔空際憑欄接皎兮露
華凝翡翠雲氣溼琉璃地切中宵望詩從小
謝題秋懷宮雉畔引領夜烏棲
昂昂若千里之駒 居
駒或名千里超然氣有餘駃騠生自異駑蹇
詎同居逐隊曾何累空羣信不虛仰思騰秣
越俯謝伏鹽車德固尊天驥才還稱
帝輿九州看歷歷四足任徐徐芻粟非吾志驊裊
那得如取論天下士顧盼豈徒歟
傭書成學
士有千秋志家徒四壁虛經營謀斗食辛苦
作鈔胥授簡非傳業濡毫且疾書誰知強識
後默遇會心初薄稍酬雖儉多文富已儲曲
肱甘竟日莊誦異端居稽古身從貴爲傭計
豈疎寄聲謳餓客忍復負三餘
讀書難字過
披冊千篇富精心一字難悅因成解後勞在
致思端義就三倉辨形稽六體完雌黃初未
下竹素獲流觀疑僞文隨了蟲魚註亦殫迷
疑殊穆傳詰曲豁殷盤誦似珠從貫怡如凍
釋瀾由來書義見百徧莫辭看
畫地成川 流
聞有西京士矜誇幻術優導川甯致力畫地
忽成流涇渭分條理魚龍想泳遊河疑天上
落江是坐中收真看過帆肆應逢賈陸舟何
如通鄭白便可潤田疇
冠挂不顧 時
成允聞神禹圖功戒後時身當乘四載冠或
挂雙緌己溺無他顧過門有棄遺子猶志纓
縰服豈愛牟追秖畏桑榆晚非嫌李下疑惜
陰如失業致美枉修儀側弁今多士詩謨古
有師克勤何敢怠五寸惜游垂
秋露如珠
何物當涼夜晶明點素秋白雲零露降碧草
散珠浮浦訝鮫人泣臯疑漢女遊懸林紛似
琲垂地忽成旒霧裏圓相照風前溜不流
聖朝調玉燭萬寶綴枝頭
秋月如珪
涼夜影悠悠澄輝照綺樓輪斂非似璧弦上
異如鉤角引金波轉稜分碧落秋蚌胎圓未
滿蟾魄瀉仍留露白垂珠琲天青削玉球薦
珪清質貴先映
御階頭
弟從臣之嘉頌
翠輦風雲會羣公獻頌頻才華紛藝苑論文屬
楓宸濡翰爭先出連篇看雜陳文皆優博奕賦
最貴詩人賈傳堂誰及相如室覲臻卑同春
豫諺高法載歌臣
盛德形容備摛詞
藻鑒真莫嫌辭甲乙授簡總

皇仁

振衣千仞岡 衣

遠迹崇岡立臨風一振衣辭身離滓垢引手接清輝物外孤霞侶天中瀨氣歸繞襟空翠合雙袖拂雲飛衽溼含朝靄裾寒帶暮霏林深從屐入嶂合似裳圍士或偕軒冕心非戀紫紼亦如千仞上高志不相違

山高月小 寒

重嶂臨秋壑瓊珪上碧巒地高天四面巖抱月孤寒氛氣消空際圓輪正夜闌九霄淸質外一點萬峯端玉宇微風轉青林白露團有輝澄似水無暈小如丸獨賦江山靜迴瞻天地寬攝衣憑赤壁興極欲難歸

王鮪岫居 居

鞏落多奇產山深慶有魚懸巖應窄到王鮪獨憑居浮藻循嵐動文鱗倚石舒庚池甯待種丙穴自通虛芳餌求難致依蒲定不如風雷藏曲窈瀾壑泳舒徐小雅歌蒸罩周官命作獻

聖朝春薦後珍味逮民閭

夏日天長

曦御行南陸迢迢晝未央立圭占影短旋式覺天長綴送葵心轉遲生竹蔭涼薰風方濇蕩晴徧倍悠揚久昇二農作欣看萬寶昌域中舒化日

天子正當陽

好賢如緇衣 真

周有司徒善緇衣愛最真見賢今更少好德古同倫倒屣情如故披襟誼益親斷金蘭共臭空谷玉爲人館已登渠屋餐宜薦八珍始知三代後無改秉彝民

火中寒暑乃退

功成無不退寒暑驗蒼芎二至觀天運終宵覘火中日明懸霽宇昏燿度薰風箭漏升皆半璇璣正再同二星才在戶四序又移宮令欲還頒項權將謝祝融窺衡憑相近迎氣籥章通警德宜中日乾乾

聖履豐

從善如登 難　癸未會試

爲善從吾志追攀敢避難如循孤徑上將倚半天看尺寸尋梯級虛空轉曲盤日躋長畏蹟跬步詎懷安出谷知巖峻登峯歷磴寒仰行卑故迹俯立曠新觀

日月輝麗近雲霄志未闌

聖朝方宅俊儒術盡升壇

大禹惜寸陰 得陰字四首癸未　朝考

祗德思神禹功從自勵深積分稽日叡失寸儆王心治欲崇朝徧時防昃影沈將令光四海徧冀駐庭陰數土周要服勤邦切睿忱微危期允執晨夕敢忘欽則範須鈞石懷柔致幣琛嘉謨傳

聖主猶凜克艱箴

歲月人同歷偏殷古聖心影占雙闕迥光惜半庭沈當旰猶忘食中宵已正襟如將同度意彌迫及時忱密察璣衡運旁求軺鐸音儆憑三尺陛頻驗一圭陰亮采功無緩陳謨意

可尋更聞頌小正應使萬民欽
孜孜思日勉遺訓播于今易得塗山璧難迴
昧谷陰璇璣移歷歷曦馭促駸駸坐惜時光
度何容玩愒臨八年遲底績一寸敢輕心運
謹中天治民瞻留爽忱豫遊空有諺逸樂已
聞箴萬古垂明教精勤飭士林
天光長左運
帝道總中臨步晷原無改趨時祗自箴測圭珍短
影當晨愛餘陰晻藹暉才度低迴意不禁萬
幾防逸豫一霎懼寖尋瑟若修如璧皇然度
式金應知行健德卽似奮庸心
睿念同明作羣方矢頌音

杼軸予懷得先字二首　乾隆庚寅　御命
考試差

織文資杼軸志士此精專每以孤懷往常搜
衆慮先章成真似組意密更如緜故錦誠何
賴新機任獨旋經綸垂世遠宛轉自予傳極
欲存前矩還嫌襲曩篇平原才倍麗韓子誠
仍堅
睿藻高千古因之小昔賢
士欲攄懷抱操觚渺獨先緒抽情曳繭興往
筆如椽條貫千絲會紛綸五色宣手如投杼
捷心擬運機圓尺幅循予度雷同絕衆緣方
知思軋軋非借語戔戔
聖主崇文日多才奮迹年不甘爲蹈襲斯善學前
賢

惜抱軒法帖題跋一

晉武帝書釋文

省啓知免下頃訪具云揚州章或寒或辛項可可者比當擬之動靜更啓也數遣信還

閣帖有晉武帝書有東晉武帝書大觀帖併後於前皆作武帝炎書吾謂當併前於後皆孝武帝昌明書西晉之與東晉字體大異法帖西晉人書之真者惟索靖衞瓘其體可見若省啓兩帖皆右軍後字體耳省啓帖似與尚書吏部或令僕者免下言免直內省下歸也章項蓋人姓名言其人粗可常擬用之草書本難審正略以文義推猶可通至人姓名則尤難定惟存疑耳其後一帖云卿前云宜卿譙王參之於衆云公書卿私書君按孝武時爲譙王者司馬恬之乃譙王遜之曾孫以家人禮論之於簡文帝爲祖免兄弟故孝武有私書君之稱亦可爲尊禮矣王虛舟執譙王遜斷爲西晉武帝之書不知譙王襲爵之最長也

東晉哀帝書

哀帝二十二歲即位其未爲帝時爲郎邪王而此書稱乎死罪死罪古人書用死罪字乃臣民之禮哀帝爲王時不當於人有此稱吾疑此是王丞相之屬吏於王悦病時與府主啓耳其人偶與哀帝同名遂傳誤云哀帝書也

漢張芝書釋文

知汝殊愁且得還爲佳也冠軍蹔暢適當不得極蹤可恨吾病來不辨行動潛處耳經年纏此當何理耶且方有諸分張不知比去復得一會不講竟不竟可恨汝還當思更就理不辨辨字讀辦何理之理讀賴此當自爲一帖

一昨遊悉誰同故數往虎邱不此甚蕭索祖希時面因行藥欲數處看過還復其集散耳不見奴粗悉書云見左軍彌若誤聽故也

凡漢人草書止有章草之體趙壹非草書所謂史書相與猶謂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故伯英號爲怱怱不暇草書此正如趙壹之所譏也至晉漸趨疾速乃有二王之體與崔張之體全別亦猶晉真書之非漢隸體矣王著都不辨此妄列崔張之書誠爲大謬而米元章執知汝殊愁等帖爲張長史則亦非也惟姜白石斷爲子敬書斯爲精識矣知汝殊愁至就理爲一帖一昨下至末爲一帖吾疑皆子敬與王珣者也冠軍當是王氏羣從子敬帖中屢見而不可考爲誰王氏喜講佛經世說載法護僧彌供於宅講阿毗曇心經此帖言講竟不竟即其類言講竟不得終盡爲可恨事欲珣之還當更經理之後帖以東亭常居吳故問其遊虎邱祖希者張玄之字代子敬爲吳興郡者又與珣珉交善也子敬作此書似甫解吳興之任而未發故與祖希時面由吳興入都必過吳故云還復共集散也左軍即謂凝之彌若誤聽殆嫌其信米道之妄說乎此帖真本在宋祕府謂之冠軍帖故淳化之誤得大觀改之處字之分斷耳字之截短前人已辨之矣若誤聽誤字上口兩筆摹爲一筆則不復可讀大觀改正尤爲善也

唐太宗作晉書王羲之傳論固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矣意其後復命購求遂有人以子敬書託名伯英以獻之當時廷臣亦不知漢人但作章艸無二王草書之體第覩其筆勢驚絶不敢云非張書耳唐藝文所云得獻之張芝等書以貞觀字爲印是也然固不若其晉書御論之爲確矣自是唐人率沿其誤張懷瓘云伯英變子玉之體爲今草書者即指知汝殊愁等帖言也唐人相傳有緒至宋以入閣帖絶不知爲大令書矣此非盡王著之過也米元章疑爲張長史書殆非定論長史固有筆力然祇是壓埃之雄後此大令書如化人飛行空中長史何由望及哉宋人固云元章論書最不足憑誠然矣近王虛舟附南宮之謬見於知汝殊愁帖肆爲醜詆頗近妄矣

王洽書釋文

洽白旨告承問洽故爾爾冀比復敘還白不具王洽再拜

晉人每以特遣爲旨消息爲問旨告者言遣人來告因承得其消息之問也中領軍早亡而於丞相子中名最高其後裔最盛王儀同遂誇其書與右軍竝王虛舟不悟其爲子孫之侈詞乃云領軍格韻在大令上甯非謬乎

王珉書釋文

十八日珉白比二書殆已上未更近問戀情不適比可不吾羸疾故爾憂深力書不具王珉敬問今欲出耳吾此月急盡廿四是王濟祖日欲必赴卿可剋過明吾當下解相待臨出亦遣報既至王家畢卿可豫徵光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歛也

王珉手報

晉宋之制尚書臺官攜家居省中下舍在臺城之內此小令巳下直居下舍時書也欲出者欲出城游也請急得至廿四故是日可送王濟因其游耳解即廨字劉昭後漢百官志注有公解府椽語下廨即下舍又言下省言在下廨待其來邀亦或已臨出遣報邀彼光當是僧名晉人率稱僧曰某公若此光公殆肉食僧乎觀小令此帖足覘太元之時士大夫風氣之敝也

王廙書

廙表有鄭夫人乃爾委頓哀亡懸存語鄭夫人即簡文帝母也簡文爲郎邪王時乃卒意夫人始有所育幼稚而亡者故曰哀亡懸存耳

釋文

七月十二日告籍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具月行復半念汝獨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涼不審嫂何如汝所患遂善未懸心不可言阿母蒙恩上下悉佳宜可行竭瘧如復斷要取未斷愁人宜復具白發與別惘惘不可言今遣使來北及書不具自護欲得消息廙疏

籍之蓋即逸少之兄此即與逸少弟兄書也逸少父曠爲淮南太守既亡蓋其兄弟猶奉母住江北而廙先從元帝渡江故遣使來北也阿母者夏侯氏元帝之從母王正之妻竭不知爲何人小名或即逸少乎此是世將家書而正作章草則逸少之前未嘗有作今草者可決也

衞瓘書釋文

故州民衛瓘惶恐死罪中闕音敬望想相懷在外累年始爾得還情甚踊躍日至二十里上須節度明日乃入奉說欣承福祚日白不具瓘惶恐死罪死罪

首一字左筆微出壁外然是故字釋作頓者非也奉說者意其州故刺史遣人候之無書但有言說耳

庚翼書

按此啓列從事中郎庚翼參軍事劉遐銜則正是府吏矣而首云故吏者或府主已遷職而未去或稚恭自改官未及行也又此劉遐當是南陽之劉遐其子暢即王右軍女壻見世說品藻注內若晉書有傳之劉遐乃廣平易陽人武夫非稚恭之同類又其年輩乃大前於稚恭王虛舟引以證此帖誤矣

王僧虔書

六朝於石頭城西秦淮將入江處夾岸置兵壘謝康樂撰征賦所云次石頭之雙岸也此是要地故儀同啓云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臣豈敢於外下意也此二帖當是儀同作丹楊尹時所啓二岸乃所治境而統內故有新舊米也若寶章集一帖爲太子舍人求江郢小郡則是爲吏部尚書或僕射之啓尚在宋代未爲齊臣早年之書也

陳逵書

古今人同姓名者多矣此陳逵自陳朝之人意有唐大書題名陳朝陳逵以别於晉之陳林道而淳化帖因之也宣和書譜言逵草字飄發不滯有羲獻之風林道乃右軍同時人也安得云有羲獻之風是亦知爲獻之之後人非晉陳林道矣王著編次法帖舛誤固多矣獨此吾謂其不誤而駁之者誤耳

褚遂良書

潭府帖末云報薛八侍中黄長睿推尋河南貶潭州時無薛姓爲侍中者疑此帖之僞吾謂不然唐人於官職最多俗稱且以侍中爲宰相者唐制也古止是內省近職其時薛元超爲黄門侍郎略同古侍中之任當時俗即呼爲侍中較唐人他俗稱尚爲有理此帖與元超書耳其字古勁有韻何嘗不佳乃王虛舟因長睿之疑至詆其書爲惡道殆如列子所云竊鈇之疑耶

柳公權書

按北齊文宣后李氏其子紹德至閤不見愠曰姊姊腹大稱母曰姊姊者北俗也誠懸伏審姊姊帖稱母如此猶唐文皇與太子詔曰哥哥勅以父曰哥哥亦北俗則然耳

僧智果書

此帖本當以時代次其前後書字大小亦非不倫傳久斷損裝者亂其先後之次遇缺字亦妄補之遂有大小之形相懸者又於曹喜鍾繇評末横加耶字文理都不可通世傳此帖便謂其本文如此而以大小字雜書者謂之僧體是使梁武帝智果輩受其誣矣馮班謂字法古勁得魏晉之遺意者是也而猶疑行間忽縱筆爲僧氣未除者非也

今世傳梁武帝袁昂書評恐非真只用此帖僞

作之耳然智果書本應有武帝袁昂兩評故有一人而評語乃兩見也但遺雜亂不能劃分爲誰語耳王儀同卽王僧虔也一評優之一評抑之其書已載淳化帖內者及曹喜梁鵠邯鄲淳師宜官詳見四體書勢者俱勿論其未載而名不甚著者今考之殷均梁書有傳作殷鈞乃梁武帝女婿也徐淮南者徐爰子希秀爲淮南太守閑篆隸見爰傳及梁書王志傳李鎮東當是李安民鎮東其贈官然齊書傳內未載其善書范懷約見梁書張率傳率撰婦人事使善書人范懷約爲抄之至吳施柳產程曠平李巖之四人皆無考又如經論道士書之曹喜當非漢之扶風曹喜此亦不知爲何許人也

惜抱軒法帖題跋二

王羲之書

晉時有左右前後四將軍係因漢魏之舊尊職也稱爲重號將軍又有左右前後軍四將軍宿衛之職每以武人居之非尊職也逸少之官乃右將軍其官有軍府當辟召僚屬故逸少辟孫興公爲長史孫承公爲司馬帶是官號而居會稽若右軍將軍不得有辟召之事亦不得居外矣唐修晉書於王羲之及荀羨桓伊傳皆誤云爲右軍將軍實皆右將軍也又咸和五年召郭默入而默不願入宿衛遂作亂殺劉允此則正是召爲右軍將軍郭默傳內不誤而成帝紀誤書云右將軍不知此皆後之校書者不詳審而誤損益其字耶抑貞觀執筆諸賢已不達南朝官制而本誤書耶又晉中興書云羲之始由郎邪王友出爲臨川太守故胡之稱曰我家臨川此載在世說注而今晉書不云爲臨川而云爲江州刺史按康穆之世江州最爲重任庾冰兄弟居之皆帶都督逸少雖賢豈早畀爲方伯且其志辭重任後乃勉處會稽若江州則任重於會稽矣吾疑此亦傳之誤耳始爲江州後處會稽者逸少子凝之則然豈逸少亦然哉當孝武太元之時無意中原江州刺史蓋不帶都督矣故以授凝之耳

淳化帖逸少書二卷其末一卷最善陶南邨輟耕錄載劉跂暇日記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模勒上石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中所有增作十卷爲板本鼒按此說人多疑之謂宋既刻一帖當十卷一類豈應以南唐石本雜之吾今觀此八卷謂劉跂之言信也淳化帖題法帖第六下云王羲之一法帖第七下云王羲之二獨此卷上無第八字下云晉王羲之而無三字其爲奏合之迹甚著然則此卷乃本是南唐所摹二徐諸賢所鑒非王著之比故僞迹尠入蘇子瞻跋潭帖第八卷云此逸少一卷尤妙蓋亦不悟此卷原本南唐之刻故尤妙也

兄靈柩垂至帖

王彬傳載王敦平有司奏彬及安成太守籍之除名帝不許吾謂籍之卽右軍兄也王彬有諫敦之善故官祿無替籍之非其倫故旋徙之建安而死譎徙之人故不獲歸葬逸少年五十九升平五年卒逆推王敦敗亡時年二十二遭其兄之徙與隔絕又三十年則五十一歲正在會稽時也意是時乃乞其兄柩得返葬焉故有四月五日帖言慈蔭幽絕垂卅年及此帖慈顏幽翳垂卅年而吾匆匆不知堪臨終始不之語蓋正欲解職會葬其兄而恐不得耳其時得長風書帖閣摹誤置鍾繇書內者則云具日安厝卽其情事長畢則是終不得送葬之恨此數帖辭意相連而王虛舟謂慈顏幽翳此帖謂言其母則大誤矣

旦極寒帖

古人爲人稱夫人者謂其母也此帖夫人復小欬及前夫人遂善平康第八卷又有尊夫人不和帖皆以稱其母非謂人妻也

公與帖
府僚稱府主曰公逸少初仕爲庾亮參軍然則
此公其卽亮乎然則是帖爲右軍早年之蹟
釋文
適書十五日問淸和爲慰復得南後問不想二庾
速至二云始與叔屯結想無所至耳還具示問
王者之之今晉書王廙傳內不載其名世說新語
注二云者之字修載荆州刺史廙子仕中書郎鄱
陽太守此帖正在其鄱陽時右軍蓋與其兄胡
之等書故首舉其名也鄱陽在金陵之南故二云
得南後問不又地與永興相近故憂其地有屯
結吾得拓本奇字頗明而從來釋者多誤此帖
字殊妙而虛舟譏爲荒率皆不可解也
追尋傷悼帖
右軍長子玄之卒此其時與人書右軍壽止五
十九當與周撫書年垂耳順矣猶二云七兒一女
然則作此書之後其存日無幾矣真暮年蹟也
釋文
想大小皆佳知賓猶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
勞心賢姊大都轉差然故有時嘔食不已至足言
年衰疾久亦非可倉卒大都轉差爲慰此自爲一
帖
比大近不復服散當將賤屈也此藥爲益如君告
想小大皆佳帖當是與郗方回語意甚明而釋
者多誤賓是郗超小名猶爾謂其疾未已也賢
姊右軍夫人方回姊也言其嘔食苟不已則疾
重可言矣當時語謂事重者曰可言二王帖中
屢見之其比大下另一帖吾疑大卽王劭其小
字大奴舉一字呼之耳晉人重寒食散右軍意
亦然謂大不服散將視爲賤而屈之而不知其
爲益也昔人釋爲陟犀大不可通吾舊疑爲賤
屈及得古拓本屈字乃甚明此語氣似與羣從
非與郗也
釋文
適太常司州領軍諸人廿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爲
平復慶慶可言餘親親皆佳大奴以還吳冀或見
之
右軍之從父兄弟修齡胡之也修載耆之也皆
王廙子叔虎彪之也王彬子其從祖兄弟敬豫
王恬也敬和王洽也敬倫王劭也其王悅早喪
王薈年少不見右軍帖中皆丞相子此帖雜舉
羣從太常卽彪之司州卽胡之領軍卽洽大奴
卽劭劭小名大奴見世說爲吳內史故二云還吳
冀或見之當是右軍已解官時蓋欲遊吳耶
釋文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
或復是福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野數言疏平
安安定太宰中郎
晉書王廙傳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王
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以疾辭未行卒按
季龍死在永和五年此時殷浩執政雖有志中
原然未得司州地焉有建刺史之理至十二年
桓溫取洛陽修復五陵朝廷因孫興公遣有威
名資實者先鎮洛陽之議司州置刺史當在此
時矣故胡之之請沈勁表二云藩衞山陵明已得洛
陽也右軍帖內有供給寥落或復是福語猶與

公河洛邱虛函夏蕭條之處是胡之雖有疾而亦誠畏往耳此書要當在於永和之末殆去會稽誓墓後乎公私之望無理理字讀横野蓋亦王氏子小名末題款所與書人之官猶快雪帖末題山陰張侯之類太宰武陵王晞也其府有從事中郎此王氏子始仕官也

釋文

得都下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運遲可憂耳蔡公遂委篤又加廗下日數十行深可憂慮得仁祖廿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渺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謝光祿亦垂命可憂念二郗奄忽傷人懷今年彫落可哀歎

得都下與謝光祿自是兩帖大觀因後帖亦字遂接爲一帖非也桓公至洛是永和十二年事二郗奄忽其一不可知其一當是郗曇曇亡在升平五年非一時事也且前帖蔡公仁祖皆病未死安得承之便云彫落乎

釋文

知比得丹楊書甚慰乖離之歎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下發事復行便爲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具

右軍帖所云云丹楊者蓋是王劭丞相子也大令帖中所云云丹楊蓋是王珉丞相之孫也皆前後爲丹楊尹丹楊本以山多赤柳得名六朝人書無作陽者今史傳或從阜者乃後人妄改耳吾意丹陽之稱蓋在陳世以北朝楊氏既盛畏惡此字不欲加之吾都乃以楚邑之遠名號揚州之近尹暗避忌諱非有明詔故史傳不言其改更而隨唐相承率以楊爲陽流俗人習見或乃妄改古書正賴法帖辨之耳

釋文

太常古患腳灸愈（省心古體也）體中可可耳僕射事已行比表讓未知恕否未復司州旨告懸悚郗陽歲使應有書而未得

王彪之自太常爲僕射此言其事是時胡之病故未復得其旨告爲懸悚也當時書於復得再得更得率省得字人自解耳郗陽者之也歲終應有使來也

釋文

向亦得万書委曲備悉使人慨然見足下乃悉知叔虎剋昨發月末略必至末見勞參軍（勞上下有脫字）

彪之傳今晉書云云字叔武者避唐諱也其字叔虎見世說注此殆其未就官時右軍以未見其至尚勞想也末二字似亦是題款

釋文

知賢室委頓何以便爾甚助耿耿念勞心知得廿四問亦得叔虎廿二日書云云新年乃得發安石昨必欲剋往家欲剋廿五日也足下以語張令未前所經由

足下今如似欲見今送

賢室帖當是在會稽與僚屬語令其告縣令爲安石供道路頓次也所與豈卽向亦帖之參軍乎張令快雪帖之山陰張侯乎末九字自當連後致此四紙飛白是另一帖也

釋文

信云𣪺子別送乃是北方物也何以欲此欲幾許

𣪺子茱萸也省草耳以爲舍子者非是

釋文

昨見君歡復無喻然未善悉想宿昔可耳胸中云何一善消息值周轉勝也耿耿疾患小差與弘遠俱臨遲共寫懷王羲之白

言消息養氣值周徧時則胸必愈矣世說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注云謝氏譜奉弟聘字弘遠此必右軍居會稽時故欲其邀山陰謝聘同來也吾疑前謝光祿帖光祿於晉書無考恐非陽夏之謝亦山陰謝氏耳右軍取人無南北之間惟其賢耳大令則門地見重於南士寡交矣

足下家帖

世說王修齡在東山甚貧乏而不肯受陶胡奴米其清節殊可貴疑此卽與胡之書也蓋右軍與胡之俱家居未仕此帖是右軍早歲之書矣末耳字當在無可將接下或護之下以筆長不便入摹遂移之於末甚不安也

龍保等七帖

閣帖此一卷內末七帖皆十七帖所有而字形之美惡文義之全缺皆大不逮十七帖世之嗤王著者若其爲大愚矣吾意十七帖恐後出於士大夫家淳化摹帖時祕閣蓋未嘗有此王侍書故未得見耳此帖所摹蓋唯取墨蹟而不取石刻當時所得臨摹墨迹之僞不如唐人石刻之真侍書不能盡辨而雜收則誠過矣若其時戰爭之定未久文物之出未廣而聞見之所及有未周此固亦其理也

閣帖第六卷內有與十七帖同者四帖似勝此卷末之七帖或唐所摹真蹟當宋初固間有存者非盡出臨倣之書耶惟第八卷內不雜入十七帖所有之書故吾疑八卷爲南唐所刻當時必以十七帖獨爲卷矣淳化時當以其爲舊刻非見墨迹故以殿右軍書末而不知所取之最善也

釋文

羲之死罪小大悉以來未惟不可懷未復臨海問懸情計賓倉行應至遲卞公還具承問姊極得散力以爲至慰期等故爾耳因緣不多日羲之死罪

此一帖乃與郗曇書曇爲徐兗二州刺史右軍雖其姊夫猶當修民敬故首云死罪時方同爲臨海太守故云不得臨海問也賓卽郗超倉乃愔第二子融字景山之小字見世說注內姊字多作一點自是晉人作書隨意增減處耳以謂妹字者非也卞公當是忠貞公之孫誕嗣爲建興公故稱卞公

釋文

伏想清和士人皆佳適桓公十月末書爲慰云所在荒甚可憂殷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想安西以至能數面否或云頓歷陽爾耶無緣同爲歎遲知問

永和七年桓溫有事中原使謝尚率軍次壽春此清和帖似與溫幕僚所云想安西已至者卽謂尚矣尚不能綏懷張遇遇畔尚兵敗降號建威永和九年復爲安西將軍其冬都督豫揚江

西諸軍卷内得安西六日帖所云讓郡督表必其時矣

釋文

鄉里人樂著縣戶今送其名可爲領受

東晉時僑置北方諸郡其民居實分散難就如郎邪郡僑置丹楊界内而右軍家乃在上虞故當時屢有土斷之議然北方大族以郡望自貴者不從朝制終不能强之其餘庶賤則願從土斷矣此卷鄉里人樂著縣戶當時有郎邪人樂就吳越縣籍者右軍爲與令書也

釋文

阮公今故爾可憂時放恕大事今令速言阿万督篤大灸不得力而從事已至甚無討自必出惟須小佳鐵石今出求救足下可復助且令得通

阮公帖當謂阮裕公字下筆偕作今字上筆二王草書往往有之時朝廷徵裕裕不至放恕者不責其就官而令其陳奏大事乞言之義也升平二年謝奕荀羨北伐八月奕卒以其弟万爲豫州刺史監軍此帖所云討自必出也晉時赴官者必有迎新之僚屬從事已至者必豫州迎新從事也是時荀羨軍敗於山茌鐵石求救足下可助令得通似皆爲羨言之謝万弟鐵字鐵石此帖因言万故及其弟也若東坡所云巳將鐵石充逸少者不知爲今法帖中之何帖彼自是梁之殷鐵石非此鐵石也

釋文

如兄子書道嵩西必果今復與書督之足下勅令至弁與遠書也

草書有從籀篆來非從隸者如兄子帖嵩西之西從古文卤籀文卤來也當時住會稽者每諸京師西爲嵩遠當皆是王氏子之小名王虛舟乃以爲庾子嵩王弘遠玩其辭氣詠爲不然

奉黃甘帖

古人固呼使人爲信然愚意古亦本以書信爲信後乃通稱持書之人曰信耳漢書西域傳大宛國内有匈奴使持單于一信語謂書曰信亦何嘗非古耶虛舟執古謂使者曰信之一說因疑黃柑帖有船信字爲非真豈其然哉

此郡帖

東坡云逸少謂此郡難治吾無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爲懷祖所檢察耳鼐謂此說非是右軍此郡帖是甫蒞任之詞若在會稽則正是王述居憂境内時何檢察之有況此書安知非右軍在臨川時與人書而必是會稽耶

惜抱軒法帖題跋二

王獻之書

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云獻之年四十五太元十三年卒逆遡升平五年右軍亡時大令才十七歲然則世所云右軍題壁大令拭去更書之類皆妄造之言耳自升平歷哀帝三年海西公八年及簡文之時而離婚尚主計子敬爾時年二十六七矣世說注云咸安中詔尚餘姚公主今晉書作新安愍公主新安蓋是改封

釋文

相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嘗暫撥一日臨坐目想勝風但有感慟當復何如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盡此處殆無恨於懷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盡此感深殆無寘處常恨況相遇之難而乖其所同省不覺灌流既已往負亦復何言獻之

此與故婦郗氏第二書後奉對帖乃第一書也勝風神理皆譽之之詞言祇此感深其餘常恨殆無復寘胸中矣此易所謂辭慙辭支也

釋文

諸舍復何如吾家多患憂面此字上下有缺文比問慰情不足可言此似與子姪

承永嘉比復患下上下諸疾患乃爾爣馳豈可懷不審今復何如嫂卽平安耳貞壽不成病不此亦是與兄子書

鵝還慰姊意今已當向發分張諸懷可言殊當復憂懸此是與姊書

婢腹痛見差不劉家疾患卽差秀已還也此又似與兄子

諸女無白事懸心阮新婦何日至慰姊目下此又與姊

右字皆大小相等然實乃五帖也永嘉又見後邇奉帖及大令書閣帖誤以入右軍卷內之比二處帖此必大令兄也而不知爲誰逸少諸子惟渙之官位無考此或渙之耶右軍女劉暢之妻劉瑾之母此所云驚或亦瑾乎

授衣帖

黃長睿云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官帖中亡其尾乘按大觀帖於此帖尾增四行三十餘字然文理實於此書不相屬淳化截之未爲失也吾謂此是郗超亡時與郗愔之書當時重州將之禮方回雖大令之舅而嘗爲徐州刺史故稱曰使君首列死罪以民敬禮爲重也方回父母大令外祖父母故言因授衣節至而哀慕又兼下慟其子也當謝幼度受任任淮上拒苻堅之時郗超能料其不負委任淮淝之捷在太元九年計超亡亦略當其會矣郗愔傳言愔太元九年卒然則愔雖有小子死晚之發怒而固亦不旋踵而終矣非大令此書所云使君今地實難爲識者乎

奉別告帖

此帖末六字舊釋皆作行有佳酒便服今觀酒字必非末服字誠是矣然恐是筆誤當作行有佳頃便報耳

姑比日帖

右軍郗夫人壽最高余初疑大令與諸兄書何以未嘗及母及閱告仲宗帖末云父姑告乃悟

此帖所云姑及後卷近奉阿姑告即毋矣是當時俗稱猶北人之姊姊也

衛軍帖

衛軍當是王薈丞相之少子也僕射或是王邵或王彪之皆爲僕射皆可與子敬相接者也冠軍不知爲誰然必王氏羣從耳唐修晉書云薈卒贈衛軍此乃是誤世說載謝車騎面呼薈衛軍豈得是贈官乎

鄱陽一門帖

右軍帖中之鄱陽王耆之也大令帖中之鄱陽當另一人耆之子上虞令隨之孫鎮之宏之俱見史其裔猶有人非如此帖言滅盡也

發吳興帖

此帖前五行一帖末有脫字後六行又一帖與兄子者而前兩行亦脫字不可讀晉書元四王傳載成帝以海西爲東海王後詔云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當時云晚生言最小子也帖言二女晚生皆佳然則大令嘗生子矣而後失之耳

元度帖

元度時往來及後卷元度何來遲皆唐人臨右軍帖非子敬書首一字子敬兄諱也其字勢固不類晉人

告仲宗帖

右軍七子長玄之早喪次凝之爲左將軍江州刺史會稽內史知汝殊愁帖之左軍也次渙之此卷奉十二日帖之二兄當是也次肅之爲諮議參軍卷內發吳興帖諮議十六日告是也次徽之黃門侍郎此告仲宗帖黃門隕背是也次操之官豫章太守最小者獻之獻之亡在徽之之前徽之欲代其命而不得見世說注故告仲宗帖乃徽之亡時操之之書非大令書也又知非凝之等書者以其提行必是尊兄非以施於弟矣

釋文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攻枋三四吾小可者當自力無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有有即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具白胛痛可堪而以作書絕欲不可識

論二王書譬之論李杜之詩太白作五言詩固爲妙矣然必至其歌行瑰詭縱蕩窮態極變乃所以爲大家而與杜並也大令草書能變右軍之法極其筆力雄奇怪偉超絕古今此所以並稱二王也近王虛舟輩評大令書但取其清迥和雅似右軍之書至其狂草變化無方率加詆毀此不可謂善論書矣譬如讀太白集者但取牛渚西江等製而棄蜀道難遠別離諸篇是尚爲能讀李詩者乎此卷內桓江州及委曲前書等帖及以子敬書誤入張芝知汝殊愁帖皆古今絕出之奇筆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不可者書品以大令草書列右軍上雖未必至當要非無理米元章疑爲張長史書已爲偏見虛舟襲用其謬而益甚之豈千古之目盡可掩耶

桓嗣桓沖子小字豹奴王混外生仕至江州刺史見世說注此卷內桓江州及豹奴帖皆當是其人矣

釋文
省前書故有集聚意當能果不
足下大小佳不聞官前逼遣足下甚急想比相體
恕耳足下兄子以至廣州耶當有得集理不念懸
心也耳
此是兩帖誤合爲一末耳字當本在前聚意下
以筆長移之於後與右軍知足下家帖同
釋文
近與鐵石共書令致之想久達不得君問以復經
月懸情不可言頃更寒不適頗有時氣君頃各可
耳遲旨問僕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腳重痛
不得轉動左腳又腫疾候極是不佳幸食眠意事
爲復可可冀非臧病耳
知鐵石前往快作樂諸君善處世達於當年不復
過此僕端坐將百日爲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
散懷何其相思之深臨書意塞
謝太傅弟鐵字鐵石爲永嘉太守見南史謝方
明傳又石字石奴晉書有傳此帖與鐵石共書
似是指兩人范弘之謂謝石紈綺盡於伎妾財
用靡於絲桐想見其快作樂達於當年矣前帖
冀非藏病藏字省草言祇是支體之病非關五
藏耳
元度何來遲帖
此帖十二行並錯亂不可讀或本右軍數殘帖
唐人湊合臨之或臨本全文至宋缺亂皆不可
知要非大令語非大令書也
釋文
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二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腳

更厯
轉欲書疏方不可已唯絕歎於人理耳
二妹復平平昨來山下差靜岐當還
委曲前書具想勝常也諸人悉何如
承冠軍定入計今向達都汝奉見欣慶但恐停日
不多耳
慶等已至也鵞差不甚懸心直道尋去奴定西諸
分張可言
凡二王帖無名者多係題後答人書此五帖殆
又是題後答卑幼語故辭尤簡筆尤縱也所舉
多甥姪小名惟道是王楨之見世說其餘並不
可知
八月十九日帖
此帖當是服石脂丸冀得力脂字右筆太簡速
耳石脂是治下利藥也
鵞羣帖
鵞羣帖昔賢多譏其僞吾謂帖誠僞而鵞字是
大令書蓋鵞乃大令甥小名後人得殘帖鵞字
因湊是帖耳
敬祖帖
桓沖子謙字敬祖卞範之亦字敬祖計其年皆
可與大令相值此帖所指不知爲誰吾疑此亦
是與故婦郗氏書敬祖或即所後適者乎嚴使
君或謂曇或謂愔皆嘗爲徐州刺史也

惜抱軒筆記目錄

卷之一

經部一

卷之二

經部二

卷之三

經部三

卷之四

史部一

卷之五

史部二

卷之六

史部三

卷之七

子部

卷之八

集部

惜抱軒筆記一

經部一

易

譙天授說易　往閱宋郭子和易說其論欲人知易象而其書解易但說理而已殊不言及聖人取象處極以爲疑今閱朱子語類載胡籍谿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看見乃謂之象一句他日又問天授曰象之在道猶易之有太極天授之學出於郭氏蓋所謂象乃沖漠無朕中始動之幾幾動則成象矣然則其所謂學易之要在乎慎獨也此與漢以來說易者言易辭取象於物之意不同朱子又云譙作牧牛圖然則今僧家所傳牧牛圖出於天授也

余解易震卦億以安爲順按說文意志也𢡱十萬也億安也今隸書亂𢡱於意又作億字說文無此字易震正當作億若億則屢中不億不信正當作意耳

說文咎災也㐺毀也經典皆通用咎按毀失過謬之義若內省不咎及過涉滅頂凶咎皆㐺義而通用咎

書

允釐百工　史記五帝本紀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依太史公意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不上屬治歷事而下屬若予采意此讀是

滔天　史記云似恭漫天太史公意蓋作欺謾意此滔天疑古文尚書本作慆或謟皆欺謾意假借作滔與下洪水滔天字異

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依五帝本紀則當卽黃帝矣然但言堯太祖者五帝世系似太史公雖依大戴禮記序之殆亦未敢信爲真孔子之言耶

怙終賊刑　鄭注謂其人終身爲殘賊則刑之賊字讀屬怙終者說僞孔賊殺也言刑殺怙終之人此解勝鄭矣而義未盡蓋賊止是傷殘之義肉刑皆賊不獨殺也左傳七人得賊者言被傷殘也同此解

彰厥有常吉哉　世讀常字作句非是常吉二字當連讀之與立政庶常吉士同凡人爲善天貽以福故古人以修德之善與履境之善其字多同用穀善休吉皆是也彰厥有常吉之吉吉卽是上九德之事常卽是下文日字常而不變乃爲可用之人立政所言文王官人正如唐虞之法是以其末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常吉之人也吉如見羣龍无首吉之類以處境言也與書子孫其逢吉之吉同大吉无咎之類以修德言與書常吉哉之吉同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州竊疑此蓋大禹謨之正文也漢時謂堯典以下統名虞夏書故漢書溝洫志亦因史記曰夏書云云而說文欙字下引虞書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卽謂之虞夏書故或謂之虞或謂之夏皆可耳要皆是引大禹謨也漢儒注書說四載多据此文而明言出於書者惟太史公班固許慎三家此三家固皆真見古文尚書大

禹謨者也作僞古文禹謨者豈不見此然僞作古人爲論說之辭差易爲序事之辭則難故雖見此語而不敢用耳

簫韶九成　蔡傳謂簫是今文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先儒誤以簫管釋之所說極當無可疑者蓋戛擊鳴球至鳥獸蹌蹌是說樂之聲簫韶九成是說樂之容也簫乃是借字

禹貢　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唐虞事與三代之制自各不同周時諸侯之於天子不朝之年則有聘聘有幣是歲歲有貢也唐虞時蓋惟有來朝之貢耳故朝即謂之貢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是也貢即享物也享多儀而輕物任土所有不須珍異禹之道也

盤庚　余作盤庚說云盤庚之後商乃稱殷其時未聞閻百詩語也頃閱馮山公集引百詩語乃同余說山公又駁之云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云云竊謂此當以此語益證今世竹書之僞耳不當以僞竹書駁閻說也水經注洹水出山連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則酈道元所引真竹書如是足徵百詩與愚見所言之不謬矣

予若觀火予亦炪　句　此字依說文引書其解云火光也从火出聲讀若巧拙之拙然則今之拙者假借字　謀乃作逸　言予非荒德而妄爲也審度事勢若以火照予既有炪明知不可避勞故謀振作安逸畏勞之衆汝等從予振作若網在綱若農服田力穡大難不可濟乎慮難曰謀後又聽予一人之作猷正與此句相應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短長猶言是非也當盤庚將遷時事勢艱難是非非愚民所能遽曉如云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其言似有理而不知其爲浮言恐沈於衆者也夫小民胥顧於箴言發有逸□阻撓國是已可畏矣汝等國之舊臣知君制是非之命宜以民之意告於君果其是則當從民意果其非則當以圖害莫若輕之意不匿厥旨曉諭於民奈何反胥以浮言恐沈於衆哉說文矧况也詞也此矧字止是詞也意

箴　箴字止是刺意小人攸箴及箴言皆刺譏之意非箴銘之箴也

今予其敷憂賢揚歷告爾於朕志按此是古文尚書其作心腹腎腸者乃歐陽夏侯等之今文尚書也正義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按說文𢝊愁也憂爲和之行則古文優進之優正當作憂其正義內腎字當作賢陽當作揚傳寫者誤耳當盤庚時雖有不悅遷之人而賢有識者自與盤庚同心所謂老成人所謂篤敬也遵用其言是爲優賢以所歷見之明揚示於衆是謂揚歷古我先王適於山今吾亦然是也左思魏都賦魏陶邱乙等薦管寗表皆用優賢揚歷字其意以揚歷即優賢義蓋非經旨然當時有康成古本經文若此故文家据以爲用僞古文乃反依夏侯等之今文易康成之古文者蓋不達其義訓以爲難通也世傳黃庭經作道憂柔身獨居羲之俗書猶存此古字彌知鄭本作憂之非誤矣學是大篆字斆是小篆字二字一意也學字从教皆兼有教人及自覺悟兩意禮記引書

學學半此隸書从大篆文若从小篆卽斆斆半也安得兩字一大篆一小篆乎故學記內學不獵等讀胡校反又善教者教字一作學讀胡校反未嘗改作斆字也康成註禮記學學半取教及覺悟意分釋之豈謂如大篆文專訓覺悟如小篆文專訓教也又說文子部有斈字教也必欲用兩字體宜云斈學半不當云斆學半也作僞古文者於諸經之訓皆頗涉獵雜竊其辭獨於說文荒略故說文引經多係古文而作僞者不知取茲又不知大小篆之別妄分二字而後世皆循其謬矣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六字句案說文𣢐言意也謂吾意欲言也此猷乃𣢐之假借字馬融本作繇繇亦假借字爾雅爰粤於那都繇於也此猷字正如爰粤字義又大誥肆哉說文肆極陳也按肆乃極言吾意之意肆可斷句猷不可斷句尚書中用猷字必連誥告字非如吁嗟歎詞可斷爲句也而前人釋猷爲道讀斷句致僞作古文者云猷殷王元子則文理不可通吾爲拈出亦可笑也　秦誓尚猷詢茲黃髮亦是猷字義

以猷訓道當是歐陽夏侯之詁故王莽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也又馬融本猷字在大誥下以王莽大誥推之西漢經文亦在大誥字下今本則與多士多方篇同在大誥上要之此是虛字在上則如爰粤在下則如於義訓皆可通也訓爲道則非

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肆辭也哉初也言昔初庶邦君庶御事成爽邦之功由爾等之明哲今何不明哲耶肆字古文作𨽻與遂字不同不承上文但是發語之詞此處當十字爲句讀哉斷句之誤正與篇首猷字斷句誤用同

康誥　康者國也稱康叔猶管叔蔡叔之稱也武王始命康叔爲康侯故其辭曰孟侯朕其弟孟者始也言始命吾弟爲侯也謂吾弟爲諸侯長者非是康叔封衞時年長德益著而國大可長諸侯若封於康年猶小國小不可爲諸侯長也此篇自孟侯至作新民命爲康侯之辭也自敬明乃罰至末命爲司寇之詞也夫周制以諸侯爲六卿旣爲卿必不能尚居其國也吾疑武王命之誥恐亦非一時之辭成王命侯於衞乃以先王命辭合爲一篇以授康叔耳以爲衞之兼司寇猶前日也而王卽爲命辭安能有加於先王之上哉一篇而兼有二誥猶之酒誥有誥妹邦誥康叔辭焉亦兼二誥也

周公咸勤　勤撫勞之也猶內則見於公宮則劬司寇卿也國之獄訟豈能坐獄於司寇之廷哉外事者都鄙鄉遂之事也

要囚當依陸德明音於宵反周時聽訟之名左傳所云合要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皆同此讀

庶子者卿大夫子內衞王宮最親之職也由親職授官外出曰外庶子此當與疏賤騶仕不同乃其訓人別播敷以取私譽而病君故甚可憝

外正惟威惟虐作一句讀言君長不能修於宮寢之內以示家人及小臣而外之所正率以威虐藏身不恕而求喻諸人所謂非德用乂也

酒誥爾大克羞如洪範羞其行之羞進也言進能事其耇長及任其君之事固可飲食醉飽矣然又必內自觀省無媿於中德乃齋明而可進而饋祀於神明蓋庶士有正庶伯君子非第如庶民第能

養其父母無大過而已必進於誠意正心大人之學乃爲勝其任也

人於當爲之善則爲之固惟恐其益也於其所不當爲之不善則不爲惟恐其不逸也妹土當天下既定之後不惟自息乃逸助武庚爲亂以取滅亡之禍豈不痛哉故誥庶士有正曰爾乃自介用逸逸者不爲不善之所誘往而已商人最重家法故周封魯衞分殷民皆以族名宗工者族之長者也酒誥末劼毖殷獻臣至百宗工皆以殷故臣言之矧惟若事以下乃周今命於衞之臣也

梓材惟其塗丹雘　此當依說文作斁今因塗塈茨亦作塗誤也爾雅木謂之斁玉謂之雕郭注皆治樸之名既斲則加斁治之功乃可丹雘

洛誥朕復子明辟　漢人解爲周公復政成王自是實事但以云復王位則不可耳周公攝政至是年既建洛邑乃歸政成王以成王年長又甚明哲足以爲君故曰復子明辟若第以復命言則明辟二字無義矣

此篇周公在洛以伻告王王答之往返皆非面相語也故篇名洛誥其末乃紀成王在洛烝祭事若其誥皆王未至洛之言也周公攝政凡國要政公皆爲之矣而頒賞功臣修飭祀典尚未備固是未暇而公意亦留以與王爲之使其新即政施德於天下以見其休美也而又恐其少涉私暱故又以其朋爲戒也成王尚不敢盡任故言予至洛但毖祀即退命公留於後居洛今未定於宗禮是周公攝政時治國之功未竟未克敉撫公功而成之也然必公在此迪將其後卒成之則紀功飭紀咸得其宜若公去而予任之則是困我也舊解以命公後爲命伯禽者誠爲非是而蔡傳又以敉公功即下文命甯之事則尤非是命一使問何至無暇而云未克哉

以功作元祀其人功大賜族爵命爲一族之祖是爲元祀雖其人尚存而爲祖已定亦可云元祀也周公所未暇爲而今當爲者莫大於此此成王所以稱爲畢協賞罰也成王留周公迪將其後定此宗工監其優劣使其人誕保文武受民而治爲周師保疑丞之輔則敉公功之事略竟矣經云公定即承上文未定於宗禮之定也蔡傳知命公後非以伯禽爲後之謂而以四輔仍指周公言則不可通矣四輔者指諸功臣所謂效受命篤弼者也敉公功猶敉甯武圖功之敉謂繼其事而成之

伻來毖殷蓋周公欲以在周工往治新邑成王乃先使舊臣來洛治事故云毖殷而因即使甯問於公也

秬鬯二卣　蔡傳以謂成王以此甯問公者非是天子與諸侯相見以鬱鬯祓除不祥此身相見致問之禮非甯問之禮若甯問豈可謂之明禋且一卣足矣二卣何說哉蓋洛邑文武廟成當致告焉王使周公以秬鬯告廟而已此文與上毖殷甯予自是二事同此使耳予不敢宿如不宿肉之宿甯者問其安否此常禮也蔡乃以此當上文敉公功以爲重典故其說轉支　廟成自當致告康成云六典成祭於明堂及僞孔傳云周公致太平敬告文武以此釋明禋已是支離蔡傳以謂甯周公以此二卣則其失彌甚耳

多士惟三月　蔡傳謂作洛次年之三月䝉謂即作洛之月也康誥所云乃洪大誥治者即包諸誥之總詞酒誥以誥妹邦之殷士多方以誥遷洛之殷士正是一時事也史自分載之耳

𤔲我　按𤔲字說文从冎冎其兩反強之也此𤔲字乃𤔲戾意強之也天人交迫不得已也非可以輔𤔲解

繼世以有天下前王之德猶存後王雖失德天下臣民猶當奉之此事理之常圖天命也至其失道之極爲天人所惡天乃更求賢聖以爲民主此又天命之大者逸王特天命之常特以淫佚所謂圖帝之命屑有辭也茲其辭也若夫故臣民心係故君亦以是圖天之命雖未違天命之大者而非辭也故多士篇曰率肆矜爾多方謂之義民反覆誥諭以天命之大辭戒雖嚴而未嘗不寓其撫厚責其罪而諒其心此其所以爲聖人書也

君奭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古以死爲無祿則有祿者謂虢叔死而幸四人尚存也

儒者於孔子刪書後作序於一篇事理當序其原始若史氏則只序本年見事前後各載當時事如周公東征事書史於當時記載詳之久矣豈須於封蔡叔時詳述之哉如僞書則是作史者逆知孔子刪其前事之篇須於此序其事也又不知管蔡致辟不在流言而在助畔不敍其畔而序其流言若周史乃爾無識聖人刪書豈肯取之哉

多方不肯感言於民　人君德之建不足以懷民而致民之怨怒而僅以哀感之言動民固已晚矣雖然其自責果能深痛猶足以感人心回天怒也唐德宗奉天之詔是也若驕主則更有辭以責人之罪而自居無過故曰大淫佚有辭屑有辭而終不肯感言於民是乃唐德宗之不若者也

爾心未愛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周公知商故民憾憤故國之士不恤以死而圖報周也故以柔巽之言欲動其自愛之心而終不以誅戮爲事固周之至仁而其所以動天下而久無患之道正在此也爾心未愛即酒誥之厥心疾很不克畏死也

立政帝欽罰之　說文欽爲欠皃欠乃出氣意上帝無言而降有氣故曰欽罰

亦越文王武王　武王二字衍此篇事在文王官人觀後亦越我周文王句自明亦越武王節乃言武王事也左右攜僕百司六字句與表臣百司句對

立政之要知人也專任也我其克灼知厥若四句說知人時則勿有間之說專任自一話一言承知人而所以能知人必君自能修身明理遠諂佞樂忠直此等皆周公所素以教王者所謂徽言咸告孺子王也王守之則可以知人既知人則專任故下其勿誤於庶獄庶慎又承專任自古商王至𤔲相我國家又承知人今文子文孫至大烈又承專任言天子自有所當任之事豈可下侵有司牧夫之事而於己所當任之大者反廢其職哉然專任要非得人不可故又以其惟克用常人終之也夫小人亦有爲善之時其爲善以要名希寵而已得所欲則其人變矣惟君子有常惟克知灼見其心乃能用常人皐陶之言彰厥有常文王之時庶常

吉士能用常人而人君之道盡矣

顧命伯相命士須材　舊說謂材木爲喪用非是此篇喪之常禮不載成王乙丑崩庚午日當殯於西階上經不載也況材木細事乎癸酉去王崩九日矣始取材木不太晚乎此篇所重在王崩太子未在側待其至乃受顧命冊於廟因以朝見諸侯皆非尋常喪紀之事夫當喪受冊與會同事際一時有司定職固有之而固有不可責於定職須特命者矣命士須材而任之此冢宰攝政時之大事故變上文太保而特書伯相也材者人材非木材也

狄設黼扆綴衣　按此事在周禮爲司几筵之職玆云狄設者司几筵掌其禮法設者狄小臣事也此文總下四處設扆皆同其異者下乃言之篾席說文引作布重貸席云織蒻席也讀與蔑同按司几筵王位設黼扆扆前設莞筵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繅席削蒲蒻展之次席桃枝席豜按顧命重席祇用一類周禮所用次席亦繅席次第加之故曰次席耳豈別類乎司几筵掌五席名物蓋其後文有繅莞熊葦萑葦萑以喪用不數則以顧命補之貸卽繅也豐卽莞也底與筍合爲五矣僞孔注依鄭桃枝之說轉貸爲篾篾是俗字非經舊也尚書疏引馬融說亦以爲蒻席與說文同貸讀如蔑則假借作蔑則假借作蔑可也作篾不可也

麻冕蟻裳入卽位　蔡傳謂從王升西階非是古人所言位本在廷之立位若堂上或立或坐亦有稱位者乃是通稱非正訓也康王受冊時卿士拜君非有執事於堂者無升堂之禮安得有堂上之位其所卽之位乃立於廷禮記云其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是也禮記雖言爲同姓然異姓固不得有異

率循大卞　卞字必有誤蓋卞本弁字隸作弁又易其下作兩筆則成五六之字故作亣下此豈古文所有字哉竊疑本是辨字辨章治也大治之義或假借弁字遂轉爲卞抑或本是异字其文似卞而致誤异亦治也此皆臆說無徵姑存以俟好學深思者

尚書爲僞作古文者竄增以亂聖籍固可惡矣而自漢以來所傳之今文尚書亦頗爲所改易轉失其真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吾始疑經云王受同瑁而介圭安所置乎及讀吳志虞翻傳注內引翻駁康成之注書乃悟經本是上宗奉同其瑁字則作僞者因虞翻語而妄增後文王受同瑁瑁乃圭字亦作僞者改之也若經本有瑁字虞翻安得復讀同爲冃而反譏康成釋爲酒杯之非乎蓋康王朝諸侯本執介圭不執冃謂執冃此自仲翔之誤而作僞書者乃信而入之經文則是康王升階之後兩手受二器而應門受朝手持兩器也亦太不成禮儀矣古太廟中必有崇坫以康圭坫在兩楹之閒康王所受惟同與圭將祭則奠圭於坫執同以祭祭者灌也既灌則退立奠同而執圭少俟如聽命焉乃復奠圭秉同以祭如是者三禮以三而成也及太保受同則王手惟執圭而出至應門之內也說文引書作三詫丁故反奠爵也余舊尚書說內解三詫爲噫聲非是馬融本作詫詫

與詫一也寫者或誤加點作詫又轉爲咤而讀陟嫁反則誤之甚矣又据說文太保奉介圭奉上當有稱字

古經文本無瑁字瑁惟見考工記玉人文耳然以黃帝合符釜山語推之古實有此器意天子輯瑞後尊命一官以瑁合符卒乃頒瑞羣后此合符非必即朝覲之日亦非天子手執斯器也玉人執瑁四寸執字須善會之蓋第言天子有是器以待羣后來朝者耳若必朝時手執以爲禮則與圭同爲瑞矣典瑞安得遺之覲禮亦不言合符事何也說文瑁字注惟引玉人文白虎通惟引考工記及尚書大傳以瑁字只見此二書耳若顧命先有之孟堅叔重何皆不知引耶

自東晉有僞本古文後人讀古書有與此不合者或反加竄改以就僞本使與之同白虎通引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同瑁爲繼體君也宋元本俱如此明人刻白虎通据晚晉出之尚書同下加瑁字則似尚書漢時果有瑁字矣又尚書疏內引鄭注宗伯身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用其上二人也按鄭意謂大宗伯一人用此一人故經曰上宗上宗安得有二人耶此二人必是一人蓋鄭本經只有上宗奉同無瑁字唐人欲就晉書之僞古文加一爲二以爲分執同及瑁而不思於鄭說上宗義不可通也此與明人之加白虎通瑁字者皆似是而非吾恐後人讀書者据此妄改之本反謂吾爲刪改經文也故詳著之

誕受羑若　說文羑進善也受而順之從諫不逆所以恤西土而受天命也

呂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按說文引作刖劓斀黥斀去陰刑也然則此即宮刑椓乃假借字竊意苗民以前似五刑之法不備苗民乃爲之故云始也堯舜既治苗殺無辜淫刑之罪然其五刑之法實因用之暴民之法用之當即聖制也其劓刵恐亦當依說文作刖劓此言五刑之所始也

鰥寡析言之則老而無夫無妻之名通言之則但被傷殘死生之餘者皆可名也大誥之允蠢鰥寡呂刑之鰥寡其訓皆如此

金贖　余說呂刑以金贖爲聖人法門人葉治三不以爲然以爲罪疑當流放不當使贖余謂贖者情尤輕於當流者也治三猶未豁然後見紀曉嵐筆記載近事一姦婦既斷決杖歸其夫而腹懷姦孕於律產後子當歸姦夫其本夫忿恨其兒甫降地即殺之姦夫以故殺控循名果爲故殺不誣然原情即減等入流亦覺重矣然後知大辟金贖之法果不可不用也

惟貌有稽　說文引作惟緢有稽緢旄絲也謂絲之散亂者經言簡定民罪所以能孚乎衆心者惟典獄者悉心稽於紛亂之中如治亂絲不厭其繁也若有厭心有所未聽遽以簡定人罪是簡於不聽忽略人命豈所以嚴天威哉貌合作緢亦假借字無訓爲毋

墨罰之屬千　言墨與罰其屬共有千條下文大辟之罰亦如此古人之字多作與字解有一刑條則疑者即爲罰條非謂重在罰條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肇勉也如肇牽車牛

之肇幽平之間王朝卿士無恤國事者故有卽我御事之數內卿不能有績余一人乃有望於外侯文侯去王都地隔矣乃能會以繼紹王朝之事文武之世外侯來會其常耳至平王時而有來會者勉法文武盛時之事則難矣又捍王于艱卒獲於東建國焉此其功之鉅也

汥則有無餘刑　餘者留也凡獄審定必加覆問而後決此常刑之法也軍前則不依常制當時卽刑之不留待餘日故曰無餘刑但其刑惟劓刵之類蓋此是魯人備築者略緩於在戰陣之地故非殺耳若軍士不峙糧及魯人運芻茭不給者則乏軍甚急皆大刑必死矣以孥戮解無餘刑非是罪大身死乃復孥戮身尚不殺豈有孥戮之理

經部二

詩

深則厲　以衣涉水曰厲毛傳依爾雅爲訓蓋雖深而以衣涉之猶可度以比事可權者若更深則厲亦不可以比經權並不通者此訓不可易說文有砅字引詩深則砅不知爲誰家詩說然非是惟無石砅故雖厲揭若有石砅雖涉亦不揭矣若有狐之在彼淇厲厲或可作砅字訓乎

星言夙駕　古晴字本作姓姓亦可作星若星辰字自作曐詩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曰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世久以星字當曐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言即晴字甫晴即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喪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爲也又爾雅四時和爲通正論衡作四氣和爲景星星字亦今晴字故爲四時氣和之名也候人之詩刺遠君子親小人遠君子之意自見於末章其首章但言小人任用之非非謂候人爲君子所居也毛傳鄭箋以此爲君子之事朱子不取但作汎說引起誠是也但此候人是徒役非候人之官毛傳以爲君子之官本誤鄭康成注周禮候人職治其禁令以設候人二云遝卒以爲之即引此詩其說爲是朱子猶引毛傳送迎賓客之官不若改二云送迎賓客之卒蓋候人之官亦不何戈祋也古人掌其事之官與供其事之役不嫌同名周禮中此類多矣

檜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鼐論諸侯及其臣有正朝之朝有相見通言之朝詳於論語說中此狐裘以朝乃是燕見臣下非三朝之正如孔子二朝記之朝故其次章即曰狐裘在堂正朝必在庭燕見乃在堂也解狐裘爲諸侯朝天子服非是

三事大夫　上正大夫是六卿正官此大夫在其下而皆有任人準夫牧三事之責之大夫也集傳以三公訓之此猶爲僞古文周官三事暨大夫句所誤也

君子至止韎韐有奭　鄭箋以君子爲諸侯初即位來朝尚服士服故云韎韐其解支甚朱子以君子即指王而韎韐爲軍服其解明當不可易矣鼐謂韎韐實本是士服說文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其色韎鼐意尋常在國則天子至士市韐不同及至行軍則上下均服故自天子至士同用韎韐耳

楚茨四詩以爲即周禮之豳雅者其說蓋是觀其詞意實與七月相出入似一時一人作也七月但言民事故爲風此四詩則有君公之事故爲雅使君壽考君婦莫莫非大夫所可稱樂具入奏方社而用犧牛非大夫禮也

信彼南山　信讀申南山橫亘雍州幾及千里故曰信信直長遠之義也南山所俯之地皆天下之沃壤其北限以巀嶭九嵕又自是而北則去終南遠雖雍州之地而非沃壤矣周之先居戎狄之地固在巀嶭九嵕北也公劉遷豳乃得沃土南望南山自是岐下豐鎬皆接終南而實自豳始此詩豳雅故前篇言抽棘闢草萊之事此又言禹甸此南山下雍州之田上上而公劉得之以疆理而成王業之始也公劉既以疆理而成肥饒爲狄人所羨故來奪其地及太王遷岐雖避狄而成強大串夷

載路豳之地旋爲周復取未知其爲太王時與抑王季文王時與

甫田以我齊明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此解是也齊明即齊盛也集傳引曲禮稷曰明粢謂倒文以就韻此有小誤稷固在齊盛中而齊盛不但稷說文皿部齍黍稷在器以祀者此經典齊盛之正字也禾部齋稷也或從次作粢此稷曰明粢之正字也食部餈字之或體作粢稻餅也今隸書齍盛明粢皆借粢字然齍明與明粢實義有別矣集傳偶未審耳

毛詩於楚茨以下之小雅盡以爲述古刺時之詩朱子不之從誠以其詞氣稱述懿美略無傷刺之義序說誠不可通朱子之傳是也惟魚藻采菽兩篇鼐竊以謂仍當如序說然非刺幽王蓋亦厲王時之詩也厲王蓋暴虐苛急以威嚴繩下而恩義滑焉自懿王居廢邱而厲因之故詩人以思先王昔居鎬時上下和而事簡易可以豈樂而飲酒豈若今之督責煩碎尊倨而使人乖離哉至其於諸侯也己自尊而視人極卑己欲富而不恤人貧己欲安而不恤人勞己欲樂而不恤人憂是以諸侯畏憚不敢來朝若先王之時厚賜諸侯而以福履祝望之王惟親諸侯故諸侯親王當其時諸侯之朝者從容安樂何爲而不樂見王乎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使之不得優游夫何怪其不戾也此二篇者所述者美而意則傷辭不迫而情實切嗟乎是則道路以目之時也

行葦　寇榮上書云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此不知爲齊魯韓三家中誰氏之說然觀毛詩序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雖未指明公劉而義亦近之皆以不傷行葦爲實事此等前儒舊說未嘗不可存若以言得詩人之旨則必如朱子集傳之解乃當安得以其所從來之古而必以爲是哉　近時學者每謂毛詩原本出于子夏其說必不可易鼐謂此非智者之見也漢書言毛詩家自云本於子夏自是傳疑之詞且諸經之始孰不原於聖門而後學者得以意增益如左傳非盡出邱明言齊詩者乃有四始五際之詭誕未必出於轅固范蔚宗言衛宏爲毛詩序其言必有所從來謂序盡出於宏固不可抑豈盡出於毛公而況以言子夏乎

桑柔職涼善背毛傳涼薄也康成讀爲諒朱子從鄭鼐意毛詁是也蓋此字本當作䣼而借涼字爲民不利此世之存心極薄人也爾雅䣼薄也若涼當以漿人水漿醴涼爲正義訓薄爲借義而說文水部亦但以薄訓涼此許氏之疏矣

雝詩朱子謂武王祭文王廟誠是蓋武王時文王廟在豐天子亦須自鎬往故首言有來至止兼辟公天子言也其後周公別作清廟維清之詩此詩乃退用於徹意清廟等詩詞少而音長此詩閒句用二韻其節蓋短故于徹宜與廢徹不遲以速爲貴也

元鳥　元鳥詩序謂祭高宗朱子以其無据不敢決但以爲祭祀宗廟之樂多聞闕疑眞孔氏之家法也馮山公聽斷以謂報祭上甲微以宅殷土芒芒句證上甲微之居殷此無稽之談不足辨但取本文誦之自元鳥生商以及有今日之盛宅殷土

而有天下矣乃復追溯始有天下之成湯故加以古字此文理之易明者若自上甲微順序而下則古字眞不通矣

周禮

周禮一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非也鄭康成云周公居攝作六典之職宋儒亦信以爲周公所爲此亦非也劉歆以謂周公致太平之迹謂之迹非謂其書周公作也其語差近實矣吾則以謂其書非一時之書漢鄭仲師以爲卽尙書周官篇後儒多譏其誤吾以謂仲師雖誤然其中亦有失中之得焉竊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此殆正西周時周官之語其下所載略如今書之序官而已下當卽接以地官春官等後人蓋取周官文增益之以其文既繁爲編間隔乃又加惟王建國二十字於五官之上西周之文豈若是繁複哉以其原本周官篇故其書曰周官仲師之言亦不爲甚謬然則是書當依西漢舊名曰周官不當曰周禮也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　說文作垗五帝解云畔也按禮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但有四面之界畔而已秦漢因其制以立五帝時時亦界畔之謂卽垗耳鄭康成周禮注云爲壇之營域按其義宜云爲墠之營域蓋古人於壇墠字惟金縢祭法明分之其餘如曲禮左氏春秋多通作壇康成此注壇字宜讀曰墠

大司寇之首掌建邦之三典夫立官定法正以其法可常行者耳若夫輕典重典此是未定官時變通之法設官分職豈可載之職內哉朝大夫職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此尤無理既誅朝大夫矣以爲朝大夫之職可乎

宋熙甯中神宗謂王安石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曰古非特十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出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取財豈特十一而已按此則安石之禍宋固由安石之不善用古然周禮之言本爲有弊害及後世亦當與安石分任其咎矣

儀禮

儀禮晉宋儒者多有專爲喪服作疏者故其疏首云今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一明黃帝之時云云至第七明鄭元之注經傳兩解之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姓鄭名元云云此是以喪服篇專行故其辭如此唐人作正義全不省視抄襲入全經之疏則重複冗亂矣又唐人作疏之體不駁注文注縱有失必强伸其說獨士虞禮取黍稷祭於苴鄭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奠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疏乃云云此據文有尸而言將納尸有苴按下記云無尸者亦有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按司巫祭祀則供匰主及蒩館是常祀者亦有苴者是其意以鄭爲不然也此不知本出何人之疏然所辨自勝注

既夕禮大夫髽散帶垂卽位注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竊謂此解非是當未成服時男子免而婦人髽矣既成服後男子著喪冠惟爲將啓變而去冠袒免免之制蓋露其髮髽非如冠之覆髮

故云大夫髽若婦人則自未成服後常髽矣經何必言乎

禮記

入戸奉扃　此處古注不甚分明古人門大戸小凡向室者於入戸之時必側其身不敢平入旣以致敬亦妨旁木或汙衣也扃者扛鼎横木奉扃入門戸者勢必側行今雖空手猶像奉扃然故曰入戸奉扃也

前有水則載青旌至各司其局　按此一章並是軍禮非爲王行乃然也王行有軍從者固亦然耳近行不從軍旅者亦不須設此也前有士師者士卒徒衆以爲士師之官非是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　史記序此在兒戲陳俎豆之後年十七孟僖子卒之前且云季氏享士要絰與往則是母喪期而小祥之後年十五六可與兵革之役矣然則母亡時正年十三四也十二歲前母未告父墓所在不能往展此於情事無可疑又其母亡非卽外殯殯寢二月當葬矣乃送至五父之衢五父之衢乃四字里名非殯於衢路所殯亦邑外可葬地也古人殯亦掘坎而其上畢塗與葬相似此亦正如今人之浮厝耳故見之者以爲葬待訪知父墓而後合葬此正見聖人幼時卽善處疑事太史公必見眞家語其紀年皆可推尋不誣烏有如陳游所疑之事哉

方密之先生通雅謂塡池卽是塡殯時所掘坎其說非是殯所掘坎在寢西階上將葬遷祖廟時固塡坎矣閱夕祖於祖廟之庭此推柩反之應是受弔於廟豈復殯於寢乎與塡殯坎事不相涉竊疑塡讀爲顛池卽池視重霤之池棺旣設飾復取下之也降婦人非謂降階是時婦人固在階下使避去謂之降於是柩升西階主人於阼階下行受弔之禮是謂降婦人而後行禮

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　鄭注謂以朝服十五升布爲衰按喪服上曰衰下曰裳此通言也若正言之衰則喪服記云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此長六寸博四寸當心前者乃是衰也自斬衰至緦衰旣名曰衰則是皆綴此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矣又鄭注喪服記云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鄭於此特舉孝子是斬衰之上衰乃旁綴博後綴負大功以下第有當心衰無博負也此子游以朝服十五升布是旣有事其縷復有事其布全是吉服而卻綴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當心於禮安有此衰制哉衰旣非禮乃子游特造然則其牡麻絰亦必特造乃與衣稱按禮齊衰大功之絰大小不同而皆用牡麻小功緦麻之絰大小不同而皆用澡麻子游之弔惠子以常禮言當弔服加麻環絰大如緦麻之絰耳今絰蓋如緦麻絰之大小而其麻質乃不加澡治之牡麻與齊衰大功麻同禮亦無此絰制皆子游特爲非禮之制以啓將軍文子之疑者也

叔仲皮學子柳　按檀弓屢言子柳其人魯賢士知禮者蓋卽孟子所言泄柳魯穆公時人次於子思者也其氏蓋泄氏也叔仲皮乃叔仲氏與子柳非一族但嘗從學於子柳耳叔仲皮親死皮之妻雖魯人尚知爲舅姑齊衰繆絰而叔仲皮乃聽其

弟叔仲衍邪說使繐衰環絰倍師棄禮甚矣經文叔仲皮死句蓋誤脫一字舊說者不誤其脫文而以妻爲子柳之妻以皮爲子柳父則謬之甚矣此章及雜記泄柳死徒由右相皆記子柳之徒不承其傳之事

燕不與　按燕禮獻士於西階上是燕時士之升階不待言矣疏以無士升階之文故云不與殊失其義蓋此燕不與非指燕禮之正乃指君之曲宴惟私覿得與耳猶上文之朝不坐非正朝也朝儀詳論語說內

殷人作誓　言誓盟國民如魯盟於僖閎詛於五父之衢之類周人作會言會集其民訓誥之即周禮月吉讀法之事以誓軍旅會諸侯詰之則失其義

王制一篇陳澔謂其雜有緯書說非也其詞有同於緯書漢元成間作緯者習聞其說而亦用爲說耳漢文帝命博士作王制時尚無緯也蓋所采皆周末諸子之言第雜有純駁耳所采孟子少易其詞皆不逮孟子之善載王者一歲四巡此惟唐虞有之三代之君已不能行此所取爲過高矣至於亂政疑衆四誅不聽而殺此申商之言也王者教化修明固不當有處士橫議及諸作姦致此四誅之人也即有之度其情罪最重流放足蔽之矣殺而不聽惡之有甚於寇姦宄者何哉惟其法太重而不可行故後世民之若此者偏天下公行恬然莫得而罪之是皆失其平矣當文帝時才無出於賈生者賈生言雜申韓况才不逮賈生者乎此其所以不能無純駁也後之君子知其有純駁而擇善從之其可矣

王制公家不畜刑人與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是先王之正法若周禮墨者守門之類乃衰世之法周之盛時刑者少而極當被罪者固不可用也且無如許刑人以供用後世刑者多而或不當乃有復進之人竊意先王之世惟奄或不得已用刑人其時宮女亦少用奄固少宮中任猥褻之事者狄也周禮無狄而奄多則刑人在君側者衆此豈周盛時之事哉

同律二字句不言度量衡者如漢書歷律志意度量衡統於律也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　鼐謂此生字解如漢書律歷志生其數厚薄均之生治也言和氣平行於四時而後可以月分治四時之進退是以三五而盈則爲一節三五而闕則爲一節氣不和則恆燠恆寒月不可以察治此氣矣

樿杓　陳氏集說以杓爲洗設非也此杓是酌酒於尊以入爵觶者

刮楹達鄉　鄭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按此是漢人所說明堂四隅有室之制鼐以謂此本非周人明堂之制已辨之矣此鄉字即豳風塞向之向北牖也卿大夫宮室無北牖天子廟制有北牖與前牖正對故曰達鄉也

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鄭注出尊當尊南也按禮卿大夫之堂但有西階上坫天子諸侯則兩楹間有坫兩君之好既獻反爵若天子享諸侯蓋亦以反爵故曰天子之廟飾也皇氏解天子於諸侯用燕禮尊於東楹之西即爲兩楹之間此說不誤疏

依注欲尊當兩楹正中而坫在尊南則坫非兩楹間矣吾意出尊文不必連上自爲一事天子諸侯廢禁出置地上故曰出耳崇坫之坫似卽用反坫之坫當諸侯朝覲時此坫上加木以承圭以重其事故曰崇坫康圭非兩楹間築有兩坫也

祭法幽宗雩宗如僞家語六宗之說良爲虛誕康成讀爲禜甚是說文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禮記雩禜祭水旱是叔重時字本作禜不作宗也

思慈愛忘勞　鄭注言思父母之慈愛己吾謂此如慈以旨甘之慈言子思奉養父母之事孝經亦言慈愛恭敬皆言子於父母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　此夫婦止作男女字解檀弓夫婦方亂左傳夫婦辛苦墊隘義亦如此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按此經義言親親則必有殺尊賢則必有等此理勢之自然而先王所以制之爲禮禮所以爲天理之節文而下文所云君子不可不知天者也凡經語字同而義各有當此禮字與孟子禮之端也禮指性所有之德在內者微別而與仁之實章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正同皆指行禮之實事言故注亦用節文字此節經總是從內推出非從外倒推進內今世俗解乃有禮生等殺之說非是

惜抱軒筆記三

經部三

春秋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　水經注云京相璠曰公羊傳作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以此推之所云微子去之者正是去居於此耳其宋地似武庚未畔時尚屬武庚武庚滅乃以封微子故樂記云投殷之後於宋正謂武庚耳當武庚滅成王封微子爲宋公之時固以安殷遺民之心然殷之大家大率遷於洛又以六族七族分之魯衛微子故國不以與宋而與魯聖人慮經盛衰假令微子後人更有畔心周與魯衛三面包宋於中固足以制之矣至微子既爲宋公然周止稱爲微子不曰宋公知微子之心非樂爲宋公者也死不葬宋地越境而葬微殆以受微於先王歸首於所封之土其微子遺命乎

左傳

左傳葵邱之會齊桓自稱小白余此余字是語辭非我字義說文余語之舒也正得此余字之解

七穆　鄭穆公子見經傳者可二十人靈公夷襄公堅公子歸生子家公子尨成十四年作公子騑公子去疾子良公子宋子公公子曼滿公子魚臣公子偃子游公子班子如公子喜子罕公子騑子駟子印士子孔子豐子然子羽五人不知其名公子鮒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襄二十二年杜注七穆良氏游氏罕氏駟氏國氏豐氏印氏乃云穆公十一子意有名字各出當併爲一人者耶然亦不止十一也穆族同字者兩子孔兄弟也有去疾子良又有士子孔子子良有子羽又有行人子羽公孫揮伯叔與兄弟子也有偃子游又有駟帶之子偃子游兄弟之曾孫也名字悉同若印段子石則其行輩不可考然皆穆族以是知論語於子羽必加行人字者以別於公子子羽耳當時穆公子既多蓋有賜族者有不賜族者子羽之父蓋未賜族者故傳但稱公孫揮也

恥爲禽焉　左傳昭四年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杜注言其舊爲闔廬之臣非也沈尹戌必無適吳臣於闔廬之事蓋臣者臣僕之意卑視之也猶王彥章謂亞次門雞兒之意故恥爲禽

共工氏　郯子言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然則共工亦更姓改物之天子非諸侯也太子晉言虞於耽樂淫失其身者蓋共工末世之君猶夏商之桀紂矣古者王伯皆君長之稱耳無天子諸侯之別禮記共工氏之霸九州即是王天下之異稱也太子晉言黎苗之王即公侯君一國之異稱也漢書載劉歆三統歷謂共工任智刑以强故伯而不王吾謂其說非是杜元凱謂其以諸侯伯有九州此承劉氏之失也

徵褰與襦　注云褰袴也蓋袴與襦對即是裳也其異於裳者分衩在面不同裳之分在兩旁耳以其分衩可褰揭故又名之褰也漢書昌邑王傳衣短衣大絝絝即袴字惠文冠朱博傳官屬多褒衣大袑師古曰此大袴也又敘傳綺繻紈絝之間此皆以襦袴相對並即是裳之面分衩者說文絝脛衣也古自股以上可通名曰脛故有脛衣之名六朝時人猶上衣下裳而武人乘騎於下裳不便則

另以帛縛之謂之袴褶江表傳言呂範釋韝著袴褶此如今戰帬矣隋煬帝大業六年以臣下從巡遊禮服爲不便又以袴褶不宜見君乃去袴褶而衣袍無上衣下裳之制此是古今一大變革自是衣不分上下而世遂疑襌爲袴不知袴之卽褰而非襌也襌襌是一物袴帬褶是一物

公羊傳

孫以王父字爲氏　考之於傳似不必盡然如子產已稱國氏子國子也豈待孫乎吾疑無駭卽字展非其祖字展也羽父顯爲請謚與族隱公依以字爲謚之法賜謚曰展父而族曰展氏傳義自明前儒不達字謚之法故說之窒滯耳

論語

小大由之　集注以小大由之屬上句讀此從程子說也程門楊謝諸公及後李延平皆屬下有所不行爲一句以文義論似屬下爲是屬上則全是贅語或問朱子有辨然竊不敢以爲是蓋此小大由之卽是以和用禮之人原不至於大放肆但未免少偏於和故小大之中於禮偶有所惑卽有所不行若本是一味於和放廢禮法則事事不行豈得云有所不行乎

周禮孝德以知逆惡蓋至孝之人視其於父母少有未盡之處卽是逆惡故孔子以能養不敬者比至犬馬此卽逆惡也近世說論語者以朱子集註爲非謂不應喻及犬馬不知此卽以不敬之養爲尚可苟安非所謂孝德以知逆惡者矣

先生　先生本是父兄之稱後生本是弟子之稱以師長猶父兄也故亦謂之先生而後生亦以是稱凡受學者固不必親子弟也然立名之始則原以一家人而分之故論語先生饌及儀禮兄弟後生舉觶乃正是其本義近世所有之韓詩外傳賈生新書乃有以先醒釋先生之義大爲鄙陋且說文有酲無醒醒乃後世之字卽此一端足明此兩書皆爲後人僞作之本也世乃有信其說者亦可嗤矣如晚生字晉人以稱家之幼小見晉書元帝紀又王大令帖二女晚生皆佳後世乃以爲通用之卑稱其理亦正如此耳禮記遭先生於道先生與之言則對此先生皆當通父兄師長言之正義固已誤以師長爲主矣

可也簡　余往作雍也章義以可也簡可字亦屬使南面此從上蔡說也或問不從上蔡之說亦是朱子未定之論語類一處云可字連屬上節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出說苑十九卷今家語襲之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　從政是專執國政之稱左傳言荀林父晉之從政者新及子產從政一年是也季康子之時仲由二子已見用但未嘗使如孔子於季桓子之時之從政耳使康子而用孔子其爲東周矣此既非所能使委任二子使當國重任故猶足以治魯也是以孔子亟勸之金正希作此題義云從事其間贊末議焉耳不知二子此時久已從事其間康子習知其勝任不待問矣從政非贊末議之謂也今之從政者何如及論語末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亦當依此解

澹臺滅明　史記澹臺滅明狀貌甚惡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幾不知其爲賢也而家語乃言其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爲以容取人失之子

羽索隱以其異爲疑吾謂今家語僞耳史記所采或卽孔氏真家語也劉原父以有婦人焉爲邑姜嫌以爲太姒則武王不可曰予有亂臣也鼐按釋文作予有亂十人云本或作亂臣非按陸德明所云有臣字非者卽原父意耳然卽依今論語作亂臣而婦人作太姒亦無病蓋武王所云予猶云我國家非指己身也惟武王所言乃文王時事故孔子言三分有二亦言文王也

鄭康成謂帷裳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朱子集註用康成說而略加字云其餘若深衣蓋深衣乃以上衣下裳縫合爲一 其殺削何待言古蓋有非朝祭禮服而燕服亦分衣裳爲二者如黃衣狐裘之類此不得卽謂之深衣但削幅若深衣耳

羔裘玄冠不以弔 按檀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如孔穎達說此但指主人小斂之後若主人小斂之前當以朝服往則正是羔裘玄冠矣其說非是禮記但載子游裼裘以弔事裼裘豈卽朝服哉檀弓承上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則將弔人亦必易去羔裘玄冠雖主人未小斂必不以羔裘玄冠往也至所易則古人常居布冠止是白布漢魏六朝人巾帢猶白隋唐後乃不然又古人弁以葬則弔者或弁或白布冠皆可其衣或素衣或深衣其裘或麑麛或狐貉無不可所弔若是朋友自當疑衰其但爲所知死而不必疑衰但不以羔裘玄冠弔耳

說文拱拲皆居竦切拱斂手也拲攤也子路拱之當是欲攤持之拱乃假借字

閔子 閔子衣蘆花事見或問所載吳氏引韓詩外傳語檢今韓詩外傳此語不可見宋時蓋猶有外傳真本今坊刻乃抄集之書僞爲之耳語類載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及論語考異又有論語解然則此吳氏必才老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按桓魋奔衞在哀十四年左傳傳因敘司馬牛奔齊又奔吳終至魯而死於魯其年不可知此章是桓司馬旣亡牛出奔至魯之語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此亦是夫子旣喪追述昔聞語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欲其不以奔亡瀕死爲戚戚也故其下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說若見有兄存而告以四海皆兄弟則無差等矣記者因上章不憂不懼類記之耳固非一時事也

子路仕衞 朱子謂孔子雖有正名之說告子路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不仕孔悝此事不可曉鼐考孔子在衞與子路論爲政時其時孔氏乃悝之父文子蓋子路尚未仕於孔氏故得從子反魯仕於季氏及以不肯要言於小邾叛臣始於季氏不合而去檀弓子路去魯章正此時事意至於衞爲孔悝所招而入其家此孔子所未及料無由豫告以事悝之不可也若在衞時居其國不非其君大夫但言正名義亦分明惜子路迂之終不悟耳其情事曲折意是如此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一章 如子夏所自解則子游之所譏爲過矣然愚意以謂其論有未盡蓋儒家所謂本末自有不同若以性與天道爲本文章爲末其爲本末者義甚深則所謂始終本末

一以貫之惟聖人能之不可以語於小子者也若以人立身大節大行爲本而威儀言語小節爲末其爲本末者義稍淺此非不可以語於小子者也度子游之旨非必以聖人所罕言者責子夏以教門人小子但嫌其專講小節而開啓大義處少耳子夏遽以有始有卒惟聖人爲辨恐未足服子游之心而集注所云誠意正心之事則無者亦稍失子游之意矣

朱子以明道伊川二程子之學如一人故於集注內但稱程子更不分別有連引二人之說者但以又曰隔之正以爲如一人也至朝聞道章賢哉回也章飯疏食章子在川上曰章子路曾晳章皆引伊川在前明道語在後亦止用又曰字又有鎔合兩人語爲一者如中庸首子程子曰一段及論語解先難後獲所云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宏則隘陋而無以居之皆合兩人語也在朱子之義止取明義理而不復較其語之出於兩賢此自是著書之變體若以文字之體言之似不若明白分出之之爲當也

胡氏曾氏　語類輔廣問語解胡氏爲誰曰胡明仲也又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曾幾字吉甫黃氏是祖舜或問事君盡禮章言檗山黃實政說得之按宋史黃祖舜福清人不言其字語類一處祖舜乃字繼道晁氏是晁以道以道名說之初以元祐黨人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靖康中落致仕爲中書舍人後得待制見珊瑚鉤詩話語類載其附梁師成意其落致仕乃宣和末非靖康也李氏是李光祖語類稱李閎祖之祖光祖删定罷按閎祖者李方子之兄宋史方子傳不載其父兄名爵光祖當是字其名不可考又按今集注中引胡文定說亦稱胡氏不別其父子猶程子不別其兄弟洪氏係景盧否記考亦恐是洪興祖

劉聘君　加我數年集注稱劉聘君者蓋草堂先生劉勉之也

孟子

集義　義以方外也必有事焉敬以直內也必有事焉之事非行事之事言其心戒慎恐懼常有事於誠敬未嘗少懈也敬義夾持而成浩然之氣即文言傳之不疑於所行也程子及程門諸賢說必有事焉皆從心體上說朱子他處亦多取之至孟子集注乃云必以集義爲事似是誤也若此處仍說集義則於聖賢功夫有闕漏而文辭亦繁複矣蓋惟恐專以有事就心上說是禪學也實則孟子以兩處合來元無偏著空虛之弊朱子用意太過反失孟子之言

周井有公田　周東理四書典故辨證謂周止是一井九家本無公田此襲萬充宗之說實謬說也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上文明言土地則知此九夫之地非九家人也若公田明載於詩在私田之外公羊傳云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此皆經之明文非出後箋注豈可易哉如必謂九夫爲井即斷爲九家則試讀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亦將謂以一夫居之乎古人田之畎畝本是田形之名非是田數之名又周一夫之田爲百畝因轉以畝爲數名故云五畝之宅則畝非畎畝

矣夫亦本是民庶之名非數名而轉爲數名故云市朝一夫則夫非民庶之夫矣此二事正一理也

委吏非周禮之委人其官蓋如周禮之廩人所屬之下士十六人倉人所屬之下士八人者耳故所職但云會計料量也乘田亦非周禮之牛人羊人所主蓋祭法用牲牷之法不親司犧乘田乃牧蕃常牛羊者正當周禮之牧人耳疑乘字當讀如甸言養牲於甸野者若充人則養牲於國中矣充人牧人皆司犧而充人又差重於牧人也

委積　委積者少曰委多曰積聚物之名不必定主何物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鄭君云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此是言穀委積也鄭又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此是言財貨委積也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委積也然推字之本義從禾當以穀爲主孔子嘗爲委吏趙注主委積倉廩朱子只用委積字以委積包倉廩而言委又可包積也其職主受聚穀故史記世家曰料量平其官曰委吏專以委命穀猶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亦專以委命穀也此與周禮遺人兼掌財與穀之委積委人掌薪芻委積者語稍異要之委積字以言穀爲主而古人多是通用柳子厚鈷鉧潭記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此用委積字非誤望溪宗伯譏之乃是誤也

堯舜性者章動容周旋中禮惟此句是說性者之事下哭死而哀至末皆是言反之者事蓋如此乃是致曲使曲能有誠也

自文王至孔子五百有餘歲　依漢志三統歷計之文王崩至孔子生五百八十八年及上推自湯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又上推堯在位七十載舜在位五十載夏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然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王皆五百餘歲與孟子合

集註　孟子集註林氏者三山林少穎豐氏者豐稷呂侍講者呂希哲稱其官以別於呂與叔也閻百詩謂王子章所引陳氏爲陳耆老

爾雅

西北隅謂之屋漏　孫炎以當室之所白日光所漏入此解無可疑曾子問所云當室之白也劉熙釋名以古人親死撤屋西北隅薪以爨竈若值雨則漏此乃謬說親雖死屍猶在室安忍撤之使漏以士禮言之室西即無房猶有序撤屋之西北此豈室之西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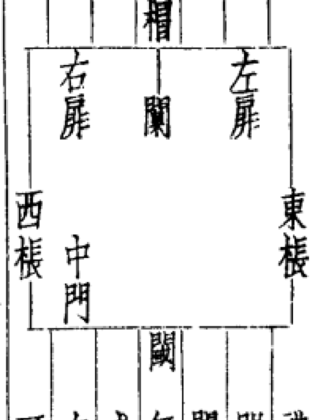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戹　此當謂門堂之門樞蓋古人門堂制亦是五架屋故前堂可以行禮內外左右有塾西其門宜正居堂中棟之下而別施下梁以受門樞所謂楣謂之梁也若樞達北方則在北檁之下北檁已卑不須加楣其地則南有餘而北寡也意有外塾無內塾與以此爲室之戶樞者非是

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　郭注梁爲屋大梁此語殊不分明近焦循斷以爲此南北施者今俗所云眺梁其解不可復易蓋其形上穹微有屈勢似庋水之梁故名梁而棁可加其上若今俗所呼東西施之梁乃爾雅所云棟謂之桴其上安得復疊楹哉古人藻棁藻是水草蓋取辟火之義

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閱不受檐謂之交　桷本方長木之名而屋椽方不圓者亦名桷易鴻漸於木或得其桷凡方木則鴻可立足矣左傳子尾抽桷擊扉此非椽也適有長方木可抽取耳慶舍援廟桷動於甍乃是爾雅桷謂之榱左氏故加一廟字義故顯桷直而遂言其直至屋宇勢垂也不受檐者不直至宇更加短榱宇勢微揚以利吐霤謂之交者言兩椽相交矣中棟崇甚者於交宜不甚者於閱宜

樴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楎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栱長者謂之閣　大者二句皆承在牆者言也閣所以閣物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即此閣也栱者以木杙於牆承閣以固之必有兩故曰栱也邵二雲解爲門閣誤矣後所以止扉謂之閣乃是門閣

橜謂之闑　郭注門閫按鄭注禮記闑閫也蓋閫是限義橫於下以爲限者閫也豎於中以爲限者臬也故並可以受闑之名吾鄉爲此說近見張阮林士冠禮闑西閾外說辨引甚繁似不若吾兩皆可名闑之說可以解其紛矣



禮君行爲賓必中右扉門中矣卿爲上介則拂闑士介則拂棖若大夫無行正中門擬君之迣或在君左而不拂闑或在君右而不拂棖似皆可是曰中棖與闑之間

闔之謂扉所以止扉謂之閎　按此閎字郭本誤爲閎字陸德明以作閣爲別本證之說文閣所以止扉則別本之當從固無疑矣近邵二雲併郭本改之且於所引左傳高其閈閎亦改爲閈閣是於爾雅則是而於郭注則非矣竊意古人門大者中有臬而無門牡別以大木爲拒以止風撼扉啟則拒使勿闔闔亦拒使勿啟是爲閣也

小學

凡一家之學數十年或百年相承前必有所受後必有所增其增而得者雖多而固不能無失吾謂許氏說文誠爲字學之精然謂其無失則固不然也夫古文以木貫鼎耳而舉之曰鼏其字从冂讀占螢切考工記作扃易作鉉吾謂考工之扃假借也鉉非借乃正體蓋其字非從元黃之元乃象形下厶者鼎腹上厶象耳以一橫貫之故其讀亦當古螢切讀元典切者非也若鼐則諧聲字至若賓祭之禮鼎彝簋盤之上以絺綌覆以蔽塵其字依古但作冂耳入隸書時苟作冖則與几亂故假借密字康成士喪禮注冪鼏之字古文皆作密是也其後經師又作冪鼏字以代密取其易別也蓋其變已在許叔重之前而鼏與鼐遂至相亂說文鼎部鼏字云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个其解皆是說鼏字而其字形乃作鼏又爾雅蠠沒勉也此其字亦當鼏鼏舉重之意故以爲勉義又古螢之音與黽相近故蠠沒通爲黽勉也而鼏既亂於鼐故蠠亦變爲蠠而許氏䖵部遂與蠠爲一字而鼏之一字亦不見於說文矣按劉向傳內已作蠠沒則其變固已久矣

說文無由字余疑由字古作田象其下根株盤結

上萠糱初出形非非从田無部可附說文又無笑字徐氏乃附入之所引唐人說甚陋吾謂此字本不从竹漢書薛宣傳作芺差是古蓋作犬象人開门形非从天亦非从夭亦無部可附故遺其字若載此二字當專立部由字中當引長若略出則鬼頭之由字又無妥字吾疑此从安省以手撫安之不可入女部可入爪部又無希字此字从巾與布之从巾義同而从爻者象其疏之形織葛之名也猶織麻之名布也禹貢𥂝絺當止作希亦非論粗細之別若謂是細葛則當入厥匪不第曰貢矣後假借希字爲希少義而別作絺字爲細葛綌爲粗葛而希爲織葛之本字反忘之竊謂說文以布入巾部則希亦當入巾部許氏蓋失希字本義故不能歸部而遺之竊意古爻爻是兩體一斷一連許氏止有爻而失爻義

說文無免字竊意此亦象形字爲喪服之免作也免象上覆首見髮而下則人也免非常服冠則去免免則去冠故假借爲免脫之義此字無部可歸當專立部故許氏遺之也又說文以衰爲衰笠之衰縗爲縗服此亦非是按古文衰作𧘧是上从亥省會意而下象垂衰之形則本爲喪服作字明矣假借爲衰笠雨衣又假借爲盛衰後人因加糸爲縗以致別耳加糸爲縗猶隸書之加草爲蓑笠字豈得反以爲本字乎

說文謂古所貴鳥乃專造字若凡鳥第从鳥隹偏旁而已焉亦專造字爲江淮間鳥黃色按江淮間今安有一黃色鳥而當貴之者乎竊謂焉即雁也雁知時爲大夫所執摯故可貴矣後以焉爲語辭乃更作雁字猶於爲語辭乃更作烏字朋爲友朋乃更作鳳字也劉焉字君明似亦取知時之義乎小學之義殆有許氏所未詳而漢人尚有別傳者乎

說文叀韋東之次第也从古字之象言古文𢆉象東韋形小篆从其象形小變之耳此意自明又民衆萌也从古文之象蓋古文民作𡰥亦从𢆉字而加筆以著數多之義小篆又从而變耳然小篆於古𡰥字之形太遠矣許氏亦姑爲說耳又烏綫古文烏象形於象古文烏形此亦从古象形而變說文無免字娩字生子也二王帖借勉字爲娩黃庭憂柔則正合古字意若悳乃愁意也又說文閏从門才蓋象門牡形非从才也俗書自誤右軍作閉差得之

說文引書斆育子又冃部冑是兜鍪肉部冑胤也冑冑各一字

說文引書今尚書無者虞書雉婁周書我有載於西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敻求得之傅巖商書以相陵懱周書來就惎惎

說文所載譚長說鬭沈蠢　徐巡說栗　揚雄說辥黿鼉　賈侍中說巵毒犢四豫　甯嚴說狛　尹彤說屮　苃下注周書所說周書蓋人姓名　杜林說𥁕娶婁米叟怯　司馬相如說韜　王育說女无秃　劉歆說蝝　董仲舒說蝝　淮南王說蚒蛹　宮溥說東　衛宏說斂　逯安說匈

分部之法蓋古有之似不始於許氏辛部凡辛之屬皆从辛張林說屮部凡屮之屬皆从屮尹彤說女部王育說凡女之屬皆从女帀部凡帀之屬皆

从巿周盛說似此四部林彤育盛所立也
古分用後通用字亦有小篆家分用而古人實亦
通用
㢈寬大　廣大屋
鱻新魚　鮮魚名
邍高平　原水原借爲邍用又作源字
撎舉手下手　揖讓
㫗敦　厚山陵厚
坴掃除　糞穢
嬻嬻音媟　毆厭
勥迫　强有力
𠧪貞𠧪　悔尤悔
莤莤酒　縮說文亂也經多訓直左傳借爲莤
㤅惠也　愛行皃
罤罤弟　昆同也
𢝊愁也　憂和之行借爲𢝊用以優爲和意
洒洒滌先禮反　洗洒足蘇典反
叀謹　專大寸傳
竆國名　窮困
寍安　寧願詞也
匋燒土　陶再成邱
𩂣雨下　落草木落
意十萬　意志也　億安
屚屋屚　漏刻漏
𩑛待　須鬚
㸒私逸　淫水溢
竢待　俟大也
𣧍爲食餘　殘傷

䏷卮　圈獸圈
殠惡　臭氣
匪盛帛器　篚車等
𣨛大夫死　卒伍士
𨑳至　弔弔喪
歿亡　沒入水
𤕟窻　疏通
㒳再　兩二十四銖
卪符卪　節竹之節
竅塞極而閉塞之　竄逃
猒飽　厭笮借爲飽又作壓字
癈病　廢屋頓
𡯁蹇病　跛行不正
懏二心　攜提
屰順屰　逆迎也
䘵衣　展轉　㠭視也今皆用展字
兂　簪是俗字
迻遷　移禾相倚
暨日頗見　臮臮與詞
龔給　共同
丯草蔡也　芥菜
晨早　晨星名
茻眾艸　莽犬逐兔艸中
曟日月會　辰三月陽氣動
㐬不順子　突犬从穴出
厬側出泉　氿水厓枯土
气雲氣　氣氣廪　𥻨餼或體
厝礪石　措置

鄴鄴業　刅創傷刅之或體
叶叶疑　𩠐下首
稽留
隫溝　續瀆
瀆溝水四瀆水又爲貿瀆
霒雲覆　侌古文
陰水南山北
𠂹下垂　陲危
垂遠邊
𡰪治　乂芟艸借爲治意
艾五行志引洪範艾恆暘若
摯握持　𡝩至也
贄執以相見
𢑏詞　𠷎誰
疇田疇
遺攢皆解作習
貫錢貝貫慣則俗字
𡨋地室　鍑重也
復反
管厚　竺厚
篤馬行遲頓
敘次第　敶列
序東西牆
𣢟幸　覬幸
冀州
達先道　衛將衛
帥佩巾　率捕鳥畢
𧦅隨　𨓍遲行

甹甹㯻
𢼸妙　𦗷見
微隱行
竆窮　𥷚埋弃
𩋅養　鞠革毬𥷚酒麴作𥷚皆毋說文所無
𡫏窒　㥶誠
塞隔
俜使　傳使
荓周頌借此　說文無伻字
何何負借作誰何荷荷花借作何負
辡辡訟方免切　辯辯治符蹇切
辨判也蒲莧切
詛詶詶直又切今隸借祝
爪覆手　叉手指甲

今古分通

橋篆通爲樺樺是俗字箸篆通爲隸之躇久考工記久諸牆士喪禮冥用疏布久之歷篆即爲厤象字漢書梅福傳用爲馬櫪史記滑稽傳又爲釜鬲字羑古文誘進善也祅蠥衣服歌謠草木爲祅鳥獸蟲魚爲蠥經史通用妖孽

君子於學無所不收苟有善焉吾則取之不沒其所自得曷嘗掩人善以爲己有哉夫音韻之學中國古固有之然由西域傳字母之法而啟中國學者之解悟則其實不可誣隋書藝文志云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蓋字母之名漢時無與有未可知而字母之法具矣至東晉譯華嚴經則有字母之名按今世華嚴經雖唐譯而王簡栖頭陀

寺碑已用華嚴經則僧云有晉譯者不誣第東漢時婆羅門書其字母十四而已而華嚴所云善財受於善知衆藝者其字母自阿至陀凡四十二至僧守溫乃定爲三十六字母蓋盡用中國之字音爲母無西域二合三合無字有音之母此尤便於中國之書故至今學者皆遵用之字母非始守溫三十六之字母始於守溫耳戴東原乃謂字母始於唐季且謂儒者但當言切音本於孫炎不當言字母吾謂孫炎所以悟切音之法正原本婆羅門之字母孫炎固可貴而字母之法不可忘守溫之功不可沒必欲掩彼所長意尊儒而其於儒者之量小矣

惜抱軒筆記四

史部一

國語

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此文再言瞽史韋注以前瞽為樂師後為太師前史為外史後史為太史吾謂此皆兼言太師太史以下官也而自矇誦以上言常時也自百工諫以下言臨事王有過而諫誨之

周語瞽獻典韋注典樂典也宋莒公校本如此史記周世家內正文注文同今蘇州刻明道二年本朱文游所影鈔者作瞽獻曲錢辛楣以曲為是竊按曲字見於莊子或偏曲及宋玉對襄王其曲彌高及高唐賦赴曲隨流等語皆指樂之音調節奏而言似不足當瞽所當獻於王之義惟樂典則禮有上下之分辭有勸戒之義於獻王為當此字仍當從宋公本作典

晉文公請隧賈侍中以為葬禮是也韋注誤

穀洛鬬韋注謂穀在王城東入瀍至靈王時盛出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毀王城西南王欲壅之使北出竊按韋說誤矣若誠如此則靈王引穀入故道夫何失哉蓋穀即澗水本在王城之西而瀍自在王城東二水夾王城各南流入洛故書曰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也靈王之時穀暴盛與洛鬬然入洛之處非改也靈王欲除其患壅其城西之南流使東流出乎城北入瀍雖免毀宮之烖而大逆山川之性以王都形勢度之水汨其後斯為失所是以一傳而衰矣韋轉以靈王壅改之流為穀之故道豈非失乎穀水似復由城西入洛東漢王梁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城而水不流似梁所穿略同靈王之故迹違山川之常性故不流也

晉語胥臣言文王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然則蔡是周畿內邑名文王所諏之蔡不知為誰後以其地子蔡叔度及蔡仲之封因舊名以被新邑猶鄭之居新鄭也以此足證偽古文書邦之蔡二字於文為不順若左傳命之以蔡則其文無病邦之者必其地先有蔡名也命之者命復蔡侯耳

史記

太史公載象往入舜宮鼓琴事與孟子微異恐是真舜典語而孟子與史公所聞於孔安國各解之不同以理論之似史記是蓋舜先為匿空藏身其中瞽瞍象實土所不能及待瞍象去而舜出入宮當在象後矣

太史公係後人尊稱之辭漢官儀乃云其官本名太史公此謬說也漢書臣瓚注引茂陵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令又孔北海告高密縣曰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二事大夫也据此則凡史記內以太史公稱談者即子長所加以稱子長者皆後人所益又何疑焉若文選載報任安書首云太史公牛馬走公字乃令字之誤耳稱太史令猶後人之列銜稱牛馬走猶後人稱僕稱弟之類

夏本紀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竊疑四時四方之時也蓋指南之法禹時已有其

時道路不通非以候時日定方嚮不能行也

禹爲奴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有夏氏有扈氏按啓滅有扈而封以同姓如所云滅唐而封太叔者

湯誥以禹皐稷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所立所以爲諸侯法以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不予所以爲諸侯戒是蚩尤亦諸侯也三朝記云庶人之貪者此豈真孔子言哉

余謂盤庚遷河北殷墟與太史公異說而史記殷本紀末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賢君多矣獨行盤庚之政者正以其始遷居殷故也正義引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按竹書年數字有誤而更不徙都之說不謬堯舜紂皆名也後世以堯舜爲美稱以紂爲惡稱耳史記天下謂之紂此語似誤

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衛字蓋衍文後晉唐叔得嘉穀晉字亦然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此曰字是尹佚讀讀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此處敘事與霍光傳讀奏於皇太后前中夾以太后語相類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此豳不知所在商邑則河南之亳偃師也此卽下文南望三塗北望嶽鄙之事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今逸周書作夷羊在牧然鼐

意以史記爲是此卽孟子所謂沛澤多而禽獸至其登名氏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言殷有賢三百六十既不顯用亦不賓禮滅字屬下讀蔑棄之意言棄之以至今裴駰讀屬上句誤也

秦本紀裴駰注引漢書曰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亦爲公士云云今漢書百官表中脫欲爲官者句又按韓非子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然則裴注千字十之誤也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按太史公此語必有所本其說最的當侯百里兼五侯者方二百五十里耳小於魯衛也此語非本左傳班固時已不得太史公書所原出誤以謂卽本左氏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說遂改云太史公於齊亦兼五侯九伯之地不知征之者言所統有此侯伯十四國得以方伯之命征其罪慝耳非兼有其地也由班氏之誤而後之說左氏者亦誤

史記平準書言漢伐匈奴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此言應賜者有是數而大農實無以予之故詔曰留蹛無所食乃置武功爵以賞戰士戰士得此爵得賣與民其直錢十七萬則當一級劉貢父以萬字爲衍非是武功爵十七級漢時黃金一斤當錢萬第一級值十七金二級以上遞加所直合軍中應得以功受爵之人計其直多於應受賜金之數矣故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一金一斤也足以抵戰士之賞矣然功少爵卑

者可賣若功大爵尊亦不得矣蓋爵尊其人必少而國家亦可以官之不至留滯故云爵得至樂卿樂卿第八級此言買者不得至九級也買爵者補官先除又或以贖禁錮免罪故人尚樂買以惠帝紀較之賜爵一級貴於萬錢而已而此爵級十七萬則大貴於彼蓋武功爵優於常爵又以此抵戰士之賞高卑之其賣者亦何必真得一級十七萬錢哉及至後以民買復者多徵發士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而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不欲者出馬則是受買爵之害者又多矣此皆欺詐其民之術爲國若此良可悲哉故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出擊胡得首虜者當賞賜五千萬金而財匱戰士頗不得祿蓋雖有武功爵而民不欲買之矣

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十而一算云云

按此處爲史漢解者皆不甚明晰說文緡業也賈人占緡緡是本字史漢言緡乃借字耳是時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所藏者非錢幣乃貨也故令以其物自占自占者有物若干值錢若干自言於官也直二千則一算然則緡者猶今商賈之言貨本以錢準之耳而手力所作者無本錢則以其所作直四千乃一算其匿不自占占不悉者沒入緡錢其實物而非錢故後言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僕以千萬數及田宅此皆非錢特以錢計耳而李斐及顏監率以錢貫解緡若人家有藏鏹者皆出算則漢固未嘗有是事矣惟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此解同許慎之說爲得之矣若吳孫皓以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所在斬之此是以太守兼爲商賈事而估勢不出算錢故斬亦非如李斐等之說至元世祖時盧世榮所爲立市易司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正漢時算緡法也

柯維騏論平準書後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至何足怪焉四百餘字謂是平準書之發端非其後贊其說極爲的當無可疑者惟云其文止於烹宏羊天乃雨爲敘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則非是太史公此書以平準爲題敘至此年置平準則事究矣載卜式之言以論平準之失義亦盡矣無可復益以爲長語矣此書止於元封元年封禪書止於天漢三年較平準過十年以報任安書少卿抱不測之罪語推之是征和二年太史公尚在見任安之及禍又過封禪書十年矣豈因其死而有未竟哉太史公本文謂至是以止耳若太初二年籍吏民補車騎馬太始二年鑄麟趾褭蹏之類此在漢書食貨志似當續入乃爲前後相備而班氏於元封元年之下遂入昭帝事則爲疏漏甚耳

周公居東即伐殷事故史記唐叔得嘉穀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此居東之證

衛世家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太史公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世皆稱伯至頃侯稱侯故疑衛本伯爵不知周初字謚之法其稱伯者以字爲謚非爵也王曰孟侯衛自康叔爲侯矣豈待夷王時哉又云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以其賂賂士襲攻共伯共伯自殺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按柏舟詩髧彼兩髦髦者子事父母之禮也明共伯死於釐侯之前安得有立爲君之事武公衛之賢君而太史公采雜家

之說誣以篡弑可謂考之至疏矣

趙良說商君言百里奚相秦五年而東伐鄭此鄭是漢中之南鄭抑或即京兆尹之鄭所謂宣王弟鄭桓公邑也秦昭公十年已縣北鄭矣意其側猶有戎居猶藍田之居驪戎也秦穆公并國二十玆必其一秦得此則通於關東其勢益大故獨舉為百里之功若謂伐桓公子孫之新鄭其事在晉秦圍前或有或無固不可考然即有之只是尋常伐國亦何足夸述耶

史記魏文侯十七年伐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表作洛陽誤此雒乃入渭之雒分枝津入西河者非河南之雒

余作郡縣考論郡本不統縣三晉既立之後郡乃統縣矣然楚懷王時秦取漢中地漢中在秦之制一郡耳而屈原傳以謂亡其六郡蓋楚是時猶依春秋時舊制郡小不過一縣地耳故漢中便為六郡此足見七國制各不同處三晉郡自統縣楚自不也

蔡澤傳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說文魋為神獸杜回切頞出額也直追切此借魋為頞字當讀直追切又頞鼻莖也烏割切或作齃

傳易者楚人馯臂子弓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按江東是楚郡名甘茂傳范蜎言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迨至秦猶為郡名烏江亭長云江東雖小地方千里意項羽時猶為郡名至漢高乃名之曰鄣郡乎

貨殖傳太陰在卯穰正義云歲後二辰為太陰漢書注張晏言太陰在歲後二辰蓋晏說猶張守節說也連本辰計之耳以其說推之漢書歷志武帝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日月在建星建星斗也是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然則歲星固在斗牽牛分矣其辰丑也丑合子歲星所合為太歲所居故志曰太歲在子子後二辰寅也太陰當在寅故是歲曰閼逢攝提格此以歲太陰名之也太陰之所以名太陰似本以歲星所去之辰名之太陰居於不用之地其前兩辰以居太歲乃為太陰之用其必前兩辰者殆亦避歲星也於是歲星右旋太陰太歲左旋歲星與太陰每遇丑寅申未則互易歲星與太歲每遇子丑午未則互易故翼奉傳云今年太陰見於甲戌考其年太歲在甲戌太陰當在子言太陰所建非太陰自居也太陰不用其用在太歲故曰建也孫淵如解太歲即可稱太陰似非是

孟子章句引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云云或謂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圭為魏文侯時人不得下與孟子相及疑此別一白圭鼐謂貨殖傳當魏文侯時五字專屬李克說言舊有此務盡地力之道而已而其後白圭乃別用一術非謂圭亦文侯時人也故載圭言吾治生產若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若文侯時人亦安取稱述後進如吳起商鞅者乎故知集注之非誤也

漢書

惠帝紀始即位詔中郎郎中滿六歲賜爵三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此爵是合十九等之爵遞加而上故一爵貴於萬錢也又

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此爵級不遞加止是第一爵公士之爵買三十爵用錢六萬一爵二千而已此本是以贖罪假買爵爲名取古人議貴之意耳若非以救罪雖三十爵猶一爵耳人豈貴之哉又惠帝所云免死罪者當是可疑之死罪略如甫刑所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之義故其所取亦不多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則正當死者矣而其取以爲利故甚重也太史公家貧不足自贖蓋其時子長於吏議亦是死罪不能自贖則就募爲宮刑是其家無五十萬錢也漢文帝除肉刑所去黥劓刖三者而已其腐刑乃尚用者蓋有故也漢時風俗尚厚民之自閹以求進者蓋未有也除腐刑則天子宮中無宦者可用矣且民之正犯當宮者亦希故復當募死罪爲宮刑以備宮廷之用若張賀爲衛太子賓客當誅張安世爲上書得下蠶室司馬子長吏議爲誣上則漢律所謂不道罪當死者其下蠶室必是自請亦如張賀故報任安書言幽糞土之中而不辭反覆自明其所以不忍死之故也自閹其子以求進似東漢之世始有之於是宮中腐者乃至千人以其無罪而爲刑餘則可悲以其黨盛亦可畏矣此西漢所以士人多內侍禁中而東漢則不然也至其宮刑亦相沿未絕至隋乃斷鼂錯對策言肉刑不用又言除去陰刑張晏注陰刑爲宮刑非是陰刑乃巧詆以殺人之刑文帝時宮刑不除去也

景帝詔云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朕甚愍之今訾算四得官按此所云官者皆謂郎也漢初之制以郎須有衣馬之飾乃得侍上故以訾算張釋之云久宦減仲之產衛將軍青令舍人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是也漢之仕進大抵郎侍及仕州郡及卿府辟召三途而已郎乃宦於皇帝者也無訾不得宦於皇帝自可仕郡縣及卿府也至武帝建學校舉孝廉後則郎不必訾算而後登是郎之選盛而入羊入粟得補郎更甚於昔之訾算是郎選亦衰此皆景帝以前所未有也應劭謂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訾十算乃得爲吏不悟此制不通行於凡吏也

元帝紀贊云善史書應劭以爲史籀所作大篆非也史謂胥史史書卽隸書耳貢禹傳言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此正謂俗書豈古篆哉

平帝紀在所爲駕一封軺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按此如淳引律以高紀注所引律合之此所云五封者卽彼所引四馬高足爲置傳也如劉屈氂傳長史乘疾置是也所云四封者中足爲馳傳也所云三封者下足爲乘傳也以緩急別用馬之上下此三等乃出使者及吏二千石所乘故當用御史大夫印封也若軺傳則乘者事輕所在爲駕固不必是御史大夫印矣如梅福從縣道求假軺傳司隸從事爲申屠蟠封傳是也然則後世有以使臣出當名乘傳而稱軺傳者乃是誤也至漢律所云當乘傳謂其爵位使命當乘也發駕置傳謂其爵位非應乘傳

特發傳以往迎其人也如儒林傳言以安車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注申公所乘則所云發者輿說文棨傳信也此卽如淳所云尺五寸木

西漢二百年官制前後不同孟堅不能盡紀其改變也讀史者當以推考其時事而知其制之變惠帝紀載卽位初賜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此所云中郎者乃天子禁中親近之人其所任乃景武以後侍中中常侍之職其言郎中者言郎侍於中非以郎中爲官名也外郎者外廷郎也其所任乃景武以後二署中郎侍郎郎中之職後之所云中郎者乃在司馬門中其周廬之外爲外也漢初所云中者宮禁之中而殿署在司馬門中皆爲外矣又漢初有中大夫旣又置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蓋倂是侍從諷議之官而有三等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按此文蓋誤景帝詔王薨遣光祿大夫弔祠諸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光祿大夫之置久矣豈待太初乎又光祿大夫比二千石中大夫似不逮非同秩而改名也至太中大夫當在中大夫上必非比千石疑光祿大夫舊是中二千石太初降之爲比二千石而太中則比二千石如故耳其中大夫官蓋秩千石太初元年裁去之而紀者遂以謂改中大夫爲光祿也諸傳所載中大夫大抵在太初以前人太初以後惟王國有中大夫劉昭注後漢百官志引漢官云大中大夫秩比二千石車服志引東觀書亦然此語蓋得其實故賈生自太中大夫降長沙傅爲降謫太史公自序稱太中大夫壺遂曰上大夫而班孟堅兩都賦序稱公卿大臣內有太中大夫董仲舒也仲舒本傳內脫失太字但云爲中大夫若中大夫則非大臣矣劉向傳亦云仲舒爲太中大夫

食貨志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地方百里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斗此依臣瓚注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之增減爲粟百八十萬石矣竊疑古人大抵計米以石權也此志鼂錯云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是也計粟以斛量此志趙過代田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是也惟李悝法以石計粟云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此卽鼂錯之百石也蓋粟百五十石得二百斛爲米百石矣

食貨志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劉仲馮欲移白撰於一曰之下非也重八兩以重差小復小乃白金上有此字故加曰字而白撰乃其名非白金上字如王莽鑄錢文曰小錢曰幺錢曰幼錢曰中錢曰壯錢曰者錢上有此字也

六國韓之都三平陽也陽翟也新鄭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陽翟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按此新鄭字乃平陽之誤韓至哀侯乃滅鄭而都新鄭而景侯乃哀侯曾祖世家云景侯九年鄭圍我陽翟其時景侯安得有新鄭哉當時韓北有平陽南有陽翟蓋包新鄭於腹中迄哀侯滅鄭而定居故志於新鄭下云韓自平陽徙都之蓋自景侯至哀侯雖居陽翟而平陽之爲都猶南北並建焉故

於新鄭尚可云自平陽徙也惟陽翟則必不可云自新鄭徙耳六國魏之都四河北也安邑也鄴也大梁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曾孫絳徙安邑又安邑縣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又魏郡魏縣應劭注云魏武侯別都水經鄴水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注云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衞諸夏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墺地故曰魏也鄴至秦漢爲魏郡魏縣以理推之應劭別都之說良是不爾何以有魏名哉水經注有文侯七年封墺事不知所出意墺即擊文侯子擊是爲武侯魏世家子擊逢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道文侯時此地已爲都封擊居之故與子方遇於此也六國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罃生罃即惠王文侯時子擊雖父在而列爲諸侯矣故其子曰太子也然則文侯武侯之世任來於安邑與鄴者也惠王時安邑逼於秦鄴逼於趙故徙居大梁殆自鄴徙耳而地理志於安邑下云至惠王徙大梁猶云韓自平陽而徙新鄭矣

地理志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何義門云平帝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王莽遣中郎平憲等持金帛誘羌豪獻地爲之非改金城舊名也鼐按義門之說是班志誤也此郡臨羌縣下固云西海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古僊西一音此僊海即王莽之西海而志謂之塞外蓋地志皆本元始二年劉歆等所紀後班氏大抵因之若以元始四年置郡事論之僊海非塞外矣西海郡自比近臨羌更爲一郡而此金城郡於莽世未嘗改命曰西海故隗囂來歙傳於光武未定隴右前皆云金城郡也明莽時存此郡名矣若莽之西海郡在臨羌外者水經注明載云王莽諷羌獻西海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又云湟水東南流逕龍夸城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縣西三百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爲西海郡治此城據此則西海五縣其一龍夸餘四不可知而別於金城可知酈道元既載十三州志西海郡之本地明文矣而猶沿班氏之誤曰金城郡莽之西海郡則可謂惑矣大抵西海之郡不過羈縻暫置羌旋據之豈真可以設縣命稅比之內地故志所不得而載也武帝元狩二年得匈奴昆邪王地置武威酒泉郡矣元鼎六年乃爲張掖敦煌徙民以實之而地志云武威太初四年開張掖酒泉太初元年開敦煌云後元年分酒泉置此必文誤當云後元年開耳其分置自在元鼎計四郡之初置亦尚羈縻其開設縣邑可命令長收召賦役同於內郡乃在得其地二十餘年之後王莽安能以此行之西海乎

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顏監引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與孟柳俱待詔韋昭曰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鼐疑子高乃馮奉世之子姓故馮奉世傳敘其先世如太史公自敘之體蓋子高之自敘而班氏即因之以爲奉世傳南史謝朏爲侍中齊受禪朏當日在直侍中當解璽乃引枕臥傳詔使稱疾欲取兼人又王延之傳內載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按侍中每日應有人在省正直無人正直攝者爲兼假若既常充是正直矣而又謂之兼假蓋重其

官不遠以予人之意謂假攝曰兼此蓋漢制舊已有此語王莽傳縣宰缺者數年守兼是也故張晏注項羽傳假守曰假兼也今人不達古時俗語觀晏此注反增惑矣盧綰傳爲羣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觖也語殊不明鼐謂觖卽缺少之意故孫寶傳傳太后言擿觖以揚我惡是擿其缺失義此觖音缺而舊作漢書音有或讀卽瑞反而解爲覬望之義故蔚李通傳論云以觖一切之功此音義乃顏監所不取又按說文無觖字依顏義卽缺字之異體依舊義則欠部欽字之異體

公孫宏傳開東閤以延賢人此閤是小門宏不以賢者爲吏屬以爲賓客故別開門以延之也若後漢汝南太守韓崇召蔡順爲東閤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閤祭酒者甚多此則正是參佐耳又有西閤祭酒如孔琳之爲桓元太尉西閤祭酒是也蓋公府及州郡皆得作閤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津東閤自別異而書籍字形往舛互當各隨義正之

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大內都內也師古曰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按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爲大內誤會此書之語應顏以官解之是也而卽以大內爲都內則尚非也蓋武帝太初以後國家穀貨統於大司農若漢初之制則治粟內史自掌穀粟大內自掌財貨故史記景帝紀云中六年以治粟內史爲大農以大內爲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是大農大內各爲一職之徵也淮南上書在武帝建元三年其時大內之官固在也及後更定官制裁大內之官而左右內史之名亦去更設均輸平準都內之官以領左右內官之舊職而皆屬於大司農然則大司農誠掌穀貨矣若爲治粟內史之時但掌穀耳班氏百官表蓋未稽其分合第知大司農原於治粟而遂先書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表內更不載大內之名則已疏矣應顏因班表爲注故有未盡悉者若大內之官蓋亦本於周之職內非秦官也又律歷志言度者分寸丈尺其法用銅又用竹爲引職在內官師古注引宗正屬之內官長丞鼐疑此內官乃本大內屬之左右內官後爲都內主財貨者若屬宗正之內官恐是主宮內者非律歷志之內官也

輦者古人一稱而其制有二者之別詩我任我輦周禮注引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及左傳輦重如役之輦皆以人輓行重車而大者也巾車連車組輓連讀爲輦後居宮中從容所乘此則以人輓行輕車而小者也左傳南宮萬以乘車輦其母及魏獻子以二婦人輦以如公國策老婦恃輦而行霍光傳其妻顯作乘輿輦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此皆略與巾車連車同制而與輦重之輦異制制雖異而皆有輪皆以人輓行者也至後世帝王遊行宮中升降高下又以有輪之輦爲不便乃前後皆以人舉之如今之轎無輪唐人謂之擔子亦曰輦王莽傳晉灼注引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舉以行此西都賦乘茵步輦是也言步所以別於有輪之車

李尋傳五經六緯尊術顯士何義門云言緯者始

見此故張衡言緯始哀平鄭謂尋此言本非指讖緯注家誤說耳尋上下文皆言天文當爲人主所取法此五經者五經星也六緯者十二次相向爲六故人主當法之以尊五行之衡顯十二州之士耳與經書讖緯何涉哉

從事中郎幕府之官自漢至六朝皆有之始見毋將隆傳按中郎本天子之衞臣以衞臣而從事公卿之幕府故曰從事中郎唐時藩鎮幕僚有郎官御史之稱其端蓋已啓於漢也

孝平王皇后傳便時上林延壽門按漢上林有兩處一在城內一在城外城外之上林武帝時所起所包廣遠在南山之下若城內上林高帝時即有之蕭何所請令民入田者也蓋景武以後不以爲豫遊之所而屬大農以鑄錢藏幣平準書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重是也平后自王莽第入宮皆在城內無行至南山下上林之理蓋在城內上林去宮甚近故可便時耳便時顏注不明章懷注楊震傳引此解云待吉時而後入其解似明而實非蓋平皇后之便時未嘗非欲待吉時而此但言取便傳任許時耳此時非指吉時如以此便時爲吉時以解楊震傳尚亦可通而以解魯丕傳趙王商避疾欲便時移住學宮不可通矣

漢書敘傳言綺襦袴昌邑王傳言衣短衣大袴袴之制世或未明今爲考之蓋裳袴褌襌二者各異物也周人上衣下裳者禮服也袴者幼童不裳者之衣內則曰衣不帛襦袴其制似裳而小裳前後交掩在旁而袴左右交掩在中也本非成人士君子之服而無貴賤衣之其在戰國之季騎與車謝時乎其形固便於騎也左傳徵褰與襦褰袴也魯昭公時未必士遽衣袴戰國造飾爲是謠耳吾固疑左傳多後附之書也漢始承秦其禮服皆袀元無衣裳之別故當時朝廟服惟用單衣至東漢明帝乃復古衣裳上元下纁之制然止用於三雍及大祭祀其日朝亦循西漢之單衣單衣乃周人之深衣其制連上衣下裳而合之腰中有橫縫無裏斯以別於禮襦袍製以爲禮服而已漢人分上下衣而二之者上襦下袴袴非禮服不可見君第可以接賓昌邑王以接張敞之類是也急就篇云禮襦袷複褶袴褌繻袴爲褶在外曰袴近體乃褌袴非褌也若東漢後所云褶者本正是袴但帬寬廣漢書所謂大袴大袑也所專稱袴者則制狹耳故南史何尚之傳云裂帬爲袴袴褶乃軍中服也或云家居執事役者亦衣之魏志言管甯布襦袴布帬隨時單複要之襦袴是一類而分廣狹皆是便服不可爲禮服故管甯覲薦饋饌則必改衣白布單衣也大抵單衣雖減於古之衣裳要必寬博而交掩在左右不便乘騎至隋開皇時又以羣臣從巡遊騎馬袴褶見君加單衣爲不便乃變單衣而爲袍自是祭祀君臣賓客相見皆袍古人腰中橫縫猶分上下之深衣遂不得見而男子亦無衣袴者矣單衣元可以加袴之上以見君故宋武時諸王入內脫單衣只用帬帽如家人禮也梁元帝子方矩入覲公服中符碧絲帶布袴符者猶今言襯也單衣內襯袴可也而碧絲帶則非正人所當著故攝衣見之而元帝以爲惡也

史部二

後漢書

明帝紀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按三朝乃正月朔之謂此指謂建明堂辟雍靈臺不應云三朝當如前書河閒獻王傳及班固兩都賦稱三雍乃是此字誤耳

順帝紀孫程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惠定宇引如淳注司馬遷傳絳侯囚於請室請室若今之鍾下語遂解順帝爲被廢囚於請室而程等就迎之竊謂宮殿旁有小室曰請室言人臣於此得請事待詔凡宮殿旁意多有之非定於一處亦非必以請罪及以囚人也賈誼傳蘇林注引胡公漢官天子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又續書百官志云車駕出在前請所幸中與省此官蓋此令亦主請事者耳周勃逮於廷尉文帝或以其大臣不令入廷尉獄特詔置入請室豈入請室者必囚哉如霍光止畫室當即是請室也東漢則德陽殿鍾旁有小室謂之鍾下故如淳比之前漢請室當順帝廢不爲太子猶爲王也年才十一耳閹顯使居殿旁室內固不欲與外人交通然不可云囚故孫程等十八人得就其鍾下之室合謀定盟則非囚室可知既盟入殺江京出迎即位其即位必即在德陽殿矣謂德陽殿旁有囚室豈其然哉

蔡邕續漢志曰十意者避桓帝諱也華嶠爲漢後書所爲三譜即表也而云譜避其父諱也　華嶠書傳於江左僅二十餘卷至隋僅十七卷范蔚宗於皇甫嵩傳引其語是從他史所引而轉述之蔚宗不盡見嶠書也

續漢書律歷志部太子舍人馮恂惠定宇謂未有太子則舍人之官領屬少府故云部非也此部即治歷之部猶班固傳云校書部也本卷又有太史部郎中劉固

續漢書律歷志中卷論漏刻一則自永元十四年至昏明中星列近刻本誤作刻於下十數行並當在下卷二十四氣之前蓋漏刻又是歷中餘事可置於末而所云列於下之文即當載其所刻不得分置兩卷也

此志初不言四分之所從起但言建武八年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楊岑課序事若此良爲闇昧劉昭譏爲序致膚約不爲過矣若東漢之主尊奉讖緯賈逵等論歷引據及之蓋不得已劉昭注志於讖何賴而其序云星候祕阻讖緯藏嚴時或有見頗邀旁遇蓋梁武帝嚴禁緯書故劉昭云爾然所旁遇亦采錄尤如四分以冬至日在斗而注反引叶圖徵日月起於牽牛之初以此爲注寧非乖舛耶

郡國志載淮陽郡之縣人廣陵郡按西漢有淮陽國約當今陳州府地有臨淮郡約當今淮安府地光武建武十四年封皇子衍爲淮陽公衡爲臨淮公十七年衡薨明帝永平十五年改臨淮爲下邳國封子衍爲王按明帝封子只數縣必不盡予以臨淮全郡況名下邳是已兼有東海縣而又加一郡乎疑下邳建國時臨淮猶自有郡存故章帝建初四年以下邳國小以九江之鐘離等縣益下邳國也此臨淮郡蓋旋改名淮陽故說文淩字注水在淮陽也至西漢之淮陽則

章帝章和二年遺詔改爲陳國徙西平王羨爲陳王矣獨臨淮之爲淮陽史不見其事而此淮陽之縣併入廣陵史亦不載其年惟郡國志及說文見其名耳

西漢建章宮在長安城西上林苑在南當王莽建九廟時蓋盡毀建章及上林內諸宮館林木以爲用意其廟略當建章宮地耳故三輔兵燹之火照城中必不在上林去城遠也鄧禹馮異皆屯兵上林成都蓋昔爲宮苑王莽時已爲墟既而又爲民居聚落矣

范蔚宗云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此說不載所出惟馮異傳載永初六年安帝詔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則應宿之文出讖記也馬嚴拜將軍長史置司馬從事同之將軍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按此閣乃閣字之誤堅鐔傳注引洛陽記建始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蓋士衆武庫向必過宮前阿閣乃宮城之隅樓故可憑觀非門閣也中山王焉傳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章懷注稱娖整齊也孫謂天子則稱蹕王公則稱娖蹕娖皆辟人於道之聲非整齊義

西京時孝廉爲郎皆三署郎也至光武時以孝廉丁邯爲尚書郎邯不肯爲則是尚書郎下於三署郎也至永平中則徐防以孝廉爲郎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則是閒數十年尚書郎已重於三署事任樞機所寄勢使之然也至安帝時胡廣以孝廉爲天下第一拜尚書郎矣千乘哀王傳與諸儒講論白虎殿按西京未央宮有白虎殿東京有白虎觀耳此當因西京之名而誤

崔瑗傳爲濟北相李固爲太山太守奉書禮致殷勤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贓罪奏瑗范蔚宗言李固高潔奉贄結好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吾意李之書禮不過尋常通問耳若杜則使職所監見罪安得不劾崔氏以被杜劾爲恥引李書以自湔此家傳之私情耳范史遽信以爲杜過則識淺矣

范書言崔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正論按隋經籍志法家正論六卷尚書崔寔撰不審正政字孰是

後漢書屢言以尺一詔蓋詔書有版其版長廣有定式朱博言三尺律令疑漢官書制必三尺也說文檄二尺書臣下檄二尺則天子詔三尺矣詔版從尚書下三公其體嚴重若偶以小詔便下不經公府斯謂之尺一詔殆猶唐之墨敕矣故楊賜疏有斷絕尺一之語魏志夏侯元傳載有詐作尺一詔書以元爲大將軍許允爲太尉以詔版付允門吏然則尺一詔亦有版但小耳魏時尺一詔正是齊王芳手詔謂之詐者司馬氏之誣詞耳又高貴鄉公伐昭出懷中版投地此亦是尺一詔矣

張皓傳言順帝即位拜皓司空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下有司收騰繫考黨輩八十餘人皆當伏重法皓上疏諫帝乃悟按皓以順帝四年罷順帝即位十一歲迄皓罷司空才十五歲其時皆大臣任政未至欲誅無辜八十餘人也此因安帝時有收考趙騰之事附會造此虛言耳至其子綱傳言爲八使埋輪都亭遂劾梁冀冀乃諷尚書以綱爲

廣陵太守按漢制御史平出爲令長綱以御史出典大郡乃優擢也果嘗劾冀冀反擢之乎至其載降張嬰事尤爲謬妄嬰巨賊降之不罪已過寬矣而爲卜居宅相田疇引召其子弟爲吏是不仁者重得利矣且果如此使嬰歸誠安有復反之理蓋爲造此說者不知永嘉元年有張嬰攻殺堂邑江都長事在綱死後而妄云南州晏然蔚宗依舊紀書漢安二年揚徐盜賊攻燒城守殺掠吏民及永嘉元年張嬰明有攻城殺吏之事矣而既取雜說以立綱傳兩不相合則於紀加云張嬰於漢安元年降於綱而永嘉二年復反用以相彌縫而不知其非誠然也至其云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詔曰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漢時詔出尚書安得作此非體之言以加臣下良由鄉曲小生無識妄造大抵東漢多鄉曲爲飾之事華陽爲甚如張楷等傳皆多謬誕蔚宗不能裁削以詒示後世爲可歎也　埋輪當是漢時俗語猶戰者言埋根立足於此不復退曰埋根非真埋其足也駐車於此不復行曰埋輪非真埋其輪也埋其輪於都亭此成何理因語誤會爲實事不知此舊文之失耶抑誤由蔚宗耶觀陳虞寄與陳寶應書云長驅深入擊馬埋輪則寄意正如余說

臺閣署皆近臣所居西京天祿石渠東京東觀皆閣也謁者御史尚書是爲三臺蔡邕傳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疑補下脫謁者遷三字若如今傳文則止是二臺其三字誤矣

史弼傳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陳蕃傳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按桓帝紀太后臨朝詔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孝廉臧吏子孫不得察舉此詔在本初元年梁太后之詔也至桓帝親政蓋變易不用太后之舊詔而一切皆得參選矣雖度此一切詔必在延熹誅梁冀之後宦官亂政之時而桓紀第載太后之初詔而此一切詔書遺而不載亦史家之疏矣

黨錮傳言趙典在八俊惟名見而已雖按小學紺珠引薛瑩書天下才英趙仲經則典有字傳也及八俊荀昱薛書作荀緄八顧無范滂有劉儒滂在八及八及無翟超八廚無劉儒有劉翊

范滂傳舉孝廉光祿四行爲清詔使按滂當時舉孝廉爲郎郎屬光祿乃舉四行而出使非孝廉即爲使也

孔昱傳云字元世小學紺珠引薛書海內才珍孔世元則今書誤倒又范康字仲真紺珠作苑康按荀朗陵傳內穎陰令渤海苑康則今黨錮傳字誤也

後漢循吏傳注引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於井上先濯也謹按春秋井田記八家九頃二十畝共爲一井因井而市故稱市井雖謂此兩說皆非是田民在野或飲溪谷溝渠若在邑居則必須井飲故邑必有井易改邑不改井是也與井田之井乃不相涉市旁則作市井國語處商就市井孟子市井之臣史記律書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及平準書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市井之稱古矣要之市必有邑中有井以便市者豈論鬻物之濯否哉

古議政羣集於朝臣其朝廷而非堂余於論語說詳之矣西漢若議魏其武安於東朝廷霍光廢昌邑後議立帝傳言光坐廷中則俱是於廷矣而孟堅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似有議政朝堂事而於漢書無徵焉至後漢之朝堂集議則紀傳俱可徵矣然恐東西京未必同制又班賦西都云左右廷中朝堂則朝堂有兩而張平子西京云朝堂承東則惟一耳竊意西京遭王莽赤眉兵火之後宮室蕩盡班張雖漢人亦有不得聞其詳者未知二人之所聞孰真正也又古朝廷皆立議政漢則設席坐雖天子在殿上而臣在殿下有席故成帝紀青蠅集未央殿中朝者坐又和帝永元七年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書封事必坐矣又戴憑傳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此有席坐之徵也古天子諸侯初即位其位皆在廷立而不坐秦漢以後在堂似即位即是坐也然無明文惟南史沈文阿傳文阿議陳文帝即位儀云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此所云古禮未知何本殆只是漢人禮耳

陸續傳序楚王英錄尹興名徵與詣獄連逮就考後帝因聞續行狀而赦興事在永平中續少子褒褒子康按明帝永平至獻帝之初平可百二三十年康乃獻帝時爲廬江而其祖乃上及永平乎又陸康傳言袁術在壽春遣孫策攻康於廬江康固守二年乃陷按袁術以初平四年初據淮南次年爲興平元年孫策從術即以是年破陸康安得有攻圍二年之事然則此陸氏之事必出私紀有可疑也唐書宰相世系表陸褒第三子紆爲吳城門校尉褒父揚州別駕續計續孫不能及吳時爲校尉也

三國志

魏志高堂隆傳附棧潛疏引詩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與成八年左傳同孫奕示兒編可證今俗本乃訛作諫

滿寵傳太和二年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按漢廬江治舒舒在合肥南此時已爲虛野人所不居矣魏之廬江蓋治六安故言休自是南入合肥後又言吳將陸遜向廬江寵爲賊舍船二百里來亦指六安也吳志嘉禾六年冬全琮襲六安朱桓傳嘉禾六年桓與全琮迎魏廬江主簿引還桓自斷後廬江太守李膺不敢出蓋吳尚謂之六安魏則呼爲廬江

田豫傳言豫搆離鮮卑軻比能與彌加素利之功及馬城戰勝追討虜僵尸蔽地及閱東夷傳豫勝軻比能小帥瑣奴致鮮卑懷貳其後衆遂強盛圍豫於馬城賴閻志說之豫僅自免耳似豫傳有飾詞而東夷傳乃紀實也

東夷傳景初二年報倭女王詔有絳地交龍錦紺地句文錦裴松之以地應爲綈疑傳寫之誤非也地者質也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光明錦是魏晉時故有是語魏志載國淵詐求讀二京賦以得謗者吳志載周魴譎曹休之辭並市井小人之行而爲之立傳以爲美談則史家之無識矣至王馬超乃亂臣賊子在蜀又無纖豪功績而爲立傳列關張之次尤爲謬甚蜀雖少才亦何必載此耶

吳志黃武四年書丞相孫劭卒不立劭傳注引志林云吳之創基劭爲首相史無其傳嘗問劉聲叔聲叔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以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昭作史惠恕之黨故不立傳按史之立傳當以賢能豈論名位孫劭既見惡於張溫其無得而稱可知已不爲傳者史體當爾裴注所載非也

孫權赤烏十二年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孫亮即位諸葛恪率軍遏巢湖是皆以水害鄰之計猶蕭衍之遏淮也又孫權時作濡須塢塢是小城當正在江口若恪之東興城當在今巢縣當湖水將出之地

漢丹陽本治宛陵漢末徙治曲阿孫策舅吳景爲丹陽太守策載母徙曲阿是也吳雖以建業爲都而太守猶居曲阿孫休徙居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乞徙郡是其居不在建業也至晉以後丹陽太守乃居建業然俗沿舊呼太守治曰曲阿以逮宋文帝欲以庾炳之爲丹陽尹何尚之云曲阿近在水南是也吳志孫韶傳言孫翊爲丹陽遇害孫何馳赴宛陵此宛陵乃曲阿之誤蓋沿漢舊稱猶何尚之之稱曲阿矣當時殺翊者嬀覽戴員乃吳郡守盛憲所舉曲阿近吳故翊禮致之若宛陵則太遠矣孫何爲京城督比近曲阿故聞亂即至又覽員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曲阿故可與歷陽應宛陵則形勢不接矣此足證當時翊亡在曲阿非宛陵也又孫堅死葬於曲阿後謂之高陵孫權太元元年大風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此亦足見當時郡治實在曲阿

孫皓天紀三年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埀廣五寸兩邊生葉按此枇杷即俗用琵琶字也王右軍帖知欲枇杷鄉所欲真無違者即此說文本無琵琶字也

皇象善書見趙達傳注內不言其何官南史梁皇侃傳云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疑此皇象晉人非吳之皇象而淳化帖題吳青州刺史皇象書不知是否

晉書

晉書孝武紀太元八年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此說極不分明讀之大可駭據食貨志成帝時度田畝稅三升孝武時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役者至八年增至五石然則此皆言王公以下有田而不供役之人豈況及百姓哉

古人稱人官每止稱上二字如驃騎將軍曰驃騎中郎將曰中郎之類此在史傳若述人語言不妨因之以當時稱謂常體本如此也若自序事則必不可省字唐人作晉書者不達此理名號將軍多止稱上字如趙王倫傳云左衛王輿前軍司馬雅又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皆當有將軍字而前軍左軍之稱不知其爲前將軍左將軍耶抑前軍將軍左軍將軍耶此皆由節字之不當也前後左右將軍本漢官魏晉別有前軍後軍左軍右軍將軍乃宿衛之職謂之四軍屬中領軍宋書官志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左軍右軍前軍後軍將軍銀印青綬晉書輿服志內載大駕鹵簿騎隊後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至豹尾後領軍將軍中道後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此四將軍分於前引後從皆自乘一車各有鹵簿鼓吹至其中金

根車駕六馬中道此天子矣於是左軍將軍騎在左右軍將軍騎在右此不得自有鹵簿者也而今晉書本金根車旁左軍將軍右軍將軍脫兩軍字與前引後從之將軍無別矣而大駕鹵簿至渡江後已不備四軍所統殆亦減於西晉此四軍將軍王彪之直欲省去併其事於殿中將軍者也王羲之桓尹皆是右將軍而本傳乃誤作右軍將軍致王方慶進右軍帖所題銜亦襲其誤而樂毅論後僞褚跋之誤又不足論矣

官制名同而前後事勢不同讀史者不可不辨如左右前後將軍官本行軍時分部局之稱衞青爲大將軍出定襄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衞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咸屬大將軍此其名之正也其後置左右前後將軍於京師無關行軍局部矣而襲其名第不置中將軍耳此其變一也光武時廢其官桓靈之世乃復置之其後相襲以至六朝裹屐風流之子而有此名其甚不稱矣郡守牧民之官也西漢元兼以統兵故謂之郡將而不必有將軍之名加以將軍之號始於王莽光武初起乃復因之如寇恂銚期以太守行大將軍事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此並倉卒用兵時事耳及天下大定卽不用此制故馬成拜爲中山太守卽上將軍印綬矣收守而帶將軍事更與東漢之末而相沿竟於六朝天子禁中有左軍右軍前軍後軍四將軍魏晉之制也官雖小於前後左右將軍而宿衞禁近則過之故西晉有以重號將軍而兼領此職者若泰始初置中軍將軍盡統宿衞七軍最爲重賦以羊祜爲之旋罷改祜爲衞將軍西晉卒無中軍將軍諒亦以權過盛也東晉復置卞壼殷浩皆爲此官然權不如羊祜時亦未必責以宿衞第終是內臺之官故何充云殷浩居門下也及桓冲爲揚州刺史居姑孰而帶中軍則於臺衞遠矣然猶在統內及爲徐州刺史辭鎭北將軍而尚帶中軍則名尤不稱矣又魏時本以中領軍爲重任後加其名曰中領軍將軍至晉武帝泰始初改名曰中軍將軍既有中軍將軍卽不當復有中領軍其後廢中軍將軍復置中領軍誠其宜也若江左既有中領軍不當又置中軍將軍大抵虛號存而權寄非昔故亦不知其繁複也晉書百官志云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資重者爲領軍護軍按其文當云資重者爲領軍將軍護軍將軍此亦是省字之甚謬者齊時柳世隆爲護軍而衞軍王儉修下官敬甚謹

晉書趙王倫有二部司馬不言何爲二部職官志有基强弩爲二部司馬各置督史之語此文係有誤脫以食貨志及輿服志大駕鹵簿證之前驅部持戟盾者一也由基部持弓矢二也强弩部二也殿中及左右衞蓋皆有二部司馬司馬非官乃是以勇士爲衞此在漢如惠帝紀所云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耳晉乃美其名曰司馬猶近世執杖者名校尉而非官也其司馬督乃是官此司馬既是近衞故倫之廢賈后及王輿之廢倫皆假之以濟事又聞纘表理太子賈謐謂其欲與諸司馬家同蓋謐是時已聞諸司馬欲爲變復太子也意蓋欲殺纘矣又倫傳言二部司馬兵於宣化闥中斬

孫琳此於舊文必無兵字蓋唐賢誤以司馬爲官遂增一兵字司馬下豈更有兵哉

梁孝王彤傳敘彤督關中致周處被害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此文蓋誤多大將軍尚書令六字大將軍最尊不常置彤以過徵豈遽有此顯授且既爲大將軍卽不爲領軍既爲尚書令亦不爲錄矣其下文敘彤嘗大會謂參軍王詮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此乃是彤在關中時事所謂從兄必下邳王晃也而傳敘於爲領軍後亦誤

王導六子長悅是曹夫人生次恬洽是妾雷氏生見世說注引語林又世說注引妬記曹夫人見小兒可愛左右對是四五諸郎然則協邵薈皆庶出也導於蘇峻亂攜二子出奔所攜殆悅恬乎協等或幼殤或尚未生而協傳言爲元帝撫軍參軍協安能上接元帝蓋簡文帝爲撫軍將軍時協爲其參軍耳

王逸少初爲臨川內史見世說最可據非江州刺史也而晉書本傳誤作江州又載在會稽時遺僕射謝安書按逸少在會稽謝安尚爲處士未出也此必是與謝尚仁祖書此或由雕本字誤至王謝安傳載安登石頭遠想羲之規之按逸少誓墓之後未嘗更入都而安之仕進在逸少去官後安在官而有遠想遺事之過逸少安得規之此事亦出於世說則世說之妄也唐時執筆者蓋乏學識故所取舍皆謬

郗超傳言王獻之兄弟於超死後簡敬於郗愔此本世說吾謂其誣也子敬佳士豈慢易若此且超權重爲人所畏乃簡文時及孝武時桓溫喪超失勢矣其存沒豈尚足重輕於其父哉

荀羨傳慕容蘭屯汴城羨引汶通渠至於東阿征之斬蘭按魯郡有卞縣與汶水東阿近故右軍有一帖云荀侯定居下邳復遣兵取卞城正指此事而今晉書乃誤作汴

徐邈字僊民本傳不載其字想避唐太宗諱也而郎邪王道子傳云中詩仍書僊民他傳字犯唐諱多以他字易之如王彪之字叔虎而易云叔武之類是也此作者非一人體例不一故也邈傳言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按齊百官志云自二府五校四軍以下謂之四省而散騎爲東省

通鑑太康二年帝既平吳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引帝車按羊車見考工記晉書車服志羊車一名輦車此自是車名非以羊駕其車之謂竹葉鹽汁之云必出小說流俗不達車制者所妄造唐修晉書誤取之而溫公乃又承其誤

南齊書志亦有近世不復駕羊之語蓋亦未考古本非駕羊也

史部二

隋書

隋書地志江都郡清流舊曰頓邱置新昌郡及南譙州開皇初改曰滁州又全椒梁曰北譙置北譙郡後齊改郡爲臨滁後周又曰北譙按全椒在清流之南相比近而置譙郡在全椒反曰北譙者蓋此是梁人以有譙郡之人僑居江南對此居江北者故曰北譙及隋代周以己本有淮北譙郡之正地此地名北譙爲不順故改曰南譙州而以清流爲州治此隋文開皇以前之事志分書於兩縣反覺混耳

五代史

五代史言耶律德光葬木葉山似誤德光葬乾陵蓋在今遼陽州地醫巫閭山之東南胡嶠所見拋瓖之處也阿保機葬木葉山耳

宋史

宋制天子御殿有橫行蓋殿陛之下衞士立仗者皆以自北而南爲行列是爲直行其閤門使等武臣近職則侍於陛上由御前自中而東西分爲行列是其橫行也故客省使至閤門使曰橫班官宋敏求退朝錄云舊制朝官連假二日後朝官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橫行次日仍赴內殿起居按此朝官至正殿有橫行班處參見此本沿唐時天子日於正殿視朝之禮也至宋天子不日視朝而假滿者猶必先至此正殿橫行列班之處朝於虛位當時即呼此朝謁曰橫行此省字語耳宋又曰近年連假後便起而廢橫行之禮言直入內殿起居不先朝於虛位矣宋人此等稱名亦殊不正吾鄉方密之先生通雅於此兩言橫行繳繞爲一則義不可通矣

吾嘗謂東坡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此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既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發揮己意其以烹宰禽獸爲譬乃是在黃州戒殺後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禼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禼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書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畢秋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事實載於元豐四年又載帝述呂公著趙禼事於元豐六年是矛盾之說也又方平乃僉人屢爲司馬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作誌之美而嘉予之皆非實也

東坡仕爲安福主簿此主簿是選人初階子由爲墓志書授安福主簿宋史本傳作調安福主簿則誤矣稱調則是實官矣又墓志云歐陽公以直言舉之故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傳乃云以才識兼茂舉之者亦是誤也

遼金元史

遼之上京即西樓當在今熱河之上流多倫諾爾之西遼東京所取渤海國地也遼中京（德光入中國以鎮州爲中京旋失）聖宗統和二十五年以七金山土河之南地建中京今之遼陽州遼北京南京即燕京

金之上都今瀋陽也中都燕京也東都遼東也西都今大同也北都遼統和所建之中京也南都宋

之開封府也

元之上都似與遼上京相近

地輿附

布僕水　蜀中西南之水皆入大渡河金沙江轉入大江水經注言江水之臨邛合布僕水布僕水出徼外沈黎郡旄牛道水從縣西布僕來分爲二流一東流者即至臨邛入江者也一南流者逕越嶲邛都蜻蛉庲降叅麊泠入海按水至叅麊泠入海者莫大於牂柯江下流爲鬱水者矣其行漢四郡數千里合水甚多而如水經所云布僕南行之水則下流又在其西上流乃在其東北橫斷南幹之山脈包大渡河金沙江及鬱水之上源其行蓋極遠矣其說未知信否而西藏地程記有言察木多外有水分流有二橋一曰雲南橋一曰四川橋此豈即水經注之布僕乎

前藏後藏　中國至西藏有南北二道北道自甘肅西寧出口西南行由青海至前藏四千一百餘里南道自成都西九百二十里至打箭鑪出口西六百八十里至裏塘西五百餘里至巴塘西千四百里至察木多四千五百里至拉里西千里至札什城札什城者前藏也南道別一途自打箭鑪稍北行由草地至察木多由察木多復稍北又由草地亦至札什城其路近於裏塘拉里之路然與北道皆寒苦尤甚故行者由南道裏塘者爲多昔漢欲求大夏四道並出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計今通藏之南道漢氏筰所閉道也自札什城南行九百里至札什倫布所謂後藏也自札什倫布又南行則至怒江接雲南城外西夷之境自前後藏東至裏塘司其地者皆以僧與民長雜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者曰達賴喇嘛在後藏者曰班禪喇嘛此其尤尊者呼曰胡土克圖胡土克圖者師也其弟子曰班第班第所任職曰倉儲巴者主其財任其煩事其分居他部爲喇嘛之長曰堪布而民長曰碟巴又有堪布兼碟巴者蓋西夷所敬惟僧也喇嘛者皆於佛法修夙命通死而知所往生之所然亦間有死而失其通者其班第輒諱之迎民間子擇其慧者一人以爲即其先師曰先師受生數十餘世矣而猶一人也其寺宇極華盛然禁婦女入甚嚴胡土克圖出則班第驅少婦不使見蓋恐其心亂而失道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壽八十班禪自後藏來覲爲祝　上禮敬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責甚厲以爲入中國見繁麗盛美非其宜也班禪聞而伏首娩服之甚未幾㫒死於京師不能言所往生其後後藏猶立所謂班禪者而實迎異人子當之而已

頃見景定建康志乃馬光祖之客周應合所作其書亦紀載失倫詳略無準然彼得見六朝事蹟建康實錄二書而採取者故所載猶當可据也又景定志云郡人朱舜庸編金陵事蹟慶元六年上之府遂修爲建康續志時知府吳琚

建康古圖志今皆不可復見近代新志舛謬實甚偶閱顧起元客座贅語載陳魯南金陵圖及顧所論以史考之亦大爲訛失聊復辨之　所謂臺城者當北倚山岡岡外爲苑苑外有湖蓋其形西北多而三面皆少非正方也今北極閣雞鳴寺正是其北城所居故雞鳴寺東猶存一段古城城下有

門俗曰臺城門此殊不誤意卽古北掖門矣其宮城之西北所包爲華林園園中有景陽山山有景陽樓齊武帝於六代之君始爲奢侈永明中宮女萬餘人猶以爲未足帝數幸琅邪城爲獵夜發宮中曉至元武湖北因有雞鳴埭之稱焉吾疑雞鳴埭略當今邁高橋左右宮女當夜起嚴妝從之去端門遠者不聞鐘漏故於中園之地作鐘以警宮女今鐘鼓樓之東有臥鐘長幾二丈吾疑以謂卽景陽鐘也當由隋滅陳時剷削故宮獨此鐘大不可移易一臥於地至千餘年與其東數丈之城牆未盡者俱留於今日而其外則皆不可覩矣若其前則有宣陽門朱雀門門向朱雀桁桁蓋略當今南門內鎮淮橋地之左右六朝宮省南北宮城門闕率有差互非若引繩然又民閒車行者得過中堂故宋明帝作南北馳道其後卽廢蓋以馳道既不可直取隨勢紆曲諒非觀美又須禁過東西俾限於一處得過不便人行故終不立也顧氏所載城圖乃爲方勢豈有當耶明時有雞鳴寺之名今人乃誤謂雞鳴埭之地不悟埭在湖北今寺乃湖南於六朝實城址也故六朝民居皆在城南無在城北者

臺城勢北倚湖南去淮稍遠其左東府城其右石頭城兩城據地蓋不多故世說載會稽王繞東府城行散也兩城皆前臨淮而淮流又曲繞石頭西入江六朝凡兵自南來者皆先取石頭東府乃後取臺城惟自京口北來者直先取臺城矣近志又有以今雞鳴寺左右爲雞籠山及覆舟山者亦大誤考尋雞籠當在明故宮今駐防城北晉元帝以下四陵蓋在此山而覆舟又在其北似今蔣廟以西山也覆舟山南爲樂遊苑故祖冲之於樂遊苑造水碓磨因蔣山後湖之水勢也宋孝武置凌室於覆舟山藏冰因後湖之冰也當宋武帝義兵之至桓靈寶遣兵拒之於雞籠覆舟固是扼其要道不容空置兵於今雞鳴寺側也宋武帝崔慧景及賀若弼之師皆自京口南取臺城而武帝慧景行蔣山雞籠之北今所謂姚坊門路也賀若弼行蔣山雞籠之南今所謂麒麟門路也

石頭城蓋本吳時築以儲武備者晉因之書冶鑄於此亦謂之冶城戴洋謂王丞相云君本命在申而於申上石頭立冶金火相爍致疾以此推之石頭冶城固爲一矣又東府之東復有東冶則此爲西冶當時徒刑者作冶地等圖土意雖與石城連城而猶當小有限衞以別之故謝靈運撰征賦其前既賦冶城後乃云次石頭之雙岸也要之冶城不在石頭之外近志以石頭冶城截分爲二則不然矣石頭之西臨淮對岸更有置兵營壘有急則兩岸爲柵斷之以拒水師故稱雙岸法帖王僧虔啓二岸雜事悉命臣判是也雙岸所夾之淮乃是秦淮將入江處石頭城半臨江上故江濤有入城之事見史朱子語類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上得岸方得攻城所以建業可守觀宋武帝拒盧循事知朱子論最得形勢今則江去城已甚遠故險不如古又揚州刺史廨在石頭自王丞相以兼職刺史居此其都督揚州及三公諸將軍則有府都督府在東城故有東府西州之稱統兵理民州任最要故謝太傅亦居石頭州廨其歸自南兗入

西州門而增疾致薨其後袁粲以衛軍開府儀同三司而兼揚州刺史故即州廨爲府意猶王文獻謝文靖之舊制矣

後湖之水度其地勢本當由盧龍山今獅子山畔入江昔人鑿岡導之南由青溪以入秦淮景定志吳赤烏四年冬十一月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又云晉太興三年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鼐按宋文帝紀元嘉二十三年築北堤立元武湖於樂遊苑北然則擁遏北流始於晉而成於宋今後湖水入城地曰北水關殆通潮溝之遺跡齊明有疾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疾帝行水溝欲塞之而南引淮流會崩事寢其後侯景引湖水以灌臺城蓋皆用此溝水晉書載秦鑿秣陵北以厭王氣又宋書符瑞志秦始皇改金陵曰秣陵鑿北山以絕其勢此事張紘傳注內引江表傳載紘語最明世乃謂所鑿在方山然方山既非在北又秦淮發源山瀆應過方山似非人鑿吾謂秦厭之說既已虛誕而傳者又各以意岐舛乃晉書所指乃即潮溝耶至於溝水既引而南而北流壅絕明之城郭北出者横包廣遠則尤不可見然以天地之性論之固當與今形大異耳

六朝既都建業東南漕運士商舳艫皆由曲阿達於秦淮不行江路故謝安鎮兗設航海之備欲經略事了便由海道東歸蓋當時潤州之道未通謝公意不欲再詣都門而欲東歸則非泛海不達也曲阿之路事由人鑿水小舟不並行故蕭子良言臺使於破岡過萬到下先過己船又水易淺非埭無以儲水以濟舟古云埭者今所謂閘壩也宋元凶劭破北岡方山埭以絕東軍齊明帝時王敬則反兵至曲阿曲阿令邱仲孚鑿長岡埭洩瀆水敬則軍至瀆涸不得進遂敗瀆水易洩而難久盈意當時頻年修埭功力必煩隋滅陳而建業故都同於下邑埭功既省深谷爲陵固其理也今句容縣茅山岡或云古通水瀆經此吾鄉章淮樹纂知江寧府時嘗相視以爲其岡石巨勢高欲鑿通入丹陽湖功力極爲難成若由溧水縣鑿小茅山岡引水通東壩亦至丹陽湖其道少迂而功少易竟不知六朝通瀆必在何處吾謂山壑形或消長不可執今形以決古事姑記此以待考古博聞者辨之

吳志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景定志引建康實錄云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曲阿本雲陽孫權時復名雲陽名破岡瀆上下爲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於是東郡舟行不復經京江矣晉宋齊因之梁以太子名綱乃廢破岡瀆而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一源西南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上容瀆西流入江寧至陳霸先又堙上容瀆修破岡瀆隋既平陳詔並廢之

臺城蓋晉時止四門宋元嘉二十五年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曰承明開陽曰津陽於是有六門故梁元帝云六門之內自極兵威疑所云六門者北承明齊避諱改北掖南宣陽即津陽爲南

披東萬春卽東掖西千秋又曰昌明卽西掖東北廣莫西南閶闔此城門也其內則雲龍神虎端門之類皆宮殿門鳳莊齊避諱改延賢是華林園門皆非城門其城外更有朱雀元武建陽淸明之類蓋所謂籬門有門無城尋四掖門者本係西晉宮門之稱非都城門名蓋當晉元帝時草創江東粗爲宮衞不備都城之制故名同西晉之宮掖王丞相不肯建石闕亦是以備制江外便了無故都之思斯爲足恥遠指牛首特其託辭耳其於宮城之外但作籬門同一旨也至謝太傅於孝武時改建宮室略備制度則臺城門爲都城門矣而掖門之名則循舊而不改臺城東府石頭據地皆不甚大六朝太子宮及士大夫率居城外諸將軍府亦有在城外者丹楊尹建康令廨亦在城外宋順帝時丹楊尹劉秉欲與袁粲等誅蕭道成晡後便車載婦女入石頭城此其在城外之證

蘇峻反時義師陶侃至屯查浦溫嶠屯沙門浦查浦爲秦淮入江地無疑至沙門浦恐是後湖入江之處又匡術既以臺城降爲蘇逸所攣溫嶠欲救之羅洞曰今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似榻杭卽是架後湖瀆水上者又元凶劭使監琅邪郡項邪郡芊夷柵斷班瀆白石諸水口此殆與沙門浦爲一地耶

後村淸涼寺詩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納晚涼自注山有後主暑風亭井欄刻保大二年字然則今之所謂翠微亭者卽暑風亭也

今江寧橋名多與古異推尋故跡頗爲難合今南門橋宋之鎭淮橋在古爲朱雀航也景定志言其橋嘗爲水毀又爲火毀然則宋以前只是木橋推之他處大抵皆木橋至明太祖率建石橋故古名盡易惟新橋在鎭淮西少北猶存舊名南門外長干橋亦舊名上元縣前之內橋則北宋之蔡公橋南宋之天津橋也

焦氏筆乘晉哀帝興寧二年移陶官於淮水北以南岸故窰地施與僧慧力造寺因名瓦官寺其解與瓦棺說異此說出景定建康志焦又云今驍騎衞倉是其遺址南唐爲昇元寺近詔毀私創菴院集慶菴一點僧輒妄以瓦官名其處因得幸免余在江寧嘗遊今所云瓦棺寺者作一詩然心疑其地去江絕遠何云白猨高於瓦棺閣耶後見焦說乃知其謬至古臨江之瓦棺寺爲宋攻南唐時兵士所毀上有逃難婦女千餘人一時皆死事見景定建康志

江東丹楊自漢爲縣晉地志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然則因有楊樹名之與楚丹陽因水名者各異右軍大令帖內猶作丹楊知晉人時未誤而後來書籍或作陽或作楊參差不定吾疑此殆陳時因北朝楊氏日盛忌以其姓加於吾之都故寫作陽耳由其暗避忌諱非有明詔改稱故於史無記嗣後隋唐乃承沿其誤後來遂無辨其當作丹楊者惟顏魯公祭豪州及祭侄文草皆列銜丹楊侯故不誤也景定建康志乃云西漢地理志從楊後漢郡國從陽以爲兩可此謬說從陽乃雕本誤耳晉志尚從楊況後漢乎

今世或指鷲峯寺西溝爲古青溪殆非是青溪當在秦淮北蓋源出鍾山下流合潮溝以入秦淮景

定建康志吳赤烏四年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此雖不知所本然梁書言朱异家列宅自潮溝至青溪則潮溝下通青溪無疑齊蕭遙光於東府反時臺軍曹虎屯青溪大橋拒之又齊高祖在東府亦有我以青溪爲鴻溝之語然則青溪在秦淮北東府之西略亦與今大通橋水流相髣髴耳

唐韓翃詩新衣早入青楊巷細馬春過皂莢橋按此送人歸江寧詩青楊巷在東府之南齊武帝爲南康王子琳造青楊巷宅皂莢橋在朱雀航南宋廢帝時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至朱雀航是也

惜抱軒筆記七

子部

荀子

荀子富國篇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按周禮注麷熬麥夫熬麥成餳黏著於物最難撥去矣故以比治國之將難取楊倞反以爲脆弱易取何耶

非相篇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言文章采畫可見者久而息不見矣聲音節奏可聞者久而絕不聞矣以比有司守禮之久而亡也

節奏久而絕楊倞讀節字屬上句奏改爲族此非也節奏音響也音響之傳久則絕矣說文卩部有𠨍字註卩也則候切鼐意此即荀子之奏字也節者止樂也𠨍者止而又奏故以反卩

莊子

莊子天地篇其名爲槔釋文云本又作橋鼐按說文無槔字古人止用橋字曲禮奉席如橋衡康成正以桔槔解之然則別本作橋者是也

關尹老聃按關尹乃古有道者在列子前列子又在老聃之前非老子所遇之關令尹喜也以喜釋關尹乃後人妄說列子第四篇末引莊子所引關尹之言而云關喜吾斷以此非列子之文乃張湛妄以入之者

法言

揚子法言吾子篇或問屈原知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知如其知言丹青可變而玉不變屈子如之是其知也法言文擬論語揚子之知屈原如孔子之仁管仲注家乃謂其譏屈子失其指矣

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此言或問如諸子之言亦可爲戶乎答言諸子各有所長亦可云戶也然所入偏小非聖人之道故君子有不以爲戶者矣

問道篇它則苓開發按苓乃櫺字假借言一櫺之開亦有明焉然其明發小矣

刑名非道耶何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此言或謂刑名之學亦自古傳之有自而然矣宜可爲道也答言圍棊擊劍及西域幻人反易人目呑刀吐火眩形之事孰非有自而然哉

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鄒不覩也言鄒衍若能知渾天之形必不爲大九州之誕言誕則無知也

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言書序百篇百篇內亡者可知百篇外亡者不可知如酒誥識空則可知其昔有而今無獨舉酒誥者以與康誥梓材共一序不容中空也解者乃疑子雲未見酒誥則失之矣後言天俄而可度是以俄爲設若之辭可證也

五百篇雉噫者吾於觀庸耶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色斯舉矣時哉時哉是雉噫也孔子爲時君所不用其機兆微而可知足以決行如鳥舉矣豈久留而厭觀哉司馬溫公本去雉字非是

淵騫篇曰寢或曰淵騫何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鼐按此寢即孟子姑舍是義也或問淵騫曷爲不寢所能而僅爲淵騫乎答以二子誠欲上希孔子但如龍鳳豈常禽所及其於己之所就固寢之爲不足尚矣

且非獨淵騫七十子皆學孔子以文章爲不足盡聖蓋志之所嚮與力之所逮固異矣其欲寢所能而追所不逮之情何嘗不厲乎注家於此皆不得其解

司馬法

余嘗論今世司馬法爲僞書今抄撮古書所引司馬法於後

漢書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說文引載獻馘　執羽从投　有虞氏慽於中國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　飛衞斯輿　師多則人讀　小罪聅中罪刖大罪頸　晨夜內鈚車

夏執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鉞右秉白髦　史記裴駰注引夏執元鉞

周禮鄭注引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禮加二版二築　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　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閬鐸聲不過琅　上卜下謀是謂參之　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　上多前虜

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

左傳杜注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　又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　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

論語集解馬融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

鼐按周禮小司徒賈疏云鄭所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是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云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鼐意鄭注論語蓋因於馬馬所引當亦有甲士三人二句蓋何晏節之至賈疏以爲畿內畿外異法則非也蓋所云士十人者可以戰之士而及戰又選其才而甲而居車上者三也卒七十二人者可以爲徒兵之卒而及戰又選其才而爲徒兵者二十也士非卽甲士卒非卽徒蓋守營壘護輦重皆必有人焉然則司馬法之文備而鄭於周禮論語引其文或有詳略歟

馬融廣成頌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章懷注引司馬法卽今世書耳不知偃伯靈臺果出司馬法否

鹽鐵論

漢昭帝元始五年令太常三輔舉賢良各二人郡國舉文學各一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此鹽鐵論之所由起也其國病篇

大夫謂賢良曰文學皆出山東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以賢良爲三輔太常所舉宜先在京師也論內丞相大夫之外有丞相史御史之言按漢制丞相下有長史二人蓋卽此書丞相史矣若御史本近御之官自御史大夫出佐丞相爲外朝官而其屬有兩丞其一中丞仍統內臺侍御史內臺之臣非特詔不與外朝議外朝議成既奏乃與天子論所取舍然則此議鹽鐵時之御史非中丞及侍御史也其御史之一丞在外者乎夫有司議政反覆亦不得過多昔武帝時韓安國與王恢論誘匈奴事漢書所載語稍繁讀者固以爲後人所擬爲非當時言之實矣然豈若桓寬此書繁多若是甚哉其言明切當於事不過千餘言其餘宂蔓可削也又其議鹽鐵自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末奏復詔可而事畢矣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大夫復與文學論伐匈奴及刑法事此殆尤是桓之設言而其首曰賢良文學既拜皆取列大夫按漢時士初登朝大抵爲郎而已罕得大夫若嚴助朱買臣之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事昭帝時惟韓延壽以父死難自文學爲諫大夫今議鹽鐵者六十餘人豈皆取大夫哉魏相以賢良對策高第得縣令其卽與此對者與固未可決要之取大夫之事非實殆桓寬之臆測耳寬蓋讀太史公書者所言每出其內而於昭帝初之時事或不甚切至述大夫語亦引貨殖傳桑宏羊豈讀太史公書者乎此書世少善本明宏治時江陰知縣新淦涂禎得宋嘉泰本摹刻今江寧知府陽城張古餘敦仁又取涂本重摹刻之頗精善又爲考證一卷附後以一本見遺其書相傳故多訛謬古餘考證所得多矣其不盡者乃更論之輕重篇國用篇大夫各各乃君字之誤篇內稱大夫君者非誤也稱宏羊大夫君猶稱相君矣張以各與君皆爲名字之誤者非

水旱篇言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煑鹽之時按卒徒工匠四字衍文言故時民自鼓鑄煑鹽占其爲鹽鐵之業報於官而納租昭帝既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若鹽鐵在民自爲之時亦如此酤酒之占租矣又按說文錉業也賈人占錉而食貨志公卿言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以說文錉業也之解推之錉乃本字緡乃借字錉如今俗語所云本錢耳非藏鏹於家者舉有算也此所云占租鼓鑄煑鹽正食貨志所云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者也而顏監不推錉緡同之義解緡爲錢貫者殆非是矣

貧富篇大夫曰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加昭帝始元六年才六十年耳桑宏羊侍中必不在武帝卽位前然則若非六十字舛誤則桓次公造說之謬矣

伐功篇文學曰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按西域傳但載宏羊請田輪臺武帝不從至武帝之通西域張騫唐蒙相如輩之事豈本出桑宏羊策乎此亦其可疑者又云自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餘年按宏羊以武帝後元年爲御史大夫至此才七年耳若合其爲大司農時計之又不止十餘年也

漢書鼂錯傳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是賢良文學士乃一途也及昭帝紀乃分言太常三輔舉賢良

郡國舉文學而鹽鐵論其稱說尤各爲類是真若二途之不可混矣吾以爲漢所舉皆賢良而已自武帝未興學校之先文學與賢良皆虛名無位言士之有是名者則可舉耳至武帝興學之後郡國縣有文學士則上其人屬所二千石於是郡國專有文學之目抑或限有員位矣昭帝蓋令郡國之舉賢良則取於文學之中非是不舉而太常二輔所舉則無定限猶文帝以來舊制要之所舉皆當謂之賢良文學士而當時流俗乃別呼之實非有二途也

雜記

酉陽雜俎王勃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太甲燕公不解訪之一公公言北斗建於七曜在南方者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鼐按此段成式杜撰謬說北斗所建有常焉有變理按南指之南本當作東帝車斗也斗本指東宮言南以言其昏正避下中字雙聲耳夏小正云斗指尾天官書則云杓攜龍角皆東宮也房四星爲明堂正在角尾間隋天文志角二星爲天闕其內天庭也黃道七曜之所行也又房星中間爲天衢之大道黃道之所經也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通於中街即不由天衢也言天下亂耳

酉陽雜俎載任昉大同四年於鍾山得銘龜言土著言水云云戒其子孫世世以訪通人及唐元宗世昉五世孫升之以問鄭欽說乃得解按任昉以天監六年出爲新安守期歲卒及大同四年昉沒三十年此亦成式妄記也而新唐書誤取之入欽說傳

江陰趙敬夫註顏氏家訓盧抱經侍講補註末及觀我生賦然尚有須補者數處賦述侯景之竄荊州云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地道鼐按景純江賦云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此言景之犯巴陵以地道字代猶以渚宮代荊州耳他字誤也又指余權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注疑兩東爲湘東譌非也此用楚賦孰兩東門之可蕪語又觝夜語之見忌寧懷廄之足恃注引韓子久語懷廄小資也猶以成富解下句是也而疑夜語爲久語之譌則非此用杜襲與魏武夜語王粲忌之事見襲傳

江寧諸生有汪北虹吳剛偶於市肆見一書曰聖學入門取歸讀之有當於心即依其法持循不輟然其書不載撰者之名不知爲誰書也乾隆壬子余見桑弢甫撰勞餘山先生行狀載豐潤董定嚴觀察榕初學爲陸王之學後欲學湯文正之尊朱子作聖學入門課程然則是書乃定嚴之書是年正月汪生已喪終不得知余以告吳生而已方坳堂云此太倉陳瑚號確菴崇禎壬午孝廉所作

金剛經所言四果次第當以十二因緣分段釋之須陀洹能斷愛有不入色聲味觸法根塵清淨六用同源故爲入流但尚有觸受之支於物支雖不愛染而尚有迹也斯陀含則往來如一無迹可分故曰一往來實無往來但尚有名色六入之微迹阿那含則名色空盡六入之微迹亦泯故曰不來但本根之識尚有含藏未盡化耳至阿羅漢則漏盡而纖豪之亦絕矣僧家謂須陀洹須七受生斯陀含尚須一受生故曰一往來者殆失其解

夫有耳聽則有聲無耳無聲矣有目視則有色無

目無色矣意染始成諸有世界緣此而成是謂一合相也一合相者面東則忘西聞吳歛則不知越哭若泯此一合冥心緜照妙明法性光徧恆沙不可說世界與現在之一合非寡非多何與何有故曰一合相即是不可說也不可說二字是數名見華嚴品

右軍所書黃庭經乃漢魏神仙家相傳之法其言精實非如齊梁道士所造內景黃庭經之浮誕也大抵人身鼻受天氣自喉嚨而降下通前陰共有七門謂之廬間五藏之所居也口受水穀自喉嚨而降下通後陰亦有七門謂之三焦腸胃之位也養生家以心神腎神交於脾地其地謂之黃庭略與臍相對黃庭下有關略與胃腸之交關相對廬間七門此門最要呼則關開而心氣通於腎噏則關闔而腎達於心此處開闔呼噏調而通身關節無有不調矣關下有丹田是爲精海神仙家多以心腎交而胎結於黃庭升丹田之精以養之丹成嬰長至於昇舉然吾見世之學此者率中道而敗蓋此事非離絕人閒屏除七情故不能專精以致成功此一病也神仙不死此逹天之事其人無功德於世何以居不死之壽故必兼功與行而後成仙行不足者功雖專天所不許此又一病也若常人第調攝呼噏恬淡以安心戒欲以保腎差得無病以盡天年斯則可矣

惜抱軒筆記八

集部

文選

嵩山古謂之崇山國語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李善進文選注表二云崇山墜簡是用束晳辨嵩山下竹簡爲顯節陵策文事何義門謂是用大酉小酉二山事誤矣

漢書敘傳言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於樓煩壹子儒儒子長長子回回生況女爲倢伃徙昌陵昌陵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然則班氏本籍樓煩而卒居長安今後漢書班彪傳以爲扶風安陵人而文選注引范書乃曰班固北地人而班超傳又云扶風平陵人何以乎異若此據北征賦朝發軔於長都是班氏固長安人矣又二云過泥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修泥陽屬北地則其祖固北地人文選注所引或他人之後漢書校者誤增范名耳

西漢賦武威章溝嚴更之署注二云未聞其義按署乃郎衛所居如楊賜傳言引賜及議郎蔡邕入金商門崇德署此止是郎之所居西漢之武威章溝猶東漢之崇德耳

漢宮周衛蓋郎一層在內衛卒一重在外郎所居曰署卒所居曰廬故班二云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此言郎選其下周廬千列乃言衛卒

平子東京賦乃新崇德遂作德陽薛綜注崇德在東德陽在西相去五十步鼐謂崇德光武時本有有舊故曰新德陽明帝始作創建故曰作皆在北宮崇德儉下德陽高大然二殿最近又章懷光武紀注引蔡質漢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兩宮相去七里盧植執戈數投㝱何太后投閣得脫卽此閣道矣又續書五行志蔡邕對於災異二云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百官志雒陽十二門北宮門屬衛尉然則南宮南暨城北宮亦北暨城故賦又二云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城中民人東西行者其必經閣道下乃可通又賦二云於南則前殿靈臺何義門改靈字爲雲按雲臺固在南宮然恐卽是前殿南宮又自有靈臺殿續漢志中平二年南宮大災火燒靈臺殿樂成殿此與三雍之靈臺自異地彼三雍皆在城外

東京賦下雕輦於東廂按謁陵之禮自外而入則下輦於東廂下朝會之禮皇帝自內出輦出東房叔孫通傳可徵也此廂字必是房字之誤

子虛賦徼𨍭受屈司馬彪曰徼𨍭遮其倦者說文御字注二云徼御受屈也不二云出司馬賦蓋此四字或蒼頡爰歷舊語而御㣙爲正字

說月魄者古有兩說周髀曰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爾雅魄閉也漢書歷律志引周書武城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下說之爲三月己未朔越五日甲子爲二月六日克紂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曰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此一說也後之說尚書者率依此解又法言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說文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此卽以明爲魄李商隱詩玉輪顧兔初生魄蘇子瞻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江深黑皆如揚子雲許叔重之解若郭景純遊仙晦朔如循

環月盈已見魄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朏魄雙交則正如漢書之解朏明也言初三日之月明與質相交也而李注顏詩引說文釋之則不可通矣

應璩百一詩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數譽等者何等也禰衡謂黃祖死公云等道是當時口語如此匡謬正俗已說此義

景純遊仙詩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按天之西陸西方七宿也主肅殺之氣景純言蓐收之氣應之此本不誤非謂日之所行也當秋日之所行自在東陸續書志云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今李善旣不達郭旨遽改續志之文曰西陸謂之秋何其謬耶

老子樂與餌過客止謝康樂詩樂餌情所止衰疾條在玆用此言非不欲仕奈衰病何五臣注文選誤作藥餌甚謬然江總詩幽居服藥餌杜公詩亦屢見之蓋藥餌字自可通而謝公詩則非耳

後漢胡廣傳注引漢雜事云羣臣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章者需頭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二曰奏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中有所請及罪法劾按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三曰表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云某官臣甲乙上四曰駮議罪按此是後漢之制其西京及魏晉以降不必盡爾然故有髣髴文選所載如劉越石之勸進表是章體而晉時已通謂之表彈事是奏體故其題上猶存奏字其餘表牋皆表體牋又表之尤簡者耳

五言詩選

阮亭五言詩抄置謝朓於齊置江淹於梁此以二人所卒之朝定耳實則醴陵乃元暉之前輩故鍾嶸曰齊永明中謝朓未遒江淹才盡以江在謝前也江詩之佳實在宋齊之間仕宦未盛之時及名位益登塵務經心清思旋乏豈才盡之過哉後世詞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悤悤不暇唱渭城文通休文固皆不免爾耳

阮亭謂梁時江淹何遜爲兩雄在沈約范雲之上吾謂醴陵果勝隱侯若仲言詩才亦弱耳隱侯猶當勝之彥龍固非休文之匹鍾嶸品休文云辭宏於范意淺於江此殊爲公允安得謂其追宿憾也

謝朓同沈右率賦鼓吹曲右率卽休文也沈約傳但載爲太子家令其爲右率見杜京產傳　同謝諮議詠銅雀臺此當時謝超宗超宗爲竟陵王鎮北諮議按超宗謝奕之五世孫朓謝據之四世孫袒免從父子也而稱其姓此六朝人相稱之體　將遊湘水尋句溪觀其辭是罷宣城郡改爲零陵或長沙然傳未載　酬王晉安注王德元吾恐是王僧孺後又有別王丞僧孺詩齊文惠太子薨僧孺出爲晉安郡丞　休沐重還丹楊道中謝氏世居會稽此當是朓在丹楊請假歸會稽後復來丹楊就職之詩　和宋記室省中此題字誤當是宗記室宗夬爲鬱林王記室王爲皇太孫仍管記室故曰省中詩故云淸揚婉禁居也　冬緒羇懷此是在荊州時少作所云蕭諮議卽梁武帝劉江二常侍乃隨王國之常侍

史於何遜在齊代事不詳未知所歷職其詩有從主移西州寓直按揚州刺史廨在石頭城稱西州

疑遜在齊爲西昌侯驚幕僚其務西州明帝紀載之又遜詠早梅首二云兔園標節序以其仕揚州時主爲宗王故用兔園事也

江淹望荊山此從建平王景素在荊州作又有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詩史但云景素爲荊州不云爲江州觀詩題必嘗爲江州史遺之耳又有劉僕射東山集詩按劉勔爲尚書右僕射勔嘗經鍾山之南以爲栖息朝士雅素多往遊之所謂東山集也然則此皆在宋時少作　侍始安王石頭始安王遙光也此齊時作

陰鏗和侯司空登樓望鄉此謂侯安都安都始興曲江人故詩云思歸想石門

江總詒孔中丞奐此總流寓嶺南時作自梁侯景亂至陳宣帝立乃有二十年總以文帝天嘉四年徵還才十六七年而詩云辭鄉二十年舉成數也　南還尋草市宅此是自嶺南還時詩時總年四十六七詩雖有白首入轘轅句而實非甚老故杜公云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借劉太常說文此劉之遴爲太常時總在梁朝少作也　於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詩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按隋以江都爲揚州治總卒於江都年七十六此絕句殆其將終時矣

杜子美集

杜公贈張洎詩黃麻似六經余初疑翰林草詔不用黃麻用白麻此詩何以云黃麻後閱丁謂談錄宰臣除拜翰林學士草制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二字謂之白麻翌日降麻宣訖送中書出勑寫官告其官告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名更不下元撰麻詞翰林學士名銜錄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故也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寫按此是宋制然當略本於唐然則白麻只用於宣時而此詔詞必歸中書重爲頒下然則云黃麻亦未嘗不可也

杜公秦州詩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按此時爲隴右節度使駐秦州者郭英乂也觀公在鳳翔送英乂詩頗有知交及在華州貧不能自給其適秦州蓋欲往依英乂英乂小人必於舊情薄甚故不得已南走同谷以至入蜀如英乂固不足責而杜公之迂疏不識物情以致狼狽亦可傷已

蒙叟杜箋前人多推之以余觀之其議論之頗僻引据之舛錯紛然雜出今略舉之　詠懷蚩尤塞寒空蓋蚩尤能作霧此但言霧塞寒空耳箋所引蚩尤旗兵象等於詩何與　留花門百里見積雪樓大防云回鶻人衣冠皆白故云此解本是今反以爲非而以爲白沙如雪則以承上連雲屯左輔句安得通耶　遇王倚飲贈歌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蕫鳴先生云二句謂人固不易知惟深相契合乃識之耳而箋謂王生以美饌愈疾如仙膠之續絕絃少陵卽老饕不至如此箋之陋　幽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蕫鳴先生云此如謝客以心雜遠公屏不入社義箋以強附李泌爲李輔國所譖事大非　營室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鄭按考工記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鄭司農云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此雖古說而非杜公意杜用面字止作相度意詩言東偏若面其勢則設戶牖甚佳箋用鮮于注若順也則失

其旨矣杜公寄贊上人又云面勢龍泓頭其面字
亦作相度解未知杜公所本誰氏之說余謂勝司
農說　遣懷奉呈楊中丞偏裨表三上鹵莽內一
貫始謀誰共閱迴首增憤惋按公呈聶令詩自注
楊中丞琳問罪將士自澧上達長沙然此題所云
呈楊中丞者未知卽澧州刺史琳或衡州刺史楊
濟似當時刺史率稱中丞也其所云偏裨表三上
者是指當時長沙臧玠之亂城中之偏裨也通鑑
載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玠取賂而還琳之取
賂在後杜公作詩時蓋不及知又通鑑內子琳疑
子字當衍宜以杜公自注名琳爲正楊子琳自是
蜀中起兵討崔旰者與此澧州刺史非一人也箋
旣合爲一人已誤矣又偏裨表上等語謂卽兼指
子琳之咎若子美於其伐叛時豫知其助惡者亦
是無情理　贈太常張卿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
西建標天地闢詰絕古今迷按此詩前人以爲贈
張垍是也垍爲主壻地連禁密望之不可攀躋若
神仙然故以方丈崑崙形容其貴峻氣象亦暗用
籥史事耳公於垍蓋有文讌之遇故贈此詩及其
居翰林與外人隔絕矣故再贈八韻有無復隨高
鳳之句再贈之作不復稱其家世才望以先有此
作故也題下注垍字傳本偶誤作均箋必欲依作
贈均均旣非太常又起四句不能通則謂均嘗爲
玄宗求妙寶眞符于寶仙洞諷其求仙得幸使杜
公文理大爲舛謬　武衞將軍挽歌赤羽千夫膳
黃河十月冰古人謂旗幟爲羽故有羽獵之名軍
中大旗得稱羽公詩樹羽成皐閒是也軍士身佩
小幟亦曰羽古謂之負羽公此詩赤羽千夫是也
赤羽字本說苑又李陵傳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此
詩言其軍裝糗糧旣具卽以之橫行沙漠沙漠難
得水故攜冰連下結句讀之義自通貫今箋以赤
羽爲箭羽大是杜撰又言仗一矢以給膳而冰字
解若詩釋冰左傳執冰之冰則本句文理卽不可
通可爲撫掌矣　送郭中丞宸極祅星動說文妖
孼字本作䄏蠥左傳昭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
焉此祅字卽妖之異體耳箋用西溪叢語祅音醯
堅切解爲胡神非是祅字從天與祆字異體又見
收京　收京功臣甲第高按此時京師甫定功臣
不及大營第宅詩乃屢慰之詞不得如箋指爲諷
刺　寄岳州賈司馬巴州嚴八使君詩胡愁李廣
數與虜戰恐士之意是以必有奉使借助回鶻之
事也何與言哥舒翰事箋解此極憒憒　寄張山
人彪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此二句但言中興
之事非有諷刺下商山猶入楚言山人於此時由
是路歸嵩陽去渭水不離秦則言己之留也箋並
誤　戲爲六絕句此六詩前三首謂六朝初唐之
可取者僅愈於今人之陋耳後三詩則公所自命
正不欲僅以齊梁初唐比也竊擧屈宋宜方駕恐
與齊梁作後塵乃公自負之語而箋以謂譏人之
後言屈宋者何其於文義違反也末首謂遞相祖
述者此原不可廢之法但別裁僞體而折衷之以
歸於風雅此中自有權衡耳轉益多師蓋有仲尼
焉不學之意而云汝師者如抑詩之稱爾爾乃杜公
自指不特非前詩所云爾曹者所可語卽魏晉以
降盛唐以上諸賢孰足以語此哉夫狂者進取自
爲文家之勝槩明代成宏諸人橋首高視雖論有

失平然豈得盡詆爲謬妄牧翁以其排貶李何王李之論乃欲援杜陵以自助而反易其本旨譬之自爲醯雞而亦納子美於甕中也此老不將稱屈地下乎至於洗兵馬秋興諸箋爲說彌繁其失彌遠前人已有論者茲不更辨哀江頭之說朱長孺得之牧翁說非是曲江在長安城外之東南故結句言己不欲入城但往城南高阜望城北王師之或至錢本從忘字者誤矣

李義山集

重有感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與高秋言甘露之禍事連君上但尚未便至廢弒耳故云蛟龍未失水然但擁虛位不能行其意與廢辱無異所深望於有見無禮於君而爲鷹隼也結句云兼幽顯者幽爲大臣無辜之已死者顯則謂文宗也

義山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語詩結莫驚五勝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頭此蓋李有悼亡之戚義山因追憶己悼亡之事五勝不知其詳然必戴勝之屬言莫驚以五勝從葬之促若義山之婦亡在地下已久矣注家引五德相勝解大非

韓同年新居詩一名我漫居先甲者義山蓋王茂元之長壻故云先甲結句南朝禁臠卽戲以自指無人近疑許以女而尚未迎致耳義山本受知令狐楚成開成二年進士是年令狐楚卒蓋義山未幾卽爲王茂元之壻故黨人惡其薄此詩亦開成時作在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時故稱之曰征西若會昌三年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義山入其幕其爲壻固在前矣唐書李商隱傳王茂元鎭河陽辟爲掌書記茂元愛其才以女妻之因辟類序之耳非辟而後妻也茂元於鎭河陽年旋卒其時義山四十五茂元亦必不妻以女矣近注玉谿詩者考此多誤蓋過泥唐書語也送劉五經長律自注外舅太原公亦受經於公詩內有秦雲隴葉語亦足爲壻在涇原時之證

碧城深宮聖女祠皆刺宮掖之語但以碧城爲刺貴主以深宮爲宮怨猶未盡其旨耳此等事豈文士所當以入吟詠義山輕薄故舉見如此

曲江詩朱長孺以爲前四句追感元宗貴妃臨幸時後四句則言王涯等被禍此本不誤惟結句朱說不明蓋天荒地變四字仍指天寶之變以其時雖遭大變貴妃被縊然其罪固應若此若今日之冤殺無辜天子束手而不能救不更甚於昔日耶王子敬小名官奴若唐宋人自呼妓女爲官奴李義山似誤認樂毅論之官奴亦爲妓也妓席詩請書爲小字切莫喚官奴此誤用右軍語也若東坡欲借官奴遺吹笛及在湖州有遣官奴持燭語此皆指女妓與子敬無與

蘇子瞻集

三國志田豫答司馬宣王書云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按漢法晝漏盡則鳴鐘鐘鳴則人皆息夜漏盡則鳴鼓鼓鳴則人起魏蓋因之故豫言晝漏盡而夜行者是罪人也東坡次韻楊次公詩云漏盡雞號厭夜行乃是言夜漏盡矣此人正當起行之時豈可爲罪蓋誤會田豫之意矣

東坡對制科策云以代宗之昏愚程元振之用事柳沆之賤且疏一日去其心腹之患王伯厚困學

紀聞據翰林記載沆以太常博士爲翰林學士非賤且疏也鼐按唐元宗時翰林學士無貴賤皆居之肅代時尚沿其制與憲宗以後翰林學士即爲尊職不同太常博士官不爲貴東坡謂之賤亦可但不可謂之疏耳

雜記

梅聖俞謝歐公贈澄心堂紙詩幅狹不堪作詔命然則此紙式乃小窄故歐公作史以屬草

牧翁詩半生花月張三影兩鬢滄桑郭四朝陶隱居一帖郭午邨在長隱山東數里仙人郭四朝初至山種植於此江甯張君敉字立人甲戌乙亥余晤之於京師時立人以拔貢入都後仕終萍鄉令余愛其蕉葉一絶云午夢南窗暑漸輕非關風細嫩涼生綠雲一葉知誰翦墮向懷中當月明

王禹卿嘗謂辨論古人法書當以其神氣體勢鑒別真僞方爲正法眼藏如米襄陽董思白輩是也若如尤延之何屺瞻輩以考證求當豈有是處吾謂君言固是然亦復太偏且如世所傳虞永興破邪論序自署銜太子中書舍人太子官但有中舍人安有中書舍人永興父名荔而序中用薜荔字此必唐時僧徒寡聞見者所妄作僞託欲以自取重於世耳思翁乃不能辨屢云學永興破邪論精鑒者乃如是乎又戲鴻堂帖載陶隱居書而稱元帝陶隱居安知湘東即位後之謚此皆考證之明見其謬而思翁不能無失也然則自詡鑒別或亦不免輕信而自欺反有不如考證家之無可藏匿耳

刊姬傳先生遺書跋

姬傳先生所著後集十一卷筆記八卷未及刊而卒華亭姚椿春木以刻資寄曾亮屬爲刊刻人事牽繞家居不啞閱數載而後成去先生捐館時已六年矣可慨也夫其校是書者則上元管同異之也道光元年春二月門人上元梅曾亮謹跋

大雲山房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大雲山房文稿通例

一雜著文諸子家之流也故漢魏以來多自書字集中皆書字用王子淵法也序記文多自書余宋人稱人曰實自稱曰愚亦入之序記集中皆書名碑志文漢魏本文不入撰人名集中入撰人皆書名用韓退之法也傳文後書論曰用班孟堅法也

一大傳本史書體故韓退之傳陸賓陽城不入本集後人有入本集者或自存史稿或爲史官擬稿而已集中無大傳其小傳外傳傳中必書名祖父及傳中所及之人雖貴且賢必書名祖父賢始見子孫亦然妻妾有故始見傳非碑志體也官與地必書本朝之名紀實也爲異姓作家傳非正例集中同姓家傳名書諱某不書姓不書所稱子孫之言也傳中所及之人書某公某名某君某名儒者書某先生某名與祖父交尊之也存其名記事之體也遠祖家傳所交之人止書姓名世不及也

一大傳書名書字不書號史法也儒者於傳中事別書稱某號先生亦史法也外傳小傳或書號或書別號道號著性情也古者幼名冠字故於名下書字世人加字於名上者非也集中名字并書者字皆在下號或取地或取所居始六朝之稱淸溪大山小山稱者亦稱南豐青原至宋人人稱之世人止稱號而加於名之下是稱其人而後綴其地及所居亦非也集中名號并書者名皆在下別號如漫郎醉吟先生道號如華陽真逸無垢居士集中有故則書

一傳目自漢書以下皆書名史記或書名或書字或書官或書爵集中家傳皆書號書先生外傳小傳皆書字或書人所稱如曾孝子是也

一碑志文較史傳例稍寬集中凡文中所及之人書某官某姓公或某姓君再書名其滿州蒙古不紀其氏者書某官某名公或某名君用元色目人例也紀其氏者書如漢人

一碑志文目書階官書職官書爵書謚此通古今例也古人集多不盡一者集中止書職官其階爵謚於文中見之書石則目具階職爵謚用當時法也

一集中碑志文目監司以上書公以下書君成一家學者書先生所尊書府君友書字婦人書所生之姓姓所以別女子也其夫之姓文中見之

一集中碑志文目止書某公某君某府君其妻之合葬者文中見之以合葬志非古法也祔葬志書祔葬從夫之義也

一集中遺事述書法如碑志行狀行略書法亦如碑志書事之書法如傳

一墓表有列銘及詩者變例也集中皆不列銘及詩碑記列銘及詩者正例也集中皆列銘及詩壁記則無之其壁銘有序者書并序以別於壁記也

一碑志文有序有志有銘記作文緣起序也記事及葬年月志也詠歎之銘也集中志文有作文緣起者目書并序餘不書其有志無銘者目止書志志略者目止書銘碑文皆書碑銘不書并序碑以無序爲正例也

一爾雅歲名歲陽二章曰歲在甲歲在寅而以閼逢攝提格名之太史公律曆志書閼逢攝提格而年表書甲子後儒謂年不書甲子者謬說也然尙書春秋皆書年數各史書因之故記事之文以書年數爲是集中從之

一碑志文書甲子則不書日數書日數則不書甲子正例也集中有書日數并書甲子者以之別疑表信變例也書越三日戊申越五日甲寅其法也

一集中碑志文書始遷祖及曾祖以下其高祖有功德則書書母書前母繼母生母不書曾祖母祖母其書者變例也書妻書子書女不書孫以孫應書其父之碑志也有故則書集中有應書之人而不書者必有當絕之道焉此春秋之義也傳文中亦用之

一集中碑志文必書葬月日及地不書者乞文時未卜月日及地也必書曾祖以下及官名其書某官某名止從某某者狀失體不官不名或失體不及其上世也

一集中碑志文曾祖以下有官者書職官卒後贈職官亦書至子孫貴封贈官止書階官以不治事也

一集中傳文止書某年進士舉人不書某科史法也碑志文書鄉試中式會試中式殿試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詳之也

一集中序文地名據今時書之官名亦然其或書古官者自唐以後人多稱古官至今沿之存當時語也碑志文述人言書古官者亦存當時稱也書上書首事皆與序文同記文不書古官紀實也

一集中書上書目皆書姓書官座主舉主及所受業稱先生其目書官文中書先生者非所受業也友書字其書號者或其字不著或其字不應古法如號之取地取所居也漢人友稱字唐人稱行宋人稱官於所學稱號自明以來及門俱稱號矣時爲之也

一集中書上書首必書某人閣下足下執事末必書某月日某謹上以別於尺牘也

一釋悅文古人入外集以爲佛家言也集中辨正經論者仍不入外集辨正道家言亦然

一史記漢書載四言詩歌行晉唐書以後載五七言古近體詩此史法也文家載詩則格下集中載詩者皆入外集詞曲不載

一集中文格近者亦入外集

一詩目唐人或書行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今官或書古官或書所官之地宋元明人或書號或書世所妄稱之官如總制宮諭是也集中書號書古官不書所官之地號亦地名不可與所官之地相沓也不書妄稱之官僭雜也一人再見不書姓遷官者改書官其年數六朝以後皆書甲子集中從之

一詞目以曲名爲目次行低一格注題不注題者皆無題也

惲子居先生行狀　宜興吳德旋撰

先生姓惲氏諱敬字子居一字簡堂世居武進縣之石橋灣祖諱士璜考諱輪
兩世並以先生貴
贈封文林郎母鄭孺人先生幼學於父少長從舅氏鄭環夢瑒遊然持論好獨出己見長老皆驚異焉中式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本省舉人五十二年充咸安宮官學教習時同州莊述祖珍藝莊獻可大久張惠言臯文海鹽陳石麟子穆桐城王灼悔生先後集京師先生與之爲友商榷經義古文而尤所愛重者臯文也五十五年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五十九年選授浙江富陽縣知縣臯文爲序以送其行其略曰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皆子居向時之所道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耶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子居勉之矣先生曰善敬敢不求從良友之規既至富陽銳欲以能自効矯然不肯隨羣輩俯仰大吏憚其風節欲裁抑之令督解黔餉先生曰王事也怡然就道返自黔中調知江山縣父喪去官時嘉慶元年十一月也四年服闋入都謁選明年四月選授山東平陰縣知縣引
見改授江西新喻新喻吏士素横就視官長輕
朝廷法先生至痛懲創之人疑先生之爲治過猛也已乃進其士之秀異者與之講論文藝斷事不收摯必既其實士民懷德畏威翕然大變於其舊七年張臯文歿於京師先生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臯文在也今臯文死吾當并力爲之先是臯文與今禮部侍郎蕭山湯公金釗講宋儒之學是時先生方究心於黄宗羲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未及與臯文辯論往復也及臯文卒先生爲書與侍郎其略曰濂洛關閩之說至明而變至
本朝康熙閒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於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乾隆以來多懸置之懸置之者非也揭竿於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譽而彼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耶其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耶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耶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耶蓋先生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故其說經之文能發前人所未發而世之論先生之文者乃以爲善於紀述而說經非所長焉十年調知瑞金縣瑞金在萬山中俗好訟號素稱難治先生張弛合宜吏民咸就約束有所論決問法何如不可干以非義瑞金諸生楊儀招倚富姦通佃戶女事發到官願進千金求脫罪先生峻拒之後屢遣人關說至以萬金相啗先生曰吾自作令以來苞苴未嘗至門今乃有此豈吾有遺行耶卒論如律先生廉名素著至是人益信之十五年大吏以先生治行第一保舉卓異十一月至京師明年三月引
見回任候陞是歲刻大雲山房文稿成又明年守南昌府吳城同知十九年以奸民誣告家人得贓失察被劾黜官先生爲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或銜之次骨及誣告事起當是時前撫刑部尚書金公光悌薨於位今兩廣總督阮公元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方護理巡撫印務嘗曰惲子居大賢乃今以賄敗先生既擯不見用士大夫之賢者咸爲先生惜且冤之而先生不以介意益務爲文自壯初先生之再謁選也石橋灣故居已奉其先府君遺命讓兩從父居之自挈兩弟奉鄭孺人之官至是假館所親無寧居屬有門下士官安慶知府就往謀之道遇疾歸歸後十日而卒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初一日卒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二十三日春秋六十有一配孺人陳氏繼配高氏子一人弟之子穀也嘗從予遊女七人長適歸安姚晏餘皆未行孫二人尚幼先生既卒之三月余始從穀求遺書得大雲山房文稿都若干卷外集及詩詞各若干卷歷代衣冠圖記未成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先生之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稱其文自司馬子長而下無北面先生所欲有爲於天下者具見文集中以在下位不獲有所施設然後之人讀其書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也先生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

所不讀又兼通禪理以爲心之故惟聖賢能知之而言之佛與學佛者亦能知之而言之大學正心修身章與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相合故嘗謂余云論學貴正而不執然不可離離則不正矣蓋其所自得者如此謹以所述先生年譜示余余病其未備也乃更參以所聞見及先生文集爲狀如右謹狀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目錄

陽湖惲敬著

卷一目錄

原命
喻性
說地
說山
三代因革論一
三代因革論二
三代因革論三
三代因革論四
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因革論六
三代因革論七
三代因革論八
西楚都彭城論
辯微論
續辯微論
釋夢
釋拜
釋弁一
釋弁二
釋弁三
釋鉤
駁史伯璿月星不受日光辯
駁朱錫鬯書楊太真傳後
雜記
雜說
張真人府印說
得姓述

卷二目錄

九江考
康誥考上
康誥考中
康誥考下
周公居東辯上
周公居東辯下
顧命辯上
顧命辯下
匏有苦葉說
雉雊說
桑中說
蝃蝀說
有狐說
黍離說
雞鳴說
鴟鴞說
讀晏子一
讀晏子二
讀五帝本紀
讀管蔡世家
讀魯仲連鄒陽列傳

讀張耳陳餘列傳
讀貨殖列傳
讀霍光傳
讀論衡
孟子荀卿列傳書後
古今人表書後
三國志書後
諸夏侯曹傳書後
鈐山堂集書後
金剛經書後一
金剛經書後二
楞伽經書後一
楞伽經書後二
天發神讖碑跋
乙瑛碑跋
孔羨碑跋

卷三目錄

與紉之論文書
上秦小峴按察書
上曹儷笙侍郎書
答曹儷笙尚書書
上汪瑟庵侍郎書
上陳笠帆按察書
答吳白厂書
答蔣松如書
與湯編修書
明儒學案條辨序
五宗語錄删存序
子居決事序
先塋記
石橋灣惲氏祠堂記
東湖書院記
新喻東門漕倉記
新喻羅坊漕倉記
胡氏學田記
重修萬公祠記
遊羅漢巖記
東路記
遊翠微峯記一
遊翠微峯記二
重修瑞金縣署記
東麓先生家傳
后谿先生家傳
少南先生家傳
香山先生家傳
哀白先生家傳
遜庵先生家傳
南田先生家傳
羅臺山外傳
謝南岡小傳
二僕傳
後二僕傳

紀書
書山東知縣事
書王麗可事
書獲劉之協事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新喻文昌宮碑銘
文昌宮碑陰錄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海會庵放生河碑銘
劉先生祠堂壁銘并敘

卷四目錄

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祠版文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裘公神道碑銘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銘
廣西按察使朱公神道碑銘
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神道碑銘
張皋文墓志銘
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銘
前臨川縣知縣彭君墓志銘
兵部額外主事王君墓志銘
寧都州學正閻君墓志銘
袁州府訓導李君墓志銘
饒府君墓志銘
饒陶南墓志銘
彭澤縣教諭宋君墓志銘
寧都營參將博羅里公墓志銘
張府君墓志銘
刑部江蘇司主事曾君墓志銘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
楊實汀墓志銘
徐恭人墓志銘
甘宜人墓志銘
婁太孺人墓志銘
李夫人墓志銘
董孺人權厝志
亡妻陳孺人權厝志
女嬰壙銘
國子監生周君墓表
浙江分巡杭嘉湖道陝西候補道李公墓表
王威石記
鷄武冢石記
祭張皋文文

右大雲山房文稾初集四卷目錄瑞金陳達青雲渠排次讐校凡雜文一百六十篇嘉慶十有六年五月刻於京師琉璃廠工冗雜不應尺度且未竟九月補刻并修治於常州府小營前以稾本篇自爲葉不用漢唐寫書首尾相銜法爲日若干而竣二十年三月武寧盧宣旬幼眉改定二十篇入外集復刻于南昌甲戌坊附通例于後惲敬子居自爲序錄曰惲氏著于南宋自方直府君十一傳而至明湖廣按察司副使東麓府君繇東麓府君三傳而至典儀正敬于府君紹曾敬于府君入

本朝四傳而至子淯府君士璜子淯府君生先府君輪子淯府君好讀書飲酒鼓大琴先府君無所嗜好于世事無所阿三十年教授騎山中敬生四年先府君教之四聲八年學爲詩十一學爲文十五學六朝文學漢魏賦頌及宋元小

詞十七學漢唐宋元明諸大家文先府君始告以讀書之序窮理之要攝心專氣之驗非是不足以為文于是復反而治小學治經史百家凡先府君手錄天官地志物理人事諸書亦得次第觀之然未有所發也時于一二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數十日中得一解而油油然至索之心誦之口書之手仍芒芒乎搖搖乎而已先府君曰此心與氣之故也不可以急治當謹而俟之滅嗜欲暢情志嗜欲滅則不淆雜情志暢然後能立能立然後能久大自是之後敬不敢言文者十年旋走京師逝中原南極黔楚與天下篤雅恭敏之士交竊窺其言行著述因復理先府君之言欲有所論撰而下筆迂回細謹塊然不能自舉嗚呼天地萬物皆日變者也而不變者在焉不變者所以成其日變也文者生乎人之心天地萬物之日變氣為之心之日變神為之神之變速于氣之變而迂回之弊循循然而緩謹細之弊切切然而急于神皆有所閡焉敢不力充之以求所以日變者哉然而有不可變者與論曰學無所遺辭無所假史記曰擇其言尤雅者書于篇可以觀矣雲渠所錄皆嘉慶建元以後論譔謹以年次其目錄庶得失進退有以自考焉其考定入外集者目錄皆刪之所存如左

嘉慶元年在富陽四月往貴州十月至江山得文七首
與初之論文書
東麓先生家傳
遜菴先生家傳
南田先生家傳
紀言
劉先生祠堂銘
王感石記
二年八月至常州得文二首
亡妻陳孺人權厝志
女學壙銘
四年在常州九月至京師得文十一首
讀晏子一
讀晏子二
先塋記
石橋灣惲氏祠堂記
后谿先生家傳
少南先生家傳
香山先生家傳
東白先生家傳
書山東知縣事
書王麗可事
兵部額外主事王君墓志銘
五年在京師六月至新喻得文九首
喻性
三代因革論一
三代因革論二
三代因革論三
三代因革論四
釋弁一
釋弁二
釋弁三
釋鉤
六年在新喻七月至南昌十二月還新喻得文十六首
說山
釋夢
九江考
康誥考上

康誥考中
康誥考下
周公居東辨上
周公居東辨下
桑中說
蝦蟆說
有狐說
讀論衡
三國志書後
讀夏侯曾傳書後
上秦小峴按察書
答蔣松如書
七年在新喻得文十三首
駁史伯璿月星不受日光辨
張真人府印說
匏有苦葉說
雉雊說
黍離說
雞鳴說
鴟鴞說
東湖書院記
新喻東門漕倉記
新喻羅坊漕倉記
胡氏學田記
張皋文墓志銘
祭張皋文文
八年在新喻得文六首
鈐山堂集書後
與揚穎修書
新喻文昌宮碑銘
新喻文昌宮碑陰錄
徐恭人墓志銘
董孺人權厝記
九年在新喻六月至南昌得文七首
金剛經書後一
金剛經書後二
二侯傳
甘宜人墓志銘
李夫人墓志銘
饒府君墓志銘
國子監生周君墓表
十年在南昌四月至瑞金得文四首
遊翠微峯記一
遊翠微峯記二
書擒劉之協事
婁太孺人墓志銘
十一年在瑞金四月至南昌十一月還瑞金得文十一首
雜記
顧命辨上
顧命辨下
楞伽經書後一
楞伽經書後二

上曾儷笙侍郎書
答吳白厂書
東路記
謝南岡小傳
後二僕傳
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銘
十二年在瑞金得文六首
上曾儷笙尙書書
重修萬公祠記
遊羅漢巖記
海會庵放生河碑銘
前臨川縣知縣彭君墓志銘
寧都州學正閻君墓志銘
十三年在瑞金五月至南昌六月回瑞金十月復至南昌得文十五首
原命
說地
駁朱錫鬯書楊太真傳後
讀五帝本紀
讀管蔡世家
讀魯仲連鄒陽列傳
讀張耳陳餘列傳
讀貨殖列傳
讀霍光傳
孟子荀卿列傳書後
古今人表書後
上汪瑟庵侍郎書
上陳笠帆按察書
子居決事序
袁州府訓導李君墓志銘
十四年三月還瑞金七月至南昌得文九首
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因革論六
三代因革論七
三代因革論八
雜說
得姓述
重修瑞金縣署記
饒陶南墓志銘
彭澤縣教諭宋君墓志銘
十五年在南昌十一月至常州得文十首
天發神讖碑跋
乙瑛碑跋
孔羨碑跋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裘公神道碑銘
寧都營參將博羅里公墓志銘
張府君墓志銘
刑部江蘇司主事曾君墓志銘
鷄武驛石記
十六年在常州二月至京師八月還常州得文十四首
西楚都彭城論

辯微論
續辯微論
釋拜
明儒學案條辯序
五宗語錄刪存序
羅臺山外傳
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祠版文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銘
廣西按察使朱公神道碑銘
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神道碑銘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
楊貫汀墓志銘
前浙江分巡杭嘉湖道陝西候補道李公墓表

凡文之事曰典典者所以尊古也若單文無故實則比于小學諸書當時語據
制
詔及
功令是也曰自己出毋勦意毋勦辭是也曰審勢能審勢故文無定形古之作
者言無同聲章無同格是也曰不過乎物不過乎物者必稱其物也言事言理
言情皆以之請以質當世之君子

原命

無形可知乎曰不可知而可知也君子以有形知無形無氣可知乎曰不可知而可知也君子以有氣知無氣夫氣不有嘔然而和者乎穆然而肅者乎其嘔然者非秩然而序無以大其穆然者非攸然而通無以久其序而大通而久者不有其數然者乎是故仁也義也禮智與信也五者與氣俱者也雖然氣行矣氣之過無以生氣之不及無以生其生形者皆氣之中也人之生形也得中之中得中故無過而仁無柔義無躁禮無飾智無詭信無固也得中故無不及而仁無忍義無葸禮無嗇智無蒙信無歧也是故五者與形俱者也雖然形生矣天有時焉地有宜焉物有應焉氣之精者湜焉濁者渾焉清而濁濁而清者粈焉於是乎有氣之癰雖然形生矣而渾渾焉而胚胚焉而息息焉嘔然者不行而不止乎穆然者不行而不止乎秩然攸然義然者不行而不止乎于是乎有氣之流是故五者有過焉而柔而躁而飾而詭而固焉且有不及焉而忍而葸而嗇而蒙而歧焉過不及之至五者互相賊而害仁害義害禮害智害信焉相賊之至五者各相反而滅仁滅義滅禮滅智滅信焉是惡也然其所以生皆中也中皆善也善者所以為命也命者所以為性與情也是故知命為仁義禮智信之中而性之善見知性為仁義禮智信之中而情之善見命性情皆形乎氣止乎形者也而形氣之善見知形氣之善而無形無氣之善見矣故曰以有形知無形以有氣知無氣也

論性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言性者主孔子之言而已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宋之程子為之說曰孔子言氣質之性也性之本即理也孟子之言性善者此也噫性一而已孔子言其一孟子又言其一聖賢固若是乎哉是說也吾不敢以云吾之言性主孔子之言而已曰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也程子之為之說非也何以言之性者自乎人而言之者也自乎人而言之畫郛實乎氣質者也善者自乎性而言之者也自乎性而言之盡萌達乎氣質者也孔子孟子之言皆言此性也何以言之性者具於心者也性之發為情輔情而行者為才才者知與能是也是如火然熛然而耀心之知灼然而然心之能炎然而上心之性上者火之性也善者人之性也情則自善而之惡其返也自惡而之善才之所至如其情是故熛然者上行而耀下行而耀旁行而亦耀心之知知善能盡知惡亦能盡也灼然者上行而然下行而然旁行而亦然心之能為善能達為惡亦能達也唯炎然而上者抑之下則游障之旁則搖其炎然者得隙則越焉何也其性也是故火之性上行之時其性上旁行下行之時其性亦上也人之性為善之時其性善為惡之時其性亦善不為善不為惡之時其性亦善也堯舜湯武皆性善也蹻蹠者不以為惡以為聖蹻蹠愛之其性善也若是者孟子之言也其同於孔子奈何曰善也者統乎智與愚言之也近也者別乎智與愚言之也上下也者極乎智與愚言之也其善何也曰性也其近何也曰性也善故近也近故無不善也是故智之性亦善也愚之性亦善也上智下愚之性皆善也其智愚上下何也曰才也其智愚而移何也曰情之遷也其才能赴之也是習之驗者也其智愚上下而不移何也曰才之不遷也其情不能強之也是習之不驗者也性宥乎才發乎情習動乎情竭乎才移不移者知與能為之也才也非性也是故才行乎情之善其性之善無銖兩之加也才行乎情之不善其性之善無銖兩之耗也故曰善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以命言性而善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以情言性而善者也故曰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也程子之為之說非也雖然人之才有智焉有愚焉有上下焉其上下之中抑有大小焉聖與聖十其量賢與賢百其力庸與庸千其用焱與焱萬其為束縕而熇熇積薪而爆爆焚山燎原而萬人皆卻走皆如其分之所至而已是火之才也而豈火之性哉曰堯舜湯武蹻蹠皆性善是無差也無差者理也其何異於程子之說歟曰程子之言善離氣質而言也吾之言善不離氣質而言也夫火之炎然而上非火之氣質為之耶且如程子之說有氣質即有不善是與於性惡之說也曰然則由子之說謂氣質無

惡可乎曰非也向固言之矣言氣質者兼言知與能各有其善惡火之熯然灼然是也言性之善者不兼言知與能火之炎然是也無智愚上下之殊曰孟子之言性皆言氣質乎曰無氣質是無性也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性也有命焉曰形色天性也是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則與孔子之言若相發然此傳孔子而之乎孟子者也韓子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是以才言性也戾乎孟子卽戾乎孔子者也以爲祖孔子非也

說地

凡形附形凡氣合氣土石形也而息氣焉氣液形爲水水亦形也土石水附而地立焉火純氣而見形其形皆氣也凡形之氣亦爲火其合也形不能關則天也形附形是故鳥之翔必止人與獸之走必躡木草之根必植魚之泳物也泳於水亦附也氣合氣是故爲土石爲水爲鳥爲人與獸爲草木爲魚其氣皆天也而息焉而液焉而翔且走且植且泳焉雖然土石水形勝而繫乎地者也火氣勝而繫乎天者也萬物形氣均而繫乎天地者也人者首陽而足陰故縱生鳥獸魚腹陰而背陽木草本陰而末陽本陰而末陽故逆生腹陰而背陽故旁生縱生者首繫天而足繫地焉逆生者末繫天而本繫地焉旁生者背繫天而腹繫地焉其繫天合也繫地皆附也是故地之圜九萬里土石附焉水附焉萬物以其陰陽循而附焉

說山

敬前自京師之泰安將爲泰山之游旣至郭西二十里停車問逆旅主人泰山所在主人指車前巍然者曰主山也最上爲封禪臺敬以爲不然蓋意中東望海西望泰南望吳門之泰山何止若是至縣同年生華君樽端爲之宰誇其有是山北面指曰何如則向之巍然者而已敬大詫以爲泰山負我已而華君具三日糧而登登三之一城郭人民如垤蟻風蓼蓼然再登徂徠諸山如土封之偃地五汶之交如帶至封禪臺而雲氣可下視矣蓋天下事期之者甚過大率不能如吾之意而遠卑小之則吾之知將反有所不實焉是故君子不以古人之能概今人則可以交士大夫不以古人之事概今事則可以適家國天下之用後以使事自黔返楚舟過彭蠡湖湖之北廬山橫起際天舟行一日山如近接舟首及至星子泊舟支闊下之石隄而山不可見其隄長二里所高數丈舟隱其下爲所障故不復見廬山噫以廬山之高且大拔見數百里之外而障於是隄非舟之近隄過甚歟是故君子無近小人則大人之蹟不爲所翳無近小事則大事之方不爲所蔽子由子寬從敬於渝水將就試京師二山皆所道也作說山以告其行

三代因革論一

聖人治天下非據制而爲局也求其野之方而已必將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于人情苟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此三代之道也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掃除之又更七雄者也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購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剝之餘搜拾鼠齧蠹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爲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爲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夫禮樂刑政皆世異者也禮樂之微非百姓所能竊也且行之於天子諸侯者十而五六行之於大夫士者十而三四其在野者略焉而已是故聖人之制作也則自斷之刑者情之百易者也書之策不可盡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斷之政者治亂之紀上與下之統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百姓共斷之夫所謂共斷之者何也曰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于人情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是也吾故詳論之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同異以破諸儒博士之說庶聖人治天下之道可無惑焉

三代因革論二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曰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食三之一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食四之一孟子

周人所言周制也而周官與之互異鄭氏衆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三之一者亦然是說也公之地其半爲附庸侯伯之地其三之二爲附庸子男之地其四之一爲附庸理不可通且五百里之半爲百里者十有二而餘侯伯子所食與孟子之說均不合惟男食四之一爲五十里而已陳氏君舉曰方五百里以圜言其徑百二十五里是說也男之地徑二十有五里公與伯之地徑百里七十里而餘與孟子之說亦不合惟侯徑百里子徑五十里而已唐氏仲友曰古之爲國有軍有賦軍出于郊者也賦出于遂者也言百里七十五十里者軍制也五百四百三百二百里者兼軍賦及所轄言之也諸男言百里者兼軍賦言之也噫聖人之書豈若是參錯邪是不可訓之說也惲子居曰古者洪荒之世自民所歸而各立之君其時政刑未備羈縻所及大者百里而已殺于百里者則七十五十里焉聖人準之以差封國之地是故百里七十五十里者聖人之中制也國立矣不能無爭爭矣不能無所并黃帝之時萬國成湯之時三千餘國武王之時千七百七十二國盡所并者幾十之七八焉若是則保無有百里而爲五百四百里者乎七十五十里而爲三百二百百里者乎聖人于是定之以所食之數使與百里七十五十里之制不至相絕所以折無厭明有制至明順也又使百里七十五十里之國有可以齊于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之制而山川土田附庸之典行焉武王封太公于齊百里之國也益之至五百里成王封伯禽于魯百里之國也益之亦至五百里于是天子得平其威惠諸侯咸勸于功德亦至明順也是故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者亦聖人之中制也蓋諸侯之能并地者若反仁滅義以詐力吞噬將不旋踵而覆亡隨之其能及久遠者必自其先世已有不泯之功德又君臣皆有過人之才民庶皆有順令之用然後能滅國而鄰不爭收土而民不叛逮相襲既久上下爲一各固其疆聖人必履封而裁之計數而劃之則天下亂矣是故夏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殷仍其國殷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周仍其國若與王崛起親賢夾輔其功皆可享茅土之奉其才皆可任方伯連帥之職聖人于封國之後復大啓其地以收大小相維新舊相制之功故曰皆聖人之中制也雖然是中制者非引繩而直之案矩而方之布算而乘除之不容出入增損于其閒也其山川之奧則有畸其鄰國之錯則有畸其都邑之采履則有畸越于五十七十百里者有之越于百里二百三百四百五百里者有之不滿者亦有之陰陽得其序原隰斥鹵墳壤得其理戰守形勢得其會如是而已故曰越乎中制與不滿乎中制者非人情所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也是故由吾之說則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可知也不由吾之說則禹湯文武之時已潰裂矣其子孫豈有一日之暇哉此可質之萬世者也

自記曰韓詩外傳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

本朝惠半農先生據之謂封五百里四百里其采百里封三百里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百里其采五十里欲合王制周官之說其說據外傳而與外傳歧又封采之數五等多寡不畫一不可從

三代因革論三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曰貢曰助曰徹中制也曰五十曰七十曰百畝亦中制也其名不同其法不同其數又不同惲子居曰先王治田亦有越乎中制不及中制者焉是故貢助徹三者聖人皆先自其國都行之推之于諸侯之可行者而亦行之其不可者待之先代之制其可更者更之不可更且不必更者仍之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井田者始于黃帝廢于秦未有井田之前所行者貢而已廢井田之後所行者亦貢而已至行井田之時貢亦不廢者田有不可井與可井而不及井及上世已來已定溝澮之制者也是故五十而貢夏禹治田之法而其時黃帝之井田在焉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是也七十而助成湯治田之法而其時公劉之徹行焉詩曰徹田爲糧是也百畝而徹文王制田之法而其時湯之助存焉公羊傳曰古者十一而藉是也若是者何也天下至大民人至衆聖人者期于均其利去其害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定其可井不可井以九一十一推一王之制仍其五十七十以貢助存先代之法民各安其業樂其政下不擾上不勞如是而已然而尙有進焉

者貢者古今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時以均民情貢者自諸夏至絶徼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地以均民力是故聖人之世以井田為上治以貢為通法上治所以見王道之尊通法所以見王道之大揖讓上治也與子通法也揖讓之名至高于事至順非堯得舜舜得禹不可行井田之名至高于事至順非殷受夏周受殷不可行而貢則無不可行故聖人之行井田也以貢輔之而不責人之必行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也齊之內政五家為軌五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井田以三起數內政以五十起數使齊之封內為井田者十之九為貢者十之一齊能三其田而五十其人乎抑破壞其井而五十其田乎是齊之田井者少不井者衆也楚蔿掩為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皐隰井衍沃買遂皆以井數之其說為經九地之土惟衍沃可井杜預之說是也是楚之田井者少不井者衆也鄭子駟為田洫而侵四族田是鄭之田不盡井也魏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是課多也井田非稅畝賦不能加魏未聞有此法乃增其貢也是魏之田不盡井也聖人之行井田也寬大如此豈有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之事哉烏乎此求方野之說也又豈有百里之國必萬井五百里之國必二十五同之事哉烏乎此亦求方野之說也

三代因革論四

井田不可廢之法也而卒廢儒者皆歉罪商鞅雖然鞅之罪開秦之阡陌也彼自關以東井田之廢非鞅之罪也夫法之將行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將廢也聖人不能使之不廢神農氏作民知耕而食之蕪草萊墒沙礫各治其田而已黃帝因民之欲剏而以經界正之因民之欲利而以溝洫通之因民之欲便于耕鋤鏟鎛守望而以廬井舍之是故井田者黃帝之法也所以井田者天下之民之欲也此井田之所以行也而其所以廢者三代之時山林斥鹵積漸闢治足給其民又以餘者為圭田餘夫之田士田賈田後世餘地日少生齒日衆田不數授一也三代之時吏道淳古歸田受田無上下其手者後世肥瘠不均與奪不時二也三代之時國之大者不過數百里其田悉可按行而差等之後世地兼數圻漫圖書稽校而已必有不能實者三也三代之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後世吏不可非而民不勝其非四也抑又有甚者十一不足從而增其征則財匱千乘不足從而加其卒則民煩畜之稅畝邱甲晉之州兵原田其見于書者也是故春秋戰國之民其先世享井田之利不可見也所見者身蒙井田之害而已利遠則易忘害近則其去之也速而又曰見貢之簡略易從爭趨之以為便我便我于是急公好利之君之大夫徇其民而大變之蓋井田之行也自黃帝至周之初歷一千有餘年而其法大備井田之廢也自春秋戰國漸澌漸泯至秦之始皇五百餘年而後掃地無餘天道之推移人事之進退皆有不得不然者是故秦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井田其一也然則聖人處此奈何曰聖人者非所能測也雖然其書具在可考而知焉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已無一言及于兵與農者何也其事當以時變者也貢之為助助之為徹是也孟子于民產盡廣言之然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孔子之意也夫王莽沒民之田而民叛之後魏限民之田而民亦叛之使孔子孟子生于始皇之時豈必驅天下而復井田哉噫此俗儒必爭之說也

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以上十而稅一用之力役用之田獵用之兵戎車馬牛楨榦芻糧器甲皆民供之而民何其充然樂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稅一力役則發帑田獵兵戎則召募車馬牛楨榦芻糧器甲皆上給之而民愀然怫然若不終日者然何也韓子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雖然未既也一人為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人為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縣數百人是九民也隸役者一縣復數百人是十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又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儈者會之是十二民也僕非僕臺非臺是十三民也婦人揄長袂躡利屣男子傅

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農工商三民爲之十四民享之是以天不能養地不能長百物不能產至于不可以爲生雖有上聖其若之何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後世富民有田募貧民爲傭一傭可耕十畝而贏畝入十取四不足以給傭饑歲則畝無入而傭之給如故其買田而耕者率畝入三取一歸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其一又分其半以供稅且困于雜徭亦不足此農病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後世一切自爲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爲淫巧有數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給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恥逐末爲之者少故利豐後世一切儕之士人人不恥逐末爲之者衆故利減其富者窮極侈靡與封君大僚爭勝勝亦貧不勝亦貧此商病也夫以十四民之衆資農工商三民以生而幾幾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雖有上聖其若之何惲子居曰三代之時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于後世也聖人爲天下四民曰增其數十民曰減其數故農工商三民之力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曰減十民之數曰增故農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敝矣聖人之道奈何曰不病四民而已不病四民之道奈何曰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而已夫不病農工商則農工商有餘重督士則士不濫士且不能濫彼十民者安得而濫之不能濫故常處不足十民不足而農工商有餘爭歸于農工商矣是故十民不曰減不能夫堯舜之時曰汝后稷播時百穀曰疇若予工曰懋遷有無化居所諄諄者三民之生而已殷之盤庚周之九誥皆然此聖人滅十民之法也曰三代之時二氏盡未行也十民之說可得聞乎曰太公之華士孔子之少正卯孟子之許行皆二氏也有遣戍則已養兵有庶人在官則已顧役有門子餘子則已有富貴之游閑者矣其餘皆所謂閑民惰民是也有天下之責者其亦于三民之病慎策之哉

三代因革論六

然則三代之養兵可得聞歟曰可周制六鄉爲六軍六遂倅之此民兵之制也三代皆同者也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何也周官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氏康成曰選右當于中夫選右則皆兵也曰屬焉必非散之井牧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氏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夫徒皆食于官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主環衛然武王用之伐殷矣周官八百人而武王三千是必有倅卒也非養兵而何非直此也古者戍皆更代更代必以期期之內皆不耕者也主芻茭之峙有人主糧糗之供有人主兵甲之用有人主壁壘之防有人與養兵何異乎此兵之守者也周公東征至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至萬里之遠皆羈之戰者也與養兵何異乎夫司右虎賁氏周之官也然夏殷不能無勇爵不能無環衛之士可知也采薇出車杕杜周之詩也然夏殷不能無屯守之卒可知也殷餘之難荒服之勤周之所由盛衰也然夏殷不能無觀扈之討鬼方之伐可知也是故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其故何也古者大國不過數百里小國不過數十里疆事之爭多而越國之寇少耕耘之垠可以戰守是故以民兵守其常以養兵待其變至春秋而有踰山海之征連諸侯之役戰國之世抑又甚焉秦漢以降萬里一家一起事或連數十郡一調兵或行數千里是故以養兵持其常以民兵輔其變二者交用各得其宜不可偏廢也且人之受于天也古厚而今薄教于人也古密而今疎故古者士可以爲農農可以爲兵後世驅士于農則士壞驅農于兵則農壞泛令之則詭入詭出于二役而無用嚴束之則積怨畜怒于一役而不安情勢之所趨則禁令窮時俗之所積則聖智廢也世之儒者以漢之南北軍爲是而八校爲非唐之府兵爲是而彍騎爲非夫南北軍府兵已非三代之制矣何必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耶況乎郡兵之法未改則八校無害于南北軍屯田之制能行則彍騎無害於府兵宋之保毅義勇明之箭手礦夫則養兵且借助於民兵矣是在養兵者善其制耳不然取後世之民而日以荷戈責之幾何不速其畔也哉

三代因革論七

然則三代之顧役可得聞歟曰可周官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貢賦之外皆役事也起軍旅兵役也田田役也役力役也追胥守望之役也後世兵出召募而兵役廢兵役廢而田役亦廢

守望之役亦廢所不廢者力役而已至兵租庸調為兩稅而力役之征亦廢古之役事無有存焉周官鄉大夫之屬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鄉官也遂大夫之屬鄰長里長酇長鄙師遂官也漢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賜爵同于鄉遂之官唐曰里正曰坊正則役之矣宋曰衙前曰督官物曰耆長曰壯丁捕盜賊曰散從曰承符曰弓手任驅使則役之而且虐用之矣是故鄉官遂官即後世之民役也其祿即後世之顧役也周官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序以治序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其制歷代皆行之是故府史胥徒即後世之官役也其祿即後世之顧役也鄉官遂官三代之時不為役三代之顧役當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者官役也宋衙前之役如官役之府史耆長壯丁散從承符弓手之役如官役之胥徒其官中之府史胥徒自若也宋之顧役不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兼民役也其民役之事同于官役則有其漸焉自唐之中葉天下擾擾官役不足以周事遂取之于民以助之助之既久則各有職司職司既定則各有功過是故其始以民役代官役之事而視為固然其繼以民役供官役之令而亦視為固然其後以民役任官役之過而亦視為固然至熙寧之時而民役不可為生矣是故鄉遂之末流變為差役差役之末流變為顧役差役則民勞而財日匱顧役則民逸而業可常天下無無弊之制無不擾民之事當擇其合時勢而害輕者行之後之儒者以熙寧之法而妄意詆譏非知治體者也曰民役之宜顧則然矣官役顧則久久則為民害無已時如之何而可祛其害歟曰三代聖人已行之矣賦之祿所以安其身寬之時所以習其事教之道所以正其向威之刑所以去其私如是而用之豈有虎冠鷹擊蠆螫蜮射之事哉後之治天下者知官役之可顧而宮府修知民役之可顧而閭里寧知官役之可減而苛擾之事除知民役之可盡罷而海內皆樂業矣

三代因革論八

由是觀之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蓋可知矣利不十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經常之說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便私挾妄之說也雖然有中遺焉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瑕用之無弊此權衡于前二說而知其重輕俯仰者也夫莫大于封域之制莫要于人民之業莫急于軍國之務而聖人一以寬大行之況乎節目之細尋常之用哉夫人之養生也日取其豐人之趨事也日得其巧聖人節其過甚而已如宮室之度求其辨上下可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其不同者也而民之蔭室何必同如冠服之度求其行禮樂可也夏之毋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其不同者也而民之裋褐何必同俎豆之華疏不同於廟干戈之琱塗不同于師車旗之完敝不同於朝累帛之純量不同于市是故聖人之治天下有二倫物之紀名實之效等威之辨授之以一成之式齊之以一定之法天子親率諸侯大夫士以放之于民者必使如絲之在繅陶之在甄無毫黍之溢減而天下之心定焉若其質文之倚奢約之數或以時變或以地更故養生不至于拂戾趨事不至於迂回于是首出而天下歸之三代聖人蓋未之能易也彼諸儒博士者過于尊聖賢而疎于察凡庶敢于從古昔而怯于赴時勢篤于信專門而薄于考通方豈足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為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衆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衆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

西楚都彭城論

自淮陰侯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為項王失計無有大于此者惲子居曰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邯于雍司馬欣于塞董翳于翟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人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之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霸諸侯業雖不終亦豈必出中人下哉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即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自王蓋九郡焉自淮以北為泗水為薛為郯為琅邪為陳皆故楚地為碭為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為會

稽會稽之分爲吳濞學傳得吳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定也單于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于手定之地不患其不習國于手定之地則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爲不均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于腹心之間此三代以來未有之勢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舉天下南北之脊關外之形勝必爭之地也故曰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者漢王先入關義帝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侯無異議乎項王所手定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定也舍己所手定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既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又不分己所手定之九郡一旦自將而東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且召天下之兵則以秦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陳涉首難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包南山之塞塹棧道之隘終身爲西楚藩衛則朝貢徵發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戰之餘生降之虜寄仇讎之號令驅鄉黨之儔匹一有擾動西楚厭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鷸耳指揮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爭秦諸侯不得舉前事以責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緩取之也所謂以秦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張耳臧荼者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不付之共敖黥布者不以西楚之將相制關中也陽示天下以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項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計也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次第奈何曰項王之計不急于收三秦之地也急于阻漢王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唯漢王也是故未爲取秦之謀先爲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邱申陽據三川而北函谷南武關絜其要領矣以司馬卬輔三川之北而函谷之軍無阻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而武關之軍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睦于楚故道通韓成不睦于楚不使之國而楚制之故道亦通道通矣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至則猶之乎未通也彭城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荆郢之師關外可犀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一搖足則章邯先乘之司馬欣董翳疊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患不斃秦何患不全漢王且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故曰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不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反齊是月而陳餘反趙六月而彭越反梁西楚之勢不能卽日西兵而漢王已于五月破章邯八月降司馬欣董翳矣蓋項王止備漢王而田榮陳餘彭越三人非其所忌故有此意外之變也則項王之失計也然使當日者不受漢間東兵擊齊舉三楚之士分兩路捷走爭秦其時申陽司馬卬未敗韓成已廢兵行無人之境函谷破武關必降武關破函谷亦不守淮陰侯秩新造之漢與旋定之秦以當百戰必勝之卒勝負之計必不如垓下以三十萬當十萬之勢矣如是則三秦可復三秦復而三川益固九郡益張秦趙燕三國有不折而入于楚者哉而卒棄之不爲此則項王之失計也故曰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也夫戰爭之事一日千變古人身親其事凡所設施必非偶然不可以成敗輕量也後世如六朝之割裂如五季之紊亂草澤英雄崛起一時必有異人之識兼人之力爲衆所不及者天下大器置都大事曾是項王而漫付之吾故推其所以然以明得失之實如必以項王爲慮不及此彼亞父者亦非不審于辭者也

自記曰項王王梁楚九郡史記漢書無明文全謝山先生以爲有南陽黔中楚三郡黔中久入秦非楚地且遠絕西楚不能越九江衡山而有之南陽卽宛亦久入秦非楚地西楚定封時王陵在南陽無所屬又宛漢王所定項王未嘗過兵不能并王始皇二十三年滅楚號楚郡二十六年分楚爲泗水爲薛爲郯爲琅邪爲會稽爲九江共六郡而漢志六安國下注故楚是六郡之外尙有楚郡如謝山之言然漢六安都陳則楚郡卽陳郡秦楚之際書陳不書楚則已爲陳郡矣南陽黔中楚三郡不應列九郡之內姚姬傳先生以爲

有陳鄣二郡鄣非秦置劉原父常言之漢王分西楚地自陳以東與韓信是漢收陳爲天子郡故後此會諸侯于陳陳本秦郡甚明宜在九郡之內又灌嬰傳得吳守遂平豫章會稽吳與豫章會稽參列是西楚以吳開國與會稽分郡矣今定爲泗水薛郯琅邪陳會稽吳東郡碭俟博雅君子詳之

錢竹汀先生據地理志秦三十六郡內泗水東郡會稽琅邪碭薛六郡同其鄣陳吳三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內即先生所謂二世改元之後豪傑並起分置列郡也先生亦言有吳郡漢復幷省焉

辨微論

有天下之實人之所樂居也篡天下之名人之所不樂居也可以居有天下之實矣不居篡天下之名可也可以居其實而幾幾乎不能居則進不足以取篡衆而退且至于覆全宗于是乎名有所不顧而篡隨之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徵爲典軍校尉意更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明年正月即以子丕副丞相去下令止數十日耳十七年而加殊禮十八年而受九錫是故操之爲篡決于下令之時夫篡已決矣而其令如是豈嘗言歟非也凡人之志皆自小而之大積漸成之方曹操入仕之初漢祚雖衰羣雄未起度其心亦不過望中外二千石而已及遇亂離則忠主救民策勳拜爵之心人人所同奸人之雄亦人也何必不同乎人情以是觀之曹操之令皆由中之言也如是則破黃巾討董卓豈嘗有篡之說在其計中哉迨至邀袁術通陶謙而事一變朝維陽遷許下而事又一變東縛呂布北幷袁紹南下劉表而天下大半歸曹氏矣然謂操之篡決于此時則大不可何也操之強固天下莫當者也提數十萬之衆乘數百戰之威使一旦孫劉順命吳楚內降孔明公瑾諸人不敢一舉手抗拒軍威遐暢乾于橫海固可下視秦項追蹤高光即不然而赤壁之役絕江破敵窮追而豫州走死疾下而討虜面縛于是收江表之豪傑規山南之形勢巴蜀效圖而納士關隴送質而入朝操即北面逡巡再三退讓天下雖居操之右者何必審荀彧殺崔琰弒皇后皇子至梟獍狗彘之不若哉不幸水師破燬陸路解散鼎足之形已成席卷之勢已壞又況兵敗之後內權勳搖肘腋之閒悉成機械于是而曹操所處非前日之勢矣其令曰誠恐離兵爲人所禍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受實禍亦由中之言也蓋未敗之前曹操有有天下之志而不必有篡天下之心既敗之後曹操有失天下之疑而不得不爲篡天下之舉善取不得則惡求緩圖不得則急擇慕義不若貪利之急求福不如避禍之周故篡之事起于喪師而篡之局成于下令斷斷然也夫王莽無功故東郡平而即眞其勢定也桓溫有功故枋頭敗而廢立其勢不定也勢不定者必求所以定之曹操才大故既敗之後尙伐吳以作其氣桓溫力薄故既敗之後即徙鎭以蓄其威皆所以求其定也求定而後篡成篡成而後身固然自是而畢生之行盡爲逆賁蓋世之功悉成盜蹟矣若是者勢也而其中有至微之機焉伊尹歸政數十年周公歸政亦數年無纖微之嫌可疑無毫髮之患可避人人之所知也曹操輔政自比伊尹削平僭亂自比周公赤壁之事勝則以禮制諸侯敗則必以威劫共主而終于不勝而敗者何哉天下爲仁義之言而心懷彼此其言未嘗不仁義也爲忠孝之事而心懷彼此其事未嘗不忠孝也然天道人事必不能使終身爲仁義忠孝之人故必有以激動之使自覆之而自露之如劉裕秦未定而旋師李存勗梁未滅而改號皆是故也是以君子愼于內則防私愼于外則戒飾動四海振千古之事其上至于幾聖賢其下極于僭盜賊皆于心之至微形之作辨微論

續辨微論

周恭帝元年正月辛丑朔遣檢校大尉領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率師禦北漢癸卯次陳橋驛將士謀立匡胤爲天子李處耘以事白匡胤弟匡義及趙普部分將士環立待旦遣郭延贇入京報石守信王審琦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胤被酒臥徐起將士擁還汴乙巳即皇帝位僤子居曰宋之受命太祖蓋受謀于太宗非一日矣不然以太祖之英武豈有軍中大指揮四出而主將獨被酒臥至亂兵入寢徐起之事耶是故太祖之有天下太宗之力也而秦王廷美無勳焉此趙普所親與也宋太祖建隆二年夏六月宋太后杜氏殂召趙

普入受遺命誚太祖曰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普卽矯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惲子居曰此飾說也夫太祖之傳位太宗以太宗與聞乎禪代也與聞禪代不可以示後世則飾爲遜傳之說遜傳之說不可以示後世則飾爲長君之說不然授受大事太后何至真拎時始及之耶蓋此議之定也亦非一日矣是故廷美以無勳之人亦得列于誓書此亦趙普所覩與也開寶九年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卽位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平太原劉繼元降六月圍幽州與契丹戰敗績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八月師還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怒曰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自刎六年春皇子德芳卒九月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察之帝以傳國訪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可再誤廷美遂得罪七年三月罷秦王廷美開封尹爲西京留守勒就第五月貶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雍熙元年涪陵公廷美以憂卒惲子居曰人之生未有不愛其兄及其弟者也下愚且然況于上智乎太宗以絕人之資好學深思明于治亂斷無有處心積慮上負其兄下殺其弟者也而至如此者何也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曰是曰非是非明而褒者知榮貶者知辱矣曰功曰罪功罪明而賞者不驕罰者不怨矣曰利曰害利害明而趨者得生避者免死矣庸人計利害而不計功罪聖人以功罪制之豪傑計功罪而不計是非聖人以是非權之拘儒計是非而不計利害聖人以利害濟之愚民無所知也聖人就其所知之是非功罪利害以導安之此天下之大防也至聖人之治一家則曰親疏而已夫親疏者不可以是非較雖大舜曾參之爲子不能自言其理也不可以功罪衡雖周公召公之爲臣不能自名其勞也不可以利害威雖累錐刀至富有四海積鄉秩至貴爲天子皆不足敵吾天屬之愛也此人之所同然也而其壞也庸愚鬩家庭以利害拘儒薄骨肉以是非而爲豪傑者皆昭于計功罪是故如太宗者其心以爲吾有有天下之功吾受天下于吾兄吾固無愧于天下者也吾兄有一天下之功吾受天下于吾兄而傳之以至于吾兄之子吾尤無愧于吾兄者也觀其怒德昭之言其始念必傳之德昭瞭然矣不意德昭自殺德芳旋卽夭亡于是以爲彼廷美者無尺寸之功何德于之且恐于之而不致之太祖之子孫也于是功罪之念勝而利害益明是非益晦趙普之邪說遂得而入之矣夫兄弟之友愛未有如太祖太宗廷美者也重之以太后之命宗臣之書其要結不可謂不至也而計功一念遂潰裂之如唐太宗之于建成元吉明代宗之于英宗其始亦必無相排之意也太宗讓太子而計化家爲國之功故有元武門之戕代宗迎上皇而計易危爲安之功故有南內之錮彼數君者何嘗無孝子悌弟之說在性分中哉勢奪其外理敗其中也夫宋太宗者精敏亞于唐太宗宏豁勝于明代宗未嘗不欲歸國于太祖之子孫以成家世之美啟朝廷之盛事也是故太祖卽位卽以太宗爲都虞侯趙普爲樞密直學士賞開國之功也太宗卽位卽以廷美爲開封尹德昭爲武功郡王明傳國之次也其事若成豈非超漢軼唐千載未有之統緒哉而惜乎其不遂也惟唐明皇有功宋王成器能讓兄弟乃終身無閒言盡人之功不可忘己之功不可不忘此又不可不知也夫

釋夢

晉書樂廣傳衛玠問廣夢廣曰是想玠曰形神不接豈是想邪廣曰因也周禮占夢三曰思夢廣所言想也一曰正夢二曰噩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廣所言因也後人以因羊念馬因馬念車轝因是亦想耳豈足盡因之義哉然則因之義奈何曰因其正而正焉因其噩而噩焉因其寤而寤焉因其喜懼而夢喜懼焉莊子曰夢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精氣從之其因乎內者歟列子曰不識感變之所由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以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其因之乘乎外者歟古者聖人明于陰陽之故明以治禮樂幽以治鬼神其所餘者卜龜筮蓍占夢所言亦得原始反終之故是故以覺爲夢之所由生以夢爲覺之吉凶所由見其理中正不可易如此若夢與覺糅雜言之列子莊子與淮南子及近世佛氏之書多有其說不可溺也夫覺猶形也夢猶景也有形而景附之有覺而夢從之以形之必敝以爲知景之必亡可也以爲必敝之形卽景

必亡之景卽形此不可也若是則何疑于覺之與夢哉作釋夢

釋拜

周官九𢷎近世多亂說謹以古義正之說文𢷎首至地古文拜從二手楊雄說拜從兩手下是故拜從首得義也從手得義也說文跪拜也跽長跪也臣鍇曰伸兩足而跪是故跪從足得義也其曰跪拜也何歟古者拜皆跪也其拜皆跪柰何跪卽古之坐跽卽古之危坐言坐不言拜者跪不拜也坐洗爵坐奠爵是也言拜不言跪者拜皆跪也再拜興是也是故言拜則跪見言跪則拜不見然則肅拜何歟鄭司農曰如今之揖鄭說非也揖不跪肅亦不跪肅拜則跪何以知揖之不跪也說文揖攘手下手也儀禮賓厭介介厭衆賓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說厭或作揖是故揖與揖皆不跪也何以知肅不跪肅拜則跪也左氏傳郤至免冑曰不敢拜命是不拜也不拜則不跪也曰敢肅使者是不拜而肅也不拜而肅則不跪而肅也既不拜矣而名曰肅拜是費其拜不可既拜矣而名曰肅是隱其拜亦不可是故不跪而舉手下手曰揖曰肅跪而舉手下手曰肅拜謂肅如揖可也謂肅拜如揖不可也然則不言稽顙何歟吉拜凶拜皆稽顙也齊衰不杖爲吉拜先拜後稽顙是故手拱至地舉之又博顙也杖齊衰以上爲凶拜先稽顙後拜是故博顙舉之又手拱至地也拜者爲賓也顙者爲己也公羊傳公再拜顙失國去宗廟故顙非喪非失國無稽顙者其顙非禮也是故顙拜之變也明迫也𩒨首頓首空首非拜之變也容皆紓焉其𩒨首頓首空首柰何空控也手拱至地首控于手曰空手施之于臣焉說文頓下手也𩒨不首也空手而引首至地下于手卽舉曰頓首行于敵焉頓首而不卽舉曰稽首致于君焉𩒨稽也說文留止也周公拜手稽首正也王拜手稽首非正也示不臣爾矣振動兩手舉也扑拜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侑拜持節拜則褋漢儀焉非正詁也是故𩒨首頓首空首從首得義也其首皆下衡也稽顙無容變文曰吉拜凶拜不從首得義也振動奇拜褒拜手皆至地從手得義也其首皆平衡也肅拜手不至地亦從手得義也首俯而已容經俯首曰肅坐是也夫三代之儀亡矣漢徐生以頌爲禮官天下郡國有容史頗講求焉然不壹如古也學者何幸而生三代之盛哉

說弁一

弁說文作覍象形釋名形如人手之弁合漢輿服志度長七寸高四寸其制如覆桮前高廣後卑銳古者桮俱橢長淮南子曰闚于盤水則圓桮水隨讀爲橢是也弁制橢故有高廣卑銳之異有高廣卑銳故如人手之弁合焉後世禮家率圖如覆盂不知桮因不知弁況禮樂沿革之大者其轉而相譌寧有既邪學者甫涉禮書卽有意衆訟庶幾愼其言可也

說弁二

周禮弁師王之皮弁象邸注下柢也古者冠冕弁皆冠于髮取其冠曰冠取其俯曰冕取其槃曰弁以弁有柢知冠與冕皆有柢也其有柢柰何凡冠髮者必堅正柢所以爲堅正也漢之幘晉之巾周之幧頭皆自額以上則用通帛爲陶宗儀曰古者冠自額以上後世設巾幘故止加冠于髮此言非也古者斂髮以纚如後世之巾幘爲皮弁止高四寸施之于額無以覆纚與髮知宗儀之妄也

說弁三

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言玄冠也漢委貌如皮弁章甫毋追其賭不相遠歟周弁殷冔夏收言爵弁也詩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毛傳夏曰收周曰冕古士以爵弁爲冕冕而祭于公卽爵弁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積言皮弁也噫昔人禮經明正大率如此而後世多紊之皆求深與博之過也

說鉤

古者大帶以襘結鞶帶以鉤楚辭若鮮卑只注滾頭帶卽鉤也晉語鉤近于袪衛鄭子縉紳而無鉤帶是也漢鞶帶玉鉤鰈鰈者鉤牝也唐宋定帶銙之制自十三至七爲差然首皆用鉤通考開元中帶鉤穿帶本爲孔宋始周折之是也明制前三銙曰三台鞶帶始廢鉤好事者因以鉤鉤晝今所傳多古帶鉤小者甲帶鉤及佩鉤以爲晝鉤者市井之言耳夫服御以適用而已後世徒爲美觀如帶之銙于環帶何損益邪君子觀于鉤而知先王之禮樂無虛設者也

駁史伯璿月星不受日光辯

中西法皆言月星無光受日光以爲光儒者言天亦主之惟史氏伯璿以爲不然其辯月光非受日光曰物之影必倍于形地與水十萬里對日之衝影當倍此以天度計之一度二千六百里有奇地影二萬里當掩八十餘度如月本無光則月形在日衝八十度內當爲地影所掩望日及望前後月皆無光矣此言非也凡形在光與光所衝之閒以遠近爲影之大小如徑丈之室置火東堵規形之徑三寸者去火五尺而中表焉其影至西堵倍三寸耳何也光與光所衝相去均也引之令去火二尺五寸則去西堵七尺五寸而影不啻再倍之再引之去火寸則且百十倍之而西堵皆掩矣何也去光近去光所衝遠也若移之去火七尺五寸則去西堵二尺五寸其影如形之徑三寸焉移之去西堵寸影亦如之何也自中表以往去光遠去光所衝近皆如其形以爲之影焉故也今法地周九萬里徑及三萬里日之歲輪距地一千六百萬里又五萬五千里有奇月之歲輪止四十八萬二千里有奇月行在隔地日衝之日地去日至遠去月至近影宜如其形三萬里而月之歲輪其周得三百萬里有奇以不及三萬里之影在三百萬里之中而以月之經緯度與日之經緯度推之地影之掩月暫矣此月所以不恆食食亦止一二時而復也何至有掩八十餘度之說邪其指星非受日光曰月受日光自一綫而弦而滿以去日遠近爲差經緯星近日遠日皆滿是星自有光不受日光可知此言亦非也今法以遠鏡測太白光時晦時上下弦時滿蓋太白伏見輪附日而行在日下則晦日上則滿日旁則弦與月均爲受日光無疑辰星小于太白伏見輪附日更近晦弦滿如太白而合散無常古驗家以爲變化猶龍者其理有三人之視辨乎大惑于小一也光遠則光所爍得圜體之半近則過其半焉光方勝也二也星辰得水之氣太白得金之氣光爍金常得圜體之半爍水則如無質焉而皆能徹三也金水星與月其歲輪皆在日天之內故各以其度與質受光同不同若此熒惑歲輪去日一千萬里有奇歲星歲輪去日一萬一千萬里有奇塡星歲輪去日二萬四千萬里有奇恆星十九萬萬里有奇皆在日所行輪之外凡在光之外繞光旋行者自中視之所受之光皆滿焉此熒惑歲星塡星恆星無晦弦之故也至星不爲地影所掩亦有說焉凡形在光中其見於光所衝之影必有所絕徑三寸之影法當十二丈而絕地影不及三萬里法當一千二百萬里而絕太白辰星之行附日不居隔地日衝爲地影所不至既不能掩熒惑歲星塡星恆星之行有時居隔地日衝之舍其距地皆在一千二百萬里之外地影已絕亦不能掩此地影能食月不能食星之故也今法多出歐羅巴測經緯星大小及相去里數本不可盡信近又改定之而星體及遠近高庳之大概則信焉故據之以質史氏後之君子必有以知其不誣矣

駁朱錫鬯書楊太真外傳後

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二十八年十月甲子以壽王妃楊氏爲道士號太真天寶四載八月壬寅立太真爲貴妃數事皆大惡皆日之此史家之愼也朱檢討錫鬯據宋敏求唐大詔令謂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冊壽王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爲道士號太真作意與史背繆按唐大詔令非完書傳寫多誤脫其時日本不足爲據又檢討之說于本事皆不相應何也唐制納后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皆下制書非冊也至冊后之日始宣冊授冊寶卽告期其曰奉迎皇太子親王納妃亦然檢討謂冊壽王妃始納采嗣行六禮非受冊卽入壽邸此言非也太真之號以居內太真宮如歸真觀在安仁殿後是也太真爲道士已入宮玄宗欲掩人耳目故遲至天寶四載方冊爲貴妃耳檢討謂自道院入宮非自壽邸入宮此言亦非也以是考之卽使如檢討之說二十三年十二月冊壽王妃二十五年正月爲道士是迎入壽邸已越一年不能爲太真諱矣況太真以惠妃薨後入宮惠妃薨在殺太子二王之後豈有四月方殺太子二王而正月太真先已入宮之事哉是太真爲道士實在二十八年非二十五年甚明白在壽邸且六年益不能爲太真諱矣檢討之說于太真之節不能有絲毫之益徒使天下之人竊意如是大惡千百年後尚有人緣飾之則何憚而不爲惡是決倫紀之閑而長淫穢之志也又曆志武后永昌元年初用周

正以十二月爲臘月建寅月爲一月武后紀皆書正月臘月一月至十月此武后改正法也竇后被殺在長壽二年臘月乃建丑之月檢討謂竇后忌辰在建子正月中宗用夏正卽以建寅正月爲忌辰順宗方改建子十一月其說甚荒謬檢討生平多顛倒舊聞以就己說然此風蓋漢宋大儒所不免以致羣經破碎後學迷誤其可惜千百於檢討所著後之學者可不愼哉舊唐書于二十八年十月不書以壽王妃爲道士而書甲子幸華清宮卽新書妃爲道士之日于天寶四載八月書冊太眞妃爲貴妃太眞道士之號而已稱妃其意益微而顯矣惟舊書事在甲辰與新書壬寅不合蓋新書據下詔之日舊書據禮成之日耳

雜記

凡彗孛皆地氣騰至冷際以上天氣攝之合爲形故天運而彗孛隨之所聚之次舍不可易天狗流星之屬也亦地氣所騰火沸金金抱土金土旣下故不爲天氣所攝激而墜爲雲氣乍聚乍散不繫次舍以所見之地爲占實氣埋則聚出則散亦占所見之地不繫次舍晉書張華傳雷煥曰斗牛之閒常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達于天耳因問曰在何郡曰在豐城卽補煥爲豐城令掘獄得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遣使送一劍與華華報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以不至此陋妄之說也煥豫章人去豐城百里當以望氣蹤跡得之因干華華托斗牛神其說耳又越絕書楚王使干將歐冶子作劍三曰龍泉太阿工市吳越春秋吳王使干將作劍二曰干將莫邪晉書合之陋妄乃至于此嘉慶十一年四月十九日舟過豐城記此

世說殷洪喬作豫章郡臨上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旣至石頭悉擲水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爲寄書郵世說言石頭皆指秣陵之石頭如王敦住石頭蘇峻至石頭是也豫章之石頭見晉書周訪及侯安都傳今世說此條蒙作豫章郡而曰旣至石頭其豫章之石頭歟其時朝野多故豫章大鎭或書有不可達者故託辭爲此抑爲州將者以此聳人聽聞豫絕繫援皆未可知世說列之任誕非也八月二十八日過石頭記此

寧都民多立廟祀漢高祖州志言州北八十里爲高祖祖墓故祀之此盲鄙野無故實地志之謬多此類也漢書高祖紀贊曰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注范氏世祀于晉故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徙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荊故有荊巫是漢之先世自晉而秦而魏而豐歷然可數于寧都不相涉贊又曰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是豐公葬豐也太上皇葬櫟陽昭靈夫人葬小黃豐公以前當葬梁寧都無高祖祖墓可斷已漢制郡國皆立廟然必巡幸所至者其時豫章郡治今南昌高祖未嘗至而寧都又未置縣以山谿緜亙寧都益不宜有廟北漢劉晟南漢劉龑皆號高祖然北漢沙陀人南漢彭城人其時寧都爲楊吳李唐所據與南北漢爲敵國亦不宜有廟唯十國春秋載劉龑之祖自上蔡徙閩或寧都爲道所經有旅葬者故後世祀龑歟龑奢虐爲民害數十年然則寧都凡祀高祖者其廟皆可毀也十一月八日過寧都記此

雜說

西域聞見錄言京師望北斗直北少迤西而已而西域望斗北較京師更迤西按西域在京師西南幾三萬里視北斗應迤東矣而反迤西者何哉蓋地之體九萬里地平之上中國所見日出入東西不及五萬里而黃道邪倚天中日行自東而東南而正南而西南而西以入于地平凡人在地平皆據向日爲南西域當日歷西南而西之道則西域向日之南乃中國之所謂西南矣旣向中國之西南視日則背中國之東北而北斗出其右故以爲較京師更迤西夫天地有形質可測者也自衆人至聖人其視于天地無殊目焉而已顛倒轉移若此況人性之深微天道之蕃變衆人之所見必不能同乎聖人者哉故君子觀道必要其備立言必求其安蓋庶幾所見之無眩也

職方外紀言極北有烏魚國半年無日其地離南陸甚遠日行南陸爲地氣所障故秋分後無日臺郡雜志言海中有暗嶼亦半年無日蓋在地極南離北陸甚遠日行北陸則爲地氣所障也北史稱北方日入俯見博烹羊胛熟日已東升其地當在烏魚國之南地氣尙不障日而地之圜體漸迤漸小故日行空中

之時多入地平之時少耳觀于此知有形者必有所限隔窮極雖光氣至虛亦有限隔窮極焉心之靈如光氣耳記曰雖聖人有所不知是也若知之本體則無限隔窮極當以養復之學者不可不察也

眞人府印說

江西貴谿縣眞人府印凡大小四其三皆曰陽平治都功印案宋仁宗時安福縣官林積以張魯敗于陽平故印稱陽平治都功聞于朝毀之林君之識非人所及然其言有未盡者魯弟衛敗于陽平時魯在南鄭非魯敗于陽平且治都功未竟其說敬官江西眞人府以三符至故爲說以通之異苑錢唐杜明師夢人入其館是夕謝靈運生其家送杜治養之注治音稚奉道家靜室也此印文治義也後漢書百官志郡守有功曹主選署功勞通典督郵監屬縣有南西東北中五部功曹之極位前漢書文帝紀遣都吏巡行注今督郵是也此印文都功之義也三國志張魯傳來學道者初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治都功其即治頭歟魯之祖道陵本沛人隱鶴鳴山在今四川劍州魯之父衡繼之魯據漢中今漢中府也陽平關即今府屬褒城縣之陽平驛爲漢中之阨魯既用鬼道陽平當設治以治之然自魯祖父至魯及子富以降魏入許下無居陽平者惟衛嘗築城于陽平今子孫居貴谿爲其道數千年止用陽平印不可解也其一印中爲交午以達于四際中與四際各圍以朱白圍其方中左右各二左爲文袤置之右爲文平置之有陰陽變化之理乃鬼道符記也夫眞人府所以惑人者印也而鄙誕不經如此其他可知自東晉以來士大夫奉其道者不可勝數皆附會神仙誇飾變異以神其說亦獨何歟

得姓述

吾憚之初不詳所自出明洪武中吳沈纂天下姓得一千九百有奇憚姓始著官譜以爲出于漢平通侯楊憚子孫徙安定遂以名爲姓敬考謝承後漢書平通之孫楊豫自徙所上書乞還本土是未嘗以名爲姓也意者豫之後方易姓歟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晉灼漢書音義證楊有盈音意者自楊而之盈自盈而之憚爲音之近歟皆不可知而吳沈之書已五百年會是別無可依據故吾憚之得姓必本平通侯敬十世祖東麓府君黃山集載元之季有發冢者耕碣曰漢梁相國憚子冬之墓故推子冬爲始祖如是而已不詳其名不詳其仕時不詳其世次東麓府君生明成化中距元亡不百年事當得實而嘉靖中所輯私譜載子冬府君之名曰貞道考新莽至東漢無二名其附會可知載仕時曰諫梁王劉永曰避王莽之難東遷考劉永爲梁王在王莽伏誅之後其附會亦可知載世次曰自子冬至方直凡四十四世然皆一人耳而展轉垂一千二百餘年于理不可信曰二十六世原爲齊平江路總管曰三十七世蕫爲唐洪都剌史考元始置平江路唐置洪州無洪都此皆事之不可信者故敬竊意憚姓世次自子冬至方直府君當別爲一表于表序詳辨之而表方直府君爲世次之首方直府君長子曰紹恩府君居河𣗥爲憚姓北分之祖子孫若而人次子曰繼恩遷上店爲憚姓南分之祖子孫若而人如是則可以示後世矣夫氏族之學自秦漢之世多所淆譌如以國以邑以氏以官爲姓于諸姓中最爲可據然古之民居是國則從其君之姓居是邑則從其大夫之姓所出已不可問況至後世中外遞更貴賤互易而譜之者必欲強爲之說不至自誣其祖幾何後之事吾譜者庶幾其愼之可也

九江考

禹貢九江之說有三陸氏德明音義引潯陽記曰一烏白二蚌三烏四嘉靡五畎六源七廩八提九箘緣江圖曰一三里二五州三嘉靡四烏土五白蚌六白烏七箘八沙提九廩五州即畎三里即源也一名白蜆此一說也其地在潯陽江之北又引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也一鄱二餘三修四豫章五淦六盱七蜀八南九彭九水入湖漢通湖漢爲十水此一說也其地在彭蠡湖之南曾氏旦曰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閒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羅氏泌曰山海經洞庭之山在九江之中吳錄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一沅二漸三潕四辰五敘六酉七澧八資九湘朱子則去潕澧二水易之以瀟蒸此一說也其地在洞庭湖之南按蔡氏沈書傳曰潯陽九江屬揚州此言非也漢之潯陽治今黃梅縣九江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州鄂陵在武昌縣江口在黃梅縣皆荆州也惟桑落州在德化縣爲揚州然至此已合爲大江矣其不合禹貢者導水曰過九江東迤北會于匯今彭蠡在潯陽南數百里以潯陽爲九江則禹貢之文岐導山曰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今衡山迤東北至敷淺原而潯陽在敷淺原之北西亦數百里以潯陽爲九江則禹貢之文益歧是以曾氏羅氏不從別主洞庭之說至彭蠡九水源委皆在揚州于荆州無可附會不足置辯嘗考之潯陽之九江秦始皇之九江也彭蠡之九江王莽之九江也洞庭之九江禹貢之九江也秦九江郡仍楚都治壽春兼有漢九江廬江豫章三郡地而潯陽以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而通郡得其要領如治吳而舉會稽治粵而舉蒼梧皆相距百千里此秦始皇之九江也漢分潯陽屬廬江王莽改九江爲延平豫章爲九江而潯陽仍屬廬江非豫章所轄遂以彭蠡九水爲九江是莽臣之諛也如移衡山于天柱即名南岳移恆山于大茂即名北岳是也此王莽之九江也光武與郡國悉還漢名于是彭蠡之九江無聞而潯陽甚著且漢初儒者即以爲禹貢九江于是地理志郡國志諸書皆主之盡以今冒古以己意冒聖賢以所知冒所不知說經大率如是曾氏羅氏始大反之今按之經文洞庭在彭蠡西南于導水之文合衡山並洞庭趨敷淺原于導山之文亦合是據經以折傳據三代以折漢唐不可謂之叛古也故曰禹貢之九江也

康誥考上

馬氏融王氏肅皆以康爲國名與孔傳合孔傳僞不足信馬王說不可廢也惟鄭氏玄說康爲諡有不可通者二焉左傳祝佗曰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如康爲諡是生而賜諡也史記曰康叔卒子康伯立如康爲諡是父子幷諡也若是則康爲國名無疑路史曰康叔故城在潁川水經注曰潁水東歷康城寰宇記曰陽翟縣康城少康故邑其諸康叔始封因其地歟管叔封管今鄭州廢管城縣蔡叔封蔡今上蔡縣曹叔封曹今曹縣郕叔封郕今濮州皆在紂封東南與康叔相去不過數百里其諸東方諸侯助殷抗周武王俘之以其地分建母弟歟馬氏王氏皆言圻內之國其諸殷之圻內後世因周都洛誤以爲周之圻內歟逸周書作雒解曰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地理志曰邶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鄘以封武庚孔晁曰霍叔相武庚霍叔所封在今山西霍州三監盡去其國而爲殷之監歟作雒解曰王子祿父北奔俾康叔宇于殷詩譜曰成王殺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其諸武王封康叔于康至是始封衛歟夫以千載之下推明千載之上其事勢皆可以理驗之宋儒自胡氏械謂武王封康叔于衛後之言書者幷爲一辭而不知不中于理夫武庚倘奉殷祀三監分治殷都及下邑武王何所奪殷之地而封康叔耶是故封康叔于康武王之事也封康叔于衛成王之事也此不易之論也

康誥考中

康誥武王之書也曰孟侯朕其弟曰小子封曰乃寡兄勖皆武王之辭非周公之辭也酒誥梓材成王之書也曰王曰封不曰小子封君臣之辭也曰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天下終定之辭也曰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殷民畔而服服而不復畔之辭也皆成王之辭非武王之辭也然則三誥之相次何歟惲子居曰武王封康叔于康所以誥之者治國之要法聖戒懵之說盡詳哉乎其言之可以治康即可以治衛成王與周公無以加也惟朝歌紂都爲逋逃藪

數十年奸人負釁藏匿結黨幸禍一旦竊發皆以予復爲辭而其人皆有朋家之助沈湎之習是以爲惡必始于羣飲今武庚已誅十七國九邑已定微子已封天下大勢已必不可動其人不過跳浪鴟張之徒而已故成王投其予復之言以安四海之反側正其羣飲之罪以除商邑之奸宄乃事勢必然不可緩者後世說酒誥疑聖人無如是過重之刑何哉至政令法度武王立三監之時已極詳慎周公平殷亂復整齊之康叔因之可也潤澤之可也此梓材之義也是故康誥之言詳而法酒誥之言嚴而隱梓材之言婉而仁是三誥也周公盡于作雒之日命康叔治衞之始推當日事勢及成王所以望康叔之意爲酒誥梓材二書以告之而武王之書則康叔終身所受命者也故史臣以康誥冠酒誥梓材均次于大誥之後後世不察謂三誥皆成王之書致義疏斷裂幾不可解宋儒復盡反之至元金氏履祥以酒誥梓材與康誥均入武王克殷之年妄爲編錄盡不詳之過也夫酒誥之首曰明大命于妹邦明康誥之非爲妹也若康誥爲妹言史臣當書爲妹誥與棐誓同例矣

康誥考下

康誥文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官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蘇氏軾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按召公相宅周公營焉作召誥洛誥惟二月既望至庶殷丕作度邑之辭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至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召公奉幣因周公陳戒成王之辭也周公拜手稽首曰至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周公自洛伻告吉卜于豐成王諾之之辭也拜手稽首誨言周公逮太保奉幣之戒成王納之之辭也今以康誥之文入召誥洛誥之間于前後文何所當邪其言作邑與新邑營重文其言朝衆與取幣重文其言大誥治與朕復子明辟及以圖及獻卜不相統是蘇氏之說非也金氏履祥曰此梓材之文當冠於篇首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命庶殷之書多士是也命侯甸男邦伯之書梓材是也按多士曰周公初于新邑洛洛邑已成也召誥自庚戌攻位至甲子用書十五日耳洛邑未成則用書非多士之書也梓材曰王曰封是誥康叔也召誥洛誥無康叔之文則用書非梓材之書也金氏之謬一也王曰封之文金氏以爲孔傳僞文當以周公曰冠之詭稱伏生大傳梓材命伯禽之文今大傳言周公康叔伯禽商子之事而已無此文不知金氏所據何本金氏之謬二也梓材多殘闕王啓監至惟其塗丹雘原王封衞之意在安定衞也今王惟曰至永保民原王封衞之意在安定衞以徠天下也此梓材大指也金氏皆以爲程役之辭支離附會而終不可解金氏之謬三也是金氏之說非也自東漢儒者說經始改易經字以從己言宋人遂至刊落本文移彼續此一皆委之錯簡康誥今文書也如其簡錯于伏生以後則是錯諸人受天子命數千里受書不應率爾若此如其簡錯于伏生以前則是時秦未焚書先王之風未遠天下博士數十百家伏生大儒何至一無是正讀是誤書至篤老而不倦如其簡錯于元成之時則劉向方以中古文天子之書校正三家經文何以獨不加是正于理皆不可通是故康誥之文仍之于康誥而已蓋周公始以流言居東後迎歸攝政即東征武庚授首之後又以徐奄不靖往反安定至是方徙封康叔于衞康誥此文所以序周公代成王收集東土艱勤王室迨太平之日復建邦啓土爲永永年所之計史臣親見其咸揄揚詠歎不能以已故其文詳備雍容若此此史臣所作三誥之序無可疑也堯典之曰若稽古帝堯禹貢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盤庚之率籲衆戚出矢言皆序也噫史臣既序之矣孔子又從而序之哉

自記曰書序乃爲僞者增益史記文爲之不知史家敘述古書自有此例觀王莽傳可見鄭玄馬融王肅諸儒以書序爲孔子作觀疏中依緯文而知一語已瞭然爲緯家之附會矣

周公居東辯一

書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勿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僞孔氏傳曰辟法也我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間罪人斯得夫書東征而投之曰居東古無此書法也此飾說也宋歐陽氏從之朱子詩傳亦從之漢鄭氏詩箋曰周公遭管蔡流

言避居東都宋蔡氏書傳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遷之之辭也元金氏履祥從之朱子文集亦從鄭氏是二說如聚訟而鄭氏之說爲長何也史記周本紀言周公奉成王命東伐魯世家亦然如成王方疑周公而周公卽東征是矯王命也不然則迫取王命也聖人不爲一也本紀又言唐叔得嘉穀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是東征之時王于周公無閒然理當在迎周公之後二也且周公避位而出古書多可證者蒙恬傳曰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出奔楚竹書紀年曰元年周公出居于東越絕書曰周公乃辭位出巡于邊竹書紀年越絕書雖戰國秦漢所雜記然與史記合不可盡謂無稽三也是故金縢周公避位之書也大誥周公復位而討亂之書也康誥酒誥梓材周公既平東土建侯之書也其相次有然七月周公攝政教成王之詩也鴟鴞周公釋讒之詩也東山破斧周公成功之時也其相次又有然詩書之言明白條貫如此何疑于避位之說邪至唐孔氏穎達謂居東待罪則又不然何也周公宗臣也其避位也必假國事以行也是故于奔楚之說吾知周公有以固南陲焉于出巡之說吾知周公有以和東國焉後此淮徐之與祿父之難不能煽荊舒侯陳鄭皆是故也周公內以紓成王及二公之疑外爲國家集厚其勢使患至而不至于大壞聖人之德用深博蓋如此若自投遐遠閉戶卻掃君臣之閒如吳越人之相伺而國事益廢敗何如東身司寇之爲愈哉此治鄭氏之說而誤者也曰成王于周公旣疑之矣何以知其尙與國事耶曰金縢言未敢誚公君臣之禮始終未嘗可決也彼蒙恬之言傳之過甚者也

周公居東辨二

東都洛邑也周公居東之時洛邑未營鄭氏以爲避居東都何邪蓋殷之圻北負大行南及于南亳西固于雒洛邑所孕也武王伐紂收圻內地祿父封于朝歌其餘皆王官治之而洛邑實爲天下阨塞周公肆東事非是不得形勢其出巡也殆以之楚爲始事而以之洛爲期會歟出巡則地不一故冒東言之書言居東詩言自東同義也一則書地矣王來自奄太保初至于洛是也是故疑其跡則曰奔楚紀其政則曰出巡括其地則曰居東三書之言皆是也明茅氏坤從僞魯詩之說謂周公避居于魯近日方氏苞從王巽功臣之說謂周公避居于周若是則與臧孫紇之居防商鞅之居商周勃之居絳其跡何異邪舅氏鄭清如先生謂周公居文王之墓以寤成王文王葬畢在鎬西豈居東邪是故周公居東居于洛邑也成王迎周公亦親逆于洛邑金氏履祥曰成王以袞衣歸周公而俟于郊夫俟于郊不得爲親逆明矣金縢曰天大雷電以風曰天乃雨反風皆閒日事也周公之歸非閒日所能至也成王不得俟于郊以數周公之至又明矣是故書王出郊非駐于郊也明王首路而天意大明也書二公命邦人明王往東都不在鎬也夫東都去鎬七百餘里耳卜洛之後歲朝會諸侯皆集于此況迎周公之事萬萬非尋常朝會可並說者乃慮七百里勤成王而謂俟于郊邪有以知其不然也僞孔氏曰周公既誅三監留東未還成王遣使者迎之夫挾近逼之親居讒疑之閒負不世之功推刃同氣之兄弟而擱然擁兵待人主之致禮周公而非聖人則可周公而聖人也豈爲之哉又有以知其不然也

顧命辨上

或問顧命所書禮歟曰禮也蘇氏子瞻以爲禮之失何歟曰蘇氏所言非先王之意也由乎蘇氏之說則顧命所書非禮矣

本朝顧氏寧人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闕文焉狄設黼扆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卽位之事也非柩前卽位也其閒有闕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卽位則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卽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于始成喪與踰年之後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異乎亂聖人之經以附後世之說莫此爲甚敬請先抉顧氏之妄以定經之本文經之本文定而蘇氏之說蓋可徐理矣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旣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旣葬之後也顧氏之說大者此數端而已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

年不忍當故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卽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卽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旣祔乎蘇氏曰諸侯盡以聞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是矣雖然王畿之內非會葬遠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于二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于旣葬乎抑葬祔之說顧氏爲踰年卽位證也而于經有不可通者作證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謚而曰新陟王何歟曰命作冊度曰御王冊命冊命者冊康王爲天子之命自皇后憑玉几至用荅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冊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卽爲此冊遲至一年宣之何歟踰年卽位見于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皇后之命何歟三宿三祭三咤說者以爲奠于殯禮之哀而殺也見于祖廟而行之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卽位之書也非踰年卽位之書則爲柩前卽位之書無疑矣而何所謂闕文耶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旣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慎其初三年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見于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三年之禮于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禮于春秋書卽位明之柩前之禮于顧命明之皆折衷于孔子始死之禮于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同者也

顧命辨下

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卽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卽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卽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卽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卽位與踰年卽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推之于祖推之于天于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于父于祖于曾高祖下推之于子于孫于曾孫于元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于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下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一身之事可奪于天下天下之事不可奪于一身卽位者尊尊之事以人君爲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于天下天子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天子之祖以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之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厭下下不可以厭上故天子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所許也曰然則蘇氏之言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于有齊衰大功之喪因喪而冠此言非也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于己之齊衰大功以喻卽位不幾于無等乎其引葬晉平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此言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前不及柩前卽位後不及踰年卽位則賓禮也不可行矣是故舍卽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

匏有苦葉說

衛之賢者知宣公之不可仕而爲此詩一章言徒濟也二章言車濟也四章言舟濟也匏有苦葉言所持不及用也濟有深涉言所遇不可審也深則厲淺則揭言治進亂退也雖然有冒然赴之者焉以爲吾之車足恃云爾殷之膠鬲周之正大夫凡伯其不濡軌也幾希蓋內淫者必外亂外亂則賢者無所用其賢才者無所用其才此濟盈而鷕雉之說也夷姜烝宣姜奪故三章以歸妻之禮言之本正則無不正矣夫匏可游車可乘舟則可絕流矣然非我友則舟之害甚于車與匏焉王陵周昌之于漢五王之于唐可以觀矣後之君子庶幾其慎之哉

雄雉說

此刺忮求之詩臨人之進則忮冒己之進則求忮求生媢媢生嫉嫉生讒讒生

亂亂生亡亡者忮求之大積也其端則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皆有之不使逮而已夫文明者君子之外也而易耀耿介者君子之内也而易午故詩人以雄雉興之耀與午則阻非自詒耶身之計家之計國之計噫危乎哉所謂實勞我心者此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盡如巷伯之卒章諷之耳非勉之也

桑中說

小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子朱子曰樂記曰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而不可止也桑閒卽此篇東萊呂氏曰鄭康成曰濮水之上地名桑閒師涓所言亡國之音于此水出焉桑閒乃紂樂非桑中之詩也惲子居讀之而嘆曰吾于桑中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焉云離之思思也期我乎桑中思乎期焉要我乎上宮思乎要焉送我乎淇之上矣思乎送焉古人之爲詩也以思言之若曰若是其越也抑之可也後人之言詩也以事言之若曰若是其亂也絶之可也以思者比乎情以事者比乎欲比乎情禮義之所能制也比乎欲非禮義之所能制也國風言情之書非紀欲之書也如以事言之彼三孟邪無以爲叔季解也姜弋庸其妻妾于衛邪無以爲諸姬之在室者解也桑中上宮淇上皆淫舍邪無以爲迭至而迭去解也故曰國風言情之書非紀欲之書也溱洧之士女刺相謔而已過此則不逾閾者也

蝃蝀說

蝃蝀謂之雩虹也雌曰蜺蜺曰挈貳日之煇五色衝雨則見爲虹陰陽之亂氣也氣亂則有物乘之故有飲于釜飲于井者非虹也物之乘焉者也山之蠱爲虹蛟蜃之氛亦爲虹此詩爲女子之懷婚媾者而言夫婦之父母相謂曰婚姻男女之以禮合者也雖然有信焉二姓之言不可渝有命焉夫婦之恆不可妄雖然婚媾矣行矣父母兄弟其遠乎爾之女子所以及同歸而悲也懷之則奈何父母之命未及也媒妁未至也而有速行之意焉蓋不勝其燕昵也夫淫者人之所能知也懷者人之所不能知也雖然天地之陰陽亂則虹升不勝其燕昵則人之陰陽亂而有善感之容色故詩人以蝃蝀刺之夫懷之是朝叔而暮伯也故曰大無信也懷之是援姬而避姞也故曰不知命也詩之辭止于此而已言詩者曰淫畫之曰淫奔豈詩人意邪雖然懷婚媾者不必淫而可以至于淫淫者不必奔而可以至于奔是故刑禁之于已然禮制之于將然詩防之于未然先王之遺行則夫婦正矣此蝃蝀之義也

有狐說

有狐刺非禮也之子其無裳乎無裳非禮也其無帶無服乎無帶無服非禮之至也先王之制禮也以辨夫婦爲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本以明廉恥爲辨夫婦之本以裳帶服爲明廉恥之本無裳無帶無服是禽獸之道也故憂之噫寡而欲爲室家康成氏之說曷爲來哉石絶水爲梁投亂石絶瀾也瀾絶則水冒梁而爲瀨梁之隘可施橋焉瀨有廣輪如裳之有幅故以興無裳厲履石渡水也水冒梁則于梁置砥盡步爲一砥焉以達于肆其延如帶故以興無帶側縣厂也縣故以興無服世之儒者于名物勿辨也而妄逆古人之意則益疏也已

黍離說

黍離作于已亂者也故其辭哀雖然亂未艾也故其思深其曰謂我心憂何也昔者幽王之禍三代以來所未有也晉文侯衛武公鄭武公輔周而東天下以爲王室復定矣然其時楚起于南齊橫于東秦萌芽于西鄭伏于肘腋天下有潰裂之勢而平王一以高拱揖讓行之不至淩夷以至于亡不止憂也者憂此也不然宗周已墟矣過其城者傷之可也何憂之足云哉其曰謂我何求何也昔者平王之君若臣蓋有辭焉作洛之志始于武王平王從先王居諸侯宗之以言君父之仇則犬戎已逐矣以言朝會之故則昭夷以降已不能及遠矣尙何求哉尙何求哉蓋國削必苟安苟安必諱禍其泄泄有如此者作于將亂者爲魏風之園有桃已亂則其人懼將亂則其人偷謂我何求懼而疑也偷則斥之曰士也驕耳已亂則中材之士皆瘳矣將亂非上智不能知黍離之詩人曰知我者曰不知我者得半之辭也園有桃之詩人曰其誰知之是國人皆失曰也蓋世之將亂也天下知其是非進退之謬而朝廷視所施以爲皆宜敵國伺于外權臣伺于內奸民伺于下而朝廷晏然康樂以爲吾國家無可乘之隙其

憒憒有如此者其所以如此者則圖有桃所謂彼人主之彼人者如皇父之專是已如榮夷之好利是已然而黍離之詩人不暇責也一則曰此何人再三則曰此何人此何人蓋卽指晉文侯衞武公鄭武公言之何也幽王事起倉卒君滅國殘然四方及畿內諸侯無恙也三君者皆同心討賊滅之絕之修城池建社稷宗廟而守之周可以不東而卒東者由鄭桓公死難武公內恒不敢與犬戎抗晉文侯衞武公去西都千里各顧其國不爲王室圖久遠也夫皇父榮夷斲之于方茂者也然皆纖才佞欲容悅之徒而已若三君者天下仰望爲聖賢豪傑王室所倚重而乃至于此不重可責邪此黍離詩人之意也

雞鳴說

賢妃之御其心翼然慶晏安之溺聞雞鳴未明也蒼蠅之聲則將明矣將明故蠅聚而爲聲寐而翼然曰雞鳴不知已蒼蠅之聲也是遲而誤言早也東方明已明也月出而能有光則未明矣寐而翼然曰東方明不知倘月出之光是早而誤言遲也盡心之警者其情事之恍惚如此不然蠅無夜聲且蠅之聲非雞鳴可類也詩人之比物豈若是邪是故君子先度物而後言詩

鴟鴞說

爾雅鴟鴞鸋鴂郭注曰鴟類而已玉篇始有鵂鶹之說案爾雅列鵅鵋鶀注云江東呼鵂鶹爲鵋鶀是郭未嘗以鴟鴞爲鵂鶹玉篇之說非也方言陸疏釋文正義皆言巧婦鳥以詩言綢繆牖戶推之其諸不甚謬歟鴞如鳩一名鷅一名流離是也土鴞食母一名梟鴟是也鴟鴞如雀一名鸋鴂是也鴞土鴞鴟鴞俱名鴞如五鳩名鳩九扈名扈故郭曰鴟類也鴟鴞鴟鴞爲自呼之聲爲鳥言者皆自呼姑惡姑惡是也取子毀室指下民言之此詩書僞孔傳以爲作于東征之後詩鄭箋以爲作于東征之前史記以爲既迎周公遂東征東征西歸乃作詩貽王今取詩言繹之予惟音曉曉是成王未寤也成王未寤則史記謂迎周公之後非也曰予未有室家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是東國未定也東國未定則史記僞孔傳謂東征之後皆非也周公作此詩當以鄭箋爲信然鄭箋謂取子爲成王誅周公之屬黨毀室爲絕其官位奪其土地則甚非夫周公聖人也二公亦聖人也成王大賢人也周公閱疏言義宜避二公當周公之避義宜調護朝廷成王者蓋不能釋然于周公耳曾是三聖一賢而君臣之間如晉之于荀寅士吉射秦之于穰侯商君乎哉是故既取我子取管蔡也其時管蔡未誅取者管蔡已外比武庚也周公蓋傷之也毋毀我室者東國有叛志周公慮之之詞也徹土捋荼蓄租周公居東輯侯封繕王旅以障東國也拮据卒瘏周公之勤也夫二公以勤舊勤勞于內周公以太保冢宰出巡既親且實勤勞于外故武庚內引管蔡外引徐淮兵興幾半天下不旋踵而埽除之知此則鴟鴞之詩所以開諭成王思往慮來之故皆可以觀矣

讀晏子

晏子春秋七略錄之儒家柳子厚以爲墨子之徒爲之宜錄之墨家

本朝四庫全書錄之史部崇文總目曰晏子春秋八篇今無其書今書後人所采掇其言是也如梁邱據高子孔子皆譏晏子三心路寢之葬一以爲逢于何一以爲盆成适蓋由采掇所就故書中歧誤複重多若此而最陋者孔子之齊晏子譏其窮于宋陳蔡是也魯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之齊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欲殺之明年阨于陳蔡絕糧皆在定公十年晏子卒之後今晏子乃于之齊時逆以譏孔子豈理也哉其爲書淺陋不足觀覽後之讀書者未必爲所惑然古書與衍遠出晏子之上而悖于事理者蓋多有之不可不慎也

讀晏子二

吾州孫兵備星衍爲編修時常校刊晏子春秋釐正文義補綴遺失于是書有功焉而敘中有不可從者二是不可不辯春秋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書之于魯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齊有彗星杜注云不書魯不見年表書之于齊蓋史記之慎也左傳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景公有據與我和之言飲酒樂景公有古而無死之言史記齊世家孔子世家及年表俱書田書入魯境在書彗星前六年此事之的然者今兵備據晏子謂遄臺之遊與論禳彗星乃一時事甚非也其謂彗星實在昭公二十年則益非彗星地氣所騰耳非如經緯星有行度躔次可推何以二千載之後

逆知爲二十年之事非二十六年之事邪且謂二十六年因陳氏厚施之事追言災祥陳氏豈至是始厚施邪古今之書衆矣嘗求可依據者而從之其依據不可考則視著書之人之德與學與其書之條理明白者而從之今會左邱明司馬遷信後人采掇之晏子吾不敢云是也史記越石父實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呂氏春秋新序云齊人累之累縲古通即縲紲也晏子越石父反裘負薪息于塗側曰吾爲人臣僕于中牟見將歸古者惟罪人爲臣僕爲臣僕之罪皆可贖史記之言與晏子無異也今兵備據晏子謂越石父未嘗攖罪以非史記吾亦不敢云是也

讀五帝本紀

古者有氏有姓别姓者其初皆氏也太史公五帝本紀于黃帝曰姓公孫明其非氏也夏本紀曰姓姒氏商本紀曰賜姓子氏周本紀曰别姓姬氏明其以氏爲姓也然猶虞後人之略之也于是于五帝本紀之末發其凡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帝禹爲夏后而别姓姒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嗚呼可謂慎矣而鄭漁仲疏之不亦淺之乎言之哉後之人于本三代之姓當如太史公之書姓公孫于别三代之氏爲姓當如太史公書夏商周之姓則文得其所矣

讀管蔡世家

太史公著管蔡世家始書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末書曰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以後世史例言之同母兄弟不宜書于周本紀而魯世家宜書太史公不書其懼傷周公之心歟然必書之管蔡世家者所以見聖人之不幸也且管叔蔡叔均罪而管叔無後不得有世家太史公不書曰蔡世家而曰管蔡世家盡聖人之處兄弟也盡乎當然之仁義而已使管叔有後如蔡仲周公必言于成王如蔡仲之封豈有異哉太史公之智足以知聖如此故曰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也

讀魯仲連鄒陽傳

太史公以鄒陽附魯仲連傳自宋儒疑其時代懸隔後人不得附傳之故遂疑漢書鄒陽說王美人兄以解梁孝王之難與魯仲連解邯鄲之厄同夫王美人之事宵人由竇者所爲豈足以辱仲連先生歟蓋讀是傳而知太史公之傷之也夫貪祿者竊高位愚賤者服先敵天下之士不能待死牖下又不能通籍于天子之庭則挾技以游于諸侯閒耳而諸侯者方且曰是吾故秦之是吾故不姑辱之殺之是故如仲連者飄然遠舉不受羈紲爲可耳不然能不如鄒陽之受禍哉今去太史公之時二千年矣凡客游者不如仲連以策干卽如鄒陽以藝進輕爵祿則如仲連之高懷恩私則如鄒陽之辱由是言之彼四公子之門其擾擾何如當有不可以意推者矣故君子之就也擇地而不違于義去也審幾而不傷于仁

讀張耳陳餘列傳

穀梁子曰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鶂猶且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古之作史者辯于物析于事慎于文辯于物故名正析于事故理順慎于文故勸懲明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壯士意其可以私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不可以私問也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貫高之心惟知有王故問出王不問赦高也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泄公之心惟知有高故復言赦高不言出王也至貫高絕肮死太史公斷之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如是而已何也家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諸侯之臣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皆大亂之道如貫高者足以聳動激昂人人肝膈然而君子不以仁義褒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于此可以觀

矣

讀貨殖列傳

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書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一報任少卿書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于天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于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于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

讀霍光傳

此傳七千餘言所書者四事耳其一受遺輔政其二殺燕王蓋主上官桀其三廢昌邑王立宣帝其四霍氏謀反伏誅而已孟堅之文整贍得大體卽此傳可見而著光之罪則微而顯焉何也昌邑羣臣坐無輔道之誼陷王于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是昌邑羣臣謀光光因廢王殺羣臣耳光懍于此故立宣帝以起側微無從官及強媚親爲黨也爲人臣而如是卽無弒許后之事豈有不滅族者哉禹山雲皆少年愚騃非能爲惡者孟堅皆詳書之而篇末載徐福抑制霍氏書所以責宣帝不能全功臣之後載謁見高廟而斷之曰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所以見不臣之罪不始于禹山雲而在光故曰良史也

讀論衡

吾友張皐文嘗薄論衡詆爲鄙冗其間孔諸篇益無理致然亦有不可沒者其氣平其思通其義時歸于反身蓋于任寘質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煩而意近其爲文以術御子爲塗軌而無其才與學所得遂止此然視爲商韓之說者有逕庭焉卑薄則易近于道高強則易入于術斯亦兼人者所宜知也

孟子荀卿列傳書後

敬十五六時讀史記以孟子荀卿與諸子同傳不得其說問之舅氏清如先生先生曰此法史家亡之久矣太史公傳孟子曰受業子思之門人曰道既通蓋太史公于孔子之後推孟子一人而已而世主卒不用所用者孫子田忌戰攻之徒耳次則三騶子淳于髡諸人其術皆足以動世主傳中所謂牛鼎之意也而孟子獨陳先王之道豈有幸邪荀卿者非孟子匹也然以猾儒墨道德廢況孟子邪蓋罪世主之辭也其行文如大海泛蕩不出于厓如龍發玄雲遺視有悠然之跡而已孟堅蔚宗不能至也然世主所以不用孟子者何也陷于利也而不知卽所以亡故以梁惠王言利發端又引孔子罕言利以明孟子之所祖是以荀卿形孟子以諸子形孟子荀卿故題曰孟子荀卿列傳若孟堅蔚宗當題孟二騶淳于列傳矣此史記所以可貴也後見敬讀文選曰汝知從横之道乎言相並必有左右意相附必有陰陽錯綜用之卽從横也敬思之竟日仍于先生之言史記得之于是讀天下之書皆釋然矣嘉慶十一年敬年五十于南昌道觀爲余生鼎言之十二年于瑞金官舍讀陶庵先生文乃知清如先生之所本遂書之兼以寄余生

古今人表書後

漢書古今表始太昊宓羲氏終于董賢司馬欣而漢之君臣不與焉顏師古曰但次古人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也惲子居曰顏氏此言非也孟堅爲漢人于漢之君臣將如何而差等之是故次古人卽以表今人也哀平之閒蓋多故矣孟堅于身無事功而爲弒與被弒被滅者列之第九等之愚人而有事功者列之第八等所以著哀平王莽之罪也身爲弒而列第七等者惟崔杼慶封陳恆蓋莊公下淫景公廢嫡亂不自下始也是故覆漢祚者平帝可原哀帝不可原推而上之成帝亦不可原齊桓公列第五等秦始皇列第六等而高祖武帝可推而知老子列第四等而文帝可推而知蓋古人多以絕人之才識百慮千計而筆之于書讀之者委曲推明猶不能得其十五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爲淺見寡聞道也敬以此法讀三代秦漢之書自魏晉以下則知者鮮矣

書三國志後

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即皇帝位文幷羣臣勸進表爲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在據一端之偏即深文斥之如謂史記尊黃老三國志帝篡竊古人豈任此邪敬反覆觀之復得數端可以發錫鬯氏之說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終始故皆奪之然蜀用漢儀法無志表亦傳若吳魏之制皆不傳矣此奪之至也其以評易論而無贊何也吳魏之君若臣皆亂世之雄耳贊之是長亂也蜀以討賊號天下故于楊戲傳載蜀君臣贊以別之是正于吳魏也其目書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與先主備吳主權同書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爲帝人無有知之者故于蜀書曰先主備而于吳書曰吳主權不稱先主權吳者非蜀儔也吳非蜀儔魏又何得以蜀爲寇敵邪此與之至也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史記盡得其意幾十之六七漢書得四五三國志得一二自晉書以下蔑蔑乎幾無有焉五代史知此法而不能用故書法必旨爲論以道達之此史之所以不古若歟

書諸夏侯曹傳後

武帝紀注引曹瞞傳及世語以操父嵩爲夏侯氏之子于惇爲叔父後人謂承祚合傳夏侯曹以此此殊乖剌按傳太祖以女淸河公主妻惇子楙而淵子衡亦尙太祖弟海陽哀侯女尙適室又曹氏女也操雖鬼蜮何至汙亂若此邪蓋二氏世爲婚姻惇淵有開國勳與仁洪休眞等及其亡也爽與元先後誅夷大權始盡歸司馬氏故合傳之以觀魏氏興衰之所由乃作史定法也賈詡卑雜因謀易世子安危所係乃得與二荀同傳其諸亦此義歟

書鈐山堂集

分宜嵩輞岡上遴以鈐山堂集見遺凡若干卷其詩文庫陋無足言者序凡十餘皆愜悅之言而湛若水爲最以唐順之之才識所言亦無殊異焉嗟乎士生晚近世而號于天下曰能文其不受此辱者幸也閻立本以畫水禽爲恥韋誕題淩雲臺樓至自悔絕筆法以今視之孰若此辱之甚哉

金剛經書後一

金剛經凡六譯今多行鳩摩羅什本通五千二百八十七言敬嘗誦言及之張皐文以敬言爲儒墨混敬何敢然邪且佛氏非墨也凡敬之爲言以明孔子之道如是佛之言與後之爲佛者竊孔子之言以爲言皆莫外乎孔子之道而已因書于是經之後以考其出入焉經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曰應無所住行于布施三言而已中庸之言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所謂無所住非邪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所謂生其心非邪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孔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所謂行于布施非邪大學之言曰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所住之過如此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生其心之過如此蓋天之生人均是髮膚耳目心志其于道也皆一本焉故心之本然聖人能知其故而言之者佛與爲佛者亦能知其故而言之特不能如聖人之中且正而得實譯者又多以意比附故諸經之言或明或晦或詭或法而是經亦多覆沓卑雜之辭至其精審未有不與聖人之言相當有如此者慧可曰我已息諸緣曰不成斷滅亦此義也若其誑誘之術矯僻之行汪洋寥廓之談愈遠而愈歧則未有所抵也夫

金剛經書後二

金剛經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經中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此言財施也又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是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此言身施也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金剛經言受持即所性也言施財施身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故其福德不

俾如此雖然猶有進于布施必言無住于受持金剛經必言無一法可得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蓋于道庶幾矣其異于聖人者聖人以能充本然之知爲用故循性以達情而五倫序萬事備佛以不撓本然之知爲體故返情以合性視五倫爲外附之物而決去之而萬事懈渙矣聖人言物言事而至微至曲者在焉佛以言理言道爲大障而求其無障者故自言而自非其言且自非其非言之言如脫繫靦而繫益堅如推拳手而拳益酷教乘宗乘未有能出乎此者此不可不知也

楞伽經書後一

周萬載伯藩前令崖于于巖招提得楞伽經記明沙門德清戍粵東時所著也其記漫衍頗有不附經旨者敬假之伯藩自南昌至寧都與中讀之訖一過書後歸之凡佛經之說其辭旨無甚大異此經不立一義而諸義皆立柔與金剛經相比惟艱晦過當達摩至中國埽除一切文字以此經付慧可大師盡艱則難入晦則難出難入則意識無所用難出則怡然渙然者皆得之自然乃即文字中斷文字障法也至觸忍大師易以金剛經簡直平易人皆樂從故道法大行而禪復流于文字此五宗語錄之所以歧互也經中開卷斥百八句皆非則全經語句無著爲最勝處盡金剛經先說法後說非法此經先說非法後說法一而已矣其言不離妄想即見正智與楞嚴無始生死根本無始元清淨體義同與法華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義亦同佛法豈在多求邪德清記此經有四千卷此十分之一以驚愚者耳

楞伽經書後二

德清曰楞嚴以阿難入淫舍故唱斷淫楞伽爲夜义王說法故唱斷肉今檢經語疏斷肉之故十有七其義皆陋而最妄者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不應食肉使生怖懼夫親想肉不應食非親想肉應食耶展轉因緣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皆有之而佛聽穀食并食蔬果何也蓋佛經多爲無識者附益故陋而且妄如此

天發神讖碑跋

嘉慶十五年六月丙午歙汪古香于南昌市中購得天發神讖碑搨本二一自藏一貽建平龔西原時西原攜酒飲陽湖惲子居齋中子居書其後此碑相傳爲皇象休明書按吳志趙達傳注象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逋即庸之借逋瞻歷上平也平曰贍險曰峻此碑書險絕亦恨峻不知休明之斟酌何在官帖中休明文武帖能斟酌逋峻之間書斷言休明八分亞于蔡邕邕八分亦無過逋過峻者則此碑非休明書也金陵瑣事以爲蘇建書書史會要稱建書與皇象同今建書國山碑與此碑殊不相入後之君子闕疑其庶幾歟

乙瑛碑跋

右張子潔所藏乙瑛碑頗有神采其整暇暢美爲唐人分書作俑矣宋張稚圭定爲鍾元常書趙釋考元常生卒與立碑歲月不相及然此碑精勝處視元常正書行押書亦相發二王風流始于元常蓋東漢之末其風氣漸及六朝可以觀世變也

孔羨碑跋

右魏孔羨碑殘本常熟嚴相君故物相君藏全本身後散落書賈得其三之一以貽陽城張子潔摹搨倘佳可寶也全碑置百石卒以守衛之卒上缺一字隸釋作吏卒後人因漢有百石卒史二百石卒史遂以隸釋爲不然按百官表二百石以上爲長吏百石以下爲少吏卒史者將卒之史即吏也卒者吏卒正卒也其不將卒亦稱卒史者五經卒史文學卒史秩比卒史也此碑卒史將守衛之卒止書官稱卒史書官並書所將可稱吏卒故三國志亦書吏卒而乙瑛百石卒史碑末書從作百石吏舍可互觀證焉

明人跋此碑多辨魏氏父子乃史論體耳金石之學至本朝大明考正字畫則通會小學參攷年月則推明史事故其學斷不可廢若如史論讀史足矣何必爲金石耶

隸釋于金石有功此碑之說則謬甚魏氏立國殊不足道而隸釋以爲昧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不止鼎峙之業是褻甚也其論又在明人下矣

與紉之論文書

紉之吾宗足下敬與紉之同出于提舉公蓋二十餘世矣不可謂不遠雖然吾宗之能學者不數人能學而行復有儀矩者益不數人敬于紉之心之近之也久矣昨者相見敬所以望紉之者甚博而紉之以古人之所以為文者問焉紉之之志上乎是耶抑敬之所知者不足以越乎是邪甚非敬之所望也文者小道也而人喜為之為之而復喜言之

本朝如魏叔子姜西溟邵子湘諸人皆累累言之矣盡矣敬復何所言邪等而上之元明之人言之矣宋之人言之矣如和鼓然其聲無以甚異也敬復何所言邪雖然紉之之意不可無以應也且敬所謂甚博者未嘗不可于言文推之紉之慎擇之可也夫後世之言文者未有如退之之為正者也退之之言文則告尉遲生李生為最吾少之時蓋嘗讀而樂之若柳子厚李習之與韋中立王載所言視退之相出入者也紉之求之乎是焉足矣雖然退之子厚習之各言其所歷者也一家之所得也于天下之文其本末條貫有未備者焉敬請合三子者之言為紉之申言之其是邪其未是邪紉之擇之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古之辭具在也其無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達者也有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不達者也然而是四者有有之而于達無害者焉列禦寇莊周之言是也非聖人之所謂達也有時有之時無之而于達亦無害者焉管仲荀卿之書是也亦非聖人之所謂達也聖人之所謂達者何哉其心嚴而慎者其辭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辭和其氣灝然而行者其辭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辭無不至言理之辭如火之明上下無不灼然而蹟不可求也言情之辭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遠來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辭如土之墳壤鹹瀉而無不可用也此其本也蓋猶有末焉其機如弓弩之張在乎手而志則的也其行如挈壺之遞下而微至也其體如宗廟圭琮之不可雜置也如毛髮肌膚骨肉之皆備而運于軀也如觀于崇岡深巖進退俯仰而橫側喬墮無定也如是其可以為能于文者乎若其從入之途則有要焉曰其氣澄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質整而無裂也劘之則無裂而能變也退之子厚習之能之而言之者也敬未能之而言之者也天下有能之而言不能盡者矣未有未能之而言能盡者也紉之益申之可也十一月十五日敬謹上

上秦小峴按察書

小峴先生閣下往者敬居京師知先生善詩古文及官富陽先生分巡杭嘉湖三府敬以屬吏見所言者官事耳其他未之敢言何也詩古文者藝事也縣官非言藝之官且敬于先生非故舊也則未知大人之門以言藝進者相率以言藝歟抑不免視所好而投之以是歟如視所好而投之以是是與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相去無幾何也且視所好而投之者必有所求縣官于分巡其所求非如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衣食利益而已也夫是以不敢後先生奉

命按察湖南敬知新喻先生道過而辱存之敬所以待下執事者皆天下所謂縣官之事也何也敬于先生知之未深則未知先生于敬亦深知之歟不深知之歟則為敬者天下所謂縣官而已矣及先生以為過上事後復移書賜之以善言敬始自悔又聞以引疾去官敬益用自悔何也天下惟賢者能以賢望人亦惟能退者必能進而有所為是先生非猶夫世之所謂分巡按察而已而敬之兢兢自外淺之乎為丈夫也盡敬積十五年而後敢言深知先生其前後審慎如此雖然未之知與知之未深則彼此如途人之偶值可也知矣知之深矣則友也友之道近則相示以行遠則相示以言皆中于道而後可詩古文藝事也而道見焉今先生所為詩所為古文業已集而刻之敬之意以為宜排次之不宜以多多積之也以多多積之則于道多岐先生所與言藝者仲倫惕甫皆敬友也仲倫達心而懦惕甫強有力而自是仲倫之于道也儉惕甫之于道也越其于先生之詩古文燕閒之見必言之盡力矣然二子所見于道未能盡也敬者于道能知之而不能行之于文能言之而不能為之然義不可以無言也則請即二子者之序言而下籤以言之先生以為異于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歟抑非然歟然今者敬無所求于先生并不如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有衣食利益之志也則又在乎先生知敬之深也已九月十九日惲敬謹上

上曾儷笙侍郎書

儷笙先生閣下前者敬在寧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辟然以昔人之所以為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回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啓皆束于體制塗飾巧偽殊無足觀至前明之稟幾于胥隸之辭矣古者自上宰相至于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藴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斂不可為容為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為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蘊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為此論邪蓋遵巖震川常有意為古文者也有意為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于所為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為之依附其體而為之則為支為斂為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贍贍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斂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斂而多支而為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于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常即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于遵巖而銳過之其疾徵于三蘇氏堯峯之失毗于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于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于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言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厓等于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厓所得視望溪益庳隘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敬生于下里以祿養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為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于昌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為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疏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遺不覩其事不習故心不為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遊始知姚姬傳之學出于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于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

本朝推之于明推之于宋唐推之于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巖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即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詖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為支為斂為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為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斂者如木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于是積之而為厚焉斂之而為堅焉充之而為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是而已皋文最淵雅中道而遁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嘗必有異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附呈近作數首聊以塞盛意愧悚愧悚十月二十日惲敬謹上

答儷笙尙書書

儷笙先生閣下九月中得手書欣慰無似先生當代大君子乃肯垂念愚鄙之夫所不足者而教正之先生所以厚待敬者至矣敬且感且奮思竭力自湔濯以副所期先生亦必許其能改也然往歲之事竊有小人之心二端不敢不為知己告者敬家貧無可為生官事支缺多端又待質幾五閱月意欲棄官歸不肖之身于先生庶幾過貴州就一授經之席使俯仰無虞而道藝亦有所益一也士之處下位者入門戶則終身不能出而可以罷官可以不罷官之時門戶之界也今歲春首有書與知交言不為熙寧之附介甫亦不為元祐之附司馬公況在往歲豈敢不慎故寧直無曲寧激無隨二也此二端皆私心妄作言之慚甚豈敢自附于古之強項者邪然先生知其外之強項而有以進之即知其內之弁不及強項亦必不鄙之棄之而復有以進之此敬所以敢披露肝膽于左右也正月中秋潭來書述先生之命徵秋潭詩并及鄙文敬以贈送序多讕諛之辭恐獲罪門下未敢率爾執筆三月中聞秋潭被劾四月中而訃至傷哉

傷哉摧單非欲殺秋潭之人而秋潭竟死秋潭非以被劾致病之人其事亦非被劾可致病之事而秋潭竟以病死如之何如之何方秋潭在時人多異議者今秋潭死矣何處復得一彭秋潭惜其子奔走衣食敬三策行述不得然銘墓之辭敬前與秋潭定交曾以後死自任不負此諾也棄本弁近作數首奉呈惟暇中定正之書中名帖不敢當不敢當先生德位榮重下交于奔走之吏先生之道益光矣然天下必有言敬之僭者謹附識惟先生曲諒之乍寒一切爲道自重七月十一日惲敬謹上

上汪瑟庵侍郎書

瑟庵先生閣下敬奔走塵俗逾二紀矣所治荒遠久不奉教于賢士大夫竊意迂戇之質百無可爲惟耗升斗祿爲讀書自守之資可以盡年可以長世然未嘗不以弇陋爲懼也古之君子學于古人則思畢其異同學于今人則思正其得失小生之所知下吏之所能其不可自畫明矣然不敢氣以之于人者或好尙不同徒取憎惡或事權所在蹟涉梯媒與其過而近毋寧過而遠與其近而人知毋寧遠而人不知此居下之道也然敬嘗觀之古人蓋有自達之于當路者意者或一道歟夫天下未有以自達爲道者也意者或有其不苟者歟昔者退之上盧邁趙璟賈耽書皆誚責諷刺之言蘇明允上韓樞密富丞相書皆劫持誇誕之言及答李習之與歐陽內翰則大伸其性情學問之所得是故一介之士屏人獨處仰而思俯而書無論富貴酣豢者不足與其旨甘分其膏澤卽如韓樞密之瓌傑富丞相之重碩文丞相之教惠若與之抽豪命牘酬酢古今析毫黍之理舉邱山之事恐未能盡其精微周其博大天之生才各有所尙不可強也若是則所謂不可苟者亦有其不可失者歟先生自通籍時卽以好古力學聞天下然而不知者曰是宗漢儒不宗宋儒是喜治經不喜治史敬在下風蓋有年矣區區之忱未能無感及前日上謁而淵然之容藹然之論所謂異同黨伐古今變壞之說無幾微見于神志辭言而後知前之云云者皆淺人附和未能深窺而性情之平頗學問之純雜非親接不足以得大凡也敬五十之年斷斷此事不日進則日退惟得有道教正之或可不爲流俗人所限謹錄舊作二首近作五首呈之左右惟先生誨諭九月二十五日惲敬謹上

答吳白厂書

白厂二兄足下二十一日使至得手書藉悉與居萬福慰甚蒙惠寄細絹墨竹一幀吳綾仿宣紙墨松各一幀而命敬以一言告後世之知者敬何人斯敢當斯語邪然常從二兄于舒三白香之所二兄大醉狂叫稱畫則文湖州米襄陽復生時倘嘗讓出一頭地敬觀前人之推湖州者曰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而已二兄畫竹堅潤通脫豈惟雁行湖州蓋駸駸乎抗衡齊首而將毋越之襄陽畫擅場人物山水乃二兄所不作者然襄陽自翻謂不使一筆入吳生又謂無一筆關仝李成俗氣是襄陽以高古出塵爲宗二兄畫松作氣滿前如驟雨如旋風當求之張文通以下惟襄陽爲裕陵書屏反繫袍跳躍便捷不爲富貴所懾二兄當之應無愧昔賢耳湖州襄陽所傳之丹淵集襄陽集其詩如工部之文如記室之賦意趣與俗懸別二兄則揣摩諸家而能洗刷之浩浩乎倫倫乎敬嘗謂乾隆中江右第一信有湖州襄陽所畏者雖然古人極深極微極正之作何如深而可至微而可探正而可感發之作何如可至而仍超遠可探而仍窅渺可感發而不妨恣詭之作何如此則敬所願望于二兄而畜之于心甚久甚久者也敬于此事雖自八歲卽受法于先人然所得無何故律嚴而拘思通而近氣感而易竭響切而易流其境去二兄遠矣今敢率爾有所言者蓋以古人待二兄不得不以古人自待交友之道貴如是也敬回縣後諸事如蝟毛不可爬梳所幸老母康強細弱均安善無勤遠念前過貴郡本欲至草堂而與夫出城卽取東道以致相左昔者楊少師西遊僕人挽之而東往日之事得毋類此抑又有可釋之二兄者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今無其人不如公榮者不敢不與飲敬今之投剌待見屏息雅拜者皆是也惟公榮可不與飲非二兄而誰則敬之不過草堂後世必有引首慨慕舉觴抽紙以歌詠之者二兄其何憾耶附上畫松歌一首乃章門所作劣甚勿見吹乍寒一切珍重十月十六日惲敬謹上

答蔣松如書

松如大兄足下三月中兩得書知于往歲來江右無因得見盡心意所欲言甚惘惘復知得交于梅臯太史多磊落之迹甚喜而書中三致意則以所爲四子書文屬序于敬此敬所不敢辭也數月來爲吏事所苦不得暇鹿舒頗與知顚末是以不及作報五月之望復得書以古君子之道望敬而責其不恭皆切直敬所未至甚愧感然謂敬不屑爲足下作序則甚非事理也敬與足下初接于州中汪氏奉舅氏清如先生之命而後相見于都中一握手即相背去幾十餘年復會飲于州東之園亭今又三易寒暑矣與足下蹤蹟不可謂不疏然心甚縣縣于足下者則以足下之爲人敬所願交而不敢失者也願交而不敢失則言宜誠故請得盡其愚序者蓋始于史臣之序詩書漢人著書多自序魏晉崇倘詩文始有爲人序專集類集者唐宋人爲贈送序此謂不經明之壽序考察序升擢序又其不經者也是故漢之所無魏晉有之魏晉之所無唐宋明有之文者因事而立體順時而適用而已唐試帖經無經義文宋之經義文皆附于詩文集故無其序自明以來四子書文皆專行矣專行則宜有專序乃今之號爲知古文者曰不得作四子書文序嗟乎誠使陸敬與司馬君實諸人生于今日爲四子書文韓退之李習之曾子固諸人爲之序傳之數千載之後其尊于揚雄之僞言劉歆之飾說蓋可必也若是則爲足下作序何不屑焉昔者歐陽永叔爲惟儼文集序許其自言曰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曰佐天子號令賞罰于明堂後惜其老不得意則曰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嗟乎惟儼爲浮圖者也永叔序之蓋較梅聖俞江鄰幾有進何也其人非儒人也足下自二十八少年場三十讀古雜家言四十與天下之士相角逐必有位置可以自信者若是則足下之文敬將求而序之又何不屑之與有雖然古人之序序著書之意而已故一集不再序後世或爲貢諛或附于有大力者則序至十數焉足下文得梅臯太史之序足矣敬又從而附益之其貢諛歟則敬不敢爲爲附于有大力者歟則敬非其人且無以處足下足下其以敬是書附之集末則足下之爲人與敬之所以交于足下者皆有源委可告之後世惟高明裁之四月初十日惲敬謹上

與楊編修書

敎南先生閣下敬處卑就陋年及五十而無所成常好從天下賢士大夫遊然所交又千百之一二而已往者張臯文寓書盛稱先生高義臯文旋即捐館舍敬無以自通後秋農自粵過南昌敬以聞于臯文者質之秋農而益知先生之所以自處者敬其可居今之世而不求得當于先生邪臯文爲人其始爲詞章志欲如六朝諸人之所爲而止已遷而爲昌黎廬陵已遷而爲前後鄭已遷而爲虞許賈孔諸儒最後遇先生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說其所學皆未竟而世徒震之非知臯文者也臯文寡欲多思寡欲故言行多行于自然而有爲者鮮多思故事藝皆出于必然而無爲者亦鮮自然必然二者合之進道之器也然有爲者鮮則于道易近無爲者亦鮮則于道易遠必也有爲者亦歸于無爲則庶幾于斯道乎雖然敬竊有疑焉者宋人之說至明而變至

本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于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近日以來多懲置之懲置之者非也揭竿于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譽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邪其授之聖人猶有非是者邪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邪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邪敬交于臯文之時臯文未及此也其所得敬未之知而先生者臯文之與學而引之敬者也則敬之所宜受教也故陳臯文之行以自通于先生而卒致其所疑焉先生其有以大益之則幸甚不宣三月二日惲敬謹上

明儒學案條辨序

黃梨州先生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列崇仁白沙河東三原姚江止修泰州甘泉東林九宗而于姚江復分浙中江右南中北方粵閩五宗其崇仁白沙爲姚江之源止修泰州甘泉東林爲姚江之流不相入者河東三原而已若授受在九宗之外者別爲諸儒學案統之表彰前修開引後學爲功甚巨然先生之學出于劉蕺山先生蕺山先生之學大旨丞宗姚江是以先生于河東三原均有微辭而姚江之說則必遷就之以成其是一遷就不得則再遷就三遷就之此則

先生門戶之見也敬天稟凡雜人功疏妄于先生蓋無能爲役而少日所聞于先府君及同學諸君子者質之先生之說頗有異同如水之分合脈絡可沿如山之高卑顛趾可涉非敢強爲是非劃分畛域也因謹循此書之前後分條下鐵求其公是如不當者不憚移定以盡彼此盡三歷寒暑而後會而錄之可付寫焉孔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此河東三原之學所自出同于朱子者也然不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乎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不慮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姚江之學所自出同于陸子者也然不曰明于庶物察于人倫乎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其先後之序並行交致之功庶幾其備焉矣乎夫遊說之士計利而不計害言得而不言失後之人尚引大道以責之若言聖人之道者據其始而攻其終操其末而伐其本則所明者不及所晦之多所守者不及所攻之當何以驗之心身而施之國家天下哉夫善其言所以善其行也請與天下後世諸君子昭然確然言之若攻伐之說敬不敢附惟諸君子諒焉

五宗語錄刪存序

敬年十五即讀道家書後于吳山道院繙道藏鄙倍不可訓者十之七凡下者十之二周秦以來諸子及所存古注家其善者也若魏伯陽張端伯所述亦道之一隅而已至山右始讀佛氏書行江東西時時至佛院讀之爲鄙倍爲凡下有過于道藏者其精博之說微渺汪洋神生智出道藏視之蓋瞠乎後矣中歲喜讀諸禪師語錄于三乘之言本無差岐而其從入之門與從出之徑無轍蹟無依持蓋人心之用不能無如此一境非強爲者也惟傳授漸遠積習日深及其末流幾于優伶之辭翻倫之行此則不可之大者也敬條其可觀者得若干卷行修力積其道自至確然隤然不容一隙者爲第一集機微鋒迅一擊即解潛魚出鉤飛鳥墜繳者爲第二集發明天人依附經論渾融包孕條理分晰者爲第三集片辭之設具見性靈一目所存偶涉道要者爲第四集其餘附會之陋修飾之工如二十八祖偈言歷代禪師評唱一概削之以絕龐雜程子曰佛氏之書學者當如淫聲美色遠之夫不涉其藩不登其堂不入其室豈可以斷其是非得失之分數哉朱子曰佛衰于禪禪衰于棓喝夫曹溪之說法豈可謂佛之衰百丈之見大寂臨濟之見大愚豈可謂禪之衰後之君子于此能自得焉而不爲所眩奪則可矣

子居決事序

太史公曰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惲子居曰本朝法皆畫一行臺省大吏權不敵漢郡守州縣吏權不敵漢戶賊曹皆謹奉功令無敢恣意者敬初領縣事太夫人教之曰縣官得自決笞杖而已折責以四十爲限爾當止三十五其五爾毋所責也先大人曰死刑不可減也雖然斷刑必先比校律不當而後入斬立決刑必先比監候律不當而後入立決敬謹志之勿敢忘然敬褊中遇事輒任氣擊斷之晨起坐齋中抱牘進者差肩立敬手畫口指毋留其應聽者翻竟即擲下如風雨已坐聽事問數語書牘尾輒數十行意張用濟劉元明不過如是而昔友張皋文過縣曰此酷吏也敬大驚試求其說皋文曰凡天下以易心言吏事者與手殺人一間耳不意此事近出吾儕敬聞此言爲之愧汗今年五十矣精力志意漸不如前始患過者今未必不患不及天道之盛衰人事之進退不可不防其流失也因類前後所決事爲若干卷以自觀省焉其目曰稟以達上官曰批以受民辭宋史大事奏稟書黃唐有批敕宋有批答皆朝廷之辭其行之官司不知所自始曰論即漢之教曰斷即唐之判也

先塋記

孤塵山西厓絕地數十丈鑿厓而窆爲十二世祖恢庵府君之兆西向陳孺人祁孺人再繼陳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十一世祖贈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存省府君謝安人合葬焉孤塵山之東曰亭子灣爲十世祖明湖廣按察司副使東麓府君之兆東向蕭恭人合葬焉其昭兆葬九世祖全州同知海亭府君嚴

安人合葬焉昭兆遷東葬秀水丞愼所府君徽八世祖也吳孺人合葬焉其穆兆遷東葬愼所府君之弟國子監生覓卿塋限之外遷東北爲七世祖慶府典儀正敬于府君之兆周孺人合葬焉是爲孤壟山東西墓地西兆二東兆五石橋灣惲氏歲祭之石橋灣之北路西墓地爲六世祖縣學生繩武府君之兆西向王孺人合葬焉其穆兆葬方顯府君敬高祖考也高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府君之弟建初昭兆之南葬府君之兄赤初穆兆前行夾葬赤初之子文元武元蓋墓位紊矣其故不可考同六世祖者歲祭之石橋灣之西牛車墓墓地爲曾祖考變臣府君之兆西南向曹孺人合葬焉其昭兆葬祖考贈富陽縣知縣子潤府君鐵孺人合葬焉其穆兆先府君葬焉同曾祖者歲祭之惲氏自南宋以後著譜者多書葬所然墓頗爽失其未爽失及近塋者謹記之如右子孫庶有考焉傳純曰古不祭于墓者明非神之所處也蔡邕曰古不墓祭今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乃知至孝惻隱不可廢也是二說者其可以會古今之禮歟

石橋灣惲氏祠堂記

石橋灣惲氏同出湖廣按察司副使東麓府君副使生全州同知海亭府君同知之冢子曰秀水丞愼所府君丞生典儀正敬于府君始居石橋灣敬七世祖也子孫爲房三同知之次子曰覓卿覓卿之伯子曰紹先子孫居雷宋村仲曰日森子孫居常州府城之城灣季曰鴻祥子孫居江陰縣之青陽唯叔子紹憲二傳無後順治中典儀之孫方顯府君招雷宋村紹先之曾孫朝元聯元來居石橋灣朝元之子孫爲房十聯元之子孫爲房五于是石橋灣惲氏凡十有八房乾隆三十八年朝元之曾孫吉鏞斂于族爲祠堂祀副使以下嘉慶三年敬葺其楹宇及庭陳祠堂之制始備惲氏譜自副使上推十一世爲宋提舉方直府君其世次官爵里居皆可考證自提舉上推四十三世爲漢梁相子冬府君代遠多疑似者提舉之冢子爲紹愿府君次子爲繼愿東麓府君紹愿之後也嘗師友李獻吉邊廷實諸人始以忤劉瑾外補終以忤江彬等斥官在湖廣八年北侔羅山竹山流寇南定郴州桂陽州屢叛猺賊東扼寧王宸濠西潰之師耋終身皆在艱難巇榛崎嶇戎馬之間而確然守道自立不稍爲俯仰依倚者後之子孫倘其念先德乎哉

重建東湖書院記

東湖據豫章城之東隅周古步十里有奇東厓爲蘇圃有宋高士蘇雲卿之遺蹟其南泮翼然亭臨之祀漢徐孺子故言東湖之故必以徐孺子蘇雲卿爲先南泮之北沙斗入北偏湖南以南泮爲至環三面皆水也宋嘉定中通判豐君有俊建東湖書院館四方游學之士迨明之初以其地爲縣學而書院遂廢今幾五百歲矣羅山黎君來令南昌復卜地于縣學遷東盡前事以廪帑沒入其宅者黎君歸帑于官爲銀若干諸鄉先生任講堂學舍築削之費爲銀若干脩殿梁椽青油丹雘之費復爲銀若干于是深衣博帶之士揖讓弦誦于其中而書院復興夫聖人之道大矣學者必先去其害道者而後事焉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昔者徐孺子不與陳仲舉鉤黨之難蘇雲卿當宋播越之餘張德遠欲有所圖而雲卿褰裳去之其心皆斷然有不可涅者夫鉤黨爲君子之過且遠之如此況小人歟張德遠處己甚正所圖雖不成其志皆仁人志士所扼腕者且遠之若此況以人國爲徼幸者歟學者能見于此然後依附攻訐之學術苟且之事功不足動其豪末由是而深造之則庶幾矣

新喻東門漕倉記

三代之時自諸侯卿大夫士皆其國人而鄰長里宰酇長鄙師即同井廬以行相推擇者故下之俗易達于上上之風易究于下天子者稽其成而已漢祖秦設郡縣所命官奉三尺法以裁山海千萬里之民於是上之所行有非下之所任者而治日衰然其時三代之制猶不至盡廢鄉亭之官是也迨唐宋以後爲三老嗇夫游徼者苦官中侵辱多避免因稍改爲輪差歸之保正戶長保正戶長以徵民與官絕遠不能通閭里之情于郡縣如鄉亭之官與令丞尉相教令嗚呼此郡縣長吏所以囂然獨行其意于上而民終不可治也已新喻附城爲五坊坊有坊長鄉爲五十七圖圖有地保坊長地保如保正坊圖皆有十甲甲

有管首管首如戶長其輪差之歲則管首迭爲坊長地保獄訟賦稅盜賊皆督之獄訟取居閒及爲佐證盜賊主蹤更而賦稅則至時坊長地保以酒食召管首管首召戶丁爲期悉納之坊長地保坊長地保納之官故賦稅無後時者敎戒縣坊長地保皆以禮訓督之可事事凡縣中有舉置令搢紳先生學弟子論意于坊長地保擇其平衆從而後行事皆辦漕倉者最初在城之南門康熙閒改建于中城之保房前事館君又遷于治之東南隅基峻而監民不便於是坊長地保以改建請縣中大姓胡尊有第在東門內門堂廡毬墻皆宏整直可錢五千緡以千緡售于衆而旁舍及地不取直大姓章奂亦以地益之遂復遷漕倉于東門瑚北試用州判黎士煊等任其事加勤無私利三閱月而功竣夫漕所以爲

國家也爲

國家者必不可病民觀于胡尊章奂之好義及在事諸君子之所爲天下豈有不可使之民邪然欲使民必自訓督坊長地保始後之人勿以敎爲古可也

羅坊漕倉壁記

羅霄江自袁東逕臨江入章貢水春夏秋三時得雨漲發萬斛之舟隨流東下疾如弩矢及冬水落瀏然見底散石鱗次而州渚之歧沙石相排擁舟益艱重不可行故袁之屬縣無漕新喻屬臨江漕二萬四千餘石皆道羅霄江自縣順舟行五十里至羅坊水淺甚自羅坊行九十里至臨江治水差深再下三十里水益深可方舟達南昌兌軍故新喻運漕以羅坊爲便而縣西南北近袁納米多順流縣東附臨江瀕流至縣遠者幾百里殊患苦之故縣東納米亦以羅坊爲便嘉慶八年士民請建倉于羅坊凡縣東區若干圖若干米若干納于羅坊倉計縣漕蓋得三之一減運五十里敎與同官計之僉以爲宜於是請于府及行臺省得允十月倉成十一月漕事畢是役也訓導胡君實左右之其在事者縣東搢紳之士及保正等皆有勞績爲愛書名于左方

沙龍胡氏學田記

新喻之南郭曰沙龍胡氏胡生積世家爲生之曾大母傳買田于官田灣得畝四十有八租五十石孚孫從師及就試所司咸取給事在乾隆之二十八年越年若干傳卒葬峽江又越年若干爲嘉慶元年生與其宗賣官田灣之田以直買峽江溪瀾之田得租四十四石于前額不符又買沙龍之田得租十四石額遂溢而請余爲之記古者士皆授田自井田廢而田私于農故士遂無授田者後世君子于私田之公于族者曰義田義田之給于士者曰學田儒亦古者士田之遺意歟是非特資其身也蓋將養其廉恥以爲德業之助胡生與其宗勉之可也

重修葛公祠記

瑞金踞五嶺尾脊東戶入閩而長汀爲汀州府治所宿重戍扼之故閩非大亂兵無至瑞金者縣西南越汀州之武平以及于粵多石陘荒絕粵有饑擾郎躪瑞金自前明至本朝凡數十至明弘治中賊循陘夜襲城知縣葛公琛巷戰死縣人立祠祀之其事爲最著蓋瑞金遇大亂則東備閩小亂則南備粵其勢如此而縣之北爲所隸寧都州州負廣昌左挾石城循戍不及長汀其谿谷深離與武平等嘉慶八年廣昌奸民廖幹周聚衆焚掠寧都石城奸民應之瑞金亦有應者大府以兵馳至始勦絕盡瑞金于閩粵兵皆外至可臨事偵探其自內起者常連寧都石城必先事部分乃能得要領其勢又如此敎上事瑞金去廖幹周之平一年矣求士夫可與戰守者不可得最後陳君彖昭見曰明府君無憂瑞金瑞金聚落無可容五百人起事者若五百人以下聚落中義勇能破之敎行縣時滑勸敎語皆信知可幸無事遂一意吏治暇則以儒術鐫摩之陳君之子雲渠從敎游好治經能詞賦亦喜言兵橫嶠多好奇之士如陳君父子可尚也已一日酒次與雲渠言葛公祠已就圮雲渠慨然任之葺門垣築階陳塗墻壁設欄楯事竣爲位以祀葛公敎與同志者左右將事咸偲偲然若有所感爲因紀其事之始卒使刻石于壁閒且詳瑞金兵事緩急難易之數以告後之有責于斯土者

遊羅漢巖記

瑞金陳石山之南曰羅漢巖八月望後一日與楊生鍾生遊焉大石翼然下可

列坐千人沙門爲佛屋據其廣之半皆庳陋大石之上爲天池水常滿少溢則漉于石之脣齒閒無徑可登西行繞礐碞盡而北而東登數嶺有石隘入隘數十丈下過石穴聞水聲琤然天池也出碞背矣法住記言佛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屬十六大阿羅漢各與眷屬分住世界此世所稱十六羅漢也四分律言佛涅槃後大迦葉差比邱得四百九十九人皆是阿羅漢阿難以愛恚癡怖見屏後阿難聞披闍子比邱偈得果在王舍城共集三藏此世所稱五百羅漢也釋氏之言多鄙誕鄙則愚夫婦易知誕則易惑故名山水及荒厓絶壑人多以羅漢觀世音名之贛北且數十處此其一也觀世音爲三大菩薩之一以普門品言聞聲赴救四天下皆尊事之今士大夫擁高位厚貲不知推所職以及遠而詭談性命相率不讀佛書不奉佛法恐亦未必見錄于孔子也既以語二生因并記之

東路記

南昌城下溯豫章江南至贛州東北折溯貢水至瑞金共一千五百里敬上事及赴行臺省期會皆由之此西路也東路止八百九十里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己亥奉回任檄出進賢門宿舒白香天香館寢甚安二十七日下晡發行六十里宿荏港夜大雨二十八日早發泥濘不可行行六十里宿進賢大風寒二十九日晴早發行九十里宿臨川署中秦臨川言于清端公成龍作縣事甚備三十日上晡發行六十里宿栒樹亭栒即栒山海經註所謂葉似柳子似楝者是也栒音近華華近和漢書尹賞傳注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和又近何俗遂作栒十一月初一日甲辰朔早發行九十里宿南城過曾香墅鄧蘭士蘭士從弟鄭州初二日下晡發取便道吳白厂草堂在城南不及過行四十里宿楊村初三日行八十里下晡至南豐王南豐灘硯十一閱之渡河復五里宿楓嶺初四日行八十五里宿甘竹雨初五日行三十里下晡至廣昌復三十里宿竹橋初六日行九十里宿寧都州初八日早發行八十里宿葛藤凹雨初九日行八十里下晡至瑞金初十日上事南昌至南城皆平道南城之南始山行麻姑山旁薄有靈氣其西南隱然浮一峯雲氣界爲三成如仙嶠搖漾不可測最上一成雲氣背落日如紅綃真奇觀也問之則南豐西之軍封山盡拔見在二百里之外軍封之南至寧都多石山千幢萬旗皆南指然無如軍封山者廣昌之北盱水北流至新建與豫章江會廣昌之南二十里谿皆南流又三十里復北流又三十里復南流皆不可舟四十里至寧都會梅水可舟寧都之南谿皆北流六十里至九段嶺始南流四十里至嚴阬復北流五十里至麻子隩復南流不可舟三十里至瑞金會貢水可舟皆東路也貢水至雩都會寧都之梅水至贛縣入章水合爲豫章江卽西路也豫章江至新建縣北入鄱陽湖

遊翠微峯記一

自寧都西郭外北望峯山有虎而踞者二峯若相負北峯爲翠微峯易堂九子講學之所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北過前所望虎而踞之南峯有厓復北有巖夾礎而上西折有岡岡之西爲金精洞北卽翠微峯循岡行有石門木闌背局之仰視絶壁而已岡之東望果盒山有樓閣於是欲返遊果盒山而闌爲從遊所排遂遊焉過石門有南北厓相去以尺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厓爲蹬以登級三十有六道絶植梯級十有六以出于穴有木構少息爲第一巢復登爲梯蹬之級二十有八有巢臨于前巢不可息爲第二巢級十有七爲第三巢級八十有三爲第四巢皆可息至此始出厓日杲杲然射諸峯峯如相蕩矣復得蹬八十有三有坪爲易堂已燬驗其北有屋魏氏居之其旁後無他道復循故道而下魏氏之先爲避亂計故鑿山無左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登登山極勞弊無遊覽之勝然九子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沒者九子寧都魏際瑞際瑞弟禧及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林時益彭士望惟際瑞爲本朝招吳三桂賊將韓大任被難焉

遊翠微峯記二

下翠微峯南西折至金精洞洞北立石三如古敦甗洞構橫閣敷之石之奇不見閣前橫術之外石岈然起于檻際泉自石落散如珠絡境也洞之南石山相倚如服匿地志稱漢仙女張麗英于此上升其言不經下金精洞復西行石山

中小者如屋大者皆隱天如鋒稍鏐如地不能負渾渾瀼瀼首銜尾遠肩跂腋附盡三百步所而北折得平疇數百畝復折而東五百步所出翠微峯之北石山横蔽之其奇如金精峒之西復三百步所至果盒山石矗起數十丈如冰相附自南而西而北歷而上焉寧都之山界閩粵逶迤不可盡而城西數十里皆石山益奇古駭心目如此余嘗行太行泰山衡山多旁薄蘊蓄如聖賢豪傑舉事不與人以一端窺測若玆山者其俠徒隱士之流歟是亦可以觀矣

重修瑞金縣署記

府州縣用古諸侯禮大門皆臺門瑞金以闕為大門為楹三次內曰儀門其名始于唐之節度使後官寺皆冒焉為楹三左右門即漢之闈門三公則黃之次內曰大堂為楹五有東西廊為楹二十有四左右列八房以應官其名始于唐之中書尚書省後官寺亦冒焉八房者曰承發古都吏曰吏古功曹曰戶曰屯曰工古戶曹曰禮古議曹曰兵古兵曹曰刑古決曹賊曹也次內曰宅門為楹三後漢書明帝紀云應門擊柝鼓人升堂古者惟路寢有堂鼓其置路門歟應門之鼓曰應鼓其應門亦置鼓歟若是則路門其亦置柝如鼓之應歟諸侯其以雉門路門應柝與鼓歟鐵磬即方響南齊代鐘以記漏漏五夜以二十五點節之故名點為內曰二堂為楹五有東西廡為楹四二堂之前皆治官事之地也其後曰上房為楹七古謂之小寢上房之東南曰東上房為楹三有東西廡為楹二古謂之高寢與上房同周垣古謂之宮牆二堂之東曰庫房為楹三古者庫在庫門藏車甲後世無車甲所藏貨賄而已故內之乃府也而以庫名焉庫房之東曰東院為楹三東院之南曰後門房以居典謁西向為楹四二堂之西曰華廳以燕賓為楹三有東西廊為楹六玉篇云廳賓廚也唐以後以聽事之所為廳僎矣儀禮侯氏聽于天子曰聽事以決事為聽事亦非也華廳東後室為鐵押房漢曰畫諾君臣同辭唐宋曰畫黃曰押詔君之辭曰輪篆曰判押曰書行臣之辭皆押也宜押者鐵之南史鐵前直敘所輪後云謹鐵月日下是也華廳之前曰前華廳為楹三以上皆燕閑之地也華廳之後有周垣垣以內南北各為楹三以處賓僚上房之後垣外迤西曰廚房為楹三自大門至廚房共八十有六楹嘉慶十年四月十一日至瑞金周視多頹損旋葺治之三閱月而功竣後四年去瑞金為之記以告後之人焉

東麓先生家傳

先生諱巍字功甫號東麓弘治十六年進士由戶部主事遷刑部員外郎尋遷郎中時武宗任用劉瑾有急獄瑾必欲置之死先生知其冤白之忤瑾意先生在部素廉謹瑾怒無所泄遂以例出為湖廣按察司僉事伺其失瑾旋伏誅得免正德六年霸州流賊劉六劉七自河南來入境率師逆擊賊北走其明年賊復來犯先生東擊賈勉兒于羅山敗之劉六劉七乘間竄武昌執殺巡撫馬炳然諒其家順流趨江西先生旋軍南擊敗之還炳然妻子斬首五百級復旋軍西擊四川流賊藍廷瑞鄢本恕于陝西石泉敗之追至漢中復敗之以功遷按察司副使十二年從湖廣巡撫秦金討郴州桂陽州叛猺龔福全禽之遂合南贛巡撫王守仁攻江西桶岡叛猺藍友貴夷魚黃寨癸食三品奉十四年寧王宸濠反率師趨黃州宸濠敗罷師先生前後在軍凡八年止進一官不自得欲投劾去會侍郎吳廷舉奉命赴湖廣與先生治永順宣慰司彭明輔彭明輔者與彭惠姻親惠與保靖宣慰司彭九霄爭兩江口地明輔助惠攻殺懼不直以巨金賂獄先生拒之廷舉素知先生功以此益知先生特疏薦為湖廣巡撫有幸臣索賄不遂章上不報後一年罷官罷官後八年卒于家

論曰先生以拒賄受知于吳侍郎即以不納賄見抑彼江彬等不足責何宰相無一人若是哉正德當有明中葉天下徼幸無事人但為先生惜耳如高陽孫承宗者廢棄十年天下瓦裂其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后谿先生家傳

先生諱釜字器之號后谿年十七補縣學生正德五年舉于應天十四年試禮部中式十六年世宗即位與張璁同賜進士出身知安陸州時議起興獻王陵為顯陵遣官外戚內侍以事至無時有內侍責供帳閡擊州通判先生令民擒通判去曰罪在知州毋累若也由是內侍在中持事者皆不悅江夏民陸殺人瘞尸山中訾者訟之民因令兄子寘去反指所瘞誣訾者殺其兄子獄不得決

先生承巡按御史檄鞫之曰若兄子年幾何悔曰二十五矣乃發壓驗之婁盡白獄遂決先生常有德于衛指揮使指揮使舉贓鏹實銀匣壓匣中以暮抵先生先生列吏卒堂下將發鏹固請入室不允叩頭復持去自後無干以私者在州二年以憂去後如京師補官張璁爲侍郎方向用欲引先生附己執手謬爲襃曰若忤中貴人恐中傷類天子甚聖若疏其惡暴之渠輩言不得入非特免禍且大用先生以璁等亂政避其黨不對大忤璁復出知均州治如在安陸嘉靖七年權南京戶部員外郎旋晉郎中調吏部張璁曰吾溫人也溫乏守須得一好官因閱郎官籍指先生名曰是人可吏部郎具疏題補溫州府知府先生至溫一以法治貴游之私人不得逞張璁又曰溫海邦幸無事守誠好官毋乃屈耶吏部郎具疏題補成都府知府先生聞之不怡曰吾不能枉道幸有先人之廬足容膝子也遂不赴官三十五年卒年五十三

論曰漢世孝廉重同歲生至唐進士同年益厚然未有若明之徇者也當日人盡如先生朝廷豈受門戶之禍耶先生守溫境內淫祠撤毀幾盡此非隨俗無愧不敢爲張璁乃欲羅致之謬矣

少南先生家傳

先生諱紹芳字光世號少南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洊擢員外郎郎中外轉湖廣按察司僉事福建布政司參議先生性福直有同縣人攺庶吉士者先生曰一爲史官竟置產百萬耶後其人位顯爲所中罷官

論曰先生在刑部時與李于鱗王元美遊今遺集視七子風尙相似可知得力所自矣

香山先生家傳

先生諱本初字遺生號香山老人年二十一補常州府學附生以例貢國子監居京師三十年不遇崇禎十七年舉賢良方正除內閣中書棄官歸卒于順治十二年年七十先生與遯庵叓白兩先生爲羣從兄弟相師友棄官後更名向畫學董源雨田先生少時師之

論曰先生之學雜于浮圖老氏遯庵叓白又甚焉至忠孝之際三先生未有以異也自百氏橫議先王之道崎嶇榛莽分裂歧出後之爲二氏者得援吾道以附會雜亂之是故唐以前言二氏與吾道畫然者也宋元明言二氏皆竊吾道之近似以支拄排之者之口士大夫益以爲精微可喜通脫自得從而浮其津造其堂雖學道之士不免焉然而顏淸臣蘇子贍張子韶諸人大節炳然百折不變不爲虛曠頹放之學所誤蓋五倫之道根于天性順推曲致其力皆足以自遂此以見吾道之自然而二氏之爲矯拂也三先生所得豈在彼哉

叓白先生家傳

先生諱厥初字伯生號叓白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由行人轉戶部主事天啓元年水西奢安邦彥反先生以兵部主事受上方劍馳至四川督將吏平之二年魏忠賢子良卿敘慶陵功蔭指揮僉事先生爲郎中宜署牘乃託辭請外補補浙江按察副使轉福建右參議擢湖廣按察使崇禎二年

大淸兵自遵化州入口京師戒嚴先生督鎮竿兵三千人勤王是時各省兵大集糧不繼沿途多逗撓先生獨先至且贏三月糧兵部尙書梁廷棟閣師入奏曰惲厥初非書生大將才也帝遣內侍勞且問方略先生疏陳利害得溫旨然兵部一切稠發無如先生言者乃以疾乞休福王稱帝南京召爲光祿寺卿先生曰淮揚無勝算而朝黨日爭時事可知且江北四鎭分據地盤兵衆左良玉在上游朝夕有王敦桓溫之禍誰爲王謝諸人哉乃不赴召順治九年卒年八十一

論曰吾惲氏仕者先生與東巖先生最號知兵然皆未竟其用後先生多爲浮圖言虞山錢謙益至比之張無盡豈知先生之不得已哉然先生善觀時變與爲進退必籌可爲而後爲之此則先生終隱之意也已

遯庵先生家傳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遯庵祖紹芳福建布政司左參議父應侯國子監生先生由武進縣學生入國子監中崇禎六年副榜貢生遂久留京師十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先生知時事不可爲乃歸撰書三千卷隱天台山中三年而兩京亡唐王聿鍵入福州自立而魯王以海亦稱監國于紹興吏部侍郎婁垓

薦先生知兵魯王遣使聘先生先生意以監國為不然固辭不起大清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廣州復破為浮圖名明曇已復至建寧之建陽是時大兵席卷浙閩粵三省唐王與弟聿𨮁被執死魯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騰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破滅而明遺臣民擁殘旅倔彊走拒遙奉永明王由榔金壇人王祈聚衆入建寧屬縣多響應于是建陽士民數百人譟于先生之門固請先生不得已至建寧見王祈非初志也先生曰建寧入閩門戶建寧守則諸郡安然不得仙霞嶺建寧終不守也欲取仙霞嶺宜先取浦城時先生長子楨自常州至與副將謝南雲先趨浦城失利皆死而御史徐雲兵連入數州縣甚銳先生說令夜襲浦城自督後軍繼進會大雷雨人馬銜泥淖行不能速將至城下已黎明軍遂潰

大清總督陳錦張存仁侍郎李率泰統兵六萬來圍建寧永明王使兵部尚書揭重熙赴援先生復上書重熙請逕取浦城斷仙霞嶺餉道俟錦亂選精卒南下與圍中諸將夾擊之重熙至邵武不能進建寧遂破王祈力戰死先生收散卒走廣信尋入封禁山中糧乏勢益弱喟然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如何救正然莊烈帝殉社稷普天率土齧齒腐心小臣愚妄謂即此可延天命今迺至于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散衆獨行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圍江寧敗走訛傳煌言弟鴻翼先生門人從師匿縣官將收捕先生色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既而事解卒年七十八康熙十七年也先生少時與楊廷樞錢禧交為文章縱麗于百氏無所不窺尤喜宋儒書時商業于同里張瑋後會稽劉念臺先生宗周為左都御史瑋副之因介先生師宗周學由是益進先生既不得已歸常州仍服浮圖服而言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憲公攀龍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先生與同志習禮其閒知常州府駱鍾麟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也先生次子植幼子格避兵時常從後于建寧被略植不知所終格自有傳

論曰先生以高才為世家子宜任天下事然前既卷懷不用矣區區建寧不足當天下于一顧欲藉烏合之衆陸梁進退與天命爭衡先生之知豈出此抑謂據阸死拒劃裂畸餘可稍延明朔然大圖鴻覆欲遺一隅何可得也豈忠與知不並行歟抑出處成敗要由運算有不自主者歟說者斥先生既改服復為儒言則一端之論也已

南田先生家傳

先生諱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改字正叔少居城東號東園草衣生還白雲渡號白雲外史既老號南田老人先生年十三隨父遜菴先生依王祈于建寧陳錦破建寧被略錦無子其妻子之後從錦遊杭之靈隱寺遇遜菴于塗遜菴因與寺主諦暉謀俟錦妻入寺紿言此子宜出家不然且死錦妻留之寺中泣而去先生始得歸先生以父兄忠于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于畫天性也山水學王蒙既與常熟王翬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為第二手也遂兼用徐熙黃筌法作花鳥自為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宋尚書犖語人曰南田畫吾暗中摹索能辨之世多贗作其至處必不可贗王太常時敏遣使招致先生方出遊不時至至則太常已病甚榻前一握手而逝先生家甚貧風雨常閉門餓以畫為生然非其人不與也卒年五十四子念祖不能具喪王翬葬之

論曰昔淮南王敘離騷以為其志潔故稱物芳蓋深知屈子者先生泥塗軒冕鶴居蟬飲身世之際可謂皭然而世徒以畫知先生末矣然先生之志之潔于畫何嘗不可見哉

惲氏作畫自香山先生始遜菴先生以枯墨作山水殊古簡然非作家後南田先生負重名羣從子弟皆作畫遂成風尚今畫法多流蕩矣敬謹擇其有意者著之于左

珝字相白畫學南田先生

源濬字哲長善吹鐵簫號鐵簫老人天津縣丞畫法一準徐熙下筆有芒角生氣坌涌如雲展潮行惜稍俗耳為人爽邁任氣必踐言去官後卒于天津

源景字希述冬官正轉工部主事畫法黃筌官京師垂五十年無車馬塵屋敝幃不見厭苦之色

冰字清于父鍾隆南田先生族曾孫也冰寫生芊眠蘊藉用粉精絕迎日花朵俱有光適同縣毛生鴻調鴻調不應舉築小樓夫婦居之以吟詩作書老焉宅仁字原長畫多贗南田先生然質重韻味無絕勝者與三字德三歙縣教諭能山水華亓筆法清婉兄弟皆困乏爲教諭不能贍其家棄去鬻畫京師客雄縣遂卒

羅臺山外傳

臺山名有高瑞金人父讓生子三長有京次即臺山年十六補縣學生三十一充優貢生三十四順天鄉試中式四十六卒子之明縣學生臺山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後與寧都宋昌圖同學于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彬彬然適矣其于書無所不窺精思造微湊隙而出于道大著遂喜佛氏之書自京師歸忽登樓縱火自焚家人驚救得不死臺山遂狂走入深山數月後乃迹得之服沙門服不下髮趺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度錢唐過甬東多旣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意爲盜合曹輩數十百人篡臺山臺山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趺坐縣庭與縣官爲禪語縣官愕不解同年生主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遊普陀寓西湖已復走京師及歸而卒所著有尊聞居士集行于時

論曰敬至瑞金臺山沒二十餘年矣而士大夫多言臺山遺事者臺山于倫甚修所以處之甚厚不得已乃至于如此其諸無愧于爲聖賢之徒者歟昔程子以佛氏爲逃其父欲以中國之法治之夫事在數千載以前數萬里之外又何以知其心之所存與事之所至而爲是論哉如臺山者可以觀矣

謝南岡小傳

謝南岡名枝崙瑞金縣學生貧甚不能治生又喜與人忤人亦避去常非笑之性獨善詩所居老屋數閒土垣皆頹倚時閉門過者聞苦吟聲而已會督學使者按部斥其詩置四等非笑者益大嘩南岡遂盲盲三十餘年而卒年八十三

論曰敬于嘉慶十一年自南昌回縣十二月甲戌朔大風寒越一日乙亥早起自掃除蠹書一冊墮于架取視之則南岡詩也有郎官爲之序序言穢腐已擲去既念詩未知如何復取視之高邃古澀包孕深遠詢其居則近在城南而南岡已于朔日死矣南岡遇之窮不待言顧以余之好事爲卑官于南岡所籍已二年南岡不能自通以死必死後而始知之何以責居廟堂擁麾節者不知天下士耶古之人居下則自修而不求有聞居上則切切然恐士之失所有以也夫

二僕傳

順喜其父孫祥丹陽人賣身于敬族兄用霖用霖賣孫祥及其妻張于子渭府君順喜隨孫祥至始八歲少長一切不肖皆爲之惟事主則勤至出于至誠先府君臥病十二年順喜日侍至丙夜抑搔折手節解疲肢無倦後與楊和兒溺死采石江中

楊和兒河南洛陽人隨董達章超然至京師性戇甚不得超然意遂隨子寬至富陽已復隨至都子寬出都過河閒逆旅火跳而行是日覆車于圯幾壓且溺皆仗和兒得免後復事子由嘉慶九年太孺人年七十和兒自鎮江偕順喜溯江來新喻祝太孺人三月二十八日次采石有沙門丐于舟舟人靳之沙門曰生非我有也財何吝邪舟行至中流而沒和兒于羣僕中最善順喜其不肖多同爲之而事主勤至則同死亦同噫二人之不肖無死法也而卒以非命死觀沙門之言其有數存邪然天下有法宜死而反富壽是數之不平固如是邪且天何不能反此數以爲事主者勸也

後二僕傳

嗚呼民之愛其生性也至不愛其生而以戕賊作亂豈一日之故哉瑞金處萬山民性悍喜邪說敬視事期月矣上下無所感動咎其何辭陳明光者世業壞通符籙與湖陂司巡檢比而不喜典史吏卒嘉慶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庚寅敬以事赴行省明光之族人明偉有婦何私其族人明讀明讀聲而逃明偉訴于明光達巡檢獲之以何付明光明光亦與何私忌明讀相鬭鬩巡檢執械明讀故陳族人惡巡檢而不直明光二十四日族人鬨而至明光知巡檢不足倚以刀至頸取少血即撲地使其妻劉訴縣縣曾付典史往驗又不直明光而明偉

之妻何前爲族人擁去明光既失何復得不直名于甲夜自起唶嗚獨飲酒持刀奔巡檢司殺明讀傷守者一人奔典史署殺皂隸一人傷三人復殺門子一人典史闔門大噪明光反走道縣門念終不得活遂入傷鈴下二人砍閽者孫福傷肩自後戶走避夏清柳芳避入室無後戶同死方明光殺人時無發聲及與支拒者書手劉懷仁曰其諸爲符錄所禁歟明光赴州審錄于路自恨曰縣官在吾不至是也

夏清仁和人敬知富陽時來從以小失遣去嘉慶元年敬餉軍銅仁道五千里而自武陵以南卽出入叛苗中幾一千餘里夏清願從餉銀十五萬兩爲輸一百五十皆夏清主之役旋從至江山敬以先府君之喪去官復遣之而敬貧甚左右無一人夏清復來遂從入都從至新喻最後從至瑞金前被殺一月敬心忽不樂欲遣之不去而死嗚呼命也夫敬上推八世祖秀水丞愼所府君華卿年五十二始生七世祖典儀正敬于府君紹曾譜不載所自出夏清常從除祠堂奉祧主一出于室敬就視之曰夏孺人神主男紹曾奉祀然後知出于夏也夏孺人侍愼所府君當于官浙時而清籍浙其不偶然歟然蹤轉千萬里以死于瑞金何也

柳芳武進人傭書府戶曹不得志嘉慶五年從敬于新喻凡投謁及詩文詞草稾柳芳主之能日書一萬字無塗注前被殺三月已辭去復反而死敬束下素嚴夏清柳芳皆布衣履言語訥訥然以此得久然卽死因也

紀言

嘉慶元年敬以富陽縣知縣餉貴州平苗軍五月丁巳次益陽有大星隕於西南聲隆隆然癸亥次武陵一騎自西南來白衣冠聞嘉勇貝子薨庚午次桃源同餉軍者裘烏程世璘曰吾屬在浙貝子方平林爽文凱旋自三衢方舟下嚴陵江舟設重樓陳百戲中流鼓吹競作從官舟銜舳艫並兩岸疾下頃之有嘩于從官舟者乃一巴圖魯與都司飲爭酒佐貝子出坐親鞫之色甚和貝子曰汝二人何功叩顙曰花翎通諸羅道

賜比旋役各進一官貝子曰今

天子神聖軍以功返汝二人不知謹虜

朝廷體邪然重懲汝非優功

感悟也目左右曰花翎不稱去之二人叩顙下卒不問所坐何事方紹興應達曰吾聞文武事貝子貝子必優以官頃有府經歷三年至同知試用知縣五年至分守道者鍾慈谿德溥曰吾鄉人書事貝子官亦分守道矣往歲貝子與夫與守備爭毆之傷額鄉人杖輿夫四十貝子曰若忘富貴所自邪何辱我也鄉人懼數月不敢見語有聞敬告之曰吾聞之張皐文張皐文聞之副都御史方葆巖先生維甸先生曰貝子援諸羅時壯勇公海蘭察前行行約百里貝子奮師夜繼進大雨天黑如覆盤遇土山駐軍山頂貝子中坐隨軍官圍貝子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遊兵近山踐泥濘過火炬千萬賊自炬中上窺山黝黑無所見疑有軍發銃礮擊之貝子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益明壯勇公已入諸羅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礮子歷落入山腹也先生又曰貝子征衞藏有隘道幾一里賊屯軍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許貝子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前軍分五軍攻隘迭退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前軍軍報沓至不動及二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忽銃礮聲大震火炬盡爇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遂之入隘貝子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追奔五十里而後止

書山東知縣事

山東知縣者老矣以進士授知縣在縣八年縣之人有讐大姓者誣以不軌列頭目數十人上變于巡撫巡撫下上變者于獄檄按察使督府都司以三百人馳擒之按察使先令健步夜馳三百里密檄縣爲備知縣得檄驚曰柰何此良民也因問健步兵去縣幾何曰昨發度行不過百里今去當二百里耳於是知縣從健步跨一馬疾迎兵于百里外見按察使曰大人所捕反者非反者也知縣能呼之來若兵往不能無驚竄竄則反實矣按察使怒曰此大事縣何脫爾少誤當坐縱反者斷頭知縣叩頭曰知縣在縣久此數十人如家之人耳婦稚

耕種牧養能悉數之豈不知反不反哉如一人跳去者願以入口殉非直斷頭也大人其馳使白察院急止兵大人單車來此數十人迎馬首矣於是復上馬疾馳反縣親至諸應捕者家曰滅門矣速從我可活乃羣從至縣按察使亦至縣知縣引而前衆皆跪號哭按察使愕然頁久令衆至所司投獄具情白于巡撫巡撫以屬司道府司道府治無一驗悉縱之而釋上變者于獄蓋自始變至事白不及十日大吏遂皆以知縣爲能更一年巡撫按察使相繼還去會大計主者當知縣年老官勒休

書王麗可事

陝西華陰縣丞王銑字麗可武進人明御史忠烈公章後也李自成陷京師忠烈公服朝服罵賊死兵部主事金忠節公鉉亦死御河其後湖廣巡按劉忠毅公熙祚死衡州端禮門世稱武進三忠麗可白晳弱而文以四庫館謄錄監生授華陰縣丞居官貧甚又常以介不合上官嘉慶三年白蓮教往來擾湖北四川陝西三省官軍次第收捕賊蔓延不可驟滅行臺省督餉軍銀甚急麗可承檄餉經略勒保營祖之日祀忠烈公泣已而謂人曰吾此行死矣吾寧能效他人茍且耶二月十三日行至雒南廟溝坡坡迤高二里所麗可已北下坡而家人吳連押後隊踰坡脊未下背望賊高均德大隊雜遝至坡南探騎二縱轡馳上吳連大呼賊來速下馬避麗可回望不應吳連復大呼而賊探騎已至坡脊吳連下馬叩首賊不顧馳下左右夾麗可疾馳去幾一里復勒騎馳回一騎以矛刜麗可破面墜馬一騎就刺胸及脅五創皆洞過而死年五十九二騎馳會大隊下坡營平地留賊五人卓帳守麗可尸既一日無譏贖者拔刀殘之而去又二日吳連求得尸凡創五十餘以禮殯行臺省上奏

賜祭葬子襲雲騎尉其時經略額勒登保禽高均德送京師伏誅西市

書獲劉之協事

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十九年教匪大頭目安徽太和劉之協以訟事赴質河南扶溝十月十五日丁酉聞陝西白河教匪事發跨黃驘夜走遂入郟縣聚徒衆作賊自稱天王劉之協於是陝西河南湖北四川教匪皆起官軍勦捕降斬以千萬計戶部轉輸至萬萬

皇上嘉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己卯今分巡吉南贛寧道鄰水廖公寅蒞葉縣擒之協送

京師伏誅西市教匪既失本帥遂解散經略額勒登保等以次討滅四省乃平先是廖公長公子以省覲至葉葉居賊衝列兵城門爲守計長公子雜候騎出五里所于柳樹下見一人貌怪偉露膊坐眉入于鬢即賊黨冀大榮也疑之返以色目告城門兵朱中林歸署舍脫鞾韈方濯足而大榮已從之協至城門與中林相識踦梱語中林紿使入城大榮指之協曰張掌櫃也強之入麥飲于肆而陰洩于中林長公子聞報徒跣赴肆中手拉之協佩刀斷其褌繫之協俯讓褌遂扼項仆之廖公率吏卒縛之協擁至縣蓋之協敗于鄧州去其衆思迂道入南陽再起故過葉也

皇上以廖公功

賜花翎

簡放鎮江府知府旋擢今職河南遷官者數人冀大榮亦

賜把總銜今益貴矣長公子者名思芳敏前在南昌長公子不以介紹見下馬入門爽拔之氣照左右曰思芳行天下多願交思芳思芳拒之今聞兄高義故至此思芳不喜讀書毋溷我然忠孝大節不敢辱知我也其自命如此

惲子居曰敬以屬吏事廖公幾七年厚德退讓君子也及交長公子始知公少時常貯米竹簏負走三十里餉二親創背陰雨常瘤瘤然又聞在河南驕帥有索賄者力拒之拔刀砍館垣斷其刃帥氣懾而去蓋仁者之勇發不可遏知長公子之風爲有所自矣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嘉慶十六年七月丁丑江西瑞金縣知縣惲敬謹立石先賢仲子廟之庭中而刻文曰昔者仲子仕于衛大夫孔悝衛靈公出亡之世子蒯聵爭其子出公輒之國執孔悝以求立仲子死焉後儒竊有異議者敬以爲不然請爲主客之辭以盡其事之勢與義而折其衷于孔子按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

楚反衛此去楚之年也十二諸侯年表哀公八年孔子至衛此至衛之年也其時當出公之六年出公之定爲君久矣則試問出公之定爲君義乎不義乎則譙應之曰左傳靈公之謂公子郢也曰予無子是靈公未赦蒯聵也蒯聵不得自爲赦也曰將立女是靈公不以蒯聵爲世子也蒯聵不得自居于世子也然則春秋之書衛世子柰何曰蒯聵之出亡以將殺南子也靈公蓋爲南子諱焉未嘗以廢告諸侯也春秋用史官之法蒯聵之書世子宜也雖然靈公之心則以爲廢之云爾人子者心父母之心斷斷不宜自居于世子是故蒯聵不宜立者也宜立者出公而已立公子郢非法也問出公之拒父何如則譙應之曰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蒯聵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出公長而勢已不可爲矣歸罪出公從君之辭也問石曼姑之拒蒯聵何如則譙應之曰蒯聵者非曼姑之所宜拒也蒯聵得罪靈公靈公可以父絕之出公不得以子絕之是故蒯聵不可爲衛之君而可爲衛君之父不可爲衛之君所以定靈公蒯聵父子也可爲衛君之父所以定蒯聵出公父子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靈公父子之名則蒯聵宜逐宜逐柰何終身不入國可也定蒯聵父子之名則出公不宜拒不宜拒柰何蒯聵在戚出公以國養可也以是言之出公之定爲君無過也定爲君無過斯仕于出公者無過也仕于孔悝者益無過也則試問高子之不死何如則譙應之曰高子者公臣也士師也蒯聵之入高子無軍師之謀故無死事之義無親暱之任故無從亡之義孔子曰柴也其來以此也則試問仲子之死何如則譙應之曰仲子者家臣也邑宰也以孔悝爲主君視其禍而不之救禮歟孔子之于衛也蒯聵與其亡不與其爭出公與其立亦不與其爭是故蒯聵之入出公之亡仲子不與也曰太子焉用孔叔曰必舍孔叔知有孔悝而已所謂食焉不避其難也孔子曰由也其死以此也夫以一聖知二賢豈有不揆于義以其愚而決其來以其勇而決其死哉且夫聖人之道五倫而已不辨于君臣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不序不辨于去就死生則君臣之倫不明君臣之始事去就爲大君臣之終事死生爲大仲子之仕孔悝也君子將以推明乎去就之義其死孔悝之難也君子將以求當乎死生之仁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曾是去就死生之不辨而冒然爲之者此後儒之過言也世之爲聖人之徒者其視玆刻焉

新喻縣文昌宮碑錄

嘉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江西省臨江府新喻縣奉本府正堂牌開爲移咨事轉奉布政使司奉巡撫部院准禮部咨議奏文昌帝君仿照崇祀關帝典禮致祭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移咨遵照辦理等因到縣該縣每年春秋祀文昌帝君動地丁銀二十六兩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罇一爵三帛一香盤一尊一爵三承祭官朝服行三跪九叩禮祀文昌帝君三代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八罇一爵二帛三香盤三尊三爵九承祭官行二跪六叩禮時敬奉檄襄文武鄉試在南昌十二月十一日回縣任事與儒學訓導胡君暨縣中同官屬縉紳先生耆老謀所以安神者於是筮地得吉于虎關山至聖先師廟之西偏爲門三楹東西塾爲殿三楹序夾室階陳皆備祀文昌帝君少後爲殿三楹祀文昌帝君三代爲位于八年四月戊辰越六月己巳落其成斵礱丹雘如禮是日肇祀于新宮牲腯酒馨旗旐從風羣執事給敏以暇終事益虔環門而觀者忻舞相告喁喁于廣術皆知神之具醉飽而有以福吾喻之人也敬肅受嘉胙爰揚厥美刻之廟石而系以詩詩曰

油油清渝虎關其坻倚厓爲墉蕩蕩持持舜門居阽煥乎樓閣其修五雉晝霞爲畛作宮于旁維神則宜我父我子協于筵著乃糾乃斂乃削其坪其廷則直乃碣乃楹庖犧肆醴業簴之所自門而階而堂而戶皤皤文學弟子具來役夫不勞不匱于財維神聰明欽其信直登筵憑几強飲強食維吾喻民各服其疇禾麥茂茂滿吾車箱維吾喻民舟車所通伐梓捕鯉以有以豐維神之職厥曰司祿維吾喻士以貞延福

天子之德際天並海維神相之便章同軌吾喻一隅如冶待型千山萬水尺鼎

先成小大稽首荷神之庥於萬斯年毋怠毋尤

文昌宮碑陰錄

古者天子祀天地社稷宗廟五祀而已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山林川谷邱陵是也周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八蜡是也漢用方士之說祀典多無稽後世佛氏日昌所祀神皆託之西域及所謂四天下焉道士生中土祖方士之言效佛氏爲誑誘陶宏景寇謙之杜光廷諸人妄搆真靈紀官簿職復舉中土君臣之名迹及叢祠淫鬼錯入徽之其說至後世益乖歧無可信考者文昌帝君之祀不知其所始崔鴻後秦錄姚萇隨楊安伐蜀至梓橦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後據秦稱帝卽其地立張相公廟祀之常璩華陽國志梓潼縣晉版祠一名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璩志終于永和三年在萇稱帝前五十餘年是萇之前已祀惡子矣唐封順濟王宋改封英顯王元以道士之說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於是山經地志稗乘外書附會不經之辭布滿天下道士悉剌取之以意牽合錄爲化書而學士大夫之好怪者竊其妄說捕聲附影瞶聽瞽說嗚呼可謂不祥也已在前明之季年大臣議禮者以爲宜罷其祀是又不然夫王者受命進退羣神之祀凡以爲民已耳其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者秩宗之所掌韡被諸生之所誦習百世不廢者也其不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而能見靈爽爲徵驗捍禦水旱兵革爲天下所奔走王者亦秩而祀之所以從民望也

本朝承平既久上下以休養爲福愚氓積孄遂盜兵戈今全蜀就平楚陝亦靖皇帝以文昌帝君爲蜀之神歸功底定祇闕其祀有司考定禮樂頒之四埏意以天下之集寧則將士之宣力不暇百姓之效順也然以天下之大智者愚者皆赫然于天人之交際百神之呵護則國家之大祉百世之所以治安也敬以愚瞽隨屬州縣下吏無所仰輔朝廷之制作竊以私見鄙識窺測萬一如此若夫道士所言如里巫巷祝視鬼造妖以惑蚩蚩者之視聽豈足信哉豈足信哉敬以其行世已久恐爲大蠹爰取其太甚者條辨之列于左方使天下知朝廷所以祀文昌帝君在彼不在此庶幾后夔伯夷之倫所是許焉

王氏見聞錄巂州越巂縣張翁畜蛇令欲殺之一夕雷電縣陷爲巨湫蛇爲陷河神張惡子謹按梓潼嶺卽七曲山華陽國志五丁迎秦女見蛇拽之山崩卽其地也因五丁之說附會蛇爲梓潼嶺之神遂取邛都地陷之說益之卽見聞錄所傳是也考後漢書西南夷傳武帝初置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污澤因名爲邛池無陷河神之說邛都至隋始改爲越巂縣見聞錄之言其出隋唐閒野人歟又明一統志稱神爲越巂人報讐避居梓潼蓋始以神附會爲蛇繼復以蛇附會爲人化書又託之戚夫人趙王如意皆可謂無忌憚也

太平寰宇記濟順王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存文獻通考從之謹按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俱無晉人戰死之說是後人以秣陵尉蔣子文戰死爲神附會之無疑路史黃帝子揮造弓矢受封于張爲張氏詩傳張仲賢臣也箋吉甫之友也化書以張仲著于詩附會神爲張仲且以爲張宿之精謹按史記天官書張素爲廚主觴客晉書天文志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于張氏何與耶于張仲之孝友何與耶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竊騎劉天翁白龍至元宮易百官劉天翁失治爲太山守是張角謀代漢之妖言也竈神姓張名單有六女皆名察以張爲廚故竈神張姓張六星故神六女皆妖言不可從

晉書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與天官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不同星經又言六曰司法蓋古之言天者以四獸配四時占生殺其附天樞者皆占宮廷命名徵驗取近是而已化書旣以文昌帝君爲魁前之司祿又以爲外垣之上相吾誰欺欺天乎蓋唐宋之時士大夫及進士過梓潼嶺得送者皆爲宰相得殿魁如鐵園山叢談所記多矣妄者遂有司祿之說其尤妄者證以星之司祿弁尊以星之上相以相煽動而不知二星之不相屬也

本朝朱錫鬯氏求其說而不得謂文昌祀蜀之文翁何其益誕耶

說文魁羹斗也從斗鬼聲臣鍇曰謂斗首爲魁柄爲標也蓋器名耳星象之故北斗南斗小斗中斗同名皆以首爲魁柄爲標於是轉訓爲首者爲魁漢書里魁黨魁是也復轉訓試名之冠其曹者爲魁老學庵筆記宋元憲夢大魁天下揮麈錄呂文穆等以大魁至鼎席是也今乃以斗倚鬼爲魁星之神復以文昌在斗魁之前而祀之于文昌宮大可歎也其他如化書所言以白騾進傳宗乃因明皇青騾入蜀而附會之朱衣神則因歐陽文忠公而附會之不知鯸鯖錄所言乃刺關節者得售以誣文忠不可訓也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天下有形必有神而有血氣者最靈有血氣之中毛羽鱗介並在五蟲而人爲最靈人之骨肉筋血毛髮一體也而心爲最靈人心之神與毛羽鱗介之神推之天地之神昭明焄蒿悽愴分巨合充塞乎無閒是以日月之明山嶽之成江湖之盈其積形之神與有血氣者常往來而人之所接皆以人之事事神爲之像設爲之廟庭爲之牲牢酒醴爲之官爵名號蓋神之依于人道固如此然而神依于人以爲禍爲福而所憑或假之毛羽鱗介者何也其物皆老則血氣聚聚則變其物若有知若無知則血氣專專則通日月山嶽江湖卽以其神之變與通者憑之故聖人能知萬物之情狀而後能知鬼神之情狀都昌元將軍自明洪武中敕封附祀于左蠡山之湖神廟嘉慶十有四年江西巡撫先福公立廟特祀奏請加號
敕封顯應元將軍公用古碑法勒部咨于石敬與都昌知縣陳君煦交適左蠡爲碑文言其所以神以發明
朝廷進退百神之義貽陳君使立石于廟庭銘曰
萬物之動一道所著沄沄渾渾根支萬千其分如沙其合如水神哉神哉何此何彼惟元將軍黑帝股肱雲旗千尋指揮鯨鵬左蠡之山據湖三面爰宅將軍爲門爲殿
天子之命顯應孔昭萬艘安行五兩蕭蕭水之爲波乃氣之浡以理平之儆于絲忽上達九天下通九淵將軍所居其雲沛然吏走民奔擊鮮進旨鼓鐘欿欿將軍歆此
天子甚聖百神是懷綠江障海萬福具來

海會庵放生河碑銘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夫生其心亦無所住而已無所住則生卽無生也此法也不取法乃非法也不取非法乃非非法也如此者心之量一切具足包括天地通徹古今聖人愚人善禽惡獸如大海中浮漚大空中飛塵揚熖皆吾心之量所攝受順其生死則道通逆其生死則道窒是故無生之法以有生爲用有生之法以生生爲用無生者性之域有生生者情之倪此大雄氏所以重能仁而楞伽經必以斷殺爲入門第一義諦也嗚呼四生在天下至水族之愚可謂極可悲憫矣而世反輕殺之何哉蘇州葑門外海會庵舊有放生池爲弓徑若干圍若干不足以畜脫網者其地又爲閣垣所迫無可擴而庵臨大河民爲斷絕流日殺無算盡一垣之隔而死生判焉且生之之數與殺之之數相懸實甚亦君子之心所宜動也嘉慶十年歸安張公來視行中書省以蘇俗侈侈則多殺時勸導之今年春放生池董事何杠等請以河之東西橋所拒之中爲放生河禁捕者且鐫放生河之名于橋以示後其秋公奉
命撫江西董事遂立石庵之中庭志不忘德焉銘曰
惟
帝好生極天地殺害生者全生生橫目之民其壽康近自輦轂周環瀛觀物無始互啖食旁及羽介兼毛鱗
至仁惻然不忍言雖微砧俎祛羶腥其中救一億千萬千萬億命皆圓成公奉
德意治江介欲挽殘蠻歸清淳放生之河偶事蕆爲琢貞石垂休銘

劉先生祠堂壁銘并敘

敬嘗讀史記倉公傳切脈辨聲色審經絡藏府皆稱心專氣之言而扁鵲傳言長桑君趙簡子虢太子事殊怪偉不可訓倉公學扁鵲者也何不同若此哉蓋天下之至神皆天下之至精者也神者不可傳精者可傳倉公傳扁鵲之精者也唯精者可以至于神其生也出明入幽如扁鵲傳所言是矣而其死能出幽

入明或會于一鄉或食于一郡一縣或食于天下或時驗或時不驗盡視其生之時心解之麤密氣用之強弱而應之吾常所祀劉先生雲山者名朝字江陵人以醫行江淮閒不過去之都益不過去之保定遂死死之後見神于常爲人治病多愈常之人事之已百年矣乾隆之五十一年敬遊太原得胃疾脘時張欲裂麥色揭而聯者進飲覺暴下下數日已已後復下時下時已幾一年而疾除入都以語常之人常之人曰此劉先生也後五年敬還常拜先生祠而銘其壁爲銘曰

世之人用心之靈如耳目之聰明以形爲之局用耳目之聰明如手足之運行以物爲之程故以之爲遺不至而爲術不成耳目手足皆腐者也心如耳目手足而欲死而有知此元氣之所不能已乎哉盍觀之先生

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祠版文

嘉慶十有五年二月敬自瑞金以事至南昌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之孫
署餘干縣知縣焜泣而請曰先少保仕
高宗朝受
純皇帝推始終
殊遇以儒臣節制西封會緬甸兵事方起所遣將失律先少保引罪致其身
恩禮許歸葬然子孫以先少保未復前資不敢銘墓不敢碑不敢狀于史氏今
四十五年矣大懼沒先人之行無以見先人謹惟先少保自述年譜一卷始康
熙四十年終乾隆三十一年書事悉如史法吾子其次爲文焜將書之祠版焜
世世子孫願有能坐甲執兵爲
國家捍守邊徼羈縛犷玁以畢我先少保之志
朝廷蠲濯前蹟收錄後効當時鴻達君子得由吾子之文而闡揚之焜死且不
朽語竟伏地泣不能起敬禮不敢辭按譜公諱玉麟字慶兆姓劉氏世爲兗州
府曹州人曹州升府爲曹州府菏澤縣人曾祖捷兗州府學廩膳生
貤贈資政大夫祖拱辰父澄清曹州學歲貢生俱
贈資政大夫曾祖妣袁氏祖妣田氏袁氏前妣張氏妣張氏俱
贈夫人公年始十五補兗州府學生二十補廩膳生二十三充拔貢生二十五
考取八旗官學教習二十六補正藍旗官學教習應順天鄉試中式二十七引
見以教諭用二十八選觀城縣學教諭
純皇帝乾隆元年公舉博學鴻詞
御試列二等第三名授翰林院檢討年三十六矣三十八奉
特旨改名藻
記名以御史用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九充會試同考官升右春坊右中允
升侍講轉侍讀
上書房行走四十升太常寺少卿轉通政司右通政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自
公爲檢討至僉都御史皆

純皇帝特簡在廷以爲榮是時
純皇帝御極已五年躬節儉以率天下而海內無事物力充殷公慮有以豐豫
之說進者凡園囿燕遊晉御之事屢愷切言之
純皇帝烝嘉納四十一升內閣學士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充江蘇學政四十三
以失察寶應縣學生劉洞罪狀降三級調用補宗人府府丞至京仍
上書房行走六月以母張太夫人年老乞養親得
允五十奔　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至京
賜復內閣學士原銜五十四丁張太夫人憂五十六服闋時
純皇帝幸闕里公送
駕至德州授陝西布政使公在籍侍養凡十有二年年譜中止載
朝廷賜予並所奉
溫旨敬次至此焜復泣曰先少保在養親假中至德州迎駕者二入都祝
皇太后萬壽者一始奔　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繼奔
孝賢皇后之喪其餘日朝夕侍張太夫人飲食起居皆躬事盡事親以事
君不敢欺如此是時准噶爾豪賊阿睦爾撒納內附復叛官軍勦之公始之官
陝西察哈爾吉林兵方由陝西赴軍自潼關嚮至長武縣東西八百里設軍臺
七所其平道分設車三百輛騎七百匹其山道分設騎千五百五十匹臺設草
六十萬斤豆四千石公日與按察使驛傳道董其事軍行無留直隸送軍前馬
萬一百六十匹駱駝千六百頭陝西送軍前贏千二百頭四川送軍前馬千三
百九十匹過陝西亦無留明年定邊將軍兆惠遂連戰破賊阿睦爾撒納走死
五十七調湖北布政使升雲南巡撫雲南運京銅下四川峽險甚自乾隆四年
至二十一年共沈三百十九萬四千一十五斤戶部奏雲南四正運運原額京
銅二加運運廣西停鑄之銅而第二運至峽當四五六前後三月江漲之時多
失事議分二運于前後五運以避險公以正運乃解官顧船加運自漢口以上
卽地方官撥船合之不便議併四正運爲三運二加運爲一運八月自瀘州開
第一運十月開第二運十二月開第三運次年二月開加運每年止四運而四

五六七前後四月無銅船出峽于避險爲益愼奉
旨依議六十三署貴州巡撫加太子少保六十四回雲南巡撫任升雲貴總督
六十五加兵部尚書銜雲貴西南二面俱鄰緬甸西爲永昌南爲普洱是時緬
甸貴家土司宮裏雁與木疏會戰敗竄孟坑其妻囊占率衆內附我孟連土司
刀派春脇取其貲囊占怒殺派春永昌知府楊重穀遂誘誅宮裏雁囊占走緬
緬甸諸土司犯邊公方撥士練守永昌而普洱之孟艮土司有族人召散者糾
緬甸賊數千攻掠九龍江等地甚猖獗公馳至普洱遣總兵劉成得參將劉明
智往勦焉先是公在雲南雲南無事垂十年
純皇帝倚任無與比一旦東西皆擾公內不自安而參將何瓊詔遊擊明浩守
備楊坤違節制擅渡九龍江大敗潰卒還以三人戰沒告方入奏而三人自緬
甸逋還公益不自安當三人逗撓律而
純皇帝以三人乃臨陣退縮皆斬奉
旨降公湖北巡撫公望
闕叩首如禮閉戶作書處後事擲筆抽佩刀自刎時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二十
三也年六十六後一月部議至雲南以前事革職公娶徐氏繼娶田氏再繼娶
李氏長子本齊澤縣附貢生次子木山西蒲州府同知季子林候選布政司經
歷孫焜壬子舉人前知江西南康龍泉縣今署餘干縣次子木出繼於是復于
焜曰古者大臣有坐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小罪自弛大罪北面自裁其三
公則賜之上尊養牛使者中道因以不起聞若是者雖以禮相切直與取而殺
之無異也至蓋寬饒蕭望之朱博皆以下吏就死其畏罪與辱明甚今公始左
遷
純皇帝遇夙厚可復用而奮不自顧至于如此蓋公事
皇上鹹至一不得當卽以爲孤負
明恩無以自立于天下此蓋古人所難非蓋寬饒蕭望之朱博諸君子等不可
以不銘於是系之銘曰
至聖御宇穆及大臣非賄非奸皆釋以
恩惟公之咎成於將士
天子仁明左遷則已兢兢我公志古皋夔一眚不汙星隕山頹命牘抽毫爰擿
厥志刻之廷陳告千萬世

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裘公神道碑銘

公諱行簡字敬之姓裘氏始祖萬頃仕宋爲大理寺司直自會稽遷新建遂世
爲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曾祖琅歲貢生祖君弼刑科給事中父曰修太子少
傅工部尚書諡文達妣一品夫人熊氏文達公生子四長麟翰林院編修次師
國子監生皆早卒次卽公次行恕湖北漢陽縣知縣公年二十丁文達公艱服
闋
高宗純皇帝欽賜舉人內閣中書推文達公
舊恩也旋直軍機處遷侍讀擢山西寧武府知府調平陽府以熊太夫人年老
請內用補戶部陝西司員外郎仍直軍機處升刑部福建司郎中
本朝之制凡章奏陳達
制詔宣降軍機大臣取
進止章京行之內閣六部或徑下各直省及外藩公在直二十餘年內嫻掌故
外悉四方之政於是朝野之論皆以爲能可大用
今上加意人才大臣多以公名舉奏升內閣侍讀學士奉
命祭南海是時教匪未靖經略額勒登保公駐略陽公奏請陝西四川帶兵大
臣扼衝嚴守使陝匪不入川川匪不入陝然後遏使東竄經略以大兵蹙之可
計日梟縛復
命後升太僕寺少卿奉
特旨偕大理寺少卿篙里額公犒軍公奏請自寶雞至褒城棧道兵卡宜復設
且於要害設大營隔賊走路兼通大軍糧運而其時經略引嫌請止舉劾麾下
功罪公奏請五路帶兵大臣所統將士皆聽舉劾移書四川總督威勤伯勒保
公爲陳廉頗藺相如相下之義兩帥大和公論事多中機宜得大體類如此途
次鳳縣升太僕寺卿次西安除河南布政使調江寧布政使

賜花翎丁艱太夫人艱未釋除福建布政使旋調直隸布政使兼按察使護直
隸總督先是天下大政事賑貸轉輸供億皆以州縣爲經由藪匯錢穀出入多
未釐正
高宗純皇帝欲以曠蕩之恩滌之暨
今上登極
下詔盡免虧負而地方大吏鉤稽簿領束于成格不能一概除豁官民或借以
爲煩擾之具公以爲非清帑無以塞僥倖去煩苛遂一以清帑爲首事福建布
政司冊目十有一公于中分子目一千五百有畸於是支解者豪黍皆見吏不
能欺得銀若干萬兩直隸民逋議分年續輸官逋議分年罰繳得銀若干萬兩
前後兩省凡清帑若干萬兩旋奉
特旨以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嘉慶十一年永定河溢公舟行視堵築九月
庚午感急疾卒年五十有三遺表聞
予賚授總督卹典
賜葬銀五百兩碑銀三百五十兩祭銀二十有五兩諡恭勤配莊夫人禮部侍
郎存與公女子六長元善
欽賜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元淳國子監生次元俊副榜貢生候補鹽場大使
次元遴候補通判次元穆次元英孫開甲元善出女六皆適名族某年月日元
善等奉
諭旨葬公于新建慈菇鄉之硃砂岡立碑設祭如禮敬于元善相習知公爲詳
謹條其大端碑于墓道之左銘曰
文達蕃德是延恭勤上品之才如擢寒門截鵠斷犀導鋒微至精心一往用其
不二遂陟吏事佩乎青朱璽封之言
天子是俞治戎以和治事以肅大將柔心小胥重足甫授節鉞爲方鎮臣祁兩
未周已墜其雲幽幽青原藏吾
君賜子孫繩繩于千萬世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銘

高宗純皇帝乾隆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頭人七圖葛拉爾思甲布傳送
行在
純皇帝命軍機大臣問爲逆狀對甚悉復言昭底木達時四川提督董天弼將
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戰不可敗夜半領兵頭人以鳥槍數百幹環擊殺之先
是在軍諸大臣劾董公失守要隘
純皇帝徙公之子聯數等伊犂至是
赦還復聯數舉人原賚
賜內閣中書聯數等乃招魂葬公于城南之兆公諱天弼字霖蒼先世明永樂
中自無爲州遷大興遂世爲大興人曾祖大才祖承詔父其倫皆
贈明威將軍母劉氏
贈淑人公雍正十年武進士授四川提標前營守備從討占對升馬邊營都司
從討大金川軍功加三等升峨邊營遊擊大金川旋請降罷師升章臘營參將
調綏寧營再調提標中營率師討巴唐平之升維州營副將小金川與黨霸爭
地公單騎入其境諭以禍福兩土司皆聽命郭羅克者黑帳房部落也掠衛藏
入貢剌麻僧公奉總督檄出黃勝關察之郭羅克不承公夜合雜谷兵逼賊巢
先發鳥槍驚其馬羣馬盡逸賊不得遁生擒其酋麻茲滾布得所掠物事定升
松潘營總兵旋
賜花翎升四川提督乾隆三十六年小金川酋僧格桑復叛圍沃日土司于達
圍公由臥龍關往勦拔密耳賊據斑爛山死守公仰攻入日糧匱士卒拔草茹
之不得已退軍至關大學士溫福公自雲南來亦至關公請統大軍堅守自將
重慶兵一千循黃草坪救沃日道甲金達山較斑爛尤斗峻不可上乃下令軍
中求間道得近山得勝溝溝在兩厓間厓壁高數仞賊夾溝設守卡厓上會大
風雪公將健卒夜伏馬鞍行溝中賊守者皆不覺遂直抵達圍破賊達圍圍始
解乘勝拔日隆關迎大軍會于關下時大軍久不得公軍問諸大臣已劾公逗
撓而公以用奇大勝得免死爲卒伍將兵五百人守資利寨麥費額駙王色與
公論軍事大奇之入請

賜副將銜拔曾頭溝升重慶營總兵拔卓克采復
賜花翎拔橫梗山梁抵谷葛復繞坎竹溝間道進攻燒大木城一旁擊碉寨數
十皆下連拔毀奭山大版昭復迎大軍會于布朗郭宗時南路參贊阿桂公亦
拔美諾賊巢僧格桑由底木達賊巢竄入大金川大軍拔底木達是役也公常
為軍鋒而得勝溝坎竹溝之捷冒死入險地以迎大軍功為最三十八年
純皇帝聞大金川酋索諾木害助小金川
命溫福公為定邊將軍討之
擢公為四川提督守黨霸將軍奏底木達新定乃賊巢且諸軍要隘公宿將宜
鎮之與兵五百人守底木達底木達當賊衝勢危甚而將軍復調兵三百赴大
營其後路接應兵一千二百亦徹之當是時將軍自屯木果木軍屢勝之後不
以賊為意七圖葛拉爾恩甲布等千餘人乘軍懈因先後詭降將軍開軍門納
之使離斷養七圖安堵爾等因得入大營誘降人為內應且探知底木達兵弱
無後援遂定計先犯底木達道通即劫木果木大營六月初一日賊自山後擁
衆來犯公遂遇害年六十二後九日賊劫大營將軍亦死焉公貌瓌瑋美須髯
臨陣常身先士卒所向無前有哈薩克二赤驃馬極雄健將軍常索之公曰天
弼上陣倚此二馬金川小醜必蕩平俟手梟二逆并二馬上將軍嗚呼孰知公
之志以此竟不遂哉後
純皇帝命阿桂公為定西將軍進戰皆捷僧格桑死獲其尸攻克索諾木賊巢
于葛拉依俘送京師設鎮安營鎮其地如公所豫策焉今
皇上御極錄死事後予公世襲恩騎尉公配吳夫人繼田夫人子六長聯轂由
中書為淮安府裏河同知次聯理與公同死事次聯璽縣學廩生次聯琛聯珩
早卒次聯琯國子監生女七俱適名族公歿三十八年陽湖惲敬為文刻石于
公墓之左銘曰
天縱
高宗收諸逆夷歸四海冢將將臣臣罪罪功功慄不敢肆公起遠疏志擭鯨鯢
擲之泥沙將尊師徽為賊所窺來蹈其瑕生輕幾死死輕不生孰詑而嗟
高宗至明死與其孤生高其牙將士感銜
皇武所周廓無垠涯公神之行沛然江流勢不可遏二馬尙從歷塊蹴壘上驤
蒸霞刻石墓左公船領之我銘無夸

廣西按察使朱公神道碑銘

公諱爾漢字麗江姓朱氏先世自鄞遷餘姚曾祖名進祖大彬不仕父健還大
與官絳州吏目大彬健皆
贈朝議大夫前母林氏母熊氏皆
贈淑人公神明挺勵有識斷能得人死力奴客悉以兵法部之自初入仕即在
行間後遂與教匪相終始少時吏于戶部以吏目分發甘肅署寧夏典史再署
岷州吏目被議輸貲復官候補靖遠典史赴衛藏迎班禪額爾德尼入朝道聞
熊太淑人之喪去官服闋赴甘肅候補時平涼鹽茶廳回彙田五作亂公與通
判吳君廷芳知縣黃君家駒守靖遠城賊仰攻一日引去靖遠回彙哈得成等
一百三十有八人期夜半為內應公鉤得賊情令守者悉登無驗不得上下縋
初下乘馬至哈得成之門陽科其穀餉軍因拘焉所分遣捕賊人亦誘擒城下
餘賊而賊雜守者在城上且數十人縣胥鐵光保最為劇賊公登城紿使獻刀
即反接以布袜其口直披下城遂令鳴角城上捕賊人聞角聲皆拍賊肩曰視
地賊視地則扼而反接之于是無脫者夜將半城外賊復引向城公呼語之復
引去于是公以知兵聞升署隆德縣事論底店據砦降回徙之補隆德縣知縣
升直隸涇州知州豫擒教匪頭目劉松并其孥升肇慶府知府嘉慶元年教匪
起陝西白河湖北當陽亦起二年賊大入四川總統宜綿公駐達州檄公參軍
事是時賊渠王三槐拒總統于方山坪白岩山者極險固賊渠林亮工樊人傑
屯山上與方山坪為聲援將軍舒亮公提督穆克登布公屯山前之韓彭坳公
將成都兵三百募兵三千屯山後之排亞口排亞口之上曰金鳳觀曰草店曰
鴨坪公一日盡攻克之復進有木柵當隘不見賊唯一犬號號然我兵有躍而
攀柵者賊乃自匿旁引刀斷其指我兵擲火焚柵賊鳴鑼聚所樹旗左右招賊
賊大至公慮斷後路退師時九月九日也先是與韓彭坳為師期而韓彭坳之

師中道而綏賊得專力山後我兵不能克十月奉節賊千餘人援白巖公敗之
擒賊渠邱廣福十一月白巖賊久困欲走傾巢來犯戰一晝夜不得路仍退至
屯公以親搏戰創甚回肇昌道遇河州總兵保興公曰君文官乃能爾吾輩當
何如後保興公與王三槐戰于三匯遂死事三年公運甘肅麥十萬石餉軍行
至成縣賊渠高均德將衆七千窺麥公與涇州知州沈君清都司馬君良棟敗
賊于格樓霸生擒賊軍師李得勝四年賊渠張漢潮犯秦州公赴成縣會剿而
肇昌警至馳還賊已據城東驚黨河公夜掠賊卡至城守始固賊不敢攻以功
升鞏秦階道生番鐵布者世居西傾山中凡十餘萬人乘教匪猖獗時出盜內
地主兵內怖四川教匪謀留軍剿鐵布公以鐵布未叛亂且地險一搆兵非數
年不平鐵布奉回教公召其阿渾諭曰鐵布非反者然爲惡不已且移軍至柰
何其不爲惡知盜蹤者速來首於是來首者踵至公一日出姓名紙一曰此鐵
布盜也復出圖紙一曰盜巢及出沒要隘盡于此分遣一百數十人捕之其來
首者助之縛悉就擒鐵布乃定六年陝西湖北四川教匪捕斬略盡餘賊多竄
甘肅公將千六百人遮尾之前後數十戰而西河岢東溝嶓南家渠卷洞溝硝
厓廠睡佛洞諸戰皆大勝生擒其渠八年甘肅教匪平上功狀第一
賜花翎公用兵常分數隊迭前迭後賊不知衆寡隊各就地勢結陣槍箭不妄
發賊近在三十步始發之賊陣動則追殺不動結陣而待賊攻則彼此互援常
以此獲勝其助戰者鄉勇侯遠海侍衛李榮華武舉劉養鵬千總衛鄉坤桂攀
桂皆操刺健兒也旋調肇羅道升廣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卒于按察使任年六十有二配江淑人子長浩江西候補知府次沅浙江候補
通判女長適天津知縣黃德葵次適陝西候補縣丞陸𡍼公葬通州里橋之祖
塋銘曰
教匪之至以萬衆先公所部兵極于三千摧膺蹈瑕遂無重堅大將倚之如臂
在肩斬蜀之蔡決秦之阻陳如撤屋戰如集兩手撫瘡痍目馴貔虎帳合千旌
城堅萬杵
皇帝眷功以擢以褒貂蟬之
錫出于兜鍪善哉始終無有瑕尤子子孫孫寶
國之庥
　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神道碑銘
嘉慶十有六年四月戊申朔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薨事聞
皇上軫悼己酉榮郡王奉
命奠甲寅
皇上親臨喪次莫爵三戊午贈太子太師諡文端祀賢良祠壬申禮部遵
諭祭禮是年十二月甲子公之喪至南昌越一年十一月甲申公之子嘉端遵
行
諭葬禮葬公于南昌岡前嶺之兆立
祭葬碑如令式而神道之左禮宜銘先是公以省墓歸南昌敬見於丙舍公慨
然久之仰視日舉酒曰吾身後文屬子矣子無辭時敬起立負牆曰願吾師爲
寓鄭公文潞公曾幾何時公遽捐館舍言之爲憮然然敬與弟子籍最先在京
師視公含斂今復襄窀穸之事其敢自外謹次公之事如左公諱衢亨字荷之
一字蓮士曾祖時遴由江都遷大庾
誥贈通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傅氏周氏梁氏
誥贈夫人
累贈一品夫人祖佩
贈官如曾祖祖妣温氏
贈封如曾祖妣父第元太僕寺少卿
誥授通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
誥封夫人
累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七本省鄉試中式二十二應天津
召試

欽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公年二十四會試中式
賜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旋充湖北正考官復
命後奉
旨仍直軍機處充江南副考官督山西學政繼丁內外艱服闋充湖南正考官
督廣東學政升右中允累擢侍講左庶子侍講侍讀學士嘉慶元年
皇上登極凡大典禮諸巨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
深知簡
殊眷內贊
緝熙之業外宣
康定之猷蓋于是乎始二年
賜三品京卿銜隨軍機大臣學習轉少詹事升內閣學士補禮部右侍郎轉戶
部四年
高宗純皇帝賓天
朝廷黜陟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孳孳且趨事遂疾乞假假滿兼吏部左侍郎
五年轉戶部左侍郎六年教習庶吉士升兵部尚書十二月敎匪平加太子少
保世襲雲騎尉八年調工部十年調戶部充會試總裁直
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士充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充順天府鄉試正考官十三年奉
命視南河
予假省墓十四年
皇上五旬萬壽加太子少師十五年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十六年
三月
皇上以綏懷西北屬國幸五臺公扈從臨發送敬于正寢之門復理前丙舍語
敬愕然不敢對辭去閱月
回鑾公途次得疾至正定疾甚奉
命歸京師抬疾馳至
圓明園邸第敬往問公不語二日矣是日遂不起年五十有七敬允惟唐宋以
來輩輔肩背相望然或實矣而不得其時則節耀而功不豎得其時矣而不得
其主則業豐而禮不終若夫功豎禮終朝野動色而世有先實之狀家藏舊事
之錄褒揚過溢漸至據誣斯亦古者大臣之心所必不敢承者也惟我
聖清一家作述
太祖
太宗肇造丕基
世祖
聖祖弃包寰海
世宗
高宗以勤以養乾于無外歷溯
國家創業守成諸大臣皆兢兢粥粥如不勝衣其庥懿之謨鴻鑠之論數陳密
微者
朝廷時布之遠邇以為天下光蓋有道之世進退之權毀譽之柄皆自上操之
道固如此前教匪戡定
皇上以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詔天下公薨復申繹之而公所面取進止雖同直勳舊大寮及公之親屬無有
能知其說者於是而知公之為
國家非淺近所能測識不可及也公性清通無聲色之好朝退四坐皆士大夫
言人人殊公不置可否而
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之後者其燕閒之論則以為先代黨禍皆驟加摧
落有激而成若以事漸去之必無他變論度支主減費守常賦論治河主謹隄
防不改道而論三省教匪則以為小醜跳梁無遠略當以忠勇將帥驟殄之勿
使文臣支格其閒此即公立
朝大指也公娶陶夫人子一嘉端徐宜人出年始十一
欽賜舉人世襲騎都尉銘曰

王澤之和萬物承之芃芃崟崟在于所施河收其洵山斂其嶙篤生哲輔如磨
如錯始對大策遂冠仙瀛出馳
使車入奉
樞庭
皇上龍飛試之心膂操圓循規引方合矩蕩乎而升芒乎而作景星在天青狠
自落雲馭月運舟行岸移贔之當楣為萬事儀如何徂謝曾不慭朝丹旐南來
霜冽風肅兼金之純大玉之粹巧鍾萬變其真則貴九州四隩視此刻辭後世
之公敢告不欺

張皋文墓誌銘

張皋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為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
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皋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皋文年十四
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
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
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
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今
皇上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皋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為吏部
尚書以皋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
武英殿協修官盡皋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
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二
皋文清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
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皋文自出其門未嘗求
私見以所能自異歎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
之而皋文斷斷以善相繩不敢隱文正嘗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民皋文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
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皋文言庸猥之輩倖
致通顯復壞
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皋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
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于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
皋文則竟死矣方皋文為庶吉士時今
皇帝加上
列聖
尊號
盛京
太廟舊藏
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
尊號刻入之皋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于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
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
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為然格于例不果奏又言于當事者翰林院乃
皇帝侍從奉
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于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
如是邪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皋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
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
少為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為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
虞氏翻言禮主鄭氏玄始至京師與王灼賓麓陳石麟子穆及敬友最善嘗曰
文章末也為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為第一流哉皋文娶于吳子成孫女適國子
監生董士錫銘曰
車駕馬攻騖千里隆隆之輪躓于阤匆乎皋文離詘此銘之幽扃俟來祀

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環字清如一字夢腸自號東里居士而清如之字特著士之能學者皆
稱之曰清如先生先生少時喜兵家言後出入于縱橫家法家最喜道家雄雌

白黑之說推陰陽進退人事盈歉其緒餘爲步引芝菌神鬼誕譎怪迂之術皆
好之爲文章峭削精強必己出讀書條解支劈鑿虛躡空旁扶曲導必窺意理
之所至四十後爲陸象山王陽明二家之言已又以爲未盡反之張子邵子以
說盡先生之學凡五變而精力亦彫摑不足以赴所志矣然好古求是克治彊
勉爲之於天下不爲之日有篤老不變者先生教人諄諄必數千言反覆之如
刳心著地示以必信如旁翼後推必引之康莊坐之奧窔不計其人何如亦時
或不置一語而意已可喻先生接人厲生實客田翁皆欲導之于善而責貴人
爲甚常言爲己一介不可苟爲天下計不可守苛節無益于時時獨身至海塘
河工度地勢求
聖祖
高宗之所講明者彊聒之當事一再見屏勿恤湖北教匪初起先生以爲嘉勇
貝子方以勦逆苗駐湖南苗自守賊不足慮宜急檄兵至湖北期一月埽除勿
使蔓溢昏暮走大學士誠謀英勇文成公及大學士忠襄伯之門欲白事門者
拒之最後至大學士諸城劉文清公之門得入文清公謝不敏遂愬而出而城
門已闔不得已宿于護軍校之邏舍其拳拳于世如此年二十四補縣學附生
二十七補廩膳生五十一充歲貢生五十七本省鄉試中式六十六大挑二等
留京師恭與
千叟宴七十選甘泉縣訓導嘉慶十一年十一月甲子卒于官年七十七曾祖
留耕府君諱垣祖琢磨府君諱韋府學生父賓石府君諱之畢府學生
貤贈文林郎甘泉縣訓導前母段孺人母卜孺人皆
贈太孺人配朱孺人子二長旦與順天舉人以好奇遠遊不知所往次旦勳國
子監生女一適袁轂孫旦弼國子監生旦與出同產姊一適卜師緘妹一敬母
太孺人也先生出滎陽鄭氏始遷祖光遠南唐保大中自歙來丞晉陵遂世爲
武進人南唐以前系絕無可考其附會皆非也銘曰
南宋季葉以儒居奇賈公與卿其下擁徒鉤帶百千或擯而爭有明變學別推
波流背古式程于于雄拔爲詭爲迂大道其盲惟我

聖清策天下術收之
朝廷士愿而循應科歷官如水地行先生大呼排道學門衆聣且譏如負千鈞
夜登槃阿梁不得征緊閡先子先生之學廣人任己任己之極刻恩而一通天
地始廣人之極外無廣者卒臨于理聖門狂狷不逆所衷行乃不違嗚呼先生
志勳言勞知者其誰

前臨川縣知縣彭君墓志銘

嘉慶十一年
皇帝屢念江西吏治
飭刑部侍郎金公光悌巡撫其地金公爲當世端達敏毅君子以好士名天下
聞士于僚佐僉稱臨川縣知縣彭君敏第一金公曰然然臨川吏民訐其縣官
事連格非
奏請解所任竟其事無以直縣官十二年三月癸卯朔
批摺下軍機處奉
旨革職拏問是日彭君遊南昌城南適病寒歸邸舍少飲卽僵臥越六日戊申
竟不起十八日庚申軍機處
廷寄乃至江西金公爲不怡累日臨川多姦蠹素稱難治知縣屢以訐去官前
行臺省擇能者以屬君君引疾敦強起之至縣卽以法發遣黠吏黃河清等故
爲其黨持短長謀敗嗚呼可哀也已君字谷修秋潭其自號也湖北長楊人乾
隆三十五年
恩科鄉試中式大挑一等分發江西試用知縣委署瑞昌弋陽縣事題署崇仁
縣知縣丁本生母劉太孺人憂服除起署瑞金縣事題補吉水縣知縣大計卓
異引見奉
旨回任候升旋署浮梁縣事調臨川縣知縣凡爲知縣十九年行臺省以君年
勞題署廣信府同知未及引
見而卒年六十一曾祖上逵祖廷芝縣學生父商賢本生父祖賢候選教諭妻
官氏子二長富楫浙江試用知縣次人檀縣學廩膳生女二長適同縣劉律次

適東湖候選從九品甘清次君卒後二月乃生側室吳氏出君治縣一意振厲
所至皆有聲爲人精悍而言笑儻蕩裘馬室宇皆鮮整酒酣論古今事騰躍揮
霍不主故常期可施之于實用詩深峭無近今洋華習氣前署瑞金屏賓佐獨
身赴縣途次即擒治悉少年數十輩一日判一百八十餘牘皆竟召學官弟子
登縣東山作重九淋漓飲賦徹至瑞金時人士尙能言之不置也銘曰
宋元郡縣勢積輕鞭械之外無餘刑顧役久踞姦所弃丞簿尉史各意行閭豪
偷長交縱横吏卒逐捕無尺兵誑賺得姦繫囹圄所犯十罪九冀倖其一上書
獄不平檄催獻狀流如星或竟置對口與爭垂囊長吏儕齡萌一朝掣挽弓絕
弸張趙坐罪皆虧名嗚呼彭君古健者收淚勒此幽壽銘

兵部額外主事王君墓志銘

君諱育琮字秉玉世爲武進人曾祖滋生祖家梓國子監生父光燮以進士起
家終福建連江縣知縣母白氏生母黃氏君自爲諸生好高吟大嘯不循俗流
矩度而內行修潔無疵與人交無城府邊幅乾隆五十三年鄉試中式明年會
試中式
殿試
賜進士出身授兵部額外主事武選司行走部中諸曹故事掌印郎中主可否
其次郎中員外郎其次主事若額外主事雖同官以後進署嚴事諸僚掾史持
牘至視己名署訖不敢問如呈牘于尙書侍郎所牘諸僚刺促行次立俟署已
乃退尙書侍郎亦不問一言如未見者君至部意有所否則不署時湖南搜捕
苗匪上功狀不平郎中以下皆已署君曰吾不能爲此尙書命改牘平之諸僚
知其誠不忤也京朝官雖倍祿時苦乏君以不給生益困正月朔不能具朝衣
冠入
殿門陳賀旦日偶驅車過所知駐
大淸門外下車九叩首人大非笑之君曰屬者吾發于心不能自已不叩首不
能復上車行公等所謂禮非吾所及也噫君之心于
朝廷嚴翼如此使得竟其用肯飾纖芥以欺
朝廷哉君能篆書爲文縱麗自喜以嘉慶元年七月甲子卒於京師年四十一
娶吳氏繼娶徐氏再娶黃氏無子以仲弟寶雲之子成錦叔弟育璣之子成鉞
爲嗣成錦國子監生成鉞順天舉人八年正月丙子葬于城東之原銘曰
玉之毓石之礲也無珉之尤也竹之溝節之縢也無萑之擪也性靈氣行堅直
不可燥也琢之雕之鏃之羽之聖人之求也

寧都州學正聞君墓志銘

乾隆三十一年
上命王大臣以身言差天下舉人之久次吏部者一等試知縣二等試學正教
諭訓導著爲令曰大挑更數年一舉行至嘉慶六年而聞君星杰與焉先是海
內殷繁
朝廷至行省臺皆法令具備知縣但據案行文書而坐擁脂膏不肖者遂以爲
囊橐其賢者不日遷去或十年即建旌節於是舉人皆願爲一等聞君儒者不
以爲然當推排位廷中以十人爲班主者授筆曰第七可一等即有宜聞君名
者聞君久之曰星杰第八耳於是改置二等聞君出語人曰以冒得官雖三公
吾不爲也十年授寧都州學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壬午卒于官年五十有
五陽湖惲敬聞之曰聞君蓋能不妄進者于法宜銘按狀君諱星杰字羽儀世
爲袁州萬載人年二十七充府學生三十七補廩膳生三十八鄉試中式曾祖
歸從九品銜祖達國子監生父望光府學生妣易太孺人生妣王太孺人配王
孺人子三宗烈宗旭宗彌彌縣學生銘曰
青原沈沈石隙隙中有幽宮白日揜三公何盈君何歉以禮爲室廉爲門彼貴
苟得非吾倫子孫勿忘視斯文

袁州府訓導李君墓志銘

君諱步廷字瀛仙姓李氏先世自吉州遷寧都世爲贛州府寧都縣人
本朝升寧都爲直隸州遂爲州人曾祖成泰祖國貝父榮母邱氏君年二十一
補州學附學生三十四鄉試中式三赴會試不第大挑二等選袁州府訓導乾
隆五十七年卒于官年五十有二君文辭修飭其行事進次必以禮一門之內

雍雍然娶曾氏繼娶羅氏子四長彬州學附學生曾出早卒次楨州學廩膳生
次作雲國子監生次掇玉州學附學生女二長適彭次適邱皆羅出
本朝學校之官府曰教授州曰學正縣曰教諭其佐皆曰訓導以師道爲官任
儒者多樂居之其不肖者以官冷不可耐常與府州縣官之不肖者比而爲熱
熱甚或遷而爲縣以至爲州府官或熱甚而敗或熱未甚而敗而訓導不掌印
其熱者常與教授學正教諭之掌印者相掎求其以德藝與諸生切劘能其官
往往不可得敬自至新喻去袁州百餘里即聞李君賢至瑞金去寧都亦百餘
里益聞李君賢皆以爲能其官敬分校所取士賴生池有學行復介君之子楨
來受經楨復介其從兄鍊相見皆知孝友于世事遲慎將卜葬李君以銘請敬
于是不愧爲李君銘銘曰
其身康其慮定其趨遺也徑故君子爲熱不如爲冷也車馳奔與禍隣吾誰歸
歸李君

饒府君墓志銘

本朝取士之制監于有明而遞損益之乾隆五十一年奏定第一場試四子書
文三首五言八韻排律詩一首第二場試五經文五首第三場試策五道敬嘗
言文者精神之所動才力德度之所見故自將相及有司百執事其能不能俱
可于三場決之而老師宿儒硜硜斷斷如守先王之遺待後之學者與聖賢
大小純駁不同然皆各有得力老死而不自足嗚呼是亦有取士之實者所宜
知也敬充江西同考官得卷呈主考三呈三見屏徹闈後來謁爲副榜貢生饒
廷翺因得盡讀其文于所謂老師宿儒盡無愧焉廷翺復以尊府君狀請銘蓋
前後五世皆高才生而皆不遇可感也已按狀府君諱璠字仲節姓饒氏先世
自靖江遷彭澤之寶槳阪曾祖萬英祖有任皆縣學生父鞏歲貢生寧都縣訓
導母顧氏繼母胡氏府君少力學補九江府學生屢應鄉試不得解而子廷翺
補九江府學生遂罷舉嘗告廷翺曰仕以利人度不能不如無仕世之仕者未
嘗求名夫名不可求也而世乃求利焉何也府君殁于嘉慶二年六月庚辰年
六十有四娶歐陽氏生子四長即廷翺次廷鑣次廷鐸國子監生次廷鐔鍾鋞
早夭女如男之數長嫁府學生曾杰次嫁縣學生周大觀次嫁高鳳次嫁曾瑛
銘曰
味也者孰知其正色也者孰知其正吾又烏知貴之非賤富之非貧邪又烏知
禽禽者之愈而泠泠之反病也噫

饒陶南墓志銘

狗馬牛皆四足儈牛者察筋骨毛尾觀角知其強弱之質順逆之性修促之數
十不失一然移之馬則不知移之狗益不知移之虎豹犀象則望而走今夫龍
亦四足也使龍加首于牖儈牛者驚怖視之其又奚知而四足之外尤之爲無
足爲多足其又奚知雖然是儈牛者于牛固十不失一也稍下十而失四五焉
再下十而失七八焉盡天下物不可限惟盡性盡人性盡物性者知亦不可限
其餘皆限之類如此彭澤饒廷翺爲人端慎能文章最長于江西五家四書文
之法與衍清瀏無有能得其用意者前後應十五舉不得解
乾隆五十三年
恩科已得而復失之充副榜貢生以貧授經南昌嘉慶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寄死于橋步街藥肆年五十不能殮其友惲子居與同志殮之歸其喪于彭澤
爲之銘使其子禮葬之廷翺字陶南曾祖有任祖鞏父璠母歐陽氏配宋氏子
文敦銘曰
以貧死以貧葬以賤死以賤祭一客不弔亦不悔魄歸黃泉魂上天爲銘永之
千萬年

彭澤縣教諭宋君墓志銘

江西東南並嶺嶠州縣以十數縫掖之士萬人其著于世者于瑞金曰羅君有
高于新城曰魯君士驥于寧都曰宋君華國三人皆以贛鄧自軒先生元昌爲
本師其學宗子朱子其言守前明薛文清公
本朝陸清獻公如積矩然後羅君過家難遁而攻浮屠氏之書魯君奔走令長
非其好棄去獨宋君官儒官始終行其意故其爲文羅君奧衍而多俶詭之詞
魯君端雅自惜邊幅宋君則沖夷如不欲爲文敬初至江西三人皆已歿世得

其文讀之常推見其爲人瑞金陳生運青受業於宋君宋君之子惟駒與陳生
交課宋君窀穸之事因陳生以銘來請按狀君名華國字爾宜自號立厓居士
先世由廬陵遷寧都之賴村曾祖敬禧縣學生祖曰晟早世父啓攸恩貢生母
鄢氏君年二十爲縣學附生明年爲廩膳生年三十九拔貢生五十選石城縣
教諭旋丁太孺人艱服闋署吉水縣訓導補彭澤縣教諭引疾乞長假卒于嘉
慶八年十一月戊申年六十有九配劉氏子二長惟駒舉人次惟騶縣學廩膳
生君壯歲而孤家貧授經以養母太孺人忘其貧官石城迎太孺人養署舍朝
夕無倦容及太孺人卒適大兩山水驟至壞署舍君號于神太孺人柩卒無損
伯兄昌圖艱于子爲二置妾竟舉子季弟光國早世君聞其名則掩耳而走終
身皆然官石城吉水教士以禮毋怠于其業毋訐訟以爲常教嘗考江西道學
之傳子朱子之後一傳爲劉子澄黄直卿子澄臨江人直卿久官于江西皆不
愧其師説再傳爲向浯饒魯已離其宗三傳則多爲詭僞之士所託有絶可歎
詫者自軒先生奮于百世之下追而從之君與羅君會君同事自軒先生乃各
有其所就蓋志氣之強弱性情之緩急天時人事之推遷皆于學有消長進退
異同之故其始甚微而其積甚巨大賢以下皆然不可不察也敬于羅君會君
止讀其文于君兼得考其行事以爲喜幸爰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以附學爲入以文行爲出其于道也至則如晝之日不至則如夜之月然聖人
之教不越路不由徑者車行地無異轍人行地無異蹟也不循其轍不蹈其蹟
是爲無行地之説噫如君者其知之其能知之

寧都營參將博羅里公墓志銘

公諱博羅里字祥鄉國拉記氏鑲藍旗富明阿佐領下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發關外精勇實京師公之曾祖松富羅隨徹入關早
卒祖阿里瑪父史達驍騎校母那拉氏公以將家子爲護軍擢護軍校護軍參
領先後凡三十八年
高宗純皇帝歲幸熱河
獮木蘭圍場皆從其他
幸所亦從今
皇上嘉慶元年兵部舉年勞引
見奉
旨發江西以參將補用是年署建昌營游擊三年隨剿義寧州教匪有功旋署
寧都營參將營制把總以下升授巡撫總兵官主之千總以上總督主之江西
營屬兩江總督故總督兵房吏權極重與副將以下爲兄弟稱公于例當即補
寧都營參將兵房吏以書通公罵其使曰吾
皇上領兵大員如苟且何面目見
皇上若主胥也吾與若主何兄弟兵房吏遂摭事掎之不得補四年署袁州營
副將十年署撫標中軍參將十一年復補寧都營參將去前署寧都營八年矣
公曰此命也吾何尤公短小須眉稜起不讀書天性剛介其嫉惡如不勝如不
欲容之于世然能改則歡然相從曰當如是也在官不以家累從自寢室至廳
事埽除必潔器必整曁旦即起自拂牀褥盥漱畢衣韠危坐日出治軍書接賓
已復危坐日晡射矢十日入即息以爲常奉入之外不侵將士一錢亦不令他
人得侵之故將士皆敬公終日侍無懈者凡遇總兵官過所部公出奉銀二百
兩葺垣舍峙芻茭以所餘置頓曰
朝廷將士冒風雨寒暑來豈可不一餐外此吾不敢所屬都司守備欲助公公
不允曰吾多所餘諸君有身家身家安乃可爲
皇上盡力勿以吾故令諸君乏也戰守兵亦有身家諸君能諒之足矣總兵官
聞之常先造謝待以殊禮寧都有在籍大官甫識公饋厚儀以進公曰朋友之
饋無不可雖然若未知吾何如人不可饋吾不知若何如人亦不可受少遲之
異日定交後可耳牙中兵夜直千總營千總姣之兵走訴公公訶曰何得汗長
官逐出千總喜明日公坐便坐呼軍吏具申文劾千總廢弛請革職而以前訴
別書稟同函申三日後千總知上劾闇然至堂皇大詬一營皆不平請杖之公
曰彼有老母劾其官罪當矣以此事得杖何面目復生是殺其子母也于是寧
都民大悅公出皆擁觀以得見誇于人刑部尚書金公光悌巡撫江西聞公名

綱署撫標中軍參將公進退以禮會有急獄繫四人發中軍其一人當繫未得
指揮後呼囚止四金公斥之公曰參將不知獄情大人指揮繫四人參將不敢
五也如參將面從受大人斥是長大人過大人何用千里綱一面從參將爲中
軍是日金公下演武廳試騎射公拍刀侍甚久金公勞之曰少休好參將也十
三年復署袁州營副將十四年以疾乞長假十五年四月五日卒于南昌私館
年六十七是日猶危坐日晡始就臥曰吾不起矣時敬在南昌視公含歛加詳
公娶毋氏之黨生子玉福禮部祠祭司拜唐阿孫喜忠喜明七月二十四日玉
福來江西扶柩歸京師敬因次公行事素所見知者俾志公之墓銘曰
狷之絕物自高如狂而遇所施先較其防失至于監我與公同
盛明之朝人亦見容磬手磬足公行不復我愧沾沾云何其敝

張府君墓志銘

敬始官江西新喻即聞永豐張璦英有行能學術新喻鄰永豐而璦英官瑞金
縣學教諭去千數百里不得見及敬調瑞金璦英已官安徽天長縣知縣而瑞
金士大夫皆賢之飲酒必舉璦英所居曰鶴舫先生時臨我出其時曰此所贈
也少年必相倘曰我鶴舫先生弟子也後敬以公事赴南昌道出吉安時璦英
以疾去官歸授經青原山中相遇今年復相遇于南昌璦英業知縣願就府教
授敬以此高之璦英以尊府君狀請志銘敬不敢辭按狀府君名奏勳字匡世
縣學廩膳生
勅封修職郎瑞金縣學教諭世爲永豐人曾祖層友縣學生祖睿千父振皋拔
貢生雩都縣教諭母郭氏府君性和易喜爲文章教子弟有禮法生平不佞佛
亦不斥佛曰吾爲儒儒之道自盡而已凡道書丹經皆不觀曰修身謹疾而已
天下豈有仙人嘉慶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配聶氏
勅封孺人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一是年九月一日葬于東坑之原二
十九日聶孺人祔焉子三璦英字珩賓嘉慶六年進士饒州府教授次璦芝次
璦荃皆縣學生銘曰
二氏弱人偏大九州盡未來際居貴當富奠延福命感同婦寺其中實智好歆

精鄉雲總波肆肌血實往如父子性師師弟弟豈知律教溢爲禪說義外立義
上昇不驗遁言尸解守尸尸歛全真之說以仙援佛類彼非類而爲儒者後身
先口以諍而辭吁嗟大道爲識所界萬竭破碎府君持論能平則正勿謂近易
刻之堅石永永無斁爰告後世

刑部主事曾君墓志銘

君諱惠華字迪諧一字山甫姓曾氏宋寶慶中兵部尚書彥約自歙遷都昌十
傳至廷賓自都昌遷新建之盧阬三傳至于文寶自盧阬復遷會江君曾祖家甲
福建龍谿縣知縣祖繩柱福建布政使父穎先候選州同知妣萬氏君年十九
爲南昌府學生次年爲廩膳生乾隆四十八年江西鄉試中式五十八年會試
中式六十年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以內閣中書用是年考取軍機章京嘉慶二年補內閣中書三
年充山東副主考四年充方略館纂修七年升刑部江蘇司主事九年充方略
館提調十一年總辦秋審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卒于官年五十有七配彭氏子
二紳業綿業女長適候選從九品熊文濬次適太學生彭邦彤君貌豐下須眉
羅羅然進止爾言甚溫雅而耳重聽語非促膝不聞所官內閣及刑部皆繁要
又督撫皆天子親信才德重臣故少年屬鋒穎求合反多不得當君以重聽聞
于勳舊諸老先生皆加意察之然君從容十餘年無一事齟齬者
憲皇帝雍正五年設軍機處論者以爲如宋之樞密院然樞密院止掌兵事與
中書省並重而已
本朝軍機處主受天下之成如宋中書平章事主內制如宋翰林學士主徵發
賞罰功罪如宋樞密使三者惟明之內閣兼之今內閣在
午門不能常見止與擬進呈軍機處在
乾清門大臣每面取
進止益嚴重故軍機章京常急速趨事以爲能然君亦從容十餘年無一事齟
齬者嗚呼諸老先生能容君與君能見容于諸老先生足以稱矣先是

純皇帝南巡君獻賦
行在
賜緞二匹後君外舅彭文勤公元瑞直
內廷
純皇帝清問及之朝士以爲君成進士必
賜及第而竟列三甲內閣侍讀員缺例用內閣中書一人軍機中書一人故行
走者皆濟時侍讀會直隸總督題十三州縣被水復題誤爲十二君正之
皇上嘉其勤朝士以爲君必穫侍讀而竟以平教匪議敘升主事若是者其命
邪然非君能安之何以及此君能詩善篆分不恆作行書正書皆精能畫山水
學南宋盜爲花鳥人物草蟲得其意然多偶然爲之不徇貴遊請屬自君之曾
祖祖以進士起家畢從丞貴戚而君從父文恪公秀先以侍從官六卿君生長
世胄始終清素自守有寒門所不能者君歿後一年紳業肄業自京邸扶柩還
新建將卜葬以敬與君爲鄉試同年生請銘銘曰
收視者明返聽者聰餘于遺則其事習其藝工故形之還非德之充也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

府君姓高氏名光啓字曙初世爲武進人曾祖爾傳江浦縣教諭祖閬江西萬
年縣縣丞父希淮
勅封文林郎妣程氏
勅贈孺人文林君推產兄弟洎府君長而家益貧文林君磊落不爲意程太孺
人常早起無可炊則危坐鼓琴府君聽之悽然傷不能養脫身走京師就太孺
人之弟文恭公景伊于邸第已而太孺人卒因移家依文恭文恭清屬自守無
所餘府君則藉客授所入以養親前後七應順天鄉試不得解四庫館謄錄考
滿選山東濟寧縣縣丞署定陶武城齊河縣事調汶上縣縣丞擢掖縣知縣考
最署平度州知州其時大吏有以縱恣伏法者連染屬多人法至死戍其中有
不幸者而府君適以失囚幾上劾急捕得免曰嚮官之法可知矣吾豈可危吾
親遂乞養歸府君之弟沅陵縣縣丞桂在湖南弁呼之歸曰吾宦雖不成然視
入都時足以養矣與弟共之可也歸五月而文林君卽世又十年府君終不出
卒於家嘉慶五年八月丙寅也
勅授文林郎掖縣知縣例授奉政大夫候選同知年六十有五府君性淳篤未
嘗以聲色加人而吏事修舉人不能欺少日往來文恭邸第十餘年其時同州
如劉文定綸之清慎錢文敏維城之警健莊侍郎存與之淵雅皆
朝廷偉人文恭則以長者在樂班中能持正無所阿徇府君讀益睹君子而言
行則性近文恭故能善其始終內外如此敬赴江西時常拜府君于庭後歸而
見府君同產妹之夫趙甌北先生翼觀其文章議論適往無等追思府君之爲
人溫然盎然與先生若有逕庭而終身相厚善盡各安其中之所獨至者使敬
得侍文恭其志意氣局又當何如而惜乎其未及見也府君娶孫宜人繼吳宜
人子二長德英候選府通判沅陵君子府君子之繼府君卒次德洋候選知縣
吳宜人出女三長歸于敬次適國子監生徐士燦次適劉焜笙二十年九月戊
子卜葬于城東五路橋之原銘曰
宜于己宜于人譽兄弟繩子孫兆于斯奠幽室以寧爲天靈爲日天昭日明永
無極

楊貫汀墓志銘

明南京國子監博士楊滄餘先生以任爲瑞金文學儒者其七世孫曰縣學廩
膳生元申字貫汀能文有行檢敬初至瑞金貫汀學焉兄五人其三人前卒曰
元棗字奚汀曰元舄字牧汀皆縣學生敬皆得交奚汀不久卒敬以計吏入都
及返而貫汀已卒問牧汀牧汀亦卒嗚呼瑞金如貫汀方可進于古之學者而
兄弟相繼頹落如此滄餘先生年三十五未竟用世之志著述未畢業今貫汀
亦年三十五不大可感歟貫汀卒于嘉慶十五年九月十九日曾祖方堅祖于
昭皆縣學生父其恂母張氏貫汀娶于賴子會九銘曰
殤非夭彭非修如其然吾何尤

徐恭人墓志銘

嘉慶八年五月甲辰朝議大夫南昌府知府楊君煒之恭人徐恭人卒于治所

之內幾九年子鼎高書高以朝議之命歸葬于陽湖城南之原恭人世爲武進
人曾祖永寧大理寺左評事祖朝柱內閣中書候補主事父熊占福建福州府
通判前母楊安人母高安人繼母楊安人恭人年十八歸朝議自朝議爲庶吉
士及知縣于柘城商邱固始平鄉同知于南安袁州恭人皆從其卒年五十有
二
勅封孺人進宜人恭人子二鼎高太學生考取實錄館謄錄書高太學生女四
長適商邱拔貢生陳彬次適仁和太學生金孝集次適同縣鹽運分司湯貽恩
其季字吳縣太學生張昆元朝議狀恭人曰恭人嫺婦儀事繼母得其歡心逮
事先大夫涪州府君而事先太恭人陳太恭人二十餘年以禮如一日好讀書
尤悉于史事予性戇當官無所避常讀馮道傳韙之恭人曰吳樂老名節掃地
矣雖然其所遇之人何如哉虎豹蛇蝎而能使之皆馴當必有道矣惲子居曰
大哉此言天下爲君子者能知所以處小人之道則下無鉤黨之禍上無棄寶
任使之敗然惟有名節者方可議處小人而能處小人者其名節又必如泰山
大河磊落汪洋可信于天下後世之匹夫匹婦方爲善耳恭人不可不銘銘曰
婦德愉愉氳兮若蘭玉珮鏘鳴以肅以歡紘綖大帶及于滲灌烝烝之化視斯
則已有美碩人宜于厥家敬相夫子如輔在車立朝之要一言日益惟主詢多
毋搆于隙鳳凰不摯鸞爲草心麟之般般嶽嶽在林凡百君子其敬聽之貞珉
不泐永此刻辭

甘宜人祔葬墓志銘

甘宜人奉新人曾祖諱汝來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莊恪祖諱禾禮部主事父
諱立功翰林院編修母熊氏浙江巡撫諱學鵬女也宜人年十九歸南昌曾君
庠業曾君以拔貢生授玉山縣訓導歷知浙江武義錢塘福建龍溪諸縣遷知
廣西新寧州奉
特旨知四川直隸茂州調瀘州署夔州府事先宜人卒宜人卒于嘉慶八年六
月二十三日年四十有五以十一年二月己丑祔葬于新建城西曾君之兆子
二長熊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次熙女二長嫁南昌候選從九品鄒宜諭次許嫁
吳縣國子監生蔣兆鄂江西人
本朝大家之守家法者于南昌府所錄曰曾曰甘曰熊曰彭曰裘皆起家侍從
至大僚而曾氏自地山先生秀先以重厚端實爲
朝廷大君子甘與熊兼著治幹風節宜人熊之自出教成于甘而女于曾故才
質德行皆有儀法昔韓退之志京兆韋夫人援詩碩人之義以敘宗親董大家
子孫顯懵門第而女子益爲繩矩約束多適于禮者敬授按中書之狀比其事
以銘宜人之幽使後有所考焉銘曰
膝下婉婉服于慶詩不櫝之言王母色怡言歸于曾重闈是養綏纓有節燠寒
無恙榭田而貸脫珥而輸姻族熙熙以義爲腴夫子之型子也是式勿爲秋霜
煦之以日綿綿荒原松櫝永存宜人之德施于孫孫

婁太孺人墓志銘

本朝之制命婦不得以節旌門所以教士大夫之家守禮明讓也張皋文曰
聖天子整一海內激揚大典輕重以倫法備矣若爲子者之心以爲有列于
朝吾母不寵旌門將以邀
天子之命不幾于以子之貴加母之節歟其葬與投親之善善皋文成進士改
庶吉士其明年當以
高宗純皇帝升祔禮成
覃恩海內臣亟呈牒禮部爲母婁太孺人請旌門事下府縣然後復呈牒禮部
如庶吉士例
賜孺人始卜日改葬皋文師友多大官爲文章宗師顧以敬之言爲不欺後世
屬之銘嗚呼皋文可謂能事其親者矣按狀太孺人武進人父本繼縣學增廣
生母胡氏太孺人年十九歸皋文尊府君同縣府學廩膳生蟾賓二十九而寡
貧甚日不得一食卒守志不易撫孤以訖于成人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
卒卒年五十九子二人長即皋文名惠言孤始四歲翰林院編修次翊遺腹生
縣學生女一人適國子監生董達章銘曰
之死靡慝饑死而不死尤難而甘之及三十年宜其子之實也

李夫人墓志銘

嘉慶十年四月乙丑前資政大夫巡撫廣西南康謝公啓昆之叔子學坰葬其嫡母李夫人之柩于新建大山之原去夫人之卒十有九年矣先是資政之仲子學崇與學坰議葬事既定于正月赴都下補官而孟子學增早卒其孤振晉傳璽與季子學培皆幼故夫人之葬惟學坰董其事加詳且以兄學崇之命爲辭請敬爲之志夫人資政同縣人曾祖執中歲貢生祖上謙父逢湛國子監生母王氏夫人年十五歸資政于南康後三十五年爲乾隆五十二年正月甲申南昌私第火夫人卒年五十

誥封恭人晉贈夫人子四學增二品廕生候選主事繼室劉夫人出學崇嘉慶七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學坰候選員外郎皆側室盧孺人出學培候選府同知衛孺人出孫振晉二品廕生夫人生女一盧孺人生女一管孺人生女三高孺人生女一自資政爲庶常編修夫人常從及資政外爲鎮江知府移揚州寧國亦從其卒也資政以寧國府知府家居用五行家言緩葬後資政由南河河庫道擢浙江按察使遷山西浙江布政使最後巡撫廣西皆遠宦闊以上事道出南昌不及葬迨資政卒用形法家言不合葬夫人素賢能逮下及見學增學崇之生學坰學培皆後夫人之卒始生而學坰竟克葬夫人亦夫人之賢其得于子義與命宜如是也銘曰

夫邪子邪貴邪富邪夜宮其晝邪已焉哉

董孺人權厝志

吾常董溥州恩駉以戶部員外郎出守卒于官恭人高氏與敬妻爲同高祖姑姪恭人之女董孺人歸國子監生楊鼎高鼎高從其尊府煒守南昌而孺人歿于官舍日者言歲陰所在于法不宜葬遂卜日權厝于城南之原孺人年十七于歸歿以嘉慶八年正月甲子年二十有九去姑徐恭人之喪不及一年去先後丁孺人之喪逾一年董南昌與鼎高及鼎高之弟耆高二年之閒相繼遭此變故是可哀也已而孺人之母高恭人居本貫鼎高亦以事回里均未得臨孺人之喪子三嘉寶應寶三寶女一皆幼小失所恃重可哀也已敬以姻族知孺人之賢教于室而宜于楊氏之家爰爲之銘曰

生慈于姑死從之心勿悁也先後之不年天爲之不知其所然也毋也天只勿損所安也吁嗟所生惟夫子怙之勿棄捐也

亡妻陳孺人權厝志

孺人武進陳氏名靈父士寧母鎮氏孺人年十九歸同縣惲敬日紡高昌棉十兩織日得布一匹自先大人太孺人與敬悉衣之二十六敬赴試禮部遂留京師太孺人以孺人多病禁勿織孺人撚雜綫縷爲之爲菊牡丹鳳子雛雞數十類俱創意不襲舊式或綴雜綾絹爲之率三日可得白金一兩助甘旨暇則讀論語孝經盡如是者十年敬終不成進士就知縣始從官于富陽二年調江山旋聞先大人之喪孺人以疾歸遂不起年三十九時嘉慶二年閏月丙辰也生子以道女玉嬰皆不育嗚呼可哀也已先是敬官富陽時大吏非意侵辱敬以禮拒之適湖南苗擾辰沅閒因急檄使護銀十五萬兩餉軍道出賊中孺人聞檄至驚得匈膈疾而代者日求敬公事缺陷欲擠之以快大吏不得則以小事惱敬家口孺人長積疾益篤及敬餉軍役返上事江山嘗小差後卒以是疾死烏乎人孰不願其夫之仕者然未仕不過勤苦而已既仕乃至如此此豈可盡委之于命邪敬蓋自尤之不暇而暇他尤邪以是年十一月辛未權厝牛車之西阡敬喪先大人始辨禮不宜有所撰著然事恉有非他人所可言者歿之又不忍禮亦宜許自言遂爲之銘曰

名乎有詭成者矣而顧之乎而不願之乎宦乎有巧違者矣而善之乎而不善之乎遇乎有日豐者矣而獨歉乎抑吾之歉而歉而乎其若是儉乎噫

女學壙銘

惲敬子居之女學生于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八日時敬館陽湖楮林之徐氏三月後一歸視之明年正月往京師又二年敬方遊太原五月十六日學以痘殤葬居西師子墩屬武進縣通江鄉九月家闕至太原後嘉慶二年學之母陳孺人卒無子敬董年四十矣感奔走之苦身世無所就而煢恤如是追埋銘于學之壙前前五步志采傷焉銘曰

吾未見學之生也而死亦然以是爲天屬其舞于韓也宜銘

國子監生周君墓表

敬治新喻之三年召鄉三老求孝弟于家恤于里黨者旌其閭于是國子監生
爲琳縣學廩膳生爲璜狀而請曰先人之棄琳璜在嘉慶五年二月丙申八年
十月乙酉葬于西郭之北原分宜林大任銘諸幽今明府君陳高義激揚吾喻
之人能哀先人而表其行是賜先人以不朽也敬惟昔者歐陽文忠公爲乾德
令表屯田員外郎李仲芳以石隄捍水有功于縣民廬山處士連舜賓賙貧匱
者卒後二十年文忠公亦表之遂不敢辭按狀周氏世居吉水之泥田十七世
祖長卿爲新喻教授遂家新喻君諱志濂字江臣入貲爲國子監生處父母兄
弟能歡爲祠堂祀元公爲始祖祭器衣服皆備祭田若干畝贏以周宗之人縣
有蒙山書院燬于火君復置之率縣人修孔子廟以餘力爲屋十二楹館縣之
試行省者縣漕二萬四千石君以倉監增徙之復請于縣爲社倉于雲路門至
今貧者得貰其穀蓋君之力于事以施其德多如此曾祖天民祖可從父廷標
母傅氏君卒年八十有二娶同縣廖氏子爲琳女適縣學生胡繼亘繼娶山陰
祁氏子爲璜女適縣學廩膳生萬介齡敬既次周君之行乃揚于衆曰人之善
性也雖然爲之者必視其分焉世書有秉均軸擁麾節所行得罪于天下後世
而鄉之人懷其惠尸而祝之者是不明于大小公私之分而已夫有天下之任
者以利天下爲善有一州一郡縣之任者以利一州一郡縣爲善有一鄉之任
者以利一鄉爲善如周君所爲令秉鈞軸擁麾節者爲之無增于其身之善亦
無減于其身之惡何也大小公私不相敵也今周君處下竭其才量爲善于其
鄉皆視其分爲之且周君爲其分之所宜爲旣有事實功効垂之永永蓋非虛
辭攬讓取長厚名者所能至其足爲爲善者坊乎遂書之碣而列于墓左

浙江分巡杭嘉湖道陝西候補道李公墓表

國家倚東南財賦而浙江居十之三大府總督浙江福建者行部過浙江所取
州縣公使銀且二十萬州縣力匱則盜正帑應徵索而歲補其
上供之數以後歲所供捄之自前協辦大學士覺羅吉慶公巡撫浙江躬廉潔
率屬庚裏所餘益稀總督徵索悉不應其爪牙支格者悉以禮遣之行之數年
而浙江之財賦大贏其時左右吉慶公提綱舉凡使衆盡一者曰分巡杭嘉湖
道李公翻書敬強蓋君子也公山東金鄉人字逸霄曾祖怦祖爾傑皆縣學生
父來鵬副榜貢生妣周氏公以乾隆三十八年進士禮祠祭司主事升儀制司
員外郎郎中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升禮科給事中轉吏科掌印給事中除分巡
杭嘉湖道署布政使一署按察使再以周太恭人年老乞養歸後服闋赴部奉
旨發陝西以道員用旋以疾歸卒年六十有六公在禮部以清謹聞充雲南副
考試官以能得士聞爲御史給事中以敢言聞有列卿之子冒得官公發其罪
同官有庇因者公亦發之
高宗純皇帝書下
特旨褒其伉直巡視中城北城明科教嚴姦宄平道塗飭市城衆不敢犯赴官
陝西抵留壩廳教匪大至公募鄉勇拒守七晝夜賊始退留壩獲全移駐興安
奏記領兵大臣請鄉勇各守堡無調發有警則互援自是鄉勇心始固教匪不
能侵多解散者在行間與衆共甘苦上下山谷皆單騎歷險阻忍飢渴以致得
疾不竟其用論者尤惜焉始公之在浙江也吉慶公知公實事皆取決而總督
以前事銜公會公復署按察使義烏民何世來等倡邪教相署置造違禁物有
以急變告者公曰此愚民耳白吉慶公毋以兵過江自馳至義烏檄府縣官次
第縛之以邪教入奏而總督得守備報具反狀奏之且擁重兵自福建向浙江
揚言浙江縱反者當窮治吉慶公大恍公曰福建摘過浙江屬耳今浙江急驛
以邪教所署置及違禁物續奏可先達
至尊
至尊知福建邀功不錄也後得
旨令總督還福建毋妄動終公去職總督未嘗能以聲色加公後一年總督之
事遂敗敬初仕浙江公已交替嘗謁公公貌循循然如無所能者而浙中大小
吏言及公之抗總督皆動色以爲不可及嗚呼屬官不敢犯大府廣其以法相
中耳一嚬笑一指揮不敢逆而公乃驟譏其公使銀至二十萬其事公當何如

然大府之技充之至以黨逆中人止矣而公脫然始終名高身泰雖公之智計足以投抵間隙摧落機牙然非

宸扆之抑邪昊穹之右善何以至此其至此則人理天道之的然可見者也世之俯首終身如櫳羊紲犬者亦奚爲哉亦奚爲哉且嘗計之一行省可減二十萬十行省即可減二百萬歲歲儲峙不外廊不私溲朝廷內撫諸夏外御暴國用何患不充事何患不理用充事理則有司取之于民何患不平況乎不掏大府之欲儻屬必不敢汙不屈大府之威政事必不敢暇一事就軌萬理咸備敬均可爲天下決之公之行甚修事甚辦而此一事所係極重又敬仕浙江時所習知者故推論以表公之阡使後世有所興起焉公配周恭人繼配周恭人側室朱宜人子四庭芬國子監生候選州同知庭福拔貢生南城兵馬司指揮庭業優貢生正白旗官學教習庭英幼女三長適候選縣丞周嘉謨次適閻之勉次適候選知縣楊大勳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庭芬等葬公于金鄉小樓莊之北陽湖惲敬謹表

王威墓石記

嘉慶元年浙江富陽縣知縣惲敬解餉軍銀十五萬兩至貴州銅仁交納役旋經江西豐城隨行民壯王威物故葬之城西高原五年赴任新喻爲立石墓次威亦歿于王事也後之君子勿侵毀焉可也

鸚武冢記

惲子居上新喻助前事陸允鐸公餞二百餘萬允鐸報以鸚武一架相隨十年瑞金受代居新建貍攫鸚武傷觜而死余伯雄葬之園中紫檀梅花樹下賢愚經曰須達長者有二鸚武一名律提一名賒律提聞阿難說四諦歡喜持誦後爲貍所食展轉生天凡七返復生人中得辟支果嗚呼佛經三藏盡十之八如賢愚經焉

祭張皋文文

維年月日謹于新喻之崇慶寺設位致祭于吾友張皋文之靈曰四瀛茫茫日月何遭目眚心怳已矣雖傷吁嗟皋文產予同州有唱予和有酢予酬裒擷英族子拔其尤前輩愈翱旁皖師侯百世之行萬人之學雷絕電歇河截其流吁嗟皋文作噩之春同謁文學揖予于門宛今清揚其神則聲予騁而狂一語未申單閼之秋予罷予解北上折翼墩于中野歲舍四還厥宮巨蟹予偕郡計御車都下逆旅相置比載交弓秦齊一馳屹乎西東志合心齊如金在鎔澄沙汰礫以精爲同聚散之蹟垂載十五過摹求甘得薺慮苦春官斁放歸途戴阻共職四門艱屯可數蘧篨擣屋月錢半千土埋炎炎石炭赩然其塵刺鼻飆地熇天瀦水橫堂敗壁臨廷雞栖有卓駕騄以侯伸指論值計錢當里均齒而乘斂衣覆履搖搖凌淖躋躍在水待假而裘待質而炊不肥斯臞毋觀于危鑢今而友揚古而師一語脫唇萬目睽睽予吏于浙予憂去官視予富渚開余以寬綿綿疾疢言與死鄰予決爲活冀道之伸予葬先子予官于朝白璧燿光匪鑿可鎔公卿側席首乎羣髦予亦來都往官丁曹渝水宮符朝下夕赴送予闤闠頓轡而語誰知死別成此終古訃來當食投箸吐哺無爲爲善斯言太苦吁嗟皋文人孰不貴仁義如子之勉焉勿棄予知其難易繒繒之白勿拭則滓吁嗟皋文人孰不願富貴如子之儀焉勿及予知其得失滔滔之轍勿跪則蹶吁嗟皋文生不昏惛死其有知千里行靈勿淹勿危妻單子稚內外雖支念此零丁惻愴肝脾葬子崇岡二甫能力伐石之辭惟子是職尙饗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目錄

陽湖惲敬著

卷一
春秋說上
春秋說下
讀大學一
讀大學二
讀孟子一
讀孟子二
說仙上
說仙中
說仙下
釋舜
釋跂
釋鳲鳩
釋蟪蛄
大通說
小通說
困說
明夷說一
明夷說二
相鼠說
東門之枌說
北山說
碧玉說
散學教說
得姓述附說一
得姓述附說二
卷二
姚江學案書後一
姚江學案書後二
崇仁學案書後
靖節集書後一
靖節集書後二
靖節集書後三
李氏三忠事蹟書後
朱贊府殉節錄書後
卓忠毅公集書後
維摩詰經書後
楞伽經續書後
壇經書後一
壇經書後二
文衡山詩稿跋
黃石齋手札跋
張子實臨徐俟齋手札跋
瞻泉銘跋 佚
記蘇州本淳化帖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二
答伊揚州書
答伊揚州書二

答伊揚州書三
答伊揚州書四
答趙青州書
與宋于廷書
答張翰豐書
答鄧鹿耕書
答鄧鹿耕書二

卷三

重刻脈經序
韞芬錄序
十二章圖說序
古今首服圖說序
堅白石齋詩集序
香石詩鈔序
聽雲樓詩鈔序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
戒旦圖序
吳城令公廟記
瑞安董氏祠堂記
陳白沙先生祠堂記
重修松寶庵記
重修松寶庵後記
望仙亭記
艮泉圖詠記
遊廬山記
遊廬山後記
舟經丹霞山記
遊六榕寺記
同遊海幢寺記
遊羅浮山記
分霞嶺記
茶山記
酥醪觀記
遊通天巖記
子惠府君逸事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前濟南府知府候補郎中徐君遺事述
楊中立戰功略

卷四

吳城萬壽宮碑銘
光孝寺碑銘
潮州韓文公廟碑銘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
資政大夫葉公祠堂碑銘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新城鍾瑛陳氏房文科第階職記
刑部尚書金公墓志銘
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志銘
國子監生錢君墓志銘
孫九成墓志銘
莊經畬墓志銘
林太孺人墓志銘

萬孺人祔葬墓志銘
卜孺人墓志銘
黃太孺人墓表
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護兩淮鹽運使李公墓闕銘
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
朝議大夫董君華表銘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右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四卷目錄凡雜文九十六篇嘉慶二十年八月長洲宋揚光吉甫刻於廣州西湖街爲日若干而竣二十一年自贛往歙武進董士錫晉卿復爲排次增定十篇敘錄曰昔者班孟堅因劉子政父子七略爲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聖人之經尤世尊尙爲其諸子則別爲十家論可觀者九家以爲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至哉此言論古之圭臬也敬嘗通會其說儒家體備於禮及論語孝經墨家變而離其宗道家陰陽家支駢於易法家名家疏源於春秋從橫家雜家小說家適用於詩書孟堅所謂詩以正言書以廣聽也惟詩之流復別爲詩賦家而樂寓爲農家兵家術數家方技家聖人未嘗專語之然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是故六藝要其中百家明其際會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其失者孟堅已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窮高極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屬故曰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後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經義起經義散而文集益漓學者少壯至老貧賤至貴漸漬於聖賢之精微闡明於儒先之疏證而文集反日替者何哉蓋附會六藝屏絕百家耳目之用不發事物之賾不統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敬觀之前世賈生自名家從橫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斷制巖錯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實董仲舒劉子政自儒家道家陰陽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雜家入故其言溫而定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家雜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有度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從橫家入故其言縱厲蘇子瞻自從橫家道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適遙而震動至若黃初甘露之閒子桓子建氣體高明叔夜嗣宗情識精微始以輕雋爲適意時俗爲自然風格相仍漸成軌範於是文集與百家判爲二途熙寧寶慶之會時師破壞經說其失也鑿陋儒綴積經文其失也膚後進之士竊聖人遺說規而畫之聯而綴之於是經義與文集并爲一物太白樂天夢得諸人自曹魏發情靜修幼清正學諸人自趙宋得理遂趨遂下卑冗日積是故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實是又在乎人之所性薄不可強也已敬一人之見恐違大雅惟天下好學深思之君子教正之

嘉慶十七年正月至南昌三月往瑞金八月復至南昌十二月至吳城得文七首

朱賓府殉節錄書後
記蘇州本淳化帖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重刻脈經序
重修松寶庵記
重修松寶庵後記
萬孺人祔葬墓志銘

十八年在吳城十二月至南昌得文三十一首

讀大學一
讀大學二
讀孟子一
讀孟子二
戒旦圖序
姚江學案書後一
姚江學案書後二
崇仁學案書後
靖節集書後一

靖節集書後二
靖節集書後三
李氏三忠事蹟書後
維摩詰經書後
壇經書後一
壇經書後二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答伊揚州書
答伊揚州書二
答張翰豐書
答趙青州書
吳城令公廟記
遊廬山記
遊廬山後記
于惠府君逸事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前濟南府知府候補郎中徐君遺事述
吳城萬壽宮銘
刑部尚書金公墓志銘
孫九成墓志銘
林太孺人墓志銘
十九年在南昌得文二十一首
說仙上
說仙中
說仙下
得姓述附說
楞伽經讀書後
張子實臨徐俟齋手札跋
答伊揚州書三
答伊揚州書四
與宋于廷書
答鄧鹿耕書
答鄧鹿耕書二
誦芬錄序
十二章圖說序
古今首服圖說序
艮泉圖詠記
楊中立戰功略
前光祿卿伊公祠堂碑銘
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志銘
國子監生錢君墓志銘
莊經翰墓志銘
卜孺人墓志銘
二十年在南昌六月至廣州得文二十六首
春秋說上
春秋說下
釋舜
釋鼓
釋陽堝
釋罍鉆
大過說

小過說
困說
明夷說一
明夷說二
碧玉說
卓忠毅公集書後
文衡山詩稿跋
黃石齋手札跋
堅白石齋詩集序
香石詩鈔序
聽雲樓詩鈔序
瑞安董氏祠堂記
陳白沙先生祠堂記
望仙亭記
舟經丹霞山記
遊六榕寺記
同遊海幢寺記
遊羅浮山記
分霞嶺記
茶山記
酥醪觀記
光孝寺碑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贊政大夫葉公祠堂碑銘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新城鍾溪陳氏房次科第階職記
黃太孺人墓表
兩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護兩淮鹽運使李公墓碣銘
浙江提督李公墓碣銘
二十一年二月至贛州六月至歙得文十首
相鼠說
東門之枌說
北山說
散季敦說
得姓述附說二
醴泉銘跋 佚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
遊通天巖記
朝議大夫董君華表銘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春秋說上

記曰比事屬辭春秋之敎也鄒氏夾氏其爲說不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皆於屬辭窺聖人之意所謂比事者舉其略焉漢唐儒者仍之至宋則比事之說漸廣然取其一而遺其二三取其二三而遺其十百故聖人之意未能觀其備以折衷之

本朝儒者乃條春秋之文十百系屬於是聖人之意可以事推可以文合敬以其法讀春秋推之合之得數條列之如左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十二年十有一月公會鄭伯盟於武父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於鄄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春秋所書鄭事如此中閒桓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亹十八年齊殺子亹立子儀皆不書莊十四年鄭殺子儀納突亦不書若是者何哉蓋寤生之爲惡也非一日矣至繻葛之戰拒敗王師人人之所得誅也其時天王旣無再舉之師諸侯亦無勤王之檄此非惟齊宋魯衛大諸侯皆與寤生交也蓋出於祭仲之謀焉旣戰之後鄭使勞王勞王者有以賄王也閒左右者有以賄左右也古者賴遺曰問王不可言問故言勞也以伐鄭始以賄終賄王事未必濟賄左右則事必濟於是寤生之罪可以不討寤生之國可以不夷而寤生之爵可以不削矣故卒葬如諸侯之書雖然突之書名忽之書名何也其時寤生不能有所達於王且以爲不必達焉是故忽之爲世子未嘗命於王之朝突之爲公子亦未嘗達名於王之朝鄭突書突忽書鄭忽而已雖然突書鄭伯何也其時忽在位三月未及請命可知突以爭國歸其速請命亦可知盟武父會曹必已命也書曰鄭伯書曰鄭伯突尊王命也雖然忽之書鄭世子何也其時忽在衛突已受命爲君忽之告周也必以嫡正居長爭國而自引爲世子周之報之也旣不能奪突之爵以與忽又不能抑忽之長以從突亦必以嫡正居長稱之爲世子文告之往來傳之於天下藏之於諸侯三年於茲矣於其歸也書之曰鄭世子亦尊王命也夫如是則鄭之受命於王爲鄭之君者突一人而已忽不得而干之子亹子儀豈得而干之哉夫突出奔者也出奔則絕爲君突入櫟者也櫟亦鄭也入櫟則不絕爲君突不絕爲君彼忽與子亹子儀之居鄭者王不得而命之矣國無二君之義也是故三人之立與弑皆不書亦尊王命也至遇於垂之鄭伯先儒以爲子儀豈有是哉觀與齊陳睦則亦突而已今夫寤生之大逆其子孫皆宜誅者也乃旣赦其身復扶樹其子孫且舍長立幼以亂其國周之政刑可謂傎矣然而失政刑者天下之共主也天下不得不奉其所失之政刑失政刑因以失名號者共主之朝異也史官不得不書其名號一以見權必統於一而不可妄干一以見名必從其正而不可旁假一以見事必傳其實而不可曲殁且由是推之以寤生及忽與突之敗常亂俗如是而必乞靈於天子之名號以令其衆則主名號者不可輕以寤生及忽與突之桀強肆悍如是而終不能藉天子之名號以蓋其惡則受名號者不可恃夫如是則朱子門人所列不書姓不書官不書爵以爲誅絕之例者豈聖人之意哉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於戚冬十月葬衛靈公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續經十六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觀於續經知經書會衛侯亦輒也其書衛世子衛侯皆王命也蒯聵命於出奔之前輒命於旣立之後也此之謂愼名

春秋說下

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莊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不書姜氏變上之辭也夫人享齊侯一如齊師一會齊侯三皆書姜氏知此文不書非貶也書於葬後者已至魯而復孫也先儒以爲留齊未歸則宜書於喪至之前矣不書復絕之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僖元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

自齊二年夏五月葬我小君哀姜喪至不書姜者齊桓公討之絕其屬籍故不得稱姜由齊之辭也葬書姜者魯人請之由魯之辭也夫文姜哀姜之惡至矣爲蔑爲孫爲享爲如爲會爲奔莒連類書之而其事瞭然可推豈在書姜不書姜書氏不書氏哉雖然自三傳言之文姜哀姜之淫之弒可擢髮而數之也不自三傳言之則春秋所書曰蔑曰孫而已文姜哀姜之淫之弒不可擢髮而數之也聖人之經欲以傳信於後世而爲不盡之辭曰可推而知則推而得者有之推而失者亦有之推之而得其全者有之推之而得其半者亦有之矣聖人之經夫豈若是盡古者史官之掌凡朝廷記載之詳與國文告之繁王朝典章之備皆萃於史官如三傳所言其時故府之牘必且有十倍之數十倍之者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是也然或以年積而放失或以事雜而舛錯是非乖違名實紊亂皆由於此春秋其綱也聖人取其有關於治亂者筆之無當於褒貶者削之由是魯史之放失者可求魯史之舛錯者可正討論之於前垂著之於後而是非大明名實大著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先儒乃求之瑣屑之間隘矣是故春秋者魯史之會要也魯史者春秋之實錄也魯史存而三傳作三傳成而魯史亡其不亡者附于三傳後世讀而知之其亡者不附于三傳當時讀而知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抑更有可糴之於經者僖六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縠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國佐襄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二十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燮二十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昭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五年楚殺其大夫屈申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夫殺大夫書國書官書氏書公子公孫書名書字其正也有罪無罪皆然美惡不嫌同辭也魯史詳之則美惡見矣或書名或書字從文告之辭名從主人如後世以字行也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者山殺魚石亡宋無蕩族也襄二十年晉人殺欒盈出亡非大夫也莊二十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不爲大夫也皆顯然者也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文七年書宋殺其大夫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先儒以爲殺無罪故不名於是泄冶郤宛皆文致之是春秋之書周內之書也其可歟蓋無君命也君名其臣臣不得名其大夫陽處父先都箕鄭父胥童之殺必假君命以赴也慶虎慶寅君討始殺之也文八年書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書司馬者死司馬之節也書司城者致司城之節也其不名亦無君命也是數條者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見不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不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而惜乎三傳所紀或無傳或有傳而妄設例焉是故古之春秋無待於三傳而自明今之春秋有待於三傳而反晦知此者可以讀春秋

讀大學一

自陽明先生極推古本大學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先生有功于遺經矣而其釋格物也曰去欲如宗門所謂不著一物而已其釋致知也曰良知如宗門所謂自性起念而已聖人之學夫豈若是哉今之學者多不從其說聰明之士千枝萬條互相剖辨而言格物致知也大旨皆以朱子之言爲宗雖然朱子以爲有闕文而補之此則未厭後人之意者也夫大學之條理燦然者也曰誠意曰正心修身曰修身齊家曰齊家治國曰治國平天下皆一一釋之而格物致知獨無所釋者何哉蓋致知者不可釋者也夫所謂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是也所謂格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理之至是也知者知此也致知者致此知也而何以知何以致大學無一辭焉即要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何哉蓋知者至廣極大析精剖微不可端倪者也所入之途千百焉所出之途

亦千百焉大小相衆緩急相引若以繩尺加之必有閉焉窒焉者矣必有強智以爲強愚以智而不相及者矣是故致知者任人之用力而已其所以用力者雖聖人不能與乎人也是故致知者不可釋者也致知不可釋而格物必舉其事焉是以大學反覆天下國家身心意相因之實相待之要而一以知本要其至於是天下之人之知皆渙然怡然于聖人之途軌而智者不至于歧愚者不至于罔高者不至于礙虛卑者不至于閡實矣蓋聖人之于致知也不如儒者之與之楷亦不如異端之決其郛

讀大學二

夫知之體何如哉人之心五性主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七情發之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而輔其情之發以行乎性者有二焉曰知曰能能者所以實其知者也情未發之時其知先攝情既息之後其知尙渟而能皆退聽焉是故知者周乎內外始終者也異端見之即以之爲心聖人者知爲心之一端而已而其用足以舉心之內外始終故以致知爲入聖之本夫知之用何如哉咸之九三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往來者思慮之道也憧憧往來者非思慮之道也孔子釋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知乎此則非思慮之道息矣復釋之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知乎此則思慮之道行矣義止矣無以復加矣然而孔子繼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若是者何如哉蓋屈伸之道有有心者焉尺蠖是矣君子之精義入神如之心至則氣動其知以力進也有無心者焉龍蛇是矣君子之利用安身如之氣息則用神其知不以力進也於是孔子又繼之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若是者何如哉蓋以力進之知與不以力進之知顯與晦交焉動與靜守焉其積之久也不推所以神而能窮神不求所以化而能知化此非力之所能致也乃德之盛而已窮神知化即精義入神之至也德之盛即利用安身之至也此知之用之極也夫有心而知進朱子致知之言己不能盡矣況無心而知亦進又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曰致知者不可釋者也知乎此則大學如中庸一以慎獨爲始事而誠意又推本致知其文第均無可疑焉

讀孟子一

真西山先生因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遂以七篇之言一一比之中庸此宋儒之勤也雖然聖賢之學有所自則可矣若一一比之不爲後世附託而無實者開一徑歟敬觀中庸求端於天命其終篇所言皆性道教也至末章始要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子思此言蓋聖人之至極天地以合萬物以成與異端所言本不同然至此則性道教無可言而歸之命命無可言而歸之天天無可言而歸之無聲無臭矣使後人復附益之何怪異端之揚其波而他流煽其焰而旁熾哉孟子七篇未嘗一言及之者蓋不敢導其波之竇而投其焰之薪也此孟子善學子思而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之本故曰功不在禹下

讀孟子二

孔子之教曰博文曰約禮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上智如顏子下愚如哀公教之未有以異也然皆入道之門徑而已非以爲即道也故復要之曰下學而上達若是則於道豈有不至者邪孟子之教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敬少嘗疑焉陸子耳自聰目自明之言不有相若者乎陽明先生求諸心不求諸事物之言不有相若者乎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孔子之教如彼孟子之教如此是首變孔子醇篤謹慎之尺度以趨簡易使後儒之異說得託之皆由於孟子而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勝究者也既而思之孟子言求放心先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輔之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皆以仁義言之言良知良能亦然則言

實矣豈如後儒之無畔岸哉且時至戰國人益夸誕巧強不可控抑其視孔子博文約禮之教必以爲卑陋迂小而不爲故孟子就其心之所達可以導之於聖賢者而示之使之心明意豁翻然有以自悔然後可以反循孔子之教非謂爲學之道可不從博文約禮入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明儒謂陸子及陽明先生之學出於孟子而盡力附會之亦蔽之甚者已

說仙一

龍以肉飛信之乎曰信之禽以翼飛魚以鬣飛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沖舉何不信之與有龍大函天地細若蠶蠋信之乎曰信之布穀爲鶉鶉復爲布穀雉爲蜃爵爲蛤蝮育爲蟬竹爲蛇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幻化何不信之與有有朝夕爲壽夭者蜉蝣是也有三十日爲壽夭者蟬是也有三年爲壽夭者爵是也有三十年爲壽夭者馬是也有百二十年爲壽夭者人是也有千百年爲壽夭者虎象是也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長生何不信之與有管子曰人水也夫水之行皆火也水火相守而物生焉水之需爲肉其堅爲骨而火運焉火之明爲知其炎爲運動而水養焉物之生也氣與形二者而已矣形九而氣一者爲土石形七而氣三者爲草木形五而氣五者爲人與獸形氣等故能行形四而氣六者爲魚形三而氣七者爲禽氣勝形故能飛形一而氣九者爲龍故能藏能見能高能下夫仙純氣也故列子御風而行氣能化形故噓爲風雨晝爲江河氣能圖形故高爲星辰堅爲金石然必有不附形而立者而氣始純其諸爲至人真人化人之極歟

說仙二

夫不附形而立者其始皆附於形者也今夫火滅燎而滅之火之形亡矣而熱不亡盡久之久之而或息焉今夫水隙地而瀦之水之形亡矣而溼不亡盡久之久之而或息焉火與水其形也熱與溼其氣也今夫人其形渺然者也而其氣則薄萬物爲橫古今爲通物我貫幽明焉何也百夫之長其氣駐於百夫合百夫之氣也千乘之相其氣駐於千乘合千乘之氣也觀鬭獸者其氣充觀舞禽者其氣豫靈蠢不能閡也癰可潰之以樹疾可洩之以草動植不能閒也祭祀而享吐焉卜筮而從違焉微顯不能隔也若是則合之於天地充之於古今豈以大小遠近爲疆域哉若是則不附形而立者何哉與天地準則與天地闔闢與古今齊則與古今流行而已矣是故理大物博莫不尊親此其上也一行之極通於神明此其次也形蛻矣其氣皆不息者也又其次則行有大小而氣亦有遠近焉形蛻矣其氣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方士之術氣未充則積之氣未承則守之其形不可委也於是芝菌導引行焉充矣承矣夫然後可委而去之其氣亦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所謂劫也夫冤之氣不散則存剛戾之氣不散則存取精多用物宏之氣不散則存皆鬼也陰類也仙則陽類也方士之術養形以制氣得氣以變形攝陰於陽者也陰者尚存而況於陽哉此盡不附形而立之一術而已非至人真人化人之極也

說仙三

至於附形而立者亦各有其等焉邵子曰百二十年者常數也不及者皆傷也然則聖賢有傷焉者乎曰傷之於天者上古之稟厚中古之稟漸薄也傷之於人者衆人傷於縱己聖人傷於拯人也其不傷者雖衆人亦及數焉能養則逾之倍之惟其力之所至雖然有以養得者即有以不養得者其骨肉必強固其知其運動必和而勁寶掌禪師李百八等是也此天與之也殊氣也若是者長年而已委形之後有道則合陽而亦爲仙無道則合陰而遂爲鬼氣盛則爲鬼者近於仙氣衰則爲仙者近於鬼因絕則爲鬼爲仙之氣其終皆合於太虛因不絕則爲仙爲鬼之氣其變復歸於萬物天地自然無足怪也若方士之術則以養得之者也其書多廋詞多岐旨芝菌一術也而以爲麟焉以爲鳳焉導引一術也而以爲龍焉以爲虎焉白石之說累變而益陋黃庭之說屢遷而益誣其上者卻疾延年而已其下者且益其疾促其年不可救也惟有道之士不藉其術以治氣而假其術以留形既得其術以留形遂即其形以治氣是爲方士之至道極功而於仙可漸而至焉然而知之者蓋亦僅矣世之爲其術者或附之於天或附之於日月或附之於易或附之於莊列或附之於釋氏各有得以

敢世之人皆𧦬言耳君子愼毋爲所惑焉嘉慶十有八年十二月甲寅與建平龔西原說仙因識之

釋蕣

說文舛部舜草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藑蔓地連華象形從舛亦聲按鄭風顔如舜華此舜是也說文草部蕣木堇也朝華暮落从草舜聲按月令木堇榮此蕣是也二物也是故鄭風之舜非月令之蕣也其舜之非蕣奈何蕣之榮如戎葵近蔕黑遠蔕者微有光曜而已以擬女之顔詩之比物豈若是歟舜之身蔓地步以百計焉舜之榮連華莫以億計焉紅而暈暈而暑惑焉故曰顔如舜華是故鄭風之舜蕣也蔓也月令之蕣木堇也二物也是故鄭風之舜非月令之蕣也雖然詩之傳固辨於草木者也其傳鄭風曰舜木堇何歟按爾雅椴木堇櫬木堇郭注別二名夫爾雅之別名蓋有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此別菟絲也一物也茡首馬舄馬舄車前此別車前也一物也皆重文言之椴櫬無重文輪天雞翰天雞之類耳二物也則未知舜之木堇爲椴歟櫬歟則未知蕣之木堇爲椴歟櫬歟古者白爲椴爾雅椴拖是也赤爲櫬爾雅櫬梧是也蕣白身其椴歟舜赤身其櫬歟是故鄭風傳之言木堇爲舜言之也櫬木堇也月令之言木堇爲蕣言之也椴木堇也其舜與蕣之皆爲木堇奈何葉堇也身木也皆爲釋草奈何爾雅于木之小而弱弱而灌生者草之舜與蕣皆小也皆弱也皆灌生也後之釋者以爾雅木堇爲一物於是椴櫬混焉以月令之木堇釋鄭風之木堇於是舜蕣混焉舜蕣混而舜之名不立矣舜之名不立於是蔓地連華之舜遂以檉河柳當之夫檉在釋木非小而弱弱而灌生者也郭注赤莖小楊卽赤楊也高至尋丈焉豈蔓地連華者哉

嘉慶十六年偕子寬自都還江南見蔓地連華者問之土人曰日及華也江南名河柳蓋木堇華名曰及椴櫬通焉河柳則誤名也其誤名者曰及在江北皆蔓地連花至江南有尋丈者焉卽赤楊也故牽連及之耳十八年十二月在吳城作此釋正焉

釋茇

爾雅茇蚍虾郭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陸云華紫綠色璣云華似五銖錢粉紅有紫文縷之數說皆是也以名荆葵故北方名江西類蘋蕎也唐十道志江南西道北盡鄂岳南極涪黔皆荆境也以紫色紫綠色似五銖錢粉紅有紫文縷之故南方名藍菊藍言色菊言形也然則以爲似葵者何歟古者茹末大曰葵說文葵菜也爾雅蔚莬葵芹楚葵終葵蘩露皆葵類也其華之名葵者蕭戎葵是也郭云今蜀葵也華如木堇華夫戎葵如木堇與茇懸甚矣以爲似葵者何歟蓋華如木堇而五色者曰蜀葵華如木堇而黃者曰秋葵卽黃蜀葵也華如菊而大徑五寸莖及丈者曰黃葵衛足葵也華如菊而大徑一寸莖餘尺者曰荆葵卽茇也似葵者似黃葵非似蜀葵也然則以爲蚍虾者何歟其蔕廣其蔕蔟如聚蛾子焉故曰蚍虾也古今注以蜀葵混荆葵後人求所謂蚍虾而不得遂以紫荆爲蚍虾謬矣

釋鳴鳩

鳴鳩鳴鳩也鳴鳩鶻鵃鶻鵃布穀布穀郭公也羽黑翅尾如反舌有紒焉如鸜鵒其鳴多聲聲二十四轉故曰鳴鳩黃鸝十二轉而已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小宛之詩以興懷二人焉夫父子之倫正推之無不正矣鳴鳩之詩大矣哉戴勝戴鵀也大如鵒長喙赤黑雜羽而有白文其勝在首度周尺尺有畸兩銳而中精如五木亦赤黑而白文古者力所能勝曰任任者任其所能勝也故所任之物名之曰勝戴鵀戴所任戴勝戴所勝也西王母戴勝而處西極之地其國俗以戴任爲業耳豈有仙人之說哉後之言勝者至以飾其首非初義矣

釋蟪蛄

蟪蛄草居非蟬也而似蟬蟬皆木居也蟪蛄大如幺貝身羽足深綠色羣族管茅中四月應陰氣千百相和而鳴其聲喧沈留耳中啾啾然故曰達山十里蟪蛄之聲尙猶在耳蟪蛄鳴兮啾啾爾雅截茅蜩注江東呼茅截此蟪蛄也知蟪蛄之爲茅蜩而後爾雅釋蜩可別焉蝭蛛蝭蟧註卽蝭蟧也一名蟪蛄此景純之誤也疏方言蝭蛛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此子雲之誤也螇螰木居似馬

蜩而差小黑黃色其鳴自呼曰蜓蚞夏蟬也非蟪蛄也蜺寒蜩注寒螿也亦木居似蟬而復小黑黃色其聲鏘鏘如舞蜺如鈴故曰螿非蟪蛄也蚻蜻蜻注方言有文者謂之螓亦木居似蜺而尤小青赤色其聲札札如纖如丁寧故曰蚻非蟪蛄也後人以蜺爲蟪蛄以蚻爲蜺亦謂之蟪蛄轉而相淆豈有毉耶蜺蚻秋蟬也蜩蜋蜩螗蜩蝒馬蜩皆夏蟬也自其蜺言之曰蟬自其鳴言之曰蜩自其采言之曰蝘具五色也自其蝘言之曰唐皆正偁也自其大言之曰馬蜩胡皆大也蝘之義如蝘

大過說

大過陽過也四陽居二陰之中曰大過九四棟隆上比五故隆也象傳不橈乎下言比乎上也九三棟橈下比二故橈也象傳不可以有輔言二不能輔也凡卦皆以二五爲位觀全卦之德此卦陽之過在中故以中二爻比二五者與卦同辭爲其卦辭獨取棟橈之義何歟棟說文謂之極爾雅謂之桴棟之本末以受節斷之斷之則弱矣巽棟而兌斷也橈與隆中爲之不在本與末而本末有其責焉隆非初上之功而與有功橈非初上之過而與有過故彖傳言本末弱棟多橈而隆者寡大過之時事多凶而吉者寡也其二與五取夫婦之義何歟二變則爲澤山咸少男少女之感也五變則爲雷風恆長男長女之久也二變則外卦少女不動爲女妻當大過之時艮極而反震爲老夫五變則內卦長女不動爲老婦當大過之時震極而反艮爲士夫大過取義於陰陽陰陽莫見於夫婦夫婦者萬物萬事之始可以觀陰陽之過焉故二爻辭如此老夫女妻陽雖過而就衰過而不過故言无不利而吉在愼始如初之藉用白茅可也老婦士夫陽既過而方盛過而益過故不言凶而凶在怙終如上之過涉滅頂是也此卦三與四爲對二與五爲對初與上爲對也巽爲楊兌伐爲枯澤潤爲生稊生於下而能成華生於上而不能成茅巽在下涉兌在上也諸儒釋此卦之義多未盡故申之小過四陰居二陽之外陽盛在中陰盛在外陰包陽陽納陰也頤對大過而取養者陰盛於中口食之義也中孚對小過而取信者陽盛於外化邦之義也

小過說

小過陰過也此卦亦初與上爲對二與五爲對三與四爲對如大過大過象棟小過象飛鳥者陽動而過必靜陰靜而過必動也下止上動飛鳥也中陽爲身外陰爲翼飛鳥之象也飛而遺之音則動之至矣音下擬而上浮覦上不覦下抑高從卑所謂宜下也如象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故大吉也大過三四如卦辭取棟小過初上如卦辭取飛鳥陽自內而亢陰自外而斂也大過三凶而四吉小過初凶而上亦凶陽過之卦主吉凶半之陰過之卦主皆凶且小過六爻無吉占也二比初陰比陰陽不用事故有過祖遇妣不及君遇臣之象二居地之上卦辭所謂下也故無咎五比上亦陰比陰陽不用事故有密雲不雨之象五居天之下得位可有爲卦辭所謂宜下也故弋在穴三內卦主守如事之過防四外卦主有爲如事之過遇也聖人作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天行之渾成如地勢之安固諸儒乃於一卦六爻卽剖裂之以就其說以致卦與爻不相攝爻與爻不相通數故累舉其端以明三聖人之意有志者能於卦爻一一推之以求其極言易豈有齟齬耶至以理釋易始於十翼不可蔽罪於王輔嗣歸過于程正叔也

困說

彖傳曰困剛揜也剛指二五言揜指三上言二五卦主三上揜之一也坎之初二於四象爲少陽兌之初二於四象爲老陽而加一皆陰以揜之二也先儒取坎爲兌揜之義釋彖傳凡陽卦內陰卦外皆可言困矣其諸非聖人之意歟困未有甚於富貴者也故二五以朱紱赤紱言之朱紱君服赤紱臣下之服也二困於三居下卦困未甚神昏於酒氣塞於食而已昏而不敢不飲塞而不敢不食此則貧賤所無也然而不能求惠於妻子求惠於朋友也何也朱紱則方來爲量傳爲量頻爲饋飯爲饋廪爲困矣然而禍福且未可知也五困於上居上卦困已甚劓何也曰無以爲顏也俯仰皆慚也刖何也曰無以爲行也進退皆危也其爲赤紱者所困如此無以爲顏必有說以爲顏無以爲行必有說以爲行姑徐之云爾徐則意變意變乃善飾也然而榮辱且未可知也困之至者必

有鬼神之事以求助焉故二用享祀五用祭祀也三上皆困人者也困人者必自困困人不可制也故取自困之義困於石前遇險也據於蒺藜後據險也當困之時父子不相諒兄弟不相顧者妻能釋之不見其妻困之至也於葛藟遇柔而困也於劓刖遇剛而困也三困之中故凶上困可解矣故征吉也初與二爲體小民之事也困於株木其止不可也古者危坐任膝安坐任足夷坐任臀株木惟夷坐可任焉入於幽谷其行不可也古者大事以三歲焉不覿則終困也四與五爲體諸侯大夫之事也困於金車如求金求車是矣古者以金車爲上下之禮困於金車困矣其終必至俯仰皆衛進退皆危焉是故困未有甚於富貴者也

明夷說

明入地中明夷彖傳象傳同辭離爲明坤夷其明二離主五坤主爲義至顯先儒以上爲坤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歟地體如丸地之中乃闇之主其上下皆日所繞也上之辭曰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指日之繞言之晦者明之漸入於地者登於天之漸明夷之時日方入而出之理在焉故爻辭兼明晦登天入地言之以爲坤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歟五之辭曰箕子之明夷何也蓋文王繫明夷慨然有所感而繫之曰利艱貞其時箕子未爲之奴也至周公繫明夷傷文王之意而不忍言是故二文王也五紂也於紂之最比近者得爲奴之箕子焉繫之曰箕子之明夷微子比干皆夷其明獨繫箕子者於利艱貞之義相附也文王臣也箕子親也文王外諸侯也箕子內諸侯也事益有難言者矣箕子之難見而紂之暴可推紂之暴見而文王之德益可推矣至孔子繫明夷乃達周公之意而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言羑里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爲之奴也於是二與五二爻之義始大白焉三聖人之意蓋相條貫如此知此則諸爻之辭可釋然矣

明夷說二

陽明也陰闇也明之見於天地者日爲之宗日無夷之者故取象於入地明之見於人身者爲目明之見於人心者爲知知之夷不可象也日之夷則全卦象之矣故二四取象於人身左腹者肝與膽之居也肝膽病則目耗此明夷之所以然所謂明夷之心也傳釋之曰獲心意也意者心之所達目耗者肝膽病之所達也獲之則可出於門庭以復其明耳目口鼻皆門庭也四居坤下日旣入則地之下皆明故取復明之象四大臣之位周公於成王伊尹於太甲皆其象也股者陰陽蹻之所行左病則先入肝膽故二之辭取左股焉讀易如是凡漢宋諸儒所未言者可發其覆所已言者可破其錮矣

自記曰惠松崖先生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荄滋其與亥子與玆古音義皆同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也此論近儒視爲秘義特恐於孔子彖傳有達耳故前篇略爲剔釋此篇復推明爻義以附焉

相鼠說

此詩一章言無儀三章言無禮禮者儀之幹儀者禮之表也惟二章言無止毛傳止所止惠棟云止容止箋則鄭義後儒多從焉夫言容止則一章言儀已盡之矣箋義非也人必志遺然後無儀無儀然後無禮無禮之至則弑君父矣而其禍皆始於無止饕餮之求輕發之取逸豫之耽宮室車馬之擇高爵厚邑不足以償之於是自足恭至於吮癰舐痔自長傲至於裂冠毀冕自好樂至於上烝旁報自爭權至於劫主遷后皆所謂無止也詩人始窺其端以無儀終要其亂以無禮中發其痛以無止故三章皆以死絕之不然無儀無禮之人遠之可矣何詩人之嚴如此哉終風無儀也新臺牆有茨鶉之奔奔無禮也衛之滅以此故戴公復國國人深戒焉

東門之枌說

朱傳以南方之原爲地按毛傳原大夫氏箋云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鄭今箋上處者前列上頭也毛鄭知南方之原非地者本經言宛邱與蕩同地言東門與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同地故一章言國之交會民之所聚不復以二章南方之原爲地也子仲爲大夫之氏原亦爲大夫之氏蓋並舉以刺焉此詩一章言男子歌舞也二章言女子歌舞也三章言男女歌舞且往觀歌舞也視

贈如莪貽我握椒其諸風人之風乎憚于居曰吾于此詩得性善之義焉莪芘芣也椒芬也傳之釋止此耳箋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如芘芣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以通情好也夫芘芣紫赤色顏色之美而喻以芘芣左矣蓋男女之以禮相接者其授受皆無所慚無所慚者以其無秩第之志也祭事是也男女之不以禮接者其授受皆有所慚有所慚者以其有秩第之志也投報是也慚則顏之色如芘芣矣此一慚充之可以止乎禮義故聖人錄焉不然溱洧之詩前之矣何必復申之哉佗之殺以外淫平國之弑以下淫陳之為國可知矣而民之是非羞惡無殊焉此刪詩之義也

北山說

此詩刺大夫不均也役不均則飾之曰是賢焉非斯人莫任此也是賢焉而未老而方將而方剛焉非斯人莫任此也於是乎均之說不得入而惟大夫為之敢矣嗣之王王以為宜役也大夫以賢之說進王必曰是大夫也忠嗣之卿士卿士以為宜役也大夫以賢之說進卿士必曰是大夫也才今日飭書曰某也稅於某則驛車從之明日飭書曰某也稅於某則驛車從之蓋役之發也其令自上而下王而卿士而大夫役之偏也其敢自下而上大夫而卿士而王故曰刺大夫不均也其不均柰何有居息者焉古者倚几曰居有息偃者焉古者正臥曰偃夫居息息偃皆渠渠沈沈者也有當關焉故不知叫號皆庸庸泄泄者也有適圃焉故棲遲偃仰然而未已也為淫焉為酗焉則湛樂飲酒然而未已也為機焉為幾焉則出入風議夫至於出入風議其人之心志面目可知也皆大夫之所狎也于是居息者康而無事賢者盡瘁焉一時之勞也息偃者臥而自恣賢者于行焉則非一時之勞也不知叫號者人不能謁賢者劬勞焉一事之勞也棲遲偃仰者事不能涉賢者鞅掌焉則非一事之勞也然而未已也或以為縱樂焉或以為偋跣焉則慘慘畏咎然而未已也士卒之苦共焉僕隸之辱共焉則靡事不為夫至於靡事不為其人之身家姻族可知也皆大夫之所疎也故曰刺大夫不均也

碧玉說

右碧玉禓本嘉慶二十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碧玉樓其裔孫禮所貽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袤尺二寸首廣三寸二分微羨下射廣四寸剡之去首二寸強為孔周二寸鑿當孔之左右為兩珥橫出五分強下迤之以放於射玉之質潛確類書所稱甘青玉色淺青而帶黃是也非碧玉碧玉南產倭奴西產于闐皆蒼綠色也玉之襍手近之則瑋其諸記所稱水玉歟謹按周禮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言勺也鼻寸衡四寸有繅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鼻為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為勺之龍口若是則璧琮無勺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者謂鈕為鼻璋之鼻其以系繅歟此玉兩珥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璋當兩珥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惟袤逾三寸歟觀淳熙古玉圖尺度多過於古者此玉之袤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邊璋皆有勺故以祼諸侯大璋無勺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女之大璋也歟前在廣州聞碧玉樓之故有言明憲宗以聘先生者及至新會考之志乘無其說白沙集碧玉樓諸詩亦無之先生紀夢文在成化三年已言臥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九年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玉失而復得其諸先人之所留遺歟

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其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按唐笏直宋始弓之笏頭亦微羨與此玉極似唐人妄加之名耳疑即大璋也宋程榮三柳軒雜識有片玉長可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靶名扶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稽鄙與此玉亦極似二說存之以質之博古者

散季敦說

婺源董文舫明經言其戚鐵樓程君於江右市中得古銅敦敦因宗觀之越二日有健足負巨櫥頓於地啓之則敦與汪霽峰所作圖在焉圖之上下書程讓堂實夏董小查太史所作識考而攝敦銘於其右文舫登敦于几觀之迫條古也其尺寸讓堂言之銘及文不合博古考古二圖小查言之而文舫復以說請說曰文王臣散宜生古注家皆以散為氏宜生為名近世釋者本大戴禮晃要

於散宜氏之文以散宜爲氏生爲名今以銘考之其諸注家之說是歟然商周之閒無二名者惡來名革飛廉以獸名顕之非名也若是則宜生何以二名其諸初氏散宜子孫去宜氏散歟抑散與散宜爲二氏歟明堂位曰有虞氏兩敦夏后氏四璉殷六瑚周八簋釋者皆以爲黍稷器而周禮玉府共玉敦以歃敦之用固不一歟儀禮惟公食大夫言簋婚喪虞特牲爲士禮言敦少牢爲大夫禮亦言敦釋者遂有士用敦之說而於特牲之分劏簋不可通變言同姓從周制敦與簋之等亦不一歟周禮舍人共簠簋注言方曰簠圓曰簋說文簋方簠圓禮圖言簠外方內圓簋外圓內方鄭許其各據一端言之歟敦以瓦旗人爲簋亦以瓦釋者言天地外神以瓦宗廟以木簋之質亦不一歟其敦簠簋皆以銅始於何時歟自兩漢至今幾二千年學者依經據傳推明古制以必求其是而終不可得況古器之流傳者有時代之異制有真贗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是故君子之於學也舉其大而略其小用心於有益而不用心於無益焉程君捐館舍已一年子孫善藏此敦則古者能守之義也已

得姓述書後

惲氏得姓推本平通無可依據者更他附益非理矣然有可疑者當詳考之亦所以明慎也按新舊唐書藝文志有蔣王惲家譜一卷蔣王太宗第七子也新唐書宗室表蔣王生子十六人第十子爲潯陽郡公爽爽生子三人長爲右長衞將軍森森生子五人第三子爲杭州刺史構構生子七人第二子爲常州司法參軍稅唐世宗室子孫多籍於官所者稅既官常州其諸有籍於常者歟新唐書地理志江州潯陽郡本九江郡天寶元年更名是天寶前無潯陽郡也爽爲太宗孫與中宗睿宗同時不應至天寶後始封若是則宗室表潯陽郡公乃鄱陽郡公之誤也稅爲惲五世孫惲既於皇唐玉牒外別有譜其諸子孫因是別姓惲歟稅爲爽曾孫其諸即以封鄱陽爲望歟今惲氏望鄱陽而世居常州敬故詳考之如此若十國時楊再惲名與平通同而世較近然史不載所籍俟廣搜之

得姓述附說二

近世道家刻五岳真形圖中岳姓惲名奐奐無音釋道士僞造也五岳真形始見于漢武內傳乃六朝人所作未嘗言圖中列姓名止言帝藏之而已河圖曰東方太山君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姓浩名鬱狩北方恆山君姓登名僧中岳嵩山君姓單壽名逸段柯古酉陽雜俎引河圖而不引真形圖柯古中唐人意者僞造在唐以後柯古不及見歟自緯書造五帝名道書仿之肆無所忌天地百物皆爲姓名以目之鄙倍拉雜不可名狀後又竄入符籙以誑愚蒙吾惲氏有執姓惲名奐之說爲典要者非也然後世道教鼻于江右而惲氏望鄱陽意者有慕于其說而易姓從之是亦事之未可知者或謂惲氏著於紹興以後其時士大夫多自北方南渡鄆出于邑渾出于部落惲出于官皆北方姓而與惲皆相近然各望皆于鄱陽無涉也

姚江學案書後一

世說新語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心無義那可立治此權救饑爾按此術明儒多用之嘗立一義以動天下其才力不及者亦必于師說少變焉如止修諸人是矣而開其始者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也夫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則不得爲致致良知之義豈可立哉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卽能也陽明先生去良能言之良知之義亦不可立矣于是一變而爲良知卽未發之中未發豈有知耶再變而爲良知卽天理天理豈有知耶及無端自言之則曰人心靈明而已是良知不能該良能矣不能該良能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又無端自言之則曰是非之心而已是良知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矣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其後及門更多支辭互相矛盾皆由于此大抵先生才高氣盛不受漢唐宋以來諸儒籠絡故能縣旌立幟奔走天下而纖論偏鋒才氣又足以拯之東擊而西馳南攻而北走不可端倪捭擱及至合前後之說相較其不能相應固有如此者然天下及後世才力聰明之士皆喜徑惡曲喜簡惡煩故爲先生之說十常得八九其斷然能別擇先生之是否者累世不獲一焉若夫守陳腐之言循迂僻之行耳不聞先儒千百年之統緒目不見士大夫四海之淵源而曰吾主朱子吾主敬齋吾主敬軒欲與爲先生之說者力抗至則庸耳況朱子敬齋敬軒揆之聖賢又有其過不及哉雖然黑固不可以爲白也夜固不可以爲晝也是在學者善觀之而已矣

姚江學案書後二

本朝陸清獻公深斥陽明先生爲禪而欲廢其從祀夫陽明先生之學是非可得而微辨焉若以從祀言之聖人之門豈若是之小哉嘗觀禪有近於朱子理在氣先之說者如會祖菴壺在世界前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知在行先之說者如仰山行履在何處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之論性與氣者如趙州有業識無佛性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之論體與用者如溈山有身無用有用無身之言是也此皆纖論之時枝葉波流偶然相及非爲學之本源故雖甚近不可據此謂同於朱子若達磨所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大鑒所言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此皆本然之言與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無異故先生之學不得不謂之禪然而有與禪異者亦言戒愼恐懼亦言愼獨亦言禮亦言仁義亦言孝弟此則其異者耳至朱子之學其榘矱繩尺與聖人之教皆一轍焉惟兢兢然孑孑然自拔於禪寧言之實而不敢高寧言之紆而不敢徑寧言之執而不敢通遂有與聖人不相似者嘗謂朱子本出於禪而非禪力求乎聖而未盡乎聖蓋此故也夫聖人之道固極其正者也異端不得而混之然其大則如天地之持載覆幬焉冉有宰我之過後人爲之宋儒所必擯也而以言語政事爲高弟子曾子明孝道其後有吳起子夏好論精微其後有莊周七十子之徒有顏子驕施子恆琴子張諸人若是則聖人及門固非若一人之言一人之行者豈得謂聖門之雜哉天地之道固如是也今觀浮圖之有功力者蓋異於衆人矣況其精大者乎是故釋迦達磨大鑒諸人苟世與孔子相及當有所以待之者而謂高明博大如陽明先生必不收錄在弟子之列此敝之斷不敢信者也

崇仁學案書後

康齋先生其聖門之狷者乎平生刻苦自立所著語錄多返責之身心無後儒恣睢之習其聖門之狷者乎至與弟訟祭田一事世儒多爲先生飾辭以解者此未得先生之意也先生爲宗子守祭田而弟鬻之以爲弟得罪於祖若父己不得私焉而已大抵狷者必褊隘自律嚴律人亦嚴所見一有所執其潰裂必至於此夫家事與國事有不同者管蔡危社稷周公不得不奉王命以討之若家事則以恩彌縫之而已豈可較短長哉事過之後先生必有所歉然也

靖節集書後一

直齋書錄解題載蜀本靖節先生集有吳斗南年譜一卷張季長辨正一卷今坊間本止存年譜一卷而已疎謬處甚多而最悖理不可不辨者則以先生爲受桓元之辟此先生出處大節豈可輕之按昭明太子序曰素愛其文不能釋

手故加擭校粗爲匯目是先生之詩並無先後次第也斗南見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一章在庚子自都還阻風規林辛丑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二詩之前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可謂固矣又意其時桓元方當事乃以鎭軍歸之而桓元傳並未爲鎭軍將軍遂意殷仲堪後代其任不知仲堪傳止進冠軍又辭不受並未加鎭軍也是曲折求通而終於不可通也況戊戌七月桓元反陷江州己亥十月桓元反陷江陵皆在庚子辛丑前庚子三月加督八州辛丑十一月桓偉鎭夏口明年桓元大敗王師遂入建康豈先生而爲之參佐以奬逆哉此必無之事也然則先生庚子至都何耶曰先生飲酒詩言遠遊直飢驅言嘗一飽則非仕事矣其言阻中途卽阻風規林事也是先生以遠遊至都耳乃瞭然者也先生辛丑赴假江陵何耶曰先生本傳曰州召主簿不就先生旣抱羸疾召主簿必以疾乞假至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故本詩言投冠言不縈好爵是也先生江州人州召主簿應赴江州而赴江陵者是時桓元領江州刺史駐南郡是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耳亦瞭然者也合前後觀之先生不汙於元可信矣而斗南於千餘載之後誣之誠何心哉是故先生爲鎭軍參軍當以文選李善注元興三年甲辰參劉裕軍爲是裕建義旗先生從之故自題始作蓋幸之也其經曲阿則裕本始事丹徒當更有收集之事耳庚子辛丑先生未仕則辛丑遊斜川癸卯懷古田舍二詩俱可通不必如斗南改辛丑爲辛酉改癸卯爲辛卯矣宋人讀書好武斷斗南至改年歲以就之可謂怪誕之甚者矣季長辨正他日當更求閱不知與敬所見同異何如也

靖節集書後二

宋書傳靖節先生言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南史亦同此言似得先生之心矣然未悉當日事勢也何也先生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及壯當安帝之初其時王國寶司馬元顯桓元相更代故先生無宦情一起爲州祭酒卽自免去徵主簿不就蓋不欲與諸人之難也至元興二年桓元篡位三年劉裕復京邑行鎭軍將軍追桓元過潯陽先生乃爲其參軍年四十矣先生附義旗而起以劉裕爲可安晉室耳明年劉裕從兄劉惟肅爲建威將軍先生爲其參軍其秋卽令彭澤敬思先生與劉穆之王弘徐羨之謝晦同在劉裕幕府其差池不待言而劉裕之懷異志穆之輩之附裕先生必微窺得之于是晉室之安無可望故自鎭軍參建威自建威令彭澤然後脫然遠去不遂其不臣二姓之志耳先生去官時劉裕尚未執政以爲王業漸隆者非其實矣先生處己之高見機之決進退之裕皆于此可見其詩清微通澈雄厲奮發如其人如其人壽楊吳江夢孫亦潯陽人徐知誥表爲祕書郎夢孫乞天長令去其庶幾聞先生之風者歟

陶靖節集書後三

敬嘗遊廬山求所謂栗里者得之其地西南距柴桑東北望上京廬山之陽谷也先生始居上京後遷柴桑暫居栗里復還柴桑年月遺蹟前人考求頗未當敬就晉書本傳並先生詩文推正之遊斜川詩在辛丑懷古田舍詩在癸卯是辛丑至癸卯先生尙居上京無疑甲辰夏爲鎭軍參軍乙巳春遷建威參軍其秋乃令彭澤爲鎭軍詩言與田野踈言返班生廬爲建威詩言田園夢想言懷歸舟皆未遷居之言也本傳先生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歸去來辭曰三徑就荒曰攜幼入室蓋先生未赴縣時遷家累於柴桑當乙巳之秋至冬罷彭澤遂居之歸田園詩言宅言屋言後園言堂前卽柴桑宅也還舊居詩則自柴桑偶還上京故言閭故居而已以爲自彭澤還上京者非也若遷栗里乃在戊申之秋觀遇火詩移居詩可見乃倉卒事耳意其時故人廬通之等居栗里故先生往從之以爲在庚戌者亦非也且不久卽還柴桑觀庚戌西田詩丙辰下潠田詩亦可見也五柳館當在上京先生未仕時事歸去來館當在柴桑先生休官時事今栗里有二館後人之企附也夫古人之事往矣其蹤傳紀載百不得一在讀書者委蛇以入之綜前後異同以處之蓋未有無間隙可尋討者若是則古人之事大著可由其事以求其心滿及古人之心大著可復引其心以斷其事此尙友之道也若任情肆意爲之雖今人朝夕共處之事且不能得要領矣況古人哉

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書後

宜興李慶來應軒采集其先世三忠事蹟爲考證一卷而以諸名人所爲傳志雜文冠之皆明永明王時殉節者也曰用楫官兵部侍郎學高廉雷瓊巡撫拒大兵於合浦戰敗自沈於靈山之勞家池曰來用楫同產弟官監軍道大兵敗李定國於肇慶來走死德慶州曰顒用楫同姓祖父行官江西道監察御史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謀召李定國誅孫可望可望遣其黨鄭國殺之隆安之馬場離寨本朝於明三王死事之臣悉仍其官予之謚所以勵名義也用楫來抗顏行以死死而未及建其名於本朝襃禮之官雖不及遽然其皎然之意如日月也若顒之死則有不可不辯辨者定國可望始皆流賊也繼皆張獻忠養子也其在賊無異也可望流入雲南貴州定國流入廣西皆奉永明王其歸朝亦無異也今可望視定國於義何居蓋當日者永明王再返肇慶可望邀秦王封先發爲大罪一及走隆安可望下兵貴州脅衆與大罪二擅殺嚴起恆楊畏知大罪三爲吉翔等謀奪寶璽禪授國大罪四改國號易印文大罪五此五大罪皆不可赦者也可望闕益耳其勢不及王彌秦宗權於曹操司馬懿不能爲其奴隸也然而劫遷易衛殺人望加殊禮皆已爲之矣是故可望必誅者也欲誅可望非召定國不能十三鎮在湖南定國於隆安尙近宜召一湖南兵次第敗散定國能敵可望宜召二各降將朝暮反側定國知尊朝廷宜召三此三宜召皆不可易者也若是則永明王雖無詔書尙當以安國家利社稷爲之況當日之奉命行事哉自江介自立南服播遷諸臣多結黨藉援攘災煽亂馬士英倚黃得功而左良玉反於楚金堡主何騰蛟而鄭芝龍叛於閩吳楚之黨內訌黔粵之師外潰皆由私意彼此流禍無窮若召定國一事則大義所在國統攸關非諸臣反覆者比也後此可望反於貴州遂降本朝定國始終求出永明王於緬甸不克而死若定國者其可謂晚蓋者歟

朱贊府殉節錄書後

南城朱茂才以六世祖新城贊府延忠殉節錄求士大夫記載歌詠之茂才從祖父新城校官元錫所撰也徵傳于敬敬告以大傳非文集體復徵書事敬告以文集與府縣志不同若累累書忠節乃志體耳而茂才請不已遂取其錄書後錄之贊府聞李自成陷京師棄官後以不下髮被逼自殺其死正矣敬獨悲其未死時已見夢於妻妾孺人吉得從先皇帝此忠臣魂魄死生一致而一家之中其誠足以相及之驗也江右前明殉節諸臣吉水李左都邦華宜春袁僉都繼咸峽江曾文端櫻清江楊東閣廷麟爲最著諸君子忠誼亮節照耀寰宇贊府以位卑所行無他表見然歸命君父如水之百折必東與諸君子蹈危戰守死而猶稍視豈有異耶士大夫幸生平世當求贊府所以能自立之故則知伊周可與龍逢比干易地而所成之事其大小高卑於性分豈無二哉

卓忠毅公遺稿書後

瑞安林監州從炯蒐次卓忠毅公遺稿并附各文及詩之爲忠毅者爲三卷刻之而徵辭於敬敬以名與忠毅同不敢附於篇末監州謂古者既葬而諱以慰生者之心耳非如字之尊名後世不達此指以不斥名爲禮慎矣又諱必及其世今已去忠毅四百餘年且非臨文之義敬遂不敢辭謹按忠毅授命於建文四年其生平經濟氣節前人已表章之如日月之著矣敬所惜者劉忠愍所作原傳載忠毅著述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今止存數十首忠毅門人黃淵光所作年譜行狀今悉不存夫古之大人具蓋世之氣全不世出之節者其生平無不謹小慎微事事得其所處若殉死之士感激一旦竟成其名史書及府縣志紀錄則有之必不能千百年之後人人變色動容有一百折不屈之人如在其心如出其口若忠毅方學士鐵尙書者也故敬喜於詩文集求古人性情之所在年譜行狀求其瑣屑不經意之事以觀其學問之所至而惜乎忠毅之竟歸散落也李將軍名將子長記其被擒臥兩馬間張都督百戰保江淮退之記其不忘名姓段太尉手擊朱泚子厚記其駕馬償債皆其人精神意氣流露於不及覺者故可以爲觀人之法忠毅本學宋儒其言行必精密有步驟而竟無可考譜豈不重可惜哉然忠毅遺文遺蹟雖散落幸有此數十首及忠愍所作原傳讀者能一一推之未嘗不可以測忠毅此後監州其益蒐文之或更有

所傳則益爭也

維摩詰經書後

此經亦鳩摩羅什所譯大乘經史稱與釋道安相合白太傅曰譯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蓋指其中精語言之行文則弁陋乎雜不足觀也其經之全恉在往明維摩詰示疾為緣起蓋佛教人出家而維摩詰以居士見身故此經佛道品言煩惱泥中有衆生起佛法乃即病與藥耳然執藥治病藥即病矣故下章入不二門品盡掃除之所以為大乘經也如此義締惟佛地位能決之諸弟子並大菩薩豈任問此疾耶蓋全恉皆出於佛而筆授者非過量人雖釋道安鳩摩羅什無如之何也

楞伽經續書後

盍亦觀車之行於大塗乎引而之乎千里者馬也視乎險夷曲直者人也其載則車也人之心譬之車而載與人馬皆具焉是故性之五情之七心之載也知為心之人能為心之馬善不善為心之險夷曲直其至為心之千里若是者盍亦觀車之行於大塗乎性善者也情善而之乎不善者也知之體洞然無善無不善者也而其用能知善不善能之體无然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者也而其用或專於善或專於不善是故孟子性善之言以性言性而舉其全荀子性惡之言以情言性而要其末揚子善惡混之言以情言性而混其末與初韓子性有三品之言以知能之用言性而忘其體惟浮圖之言則能舉知能之體焉而能者有畔岸者也故多舍能而言知曰常惺惺曰活潑潑皆知之體也以此為性故其言曰性無善無不善程子朱子引常惺惺活潑潑之說而附之以儒言失其旨矣此經六識分見第七識合見第八識為性海皆由知之用以推極知之體六識第七識即楞嚴生死根本也第八識即楞嚴常清淨體也其義宏深浩渺細極無際大含無涯陽明先生終身言良知無出是範圍者其徒離屢變他說又何從出之哉故其言曰良知包括天地夫知之體宏深浩渺如是若於能之體尺寸推之必有可數楞伽斯義者而惜乎律家所言不能盡也

壇經書後一

大通禪師偈曰時時勤拭拂不使惹塵埃大鑒禪師反之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今壇經所言皆拂拭之功何耶蓋圓頓漸三教未有不終身拂拭者也未悟之先拂拭導之既悟之後拂拭養之宗門宿德皆如此然滯於拂拭有漏之因耳故大鑒以無一物救之滯於無一物亦有漏之因耳故大滿以未見性救之涅槃經言佛性常諸法無常大鑒乃言佛性無常諸法有常皆以解黏去縛而已惟如此方可以言拂拭之功壇經所言非止為接引初機設也

壇經書後二

大鑒禪師臨涅槃大傳授之世自摩訶迦葉尊者至菩提達摩尊者凡二十有八而吉迦夜所譯付法藏記止二十四至師子尊者而絕宋沙門契嵩據三藏記著傳法正宗論定為二十八祖是矣然契嵩從彌遮伽多等七尊者無師弟子傳授之義則非也故觀佛書記師弟子傳授大約附會成之甚顯然不可訓不止如朱子所譏用中國音韻譬律而已浮圖稍有識力如元妙倫偃山果必不為是言況前輩尊者之超然哉故壇經止及其世無綴靜壽後之人可以無惑於附會之說矣

文衡山先生詩冊跋

陽曲李巽宇同年藏文衡山先生詩稿四冊揭陽鄭總制家故物也實歸真定梁蕉林相公總制官直隸故歸總制凡為古近體詩若干首皆清濁錯上書法則出入顏楮極率意處皆有法可尋真蹟也古大家名家所作自性情流出故生氣盎溢大小高下如其人之生平屬者支支節節為之則索然矣衡山先生託志高尚而此冊有不可遏抑之勢朱子讀陶詩而歎其豪屬蓋隱士匈中之氣皆如是也夫事功斂之文章異矣然未有不本之性情者總制以治才著乾隆中蕉林相公在聖祖朝委蛇翰林極一時之盛二人匈中其亦有不同於俗未易以淺近窺測者歟巽宇必以斂之言為不謬也已

黃石齋先生手札跋

汀州伊墨卿太守藏石齋先生手札一通與熊魚山書也詳書中所言當在崇

禎九年先生起官之後時魚山以事降官牢落在外故辭多隱約耳書後歸心
丹訣其有所託而爲之歟古者忠義之士如顏平原及先生皆學仙而得明驗
於授命之日者也富鄭公丹訣一匣康節舉而焚之曰先去一大病善學古人
者可以互觀焉

張子實臨徐俟齋尺牘書後

右陽城張子實臨俟齋先生尺牘并三家跋語作一卷敬愛其篇宕清超假歸
案頭一月餘第八行爲下食婢汙損數字不可治因書後歸之敬今秋至南昌
首見左忠毅史忠正手札次見董文敏初入翰林時家書次見俟齋尺牘皆真
蹟也忠毅之言如苦行沙門眼超語峻必躋上果忠正處分軍事謹密當事機
俟齋隨手作書莊語謔詞具見襟韻如接王劉諸人談讌文敏皆家常語耳劉
豫州聞之當自臥百尺樓上矣於此見士大夫性分風尚各有所近而所處之
世緩急治亂亦可倚論焉忠毅忠正手札藏桐城左氏俟齋尺牘査守梅自廣
東攜歸京師文敏家書爲子實所藏因并識之

記蘇州本淳化帖

嘉慶十一年十月敬在南昌於彭臨川處見板本淳化帖十卷卷數下有臣王
著摹四字檢卷後仍摹奉聖旨摹勒上石篆書則卷數下四字爲贋矣士大夫
必不至此其爲市井所爲僞本無疑十四年八月復於南昌見之知爲瑞州吳
司馬故物後至京師見多鬻之者旋過蘇州則賈人以數帙炫賣焉然後知爲
蘇州本也六硏齋筆記王文肅所藏淳化帖卷數下四字與此同又第二卷鍾
繇書第三卷孔琳之書增多處亦同惟文肅本裂文八處此本或見或不見文
肅本莆田陳知古王俊刻等字此本皆無之據此則此本爲翻刻文肅本亦無
疑文肅於此事雖未見深嗜其家庭門館多知者何至弃此贋物豈賈人先饋
之爲聲價歟抑文肅好廣而漫購之歟文肅本鈎摹不知何如吳司馬本則俗
甚然倘是百年前拓本今市中本則更下也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中堂大人閣下敬前在都不及見吾宗宛平君宛平君有孤女二人中堂爲猶
子娶其少者敬欽風義之日久矣然處卑賤不願自通於左右使令富陽爲中
堂鄉縣以禮至邸第一投謁而中堂存辱之侍坐之頃妄測淵雅之衷宏通之
量蓋庶幾唐之張子壽宋之王子明者是用益不敢苟然致獲咎於大君子蓋
十五年之閒未嘗一日忘未嘗一事干此則敬之所以自立於天下士大夫而
中堂之所深知深知者也雖然上之於下也知其識知其才知其守皆有迹可
求者也故雖以卿相之尊欲知草茅初進之士難矣而實易下之於上也有奏
狀之書有
制
詔之辭有
朝議之公有輿論之詳易矣而實難何也彼在上之膚淺者蓋亦有之矣而不
爲膚淺者識至遠而不見其識才至大而不見其才守至堅而不見其守皆無
迹可求者也而以膚淺測之則懸乎知懸乎不知是以敬之於中堂不敢以膚
淺測之則請言敬之所能測者曩者敬以官事久羈浙中中堂歸富陽一切以
古禮自處而人人所遣者入官寺如甘寧過里中如石建敬以爲此自好者所
能不足以見中堂敬所竊窺者其時海內無事而中堂獨居念之深念之至深
處若忘行若遺在堂則循階在室則繞柱且中堂立朝素不以辭色從人者及
自富陽至天津至京師而不惜委蛇行之行之而無所圖則向之念之深念之
至深者何爲也行之而有所圖則向之念之深念之至深者何不聞一覩者之
輿聞一智者之輿議也及數年之後
朝廷施大賞用大罰而後使敬渙然而意得之此則中堂之不見其識不見其
才不見其守有如是也然而敬倘不敢信以爲如是也及往歲侍坐儀及古今
相業有旋乾轉坤者中堂愀然惕然言何敢承何敢承而後益信爲必如是也
敬所能測中堂者此一事耳而已如是推之則中堂輔佐
兩朝垂四十年其中識之遠才之大守之堅而無迹可求者豈易更僕數哉豈
易更僕數哉敬生有狂名而所守皆狷者之事惟好觀古今之大人察其人人
之所不諒者此則分外之想分外之志其世人所謂狂狷性之所喜不能以

已敬座主戴文端公於中堂禰濔最近道義最深其忠愛勤勞亦有深臆不可
縣識如中堂者敬文稿上書一首神道碑文一首庶幾得其大凡不可不塋之
中堂古者歸必以類故歸敘敬之所能測於中堂者以先之惟留意焉正月十
八日惲敬謹上

上舉主笠帆先生書

笠帆先生閣下前者接奉自江西移湖南士衆於庠商告於市民禀於野凡一
叩首爲前先生豈人人敬之澤以要結之哉心之所及足以相信有如是也而
其中能詩文者復搶揚其事以獻之左右先生亦深嘉許之後敬追隨至九江
先生閤獨無詩若文以言剌之故敬對而未奉也古者贈送詩若文多規戒之
辭至明而盡出於諛悅蓋不同其人若何而皆有以諛之悅之者其升擢罷黜
則諛悅之辭從同同是故敬集中無是也且詩文集序及壽辭亦無之何也五
尺之童未知丁倒即有集此挾科第耳遺權之臭萬事瓦裂亦有集此無聊賴
耳富貴酣養欲爲淸琉亦有集此乘蔽楨耳序者諛賞壽題辭者諛壽一言
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此不必更附其後也況禍福之端一人違之一人嘗之
已末不傳本若以從他人豈不大可惜哉是故敬集中亦無是也先生文章事
業出於人人不在諛生之擡揚敬事先生與人人殊不在隨人人爲擡揚故先
生之去亦無之惟先生之去亦無之而後四海之大百年之久無有再以屬逮
之詩若文責敬者而集中之義例遂如金城之不可攻湯池之不可越矣然而
有白之先生者故九江之對辭以書進幸得畢其辭焉蘇子由曰古之君子不
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敬之庸劣不敢附於古之君子孤陋簡樸近二十年
不敢謂不用於世然今之天下人才衆矣任鈞軸者有人任種揚者有人任河
渠者有人任漕輓者有人任百執事者有人皆循循然奉功令赴期會較其貴
賤則有相懸者矣論其賢不肖之相去其間豈能以寸哉是何也世亂則才勝
法世治則法勝才太平既久無異政無殊俗秉挾與凡庸同功正直與跪隨並
譬如洪鑪熾則金鐵雜投而皆鎔大海泛則淨穢疾下而同化也若是則敬雖
服卑官二十年豈敢謂用於世即等而上之再等而上之又豈敢謂用於世哉
若是則寄於物以自遣之說敬何敢辭焉且夫操觚之首可引六藝皆於射也
超距之足可與三大寶於鼎也淵源之心可遠千萬者於文也敬自能鑽羣之
後求之於馬鄭而去其雜求之於程朱而去其偏求之於屈宋而去其浮求之
於馬班而去其肆求之於表衆而去其闕求之於蘭芝步引而去其陋求之於
大人先生而去其飾求之於廛閈市井而去其鄙求之於凄寒苛察之枝力而
去其詐悍陶伏之擢稀之扉擒之覆沫之得於一是而止是故覆觸恐神而無
頼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雖有志焉而未逮也
本朝作者如林其稱正者方望溪爲最下筆疏樸而有力惜敘事非所長再傳
爲劉海峯變而爲淸宕然識卑且邊幅未化三傳而爲姚姬傳變而爲淵雅其
格在海峯之上焉較之望溪則遜矣其餘諸子得其一支者之不勝其失也是國有
之不勝其非也敬才蓋下終其身而已矣若夫文之思敬者必能斷文之精粹
者必能疏文之有始終者必能持正則所謂約者種揚河渠漕輓百執事皆無
二道焉然或高之文而充然高之事而未必不敬然者則又存乎其人存乎其
時而已敬升敬自矜也徒徒于古如畢羊如屈陶如畫馬不力辯焉則此事皆
爲修經矣惟先生諒之八月二十一日惲敬謹上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笠帆先生閣下本月十六日接奉鈞諭辭惜精審以敬爲可教而詳諭示之吉
禮如是吉事吉遣必恭如是此古人所以能日進之道也而謝末及乎奉孝廉
則知幕府賓從皆見敬前書而幸正之先生知交遍海內幕府之盛幾於數丞
相錢留守敬以言舊進當始終盡其愚拼以質之諸君子焉書日之法始於衛
書而詳於春秋春秋書卿大夫之卒穀梁曰日者正也不日者惡也公羊則以
不日爲遠今考公子牙以後二十三人實與不肖卒皆日則不日者以遠失之
公羊爲是故古者金石文卒皆書日也左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孔
疏以季孫行父等證之是君臨宜日也文端碑書甲寅
皇上親臨賽奠其法本此至
賜祭

賜祀寶夏
賜祭春秋無明文可比然不日則疑於與
臨喪同日矣故謹書之春秋於喪之歸皆書日桓公昭公是也故文端之喪至
南昌亦謹書之葬之日不日公羊有渴葬慢葬之說而以不日爲正然春秋書
魯公之葬夫人之葬各十皆日則他國之不日者亦以遠失之非如公羊之說
也故文端之葬亦謹書之數條皆金石文通例也若書三代封贈之法其以一
筆書者必官封無異爲今賁園先生有官階不可沒彭太夫人受夫封亦不可
沒是以前後并書而中以如曾祖如曾祖妣變文以隔之此亦金石文通例也
其所以必三代排比書不合書有官無官有封無封而一筆以封贈結之者抑
更有說此文自嘉慶元年至如公式以日排比書舉人中書以文端之年排比
書
賜及第以後以
國家年號排比書而於
賜及第書文端之年爲上下轉捩蓋前後數百言皆排比法以見謹也若書三
代獨不排比則爲文體不純矣史記漢書有排比數千言者其後必大震蕩之
此文實在前虛在後所以如此者因通篇不書文端一事故用排比法敘次家
世科名官位然後提筆作數十百曲皆鑿空構虛左回右轉令其勢稽天匝地
以極震蕩之力爲此法近日諸家無人敢爲亦無人能爲也東坡司馬公神道
碑虛在前實在後所以如此者由一切事業不足以盡文正故竭力推闡在前
後列數大事止闡闡指示如浮雲如小石此文正人之大東坡手筆之大也文
端雖賢必不敢自儕古人敬才弱不敢犯東坡因顛倒其局用之至變化則竊
取子長嚴整則竊取孟堅也自南宋以後束縛修飾有死文無生文有卑文無
高文有碎文無整文有小文無大文韓子詩曰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南宋
以後止於水航之尺寸粗細用心而不想施手時故陵夷至此也婦人稱太始
於太姜太任太姒戰國始見太后之稱漢晉以來有太夫人之稱其夫在不稱
太乃定制於北宋至今沿之而夫婦皆亡則仍不稱太與歷代升祔不稱大同

文端爲修撰之時賁園先生夫婦相繼而逝故封一品時應去太字于亭之言
是也如猶有未當祈即續示爲幸十月十一日惲敬謹上

答伊揚州書

秋水先生閣下不見二十餘載矣天下不過此數人耳何日忘何日忘今年在
椒邱舟中得二月二十三日書喜甚開椷讀之知在粵東見敬文稿過蒙獎借
不安殊甚惲子居他日何以副朋友之所期耶不日進即日退恐文質無所厎
愧見諸君子則今日之詅癡符亦終歸於覆瓿貯敝筐而已譬如其言豈如
其光皦如其音先生視敬有一焉否也清夫徵士時時於往來中知其爲人其
文必有過人者往歲敬北下章江先生爲故人子所發書並清夫徵士集均未
寄到至下鐵之說敬何人斯敢當斯語然有可復之先生者曹子建云後世誰
相知定吾文劉彥和云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歐陽永叔文成即黏壁
時時讀之蘇子瞻用事必檢出此數人者其用心可以觀矣是故文者私作也
必以公行之文者藝事也必以道成之固有賢人君子窮極精慮之所作述而
一得之士可以譏之者然則清夫徵士之集敬請得因先生之言而一一徵之
天下當不以爲僭也已敬於孟詞爲鄉試同年生孟詞卒後未聞其一事心嘗
恤然其生平學問又未得其要領所命云云皆敬心中所朝夕念也然如何而
可以不負孟詞惟復命之閒先生明歲有江右之行當可作數日遊所欲言者
無窮極也七月初七日惲敬謹復

答伊揚州書二

秋水先生閣下前奉韶州手書七月中作復并文稿四部由瑞金楊茂才國芸
寄李汀州處矣如未達可向署瑞金邵君促之甚便也八月下旬清夫徵士之
少君蘭芳來寓手書并清夫文集一部始知遲遲之由蘭芳事已與料理矣敬
前復書蘭芳錄本奉呈想已達也清夫爲今之作者先生來書何言之謙耶貴
省近日古文推朱梅厓先生清夫得之梅厓梅厓始終學韓公者也大抵韓公
天質近聖賢豪傑而爲文從諸經諸子入故用意深博下筆奧衍精醇梅厓止
文人而爲文又從韓公入故詞甚古意甚今求鍊則傷格求適則傷調自皇甫

持正李雨紀孫可之以後學韓者皆犯之然其法度之正聲氣之雅較之破度敗律以為新奇者已如負青天而下視矣清夫猶是也敬與清夫所學不同若強清夫之文以從敬是猶毁鼎彝而鑄刀劍舍琴瑟而聽鼓鼙後者未成先者已棄鄙意欲於其目錄之不劃一者齊之稱謂之不相當者易之當時語之不合法者删之如是而已望寫書清夫視所見同否也九月初五日惲敬謹復

答伊揚州書三

秋水先生閣下前月得舍弟書知過續修誌重蒙嘉惠感謝感謝舍弟蹉跎二十年不得已請書於先生從此或有遇合以成其用皆先生之賜也目下尚在瑞金望後方可至章門所賜家雨田書未得展玩而心之欣然已不成寐矣惠書舍弟先附來昨又得九月二十七日書所以慰藉期待敬者良厚不敢當不敢當敬近日觀尹河南范忠宣所以處患難之言福心暴氣似有銷釋之漸其餘世事俟大定後與世之大君子權之不敢求進亦不敢言退也光祿公人倫模楷專立祠堂頌述功德敬得附名其間可謂幸甚惟來示命以作記敬思記體謹嚴唐宋諸名人雖破體為之不過抑揚唱歎以遺神激蕩而已氏族官位既不能詳列學問事功又不能實載是以改作祠堂碑銘可以用大筆發揚用重筆結束太夫人祔廟亦於體得書矣先生必以為宜然宜然也古者講學之人祠堂記多稱號稱先生今用祠堂碑例宜稱官稱公至惠州之事例不宜書太夫人生平之事例不宜書孫曾銜名例不宜書先生亦必以為宜然宜然也遺學異同若入碑文中少捗筆則不透徹多捗筆則辨體論體矣不捗筆則通篇之文如玉巵無當玉盤缺角故起首推明朱子之學後列高宗之諭及文恭之論君友共證明之遞入銘中可以縱横往來使銘辭瀏然確然與碑文相照耀乃變法中正法也鄙意如是必屑屑自明者敬以後學為先進作碑文庶幾慎之又慎或免咎戾先生亦必以為宜然宜然也敬為飢寒所迫秋來又病腰脚明春得暇清夫之文當卒業焉或天假之緣得朝夕晤對則可益壹其愚清夫必不鄙夷之也韻西原署瑞州周雨亭署南昌同知皆時見已致感意矣方茶山在遠未得見也冬寒一切為道自重不宜十一月初五日惲敬謹復

答伊揚州書四

秋水先生閣下二十二日舍弟自瑞金至南昌感言先生兄弟之樂子姪之謹精神之固問學之勤為之欣然可以觀所養矣又言秋水園古樹數章修篁數十畝池館位置得疎宕之意兼有近石遠山引人著勝先生何修而得此耶敬在千里外已神游化人之宮矣能繪一圖來當以小賦或小記償之庶幾此山之靈欣然解頤也所惠香山老人畫是其晚年之筆意境超遠體勢雄厚皆以篆籀法為之惜神已敗矣綾縧挂積年為塵土所侵裝潢家又以低手壞之也敬過眼雲煙幾數千軸大約以俗冒雅者貴以雅蔽俗者賤以邪干正者賞家多以正排邪者賞家少小道尚如此如何奈何光祿公祠碑銘先生當自書之或用青石大碑四統如袁忠觀碑書徑三寸字四圍以石柱石押束置一處可得五百年不毁五百年後必有再刻之者如此則此碑之獨雄宇內無窮期也先生銜名例應直書已書之矣今人作文即不書名一節已成大謬也光祿公之曾祖司鐸何地望示知可填入拙集中不宣十一月二十五日敬謹上

答趙青州書

味辛先生閣下往歲在鄉郡敬將返江右而先生有關中之行千里饑驅彼此同之所處者敬少壯於先生江右一水可通無多勞勤先生則未免車馬之苦耳今歲十月得印山大兄書知道體違和有兩臂之慮尚未深悉十二月中孟巖康使諸部始知其詳并得手書知左手足枯重急切未愈昔之名人多有此疾當由性情耿介中懷時有所不然又多危坐讀書血氣不行所致然關右風高可愈積濕何遽至如此將毋為甚寒所中耶若是則湯散不可專補血氣也先生自作輓聯雖佳甚然豈得便讖此自靖節自作輓歌近代名人沿結習為之或數十年後尚康強逢吉不幾於欺謾當世後世耶閱書至此當乙之以一笑愈疾可也敬嘗觀之古人其畜道德能文章者饑寒之外復多變故或家室違異或朝廷岐阻或毁敗於讒譏或展轉於疾病使歷睽變之人情發幽沈之己志故一旦專權會屬則智力所詣適中機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遺文逸

事法書名畫皆能曲折精微鴻懿絕特不類乎人人之所爲孟東野曰身病始知道道倘可進其他所得寧有旣哉寧有旣哉大集之序乃後死之事比之元晏愧何敢當然元晏之才實不及太沖當時皆耳食耳茫茫天下作者幾人知者幾人此後先生卽不徵敬文敬亦有以報也續刻文稿於原刻多改正附呈一部祈是正之五月六日惲敬謹上

與宋于廷書

于廷孝廉仁弟足下獻歲擾擾過從未盡所欲言居陋意蕪致足下與漁橋登舟北行不及一執手迨正月垂盡因兩壻赴江干維旆久已東發矣今年會試聞言路又先事及之當事者必加意柬縛或藉此可得眞讀書人若是則足下及諸與敬相知者擢雋必倍蓰也敬近況如相見時家慈已來章門子寬尙在吳城爲舉債計終恐無益耳西原太守時時來夏首可署撫州見懷詩清宕可諷誦中引嵇中散事極相肖若戴九江事則鄭漁仲所輕也敬久欲晳此言今因足下詩輒分疏之案通志敘文小戴記序之曰身爲贓吏子爲賊徒而引漢書何武傳爲證敬求之漢人他書無有言九江事者故漁仲於何武傳之外亦未引他書今止據此分疏可無漏落傳曰九江太守戴聖禮經稱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擧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原文言多不法言得其罪未嘗言受贓也此如以意決事不守功令期會或過誤賞罰科斷乖背皆是觀刺史所擧九江倘敢廢閣殆倚擧望傲然爲之致積愆過而已不當二千載之後懸入以受贓使如漁仲言貢禹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公孫弘以罪免皆可曰受贓矣傳又曰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原文言平心決之則武非縱盜也武非縱盜則九江之子非盜黨也此盡漢法連坐其子之賓客爲羣盜故子繫廬江緣漢人市好客名多通輕俠耳漁仲斥之曰賊徒如斥九江受贓失事實矣可哂也北宋以後儒者喜刻深而讀書又不循始終卽妄爲新論專以決剔前人瑕累爲快如諸葛忠武文中子皆詆毀無完膚況九江哉至明程篁墩拾漁仲謬說遂有罷祀之議廢己之耳目隨人之是非益可哂也冉子有聚斂端木子貢貨殖南宮子容載寶而朝皆記載明確以親受業聖人不敢議於九江則正史所不書者以意加之儒者之言宜如是歟且九江父子果大惡則容贓吏縱賊徒蜀郡何君公何以爲賢刺史也敬前過栗里考陶靖節事知吳斗南言靖節仕桓元甚非事實今九江事得敬此書當大白矣如後此有數十年暇日當遇事爲古人分疏勿使漁仲諸人陷溺昔儒誣誤後學也近十二章圖說首服圖說兵器圖說已定稿寫畢當呈請是正三月十六日惲敬謹上

答張翰豐書

翰豐仁弟足下爲別三載矣中閒時一通問不盡欲言遼闊之忱如何能置春閒書來乃聞蘭畦先生之訃近園孝廉亦前後書來事至於此奈何奈何然悠悠之人至欲歸咎診候藥物長安居眞不易矣五月中近園復有書來以志屬敬敬義無可辭辭則無以對蘭畦先生矣屬草稿之後有知舊者謂不宜作如是言宜言

國家恩遇門地貴盛終世無過嗚呼知舊其愛敬者歟然此無過之志銘長安貴人能操筆墨者不下五百人何必江南惲子居千里嘔心起古之揭日月泣鬼神者而質其然否也敬嘗謂南宋以後爲志銘者如壞畫工凡傳之師授之徒者知衣冠佩帶而已他非所知也是故所爲顏閔之容無甚相遠也所爲歛光驚子之容無甚相遠也爲志銘者官閥之外言其和於家言其勤於朝言其惠於朋友千百人皆此數語耳安眉於目上植須於頷下煩煩然團團然去衣冠佩帶執辨爲顏閔歛光驚子哉若是者皆可以無過者也夫天下有生平煦煦嘔嘔言行無可指嘗而死後不得爲君子之徒者或衆所忌怨生平所爲有得有失千載之後必有仰企之論焉此無他觀其大體而已敬於蘭畦先生本其性情得其形貌故讀之終篇如見轉盼而思屬聲而呼高步而望倚几而指揮至於

朝廷知人之明用人之當曆疊皆見則知舊所謂無過者或亦庶幾焉然而揭

日月泣鬼神者未嘗不可見仁弟詳觀之其有以告我秋中彥惟當北行見時爲道念六月十五日惲敬謹上

答鄧鹿耕書

鹿耕先生明府閣下前蒙惠書所陳皆古人之義敬何敢承知即日舟赴章門可面罄一切未及作報嗣恩恩奉諭先生益有以獎借之敬益用自愧然何幸得此聲於天下士大夫此後不敢不自勉矣使來復奉書及多儀愧甚愧甚尊甫大人名儒循吏伐石之辭敬得操筆墨以揄揚盛美方懼不稱所使何敢濫叨嘉貺詒諸古人然卻之則非先生事尊甫大人之心因先生之美遂忘鄙人之陋謹再拜登之前鶴舫先生曾以贈錢大昕孔雀補見賜亦不敢辭其於他人則未之敢受也古者文人集中所刻時與石本不同皆由年力俱進積漸更定故致如此尊甫大人志文敬因作意郤勒故用筆未得自然下語亦不能堅定心常嗛嗛近塗改數字删易數語較呈西原太守本略似整齊然未敢信也謹鈔錄奉寄如已踰日可先付鉤摹敬有更定自存集中可也先生論史筆不難於閎難於有餘最爲高識名論敬更有復之先生者王右軍寓巢穀則情多佛鬱書畫讚則意態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箴又從橫爭折此如太史公傳儒林循吏皆筆筆內斂與游俠酷吏不同是以敬於尊甫大人志文不敢縱宕行之遂致神太迫氣太勁若儒林循吏神與氣何嘗不有餘此古人之不可及也先生以爲何如江廣文十載知交札應即復敬性疎脫遇甚竟忘其別字不敢隱於相知又不敢率爾作世俗之稱望示明後報之北上何時路過吳山必留數日是幸不盡及八月十二日惲敬謹上

答鄧鹿耕書二

鹿耕先生明府閣下昨奉賜書知尊甫大人大事誠信無悔敬不能隨執紼諸君子與觀盛禮又葬期在既禪之後不得復有所附達緒其懔懔之忱而先生諄諄然致過分之言愧甚矣承示塋兆形勢極慰意此事自古有之觀孟堅所志各書可見其理與周禮九州爾雅四極相通實皆氣之變爲之業骨裹而足疾平穴蟻除而骨疾愈生死一理而已惟小人棄本求末不務修德止求吉葬無論天道人事不能得善地即得之必有物以敗壞若君子思安其親其爲造化之所福無疑也鄙見如是先生當必以爲然敬近況如常家慈精神如五六十人惟向爲溼氣所苦近飲木瓜酒漸輕除矣大著周禮條考倘未寓目因西原太守於長至日丁內艱不能索觀也古人詩文必各自成家先生儒者之言以和平慎密爲主敬前盡其愚不以見責而反褒之敬何以自安邪壽田茂才進境何如敬與先生交非尋常而賜書過爲謙下敬何敢當自後斷不可見外也十月初三日惲敬謹上

重刻脈經序

晉王叔和脈經十卷隋書新舊唐書宋史各經籍志皆有之此本爲明萬曆三年福建布政司督糧道刊本有袁表後序其卷首列宋熙寧元年國子監博士高保衡等請鏤板劄子並校正及進呈各銜名次列廣西漕司重刻陳孔碩序次列元泰定四年江西龍興路重刻移文并柳贇謝縉翁序蓋此書前後凡四刻矣各序皆斥五代高陽生脈訣歌援勸經說粗工便之致此書傳習不廣此醫學所以日陵夷也袁表後序言第十卷錄載手檢圖二十一部而卷中止復論十二經脈奇經八脈三部二十四脈無手檢圖高保衡劄子言俗本有二其一分第五卷爲上下卷其一入隋巢元方時行病源一卷爲第十卷意者本經第十卷手檢圖已亡後世據所見或分第五卷或入元方書以足十卷之數歟若是則今之第十卷亦高保衡所改定非本經原文也蔡原朱君世藏此書沈南昌重刻行世移卷首徐中行書附之後序之左以從時世并於十卷錄下刪夾注十二行以註意見後序中不應復列也若夫是書之精微博大足以發軒岐之奧竅通天地之門戶則四刻各家具言之學者可得其要領矣

誦芬錄序

敬於歸安鄭柳門先生爲年家子先生就養星子折行輩交之甚引重也敬每修起居先生諄諄以所輯誦芬錄命之序後敬居南昌先生以書促之敬禮不敢辭誦芬錄者錄滎陽鄭氏自浦江遷歸安諸先正之言行也古者譜牒之學以明世系定昭穆爲宗後世稍裒集嘉言善行以附益之於以章前功訓後嗣如史書所載英賢錄官族傳是矣然多出著述家非子孫之言若李繁鄴侯家傳韓忠彥魏公家傳王皞沂公言行錄雖出子孫又止一人之事而已惟明粲明氏世錄崔鴻崔氏世傳則通記一姓之人誦芬錄之體例蓋視乎此而所錄言行則以還浦陽之後爲限斷焉浦陽自南宋以孝友傳家垂數百年義門之名滿天下本源深固支派蕃衍其分散遷徙者俱守義門家法以長其子孫歸安於浦陽分居浙東西風氣相及是以錄之所載大者至兄弟爭死名動萬乘小者推財讓能有益於人以及守一術之微動一事之細類皆有長者之意不愧其先可謂善矣使鄭氏子孫有得乎此可善其一家若天下士大夫能推而行之相勉以和相屬以節其所成未可以意量也若是則先生之爲此書也其意不甚戚歟敬鄭之所自出系自歙爲南祖之裔與浦陽自北祖者不同然皆望滎陽舅氏淸如先生家法恂謹敬少時私淑焉故敬於是書樂附名其閒且推闡之如此嘉慶十九年十月既望陽湖惲敬序

十二章圖說序

古者十二章之制始於軒轅著於有虞垂於夏殷詳於有周蓋二千有餘年東漢考古定制歷代損益皆十二章亦二千有餘年可謂備矣中閒秦王水德上下皆服袀元西漢仍之陽二百有餘年是以諸經師不覯覩其制多推測摹擬之辭然搜遺袪妄各有師承考古者必以爲典要至歷代輿服志具載不經之制而冕弁服則兢兢然不忘乎古焉其大臣議禮之說多可采者是故言史不折以經不安言經不推以史不盡也敬自束髮受書頗窺各家禮圖得失今上采箋註下揆史志爲十二章分圖若干合圖若干歷代圖若干附其說於後世之君子其有以是正之則幸矣

古今首服圖說序

古者有冒有冠有纚纚者所以韜髮也士冠禮緇纚是也纚之變爲幘幘之變爲巾巾之變爲幅巾爲帢三代加冠於纚後世加於幘若幅巾帢則不加焉帢之變爲葛巾幅巾之變爲幞頭幞頭常冠也幞頭之變爲翼善冠自纚至翼善冠凡八物皆非冠也而幞頭翼善則冒冠名焉冠者冠也冠於紒也冠之別一曰緇布冠太古冠布齋則緇之是也一曰元冠周委貌殷章甫夏牟追皆元冠也一曰爵弁士冕也周弁殷冔夏收皆爵弁也一曰冕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皆冕也一曰皮弁三王共皮弁素積是也一曰韋弁凡兵事韋弁服是也自緇布冠至韋弁凡六物皆冠也而名皆別焉冒者冒也通典上古冒皮冒之名所繇起是也其制先於冠冕後世庶人無爵者服之北魏朝臣皆服便乘騎也江左君臣則私居服之夫三代之時爲制備矣而首服益嚴觀禮經記載其用劃然者也自漢以後士大夫喜趨於苟簡三代首服之制以意增損

之增損既久與古全乖其燕閒所服更無故實牽彼就此以古合今故禮圖所繪不能無失敬考各家經注及史傳參伍始終錯綜正變爲圖說若干卷冠之類從冠以著其儀纚之類從纚以推其笄冒之類從冒以盡其便立乎千載之後以言乎千載之前豈敢謂出於盡是然浮假之說歧雜之言則不敢及焉若夫朝祭之用則經史具有明文考古者可自得之矣

堅白石齋詩集序

靜樂李石農先生爲詩四十年少卽遠遊不違息曰行行草官西曹曾有白雲亭曰白雲初稿分巡還處二州曰甌東集提刑雲南曰韶南集謫迪化州曰荷戈集分巡天津曰七十二沽草堂吟草提刑廣東曰訶子林集合爲堅白石齋詩集若干卷陽湖惲敬爲之序序曰言詩於今日難矣哉古近之體備於唐唐之詩人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溢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歛矣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矣又屢變焉

本朝順治中詩贍而宕康熙則適而遠雍正則斂而整夫積千數百年之變而

本朝諸名家復變焉於是自乾隆以來凡能於詩者不得不自闢町畦各尊壇坫是故桑檀漢尺以爲質古山經水注以爲博雅葦軒蝸陀以爲詭逸衡彈春相以爲真率博徒淫舍以爲縱麗然後推爲不蹈襲不規摹是故言詩於今日難矣哉夫詩有六義焉兼之者善也其不兼者必有所偏至而詩之患生焉六義者天下人之性情也性情者給於萬事周於萬形故得性情之至者六義附性情而各見於詩離合古今而契勘之何虞乎蹈襲何畏乎規摹哉且夫性情者撢之而愈深窒之而愈摯者也石農先生自髫年及於中歲室家之近羈旅之遠科名之所際仕宦之所值多處憂患之中卽偶有恬適之時亦思往念來不可終日其匈中鬱然勃然之氣悠然嫙然之思要以虩然確然之志而又南極滇海西窮濛汜久留幽燕冠蓋之場遠託吳越山水之地故其爲詩清而不浮堅而不劌不求肆於意之外不求異於辭之中反覆以發其腴揉摩以去其滓何也性之至者體自正情之至者音自餘也今夫思婦之朝吟必長無律呂以節之而未嘗無抗與墜也感士之夜嘯必屬無聲韻以限之而未嘗無調與格也伯奇行遁之篇衛子憂心之什北山之所怨无何人斯之所刺皆采詩之孤行弋凫之獨往揆之皆關雅之體誦之皆唱歎之音此性情爲之也使彼數詩人者爲遊歌之作燕喜之章何嘗不觵然如韶鈞蔚然如虎鳳哉是故驩善可以達懷歡娛亦可以致感知此者可以讀堅白石齋之詩矣敬於身世之遇未至如石農先生性情亦淺薄無所施惟有生以來不可釋不可言之隱未必諒於他人者有同慨焉故因論詩發之且以質於能詩之君子

香石詩鈔序

敬在江右交順德黎仲廷十年仲廷棄官歸嶺南敬復遊吳越過江右與敬會于百花洲甚相樂也仲廷篋中攜香石詩鈔四卷清瀏澹遠具勝情於是始知香山黃子實之名而子實之友番禺張子樹陽春譚子晉之詩亦得次第讀之子樹之詩高邁子晉之詩渾逸翁覃溪學士目爲粵東三子者也及敬過嶺首與子實定交始知子實尊甫仰山先生以儒名而先世雙槐粵洲泰泉三先生在明之中葉皆爲儒立朝居家具有風範子實持身亦甚謹不背其先人則又歎黃氏之多賢而子實之能繼其門地也夫聖人之道惟爲儒者可言詩三百篇爲體不同合之易書禮春秋諸經其義無以異也後世爲儒者詩多質勝文詩人則文勝質兩家遂不能相通卽如粵中白沙甘泉之詩世所謂不爲道學所掩者而於近今詩人之意已不能厭飫況其他哉昔仲廷嘗和陸子朱子鵝湖講學詩敬告以言心性不必爲詩卽爲心性詩不必學陸子朱子此詩蓋皆爲此今子實世爲儒善矣而詩又善詩人之詩也由於其爲學也儒與詩分而習之故其爲詩非猶夫爲儒者之詩也夫道一而已矣然必分習之而後得其合故儒可以揚道之華而詩可以旣道之實能如是庶幾通儒與詩兩家之蔽焉請訊之子樹子晉及粵東諸君子若仲廷則夙以鄙言爲不謬者也

聽雲樓詩鈔序

粵東之詩始盛於南園五先生王彥舉題其集曰聽雨黃庸之構聽雪蓬而題其集曰雪蓬蓋詩人于蕭閒寥闃之時多所慨寄故名之如是番禺張子樹題其集曰聽松松之於雨於雪則有閒矣其爲蕭閒寥闃則一也陽春譚子晉題

其集曰聽雲敬書既之子晉曰此幻也噫天下孰爲幻孰爲非幻哉則請爲子晉畢其辭夫聖人之作也必正名百物焉自百家出而夢可言覺可言夢者有之生可爲死死可爲生者有之卵有毛丁子有尾白馬非馬臧三耳皆此說也古人有言爲兩耳甚易而實是也爲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至佛氏之書沿之而音可觀林木可聞焉未已也自文人沿之而天可問風可雌雄焉自詩人沿之而雲可養日月可沐浴焉近世且有以聽月名者若是則子晉聽雲之說何獨不然雖然雲之中萬籟未嘗息也則所聽者非雲也蓋淺之乎言聽也夫天下之動者必有聲形與形值則有聲氣與氣值則有聲形氣相值則有聲雲在形氣之閒而動者也夫人之耳不可執不可恃也蟻動而以爲牛鬬蜻蛉翼而以爲曳大木震雷發乎前而聾者不聞使曠俞師觸之徒側耳於氤氳變滅之中必有如水流之脩然如火炎之爆然者矣若是則子晉聽雲之說何獨不然然而聖人必正名百物者何也爲兩耳甚易而實是也爲三耳甚難而實非也是故爲詩必言其易與是者勿言其難與非者焉知此則唐宋元明諸詩人之大小得失見矣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

本朝言韻學者數十家而顧氏炎武最著其古音表析唐韻二百十部而類從之爲十部字以從韻之部諧聲以定韻之字而古音復明江氏永古韻標準之祖禰也江氏析爲十三部後段氏玉裁復析爲十七部其言時時反攻顧氏以自見其學然綱而紀之絕而圍之者顧氏也吾友莊述祖寶琛析爲十九部以小篆寫之寶琛未竟其業屬之張惠言皋文復析爲二十部皋文寫畢復之寶琛題曰說文諧聲譜以小篆皆用許氏原書不增減也敬按說文卽五百四十部之文解字卽九千三百五十三之字改題曰說文解字諧聲譜而爲之序序曰昔者先王虞書名之禰也于是設官以達之書者有形者也其一之猶易也名者無形者也無形則差數生而一之爲難皋文此書書宗許氏於書蓋類若矣而名則以顧氏爲大凡後世之音悉排之所趨可謂正矣雖然脣齒之差父不能得之於子焉宮徵之易君不能彊之於臣焉輕重相承疾徐相生豪釐之閒可以千里況廣之以四海引之以千古哉是故聖人之作爾雅也廣輪之變曰釋言山河之隔都鄙之圍是也古今之變曰釋詁歲月之積時代之遷是也其不變者聖賢所錄方策所傳別之曰釋訓經語史論以義爲重故無所變焉夫釋言之文音之以橫被者也後世於是有方言之書釋詁之文音之以從貫者也後世於是有古今韻之書方言之變有窮而古今韻之變無盡故言韻者必以別古今韻爲要領而方言從之縱得而橫自序之義也夫周公孔子大聖人也子夏諸儒大賢人也而釋言釋詁所收如是未嘗尊雅而屏俗揚遠而抑近也是故言韻者以廣取爲宗用韻者以適時爲大易之韻歸之易詩之韻歸之詩秦漢之韻歸之秦漢唐宋元明之韻歸之唐宋元明爲絲爲頌爲箴吾以從乎易焉爲誄爲銘爲四言詩吾以從乎詩焉爲騷爲賦吾以從乎秦漢焉爲五七言詩吾以從乎唐宋焉爲詞曲吾以從乎元與明焉若夫成一家之絕學求前人之墜緒開後來之精識皋文此書之所得蓋有未易幾及者學者能潛心於是則書與名之學其亦庶幾焉也已

戒旦圖序

秦臨川以戒旦圖寫眞見示爲女曰雞鳴說序之此詩漢唐宋諸儒之說不同者三其一序主刺朱傳主美變風雅中朱傳多持此論雖然刺詩有可美者焉魚藻之義是也美詩有可刺者焉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是也是在讀者自得之而已其一鄭箋主士大夫朱公遷主士庶人按首章言弋鳧與鴈士大夫亦爲之次章言琴瑟靜好末章言雜佩贈之閒之報之此非庶人之事也當以鄭箋爲長其一宜言飲酒與子偕老鄭箋主燕樂賓客朱傳及宋人多以夫婦言之按首章言子與次章言與子末章言知子無歧義也當以朱傳爲長知此三義則詩說與臨川此圖皆可比附焉夫是詩言夫婦各治其事以相和樂而以親賢友善爲保其和樂之本陳義可謂高矣乃毛傳必推之閒於政事何哉蓋古之君子上則先國後家下則先民後己先國後家則大倫舉矣先民後己則庶事治矣是故論所操之本末則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論所權之輕重則天下重於國故王朝之事先於諸侯國重於家故諸侯之事先於士大夫不閒於政

事則和樂室家者皆非君子之事也毛傳故推本言之歟臨川自筮仕至令大邑勤勞安靜於所謂先國後家先民後己者兢兢惟恐失墜而其爲人復能輔相爲若臨川者其可以和樂室家者也至末章之義則近致者贈之遠託者問之先投者報之盡耽於色者必不說於德和於內者必能宜於外是以卷耳之詩及於官人而此章於朋友之際唱歎往復至於如此臨川不妄交交必有道其亦有得於詩所云者乎若臨川者其可以保其和樂者也敬與臨川相處以誠以禮故能知之詳而深信之遂書於圖之後使兩家子姓不忘斯義焉

吳城令公廟壁記

吳城令公廟者唐御史中丞副河南節度使張公巡之廟也稱令公者自唐之中葉節度使累加中書令其下皆以令公稱之如六代之稱令君後遂爲節度使之稱也明太祖皇帝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得神助歸靈於公封公爲安瀾之神有司以春秋祀至今幾五百年矣漢魏至唐祀宮亭神在湖北之神林浦宋祀順濟王在湖南吳城山之左今祀靖江王在湖中央左蠡山而公之廟在順濟王之右東南北三面臨湖自大門儀門至寢殿凡三成高五十級爲巍煥焉方友諒窺江西劉齊朱叔華趙天麟等皆死之而趙德勝鄧愈力守洪都以待救至是時浙西及吳東屢失屢復安瀾神之祀其諸爲守臣勸歟考舊唐書李翰等論公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所以不亡此猶以功伐言之耳公之告令狐潮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君臣者人倫之首也守官者死官守土者死土公守睢陽六萬人死亡盡不汙賊則六萬人皆人倫中人矣降團非人倫走亦非人倫之至也且走則江淮以南必有屈於賊者不走則關陝河洛羣應氣接各效馳驅而人倫大明於天下豈止睢陽六萬人哉人倫明則天道自定千萬世忠義之士未有不與天地爲一者也敬嘗修祀事於廟故推論之以告後之有志者焉

瑞安董氏祠堂記

敬前在浙中登胥山遇泰順董正揚眉伯後於江右章江門舟中復遇之意甚相得也及居百花洲眉伯自大庾來朝夕過從眉伯以六世祖龍溪先生祠堂記請焉先生諱廉科明諸生國變後坐臥一小樓者二十餘年其時嘉興徐節之先生以避地來隱縣之天關山相去五里許兩人皆紗社遺老而不往來不通書問至今稱城南兩先生而已董氏子姓以高節推龍溪先生爲別祖爲祠堂祀之所出皆祔凡爲門若干楹堂若干楹乙丙舍若干楹如功令祠堂式昔有明之季吾鄉鄒衣白先生之躬亦終身坐臥小樓隱於書畫而吾宗裏白先生厥初閉戶不通賓客隱於禪其心皆皭然可白於天下者也本朝於前明諸死事之臣與專諡通諡者三千餘人皆有官守言責亡罹湛族者也而荒遐榛莽之中引義不屈又多如此可不謂難能而可貴歟然非本朝激揚忠義畢有司奉行得其道諸君子又寧得晏然而爲此歟是故在下可以觀節在上可以觀政也節之先生諱與齡黃石齋先生主浙江考時所取士也眉伯言泰順志逸其事矣子孫何如眉伯至浙中當一訊之嘉慶二十年三月朔陽湖惲敬記

陳白沙先生祠堂記

新會小廬山下有白沙先生祠即舊宅也先生世居仁會里至先生始遷小廬山大門之外有石坊曰母節子賢次曰貞節堂吳康齋先生爲林太夫人所題也次爲享堂次曰碧玉樓貞節堂碧玉樓名皆始於先生其字則子孫所葺治也同年李君巽宇宰新會以修祠未有記令子弟導敬謁祠因記之如右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然未有不致慎於五倫者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聖賢教人如此而已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於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明代宗之立所以守社稷也於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如行篡焉於是則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擾攘之天下嗚呼此先生之所以不出也憲宗則序宜立者也故先生復出焉會定公從亡於乾侯後昭公薨季氏扳而立之與明代宗英宗

不同故孔子不仕於陽貨執政之時而仕於季斯悔禍之日若先生則非止避徐有貞石亨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李君其以示新會之人且俾先生之子孫咸喻於此義亦教訓正俗之要也嘉慶二十年十一月朔後學惲敬記

重修松寶庵記

敬始至瑞金即聞有松寶和尚者在本朝初年以詩名嶺南北求其詩讀之蕭灑然有以自得焉及見黎參議所爲塔銘始知和尚初習禪觀於縣東之烏華山得法後縣人營招提以居之環院宇橋道種松千萬樹其山巖谷深奧日月如寶中仰視故名之曰松寶敬心向之而未得即往也後陳茂才雲渠來談縣西山水之勝皆遺在數十里外以暑不及遊因同遊縣東之松寶陟岡繞澗盤旋於陂陀曲折中意境頗幽寂可喜及望見烏華之麓則偃仰者不過三五樹餘者久摧爲薪其院宇橋道亦荒落矣清澗者名悟增和尚之三傳弟子也性清苦亦爲詩寄居南塔寺聞敬遊松寶請復住持而田屋皆已廢斥州司馬楊家驊茂才楊國芸等悲清澗之志請於敬謀之數年用公使銀葺佛殿及寮房贖其田歸之而清澗復住持松寶敬時已去瑞金矣喜清澗能繼其師而諸君子不廢古昔爲嶺南北勝事雲渠聞之當亦快然撫掌作再遊之計也遂記其始末如此

松寶庵後記

松寶山施於顧廷擧其佛宇寮舍成之今存者已葺治其頹廢者附記名題及閑架於左方庶後有能復之者焉常住田皆開山時所買後廢斥未贖者四十一畝已贖者三十五畝亦附記於左方

護生居三楹有左右廂各一楹

田寮東三楹西三楹

廚房三楹

右共屋十四楹在烏石山下見存

大殿三楹

殿東怡雲室三楹即方丈

殿西齋堂三楹廚房三楹石香樓五楹

殿前甘露閣三楹

殿後嶺上藍浮亭左下古月臺

右共屋二十楹亭一臺一在烏石山上雍正十三年燬於火

民田四十一畝租四十五石

右楊姓民田康熙十二年十四年前後買至乾隆五十六年僧達念峻山空階真蛟空仲出賣未贖

軍田二十五畝

右羅姓軍田康熙十五年頂册乾隆五十七年達念等出退已贖回

軍田十五畝

右乾隆二十四年僧繼慧報墾乾隆五十七年達念等出退已贖還

嘉慶十八年八月初八日知瑞金縣惲敬記

望仙亭記

谷鹿州之東棲京家山陂陁剡觜具隈蔚之勝其陽爲觀祀純陽真人相傳爲宋丞相京鏜舊宅嘗有真人之蹟焉住持孫霖因之爲望仙亭亭之址高五尺亭爲再成登之西望江北望羣山東南望則高天下垂行雲無極而已亭之下爲脩廊廊之西爲室如舫舫之西復爲亭篔簹之清檆檜之嚴楓柳之森疎華蔓之動搖皆若環而侍於望仙者寧化伊墨卿太守過而樂之書其楣榜陽湖惲敬爲之記道家之說老子列子莊子所言釋氏之先路也一變而爲徐福欒大再變而爲張道陵三變而爲陶宏景葛洪四變而爲寇謙之杜光庭五變而爲張伯端邱處機然後復歸於釋氏若純陽真人求之縉紳先生之撰述未嘗言其學於釋氏也而釋氏必牽挽之道家亦以釋氏日尊以爲吾之師亦有其說學術之弊始則妄相別異終則詭相附託歧之中復有歧互之中復有互九流皆然不足怪也雖然純陽真人固道家所謂得仙者也昔漢武帝讀大人賦飄飄有淩雲之氣謝仁祖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有天際真人想李供奉可與神

遊八極之表如是則斯亭之上所謂西望江北望羣山者其有御風而過之者耶所謂高天下垂行雲無極者其有翱翔而往來者耶若京鏜之生平眞人必聞聲覽氣而速去之以爲有其蹟者當時之諛言也是故五倫之道忠佞邪正之辨千古如一無所謂歧與互焉

艮泉圖詠記

步蒙子獨立元覽超然止於浮山之阿浮山者南越志稱浮水所出故名浮與羅山共體故曰羅浮是也徐道覆始有會稽浮來之說袁彥伯以爲蓬萊三島此其一焉艮泉者在浮山山背步蒙子始搜得之名之曰艮泉山志瀑布九百道所未及也羅浮四百三十二峯十五嶺七十二石室步蒙子闢艮泉而廬之如山中梅花千萬樹是爲花之一房而已然一房之中或爲萼焉或爲蕚焉或爲英焉是故曰楓臺曰修篁徑以物名曰砥行巖曰養正廬以行名曰鋼琴石曰趺霞處曰代華舟以事名曰琉黎潭曰游龍澗曰雲梁以想名而匯瀑亭仍以艮泉名夫山可浮九天九地何所不浮泉可艮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何所不艮蒙之叟曰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覺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夫艮泉固花之一房也而山中之千萬樹自在也步蒙子遠矣於是古山道人驩然手其圖而起繼諸君子之詠以賡之焉

遊廬山記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潏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絕宮亭泊左蠡庚辰檥星子因往遊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峯過小三峽駐獨對亭振鑰頓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茁月出後循貫道谿歷釣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桁橫五老峯之麓焉辛巳由三峽澗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遺址不可得登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止攀太乙峯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至湖之中復頃之至湖壖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峯而下窺玉淵潭憩棲賢寺回望五老峯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即見瀑布在天中既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鑪峯盥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峯寺癸未往瞻雲迂道緣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峯寺遇一微頭陀甲申吳蘭雪攜廖雪鷺沙彌朗圓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巖側足逾文殊臺俯玩瀑布下注盡其變叩黃巖寺越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峯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峯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釀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鑪峯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遍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爲一山之腰皆弇之其上下仍蒼釀一色生平所未覩也夫雲者水之徵山之靈所洩也敬故於是遊所歷皆頫記之而於雲獨記其詭變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遊廬山後記

自白鹿洞西至栗里皆在廬山之陽聞其陰益曠奧未至也四月庚申以事赴德化壬戌侵晨沿麓行小食東林寺之三笑堂循高賢堂跨虎溪卻遊西林寺測香谷泉出大平宮漱寶石池甲子渡江寬湓口形勢乙丑返宿報國寺大雨谿谷皆溢焉丙寅偕沙門無垢藍輿曲折行澗中即錦澗也度石橋爲錦繡谷名殊不佳得紅蘭數本宜改爲紅蘭谷忽白雲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綃紈中雲過道旁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答遂躡半雲亭眺試心石經廬山高石坊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峯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峯盡沒聞雲中歌聲華婉動心近在隔澗不知爲誰者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縷之忽峯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爲千百漸消至無一縷蓋須臾之間已如是逕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水不竭東出爲聚仙亭文殊巖巖上俯視石峯蒼碧自下矗立雲擁之忽擁起至巖上盡天地爲綃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卷去日融融然乃復合爲綃紈色不可辨矣返天池口東

至佛手巖行沈雲中大風自後推排雲氣吹爲兩靡衣袂踐坐昇仙臺拊御碑亭雲益重至半雲亭日仍融融然耳無垢雖去遂獨過鐵塔寺而歸天池之雲又含鄱嶺神林浦之所未見他日當贏數月糧居之觀其春秋朝夕之異至山中所未至亦得次第觀覽以言紀焉或有發前人所未言者未可知也

舟經丹霞山記

自南雄浮湞水而下過始興江口岸山皆卑靡無可觀行六七十里忽舟首橫土岡數重岡趾相附錯岡之背見大石磊落列天際其氣酣古偉宕在十里外登岸望之有平爲嶂者穴爲岫者重爲巘者沓爲崑崙者立爲崖者俯爲巖者心樂之而無徑可往遂返舟舟行附錯之岡趾間迴旋而達石時見時不見於是有始爲嶂而如岫者始爲巘而如崑崙者始爲崖而如巖者其復爲嶂與巘與崖亦如之行數里出岡趾石不復見水繞沙如半環一灘斗落前有峭壁橫截焉舟人放溜恐觸壁以篙逆撓其舟逶迤投壁下故得從容其境頃之壁盡而向之石復見石之下皆石岡也二大崖爲之君過大崖則石峯相累而下控於地自大崖回望石岡舟向崖而近則石岡爲崖蔽如斂而促舟背崖而遠則石岡如引而長異境也攷聞韶有韶石山虞舜南巡奏樂於是以爲是山之奇勝足當之矣及至州按圖經乃仁化之丹霞山也韶石山在其西益奇勝不可狀夫聖人之心華渙鴻遠包孕天地豈若拘儒之規規者哉洞庭可以見天地之大韶石可以見天地之深敬觀於奏樂之地可以推黃帝虞舜之性情矣洞庭前十五年過其東韶石未至蓋先於丹霞山遇之焉

遊六榕寺記

東坡先生過陽羨書周孝侯斬蛟之橋敬在常時往求遺蹟橋已易名廣濟先生書石刻藏之敗屋中矣過嶺求六榕寺遺蹟先生書懸門之楣寺亦易名淨慧廣濟淨慧於先生所名不待智者能決其得失而世人必易之何也六榕已久廢無存院宇爲諸沙門障隔成私寮牆壁縱橫階徑迂曲無可遊憩其舍利塔重建於宋與明頹陋甚先生所書永嘉覺證道歌共四碑面陰皆刻之一碑在塔之左餘三碑不知沒何所可歎也敬前與石農廉訪飲六榕山房語及先生此書後數日過光孝寺天雨新霽謁舍利塔浮浮然遂與定海藍泰政及二沙門往遊不謂敗意如此東坡先生年五十九以論過嶺敬休官後至此亦五十九文質無所底於先生何能爲役而石農廉訪擬傳來年五十八方以風節經濟文章自厲求所以不愧古人者若是則六榕山房之必傳於後如六榕寺無疑特未知世人所以易之者又何如耳蓋天下是非成毀之數君子所不能爭亦必不爭而其可信者自在皆如此也

同遊海幢寺記

順德黎仲廷善琴而嗜於詩與海幢寺沙門江月爲方外之交海幢寺者長慶空隱和尙經行遊憩地也在珠江南壖西引花田光東環萬松嶺爲粵東諸君子吟賞之地敬至廣州樂其幽曠嘗獨往焉八月之望與仲廷飲於靖海門之南樓隔江望海幢如在天際意爲之灑然仲廷遂邀同志於後三日集於海幢是日至者皆單衫青鞵蒲葵扇其齊紈蕉水墨數人而已南村麥學博鼓大琴爲關雎塞上鴻之操鳳石鍾孝廉以樂書吹笛定其弦歌獨臥江月房仲廷起之與舊崖黃提舉聽雲譚孝廉聽焉而青崖梁中翰與隱嵐呂明經棋於側若不聞者人心之用固如是歟澧浦謝庶常創意畫元人六君子圖立大石主之其仲退谷上舍及東坪伍觀察墨池張孝廉小樵何上舍香石黃明經爲點筆渲墨隱嵐棋罷亦有事焉澧浦謂石庳不足主六君子退谷增之及尋丈文園葉比部與其仲雲谷農部謂宜歌以詩於是在坐者皆爲六君子詩且侑之以酒何衞潘比部後至亦爲詩皆性之所近也仲廷香石遂訊子居爲遊記構山張孝廉書之幀首期後日刻石於方丈之壁閒江月空隱下第九世也空隱一傳爲雷峯褆再傳爲海幢無海幢無整齊如百丈叢規如趙州汪洋如徑山國初韓芝麓王漁洋諸人俱共吟賞焉夫士大夫登朝之後大都爲世事牽挽一二有性情者方能以文采風流友朋意氣相尙至枯槁寂滅之士無所將迎搖撼故嘗有超世之量拔萃之識如海幢無者蓋佛氏上流敬爲儒家言數十年惜乎未得生及其時與之揚榻危坐各盡其所至也

遊羅浮山記

羅浮山之以致勝者也如晁𧦬䔥倩劉真長諸人如讀張文昌詩如觀王叔明畫山南氣蘊藉如廬之龍眠山山北氣峭蒨如杭之龍井山峯必有泉泉必有谷則二山所無也瀑布以黃龍洞爲最二泉源于山頂重疊走樹石閒至黃龍斗落數十丈而交于山之足其東谷復有一泉勢足相敵惟廬山瀑布直下羅浮稍迤邐之爲不同耳西爲浮山東爲羅山遊者山南由浮入羅曰龍華寺曰華首臺曰黃龍洞曰延祥寺曰寶積寺曰白鶴觀復東繞山至北由羅入浮曰沖虛觀曰九天觀曰茶山庵曰酥醪觀皆釋老之宮也樹與石甚勝其附近名蹟可一一尋之大率前後不出五十里外爲是山甌脫之地餘諸峯壑漸褭漸遠漸粗惡所謂羅浮五百里者統外山言之也浮山西南距海百里有嶠羅山二百里有崎盡廣東地勢廣州治已傳海而東地又邪入海中也大率地志山經常有所誇飾釋老二氏之書更多荒誕之言愚者往往爲所眩惑以古爲今以虛爲實其一二矯抗之士止求奇偉駭心目者以爲山水之至一邱一壑則委而去之此均非善遊者也三百篇言山水古簡無餘辭至屈左徒肆力寫之而後瑰怪之觀遠淡之境幽奧朗妙之趣不名一地不守一意如遇於心目之閒故古之善遊山水者以左徒爲始知此則羅浮之名動天壤幾二千年必有能得其故者矣敬留山中十日所作詩無可觀若誇飾之說則未嘗附焉

分霞嶺記

羅山之北西接浮山有橫嶺高及千丈而孟頂曰佛子㘭㘭之南連岡疊嶂如青霞拍天左右陂陀然其上即鐵橋也界羅浮二山如縣畛番禺張子樹易佛子㘭之名曰分霞嶺於是遊羅浮者皆以分霞嶺目之嶺之背爲入浮山之徑有門寧化伊墨卿名之曰蓬萊門徑取徐道覆蓬萊左股之語也蓬萊門徑之內曰玉液亭爲義漿以濟行者亭無泉自南之最高峯曲折數里以筧接渠引之匯爲池上爲濯纓池下爲濯足其側爲庳以賣茶酒蔬脯曰雲廚玉液亭之右有靈官殿爲土地祠玉液亭之左爲洞賓仙館祀純陽真人曰天香室爲憩賓之所種木樨繞之而環分霞嶺種松桄榔梅及千萬樹雖稚氣已薄巖谷矣皆酥醪觀住持所營築也夫秦漢方士多鑿空之言而所謂神山玉京閬苑數千載之人如目遊如身踐今分霞嶺則朝夕可至者也諸君子一一名之後世其有未至而思既至而樂以翱翔歌嘯之者耶住持名本源自號雲濤道人番禺人也

茶山記

自分霞嶺以西循浮山之陰入第一谷過小谿爲茶山道士曾復高祀黃野人因名曰黃仙洞山中以野人傳者有三東晉葛稚川之隸一也其廬在沖虛觀之南南漢循州刺史黃勵二也其廬在水簾洞二人皆居羅山之陽唐處士黃體觀三也其廬在觀源洞居浮山之陽今茶山所祀東晉黃野人也始登多小石及山之半樹參天際大石閒之隱隱聞瀑聲佇足睇望白濤走樹閒爲枝葉所障或見數尺或及丈落地北行即前所過小谿也再登得小堂屋再成依厓立堂之右過石澗有瀑懸巖而下長數丈如雙練爲前樹閒瀑之源谷最深處也山中之洞大率皆谷耳而以洞名焉茶山荒寂杳深蹊徑磐确遊屐不恆至故能全其幽復高棄舉世來山中於山又取其如是者其意可尚也已茶山之西第二谷爲小蓬萊窪而曲第三谷爲艮泉幽而邃皆有瀑數十道焉艮泉則步雲子黎君應鐘隱居也

酥醪觀記

茶山小蓬萊艮泉三谷之水匯爲大谿西南奔注曰下陂曰白水砦大谿之中阻輿岡阜爲回合而酥醪觀翼然臨之葛稚川北庵也楹牖廉廉甚飾其樹多松大者數十圍其竹多篔簹龍鍾其花多木芙蓉木犀其鳥多謝豹搗藥鳥時有五色雀集仙傳云安期生與神女會于元邱醉後呼吸水露皆成酥醪此廋詞也取之名觀不知所自始觀之東北隅有樓一楹香山黃子實名之曰浮山第一樓觀之外爲小築亦有樓敬入山居之七日名之曰八龍雲篆之樓觀之前有大坪坪之前有池池有紅白蓮住持度大坪將爲觀門左右益搆丹室焉浮山之勝會於雙髻符竹蓬萊三峯三峯之勝會於酥醪觀自酥醪觀過下陂背白水砦以登於鷲靈峯擁之西至分水嶺即浮山之外山矣蓋浮山東閾分霞嶺西閾分水嶺也復五十里至增城敬常蒞慕過之城堞之上山俱作紺碧

色山外落日如盤為五色蕩之其時真神遊八極之表矣嘉慶二十年九月癸丑陽湖惲敬記

遊通天巖記

巖岸也岸水厓而高者有堤埒者曰厓無堤埒而平曰汀是故巖岸厓皆際水者也其不際水者曰礫礫石山也通天巖不際水皆石山宜名礫而冒巖名者天下石山蓋皆冒焉巖在贛治西二十里敬自粵返與雩都牛君贛吳君往遊背城過逸岡復過歡嶺見通天巖杳諸石山之上縱橫偃仰不可狀其旁皆谿谷也山瀆無所通曰谿泉出通川曰谷望之蓊谸青也循山脊行下水磧以屬于巖蘭若見於林中巖差池相次皆广也蘭若亢之广人可居也广之上盤盤然為隧為穰為嶇嶄佛像數十百橫為行疊之甚致古引而左宋以後諸題名雜鐫广下復北而左過主巖巖益盤盤然南折而西有岫出巖背嶺然也曰忘歸巖自忘歸巖返登主巖雲石為階如大階以及于頂遠山皆見於羣巖之外小山岌大山大山宮小山小山刖大山皆有之雲四塞下垂題覓發於雲足乃反蘭若宿焉雨大至參飲於雉旁亦广也二君語及柳子厚諸遊記敬以為體近六朝未為至凡狀山水莫善於爾雅而說文次之遊記之如右牛君安邑人吳君敬同縣人也

子惠府君逸事

金壇進士史悟岡先生所著西青散記多記山中隱居及四方遊歷瑣事為詩文性靈往復頗亦瀟然其遊孟河則雍正十二年也敬幼侍先祖父子惠府君言先生自孟河偕巢納齋惲寧谿來善飲酒能書能作篆分書子惠府君鼓琴多古操即受之先生者也散記中鄭癡庵常與先府君過從去先生遊孟河時幾四十年矣為人頎長白須冉攜柳樞杖有出塵之表見敬嘗令吟詩時亦點定敬文則大笑稱快甚盡其時天下殷盛士大夫多暇日以風雅相尚所謂非古之風發發者非古之車揭揭者未之有焉故悟岡先生及其友朋能自逸如此

嘉慶十有八年十月戊申望吳城治西錫箔坊火北風大作焰參天際往南走太孺人鑒火遣叩頭忽東風卷火壓山隅隅曠無人居火遂止所全逾南富火遺者數百家時敬趨救火遣治始知太孺人至懇反火遣也太孺人尉勞旋告之曰汝知汝祖子惠府君之德乎往在有明之季七世祖敬于府君遷石橋灣之莊舍其廳事悉以柟欂飾共九間而三分之乾隆六年四月壬寅廳事火火初至家人皆避火子惠府君之祖母高孺人年八十矣挾宅券坐黃荼蘼架中府君冒入屋下求高孺人不得三往始於架中得之負孺人趨而出出而廳事下顏皆燼焉後至三十八年東鄰火府君叩頭曰吾生平貪祖德無不義財火顏稍熄柱矣而忽滅四十年市屋西鄰火亦如之今為府君祠堂者是也敬思府君生平詆佛法不信鬼神而所感如是此可以觀天事矣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唐宣歙觀察使宏經綸改姓洪氏子孫世為歙人君曾祖璟大同知府祖公案候選直隸州州同贅於武進趙氏武進後分陽湖君為陽湖左廂花橋里人父翹國子監生母蔣氏君生六年而孤家貧苦身力學由縣學生充副榜貢生嘗橐筆游公卿間節所入以養母母卒君時客處州弟靄吉不敢訃為書言母疾甚促君歸君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度橋過貨僕之父仇三問得家狀君號踴失足墮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飄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君者共舁至家久之方甦君以不及視含斂後遇忌日輒不食年三十五順天鄉試中式更十年為乾隆五十五年會試中式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文穎館纂修官順天同考官督貴州學政貴州之士向經史之學為歌詩有格法君有力焉

皇上嘉慶元年充

咸安宮官學總裁官旋奉

旨上書房行走君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君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

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牘引弟靄吉之喪乞病假歸後

高宗純皇帝升遐坐主朱文正公珪有書趣之復入都供職君長身火色性超

遘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爲皆擊亂之爲笑樂而論當世大事則
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君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
君大怒以爲輕己遂怏怏不樂君於是復乞病假行有日矣留書上　成親王
斥當事大僚言時事　成親王以
聞有
旨軍機大臣召問即日覆奏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治罪君就逮
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君之友中書趙君懷玉見君
縲絏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君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日見稚存死耶何
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
旨毋用刑君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奏上免死戍伊犂明年
京師旱
皇上下手詔赦君在戍所不及百日自君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君與
文正各盡其道蓋如此十四年君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四君娶於母黨長子飴
孫舉人候選知縣次符孫次胙孫次齡孫君學無所不窺詩文有逸氣所著左
傳詁十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
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十六國疆域志六卷詩文集若干卷行於時
論曰敬與君同州君多遊四方未得見後敬居京師嚴招提中君日晡攜大奴
叩戶入曰聞子居在此攜斗酒隻雞來飲食之不愈於他日酹墓地乎是年君
官侍從數往來及出官貴州敬作縣江表至竟未一相遇然君於敬不可謂非
深知異待也君之智力足以顛倒英豪激揚權勢獨於名義所在壹心專志以
必赴之此非經生文士之所能企逮而惜乎所見止於如此然君不遇
聖主受
殊恩非伏鑕槀街則竄棺絕域矣吾州多異才敬於君尤爲惋歎焉

前濟南府知府候補郎中徐君遺事述

君諱大榕字向之先世自江陰馬鎮遷武進呂市橋遂世爲武進人曾祖允榮
縣學生祖材國子監生父瓚新繁縣知縣從將軍溫福公勦大金川死木果木
之難
贈兵備道母楊氏君性縱達一切細行多不檢遇大富貴人兀奡臨之如無物
者居禮席與少年揚無異興盡則跳去之補縣學生兩試落解遂入都充順天
解額乾隆三十七年成進士補戶部浙江司主事旋擢員外郎轉郎中隨原任
大學士李公侍堯讞獄湖北李公貴倨有大才而甚奇君才君由是知名君在
部有勳家子爲侍郎年未二十以小事斥司官其事不必爭君睨之不發一語
侍郎怒君衰立益睨之侍郎無可置言起去君曰兒曹長矣不能如若翁待吾
輩也同列皆大笑君遇不貲歲除廳事懸債家君衣冠出曰色寡人者入室坐
錢則無且吾豈久負若者遂閧而散其玩世若此君雖起家掌計而讞獄最長
其思無不入能平心察辭氣盤旋左右忽急赴指其情會出知萊州府平度州
民羅有良者悍而詐伺其姊之夫張子布外出闖其姊子布歸索婦關於室母
庇壻趨救之有良拳子布仆地悶絕懼殺人罪遂蹴母腹下斃之大呼曰子布
殺吾母吾報仇挽殺子布矣鄰人至而子布適甦方紛拏時子布不記己力所
加格到官遂以殺妻母誣伏獄已具矣君閱原驗腹下傷楕方曰吾訊子布跣
足闘而有良納鐵裹樸今傷楕方乃有良蹴也時行臺省與州官爲首尾反劾
君故出入落職下濟南獄君走所親訴之部
純皇帝命大臣成之引囚入方嚴冬震雷發於庭聲訇訇數日不止有良盡吐
蹴母狀事得白君復原官調知泰安府泰安縣民張培以張子宣爲子娶子婦
已而以事積怒子及子婦漸不可解張文成等復間之遂手絞子並子婦磬之
桑園以子婦與縣學生薛枝通事發夫婦就盤問於縣縣如其辭讞之府君曰
婦人姦敗死常耳其夫何爲且盤則傷入耳後手絞者無之易辨也移獄至府
治之盡得手絞始末發棺驗之皆手絞傷也出薛枝抵培等罪巡撫福寧公過
府與君言大喜調知濟南府君既以能讞獄聞又氣高時持人短長卑侮之自
巡撫以下無所忌於是凡有疑獄益埤之卒以是敗有爲盜焚殺者指其仇君
疑之而行臺省強君違署後獲盜君與同讞者三人皆落職行臺省內慚欲代
君輸貲復官君閔山東有公使銀歲輸京者十餘萬自虞攜之行至京沒其大

半以十之一周故舊請於部改郎中盡擕所餘而歸買大宅置姬侍通輕俠少
年日擊鮮釃酒弄刀劍鬪蟋蟀鵪鶉數年盡散之欲起官而以痟疾卒年五十
七君治事之外不爲雜戲具則棋不棋則作書不作書則爲詩詩至數千首方
在濟南獄時山東官吏欲置之死佁欸之外繫大鐵索苦之方署環以糞穢君
吟嘯自如得詩數十首真健才也君娶姜氏子維賢孫雲騎尉次維幹
論曰君好漫罵人遇禮俗之士未嘗罵翹足搖膝對之或作他語趨去而已所
罵者皆鄙妄人也由是觀之君匈中所取與於清濁大小何嘗無尺度哉世但
以跅弛之士目君失其指矣

楊中立戰功略 並序

吾常州唐荆川先生爲沈希儀敘廣右戰功直躪子長孟堅堂奧而無一語似
子長孟堅奇作也江西撫標右營遊擊楊光時官河南時從討教匪以偏裨聽
指揮與希儀專制一方戰守奇正得自主者不同故功止臨陣斬俘可紀然觀
其處患難及進退之際綽然皆有不易之道焉使得處希儀之地之時深謀警
策未必讓希儀獨絕如荆川所書也於其乞休而歸用周勃灌嬰傳法爲戰功
略詒之蓋事勢既殊文體亦異非避荆川就子長孟堅蹈空同于鱗所尚也
楊光時字中立河南唐縣人乾隆四十五年武鄉試中式旋官河北鎮標左營
把總升右營千總署衛輝府王禄營守備年四十二歲矣今
皇帝嘉慶元年教匪起河南陷新野中立從遊擊揆明戰所將卒斬俘二百人
復戰斬五人從巡撫景安戰斬二人從南陽總兵王文雄戰斬三人二年從參
將廣福破賊李官橋斬七人破賊都司前斬二人俘四人從參將蔡鼎搜內鄉
淅川俘三十一人破賊鄧家河斬二人在軍署南陽守備以功加一等時湖北
河南教匪次第入陝西陝西教匪亦起王文雄由總兵升固原提督赴陝西中
立以河南兵從之在軍升彰德營守備三年將二十五騎探賊遇賊騎斬三人
復戰斬二人俘三人合大隊戰盩厔焦家鎮陷陣斬十人戰圪子邨賊銳甚圍
官軍官軍排火器四面擊破之斬俘五十人戰尹家衛陷陣斬五人
賜花翎戰渭南厚子鎮俘二人戰盩厔板子房斬一人俘一人追賊南鄭黃官
嶺斬二人戰褒城廉水陷陣斬十人俘九人戰西鄉兩河口陷陣斬十人俘
五人戰南鄭鋼廠賊張兩翼來犯伏起陣右澗中銳甚別將奮勇八十八人迎
擊澗上破之斬五十人俘七人四年戰西鄉二里亞斬持大白旗賊渠一人追
斬四人至老鸛厓復斬五人俘二人戰分水嶺斬乘馬賊一人戰牛頭山陷陣
斬二十人戰鍾家溝斬五人俘一人戰褒城瓦子嶺斬二人戰西鄉堰河口斬
三人俘一人戰南鄭烏亞子斬十人俘一人升陳州營都司五年戴家營賊犯
周家坎別將於野貓溝迎擊斬二人賊楊開甲掠喬麥灘合大隊迎擊於洋縣
之三岔庵俘二十七人迎擊賊唐大信於鄧草霸賊踰山遁追戰魏家寨破之
竟三日夜追戰萬曲灣火石亞山王廟麻柳灣皆破之戴家營賊合爲二馬五
犯西鄉宛豆坡追戰破之斬五十人凡在軍六年戰河南十一戰陝西二十八
奏首虜功數如前其末
奏者二十八戰首虜功皆沒無可紀前後進官三
賜花翎一自中立至陝西提督令將騎每戰當軍鋒素恤士卒糧乏卽以己貲
分之至是糧乏四十餘日不能軍兵臨陣失伍歸河南中立追至南陽令歸伍
皆大哭言等死耳願以潰師伏法無一人肯西向者遂跳身還營提督劾之聽
勘軍方憤賊適大至置陣自山梁馳下衆軍仰禦之忽陣動觸下山不可止賊
遂殘提督而河南巡撫吳熊光具潰師始末入
奏
皇上下其事經略額勒登保經略知提督軍情欲中立訐其實中立曰軍主已
沒王事矣豈可以一劾嫌使不保令名自脫罪哉對簿七晝夜無異辭經略爲
動容蓋以中立前後恤士卒狀幷戰功上之
皇上免死革花翎幷四品頂帶以都司從軍從經略戰西鄉西渡河破之從固
原提督慶成戰馬灣土地嶺皆破之別將防茶鎮口賊渡漢從提督迎擊斬俘
二百三十人六年旋師河南別將赴湖北鄖陽駐南化七年駐小逢灘以守禦
功復四品頂帶十一年教匪平積年資擢江西撫標右營遊擊中立守職勤事
上有禮與同官温温然未嘗自言功忽不自得投劾去當事惜之不能留也敬

前權官吳城敎匯起上江中立將二百人赴湖口陰備之過吳城敬至其舟士卒帶刀立甚整粮糧甲冑旗纛甚備悉藏舟中無知者敬心異之更一年而中立乞休敬適劾官數過從故知之詳如此

吳城萬壽宮碑銘

符籙之法盛行於南北朝道家之支派溢於神仙神仙之旁劇紛於符籙符籙之用充志壹神以通馭萬靈禁劾百物是故道足者氣勝道歉者氣敗聖人用之而周萬世賢人用之而行一方一州庸人用之而宥一術幾人用之而災其軀邪人用之而亂及天下夫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射妖鳥殺水神與後世幻人詭士所行其得失豈不逕庭哉然所以能通馭禁劾之故於理無二致焉惟道大則所成者峻博道久則所流者充長不可誣也

吳城萬壽宮者祀

勅封靈感普濟之神許真君之廟也真君遺蹟遍贛北而在新建者生米游帷觀爲真君舊宅大中祥符中賜號玉隆改觀爲宮政和中加號萬壽故凡祀真君之廟皆號萬壽宮吳城處新建之東北陬北臨宮亭湖其東贛江挾餘鄱二水入之西附山爲修水宮亭贛江修水之閒有大洲隸建昌相傳爲真君斬蜀精之地宮亭之東爲鄱陽湖北爲潯陽江真君分遣弟子斬蛟之地也其地勢悉與吳城相附注是以真君於吳城功最著其食於吳城爲最宜先是來蘇後顯二坊之閒爲萬壽宮祀真君甚庳陋乾隆八年改作之加侈嘉慶十一年復斥而大之爲日計八年費錢至八百萬有畸而後竣事蓋江西之人欣戴歌抃顒劇崇高以爲非是不足以飾後觀彰美報也敬權官吳城朔鎭祗謁殿下仰瞻俯惕有以見真君之得於斯民者於是進縉紳先生而告之曰真君之功赫矣自晉至今垂一千五百餘年自大庾嶺至潯陽江及二千里自楚塞至閩嶺及七八百里縉紳大僚牛童厲走婦人稚子無不如親事真君懍其寒飫其嗛又況自今以至千萬年自江西以至薄海振振闐闐日盛日遠此何故也天下萬世之功氣側之天下萬世之氣道貫之道大者德大故施然而教溥然而遠及道久者業久故優然而裕綿然而不竭黃帝禹周公之峻博充長如彼真君之峻博充長如此敬常意真君之於道必有望聖人而未及其量率賢人而大得通者故能涵衍古今廓穹天地考真君事不見於正史其雜見晉唐小說者皆瓌異神靈之說而忠孝之事則以設教之名附益焉然未有不忠孝而能餘於道不餘於道而能務於功不務於功而神於術而無害於人者至於寇謙之杜光庭之徒依附朝廷驚駭愚賤張角宋子賢劉鴻儒妄作妖亂毒流無旣有斯世之責者方將摧其芽而擢其心塞其源而障其潰豈可隨俗接踵陷於阬胼哉旣以諭於衆遂書而碑之庭銘曰

我來斯宮當歲之更天開地除層揭千尋蓮榦重檐中周四隅耽耽翼翼扶日掖月上濃天虛之而爲禽鄂不爲華靈堅彫疏旄旆委蛇帷帟跳豸連璧環琚投體觸角眉摩臆錯以勑爲愉如披而拆如抱而椓如覽而蘇神威恪儼德意洽浹不鞭而驅大矣聖人天覆地持不異智愚真君得之一體具體合性之初若執不祥變怪之端乃爲其餘赫赫明明翼我赤蒼漸潰被嶋天子之命爲羣祀神品其牢蒞豈如歷朝仍不經盲妄附寶書噫嘻後人率土之臣勿疑而誣

光孝寺碑銘

光孝寺在廣州府治遷西北一里所於晉曰王園於唐曰法性於宋曰乾明於明曰光孝

本朝順治十三年東莞長者蔡元真重建其時靖南王平南王勸李定國駐師粵中主其事後碑文以違

詔格毀廢垂一百五十七年今

皇上嘉慶二十年陽湖惲敬至廣州沙門齊方璧諸檀那咸以爲請敬以光孝寺爲粵中大道場多天竺及支那廉化之蹟而大鑒禪師於寺下髮受戒開最初法浮圖之教大鑒有功力焉可以發明本末分析源流使後世無所倚惑於是爲之銘使碑於庭蓋自菩提達摩尊者航海居嵩嶽二傳得大祖而始尊五傳得大滿而始著六傳得大鑒而始大八傳至大寂無際而始變十一傳至臨濟洞仙仰山而始分十三十四傳至雲門法眼而始極大鑒之前皆精微簡直而大鑒有以昌導之大鑒之後皆超峻奧衍而大鑒有以孕括之故敬嘗謂大鑒之於浮圖如孔子之教之有孟子蓋謂此也大抵西域君與師分治主教者

不治事故浮圖之教引之而愈高推之而愈微由律而教由教而宗宗之始至中國也求道之人皆堅持戒律博涉經論然後竭生平之力歸心正法其意識之障積漸銷除故一言指示卽契大恉如琴動而弦應山顫而鐘鳴以順得順者也其後江西湖南元風大行人人求一日之悟東西推測皆意識爲用故廣設門庭抑之使不得出截之使不得行庶幾塞極而通閉極而剖如鷇羽之化者必剉其體草木之坼者必固其孚以逆得順者也至於大鑒遏言則雖遇見可棄兼用順逆者也後世學浮圖之人上下根皆接大小乘俱圓權實皆匯於大鑒此唐宋元明以來其徒所不能易也中國則君與師兼治故孔子之教以下該高以顯該微其傳之後世也戰國諸子亂其緒兩漢諸儒拾其膚宋元人以浮圖之實言附孔子而諱其名明人以浮圖之元言攻宋人而棄其次合之聖人遺經各有得失是故戰國之言通達通達久則生厭而浮圖之律乘得行兩漢之言滯執滯執久亦生厭而浮圖之宗乘得入宋元明之言往復變動往復變動則生疑而浮圖之教乘得以游衍附託此則陰陽之屈伸人心之往來其互相乘除者也其閒有大力者於後世儒者之言必求之孟子之書以定其歸浮圖之言必求之大鑒之書以要其會然後本末可明源流可見夫元魏滅沙門而菩提達摩來李唐立南北宗而韓退之李習之出萬物散殊百爲並起庸人逐其蹟聖人明其端庸人爭其小聖人立其大庸人排其虛聖人修其實孔子之教明人倫定家國天下雖五大州各師其師各弟其弟豈能在範圍之外哉雖中國自漢以來代有浮圖之教愚者逐其粗智者觀其精又豈能在範圍之外哉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敬故因論大鑒而詳述之爲銘曰

有大菩薩來四天力破迷執無童堅巨象行地龍行天有大護法居人王爲國驅逆如篲羊劃金銀地還道場有大長者開寶宮扶雲翼霞搖虛空上繼無始垂無終顥山居士目雲漢韓一藏經止韓半以銘爲筏筏登岸大道無界住色位大法無著住遺位大人無私住法位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潮州韓文公廟有二其一在城南宋元祐中知軍州王滌始建蘇文忠銘之今城南書院是也其一淳熙中知軍州丁允元遷城南廟于城西卽忠祐廟也自前明至

本朝春秋祀事皆行於城西嘉慶二年知海陽縣韓君異萇治之陽湖惲敬爲碑文鄭之潮州與潮之賢士大夫商公之故且告後世焉公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去菩提達摩入中國二百八十餘年矣其時關東西則有丹霞然圭峯密河北則有趙州諗臨濟元江表則有百丈海溈山祐藥山儼嶺外則有靈山巔其師友幾遍天下皆以超世之才智絕人之功力津梁後起以合於菩提達摩之傳而公之生也與之同時公之仕也與之同地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歟且其時上無孔子之師下無七十子之友老莊之所說別管墨之所出入馬鄭之所未攻孔賈之所未辯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歟是故公之闢佛闢於極盛之時宋人之闢佛闢於既衰之後宋人之闢佛以千萬人攻佛之一人公之闢佛以一人攻爲佛之千萬人故不易也雖然公之闢佛至矣而佛之教至今存焉何也蓋聖賢之於天下去其甚而已禹抑洪水而水之氾濫仍世有之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夷狄猛獸之侵暴亦世有之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矣然不避於當世不絕於後世孟子距楊墨楊墨息矣然人或竊其行家或傳其書若是者皆然矣然而孔子孟子之功終天地盡日月不可沒者以人人知其爲亂臣爲賊子人人知其爲楊墨也今天下三尺童子抱書入塾卽有公闢佛之說據於胸中甲胄之士耒耜之夫行商坐賈皆習其說其宦成名立才行出人而沈溺教乘者朋友子孫門弟子皆能別擇於其後愚夫愚婦膜手梵唄隨衆經行其心皆知有孔子之教是故公之德揆之孔子孟子有大小純雜之殊公之功揆之孔子孟子有平頗公私之異而得墜緒於前世收明效於後來未嘗不如一也且夫天地之道一而已矣而人事自二三以及千萬焉行之於行見之於言施之於教皆人事也惟聖人與道同其餘皆有出入多寡申不害韓非一術也則傳李悝商鞅一術也則傳孫武吳起一術也則傳王翊一術也

則傳張魯鬼道也而亦傳寇謙之杜光庭鬼道之下也而亦傳佛者如中國百家之一耳其徒推演師說下者可以圖凡愚高者可以超形氣故其傳較百家愈遠而愈大屢滅而屢復蓋將與天地終焉是故世有孔子之教則佛之教亦必行此天道之所以爲大也世有佛之教則公闢佛之功亦益見此人事之所以爲久也自公斥爲子焉而不父其父而爲佛者知養其親自公斥爲臣焉而不君其君而爲佛者知拜其君供賦稅應力役未嘗不事其事世之儒者知中國之變而爲佛不知佛之變而爲中國知士大夫之遁於佛而不知爲佛者自托於士大夫人理所同豈能外哉自公之後儒者好爲微言渺論或由孔子之書失其恉而反墮於偏或由佛之書得其會而忽反於正是又在乎善學者焉失者不得妄附聖人之遺經得者亦不必諱言佛乘也嘉慶二十年十月惲敬謹記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

閩南爲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受業陽明先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于朱子不敢悖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寧化副都御史雷公雷公授同縣光祿寺卿伊公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其推行始於固窮成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難至其事質重而光明嘉慶十有九年公之子前揚州府知府秉綬爲祠堂於學宮之里以祀公門塾堂室皆備諏日升主於室公之配羅夫人祔焉而寓書於陽湖惲敬請銘古者士大夫立家廟祀曾祖以下有功德則專立祠堂於禮甚宜其麗牲之石刻之銘亦應古義惟是敬以後學操觚畢與廟廷之事懼勿任爲罪於後世而秉綬請勿暇遂不敢辭公諱朝棟字用侯姓伊氏先世自河南遷福建之寧化縣世爲寧化人曾祖應聚官順昌學訓導贈儒林郎祖爲臯父經邦俱贈中議大夫公縣學拔貢生乾隆二十四年鄉試中式三十四年會試中式殿試賜進士出身歷官刑部安徽司主事河南司員外郎湖廣司郎中掌浙江道監察御史戶科給事中擢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積階中議大夫加封資政大夫予告後就子秉綬養於惠州及揚州卒年七十有九公久官刑曹持法平素不近要人故無推薦公者以小心供職受知高宗純皇帝不及三年即拔置九列嘗召見

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守繩尺朕所知也會得末疾未竟其用天下惜焉居家循循然進退必以禮文勤之從子文恭公新嘗曰居貧實樂居喪實憂吾於伊比部見之羅夫人同縣人有懿行例封淑人加封夫人卒年八十一子二秉綬其長也次秉緩國子監生古者銘廟之辭多紀勳伐至北宋以後始有推本所學爲後世經程者今公之學既遺有統宗遇聖天子激揚褒纂之誠旨不欺如右所紀敬雖淺暫謹於銘著古今爲儒之所以然秉綬謹下丹加額如碑法以告天下後世之有志於學者其辭曰

聖賢天地宙合百家蟲人萬千內外精粗如左右脟相互而前漢拾秦燼負器抱經壘高而堅性天之說波瀾洋溢流涓涓人心書靈有隙必通狄爲清言剖精析微沖虛南華意同轄玄達摩乘之提第一機無聖廓然曹溪始大西江入十眩地薰天帝王民氓至智極愚傾身重淵韓公舉幡闠市之中一喙獨拳致彼飾詞淡泊儒門棄爲歸筌北宋中葉大儒之生渾渾桓桓就彼所言推之吾書極天地先堯舜開明遞及子輿旁薄綿延性天之說此挈其總彼掎其偏如失盜家復已劫資匡綏室田如適訟人直己折辭疑竄頑姦雖其所言有過不及軌轍無愆朱子欷歔江匯於海杓攜於躔入聖之要下學上達宣尼所傳存之存之隱微持之功該本原傳錄漸多遂涉支離溺於言詮陽明闢氣振臂一呼力破攣牽此如夏冬以反爲成六氣乃宣此如吸呼以斷爲續百骸以安上五千載下五千載抑高韓圓蔽故所代如南北陸如上下弦聖人無我賢者

迭勝以扶其顛其中軒輕得失多寡尙可尋沿朱子之弊極於拘曲不溢他端
陽明之弊顛倒狂聖反覆坤乾故爲儒者必始朱子勿怠而遷

資政大夫葉公祠堂碑銘

南海葉氏遷自福建之同安同安遷自福清其遷南海者曰振德
誥封資政大夫
欽賜鹽運使銜廷勳之曾祖也資政公命其子孫爲祠堂推振德爲始遷祖配
王氏祔祭第二世曰興邦
貤贈資政大夫配陳夫人第三世曰長青
晉贈資政大夫配邱夫人第四世卽資政公也配顏夫人嘉慶二十年二月乙
亥祠堂成整鞾升主如公式陽湖惲敬推明古今之禮而銘之於庭古者別子
有二諸侯之庶子別於爲君之冢子其後世祖之一也始來此國別於本國之
宗子其後世亦祖之二也此立宗法也大夫始祖之廟有三諸侯之庶子始爵
爲大夫一也始來此國又始爵爲大夫二也別子之後起士庶爲大夫三也此
立廟法也自封建廢而天下無諸侯庶子之宗於是始遷祖之禮起自田邑廢
而天下無大夫始祖之廟於是祠堂之禮行資政公世濟其勤黽勉於孝弟以
昌大其家克襄於軍旅力役之事
天子嘉之錫爵進階顯於祖父施於子孫其得爲祠堂以祀其先宜矣自宋以
後在朝列者祠堂皆祀及四世資政公祠堂之制如之允乎於今之人勿違替
於古昔禮之盛也自資政以後傳之來來則始遷祖之祀宜勿暇絫度盡古者
諸侯與王國之大夫侯國之大夫皆有始祖之廟後世入品卽當古之再命而
祠堂之祭殺於三廟焉是故聚族而祭始遷祖者禮之君子許之資政公子
三長夢麟刑部郎中次夢龍戸部員外郎次夢鯤光祿寺署正孫十有五人銘
曰
池東流術環之卜其南堧爲祠異如堂赫如增嚴豆籩薦尊彝介爾福無不宜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自古高甍華閥品升於朝門第著於天下振振繩繩世服厥家者其始皆以功
德拯其民輔其世以功者多享社茅廟鼎崇高焜燿之奉以德者必有實者爲
之子孫顯揚中外不墜其前光今
皇帝嘉慶四年
高宗升祔禮成
覃恩海內於是前
賜同進士出身
誥封中憲大夫浙江分巡金衢嚴道陳公
加贈光祿大夫工部右侍郎禮得刻銘於神道敬始交公之季子守譽因交公
之孫希冠曾孫玟曾敬曾於用光希祖希曾皆有雅故遂不敢以不文辭公諱
道字紹洙世稱爲凝齋先生江西新城人也江西自鄱東鄱𨞛雙江諸先正主
陽明之學末流放失羅念菴起而正救之爲功於王門甚巨公始學於廣昌黃
靜山來年靜山力主念菴而公之友如雷翠庭鋐祝人齋淦皆主朱子故公之
學自陽明入朱子力行以幾於成公之成進士也爲乾隆十三年年四十二孫
文定公嘉淦欲以庶吉士薦公公辭讓於同歲生之年少者後其人以文章名
公當選於吏部以養親辭後
詔舉經學亦固辭其在家雍雍如也教子孫甚嚴皆以誠感之不加訶譙在鄉
黨之所乏無不給也朋友之急難無不赴也死生貴賤如一靜山官常州爲人
所排去官旋卒於蘇州公以師禮喪之歸其喪於所籍人齋無子以注禮在公
家十餘年生具皆資之有子六歲而人齋始卒其處事遠親近暱無不周也旣
成無矜容其言學能別是非而未嘗黨也公年五十有四卒乾隆二十五年八
月己亥也配楊夫人副室雷太恭人子五守誠守詒守中楊夫人出守訓守譽
雷太恭人出公
始封以子守誠官
加贈以曾孫希曾官公之先世在宋自江州義門遷新城二十餘傳至縣學生
諱一翰爲公之曾祖縣學生
貤贈奉直大夫諱以沂爲公之祖州同知

貤贈資政大夫諱世爵爲公之父始遷縣西之鍾溪自遷鍾溪而有家之業始
大公以爲儒顯於世而名始盛公卒後數十年子孫守家法言儒言行儒行各
以其列服勤於
皇家自立於士大夫且數十人故海內言大家在江西必曰新城鍾溪陳氏敬
推其所致皆自於公昔漢世碑陰止書立碑姓名而柳子厚爲侍御史府君神
道并記先友今公之子孫房次科第階職不勝書於碑之體又不應詳書謹記
之碑陰以見公之遺澤且爲當世勸法而於碑記公之大行因系之以銘銘曰
仲尼之道八儒岐之去聖益遐道尊人卑千差萬別迭爲盈虧延及有明遂擾
而漓公起嶠西脆然其心得師求友擊我蘭襟油油春陂穆穆秋琴家徵人瑞
國貢天琛既對
大廷羣公拭目翩然南返衣裓冠木我息我游我磨我錯是非之公昔言是服
軌物者義及物者仁蔚然其施達乎疏親我懷如書物氣如春百年嘉澤千室
歸漳明明天道厥後大昌五子登
朝祿曾屬行外分餘飾內服朱裳訓承柳郢德紹王祥敬者賓名嬌者敗飾拘
者性梏肆者情裂勤勤躬行以刻爲平曉曉立說以混爲別是皆飾己無德於
人免世而已不及後昆惟公和正所蓄有餘一身黽勉奕世蕃禧凡百君子視
此刻書各敬爾儀毋怠毋渝

新城鍾溪陳氏房次科第階職記

光祿房

守城浙江分巡金衢嚴道　誥授資政大夫　晉贈光祿大夫

子四人長元次泰寬次允恭次觀元子三人長希祖次希曾次希孟泰寬子
五人長希賢次希濂次希宋次希軾次希轍允恭子二人長希範次希岱觀
子三人長希哲次希顏次希榕希祖子一人紀儒希曾子一人綖儒希賢子
一人紱儒

元光祿寺典簿　誥贈資政大夫　晉贈光祿大夫

泰寬　貤贈奉政大夫

允恭附貢生　貤贈奉直大夫

觀乾隆庚子科舉人甲辰科進士工部郎中洊擢江寧布政使　誥授資政
大夫

希祖乾隆丙午科舉人庚戌科進士刑部主事擢員外郎　誥授奉直大
夫

希曾乾隆己酉　恩科第一名舉人癸丑　恩科第二名進士及第翰林
院編修洊擢工部右侍郎　誥授資政大夫

希孟乾隆辛酉科拔貢生即用知縣候補同知

希賢候選主簿

希濂國子監生

希宋縣學生

希軾

希轍國子監生

希範縣學生

希岱國子監生

希哲乾隆甲子科舉人

希顏縣學生

希榕

紀儒

綖儒

紱儒

陳州中憲房

守詒兵部郎中歷官河南陳州府知府　誥授中憲大夫

子三人長煦次繼光次用光煦子二人長蘭祥次蘭森繼光子一人蘭畦用
光子二人長蘭瑞次佛喜

煦　欽賜丙午科舉人候選光祿寺署正

繼光甘肅寧州知州　誥授奉政大夫

用光乾隆庚申　恩科舉人辛酉　恩科進士翰林院編修

蘭祥嘉慶癸酉科拔貢生

蘭森縣學生

蘭畦國子監生

蘭瑞國子監生

佛喜

內閣中憲房

守中乾隆乙酉科拔貢生庚寅　恩科舉人候選內閣中書　貤封中憲大夫

子十二人長應泰次銑次旭次燿次淳次彪次沅次炳次烒次魁次汾燿子三人長星煒次廷賜次八官淳子三人長四官次六官次七官彪子二人長慶官次九官

應泰歲貢生候選訓導　銑國子監生

燿附貢生

淳廩貢生

彪國子監生

沅嘉慶戊午科舉人

炳廩貢生候選訓導

沆

魁國子監生

紀國子監生

汾國子監生

星煒府學生

廷錫縣學生

八官

四官

六官

七官

慶官

九官

通議房

守訓刑部郎中歷官江蘇按察使　誥授中憲大夫　晉授通議大夫子三人長文冕次雲冕次玉冕

文冕候選布政使經歷　誥封奉政大夫

雲冕候選縣丞

玉冕候選縣丞

奉直房

守譽乾隆辛卯舉人候選內閣中書　誥封奉直大夫

子一人吉冠吉冠子二人進福增福

吉冠乾隆己酉　恩科舉人候選都察院都事　誥授奉直大夫

進福

增福

右據楊太夫人行述開載皆乾隆五十五年前所增子姓也今奉直房共子六人孫三人曾孫八人矣宜并五房嘉慶二十年前所增子姓続開載列於碑陰

刑部尚書金公墓誌銘

嘉慶十有七年十一月辛亥刑部尚書金公卒於位明年正月乙亥公之訃至南昌五月壬午公之孤勇以狀來請銘先是公爲郎中時敬之弟數試禮部以薦與弟子籍公巡撫江西敬爲縣瑞金以計吏出公門是以敬於公之事最習於公之心推測之最詳謹惟蘇子瞻氏受知於張安道爲之銘韓退之氏在袁州爲屬於王鍔中亦碑其墓於是不敢辭公諱光悌字汝恭姓金氏世爲英山縣人十世祖國賓明太常卿曾祖天爵祖紹偉父序琰進士候選知縣三世皆

贈如公官姚閣氏
贈一品夫人公年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二鄉試中式旋官內閣中書三十四會
試中式
殿試
賜進士出身歷宗人府主事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四川司郎中以事降官復起
爲浙江廣東司員外郎升陝西司郎中奉滿奉
旨以京堂官用有吏人坐贓欺妄引公
皇上命侍質事白益向用升光祿寺少卿內閣侍讀學士外轉山東按察使升
布政使卽升刑部侍郎巡撫江西升刑部尚書卒年六十有六
本朝刑部尚書用人最愼部中司官明愼者方總辦秋審其尚書多取歷總辦
並讞中外習故事者擢之公性精敏自爲總辦時一部之事必關公及爲尚書
益自力無所阿徇而天下讞獄者承
列祖覆育之後以寬厚爲福多稍稍減罪狀上之公以爲不可懸千里推鞫苟
引律當毋更議其直下刑部及法司會議者公必持律不得減於是部中多以
公爲嚴於用法藹然議斷獄大小以千百計自同官至羣執事無有能執公所
具改從輕比者嗚呼可以觀公矣舊例監守自盜限內完贓者減等乾隆二十
六年改重不減等公主稿奏復舊例後阿克蘇錢局章京盜官錢計贓五百兩
以上主者引平人竊盜律當章京絞情實公曰盜官錢當擬斬監追不決絞情
實則決矣不得引竊盜律奏平之
皇上寬奏曰官盜罪數私盜反薄耶公免冠謝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律意如是也嗚呼此可以觀公矣公爲按察布政巡撫皆如在刑部核名實別
功過釐市井飭軍伍多以一人智斷行之蓋公仕官數十年計必達乎至微力
必推乎至巨持成格以繩峙嶇數變之情援古義以削浮沉苟安之習自謂卑
獨此心可奉
聖主故嶄然有以自見如此公性好士聞之如恐不見既見如恐不得當嘗一
爲江西副考官廣東正考官兩爲會試同考官得士爲盛多才達大僚而公言
門下士必首及故編修張惠言天下之士皆以爲然公疾惡甚不能忍少時遊
江南總督幕府有舉士負重名公語總督絕之曰名教外人不可使汙階前地
也在江西有兵官素瀾浪而無蹟可劾求見公公切齒投其謁於地後公旋去
官終不見嗚呼此可以觀公矣公娶懷寧丁夫人子三長宗邵內閣中書協辦
侍讀次嘉國子監生宗邵嘉皆先公卒次勇舉人女一適山陰李氏孫三震謙
泰皆宗邵出公師文成公阿桂文成奇賞公公常語敬曰欲知文成之爲人乎
敬起立拱而俟公久之曰心地厚復久之曰魄力大十八年九月乙亥勇葬公
於祖塋銘曰
湛廬之鍔孰砮其銛轉轀之脊孰尤其堅如吳育剛如姚崇警淬招飛雲俯鞍
驟景虓虓我公文成之士宿將沈機重臣引體我公得之大水破沙力刷其阻
氣吞其涯
殊恩特簡拔之庶僚方晉列卿隨畀麾旄聽天下成執憲最久東吏循文治奸
斂手好無爾我惡不比人天性所行理無遠邇好者晨星各守一隅光不相及
纍纍可吁惡者震霆耳之皆應山通谷合走告相譖幸遇
至仁保全終始生安其位死歸其里玆原之山其石峨峨側行危立有嶠可歌
玆原之水其流泯泯湍旋瀨折有澄可詠玆原之窆靈之深深我公於宅前道
後林玆原之銘故吏所勒日月可移是非不沒

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志銘

嘉慶十有三年十一月庚辰前漢中府知府鄧公卒於福建羅源縣之署舍時
子傳安知羅源公就傳安養也年八十有六十四年八月乙卯公之喪至本貫
浮梁十九年十月丙寅傳安卜地葬公於浮梁青峯之原公之配陳恭人合葬
焉先是公以耆德奉
命重赴甲子科鹿鳴宴來南昌敬介公之姻江訓導幼光謁公傳安又與敬同
出戴文端公衢亨之門至是以銘請敬不敢辭敬觀班孟堅范蔚宗傳循吏皆
推本儒術或列所治經舉其科可謂知爲政之要矣然所載多郡國二千石縣
令惟蔚宗傳王渙一人任峻附見傳中且以明發姦伏爲未充德禮之教夫德

禮苟不相應則姦伏之心侈矣何明發之功可紀哉縣令官卑其權不足攝下
故爲縣令視二千石爲難而德禮之效則以能明發姦伏爲治縣符驗能如是
未有不爲良二千石者也公諱夢琴字虞揮姓鄧氏曾祖國挺自南城遷浮梁
祖文諫
貤贈朝議大夫父以忠
贈朝議大夫母石氏
贈恭人繼母吳氏公年十八補縣學附生二十一爲廩膳生二十二鄉試中式
三十會試中式以進士候選吏部授四川綦江縣知縣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
爲老上司橫甚公察其尤者先予杖後申請治罪遂俱斂貴州遵義有巨盜亡
命過縣公遣捕人躡至二千里外之萬縣獲之以能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者
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江津前政比君相殺人罪
已瘐死矣公鉤距得獄情獄之前政因推事官巧請於按察使掎其獄公力爭
按察使遂怒此初獄也而前政在江津事多率爾民周景康盜樹爲樹主砍顱
左旋以他事與周秉魯爭傷腹下乃死前政以比樹主公請復診之腹下傷重
罪當比周秉魯而按察使挾前怒欲如前政比以傾公此繼獄也當是時前政
已因宋志聰獄去官公復持此獄甚急於是諸黨按察使有氣力者爲蜚語以
爲公好排人人已墜坑阱猶下石按察使雖知公直而必洩前怒幸其言公勢
危甚會公還綦江定遠民譚學舜被殺不得主名縣攝民六人笞服之至府皆
不承公奉府檄廉知諸倫鄧理瑤等實殺人一訊獄具此最後獄也公白府分
功定遠定遠得免議諸大府益信公非排人者適按察使權布政使周景康獄
乃如公讞尋丁吳太恭人艱服闋以
贈朝議年老請養家居十二年後服闋選授陝西洵陽縣洵陽處萬山中流民
賃山種稞自立下手書曰稞剪取木石耳曰耳剪燒拔曰拔剪黠者不立期遂
多訟公令種稞期五年耳拔期三年民安之山南州縣地日墾大府歲檄升科
公言流民開荒食數年之利不可使失所他徙
國家賦額已定徒飽吏胥耳終公去洵陽不報升科旋署岐山澗買雞買雞臨
棧道轄陳倉東河二驛冠蓋旁午驛馬多疲損前政以給里民需其值曰領馬
有急復擅私馬應官曰里馬公令領馬皆交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撥里馬逆
回田五作亂陷通渭公斷仙靈谷石道爲守計後馬文熹屯底店公料丁壯登
陴賊未至而罷旋權商州知州署西安府權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因事鐫級
大府以教匪方熾奏留公後病溼累上記乞休年七十五矣始公家居時知浮
梁黃君泌治頗辦而性卞急請益於公公曰聽訟末也雖然有本焉古之人先
治己之好惡矣至聽訟則察人之好惡爲好惡焉夫天下固有得其辭而失其
意者豈有會其辭而得其意者哉當官難於慎守官難於和緩求其難焉可也
自公爲州爲府所屬皆喻以此意而公持大綱不苛察故皆治公年六十四陳
恭人來歸孝謹守婦道年七十有二先公十一年卒子一傳安進士福建羅源
縣知縣女一適國子監生吳篤照孫二世曾世會皆縣學生公爲學自少時以
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爲宗後從座主秦文恭公新遊窺閩中遺學源流終身守
師說所著有綿亭文稿十六卷詩稿八卷銘曰
養魚勿煩治民勿殘勿煩者清其池勿殘者察其辭池濁而偃浮魚之仇也辭
差而聽惑民之賊也登山不可躐學道不可懸如公者儒術之所與也

國子監生錢君墓志銘

君諱伯坰字魯思自號僕射山人曾祖安世南和縣知縣祖枝起歲貢生工部
營繕司行走父勳著國子監生母莊氏繼母高氏君未成童即孤矯力學以至
於有成敬幼聞君名後遊京師與張惠言臯文交始見君之書若詩書學顏平
原李北海詩學杜陵兼學誠齋石湖有傳君精館者張臯文曰魯思必不死何
也魯思事繼母孝今中歲未有子天豈使之長往傷孝子心哉已而果不死敬
再娶於高君之繼母爲敬妻之祖姑敬妻曾祖姑之來君扶輿行祖姑下輿
則執盥讀之嘤嘤如孺子翻書日坐臥抑搔之必得喜歸方止弟辛才咸末疾
君在吳中聞之一夕鬚髮盡白辛才卒大慟曰吾何以慰吾母乎後莊太孺人
以九十五卒君年逾七十舉三子矣君性適往多飲酒高步雄視知交徧天下
不問賓不肯皆交之然有爲非禮者未嘗與君從叔父文敏公維城享大名呼

吸可致人青雲君自少依之歎然自退終於國子監生嘉慶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卒年七十五娶莊氏無出子三山側小晉又男側室潘氏出銘曰

醇行其陳仲弓乎何氣之不可壓也陳節其梁伯鸞乎何與世之狎也書人歟詩人歟何言之狹也

孫九成墓志銘

君諱韶字九成自號蓮水居士先世浙江餘姚人曾祖文光官雲廉兵備道始遷江蘇上元祖必榮官終廣信府知府父藩上元縣學生妣徐氏君年十八補縣學生為人和易喜交遊所交皆名公卿而能自矜重無詭隨之習為詩以清雅有蘊蓄為宗嘉慶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卒於江西巡撫先福公署中年六十公自守貴州卽與君交至是殯君助使歸葬君娶楊氏子若霖江寧府學生君少時書及錢塘袁枚子才之門子才以巧麗宏誕之詞動天下貴遊及豪富少年樂其無檢廓然從之其時老師宿儒與為往復而才辨縱絕皆為所摧敗不能出氣且數十年敬遊京師時子才已年老頹退矣而天下士人名子才弟子大者規上第富膴仕下者亦可奔走形勢為囊橐酒食聲色之資及子才捐館舍遂反唇睽目深詆曲毀以立門戶聲氣盛衰至於如此亦可歎也子才久寓白門君生長其地垂髫束紒卽以詩名不能不為子才所鑒識君為詩不學子才亦未得子才絲粟之力上階雲霄然君至江西髮已斑白常推子才為本師不背其初敬與君無間然每見君君必先言子才之美以拄敬平日之論就鳴呼此可以見君之所守不以死生而易師門友席推之君父之事豈有異耶敬前自江西歸常州與君別於章江之濱後返江西過上元聞疾甚恐有不幸至章江而君之喪已東下矣追惟往昔深用惻然如君者亦吾同好中不數數然者也會若霖以狀來將卜葬要為銘以貽若霖使納君之壙焉銘曰

齎其遇昌其詩子居友子才師淄澠之別誰能之

莊經畬墓志銘

莊經畬名衡甲陽湖人曾祖柱浙江按察司副使祖存與禮部侍郎父通敏左春坊中允母錢氏經畬以縣學生乾隆五十一年鄉試中式屢赴會試不第大挑一等試知縣不就改教諭選歙縣教諭在官六年解歸歸三年卒年四十五嘉慶十三年十月乙亥也與同歲生張惠言皋文交皋文言黄叔度漢末第一流在郭有道之右若經畬者可以觀古人之概矣娶汪氏子續濟續澍銘曰

其視端然其立頎然其行圜然其色夷然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萬物之爭百世之日積而成此經畬之所知也而又何所慽乎

林太孺人墓志銘

林太孺人諱桂福建閩縣人祖及父母皆早世無兄弟幼依族姑之寡者屢徙居稍長求其系姑老耄不復省記遂亡之年十五為前恭城縣知縣鑑塘廣霖側室三十年而恭城君卽世又三十年而太孺人卒年七十五嘉慶十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敬與太孺人之子繼輅交繼輅次年請銘按狀恭城君以進士官福建廣西屢起仆太孺人所以事恭城君者甚敬恭城君勸官處患難其勤長子女其愛理婚嫁喪葬甚肅祭祀甚誠教繼輅甚嚴皆有事實可紀繼輅泣曰繼輅無似無以顯揚太孺人吾子之力足以及百世者也願備書之無遺敬謹對曰此太孺人之常德也書之誠足矣若大節則請為太孺人大明之何也太孺人歸恭城君嫡正夫人莊宜人已歿三年矣太孺人六十年中未嘗干嫡正之禮至屬纊時猶以勿斂正寢為命此始終於禮者也古者人君不再娶夫人卒娣升於嫡其嫡死不更立者祭宗廟則攝焉夫先王之禮一而已矣何以或升於嫡或不升於嫡哉蓋媵之未及事女君者得為夫人如聘嫡未往而死媵繼往是也白虎通所謂立其娣尊大國也媵之及事女君者不得為夫人如元妃死次妃稱繼室是也白虎通所謂明無二嫡防篡殺也太孺人不及事女君矣殆可升於嫡者歟雖然太孺人非娣姪也敬蓋又質之於禮焉古者大夫士皆媵娣姪大夫為貴妾緦此娣姪也士妾有子則為之緦此不必姪娣而視娣姪也太孺人有子且賢殆可升於嫡者歟自春秋時以妾為夫人皆其君夫人之然其端必由妾之自僭始太孺人之志以為強附於禮之變而求榮不若退守乎禮之常而去辱於以成恭城君之賢為子若孫之令望此閨門之禮所以正推之家國天下而皆順者也太孺人生子繼輅嗣恭城君之弟廣森

次卽繼輅本省舉人女三長未嫁卒次適儲次適黄恭城君初娶高宜人生子三繼娶莊宜人生女三皆太孺人成立之銘曰

治於讓亂於僭中閫樞蠹不可蟄家如爛魚腹中陷以禮已僭宜吉祥恭城之後今其昌

萬孺人祔葬墓志銘

孺人姓萬氏先世於宋政和中由進賢遷南城之青綏柳塘遂世為南城人曾祖維宗祖國寧康熙五十一年武進士仕終福州左營遊擊父選廣西潯州府同知母崔氏孺人年十七歸同縣建昌府學生鄧君漢二十九鄧君卒孺人矢志撫諸孤成立嘉慶十六年九月丁丑卒年八十越明年八月乙丑祔葬於洛硝石羊角山鄧君之兆子三人樹槐國子監生樹齡縣學生樹梅國子監生女三皆適名族古者女史以成法書后夫人之行後世史家外戚傳列女傳其遺意也周秦以來婦人有彝鼎之銘有箴有歌頌其卒也有葬記有題墓有石闕而志銘之用最廣宋人入家事頗有巧纖不應程式者唐人用漢碑法以美言泛頌之夫婦人教於父母無違於夫宜於家貞於一以順成於子孫言之從同同爾敬故次孺人家世生卒志之石而不為溢辭焉樹齡之子熾昌從敬遊有才行因幷以告之銘曰

是維五十一年守節萬孺人從夫之穴四正四維應之子孫其有興焉者乎

卜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卜氏世為武進人曾祖一夔祖起鳳父夢齡母賀氏孺人年十九歸同縣鄭旦興敬舅氏清如先生之子也旦興負異才有大志舉於順天再會試不第單車出都欲遊天下阨塞訪奇士遂不知所之時孺人之子國子監生貫弼甫六歲舅清如先生及姑朱孺人已老而家甚貧清如先生為儒一錢不義不取其治家儉而急如吳康齋妻一齋之為人孺人恆與婢僕之下者同甘苦有加甚焉方暑煬於竈婢僕反得清甚擧扣冰滌器色怡然未嘗使婢僕以為舅姑之人也其順於舅姑由於中之誠孺人亦不自知為順也自旦興去家垂三十年未嘗敢言其夫於舅姑之前有告以蹤蹟所在者色喜而中夜常與貫弼欷泣積久內傷晨起方舂目眩黑抱杵仆地遂失明尙時時舂不止也與敬母太孺人相得太孺人嘗慰之孺人曰命也能與命爭乎且性亦安之無苦也年六十卒嘉慶十五年八月丁酉也清如先生前已捐館舍惟朱孺人在堂哭之慟復念旦興亦失明是年十一月壬戌貫弼葬孺人於河北之祖塋銘曰

夫之生不可知夫之死不可知舅歿姑病不可死而竟死吾之子執恃之

黃太孺人墓表

番禺之有學行者推張維屏子樹一日子樹奉行狀頓首於當楣曰此家君所次先祖妣黃太孺人行狀也家君主講新會道遠不得遽至命維屏為請以乞銘更月家君歸治祭祀當謹持謁謝敬以子樹賢不敢辭按狀太孺人姓黃氏錢唐人曾祖曙府學生祖鍾官廣州守備始籍番禺父騏國子監生母陳氏太孺人生六年而孤二十四年歸張君元山陰人也張君始娶於王亦山陰人無子早卒張君侍父載呂府君廷望客番禺後亦籍番禺太孺人歸三年而張君卒於潮州卒十月而訃至是時子炳文生十日矣太孺人號踊絕而蘇迨張君之喪至復號踊絕而蘇始終以載呂府君之命撫孤故不死後八年載呂府君卒期功之戚無可倚遂攜子居母家共室而自為爨母及兄軫之以為言則涕泣曰吾母子依吾母吾兄惟母兄保護之然苟不自食此饔飧者長無立志矣且張氏之祖宗子孫何以為門戶乎如是者十二年始異居嗚呼可謂知大體矣太孺人卒於嘉慶十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五奉

聖旨旌表節孝建坊於門子一炳文嘉慶六年舉人孫二長卽維屏嘉慶九年舉人次維翰國子監生敬又按狀太孺人卒之年十有一月葬於番禺柯木塱之原訖今四年矣禮不可埋銘世有刻銘於祠堂者非古也婦人無外事又無表墓之法然古列女之賢者天下皆繪畫之鐫於廟垣刻於墓闕凡以風示後世而已碑碣之禮取可風示後世者表之今太孺人不使其子食於外氏以長以成使張氏至今有卓然之氣此可為不幸依外氏之式矣能自太孺人之意推之凡行於鄉黨交於公卿立於

朝廷其不可苟然而食者皆自此始故特表之以告後世之有志者嘉慶二十

年十月壬子朔陽湖惲敬謹表

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護兩淮鹽運使李公墓闕銘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初年大臣以清直重者在山右曰孫文定公嘉淦其在
聖祖朝曰于清端公成龍文定起家侍從天下知其清而誦言其直清端以外
吏顯天下知其直而誦言其清皆
朝廷偉人也文定同年生而爲婚姻者曰南儀所監掣同知李公暐李公之孫
曰今廣東按察使鑾宣按察亦以清直聞於時懼同知之事勿汞述於後之人
且沒勿章具狀請敬銘之墓闕敬不敢辭按狀公諱暐字闇成姓李氏明洪武
中始祖茂欽自南直隸鳳陽遷山西靜樂縣遂世爲靜樂人曾祖燿然祖室明
光祿寺署丞父之檀高郵州知州崇祀名宦鄉賢母劉恭人生母楊恭人公幼
有至性長益以孝友自力年二十六鄉試中式三十七以例授汀州府同知旋
以采買洋銅輕重不如格吏議革職
世宗知公清參本上卽曰
特旨授太平府知府權蕪湖關調池州改調淮安以河決復革職
高宗亦知公清發江南以同知用補揚州水利同知調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
州府知府旋護兩淮鹽運使乞長假歸二年卒年六十有九公爲監掣及權蕪
湖關人皆視爲脂膏之地公歲贏悉歸之官前後且數十萬無入己者湖北解
京木出蕪湖夾私木公如令式稅之其人飾辭愬於湖北巡撫遂劾公奉
旨置對欲以侵課罪公使健吏求之無所得後數年公復權蕪湖關大府令求
前事侵課狀公力白之其廉而不刻皆如此守太平時所屬於歲終持金來謁
出之橐其封皆布政司印也曰此縣中養廉非取之民者願酬知我公笑曰
朝廷以此養公廉令餽我是養吾之貪也飲之酒而歸之太平治當塗官中謂
之首縣嘗朝夕見後其令調含山爲含山民所愬公奉臺檄治其事令以舊屬
遣家奴爲公女治奩公曰汝主貸我巧矣吾發之則含山事雖虛亦實吾不爲
也速持去無汙我嗚呼人之能保其節豈易言哉自有史傳以來凡以賄始終
者餽者必飾其辭爲可餽之說受者亦必飾其辭爲可受之計是故位可以日
增罪可以日脫使權可以日巧取貨可以日工若號於人曰吾行賄曰吾受賄
此行道之人所不爲也如公者可以爲居官之法矣敬聞清端暮年餽人禮少
許者必受公有故人子餽之公辭焉蓋清端
天子大臣宜通下情且數十年取大信於天下無敢干以私者公則自守峻絕
不可弛卽謂之善學清端可也公娶閻恭人繼娶孟恭人子三長蕙儋次念祖
皆陳孺人出蕙儋副貢生嗣公之兄長楊君恂念祖候選州同知娶于孫爲文
定公女次學夫沈太恭人出候選司務司務亦娶于孫爲文定公之弟國子監
丞揚淦之女是生按察故按察書私淑文定焉銘曰
府於縣如家人近則習習則褻涅不緇磨不磷宜民人昌子孫

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

嘉慶十有二年十二月壬辰浙江提督李公勦洋匪蔡牽於廣東潮州之黑水
洋卒於行閒
皇上軫悼封三等壯烈伯諡忠毅予祭葬十四年公舊部王得祿邱良功殲蔡
牽於浙江溫州之黑水洋洋匪平二十年前揚州府知府甯化伊君秉綬以公
之事請敬銘之墓闕公諱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也曾祖恩敉祖崇德父希
岸皆
贈建威將軍母王氏
贈一品夫人公乾隆三十六年武進士由藍翎侍衛補衢州都司升提標前營
遊擊太平參將樂清副將因勦林爽文入福建護海壇總兵緣事革職公罄家
財募精勇捕洋匪獲戕參將張殿魁之林明灼陳禮禮以遊擊起用署銅山參
將丁父憂去官服滿補海壇左營遊擊時浙江福建洋匪北接山東西通廣東
西三面數千里皆盜出沒其內地曰洋匪蔡牽最大朱濆次之外地曰夷匪多
中國人挾安南人爲之鳳尾最大一艇載數百人洋匪曰匪艇夷匪曰夷艇夷
艇至輒數十艇蔡牽百數十艇朱濆亦數十艇其大較也五十九年夷艇始入
福建之三澎公敗之嘉慶二年升澎湖副將浙江定海總兵三年擊洋匪於衢
港及普陀敗之四年鳳尾引夷艇入溫州洋敗之

賜花翎五年浙江巡撫阮公元以公可任奏請總統浙江福建水師得
俞旨公申號令嚴標識東部伍信賞罰自偏裨至隊長柁工水手耳目皆一於
是水師皆可用能立功鳳尾引夷艇入台州松門遇颶風覆溺幾盡登岸者悉
就俘獲安南偽侯倫貴利磔之自後夷艇不敢至鳳尾不知所終是年升福建
水師提督調浙江提督先是匪艇皆高大我軍仰攻殊失勢而匪艇用噴石及
遠脂浴帆棄火箭帆下渦爲車發水及數丈滅餘火其舷以錫傅之不能傷故
不易敗公與阮公議造大艇淩匪艇上至是成名曰霆船連敗蔡牽於岐頭東
霍獲匪目張如茂徐業兵威大振其明年以霆船大敗蔡牽於定海牽南走福
建乞降是時牽已窮蹙糧盡艇亦朽壞公窮追不日可擒而總督以令箭止公
兵牽得以其間修艇揚帆去是役也功垂成而中廢天下皆惜焉蔡牽畏霆船
厚賂福建商人造大艇高於霆船出洋以被劫歸報牽得之大喜渡橫洋劫臺
灣米數千石分餉朱濆遂與濆合九年戕溫州總兵胡振聲公追之及於馬蹟
敗之至盡山復敗之牽以大艇得遁去委敗於朱濆濆怒於是復分公與阮公
議禁商人造大艇牽計不行是年敗朱濆於全虞調福建提督十年敗蔡牽於
龍灣復調浙江提督十一年蔡牽合大隊攻臺灣別部屯仔尾州沈舟鹿耳門
阻官兵公至不得入諜知南汕北汕大港門可通小舟遣金門總兵許松年澎
湖副將王得祿乘澎船攻仔尾州敗之其明年復敗之二月己卯朔松年夜率
銳師踰海水登仔尾州焚其寮牽反救公遣師出南汕自後焚其舟松年出仔
尾州夾擊大敗之庚辰復夾擊大敗之牽棄仔尾州屯北汕以鹿耳門沈舟自
塞走路也甲申潮驟漲沈舟漂起牽奪鹿耳門遁去牽
賞葺翎頂是役也許松年爲軍鋒前後奪舟大小數十焚寮及舟無算殺賊數
萬人戶橫數十里臺灣獲全公所將止三千人耳是年蔡牽復合朱濆走福寧
追敗之
皇上知公臺灣功復翎頂十二年敗蔡牽於廣東之大星嶼復敗之於福建之
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提督張見升追牽是時朱濆已爲許松年所擊敗死其弟
渥降牽亦屢敗羣黨散沒止三舟矣初公以謀勇耐辛苦受
皇上深知屢立功軍事悉主阮公福建忌之故主招撫後被紿益恚怒而阮公
又以事去浙福建益撓阻公公以
聞
皇上逮治總督代以阿林保公阿林保公初至福建劾公逗撓
皇上以問浙江巡撫清安泰公公得直於是
皇上眷公益厚
敕福建不得撓阻責公專擒蔡牽與世職蓋公天性忠勇
皇上拔之廢棄之中推心委任不使節制大臣得掣其肘至是而公不得不死
矣蔡牽雖止三舟皆百戰之餘合死力拒公於黑水洋公自將親軍當蔡牽大
艇公前後臨陣多親搏戰至是自擂鼓合戰良久冒煙火麾火船挂蔡牽大艇
將焚之忽礮彈掠過傷公喉血湧出不可止遂仆而張見升見中軍舟亂引師
退牽得走安南蓋見升官福建每戰必自全其師不敢縱也然公雖授命後牽
遵公部勒滅蔡牽故官水師員將皆推公第一既明日潮州知府至舟斂公得
載櫬盡公之誓死非一日矣公無子嗣子廷鉦襲爵葬公於同安之祖塋銘曰
妖鯨叩天飛駁雲長鬣大鼉紛輪囷刳匈剔腹搜其羣手提雙桴桴不歇天狗
奔空襲明月誰甕貯之烈士血煌煌前績銘旗常五等之
錫邦家光子孫保之噫勿忘

朝議大夫董君墓表銘

君諱大觀字北溟姓董氏系出唐吏部侍郎申子孫世居銀城自銀城遷婺源
者曰成祖至明而族始大曾祖世源登仕郎祖起予拔貢生考授州同知父正
台歲貢生
誥贈朝議大夫母祝氏
誥贈恭人君兄弟八人次居第三兄弟之子孫皆盛而君之子孫取科第歷中
外者數十人居東門是爲東門董氏徽與君之孫潮青同舉於鄉後與鍊金交
因過婺源去君之卒四十七年矣鍊金以狀請書君之行於墓表徽作而曰太
史公爲萬石君傳記一二小事耳於諸子乃記建之誤書慶之數馬訖今茲柰

諄然之意尙見於數千年之後葢孝謹之行累書之皆無奇者也要在得其意
而止後人反油然而動焉若後世史家別爲孝義傳事事實之則無所餘矣敬
觀董氏羣從皆恂恂如不勝衣於父執進退唯諾必以禮猶可想見朝議之家
法而門巷之外朝夕有言朝議之德者董氏之盛不亦宜乎且敬行天下故家
未有不以浮薄敗而以質行興者則請條朝議爲人之大綱而詳書子孫名爵
於左方以實朝議之所以能裕其後亦古者表墓勸善之遺意也按狀君少補
縣學生自祖父爲素封家君擇人任時而貲益裒凡長者之事皆力爲之以行
其德有天幸終不至損其貲貲且至逾萬而德益行事親定省之節中衣廁牏
之役數十年如一日兄弟至老相愛如幼稚時婢奴皆能習其意撫幼弟及孤
兄弟子尤有恩遇性喜下士同縣汪君紱江君永爲儒有盛名皆折節交之所
著有十三經音畫辨譌二卷春秋四傳合編三十卷喪服圖考一卷二十一史
編年十卷卒年七十八乾隆三十五年也
例授朝議大夫候選知府配戴氏
封恭人子三兆熊縣學生候選衛千總兆鳳附貢生兆謙例貢生銘曰
雙桓之間朝議之阡也知其德者過而下之其孝謹可實也
兆熊房孫四人邦超候選布政司理問鍊金舉人授太常寺博士邦和國子
監生朝偉附貢生曾孫十六人桂秋候選從九品桂山舉人揀選知縣桂中
桂先皆縣學生桂丹國子監生桂洲優貢生候補訓導桂標國子監生桂莊
附貢生桂時桂文桂堂桂梅皆國子監生玄孫二十三人來孫五人
兆鳳房孫五人國英縣增生邦直國子監生瑚青舉人揀選知縣朝敍廩貢
生銅陵縣教諭朝勳縣增生曾孫十四人桂森舉人揀選知縣桂林拔貢生
鑲黃旗教習分發山西知縣桂臺縣增生桂敷翰林院編修桂新翰林院庶
吉士桂科縣廩生桂開候選從九品桂春桂榮皆縣學生玄孫二十二人惠
笙彥彬皆縣學生來孫七人
兆謙房孫二人之屏例貢生朝墉縣學生曾孫十一人桂華桂煃皆縣學生
玄孫六人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君諱式玉字朗甫姓金氏世爲歙人曾祖茂宣候選州同知祖長溥吏部主事
以君從兄應琦官巡撫
贈榮祿大夫父杲國子監生以君官庶吉士
封文林郎以君之仲兄應城官禮部主事
封朝議大夫前母黃氏母鄭氏皆
贈恭人君以國子監生應嘉慶五年順天鄉試中式考取景山官學教習明
年會試中式
殿試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是年六月三日卒年二十有八配黃氏子二長讓恩縣
學生次書恩金氏自同知公徒步萬里奉親骨於甘肅之蘭州遂以孝聞於時
吏部公與其兄奉直公長洪孝而甚友用閑牆其宗盡有至性而兼能取富貴
者也君之伯父養泉先生雲槐以侍從起家檠齋先生榜繼冠多士推文附贊
引義合禮而君之尊甫朝議公暨叔父丹崖贊佑華盛盡不忘其祖而能庇其子
孫者也自君之羣從外陟方面內參省闥玉珂金車照耀門第而君獨單衣糲
食闇闇粥粥從事於竈觚書簡之間乃未遂其志而君竟死矣君美風儀善談
詠其學悉宗本師張惠言皋文君之子書恩爲敬弟敷之子壻敬久交於皋文
及君於養泉檠齋兩先生皆有淵源之誼今過君之里而君之卒十五年矣朝
議公尙康寧君之伯兄應瑔叔兄應珪已前卒仲兄官京師弟曰鑾曰應玕
黽勉侍養敬心爲愴然爰作銘於華表銘曰
朗甫其有知乎朗甫其有知乎銘君者陽湖惲子居也是亦君魂魄之所期而
凡親君者之所悲也

大雲山房言事目錄

陽湖惲敬著

卷一

與朱幹臣
與朱幹臣
答秦撫軍
與饒陶南
與周菊伴
答顧研麓
答顧研麓
與閻茂才
答黎檣屏
與黎檣屏
與吳貢園
與福子申
與廖豕亭
與廖聽橋
與徐臞仙
答曹侍郎
與舒白香
與舒白香
答鄧過亭
與裘春州
答陳雲渠
答陳雲渠
答陳雲渠
答陳雲渠
答陳雲渠
答李守齋
答楊貫竹
與答鄒立夫
與邱怡亭
與章灃南
與湯敦甫
與楊鹿柴
與余鐵香
與胡桐雲
與孫蓮水
與瞿秩山
與秦鶴谷
與左仲甫
與陳寶摩
與趙石農
與趙石農

卷二

與秦省吾
與李汀州
與李汀州
與莊大久
與李愛堂
答方九江
與報國寺沙門無垢

與陳蒯莊
與黃香石
以下家書
荅姚秋農
與姚秋農
與姚秋農
與姚來卿
與來卿
與來卿
荅來卿
荅來卿
荅來卿
與來卿
荅來卿
與二小姐
續刻
荅董牧唐
荅董牧唐
與胡竹村
與胡竹村二

與朱幹臣

東垣之遊已二十五年鄙人雖有一日之長然彼此切磨斯道之常耳吾弟前書稱老夫子大人鄙意頗不願從俗何也古者弟子面稱師曰子其爲他人言之不面稱曰夫子顏淵夫子循循然子貢夫子之文章與子太叔吾早從夫子不及此史駢夫子禮于賈季從同皆非面稱也至戰國時方面稱夫子漢唐亦有此稱然不必弟子明嚴分宜當國其門下諛之始有老夫子之稱後人又加以大人諛而又諛鄙人不願以此施之于人尤不願人以此施之于我雖出之于口筆之于書人必以爲矯異吾弟必不以爲矯異也自漢傳經者曰先曰生曰先生皆祖春秋以來之號後唐之韓門宋之程門皆此稱也將來吾弟來書止稱古田先生何如凡同志皆示之

與朱幹臣

七載之別如一須臾比聞令德勤修義問宣暢慰甚慰甚敬于先儒之說至四十始樂觀之然無躬行之得故所見惝怳其大端是非則頗能辨之前在都中吾弟聞王龍溪天泉成道記得失時未見其書未有以答至瑞金始得見之乃釋之下乘語也沙門如宗杲等已高龍溪數籌然龍溪語錄亦有警勵透快鞭策學者之言擇之可也聞湯敦甫深于此事前達一書至今未復殊爲懸望往歲託秋農之事吾弟手爲料量節其所出則僕于所入易檢所全甚大感何如之僕近狀如常詳秋農書中可互觀也

答秦撫軍

古名人畫無不古穆深厚精能奇邁卽逸品亦無率爾之作故一望可知且紙絹必精丹墨必得法再以各家宗法求之可千不失一然贋畫牙人倘可顛倒強辨惟以時代制度折之則不能辨矣承示畫卷四匣每匣分考是還鄙見未必是以大雅垂詢非世俗苟爲藏弆之見敢竭其愚惟原諒之

趙千里九如圖下筆謹細人物有古意非吳下俗工所能然結構平近少士大夫氣絹亦非六七百年之物其裂處皆人力爲之非自然也當是前朝內院所作耳卷尾臣趙伯駒進上六小字殊不佳千里宗臣不當稱趙伯駒宋亦無款書進上者千里別畫皆稱臣伯駒奉聖旨畫可證也圖後光堯書天保詩精麗可觀其體甚似光堯然意味凡下以光堯各石刻較之有逕庭焉宋帝王畫多有押書惟手勅有押若寫經語及題畫不必押厯者見光堯各手勅仿爲之不知不合法也光堯書之後記紹興庚申乃紹興十一年范石湖隆興中方還祕書正字楊誠齋淳熙中方還右司郎中周益公亦淳熙中方還起居郎豈有前數十年已官兩府侍從之理卷中各結銜可笑也又進士結銜始于明在宋無之奉旨亦始于明宋多稱奉聖旨厯者大都不諳故事是以有山谷寫誠齋詩天寶稱年各謬誤也卷後鮮于伯機王元美兩跋更凡下其贋不待言米襄陽山水畫無氣韻已失神矣字係雙鉤印章一手僞刻印色亦一色其裝襆則高手也趙子昂晝錦堂記子昂一日書萬字何至拒手猙獰如此書款及用印均不合法黃小癡桃源圖本朝有兩黃癡其一江西人字元白以寫照名其一廣東人卽小癡也此圖有意致而墨非歙製水用横北者故氣韻不雅馴其畫樹則形蹟矣

與饒陶南

月之三日得手書具知一切吾弟就試至十三科而不與解額此天下不可解之事然有可解者謬種流傳已數十年夫己氏所錄文瑣猥益甚豈能錄吾弟淵雅雄古之文耶然方元英羅江東之名至今不滅其時成名而去青紫被體者當不下千萬人胥歸于臭腐天道未嘗不公也敬于古今士君子之所知能者尚有菽麥之辨吾弟當翻然而至南略其然否其樂當不啻如造朝堂進退百司而使天下大治也獻歲于南昌專俟或僕不至南昌吾弟亦買舟南上以踐此諾將使兒子輩受業門下佇望佇望

與陶菊仟

軍門客次始識清顏嗣後彼此投謁均致相左然輒人廣坐未嘗不心儀閣下及蕭宜黃朱安義諸君子惓惓之誠不可解也春中發棹南還舟駐虔州大兄奉檄穀山乃成邂逅何快如之貴治山多田少民氣凋敝與敝邑相當然大兄通才遠識定可轉移若敝者坐困五年言之有愧昔人曰東南民力竭矣以今

羈之官力其尙有餘耶前倉猝舟行致以瑣事奉托方深惶悚大兄乃給札來
人足徵精審所謂謝幼度使才履屐亦得其任也

答顧硏麓

前月接奉手書復示大著敬服敬服敬前客眞定小韓先生方分守淸河常山
左右有名士名幕名宦之譽敬始知鄉前輩中有如是文章政事不可及者往
歲留滯章門知閣下爲先生令子緯有家風然未知淸才遠想能盡空凡蹟眞
爲耆而不衰也敬于詩文埋頭三十年以頑鈍無所得然好之不已將來萍蓬
流轉或得乍合當與閣下窮日夜討論以相證此吾輩未忘之結習也蒙鈔示
匡謬正俗兩條而平頭于氈槐中遺失亦由敬之不愼可愧之至希復鈔示爲
感

答顧硏麓

頃奉手書具知一切委題尊照勉力應命此後題詠者必多但此題不可著蹟
一著蹟非腐卽滯矣同人必以此告庶無冬烘之詞玷佳卷也尊大人詩集略
爲詮次未知有當否若付梓之時一切行款敬當盡其愚蓋刻書大忌體例不
一也如集首下行載尊名稱恭錄皆不妥盡其地宜載尊大人名與字尊名校
刊當在每卷之後不可淩雜又凡
御製詩目下書恭錄家集宜避最爲緊要其餘不合法者倘多梓時細定可耳
古者一集不再序今時賢屢序徒爲聲氣而已一何可笑尊大人集已有三序
敬意削其不可者二篇留一篇改其不合法字句冠集如敬再作是疊床架屋
深可不必裁之裁之如以鄙意爲然明年省中付梓或石城付梓皆可盡其愚
也

與閻茂才

往歲聞尊府君捐館深爲駭悼來書以伐石之辭非下走不足以信尊府君之
言行下走何人敢當斯語耶此事榛蕪五百餘年近代所稱作者尙各有短長
而世之名公鉅卿上牽功令下沿習俗益鬼猥不可言狀下走以處下位可以
力求古人尺度而才又劣弱不足以達其所見甚愧甚愧也然于尊府君有一
日之知誼不敢辭謹序草稿如別紙金石文字一語不可輕下題識尤不可率
爾舉人不當結銜止書
勅授文林郞可也漢人金石文三公稱公餘皆稱君唐人則監司以上有稱公
者曾爲之屬也尊府君銜應照來式入石至下走列銜宜書見官其餘俗人結
銜累累雖一品詒笑大方不可從也

答黎楷屏

往歲仁弟移入行省敬奉檄還縣未及言別至今歉然年過事稠前書乃書記
屬草曾史寫送荒陋可歎發春得手報讀之殊增內愧藉悉興居萬福德懋業
勤復爲欣慰敬吳下小生未嫻時務名公鄉誼其心蹟緘直每加意優容敬事
過輒悔昔人知四十九年之非敬今知五十年之非矣受事後以柔道拊循而
蠹役預請退卯在鄉婪索者聞與過遣衣物而逃屬勸不如嚮風斯言當不吾
欺治下如此事上能折節行之豈有不諒者耶彌勤貴甚佳此體自諸經偈語
發源北宋張無盡等祖禰之至有明益大其流敬前題沙白君跏趺圖偈足相
發茲附上又近作楞伽經書後亦附上仁弟以爲何如

與黎楷屏

夏閒朝夕過從吟峯讀畫之外復窺仁弟立身之謹而能斷擇交之和而能別
眞令鄙人有珠玉在前之歎至詩之爲道仁弟旣好而習之其意不患不精其
才不患不博然仁弟喜禪敬請進以禪言之卽心卽佛者格與調之說也非心
非佛者不必格與調之說也道老漢戢亂人還他非心非佛我這裏是卽心卽
佛者格與調皆至不旁睨不格與調之說也近時袁子才有格調增一分則性
情減一分之說鄙意以爲無性情之格調必成詩囚無格調之性情則東坡所
謂飲私酒喫瘴死牛肉發聲矣達水出於子才之門而其詩渾雅前書所謂無
琵琶聲也可知非廢格調專任性情矣試以鄙意商之然乎否乎以禪言詩自
嚴滄浪而虞山大之已成窠臼敬復云云者以爲仁弟所喜耳

與吳頁園

往歲于廖觀察處得手書知有粵中之行當卽作報後竟未聞油旌過嶺殊爲

無槩也敬勞勤一生無所成立可愧可愧待賓之事姻朋共引翼之得免隕越竊念敬於口舌之事不能容人而常為所容仕宦貨財之事不能緩急人而常為人所緩急如此不悔悟真敝人矣曉帆弁各相知處希用鄙意釋之

與福子申

往歲由九江太守官封遞到手書知仁弟赴官粵東喜慰之至後詢之贛州則聯從早已過山未得一見敘六年中別懷并不及專遣童奴祗候道周甚為歉歉由江西各府九江極北贛州極南而瑞金又在贛州之東去九江二千里是以仁弟所發書到瑞金計一月有餘致此差誤今歲得手書亦由九江遞到然自贛州北至九江復自九江南至瑞金往返四千里矣嗣後當止託贛縣邱君可遠到也粵東官事如燎原火發非一手所能撲滅防兩潰非一簣所能障雖然天下事皆天下人為之非仁弟之蓋而能蓋耶方今制府精鍊撫軍和厚可大有為之時敬方傾耳而聽也順德近接省會民情士俗仁弟必一一措置得宜無煩進說所念念者張藥房久為昔友其二子聞甚有才仁弟其有以教之夫人抽檀想同南指令郎君讀書何如京中通貨想不至多多置此物一累則才為所局傑亦為所拘敬即已覆之前車故論及此耳敬雖常調官為衣食計無聊之至至瑞金後鬢已蒼白日中昏昏欲臥曉臥不能起已頹然就衰真無志於世癸甲乙三載連得三女頗能聰慧堂上康強細弱皆安善子寬十一月二十九日到署今歲教兒子輩讀書子由理內外之事頗為竭蹶盡瑞金所入之數公使之餘已去其三之二也目下因三命之案赴南昌如可退不復戀此雞肋矣

與廖承亭

月初侍老母至贛諸蒙厚念感謝感謝舍利礮子舟中精察嚴寒近至縣已漸和暖而仁弟方將北行今冬出都必需此是以專人奉上非介介也仁弟所示古銅器乃夷矛頭耳敬作古兵器圖考附呈可按圖索之古有以玉石為兵者自蚩尤以後皆以銅為兵考工記斧斤戈戟犬刀殺矢之齊皆銅也戰國始兼用鐵而用銅至西漢猶行漢書食貨志收銅勿令作兵韓延壽傳取官銅作刀劍鉤鐔是也所示夷矛頭製甚巧而銅不精其西漢所鑄歟投壺古皆並席危坐手投之矢用棘今京師士大夫削竹為矢並足立自上擲矢入壺失古意矣所詢演禽之書此出近世古無是書也以十二生配十二支始于論衡物勢篇以日月五星加二十八宿見於西域宿曜經皆鄙淺無深義至以二十八禽配二十八宿乃自十二生附會之明人方著其說今演禽書中屢舉許真君當由近世道士所演孔子之時豈有是耶不可信也仁弟不恥下問故一一詳之附上秦心兩器惜無好磁斗然已伏盆不必易也

與廖聽橋

去歲十二月在贛見大姪行止安詳言語平正甚為欣喜又見書法大進惟未見近日文字耳承示銅器均非佳者其大雷紋花觚近今俗工所鑄也銅洗無銘識工亦不細大姪能多讀書則自能辨矣敬回縣後悤悤年事殊無好懷幸閩署均安善而已雕仙詩稿前曾略窺渾涑清老之作時賢所難至作序之說前諾未忘然此事不可草草第一須雕仙不請他人作序及自序方可為之蓋古法無重序也今時疊牀架屋以為聲氣不知見笑于大方之家其二須盡讀其所作方有運思遣辭徑路否則公家言耳其三亦須稍識雕仙生平蹤蹟及交遊之人方能不諂不瀆蓋以言誤人以文誤人皆非君子之事也其四作雕仙詩集序自當雕仙專致一書不可大姪代為請序四者皆不易之理也大姪有俠腸有豪氣有勝情有遠志然每事必須于不易之理斟酌盡善則成大器矣青面手本乃官場惡模樣敬與大姪如一家骨肉豈可用此茲謹璧還嗣後不可復用也

與徐曜仙

虔州得晤如見王長史劉尹一流人鄙人塵容俗狀不滌自去矣大集悵憾中稍一涉獵沈著老朗無一語不自古人來無一語似古人非三折肱不能至聞聽橋有付刻之說此天下所快覩也前從聽橋索得夢樓太守集一部舟中反復觀之夢樓詩名五十年豈無所得然敬頗有未當意者以其意太淺詞太華用筆太巧也竊見以為本朝詩人近體似唐古體多似宋鄙意國風之飄大小

雅之正周頌之和魯頌商頌之奮厲皆爲聖人所取唐亦可宋亦不惡惟忽似唐忽似宋進退無據則爲可笑誠如尊見耳

答曾侍郎

去歲吳蒿載到江西得奉手書藉悉台候萬福當卽肅復由姚秋農修撰呈達矣今至章門當局不以爲狂以爲狷知之者亦復不少先生以爲然乎否乎前二十年在都張皋文王悔生諸人目爲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至今已年五十矣自視茫然豈敢自附于有不爲之貌然人人之云必達之先生者先生知我必有以進我也瑞金去章門一千餘里郵鈔數月始一至朝廷政治在下位者聞不聞俱無所輕重惟一二大君子心甚懸懸而先生則敬之所企仰者一切勳定釐祥悉見示近得劉海峯先生集筆力清宕然細加檢點于理多有未足先生以爲何如

與舒白香

前登舟之後復得天香館暢飲坐中建水楷屏又俱雅流可謂快意越日發棹爲風水所阻不及二十里便泊舟每日如是至前月初三日方至南城十五日方至寧都二十五日至瑞金歸暑奔馳面目可想惟得免分校不致再勞往返而途次廣昌得家慈書精神如常仍能鐙下讀書一家細弱俱平善可慰仁弟記注耳文章之事工部所謂天成著力雕鐫便覿面千里儷體尙然何況散行然此事如禪宗漆桶脫落布袋打失之後信口接機頭頭是道無一滴水外散乃爲天成若未到此境界一鬆口便屬亂統矣是以敬觀古今之文越天成越有法度如史記千古以爲疏闊而柳子厚獨以潔許之今讀伯夷屈原等列傳重疊拉雜及删其一字一句則其意不全可見古人所得矣至所謂疏古乃通身枝葉扶疏氣象渾雅非不檢之謂也敬于此事如禪宗看話頭參知識蓋三十年惜鈍根所得不過如此然于近世文人病痛多能言之其最粗者如袁中郎等乃卑靡派聰明交遊客能之徐文長等乃瑣異派風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摹派佔畢小儒能之侯朝宗魏叔子進乎此矣然檜梧氣重歸熙甫汪苕文方靈皋進乎此矣然袍袖氣重能擺脫此數家則掉臂遊行另有蹊徑亦不妨仍落此數家不染習氣者入習氣亦不染卽禪宗入魔法也恭勤墓志銘及葛公祠記在春州處便中可索觀并正之

與舒白香

前月天香鄰館飲酒之後卽解維東還果堂先生來始知仁弟復有欺意事天始既置白香于愉適之外今乃置白香于憂患之中如之何如之何嵇生有言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敬以爲善老莊者愉適憂患不能干之則性情皆本然者耳得其和則有之豈至增其放哉仁弟于老莊可謂善矣以鄙言爲何如近有調蔣權伯詩無一語是老莊然得老莊至處錄呈是正可爲知者道耳二十三日往潯陽歸途遊天池視壁間第一語卽知爲仁弟詩二僧同行皆大笑也

與鄧過庭

得手書具知一切今年秋闈敬不料能整齊如此方悔前之力辭入簾爲過于避事然夫己氏者素日悉其能榜前已豫料多屈滯矣足下清才何慮不達遲速命也何足介懷況年力富甚方將遠追賈董近躡歐曾豈效小生俗儒硜硜望售耶丁贊府舊交不可輕告去溫南城爲人詳密且可近奉晨昏二者望大雅裁奪至寒署荒陋又處横嶠無可推轂足下如不棄翩然來儀止可商訂古今若溝渠之水圖潤百里足下亦知其力不任此也

與裘春州

前曾與達士先生商恭勤墓志其意以未竟用爲綱領茲已擬就錄呈大裁敬卽日錄寄京師矣于文襄所作文達公墓志乃墓表體袁子才所作文達公神道碑又雜墓志體其間書法不合處甚多鄙作雖弁鄙不足以揄揚恭勤然不敢妄下一語也其書法既以墨圍別之仍標義于行首非敢如東方先生之自譽不過望將來天下操筆墨者不率爾而已葵疏文集附上三江圖考擬欲作一文辯之暫存敬處可也

答陳雲渠

大著清刻幽儁得山谷誠齋諸老筆意俗人不能措手也鄙見詩文當從一家入至能兼諸家然後自成家高明以爲何如佳處已用墨圍圍之未信者細書

卷中一人之論未足槪諸君子眼中自定之數至貴處已一載今數日內連跡三命案復有逆倫者深用自愧至貧乏非所計也彭躬庵文氣甚和而鋒不可犯邱邦士文奇澹不蹈襲前人一語一意明季年多異才吾宗遜庵先生文亦然然皆非正宗擇之可也

答陳雲渠

前過黄安山水清佳可以遊賞若治形家之說應於此處求之縣東同登之山土氣麤獷未必善也與中閱後漢書如馬援袁紹傳不讓孟堅董卓傳閱之殊苦不了了鄙見如是未知高明意中何如承祚三國志魏繁於吳吳繁於蜀地勢事蹟不得不然帝魏之說本不足憑卷帙多寡更不必置論書薦傳有但諸將軍單刀俱會之言非雜劇妄題然詩文中難用凡經史事世俗所習知習言者宜用意鍛鍊之或暗用或翻用不得不然識之

答陳雲渠

十四日得手書並閱藝三篇首藝前已于貫汀處見之加墨圈寄還矣是必儁之作次藝三藝亦佳深以爲喜不意十五日晚聞省中題名錄至則相知中無一人儁者大奇大奇此科文如仲岳之才氣貫汀之清拔允中之愜適守齋之瀟灑與吾弟之平正駘蕩皆宜儁而不儁豈果有命耶雖然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其他則何尤爲今晨貫汀來適敬讀張睢陽列傳因同讀之爲之氣充神溢如置身青雲中下視高爵厚祿與糠粃何異況區區一舉哉睢陽豪傑忠義之士能使一千餘年後如此則上自聖賢下及一技一能之士其有得于後世雖淺深大小不同而引人著勝地則一也少遲當來署中快談數日貴體想可如常敬自八月中旬患手疔至今腕弱頭暈不能自作報書因令小胥抄錄前玉箸篆及草書頗有進境疾後又屬令叔挽聯尚未寫也

答陳雲渠

得手書推許過甚不敢當不敢當敬少時詩學太白後漸入香山東坡所嗛嗛不足者太似耳析骨還父割肉還母方能現清淨身說法詩何獨不然至文亦太似韓曾高深處尚不及未知何時能自立一家也象山之說益不敢當不敢當昨與相知言及近事敬告以陽明先生田州之事幾敗于賓僚何況不如陽明者豈敢望象山耶前書所言藥玉即礶子玉雖精華不可寶漢銅有屢而宋銅無屢故可寶吾弟在縣有翰林公相投契之言恐吾弟眩其所寶故爲此隱語耳

與陳雲渠

得手書知體中違和竟不應舉謹疾之道必當如是今天下清才正學多矣使皆不應舉如吾弟豈非有心斯世者所當慮耶然家庭大和文史足用仰不愧古俯不愧今吾弟固有以自樂矣敬文代之事籌畫三千有餘可以集事復因多年命案爲大府擠排幾于車覆少定當北行世路茫茫未知稅駕何地也

與李守齋

得手書辭旨清妙即此便非俗人所辨不俗與俗如水火陰陽夫己氏豈有大雅之識耶敬八月中已決饒陶南與足下之不能儁矣闈卷加墨圈奉還勿使俗人見彼方謂吾輩相標榜耳然敬所以告足下者曰安命曰力學而已固非絕人以不可知亦非求人之必知于天下後世尚然況科名一事耶得閒可來荒署作十日遊敬亦將示以所得也

答楊貫汀

允中來知吾弟與雲渠俱以疾不應舉繼即得手書所云同同深爲歎惜今歲江西闈又失二奇矣雲渠來書波委雲連動蕩可喜吾弟書緻潔如玉映徹如水晶其人可知其人可知敬古文一支當在綿水左右然老重下筆及一瀉千里之處尚望留意焉是道止爭識力耳

與鄒立夫

前日見過以諸事沓來未得永日談笑深以爲歉昨得手書慰甚然何言之謙耶僕與吾弟爲文章道義之交當每事質言毋過爲推挹也大著一冊尚未下籤然已繙竟大都瑞金諸詩人多枯槁之士故邊幅不廣雖極高如南岡極儁如狎鷗皆不免此病吾弟氣逸體縱有不可羈勒之槪而風回雨止仍復寂然此得天之最厚者由是而充之排金門上玉堂與時賢頡頏再充之吞曹劉奪

蘇李與古人頡頏分內事耳然不可自高自高則所見浮不可自阻自阻則所進淺浮與淺則下筆俳巧甜俗粗率皆來擾之而且自以為名家大家矣吾弟用吾所戒久久行之何慮不傳傳何慮不遠以敬為識途之馬則不敢辭若以敬為千里之驥而附之恐亦百步而止耳賢于十步幾何今少年人詩集序至四五題辭至數十無謂之至俟吾弟至四十數不過七十當為作序今且以此書書之卷首如何

答鄒立夫

前席問問及沈休文韻書此久已亡失明末橫外妄男子乃僞撰行世朱錫鬯檢討廣韻序書旨之世間學問不可盡即考訂一家已有偽學俗學僻學種種不同非多讀書親近大君子不能別也吾弟少年自勉而已來書問等韻之學此事近儒江慎修先生四聲切韻表最為詳慎其勝前人處有數條字母用三十六不妄意增減一也韻用二百六部不用十二攝二也入韻分系各韻皆推明其故三也翻切用音類母位取切之音和不用舌頭舌上輕脣重脣之類隔四也清濁次清最濁用字標明不用黑白圖之晦記五也吾弟守此用力足矣不必他求蓋音韻易濟求密反疎求全反漏取其師承之詳慎者從之可也不然齒牙為猜寧有既耶來書問字彙所列之二圖其第一圖自公至嬌四十韻各為一章緯以四聲經以字母三十二所謂韻法直圖得之新安者也第二圖平上去各為二章入為一章上列字母三十六旁列各呼讀所謂韻法橫圖得之宣城者也前一圖删知徹澄孃四母并合敷非二母于微母上增一虛位故不用字母本字而以一至三十二標之真叱說也來書問字典所列之三圖其第一圖共一章列開口闔口正韻副韻而以十二攝經之第二圖十二攝各為一章而以三十六字母緯之與第一圖相發明蓋一人之作也第三圖十二攝分為二十四章而開口闔口分廣狹通偏四門即第一圖之開闔也十二攝各有內外即第一圖之正副也字彙字典各圖之義不過如此大抵古人翻切生于雙聲疊韻後因雙聲有字母因疊韻有韻書既有字母韻書即可列之為圖易于標射蓋有翻切而後有圖非有圖始可翻切也然方言之不同今古音之各異雖聖人不能齊壹故古人所作各圖人自為學家自為書互相攻擊如鄒堯夫司馬君實諸大儒所傳之圖術各有出入何況近時之專家學者求其能詳慎者用之如四聲切韻及音韻闡微古音表皆可用也來書問三合之說考華嚴四十二字母有三合一音曰揭多羅乃三合為一母耳古人翻切皆止二合無三合之法三合四合至

本朝始大行來書又問發送收之說此一音具三音欲音之準耳非三音合一音如揭多羅也錢辛楣先生曰西域字母華嚴兩書用十四字涅槃經用二十五字華嚴經四十二字若三十六字者乃唐宋人為之此通人之論也其集中答問及養新錄論字母者達曾史寓送可留意焉吾弟為學慎無速求多當以漸積之則多矣小書說文德之義也況君子多乎哉

與邱怡亭

乙巳夏首始識尊顏鄙見以為少年貴公子中年豪客老年巧宦而已殊有不足之意往歲邊韓而二兄遍被劾竊二兄豪言之間非猶夫豪客巧宦之胸次也然後不以悠悠視二兄及今歲至章門始知二兄之為人非數之所能及也二兄才甚奇氣甚高而遇甚蹇不得已黽勉于君子之所務馳騖于衆人之所爭胸次中其有必不願人知而人亦不能知者乎數奔走半天下所遇之人多矣今僻處橫嶠願通言于二兄始知江西有一惲子居則邱怡亭亦非萬萬人不能知者二兄必為之酣然而笑瞿然而傷也已

與章澧南

四月中旬疾中草草敘話即與中南返旋至粵都至贛幾兩月矣奔馳之苦所不堪言回縣後得書深為欣慰承見示海峯樓文集二十餘年前在京師一中舍處見之今細檢量論事論人未得其平論理未得其正大抵筆銳于本師方望溪先生而疏樸不及才則有餘于弟子姚姬傳先生矣前閣下以潔目之鄙見太史公之潔全在用意摔落千端萬緒至字句不妨有可議者今海峯字句極潔而意不免蕪近非真潔也姬傳以才短不敢放言高論海峯則無所不敢矣懼其破道也又好語科名得失酒食徵逐匈中得無滓穢太清耶狂瞽之

言未必有當惟閣下擇之

與湯蔀南

春間得復書歸者之氣盎然楮墨及讀其辭益知先生之所養非歲年所能至也瑞金去京師六千里去江西省城一千五百里所傳聞多不實然時于邸抄中見先生名則為之一喜及閱事實皆先生所韜歸者想有遺必不介然然敬辱在下風為不寧者久之又不詳其事始末何以能乘流雲御飛鴻一盡其拳拳于先生之前耶近作數首在來鄉所亦不足觀覽故未寓送舍弟子寬在都惟先生進而教之如教身受益也

與楊鹿柴

前所送采菽堂古詩并郭茂倩樂府下走意欲以數日點定病懶未涉筆昨見兒子穀槃頭歸愚尚書古詩源其點定頗無大謬足下可照錄一過則所獲多矣賁邑謝南岡先生詩甚佳七言少跳然其格尚在狎鷗亭集之上也足下自號鹿柴主人而欲引鹿門柴桑之事此則甚非應闇二公皆衰年處亂各有所寄足下方當壯歲侍奉庭闈于二公何所似耶若如王右丞裴蜀州之偃仰輞川是亦會點異乎三子之意矣下走以此意為之說足下當亦瞿然于心若其他穿鑿之言則非大雅所尚下走理不可諫也

與余鐵香

得書知侍奉萬福與居廨當甚慰甚慰至試事得失不願吾弟介然也君子遇失意為人必有所進小人遇失意為人必有所退吾所見人才得天下大半如吾弟天資傑出可以上追古人所不可料者讀書無專門之師結契無高世之士以放蕩為筆墨上流以詭偽為酬酢公法浮沈于詩盟酒社之中誠沒于高科上爵之內而已今不稱意必反而思起而悔求其是者去其非者方將摶韓歐之鞅叩朱陸之門摩苑富之壘而何為介然耶千里關函當為氣感勉之而已

與胡桐雲

前者蒙從遠臨甚慰甚慰復蒙惠賜荔枝二盒瓊玉之膏溢于齒頰遠及童稚感何如之昔彭淵才以海棠香國為昌州敬前在渝水聞檄調瑞金賓客皆言過遠不可往敬答以但往可飽噉荔枝乃三年之內荔枝熟時皆不在署今始得償願真不虛瑞金一行矣大著清新雅飭惜敬不敢當耳數次泚筆欲為和章皆為吏事敗意稍暇當勉強為之也墨卿太守風流照映不愧昔賢敬常謂學庭先生為遺學而不迂墨卿太守為文苑為循吏而不矜不肆乃寧化必傳之人也墨卿于閣下為丈人行閣下朝夕相從其能益甚廣惟目下將暑寧化至臨汀皆山道敬若至府中閣下斷不可邀墨卿將來相見有期不必急急也

與孫遵水

舟中執手不及暢言翼日解維順流東下每達勝賞追挹高懷安得如先生者數十人分住山水佳處為惲子居作主人耶十月下旬過金陵見令郎甚英偉可喜略觀制義及排律詩各數首詞意俱有法門氣甚清旺然鄙意不願其為作家之文蓋少年當以才子之文為主壯年老年再入作家方得此中法華三昧也令郎挽留作竟日談敬以欲訪覺修吏部即往城北而竟未遇覺修來舟中又未遇彼此奔馳可歎也十一月至家婁羅巷舊屋已為主人索去老母寄居江鄉幸大小俱藉庇平安無勞遠念館贈詩至還扶白髮看婁羅之句老母甚為解頤敬歲底中寒大病正月十三日方北行二月初十日過德州吾鄉劉申甫孝廉先行一日履淵如分巡設饌作痛飲而敬酣臥車中竟行至二十里坡方覺其為可歎益甚于金陵之事矣申甫文定公之孫治經行文俱冠流輩將來相遇可交也

與望秋山

一別十三年敬髮已華矣如何如何聞大兄家居之時始終不入州郡此事吾鄉甚難言之得一二有志者挽回甚幸甚幸趙恭毅劉文定去人其閒豈甚遠耶曩者同赴禮闈敬與仲甫皆好為讜論大兄退然默然而已然為部郎則辭賑恤為侍御則劾朝審而家居又能如此是躬行則常在前口語則常在後古人所尚非大兄而誰惜蜀中險遠不得親見設施然可信其必異乎人之為矣瑞金多頑兇案敬前後六年力反之于是各案皆遲延至鐫去加三級紀錄七

次罰俸二千三百兩若再回任將何級何紀錄抵銷真不可不慮又舊日會匯未淨私碻私礦充斥雖屢次設法清理而根株難盡望之如長途兩淮都轉廖復堂先生係敬擧主如維揚有可休息之處便當棄官而歸然古人有言仙人倘肯耶否耶以敬負累欲望之都轉一人亦非易易事也

與秦鑄谷

半載灌城晨夕過從朋友之樂乃借冠蓋之地商摧性情慰甚慰甚歸途復藉緩急得無阻滯月內已抵縣矣小峴先生未及修書以鄉閭大君子不可一札申候如南華老人所云竿牘而已是以遲遲仁弟必實爽此言也長寧有風綱氣格此次過虔彼此相左竟未得見仁弟北上之事所以處人己甚能得其平然世人必有以為迂者敬常謂今之士大夫不病其迂病其常不迂且以其不迂排人之迂此吏治之所以日偷士大夫之氣節所以日壞在有志者自勉之耳劉于宋之案官吏役皆欲藪罪此人其冤惟敬一人知之而不能白之真可恥然格殺賊盜罪止杖耳敬何必苦爭使再延緩致斃囹圄仁弟頗我厚故敢陳之如此銀三十兩希付司糴敬有所需可再貸也

與左仲甫

丙寅秋中曾得手書至今五載有餘矣中間敬一離任三調省其奔走可知兼之竇從兩散僱僕無解事者又時病時起是以不及通問二兄必諒之也去冬舟過皖江過通判鄒君詢知二兄與居深為喜幸至都都人士皆遭二兄之獎比之張趙比之應劉何快如之敬舊下之賞露才揚己蹭蹬半生幸老母康強細弱均安春四月中摒擋出都如維揚有可休息之地移家過江與南山南北山北何異若不如願則一身挂帆西上當如武侯出師先為可退之地也秋間旌旆在皖或可一過世事日多舊交日少日多者久非從前面目日少者倘有此後性情然能過不能過又未知何如真可浩歎者也

與陳寶摩

前在瑞金兩奉手書均未作答非敢為無禮及遺忘也敬于大兄言之不誠不如不言言之不盡不如不言誠乎盡乎幕中賓客無任此者況瑞金竟無賓客耶大兄必知我諒我也前書并示懷舊詩後并示全集全集為人持去昨至都雲伯復以見貽得盡讀之大兄胸次本高故下語翛然自得不求異今人今人自不能及不求避古人古人自不能掩非尋常詩人所解也敬質性粗獷又埋沒風塵之中此事輸大兄一百籌矣雖然古今詩人少年多失之華中年多失之整老年多失之平淺華之中而實寓焉整之中而變寓焉平淺之中而高與深寓焉斯善矣敬與大兄已近老年宜如何如何望大兄之教我也二十年前長安道中所過貴賤死生不可一一數而最相知者皋文竟作古人仲甫雖轉官而泥淖益深無以自樂賓麓朝夕吟詠上游以其方正時以吏事累之惟大兄擅性情之勝得朋友之樂富山水之遊饒魚酒之味人生百年如此足矣為轅駒為櫪羊于事何益敬前就知縣本意一出即還不意牽挽遂至于此上游五次欲調首縣皆為人所阻敬之迂戇豈任首縣耶五十老翁房中並無侍者而且謗之曰娶同官孤女為妾三次力辭分校而且謗之曰多門弟子求薦達者訪獲傳習邪教之犯而且謗之曰邀功曰日前何以容奸民楞嚴曰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敬心雖如康樂故內根不淨外塵雖不來而塵之影已如波之泛火之然不必怨尤亦無可怨尤也子由離婁皆白子寬同車入都而一事無成或作中州之遊敬或回江西或別圖去就未定也

與趙石農

前日旌旆入都得快濡匈聽惲子居又得數日浩落矣而廖承亭適至如飲醇酒酌東西二尊均為異味大奇大奇仁兄所乘索倫馬幾于周家八尺以上殊有駿氣敬久官南中腰脚疲軟又笨車日行百里單騎隨車不必善馬是以不敢拜惠能於馬厚中擇一中者見賜最得力也薩哈克即古大宛馬極高然離索倫東西萬里不知索倫薩哈克馬俱高大抑即薩哈克馬中國誤呼索倫并筮示知頤園先生清望冠世出都時當往一見承亭十八日已出都留朱提為敬治行裝諸事杳來近日略有端緒矣茫茫天壤知己幾人以惲子居三十年埋頭故紙中燕齊之士當亦為之短氣也

與趙石農

前送馬圉人回州曾有書奉謝昇隙一切想達左右敬羈滯五月戴昆禾大兄假朱提四百于寬別假三百于二十一日料理南行矣拙集文既不佳刻工以時促甚惝率玆呈已裝者一部大兄存案頭如見惲子居進退抑揚議論指畫于大兄前也外未裝者十部內一部大兄批示見寄餘九部分贈諸同志有能指摘瑕疵千里相告者卽敬之師也勿吝勿吝此事天下公器不可樹門戶近有言漢人文多如經註唐宋文乃漢之變體者吾誰欺欺天乎漢人文如經註者止經師自序之文其他奏疏上書記事言情之文俱在皆與唐宋之文出入者也推而上之聖人之六經文之最初者矣唐宋諸大家悉與之相肖儀禮之細謹考工記之峭宕其相肖者如書記說車是也若漢之經師肖六經何體耶且文固不論相肖也敬不敢黨伐惟大兄裁之

與秦省吾

前過府中息肩就道所言未盡別後復思如有物在胸急欲吐露而棹擊已過梁溪之口矣蓋緣寄暢園中山水清佳應接不暇侯君妙才同攜遊展是以遂情遺與蒼莽而來而入理切情之言反不能暢也侯君文清瀏見底波折皆出天然以初作膽未堅神未固此事如參禪必須死心方有進步所謂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及當觀時節因緣是也若止於行墨中求之則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書格能不日下耶敝甚愛侯君文苦無暇細檢止評數首所言不出行墨中恐侯君止於此等處用意故為仁弟言其大端侯君見此書必能萬丈深潭不呼而出千尋高樹放身而下矣敝事事掣肘而陳明府處三數減為一數復未知何時事成要之天下豈有餓死懼子居哉仁弟亦信其必無也

與李汀州

八月初一日得手書擲還手版命此後弁此去之敝當如命去之去之然書中舉閣堂之號繼以先生之稱不敢當不敢當自隋唐學禪者以山名寺名稱其本師南北宋道學諸儒裡行之各舉本師所居之地為先生之稱後衍行之於非受業者近則公卿大人之門皆此稱矣宋人于朋友稱官漢人稱弟稱兄此亦古法也閣下以為何如寧化雷副都未得親炙亦未見其著述惟彭二林集中見其事述朱梅崖集中見其墓銘不足以傳學問所得未知其淺深何如墨卿太守雖以詞翰名然大德信其無出入故繼副都言之閣下弁孟詞進士為之等差不護交不背友可敬也羅臺山與二林交最久旁涉佛氏乃二人性之所近是以二林作臺山身後文持論或過或不及盡由耽心禪說障閡未除過推其處反沒其實也顧亭林先生斥明之學者出入儒釋如金銀銅鐵攪作一鑪以為千古不傳之祕此病今尚偏天下臺山二林皆其人也然趙大州陶石簣諸儒何嘗不立氣節何嘗不建事功何嘗不敦倫紀雜則有之廣則免矣楊鴻臚謹慎無過然非出格人其近體詩古詩具見雅飭古文則非所長江右乾隆間古文家如魯潔非宋立崖皆識力未至東縛未弛用筆進退略有震川堯峯矩矱而已鴻臚更未辦此也上杭丞誠如尊見然鄙見責己則攻短論人則取長前書止言其讀宋儒書弁涉釋典不及其他可以知敝之置辭矣拙集文既不佳刻復粗惡祈是正之內羅臺山外傳其人真性情也有宜書之而不書者竊用微顯志晦之義閣下當瞭然焉

與李汀州

自往歲八月下章江時時念先生不能置得手書又五閱月矣春間病足幾百日夏首腹疾綿痼不及作答書非敢懈也先生切磋以千秋之事敢不敬循始終敝前書可謂刻劃無鹽唐突西子矣鹿耕大令來知治益清文益潔敬賀敬賀士大夫得世間富貴未必可賀此則真可賀也伊揚州二次書來止達後書其前書不知沈閣何所祈一訊之稚存編修惕庵郎中遺事述不可不呈之左右褒貶不敢率然編修貶在褒之中郎中褒在貶之外求如其人而已至事蹟多取年譜並折衷

上諭不敢妄飾先生裁之以詒伊揚州何如近詩數首弁呈伊揚州祈即達是幸

與莊大久

為別十三載不得音問七年然私心拳拳如終日侍左右也大兄勤學力行老而彌篤神明之用能不衰耳目之官可以不變未知齒髮尚如昔否敝少而弱壯而病今幸恆言不稱若僭數之感孝章已為永年矣酒肉漸漬精虛日往膚充乳發如少年屠沽兒唯有時舊疾復發則吐如銀者數升手足戰掉胸背寒重為可慮耳予振改外實出非意大兄于世事得之如雲之來失之如雲之去然恐後日之雲且挾風雨而至予振將車如失落車轍中大兄必洗其泥淖整其縻鞅方可就道尊性斷不耐此然鄙意必欲大兄耐此也中州人物與

本朝初年何如懷慶當太行黃河之阻朝夕瞻眺定多勝賞何時當入都或南歸敝鮑掣江西智竭于胥吏力屈于奴客謗騰於上官怨起于巨室所喜雜落畊堠市墟販豎尚有善言去秋東歸雖臥其未質優于從前然十月無裘則與在都時平等矣正月入都三月引

見四月當復出都老母精神如五十人大兒已生孫殊慵快秋間山妻尚有生

子淯息但得啜飯處世間升沈是非一切不較矣

與李受堂

夏間春明得遇暢寫生平幸甚幸甚旌旆南行之後賤體抱暑疾愈後爲出都事勞弊是以不及通問頃由金閶返棹忽奉手書喜慰無任仁弟交道之篤處事之精開械具見敬之疎狂能不俯首自愧耶令子之變言之動心然達人用情斷不可過仁弟方在壯年福祿之來未艾勿介介也春麓先生乃天下後學典型不止仕宦上流而已敬初至浙江即蒙異賞今先生身後得操筆墨以論次功德何樂如之惟是墓表之法止表數大事視神道碑廟碑體不同視墓志銘體亦不同墓志銘可言情言小事表斷不可神道碑廟碑凡崇宏寬博之言皆可揄揚墓表必發明實事故墓表之善最難今止表浙江二事其二事自爲首尾文即以之爲首尾而中間聯栝諸事以隔之此法史記漢書常用之而能使人不見韓公偶用之即見乃才之大小淺深也昔歐公志尹河南不知者頗有他說歐公至爲文力辨今敬表春麓先生自謂舉一羽而知鳳覩一毛而知麟世間下手存買菜之見者仁弟必能斥其不然所可慮者指爲忌諱耳然其事皆已奉

上諭見邸鈔非一家私言可與頤園先生商之再行上石何如

答方九江

前過九江留數日視署舍如山居僕屬循循如如文學掌故甚善甚善然席間時以言挑敬欲觀其酒狂敬前者在浙當事以言利之事魚肉府縣官故與之爭至江西當事決大獄不平且欲莚集懸無狀之人使久爲民害故與之爭若酒場花局詩席文壇敬方折節天下士大夫醒固不狂醉亦如醒也遊廬山序格殊卑竟流元明游記習氣然無可奈何如此奇境若圖高簡不下手暢寫山靈有知後日遊山必有風雨之阻矣詩數章并奉呈祈是正之蛸節集書後二篇千古之冤雪矣先生必爲之大快書楞伽經後附呈如此下語人以惲子居爲宋學者固非漢唐之學者亦非要之男兒必有自立之處不隨人作計如蚊之同聲蠅之同嗜以取富貴名譽也秋色漸佳觴詠之興何如旌旆過吳城當攜廚人并佳醞來庶不至敗興耳

與報國寺沙門無垢

前月天池之遊生平未有茶山太守雲鷺茂才兩阻均不得與亦有數存乎其間耶天池雲最奇松最古石最靈慧特向此中開山當未忘山水結習然驚頭難足又何說處之大師勿笑惲子居傍葛藤樹爲戲論也盱江茂才鄧過庭高才博學其書由白广居士來茲送竹一幀乞換青精一枝爲同參木上坐何如

與陳覲莊

承示絳州重修孔子廟記考明趙子函石墨鐫華記乃宋李垂撰集右軍書子函言懷仁聖教序集墨蹟故能師後世此記集石刻止形似然敬觀此本并形似失之矣蓋宋人不倘聖教序此記及晉祠碑亦不行明人倘聖教序此記及晉祠碑大行故此碑宋人無題跋明人多有題跋也大行故多翻刻敬前閱帖即言明人鉤摹以神理得之記後重立字其證也賈人顛倒其辭截去年號詭作古帖求善價可笑之至今坊中有全碑搨本視此本更下可校對整齊之即以敬此札書後何如

與黃香石

昨日奔走至日夕方還飯罷相知來談至三鼓今晨草草作同遊海幢寺記又爲客所擾幾一時午後始脫稿無鈔錄者謹將原稿送呈希飭貴高足鈔錄後即見擲並無底本也此文儒爲主中主禪爲主中賓琴與詩爲賓中主書與棋與酒爲賓中賓其序次前五節皆以禪消納之爲後半重發無和尚張本而儒止嘗然一見如大海中日影大山中雷聲此子長河渠平準書伯夷屈原賈生列傳法也海幢形勢佳勝先于獨遊時寫足入同遊後不必煩筆墨此子長項羽本紀李將軍傳法也敬古文法盡出子長其孟堅以下時參筆勢而已所以屑屑自表者諸君子遇我厚庶幾留古文一支在海南勿使野牛鳴者亂頻伽之聽耳作詩賦雜文其法亦然舍是皆外道也足下當不以爲狂

答姚秋農

得沙井建昌兩書知首路平安幸甚敬別後泛月渡江至家始三鼓宅嵩大識

賓主分義相安已一月矣五兄夢中題孔子廟櫺星門桂聯有泰山北斗景星慶雲之語敬意如此者士之望人之瑞一代不過數人然揆之聖學俱未入門止步櫺星門耳敬三十後偏觀先儒之書陸王固偏程朱亦不無得此遺彼之說合之大學中庸覺聖賢與程朱陸王下手有偏全大小之分佛道二氏之書不足言矣所稱士之望人之瑞較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行潦之于河海邱垤之于泰山況所性耶其爲門外斷斷無疑然能于門內有所得則二者皆門內矣來示說先天圖備明包孕極妙極妙漢人納甲之說以月之升降方位配入卦雖可比附乃術家之一端假易以傳不如卦氣之自然尊見先天圖位上應日躔之說較納甲用月爲近理大要與卦氣出入總之由陰陽推之四時由四時推之四獸由四獸推之日躔自然吻合無間今人之學者言先天圖則舐之言卦氣則附之不識其胸中何等疆界也子寬到京萬望屬其不可高興乃兄五十無聞屈首下僚子寬亦已三十六矣內反爲要何與之可高耶曉帆處不及作書到瑞金再發也

與姚秋農

六月中得手書慰甚因未得來鄉書且聞鍾刑曹將歸必有託寄之信是以日復一日不及作答不意鍾刑曹竟因河淺至十月六日方歸亦未攜五兄及來鄉書敬甚爲懸念九月中知泰山左主試之命爲彼都人士慶幸又知決意不外轉則爲五兄慶幸將來且爲天下蒼赤慶幸也七月中五兄五十誕辰堂上康強門內雍睦子舍競爽可賀可祝而鄙人之意以五兄言行無愧前人處事則思力深厚能行遜遜之中庶幾呂聖加之在宋彭純德之在明乃可賀可祝耳薄儀當俟妥便寄呈勿吹也

與姚秋農

敬江右之事如治亂絲千萬頭緒止一人手力是以寓書王泰渐之後並未發書往歲十月自滕王閣放舟東下十一月三日抵家老母康強小大均安善毋勞遠注十三日接泰手書具知一切中州人文淵藪昔聖先賢流風在人五兄課士之外必有提唱發揮守先待後之事其餘如考古蹟搜碑刻聚周漢器物今世士大夫優爲之然五兄亦不可不爲之其中亦有一種學問也來鄉本嚴異才又五兄家世多陰德何慮不成其一時跎蕩敬于前八年早知之曾有書至粵中反復數百言五兄當倘能記憶又前還浙過新喻子由子寬數其循上敬卽寓書深規并告以所攜已多不可復加此處不再加膏秣意欲阻其豪與來鄉亦倘能記憶也總之聰明子弟不能無過差在能改不能改耳來鄉多好而易動五兄如攜之寓雖揚倘有約束或京中士大夫有強直者託之防閑庶知顧忌今遠離膝下上無嚴師中無益友下無幹僕且市井之人引之多事便于銷算故至於此耳敬行年五十有五止一嗣子才雖中人頗能孝謹非但不加責備且未嘗厲色疾言時以不能延師教之并衣食不使如願爲愧來鄉女壻相隔千里別經十年豈能代五兄訓飭耶此不敢承亦不可承之說也敬二月十六日至都二十三日驗到三月初間可引見後事當續報志意漸灰鬚眉漸老功無毫髮過有邱山又不能豐草長林與麋鹿共息如何如何五兄當原之諒之也

與姚來鄉

得正月書後久不得書念甚念甚今歲秋闈未知何如瑞金僻地直隸江南浙江錄均未見然不佞所望于吾壻者爲文章事功遺德中人科名遲速聽之可也蘭畦先生陳柏府皆不佞所願見然趨走之人滾滾塞門乃外官常局不佞俟稍定當請事也正月中家慈五弟歸常州恐有離任處分故先爲此使老人不受驚恐八月中三弟攜弟媳歸明歲春閒內人或歸或接家慈來江西暫寓南昌蓋瑞金接近閩廣時虞意外又近數年閩州縣有一交代則前後相齮齕并及其眷口不如住南昌爲愈耳惟官帑私債累累相附不知何如處置然不佞鄙性易則使兩弟爲之難則自理如在浙不使五弟算漕帳在江不使三弟算交帳皆是也今瑞金所入不及溝渠日用必須江海甚難著手非不佞身任而離其濟則家慈之福其不濟則不佞所自召也豐城極弊之區彭秋潭敗于臨川深可鑒戒或有以不調豐城爲不佞迂闊者此不權禍福緩急大小之數也蓋一至豐城必攤捐雜一萬有餘合之瑞金不下二萬再累數年非五萬不

已而民之刁悍足欺官之守決官之防是名與利兩失所得者重耗踏刑之孽如何可行不佞凡事主退不主進主苦不主甘實亦參透世情也八月二十一日不佞復舉一女行第六矣所謂此亦天地蒼生無可開口而笑亦無可皺眉而數三女四女五女強項如其父不知將來如何教成吾婿如有湖州之行可攜小女至常州見家慈或單車至江西與不佞商榷古今亦快事也

與來卿

去歲十月曾兩次作書由提塘至京想已收到十一月甫回任有福建脚子過瑞金立等作書已寓大綱付寄想亦收到矣家母生孫當妻落復生可喜之至餘一切詳大女書中近作後二傑傳並寓送一通可釋然其事此種不可入書事體以無大關係也傑人止可作小傳若將陳明光錄起敘入亦非法且筆下糾擾矣吾婿細審之其法皆自史記漢書來無他謬巧不過安放妥當耳觀此便可知前明及

國初諸家傑人傳之非法也張彥遠名畫記曰失于自然而後神失于神而後妙失于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上品之上神者上品之中妙者上品之下精者中品之上謹細者中品之中不佞之文其精與謹細之間乎然名畫記不列中下品以下者即所謂近今之畫燦爛而求備錯亂而無旨者是也畫如是文可知矣上曾侍郎書一通亦寓送吾婿并觀之可也

與來卿

吾婿來書並尊公得江表一道可相近盤桓商訂古文不佞觀之如有外放之事大半當在廣東相去亦不遠也或得湖北湖南學差亦可至古文之缺歐陽文忠公已言之曰多讀書多作文耳然必有性靈有氣魄之人方能語小則直湊單微語大則推倒豪傑本源識者文不能淨本源粗者文不能細本源小者文不能大也吾婿于性靈氣魄四字上均不讓人勉之勉之在有恆而已至體裁所在亦不可忽宋景文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傳之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五經不同體百家書與類不相沿前人先得此旨景文此言誠哉作文之要也雖然易有易之體書有書之體各經皆然不相雜也即百家之體亦不相雜若一切妄為之豈可藉口景文之說耶譬之橫目縱鼻纔下深上者人也必橫鼻縱目深下纔上新則新矣奇則奇矣恐非復人形也凌雜之文何以異是大抵意可新不可奇詞可新可奇文之體文之矩矱無所謂新奇能善用之則新奇萬變在其中矣不佞嘗告陶甫明經以為字字有本句句自造篇篇變局事事搜根古人不傳祕密法也清如先生捐館舍世間又少一讀書力行之人矣如何如何

答來卿

劉會昌至十二月始到任得手書并各件俱已知悉前冬有信寄都下想亦收到秋闈之事前數年常與內人言不在此科不佞與吾婿非世間咸屬可比又不佞頗有知人料事之鑒豈不豫知之吾婿當早信之也來書需批本韓文知有事于古文矣然不在乎批本畫批本即滯于一隅不如不佞略舉學韓文之指吾婿自繹之如一人獨行其徧路曲折皆歷歷可記隨人行則恍惚也作文之法不過理實氣充理實先須致知之功氣充先須寡欲之功致知非枝枝節節為之不過其心淵然于萬物之差別一一不放過故古人之文無一意一字苟且也寡欲非掃淨斷絕為之不過其心超然於萬事之攻取一一不黏著故古人之文無一字一句墮俗也其尺度則文心雕龍史通文章宗旨等書先涉獵數過可以得典型焉若其變化之妙存乎一心而已不佞就韓文言之平淮西碑是摹書詩二經已為人讀爛不可學南海廟碑是摹漢人文亦不可學如書字摹古之帖若復摹之乃奴婢中重臺也送李愿序淺而近俗與于襄陽書俳而近滯釋言案曰太甚上宰相書亦有案曰其後兩篇夭矯如龍矣學韓文先須分別其不可學者乃最要也此外可學者大都識高則筆力自遒力厚則詞采自厭而其用意用法之巧有不可勝求者略舉數篇以為體例如汴州水門記節度使是何官衛隴西公是何人物水門之事則甚小者一鋪敘不成話矣故記止三行餘中詳其事集于水門止一兩語點過此是小題不可大作也有大題亦不可大作者李習之拜禹言是也禹之功德從何處贊揚故止以數言唱歎之如此雖著述于牛充棟豈有汗漿須墨耶如殿中少監墓志竟用點

染法韓公何以有此種筆墨蓋因少監無事可書北平王事業函蓋天地若不敘北平王于理不可然輕敘則不稱北平王重敘則少監一邊賓喧客奪主矣是以𤔡敘三代均用虛言使文體均稱翻出異樣采繪照耀耳目且恐平敘三代有涉形蹟是以將納交作連絡存歿作波瀾真鬼神于文者也如滕王閣記有王子安一篇在前其文較之韓公乃瑜珈僧之于法王寇謙之杜光廷等于仙伯何足介蔕然工部所謂當時體也其力亦足及遠既有此文不可不避故韓公通篇從未至滕王閣用意筆墨皆煙雲矣如貞曜先生施先生墓志不列一事以貞曜詩人施先生經師止此二意便可推衍成絕世之文若列一事體便雜也又如曹成王碑許國公碑盡列衆事以二人均有大功于民生國計其事皆不可削須擇之部署之鋪排之以成吾之文若一處事文與人與官皆不稱也以上意法引而伸之可千可萬可極無量歐公盡能得之而盡易其面貌故差肩于韓公若各大家各名家均有所得不如歐公所得之多也倘不如此看則歐公之文與凡庸惡軟美之文何別哉吾壻極聰明人能留心于此終身不間斷定將上下五千年縱橫一萬里望之望之

答來鄭

來書言每日讀古文一篇知其法而不知法之所自出此言可見近日功候然由求之過深反不得灑然稍縱緩之則所自出可知矣又言著意合拍著意收束欲法古人而爲古人所攝伏此言甚是南宋以後文人皆爲此病所誤不過爲古人所見存耳治之之法須平日窮理極精臨文夷然而行不責理而理附之平日養氣極壯臨文沛然而下不襲氣而氣注之則細入無倫大含無際波瀾氣格無一處是古人而皆古人至處矣看文可助窮理之功讀文可發養氣之功看文看其意看其辭看其法看其勢一一推測備細不可孤負古人讀文則湛浸其中日日讀之久久則與爲一然非無脫化也歐公每作文讀日者傳一過歐文與日者傳何啻千里此得讀文三昧矣今舉看文之法爲吾壻言之譬如史記李將軍列傳匈奴驚上山陣一山字便是極妙法門何也匈奴疑漢兵有伏以岡谷隱蔽耳若一望平原則放騎追射矣李將軍豈能百騎直前且下馬解鞍哉使班孟堅爲之必先提清漢與匈奴相遇山下亦文中能手史公則于匈奴驚下鎗納之劍俠空空兒也此小處看文法也史記貨殖列傳千頭萬緒忽敘忽議讀者幾于入武帝建章宮煬帝迷樓然綱領不過昔者及漢興四字耳是史公胸次真如龍伯國人可塊視山林杯看五湖矣此大處看文法也其讀文之妙則無可言當自得之而已

答來鄭

四月中得書知小女舉男子喜甚當即專差回常州報家慈矣今年吾壻入闈手筆不必求高官卷中無甚出色者有書有筆緊切題目便可望中瑞金私礦之案未知福建曾否咨部望寄信來今年各用更加困乏春間有諸相好勸刻書稿補向未動手目下真屬萬難五月至章門蘭畦先生以爲猾者各人便多排擠蓮士先生回籍不佞無一語干求而各人復多排擠夫知縣之升遷不過同知通判若綱奏缺不過擾君奪民不佞雖不及古人何至與今人相軋因此速返瑞金幸龐差得免稍爲遂意耳柏府諄諄下問然政事何可盡言言亦何可盡行不佞非前明諸君子惟以訐直爲事者然柏府之意則厚矣子寬在都未知何如竟無一書寄江西何也前年所寄各銀物詢之經手之巡捕錢君據稱交南城縣溫君帶入京而詢之溫君又稱專差家人送至鐵門如未收到必係其家人乾沒耳人情如此可笑然大富貴人所爲亦有同此者亦可笑也

與來鄭

往歲蘄建余生來中州曾寓一書其時公私之迫燕遊之困詩文之煩并來是以屬草稿令余生自寫之余生天質吾壻必深賞嘆然氣未醇學未實于尊公之鑒未知何如余生本有山東河北之行今馬首已東矣便中望一詳蹤蹟自前年冬至今不得小女書懸懸之至小女性雖孝謹而負氣好高恐胸中積念深思有不能形之紙筆者遂爾疏闊吾壻以爲何如十一月十三日得尊公書辭甚憤激不佞不得不婉辭致復恐小女聞之不樂故也其事不過八千金古之鵠達君子擲若敝物有之矣然吾壻亦可爲此言何也婁公所助者乃張徐州苑公所助者乃石學士其人事業文章迥出常輩此爲用財得其當若郭公

太學之事必其人氣象風格足以照人故不問姓名而與之至事後終得其報非如滔滔者也不佞常言宋明以來士大夫以儒林之聲氣爲游俠以游俠之勢力爲貨殖以貨殖之贏餘復附于儒林若輩心術事爲盡于此數語吾壻豈可爲所惑耶況市井之人以飲食歌舞爲交遊以饋饋把持爲才智較前所云云之人更下數格吾壻豈可爲所惑耶前過新喻往浙江不佞不助行賁反有撙節之言幷言枚皋十七上書古人有先我者折吾壻喜心盛氣蓋知吾壻心性豪奇必有出流之事故痛下鉗鎚耳此種作用不佞幾于石霜圓昭覺勤子由子寬不能即尊公亦不能也然自此知謹於用財明于擇交則可若一變而爲迂鄙之夫非不佞之願矣二月十六日同子寬抵都劉編修芙初處得手書痛自抑損後幅書蹟潦草恐因不得意所致不知少年人改過宜急不宜因有過而頹唐進取宜緩不宜因難進而衰颯以可聖可賢可忠可孝可學人可才人之資而以貨財科第之心敗之自待不太小乎望元聞甚英異尊公鍾愛異常不佞引見後當由河南績道一看小女兼攜望元或仍寄乏則先往維揚部置子寬當來河南也

答來卿

八月中得南昌郵筒中書並行省公事狀具知一切因搬擋下省未作復書至省後又無河南差可託帶文稾者遂至遲遲今文稿托硝差生米司巡檢常州丁小山二兄帶行約明年六月到河南恐吾壻懸懸是以仍由南昌遞復書也敬去年出京後竭力求退閑地步請金蘭畦先生書二函欲于蘇州借銀還常州親友並廖復堂先生祈諸事一清在揚州坐書院可仰事俯畜誰知在蘇州無成而常州言及退閑竟無可借貸不得已仍爲下車之馮婦可謂無謂之至正月至江西三月還瑞金家慈並眷屬留省中以家慈欲避瑞金山嵐瘴氣也五月有調南昌之信已而中止八月至省陳笠帆先生藩院委署吳城同知此地稍可息肩養親之暇讀書吾之素願也瑞金前後交務積算一清應交尙可措置吾壻聞之亦爲我欣喜也家慈瘴氣漸輕耳目如前山妻往年之疾悉愈慶官從周先生與七弟竟知用力讀書和尙兄弟頑劣異常柔官姊妹讀書其名頑劣則本色也小媳亦安善唯濂泉親家捐館廣中渠家事其掣肘耳五弟在常州與戶外事不佞設法使在揚州不意秋間即回常州聞又管閑孟河事非吾意也三弟謹愼家用無多易料理也望元認字可即以說文爲形之本廣韻爲聲之本則長成後易爲學問宜孫腹中食積三弟能治之小女分娩是否得男可寄信來佇望佇望不佞閱歷多年大抵人在世途有一分聰明享一分聲名有一分度量受一分福澤而根柢自在孝弟其孝弟之道日處于薄者不過偏執己見誤聽人言惟有聰明度量則諸事歸于厚矣能于此用力則天下事業舉而措之可也

與二小姐

前年得手書後至今未得心甚懸懸吾十月十三日江西開船各幔未濟人皆非笑之然爲知縣者窮蹙自愧處少喜則自愧處多吾窮至此無怨悔也十一月初三日到家由奔牛至於巷祖母大人甚是喜歡然見子孫窘迫不能不動念初八日至城汝母居高二舅家即日賃房玉帶橋移居唯妹妹太多朝夕纏擾柔官略知人事申官瑞官仍居舅家小瑞官甚伶俐與柔官隨汝母過日十三日祖母至玉帶橋怒怒過年今擬同汝母移居顧塘橋舊宅矣慶官性情平和吾以官事多故耽誤他讀書然自此有安靜之日未嘗不可用功也去年四月一家寄居婁羅巷巷對門失火家中孩子方出痘子驚荒奔走致長孫陳孫夭殤言之可憫所幸汝弟媳安靜能辛苦次孫榮孫相貌英發聲音宏朗或可有成子由弟贊全白精神則如四十餘人方官已娶親汝二弟媳亦安靜唯方官信意胡行而子由又極力管教吾以爲方官本無知不可責之太急也五弟家都好歡喜寶三寶從賀先生讀書弟婦生一妹妹名璋官戚姐生一妹妹名蘭官俱聰明三弟婦亦好唯家事瑣碎耳吾正月十三開船二月十六日到京高二舅借一千二百兩應用寄江西一百兩饋親友二百餘兩留家中七十兩製皮襖一百餘兩還家中債及賃房過年二百五十餘兩又在鎭江兩次耽閣各用開發之後止餘一百五十兩上路目下又虧空矣來卿科名心急而屢次

失意必多鬱結此大不可鬱結則氣不舒氣不舒則與五行之衰氣合非但科名不稱意一切皆齟齬矣吾卽前車之鑒也大抵下場不中式能平心處之反求諸身其人必不久飛騰而去切記切記又官卷雖中人人所知然在官卷者皆受國家深恩享祖父餘福若稍存屈抑怨望之意則上背國家下背祖父千科名更有礙此理動而數隨之驗也來鄉聰明以此書示之不久卽中式矣五弟同至京得中式固佳否則取一騰錄吾願亦滿矣汝身子要緊不可將閑事逐日啾唧望元好好照看不可聽老婆子帶領也

答董牧唐

前月胡黄海書來道及感意愧悚無已昨白香處得手書有進於黄海所言者敬何以得此聲於朋好耶益愧悚甚矣先生處己之高進道之勇同志往來久飫聽聞乃以敬之無似而先生千里殷殷欲引而教之計其出處屢其乖合敬不可不一一陳之左右以當介紹之先覼縷之辭幸勿掩耳也敬門族單微先世執君子之行讀書講學不妄干時其時人心和厚百物繁阜爲儒者仰事俯育可以充繼及敬之長而事漸迫矣不揣迂薄欲求升斗之祿以贍其家又恐州縣之官不容疎戇遲之者數載大父棄養先府君抱痾暑無室可淸寒無衣可禦親知勸駕遂赴微官不意二年之間遠役黔楚遂換須江上事一月聞先府君之訃雖官錢官穀銖粒無虧而前後相持逗遛半載此則呼搶之所不能通竹素之所不能罄也葬事未舉旋至悼亡骨月戚好亡喪相繼乞米百家之聚求衣五都之庫弟兄奔走不救饑寒半廛之屋以推叔氏十畝之田歸之小宗孑然三人餬此百口先生觀之敬豈羨九卿之榮冀封君之富者乎不得已耳元默之夏注官渝水丞尉生隙州部致嫌一牘可以十翻一檄可以百下他人得以扼吭紾臂搏裳奪食初以入闈爲停官之計繼以調繁爲遠貶之法此四年之中所以無一晷之安一事之定也旃蒙之春東上象湖士女盛殷禮文亦富中間求盜亭父法獵貧民功令所牽解官就質乃復一夫發難羣儒就殲寺門橫尸都亭流血老母驚爲盜賊入室大府疑爲反側復生自此之後歲上省臺呼之不敢不來揮之不得不去此五年之中所以奔走如救頭然俯仰如止心痲也一舉治行五鶴首功都吏舞文意尙未足春明之轉官無望金閶之貸粟復虛無田可歸有債難避所以挈當家室復上西州犯坑火而夜行攀緪橋而朝渡也大抵敬自服官以來並非作意與世相忤不過率性行之以古人之所能望之今人以士夫之所能望之市井至數四齟齬之後卽不必齟齬之人不必齟齬之事而亦格不入矣事勢至此百舉皆廢馴至鳥噪之聲發於繞根鷹視之憤洩於側翅奴隸之所揄揶禽獸之所蹈藉豈一日故哉奇正相循輕重相傳極嚴之後必極怠大勝之後必大敗自然之理也然而反身之訓聞之弱年怨天既不敢尤人又不能冬閒料量一切奉母東行行止之機聽之天毁譽之口聽之人而已至敬少喜讀書謬思作述行年五十未得要領先生所推非所敢任也拙集復更定數處意欲幷二集及詩改刻之今先呈原刻以求大教舟車甚便時惠德音佇望佇望

答董牧唐

往歲奉手書幷徵拙稿適無刷本候西原太守南康來索得一部寄呈並附報書由周西麋處交貴縣俞君澄炯轉寄想采覽矣先生結廬山水勝處嘯歌古人仲長統樂志之言嵇叔夜養生之論兼而有之敬從塵埃中仰望真如天際乃昨者白香見過攜所惠臘月八日書復拳拳於不佞何處己之高而待人之恕如此耶令兄春江孝廉遺詩格正氣和可想見其爲人何以中道淹忽不勝愴然敬幸附青雲而生平未得一見猶幸得見遺詩於身後如朝夕相接也王悔生係在都中兄事之人觀其序可以知交春江之道矣敬四十後方學作文海內大君子碑銘以朋舊之故不敢辭然較之古人眞所謂無能爲役朝議公墓志如不棄鄙賤卽寄狀來近作伊光祿祠堂銘錄本奉寄過不及處祈示之今年正月中遣五舍弟侍家慈回常州秋閒或有黄山之遊當圖相見也

與胡竹村一

昨論及劉君端臨攝齊釋有不可解者二說文攝引持也齊緶徐鍇曰緶衣下也此爲攝齊正釋劉釋攝爲整與引持義不遝庭耶論語何不書整齊而書攝齊耶古者衣與裳皆有齊衣有大帶束之再加鞶帶齊止掩裳腰不待整裳正

悁孌積下垂亦不待整此劉釋于字義不可解也劉釋此章引聘禮今考聘禮賓執圭自門入三揖三讓皆執圭若于公升二等之後賓忽佇立自整其齊此于儀得毋僨耶且聖人左執圭耶右執圭耶此劉釋于禮文不可解也近世學者說經多此類轍竊有疑焉聖人之經豈在立新義耶敢以復之執事惟留意焉

與胡竹村二

蒙詳示劉君端臨攝齊釋學問之事貴相往復來示何言之謙耶轍說經不敢有偏見不敢有爭說請陳其愚惟是正義士冠禮再醮攝酒注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有司徹司宮攝酒注更洗益整頓之有司徹不言猶者蒙士冠禮也是整爲攝借義非正義也凡文正義不可通方用借義酒不可言引持故以猶整釋攝以撓釋整撓于整義不應故復以洗益申之古人釋經精密如是豈可牽攀一借義附之他經耶齊則可引持矣論語何取乎借義耶若可以猶整釋攝齊撓與洗益亦可釋攝齊耶此所不敢從也又士冠禮有司徹攝酒下皆注曰今文攝爲聶蓋聶有就義故與攝通就有附義故與牒通若展轉引之豈說經之道耶此所不敢從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舉足又趨注皆引論語正文此劉君所據也然有不可解者五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鄭以聘禮言之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鄭以朝禮言之是論語此章首節非專爲聘禮言也首節非專爲聘禮攝齊二節何以專屬聘禮不可解也聘禮記執圭入朝鞠躬焉疏入廟門也鄭不引論語以廟門與公門不可混也是論語此章首節益非專爲聘禮言也首節益非專爲聘禮攝齊二節何以專屬聘禮不可解也過位一節聘禮記無其文以論語次第言之若釋首節爲入廟門則廟門之內賓主皆在位不得言過位若釋首節爲入大門則與鄭注入廟門之釋不應且聘禮庫門內即東行不過外朝治朝之位過位節指何地不可解也賓入門皇注皇自莊盛也自莊盛不得釋圭而整齊升堂讓注讓舉手平衡也舉手平衡不得釋圭而整齊不可解也聘禮記記升堂之儀如此之詳不記攝齊不可解也記下階與降一等不同文記再三舉足則趨與沒階不同文雖強比之可通其義焉然聖門何必爲此強比之經文不可解也鄙意儀禮各記以爲出于子夏者未必然自以顏氏七十子後之說爲信夫曰七十子後則通秦漢言之矣其作述豈能與論語本經抗行即如論語以入公門章爲朝執圭章爲聘甚次第自聘禮記勦入幷作聘禮致出降一等之下又追記執圭次第全紊雖注家強爲分別而罅隙顯然論語最精密無此法也其諸古者朝聘之儀多相通故聘禮記勦入公門節幷攝齊二節其不相通者則不可勦故過位一節無文也高明以爲何如耶至劉君發此解亦潛心讀書而得之敬指爲立新義者此章包注主朝禮包氏建武時人在鄭氏前二百年自唐宋元明至
本朝諸儒皆承包義故謂鄭氏于包氏立新義劉君于古今各注家立新義耳惟留意焉

補編目錄

南宋論佚
蔣子野字說
博婦
答莊珍藝先生書
與衛海峯同年書
上秦小峴按察書二佚
上座主戴蓮士先生書
上陳笠帆按察書
與王廣信書
秋潭外集序
沿霸山
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莊達甫攝山采藥圖序
小河馬氏譜序
羅坊鄉塾記
西園記
曹孝子傳
書圖欽寶事
外舅高府君墓志銘佚
朱石君尚書梅石觀生圖頌代張阜文

蔣子野字說

鉛山蔣心餘先生之孫權伯名其仲子曰志份字子野而言于陽湖惲子居曰說文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相半也今論語從古文作彬志份今之人也今之人與其文勝而史毋寧質勝而野乎故從今文名曰志份字子野先生其為之說子居曰權伯之言盡矣吾何加無已則請陳字說之始末以為志份進何如古者冠而字字有字辭即祝辭也漢之後或移之詩或移之文至南宋而字說遂甚行嘗有一人之集多至數十首者夫一世必有數十人能文一人能文必有字說數十首何不憚煩若此哉其獘者不乏懸者如腐果然體敗而精銷亡矣將以為實乎則是如腐果者自治之不給而焉能給人以為名乎則自一世而積之自數十人而積之自數十首而積之嘻溢矣然抽卷則知其名掩而問之士人有不知者若夫匹夫匹婦目不與簡牘相接耄不與文章之士相聞至性所為照耀日月百世聞之皆為起立是故獎言不足以章身獎譽不足以飾人君子之道自盡而已心餘先生在乾隆中文質皆有以自見權伯教其子盡於心餘先生求之若吾之碌碌者無足以云感權伯之意故略陳之如此

博婦

武進游民陳以博破產朝夕不繼妻頗有妾首嫁時衣飾久償博負矣陳復泥索之不已妻曰存一銀簪耳昨落牀下陳即睨牀下得簪笑觴入妻監其出踵之走至母家無何遂死丹陽賀生亦好博妻東氏善持家賀所破產輒陰贖之寄母家後賀產盡從妻之母家居一日于市場縱博輸其褫遂裸而返東氏恥之終身不與言而日治夫餜甚謹衣冠皆手料量之夫死撫其子與寄產還賀宗為富人

惲子居曰吾於東氏見陳平狄仁傑之為人臣焉雖然二君子者委蛇以適變堅忍以藏用期於復漢唐之祚而已若東氏者即季札之於吳叔譽之於衛奚以尚焉後之君子遇難處之故毋謂事不可為為之且毀吾之節則或幾于道也已

答莊珍藝先生書

珍藝先生閣下往歲八月之下旬得賜書書甚至所獎云云敬豈敢任邪敬年二十時常有志於古人後年益長大世事益逼頹然俗人耳今又以不嫻強作吏而諸事叢脞至與負販兒爭短長其何以見有道君子邪敬方自慚之不暇而先生大進之敬不得不易慚為懼非特慮事先生且慮吾黨以先生之言為然而深待敬是先生之言不實於天下也雖然不敢以不勉何也敬二十時不知後此之日下有今日也自二十至今二十五年耳又安知後二十五年不日上如二十時邪是先生之言未嘗不可實於天下也敬不敢不勉也十二月望前回縣行臺省俱以方外待之若束縛少弛敬所以實先生之言將於是乎始春寒惟一切珍攝不盡及

與衛海峯同年書

海峯大兄足下十月中得所賜書以年伯六十壽序見屬鮑明香茂才來書亦屢以為言敬已諾矣因官事不暇及今兩月餘深以負此諾為愧然不敬之見有不可不為足下告者足下如不以為狂愚請得畢陳之壽序非古也其原出於唐之中葉天子以所生日為節賜天下酺而臣之諛者臚功德而頌之今世所傳賀生日表皆諛者之詞也浸假而用之以諛權貴有力者浸假而有位大君子亦諛之浸假而大君子亦受此諛以為固當於是販夫販婦牛童馬走苟有年必有諛者為之壽苟為壽必有諛者為之功德之言此非黃帝蒼頡以來書契之不幸也天下之勢也然自唐歷宋元至有明之初其文無一傳者何也違心之言瀆謏齟齬必不能工工矣而羞惡之心不泯則逸之而已正德嘉靖以後士大夫文集始有壽序之名為詞要無可取震川先生有明文格之最正者集中壽序八十餘首皆膚近之言稍審者以規為諛而已不諛者未之見也本朝魏叔子多結交澹泊奇瑋之士為壽序抑揚抗墜横驅別騖力脫前人之所為然不諛其事諛其志要之亦諛而已夫震川先生魏叔子近世所推作文之巨擘也而尚如此其他則又何責焉且今之壽序不經之甚者有二曰名稱曰有事白虎通云伯者長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兄弟長幼之義也

父之昆弟爾雅曰世父叔父至漢尙沿之疏廣疏受父子並爲師傅是也晉人始去父稱叔王濟曰始得一叔是也於義爲不可通姪者女子對姑之稱唐人始稱姪男於義亦爲不可通今天下於父之友皆從而伯之叔之姪之同歲者年之同官者寅之同學者世之士大夫之口嘈嘈如市儈之相呼不可訓已尺牘往來苟且從俗已不足稱況筆之於序記雜文是何說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至賤不肖相去其等不啻累千萬而上下之今壽草野者非嚴子陵陶元亮不足名其高也朝廷之臣非寇忠愍范文正不足爲其任也彼四人者所遇之時所行之事於今之天下何與哉敬與足下交至厚也故敢陳之如此足下如然之則敬向者之諾非季布也以爲出蘇秦張儀之口可矣如足下以敬稍知作文次第請年伯高行宜一表白之則是書之力未必不足以垂之于後惟足下裁之

上座主戴蓮士先生書

惲敬謹上書蓮士先生閣下敬與弟子籍二十五年於茲矣中更多事從遊之日或及四五年而一遇今且幾及十年前者伏聞嗣從南還走千五百里以冀速見在先生久諒其無奔走之習干謁之私敬又非敢妄附古人高義忘其卑陋與國家修政用才之說所以急急如此者何哉竊見先生爲修撰之日有侃然立身之言爲侍郎之日有淵然籌

國之言然敬之迂愚未敢遽以爲必如是也及至新喻五年而聞之欣然至瑞金四年而聞之益欣然昔人云欲知宰相賢愚視天下治亂今天下事已定矣敬以

朝廷嘉慶七年後之設施推之先生嘉慶五年前之計議如軍籍之賞罰計簿之覈益刑書之輕重吏職之進退均有可意得其符驗者固知

聖神作述權不下移而陪輔遺忘增繼

高厚今無有人居先生之右者夫揣測之心可極至微盡至廣天下後世必以爲知言此敬之所願見願見者也且敬之在門牆盡無以自拔于衆人者見爲才則投之多餌餌見爲德則守之多壅弛終至名位後人事業瓦散然而先生視之加於顯名高位盛事大業之上一則號於衆曰氣節之士再則號於衆曰鴻達之才往者西山中侍坐終日所以期之于遠大者益進之以不敢承不敢冀之言此敬之所以願見願見而爲之至今不安者也惓惓之忱不覺覼縷惟曲諒之回縣後事尙平寧惟無暇讀書又筋力智慧皆不如前恐終于無成當深悚愧耳七月十九日惲敬謹上

上陳笠帆按察書

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書按察大人閣下曩者敬居京師曾於鹿園檢討處一識清顏今奔走於下吏十三年矣而所至關數

朝廷君子者大人必居一焉自傷悲遠不得朝夕近左右以盡其惓惓之忱及旌節蒞江西喜甚然不敢遽請見者敬之私意竊以爲漢之陳仲擧唐之李文饒使天下爲善者亟亟然如畢趨於市以相附則君子之異於小人又幾何是以不敢然心之望大人知之如敬之竊自附於知大人未嘗一日不往復也今得手教以爲非流俗之人而開之以盡言敬不敢遠爲言請就江西之已事比於大人之問言之且即縣官之可以與其事而敬之所及見者言之夫水旱感召之說雜家之所言皆附會也不足以取信而儒者又疏闊其言膚迂陳陳相因然于理有可信者和則豐戾則凶故或天地之氣先至而人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氣亂政也或人之氣先動而天地之氣應焉是以水旱之政亂氣也今

皇上嘉慶之七年江西之旱者南昌瑞州所屬數縣耳其時主議者以爲

皇上愛民宜通十府爲緩徵夫歲豐而緩徵民之衣食婚嫁不如歲凶之慎也稍溢之則所緩者盡矣至帶徵之歲有司必嚴督之故民之財緩徵之時不能有餘帶徵之時必至不足且明明豐矣曰吾緩徵戶部之有餘不足不計也倉場之有餘不足不計也是故江西之政莫弊於七年之緩徵然而且緩徵不足繼之以請糶請糶則米價之責可

上聞是故請糶者所以飾緩徵也然而且請糶不足繼之以壹估壹估則米價之賤不至於

上聞是故壹估者所以飾請糶也大人以爲和乎戾乎迨至戶部以爲誤會計

倉場以爲諉支鎖
朝廷以及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事體於是十二年之收數於七年而勢不得
議緩徵矣夫官方憊七年之事而以爲宜徵民又狃於七年之事而以爲斷不
宜徵於是督漕者行令如救火辦漕者設法如轉輪而泄泄如故大人以爲和
乎戾乎由此觀之敬恐江西之歲曰惡江西之民曰貧江西之政亦曰宂不止
如今日之事勢也方今天下之民情無勿違也其患在於屈意以違民情又民
情既違而拂之使不得如其情敬請以瑞金一縣計之共三十三萬人奸民不
安分者千餘人而已其餘皆耕耘負販取給足則無他求爲無求違之情也其
有匹夫匹婦之銜恤者可訴之縣縣不允可訴之州訴之院司今
皇上以大智大仁臨馭宇內有朝叩闕而夕得
旨者何憂其不違邪敬所謂今之患在於屈意以違民情者蓋三代以上民養
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
生自養而不擾之者爲善政今部院懼院司之壅民情也而侵院司之權院司
懼府州之壅民情也而侵府州之權府州懼州縣之壅民情也而侵州縣之權
於是內而幕中賓客外而吏卒皆竊攘而侵所屬之權夫至於如是則告訐鑽
刺之風大行而奸民之不安分者皆起矣即如瑞金一縣以不安分之千餘人
排笮三十三萬人雖不至遍受其毒然民之失業者不少矣況告訐鑽刺之風
大行則州縣不得不設法以調停之院司府州亦不得不繼州縣設法以調停
之遂使民益驕官益弱即如萬載之部案以
大清之民居
大清之士爲
大清之士本籍士也棚籍亦士也合考已百年矣然而議轍助之曰分考陳言
助之曰分考且有詆諆之辭曰羞與爲伍夫科歲考可分江西鄉試不可分則
舉人伍矣禮部會試不可分則進士伍矣而於生員曰羞與爲伍是萬載之生
員知廉恥而萬載之舉人進士皆不知廉恥也此不通之說也而萬載之是非
悖矣即如寧都之部案一以爲翁媳之姦不誣一以爲翁媳之姦不實而寧都

之是非惑矣即如樂安之部案一以爲是竊非誣一以爲是誣非竊而樂安之
是非惑矣其時當事者或以煅煉之法行其調停或以調停之法行其煅煉其
始蓋由於屈意以違民情故弊不至於此不止也敬所謂民情既違而拂之使
不得如其情者耗羨之過加誰不知能卽已乎捻竊之匿報誰不知能盡發乎
顧役之盤踞誰不知能變法乎募軍之驕惰誰不知能改律乎黃文公曰凡治
道去其太甚者耳此古今之通論也敬之所欲言者無窮也而所言者又未必
皆是然而不可以無言也大人如不以爲戇且愚則請繼自今日日言之大人
以爲可用邪不可用邪皆敬之幸也已二月二十五日瑞金縣知縣惲敬謹上

與王廣信書

賓山先生閣下前月旌旆駐南昌先生所以慰藉敬者良厚甚感甚感承命作
西園記幕府豪儁海內賢士大夫衆矣而以屬不肖不肖雖庸劣何敢固辭然
竊有復于先生者記之體始于禹貢記地之名也考工記記工作之法也坊記
表記樂記檀弓記言記事之法也其體當辭簡而意之曲折能盡之是故退之
畫記汴州水門記其正也子厚八記正而之變矣其發也以與其行也以致離
詞賦家言故其體卑其餘唐宋元明諸名家作記如作序如作論而而開其始
者亦退之新修滕王閣記是也退之守袁州不能至洪故爲文不得不如是今
先生所築之西園敬未獲于燕閒之日與先生銜盃酒彈琴賦詩逶迤遊處其
閒者是則所作之記亦如新修退之滕王閣之記而已夫滕王閣一也三王作
賦序記于前退之作記于後可言者三王旣言之矣退之恥蹈之故破壞文體
而不顧蓋陳陳之惡甚于破壞如不竊之士尙可與言而膩顏帢高齒屐挾兎
園冊子論古于大雅之堂未有不粲千人之齒者也夫退之于三王若是今敬
後退之千餘載西園去滕王閣七百里而爲記乃蹈退之其粲千人之齒又當
何如然而西園者敬固未嘗至也則欲如子厚之八記有所不能如汴州水門
記有所不能今所呈本不得已之作也而文采又劣甚先生
庶諒其謹愼而有以教正之六月十八日惲敬謹上

秋潭外集序

敬爲縣官於越東及南楚幾及十年常意汲長孺恥爲令其生平伉直而已而古者聖賢豪傑皆屈身爲之於是欲於其閒求深博非常之士以圖爲天下之故夫天下者縣之積也未有不能治小而能爲其大者乃久之而於越得一人曰李廣芸許齋於楚得一人曰彭淑秋潭許齋爲人和而鮮其治一以休息爲務秋潭沈毅好切直高論所歷崇仁弋陽瑞金吉水滓梁撥綱舉凡釐條搜目祈於大適而後已二人皆喜學問能文章許齋與敬無交獨於衆中察其爲人之所以然秋潭於敬過從無時所言皆相勉以不及然秋潭獨身在楚十有九年不遷許齋則公卿多引重

天子亦不以常吏視之雖止遷軍司馬假守大府不可謂不得行其志而秋潭益卑滯矣秋潭得上考且滿三年復不遷奏換臨川其子弟與及門刻其爲縣官雜文曰秋潭外集敬讀而悲之以爲吾秋潭而所施止於如是後之人見其書當亦有所慨然也已

沿霸山圖詩序

余少讀退之南山詩及子厚萬石亭記小邱記喜其比形類情卓詭排蕩及長始知其法自周秦以來體物者皆用之非退之子厚詩文之至者也莊子曰芻狗之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昔人之已言其諸亦能言者之芻狗乎瑞金多石山往往一石爲一巒一石爲一横一壓惟沿霸諸山皆千萬石爲一巒一横一壓余數過欲狀之終無以自別乎退之子厚之所言者爰使戶曹史賴穀分爲十圖以盡其勢而余與諸同志樂觴而詠之至退之以疊筮自山陽改官京曹方有大行之志故其詩恢悅子厚負釁遠謫故其文清劂而追險余小生樂志下僚所言亦有相稱者焉

南華九老會詩譜序

嘉慶元年

詔徵孝廉方正之士武進以莊宇逵達甫應達甫辭之不獲自是不應進士舉曰吾愧此名甚無厭是事

詔會也敬時吏於浙閩而實之四年敬請檄吏部復往浙親吏過達甫達甫以南華九老會詩譜命敬敘其後九老會者達甫之祖勁菴先生與宗之致仕者共九人皆宜祿壽子孫於蒸閒爲會以衍之者也敬觀其所爲詩始知九人皆清白恬退去時俗倘古昔於是知達甫之實爲有所自矣已而思之士當年少氣壯東修自進曰吾將以爲天下也一旦宦達矣名溢於朝祿豐於室又相率引去以爲高其進也將以鮮其實也而以名飾之其退也實已至矣而名可惟吾之所取此豈聖賢者之所許耶達甫未通籍其高尚宜矣如九老者當求其治民之道勤慎爲國之意所以不愧去者何在不當徒羨其退也已又思之古之織人其初非有他也不過嗜進不喜退耳君子則進不得已也退常不可已而已是故過於進將爲患失之鄙夫過於退不失爲引身之君子敬今仕宦方始懲進退皆負無以復見達甫自今日以往庶幾其念之哉是達甫之益我也已

莊達甫擷山采藥圖序

擷山在金陵迤東四十里江總持棲霞寺碑曰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曰攝山莊達甫遊而樂之爲擷山采藥圖其友惲敬子居爲之序序曰吾始聞達甫之名于張皋文皋文不妄譽人而以達甫爲有道之士及見達甫其貌充然其色油然而其神端然若有不可干者更七年復見達甫充然油然者猶是而窮窮然而斂休休然而止達甫於道其益進耶吾聞古之有道者其血脈心志事爲無不治也故年壽可至大齊記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是也至秦漢方士乃有不死藥之說是故由至人言之以人治物之生也由方士言之以物治人之生也以物治人之生必其生本不全生本不全則物之能治與不能治俱在不可知之數矣是故以金石或暴吾氣以禽獸蟲魚或亂吾神以草木或痹吾形槁吾藏自有方士以來效可覩也列子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莊子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彼二子者于道未爲至也然言養生若此無他說也達甫志古之道將裒深之行其于二子不相師也而豈爲二子之不爲者耶雖然達甫之于世蓋泊然矣陟山之高循水之深此圖其有所托耶抑性情有得乎此而不能嗜之人也是又非吾之所

能盡也已

小河馬氏譜序

敬年十九從先府君授經小河馬氏後十年子寬從而子由復往授經故敬兄弟於馬氏多同舍生及受業弟子嘉慶二年馬氏修其宗支譜徵序於敬按譜明永樂中始輯迄今凡十一修矣敬為之條其前後去其衍復得若干卷序曰小河著姓王氏馬氏為最王氏凡二十一望或自殷或自周或自齊自魏今天下多冒太原瑯邪慎矣馬氏專望扶風自趙將馬服君然馬適氏馬師氏乘馬氏騶馬氏馬矢氏世無有行者其諸皆冒馬氏歟今小河馬氏由小河而上之為臨安由臨安而上之為和州由和州而上之為扶風皆明白有原委其自馬服者為猶信且其譜自扶風至臨安為繫以屬之而表不及焉以為不可盡信也自臨安至小河為繫以屬之而表及焉以為可信也夫以遠為不可盡信以近為可信則譜信矣譜信而後宗無淆宗無淆而後子孫可以睦可以教可以孝弟此不易之理也蘇洵氏之言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生矣夫所謂孝弟者其究極何哉居田里則率仁義以化其鄉守爵祿則率仁義以化其官如是爾矣敬既與馬氏交又善其譜之可信故推其義如此

羅坊鄉塾記

自北宋以後天下府州縣學之師皆注於吏部弟子則提舉遴而進之期會考課皆束以官中三尺之法故其敝師與弟子相羈縻而已書院盛于南宋師弟子皆有道德者聚同志以為學其後大者屬之行臺省小者屬府之守州之刺史縣之令長師多得之游揚請謁弟子以當事者之好惡為去取往來其敝也不歸於盡廢不止新喻縣山書院始於康熙三十二年有屋二十楹田二頃其所入不足以豐學人又以年久規法多損失縣之士李世輔等請建鄉塾於羅坊凡鳩資若干萬買田若干頃為屋若干楹嗚呼世輔之意則善矣然有不得不為世輔進者大率府州縣學官學也書院私而歸之官之學也鄉塾私學也官則其情易疎私則其法易紊豈可不思其卒哉且今之程於學以為之等者經義詞賦策論而已其善教之則經義詞賦策論皆可以驗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所得不然又何取乎是哉爰為之定其條教之有益者而為之記

西園記

敬行天下山水浙西嚴陵江上最為清遠其山南至衢州西折入廣信衢州之南廣信之西山多赤而瘠無夷猶瀠徹之觀唯廣信清遠如嚴陵江敬前自浙往貴州過廣信樂之今不至已十五年而朝暮之頃開懷拓幰巡廊廡捗蘿薜常若有廣信之山過于吾目中者諸城王貫山先生以曹郎出守是邦因事至南昌過敬言及廣信之山且言治西有廢園闊幾五百弓多古樹暇日稍理之窪者為池高者為山為亭一為廊一為草堂三左右雜蒔花藥羅羅然而古樹數十章亦如得知己過屬游濯然有異於昔堂之四圍皆山也顏之曰見山常與有性情能文章者遊詠其閒而以記屬敬敬思子瞻凌虛臺記近于傲子厚永州新堂記近于諛傲與諛皆非也然子厚比政事言之子瞻感慨廢興而已豈非子瞻為失而子厚為得邪夫守令未有不宜于民而可自逸于山水者貫山先生至廣信未幾而治行之善達于遠邇敬知四園之山不勝笑于堂上矣遂書所言而為之記

曹孝子小傳

曹孝子名良輔陽湖人幼孤父遺屋一閒孝子業薙髮養母母病聞人言縣西觀音山有仙人草能治冒大雪走厓下求得之母病愈更十年復病孝子復往求恍惚見僧伽藍所事觀音尊者謂曰汝母不起矣汝孝藥聽持去然無益也此後三年汝當來吾所孝子得藥持歸母已氣絕鬻屋以葬因寓其姊之夫家三年而孝子卒鄭清如先生曰仙人草華于雪中華赤者黃金色為綠白華青緣生厓石隙子弟婁為父母為兄為夫求皆得之他不能得也

論曰世多事觀音尊者敬嘗觀法華普門品直喻言耳元沙門以為見優婆夷身益飾妄不可信然孝子所感何哉誠之至則物生焉天地之道也錢塘天竺山自宋祀尊者無虛禱以天下人之心信之至七百餘年其應宜矣敬于是知聖人之所以動天地致萬物者亦非有異道也

書圖欽寶事

乾隆四十六年回子馬明生煽亂事未起就禽送蘭州獄其徒蘇四十三糾賊數萬來圍城涼州總兵圖欽寶以兵三千赴援不得入圖欽寶者索倫人從誠謀英勇公大學士阿桂平大小金川宿將也時布政使王廷贊率民兵固守誅馬明生於堞下賊氣懾攻不利退屯城西南黃華山山東塹深澗澗東爲龍尾山尾注澗身環城南迤而東圖欽寶乘賊退入城復出營龍尾山扼賊衝要賊不敢攻城戶部尚書和珅率始用事命視師至軍之日促戰圖欽寶諫不聽跪而請曰賊氣尚盛兵過澗澗斗絕不可退悉縻爛矣總兵已諜探山後路兵得實賊屯由山後歸乃可今議未反勢必敗且事重

上會遣大將軍來大將軍者大學士阿桂也和珅聞圖欽寶需大將軍遂叱曰汝梗令邪明日不戰吾斬若矣圖欽寶起至軍門泣曰死耳如軍事何既明日率五百人過澗賊披靡轉戰益深隔山望壘坌益遠賊嘩甚壯勇侯海蘭察遂望壘坌奪入期拔出圖欽寶圖欽寶已盡沒而圖欽寶所遣諜適至乃力戰自山後路還入城是時和坤立馬龍尾山觀戰賊伏精騎襲之龍尾山大營隨和坤入城城復閉後大將軍至斷黃華山汲道賊亂連戰破之禽蘇四十三而贈圖欽寶尸不可得得所服褌招魂以殮軍中皆下泣焉

朱石君尚書梅石觀生圖頌代張皋文

有大比邱出閻浮提得自在身于是身中因心爲因緣眼爲緣和合諸色日光月光及燈燭光照上照下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生滅顛倒有色住色有想住想無色無想住無色想因生得住因住得生如是生住亦俱變滅如是變滅復爲生住於是比邱發大慈悲隨諸有生觀無生法生既無有無亦歸無于無無無我生衆生一切自在吾聞比邱生既云無觀于何著眼觀住眼心觀住心心眼住觀復非無義譬如如來住世演教五十六年其住世時生則爲有有則非無若言此生于無無中因無忽有即此忽有已非無無若言此生于有執有亦歸無無當其未歸已定爲有若言此生即有爲無即無爲有非無非有已將無有對作因緣于無無義亦爲歧誤是知比邱無生之說無有是處有大尊師隨九種仙跨月驂日入人間世于人間世見諸種種不淨因緣守尸鍊尸作逆理法常于屏處授受祕密妄語坎離作諸譬况令彼徒衆如入千門重疊屋壁迷不得出豈知有形終于腐朽雀鼠五年鶴兎十年如是相乘及百千年百千萬年各有因緣非可強者其中能智不爲戕損或加節養于定數外得更延久如何祕爲長生妙訣又或矯說殺生長生學死不死以此貪戀遂成墮落心觀眼遇步諸魔怪于是尊師發大慈悲隨諸有生觀長生法以形納氣以氣納神神得氣得形得委脫合體虛漠爲性命根先後天地無不存者吾聞尊師長生之理既同虛無虛無無體無形氣住則此形氣必非長生如何又言納形納氣若言形氣歸納虛無形氣既無已名爲死若言性命不立形氣形氣澌泯性命長生則彼凡夫亦同澌泯如何不言性命常在若言性命必修鍊成始不隨形同歸澌泯則此性命純藉作爲于其本體虛無之說亦爲歧誤是知尊師長生之說無有是處惟吾導師大人先生隨衆生生心生形生無障礙法如微妙華生大雪中胚胎蓓蕾應時怒茁上下參差因風動搖日再霏散一切因緣如是如是如陂陁石安着大地水沃不入火爇不熱雲蒸煙浮苔蘚草莢歷落布濩蘊積積金寶光怪發鬱一切因緣如是如是

先祖大雲山房古文兩集共八卷咸豐庚申歲家藏原板燬於兵燹今念孫重刻於蜀又行箧中攜有尺牘一卷附置於後其通例向刻卷末今列於卷首以便省覽同治八年秋七月孫念孫謹記

先伯父閬堂先生所著大雲山房文稿初二集共八卷外附言事二卷嘉慶丙子歲刻於南海西湖街版藏故里越咸豐庚申燬於兵火世臨大懼　先伯父著述泯沒不傳也爰續鳩工重鋟越五月工竣始終董其事者劉刺史如玉力也

同治二年秋九月從子世臨謹識於楚南節署

茗柯文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序

武進張編修皋文吾長友也與余丙午己未同出朱文正夫子之門君與其徒以第一流自期待視今之爲學者蔑如也其學長於易禮於唐宋人說皆欲瓴覆之賦必馬揚古文則韓以下弗道其徒之傑者曰金朗甫曰董晉卿曰江安甫曰楊雲在金江吾歙人楊與董則君同里也金入庶常卒年二十有八江弱冠而夭董爲君女夫以副榜貢生受州倅職亦鬱鬱不出獨雲在尹韃於津門年五十矣距君之卒二十年乃始剞劂君之遺文爲茗柯文四編分爲五卷而附以朗甫竹鄰遺稾二卷晉卿齊物論齋集二卷安甫遺學二卷自以雲在文稾一卷殿之總名之曰受經堂彙稾受經云者君與諸子京師講學之堂也君他著多梓行此編蒐輯差廣而三子所著則今始見於世世有識者能知之余未暇以詳獨念君生晚近時慨然爲舉世不爲之學每舉一藝輒欲與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少貶以從俗其磊落卓犖瑰異之氣可謂壯哉年四十而歿不克臻大成以爲諸子先而如金江二子俊雄之才亦溘先朝露以死嗚呼其可悲也已余故習於君者雲在請一言爲序乃揮涕而書之道光甲申人日

歙鮑桂星

茗柯集目錄

武進張惠言皐文

文四編凡一百五首爲五卷

詞一編凡四十六首爲一卷

茗柯文目錄

武進張惠言皐文

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二編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右先生庚申歲自編有自序
三編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凡文三十首爲一卷
右先生辛酉歲自編
四編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茗柯文目錄

茗柯文初編

自戊申至甲寅凡文十八首爲一卷

游黃山賦幷序
黃山賦幷序
寒蟬賦幷序
秋霖賦
望江南花賦幷序
竹樓賦幷序
儥春賦幷序
鄧石如篆勢賦幷序
長平鎌箴幷序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莊先生遺文後序
書墨子經後
讀荀子
續柳子厚天說
送惲子居序
送張文在序
莊君墓表
崔景偁哀辭

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圉之閟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詭麗超絕列嶽蓋象崑崙閬風方丈蓬萊又其幽扃宮別杳冥冉旭凝霜仍雪閟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宅其陽浮邱棲其顛軒皇練其鼎玉女流其函鸞鶴翔其林芝英挺其皐予與桐城王灼濱麓客遊茲邦因往探焉故復覽覽誕略未遂冥尋然于高則窮蓮花之崇于奇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侯承解纓絡結廬神隩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

迫區中之隘陋兮發寥廓而神攄行周覽乎八極兮騁騑騎以歘闢崑崙荒忽莫可搖集兮奄息氾濫舒節乎二天子之都朝吾濟夫容溪兮覩容成之高臺鬱巖巖之嵯峨兮拂穹隆而上迴連岑吁其坱圠兮徑曼羨以延屬經崇㟧巘以撤天兮歷陁羅陀以穨谷覆嬰雲汨般以澹蕩兮縱磐紆潏紛以相逐時固未睹乎黃山也忽丹嶂之岑嶙兮頫翠峭以覆起浮纖削而毒數兮勢振飆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目眇眇而無倚何風引而歘去兮慶不可乎獨揆夕信宿于招提兮浴神瀵之湯湯陰火爛薄于巖幽兮伯僑無忌奔以回皇疏煩想于游霧兮霍然飈除雷然雲揚乘陵兢而絕太陰兮與真錚乎相將橫窈窕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闢幻景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偃蹇旋室𡾊𡾋以㛹娟兮袂振飄翩而相扶應真卓錫以遶佇兮狀顲顇而睢盱羌尋眴而無見兮悵天闕之不我舒厲磊砢而百轉兮穿嶄岏以上征雲飛飛而孌子兮石氣氤氳而愈清岑嵯峨遷以差錯兮衡𡺊巇倚追以縱橫堂防絕隕崛以輾路兮愕眙怵奧梁以捨攘入鬼室之巇𡾊幽杳兮出雲巢之崟寥窈冥搏翮衍之膠盤枝梧兮尋光景之曨曨鑿眼稍定氣而回眺兮盡天都之巍巍下嶙峋而刻削兮上崱紛而錯崔嶢翹撇烈孤以獨舉兮屬靈陽而下迤形楯瀅遠若不知其所極兮澄空青而無依續澤絡繹交以騰湊兮龍鱗覆駁燁以林離天扉石室巖以高隮兮兀鳥騰乎將吾止之獨橋首而不可卽兮心佪佪而不怡仰穿溟滓兮上出彷徨傾蓋兀兀兮俛視崢嶸震慄徙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連峰亂尊以右起兮真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峻嶒嵬巖據以夭矯紅采翠氣交曳而竝颺兮蒙合歙欻半散以招搖披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概資遙往往高松負石以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西蜿蜒從

靡而卻負兮蛟螭蝹蟉相詭而異態沐疏仡之霜雪兮礩禪通之沆瀣猿狖仰眴而不能搴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羣峰靡何纍纍高低混茫變積參差鬱撓天地茫茫霏霏似驚潮之鴻涌于海門兮如蝗垤之冢列于庭階也于是脤奇選崇望蓮華之顛而造焉降嶞屼而陟嶪刖兮回兀嶨而踐巇鑿風磴運窶以窣窣兮石齒盱駴以碭突逡巡二分以側足兮下視嶔巖庳窌以罔沕喋吟跮蹉僅乃得度兮目眩轉而芃忽詘轄折枝熊經以卻立兮浸淫啞呀攀以中必雖荊忌之僄佼疾迅兮猶廩廩而氣失爾乃石扇頳砡兮掩杳玲瓏曾宇羃覆兮宛潬交通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撐刻削兮神樞而鬼工淹回旋而詰屈兮遡乾坤其若蒙欻曨涌而上出排閶闔之蕩蕩軼遊氛于鴻濛凌虛無而獨立兮貫倒影而高厲倚瑤光而部衆神兮揹豐隆而扶屏翳馮蔑蒙而下矚兮汩修曠于一氣肆屼鑽列瑣碎而不可詰兮宕冥冥其容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天地之所際揭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嶙嶙逶迤衆折以規轉兮阬嘖稽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冢而極巔圍羣象于寸眸兮駢衍振陳宮以巉巖擘嶄闢之卅六兮竚元君于雲閉卻睨巨壑兮欽淫燒漾漾兮奪精僊之人兮威蕤紛何爲乎揚靈總圭芴兮相翔吹參差兮杳冥潏湟陸離班以屯蹇兮振耀留蠻瀾以煌熒四顧堨札莘莘絲縱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鼇泱吻以釾釾兮卻贔屭而蠼跜狻猊翈翍以奮豐兮作首目之砢砢巨靈高掌于雲外兮勢爪踢乎華衰女娥幼眇以流睇兮被長佩之蕤綏百怪欺猥以譃對兮儼睽瞲而睽睢羣岳岳以嶷嶷兮隨顧盼以駱駮卒悚悚以驚魂兮中怡悵而意迷曾嶄崔窔日夜出雲滃沛芾鬱烟烟熅熅紛颺起而屬天兮汩混會而渾庉爾乃輕飈作起宕拂四表淫揚驚奔泮渙騷擾紛紜邅迴以下降兮綢繆周盤轇以旁繞穹窿糾撓皇以回薄兮紆鬱漫衍敷以綿邈圜宇廓以清徼兮柔秪盪其漫漫匼帀瀰洞千里而無極兮州縛大瀛倒懽而外環于是紛薞惝怳漾漾泝泝陰陁曳嶮闔闓旋窕澤洶洶其交會兮滂煩澮而紛屯嶄巖㠑嶮怒起而涌出兮吸湧瀟滓迫隘而復還鯨迴鯤騫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夭矯縿以龍翰倏蜷蝄像揚光以出入兮忽若蛟人水婓飄麗以眇曼三山滉漾欻狂水下兮渺不知其所遷峰中起而突植兮又象碣石之孤騫瀞眩譎幻儵忽而萬變兮單不可乎究原于是目駴意蕩志懷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直際天極浩乎瀰瀰沆沆溶溶鱗鱗離離嘻嘻兮旭旭天闇兮洞開翠爲緣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爲臺仙車九軨兮紫蓋委麗鮮扁弁翕兮紛縕輝光炫耀兮陸離暢飄然而與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曳寫霧而遑逝兮厭浥椽之英英披靡蕪之幡纚兮宿隩嘔之松聲幽人爲我揮琴兮(儀徵江鉅字麗田隱居山中)過素女于太清山鳥更唱而赴曲兮流仙樂之泠泠紛吾窮此遐覽兮與無友而爲期揖松僑而儷游兮戴羨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搖兮遺氛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之采冀左格澤之炎精兮右屬御雲乎崦嵫蒼虬顈鸞赴蜒以相待兮丹砂赤醴煌爛以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羞五采之瑤枝庶遠遊之軸舉兮聊發軔乎自茲

黃山賦

余既侚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居方物別圖經沐浴崇陴羣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擣采梗概以賦之

丹陽之南鬱障之中有黟山焉是曰三天子之都上絡斗紀下樓衡巫外則率山崔嵬于近作嶂陪以大鄣屬以匡廬廬江出其西漸江出其東千源萬湲經營淡澮各走相赩宛潬鞱蟺回錡隘巘迫觸韜賦逆防捺理梢窨出窔勢若矢激不可迫覽雷出電追轉石異聲圜沸汩淚泙龍鑑旬渺綒鉻谽磋磋悲鳴鐘鏞穆羽將瑱代更蕩瀸㵼堨纖湣不藏文鱗錦鰈鎣鎣煌煌若此者數百千處然後淡闞會流

文注羣輪沿沿潼潼上合彭蠡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峋嶙嵷崇糾纏崛崎積沓匼帀陰陽蔽虧夫容菡蘭倚天無茄形精亘輝灼若朝霞其曾高則上出閶闔平睨寒門頫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陰則涸沍慘悷昧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蜚之霜其石則雖踔刻削峭絫增積搏總別追重疊弁岔將顛復稽附磷躡蹤縱橫駭盱震心警魄勠質斑采炫燿龍鱗隨物成象百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淩厲單不知其所原增巖重岫懿曖窈冥環橑複笮臨施瓏玲陽光逝輝凝自地燭不見天形或乃須寵金鼎威蕤玢璽匡牀方几羅于其庭霞文碧篆守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其宮別于前則雲門豁閑兀峙高闕夫容桃花紫石丹沙疊嶂擲盆青鸞石人儦儦茷茷爰有溫泉是之自出天都巍巍巋然特雄蓮華右起爭隆匹崇紅杳交錯烘紛馮戎羣峯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扉石室醴泉之池日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斯岁探珠參差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鐔白鵝嶺蟒嶢疑九龍懸泉消搖之溪堪嶒溶洗千態萬狀澄奠百尺輝黛沈颸列如繇星揮布茫望于中乃有錦鱗揚馨石班無雄鈉魚兒啼其右則有飛龍雲際容成浮邱石牀布水聖泉飛來松林采石紫雲翠微霏鮮互別翾翔相追其谷則乖龍老蛟蜿蜷淵處千瀑亂入冬夏激雨鳩扶延延雲轉雷驟丹臺中墳是曰天海巒慨衆皴孶孶系粲家影厥嶄障貢其隍絡繹臬杌藕空流光艷霞飲焱毫紛前翠彩濯蕿般輪旁于後則仙都岩嶢師子疊嶂丹霞石琴屬以始信叢石筍植緣卒而起箭簪嶂帕傑池未已爾乃其木則有木蓮九照神州無偕檀杻蓊柏海桐辛夷楓楮柽椰櫻桂黃楊枒杈交柯魁瑰紛揚馮陵蟠京鬱鬱葺葺上矗重陽喬羽蟲炕旁卻日月中稽風聲橋樧叫嚻無時晏寧頹根陰幹出火自照輝輝熒熒其下乃有白虎蒼豹素蜼元熊山閭一角醜鹿人从倏來報往鸑鳴羣訌玃父喜顧獐子猿公蒼髯修顏接幹迴叢透脫牢落夭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鷀獨鶴列仙之乘碧雞流離雍雍舉舉頻伽之鳥引曲赴節若隅乎簧笙其松則枝梧節族膚石盤雲蛟螭倒投之而鱗仰鵰撤烈不見柢根奇瓌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有琥珀威喜伏靈石脂蘊精闕采偃靈是資草則鋪于披靡亂芴蔚薱蘼蕪突蘺茝蘄薜荔珊瑚翠雲龍修雲霧春芳隱隆秋馥霍蘡蓴花散榮禽碧蔓茗青碧翠紫菲菲菁菁焰燿煌扈不可紀名粵有大藥黃連山精餘糧大苦茱芋回芸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藍之花千年一榮神農未知俞跗未更若乃黃柑丹杏桃栗杜櫻枇杷棠梨若榴木蘭彼子梹梅鐮芳裂芬林禽崖密松肪出焉爾乃其蘇磴突鹹揭孽側足庚蓬犯萃垒踏碕磳仰冠傾陂俛跖窈遻困屼屼震慄慄萬端異類氣盡汗鹹悅悅魂隊進不敢征退不得喙悠忽怊悵目不敢睞岐息扶服熊經鳥跂然後得居焉若其淩竭濛實倒景翹涵泫息滓溟浮恍惚超虛無爛昭昭神靈居沆瀣涌瓊英充偓佺廝征敖扈豐融聚穀公樂呼吸亡變于是天雨新霽蔚薈朝隮壑谿坱圠滂洋四施蕩泯懷隧馮陸陵夷東混扶桑日之所出南潰炎風西掩濛極北沍積冰漫漫汩汩風至波起天地岌嶪狀若浮海銳于碣石沄沄積鹽化為魚龍微鯨奔鯢稠微續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禽悲獸跖魂哀嘯麟麟隱隱不知處所頫聆忽荒皆枉水下翔陽震盪涌波漻興浮彩下爛絢燿上升天紀地緯確扈煌熒九光十彩轉互代更蓬萊閬風昆侖會城琪樹建木珊瑚琳瑤戴勝虎齒領揚流形芒芒無端隨望而生絪縕玄黃儵將會鹹溷濛龍睨天韓靈之飛飛鎮高邁橫淩九坑杳天外于胥樂兮發蒙蓋

寒蟬賦

陸士龍謂蟬有五德故為作賦亦復備居之感貧才之歎也余唯其蛻濁纖辭泥滓清潔莫尚無營于物而喧喧不已豈莊生逍遙老氏守嘿之旨耶暇日省陸賦聊致思焉

夫何寒蟬之修絜感時運而來翔辭緇涅于埃𡒄翩乘風而逍行𠑹既翕于五日歛畢伏于掩望何變化之至神而知幾之孔章也端廣頷以飾首抗修緌以儀冠班文章之照爛矯流離于輕翰嘰醴泉以爲飲接沆瀣而爲餐棲一枝而有餘翳片葉而爲安心抱清而守素體逍遙以自然胡嘒嘒以悲號聲感激而永慕横滔涸而頻咽鬱裋厲而繁互紛旁振以接響唉逐聲而合趣款餘芬于勁秋弔陳芳于假夏恐雨雪之夙集淹餘光之易謝怨王孫兮不歸紛啾啾而誰訴豈緘默之不能將多言而未㝟頌曰緊惟寒蟬稟五德兮精類外粿內任白兮居高揚清婞而不閉兮應候守信亮志以壹兮含氣飲露泊其無求兮逍遙棲遲孰非大游兮盍葆厥章卓以長靜兮閉志自藏保正性兮棄汙遷爽任而不守兮嗟爾至德永以爲友兮

秋霖賦

何重霖窅窅之曖曖兮暄沌沌而無謡入溟傾以霒霫兮天地鬱杳以滲離羲和潛轡于太陰兮金樞弭節而勿御屏翳睄霓以扇威兮豐隆日夜而屯聚值秋氣之凄凄兮況茲霖之淊溔登高城之曠覽兮潦汩淢以四集清漳奔揚以潰溢兮平蕪㵾㵾以瀰漫川原淼其無津兮哀行旅之深涉驚鷗高鶱側翼而孤翔兮雁嗷嗷而無依寒翬涇而不飛兮稻粱悠而不歸心抑鬱而無憀兮暮獨返于虛堂飄風淒淒而入幃兮霤循檐之浪浪茅闔苫而不蔽兮雨足入于空牀夜沾歷而十起兮屢顛倒乎余裳獨專專而不寐兮百慮積而侵尋故鄉杳以日遠兮又流轉而北南唯同懷之宋歷兮共千里之忉心造分襟于假夏兮淹清秋之緒風欲褰裳而就之兮限浮潦之淫淫念人生之靡樂兮恨秋夜之不旦聊援翰以抽思兮詡中懷之惓惓

望江南花賦

庭有小草肖蟲晝炕莖不盈尺黃花五出四柎交萼𩠐而同氐藥必其偶縱午相代開秋發芳風嚴霜積而彼寸柯方藪厥章客有言其名者是曰望江南之花既感其道爰爲賦焉何小草之珍瑋感茲名之見奇其纖支附柯簡節薄葉之麗生也翳弱草榮蕪承根萌蘖茬枝條倚靡游塵離焉飄颻吹焉於是晚春早夏百卉茂止紆丹睨其左錯紫睥其右亂費罯散鏡部瀾漫于其側拂兮其不逮時也委委猗猗皺未足以命知其異也柚兮首兮攜乎其不爲之友也爾其覿朝陽而布葉矯夕儀而斂陰託秋霜而表榮倚會𡒄而效心華不飾悅香不越林羣不比標偏不戾參獨專專兮沈沈體志安隱譚譚深深淒淒兮秋風飄飄兮吹我襟初服兮敢化恐再弱兮弗任諒君子之不佩悵永望兮江南

竹樓賦

崔格卿嗜竹自號曰竹樓好事者爲畫竹樓圖煙標既並雲矚在茲亦勝情者所寄也請余賦之辭曰

江南之幽篠兮百尺而不見陽石結根而成色雲裁葉而舒光赤山匿景流折紺參嵯縹淚汩山雕氣而縟景水陽朝而陰夕乃有高樓起乎其中修欄層倚空牖玲瓏虛瑶席以受碧倒瓊霞而鏡紅蒼苔孤侵人聲四沈單鶴偶叫潛蚪一吟雲百態而逕入風萬響而來尋于是幽居之士任達之流逍爾長嘯掛焉登樓結柔條兮三春發勁幹兮九秋是時芳杜已歇桂枝方彫悟窈窕之既晏顧防露之未朝理紛縕之昔悅屬郢客之長謠謠曰洞庭波兮湘水深山中人兮青玉袷橫千里之騁望報蘭茝之素心遂爲頌曰猗彼修竹君子德兮綠文翠章儀其有則兮登高望遠孰其可識兮絕世獨立與爾爲極兮

賃春賦

海寧張文在僑居京師屬畫者作賃春圖以自況爲擬梁生之賦以敘之

時恇恇兮不留淹吾馳兮未央周皇都兮結覽悲窈窕兮日長感梁

鴻兮作歌揫婁息兮內傷信余志兮弗諒容回徊兮微祿果摶鼿兮異方世不云兮我穀總余駕兮將逝攬九州兮一逵心眩沄兮故闇雲蔓蔓兮蔽之託廡下兮顛頓聊消搖兮時蹔固靡冀兮倘賢幸芳馨兮未沫惟歲暮兮窮陰風調調兮振林衆鯦鯦兮余笑心惻惻兮孰任

鄧石如篆勢賦

倉籀既悠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封石頌德摛華絢豔後埶是則佐隸趨簡迺及分勢六書載淆八體亦廢二漢緜延厥緒弗恢金刻石䃥莫究莫追般般石鼓發于陳倉疇曰體譌庶有憲章在唐李監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蝕鳥步傳刻世貿厥真亦耘嬰姿婧妍維爲斯仍鍾張之法代傳代工曾是聶文弗軌弗蹤猗歟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洪此藻筆俗學紛緼辭之廓如古人不見誰毀誰譽聞諸蔡邕篆勢有賦旁涉僞作緣絲凝露用範用閑竚思詳觀數摧彬粲永光藻翰其詞曰

霤兮風回歘兮電追𤟤兮梢雲之冒松樠瀵兮百川之隘堆屺澈兮逆折豁閉而東歸清思下烝迅神上落經緯中彌觚芒周作突植立以離偶乃翕趨而俛邅窈窕冥冥若首若鶩若應龍將鯢以須震霆嶓嶓𧑜𧑜若陽若陰似柔柎霣櫱不可見風或衡運規旋或孤出介入或來而忽往或闢而不翕或圭組歡佩或瓦碎冰溶縱橫絪緼絡繹續紛遠而望之若異類崪躧而並出鷃首目之縱莘即而察之若慈母字子裴回還轉眗傴而相分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鍛振埶林之絕塵追軼軌于秦始嗟作者之難覩信知道之實稀與梗概而略論願執簡以同歸

長平鏃箴

內閣中書趙君億孫藏銅鏃一枚云自其外祖父某副使官山西時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疑秦趙戰鏃也脊中而殺以爲刃以周尺度之長二寸兩從迤以博得寸之半鋌斷存者半寸而旁鋌而下刃枝出夾脊者寸也權其重得今稱七銖二絫于古蓋半鋝而羸以是知考工記云鏃矢長寸圍寸鄭康成氏讀爲長二寸猶信而圍亦當爲二寸而鄭氏略也又惜其鋌之不完無以測古三垸爲幾何重也趙君幼而受之其母夫人夫人幼而受之副使往時其廬火夫人嫁時物悉燬而此鏃獨存今夫人歿若千年趙君出視未嘗不欷獻也余既獲觀焉又讀趙君所自爲銘感其志乃作箴曰

巖巖古鏃出自長平昔在嬴趙戰爭所營礫礫革革曰維凶惠孰樹傳斯而是寶是服既刊既䃥既夷厥銛既賁厥華而蒼赤是漸既拔曾壞既龔厥珍孰吉金赤鏽而此焉不實故晦者飾之大恆者道之泰有衆弗愛雖材必劃有文弗揚雖剛必韋矯性而性性者門並無用而用奪用者存也匪童之誨毳以爲戒匪今之諄毋劃是勸毋言不更敢告侍旁

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十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旨備于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概于事有達于性有鬱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漻漻地之囂囂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硪豁谷風雲霧霽霆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螘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鬬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于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于是錯綜其詞回互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于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

二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指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偁竝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愉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諭而不觝盡而不殽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無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赮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泠汰其義觳瞡于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剛志決理輐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纍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擇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廬頡滑而不可居開決窅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揚雄恢之奮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磐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盱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壒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撥鉤子菆牾而俶佹可覩其于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于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贍而不華連犿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儻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郛郭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于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憂患之詞也塗澤律切蕁蔌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枿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才子矣揩揩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揩于同不獨于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于張衡曹植嬌嬌乎探時之偏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襮鐫雕雲風琢刻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至乎其氣殫乎其華則謝莊鮑昭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于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昭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駁舛俗者之圖而古是抗其言淸淸而不背于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矱繩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于時而不能驟然而其志壞其形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慨乎其未之或聞也

莊先生遺文後序

右莊先生遺文若干卷其子有可輯錄先生積學而居陋志高而遇蹇更貧困務自刻苦爲學問於六經之指古先聖之微言精義三代之制作井田禮樂政法卓卓大義削刻傳注事白抉黑究之于心持論不爲師說播取將欲有所著述未及就以授有可先生之殁二十年而有可學成周易春秋毛詩周官具有論說既乃操次先生所爲古文辭歌詩都爲一編乞其友王灼敘而藏之耆有可既成先生之志乃敢集先生之文蓋其重也余不幸幼而孤少長讀先君子所爲詩識先生名知先君子于先生友也既與有可游識先生之緒論有可之窮如先生其爲人進退無咎悔其學不求知于世一如先生先生雖蘊其學不得施用有可能述其書以傳于後能成其身以章先生之德其父子之際雍容刻厲觀于茲編可以感而樂之先君子既與先生交有可又辱與予善而予學曰以困無以自樹立將忝其先人于有可之集先生文益愧赧悚惕而不能自已也

書墨子經後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即此也墨子書多與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

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者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氏之言修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衆矣而孟子獨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illegible]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悖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雖他說之悖于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辨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

讀荀子

一言而本末具者聖人之言也有所操有所遺然而不虛言言以救世者賢人之言也操其本者不弊操其末者未有不甚弊者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也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聲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不亦與荀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不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者同乎哉公都子問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二說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然則孟子不以二說皆非者豈不以上知之性善下愚之性不善而中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哉雖然由孟子之說則人得自用其爲善之才而道甚邇事甚易由荀子之說則道者聖人所以矯揉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異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于此也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仁之裁制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

讀柳子厚天說

或曰柳子之說天也比之果蓏癰痔草木天固若是無知乎曰蒼蒼者謂之天亭亭者謂之地歔歔翕翕者謂之元氣陰陽其有知也無知也吾不得而知也審無知乎柳子之說備矣審有知也吾爲柳子覺之凡有知者孰過于人人之身槁然而處其中者天地耶呼吸而往來者元氣陰陽耶人之有知也以神其帝之主宰于天地陰陽元氣者耶然則人居天地之中其猶心毛肝葉耶其脾之欒膽之精腑之魂魄耶必且猶蟯蛕之居且食于藏者耶其有不善之生也不猶

蠱之與瘕者耶蟯蛕之在于藏也未有知之者也其死而出于後然後知藏之有蟯蛕也其奚則生其奚則死其亦仰而訴于吾乎其亦哀而欲吾之仁之乎人且有恩若罰于蟯蛕者耶寒溼之宛而蠱生焉食之蠱而蠱生焉其生而戕于藏府痛知于身而不知其爲蠱也有扁鵲者藥而下之扁鵲者知之其人不知也魯之氓有食生菜而蛭生于腹者病三年他日誤食芫華而病愈故自生以至其斃而魯之氓不知有蛭也夫屏穀而導引者去三蟲蟯蛕未有生焉者也其次和藏氣調血脉瘕蠱未有生焉者也神之濁而有蟯蛕神之亂而有瘕蠱然則人之生于元氣陰陽之薄也決也彼且及知有生其閒者耶知有生其閒者毋亦待彼芫華扁鵲者耶而怨之而哀之而望其賞與罰焉者非惑耶

送惲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爲鄉里善人以沒吾世年二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確切道德乃始奮發自壯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閒共躓于舉場更歷困苦出頫仰塵俗入則相對以悲已相顧自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詩曰無言不讎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選而爲令余可以無言始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爲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忘也凡余之學嘗求其上矣自以爲不足則姑就其次故往往無成焉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子居向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耶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子居勉之矣

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恥之念其入于勢利也猶物之在項冪之在目而以旋于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于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自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閒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械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譁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淳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強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舉于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　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人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貲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宦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汩爲吏十餘年更偃蹇摧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相知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樸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繇役此真吾所樂者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莅政治民其爲良有司也無惑焉于其行也序以送之

莊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十三日故國子監生莊君卒年七十某年某月日葬于某原自君未卒之二年故患喑疾者垂三十年矣僅乃得愈恆杜門簡人事而其宗祠舊有田產主者弗能理日以落羣議代者難其人君奮然曰吾老矣幸而不死請以餘生治此他日可以見先人乎乃取出入籍日夜鉤校之必親仿北渠吳氏義莊約定爲章規榜祠中北渠吳氏者自明時其祖性置祠產號爲義莊子孫守之至今郡人比之吳范氏君既與族人約盡釐宿所弊經畫之至忘寒暑

飲食家人固請少息不聽如是者十餘月條理屬具而君勞苦致疾竟卒君生數歲而喪母事考石門君朝夕無方四十餘年未嘗廢左右石門君致官家居君之兄曰綸渭中進士知縣武康嘗迎親就官舍然石門君尤樂君之養居數月輒歸維綸渭亦樂君之能養其親也君應舉于鄉再進再詘或勸試京闈君以石門君故不可其後疾作遂絕意仕進焉石門君之卒會有故十年不克葬君常自咎責執心喪不御音樂及畢封樹顧謂其子宇逵曰吾今臥背始怗席也君性狷潔無華言無責諸聞人是非[illegible]在己又戚氣與人言偶及不平事立發憤大恚變色氣上逆久之乃已喜讀史至其感慨往往盛怒投卷起左右皆卒愕其得噎疾以此及理祠事事或不能副君意君盛氣慷慨益銳身以爲己責故其心力尤瘁竟不支云君諱緗衡字[illegible]祖令輿翰林院編修考柏承中明通榜初爲豐壁縣教諭選授湖[illegible]石門縣知縣以疾乞休母董太宜人莊氏世爲武進顯族自君祖父時以進[illegible]同時[illegible]餘人至君而抑困子宇逵有儁才復躓有司君謂之[illegible]吾祖父翰林以官籍解于省者六人昔之易今之難也謂之[illegible]其根必傷汝好培之蓋君之用意如此君配吳孺人涇縣教諭振聲之女所謂北渠吳氏者也爲婦謹爲母莊先君七年卒子一人即宇逵縣學生女一人壻董雲錦君之葬也邑之士來會喪咸以君有質行墓不可無表以書走京師抵宇逵之友張惠言曰子宜爲文嗚呼君不幸以疾廢于世不得有所施設及其事親成身可以有立于後矣乃系之以銘曰

生也親之養死也親之勤胡德之昌而屯其身其華不萼以豐其根

崔景偁哀辭

余始識景偁于京師與爲友景偁以兄事余既數歲已而北面承贄請爲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偁之從先生非發策決科之謂也先生不爲世俗之文又不爲世俗之人某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爲弟子云者其取之有由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所銜焉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爲人師一世非笑之唯李翱張籍皇甫湜數人以爲然余之文質靡至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于景偁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效已明白景偁遊公卿閒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嘗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翱張籍之徒相頡頏也景偁之學拙于進而勇于取雖小物務既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弟完好生而父兄稱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感志而卒不遂其學以無聞于後爲可惜也爲辭以哀之曰

嗚呼偁耶覃黯黮以爲賢誰使興耶既朝朝而夕顛又誰憎耶苟嗇其命而胡以厚其憑耶將匪穡于天而獨自以心爲雄耶才者之小年延于不肖者之恆耶泯泯于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奈何乎偁耶

茗柯文二編卷上

丁巳戊午凡文四十三首爲二卷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并序
周易虞氏義序
虞氏易禮序
虞氏易事序
周易鄭荀義序
周易別錄序
易緯略義序
詞選序
丁小雅鄭氏易注後定序
畢訓咸詠史詩序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莊達甫無名人詩序
遷改格序

楊隨安漁樵問對圖賦并序

楊子圖其貌爲一漁一樵取邵康節氏之文題之曰漁樵問對于時歲在己酉以書命余于京師曰其爲我賦之余時甫涉易學自以未知道不敢以爲其後余南還罹母氏之戚則又不暇以爲今年之春乃得就楊子而觀所謂漁樵問對圖者縱言及于易余謂曰康節氏之爲此言也豈不越哉曰火無體薪無用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天本用地本體然故靜體而動用也余以爲不然乾恆易坤恆簡體也乾靜也專動也直坤靜也翕動也闢皆用也彼康節者其道家言乎先陰而後陽舍奇而用耦先天橫圖地居東天居西以陰爲體也二而四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陰之數也易則不然始于一變而七九二八六麗于一七九者也故易乾道也陽道也奇數三兩之而六陰從陽也易也者體陽而用陽先天者體陰而用陽易者體陰陽而用動靜先天者體靜而用動然則康節爲老氏之徒無疑也吾子覃思卦爻規渠天地時有所得往往合于鄭荀易學廢久矣庶幾吾子是賴今乃取康節之說以自表毋乃逐其末而未究其本苟隨俗學之軌轍而未折衷于大道也楊子曰子之言則誠晰矣雖然夫易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曰廣矣大矣不可爲典要今夫步日月者右行及以左行推之而不忒者進退之數也昔者孟子言性善荀卿反之言性之善惡雖異而其教人爲堯舜仁義則一也吾惡知夫言陰之稱者非所以言陽之奇乎吾惡知夫言體之非用言用之非體乎且吾聞之求道于易猶挹水于河取明于太陽也各得其所資焉今吾伏鄉里誦先王之書上以事父母下焉友朋是娛動則不足而靜或有餘性又善病庶幾遺物之役役者以寧吾軀故凡體其靜而待動者皆吾之徒也又何怪于斯圖也哉余曰唯唯乃爲之賦曰

魚以齊自烹兮薪以明自燒大哉水火之爲貞兮化萬形而不膠緊動靜之無方兮固體用之合德火假薪而後然兮水寄魚而後食夫唯火之爲用兮用其無用也傳旣盡而不滅兮吾不知其所從也水之爲體兮體其無體也逝日夜而不舍兮吾不知其所底也用者人兮體者身兮身者主而人者賓兮無滑而魂無塞而門而以卑其施而蘊其文以全吾之真兮

周易虞氏義序

虞翻周易注釋文云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九卷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少好學有奇氣又善矛太守王朗命爲功曹朗爲孫策所敗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朗遣翻還策復以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多所匡諫策嘗納之策攻黃祖翻從說華歆下豫章還至吳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其見委重如此出爲

富春長漢徵爲侍御史不赴曹操爲司空辟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耶策薨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說又性疏直數有酒失權因醉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固爭得免其後權與張昭論神仙事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遂怒左右多毀翻乃徙翻交州十餘年卒于交州翻博學洽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爲周易論語國語老子參同契注解周易日月變例周易集林律曆太玄明楊釋宋其書皆亡目錄在三國志傳及隋唐書志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而孟喜傳易家陰陽其說易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皆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而荆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于軍旅習經于枹鼓之閒講論于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于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荀諝者荀爽也是時少府孔融善其書與翻書曰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子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已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鬯茂條理遂于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于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于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我

大清之有天下百年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于亡廢之後左右採獲十無二三其所自述大抵祖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略可見者十餘家然唯荀鄭虞氏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指爲消息二卷庶欲探賾索隱以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

虞氏易禮序

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記曰夫禮必本于太一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故知易者禮象也易家言禮者唯鄭氏惜其殘闕不盡存又其取象用爻辰爻辰者遠而少變未足以究天地消息至其原文本質使周家一代之制損益具備後有王者監儀在時不可得而廢也虞氏于禮蓋已略矣然以其所及撰諸

鄭氏源流本末蓋有同焉何者其異者所用之象也而所以爲象者不殊故以虞氏之注推禮以補鄭氏之闕其有不當則闕如一以消息爲本

虞氏易事序

孟氏說易本于氣而以人事明之然虞氏之論象備矣皆氣也人事雖具說然略不貫穿匪獨虞爾鄭荀多說人事者爻象亦往往錯雜後學不得其通乃始苦其支窒而不能騁于是悉舉而廢之而相辯以浮辭日以益衆夫理者無迹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雖姬孔靡所据以辯言正辭而況多岐之說哉設使漢之師儒比事合象推爻附卦明示後之學者有所依逐至于今曲學之響千喙一沸或不至此雖然夫易廣矣大矣象無所不具而事著于一端則吾未見漢儒之言之略也述易事云爾

周易鄭荀義序

漢儒說易大指可見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荀費氏易也虞孟氏易也鄭氏言禮荀氏言升降虞氏言消息昔者虙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易實述之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彖辭夫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相應非虙犧氏之旨也爻象之區既隘則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濂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辯大小之序正不易之倫經論創制吉凶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儒未有及之者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常升而不降陰常降而不升則姤遯否之義大于既濟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地成位則章章乎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六位運始終之紀以敘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蓋與荀同原而閎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後之學者習聞之則以爲費氏之義如此而已其盈虛消長之次周流變動之用不詳于繫辭彖象者概以爲不經若觀鄭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爻互卦變莫不彰著劉向有言易象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豈不信哉治易者如傳春秋一條之義各以其例時若可比究則迥殊李鼎祚朱震合諸家而爲說是知日之圜而不知其不可以爲規也余既述虞氏之注爲消息以發其義故爲鄭荀各通其要以俟治古文者正焉

易義別錄序

敘曰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水之爲川也源有大小流有長短而皆可以至于海則斷港絕潢莫得而儗焉者其途通也吳秦人之生也同聲及其長而不相通然累譯而皆得相喻者其意同也聖人之道著之于經傳之其人師弟子相與守之然夫子沒而微言絕二百餘年之閒以至漢興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此皆七十子所親受世世傳業口授而筆記猶尚如此源遠末分非秦火之禍也況乎去聖久遠經簡廢絕承學之士各自爲宗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可勝道耶然揆其本原罔不依經附傳承師論法雖汎濫殊等其歸不同者尠矣故規矩之所出非一木之材也皆成器焉器不足以盡規矩則有之矣求之于規矩之外而得之者未之有也易之傳自商瞿子以至田生惟一家焦氏後出及費氏爲古文而漢之易有三自是之後田氏之易楊施孟梁邱高氏而五唯孟氏久行焦氏之易爲京氏費氏興而孟京微焉夫以傳述之統田生丁將軍之授受則孟氏爲易宗無疑而其行不及費氏者以傳受者少而費氏之經與古文同馬融鄭康成爲之傳注故也王弼注行而古師說廢孔穎達

正義行而古易書亡其見于釋文敘錄者自晉以前二十有二家李鼎祚集解所引二十有二焉皆微文碎義多不貫串蓋易學埽地盡矣可不惜哉夫不盡昇其辭而欲論其是非猶以偏言決獄也不盡通各家而欲處其優劣猶援白而嘲黑也余于易取虞氏既已推明其義以鄭荀二家注文略備故條而次之自餘諸家雖條理不具然先士之所述大義要旨往往有不可得而略也乃輯釋文集解及他書所見各爲別錄義有可通附著于篇因以得其源流同異若夫是非優劣亦可考焉凡孟氏四家孟氏姚信翟元蜀才京氏二家京氏陸績干寶費氏七家馬融宋衷劉表王肅董遇王廙劉瓛子夏傳非漢師說別爲一家

孟氏

孟喜（正義作傳）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舉孝廉爲郎曲臺長病免爲丞相掾漢書藝文志易章句孟氏二篇隋志云八卷殘缺梁十卷釋文敘錄云十卷無上經又引七錄云下經無旅節無上繫今集爲一卷漢興言易者自田何田何之傳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各著易傳楊何受王同蔡公受周王孫亦各爲傳田王孫受丁寬授施讎孟喜梁邱賀施孟梁邱各爲章句施氏之後有彭宣戴崇作易傳景鸞作易說孟氏之後有洼丹作易通論袁京作難記梁邱之後有五鹿充宗作略說田何所傳著書盡是矣永嘉之亂諸家盡亡而孟氏闕佚之書幸存當漢之季年馬融鄭衆康成荀爽好費氏學由是費氏大興而田氏說微獨會稽虞翻作注傳孟氏史稱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梁邱賀以爲妄言喜竟以改師說不得爲博士今觀虞氏所說陰陽消息之序神明參兩之數九六變化之用精變神妙將非田生之傳果有得其祕奧者哉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得見藉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歇滅矣夫學者求田何之傳則唯孟氏此文求孟氏之義則唯虞氏注說其大較也然虞氏雖傳孟學亦斟酌其意不必盡同蓋古人之學傳業世精非苟爲稱述而已故據其同異或發其旨庶治古文者有考焉孟氏卦候消息惠徵士爲易漢學既發明之故不具著儒者皆言鄭康成始以彖象附經漢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則章句宜以十二篇爲次今推其文經亡者率無彖象蓋後人寫者依鄭氏附著之邪抑其本固然也

姚氏

釋文敘錄云姚信字德祐吳興人吳太常卿注易十卷又引七錄云十二卷字元直隋書志亦十卷吳興志有姚德祐文集輯易注爲一卷明人爲之甚疏略今補而正之余治易始虞氏以其說見于集解者視他家爲多猶可參校而得其義又商瞿之傳至漢末而絕唯虞爲孟氏學七十子之大義僅有存者故樂得而攷之既已玩其遺文略得其義例則益知易道消息雖馬鄭大儒未能見之者以費氏徒出經文非有古師說夫子之微言有所闕而不發故也則又竊怪孟氏之傳在吳虞氏五世傳業不絕而漢魏之閒未有爲其學者及仲翔之注既上爲世所推亦未聞有聞風而起者又以知時俗所尙在彼不在此卒使虛空之儒得逞其說經學歇絕良可悲也其後觀蜀才注卦變之法與虞氏同而未得其本翟子元者時有所合而未詳然皆孟氏之支系也最晚乃讀姚氏注其言乾坤致用卦變旁通九六上下則與虞氏之注若應規矩元直豈仲翔之徒歟抑孟氏之傳在吳元直亦得有聞歟惜其所傳者止此無以證之自商瞿受易二百年而至田何田何之傳四百年而僅得虞翻虞翻之後二百年而亡其略可見者姚信而已耳翟子元蜀才而已耳故吾于三家之書雖闕文殘字不可比義猶寶貴愛惜紬繹而不敢忽者也

翟氏

陸德明云荀爽九家集解有翟子元子元不詳何人爲易義釋文雖時引翟文而敘錄不列子元易義則知德明未見其書特就九家集解引之李鼎祚集解有翟元翟元蓋卽子元李書諱玄爲元鄭玄字亦如此其所集亦自九家可知二書之外未見有引子元易者德明稱九家集解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若以當九家者然李鼎祚既引九家又別自引翟元則九家非此九人元朗亦云其注又有張氏朱氏則不以九人爲九家亦可知也或又謂九家者淮南之九師荀爽爲之集解今以李氏所引九家之文往往指釋荀注則九家解荀非荀解九家又明要之九家所以述荀而旁引他家以證成之觀子元諸文皆與荀義相近則其采自九家又益信然子元之易蓋孟氏非費氏何以言之荀氏有卦變無爻變今子元於泰則云五虛无君二上包五於姤則云九五遇中處正此皆虞氏之義與荀氏殊故知子元爲孟氏易也依九家序所次子元之生必在虞後其與元直蜀才未知後先若其書固已升孟氏之堂而未入其室可以差肩于姚俯接于范矣漢魏易家如此者不多得而亡之最早可知輔嗣注行馬鄭荀義猶不甚相遠世儒徇或傳之最深怪而屏弃之者孟氏諸家之說也

蜀才氏

蜀才者七錄云不詳何人七志云是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云是譙周顏之推陸德明以爲范長生也長生涪陵丹興人一名延久又名重久又名支字元壽隱居青城山李雄卽成都王位長生乘素輿詣雄卽日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釋文敘錄隋唐志皆云蜀才易注十卷蜀才之易大約用鄭虞之義爲多卦變全取虞氏其不同者剝爲師夬爲同人此蔡景君剝上九爲謙之義推其意蓋以剝爲師師爲比爲乾之消息夬爲同人同人爲大有爲坤之消息于虞氏旁通之義則未悟闇然剝夬下降師同人上升窮上反下其序猶有合者非李挺之之復姤五變而生剝者所可口實也

京氏

漢易家兩京房太中大夫京房者淄川楊何弟子梁邱賀所從受易者也無書元帝時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受易梁人焦延壽今所爲京氏易者也釋文敘錄京房章句十二卷又引七錄云十卷錄一卷目隋書志云十卷京氏占候書隋志十種凡七十三卷唐志五種二十三卷其見于史傳有遺文者曰易傳曰積算曰飛候曰易占曰易妖曰易數曰風雨占候其存者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一卷延壽自言嘗從孟喜問易房以延壽易卽孟氏學孟氏之徒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及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由何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儻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然七略猶著之曰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自君明長于災異易家世應飛伏六位六甲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皆出京氏然嘗推求漢唐以來引京氏言災異者皆舉其易傳而未嘗及章句至陸德明李鼎祚往往引京氏之文率與易傳大異蓋出于章句將非京氏自以易說災異而未始以災異說易後世之言京氏者失其本耶余嘗謂陸績治易京氏而其言純粹與干寶絕不相類如其言雖謂之出孟氏可也使京氏章句而在其不當在陸下章章明矣六日七分卦候消息風雨寒溫此孟氏所傳以一行所識京氏法四時卦用事上滅九卿卦之七十三分則亦其不與孟氏相應之大者惜乎章句之文百不存一京氏之大義亡矣惠定宇易漢學發明京氏積算爲詳余以爲非京氏之所以爲易故不錄

占候書而輯章句爲一卷其義例則不可得而說云

陸氏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爲孫權奏曹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釋文敘錄陸績周易述十三卷又引七志云錄一卷隋經籍志云注十五卷又與虞翻同撰日月變例六卷亡明姚士粦採釋文集解合以京氏易傳之注爲陸氏易解一卷今四庫本是也易傳注世有其書又不宜入易注其所採闕謬甚多今正而補之因論其義例爲一卷公紀注京氏易傳則其易京氏也余嘗以爲京氏既爲易章句又爲易傳飛候之書以謂易含萬象不可執一隅然則積算之法殆不用之章句以易傳飛候求易者爲京氏者之末失也今觀公紀所述凡納甲六親九族四氣刑德生剋未嘗一言及之至言六爻發揮旁通卦爻之變有與孟氏相出入者京氏自言其易卽孟氏學公紀儻得之耶京氏章句既亡存于唐人所引者僅文字之末不足以見義由公紀之說京氏之大指庶幾見之公紀以少年與仲翔爲友觀其書亦幾欲與荀虞頡頏矣

干氏

明姚士粦輯干常侍易解二卷但取李氏集解之文而又時有疏謬丁教授杰補正之頗詳具今依而錄之因論其例爲一卷干寶字令升新蔡人晉元帝時爲著作郎領國史出爲山陰令始安太守王導以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其注易十卷見釋文敘錄隋志又有爻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宗塗四卷亡冊府元龜又云有周易元品二卷史稱寶好陰陽術數留心京房夏侯勝之傳故其注易盡用京氏占候之法以爲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運一一比附之易道猥雜自此始矣蓋嘗論之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易以陰陽往來九六升降上下而象著焉陰陽以天地日月進退舍次而象生焉故曰消息鄭氏之言爻辰用事荀氏之言乾升坤降虞氏之言發揮旁通莫不參互卦爻而依說卦以爲象其用雖殊其取于消息一也令升則不然其所以爲象者非卦也爻也其所取于爻者非爻也干支也由干支而有五行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此皆無與于卦者也故乾之爲甲也震之爲庚也離之爲己也此見于經者也干支爲卦象也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見辰戌名艮見巳亥名兌則卦爲支干象也以甲子爲水而乾象淵以庚辰窮水而震象姦邪顚倒乖舛說卦之義盡謬矣京氏之義其本在卦氣消息其用在爻變考之其傳及章句遺文可知令升曾不之察而獨取其所以占候者以爲象然則令升之爲京氏易者非京氏也昔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易者文王考河洛應圖書革制改物垂萬世憲章周公監之以制作者也鄭氏知之故推象應事周官典則一一形著于易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若乃應期受命革而用師商周之所以興廢固亦見焉今令升之注僅存者二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革紂周公攝成王者十有八焉至于禮樂政典亂治之要蓋未嘗及則是以易爲周家紀事之書文武所以自旌其伐也且文王作卦辭而蒙託成王遭周公未濟託祿父不終微子爲客則是易爲讖數之言妖災之紀也故京氏以易陰陽推後世災變令升以易辭推周家應期故曰令升之爲京氏者非京氏也魏晉之代易學中微令升知虛空之壞道而未得其門欲以瑣瑣附會之說勝之遂使後之學者指漢師爲術數而不敢道則易之墜令升實與有責焉耳雖然其論法象始于天地疾虛誕之邪說豈非卓然不回憂後世之遠者乎

馬氏

費氏古文易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無章句七錄有費氏章句四卷蓋僞託不足信傳之者前漢王璜後漢陳元鄭衆皆

無著書有書自馬融始七錄云馬融傳九卷隋經籍志梁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一卷亡一疑九字之誤而釋文敘錄及唐藝文志皆有馬融傳十卷孔穎達陸德明李鼎祚引馬融說似俱親見其書不知隋志何以云亡也馬融爲易傳授鄭康成康成爲易注于是費氏遂興然陸德明以爲永嘉之亂鄭注行世而費氏之易人無傳者豈以爲託之章句爲費氏耶荀爽亦注費氏易者其義又特異或者費氏本無訓說諸儒斟酌各家以通之馬鄭荀各自名家非費氏本學也鄭易之于馬猶詩之于毛然注詩稱箋而易則否則本之于馬者蓋少矣今馬傳既亡所見者僅訓詁碎義就其一隅而反之大抵以乾坤十二爻論消息以人道政治議卦爻此鄭所本于馬也馬于象疏鄭合之以爻辰馬于人事雜鄭約之以周禮此鄭所以精于馬也故錄馬氏之傳著鄭氏所以同異爲費氏學者可以考焉

宋氏劉氏

三國志注劉表爲荆州牧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釋文敘錄及隋經籍志皆有劉表易章句五卷釋文又引中經簿錄云注易十卷七錄云九卷錄一卷疑即所謂後定者也而宋忠復自有著書釋文敘錄云宋衷易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荆州五等從事又引七錄七志云十卷隋志則云梁有荆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忠與衷五業與五等形聲之殊蓋釋文成于隋其時宋注猶在陸元朗得見之隋志據唐時見存則知此書亡于唐初矣然李鼎祚史徵皆詳引之則似未嘗亡者疑不能明也虞仲翔表云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今以殘文推之仲子言乾升坤降卦氣動靜大抵出入荀氏虞君以爲差勝康成者或以此景升章句尤闕略難考案其義于鄭爲近大要兩家皆費氏易也然費氏易無變動而仲子注革五云九者變爻則其異于鄭荀者不可得而聞云

王子雍氏

王肅字子雍東海郡人魏司徒蘭陵成侯王朗之子文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稍遷廢帝嘉平中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贈衛將軍謚景侯釋文敘錄王肅易注十卷又云作易音而無卷數隋經籍志有易注而無易音或音與注合爲十卷也肅著書務排鄭氏其託于賈馬以抑鄭而已故于易義馬鄭不同者則從馬馬與鄭同則幷背馬故鄭言周禮則肅申馬禴爲殷春祭是也鄭言卦氣本于馬則肅附說卦而棄馬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用馬注而改其春秋之文是也馬鄭取象必用說卦是以有互有爻辰則肅幷棄說卦剝之以坤象牀以艮象人是也然其訓詁大義則出于馬鄭者十七蓋易注本其父朗所爲肅更撰定疑其出于馬鄭者朗之學也其掊擊馬鄭者肅之學也自馬鄭注行而費氏易與諸家皆廢荀宋雖費氏而宗之者不及馬鄭以馬鄭主于人事而不及易家變動之說也王朗父子竊取馬鄭而棄其言禮言卦氣爻辰之精切者王弼祖述王肅而並去其比附爻象者于是虛空不根而道士之圖書作矣嗚呼魏晉以莊老亂天下而易先受其禍聖道不亂邪說不興時數會之于肅奚咎哉

董氏

董遇字季直弘農華陰人建安初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魏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卒釋文敘錄董遇章句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並云十卷隋書經籍志則云梁有魏大司農董遇章句十卷亡攷集解不引董遇則遇書亡于唐初蓋可知遇著書在王肅前故無與肅合者其于鄭荀則多同義雖不可考要之爲費氏易也

王世將氏劉子珪氏

王廙字世將瑯邪臨沂人晉愍帝時封武陵縣侯元帝時爲左衛將軍謚曰康侯釋文敘錄易王廙注十二卷又引七志七錄云十卷隋志唯有二卷殘闕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嘗爲主簿行參軍公事免遂不復仕齊太祖踐祚欲用爲中書郎不受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又除會稽郡丞數除官皆不拜卒謚曰貞簡先生釋文敘錄引七錄云劉瓛作繫辭義疏隋志有劉瓛繫辭義疏二卷又周易乾坤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四德例一卷亡文選注所引或云易注卽其義疏之文非別有注也而冊府元龜有劉瓛義九卷董真卿周易會通引劉瓛同人之注皆不足信東晉以後言易者大率以王弼爲本而附之以元言其用鄭宋諸家小有去取而已非能通其說如王廙者是也齊代鄭義甚行史稱子珪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其于易或宜宗鄭黜王殘闕之餘無聞焉耳

子夏傳

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隋書經籍志周易傳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闕梁六卷案漢書藝文志易有韓氏二篇丁氏八篇而無馯臂子弓則張璠之言不足信丁寬受易田何上及馯臂子弓受之商瞿非自子夏則荀勖言丁寬亦非劉向父子博學近古以爲韓嬰當必有據儒林傳稱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不聞其所受意者出于子夏與商瞿之傳異耶今所傳子夏傳十一卷崇文總目云十卷以釋文集解諸書所引校之都不相合晁以道云是唐張弧所作東徽士棟以爲唐時子夏殘書尙存無容僞爲爲之必宋人也然予謂卽唐時二卷者亦非真韓氏書其文淺近卑弱不類漢人殆永嘉以後羣書既亡好事者聚斂衆說而爲之也朱子發云孟喜京房之學大要皆自子夏傳而出此不察之言也孟京之易傳之商瞿豈得出于子夏哉子發又以七日來復傳證京房六爻之義以井谷射鮒傳證井爲五月之卦固有合者要之爲傳者取于孟京非孟京取于此傳觀其爻意可知也然晁以道云二卷之書不傳而漢上易傳所引皆非十一卷之僞書則似朱子發見之者其復出于晁後耶而又何時亡之又不可曉也

易緯略義序

緯者其原出于七十子之徒相與傳夫子之微言因以識陰陽五行之序災異之本也蓋夫子五十學易而知天命子贛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以其言者六藝之文著之其難言者游夏之徒或口受其傳皆益增附推闡以相傳授秦漢之閒師儒第而錄之其亦有技術之士以其所能推說于篇參錯閒出故其書雜而不能醇劉歆之于緯精矣嘗其時河洛之文大備而七略不著錄將以符命之學出于其中在所禁祕耶鄭康成氏漢之大儒博通古文甄錄而爲之注則緯之出于聖門而說經者之不可廢也審矣至隋而六經之緯焚滅唯易獨存後漢書注載其目曰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宋而更有乾元序制記乾坤鑿度宋之諸儒排而擯之訖于元明無傳于世存者獨明永樂大典所編而緯無完書矣竊嘗以爲乾坤鑿度僞書也不足論乾元序制記宋人鈔撮者爲之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亡佚既多不可指說其近完存者稽覽圖乾鑿度通卦驗稽覽圖論六日七分之候通卦驗言八卦晷氣之應此孟京氏陰陽之學乾鑿度論乾坤消息始于一變而七進而九一陰一陽相並而合于十五統于一元正于六位通天意理人倫明王度蓋易之大義條理畢貫自諸儒莫能外之其爲夫子之緒論田

楊以來先師所傳習較然無疑至其命圖書考符應算世軌則其傳湮絕文闕不具不可得而通亦非達士之所欲說也故就二書而求其醇者通卦驗十二稽覽圖十五乾鑿度十八易學兼絕漢人之書皆已亡闕其僅而存于今足以考古師說如此二書者治易者蓋可忽乎哉故條而次之以類相說通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存其略云爾

詞選序

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耑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為之或淫蕩靡曼雜以猖狂俳優然要其至者罔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徒彫琢曼飾而已自唐之詞人李白為首其後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麗閎美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為謔競變新調詞之雜流由是作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為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通脫放浪之言出于其閒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碎奔析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五百年來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為二卷義有幽隱並為指發庶幾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之也

丁小疋鄭氏易注後定序

自王弼注興而易晦自孔穎達正義作而易亡宋之季年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孔為本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蒐輯闕佚彙為一書可謂偉矣自是之後蓋五百餘年而得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爻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天下知有鄭易又數十年丁君小疋從而定之正其違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士以不習鄭學為恥其考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丁君此書為最善蓋其始為以至于今二十餘年不苟成書有為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為之校者以十數唯以傳信為務而不以臆斷其為之也勤其出之也慎則其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唯其文哉將有取其義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互體曰以象數為宗夫易之有互不始鄭氏自田何楊叔以來論互體不足為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為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並稱者末學之陋也吾以知伯厚之于鄭易概乎未有聞也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爻辰者鄭氏之所以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于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本于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說也諸儒莫能言唯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為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則其所輯往往有牴牾而不知者非其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于此書余見其稿本一字之異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于義審于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婚期盡仲夏以前于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

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于此又嘗疑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注諸侯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衆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使禮家微言泯沒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以比類傳物以合鄭氏禮注則于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疋之功不可廢也夫

畢訓咸詠史詩序

古之爲學非博其聞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爲文非華其言而已必有所行之必其有所用則二帝三王周孔之道如工之有矩不可以意毀也必其有所行則發于中而有言如鼓之有桴不可以外遏也嗚呼今之學者其取于古也略矣其取于己也詳矣六藝之書仁義禮樂之迹習之矣弗求明也明之矣弗求通也通之矣弗求得也故曰其取于古也略爲時文爲辭賦爲詩以集名者比屋可數下者以爲名也上者以求傳于後也就其名而傳焉者不可以論是非不可以考治亂而其言也不可止故曰其取諸己也則詳雖然今之世之所謂達于用者吾見之矣必其悍然無忌憚者也其共笑爲迂者則必稍嘗學者焉笑之甚則必其學愈甚者焉今之言之所謂周于行者吾聞之矣必其惛然無廉恥者也其共怪爲譏者必言之稍文者焉怪之甚則必其文愈甚者焉嗚呼吾不得見古之學矣吾不得見古之文矣其有學古之學爲古之文者將惡乎用之而惡乎行之吾友畢訓咸于古無所不學志足以立事才足以致務而其狀悛悛如鄙人雖與之游者莫能測不苟爲文唯作詠史詩百餘篇擇譏成敗斟酌道理皆有條驗嗚呼以訓咸之文求其所學其有所用而行之也審矣世方迂訓咸則孰知此詩之非譏乎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序

吾友莊達甫授余以南華九老會倡和詩譜余讀之終篇乃言曰是九人者生皆同族皆仕焉而老其仕皆有清節又皆能爲詩其不及會而屬和者二十一人又皆耆德嗚呼可謂盛矣蓋吾聞乾隆之初國家太平之澤久物力舒給百姓安樂壽考其君子惇行上禮廉恥爲務苟賤嗜利者不齒于里黨而莊氏于吾鄉爲故家科第仍顯文章行誼冠冕士類觀于斯譜則諸君子所以沐浴世澤耆期稱道者豈獨莊氏之幸歟昔者先王致天下之士與之治百姓然七十而致政歸老于鄉里豈不以教民知恥勸讓安老者哉其老者則非佚息而已必以時坐左右塾教其里之子弟大夫謂之父師士謂之少師民志之不壹孝弟有弗達惰于農桑而薄于友助責在父師少師于是蜡月農功畢餘子入塾黨正以鄉飲酒之禮致民于序而正齒位杖者爲賓父師少師爲僎皆與獻酢之禮既成旅而乞言相與歌詠古聖之道歸美于上故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先王所以正人倫厚風俗仁壽一世恃有此道也今去九老之會五十年矣其老者猶及見前輩之盛德其少若壯者蓋無聞焉然則由今以後鄉人子弟景頌先烈世遠愈不及將何所考正而傳道者哉此達甫之譜所以不可不作也達甫爲九老中南闇翁後人篤學力行克世其美嘉慶元年詔郡縣舉孝廉方正邑之人以達甫應大府上其名擬召用達甫固辭吾以爲鄉之先生皆如九老鄉之子弟皆如達甫庶幾哉吾鄉之人士膏澤

聖世之化休問盛事將不絕于來茲矣遂書而爲之序嘉慶二年月日

莊達甫無名人詩序

往余讀高士傳以爲古之君子懷貞負和不得已而與世相接猶探自匿晦或名不可得而聞則夫高巖窮谷之中終已不通于世者豈少也哉惜乎其不得盡傳之也既而思之古之高世之士非苟以身脩廉厲而已若許由善卷披衣齧缺之倫親爲帝者師及三代之衰

沮溺丈人荷蕢之屬乃有激而逃焉者然許由洗耳巢父牽犢披裘公反裘負薪荷蕢之流通言于孔子彼雖隱其光藏其形亦未始不欲自見以傳于後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然則君子雖遯世或者無終晦于深巖窮谷而不得一接其名者耶孔子作春秋以名爲褒貶故有求名而不得有欲蓋而名彰然如齊之太史氏秉筆爲道兄弟赴義若飢渴絳縣老人晉之重人聲動公卿而史不能道其姓氏則又以爲古之君子者雖其有稱于後蓋亦有幸有不幸而況其名與事俱泯焉者又可勝道哉司馬遷曰閭巷之士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悲夫有以也吾友莊達甫次古君子之見于傳而佚其名者自上世迄周凡若干人頌之以詩爲一卷達甫今之砥行立名者又每有高世之志昔者揚雄論德名以鄭子真楚兩龔嚴君平爲庶幾而班固作史以王吉貢禹鮑宣兩龔與四皓鄭嚴同傳蓋明出處之同科隱顯之一致也達甫之爲此豈曰以慕夫鴻飛冥冥之爲徒者哉

遷改格序

易之彖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解之者曰君子謂乾也益之初否之上乾也其四否之三坤也坤進而居乾是謂遷善乾降而正坤是謂改過改過之道不可以不重也如雷然赫乎其動之也遷善之道不可以不輕也如風然泠乎其入之也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者也君子之學始于自知而訖于自成始于自知者能見善與過之謂也非所善而善是謂僭非所過而過是謂誣誣且僭君子雖自反其能益乎夫抉嫌疑定猶豫別是非舍禮何以治之故禮者道義之繩檢言行之大防進德修業之規矩也君子必學禮然後善其所善而過其所過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大作國之大事祀與戎也其二曰王用享于帝享者祀也其三曰益之用凶事凶事喪也其四曰中行告公從告公朝聘之禮也利用爲依遷邦言大封也故吉凶軍賓之禮具于益焉君子于以考善于以鑒愿是謂自知訖于自成者無吝于始無怠于終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無吝于始者益之初復也復小而辨于物既以辨之君子不如是則不樂故傾否先否後喜也無怠于終者益之成泰也乾動而下坤動而上乾德也坤業日進而照之以德光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變動不居而常執其貞者益之用既濟也不正不益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永貞吉離龜也兌朋也貞正也言二正離而下益兌也其在上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莫益之者上不來也或擊之者初將壞也立心勿恆者巽爲坎濟未泰也夫時者有變而禮無不宜君子務正其道正其道而勿有守之以恆是以大通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之謂也吾友莊君卿珊寡言而力行好學不勸與其同志陸君紹聞取明人功過格正之以禮明其統例名之曰遷改余以爲君子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唯無求其報應福利而已非昧昧于善惡之輕重而曰吾明道不計功也卿珊之爲此其諸以爲禮之律令與故爲說易之旨遷善改過者以序其篇

茗柯文二編卷上

茗柯文二編卷下

贈毛洋溟序
送錢魯斯序
與左仲甫書
答莊卿珊書
鄂不草堂圖記
江氏墓圖記
周維城傳
濟南知府莊君傳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楊君茹征墓誌銘
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先府君行實
先祖妣事略
先妣事略

贈毛洋溟序

余之友曰毛洋溟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余之友曰吳仲倫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洋溟爲人坦易通適其文跌宕尙奇氣仲倫行嚴整進退有法其爲文亦然二子者未嘗相過從余嘗以洋溟之文示仲倫仲倫弗之許以仲倫文示洋溟洋溟亦弗深許也然余閱仲倫言古之君子尊其道故其思約致其學故其辭文惟洋溟之言固若是洋溟論爲文以古人爲規矩始於法成於化仲倫亦嘗云爾夫二子者其學於道同學於古人之文同而至其爲文乃若大異何哉余嘗疑古之文人前後數千百年更相詆訾以是所見嘗以爲設使其並生一時相與上下其議論未知其所爲是非者果有是非乎其無是非乎抑亦互相爲斷斷者乎然唐人爲文唯韓愈氏爲是其時若李元賓樊紹述之流於古人之文未爲得規矩也而韓氏之推之不啻其自許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則又疑以爲古之學於道而庶幾古人者雖有不同其必無互相爲是非者耶今二子者並時而生又同州邑處余以未嘗一相見上下其論議也果其開口一論議則余之所疑於古人者其可釋耶抑二子者自有同焉者而其異者未足爲是非也余爲古文在洋溟後而同學於仲倫二子者之是非余無以議之也故序洋溟之文以訊仲倫

送錢魯斯序

魯斯長余二十四歲以嘗從先君子受經故余幼而兄事之魯斯以工作書爲詩名天下交友徧海內余年十六七歲時方治科舉業閒以其暇學魯斯爲書書不工又學魯斯爲詩詩又不工然魯斯嘗誨之越十餘年余學爲古辭賦乾隆戊申自歙州歸過魯斯而示之魯斯大喜顧而謂余吾嘗受古文法於桐城劉海峯先生顧未暇以爲子儻爲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余游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若書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留京師六年歸更太孺人之憂復游浙中轉入歙而魯斯客湖南北久乃歸參差不得見者十三年今年夏余自歙來杭州留數月一日方與客語有覝然而來者則魯斯也其言曰吾見子古文與劉先生言合今天下爲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於世未能還鄉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見故來與子論古文魯斯遂言曰吾曩於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拓於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於中而會之於心當其執筆也翛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吾於爲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

嗚呼魯斯之於古文豈曰法而已哉抑余之爲文何足以與此雖然其惓惓於余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終廢焉者嗚呼又可感也於是留數日將去送之於西湖書其言而誌之且以爲別

與左仲甫書

仲甫執事前者奉書適苦頭痛言辭草猝懷不能盡凡今天下之患在事至而無人任之無人任之者非無人爲之也爲之而不足以勝之也凡爲其事者未有不欲人之任之也非其人而任之事非以此人爲果足以勝之也知其不足以勝之而無勝之者之可以代之故不得已而聽其事之不勝也夫用人之道若良賈之息物然陸而資舟水而資車故時用物而不匱事之至也而求勝之焉者此其所以無人也識足以察之權足以致之是之謂豫事凡今之有其權者皆不足以言此者也或可與之言則又不足以察此者也州縣官之於權可謂微矣雖然事之至而所欲求者其與有其權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仲甫之於此有其責矣其亦知之矣而識又足以察之然則有其權者不足與言可與言者非仲甫而誰哉仲甫之官不足以奔走天下之士仲甫之財不足以延攬天下之士然而望之於仲甫者以仲甫之自有可用之權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未有一家之人曠不相接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未有子孫之才智僕隸之技力漫不相悉而可以爲父母者也昔者宓子宰單父有兄事者有父事者有師事者今之縣與古之邑大小殊矣民人戶口不啻十倍而曰無其人者儻不然歟今仲甫之於所治搢紳之士草野之族下及吏胥之役亦嘗得其可任者歟其有之則吾於仲甫無以復言也如其求之而未得也其未嘗求之也則仲甫之責方今之務未有要於此者也夫鴻毛雖衆不若一翮諾諾盈側不當一士仲甫左右儻有周舍其人者乎其未有也其未嘗求也則仲甫雖盡相識者而汎愛之人人有得於仲甫其益於仲甫之事可知也方今人才尠不易得仲甫氣更而見遠當有以辨之大要不汲汲於世俗而近於迂誕者乃爲才耳朋儕中如丁道久者庶幾可以成就惜其奔走衣食恐遂役於塵俗不然則亦可任之一人也惠言於天下事無一能曉不量其愚鄙輒欲以狂言聞於執事執事其亦察之幸甚不宣

答莊卿珊書

卿珊足下得四月二十日書忻悚以愧僕不肖幼不知學長而漫游行不足以自立文不足以自通過辱推許識非任受挹損之義自恆以上所不敢承況惠言之謭謭者耶然吾子名家子學有源別質直不妄固知非苟爲擬借而已蓋其有所篤好深嗜嘐嘐若不及中誠發於天性推而達之而不自知其所施之非人僕豈惟媿吾子之推許已哉抑重媿吾子取道之勤勤爲所不可及也自僕往京師鄉里之賢士聞其名者多矣嘗恨不及知而友之其或見之而無恨於不知者乃亦多有二歲以來略得相識然困於憂患心惛然不暇曉又奔走衣食汲汲靡底其慕而友之者卒歲不過三四見又嘗自恨友之而不足知之與向之不得友之也無有異去歲遊南陵與道久居三十日自以爲知之其聰敏特達志氣激發昭昭然在三代之上庶幾聖人之所爲進取者僕既得其爲人稱人廣衆之中率語之以自壯吾子在諸君子之中內重而外厚最可一望而識又學於道久識論性術一宗於師僕之於知吾子也自以爲差易而又堅之以道久則吾之信於吾子者其亦有以得之矣旹古非才之難成之實難其於今尤甚何者貧窮迫其中而誹譽敗其外也然天下之事無藉爲之則已爲之有異於古乎哉幸而不爲其事則已爲之不必於古之人之爲之乎哉才之天也成之人也在天者道久之與卿珊皆是矣在人者道久之與卿珊之志皆是矣二子者之成豈不謂難哉然吾謂二子者有其志則衆人之所難者不足以難之而二子者之不負乎其志抑爲難也僕材駑而精苶終以無所造就庶幾朋友之中多

見有其人者而吾之求之亦未始屢得抑鄉里之士僕所未知者猶多抑謂必知之其儻爲我言吾得偏友之足矣還改格序前錄去計已得見文辭雖不足道其亦可爲一竇之助耳舍弟方銳意爲學而迫於所難者憂恐猝猝未知所成就何如耳方暑自愛不宣

鄂不草堂圖記

巖鎮市之南舊有園曰先春地平衍小不能三畝臺樹之飾甚儉池石花樹獨奇其外平疇長林帶以崇山雲物之態四望交屬巖鎮之爲園者莫及焉乾隆乙巳余客巖鎮時園荒無人嘗以歲除之日與桐城王悔生披籬而入對語竟日朔風怒號樹木叫嘯敗葉荒草堆積庭下時有行客闚門而視相與怪駭不知吾兩人爲何如人也壁閒有舊題則金君文舫及其伯鎬莊季星巖聯句詩蓋五六年前游詠之盛猶可想見而其時鎬莊官京師文舫星巖侍觀察公於吾郡皆不得相見讀其詩俯仰今昔又爲之慷慨明年余與悔生皆去巖鎮又十年余復來則園已爲文舫所有益治其傾圮位置其樹石增以迤廊曲房高樓修除山若聳而高水若瀏而深花木魚鳥皆若相得而欣既乃易其名曰鄂不草堂誌昔游也於是鎬莊宦河東文舫則與星巖昕夕歌嘯其中燕飲屬客余時時在坐而是歲十月王悔生適至信宿草堂乃去當君兄弟昔日詠觴之時豈意十五六年之後來爲斯園主人而余與悔生十年之閒南北奔走適草堂之成而復得相遇於此人生盛衰聚散大都如此非偶然也於是黃君純矣畫草堂圖記其後云園於程氏當明之某年草堂於金氏爲嘉慶元年編竹爲籬方若干步堂居東偏西嚮前有桂樹四堂之左曲廊迤以北水閣在其北少西南嚮其下池怪石環其池池中爲梁梁西有梧桐高三十尺古藤緣之盡其末末下垂復土爲本相去六尺樓在池西方二丈四達囱曲池環之若矩夫渠盈焉其岸多者梅石如人立曲池之西又樓之東嚮道夫渠上屬於方樓北降爲曲房爲齋爲庖湢以屬於水閣曲池之南爲畦春種芍藥秋種菊菊東亭亭北值水閣牡丹在亭東其東紅豆樹高四十尺三歲一實北直平堂文舫名應璜內閣中書不樂其官退而樂兄弟之樂君子以爲賢

江氏墓圖記

相墓之法由來遠矣班孟堅曰形法者大舉九州地域以立城郭宮室審其吉凶譬律有長短而徵其聲非有鬼神其數然也然氣與形相爲首尾有有其氣而無其形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則精微之獨異者焉以其說不見於六經傳其學者皆技術之士言不能雅馴學士罕道之是以靡所折中而迂怪荒亂之言縱矣自宋以前地理家書著錄者七百餘卷今其存者不百一而元明以來僞妄之書偏天下異學之禍非獨儒術然也傳曰占水之法以勢爲難而形次之方又次之勢來形止謂之全氣夫氣之行乎地也無乎不之也雖然有散有聚有發有斂有和有乖有淳有漓是之謂八成夫氣者响也响必有所積積必有所起起必有所分分必有所會是故欲其來來也者會之徵也來也者無不往也有所聾而畜有所畜而凝來者畜則往者亦來是故欲其止止也者凝之徵也雖然懼其氣之乖也故陰陽以沖之逆順以儷之死生以物之猶懼其駁也故經之以十二兩之以八參之以二十四緯之以四十八有向有背有右有左故曰方方也者受其來動其止也是之謂三棄今世之爲術者則不然論勢則蔽於五行而不窮其分變論形則眩於四勢而不察其頓息論方則舛於星卦而不原其條理紛紜回互百變萬出而各自以爲神嗚呼楊曾不作其誰與正之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所以安親之體魄也以親之體魄邀其利也者君子謂之逆雖然體魄之安於其地也吾不得而知也其禍於其子孫者其體不安也吾見之矣故葬者以禍福爲之徵君子不欲言顧有所弗廢也吾友江君少好學無所不窺以其先世之有未葬也乃精求地理之學古今之書悉通之考之以

目驗決其是非若白在黑爲之十餘年乃始卜地以葬其祖及曾祖其族人紹蓮爲圖其地形而藏於家欲子孫之世有考也後十有八年余來新安始識君時時質君于地理以君之論證之於書皆可信既觀君之葬有合於古者三焉一曰不趨正勢故審氣特二曰不貪貴脈故乘氣親三曰不逐水向故用氣純信乎哉其有以審其親也乃記其圖曰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辛丑歙江毓英葬其曾祖考朝議大夫霖公府君於所居北郵箐箕塢之原以其曾祖妣徐恭人及其祖考朝議大夫處在府君祖妣方恭人祔山祖於瑞金別於雞冠降於馬墳於法龍巨門穴左輔水貪狼來脈艮入氣甲葬乘甲向在申左加坤封之崇四尺圜十六尺碑於後向亦中右加庚就用水爲癸局其如圖嘉慶三年十二月八日武進張惠言書

周維城傳

嘉慶元年余游富陽知縣惲侯請余修縣志未及屬稿而惲侯調任余去富陽富陽高傳占君子人也爲余言周維城事甚具故爲之傳以遺後之修志者

周豐字維城其先紹興人徙杭州世爲賈有貲父曰重章火災蕩其家流寓富陽重章富家子驟貧抑鬱無聊益跅弛不問生產遂大困尋以病死豐爲兒時當天寒父中夜自外歸又無所得食輒引父足懷中以臥十餘歲父既卒學賈展有老人過肆與之語奇之立許字以女女李氏也豐事母起坐行步嘗先得其所欲飲食必親視然後進事雖劇必時時至母所視問輒去去少頃卽又至母不覺其煩李氏女又能順之母晚有不當意或端坐不語豐大懼皇皇然若無所容繞鄰盤旋呼阿母不已聲悲慕如嬰兒視母顏色怡乃大喜又久之然後退其子孫逮見者言其寢將寐必呼阿母將寤又如之殆不自覺也豐年四十二時未有子病幾死過吳山有相者睨之良久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公殆有陰德當有子富壽康寧自今始矣豐賈致富有子三人孫七人子濂沅孫凱恆皆補學官弟子豐年八十四卒如相者言豐於鄉里能行其德有長者行嘗有與同賈者歸豐既貲之已而或檢其裝有豐肆中物以告豐豐急令如故藏誡勿言其來待之如初高傳占言曰富陽人多稱豐能施與好義然豐嘗曰吾愧吳翁焦翁吳翁者徽州人賈於富陽每歲盡夜懷金走里巷見貧家嘿置其戶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寧人挾三百金之富陽賈時江水暴發焦急呼漁者拯一人者與一金凡數日得若干人留肆中飲食之俟水息貲遣之歸三百金立罄二人者今以問富陽人不能知也豐又嘗言吾生平感婦翁知我嗚呼市井中固不乏士哉

濟南知府莊君傳

莊君鈞字振和自號曰斅坡先世自鎭江之金壇徙武進明弘治中有釋者中進士官山東參政其後子孫多顯武進之言世族者推莊氏以至君十世矣君少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於義乾隆初劉公奉節巡修畿輔河道君年十九隨幕府數爲劉公言水利事劉公甚奇之嘗是時直隸總督高公某方舉能任河工者曰孰有才如莊某而不早試之吏者乎卽上其名補霸州判卓異升東安縣知縣磁州知州以與按察使有親例改河南禹州升直隸汝州尋升漢中府知府
奏留河南改補南陽府又調大名府丁父艱服除授濟南府護理濟東道按察使印卒於官君既以高公舉任河工而以後督方公觀成卓異薦其留河南也以巡撫阿思哈公奏而直隸總督周公元理請之故又調直隸君既明習水利事又長於治民所在大府爭欲任君以事任州郡皆有殊績而君性謙謹未嘗自言及君之歿而其子幼無以知君之詳獨得其卓卓稱誦於人者四事其一事曰磁州二漳水合於其西夏秋之閒水潦至決溢四漫或數百里無陸處瀕河之吏歲賦帑築隄而捍之潰又增焉以爲常君至州議曰水方捍而撓之以隄是搏之也請穿河引之勢必殺總督方公然之疏於　朝

報可如君所欲穿者漳患大息其二事曰漳之瀕有棄地數千頃故民田也爲水敗獨其賦存吏以敲樸責之君請總督以聞盡蠲之民祠君於漳水上其三事曰汝州舊有衛衛有四屯衛之罷也幷於州而諸屯距州二三百里遠徭役以爲病君爲州皆貰免屯之民立石誦焉其四事曰君始爲大名府歲大旱君謁守道請發粟賑道曰太守擅之乎咎誰執君曰府去省千里文移往返必旬月饑民旦暮且死何咎之云乎知府請任立檄大名元城出穀四萬石與民旣總督周公奏之有
旨復與賑穀四萬石民無餓者是秋歲大稔

張惠言曰君之子軫與予交軫言君在東安時河水暴至君乘小舟渡及中流舟覆僕役皆溺有躍而呼者曰此吾賢父母也遽入水負之出及其去大名民號哭而走送者百里不絕余以世多言今民之情不如古觀於君豈其然哉惜乎君之未得盡其所設施而其事又不得而盡傳之也余嘗游大名大名之人至今能道君之賑民粟也

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惲本楊氏漢平通侯惲其子違難以父名爲氏是曰貞道爲梁相後遷於毗陵之黃山而葬焉子孫世爲毗陵人君之支祖曰魏明湖廣按察司副使卒亦葬黃山君祖曰燮臣父曰士璜由君至副使幾世由副使至梁相幾世武進當吳越之要屢有兵燹故其望族不及宋以上唯惲氏自漢子孫不他徙能識其祖之居葬至於今不婚楊氏君之所居曰石橋去黃山十里自祖考皆不仕以經授鄉里教其三子爲人好善而嫉惡持之甚嚴辨取予甚力不取虛美不逐世法獨行己志而已患痙疾以嘉慶元年月日卒年六十有二其明年某月日葬於其祖考之兆南在所居之北三里君之子敬嘗試禮部不第君時已病敬請歸省輒弗許其意欲以成其子之名以信其志也已而以教習官學生得官當選爲知縣固非所欲請於君君命就選其意又欲以所欲爲者屬之子以施之民也敬爲吏廉奉祿不足以豐養君以病困未能之所治見其政成而君於是死矣余與敬交最久今年春卜葬吾母先時請於敬以銘墓之文敬許之矣未及爲而遭君憂嗚呼吾母不得敬之銘而乃使余銘君之葬也其可感也夫君諱輪字印槐配鄭氏考曰縣學生賓石今舉人環其兄也內德盛茂事君疾備至而不衰子三人長曰敬江寧鄉試舉人由浙江富陽縣知縣調江山縣以
覃恩封君文林郎配孺人馳贈君之考如君妣錢如配鄭氏次數次敷順天鄉試舉人女一適鄒氏孫二銘曰

是唯君子之親翳此幽德兮曜其後人千秋萬世兮無或湮

楊君茹征墓誌銘

嘉慶二年七月乙丑陽湖楊君茹征卒其子嵎谷之友王曰旦以書訃張惠言於杭州且曰以君之好文章詞人學士之交於嵎谷者無不愛且禮也而於吾子及莊宇逵畢割咸三人者殆無日去諸口今其不幸而卒子可無以銘其藏又曰君之行在門內父子昆弟諄至淳篤而無奇異可喜之事君之義在取予交接矜分循節而無任氣矯俗之舉君之風概在鄉里朋友敬信愛樂而不得尺寸之用以見於世懼遂無述於後使潛德晦昧則後進者之恥也又曰方君病且革夢寐或囈言數日忽猛省誦詩曰有倫有脊自是神定如平常及將屬纊嵎谷泣告曰大人行矣其擇高明遠大之路而蹈之君已不能言頷之遂卒嗚呼觀君生死之際所以自持及父子之所以相勗者其生平之所養豈苟焉而已哉張惠言曰古者取士以德行故士爲善於國不若爲善於家後世一以科舉試無用之文詞非是者擯不得仕進士之有以自見者豈不鮮哉而世之論人者必求其奇行高節繩墨之士則略弗稱道爲德者無以勸而俗以益婾其不以此歟如君者道足以治其行而無其位學足以淑其德而無其文惠足

以博其施而無其財若乃矯異絕特之事以取傳道非君之所存也然則予之銘之也其容已乎君諱橐吉字茹征卒年七十一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娶於某生子二人長卽嵎谷賢有文爲士宗師以廩膳生貢太學次曰某孫若干人曰某某近勇補學官弟子君爲人長疏皙有容音響清越論議侃侃晚多病竟日對客莊坐猶無倦色君每以不學爲憾前年春惠言將之歙謁君別君命嵎谷館之夜分與嵎谷論易君在別室聽久更求相與譚名理多獲以是知君之未嘗不學也銘曰

氣剛以嚴又直以介何德之方惠於交友敬以終始何道之常有所不取靡所不予何施之光自厥門內亦暨宗黨御乎州鄉自我罔怍自彼罔怨何行之臧猗乎君歟而棄於不文而恧於不文歟我銘其幽以許君子後其尚有聞歟

恭城知縣陸君祠版文

廣西恭城知縣陸君諱廣霖字用賓既卒之十七年其子繼輅以書請於張惠言曰先人之葬也內閣中書趙君懷玉既銘其墓然吾子今之有道德能文章者以繼輅之獲與游而不能得一言以傳其先人人且疑先人之有遺行而吾子弗之許也敢以爲請邑有吏如吾先人而傳之俾有述抑亦吾子之責惠言媿謝非其人不獲則條具其行事可論者以爲版文俾著之廟將俟表君之墓者刻焉其辭曰

君中乾隆三年順天鄉試舉人四年會試進士是時福建知縣缺大吏以請天子重其人特用新進士選補而君得連城進士之有卽用知縣自君始君由連城知縣歷寧化彰化順昌而彰化再任最後爲恭城縣署百色同知君爲知縣屢以公事失官凡三失官輒復以知縣用嘗保舉知府終不得遷卒以知縣爲同官牽連罷職焉君爲知縣二十餘年所治閩粵之閒或在海中林菁谿谷夷民猺獞盜賊厠處不可施以政地曠以隔俗獷悍睚眦語言挺刃矢相鬬結連黨羣千百爲輩吏相顧不敢問則縱弛羈縻冀且無事及其不可隱則嚴治以法痛芟艾之君以威惠爲治善摘伏鉤距中民之情偏言單辭應手立斷姦民巨豪先知其主名窟穴所在張關發機壞其萌芽姦不得發寧化豪劉席玉其黨數百人號鐵尺爲鄉里害君始至行縣召之至及其黨皆至遽執之衆大驚不知所爲皆首服論十四人如法盜邱氏者居下泉里聚黨自衞積十餘年吏莫敢捕君致其族之爲諸生者喻之曰家有巨猾不能擒罪將及汝衆曰諾旬餘盜皆得而盜賊聞君之威亦不敢匿各捕之無不獲者嘗遣吏有所執取吏難之君曰不得吾親往至則已自械而待蓋其嚴如此然君實以平恕服之非以武威爲務連城民有負其族之貧者出其主於祠貧者怒火其祠遂相劫殺吏當之死君至致其族人於庭諭以情涕泣交下衆皆泣大感悔乃出火祠者於獄而反其主和如初臺灣多漳泉兩郡人素不悅往往持兵鬬因肆劫君之在彰化以事他出泉人乘君之不在也攻漳人於市衆大駭君聞馳歸親諭之咸解兵叩頭君予之杖其自彰化調順昌也守道以彰化多鴨寮聚時伺鴨者朱一桂以臺灣畔懲之謂君必禁斷乃去君曰此民業可禁耶審其籍令鄰里保任之君之寬厚喜全活人皆此類故終君所任無劇盜兵鬬者讞獄無不決君所不直退無怨言謗辭君在閩嘗爲巡撫陳文恭公陳十二事曰崇貢院通水利整橋梁裕積貯廣郵亭興煤廠端士習嚴械鬬禁囤積廢闘神戒溺女止燒山陳公以爲善多見施行其治縣亦皆用此蓋君明習吏事知大體本末明足以決之強足以勝之而屢起屢躓終不越縣令又以廢退卒故人多惜焉君以善治獄聞其事見於趙君之誌甚具故采其大者而論之君之卒以乾隆四十五年月日年七十五以乾隆五十二年月日葬於孝仁鄉方基邨夫人高氏莊氏祔子五人繼輅最小賢而有文孫耀遹亦與余善

系曰君之宗自福始祖廷煒父戴起世有緒以至君顯其德施於民

胡起之胡顗之胡有才而已斯君有子亦作宰門未昌其有待君之季維其賢亦有孫世作程澤之蒙於是存有不信訊此文

先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蟾賓字步青號雲墀姓張氏其先自宋初由滁遷常州常州之張多由滁譜牒廢世不可紀其後曰端當明弘治中居南門德安里是為大南門張氏張氏非大南門不共譜端生欽欽生洲洲生宏道萬曆中舉於鄉官開封府通判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銘傴銘傴生采采生金第娶於白生府君自典至金第皆補郡縣學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為事而銘傴當明之亡獨不為制舉業云府君生九歲而孤有兄曰思楷弟曰瑞斗家貧日不得再食奉白孺人教兄弟相厲以儒學補府學生試高等廩膳常教授鄉里閒其後游杭州一歲得疾歸遂卒年三十有八府君既不得志於世無所表見又不獲永其年充所學以致不朽所論著皆未就其卒時惠言方四歲翊遺腹四月而生凡其言行可紀者弗得聞聞之於人所傳又弗敢審而府君之執友湯先生賓略鄭先生葵楊篤行君子也知府君深守道德不毀譽故著其言以為府君行實焉湯先生曰君好學深思不事穿鑿善為詩及制舉文操紙筆立就性沈摯寡欲少言尤不喜說人過與人交不設城府久而能敬鄭先生曰薛心鎬董仲容湯賓略君兄弟總角交也賓略抗希古人好考核故事不輕出門戶君兄弟與仲容則常集於薛氏予亦時時在坐雍容出論議率常連日夜君色溫而恭言簡而中余心敬賓略而酷愛君謂兩人於入道近也篤于孝友平生未嘗與人迕人亦未嘗迕君或問之曰天壤間何處可使性氣其為人如此鄭先生又言府君有異表中夜目光閃閃或一二尺許嘗自言秋夜偶翫月見河漢閒雲鱗鱗士女數十人雲鬟霞佩執諸樂器飄飄過太虛膚髮纖悉可辨云湯先生名修業鄭先生名環皆常州武進人

先祖妣事略

先祖妣白孺人年二十二歸我先祖考政誠府君生子三人女二人政誠府君倜儻好學通六藝諸子之書天文術數劍騎之說家貧屢困童子試父文復府君命北游占天津商籍鄉試順天俄得疾卒京師年三十五是歲雍正十一年也訃至孺人慟絕是時文復府君七十一呼曰天乎兒與婦偕亡乎頃之孺人蘇文復府君曰我老矣諸孤幼新婦死耶孺人泣謝曰不敢明年文復府君病及革顧孺人泣曰吾死矣諸孤與新婦為命新婦存一日諸孤亦存一日也良久唏噓曰貧甚無可倚者吾死新婦生死與諸孤俱文復府君遂卒是時孺人三子曰思楷年十一歲曰蟾賓九歲曰瑞斗六歲兩女少長年十二三歲孺人率二女紡織以為食而課三子讀書口授四子毛詩為之講解有疑義取筆記俟伯叔父至就質焉或謂孺人家至貧令兒習他業可以糊口今使之讀讀未成餓死矣孺人曰自吾翁而上五世為文儒吾夫繼之至吾子而澤斬吾不可以見吾翁卒命之學文復府君有弟曰衍黃老矣教授於家憐諸孫恆誨之嘗語孺人曰而子可教吾欲教督之念其枵腹不忍也孺人謝曰翁幸督之枵腹何病焉及孺人所以教言行出入罔閑二子皆以文行有聲自文復府君卒後十數年日常不得再食冬衣無袖夏無帳食以糠覈為粥唯歲時及家忌日乃具蔬食以祭孺人曰雖不成禮不敢闕也戚族中有周恤之者一泉一粟皆籍記之曰他日不可不報而政誠府君之卒於都也內閣中書許公宏聲為經紀其喪文復府君之終事則衍黃辦之孺人尤感焉曰吾子孫勿忘此大德孺人後政誠府君二十六年以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卒年六十有四考諱琪武進學生母吳孺人政誠府君諱金第天津府學生文復府君諱采武進縣學生孺人之在室也母太孺人病孺人刲股肉和藥以進病輒愈及文復府君疾革孺人復刲股以進焉及其

卒也子瑞斗亦爲之刲股孺人喜釋氏書晚乃蔬食曰此亦安心一法至於僧尼寺觀毋許往來以爲家教孺人子思楷縣學生蟾賓府學廩膳生惠言之父也女壻曰趙體元邵規方孫三人曰富言惠言翊孫女三人壻曰董達章丁某許某曾孫五人孺人卒之五年子蟾賓亦卒其明年思楷及瑞斗奉孺人之柩合葬於加冠橋政誠府君之兆知縣黃公瑞鵬表之曰純孝苦節嘉慶年月日孫惠言謹述

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郵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唯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歿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嗇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飧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啗惠言比日昳乃貰貸得米爲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及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黹常數綫爲節每晨起盡三十綫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鄰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佽卹也先是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恃紡績以撫府君兄弟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人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與先妣尤相得處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中每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唯恐速去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皆爲流涕先妣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葬於小東門橋之祖塋俟卜地而窆焉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翊武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壻曰董達章國子監生嗚呼先妣自府君卒二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什伯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臥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哭而寢也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疾惠言在京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罰於惠言獨使之無父無母也耶而於先妣何其酷也

茗柯文二編卷下

茗柯文三編

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館凡文三十首爲一卷

蕉花賦幷序
館試靈臺偃伯賦
館試蜡賓說禮賦
館試匠成翹秀賦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
館試大愷樂賦
館試龍見而雩賦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原治
楊雲珊覽煇閣詩序
文稿自序
莊達甫擂山採藥圖序
安甫遺學序
虞氏易變表序
記江安甫所鈔易說
送左仲甫序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書山東河工事
書左仲甫事
記族弟平甫語呈座主阮侍郎
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袁太孺人傳
江安甫葬銘
祭江安甫文
告安甫文二首
祭董溥州文
爲諸生祭歐教甫文

蕉花賦幷序

阮司農座主鄉嬛仙館有蕉花一枝命惠言賦之

維江南之名卉有蕙圃之巴苴裁縹玉以爲葉舒青霞以爲萼揚翹葳蕤樹蓴浛淡夫容發波到植薔藺擢孤榮以四照苞深房之密掩馨回綠以風轉芳滋紅而露湛于時朱炎曜夏素景移秋芳草欲歇繁英既收心百重而獨展葩千番而遞抽既榮朝而萎暮若昔逝而今適諒榮萎其迭運何今昔之相侔奉君子之盼睞效弱植於軒墀豈華豔之敢飾幸芳臭之在茲感蘭蕙之早晏念蘅杜之相違恐秋風之易落悲芳洲之未歸馳清暉而結思恆百卷以爲期辭曰赤巖山前路以遠扶荔宮中日以晚願持兮素心報衆芳兮九畹

館試靈臺偃伯賦以功成凱民悅無疆爲韻

儀昔三五仁洽道豐曷聞無誅而治達不殺而化隆是以師貞大人雅美車攻邦典九伐軍資五戎

皇奮厥武帝謂是通電擊霆震龍翔鳥覊索之招搖之下行乎太乙之中三會而名大武七德而奏膚公迺反齊斧挂韔弓倡愷樂以偃武登靈臺而課功瞻彼靈臺之爲制也丙巳奠位房心曜精前明堂之赫艷帶璧水之渟濴眇傑構而聳出象漸臺與蓬瀛保章是營雲物馮相以測機衡察五是之來備考三階之泰平子時釋奠儀具獻馘禮成回戎輅萃輕華仿偟乎靈圃而升乎高臺之嶢嶸進尊收使受鉞屬勾陳而洗兵維彼師節曰伯是名義在止戈禮先偃旌惟夫伯也者纚縿上陞華芝下覆絳素殊表緇青各副弧旌枉矢朱鳥白獸八方維中六甲句戊九八四六前左後右指揮則波騰罷亞則飈驟回皇則天旋摯曳則山仆司旝機而爲目運奇正而相首聲金鼓

之和響聞笳管之清奏當夫鵝鸛朝弦狖貁夜鎧陳壓崩雲鋒驚立
海象弭魚須犰矛鋈錞百金之士厲颺十決之雄鶡待司常分旗卒
閱斯在北風吹而臘臘流波縈而浼浼軍威奮士氣倍摧蒙茸刊蒐
罪翕張而萬騎斖皇軫轉而三軍錯瓘一麾翩如再接厲乃故能蹴
泰望于埃墟埽楚氛以木樝使卷舌反踵岐頭植梨莫不崩角稽首
惎頣樹頪望荼火而愓息與蟲沙而腐餒受降則積甲齊山振旅則
執囘聽凱故其偃之也解飛擠脫維紃褫垂斿之旖旎祛綢杠之輪
囷收龍章之煥霍卷虎書之爀煸將遂剖提鼓碎金錞埋暢轂破文
茵倒干戈而郤載韜騏舁于閑畛朝無冠鶡之將野無服劍之民豈
徒銅虎銷其符靈牙璋毀其齟斷于是八荒來庭九有有截西傾順
軌東鯷案轍三光宣精十煇時節罰質芒寒欃槍燿滅北落之陳虛
懸南軍之門空設考靈燿之休徵樂符瑞之章徹聽鐃吹而朋怡仰
天衢而曹悅爾乃司馬執法太史陳符觀天人之協應覽萬國之有
無僉以爲
皇上仁育義正恩洋澤濡有不率化天戈是誅所以
追來孝于
陟降播柔武于寰區鏖鋭既翦封狐既除自我天覆弗震弗渝文威
赫其廟算承烈訏其顯謨蓋韎韐命于姬氏干羽陳于有虞雖自古
而爲昭殆方今而未愈也遂作頌曰於赫
聖武威謀孰亢我奮我師我伯央央於昭
聖文惠風溥翔我還我師我伯洋洋
皇在靈臺苞符孔彰我伯既偃與民共慶乃流辟雍遂開明堂於千
萬年惠我無疆
館試蜡賓說禮賦以出游于觀之上言偃在側爲韻
有講藝公子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德者道之失禮者德之逸治化
之與氣運若漸於淖而汩焉動以遠則騰而軼矣何以稽諸汙尊而
杯飲者不以燔炙爲皺也營窟而橧巢者不以棟宇爲謚也帝緒王
統或繼或述天青地素一文一質人藏其心神閟其吉是以素王臨
兩觀而興歎悼小康之莫必意彼六君子者蓋將終古而不出矣夫
主人曰吁豈有是哉若客所言則是唐嬀道不卑而姬姒治不休也
泰山之封何儀七十有二而未遒哉往者周綱既解王澤郎幽龐弛
其系絕棼其斿十二力政潰潰浮浮孔子雖制作倉黑不代求輿于
魯麟以次春秋監彼二代亦曰從周故乃原百一之澤明張弛之由
寤象魏之明備志禮教之優遊俟後聖有作而道罔不侔也盍亦覽
方今之治與三代儔乎哉
大清之有天下也功邁往紀德隆古初
四聖重光以咻以噓民不識帝力厥有政有居作而相胥息而相於
其覺呿呿其臥蘧蘧一百六十年有餘矣是以禮樂既備而民用燕
譽也我
皇受之振天紘斡地輪握乾符持坤算有孚在上中正以觀赫風雷
之聃晨爛日月之清晏然後搜新穎于旱麓載孝雅于雲罕縣旌設
磬執簡奉輪皋稟之徒思曰贊贊倫魁能冠相與列乎殿陛者若日
煇而雲縵也陬澨之域飲食衎衎領引目盱相與屬乎輪轂者若掌
眡而指按也夫其顧諟明命昭假不遲天地爲本事則舉之又睗肅
雨仁斅義施執柄執端陰陽四時考朝究夕爲畢爲箕日月從星事
功不私恩閑威闔生殺互倚鬼神五行是復是司頒齋飭典陶軒育
羲禮義爲器情田以治馴梟革獍纚羈絡縻比于四靈胎夭可窺于
是仲冬日至中孚信豢萬物權輿于下赤萌于上大報本以反始恭
圜丘之煙煬爰嚴
父以躋配苔五精之嘉貺爾乃孤竹諧奏雲和高張器用陶匏齊列
秬鬯六變既畢百靈時嚮神明肸蠁闔閭詄蕩嘉無斁于對越駿奔
走乎顯相維

皇情之庭紹瞻
陟降而載愉夫聖人之德何以加于孝乎孝者禮之門也治之源也是以六合祇德九寓膺恩外泝八埏旁暢無垠驚蟲迴面而內向鳩舌革響而樓樊楚氛既靖秦弧載韔舞虞干之奕奕陁崇墉之言言足使枳頭交蹠之國結胸儋耳之蕃戶皆封而不閉壤可游而罔僭然而
聖主猶孜孜勿寧篤近舉遠屏符瑞之彪炳卻雅頌之赫煊成周之鑾既建靈臺之伯斯偃興舞七德議禮三本酌中算于四衢乂衆芳于九畹功不見其所事俗不知其所返物生其共人貢其悃斯古之所謂大順道積焉而不苑者已故曰聖有前後道無咎悔苟符節之能合實今古而相待尼父刪述六經載采漢初萌芽唐猶傀儡宋學划其圭璧明制遺其鼎鼐更降迭替越二千有二十載而後大道之行于此乎在也豈非百世可知而聖言非紿歟客既飫于至道飽乎帝則炯乎若覺撫乎若得作而曰美哉德也雖譔典所敕河洛所式方斯葸而昔嘗恨不逮夫帝世聞斯論也其置身大庭之側矣請終身誦之剖禮說者惑也

館試匠成翹秀賦以入學庠序以偹彝倫爲韻

於皇時
聖厥中允執
重光乃宣
神武載戢紘
天綱以遐覆縞井收而用圾興三雍之上儀開二酉之祕笈雖葑非而必采執椒蘭之弗緝執經則圜橋俱觀顧俊則四門並入維作人之雅化本因材以登擢樂有儀于菁莪謝無成于郁樸度千章於宋桷熟百穉于稍穛稽葛洪之遺論覈淮南以研摧譬翹秀之殊材待匠成于採斲鈞嫓規于大造施尺度于末學若夫徒洲竹箭之藪荆衡卉木之場卑枝雲樓幹風擾猗儺接畛淖汋連岡必勁質之能植斯翹然而獨揚百圍殊于樗散七年識于豫章江漢則爲杞爲梓終南則有紀有堂信高標而自賞羌拔類以爲良擬官材于造士最羣倫于膠庠至于春蘂相期秋實堪佇英三擢而爲芝蘭下垂而象黍幽蘭時菊之標玉的金莖之侶緊無言而孤秀洵不曬于野處揚紛葩于紉佩奚嘉薦于筐筥流左右于荇菜鬱條鬯于秬秠似英華之初發始譽髦於術序於是選公輸命王爾量修輪度丈咫搜根柢而呈嫿約鉤衡以效伎運精心以司契順衆材而程美規圓象天準平法水標直從繩分弧綴矢理正雲披文奇波詭庀工而任則棟梁成器而珍維寶篕胡取裁而必當諒匠心之有以至其鬱芒角培萌勾雨深葉茂風暖花柔滋九畹而將刈服三時而待秋被厚澤之既渥誦厥壤之可游掇遠芳於叢薄攬孤馨於道周故使蘅芷不鬭于湘沅蘋藻見取于公侯實受成於亨毒豈資媒於搴修是知維木有翹
皇則匠之維草有秀
皇則成之苟甘白之可受自追琢之必施問彌綸於上辟胡帝則之能窺千林擢枝以爭拔百卉抽穎以效時松無心而干日葵有意而傾曦冀
雨露之必及緬矩矱以爲期又孰知匠氏何以用其斧削鬱人何以齊其算彝然而
聖風有自
至教易循五品先于孝弟六行終於睦婣因物付物以人治人猶衆木殊材而規榘同其曲直百卉殊氣而芳臭和其甘辛斯靈均可得而佩匠石可得而掄則夫
聖天子使天下被濯摩厲懷材貢珍不識不知而臻大化之淳者豈非學校之化陶治于人倫也哉

館試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賦以槩角解蘭根出泉水動爲韻

天道神運聖人奉時維三微之漸著乃三統之初基雖迭取于紐引實孕始于荄滋考日景于南陸候緹灰于北維陰初藏于屈蠖陽未觸于童麋是爲天正之首而周月以之原夫二曜重麗五星高暉黃赤殊其驟表東西互而超踔粵有星紀是爲天朔牽牛之初其道有倬起經維而肇緯度引觜觿而絡辰角晷晨則斗振于天紀歲則復生于剝星迴杓而再建日周次而方罷擬規壁之有合譬連環之不解端天心于專直齊乾則之闓捭陽周神而無倚物權輿而弗騖斯牝馬之所以行于地中而潛龍之所以信于溟澥也是以握光述氣中孚爲端甲子初正九六相摶滋黃宮以信蕃感赤象之生蟠雖候乍分于土炭氣先入乎芸蘭七十二分而坎效六日七分而震完蓋天所以爲宙合之槖而正夫七始之迴環周人取焉改月紀元標識陽于歲首建春序于天根合貞元於易象胎罔直於元門冰終時而有始日萌艸而猶屯既孳生而子應固蠢動而春原帝非徭於出震時適會於終坤爾乃表月次王統正號吉定朔候於夜半協陽光於日出天子居青陽而聽政太師抱黃鐘以調律六宮先至日而和典五史編首時而載筆蓋用九以倡八六體一以匊四七故正時不以歸歲之餘而陳風特以稱日之一且夫正朔三改文質再旋順三才以爲序實百王所同然軒轅以尚赤爲統虞嬀以建子爲年夏規殷革商紀周遷並改時以命月明稽古以同天故知春氣雖成于青陸春陽先動于黃泉此尚書有伏勝之說春秋有陳寵之傳然而正歲記于周官汁月闓之虞史雖成正於天統實不易于人紀美夏數之得天驗感德之在水候五日之結蚓佇三朝之瑞雉所以順造物之生長一百姓之聽視蓋尼父所以禪周正考三王而合揆者也我

皇上熙續欽堯道經演孔正乾坤之敘執天地之總授時則卦取大來推策則爻先反動八能之氣既調三素之雲常瀹雖復寒溫測于孟京占步推于焦董不啻指春工于條末窺天象於管空何足以識三十六宮之往來百七萬里之帡幪也哉

館試大愷樂賦以飲至云畢告捷在兹爲韻

皇帝嗣位之六年文德既盈武節斯稔振兵釋旅作大愷之樂以功薦於

太稷禮也八荒四埏萬類千品枉繩邪匡道履度稟回回焉淰淰焉聆奏者神繹撫節者志懷若諧韶之成化可遊而和可飲也粵我

大清之有天下照之以日月容之以天地恢之以久大成之以簡易芸生之屬蠢蠢威遂譬繁林之翳而鸞鷊並棲膏土之沃而蘼蕕共植遂乃有苗弗率防風後至義于斧鉞之誅羿甚市朝之肆聖王閔焉乃詔太尉進司勳厲勁卒勒雄軍靜若山岳動成風雲闔不率教者而誅之若薙氏之芟耘然猶解毫津之罟戒岷岡之焚兵以撫戢爲治令以寬大爲文優柔寬愉使其回面而内向是以歷五載之久而曾不急摧枯朽以斧斤蓋崇墉有臨衝之肆虞階有干羽之勸曾未足以云也是故豚魚孚駭豕誕墉隼殲穴禽出秦壘刊楚氛失天戈回武功畢振軍容以入國執世俘而數實歌杕杜以勞勤賦出車以勤恤念七德之武志本

十全之

善述懷天保與采薇始憂勤而終逸將偃伯于靈臺必告成于

太室命太師以執同聽軍聲而爲律于是岐伯后夔制氏之倫僉爾而進曰昔者黃帝揚德達武軍樂造焉越周武王得意示喜愷歌告焉鏄師以晉鼓節奏眡瞭以編鐘合操司馬秉鉞而先獻樂師播詩而倡導漢歌有短簫之曲晉制沿鼓吹之號艾張雅麗而不典巴渝粗奮而近䝉惟我

皇上緝熙

重光道洽義浹懷繈者被其濡煦背矩者懾其震疊故禮教以爲綱

陸兵刑以爲調燮所以化其不臧而弭其不協非以嘉戰功而多克
捷也宜開徵角之宮啓英莖之奏詩天保之單厚進人舞之蹀躞頌
皇武之耆定昭
聖文於奕葉遂拜手稽首而進樂章曰於鑠
皇武載民之釆九州攸同外薄四海昔我出師梟獍是讎今我振旅
頑獷是改彼頑者梟歌舞斯在豈惟戰士實樂以愷惟
皇之功以永千載於昭
聖文奉天之時五載不違恩覃澤滋昔我出師謂民顛危今我振旅
由庚有夷彼危而夷孰扶孰持下謀之風不其在茲惟
皇之成以永無期

館試龍見而雩賦以爲民祈祀大雩帝用盛樂爲韻

於維
聖王徵用驗事八風告期五是來備曰暘暘敷曰雨雨施雖休和之
時效猶艱閔之余悲匪民曷勤匪禱曷爲稽春秋之盛典觀昊穹之
昭示粵以孟夏丙辰舉常雩之祀于
郊壇禮也于時恢台肇候景風協辰赤德方曜蒼精謝竣天田輝輝
而照稽牽牛曄曄而臨畛維龍火之初見告農期于萬民乾爻純而
天飛震氣究而淵申實風雨之所奉識膏澤之將新爾乃太史候于
天部宗伯詔于王閭命稻人以供斂詔眂祲而觀煇童冠齋浴而與
舞肆師表器而揚徵音官沿縣而畢具冢宰誓戒而莫違令先庚而
先甲義有報而有祈各展釆以錯事用昭虔而受禨
天子乃以陽龜備
大駕揚瓊槃鳴和鸞軾玉几以即於齋宮淳濯食玉儲精垂祉駕斗
車之威麗建招搖之颯纚左靈星而右辰角驂農丈而服天耜超房
駟而逾邁排閶闔而直指儼對越于
蒼穹表敬恭于禋祀

圜靈盼瑩五位晻藹邸陳四圭樂變六會金版告燭玉斝芬觴舉搖
太一焱爛華蓋豐隆騰蜺以爲衡屏翳儼翼以承旆廓瀇瀁而合莫
信巍巍而兩大且夫
聖王之勤民也撫時爲柄與神合符先東作而省歲後西成而慮無
張昏中而黍種農晨正而土渝伊詢箕與課畢若望杏而瞻蒲故其
事
天也南郊用北陸而爲候明堂驗辰角而非誣始耕既重啓蟄之禘
而祈祀復尊龍見之雩是以農舞于疇時報之歲辰二十八而不愆
雨三十六而可計驗三階之泰平察五緯之高麗占太陰而常稔測
玄枵而虛槃趾錫福于我
后實奉若于
古帝遂乃欃槍靖氛句始歸雺白虎斆囷而成罰鶉鳥戢翼而弗縱
我澤無私民樂與共鑄劍戟而爲耜钃棲荊而播種占壤則十二次
而無隔隩區通蜡則七千里而均諧亟頌斯聖人所以奉三辰大一
統泯聲臭于合載兼覆幬以爲用者也遂作頌曰惟
聖若
天惟
天佑
聖懸星表時實熉效敬維雨之膏維祀之慶人若其疇物正其性時
乘六龍曰德之盛
皇來祀雩有殷其樂黃鐘大呂升齊降逸
皇既雩止有渰其渥祁祁斯甘穡我稱稠屢維豐年
皇武攸暐

散館大禮與天地同節賦以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爲韻

懿惟
聖王立功立事既耆定于

武德爰暢皇于
文治表
烈承而
謨顯體乾大而坤至
詔宗伯以典禮敷時夏而攸肆昭物則于上下法易簡于天地成位則才乃參三居體則支宣揚四原夫天地之精是曰真宰經星辰而運日月負維繫而秉山海行以錯而不芬氣以殊而不改陰陽以消息而不窮剛柔以成形而不倍政莫觀乎璣衡步難窮于鑒亥自非有節于一元曷以爲昭于億載惟夫禮也者因人情而作制統物度以爲規一視聽于耳目固膚會于膚肌既繩準于一世乃品節夫二儀譏裁成于后以兼天地而官之故其尊卑殊施高下作對響氣形之升降均事功于覆載威儀與俛冕弁纓纘比文理之質象垂賁飾于草昧吉凶相權生殺互代似嚴溫之迭乘道並行而不悖紀綱周詳品庶咸乂擬圜方之範圍籠萬彙于形內至其內心外心體物周帀天端地倪爲靳爲合從隆從汙時物相雜天盈地虛一闢一闔順撫經等規重矩沓天施地生昭晰並納升中降禪春嚴秋斂天蟠地際煦嫗相合蓋嘉會者天地所以賦性行異者人君所以興威必制節而不過乃保合而各正樂以順禮而教和禮以防樂而居敬既反此而爲刑亦布茲而爲政是以八荒一制萬國齊風並傾心于
帝則咸歸極于大中彼觀型于象魏若履度于厚穹貞之日用飲食以爲質鈞之道德風俗而皆同又何怪奔馳無驚於羣麀潛游不化于沙蟲則惟我
皇上察地監儀則天與配本身度之昭彰範羣倫之晻曖中和並致位育咸在耕鑿何知道寶不愛雖復搜逸禮于河閒綴遺經于小戴豈足以文
威治之嬋嫣喻情田之沾溉也哉

原治

古之治天下者上不急乎其下而下無所拂乎其上政不令而成教不省而禮其逸也如此其政之施于民者不過歲時讀法而已是亦今有司之所奉行者也其刑罰之條止於二千五百而以待[illegible]帥有餘豈今之有司常惡而古之有司常寬歟其民與上相接者教而習射吹笙鼙鼓以爲樂而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事皆後之學士大夫所習焉而難成成焉而罕貫者鄉黨州閭之子弟常出于其閒其化之淳而俗之穆也又如此蓋先王之制禮也原情而爲之節因事而爲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樂之情節有飲食男女聲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爲之婚姻冠笄喪服祭祀賓鄉相見之禮而因以制上下之分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讓升降之數使之情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禮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氣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遺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夫曾聞之人生而俗異聞中國之音則駭而視被髮文身之俗賁章甫而無所售彼其習于鄙陋者猶如此而況習于禮教者其有奇衺放恣之民生其閒有不怪且駭屏之而無所容者乎故先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至于數十百年而不遷者非其民獨厚其理自然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甚繁而其行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簡而施之也甚博政也者正此者也刑也者型此者也樂也者樂此者也是故君者制禮以爲天下法因身率而先之者也百官有司者奉禮以章其教而布之民者也度禮之所宜而申之以民所常習故政不煩也權禮之所禁而輕重之以繩不合者故刑不擾也民習于禮故知有是非有是非然後有羞惡是故賞罰可得而用也民習于禮故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知父子君臣長幼上下然後有孝弟忠信是故軍旅田役之事可得而使也民習于禮故有孝

友睦姻任卹有孝友睦姻任卹然後有智仁聖義中和是故其人材成者可得而用也故曰禮止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壞國破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不去而風俗隳國家敗者未之有也後之君子則不然不治其情而罪其欲也不制其心而惡其事也令之以政而不知其所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民行而無所循習動而無所法守不勝其欲而各以知求之知上之有以禁我也則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是多為刑辟以束縛之條律之煩至不可勝數以治其不幸而不能逃者其幸而能逃不抵于法則又莫之問也雖其不能逃而抵於法吏當之死而不敢怨而其所以然者豈非其人之大不幸歟此三代以下所以小治不數見而大亂不止者也

楊雲珊覽煇閣詩序

余年十八九時始求友最先得雲珊時余姊之壻董超然與雲珊銳意為詩三人者居相邇朝夕相過過即論詩余心好兩人詩未暇學也其後三四年各以衣食奔走南北率數年乃一得見見輒出新詩各盈卷而余學詩久之無所得遂絕意不復為每見超然雲珊讀其詩戄然以媿超然之詩始學杜甫務為巉刻沈壯晚乃歸于宋人以瀏亮湊泊為工雲珊則一宗仰李白益以恢張雄奇蹴踔天地揮霍日月以寫其不可一世之概嘗游大梁與客登吹臺酒酣集王勃滕王閣序字為七言律四章振筆書紙雲湧飆發坐客瞪視謂高適杜甫後一千五十餘年無是會也然超然雲珊抱其奇游天下天下交口稱其詩而兩人窮愈甚超然喑嗚叱咤悲憤雄厲之氣時見于詩而雲珊益豪邁倜奇磊落不可遏抑乾隆乙卯余依惲子居富春雲珊適至留數日將別子居餞之觀山之顛把酒瞰江風雨驟至山水汩沒魚龍叫嘯雲珊慷慨長歌意氣甚盛然余微觀其詩酒閒往時少年跌宕之概殆有不同人生憂患卒卒年歲一去不可復得回憶身世又足慨也嗣後不相見者又四年今年雲珊以書來言東鹿令李君鈔其詩三卷刻以行世屬余為之序往時嘗戲謂超然雲珊僕不作詩諸君詩集成要當僕序之今雲珊來余言其可已耶然余不工詩豈足以論雲珊之詩雲珊方治經為漢儒之學所著書益多詩又豈足以盡雲珊獨吾三人二十年來遊好之迹雲留風逝不可把玩讀雲珊詩怦怦有動于中書之以訊超然于江南新詩近如何也

莊達甫攜山采藥圖序

始余見達甫圖其貌取杜甫詩題之曰看劍引杯時達甫方壯年銳意天下事議論慷慨豪氣見於眉目閒迄今十八九年屢困場屋益衰且病以孝廉方正舉有司欲以應召用固辭不赴遂不復應進士舉而更為圖曰攜山采藥或以告余曰達甫殆無意于世也夫余聞而疑之古之君子汲汲憂樂于天下者誠以道存也道苟存不以遇不遇異其志又不當以吾身之衰而有自安之心達甫年未五十道之行不行未可知縱不行于今亦當有以見于後而區區攜生之謀哉與向所聞于達甫者頗大異然余竊嘗論國家之用人也如臾柎扁鵲之蓄百藥焉取之必擇其地蒙之必當其時儲之必備其物一旦有用出之籠中而不匱焉者其求預也事方其急而號之山澤之閒其捆載而來者必柴胡桔梗也人蓡紫芝丹砂石乳未有能致者焉人蓡紫芝丹砂石乳之用而投以柴胡桔梗其不足以愈病而速之死也明甚見柴胡桔梗之不足以愈病而以為天下之藥皆若是與夫偶得柴胡桔梗之效而以為天下之藥莫良於是曾不人蓡紫芝丹砂石乳之求者其惑豈細耶若是者曾不足以當庸醫而儼然任國家進退天下士自謂得之世有臾柎扁鵲寧不為大憂耶余又疑以為達甫之意或出于此然吾聞古之有道之士蓋有重治其精神而易天下者吾未嘗學之也達甫儻聞之歟序其事姑以問之

文稿自序

余少學爲時文窮日夜力屏他務爲之十餘年迺往往知其利病其後好文選辭賦爲之又如爲時文者二四年余友王悔生見余黄山賦而善之勸余爲古文語余以所受其師劉海峯者爲之一二年稍稍得規矩已而思古之以文傳者雖于聖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義施天下致一切之治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以儒老聃莊周管夷吾以術司馬遷班固以事韓愈李翺歐陽修曾鞏以學柳宗元蘇洵軾轍王安石雖不逮猶各有所執持操其一以應于世而不窮故其言必曰道道成而所得之淺深醇雜見乎其文無其道而有其文者則未有也故迺退而考之于經求天地陰陽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于禮鄭氏庶窺微言奧義以究本原已而更先太孺人憂學中廢嘉慶之初問鄭學於歙金先生三年圖儀禮十八卷易義三十九卷亦成輒以述其迹象闢其戶牖若乃微顯闡幽開物成務昭古今之統合天人之紀若涉淵海其無涯涘貧不能自克復役役于時自來京師殆又廢棄嗚呼余生四十年矣計自知學在三十以後中間奔走憂患得肆力於學者纔六七年以六七年之力而求所謂道者敢望其有得耶使余以爲時文辭賦之時畢爲之可得二十五年其與六七年者相去嘗幾何惜乎其棄之而不知也後此者尚有二十五年耶其庶幾有聞其訖無聞乎他日復當悔今日之所爲如曩時未可知也然余之知學于道自爲古文始故檢次舊所爲文去其蕪雜自戊申至甲寅爲一編丁巳戊午爲一編存以考他日之進退云

安甫遺學序

右凡三卷歙董子江承之安甫撰安甫生十四年而學學四年年十有八正月一日殁于京師其學好鄭氏禮虞氏易非二家之說猶泥芥也其志以爲易亡于唐禮晦于宋傳且數百年本朝儒者乃始有從而發明之然數十年之閒天下爭爲漢學而異說往往而倡學者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義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爲許鄭不可勝數也故其治鄭氏則依于婺源江徵君及歙金先生其治虞氏則依余之易義然皆貫串經文以求其合其有不合雖余口授不敢信爭之每斷斷盡悟乃已其自期實孔以下麾如也嗚呼學者患志不篤志篤矣患擇術不正術正而志篤如理飄楫而沿于通川其至海也必矣然而不至者豈非命哉嗚呼觀其零文碎義之偶存者如此亦足以悲其志矣

虞氏易變表序

虞氏易變表亡生江承之安甫所作也安甫受易三年從余至京師乃作此表其義例屢變益審故爲完善自鼎以下十五卦未成安甫死之七月余役陪京館舍無事乃取其稾校錄而補之定爲二篇附于消息之後嗚呼吾書苟傳也安甫爲不死矣

記江安甫所鈔易說

凡余所著易說安甫手寫者虞氏義九卷消息二卷禮二卷事二卷候一卷鄭荀義三卷緯略義三卷共裝爲八本唯別錄十七卷未及寫而安甫死矣余以嘉慶丙辰至歙居江邨江氏明年余書稍稍成時余之甥董士錫從余與安甫年相及相善並請受易各寫讀之所居櫧陽山門前有小池夫渠盈焉時五六月間每日將入兩生手一冊坐池上解說風從林際來花葉之氣掩冉振發余於此時心最樂其冬士錫歸常州學以不能竟而安甫明年從余至浙又明年遂從余北來兩年之閒非疾病未嘗一日廢此書非舟車逆旅未嘗一日不寫此書蓋能通者十五卷矣嗚呼余爲此書好之者安甫耳士錫敏于安甫而精專不如又不竟以去安甫爲之幾成而竟死後之人其況有傳吾書者耶雖有之其于吾也奚所樂于其心故夏

安甫所寫爲一帙時時覽觀以寄余之悲焉安甫幼時不喜學作字故其爲書速而拙比來京師乃自恨學顏魯公大字筆力勁整可愛安甫死之十日夢于余曰請讀書禮乎易乎余呼之如平生曰二汝乃今爲鬼安所事禮順陰陽時消息幾以奠汝游魂安甫諾而去自是未嘗與吾夢接也嗚呼安甫其尚不忘于茲耶嗚呼可哀也已

送左仲甫序

陽湖左仲甫爲縣令之六年以催科罣吏議將謁部是時
天子始親政事赫然誅元惡召安徽巡撫朱公入爲冢宰瀕行仲甫謁公于途次公賜之食從容問政要仲甫以爲方今大患在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夫上之所取下之所習無事之所養有事之所用今　國家求政事之選而于時文詩賦取之其不足以得士也明矣夫時文詩賦非一日之功也士蓋有數十年爲之而幸一日之得焉自非有過人之資未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也其有能通世務知治亂者其見棄于時文詩賦而不獲選者則亦多矣方今科舉卽不能改宜令天下薦舉有文武智術之士　朝廷試而用之庶幾于事有屬方今郡縣駐防之兵所得額餉少者曰才白金四分而上官供億公使往來之資又出其中兵以所得餘金養父母畜妻子其爲農賈伎業以給焉者良兵也桀黠者無賴於鄉曲矣夫不給其家而求其服練雖孫吳不能而況用其死乎則以爲宜優其給而損其擾然後乃可責其用朱公難其說仲甫至京師以告其友張惠言惠言曰國家養文武士一百五十年矣其爲澤至深厚而爲士者日以嗜利而無恥爲兵者日以怯弱而畏死是豈無故哉今　朝廷求言如不及朱公以道輔治仲甫之言行不行未可知也抑仲甫之道大用之于天下小用之于一邑其可乎古者郡縣掾吏皆官長辟除孝廉茂才則於是乎選故守令常恃以爲治今者悉更之以書吏官待之以僕隸之體而吏自待以商賈之心夫責僕隸以禮而冀商賈以廉無是理也書吏不可廢已若仿古三老孝弟之制鄉舉其賢能以賓禮禮之使爲教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則催租捕盜之吏可以不至鄉里而縣無事且夫一縣之役無慮數百人其得食于官者數十人而已以無所資給之人入而辦公事趨之若鶩者皆有所利也其皆不得已而用之乎抑猶有可汰者乎縣令貧非可以財優之也少其人則其用易給而可繩以法矣方今用人者曰公而已夫進賢退不肖之謂公賞善罰惡之謂公今者唯成例是視其所謂公吾所謂私也故公賞不足勸而公罰無所懲公之爲敝如此而賢者不之喻愚竊以爲大過非仲甫吾誰與語之于其行遂書之以爲別嘉慶四年五月十五日

送趙味辛同知青州序

古之仕者在州郡則澤及一方在京朝則澤及天下故賢者自京官出于外則爲不得其志而朋友亦相與咨嗟歎息之今之世則不然京官之號爲清要者非有議論事權有裨上下者也　朝廷歲命宰相卿長察任治事者
簡以爲外官大者郡守小者司馬別駕州牧
天子重其親民之官引而見之然後可其奏其鄭重如此夫古之君子患其道之不行也不患其官之不榮也患其德之不稱位也不患其位之不副德也而京官之出于外以爲不得其志相與咨嗟以惜其去是徒欲榮其身顯其位而不願其道之行澤之及于下也趙君味辛居中書二十年出同知青州趙君賢者內閣要地二十年而方佐郡謂之得志可乎雖然宰相以趙君爲才而舉之
天子以宰相所舉爲是而用之趙君獨得自簡其官乎同知之職于一郡事無所不參而又有專責督捕水利之事郡之治否于是乎在而趙君之德固足以及于民是其志之得行也而以其身之不榮位之不顯惜其去者是朋友之私也故吾序此以解之趙君方歸壽其

鋒甫緘齋先生其以吾此說爲先生誦之必且忻然樂也

書左仲甫事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既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于筐有稻有秔豚蹄鴨雞傴僂提攜造于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鵝鴨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柵數吾所育歲不失一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爲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于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衆曰善則請于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于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于府者曰亳舊寡盜今乃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毗亳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穎間往往詢其民人縣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辨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寃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不可徙非有超絶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悱惻之心推所學于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者輒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如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

天子知其名特許補合肥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貤贈文林郎袁君家傳

君姓袁氏名思齊字景賢武進夏霤邨人也袁氏始居夏霤邨者曰太學生鉴六世而至君之祖家珍家珍生廷遴廷遴娶于蔣生君自鉴以後世爲農家君幼習農力田作苦家以漸裕有田百畝宅二區然心獨好儒子孫皆使爲儒擇名師教之敬禮備至惟恐不順適其意所交游有文士至卽喜接禮之不倦如是二十年君之子清憲始補博士弟子員後以副榜貢于鄉而袁氏相繼入學官者不絶清憲之子鎬以舉人令雲南

覃恩貤贈君爲文林郎新平縣知縣至今稱爲文學家君有女弟適殷氏毋夫人所鍾愛也間日輒饋遺君必自負戴往殷所居曰黃巷邨去夏霤邨二里所每薄暮自田歸食已往省女弟返告毋無恙然後治家事也其後女弟之夫死子幼春當耕君持酒食驅牛率徒役往爲殷氏耕畢耕乃返秋當穫君又持酒食率徒役往爲之穫畢致之然後返其耘耨亦如之君教家以爲善曰日發一善心終歲便有三百六十善聞古人胎教之法常以勅子教婦曰欲子賢當如此故袁氏世孝友恂恂謹厚君之教也君既勅子以學迺建宗祠置祭器草家譜規模草創蓋略備焉君年六十五卒元配王氏繼徐氏並貤贈太孺人子六清憲爲長君卒之夕徐孺人以婚嫁未畢爲憂君指清憲曰汝有此讀書明理之子何憂爲孺人泣君笑曰弗悲死歸也其識量如此君之孫祖望爲邑老師惠言少以父行禮之鎬爲吏良友惠言故傳君子譜

丹陽匡鼎來篤行士也嘗論君曰觀君臨卒兩言有味乎其言之也讀書則明理故可無後憂然則君之令子孫讀書豈區區富貴利達云爾然君未嘗讀書而考其言行世之讀書者或反不逮此豈非孔子所謂善人者耶君子以鼎來爲知言

袁太孺人傳

武進夏雷邨袁氏有賢母曰將太孺人副榜貢生贈文林郎清憲之妻子曰祖期祖望祖修祖馴鎬皆以文行稱于庠序而祖望爲最學者字之曰念方先生鎬以舉人爲雲南知縣有循政覃恩得贈爲太孺人袁氏世力田至清憲始治舉子業其考貤贈文林郎思齊教子孫有法度太孺人妊身即戒以古胎教之法及舉子訓之曰勉樹德勿姑息以勵而子成太孺人謹而行之其教子自其齠齔令長者慈少者恭翼如也學有閒怒之嬉戲責之有不悌遜痛懲之無得貰者故祖期兄弟幼皆恂恂無疾言遽色無子弟之過長而皆守其教以克有成太孺人爲人恭敬仁愛儉於己而周于人御一食有不得食者在其側不甘也服一衣有不得衣者在其側不燠也袁氏之族十二支同邨而居者及異姓僅百餘家長者無弗長也如其長幼者無弗幼也如其幼乏無弗賙也有急無弗急也有疾病必問之必餽遺之憂之也若在己十二支之姻親宗女至無弗禮也於其親者館之如隆焉下逮戚屬之臧獲必易服乃見子之食然後醵去雖匄者必食之餘年老羸病或留之宿給以米然後遣之匄婦有老而謹者時時至或數食食之徹茵席寢之推其心惟願接于我者靡不得所不知有貴賤之分人我之異也然太孺人家僅中人產所賜予人皆出節儉及紡織衣服無得留儲箱者率爲人乞去質錢冬寒常以所薦茵與無被者其子婦知之更以進即卻之曰吾弗寒世固請薦之閱旬日則或又以與人矣太孺人年八十八卒以乾隆壬子之十月卒前數日猶扶病出爲人計晝薪米蓋其天性然病革鎬侍語之曰今而知萬事莫如爲善也又曰子孫務勤讀勿與人爭利利與人同則有福而無禍始太孺人祖姑將以勤儉好施稱賢於諸孫婦中獨善太孺人曰吾與若同氏惟若能嗣吾及太孺人老而訓子孫必曰吾聞之祖姑如此

論曰夫子有言婦人學于舅姑觀贈公之戒太孺人自胎教始而太孺人言必稱祖姑袁氏之世德有以哉有以哉婦人之慈仁者類能好施予然如太孺人之同視一體何其發於至誠而施行之不倦也及其秉禮審義動識大體此豈婦人之仁哉嗚呼可謂賢矣

江安甫葬銘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攷書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攷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次虞氏易又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益能指說益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唯余言是從飲食寢處必余依暫去余皇皇若無所稅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讎嘗寫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悠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著書余每戒之今檢其錄有曰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略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于吾書而錄其條于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聘妻吳氏先二年死年十有七歙俗嫁殤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日余殯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歙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既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

爾以吾爲歸爾之死吾尤誰天乎人乎後其尚有聞乎嗚呼

祭江安甫文

嗚呼爾有父母爾有弟兄棄愛割慈從吾北征爾之從吾如影依形爾之聽吾如響答聲嗚呼夫孰使爾志之卑而忘其道之艱夫孰使我愛之篤而忘其體之孱是豈有冥冥者爲之而吾與爾皆會其適然嗚呼出之幃房之內而置之風雪之區又不能時其寒燠而使隕

其軀是得謂之命乎時余之喜斯已矣嗚呼死者有知當求康成仲翔氏於地下而師之爾奚羨乎永生而吾之愧憾以悔悲不見爾學之成者其將終古而無窮也耶尙饗

又告安甫文

告安甫汝命止此復何言耶吾疾困不能憑汝以訣豈亦命耶汝魂有知其能南歸依爾父母耶其未能耶朝夕依吾勿悲怨也嗚呼告斂

告安甫此屋不可居今將殯汝于横街白衣菴西偏之室是亦汝幽宮也汝安之吾未有定居魂氣無不之視吾之所在汝來依我告殯

告安甫此凶宅也汝知之吾弗知以戕汝吾忍復居此耶今日之西陰陽家言汝反宅中汝之魂其不眷於此室也其卽爾幽宮無怨無恫幽明雖隔魂魄何其邈邈哉吾靡所定居凡所舍止卽爲吾宅汝來夢中與我共語門神戶靈勿呵勿阻告反宅

公祭董潯州文

古稱文人少達多窮或困名位坎壈以終亦有起之莫或擠之孰執其樞終然不施噫君之生早鞠荼苦九齡孤兒母氏是怙匪母是怙亦母是師臨機授經琅琅厥辭兒飢無食兒寒無衣母氏謂兒莫孩以悲兒通經術當爲國毗他日飽暖勿忘此時寒人之寒飢人之飢兒拜受教雪涕充頤吾鄉之文唐薛已遠陶蔣之後波蕩靡反孰云振之僉曰微管蠅呻蛙吟澡若濯辭君受其業厥聲喤喤昌黎之傳得皇甫張春葩怒抽秋濤驚滂巨刃施手摩天而揚精心四周植于中央驅騁壇坫三十餘年名高數奇往蹇來連以昌其詩開流灑川寶棄誰惣和氏斯衒荀卿遊學四十乃通既第春官民曹是膺維時管君亦在郎官君來頡頏若靳附驂同執玉敦共掌珠槃遠近歸向歎佩冕冠古有二妙曾何足歎既最五司洊柴左省陳殷師卿計歲貳棟

帝曰嘉玆克咸爾勳命于南州以作爾勳世言儒生用不邇世君才槃槃通達政治庶隆大猷副彼利器一麾藉藉五馬星馳條縣繩訏薤露遄晞奇抱長閟修懷竟摧嗚呼文星天絶其系曾君先隕君復後逝半載匪久喪我二士如何旻天景命勿遂家多哭寢士競爲位疇昔之日飲餞之辰言笑晏晏高談戴申君言朋友是維大倫六行有四任卹睦姻富乃行德貧斯弗親如決西江詎甦涸鱗我欲制用三科是分一曰公貲二充家緡三爲客儲親疏以均嗚呼此志曾是莫伸大厦廣襲今誰與鄰遺此一言寔唆歸仁萊蕪塵魚西華葛帔維淸維貧詒厥孫子英英宗介亦紹不社學君之文述君之事君所未竟尙克有嗣潯江悠悠旣阻且長君去幾時君赴在堂銘旐弗瞻生芻曷將陳牲在俎釃酒盈觴君其鑒歆翩然以饗

爲諸生祭歐敎甫文

嗚呼敎甫以子之聰穎特達而學不底於成耶以子之孝恭温良而行不獲其亨耶天之生材曷弗艱耶既已生之而摧折夭閼使中道顚耶將榮者自華落者自苓而舉無關於天耶嗚呼敎甫毀不滅性子未聞耶胡一哀之不勝而遽隕其身耶將菁魄之竭已久而不復振耶抑飲食匪宜藥物匪良而遘此屯耶君子觀過斯知仁耶孰云死孝而弗珍耶嗚呼敎甫吾不見子旬有餘日耳豈謂朋友之分盡於斯耶其不隔於吾目者伉朗精敏其子之英爽渝而不澌耶其不絶于吾心者纏綿肫篤其子之相與氣誼沫而不衰耶胡爲乎朝之言怡怡夕之言嘻嘻而易以同志之閔涕飾長之嗟咨耶嗚呼是亦悲矣而況垂白之老扶杖而慟下顧繼嗣而斬焉孃耶嗚呼敎甫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子而無知吾爲誰悲耶子而有知吾悲有時殺而子之悲于地下者其無窮期耶嗚呼敎甫命耶非耶命非吾與子所能制而又奚悲耶絮酒一樽尙歆玆耶嗚呼哀哉

茗柯文二編

茗柯文四編

自辛酉五月至壬戌五月凡文十四首爲一卷

詩龕賦并序
尚友圖銘并序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上阮中丞書
答錢竹初大令書
嘉善陳氏祠堂記
記管貞婦
明秀才許君家傳
承拙齋家傳
陸以寧墓誌銘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祭金先生文

詩龕賦

梧門先生貯古今人詩于一室題之曰詩龕或曰詩之有梧門猶禪之有上乘正覺也故龕之余以爲不然禪之有語言文字下也梧門奚取焉嘗謂六義失而詩道變變窮于禪詩龕云者窮其變而存之也夫存其變者可與正矣乃賦之曰夫惟二雅之多材兮古之號曰九能商臯姬而三百兮推至聖之所裁屈摛賦以攄憤兮宋儀之以哀曲睠河梁之執手兮放五言之高躅班分馳而並進兮遂世嬗而家貿驟煩聲與詭律兮豈輶史之所受吾聞詩之爲教兮政用達而使專何古人之尒雅兮今惟纚乎悅聲豈緣情之或非兮固同川而改瀾亮余志之不芳兮雖薜茝其孰玩曲有變而殊奏兮言有畸而異方羌山水之云滋兮曾告退乎老莊既俶之以曠放兮遂逃虛于禪寂識多岐之必究兮世孰通其蔽慼五金躍而待冶兮八材區而候工覽焦墟之一派兮知衆流之必東啓茲龕而畢受兮攬斯文之變態會秦越而儀言兮錯朱素而儷色將緝仁義以爲藩兮結道德而葺之峙大義以爲璧兮楹四始以相持介奚斯而擯吉甫兮延考父于東序陶潛揖于庭堂兮甫白儼而翼宁庶爲體之有裁兮範九軌而同途起往賢而質中兮俟來哲以通符必　白而稱覺兮又胡爲此蘧廬

尚友圖銘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是以尚論古之人而友之夫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必無見爲未足者也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其人必不止天下之善士也雖然頌其詩讀其書猶以爲未也又論其世則雖古之人友之豈易足乎孟子所論于古者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猶以爲不同道然則孟子之所尚友者孔子一人而已故君子觀人也視其所友於世無所不屑者未能高於世者也于古無所不屑者未能高於古者也海寧陳君仲魚畫尚友圖武進張惠言銘之曰余以今之友爲寡兮求于古而豈多余惟古之爲歸兮古之人其謂余何去之五百歲其援余手乎余執且無友乎

送福子申宰漳平序

吾嘗讀孟子降大任之說而竊怪世之貧賤者何其顛頓困踣而不克自振者之多也豈孟子之說亦有時而不驗耶將天之苦勞餓乏拂亂夫大任之人者非猶夫苦勞餓乏拂亂夫人人者耶蓋古之君子其志固皆有天下自任之重其學問固皆有非義非道不受高爵厚祿之心夫如是而嘗之以苦勞餓乏拂亂之遇使之歷人世之情僞而迭試其德慧術知於經權變故之交故其得于中者益堅而用于事者益密此其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志之所願不過身家衣食功利之務其學問之所及僅僅知惡之不可爲而未必識其所以幸而遂其生優游其心而養其廉恥猶

可日䵷月勉而不喪其素亦庸有進焉不幸而苦之勞之餓之空乏之拂亂之彼其心如以未成之舟無檣楫之具驟而放乎江海衝洪波觸高浪目駴神眩手足顚倒尙何心之能動性之能忍而不能之能曾益哉故曰天之霜雪一也凡卉得之以殺而松柏得之以堅士之處貧賤爲可一槪而道哉吾友福君子申自乾隆癸丑成進士失朝貴人意擯而黜之至今十年始得選爲令蓋吾始見子申時年甚少氣甚高才銳而識擴以之辦天下事若不難也雖朋友亦許爲然已而擯不用家貧甚服勞事親艱瘁備至十年之閒其氣充然以夷其才黯然以深其識淵然以長蓋吾所交多貧賤之士其能自振拔不隨俗者固不少而得力于勞苦餓乏拂亂以成爲有用之才者未有如子申者也夫以子申之才僅僅爲一令天固非以此任子申而所以動之忍之曾益之者自此益大雖然今之縣令古百里之國也管夷吾百里奚孫叔敖其治未有越於此子申行矣其亦曰天以苦我勞我餓我空乏我拂亂我也夫安往而不濟乎

上阮中丞書

伏承政化協和動履吉豫錫祚踐慶習于嘉祥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南山之詩所爲詠也曩者不敏以風聽不實之言瀆陳左右夫子不以其愚妄手辱誨諭使袪其影響之疑而進以大公之道又惟恐不盡其狂瞽之說勤勤焉誘而導之乃知鄙儒拘方不足閡域外之度而大君子因物付物無一毫適莫于其胸中而分寸節度權銖衡黍纖芥之翳不得容于其閒所謂先覺者不逆詐不億不信於夫子見之夫取善節則人有其善與善廣則人勸于爲善好直言則人孰不樂告之以善此三美者古之君子治天下未有不由此者而夫子實允迪之則夫知人安民致吾君于堯舜光德業于三代豈獨及門之士所稱誦而願望者哉惠言嘗竊以爲在上者之用人也如良醫之聚蓄百藥焉自紫芝人蔘丹砂石乳以至柴胡桔梗烏頭鉤吻莫不備具故一旦有所用取之籠中而不匱焉者其求豫也求之不豫而用之匱其不至雜投也者幾矣雖然其取之也則有閒矣命之于野捆載而來者柴胡桔梗也烏頭鉤吻其得之也不難然制而用之達其性而殺其毒迨其熟也非一朝夕矣紫芝人蔘丹砂石乳則必求之深巖之下幽谷之中蓋有曠年而得之或亦有不得者焉雖然其用之也則又有分矣柴胡桔梗爲用也廣而不足以起痼疾烏頭鉤吻投之當其力十倍然而懼其元氣之傷也紫芝人蔘丹砂石乳可以起沈痼奏殊效常服而無後患用人者亦然跅弛之士貪詐之才任之以濟事殆有所不得已也今夫子既能制烏頭鉤吻而用之矣則其無所遺于紫芝人蔘丹砂石乳決也浙東西之廣士大夫之都夫子不亦得其人乎毋亦有伏匿深巖幽谷而不得接于籠中者乎如得其人其與烏頭鉤吻之用當什伯也如未得其人則世道之憂愚竊以爲方今之務未有先焉者也易曰羸豕孚蹢躅言豕之孚以其羸而未嘗忘蹢躅也昔寇萊公薦丁謂于李文靖文靖曰才則才矣如斯人者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曰他日思吾言也司馬溫公欲罷免役刻期五日當時范忠宣蘇文忠皆以爲難而蔡京獨如約開封畿縣無違者溫公喜曰奉法當如此然卒亂宋者京也夫使謂與京長爲文靖溫公用雖終其身爲君子可也然用之者不能皆文靖溫公而謂與京之才又自不可遏抑此如以柴胡桔梗制烏頭鉤吻欲其毒之不發也難矣故良醫務蓄珍藥而君子務樹善人紫芝人蔘丹砂石乳苟得其用則烏頭鉤吻之利可廢卽藉之而決不爲後患矣此惠言爲育才者言之非斤斤不忘于此一人也蓋君子之行也爲可終也爲可繼也不自吾身而已矣關權之事儻亦有然想遠慮深思當有以處此惠言竊惟無隱之義不勝大願欲夫子爲斯世宏人材之路爲百穫之計故不改其野哉而敢以聞于函丈

伏惟有以誨之

答錢竹初大令書

春閒辱手書伏承憂患之餘有假年寡過之想以惠言稍知易理命決之于筮占惠言之于易蓋所謂聽說而不知是且非者然竊不自敢蓋覆有辱問者往往發其戹言娟以先生之命而敢固匿然而承命以來百有餘日未知所以報者何也他人之所感者富貴貧賤窮通得喪之交戰是其吉凶之故皆有數以制之而推而言之以合乎人倫天道所當盡者皆爻彖之所宜告今先生既已脫人世之羈馽又息心遠覽浮游塵滓之外則所爲富貴貧賤窮通得喪者他日子孫之事無與于先生而先生亦必且視之如太虛浮雲而不足動其靈臺推先生之意直以爲神仙之術呼吸吐納以求長生之日久未知道家所謂福緣者何如儻其得悟大道而與天地同久耶其微精勞神而無益壽命之數耶此先生所以疑而欲一抉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惠言所習者伏羲文王孔子之易非魏伯陽陳摶之易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假而孔子所謂害者進而叩其說于孔子其不肯相告抉也此惠言所以不敢報命也雖然來命欲究損益之義窮性命之理此則惠言所翫習者敢不爲左右陳之孔子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人以陽生復人之始也坤人之終也自復而臨而泰謂之息人之少而壯也自否而觀而剝而入於坤謂之消人之老而死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陽爲主則陰成之復臨之時有遘遯不足以消復臨也陰爲主則陽伏藏而不勝觀剝之時有大壯乾不足以息觀剝也往來者惟泰否爲故泰否者盛衰之樞也君子泰則不使爲否否則能使爲泰其用在損益故曰損益衰盛之始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言陰變陽化六位各正如既濟也故損之變爲既濟則不及否益之變爲既濟則及泰所謂各正性命也性者人之成也于卦爲震命者天之令也于卦爲巽益之爲象也復乎性而盡命損象反之反性命者不可以久故可貞正其性命也故人之盛也而忽衰忿欲害之也懲忿窒欲損之道也雖常泰可也人之既衰也是忿與欲之過也遷善改過益之道也雖反泰可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此而已雖然君子豈以爲常盛而不衰哉性也者人之成也命也者天之令也成于性者吾勿暴之而已命于天吾何知之焉苟求知是乃欲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既濟之象是也君子之正性命也爲明道也爲行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無益於天地萬物而私其身以長存君子以木石之生猶之乎腐草之萎爾已且夫泰損其初則損損其二而益損其三而否矣夫否損其上則益損其五而損損其四而泰矣故益有損焉益之大者也非損也損有益焉損之大者也非益也君子勞精神苦思慮汲汲然不敢寧也皇皇然不敢暇也內以益其心而外以益於人是損而益也君子謂之泰若夫屏聖智絕禮義嗇其精恐其易竭也保其神恐其易耗也內以愚其心而外以亂天下是益而損也君子謂之否也今聞先生于橫逆之至未能平其心而驚焉長生之是求毋乃忿之未懲而欲之未窒乎彼魏伯陽陳摶之所謂性命者如此焉則惠言不能知也若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性命者則惠言知其不如此也然則君子之所汲汲皇皇而有事者何哉其在損曰利有攸往言懲忿窒欲之當有事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者祭禮也可用者觳也天子祭八簋降損至士而用二敦同姓則二簋謂禮之別尊卑定親疏也夫忿之來也愛人而不親也禮人而不答也則分不正倫不序而觳不至也二簋可用享而橫逆如故則妄人而已矣君子不忿也夫欲生于不知足不知足生于不知禮二簋用享禮如是不敢過也不敢過而欲不窒者寡矣使損其疾使遄有喜明忿之無自來也或益之十朋之龜明不待欲而足也是損之義也其在益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言遷善改過之當有事也夫不明于善之爲善過之爲過而遷之

改之者必不益矣何以明之曰禮也夫禮有文焉有數焉非可以意造也故得過其過而善其善益之二曰享帝吉禮之大者也三用圭凶禮之大者也四遷邦軍禮之大者也中行公告賓禮之大者也故吉凶軍賓之禮具而後可以遷可以改是益之義也先生將修魏伯陽陳摶之所謂性命者則惠言不能知也若將求伏羲文王孔子之所謂損者則惠言之說其是乎其非乎將就先生正之也抑又聞之財者生人之大命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君子所以成天地佐百姓舍財無以也說易者謂聚財則損散財則益是不然聚財者小人之事也散財者豪俠之事也君子之財有損益而無聚散要在用之以禮而已二簋非少也十朋非多也君子之用財也使親者加親而疏者不遠也尊者加尊而卑者不淩也二簋用享之謂也既辨其親疏尊卑矣又辨其賢不肖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謂也夫然故百姓戴之于下有孚惠我德之謂也賢士奉之于上得臣无家之謂也夫苟賢士奉之百姓戴之又何橫逆之足患哉方今吾鄉風俗益偷禮教益薄此世道之憂搢紳先生之恥也先生學問行誼爲鄉人典型惠言自勝衣則知企仰于今三十年矣奔走南北望見清光之日少未得竭志意于前誠願少迴莊列之志就周孔之軌推酌損之義孚惠德之心修二簋之誠廣十朋之用就大作之利遠或擊之害則身名泰而性命長鄉里皆有所矜式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不罪其慢迂而教之幸甚

嘉善陳氏祠堂記

宗祠非古也古者大夫士立廟各有數皆于大門之內其自別子若始遷爲大夫而其子孫繼世者得立爲太祖然昭穆之世惟及祖考有大事省于其君乃祫其高祖非如後世宗祠自始祖以下皆立主而祀之也其繼世爲大夫者或失位則廟亦毀非如後世宗祠一成而弗廢也三代而下宗法不立民無統紀而輕去其鄉則背祖忘宗之患作宋之大儒憂之乃始講論使士庶人之祭皆及高祖而又以義起先祖初祖之祭宗祠之作蓋由此其仿也夫聚百世之主于一堂而合子孫之屬以事之使俱生其水原木本之思而因進之以敬宗收族之教于以惇化善俗莫近于此然則宗祠非古禮而得禮意後之君子恆兢兢焉務之余嘗遊新安其大家世族必聚處所處必爲宗祠春秋祭饗盥獻拜饋往往猶有古禮故其民纖儉勤力而孤貧不收者鮮豈非先儒程子朱子之流澤長而其鄉先生世能振之哉蓋大江之南風俗近古者余于新安見之休寧藤溪陳氏新安望也元時定宇先生倡明朱子之學爲世儒宗藤溪爲郡要衝余嘗過而拜其祠下及來京師嘉善陳孝廉治鴻與余同門知其爲藤溪之別定宇先生後也一日以其祖館陶君之命命余曰吾陳氏之定居嘉善當前明之季贈中憲大夫崇祀鄉賢府君諱華胄及其弟華允華美爲三宗藤溪第二十九世也傳百餘年至乾隆戊午始建宗祠越三年而成迄今又六十年而祠未有記懼後世之無徵也嘗求能爲古文辭者而託焉以屬吾子余曰子之家有鄉賢府君之貽謀有定宇先生之世教有新安程子朱子之風澤其汲汲于敦本懋俗也固宜然而自中憲以來經營者三世遲至百年而後成信乎創垂之難也夫創之難守之詎易耶書之以告後人又館陶君所以垂裕也余敢以不文辭乃爲之記曰乾隆五年嘉善楓涇陳氏宗祠成凡爲屋若干楹門二重前堂後寢牲殺有所尊盥有序滌濯有廡庖湢有宇名其堂曰承志紹祖也榜其門曰藤溪統秀明宗也董其役者中憲君之孫某官廷玉增廣生起鳳求余文以記之者廷玉之子前館陶知縣某楓涇本曰清風涇俗傳楓爲風云在縣西鄉四中區

記管貞婦

管貞婦徐氏武進人父鼎亨以進士官四川知縣有儒行吏蹟鄉人稱之曰南湖先生南湖先生以季女字同邑管繼楨子錫齡貞婦也

嘉慶二年貞婦十四錫齡死家人祕其訃貞婦陰知之言笑如平常明年南湖先生卒又明年兄某將以貞婦字他氏貞婦請歸管余翁者徐姻戚也屬南湖曰吾女欲歸管歸管非禮也爲我諭之余翁屢扣徐氏門則貞婦方爲毋兄誓死翁大駭述其屬貞婦曰兒之爲管氏父命也父命兒之婦管也卒固請而歸于管論曰女從父者也父未命適人而天夫是謂婦而不女貞女之辭以父命何其順也嗚呼自其聞錫齡之死豈一日忘管氏哉彼知父之以爲非禮也請之而不得必要之是戚父之命以從己志也夫是故忍而弗形曰孝也歟曰智也歟

明秀才許君家傳

海寧許嘉猷嘗與余同教習官學生相友善嘉慶辛酉謁選知縣至京師時過省余爲言其六世祖省初君事曰許氏先塋在邑之洞孔山塋外有田勢家欲奪之以重利啗其族人或許之則犂其塋表族父兄莫敢言君年才十餘奮然以狀白布政使布政使下其事有司百計撓君君詞強弗能折久之卒以田歸許氏海寧西路鹽場課重一邑黃口腹孕皆有征竈戶大病君白當事歲免金八百有奇丁減課一錢五分存場之徵三之一是時倭寇略海上都指揮周應禎禦之海寧君以便宜干之事多效嘉靖甲寅應禎逐寇至黃山嶺君集義勇爲左右翼倭懼遁去應禎治軍嚴海寧人德之會其歿君上其事巡撫請立廟於黃山名其嶺曰都司嶺君少補學官弟子一試於鄉不得志卽棄去讀書靈泉山中及卒縣人祀之西倉報功祠余曰古之人所以汲汲於仕進者豈爲一身之祿利哉懼其沒沒以死而澤不及于人也後之仕進者不然利害若毫毛比可以就其利祿者罔弗前也可以損其利祿者罔弗後也是故位愈高而業愈卑及其死也沒沒與匹夫等不亦哀歟君不屑與舉子伍而其所立者及于家及于邑歿數百年而俎豆弗衰其與當時之取科第爲顯官者得失何如也嘉猷請書其事于譜遂次而傳之君名敎實字仍甫省初其號爲海寧靈泉里人其先自唐睢陽太守遠宋提督潞州軍事某始居海寧明初有國器者應特徵同知海州有政績祠名宦七世至君實睢陽之二十七世孫云

承拙齋家傳

承君名任字是常自號拙齋先生其先祖漢侍中祭酒宮宋南渡時有振者及其弟採僑居毘陵子孫世爲武進太平鄉篠塲里人拙齋採後也父兌以孝聞事在郡志拙齋學於宜興杭生通五經四子書泛覽百家爲詩古時文然以躬行爲務補學生員九試於鄉不得舉以所學授生徒終其身作愛吾廬記以自述其辭曰愛吾廬者拙齋先生讀書處也破屋數椽不蔽風日方庭蹋武無佳葩奇卉可以娛目有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誦習其中有四子一孫各授一經日與辨析疑義使爲歌詩文辭點筆以爲樂役使無童僕客有至者則延入蔬食相對與之論古聖賢若接之几席也先生以致知格物爲基阯以身體力行爲堂奧以懲忿窒欲爲藩垣以推己及人爲門戶以書策吟詠爲園囿保吾天全吾真處而安焉入而自得焉蓋不足爲外人道也其指趣如此常語學者曰文詞小伎于身心何所益讀聖賢書如此爾耶子志試禮部願行命之曰行己有恥立身之大端也得失之際愼之志兄弟皆恂謹力學父之教也著四書質疑錄拙齋集若干卷時文若干篇年六十有六嘉慶二年二月十五日卒子曰志曰惠曰懋曰憲曰寧懋早卒寧爲叔父後而志中式乾隆甲寅科舉人拙齋年十二而喪母卽知禮父卒教育異母少弟有恩禮居鄉長者行甚衆要其大者論之故不著杭生者名樂篤行君子也從學者稱留閑先生目盲廢矣拙齋事之八年及卒斂其同門具其行呈于學官旌其門拙齋所授徒陽湖張淳宜興陸典畸皆以力行稱于鄉里

論曰自時文之學興而六經四子之書爲科舉羔雁而已父以是教其子師以是傳之徒周公孔子之說曰舉于口而筆于書而終身不知其爲何物者衆也拙齋教人求之身心而勖其子以有恥古之學者何以異是志爲余言君終身服一言曰恕然晚年乃曰吾嘗謂恕以接物善矣今而知未也當思孟子三自反然則拙齋得力之淺深與其勤于學至老而不倦皆可以知之矣

陸以寧墓志銘

乾隆辛亥余始識陸以寧于京師時以寧五十餘矣鬚鬢宣白而容貌充然望之類有道者與之語訥懇沖粹雖老不遇未嘗有憤懟之意其篤學力行又不以年之衰而懈朝夕也余禮之不敢與齒而以寧以朋友待余居相遠不時得見見則必論六經聖賢之道致治之源及古今文章升降利害欣然不覺坐之久也甲寅余聞先孺人疾馳出都不及與以寧別明年乙卯余方居憂則聞以寧死矣越六年嘉慶己未余復來京師以寧之子念祖來請曰將葬願有銘余曰嗚呼非余孰當銘以寧者耶則受其狀已而葬中輟又二年念祖來速銘乃敘之曰君諱致遠字以寧又字秀石號緘齋姓陸氏曾祖韜祖世爵考祇德世居常州宜興宜興分荆溪爲荆溪縣人以寧少聰敏喜爲詩從詩人儲長源遊長源亟稱之曰吾詩授陸生矣年十九補縣學生員屢困鄉舉四十遊京師程編修晉芳善其詩由是知名于時又五年乃以國子監生舉順天鄉試六試禮部不第乾隆六十年大挑天下貢士以寧得教官將歸俟選而病發病閒遂行八月十一日至靜海縣之唐官屯卒于舟次厝其柩道旁元女廟中其明年念祖奉以歸八月十八日至荆溪厝之舍旁廣興寺嘉慶年月日卜地葬于某鄉某原以寧卒年五十有七娶高氏生子二人長念祖次貽孫女子子一人適某氏孫一人以寧早失怙恃家貧以教授自給恒客遊南至百粵北窮恒代所至周覽山川人物草木之變態悲憂懽欣感觸世事一寓于詩所刻采山堂詩一卷其少作也生平作甚多益工余性不好詩以是未嘗求以寧全詩嗚呼孰知其死之遽而其詩遂散失不可復次存者蓋少也悲夫以寧晚年喜論經世之學好黃梨洲顧亭林之書又通醫善傷寒論治有奇效常曰六經重漢學醫又甚焉唐宋以後榛棘多矣明其傳者成無已最後方有喻執昌而尤善柯琴自云受之同邑張雲衢雲衢受之靖江鄭汝楫銘曰

少迪領聞老弗頹連蹇其身心益夷德之不施昌其詩詩且弗存知者誰嗚呼以寧命若茲歸復故土魂不羈是固是安後嗣不我銘其藏言罔諆千秋萬世徵此辭嗚呼以寧其又何悲

例贈文林郎許君墓誌銘

君諱穆宗字剛中號履亭姓許氏世爲海寧人余作傳所謂秀才省初君者君六世祖也祖諱某考諱某娶于姚生四子而君爲仲君早失父家貧懼無以爲養乃輟儒業習賈當是時無一椽之居賃屋于吏部橋南奉其母而身往來吳越閒嘗雪夜步行百里并日而餐供養備已而家日裕作室龍山之麓橋名其堂曰經德樓曰尊樓塾曰汲脩以孝友忠信教其子延名師誨之學皆克有成君貧時嘗夜得遺金於途伺其人而還之爲人買有誤昇以五十金者數百里反之其嘗宅也里人有將攜贖者潛以骨一罌實其下君見之憫然命改地瘞之加蓋薦焉其人大感愧一夕推移之去且詣君謝君終身不言其人又嘗讓其兄之遺貲千金撫弱弟及兄之孤女皆有恩意養舅氏之老而無歸者葬之祀之其于鄉賑粟社粟修學宮志書君必董其事所輸過于其力故知與不知皆曰許君長者也嘗就相人相曰公瘦形鶴立音聲越然身有二十餘子如丹砂法當立其家然有大厄今且至矣熟視指之曰此所謂陰騭文免矣未幾鄰家火火延三十餘家比至經德堂風返火息有於火中視神人五導火行至君之屋而沒衆以爲陰德之致云君先娶沈氏早卒無子又娶朱氏有

賢行孝於姑勤於家約不困豐不泰生子三閻國子監生艮模縣學廩膳生嘉猷乾隆己酉舉人官學教習候選知縣女一人適嘉興學附生王尙繩孫三人補州學附生君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後十四年嘉慶二年五月十四日夫人朱氏卒年七十有九又幾年閻等奉其柩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某鄉某原於是嘉猷來請曰願有銘余辱史氏不敢辭銘曰

行之寅以寧其親德之宥以穀其後其取于已也詳而天其昌之行之介其殖乃大德之施其裕乃垂其取于世也廉而天其咸之有澤不竭有銘不泐是維古君子之室而後其式之

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經唐涉宋大論日蕪

天鑒

聖清篤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刊榛兌途灑流就東厥有繼者休寧之戴先生起歙並歙聯佩戴君閎通衆流並泳志脩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約理積掉頭厈廡壹奧獨闢既啓其室遂周其藩桴𣏾楷梱既固既完箋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捄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邇于睫眸先生不言千載其幽較其所成於戴蓋多婺源之傳岱華比峨古人著書感發不遇先生不然頤志養素早年獻賦入贊

機衡對策鑾坡聲震

殿廷

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愼簡俊乂翩然高蹈有遯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巍杜門養痾二十一年既定禮堂其人未傳景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後學誰放伊蒙寡昧一言獲褒春風所噓不遺薪蕘三年在門莫窺美富既困馳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以當衆岐端策恐騤瞻途識夷丙辰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曰子可益則理其穢則瀹其淸拔之拓之以崇以閎閔其饑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先生餞之肴核既盈酒酣執手曰學實難嘗不知道孏其悅聲前賢後生氣求聲應弗章弗傳孰美孰臧挹河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聞告成新德使我暮年快覩奇特惶恐再拜負斯此言匪敢怠荒乃爲俗牽逝將歸來返我矩矱幾幾籍湜果不畔去恭聞易簀命簡作棫寫不成章筆絕意嗛嗚呼微言遂絕于茲哭寢此曰傷心曩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以二尙羈塵鞅罔遂駿奔軨綍不親奠斝弗存南望一慟告茲哀衷言有弗宜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未知後死斯言勿玷哀哉

茗柯文四編

茗柯詞目錄

武進張惠言皋文

虞美人胡蝶
雙雙燕
傳言玉女
粉蝶兒春雨
青門引上巳
南歌子長河修禊
水龍吟瓶中桃花
前調寒食次計伯英韻
前調清明次計伯英韻
木蘭花慢楊花
水調歌頭五首春日賦示楊生子掞
江城子填張春溪西湖竹枝詞
菩薩蠻
花非花
水龍吟荷花爲子掞賦
摸魚兒過天香樓憶同崔椊郛舊遊感而賦此
相見歡四首
醜奴兒慢二首見榴花作
滿庭芳五月五日泛豐溪
木蘭花慢遊絲同舍弟翰風作
玉樓春
賀新郎
六醜薔薇謝後作
八六子
南鄉子
浣紗溪
滿庭芳題方湛厓春堤試馬圖
青玉案題蘆溝折柳圖
破陣子擬辛幼安壯詞送同年張子白之官甘肅
浣紗溪永平道中作
風流子出關見桃花
水龍吟夜聞海濤聲
浣紗溪二首
念奴嬌贈劉松嵐刺史
高陽臺二首庚申五月五日作
齊天樂六月聞蛩

茗柯詞目錄

武進張惠言臯文

虞美人 胡蝶

斜陽誰遣來花徑春色三分定游絲無力繫花腰忙煞枝頭相送亂紅飄　尋春莫向花間去花外游蜂聚南園芳草不曾空收拾春魂歸去遶香叢

雙雙燕

滿城社雨又喚起無家一年新恨花輕柳重隔斷紅樓芳徑舊壘誰家曾識更生怕主人相問商量多少雕簷還是差池不定　誰省去年春靜直數到今年絲魂絮影前身應是一片落紅殘粉不住呢喃交訊又惹得鶯兒閑聽輪與池上鴛央日日闌前雙瞑

傳言玉女

多謝東風吹送故園春色低晴淺雨做清明時節昨夜花影認得江南新月一枝枝漾春魂如雪　卻問東風怎都來伴閒寂繡屏綺陌有春人濃覓閑庭閉門拚鎖一絲愁絕夢兒無柰又隨春出

粉蝶兒 春雨

甚心情還自來小樓凝望一絲絲看他愁樣軟東風暫禁着柳花飛颺卻無端催着桃花飄蕩　者心情付春雨繞遍天壞一絲絲看儂愁樣是嘸痕染就了萬重烟障問江南芳草可還惆悵

青門引 上巳

花意催春醒和雨做成雲性流杯不敢趁輕陰游絲一縷箇是江南影　無端燕子呼殘病說道春將盡出門卻看芳草青青放出垂楊徑

南歌子 長河修禊

雲重纔尋翠風輕已試香桃花好在柳初黃和着三分飛絮便輕狂　舊蹟鶯能說新愁水自長只須坐石莫流觴若到三分薄醉耐斜陽

水龍吟 瓶中桃花

疎簾不捲東風一枝留取春心在劉郎別後年時雙鬢青青未改冷落天涯淒涼情緒與花顦顇趁紅雲一片扶儂殘夢飛不到垂楊外　看取窗前細蘂釀幽芳幾多清淚六曲屏風一痕愁影攪來都碎明月深深爲花來也爲人無寐怕明朝又是清明點點看他飛墜

前調 寒食次韻伯英韻

向前還有多春廿番花信從頭計西風做冷東風做暖桃花都記守得春三蘂烟時候雨酣雲醉怕玉樓深處游人未見又一片拋春外　笑說踏青去好恐看花爲花凝淚舊燕不來新鶯多語春情誰繫到晚憑闌西山見我相看嫵媚正疎疎簾底輕陰不醒蝶兒清寐

前調 清明次韻伯英韻

陌頭試問垂楊清明多少春人至芳塵十丈嬌雲千片飛來容易胡蝶須邊黃蜂翅底搓成花味看昨宵寒重今朝暖透春一樣遊情異　剩有無家燕子過花朝未收愁睇繡戶無蹤海山何處也隨花戲欲向殘紅殷勤說與留春無計只東風不到重簾隔斷游絲天際

木蘭花慢 楊花

儘飄零盡了何人解當花看正風避重簾雨迴深幙雲護輕幡尋他一春伴侶只斷紅相識夕陽閒未忍無聲委地將低重又飛還　疎狂情性算淒涼耐得到春闌便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稱清寒收將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繞雲山看取青青池畔淚痕點點凝斑

水調歌頭五首 春日賦示楊生子掞

東風無一事裝出萬重花閒來閱遍花影惟有月鉤斜我有江南鐵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徹玉城霞清影渺難即飛絮滿天涯　飄然去吾與汝泛雲槎東皇一笑相語芳意在誰家難道春花開落更是春風來去便了卻韶華花外春來路芳草不曾遮

百年復幾許慷慨一何多子當爲我擊筑我爲子高歌招手海邊鷗
鳥看我胸中雲夢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閑耳肝膽有風波　生平事
天付與且婆娑幾人塵外相視一笑醉顏酡看到浮雲過了又恐堂
堂歲月一擲去如梭勸子且秉燭爲駐好春過
疎簾捲春曉胡蝶忽飛來游絲飛絮無緒亂點碧雲釵腸斷江南春
思粘着天涯殘夢賸有首重回銀蒜且深押疎影任徘徊　羅帷卷
明月入似人開一尊屬月起舞流影入誰懷迎得一鉤月到送得三
更月去鶯燕不相猜但莫憑闌久重露濕蒼苔
今日非昨日明日復何如揭來真悔何事不讀十年書爲問東風吹
老幾度楓江蘭徑千里轉平蕪寂寞斜陽外渺渺正愁予　千古意
君知否只斯須名山料理身後也算古人愚一夜庭前綠遍三月雨
中紅透天地入吾廬容易衆芳歇莫聽子規呼
長鑱白木柄劚破一庭寒三枝兩枝生綠位置小窗前要使花顏四
面和着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蘭與菊生意總欣然　曉來風
夜來雨晚來烟是他釀就春色又斷送流年便欲誅茅江上只恐空
林衰草憔悴不堪憐歌罷且更酌與子遶花間

江城子 塡發春漢西湖竹枝詞

碧雲無渡碧天沉是湖心是儂心心底湖頭路斷到如今郎到斷橋
須有路儂住處柳如金　南高峯上望郎登郎愁深妾愁深郎若愁
時好向北峯尋相對峯頭俱化石雙影在照清潯

菩薩蠻

鷓鴣飛上羅襦繡銀屏春向宛央透香暖鬢花風玉釵胡蝶紅　柳
絲千種碧窈窕吳山色山色正如眉鎖殘春不知

花非花

花非花月非月難得開容易缺眉痕鎖夢壓花情心影當春看月出

水龍吟 荷花爲子挨賦

西洲一夜溫香隨風和夢枝頭住紅衣翠袖何人知道橫塘日暮一
水盈盈千情脈脈回頭頻誤向天涯遠道相思萬里便採得遺誰去
直是尋蓮等藕好三春過卻佳期無數多少纏綿而今看取苦心
如許烟學愁容雨偷淚色芳塵何處只月明一片依然省識凌波微
步

摸魚兒 過天香樓憶同崔格卿舊遊感而賦此

鎮三年看花一度人生幾回朝暮歡情容易愁中過偏是愁人記取
花深處是往日分紅鬬翠曾游路舊時鷗鷺若問我淒涼酒徒一散
寂寞委黃土　百年事休說重來非故當時感慨何許尊前萬柄新
粧擁明日亂紅無數天也懊怎不許清秋一例萋風雨問花無語但
倚盡危闌斜陽漠漠獨自下樓去

相見歡四首

年年負卻花期過春時只合安排愁緒送春歸　梅花雪梨花月總
相思自是春來不覺去偏知
重簾護了窗紗玉鉤斜燕子成巢長自趁飛花　秋千倦銀箏亂莫
看他簾外游絲落絮是天涯
枝頭覓遍殘紅更無蹤春在斜陽荒草野花中　溪邊樹堤間路幾
時逢昨夜夢魂飛過小橋東
新鶯啼過清明有誰聽何況朝風夜月杜鵑聲　留春住催春去若
爲情擬化一雙胡蝶抱花醒

醜奴兒慢二首 見榴花作

柳綿吹盡樓外舊愁如夢又鎮日門隨雨閉簾借烟籠卻怕憑闌相
思無字問殘紅新陰綠處幾時輕逗芳意千重　玉勒俊遊從他幽
獨不到山中况滿地浮英漲藥還做春容只有斜陽年年識得換熏
風春餘心事憑將杜宇深訴花工
綠雲初破濃點幾枝紅暈是萬疊相思簇就深捲愁痕試問東風吹

來還有舊春魂杜鵑啼罷征鴻去盡芳意誰論　長記那時美人初
見一樣緗裙便消受朱幡深護已耐南熏不恨嫩涼爲君幽獨又傷
神黃梅時候半天風雨自倚孤村

滿庭芳　五月五日泛豐溪

雲暗還開雨疎才歇急水新漲潺潺竹篙輕快隨意度平灘樹裏幾
家村舍壺觴暖笑語闌珊溪聲外斜陽一片無數是青山　鄉關回
首處青橈翠羽玉管紅檀悵天涯十載舊夢都刪卻道年華似水將
歸思又逐驚湍渾無耐豐溪千折不到白雲灣

木蘭花慢　寄絲同舍翁翰風作

是春魂一縷銷不盡又輕飛看曲曲迴腸愁儂未了又待憐伊東風
幾回暗剪盡纏綿未忍斷相思除有沉烟細裊閑來情緒還知　家
山何處爲春工容易到天涯但牽得春來何曾繫住依舊春歸殘紅
更無消息便從今休要上花枝待祝梁間燕子啣他深度簾絲

玉樓春

一春長放秋千靜風雨和愁都未醒裙邊餘翠掩重簾釵上落紅傷
晚鏡　朝雲捲盡雕闌暝明月還來照孤凭東風飛過悄無蹤卻被
楊花送微影

賀新郎

柳絮飛無力問東風天涯吹送幾時纔歇一片嬌紅辭花去看有千
番欹側知多少臙脂暗泣只有愁雲凝不散做絲絲淚點還長絕春
到此亦輕別　去年團扇長相憶料新來尊前離問舊時明月灣水
東西流到海便有相逢時節又只恐蓬萊路隔欲向東君深深訴怕
春歸從此無消息腸燕燕莫頻說

六醜　薔薇謝後作

便風風雨雨看眼底韶光都歇道春竟歸春來多少恨無限凝積長
記尋春早一枝紅粉壓心頭千疊東君不管春狼藉落盡桃頭離殘

杏綴回頭已無蹤跡只新叢細葉還勝芳澤　花工抛擲爲羣芳暗
泣試問春何在離重憶東風也解珍惜向蒼苔扶起幾番欹側低回
久更休相憶便留得一朵嬌紅獨自柰他深碧飄零處芳意難緘有
暗香遠過春前去梅花識得

八六子

曲欄東穠花一朵嫣然開向愁中正淚濕五更寒雨傭㪅一地遏風
可憐似儂　曾憑幽夢相通夜月梅邊舊恨朝雲蘭外輕蹤但遠隔
天涯有誰寄與西洲春遠洞庭秋晚耐他芳意千絲宛轉柔情一點
玲瓏忍匆匆蘋波又摧斷紅

南鄉子

身與白雲輕飛過千山路未平窗裏燈光窗外月微明遠夢模糊易
得醒　已有亂蛩鳴聽到西風又暗驚遠屋青衙三萬柄三更都作
芭蕉送雨聲

浣紗溪

朝看雲橫暮雨斜東風一例送年華舊愁新恨滿天涯　胡蝶一春
隨落絮燕兒終日說飛花此情何處不堪嗟

滿庭芳　題方瀛厓春堤試馬圖

豐樂溪邊潛虬山畔幾年春色留人玉驄初到長記撥紅雲便與桃
花曾約花開處來定千巡都相識一花一態一日一番春　良辰如
夢裏又教曾見玉轡瓊茵想輕隨寶霧嬌逐芳塵只我天涯倦客故
鄉杳往事難論空惆悵西風不管一夜老江蘋

青玉案　題黃瀛折柳圖

新安江上山無數正催送春帆度沙市垂楊長記取荒烟欹岸斜陽
滿樹箇是逢君處　青門衰柳垂垂暮折得長條送君去可憶豐溪
堤畔路波光似雪花容入霧三月飛輕絮

破陣子　擬辛幼安壯詞送同年張子白之官甘肅

路到陽關天盡馬過青海風輕夜泛葡萄酬壯士曉撥琵琶唱徵聲散衙新句成　畫角聲中秋社雕旂影裏春耕高坐春烟三月靜歸臥淞波半剪清休論身後名

浣紗溪永平道中作

風柳踈踈颭酒旂夕陽下盡月來時一般情緒少人知　夢裏鎮長無覓處曉來何苦又相思人間天上兩空期

風流子出關見桃花

海風吹瘦骨單衣冷四月出榆關看地盡塞垣驚沙北走山侵溟渤疊嶂東還人何在柳柔搖不定草短綠應難一樹桃花向人獨笑頹垣短短曲水灣灣　東風知多少帝城三月暮芳思都刪不為尋春較遠辜負春闌念玉容寂寞更無人處經他風雨能幾多番欲附西來驛使寄與春看

水龍吟夜聞海濤聲

夢魂快趁天風瑣然飛上三山頂何人喚起魚龍叫破一泓盃影玉府清虛瓊樓寂歷高寒誰省倩浮槎萬里尋儂歸路波聲壯侵山枕　便有成連佳趣理瑤絲寫他清冷夜長無奈愁深夢淺不堪重聽料得明朝山頭應見雪昏雲醒待扶桑淨洗沖融立馬看風驅穩

浣紗溪二首

山氣清人遠夢蘇海天搖白轉空虛馬蹄不礙積雲孤　楊柳官橋通碧水桃花小市賣黃魚東風未起早陰初

王氣東來百戰艱行人指點土花斑杏山過了又松山　邊馬百年思塞草征夫雙淚唱刀鐶何人回首戰場閒

念奴嬌東方之美者有醫巫閭之珣玗琪焉今錦川文石殆是也劉松嵐刺史見贈一枝周圍肉好作水雲漾月之文瑩澈可愛賦此酬之

海雲一朵是何人招入醫閭山骨千古驚波流不盡洗出海山明滅入手秋空當心夜炯見此明明月蓬萊何處一泓如許澄澈　此地宜着神仙小山高賦罷瓊枝親折我是江東飛來鶴定與閒雲相識出岫無心平波好住攬佩還重結且歌徵角尊前試扣清越

高陽臺二首吾鄉五月競渡為江南勝事不得見者十六年矣丁巳端午寓居歙縣與舍弟翰風及金子彥兄弟泛豐溪至覆舟山賦滿庭芳一闋戊午則在武林曾觀西子湖己未在京師看荷花于天香樓亡生江安甫皆與焉今年索居塗海風雨如晦懷人撫序悵然感之

紅杏橋邊白雲渡口畫船簫鼓端陽十六年來故園事事堪傷前年此日偏相憶有沙鷗招得成行向豐溪掠過波聲劃破山光　當時但覺離情遠倩蠻牋緘恨苦說他鄉誰道而今回頭一樣茫茫客來都問江南好問江南可是瀟湘怎憑闌一縷西風一寸迴腸

聽雨湖頭看花日下兩年多少閒情一卷離騷有人和我吟聲而今往事難追省淚如絲不透重扃把深杯酬向遺編易傳元經　仙人聞說遼東鶴問歸來丁令可識湘靈海闊山高千年幾許冤魂傷心欲奏招魂賦怕夜臺猿狖還驚請看他怨雨悲風鎖住愁城

齊天樂六月聞蛩

西風幸未來庭院秋心便勞探訴石井苔深銅鋪草淺別有淒涼情緒流年暗數甚蛙嘿蟬瘖任他風雨多謝殷勤尊前特與說遲暮　庾郎愁絕如此便從今夜夜相和悲語吟穩還驚聲孤易斷消受一秋涼露江南夢苦記雕籠攜來畫堂閒去快聽雄鳴為君拂衣舞

養一齋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清光緒戊寅
重刊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刊李申耆先生養一齋文集序

吾師申耆先生學通天人負海内經師人師之望成烈少時未得執經門下竊
心儀之道光己丑秋直隸歸里側聞風教嚮慕益甚庚寅歲先生來城同人爲
先生六十介壽稱觴於俯雲樓下成烈得侍末坐與聞言論丰采藹然粹然見
乎辭氣成烈偶出一二語雅蒙稱許然未得誦先生之文也己亥孟夏開志局
於龍城書院黄南坡太守王亥坪邑尊延先生總修府縣志先生引成烈分任
纂修事商訂體例凡三十二條於是始見先生筆之謹嚴文之詳贍焉先生爲
文隨手散佚絶不存稟哲嗣偉望鈔錄成帙凡四巨册以示成烈曰此余私自
手錄於詩文殆未及半也成烈因得而盡讀之大抵先生之文於經則穎憲聖
之微言不規規於性理之說而一以禮義爲準於史則周秦而下治亂所由兵
農禮樂河漕鹽幣隨事立說因宜見義娓娓千百言以己意爲斷制而必衷於
正其若星歷象數算術聲律球圖輿地氏族譜牒以及一名一物之細莫不兼
綜百家鉤稽歷代研精極慮以出之凡實事必求其是至於 朝廷制度之文
宏以麗鄉閭交際之文和以婉而友朋投贈之文則朏以摯莫不性情融怡事
理交暢由是知先生之學博大精醇故發之於文深厚縝密直逼西京也于時
成烈遂請業於先生先生因授以作文之法曰爾平時好覽經史固能潛心致
志以待他時作用然必讀諸子百家以輔翼之管商申韓呂覽淮南新序說苑
各家不可不玩誦也賈誼董馬劉揚班傳崔蔡之文不可不肄習也蓋經以辨
道史以論世學之既久而文之氣骨深且厚矣諸子之書各成一家其取材也
宏其研思也沈其使事也博其騁辭也辯習之既久臨文時浩乎沛乎無不如
吾之所欲爲矣成烈謹誌之不敢忘先生既没門下士編先生文爲養一齋集
若干卷以麻沙板印之今汪叔民司馬所藏本是也其中有成烈所未見者體
或卑弱猥瑣且有私意竄改糅雜其間叔民亦云其中魚目之混硃石之錯決
非先生原本不可不爲之辨也咸豐初皖人鄧傳密亦先生弟子也攜先生少
壯及宦遊文來其歸里以後之文又得江陰夏汞曦郡人薛子衡黄志述諸弟
子校而刊之今管才叔所藏本是也諸君子精心校讎删汰譌僞始見廬山眞
面矣丁丑冬先生曾孫陽攜之來成烈見之如坐春風中接見先生顔色而復
聆謦欬也陽纔得龔叔雨學使百番之贈不足以梓行成烈糾集同里諸君子
鳩貲以付刊復寓書浙皖宦游諸君子當必樂助以成其美者光緒四年戊寅
仲夏受業湯成烈謹序

重刊李申耆先生養一齋文集集資小引

鄉先輩李申耆先生輝外溢才名志乘載行誼學問經濟卓然不朽身後入祀名宦鄉賢而文章古雅流播藝苑乃等身著述經庚申變碑板悉付劫灰惟先生所輯地輿韻編紀元編各種克復後爲門人鄭君守之所得鄭君呈李爵相發刊藏曰李氏五種板存金陵書局至先生所著養一齋全集二十四卷則散如煙霧已去年秋先生曾孫陽訪求全集於汪叔明管才叔兩君得原刻書二部陽奉斯集謁龔公叔雨爲先生之門人時適主試江南公得先生集喜甚即助費百元囑陽往金陵聚珍局排印以字大價昂不果今秋承劉蘧沈公紡丹方伯孫公琴西觀察莊君守齋及教授季君禮齋訓導郭君于芳熊君宜齋各爲慨助准擬明春交手民韓子餘重梓文集其詩詞且從緩刻惟是先生之文嗜之者零詞斷簡視如拱璧而養一齋全集則又不啻寶山珠海也孰不思爭先快覩也哉今將從前刊集助梓義會式樣附呈覩擬仿照助捐凡我同人共襄義舉儻能集腋自可觀成拜白此引

劉翊宸　劉翰清
惲光業　費學曾
盛　康　莊鳳威
莊毓鋐　湯成烈
公啓

重刊養一齋文集助資襄校姓氏

仁和龔自閎叔兩　金匱秦緗業澹如
侯官沈葆楨幼丹　江陰季念詒君眉
瑞安孫衣言琴西　吳　儁冠英
新建勒方錡少仲　王□□一如
廬陵桂嵩慶鄰亭　沈保靖仲維
永康應寶時敏齋　郭宮桂子芳
廬陵王其淦小寶　季寶仁禮齋
石門吳康壽又槳　周駿曾小唐
昆明龔嘉儁幼安　鄭夢齡與九
歸安吳　雲平齋　劉清泰蔬甫
秀水莊祖基守齋　劉瀚清開生
武陽湯成烈確園　李　幹星甫
盛　康旭成　吳唐林晉壬
惲鴻儀伯方　劉宗海湘笙
費學曾幼亭　莊孫敏子襄
惲光業晚香　史致馴蓴若
劉炳宸雲樵　陳□□竹齋
程乃文繡農　莊寶森竹安
莊毓鋐俊甫　汪　份同孫
莊鳳威耀采　管　樂才叔
趙烈文惠甫　陸佑勤彥頎
劉曾撰詠如　曹鍾彝鴻齋
吳縣潘遵祁西圃　曹　佳鏡雲
潘曾瑋季玉　劉垂裕雪子
宜興任道鎔筱元　夏□□彥保

曹　倜遠謨　高履裕子勉
何彥穀秋葦　黃　競執武
靖江熊爾穀宜齋　薛紹元嘉生
懷甯鄧藝孫繩侯　劉　臺貽樵
趙振紀子憲　吳　椿壽年
吳□□修之　謝瑞昌梅孫
莊嘉淦叔平

序

易傳有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傳有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夫道德與器藝非有二也聖人之精垂乎制作學者多習其制作而明者則能由所習以究其所以制作之原故曰巧者述之又曰述者之謂明言道德而舍器藝是無徵之學也玩器藝而忘道德是偏曲之學也二者交相爲用而爲專家之學者其蔽常至於兩相爭而標榜好名之徒又務各張其幟決兩家使必不可復合以盜名於世由是諸說愈多聖教愈裂嗚呼唯申耆李先生可以平息兩家之訟矣先生之言曰爲考證之學者援文比類據物索象迨其說不能自還則務繁徵博引以斷必伸其蔽也鑿然而考訂精勤之功不可沒也爲義理之學者窮理必從其朔其蔽也或至於窮高極遠而無所薄然而剖析理欲教人踐履之功不可誣也歸之大要皆有功於聖人聖人則能別黑白而定一尊求聖人之道者則皆當師尊而信好之愛敬而獎成之故先生之於學自六經四史古今異同之說無不博覽旁及星文歷算地理及他百伎雜藝之流無不蒐采故天下之學者鱗集輻輳於先生之門先生視之皆師友也水行者妄輪蹄陸行者嘗舟楫造先生之廬者無不化也嗚呼可謂大矣先生既不爲專家之學而折衷是非又謙不敢居生平每有著述大都隨手散佚距先生之沒十年高君式之始蒐輯其遺文釐爲詩文若干卷以付之梓嗚呼先生之學爲世宗仰豈藉斯文以傳顧思其人愛其樹雖片楮殘墨猶將寶愛而珍襲之而忍使之遺佚邪振祚先生世家子也高君以爲足語先生之學於其集之成也來命序焉因爲識高君所以蒐輯之意如此若先生爲學之心則固與賈董程朱相契合於千載以上豈與專名一家者論傳不傳哉謹序其端以告來者

咸豐二年七月朔日後學趙振祚謹序

先生鴻德碩材不得留任臺閣僅於出宰百里未竟所施而去以教授終其身致足惜已然身退而學益邃一時學者引領歸之名譽之盛聞于外國信乎天之位置自有在也生平著述門弟子各隨所見錄副以藏洎於身後未克合并付梓上年遇有雞林之求竟無以應是則士林之闕事爾昔先生以書受業先君子故忘年下交而承鈺以問學所資實師事焉先生主講暨陽每來郡城必主敝廬嘗以繫心名教于鄉邦有所興舉恆以見屬迴憶二十年中所以發幽振微修廢起墜次第行之亦既有效可告無辱命焉今先生所遺惟在斯文苟不示後昆以韻頑先哲立正學之準繩哉而敢舍之不務乎前癸卯年王守靜國棟夏禾曦煒如周唐士慶貞六慶九承如宋寬之景昌徐康甫恩錫諸君各出所藏合之爲活字版本而黃君仲孫志述司其校事大半皆先生晚歲所作至其壯歲諸製則在鄧君守之傳密所道遠不遑致也前年庚戌鄧君因薛君子選子衡自皖歸附其本至而先生遺著于是略備遂合先後各本并就先生令孫子報嘉生借家藏本參校一編次爲二十四卷于去年中秋命工鋟板至今歲初秋而畢事焉其餘尚有石經考史略海國紀聞硯坑記游記日記諸書甚夥擬次第刻之以附斯本之後云咸豐二年歲在壬子七月同邑後學

高承鈺識

例言

先生爲文本無薈稿及門嗜學遂有鈔存彙於歿後次以爲集活版印行以待審定今經多載校至再三亟付棗梨永諸千古

先生篇什宏富散失最多稿本得來後先不一前編活版已區初續今之續出更倍於前爰於此次合爲正集以省瓜離再有蒐獲方爲續集

編次詩文各分體類其中略寓編年然有查考未的以及續出附入者不能一例

集中鴻辭雅製固是大觀亦有率爾應酬無關體要存之亦見江海之大不擇細流其或宜從簡汰以待能持選政者

斯文傳鈔輾轉不少烏焉更有檢從故紙豈無闕落其有可校可補者校之補之否則第仍其舊使人徐思得之猶勝誤於校補使人不能思也

先生沉潛經史恆有論說書就先哲成書逐條詳釋旣裨考據亦佐經猷茲以借刻他氏不入集中仰成讓善之美

養一先生遺像

江陰吳俊敬摹

炯炯者目，偽莫眜之；淵淵者心，善必止之。扶麾今起，爲吏則循；呼寐令覺，爲儒則醕。旁滙眾流，仰承千古；厚植基扃，宏擴堂宇。郢匠運斤，王良執轡；宜遇以神，勿泥於迹。

受業江陰夏煒如贊

李鳳臺傳

君諱兆洛字申耆姓李氏江蘇陽湖人也本無錫夾山王氏明神宗時有本成者育於武進三河口李氏遂冒李姓武進分陽湖三河口屬之故爲陽湖人祖衍曾國子生貤贈奉直大夫父徵蘭陽湖學生封奉直大夫妣奚贈宜人娶宜興路氏封宜人子二顗前歿顒國學生女一適同邑陸佑麟孫六曾孫二君短身頎腹豹顱剛目望之峻聳若不可近而就之和易終日手口無停輟而未嘗有疾言遽色幼聰慧好讀書日能熟百餘行予以嘉慶庚申識於白門壬戌過訪主其家七閱月徧檢其所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丹鉛校羨脫正錯悟矢口舉十三經辭無遺失上自漢唐下及近世諸儒說條別得失不檢本尤嗜輿地學備購各省通志較互千餘年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刊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之與原史不符者並世先達唯開化戴簡恪公友生中唯吳沈欽韓文起差足相上下餘無能爲儗似矣而慮以下人見一材一技殊么小而君感推挹獎借自以爲不及予稚於君六歲所學至淺陋而君見說餚稿本謂其慮周事林詞媿嫩輿以塗改勾剔甚蕪累手爲繕清至十萬餘言楷法一本渤海十日而畢予達人誦說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吾申耆其幾近之聞者駭然久之則皆以爲知言也成童應縣試陽湖令陳君見君年最少而投卷太速疑之君應答如流陳君款詢家世曰汝可卽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雖皆未投卷然知必無及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童年初試卽益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也卽在廳事書聯爲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好兒郎一時傳爲佳話旋丁奚宜人憂服闋赴試督學使爲仁和胡文恪公奇君文旣首擢及發落文恪已將君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若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未見有如李生者矣嘉慶甲子應江南鄉試領解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辰散館一等授知縣選四川觀老告近改安徽鳳臺鳳臺爲壽州分縣民悍同壽而地特瘠君蒞任知漢芍陂在邑境勸之今名焦岡湖濱淮而山崗環繞易爲旱潦君增隄防設溝閘督耕耘民以有歲邑多豪猾爲逋盜藪者相望君常騎率健勇循行閭里每出不意得其魁又察其中有重氣節矜然諾者撫用之盜以斂戢辛未秋百文敏公任兩江督先是儀徵有劫殺巨案戕一家三命文敏偵得兇盜爲蒙城人而匿鳳臺嚴檄兩邑限一月捕送君偵知容隱兇盜之巨猾不受捕乃召撫用者至內室賜之酒饌曰吾當解組歸里門故與若作一劇飲受撫者怪詰不倫請其故君示以督檄受撫者曰役故知其人匿巨猾家然力不能取君曰若力能取者吾早以捕事責若矣吾卽去此若亦不能終做好人故與若作別耳受撫者嗚咽良久曰有一計或可試收役家屬於獄而發硃籤役往然三日不回則役死猾家已役之妻若子可終身伺應夫人公子供灑埽幸得延宗祀君諾之猾家距城廿五里受撫者卽日至猾家猾款之曰賽兇路隔已三載何幸臨此得毋爲儀徵案邪示以硃簽猾曰信在此可召出共飲而商之兇盜出則曰我公之新友而彼則舊友且我一身而彼一家願爲新友之一身陷舊友一家乎我卽從入城耳次早猾遣長子二十醴送至城門而返蓋兇盜至屢勁猾恐受撫需受撫者引兇盜至君適在廳事讞他獄一訊名姓立檻解蒙城而身督護送者非其敵也君初遣受撫者下鄉卽於署內製堅檻並集舁者護者百餘人以鳳臺去蒙城七十里中道有鎮爲分界所檻車入飯店君降輿當門坐環觀者如堵君曰此巨盜斷不能捕得我竟捕得若等知吾巢否取巨觥痛飲又命侍者酌飲其父老與話鑑離不可休醉甚乃升輿前行猾已遣數十健者來劫兇君擲店門轟飲遂出鎮外候良久君與過猾黨問檻犯何尙不來答以隨後猾黨返至店則早已毀店後牆舁檻車前去計且抵蒙矣猾黨旣返君卽改乘快馬疾馳至蒙會蒙令授兇盜詞聯銜會印通詳舉明鳳邑捕得遵檄交蒙邑解儀歸案君返鳳之次日兇盜越蒙獄蒙令先以虧缺奉督院嚴詰事未竟又失兇盜遂縊君嘗語予曰鳳潁泗三府州揀集五千人可以方行天下然唯其豪能用之官用之必帥至千里外或客兵勢盛足相鈐制乃可否則驕蹇難爲降伏已然則君體察北方強者之性情至熟易故機一發而必達非徒恃智者譏矢已也甲戌君奉奉直君諱去官以交案羈滯歲餘服闋例還原省君無意出山而鳳臺猶有官項就館數年以修脯補虧缺官事竣遂旋里江陰延主暨陽

書院居之二十年而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歲君爲諸生每試必冠曹士論謂君
文利小試遣子弟從君遊求弋獲技故前後從者數十無能受君之學者及主
講暨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毘陵之雋亦從而假館四方艤舟問字者無虛日
君乃得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講授就染既久多有能得其一體者古今文辭行
世者君無不披覽時論咸推歸方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唐宋傳作皆導源
秦漢秦漢之駢偶實唐宋散行之祖與予持論若笙磬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
踵君付去即棄稿門弟子各私錄副或有檢得於故紙者咸寶守之君既卒首
選弟子蔣彤爲年譜一卷又述平日所聞仿宋人語錄爲暨陽問答二卷鄒致
乞志墓其明年薛子衡又爲行狀而高承鈺裒輯同門所藏君文以聚珍板排
印爲廿六卷猶以君文多散軼爲憾欲隨訪隨續俟備更付梓氏鄒排印本來
乞傳道光甲午春予過常州以張館陶墓表鄒書質君覆云褒顛已極不敷年
即當以此事相煩是君固早命之矣予無以辭故編次所習略不取材譜狀以
傳君之眞焉道光乙巳八月望包世臣書

李養一先生行狀

曾祖文麒

祖衍曾國子監生　貤贈奉直大夫

父徵蘭陽湖縣學生　誥封奉直大夫妣奚　誥贈太宜人

先生諱兆洛字申耆晝顏其室曰養一晚因號養一老人學者稱養一先生以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于江蘇陽湖縣大寧鄉三河里先世無錫夾山王氏明萬歷間有本成者以播遷育于武進輞川李氏遂冒李姓仍世隱德至封奉直公以沈毅博達聞鄉里赴人急若饑渴尤好文學士士無遠近爭歸之故先生自成童時已盡識郡中知名士弱冠豐頤隆準目閃閃光耀一室讀書至三四過歷久不忘嘗分日課馬氏文獻通考比浹歲首尾皆能默誦由是郡中先輩及知名士無知不知皆敬憚之自九歲時爲制舉文已操筆立就及試輒冠其儕偶主試者咸目爲大器會仁和盧抱經學士主講龍城書院從游者極一時之俊而學士獨推許先生爲第一流雖同時從游者亦心折無異詞也丙午丁奚太宜人艱庚戌補武進縣學生嘉慶甲子舉本省鄉試第一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辰散館引　見改知縣得安徽鳳臺縣其年冬到官鳳臺瀕淮帶汝穎時阨於水地廣民少俗多獷偷稱難治前知邑事者不越歲輒遽謝事去故治率苟簡又與壽州同城而治官署至頹敗不可居西接蒙城北界阜陽遠者至百八十里官是者或終任不一履其地俗尤狡悍稱難治先生之官首親履縣境辨其里落之繁耗地畝之廣袤肥瘠山川之高下河渠之通塞堰牐之修廢而次第振興之在縣七年修署二曰縣曰訓導建牐一曰小口溝修牐四曰豐湖曰焦湖溝曰魯村灣曰二里壩開溝二曰催糧曰中心築壩九曰燕湖口曰大口溝曰柴家窪曰杜家窪曰魯家口曰魏家窪曰楊家腦曰王葉巷東西修橋二曰北門曰十轂置義渡一曰北門義渡由是民無水阨歲以屢豐又以其閒輯邑志邑自雍正十年由壽州分置後嘗有志而簡略甚至是始復輯之凡民生利弊先生所欲行欲革而時有未逮者咸著於篇尤三致意焉蓋先生爲政務與民興利除弊用財則夏多益寡不競競爲小廉小節以自立名譽每遇煩劇當機立決度不可行不發發則雷厲風行必逮乃已故鳳臺雖夙稱偷瘠而在任多所興建無擾於民無褻於費無始作而終不行每一令下民莫不奔走承奉如不及甲戌以奉直公艱歸服闋遂不出庚辰游粵東爲康中丞紹鏞校刻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因併刊駢體文鈔先生嘗病當世之治古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漢六經以降兩漢猶得其遺緒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因輯斯編至是遂序而刻之序略曰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體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駮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于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先生生平論文蓋如此當世皆知是編可以正駢體之軌轍而先生實欲以是溯古文之原始也道光壬午遊揚州癸未主講暨陽書院首訪藏書之家求先賢遺集或得其手翰遺墨則摩挲撫玩精神所浹不啻親接顏面既鐫諸石又必求其子孫聞其賢而興則喜聞其愚而替則悲聞其幼而慧則招致而陶育之又資恤而振拔之於平昔舊遊故人子弟及郡中文學知名士子姓亦類皆然先是乾隆間盧抱經學士主是院講席嘗作暨學齋雜植花木於其前爲文記之後漸廢先生至求得是記遂新是齋而補植花木環之復創袤亭于側亭臨大池繞池植卉木俱滿而日聚弟子講誦其中迨十餘年而暨陽科第之盛倍於往昔治經術通音均習詁訓訂輿圖攷天官歷術及成學治古文辭者輩出皆先生所授也暨陽人士既樂得先生爲歸先生亦樂居之以爲陶成後進地故自乙未已後雖得末疾猶主講如故己亥太守黃公冕創修郡邑志延先生爲總纂猶往來郡城暨陽閒迄今歲固謝講席暨陽人士猶苦留之然亦遂不能赴矣卒以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八日年七十有三配路宜人子二顓紹華國子監生孫六曾孫一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而不必成之在己於學無所不好而無閒於在人昔人通一藝以上有爲之而成書爲之而未及成書者補輯考訂謀梓行之

士能通一藝者亦咸思羅致之故通藝之士咸望先生爲歸天下篤志著述思
有聞當時垂名後世者亦咸必折衷於先生而先生初未嘗著一書撰一家言
以自名於當世也所自輯有　皇朝文典七十卷　大清一統輿地全圖鳳臺
縣志十二卷地理韻編二十一卷駢體文鈔七十一卷舊言集初編次編廣編
皆梓行江干香草若干卷未梓詩文集未編卷石刻有所見帖六卷所鑄造有
天球銅儀一日月行度銅儀一子衡歲時往來暨陽嘗得請業先生今先生卒
而行狀未就敢撫先生行誼大端略其當世所同者爲之狀同邑弟子薛子衡
謹狀

名宦題稿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

禮部謹　題爲　題請入祀名宦事禮科抄出安徽巡撫王植會同前任兩江總督璧昌安徽學政羅惇衍疏稱已故鳳臺縣知縣李兆洛持心公正莅職廉明請入祀名宦祠造具事實冊結具　題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定例各省舉報名宦該督撫學政每年八月前具題並將事實冊結送部於歲底彙題應確核事蹟儻名實不能相副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即行指駁以昭慎重等語今查該省送到事實冊開已故鳳臺縣知縣李兆洛江蘇武進縣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授鳳臺縣境民風不淳動輒鬬狠該故宦擇耆老數人勸民孝謹分俸以酬其勞又於距城較遠處各擇公所創設義學延師教讀邑與壽州同城又與蒙城阜陽亳州潁上連界俗多獷悍私梟往來匪徒易集該故宦捕獲首梶朱紀等二十餘名又擒獲刁梶李虎孜等一百餘名私梟絶迹縣西有湖地一區相傳兵四民六而界址無考頻年結訟該故宦照舊志開溝爲界永息爭端他如濬涇泥河黑壕河裔溝河築焦岡等牐水患絶民利與勸修十議橋捐設恤嫠局鄰境猶多仿照之者所有入祀名宦祠之處洵屬名實相副臣等謹擬准其入於名宦祠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奉　旨依議欽此

先祖之集始排既刊實賴高式之黄仲孫鄧守之三公盡心竭力搜羅遺稿校讎募貲糾會付梓得已成功一切原委已載備端無庸細表咸豐庚申遭燹集板被燬今番重刻僅集首創情由爰載集首小引可不贅述校讎之任湯果卿世伯黄執武世兄之力也泰生等心非木石既追本於從前復思源於今日斯集之成荷　世好鄉誼之厚情蒙各　大憲之慨助得已登諸梨棗重覩遺篇泰生等式徵自慨既不能承　先人之前緒復不能慎保遺文罪難容措感慚交併理宜自責故筆之於末

從姪孫錫蕃從曾孫鑑職知縣
孫男　泰生曾孫陽縣知縣候補　仝拜校

李養一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頌 疏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序
卷五 序
卷六 跋
卷七 跋 贈序
卷八 記
卷九 記
卷十 碑銘
卷十一 碑銘
卷十二 行狀
卷十三 傳
卷十四 傳
卷十五 傳
卷十六 箴 銘 贊
卷十七 祭告 哀誄 論說 議 疏引
卷十八 書
卷十九 雜著
卷二十 補遺

賚一齋文集卷一

武進李光洛申耆著

頌

皇上五旬萬壽恭頌（擬大衍元符一篇幷序　嘉慶十四年代安徽巡撫董教增）

皇上御極之十有四年三光協和風雨時節寰宇乂安民物豐阜丕應　聖天子五旬萬壽之辰於時海隅日出蜎飛蠕動莫不喁喁千千懽欣頌禱臣以蒙恩夙侍禁近仰見　皇上無逸作所孜孜日昃大小庶務咸經睿裁雖日月之光不疲於普照山海之量不輶於裒益而堯臞禹瘠曾不恤己非有嗇神頤和求自致於洪算者也以天地之心爲心即以天地之壽爲壽以祖宗之心爲心即以祖宗之壽爲壽以億萬世臣民之心爲心即以億萬世臣民之壽爲壽山阜松柏之詞固不足爲我　皇上稱述而盛德大業日新月茂又非名言擬議所得罄萬分之一也臣　奉職江介不獲躬侍殿陛隨班拜舞謹竭愚慮成大衍元符一篇以附天保卜爾無疆之義蓋大衍之數總萃兩大兼苞衆有自五十而衍之千百萬億無不基此故曰顯道神德行又曰成天下之亹亹發揮潤色宜無大於此者焉衍爲二篇篇各五首像三才播五行也合八十有一章通九九之算也爲韻三百有六十紀歲實彰歲功運行而不已也思不足以撼道德詞不足以絢黼藻惟謂達不可達之聖會得窺末曜不任區區之忱謹拜手稽首以聞其詞曰

太極構天萬和億正立配馨德甄靈定命厥受神爽用彰嬀慶若鼓於桴靡有不應（一章）　堂堂　聖清顯顯　皇宗緯緯之治巍巍比崇藻儀湛湛福酺瀌瀌休響巢鸞昌光起龍（二章）　太祖　太宗雲雷基業順天休命　世祖受發　仁皇憲皇對時育物豐亨豫大　純皇是集（三章）　六聖傳緒百八十年四譬所成八對斯全復於太極以正元端則通則久我　皇受焉（四章）　觀河考雒旱司其契五五相守千齡積遐五老之授五福之備曰億萬年丞丞無替（五章）

以天承天惟聖知聖聖惟一揆天不二命克肖其德俾彌其性有開必先道與化稱（一章）　世德作求緐衍麟振星輝海潤握符闡珍昭哉嗣服仰庡乾清密緘蘊題正大光明（二章）　元日格祖太和傳寶猶訓於政若稽順考通君父師兼典謨誥如規斯矱如矩而効（三章）　昔堯禪舜亹亹示事允中既執洪算靡異惟心所傳載福俱致昭通肸蠁於穆隆懿（四章）　矧我　皇祚一家之慶以引以翼丕若構堂惟純佑命厥之有章家法萬年啓裕無疆（五章）

丕釐有基禋祉有朕龍策二百靈坤是孕俔天之配施於神聽星渚虹華伊古流聞（一章）　懿惟　聖母媲昊符天揖仁黃媼導派珠淵娥臺嬀媞含靈握元昭被圖篆光於往編（二章）　自昔宸披稱尊有典長樂名宮太安御輦遠傳公羊近援漢簡其文蓋靡其義已尠（三章）　聖母之德宣曜重光鐫華金版鏤寶璣瑱爲天地母受命純皇（自古母后皆從繼代冊尊惟　孝儀皇后仰肆　高宗皇帝追册爲亘古所未有）　實大居正皇天燕昌（四章）　文任武姒蓋未有此漢宣宋獻方斯蔑矣肅倡四廂承和七始孝熙是綵壽人永紀（五章）

道化周衍紫宮統氣運舍苞符數合天地震積庚辰乾積己巳六位六象周而復始（一章）○（京氏易候震算起庚辰乾算起己巳周而復始行子無窮庚辰誕聖己巳爲五旬萬壽無不與衍算合）　太乙之游駭萬所宗以離納己惠於中宮巳火配丙納艮南維艮亦寄坤中五是毘（二章）○（大衍納甲法以離納己爲太乙中宮倡施四方爲萬物之原艮納丙配巳與坤俱寄中宮歲在己巳實爲大衍之會）　維天誕命美罔不臻囊括兩聖文庚武辰（周文王生庚寅　武王生戊辰）　初元在丙維舜維譽初元在辰維堯維頊（三章）　祥虯發趾月在吉亥天乙之本生生所宰受成而成首春而春是曰函鍾權輿庶倫（四章）　萃千百聖以鑄一人輯千百瑞以奉一身天無餘力物必効情合此昌期以應太平（五章）

乾元統天六氣順布雷霆風雨於何不敘彝定者宇清明在躬天乃命之來同來宗（一章）　非烟鬱景甘露流腴頳鳧白雉巢翮翥鳥遇大朝祭及大慶典臚嘔昕昫氣和候善（二章）　陰則告霽曠則禱雨應念隨期用臻綏屢洎乎比年五穀豐登秋雲被隴冬雪覆塍（三章）　惟天佑聖呼吸影響惟聖補天裁承輔相各以其敘九疇之驗可以侑神大衍是質（四章）　福者備順壽者儔德天彰瑞應聖惟乾惕仲舒有言必驗於人徵獻貞符慶此丁辰（五章）

右五符五首陳受命之本立隆萬古也

我　皇聖文璵璵如春九行統十三物與民學詩嘻務時授穡中禮圜嵩美審
海遠津閥徵冰寨鱉水槐慶章一　洋洋聖謨瀁瀁天藻惟心之模乃道之實如布
帛暖如菽粟飽英華日新越於四表妙極生知功窮參考章二　羣工卿尹乃歌乃
賡翺翔書圃出入承明或宣上德或貢下情乃命諄誨第此頌聲裁其淺鄙共
底大成章三　昔人之詞迺玉迺金爰及李唐蔚乎翰林起衰八代存雅去淫乃命
蒐討無微不斟發潛闡幽大哉皇心章四　鼓吹笙簧承平之式橫經負書咸賁帝
力文昌珠潤華蓋五色羲娥中天萬古無忒擒此瑰章鴻我壽域章五
我　皇神武赫赫如夏禪冕建櫜靈臺偃伯兩階屢舞十碣周稱干戈用省作
解惟敷德威所養兵氣斯化章一　歲在丙丁小醜屯蟻　皇曰耆之命將因壘乞
活乂安里門夜闔戈船授策鯨波無詭十全是續三會比美章二　猶戒衣袽克詰
無頗奇經八陣司馬兩和總驅劉禮唱大角歌器咸卒選闈防孔多安制養節
民以不能章三　率歲常事木蘭秋獮暢數驅雷綏旌結電帝弓躬御天狼畢箭獲
若兩獸穰廟是薦稱千萬壽公堂獻豜章四　神武不殺嘉生遂成蠢蠢庶類蕩蕩
由庚物極其性時靡有爭康衢之叟百年如嬰丕冒無疆介福是膺章五
我　皇建中如黃鐘宮節宣六律以莫不宗廣開四門勤攬百工近獻其明遠
達厥聽執兩以用奉三為公章一　戴巍履栗延謀臧否公聽並觀無敢執散問夜
披章反支啓甌推其奧窔以惠樸鄙贊其盈盈以暢和理章二　一得之慮　皇則
酬之一隙之光　皇則周之匪肅匪邇是詢是求嘉言罔伏山梁之秋善旌諫
木執云能傳章三　清問下民處高聽庳孰疴孰癢如保赤子朝報夕發嘉肺奚侯
詔書數下冠蓋繙繹九重匪遙我見如咫章四　疇咨羣僚爾無匿心小臣侃侃戴
其好音大臣闇闇胡不是箴穰嘿非福實難為欽虔聳勞謙正直神歆章五　地氣
上騰天氣下濟通則為泰時無瘵痗我　皇如心臣民如體百節調暢大順自
躋康強逢吉以集繁祉章六
我　皇愛人如秋之成亦有霜雪而無褻攖威威慎罰簡簡祥刑咸庶中正克
允惟明貫索星空角道砥平章一　哲惟知人斷惟剛克首甄衆恭不大聲色徽於
有位栽培傾覆五用時懋誕明黜陟光我　皇路奔走率職章二　曰辟不辟考吏

而施決奏五復服念旬時詳審六既鈞考三司參處法意析於毫釐裁風瀝典
丕蔽民彝章三　金科玉條久則毛舉意輸輕重權於吏胥拔弊於本過絕仰俯鑄
其鍛鍊閑其網罟雖有湯周疇敢文舞章四　害馬既除嘉植昌矣好生既洽仁風
翔矣化國之日抑何舒長兆民之衆一人之慶各正惟命永奉無疆章五
我　皇愛物如冬之節權金權粟有度有律物無暴殄財無旁泄教樸去奢勸
心寄密嚴辨義利制其縱軼章一　蒸蒸之衆際乎重熙物傳地大威極而靡　天
子曰吝爾惟不支服奘縷屬禁戒雕纂返華以質杜患於微章二　皇吝於民儉
德無虧　皇吝於官寵賂無閑寶璽不飭衣冠以雕剝此官刑徹於後來鞫謀
生生惠我烝黎章三　皇猶顯省至教躬先長春屢慶珠寶靡開坤珍未貢襲命
來寶文字之美朕觀寶焉珠玉非寶毋登於庭章四　于古養生實奢為務嗜欲日
損神明斯裕鏡俗至清陶風太素華胥異壤曷足謨慕京垓億稀滂洋福祚章五
右五極五首紀　聖德之大錫福兆民也
皇帝萬年百神致福八表熙熙三辰穆穆上自大圜下逮窮谷布濩流衍靡有
韞韣彈壓幽明嬰珪藻玉章一　齋肅升香歲事郊壇蒼璧黃琮載嚴載虔毋曰高
高顧諟罔愆上帝攸寧錫錫吉蠲章二　名山望秩洪河允禴祝公視侯命祀以浹
馮蟾切和林央帖響異此清宵拱護辰極章三　若古后王撫運啟號丹陵嬀水聖
聖相韶我將我享由堂徂奧殷勤靡求萬古華耀章四　金絲之壁章服之堂附麗
帝緯斧扆皇綱釋幣興器以告嘉祥變六為七古今相望章五　普薦芳矣告靈饗
矣五譯七鳳一日十瑞器車馬圖方方偕至為百神主神天所佑惟天之子與
天比壽章六
皇帝萬年羣臣蒙庥不匱之恩與和氣游無小無大窮徼遠幽克綽永福溢我
其收騰遠齊壤其光炳彪章一　展親無遠疏恩先近若木分暉天潢瀁潤宗英玉
系小侯金印距數宗室仙源積慶章二　晴開閶闔千品萬官下逮寓縣墨綬青鞶
人賜一秩華袞同觀惟蹈且舞以陪天歡章三　詩人所誌將母將父捧檄之喜宵
徒祿將曲遂烏私睍榮燕緒教之教本由禰及祖章四　湛恩疊被日薰不忘或經
換秩前沈後揚爰錫新封以累舊章龍文繆蛐鳳藻鏗鏘章五　天語溫渥天褒疊

厚榮身及親國慶家受仰贊覆燾涓埃何有奉策而致再拜稽首劾嵩三呼萬
萬壽章六
皇帝萬年髦士攸宜同文濂海千載一時采樂宣風習禮承規追金琢玉以漸
以礪登善以錄　皇則受之章一青衿介幘服習陶冶算口而選羣空冀野廣賡
歌鹿魚魚雅雅提鞶貢藝會於闕下章二四門之學皇闈之教陳師設保虞庠夏
校居肆成事積日而報放免一月優其考較章三郡國之奚收其儁髦貢諸成均
俊造咸序　一人汝嘉紀爾恩遇錄用其次以充歲賦章四運際時雍比戶可封
猗嚴旌別表宅樹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輝煌綽楔飾爾窮蔀章五髦士攸宜宜
之于嘏嘉頌歡謠囊乎其鼓掄才呈匠侯薪侯燎濟濟克生悉率左右敬賡旱
麓作人惟壽章六
皇帝萬年煢獨歸仁政先無告肅以亨屯顙首鼓嗉大澤惟均躄者以起僂者
以伸欲立欲達被於無垠章一偏隅告饑帑粟立沛貸種賜牛民忘於歲孰置不
贏孰貧不更除其逋債勸其深耕章二河壖江澨瀉鹵時彰徵課之宜或垂昔準
孰耤而無孰額而虛除其縣賦給其蠲符章三惟彼稂莠自外　聖世大李奏當
圜扉頌繫從矜從緩屢示以生更予輕比麗事探情章四宥汝以遣曰流曰蔡有
厥罪小惟鞭惟撻三居可復一眚已微適輕下服洗痏滌瘢章五霆擊發榮巖處
傾聽枯槁復產乃成厥命里無夜呼人知棄咎藹勺羣熙啞啞笑口仰佛大雲
紀無量壽章六
皇帝萬年耆耇戴考龐鴻叶應以綏吉劭太平之民弗鄙弗夭神安乎形是以
難老稽諸惇史逾軒邁皞章一皤皤黃髮三壽之朋比壯方叔齊齡商彭虎拜丹
陛鸞峙彤廷刻鳩供杖祝鯁調羹章二皓首宿儒華顛耆獻神明未衰稱道不亂
上計賢書列班史館摳衣曳履從容伴渙章三閭閻庶老鼓腹于于不知甲子但
記歲龠雲中雞犬天上枌榆泥塗非辱同登福衢章四賜之以爵優之以復挾纊
賚帛異粻頒肉期頤之瑞甄旌載沃引年序齒連楹比屋章五壽星角亢其光熊
熊履端於始如日方中顓顓之坻奚咎高厚扶老攜幼兒觥春酒劾華封祝願
聖人壽章六

右五頌五首臚普天之慶歸福一人也

皇上六旬萬壽恭頌擬大雅六篇并序　嘉慶二十四年代浙江按察使左輔

臣聞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生生而已物各生其生而生之氣彌滿充塞於兩
間而天地賴以不敝焉是故天既生物矣而物有不能自生者於是乎生人以
劑量萬物之生而物乃以得生既生人矣而人有不能自生者於是乎為生首
出之一人以劑量萬人之生而人乃以得生是故君天下者曰天子言天之所
子以代天生育萬類者也然則天以生為心而人能心天之心則天心必嚮之
矣且天地藉生之理以存而人能自全其生之理則其足以自存也亦如天地
矣傳曰樂易者常壽又曰美意可以延年蓋匹夫而抱慈祥之意行愛利之事
猶足以召和氣致長年而況以億兆之主上承於穆之宰通於肸蠁者哉自古
有天下之主其久安長治福祚綿遠者大抵皆法制寬大心志慈和用以久享
天祿逢迎善氣天人之交歷歷不爽上通三代下迄漢唐宋明推往驗來未或
外此我國家象天則地一民同俗灌輸者大斟酌者眾立綱陳紀損益百代皆
取其忠厚去其煩苛自含齒戴髮下至肖翹蝡動之屬無不熙熙然各遂其生
而　列聖包元履德累愛襲恩以不忍人之心垂為治統傳為家法此所以上
當天心祉祚流衍踰繩越契無有倫比者也我　皇上負天覃之至仁承　列
聖之驩化益懋慈理亹亹穆穆是以順氣成象休徵薦臻臣伏思民之所以不
能樂其生者其途多端民藉衣而煖藉食而飽水旱不時家室莫保　皇上無
逸作所民依是知兩暘稍愆齋心虔祈精懇之意洋溢宸翰蒼昊格誠受命如
響其陂溢偏隅小有漏澤則滿堂之悲彌矜　聖恩蠲租發廩無歲不有而民
之生不厄於饑寒矣創殘之傷軍旅最大而　皇上遏劉耆定天德出甯盪定
秦蜀兵行衽席廓清潰滑成功刻漏稂莠既淨良苗益榮蓋以安民之怒行仁
者之勇而民之生不蹙於兵戎矣民之情逸則樂勞則苦力役之懲芃狐作歌
國家一尉候消烽燧更戍之事不及於民而　皇上猶視民如傷二十四年
之間鑾輿未嘗輕出其以歲事展巡輒詔所過州縣不得借端征求嚴大吏之
騷擾禁過客之廚傳而民之生不困於徭役矣維正之供子來所急而叫囂致

駭敲樸或傷　皇上勤恤民隱尤軫耕農度支偶有不充而籌國用者未嘗敢
議及加賦其州縣官虧空倉庫第責令次第償納惟恐持之過急而取盈於民
以累我耕氓　萬壽慶典捐天下逋賦千有餘萬而民之生不窮於賦稅矣安
樂之日不堪聞者呻吟之聲　皇上體德乾坤調敷亭毒春無愆陽夏無伏陰
苛慝不作癘沴不降又復廣雷岐之書設醫藥之局而民之生不夭於疾病矣
驕盈之害甚於酖毒滅義伐性還而自戕　皇上制節謹度與百姓共之衣服
有章宮室有等明示限制以定民志而寡其過而民之生不傾於縱逸矣人自
知其所以生則知生之貴而蚩蚩之氓莫能復性其生若迷亦復何樂　皇上
迪先覺型身度金聲玉振聾聵傾耳家庠而戶序之莫不滌邪盪穢鏡乎至清
而民之生不沒於闇汶矣不厄於饑寒不斃於兵戎不困於徭役不窮於賦稅
不夭於疾病不傾於縱逸不沒於闇汶則民之有生者豈復有不遂之生哉乃
有其人無可生之理而以　聖人之心生之者直省歲所上讞斷獄訟不下千
數自流宥以上所在長吏與其屬貳悉其聰明量其大小之比皆以爲當而後
上之部臣部臣復參省衆議條具緩實而後奏御　皇上乃親垂省覽權衡至
中必不得已而後致刑有絲髮可原或與輕比或與緩坐蓋有大吏部臣已殫
晝研慮一經睿斷而爽然自失者夫人已抵罪觸法自絕其生之理而　皇上
之心猶拳拳欲生之則其人絕無可生而　皇上之心則依然生之也夫以無
可生之人而生之以心此則秋肅冬凝疾雷大雹嚴霜密雪天地之所以猶憾
而皇上能爲天地補其生氣也此卽禹之泣辜湯之解網周之三宥乃刑唐之
五覆始決豈足以方斯萬一哉蓋　皇上以百姓之心爲心故能愛其生以天
地之心爲心故能體廣大之生以生之以　祖宗之心爲心故視六合如一家
視百姓如一身而維持安全無所不至然則四海蒼生祈　皇上以覆載之永
天地神祇報　皇上以山嶽之期　宗廟神靈福　皇上以無疆之祚此固理
之所必然而無惑者矣臣以至愚極陋荷　皇上不次之擢待罪兩浙陳時臬
事砥厲王鈇璋明兩原仰承聖謨俯究恩意徒就一隅之見陳其隙漏之光至
於日月之容則固非窮思畢精所能摹繪者也臣嘗誦大雅行葦以下諸篇竊

以爲公劉一詩宜類次生民之後爲述德之篇其餘六詩則皆成王致治之極
盛所以隆七百之祚基夙夜之命而一時臣工發揚盛德競劝忠愛者無不備
焉其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
乞言以成其福祿焉其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行葦
微物也牛羊無知也猶見其泥泥之生而莫或傷之况於人乎況於牧人者乎
故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斗以斟酒猶德以受福斗大則
所盛多德大則集福厚也既醉之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
行焉酒者美澤德者醇行醉飽者沾浹深至各樂其生也人樂其生而後能爲
士君子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後謂之太平故其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卽
書所云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也又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僕附也君子以天之
心爲心而爲之主則天之命如僕之相附著也所謂備五福也鳧鷖之序曰鳧
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矣夫能守成而後能致
太平惟能持盈而後爲能守成盈則滿假滿假則不能推恩以保民故其須福
祿也曰來成來爲來下來崇者曰福祿之來皆持盈之心所以成之爲之下之
崇之云爾假樂之序曰假樂嘉成王也周家一代太平之治隆於文武而雅頌
之作皆在成王之世故其歸美者尤至其詩曰宜民宜人能安民能官人也而
推本於率由舊章無怨無惡舊章者忠厚也無怨無惡者醉酒飽德也故其序
泂酌曰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卽假樂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者矣其詩
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記有之豈以強教弟以悅安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如此則爲民之所歸民之所塈矣塈者息也日用飲食徧爲爾德之謂也卷阿
之序則惟曰求賢用吉士也蓋周公之訓立政也曰庶獄庶慎其惟吉士勸相
我國家又重之曰司寇蘇公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刑非吉德也故必以吉士
治之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又曰維天子命媚於庶人媚天
子者順天子好生之德媚庶人者順庶人樂生之心長我王國則茀祿康純嘏
長矣其爲吉執大於此爾雅釋言謂菶菶萋萋臣盡力也雝雝喈喈民協服也
亦其義也凡此皆仁厚及草木以成其福祿之實也蕭梁樂府歌辭羣公上壽

歌介雅六章其詞靡而不典臣竊不自揆謹依附行葦諸篇之義別製詩六篇合以周官太師之六樂蓋以　萬壽聖辰正當黃鐘之元而六律環生比於六甲周而復始之序其於生成囊載之量曾何足以窺測毫末而悉忱區區願以賡樂府之缺備四厢之奏上託雅頌之遺音而下以効叩轅擊壤之微忱誠不勝斯陶斯詠之私謹拜手稽首以獻

黃鐘樂當行葦

陽萌黃宮萬物仰生物繼其橐　帝稟其精厥精維融厚未於本履長在御率天下靜於皇元首羣生資始欽順元則敬迓繁祉容民惠下育物流仁感德滂洋輝光日新言觀其光皤皤之叟抱子哺孫和氣是阜何以來之鳩杖在手何以綏之甘醴維厚皤皤國老再拜而言我有田疇歲取十千我有室廬顛顛其眠其眠顛顛其舞軒軒朝衎暮燕靡有歲年貞則有元景命如環

太簇樂當既醉

恢恢大圜嘒嘒春祺云云萬有樂且有儀其樂維何息於景風搖枝振葉宛氣循通其樂維何潤於膏雨津莖及根甲解苞吐其樂維何飲於醴泉伸傴起躄孰知其源其樂維何耀於玉燭靡幽不朗靡慝不淑其樂維何蔭於慶雲適遹帝鄉去來無分　皇建有極用敷錫只民詩懷之忘　帝力只既匡既勅孔豫孔甯於萬斯年同我太平

姑洗樂當鳧鷖

稍雲九華金葉玉條羣歡所騰協氣屬霄吹萬之屬唱于調調采以比竹詠之九韶　天祐　聖清萬邦來賀雖安勿安乾乾匪懈開元布憲四海鱗萃壘壘我　皇配天爲光垂精日昃經覽無方闡極循機治具畢張載民壽軍驅俗福衢壽之福之　皇則穀之惟天惟祖惟時篤之

蕤賓樂當假樂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億元稊會瀛海咸仰天祚重厚維清緝熙恩風長扇偶比兩儀赫赫　章皇濩武伻功巍巍　仁皇軒羲効崇時雍於變　憲皇之憲統一聖真　純皇之純泰元錫羨誕膺多嘏延鴻受籙靡有三五　列聖在天日監在茲誕保我　皇奕世重規爰規爰隨爰希爰齊爰頤爰期百福如幾

夷則樂當泂酌

夷庚如砥民所履矣訏謨秩秩天所書矣天匪難諶諶於德心昭假祁祁有壬有林樹之典象誨之義類上教如風下應如卉教以化之樂以和之和而養之時維邕熙三靈効順五瑞來備器車出山圖書自至芝菌以茂枳棘以柔矧我烝民疇不仰流脩德獲符昊貺若斯綏我眉壽于胥樂兮

無射樂當卷阿

華平在林甕聲發樂嘉禾被畝甘露載零我　皇作人如金如玉濟濟多士雍雍維服龍蒸景雲虎應冽風五麟七鳳景附流虹饋使恍惝丕鑒耿命敷時繹思天保孔定九賓在庭臚贊既通升瑞錄贊乃侯乃公南琛東賮北發西旅陟禹之跡童歌叟鼓明明在上顯顯厥猷翼翼三壽蕃翰維休既宴既喜俞是萬邦翼子貽孫嗣服無疆日月得天四時不忒久於其道至誠無息烝民之天天我　聖人聖人之天天我烝民天之壽人壽以　人皇天壽聖凝聖壽天長

疏

謝賜御製詩疏（嘉慶十四年代安徽巡撫董教增恭撰以下並同）

對越在天睿思切羹墻之慕古訓是式奎章生丹扆之輝帝協　帝而道同歌賡歌而命勅欽惟　高宗純皇帝化充穹宇澤洽垓埏禮葉韺韶樂華會舉深軫聖心溯祥源于綿瓞更紆神筆騰列辟于圖籙以三百六韻之迴環括二十四史之得失所以陶鎔品彙斟酌黃軒前無千古豈承雲延露之能儔後有萬年知泂酌卷阿之可繼我　皇上紹天闡繹顯德緝熙發言爲詩致慇則著率由舊章固無微而不合順考古典乃有作而必承惟此重規疊矩趨步並韶耤之揚烈覲光儀型羣律星聯珠而耀漢雲五色而爲瓊使藎臣廑念祖之思廣野動服疇之感臣忝奉撫綏之命建節江淮之間功未勸于九歌詩莫陳於八伯仰橋山之劍舄頌豐芑之篇章志善繼事善述集金玉爲大成日重光月重輪奉清甯其承泰

謝賜御製二集疏

皇上道纘虞華學淳孔海睿藻昭回于倬漢元音洋溢乎寰區初編垂示已攬金聲玉振之全二集載頒彌頌緝熙光明之矣是蓋文由道載言以德宣無一字不本乎聖心無一語不關乎聖政惟政無一日之不勤心無一日之不釋故極天下之賾而不厭鼓天下之動而盡神譬之洪鈞鑄物極萬類而亭毒彌工二曜經天亘億載而菁華不竭所謂以聖人之能事而爲帝皇之文章實惟以帝皇之聖人乃極盡文章之能事臣嘗叨儤直近依奎壁之光玆忝巡宣遠荷星雲之寵鑽研莫逮抃舞難名惟有是彝是訓奉奏命以重申一話一言敬臨篇而三復

謝賜實錄疏

皇上式型伊嘏適駿觀成昭哉嗣服配世德以作求大矣孝熙念紹庭而日監自一話一言之彝訓暨大經大法之昭垂顧諟所存編纂爰亟釐四十門建天地而不悖成三百卷懸日月而不刊洪惟 高宗純皇帝道照羲軒德鎔蒼昊繩其祖武燕及皇天羣生涵泳于至仁薄海化成于久道用延期而流祚以冀麗而宣光治則難于名言政則布在方策而 皇上覃夙夜之至思體作孚之成命鑒憲順典易勞加勤惟息息契緝熙之宰通之以心故事事協覲揚之宜合非以迹周述文王之謨夏承皇祖之訓詎足方斯鉅製絜此睿猷臣蒙荷聖恩撫巡江介保有厥士皆樂樂利利之民繼序其皇矢子子孫孫之戴奉玆寶典肅對球圖言提其耳敢忘聽聽之誠彿時仔肩願上維清之頌

謝賜平定教匪紀略疏

欽惟我 皇上丕冒爲仁亶聰錫智霹靂至教庶頑猶欲其並生日月容光幽隱不遺於普照伏念邪說之興莠民所扇芽蘖於宋元以後蔓延于兗豫之閒自忘造物之生成敢作光天之魑魅孽由自作邦有常刑而我 皇上猶紆回在宥之思熟察致辜之本謂人滿則物力不給故民貧而奸邪易生見異思遷、從流如鶩惟小人之喻利致大惑以忘身欲全保赤之仁必賴親民之吏所以滌邪而還穢要於表正而形端但士大夫無商賈之心即億兆姓切尊親之戴譬若醫之治病元氣足則寒暑不能侵又如耕者力田耘耔勤則黃稗不得雜此皆顓愚之所不能自達臣工之所未敢推言發于己飢己溺之心申以無怠無荒之戒凡厥庶民其曉不感泣況于有位而倘敢惰偷臣竊荷恩綸忝司撫馭地連汝穎舊有譸張伊承謨訓之昭垂益廑靖共之不易惟有持身以謹率屬以廉感物以誠導民以義教勸農桑力除蟊蠹絕苞苴之影杜刻剝之萌飭六計于官方矢一心于夙夜庶幾苛慝不作風俗還淳是彝是訓惟皇極之敷言引養引恬躋斯民於壽寓

謝賜明鑑疏道光元年代廣東巡撫康紹鏞以下並同

百王繼統監人綜治法之全列聖傳心貽訓悉紹庭之準摹龍章而莫逮衡鳳嘴以如新拜展一編纂於二典欽惟 仁宗睿皇帝德懋生知道懷典學謂察來於彰往宜辨物而斷辭近提勝國之權衡俯效宋臣之輯錄合如符節丕承綱目之評言有體裁屢下殷峯之詔舉協賞罰惟亶聰明勒爲廿有四篇用垂萬且千載恭惟我 皇上重光鏡宇下武配京心堯舜之心政祖宗之政聿觀厥成昭茲來許用時敷錫大矣孝熙倘胥暨顧豈徒念祖之藎臣罔不是孚庶幾祇迪于彝教臣重承天澤維服海邦跪捧瑤函恍提撕之在耳心馳丹扆倘咫尺之違顏惟有勉循法守默求垂鑒之仁宣布訓辭共矢聖人之戴

謝賜藥錠疏

化鈞亭育德邁軒皇調六氣而御陰陽辨百草以消疵癘當盛夏蘇晞之候軫斯人宛暍之虞爰推壬癸六符以佐丙丁五政外臺庭劑中臼鎔模挹餘芬而已足辟邪懸綵縷而真稱續命捧瑣函之五色勝松喬之一籌謹以分餉同寮珍儲秘笥仰體如傷之抱旁宣解愠之風起疴未効慚籠中之赤箭青芝沾灑皆仙聽境內之雞鳴犬吠

再謝賜藥錠疏

造化同流泰和在抱已愆伏之潛消物不疵癘倘痌瘝之軫念時共節宣當暑屆而蒸歊慮陽淫而熱疾乃搜秘籙以授留師擣綠玉于仙臺散黃金于神鼎蓄比三年之艾頒同五日之絲俾無癖疥之虞並食軒岐之福恩勤所至肌骨均蒙臣屬荷絲綸撫茲嶺嶠人名丹穴地即天涯以山嵐海氣之所交或青草

黃茆之作厲龔推廣于德心閒民所苦但薰沾于香氣傒后其蘇知父母惟疾之憂庶斯民勿藥有喜二患不生彌切餘冰之志十全爲上或裨陰騭之仁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序

駢體文鈔序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塵　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編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以是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于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岐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沉膇理所必至也于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

上編著錄若干首皆廟堂之製奏進之篇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夫拜颺殿陛敷頌功德同體對越表裏詩書義必嚴以閎氣必厚以愉然後緯以精微之思奮以瑰爍之辭故高而不櫼華而不縟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馬班已降知者蓋希或猥瑣鋪敘以爲平通或詰屈彫琢以爲奇麗樸即不文華即無實未有能振之者也至於詔令章奏固亦無取儷詞而古人爲之未嘗不沉詳整靜茂美淵懿訓詞深厚實見於斯豈得以唐宋末流滸勉浮尪兼病其本哉故亦略存大凡使源流可知耳

中編著錄若干篇指事述意之作也或縝密而端愨或豪侈而詄盪蓋指事欲其曲以盡述意欲其深以婉澤以比興則詞不迫切資以故籍故言爲典章也韓非淮南已導先路王符應劭其流孔長立言之士時有取焉然枝葉已繁或披其本以仲宣之覃精而子桓病其體弱亦學者之通患也碑誌之文本與史殊體中郎之作實其有文可爲後法故錄之尤備焉

下編著錄若干篇多緣情託興之作戰國詼諧辨譎者流實肇厥端其言小其旨淺其趣博往往託思于言表潛神于旨裏引情于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淺而能永博而能檢就其稱者亦濶理內苞秀采外溢不徒以雕繪爲工遒峭取致而已後之作者乃以爲游戲佻側洮盪忘其所歸遂成俳優病尤甚焉尺牘之美非關造作姸媸雅鄭每肖其人齊梁啓事短篇藻麗間見既非具體無關效法十而存一槪可知也

小山嗣音序

自漢以來言離騷者莫如淮南王安安都壽春其羣臣賓客類能爲詞賦而大山小山尤著其招隱之篇論者以爲騷辨之遺其恩婉以深其音曲以長其性情固然也其流而爲詩歌如枚叔張平子蔡伯喈阮嗣宗陶淵明之徒下逮唐宋諸詩人莫不采其詞依其聲以著文焉況生于其地者乎乃一千餘年之閒曾無一人與于騷與詩者何哉豈自魏晉用武于此遂移易其情與將有所不暇也以予所見明季諸人如方中丞之真至趙處士之奇宕鄧太史之硏鍊何嘗不足以跂及唐宋而世莫之傳并其鄉之人或未之見則其前之闇沒不聞者可知矣夫性情之際其深淺固不可得而同然其鬱然以思斐然以興發乎心而成于言莫便於詩而謂之不能者非也予輯縣志頗求遺書并及今人之作爰就所見存其百一爲邦人士操土風也

方孩未先生遺書序

有明孩未方先生奏疏四卷自敘年譜一卷報恩錄一卷禍由錄一卷詩一卷筆記六卷雜文一卷附刊一卷都一十六卷或舊有刊本而散佚者亦有未經刊刻者力爲搜錄始輯成一書雖尚有散失然大略備矣先生當權奸內訌疆宇日蹙舉朝恇擾之時忠義勃發以一書生出入戎馬閒指陳機宜曲得要領

奇偉非常之氣一時未有逾之者也而廠寺盜權擅干羅織乃幾爲楊左諸君子之續嗚呼明之亡也其大小臣工精神皆渙散而不相攝各圖其私以苟旦暮或更倖人之敗以自售其言于國家利病固勿恤也若王化貞之黨閹熊廷弼之傲很張鶴鳴之庸下舉朝知之而莫能倡一議出一策以消隱禍于未然雖以先生之苦口熱腸調護之呼籲之而彼昏不知無救于敗悲夫心者身之主也四肢百骸者心之衛也心惝怳而不靈饑飽之不知寒熱之不辨營衛否隔陰陽舛憤甚者賊風沴氣直襲藏腑小亦手足掣曳拘攣乖反猶復毒視藥石仇視和緩及其一瞑委之大命可勝悼哉可勝悼哉按粵鞏記于一文牘一決罰具有裁量知先生學問邃密心和而氣平固非慷慨任事以果敢自爲者也其處置吉藩事及籌理軍餉皆一方安危所係且可爲後世法而明史于先生傳及諸王傳皆不具載亦賴此以存其缺焉

鳳臺縣志序

凡居百里之地其山川形勢人民謠俗苟有不晰則不可以爲治況南北之交風會所趨哉縣舊志陋而不該葢始事之難也謹纂舊文脈山川採風謠上該周秦下至于茲條而次之維縣平原繡壤山林川谷萬井之都跨淮南北承濠扶壽是維形要志輿地第一民生敦龐土田是急五穀所宜麥豆秫稷載在職方長淮千里東於硤石肆勁漂捷風氣之所形志食貨第二經界定而保聚之圖興城郭繕而壇壝之封植千振樹而守望之御戛杠梁成而涉厲之歌息孰經紀是而鞏固是不可以不謚也志營建第三彼淮淝濫濡田廬是虞爲若道溝瀆完隄防以益我灌溉哉稽其成效亦後事之師矣志溝洫第四官職建而民生奠官職曠而民生偷其閒不容髮當三國擾攘兵革不休而民生殖鄭君之力也志官師第五山回而幽水肆而清是生傑英志選舉第六淮南內篇不朽千載豐于金石考文所急志藝文第七幼平頊頊勇逾賁育蚝蚝呂公人倫之宗亦有侍御蹇蹇是主本其行事以興來者志列傳第八共姜披面季女闔門有煒彤管陰教是敦志列女第九仁濡義浹老死不見兵革覽往昔戰爭之地悠然以思慄然而危曠然而慶其生之辰也志古蹟第十凡十篇其古今之變因革之宜土俗之淳漓民生之勤窳庶幾足以備考覽焉

食貨志

縣境修於西北而縮于東南斷長補短方百里而有餘準今畝度之方一里者爲田五百四十畝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則爲田五百四十萬畝也山水之占地者少民居既稀里落寥曠計城郭途巷山陵林麓川澤四而去一其餘當得田四百萬畝有奇今歲賦計田之在額者不過四之一民戶近十萬丁口不及三十萬土雜五色多墳衍磽瘠之地十一其穀宜麥宜黍宜菽宜稷宜麻宜胡麻宜蕎麥下地亦宜稻穇稗宜棉宜靛宜菸其蔬宜菜宜蘿蔔宜萵苣宜莧宜菠薐宜葵宜葱宜蒜宜韭宜胡荽宜芥宜青椒其蓏宜瓜宜瓠宜茄其果宜榴宜梨宜柿宜棗宜桃宜李宜杏宜葡萄藥則紫艾柴胡江離芎藭茵陳枸杞紫蘇之屬亦多有木則槐榆椿樗山亦宜松栢而種者少晉書稱八公山草木皆如人形而水經注則云八公山無草木惟童阜耳今北山固濯濯也詢之山民或云不宜木然其故老皆云北山向時木甚美中棟梁今城中老屋多北山木所構其產有青櫃紅櫃大皆合圍以上發老屋者猶時時得之青櫃色青黑堅緻類海楠紅櫃紅澤皆他處所無明季兵火刊伐遂盡今欲求青櫃紅櫃之蘖而辨其枝葉亦不可得矣居民每冬月則入山剗草根以爨木之槎枿長尺餘者并其根掘而爨之以爲薪夫山者宜也冀之植而望其茂即地亦齧於生矣故縣雖有山而薪蒸苦貴爨者頗資石炭濱淮之地宜柳宜萑葦亦樵蘇所賴也畜宜六擾闞疃產馬有佳者稍皺駁耳魚則鯉魴鰱鮰鯿鱖青鯶銀魚鱠殘魚唐書地理志穎州土貢有糟白魚今淮河白魚猶甲他處矣又有青金魚形類鮎極鮮美產黑石潭石穴中亦他所所無也鱘魚不恆有間有之其歲有水土人以爲候黍多釀於酒醪酒皆和藥蒸黍而液之其以麥麴和黍蒸者謂之大麴酒產闞疃者有名富人召客亦有釀糯米爲之者名五香酒味醇實屑豆爲腐推珍珠泉所造爲佳品俗謂豆腐創于淮南王此葢其始作之所斯邑產之最古者矣大約黍麥菽荍菜稻爲大種餘皆間植之地率兩歲而三收二月種黍七月而收九月種麥至四月而收五月種菽九月而畢收乃稍息之

及明年二月復種黍其一歲再收者麥若稻若菽若瓜若菽菽春秋皆可種其熟又速間種菽者或一歲三收田皆再犂犂後耙以去草下種後惟黍及豆或一耡再耡之餘種皆聽其自生不復治也糞雜六畜矢和以土而窖之俟犂而下之一熟一糞每畝之糞多不過二十石值錢三百兩以入土深淺為量不及寸謂之一鋤兩寸以上謂之一犂兩過此謂之雙犂兩刈麥謂之樸麥樸麥之具謂之綽形如大箕而綴以網刃鐵片為口謂之彰綽之柄長與人等立而橫施之一人執器承其旁其器謂之網採木如半月施栿於兩端網其中度可受四五石曳而行執綽者前曳網者隨左右若挹若注頃刻數畝麥穗猥積麥壟之留于地者尺許不惜也農不知擔荷凡田作皆役牛驢穫時不分秉束顛倒納諸車中至場則縱橫播之以牛牽碌碡而碾之畝所收者當其稔時黍麥可二石稻可四五石地之值其下者止數百錢貴者不過四五緡一犂必駕二牛謂之一犋貧者代以驢佃百畝者謂之一犋牛一夫所治常數犋牛惟耕穫時須傭儻餘皆暇日矣凡縣中田地當得四百萬畝有奇計畝歲收二石當得米穀八百萬石丁口計三十萬別其士工商三民不在農者約五萬計實丁之在南畝者不過二十五萬以二十五萬丁治四百萬畝之地人可得十六畝家有三丁同力合作治其屋下之田不為兼幷所取計歲米穀常在九十石以上家不過八口人日食一升歲所食三十石以其餘具糞溉供租賦與工商交易其有無為婚嫁喪葬宴會之具又以餘力治塘堰穿竇窖為水旱之備塘可以魚堰可以樹亦足以優游鄉里長子養孫為安足之氓矣乃一有水旱菜色滿野流亡載途鄭念祖者邑素封家也傭一兖州人治圃問能治幾何曰二畝然尚須儻一人助之問畝之糞幾何曰錢二千其隣之閒者隣曰吾一人治地十畝須糞不過千錢然歲之所出常不足以償值若所治少而須錢多地將能產錢乎鄭亦不能盡信姑給地而試之日與其人鬬町治畎密其籬疎其援萌而培之長而導之熯而灌之濕而利之除蟲蠖驅鳥雀雖所治少而終日搰搰不休息他圃未苗而其圃蓏已實蔬已繁矣鬻之市以其早也價輒倍比他圃入市而其所售者已償其本與他圃並市者皆其贏也又蔬蓏皆鮮美碩大殊於他圃市之即速售歲終而會之息數倍其鄰乃大羨然亦不能奪其故習也嘗行縣邑值小旱見苗且萎矣其旁有塘汪然詰之曰何不戽曰水少而田多不敷也曰少救數畝不愈於盡萎乎曰無其具曰何不為曰重勞且恐所得不足償費其愚而無慮蓋大率如此使邑之民皆如鄭之圃而募江南民為佃師以開水田其利豈可數計乎地既寥廓民田之離村落遠者數家合傭一人結草舍於田中以巡瞭之謂之看青秋冬刈穫後或泥門他適春盡始還謂之趁荒方刈穫時貧者挈妻子老幼亦結草舍于田隅不問所來俟其穫隨而拾其穗一人所拾或至石許時乘間竊取衒老弱為強丐生忿爭相毆擊男女錯處因而淫佚其風之偷惡者也佃人田者牛種皆田主給之收而均分之歲稔則餘數年之畜矣得比歲稔無立錐者或致千金稱貸者其息恆一歲而子如其母故多幷兼之家漢書地理志曰沛楚之俗急疾顓己下蔡故沛也俗偷嗇飲食衣服之靡少千金之子比屋可數皆鶉衣蔬食惟博及訟往往傾產不顧能訐控於大府者里中人指引以為雄訟必斂錢於親族戚黨人亦不以為怪黠者因緣利而弄之矣其無賴子弟相聚飲博行則帶刀劍結死黨為俠遊輕死而易鬬無徒手搏者耕農之家亦必畜刀畜鎗甚者畜火器故殺傷人之獄歲以百數雖設厲禁不能止其故老曰自珠隆阿公為鳳廬道時值宿州教匪滋事僉丁壯為鄉勇令家必畜一刀一鎗種之門幷遣冶工傳造之自是遂以為習也孔子曰北方之強衽金革死而不厭蓋其天性風土成而不可變抑非教化所馴致歟地亦宜桑柘而無飼蠶之家間種棉亦不知紡績絲布皆貴之他邑婦女常牽犢荷鋤與男子雜作富民多居積逐利而無豪商大賈穀之值不以豐凶為準大抵兩暘調則糶賤稍不調則糶貴矣穀之糶多南行若北行則貴緡錢鮮私惡羼雜較他邑為良水道沿淮而達江河致迂折陸行自浦口而北者多山險無大車擔負而至率三千錢而致一石故百貨之集者少下蔡濱淮居正陽臨淮間舟楫之會也闤闠北貿睢亳南貫濡霍多馬牛驢騾硝鹽私販輒取道於此其民雜處又界蒙城阜陽俗益剽急而事末矣

溝洫志

古稱淮壖沮洳葢地處卑下淮挾諸山之水而至彌漫旁溢其勢然也縣承穎口下流淮始出平地硤石縣東之旣出硤石又扼黑石山東至懷遠又扼千荆塗縣漲不宣爲患滋甚釃流引渠足以殺患興利而參觀地防厥有異宜疏鑿大端略有二要淮南之地多宜畜水原隰交錯土膏衍沃因庳就下股引成渠水流淫奇偃豬灌浸利饒耕墾其要一也淮北之地多宜瀉水皋原迤邐旁比高阜流潦壅溢已成澤國厥土離斥不任渟畜泉涸蒸達小暵不枯多穿支渠潦乃急注其要二也濱淮之地厥宜障水灘灣窊汙惟虞汎溢捍防阻堰岡陵連屬感漲不侵膏壤足殖其要三也綜是三則厥以淮南爲上若疏導得宜潦可分泄旱可引灌利孰大焉今力穡之戸畜有塘壩者雖遇小旱猶厈穀得穫是能用其利也若淮北高下二區不能引水爲利但求免水患而已縣所處淮南地窄其得水利爲上腴者幾希矣而所爲求免水患者皆是也雖磽确不齊亦庶幾圖去患以爲利其具可無豫乎縣西之焦岡湖董峯湖東北之錢家湖穆楊湖皆周數十里葢昔時淮水游波渟匯漸淤成陸民今墾殖其中小漲卽淹沒見告矣夫漫水可隄也決水可防也江南之地卑于淮北長江之水感于長淮然築圍分圩堵壩設牐遂可以去急患保永利是隄防之不可不講也縣北之薛家集清泉集諸坊首受蒙境下流之水稍遇霖雨則田廬道路皆被淹浸災歉屢告不得深溝通渠支分宣暢其患無已是溝瀆之不可不講也夫芍陂之饒始自蔿敖至今爲利南北朝時淮南北耕屯爲天下最下蔡大業陂黃陂雞陂湄陂隋廢而唐復置皆溉田數百頃今之於古果何如也夫舉縣境之地其可隄者可渠者奚啻如此而已然民疲而惰於農吏孱而昧於計棄穡弗務疆畔莫修淮北諸渠填淤者十九諸牐壩雖稍整理而脫一不治廢壞立見懸耜旣多惰游日增挾刀帶劍往往而是矣是誰之責也哉是誰之責也哉

藝文志

志藝文以搜求載籍輯錄金石也鳳臺載籍淮南內篇其最先矣自漢而後作者葢寡呂氏諸記述頗見著錄亦散佚無存者金石則八公山碑見水經注久湮沒矣以余所輯則有唐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幢薛佐堯墓誌銘千佛寺殘碑宋天聖二年施錢人名碑府判廳碑硤石渠城記元順濟龍王廟碑可稱者也淮南王之金秦漢以來之甎可以考見文字亦志古者所不廢也其他記誌之文附見各志其無類可入者卽載之此編旁及游覽之篇亦剟取其文詞尤雅者入焉

選舉志

鳳臺亦自古文學之區也讀淮南內篇招隱辭求羣臣賦雖不可得一時賓客之盛亦輝映山水矣而自漢以來魁碩之士照人耳目者絕少卽自奮於甲科者亦復寥寥焉有明一代州之成進士者十四人惟方震孺著今邑　本朝順治康熙閒州進士七人惟謝開寵方一韓著今邑籍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葢父兄之教朋儕之勸少而習長而安耳濡目染浸淫之勢然也　本朝百八十年於今文學彬彬比戸鄒魯而斯邑樸陋未獲驟然一變將非風氣忮勁弦誦少弛乎童子試武科者弓馬技勇常甲旁縣文學之士大率質重而少文導之善未嘗不可與立然多急於功利尠實學余來三年閱弟子籍未嘗不慨嘆登八公山考其遺文又未嘗不舉然想見小山其人者而不我見何哉

人物志

考方志者輒稱八公以爲神仙也嗚呼烏覩其然哉史策所具戰國有史舉甘茂甘羅三國吳有周泰宋有呂氏諸賢金有魏全明有方震孺皆其犖犖著管子曰治天下樞在水淮水剽悍清刻其源雜南北故其民性情柔類南剛類北好動而習苦尙氣節多武臣名將其蔽也很今郡錄舊志所載及閭巷人所稱說能自持其身勉于爲善可以型俗者悉著之方伎之可傳者附焉讀李白白毫子歌大類漢陰丈人滄浪漁父風可得而聞姓名不可得而知也又以擬八公之徒有其人也

甎印譜序

秦書八體五曰摹印李相書璽文參篆籀略無詭殊漢氏以來施諸官位及于姓氏下逮宋氏始有齋閣之署詩文之辭而其彼靡矣遂有專長之家以之成名亦分門戸各相祖述摹印之文本出於篆或小變易以就方整故有繆篆之

稱往往規𦈢偏旁屈曲點畫形雖小異意則可尋無乖六書自爲別體後世繆篆之學既亡徒緣此稱競出新巧憑心虛造訛亂常行分布疎密宛然成章求之六書頓生違忤雖工不雅君子病諸或乃墨守小篆隨文累積壞散不收荆榛蔓翦譬諸梗偶羌無顧盼雅而不韻抑又甚焉矯枉之徒懲其如此則謂此事之興取記名姓後之踵事皆爲變本繩之以古絶而不爲是猶欲調瑟而膠柱特藏拙於畫虎者耳竊睹殷周鼎彝秦漢權盂類著文詞以爲銘識後世以于用無施斯法遂絶玩其遺作參差紛揉變動不居長則雲行短即雨絶觸不爲欠繁不可刪回環翔逸神理微眇苟會玆意則多逾數十言少或一二字惟變所適何施不宜今時所傳漢人刻印凡白文者勻整茂美與權盂諸文相出入其朱文者每與篆法不相應措思結範別具鎔裁雖或不可辨識而常有象外之會參其指致多出鐘鼎由斯舉隅則古人用意斷可識矣然而運用之方存乎司契自非研極法象究乎字源沉淫耆雅洞其筆勢而僅規形模但取膚似搜求異文以資怪僻仿狀㶇蝕目爲自然理不全了妄輒隨之等挾筴之亡羊亦邯鄲之失步也予獲古甎磨琢爲硯破裂不任者因其華離就以製印山子寫其文令石工依而刓之夫沿街波者當循積石適莽蒼者言懷畠山源流既明宗仰甯惑況乎皇史之貽矩藝苑之潤色道分乎河洛功閟乎升中徒恠少温予行之流未睹大體故粗舉利病稱情而言儻或務之蹄筌斯在其于小道亦無泥焉

徐季雅文稿序

予與今學士直卿徐君同歲舉於鄉又同歲舉於禮部意氣復相得也因得獲交於令弟季雅季雅氣清而行樸意致散朗既屢不得志于有司則益肆其力於古文詞每一再見所業輒益進今年冬復相遇于懷甯出其文命余序余自顧謭陋又荒落日甚凡所爲學皆僅涉其藩籬而已每念季雅之勤學不怠未嘗不中心愁然豈足以上下其議論自効絲髮之益哉惟曩時涉獵古人文章樂觀其論文之語如昌黎柳州類皆自道所得亹亹而不厭而於近時諸文人有慨于予心而深愛之者雖未能灼然深知其利病幸季雅之深于此而又不鄙其愚則請誦所聞以質焉桐城方氏苞曰孔子繫易曰言有序又曰言有物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顧氏琮序方氏之文曰方子之文蓋探索于經史與宅心之實待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有不關于道教之文者姚氏鼐曰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用其法如衣食之不可釋而吾友吳江吳育曰爲文之事有三曰理曰典曰事理究天人之微典通古今之故事周萬物之情三者備而後言可立也此數言者其於論文也乃似不專於論文此數子者其所爲文不知於昌黎柳州諸人何如而其所以論文者則亦未知其於昌黎柳州諸人何如也而竊喜季雅之文之能與此數言者相彷彿幸季雅之有以進我也直卿方置身日月之表揆時度務一經一緯發爲讜言宏論垂之後世尤當有不沾沾爲文而文曰彪炳天壤者不得見久矣亦願因季雅而聞焉

硯壽堂詩鈔序

吳君曼雲深於詩者也其色恬其神寂其氣苞其言徐徐其行舒舒其政事優柔中平所爲不近名而廉隅較如予與曼雲以乙丑歲同舉於禮部至丙子之春再相見於當塗官廨乃始相愛慕知其爲人讀所爲硯壽堂詩如其人也不名一家而自抒胸臆所欲吐恣睢摶擊而不詭雕搜刻琢而不纖歸之于夷猶澹遠常若有所不盡反覆披誦者累月又閒以予意所謂未盡善者乙識於其旁曼雲亦不以爲非也縣令者自古謂之粗官刀筆筐篋之事盡午而蝟集凡所以搖其精疲其聰明銷鑠其志氣者奪其嗜好促其歡趣顛倒而不能自主而曼雲乃一以怡愉蘊藉陶澤于其閒曠然若人己皆得者而又未嘗以風雅自命嘯歌傲世曼雲真深于詩者也雖然曼雲所爲之詩其服官以來視其未服官以前十載得一二而已然則其神雖恬而其疲勞於此者亦大略可知已今年夏曼雲換官蒙城之官時道出懷遠因過予於真儒書院以其槀工飲也留而觴之而曼雲則已斷杯勺矣比別去屬予爲其詩序夫蒙城古蒙也莊周之所生而懷遠在古濠濮閒惠施所同遊處也目之所遇山川草木民物謠俗

安往而非魚哉曼雲其亦有樂于此者乎無笑其既已知吾之知而問我也

蔬園詩序

國家承平既久四方無事士之以文學取仕進者率琱琢無益之詞雍容揄揚鋪飾盛美其有懷未然之慮憂末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亂得失以推之時務要於致用者必迂而擯之且以為狂悖此吾友許蔬園張翰風包慎伯之所以斃斃於世者也翰風瘦削怯縮如不勝衣而風氣矯厲不隨人為圓方著論往昔成敗尤熟天下阨塞形要著書數萬言慎伯長不滿五尺十三歲著兩淵以擬孫吳　皇上親政之初詔取直言慎伯揣摩時事援比古義為儲說數萬言欲上之而未果一時以為洛陽少年也蔬園年最長脩幹亭偉視有奇氣淮潁間固多伉健絕特之士無不奉手願交者嘉慶六年教匪竊發於宿蔬園上書廬鳳兵備道珠隆阿公言兵事公奇之挾蔬園與偕往平賊遂還十八年河南教匪蠢動安徽巡撫胡公克家屯兵太和備緩急蔬園率鄉兵千人以從胡公倚之如左右手事定後以其名聞於　朝欲官之蔬園固辭乃止之三君者皆工詩翰風清脩絕俗希心建安黃初閒慎伯則鑱削如宋之半山山谷鹹齋皆不自收拾無成帙獨蔬園以詩名噪江表選家刊行之者屢矣其詩沉酣於三唐雄偉卓犖語出胸臆而出奇無窮蓋其邁往凌厲之氣一寓於詩故能肖其心之所得如此也翰風慎伯幸已得一第他時膺民社踐清要有可以自見者蔬園歷游諸侯閒無所遇倦而歸閉門種菜白髮鬖鬖塊然如枯禪則蔬園其將詩人終矣乎余以沈浮宦塗舊游日疏不見翰風已十二年去年之冬慎伯幸過我於辨志書塾不數日輒去今年來懷遠書與蔬園晨夕行復將別矣追思曩游豈可常哉既序蔬園之詩因並訊翰風慎伯於京師向時劇談縱辯之概尚能不摧鑠否也

懷遠縣志序代康蘭皋中丞

一邑之志其為編輯也亦僅耳然而成之甚不易也邑之故事雜見于經史百家之編者有一字之遺于採錄其蔽也陋當代之務典章法度之損益一時之賢俊孝弟貞廉之行有一事之遺于臚列其蔽也疏能詳于古今而其識不足以衡是非言不足以經事變浮而寡當冗而無序其蔽也闇雖然不陋矣不疏矣不闇矣而徒以誇其記問騁其文藻遽足謂之志乎哉夫志者心之所志也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脈也志前世之盛衰以為法鑒也志異日之因革以為呼籲也非有視一邑如一家視百姓如一身之心幽微隱曲無所不到而至誠惻怛自然流于肺腑使見之者憬然而思聞之者惕然而動則其所志者觚牘而已非其志也懷遠孫大令木訥人也任懷遠四年其治無殊異而百姓安之以邑志久不修乃考覽載籍鈎求近事勒為一書纖悉周備不失尺寸其于生民之利病政治之得失考之于古驗之于今反覆而不厭有味哉斯言之也天子之設官也以為民也而監司之官其去民愈遠則其于民愈隔如登高山而視原隰之草木芸芸而已欲辨而析之而耳目不可得而接也求其耳目之接者莫如縣令而縣令之能知之者蓋寡或又知之而不能言或言之而不能盡將託問文辭著述之才有所不足乎抑其志有所不存乎余于是而知大令之久于懷遠而百姓安之者蓋有由也

其二代韓芸昉方伯

古之君子治一事效一職則必審其顛末詳其表裏辨其剛易杳于故訓度于時勢故其所治雖小隱然有綱紀萬理策馭天下之量擧而不失其宜成而不愆其素今之君子其心思才力常騖于所事之外而特以其事飾奉行之成跡勉強求無過而已其見益苟且其所職益荒而不治又奚怪焉知縣古百里侯也刑政之設社稷人民之寄無以異于古古一侯之國則必有史有籍有版圖有典章苟廢其官而棄其籍謂之亡國今縣邑或志乘不備文獻無考而令長曾漠然不以關其慮獨何也安徽鳳郡鳳陽潁州號稱難治懷遠雖隸鳳陽而不當孔道事稍減于旁邑然淮壖沮洳為諸水之委水患不絕安輯良不易言稽之于古則夏后周穆會朝之所方嶽之望冠裳玉帛之所萃也於漢時多經師於南北分裂則控扼吳楚戎馬兵革日擾擾焉方今　聖化所被大宇休息思所以銷刀劍之氣復詩書之風拯饑溺之衆開聲名文物之美爲長吏者將何以致其然哉大令訪山孫進士清素悃愊不以吏幹自見獨兀兀編輯其邑

之故事備古今核名實端好惡滌利病言必舉典覆之無不相應其議論皆癥然可見諸設施其亦庶幾于古君子之用心矣乎夫事之未知也則知之難其既知之也則行之難孫君誠知之矣其益力而行之以求無負于所言者他日報政奏考吾將以是書復之

東流縣志序代盧蘭皋中丞

吳大令渭泉宰東流政聲爲旁邑最其爲治勤勤懇懇以修廢舉墜爲務縣之志修于乾隆中繁簡多失其宜乃招延文學咨訪耆舊輯而新之于輿地沿革農田學校前志所略無不援考精核而其鄉人士之忠孝廉節幽隱而未彰者搜輯必周序述必以實卓然可以希風古人矣東流故彭澤及石城地始析于南唐閱宋元以來且千年矣自安徽分省而縣與江西之彭澤界爲長江上游距省會不過百里其山則蜿蜒錯雜連亘徽歙土地雖窄亦形要所資也夫典城司土命之曰知縣苟其縣扼塞地利城郭溝池樹渠謠俗被服有一不知即不可以副其名坐堂皇撫鳴琴而求所以知之誠舍圖籍無由矣余至安徽於所屬郡縣徵其志乘或無有或久故不修其條綜可觀者十二三耳將其智識固不足以及此歟抑簿書期會之所迫奪誠有岌岌焉日不暇給者歟然則如渭泉者亦庶幾不愧于典城司土者也

其二代韓芸昉方伯

國家功令凡州縣志書六十年輒一編纂蓋條例之詳定教令之要束章程之遷改歲有變通非隨時輯錄則考治者無所循而胥吏或因以舞法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賢人文士之事蹟可紀言行可以備文獻者久湮沒不稱卽放失而莫稽又非以表幽闡微敎勸風俗者也東流爲邑西界江右爲安徽門戶密邇省會　國初操江巡撫駐池州則縣尤爲附省衝要限之以名川環之以叢山地勢齊狹而民氣敦樸爲治者固當悉轉于備豫之宜殫意于安養之道權目前之先務求前事以爲之師則志乘尤所汲汲也渭泉吳君令東流五年勤于官而惠于民凡所設施咸有成效邑志修于乾隆之二十三年閱年六十矣乃採掇近事爲之廣續詳攷古典補其缺遺本末燦然無不綜核考前之修是志者順治時爲蘇君謨乾隆時爲蔣君綬皆著循績祀名宦迄今輿頌未去于口渭泉豈不足以比蹟二君乎余承　恩命司藩是邦每自循省懼無以周悉民隱修舉缺失既以渭泉之能勤厥職爲愧而尤望司土者皆如渭泉庶幾可以匡其所不逮也故于其書之成忻然序之

劉海樹詩集序

余與漢陽劉君海樹同官安徽六七年而蹤跡乖左未嘗相見方海樹之須次會城也工飲善遊常爲詩酒盟主以倜儻閎達補天長令不一年而政聲四馳所設施往往出世俗表則又以實能聞籲傾耳而慕之余旣謝事去年冬復遊皖始得見海樹疎朗俊上照映眉宇如所聞也旣一再見乃得誦其所爲詩如其人也海樹語余曰吾之治詩也始嘗精思於唐人時似焉繼以爲詩之道不盡于此遂而求諸宋規而模焉不似也乃及金元明諸人彌不似也乃復取向所爲似唐人者而觀之則盡不似也是其爲進耶爲退耶余曰詩固無所謂唐宋也自擊轅續竹昌爲三百導爲漢魏泛濫爲六朝大備於唐演于宋元明作者萬數所爲詩十百萬數自今以往日出未已不可以計量也語漢魏者卑六朝而六朝之詩不可廢尊唐者黜宋而宋詩不可廢自此以降皆如是也自闢町畦則以揣摩家爲蹈襲而揣摩家未嘗無傳詩貴尙宗派則以矜創者爲無師法而矜創者未嘗無傳詩凡分門角戶隨所好尙者無不如是也夫詩之道性情而已矣性情之所至神彩附焉肌肉附焉藻飾附焉其所附者無不適隨其性情之所至以爲量焉詩之善者其性情之深者也性情益深其爲詩益工其傳之亦益遠而讀詩又各如其性情之所至而嗜之而擧之老與壯不同候南與北不同地憂與樂不同遇作之者然讀之者亦然而有其無乎不同者性情爲之也天之生人也日新而月異累而至于千萬年而靡有同焉若其形體知識日用作息則固靡有不同者焉其于性情亦若是已矣而屑屑焉較之以時代則是漢之後不當復有唐唐之後不當復有宋宋之後遂可以不復有詩也且不同者有其同者也而必造作佹脆以求立異是知其不同而不知其同也同者有其不同者也而必刻眉畫目以求其相肖是知其同而不知其不同

也是皆自忘其性情者也故治詩者治其性情而已能自治其性情故能治古人之性情故能治天下人之性情其內捷也肫其涉物也循以處有事無事而常若澹然莫窺其根則海樹之性情也已則海樹之詩也已因書其語以質之讀是詩者亦庶幾可以得其人焉

厲氏經說序

經說三卷凡百有餘條江陰厲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名韶字德隆江陰縣歲貢生所居濱江郭巷僻陋聚生徒謀糈以活城邑中無知之者獨守一經矻矻白首困而不戚年七十一卒嘉慶之十有六年也　國朝治經之家獨盛于前代而於三禮尤爲粹深如長洲惠氏四明萬氏婺源江氏桐城方氏歙金氏休甯戴氏類能鉤稽故訓探索隱誤辨名當物往往有疑辭奧旨前人說之而愈晦一經解駁卽犂然當于人心者先生生窮僻之壤旣與諸先生闊絕其所著書亦不能遍見而窮思獨造所得殆不相讓以是知志致卓越者固無所待而道術之明自有時也然而諸先生盛時聲望翕然　當宁興嘆公卿側席承學之士無不就而請業焉而先生之居去予居不十里而未嘗相聞比予友王君瑤舟爲予言思欲一見而先生已歿歿而其子不能世其業及門之士亦無有能傳其學者可慨也瑤舟又言先生經說盈篋皆隨手條記羼雜無次第釐訂逾月始成此編其缺落差譌不能辨識者尚十倍于此精力疲苶未能周稽約予歸而盡以畀余當更綜比而續刊之以成一家之學也先是有四書補考其門人輯先生之說涉四子書者爲之松江吳氏刻于藝海珠塵中者曰讀書瑣記僅數條其名皆非先生所自定今所編凡已見于四書補考者略之瑣記則幷入焉瑤舟名嶸陽湖縣學生工文詞而邃於學以沉思致疾所著學易五種亦有裨說經者

菊譜序

讀書者必展卷散帙周觀終始通其文辭達其旨趣然後別正僞審取舍掩卷而瞭然于心若徒以蓄書爲觀美而已則充箱盈几者或僅知其名或幷其名而未之識焉論交者亦然久與之處習其性情嗜好剛柔遲速醇疵短長之致於是就其所是辭其所非相益相長在遠而日親否則憧憧往來酒食趨逐境過之後其面目亦略不記憶卽有聞聲而慕思者其心旣浮其相知亦淺豈足以通道術契神明哉花之品類惟菊最繁其種不下數百其色澤神致形狀大小疏密以及根莖枝葉細辨之而莫有同者焉竹吾喜蒔菊遍購其種秋風乍高淸霜未落盈畦爛然或列盆盎登之几席終日玩對縱橫一室常手自扶植能審其種類終歲之閒課晴雨除蠹蝨無時日間隙故後茂爛郁奇致疊出若其相酬然夫餐英玩芳雅流之所同尚然多買之園丁捆載而至一經移徙其天不全不能盡偃仰自如之趣玩不數日輒已萎敗隨手擲棄其含苞之初枯謝之後無由悉其變態徒取五色備具羅列雜遝一覽喜笑目且不給于色能問其名者或寡矣況有知之而差別之者歟予旣賞其豔逸欲與嗜此者之共賞之也因就所見者爲譜予向時讀書家園亦頗蓺菊購種至百餘思爲之譜已屬稿矣私念菊之種不盡于此恐以耳目所限貽名花羞遂姑置之役遊二十餘年了不復能憶矣其種類頗有異于此者使此稿尙存以補斯譜所錄不益廣乎夫好書無盡隨所見者探索而存諸心皆可以集益好友無盡隨所遇者讎說而合其志皆可以得師若其所不及見不及知者則在歲月之積累及同志者之共爲積累而已豈必無書不讀始爲善讀無人不友始爲善友哉

海國紀聞序

予遊廣州觀於洋商肆樓見夷人形狀之殊詭室屋衣服器用之窮巧極侈欲求士人能通曉外夷事一詢諸國所在遠近海道曲折及其國之大小強弱風氣厚薄美惡政令刑禁之大凡幾以考驗故籍規揣今勢而通事譯卒率貿然莫辨復時爲謾誕以相眩駭意常恨之久之識吳廣文石華言其鄉有謝淸高者幼而隨洋商船周歷海國無所不到所到必留意搜訪目驗心稽出入十餘年今以兩目喪明不復能操舟業賈自活常自言恨不得一人紀其所見傳之于後石華憫焉因受其所言爲海錄一卷予取而閱之所言具有條理於洪濤巨浸茫忽數萬里中指數如視堂奧又於紅毛荷蘭諸國吞幷濱海小邦要隘處輒留兵戍守皆一一能詳尤深得要領者也然以草草授簡未盡精審或失

檢會前後差殊因屬石華招之來將補綴而嚴正焉而石華書去而清高遽死欲求如清高者而問之則不復可得也惜哉惜哉就其所錄各國大致幸已粗備船窗有暇爲整比次第略加條定疑者缺之復約其所言列圖於首題曰海國紀聞云耳清高嘉應州之金盤堡人十八歲隨番舶出洋朝夕舶上者十有四年三十一歲而瞽生乾隆乙酉死時年五十七吳廣文名蘭脩亦嘉應州人

海國集覽序

予之往招謝清高也念清高所言與古籍所載或合或不合或影響相似古來著書者大抵得之於傳聞未必如清高之身歷而清高不知書同乎古者不能證也異乎古者不能辨也因檢諸史及海國記載諸書摘其有關考證者錄之擬俟其來而問焉繼聞清高死遂不復能卒業矣姑附諸清高所言之後俟有喜事者或遇清高其人可以參伍取證焉唐以前愈遠愈荒渺故不錄張弈東西洋考艾儒略職方外紀陳倫炯海國見聞錄皆詳備當以全書相考覈亦不錄

毓文書院課藝序

子瀟孫太史主講毓文書院士安其教而力于學乃輯錄課試之作凡若干篇傳以己作梓而行之郵以見示屬爲之序予因得遍覽大抵穿穴經義根柢羣書不惜翻昔人之成議以求其當而抒辭布彩陸離炳煥熊熊魄魄不可按抑蓋太史以沈博絕麗之才馳騁漢唐蹈躪宋明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故從之學者恢奇變化卓鑠異采如此夫古今以來載籍博矣而其統必歸之六經六經之旨趣繁矣而其統必歸之孔孟孔孟之書上自性命天道大而禮樂刑政微而至于日用飲食一舉一動一名一物無不賅焉言其言則必學其學言其言則必肖其神故有一語之不衷乎道一字之不當于節則其爲文也不至故制藝之設合心術經術治術而爲教者也其所以爲文者則馬班之雄奇孔賈之纖屑韓蘇之泛濫濂洛之精密無所施而不宜而羣心之所共厭古今之所不廢要其歸亦有一焉曰不悖乎聖人而已由枝葉以窮其本就糟粕而求其醇將不在于此乎太史之教既明且篤諸生勤于服習趨之如不及道德之歸有日矣書之以諗太史且爲諸生券焉

舉業筌蹄序

天下之事壞於無法法何以壞曰法多法多則法不法矣不法法而能成其事者未有之也八股之爲法至淺近也而矜言法者其塗百端始中於欲速中實於詭遇終敗於多歧事在易而求諸難可歎也夫明李九我舉業筌蹄爲選家善本實能舉始終本末而一之繩墨誠陳雖有智巧不能外也經術井然雖在愚魯皆可循也於科名宜於學問無不宜又多乎哉夫法者虛器也有所以行其法者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則得是法而用之者固存乎其人是筌蹄之義也

墨卷望氣序

有定者文之法無定者文之心無定而有定者文之體有定而無定者文之貌法者立本者也心者通變者也體者因質者也貌者趨時者也毛嬙西施面不必同其爲美同也心與法之別也醉粧慵髻飾不必同其適於目同也貌與體之別也文章關運會科場之文運會之較著者矣求利於場屋而墨守古人以爲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其將能乎諸生從予問舉業爲舉近科之文可矜式者隨時示之諸生因集之成編夫揣摩者利深入瞻矚者利高覽既能深入古人之室乃出而覽光嶽之大概以廣其所見其於思也過半矣故名之曰望氣所編甚約蓋入山掄材予取所求焉非謂鄧林之美遂盡於是

序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皇朝文典序

大圜不言星雲爛然寳代之言大方無紀河嶽迤邐以爲之紀其在于人精者曰文下挾河嶽上昭星雲所以經緯宇宙炳朗絲綸者也其儒墨之訓彫瑑之詞畸人術流之馳說春々秋士之抽思皆一花一葉一翾一妓各有可觀而非其至者矣拘學之士閉門距躍高指月窟卑詮蟲天圖於所習得少自足或服習鄉雲揚擁燕許祇襲優冠競陳芻狗於　朝家寳書鴻典曾未或窺是猶不覩建章宮之千門萬戶而妄意蓬室爲璇臺不聞鈞天廣樂之洞心駭目而拊掌巴渝以軒舞也曩廁庶常竊抱此愧閒搜司存冀有採獲旋出宰邑斯業廢然罷官多暇憶之耿耿比遊維揚聞此土前輩先有纂集亟求而觀巨帙充几登縣圃而案玉入鮫淵而數珠矣就其輯錄小有乖桑遂加釐次以類相從都若干篇爲七十四卷羅列務盡非有取舍其所未備俟諸博求卷之大小不齊蓋留編續之地焉其於掌故以當中郎獨斷資之遺軸或同伯厚指南豈戴圜履方之倫夸于創見庶大雅宏達之彥遂其乃心云爾

舊言集序

乾隆壬子癸丑閒將輯郡志因搜求邦人士詩文小集悉令送局以備纂輯藝文予所采得送局者十有餘家別見他人所采送者亦十餘家其所未見者且不下百家或素有詩名而集未行世或無詩名而其集裒然成帙大抵名不聞於鄉里十三四其詩往往清婉可誦皆百餘年閒人耳而湮沒不彰已如此私擬俟志局之竣悉取諸集各選次十一都爲一編其後志未及成而輟典守者不謹遂星散不可問意常恨之夫人不必名家詞不必極思爲之者或無意于傳見之者或不甚相愛而桑梓之舊風故老之軼事習俗今昔之異人物盛衰之變每於彝常吟咏彷彿遇之使人鏘鏘洋洋悠然以思忽然以悲此亦鄉邦文獻所資也況乎師友之宴語朋儕親串之周旋當其綢繆戶庭契闊風雨言歡搴手步想壺夢洎乎朝羃俄晞墓草遽宿聲華音容流連未已忽覩篇翰如覩笑言詎能不寄系思于遺文申短懷于往跡者哉故欲及此暇日聊追昔游凡有所見隨加詮次閒亦數求前哲旁及流聞旋得旋編不以前後爲第所冀來者更引其緒遂可賡錄名姓之下略具出處使其世可論亦微裨志乘之求也

鷗亭詩集序

兆洛之輯舊言集也大要裒錄先友諸故老爲多春山周丈之歿亦將求遺詩并入之而令子儀暐不欲曰會盡錄家世遺稿刊而行焉因先錄尊王父心樵先生鷗亭詩四卷持以示兆洛曰願乞爲序竊念先大夫與春山丈爲金石交兩家子弟如同姓昆季也先大夫常言曰余往時至郡必宿於春山春山太夫人之相視厚過於親串春山儼儼不頽瑣屑太夫人周密嚴重動以禮則余每昏而寢晨而興必別遣奴子伺楣下幌幰橫襟燈爨唾壺盥盤櫛齋之屬無不檢視問安適與否乃退于他客亦然具饌常問所嗜肴蔌視客多寡寡不見餘多不見不足也必精腆每宿焉常如是蓋先大夫已不及見心樵先生矣比兆洛之獲侍春山丈也已移居顧塘橋徐氏宅宅頗褊隘寢室之左小樓一楹兆洛每至輒留宿焉留或十數日賓朋候視繼踵小樓中往往歡笑竟日時時索飲索飯殊自忘非其家也而丈常歡然家之人治具掃室未嘗有怠色嗚呼先生之所以施於家被於後者即此可想見其概矣及觀所爲詩而綺閒曠適之致又如或接之也今儀暐居益貧幾屢空而志致落落於世無詭隨於此信先生之澤正未有艾而俯仰疇昔追維話言各抱鮮民之痛其能無衋然隕涕矣乎儀暐以能詩聞讀此編者可以知其淵源之所自則固無假於敍者之贅頌云爾

易林攷正序

漢書儒林傳焦延壽嘗從孟喜問易而爲孟氏學者不肯仞劉向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然孟氏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梁邱賀曰田生絕于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予謂

孟喜既得陰陽災變書託之田生則延壽之得於孟喜似可信秦之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則當時卜筮之法必有口授傳指者迨既立博士以隆其名則以卜筮爲賤而避其名而專求之于義理焦氏偶得卜筮家遞相承傳之法遂附田孟以自重焉耳顧予以爲卜筮佝占易之本也孟焦之獲傳天之不亡易也漢治易諸博士明章句說義理者其書皆亡獨焦氏京氏存今之治易者或推本田氏費氏而其書無存特從荀爽鄭康成之遺文約略推傳耳焦京之法術家承用學者乃往往不肯道何耶京氏衡合世應飛伏之說傳自焦氏而焦氏所傳惟易林則以京氏之法推焦氏之繇必有其確然而不可易者此邗上陳君素村易林考正之所爲作也夫聖人神謀鬼謀闡焉以言設詞揆方惟變所適陰陽消長之理具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演而爲四千九十六以窮三百八十四爻之動則其象益備其變益賅其理亦益顯著此參互錯綜極天下至神之大端也先生所注釋者僅十之三四蓋起其端而舉其隅云耳有志之士推而明之則所謂剛柔雜居吉凶可識以彌綸天地極諸幽明死生鬼神情狀曲成萬物歸諸易簡當有異于虛言義理而不別其實鑿言象數而不衷諸變者焉亦治是經者未闢之康莊也

太元闡秘序

揚子雲作太元以準易後世覃心於易者無不兼治太元極深研幾文不虛立稱之者無閒言宋衷陸績范望司馬公諸家之注亦十得八九矣素村先生復推尋子雲所歷時變原其忠義憤鬱之微旨窮思殫慮輯成一書題曰闡秘其言曰吾於漢室孤臣得三人焉史游之急就也焦贛之易林也子雲之太元也急就諷元帝易林悲世亂太元刺權奸詞雖不同旨然其苦心忠於王室一也故于急就則探其奇於易林則正其訛於太元則著其靈先生之於書真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矣今夫聖人之爲言也必規時審務權天下之變以籌一身之所處別治亂之統紀禍福之朕兆立一時觀萬世視之樊如推之廓如未有悠悠然不當於身世之故而泛立閎議概舉叢說以自托於垂教後世者也玉門演易孔子實之以文王與紂之事周公繫爻於箕子之貞岐山之享明白指示以發其凡孔子作春秋誅亂賊一本大易扶陽抑陰之義著其旨於文言曰非一朝一夕之故皆是物也子雲是書發憤而作蓋亦托於蒙難艱貞之旨焉而豈徒揆日星察時序明歷紀列晝敗爲占筮之資而已哉然則闡秘之成實仰窺前聖著書之心法不第爲子雲一人言之也至於辨黨惡之誣綜始終之行以不及其祿不踐其難之義明子雲可以無死則又執聖人之權持羣論之平可以爲子雲定讞者也

鑑樓遺文序

文若干卷宜興史鑑樓先生著先生諱閎和字屺銘所居曰鑑樓學者因以稱之承世德守儒素修學以實踐爲務業行醇備確然有本諸身措諸天下之志焉兆洛之婦先生甥也以親串審稔侍緒論氣專而容肅其所言常樂易動心坐須臾閒不覺矜躁之潛消也爲文章原本心得取達其所見而止尤樂道人善師友宗黨之懿行下逮鄉曲士女一端之美津津言之于人心風俗之所繫三致意焉吾鄉自薛方山先生昌明理學繼之者錢啓新先生時宜興史玉池先生故先生族祖也相與切劘至無錫顧端文公高忠憲公提唱闡明益實以茂宜興湯默齋先生學于忠憲溧陽潘鐵廬先生學于默齋宜興許璞堂先生學于鐵廬璞堂之弟子則先生也恪守其傳綿延一綫先生歿而有志于道者茫然無所向往矣夫闇然之修不假辭說而憤悱之始實資啓發學之不講夫子有憂焉每讀先生丙戌學會記未嘗不惜然以悲也先生歿若干年弟子某等懼遺文之湮也將鋟諸梓而屬兆洛爲編校次第之如此

尚書既見序

讀聖人之書必求窺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而孟子稱智足知聖惟宰我子貢有若七十子莫得與焉子思子作中庸引聖人之道於至淺至近而顧難之曰苟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孰能知之然則聖人之心果無智愚皆足以知之乎今夫日之在天也庸夫孺子皆見之而知之然而疇人子弟登靈臺窺機衡其知必有與庸夫孺子異者向使進羲和容成而問之其知又必有與疇人子弟異者執庸夫孺子所知之日以爲日盡于是也可乎不可也然

使以疇人子弟所知之曰語庸夫孺子則疑且笑之更以羲和容成所知之曰而語之則益非且怪之何也其知不足及此也曰未嘗異也隨知之者而異也聖人之心未嘗異也亦隨知之者而異也竊怪夫循誦習傳之士未得其一端而遽名曰吾知聖則孟子所云智足知聖七十子所不能者今之士顧反能之而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之之云者抑果易知也讀方耕莊先生尙書既見始卒業而爽然徐尋繹之而怡然舜禹文王周公得孔子孟子之言而其心可知矣後之讀書者求端于孔子孟子之言而勿以凡所言者亂之則幾乎其可矣先生之言若與凡言之者異而與孔子孟子之言近矣由是以求窺聖人之心亦猶欲聞日於羲和容成而以靈臺疇人爲之導也夫不知聖人不爲聖人損不知而不求知而自安于其所知吾恐學道之見日益卑陋遂錮于淺近所造亦以益下幾何不如疇人家言更千年而天可倚杵也承學之士誠思擴其胸高其識無域乎庸夫孺子之見請由是而之焉可乎

周官記序

周官者古今治天下之版法也雖有甚亂不能盡泯棄雖有甚治亦莫能盡其精微蓋與天命相流通焉學者病冬官之亡以爲五官根柢皆在冬官冬官亡而五官莫能舉竊以爲不然所謂根柢者封建井田之規模郊壇宗廟宮室邱封車旗衣服律呂彝器之制度已耳即其書完具其法可得施用於今日乎師周官者當師其意不當師其法當孟子時固已藉失而但聞其略矣孟子不以藉失爲病也權其可施行於當日者而爲之通變以適其宜期無失乎先王之意而已矣漢之三老嗇夫得以俗教安之意故民氣達宋之宰相得冢宰進退百官之意故人才興明士庶之制得以儀辨等之意故士氣伸其法未嘗同而皆足以致治若北周之名官以次比附唐之六典規仿文字如模印然曾何益於治乎至於襲其一字一言以爲法而新莽荆舒且以亂天下矣故曰不當師其法方耕先生仿儀禮記作周官記甄綜經意令就條理欲以融通舊章定後世率由之大凡其於冬官採周秦諸子之言地事者輔益之不屑屑于事爲制造之末而于官不陳藝工不信度府事隳壞三數息焉又擿經中大典如郊廟族屬之類古人所論列者件繫而析衷之爲周官說三卷以輔記之所不盡實能探制作之本明天道以合人事然後綴學之徒鉤稽文詞吹索細碎沿傳訛謬之說一切可以盡廢有志于治者由其說通其變舉而措之如視諸掌非徒經生講解之資而已也治經者知讀書所以致用必有觀其會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幾六經之在天壤不爲佔畢記誦之所荒不爲迂僻膠固之所竄也夫

周易愼思序

易之言思也說而止之說所以闢之也止所以閉之也故于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蓋其愼也于咸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九四出艮入兌以不貞致悔故曰貞吉悔亡愼者思之正也憧憧朋從非所以爲思也江陰徐怡亭先生沈潛于易參究漢宋融會程朱即象以求理本理以玩占不襲陳言不矜新得而題其所著曰愼思有旨哉此其所以能引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于行習之閒而證之以日用之近出庸民社入飭言行粹然爲鄉邦之式者歟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參伍蓍變無不包孕見仁見智隨所取之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殊途百慮聖人不禁而要之于同歸一致思可不愼乎哉能愼而後能同歸一致能同歸一致而後能何思何慮何思何慮者精義入神不思而得也故擇善固執之功必自愼思入而世之說易者穿鑿附會蔑弃古訓自逞胸臆以爲殊途固同歸百慮亦一致也此正憧憧朋從之思能說諸心而不能研諸慮出乎其位而不知止者也試與之讀是書亦可爽然失矣

詩古微序

無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於所不見也衆喙若雷此挽彼推頹靡而已守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于其所見也感氣所鍱不顧迕錯虛詭而已魏子默深之治詩也觚劃數千年來相傳之篇第掊擊數千年來株守之序箋無獨是之見者然乎而其所觚劃者所掊擊者質之以傳記平之以經文比穀別勝左右交會其綜之也博其擇之也卓其會之也密其斷之也愨守獨是之見者然乎夫治經者求其通而已耳五經大道也說之者迷而之歧後來者覺之乃

因岐而更求諸岐則康莊豈可得而達哉經之每有不可通也昧者不知也或既知之矣而強者則執一端而強通之弱者則并大體而姑置之強通者益其塞也姑置之是不求通也能求諸大體得其統宗隨而理之遂無一端之不順又其所言者皆古之言所心者皆經之心疏之論之尋乎理之自然而不以己與焉榛荊灌莽之蹊一旦擎而還之康莊其爲樂孰大于是兆洛亦嘗懷獨是之見者而學不足以擴之惟欣欣然樂聞君子之緒論以自體如張皋文之于虞氏易劉申受之于公羊春秋私竊服膺奉爲治經法然此二經者自有義類雖經傳擾不難尋求惟詩與書體既泛濫去聖滋遠迷謬日久殆遂無能通之者乃不意又得默深之治詩嗚呼吾烏知夫好學深思之士不復有風雨閉戶覃精殫神以求通于書者乎安得嘗吾世而并見之也

詒經堂續經解序

治經之途有二一曰專家確守一師之法尺寸不敢違越唐以前諸儒類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後諸儒類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專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心得是也能守專家者莫如鄭氏康成而其于經也泛濫博涉彼此通會故能集一代之長能發心得者莫如朱子而其於經也搜採衆說惟是之從故能爲百世之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不約不足以成學不博則約于何施彼治專家而遂欲盡廢後來之說矜心得而遂欲悉屏前人之言皆專己守殘自益其孤陋者也唐以前說經之書存者十之一唐以後說經之書存者十之二三其易于泯滅如此者莫之好也其所以莫之好者皆二途爲之蔽也　國朝納蘭氏通志堂經解之刻所以輔微扶衰引掖來學甚厚傳之百餘年矣金吾張君以遺編墮簡尚不盡于此乃發其家所藏書自唐以下復得如干種寫定爲詒經堂續經解都千二百有餘卷將以次授之剞劂爲夫鑽研苦心更得引脈使不即埋沒大惠也購書甚難況在異本推而廣之使人可共見盛誼也蓋金吾之尊人心萱先生豐于學而嗇于遇積書以貽其子金吾復修身嗜古學不爲名一家淵源蘊蓄醇矣故其志之勤而情之摯如此屬鄭其目以見示故爲之敘其意以勖其成云

晉華印譜序

一藝一能之事出乎心成乎手孰不肖乎其人哉若文若詩若書畫若摹印篆刻之類皆是也其氣厚者其藝貴其行端者其藝莊其神穀者其藝固其志和者其藝安非是者皆反之蓋有勤乎所不自知者焉江陰陳君晉華予未及識也而獲交于君之子溥泉淹諳辭確品方而淸篤內行以孝稱於鄉黨予每一相見輒穆然想其家庭之雍肅世德之深厚也既乃以君所刻印譜見示信豐完備緻密而恬雅不班駁以說古不牽曲以媚時不以矜能使巧掩其專家不以率意放臧夸其變化悔悔愉愉之致流露于朱白閒者藹然可親也然則觀所刻之印而其人可知也已即其文章著述亦概可想見矣今之摹印者大率摹秦漢因刻意效之予以爲印何必秦漢能眞即佳耳漢以下何嘗無傳印哉摹印而無法匠也矜言法而張之亦匠也皆非其所心得者也

金剛山紀游詩序

高麗國相洪澹園義脩引年致仕以暇日遊其國之名山所謂金剛山者遊幾匝月爲紀遊詩二百餘篇其子羲福詳次道里戰陳景物以爲之注澹園雖老王倚重之復受命乘安車使　皇國因攜其詩偏示中朝詞人介予弟子鄧傳密鄭寄予於豐陽請爲之序予讀其詩醇和寬博溫乎有道君子也羲福之注亦言下成圖乘端引厤纍然足以相發往復吟諷不啻身遊其地而尤羣羣然愛慕乎其人羲閩鄭麟趾高麗史病其未知體要而敘事頗詳備擬刺取其略隳括成一書又恐事或涉誣無他書可授據今以澹園詩檢之自原州歷橫川洪川春川狼川金城岐城通溝而達金剛山復自山而東達海而南歷通川高城扞城襄陽江陵而後西還皆鄭氏地理志所載王氏時交州道海西道朔方江陵道之境歷歷可按以此知鄭氏之史可據信而原州舊隸楊廣道今爲江原道春川府舊爲長楊郡江陵府舊爲溟州襄陽府舊爲翼嶺縣金城狼川昔爲郡而今爲縣岐城通溝昔爲縣而今廢又可即詩而知今日沿革之大凡則其益我者又不第山水之奇崛文詞之美秀而已也澹園之遊庚辰四月也憶

是年是月予在粵東拜南海神廟觀獅子洋徧訪西洋估舶採其風土輯海國紀聞一書豈知北海之濱乃復有一老翁倘佯雲天望洋向若而歎者亦可以相與於無相與也已

朱橋亭詞稿序

詞之源出於樂於三代爲詩於漢爲樂府有樂府而詩乃別出爲類暢於唐之樂部調曲至元而曲自爲曲詞又別出爲類詩別於樂府而詩之變乃不復合於三代之詩詞別於樂部調曲而詞之變乃不復合於漢之樂府此吾友張皋文先生詞選之所爲作也比時吾友宋于庭翔鳳自序其所爲詞稱汪工部小竹之言曰凡情與事委折抑塞於五七字詩不能盡見者詞能短長以陳之抑揚以究之蓋窮居則氣鬱氣鬱則志衰志衰而慮亂慮亂而詞碎而能歸之節奏之微道以聲音之變各使就理靡不開暢又能包含蘊蓄不盡其聲俾皆平氣以和其疾是以填詞之道補詩境之窮亦風會所必至也又自言其詞曰春無關于飛鳥秋無關于候蟲有感于氣而不自知有動于中而不自覺期斂散越之意約以宛轉之言出之靡盡而留其有餘庶幾掉臂憂患之中遊戲塵埃之外此兩君者之所言皆能引申皋文之旨而博其趣知其可以補詩境之窮則知詩之復於樂矣知其可以斂散越之旨則知詞之深于詩矣橋亭之詞庶幾聞皋文之風而得其意者予故樂誦其所聞以質焉

南村制義序

兆洛嘗讀明代制藝如薛敬軒王守溪王陽明海剛峯唐荊川趙儕鶴顧涇陽繆當時盧建斗黃石齋金正希黃陶菴諸人其生平行誼學業建樹氣節無不與文相肖蓋言爲心聲固不可誣而抉義理之奧窔繹聖賢之辭氣自有本真與之流露非可襲而取也鄉先生南村莊公以名進士爲名臣所至著勳績流惠澤懸車而歸矜式鄉里典型後進薰譽氣者景附而起識者謂吾鄉風俗之美先生實開之後昆繩武科第冠絕一時而門內之行迄今推家範者以爲稱首先生不以制藝自名而人士之歸重先生者類皆在行誼之美門第之盛以時文爲末節略不言也今年秋先生曾孫綬甲輯先生藝如干首將付梓而屬兆洛爲校字既卒業乃慨然竊見先生德業之本與其所以享業福厚祿者而又知方耕先生珍藝先生之經術湛深其傳薪有要源遠而流光也先生之文沈深經訓疏通闡達而一出之以和平粹美其神理骨法無非古文而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致有出於古人之外者此亦其功名學問追蹤曩賢業福厚祿則非曩賢所逮者也方今吾鄉士氣少衰科第亦稍減于昔奉此編以開示來學先生之遺澤其尚有能振之者乎敬識簡末以復于綬甲且相勖焉

史自怡時文序

四書文若干首宜興史自怡著予往來宜興三十年遍識其邑名宿稱能文者而未嘗聞自怡名道光癸未四月有執贄來見者曰史大奎手一卷丐予甲乙之予甫閱一藝即大詫曰此非今人之文豈子所爲耶大奎起立曰誠家君所爲欲就正恐不得當故憚於自通予乃詢里居家世約略通覯留其文繙閱者數月如賈胡得奇寶懷抱不能釋其諸極處往往心知其妙不能名其所以然於古今名家中莫能彷彿其何似也丙戌正月自怡拏舟過我于辨志書塾因留宿焉年六十餘矣兩目已瞽瞽而神明充然譚藝亹亹竟日不倦予乃扣其爲文所師法者自怡言曰吾少無所解惟制藝似略解之遂好焉每爲文沈思竭慮求愜于意而後止既成矣閱月踰時未嘗去心一字一句之未安必易之易之而安即數日怡懌也吾其師心者歟已而歎曰吾無生人之樂久矣顧有此事也悆以爲皋蘇憂以爲酒醴而已少而孤露無庭幃之樂中年再喪偶無琴瑟之樂兄弟凋喪無壎箎之樂藉先人緒業不憂饑寒族姓兄弟亦多饒給今日已零落惟吾幸而自完而有無緩急不能給于求也鄰里戚黨耽耽向之小不當意惡聲隨其後則多財之患甚于饑寒所生子男女十餘人小者才勝衣衣食婚嫁遙遙不可知則多男之患甚于窮獨申旦而起開門而望囂囂然不知所之旋而視吾室惘惘然若無所置吾身者迨昏而寢惴惴然若有所遺中夜不寐顧念前後飄飄然若涉大海忽忽焉不敢自致其思也然每著一義引一思則沈吟徘徊不能自已是數者若適然不我即也吾是以習而安焉又曰天下頗有鈍于吾者乎少試舉使者屢不售怠而納貲嘗一職業或得之

省試乃再錄科再見遺自爾亦息意焉里之人以為不才也出所作相示或不信或訕笑之吾無與語此矣予曰此自怡之文所以翛然獨往而不襲千古不同于今者歟昌黎稱張長史書以為憂愁怪歎一寓于書故其書變動猶鬼神艾千子稱陳臨川文以為知明理當屹然自守故能廣其所藏而不泥其迹予向者擬議自怡之文而不能盡也而今乃得之遂書以冠其篇端自怡名緯字百川

吳雲瀾時文序

曩余於書肆敗楮中見此文愛而買之文近三十首幸序目倘存於序知其為吳雲瀾而不得其名於目知全帙凡三百餘首而此僅論語首冊制藝之作主於講求義理而已其窮而變也命題者務為巧幻以盡其態作文者亦各逞才力以矜其能而鬥力鬥智日出而不窮矣玩索語意繪聲肖神亦品中之貴者明如茅鹿門艾千子　國朝如方望溪王耕東多以此致工然往往恢廓於旨外黏宕於詞表其妙肖處特在一詠一拂閒耳未有不增一義不溢一字回翔反復而適得神旨者也則雲瀾此文固亦時文中所不可無之境焉宜與吳氏號稱能文世以匹儲氏如方來豹文兩太史等稿皆膾炙一時而雲瀾汲汲焉詢之吳氏子孫亦莫有知之者遺稿幸存又佚其十之九豈天亦有所靳耶

呂幼心先生詩集序

有味哉幼心先生之言治也以誠意周物為務曰民皆良不當摘惡意逆之其不良者或漸於習搆於勢慎測其情而達所不能言則迷者醒戾者可柔也治絲者求其緒得其緒矣引之使寬驟急之手煩而心茫然矣無思勝民臨民不患不勝求勝且戕戕且自傷無以智術愚民民欲其安於愚愚而愚之教之僞也作奸必多又曰吾治劇縣終日不得休心轉閒而神益王居無事乃皇皇若有所失者邑之戶萬計人數十萬計其苦樂情僞幾千萬而不知其紀矣吾有所治心在一二事吾無所治吾之心逐此幾千萬者而無所適從故不如隨分自盡之為愈也先生之論詩也亦然境取真事取真情取真詞取真曰無以夸言屑語襲古人之面無以支言軟語悅今人之目所為詩多歷官時行縣舟輿中憫農感事之篇淳藹之意流胸臆而溢言際觀先生之詩即先生之治可十八九得也夫不違乎仕學之一致其好弄筆墨者覽古玩物宴游酬對時出一吟唱示閒暇所司在彼所注在此則廢事之弊與歛博同然或懲其弊而力矯之曰挾刀筆經史束閣而治不當理於事不為不廢有官官之事有事事之心有心心之言言不乖心心不遁事事不越官其五官百骸之精神皆在於治則詩者正其達情通志釋躁平矜之具也誦詩三百而達於政其不以此乎故能求先生之用心於先生之詩則先生之治亦可幾也已

兩漢五經博士考序

六經之不亡也賴有漢儒也守之如城郭傳之如球圖確然奉一師之說不敢尺寸出入豈其人盡愚陋無開通之識哉一時君相為之立學官置博士必集老師宿儒辨難折衷僅而後定豈遂無兼收廣採日新月盛之望哉其為博士者猶同異辨然否國有疑事掌承問對馳傳巡省郡國錄冤獄行風俗舉廉孝豈朝廷衆臣舉不若抱殘守缺槁項黃馘之徒哉其尊之也專故其植之也固其別之也嚴故其持之也定其求之也以實故其應之也不以文假令漢初之儒各以意說好異喜新以浮詞相尚則六經之文改竄盡矣經生之業敗裂盡矣豈復有咫聞寸義得存于今者哉今夫土鼓之為雲門也椎輪之為大輅也聖人為之也席地之為几案也鼎俎之為盤盂也聖人復起亦無以易焉者也是即人心之儇利習尚之刓巧轉移乎氣運而不能自反者也而遂謂古聖之制作不逮後人可乎不可也學非四教人非十哲動輒詆排漢儒以為概未聞道其亦弗思爾矣且夫漢學之可考見於今者公羊氏而止矣毛公之詩雖存而節目不備其餘衆家或掇拾于煨燼之中章駁句脫大義了不可知今之所謂漢學者獨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漢學之大蠹也西漢經師大抵各為一說不能相通就其不相通而各適於道焉此正聖人微言大義殊塗同歸之所存也康成兼治衆家而必求通之于是望文穿鑿惟憑私臆以為兩全徒成兩敗此正徐防所謂輕侮道術者也孟喜改師法文帝擯之趙賓巧慧諸儒不仞使康成生西京之世其誰能容之惜哉漢學亡而所存者獨一不守

家法之康成也月霄張君述兩漢諸經立學之始末博士祭酒設官置員之沿革及其人姓名之著見于載籍者彙而錄之爲兩漢五經博士考非以示搜采之富而已當時致嚴致愼之意寖衰寖微之故葢略具於是焉嗟乎昔之時一人不能獨盡一經今之時以一人治六經而有餘昔之時立一家之學至各相讎難不能相容今之時說經成書略有可采列之四庫黃金白鏹冶爲一鑪惟所取之窮簷委巷絃歌相聞莫不誦法孔子一命之士迄于卿相無不以通經起家者其視漢初藝滯堙絕求一方正博學之士若不可得者其于經術果何如哉此予三復月霄之書而不禁喟然興歎者也

珍藝先生遺書序

兆洛自交若士申受兩君獲知莊氏之學莊氏學者少宗伯養恬先生啓之猶子大令葆琛先生賡之者也宗伯如泰山洪河經緯大地而龍虎出沒風雲自從大令如窮島極徼宙合未通而奇險所闢跬步皆實葢有積精致神之詣焉繼又得交宗伯之孫卿珊始得盡窺所著造伏而讀仰而思累月日乃曉然有會于讀經之法與讀書之法經爲聖言聖人之心同天地實有見于其心然後可以爲言宋諸子以常人之心卽聖人之心夫常人之心不學不慮之良心也聖人之心則有學有慮之心學與慮而後同于天地也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者天也由宗伯之書足以窺聖人之學聖人之慮有如此者書乃古人之言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從在乎擇擇而求貴乎敏擇焉者必非聖賢之志不敢存敏焉者必深造自得資深而逢其源大令則可謂擇而敏者矣宗伯諸書文孫卿珊已刻之未竟而歿大令之書攵子釋莫曾刻夏小正數種未卒業今幼子文瀕盡以付梓書幾百卷不能竟刻多刊序例使讀者可尋繹又合他文及詩爲遺集幷刊焉爲莊氏學者于此可以得其大凡矣而若士申受卿珊釋莫皆已歿不及與校訂之役甚可悼也則邠農之勤勤刻是書者誠不可緩矣若士申受所著公羊之說多本宗伯卿珊搜覽漢學亦能紬繹先生之旨釋莫沈默如先生思究古文甲乙篇終始補成之而未及竟皆傑然自立於學者後之聞而與者能無望乎

地學源流序

天曰文地曰理人曰事天不可以實求卽恆星七政之經緯錯綜者著之人不可以虛立卽視聽言動之日用行習者範之地據質而儀天山川原隰曲直起伏有脈絡條縷以綰貫於其中如人之四肢百骸渾然塊然而氣之流行分布自有徑隧卽所見以求其理而陰陽向背開闔行止動靜盛衰生死之變效焉故又曰脈亦曰肋觀文以象治事以禮別理以形形者所以形理也理不可見形而後實形而後定今之言地理者多雜五行家言五行者言其行于天地人之閒天地人之所共也天之五行在象人之五行在禮地之五行在形舍形而空言干支方位之五行則無實無實則無定是離本也地山趙君專精青烏家言薈萃昔人論說門分而類別之一以山川流峙聚散之實爲宗諸家氣運輪轉控制之術亦博採焉說必賅備語必易曉成書二十一卷題曰地學源流葢闢途者之指南也夫藏伏之理見於有據之形形百變理亦百變或形變而理不變或形不變而理變依形以求理未必其悉中也而況以無形求無形乎

選擇寶鑑序

一陰一陽之謂道播之以五行實之以十日輔之以十二辰陰陽之道備雖天弗能違也古者諏日以卜而用剛用柔惟戊惟午厥有故常褚先生補日者傳稱有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歷家天人家太乙家皆日者也堪輿卽今之造宅造葬建除卽今通書叢辰卽今星煞禁忌歷家天人家卽今推命五行太乙則其本法也能歷十日十二辰之行以通五行之變而消息於陰陽之宜其惟聖者乎若或知慮神識探索焉而未精精焉而未盡翻忽之差謬且千里求利或反害是故聖人不恃而歸之于卜愼之至也自唐以降其說日繁局於術而不務大道迷眞背本茍譁衆以取利地山病其然羅列衆家旁及外國之說闢其非糾其舛衷諸是可謂勞心濟人者歟司馬季主曰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若存若亡賈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又曰導惑教愚言不厭多夫天道遠而難知近而不可褻以眇劾彰聖人猶難之而神謀鬼謀引於日用藏於性道葢導惑教愚聖人自盡焉耳已其微者固有不能筆之於書者矣故曰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地山將存其書以待其人乎吾知此書之不廢矣

宅經寶鑑序

天地人之蘧廬也豈不信哉聖人尊天而親地因地以順天度地居民以敬奉天氣則必察陰陽調五行審形德而後人不夭札物無害生故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太乙行九宮之法是也墓域古曰宅兆致生之也生曰宅生所託也墓不徙而宅可徙死幽而生明死靜而生動也明故知向動故乘時卽太乙之不常厥居也天子法之為明堂百姓法之為戶牖禽獸法之為巢窟昆蟲法之為蟄振九宮者五行之散布陰陽之錯綜聖人不出戶知天道用此也都邑之人達而竊野鄙之人儉而愿山谷之人樸而悍江湖之人剽而肆地使然也入其家門院洞達者子弟多軒昂居處幽闇者子弟多秀美庭宇阨塞者子弟多闇陋房戶窗曲者子弟多邪私廬舍散碎者子弟多乖分宅使然也或始盛而中衰或前沈而後揚或彼福而此禍或乍微而乍顯數使然也明乎往來伸屈之故則陰陽五行之用可窮本而知變矣故精義以致用利用以安身諺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辨方正位者天子之事也辨物居方者君子之事也五行九宮所以辨物也盈虛消息所以居方也地山既成地學源流又為宅經寶鑑問序于余余不能數白道黑而於天人之際竊嘗聞之矣故舉其所知者以復焉

錫嘉堂印譜序

研精六書者三代彝器石鼓而下秦碑漢碣倘已旁及刻印亦有取焉蓋繆篆列於六書其結體製文出鐘鼎碑碣外而其理常相通貫繆之為言於疎密曲直參差增減各隨其宜以就繩度卽鐘鼎之文亦時有取此意者蓋史作述之本或籀是可求焉耳自明以來收藏漢印之家以為印譜者甚夥閒有真贗雜而其真者要有可觀方君震鶴此譜曩時江陰夏氏所藏也曾為之箋釋刊板而印之絕精矣乾隆乙卯或持印與刊板索售于予摩挲不能釋而力不能得閱三十餘年經數主而歸於方君其刊板已亡銅印後有玉印十亦他售矣將仍為印譜以貽好事余甚喜方君之好古而知所擇也故記其所知者著於端

防海備覽序

海盜之患明之倭最劇蹂躪三省搶掠二十餘年僅而後克之而東南之民因以彫劫其吏將謀士悉力竭智以倭為務故其著書論說最備　國家威德宣究瀕海安枕閒有草竊小發輒得然瀕海州縣頗有被抄掠者守令有被賊害者內地之民有為之勾引供其資糧者其種類中亦頗有使使著名號能行其令者熟視而不為之所沿海走集日以消耗卒有水旱之不時饑寒所驅逋逃迸逸乃始瞪目視則無及矣此深識遠見之士竊竊然有厝火積薪之慮者也夫今日之勢與明代異明之盜守以強將勁兵而不足今之盜責辦于守土之吏而有餘何也明之盜外與日本狼狽內則盤踞島嶼窟穴深固倭兵剽狡便戰汪直徐海輩又皆真奸大豪能附集其下故流劫四出官兵屢僨而莫能雄何今所謂洋匪者特貪瘴無籍竄身偷活或市井傭偷妄冀剽掠為肥厚耳其長技則關商賈求稅貲人而取其贖耳伺便則趨擾捕急則倘佯海中假息旦夕耳夫蝗之害稼也比其羣飛勢成隨地遺種頃刻滋蔓若其蝻子未出于土則可掘而勦也已出未羽可撲而絕也今誠申明保甲之法使姦宄無所容隱盜于水而室於陸者隱民之取食者胥吏兵伍之潛通為窠綠者稽核必得勦其強懲其弱而痛絕之海口所出入米穀硝磺之透漏銷贓之寄頓出洋收洋挂號之影射察其蹤跡毋使漏網如此則洋匪之播影滅跡可計日而待也或曰洋匪之所以不甚肆者有家室為質有米穀為餌也悉絕之則彼既無所歸又無所得食挺險而起登陸突犯明之禍且復見曰予以為今洋匪之所以敢上岸焚劫者果其兵精而力衆歟抑姦民為之指蹤助其羣勢歟今既剿其耳目翦其羽翼矣卽冒死求逞勢將何之且吾所謂無事用師者不必調兵集衆大舉會勦耳若夫防海各水陸營明訓練利器械嚴哨守此兵弁常職卽無徼願可一日廢弛而不講歟曰彼既相為羣勢矣操之急一旦水陸合發則如之何曰奸民之為盜者徒以米粟相市也豈真有攻取大略要約結束為偵伺內閒哉其緩則相倚急則相棄勢也吾所捕者在陸彼所倚者在海風濤之閒阻

舟船之停泊遲則不能匿形速則不能爲期其不相及也亦勢也或又曰爲盜者在海奸民即會其賂遺固非公然有不軌之跡也舍彼而取此毋乃不搏猛獸而搏畜兎乎且小盜之出沒勢不能悉絕吾修甲繕兵示之不可犯足矣搜剔穫薙捕搦風影吏胥之顛倒怨讎之告訐紛紛皆是脫有寬濫勢且先亂是又不然語曰削株掘根禍乃不存奸胥黠伍之伏城市者盜之根株而心腹之疾也伏奸不除則盜決不可得即得之亦必復熾昔王式討浙東賊將吏與賊通者陰察而悉誅之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故三月而殄裘甫明朱紈撫浙閩下令禁海嚴糾察復通番者九十餘人一旦驅出戮于演武場及趙錦代之寬以示德而奸豪相賀倭寇遂亟矣此非其明效耶若夫守令爲親民之官大吏有察屬之責 天子所倚畀百姓所仰望而明不能以照奸斷不能以去梗忠鯁不能以孚物徒與下吏比因緣爲援累則固非吾之所敢知矣江陰薛君賁墉有志經世之士也病明世海防諸書繁而不切於用刺取其要爲備覽十卷詳於治本略於言兵分爲十目各冠以會典所載 諭旨蓋成憲昭垂至精至詳守土吏恪謹奉行則弭盜安民固不出乎此矣書成兆洛愛而讀之喜其本末具備後來者可以考鏡而老成持重之見尤非輕率好事喜爲大言者比也故推其意而爲之序焉

澤古齋遺文後序

吾邑科第之盛頗盛于旁邑蓋名師宿儒實有以振起之弟子有志於學者無不擇師華顛碩望開堂講學常盈階溢席爭競恐後先生或以明經終老而弟子蜚聲藝林早遂青紫往往而是自 國初迄今稱名師者輩輩相嬗僂指可數也莫不洞達原本周旋規矩出門下者亦皆彬雅修飭惟恐蹉失爲門牆玷以兆洛所見如清如鄭先生彥方袁先生謹人蘇先生槐庭張先生隨安楊先生逵甫莊先生瑤舟王先生及晉望吳先生皆是也先生與謹人隨安逵甫瑤舟皆有時文稿行世而兆洛尤心折先生之文宗法先正而不泥其迹體會聖經而不入于霧探討神理而不流于漫其教弟子也未嘗以法繩之矜才任氣之作時時獎借特開之使不詭於正而已即之冲和言者不出諸口有所議論舉大要使其指可見穆如也嘉慶丙子兆洛與令子涵一同寓安慶得讀先生所爲古文數十首始知先生兼治古文又數年而先生叔季子敬承始盡輯遺文而編次之舉以見示兆洛讀之終卷恍然如接先生之聲欬竊念邑中風會稍異曩時恐日以衰替後來者不復見前輩風采也慨然識于卷末

小湖詩鈔序

余每憶三十年前吾鄉風俗之美物力之豐家有中人產以上輒亹然向學子弟之才美可造者必延名師而教之其奉先生也飭饌具伺好惡惟謹余家所居曰三河口其東曰焦墊其西曰鄭陸橋曰匯上皆市集所聚相距十餘里閒焦墊承氏余里須氏則劉先生中黃湯先生印川常主其家匯上許氏則湯先生及丁君叔侯迭主焉數君者相善也赴館後必相往來主人不以爲忤且時時擇良辰具酒食集諸君而觴之數家者每迭爲賓主予嘗侍先大夫偕印川先生赴許君之招許君昆季二人長曰溟帆次即桐山先生門庭倚潔花木娟淨兩君怡怡式好羣子姓若數輩擢進退彬然相與語桑麻榷文藝樂飲竟日乃罷自爾以還予南北宦遊家居日少劉湯兩先生並已下世而君兄弟亦奄然捐館舍矣今年春令子寶書奉先生所爲小湖詩稟見示曰將以壽梓請序之君之詩天機清逸不事雕藻其傳世無俟予言獨俯仰今昔慨然于風會之遷變向之弦誦相聞者今或從業不顧民生日蹙詩書之氣日衰不特老成彫謝爲可歎也如寶書之勤勤于流播先美克紹前業者可多得哉

靜寄軒詩文序

文若干首詩若干首荊溪潘辰雅觀常著兆洛少躁妄稍涉文字便欲顛頓漢魏于宋儒洛閩諸書泊如也婦兄路申宣深規切之始聳然有悔申宣爲言觀常潘君之邃于學而醇于養也私竊向慕未幾得相見落落實若無偶而恬愉靜虛之氣悠然內充從質胸中所疑言甚簡約而必洞原本因盡叩其學初嘗泛濫兵家陰陽縱衡醫術後從史鑑樓先生遊盡捐之然好釋老書皆了然于其所從入及流失之所至顧不輕出諸口爲予言曰程朱直接孔孟實能體聖人有教無類之心後人訾議于程朱無傷也自是每至陽羨必相見一日同抵足

路氏館中夜半寤君亦寤聞洛不寐乎曰然曰有所思乎曰不曰無所思有所覺乎曰嘗終日讀書倦勵而寐將曉方寤覺此心瀅然如水可一炊許君曰此甚不易得吾子才而能斂是福相亦必有成因歎曰吾受命至薄屢自試之而信將無分于斯世矣讀參同悟真稍解修道之法行當入深山屏萬緣作自了漢耳予曰君所遭則誠薄論所賦則天予君甚厚徒以外之塞嗇而懟然乎孔孟何以不求解脫耶君曰何敢擬孔孟自古豪傑皆爲其難者皆有所不得已也世于我無不得已則聊以不才終其天年而已予曰然則君將何之曰遍探名山而擇焉今則未也予戲曰道成之日來度我乎欲我往尋君幸示其處君笑曰仙豈能度人吾子亦何待于度各自功行完滿要當有相見之日又歎曰成道何可易言但此志不可回耳自知其命之薄而欲參位業真靈乎是後或歲一二見或轉歲不見癸亥冬遺予書曰去冬渴晤無因非有所言欲少了癡情耳閏二月下浣聞足下在宜蹤絕路阻咫尺天涯覿面睽隔如此知此生復得幾聚耶三月初聞足下相訪不遇悵然彌日辰雅積業深重既爲宇宙鮮民鹿鹿浮生轉眼盡成黃土爲蠶蟫蠛本分自然冲舉飛昇付之妄托對以此身縱浿大化以天地爲蘧廬日月爲楮椁庶幾一洗垢氛稍還本色此意獨可爲吾申耆道爾足下勉之君子之道與時推移二人同心或出或處足下有德可修有業可進有天倫可樂有達行可期但令此心堅定豈必遺俗全真以無用爲用哉僕凡夫結習須萬死消磨遲尾餘年妄欲效龍蛇之蟄屏棄萬緣置之一處持此幻形未知所托空憐我友太息踟躕歲云莫矣日遠日疎恐終少盡歡之期也聞當來宜時又須他適不能相見敬書數語以達縣縣至甲子九月留書別故舊棄家長往莫知所在久之有見之于天台國清寺者其子遍魁聞急往跡之則已歿于潘某家潘故宜興人尉于台罷官而家焉者也君因避兩識之遂常往來一日謂曰吾將死不欲死寺中于君家恒化矣遺言葬于國清寺前半里所潘如其言而碣之嘉慶十有八年六月也君資學絕特殆天所縱蹤跡雖奇而不詭于正予意君不死特彼家所謂尸解耳海山江湖同此風月終當與君尋抵足之盟爲君無意於詩文然所作圖兼有散朗密栗之美不可無傳也君嘗師事鑑樓先生先生切切以斯道之傳屬爲君雖退然不敢任[illegible]源流莫二矣因校鑑樓遺文并校君詩文附之事行詳于君甥邵應釋行狀亦列于後

靈堂文鈔序

自詩古文辭有專長之家欲擅其能者遂循軌轍以求其合或別開徑術以競新異而所稱述于後世者率代不數家蓋性情少而矯飾多亦一技焉耳矣先生之詩不能名家而圓勁拔俗清越如玉身既不遇無朝廷制作關其念慮所爲古文大抵鄉里閭見師友朋舊善人逸士嫠婦貲女之遺事皆直書其事不爲浮藻時舉鄉曲俚諺以取通曉于風氣之浮澆習俗之流變輒隨事詳著之爲後生法戒蕩蕩然若流水若游雲適然如其意趣所至而止蓋無意于傳世云爾而精神所寄真而不穀要自有不朽者存先生令子兆川既屬兆洛爲先生傳因奉遺稿詩若干卷文若干卷俾爲銓次將次第刊行之謹復叙識其所見者

梓里文獻錄序

江陰縣志兩亭襄公所修者訛漏頗多不洽輿論自後邑人士屢議修輯迄無成功蓋司其事者或不孚於人而局外又往往各懷私見不肯從善服義彼此齮齕議論日益滋則仍舉而委之夫邑中掌故所賴邦人士之見聞稽記口耕指畫使後生子弟知所觀法而後之輯志乘者得所據證以爲搜採雖不能賅備一事一語隨所識焉皆後日千狐之一腋也晉宋而後如襄陽耆舊汝南舊事之類作之者指不勝屈蓋賢士大夫輔翼扶衛多識畜德之感心非徒曰樂道人善而已次峯徐君病邑志之不成慨萃所知適爲一編曰梓里文獻錄博而致實又時加訂正以祛淆訛他日踵修邑志此其指南矣哲昆鑑峯兆洛畏友於邑中故事無不留意咨訪每相見輒終日娓娓時舉遺聞軼事以資歡劇相約纂述舊聞釐定缺失中道齎志士林同悲今見次峯此書鑑峯爲不死矣此予所展卷而欣然以喜掩卷而惜然以悲者也

程子香文續鈔序

子香從吾友吳仲倫遊仲倫能爲古文而子香其入室弟子予因仲倫交子香愛其敦行志古足以砥厲流俗甚敬爲愼不得常見去年九月王守靜以書來言曰子香死矣將死裒所爲文屬其家人曰俟守靜來與之守靜必能爲我傳之也今攜其稿本以來曰子香之文可傳與否能傳與否謹歸命焉余既痛子香之亡又悲其惓惓一編垂死不置疾歿世而名不稱固如是哉仲倫文稿嘗附刻子香文十餘首故今題之曰子香文續鈔刊于後與仲倫並傳亦其志也

謝仲偉遺稿序

予與仲偉以嘉慶甲子同舉于鄉而仲偉寄籍順天予赴禮部試始相識修幹偉軀氣疎以勁甚相得也其後蹤跡乖左往往曠數歲始一見每見則意氣益沖粹知君之於學進而益上也前年君服官山左以丁艱謝事歸服既闋之京師補官錄前任山左時有事罣吏議部吏齮齕之因憤鬱致疾不起君夥識亮達以之馳騁皇路所至當未可限量而遽止于是耶莊君麟原持君所爲詩文稿示予曰其家將以授梓請序之讀其文沖容雅鬯言必衷諸道詩筆亦磊砢旁礴不依傍門戶吐屬軒爽一展卷如見其爲人懷才無所施用而徒以此區區者冀沒世之稱彌足悲矣吾邑比年以來英賢彫謝如李中翰滄庭趙孝廉林一丁比部淵初呂廣文華南皆學足以周身才足以度務而年纔中身相繼遠先朝露殄瘁之痛豈徒朋舊而數君子者書問寥落未知生平翰墨倘可裒拾與否反復此卷珍重何如尤不禁抱卷三歎者也

姑樹山房賸稿序

焦墊沈君青棠砥行勤學士也而不偶于世少負文譽年三十二始青其衿與秋試累薦不售汪稼門巡撫爲監臨見君文激賞之欲引之自近不就所爲文日益精詣鄉里中輝制舉業者必屈指志致嚴厲不妄笑語或以是非質斷斷辨之義形于色常繪虎尾春冰圖以見志鄉里中又以道學目之凡稱道君者類以是而不聞以詩名予與君居既鄰近少相習比予從宦蹤跡益疎予歸不數年而君卒令子甌銘以君所爲姑樹山房賸稿見示屬爲之序讀其詩磊磊落落直道胸膈不屑屑摹唐範宋特自以眞率寫懷抱耳然後知君之不願以詩名人亦遂無能名之而其詩則正以不矜于名而成名者卒亦莫之能尙也君家世清素藉居賈治生君既以力學有聞矣思奮起甲科以榮其父母乃困阨不遇故愁鬱憤悒之氣時時流露于楮墨而慮周音雅不掩其恂恂退讓之致尤足以覘君所養焉予不能詩所言不足爲君重特舉平昔相識之雅綜其行誼致惋惜之私云爾

金倩庭詩稿序

距予家東北五里有小山曰鵠山山之麓曰焦墊明高帝故人焦先生之所隱也其傍近村墅四五皆守耕讀多詩人如吳二安金倩亭承勉齋張西溪是菊圃大抵以授徒自給課讀之暇寄意吟咏閒月踰時各出所得相誇示更唱迭和以相樂也予與二安雅故曾因二安一見倩亭餘人皆不相識或見其詩或并其詩未嘗見竊歎焦先生之流風所被者遠也三十年來遺老凋落已盡而弦誦之聲亦滅于昔時村墊師既少授徒者每汲汲顧影謀生事無復曩時暇著點筆從容遺韻矣予每追思愀然倩亭令子秀岩將刻倩亭遺稿持以示予請爲序讀其詩伉爽自喜直道胸膈語不拘拘守繩墨讀酬唱諸作如見二三白叟促坐墊屋脫巾抵掌酣嬉笑傲時二安勉齋詩予已刻之舊言集中西溪菊圃之稿未知尙有存者否而倩亭有子能不墮其業甚可幸也雖然焦先生之高風冠絕一代曾無隻字片語流傳人口則名之傳不傳意亦有不在于是者耶倩庭行誼具江陰夏吉修所爲傳頗能肖其實可無俟余言也

蚆軒詩集序

抱經盧先生主講龍城予與漢賓張君皆從遊先生重漢賓學行又亟賞其所爲詩欲延以課子而漢賓不就時漢賓令嗣馨杏未弱冠亦同肄業每院課相見相親愛也未幾先生去弟子星散遂不相聞道光元年予始旋里馨杏以所刻遺詩見寄乃知漢賓已歸道山惆悵久之漢賓方嚴而沈篤覃然有志於力學修行詩詞非所好也而其詩安雅平易稱心而言盧先生亦以是深契之曩時同遊者如臧在東顧子明皆能通訓詁學有所述造表見於世而漢賓乃僅以區區數篇詩定蓋棺之論年不酬德惜哉惜哉今在東與君並違先朝露而

手塊然獨處少壯既無所成就桑榆已至又不能勤炳燭之明漸湮沒世事負師友與子明亦久不相見未知其學業何如讀君詩追念昔遊亡者既不可復見生而存者益深離索之感矣

路氏宗譜序

路氏爲宜興方雅之族其始自山東之汶上來遷迄于今十有餘傳矣聞人輩出登甲科涉仕途者仍世不乏兆洛壻于路歲時往來從其長老奉手問故事暇則與羣子弟課文較藝尋覽山水爲童冠遊莫不彬雅有法度其于家廟之制尤致嚴重入主有限斷譜牒有勸戒規訓條教井井悉備洒掃饋獻升降有倫心竊肅然敬之以爲宜其族之昌也十餘年來奔走四方蹤跡漸稀闊未嘗不時時思之今年夏婦兄申宣以書來言曰吾宗有續修譜牒之舉既成書矣願爲我序之夫申宣以明經教授一時推尊宿徒以衣食之故皇皇西東席不暇煖而猶惓惓念祖篤于本根如此可不謂賢哉憶余居甥館時猶及見婦之祖聖與先生婦之族曾祖慕堂先生皆以賢令尹致仕優游林泉履舄白髯衣冠甚偉申宣兄弟並以弱冠負文譽趨走左右亹亹逼人光陰幾何回想如昨而申宣兄弟乃亦已頹然老矣日月逾邁何可追尋今日修譜之人即異日譜中之人爲賢爲愚可勸可戒毋亦有百世不改者歟思所以上無愧于宗祖下不怍于子孫者不其難哉申宣其益勵晚節媲美前型可矣

孟岸金氏族譜序

予里之東北五里許曰孟岸其著姓爲金氏有隱君子曰金倩亭文行修飭志致超然屏居課徒蒔菊當秋英熳爛時集朋舊瀹茗清談爲歌詩以自娛予幼時嘗一至其廬焉金之曾出仁山先生仁山後曾孫克曜始遷毘陵郡城又六世曰禮倘始遷孟岸其自郡城分徙他所者有馬口有大坎有了义浦皆以儒素世其家而大坎則頗有奮于甲科者倩亭輯其宗之譜斷自孟岸始遷以下而于馬口大坎諸宗則僅著其奕之同而不復求合焉稿既具而棄世其子秀巖克繼厥志將鋟諸梓而問序于予蓋聞先王之制禮也非虛加其文而已本乎情以推之權乎義以正之有天下者祭不過四世四世以上親盡則祧適士庶人祭祖而止人情一而已天子四世士庶何以止二世且祖以上曾祖也何以祧之夫祭者盡其誠也盡其敬也自祖以上目所不睹即情所不接情不接則誠不通且祭必備物以明竭力必致齋以建精意力所不給意所不周無寧缺焉義也今士庶家宗祠動輒數十世族之繁者木主纍纍無所容及其祭也几筵不分籩豆錯列子孫奔馳冒然無等以是爲敬褻莫甚焉以是爲誠僞莫甚焉因而其各家親祖父之祭反或曠而不修或修而不敬是謂厚所薄而薄所厚名實舛繆蓋于虛文拂于情而不察其義故也至於攀援華胄合宗聯譜以爲壽媚誣祖忘本抑又甚焉夫譜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譜以收族屬非其祖之族屬何收焉如倩亭之見則可謂能知禮意自拔流俗者矣吾故樂得而推明之以爲修譜者法倩亭名安秀巖名篤皆江陰縣學生

江陰西郊陳氏譜序

古系世之牒載之太史自黃炎以下建德賜姓祀以傳世秩然有禮其有建德宗殞則亡氏氏無所系遂爲庶姓莫之問也後世宗廢而譜興於收宗收族之意亦少有存焉然有譜而族乃益淆或衒華冒妄附會多攀援虛張世次偽立佳傳汨亂先典屬毗來乘則有譜而其世系乃益不明江陰西郊陳氏明時以水患自丹徒來徙家積十三世本支蕃昌讀書明道理者不乏人而第一世墳冢已有不可辨者第二世名字已有不可考者以未有譜故也其先蓋屢欲輯之以有佚脫乃愈畏阻不敢任陳君子瑞及其從子堯舞奮然以爲之滌主祏以求其眞詢故老以核其異口諸筆據二年乃成勞矣又條理其義類依譜禮經聯本支之分嗣者別他姓之來繼者撫惇行傳以彰一節之善萃貞節傳以顯閨門之美立族居志以辨其里居詳塋墓圖以審其地域著其信闕其疑不旁援不虛附立時祀之儀謹出入之節以爲後範皆卓然可爲世式子瑞方雅有識堯舞尊舊從予遊宜其所爲不溷流俗也既成而請爲序余故樂得而言之

薛氏族譜序

自宋法廢而譜牒興矣隋唐以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設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有家狀者上之官爲考定詳實

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簿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史故其時人尙譜學如漢應劭晉賈弼宋何承天梁徐勉唐柳沖路敬淳韋述林寶各有撰著今皆散佚惟林寶元和姓纂僅存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大抵皆取之柳韋諸人則其凡略可見矣然元和姓纂附會譌舛不可究詰新唐書抑又甚焉吾不知其所謂博通古今糾稽公私者果安在也蓋當時徒以門閥相誇尙以是爲分別流品而不知門望既重私纂隨之彼固未嘗爲木本水源計謂他人祖謂他人宗而不恤也自宋以下隋唐之譜學廢而歐蘇之譜法興然後人知敬本崇實以尊祖收族爲務而恥于攀榮慕勢則譜學廢而宗法之遺意乃轉有存者焉薛氏受姓最古始有夏車正綿延三代社稷雖墜姓氏愈章自漢以來代有賢哲唐宰相世系釐然能言之而玆譜乃斷自宋南渡承旨公以來何其愼也承旨而下松楸之所在支庶之所移徙一一可稽何其慤也晨齋副憲始創爲譜自爾以後世有纂續何其勤也而康熙閒延釐公之序尙有楷公無傳埏埠無後各執一見各私一譜之恨可知百餘年閒而子姓繁別已有不相聯屬之勢焉則彼遠追黃虞近溯漢唐者其爲僞也甚矣而用是益知譜系之不可不及時修輯而本支之不可不加意敦厚也則庶幾可輔古者立宗之微意也夫薛氏自副憲後文學濟濟宦達者滋多于今益蔚起矣予向識賁墉明經爲序其所著書其歿也爲之傳繼見雯伯明經所著小學諸書心慕焉往歲始納交愚溪太守曾一識面于京師又洲太守又予昆弟交也以譜來求序者萍鄉茂才亦耆宿焉薛氏望故輒道所見以復且以質于愚溪又洲雯伯諸君子焉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序

鄒道鄉先生集序

自子游子北學於孔子以聖人之教啓南方之學者其後二千餘年而有道鄉鄒先生揭中庸於記禮之篇闡慎獨之旨直接洙泗之心源與河南兩程子遞相證明先生之子柄遂從龜山先生游以紹伊洛之緒至有明而方山薛先生啓新錢先生實與無錫涇陽顧先生景逸高先生大振起之於微墜之中天下學者視爲正鵠焉是故南方之學開於子游導於道鄉而昌於涇陽非吾常一郡之私言也道鄉先生所著書有易解有繫辭纂義有論語孟子解義其集則奏議一卷道鄉文集四十卷今所存者獨有文集而已明時公裔孫忠允曾刊本以行今亦湮滅無遺承學之士求一見不可得甚矣斯道之衰且絕也今夫事會之興廢必有其機動於人之心而機應焉而事乃旋效焉世之以道學相詬病久矣薛氏錢氏顧氏高氏諸書具存執過而問焉者幷其書之名且不能知矧能知書中所言者何事乎今裔孫禾慨然購遺集而刊之夫必有動于其心者矣其應于機而效于事無惑也豈徒鄒之子孫將復其始乎吾知鄉人士必有矍然念先民勵實學以期無愧爲生先生之鄉者皆先生之默有以誘導之也已禾以校讎之事屬兆洛刊既成因致企仰之私焉

道鄉集補遺序

按宋史本傳稱公奏議一卷文集四十卷今奏議卽在四十卷之內寥寥無幾楊龜山先生集有遺公子德久書云奏議閒有彈擊權要今子孫恐有當路者遂爲世仇不可不慮鏤板可節去未須傳也當時或因此言遂輟而不刊耶李燾續通鑑長編載公奏議多篇每註云據奏稿似當時別有刊本行世也不知何時缺佚向盡今依長編補錄別爲卷又徽宗初政公尙有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一疏請繼述五朝善政一疏見宋史向族子弟乞加訓飭一疏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毆舉一疏請飭太史無諱天象一疏見名臣奏議而今長編之存者止於哲宗元符三年正月薛方山先生宋元通鑑旣疏略不載近時畢沅續通鑑亦然於宋史及名臣奏議似全未檢會者他書更無可取證矣所載雖非全文亦錄以附之又徽宗初有請察爲學之本一疏又乞如神考故事詔侍從言事一疏又乞至誠終始納諫一疏名臣奏議俱僅載其目附識之以俟考

黼東類稿序

古來文章之得傳於後者大抵其子孫世保守之或自其鄉邦之人刊布之蓋愛重慕效故也江陰之習尙氣節而不知致力於文章故自漢以下以文章傳者無人至唐末魏不琢始以詩稱而存者絕少宋時科第漸盛如葛氏邱氏仍世館閣裒然大集著於崇文總目而未見傳流元時則有王梧溪陸子方繆苦石皆有聲譽王有梧溪集幸邑明經龔保堂捐貲刻之鮑氏知不足齋叢書中苦石詩草則未之見去年春陸君清臣鳩梓刻其宗譜予因從臾刻子方之遺書蓋他集皆世有傳本黼東類稿則散佚已久賴四庫全書采摭永樂大典而存之如更不刊行則將遂亡之也旣語清臣卽屬友人於浙之文瀾閣錄取原本以還令門人薛社安承守丹校讎授清臣付梓清臣又搜集闕遺爲補遺一卷經數月而就以復於余甚喜其能表章先人以裨邑中掌故也子方子孫居邑西之蘆埼無能讀書者清臣居邑東化成鄉其鄉以元時莊簡公而名族所聚處清臣建祠於其鄉輯譜之將墜於尊祖敬宗之誼汲汲不憚勞也儻中人產而慕義若渴其志甚可尙矣曩葉氏刻梧溪集以是本爲鮑氏所藏故就刻之而不以歸於江陰邑中人頗以爲恨今子方之集爲邑中刻先集發軔矣嗣今以往明張濂仲之靑暘集　本朝徐靑牧之惜陰錄其家皆有後裔倘聞風而起相繼刊布不郁郁乎邑中盛事哉余特企而竢之矣

薛堆山先生文集序

自先生歿後百八十年其七世孫子衡稱其尊甫之命抱遺集以謁兆洛曰先人身遭前明鼎革之後削髮入山二十餘年六世祖奉承先志閉戶授經不交世事家遂中落後又轉徙鄉城靡有定居故遺書幾致散亡至先祖璧圖公始

索諸宗鄘又以宦遊四方晚歲方輯錄成帙盡所存者不啻百一矣先祖歿家君藏弆者又二十年恐歲久終至湮沒乃及今命衛就吾子畫而理之則感且不朽兆洛矍然曰先生出處大節爲一代完人久在耳目遺集固樂得而讀之竊附名於末簡有厚幸焉乃伏讀卒業歎曰先生生竟陵光啟之餘爲易堂之先聲故其文繁變不測務極其意之所之而後已加以經世變涉亂離於君臣師友之際哀死送生有不勝其憤歎痛哭以長言之者故言哀必痛致痛必極雖置身空谷文固不能以油然蜺然超乎塵表者也然其家世承方山先生之緒餘又嘗得聞高忠憲顧端文之風而與東林後起馬君常諸人爲友所以切磋究明有不獨在文字之間者即以教南雍爲比部守大梁施教而教行居官而官治及論兵不合拂衣而歸盡已忠孝大節不愧師友而治身以及家則又有足信者故入山則妻從之改服既歿則子守其遺訓非不歎之學而能如是乎前集不分卷盡在甲申以前所著後集十四卷則入山後二十年中所爲也詩文各得其半今錄文之十三先以示於世其他則俟具知人論世之識者而考之焉

牆東老人詩文集序

牆東王先生以制義名一時實能得鹿門茅氏東鄉艾氏之緒言而益之以精詣蓋自明季迄　國朝初年爲制藝者率以才力自騁學者推波助瀾而文體日詭先生一政之以義理務尋求聖賢旨趣於聲韻吐茹之間期於不失忽杪故其文微窔超雋自成堂奧後學宗尚風會化焉而先生終困場屋以特科起縣令除知四縣事所自存詩自治縣時始著于錄意先生前此一意舉業至是始舍而肆力於詩耶所爲詩循轍漢魏同風柴桑其于唐人略近長慶以模得醇以瑣得真格之高邁如其人也神之澹雅如其文也罷官之後往來湘中復遊豫遊楚晚客年羹堯制府幕留秦中數年制府遇之甚厚而先生知其不臣幡然辭歸其治宦撫循之略及遊歷蹤跡皆具於詩古文所存無幾大都出入歐蘇亦一循茅氏艾氏之軌範焉後嗣衰微幾成湮絕陳笠漁明府令金壇一意搜訪乃得綴輯以成是編比改官江陰攜先生此集屬某校錄以付梓人盡明府制舉文字卓然先正能尚友先生而一官蹇蹇隨流平進十年不遷所至勤求治理不以邑小治寡新於聲書其治亦頗有先生遺風宜其惓惓若此也

鄭歷廷先生集序

涇川山水之美李白之所亟賞也詩篇稠疊讀者豔之林巒溪澗明秀之氣固宜鍾而爲文采風流之士白詩所稱粲粲吳與史元冠耀天京意必一時英豪而至今無能舉其名者白所往來投贈則萬巨汪倫於汪氏池館尤眷眷而二人無一詩傳後蓋久而佚之耳千後乃有汪遵許棠同時競爽詩篇芊麗著于藝文自宋迄明繼繼益盛載于青虹閣詩評者凡百餘家而以專集傳者不概見其在　國初則鄭歷廷先生其卓卓者也先生名相如字漢林康熙庚子副榜　詔舉博學鴻詞大府以先生名上不就所著書十餘種且數百卷具載縣志道光壬辰二月予來涇川先生曾孫惟屏以先生所著虹玉堂詩集述元堂文集來謁曰將付剞劂請爲之序先生之詩奇崛奡岸不主故常樂府歌行出入漢魏而得神遺貌師心獨出古文尤森挺拔俗殆于孫可之所云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者固宜其雄視一時也乃二百年來尚未流布想愛之者少莫之惜歟幸未湮沒而惟屏能守之而傳之否則不幾與汪倫萬巨諸人同其泯滅歟先生子侶仲名文態能世其學邑志稱其姿稟絕異髫齡作詩古文詞已見推於老宿年二十領鄉薦而卒所著曰白巖集散佚之餘存者僅四五篇附於先生集後以傳之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惟屏可謂知所先務矣凡爲子孫者亦可以風矣

趙厚子岱頂看雲圖序

天自清也地自靜也蓬蓬雲生而清者昏靜者擾雖然使天地而無雲則品物何由生造化何由成人心天地也世事之紛紜物態之變幻雲也人有此生而即不能無此紛紜變幻也久矣處乎雲之中子午易位朝夕易景無如何也處乎雲之上而觀其噴湧奔騰迷漫聚散詭形怪狀則以之動心忍性娛意悅目無不可者所處愈高其變愈悉此岱頂看雲厚子之所以不能無圖也夫置身於雲之上實不易矣有巖壑之險有攀援之勞有導掖之藉有資糧扉屨之供

僅而後至或錯愕眩瞀不自知其所應嚮焉若喪將自危之不暇而暇旁窺乎哉且所貴乎處乎雲之上者辨巖麓分逕遂別川原雲昏昏而我昭昭雲擾擾而我閑閑然後能知天地之不可以無雲而雲之不礙於天地也故必嘗處乎雲之上殫覩其紛幻而後入乎雲之中而無所迷謬焉則厚子之看雲必有得之於心遇之以神渺五岳於寰中驅穹窿於指顧者而豈他人之所能測哉

惜抱軒書錄序

書錄四卷姬傳先生分纂　四庫書總目時所纂稿也校頒刊之本時有差異蓋進　御時總裁官稍潤色之令與他篇體裁畫一焉先生刊文集時不以此入錄當以各書所編訂業見採于總目故而讀先生文者則篇章殘闕猶思摭拾況首尾完具如斯錄乎先生樂學淳詣養之以盅粹所論著者較然于正偽是非毫釐之辨條條其得失所自衷之于道使膠固融釋其或載記舛午則旁綜他籍備列殊文鈎甄疑似使讀者循覽而自得之蓋即此數卷而先生文章精嚴之旨略具誠不可以無傳也石甫明府補刊以附全集以校讎屬之兆洛謹私識其所知者

快雨堂題跋序

評書起梁武帝陶隱居評法帖則始於米元章黃山谷評書如相人可得神采於骨格之表刻帖如觀寫生即極神似然其顧盼聲欬不相親矣文章原本道誼書者文所由著而即與文並有其美凡書之醇疵類因乎其人之學問有深淺性情有厚薄而分而後之學者品題譏彈又各因其人之學問性情以為取舍而其人之能出品題譏彈以自道所得者要皆必精詣深造有古人之具體或一體而其言可為後學者先路之導故持論雖不能盡衷一是而其書則歷代傳之不能廢焉自宋以來以題跋稱者數十家往往各守所見然各不相下從事染翰卓然數家者無不偏覽而兼存之蓋真跡不可得見不得不求諸碑刻碑刻又不可得見不得不尋諸往賢論議已亦如誦法孔孟者必於遺經而百家之牋疏諸儒之語錄鈎稽紬繹褋而不厭姑藉是求其涂轍云爾王夢樓太守以能書名海內汪心農中書以收藏甲吳下遂相契厚中書所收藏太守必加墨焉中書令子桐孫裒集成帙并搜太守他所評識輯而刊之為夢樓題跋持論姚嫿不循常流神理時出元章山谷之外讀者當自得之而中書鑒別之精審藏弆之美富令人歆羨桐孫之勤勤流播是書其必知所以慎守之者矣

朱映霞詩敘

濱江而居者多慷慨直亮之士大抵軒爽可喜而失於嚌其見於筆墨者亦少溫柔之致故往往於詩教不近亦水土之氣然歟暨陽濱江地也宋以來以詩鳴者時有之而如王梧溪之真實黃大愚之哀烈梅正平之雄橫要未免有失之於獷者焉惟葛氏祖孫服習風雅切磋三唐固非一世之士也元則許北郭之清遠明則張藻仲之純和卞蘭塘之倜儻蓋亦指不多屈焉　本朝來如徐息溟之茂美卓然成家矣近時則朱畫亭之深穩張半園之沈著徐南村之流利皆其著者也先生與畫亭同族又與半園南村為莫逆交故其詩亦略相似不事彫飾隨興而吟探喉以出得幽深之意匠有一往之風神夫詩本性情性真則流露者自然渾懋不借色聲香味之美先生內行肫摯締交沈篤其至性過人可知稱此而發之篇章橫處見真淺處見摯固非他人所能貌似也君令子九鑾以君詩見示予已選入江干香草復請為全詩作序垂示子孫予江干香草之選本欲以導此閒學詩者君詩正可以為後學式矣故忻然為之序焉

西磵集序

詩二卷文一卷襄平德明府所著也明府諱宣字子浚以道光九年來宰江陰兆洛時主暨陽講席得時時相見每與聞言論風旨及治官條教嘗釁然有志於古之人氣清而剛慕善如恐失不為崖異然亦不能隨人方圓或以才吏過之所設施多不竟其意時時思返初服曰吾有舊業可理倘得衣食裁足杜門致力於學冀有一言之幾于道可竊比于古人忽忽不自聊卒以十一年十月捐館官下悲夫君於詩少而耽之每進彌邃窮覽衆家而確知其得失于時俗好尚概不以屑意也後乃盡弃少作歸諸渾觕澀栗識既卓鍊氣能輔之所存百餘篇乃所手定餘詩數倍於此亦多可喜皆置不錄不以溷雅志也為古文

尤精硏義理不以町畦自域嘗言曰吾得交毛君生甫始窺古文牆壁然知之而未能爲之大要聚古書之精審義類之安綱性情之和去矜肆之態嘗漸近之吾年未老倦歸休而畢意焉所爲文數篇皆近日作不自以爲善然志致略可見故並存焉君以緜濩門育少日艱苦自奮於科目能綜練物務俯仰中節當世未嘗無推挽之者但少假歲月隨流平遷亦足展其懷抱乃爲怫鬱所擠衰氣乘之能無悁悁于身世之爲累乎校刊遺篇幷刻生甫所爲誌墓文生甫知君深也

享帚集文鈔序

文四十三首常熟屈君侃甫作也文章之道君子之道也貴近信貴遠暴慢貴遠鄙倍矯飾造作不信也張脈僨興暴也任意指揮慢也敓雜襍至鄙也不應經法倍也蔬辭而曰氣則容貌顏色皆舉之矣古無古文之名昌黎始發之六代衰颯昌黎振之也其振之者變其容貌顏色耳辭氣未嘗有所易後之爲昌黎者曰益衰幷辭氣而易之作意奮迅者非暴則慢率情舒寫者非鄙則倍違閒信否亦何怪吾侃甫之力矯之以復古乎侃甫之文宗法東漢西晉非不欲上溯西漢也自以才力非所及而東漢西晉尚有軌轍可循斤斤焉守之下此則綺靡卑陋非所屑矣其志力篤故不諧于世其宗法正故不戾于古知之者誰傳之者誰宜其瀕屬纊而惓惓自定其文以俟諸後世也令子祖徐欲徧刻而力不能及屬予鈔而刻之侃甫自定本本無多爲去其已刊入屈氏世譜中者又略去其無所關係者所存盡此矣有知侃甫者亦可稍得其槪也

礙閒詩草序

東野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懽俯仰見拘礙不知天地寬此歐陽子所謂詩能窮人窮而後工者也而蘇子由譏其不聞道諒哉夫詩以理情性空室蓬戶歌聲若出金石此眞能詩者與不堪其憂至于高天厚地若無所容其輾側是亦不善處窮者矣不善處窮卽何所爲而不窮宜其詩之窮也而以爲詩能窮人詩之教固如是乎哉江陰孫君晉庭少日貧甚自力于醫以自給所詣日益精進請日益衆遂以名其家而成其業與之所託時爲詩歌其嗜之也同于嗜稍暇輒吟哦推敲不置若有以自樂而忘其貧也予韶歲貫生有聲譽閒孫有穀亦已補弟子員矣肄業書院韶因奉遺集曰礙閒草四卷見示曰將刊行之請爲序予讀其詩卽事情言抒懷取適導氣以達暢融情以求和不規規于藻飾詞句刻畫聲調口未嘗言窮也意未嘗及怨也惟其神恬而志和故雖處困阨顚擠極人世所不堪而心不爲之動學醫而醫工學詩而詩工庶幾有得於詩之教而能聞道者歟故爲述其旨而歸之

常州府忠義祠錄序

忠者誠恕之實理也而于君臣之大節特取名焉亦以見危授命推其義之盡焉耳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又曰殷有三仁焉仁者生理之全也此身有死生理常存故曰成焉不仁則心死心死則長死苟且委曲生理絶矣故曰無求生以害仁嗟乎仁之難成也死生之所分也穢命之所關也非堅強果之天性是非明于講習陶染深于聞見未易言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禮教修明服習積慣久之又久若其性然然後人有士君子之行利不能回威不能屈三代之時化成俗定積七八百年無更姓改物之患者率由此也漢晉而下載祀屢革而稱忠義之盛者莫如宋明之季豈不以兩朝恩紀深厚實士大夫講求稱說者有素雖在草野亦知聞風景慕乎哉　國家仁育義正陶冶萬類所謂道以德齊以禮者無微不至又崇獎忠貞風勵臣節　章皇帝定鼎之初卽褒嘉明末死節之臣予以美謚　純皇帝益加推廣凡明史及集覽所載諸人分別定謚下至諸生韋布不知姓名之流亦令俎豆其鄉以昭靈慰我　皇上道光三年以祁門縣許某請推其遠祖守城死義許文璉　詔可仍命禮臣凡明季忠臣義士爲國捐軀者咸如之於是推恩愈偏舍生取義之士無有逸遺湮鬱者矣夫諷之以意不如示之以事之深切著明也諭之以贊說不如陳之以刑賞之感奮愧厲也伊古以來二十四史之所曾有顯忠錄義惓惓聖心靡有畛域如我　朝　列聖者乎方今忠義之祠徧天下矣嘗春秋承祀有司贏將祗祗翼翼黎庶扶老攜幼環庠門而觀咸禮相與序述故事太息泣下戾夫鎗背悍之氣壹稚發性天之感頑廉懦立遷善而不自知古王者仁天下之

道在於此矣然則幽明協贊天地同流災沴不興兵革不試德化登於唐虞福祚邁於殷周必至之應自然之符也豈非生斯世者之幸哉

姚石甫文集序

東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後湘詩集九卷續集五卷桐城姚君石甫著桐城氣節文學高於江左薑塢惜抱兩先生經術文章閎深簡要爲世碩儒石甫服習傳緒擴以通敏性識淳完內外不越洎乎筮仕益慎推行蠲姦止邪蕭若耆蔡興利除害亟於嗜欲度務寬猛胥孚惠威潁霸渤遂駱道則未求藝賜達從政何有是以陳事由其幾深倘論該乎通變凡所指畫考其成功無有幽遐若握符券豈獨以是存其謨猷示信後世而已夫古之學者莫不有天下己任之量所以副其量者莫不有堯舜斯民之心六藝之垂教聖哲之著書贊宰相百執事之抗奏持議皆若是已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石甫亮慤獲我心矣至於詠歌性情之作雕繪景物之篇體兼質文詞必廉傑不佻詭以害才不傀麗以蕩心下視辟績猶莛楹也加以少豐隱憂長厄羣忌焦悴之音託於環玦悲憤之思憯若風霜誦者涕零惻其幽眇作者順息歸諸和平斯尤合志騷人上溯小雅者也詩文初刻於閩中去年來權敝邑備書有暇乃裒前後所作損益次序復刊於江陰兆洛獲與賓從校第篇目輒爲條其指要云爾

六書斆古編序

文字之原不可問矣屢變而彌失其本小篆之於古籀固已乖格楷書出而小篆更爲贅疣徒架構點畫橫安偏旁求相識別而已義固不暇計也許氏說文解字去古未遠于六書之旨倘可尋求而俗師溺於所習不恤徇今而背古妄改古書就其所見古學之湮極於是矣吾友江陰薛君雯博耆老而彌篤於學就古書中標古字之僅存者合之說文正時俗踵繆之失條分件繫久而成編初學觸類得其會通于流俗訛陋庶有豸乎夫事有小而益鉅道有約而用宏誠於此審點畫之所由分偏旁之所由谷以求形聲象意之本以漸窺乎書契創制之源則汀濘之水可達溟渤拳石之轡有裨雲門是君之志也

春秋經朔表序

春秋上律天時具四時正閏餘備晦朔謹薄蝕治秝者求千載之日至恆推策而稽之然時世曠遠書策訛缺往往或合或不合至于治經之家但循其年月考次前後足以除顛倒社複重足矣而好學者亦復旁蒐疇人以求其通此實事求是之誼也然治歷者不能盡求其合治經者亦不必遍求其通則以譔歷之疏密釋經之精粗義固不在是晉書歷律志云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今其書已亡所謂七歷者蓋即開元占經所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加漢之三統爲七術也杜預作春秋長歷而實不諳歷法徒依經傳甲子推移前後遂有比年置閏一年再閏曠數歲無閏之訛不足憑也北周甄鸞著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春秋歷法略舉數端曾不該徧晉姜岌唐一行元郭守敬則各推春秋以自譔所定之歷又在七術之外者　國朝陳氏泗源亦著春秋長歷所用古歷即七術之殷歷也大旨謂日食爲考驗之原但食朔日名推驗相合則其餘疏失可不問專以糾正杜氏于置閏及月之大小反覆推校意亦主于譔歷顧氏震滄著春秋大事表有朔閏門及長歷拾遺亦如杜氏不諳歷算徒積累日月其弊同于杜氏姚文僖公秋農著邃雅堂學古錄亦有春秋朔閏表以爲用顓頊歷推筭其實即殷歷也又不能守一家之法而仍依違出入于杜氏名規杜失而乖舛彌甚近時甘泉羅君茗香著春秋朔閏異同徧列七歷條其同異以補宋仲子之書之亡其言曰春秋經傳之文或一事異時或一事異月或一事同日異月或一事日月並異或一事兩見于傳而月日互異或時日雖具而脫月名或日月初無異名及參以上下之月推勘遠近而不得其日且有別本異文如成十八年辛巳正義曰服虔作辛未之類蓋以時閱二千年書非金石輾轉傳寫豈無失誤正義謂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誠有然也蓋生數千載之後而考稽數千載以上之日月異同可得而言也是非不可得而知也則亦存其可知者焉耳可謂博學而謹守之者歟雯博老而好學研經能得要領其治春秋以五經算術之法備推章蔀元餘閏餘中氣及每月大小餘而列之備檢核也二百四十二年依年排次省積算也其日食

則旁採姜岌一行郭守敬所測而稽之考得失也經傳中干支有合有不合則一一著之而不加擬議闕疑而愼餘也成書四卷題曰春秋經朔表絶長歷之迷惑攬諸家之指要于以方舟初學攡籌遺經拾遺補亡之雅庶無愧焉爰爲歷述前聞揚搉所見而序之

天籟集序

余之獲交於王君學愚也由錢君魯思莊君義門吳君二安畢君華農楊君隨安吳君仲倫李君鹿豺鹿豺居陳渡仲倫居宜興魯思居段莊義門華農居郡中二安去余所居不四五里而君以歙人業鹽筴僑於吾邑之西郭外與隨安所居甚邇能詩好客以故諸君時時集於其所謂愛石山房者君旣能詩郡之士各以詩來相倡和一言之合歡若昆弟其有緩急聞若在身籌之必得其當旣耗其居猶顚蹶狼狽而爲之無所顧惜而諸君之至也揮毫賦詩劇飲談笑濡首不禁目眙無罰竟旬日而不厭故凡欲之諸君者卽之君所無不得其蹤往時程翰林魚門行筴淮揚多財好士急人之急竟罄其貲然而名著於四方身列淸顯雖窮老而死其無悔也君之能詩好士說者謂與魚門相類惜其所貲旣狹不能之四達之衢爲天下所輻輳使廣其業而通其名也已嘉慶丁卯之春予將北行君送予於舟中意惓惓也及予之鳳臺之明年而君死其後義門魯思二安華農隨安相繼下世今年予還里門尋曩昔舊遊旣歎九原之不作而仲倫隱居教授鹿豺遠遊都門其他友人爲饑所驅星散者半予閒入城或之其家而不得見出門而望杳然莫知其所蹤以是益思君之爲人安可以復見哉嗟乎前後十年之閒耳而人事摧剝一若凋年急景雖欲從容遊處歡宴而無虞者顧亦有所不易得矣是可慨也存君之子國棟於愛石山房出君所爲天籟集示予讀其集泫然者久之因撮其遊處之跡而爲之序云

愛石圖題辭續編序

嗟乎逝景迢迢百年短短壑舟一遷石火猶遲雖復追嗜好於平生寄音容于模寫抽毫述德越世論交其爲周旋抑已悕矣學愚王君珞珞自異硜硜守中居閒懷磥齒之風數稚盡他山之益爰以高壘之實圖其疊壑之觀當其高齋客來勝友萃集銜杯宴笑解帶紓懷或矜冰雪之思或動龍蛇之筆傳玩旣習篇章日增宛然在焉思之如昨乃日月代謝存亡奄乖一時同遊相繼淪喪令子守靜虔奉斯繪遍干球圖求之其儕續有吟誦騰芳摛錦斐然成編所以垂不朽於令名永孝思於見似何其仁也諸君子津津道善翹翹慕賢過從厚於術陳褒贊篤於僑肸又何其誼也而要以君貞白之雅磊砢之標足以被淸風於沒世結遐思於聞聲使人不能自已焉然而披章散句尋其姓名綴牘多後進之稱味言非儔昔之侶金堪擲地詎泉下之能聞人願同歸豈九原之竟作昔人有言身後榮名卽時杯酒胡可比也豈不亮哉羈棲觸於衆作又適盡於凋年蘼蘼可數不啻齊安道中荏苒奈何何處轂城山下

蕉峯時文稿序

制藝若干首光洛外祖蕉峯奚先生所著也先生沈潛于宋五子書以尋求孔孟之緒言故能析言禁洞糾結無所不達又綜練前明諸大家制舉文字審其理與法之所由運神而明之不襲其貌生徒滿座手披指畫口所講說皆成文章程課或不及格輒草而示之隨其淺深若不措思而方員自中所著不下數千首弟子各藏弆以去予姪裒集遺餘近三百篇以授光洛謹綸而錄之付梓以廣其傳嘗鼎一臠味可知也公之行事詳光洛所爲家傳不贅述道光甲午十一月距公之歿四十年矣

許忠節公遺稿序

人茍樹立不凡能爲兩閒完人則其精神志氣必有以異乎人也有明一代以制藝取士而制藝卽以見人品化治之渾明正嘉之磊落隆萬之醲嚴無不相肖也至天崇而雄傑魁岸之氣不可遏抑其後致命遂志之士多出其中焉如金正希黃陶菴陳臥子馬君常楊維節黃石齋諸公其軒昂奇偉之槪殆自性天中流著者焉如皋許若魯先生崇禎癸酉進士自知縣歷考功員外郎殉莊烈帝死社稷　皇朝順治十二年賜謚忠節事具明史距今二百年矣裔孫大椿始得遺文于㢘篋中刻而傳之以示光洛而讀焉晶瑩秀澈探索於聖言旨趣之中及其指歸所在依仰導款而入之宛轉振奮而出之蓋於金陳諸公之

外別見神明制藝中不可無此一奇者也歸歷歲年不能泯沒乃出而傳于世固冥默中有所呵護而然哉嗚呼公殉難時尙有七十老父或勸以姑待公曰不死卽辱父毅然就經其辨義之精養氣之浩爲何如哉讀此文者不徒研尋義理必思所以振作志氣庶幾可得所樹立焉耳

石齋先生時文序

先生之學貫徹天人其言性道如示諸掌大叩小叩無不舉一見全觸處而發必洞本原老莊釋道冶爲一爐融液渣滓適于大道故其于制藝也目擊而道存矣無所容心矣故讀之也難知之也難無從學也而敬仰先生者于片言隻字皆有愛護之思雖不能學姑奉爲球圖願傳寶焉嗚呼敬仰先生之文則當敬仰先生之人所以卓絕一代者先生之學爲之也著于制義者學之糟粕而已雖然糟粕有餘味焉誠舉其糟粕而饜飫之而米粱麴蘖之所資者一一可尋也舉米粱麴蘖而吾自有之則吾亦可以自釀矣吾能釀而因得其醇澆之所由焉則于先生之學庶幾窺其萬分之一也庶無愧于讀此文者矣

金選小題文序

制藝之道尊於古文以其步趨聖賢也其爲法亦初不殊于古文其神理骨格皆資于古文也自學者徒以爲弋取科名之具愈變而愈失其本始而優孟繼焉梗偶而才俊之士且以之相嘗檄夫其所以失之者鶩於外而心不入焉障於內而氣不出焉欲革而新之亦求之心與氣而已矣心不靈故鶩氣不充故障神智不生故不靈義理不足故不充　國初金聖歎先生評選小題文善言神智義理者也惜其本久佚同學者讀醱實而重刻之或病其時有纖仄予曰滑稽者善解紛者也解頤者善說詩者也顏子以夫子爲善誘人此正其誘之善者也雖然神智理義非能外鑠也有導之者而各以其心與氣迎之是又在于讀之者矣

金選大題文序

器有所宜卽制器者亦有其宜教牟卮匜觿玦雜佩之屬制之者以雕刻工巧夸飾繁縟聲音韡諠爲宜至于鐘鼎列於宮庭圭璧陳於殿陛則以渾樸發古澤鏗鏘振天聲而纖詭瑣屑之制不得預焉八股猶是矣小試題多纖仄時復迫促則思取尖新詞矜便捷宜也如秋以充賦春以陳庭典既優隆題皆宏遠學者於此見識量焉必且擴其胸襟攡其儀度和平其聲氣而後可不負此選也金選大題文予先未嘗見有爲予言之者因借觀焉其評識之式與小題同而所論議皆能見其大洞中利病截然各異說題事則求諸聖賢義理所指歸尋其脈絡必精必當說文體則求諸學者吐屬之雅俗要于從容必正必大殆如士衡文賦彥和文心深識妙詣暢然筆下他選或不能知或知之而不能言則此眞可師法矣因慫恿同學續刊之予向序小題謂神智義理非由外鑠當各以心與氣迎之夫旣能濬心靈導善氣則進而求此固不爲難孟子曰善養浩然之氣其道由於集義集義則氣不餒而充塞天地矣大小一途也精粗一道也其益研窮義理使神知自生所謂勿正勿忘勿助者也此可爲諸生道問學之助非僅歆之以功名而已

四書稽古錄序

自晦菴夫子提唱四子書以導引初學其後朝廷卽以之命題取士遂若四子書較重於五經而宋儒之講四子書率詳於義理而略於典故於是有博涉之士講求典故爲之辨證蓋以幼之所習耳目親切又功名之途必由是也大略人著一編自元明以來指不勝屈也在爲之者以是爲切問近思之務雖務廣而荒舍本趨末者往往而是而留心稽考稽是以知學不可謂之虛費日力也錫山浦君子珊著四書稽古錄四卷隨其所通實事求是雖亦或有瑣屑細碎之弊而時足以補前人所未備則亦章句不可少之書也子珊之從曾祖二田先生爲錫邑碩師著古文眉詮史通通釋讀杜心解等書以誘進學者子珊庶幾不替其業

毛詩後箋序

古善讀詩者莫若孟子其言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是謂得之云者不必其果得之也得于吾之心而古人之心不遠耳朱子嘗欲屏小序遠箋疏但潛玩章句以求其合此亦逆志之道而集傳一書往往不協

于人心得非屏棄一切之爲累乎六經皆托於文辭而詩爲甚故害辭害志之病亦惟詩爲然通之以意以去其害正宜博求之于文辭以極其變而歸於一舍文辭而求志將強文辭以從我是與於害志之甚者也同年墨莊胡君之於詩也宗諸傳以正其指參諸箋以別其異旁求諸家以彌其罅漏蓋毛義簡奧不易尋求鄭旨多歧或成偏反自唐以下非無馳說亦有奇中惟其是不惟其同題其書曰毛詩後箋一言之善無不採一字之疑無不析習而未察者抉之訛而成固者糾之凡所折衷從容商榷以觀其會通惟義之適而不以己與焉逆志之道其庶幾乎方今經學盛昌承學之士冥心者抱一得衒奇者誇閎覽夫亦各由其性之所近焉墨莊脫屣仕宦優遊林泉不與世俗競得失蓋以詩自治其性情而即以其性情融之於詩也云爾兆洛覽游涇上喜覩是編匆匆曰歸僅盡數卷他日倘得卒業或得益窺其深當更以所見者請質焉

十三經斷句序

授句讀童子師事也言學者或略焉夫經之爲書託於文字傳於聲音顯於訓詁定於章句因文以記音音別而後求訓焉累文以成句句別而後求章焉獨文爲訓連文而殊孤句立解累句而異句者文字聲音詁訓之會而發揮事理斐然成章之所始也故大學始事即曰離經離之而後能合之也獨字不可誦句而後可誦聲之引也聲之引資乎氣當諷誦時緩急出入周疏遲速高下之節出焉而氣隨之而心之解悟因之善諷誦者句讀明而義理自見入於耳而不煩於言氣爲之也氣之所爲眇矣能授諸神而達之於心古人誦詩即以學樂即詩之句讀而樂之曲直繁縟節奏一以貫之也古人之文如其口語句讀即其辭氣云爾辭氣得則誦其文如聞其語故殷盤周誥號爲佶屈諷誦之久心神爽然有心能領之而口不能傳之者焉至於義理之釋憑於字句一字之上屬下屬一句之或絕或連其差甚微違迕斯大劉歆移讓博士已有分文析字之譏虎觀諸儒此類彌廣康成以下經師競出新致幾於望文生義各以意屬而持之成理或末師賢於往故此又多師之轄也而徒以爲童子師之事乎哉衆家泛濫會萃爲難錢君子樂綜而輯之條流既通探索皆竭其所依正必衷於當可以審疑似辨異同尋古師之真啓方來之悟裨益于講貫者多矣曩吾友莊卿山欲成十三經異文一書本之釋文旁趣諸家斷自唐以上形聲之異皆備著之惜其中道齎志先生此書已將斷手或更與高第弟子集錄而訂成之則小學之支裔備治經之綱領揭當質於梳櫛服買爬羅崔庚爲一家之學者謬附起予幸垂心焉

詩經申義序

董子曰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詞蓋易因人爲占詩隨人所詁春秋因事立文隨文成辭皆非可持固必之見執成例以求之也故左氏傳曰賦詩斷章予取所求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詩自毛鄭以來說者衆矣或主小序或主毛鄭或兩有所不主而自以其意說之大抵皆隨其人性情學力之所至以自驗其淺深高下各有得也亦各有失也期不失聖人垂教之意爲後學所循習而已唐以前成書之傳者已少惟宋爲盛就宋賢所說歐陽永叔之學質故本義之詁詩也寬以通蘇子由之學雅故集傳之詁詩也和以肆朱子晦菴之學摯故集傳之詁詩也紋以愨呂東萊之學博故家塾讀詩記之詁詩也節以亮嚴華谷之學平易故詩緝之詁詩也清以柔諸賢亦各有得也各有失也而無失聖人垂教之意則一也由明以來說者益衆乃益矜奇多穿鑿附會而成之則離之者遠矣即或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吾鄉晉望吳先生少壯嗜學至老彌篤沉潛于程朱而出入于諸家一以躬行爲本著詩經申義若干卷探諸家之說以求其是有所不通則自出所見皆原本聖賢之意和平其性情沖澹其言辭于道德之際性命之微尤三致意焉先生存時未嘗以示人以爲是特可教于家耳歿若干年先生之子涵一輩始刊而行之予得讀焉竊以爲詩之爲教溫柔敦厚而說詩者往往叫囂忿戾豈不已背于聖人垂教之旨乎以斷章逆志之義求之則何情之不可通亦何情之不可平而必執一人之意見以概衆人之心哉先生之學醇而碩故其言微以靡方之歐蘇呂嚴諸賢可無愧矣

吳耶谿遺文序

道光己卯歲予客授維揚鮑氏耶谿亦從其尊人讀書康山暇時過從始相識也舉止疏率眉鬖然壓其目瞳冉冉有芒問所業述之甚有條理爲制藝文高雅得正嘉遺法年才十有九犖然異之閱月其尊人先歸予因招之同住鮑氏館凡旬餘益悉其性行不事邊幅落落穆穆其視與儈俗人問答若深畏苦者而卓然有志于古人已而知書從其族父晉望先生問業先生故高行以古文時文式後學者也因勸以益治古文詞欣然願之未幾予亦遂歸偏語所識謂吾鄉晉望先生之業繼之者將在耶谿予以舊書甄淹流江干入郡日少已而聞仲倫得佳弟子能古文問之則耶谿也甚喜而耶谿已北遊不得見又幾年竟卒於京師年三十三耳王子守靜收其遺文以示予予乃見耶谿所爲古文夷猶沖澹眞仲倫高第弟子也予亦恍然如復見耶谿焉有才如此而不能盡其才以中折烏從測其理耶祇增予之悲而已矣仲倫爲之誌其墓悲惋具矣予特追念十年前所歡焉規焉眷眷不忍釋者而乃止于斯也聊記之而序之

女則序

易之教扶陽而抑陰而詩首關雎獨推本于后妃之化非抗之也陰之抑也難特豫防焉而婉曲以輸之所謂起教于微渺也劉更生列女傳呂叔簡閨範圖說皆此義焉耳吾邑鄭峨士先生病世俗之教女子子者類輕於男子而女子亦自無書可讀何以激發其志氣而誘進其德行以爲父母之前無令女舅姑之前安得有賢婦如是則家教何以成風俗何以易于是命其子展宗輯女則一編分類凡十雜列女傳之蕪穢補閨範圖說之佚遺去取必嚴事實必核屏浮華之詞芟宂碎之語傳勸懲之誼致爲賅備而不繁於卷帙緘使家置一編其裨於姆訓者豈淺鮮哉展宗先生之元孫夏弼將梓以傳世謹書其概以弁其端云

瞿忠宣公集序

集十卷常熟許氏所藏　國初未敢行世故　四庫書中不著其目　聖朝寬大如能襃恤之集乾隆中奉　旨進御　命其子孫刊行之則是集安可以不傳世也原本分十二卷而誥勑行狀誌銘追輓幾溢其半今皆別而出之舊無雜文許君爲搜採補之公奏議尚有被逮申辨疏力辭廣西巡撫疏爲鐵雞登譚貞吉等疏見于公子元錫所爲狀以非全文不復入定爲十卷雜文或尚有遺者則俟續獲而補焉校梓始道光十四年九月越明年四月竟兆洛獲與讎字之役謹識其後曰公之在掖垣也僅七月而疏凡數十上時天下雖已破壞而爲衆粗完紀綱粗立公所建明皆一時之急于正人心厚元氣所以匡主德延國脈者皆略具于此使得竟伸其志於定傾救敗之道猶有冀焉思陵初亦信嚮行其一二及以會推閣臣入溫體仁之譖惑志遂不可解擯斥不顧好惡奪於愛憎是非眩于名實曰甚一日以至於亡聖人所以有災必逮身之戒也悲夫留守封事隨事補苴勤成掣曳運際流極尚何言哉當桂林播蕩危於幕燕臣主一心以禦外侮尚恐不支而吳楚內訌孫李外張小人之禍人國至於此乎公之不肯從永明西行而以留守自任也亦猶史忠正公之不肯在朝而願爲介胄馳驅耳蓋逆知王坤劉呂尤之輩不可調劑而朝中文武不能無水火也雖然百六艱難之會必內有重臣握紀綱張法度運籌決策聯絡指臂而後可以圖功永明柔仁主耳非有英姿明略足以惲懾羣下也呂大器文安之稍有聲望可倚仗而或死或出矣彼吳炳王化澄嚴起恆何吾騶丁魁楚諸人而望其匡弼弱主制馭宵小哉況當時所藉以死灰復然者十三鎮之降將耳彼皆犬豕豺狼之不如勝則奮臂攘功敗則回面內寇名爲勛鎮甚于盜賊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則去兵不得已則去食烏有招盜賊以自殘其民而可以爲守者乎事已無可奈何姑竭匪躬之節置死生于度外以告天地而報君父焉耳夫田橫島中壽春城下覽古者猶爲之涕泗橫流而況壞梁木于頹厦殞大星于傾天慷慨之士烏能不悲其志而閔其遇也

拾遺補藝齋遺書序

勵學之士自力於道藝而求以副其心之所知酬其力之所能其志致豈不宏且遠哉涉其藩矣未造其閫循其麓矣未躋其巔知之既眞其自期待又厚不肯得少而足復不肯襲取街飾以自軀謂優游玩索徐當自至日力正有餘耳而天不假年中道淹忽凡所未就一朝委之此與負才而不能竟其用者何以

異亦君子所為浩歎者也吾友鄭瑁莊君少宗伯方耕先生之孫山陽訓導開美先生之子而大令珍藝先生之從子也承其家學盡能通之斐然有著述之志五十五而歿歿十一年而君之子潤盡搴其所著遺稿乞余為理而刊之其書之粗就者曰尚書考異曰釋書名二種而已餘皆首尾不能完具所為古文幾百篇亦叢殘不成篇帙稍稍詮次而成是編憶與鄭瑁聚首時每抗論當世續學之士述造所得其致功之門徑諳力之深淺銖分而寸計之莫不洞其得失纚纚有條理以為將來當集其大成為　本朝一代樸學之者尤為珍藝先生所愛重凡所著述常與上下其議論而賞其伙焉方耕先生遺書皆未刻君始為次第刊之僅成一二種而君死矣此編區區何足以盡君之學亦何足以見君之志致所謂宏且遠者而不能不藉是以傳君也可哀也哉吾黨少俊而夭折者多有如江安甫金朗甫畢文先生俱為刻其未成之書以傳其學然安甫朗甫年才弱冠而鄭瑁已逾強仕不可謂無年徒以奔走衣食日月耗於道途自恃壯盛欲得衣食足而後畢力於此此日足可惜安能待來茲此則不能不為君深憾者也殘稿中其有端緒可尋者尚十之三四潤若能引其餘緒通其條貫上以繼先人之志而下亦足以自成其業談遲庵固彼獨何人於潤有厚望焉

陸祁孫札記序

言為心聲信然哉凡工於言者未有不肖其心者也惟其心肖之則幷其聲音笑貌亦無不肖之矣予最愛祁孫詩每郵筒至開緘讀之不終篇而栩栩然如坐祁孫於前而與酬答也祁孫往矣劭聞屬予序其詩輒愴然於平生拊手笑言偃仰悲歎間不終卷嗟咨涕洟不復可止竟不能成既又刻其所為劄記寄予囑為序讀之其聲音笑貌如見祁孫也祁孫吐屬蘊藉託意遙峭雖座中或援引故事或商榷今古祁孫談言微中娓娓不倦傾聽者厭心焉劄記之作蓋編次其對客之語及為校官時所以語及門諸弟子者中間多予所與聞義理不必深微考證不必精鑿要是隨學力所及平心易氣而出之不為矯飾無有偏詭足以引翼後學於近人中阮亭居易錄最為近之夫一人所見一時之言豈必有當於道而其中偶有一得往往遂為不刊之典據故不可廢如居易錄者亦特其門生故舊因可見阮亭之聲音笑貌而存之已耳而藉藉流傳耳目遂至於今固亦有取焉爾矣予今有取於此書亦以聲音笑貌所存也況劭聞乎其將來之藉藉耳目聞與否則亦視乎後之人也予與劭聞俟之而已

紅豆詩人集序

嘗讀武陽兩邑志即知董東亭先生惜其未及成書遽捐館舍為同事諸公所卒業然文章爾雅體例謹嚴猶可想見秉筆之苦心每欲讀其他所著述時時念之非一歲矣今年春往郡中龔如大令出先生紅豆詩人集俾兆洛校讎將付之梓攜歸暨陽書院潛心讀之去先生七十年矣而聲情若揭如侍謦欬焉如聞嘯歌詠歎焉抑如見其性情焉蓋先生之為詩言必稱情藻必當物凡幸苦愉樂之詞一視乎其境之所遭而不矯飾也我　朝詩人體之最正者首推新城尚書惟先生得其意吾邑董氏文章之盛自徵泉正誼兩公擅名　國初梅坪繼之其風雅氣誼固與先生有合及先生復起三公之緒斷而復續其別裁之意緒言具在亦如其修輯邑志必參酌義例歸于至當而後筆之于書聞之龔如先生志書尚有原稿他日過郡當再請而讀之以校今之所刻而審取同異俾讀志者有考是所願耳讎校卒業謹書簡端竊附苑傳正敘謫仙集之義云

鄉塾讀書法序

古之教弟子無所謂讀書也朝夕學幼儀而已比其少長而知識開於是乎學樂然後誦詩學禮然後讀書而所謂書者非國家之典章制度即古帝王賢聖之彝訓善言也蓋其少也止求馴調其血氣防閑其心志迨乎心志漸明血氣漸固則以義理養之以法度繩之故中材易以成而不材者不至於自棄也自戰國而後書策稠濁漢興而折衷夫子定六藝之科於是乎必學者以讀書為事則稍騖於文詞矣今之學者非讀書也讀文詞而已六七歲而入塾即梏繩之以義理義理稍明矣則竭蹶於文詞而幷其義理而棄之嗚呼其汨沒人才也久矣此亦非獨為父兄者之過也習俗之錮人而法制未盡善也康南先生

病其若斯取程氏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彙括義類兼采黃賢養蒙訓學之遺旨附之題曰鄉塾讀書法條其體例問序於予予雖未獲見全書而其勤搴審擇立規措矩釐然有志於本約可窺見以推之天下可也鄉塾云乎哉爰爲推廣其意而言之

婁水文徵序

郡邑必藉賢才而名故于賢材生長蹤跡所見每爭而附焉賢才之不朽三代而上率以功德三代而下不能不資于言則文章爲重其名顯當時煒著史策者無論亦有埋沉不偶身歿而名彰所著述隨時淪喪多有之矣非其子孫保守之卽賴志古之士搜輯而表章之而後足以自見於世而搜輯之不易或時代久遠軼而難稽或僅有存者零章斷句未嘗不愛惜而傳之幸而歷時未遠篇帙具存可收集矣而不得鑒別之識鹵莽滅裂隨其意爲弃取梧檟樲棘樊然一圃則作者之心力轉湮焉太倉漢婁縣地南服僻壤唐以前無聞人至宋始彬彬稱盛越于今八百餘年耳而邑之賢士周君亦泉王君研雲輯錄婁水文徵八十卷文幾二千首著錄者凡百有一十三人列爲姓氏略冠之卷端富矣哉媺裒之勤也其名不聞於鄉邦姓氏不見於記載者蓋十七八焉皆搜剔煨燼爬羅叢殘而出之亦足以酬苦心之士于冥漠矣其所採錄上必關係國政下卽斯邑利病風氣因革流俗善敗得失旁及都人士行義忠孝節烈可爲世範而激澆俗者雖峨編巨帙非此不登而有涉于此片言必採尤足資考獻之要裨志乘之稽也豈不可謂審于鑒別者哉扶輿靈淑之氣遷變以時因乎運會耳秦漢之際此殆爲黿鼉之渚而唐遂爲盛縣自宋兩郟以文學自奮聞而興起接踵有人至明中葉荊石父子弇州兄弟身踐臺閣學擅閎富生是鄉者濡染深而服習久幾于家懷珠而人抱玉末季二張尤以幾社奔走海內以迄于今文學稱盛東南芳菲未沬豈非運會所鍾而君子之澤長哉周君予未之知研雲文衡公裔也于先中翰太倉文獻志紬繹未備思賡續焉而托之于此編博而能精抑可謂不朽之業也已

婁東樸著序

今人每合多種書刻之謂之叢書經見稀而簡冊少者藉以流布亦善舉也而不問時代不擇雅鄭取充卷軸苦于不倫識者病焉黃蕘圃謂叢書之刻當隨乎人所居都邑萃其鄉先哲所著述編而錄之或關於土風民俗之遷變或究于賢人才士之出處或辨于貞義士女之事實耳目覯切可無訛淆見聞稱說足資法戒其有達官貴士條記國故藉資多聞素族通儒殫心名理以開夕秀乃文獻之總持輶軒之先路無泛襍之病而收切近之效者也太倉邵君子顯輯其州之閒人著述之行於世者彙爲一編題曰婁東樸著凡五十餘種裒嫓既博體例尤謹鋟桑梓之巨觀而職方之要典矣曩雲汀陶制府爲巡撫時欲萃輯江左古今名人所著載籍倣朱竹垞經義考之例編爲目錄欲以屬予及魏孝廉默深予以地大物博規模太宏辭不敢爲退而私爲毗陵藝文志冀視聽所周收採易徧而志力衰頹度不能盡乃屬諸薛君子選今子選勤勤稽求略見端緒矣而觸事縈總動輒罣礙所謂及之而後知未知成功竟在何日以此念子顯之用心銳敏眞不可及也

朱畫亭詩集序

予以道光二年主講暨陽病其地尠藏書家人士亦不知稽求邑之前賢往哲遺文軼事並其著述之存否乃綜緝邑之詩人爲江千香草集比其年次附以小傳積十數年乃得百有餘人大抵宋以前無傳人宋則有葛勝仲常之父子元有陸子方許北郭孫大雅王梧溪明有張濤南藻仲父子薛堯卿夏冰蓮卞華伯鼎華時有黃介子梅正平國朝則李介立沙定峯曹峨眉徐昔民翁霽堂張半園皆以詩鳴者也葛氏父子遺集無傳僅從韻語陽秋中錄常之詩二首濤南亦無可考見餘多得其全稿而甄錄焉其他能詩而不以詩名或不能詩而零章斷句可採者指不勝屈就其著者梧溪疏而莊藻仲雄而麗昔民狡而婉半園肆而雅他如北郭之清迥華伯之流美介子之浩蕩正平之奇拔霽堂之圓和亦各具詩人之美矣頗聞人稱畫亭朱先生能詩而僑居沭陽不可得見邑人陳瑛選嚶鳴集先生名在焉而存詩僅數首欲求見其全稿不可得也今年春予友朱君儀鈞持先生子天石書來盡出先生遺詩見示然後得見先

生之真如接眉宇蓋先生僦居沭陽者三十餘年年九十四乃卒則道光元年也所爲詩沈酣温雅宗法三唐入蜀諸篇傑㬎鬱蟠不減工部是其最盛時歸田而後未免困于謀生牽于酬酢雖復揮斥盡意興會飈舉而精氣稍頽格韻少遜矣詩依年次遞編里居時曰紅塔集崇蘭集北渚集蘆溪集蘆溪後集大抵經自删定僅可二卷未刻選蘆山知縣後將赴蜀曰不意集一卷在蜀曰川南集二卷去蜀曰曰歸集一卷皆曾付梓自蜀歸沭僦屋而居曰東郭集三卷南枝集八卷亦未刻而選拔以後得沭陽校官及爲校官保舉知縣中閒當有十餘年其詩俱缺即嚶鳴集所選數詩亦俱不在集中不知天石尚有存者否先生之詩梧溪昔民之亞也可以馳驟作者之林而窮老寓公辭薜陋巷詩人之窮固然江于香草中安可無此芳澤哉梧溪詩幸邑人已刻之而昔民詩大半散佚莫爲流傳藻仲詩猶有鈔存之本屢勸邑人刊之無留意者今天石薄田不給一硯四方幸承庭聞不墜詩緒其尚能爲先生謀剞劂事乎寶此遺編愼守弗失以待後之人其亦可也天石屬序先生之詩故書此以復焉

過學齋詩鈔序

盱眙王子和能爲張文昌之詩亦不幸有文昌之疾不遠千里郵所刻過學齋詩示予而請爲之序體格文昌也志致文昌也其遇亦略相似焉文昌第進士爲太常太祝遷秘書郎韓昌黎薦爲國子博士終司業子和舉于鄉注選學博以養志不就文昌甚貧子和稍有負郭田闢一小園曰偶園以娛其親似可從容自樂而無求者乃亦盲于目其眞所謂詩能窮人者耶昌黎爲文昌與李浙東書云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浙東李遜也遜爲浙東在貞元初昌黎薦之當在其後意其後文昌目復明故久於其官終司業耶子和和陶制府詩制府歎賞爲序其詩鈔則必有所以全濟之者子和自此將復其明達其壯以昌其詩此知子和者莫不以此爲子和願也嗟乎師曠有言天下有五墨墨臣不與焉臣之墨墨特小者耳豈不以智識器量足以瞭然于古今升降之大事物蕃變之細卓然可信今而傳後乎朱子晚而嘗目靜坐甚有所得因自恨其目之不早嘗今子和之盲已六七年度其靜中所得必有怡愉沖澹婉轉沈摯發之于詩上希吉甫凡伯之風者以視文昌所爲吹竹彈絲敲金戛石奚啻過之也而又何文昌之足願也恨不得見子和而質之

洪孟慈遺書序

吾黨之士自孟慈殁而鼜然有志纂述者瞿乎如失所依據意銷沮而力不自前矣孟慈志學既篤博聞多識加以強力兼人夙夜不怠其所欲爲甚夥如隋書經籍志考證漢書地理志考證之類凡十餘種皆創手未就其就者世本輯補三國職官表史目表三種而已世本輯補之成書以其稿請質于孫伯淵先生遂留其齋中孫後以其稿付江都秦氏刻之遂冒秦名于原書前後不易一字但分卷不依原目而襍爲三大卷又于序中竄入數語以附其名耳近世爲世本之學者頗衆然多採撫殘碎約略編次雜而不貫獨孟慈此書鉤稽義類爬梳補闕能使世本復還舊觀用力甚至有裨于承學之士甚大秦氏既梓而行之則好學者得家置一編于孟慈之意當甚慰蓋著書者期有益于世而已豈必爭此名哉予既爲刻三國職官表史目表故幷世本原序及味辛先生序刻之以繫于後亦使來者有考焉嗚呼安得有志之士取孟慈未竟之業一一成之也

補梁疆域志序

吾常近今言地理之學者推北江洪先生先生所著有乾隆府廳州縣志及補三國東晉十六國疆域諸志刊行已久家有其書今其少子子齡又有補梁疆域志之作洵爲北江才子矣而先生自序補三國疆域志謂有十難其一云晉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凡郡縣增省在安順以後者即不置錄是前無所承唐初修晉書于地理學最不精建置沿革舛錯過半是後無所據然以梁較之爲尤難也何則三國上爲兩漢下爲兩晉俱有郡國地理之書初無僑州郡縣之目若梁之前則爲宋齊同時爲北魏其後爲北齊北周與陳耳宋齊北魏雖有志而承東晉十六國以來僑州郡縣朝南暮北旋有旋亡雖巧術不能算焉齊周及陳又各無志南北二史蓋亦缺如先後若斯悉難依據所可幸者梁書本文其建州置郡時見于紀傳兼之齊書魏書南史北史齊周陳隋書亦具在

其中扼要之地爭鬭之區彼此互見次第足徵益以隋志注文頗爲詳審其餘今世所存諸地志如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輿地紀勝及通典通考通鑑地理通釋猶足借爲證佐雖非無可措手而于先生所謂十難者殆又甚焉今子齡以本書紀傳爲主輔以他書略仿宋齊二志之例詳列魏隋二注之文其州郡縣之次序因宋齊舊制而未經分割者準宋齊州郡志爲多其本爲魏地而終爲梁有與本爲梁地而終爲魏有者則類從魏隋二注其分置不見于本書與魏隋二注而見于他書者歷引書文以爲諸據其閒若無實土而置虛名與因虛名而成實土或雖一名而實二地與以一地而得二名莫不明是非別同異而復州詳置治之所縣列因革之文名山大川舊關重鎮館殿臺閣宮闕園陵靡不綴輯以廣後學之見聞可無憾矣復有餘力更補北齊北周及陳時之疆域尤易爲功諸史皆具爲求地理者之一大快跂予望之于此信北江先生之積學深而遺澤遠而子齡亦可謂克傳其家學也已

鄒氏家乘序

往年予爲鄒氏校刻忠公遺集序其後越數年其裔孫某某等輯宗譜復請序之鄒之定居常州自忠公之祖尚書都官郎中霖而公之第三弟泂復徙居無錫公之長子柄爲天台守因家天台惟次子處州太守栩留居常州實始輯宗譜天台宗遠不相及無錫之宗頗有興者前時嘗合二宗而譜之後以支庶碩蕃攬稽核不易乃各自綴敘而不復合兩邑皆有忠公專祠武進則追祀至忠公高祖蓋以都官君爲始遷祖而上祀三代也無錫則惟祀忠公及泂而以十六世孫迪光配蓋奉忠公爲大宗也自處州輯譜後元明以來陸續修纂者六七而其本皆散佚惟乾隆壬辰年族裔靜安所輯者僅存道光癸巳公二十一世孫觀民始帥其族定體例慎稽校未卒歲而功蔵昭穆秩然詳簡畢當公之佑啓後人者抑可知也已夫公之志事卓犖古今吾鄉之學尤導源於公至今族姓彬彬多著譽庠序宜矣顧自學者鶩於聲華莫求聖賢之本教行之不篤學之不講蔑古訓而背人紀未嘗不時時仰止于公庶幾或一挽焉諸君子嗣公之緒帥其宗人以時瞻拜推公之澤以保其世譜公之支以收其族尤當闡公之學以繼公之志妥公之靈使子孫之心人人如日侍其旁而日聞其訓實智正其趨桑梓薰其德則吾邦亦古昌平鄒邑也而豈徒以瓜緜椒衍誇本支之盛絲聯繩貫爲盡惇宗睦族之誼已哉敢附致嚮往之私爲賢子孫勖云

夾山熙河王氏譜序

道光十四年九月王君貢三謁予于暨陽書院而言曰聞先生之先乃夾山王氏之別族也貢三實夾山王氏方修譜敢奉譜求序於先生以爲宗人光予欣然受而讀之體例博以達宗支詳以核粲然秩然嘉譜也其遠祖爲漢丞相匡衡居東昌其後世徙居熙河宋初有兄弟俱仕于朝者避太祖諱去匚而稱王高宗時僉書樞密院事淵扈蹕南渡苗劉所藉口以亂者也事平贈諡襄愍居姑蘇之楓橋十傳曰運一避元季之亂徙無錫再徙夾山迄今二十有一世其析居他邑者百餘處率繁盛而夾山本宗最昌見戶至二千餘所居濱太湖倚夾山鄉曰太平鎮曰南宅舊隸武進雍正三年析縣今爲陽湖地實介陽湖無錫宜興之隙不當衝道故其風俗敦樸簡於外事以生以育多息而少耗譜之始創於成化中累有賡續其後又定爲三十年一修至嘉慶甲戌凡十一修矣貢三實主其事析全譜爲前後編前編一成不易而以後編爲異日續修之地計費約而竣事速譜成而公貯猶餘金八十兩舉族之有力者家給十兩而取其息閱十四年而八倍其初乃止不給而別籌息糴穀而貯之以贍族之貧者此次續修費取於此則不復率口科錢而用無不足將益以其息貯穀爲義倉蓋譜成而義倉亦成計遠而慮周守約而施博軌事之善者也北洛高祖當國初時嘗之夾山尋求本宗以支緒不可得而止惟相傳出於沂國文正公今而知其不然予家自慎吾公字於李迄北洛七世而兄弟行不滿十人夾山之宗至二千餘家他徙復相埒何其盛也今時予家子姪輩漸滋息意椒聊之條將遠而益繁乎即今傳緒久絕祖宗不能復合則北洛何敢妄言歸宗而或者藉本根之芘旁枝側生托氣昌熾異岑而同苔松茂而栢悅亦其理也庶可冀乎貢三字金南老于諸生工詩予所居距夾山僅五六十里而未嘗至會當挐舟訪君之廬進謁祠下訴祖宗之苦心陳後嗣之寥落與諸宗人聯異姓兄弟

之歎焉

吳士洲遺稿序

兆洛少時每聞諸長老稱士洲先生之文行而惜其不年也比長學文于令子褒始悉先生立身行己大槪㚖欽之道光某年褒既爲節母太夫人請旌于朝因奉先生遺稿屬兆洛爲序先生負風雅之望而厄于遇復促于年故其業未竟而名不顯于當世就其所存者古不乖時今不同俗安徐重固穆然如遇其人褒既棄舉業就丞倅後起者遙遙不可知宜亟保護之以永其傳也夫以先生之才之志假其年壽其文何止于是乃忽焉摧之既不得竟其志且又厄其賢子以淪于卑冗將何以爲好學者勸耶老子曰將欲揚之必固抑之斯理而果然也褒其無患于卑官矣

西華時文序

吾友江陰葉君子清持制藝一篋授予曰此吾師吳西華先生之文也先生嗜於學而勤於教馳譽於膠庠沽丏及後學迄無所遇以歿歿而子姓㚖替無繼起者此其館子家時所錄存遺稿也深恐遂湮沒莫爲之傳將授之梓人庶垂永久子盍爲我校而序之予既卒業乃復於子清曰玉藏於山珠沈於淵不患乎莫之知也特知之遲速有時耳先生之爲文宜得吾子以爲之弟子而吾子之能文宜其拳拳於先生而不置也先生之文沈思暴精必洞題之心解膠箏卻必循題之脉絡瑕璺垢有乎題之所固有批吭擣虛無乎題之所本無氣以經之神以行之學以肆之法以軌之蹊徑以承之鑪錘以凝之能與細細能與鉅鉅指與物化而不以自遇夫豈非文瀾之洪支而高足之尊師哉予忝此闈皐比行一年矣諸子之肄業於斯者衰衰矣竊疑此學之寖失其傳何從事者不免鹵莽也又自愧毛穎已禿不能出所有以相餉遺而今乃得之於先生幸哉吾子其亟圖之不忘其師禮也昆嗇相告義也以惠來者仁也異日案置一編輔相風示知鄉先生之所以爲斅者固如是其鹵莽之習有瘳乎企予望之矣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序

繹志序

胡石莊先生字君信竟陵人明崇禎丙子舉人見湖廣通志文苑傳予家舊藏先生讀書錄寫本四冊有柴虎臣先生跋文體類淮南抱朴鱗雜細碎隨事觀理而體察之竊甚愛焉尋爲友人借觀亡之深以爲恨後於故書肆亂書中得繹志檢之完具甚喜亟收之思重錄一本以爲流傳地道光元年在揚州方令鈔胥寫之未竟一冊而四川龍燮堂觀察過訪龍喜刻書已成大帙如郡國利病書之類者數種向予索未見書之宜板行者予以爲莫若繹志龍意以不見

四庫書目疑之予謂此書出較後收四庫者不及收耳若論其書則貫通古今包含宇宙不斂之纂述也龍遂欣然將去約半年當集印幷原本見還去後閱六七年了不相聞一日其從子某忽至江陰遺書數種閱之皆非問之則云未見刻此書予乃遺書索之時江陰錢君一士作令四川屬其尋問錢復書云龍已死問之其子云此書當在京師徐星伯處盍星伯故識龍予疑龍或以書質復書問星伯而星伯書來云未見予深惘然以石莊二書皆由我而亡地下能無遺恨甲午之秋忽得一士書云龍之子以此書屬寄發書視之如故人重見也狂喜累日夜適常熟許伯堅少府過予予爲述之以當歡笑伯堅去述之於所識上海顧君竹泉竹泉聞予之嗜之也欣然曰是書所遭如此不及今刊行恐後遂湮沒亟出重貲屬予校而刊之是書自是有傳本矣幸哉先生之書醇明宏達近古所不及其精神自當不敝而成書至今垂二百年竹泉始傳之竹泉之於先生亦可謂神交不第緣會已也而獨恨讀書錄之不可復見也或者先生之靈陰相之使得復合則尤幸之幸哉道光十七年三月朔日刊成附識于後

地理韻編序

道光三年兆洛始至暨陽六生廣九問曰古今地名疆域膠轕檢書狠繁讀史者何道以理之予示以 皇朝輿地圖令以古地名識其上爲別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爲經始年餘乃成繼檢各史地志別爲錄副而編以韻編寫凡三四年乃既繼檢 皇輿表及一統志表詳其沿革著之于圖皆得其實地則又七八年纔會前代郡縣注之每韻下又三四年而後成蓋六生德只之力十七八焉初時編寫者徐生步莊王生望之夏生行之陸生子幹張生子立吳生子清曹生豫章劉生秉彝成書繕錄者則沈生鑑虛夏生厚栽蔣生樊圃劉生子千而隨時校讎商榷者則宋生寬之六生廣九周生唐士鄭生守庭徐生康甫黃生仲孫也自始至訖事閱十有六年矣雖非日日致力于此而暇日之力則無不致焉可謂勞矣書徒省萃載籍檢稽同異無義理可尋求成之甚難散失甚易又卷帙叢多寫之頗難校之尤難爰以活字集印數百本使稍稍流布誠以廣日力于此不欲其成而速毀也編長纂雜誠不能無舛謬漏奪惟淹雅君子加之糾正是有厚望焉充集字之役者薛生安國蘇生汝亮族子仲武而德只實董之追思施手之初若望之行之秉彝已不幸短命不見是書之成而諸生各少者已壯壯者漸老所成幾何歲月卒卒如此使兆洛獨尸其名不亦恧乎廣九名承如德只名嚴步莊名紹堂望之名渭行之名時子幹名楨子立名志純子清名廷璨豫章名秉純秉彝名純祚鑑虛名成受厚栽名培樊圃名壽昌子千名道英寬之名景昌唐士名廣頁守庭名經康甫名思錫仲孫名志述安國名光烴汝亮名旦然仲武名虎臣予倘欲爲歷代史地名長編凡史中地名見於因事而非郡縣者悉編出之亦以韻類之藉可幷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諸地名若成此則地名皆有歸宿讀史者無遺憾矣而此事尤難以檢閱者必心有識別手能纂錄始可任此亦有三四生徒欣然受命者而無財者牽于課蒙以餬口不能分力有財者牽于科舉以求名不肯分心三五年來僅康甫成晉書一種餘多爲之而不竟自度年齒已莫恐不能待也聊書之冀有同志者繼賡焉

家牒序

家有譜非古也古者因生賜姓世德則世祀紀功立宗別子以收族其繫世之

歷太史職之神明之冑降在皁隸宗殞即屬絕莫爲紀也氓庶之家生而書名于閭史綴其族辨其親疏遠近使勿淆故有司馬致邑立宗之法有司者治之耳古制既泯乃有譜學寒門貴仕紛然相耀而士君子未嘗不兢兢焉慼懼其黷宗而蔑祖也古者立宗以之收族親盡則止今通其法于譜有收之不可勝收者矣且無其位無其德而強名曰宗有非所宜收而收者矣是豈禮之本乎夫事從其約則易循要于實則愨而鮮失若各就其身之所逮事所逮聞謹錄而藏之詳其所見聞不知則闕于辨宗尊祖之道亦無謬焉吾家素門又丁不造易王而李至于今九世矣既別于王而李非本宗皆不可援就吾別姓之祖而牒之舊有譜附輞川譜中今別刻諸家祠嗚呼閱九世矣而見丁不滿三十人可不謂衰乎吾祖考言行有傳於里黨所稱道者有見于文人學士所記述者可聽其隤失乎方夙夜懍懍危懼於負荷之不克而姑引其端冀後有賢子孫知自樹立以恢前人之基而茫然其不可待也其能無惆於衷乎

薛畫水文鈔序

畫水不可作矣而予時時思之仿佛在心目間以爲卓犖奇偉世不復有斯人也歿之次年令子可久奉所裒集遺文一編示予請爲之序予往年閒諸畫水每出近作示予商榷之予觀其心平氣和不爲放言高論以自炫耀如箴予之所短者赧然敬之今乃得彙諸篇而合觀之如澗花舒妍含香徽度而幽味淡旨時沁入懷使人悠然以思恍然以悅此可以譬其胸襟之靜深意象之沖漠不當復以文字論也而以爲箴予之所短淺之乎窺畫水哉畫水綜核物情明古今治亂得失之故上下議論洞中理要朝廷典章尤所諳悉於衆中持論嘗以諧笑出之聞者不覺自屈徒以進而守官用不獲展退而休老鄉曲爲伍恂恂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若有似不能言之意焉噫夫子所謂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者哉入聖人之道愈深而氣彌樸神彌斂斯慥慥之君子也而予猶以卓犖奇偉仿佛之尤淺之乎言畫水矣予不能爲古文而心折畫水之學與年而進深恨曩時不獲多受教益也故就所企見而言之云爾

路補之石林序

補之余婁兄之子多技能有志篆籀之學集周秦以來碑碣文字詳其制度摹其筆畫備其考據謂之石林裒然大帙以首卷寄予請一言其摹倣之工收集之博可步薛尙功王復齋之後塵矣夫讀書求識字耳篆籀者文字之祖也請循其本古聖人觀天文察地理辨鳥獸動植器用之宜而制六書所以類萬物而通神明也嗣是以降代有變改淆譌轉甚而大體不易猶禮樂刑政隨時制宜因乎自然誠深思其故而得通變之所由夫亦可以不拘其迹而默契于文字之源焉正名曰天求其垂象之理正名曰地求其流峙之理正名曰人求其參立之理正名曰物求其皆備之理格致之本無不具焉而所以爲學者於是而在矣於讀書識字之道庶有當乎不然薛尙功王復齋猶未免於玩物喪志者也補之其識之

南漢紀序

唐之末造亂賊竊擅隨地據埇大抵莫正於北漢莫強於南唐莫狡於吳越餘皆瑣細不足數而莫穢於南漢劉氏建國非有恩德要結斯民也非有奇功偉略震動一時也其臣盡庸駑雖文學士避地廣南者多有徒文詞相矜爲夸美而已龔澄樞繼跡奢僭逾滋淫刑無藝奄人之禍亘古所無殺此一方宋祖以之興歎牲牢視民歐陽所爲深尤也地僻朝陋私史闕如宋人紀載則有新舊五代史九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皆隨所聞見不能賅備彼此乖午靡所折衷國朝吳志伊十國春秋則又徒爲稗販都無別擇治絲而棼抑又甚焉吾友嘉應州石華吳廣文自以桑梓之邦數典宜嚴乃博綜諸家尋其條貫鎔裁就理識鑒居宗義必深嚴事求詳實勒成五卷體雖約少亦蔚裒兩漢之儔矣爲附錄考異注其下以期囊括無遺巵當不漏別爲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舛爲金石志以搜當時之軼聞皆詳而有體核而不華夫珍裘以集腋而成大廈以羣材合構雖材用資於都料而良苦辨於國能徒以博聚爲工孟浪勦說虛張卷軸罔別乖譌則亦何關典則奚取重儓至乃因文成格無所抒其跌宕之辭述事省煩不足見其恢奇之美是則劉子元所云言媸者史亦拙事美者書亦工時無奇卓人乏英雄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者也其爲之也十年乃成其成之也

諸家可廢於心彌苦於義抑甘兆洛曩在番禺與閩商榷今覩殺青彌若發矇矣

慕陶軒古甎錄序

嗜古者之不遺一字也雖殘甎零甓皆著於錄或曰猥矣然深求秦漢瓦當遺文其偏旁損益行筆曲直咸有意理可尋藉可推見刻符摹印幡信署書殳書之大凡于小學不爲無補魏晉以下或隸或真亦嚴整有法度自唐以降徒取記載年代著別姓名苟焉而已吳君康甫搜集叢殘彙而刊之片文隻字採撫必力上自嬴秦下迄趙宋蓋既導其源必沿其流以推極變態事之宜也夫古之爲此者類求工是事而屬焉其人皆宿其業專其能雖聊爾寓筆亦必原本古訓垂式來世故能致工如此也後代則人人自以爲能曾無研求之工後世之應猥藉點畫任意虛造又何怪其粗鄙苟簡至於如此乎嗚呼一物之細而古今絕異此其一端矣康甫將即一端而擴求之歟則文章何以不兩漢品行何以不三代皆有途轍可求沿而溯之無不可也若徒言其字跡而已則斯慎之門徑六書之義蘊康甫固已精諳而自得之可無俟予言矣

抱經堂詩鈔序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先生主講常州之龍城書院兆洛才弱冠從受業講習制舉文而已於先生之學無所窺也同几席者臧在東顧子明頗能研求一二私心喜之不能專意甲寅歲先生之鍾山道毘陵示疾於書院遽捐館舍兆洛侍屬纊焉時抱經堂集已付梓而未竟閱十年來始見刊本愴然如接音容也先生音和而亮容舒而肅教弟子不強以所不習而誘掖如不及學務實踐未嘗甲乙流輩惟津津道其所長所爲文章舉肖其爲人也常患世俗刊書不知讎校魚豕淆訛點畫猥藉疑誤後學塵點前賢故得一舊本書悉心鉤訂聞人有善本必借之丹鉛陳前竆日夜不休止隨時輯錄成羣書拾補若干卷精深小學以今文合諸許氏說文通其意而結撰之義取其當形求其完不泥不詭故所鋟刻載籍爲當代最所至以梓人自隨在龍城時兆洛亦與校讎之役先生自謂不嫺於詩酬應頗少故文集中不載篇什手所定也道光十六年丙申秋先生季子慶錄枉存予於暨陽書院攜詩一編授之曰先子歿後於叢殘遺稿輯錄成此思以授梓而力未能也子將有意乎兆洛受而讀焉而益泫然於先生也先生不欲以詩名世間而先生立身得於詩教至粹其出之也宅心樂易安節莊誠觀理縝栗樸斲完固不必問爲漢爲唐爲宋而性真見焉學問流焉夫非來學軌範哉先生主講暨陽爲乾隆丙子蓋在主講龍城前題詠懷人諸詩皆見集中閱四十年而兆洛繼踐斯席向時弟子略無在者庭中花木多先生所植其人士猶設先生位於稜樓歲時釋菜兆洛朔望攝衣冠拜焉兆洛亦以梓人自隨而先生所刊荀揚賈董宏偉卓絕兆洛所刊則日知錄繹志及鄒道鄉豐忠宣之集而已不能紀遠乃紀於近自度才所堪耳倘能再侍先生一開固陋乎道德負於師承崦嵫促其短景所爲自愬自艾顧追悔而無從者也刻先生詩附於文集後敬識之

狎鷗軒詩文集序

常熟朱君肖梅攜其外祖再元先生之詩文集示予曰將付梓以傳世願閱定焉敬受而讀之先生蓋磊落骯髒士也蘊負意氣其精神自有不可掩者詩宗唐之大歷宋之四靈文則歷磽嶔崟上追皮陸蓋其量固當有不泯於世者焉夫人生之所稟心之所造大約與性命相準隨其自得以爲短長得於道德者無論矣得於氣節者爲英爲靈得于氣習者爲仙爲佛得于文藝者爲詩人爲文苑皆所謂精爽至于神明者也先生才而不遇所稟者厚其氣無旁達聚於其心而以詩文洩之是即其生之心之所得者矣先生之後已若干年幾于湮沒得肖梅爲之外孫而傳之固肖梅之篤毋黨明大誼而要亦先生之精氣固有不敝者在也

說文述誼序

兆洛少知治小學即讀許氏書積久覺其解說頗不應經法而文字亦不盡出於古欲少少疏通證明之惜時無通經大儒賈逵杜林其人爲之質正以釋其疑徒積於胸臆而不敢筆也既從先師盧抱經游師教人讀書必先識字其治說文解字尤精而錢少詹辛楣江處士艮庭段大令懋堂皆集於吳郡郵札往

遷互相商榷少詹主引伸其義處士墨守大令則攻治其所失師以少詹爲長謂許氏書有奪有膾亦有譌後人可以疏通而不可逕改則守先待後之義云爾及錢州倅獻之說文解字斠詮鈕處士非石新坿攷之類其書並出兆洛皆得讀之頗有所會通遂輟不爲今先生此書雖爲山之一簣乃其學本於少詹而益精之述藝既長新坿通誼亦確鑿可依據讀之終卷向所疑滯渙然冰釋稽其年歲又在斠詮新坿攷之前雖未刊布而用心之勤則足以俟諸百世矣

韻徵序

聲類之作始魏左校令李登其書已亡唐封氏見聞錄曰以五聲命字不立部分而北魏江式傳云呂靜仿李登聲類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此稱韻之始而如其所云則其不主四聲可知梁周彥倫始著四聲切韻故梁武有不解四聲之語四聲之非古抑可見矣切字之法肇于反語成于字母字母始華嚴經世所宗者惟神珙三十六母然各隨其人脣舌之所能及故或多或少紛紜莫定以喉舌脣齒牙爲宮商角徵羽皆附麗四聲以爲之則與李登呂靜之法大異　本朝潘氏因有一母四呼之說龍氏又有依十二律分平上去爲十二韻依七律分七聲爲七韻之說皆牽五音以就四聲者也無錫安古琴先生乃一掃四聲之說而歸之五音依說文諧聲爲本旁稽詩騷及周秦諸子以爲之證誠篤信好古不牽流俗者與夫律由音起韻以字成虛實之殊無從強合故　四庫書提要力闢潘氏龍氏之說然字母所分分于喉舌人聲爲天地之元音要自有其適相脗合者特不當過爲細碎耳李登呂靜之書不可復見未知安先生之說相符與否而其非不知而作固可信也嗟乎古今之不可強同也久矣立說不患乎無稽而必求有益於用四聲之法自梁以來已深入于人之耳而皆順乎人之心今廢四聲復五音是猶廢几案而復席地廢酒醴而復元水也其將用之乎然以行乎今則不足以通乎古則有餘是猶考古者圖尊彝尚象者繪粉米其將無益乎以此讀詩騷周秦之文吾見其聲入心通泉流脣齒也周德清者中原音韻以入聲歸之平上去至今讀曲者以爲宗此編出吾知讀周秦古文詞者以爲宗矣抑亦無用之用也夫

石華小草序

石華夫人陳孝廉五門妻也姓湯氏十八歲于歸廿有七歲而逝所著石華小草一卷玉琴餘韻詞一卷五門錄其手跡以年編之曰以當遺挂他日兒子長大且以當桮棬口澤也閱四十年五門命其子孝廉夏顯茂才夏玉琴以示予請爲序夫溫柔敦厚詩教也是於女教爲宜古賢女往往他無所表見獨以詩傳耳葛覃卷耳太姒之徽音也蘋蘩草蟲南國夫人之燕語也綠衣燕燕衛莊姜之傷己也婦人同巷相從夜績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則采葛摽梅對菲綢繆諸篇是也皆出於其人之口而發情止禮之心見焉夫人之詩緣此求之不應者鮮矣顯等誠悼心寒泉稽求聖善於是焉求之何異聆遺響于蕙芳覩儀型於翬狄也哉

明代君臣墨跡序

一代之治承乎一代之氣運而文章亦隨之虞夏之渾噩商人之嚴肅周人之溫醇皆是也漢承三代之餘故閎達後漢承前漢之經術故雅懿晉承魏之清談故名雋唐承六代之綺靡故宏麗宋承五季之混雜故高朗明承元之迷謬故整飭至於筆札文章之餘事也亦如之湘舟顧君集有明一代之書牘墨跡合爲冊通三百年凡五百輩上自帝王卿相下逮幽人逸士不務鑒賞之能但加甄錄不假甲乙之品自得風流一朝風氣之所趨與其隨時變轉之跡徵而求之風會大概可見焉夫法書要錄金壺琳瑯書畫舫之類收錯非不富也而徒辨字畫之工拙計傳流之遠近則猶是骨董伎倆耳何如此搜羣一代得其通變之理以爲翰苑上下古今之助哉

清獻堂詩鈔序

古今體詩二百三十八首吾郡松壑呂先生所著也兆洛以通家子獲侍於先生之元孫幼心先生與校讎焉先生勝國一布衣革命之後絕意仕進隱居教授以終其身于書畫無所不工尤肆力於吟詠託興孤逸妙造自然源於陶靖節者也生平所爲詩倍蓰於此多散佚篋中屬稿手蹟零章斷紙猶有存者往往一稿數易其致之深者語之奇者詞之華且工者愈改則愈淺愈平愈樸且

拙比其成則澹然如太羹元酒而使人味於無味以爲旨昔阮嗣宗與陶靖節皆丁易姓之世嗣宗詠懷慷慨淩厲有按劍投袂之風靖節則因詠成聲若不涉己何者一則蕭目於曹氏未亡之先一則肥遯於宋公旣禪之後也嗟乎士君子樂天知命權所以自處固宜爾矣內度其身外量之世力非所及時無可回則一托諸流連慶圖俯仰光景以自放廢而謝天下而又深思苦吟自耗其英華光氣於尋常瑣細之閒幸以沒吾世焉蓋所識者微所慮者遠其心平其氣斂其用意愈苦亦愈可悲也是所謂貞志苦節與道汙隆者歟

王子匠詩序

比時盱眙推兩詩人皆王氏羣從也曰子和予未之識曰子匠則十餘年前曾過予暨陽書院與之語樸以秀文而致懿論爲詩以風雅爲宗云欲選漢以來迄於明爲一編以風雅準之而去其不物者別去二年寄所爲伊蒿室文集示予識偉而氣醇不屑屑守規格而綱道上遂有倫逸之美中有二家詩錄序二家者明之正學陽明也其序曰詩本天成勞人思婦抒其中之不自聊有迫其天而發之者有道之士抒其中之所自得有養其天而發之者一挾其人心之勝以求之而天不來其於兩先生深致嚮往之思焉則予雖未見子匠之詩而信其果能宗風雅以自達且以知子匠之不僅詩人也今年夏子匠之從子石生以子和詩屬予序幷寄子匠詩一冊蓋手錄者也反覆諷詠神爲之移曠兮如秋暄兮如春坦兮如地盪兮如雲煜兮如火迥兮如冰蓋抒其所自得而養之以從容之天以要其成者也如此可與道古矣如此可不襲迹古人矣子匠未嘗索序而欣喜愛慕之意若不容已於言予不能爲詩而心折子匠之詩故即子匠所以序二家者言之二家非求工於詩者也子匠之言也子匠尙有求工之跡焉此其所以不逮也子匠置之矣幾非在我勉強無從學與年深徐而俟之可矣豈不爾思道之云遠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子匠豈有所望於我耶幸諳之也

徐星伯陳範川兩同年小影序

同年星伯徐先生淵沉通敏甄綜典墳款切友朋信貫金石於同年中尤善範川陳君互寫其象以相貽以示鎭常相守之意俄而範川物故星伯愴然合繪爲一圖不遠數千里郵其卷命兆洛紀其始終之誼昔晉平公問讀書於師曠曠以何不秉燭對而曰炳燭之光孰與昧行此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之喻所爲至沈至痛也夫友朋之義根於性情有所感激往往摯于骨肉形諸夢寐有時道理乖阻歲月閒曠猶若不勝感感焉者而況死生之隔也哉石火電光一逝不反追其旣逝雖極慕效之忱致悲慨之思已無及矣嗟乎塊然者七尺耳度無能立功立事有益于世徒役役流俗沒齒無聞百年之分僅什其常蜉蝣之生何足還也假使各罄知能致其循誦習傳之力雖無補於當時或有補於來者之毫末庶幾告無罪于天地之所以生我者焉範川往矣其所以自見於後世者卓然可以自信而星伯負域外之絕學苞闢中之麗藻久與之相低昂獨兆洛江干佔畢疙疙昧行未知稅駕何所一念夫生之不可常幸死之不可復續則汲汲顧影思所以締新賞補曠歡者宜何如也敢附爲雜及時之義爲星伯勗且以慰其思焉

外藩蒙古要略序

祁鶴皋先生之在翰林也歷年最久嘗被　命爲蒙古回部諸王公列傳皆內檢黃冊外譯舌人僅能通曉久而後成旣成又爲當事齮齕復遲之數年蓋先生於蒙古回部之事盡勞勤矣旣進呈爲　欽定蒙古王公列傳編之四庫先生之爲是書也先以年月日編次條其歸附之先後叛服之始終封爵之次第以爲綱領而後分標各藩之事跡而爲之傳名曰外藩提要是傳仿史記而提要仿通鑑也淳父學使視學江左行轅在江陰而兆洛忝主講席因進見叩鶴皋先生諸書學使因以西陲紀略見示而曰外藩提要尙未刻也兆洛因請而讀之旣卒業謹拜手稽首作而言曰鯫生伏几案終世佔畢曚然不能見五帝三王之盛德大業炳耀宇宙其度量所存心志所及不知若何其大且遠也乃於此而恍然遇之　皇天眷佑　有淸懋篤世德全付以覆燾之下所有疆土無內外弼成大一統之規亦惟　列聖追配皇煌帝諦之盛業長駕遠馭用宏茲賁承平晏安二百年於今翼子貽孫君臣同慶以享天之福遠三代以下之

極軌夫豈拘學之士井蛙之識所得窺其涯量哉　太祖高皇帝撫有科爾沁扎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　太宗文皇帝綏定奈曼巴林扎嚕特喀喇沁土默特敖漢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特阿嚕科爾沁翁牛特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阿巴噶鄂爾多斯　世祖章皇帝又納喀爾喀右翼　聖祖仁皇帝又納阿巴哈納爾而內扎薩克四十九旗備乃平喀爾喀厄魯特土爾扈特西藏和碩特四部　世宗憲皇帝以西藏編設扎薩克　高宗純皇帝平杜爾伯特皆編設佐領編以旗分其於諸藩也容之如天地養之如父母照之如日月威之如雷霆饑則哺之寒則衣之來則懷之勞則勞之患則救之匱賙而授任職之以爵土分之以人民教之以字畜申之以制度一民尺土天子無所利焉寸賞斗罰天子無有私焉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犂然更始而不驚靡然向風而自化雖背恩悖義如騰機思和囉理羅卜藏丹津阿睦爾撒納等叛則討之遁則宥之降則舍之甚至噶爾丹之為患邊圉屢肆突犯敗困力竭逃無所往猶奉書招徠開布誠信許以不死蓋所以求服其心者諄諄無已也　仁皇帝以喀爾喀諸部逼於厄魯特率衆歸附矜其窮阨發倉儲以賑其乏賜白金茶布以給其用買牲畜以資其生使皆得其所　純皇帝以土爾扈特逼於俄羅斯率衆來歸賜馬牛羊二十餘萬屯粟四萬石韋裘五六萬領布棉十餘萬帳千具至者如歸而費國帑皆百餘萬上以此感下以此應服教畏威懷德之恩千萬年曷有極哉蓋外藩諸國之人如童蒙之天性未漓教直以亮故條教少而變化速直省之民嗜欲深則天機日薄頑懦而詐故扞罔時聞而刑無由措扞罔時聞則罔日益密刑無由措則小不正積而至於大不正此兆洛所以感激於外藩之日沐浴於聖人之澤而直省之民反自外於瞻天就日之中者也先生此書於　皇朝數百年以來所以綏養藩服者無不綜具其緣起悉載著　列聖恩德之所由隆明威之所以昇恍然造化之事毒皇極之相協如讀蘧皇之書睹鴻濛開闢之規模焉烏可不令承學之士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了然於天人之故哉

罷讀樓贈言序

贈言之來尚矣文則如伊尹之咸有一德詩則如周公之鴟鴞著諸經焉所贈者言也其發之者情也情根于性情之至者性亦至焉情達于才情之至者才亦至焉以其為性與才之所至故隨其所發而寓幽坦白寬通變化之量無不具焉非是則貌言爾面友爾陳君雲乃擊于情粹于性練于才以此交天下士趣之者如鳥之投鄧林鱗之歸巨壑也一行作吏悉舊締之緣日以疏遠爰集往日贈言而刊之裒然成巨帙一時名公鉅卿凡海內才人學士旁及海國外臣莫不琳琅其聲淵岳其色斐亹具存焉君抱其情與性重之以其才以感通天下之情之性之才宜其致多如此矣今以罷讀題其樓將一切置之而并心一志於民社焉則以是感通於所至之人民社稷之情之性之才而究當世之務君國之利病亦必有寓幽坦白寬通變化之量出而應君之求者庶幾匯為續編追蹤詩書乎兆洛雖老尚樂得與觀而序之

喪服傳表序

禮者本乎天而聖人為之品節焉品節者聖人之為也聖人達天故其為之者皆因乎其天而不以人與也禮莫重于郊禘莫嚴於朝廷其品節至繁重幾于不可窺尋而必有其本焉孔子曰義之與比得其本而凡禮皆可以義比矣喪服其制禮之本歟親者人之天也喪則由天而人之始也于其由天而人之始順其天而制之所以為教者莫近於此矣由是而達之百為推之天地鬼神經之以三紀之以五極之以九莫不以是貫之夫禮為治世之具一代帝王各有所創制而不能得先王制作之大原輒妄取一節以相比附故小者乖午大者失倫愈變而愈離其本即服術一端經唐武氏明洪武之以私意顛倒而流失敗壞至不可問後世沿之莫敢議焉誠杳冥而莫知其原也志古之士服習禮經日與賢聖相稽求而亦隨俗俯仰不肯一究其心于廣大精微之域以求衷於先聖則其所自治者為何事而其所致力為何學哉辨生丹稜于子夏氏之傳詳稽慎考下及鄭氏注所旁及者所訂正者并六朝議禮諸家羅列而究其得失又即傳中所列分別類例各為之表而附以歷代異同之跡明辨晰而糾繩當可謂盡心矣以為悉協聖賢之意誠未敢知而加之研覈日求其近則亦

可爲從事于斯者一簣之覆也

後漢三公年表序

曩曾見明人譏太祖懲胡惟庸之亂不置宰相以爲末世奄寺爲禍大率由是其持論甚宏通惜不憶其人矣華君紫屏推原東漢不任三公政歸臺閣遂致宦戚縱横其用意無不同也而東漢之禍如潰癰明之禍如積瘵則漢尙有其大閑明則盡亡其鍵籥固亦時運之變而制防之毀尤莫甚於明矣夫文武之政炳在方冊其列在九經者尊賢與敬大臣並隆蓋天下不可獨理所謂兢兢業業以求人爲輔者也賢謂師保大臣謂公孤師保賓坐鎭公孤賴勖勷自罷錯有五帝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之說而世主之自矜明察者侈然縱於諸臣之上而盡去其畏憚之心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道揆法守之蕩然而謂可以不亂亡乎東漢至明再覆轍矣後之人主其可以知所儆矣人主之永保天命也祇以戒愼之一念已耳不曰用賢不曰勸大臣而曰尊曰敬所以惺正位凝命之志氣也不然渠渠夏屋不承權輿將得謂之賢者在位乎哉王事適我政事益我將得謂之委任三公乎哉

三五類編序

嗜古者之於古也無不嗜也於尤古者則尤嗜之則於其叢殘破碎者愈益嗜之商周之鼎彝秦漢之碑碣皆是也世事莫古於三五矣司馬子長載籍極博又周游天下網羅舊聞乃不敢紀三皇於五帝紀則曰擇其尤雅者然則子長之所不書殆可知也已而自漢以來譙周皇甫謐沈約司馬貞劉恕蘇轍鄭樵羅泌之徒斷斷掇拾爲書滿家何者君子之於古也有扶微續絶之志焉闕文墜簡必加守護以俟來者與其過而廢毋寧過而存也夫古而不切於今殘而不適於用其行不遠其流不光此如昌歜鮑魚一人之嗜耳不足通衆口此子長之所謂不雅馴者與陳君澍齋憫其若斯旣嚌胾於古欲以餘甘飫衆人乃綜撮諸家比之以類會之以要通之以論說使其切於今適於用其取之也博其究也歸諸雅夫商周之鼎彝也秦漢之碑碣也不能家藏而戶蓄也其有之者於是摹其圖寫其文以傳示於世而世之同嗜者乃得因所傳以冀遇其眞是亦考三五者之摹寫也能由是而推而致之乎譙周皇甫謐沈約司馬貞劉恕蘇轍羅泌之徒更推而致之乎司馬子長則庶幾能嗜先生之所嗜者矣

朱仁奉印譜序

六書肇興道源於河洛功闕于升中大皇以來非有書冊用以題識而已七十二君登封降禪自宓羲始下至泉貨所題亦皆是焉嗣是而降鼎鐘銘勒旂常著績厥用以繁少者一二言多者數百字莫不理比于則文苞于象增損錯綜思通風雲秦漢以還乃有璽印分布存乎古篆摹揣絶于後人爲之繆篆自此以降遂罕傳者取足記名姓而已至明以來乃有浙閩諸山多產佳石以供文人鐫鑿而文何諸君始以圖書名家焉人人自以爲漢印而實去之甚遠徒株守六書通如塗塗附而已本朝以來甚有能者如江陰之沈凡民孔堯山無錫之陸叔成吾里之吳二安皆庸中佼佼者也江陰朱君仁奉高雅淵默予素識之道光庚子首夏持所爲印譜示予且屬爲序視其所作凡民二安匹於流輩之中可以高置一席矣因舉兆洛胸中之所慕效者以質焉

輞川姚氏宗譜序

予里之西可十里曰鄭陸橋橋之北曰網船河頭姚氏居焉其先諱虎士者自江陰夋橋徙居之積於今十一傳支屬蕃育務耕讀爲方雅族其讀書發聞聯翩譽序者常甲於其鄉常州諸姚有犇牛有吳瀆有四河口皆祖隋銀青光祿大夫晉陵郡忠武王允歷年旣久世系往往湮絶輞川故與奔牛合譜而自虎士以上世次已多殘缺奔牛之譜又淆訛附會不足憑信虎士八世孫北迁條其舛戾移書辨論不能改正乃斷自虎士公始遷爲輞川姚氏譜上推虎士父崇本公爲輞川初祖輯旣成謁予爲之序夫譜之義上以治祖禰下以治子孫忘其祖非孝也非其祖而祖之是誣祖也尤非孝也服術止於五五世以往卽戚殫而姓別故廟制亦五世而祧謂其精誠不足以相貫攝何取於十世百世累而上之哉晉宋重門第始有譜學於是矜華冑羨高閥不惜祖他人之祖究其所謂譜學者如元和姓纂唐書宰相世系表其書具存謬陋乖午徒令有識者齒冷而已姚之先遠宗黃虞三代以降其偉人之炳燿日月者無論矣卽忠

武之曾宋寶政學士希得忠毅公曾曾蓋代英實其爲本宗確然而猶不肯援以市重蓋最實以昭信也關疑以彰敬也昭信而後質旁臨上無愧色爲彰敬而後報本追遠無玩志焉謹嚴而不失之拘愿意周浹而不失之徇可以爲輯譜者法矣曩者候選訓導寅谷先生北迓從父也與先大夫善兆洛亦嘗侍杖履和平直諒修於身施於家信於鄉之人有王彥方蕭遺賜之風焉今北迓昆季行如謙齋讓庭皆克守家法子孫蒸蒸英才輩出但固此十一世之宗盟保以滋大忠武忠毅其人將有繼踵而興者輞川之姚何難於武康陝郡外別著一望乎哉

魏氏分譜序

吾母氏之妹歸於魏故魏氏爲予中表親姨丈書田先生早世表弟褒讀書於予家尤相善也褒輯其家牒因以譜事商於予魏以國氏而望曰鉅鹿其始居常州郡城者至褒六世矣履歷生卒配葬皆可紀其上則缺然六莊有魏氏亦方雅族上世未嘗相往來嘉慶初有人來言常郡之魏出六莊請同譜遂合修焉褒之始遷祖曰兩泉公兩泉公有母周氏而兩泉公之父無聞焉六莊之譜則兩泉公之父曰可立兄弟三人可立其季可立之父曰楠惟可立具生卒餘皆無考是不能無疑焉編輯既就欲斷自兩泉公始而以上則置之予曰服術五世而盡故祀法祀五世遠則祧爲譜牒者必遠追周秦近溯唐宋徒侈華胄爲美觀耳倘非其眞則僞立名字以彌其闕顚倒世次以就其列誣莫甚焉甚者仞他人之祖以爲祖附他人之族以爲族辱莫甚焉禮原人情非其身之所接及所得聞於祖父者則恩不相及義不相周卽氣脉不相貫注而禮於是止非於一本有所斷也疏其所當疏乃能親其所當親斷其所不得不斷乃能不斷其所不得斷一由乎天理之自然已耳今子之譜誠欲循其自然亦惟信其所可信者焉不繆乎禮經不牽乎流俗上可以質祖宗下可以示子孫使子孫誠知吾之欲遠溯而無從則及時纂輯者不敢懈誠知吾既合於六莊而不得不仍分則愼於辨族者不敢妄知追遠之有所限斷則及身之自盡者不敢寬知族分之不可濫攀則本宗之當親厚者不敢薄將來兩泉公以常州之宗著望於世亦公使子孫必復其始之義歟因書以復于褒且爲其譜之序焉

橫山包氏譜序

宋德祐初元兵至常州州守以城降郡人姚訔陳炤包圭等起兵復之事聞以訔知州事炤爲通判圭知武進縣元人復來攻協力拒守不屈皆死之其事不甚詳於宋史而邑忠義祠志具著焉圭字元潔則吾邑橫山包氏祖也今其傳二十餘世矣其十五世孫廣廷中天啓乙丑進士爲南陽縣知縣而明季有曰行素者當乙酉歲 大兵下 江南徇常州行素慨然曰吾獨非丈夫耶鼓鄉里數百人起義兵聞者響應操鋤耰以至者雲集行素率以趨城中道或散去至致成橋去者且大半行素曰吾固知烏合不足用正吾致命時也直前搏鬭以死嗚呼斯無忝元潔子孫哉包之氏見於史者莫先於後漢儒林之包咸其傳曰會稽曲阿人而唐詩人包佶傳稱潤州延陵人所居皆與斯邑近意包卽咸與佶之裔若宋之孝肅公則廬州合肥人固是別族耳今包之子孫不祖咸與佶以上世譜牒已佚支系缺然而元潔以來有譜可稽昭穆有序則宗其可以傳信者焉誠愼之也夫宗者所以收族也親親之殺於是乎辨苟徒誇遠胄以爲榮而祖非其祖則親非其親等而下之族非其族矣而可乎且以義烈之士之爲祖忠孝之氣徹天地貫古今百世聞風莫不興起而況爲其子孫乎包之世自元以來雖無烜赫殊絕者而博士弟子員仍世不斷皆有風矩卓然能濟其美則其保世以滋大蓋無疑焉皆元潔公之所覆冒也舊有譜嘉慶中十九世孫達源續修而爲之序今□十□世孫星乙踵修焉而請序於予前之爲序者明則有毛古菴薛堆山 國朝則有劉繩菴徐惕菴發明義理綴次先業亦略備矣下走何足以繼之哉

楊舍郭氏宗譜序

江陰縣東鄉有楊舍鎭鎭之推右族者曰郭氏其得姓出周室世爲中州人宋寶祐二年進士庭堅白雲先生孫也以迪功郎爲江陰軍學教授實能講明正學以迪後進洊歷朝奉大夫嘉熙四年彗星見抗疏言事降知江陰軍事有惠政既老遂家焉迄於今十有四世矣子姓析居他邑者十餘無不蓄恚而楊舍

之宗見丁千餘室可謂盛矣譜始輯於洪武十年以後約數十年輒一修以是昭穆秩然略無紊越道光十四年裔孫□復增修之既成請敘於余余曰今之譜古之宗也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世世無絕其歷牒職在太史故閥千百年屈指可數宗法廢而仁人君子不得不留心於譜然自晉宋重門望而譜學興亦自晉宋重門望而譜學大亂何也避寒素而攀華冑則宗非其宗炫閥閱以招屠沽則族非其族或經兵燹代系斷絕虛造世數綴緊彌縫則昭非昭穆非穆以是爲譜不如其無也今郭氏既上溯白雲則自白雲而忠孝而遠而邇皆著於史可以覈稽乃斷自始遷合於程子朱子之說忠也子姓他析者仍一一合之於譜無數世以後同於路人之嫌仁也嚴異姓之亂宗凡外嗣者不得入譜義也綴輯維勤中無缺落遠近有稽親疎有序敬也皆可以爲凡爲譜者法郭氏之保世滋大不亦宜哉

沙氏譜序

明初[illegible]定江陰也由襄烈襄毅兩吳侯而武略將軍沙原德實左右之邑祠兩吳侯而原德配祀焉沙氏譜武略十□世孫淮所輯也沙多複姓神農時有夙沙氏始煮鹽故春秋時齊有夙沙衛其裔也逸周書史記解有質沙國漢書功臣表有昭沙掉尾後漢書方技傳有公沙穆六子皆知名陶淵明羣輔錄所謂公沙五龍是也唐有沙吒利廣韻云百濟有沙吒氏但以沙爲姓者惟何氏姓苑稱沙姓東莞人元史忠義傳傳察有虎翼卒沙立餘於廿四史中無著稱者路史國名記引相臺志云古沙侯國今元城縣有沙亭春秋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杜預註亦云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而不云古國蓋自來傳記無沙國名也後漢始改沙縣爲侯國不知始封何人又無以國爲氏之事矣譜中一不牽傳而獨以始遷江陰之武略將軍爲本祖傳至於今幾二十世凡分十二支詳其派別有傳有紀秩然不亂溯武略以上可譜者四世冠之譜首又遠稽得姓之始及相傳出於公沙氏之說幷詳載之武略子姓有別居直隸山西等省者則皆著派別之始而不強合條具凡例精嚴愼密足爲後來式法而予尤善其不依傍假借得審譜祖宗之道也沙氏江陰大族也城鄉散處不下數千丁多饒裕之家弟子員以十數嘗於鄉科者亹亹有聞矣淮嘗肄業書院奉譜請序于予夫武略與二侯皆有德於江陰之人武略已配祀二侯子孫宜食其報爲之後者勵行樹聲及前人之踵武使單門孤族炳煥史冊後之稱沙氏者推江陰武略爲大宗所以焜燿其祖先者於是乎在矣豈在追黃頊飾華冑矜門第之榮哉

夢游圖序

風騷所陳多以香草美人托興君友蓋好色人之所欲情之纏綿無踰此者故夫子有易色之訓也因而階厲輒教猱升目挑心招言之無罪譎諫大隳公然肆行口實解嘲強顏而已義山清狂頗知倫紀徒以事嫌尤雲亟自湔雪謂雖有涉於篇什實不卽於風流嗟乎誰爲爲之孰令聽之欲蓋彌彰斯亦有言不信者矣獻常吳子繪夢游圖屬同人題之不知予之不能詩幷以及予予未及見圖閱諸人詩不見荃宰因詢圖旨獻常曰欲爲瀟湘雲夢之游而不果寄諸夢也所圖云何曰身驪車而前數十佳麗在煙雲縹渺間也屈原之歌耶宋玉之賦耶君乎友乎奚所取之或者蛾眉不字惜此盛年聊借衆芳自爲顧影感老嗟卑抑非宜矣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侮聖言者曰人不好色必不好善知好色而能好善斯誠意耳意者知好色者必知好德歟能好德者乃眞知好色之貳歟獻常妙年負儁才年妙則血氣未定才儁則朋從很多來日方長未端厥向予懼諸君子以水濟水漶敵以易色之說進且以質于尊叔祖仲倫先生

蔣霽江詩鈔序

丙申歲丹稜奉其尊人躍衢先生課耕圖乞題其自題有一派山光環遠近數灣流水遶西東隴頭牧笛吹新月溪畔漁舟唱晚風之句桃花源耶輞川居耶讀之令人翛然生塵外想予愛之慕之爲賡其意趣題數章而復之矣今年春丹稜奉其霽江詩鈔來曰吾父云吾詩失所師法惟稱情而言於古作者實無所當然平生志槪在是爲我求一言以弁其端卽受而讀之其體物也細而刻其賦事也和而摯與課耕圖詩如出一致蓋其天性敦厚故其情感物卽動而

才以著焉才猶木草華榮性情其根也根深厚則枝葉茂而英自繁詩各言志亦何必古人耶且其詩已爲虞石渠所評閱揚抑多合於律石渠名書著燕石詩鈔其意格在葉石林楊誠齋之間聲江能虛心請益由是而得古人之堂奧則其進境方未有艾也又何庸拘一家以相擬哉

古柳書屋圖序

盱眙沈旌善以古柳書屋圖介盱眙學博夏循陔乞予爲序其自記曰此吾大父所構也大父耽書理樂從名師友游于宅後臨溪結數椽旁有古柳覆蔭窗几以名焉時時偃息吟咏以自適小子常侍焉大父見背小子不敢忘寫圖以志追慕余曰此堂構之義也于思其居處思其笑語之道斯得之矣人必有本孝慈者人之本也時時以祖父存於其心則言必信行必敬虧辱之患無由至矣以之立身身必脩以之揚名名必顯尊大父之所以擇地于寬閒以樂其志者志必有所寄焉者矣式瞻榱桷音容存焉念何以繼之追侍養之日不勝其樂也而一思無忝爾祖之義若或有不勝其憂者歟書以復于循陔且爲旌善勗焉

省身格注序

論語所著德行之言爲多蓋弟子炙聖人之光而沐其澤急急請益者躬行之道而已若使略識詩書而屏處枯坐遠求去其非禮之視聽言動雖聖者不能故必求所以自覺者焉曾子之日省孔子所謂內自訟皆是矣前明諸儒承宋元講學之風一時英傑之士敦氣節扶名教累累比肩亦其效也今世學士務記問逞辨博自負所得或至詆訾先儒博文而不約以禮其弊乃滋甚予和先生有憂之期學者亟有以自覺也取其鄉先賢壓客顧先生省身格詳爲之注功則疏其功之由過必注其過之故理達而氣和意切而辭緩使自好者有所歆動奮發而不肖者宛然自獻其狀非下愚之不移鮮不爲之面熱內愧知所悛焉庸非近思之益爲後覺之助者哉壓客先生爇腸浩氣百折不挫而其所兢兢致力於日用行習之地者謹密若此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累之云者舉平日所積累而盡墮之也由於莫之覺也孔子曰君子懷刑過即刑之所及也故古之教士夜而計過董子曰明其道不計其功自袁了凡創功過格後儒多因仍而推廣之議者或謂其雜功利亂聖真要其救時之苦心自不可沒蓋不見利不勸常人類然必有以鼓舞之而後孳孳於善久之而其中欿然其積充然其識劃然不見有功而第見有過則益進矣其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教一也皆所以求其覺也學者誠日省乎此如承先生之訓由是而進求聖門弟子之德行其庶幾乎

師竹軒賦鈔序

文之製大小惟其稱大宜宏深小宜清省大宜密麗小宜疎雋律賦體裁尤當辨此一語失當全篇減色小試之式同於館閣而題益纖瑣惟有騁發巧思加意吐屬所謂爭價一字得意數聯者也吾友夏君艾之善寫竹風枝雨葉飄灑別有天機以其勝情用之小賦遂乃綢於思而逸於格韻於口而妙於手一點一拂生氣遠出挹之則泉流味之則蔗永雋爲博士固已脫稿傳誦矣斯人已往風流在茲二毅能吟克繩厥祖吾黨諸子有藏其遺稿者最刻遺篇以導來學每一展牘如復見含毫抽思摘發利病笑語歡洽之致焉

同文一隅序代

功令揚屋應試文字點畫遵照　字典其帖體仍不禁以古人既有此字臨倣者便之耳而帖體或殊詭倣之者更因而生訛則點畫益以不正好古者因而矯之以說文夫六書之本備於說文而篆隸殊體往往不可強合必一一效之以爲正第不當逐其形繩其細致與今字殊異耳四庫館舊有辨正通俗文字書而姚文僖視學江南亦有文字偏旁舉略之刻皆取習見之文舉其大凡便初學擇別欲其易知而易從也某司鐸暨陽監書院事院中生童斐亹進取而字體或乖舛習而不察高材生承子培元善許氏學乃屬其導源說文正譌字典去其支繁刪其比合抉剔訛謬分別是非形義條屬分爲三類字雖不備而取用有餘不墨守許氏而六書之本約略可覩因名之曰同文一隅而付諸梓人來學者家置一本不特沿譌可免而於許氏之學亦藉是可少窺已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跋

跋周忠毅公奏疏

余幼時讀東林同難錄碧血錄輒流涕被面發憤抵几夫孔孟之學昌於程朱綿延幾墜者二百年而後得東林諸君子乃道未獲行禍已隨之其所慘毒千古無有嗚呼天之將喪斯文歟讀忠毅公請與鄒馮並去疏張目剖膽侃侃不撓公之氣節略可想見而諸君子之風采亦可推而知矣朱子倡之於前而盈廷集矢東林諸君子思繼其緒被禍尤酷致使後之學者緘口搖手以爲深諱抑可悲也夫桀驁恣睢之徒偷取一切樂於舉世莫之能繩而儕俗卑論方泄泄然若不足爲慮者一二才氣闊達略覩大意之士則以是爲時數適然無所事論說卽有沈潛聖籍殷憂世道者又畏懦朒縮不敢出身犯奔流之衝然則學之不講將遂終古而無拯矣乎嗚呼

跋□□□□

志地理者甚夥大抵宦書但詳名勝類書專採詞條其通儒所術統會今古綜合得失者又多搜擇於殘編簿籍之中而耳目足跡不能以遍及卽不能無所舛午蓋綜古今者貴考稽攬形勝者重目驗則兼之之難也本朝宛溪顧氏所撰讀史方輿紀要其爲體大而用博能得肯綮矣惜有明一代此學殆廢其一統志既蕪陋不足觀唐宋諸輿地書如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之類絕無流傳顧氏多未之見徒於煨燼斷絕之餘殫心力而薈萃之其閒舛駁失訂正者亦往往而有此書蓋將以糾其失而補其所不及所考證諸書博於顧氏又稍變其例以明統括定限斷書成治地理者可以無憾矣兆洛亦嘗有志于是他日得覩全書倘能爲序之嘉慶十六年九月

書蕭景雲焦岡湖考後

鳳臺蕭生焦岡湖考甚詳密故備錄縣志中其所擬議倘有未盡然者其云湖水廣而口狹未能通利余嘗於放水時親按行之以水平度淮湖高下湖水高於閘外幾三尺而閘口出水處懸流不過四五寸蓋小口溝長五里餘又按中心溝三里餘始至湖心平漫處溝身既長溝道又盤曲故水流迂緩其病在溝不能吸溜使水勢直注閘口若能使湖水駛抵閘口懸流三尺而下以水法度之湖雖廣不十日可涸故其不通利之故不在口狹也又云引水難行湖本低窪不引水亦無不可然大旱之年往往有湖底龜坼而淮水夏漲瀰漫遍灘者若有引水處便可放令滿溝卽行堵閉使岡上之地亦可以稍資挹灌有益無損也又云暵乾之年他地禾枯而湖苗倍收毋須引水以救此尤不然所謂湖苗或粱粟豆菽諸旱種耳至於稻苗不能無水而收也湖底種旱種終爲非計過數寸驟雨岡水下稼悉壞矣湖地雖下然雖有盛潦但外壩不破則湖心之水極深處不過二尺余於潦時屢以小舟親探之矣吾鄉圩田終年積水尺許宜禾而不能麥以地下水無可洩也今焦岡湖之地亦利於開水田耳秋冬洩水以種麥刈麥後引水灌之以種稻爲利乃大若可放而不可引則一涸之後止可種旱種又畏驟雨成潦殊非計也其欲於燕湖故道築壩修閘以輔小口其言甚是而燕湖口土性沙劣工段又長施工頗苦不易且燕湖口以上所淤之田皆成膏產距湖又遠欲挑熟田爲溝其勢恐不行民情難與慮始此閒人尤憂逸而惡勞苟且旦夕莫爲久計雖小引其端成之者或俟後人耳

書甎印譜後

今之刻印者爭言漢法而深明其原者或尠蓋繆篆之學絕無師法而刻印不可復理好古者或知之而不能逮或能之而不通其意故皆非也余以爲繆篆就漢印求之略有可推者已大抵白文則小篆而參之以隸朱文則多用古文法皆取于形勢綢繆因其方員歸于自然故以朱文施之白文則尫劣以白文施之朱文則重膇肇或增減形或欹側合之成美而要無悖事形摹意之本然其大較也古人之於書無所苟而已施之一物一器必求其宜必求其稱故於符節則有刻符書於題牓則有署書干戈矛則有殳書於幡章則有鳥蟲書皆肖物而應墳稽創制之始殫覩萬物之態而變通鼓舞以盡其神斟酌損益以副天下之心目以爲不可易者也甎何題白虎蒼龍二闕覃思累月然後書之

可以知其難矣嗚呼古文大篆今藉說文解字存其百一而刻符書署書殳書鳥蟲書盡亡使古人制作之意與造化合契者沓冥而莫尋繆篆則僅存于漢印而不能識蓋尉律不試小學不修當許叔重時已慨之矣

跋白受齋印譜

夫事必師古法必取上循其迹以求其神守其法而究其理熟之精之變化出矣然所得之淺深猶倘視乎其人之才焉若舍其跡與其法苟焉從事而已未有不自任私智浮蕩而忘反者也世之學者或畏古人以爲不可幾及才高者復以蹈常守故數見不鮮爲應甚且謂其不諧於膚俗之耳目擯棄而不道此藝術之所由日下者也受齋可謂知所嚮慕矣其進而益上蓋無惑焉紀諸卷端以驗其他日之所造而勖吾言之信否可也仲甫之治官山子之治古文蓋皆不悖於古者願以斯言質之

跋懷甯查象環詩冊

嗟乎才人短命古今之所同悲也雖然天既才之必將傳之天既欲傳之則天亦傳壽亦傳夭又奚擇焉古如童烏王文考李元賓李長吉之輩或以賦或以文或以詩皆傳又或無一字一語而其人亦傳夭亦何病于人哉童烏之傳以父王文考李元賓等以友李長吉詩爲其外兄投溷中得杜牧以傳天欲傳其人則必生爲之傳之之人象環之詩必傳而雍甫能揚之則天之傳象環也即天之傳雍甫也夫才而夭夭而傳意天亦特有所位置於其間則彼壽考而湮沒固天之不注意者矣吾於讀象環之詩不禁悄悄而悲者也

跋倪迂存先生泉譜

古泉譜二冊凡貨幣刀布雜六百十七種圜泉六百三十一種錢範二種而先生自云於錢略所載不過十之二三則其搜輯之富可知也錢略三十二卷惜未得見得序傳讀之于自古貨幣泉刀之制纖悉具備詳其形模別其真僞使綢國用掌三官者就而考焉可以知古今沿革得失因時之宜定中制權輕重爲補救則其裨于治者大矣夫日用之物苟尋其源往往或昧焉一旦設制度立成器則意擬臆度失所依據蓋考典章考言經濟者以此爲粗跡而嗜古搜奇之士又徒以爲玩好或取藉引古時文字而已先生于是書心悴而力殫矣是書出錢經錢志諸書可盡廢也兆洛嘗考古時歷代錢置并採銅之處及其□□鼓鑄之法□錢之數欲勒成一書以見古今泉幣通塞之大凡而聞見既尠未遑卒業先生此書或更精求此數者附諸錢制中所增卷帙不過十一二而于錢法本末備以駭備想嘉惠後學者不惜此餘力也嘉慶乙亥六月來濠上寓淮南書院得觀此冊因附記其末

跋甯古塔記略

漢槎先生之謫無妄獲咎海內知名之士同聲悼惜投贈往復之作言辛述苦淒感心脾讀南榮先生此編則彼土風俗之淳樸物產之饒美將軍都統相視之殷勤生徒誦讀彬彬有鄒魯之化然後知　帝德高厚雖以罪案謫猶不使失所如此嗟乎遷客羈憂深于騷族盛風窶土偕矣且歡還幸賜環未幾物化憂能傷人無乃是歟是編以生還之樂略痛定之思眞而不傷言有餘於言者矣

跋華雅宜臨禾與小楷

禾與小楷世間所傳惟破邪論一序而已不意尙有兩華七篇美富如此甚愧當時何以不勒之於石俾海內共見此奇蹟邪雅宜所臨其肖與否不復可別而圓美之致行以渾樸固是禾與門徑也吾郡華氏當明正嘉時以賞雄於郡補菴先生又負賞鑒者所收蓄殆甲天下文沈唐祝諸君子時時至其家故所藏諸君子之跡尤富今則不復可問矣此冊不知何緣流落於此而適自我得之仍歸常州此非事之偶然者而禾與妙蹟不知竟何所歸　本朝諸收藏家竟無著錄者賴雅宜此書以存之其幸也夫

題黎二樵詩集後

去年來廣州踰嶺入舟道韶陽見湞江之山突兀恣肆倏忽變現或不緣尺土勃怒特出或幃映竹木清超自奇蓋氣盛力大不主故常不畏世俗驚駭可喜可愕而不可名狀私歎造物者之偉乃有此奇蹤也歸舟遇雨船篷盡閉偃蹇一燈如豌大就燈讀二樵詩則恍然如見山時一推篷對山而笑絕肴詩如鮑

看山不以盲兩妬游爲恨矣二樵詩余十年前始見于吾友錢魯思處而好之來廣求之書肆無有吳石華有此本因索得之

春秋輿地圖跋

春秋輿地服虔穎容皆有注釋杜氏出而諸家皆亡不能不以杜氏爲斷　國朝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程廷祚春秋地名辨異時有補正今考核同異以　內府輿地圖著之無考者從闕其每國分境當時本不能無偭離如許國在鄭祊在魯及小國或包于大國中又有兩國均有此地如魯衛之鹹楚蔡之州來等皆止能約略分之其杜注諸地核以戰爭往來形勢不合者尚多以無他書可證姑仍其舊其水道古今異形者悉以色筆照當時經行之地繪之

跋景祐乾象新編

是書唯見鄭氏通志而諸家絕不著且鄭以爲楊惟德所撰而所題銜名中不出惟德或者別是一書所著占驗大約同開元占經而條理精審則遠不逮蓋術家之言未能通方者要是希有秘帙可以飫嗜古者心目

跋碧落碑

碧落碑字奇事奇然點畫頗乖六書之旨賴於湊集偏旁假傳形聲而爲之者故爲篆籀之學者不肯道此搨未知爲天尊背上原本否要與世所有本不甚差殊特古澤盎然深可寶玩又卷末繪文衡山先生小像貌槙而氣淳煦煦如接笑語尤可愛也

跋淳化閣帖

閣帖賈秋壑本予家所藏後有元至正廿五年縉雲周厚跋蓋摹刻新本之人也後見數本皆無之大約書估剷滅充宋搨耳向在湖州太守趙君季由署見有人持此帖求售者墨彩煥發行間有董香光釋文卷後有香光跋語亦以爲宋搨也澄心堂紙奚廷珪墨亦何可得此亦虎賁中郎之似臨池家得之亦足以慰饑渴矣

跋韋庵隨筆

讀書之士著述流覽之暇往往有叢殘之義偶觸之思或簡策之小言或賓朋之燕語心所屬者隨而筆之當時以備遺忘後人遂資考證其端自論衡古今注等發之唐宋以來乃益繁賾而其書之得失要亦各存乎其人其歷久而不廢者必其學之純而記聞之博達於事理而工爲文章者也弦齋劉君敏而好古壘然以人心世道爲己任強學不怠教施不倦韋庵隨筆蓋其碎金而稽古諏今一羽足見孔翠予雖未獲盡讀之而去故疑迪新識所得固已不少矣附書歲月以志幸

內府輿圖縮摹本跋

古之爲地圖者晉裴秀唐杜佑賈耽元朱思本最稱善裴杜賈已無傳本世所推者朱耳而摹繪者往往失其方位不盡可據依也　國朝內府輿地圖撰中星以定方爲千古所未有金匱錢氏又縮爲小本尤便行篋然各省分圖閱者心神苦不相貫檢校每覺扞格而民間通行之一統圖又舛繆乖隔動成牴牾今別約　內府圖爲總圖計當原圖九之一似可適流覽矣夫所貴乎圖者貴其可以據今而核古也以今圖爲底本而以歷代地名遞加之其法起于世所傳之東坡指掌圖而明王光魯閱史約書尤爲明晰特篇幅太窄填寫既不能容以致缺略復疎于考訂亦恐轉滋疑誤此圖較光魯圖四倍有餘則填注不苦偪仄亦仿光魯圖以硃印之有志斯學者能于廿三史地名逐加詳求分其時代各以墨加注于今圖之上藉以訂約書之誤亦可省繪畫之工焉劉方依
內府圖準天度定里每度爲二格計每格縱橫各當地上一百二十五里第
內府圖經度近極處漸狹今則界令均齊又　內府圖河源新疆等處乾隆時有改刊之本小有參差今皆以改刊本爲準府州縣依圖悉載無遺盤江則從徐宏祖遊記以其源流易尋耳

書劉柳溪先生時文後

先外王父蕪峯奚先生以老明經爲制藝宗匠一時從之遊者多蔚然負文望北洛幼時受業于外王父外王父年七十餘矣每屈指入室弟子必曰劉鍾璜鍾璜者柳溪先生字也北洛以是心識先生名先生曾一過塾中謁外王父則私識其儀容焉先生與先大夫友善而先生客授四方聞名者競相延致以故

里黨會集之時甚稀乾隆戊申歲先大夫招諸執友為會課于家塾之涵虛閣偕至者先生而外如可堂孫先生印川湯先生皆在兆洛兄弟亦與焉己酉歲因延先生于家課羣從及中表兄弟遂得朝夕覲緒論閱一歲先生移館于山晝周丈家從學者彌衆先生之教弟子勤懇善誘口講指畫終日亹亹又以其暇自溫理所業聞雞鳴披衣坐榻上默誦五經及當意文藝羣弟子興乃興日以為常為文章研求義理探討神脈謹守矩度不敢苟下一字既屢薦不售益發憤志必得值壬子大比雖佔畢猥煩猶自課如少年時心力不給素有咯血疾發遂劇已迫試期度不能赴歎惋泣下比易簀時口中喃喃猶作揚屋中語焉今先生歿已三十餘年可堂印川諸先生各賫志一衿相繼淪謝向學之士志科舉者率揣摩風會知宗尙先正者益少然則仲甫中丞序先生之文而傳之豈徒志山陽之痛而已哉嗟乎制藝者功名之假途耳而足以致人之死既死于此矣仍不能必後之人傳之而信之士之疲精殫神于此者復何為也而有志之士固沒齒而不悔者又何也

荆川先生歷算書稿

右吾常荆川唐公歷算書稿十有二冊批及改皆公親筆卽鈔寫亦半出手錄所引授時歷法則載在元史可得而考也歷源則當時術家所祕密回回歷法議中加次之法乃真訣也稽其圖推是嘉靖辛卯斷是辛亥考明祖革命元代授時歷法行之未久氣朔未差相因至是已三百年斗歷改憲宜在此時故公有是編觀其先後層自抽劇不遺餘力所謂非煩難不足以盡變非簡略不足以立法公之自論盡之矣雖時公已罷官而猶勤勤於立身致用之道古人仕學兼優豈欺我哉附音律之學二十餘頁道光歲丙戌裝既成謹識

載考嘉靖癸巳大統歷推日食不驗回回歷驗因時議遂以回回歷纂入大統歷中嘉靖鄭世子載堉進聖壽萬年歷計皆與此編同時鄭亦本授時大統歷而參酌裁之蓋以回回歷之備于大統也固與此編同祖矣俟當校其異同

跋咸淳毘陵志

前代郡邑之志存於今者惟宋人之書耳類皆義例整飭考證賅洽識議深慎如范成大吳郡志施宿會稽志皆是也而明代諸志頗改前規遊譚記之精則浸騰刊削以為簡古修收採之富則雜廁庸猥以為浩博體製既乖詳略交病其素輕重之實殺胥史之故者抑又無論焉夫稽往籍者所以存法戒也詳時事者所以觀風會也若稽古而不核非陋卽冗論今而不審非棼卽繆徒以迷誤後來不如無書矣是書之作法度燦然蓋吳郡會稽之亞足為凡為志乘者之式不第吾鄉掌故增重而已宜收菴先生之惓惓於是也校刊既畢謹附識以質焉

陶雲汀中丞蜀輶日記書後

九能之士是說山川百家之流特重輿地述征撰行作者所由斐然也至是皇華原隰並入諏諮繙訓刑方稽知謠俗魁能碩彥尤加意焉夫耳目所搆皆關性靈語言所抒惟資神理而研詞者矜靚麗侈博者矜遠奧考據者逐細碎夸論者執新奇騖于二途通之則窒固才力之偏至實神明之褰要耳中丞此書矩步前規作非鄉始而與變自闢獨高風裁通和味宜服之嗜欲苞廣谷大川之氣勢宣政治弛張之所當究古今成敗之所原又探本禹跡疏通桑酈經生之所聚訟形家之所揣摩片言洞徹萬結立解詞表纖旨經百思而愈深言中鴻律俟千載而不惑此豈與夫實肇鈞世者同日語哉性靈淪則單思感茹神理超則虛響皆吐也然則公之所以經緯彝憲陶甄羣生因俗以成化闢物而成務者略可見于此綴學之徒窺美富而末由挹淵穆而覺潤其為沾溉不亦多乎

撫吳詩跋

雲汀先生撫吳之四年輯撫吳以來因事發詠之詩成三卷題曰撫吳艸兆洛受而讀之竊因公之詩窺公之心因詩中所紀諸實政知公之所設施及設施而未盡如其志者然後恍然于聖人之以詩設教固不在敷陳事實託意比興閒也昌黎之論詩也曰有不得已者而後言不得已者人心世道之所係國家天下興廢之大端也是故六經皆憂患之書易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

明于憂患與故又曰吉凶與民同患其在于書唐虞咨儆反覆于賡颺文武冰淵殷勤于知恤禮嚴匪僻春秋慮禍亂胥是物已至于詩之雅頌義主揚詡而念祖修德其儆戒憂患猶隨時隨地有戒心焉是故謂愁苦易好歡娛難工者特吟風弄月者之競言而聖人詩教之旨則歡娛之中憂危自在也所謂不得已而後言也公無一身一家之私憂而有天下萬世之遠慮故發乎意矢乎音不期而洋溢流露焉兆洛徒就管蠡所及稱心言之知公他日推福吳之心以福天下無不與雅頌同符也

跋汪桐生漢印偶存

魚龍流符蒼雅品訓雲氣芝英而外尊彝鐘鼎之餘分綠篆於六爻備緡摹於八體用同揭璽功並書常專惟卯金是推甲觀權衡於事形聲意融會乎滂喜凡將氣躍冶而欲生刀解滕而猶舞天書神鐘雲章虹篆實操觚之範先亦雕蟲之量律非第麗龜螭於鬼斧纈丹碧於七花籒斆古徽足資目悅已也桐生司馬金心內朗銅行不渝胸羅籒斯手別珠礫逐逐未已纍纍難頤官乎私乎合矣完矣下走心超鍊冶得君宏我漢京羈循弄印之心請問鑄人之道

跋孫文介公書

桐生汪君精鑒別力又能聚之嘗過高齋請觀如入寶藏恨日力之短每思復之而未暇近購得孫文介公書四十二章經冊寄以示予云嘗見贶予展冊輒不能釋手不勝其貪便欲乾沒文介之學破空橫行脫盡羇檟其書亦然不阡不陌非途非路所謂散僧入聖者此非世俗書世俗未必好桐生能好之而又知予之好之而以之餉予予知桐生之好之且有甚於予者爲識此而歸之

跋紀元通考

自漢武感方士之說建號紀年後世踵之或數歲一更或一歲數更史冊訛淆至紊不可理南宋之後一帝一號不甚更易蓋漸知其非也夫世運日趨于文帝號無紀而僅以一二稱數即于民事往往隔閡但守一元之定紀不爲屢改之彌文其于古亦無悖故通儒雖多譏之而歷代終莫能廢焉元之爲義視大始而正本也肇三微之靈統建一皇之鴻稱爲典至鉅苟有沿襲謬誤安得不見嗤通人貽笑來世唐封演以肅宗至德代宗永泰同于齊後主陳明帝爲失于考據故纂古今年號錄一卷自是以後杜光庭宋庠輩各有編緝歷元明至

國朝成書不下數十種而自唐以來年號之襲于前代者猶時有之則搜採不博編次無法不能使盡人通曉故邪葉兩垞明府于居稽之暇緝成一書補其闕漏去其紕舛廣其義例精其稽檢從前之作者一空後學之指南斯在矣謹識卷尾以詒讀是書者

題苗氏父子刲肱題詠卷後

有溺于水者其子入水而援之皆死焉有躓于火者其子蹈火而出之父生而子死焉有罪至死者其子籲于上請以身代一得請焉一否焉是謂孝乎謂非孝乎曰皆孝也曰入水不必死者也蹈火無不死者也陷于法宜死者也其事不同其孝爲乎同曰同于不忍其父之死也曰皆死者怨乎父生而子死者怨乎不得請者怨乎曰不怨也皆死所欲也身死而父得生尤所欲也不得請命也然則刲肉以療父疾者何以異于是曰肉非所以療疾也曰入水亦非所以拯溺也蹈火亦非所以救焚也代刑亦非所以赦罪也情迫焉而不暇轉計耳曰入水也蹈火也觸罪也猝然之遇也病而死人之常也處常自有道矣曰人之視之則常也孝子視之則變也孝子決不欲死其親也曰功令何以不旌曰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經也授經定律聖人聽人之自盡焉耳已聖人戒毀然毀而死者未嘗絕不害其爲孝也且孝子之心何知有旌旌而刲肉則固不足旌矣曰是豈中庸之道乎曰曷爲其非中庸也吾于比干之被剖而知聖人必入水以拯親也吾于伊尹之放桐而知聖人必蹈火以救親也吾于周公之請以身代武王而知聖人于父母疾病而行禱無有不以身請代也夫至奇至變之事聖人義精仁熟行所無事而已不自知其奇且變也常人至性流露亦行所無事而已不知其奇且變也其發而中節同也人以其出于聖人則習而忘之以其出于衆人則駭而議之耳邵伯埭苗孝子刲肉療母病而其子復刲肉療祖母病京口錢君旣爲之傳而一時名公卿及文學士爲歌詩以詠之者甚夥箴山劉君持其卷示予予所聞見鄉里戚黨閒刲肉以療親者凡十

許人雖有效有不效然其人皆恂愿坦直無矯飾其人皆未嘗以自聞于人往事過已久而後知之聞之未嘗不心懷懷焉偶觸于苗君此卷遂抗擡言之云爾

跋孫虔禮書景福殿賦

宋曾開之跋此帖云用筆淳古有漢魏之風可謂妙會又云見書譜真蹟與此賦極相類似未然也書譜以雋拔取神韻全法大王此賦以堅勁出淳古專追章草用筆結字截然分途各詣其極學書譜者或妄媚涉俗學此賦則雄渾靜深自然古異而流傳不廣亦自知之者稀西稱明府刻以津逮臨池其鑒精矣

書費孝子傳後

天人相與之際密矣一氣之所呼吸無毫末閒也古來記孝子尋親事甚多皆如響斯應其事往往出思議外費孝子又以髫年奮志于狂不知所向時得王叟指示之吾疑王叟非人也有馮焉者也兆洛曩在壽州行邑至僻落宿焉其民人爲言某孝子事云孝子生而父以歲凶出謀食遂不返孝子長母告之既貧且足趾未嘗出里閈漠然無可爲計見其鄰有招魂者私念虛空可以神氣致乃于人靜後登野橋四面呼父半年後聞一面似有應聲益疾呼之又數月覺聲漸近久之若咫尺乃問曰吾爹邪爹安在聞應聲曰吾死矣循聲往骨可得也明夕裹飯而往循聲行竟夜三四十里比曉而宿遠夜復行三數日聲止不前比曉乃詢其里人言姓名狀貌僉曰是某也死四五年矣瘞某所因發而抱其骨以歸母方以孝子不返屬里中求之而孝子已負父骸至乃大駭羣稱孝子焉予嘗記其事授州中人令補載州志今久而忘其名姓矣古孝子之尋親者或因乎夢寐或得之故老或導于明神予以爲此皆孝子一人之氣充塞空際而天之氣乃假于夢寐故老明神以應之此至誠之所自爲也吾故疑王叟非人也乃至以幽明隔絕之地通之以聲無閒呼吸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金石且爲之開而況父子一體乎孝子名春榮浙之烏程人事詳□傳予南惲新業教樸遊諸侯閒予至涇川遇之與語甚契出傳相示故私志其所見者云

書夏蟟翁亡女小傳後

蟟翁喪其幼女小蘿而甚悲焉爲之小傳曰將垂諸家乘郵其稿示余曰願有言也予謂骨肉死喪之戚係于心體無閒才否離其不悲況明慧如小蘿乎況工愁善怨如蟟翁乎莊生曰吾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并無形非徒無形而并無氣此以達達悲者也自古慧而折者解之者必曰來從蓋珠去歸兜率此以妄塞悲者也皆不足以開蟟翁吾聞之也有安仁之誄詞則金鹿澤蘭至今不死有退之之壙志則女挐至今不死有震川之葬志則如蘭二二至今不死有蟟翁之小傳則小蘿將自今不死蟟翁之悲悲其死也自今且不死其又奚悲書以復于蟟翁其可伸眉一笑也

跋鍇玉琴遺詩

玉琴先生詩大約出入　國初諸老梅村漁洋愚山初白諸公閒志和音雅無嘽諧叫噪之響五言古尤工于發端莽蒼雄厚宜其足以繼踵風騷遠轢唐宋矣先生從孫麗江屬余校錄因得卒業鍇氏自在隆先生後文章之業萃于一門爲當代圭臬先生承緒業而審于遇簡遊邗上牢落不偶屬纊之日至欲以遺稿概付焚如憤可知矣邗上當雍正乾隆閒業鹺筴者大抵操奇贏擁厚貲矜飾風雅以市重一時操筆挾瑟名一藝者寄食門下無不乘車揭劍各得其意以去至嘉慶時而鹺賈亟亟自顧不暇無復能留意翰墨先生詩友殆海內又無有致身通顯能相推挽者窮而致工數工而致窮數雖爲爲之邪麗江力學工詩盡得先生宗法邗上舊遊以先生故客麗江而鹺筴之弊益不逮曩時吾未知麗江之何以免于窮也

跋任午橋存稿

乾隆辛亥壬子閒予以婦家在荆溪時往來于銅峯氿水閒徧識其閒之耆宿如任午橋萬香南潘宇雲任安尙諸先生皆丈人行也而午橋先生尤和易恭讓與人言必稱其善嫗嫗然若惟恐傷之其後余以從宦故去而爲旅人比道光初倦遊而返思再續前遊而諸老已相繼徂謝矣先生令子煃集先生遺文三卷刊而行之予始得讀焉先生未嘗以能文自表異而平夷洞達自抒所得

絕去町畦讀之如見其把袂牽手俯仰笑語時稿中如陳南箕陸承祺陳烈婦諸傳尤澹遠有生氣亦足以見先生之晦其外而內朗也子㙉字宇昭恂謹絕肖先生卽其亟亟表章可謂錫類香南詩集聞已有刊本而未之見字雲安尙諸君未知遺翰尙有存者否會當一一詢之

跋管印軒蘋雨山房詩草

北洛與印軒交垂四十年蹤跡乖左握手譚燕之日甚稀饑驅客授老不得閒顚乎如霜遊亦倦矣鈔其所爲詩刻之蓋僅百十之一而抑塞磊落之氣約略可見屈指知交晨星幾輩聊藉吟詠銷磨窮愁茫茫海內誰爲賞音後世要當有知子雲者辛卯正月八日同人集陳渡草堂始得讀之附數語于簡端云

書飲食辨摘錄後

語曰病從口入故大易于頤象曰節飲食周禮膳食之宜掌之于食醫所以治于未病也既病矣則飲食益不可以不慎慎之得其道則飲食以輔湯藥而不以飲食導湯藥之力卽所治者易爲功蓋湯藥者刑也飲食者禮也欲刑之措而不用則禮不可斯須去也鄱陽章杏雲穆著飲食辨六卷釆摭甚賅考證甚核洵有功於日用者[illegible]援據過繁轉使閱者迷眩爲刪取其要庶懷中肘後時時取用焉

跋惲南田書

此華嚴經義疏也華嚴三十九品此僅及十九升兜率天官品當尙有次帙而逸之疏說大義不全錄經文大抵融會前後揭其要領頗類郭象注莊可別自爲書遜庵先生父子俱精白業此或是屬稿而未成者書法於游行自在中別見高雅秀邁之氣其爲南田書固不必待署名題款而定也

跋熊襄愍公書札稿

或持熊襄愍公軍中書移見示以爲公手稿視其字跡不稱蓋非也而諸札皆近時刻襄愍集中所無特錄存之公以萬歷四十七年六月拜經略之命泰昌元年八月罷首尾不及十五月諸札蓋當是時前後小有闕佚然軍中情事大約具是史稱公性剛負氣而書中多委婉曲折求當人情之語豈徑情直行者哉事關存亡死生不得已大聲疾呼不識痛癢者從旁駭而詈之亦何怪其然矣

跋守貞記

吾友趙子廣發以所爲從妹守貞記示予予讀而悲之歸熙甫以女子未嫁而守節爲非禮　本朝汪容夫益暢其說其所據者曾子問篇也而吾謂曾子問所云不卽人情非聖人之言不足信其援婦人幼從父母未有以身許人之道當惟其父母之命而已無與焉似矣而實非也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也孤突之言曰子之能食父教之忠古之訓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痛哉言乎父之以其女字人也度亦當教之以貞矣夫死而命之改適是教之以不貞也可以爲訓乎聖人之不著於禮者禮緣人情不強人以所難如夫死改適禮反著之則將援禮而謂夫死必宜改適邪予嘗讀柏舟之詩以爲此必女未嫁而矢志以從者其詞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明此身未有維繫也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髦幼飾也不曰君子不曰良人不曰予美而曰我儀我特者不敢指言忸怩之詞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夫衞女亦賢矣假使已嫁而父母奪之詎不能援禮自固據經力爭乎而惟宛轉求諒也亦明知非禮之正而不勝其心之悲咽也深援其文於禮而著其事於他經以示教也聖人之意微矣嗚呼彼爲之者委曲求諒而一二秉禮談道之士乃必不之諒夫彼則亦何嘗必求諒也邪噫

跋吳山子遊小幕山記後

道光癸巳春予以事至涇川二月之望偕錢小南趙子廣子運兄弟子從孫子喬遊小幕山時積雪乍霽侵曉出北門見數峯皓素吞吐烟靄而城中不知何時雪也日漸高衆山益低昂可觀迢遞層疊彫青綵白俯仰殊致旣造山頂四望萬山際天環擁數百里有雪之峯自別異表其無雪者若以蒼翠華妙異候爭妍雪光所耀遠近高下如畫工敷染絲髮呈露以爲生平遊未始有也歸而以告山子其年秋山子復偕小南諸人遊焉其樂乃不減於予與趣旣極惝恍於身世之閒若不復知此樂之何屬者因記其事以質予夫忻戚之會各於其心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者皆自有由莊子所謂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我與若倘不能相知而待彼邪嗟夫山林臯壤之美而適當吾忻忻而樂時暢然與之相迎此生之不可多得者烏能以無記因子之文追吾前遊秖益惝怳焉白日不待逝者難攀他日山子儻更自覩之益有不能索解者矣

跋米襄陽書高渤海詩真蹟

米書出於褚褚推剛爲柔宛轉蘊藉米恐流爲輭媚盡出其鋒稜明其使轉盤旋之力則風韻稍卑矣然奪門而出正是智過其師真跡不可得得之能細審之即可悟血脈所自勝摹拓本萬倍也

跋柴省軒家誡

人之所以教於家此身而已矣身正何事口舌身不正口舌亦何益哉然爲子孫計賢達不免灌灌盎誨人以響之忠也虎臣先生此編切要於顏氏詳密於朱子真可爲子弟矩矱或病其不附於禮固然然立言無弊惟聖人耳五經具在曷不舉而措之夫教人以身聽言以心不以心則日聆善言日記故事皆水沃石耳

跋惲南田山水畫冊

南田翁畫中仙也春雲舒卷空水澄鮮脫然畦封之外而天真爛熳靜觀自得更不當於筆墨中求之此冊大抵爲楊端木作故多寫東臯景物當時楊氏多賢風雅冠一時惜未知端木爲誰當是靜山先生子弟輩也

跋亦有生齋續集

收菴先生自定所爲詩文曰亦有生齋集刊而布之道光丙戌年也復閱七年而先生捐館舍中閒所爲詩文子焜集而編之續刊以附兆洛實與校讎之役焉先生自嬰纏末疾之後雖起居不能自如而神意顏色無改於舊後學以所業請質者以古人書畫求品題者故舊戚好以志狀相屬者無不應也佳時令辰當花對月時時招賓友舉觴命酬歡適乃罷然而感慨半生往往歎咤又從子子述季宣皆才而短命哀逝之作顛倒傷氣特先生渟心和理醞釀深之順命若素砌學彌茂故其文辭樸而不穀戚而不促澹而不漓斂而不衰蜿蟺而不靡要以哀樂所入百體應之毋亦有據其內而搖其精者乎披章檢字惝然如坐先生之側見其幅巾據几筆閒口答時也

跋恆星圖

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中外常宿一百十八名七百八十三星至吳太史令陳卓合甘石巫咸三家並著圖籍始多至二百八十三宮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晉以後皆宗之今所傳隋丹元子步天歌數與之合明代禁習天文古圖失傳傳者率顛倒其方位　國朝康熙十三年監官南懷仁修儀象志用西法考測所得星座較步天歌少有名者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而增多無名者五百九十七星又多近南極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乾隆初監官戴進賢等累加測驗推其度數觀其形象序其次第至九年較儀象志增多有名者十八座一百九十星而增多無名者一千六百一十四星伏讀　欽定儀象考成恆星經緯度表總計恆星二百座三千八十三星以六等别其明晴以經緯辨其方位附注歲差加減以便推步燦矣備矣蔑以加矣既又伏讀　欽定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視法變赤道爲直綫分十二宮爲十二圖而别繪近南北極星爲圓圖列於前後較之南北赤道分圖尤便觀覽第原圖俱無增星今推準圖分合而繪之以便占天者之考驗爲其十二宮圖限於方幅仍就赤道各分爲二然直綫中分配合甚易非若圓規之判然難合也至恆星隨黃道東移歲差五十一秒率七十歲五十一分歲之三十而差一度今自道光十四年甲午上溯乾隆九年甲子中距九十一算所差一度有餘表中經緯已與天象不符因命江陰六生承如宋生景昌六生嚴徐生思鍇無錫錢生維樾謹遵　欽定儀象考成歲差加減表隨星加減各如本年冬至交宮度數庶幾此後七十年中可以用行總圖外仍繪赤道南北分圖二幷諸簡首其星等在總圖一二三等作○四五六等作●在十二宮圖一等作○二等作◉三等作○四等作◉五等作∘六等作●氣作卐總凡二十九圖云

書完白翁傳後

翁原名犯　睿皇帝御諱遂以字行自號頑伯又號完白山人所居在懷甯縣

北之白鹿坂常居集賢關長身修髯遇人落落無款曲時為小詩特有風致常得一鶴畜諸集賢僧院郡伯某見之寵而去翁致書要之乃得還書辭兀奡一時以為美談今其手書稿尚藏僧院也未幾鶴死翁亦隨化山子為翁傳不識翁而甚傾倒于其書甲子歲翁過予辨志書塾流連及旬日山子時游京師不得同也閱一歲而翁辭世矣每相與玩其遺作愛慕慨歎故所著傳沈邁如此予於安慶見令子尚璽于天花禪院年才十有八閉門讀書神致清素叩其所業皆扶疏可觀世學之美將於是乎託故為之寫此傳與之是歲歲在乙亥去翁之末蓋十年矣

跋錢湘靈先生批左傳

余讀左氏傳謂其文前後非一手又謂其敘事不盡與經傳相傳然同予論者頗少此吾鄉湘靈先生評本薛畫水以贈康竹吾者喜其持論之多與予意合故屬守之倣錄而存之其所論未必盡當要之讀書者不可不存此眼左氏且然餘者抑可知能推此法則讀破萬卷書不難矣此是求其心之了然無疑非求新異也守之故能潛心苦解從此又遇於學其庶幾乎嘉慶二十二年四月圈識畢持以請益故為書其卷端

鈔校三朝北盟會編跋

余始得是書係武林朱氏所藏鈔本其體制一如宋刊本而漫漶舛錯莫可卒讀想係鈔胥之惡也壬午歲館邗溝鮑氏請得文匯閣本因重錄而合校之蓋朱氏本亦有可證閣本之誤者遂兩存之竊冀是書之庶幾成善本也

校錄宋史全文跋

此書有誤以為李燾長編者蓋賈人割裂李燾進長編之表冠其首也　四庫本亦如是則作僞舊矣書中標題亦多錯雜不倫所題豐城游明大昇校正止於九卷以下無之其標首第一卷以下題曰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至十八卷以下則題曰宋史全文宋朝中興續資治通鑑第三十一卷以下則題曰增入名儒講議續資治通鑑長編第三十六卷之後則題曰增入名儒講議續資治通鑑宋季事實而不著卷數起度宗咸淳元年及少帝即位而止張氏於三十六卷之外別有附宋季朝事實二卷　四庫書目則謂第三十六卷有錄無書此本實少少帝及益廣二王事跡帙一卷也當求而補之

元刻原式二頁附後因行款差錯不能照寫但每行字數同耳此二頁原書重出特取釘於此使後來者可以想見原書焉書以二月付鈔五月即竣事六月讎校畢八月五日付裝訖記此

五代史吳越世家辨疑跋

文忠有意詬詈錢氏固是不滿人意此書辨之良是而筆意委瑣殊無可觀永叔與文僖有隙叢談中所載亦未可遽信然此書中固當詳及之

宋紀受終考跋

元之楊維楨明之邱濬俱可謂小人之好議論而聞者則往往翕然和之此所謂聞譽則疑殊令人浩歎安得事事而辨之哉

狎鷗軒綱鑑詳節跋

古愚姚先生名齊宋常熟人篤行勤學有手鈔通鑑一部蓋病原書繁重初學往往不能終卷而行篋挈攜尤不便也故手自節之既成不及原書十之三四而事無不具其節之之法詳於序例中大略凡文詞則盡去之耳前無皇帝三代則摘南軒通鑑前編補之後無宋元則刺取商輅綱目續編補之有明一代則彙明史紀傳條格而成之用功至矣嘉惠後學之心亦至矣計字百餘萬計卷止三十六書藏於家莫之知也吾友朱君肖梅乃先生外孫奉以示余讀之深醇簡括不失溫公之旨儻得有力者刊而行之讀書者之大利也而一時未有應者故識數語仍歸之肖梅綱鑑會編一書舛駁遺漏字數又倍於此而竟有刊行之者則豈無賞識此書之人樂勷剞劂者乎願俟之異日矣

校錄楊仲良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跋尾

此書　四庫館書目所無蓋未經進　御者也仲良之名不見於書而歐陽守道之序又未指明作者案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引用書目有楊公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又玉海載楊仲良作長編紀事本末百五十卷則書之出自仲良可知其分類定次中仍以李氏長編編年紀事原委咸詳損益得當案李氏藏書目

與徐健庵書目云原佚百十四至百十九卷而此本又增佚五六七卷苟能以徽欽兩朝補足長編之缺而此卷之缺卽可於長編釆補之使兩書得完洵爲藝林美事俟有志者

校錄王若虛滹南集跋

此非完書文之編次亦無體例千頃堂書目載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以所著辨惑諸書合之而別有遺文及詩五卷此止四卷然第四卷卷帙倍他卷豈寫者誤合之歟文頗平易論學純正集中惟存論語辨惑序及論兩篇持論明通與人心會惜全書及其餘諸書不可得見也

校錄陳衆仲文集跋

此集十三卷　四庫書著錄此殘本僅七卷乃辛楣錢先生并明時翻本遺黃蕘圃者不知何以不照翻本補足之此時在張芙川家明本亦不經見姑就殘本錄存之其漫漶殘缺處一仍其舊當從文瀾閣本補校足之耳

校錄黃元鎭秋聲集跋

此亦虞山張芙川所藏葢卽顧俠君元詩選所據十卷本也　四庫館本卽僅收詩集四卷耳詩句清真文尤不失朱程門徑故錄存之

校錄詹以元翼學跋

詹初字以元號流塘休甯人宋時爲國子學錄著寒松閣集此特其中之一種嘉靖中十六世孫景鳳校刊之全集則云已燬于火也王龍谿爲之序翼學略仿通書序經依傍序卦曰錄則語錄也皆平易近人融會朱陸大旨無偏辭詩則擊壤之流不論工拙耳景鳳著詹氏小辨理學甚粹稽求古人亦俱平允是書或卽出景鳳手是書　四庫書不收小辨亦不收

校錄吳淵穎集跋

淵穎文鉅麗雄放欲追秦漢惜天不假年未能成耳傳本絕少芙川所藏是元末刊本絕精雅可愛惜不能影鈔特錄本存之

校錄張仲舉蛻庵集跋

蛻庵詩懷抱淒涼聲音伉爽慮周藻密而妙造自然宜阮亭之推重也此本芙川所藏與　四庫本當小異予亦深愛其詩特寫存之

校錄許白雲集跋

此書由生甫轉借而跋之原書亦鈔本而非從閣本出者卷中南城晚望詩已入長律朱公墉志末注代作二字其餘悉如提要所摘後亦無跋不知其從何本寫之也白雲與劉靜齋學行皆相似著述過之詩似不逮也

校錄張思廉玉笥集跋

思廉之詩抱負鬱勃才氣慷慨徒以遇合無因遭逢匪願晚乃賫志以終觀其論管仲魏徵殊合倫理而其詠岳鄂王則徒託空言以寫其抑塞耳假此以爲才人飛鞚矣是書前後校　四庫本缺序三首傳一首書後一首俟當求完本錄之

校正楊誠齋集跋

此書買之舟估缺百二卷至百十二卷張氏愛日精廬有藏本借鈔補全此本百三十三卷前有明人集鶴林玉露葢明時曾爲是書刊板愛日本是影宋鈔本止百二十二卷篇次亦小異因遍校之補此本所缺者詩百餘篇文數十首然愛日本所缺脫者更多於是字跡訛謬幾不可句讀後帙誌銘墓表篇次錯雜必宋本有缺卷寫者分析卷第以足原數遂至淩亂失次也姑校其原卷次第於各卷端他時倘遇佳本當錄其目附編焉又此本後數十卷當亦是依宋本寫故每卷之末俱著校刊人名而以校張本或一卷分爲二或二卷合爲一以是知張氏本亦決非宋刊之舊也甲午小除夕前二日在養一齋重錄而更校裝時嚴寒初解斜日滿窗尙苦黑暗不能作書目力之衰可知也

南崖集書後

兆洛讀先生上孝感公書而慨然先生勵篤之性沈毅之氣儻受大任卓然古名臣此豈後學所敢企及特其所志所歷頗似與兆洛相類竊謂今時州縣之任無可處理身爲傀儡心成荆棘旦夕不能保軀命甚者遺累子孫而仍不能不上負君國下愧師友未嘗不自咎其學行無本爲世用所窮不謂百餘年以前風味已如此雖以先生感德卓詣不能不歎息痛恨也陸清獻公爲令時與

壻書云看來此道大抵難行當葬一脫身計其後以陳文貞之薦遂試御史雖不竟其用身則脫矣先生則竟以身殉也悲夫治天下者豈能舍州縣以爲治邪而長此安窮也

錄校孫中丞元化集書後

孫中丞遺集十四冊無卷帙篇第假於嘉定其賢系孫某余爲之依年編次缺戊辰庚午兩年己巳則僅有四月以後者公以丁卯二月閒住崇禎元年戊辰起復武選司員外郎己巳升職方司郎中二月解馬價赴大同升山東布政司右參議按察司僉事四月甯前兵備庚午由甯前移登萊巡撫則所缺者戊辰五月以後至己巳四月以前或是鈔者遺漏當續求之

永歷二年李氏三忠墨敕書後

絲綸之美譽命自天子孫以爲光寵而傳之奕禩者也況忠臣之所身被尤足使後人愛慕而興起者哉然賢者之世與衰無常其湮替隸圉者蓋常有之矣其能傳寶勿失者則賢人之遺澤足以庇蔭其子孫以自爲不朽於千載也嗣守者敬念之哉

唐荊川先生墨蹟書後

荊川先生之書深于二王而變化其法度用筆端之鋒頴運腕中之奇特直出直入獨往獨來絕前人摹仿之爲空後學擬議之路所謂不阡不陌自成邃古者也至其骨力之雄毅意致之瀟逸心胸之靜深別是流溢于楮墨之外斯學問之實際固不可與藝事同日而語矣

跋楊忠烈公手札

此卷凡五札皆與姚現聞先生者現聞爲文文肅公甥札中所稱令母舅文起是矣第一札在天啓元年冬因賈繼春侵公公乞去帝褒其忠直而許之歸此出都時告別書第二札是天啓二年公起太常少卿現聞已假歸而公與之書第三札當在三年蓋汪文言之獄起天啓三年也第四札乃四年正月八日公以三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四年春進右副都御史故有躐處非據之語而上不能保其妃與子云云則三年七月閒事是年夏有劾忠賢二十四罪之疏矣現聞以是年入都此書蓋促之第五札當移第二乃公在籍現聞在都時所與現聞萬歷四十七年進士館選天啓二年散館故有留館之慰也諸札斐惻如家人絮語無一念不從國是起無一念不從君身起有憂有憤如聞啜泣如聞長歎自古純臣之用心可由此推之矣此等文字入人心肝勝於他古文詞猶覩人於酬酢周旋之地不如於日用起居之真切也三復流溯世閒安得有斯人乎吾寶其書吾尤寶其人而并及其書矣

跋左忠毅公手札

此卷亦五札皆與現聞先生者第一札乃公出督畿輔學政現聞留都時所云差上無寫本人也是天啓元年第二札當同第三札賀文肅大魁則天啓二年第四札是現聞假歸後公與之書也第五札亦當在現聞假歸後石伯常名有恆明史無傳龔淵孟煙艇懷□載其事甚悉惜無書諸札係心君國與忠烈同而詞氣稍異忠烈縝密忠毅豪邁書跡亦如之楊左並稱誠足千古矣

跋高忠憲公手札

右高忠憲公手札稿也其族孫藝舫所藏凡數十通予乞得此一紙今藝舫已作古人矣無子不知所藏後落誰手思之慨然

跋張氏所藏明賢手札

冊中多與瞿忠宣書必公家所藏者也皆一時名臣碩彥所言又皆關係國是心事如揭日月翰墨如吐煙雲乃天壤閒瑰寶非世上流傳墨蹟供人把玩者比茮川其秘之一二非與忠宣書當別爲一冊

跋張子琴縉封藏文衡山札

衡山先生導源鍼懸氣體峭勁而不免鼓努取勢行書則肆力懷仁聖教左宮右社勳業方員先生喜書作之不倦而年又特高故吳中傳流極夥此本子琴所藏特有法度臨池守此可以起懦可以立頑矣

跋□□□□□

虔禮書譜氣疏語儁一時之絕固當與文心史通匹人惜其譜已亡予謂使其書在亦必平平所謂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也先生此篇即是譜意故

覺密實處多要之自道所得深淺隨宜固不妨與白石諸公並傳也

題倪文正畫柏

是浩氣所流撐雲裂石虬蟠涌裔虛空充塞剛而不怒果而不懾者歟

題張荔門藏黃石齋先生仿米家山水

一兩峯耳具千萬態指端煙雲胸次天海張君寶之在六法外

書惲南田立願文後

從無始來何我何人人我兩無願於何立是識想分□□別相凡作是念如楔出楔乘此勇猛和合人我照五蘊空作是願時一切心相隨念圓滿乃至千億恆河沙劫人非人等皆以此類入佛知見我今受持如於經典還以此力不住布施有情種知普同攝受

養一齋文集卷七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跋

辨志書塾所見帖

古來稱工書者率瑰瑋人魏晉則鍾王唐宋則顏柳蘇黃是也自以書爲藝而其塗遂分然端人傑士之書要無不工蓋氣志流露自不可揜此本末之辨也余萃宋元以來忠義之跡因次第借摹以永其傳附矜式之意且以爲養正之助工畢因次其目宋岳忠武文信國元余忠宣明趙儕鶴鄒南皋孫柏潭高景逸姜養沖薛元臺楊大洪史玉池李修吾吳嚴所徐闇奕吳澈如顧伯欽朱平涵繆西溪文汝止錢抑之龔淵孟方孩未許仲嘉黃介子黃錫千盧湄隱陶元朗黃陶菴黃谷簾侯廣成侯雍瞻隨所見入石故明時諸賢不能依先後次第也始道光六年春斷手於十四年秋

岳武穆

王以紹興四年七月屯鄂州十二月援廬州遂入覲赴潭州平楊么九月還軍鄂州六年二月移屯京西前後在鄂不及一年金陀粹編不載此詞詳詞意當作於復唐鄧信陽後始屯鄂州時謝跋云後尚附二簡惜失之矣

文信國

惟恭趙文也所著有青山集其弟宗強字亦周以咸淳十年甲戌禮部同奏名文以京庠補太學生具集中亡室胡氏墓誌又曾秀峯建祠序曰始予與亦周從丞相於延平也至小貧譬而病丞相聞即遣吏迎余居數日亦周竟死則此書中事也爲德祐元年乙亥其明年元兵入汀文與丞相相失歸故里入元選授南雄文學鄧光薦字中齋末入文山幕爲幕府英賢錄附刻文山集中此跋所載諸人惟羅閒禮見于錄陸秀夫字君實所稱實翁當即秀夫帖藏無錫章孝廉程所

余忠宣

忠宣公以至正十三年削宣慰使守安慶屯田戰守安集流亡十五年度軍力有餘湊湟增埤表裏完固此云歙邑粗定當在此時子奐陟山先生鄭玉也子奐歙人絕意仕進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翰林待制賜御酒名幣浮海徵之不起故有聘君之稱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子奐自縊死此手跡在歙汪桐孫家

繆文貞

此公被逮時途中寄其子者凡三千餘言節刻之野史多言楊大洪劾魏閹疏出文貞手此足以證其誣本吾友江陰徐尹先所藏以貽余未幾而尹先物化不及見此刻矣文安之方孩未諸人書皆文貞子孫所藏云被禍時焚棄者多存者僅十一又爲子姓分散余假以入石竝裝治成帙而歸之

盧湄隱

前書當爲公在畿南按察使時攷明史公于崇禎三年進右參政兼副使整飭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兵備又明年進按察使六年山西流寇入畿輔據臨城之西山象昇擊卻之與總兵梁甫連敗賊此書蓋其時也祝嵩者意即梁甫與時公年三十三後與婦翁一書當是在湖廣巡撫時相距二年耳墨迹宜興人所藏予婦兄路申宣轉假之申宣舊有跋甚詳備今偏檢不得矣

陶元暉

東林黨人碑有陶朗先名而明史不著嘉興府志鄉賢傳載其事頗詳云採自方震孺所爲傳惜此文已佚朗先字元暉其得禍同楊左諸公其死以天啓五年十月先於楊左秀水葉小坨以遺跡見示凡七札刻其二當時事勢略可見矣惠松厓諸公所修蘇州府志云朗先吳江人嘉興籍

黃陶菴以下諸公

黃忠節公淳耀初名金耀私諡文貞弟淵耀字偉恭諸生公縊死僧舍淵耀從死侯忠節公峒曾明通政使弟岷曾岐曾岐曾字雍瞻太學生坐匿陳公子龍死通政子元演元潔同公投池死太學子元汸元瀞元涵元汸亦死于難嘉定時濱甫曰淳藏此卷借得臺運刻之

續刻所見帖

道光甲午常熟張芙川寄示所藏明人尺牘核其語皆與瞿忠宣往來者別有

忠宣公手札一通皆假而刻之爲續帖凡十有七人已見前帖者七人

鄒南臯

忠宣以萬歷丁巳宰永豐戊午兼攝吉水修學宮建射圃而文介適之門豐圃時文介方里居蓋司其事也往復凡四札此則其經營射圃事

楊大洪

萬歷戊申七月忠宣公母施夫人卒於京邸公奔喪以十一月歸葬此蓋其時讀禮餘閒以講求經濟相勗是其所以爲忠烈歟

繆當時

明人每稱後輩爲年丈文貞第于癸丑忠宣第于丙辰而文貞父年長幾倍此當是萬歷甲寅乙卯閒忠宣侍父里居時故有此稱耳

李仲達

忠毅與忠宣鄉會皆同榜此當在乙卯發解時魏浣初亦同榜仲曾浣初字也

劉晉卿

劉晉卿吉水人名同升文節公應秋之子崇禎丁丑狀元忠宣宰吉水祀文節公於學以爲上表器識其子國士遇之此書當在未第時晉卿後亦起義沒於贛州

許仲嘉

仲嘉以壬戌登第忠宣以壬戌行取此當在癸亥之春忠宣回籍省侍時故促之入都而書中徐兗之閒甚不可解公未嘗官徐兗閒也

姚孟長

此姚文毅公書乃崇禎元年忠宣在諫垣時也

倪鴻寶

此倪文正公書亦是在諫垣時

李孟闇

李邦華字孟闇諡忠肅明史載崇禎二年加公兵部尚書公清虛冒嚴選鋒按積猾㩜史臧鑑借官馬裕督帑杜請託省歲餉戎政大釐其年　大清兵入畿輔不逞之徒構蜚語交章論之遂罷去此蓋其罷後書嗚呼死心謀國之臣至今乃大白于天下後世

程仲若

此程仲若國祥書也崇禎九年國祥召拜戶部尚書此其北上時仲若晚節模稜而其初亦清覈有守宜其降心忠宣

文湛持

文肅以崇禎八年罷相此蓋其罷歸後書

方孩未

孩未不知何年寓居金陵崇禎八年流賊犯壽春孩未倡士民固守賊不敢逼此云大軍屯聚蓋賊去而兵留也

盧九台

崇禎十年忠烈公總督宣大山西五月丁外艱奉旨席藁候代是年忠宣被逮入都故書中有當厄云云比十二月而忠烈死鉅鹿矣

黃幼平

石齋先生于崇禎十年以擢東宮講官張至發摘其不如鄭鄤之語毀之遂移疾乞休當是其時然上竟不許也

侯豫瞻

豫瞻先生由稽勳郎中遷江西提學參議給事中不得其年觀此當在忠宣被逮放還後故書首云爾

徐寶摩

忠宣公子元錫以崇禎壬午舉于鄉忠毅以是年爭劉宗周罷職閒住

瞿稼軒

此公在諫垣時爲楊大洪魏廓園周蓼洲三公請特賜殊旌疏將上先啓聞劉鴻訓李標兩相也疏與啓皆具公集中

跋趙文毅公書

文毅公字汝師父廣東參議承謙贅於常熟故史以爲常熟人其實公之子孫

皆在江陵也文毅與吾鄉吳子道先生俱以劾江陵奪情受廷杖一時直聲振朝野後復起用未久引退葬卒天啓初公贈文毅而不及子道一時推恩之缺也史言公性剛負氣論議風發數訾議大臣則范蔚宗所謂嚴氣正性覆折而已焉有刓圓委曲可以每其生哉又史以爲裁量執政日與枝柱自是朋黨之禍益熾此書所言約略見之然試問公所裁量者一人之私乎天下之公乎千古之論乎一時之訏乎不知衡量天下之是非而欲以漫無是非者緘天下之口此君聽之不聽而執政大臣之營私自利借此媢嫉然也而論者動舉一二敢言之士以爲朋黨所自開豈不惑哉公九世孫允懷字闇鄉奉此卷示予亟爲刻而傳之公子孫科第蟬聯悉清耿能繼志史載其爲庶子與進士袁黃商榷東南財賦數十晝夜條十四事上之申時行王錫爵以爲吳人不當言吳事調旨切責寢不行不知此藁尚有存者否此今日之所當講求也方俟刻成遺書問闇鄉索之乃此刻未成而闇鄉訃至矣能不泫然

跋顧端文墨跡

右顧端文家藏墨跡一卷味辛先生得之梁汾舍人裔孫佘又得之味辛先生遂刻入所見帖中蓋僅閱百八十年藏者已再易其人雖世知寶貴而楮墨流傳或有久暫以壽諸石庶永久而不沒邪其丁藥園黃南雷二公序跋當在諸跋之前顧殿其末者鈎摹在後耳今是冊仍歸先生族子厚子刺史矣

題朱柏廬復徐高士手札遺稿

朱節孝先生與徐忠節之殉難其道一也即俟齋先生柏廬先生之肥遁亦其道一也況重以師友之情生死之誼乎節孝夫人稱觴而俟齋爲之慷慨陳祝嘏柏廬因而復書致謝私自皆有不容已于言者俟齋之文惜不可得見矣柏廬之書幸而流傳其詞噫嗚哽咽若有不任其聲者焉則俟齋之文亦因可見也已所以自樹立及所以相期待真志士仁人之用心也誦其詞繹其志足以激頑懦之心胸動中人之景慕遺翰雖少天地之正氣存焉子孫其永寶護之哉

跋唐譽若千字文

吾鄉以工書名者檢書史會要晉有義興康昕劉宋有蘭陵蕭思話齊有蕭子雲蕭特蕭賁隋有蕭乾唐有蕭覲蕭琦蕭誠里巷郡無所可數矣宋有宜興蔣之奇晉陵鄒道鄉胡宿張守梁溪高應亦無從尋覓遺蹟也兆洛始識字辨姓名輒留意邑中能書人自明相傳有唐荊川孫文介鄒衣白　國初則有薛白楊唐四大家前有薛耳白瑀楊二濂唐宇昭後爲薛擴白鉉楊大鶴唐宇肩又有惲南田張均叔岳花村李鑫塘李棣源錢魯恩莊然一畢焦麓而鑫塘子鹿耔趙季由徐仲平吳山子其後起也向欲集本邑能書前後序之爲一集名曰敝梓碌碌尚未能成此千文蓋後四家譽若先生書也予多見先生書蓋導源登善而多參以松雪法者真可爲後來楷法也

跋包文在易玩

易玩八卷江陰包君文在著研窮義理兼綜象數不爲漢宋門戶其河洛大衍諸說俱精心獨闢發前人所未發卦變以十二辟卦爲主尤極明通無礙深契安溪觀象之說而時時有所駁正庶幾深造自得者諸生終老莫爲表章幸子孫尚能守之耳道光十四年七月借錄副本因識于後

陸傳巖元鼎易參跋

陸傳巖不知其何時人亦不知其何處人尋書中坤六四爻有引陸桴亭語則去此當不遠以易爲順性命之理所識甚正故凡所詮釋皆切實平近深得程朱之旨其用功可謂勤懇矣無錫錢生蔭湘家藏是書持以示予予徧省焉甚服其識之通而入之有力略識數語使之珍藏焉桴亭蘇州人傳巖能引用其書或亦當即無錫人蔭湘其歸而徧訪之得其實以告予予當爲序而傳之也

文廟通考書後

司馬遷著史記于帝王名臣遺事往往筆削任意獨于孔子記載謹嚴致詳致慤既登夫子于世家復爲弟子列傳采摭賅備後世博聞之士旁搜闕軼出遷所著之外者卒鮮蓋向往之至心宜其周慎如此也自漢以後廟堂之尊崇賢才之踵武典章之沿革曾無彙而輯之者祖庭廣記闕里志等書類皆陋瑣不稱是非缺與經孝廉方正明鄉翟君以數十年精力輯爲通考闢諸家之猥瑣

以輔成史遷之體例周悉援據詳核二千年來朝章國故網羅畢備誠當世不可無之掌故尤吾黨不可不知之訓典也竊謂宜貢之　朝廷收之四庫頒布海內爲讀孔氏書者歷牒其爲益豈淺鮮哉

皇明修文備史書後

此書收會先生所藏自爲書後之文首序得此書之由而以書之無倫次當別爲校正又謂亭林著述當不止此先生歿後洛從嗣君子廣所見之因借鈔而編閱焉疑此書特　國初人留心明代者所裒錄耳不出亭林也先生所言次第未允片段不分牽連割裂之病是矣而七十五種中見于皇明紀錄彙編金聲玉振集者凡卅餘種紀錄彙編金聲玉振集皆于萬歷中刊行亭林豈有未之見者而更煩存寬邪天啓崇禎間事無一字及之豈詳遠略近于已刊行之書勤勤搜採而未刊行之本乃屏置不一存寬邪兵制志太常紀太倉考廠庫須知詳密瑣屑可考見一代制度九邊諸傳及內地叛兵諸傳雖多錯亂亦可藉見當時情事餘如水東日記守溪長語等各已刻本人之集寓圃雜記菽園雜記之類又散刻叢書中僅有一二種未經聞見者亦率無實事可採吾故以爲決不出亭林手也今錄載原目而條次其分別前後之宜于下其見于他書者輒不復存蓋省于原書十之三焉

跋科名盛事

宋元登科錄多矣于宋傳紹興戊辰以朱子也傳寶祐丙辰以文信國也于元傳元統癸酉以余忠宣也且藉是可知當時科場制度試人履歷之式寶祐之制已不如紹興之詳元統更不著編排點檢詳定參詳等官而履歷則俱著其字宋元之典略可覩矣非有此三人者亦烏由而見之嗚呼科名果能榮人哉

又

四庫書提要錄李祁雲陽集曰元制以漢人南人爲左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榜祁爲左榜第二人其右榜第三人則余闕也後闕死節而祁獨轉側兵戈間嘗爲闕序青陽集以不得乘一障効死如廷心爲恨其惓惓故主義不負元大節如一昔宋理宗寶祐四年榜得文天祥爲狀元又得陸秀夫謝枋得二人是榜得李黼爲狀元又得祁與闕黼不愧天祥闕不愧秀夫祁不愧枋得二榜先後暉映可云科名盛事矣

跋回回歷釋例

是書無序錄而卷中有成化中監副貝琳之誌則琳所輯無疑蓋嘗鋟梓而其後軼之耳術本西域默狄納國王馬哈麻所作用開皇己未爲元即其建國之始也西域術之見于史者唐有九執歷元有札馬魯丁萬年歷九執最疎萬年行之未久回回歷則明太祖命翰林李翀吳伯宗同回回大司馬沙亦黑譯之設科隸欽天監與大統參用其法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明史謂其書多脫誤蓋其人之隸臺官者類以土盤布算用其本國之書譯之不行于世今爲博訪專門之裔考究原書以著于篇今此書所著之法與明史略同則成明史時殆未見此本也

跋回回術入手訣

此不知何人所爲以書中有回回術入手訣語因以名之理達而詞明實能洞見其法之底蘊而又闇爲布算以糾其舛誤誠治此學者之導師也故以冠回回歷釋例之首

褒孝集書後

褒孝集者許氏三世孝子旌于朝嘖嘖于人口一時賢士大夫詠歌其事以美盛德而維世教之所爲作也兆洛獲交于克孝先生九世孫所望因得悉家世受而讀焉晉書孝友傳稱東陽許孜廬墓每一悲號鳥獸翔集鷹雉棲其梁猛獸擾其庭人號所居爲孝順里其子倘亦有孝行圖孜像于堂朝夕拜之克孝先生故東陽族也明初始遷懷邑其三世純孝事乃與季義父子纖悉相類如此所望有子曰星幼穎慧能詩文十二歲喪母哀毀骨立所望喪妻不再娶及將爲星授室星輒啜泣勸諭久之始成婚三年中生二子即侍父外宿不復入內以攻苦致疾二十八歲而卒是其天性純摯夫豈世俗牽私矯飾繁曲爲譽譽者所可及也嗚呼許氏固世有孝子哉

跋宋賢雜佩

祁承㸁忠敏公彪佳之父爲江西右參政故見明史稿是書蓋讀名臣言行錄而偶然題識者持論正大能窺古人之微不爲苛細而深造自得可悟省身接物之要未見有刻本錄而存之時觀覽焉

跋龔用圓遺札

欽定明史侯峒曾傳州縣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峒曾爲倡偕里人黃淳耀張錫眉龔用圓誓死固守城破皆死之錫眉用圓皆舉人用圓官秀水教諭横雲山人明史稿龔用圓天啓元年舉于鄉嘗爲秀水教諭與兄用廣相師友及是並赴水死史稿以爲龔而明史以爲董按明天啓元年應天鄉試錄亦作龔從史稿當得其實友人以此遺札見示欲入拙刻所見帖惜已竣事不能復補謹識數語歸之

跋趙秋谷論書

是冊無撰書人姓名其前與中亦有缺佚或題爲趙秋谷論書蓋以篇中稱趙文敏爲吾家松雪知之耳徐琢有跋云向見秋谷揚州芍藥詩筆意正如此云持論頗近談龍錄其論臨仿之法深得用筆之意可以益初學特命仲孫錄而存之

跋宋仁宗飛白書

飛白書相傳出于蔡邕見役人堊帚因以成字後有張敬禮備盡其妙六朝人多能之而流傳絕少惟墨池堂帖刻江南之人令五字云衛夫人書亦莫知所本也唐太宗善飛白時時寫以賜羣臣高宗書飛白各六字賜侍臣皆見意于詞宋之太宗亦賜李昉飛白書又爲趙普書碑額爲蘇易簡書玉堂之署爲李至書秘閣字真宗乾興二年賜輔臣御飛白書人十軸仍刻石賜諸臣而仁宗飛白尤爲妙筆殿榜碑額時時有作頒賜羣臣尤不一而足至皇祐以後每重五節必賜飛白扇焉自爾以降闃然無聞此七字題慶歷八年四月十八日蓋亦仁宗御筆也不知所賜何人誰爲勒石石雖刓敝而神明尚存此法今已絕響藉此想見崖略亦好古者所有事矣桐城吳君康甫得之武林搨以見示請爲之記

玉海云真宗初未嘗爲飛白書一日見飛白筆遂取試書體勢遒勁有如風習蓋飛白別自有筆也今筆工亦失其傳

跋惲南田楷書杜詩

曩見南田所書自爲華嚴經疏義小行楷書之凡四五十頁秀媚中具蒼勁氣當是其中年書文多脫佚不具首尾亦無署款然望而知其爲南田書也此杜詩數百首乃是其少年書和婉密麗真所謂金玉生潤者或以見示欣然識之

跋鄧完白真書

完白真書深于六朝人蓋以篆隸用筆之法行之姿媚中別饒古澤固非近今所有此屏是其未歿前數月所書後未署名或欲題記而未及耳令子傳密以貽予予欲丐慎伯爲之跋以慎伯服膺完白有年庶幾發揮真切言之有當而慎伯不得見面比予刻此屏成而慎伯已從宦江西益不可得見矣姑記于末幅以補完白自署名焉

跋方彥聞隸書

彥聞之爲學善變其爲駢體也初愛北江洪先生效齊梁之體綺儁相逮矣已而曰此不足以盡筆勢則改爲初唐人規格雄肆亦復逮之自以爲未成也其爲隸書慕完白鄧先生爲之傳實精心仿之既又以不能出完白上思別出一奇變爲古瘦亦未成也此其學完白時所爲體勢逼肖而古俊之氣流溢毫端要能自成其家君樂爲人書有請輒與而家所留遺則甚尠令子元眞裝此藏之以爲世守豈可少哉觀其書神光湛湛欲奪人睛具此魄力而不得長命吁可訝也未見其止尼山所以三歎于子淵也

跋邊景昭五鶴朝元圖

邊文進字景昭鐔縣之沙村人也精翎毛花果永樂間召至燕京授待詔與苕溪趙廉之虎吾郡蔣子成之人物稱爲禁中三絕圖繪寶鑑謂其宋元之後僅有斯人庶幾非虛譽云爾

跋張懷白摹留犢圖

時苗留犢事具魏略蓋其令壽春時也予曩在壽州曾訪求遺跡城西尚有時

公祠其坊曰留犢坊其久而弗諼可知矣此圖當是元人本神理具足懷白臨之彌見生動此等故事最有益世教者人所以貴畫像也

跋祝京兆小草書杜詩卷

作書小楷難小草尤難楷以法勝草以神勝法可勉強合神非絕跡無行地不能超脫八法之外游行九宮之中唐褚登善陰符經參以急就以楷法行之遂爲千古絕作其後無聞焉京兆大草深得右軍神理而時露傖氣小草則未之見此卷風骨開展頓宕純和行間茂密而丰致蕭遠所錄杜詩至四十餘首豈非希世之奇瞿君子雍藏此攜以見示因識之

重刊說文繫傳跋

道光丁酉之歲淳父祁公奉　命視學江蘇其駐節在江陰縣而兆洛適爲邑書院主講以同館故得奉謁先生先生見即問小徐說文繫傳行世者何本别有佳本否兆洛對以此時通行者惟歙汪氏啓淑本訛陋不足憑現在蘇州汪氏有宋槧不全本顧氏有影宋鈔足本皆佳先生立命往借之至則鳩工梓之命爲校理越一年刻成兆洛案二徐之于說文功力並深才亦相逮宋人所以重繫傳者徒以繫傳所附通論諸篇原本說文旁推交通致爲圻美而通釋視大徐雖時出新意而不及大徐之淳確又其引書似都不檢本文略以意屬亦不若大徐之通敏惟兄弟祖述許氏重規疊矩毋敢逾越實足發明叔重遺業訂正其所不及故學者推崇之不能偏廢也讀書之道莫先識字居今而欲求三代之遺舍許氏奚所適從裁學者不知師古向壁虛造焉爲莫辨惟稍窺許氏書庶幾足以救之昔朱竹君先生督學安徽病士子字蹟乖戾翻刻毛氏汲古閣本大徐說文解字以示之準今先生奉奉繫傳亦此意夫又先生時時稱朱子小學欲求善本刊之分賜多士使爲法守是皆爲學之本致治所先誠當務之急也故識其概以諗來者

汪氏字閬原候補道顧氏字澗薲諸生已故其孫瑞清能世其業汪本人疇爲北宋本甚精雅可喜而桉通論卷中脊字缺筆則亦是南宋本耳今刻依以爲式無者則以宋鈔本足之閬原所藏舊見澗薲所尙有通釋數卷今止借得部敘通論等六卷復往借則堅拒不肯出矣寫楷字者蘇州蔣芝生蒙文則江陰承培元吳江吳汝庚也

龐氏旌孝錄書後

嗚呼生死進退之際危乎微哉魯伯姬之逮于火也褒之者曰貞非之者曰女而不婦要未得伯姬之所以死與聖人錄伯姬之微旨深義也婦人之義以夫爲天伯姬之稱未亡人于茲三十餘年矣逮于火而傅保不至天命之矣可以死矣可以死而死從容殉夫于地下此夫婦之極則性命之全理而嫌微之明別必有待于聖人者也常熟龐氏姑婦之死于火也方火起姑犯之而救舉主兩婦從而救姑遂併命焉夫庶人以寢爲廟災及其主則承祭之主婦不得不救姑救主則婦不得不救姑不得不救而竟卽于死亦命也不能自必其命直行其心之不得不然與伯姬事不同而其中之浩然流行無所留滯者一也且夫人世區區得喪利害由中觀之未嘗不高且大而聖人之論仁必極之造次顚沛造次顚沛者死生之節也進死退生之際而不欺其天之謂仁故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仁者人也仁人之生理形壞而理全故曰所欲有甚于生者伯姬之死自知其必死也龐氏姑婦之死不自知其必死也自知其死而安于死不自知其死而不忍不死惻隱之念貫于終始此之謂仁此之謂人也嗚呼倫紀之重名義之大有甚于龐氏姑婦之爲者矣予恐人之震其事惟解悲哀其遇不究原其所以出此者故聊爲言之

跋宋刻纂圖互注禮記

此宋刻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義例無足取而鄭注具在頗可校正時本如檀弓司徒旅歸四布節曾子言喪禮袒而讀賵喪作非袒作祖天子之棺節凡棺因能溼之物因作用王制凡四海之內節盈上四等之數幷四十九九作六夫子之縣內諸侯節不得位位作世儒行席上之珍注三十三字爛奪訛誤此不誤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節不敢專大惠下注脫一百八字此不脫又檀弓舉者出戶出戶袒與石經同王制亦弗故生也與石經同皆可與阮氏校刊記參證其餘小小同異處定是不少若依校刊記挨次補入亦足廣異聞也莫川以

此本見示錄所見如此

跋元刻文獻通考

玉海元刊本尙可得而文獻通考絕少當世通行禮部本訛舛極多愼獨齋本差佳亦不免脫佚如此本者安可見也閒向藏愛日精廬月霄翁深秘惜之今幸而得歸芙川此書尙爲得主月霄在未及一窺所藏此余往來琴川書已星散而月霄亦歸道山矣閱此不勝零落山邱之感

跋春秋諸傳會通

會通之於春秋經說家之彙者也元槧那可得幸通志堂流播之耳此本精好完善芙川其寶之

題泛海羅漢圖

右圖相傳以爲唐六如作云其前一人紅鬚裟而胸腹毛蝟磔者即宸濠其旁以軍持瀉水於其前者爲李士實細觀之筆墨精細而無縱氣未必出六如手又六如知宸濠不軌佯狂露穢以避之豈復肯爲之繪象以取悅邪設色明麗極似元畫院名人之筆固不必求其人以實之耳

跋劉文淸公書

蒓浦先生爲予言文淸公所用皆紫毫筆有筆工某常治之蒓浦密令工增減其法益加修治成三十枚以餉文淸文淸試之大稱意曰此君用心良苦因書此冊幷楹帖一聯貽之此孫虔禮所謂感惠狥知一合也宜其書之精彩煥發如此

跋董元宰書

右香光書曾王蘇文各一篇倪高士詩四首當是一時所書前署壬申十月香光生丁巳計壬申蓋七十有六矣而書益秀潤軟美有不煩繩削而自合之意此境固未易臻

跋柴氏四隱集

柴氏四隱者江山人宋末太學上舍望進士知建昌軍隨亨制參元亨察推元彪兄弟也宋亡抗節不仕故稱四隱云望字仲山號秋堂詩曰道州布衣稿詞曰涼州鼓吹隨亨字剛中號瞻岵居士元彪號澤臞居士詩曰蟻蛭稿元亨特附之以傳無所著望有蘇幼安墓志隨亨有明操江李遂墓碑萬歷時知江山縣事張斗搜閱前代人士始輯四隱集而序之望十一世孫復貞聚而刻之望以嘉熙閒爲上舍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食詔求直言望通象數之學撰丙丁龜鑑錄十卷起周威烈王五十二年丙午迄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凡二十一丙午條其吉凶禍福亂治得失而上之詔下府獄詰治尙書趙葵疏救得放歸田里此事不載宋史而進書疏及序具存醇雅可觀三人詩詞皆非專家而淸韻自得惓惓故國之意時見乎詞焉深惜丙丁龜鑑之書不可復得而僅賴是集以存其目也得松陵楊復吉校寫本因鈔存之

題李侍問書冊

存我先生忠義炳炳旁通藝事整贍精能此冊三千餘言得鍾王體勢不涉時流而又始終無一懈筆益以此敬佩先生嚴氣正性所流露者不可及也去年得先生數詩行楷高雅屬友人勒之石此冊可寶十倍詩卷未審能有刻之者否

題文元發金剛經書

衡山爲絲闌小楷金剛經甚烜赫于世子悱當在其前雅潔不減而無聞於世傳跡亦絕希此則固宜可貴耳

跋陸士衡平復帖

謹按此帖刻於　三希堂法帖中而　天府之儲海內不得共見梁淸標刻秋碧堂帖亦列之云得諸董氏摹本今賜帖中亦存董其昌跋是也而秋碧堂鉤勒不謹殊無足觀春浦先生此刻從董氏摹本傳摹可謂備得神理自此海內得觀晉賢眞蹟繇鵠之後羲獻之前卓然有此奇韻眞藝林之幸哉

跋陸包山畫冊

去年十一月張子琴以陸包山花卉長卷見示此絹本高可尺四寸皆折枝雜花奇姿橫逸屬聖俞臨其數截今年正月或以朱郎之花卉卷相示屬題之其縱橫不及包山而色之鮮麗直欲過之恨聖俞已往浙不能與同賞也吾嘗此

事自南田作而繼起者皆有宗派時時崛起以自鳴吾所識如莊義門潘鉏峯陸麗生楊劭起吳聖俞皆錚錚者也

跋楊輝算法

阮氏經進書提要云楊輝算法三卷德祐間成分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及算法通變本末爲上卷乘除通變算寶爲中卷算法取用本末爲下卷末附續古摘奇於古算經若五曹張邱建諸家多疏通而證明之張邱建云乘除非難患分子母爲難則曰分子母有二較其多寡則用課分均不齊之數則用平分斤帶銖兩疋帶尺寸非乘分除分不能治似是別一書非此本也德祐間後景定十許年或輝復有所更定而成之歟其重乘除明比類則與此多同課分平分乘分除分之術亦詳是書乘除術中其爲一手所成無疑而續古摘奇惜無從見之矣

楊輝九章書後

原序分十二卷而此本不分卷首列劉徽原序又紹興十八年汴陽學算榮棨重刻劉徽九章序又慶元庚申靖安縣主簿括蒼鮑澣之合刻劉李二注序末乃輝自序云九章立術二百四十有六靖康以來古本淪失後人續補不得其真致題重法闕學者難入其門輝擇八十題以爲矜式自餘百六十六問無出前意不敢廢前賢之文刪留題次編乘除諸術以便入門纂法問類次見之章末景定二年正月序首釋盈朒十八問次釋方程十三問疑因李淳風釋九章獨此章缺注故補之也次則勾股商功幷爲一凡三十四問塹堵十三問均輸粟米差分幷爲一凡二十問意卽所爲擇八十題者焉其後半卷又別題曰九章纂類曰九章互見目錄序之曰刪立題術又纂法問詳著於後互見者古九章如方田粟米衰分均輸商功之類其法多通融互用而不別著其立法之名輝則實著列法之別更爲九名曰乘除第一四十問（方田三十八粟米二）凡十五法曰互換第二五十五問（粟米三十一均輸十一衰分十一盈朒二）凡二法曰合率第三二十問（少廣十一均輸八盈朒一）凡三法分率第四十七問（粟米十一盈朒六）凡二法衰分第五十八問（衰分九均輸九）凡二法疊積第六二十八問（並商功）凡一十八法盈不足第七十一問（並本章）凡五法方程第八二十問（本章十八均輸盈朒二）凡四法勾股第九三十七問（少廣十三本章二十四）凡二十一法蓋立此法以馭九章也古聖因事制算故隨事立名算術既精則旁推交通以算苞事此秦氏九章朱氏四元所以憑空造算也此尚謹守古術而亦時有差殊大抵後來居上矣

題天文考正後

此書本名天文考正排比甚有條理所著占驗簡要無支詞不知誰所作也昧者乃題之爲觀象玩占以爲劉青田著特出傅會明史藝文志有觀象玩占十卷註云不著撰人或曰劉基輯今所傳觀象玩占乃有五十卷蓋亦非原書

跋生甫手錄中好書

中好是書列元儒之能宗尙程朱者採摭頗備蓋明儒學案之嚆矢也中好學問醇實不存門戶之見惟實子輿劉夢吉黃楚望諸人刪取元史大略或未得深詣之所至中好距今未遠世間當有刊傳之本生甫亟修校元史恐一時不可得手錄之二月而竟可謂敏矣

跋明人手札

一代之書各成風氣宋以矜重取勢元以妍媚取姿明以散朗取致此冊如文氏父子莫雲卿彭孔加陳白沙黃姬水皆有盛名而其餘諸人意致亦略相類陳方趙士春孫承祚皆惡札當去之

跋李忠毅公札

仲達先生磊磊軒天地卽膺公先生亦不愧爲名臣子也仲靈先生風節清邁其不與璫禍幸耳稼軒先生幾遭羅織後乃支柱半壁從容致身二書中具此四偉人固是兩間瑰寶況重以桑梓之冀令人景企卽南郊老民跋亦明劃不苟予向刻所見帖僅得仲達先生短札是致稼軒亦及仲靈今獲觀此甚以愛慕惜刻石已竣不能補入深恨之

跋黨阿山樵畫

此黨阿山樵畫也幀首破損裝池者遂幷去之式之屬余補記焉山樵以孝隱稱其遺墨甚重於和含間而錄畫家者多遺其名其疏遠平澹之致於此猶可

窺見

續夷堅志跋

重刊湖海新聞續夷堅志前集目錄其卷首大字題如此目錄末有澄江河東思善堂亦大字不分卷分八門凡二百廿一條次題江陰薛詡汝節刊其前一行末有一編字而無人名其第一條曰大元昌運載元太祖太宗世祖乃中統即位初事餘則皆宋末事也末缺三條無尾頁其書曰前集則書尙有後集似非完書薛詡汝江陰志無其人問諸薛氏子孫亦無知者此書未知其出詡汝手抑第刊之也紙版精雅乃元刻之佳者補元史藝文志有元好問續夷堅志四卷吳元續夷堅志二十卷郭霄鳳江湖紀聞十六卷卷數不合俱非此書而孫氏書目有元好問續夷堅志前集後集共二卷則與此相符而元好問乃金人不得有大元昌運一條則亦應非元所編也

跋李惺庵遺文後

常熟李惺庵先生名臨字大宜順治辛卯舉人屢赴禮部試不第歿祀鄉賢邑志稱其敦本睦族文章高華典雅生平急公好義世居海濱每禦災捍患身爲倡導所爲詩文日久散佚已盡六世孫鈉裒集詩五十二首文四首爲學箴言五十八條都爲二卷詩文皆鄉曲酬應之作不足以見高華典雅之致惟箴言皆躬行有得之言不減呂叔簡呻吟語雖寥寥無幾亦可知先生立身行己得力之所在焉嗟乎時俗以模韓歐競聲律者謂之文不知文之本不在是也言足垂教意足善世雖文若不足而自可以不朽即不朽之業矣雖單辭片語亦燦若彝鼎傳先生之文者傳此足矣奚以多爲

跋元人畫卷

貨郎擔之名南宋始有之此所擔者凡服器用物及戲泥之類幾二百種細辨之多與近世制作差異其爲元人畫可知思傚昌黎畫記逐物瑣序而淺陋不能盡名之且絹質稍渝多不可辨者聊足動懷古之思耳

黃庭經跋

內景經宋時始見於世徽宗臨之署曰右軍書然結體不類或以爲楊羲和書也若黃庭則梁武陶貞白已有評品但傳之日久未必眞蹟而臨摹者匡廓具在宋時集帖所刻大約有二種或渾逸或明勁渾逸者則穎上本是也明勁者則文氏停雲館所祖也大抵在樂毅曹娥之閒明人翻刻之本不可勝紀此本出穎上固當勝文氏然麟洲奉常刻此才二百年耳而已漫漶如此深可惜也

徐侯齋主藥神賦跋

高士父忠節公汧明亡沈水死高士隱居靈巖之上沙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後二十年不出戶庭當其絕糧非繼起饋之粟則不食也其高行苦節與宣城沈眉生嘉興巢端明天下稱爲三高士此賦紀年昭陽單閼爲康熙二年是在不入城市時所作故尙有交往但未審茂蘆周先生爲何如人或亦巖處之士歟畫用絹素立幅賦在上方爲江陰夏氏所藏主者不甚護惜余懼其久而損壞也故取以入石以永其傳

跋解經書屋詩集

常熟席君仲淳以學行稱邑中予居遠未之識也藏書甚富予因緣借書寫之而君不吝因奉其尊人芍階先生所爲解經書屋詩集見示予不能詩不足以知先生之詩而竊賞愛其纏綿溫麗絕類梅村亦詩人之雄矣殘編未刻而先生長逝賴有賢嗣恪守楹書予比年始爲虞山之游來往常熟而月霄子準侃存皆不及識面皆卷中舊交也爲之三歎謹跋數語而歸之

重刻朱子小學章句跋代祁春浦學使

古之所謂小學蓋曰幼儀內則所謂出就外傅朝夕學幼儀是也自後學樂誦詩舞勺舞象學射御皆不兢兢於語言文字而惟服習於動作進退使之渾化於耳目手足筋骸血脈聲音之屬以調柔之醞釀之使自入於聖賢之路而不自知也三代以降幼儀闕然童子名爲入學者惟相引以字義形聲以觀其才能故朱子輯小學一書薈萃古聖成模旁及後世嘉言善行以啓誘愚蒙我

朝　聖祖仁皇帝俾譯其書以教國子　世宗憲皇帝又令武英殿刊印頒行所以昭回　聖化廣勵學官道光十九年某奉　命督學江蘇有忝司存輔翼無術士子雖彬郁者多而闕於篤躬實修巧者馳心於功利弱者隳志於貧窮

學文網者往往而有而是書於承學士頗不知貴重故謹刻之徧貽士子竊又念朱子此書本摘取於經傳學者所皆誦習而昔賢多爲注釋詞繁不殺學者苦之故盡行刪省其音義或異則仿釋文附列數條於各卷之末其唐宋名賢則附注姓氏號諡使閱者心目開朗且欲使知服習於耳目手足筋骸血脈聲音之間以反諸幼儀之古云爾

跋張藻仲書

藻仲原名瓚後改名宣見唐肅所爲更名記七歲能詩書遭元末隨其父東西避難具見所爲詩中著春秋胡傳標注周伯琦爲之序尤工書錢介有跋其小楷道德經周伯琦有跋其急就章高季迪有草書歌贈藻仲云看君把筆若把絜長絚一拂悲風生自言靜裏觀萬物故能變化窮其情倪雲林亦有贈詩云張君好古生最晚新詩往往落人閒閶闔城西僦屋小書裙隱裏看雲閒一時名流傾倒蓋其弱冠時也洪武初以翰林編修召請假歸娶詹同魏觀皆有贈詩爲當時美譚假滿入直倉卒卒塗次或謂明祖惎之懼而自裁云其書絕不多見僅見玉虹帖中青暘集尤希有予幸得藏本晉堂能幷刻之則惠桑梓功尤偉也

跋邵文莊公書

邵文莊公贊陳謙齋早朝圖謙齋十四世孫竹溪得之錢君梅溪者余按謙齋不著明史檢蔡小硯先生錫金志宦望門云陳禮字九修建文二年歲貢歷官戶部郎中湖廣左布政使數歷內外有經世才卽謙齋矣華子宣松風小言稱公學問人品與邵文莊顧端文相伯仲則其人可知也竹溪爲余言舊第在北市橋而後門則在北禪寺巷　國初不戒于火改後門爲前門今所謂香場者乃後門址也公生洪武元年卒永樂十八年葬惠山娘娘廟前當被回祿時先世書籍及遺稿遺像俱盡道光十四年偶訪梅溪見有此冊問所由來乃數年前得之姑蘇肆中遺像尙在特未之取爾乃急買舟往追求之至則其人已死有一老嫗云浙江畫師取去矣人海茫茫莫可蹤跡幸尙留此爲子孫寶藏焉竹溪名廷燮亦志學士也予閱有明一代書家大約不脫皷鏇之習惟文莊力宗魯公方嚴有法度亦其氣骨丰稜有相肖者也梅溪幸甚識而歸之

書方正學先生讀書箴後

正學先生之被難也有魏典史澤者匿先生幼子於衙中以出適外家廖氏時籍禁方甚不可留乃變姓名居江陰缺方字之末筆而爲六幼子名明避難時才四歲今十四傳矣六生廣九其裔也明史惟云先生有二子皆自經不云更有幼子六氏譜則云明尙有兄曰德宗避松江更姓俞廣九屬書讀書箴因附著此

題菜根香屋摹古本

沮蒼易繩世變跡絕斯斠籀作小篆以興孟皇元岑皆生其時古矩高度緜祚宗禰而金劃石爛終古實難流撕就湮來者嚐懸是賓仿苑藉承神理汪君赤城雅擅臨池爰綜爰甄窺刊攗逸文不必備惟精之求兼該衆長約以一格厥體旣正師承無訛懸帳釘壁足飫坐臥矣

鵝羣帖跋

世傳黃庭內景小楷爲是右軍換鵝書外景楷則香光以爲楊羲和書唐以前別未聞有右軍草書黃庭宋徽宗乃刻此自題之而宋以後選刻家亦無及者故前人評品無得而詳余偶得此甚秘之示涇包慎伯絕歎賞以流傳無緒疑黃山谷屬爲之予謂其瘦勁則山谷能之古奧則山谷不能懷素自敘似得此法而肆而不靖道君緯齊文亦有意而俗而不淳戲鴻所刻謝客詩頗擊不若此流行自在且其筆中時挾篆籀遺法當非右軍不能吳江吳山子以予言爲然江陰陳學博子珊驚異此帖借以屬孔君省吾雙鉤重刻省吾竭數月之力始成之極得真際蓋唐人碑板今人無從擬似宋人之作倘有精鑒可傳也自是此帖遂得不泯于世子珊之功也夫

完白翁籀篆陰符經書後

籀史之製遠矣今存者惟獵碣其文融會六書而增損變通之惜許氏僅存數字而汗簡四聲韻等多鑿空虛造不可依準也完白翁此篇乃僅見之作意取參古文小篆而用之行筆則一以獵碣爲法可爲後來作籀書者軌範康南嘈

金石文字固宜于此有深契耳

跋黃庭經帖

明人所刻黃庭經類板重如停雲館戲鴻堂皆是是以明季特重類上本以其倘存生動之美也此不知何人所摹以為宋搨豈衡山思翁未之見邪然實勝明諸家所刻本

跋朱肖梅裝唐尊勝幢搨本

唐人經幢關中諸寺多有之南中則絕少所見者洞庭山寺與無錫慧山寺常熟破山寺滕脂墩五幢而已破山寺幢在寺門外傑然對峙致為奇觀左幢平原陸展書無年月右幢題京兆全真書中略辨大中幾年字左幢下有宋建炎五年歲次己酉八月二十五日重建題字幢八面小有剝泐完好可讀者倘大半予始見而愛之遣工搨以貽好事者書絕莊雅有法度唐人之作固非後世所能逮滕脂墩幢制度差小亦工整可愛玩半埋土中邑人張觀察子和掘出之乃乾符五年所造無書人名皆唐刻之佳者予搨幢時肖梅亦搨一本裝為十六幅附重建題字為一幅空其下方屬予識之搨此是道光甲午九月裝而識之則戊戌四月浴佛日也

跋呂堯仙編修佺孫古甎錄

浙多古甎始著于芸臺中堂視學浙西時獲以誇示學者嗣是好古者爭相購摹也堯仙世譜侍其尊人官四明時亦多得之就各甎搨其文字及其旁側所繪藻飾為按代以釋其時著其長短尺度詳其所得之地并委曲盡其文字所不可通者積之成巨冊三四夫讀書者之耽于古也不特以供玩好已也將藉以留古人之精神焉是百餘甎者得堯仙之勤勤懇懇則甎之神明不死矣夫石之與甎堅脆易知也數千百年之後焉知不碎為靡礫蕩為烟雲而後之人一披此編則若目可睹手可揣也則千百世下甎猶在也故人有不憚一時之辛苦而可為凡物壽百千年之命脈者此類是也而況當畢生之精力以求自壽於道義之途者歟

跋湯氏藏郭熙畫卷

宣和畫譜稱河陽畫巉巖嶄削峯岫秀起烟雲變滅千態萬狀觀此亦可稍窺崖略矣又此所寫似是少陵詞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石到林邱句崢嶸蕭瑟之中饒有融洩華滋之美固非他手所能及也

題六舟僧畫卷

六舟上人拓商周秦漢彝器二十四種備器之通為氣而繪百花于其後蓋以商周秦漢為四時以金石刻作為卉木終歲薰其香而獵其豔矣多恐如來無此供養

自題草書臨本後

草書紹源于漢張芝皇象始著精能逮於二王其體彌備原其形用厥有二端或法天地之迴旋或象龍蛇之夭矯迴旋者其用圓夭矯者其勢長右軍之作取圓者多大令之章于長為近其在唐人孫虔禮得法于右軍者也長史藏真得法于大令者也自爾以外合作蓋寡晉唐名賢墨跡既不復可得摹刻則往往失真甚或長短乖方點畫倒置以斯傳習遂墮迷津非悉意追求冥心體會略其皮毛取其精神固未易語于此道矣至于用筆之法則虔禮所云始求平正繼追險絕終歸平正斯言不可易也予偏嗜臨池逮經三紀古人之作所見日多摹倣之勤不間寒暑竊就所得私為之記有同志者願就正焉

贈序

送韓芸舫師之任貴州巡撫序

嘉慶二十有四年四月安徽布政使韓公拜貴州巡撫之命同時僚吏懷公之德無不悵公之去如失所恃而頌　聖天子知人之明誠能為一方得人致治以佐大化而又服公之清節偉量誠足以膺　主上之知行且登輔相以備福乎天下也而公方欿然不自足恐恐然若任之鉅事之艱而勿克稱者門下士李兆洛侍函丈聞緒論之日久因推公之意進而稱曰國家分省設官丞令守道層累而上而以按察使總其刑獄布政使總其賦用復設巡撫以兼監之巡撫之職於一省之事無所當也而無所不當要在明示好惡慎持大體而已然徵糾之文簿會計之冊籍巡撫不能親其事也受兩司之成事以上之部一有

不當巡撫與有責焉又不當博寬大之名一切委隨以相飾也巡撫於官吏有所舉錯民事有所興廢意以為宜如此而兩司之意或有不同即不得專行兩司之於巡撫也亦然稍有齟齬即成牽制今夫鏡之明也無蓄影故無辭照無有一物故無物不有假令鏡有毫髮之垢則其垢反著于所照之物以為垢矣洪鑪之然也任金鐵銅錫雜投其中融液無蹟及其出之也則各如其本來以就其用而鑪不任德焉公蓋洊歷兩司矣所更事巡撫有年矣事之得當與否意之得盡與否必內自辨焉然則所以燭幾先圖事後泯同異消競爭者其能以無勞于慮乎且公嘗與學貴州陳臬雲南所至勤問風土嘗從容語兆洛曰雲貴之地苗獞雜居種類至多言語侏儒每坐獄于庭惟賴通譯不得其情或以釀釁又地產五金置礦局汞有囊旺人有情僞非深悉隱曲為之調劑累民累官公私交困往往由此而兆洛閒嘗讀明史萬歷時水西之擾兵連數年興五省之甲易三大帥僅而後定我　國家德威四洽梟獍革心然亦時有蠢動則所以量地設險建威銷萌其道尤不可不預此亦公思慮之所及而應猷籌之于未事之先者歟若夫位益高志益下則固搢紳之雅未足為公云云也公顧而歎曰善其識之矣退謹錄之以獻且以示送公之行者

送沈俠侯學博歸老序

物固有以無用為用者層之著面於官無司而去層則非人足之所履不過尺旁卽餘地若剗而存一尺之蹊善走者不能以步生幸長年耄不足任事然先王隆之為達尊是故許丞聾而魏相不易鑿齒躃而克襄陽者以為得半人張旭耽游覽廢民事而主者以他官攝之不易旭也吾友元和沈先生俠侯篤於學而邃於思天文地形無不通曉尤洞精算術宋秦九韶之九章數書元朱松亭之四元玉鑑李冶之測圓海鏡世所謂絕學先生皆能通之舉丁卯科江南鄉試試禮部屢見擯大挑授荆溪縣訓導不節於飲病偏枯者累年矣藉扶掖以行神明如常課講不輟今年春布政使檄之入會城驗視先生以不能拜不敢往則檄他人攝其官趣之行學中士相率具狀留先生主者不可先生遂去先生之居京師也蔗林董相國知先生將薦修天文時憲志先生辭之復書曰國史中秘書翰林司之今乃索之局外是暴翰林短也閣下幾出大公竊何者保無借此為榮利計乎此又非進禮退義之正也卒不往先生所守如此其肯以學校為養老㳂貧之地貽呂叔簡笑乎而未免為備才者惜此無用物也先生行矣漆園有言予欲求無所可用久矣乃今得之為予大用夫不夭斧斤物無害者是莊子所謂大用也先生其益大之獨居深思優游頤養振古人之絕業使卓然有用于後世是則不用之用視世俗之所用何如也

江陰王侯禱雨詩序

道光五年十月湘浦王侯來權江陰縣事涖事之日正條教束胥吏謹稽詰釐奸惕玩優禮文學以振士風勞民易仁頌聲翕然明年春初創海漕改糧艘之舊上下不相習驛騷奮午侯事至輒應先期皆辦為諸邑最而坐堂皇斷獄弊訟中昃不食宵分不寢未嘗曠也曰民事之急急于漕事豈可以一事廢百事病萬人乎又以其暇興廢舉墜先具令戒濬瀆深漕官辦者籌之紵不足者勸之輸出私泉先之暨陽書院患養士之不給于供也方度瀆江淤灘數千畝以充之例出地價納戶部而無所出侯慨然任之計所捐以緡計者二千六百而贏又為定經制嚴禁令令可長久蓋涖政未期月而所施為皆數十年畫向之頌者益長而愛焉徹而信焉其年夏六月不雨浹二辰禾已數種遇暵而枯侯念嚮于壇禱于廟徒跣于觀而擾于民也齋居蔬食焚香籲天為民引咎不三日大雨四澍民咸懽曰侯之誠能格天侯曰是值將雨耳吾何力之有侯之賓朱甘澍見而美之為詩歌以記其事邑人士屬而和焉書諸冊以示兆洛兆洛作而言曰信矣侯之誠也夫侯之誠非世俗所謂誠也世俗所謂誠者福而祈禍而禳病而禱死而懺皆是也夫凶人之瀕危也奸宄之圖度也盜賊之逃亡執獲也無不禱也將得謂之誠乎哉中庸曰誠者自成也不誠無物人倫日用事為動作當于義安于心物各得其則曰自成值時會之不偶而不敢謂人事之已盡也乃有祈必禱于理極于數考于古典順于人心夫是故合于鬼神通于天地吾聞王侯之來也簡僕從惡衣服菲飲食忘宵晝惟民憂之是憂封公老矣迎養至邸隶精練吏事而邑之政不一關焉日惟課孫讀書譚解郎會皆

英齡夙成布衣綦履無纖毫貴遊習侯之施于身如此施于家如此施于政如此所以成己者裕矣積兩而兩小節耳一邑蒙澤偏壤耳推是以成物誠之所通其有量哉將來佐天子理天下所以贊化育位上下實不外乎是敢誌于冊端質諸頌侯者且爲天下幸

贈釋夢遠序

君子之治人也還其爲人而已庸愚賢智皆人也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何也其形體同其心亦同惟能不失其心則雖其所造不同而皆不失其爲人釋老所爲與孔子異而求不失其爲人則同子思子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則素釋老亦行乎釋老而已矣吾每見僧徒講禪律道士說修養心輒厭之以其求異於人也其言語誠樸其行事篤實泊然不以彼教自命而趨操端和心地潔白者往往樂與之處以其所學雖不同而要能不失其爲人則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邪錫山僧夢遠幼讀書可應試矣棄而爲僧能守清淨無外膠中懷坦夷涇渭自別于世俗無所慕而獨喜與吾徒游吾友華君半樽與之善介以見薛君畫水畫水亦深許之各爲序以貽之予至錫山因再往過焉誠不謬于所聞者昔昌黎與浮屠言必引之以聖人之道吾以爲不若與之言人之道之易直也故書此爲夢遠勗且以質諸二君

韓芸舫方伯壽序

今　天子臨馭區宇之二十二載方伯芸舫先生建藩中江之二年也旴吏大安獄市毋擾年穀載熟賦用畢登閭閻絕桴鼓之鳴江淮流仁君之誦焉勳懋福釐誠乎嘉會則以建子之月上旬初吉實維我公生申令旦於時履長在御元英告中朱紱方來高軒駢集掌舒仙蓂逾大衍之三椿引遐齡錫箕疇之五春生嶰管催開旄節之花暖入苔枝長遍吉祥之草甄䀖普洽臚祝同聲某等獲趨東閣欣戴南弧美盛德之形容藻清芬於簡翰鞠麗介雅多愧引嘒讙合案屬矢詩遂謌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六鰲維地八石柱天扶輿磅礴輪囷蜿蜒時呈宮霍流爲川淵閒氣熊熊篤生大賢大賢之生公侯復始在晉之陽在河之涘導姬演胙宅韓命氏代啓高閎宗習華仕拜汾之秀挺苗雒公含星日表澤禮樂容藝兼四術名噪三雍詩律入聖文陣稱雄庫羅九經庚子陳之簡瓻三家己亥徵之洙泗退緒引之伸之响嶧遺製章之明之迺捷秋賦迺第春官鶯鳴出谷隼疾飛翰匪遇云異維才實難迴翔中禁木天改觀掄才上選我　朝攸重公結　主知頻席斯寵黔山鐵蹈黔波淘涌玉瑨無爽馬首莫擁先皇實錄大猷是經公任纂修永觀厥成潤色鴻業奉簡陪京金題玉牒炳煌丹青維才華國維　帝念功濟陟清要恩禮綦隆豸冠霜肅驄馬步工蓬羽鵷鷺踐武夔龍言歷西臺言登左掖論攘英英風采奕奕幹濟用彰省寺罔闕　帝曰懋哉余嘉乃績眷彼甌越宅海之濱命備兵守寄重名臣拜表辭闕羅冕班春鯨鯢發息鮫鱷氣馴萑蒲是薙欃槍栝是安青犢屏跡紫瀾澄瀾續溫春霆頻鐵冰寒遂書上考入對　金鑾萬里滇南往數臬事公不謂遠行無挫志官書手鴆直節獨厲圖土流膏赭衣拜賜惠孚五聽精貫　九天吳楚之衝奉　詔來宣彼留生佛此逕福驛華夷嚮風喁于跂延旌麾涖止治行無雙諸所設施一如二邦惟明惟允知微知彰金城千里俗易阜康抱負之閎基於學術履中蹈和根性而出內行尤醇睦婣任恤還有待㷀遠閭置驛退食雍容枕葄文史笙簧六籍鼓吹四始開閣翹材躋厓下士主持槃敦栽植杞梓運量鏡淵和神當春靡德不備靡善不臻巖巖華袞凜凜天人保艾爾後叢福於身樹蘭崇萲穴醴溯源覽揆上辰式張瓊筵暉麗楡蔭瑞靄薇垣將周甲子新綿歲年凡赫懷覆案屬百爾犀列虎枝紿背鮐齒家臚壺觴戶贈弧矢寅熟旌檀扶服頂禮平格契券貞甯提符抗齡喬佺證因蓬壺豐功衛鼎偉業彝麒亘八千紀永綏令圖

戴可亭相公壽序代

皇上龍飛道光五年歲陽旃蒙律中大呂則吾師宮保大學士予告可亭夫子八秩生崧之辰也泰宇肅穆職常晏溫雲霞絢華淵嶽萃彩黼黻之客盈階雅頌之聲充庭門下士某亦以懸車之年拜歸田之命匿影林藪翹瞻慶雲慚諳柳之先衰溯道里而遼阻惟遙悚其奚釋諒馳心之可通恭惟夫子崇英逸偉元精閒氣師天老而友地典越伊召而擎偓松冠蓋名里炳乎誦方縹紛世濟

載燿膢膢勳膚則在日月之表文章則倬乎雲漢之閒某固無事乎殫記亦無能以偏識也惟是少而學詩長守章句肄業所及誦言猶堪敢稱三百五篇以祈萬有千歲知無當于匡鼎或有類于伶蘭云爾昔者顯穹生民肖翹受中至德侔造化則天壽平格以保乂我邦家孝弟通神明必養老乞言以贊成其福祿謹按尙書大傳曰文王之治岐也八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君曰趨見乘車輜輪送至于家九十者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趨見車送之舍卜筮巫醫御于前祝哽祝噎以食於是乎歌南山有臺之詩而毛公之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蓋本文王之養老言之也其曰南山北山者前後左右之況也其曰臺萊栲杻者耆俊林立之喻也山以珍林嘉樹爲毛髮國以華顚皓首爲羽儀臺者夫須簑笠取焉未雨之備也萊者藜蒿策杖取焉扶傾之資也道足庇黎烝用足濟艱阻謂之樂只乃能爲邦家之基成太平之福而後邦家萬壽無期也即亦君子之萬壽無期也桑阿難而幽沃楊條達而布濩山得二木則光國得君子則光何以謂之光也物受之而明氣待之而昌衣被天下如桑焉藻飾九土如楊焉無有疆竟則明光于上下矣抑君子所以基夙夜之命光四表之望者深探其本厥曰宜民宅命作新所以日新其德也民懷其德所以無有後艱也君子之於民也旣乳餔之復藥石之於茹爲杞鍾地精而益氣於果爲李降天星而作甘日用飲食疵癘不生覲我朶頤登之仁壽是故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焉禮文王世子篇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旣歌而語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謂之合德音之致皆老而多獻老而壯詢之黃髮則罔所愆其所語者盛衰得失之林也陽陰消息之徵也故曰德音也父母之于子也提耳攜手殷勤諄復而無有已也君子之于民也如塤如篪亦殷勤諄復而無有已也茂也者繁且盛也乞言合語之禮惇史記之曰復曰焉歲復歲焉則惇史之所記繁而不可厭多而彌周于用如栲爲車材杻爲弓材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也故曰德音是茂人之愛樂君子也遠而望其容焉近而察其色焉望而見其眉宇而謂是鬖鬖毴毴者固難老之徵也察而見其膚澤而謂是鬑鬑者亦純固之發也則慕且羨之曰如君子者而何有不眉壽也何有不黃耇也且不第君子之一身享此壽耇而已旣以壽我民且以壽爾後之人柷枸來巢以其安也梓椈宜室以其堅也邦之基即家之基邦之光即家之光爲萬民之父母萬民利賴焉爲一家之父母一家儀型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惟其芟之是以保之矣于斯時也龍光燕譽肆筵授几之盛太公伯夷南宮辛尹之倫引翼孝德圭璋聞望之美敉穆乎宥密洋溢乎曾紘夫是以耇造繼踵于朝黎老比肩于野太和在宇宙而萬物得極其性也皇上治登于皇慶德懋乎周文典章煥於官禮臣鄭薹于畢散引年則惜其筋力綏老則賜之几杖耆俊在服倍蓰于臺萊栲杻桑楊杞李之列恩施稠疊有加于祝哽祝噎執醬執爵之文而我夫子數宣景曜爲國元老安車濡輪從容明農其歷中外實道揀要所以爲國基者甚固獎訓士類識深藪藻所以垂休光者甚明甘棠黍苗懷恩在人所以爲民父母者甚誼　皇上方以寬操之辰發星軺之使賁天章于五雲賷八珍于湯官夫子旣拜　恩命稽首陳謝難疏違膝之請以遂沃心之言其爲德音固有天下所不能聞而薄海滑裳其賜者若夫子繩繩蟄蟄仍世載德揚聲紫薇衎翼寶漢者方未有艾衎醇之儔蓋不足比篤奕之美于是焉在然則詩所謂豈弟樂易之君子非夫子其誰當之哉直已陳德禱頌所聞可與言詩惟夫子進之矣

成果庭中丞六十壽序

果亭大中丞以某月某日爲生辰之辰道光八年歲在著雍困敦而年六十矣知於中丞者以其日奉介壽之觴禮也中丞少從游於吾邑曾侍御蘊山先生以故毗陵人士稱聘睞垂收攬者指不勝屈相與請兆洛請爲侑觴之辭兆洛避席摔言曰吾聞之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以損益之道通之使有泰而無否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人之生百年爲大期五十而半則始衰天道人事十年小變故世俗自五十以往十年而一稱慶幸其不衰云爾凡衰之始兆也非疾疢驚阨爲之魁鑠也形骸筋骨完固不動第居恆精爽儳然如不自持惝然如不自聊即泰之消于困者於稼成於損也血氣有滑移焉者矣盈虛之理晝夜之道駐顏遺少誕不足道也易之道受之以節節而信之合於中孚毋以損

疾服无妄之藥毋以求益致勿恆之孽循其自然保合太和則孽豐息解終日乾乾而否反其類而成泰詩人所歌天保定爾非虛言之而已治化亦然聖人在上則長治久安挽回氣數天地莫之能違也方今天下休養生息日久 聖天子仁育義正德意洽於域內威靈震于疆外如日方中如歲方夏民生之暢遂極矣風會所形底滯湮鬱若劫劫度日婾甘食好衣不暇爲久遠計此亦氣之潛耗者幾乎中丞爲 天子撫綏南服南服天下之足也嶺嶠外環鉅海海中之國輸珍賮而至者耗中國財歲千萬計而又適足以蕩民志澆民俗養生家有言陰寒之氣常中於足當衛之使其氣通故曰至人之息以踵然則南服之地亦天下消息之樞矣固護元精辟除患氣以壽斯民他日保釐政成入佐 天子調元輔化致平康之上理以贊我 皇上祈天永命之治而自致平格壽耈之矣是吾黨所勸勸頌禱于中丞者也若夫一身之康濟一家之茀祿中丞飫聞之不當以溷左右之聽聞者曰善遂牋之以爲侑

養一齋文集卷八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記

鳳臺縣報恩寺碑記

嘉慶十五年　萬壽聖節壽春鎮總兵臣陳廣寧壽州知州臣沈楠春鳳臺縣知縣臣李兆洛等齋夙祝釐於報恩寺跪拜禮備班朝序坐相與言曰無疆之慶普天所同罔不蠲肅敬明尊親今寺宇卑敝不應規制宜速修治乃鳩財鬮工以時而舉庶民子來三年有成遂伐石作頌曰

帝德模乾巍巍極天宜壽千億羣生祉福肅肅琳宮象紫儀穹小大稽首時譽時處威顏不違天日臨之惟忠惟孝式戴覆幬以莫不共施於罔窮

鳳臺縣署重修記

嘉慶十三年予始受事鳳臺環視廨舍悉傾圮壞廢冗未暇理也十五年二月以狀請於藩司願借款葺治而歲捐令之養廉分十年之積以償庫報可以六月經始九月竣事估工用白金千四百兩有奇迄功之成也實用鏹二千兩而贏焉官舍如傳舍自古慨之而縣治爲甚抑於鳳臺尤甚之甚令非能長子養孫也數載率一遷耳去之易故不甚惜簿書猥煩既無遺心餘力以經營其居計令之當出積一歲廉俸不足以支一月復節縮而營其居是重累也鳳臺之治倍劇於他邑斷死罪以十數吏民疲而翫法日斷斷於庭一不當則訐告長吏催書火急費用無等得官者輒朝聞報而夕欲更之矣故曰甚之甚夫示民之道先之以整肅敗氣日積淩夷無等威則恭敬之心不生矣況董之以長慝卻退頊頊然若不敢望望然若不屑則民之偷而玩野鄙而妄自棄果孰使其然也哉粗記歲月列其工費欲後來者有所循也

鳳臺縣學署重修記

雍正十一年分壽州置鳳臺縣因其故學復設訓導爲鳳臺縣儒學訓導其廨舍舊在學宮西南隅與學正署並峙自康熙三年裁減教職其署亦廢十六年復設訓導爲書吏不肖不能正其基址乃別構室於學宮之左數十步隘巷中卽今之居是矣夫官有守禮有宜官得其守謂之序禮得其宜謂之義故師儒之室附於學宮之內宜也嘉慶十七年州人孫氏修學宮既迄以屋宇穿漏殆不可居撤而新之凡用泉若干工若干甎甓木料共若干始某月日落成某月日適江陰莊君來爲學官招生徒朝夕講藝其中齗齗焉孳孳焉吟誦之聲既盈耳矣尙安知其在隘巷邪後之人卽是爲守之其亦可矣因刻其房屋基址於石

修十議橋記

己巳夏余行縣之西北尙塘集有橋頹敧危患於其里人孫曖家孫固以善人名於里余曰橋闕嚾往來之道敧壞若是爲行旅病盍新之孫唯唯今年春余以觀春稼復過焉橋已新矣孫曖前言曰繼若干尺爲若干孔計費緡錢四百千計工八閱月皆仗力於里之人其經始十人實倡之幸其成因私名曰十議乞爲記鳳臺習俗怠事而玩法田不墾治道茀不除堤不完溝不濬彌望荒塞之氣每行縣屬輒爲歎息痛恨禁之勸之諭之誘之舌幾敝矣卒莫之應也間有急要興造旣經謀始經理指道人人皆以爲宜然及匃工庀材又或參差不前甚者狡獪誣罔反從而掣其肘蓋慮始之難如此今孫能偕其里閭趨事不煩董戒而成善足以薰其里矣夫人心無不同十人議之而合則千萬人議之無不合者固宜其功之成也因欣然記其經始落成月日使後來者有考凡出貲勸成者列其名於碑陰

修北門橋記

嘉慶十一年五月初三日鳳臺縣監生張志儀以狀禱於縣曰城之北門外舊有大橋自明以來屢屢修葺久輒圮壞爲行旅病志儀願自率其族出貲修之前已得請以去年二月興工今年三月工竣計石木工匠人夫之費爲緡錢三千一百九十一千有奇謹上簿帳求鈞考具案知縣事吳層雲嘉之將上其狀於大府未及而去官夫成梁除道政之急也與舊舉壞績之善也是橋之成也久經一修葺則勒一石昔之人非以爲誇示而已將使或造或因相繼續於勿替焉故爲刊碑附於劉奮王栗諸君之後

豐湖牐碑

瀆湖七坊環百餘里之水皆仰此牐洩之定以十一月開放盡二月堵合其有非時內漲及甚旱需外水灌揉者則隨時量爲啓閉別條定事宜爲成書授之七坊之民矣牐之底與湖底極深處平高十六尺廣十尺八十七門寬十二尺向乙兼加卯計用面石四百丈裏用不等石八十萬觔雁翅用不等石七十萬觔木六百本牐板二道石灰五萬觔灌用米汁米千五百觔瓦石匠千五百工役四千六百夫大都用錢二千五百緡工創於季春迄於孟秋司事者胡章民胡燮達曹際雲史策史心齋石凌雲魯耀庭何大年魯凌清李鳳韶造牐匠王奠刻字吟鳳庭爲之銘冀不朽銘曰

人生惟勤生乃植爾田爾宅惟爾力日成斯功實斯穡深溝沄沄岸嶷嶷原平隰清兩暘節自今歲取千且億日完月修保無斁民無窳偷吏無賊子子孫孫食爾德

附焦湖溝牐始末

焦岡湖上承穎上縣界之雙橋集長湖灣一帶高阜之水陂陁旁集外瀆大淮地勢窪下淮水漲則溢而入湖雙橋長湖一帶霖雨驟集亦潰瀉入湖湖周四十餘里有高岡環之岡所不匝之處築壩以禦淮水凡十餘處居民無遠慮不能隨時修葺半致廢壞淮水至輒灌湖幷淹民田兆洛以十三年到官十四年春巡視縣境至湖中時經十二年淮漲之後湖水積而不消中間俱成汪洋湖邊二麥甚長發因急命居民增築各壩以防淮水驟漲復爲周視環湖地形湖勢雖窪然若於秋冬淮水消落時放水入淮則湖中之地俱可涸而種麥於春夏淮水長發時引水入湖便可蒔稻若徒堵壩以禦外水則潦無可洩旱無所灌必造牐節宣之始可歲收其利又諮訪土人知上流黃家壩以上向有催糧溝一道以導高阜之水入湖今溝形盡淤上流水無所洩一遇淫霖高原之水驟下平鋪直漫傷稼極多亦急宜開挑以資暢順計兩工之費非數千金不能集事而經費無所出甚患苦之其年夏頗旱湖中積水處雖汪洋彌望而深不過數寸居民因蒔稻於湖心其秋大稔民所蒔稻本係官地向無界址但視力之所及隨各人宜便漫布之耳比將收割也因羣起而爭之洶洶然欲集衆械鬭予聞之親往勘焉湖中之稻彌望數十里不見其際雲黃鋪地畝可數石收厚利所在勢不能禁又恐聽之而益爭因諭令凡種湖地者分所收三之一爲造牐挑溝之用以平不獲佔種者之氣其所收穀凡二千餘石十五年春采石募匠造豐湖牐時穀價傷賤糶錢不及二千緡予又捐俸以足之麥秋可五六收不征其租令種湖地者出人夫培築各壩至秋而牐壩各工始竣乃挑開湖口淺塞盡放湖水令涸其上流催糧溝舊道俾佔者擁而出之淤淺者滌而深之又於湖中窪處接催糧溝者舊有中心溝亦皆淤平因接挑大溝一道自東抵西直抵小口溝出牐即以所挑之土堆築兩涯爲堤令水有所歸以絕漫淹之患

修東嶽廟碑記

五嶽於天下最尊泰山尤嶽之尊者故書云岱宗傳者曰東方陰陽之交萬物資始爲衆所宗也道家者流遂謂東嶽主生能爲人延壽命廟祀遍天下鳳臺北肥河之厓有白棠村其建東嶽廟也云自漢伊始不可得詳也茲土自漢以來歷爲兵爭區人習干戈承平無事無所用其搏噬之氣睚眦言語往往挺刃矢相併視性命如草芥殆與神之行違反將神醜其德弗之恤邪抑事神之心有未至邪夫吾儕幸得天地之貴氣而爲人又幸生太平無事之時得以安居暇食服習禮義則所以平其心養其氣以厚其生者宜何如而顧妄逞其暴戾以自戕賊哉吾民其無屑屑焉以求福而惟求所以致福者以當乎神之心而無失乎事神之意則神人交有賴焉廟僧洪深修葺廟屋藉其產上之官將刻石以垂久故爲著籍勒禁於碑陰而特揭神之德以詔示之使自知其生之可貴也嘉慶十七年月日

黑石潭順濟龍王廟碑記

嘉慶十有八年秋七月旱田疇龜坼禾菽焦暵赫曦當空農夫愁咨靡神不禱寘其我聽余則齋祓至於茲山跪拜而祝之既三日雲陰晻靄清風滌煩飛揚旌旆神靈惚恍雷電震煜雨澤滂湃四野沾霑枯濡槁蘇歲以有秋民用歡躍

玆山豐湫厥名黑石元時封順濟龍王至正三年安豐路總管張謙禱雨而應嘗碑其事自爾以後禱而應者屢矣不勝記亦莫有記之者夫百神者分天之職者也天之心愛人而神承之天之有旱澇飛癘非天心也陰陽之氣之偶乖反者也天廣大而不能遍則天之慽也神承天之施以導其和而弭其沴故天下之待命於神也猶其待命於天此邦之人頗息於耕作仰天澤以爲豐歉兩暘稍愆則焦然嗟愁神都於此安其寢處長養其孫子時遊其野不聞怨呼之聲固神之所樂者也此其所以禱而輒應也張謙碑已欹斜灌莽間爲重立之翼以亭因刻其事爲享神之歌使我民歲時歌之以樂神歌曰

矗巑岏兮山皐石積鐵兮風饕俯靈淵兮窅深洑是守地戸兮羣神所嘗神之都兮晉番葺荷屋兮擁衡阯貝闕兮珠宮曠彷彿兮淮之涘神之遊兮登天門從蟜蚪兮朝玉宸鏘佩纓兮接天語爲我民兮訴愁苦民之愁兮天爲憐遣天澤兮神所專雲車兮風馬相從兮來下頓飛轡兮故鄉羌彷徨兮四野澤流兮滂滂沛原隰兮被陵岡雷轟轟兮不怒電爍爍兮空光許給靈殖儼以祗候兮妖魃跳而遁藏竭升降兮神勞止我民歡兮天喜仰造物兮太空歸荃宰兮神之功擊牲兮列俎傳葩兮坎鼓神淹留兮容與年屢豐兮肅告禋歲將事兮罔不寅歲復歲兮年復年神與我民兮宜子宜孫

瑪瑙泉別墅記

北山多名泉瑪瑙泉在廉將軍墓左孫景賢上舍營別墅焉泉上出精瑩可鑒上有佳木喬枝互翳壘方塘引泉盈之築小亭于其中敞牖四達芙蓉被波纖鱗唼綠水溢東出潺然瀉石上下導小溪曲折數里達于肥泉之南結廬數楹容促坐蓋營之而未成也負阜接磴屏擁案演面帶肥水憎焉西邁變湖渟滀鮮碧無際外則交橫阡陌方罫原隰秋場可築春疇足供依巖弄泉則危樓複墚馳飇宿霧時明滅于青林之表遺不絕迹近不涉囂亦閒居之勝實矣余讀水經注壽春城郭左右自長瀨津而下有山淵寺解南精廬西昌寺曲水堂皆擅山水之勝當南北戰爭之時此爲兵衝而名藍傑觀曾不廢壞酈氏崎嶇戎馬無暇燕遊而文筆之美又足以發揮幽奧潄滌巖壑每過北山未嘗不慨然思之夫山水之華澤天地之所含演也所以滌暢靈明舒寫仁智方今安寧日久民氣和樂弦誦之聲盈耳而名勝之地祇益蕪塞風雅或少衰矣余嘗以春秋佳日攜賓從至泉上仰矚雲嶠覲八公之奇蹤顧尋壘培想謝傅之元致解殹息陰往往淹晷景賢乞爲之記因欣然書之深望其墅之成也

移建奎星閣碑記

天下都會之地大抵山水之氣凝結蜿蟺奧衍而洞達其人才之生科名之盛視旁郡邑必有加焉蓋鍾毓之理然也安慶安徽之會城也而科名寥落且不及旁郡邑或以爲阻山而通江無平原廣陸爲之開拓又無盤互回環之氣以孕之風氣單露雖有雄峙之勢而秀美闕如也城故有文昌宮在西南隅其後爲奎星閣規制仄小歲久且圮形家者言由地勢卑下又所處非其方位宜於宮之西南隅就高阜而擴之邑之人士皆曰然遂如其言而創建焉夫地之能爲靈也亦言之有據持之成理者也雖然吾行天下多矣齊魯雍豫神聖賢人之所產今或絃歌不聞矣臨安番禺積於東海之濱而冠蓋濟濟焉以安徽言之宿州故沛國多經師穎州故汝南多亮士今兩地之人士氣習竟何如哉而徽歙僻在萬山之中漢晉間未聞有達者而科目今且甲天下將地之靈與否固有時數歟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誠有一二讀書嗜古之士生於其間以開其閒見轉相慕效移易其風氣亦何有區區堪輿形法之說爲也余於此有厚望矣人之心不動則不靈不思則不得不愧則不奮今人士歡然於此舉者心動於科名而思之且以不如人而愧之也既有所動焉而思之而愧之則砥礪於學以植其基廉隅其行以端其本觀摩於師友以底於成由是而奕奕於聖途翩翩於文苑英賢日生爲當世所指慕使後人追迹以爲美譚曰吾邦人才之生科名之盛自移建奎星閣始也則豈非有志之士所宜自奮者哉余固將企踵以俟之矣

修鳳臺縣署續記

余卽治堂皇飾門庭繕倉庫完寢室規模粗具矣因以其餘閒經營隙地拓之補之垣之屋之壘石以爲山因窪以爲池羅列怪石雜蒔竹木花草館賓焉課

兒為讀書為譚燕為春秋佳日或獨坐俯仰或見朋儕言歡掌頻辱之日暫得休憩自覺其適也其接見賓旅之所曰無越思齋中院而為臺可陳菊部歌舞以觴客齋之前周以廈於其右接築二楹廠南北窗如船曰見素居於前連廡舍三楹曰佇月廬見素居北出長廊周之曰竹雲桐露廊廊迤北為寶氣室嶽置所獲唐宋古碑焉齋之後結方丈龕曰淨光宦蓋署後即報恩寺刹竿矗立隱現樹影間相對為勝也宦四廠旁植牡丹芍藥雜花上蔭古樹四五株垣荆之垣之外依垣為土山上結草亭可以望北山曰援桂亭其面山者為小入公山房其左即居寢之懷仙館其右為淮南賓客坐時方纂縣志以居縣人士之司其事者佇月廬之西平畦數畝闢地為埒如壇上可施幄幕暇日命賓友角射為無爭榭榱不斲牆不被器不刻鏤木不衆塗昭其儉也以為完久也夫露臺百金昔人惜之余乃於瀾勉敝薄之餘贏羨而為此王子陽真能為黃金乎後之居此者弗誚其齊民以自封焉幸矣

趙廉將軍墓碑

史記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太平寰宇記引古今冢墓記云廉頗葬于肥陵牛麓原蕭景雲古墓考云廉頗墓在五株山西南麓相傳數十年前土人私葬其地毀去碑碣遂誤指五株山東南麓淮南王墓為廉頗墓且有東廉頗墓西廉頗墓之稱謬矣又北山坡陀間古墓多毀沒存者十二猶纍纍然意皆楚徙都時貴臣遺冢也昔人稱為十二連坡古墓俗遂訛為十二廉頗墓尤謬余既屬蕭生稽訪其地因立石表其道又題其碑陰曰

藺生一言合于義將軍折節而下之閭邁之喜也忠而被閒惓惓用趙離騷之思也客葬歸然陵谷弗湮嗚呼將軍

孫氏古甎硯記

余以晉甎製硯邑人多知珍之者孫君堯民豪而嗜古出重貲遍購復得如干枚自戰國迄于宋皆具綵粲彬彬其可觀也堯民篤志於古為其鄉里搜求軼遺以備文獻抑可謂賢矣夫甎之沈埋抑塞幾何年矣莫之求則莫之見有求之者而壘出競市者各自騰發光氣如此嗚呼凡物之出於天下患不知之知之而不好好之而不力則亦已耳或鼓之以好之力之之道猶求之而不至者蓋未有也余涖縣六年矣亦欲振厲文學稽求農桑董勸所及勸勸風導而習俗未返罕邅斯路誠不足以孚衆亦可知已而區區瓦甓之好乃幸有同志余懼昧先務而細娛是玩是滋余疾也堯民募巧工盡製為硯余既摹其文入縣志并記此以貽之孫氏其世守焉無奪於豪無棄於忽而為斯邑雅故其亦可矣

安徽撫院土地祠碑記

江蘇上游為安徽省山囊水瀉地要俗雜皖江之濱撫臣駐焉使院之後倚西北隅有土地祠守祠者云其神甚靈撫臣涖此每值兩暘少愆於時齋心虔祈罔不立應閒有所疑謀及卜筮其合若符以祠宇卑隘乃庀材拓地徹而更新之土人相傳茲祠之神為高文端公曩時文勤公總督三江時過皖口常拜祠下文勤故文端公之冢嗣也或謂公中朝重臣不宜屑此夫五行之官封為上公祀以配社故有太社有王社有國社有侯社禮三正記曰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國社為一國報功侯社為都邑報功茲之廟食應古侯社公蓋嘗建節茲土惠愛所被於今不忘文勤公既踵公武而公之第九子廣厚復相繼撫此所謂有精爽至於神明而又合祀典有功於民之義則其式憑焉亦宜也而祈禱響應尤無惑也爰備書之以告來者苟入此祠當如見公

太平府重修儒學碑記

太平之為郡濱江枕山當天門牛渚之衝于湖姑孰閒南北朝常為設險重地宋曾鞏謂其江山之勝天下之奇處牟獻則稱其士質而靜少馳騖之習民儉且淳無華麗之觀是其風土亦可想見矣郡之為州始於宋太平興國時其為府始明洪武時其建學始宋紹興時其修學碑記始宋寶祐時自寶祐以後歷元明迄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每數十年而一修葺輒勒石記其事彔班班可考嘉慶二十二年知府張丕昌至任始謁學見其歷六十餘年不修圮壞者半乃申告士民合力而作新之士民聞言如響應擊富者出貲貧者任力卑者增

之監者廨之壞者斥之弊者寬之閱二年而功告成凡費木石金冶陶旗畫繢米穀傭值之用白鏹以兩計者四萬餘而國不費帑民不告勞郡守之急先務士民之知嚮學甚可嘉也此郡之人才蓋不乏矣於漢則陶謙於晉則陶回薛兼張闓於梁則周興嗣於唐則張惟儉陳商於宋則王遂羅彥輔郭祥正而明之王憬陶安尤以忠節勳正著稱江山之美今豈異於古推崇飾黌序之意以飭治其身心砥礪其德業以求無愧於孔氏之門前修不遠接武齊蹤將於是乎在夫所爲飭治砥礪者非有他也孫其質致其靜守其儉安其淳孫質莫如讀書致靜莫如循理守儉莫如力田安淳莫如孝友論語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言忠信行篤敬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吾夫子之教如是而已矣此郡既風土安固民物樂易復得賢郡守振興而鼓舞之賢才物與仰荅

聖天子譽髦無斁之意其益飭懋之哉

懷遠縣重修文廟碑

粤若稽古有夏帝禹釐下土方旣道桐柏遂禽支祈安流湯湯登於塗山玉帛肆覲文命用光聿教宣達大宇禮順民人遂康亦越周穆登覽廣麗吉臨南雍續禹之績以順歲事望秩是常大聖所紀萬世承理茲土之美遠近修潔飭省嘉義庠序濟濟百里之封峨峨者山洋洋者水翼翼者庭巍巍者堂莫不聳跂篤生後賢弁冕端委先後踵趾維我　皇帝體德皇極文書是同大治灑俗下舞上歌禮樂興豐維我孔子成性修道代天之功一苑智慮開鑒錮鄙以淳堊風維我多士皆有法式血氣徇通朝益暮習敬念罔斁厥德則充維我黎庶事各有序和樂服從明本知向顯白道理端直教忠新宮旣成經劃爲大羣生安實驩喜奉教承順聖意咸知表經在天罔恫乃降祉福嘉保太平原本古始祗頌懿典垂光斯銘維　皇帝嘉慶二十有三年懷遠縣知縣孫讓教諭王寅訓導楊瓊林主簿屠慕曾典史王文烈邑士人前貴州候補同知署清平縣知縣林晉奎廩生宮恩晉等相與議曰學宮卑隘不稱制度又背地防觀其流泉修除整治宜在今日爰會公用爰度事任乃齊乃敕下者旣高隘者旣拓形法皆得乃潔蘋藻以告於宮楹棟以隆几筵以豐人娛神歆祗祗雍雍自建茲學五百餘禩每有興作皆刻於石以自爲紀今日之事釐改制量事頗殊始宜詔後人教勉毋替請視此石以爲度軌

修承賓館記代吳清泉大令寬

東流東趨宣歙北達皖郡渡江而西則走潛霍泝江而上逾彭蠡引楚蜀然而地僻不當衝道冠蓋之涖不數數焉每覽志乘念昔時李供奉羅司勳梅都官蓋嘗翱翔茲土流連山水未嘗不心焉敬之夫館舍事傳亦政之急也周之制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野鄙如此況都邑之內所以時堰治潔糞除厚其垣牆高其閈閎使賓至如歸者宜何如也縣治之西有故明時察院自巡按廢而院圮　國朝順治八年知縣事蘇君宏謨康熙五十六年知縣事郭君志道皆修葺之比遂傾壞僅存數楹某旣受縣事乃與邑紳士復營建焉門堦堂廡大槪如其舊觀而扁其門曰承賓館亦我有嘉賓承筐是將之意也今之世其無李供奉羅司勳梅都官其人者乎余方拱而俟之

海棠花異記

物產之衰旺每關人事休咎蓋和戾之氣所感然也往代如荊樹復榮枯柏重生往往而有懷甯城西有姓園王星來司馬所創面江背山花木蓊鬱地不過十數弓而蹊徑曲折館宇玲瓏爲登覽勝地名人多題詠之亭前有海棠一株孤幹聳立顏爲奇觀司馬歿園漸蕪廢海棠忽枯死久之司馬之文子近仁上舍恐墜先業乃摒擋而復新之煥乎如其舊而海棠亦復蘗蘗長新葉距其枯死之歲蓋已十二年矣則豈非天地之氣與人氣相爲流通蕪廢則爲枯槁興盛則爲榮茂其理固昭然而不爽哉然則上舍能繼先業彌益光大可於此卜之也予以其可以爲守先業者勸故序次上舍所言爲記以貽之

萊根香記代康蘭皋中丞

萊根香者前巡撫傅察託公之所署也在使院之後屋五楹而翼以三楹之軒地縱可百武廣二百武後引小溝傍溝積土爲阜萊瀆菁涸可樹可蔬嘉慶十九年余始受事偏閱廨舍至焉則蒿長于人蘩穢雜積溝旣堙決雨則潦溢上階屋岌岌欲圮蓋廢而不治者久矣惜其若斯也乃修除之滌溝使深量高下

之度節以閒瀦爲曲池以其土增小阜之高而紆迴之稍去舊瞖益樹梧竹桃柳數百雜花數千皆於治事之暇率賓從從容啜茗指揮童奴灑掃飭治屋不增舊徑不更踐役不及民慮不勞已無費財無曠事蓋三年於玆殆日以爲課無所爲作故亦無所爲成若繼此以往卽更歷年所此課亦竟無止時每一偃仰見草木茂悅禽鳥下上閬然如在巖谷覺清虛之氣來與心會迴憶接人應事時以雜沓失之者於此輒悠然若悝所以每樂之而不厭也而又念一樹一石一花一草其措置之向背生機之衰旺陰陽燥濕之宜否但隨其自然而以意消息之勿驟更而數變勿朝視而暮撫則引以歲月皆有可觀所謂不見其長日有所增往往如此雖然前之人之廢而不治者其所治蓋別有在也而予乃役役於耳目之間也邪若夫古人所云養樹得養人術則其功尤大又非余之所敢幾也余滋懼矣

趙收庵先生行藥圖記

收庵先生既嬰癱偏枯之害端居養閒散帙送日據榻危坐默而自怡子㬇能以色養調藥餌時節宣起居愉然里中承學小子每拜牀下質疑考業先生循循誘導口講指畫無厭也素喜賓客以病不能常爲十客具猶時時集知舊朋尊促席流連道故凡所詮說軼聞揚搉風軌者皆足以記惇史備文獻良辰佳時或相招選勝輒欣然呼籃輿命子㬇扶掖以往侍先生者莫不以接顏色承咳唾爲幸而先生亦歡笑放語忘沈痾之在體也江陰畫士張長生爲先生寫行藥圖蓋晉宋閒人服寒食散者必強步以節其氣其於先生非事實然扶攜游覽其意致固相類抑又以服食消息和理日濟用彌長年私致其頌禱之意云爾圖中擁病臂掖而前者子㬇也繪是圖也以道光二年二月十有三日是日侍飲於先生者徐準宜丁履恆陸耀遹周儀暐魏襄兆洛與焉先生命爲之記

同車圖記

露車一輛中馬左驂驢跨驢而從者三車之中白鬚中坐者子常仰而與語者卿珊青兜蔽耳側坐露半面者宛鄰若士對之舉手若相語若士之後左山子右彥聞紹聞背宛鄰坐撚鬚若有思者之坐右轅回首與伯恬語孝逸曳一足坐左轅若與驢背人相盼也驢傍車而稍後前爲彥惟後則質卿竹吾並而語竹吾挂鞭若聽者馭夫結束傍右轅而趨揚鞭而顧若指示車中人者爲保緒先是張君懷白爲諸人各寫照欲集爲一圖又欲俟宛鄰之歸併圖之會宛鄰自京師徑赴山左不復歸懷白不識宛鄰故爲側寫不能求似也餘人則栩栩如對面矣他日相思但一展視亦可以稍釋痗瘵矣夫子常祝大名百十宛鄰張二名琦若士丁四名履恆紹聞陸九名耀遹卿珊莊四名綬甲伯恬周大名儀暐質卿魏大名襄山子吳五名育保緒周二名濟孝逸管大名繩萊彥惟張大名成孫彥聞方大名履籛竹吾康八名兆奎著之鮑六名繼培此其齒序也竹吾山西興縣人著之安徽歙縣人山子吳江人子常江陰人保緒宜興人餘皆武進人道光二年正月集於常州之東坡書館再集於揚州之靜修儉養軒三年三月屬懷白畫此在吾家枕芸書屋其年十月裝於江陰暨陽書院乃記之時孝逸竹吾著之在京師質卿在雲南宛鄰在山東山子彥聞在河南紹聞在浙江卿珊在安徽保緒彥惟在揚州若士伯恬家居不常見見子記此者子常也

季仙九天香常伴圖記

仙九季君館錫於王氏所居有桂二牡丹二因題之曰兩兩天香書屋其後僦屋別居宅中亦有牡丹二乃補植雙桂而名之曰天香常伴屬張君懷白爲之圖而貌其友七人於圖中樹石閒兆洛與焉其圖仙九持一卷而前令子隨之就坡陁拂石坐者四人式亭夏君當其中春江劉君面之其左爲賡颺祝君與蕭公子子滂對語其前危坐石牀上捋白鬚者子常祝君也兆洛與循陔夏君坐其右其上桂樹其旁雜花夫同心之臭味芬於荃芷蘊於穠華仙九將取諸此以爲伴乎則靈均芳草美人之思也已抑又思之仙九外舅儕嶠侍御以能詩賁盛名外姑莊夫人亦嫻篇章諧若琴瑟故仙九夫人風雅繼踵齊聲鮑謝而仙九倚冰清齊玉案若蜀江之競錦閨闈之疊珏其爲兩兩天香誠可誇羨今侍御與夫人相繼彫謝仙九獨擁德曜聯吟眉影此又常伴之可爲誇羨者

也而惓惓岑苦掇拾細瑣此豈足以當之乎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又曰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則請爲仙九賦野有蔓草之詩可矣

蕭子滂話別圖記

蕭公子子滂將侍其尊人梧軒府君並謁選於京師繪一圖曰話別示兆洛而請爲之記圖中磐石平坡公子披草抱膝坐屢颺祝君面之仙九季君坐于右夫子滂之隨侍江陰者十有餘年邑中賢士無不拳手願交也獨惓惓於二君吾知之矣士君子處世固當使利澤加於人名聲施於時強毅足以自立明哲足以自保其結納所及意氣之微感尤有動於所不自知者焉屢颺以盤盤之才無所施設因天用地謹身節用九族倚賴里黨蒙福仙九奇駿天挺方排金門上玉堂翔步承明羽儀天下子滂兼有二君之才牛刀發硎乃將試之劇難其於輕重計數與時消息辨別義利量審取舍將於屢颺焉資之玩索文史經義飾治焚香掃室風流令行將於仙九焉資之而子滂之體用綜練溫潤縝密方圓高下無施不宜則又二君之所朝夕集益者也然則子滂之所以取友與二君之所以輔仁者概可知矣而他日之陳力就列猷爲幹濟聲實並茂抑可推也矣夫豈第殷勤杯酒戀戀臨岐之比哉昔賢處我贈我炳然垂諸禮經豈伊異人遂不斯遠三君子必有心相知而口相語者惜乎余早歸不獲與聞之也

歲寒堂夜課圖記

北江先生孕璵璠之寶響龍鸞之文激卬砥節領闡踔絕而少釁于難早失所怙實賴聖善之訓躬導致化以克成厥休既饗壽耆漢置身日月述追斷織勸勤之始爰寓機聲燈影之圖思深於目瞿悲同于恥譽當代鴻筆之士矚芳闡幽巨藻洋溢赫爔朦朧邁越前古非太夫人之師象山則不足以佑啓先生非先生之刻意勵行不足以振發太夫人之甘節迄今儒林翹秀禮宗姬姜聞其風而慕其徽者炳於丹青矣先生有側室鄭之子曰齡孫生四齡而鄭不祿先生命諸母邵爲之母又二年而先生亦捐館舍嬛嬛未亂慘慘衔恤何辜於天獨爲鮮民受賜拜在耳之言腹我非諸兄之任雖生由慧種了了少時而名駒猶龍新犢勝虎寔吾之弱好弄難禁孟氏之鄰嬉遊亦慣欲責少成自然之性緊惟保林貝使之功邵母則褒娀資身撿柙不諉擇嗜先業擇樂先習昭體見戒慎卑省微隆之以祥務致其福蓋不特護視燠寒節適飢飽周密齊栗而已齡孫得是籍也求衣就學在傳不勤潭思銳志日升月茂發德於卯日成名於髫辰顧乃感激艱苦惻愴隱約寓歲寒堂夜課之圖焉夫豫章萌于荏蘿智慧發於疢疾覇心生於在莒和氣回於吹律齡孫方將膺保明德比類百則廣厚其心以固蘇之慎成端正紹休先生之令緒不屬其會節以抗邵母之嘉績帥象太夫人度之於軌儀然後啓前哲之典圖觀其彝訓迪高矩躡遐蹤將必有含和吐氣陶詠纖馨秉風載響紬繹而未已者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庠隆崩成之基章譽善育之致世濟之盛美有煒之英輝于是焉在

焦墊承氏義莊記

自菀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奕世踵稱之鄉黨慕義之士力足以行其德者輒相仿效幾徧宇內周禮睦婣任恤之訓仁賢善體之其流風遂足以感動百世如此吾里焦墊承氏巨族也承君恭度以勤儉振起其家里中有公事未嘗不盡心力念其家祠之無恆產而恐不足以持久也捐田五十餘畝入之歲時事祀及修葺灑掃之用得取給焉恭度歿其妻楊氏廉租入之不敷所出復捐田四十餘畝合爲百畝祠之百用既具有餘則以之助貧乏成恭度之志也夫婦女類無遠見一錢之入欣然投撲滿蓋之惟恐不堅也而楊氏乃如此則恭度之所以刑于家與楊氏之所以相其夫皆可知是皆可以風世族人將刊諸碑以垂久屬予記之其田名租籍具于後

蘆莊王氏支祠碑

常熟恬莊之東有蘆莊焉王氏居之不百年而輿封贈其先世皆五品官迄今孫曾數十以恩例議敘者副鄉科者列庠序者濟濟盈庭蔚然世家爲邑之望王太原望也系出宋太常卿南渡時從遷傳十九世曰槐江自福山遷金郡生伯先伯先生世貞乃遷蘆莊子三紹達紹昌紹熙王故方雅族貧素自守屢徙

益奮至紹熙而振起恢大之子三振凡振聲振基振基以例貢議敘大理寺評事署寺丞覃恩贈世貞奉直大夫封紹熙奉直大夫紹熙既崛起郎議立祠以妥其先且收其本支諸子繼志而經營之至其孫曾始度定基址規畫創造迨道光六年而祠成奉太常公爲南遷祖槐江公爲支祖槐江以下支庶皆祔焉於堂之右別營宇爲紹熙公專祠采椽樸斲規制咸具稽之禮經大夫立三廟其始祀也及大夫之曾祖以後迭毀至始仕爲大夫者而不祧宋程子論祠堂之制上祀三世而以始祖爲不祧主朱子以爲僭謂止宜祀三世而　皇朝通禮品官得立家廟祭及高曾今王氏於贈封奉直二代之上追祀槐江而以太常爲不祧之始祖其法皆應禮經且合於今之制又今時宗祠往往冒越錯雜或上追數十世或旁聯數十譜以爲觀美而王氏止及槐江本支不溯荒渺不參他宗尤不可爲不深知禮意者也王氏以新吡著籍再世而勃興則紹熙公之功德必有度越流輩足以庇廕其子孫者依古禮經當爲此祠不祧主而近世迭毀之禮不行則專祠而祀之仿古宗遺意亦可以通禮之變也爰紀之俾刻諸麗牲之石

常熟三閭大夫祠堂碑銘

常熟屈君某營三閭大夫祠堂既成謁諸有司春秋之仲官爲致祭自序其堂庭面勢及經始落成之年月介予爲文以碑之夫斯文之入人心也深矣哉遠而彌新久而不厭動於所不容已而天下莫能自外焉則天下俎豆之矣六經皆言之精者也子獨曰不學詩無以言蓋文之溢於情者惟詩爲然溢於情故假於物以將焉博其詞以充焉寶其鬱結通其志氣非豐於詞而華於章者不能故凡文之豐於辭而華於章者皆詩教也屈子深於詩怨慕悱惻以自理其性情而後之學士大夫有屈於志有鬱於情不能自通讀其辭則不啻怡然釋然者皆詩之所爲教也故竊以爲屈子有功於詩教甚鉅宜與韓嬰申培並祀兩廡近世士大夫號能詞章者就所愛以相尸祝若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陸游之倫所在飾館宇相奐讞而三閭之祠惟楚中閒有之他郡邑無聞焉玆非闕乎屈君托胄荊芈篤念追遠緘大夫之神所宜憑依而予獨以離騷二十五篇明天道達人倫紬繹聖藉以誘來學其肆祀昭事爲宜先於唐宋諸賢也爰爲銘曰

禮幹樂葉芳華在詩孕以光變駿於呼喚勾萌孚意蕪藹吐辭英藻紛詭遺無參差風首南音昌於正則爛明明志憔悴窮愊塞寮拳拳風詒惻惻去聖非遠來芳無極胄經恢宗大啓昆雲豈曰文章以性道尊齊魯傳毕毛鄭詁言於此寂寥於彼鄉邁高陽孫子肆予肇祀度斲有虔饋食稽禮高堂邃宇烹魚酌醴汨吾南征豈必沅澧南沙之阿巫咸夔夔虞仲放言子游詠歌山兮陂陀有薜有蘿水兮曾波有芷有荷靈兮宴娭是笑是嬉凡能抬纓纏纏篩系還掃舞蹌宜鄉會熾權輿在玆薄海淳惻

藤花吟館記

凡官今日所寓之境所觸之事明日已爲陳迹固然然達士達以爲雲卷風馳不足把玩則亦何物可以留思何事可以繫心哉唐李公文饒自從宦薦嚴以至身都將相勳績爛然後世稱實考其平生每拳拳其故時平泉別墅題寄歌詠皆銘之於石噫斯豈耽泉石求逸豫之爲乎其任天下國家之重每飯不忘正其立心不貳由乎純常隨所寓所觸而自有脗然相待者也夫德之盛者則情無不摯情摯而文明焉斯亦古大臣所謂克勤小物者矣今方伯梁公刊其詩章自通籍以來迄歷官淮海之作題之曰藤花吟館詩鈔以其本示兆洛而傳命作藤花吟館記吟館者亦公昔時之平泉然文饒雖自宦達垂三十年不復重遊而平泉花木圖無恙也若藤花吟館兆洛雖辱爲公後輩非特未獲從公燕遊一覩其締構面勢花石之勝而且久以寶之他人則宜其無繫於懷而猶不能釋者非情之摯乎而豈達士之概可量也哉文饒花木一一記誇異矜奇有意搜剔論者或以爲盛德之累公則於景物花木之妙麗精好一無所及徒曰藤花吟館藤花吟館云者以示無忘在莒之懷耳其清節高韻超乎文饒之上矣故亦不復臺瑣以請於公求物色而書之異日者公之功名垂於無窮則斯館題寄公雖不自銘於石而銘之者正多也

重修常州府學碑記代程郡守錄齡

道光八年奉　命出守常州既視事率郡人士宣講　聖諭於學宮敬謁　至聖廟堂跪拜既畢周視庭宇肅赫宏敞升殿仰瞻見楣棟已撓輔以木而拄之牆壁外傾且裂循觀兩廡及櫺星門榱桷有欹倚者瓴甓有脫落者羅格外垣或圮缺不完人士以修葺爲請乃檄下所屬邑貲富民量其力爲捐輸鳩集興工於某年某月閱八月而蕆事朱楹之朽者更楨題之弛者正牆垣之圮缺者築丹臒之剝落者澤既成敬率多士釋奠以妥　至聖暨先賢先儒之靈蕭膋睟藹齊宇澄湛堂皇麗則軒墀穆然陪位欣欣咸有喜色禮成而退乃揖多士而語之曰茲功之成既費且勞非賢士大夫之力不及此向之因循畏難而苟安也今之改觀有志而竟成也夫事久而不能不壞壞而不可不新也大抵然矣以宮牆之尊嚴也重之以　國家之功令守之以師儒從之以弟子員掃除之以隸役小有隙壞補之緒之未嘗不勤也然而木有朽蠹地有墊陷材任枉撓基址傾側則補之緒之不能爲功必撤而更其材培而正其基雖勞且費不敢恤焉　國家之養士也軌之以臥碑導之以師儒申之以功令或有斯弛不中程度禁之斥之未嘗不嚴且密也然而風氣有遷變習俗有沿襲摻行日肆廉恥日消其亦有禁之斥之不能爲功而必更其材正其基以求更新者乎士君子之治身亦然矣天予之以聰明聖予之以經訓即或資稟昏弱不能自進而督之以嚴父兄誘之以賢師友亦可開其愚蒙振其疲懦然而血氣所偏倚嗜欲所沈溺牿之既久錮之愈深夜氣不存東西易向此亦豈督之誘之所能爲功哉立起自責瞿然改圖求復其懿好之本然而不爲習俗之所蔽所貴乎有志之士者固在此也常郡人才藪也以文詞擅稱者指不勝屈其以學行聞者漢則有若許武許荊唐則有若蕭復宋則有若周恭先李先胡宿鄒浩李綱邱密明則有若薛應旂吳中行邵寶毛憲唐順之顧憲成皆彬彬乎能窺聖賢之奥以措諸身施諸世而兩廡從祀自漢以下諸儒百數常郡無一焉今年皇上俞廷臣之請以明高忠憲公攀龍從祀是亦足以新吾黨之耳目以張此郡士林之氣矣忠憲行誼具著明史其犖犖大者在講學東林砥礪廉隅慎重名節故明季士氣鬱而不傷挺特有守實能得洙泗濂洛之心傳自忠憲以來二百年矣庠序依然遺風安在意亦有志者所當瞿然發憤力紹典型更其材正其基以上副　聖天子正學崇道淑勸士類之意而下以不負今日率作興事肹飾宮牆之盛舉與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廟貌新矣鄉先生之從祀新矣願諸君子自新以新民一新而無乎不新也多士曰他日請徵斯言矣爰書之以爲記

案高忠憲公從祀議格不行此文所云當屬傳聞之誤故文亦未以鑱石

武進陽湖兩邑節孝祠碑記

國家典章明備所以惇厲化源者至優極厚天下歲上貞節婦女不下數千人明詔褒之又　賜帑樹坊爲三代以來未嘗有也風教所被人知自愛窮鄉僻壤目不見冠裳耳不聞詩禮而守身立節艱難百折不肯犯非義者蓋往往而是此豈三代以下所得而聞乎吾鄉素以敦尚詩書爲海內望故習俗尤厚鄉之士大夫亦莫不以勸善樹風發潛闡幽爲己任故邑中有敬節會凡嫠婦之守節撫孤而不能自給者鄉里三老察實其跡而登諸籍月有常餼俟其孤之成立而足以自活然後收之歲不下三四百人而湯實驚先生著桑梓見聞錄吳晉望先生著桑梓潛德錄皆就耳目所及嘉言善行及貞孝節烈婦女之事搜訪確然可信者悉存錄之以待志乘之採焉夫節婦之舉報有成例矣然亦有鄉僻顓愚不知　朝典或子姓微弱不能自言或婦女甘心茹苦不求榮獎遂至缺焉不舉者正復不少乾隆初年兩邑修志時節婦之合旌例而未旌者志中所載已千數百人自修志後見聞錄潛德錄所載者又千數百人苦志則同而旌否各異在諸婦女自完其守非求聞知必不以怨憾下地然　朝廷之大典未嘗不寬長吏之上聞未嘗有壅特鄉人士聞之見之知之而聽其泯沒上隔　朝廷之恩命中事實有司之勸求下慚里黨族戚之推望所不能無負疚于清夜者耳恭讀嘉慶二十五年　恩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該管官細加訪確具事實奏聞禮部核定以憑旌表　天恩寬蕩如天如地而猶使匹婦之志節不獲發舒益復何以爲心乎于是同鄉龔某左某臧某趙某丁某徐某等議并邑志及二錄所著之未旌諸人逐一研考并合以敬節會冊籍去其不

合旌例者彙而錄之又二錄之後未經搜採者益搜錄之都爲一冊凡三千有餘人申諸校官呈諸邑宰轉諸大府以人數之過多也請據情奏明止求 天恩准其旌表得入位邑中節孝祠而不必給帑建坊俟 諭旨既下即公捐銀兩購石建一大坊于祠前盡刊三千人姓氏于上如此則帑藏不糜案牘省亦圖事之得者也乃集諸同人矢之于神曰凡兩志二錄之所載其中有始終不一衆論不孚者各舉所知以告而去之知而不舉者神殛之曰兩志二錄之外現在搜採者其中若有狥私親飾求請舉而不以實者神殛之曰今日之事上之大府達之 天聽有不以誠是欺天也神殛之皆應曰如矢言于是以某月日會造通冊某月日申于知縣某月日轉申于藩憲學憲撫憲制憲以某年月日具題某年月日奉 旨某月日各奉其位納節孝祠而屬某爲之文以揭其事于祠壁

重修元妙觀碑記

鴻濛混茫清濁徐奠聿孕和氣是生人類其於天地既肖其貌亦合其德一氣呼吸常相流通故其壽命亦與相準頡皇未興寂寥莫詔而古史所紀動稱萬數千載是其年壽居然可知遠乎奇偶之爻畫十言之教垂本太始之流衍探消息之權輿明保合之樞機設制用之軌範黃帝朝萬神女媧鍊五石大抵諧厥微旨託諸廋詞者耳食其奇以譌成妄於是有役使鬼神之術有采鍊金石之方名之曰道而大道裂矣惟柱下聃史研極造化導源絪縕專柔寶嗇致虛守靜嬰兒元牝剖露端倪又徒著消息之緘不詳制用之法迨魏伯陽出參同契成然後乾坤之橐籥坎離之匡廓日月之懸象甲庚之後先六十四卦之分布三百八十四爻之升降上下利用安身盡性至命之道燦然備焉然亦假象名號覆謬衆文羣迷莫開適越北轍張道陵葛稚川之倫傳習鬼教莫名仙心剔至寇謙之柳泌之徒成千里之謬欺當世之主閱千有餘年而宋有紫陽張真人證明參同著書曰悟真篇於老聃伯陽所以闡易道達天德者抉隱洞幽軒豁呈露用以開末學之疑關邪說之口是故原本龠關導揚聖真莫尚乎老聃參伍河洛推行神明莫顯於伯陽易知易從百姓與能莫要於紫陽裨輔曩獻參兩造物功莫有盛焉者也常州城東曰元妙觀實惟紫陽著書之所觀之建自劉宋元嘉其名不可考趙宋大中祥符中賜名天慶觀亦曰廣福寺寺之後曰水田寺有紅梅閣焉紫陽與其徒薛道光石杏林先後居之元時改閣曰飛霞樓而兩寺俱廢并爲觀名曰元妙而復閣之名曰紅梅成虧不常參閱年所至今乃巋然變於其舊棟宇宏傑粲乎雲霞長廊迤邐羅若星布縈以周垣閒以池沼錯以樹石有林壑之觀焉有邃密之居焉琳琳乎彬彬乎爲斯郡之鉅麗擬仙都之著鄰則惟浣梧道正之所經營者云浣梧道名體微鎮江府丹徒縣人也誠茲內抱混迹求真參變通門標覺清靜結精遠遊杖策逍遙受法於京師白雲觀專誠養志晦耀爲常如鐘蘊聲遇擂則應將擇幽阜而味具宗元而行功於是毘陵人士在京師者仰範虛融摳衣祈請以爲登真集靈厥有理所方臺別宇實惟與宅道不自我與時翱翔羣萊焉求詎辭塵跡飛蓋既戾周察隆汙背覆獻之昌邱面案戶之通瀆左邃招提右卑塞堵町圖鱗編陽原砥平溢郭萬廛壯麗所以蔥鬱脈山百里佳氣於焉凝萃不離塵中頗若霄半閉壇自敞閉門即深數杖爲之所經偉斯區之莫逮宜古德之萃止爲吾徒之範先菖意奮振纘踵薛石法侶元枚道名來同系貫本邑俗姓屠氏先住茲觀雅懷宏道經始無藉印須有年信來運之不欺得勝流之勝斯於是相與支傾起墜補闕完殘易故以新拓隘爲廣緒舊者若干所增建者若干所都爲屋若干楹牆若干丈神若干尊花本若干樹經始嘉慶己巳迄於道光戊子更歲一十有九會費七萬而贏金非成于爐火役不及於鬼神風未引於神山天已開於福地蓋其揚道化物積精通靈有如此也夫唱導元理宣明聖真以求一宗以驅萬或非紫陽之妙極旭弃袪排溷滑不足以參伍爻象彌綸道德非茲地之幽奧敞閑靜虛淳和不足以棲托真逸高契洪濛非浣梧之專密一意恢廓衆匠不足以脟飾靈宇鼓動向往且夫仰觀俯察遠取諸物依類托喻通乎法象是故玉宸藥珠吾身之真宰也金闕玉籥吾身之腑藏也中池元泉吾身之津液也芳津隱芝吾身之毛髮也驅雷激電吾身之噫氣也借外觀而收視寄存想於目成曲而中肆而隱即朝萬靈煉五石之寓言而通神明類萬物之

大致者矣由是原始反終雜而不越因貳以濟日用不知登世宙於華胥之庭

齊　皇算於成竭之世意在斯乎乃爲頌曰

五行四時旋如環日月進退象乾元坎戊月精黃芽根離巳日光弦期均會壬

藏癸太極神三日出庚震造端八日見丁兌嘔輪艮乃消丙巽退辛盈乾入坤

司屈伸剛火柔符消息門朔旦爲復泰起寅決夬遇姤升降循朝屯暮蒙温養

馴子當右轉午東旋歷既未濟昧爽辰六居八歸而九還推情合性理自然開

舒布實無差分乾直坤闢窺坑垠巍巍蕩蕩虛皇算青純中結空洞煙㷊囸靈

基休絪緼鄞鄂立圖城郭完環匝關閉嚴藩垣曲閣交通連風雲石爲金精輔

昆侖水爲道樞浮汞銀神氣滿室珠光霧金碧華曜含初瞰鬱儀結璘節三奔

龍歡虎喜相吐吞朱雀前舞何軒軒砰訇九虎晴而喧斬馘六鬼如蟆蝢千災

滅除百疴捐挑康回九化生身逸域熙真得紫仙高研恬澹茲道圜環觔藥書

傳七言上士勤行以報恩燒香執手玉華前沐浴齋戒致精專我　皇參序乘

九乾顧瞯陰陽摶兩丸垂拱無爲人民安文昌台輔鑪百官天中地戶祚萬年

金石不朽此其文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記

暨陽書院奎星刻像記

古無所謂魁星南宋時或祀之於學亦不聞像設明時士子或肖字形屈曲爲之時俗遂傳之宋人庚溪詩話云徽宗幸寶籙宮醮筵道流伏地久之方起上詰之答曰值奎宿奏事上問何人曰本朝蘇軾也孝經緯云奎主文章倉頡效象其說雖異天官書要較勝別肖魁星獰猙怪妄者暨陽書院之前有閣曰魁星塑魁星像久而壞將更之予懲其祀之不經也將易以蘇公謀多士以爲然邑生員朱九鑾請曰曩館于繆文貞公裔孫家其庭有黃楊文貞手植也大盈拱以屋壞改營妨于樹遂伐之鑾請其木而藏焉以此刻文忠公像其可乎予曰善乃命繪士圖公之真爲奏事狀旁飾雲氣若乘風上征然者既成以七月朔日虔庋於閣之中率多士而祀焉夫文忠之文章氣節揭若日月人士所宜尸祝也文貞學道致身不愧古賢其所植之木亦文忠之神所宜式憑也記其事告來者或以此偏易無知之俚俗其可乎道光九年八月

廣福庵新建文昌殿記

出郡城南門五里有廣福庵新建文昌殿六楹里人方懷葉德宏發其端而浮屠顧修實勸募積累勤力營治閱十年而始成自文昌之祀崇於祀典吾郡凡走集市落無不建文昌宮者而茲里獨缺如則此舉誠不可已也吾鄉文學之盛自明時荊川唐先生以來如包庵木庵葉先生　本朝則艾園陶先生金湄葉先生蠡塘李先生數百年中前後相望彬彬學道不特科第之榮也其所居皆在懷南鄉十九都二圖今日人才少衰矣而黨塾弦誦之聲相聞入弟子員籍者以數十計稱士鄉焉斯宮既成幸益觀摩砥礪以求接蹟於唐葉諸先生使遊斯宮者以爲文昌之靈實庇蔭之桑梓之光也道光十年季春

陶氏復園記

昔人謂洛陽園林關天下盛衰蓋其關於一家者可無論也夫衣裳梧棬子孫猶園林之況釣遊所寄封殖所加律以世守之義豈宜聽其失墜者乎吾鄉明中葉以後頗有園林之盛如吳氏之來鶴莊蒹葭莊青山莊　國初則楊氏之楊園陳氏之陳園類爲裙屐所集來鶴蒹葭早廢楊園陳園予幼時尚得見之亦且頹圮矣惟青山莊歸張氏加繕治稱名勝然不數年盡爲魁陵糞壤抑可感也陶園故唐氏園也荊川先生嘗讀書其中無崇臺邃館珍石奇卉傍水因樹自成清華其後數易主而艾園陶先生有之遂專稱曰陶園云艾園先生沒子孫不能守轉售又易姓道光八年先生從曾孫齋堂乃贖復之葺其荒圮而更其名曰復園易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艾園先生于未服官之日即居是園宦遊所至惓惓注思及其歸老藉娛暮景今齋堂則以投劾歸來而復之將以養閒林泉久而不出艾園之距荊川百四十餘年齋堂之距艾園亦百四十餘年往復之運殆有數定焉者乎蒹葭來鶴諸園湮沒無跡斯園特以荊川故留傳至今君子之澤也吾鄉自荊川先生以治經治史發之於文章實之於躬行赫然爲學者宗邇來三百年矣流風餘韻日益凌夷幸斯園之尚存過陳渡者憑弔遺跡而追慕之庶幾有聞風而興者焉如艾園先生之治行卓越文章爾雅真足以繼荊川之躅者也然則艾園先生之居是園也復荊川之初也齋堂之居是園也復艾園先生之初即以復荊川之初也此其消息之故當必有揚芳欒振嘉實日起有功以紹前賢之墜緒者乎齋堂之志於是乎在矣而豈第以是爲一家之盛衰也

隱真居記

張燕門式自無錫僑江陰之華墅奉母以居鬻書畫以養名其所居曰隱真以書索記於予且言曰式孤貧無饘粥地而不敢取給於人懼趨勢利役寵辱而失吾真也是以甘心混迹闤闠挾所能以自食迄今二十年矣事日益猥心日益恬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庶抱吾真以終焉予曰古之自謂無求于人者特憤世之激詞耳吾身所須無一不賚于人以所有易所無人所同也而遂以爲無求此孟子蚓操之喻也且真與否不在求吾擔簦而入市視買苦以譜價目揣而心逆寡而競多而矜不能無爲擾也而真莫甚焉吾鬻書畫以待買量之以

古賢權之以工力取之者不盡知也工而賤估拙而貴儇利市而已吾之心遂能無不真乎徒以爲省㩦關安此獨自適己事而已此苦樂之所辨而無與於真不真者也吾子亢意厲行泊然寡營無亦有不得于中者乎不得于中即其真不全莊子曰古之真人翛然而往翛然而來受而喜之忘而復之獨成其天而不以己與焉夫而後芥蔕空而渾然入於大同而後熙熙闓闓之樂不在耳目而在心胸也因復書以廣之即以爲之記

無錫李氏宗祠記

忠定公世家福之邵武而葬考妣於無錫湛硯山嘗廬墓焉其後子孫遂家於錫所居曰大李墅其自大李墅支分者復十數公之祠天下多有於錫則惠山膠山皆有之然皆官祠爲士民致禱式之敬非宗祠也大李墅宗祠之建實創於二十九世孫玉田其先二十三世曰循環者始置祭田使其後息而積之屢聚而屢散玉田與其族姓雲若衡山大倫華山天錫兆田輩忝衷其積搆屋立宇不足則損其私錢以佽之又不足則糾集於族之人踴躍捐助功以易立經始道光年月日落成年月日祠宇向龍山距湛硯山墓所若干里宇三重重五楹前爲門中爲裕遠堂後爲饗堂每重夾以廡祀起忠定公祖贈太保公廡以宋史本傳謂公之祖始居無錫也而楊文靖公誌公考右文殿修撰公夔墓則以爲邵武人然祀公而追及公之祖禮也既成請予爲之記夫忠定隆勳茂德彌宇宙亘古今馨香食報不徒藉子孫之蒸嘗而盛德之祀及百世其緒分系別所以爲木本水源之思者其可無祠宇以爲敬宗收族地乎而自宋迄今綿延七百餘年而始成於玉田玉田可謂知本矣而其爲之也藉積累於前人竭勵勤於同輩其久且勞也又如是子孫誠知其難益培而鞏固之庶無忝於公之後嗣哉抑公之子孫在錫者其振起譽望卓爍於時者久未有聞矣新祠既成子孫迪公之光而纘之其必有奮志劭行繩武於方來者焉是又以斯祠爲之光也夫道光十二年閏九月

暨陽書院增置經費記代

書院所以維學校也學校無廢興而書院之廢興甚易邑有好禮之富民同志同力者多能相佽助邑宰復以育才爲先務而提唱之則倏然興司其事者或耗其財邑令又置不理且侵漁焉則倏然廢其大較也暨陽之有書院也其前之興廢蓋屢矣乾隆三十年學使李公鶴峯邑令蔡君澍始定規制捐錢權子母爲膏火資事克立嘉慶中令君藉事務用而生徒幾虛席類學使周公石舫於道光三年撥入新漲沙田三千餘畝又捐銀以益之書院始稍可支拄事具中丞陶公前令王君姚君所爲記值積歲大潦沙田無所入則司其事者苦累會前所虧者舉大憲於全省按年通攤年久而攤捐款之在司庫者及額遞希敬來知縣事遵飭仍令分典生息冀復其舊前學使廖公鈺夫又以沙田之所入者靡而坍漲無常不可爲經久計也思公捐以益之捐洋銀百金以爲之倡邑董州司馬孫殿魁捐洋銀千金繼之希敬亦捐洋銀二百將通捐於合邑紳商使滿三千兩之數合前所領爲六千兩則生息饒膏火裕而生童收課之額可廣具狀存檔於官一切支消歸司事經理而不假手吏胥程式一定耗蝕無虞而書院可永無廢墜矣故著其事繼王姚二君勒諸石以示來者凡此皆盛德文宗實明令長邑中好禮之鄉先達耆舊所至心培養經畫籌者也可不念哉吾聞之也書院之盛衰視實才之衆否鹿洞鵝湖所以聲施至今者當時院中諸賢有以振起之也今時肄業於院者無亦有意於斯乎則當爲根本之圖務身心之學篤詩書之好樂誠實之行毋徇私利毋趨機巧毋侈游談毋飾行以欺師友毋惰慢而遠正人庶幾不負尊賢育才之盛心而鹿洞鵝湖之風可復覩也不然以論學敬業之地爲嬉游謔浪之場焉中而來既飽則出言不及學行不顧義受稱籌於實文註籍同於食客則學校中安容此惰游之民蝕食之衆以靡財用而玷士林哉既記其事因以私心所願望者申勸戒之誼焉諸生其勉之矣

重修天水橋記

江陰縣東距城三十里曰周莊鎮鎮有橋曰劉家橋跨長壽華墅走集孔道明嘉靖時士人劉氏建之故以名焉後被倭橋廢劉氏亦微義士趙洪西獨力捐貲修復邑令吳鼎泰嘉之爲更名曰天水橋從趙郡望也時爲明崇禎元年適

二百餘年來橋復壞行旅不便洪西裔奕松倡捐而新之經始某月日落成某月日凡用緡錢千五百千有奇錢無旁耗工無苟飾夫一橋也劉氏爲之而其後無繼奕松乃能不忘祖德辛苦竭蹶以踵前武積善之慶不較然乎而諸君子樂成人善勇於見義尤可見風俗之厚焉鎮故邑之饒鄉自今以往吾知善氣所被日益滋息也記其事以相勗且使後來者有所考焉道光十二年五月

江陰重修文明橋改名文富橋碑記代

出縣西門半里許曰鄭涇河有橋綰東西之口曰文明橋鄭涇河原名季港久湮明神廟三十六年邑人尹嘉賓始倡疏之兵使蔡獻臣建是橋　國朝順治十六年復修葺縣瀕江爲治承陽湖無錫諸湖蕩之委流自申港夏港久不濬淤則大半由鄭涇河以達江而商帆賈舶越江海趨蘇常者遂往往駢集於此縣北阻江故南北狹而東西修出西門七十里始接陽湖界其閒鄉鎮十里落百數其民人負販委輸往來入城者皆由是橋水會陸衝係於民生甚切橋久不治將圮邑人士集貲而新之以道光十三年十月經始逾年四月落成環請於余曰形家者言邑向時潮汐之入也率由夏港出蔡涇折而東經九曲河抵城南水關而入城出北關以輸於江形勢蜿蟺迴合故其時科第鼎盛民居殷富甲於旁邑其後夏港漸淤而潮汐直趨北關氣勢促迫震撼以有鼎革兵燹數康熙二年邑侯何公築永定壩以護北關使江潮不得直射而旁開龍灣河引潮達鄭涇河環城而南注然後風氣稍得完固今夏港舊流勢不能復理則慎保永定壩回江潮於鄭涇可永永不替庶幾文章之美民物之阜漸追曩日之盛乎願易橋名曰文富以爲他日驗余曰徒杠輿梁王政所急邑有司事也諸君子不煩董勸趨之如不及誼甚美博稽故事攷覽地勢以求勿壞慮甚周加意桑梓徧福閭黨不私一己惠甚溥推諸君子之風薰染一邑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風俗日懋紹休聖緒多文爲富以成康樂和親之治蓋無威也形家之言又奚足云因欣然書之使後來者有考所費緡錢及捐貲在事諸姓氏則列之碑陰

常熟龐氏宗祠記

常熟西鄉曰塘橋鎮有龐氏焉明初自吳江來徙其始遷祖曰百源仍世於虞爲清門至十二世曰南池生四子長文祥次泓次濤次沛泓沛補弟子員南池之卒也葬徐莊之新阡泓沛祔葬營高敞因建祠阡左奉百源以下之主祀焉又置田以給祭祀修葺之費沛子紹渠率子姪益增置之凡田百畝而贏又擇子姓殷實者司之定其程式使可久遠孫枝秀茂日有聞矣泓之曾孫大奎登嘉慶丁丑會榜第一大奎中嘉慶己卯江南鄉榜族益昌熾蓋其垂裕者遠矣龐氏據廣韻以爲周畢公之後戰國時有涓蔥煖不著氏族所在至後漢時則有聞矣歷唐宋而名臣輩出今一不援傳而獨崇其始遷昭穆有序族齒無紊必誠必信致愛致愨之道得矣古者卿以下有圭田以奉宗廟士無田不祭今則下至庶人無不祭者而田無官授官不世及貧富不可閒故有義族之士每規產爲祠田又積其餘仿范氏爲義莊誠厚於所自始使人人得以自盡今俗之適於古者也龐氏亦師其意不儉約以苟安不踰汰以生僭蓋亦得禮之中焉古立廟必於都邑朱子家禮士庶之家宜於居室之左爲神堂以奉先祖蓋神依於人亦孝子慈孫日夕如有聞見也今立於墓所則緣丙舍之義取其魂附魄冀又歲時得展視墓道不復蹈野祭之失此禮之可以義起者也祠以道光十五年二月重修落成屬爲之記

六安晁氏義莊碑記

周官九兩之法宗以族得民蓋大宗之統族屬衆昆弟昆弟之義無分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故有子弟歸器之禮焉自宗法廢而各親其親欲其獻器物歸有餘難矣如是而欲以資不足卽安所得而取之義莊者通宗法之窮者也不必斂衆昆弟之有餘出之于一人存諸公以資衆人之不足期無失乎收族之誼此文正公公溥之量通諸經而可與權者也自文正創之後人慕而效之至今而幾徧天下此亦仁人君子之致爲乎六安晁氏望族也在宋爲鉅野名宗歸來子而下門材極盛遷六之第四世曰廷燦始捐置公田于宗祠以贍族其子戴黃戴衛戴典承其緒而恢之其孫尚仁尚忠尚志乃倣范氏立義莊定規制疏簿帳請諸大府聞于　朝有　詔褒廷燦行義而存

檔于官爲子孫守今其曾孫燕彤燕鳴燕懷又以其族之曰益蕃衍也積其田租之羨增置莊田倍之益謹規制續條簿帳再請于大府上其事于部部議允行請爲記以貞諸石夫文正致身宰相因時創制忠宣奕葉種德修明嗣緒其舉之不易也如此宜兆氏四世濟美始克有成也夫創之不易守之亦難苑氏義莊所以至今不替者文正之澤也兆氏世厚其德勤任恤而篤故舊其有賢子孫也無慼焉然則歸來子之澤其可與文正比跡矣夫

曹氏祠田碑記

古者卿以下必有圭田其田半農夫蓋以身之所盡事其先祖故詩曰潔圭爲饎是用孝享宗法既隳廟制無等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之禮不明於天下矜飾祠宇後忘其嘗蒸盛所資略焉而已元和曹少參樂山考愚溪系高而嗣於曹別立家廟以祭營式中度垂謨具規置田以奉蒸嘗庶幾楚茨倉庾之詠又推其義類於墓所置田以護兆域歲上祭且培其封又置田曰書田顓本支子孫讀書者曰義塾田顓同祖以下子孫讀書者尊尊而親親敬宗而篤近義蓋兼之少參幼貧以軒岐術爲鄉邦所倚賴稍積稍入給事畜同產三人皆仰食焉既營祠宇復經紀諸弟各有守業蓋其資性肫實孝友隆而分義明也謁記於余俾世勿替享記曰祭田百五十畝在某縣某鄉某區墓田五十畝在某縣某鄉某區書田百畝在某縣某鄉某區義塾田九十畝在某縣某鄉某區凡爲田三百九十畝以道光某年月日列其事幷地畝之數具狀於縣縣上其事於大府以某年月日江蘇巡撫陶公爲給劄俾曹氏子孫世守某年月日刊諸石

薛氏義莊記

仁人之心至無窮也而不能不屈於勢不能不限於分惇宗收族仁之大端舉天下能庇其子孫者宜莫如天子而明之藩祿轉生怨讟勢所屈也舉古今能庇其子孫者莫如聖人而周公定禮斷其親疏五世以降便無服屬限於分也而苑文正公創立義莊欲以一人之身爲百世計所謂仁者之心至無窮乎自爾以來好義之士踵成模而爲之代有人矣無錫禮社薛氏景達翁好施慕善有志置義田以贍族而未成其卒也以勗其五子五子以次裒鳩而四子相繼卒季子雲從始克增益爲田千畝聞於大吏造檔冊使子孫世守雲從卒其子經藝卒成之經藝卒其子鎮星經嗣乃相與請記於予蓋自景達至鎮星凡四世而義田之事始迄於成昔文正建義莊忠宣繼之亦至於孫而始成以奕世宰輔而其爲之之難如此薛氏以一素族而能子孫相繼以有成者豈非志力之卓哉嗟乎今世俗所稱義莊者多矣往往因以滋不法成釁端或內鬨而致訟或外肆而犯令甚至有識長吏入之章奏請專屬其大抵豪家巨族田連阡陌盈千累萬溢久而致然也今薛氏詩禮恂恂田止千畝期於贍族其無此慮可知子姓亦謹守成法久而不替則仁者無窮之心深得乎文正之遺意矣故爲綜義莊之得失而告之使知所法戒焉

祠堂記

吾宗自慎吾公冒輞川李姓至於今七世矣而生齒寥落合見在子姓不及三十人輞川之族既繁慎吾公以下之主不復納於輞川之祠不可不別爲祠以安主也自明之公求夾山王氏本宗冀得慎吾公以上支派以復本姓而竟不可得因戒子孫世世與王氏無通婚姻吾祖吾父即思別立祠以別於輞川而卒卒未果吾兄始經營之稍有端緒矣而遭先朝釁此吾猶子頻所以亟亟修建以竟吾兄之事而上以慰吾祖吾父之志者也祠屋三楹中一楹爲龕而三隔之中奉始分祖主中隔之右奉高祖主中隔之左奉曾祖主左隔之左奉祖考主右隔之右奉考主中隔分上下層下層以安祧主東西二楹空之以設祭筵東壁爲櫥以庋先世所著書籍及畫像龕後爲櫃以庋祭器其東爲夾室倚北壁爲龕上以奉李氏春華公此吾祖之所自別不敢忘也下則族中無後之主附焉族有鬻屋於人而無後者吾祖收其主而藏之不忍毀也堂之前三楹臨池以通旁屋之出入可置几案讀書左爲小閣東向即祠門平時閉之惟祭乃開外門三楹扁曰家祠亦東向右側以小門通出入自宗法廢而譜法興譜法興而宗無統紀程朱諸子於祠堂之制嘗斤斤焉今略本諸儒所說通以經意略條其大者俾子孫守之

今世宗祠無復親疏限斷徒侈源流之遠以相夸燿而本末之序薄厚之施

亂賊妄之心雜矣程子之說四親之外益以始遷祖朱子之說惟祀四親而以祀始遷祖為僭然後之論者皆從程子蓋人情之所同也今以慎吾公為始分祖不祧高祖明之公曾祖璞庵公祖惕齋公吾父蒹亭府君為四親第二世存素公宜祧吾兄五初公喪畢入主則幷祧明之公以後子孫視此為序吾死不得入主此祠吾曾元有讀書明理者則別設祠堂奉吾為祖吾子吾孫則別祀吾於私室而共祀吾之曾祖祖考於此祠此古人繼別繼禰之義乃宗法之可通行者所謂厚其所當厚各親其親之道也

近世祠制吾所知者宜興任氏為最蓋王谷先生所定也然吾謂其立法太夸用意太褻有入無祧已無限斷論德論爵復起爭端見在子姓雖云能守而當其致祭祖宗紛紜於上子姓淆亂於下有法而仍無法乖經意矣聖人之制祧非恝也緣恩也天之經也聖人之立宗非薄衆子也明統也亦天之經也知此義則宗法嚴而未嘗不存誇言收族矜其名而不察其實親疎無等誠意不接是相率而為僞耳

凡四時之祭止及四親惟冬至則先一日祭始分祖及祧主祭畢復祭夾室之主明日祭四親皆每代為一席惟夾室之主則以春華公居中而無後諸主附於旁為二席此時之祭同祖明之公者得與祭將來明之公祧則同祖璞庵公者得與祭惟冬至之祭則凡祖慎吾公者皆得與祭然其來也不拒其不來也不招隨昭穆序拜不與福胙　祠田若干畝歲收所入以供祠祭及墓祭之用稍存其餘以為每歲修葺祠屋培植墳墓之費祠屋不許改造充拓祠田不許增置　自范文正置義莊當時以為美談至今慕而仿之者幾遍天下而其害亦遂不可勝言甚至譏禁毀大吏形之奏牘此豈文正所計及哉作始也小其將畢也必鉅法立弊生勢固然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夫垂裕之道貽之以德不聞以財貧窮鰥寡自有睦婣任恤之教在欲以祖宗而盡養其子孫雖帝王不能置產愈多覬覦愈起鬩爭端滋獄訟是教以參商也利源既廣鴟張必生恃族大財多橫暴鄉里有急輒相助訐控甚至鬩狠不顧是教以犯上作亂也願吾子孫安貧守分勉力自愛知祖宗之不足恃但長保此數椽則亦無愧於為子孫矣

康竹香主客圖記

道光元年蘭臯康丈以奉諱僦居揚州予從焉未幾丈還太行予與竹香及鮑生𧶘之居時朝夕聚首則保緒修存次貽而山子伯恬曾容彥惟亦時時至揚州交相見宴語輒竟日懷白亦以繪事留揚州因屬圖之以誌一時雅故曰石室藏書予坐臯比踟趺石榻上旁曲室度書皆滿竹香挾一篋前若欲質予而藏之曰竹碉鳴琴竹香坐磐石置琴於膝而撫之修存並而坐伯恬持扇若聽彥惟坐稍遠方臨礀濯足其後䟫背若思者山子也曰松石幽盤曾容憑松根坐岩石竹香對之坐若酬對曰秋林宴語次貽箸之竹香列坐石磴依樹陰次貽方揮手縱譚二人聽焉曰班荊說劍竹香與保緒席地傍長石几左右坐有鬟鬌亂髮士奉劍侍莫不意度嫺雅神致欲活也圖未成竹香去揚州留圖懷白所屬其成之忽忽十有餘年而不果也蘭臯丈騎箕去竹香既免喪存故舊于吳中始趣懷白畢之而屬記於予乃追記之如此道光十有六年也嗟嗟人世之遇俯仰百變試視圖中之貌已各不自識況其他乎而氣志之間猶得徵辨之君形者存焉耳夫形形者不可狃而君形者未嘗亡圖中人幸無恙然落落星散思復合豈可得哉深願諸君圖所以不朽斯圖者也蘭臯丈往矣安得舉斯言而質之

似山居圖記

莊子曰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夫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不得見其真而偶見其似則中心所結也心有所結則于其似而擬為真久之則似也而竟以為真矣觀濤翁居無錫湖山秀美之鄉而遯隱于江陰闤闠闌塵坱之埃壒湫隘之喧啣其能不動思于湖山之觀游寬之勝乎於是見坳垤則以為高窪見瓘莽則以為林藪覺所見無非山者由其胸中邱壑之致煙雲之美實有得於心而愜于意者隨目之所寓身之所接皆可以作巔崖突兀觀也于是以似山名其居因為之圖使令子雒楨索予記之予以是知翁之性深有得於樂山之仁者而世路

之平陂不足概其中也爲欣然書之

董子祠改安神位記

揚州鹽運使公廨隙地甚曠相傳包漢江都王相董子仲舒故宅而爲之有井曰董子井明初運使何士英事其井建董子祠于前自後屢有遷移大抵皆在旁近記具州志久而圮隆慶中運使濮其井新其祠榜之曰慎德書院碑尚立井上明之季楊節愍公振熙官運副史忠正公開閫揚州才之奏權都轉留共守忠正殉死節愍從焉其家口男女十數皆赴董子井死亂定人無汲飲者爲冪其上如冢後遂訛爲董子衣冠冢搆屋以祠董子置神位于冢巔國朝乾隆四十八年運使倉聖裔以形家言廨右地空闕氣散則財不聚乃建祠于中又搆魁樓五楹兩淮鹽政伊齡阿題其樓曰景賢以適當董子祠前故也有記勒石堂中祠故有畫像曰董子像移像于樓而祀之道光二年運使錢寶甫視所畫像緋袍而鶴補乃明時衣冠以爲當是節愍遺像乃旁稽志乘以樓祀節愍而爲之記勒石題樓館而董子祠如故道光十七年桐城姚君瑩以廉慎綜練權運使事謁祠下訝其神位安置非所因移位于中發其冪而井見寒泉泓然然後知毅魄所在人不敢褻而爲此也爲移祠堂稍前空其屋爲井闌樹碣焉節愍之象持之有據從死之跡又昭然著見則節愍之祀於斯樓宜矣而井復爲井去其訛存其實董子之祠亦復於古夫英靈之氣烝蒿昭明久而必發而祀典所舉物奭晦昧或疑于其義必有人焉以其秪肅純懋之誼穆熙端懿之誠爲迎而存之釐而秩之而後鬱者以宣疑者以晰茲祠茲樓茲井至今日而照爛顯朗者固因乎其時抑亦幸遇乎其人也記之以詔來者

葛嶺園題壁

此容甫汪先生委化處也抱經盧先生祭文名園高杭山茶雙植竹閣柏堂風流承嗣斯園爲梁山舟侍講祠宇于我乎殯正棺中楹一時來弔如顧谷孫侍御以文鮑孝廉芑墉張聘君諸人生芻充庭素車絡繹殄瘁之感吾黨同擧矣淵如通奉時我到西湖痛師友一尋宿草一招魂往時謁盧學士墓及訪汪容甫葛嶺園捐館處共釋迦示寂爰思雙樹東坡旅殯亦記槀花芳擧所遺雖久不替令予書孫比部歲時展謁恩刊石壁間以永斯跡屬予書而記之

重修五洞橋碑記

橋跨瓶湖入運河處水占地寬闢水門五土人謂孔爲洞故名焉宜興陽湖兩邑之界分以橋濱運河爲牽輓路宜興荊溪溧陽漕皆匯又資以蓄洩爲水利幹橋始明成化閒兩邑民募建之萬歷中壞則宜興之高城人陳道獨修之國朝雍正十一年復圮鍾溪人王懷岳謁邑令捐廉以倡復旁募以集事迄今又百餘年橋漸欹側道光十六年八月望竟中斷因暫設渡通往來行旅苦之兩邑顧其令令謁諸郡侯勸諭衆捐鍾溪司孫君垍庭首捐俸以倡遠近響應諏吉是年十一月十三日築壩戽水爲施功始壩之在外者長二十一丈廣三丈在內者長十八丈廣一丈八尺閱七日壩成即以二十四日爲造橋施工之始會是歲祁寒十二月朔凍冱經旬行者會川而陸乘車策蹇晝夜奔轢咸以爲便緣橋之堤南北凡三百餘丈瀕湖卑下步夏湖水浸之泛濫失涯涘乾隆閒始募建石堤高而廣之工甚鉅十年乃訖事詳舊碑亦歲久多圮壞以拾橋餘力悉整理焉掄材必覓選匠必能趨役必勸以均至十七年五月五日而功成所靡泉以緡計者五千二百而羸工以日計者十有三旬而已夫除道成梁政所急也興事勸功民之誼也量日賦丈不愆于素揆事之善者也費鉅而省程敏而辦豈雖事者固易爲力哉司事者謁予曰我圖前人功不敢不記不敢不篤圖之艱益思永其後願有記也余曰善爲書司事者姓氏于碑其勸輸者碑其貲之多寡備書焉爲繼此者勸焉

昭文歸氏書田記

昭文歸先生苞仁心善遠謨自創上產用贍同姓意猶少之其子衡等能述厥志恢而大焉其田之供祀事者以百計資本支子弟讀書者以千計謂之書田申狀大吏計垂久永而謁予曰願有記予應之曰古者有宗法而無宗田田之與其宗之衰乎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而不以田處其子孫者不敢私也自孤卿大夫及於上士莫不食釆而不以田處其子孫者不敢專也而九族之閒雍雍閑閑文足以相際恩足以相顧固其本支縱歷百世之久而無泮渙潰壞之

憂者則尊卑相統親疎有章而宗法之維繫者遠也降及於後世變不常或士夫之門而宗廟不守背其邱壟其英儁子弟或貧薄無資不得極意問學以究成其材而鰥寡孤獨廢疾困無依者尤所弗數嗚呼是田之所賴以濟者豈小哉禮曰自仁率親自義率祖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親屬時而盡而宗有不遷故仁將竭而義宜之則仁義且交注流貫於無窮凡我同族一或不安其所者於收之義猶不克稱也其或恃族業素富因兆釁搆訟而昌其禍害或因祠富而恣横或爭祠產而鬩牆則近世鉅宗多狃此習於尊敬之本義乖謬甚矣歸氏父子世濟其美以宏厥志而大啓其緒廑廑以保事宗祀教育子弟以成名業之是念非古大賢之所以用心推禮典之經而善爲之者歟孟子嘗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物此志乎義田之舉創於范氏文正公後人踵其法并推廣其義例而行之要當尊其美杜其弊則庶幾盡善焉予讀范氏義莊條例於嫁娶喪葬皆有津助而於子孫讀書之事不及焉疑其遺漏夫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古訓也人知務本則守身保家保其宗廟皆在是矣而可不知所務哉歸氏此舉實可以補文正公之闕而爲後世法洵可謂尊其美杜其弊幾於盡善者也故吾嘉其舉而樂爲書之

宋十八高眞卷記

此十八高眞卷淳父先生所藏宋待詔劉古宗筆也按宋鄧椿畫繼第七卷屋木舟車門有劉宗古云宗古京師人宣和中待詔官至成忠郎亂離後歸江左朝廷尋訪車輅式而宗古進本稱旨除提舉車輅院其畫人物長於成染不背粉水墨輕成但筆墨纖弱耳此卷署款與畫繼所言皆合而名則倒其字宗古他無所見或公壽偶誤憶之抑寫書者誤倒之耳畫繼宋刻本不可見若畫史會要書畫圖譜等刻皆襲公壽原書無能核證也水墨輕成可謂工於肖似纖弱亦誠所不免其爲提舉眞蹟無疑淳父先生語予云距所居平舒村北里許有唐崇福寺視其梁間有榮而藏者問之寺僧莫知也乃取發則此卷先生曾爲僧楷書心經梵咒又爲作塑像歌僧即以此報焉先生伯祖北溟先生雍正三年曾宰江陰有遺愛載邑志循吏傳縣之西曰青山其東南兩峯間有白雲庵志稱宋時建俯瞰大江掩映城郭遠挹花綺秦望諸山之勝與題畫跋中所謂沿江尋幽偶住白雲寺者正合當是北溟先生宰縣時得此於緇流歸而即以布施於崇福者迨壁復歸此無足異而先生視學江左節院即在北溟先生涖政之區先生適攜是卷以來將無北溟先生之靈尙眷念於此邦之人而先生之惠澤將踵武於前修也德益博而益遠物愈傳而愈光則此卷且爲和弓垂矢與宗彝而並珍矣敢誌卷尾以俟焉道光戊戌二月

祝子常瓣香圖記

子常先生繪一圖肖其貌旁繪一車若自遠道來者至此舍車而徒車夫拱立車傍自持瓣香前行別一僮捧劍以從名之曰瓣香圖余問瓣香何人曰凡我心所以爲師所以爲友者皆是不論古人今人也以車從我者我所思今遠莫致之也矻矻前行不辨何往將上下而求索也持瓣香者至心嚮往之也鄙性儒而塞斷從之以劍者韋絃之義也嗚呼先生之意可以想見矣先生識卓而行古其所師友千古人者大略可見其在於今則劉卤亭張皋文惲蓁堂丁若士皆是也居恆相見儆規所效歡娛無端不相見輒思之結于夢魂此即瓣香之義也圖既成不數年而先生歸道山令子爾英請余記之故憶前所言識其大略如此距先生之歿又十有三年矣天下良友復有如吾子常者乎思之令人肝腸斷絶也願持瓣香隨其後而已

陳雲乃輯藝圖記

自古良有司政事修明未有不加意于文學者也漢吳公守河南召賈誼置門下文翁守蜀常選學官童子使直便坐受事小吏開敏有才者與之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有成就還歸以爲右職而司馬相如輩出焉班史言至今巴蜀好文學文翁之化也雲乃以通守權江陰縣事至則延訪士俗激厲學官弟子而誘進其實能者邑之書院曰暨陽先生親課之時褒賞其尤者又以公事之暇請求士習就教諭訓導兩君諄諄勸掖兆洛忝主講席亦得與焉因繪書院平素講習諸生從游講業之雅爲圖曰輯藝先生憑闌教諭顧君侍養立於左若有所白理初俞先生並而坐旁案則訓導劉君儼山及生甫毛先生與

並坐者兆洛也宇下有二生若欲進而有所待者左爲蔣生彤右爲宋生景昌自外曲折循石徑陸續至者首爲六生承如次則夏生煒如又次則承生培元手執卷並承生行者爲夏生灝最後則周生慶頁有童子挈書帙以從恂恂魚魚師友晏衎神理澈朗竹木亦率斂蘊維肖邑人吳生儁所作也毛君嘉定人績學能爲韓柳文章俞君歙人博雅淳明恣肆于深寗叟之學皆先生客也蔣生陽湖人負笈從余遊與諸子常集故并圖之夫先生承家世文學淵懿恢諸政理栽植奇俊抗揚風雅此諸生中必有賈誼司馬相如者出而當其選焉則亦何讓吳公文翁竊願以此圖爲幟志矣

心香曲彔記

江陰縣廨廳事之西有閑館前置花石後臨池池廣如館池中央甃臺廣如一楹葺宅之不可登也雲乃先生架木於中楹之後而接之施屋其上從旁而視比會如趺所構翛然如花心入其中屏欄折旋八窗洞達予因署之曰心香曲彔蓋先生盡心于民隱曲畢達凝香燕寢此焉存鍊取適異乎小眠起草同乎精思不可以無述也

又

雲乃先生涖江陰葺臨池一室爲鳴琴所兆洛題之曰心香曲彔既書而顏之矣又以此可爲茲邑之鴻爪不足當隨身之行看讀別書焉夫香焚清夜曲室麗廔所至有之而心字香燒曲通仙彔尤他日功成林下之宜也謹書而識之

叱耕圖記

琴川曾君鳳來仍世耕讀以家業落棄舉子而治生致饒裕無子以兄子敏謙爲子課之讀必延名師常語之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功名不可知若一意誦讀即功名亦無不可望吾子孫其誌之能世守一經乃吾志也君既歿敏謙不替於學庚式貽訓命工繪君之貌爲叱耕圖以寓其意敏謙予觀文已弱冠見頭角有秋之望將在是矣屬予爲之記予嘉其善承先志而知所以啓其後爲述其意而記之

華氏義莊記

華葵園先生安徽休寗縣丞也乾隆初捐田立義莊以贍族　詔旌門歿祠惠山旌義祠春秋之節縣官致祭焉其子孫復立祠於義莊祀葵園而以其子勗齋配享蓋不忘義莊所自始以昭示子孫也道光十八年葵園五世冢孫兵馬司副指揮前安徽太和縣教諭湛恩捐錢千緡於義莊之右置屋建祠奉葵園之先三代木主祀焉又祔祀葵園之兄忍庵以配忍庵者勗齋本生父葵園無子忍庵實以其子嗣之是惟湛恩之五世本生祖云曾祖曰廷瑞公諱潤徽祖曰奕涵公諱呈藻父曰存齋公諱端揆忍庵公諱陳玉仍世譽序弟子學行有聞奕涵則嚴編修爲之行略存齋則侯檢討爲之傳皆歿而可以配社者也湛恩以其本生祖故追遠及於忍庵又以葵園有德於宗爲追祀及三世報本追遠之誼其用情豈不厚以周哉夫情無窮也而義則有斷故服止於五廟必有祧而上甲微能帥契高圉能帥稷復爲報祀以通其變今葵園之祀報也且國家所命祀也因以上及其祖父下延其子孫禮之可以義起者也然則湛恩之爲此雖于古無可稽據而於禮經之本固無悖焉夫人亦患心能知之而力不能及之耳得之爲有財則篤於一本者仁之隆也以視薄於孝而厚於慈者其相去何如哉謁文爲記粗陳其略

楊舍鎮青龍南橋碑

江陰東鄉有楊舍鎮鎮之東故有青龍橋孔道也當走集爭渡時橋不能容擠而墮者相接丁生國治謀於衆構木橋於迤南以分之衆稱便閱十年木壞且圮國治獨捐貲易之以石益擴大之購石於山藉運於潮營基勿作皆躬視之風雨勞瘁出入五年而後成可謂勇於見義者矣橋之成以道光某年月日橋成未幾而國治卒閱幾年其子某始述其事請爲記以勒石予以橋之成所濟甚衆而成之甚難刊石旌善使來者慕勸相與維持於弗壞甚當故記以畀之國治字觀宸號晉齋常州府學武生性闓達負俠氣鄉里嚴憚之爲人解紛難任勞怨事有利於人者必盡其力饑而勸分疫而施藥孤貧而賙贍汲汲於善類如是橋附著之亦可以風也

禮社承善堂記

易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盖盈天地閒陰陽而已則盈天地閒善氣而已人物共稟之以生則盈天地閒皆善人而已故孟子曰性善又曰可欲之謂善可欲者人己所同欲也禮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所以爲盛王之治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人己同源善氣流行也故大學之教曰在明明德在親民而爲教於比閭族黨者則曰孝友睦婣任恤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善宗族曰睦善戚黨曰婣善鄉里曰任曰恤任者任其患難恤者恤其艱苦是皆善氣也嗟乎人己之不能無畛域也故大同易爲小康小康易爲衰陵自爾以降風會日下至於相奪相殺而猶未已也聖人之教不行也異端起而竊之揭一善以號召天下復藉善祥不善殃之訓立因果之説以倡之皆聖人之餘緒也歷代帝王亦設普濟堂養濟院同仁局以慰藉民以綏天患民病皆斯意也然官設之不若民設之此不第如社倉之在官在民其利病迥異且使庸愚之流通知物我一本欲立欲達之微旨則善氣薰蒸遍於里巷卽可悟成周以六行教於鄉之遺意耳無錫禮社薛氏有承善堂之設焉蓋專以恤其所居曰胥下八三圖之鰥寡孤獨者而衆善士旣助田畝以輔之議定規條爲可久之計而堂尙未構此時暫寄於宗祠徐俟續捐營造諸善士旣嘗於始自必趨義若渴樂善不倦相與經營以迄於成也以廣　皇仁以彌造物之憾以自復其性而淳其俗誠他鄉有同志者倣而行之則大道之行比屋可封吾夫子何遽歎其未之逮乎故先爲之記企而觀其成焉道光十九年六月

華墅鎭同善堂碑記

周官重任恤睦婣之行閭胥族師歲時讀法必書之以示勸其不率者以刑糾之又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上爲之經畫以利其用而阜其求是故老有所終幼有所長貧富不相軋而饑寒無由至此民生所以茂而風俗所以醇也至於後世法制不立而民氣日澆厭賴好行其德者時時慕義強仁推其心而致其力以補經制之闕以彌生成之憾焉江陰華墅鎭章君洪九勇於義者也捐錢八百緡貯典收息歲時施衣施棺名曰同善會其子百川其姪廷楨勤行不怠狀其事上之邑令俾立案傳永久遵守初司其事者曰吳補堂羅之者曰周廷英皆敦實幹練發領有方勸用有節自嘉慶八年至道光六年復餘息錢五百餘緡以其錢買田四十畝有奇收租以補經費之不逮其始設局三教庵旹僧監遺護龍庵修葺未竣工而匱於財乃捐貲爲成之而移局於護龍庵之左廂於是貯棺庋衣各有其地而司事者亦有憩息之所焉旣成請爲之記予惟章君之世講其美吳周兩君之與人爲善皆合周官之六行而可爲鄙吝澆薄者勸故敘閭胥族師之法而書之

楊舍鎭同善堂碑記

楊舍江陰之附庸也瀕江與常熟錫壤明嘉靖時倭患徧江海江瀕尺寸置戍楊舍亦要區築堡城置參戎領兵宿之閱二百餘年天地清寧生聚日蕃郁然有絃歌之風焉道光二年舉惜字會於堡城東門外大生庵置局十六年創建同善堂至十七年落成邑中故有公善堂因仿其規模於堂中奉呂祖像所爲善事曰惜字曰義學曰施棺曰卹嫠曰掩骼曰普汲凡六條告諸有司申報大府立案日積月累貲有所餘將舉善事之宜行者悉舉行焉幸其有基而勿壞也請爲記以歆於後余曰善者性之德也人己之所同也故君子成不獨成善不獨善善與人同茲爲大舜故曰好善優於天下大同之世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謂此也三代以下以爲小康而周禮六行教於鄉必曰孝友睦婣任恤睦婣任恤者　皇朝寬大湛恩時下家給人足浹髓淪肌而天患民病偶有小疹正賴此相周相救之誼以彌之不特彌天地之憾推　皇帝之仁所以使人知人己同源道皆一貫以自復其性而歸於淳古之化也諸君乃將悉舉其善事而力行之其志願豈不大哉是堂也葉廷申廷策兩君創議之周君浩實成之張君文灝實輔之其竭力勸捐俾成善舉者則邵君承烈郭君鑒丁君玉堂其董理堂務自矢勿怠者則葉君朝慶馮君贊顧君師竹郭君鴻飛葉君天慶也

精法樓祀汪容甫先生記代祁淳甫學使

純皇帝三十七年正月　詔曰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古

令著作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宜及時采集以彰同文之盛其
令各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瑣屑無當者毋
庸采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有關係世道人心者自應首先購覓至發揮經傳
考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宜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本
朝士林宿望而有詩文專集各著成編均應槩行查明在坊肆者應為給價家
藏者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刻祇係鈔本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發還並
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時朱筠為安徽學政奏請將永
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為書奉旨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選定
員數責令及時查校三十八年五月　詔曰浙江江南督撫及兩淮鹽政奏到
購求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並有稱藏書家願將所有舊書呈送者固屬
踴躍奉公尚未能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悉名山石室儲書尚多用是廣為
蒐羅俾無遺佚冀以稽徵輯闕伊等將珍藏善本應詔裒交深可嘉尚若因此
收存不發轉使耽書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朕豈肯為之所有各家進到之
書俟校辦完竣之日仍行給還原獻之家　命文淵閣之外更鈔三分再建三
閣曰文匯曰文瀾曰文宗於浙江兩淮以其獻書特多故也於時京都總裁及
翰林等亦已校錄永樂大典中書成五六百種計全書通著錄及存目都萬七
百七十一部十七萬一千四百十卷文匯在揚州東園文宗在鎮江金山文瀾
在杭州西湖維時汪容甫先生以博學洽聞名當世公卿間交重之乃以布衣
典三閣書始於金山精法樓繼乃至西湖卒捐館於湖上之葛嶺為祠於葛嶺
而祀焉久之京江人士嘗從先生游者念先生之不可復作乃即閣中肖先生
貌而祀之先生之子農部郎喜孫郵書於予請為之記夫昭明之選樓任公之
讀書臺千百載尚動人仰止者豈不以先賢豐爽眷眷於茲承學士愛羨之思
與為肸蠁乎何況評騭故老歸儒師傳啓發篇章校理秘文蓋有不殊於劉中
壘之天祿閣班蘭臺之白虎觀者哉尸而祝之亦其宜也是為記

海虞顧氏祠堂記

海虞顧氏系本錫山遷海虞者三世矣所居曰石墩以耕讀第四世曰士奎士
銓時開白茅河以興水利士銓產僅中人捐千金以集其事鄉里頌之歸功於
其父文源為請於有司立坊以旌之士奎敦朴人也知士銓有賴應才乃以外
事任弟而勤力作苦以佐之終身不析產業友恭無閒化行於家娣姒怡怡士
銓有子曰湘奎無子曰弟有子矣無庸也其殁也以湘承嗣士銓於宅旁建祠
堂若干間奉始遷祖及三代并其兄而建坊於門焉乞余為之記余曰人本乎
祖祖不可以不祀誼之急者也士奎為嗣子之愛相須如左右手不私其力不
私其財惟弟之友以能成其名世其祀廓然有大公之心於斯世尤不多見皆
可傳之以勵世故樂為記之

戴氏雙節祠碑記

雙節者何縣學生戴賴嘉處士戴賴達之妻也戴氏世著松江之華亭　國初
遷常熟三傳至元成為轉漕掾史教善不怠生三子賴嘉居長幼敏慧穎冠游
鄉校娶於張僅一載而賴嘉攻苦以頭痠卒張絶粒矢以身殉元成諭之曰死
易立孤難汝無子汝叔行賦香曾生男當承汝夫後汝死將靡依乃強食賴達
婦蔣氏尤才且賢事尊章有加禮奉姒如嚴姑食飲起居必嘗其意踰年果得
雄即綢繆襁見於祖定為賴嘉後張心喜而仍乳於蔣教養至成立今汝霖者
是也越五年而賴達亦卒次子汝霈生纔七月耳蔣兼撫二子與張並守家窘
乏屏當支絀出蔣一手張先歿墓而蔣母及今無恙自賴達卒四十年邑儒紳
列兩母苦節由校官邑宰申狀大吏請於　朝先後得　旨並旌其閭道光十
九年汝霖復擇地於邑城西門外敬建祠宇市材必精鳩工必良自門而堂而
室垣墉甃茨楹斵丹膜肆榱樹當門表二母苦節巍樓翼張左右倚山面湖可
以憩游展供遠眺落成之日御版輿出郭扶持登樓蔣母顧而色怡融融洩洩
樂可知矣汝霖手疏本末乞言於余因歎夫造物者之栽培也初嗇而終豐當
兩嫠飲冰含蘗鞠育稚子當人世不堪之境運其有此日哉惟操之也堅則
其植之也益固以張無子而有子隨期待於數年之前蔣無夫而得壽竟邀福
於數十年之後兩家之嗣賴兩母為之引延而實由蔣一身之鐘毓厚積光流
聽造物者之報施此不可知而無不可知者也要之存者備其福逝者沐其榮

繩繩子孫時聚順於斯祠我知戴氏之慶正未有艾也

游浮山記

余往來桐城道龍眠欲遊之不果後至青陽偏陟九華欲遂由陵陽遊黃山復不果今年館合河撫軍署閱劉海峯集見浮山記而羨之浮山在桐城距懷甯旣近而大令爲同鄉呂丈幼心賴爲東道主遂以九月十日率從子吾守之暨二子顓顒往一日至樅陽次日自樅陽入山渡者再乃至華嚴寺宿焉寺有浮山志檢冊按圖令寺僧導行晨起出寺而左緣麓行里許而至金谷巖自巖左而上出其背即山之巔也平岡邐迤可二三里而至會勝巖飯焉自巖之右下天梯歷尋壁立巖摘星巖循麓東行三四里抵寺日下舂矣山形正方高不過十仞四面崖石壁立望之如浮樓故名桐城方密之先生出家居此故自號浮山愚者山之北曰□庵是其所居今蕪廢矣志即密之子中履所輯敘巖谷極詳悉海峯之記特點竄使就條理耳洞壑連綃之致核之記大略不爽而奇拔幽邃似不逮所記焉山周近十里故一日可竟旣還飲於寺守之問曰微海峯文吾黨不至斯山矣觀於山覺海峯之文亦少遜焉竊惜天下之山之類於此山者之不遇海峯也余曰是子因海峯之文而過望於斯山也人之情欣於驟遇驟獲此境有不驚喜過望津津道之惟恐其不盡者乎且夫文者所以達情也則耳目爲改有逆設之心則副之者難向令無海峯之文而吾黨於游歷之處有其情之所偏契而耳目亦因之而異者焉亦有情在於彼而境有所會假於文以寓之者焉而子乃欲以子之情律海峯之情也守之曰然則古今之文其舉不足信矣乎曰不必盡信者無補於實者也不能不信者無加於實者也子見記泰山華嶽者能盡其辭乎子見遊泰山華嶽者歸而稱記述者之褒乎此司馬子長之好奇而紀三王敘孔孟無所飾其琱琢之詞者也明日還宿樅陽十五日還館是歲歲在戊寅嘉慶二十有三年也

記餓胥

嘉慶十九年旱饑鳳臺縣胥經管倉所者以餓死所與余給事于內余愍之唯唯默默無用人也章爲役數年未嘗有大過公家之食不足以活妻子縣官貧不能恤也僾之以事而已夫固知其凶年饑歲不免于死亡然食有常額地無常產雖欲救之將安救之而一切死法惟餓爲最慘視禽獸猶可悲彼隱默不言以至于死將不忍蒙恥以求苟活邪夫今之給事縣役者人待之以不肖官視之爲奴隸不齒于鄉黨不論于廉恥非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者不爲而食之尤薄安望其不爲非哉故桀驁者很狠而毒民巽懦者竊威而競利與凡不肖之事皆甘爲之亦所以救死也乃不忍焉而視其死者何如也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碑銘

永康州知州方君墓誌銘

君姓方氏諱聯棨字樹星又字友槎先世湖州德淸人明永樂時有以錦衣衛指揮使扈蹕入燕者遂籍順天高祖國棟　本朝江南布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有惠政卒於官祀名宦曾祖辰翰林院檢討婚於常州徐氏因家焉祖宏度大名府教授父徽國子監生　誥贈奉直大夫母江氏贈宜人自檢討以下雖家于常而參議檢討皆歸葬順天故君仍以大興籍補弟子員乾隆丙午科中式順天鄉試乙卯以大挑一等分發甘肅其年委署安化縣事丁巳署磧伯縣事五月署靖遠縣事戊午以教匪滋事調赴軍營己未署禮縣事庚申署階州直隸州借補王子庄州同未幾調知成縣丙寅保薦卓異調知平番縣己巳升靜甯州知州六月丁江宜人憂壬申服闋謁選以檢發往廣西癸酉署蒼梧縣事凡三月調署柳城縣凡五月又調署羅城縣乙亥署永安州事其冬調署甯明州丙子補永康州知州己卯以疾請告明年三月得請以五月謝事八月遂卒君敏于從政所至治辦大府倚以任盤錯故奉檄往來幾無虛歲所歷州縣無久蹔去無不見思者靖遠縣無通渠民苦遠汲君至引泉穿渠環繞城郭提閼水門民以便利罷其瓜果之獻大府怪而索之君曰縣無公田官不治圃不敢以小民衣食自取媚也禮當賊衝奉檄之日卽單車之任晝夜宿城上葺濠塹備矢石儲糗糧鼓勵兵民誓死以守者九閱月劇賊張漢潮王三槐更迭攻之不能勝而邨民爲賊所劫既而逃歸者數萬人田廬悉燬餓且死招來之立具文書請振大府而先以城中餘糧作餅粥食之卒得全活有某將軍者將兵過禮請休兵於城君知其衆之不輯也乘城語曰賊勢且急恐民驚擾請舍於城外將軍曰我本逐賊且爲護汝城來何相拒也君曰若逐賊則賊固不在城若護城則當在城外卒不納蒼梧風俗窳薄有花艇博場菸館誘諸年少諸年少因以爲非竊盜亦由是而不戢每新令至卽率金以餽餽卽不問君既嚴禁之又搜逐之俗用頓改永康州民韋成保兄弟以爭產訐訟君爲開說孝友之道各懟以去頃之復訟者再君又委曲誘勸卒不加刑而大悔悟各讓所有曰公以人類待我我乃自比犬彘邪然性彊直出語又伉爽意所不可不能爲大府挫辱奉甘肅布政使委勘會甯災蓋布政之意以會甯爲非實災以君爲直故使勘之君既至則周行邨落計其災之輕重計戶口之多寡纖悉簿錄以還布政曰會甯果災乎君曰赤地數百里宜急振布政曰是會甯令爲汝言耳君曰某親歷村落十日所當振之民皆以白堊書戶口於壁可覆勘也覆勘不實與捏災等咎爾布政哂曰如是則可謂詳審矣君曰民命至重疎忽則誠不敢布政卒不能奪然猶悻悻曰孔子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斯言云何嗚呼君言必達其誠行必如其志仕宦二十三年歷州縣十五既所在稱治而一列卓異一進官卒老于遠州羈旅而死年六十七以嘉慶二十五年八月卒于永康州配馮宜人子二履鏸嘉慶戊寅　恩科舉人履錡先卒孫一埛貝以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葬於陽湖縣定安西鄉銘曰

世寶鉛刀令莫邪截毛既知其利乃畏其鋒莫之敢操不盡其用又相訾謷藏而不光邪害而彌昌邪貞諸幽扃我則不諂

慶陽府知府盛君墓誌銘

君姓盛氏諱惇大字南山先世金陵人明末始徙武進之南華墅今爲武進人也曾祖嘉烈祖衡舉經明行修補江浦縣儒學訓導父綱乾隆乙丑進士歷官山西絳州直隸州知州陞湖南永州府知府未赴而卒母馮夫人絳州公三子長惇崇乾隆辛丑進士歷官甘肅布政使自曾祖以下贈如其官妣皆贈夫人季惇復以謄錄議敘歷官河間府知府君其仲也應乾隆四十五年　南巡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再丁內外艱五十八年始補官前後儤直　禁廷者垂三十年嘉慶十六年轉內閣侍讀二十年轉江西道監察御史卽條奏養濟院常平倉社倉積弊請查辦附奏常州府紳士舉行積穀會請下該省巡撫嚴定章程以保久遠皆奉　旨嘉允二十三年　睿皇帝以風霾之異詔廷臣直言時方幸奉天謁　祖陵君上封事言驛路夫役之苦卽日奉　旨豁免順天府

所屬州縣錢糧幷赦查直隸被災各州縣分別蠲緩又以　萬壽恩詔赦積年民欠君言民欠或吏胥影射請酌免新賦十分之二以普實惠未報會四川省奏合省無民欠奉　旨捐新賦十分之二他省無民欠者如之又條奏吏部吏胥舞弊宜釐剔旋奉部駁然郎官之素稍吏例者見之皆咋舌二十四年二月授甘肅慶陽府知府府在萬山中號窮僻或欲留君省垣伺機會換善地君不可既至以清省為治官廚蕭然苞苴悉絕撫士民有恩而嚴於馭吏部中便之在慶陽五年一署平慶涇兵備道道光四年以年滿七十請致仕既歸子思信方官江西之樂平縣迎君就養其明年正月十六日卒於樂平官廨年七十有二四月初四日喪歸十二月初八日祔葬於皇里埠絳州公之阡外昭穴君好善如不及尤勇於見義聞人一能稱之不容口視兄弟之子如子延師課之以次取科第鄉人士之至京師者無識與不識以緩急告必喣濡之或視其才之所能而成就之於仕宦無絲毫營競心然甚能敬其事心之所疑博稽於人久而不釋工書畫暇輒以之自娛人或求之初不拒亦矜慎不多作笑語煦煦溫克終日或規其過語至刻切難受君未嘗不婉謝且深自責也余齒少於君十餘歲嘉慶乙丑赴禮部試始識君一見輒相契旋延余於所居之南墅課其子朝夕甚歡余性既坦率以君相顧之厚益不自匿被酒放言往往及塾以外事而君不嫌戊辰余改官知縣君置酒餞之從容言吾不敢弟畜先生然私心相愛不能自釋竊願先生之兄我也余曰北洛鄙世俗交故未嘗與人稱兄弟行如君則何不可自是以兄事焉比予出都停車南西門廉已曛黑君追送之坐邏舍階上執手問後會城鼓將下匆匆就車念之如昨日也而竟不得繼見矣悲夫君娶毋氏之黨生子三思恭國子監生先君卒思纂原名思寬國子監生思信嘉慶丙子中式順天鄉試道光壬午　恩科進士郎用知縣署江西樂平縣知縣河間公無子以思信嗣焉女二長適國子監生溧陽史迪次適嘉慶己巳科進士現任順天府府丞同邑龔鎧孫六人思纂思信皆從余遊者也來請銘銘曰

有識不襮有才不鬻其處不瀆其天不琢謂之未施言庸政埤謂之已施孰窺其涯委委虵虵達於無疵於稽其貌儒者愿者戴儀其心博也厚也歸復於土益如其真斯藴斯培以澤後人

東湖縣知縣洪君墓誌銘

君諱飴孫字孟慈又字祐甫北江先生之元子也先生以氣節震天下君能繼其志先生以贍學博聞迪後進君能嗣其業先生以詩古文辭發揮道德導播情性君能承其規幼即沈敏嗜學不厭聞見既洽心力尤銳每旬月不見過其齋搜其案纂述者已盈寸矣撰世本輯補十卷三國職官表三卷史目表二卷毘陵藝文志四卷青埵山人詩十卷皆成書漢書藝文志考隋書經籍志考諸史考略世本議餘各數十卷皆未成嘗聞其緒言胸中所願為而未及措手者尚倍於此中嘉慶戊午江南鄉試舉人四試禮部不售乙丑己巳甲戌皆以薦卷挑取　國史館謄錄既默默不得志而北江先生捐館後家益貧乃以謄錄期滿議敘謁選得湖北東湖知縣在任有惠政抵任入閱月遽卒年四十四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也君體氣壯盛工飲啖耐勞苦值其發憤窮日夜無倦容徒步日可百里擇交至嚴不能為唯阿處眾中凝然莫窺其涯志合者傾倒如不及君卒之歲予方自安徽罷歸過魏贊卿值其不在坐待之見案上訃狀訝其字以為偶同也卒閱之而信失聲一詫涕淚直墮嗚呼好學者理固短命乎抑亦數有不可知者乎君娶于汪子敬曾孫承敏承定敬曾愿而能立娶然向學益克守其業者以道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君於德澤鄉前橋祖塋昭穴先世具北江先生年譜故不著銘曰

嗟乎祐甫嚼子刻也金之玉之沙礫之匿也又亟毀之抗之力也其身可埋光不蝕也道固有否吾黨則豔也視此四尺終古無泐也

含山縣學訓導高先生墓誌銘

今之世殆無所謂師儒者矣謂之師者授句讀效佔畢也謂之儒者司載籍守蠹舍也而世亦遂莫克自盡其職甚者以相訾讕焉嗚呼師儒遂無所用於天下邪吾師蘿磐高先生幼而勤敏篤志嗜學家世儒業未弱冠已能授徒以給仰事年二十二始補邑弟子員從遊者日益衆為教以敦勵志行為本為文章

一軌於法而隨材誨誘使之鼓舞不倦每根究理奧指示利病神色響轉聽者心悚意浹油然遂然日進而不自知以故出門下者雖愚鈍無不各有所就其工制舉業取科第及爲弟子師有聞於鄉里者僂指可數年四十七始中式乾隆戊申科江南鄉試庚戌科登中正榜旋復奏停止之　命凡七膺禮部試不遇以大挑二等嘉慶七年選授含山縣學訓導含山介廬和之間頗僻陋十數年來無舉於鄉者先生至則招來生徒發篋陳策課之督之擇其材者獎勵輔掖束修以上來者不拒向學蒸蒸日變月化甲子鄉試含山中式者四人自是以後科無虛額應　召試入中書與館選者接踵而起安徽莠民舊有天地會之目以煽惑愚民有司已入告而誅夷之矣卒不能絕根株邑士有以告者先生立移令察究而自爲條教以授諸生使遍曉之破其惑嘉慶二十年教匪方榮昇滋事總督百齡嚴治之株連相坐及禍者數百家而含山晏然無一人嗟乎觀先生之所設施則師儒之所以成就人材裨輔治化者果何如也先生以貧故常爲四方遊里居教授之日少及得司鐸又值僻小邑故其著見者僅如此性方嚴不苟言笑義利之辨斷斷一介而引掖後進怡愉見色貧而好施見義必爲達於從政肆應裕如淮揚道曹訥庵恆初爲桃源縣丞延先生入幕言論傾契因爲兄弟交曹君歷官十餘著績官防先生佐之也在含山時或以公事謁上游有所開陳必中事理上游屢欲以知縣薦力辭不受遊必擇交不妄許可里居與周山書情黃端孩向棠謝隆棠榕趙乳塘禮諸先生及先大夫友善皆落落難合者乾隆甲辰乙巳先大夫延先生課北洛兄弟穆侍者二年以後雖蹤跡稍闊而廿餘年來歲時音問未嘗間也誌先生之墓其敢以不文辭

按狀曾祖靖安常州府學生祖碩昌考士宏　敕贈修職郎含山縣儒學訓導妣卞氏贈太孺人配楊孺人先卒繼秦孺人子三人承鈞承錫國子監生承鈺縣學生女一人婿含山縣學生劉世泉孫六人先生生乾隆七年十二月八日以道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卒於含山學署年八十有三六年二月二十日葬大甯鄉白茅塘之原銘曰

師學爲君儒惟人需鑄人陶化古今不誣大被寰宇政敏蒲盧小效鄉國饗捷鼓枹用有廣狹道無二揆嗚呼先生於遇爲屯於道爲亨鏗鏗一經馳聲漢廷彼伊何人曾不是聞幽宮千祀德馨不已以慕以思學士之砥

旌德縣知縣陳君墓誌銘

江陰陳墅陳氏以元之中葉自汴徙江陰四傳爲明僉事橫江公皋謨以勳權貴被譴卒禦倭南都以死勳事祀邑忠義祠是爲君九世祖孝友潛德崇祀鄉賢邑庠生燦高祖考也　皇朝康熙丙戌科進士翰林院檢討廣東學政均曾祖考也候選通判鑾祖考也贈文林郎太學生世濟考也封孺人夏孺人妣也君諱柄德字伯謙又字吉甫幼聰敏博涉多通弱冠餼於庠乾隆丁酉歲選拔貢生　朝考一等第一體故癯以病益羸引　見未用是科拔貢如韓尚書對姚方伯令儀皆在君下韓以小京官姚以知縣洊歷華要而君不過充四庫館謄錄書竣議敘得徐州豐縣教諭豐瀕大河歲有水患君奉上游檄簡稽戶口給發賑銀晝夜風雪中不以爲瘁積三年郡守言狀於藩司以堪膺民社奏引　見授福建崇安縣知縣以親老告近改選安徽旌德縣知縣嘉慶十年涖任十二年委解四川餉十五年又委解福建餉君之治縣也撫字督責惟恐傷之鋤擊強豪不顧讐怨尤慎於刑名有所驗檢不假手吏役斷獄比罪必求其情三反晝夜信於心而後已既得其情即不肯唯阿上下性又方嚴簡於酬對以故不中上司意同列亦無推挽者往往以事謫之府檄省檄絡繹奔赴四年中再委餉差往還輒彌年歲星霜之苦防護之憂責斧之竭蹶況瘁百端卒以忤上官旨藉事被劾以去旌德士豪朱則治者與巡撫胡公克家有舊橫於里中偶不慊於族之出戶家人李滿使其奴縛毆之垂死而召滿之父使領歸已死則誣曰其父縊殺之其父脅於勢不敢控則治之族朱義憤而鳴諸官君往驗毆傷累累也坐則治絞抵挾勢爲關說者百端君不動未幾而又有汪五貴之案邑民汪松控其子五貴死狀清觀前田中方萬幅兄弟三人實殺之時君以公事至郡中鄰封涇令徐豐代驗屍在田中而身與地皆無血汗一刀置其旁亦鏽蝕與傷痕不合君旋復詰其地勘之則見五貴所居室血跡狼藉汪松雖主控而應答指晝皆汪長春者代之問長春何人則松之族而事松爲父者益

疑焉返而鞫之盡四十三晝夜始得其實蓋五貴之妻梅氏有姿長春通焉松之弟柏亦通焉長春業屠家少裕五貴藉婪索之不稱意或毆辱之長春不敢校而私憤焉長春偶與五貴口角松解之留長春宿其家長春中夜起將從梅氏則柏與梅氏宿而五貴睡其足益憤潛出挾利刃伺之黎明五貴起將出戶長春迎而劃其喉勢過猛五貴仆長春亦仆柏逸而松驚起長春知不能逃因頓顙於松曰若子已死報官則長春亦死梅氏發官賣一家破矣若甯我者長春固翁義子事翁姥終身是無子而有子也不然長春到官必盡揚翁姥之醜松劫於其說曰然則奈此赫然者何長春曰紫清觀方萬幅兄弟吾讎也其觀前田即五貴所耕也置屍於田而以萬幅謀殺控則吾讎可報而五貴不徒死矣松遂從其計焉辭既定乃出方萬幅兄弟於獄拘梅氏起兇刀獄立具上之郡太守左公輔改奸婦梅氏爲呂氏其姑也亦與長春通太守惡其導奸故重致之案未招轉而呂氏縊於宣城之獄汪松子死妻復死媳亦不能保又一家蒙醜聲朱則治之族從而慫恿之乃購人赴都察院翻控院下行省檄君與左太守會鞫松狡悍執不服問官以其屍親也不敢加刑左太守因稟胡撫軍請奏辦奏辦者外省案有礙不能行者則先參承審各官解任嚴辦則案中不論何人均可刑訊也撫軍因之徑以奸婦互異奏參革職比定案入奏一切情節與君原辦略無出入惟以呂易梅因呂已死問者不得不爲梅開脫耳例可開復原官而覆奏以該縣誤聽汪長春誣扳夏婦幾陷重辟雖經隨同審明究非尋常錯誤可比業經革職無庸再議君遂失官嘉慶十有八年也而朱則治始擬絞決繼改絞監候又援　恩赦減流納贖已從容還鄉里矣自古刑獄之慎無如我　朝罪自徒以上由縣而府而司而撫臬其聽明緣情定讞詳且密矣迨奏當之成其麗於死者　皇上復令部臣研核擇其可矜可緩者以聞於勾決時即與緩勾好生之仁如此其至也封疆大吏奉宣上德州縣以獄上有不當輒駁審州縣亦自顧考成罪人即與死比必稍易情事令入輕比而狡悍之民亦遂窺見此指脇持州縣往往縱釋有罪以就之漢之時獄吏利人之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今之時獄吏利人之生非愛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生一罪之成自勘驗購捕研審招解費數百金而不足也或犯供偶有翻異上司別有意見駁案再審於是發犯回縣或檄調至省其費不可知矣其不中上司意者則情罪不符辦理不善比擬失當皆可入之彈章百喙不能辦也兆洛與君同官安徽去官後同羈於省城聚處者數月故能知其詳而質言之意亦今時州縣吏所當儆而聽之者歟君去官才數月而夏太孺人歿於官署君素有目疾官事顛倒不能無鬱鬱又突遭大故號泣孺慕目漸失明復以交替爲後官所持留歲餘賴同官宣城令查揆合肥令陳斌稍佽之乃得扶夏太孺人之殯以歸君工書出入蘇米而歸之顏柳以畫沙印泥力透紙背爲宗揮灑不倦求者無靳爲詩取自達所見無所規仿而真氣彌滿著一螺山房稿若干卷既里居與故舊黎老時時梧酒流連未嘗及官事暇則命子弟讀經史以聽之復十有三年道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六配蘇孺人生女子子二繼配王孺人生丈夫子一祖望女子子四其季爲前湖南巡撫陽湖左公輔子婦即前甯國太守也孫四人祖望孝友績學工書能繼君之志以道光某年月日葬公於花山陳皮罏九世祖橫江公之阡而兆洛爲之銘銘曰

此清彊古實橫江僉事之阡也有賢子孫蹟武倜儻來覲來敎體魄其永安

石如鄧君墓誌銘

鄧之先以國氏至高密侯禹爲漢宗臣支祚蕃育世有聞焉君字石如自號完白山人名與　睿皇帝諱下一字同故以字行其先自江西鄱陽遷安慶府懷甯縣之白麟坂至於君十三世矣自祖以上皆潛德不燿而學行篤實考諱一枝號木齋博學多通兼工四體書善摹印性兀傲不諧於世行遊客授獲稱薄屢空晏如君少以貧故不能從學逐村童採樵販餅餌負之轉鬻曰以其贏給饘粥暇即從諸長老問經書句讀又摹倣木齋先生篆刻及隸古書弱冠能爲童子師見生徒憨跳即舍去刻石印寫篆隸鬻諸市梁聞山先生識者以書名穎鳳閣見而賞之介諸江甯梅石居鏐梅爲文穆公裔多蓄古金石刻石居雅重君盡發其藏以資觀摩業益進久之木齋先生沒既葬君乃襆被入越遊天台雁宕遵新安江遍覽黃山三十六峯逆旅中邂逅金殿撰榜奇其書館焉時

吾邑張皋文先生尙未遇亦館於金一見傾倒繼又傳客於曹文敏公文植文敏公又以書介諸畢尙書沅尙書開府兩湖稱好士尤重君品留歲餘以其閒登衡山訪岣嶁碑泛洞庭望九疑其歸也尙書觴讌兩使爲君壽橐中裝且千金君歸買田築室延師課子姓爲室家計頃之渡河登東山遂至京師欲以篆籒古法剷切時俗公卿多非笑之者惟劉文清公深器焉乃游盤山西山謁昌平陵而返自後時時客游蹤止大江南北而已君修幹美髯魁偉異於恆人沈毅寡言笑遊四方所止必物色其賢達士及搜求古人金石之跡以自考與人論道藝所持侃侃鑿絲毫不肯假借布衣椶笠賓客公卿閒岸然無所詘也出遊而歸囊中貲先以周三族之貧者又以貲貸匠氏使製棺櫬凡不能葬者隨取給焉弟儒弱已析炊矣婚嫁事仍身任之弟沒教其二子如子嘗與書曰讀書須極熟然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久之自不能舍我少時未嘗讀書艱危困苦無所不嘗年十三四心竊竊喜書年二十祖父攜至壽州便已能訓蒙今垂老矣江湖遊食人不以不識字人相待鑿能讀書獲益如此汝輩可不及時自勉哉父母不足恃家業不足恃自己氣力不足恃可恃者讀書明理存心忠厚而已嘉慶十年十月卒年六十三配同邑潘無出繼室鹽城沈生子一曰傳密女四人皆適士族傳密生六年而喪母又四年而君棄養厝君於白鶴坂上傳密長乃卜吉於某原奉君與二配之殯而合葬焉距君之沒已二十有餘年君之書眞氣彌滿楷則具備其手之所運心之所追絕去時俗同符古初津梁後生一代宗仰世多能言之傳密從予遊日久原君所自述及聞諸故舊所傳道者爲事略以示余余故最君之實行而序焉銘曰

望之峋峋卽之肫肫綜之紜紜理之彬彬一以爲古異一以爲今淳是匪其書是惟其人有雲輪囷來覆斯窀

北江鄭君祠版文

道光七年六月七日有來謁暨陽書院者視其刺曰鄭循安延之坐且拜且言曰循安道鄉公子孫也不幸少失學鄙固無所知惟念先人砥志厲行終身困頓不求知於人人亦莫有知者竊聞先生搜輯鄉黨文獻片言之善必甄而揚之故敢奉先人行狀及所爲詩以來儻憐先人之艱阨而錄之暨循安之誠而徇其請則道鄉公之庇世世子孫之幸非循安所敢專也北洛敬受其狀而讀之蓋距君之葬二十年矣而循安尤尤瞿瞿若始喪者然北洛雖不文其可以辭君諱牧字牧村又字北江道鄉先生二十六世孫世居武進縣西北鄉之王下村祖祖虞父金緘生二子君其仲也生四十四日而孤太夫人袁氏撫而教之比長勤于學工舉業而不售以餘力爲詩章通許氏說文解字之學習篆籒善刻印家素饒君之兄喜交游爲任俠盡破之君不以屑意乾隆五十年歲大飢無以自活從其從父某河南開封府不遇困于逆旅時畢尙書沅巡撫河南有以君名告者遂延入幕尙書幕故稱多士如吾鄉洪編修亮吉孫觀察星衍徐孝廉嵩錢參軍泳皆在焉相見無不傾契也旣尙書督兩湖君留河南太守張公松孫幕數年孫觀察由刑曹出爲山東兗沂曹道往從之適吳相國熊光開藩河南延君入幕數年聞太夫人病馳而歸太夫人病尋愈而君侍養不復出嘉慶九年太夫人棄養君亦無意世事矣又以貧故十二年從江西令惲君敬於瑞金至則惲已罣誤謝事浮沈旅邸者二年循安往省乃偕以歸歸逾年而卒年六十嘉慶十四年四月也君與人寬和無競心而自處極方介惡衣惡食處之晏如當其窘不可度或告以刓圜隨人衣食且立致君歛曰吾甯玉碎耳以故雖所至未嘗無違迕而不能自潤困于逆旅則束手高臥而已其困于江西也閱二年不寄家書家之人怪之循安請于母徒步往贛贛問逆旅乃得諸會城南七十里之市汲已臥病疲劇矣所爲詩皆少年作多愁苦之音後見洪孫諸人自以爲不如遂絕不爲屬纊時索筆書讀書明理修德保身八字以示二子無他言因誦尤西堂集玉鉤斜賦流涕被面未終篇而逝嗚呼其亦有不得于中者矣所謂不屑不潔者歟君娶蔡氏生子曰大有繼娶賀氏生子曰循安曰復安復安未娶而卒大有後君五年亦卒娶謝氏無子循安娶□氏生子才三齡耳循安刻苦自勵能繼君志誠篤修謹與之處者皆愛且信之游諸侯閒積十餘年稍蓄稱入可溫飽矣道鄉舊有祠屢壞而屢復比又圮循安倡其族振而新之身走京師遍告于當代鉅公求爲記幷題楹之辭旣得之欣然

載以歸若裝千金人多奇之循安曰此吾先人志也愧行能無似無以慰冥冥贖不孝罪此視吾力敢不勉乎予以道鄉不爲生死禍福秋毫嬰慮而君歷困頓窮約不喪所守可謂無忝乃祖故爲此文俾循安揭于祠壁後有表君之墓者可取諸此焉司馬子長有言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後已而弟子識之不倦嗚呼今之爲季次原憲者豈無其人哉是在識之不倦者哉

江陰縣學教諭王君墓誌銘

北洛主講江陰教諭悔庵王君爲監院君之子文苑孫傅霖皆從肄業以是得朝夕接謦欬講論文藝敘述舊聞嘗爲君序年譜致欽向之意君歿文苑請爲銘墓之文其可無言乎君太倉王氏諱錫康字用蕃晚而自號曰悔庵年二十五補弟子員屢試高等三十七始食餼四十九舉於鄉六十六而任江陰縣學教諭八十二以老疾謝事歸以其年卒於里第道光七年十二月七日也系出宋魏國文正公旦明洪武時由淮安遷太倉十數傳矣世世以文學顯曾祖秉忠歲貢生祖有暉太倉學生父起鵬廩膳生君仲弟銑嘉慶□□科舉人石埭縣教諭季弟鍾嘉慶戊午科舉人吳縣教諭諸子姓補弟子員踵相繼也君承累世詩書之澤粹於氣敏於學達於世務爲文章研理必晰法度必嚴從之遊者隨其才之所能而就之尤以砥行立品爲斷斷其在江陰學人士有問學者未嘗無誨其貧無資者不責其贄且佽助之宮牆之內凡禮器樂器墀廡庭階藝植掃除之事無不肸飾縣令有公事如開河渠編保甲藉力稽督必勤必慎不能刓方爲圓亦不爲崖岸以自表異故與之處者久而相忘去而如有所失也子文江文澥文泗文苑文泗早殤文澥未弱冠而補弟子員蜚聲名公間年二十三卒傅霖其子也二歲而孤事母甚孝母病再刲肱以療而不使人知亹亹力學蹇有成矣年三十卒無子君晚年耳目之用幾廢傅霖之歿也久始知之逾年而君亦辭世矣文苑廩膳生有文譽子曰業紹君之業者庶其在此所著有知非集求是集蓉帆詩稾近義園課徒詩文草唱和集制義稿凡若干卷藏於家配高孺人先君卒葬太倉州十三都遍字圩新阡今某年月日文江文苑奉君之殯啓孺人之兆而合葬焉銘曰

君之遇在通塞之間亦既有以成於身施於人紹其世而貽其子孫矣此古所謂有道君子無忝於師儒不愧於昔賢者也久而不湮貞此幽埏

雙流縣知縣毛君墓誌銘

君諱會掄字可元號遴齋毛氏自元至正間常州路推官祥始著籍武進七傳爲明禮科給事中憲祀鄉賢又五傳爲福建侯官縣知縣協恭明亡闔門盡節
皇朝賜諡節愍祀忠義祠是爲君五世祖府學生馳贈文林郎揚烈祖也乾隆戊子科舉人贈文林郎西崖考也君生十一年而喪父即能志學自樹事母楊孺人稱孝謹補武進縣學生乾隆戊申科中式江南鄉試副榜貢生甲寅將赴直隸鄉試道中策蹇而墜折左臂及足遂成痼家貧無以爲養庚申就職直隸州州判分發四川辛酉署蒲江縣事丙寅委協理報銷局務總督勒保知其勤奏請儘先補用戊辰四月遭楊孺人憂回籍營葬庚午服闋赴川辛未補忠州州判甲戌以拏獲鄰境盜犯保舉引 見發原省以知縣用丙子補雙流縣調署青神雲陽酆都墊江縣事道光辛巳十月奏調仁壽縣而君以左臂病劇乞休以歸歸則杜門課孫足跡不出庭戶歷八年卒道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也年六十有五君貌肅而性和無疾言遽色奴童忤意亦從容導之而御吏胥極嚴下車必首懲其奸黠者坐聽事書役竟日侍無敢跛倚交語決事明敏老吏斂手所涖釐積案無留牘多平反或情事乖左白其實於大吏常手自繕稿大吏以是推心任之縣有劇急輒檄君往事或格成例往往捐廉取辦在忠州擇地創建署廨民病涉建會通石橋長二十餘丈青神縣有鴻化堰歲修築按民田科費奸民每匿田不科又蝕其羨堰益壞君清出所匿田二百五十餘頃量水大小爲歲修額堰民利之其調雲陽也以雲安鹽廠之訟廠故設大使所產鹽配附近十五州縣商人行銷嘉慶十七年廠燬於教匪經雲陽新甯開達四州縣商修復之因私其利而餘十一州縣之商改配他廠鹽久之鹽浮於引商竈交病遂訐訟君至請撤回十二州縣商之改配他廠者惟製引時先四州縣其餘輪次以及訟乃解酆都之蟻碑梁灘水險多歧行舟每迷所向因於灘

際樹兩表相望題之曰指南轉柁又有廟磯灘石勢迫狹水急漂民舟乃募民鑿險者以夷皆捐廉為之也以蜀民悍很睚眦相讎殺刻全人矩矱一書所至授里中父老隨宜譬解民多革心者自需次補官洊歷署授在蜀三十年所至無乏事去常見思既歸猶手錄汪輝祖學治臆說諸書彙為一編曰治說彙纂又悔其治官時用刑或過當遺書誡其子以尚書呂刑篇反復古人明慎矜恤之意焉所著詩文集六卷官書二卷自序年譜一卷雜言數卷藏於家配呂孺人早卒繼配鄔孺人女弟子二人書城湖南益陽縣縣丞文曦早卒孫一人書城書從子遴以某年月日將葬持狀請銘銘曰

毋小千室咸戴一天能愛能惡茲惟仁人厥心所爭損益是權博不在施高不在官朝采有耀夜室無還

刑部員外郎楊君墓誌銘

君諱景仁字育之號靜嚴晚更曰靜閑系出宋尚書左丞棻石林先生二十三世德賢育於青浦楊氏從其姓　國朝康熙初自青浦還常熟縣之恬莊占籍焉曾祖廷鏞祖繼祖國子生　旌表孝義考岱布政司理問銜　旌表孝子妣陶生母尹自曾祖以下皆以君貴各贈封如君官君負異質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七補邑學生員試輒冠儕偶而屢挫鄉試入都肄業國子監不一載名流都下嘉慶戊午中式順天榜舉人以川楚例授內閣中書庚申派本衙門撰文辛酉管稽察房兼掌誥敕房又充會典館協修方略館分校　實錄館分校壬戌派協辦侍讀癸亥十二月聞理問公屬疾乞假兼程歸而已不及視含殮哀毀逾禮丁卯服闋補官戊辰派稽察中書科庚午補文淵閣檢閱辛未秩滿引見記名內用派理軍機清檔癸酉復充會典館分校　實錄紅綾本覆校甲戌擢刑部四川司主事派本司主稿兼辦浙江司秋審己卯派總辦秋審處道光壬午擢刑部安徽司員外郎仍兼辦四川司事充順天鄉試外簾官癸未奏擢郎中擬陪以尹太恭人年高假歸遂引病里居躬娛侍養時時近遊觴咏以誘進後學為務丁亥主講廬州府廬陽書院戊子主講太平縣仙源書院將歸而屬疾七月十四日舟次涇縣遽屬纊焉年六十有一君祖考並以孝行旌門世澤純篤理問公尤敦厚本支置義田以贍之設義塾以教之又捐田千畝為子孫讀書膏火君能善繼其志呈當事咨部立案隱然與范氏義莊埒理問公疾禱於神請開設敬節會以延親年越日而病良已六遇　覃恩再以本身封誥貤贈世父及從祖父陶太恭人不逮祿養勤念舅氏為擇舊族嫁其弱女戚友婣黨有緩急未嘗不竭力營護也身之所居必盡其所當為者為諸生時所從問業必於名師宗經沓史精義致用遴成均時公卿多見器重遇　朝廷大典禮恭進詩冊每邀　睿賞居中書凡所擬撰矜重不苟典贍華貴後進式焉校閱館閣勤慎周詳寒暑無閒雖苦煩未嘗懈既居刑部每辦秋審手錄本案前後檢校求其可以生者參商駁正務得其平遇發審事件必務全株累尤體恤獄犴稽飲食察五木無不周以其暇採古今治獄事成式敬編五卷里居時值水潦與同志悉意拯濟又採古今救荒善政名言之可為法者成籌濟編三十二卷皆按切時務實可見之施行訓子姓依於忠恕誠敬可世世師也蓋祥和之氣萃於君家世德相承君能引之弗替以是居官能敬其事在中書則中書倚賴在館閣則館閣稱手在刑部則刑部委重推是以及天下其為　國家所倚毗抑可知也而惜乎未竟其施也然君之歸也徒以色養色養未竟委化先之此又天倫之缺陷而君所不能無憾者昔為孝子今矣順孫是所勖於諸子矣夫配陶恭人克媲君德生丈夫子四人希錫國子生嘉慶丙子順天鄉試挑取謄錄希銓丁卯順天榜舉人辛未進士由編修擢御史外補四川潼川府知府希鈺國子生希鏞道光辛巳　恩科順天榜舉人揀選知縣女子子二人壻國子生趙錫麟邑貢生王履旋孫十人以道光九年十月十九日葬常熟縣西鄉太平橋新阡兆洛辱與希銓同館稔君之言行謹勤實以銘君幽銘曰

孝維天經本立道生修乎里巷施於　朝廷濟不期博因心則宏敬身成親曰順以貞爾類攸錫視此繼繩爵此體魄羨門釆扃有不還者何谷何陵

翰林院庶吉士孫君墓志銘

君諱原湘字子瀟又字長真孫氏宋忠烈天祐裔也高祖世柱候選州同知自休甯雲溪遷家常熟後縣析為昭文遂為昭文人曾祖岐福祖釆埏考錦本生

考鐈　誥授朝議大夫山西潞安府知府曾祖祖皆贈如其官妣皆贈封恭人君生而穎異方三四歲即知讀詩口誦指畫若能通曉蓋天賦也成童後嘗從朝議君於官朝議自奉天治中擢潞安府君所歷若山海關醫巫閭瀋陽攝橫木葉橫諸勝及黃河太行王屋名山大川風物奇險皆以歌詠發之年才弱冠而名滿都下矣中式乾隆乙卯　恩科江南鄉試嘉慶乙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官假歸得怔忡疾遂不出歷主毓文紫琅婁東游文諸講席教誨不怠多所成就士論翕然歸之凡邑中有水旱振恤之事君必先為經畫故全活者甚衆初李廷敬味莊備兵蘇松主一時詩文壇坫吾友若李麗舒丁遺久陸祁生諸君皆往來吳淞煙水之間歲無虛日一日歸會聚之頃為余言昭文孫子瀟者今之詩人也輒誦其詩數章翛閑澹遠有古人之風余雖不善為詩而知好之頗以不獲見君為恨及嘉慶十年與君同舉於禮部相聚都下因以潛觀君之容貌舉止脫然不以世俗為累而蘊藉之氣溢於眉宇間蓋信乎深於詩教者也然君學足以治行教足以澤遠才足以幹事乃甫登第而旋退僅以詩稱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其論詩之旨以為一人有一人之性情無性情不可言詩無風韻不可言詩若徒以格律體裁規模唐宋者則失己之本來面目而真性情亡矣有真情性然後涵泳於經史百家以為立言根柢自然獨闢町畦足為一代正聲自古大家名家何嘗不以學力勝要之必從性情中來也此言出而專主性情以為詩可無學而能者足關其喙矣以道光九年二月二日卒年七十君所為詩已刻者三十卷續集及古文駢體三十二卷未刻考鐈　贈文林郎妣陳氏封太孺人配席氏封孺人子三人文杓縣學生文檝國子生文楷女二國子生吳來復縣學生邵淵懿其壻也孫五人文杓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先期請銘銘曰

嗚呼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騖諸外為己者淑諸身君之不汲汲於仕進而以昌其詩也意在斯乎則此翛然者東野閬仙之侶方有經過下馬捫碑酹酒於茲者矣

趙君孟符墓誌銘

甌北先生之文孫曰孟符以孝行力學著聞交遊間道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損館京邸兆洛於君未獲奉手而與君弟蓉西友善往唁之兼問致疾狀蓉西曰吾兄進寠累一意進取既中副榜籍客授試都下屢不售益發憤今年主講涿州鳴澤書院院久空席吾兄懸懸程課來學者無閒才否隨所造與誘進生徒親之若父兄舊有咯血疾發而劇生徒醵金具饘餌疾漸亟共輿致之京師就醫藥其歿也咸來會奠無不哭失聲者侍疾者自京邸歸述病革而囈猶喃喃為生徒課文字也言之嗚咽不能成聲洪君齮孫之餘君也以為君素豪邁論議慷慨比歲彌自斂抑有所稱說依於和平人以為所造益粹而不知其牢愁內煎菁華漸竭也君尊人海珊先生已衰老特二君競爽博尺寸進以踵前武而孰知君竟止此耶故蓉西尤摧痛不能自堪嗟乎既清華之實負卓犖之資與之以困心衡慮之境以淬其志奮天於斯人不可謂無意者而卒中道隕之彼酣豢逸樂唾手青紫坐享壽考者其真別有一天在耶君諱慶齡字孟符生乾隆壬子年七月初九日得年三十八配謝氏繼程氏先卒子二人曾倫曾勤蓉西將以某年月日迎其柩歸葬橫林之祖塋狀請為銘以待事銘曰

鶴肅肅而在林嗷嗷而孤遊既銜利之有心又避患之無由羌宇宙兮焉寥獨失志而懷憂纍棄於歲寒遭繁霜而夏凋闕瑣瑣之金聲埋皎皎之琳球諒此骨之不腐何夜臺之為修

毛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　字景維又字錦微先世居吳之閶門明時諱愛溪者始遷揚州江都縣之邵伯埭曾祖學祚祖繼琦皆以壽考　賜粟帛為壽官考克勤國子監生嗜學工書發聞鄉里貤贈奉政大夫妣趙貤封宜人府君幼而嗜學以攻苦致疾遂輟業蕭然平居手一編未嘗暫輟喜讀前代諸史論列人品能抉目論之藩籬毛氏自遷邵伯埭六代同居至府君五世矣兄弟行十人府君為冢督教睦克諧內外無閒事從父如父字幼弟如子食則接席讀則同師埭瀕運河商販所湊知詩書者少府君嚴師擇友砥之於學以身勸之以子弟先之數年之閒弦誦斐然科第繼踵府君教也子夢蘭以進士選湖南知縣歷沅江武陵湘

鄉邵陽湘潭府君常就養所至鍵一室課子孫桓褐粗糲不使踰遊閑之習不爲飲食讌會雖誕辰不張筵而軫念岸獄時時飭巡視潔井匽時其飲食量其寒暑至節縮衣食以恤之在武陵時會山水暴至潰隄障且乘城闉民人漂溺者無算府君令署中舂黍作餅餤命救撈諸舟皆具釜鬵儲藥餌有所救輒隨宜護治雖逢異災民鮮死者夢蘭以湘潭客民互鬭案駐誤遣戍數縣士民爲醵貲請贖府君持不可曰譴戍亦　天恩也有罪不讞是誣上也僕被蕭條提攜眷口以歸處之晏然府君足跡未嘗至公府道光四年冬高家堰潰埭當其沖勢岌岌府君時已病乘小舟冒風浪力請於郡守邑宰出泉募夫協力堵築一鄉以全府君自處以義接人以恕即奮發赴事不避嫌怨一以和平出之常曰造物勞我以生先民有言能勤有繼但時時淬厲精神則經濟事業皆從此出故自少至老無一息不矻矻自厲晚而逾貧幾無立錐而教戒子弟惟以培植學行不墮身名爲訓爲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六十有七　誥封奉直大夫邵陽縣知縣以某年月日葬某原配徐氏封宜人子五人夢蘭嘉慶甲子科江南鄉試舉人己巳　恩科進士分發湖南歷任沅江武陵湘鄉邵陽湘潭縣事庚午科湖南鄉試同考官夢齡太學生夢文候選從九品夢弼廩貢生國子監肄業期滿以訓導用署郴州訓導灝嘉慶壬午科直隸鄉試舉人考授國子監學正孫五人均斐然向學克紹世業夢蘭與兆洛同舉於鄉相親善嘗從容敘述府君之所以教與所以施於人者私心竊向往焉而未及一拜牀下府君之葬夢蘭奉行狀來請銘銘曰

緊君子斐民彝蹈規矩躬自治遜五品先門幃於鄉邦裕乃施樂與約惟安之而怡怡而師師積休嘉孫子貽千萬年貞斯詞

東湖縣知縣蕭君墓誌銘

道光九年十二月湖北東湖縣知縣蕭君卒於其子以霖任所明年秋其仲子以霈匍匐乞余爲銘幽之文夫君之歷官所在或三四年或五六年皆有績可紀而於江陵則十年其可紀者修復書院爲最力焉蓋書院自乾隆三十年增拓以來又六十年室宇隤敗生徒零替幾不可問矣君鳩合士人作而新之易其朽蠹墍其汚漫齋舍庖湢均有次第而縣有新淤大陰草陰沙田三千餘畝洲民相奪爭訟無已君即履畝丈量簿錄以爲生徒膏火之資而訟亦以息於是課有所贍居有所處延名師爲之講授至於今而文學彬彬濅盛矣其事親至孝母吳太宜人一話一言中心奉之無違太宜人九十七而終君年亦七十矣猶若孺子慕者余生平所僅見也君諱瑾字芝三號梧軒浙江山陰人祖再興父芳雅芳雅府君即世君方在齠齔家徒壁立吳太宜人拮据教養至於成人太宜人行動皆有法度子弟嬉戲不得輒出中門鄰媼之語不以聞於耳非僮不得出諸口也稍長屢試不售太宜人命給事吏部久之得議敘正八品擇發江南河工補寶應縣管河縣丞升宿遷縣知縣錄事落職留防要工逾年捐復原官署高郵知州補荊溪知縣調江陰大計卓異丁吳太宜人憂服除選東湖縣蒞官三年以霖迎君就養抵山東而沒計君入官三十餘年以霖迎養前未嘗一日休息性和平慎易處事詳審凡河防水利災旱刑獄賦稅關民生利弊諸大政所治必舉要尤好急人之急士論稱之卒年七十八祖父皆贈奉政大夫祖妣夏氏贈宜人妣吳氏　誥封太宜人配吳氏繼配潘氏皆封宜人子三以霖山東曹州府糧河通判以霈山東候補鹽場大使以鄂廣東候補鹽知事女二皆適士族孫十一人曾孫二人今以霖等將以道光十年某月日葬君於山陰縣某鄉某原銘曰

猗歟蕭君秉政有經孝以出治覃於士林無有遠邇漸民之深陳諸太史是爲令程岩岩稽山其高幾里東並禹陵西到江涘中有幽原惟君之墓我銘其窆庶幾永譽

樹香張君墓誌銘

暨陽書院肄業生張玉壎奉其尊甫之狀來請曰玉壎不天生九年而先君子見背其葬也墓未有誌去年四月母氏又棄養卜以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啓先君之藏而祔焉求先生一言補誌石信後世兆洛居暨陽久知玉壎有學行能無忝先業故受其狀而次之君諱燕譽字侍源先世汴人也宋南渡時孝子本眞始從父遷揚州之泰興　皇朝雍正間諱瀛秀者徙江陰之華墅實孝子後

第十三世是爲君曾祖考祖諱南齡有隱德兆洛欽其行爲立家傳者也考月軒公諱士楷國子監生夢庭樹數榮而生君故君嘗自號樹香焉幼聰敏年十四居母喪執禮如成人援例入監應鄉試以月軒公多疾入侍湯藥出理家政遂廢業其治家也雍和惠順動必依於禮則耿介不肯徇流俗妄結納於孤寒志學之士必振拔之所交如孔處士瑤山徐孝廉爐峯季韜皆卓犖士年四十八而卒士流深惜之配劉孺人父應和縣學生于歸時不逮事姑而有諸姑四人幼者纔及齔劉孺人事尊嫜致愛敬撫諸姑自飲食衣服及遣嫁資送曲盡恩意匡贊夫子惟勤惟虔久之月軒公捐館舍卜兆未吉越三年而樹香君繼歿逾年長子麟紱歿又逾年媳趙氏復歿長孫彭年亦殤一庭之間坎窞四五以一嫠挾三尺穉子黽勉支拄窀穸之事以次具舉無違禮者教玉墀學必擇師交必擇友玉墀爲童子試欲援例入成均孺人正色曰吾一日不死汝一日不廢書汝不自奮吾何以見汝父於地下持門戶躬煩辱爲家人先鄉里戚黨饋問周恤咸無睽情歲饑竭其業以助賑大吏奬焉臨終語玉墀曰吾望汝不以一衿終今不及見矣我死毋過哀惜精神圖進取則吾不死也歿以道光九年四月十五日年七十四樹香君歿以嘉慶十年九月孺人拮据擘畫操心慮患以予身保張氏休戚者二十五年子麟紱先歿次卽玉墀縣學生女一適縣學生任星耀孫三皆幼其葬在歙山灣之原銘曰

德不耀行以修刑于家福所酬而綿延而炳彪孤克紹封斯邱貞吾詞爭千秋

汪快士先生墓表

甘泉汪喜孫以其高祖快士先生之狀抵余曰君安貧樂道不求仕進性豪宕喜遊山水凡名勝之地無不歷也嘗刻印賣其資以爲裹糧計得盡遊而已先世居歙之古塘村晚年僑寓江都遂家焉所刻印有紅朮軒山水篆冊桐城張文端公嘗序之有紅朮軒印範其晚年所輯也著紫泥法仁和王丹麓晫檀几叢書刻之嘗謂字書自說文以後紛然雜出集古今文字爲文字原生前明某年卒　本朝康熙某年年六十有九葬甘泉縣金匱山娶鄭氏子旻溥旻沛旻澤乞爲銘幽之文予惟古誌墓之石與棺俱下未有葬越百年而爲之者謹據狀爲之表曰古有隱德之士避時獨處諱其道晦其身藏于技以自寶者雖至賤弗恤也先生既肆志于山水之間復憫小學之龐雜奮然著書豈沈冥者耶先生曾孫容甫明經以博學工文詞稱雄於當世余讀述學內外篇恨不棒手受教及見喜孫而喜其能世其業也先生諱鏞京號西谷容甫名中

大城縣尉陶君墓表

中書陶君際堯奉其　贈君春溪公之狀謁予而言曰先府君三十而從宦六十而歸休際堯之生也府君年六十有四府君之棄諸孤也際堯年二十有一於府君從宦事蹟不能詳所覩記者居里黨宗族閒事而又不能窺見旨意規模精神徒以耕耨人口者綴其大凡耳今距府君棄養之日已二十年際堯僥倖舉京兆捷南宮入中書府君不及見也遭逢　皇上登極覃恩制誥追贈恩古人捧檄之喜獨增摧裂將鐫石墓道以紀恩遇且志其無窮之悲願吾子之有以表吾先人也余既受狀而讀之而復於陶君曰歸熙甫爲贈檢討許君墓表惓惓於天厚有德將與其家不當其身而特鍾於其子許君者文穆公國之考也文穆始入翰苑而屬熙甫爲墓表之文厥後文穆躋台輔爲名臣皆如其言許君布衣特以行誼著稱非如尊贈君所至有宦蹟利澤及於人也君將恢令緒光大餘慶其不爲文穆乎哉按狀贈君諱兆慶字拱之春溪其自號也世爲會稽人著清望贈君至性肫篤父華峯公病嘗指血書疏以禱刲股肉和藥進之病以霍然尚氣節重然諾讀書不事章句而制舉業下筆輒屈其儕偶遊句山太僕之門稱高足弟子既屢困場屋謀祿養援例得直隸深澤縣尉繼以改近得安徽宣城歷尉歙盱眙丁內艱起復補直隸大城尉所至有聲績其在深澤也濱水溢壞民田廬爲疏其壅洩其漲築堤捍之日擠擠泥淖中不恤也其在歙也邑有名宦號半升太守乃贈君六世從祖比贈君涖邑亦以清惠著民因並頌之在大城尤一意鋤剔奸宄邑無賴子相聚博戲監生王倬爲之囊橐悉捕治坐褫革者十餘人生員季某與太監劉某有連倚勢暴鄉里發其奸杖而徒之以此不中上司意遂棄官歸其強直剛毅類如此家居二十餘年誘掖後進如恐不及家無中人產而喜賑恤乏困里中有忿爭輒就取正得片言

無不立解者伯兄早卒嚴事孀嫂撫其子女迄成立弟某尉貢鄉旣罷官迎之同居晨夕怡怡有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之風配袁孺人繼配俞孺人贈君以嘉慶二年丁巳卒年八十五俞孺人道光甲申卒年七十八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于會稽小路山左過龍山之原子三人際華桐城縣尉際唐鴻臚寺序班際堯其季也嘉慶丁丑進士內閣中書孫一人曾孫三人贈君之所措施未盡其用卽所著見一二固亦無愧于古人矣則天之所以使其保世滋大也豈偶然哉謹詳列之俾揭諸墓道云

許州知州何公墓表

山陰峽山何氏系元至正時紹興路提舉茂昌倡義勇衞鄉里遂定居焉仍世爲方雅族傳十有四世而至許州知州容谷公公諱熊光字孔照祖贈奉直大夫師吉父贈奉直大夫其棟母徐宜人娠十五月而生公少負異稟八歲能誦陸宣公奏議長益勵學綜究古今治亂所由於政治典章刑禁禮俗之沿革利害犂然於胸確然可運諸掌而尤諳悉當代掌故因時勢俯仰者乃佐幕以試于用藉其稍爲仰事資十九歲游浙江歷佐金華永康江山東陽諸縣所至委心膂二十八歲游汴梁祥符令魏琳劇吏也有獄不能決聞公名質之公援筆論意察情傳律輕重比不失銖黍譽日起按察使陳公奉茲延之幕中嗣是陳臬豫中者相競致公四十歲始以議敘縣丞投效東河會河決曹州以勞績敘知縣尋入豫撫馬公慧裕幕奏請留豫補用河再決衞家樓以堵築功加知州銜題補濬縣知縣未歲調署杞縣閱四年調祥符縣年餘升光州直隸州知州閱二年署開封府知府時滑縣賊李文成據城反大兵圍之統兵諸大帥知公練事調赴軍旣平滑隨大帥追勦餘賊于南山又調赴盩厔大營以軍功奉旨以知府升用旣還豫又檄辦軍需善後事宜將奏補懷慶府以酬公勞是歲光州旱公曰民方仰官以活不可力辭還光州請碾倉穀以賑大府格以成例公曰飢民如病兒斷乳立死可坐視乎卽發倉設廠食餓者而以擅動常平自劾大府謝焉其秋徐宜人卒于光州署會睢工興築方殷大府檄委公總河局責以金革無避之義墨絰視事者二年始回籍治葬畢赴豫卽隨大府歷屬州汝州光州固始滑縣察餘匪讞部獄明年補許州直隸知州未兩月復調辦糺工管理總局渡黃河駐滎澤又赴衞輝勸武陟勸虞城諸工晝卽據鞍宵卽據几口授翰畫無晷漏淹八月還許州以勞積疾劇十月六日卒于署嘉慶二十三年也年六十公綜貫吏事又工章奏大府倚之故所涖未久卽調惟在杞四年在光三年而其閒以商略奏事會鞫重案輒調之歲輒十數往來而民事無片牘倚閣者又在豫久周知民隱地治能宛轉以應呼籲故所至謳頌去而見思當佐幕時楚匪蠢動且窺豫臬使陳公文緯集兵南陽新野閒患縣解叛人之從坐者多遣亡辜請剔其脛公曰殘肢體非法也且其中安保無善良力沮之而請分別其脅從及誣枉者予省釋賊中聞之爭自拔歸豫以不擾平居喜讀書聚書數萬卷暇輒丹黃之幾遍延碩師以課子而爲之擇友陶舍人際堯陳□□實甫皆讀書于光州官署者也子一士祁道光辛巳　恩科舉人壬午進士補江蘇常熟縣知縣今調元和縣所涖有治聲能肖公以嘉慶庚辰葬公於馬面山之原閱十二年乃以書奉行狀請爲銘幽之文兆洛念藏不再啓銘無補理公之生平又已具張刺史作楠所爲狀輒以爲世之需才如屋需匠方圜大小由之曲成事旣得業而居者忘其庇公之應務無施不宜固得之于周歷抑其造於學問者深矣惜所施倘未盡其才焉謹表其大端揭諸墓道示天下之抱才以應時需者道光十一年八月

國子監生王君碑

君諱曰旦字殿章又字學愚徽州歙人也啓胄姬宗代有明德考諱震布政司理問潛耀未升純明內融以衞賜之廛中綜計然之七策遂綰鹽賦貿遷毘陵柔而不犯廉而不劌比黨索福縉紳歸高焉君承方雅之風緒膺休和之茂姿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其承志也視於無形其忘勞也施於不匱哲昆悼喪孤嗣眇然卵而翼之而治其室實有第五倫十起之恩用成欒子旗不茂之茂理闕捐館孿子在襁顧復出入時靡不周父之師之迄有成立嘗戒其子曰骨月一本非二身也若懷彼我是謂忘親雍雍焉秩秩焉醇意接而生時和理出乎其性者哉其於人也順事明恕欲仁斯仁嫗咻痛疾匪徒急難來者每溢其望往

者常忘其施而東身潔操惟義之由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言不枝葉行無詭隨是以韋素之士仰模則而拳手聆嘉聲而攀附矣若其優游藝林周覽博涉虛室廓然頁書自得高朋萃止賦詩卒觥甄稽圖史品藻卉木莫不適會而發達乎自然取暢懷抱非求飾衆道足以揆務而藏用是葆行足以高世而和光若愚藝足以成名而抱樸爲式蓋才不偶命位不曉德超然忘華競之心焉景命胡悋不登期耇年五十有四以嘉慶十四年正月十日卒權窆於毘陵之某原二三友生潸焉疚懷悼心失圖綴述景行流播芳烈者不謀同聲累牘未已長嗣國楝銜哀永慕久而彌篤將奉掘柎歸從先人之兆於黃山昔高鄉聘君叔則處士生不膴仕沒垂令名咸題豐碑以應典禮雖德非伯始學慙中郎慕賢章往其致則一詞曰

嗟茲王君厥德克明勤無飾行言不修名養志致歡順于闈庭因心孔懷教本作程見善斯徙聞過則更博施及物陳義耕情總文列藻如春有榮正身履道如秋載成渾兮若濁動之徐清谷兮若虛挹之徐盈聖人所思得見有恆懿此耿介邱園之貞休光允鑠餘慶宜繩丕著遺馨來裔聽聽

節孝劉母墓誌銘

懷甯劉上達奉其母太夫人之行狀謁余而請曰上達不幸在母腹而先贈君見背太夫人撫遺孤歷艱難以育以教僅以成立乃心力殫瘁不獲登上壽使上達致一日之養哀哀穹天死無所贖顧太夫人之行有聞於戚黨鄉之士大夫累其跡舉縣官請於　天子給帑旌其門而當代大人先生如顧修撰皋陳太令炳德輩咸作爲歌詩以表潛德則上達之所稱其不誣願爲銘幽之文俾貞諸石予辭不獲命乃按其狀而著之節母姓鄧氏世爲江甯縣人父某有學行歷佐大府幕以端嚴著聲兄某四川涪州同知生二十年而歸於劉君景華歸五年而寡守節三十二年而卒年五十有六子即上達候選主簿孫若干人皆幼鄧故右族嫻於禮教節母尤以明敏周慎得父母歡其就養於涪州也節母猶挈上達以從蓋非節母侍不歡也其爲女也其歸於劉遽舅姑景華居父喪以毀卒節母獨事嫠姑者十有七年姑忘其無子也其爲婦也上達之生也弱節母不姑息就外傳常求名師上達工篆札或爲人作書記有所饋遺節母輒令卻之紡績鍼紉終身布衣蔬食其爲母也自奉至約而內外姻戚緩急未嘗不佽助賓客之集酒食必致腆有女弟適陳而寡其子又夭節母育其孤孫割宅而居之其施於人也銘曰

毀之而完危之而安非德弗戡嗟嗟乎天是於周易在節之兌曰安節亨有終其代宜哉令子以彰母實信此隧窔陵谷罔遷

署禮部左侍郎康公太夫人顧氏神道碑

贈光祿大夫康公神道之左新阡巽然若齊若隨是惟　誥封一品太夫人顧太夫人之墓太夫人贈光祿大夫之繼配也籍常州之錫山吳中著望奕世名德曾祖仔翰林侍讀廣東學政祖□父修汲道尊門高錫祚鐘士嬪姿淑靈範儀郁芬德象窈窕匪由師氏初贈光祿公娶于孫生中書舍人儀鈞通政參議綸鈞而卒繼室以王景命不融乃羇孫嘉述協是續女年廿有二來嬪於我生五男文鐸嘉慶庚午科舉人候選教諭綜鈺廩貢生兩淮廣盈庫大使紹鏞賜進士出身廣東巡撫署禮部侍郎六謨早殤維錦嘉慶庚午科舉人山東信陽場大使太夫人體聖善之德崇鳲鳩之仁七子鈞養六藝咸就贈光祿君起家進士始更令長歷典州郡政惟順人治必先己發皇道心流播經術內德之助實粹實明西馳隴汧南泛彭蠡仁聲先路垠鄂無頗奄爐不造俄然霧霾兩楹官寺八口傳舍沿江泝漢自汴逾河砦峣太行之麓慘愴窮陰之節清囊易罄歸途遂窮爰就河內謀卜兆宅龜從筮從此焉塴纚雖垂首邱禮有權制于是時也飄搖幾于毀巢蓄租瘁于翼卵人事多爽天心豈諶太夫人履困以貞在約能廣區明軌度宣暢慈和儀鈞等用克紹前烈式奐　朝望位著有表師師廷中既克有定家乃再造　仁宗睿皇帝之命侍郎布政安徽也便殿賜對溫綸春暄謂汝有老母宜遂潔養自此至皖川瀆循通夙夜在公晨昏在庭兩無缺焉侍郎感泣承命　聖主以孝治推心量物體四牡杞栩之謠侍郎以順親信友獲上無祈父尸饔之呼實惟太夫人休祥積于在躬豫順洽乎家門純懿通乎神明是用發庭翕然　當宁褒歎榮饒往牒美勝來茲炳炳如此嗣是

優游江國歷覽海邦褰門之朝有粹其容璜瑀之節無改于度肅肅祇祇靖共是勖咸若一節盛衰豈渝以道光元年七月某日屬纊于廣東巡撫官廨春秋八十有五維時中書參議教諭揚使相繼先謝庫使官維揚侍郎入覲京邑侍養於廣者惟中書子某教諭子某侍郎子某日月有時葢不敢淹度奉丹旐崎嶇逾嶺十月某日庫使侍郎始先後與喪會于揚州存則一日之違營魂九逝亡則千秋永已瞑目不覩王事辭家摇矕徒痛在孝曰毖君子無憾焉其明年春歸喪于河內先是孫王二夫人凋年沖華陰房久閟贈光祿公之葬遠隔鄉井雙輔未從太夫人平居恆此慨息以遷祔則艱獨祔卽擅未卽于禮違安于心他日窀穸無穿舊隧庫使等肅奉遺教得吉卜于贈光祿公兆域之側以九月某日奉太夫人而窆焉距不百武面同一案松楸交陰桓楹相望既應離祔之經兼權敵體之誼於禮斯中靈其罔恫謹刊表炯行載颺銘于彤史詞曰

天昌康宗將墜復隆緊有賢母翰乎元功愔愔其心棣棣其容長世曰德修家以忠婉婉酒漿恪慎粉礪滌濯勤禮魚軒從貴帷堂晝哭貝弓繼志標勁霰雪鍊堅鏞鏞前沈後揚令緒遂光藹藹萋萋惟邦之良乃介繁祉而壽而臧遷化雖短流風詎央洪河後瓌王屋前峙結構自然雙壙還迤仰膺天慶幽贊地紀迪惟徽音施于孫子

魏母符宜人墓誌銘

道光七年閏五月朔日吾友魏贊卿襄培之衷之賢母符宜人卒於里第贊卿自滇奔喪逾年始抵次卜以其年十月辛未日祔宜人於　誥封奉直大夫健齋府君之阡以狀請銘先大夫與健齋先生以植德勵義爲莫逆交兆洛又與贊卿同舉禮部贊卿從官歲時從培之登堂問起居於宜人言行知之也審不敢辭其狀曰吾母姓符氏考有祥妣張氏世以耕讀守寒素生而端慧敏於女功遘疾瀕危先府君精醫事藥之而愈遂歸府君時嫡母王宜人年四十五大父年八十矣而未有孫吾母既歸王宜人倚如左右手事大父尤孝謹得歡心期而生襄合室歡慰大父旋患偏廢吾母方乳襄朝夕使飲食臥起奉湯藥大父意所至輒先意得之以故不頃刻離者四年迨大父終喪始生衷府君以晚年舉子吾母恐其恃愛廢學督之甚嚴雖不加楗楚然未嘗假辭色嘉慶十年襄舉進士補河南永甯縣知縣府君一意以醫濟世不肯捨之就養獨迎王宜人之官以有吾母侍無內顧憂也十九年七月王宜人棄養於洛陽官廨訃至吾母一慟幾絕已而歎曰已矣吾無以爲吾心矣吾自初來至於今日幸無過差且時時得稱道於人口者皆宜人教之而宜人若以爲吾固能之不知其特爲宜人所化也吾事事以有心處之猶時時缺失宜人因物以付無不曲當而未嘗痛心吾行一善事不敢有德色而心竊自慰宜人若施非己有隨過而輒忘也襄免喪後赴選得山東招遠縣逾年而府君復棄養吾母之喪王宜人也逾喪而目未嘗乾更遭府君之喪益悲感加以悲哀助衰經畫喪事精力日耗目光頓減猶不肯多用女奴時時躬婦作爲子婦先先府君素而喜施所治療既隨手輒愈軒岐術獲濟有所贈謝亦隨手散之比襄得縣令語吾母曰汝等毋以吾爲法吾自度足以自給故不欲留有餘汝輩當知制節謹度傷惠必傷廉也吾母退而諭襄等曰侍吾家而舉火者日數家歷年於茲矣力倘可給豈忍恝然翁所訓者特教廉非導吝也故官中俸入所寄悉贍貧乏終身未嘗製裘曰吾幸不寒足矣一裘之費足煖十人可惜也比襄令雲南去家既遠地又凋敝俸入不足以辦公歷數歲不能寄一錢爲家累計而吾母施予如平時斂珥之屬典質皆盡不以爲意屬纊時戒子婦輩毋環泣素西首臥命扶起易衣西向端坐而逝距生乾隆己卯十一月八日年六十有九以　覃恩誥封宜人男子子二人襄嘉慶庚申科順天舉人乙丑科進士雲南永北直隸廳同知前河南永甯洛陽山東招遠雲南羅次甯洱昆明等縣知縣蒙化直隸同知衷國子監生女子子二人長適湯晉烈次適候選縣丞唐冀塘季矢志養親不字孫男六人秉秩鍵襄出穀御鋌衷出曾孫男二人裕昆裕和秉出襄自丁先府君憂無意仕進吾母促之曰吾幸強健及此時勉自建樹衷在吾側不汝思也襄亦冀或得近省便近養稍申烏鳥之私詎意遠至於是耶狀如是兆洛嘗讀周南關雎以下數詩大抵皆宮中嬪嬙敘述文王太姒之行事而録歌之者也其言深微粹美令人由繹於言辭之表所謂善言德行者歟嗚呼非優游漸漬優

入聖域而能然乎觀母之稱王宜人及申健齋先生之訓者其德抑可想見也已銘曰

古者婦教惟曰婉娩婉在順德娩在敬典古稱淑慎必曰塞淵惟塞能通惟淵能天休和所蒸馨無不宜仰蔭樛葛俯結醴芝方依周祔生歿相從瓊琚輂播羨隧長封

丁母瞿太宜人墓誌銘

太宜人姓瞿氏武進人雍正乙卯舉人諱純申之子同縣贈大夫丁公諱汝驊之配也年二十一歸于公時君舅按察公罷官家居王姑吳太淑人在堂按察淑人率太宜人先後承事而太宜人爲稚婦婉娩得重闈歡侚不待側食不甘飽按察居官節廉歿後家無餘財贈公乃謀食四方太宜人持主內政凡食飲祭祀賓客酬酢必弗使乏以紓贈公內顧而延師課子尤極忠敬朝夕遣童婢伺師意所欲而謹致之脫簪珥治具弗恤也故其子四皆以文學發聞及贈公歿而伯子已選拔貢生有名客授以奉甘旨旋舉甲乙科官河南知縣迎養太宜人伯子歸而仲子官浙東鹽場大使叔子官湖南知縣月一遣信使致菽水之奉人謂太宜人年已八十於是可以頤養休息而太宜人習于勤劬屑屑料量計薪米權出入與少年時動作不殊又十年伯仲二子相繼下世叔子乞養歸季子奉檄官山東知縣太宜人雖耄老神明不衰猶躬董家事如昔益後贈公四十三年而卒卒之三年道光壬辰十二月壬戌孫嘉洛等奉其柩合葬于豐西鄉贈公之兆乞爲銘余辱與諸子交不敢辭太宜人卒於道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享年九十有三　敕封孺人晉封太宜人贈公國學生績學種文十應省試不售歿于福建以伯子貴贈文林郎晉贈奉政大夫子四履泰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河南葉縣知縣候選府同知履益實錄館謄錄浙江鳴鶴場大使皆前太宜人卒煦嘉慶戊午順天解元湖南零陵縣知縣履恆選拔貢生贛榆縣教諭山東肥城縣知縣女子四句容縣學生王慶慈河間縣典史同縣黃應中其壻也二人未嫁卒孫六人曾孫七人嗚呼太宜人爲婦爲母之道可謂善矣天之所以報之者亦不可謂不厚乃垂歿之年而先奪其二子使不得送其終人事固多缺陷哉銘曰

維昔之友拜母登堂維母之儀寢門不張孝慈令恭六媚所望既膺翟茀亦膺壽考胡福不完終成地道子子孫孫是則是效滁滁高原陳陳吉壤爲君子墳爲賢母藏桑海有變阡表不亡

張母曾孺人墓銘

孺人曾氏江陰東順鄉人適無錫候選主簿張春然春然之幼也其舅氏楊夢槎無子撫以爲子遂姓楊氏夢槎爲四川酆都令從軍金川死木果木之難賜卹予廕廕當應春然而孺人力請讓廕於夢槎之某未幾春然伯兄卒無子春然復歸宗有子曰式生四歲而孤孺人茹荼教之言動必於禮法式亦能自樹立操韻高潔多才藝聞於士林孺人之歿式自誌其墓而請銘於余夫當賜廕時苟回於利則亂人之宗而已亦不得復其宗雖世俗不以爲病然內疚於心者何如也孺人能介然自守來去裕如而二族各得其安至於撫孤以義方豐約持一節皆卓然有君子操法宜銘銘曰

利之所在人據我棄非曰智也義之與比在坤之師不疑所行在坤之謙含章可貞無成有終以克永世集蓼而葵履險若易有物有恆以訓於家式穀爾子烝然不瑕老而順化歸安松隧貽我曾彤彌久不墜

碑銘

江西巡撫吳公墓誌銘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公諱光悅原名廷燮殿試時有同姓名者 純皇帝親更爲字星一號見樓曾
祖爾常始由歙遷常州陽湖縣居邑城東北內祖廷昭父題雁仍世隱德皆以
公貴贈榮祿大夫妣皆封夫人少食貧砥志勵學早擅文譽乾隆甲寅舉順天
鄉試嘉慶元年丙辰成進士官內閣中書己未入直軍機房壬戌川陝軍功告
成敘勞遷吏部主事癸亥補文選司主事甲子京察一等遷文選司員外郎公
幹力強正辨於古今政治得失之本而得其遷變開塞旋轉之機當代憲典時
世情狀又悉綜練所擬批答論旨恆稱 上意樞廷委重時時從重臣讞獄瀋
陽湖北山東沈心端度愼察本末與輕重比無有枉橈恬和無鋒鍔而日迥霜
薾莫干以私乙丑保送御史戊辰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己巳巡視中城庚午轉
廣東道御史壬申擢掌京畿道公內直久外省大吏陳奏利病異狀風俗異宜
刑法異尙既盡知之故在諫院所建白務權剛緩急求其切於施行者疏多留
中未嘗剔一事擊一人以自爲名癸酉以京察選授寶慶府知府是時兩江總
督百齡前爲湖廣總督公讞獄時所觸級者也銜前事以承審部控案有所平
反深文持之以不實劾奏褫公職甲戌援例開復乙亥選福建建寧府以親老
告近改浙江處州府旋署杭州嘉興等府所至治辦道光元年辛巳丁太夫人
憂癸未服闋補直隸保定府畿輔郡縮轂天下劇勸稱最公張綱挈目不勞而
理甲申授河南河北道分守津衛懷三府兼管黃河北岸黃沁衛糧祥河下北
曹考五廳堤埽工程備要相機屬役賦丈身駐工所晝夜巡視所管上下三省
交汛五百餘里里有分巡立簿賬總之汛弁勤惰兵役聚散水勢漲涸堤形安
危晷刻畢驗以相檢稽瞭若示掌其道鋒黍河帥下其法以爲各道式乙酉升
湖南按察使丁亥升湖北布政使甫二月擧 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蓋有
聞之者言其老憊故也既廷見奏對壯敏 上意益嚮用之己丑正月簡放江
西巡撫江西毗連閩粵贛州南安尤錯山谿險民囂悍時嘯聚攻剽病商旅或
掠人口質以求贖刼殺之獄日上公至則請愼擇長吏寬其考成措置經費以
裕其用明賞罰以作吏氣而重購募以絕匪從量撫綏以開其悔悟且請照廣
東福建刼質加等之例犯從重比以杜其萌 上皆從之由是量能授任幹吏
爭奮士無匿奸民知向方時 朝議鹽法曰刓弊由奸私當減官價以敵之緝
私梟以杜之公奏曰官鹽有價有課有費私梟止有價而已卽多減勢不敵緝
梟急懼鬨而爲盜鹽之於民猶布帛菽粟茶烟竹木也聽其買賣任其流通關
津征稅遠近利賴若設官征課于場竈民運販者既出課稅卽任其所之則私
梟皆良商國課裕而民食便 上然其言下其議直省督撫議竟格辛卯五月
積雨大潦郡邑多罹其災公既請發帑以賑又捐俸貶食勸分以濟之轉瀋粟
平市糶所以綏輯之者無不曲至奏截留漕米八萬石以裕民食民以忘其災
而公遂積勞遘疾以十二月十三日薨於位年七十有三公面豐晳少鬚髯音
語蘊藉雖抗論時務有所糾正未嘗疾言厲色恬素無嗜好粗衣惡食躬逢同
趣行己修潔絕去依傍而未嘗以矯介鳴飾計平生服官在軍機諫院稍久歐
歷於外所至無三年淹而因民量地導宜去弊咸著成績施于家惟孝惟友事
太夫人終身色養數日輒定省輒皇皇如有求有弟負文望早逝恤其孤以子
嗣之室如一萬配陸氏繼配張氏皆前卒皆贈夫人再繼配楊氏子四長仁俟
選鹽庫大使早卒文嘉四川候補通判署敘州馬邊同知觀山東候補鹽大使
出爲叔父後咸監生女六石埭陳楷同邑管遹羣侯官陳功山陰陳樾光山黎
學淵皆其壻也孫八人兆洛少時辱文字交又與公弟同筆硯比居京師公方
直樞廷不獲朝夕其後予客授揚州而公適主安定書院時從容遊從每宴語
而退私心充然謂天下事有任之者而愧不能知公之深也文嘉將以某年月
日葬公於豐南鄉東原來請銘其何宜辭銘曰

皇司亮天燮翼鄰哉寅羞勳宣庶明揚賁磊磊猗公始終不嘗器以適實方圓
具宜卬敕庸釐臣堪匪辭內勳密勿外綏奨攜惇聲周行未爲無施施所未竟
嚝叢我思存無藏力歿無遺貲不徽不隨式寀寀師揭揭綱練洋洋表旗我辭

賁幽陵谷貞之

明經蔣君墓誌銘

君姓蔣氏諱鎮藩字蛾金晚自號曰適航于友爲益友于師爲良師于鄉里爲德望于文學爲碩儒德不自潤道不自襮名不登仕籍年不副仁明以道光十二年三月五日卒于里第年六十一平居藉授徒糈給事畜益無儋儲晏如也事親必具甘旨能以色養未嘗一日遠離兄譽江挾筆硯客諸侯稍稍其貲置薄產先生益不問生計家事一聽于兄怡怡無間言教弟子嚴而溫以其身爲規矩以其性情爲薰蒸以劑其剛柔而變化其氣質遊其門者率成端粹士所與交邑祝聘君子常汪廣文海門夏廣文秋鄉劉明經籍峯最善相砥以義華皓彌固予少壯時往來江陰與君及諸君遊志相合年相差促膝晤語昕夕不厭其主講於此私心亦樂其與諸君子時過從也乃未幾而子常卒又數年籍峯亦卒至今又失適航焉白首之交凋謝遂盡兩廣文又越在江左風雨之朝思一握手褰裳命駕將安適哉君著古近體詩若干卷予嘗題其端方圖梓而傳焉嗚呼君之可傳詎盡於此予志登將以其年三月二十五日葬君于邑東之丁家原徵銘而傳諸幽銘曰

操之介兮氣之邁兮就而不入兮守而不柴兮存存萌萌沒齒無懈兮斯人逝兮吾安賴兮原兮岡兮後世其拜兮

明經葉君墓誌銘

君諱廷甲字保堂雲樵其自號也葉之先自南陽其後湖州太守叔宏始居烏程當唐開元時至後梁龍德中壽昌教諭貢元再徙壽昌新亭坂又析居常樂村明萬歷時有豐萃者客江陰之楊舍鎮遂占籍焉五傳至君之考贈奉直大夫鳳岡仍世爲方雅族君寬易朴實不慕外榮孜孜務學闡尋理奧確志程朱之學力行而篤守之歆然不出於口語詞章閒而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娓娓如不足也又多識郡邑故事嘉言懿行正襟而談窮日夕不厭嗜藏書構水心齋以庋之凡五萬卷暇即兀兀披閱發幽闡潛如恐不及邑楊文定公爲當代名臣遺稿未流布君訪諸其裔得而刊之王梧溪元季故老詩稱詩史傳稿散佚君編借遺本次第彙集精校而梓行焉他如徐霞客遊記歸愚亭東林同難錄皆版本腐敗刓弊購而爲之修輯遂成完書少從邵中孚暘鄭先生遊得聞味道研經之要餘姚抱經盧先生主講龍城書院復親炙焉故于常州諸宿士如蘇景程孫述甫楊覲安丁若士臧在東張翰風皆款縞紵歡數往來蘇杭閒其魁碩士無不奉手願交所至必稽求古蹟於名人祠墓雖迂道無不瞻謁也處鄉里柔而不可犯篤任卹里有利益事或邑中有所修舉必殫心力爲之倡市集劇擾攘因爲奸藪君力勸戒閑諸令爲之條約俗以大革君殁猶遵守焉喜爲山水遊老乃彌健七十五歲遊黃山徧歷最勝名勝腰腳如少壯人閱二歲復遊洞庭拜東園公祠訪林屋洞天至包山摩挲唐經幢歷石公山夕光洞泛明月消夏諸灣而返又閱四明范氏天一閣藏書甲天下遂逾錢塘涉曹娥探其所儲留者閱月乃謁虞帝廟探禹穴還經山陰求修禊亭故址所至皆以詩記之道光壬辰三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九所著歷代世系圖歷代年表天文輯略古今學校考文廟從祀考三代以下人物考歷代名臣諡法考古今錢譜輿圖指掌天下沿海形勢考豫江水道考楊舍堡城志九華山志考古今書畫錄古今同姓名錄輯補詞科錄知今錄葉氏得姓考葉氏進士錄訓子書黃山記游編太湖游記保堂時鈔水心齋劄記皆藏于家君娶于張淑慎其儀穆嬉休德側室陸肅承樛木克成纂蘭之祥張後君一年卒陸先卒子三田玉早殁張出朝慶候選直隸州同知天慶候選布政使司理問陸出女一張出適同邑候選通判趙錫仁孫二長齡長華甲午十月初三日朝慶等奉君及張安人之柩合葬于松墩涇之原陸安人祔焉先期來請銘予二十餘歲時因若士識君即兄事之比來暨陽主講席歲必一再見于君之立身行己頗能知其略其可以無言乎遂爲銘曰

饉饉君子獨修其身塤篤自將靡有謀親儲不爲操暑足以蕃晚而逍遙游乎天鈞韜幽有炯貞珉不磷

臨縣知縣孫君墓誌銘

君名讓字于丕號仿山姓孫氏先世系樂安宋元祐三年進士穗五世孫鑰

官司諫居金壇明季司諫裔智長自金壇徙常州處墅堰　國朝雍正二年分武進爲陽湖今爲陽湖人也曾祖唐臣祖朝佑仍世清素考璟字虹如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妣楊氏封太宜人配吳氏贈公躬行君子以信謹著鄉里子三人君其長聞敏好學制舉藝冠儕輩贈公挈之游京師肄業國子監乾隆丙午科中式順天鄉試至壬戌始成進士又以歸班候選常客授以給事畜庚午贈公棄養癸酉選授山西臨縣知縣以母老告請近省選安徽懷遠縣知縣時教匪林清蠢動豫中巡撫胡公克家以兵駐亳州防優轉君至即委以糧餉事是歲十月爲楊太宜人七十壽辰君故豫迎其家命吳孺人侍太宜人至懷遠旣至而君不得赴任所遂墅寓於鳳陽明年正月吳孺人遽沒於旅邸至四月徹防乃泣懷遠任焉邑濱淮西迫濠梁諸山淮流出兩山閒狹不得暢多水患舊有十二門塘堤其外而引淮入之爲溉灌利歲久廢圮君往來相視啓大府修復之民以饒益淮之津曰上洪水湍悍爲涉者病君造船募櫂郎爲義渡行旅稱便文廟卑隘倡捐拓之制度具備邑志久不修延邑賢士大夫採摭文獻㝷輯節義以示風勸又招所知佐鈎稽載籍躬訂正之二年乃成稱佳志焉墨吏議去官逾年事乃得白仍候補安徽署鳳陽府同知道光甲申丁太宜人憂服闋發山西候補歷署繁時太平縣事庚寅始選補臨縣原缺年餘復墨吏議休致貧不能歸賴同官佽之以行其視家張宛鄰琦方爲館陶令招之君時已病乳岩困甚宛鄰故精于醫旣至而視之知其不起留諸署進參餌而陰爲之治木焉竟以辛卯十二月三十日捐館於館陶縣治年六十有八君厚重誠樸不見喜慍擇交必嚴旣與交則順美匡失無不盡治官以通民隱爲務而實力行之不鉤𫖯細碎博浮譽貌旣悃愊口又吶吶不能道寒暄然見義勇爲毅然不欺其志久與處眞純之氣相忘物表其墨誤也但著於詞令亦可以免而君不屑也待二弟肫摯無閒有所需不待告已爲之具處困窘中嘗先籌弟之歲用資給無乏而後自爲謀諸從子皆以成立制舉業自明化治以來體格遞變文詞高下能洞悉其所以然而治而裁之古不乖時今不同俗歸諸雅馴一時莫及也吳孺人生丈夫子五勛勵勖勱海青孺人歿於鳳陽海青殤又數年勱歿於宜興又數年勛以候選吏目歿於京邸勵實將其喪以歸逾年亦歿於宜興君歿時存者惟勖即宛鄰女夫也孫三人曾愈勛出曾開勱出曾暉勵出兆洛昔侍贈公虹如先生言必依孝弟視之恂恂鄙人也而鄉黨稱長者必歸焉君實克肖其德乃所至坎壈一官淪落屢厄于上游又屢喪其良子相見雖未嘗作戚戚容然其懷抱抑可知也已嘗驗諸人羣凡性情寬和者處境多暇豫若彼蒼默有以相之者而於君獨不然順受其正君何尤焉保先世之澤而貽諸子孫斯亦可矣勖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原來請銘銘曰

蕩蕩者天地胡坎坷踦踦而趨如迷陽何世不可嬰也質不可化也其推其尾莫之爲也金之玉之而有斯磨也永翳形於一坏惟昭質其未虧蘿風兮蕭雨若有人兮山阿

徵明孔君墓誌銘

君諱昭孔字徵明亦曰味茗江陰華墅鎭人系尾山七十一世其四十二世檜自魯遷浙五十一世屢宋紹興中官江陰因家焉仍世清素考諱廣居能詩文通許氏說文解字學著說文疑疑十卷工刻石備其藝以自給賓者爭客之浙東西藝苑家稱璠山先生者也君少以貧故不能從師從伯兄治農圃甚勤敏璠山先生器之令輟耕而從遊課以許氏書隨讀隨解輒貫串夜分侍父寢篝燈誦五經四子書乃旁及子史百家皆能通其大意以是繼父業稱重諸公閒其爲人廉而毅不苟取一介遇義所當與度力所及無不與時時傾其囊還然無隱默導人以善久彌見思樂道鄉曲節義善行時爲之記述曰吾不能文徒以拙濇苦奥出之期不失事實而已所爲傳記諸文意皆如此以備於碑帖刻作故多居武林暇即窮搜南北峯巖谷之勝雖險遠必至皆遊跡所不及往往流連竟日人莫測也辛卯五月偕友遊雲棲覺足疲遂留宿歎曰精力頓至此邪意不自得噴之柳生其左脚竟不治以七月十一日捐館於武林寓舍年六十有三予少時嘗謁璠山先生於其居摩挲所謂璠山者因乞得先生篆書楹帖道光三年來主暨陽講席始與君契厚歲必一再見予與君及劉翁峯衡同己丑生交相善也戊子歲邀二君飲暨學齋甚歡且曰閱十年當更舉是觴知誰

健者越明年而耦峯奄逝今君又離之人生幾何行自念矣君娶于鄒生二子一女而鰥君年方壯不再娶長子憲三次殤女適士族憲三常相從刻字備雅如父祖亦能不戚戚于貧賤者君所著說文疑疑續三十條夏小正考正一卷皆已刻雜古文及隨手餘記數卷憲三方屬予整次而傳之以道光十三年二月朔日葬君於所居北砂山之北麓銘曰

通其所通非世所謂通也而能忘其窮吾過交其三世矣其行其能其遇無不同者曲肱疏水圖吾夫子之家風也其視世慕烊雲太空不還者存矣始矣終

湖南巡撫左公墓誌銘

公諱輔字仲甫一字蘅友號杏莊世爲常州府武進縣人雍正三年析武進爲陽湖今爲陽湖人也曾祖傳昌貢生祖宣廩熙癸巳　恩科武舉人杭州府督運千總署處州守備考鎮國子監生三世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幼而貧苦力學以躬行爲本爲文章必自道所得中乾隆癸卯科江南榜癸丑始成進士以知縣用籤發安徽補南陵縣知縣旋署巢縣調霍邱以任南陵時錢糧未完五分以上革職巡撫朱文正公珪以業經全完咨部請免離任而部議已下奉　旨引見既引見仍發安徽以知縣用尋補合肥縣時　廷寄問安徽省各官政績巡撫荊公道乾奏左輔實心撫字寬嚴並濟輿情愛戴　上俞之而吏部以合肥之補不合例駁斥巡撫又專摺力請奉　旨左輔著名原好朕所素知著如所請行越四年巡撫王公汝璧以命案取巧規避特參革職後覆職前案無規避情事請開復部駁不准逾年巡撫初公彭齡至以人材可惜特請錄用奉　旨左輔在安徽州縣中循名素著能得民心著加恩准其送部引見既引見仍發安徽以知縣用再署合肥縣尋補懷甯縣越一年奏升泗州直隸州知州而公五十八矣在泗三年調署甯國府知府奏署潁州府逾年升授潁州府謝恩　召見養心殿問保薦何人以文正對　上曰爾是朕素日知道的人因惶恐謝　上曰好爲之逾年拜廣東雷瓊兵備道之命明年補授浙江按察使陛見請訓　上曰朕知汝做官好故擢汝爲臬司勉爲之明年補授湖南布政使　今皇上登極補授湖南巡撫道光元年入覲　上曰爾是先皇帝識拔之人歷來辦事公正巡撫大要在用人不避嫌怨實心爲民才不負委任耳三年二月奉　上諭左輔年逾七十精力漸衰著來京聽候簡用五月　召見勤政殿奉　旨左輔年力已衰著以原品休致復　面諭軍機大臣曰左輔精神尚去得然已七十三歲未可久持現在京堂侍郎皆無缺若令候補轉受羈累不如聽其歸去蓋　上之愿意惓惓如此公歸囊中不名一錢舊屋已不可居別構第于邑中頗知交當道者更迭延主書院講席誘進後學臺臺無倦宅旁有隙地結小圃蒔花木歲時集親故賦詩文燕從容起居者十年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薨於里第年八十三公少更坎坷多練世務嘗已量物必求其宜而勁持一節不詭俗自挫故爲親民官能究悉土俗疾苦出死力振救在巢則禁溺女勸山田在南陵則領蠶事條規在霍邱則習壯丁禁帶刀鋤大蠹在合肥則修縣志爭彌補章程在懷甯則移丞署修申明亭在泗州則設局教民紡織請豁民欠力爭開睢河利害爭孫國柱叛案至於編保甲禁學校革名實名宦祠宇則所至皆然雖在官不過旬月而所施設常若已歷數考故所去則人民攀送或羣衆赴省請留去則思之不置數十年如旦暮及爲監司不苛細務勸道屬銷亂萌在瓊州則撫崖州黎以靖奸宄免開採昌儋石綠以安黎人請豁儋州鹽課屯糧民欠以清官逋在浙則檄擒海濱無賴以安閭閻歷南北山寄場棺木以消沴氣在湖南則清屯界設農官慎義學詰漢奸精練勇修碉卡備苗役以綏苗民立辰沅靖三府巡守河道章程以安行旅疏奏具在炳炳不忝古名臣公起家縣令垂三十年雖治民獲上屢列薦剡而挫折遭甚落落自守不以爲憂喜既任方面不六年遂膺峻擢至巡撫其所以膺特達之知者乃盡在盤桓邑令時蓋　聖主重親民之官又眷念舊臣信其舉主推心不疑至垂念耄老全其終始榮遇超越今古罕覯而公勵節慎身不負所學以仰承　恩意者亦足以爲爲臣者法矣所著有念宛齋詩詞古文書牘官書五種已行世配陸繼配徐皆封夫人側室丁例贈孺人子男七人長昂陸出晟智徐出暘曜昭丁出晟先公卒昂陸生候補光祿寺署正晟候選鹽運司經歷智監生暘浙江候補批驗所大使出嗣從叔大任曜監生昭廩生孫六人

公里居時於兆洛爲丈人行而不常見及兆洛出宰鳳臺而公方爲首邑相見
以同官禮且誇其爲政於人甚暱也比公致政歸兆洛亦蜷伏閭巷歲時必相
見獲聞治官諸績公自述生平所閱依年而譜之斷手於告歸之年今道光十
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昂等將葬公於豐東鄉排畝先塋奉公所爲年譜又續告
歸後之十年示予請爲銘不敢辭銘曰
天畀自民敬哉有土聖所敘欽恭生是與公之勤民適俗乘經因利而導鑒祥
而刑維民之勤而宦之拙什伯其最□再其黜　皇有信臣載晉載培抗章言
之　帝曰俞哉爰遷其秩爰總方任解婞滌苛靡有氛祲始何忡忡繼何隆隆
循之雍雍卽之沖沖匪奇於數匪奇於遇守以惇篤忱恂維素忱恂維素大哉
皇言惟曰好官惟曰得民不盡其力懼其衰至俾克永譽以全恩意　帝畀
之閑　帝畀之延從容堯天盍十閱年令始令終何虧何腴　聖主之宏藎臣
之致萬里悠悠貞之堅珉著言允臧庇其後人

揀選知縣徐君墓誌銘

鐘峯之葬也余以病未誌其墓往年鑰來請所以述君者乃爲傳貽之逾年君
配許孺人卒將以道光十五年三月廿五日啓君之封而合焉鑰復來請曰先
君之葬無誌今以祔窆啓幽隧願補納焉因綴次傳中所遺并列孺人之行而
序之君諱紹基字尹先鐘峯其自號也五歲入塾六歲能屬對十四應童子試
已屆其儕偶十九受知於謝東墅學使旋食餼十一赴鄉舉而始遇座師石門
陳侍郎梅墅開州何檢討茂軒房師蘭山王大令惺亭是科嘉慶庚申也乙丑
由吏部揀選知縣年已四十七四應禮部試終見擯乃遊豫遊浙所至造就弟
子甚衆晚乃閉門授徒不出里閈真率不飾邊幅亦不汲汲于世上名利而應
事揆務莫不井井見是非不爲利害奪爲人謀必忠喜爲詩所至爲一集曰蕉
窗夜雨吟天香院吟頤福堂吟聽鐘樹左一廛吟取斯西序吟白下秋舫吟潞
河吟吳山斗室吟南山敝廬吟二十五忠溪上吟嚴瀨扁舟吟凡七八百首藏
于家制藝尤夥弟子方謀梓之卒時年六十五孺人聘卞氏娶許氏淀津　召
試舉人考取咸安宮教習春頤其弟也有穆行實能善順君意以道光十四年
三月初七日卒年七十三男子子五今存者二人鑽鑰女子子一適夏清和亦
卒男孫七人銘曰
挺挺者天吶吶者言氣慤以揫行敦而堅或畸於人德則不愆亦有僣隱歸安
松埏我貞其隧陵谷無遷

貴溪縣知縣陸君墓誌銘

陸出古陸終氏漢晉間爲吳中望唐宰相宣公至君凡三十二世明初有昭毅
將軍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諱福者自淮安徙居常州君之十四世祖
也曾祖廷煒祖載起並諸生贈順昌縣知縣父廣霖乾隆己未進士歷官福建
廣西終恭城縣知縣署恩恩府百色同知治績載閩志嫡母高繼母莊生母林
君諱繼輅字祁孫一字修平恭城之季子也九歲而孤林太宜人實能長而成
之君儀幹秀削讀書夙成文彩四照音聲清如唳鶴吐辭傳婉常傾座人當代
先達有人倫鑒者爭羅而禮焉不肯輕涉世事惟肆力于詩清遠多風如其人
也嘉慶庚申中江南鄉榜入試禮部仍黜丁丑大挑二等選合肥縣學訓導君
少羸善病憚鞅掌而爲校官得士譽上游薦以才任治劇又修省志董成事以
勞議敘授江西貴溪縣知縣到官二年治政清簡因疾乞休旣得請赦省城行
有日矣而竟不起予年二十始識君于君之第一時里中少雋士皆集因而定
交予每至郡必諸君同人皆集君所予之友皆君友也君綢繆婉孌篤切剴之
誼每朋尊促坐清酒百壺歡笑間作已或觸所聞見慷慨致疑因極論得失欲
剖心相示拂衄橫流不知者以爲酒狂也自予服官淮甸遂不復見比君避合
肥予適旋里得一再見而情緒非復昔時矣君盡室之官空其屋以貸某姓某
不戒於火盡燔所居追懷昔所遊宴處如在目前念君歸來當何如撫懷而竟
與人俱渺也復可以致恩乎哉君性至孝痛祿養不逮爲林太宜人請封典饑
餘年譜求諸同人能文詞者爲序讚銘誄等若干篇都爲一集以傳於後曰眞
珉錄嘗致予書欲有所爲予不能盡諸人從遲遲未成也今君亡矣愧負何可
釋著之君誄成君志焉著崇百藥齋詩文集并札記五十餘卷學者爭愛誦生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十一月二十六日卒道光十四年甲午六月二十三日配

鐵宜人生子耀遵晉卒女三壻惲秉昌洪毅曾楊方馴皆友之子皆文而才遵室王生子二曰光迫曰嘉遂光迫五齡嘉遂二齡耳方耀遵之不祿也君以兄子耀適之子聰應爲嗣孫曾孫佑杞佑勳君歿耀適爲塋葬于陽湖豐西鄉横塘之阡道光十五年乙未十月二十五日也耀適齒稍長于君恩則父子而相覩若兄弟其趣操亦略同庶幾賡受耤咸之亞方刻君遺書而傳之銘曰

行何絅絅世何恩恩通而非通窮而非窮君文則工

兵馬司副指揮屈君墓誌銘

君諱軼字侃存亦字无佚姓屈氏三閭大夫裔也六世祖坦之鄉飲賓鼎革時殉國難祀鄉賢考文熊本生考毅穰皆國子監生君幼而嗜學二十四補弟子員食餼捐訓導攝南匯事勤訓課欲與邑人士收采義文故事成邑志未果又捐兵馬司副指揮未上趣操強毅治古文詞不詭俗爲稱譽刻意東漢西晉諸作者神理幽眇韓柳以下蔑如也爲鄉飲賓建專祠設祀田六十餘畝於祠後創三閭大夫祠請于官給春秋祭纂屈氏世譜網羅散佚發抒幽潛事最義高方軌典訓天真豁暢不作家居凡建祠葺譜雖衆其族謀之而有不足輒取足於己又喜書籍置書盈二萬卷皆善本估者伺所欲得輒昂値亦不計以故世有產逾中人比其歿幾無餘者爲予未嘗識君君創三閭祠屬予碑之而以爲可遂以文字相往來未幾君會於目不能出門命其子問業相距遠屢欲過從輒報而君竟歿矣生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道光十五年六月十九日配歸氏丈夫子一祖徐郎從予遊者女子子二五經博士曾夏變縣學生陸正封其壻也祖徐將以某月日葬君於郭北菓園阡來請銘曰先子之命誌墓必託諸先生予之于君神相交矣其可無言銘曰

羌蹇蹇兮絸於俗而不可混兮內白任道眞而致腴兮靈修之苗宜此瑚璉兮潸兮潸兮日已遠兮窈窕然疑而不我得見兮匪命之短分之淺兮寄此泉扃永維繼兮

慶陽府知府薛君墓誌銘

兆洛年廿二始識晝水薛君於江陰已翹然見推士類以予友祝子常爲君婿第遂納交旋登進士官中書予至京師君寓廬旋分室以處之後雖別寓而遊宴未嘗不同閱二年君外用得廬州同知予亦歸里得屬秦知縣事同省時相聞比予居憂主講懷遠君又命其子從予遊未幾予歸又數年而君亦歸君不肯出門一步予凡三四過君君長於余十二年而意氣充然若見予之衰憊也相距七八十里苦不得朝夕見明年君年八十矣擬載春酒爲君壽因作十日留而君遽歸道山念四十餘年予兩人蹤跡在疏密之間與味在酸鹹之外方期百年已分常常實恩亦差勝于異乖而竟止於斯也傷矣君容貌魁傑居人羣嶷若山峙吐音如鐘發言具有風旨或謔以諧謔朋儕會飲常傾倒一座多識朝宁故事能道其所以然者人有過弗甌也工爲謹語使人思而內蘊直中書十一年爲同知十八年歷署太平廬州安慶鳳州鳳陽諸府事而廬州則三至焉治事必敬以勤欽欽然常若日不暇給者臨事能斷多出人意表遷甘肅慶陽府知府未赴以病免家居養疴十一年不闚戶外事雖所善戚友未嘗過從頤書宇字宗解信於心而後已有所疑必識之遠人輒問一書竟繕錄記者數百處書法倣顏魯公風骨□□家貧有乞書傳錯自活亦不多作時古文詞端謹有法度而常自以爲不能有能名者必拊手贊益曲護如弟子稍倜舉業一時學者傳誦在京師時遠近爭執贄出門下者皆有所成就發聞于時嗚呼以君之言論風采使得居侍從之班當出入顧懷之地必能禪輔主德匡濟時務庶幾張復之蘇子瞻之儔而僅置　內廷被進被退一麾參佐廳事不爲遠才易務之悲君固不以屑意而於造物生材之意毋乃有所未盡歟君諱玉堂字又洲晝水其自號也原籍四川蓬溪縣姓淳氏高祖考諱宗曾嗣于中表薛氏始冒薛姓曾祖考諱之佐順治八年四川舉人歷官戶工兩部郎中管理龍江關稅務升廬州府知府始遷於江甯祖諱景珽康熙三十五年四川舉人歷浙江建德爲程河南光山知縣始遷無錫考諱稻孫乾隆二十五年江南舉人妣徐恭人君元配徐恭人繼祝恭人郎吾友子常之女兄先君卒子仲德郎從予遊者孫三人俱幼君卒于道光乙未八月二日距生於乾隆丁丑得年七十九仲德以明年三月二十六日葬君于某鄉某原銘曰

禓砢有節千尺松縱恣天矯其猶龍練骨冰雪盡成鐵妖魅莫敢藏其蹤有時掀髯寫秉抱笙鐘細意調清風嗟哉斯人不可逢埋沒奇氣儕秋蓬九龍山邊一坏土日孕琥珀光熊熊

蒙山路君墓誌銘

蒙山之死也兆洛哭之慟已而歎曰才之不善用自禍如此夫造物者有意而生之而承之者乃不能善其死雖其心事可以暴白於天下行業可以自傳於後世而觸於機辟爲見讎者所快同志者所痛悼可悲也夫君姓路氏名同申字申宣所居蒙山下以自號爲歲貢生候選訓導少卽從遊於書無不讀於藝事無不能邑史先生鑑樓者得高忠憲之遺學勸以規矩爲時碩儒蒙山其出也才之授以程朱之書遂深明性命之要過貫串六經通其大義拘墟皮傳之解一不概于胸中益講求當世之務經國濟用所宜因時通變之規模古名臣所自樹立者要以實見諸設施隱然自任非一世士也而疾邪太嚴遇事太剛自信太果自以爲練於事幾天下無不可形格勢禁而解一發不慎猝與禍會悲夫禍之起也族子[illegible]爲姦遺租墓地於富豪君傾身爭之奸吏受賕監司不察憤然具揭其狀[illegible]扶爲誣陷獄讞不解在獄時著書教子弟接親故宴笑如平時其子爲贖罪已得釋會病作出獄不半日而逝嗟乎古之懷才抱德遭時无妄其狼藉囹圄者十百於此者矣君猶得斂首足牖下幸矣雖然彼皆有所爲也而君所爲者何也不過而老死自其分而天不赦宥適際此時抑又何也所著書十餘種積百餘卷皆有獲於理有裨於用子襄襄襄先卒孫三人季弟同戊兆洛女弟夫也兆洛少頗蕩妄接君而爲故常心師焉志君墓不敢爲悠尤之詞實實者之義也寶山毛嶽生讀其遺書聞其事而傷之因系之以銘詞曰

學峻而文奇氣剛而志直乃爲綱羅之罹旣脫罪而忽然呼命也其奚悲

候補通判趙君墓誌銘

乾隆中吾郡以詩雄海內者曰趙甌北先生先生以進士賜第一甲第三人官貴州貴西道未老引疾歸優遊林泉主持東南風雅者四十年君先生之叔子也諱廷俊字哲生別字海珊常州府學廩貢生援例候補通判退靜恬愉侍先生無子弟之過先生歿遂不出訓諸子以義方皆有所成就其處鄉里和而不流介而不爭於是非之際持之毅然不少瞻顧人皆敬而信焉邑有災會富室勸分君必先之而身親其勞尤善體人意曲當其私以是平人忿爭無不冰釋加意少後士力培護而磨礪之於義道光十四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子齒長君二年羈於客授不獲時見見則殷勤存慰必欷歔之意懇深長精氣充實自顧衰羸長相羨也不意竟止於斯配湯安人前卒繼配貴安人君卒之五月亦卒子六人慶齡申嘉申奎申憲申善申佑慶齡道光五年中順天副貢生砥學礪行前卒申嘉嘉慶二十一年中江南舉人與予善今年三月某日申嘉蔣奉君葬□□門外竹林庵旁之新阡蓋去君歿時已三歲而屬予以銘銘曰

恂恂儒生愔愔德育以荷厥世無忝于舊以蕃厥子式章爾後嗚呼者原如德之厚千秋此藏廓有顛仆

署陽湖縣訓導瞿君墓誌銘

君諱紹基字厚培又字蔭棠籍常熟縣系出唐金紫光祿大夫昉君力學工文旣補弟子員旋食餼六應鄉舉三薦不成援例以訓導分發試用署陽湖縣學訓導不及一年而士輩皆頌賢明師篤內行善親以色恭兄友弟悲病讓衰始終無閒歿則撫其遺稚爲婚嫁娶甚於己出旁及戚從姻黨同仁一視邑歲時有天災民病饑寒者在其身規畫調護無不盡輸家助官如取諸寄而未嘗有德色邑有大工作任其畫督必捐貲勸成下及施衣食施醫藥世俗所稱善事無不爲也胸次渾厚不省人間有機械事所與交飄盡心力相劘切以義教於家肅如朝與梱以內無笑譁聲日用百物措置必於其當雖造次無違越者屏無益游戲惟以花草自娛尤嗜書籍價佳本必購之所藏至十萬卷道光十六年二月五日卒春秋六十有五曾祖仁德祖璋國子生考進原候選州同知配陶孺人先卒子一鏞歲貢生候選訓導孫男七將葬君虞山北麓者簡孺人墓合葬鏞門奉狀乞予以志墓之文君嘗爲吾邑師其可無言乎銘曰

人參兩大貌自位居仁由義志斯備孝平惟孝友兄弟盡心而加姦不救嗚呼

家邦受其賜亢然完人古與比尊不以爵行非仕勒辭元珉照幽隧岸谷罔遷利萬世

綏甯縣知縣陳君墓誌銘

君諱新字申華號秋江浙之海鹽人大學士世倌從孫也曾祖詽溫州府學教授以子世倕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副都御史祖世佶康熙癸巳本省舉人父克鑄邑貢生俱贈承德郎加通判銜綏甯縣知縣君生五歲而孤家豐於貲世父伯玉專之母錢安人食貧以撫驥輔從師就業二十四補弟子員鄉試不第棄舉業而貿遷家以給亦不廢學三十二中式本省鄉試副貢遂就職直隸州州判分發湖南是歲乾隆六十年也苗頑方不靖抵省卽委解軍需銀十萬兩赴銅山還委署郴州州判卽代理州事隨署永興縣事苗事方棘福文襄公奉命視師調發旁午民夫馬匹硝黃火繩期會火迫而鄰縣與甯桂陽俱已調赴大營事皆一令兼之又調廣東兵萬五千韶州兵五千檄君往迎於韶如期皆辦四月還郴州卽委署興甯縣事五月調赴軍營委解軍需銀十萬兩赴辰州又自辰州解兵米七千石赴銅山嘉慶元年苗平大府以賢勞保舉部議格之仍還郴州越一年以失察所屬脫逃遣犯降一級捐復留省辦發審案件平反疑獄大府引重六年署湘潭縣丞七年委解軍米赴陝西興安府時興安方有教匪之儆逾年乃還九年補茶陵州州判是年江浙水減南運買湖廣米足之委解米十五萬石至京師逶迤困頓迄以全濟十四年保薦卓異十六年升綏甯縣知縣綏甯距省千五百里接壤廣西貴州苗猺錯居山川險惡風氣頑悍君悉心撫輯民皆得所十九年檄赴雲南買銅二十一年錢安人卒於家君在雲南聞訃以公事羈留二十三年始奔喪回籍二十五年服闋引　見仍補綏甯而君年已六十矣旣涖原任益勤民事亟釐積牘起廢修墜會歲歉設法平糶全活甚衆道光二年以苗疆俸滿加通判銜涖綏甯凡八年德洽政和撫軍以辰州通判題補而君亟以疾請去官矣士民謳頌爲立去思之碑旣歸與羣從子姓爲竹林五老會甚歡又以其間營緝舊居漸復先業自治生壙扁舟往來西湖慧山之閒從容觴詠翛然物外逾六七年以道光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儆疾處分家事坐逝於里第蓋去來如脫屣焉君廉而好施窮而歸急而丐貸者推解無所惜工詩歌律槩搖曳友從流連輒託興寄意而絕不自收拾也大抵才略通敏遇糾紛隨手輒解性復伉爽坦夷不設城府故嶮巇軍役買銅運米諸事他人憚怯不敢措手者上流一相埤益而所向恢然有餘迨思肩一邑視民如家政平訟理不事張皇粉飾而百姓熙熙懷而慕思蓋非鞅掌劬勞不足發公之才非清靜化理不足發公之眞焉耳配彭安人繼配郁安人前卒子七敬祺太平府龍州衞照磨敬祚鄖陽府竹西縣典史敬祉丁酉科順天舉人揀選知縣前卒希敬道光癸未科進士江陰縣知縣敬禧太學生前卒作敬候選未入流餘敬女一適嘉善謝涑孫十二人君旣歿以某年月日葬某山某原君所自爲生壙也希敬奉君所自撰年譜屬爲誌兆洛不敢辭謹撰次年月而誌之銘曰

造父之御翳蹇如舞曦封曲水和鸞協度心閑手調由其神守以此撥務物無能圉以之繕性心皆從矩盤盤猗公方員具宜劬勞磨賢勇於有爲行所無事恬以養知逸我云老滿志躊躇揮手青雲炯可度思至於神明厥有豐爽勒珉日星孰云曲壞

樸庵龐君墓誌銘

君姓龐氏諱煥若字鍳璵號樸庵先世居吳江明洪武初有諱濂者避兵常熟之塘橋遂家焉曾祖全錫祖文源父榕仍世清門榕二子長卽君季曰爍若君七歲入家塾粹然如成人屢困小試援例入太學父榕歿以爍若屬之曰若幼撫而成之是在汝也君以故字弟如其身殷擊周悉擇師而教常與其子同舍壯而出分猶權其家事恐廢學也度地祖墓左構屋二十楹爲祠堂奉始遷以下主祀焉又以祠無配主於事亡如存之禮有闕於堂後更建五楹以祀各配置祠田百餘畝供修葺費塘橋瀆三丈浦引海潮以溉長二十餘里久不滌漸湮嘉慶戊辰君謁諸令濬治之人獲其利己卯壬辰屢疏之鄉無旱潦患天災告祲輸其家以助官者四五癸未之賑長吏具其事以聞議敘九品職銜餘則推以與弟及子姓邑有公事無不與焉世所謂善事必躬先之氣和而莊衣冠

恆補絨澣濯累年不易非祭非賓不設饌速客常言治生不外節儉損無益以供有益卽不患匱乏矣故產僅中人而利人之事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常若寬然有餘焉道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五配季繼金皆例贈安人再繼金例封安人子四元爊元堉季出元墀元均再繼金出孫六俱幼丁亥歲爊若元堉俱已補弟子員相攜負笈于暨陽書院恂謹力學怡怡如兄弟詢之而知其詳知君之誼篤友恭不負先訓也君以道光十七年十月葬於常熟西鄉徐墅鎮新阡元堉奉狀請爲誌墓之文因銘之曰

繄施于家六行有倫則友篤慶教宗等仁善推所爲成物潤身式庇爾後岸谷罔湮

荆川錢君墓誌銘

君諱文洵金匱人系出吳越武肅王十五世祖諱缶元世稱易象先生八世祖諱憲明正德甲戌進士官常山縣令曾祖諱袁英以明經官青陽縣教諭文章德行稱於時祖考諱一珠有孝行舉鄉飲介賓考諱士橫博經史富著作屢薦不第舉五子君其季也少豐穎十七而孤服闋欲北上入辭於母母有難色君卽棄舉子業怡顏承志里黨稱孝焉歲不登捐錢米以賑全活甚衆有天患民病選方製藥施以救之其於恤孤敬寡施衣施棺掩骼埋胔諸事告無不應里黨稱仁焉至於祖宗祠墓尤所慎重惠山武肅王祠將頹合族修葺之置市廛取息以爲繼天台山先世會稽郡王墓將傾圮偕族姪梅溪往修理之邑有天錫公墓墓甚廣乃與伯叔兄弟協力修理勒石以記又建立家祠增置祭產宗族莫不頌其德道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卒于家得年六十八國子監生例授儒林郎候選布政司理問配侯氏先卒子二林立本俱國學生孫八人芳縣學生穀府學生曾孫五人將於道光十八年十一月葬君於邑南蠏蜊灣之新阡芳奉顧光祿皋所爲君傳請銘於予昔人言歸震川爲雄文偉筆而其所傳志皆鄉里庸行故無所發其奇夫聖人所重者庸行也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仁之方也仁之所及有大小其爲不失人之本心則一故謂之善行於此能言之卽善言也樂道人善何必奇譎銓次其略而銘之銘曰

以仁存心設誠致行德之所及非以爲名天維鑒之著昌子孫埏門永閉高原罔湮行當表阡風示斯民

雅安縣知縣錢君墓誌銘

道光十有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四川雅安縣知縣錢君年五十五卒於官明年其子扶櫬旋里卜十月二十二日與邵孺人合葬于江陰黃山蔣家宕祖塋之側而君門人六承如以狀求予志墓予始主暨陽而君已官於蜀不及相見六生篤行而能文時爲予言君處不堪之貧而能確然自守其勗誨後進極有法度固已心焉企之繼有所索于蜀中人士君能爲宛轉致之頻頻致書六生言彼中風土極眷眷於民事誠恂雅之儒而通知時事者遂依其狀次之曰君姓錢氏諱秉德字亦士號復齋江陰之遷鶯里人曾祖佩英祖武勳皆未仕父杲成以君故贈文林郎母沈氏贈孺人君少卽食貧力學年二十一贈君卒家益落授徒以養年二十五受知於江陰知縣黃君仲郇冠童子軍以其年補博士弟子員嘉慶癸酉舉于鄉明年會試挑取謄錄　今上嗣位之二年議敘得知縣分發四川四年署定遠五年署南江七年署射洪旣又署潼川府同知九年授樂山所在多惠政十二年充四川同考官十三年春猓夷不法擾越嶲峨邊清溪君奉檄隨營籌備勞瘁軍食無缺八月凱旋　上諭以應升之缺升用十五年調雅安歲饑師保甲法以賑城鄉各設粥廠置五色籤以次之授老者以旗而先給之民無流亡在任四年卒無子以女兄之子爲子君之謫選將行也知君者皆期以大用而竟止于是知者共惜之銘曰

嘐嘐其若狂鶡鶡又似狷我聞君之風如已見君面質然試鉛刀屢試能不疲所施雖未光未爲無所施吁嗟乎蒼天伯道乃無兒我題其幽宮俾貞千載期

浙江寧波府知府呂君墓誌銘

君諱子班字仲英姓呂氏系出宋東萊郡侯好問明永樂時諱成者徙常州武進雍正二年析武進爲陽湖今爲陽湖人五世祖宮　皇朝順治丁亥殿試第一太子太保宏文院大學士曾祖考諱廷𢧐秦州訓導贈中憲大夫山東濟東泰武臨道祖考諱鑰乾隆甲戌進士山西汾州府同知贈通議大夫安徽按察

使考諱爾禧乾隆癸卯舉人浙江桐鄉縣知縣贈中憲大夫戶部陝西司郎中母蔣太恭人二子長子珏字孟嚴君其仲也儀觀豐碩十一歲能詩桐鄉公居官廉惠士民爲立祠以祀比歿任所橐中蕭然君拼擋逾年乃得扶柩以歸益自砥於學補縣學生年十九舉京兆試從同鄉編修張皋文先生游壬戌會試中式觀政戶部農曹事劇君勤稽綜核吏不敢上下其手同司倚賴時方開土方例君主稿捐納房應書吏舞弊詳立章程與庫司互相鉤考後仍視爲具文道光十年遂有蔡繩祖案識者服君先見焉丁丑充會試同考官戊寅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升貴州司員外郎是年　恩詔查豁官員賠欠大農知君才令總辦條定章程詳盡有要轉陝西司郎中壬午俸滿特授廣東瓊州府知府瓊斗懸海外留妻孥侍母隻身抵任郡環五指山山爲黎人聚處漢奸入貿易重利盤剝之致釀事端君遇黎民交涉之案必重懲漢奸而後治黎以其罪閭閻清謐郡田少不敷民食甲申春風信不時糧價騰踊君檄十縣三州即日開倉平糶而後稟諸大吏又慮倉穀不能持久籌款募商買運郡中賴以全瓊有軍功廠修造督標及龍門等協戰船歷任皆委書吏君慮其偷茍不能堅實移廠自督之製造必如法時奉蔣太恭人凶聞竟不得謝事越明年工畢乃得奔喪服闋奉　旨揀發浙江己丑三月署湖州府事八月署紹興府事庚寅署溫州府事土俗五日競渡鄉民各操一舟鬭捷因互毆致命君爲設禁令俗以變革補甯波府知府郡多積案君日坐堂皇其土田錢穀之案必爲核算明確查閱卷簿手自摘記不假手吏胥既明且允一經斷結無翻異者壬辰署甯紹台道護理浙江海關時有暎咭唎國夷船闖入內地聲請就近貿易君至鎮海會提督勒兵諭以市易有定章不能竄越夷船駛去道有承修提標及定黃各標戰船向須賠補故歷任多未修之船日久積壓竟有四十餘號君念海捕必須營船足用又不得一概咨追前任力請方伯分三年帶修君再護道篆幾二年竟趲修完竣無誤應用癸巳十一月復護甯紹台道前任彭年內擢入都有承造金州戰船二隻未辦君即爲刻期興工免其賠累會有御史參君勒索屬員者
欽差大臣朱士彥查辦並無此情事覆奏奉　旨著無庸議君體氣壯盛少有痰疾郡居海濱地斥鹵積寒溼病見四末卒於任所道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也春秋五十有七君孝友性成待人不設城府言呐呐如不出諸口見事有遠識有所籌議下筆數千言洞中窾要爲政一以靜鎮實心任事不以趨蹌便給爲能尤不好名馭屬吏寬和或因公受累必周旋之公事有不合亦不曲狥配崔恭人乾隆辛巳進士荊宜施道龍見公女側室張安人子侄孫道光丙申進士翰林院編修張出佶孫道光乙未舉人會試挑取謄錄崔出備孫太學生道光丁酉順天鄉試挑取謄錄倌孫道光戊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俱孫邑庠生俱張出女二長適候選知縣趙鈞謨先卒次即適鈞謨爲繼室孫男五人懋修懋條懋榮懋和懋采嘉慶乙丑兆洛始至京邸君亦以補朝考至黍爲同歲生朝夕甚相得也比戊辰兆洛以散館外用遂離睽及君選瓊州寄眷旋里始一相見自爾日益疎闊比君爲甯波守距去里門一水冀得一棹趨黃閣盡數日歡而君訃至矣侄孫等奉君狀請爲銘奚宜辭銘曰

君子比德溫其如玉其容恂恂其神穆穆數以致恭敬事後祿擾而能毅直而能曲若愚若訥不雕不琢實力中外卓然軌躅精心當自耐守煩濁地官之司是維金穀豪吏蠹胥饕食聚族其利多孔厥弊誰燭君能先覺窒隙杜竇一麾瓊海黎[illegible]革俗發廪普慈無愧民牧翺翔浙水彌若弼弼西海島夷互市所[illegible][illegible]檣帆來去剽倏突泊鎮海以通市懾惕以兵威使知畏懾示以舊章立時帖服呼啞樓船是備征逐帥卒司命繕營宜勗爲有訑訑妄之曹局況苦儳贖而不續君亟綜覈躬爲簿錄不惜勤勤補其不足龍驤騰川鯨鯢以戮乃有侍史妄希補牘昌言劾君寘盟不肅時維廷平在浙讞獄詢訪衆庶其狀不縮抗章入告皎然如旭修之于躬射己之鵠施之於政奚不自攖以之爲人慈祥覆育以之爲己宣芬敷馥德可宜年如何不淑介爾昭明令終有俶我文其幽勿堙陵谷

兩莊衛君墓誌銘

常熟有士曰衛家驤愿而有學介然能自立生羸弱若不勝衣者吾同年兩莊衛君之子也洛與兩莊同榜然不相識僅於戊辰之春一見面於都中耳君亦

多病蕭然一室以課徒自食不與戶外事洛雖屢至常熟未嘗造焉道光戊戌八月家驥肅衣冠至江陰謁予曰家君之歿六年於茲矣雖已安窀穸未具誌銘敢以請此先君之志也予受其狀讀之因綜而志之君姓衛氏諱元相字利謙一字兩莊晚自號滄霞道人系出宋狀元資政殿學士諱涇謚文節公世居崑山文節公五傳曰鎬字伯京爲常熟推官有遺愛因家焉伯京子曰谟字彥學贅於常熟之三涇里王氏遂定籍爲三涇里人彥學八傳諱肇吉是爲君曾祖考祖考諱銘考諱洪皆邑庠生例封文林郎母王例贈孺人君幼好學年十五即爲童子師二十九始受知山陰平寬夫學使補邑弟子員歲科屢試優等名噪一邑延爲師者趾錯戶外然羸弱多病甲子秋勉應秋賦遂中式房師則靖江縣知縣信陽郭公元照也以身多病且親老不赴禮部試惟戊辰一至焉復下第南旋而家驥又孱弱不任外事遂絕意進取一意侍養性廉靜終日一編不問戶外事讀書有疑必反覆考證了然於心而後已其課生徒口講指畫孜孜不倦成就者多工駢體文及吟咏不肯出以問世婁東周山樵文學邑沈辛林孝廉皆欽服焉持躬行己慈儉以敬見義而勇里有善舉常爲之倡輯宗譜旁求文獻包括幽隱族中本有公產緣會計失宜費用日奢歲歉幾廢祭族中諸老請君主之君不能辭黽勉從事而身以瘁矣支持數年竟以歿齒屬病之時精神清朗病經半歲未嘗淹臥每晨區處諸事精當不漏前數日命移床正寢屬纊之日夙興盥沐諄諄訓子以持身涉世之要晚而整衣冠端坐瞑目長逝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也得年六十三歲配陳氏金匱國學生瑞峯公女生子一即家驥孫二崧福華福十四年某月日家驥奉君柩祔葬邑南四場贈君新阡之穆穴銘曰

施千家有令則被于人無爽應惟貧惟弱天所扤贈彼阪田蒐其特令終高明其逢吉

涇縣訓導歸君墓誌銘

君歸姓銜名字受谷號訥甫系出唐兵部尚書忠宣公諱崇敬奕世丕顯食邑吳中子孫遂爲吳人宋湖州判官罕仁遷常熟之白茆浦六世祖德明復遷城東門五世祖起先崇禎進士官刑部主事贈工部尚書高祖允哲贈吏部左侍郎曾祖復佺咸安宮教習候選知縣　旌表孝子祖銳考景渺　旌表孝義貤贈安徽涇縣訓導君託名胄資庭教亮質凝凝不與羣兒倫年十五喪贈翁益勤學自立問業必碩望娶於邵爲叔山先生女孫繼娶呂亦毘陵甲族攖闢兩家緒論業益博達既餼於庠用文藝優大吏請舉遂以嘉慶丁卯權金山學篆自是歷署無錫金壇崇明後乃授涇縣訓導所至闡忠節植善類激拔英秀養容中才被其知者多獲成名君資性明練善斷有競謀之難險必達爲內外上下所倚重奉己甚約一冠十年遇凶饑振貸輒捐多金以倡鄉邦夙重君望樂其倡爭出資爲善以此水旱之歲凶而不饑尤篤於宗族割贍族之田千畝自同姓以上朝無褻葬無櫬娶嫁無貲者無不給恐墮宗祀分其私田若干畮曰祭田尤懼子弟廢學破壞軌範益以千畝曰書田爲申狀大吏垂久遠然常若自疚有所感觸發爲歌詠號曰知非草嗚呼君之志行庶幾古之慥慥君子矣以道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有六子四人令喬令符令毅令望令喬監生令符廩貢生候選訓導令毅未娶卒女子子二人適監生李如霖副貢生陳光适孫男四人將以二十年某月日葬君于常熟鎮江門外長田岸新阡之昭穴令喬等持狀來曰吾家述揚先緒必當代大君子如姚姬傳吳穀人阮芸臺孫淵如洪稚存吳山尊諸先生並有文章敢求所以不朽吾父者予辭不得次其狀係之銘銘曰

出爲士楔處亢厥宗輪囷磊節怡怡春融有德式只顯顯其業有慶貽只隆隆其豐在隱而燿用基而鴻光岳照載永謐幽宮

南郊老民墓碣

君姓季名廷駒字昂千後改名坊字竹坡世居太倉南關外高祖龍曾祖雄哲祖龍益州學生父應麟號惺亭國學生君五歲失恃育於庶母　皇旌節孝蔣太孺人年十四而國學棄養家赤貧惟老屋三間遺書一篋破几二蔡罏一乏食則旁几疾讀或撫罏隤涕十五即棄筆爲童子師勤於督課喜讀馬班韓歐氏書爲生徒講解意得處反覆抑揚歌哭離作生徒之慧者亦幾欲奮袂頓足

爲作小詩自謂手硬不足存善尺牘能道人意中語戚友有糾紛句棘事以書排解莫不氷釋性好客無客不樂客至無宿儲解衣質錢以供怡然也晚年自號南郊老民杜門課孫耽意文史遇前賢評隲之當意者蠅頭小字手自校錄朝夕幾不繼猶置書數千卷漢唐碑本數百種又多收藏明賢手簡良朋至止出以相賞以仍世不違故課子甚嚴親教授夜無燈燭即闇中講解勗以持身涉世之道以孝弟勤學爲務臨終神識清朗命斂以疏布泊然而瞑生乾隆二十年五月一日卒道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春秋八十有一配周孺人端淑莊靜君出遊家食時乏儆夜紡木綿以爲供一燈置短几子讀於旁舉相歷闇里皆傳道之先君二十八年卒子二錫嘏州學生錫康孫二毓通守敬錫嘏等以道光十七年冬奉君暨孺人葬太倉南關外北港之新阡未及爲銘幽之文比辱交於兆洛奉狀請碣於阡謹綜其操履以著之君之行所謂自度不能隨世取捨逃邱園而不悔善保其素貽清閟於後世庶幾元紫芝陸天隨之倫焉後之式是阡者亦可穆然於樂道怡志之遺風矣道光十九年五月

澗蘋顧君墓誌銘

鄭漁仲輯藝文略始附以校讎之名然其所言校讎之事惟編纂類例搜求亡書不曾灌灌則倘是目錄家也無與校讎事劉向別傳曰校讎者一人持本一人讀誦若怨家相對故曰讎向於奉詔校理者必補其缺脫正其譌謬而條上之如以見爲典以陶爲陰甚者閏月爲門五日己亥爲三豕之類以後相承如顏客向鄭默褚元量顏師古皆其選也然皆校正其字形而已繼乃有校者荒陋不知守闕如之戒妄緣疑而致誤至剜肉而成瘡至有謬稱皇考妄易眼根者本初無誤校乃至誤此自書有刊本輕加雌黃偷經三刻而古人之真書失矣此事林先生羅列改書之弊以爲後戒者也自爾諸儒如惠氏半農戴氏東原從而張之故　本朝讀書士共守此訓不敢妄改而嘗校之事確然有所守故所刊書籍實於前代遠甚乾隆中極盛矣上自鉅卿名儒下逮博士學究無不通知此義一時如抱經盧學士懷祖王觀察父子竹汀錢詹事無不兼擅其長而元和顧君澗蘋尤魁傑者也君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蘋陳黃門侍郎野王之三十五世孫曾祖沛祖松父文煜俱業醫世爲吳人少孤多病枕上未嘗廢書人咸異之年十二隨舅氏鄭源璘侍御於京師歸冠南回從張白華先生遊館於程氏程富於藏書君徧覽之學者稱萬卷書生焉不事科舉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縣府試皆冠其曹繼從江艮庭先生遊得惠氏遺學因盡通經學小學之義嘗論經學云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混而一之則轇轕不勝矣論小學云說文一書不過爲六書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作假借長編而未屬稿君從兄之逵字抱沖亦邃於學而多藏宋本元本書君一一訂正之刻列女傳以傳當是時孫淵如觀察張古餘太守黃堯圃孝廉胡果泉中丞秦敦夫太史吳山尊侍讀皆深於校讎之學無不推重君延之刻書爲孫刻宋本說文古文苑唐律疏義爲黃刻國語國策爲張刻撫州本禮記嚴州本單疏本儀禮爲胡刻文選元本通鑑爲秦刻揚子法言駱賓王集呂衡州集爲吳刻晏子韓非子每一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爲考異或爲校勘記於後學者讀之莫不歎服爲漢學者往往不平宋儒而嘗發之君獨服膺先儒時錄摘其切近者爲進爲善口一卷以教學者胸中博綜而能識之無遺每論議滔滔不竭而是非所在持之甚力無所假借家故貧常以爲人校刻博稍以食雖往來皆名公卿未嘗有以自潤晚得痹中症臥牀第者五年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兆洛以道光二年客授揚州君時館洪賓華殿撰家爲汪孟慈校刻其尊人容甫遺書與所居相近故得朝夕握手爲向闕君與金門學使櫟堂大令以言語牴牾頗頗其岐氣雖近及見之遄道粥粥詞色蹙然知君徒以懇愿自守而狹中讓剛者不能無所忤也君嘗從容論古書并諮處細若毛髮棼如亂絲一經剖析豁然心開而目明歎君業一時無匹惜未及隨時鈔錄取爲學者導師嗚呼今則往矣配韓氏卒於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年七十子瑞孫瑞清從余遊將以某年月日葬於一雲山祖塋之旁瑞清請爲之銘君所著多零屋瑞清能守護之者子最愛君汪氏藏書目錄序及思適寓齋記以爲可以見君之志故著之序曰汪君閬原藏書甚富取宋本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冊以予於此向嘗究心屬爲序夫宋元本之可

費前人所論叢詳收藏之家罔不知寶汪君宿具神解凡於有板以來官私刊刻支流派別心開目瞭過則能名而又嗜好專壹兼收並蓄既精既博希有大觀海內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閒嘗思之天水蒙古兩朝自秘閣與文以暨家塾坊場儒學書院雕鏤印造四部咸備往往可考固無書無地無人而非宋元本也其距今日遠者八百餘年近者五百年而天壤閒乃已萬不存一雖常熟之錢毛泰興之季崑山之徐著於錄者亦十不存二三然則物無不遷後乎今日之年何窮而其爲宋元本者竟將同三代竹簡六朝由素名可得而聞形不可得而見豈非必然之數哉然則爲宋元本計者當奈何曰舉斷不可少之書覆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縮今日爲宋元也是緩千百年爲今日也幸其閒更生同志焉而所爲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尋而無窮計無過於此者矣汪君之於宋元本知之深愛之篤其欲爲之計者當必有度越尋常之見故詳述斯語用爲序而懿爲記曰以思適名齋者何顧子有取於邢子才之語也史稱子才不甚校讐顧子役役校書而取之者何顧子之於書以不校校之也子才誠僅曰不校乎哉則爲由思其誤又爲由而有所適也故子才之校乃其思也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曰思之遂以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於子才也顧子貧齋非所能關也即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思適之名亦寓焉當其坐齋中隙書積几居傳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斂餽之所有參互鈎稽以致其思思其孰爲不校之誤孰爲誤於校也思而不得困於心衡於慮塞塞然如索其所失而杳乎無覩人恆笑其不自適而非不適也乃所以求其適也思而得之豁然如啓幽室而日月之舉世之適誠莫有適於此也自反其思不知於子才何若也使誠審思之至則顧子每曰天下有誤書而後天下無誤書雖論似矯要不病其過也爲之圖而記之且求先生長者及諸交遊題詠焉以爲此亦天下後世樂思者之所願聞也圖之者誰某也所圖者今寓某也時則某年也寓齋中人顧子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蘋也銘曰

先生之學惟無自欺以誠而明不爲書欺惟無自欺亦無書欺存其真面以傳來茲不爲書欺書無能欺屏絕附會定其然疑書以益人通知古今釁之與衷以無沈淪人以益書古與古居非今斯今豕無模糊惟其不欺是以不苟安得古書盡經若手凡立言者藉君不朽書有朽時先生不朽

祝母湯孺人附誌銘

炳季以道光十年卒吳江吳青山子爲之墓誌以未得吉卜葬淹其期逾五年而配湯孺人卒乃合葬於某原會山子遊中州星樓等奉狀屬予爲誌墓不兩誌古也故最其狀附炳季誌後狀曰孺人湯氏父廷枚國子生孺人二十二而歸于祝翁儒林君居貧有患遺無以慰心憂之孺人方來歸徵何顏色得之即屏簪黃鬻以奉炳季常出遊家事一倚孺人色養備至翁固好飲度不能得酒即饒吾不欲孺人揣晷量翁所時益其酒翁窺器酒常滿輒樂飲翁之歿炳季暨伯氏子常皆違遊奴婦又劇病含殮事孺人獨治之無不如禮家徒壁立兒女滿前一切衣食日用及婚嫁事拮据殆辦炳季不問也人歎炳季有嘉耦焉卒以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年七十丈夫子六（二殤）星樓娶黃氏繼薛氏星槎娶程氏繼後族叔保寶九來縣學生娶沙氏女二長適附貢生章燮次適章政平孫八人銘曰

夫扶妻齊內助急焉無咸有終地道宜然懿歟女士宜儷君子千秋同藏無有圮毀

訓導趙君妻馬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馬氏誕時父游瀾陽遂諱瀾高祖廷桂順治丙戌進士廣西昭平縣知縣祖家駿父嚌並邑諸生歸同邑趙文毅公八世孫廩貢生候選儒學訓導玉馬與趙與衞並常熟望族世有連理訓導之父封修職郎受昌少時孺人之外祖母衞太君撫以爲子而孺人早失恃亦鞠於衞因以字訓導焉會受業於老學究許翁通曉大義訓導未弱冠爲高才生喜交游頗以家財結客修職君亦不問也負奇卓犖之士爭欲識焉然屢試不中遷感憤無聊愈就觴咏客常滿座客去則輒日夜點勘羣籍孺人乘閒言舅姑春秋高產日減宜務進取乃北走京師試仍不利故人督學中州遂入其幕俄故人卒官因而訪友江漢閒歿

於丹文時修職君與仲太孺人並年開八秩子女幼弱舊宅易主遷居城北全家方倚訓導爲長城一旦凶問至閨室號咷神識俱喪孺人哭不成聲蹶然仆地扶救得甦孺人有必死之心無可死之理本自矜重不常入廚下至是遣去婢僕爨汲縫紉澣濯皆親爲之修職君別賃小屋以居而以賣屋餘直分授仲子之後于衡者孺人乃獨奉二親居素精鍼黹仰以給事育督課其子允懷以義方夜則篝鐙以讀預節日中食或糜釜餘黏度置一器俟其饑食之以糠率以爲常嘗自外飲歸袖出果餌以獻孺人怒曰汝欲循懷橘故事耶今日高會盡江左名士乎蓋微知是日偶與輕薄者游也其嚴如此舅素羸彊忍中夜聞呻吟聲孺人遽呼子叩戶方出應舅已披衣坐言小不適趣具湯孺人具湯無所得薪毀一竹簟煇以進略沾唇神色已變泊然而瞑子女惶急不知所爲孺人急以角簪楔齒呼子登牀舉手足質明捐室中所有庀治斂襚無廢禮釁爲姑飾終經畫亦自孺人焉爲子聘顧虞東先生曾孫女居芝塘市賣爲允懷補諸生始迎養於芝塘允懷或攜被出遊家益困孺人刺繡子婦紡織燈火青熒往往徹旦至糠籺不繼而意色自若允懷舉於鄉泣語之曰此汝父謂唾手可得者乃以貽汝以今之易念昔之難因哽咽不能語子女冠屨衿襦製新縫舊皆躬爲之竹頭木屑皆檢置一處童僕勤惰以溫言爲賞罰室無棄物家無閒人里媼鄰女時來起居必款洽之彌留之際鄰左驚告相率來前奔呼叫號請以身代及屬纊自堂及寢踊而哭者數十人臧獲咸致其哀巷有病婦恍惚神遊見旌旄幢蓋擁一輿入傳呼迎趙太夫人云生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終道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有三子二一殤存者即允懷允恆既昏而夭孫二將以十九年九月合葬訓導與孺人於虞山北麓允懷辱與兆洛交請爲銘幽之文銘曰

坤道利貞無成有終以含乾施宏其帡幪處樂不盪在約而隆能敬以和肅肅雝雝保我鳴鳩執予苹蘩修其鞶帨玆惟婦功遠于煩辱靡有不共以婦代子不愆尸饔以母代師傳經□恭倉卒不驚應變從容茹荼辛苦奚如鼎鐘傳何不遠任彼飆風諒哉女士是母是子天將昌之復文毅始篤孚永安邱封大塋表此崇阡亦云有俟勒之幽宮以貞萬祀

趙君閬鄉墓誌銘

君諱允懷字孝存又字閬鄉常熟人明諱用賓謚文毅九世孫也曾祖諱賁鉅太學生祖諱受昌父諱玉廉貢生候選訓導母馬孺人君生十有三歲而孤馬孺人實撫成之天材亮特儀觀秀偉好學不倦少已聲譽藉藉既孤輒念母氏劬勞益折節向學甫冠贅於芝塘顧氏妻父促迎母以承歡甚得色養之樂二十三補博士弟子員於詩歌樂府沈酣跌宕嘗沿宛陵登敬亭山遡涇川尋太白遊處又泛西湖渡錢塘過嚴江訪釣臺遺址作爲詩歌一時士林膾炙道光乙酉舉於鄉次年試禮部幾得而失君亦不以屑意曰傳世豈必藉此吾自有不朽者在也歸而益留心邑中文獻以海虞詩苑去取未盡愜心廣爲搜討精加抉擇爲海虞詩見若干卷未竟才十一耳而竟未及成又選定支穎詩錄四卷遇遺聞軼事可備俟日作志取材者殘零無不收錄作樓數楹貯所藏書求得黃石齋先生手書文毅公誌銘及劉春卿先生與文毅公尺牘裝成巨軸以彙卷名其樓初應揀選例得知縣及大挑二等應選教職君欣然而歸蓋馬太孺人春秋高冀得就近迎養也戊戌秋馬太孺人棄養君哀慟逾節及小祥而君從地下矣君甚貧而性豪邁座上客恆滿尤篤於故舊有身殁而遺文散軼者多爲裒集授梓以傳顧古湫虞東文鈔姚古愚狎鷗軒詩毛壽君俟食蔗稿邵蓼單蘭風詞季上含潤紅詞皆是也與人交急難讓夷不設城府區處世事咸有條理規畫宗祠義莊甚殫其力其族因欲分義莊之粟以助養君曰室雖壁立脩脯足供甘旨食義田粟是有子而無子也雖升斗不敢取其耿介如此屬疾時知不起有來視疾者必問曰僕不意天年竟止於此鄉評謂僕爲何如人其兢兢於立身行己蓋素所蓄積也卒時爲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得年四十八耳子二長宗琴次宗鶴以後其弟允恆女一字錢往歲之冬君奉太孺人狀枉椑屬予誌哀思咸容稱其情也言若不出諸口體若不勝其衣與之上下載籍之林甄綜最練燦然有條理遂殷殷敦縞紵歡約歲必相見爲銘太孺人之德而歸之乃甫逾小祥而君竟相從地下矣天不憖遺曹然傷心君子宗琴奉

君狀來求銘予不文不足以傳君然而何能不銘君也詞曰
搗麝致果韜精養潛不挫不㩳庶乎純全修身以此是宜其年壽不疇仁斯人
胡然粥粥庭闈灼灼有慶勗虔介祉形聲無朕惠於朋友惟以輔仁攬擾遺軼
無或湮淪麟趾鳳毛碩宗之貽發名成業邦士之資令望令儀猗予之思

亡兒顓葬志

兒生以五月又多病因呼之曰難少長而會名之曰顓而字以哲望以會不能竟讀然性甚慧更練勤苦有勞辱事必引爲己任會先大夫棄養吾兄獨任家事已久使兒分其勞遂析產而授之田習聞先大夫暨吾兄型范風俗爲一鄉所敬愛心慕效之而不知學術徒以爲整齊之而已且又不善與人交乃嘗于有爲往往爲人所欺弄人有訴窮苦乞假率意許諾不能復必百計遂之于是驟轉益困今年夏威滂大蕩圩堤將毀其工落爲予里所分築田者洶洶兒泛小舟率人徒具木樁畚掮猴穫護治之奔馳風雨波湏中者累日偶溲于堤役者舁器物旁過誤撞其腰幾仆驚而不溲遂時時若溲閉九月某日入郡有所治昏而還將登舟舟小簸蕩蹉而頓傷尾閭骨遂溲血卒不治兒生以嘉慶五年五月八日卒道光十一年十月九日得年三十二娶于吳吾友山子之子能規以正予男四初同武純純生才兩月卦兒一生所爲嬰婆殆如嬰兒度其心無隱慝初質性似可讀冀償兒負予去年相地於花坳祖塋之側爲他年歸骨計今以其穴之左先葬焉其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志之而告之曰其生也顓血氣使然死而形離當返其天此汝所從我而度之阡也去汝高祖父母之兆步武間耳其代予朝夕定省焉予與汝母已衰老繼往當無幾年汝安之

河南分巡南汝光道王公墓誌銘

皇帝嗣位之元年江南大吏議奏征米石當正供八斗官輸其贏贍運軍則官不敢復加厲而民議息公聞矍然曰今官以其私征米石當正供七則民不堪命若奉　朝廷命賦十而羸二加厲且滋甚抗疏極論　皇上是之大吏議遂絀而不行于是傳誦海內士庶嗟服余于是服公通識時務信能洞燭民隱達之　朝宁真不愧侍御史之職也今年夏五月卒于里第訃至余悲公胸量偉達而用不獲盡也適疾不能往遂遺孫元生弔焉再踰月孤奉功緒之錄來求誌墓文余何能辭按狀公諱家相字宗旦號藝齋姓王氏系出太原先世自太倉徙居常熟任陽鎮明季徙城中高祖佐才無子撫其女兄之子錢出者爲嗣是爲公曾祖慶祥祖永錫父庭芝皆　贈如公官仍世潛德徵祥于公公嶷嶷夙慧就傅不勞文行腓實有司拔而貢諸　廷授徐州蕭縣教諭端嚴典章屬激儒士徐地瀕大河漲決漂沒公奉大府檄親舟拯援晝饑宵濕涉歷巢營務使活給後由翰林奉諱南旋路經蕭邑多指目曰此肉我骨王公者也公棄嘬章句學其初試事時勤績若此上官知其堪民社既奏舉矣尋舉於鄉已巳成進士改庶常充武英殿協修旋授編修撰擬　進奉文字兼修　國史　起居注協修母憂去職服闋充文穎館治河方略總纂明鑑纂修義法岐整音釆溫偉遷山西道監察御史掌江西道　今天子登極命巡視南城擢戶科給事中尋晉吏科掌印給事中巡視中城擒奸剔汙　聖數以蕭陟河南南汝光道實古淮蔡地交錯楚皖幅員遼廓風習勁悍多紅鬍捻匪肆橫廛里公重典治一歲中投遠方者百二十人兇跡斂絕力行保甲手定保甲事宜十條嚴密周詳如治家事又以爲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勸設義學定義學規條十則尤如家人嬉子相告語瑣屑諄懇使人䜋善之意油然自生於同僚則和衷共濟即有公事手致書婉曲言之不輕用公牘方嘉慶初教匪擾楚豫閭民承平久妖言流聞相恐動不暇審虛實率狼狽竄閭里爲空奸民乘是大恣擄劫訛變相仍習狃未殄一日夜中流民纍負相屬自東南來聲言寇至城中文武僚咸集僉曰宜閉門授兵備非常公徐曰是譌也方今安得有寇命啓門納衆親巡安之明日詗之果譌傳也在職二年署河南按察使綜實符名不弛不岐南陽守請保長甲長外增設里正用備鈐轄公曰苟得其人保甲舊章足以集治無徒滋擾新野縣令請官資給役力僞爲旅舍察緝奸徒公曰安保其不豢賊也公爲政不織屑條目爲虛飾有犯科者必誅無貸威信風行千里肅謐三署按察使鑒古人知止之義力引疾去怡志初業年七十七卒著有茗香堂詩文集行於世夫人陸氏繼室夫人陳氏子三人憲正候選府通判憲成乙未舉人

出爲從祖父後寧中太學生女子子一人適同縣戊子舉人施震福曾孫出孫四人恩復恩馘恩垣恩綬女孫九人孤寧正檢純以道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祔葬公於寶慶祖塋次昭穴與陸夫人合葬遵遺命也銘曰

古有三立得一以貞言出以德功以言傳淵淵遺著炕炕孤棱有猷有爲可擬可丞眷退胡勇英光獨勝魂依祖考孝恩攸遵我銘幽宮揭如列星

行狀

先府君行述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府君諱徵蘭字歔廷一字茀亭系本瑯邪王氏宋沂國文正公之裔世居江蘇常州府無錫縣之夾山前明萬曆時六世祖愼吾府君諱本成幼孤播遷育于武進輞川李氏遂冒李姓愼吾府君生存素府君諱應楨存素府君生明之府君諱孟智是爲府君之曾祖考始定居縣東北大甯鄉三河口雍正二年析武進置陽湖縣遂爲陽湖縣人祖考樸齋府君諱文麒考惕齋府君諱衍曾馳贈奉直大夫妣高氏生母周氏俱馳贈宜人先大母高宜人之歸也不育先大父納庶祖母黃氏生長姑繼又納周宜人生府君府君未生時先大父以無子禱于神夜夢神授以三子并告之名比覺則止憶其季及周宜人連產兩姑乃生府君遂以其名名之時先大父年三十有六矣自高曾以下代爲素門治家以嚴閨門常若朝典爲鄉里望先大父雖以舉子稍遲鍾愛府君而義方之教無不備所延者皆嚴師府君爲學銳敏文章多自出己見不爲依傍弱冠即見推朋儕中先大父樂之癸未吾母　誥贈太宜人奚太宜人來歸甲申府君入邑庠屢應鄉試三薦不中處之怡然曰下場是秀才分耳癸卯先大父惕齋府君棄養辛亥高宜人棄養乙卯周宜人棄養府君雅細謹事大父母尤周愼其侍疾也方劑之進退藥物之炮製衣服之加減飲食之遲早必以身消息之仍遭大故積勞[illegible]加以哀毀思慕常沒喪不忘精氣遂衰歲戊午府君猶率不孝等赴江甯鄉試比畢三場府君歎曰吾乃今始知老也遂絕意焉爲文章絕喜人譏彈嘗曰吾于作文深得力于山壺昔與山壺讀書惜字院每成一藝輒質之有不當即易稿每至五六易稿未已必當其意乃止山壺周春山先生也府君性方嚴飲食作息皆有程度而隨事精嚴無不入微造次所處凡書冊器皿必安置端整几案間無纖埃居宅內外下至圂楅圊廁場畦樹植無不條理秩秩曰此如吾心欲其整齊不整齊則亂邪萬之名古人尙惡之況于亂乎至如禾麥蔬菽某地宜某種每畝之種幾何糞壤幾何人力幾何如其度如其時則豐省而收倍違之卽否雖老農老圃自謂不如也米鹽凌雜之務無不如是爨升米用水若干夏卽然薪若干冬當若干得飯若干皆銖黍不爽操作者常以是程之曰吾家幸給饘粥豈復惜此特欲令知其艱難且使子婦皆知之暴殄固不可安享亦豈所宜或爲婢僕欺弄尤無謂也子女無長幼書數紡織針黹日有所課童奴小婢灑埽奔走之暇亦皆課之常曰人不可閒閒則妄想生妄想必妄動妄動卽生事矣不妄想妄動必睡臥飽食而臥鮮不病者居恆自課某刻理家事某刻讀書某刻作字非入城及疾病不輟府君體氣素壯精神過人早作而夜息常以身先人終身如一日能劇飲朋舊集聚促坐談笑盡三四斗竟夜不倦丙午歲先妣奚太宜人棄不孝等時康齡年二十兆洛年十八方就外傅懵懵不識世事府君既失內助益勞勤己酉歲爲不孝等授室命之曰讀書進取當及少壯時爾等雖授室然吾氣力幸尙可支不欲以家事分爾等心但敕兩婦勤治井臼料量米鹽一依爾母法度足矣康齡赴順天鄉試留京師兩後七載迄無所就念府君年已就養兆洛又課徒家塾無爲府君分憂者卽于乙卯冬馳歸而府君仍督之從學不令與家事庚申八月府君突因嘔惡遂病肝逆沈臥兩月餘始痊血氣大減遂以家事授康齡然一切鉤較猶自督課焉甲子兆洛倖捷江甯鄉試乙丑成進士蒙　恩改翰林院庶吉士以其冬乞假歸省府君曰無以是爲遂汝知吾祖父以來讀書勤苦乎將食祖父之福抑將曠祖父之緒俱視汝矣因慨然太息丁卯兆洛入館肄業戊辰散館朝考一等引　見奉　旨以知縣用以不習吏治畏不敢就稟于府君府君曰皆國恩也能與否姑效其才願擇官乎遂謁選得鳳臺縣十二月到官恭逢　皇上五旬萬壽覃恩加三級　誥封府君奉直大夫妣奚氏贈太宜人而府君復於是冬病肝劇益不支矣先曾祖樸齋府君兄弟五人樸齋府君行二季曰玉繩府君諱文駁餘房析居後或無嗣或式微惟玉繩府君之後比屋居府君與先伯父留葊府君雖再從兄弟而情若手足留葊府君之子寶琮寶璐與不孝等輩作輩學入同師出同友府君與留葊府君亦忘其爲若子若姪也寶琮寶璐次第

入邑庠寶琮戊辰鄉試中式府君喜溢顏色時兆洛候選留京師府君與書曰
錦程稷儔稍慰吾心是吾家先澤之均也蓋自慎吾府君以下雖經五傳而見
丁不滿二十人府君又寡兄弟故府君於族兄弟從兄弟及女兄弟尤篤厚長
姑適太學生錢駕鼇公駕鼇公早世遺孤三人家業日落次姑適邑庠生秦扶
蒼公亦早世無子三姑適太學生趙連城公有甥浦連城公歿浦繼喪復無子
府君既致錢氏幼甥于家為秦氏姑立嗣子而趙氏近支昭穆無相當者乃求
其遠族而立之皆留于家而課之為之婚及故人子弟之孤窶亦皆致之而延
師教之其遇之也若親子弟然有過不少假有小善即稱之往往發言流涕卒
皆隨其才之小大各有所成就遇物謙謹或時時面折人過而終身未嘗有忿
爭兆洛嘗侍府君飲友人所坐客某齒幼而好狎侮兆洛被酒輒呼之曰某公
府君色不怡罷酒府君跪兆洛于牀下而數之曰若與而父坐即而父行也乃
敢妄慢若此痛責之尤慎交遊所友如張槐庭周春山高蘿薈黃崙孩諸先生
皆邑之砥礪名節者也相好各數十年久而愈敬凡出入邑中從容論議風采
可觀後生末學皆規引以為法焉語必以誠即尋常酬應無片言輕慢其聽人
言也亦然隔數年覆之不失一字或以事相咨必悉詢其委曲而為之盡籌曰
聞一疑難事而吾所畫未當輒終夕不安枕非徒恐誤人事即易地而處亦必
當有安排之法耳好施予樂成人之善如修橋梁治道路施茶施藥及表章節
義排解爭忿多不可勝紀緩急告貸必量力以副之不能償時時折券戚黨之
待而舉火者十餘家久而相安亦不見德乾隆丙午歲邑大祲長吏勸捐府君
立捐千金而請無以輸官而自賑里之貧者以所居之都圖為限計所居圖前
後里落凡數千家府君悉召其里書戶目公報其鄰族之戶分極次為數等通
若干戶若干口計至明歲麥熟之日為日若干以千金分若干口若干日口每
日當給錢若干因籍其名數十日一遣人周給之道殣相望吾鄉之人晏如也
嘉慶丁卯祲亦如之又為經紀預備率數人為倡糾錢二百緡權其息歲貯穀
為久遠計其法皆可施于政治兆洛竊祿以後時時詢閭閻風土丁甯指示手書
遺墨班班具在乃不能仰承府君之意致天降罪罰奪其所怙嗚呼痛哉府君

素喜啖粥粥屑米為糊加米少許淪之每啜必盡升許旦暮皆然意有不適輒
竟日啜粥常語人曰啜粥甚有益能利溼理脾勝服藥也後遂一日不可闕三
四十年來常如此復喜飲茶亦專取味厚因嗜成癖蓋陰受其病矣服食法以
少飲水為養生之要淪粥水氣勝穀氣脾中久停水溼氣四溢土不生金則肺
不肅而為喘噎金不制木則肝乘之而為脹逆戊辰冬病狀似霍亂繼遂患脾
泄久而不差後雖小止恆苦舌無味小啖物輒厭口多痰沫舌本不利綿延二
三年壬申冬忽似眩暈頻蹉跌兩足遂痺不能舉漸至不起此皆不孝等侍奉
無狀不能弭沴于未形以致斯也兆洛既之官屢欲迎府君來署侍養皆以病
不果壬申冬聞府君病即日請急假歸省侍顏色者二十五日見府君腿足雖
已成疾而視聽不衰飲啖雖減尚不至過少意謂入春夏當漸差因還安徽擬
畢交替刻日歸侍詎意仍見羈留竟成終天之訣邪孽由自己天地所不能赦
尚何言邪嗚呼痛哉府君生于乾隆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卒於嘉慶十九年四
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二先妣氏奚同里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焦峯公諱賓之
第三女也不孝康齡太學生娶蔣氏江陰太學生名貴權女兆洛甯翰林院庶
吉士安徽鳳臺縣知縣娶路氏宜興縣庠生諱復然女女子子三人長適汪煒
候選州同知諱楫子次適殷思鎮候選州同知名壎子次適路同戊即復然子
孫三人頡邑庠生康齡出娶錢氏乾隆庚寅　恩科舉人河南舞陽縣知縣諱
适女顧顯兆洛出顧聘吳氏吳江吳育女女孫一人適陸佑驎邑庠生名恩應
子兆洛出曾孫男一人岳生頡出不孝等覼顏視息不敢即死大懼厥府君之
行不著則罪戾滋重謹敢泚筆舐墨略述萬一伏冀大人君子垂采實焉

伯兄五初先生行述

吾家本無錫夾山王氏明萬歷中慎吾公以嫡親育于武進稠川李氏冒李姓
至吾祖五世吾祖　贈奉直大夫惕齋府君諱衍曾吾父　誥封奉直大夫
肅亭府君諱徵蘭世以篤行修學發聞于鄉里吾母　誥封宜人奚宜人外祖
歲貢生候選訓導焦峯公諱賓吾母初舉長兄庚逾歲而殤繼育適汪氏女兄
又次始誕兄故吾祖鍾愛焉始入塾即英敏七八歲時吾祖以時句使屬對出

語如成人吾祖喜甚手輯尚書集解課之讀又輯周易便蒙為之講解十四歲應童子試蹶然出于人矣三試于學使輒見擯二十而吾母棄養時兄弟姊妹凡五人幼者纔三歲吾父內顧汲汲不暇兄實能率導和撫寬吾父憂己酉娶吾嫂趙氏未彌月而從從舅氏企廉赴京師蓋兄以屢挫小試發憤入國子監試順天以冀得一當試仍黜庚戌冬旋里省侍壬子仍就試京師再薦再黜乙卯榜後遂出都時吾父丁大母憂精神頗委𦠆故促歸為持家計而吾父仍督以力學戊午率之同赴江甯鄉試皆報罷時家政雖操于吾父而一切瑣雜米鹽賓客酬對皆吾兄肩之事畢然後關白無不當吾父意者自是吾兄亦不得專意誦讀矣庚申辛酉連試仍蹶甲子兆洛倖與鄉舉兄為色喜計偕入都自行李什器衣服飲食途旅所需京邸所需無不為之曲折籌備而又諄諄教語之乙丑兆洛倖邀館選秋中告假歸相聚甚樂時吾父已衰邁家事兄盡任之而家計已日落支持門戶入不供出戊辰兆洛散館得知縣授安徽之鳳臺迎吾父就養以艱于旅行不果己巳春兄來視兆洛于鳳臺留一月見縣事頗治喜之又慮遇事輕率戒之曰有事勿畏事無事勿造事視大事如小事是汝所易視小事如大事是汝所難兆洛敬佩斯言而不能自克終以致累幸而獲濟未嘗不念吾兄之先見也壬申冬吾父患偏中吾兄獨侍養節適寢興坐臥伺寒煖察飢飽調藥物纖悉曲中以故病雖劇而神明不傷兆洛聞信請急假歸侍一月復還鳳臺擬刻日畢交替而歸為當事所齮齕不得請至甲戌四月而吾父背棄矣飾終之事附身附棺周慎無悔皆吾兄一人任之也丙子春兆洛始克歸里相持慟哭吾兄數年來哀毀迫戚之中摒擋家事竭蹶支拄面目憔悴幾于不可識傷哉其年冬舉吾父之殯葬以官事未了仍游安徽雖歲必一歸而開眉敘心不過月許繼又游粵東游揚州在家之日常少己卯兄子頗得捷順天鄉試癸未江陰延兆洛主暨陽書院講席欣然就之兆洛與兄少而形影不相離坐同席臥同榻學同塾忘其為歡也自己酉以後或出或處彼此更迭闊月逾時輒心神黯然故去官之後絕意仕進將重理故業開門講授得朝夕晤對兄子壘壘進取頭角日露兄孫岳生復幼慧能承歡江陰距里門咫尺可常常相見與家塾無異也自爾以來六年于茲每遇佳時令節無不銜杯促坐列子姓相慰勉自謂此樂未央可長共相保天乎天乎亦何恡而遽奪之耶去年深秋兄患脾泄者累月治之而瘥冬間常苦氣逆中夜必起坐雖不自覺其苦然因此感寒而欬治之亦旋愈今年正月三日以兆洛年六十治酒集子姓歡飲竟日私見其精神甚王喜笑逾于平時意謂秋冬小病蠲除宿疾從此將日益強健也越數日而欬甚藥之小愈而欬不止二月中稍劇調治十餘日似已平復能飯且強步矣三月十四日忽嘗飲而不歡遂不欲食氣益逆兩足浮腫神情甚躁擾日夜不安醫者隨所病治之每投輒效越一日則別見他症四五日間凡五六翻覆過立夏節氣漸平而神亦漸離竟以二十九日丑時長逝臨危時志意清明喉中無痰涎三日而殮舉體柔軟如生時數年來兆洛每還舍兄極意體恤不以家事相告兆洛兩子皆不才舍中事多顛倒往往忤兄意兄未嘗以為言兆洛或聞而責之則反相慰解曰無以此損歡趣侍疾半月在側時未嘗言身後事侍坐稍久輒促之出夜輒促之臥恐其勞也未歿前數日微語侍者曰吾病殆不起無所顧戀惟恐以此傷吾弟心奈何嗚呼兄不自悼其死而反為弟悼其生邪何其慘也兄廣顙高顴長頰氣沈毅不妄說人恩慮詳審一事發端必要其始終曲折而逆定之纖悉委曲無不畢到人以是苦其細碎然迄乎其成皆如素慮無意外憂坐是胸中所欲為亦往往顧慮卻沮而心事彌鬱獨坐愁歎不能自釋矣其為人謀亦然既為之謀即始終如己事度其力之所不能及則不謀也為文章屬思艱苦所得必異于人亦以此不利場屋性慈祥能急人之急然有節度未嘗濫施自吾祖吾父以濟人利物為心貧寒多賴以衣食者值歲凶札捐貸或不貲又婚嫁喪葬相繼加以兆洛從宦益耗減其產家業日蕭索比吾兄持家時饔飧僅給而已而九族三黨交遊故舊歲時饋問緩急通假無曠禮無睽情從容如昔時皆其思慮所規畫精神所貫注無微不到以能綿延于不墜而心力亦用是殫竭一蹶而不可復起也當病亟時苦寐不能安曰睡將熟心中輒怵惕驚恐舉身為之牽掣又曰偶得熟眠比將醒即有所甚畏之事或甚畏之物突然來前悸而醒猶徊徨恇擾心若

無所措嗚呼其平日之操心危慮患深積之久矣隱受其傷至于如此也兆洛既粗劣疏于世事又偷安好嬉遊慮不顧家自壯至老仰兄如慈母兄屈意諒之不以爲嫌自吾父棄養家事益紛乃析產爲二俾子姓分守兾其知艱苦思樹立念兆洛之不能理此也又析所分爲二以授二子兄則兼總其大凡猶二室如一也謂之曰吾家地畝房屋時有糾轕生齒張吾弟未悉端緒諸子又涉歷日淺將來遇事茫然遺吾之未死也爲造細冊具著顛末使可尋究于是暇日輒手自檢寫凡三四年至去冬始畢嗚呼弟之勢兄能代之兄之死弟不能代之也痛哉痛哉兄所生止一子以大挑知縣分發廣東可留家待吾取徒思及時奉檄以娛侍養遂于去秋赴粵嗚呼詎意易簀之夕遂無視含之子乎兄乃不子之憂而拳拳爲弟憂乎何其慘也兄之子才而疎子之子尤庸懦無似門祚之寄未知所託存既負吾兄于生前死不知何以對吾兄于地下茫茫前路惘惘餘生奈何乎哉奈何乎哉兄諱康齡字五初生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卒道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得年六十有二配趙氏江陰太學生諱貴樞女子一毓華原名頫嘉慶己卯科順天舉人分發廣東候補知縣娶錢氏乾隆庚寅　恩科舉人河南舞陽縣知縣諱适女孫一岳生聘趙氏道光丙戌進士即用知縣分發江西名仁基女兄抱純懿之行不獲施用於世文彩又不外襮特其孝友忠信足使聞風者頑廉薄敦稱於鄉黨信於朋友非兆洛一人之私言也濡淚和墨述其大概情變詞棲不知所裁敢以竢立言之君子

江蘇學政辛公行述

公諱從益字謙受又字鷄谷姓辛氏萬載人自高曾以來皆有隱德公生而穎悟敦篤侍先贈公讀書贈公或以他事出公讀書之暇不事嬉遊獨覽觀史傳而已年十許能作文十三就童子試遂冠其曹中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五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官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福建鄉試副考官文淵閣校理教習己未庶吉士辦理清祕堂事本衙門撰文擬進文字爲掌院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所特賞遷河南道監察御史母胥太夫人春秋高陳情歸養家居十年以承歡教讀爲務官府莫或見其面胥太夫人既終服闋入都補河南道監察御史奏言書吏貸銀結交官府差役橫索平民保甲廢弛供應取媚衙署攜帶多人家丁擅眷外住吏胥服色不辨凡七事蓋公自告養家居時目擊地方官吏玩法蠹民之事有如是者尋轉四川道御史巡視東城兼署福建道御史是時京畿多雨米價騰貴奉　旨發麥平糶公因擇富賈屑麩麪以便民食又懼富賈與奸民交通囤取而貧民或致向隅乃實力稽核必使小民普沾上惠山東巡撫陳預聞是舉也善之移書云他日佐國家均平天下當如是矣轉掌河南道御史上疏請飭督撫詳慎甄別以澄吏治略曰外省甄別與京員不同京員雖由各堂官甄別而耳目甚密稍有徇私之弊難逃

聖明洞鑒督撫所居距京師數千里若公忠爲國明體達務之督撫所甄別自中正無私不然者居心未淨所識又偏權勢既專操縱甚易或徇私容庇或性分乖張則所謂衰庸者不果衰庸而真衰庸者反逃吏議也且督撫之好尚各殊斯其所甄別亦異剛決者喜果銳則必視安靜之吏爲庸鈍明敏者喜圓通則必視樸直之士爲庸迂甚至以利口捷給者爲才因以厚重少文者爲庸以供應承順者爲才因以趨迎簡拙者爲庸豈知州縣有當切責之處亦有當體恤之處如案件之久懸不結錢糧之延宕不交盜賊多而不勤捕緝胥吏擾而不嚴約束保甲廢弛奸宄潛滋此宜切責者也江浙多民欠而官墊爲難漳泉多械鬬而官辦不易江南有慣閙之漕收福建有難銷之鹽課倉庫之虧或由前任軍需之滅豈無分攤此宜存體恤者也一刁民上控而本官遠訊人證牽連委員轉擬案未審而官已困矣大員過境家丁婪索託鋪書籍書未到而價先付屬薦幕友幕雖劣而俸必捐若此之類不可勝舉其應命者爲能員不能者則爲庸吏矣其或自恃公正過爲刻覈接見屬員動加呵斥州縣震恐詢以公事不敢出聲倘一概目之爲庸亦恐下情不通而所謂庸者非真庸也臣愚以爲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綱略趨承之末節務辦事之勤能貴安民之實效揣時事之難易量才分之優絀而又常存敬畏之心然後能爲生民黜庸吏能爲天下惜人才滿歲引見以繁缺知府用俄升吏科給事中豫東賊匪方殄而三省大兵凱旋兵丁有擄掠被難子女歸營者主帥以收養無依入告公奏言被

難子女因兵馬匆促致父母兄弟不能相保遂致離散若聽兵丁攜養地方事靜之後其父母生歸故里思念子女既屬悽愴即或父母俱已不存而其祖宗廬墓僅賴此一綫之傳不能歸守亦可矜念且當倥偬之際玉石難分保無仕宦子孫離散相從者應請飭詢籍貫居址發所在官吏送歸其家　報可轉兵科給事中升光祿寺少卿因入直　召見奏對之下　睿皇帝詢及邪教所起公奏正教昌明邪說自息近日邪教蔑人倫以利相誘小民不知教化故易爲煽惑而今日選人得一官不問風俗之淳澆惟計缺分之肥瘠自陷于利何以教民欲厚風俗宜先責成牧令也升通政司參議內閣侍讀學士提督山東學政銳然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己任以爲山東士風樸實不難迎機利導乃諄諄誘掖使之樂從至於良莠不齊非種宜去則擇其蕩檢踰閑大爲風化之害者痛繩以法使之自儆若安分守法陷入文網者則委曲愛護之必白乃已嘉祥縣故南武城也故有宗聖書院曾氏子孫微弱民有爭其地以爲己業者肥城令因事辱有氏博士公皆直之士論翕然其校士也規矩整肅先治其內而後其外重門扃鑰日坐堂皇閱卷監視不少懈　今上登極之元年　仁宗睿皇帝升祔禮成　詔授資政大夫　上御門擢太常寺卿山西巡撫成格奏參學政陳官俊奉　上諭陳官俊着降爲中允贊善候缺補用念伊平日在上書房授大阿哥讀書功課尚能認真着加恩仍在上書房行走欽此公上疏曰上書房爲教道諭德之地國本所係視學政爲尤重宜慎選德行敦厚器識宏達之儒使有所觀法薰陶養其德性陳官俊在學政任顯違例禁不能遠色避嫌按臨地方私怒私責不知懲忿窒欲概可想見似不宜仍居上書房授讀之任俄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上諭爾甚樸實無希冀亦無揣摩有所聞見如前奏來朕從無忌諱也讞陝西柳全璧獄平反之復　命力陳陝西馬政之害地方官春秋二時計里買馬散與紅封若干實則民不取直而官亦並不需馬指馬索賕以爲民病耳充文淵閣直閣事升禮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其校士規模一如山東時江蘇巡撫陶澍奏請嚴禁衿棍包漕橫索漕規奉　上諭江蘇漕務疲敝已久閭閻每苦浮收而各州縣用度浩繁不能不藉資津貼抗玩者即因此挾制以爲控端必應力加整頓務令兩得其平既不使不肖官吏婪索病民亦不容衿棍把持藉端訐告着該撫移咨學政查察若拖欠較多實係有心抗糧倖其考試倘有仍前縱恣者該學政亦即查明斥革移咨該撫審辦不得稍涉狥縱公上疏曰江蘇漕額本重豈堪浮收無節州縣之津貼自應調劑閭閻之拮据尤宜體恤久予定額尚肆訐求明語浮收必滋流弊撫臣之意謂控漕之人即包漕之人臣以爲未必盡然官之收漕必用書役書役貪狠必圖肥己官既浮收吏又朘削不特淳良小戶受害即淳良生監亦受其累累之不堪因而上控亦有不得已者撫臣又稱因生監需索漕規地方官費無所出因取償於淳良小戶爲牽長補短之計臣伏思書役貪得無厭縱無此等生監小民之被苛徵亦斷不能爲之稍減書役倚官爲庇倫違例浮收無人敢控獨何法以治之夫劣衿固律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矯枉勢必過正而創法宜防流弊管見所及不敢不以上聞又致兩江總督蔣攸銛書曰吳下漕務有積重難返之勢蘇松額漕本倍他省自明以來惟聞民爲漕累不聞官爲民累今日浮收之風益熾當事者不揣其本猥因一二滋事生監遂欲偏重官吏苛索之權在大僚原期杜絕漕規清浮收之源而在官吏即以禁制膠庠恣浮收之性生監既無上控之路小民益復何賴使奸吏得志善良受禍欲求無事不可得已公性廉靜寡欲胸懷坦白不設城府然遇非理之事則稜角嶒厲不能爲當路屈意有不適輒形於顏色而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庶乎不負言責者矣年六十有九終於江蘇學政官廨其爲學務適於用不喜空談性命之書於漢取賈誼於唐取宋廣平韓文公陸宣公李衛公于宋取韓范富歐陽蘇氏父子於明取王文成公而不甚須其講學之說自經史諸子以及天文律算地理小學家言皆能通其說所著有詩文集外集奏疏稿館課偶存公孫龍子注各若干卷藏於家

論曰公之來莅江蘇也余適主暨陽書院以後進禮見公言論風采恂有儒俗之心以爲士氣不揚則風俗難返故有屈於有司而罰非當理者則必反覆譏論以平之乃或謂公一意孤行也余淺瞀不能測公之行事從公子求觀奏疏

遺稿略綜其梗概私述之志景仰焉

光禄寺卿康公行狀

曾祖萬方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威將軍
祖惇縣學生贈資政大夫江南河道總督晉贈振威將軍
父基淵進士官至江西廣信府知府貤贈中憲大夫晉贈振威將軍安徽巡
撫兼提督
妣孫氏　王氏俱貤贈恭人晉贈一品夫人顧氏貤封太恭人晉封一品太
夫人

公諱紹鏞字鐘南號蘭皋其先自陝遷山西清源又自清源徙居興縣故今爲
興縣人也高祖曾祖皆績學不仕祖英偉闊達不治生產家貧喜購書籍教子
弟悉口授無所遺嘗曰吾以墳籍遺子孫其爲田宅也多矣邑有張成者負人
千金憂且死見而憫之許爲代償既而成死竟立諸償家曰吾與張有成言不
可食遂易張券爲己券畢償之其行義如此廣信公兄弟始舉進士兄基田官
至南河總督廣信公歷河南嵩縣甘肅皋蘭知縣肅州知州江西廣信府知府
所至勤農桑修水利興學校禁溺女皆有成效爲一時循吏生七子次綸鈞嗣
河督　貤贈其父母者也公次第五生而岐嶷資性過人是時功令分經取士
廣信命公兄弟各習一經而公得禮口講指畫悉能通解動止必循禮法其立
身端直蓋本諸庭訓爲多年十二廣信歿于任執喪毀瘠如成人隨顧太夫人
扶櫬回山西陸行至河南懷慶府將度太行山行陡峻慮於重大而河督方爲
河北道公請命焉遂葬廣信公於清源公奉母顧太夫人僑寓河內縣中道村
益自刻苦於學河督有知人之鑑嘗顧公曰此子氣宇不凡他年必出人頭地
也乾隆壬子舉山西鄉試嘉慶己未會試中式引見以部屬用籤分兵部補軍
機章京在直十年歷本部主事員外郎充會典館纂修官本部郎中鴻臚寺少
卿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　駕幸遼陽木蘭五臺皆扈從自以備官禁近得
窺政要勤於趨職不事結納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爲急而董文恭公戴
文端公盧相國蔭溥皆倚如左右手所讞大獄數十以平允爲主哀矜勿喜十
八年直隸奸民林清倡亂畿南山東河南勾結響應公方隨扈即以各省應行
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多寡作一小冊以自隨會
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即以其冊進　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有鴻臚之擢
焉遂奉　命偕文協揆孚馳赴山海關審大名民人司敬武之獄司敬武者同
夥十餘人向傭於熱河及關外之錦州是秋聞亂馳歸及關司關者誣以預知
逆謀赴關外糾約其長馳奏械送刑部　上以其無左驗疑之特命公率犯集
訊盡得其教供誣陷狀劾其長論弁兵如律出司敬武等罪復命稱　旨受特
達之知實自此始出爲安徽布政使陛辭日　上命之曰爾有老母皖江一水
可通無庸迎養　天語溫洽至此真不啻家人父子矣蓋公事母顧太夫人至
孝而顧太夫人自服闋以後僑居異地持家課子備極劬勞自公釋褐即迎養
京寓體氣甚憊忽於十七年秋微感寒暑而次日吐下惡物無數宿疾盡去自
是飲食漸加目昏復明齒落重生髮白還黑論者謂其吐下天然倒倉之法非
公孝思所感不能致此擢臚卿時謝恩　召對蒙詢家世甚悉故　上知之也
抵安徽當歲大祲被旱者四十餘州縣饑民遍野待哺孔急公核各州縣倉穀
積貯既乏司庫錢糧又不足用鄰省皆災無可挹注不得已先屬各牧令勸紳
商士庶出貲各卹其鄉衆輸銀至九十萬兩米麥至七十餘萬石益以帑銀數
十萬兩分別被災輕重戶口多寡分撥銀數揭示遠近俾衆咸知而官吏扣減
侵冒之弊除然皖省最爲災區靡歲不歉即靡歲不賑故尤重積貯而是時藩
庫存款僅三十餘萬兩其借支款項實有出而無入於是釐剔弊竇嚴杜借支
催提上下兩忙屬庫存款奏銷時遇有州縣應領之款即爲畫抵正供錢糧以
省一領一解之費各州縣既受實惠而庫貯增多三年之內實存正項錢糧三
百二十九萬八千餘兩較異時已十倍矣陞安徽巡撫兼提督宿靈璧二州縣
民稱睢河北股河堤堰坍壞連年被水皆由江蘇峯山天然各牐減水下注二
河所致而峯山牐引河又逐漸淤平不能容納加以新建虎山腰滾壩分洩黃
水其勢更大一當開放黃水四溢民田廬舍盡被淹沒遂成積歉之區急宜修
築公親往相視舊存民堰果皆殘缺不完奏請興復以資保衛穎州鳳陽泗州

界連河南江蘇胥小易於竄匿而洪澤湖大江阜陽亳州水陸犇輳向爲私梟挾匪出沒之所因其扼要繕完卡房設立巡船多撥兵弁分番緝捕先後擒治李才楊七等五十餘名奏置之法奉有除莠安良化邪反正之　諭而梟匪斂跡水陸肅清商賈便之又築無爲州黃絲灘臨江堤千二百餘丈以衛民田奏豁擾廢田畝正耗銀九十餘兩米七十餘石飭各屬買補倉儲穀麥四十七萬餘石以備緩急之用整飭營伍責成鎮將實力訓練務使糧不虛糜卒成勁旅更於暇時擇撫標中年力精壯者每日五十名入內射堂輪番校藝再購募精於技勇之人爲之教習而時賞罰之蓋以　國家二百年來文武並用無偏重之見故雖有奸民屢次煽亂皆不久殄滅勢如拉朽者職是之故也故自幼即習騎射而歷官所至必繕完器械料簡卒伍躬親訓練增防要隘爲慎守封疆之重非止詰盜而已其在湖南尤爲用武之地則捐廉製造擡槍數十桿分給撫標二營演習施放務令嫺熟以備不虞及　今上十二年猺人滋事猶賴其用焉其智略如此調廣東巡撫督臣赴京祝嘏兼攝其任巡緝洋面稽察夷船隨事整頓無不盡力斥浮華以敦風俗崇節儉以養廉恥官方民俗咸知競惕時嘉慶二十四年也明年三月陛見時河南馬營壩大工方合龍而南岸儀封又成漫口　上疑之奉　命於回任時赴豫將現在漫缺口門是否無工處所挑空引河有無不如式之處察訪情形據實具奏蓋知公不欺也　今上元年會同督臣遵　旨覆奏査辦陋規其略曰粵東負山濱海盜會諸匪甲於他省公用以緝匪爲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粵東州縣歲入所藉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粵東產穀稀少全賴粵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爲買穀碾支百數十年循照已久若概收本色事涉更張轉滋擾累其餘雜稅及舟車行戶鹽當規禮或有或無不能一律此粵東陋規與州縣辦公之大概情形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礙難辦勢不能徑情直行者即如兵米折價一項　朝廷取民歲有定制抑且應徵本色折取即爲違令今以例徵本色例嚴浮收之正供忽明著甲令許其折價許其多取無論　國家輕徭薄稅斷不值因辦公費用誤蒙加賦之名且即以折價而論在馴謹花戶雖照舊規完納而刁生劣監頑抗百姓多不能一一照數有於正數之外絲毫無餘者更有正賦之內收不足數者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收額數則所浮之價即爲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粵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爲墊解是照正項尚不能年清年欵設經明定浮數其挂欠代墊恐較前尤甚况貪官污吏視所加者爲分內應得之數以所未加者爲設法巧取之數聞之雍正年間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增收火耗事實相近即能明査暗訪堅持於數年之間亦斷難周防遠慮遙制于數十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粵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尚如此况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此地有而彼地無或此地多而彼地寡愿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甫過而復加是此時毫髮未盡之遺即將來積重難返之漸其中更有恃嚳行戶刁滑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規禮今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爲宜然在民視爲非舊兩相脅制互爲稟呈上司既不能指爲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是雜稅等項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甚也再四思維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既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列上瀆　聖聽於　國家體制似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臣等受恩深重於査辦此事萬不敢畏難推諉而事有窒礙不敢不將情形據實密陳應請照常辦理並隨時稽察如有於常額之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等官訓諭府廳州縣力行節儉屏除浮費并將攤捐款項査明可以裁汰者加以裁汰可以勻減者加以勻減庶幾以儉佐廉量入爲出省一分之費用即以紓一分之民力入奏時惟兩江總督孫玉庭奏爲能知大體如此在粵二年先後緝獲劇盜劉老晚徐亞六劉康佐會匪黃寵朗薛亞倡陸文進等無慮數十起凡久逋巨盜皆獲而商旅安枕矣是年六月奉　旨來京另候簡用署禮部左侍郎旋奉　命偕松相國筠馳

赴浙江查辦事件途中丁顧太夫人憂服闋仍署禮部左侍郎俄授廣西巡撫廣西地處邊陲土苗猺獞雜處盜賊會匪滋甚粵東公至嚴禁土司科派擾累其應徵錢糧有不循舊章格外加多於土民責添保京控案奏明禁革土民土目之逞刁揑控者亦懲治如律寬嚴互用撫馭得宜劫盜稍戢旋調湖南巡撫湖南界連黔粵控制苗猺山谿險隘夙稱難治而苗疆自傅按察鼐經理以後民得安枕而臥二十餘年矣然其輕心易變惟不激不苛以馭之耳公上事後卽循照傅公所築碉卡二千餘處一律繕完幷禁民人潛入苗峒盤剝射利以起釁端飭地方各官鎮靜撫馭不得纖繞內修武備增製火器勤心操練以爲思患豫防之計而洞庭湖爲衆水之匯巴陵安鄉華容龍陽沅江湘陰諸縣環其四面夏秋水漲周圍八百餘里納沅漸溆辰敘西澧資湘九水故又謂之九江支流汊港瀠濛四溢爲重險奸民往往竄居湖中爲行旅患而盜藪所在沿湖州縣輒以地界不明彼此不任致不能究詰公以輿圖所載道里探測水程分限界址爲圖置諸座右以時省覽檄地方文武並水師營汛依限巡徼毋少縱弛其湖中漁船停泊所在檄令倣保甲例某處漁船若干漁戶若干編審籍記而盜賊無所容跡矣澧州夕陽湖上承涔水下洩洞庭兩岸皆垸田上下夕陽二垸在湖之南魏家木瀆熊家烏衣夜鶴大池六垸錯列其東北地低下洩水不暢上下夕陽魏家三垸積水不能耕種前撫臣奏准豁除額糧而近年以來木瀆等五垸亦連年被水其錢糧蒙　恩展緩已久公至以爲上虧國課下厲民生不有疏刷何以克復舊貫遂檄道府督率州縣官計畝履勘知上下夕陽垸近來設法疏消湖水平緩泥沙逐漸淤高可以耕種惟魏家垸仍未涸出不能復業至木瀆等五垸當湖水直沖無從宣洩丈得夕陽二垸可耕之田萬一千一百餘畝濱湖淤田三千八十餘畝其木瀆等垸實在不能耕種之田亦萬一千八十餘畝奏明可以復業者分別起科完糧積水難疏不能耕種者並予豁除以紓民力詔從之先是道光六年六月醴陵攸縣茶陵三州縣連日霪雨如注而江西萍鄉陡發大水從醴陵橫流而下一夜水高丈餘城池廬舍盡遭淹浸同寮驚駭莫可措手公卽日率司道分途撫卹先於高阜處所架蓋席棚撈渡棲止製散餹餅設廠煮粥賞其口食其房屋雖遭水淹尙可棲止者量予銀米而漂流淹斃之人予棺掩埋並檄附近州縣碾運倉穀以備散放卽日馳奏懇將三州縣實在貧民先賞一月口糧其無力下戶坍壞草瓦房屋照例給與修費又奏三州縣猝被水災房屋蓋藏衝刷一空向來可以支持之家亦成極貧之戶隆冬飢寒情殊可憫懇加賞一月口糧而來春靑黃不接之際米必騰踊口食維艱請預於附近州縣中酌留倉穀以備平糶其被淹田畝分別輕重蠲緩俱蒙　允准九年陛見奏言苗疆設立苗弁員數過多當日平定之初擇其有才而桀驁者予以名器原寓羈縻於撫馭之中迄今年久生齒日繁苗弁閒有凌虐苗人毆或激成事端雖以苗人自殺苗人然不能不以戕官論辦理殊費周章而一時又驟難裁革擬詳考其所轄道里遠近可以歸倂者遇有事故缺出懸缺不補徐圖歸幷則無裁革之名而苗弁自可減少似亦防微杜漸之道　上諭回楚後與督臣熟計行之督臣以爲事近更張將來或致生事沮不行明年奉　旨來京另候簡用補授光祿寺卿又明年京察吏部帶領三品以下京堂官引見奉　旨降四品頂戴休致於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歿於河內縣里第年六十有五公體貌恢閎持躬彊直忠孝之性出於自然自以部員三年洊階京卿　簡任旬宣遂荷封疆重寄感激奮發審官詰戎知無不爲朝夕孜孜不敢暇逸言語議論稱心而出無所隱曲寮屬不肖不輒舉劾先教誡之教誡之而有不可然後劾之事母至孝所在迎養而顧太夫人春秋八十有餘長日無事飯後或致優伶演劇三四以盡其歡而自奉儉約其在湖南廣西鐫鑱日不過千泉在安徽其長女出閣或有以珠進者公嚴卻之曰以是汚我豈尙有不信者乎是操守益勵其節廉亦天性也未嘗一顧生產舊有薄田數百畝竹園數十畝在太行山下才足自給而泚官所至故舊親戚以貧乏來者無不分俸周之各得其意尤重師誼業師黃東井大令罷官家居旣爲刻其詩文歲時饋問不絕又爲其子桐孫孝廉報捐鹽場大使其於鄉黨則助成三晉會館與縣幅山書院倡家塾創宗祠購置書籍以爲宗族子弟習讀之用其於學博涉經史究心經世之務長于奏牘當務達情不爲飾說偏處公

事無瞻徇顧慮之念或不為巨室所喜其於　本朝名臣書纂孫文定陳文恭二公之為人也歷四省巡撫賚　恩賜　高宗純皇帝聖訓　仁宗睿皇帝聖訓　御定書籍　御製墨刻　御製詩文集及歲時頒賞　御書福字鹿肉野雞藥錠之類不可勝紀配夫人趙氏　覃恩誥封一品夫人子二兆奎正二品廕生刑部直隸司郎中記名以道府用兆臺國學生孫錫齡縣學生與齡成齡椿齡億齡俱幼兆洛前官安徽鳳臺於公為屬縣及為公子兆奎師從公於廣東知公為詳故錄其行事為狀以備史官採擇焉

泰州知州葉君行狀

曾祖考長華

祖考培元

考舜凡　贈儒林郎

本生考臣佐　封儒林郎

君諱維庚字賡三號兩垞葉氏本籍甯波府慈溪縣君之七世祖始遷秀水遂為邑人君幼負異稟貧而力學弱冠補弟子員嘉慶戊辰　恩科中式本省鄉試甲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丁丑散館引　見以知縣用得直隸完縣以親老告近選江西新喻縣君績學敦行通曉時事毫然欲見諸施行故其得縣令也人或以去清華就卑宂為君惜而君夷然矢於神以不負所學為誓其在新喻也一意栽培人材剔除奸蠹邑儒學前有沙渼久淤塞邑中士無登科者三十年君為相視形勢濬治而疏通之自是文武獲雋者接踵而起己卯鄉試充同考官所識拔皆名下士十月丁本生母江安人憂去新喻士民遮道餞送無不泣下癸未服闋謁選得江蘇寶應縣以甲申二月抵任其夏境有蝗君盡力募捕并默禱於神願減己算為民請命未逾旬而蝗盡滅十一月高家堰堤工為風所破黃水挾淮而下寶應當其沖君計請　帑之不及也立捐備饘餅蘆席自乘舟按視隨宜給發全活無算又勸邑中富民量捐錢米酌地之遠近或賑米或賑錢或賑粥民無失所乙酉春運河淺阻君循堤護視漕艘設法推挽風雨無所避大府亦積知君之勤勞丙戌六月以秉質淳員辦事穩實保奏題授江陰縣知縣得　俞旨因留辦賑務未行六月洪澤湖水復大漲漂沒鄉井數邑咸被其患君曉夜履勘先撫後賑野次露宿者數月暨丁亥之春災民回籍各給貲而遣之殆無一夫不被其澤者四月始履江陰縣任而大府復以寶應任內辦災尤愜輿情於貲送流民尤能核實奏請獎勵奉　上諭以同知直隸州陞用江陰地濱江海僻遠之民多驚悍鬭很其秀黠者每因忿爭輒構訟訐斲至不可解君每遇投牒者必委曲開導釋其爭心民俗漸革尤嚴緝盜竊使宵小無所容有長洲元和之積匪穴於邑界立捕得之檻送省會究治遺孽略盡邑之田賦最於旁縣故官此者每視為膏腴而運丁之婪索過使之供頓彌補之提解耗之者十三四又黠胥因緣為奸險狡之士凋敝之民互相窟穴課之逋者歲或至鉅萬數以故二十餘年來官於此者無不蹙頞袖手比其去也傾其橐不足以償負君任事日淺計欲發株掘根而不能又性慈愛催科雖急不肯以鞭撲從事官符如火持尺一行下者旁午於道君雖寬和自持而仰屋竊歎略可知矣君以寶應積勞得喘疾其後時止時發戊子九月大府以君才識明練辦事樸誠民情愛戴奏請升補泰州知州十月中　俞旨下而君病喘已劇以二十六日卒於署寢君和平樂易不設城府少時雖約歷仕宦不改其素衣無華鮮食無重膳尤慈厚奴隸雖有過加訶譴無厲聲嗜學如不及寒暑不廢未第時客授以給饘粥教弟子孜孜無倦其才可造就者必達其材使亹亹日上以故從遊之士取科第者不可屈指數沈酣載籍博而能精阮宮保芸臺潘侍書芝軒劉侍郎金門諸先達無不激賞錢心壺給諫黃霽青太守方鐵珊參軍諸名流則皆以詩詞狎主壇坫者也制藝沈雄磊落卓然能自達所見不隨人為步趨詩以超勁為宗而清遠絕俗在庶常時益肆力史學雖治劇縣案牘如蝟稍暇猶手一編不輟有所疑逢人輒問如為諸生時故所至必振起學校激賞寒畯在新喻則整理鍾山書院為延山長課之在寶應則修葺畫川書院新其堂曰振秀旬月必親課試鄰邑之士聞風而至願受業焉在江陰則加意暨陽書院書院中有能文之士因墨誤被黜者力為復之忠信篤至肫然流露治一事斷一獄勤勤懇懇將之以誠事涉　國計

民瘼闕白大府必以實雖尋常公牘未嘗敢忽邑嘗有行移吏請稍移易月日則事易集君持不可曰是欺也吏白而從之是導欺也事親至孝謹雖出嗣伯父而怙恃早喪本生封公又無他子故所至迎養官署公事外凡家庭瑣細必稟命而後行尤敦厚故舊同邑馬貫山明經幼所從受業也君以貧故將從業而賈貫山奇公之才固尼之居門下者十年及公得外任迎貫山而館焉事之益虔有大事常取決君既以清勤樸誠所至受知於大府薦剡之牘屢上　皇上亦漸知君姓氏故臨請覲報可嚴嚴將用庶幾可以抒其所學洞澤一時矣乃刺史之命甫下而君遂齎志入地甇甇旅櫬囊無餘財封翁已衰冢嗣甫逾弱冠天乎人乎何乃丁辰如是所著紀元通攷十二卷方刊行鍾秀山房詩文集若干卷三國地理攷若干卷并雜著十數種藏於家君生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時年五十六配江氏　敕贈安人繼配鍾氏　敕封安人例晉恭人子三湛恩江出鑄恩海恩鍾出孫二人如柏如楨君之泚江陰兆洛爲暨陽書院山長君每以課士至書院談文藝推書史甚相得也聞將擢泰州方悵去此之速孰意其并不能待邪君泚江之政兆洛既親聞而親見之復從封公遊得備聞歷官之大概故撰次爲狀他日史官傳循吏者或有取於此焉

孝廉方正祝君行狀

曾祖州同知補祥符縣河工主簿諱錦中

祖例贈儒林郎諱景淵

父國子監生授職州同知諱士模

母蔡氏例封安人

君諱百十方娩時大母年七十母年四十大母喜而命之鍾愛焉字彼山一字子常幼多疾六歲患痘症甚險醫者皆束手越宿忽變數日而瘥時國學公方佐幕泗州爲刺史陳公大中司賑恤事民賴全活者衆識者知爲陰德之報焉年十九補常州府學生文譽日起次君百五亦以未弱冠入庠黌中稱聯璧國學公服膺程朱操履嚴正君弱度養志左右無違年三十三國學公棄養君適以爲人居閒往西江宗適貸遂不及視含斂仰天椎心沒齒猶憾故侍蔡太夫人之養朝夕湛清未嘗違遊年四十五蔡太夫人棄養亢亢几筵猶孺子慕與次君致友愛終身無間言次君早逝日多別經何時悵悒不已時託吟咏以寄其思唱酬盈卷閱者心惻屢應鄉試不售遂息意進取每值朋輩謀舉子課社輒不當意欣然樸然與型先正一時畝平君姊夫薛太守玉堂以制舉業標領後進於君所爲恆自以爲弗若也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邑人士交推君邑侯蕭公瓊亦雅重君遂以應詔君力辭不能得以衰疾不赴　廷對奉　旨給六品冠帶年六十二病偏中治之而瘥逾年復中遂不起道光七年正月九日也君幹質清癯淡然鶴立吐音迥亮睹視如在人表讀書有殷勤之思不拘守章句當其意之所得超然遠看古人若可得而親也飲酒數斗不亂興酣以往抗韻孟子或屬人彈詩伉爽動蕩聽者奮袖頓足不能自止凡議論常取日用動作庸物細故究歸出名理必附於情不喜料斷古事成敗及臧否史冊人物嘗曰御友者當求其情才自情出情有所不得伸而才生焉情有所不得已而才見焉才之大小情之厚薄爲之耳其篤於交友蓋天性也有所投契氣懷綿反復深摯一往膠漆不足爲喻見善必告不善必規微辭曲中能使人瞿然自醒或有患難急之如己不量其力坐此益困人即負之卒不以爲言於意所不屬不能強言笑見一善稱之不啻口出雖幼少折輩行與交誘導惟恐不至嘗讀彭躬庵集有與某書云胸中于懷特善類培養少使一片血忱日皎火熱漳漳然韻之所交者江陰則夏默之祖璜汪瀛門道平夏循陵翼朝季仙九芝昌郡中則錢魯思伯坰張皋文惠言惲子居敬孫訪山讓張翰風琦莊傳永儀曾李麐射慶來丁若士履恆陸祁生繼輅陸劭聞耀遹劉申受逢祿莊卿珊綬甲周伯恬儀暐黃小仲乙生趙子述事彭甄甫曾容臺吳穎甫特徵宣興則吳仲倫德旋歸安則姚聖常晏山陰則葛子振以歸吳江則吳山子育歙則金朗甫式玉皆金石不渝者尤重皋文子居有所爲必取正焉君所居曰愛日草堂諸君子自郡中至常館之君亦樂至郡觀諸君子輝集飫聞偕遊相爲寶斐然以發名成業相砥礪嘉慶六年皋文卒於京師君喟然歎曰天其無意於吾黨乎又數年傳永復卒君意象遂索然矣而若士祁生輩各從官遠遊

不得常集每一俯仰情焉中懷幼而工詩憑襟獨得多發天然歷覽三唐歸宿魏晉投贈之作懷舊之篇言哀已歎挹之不盡洎乎晚年興寄蕭遠出入阮嗣宗陶淵明間亦其志致相肖也臥病以來手編所爲詩四卷古文一卷時文一卷以授其子麟方求刊布焉配陳夫人同邑國子監生鼎祚女言容淑端克嫓君德仰事俯育作範典禮貧居相莊周旋中饋無不當君意者先君十年卒既失佳儷居益鬱歡納侍姬周復生一子二女陳夫人生子一麟女子子三長贅吳江費毓葵吳山子之姑表姪也貧而才君見而器之遂爲館甥居數年而毓葵卒無所出次適同邑縣學生劉在璣之次子廷植次字予次息願將嫁而女卒周所出尚在襁褓君雅不欲以才自見又窮居畢世於事無所設施其修於身施於家順於親信於友可紀者如是於孝廉方正之舉可以無媿謹條具其狀當世立言之君子或有取焉

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

曾祖柱雍正丁未進士浙江海防兵備道

祖存與乾隆乙丑一甲二名進士禮部左侍郎

父逢原乾隆乙酉舉人山陽縣訓導候選知縣

母淩氏　淩氏　毛氏並贈孺人生母顧氏例贈孺人

君姓莊氏諱綬甲字卿珊行四常州武進縣人自　國朝以來莊氏爲邑右族觀察公以名德科式鄉里宗伯公兄弟相繼大魁子孫仍世科名鼎盛君兄弟三人從兄弟復若干人皆能守其家學彙彙彬彬望之者若王謝子弟別見標格而君尤力學得師法好深湛之思宗伯公經術淵茂諸經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別漢宋必融通聖奧歸諸至當而君從父珍藝先生盡傳其業復旁究夏小正逸周書暨古人篆籀之學皆一代絕業也訓導公夙稟庭聞因源導委綴次遺學所著盈篋而年壽未究九仞猶虧君既負敏達之資思兼綜素業通匯條流又承師論交博訪孤詣如張編修皋文丁大令若士劉禮部申受宋大令于廷董明經晉卿諸子無不朝夕研詠上下其議論蓋庶幾於好學不倦篤行不困者焉宗伯公所著諸書多未刊布君研精校讎於未刻者次第付梓已刻者補續未備每一書竟即探求旨趣附記簡末條理秩然可觀惜乎僅竟三書而遽屬疾不起也珍藝先生於諸子行尤器識君有所得輒相披示君亦能以穎悟之思出所見相佽益珍藝先生之歿也古文甲乙篇尚未脫稿君方思理其緒就所知見條其大端使來者可繼此志亦竟不遂君伯兄吾珍貴甲季弟頌平褒甲從弟觀喻濤少同師長同尚斐斐競爽兆洛每過君齋共諸昆季談學藝未嘗不心怵未幾觀喻早喪今年秋頌平從若士於肥城遂卒焉兆洛以哭頌平故執君手悲不能勝時君已病然尚能料理喪事不謂其相繼殂謝也君于師友誼甚篤若士君姊壻也君少從問業終身執弟子禮甚恭申受于廷晉卿皆親串並年小於君然每折衷經義問所疑否欿然請益一義之勝歡欣怡愉奉之若師意所不可侃侃辨諍不肯少挫朋友有過舉未嘗不婉規其有緩急未嘗不援恤也以貧故時時客遊所至倒屣無不敬而暱之體貌魁岸肩俊可隱二人聲氣寬緩眉宇慈和素通於醫事始病瘵治之不愈遂成痞二年始向痊精氣已匱骨柴立矣而君尚以壯盛自信讀書庀家事外酬應賓友操心無怠尋患瘡瘍展轉不息其卒也以喘卒之前一日兆洛就榻前見君不能臥隱几對語尚惓惓於宗伯公諸書病起當悉力校刊嗚呼其志足悲也已君生乾隆甲午九月二十八日卒道光戊子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五配劉即申受從女兄子一潤孫一森君于經義無不窺有所得輒劄記之往往有精詣惜未有成書潤沈靜好學成君之志者將在於是吾珍以書來屬兆洛爲君傳兆洛不足以傳君謹就所知次其狀詒吾黨之知君者不敢夸也

烈婦錢史氏事狀

烈婦史氏陽湖縣興賢里人父夢琦福建汀漳龍道字烈婦于福建布政司常熟錢公壽椿之次子廷蘭布政坐事籍沒廷蘭戍邊久之遇　恩赦釋回已無家矣乃入贅于史廷蘭故貴公子又失學意氣疎縱烈婦事之甚嚴謹勸之以學隨事諭之于道必婉以莊廷蘭時時客遊烈婦常齋居蔬食以針黹自給人罕見其面道光九年正月三日廷蘭卒於無錫訃至哭遂不食親屬慰解之答曰吾向之生非樂生也不敢不生耳今而獲死乃吾分也自撿視附身具以所

遺餘褊賜婢侍屬其同居族弟男艮曰必歸吾棺于錢氏不食三十二日乃卒
二月十三日也年四十四無子烈婦名月英字素亭明敏有至性嫺詩書事父
母盡孝嘗刲股肉以療母病少時即能爲父母處分家事其後兩兄相繼下世
諸姪皆幼家中事一取決于烈婦無不當者奴僕視之若嚴主焉嘗錢氏嚴嚴
幾同覆巢及廷蘭就甥館烈婦年已二十有六黽勉伉儷垂二十年中間史氏
復卒卒多故素業日落烈婦皆處之若素未嘗有幾微慍懟形于詞色性耽詩
易簀前盡出篋中稿火之卒後八日男艮送其柩于常熟與廷蘭合葬焉謹按
烈婦所處盛衰安危憂樂順逆之故殆非常人所堪而義命自安德性堅定如
此此其于生死之際從容中道又豈尋常慷慨一擲者比哉宜上史官編而傳
之以光彤管謹次其狀如右

傳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明登萊巡撫陶朗先傳

陶朗先字元暉秀水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出熊襄敏公之門與無錫高忠憲公善其師友皆大賢而才質亦自相近遂與同其患難也初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出守登州府登萊青連歲饑而遼東大熟請暫弛海禁輸粟以賑之妖人胡從魁挾饑民作亂立撲殺之募民開島田七千餘畝儲軍實三十餘萬石擢本省按察司副使時遼東需餉甚急遂使備兵登萊從海道而輸之粟三歲輸百八十餘萬石省陸道饋運費錢二百餘萬少府錢五百餘萬既而遼陽失守朝議三方進取三方者廣甯為正兵天津登萊為奇兵經略熊襄敏公策也設登萊巡撫即以朗先為之朗先銳意規畫時遼民渡海者朗先分插屬邑給曠土使耕募其獷悍者為兵以所儲軍食充餉三月得水陸師三萬馬萬匹甲仗火器二百餘萬戰船二千餘艘冀與熊公戮力策應而遼撫王化貞故與熊異議互相訐奏廣甯復陷化貞委毛文龍鎮江之捷實僨機也朝廷以為奇功而熊公以為奇禍朗先亦疏劾文龍李春燁者魏璫假子也與朗先故有隙高忠憲之劾崔呈秀也李嗾崔曰高之劾公陶實使之呈秀遂劾朗先忌文龍黨廷弼會廷議亦有登萊水師無所用之說朗先于是疏請散兵裁撫節餉待時且乞歸得旨慰留而兗西白蓮妖賊攻陷鄆城安東等二十餘縣堡賴朗先撫之悉平再疏乞休璫遂授意應撫王象恆劾朗先侵餉懸坐贓銀四十餘萬兩逮獄籍其家不及千金朗先將置辯而熊已先在獄謂曰休矣璫寧容乎遂逕服又勒使嗌楊左不可屢受考掠死獄中思宗即位子舉人學曾詣闕訟冤始得免追完其息屬朗先之入獄也登之人赴京師號救者無數登兵願捐三月餉以存其家焉

明史無朗先名設登撫事亦略嘉興府志鄉賢傳頗詳著始末云本之方震孺朱一是陶中丞傳惜方朱二傳不可得見也為補之　魏璫黨人碑有朗先名見東林列傳

桐城姚氏薑塢惜抱兩先生傳

薑塢先生諱範字南青　國初名臣刑部尚書文然曾孫也少孤勵學中乾隆七年進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十五年京察一等以病免歸主講席於閒津書院者八年三十一年正月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嚴於慎獨宴處無惰容出門無妄交任卹里黨視人猶己接物和易誘進後學如恐不及眾流之學無不賅貫藏書數千卷丹黃遍焉有所論正輒書之簡端多發前賢所未發或勸之著書笑而不言歿六十年曾孫瑩編輯遺論為援鶉堂筆記四十卷詩七卷文六卷惜抱先生諱鼐字姬傳薑塢先生弟淑之子乾隆二十八年進士以庶常散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三十五年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升刑部廣東司郎中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尋乞病歸主講席于鍾山敬敷紫陽梅花各書院四十餘年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五桐城當康熙雍正間方學士苞力講求古文義法天下始知宗尚歸氏熙甫以上追司馬子長韓退之卓然為古文導師而劉上舍大櫆復繼起相應和天下以為古文之傳在桐城薑塢先生與大櫆善盡得學士緒論先生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閒者而益充以浩博無涘之學養之以從容中道之氣遂以自成一家為後進典型病時俗舍程朱而宗漢以為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時時為學者重言之故其修道據德實允迪之品詣教駛無纖毫頹亦其文之所以粹美也所著九經說十七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三傳補注三卷法帖題跋二卷筆記四卷學者循是以求亦可以見先生體用之一焉

李兆洛曰君子所尚躬行而已躬行而知行之難然後其心坦以鑑其氣濳以溫其識宏以渟而其言自不得不訒凡為言者皆宜如是也而況讀聖賢之遺經尋求其義類以自抒其所得者哉明之時學者不能行程朱之行而誇言程朱之言今之時不屑言程朱之言而并蔑程朱之行一襲取以為名一旁馳以求勝大抵不足於內焉耳薑塢先生淵諳極理而欲然不肯著書以自標惜抱

先生清明在躬書雲淺雨文章為光嶽於天下兩先生之躬行同也故不言文而其言立片語破惑單義樹鵠有若肯綮其發而為文則明晰黑白流示孚尹穆然和順於道德也讀先生遺書求得行事始末恨不得在弟子之列故私錄其概時觀省焉

沈次山先生傳

君諱濤字洪呂號次山姓沈氏其先本隱侯之系世居浙江元末有名義者為東陽太守棄官家居避張士誠辟遯於江陰之青暘鄉遂為江陰人君幼聰穎九歲讀書過目卽能得其大意命之為文頃刻而就比長以文學鳴於鄉里里中之士無不從游而文學彬彬為一邑冠然屢困於鄉舉年四十九才舉于鄉六十方成進士為高安朱文貞公軾同邑楊文定公名時所知文定欲以館職薦君以親老辭歸養焉時澄江書院久廢桐城張公□□督學江蘇有意修復而縣令蔡公澍佐之督率倡導煥然興起聘君主講席君孜孜不倦訓迪有方於是執經請業者多至二三百人科名代興迄今數書院山長以君為首也既而父母相繼歿世服除謁選得江西長甯知縣縣舊為山寇巢穴俗好勇善鬭自前明萬曆時開治為縣其俗未革歲正月為石戰戲南北各引隊伍以石相搏勝者逐負者毀其居毆人至死不問君設法化其頑獷俗遂易又採輯舊聞物土宜徵方俗創為縣志在官凡七年以履勘山澤觸瘴得疾歸二年乃卒年七十五子大中乾隆辛酉舉人壬戌明通榜進士

論曰余自道光三年來主講暨陽書院得讀吾師盧抱經學士所為山長題名碑記而知君之大有造於士林也乃余承乏其間雖日孳孳不敢懈怠未知有當於君之教否也先生之孫顒為君撰傳遂書之以為斯席掌故云

莊珍藝先生傳

先生姓莊氏名述祖字葆琛先世自金壇遷常州府武進縣遂著籍五世祖廷臣天啓中名臣終湖廣左布政祖柱皇贈光祿大夫浙江海防兵備道父培因翰林院侍講學士世父存與禮部侍郎先生十歲而孤力學自守不屑榮利乾隆丁酉中江南鄉試庚子成進士歸班銓選庚戌謁選得山東昌樂縣辛亥之任逾年調濰縣明暢吏治刑獄得中豪猾斂跡嘗勘鹻地業以為斥鹵也先生指路旁草問何名曰馬帚先生笑曰此於經名荓夏正荓秀記時凡沙土草荓者宜禾何謂鹻眾皆服甲寅以卓異引見遷檄授曹州府桃源同知不一月呈請終養丁巳七月歸著書色養者十六年未嘗一日離左右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廿三日卒侍郎公博通六藝高明闊達於聖人微言奧義能深探而擴言之先生淵源既遠益研求精密於世儒所忽不經意者蹈闕覃思獨闢天地以為連山亡而偁存夏小正歸藏亡而偁有舊讀古文略可稽求義類故著夏小正經傳考釋以斗柄南門織女紀天行之不變以參中火中紀日度之差以二月丁卯知夏時以正月甲寅啓蟄為歷元歲祭為郊萬用入學為禘博覽載籍精思而串貫之著古文甲乙篇謂許叔重始一終亥偏旁條例所由出日辰幹支黃帝世大撓所作沮誦蒼頡名之以易結繩伏羲畫八卦作十言之教之後以此三十二類為正名百物之本故歸藏為黃帝易就許氏偏旁條例以幹支別為序次凡許書所存及見於金石文字者分別部居各就條理皆義理宏達洞見原本為前賢所未有五經悉有所撰著旁及逸周書尚書大傳史記白虎通於其舛句訛字佚文脫簡易次換第艸薙除補咸有證據無不疏通曠然思慮之表若面稽古人而整比之也所著書三十七種若干卷惟夏小正已具甲乙篇未竟而條理粗備俟有志者成之餘皆啓其端緒引而申之者存乎其人焉

李兆洛曰今世所謂學者求其辭義於古初難矣其有綜覽多聞希自標異或襲古獵貌因而重之或貌古色取寘而有焉皆未嘗求之于心而苟悉於口耳之閒者也心求之者神與古冥念之所發思之所觸回翔反覆無不於是而後精融形釋不期而與之化焉而後古人之神與之相通動念措思無不古人也於是著之於言高薄曾顛微入顯忽悉成典要讀其書者遂若接古人於一室可與酬酢晤言而凡猥之識鄙悖之想不自知其泯焉盡也兆洛蓋讀先生諸書而恍然遇之焉

循吏靜溪康公傳

公諱基淵字靜溪山西太原府興縣人明康對山先生支裔始遷祖登有十二

傳而至公仍世有黌序序中乾隆十七年壬申科進士歸班候選二十八年選河南府嵩縣知縣治官事如家事博求利病而洞審其原委推行有序必將以誠嵩山縣也地磽瘠少墳卽歟傍伊水舊瀦渠十一道明末湮絕按行舊址乘農隙勸民復之而山澗諸流可引溉者創開大渠四小渠六渠身高下不一則於首尾中分設三閘以蓄洩之水勢湍急則設閘渠口防沖溉田仰渠下則教之爲水車引溉凡開渠十八灌田六萬二千餘畝民賴其利巡撫阿思哈上其事奉　上諭交部議敘以邑民情淳厚其士皆勤樸質有古周南遺風而貧寠子弟童穉則相率嬉戲稍能力作則傭於山傭於市有終身不見禮讓爲美詩書可貴者乃核絕業地若干因廢基建社學城關爲倡迄於四鄉三十二所地之相去或十里或二十里每社修脯以二十金爲率悉攢集公私絕產廢業地三十五頃銀八十兩錢五百六十餘千取足數用擇本庠通亮之士專心教授酌定學規從事於踐履實學嵩土貢百合以本草云百合生宛朐也嵩西南連宛朐故蓁莽閒亦時有之特生而難成率在邃谷危崖間披荊棘犯虎狼乃得之民深苦焉公商於士之人購宜種地於西郊凡四十畝分六區歲可產千餘斤五年一取復播種周而復始股引貫砦水防其旱募田夫給工食以耑其任因建亭樹柳藝桑鑿池爲久遠計時太夫人迎養在署夏則清暑其中四郊婦女咸來起居或有物饋時一赴燕閒賜果餌歡如家人逮太夫人卒男女臨奠日數百人卽百合園立祠歲時祭焉嵩有桑而植不繁民不知蠶公勸以種桑教以種植之法建先蠶祠繪蠶織之事於壁以道之由是蠶絲之利甲旁邑迄今以嵩綢嵩絹稱乾隆三十四年始服闋選甘肅鎭原縣歷宰皋蘭升肅州牧其爲治一如在嵩其去肅也州人士爲之建德政坊而最其政十六事刊而布焉一曰修洪水渠渠舊壘築岐岸旁沖而下爲田禾災公度形勢於南石閘別鑿渠口行戈壁之灘避沖陷之害二曰開興文渠野豬溝有古荒田縱六里橫三里因無水而廢公詢訪耆舊於柳樹閘龍口加寬六分別開子渠一道界荒田爲七區招來佃戶每區設租十二石額糧則佃戶自納而以其租給各社學之師命之曰興文渠三曰改屯歸民肅東南九家窰鑿山後渠開屯田招民佃種移駐州判主之田漸磽瘠不支官役之供民以重困公請汰州判改屯升科而民有恆產四曰籌量歲修五曰均清水下堡水利六曰勸民種樹肅民樵蘇遠取諸邊牆外日費而價貴公相東北郊外廢灘不堪種藝勸民於農隙濬溝以洩鹵鹻種楊十餘萬株募民有行誼者董之建利民亭三楹守戶住屋八楹以守視之徧諭鄉堡可種樹處如式種之彌望樹陰踵而增者無窮薪樵不外取矣七曰建置社學肅屢經軍興之後民不知學公蒞任籌建共廿一所其學舍則修葺廢廨及廢梵剎之基歲修則取諸各社無主絕業修膳則取諸興文渠地租師則取本學生之有學行者以社之老成人董之不許紳士捐助里保派擾定學規十六條崇實學以端蒙養八曰籌穀鄉會試盤費九曰建倉便民鄉保邊山距城遠者徵收糧石借貯民房至四十餘處既已久假不歸又復早夜警守公憫之請於金佛清水各建倉二十餘間清還民業十曰時發糴糧十一曰催科不擾十二曰嚴禁賭博十三曰詞訟速結十四曰禁革差務派累十五曰舖行遞月發價十六曰革除番民派累肅南三山口有黃黑數種番民向通茶馬更無征求軍興時皮革羽毛等暫著採取後沿爲例名曰給價藉以需索諸番苦之公言諸鎭管悉與裁革四十四年擢江西廣信府知府廣信民產女不舉而溺之公惻切勸諭爲之厲禁又令接生之婦人給穀七石足資口食有溺者首之報學長一人給田十九畝使之稽察女嬰不需乳哺而貧不能養者學長暫育之以所活女數列冊呈官因推行於各鄉及所屬邑活者無算越一年七月甘肅監糧獄起公暴卒於鉛山舟次公爲學務究根本故其爲政一自其胸中之誠乎之在嵩時凡開一渠建一社學皆自爲記尤班班可考其社學記序曰古者教民之道詳矣周禮州長閭胥各掌其政教治令以屬其民自二十五家以上莫不有學焉蓋無一民無養亦無一民無教其養也作其勤去其擾其教也俾胥安禮義胥率觀聽道本無二施爲亦非有先後是故無不足之民而後可以爲富民無不富之民而後可以爲善國富庶之家克興禮讓養之隆也日誦聖言希榮干祿教之敝也教以讀不若教以禮孝之禮曰順而溫清晨昏無方之節詳焉弟之禮曰敬而序立隨行饋餉之節詳焉備乎溫清

晨昏之節知順而知其為孝循乎序立隨行之節知敬而知其為弟則教之道得矣嵩邑土田磽瘠民用不舒家鮮事塾夫民不贍於日用而以興仁讓難矣不興仁讓而強淩衆暴奚以保其日用為長久樂生之計乎予任事期年議建社學三十二所酌定學規俾從事跪履日循乎弟之禮而詩書之文可通也曰由順敬之實而孝弟之名斯在也人知親親長長因而知不獨親其親不獨長其長所以為教即所以為養也若夫修舉學之名循之而無其實使士獵虛譽民增浮僞弃所為養而失之則予尤滋之懼矣所著南園文鈔家塾蒙求女學纂行於世卒年五十二乾隆五十年公兄茂園賓政葬公於王屋山下之任家塞子七人紹鏞成進士歷安徽廣東湖南巡撫

李兆洛曰自學問之道不修而士大夫之心幾不可問矣習於榮利偷於進取甚者濫權自恣如虎而翼間有知自樹立求有益於國是民生者則擇數然衆著之事督束粉飾以收民譽否或毛舉細故滋其苛碎蓋誠正之未明格致之功無由以達其於鉅細本末何以得其曲折審其緩急求之於心曾懵然而不知倘安問其施為之實也哉此天下之所以無善治而民生之所以日益愁苦也如公者可謂篤於學而信之於仕能殼誠於內而致行之者哉予故備著其事後之傳循吏者有考焉

外祖奚蕉峯先生傳

外祖諱寅字曰朝居邑之蕉山下故學者稱蕉峯先生云考諱玠贈文林郎衡山縣知縣性方介篤守濂洛之學輯古嘉言懿行為物恆錄授諸子禮師尊甚至督課如不及先生昆季三人仲寅官衡山者也季某早世先生生而誠愨稍長刻勵讀書書夏夜苦蚊蚋被綿衣納雙足于甕端坐諷誦諷達旦衡山君奬敏常跳踉為兒嬉見先生即肅然衡山君以名進士令衡山而先生屢舉不第年六十始累貢太學候選訓導未授而卒先生為留槃庭學使實拔士後留視學浙江延先生襄閱試卷踰二年歸即開塾授徒不復出矣兆洛年十三四以外孫從受業於先生時先生年七十餘矣歲猶復五經一遍獎勵初學言語煦煦同學四五人講貫不輟恐弟子不能記憶則取所讀本句解旁注之復不能盡則列書其上方授一書已覆紙餘幅無有空者丙夜弟子既息先生擁被披衣舉燈榻前手一編微吟恐弟子不得息也其嗜學汲汲若不及務深闢奧窔尤研精四子書著四書直解易詩書直解蕉峯制藝千餘篇又選定史記漢書莊子離騷古唐詩皆手寫成帙生康熙某年五月六日卒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八日配白孺人與先生同年生先生之卒三月孺人亦卒子三人長堅邑庠生先先生卒次景川邑庠生次綺事女子子四人長適太學生無錫楊氏次適同邑庠生劉思誠又次即吾母也又次適同邑魏書田孫六人映南崎南躍南敘南玫南吉南兆洛幼時往來外家先生方以一時名宿稱經師生徒滿席衡山君治劇縣有聲諸舅氏各攻舉子業亹亹進取子姓鮮衣嬉課問起居取歡笑者常數十人不數年而衡山君卒官又五六年先生及孺人同歲卒又數年而季舅氏及躍南映南兩中表相繼謝世惟仲舅氏存年亦逾七十矣家業日落歲時過從徘徊堂階無曩時弦誦聲矣嗟乎外氏之世德蓋親見之而知之詳矣積盛而衰時數固然歟追次行事知先生之後倘當有振起之者

陸君懋堂家傳

今世士非揣摩剽竊日力于時俗之所謂文章以獵取科目雖有抱負末由以自見而鄉曲之耳目漸靡日深所咄咄指引亦類以是為榮辱于是閭巷之士砥行樹節卓然能自成者名不挂仕籍則莫或之齒也予謂周官閭師諸聯于民之孝弟睦婣者敬敏任恤者皆書而登進之有以哉風俗之美人心之返于古蓋于是焉在矣余里之人多稱陸君懋堂長者君諱佩瑛字蒼閬讀書通大義不屑屑章句納粟為太學生少不逮父事母高備極色養高之卒也毀幾滅性慕古義烈士能急人急不輕為然諾尤樂道古昔忠義事侃侃如出金石即頑悍莫不灑然變色歛息者乙巳歲大祲邑之令籍富人而貸之君立出百金然名不在富人籍也令廉其模直里中賑俾君董其事君一意周畫勤而不煩審密而有法其他所以庇鄉黨鄰里者大率類此孝弟睦婣者歟敬敏任恤者歟君之歿有年矣里中人咸能稱述之然亦猥謂修整自好尋常里三老云耳嗚呼使庇鄉黨者皆自好皆知自好者之可慕可述可取法而不以後于世

之所稱榮譽赫奕者則成周之治其何遠之有陸氏將輯其譜丐予爲之傳予剌取其槩而授之且以當古闇史之記

河南分守河北兵備道莊君家傳

君諱振字龍見號修歷姓莊氏自宋南渡時自丹徒徙金壇明永樂中始定居武進入傳曰廷臣萬歷庚戌進士湖廣左布政拒魏璫建祠祀名宦曰楷康熙癸未進士官國子監司業是爲君曾祖曰乘中康熙庚子舉人由內閣中書改陝西扶風縣知縣祖也考曰敏來贈中憲大夫妣張恭人君十三歲而孤家故貧弟妹皆幼繼祖母于太恭人之姪爲藁城令太恭人依之君從爲時從父亦和官大興令一見器之攜謁同鄉劉青垣少司馬及從父養恬少宗伯兩公負人倫鑒亟賞之再試京兆薦而不售選謄錄又以本籍狀申後期失之乃寄籍淸苑由考職加捐從九分發陝西君愼於言練於事洞達人物情僞還變每奉上官檄察州縣公事皆辦補城固縣典史未幾以承重丁于太恭人憂服闋補西安府司獄署咸甯縣丞獲鄰境叛盜送部引　見擢知縣補韓城君爲政能以誠意感人民有爭父遺產十餘年告訐不已君引入見各已白首令比肩跪前頫問其父母在時事久之喟然曰而父母至今存而兩人固無閒言也各以老大將見父母於地下其思留面目以見之乎訟者乃相持慟哭盡讓所爭與季弟孀婦其治獄多類此會嘉慶元年四川等教匪闌入陝西巡撫秦承恩督兵勦之檄君自隨條晝皆中機要十二月賊擾興安據將軍山爲營官兵仰攻多傷君請無攻而潛引兵攀山勢與賊壘對峙者築臺其上發巨礮擊之賊股栗號呼乞命遂破降之以聞　賞戴藍翎興安在漢水北賊渠張漢潮由鄖襄竄入紫陽石泉川北賊亦由隴山入臨漢欲渡城中守兵才二百恟懼君請曰民船盡聚黑江口若拘集北岸則賊無以渡乃往拘之漢南民避賊來者衆郡戒嚴禁弗內君於路嚴詰賊諜獲衷甲者三十餘人下諸獄餘悉縱以入鄉里甲編管之所活數千人返已日昃軍書蝟集隨聲畫之燭未跋而畢巡撫嘆曰數刻中了七十三事辦曆手也賊旣不得渡又所遣間諜被擒不得虛實遂遁走興安解嚴南山郡邑皆爲教匪蹂躪而平利尤劇土匪乘閒竊發民益擾檄君治之馳往偵得劉添文等十三人勦無遺類乃按行村落分別流民土著給以資衛以兵各歸其鄉井并借籽種安其生業瘡痍甦民抃舞曰使君生我巡撫上其功　特旨以同知直隸州升用君隨營久往往露處因病足乞假還省而新撫台斐音方至檄山南堵禦君以疾辭以爲規避革職留營效力旣而羽書旁午無與綜理乃仍致之幕府君方畧井井台大器賞奏請開復上未俞則具奏引咎自劾　上命新撫陸有仁覆察陸前陝藩移君實復奏得　旨予開復六年奏補乾州直隸州知州八年五月賊平論功制撫文章入奏　賞戴花翎前君以隨營籌畫辦善後事宜未嘗至乾州任也會侍郎初彭齡赴陝讞獄知君明任奏請帶往山西因入都引見奉　旨準補乾州直隸州知州九年三月張太恭人病怱謂君曰昨夢汝父以四品服易予服易之病若失其待沾晉一階邪君遂援衛工例加捐知府以品服入太恭人果少閒至八月竟棄養扶柩歸葬盡哀盡禮見者稱歎關西甯陝兵變繼勇侯德楞泰奉　命往勦習聞君練行閒事延以往事旣解　上又命侯閱川陝行伍復奏以君自隨所至沃老弱厚給賞將士皆奮十二年還漢中府始旋泣事漢中毗川東地爲教匪出沒衢道民失業餘匪艾冒頂等號紅鐵賊時出苦行旅君悉殄之川北民利食川鹽而陝故食山西鹽主鹽者專官治之與民爭利禁督生事官民交病君請漢中一府鹽課悉歸地丁巡撫爲奏定至今稱便郡有渠蓄水以溉久而淤豪強佔之復親履勘捐貲濬治以田畫界時其啓閉貧民賴焉沔縣武鄉侯祠土豪利其杉檜斬伐之君懲其魁永止之後引　見交軍機記名　召問軍營事奏對稱　旨尋擢河南彰衛懷河務兵備道君自以河工非所習博求古今治河之書訪求素悉河防者相與講稽利病僚佐及河卒有一言可採必虛衷諏詢在任三年防河之費減於舊而工固於昔彰德賈公河爲轉漕運鹽道頗淤墊水漲不能容漫溢爲民田患水消則無以行舟君設春秋兩濬法春以收潦秋以通洄公私利之十六年春以積勞病喘嘗伏汛與疾赴工遂以五月二十八日卒於荆隆工所年五十六君所在有惠澤去而人皆思之家居日少於尋租收糗之事無所不盡其在官時來相依者生而館死而殯經紀必周婣黨中

婦婁侍以舉者又指不勝屈也既項恭人前卒側室葉安人子一㑺誠

李兆洛曰君在軍中十餘年其所處可謂極艱鉅而所至輒迎刃解蓋用群沈毅之慮機立斷所謂動刀甚微以無厚入有間也以此施之於居恆條教宣乎用當其可操縱於物矣爲政於家既肅而穆和御於戚屬慈惠而用導則又所謂自本及末沖融浹洽者也

李晴郊先生家傳

晴郊先生諱賡字錦毅曾祖起鳳康熙丁酉舉人戶部廣西司主事祖倩父熙歲貢生並以先生貴贈文林郎先生年十六補博士弟子二十二舉己酉拔萃科甲寅中順天鄉榜困禮部試就辛酉大挑得知縣分發直隸[illegible]者十年歷署南[illegible]滄州西寧寧州縣事補鉅鹿縣知縣有奸民煽衆斂財某事覺　詔下督臣廉問先生奉檄按名禽之鉅鹿以往道遠上游所遣吏援之而還所遣吏至省自以爲功先生坐本管官不身與名捕事議職戍烏魯木齊至戍年餘卒於戍所年四十八先生儀觀秀偉工制舉業尤善詩詞小楷居　京師館尊王沈尚書家沈故奉　宸遇　奎章賜和先生常爲草倚几而書文不加點一時達官相引重先生不以屑意也居官治辦介而獨和縣恆有春秋繇役牽邑者率以課民藉自潤定有額先生悉除之而隨事課有不足自稱貸以益民頌焉家無儋石儲而座客常滿去官之日無以出關民醵錢以贈拒勿受事其考怡怡色養迎侍於鉅鹿飲食未嘗離側與人和易聞善稱之不容口聞有善人遇以宅諳亂之遇事果毅大力者不能奪也生乾隆丁亥卒嘉慶甲戌配史氏令封太恭人子芝昌先生謫戍時贈君卒於署太恭人獨與子奉喪以歸未幾而先生亦卒居艱難中能教子成其名芝昌以道光壬辰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擢侍讀授山東學政贈先生如其官

李兆洛曰君子安乎命而已窮達安所計哉先生少以清才發聞公卿間倫入承明之庭展其材藝所至固未可量迺屈於百里棲身枳棘復牽元妄荷戈窮邊然我　朝　列聖隨材器使往往拔自謫籍卒受大任而先生年又不待造物若有以限之非命也歟而立身行道身所未施垂裕賢子即造物者又豈不納佑而[illegible]饗之哉兆洛至[illegible]不獲見先生而時於芝昌文親[illegible]君子常聞先生之風氣後交於芝昌清和朗暢人以爲得先生之儀型焉芝昌[illegible]書請爲先生立傳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於文大[illegible]以俟後之[illegible]者

無心居士小傳

王君協三名履辰號實園嘉慶戊午舉人辛酉[illegible]士選四川[illegible]縣知縣戊辰以[illegible]去官歸十年而卒年五十六丁丑八月也無子以兄子[illegible]爲後君天資抗爽爲文章踔厲風發[illegible]手[illegible]山[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山直逢工部[illegible]所爲詩甚多戊午以前曰[illegible]集己未下第[illegible]師[illegible]小[illegible]於當塗曰[illegible]門曰[illegible]於[illegible]曰[illegible]草[illegible]田後曰無心居士詩草沒後[illegible]其門人徐[illegible]所見編而存之近百餘篇當胡豫堂先生視學江左時號[illegible]明能得士君與同里徐紹基[illegible]宜與則任[illegible]路同申無錄則顧某皆所賞拔兆洛與[illegible]君每[illegible]視入試[illegible]接[illegible]聞作此子戊辰以[illegible]館選授四川之[illegible]縣時四川方纂修省志君見選單大喜曰傳中書來此事有人矣後聞予以會近改選甚恨之而君[illegible]亦[illegible]矣予知君甚淺不知君何以信予之深也在官頗得士民心而縣素號[illegible]邑君純[illegible]苴之弊不能饋府傳稱過客往往使肴饌寡故上游及同列皆不喜戊辰冬舉計典有日者素識君而往來於藩司之門自省中遺君書云方伯將以計典黜君矣得金若干乃可免緘其書以方伯印封發之君得書笑曰鬼蜮乃敢白晝見藏其書而以其事白制府制府以爲[illegible]持也察以才力不及填計典入奏立委員攝印署理委員至君方飲不時見委員[illegible]於庭君乃出[illegible]其委牌而委員以制府促會不及待司文無以應君笑曰是亦可詐耶呼隸械之委員恐[illegible]去訴制府謂某抗制府命且辱之制府怒命中軍提兵隨成都府知府往捕圍其署大索[illegible]曰者所致書毀之然後捆君歸於省置諸獄以抗不交印奏禍且不測於是[illegible]州縣大譁騰書遍於路頃之聞於　朝御史或摭以奏奉　旨查辦然後出君於獄放之歸而以病氣覆奏焉

沈君麥塘傳

會稽蕭公梧軒令江陰公子子滂侍樂雲蘿仙館以居賓客館中士多英奇吾友江陰祝子常季仙九與焉余從子常仙九聞沈夢塘陸萊臧名而心識之壬午余客邗上萊臧捷禮部得閩令之任枉綏寓齋氣和語素如古寶犖然異之夢塘家世以醫名噪吳越閒甲申夏子滂以孀病迎視於是始識夢塘心愛而慕之而夢塘落落穆穆若不可得而親也居旬日乃與暱夢塘凡人不爲寒暄語而篤承恬上接之者亦忘於寒暄工飲多而不亂強之亦不辭每劇飲夜分乃罷比曉小奚叩門持箋以詩稾至長篇大什鏗鏘跌宕日日飲日日有詩子常仙九萊稱斂給斂手爲壁上觀不敢與敵未幾萊臧自閩招夢塘往夢塘固好遊萊臧築來夢亭居之不一年會制府孫公平叔重修省志聞夢塘名亟諸之延爲纂修列牘奏　聞夢塘寓書於余曰著書之難徵今與考古同然徵今猶自成篇段考古則一人一事稍有不合輒閣筆不能下遲至數日或數月偶檢他書忽得前事則拍案驚喜此種甘苦外人無從知也故其成書幾數百卷精深博浩爲宅手所不及前後遊閩八年傾其士夫陳恭甫林少穆梁芷鄰葉小庚李蘭卿高雨農諸公南中豪俊也皆引重願交時過邸舍就夢塘讌癸巳少穆持節三吳蘭卿同時權按察使江南北水潦頻年饑饉相望二公急思賑撫以夢塘秉性敦篤而又生長是邦洞悉情弊書招之夢塘亦遊倦思歸歸則蓬蒿三徑手自一編絕不一至公門二公虛心采度一月中書備稱疊夢塘手箋裁答下至里巷瑣屑無不委曲盡致靡靡然反覆而不厭也既將渡江北遊行有日矣忽以疾竟至不起嗚呼天於斯人何其靳也厚其才而嗇其遇且嗇其年邪夢塘天性內隆門無異煙所積修金悉以佐公費不爲妻子計留餘篇朋舊於所親厚者同患難託死生不知爲異體其愛才如欲所至不失一寶豪書佐督學幕遇佳士必籍記之弱冠登賢書房師潘公勵齋以國士相待嘗纂蕭縣志留署中者三年與諸名士研究經史之學平生著作不下十餘種多未完本散體文脫胎於唐劉蛻孫樵兩家駢體文汪洋恣肆不屑規模六朝詩則斷以唐人爲宗兼覽眉山中州遺山道園青田海叟西涯梅村之作百寶雜陳不名一家近今才俊莫之與京其斐然追古人於千載之上者乎閒爲詞令情韻兼勝其時桐城姚石甫錫山顧簡塘浙西濮柳東大興方彥聞並以詩古文辭著名於時其才望亦各不相下及交夢塘而皆服膺也戊戌冬詣嗣燕孫棻其遺集屬余刪校夢塘所著之書當不盡是而其詩若文則固俱在也追憶當時清尊曲宴賦詩交懽何可再得邪子常已歸道山子滂仙九萊臧各自遠宦窮谷病叟塊然獨存其能無逝水之歎乎夢塘名學淵寶山縣人嘉慶庚午科舉人卒以道光癸巳年年四十六歲

莊君酉君傳

君諱闕和字有鈞亦字酉君幼而聰穎年十二三即善騎能[illegible]十五工舉子業繼而爲窮經之學采漢唐以來諸家斷以己意著詩說又從事術書以爲堯典授時非深通星歷家言不能得其旨禹貢治水非深諳水土之性不能師其意於是治天官書及中西算法博覽河渠輿地諸書旁究風角占驗之術久之慷然曰象數絕學苟無師承勿能進也遂輟書未竟其業省試屢薦不售筮文和官廣東羅定州遂君往州界萬山閒民俗悍適積數十年不償胥吏往催則羣起毆擊官恐激變每容忍積逋至七八萬金羅定憂之君爲諮訪盡得其情蓋自鼎革後未核戶籍田一戶輒占田數十頃而分析其戶不下數十百家黠者賄吏脫所應納繼而轉相效尤至一二人令納全賦衆憤遂相約勿納君召諸生父老委曲開譬令遍告鄉人毋懼累如前日毋貪小利隳燒遺後患各占實田列戶名侵注某佃某戶田若干畝不占者同戶舉發之冊既成盡革增耗選鐵諸弊民踴躍赴甫半月數十年之積負遂清未幾旋里閉門課子姪既而遭考妣喪配蔣孺人亦去世屢更憂患家益析閬族子援觀察河北延主懷山講席觀察沒君亦歸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九所著詩說四卷古本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雙州雜記一卷詩文若干卷

薛寶塘先生傳

先生名傳源字寶塘號自號小寶山樵先世自南宋翰林承旨吳始居江陰代有隱德父某以孝行　旌門先生幼穎異工制舉業每試輒高等學使者如劉文清公沈文恪公胡文恭公莫不激賞乾隆甲辰　召試被放屢躉於鄉不

嘗以歲貢候選訓導道光元年卒年六十九先生形體魁碩望而知爲光然有道之士也首疇暇辭若不能任其舉而胸中犖犖有用世志嗜學如不及未嘗一日釋卷其造就後進勤懇不倦遊其門者多取科名以去著詩文稿若干卷易詁商若干卷防海備覽若干卷讀史一得編若干卷揮毫耳輯若干卷多版行於世子清瑞濬步甲皆能世其業

李兆洛曰明嘉靖時倭擾東南江陰再被其毒　國朝乾隆中海濱亦有艇匪出沒先生乃遍求前代防海諸書權古今之異條措置之方成防海備覽兆洛少於先生十有六年居恆未嘗相見徒以舉使按試時接几案得識面遂辱下問屢相過從每見必上下其議論求其實可見諸施行者有隱隱不能釋者嘗天下承平海內無儆一書生悄然抱層薪之憂聞者無不匿笑而艇匪旋即撲滅患不及江浙先生亦窮老以終矣夫今之所謂學者揣摩風會轎求舉氣幾幸利祿而已一身之患尚或不恤遑問天下此所以讀書之士愈多而緩急可恃之才愈少也

安岳縣知縣朱君傳

君諱向隆字吉堂先世居歙後徙閩徙金陵明萬歷閒兵部郎中學始徙常於今爲陽湖人曾祖兆鵬庠生祖光奎父秉鏗皆太學生君幼英敏弱冠從父遊京師供事方略館議敘得四川達州麻柳場巡檢以軍功洊升安岳縣知縣署茂州直隸州知州告養解任旋被議丁母憂服闋入都捐復歸而[illegible]于途次年五十嘉慶二十年十月也庭家孝友在官清幹視猶子如子爲之婚嫁無子以叔兄子文哲嗣女子三其季之壻曰高式之予友也以君所爲行閱紀略見示予就而爲之傳其紀曰嘉慶元年正月予洎達州麻柳場巡檢任九月十八日教匪徐添德造反於亭子鋪先是安徽奸民劉松以河南鹿邑混元教破案發配甘肅隆德縣與劉之協宋之清等授徒惑衆蔓延楚豫秦蜀所在煽亂而添德則受陝人孫賜偉教者也其黨半由乾隆末年征金川時之潰卒無歸者旬日閒有衆萬人又有東鄉人王三槐聚衆萬人應之勢益熾亭子鋪距麻柳場四十里居民洶洶予諭之曰惟竭力捍禦以救死耳令戶出一丁得三百人鼓而行離場二十里至風硐子賊至甚衆戰不利遂至麻柳則居民皆奔逃于番陽亦已聞衆逃入新寧縣城予以麻柳無險可守又聞番背之鐵山帶亦有賊匪將起乃馳至胡家觀設卡集鄉亂者明日偵獲賊匪二人得鐵山帶首逆與徐逆書請其屬援予恐勢合則新寧危立率民衆往捕賊衆三百餘出拒鬭半日始盡殲之巢中兵刃如林將東竄赴徐匪矣民衆死者亦四五人鬭又聞同寨府副將富明阿攻破馬鞍山賊寨賊爲稍挫會權理綏定府英善統兵至[illegible]賊中情形并及鐵山帶捕賊事奉　硃筆圈出交部從優議敘未幾調赴老君寨頭敵防守賊屢來攻圍屢卻之然彈矢雨集皆瀕于危而幸免二年二月署督飭令幫辦站務旋又奉參贊德楞泰調往隨營辦糧五月大破賊於達州香爐坪斬教首孫賜偉等賊勢大衰六月追賊至楚北界予枕戈臥地上久感寒溼左足蹙不任鞍馬遂告假營治初老母就養貴州縣廖叔兄瀚署元年秋由貴赴麻柳場至萬縣道梗遂僑居焉予至是始得省視於逆旅中九月以萬當賊衝移住梁山州城予疾亦稍瘥奉賑梁山州石橋河堵卡河去城七十里賊匪出沒不常予爲添設柵寨令附近居民之無寨柵可守者咸入居之[illegible]設更番巡防之法賊始不敢犯會叔兄自江西解糧至知賊未能即平仍奉母還貴州未幾奉總督勒保調赴隨營襄辦賊匪予反覆研鞫脅從者十居八九皆給印票釋回婦女童穉道遠不能歸者捐貲僉役解送同事或譏其寬縱弗恤也時湖北首逆齊王氏姚之富等由陝流入蜀省與徐王合達陷諸州縣賊匪復大熾三年五月隨松茂道承勳勦賊於鐵山帶失利觀察欲自刎予挾之突圍而免四年五月山東總兵李□貴州協鎮諸□分路勦賊予隨營辦理糧務六月至太平之石岸口失道爲賊所蹙瀕河疾馳五六里於下流淺處策馬而渡幾墮者屢一僕一廚役亦援馬尾得出同里汪君兆鼎官直隸寶坻縣丞緣事罣誤客合州刺史龔際美署不得志就予求偕行予以冒險力阻之不聽汪君年逾五十不任馳驅先一日爲賊衝散兵役尋求夜半始得將于前途分路仍遣合州是日遂歿焉於亂尸中求得遺骸殮而送諸合州賻資俾歸其櫬是行也驛騎皆被掠夫役死者百數渡河淹斃者復十餘人予賴馬力厘而獲濟時始

行堅壁清野之議以制賊之狂逞十一月建昌道劉□赴太平安設滾運臺站撤赴東鄉周家河守站臘月大股賊七八千突至寨多屯糧而新立未固也寨兵少不敢出戰憑柵以守賊旋退予度其且夜至晝賫鄉民勉以協力防堵漏三下賊果至火光燭天寨三重賊已破頭圍衆惟懼時鄂縣令呂朝恩適以催糧至寨因與分地而守盡力堵禦寨頂有關帝廟共禱焉天明賊遂巡去僉以爲得神助云五年撤站赴綏定當差時齊王等賊皆已擒斬徐添德竄入楚地蜀中稍靖六年冬太平廳屬城口經歷出缺檄往攝事城口毗連楚陝深山老林人煙稀少匪徒竄跡出沒無時又當驛站衝要大兵往來支應孔亟向無城垣結寨爲廨予至糾集居民勸以利害勾連卒伍稽合保甲結以恩信人心始定有賊二千餘人來劫寨鄉民奮擊大創之後遂不敢復犯民居稍安得事耕種焉八年春教匪漸次蕩平南山竄匪入境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統大兵抵境時追勦嚴急軍行疾速沿途州縣多以軍糧不給獲譴城口屯餉已罄徼調日迫予屬居民告之曰兵無餉不能進即賊不滅爾曹能保身家乎我固不避重譴於爾曹何所利衆皆曰諾出其蓋藏得糧數千石皆藉而記之俟撥餉至按戶給還焉時參贊營米廠前見民之輸將相望怪而詢之僉云我官素愛民恐其以乏軍餉得罪去也參贊喜以爲能得民心奏言其功請擢授知縣奉 俞旨遂補安岳縣知縣焉追思十載兵間死生呼吸然求生未必得生蹈死未必得死封疆城郭之臣亦可以自壯焉故略記之

李兆洛曰觀君所自爲記才略志致大約可見矣於國事有所裨益於民生有所利賴雖所施未光要無愧於效一官守一職者也惜其于馳驅奔命所至形勢及當時大帥行軍曲折不能因事附著然存此而進退利鈍之致亦藉有以參核焉故可傳也

董君方立傳

不才而長年不如才而短命然乎哉生固無可貪也才亦何所利也造物者重此而輕彼邪才而長年者地上何不乏也曰造物烏知才自毒耳是必甘爲不才而後可邪董子方立予從母之子從母嫁未逾年而寡無子方立以猶子嗣爲幼穎異殊於常兒未覊冠已與兄子詵讀肆士林爲儕輩冠冕嘉慶辛未歲予宰鳳臺方立與其師陸君劭文赴陝西途出鳳臺止之宿因留旬餘是歲予始識方立纔二十有一年耳進止凝然不強笑語頗狷急而訥於言辭予素通脫加以肺腑傾倒發言或偏宕方立意似不懌予戲解之曰弟毋然老兄無似霍霍失所據不意眼中英物乃在中表他時提挈粘韓當屬吾弟此時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不徒恃一日之長忘其謬陋亦冀他時下筆易於爲渾沌施面目耳斯言如昨偏其反而奈何乎哉方立負經世才衣食奔走足跡半天下凡夫山川形勢政治利弊采覽所及歷歷識之不忘少時喜爲沈博絕麗之文稍長更肆力於律歷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涉獵益廣撰述亦益富平居於世俗事絕無所嗜特善深沈之思書之號鉤棘難讀者一覽無不通曉復爲出新意闡隱曲補罅漏專門名家殫數十年之力而探索之者方立晨夕閒已突過之然其志遠欲有所施於世特以偏曲一節亦儒者所不遺隨所見而了之未嘗以自矜異也董故世胄值中否又自念才可用世思以功名見而屢進屢僵一得解三試禮部輒見擯意不能無拂鬱又所治書皆隱頤深微之書讀之疲神而方立樂之不厭雖精慧倍人然用之無節耗竭不覺以明自銷以香自燒此尤父老所爲痛哭於其生者也所著書曰割圜連比例術圖解三卷橢圜求周術一卷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垜求積術一卷三統術衍補一卷水經註圖說殘稾四卷文甲集二卷文乙集二卷蘭石詞一卷文乙集二卷方君彥聞序而刻之矣今子詵復蒐裒其遺書刊之吾鄉自荊川唐先生以來世有通經致用之士迄今而少衰方立之生謂造物者當有意於是方立之歿也鄉邦耆舊無識與不識無不悼焉如有所失者嗚呼造物者果無意乎方立諱祐誠陽湖縣人嘉慶戊寅 恩科順天鄉試舉人初名曾臣鄉舉後乃更今名生於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卒於道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三娶楊氏子二長曰念貽方立卒時甫五歲季曰孝貽方立卒乃生子詵名基誠嘉慶丁丑科進士今官戶部郎視方立至友愛學相亞也綜數百之方立所欲施于用者將在子詵則方立不死也

沈君謹庵家傳

君諱雝字鳴和謹庵其自號也邑之金牛鎮人弱冠而孤居喪克謹稱度上事母下撫兩弟以克不墜其先緒家本儒素君之父以貧故始棄儒而賈君乃益恢之又以其餘力睦親族恤鄰里兩弟既成立則盡以其產畀之而脫身獨經營宗祠措置井井使後有可守性伉爽亮達遇事能斷里中人常倚以爲重皆親而敬之歿數年矣猶津津稱述其事以相頌歎以予所聞有兩事者尤人所難金牛爲邑西孔道冠蓋絡繹自浙閩道平江而至京口者皆由焉五方雜處小偷所集官舫之泊津亭者向時令里正爲之扞掫偶不戒于萑竊則叫囂隳突譸張不已至稱貸以償之或投一牒于縣官悍胥賫符來縶之去鞭笞而釋猶其幸也君奮然曰里有汛汛有兵不責以逐捕盜賊而使平民受其弊非朝廷意挺身爭之甚力縣官不能奪始勒武弁督汛巡緝且刊碑以垂永久而居人以安嘉慶十二年十九年皆以旱告祲方議捐賑君先出貲爲倡又請于官願自董其里之賑退而和集富人體訪窮戶權人口之多寡以定各富人之所捐使適相當即饑者無濫予而捐者不以爲病其身係士族雖赤貧而不肯報名饑冊者君另籍其名以己之所捐密周之訖事不使人知

李兆洛曰予之戚錢君惠茲客于金牛數年聞其里之人稱沈君遺爲予述之如此嗚呼治民之道當先其親于民者周之族師黨正漢之三老孝弟蓋皆若人之儔乎是可以式鄉黨可以告令長也故爲之傳

記鈕喬兩孝子

嘉慶廿二年予至懷遠爲縣令孫君訪山輯邑志聞其鄉之人嘖嘖稱鈕孝子居於鄉以負販養母時其入城求見焉時方繪志中地圖因問以負販所歷面方曲折指畫了然因屬其於所未至之處遍歷之旬而返以寸紙記其方位不知書徒以墨點識闊狹耳乃口授一人依所點書之曰此爲某村落自此至某向某行若干里若干步又自某折而向某行至某所若干里若干步纖悉畢具縣地數百里四面合之不失尺寸示其居人皆以爲鹹然今年以客授來揚州聞其鄉人稱喬孝子介邑人汪君紹成而見之裝治舊書冊受傭以養母擬一几展舊書破碎者先之散亂者整之拳曲者平之須其成精緻整深闇者晝滿兩人者問其所以養皆瞞踞不能自言問其里黨之所以稱之者亦莫能舉其似然兩人者不能一日離其母其母亦一日不得其子之侍側則嗒然如有失也兩人者皆不娶曰力不能兼顧又恐所娶不賢失母歡與之語諳不驚必曲折整事理與之處無貴賤皆親之久則皆安之予每見兩人則惕然想其周旋庭闈時一趨步一動作一應對密合乎其親之心子忘乎親親忘乎子浩然渾然如元氣之布濩也動乎自然而各遂其天若是者人固不得而與焉矣至於真純之氣之所流溢其氣寂其神凝應乎物者無不順也施于事爲者無不曲當也眞紛變而不眩拾破壞而不煩若鈕君之繪地喬君之治書亦其流露之一節人可得而見焉者也鈕名士文喬名繼闡年皆七十餘矣而有壯色母皆以節孝旌汪君以邑人頌喬君詩文見示屬書其後因并記之是歲道光二年也

史右章先生傳

先生諱文星字右章又字和叔髫年穎悟誦讀兼人家計窘困從祖鯛文客授句容攜而課之比弱冠嶷如成人志學彌篤遇耆長尊宿奉手請益孜孜無倦色先達蔣用庵侍御深器之遂以能詩稱重交遊間既隸弟子籍發憤舉業屢試不售二親歿即絕意進取棄舉業爲諸侯賓客所至倒屣所主必朋舊合意者未嘗泛及介不容私或求關說揮之若浼積餉入稍給朝夕終不買田宅求饒益親友緩急相告時時傾其囊常曰財以利用也用之當人我何間焉封己自守有財何益感鯛文提攜之德鯛文沒而妻及子婦相繼喪遺孤孫緒新才十歲孑立無倚先生爲買墓地於秦望山之麓奉四柩而葬之攜緒新歸擇師教之迄補邑弟子員兩兄早世先生撫其子若孫如子晚節不樂遠遊就近地里塾爲童子師後進中有秀穎好學能吟咏者輒獎借與相唱酬陶然自適也與先大夫及山畫周先生爲儒素交甚歡先生里居日少兆洛會一謁先生於里舍先生爲置酒五子更迭下饌奉酌佐餐私心竊以比漢荀朗陵焉謦欬清和言笑溫婉而方嚴之氣自溢詞表爲詩文自抒襟抱眞淳藻美不標立畛域持

古人長短讀者如親有道風吉也君之葬從祖父母從父母兩世也以從祖父與祖父同穴以從祖母與祖母同穴蓋世俗惑風水之說往往持此吉彼凶之論以生觝牾如先生之為則禍福常相共矣此可以息私見平忿爭合葬非古不必以夫婦異穴為疑也此葬家所未嘗有故特嘉而傳之先生卒於道光六年九月年八十六所著靈堂詩古文集若干卷釋詩若干卷子五人長兆川縣學生與兆洛善

西郭陸氏兄弟合傳

陸君諱楷字正方以字行先世居江陰殉明季之難有名某者遷郡城仍世隱德正方生而端謹師事黃曰洛先生黃鄉邦碩德甚器異之父兆文好客急人之難雖赴湯蹈火不顧也正方從容求稍節勞父韶以大義正方終身聽受父沒夙夜勤勉敬承父志誠事母喪如事父與弟模友愛篤摯食必同席模未至不舉箸事必和顏同謀無尺帛斗粟私蓄親舊莫不多之模字仲方有至性家纖悉必關兄兄近出遲歸雖宵深不先入寢室嘗曰吾無知能惟兄言吾言之兄行吾行之而已仲方疾正方籲禱額至腫疾亟握兄手不能言凝視久之而逝正方哭之慟絕而蘇時嘉慶十二年四月年四十有六正方撫遺孤後十有八年卒

李兆洛曰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孝弟者性天一源之本而萬理所統會也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是為明庶物察人倫之地為人心之漓未有不自漓于父兄始者立愛自親立敬自長嚮不知之嚮克迪之此吾聞陸君兄弟遺事不禁眷眷而深悲者也

劉生朝幹傳

生名汝楨字朝幹又字青黎系出宋屏山先生明萬歷間始遷邑東崔川里至朝幹十八世年十七從予游其父春匡送以來生侍父敬而婉既入塾言動醇愿而有立志讀書求通大義不屑屑記誦常請曰學古人之學施於用誠不易體諸身當非難予曰能體諸身則施于用也何有用有大小則因乎天德行政事聖門亦不能不分也又曰立身行己學之大要而世所謂揚顯祇在科名恐兩無所就柰何予曰身心誠治即學問日益豈殊途乎學三年辭去依依若不能釋未幾遭父喪迫家累能不廢學免喪試于縣冠其曹補弟子員又逾年遭繼母喪益勞瘁年三十八竟卒越十年生季弟楫狀其行謁余曰楫與汝楨異母兄弟也楨母童卒時楨年十四執禮如成人鄉里皆稱其孝楫之母魏生楫兄弟五人失怙時年皆幼實賴楨以成楨事繼母尤孝謹母病衣不解帶者半年母卒時語楫等曰汝長兄在吾死無所憂願汝等皆如長兄即目長瞑矣楨之教楫等也勤懇周至惟恐傷之所啓迪必於忠信孝弟必稱先生之言其接人無親疏一以誠謹有所言吶吶不能出口而不可干以非禮楫等誠不忍其無傳也敢謁之予閱其狀恍然追憶之生去塾後僅一再相見比予倦遊里居生已前卒深悼焉觀楫之所稱生于異母弟能盡其道矣則其他所以施於家可知也體諸身施諸用殆克踐其言與予故樂得而著之嗟乎吾年已垂老百行無所底內顧天顯惰焉疚心負朋長逝誰攻吾缺吁嗟劉生衎負何如也

張君尊汀傳

君諱南齡字鶴亭亦曰尊汀原籍泰興父修甫始遷江陰之華墅勤業治生家以日起而讀書好禮豁達喜施延名師課其子孜孜不怠以其子之肄業暨陽書院也捐膏產百畝資諸生膏火學使觀峯李公嘉之為記其事於碑凡邑中有義舉君未嘗不預葺文廟修城垣董社倉建砂山文昌閣經理育嬰堂每事成勸石君之名常先人遇歉歲或災疾捐貲不恤貲婣族頗衆依以居者區畫必周或授之室或畀之田各家子姓至今猶津津言之也子四人士模士林皆補江陰縣學生孫八人曾孫八人肯堂中嘉慶己卯副車餘皆力學自好家勢方隆隆起也方士模士林之應試江陰也縣之人以冒籍齮齕之達君於撫曾方伯某公至廉其事乃脫之初君夢浴於池池上有大書觀化二字及某公之雷君也其莅事之堂顏曰觀化云卒某年月日得年七十有四

李兆洛曰楚材晉用古人以為美談而今之選舉不得越鄉貫不自樹立者遂挾此以齮其劫持君有厚德於茲鄉且自君之父居江陰逮其子已三世有室廬冢墓矣猶搆禍如此小人不樂成人之美豈不厲哉君之曾孫玉壎亦肄業

書院以君狀示予請爲家傳予故最其事而傳之

陶君升庵傳

君姓陶氏諱文烝字獻琛號升庵又號藕林始遷江陰祖曰菊莊傳九世曰御虞始卜居蘇墅橋　皇朝初年嘗歲饑施粥活五萬餘人更其橋曰活人橋錢湘靈先生嘗記焉考曰誕先歲貢訓導桐城祀名宦子國學生近山是爲君高祖考曾祖考一清歲貢生候選縣丞曾祖妣氏湯祖考中涂縣學生贈文林郎祖妣氏徐封孺人　旌節孝考然亭福建將樂縣知縣妣氏陳封孺人子三君其次君少穎敏爲祖母所鍾愛受業從父松溪復齋兩先生皆碩師也年二十隨然亭公之縣署刻苦下帷越三年然亭公罷官蕭然無長物稟筆遊幕以家事委諸子君佐其兄理家政井井有法度亦遊幕豫省凡七年皆奉然亭公命所得館穀以償在官虧累非得已焉丁未始旋里戊申始應科試受知沈文宗補府學弟子員自是授徒以養壬子君妻趙孺人卒時子翔鴻才十二歲子晉錫才五歲有女才九歲人多勸君續絃君曰不可使兒女着蘆花因并不置媵甲寅陳太孺人卒乙卯然亭公卒伯兄衡峯亦卒洊遭大故居廬窀穸之事誠信無悔仍以館自活嘉慶丁卯中江南鄉試舉人君客授常熟以二子隨行至辛未館楊舍葉氏仍以從姪際辰從曰吾幼受松溪先生教今課其孫庶酬之也明年兼課復齋先生孫兩孫先後遊庠君之力也會歲饑邑人舉君董賑務心身兼悴道光辛巳得腰軟咳嗽症未幾卒道光元年二月日也君生乾隆二十一年存年六十有六配趙氏前卒子二翔鴻晉錫女一適徐孫四女孫三葬沙山南麓皇字新阡君心坦白持身節儉遇人寬平爲文章研鍊流逸人比之周宿來馬章民所教弟子皆有學行多成名於時

李兆洛曰予與君之族子兆業相善少即同課龍城書院每試多相從其於制舉業極致力每相見輒言其利病屢爲予言君之德行及文輒予故耳熟而甚欽之去年兆業卒今年君之子翔鴻奉君狀來言曰家將緝譜願爲之傳予追思兆業語深憮然謹受其狀爲之傳

錢君鑒遠傳

鑒遠名士龍無錫人實遷於江陰遂家焉父魁文生三子鑒遠其季少穎悟能讀書父母既歿家中落棄學而賈克就其業日致饒給然不肯自私所有必以致宗人之在錫者錢故武肅王之裔也宗人葺王祠鑒遠首倡中人竭力捐置田疇蓋魁文有此志而未就故鑒遠成之焉從子輩有失業無恃者視其才之所可造而造之大小各有成就族黨以緩急告必爲之謀量力資助焉凡恤煢嫠困造橋修路施棺埋骴之舉目所接力所及者必爲之里人稱長者子浩能守其業而闢遠如之延名師課子姪其教孫維樾維楨皆補弟子員矣蔚然進取所至未可量也

李兆洛曰柳子厚傳宋清以爲清之取利也遠又曰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夫清以賣藥善而不實價多焚券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而所焚券者所善遇者或至大官或遺清者相屬於戶以致富厚嗟乎柳子之言淺矣而其意至沈痛哉夫窮困廢辱何如饑寒迫身生死呼吸與之善藥何如施以衣食分以財用而其取利之遠也如此則好善不倦推解以濟人於厄者其爲報當何如也蓋必有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者矣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非獨異於市人也鑒遠其異於市人者乎食其報者其在維樾維楨矣

龐君月村家傳

君諱榕字恭茂號月村先世以元季時自吳江徙常熟遂爲常熟之西鄉人仍世清素父文源字亶夫有志行生二子君其仲也少習舉業憬然覺先緒乃理農桑勤治生妻陳能佐之家以日起積而能散于義所當爲揮多金未嘗吝舉宗之饑而待以食者寒而待以衣者男女之失時而待以昏嫁者孤嫠之無恃而待以成立者不勝數也濬溝渠以利農畝捐遺租以惠貧困置墓田以豐祭祀葺之必周趨之必先閭里賴之事親至孝謹亶夫治家嚴肅子弟稍有違犯立訶譴而君未嘗少忤意母氏陳以疾淹牀蓐君侍湯藥朝夕在側者八年衣不解帶者三年虔恪如一日也母歿猶爲孺子慕喪數未畢亦隨歿焉其教人也必于教本務實延師課子不令其出塾門一步視其才之所任而成就之卒年

五十三嘉慶乙丑七月二十一日也子二長煥若國子監生議敘從九品燦若縣學生孫五人元壎國子監生元堉縣附生

李兆洛曰自科名之路開學者溺榮利舉世遂以此相誇耀庸言庸德聖賢所亟亟者莫之顧也以為此特鄉黨自好者而已嗚呼成周六行之教盛漢孝弟力田之科其不可復覩矣乎士固有不修于家不善于鄉黨而可以自命為人乎而況于長人者乎士大夫都通顯盛文采者幾輩視龐君無媿色也燦若久籍于庠鄉試屢薦不售黌中推能文而奉謁介予友請從予遊予辭之不獲則與其兄子元堉負笈來暨陽皆恂謹有法度攻苦求進取燦若奉君狀請為傳以信家乘距君之歿蓋廿有二年矣觀燦若之嗜學如此則君之所以修于身而教于家者可知而君之垂裕未艾者亦從可知也故最其狀而傳之

鄒溪華先生傳

先生諱□□考諱□祖考諱□官江西貴溪縣令時生先生於署故字曰鄒溪無錫華氏自南齊孝子後為邑望族代有英哲而先生潛德自怡鄉黨閒無有能測先生者幼為貴溪公所鍾愛從宦江西者十二年貴溪公去官客授弟子於鳳陽於杭於京師先生常從一時名流奉手願交者甚衆年二十四喪父未幾貴溪公亦棄養先生以貧為賓客遊自浙而皖而粵而豫歷二十年非其志也歸而杜門讀書頤性不交一人優游杖履者三十年年八十二以卒道光十一年十月六日也工畫出手輒精詣畫家者流皆稱重之先生不自矜貴求者輒與著畫家參論二篇興到或為小詩不求工配顧夫人能偕隱者也子希曾耿介類先生工書亦有聞於時希曾與兆洛為兄弟交嘗登堂拜先生沖澹粹穆若在埃壒之表胸無芥蔕口不臧否而和正以廣溢於詞氣其東郭順子之流歟

湯西箴小傳

先生諱自銘字西箴號崑河先世自吳門遷武進曾祖琴川先生邃于易著易象圖說四卷祖元衡父誠母李先生幼端愨有至性母病關膈醫者束手閒誦白衣咒及太上感應篇可獲神祐早晚長跪虔誦流涕交頤期以身代寒暑無間母病雖篤而綿延者三數年人皆以為誠孝之感家貧弟不能娶為之娶讓屋以居之兄窘于積逋無以償賣屋為之償有以貧鬻妻者傾囊為之贖不足徧告同志佽之受業潘掇羣聘君研精理學以實踐為務著書課徒不為進取計乾隆四十一年卒年八十五所著學庸示掌一卷崑河集若干卷

章君六泉傳

章氏系福建浦城當王閩時曰太傅均者有陰德生子十五人其後苗裔遍天下事具石林燕語太傅七世孫建仕宋為宣教郎始居江陰其後世有聞者又十八傳為附貢生令節則君考也君諱亮揚字巽臨六泉其號倜儻尚節概既補弟子員鄉試見擯概不快意棄而佐幕於刑名錢穀之事無不通曉勤力任事沈毅而毅又狷介不可干以私以故所主者無不推腹心倚之碭山令王明府臺尤知君君亦傾身為之盡道光三年秋君里居患瘡王明府補丹徒令促君往君扶病就道丹徒衝繁君每事必殫心力若忘其病病遂劇留月餘而返十二月十三日遽歿年四十六君之在碭山也值滑縣教匪滋事滑距碭百里邑人請閉城王明府然之君力持不可曰居民耳目注於邑宰鎮定而安撫之猶恐驚擾閉城則遠近震皇且棄家奔逃奸民乘之竊掠蜂起勢不可止且貧民半賴城中粥廠城閉必奪食富室富民不支必爭鬭是釀亂也但嚴詰奸宄謹其守禦賊知有備必不敢來碭山頻年告災民無蓋藏賊無所利亦決不生窺伺王明府從之一邑獲安君之綜練物務大率類是

李兆洛曰今之佐幕漢之掾屬皆辟自州郡掾屬則臣之佐幕則賓之友之漢之州郡往往仰成掾屬故有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岑公孝之謠而掾屬亦以此發名成譽致身卿相今之佐幕一任主者指揮不敢自行其意自愛者勤謹奉公而已黠者乃至欺賣而利之其任之者非邪抑其人之不古若也如六泉者庶幾有范孟博岑公孝之風者歟

楊君西園家傳

君諱新甲字振華又字西園世居武進孟墅里雍正二年析陽湖今為陽湖人其先自郡徙於鄉系載失考諱申亭者其始遷也又三世曰柏文柏文生爾公

爾公生恩眞字文峯是爲君考仍世耕讀稱清門君六歲能詩比長益篤於學十九喪母哀動鄰里事父婉愉養志年三十六補郡學弟子員屢屈於鄉試比文峯公棄養乃棄舉業治經史所得益邃㥛以文行重於鄉從學者如歸市其持身慈和而伉直見義必赴家無中人資遇歲祲勸分賑貸常首倡里人有衣寒愴癈諸舉無不與也宗祠壞嫠族葺之族有窮無歸者百計收養之常曰人雖無殺人之權不可無救人之心但視吾力以盡吾分耳朋友有過雖責介輒面折之背語則極稱其善晝所爲夜必思省偶有過差或遺失雖纖必起集子姓而告之所著讀易管窺六卷西園詩鈔九卷道光四年八月五日卒年六十有三子夢篆能傳其學金華張公作楠宰陽湖邑試得夢篆文亟稱賞首拔之詢家世知君宿儒索取著述稱其詩有鐵崖西涯之風爲之序將爲之付梓而未果道光三年春君攜所著讀易管窺見示予始識君其治易原本程朱而於漢儒消息納甲之說則深取之以爲坤之東南得朋西北喪朋非此則取象皆假借其不爲膠守類如是予未及往拜而君竟歸道山矣後七年夢篆始奉狀屬爲家傳乃得悉君立身大端謹詮次之以志私企云

承君青亭家傳

君諱選字衡銓一字青亭援例布政司理問生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八日卒嘉慶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年八十卒十有四年而君之曾孫培元狀君之行請爲之傳曰培元之生先曾祖年六十一矣又十九年而棄養而培元祖父並先卒僅從諸父及親長故舊得聞行誼大略條記而詮次之願得先生一言無俾後世無聞也承氏系東漢祭酒宮南宋時有伯庸者始自眞定徙毘陵五傳又自毘陵徙江陰至君十有四世祖王命考龍皆贈儒林郎母許安人君年十三而孤弟繼和僅六歲薄田數畝屋不蔽風雨君撫弟事母棄儒而賈買輒贏乃構屋以居益恢其業建祠宇輯譜牒隆然秩然又捐田數十畝爲義塚而歸暫於母氏制府中丞學使皆給匾以旌之江岸瀕於湖葬者多暴骨沙際君募人能檢骨全具者與錢千瘞感而埋之義塚無算邑有公事濬河修橋未嘗不董其事董荒賑者凡八冒寒暑任勞剔解糾紛𡚁必實達費不旁蝕破多金于人所不知而不吝事已無德色尋常遇艱厄饑而食寒而衣死而棺如恐不及稱貸者度不能償輒焚券友于弟弟亦能相賞助終身不異財願身儉嘗語不妄發晨起必肅拜祖禰乃治家事出經祖墓道雖紆必拜墓下而後行尤加禮士類延師課子忠敬久而不衰暇輒閱先儒語錄時時舉以教子孫能子平青爲家言未嘗爲人言也許安人之歿也在殯而鄰室火勢且逼君擁柩而號風爲反室無損遂將殁集孫曾語之曰處世待人一以忠厚此我平生得力處汝曹識之配徐安人教素篤惠齊于君自約擊豐敬莊一節後君六年卒子一惟賓授職府同知孫四沛霖國子監生景祺國子監生出嗣弟之子錦江庠生榮曾孫九培元其長也

論曰劉劭有言器能之人以辨護爲度故能識方略之規智意之人以原意爲度故能識韜諝之權如君者殆近之矣不溺籍而建樹恢廓不避俠而施爲寬通不儒書而細行醇謹讀君狀翠然想見其志致氣量雖隱於鄉里而其磊磊落落之槪得不謂一時奇偉人哉培元嘗從予遊恂厚知進取君之澤有延之者矣

費君稼軒家傳

予以道光三年主講暨陽費生浚源方應童子試奉贄入見進退恂樸視其文淹雅有法度問其世農家子也其年補弟子員將釋菜於先聖其尊甫稼軒攜以來因就謁予貌樸謹而氣和易陳說吶吶必依于忠信然後知浚源所學之有自也頃之浚源客授于鄉不常見今年二月浚源暴疾以至奉狀以請曰先君奄棄不肖浚源等矣以嘗得侍於先生也願求一言使子孫有述予因受其狀而傳之按狀君諱鍾字鳴遠又字九明稼軒其自號也國子監生其先與翼爲程人明宣德時始遷江陰至君九世矣耕讀相承類世清素父人法母薛氏弟銘鈺君幼而端重初入塾塾師爲講幼儀灑埽行立之節即拱手敬聽他弟子揶揄之不顧也比長嫺制舉業以親老且寡兄弟慨然棄之而向田舍稼作事親也謹治家也肅臨事也恪接人也温處心也厚鄉里或爭曲直致憤鬩必就質焉得片言無不解釋者不長驗集嘗曰理直則氣壯吾何懾於無理之人

然不念舊惡其有所忿疾特惓惓欲引之於善而已睚眦之怨未嘗以爲忤也產不逾中人而勇於赴義修治祖墓繕葺祠宇搜纂族譜一不以諉之族衆或假貸而負之量其力不能償輒燒券嘉慶十九年歲大祲君謀於里族多方勸分毀家以先之及發賑晨夕督視備極勞瘁道光四年歲祲亦如之邑令長知其志行深器重焉一鄉有公事恆倚以集辦邑中賢士大夫無不舉手願交也延師課子必極誠敬修脯之外常恤其家饑而餐寒而衣款曲周至於文學知名之士尤慕禮之如恐不及以故子若孫皆亹亹向學文行並美子四人江縣學生淮郎浚源縣學生河早卒灝孫十一人崇本縣學生邑令張侯舉君約正部給九品頂帶君因集前賢訓語爲約正備覽一卷舉行惜字會爲會例圖式先儒訓言會約一卷道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配龔孺人毋氏之黨也與君同德通女誡勤織紝中饋操作省嗇而治辦視饎之外上供師傅下飼田作非時賓客至頃刻饌具常如夙儲喜施與亦不責報其卒也先於君二十日年六十六

李兆洛曰昌黎有言內不足者急於人知予觀龔君屢屢若無能也和順之氣積于門內忠實之行孚于鄉黨跡其修于身而信于人者與古之宏道下邑邦君式閭者何以異哉而豈與夫衒才智務機變之徒爭赫赫名也

傳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禮部劉君傳

道光九年八月十六日劉君申受卒於京師春秋五十有六訃至哭之慟嗚呼吾鄉一意志學洞明經術究極義理者輩中遂無人矣來者將安所儀型哉君文淵閣大學士文定公之孫　召試一等　賜中書卣于先生之子禮部侍郎諱存與莊公之外孫文定公偉量碩德爲　熙朝名相入祀賢良祠禮侍公嫥識卓學甄綜天人經緯聖哲君實克承內外淵緒始終條理山宣而澤鍾之年才中身位不副望殄瘁之痛胡可言也君生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生十八年補弟子員二十五中拔萃科三十二舉順天鄉試三十九始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用禮部旋補儀制司主事在官者歷十有二年不遷簿書期會敬肅恪共如一日君貌不逾中人而美若冠玉容止溫肅吐屬謙謹其於學務深造自得禮侍公兼通五經各有論述著春秋正辭涵濡聖眞執權至道取資三傳通會羣儒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發揮何氏成釋例三十篇以徵言大義刺譏褒諱抑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又成箋說荅難決獄等凡十一書自漢以來未嘗有也中交張翰林皋文共通虞氏易爲六爻發揮旁通表虞氏易變動表卦象陰陽大義易言補易象賦卦氣頌凡五卷又旁求之於書援拾殘缺兼蒐衆說爲古今文尚書集解三十卷又旁求之於詩病古韻未有專書近人推演遞密而收字不全入聲分配無準爲詩聲演二十七卷皆創通奧域遂於大道勾萌新意罕達柯幹者也又以餘力及九章小學成書數卷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成書數卷又欲仿經典釋文之例存異文古訓爲五經考異已就兩經而未成其在官凡同列有疑不能決者爲引經義剔白之已而公卿亦多就問所疑無不據經決事有董相風在官有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十二卷春闈雜錄一卷東陵勘地圖說一卷石渠禮論一卷悉事言翔實疏證確審大抵君之著書不泥守章句不分別門戶宏而通密而不縛其大宗也選定八代文苑四十卷唐詩選四十卷絕妙好辭二十卷詞雅四卷自著詩文集八卷大都所手輯及著幾二百十餘卷精力可謂過人矣配潘恭人前君二月卒子八存者四承寬嘉慶丙子舉人承向承實俱監生承安縣學生其次子承寵嘉慶己卯舉人有雋才先君卒承宴承宣承宇俱早殁

李兆洛曰予弱冠即與君相知愛君孜孜從事公羊家言予淺陋極知其學之正而不能從問業又時出不經語相難君俯仰唯諾未嘗折之亦未嘗以語於人予甚愧焉比從宦日疏闊見其成者公羊釋例虞氏易表數通而已餘所成者多在服官後十數年間想亦嘿不自得而以深思博綜銷其歲月耶宜其年壽之不永也君勤於取資當世有名人莫不降心下問後輩一業之善即引與朝夕又宜其所成之過人也漢儒林傳稱董仲舒通五經善持論能文辭又云仲舒弟子遂者惟東平嬴公守學不失師法君雖未肯抗行仲舒以視嬴公固有餘矣

張君翰風傳

翰風皋文先生母弟也初名翊更名與權再更琦又字宛鄰而友朋但稱其初字曰翰風云皋文秀偉絕特溫而能栗翰風愨毅自守剛而能柔平居接物眞率有過必相規有善必相勉不能款曲爲悅人語尤厚予閱時不見輒思之而君家居日少皋文未達同教授於徽之顏鎭歲暮來歸蹔得接言論皋文殁君饑驅東西尤無甯晷予亦從宦安徽自此不復見矣年五十中順天鄉試舉人因留京師十年分發山東試用知縣署鄒平章邱補館陶閱七年卒所至有政蹟可紀君長子曰珏孫甚聰敏未冠而夭蓋誤於庸醫君因發憤治醫術得掖縣黃元御所著書善之遂推其意貫串素問金匱旁羅諸家皆洞悉其得失之本以治久錮宿疾無不隨手起治縣時值天患民病所全活甚衆又其爲政慈惠故殁而民思之以爲將殁時有見其爲館陶城隍神者次子曰曜孫亦幼慧稍聞君緒言讀所著書而服習之弱冠已能推而行之如君所以爲治奏效一如君而皋文先生有子曰成孫修深博習好沈思亦能繼先生之世

李兆洛曰君少時有天下之志每以今事準古事求其同異於古名臣所設施

有成效者觀其得失之故以規其通變之方庶幾克濟於用常以爲今直省分域之制多依明舊與禹貢周禮分別州界之意差殊不足控扼險塞以收形勢之大要故略準唐宋分道之法條析經畫著論甚具規畫多中事理而未能成書也晚乃一意於醫思以調爕之理參陰陽之和爲救人術效官一邑施之者不足竟其志而生爲循吏沒而社祭斯亦可以無憾矣

陸君劭文傳

道光十五年正月祁生卒於南昌越一年八月劭文卒於阜寧兩君皆總角交特契厚年相若也相繼失之悼篤形之如電痛逝者之不還心折氣奪倘何言歟君姓陸氏諱燿遹字劭文長祁生一歲予又長君二歲少時邑童子試即相識嗜爲詩如性生少與祁生私自課唐詩祁生銳敏君安雅頗適相若也未幾同見知學使者稍壯出遊同客今大學士前浙江學使阮芸臺先生同見器重祁生舉於鄉君幕遊陝西主朱虛舟中丞會教匪反滑縣　上調陝甘督那公督中州過長安求士於朱朱言君知兵事關狹即請見爲陳機宜援急數十事因屬具草以上採以入奏多見施行朱罷而君歸會奉　特旨舉孝廉方正邑中以君名上試二等以校官用得淮安府學教諭而君遊廣東當事者強留之遂歷十餘歲會祁生補貴溪縣知縣往招之君念依人無已時思欲父子重聚爲少小之樂遂歸比歸而祁生已謝病去官病亟君爲經紀其喪刊刻其遺書君亦改選得阜寧縣教諭比抵任而病已不起矣君意度沈敏和柔處事周慎曲當人情爲人謀必竭忠告或相倚任斷然無私故所至見敬信惟恐失之所著詩隨所客名之凡十餘種詩宗錢劉能自成家酷嗜金石文字隨所至搜輯摹拓小暇輒矻矻伏案考證所得過王侍郎金石萃編者幾半卓然可傳於世予曩從遊見兩君連茵接席東西相從如形與影私心慕之以爲此樂殆非世人所有乃聚日少而分張多比各老大復思合并而遽相從地下然則遽生存違杯酒豈得不汲汲顧影愛惜哉

李兆洛曰世之信於友者幾有如君者乎家庭多故而君處之怡然以順家室况瘁而君處之熙然以樂世途巇嶮而君處之坦然以平非深有得於忠信篤敬之道而能然歟其爲人所知者友於幼弟字以成名爲立室家弟歿而撫其婦不異室故人之子無以活妻以子而教之所知厚有急難趨之如己客遊於外凡相識者無不周也無不援也而君身處窮困曾不自恤或因所閒爲君稱美君殊漠然曰此皆因事際會隨宜處之而已此雖君之仁心爲實不自滿假抑有得於其性而成於自然者焉嗚呼今亡矣夫

方君彥聞傳

已乎彥聞而竟止於斯今去君之卒已五年矣乃攄舊而爲君傳以志予與君始末蹤跡倘不能已於懷也予年三十九始識君于京師君年十八九矣從尊甫友樵先生官於甘肅來赴京兆試甘肅至京五千餘里閒其在車中常把卷吟誦肇然異之比相見魁質而毅委積章而和理知其非恆人下第遂還多購書以行曰將於途中誦之後五六年友樵先生丁艱起復選官廣西君以其閒歸省予亦去官里居得時時宴集察其宅心制行非今之人也託意翰墨爲詩古文詞輒工而必求詣其極自恃精氣壯盛致志一往銳而且果往往不量其力於處事亦然又數年君舉於鄉而友樵先生棄養服闋挑取一等謁選得福建乃歸奉母以行友樵先生以諒直強正不諧於時久宦不達君伉爽自喜以爲天下患無任事之人事無不可爲者瀕行予語之曰君才能太多服官則當留文詞爲宦成之餘事而凡事當量彼此不當以己律人君欣然諾之別去不二年而君訃至矣嗟乎君之文詞翰墨與從政所設施足以表見當時流傳後世矣而充其量之所至胡僅止於斯耶則有歸其責於天而已君歷官之蹟及平生大致陳恭甫墓志吳山子補蓋石文備矣特就曩昔往還胸中所不能自已者言之嬴老不任傷痛每誦楚老弔龔生之言以貶君而自遣也道光十六年十月

齊東縣知縣時君傳

君諱銘字佩西號香雷世爲嘉定人以行義稱鄉里考西疇翁醫多活人姚王孺人君敏於讀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十三而中乾隆己酉科江南鄉試性通倪簡伉輩中皆下之試禮部嘉慶乙丑科始成進士引見用知縣覩老乞選近省

發山東候補而西岡公卒奔喪還服闋赴補嘉慶十三年補昌樂縣在任六年以官引滯鎸解其任鎸額實已及數而商輸逾期事得旋白時教匪林清滋事昌樂爲東鎮孔道君方調度軍需乃留君協新任事者領之事竣代理安邱十九年補齊東縣二十四年大清河決泛濫縣境瀕民田廬萬數君撫之賑之吏無侵牟民不失所道光元年以催科不力劾罷君居官廉苦不爲刻急慎重刑獄牘無淹留常曰不能得情勿矜果斷尤愛重士類有犯往往曲意保全之捐俸修眾皋書院親督課齊東已數十年缺貢士其後科目甲旁邑其去官民挽留之數月不得行爲設祠於城南樓歲時祀之葢君既落落少可又不肯爲上官唯阿故藉事斥去既去官不名一錢晨炊每斷又以負官錢訟繫之不得歸其冬太夫人歿於家聞訃益悲鬱遂得末疾七年三月卒於濟南寓邸年六十一配吳氏子曰淳側室翁出君家故貧身後以官逋盡沒其田廬子與君同舉禮部而未嘗識面君歿後六年曰淳以行狀幷所爲詩詣予詩曰掃落葉齋稿以年歲序次如日歷生平遊蹤大略可考别有文稿二卷外集一卷隨筆二卷六壬錄要十卷筆算籌算圖一卷唐宋詩選十卷藏於家

論曰余嘗讀君詩寬裕肉好無焦殺音處困頓不改其致尤樂道節義事沈摯悱惻仁容義槩宛轉流露未嘗不想見其爲人以拙於催科不當上官意而遺愛所及民烝嘗之是亦無藉叔敖寢邱矣曰淳秀出有節食貧志學可不墜其世故爲之傳以待後之人

德陽縣知縣吳君傳

君諱經世字擇曰自號曰秋樵錢塘縣人其先徽之休甯人　國初始徙錢塘者曰敏惠有德於其里里人至今稱焉子夢鼎順治中舉賢良擢蘭陽縣事禦寇不屈死　賜廕恩騎尉夢鼎子曜廣東惠州府同知曜子觀光隱德不仕是爲君曾祖考祖考維烈邑諸生考瀛乾隆己卯科舉人遂昌縣學訓導贈朝議大夫子七人君其三也英爽通亮家貧棄舉子業佐幕歷遊閩越齊魯人爭延致之君伯兄昇後官夔州太守者方以大挑知縣分發四川招君往當是時白蓮教匪蔓延川楚閒軍事旁午大帥有知君者力辟君乃以投效例入軍需局爲總理始分設糧餉兵勇軍裝軍火諸局分員司之條定其規制無不中機要軍府奏請常由君定議累官打箭鑪同知署嘉定府經歷身留軍中未嘗受事嘉慶九年大功竣保舉在事出力第一奉　旨以知縣儘先補用會訓導公棄養奔喪歸服闋補四川綿州德陽縣知縣君既嫻練吏治所居無留獄無寃民尤加意扶植教化縣書院久廢爲之葺治延名師倡導之修縣志興雅書員以勵風俗中閒一調署彝𨐠縣事引疾歸卜宅積河之濱優遊林泉不與冠蓋接聲氣道光九年五月卒綜君生平年三十二而履兵閒四十四而得縣令五十五而致仕其卒也年六十有六耳君負絕人之才煩劇艱鉅之事隨手輒辦又耐勞苦手批口答窮日夜不言倦至以此致疾終不以此見德於人惝退讓名與利所在先人後己無競心無競色而臨事敢直不能諧隨在軍中時報銷軍需銀累數千萬未嘗有絲毫隱飾大府伏其才心不樂也十年而得一令窮山中在德陽又蠲辦防陝軍需局艱難冗碎卒無復援起之者而書之意轉甚自得所在稱治所去見思飄然懸車而適雖仕其於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子爲樽邑庠生候補縣丞君之從子存楷與兆洛同舉禮部故獲聞君之行而傳之

李兆洛曰才之生以爲時也當於用而才之非其時則非所用而莫之知可勝道哉當川楚煽亂戎馬倥傯六七年中徒步取通顯者幾輩矣固其才足以自致抑適丁其時而後能致焉然有中道而顛躓有高飛而折翼蘇文忠公有言非才之難所以自用其才者實難如君者何其出處之雍容也

汪君心農傳

君諱穀字琴田號心農晚又自號衛門姓汪氏休甯人援例中書科中書加道銜系出唐越國公華父圻誥授奉政大夫九江府同知署臨江府知府生子三君其長也篤內行澹名利善書工畫若自其性時時以觴咏自娛遊吳門樂其山水之勝買宅居焉嘗得一硯珍之顏其齋曰詠硯能別古今金石刻及書畫所藏弆甲一時同時如袁簡齋王夢樓梁山舟錢竹汀余秋室吳穀人潘榕皋諸公皆攀手定交而夢樓則常主其家動而好施擇義而徙事有衆難必力赴

之既葺其家祠增設條教復建桃墠義塾延師以課其族之貧不能讀書者備齋爲之記宅園有梅數十本奉政所植移植於新居而護之顏曰守梅山館數人爲之記晚耽禪悅日誦彌陀經曰非以求福藉檢束身心耳道光元年十一月卒於吳門年六十八所著詩鈔四卷藏於家刻國朝名人法書曰試硯齋帖八卷又刻夢樓書曰快雨堂帖四卷皆行世君第三子承龍辱交於予示行狀因次爲傳則十年十一月也

邢君魯風家傳

君諱學成字魯風系宋工禮二部尚書昺著論語疏者也曾孫兼以通直郎守江陰軍有惠政其去也民於九里河干建生祠立碑紀德端平三年兼子凱由朝散郎復知江陰軍迎通直就養改祠爲別業而居焉通直朝散均殖學授經從遊甚衆一時稱兩邢夫子名其所居港曰邢泗比洙泗云自是遂占籍仍世耕讀明洪武初曰大章者舉人才第一太祖徵不就自大章十二傳至魯風父鍾秦生二子魯風其次值乾隆乙亥丙子歲大祲失其恆產魯風復喪母伯兄攜妻別居而魯風獨與父居適累日積鍾秦故狷潔不欲絲毫負人魯風乃習會計得餘潤以奉甘旨且償夙逋丙申八月鍾秦無疾而逝魯風爲孺子慕哭無時擗踴無節數旬而雙目枯遂失明鄉黨稱孝焉魯風居心誠篤才力幹練爲人所信倚又明于因時用地之道業日隆起迎伯兄與其嫂仍還同居伯兄死恤其遺孽弱女無不至負於人者爲之償後復以一孫爲之嗣魯風年逾四十無子其妻季爲之買妾聞之知其有夫且有子方在襁褓即居之別室而謂季曰置妾冀育子也已欲得子而離人之母子可乎召其夫而歸之不取聘財且厚資之使得自活明年而季舉一子季素多病比其產也無災無厄人咸以爲異魯風雖以艱苦致豐裕而於用財無所慳人有急難無不拯也邑有善舉無不贊也鄰里鬬爭非魯風不平抑強扶弱不避嫌怨故既歿而人稱之不衰生乾隆十六年四月卒道光七年正月年七十七配季氏與君齊德事姑翁恪敬常得歡心居約忘其勞處豐未嘗逸魯風喪明孺人拂擂家事能當其意家無廢事事無違禮亦其所以曰起也生乾隆十五年三月卒嘉慶九年二月年五十五子一鈺例授布政司經歷恩撫子一周先魯風卒孫十人鈺出者七周出者三曾孫十人

李兆洛曰宋史袁韶傳曰韶父爲郡小吏五十無子至臨安置妾既得而問之知爲故太守女父歿家貧鬻身以歸葬也即送還之其母盡以貲財奉之歸語妻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而待他人乎明年遂生韶實有實行仕至浙西制置使此與魯風之事豈有異乎積善之慶昭然不爽無可疑者魯風他行事其忠厚多類此始憂乏嗣繼乃孫曾盈前宜哉鈺之子宗澧肄業書院故予知其事甚悉宗澧能文而惇謹有立志光魯風之緒者當在於是故爲之傳俾其子孫無忘先德焉

祝君鑄溪傳

祝氏仍世爲江陰方雅族子已具之祝子常聘君行狀中鑄溪諱鶴翔又字雲翀聘君從父也祖時發考景辰皆縣學生君生十五年而孤兩弟皆幼母從祀節孝祠王孺人撫以立少敏異工文以措援門戶康舉子業備嘗艱苦因熟知人世情僞而辨於義利之介處事既從容中節高曾以來以禮法聞家鄉黨矜式君承以祗肅誠敬流於天性見之者油然自化焉以不獲自竟於學課子爲之擇師而循循以身範之皆克自樹立以昌於後生乾隆乙丑十月八日卒嘉慶丁卯十月二十三日春秋六十有三配嚴繼配吳勤勞婉娩誠厚之德實媲于君卒道光庚寅五月二十五日子四人長陛芝次陛芸次陛荃次陛蓀陛芸縣學生積學力行表綴數序已以行優選貢于　朝矣

李兆洛曰君子之道務於躬行盡求在我者約而鮮失求在外者虛而無成舉世營營競于功利徒驚文藝爲進取資而此身曾不之問卒之名實交喪身歿而無聞誠可惜也惟君有志於本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豈不謂君子人哉予與聘君契厚又申之以婚姻兒子願實受業於陛芸其於君言行蓋見而備聞焉故敢綴述實行以信於後嗣

張君剩堂傳

貧富之遇常境也而聖人難言之顏子屢空即爲庶幾端木子貨殖以爲不受

命豈不以得失順逆甘苦憂樂之動人無甚於此惟于此能貞之而後此心可以確然有守此其胸次澹定殆有得諸天賫者不盡由學養焉江陰張君荊堂家素裕而喜施貸不責券先世有積券悉焚之曰無使後人行薄德事以是繇其家至蔬食不給君讀書課子晏如也閱十餘年其子勤敏能權十一稍稍復先業君賴以養而處之無異于貧時此與簞瓢不改其樂者豈有異耶性寬柔有犯未嘗校于倫理所係必傾身周旋之族有兄沒而弟與寡嫂幼姪析產者厚餽君使合之君反復啓導繼之以泣其人卒悔悟里有以兄弟爭產搆訟競延君居閒置酒與飲君集其兄弟婉轉排解卒不可怒而歸兩雪塗濘自橋墮于溪度無全理送者大驚拯之出身無毫髮損君因諭之曰此我欲全汝兄弟故汝祖父佑我耳汝不求自全祖父且殛汝可乎其人感謝卒復兄弟好親沒廬墓朞畢後值風雷雨雪猶必往省張故有宗祠置祭田久而廢君爲復而恢之族貧者歲有贍四世祖臺輔毀家賑饑以此大其族子姓蕃衍君故於歉歲捐賑尤盡心力孝廉章世繩君姑夫也君少從問業會病需養貧不能辦値君往省聞之立解裘質庫易養以供而自擁破褐歸途遇驟雪因得寒疾幾殆君之次子星煥肄業書院多藝能伉爽可喜爲予述君之行甚具問其里之人僉云然故傳之大抵君之見義必爲也甚勇而將之以至誠他善行甚夥或常人所能故不具書君名□字□□江陰縣學生舉優行卒以道光九年月日年若干君平時每夢見神人與之語或延爲掾屬君不應其沒也既闔棺有異香從柩出云

祝君慶颺家傳

予以嘉慶戊午年始識江陰祝君子常遂相親善其後往來江陰常主其家因遍識其羣從子姓誠齋翁者子常從兄也雅素悃愊視余異於他人每相從歡飲爲觴嗣是予從宦南北丁丑倦而歸始爲兒子願聘子常之女道光三年以邑人士請遂主暨陽講席時誠齋翁已前卒令子慶颺以才望爲書院都辦紀羣之雅重以婚姻朝夕既習意甚相得君沉厚疎豁綜練物務勤而好施起枯振危不伐其德予每有緩急資之如取諸府不以爲嫌子常既沒朋舊益零落獨君眷眷無增華改葉意五六年來倚若左右手今年八月十日聞其病趣往視之已屬纊矣君齒少予且廿歲體質豐碩飲饌兼人精力強幹遇事奮發邑中公事一相埤益紛紜遺謀牽率奔走既不暇給而里黨以困阨訴以不平訴者時時環左右君縱橫區處累日夜不疲氣予愛其稟賦數倍於人戲謂曰生以君爲鮑叔死以君爲巨卿矣乃朝驅車而暮北邙以殘以慘忽忽累月君之子奉君狀請爲傳因傳之以紓予悲傳曰祝之系出徽州婺源縣有諱讓者仕元爲睦州壽昌縣教諭始遷蘭谿十一傳諱昉再遷江陰爲明嘉靖時五傳曰道行道行之子曰邦基父子以樂善好施推重鄉黨又再傳諱景淇縣學生　貤贈儒林郎是爲君曾祖考諱朝樟縣學生　誥封奉直大夫是爲君祖考考即誠齋翁也諱加燕字又恩布政使司理問加二級誥授奉直大夫妣許宜人子二長曰墀字廷輝國學生年二十二而歿次登墀字慶颺君也國學既才而夭兩代之望集於一身君攻苦志學所造不後於人而屢試不售大父年邁誠齋翁出則摒擋家政入則問寢侍膳不得休息君遂棄舉子業佐翁擘畫事起而應隨慮而辦翁甚安之道光元年翁棄養閱三年許宜人棄養君誠孝中著禮文外愁由飲莫達虞祥咸稱其服情當乎物卜宅兆屬綿啓纊盡慎盡信而奉之以禮當君佐翁時邑中人已無不服君之才而信其行自是邑有事無劇易皆推君君亦傾身爲之盡其須捐輸以濟者率爲之倡自脩飾廟學繕完書院平治橋道敘緝忠義節孝祠宇下至飢者粟寒者衣病者藥死無歸者槥瘞無依老無告者皆分局以領其事而君都其成不足則於君取給焉其於人休戚由己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有動於心必爲之籌畫必爲之計前後爲長久圖無絲毫市德心道光三年澇而饑君既合邑之富者捐多金以賑又獨輸一賑以佐之道行公有故第數十廛子姓族居息蕃幾不能容不戒於火盡燼焉羣處者數十家君出金託爲購祠屋也者責價會其基地而以其金各爲別售屋以居之無失所者旋於其地建祠宇規模儼然前後費以萬計不以問諸族人子常之沒也自定其詩稿而零落未能成帙君恐其湮并秀丰詩合梓之爲祝氏華鄂集而題其後曰右族叔父聘君子常明經丙季兩先生詩也兩先生與先奉

直爲同高祖兄弟族祖州同君服膺程朱踐履篤實與先祖省亭翁俱爲宗族所推服先奉直與聘君幼而同學長而愛敬旣若親昆弟然而先奉直勤學攻苦垂三十年矣志不遂兩先生僅亦補弟子員食餼十應省試不得解以故其所交遊雖多一時通材碩學有倰及嵇阮之槪而於先奉直尤合臭味篤明經壯歲感慨謀食四方家居日少聘君亦閑一出遊即歸獨居深念高視闊步所爲詩思通窈冥爐錦婉攀時或樵蘇不爨風雨閉門抗音高歌聲出金石爲省亭翁所實歎登墀少長知讀書求友先昵就聘君聘君見輒心開顧謂先奉直此我仲容吾當把臂入林二十年來更唱迭和積有卷軸而聘君尤好疊韻每至八九往還益出奇無窮使人意消嗟乎以兩先生之才使其早宦達不致阨塞豈不足以鳴　國家之盛而爲世所宗倘耶乃聘君僅舉　特科詔書同邑及學使者舉以應　詔又老病不任　廷對明經以歲貢候選校官都不得一展其志可悲也聘君晚年旣喪族母又失愛女境益悽愴明經垂老倦遊方冀與難兄左提右挈愛玩景光以遣歲月而聘君竟歿寡居無俚善病多愁聘君之服方闋而明經亦竟厭世矣昔歐陽文忠志其叔父墓曰自叔父歿而欲觀先人之音容笑貌無復有存者今兩先生歿昔日之所撰杖偕遊流連歌嘯旣不可復得而先奉直之執愛交游省亭翁之所實歎亦零落殆盡矣兩家兄弟嗔以遺詩乞山長李申耆先生點定登墀諷誦數過追維曩跡不覺泫然因命梓人合而刻之以永其傳云盡君徒以才爲時需事迫衆委厲志以適務推心以諧世而性豐閑敏意量醇靜篤念根本涵泳道真于此約略可想見夫豈與逐機利角材智者同其懷抱哉學使豁河白公泣江陰聞君之行而欽之手書爲善最樂四字以顏其居前學使虹舫朱公嘗從容語予曰吾所至見廟學修潔無如江陰聞有祝生純嘏朝夕灑埽實能敬其事惜其已死爲表其墓以彰之今其從孫登墀繼司廟事聞鄉里羣稱其賢以爲好善而務施也予曰登墀積而能散其可嘉者乃在不爭其名公歎曰可欲之謂善若此君者有諸己之謂信矣君之子維祺肄業書院制藝已見頭角今歲補弟子員衆方謂感憙之報將自此始君亦欣然欲攜之偕赴鄉舉而君突以八月九日夜一蘇不寤聞其訃者莫不震悼失聲孤寡嫠獨尤如嬰兒失其乳哺行者歎於塗居者泣於巷過其門者咨嗟涕洟以相弔累日月而未已也江陰僻處江干閭閻少勤拾生而務積聚一二使俠者聞有飲貲爲任恤事輒內顧恐傷其財深自閉匿或睥視不敢發一辭惟君見義必勇立談間引爲己任初若不量其力或恐其相形背憎出醜詆鋒其困辱以實其口而君因事度義安徐量固經其規畫皆逮於成蓋其資性純篤才分高明事理無不通曉而濟之以至誠不矜己自炫每隨人關狹因其情而開塞之以故其謀始也旁觀色然诧於成功而相與忘之也而君之歿也歎者又以爲叢自燒膏自煎惟心力殫瘁神與形離而生不克永若然則自古胼胝戾食之子不宜享壽耦世久矣君卒之前夕鄰客極歡客去而寢從容如平常質明不興始就視之氣息貌然徐徐而絕修短隨化去來寘定旣絕患苦又脫繫戀此眞洪範所謂考終命者矣君遠祖道行公父子以厚德浹鄉黨至今歌思不去口以爲其子孫宜蕃昌畝壽翁之歿也亦夢於其家人曰我今在天上某所司某冊籍甚煩劇今薦威屬某以自副可早歸之未幾而其人卒惠逆之吉凶自古不爽而修短之數聖賢莫能回將謂武鄉不久果由食少事繁乎哉君雖猝然委化而子已成立緒業完安堂階穆然祉祿相繼隱隱隆隆無勝陟憂冥漢之所以眷之者有在矣壽未中身仕未通籍財不逮陶猗樂不逮蜀清而士林爭行鄉黨懷德日未及盤颯然白雲使思有餘思頌有餘頌其死也哀歿而不朽於爲君計復何憾哉特人亡邦瘁不能不爲此都人士隱痛耳君援例鹽課大使生乾隆五十二年得年四十五夫人吳氏雲南麗江縣知縣吳名焯女能宜其家者也子二維祺縣學生賑案　恩敍縣丞嗣國學君從兼祺繼六齡

論曰自周官司徒鄉三物六行之教不修而又無八刑以糾之於是任恤之誼衰鄉里之恩薄矣三代之時井邑聯綴田相儷業相埒無甚貧甚富之民歲時有天患民病相保相助習爲固然猶斤斤焉與之以教糾之以刑況今時貧富之相去不可倍蓰貧民之食於富民者十室而九在富民之計亦知恤貧以自衛而博施病於不給炫財恐其招尤重以貧爲奸藪貪詐之徒轉相欺實求索

無厭而富者不得不百計為自全地亦何怪其誼之衰而恩之薄哉國家勸恤民隱每歲稷勸分捐輸多者予議敘少者亦飭長吏與優獎卽六行賓興之意也然人情愛虛名不如愛實利故有甘受百辱不破一錢之謗嗟夫欲立欲達人之同心而必歸其能於仁者此豈可執塗人而喻之哉　朝廷有捐輸之賞而不修周禮八刑之條厚之至也予行天下所至與賢豪長者遊其慕善喜施傾動鄉邑者多有之矣或縱意揮霍以為豪舉或依託科斂憚悇自營否則溺福利之說惠不由衷施不當厄求如曆闕之明白洞達濟時切務有而不居者卒未之見也故著於篇以為世勸

隱谷張翁傳

翁名敏用字愼思隱谷其自號邑之犇牛人幼穎敏讀書必求其精詣深旨久之若有所得頹然自放絕念科名家室米鹽尤不以屑意喜藝花木工琴能寫梅竹暇卽娛意於此習軒岐術頗通其意未嘗為人治病人有言某山某水佳輒襆被往或旬日留見人之寒必衣之饑必食之困乏必周之其心中慽然非以為德父古愚方雅綜練惟一子愛其清素不煩以家事娶於沈亦嫻詩書能持家逮古愚捐館翁年已五十五三子皆成立能養其志矣道光十一年年七十卒嗟乎生之勞也走名利者沒齒不悔或知足寡營思屏於寬閒以自適而仰事俯畜常為人累役役日用飲食莫能脫也翁乃蟬蛻於父母妻子之中終其身於倘閒曠盪之天將造物者重厚之乎雖然吾見處安樂之境而甘為危苦者何其多也則翁果有所自得而人不知者乎

萬君赤城傳

君諱故杲字赤城姓萬氏祖廷鏵父兆洞皆太學生君幼有立志和而能肅事母以孝謹稱有弟五人擇師教之登弟子員籍者三焉迨婚娶皆畢然後析遺產分授無絲粟私門戶之事猶引以自任治家極節愼而勇於見義鄉里忿爭為之平歲時艱厄為之助已諾必信不肯以絲毫負人嘉慶十九年正月卒年六十子一文燮女一適某君之將屬纊也告文燮曰吾生平無不可對人者而匆匆罹罪有未遂之願五承擠閘吾先人所經營也今壞矣而不及修曾祖墓地不吉當改卜而不及改宅後樓屋燬於火當補葺而不及葺望汝讀書成名以光吾宗而僅獲一衿冀奴續繁昌而未獲抱孫力可勉者汝其勉之其存於天者吾不敢知也君歿後文燮集同里之士撤閘而新之與叔父謀購地以遷其曾祖之藏營治宅樓悉如其舊文燮以道光辛巳舉於鄉癸未成進士蓋所以成君之志者可以無憾而倘未有子恐恐焉惟曠君之祀是懼予以為君之守於己者信其竭於人者忠其所覆幬者當遠文燮方有所施用於世勤勤志業益懋先德天道棐忱自古無爽又奚懼焉文燮以己丑七月葬君於四明江橫山之阡奉狀介其師程明府請為傳予文不足以傳君而重文燮之能承先志也謹次其略而歸之

孫君渭川家傳

君名兆鯨字金聲又字渭川本姓蕭氏幾世祖贅於孫孫無子而嗣焉遂易其姓世業農累代以長厚著於鄉里父曰士元益恢大其業樂善不倦子二君其仲也長再軒季兆蘩君少有至性事父母先意承志能得歡心母歿所以事父者一飲食不假手僕婢日則隨杖履夜則侍臥寢以為常因開白茅塘河士元心力殫竭得中風症君刲股以療得平復娶于朱早卒君年才四十餘不再娶恐以少閒定省也兆蘩早卒委家事于家督凡兄所欲為或有不協必委宛從命未嘗有違異閒或勸以析產君曰吾旣鮮兄弟又鞠一個兩人相聚能幾何時各立門戶各營朝夕是使情意不相浹形影不得親也終君之身一堂怡怡如髫齡然於親族恩義尤篤有不足者不待其告常周恤之歲時饋問稠疊於鄉閭則飢者食寒者衣病者予藥死者予櫬道途橋梁不修治者隨宜整理水旱天患為災厲者竭力賑贍邑中有公事告者無不佽助也邑有公善堂方創始時苦經費不足君捐千金益之至今賴焉他所為博施樂善見義必為率多類此子二長大鵬舉嘉慶戊午武科殿魁候選州同知嗣弟兆蘩

李兆洛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至哉言乎孝弟之人和氣所流衍布護足以彌造物之憾而立生人之命故曰為仁之本也如渭川之秉人名不登仕籍足不出里閭而藹然孝弟之真足使秉德者善良焉其輕財好施皆孝弟所推不

足爲君輕重然以視坐擁厚貲而視人之艱阨若秦越者其心事居何等也殿魁亦孜孜繼志不愧前人予主講暨陽殿魁董書院事故知之詳殿魁亦捐千金佐書院膏火子從予游温醇有文夫善之久者其發之也必昌予於孫氏有厚望焉

郭敬齋傳

敬齋郭氏名恂字崇信其先中州祥符人宋紹定閒有名庭堅者爲江陰軍教授占籍焉卒祠名宦敬齋其第廿一世孫也弱冠而孤大父母春秋高弟妹並幼穉敬齋仰事供子職能潔鹹致敬撫弟妹尤有摯愛讀書未卒業而能通大義治事之暇一編不去手於先正格言懿行流連往復津津言之光明洞達無纖毫猥曲嘗語其弟忭曰讀書所務修德養心而已爲弟擇師使負笈于毘陵鄭清如莊寶琛之門兩先生皆立德立言名碩也將死語忭曰吾畢生在苦海波濤中惴惴恆恐不自全今幸矣弱息孤雛各視其命吾無所繫戀也卒嘉慶戊午年五十一閱三十六年道光癸巳其孫鴻飛攜忭所爲敬齋行狀示予予讀而悲之忭之言曰兄之友愛也飲食常在家人之後衣服常待兩弟之餘終其世不蓄私財不爲身計勤勤懇懇精神畢耗于倫常補救之內惟相勖以立身揚名庶幾克荷先業而忭僅以一衿歿世孤負兄志何其痛也語沈慘刺骨忭之耿耿不忘其兄如此則敬齋之友可知也已

李兆洛曰一本之愛生人所同而克友克恭世不多見蓋涼薄之習移之也敬齋兄弟眞足以扶翼世道激發頑懦者哉忭字體信既從賢師遊多益友植學深厚爲文章矯然有以殊於人也爲子弟延師必求文行兼美者予友楊明經隨安丁大令若士皆嘗主其家鴻飛字立甫又彬彬然能繼其世而羣從子弟遊膠庠者多以能文稱嗚呼敬齋雖無所用於世而其施于家者不既轂然有所成就乎則孰非克友之念之所振啓乎

楊君公兆家傳

予以癸未歲來主暨陽講席獲交其賢士大夫始識楊君公兆氣清而竦寡言笑言必轂然有守居于鄉諳究閭里利病所陳說簡而當理確可施於用予心識之以爲此異日眞有司也乙酉舉於鄉己丑成進士引見以知縣歸班候選旣歸靖江令延之主講正誼書院啓迪多士勤而有方前後三載以涉江之險有戒心遂辭不往惟閉戶課子以書籍自娛尤所學以需世用而遽歸道山年五十七耳道光十四年也君施於家孝友篤摯父封文林郎諱鳳岡享年八十有八及見君之通籍君終其身色養左右致其婉愉歿猶孺慕母朱孺人疾且革君籲天願減己算以延之疾尋愈復孝養者數年曾祖母徐孺人勤苦紡績積貲以創建宗祠君闡揚遺美具呈於部得　旨建孝婦坊入祀節孝祠上有兩兄愛敬臻至白首無閒言楊氏大宗在無錫君爲釐訂支派互相考稽手輯本支圖譜補前人所未備其施於鄉乎之以誠信鄉之人事無大小咸取決焉事有利於人者無不爲也所居曰蟠龍山溪流環之亦以山名歸且數里田者皆資灌溉久而淤君率鄉人濬之計畝屬役不失尺寸人皆樂趨事旣成利甚溥里有惜字會置田爲經費司事者囊弊君移建於文昌祠旁爲規約擇人而任之益增其田節省有餘爲檮以給貧者辛卯癸巳頻年苦潦邑濱江地卑苦尤甚令以君董賑事于其鄉區晝精詳無失所者米價翔踊則勸富民稍捐升斗而積之擇極貧者給焉無不周至大府彙其事以上凡再奉　旨議敘紀錄焉其他見義勇爲多類此君諱夢松公兆其字晚又自號聽菴配繆孺人淑慎宜家子二應燊應麒皆從予遊君卒之二年二子奉行狀以來曰家方輯譜願有述焉爲宗乘光遂按狀綜君之行誼次第之以爲其家傳焉

李兆洛曰予始覘君當爲眞有司業儻得之可以展其所抱矣而年顧不待惜哉然今觀其設施者眞有司也足以利人及物久而不忘嗚呼所及雖少是亦爲政復何憾哉

贊令黃君仁山傳

黃瑛字仁山湖南澧州人少孤以四庫館謄錄敘縣丞分發浙江補烏程丞丁母憂服闋發江蘇補金壇丞金壇多山而不墾旁邑民或賃其山種雜穀架棚以居謂之棚民勤而嗇所生者饒因招朋類長子孫至數千室土民侵之積不相能稽其人衆力饒相保守以禦侮習爲常或訛曰棚民反矣將以某月日恕

縣官既誓衆而授兵矣訛聞巡撫駭立檄知府黎將集兵勦之君謁知府曰事無端緒妄言安足信卽實有之緩則解急卽生變禍及無辜矣請與十日閒得當以報乃微服歷山棚察之棚民聞有兵至果相集爲旅拒計君諭之曰若本無死法謀旅拒卽無生理吾縣丞也聞上官將坑汝故挺身來若等但安靜如常卽兵至無妄殺人理吾爲若保可無患丞故信于民皆羅拜曰謹如約君馳白知府曰棚民不反知府變色曰事幾不可失卽有變丞任之乎君曰丞死且不足塞責願質全家以保之事得已棚民帖然新陽令以虧帑譎檄君署之前令以庫金糴米充漕而徵錢於民以償之民不時納君核所徵溢於值因減之而諭民急輸數日畢集卽分項爲解司無絲毫虧前官脫然巡撫汪志伊知君能擢吳江令吳江漕號難治士豪挾官長短而分其贏謂之漕規饕吏緣爲奸利下戶大困君至平其收兌下戶皆悅而巨室洶洶君擇其最者繫之豪曰我紳也君笑曰我亦紳可與爾同縶命偕縶以訴巡撫巡撫怒將嚴治之豪乃懾服邑多博徒土豪擅其利而吏胥爲之窟穴邑子弟多罹其害君廉得實因行縣偵所嚮而急擒之縣故水國港汊交通盜憑爲藪君悉出不意擒數十人悉按遣之閭閻大安署儀徵令縣產鹽多官権大梟因緣爲私君緝治毀其巢夾江爲鹽艘所泊久淤而舟楫不通田無灌溉君立疏治之民便焉補桃源令縣僻而瘠民苦治生難每自戕以陷人或藉死者誣人逼之黠民爲之主里魁謹成吏胥樂禍獄之不竟者百數君微擒黠魁嚴治則皆遁乃立追主控者按原檢覈之一日而獄皆竟訟繫一空或報殺傷人則輕騎立往減省役從躬勘其狀按當罪者繫之無旁逮者任三月罷吏議去君仕江左三十餘年一丞金壇一署新陽一令元和三令吳江一令儀徵一令桃源所至有惠政所去見思儉約自守直道不屈子雖棠候補江甯通判因家江甯家居課子孫著家誡又十餘年道光十五年閏六月卒年七十七

李兆洛曰令長古稱親民官今之官非能親民也親吏胥而已吏胥世其業而令如傳舍卽有民事必假其手市魁滑駔吞噬懦弱令不能知吏胥乃倀虎巫彪䖘攫跍囓摶肉而噬無不被其毒者令或恃以乳哺或傅以羽翼視民如讎民從而讎焉尙何親之有哉君涖政一於誠愛能將之以果確銷患於未形拔奸於已固當幾而斷出以從容斯無愧於親民者矣論者多言令宜久任庶得發紓其志意特爲官人者言之耳君服官三十載實涖事不及二十年乃八徙其地可謂不久而所涖皆能得情未嘗求赫赫名亦不爲煦煦惠常若及人者有無窮之利焉望雲覽得膏澤豈在久哉毅誠而致行之故也

愚溪薛先生家傳

嘉慶乙丑之春予以會試赴都下晝水邀予共邸住邸舍小凡晝水所見客予往往見焉因得見愚溪先生穆然淸眞若不可得而親疎也時先生已自部郎簡放湖南知府將出都矣其歲九月署永州府明年奏署常德府越一年緣仙鶴林案詿誤仙鶴林者湖南提督也提督故駐常德戊辰歲　睿皇帝誕育皇長孫仙奉摺賀　睿皇帝覽之震怒逮仙弁究屬稿者仙以常德守對弁逮之而先生實不與知特書記石某爲點定摺稿數字耳軍機會訊當仙軍臺而先生擬城旦門生故人爲之納贖鍰乃得歸著　純廟諭旨不立太子但貯名正大光明殿匾中以爲定制而摺中用少海前星諸典惡其爲覬覦窺伺之萌故懲之也先生諱淇字廣霖乾隆丁酉科舉人丁未始成進士分部得吏部文選司補主事量移考功司嘉慶二年升文選司員外郎六年升郎中掌稽勳司印擢通州坐糧廳差還以俸滿保舉奉　旨發往湖南以知府用先生在部十八年疊丁內外艱南北奔馳哀悴交集痛瘠不支黽勉在公終事已甚而力持厓岸絕請謁臨事則恪守例案持論平允同官嚴憚焉其守永州常德也聽斷以情必躬親之擒治大盜平反冤獄事皆在人口乾隆甲寅山西副考官嘉慶丙辰會試同考官皆以得士稱旣去官優游田閒誘掖後進如未第時歷主東南講席以素貧藉修脯給朝夕也道光十五年卒於里第年八十有一門生廣東巡撫祁𡎴爲志墓之文足以發揮盛德矣令子大榕復以家傳屬予特追記相見之雅志欽仰之私焉其系牒子姓及歷官之詳著於祁中丞志者不敢復贅也

李兆洛曰先生自撰記年一卷於幼日艱苦歷官坎坷備詳之矣先生之心和

正以廣不爲鷙刻之行不求赫赫之名澹泊自處終始一節使移縣軍之歲月爲激歷之措施庶幾哉悃愊無華曰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矣一斥不起又非其辜豈不惜哉兆洛以道光二年來主暨陽講席邑中前輩之里居者皆幸得見之獨先生積十數年未嘗一至邑中故雖有一面之緣而曾不獲再見則又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劉季陵之清高也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非先生其孰當之

管生孝逸傳

嗚乎孝逸竟止于斯耶生名繩萊祖韞山先生諱世銘父午思先生諱學洛韞山先生以制藝名當世任侍御亡兄五初從受業于京邸與午思相善生故先從兄遊及侍御殁午思奉喪歸復令生從余問業倘未冠也英敏出倫輩有所慕效輒如己錄尤諳世務無童子過未幾而午思棄養生復屢躓場屋遂納貲得安徽含山縣知縣在官六年得末疾乃去官歸雖動止仰人不出門戶而意氣言語皆如從前余方謂其眞疾恆不死藉可留此面目視息人世去年秋忽與余書曰病似日益恐不能久爲身後計當留遺形願借同車圖倩工臨仿之余嘗繪同車圖凡十六人生與焉爲江陰張長生所倘貌見者以爲逼眞也余與書云造物忌才此憤語耳實則遇合生死皆有鬼物顚倒鬼無生趣徒職人生之樂而嬲之今足下憂愁貧困動作不自由種種苦惱無不具復有何樂鬼伯方幸足下受苦未央又何至相催促耶行當相見苦且好耐勿作此畏死語乃至今年二月十五而生訃至矣生生名家風雅倜儻爲文詞瑰磊有氣詩篇近張王服官稱彊項而能勤恤民隱能斷疑獄奉己廉潔頗留去思以生之世宜席餘蔭以生之才宜有建樹而止于此謂非命耶侍御君獻爲未施用午思又鬱鬱以終生又屈折如此意者天將昌其後人生乾隆四十九年正月十一日卒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得年五十六元配于繼配吳子二晏樂皆吳出能讀書皆幼未能具行狀吳夫人疏其略請爲小傳故就余所知者傳之須其葬當可識其墓焉

黃潛夫家傳

黃潛夫名汝成字庸玉太倉嘉定人其先居今寶山江東鎭忠節公族裔也後遷嘉定者四世潛德弗耀曾祖曰國楷嘗刲股以療其親疾祖曰通理考曰鐘皆恢然長者鐘無子以母弟鋐之子爲後即潛夫也鋐字子仁亦縣學附生讓敘主簿銜有文行潛夫器局瓌偉而才識敏達善讀書自年十四五時已博涉能文逾冠爲縣學廩膳生益有名嘉定氣節文學自南宋來亮碩繼興重於海內潛夫少承家業習聞鄉先生端緒綜貫浩博達於精邃又善爲文章論議閎整敘事繁簡廉肉率中體要學不泥章句而務合體用自古昔禮樂德刑以及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諸事參校理勢損益遷嬗而折衷於顧氏日知錄條比義類及所以施設者居閒復以舉音訓詁名物度數之學纂述爲春秋外傳疏補諸經正義名實益高尤爲今宮保兩江總督安化陶公今江西巡撫江夏陳公所知重乃殫竭心力以體過肥瘁疾作弗治殞年止三十九悲夫黃氏世有懿行其祖考好施與凡邑饑輒先出巨貲佐賑潛夫性益豪邁輕財喜蓄古書畫碑刻鼎彝錢鏡而族姻交友鄉里婚喪急難凡求者無弗應幾耗其貲之半余頗以不節過之然自少至壯衣服飲食無改於舊又猝以千金周人困終無悔心與德色比歿郡邑識與不識都悼惜而來奠者輒慟抑亦賢已始余聞潛夫名而材之而余友寶山毛君生甫數歎美其學行生甫不妄譽者後潛夫嘗詣余于暨陽書院留信宿聽其論議明瑋達理道益信生甫爲知人而決潛夫學可深造大成雖頗憂其弗壽而不虞其遽止斯也嗚呼人世利祿貴顯不過數十寒暑人之死生其關者何限自古鴻材碩儒閼亦弗克永年奚足致憾矧潛夫有可自傳述於後世耶余獨惜其志業未竟子仁以年老遭喪賢子且辱厚余而僅一見已也潛夫前已入粟議敘通判銜後入貲爲縣學官選安徽泗州直隸州訓導以憂未赴所著書惟成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刊誤二卷袖海樓文稿若干首子三宗會宗文宗英余既重其人又哀其志生甫書來乞爲傳乃次序行事使附於家乘後云

汪孝子傳

孝子名一崧字伯高姓汪氏江都人吾友孟慈都郎之從祖父賈縛工詩著味

山堂詩集孝子年十六母潘病篤孝子禱於神刲臂肉和藥以進病良愈越三年而孝子卒其父爲作詩以哀之事在康熙二十七年孝子未娶無子嗣久而遂失其葬所或云在平山堂側五烈祠之右孟慈至其地於荒壠之隙榻伺四拜禱曰葬在是耶明靈詔之歸而假寐見一丈夫作叱咤狀曰柰何以是爲葬所遂驚寤嗟乎忠孝之行發乎至性之所不能已當其時且不有其身何有乎人世之名與身後之骨乎惟此精爽蟠際支拄兩閒不可澌泯耳孟慈之必欲求其葬所孝子之不以葬所相示皆動於至誠所謂庸行也孟慈記其事示予感而書之

公覲嚴翁傳

翁諱昭字公覲姓嚴氏世望於富春後徙蘇之角直元季避兵始遷無錫之懷仁鄉黃梅山下相傳莫天祐屯兵焉土人謂之寨門曾祖彝祖學考智仍世隱德智字子周生子二人長曰明次卽翁也女二人一適諸一適龐翁幼負奇氣不逐羣兒隊長而倜儻有大略篤於孝友子周嘗病醫言不可治翁私刲股肉羹以進而兄明亦私刲臂血以和藥龐氏女亦如之三人各不相知也子周病旋愈盛暑脫衣見肘及瘢宛然乃各言其情戚黨驚歎子周舅於義中壽而歿所施設多未竟其志翁奮然成之家世農田勤儲蓄翁治產積居量廢貯與時逐斂繚達物務業日益廣族自始遷迄於今五百餘年雖有系稿以時纂續未經修刊家廟自子周倡捐祭田存爲修葺費僅百畝有餘不足贍族翁則條緝譜系辨其昭穆遠近秩如付之刊刻譜旣竣集族之好義有力者捐田百餘益以己田爲五百畝又廓治祠宇督建莊屋條具成規令世世可守嘉慶甲戌邑大旱邑令勸捐賑以懷仁一鄉屬之翁翁首捐以倡董率有方民賴以濟事竣有司以名上聞　恩賞從九品頂帶道光癸未潦亦如之聞　恩賞加一級癸巳久雨成災亦如之聞　恩再加一級先是壬辰歲淮陽水災民就食渡江者無數令議所以安輯之者翁倡議遣者給費留者贍養病者醫藥死者棺槥而捐貲以倡其事事畢舉縣將上其名時翁年已老請以孫承祖名聞亦聞　恩賞從九品頂帶凡六董賑事惟公惟慎羣心胥洽辛勤至矣而未嘗自言又以其閒修將圮之橋施寒者衣貸佃者粟凡邑中有善舉無不與翁洞於人之情僞有疑難輒爲剖析遇忿爭必調停之以是非來求平者屨常滿行此者四十餘年年七十五卒道光十四年也配華氏無出側室廖氏生長榮德華德瑞長榮亦早卒遺腹子念祖翁先嗣明子楚寶生耀祖承祖耀祖歸本宗承祖舉翁狀來乞爲之傳

論曰周官之治特詳於鄉爲教化所自起六德六行六藝爲鄉三物又刑爲鄉刑以糾之其設官亦自鄉始比長爲下士累至州長則爲中大夫所謂出使長也人務治身榮由行致天下之治於是舉矣漢失其意鄉置三老孝弟而不分所職但時賜之以爵自爾以還風俗敎廢王彥方蕭遺賜之流以布衣名聞一世而上之人不聞也惟宋徐耕以歲旱願分千斛助官時論比之卜式詔書酬以縣令而同時東海嚴成東莞王遵各以五百斛助官賑卹又無聞焉則優借太饒軌訓未一也　朝廷型方善俗有善必甄凡輸家助公者皆視其所出之數酬以品階爲之定限止榮其身不任以事蓋準漢賜爵之意而參以周官興能之義焉翁旣趨義若渴能爲人緩急又內行淳穆敦于厥務爲人情所歸固王彥方蕭遺賜之儔非第徐耕比也而得以三命之榮馨施里黨亦幸會其時哉沈約稱身發濬畝之中非出簪裾之下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昭被圖篆百不一焉亦烏可不采綴湮落以備史闕乎哉

沙君岱峯傳

江陰封文林郎沙君岱峯卒之二十六年其子德培心培奉行實以來請爲傳沙氏於古無可考宋有宜州太守世堅始著於史明洪武中武略將軍襲千戶曰原德者知江陰軍遂家焉十一傳曰凱是爲君曾祖考祖考廷楨考時行仍世隱德君諱旦勳字賓周自號曰岱峯生十五年而孤謹厚寡欲好學深思爲文章求諸身心以達理致行爲務試於鄉而不售贅於陳其婦翁官山左以近畿輔入成均就北闈試復屢躓援例就縣尉常遊燕豫齊魯閒佐幕府治官書諳悉治河方略當事者爭羅致之嘗佐其舅氏築要工立奏績未嘗一言矜之成河務撰宜二卷心切濟物旁通岐黃博求異方購藥以施人經療治者屢手

急欲建義莊以贍同族而力不逮恆欿然屬其子志之昆陵徐柳塘觀察河東知君最深嘗曰諄摯和易不爲奇異可喜之事守分循節絶去任氣矯俗之情未嘗迕於人人亦莫之能迕沙君之行也識者咸歎爲知言君卒以嘉慶十七年年四十八配陳孺人子德培廣西試用從九心培官浙江黃巖縣知縣道光十四年君以心培官受封葬浙江仁和縣皋亭山北之楚登山

李兆洛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而已以君之材施於事沛乎有餘矣而卒其所以信於友者祇此和易之真所謂相見以天也所謂反身而誠也以施于事不以才見而以德動之矣豈不沛乎有餘也哉心培令浙江著於其職庶幾能繼君之志者哉

沙生慎之小傳

予主講暨陽十六年矣老成之士大半垂白屬意少儁如夏生忍庭吳生冠英其矯矯不羣流俗者皆爲予言沙生慎之志學多伎能自守若處子不肯妄過人沙君諱念祖泳亭子也予與泳亭善嘗爲題詩稿意可因泳亭而見之未幾泳亭歿又數年慎之亦逝予深惋焉今年秋忍庭冠英攜慎之所作書畫幷詩尺牘稿示予屬爲之傳因爲道其生平志趣之概云慎之荏弱多病而勤學勵行不以病輟常以不獲交益友共切磋若戚戚不自得者既得忍庭冠英則甚愉快意若益發舒深自期許以爲文詞藝事不足屑屑爲者而豪翰間出之輒高雅絶俗非有所師喜游覽擇山水佳處攜羣往輒竟日靜專好思遇事和緩無傖楚氣亦不爲裙屐容人無不親而愛之者少侍泳亭官石首已能擘畫幕中事泳亭嘗奉檄解運駁船值事齟齬還家集貲供餽饟挈一僕日夜徒步疾走往返極悴不以爲苦嘗言偶泝湘遇風舟行駭浪中瞬若飛鳥念死生在呼吸頓悟身世空相娶楊氏愛敬甚篤以體孱故常獨宿于外某月日自經於牀晨不啓閽奴童入乃知之其鄰人聞終夜擾擾若相搏鬬者爲余曰悕惜矣才足以幹事藝足以成名又得合志之友相與朝夕家饒於貲不憂俯仰優游暇日吟詩做書丹青間作可以自適其意世固有徜徉人間不受羈靮爲樂若此者乎天故斬之鬼物得而僾之遂與王文考李長吉同其摧折也余嘗謂長吉玉樓之召特好長吉者之飾辭爲知鄰人所聞之擾擾非半空鸞鶴仙從充庭而特以晏擾頻擾解脫之真耶長吉之死也所知投其作于溷慎之之死也二三知己相聚愁慨追輯遺跡思采其傳夫天之好惡不與人異余嘗疑長吉赤虯持板未必貞死而文考水仙慎之懸解乃其蟬蛻濁穢之實相也以此自解其悲因書以塞二君之悲云

傳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莫貞女傳

貞女姓莫氏邑之横瀆里人也父龍祥十二歲時父以字里中顧羽豐女子克儉未嫁而克儉卒女父母欲改字之誓不可遂不嫁養父母甚恪謹示終其身禮未嫁夫死女齊衰以弔既葬除服故論者每謂未嫁守節不見於經非禮之正聖人之所不許嗟乎聖人制禮為中材者範耳而豈以是律賢智哉伯夷臨柳下惠不恭孟氏以為君子不為而不害其為聖不害其為百世之師何者特立獨行期適於義不顧人之是非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雖聖人不易者也夫畫邑孤臣流涕畢命靑城遺老流離江湖此其意氣之感不以榮悴易節不以知不知改心真足以增君臣之重彼貞女者志致正復相似而豈可輕議也哉且劉向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夫劉向漢之大儒篤於義粹於學其必有所受之矣而曷為其不見於經也至於誓死不嫁以養父母尤得遺嫁之道而有黯然不忍自明之心較之就夫舍持服守義者獨為和粹可法貞女勤作有禮能勤且儉戚黨皆稱焉予謂貞女之殉夫也義事親也孝能孝且義則其他可能故不縷言也嘉慶壬戌仲夏

劉君妻董魏二孺人傳

劉文學春崖之子汝楨從予遊其卒也其弟樟以狀請為傳狀汝楨之事繼母撫幼弟者甚摯樟蓋其異母弟也二母皆有懿行皆當於年樟請并為傳因傳之春崖元配董孺人祖純儒邑中稱董善人者也父曰逸菴孺人未笄時母談屬疾私刲臂肉和藥以進而愈里人稱孝焉二十一而歸劉善事舅姑如其事父母春崖喜交遊置生產不問孺人能一切當於其意年三十六卒有男子子六女子子二繼配魏孺人無錫人祖廷球以孝子旌既歸於劉撫董所出子女如己出舅已歿姑篤老好施與孺人嘗先意承之生男子子四而春崖歿孺人拊歸盡禮喪畢亦卒屬其子曰汝兄長而賢汝無恨失怙恃行己能學汝兄吾亦不恨從汝父於地下也

李兆洛曰家之興也恆由婦人和順積于家庭則子孫才而風教隆矣二孺人者洵不愧善人孝子之後哉而春崖再得之何其幸也

董母白孺人傳

孺人姓白氏父以揚年二十一適同邑董蘭階四十一而寡七十有二而歿道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也孺人幼明敏七歲工紡績如成人比長益嫻禮教言動必依乎法兩家皆士族門庭肅雍孺人之歸也逮事祖舅祖姑其事舅姑也能以夫子之心為心其事祖舅祖姑也能以舅姑之心為心內外無違言姻黨嘖嘖稱孝其後數年間迭遭大故蘭階復相繼以歿于時門戶幾墜孺人實勖勤米鹽勖訓學釋聲教規範偉迄有成立以克復其緒性廉儉而好施予戚黨告以緩急必量力佽之當其中落時幾不能自給矣而鄰里貧乏或以饑告未嘗不輟食而飼之也迨子婦能修業具養孺人朝紡夕績不一日舍業或規之曰幸已稍裕矣屑屑為此徒自苦何益孺人曰吾少而耽此長而不厭今已老聊以此畢吾齒焉且吾惡夫坐而食者今以家稍裕而惰焉恐其不為吾福也子男二善繼善述皆國子監生善繼先孺人歿善述出嗣叔父殿榮女一適同邑張鶚薦孫男五人曾孫一人鶚薦有學行持孺人事狀以來曰外姑之行在戚黨鄉里之口鶚薦不敢輕也今其諸孫幼竊懼其久而泯焉乞一言以垂信於後夫休其蠶織詩人炯戒敬姜能勤列國以為美談董氏之不墜孺人為之孺人之始終不渝能勤之效也其端明矣豈特予言以傳哉姑最其事俾他日勒諸家乘以備史氏之採

徐節母劉孺人傳

節母劉氏父恆九祖維棨郡學生曾祖山陽四川太平縣知縣節母生五歲即失怙恃祖母黃育之以字同邑徐鳳文年十二而黃復歿遂童養於徐時鳳文之庶曾祖母祖父嗣父母本生父母俱同居在堂節母婉婉承事無不順也十

九成嘉禮二十而生子堂二十一而鳳文以疾卒家故儒貧薄田不及十畝母竭力支拄佐以十指仰事俯育恪慎有加鳳文卒之三年節母年二十四喪夫庶曾祖母明年喪本生舅喪葬盡誠敬又明年喪本生姑又明年喪夫祖越一年喪嗣舅其喪誠盡禮戚如之方本生舅之卒也節母幾不勝喪得怔忡疾戚勸慰之節母曰吾非不自惜圖爲地下人竭心力爾嗟乎幼而孤露遘家難孝養侶體旋已悼喪所天復于六七年間五丁大故以婦代子肩其鉅艱煢煢孤嫠宛宛弱齒周張內外益無斗儲即以健男子持門戶亦且竭蹶失措乃體素羸弱言不能出諸口而一心矯矯勤中禮節誠乎衷下哀動旁觀訖事無間言茹荼不知苦是亦足以斡旋扰我之天自立短修之命者矣自是以後堂漸成立克稟聖善之訓立身砥行有聞於時以上舍生候補縣佐乃狀母苦節白之大吏以聞于朝得　旨給帑建坊以旌節母優游遲暮垂四十年年七十有六嘉慶二十四年二月三十日卒其將卒也命掃地焚香盥洗易服謂侍者曰有以冠帔迎我者吾其逝矣含笑而逝孫六人曾孫三人

李兆洛曰易於悅以行險之卦命之曰節險故節而必以悅行之故曰苦節不可貞節之兌曰安節亨陰之陽也安徐重固以處節而得其通之臨曰甘節吉往有尚陽之陰也黃中通理由苦而甘吉孰大焉往有尚者含章可貞也之中孚則曰苦節貞凶悔亡易坎以巽陷而入之卦爲決躁處節而苦者也雖正亦凶矣然能守其節於義無咎故悔亡若節母之所歷其始可謂苦節矣惟能安之故易苦而甘也節母孫銘與予善子得其事悉故爲之傳爲其子孫藏焉

鄧孝婦傳

婦鄧氏虹縣舊族也事舅姑至孝舅疾婦刲左肱療之越十餘年舅疾復作婦更刲右肱以進疾亦頓已州刺史靳公治徐聞其事時會孝婦年六十率僚屬暨校官親詣爲壽焉且旌其孝行婦謝曰是婦職耳何敢當旌頃之舅復疾病危甚醫却去云得人肝或可愈婦聞即刲胸出肝竟以死時康熙六十一年也祀節孝祠孝婦六世孫旌善述其事介其邑廣文夏翼朝以示予因爲之傳

李兆洛曰孝婦以既衰之年狃屢成之效蹈至危之事卒成毀傷之戚可憫矣嗚呼孝婦視舅如性命視其身如外物身所有者取之如寄坦然爲之曾不顧慮此真夫子所謂愚哉真夫子所謂不可及也哉

董烈婦談孺人傳

烈婦談氏武進國學生談鉉次女幼以孝聞字陽湖董殿榮二十三而于歸閱六月而殿榮病歿婦視含歛畢勺飲不入口翁令戚屬勸諭且使其奴婦抱次子以嗣之婦唯唯承命家人進食則私寘于他所而以既食告積九日語其奴曰女子適人以事人也所事既死留身何爲兄公尊嫜善事喪翁吾從夫子事姑地下是其分也語訖而逝乾隆五十九年也邑人士狀其事于有司道光七年請於　朝而旌焉

李兆洛曰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不禁夫婦女佚蕩之情與事一之情大約有各得其偏者焉聖人于夫死改適通之於禮而之死靡忒著之於詩夫亦各申其情而已矣如烈婦者奮死而人不覺既憊而氣不衰其從容鎮定非有獨至之懷而能然乎

王貞女傳

貞女王氏父步雲七歲字同邑沈聯登之子春林將嫁而春林歿氏以死自誓請奔喪守節步雲從之沈故貧氏勤紡績以養婦姑甚孝謹未逾年而姑復歿氏念翁姑兩棺未葬而家無可倚賴者步雲迎之歸氏請曰願從父以食而餘積女工之所入以殯舅姑步雲從之氏益勤紡績寒暑晝夜無輟食則蔬素衣不更製積十餘年步雲復稍佽之乃得葬其舅姑於黃山祖塋復請於其族以夫叔方增之子普福爲翁姑嗣又數年而氏歿氏之奔喪也年二十一其歿也年三十六嘉慶二十二年七月三日也嗚呼氏之所處至難所守至正強毅以全其節從容以遂其志聯登無子而有子春林無後而有後在易坤之六三無成而代有終此含章所爲可貞歟氏之歿邑人多爲詩歌以美其事或持以示予因爲之序其事而傳之道光八年十二月也

許烈婦傳

烈婦趙氏華亭縣文學某之女婁縣文學許惺之之妻舅曰懋椿諸侯老賓客

稱芸樵先生者也芸樵治刑法家言有聲於時所至倒屣婦在室卽以孝謹稱年二十一而歸惺之事舅姑婉娩聽從言動以禮舅既從宦姑復多病家政一以畀婦中饋操作下及針綫澣滌之事能躬親之不以爲勞芸樵之弟官于閩惺之婚歲餘而從叔父於閩道光五年冬芸樵佐幕常州患喉病綦劇而惺之適自閩歸省因奉侍旋里瀕危者屢矣婦與惺之更迭侍衣不解帶者七旬籲天願以身代病尋已明年春芸樵扶病赴幕惺之隨侍其夏惺之遘病困載而歸抵家遂卒婦既視含殮憑棺哭勺水不入口者數日婣戚勸之曰毋自苦上有老親宜事下當立嗣子宜撫婦曰吾夫有弟已成立且議婚矣奉事何患無人立嗣與否非婦所敢知吾知從夫而已舅姑復委曲慰諭之乃強食吳中俗殯奠之期以七日計閱七日者七卽不復奠于殯謂之守七方舅姑之慰之也曰來日方長當努力守節以妥死者婦嗚咽應曰兒當守七至七七之日婦親治饌以奠達夜自經於房年二十有六

李兆洛曰予讀芸樵祭冢婦文而哀之故隱括其事爲之傳嗚呼度烈婦所處可以無死然而情之所至一往不能自已何者靡他之誼斷於中而繫戀之私絕於外也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歟

張烈女馮孝婦傳

嗚呼人倫之變難言之矣禮義情性俱窮於所施不得已以一死自完死而其心仍不敢求白於天下自古忠臣孝子之用心其隱曲苦痛往往如此而論者或惜其隱忍或悲其湮沒而不彰豈足以知其心哉道光十年數月中而閩邑中一烈女一孝婦之死事甚異特合而傳之烈女姓張氏邑文成里人父曰蕙南女字于同里沈盤德而父母相繼歿依祖母居沈遂逆爲童養媳壻之父善寶者素無賴數以穢語謔女女謹避之善寶逐其子於外而禁女不令歸省張之戚有與沈鄰者女祖母偶過之女得乘間問安否而密訴其事嗚咽曰兒命苦惟有死耳又嗚咽久之屬祖母曰勿揚於人也未幾女自經死蓋其日里中爲優舉室往觀女獨在善寶驟逼之幸得脫度終不免也時道光十年二月十四日年二十二孝婦馮姓邑金二里人祖天粹諸生也父早歿婦幼字郡中吉龍大童養爲性慎默事舅姑甚婉淑姑病傷屢飲食臥起皆需婦翁姑皆敬愛焉既成婚龍大游蕩欲衒婦以媒過客婦不可龍大刱狎一婦引之歸翁怒而欲逐之婦曰姑病婦終日侍苦爲他事閒得一人分其勞甚善因攜臥具置姑室伴寢者七年仍以其間拮据操作龍大時時毆辱婦婦未嘗有怨色久之所狎婦死龍大益無賴會翁病龍大市毒藥以授婦令飲翁婦擲其藥長跪勸沮龍大愈怒數曰別市藥毆而逼之婦歎曰我所以不死爲翁姑耳今無冀矣入視姑寢視其息乃還龍大所舉藥盡飲之謂龍大曰我代翁矣願以後勿萌此念須臾毒發而死道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年二十六

李兆洛曰沈善寶與吉龍大豈復人類哉而幸逃于法網此聞者所爲堅髮扼腕恨刑罰之不中也雖然二女子之所爲婉轉俳佪以求保全其尊親希冀萬一悔悟事至無可柰何而以身殉之度其心拳拳未有已也身之不恤而遑計身後名哉而肯毒其舅其夫以自標哉此志士所以必於仁人也

黄烈女傳

烈女武進章墅黄璽女字陽湖白康敏公十三世孫宗洛宗洛年十九暴疾卒訃於黄女聞卽取所製鞶囊帨屨密焚之請於母曰兒命也願往成服母知不可奪許之女請使告於白曰無閉棺翼日往登堂拜舅姑及祖舅易衰裳視含殮如禮越五日殯於墓送往返哭盡哀每黎明起掃庭寢問舅姑安否入廚下奉饘粥奠竈所哭祖舅謂曰吾年七十止此孫聞汝哭斷吾腸也于是女啜泣不哭白故右族中落女於女紅中饋煩辱事無不習食有饋餉輒自啜之不令他人嘗居未幾上下無不愛重者鄉俗死者逾七日卽設奠累七七乃止宗洛五七之奠或聞其泣且低語曰勸君加餐後恐不能再也越一日中夜自經死經以斷繻五尺其所攜以來者也時道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越日而殮戚屬香氣達於戶面如生女生與宗洛同庚其死也後宗洛三十七日方白之訃於黄也至里門或聞之告以故聞者失聲曰噫女死矣其貞烈之性素孚鄉里焉

李兆洛曰易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者事之非常者也其所以處之者則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非剛過則不能任非中則不能得正非巽且說則任其血

氣或僨事即不僨事而戾氣未化不能和順於道德大過之姤曰過涉滅頂凶无咎知其滅頂而不敢不涉也過而中也其夬曰藉用白茅无咎天發殺機移星易宿而於吾和風甘雨之神明不與焉行所無事而已巽而說也女之死慷慨激烈矣而其處之從容沈密如此此可爲處大過之時者法哉

記孝女武端姑事

孝女武姓字端姑浙江錢塘人也父仁母苑女少敏知讀書至性過人願不嫁以事父母父母嘗焉少長母偶疾夜起求藥蹉跌墜樓折脊盧而愈私書曰吾今形殘不可以匹人得遂吾終事父母之志矣父母亦遂不議婚也幼弟曰泣莊女教之讀甚有法度仁以佐幕活家方游黔中一日女泣告母曰兒猝心動殆不祥也俄凶問至仁果以是日歿於黔中嘉慶三年六月也時女年二十四泣莊年十五雖已授室尪弱多病母將往奔喪女請從母知其敎于事也許之遂奉母挈弟以行比至資斧罄女以十指佐母饘朝夕幸黔中度日省嗇上奉甘旨下課弱弟裕如也又日積纖細所餘而蓄之閱十有七年始克偕母與弟奉柩以歸又數年母以久居黔溽受瘴濕遂病痹扶持抑搔惟女是賴逾歲餘病將殆屬女曰泣莊不能不出求食二子幼汝必以教泣莊者教之女泣應曰諾遂卒母蓋慮其殉己以死也泣莊亦敬事如嚴兄凡家計悉奉孝女持之道光六年鄉黨狀其事聞諸朝有　詔旌焉

李兆洛曰不嫁非禮也廢疾不嫁則不詭於禮計孝女之所爲武氏宗實倚賴焉天殆所以曲成之歟在易坤之謙曰含章可貞貞者女道也而許之以可蓋三不當位而稟坤德動而之陽故爲謙爲含章而夫子復翼之曰以時發智光大跡孝女之行亦可謂光大而以時發者矣泣莊字婕生述其事于予中表魏君裴請爲傳予以古無生而立傳者爲記其事以授之道光十五年也孝女年六十一矣

記陳貞婦事

陳貞婦秀水人江都議敘八品杜思寬之聘妻也祖景瀛任淮揚道與父徽相繼歿兄光照爲寶應縣丞依以居光照罷官不能歸復依其女兄于儀徵女兄之夫傅大光爲儀徵稅課司也思寬字陛棠祖甲故河間府知府父澍齡早卒思寬事母以孝稱家貧佐幕自給爲江西方伯先福主章奏以軍功得議敘娶曹氏無出而卒妾王氏生二子二女亦卒乃聘貞婦爲繼室未婚而思寬客死南昌載廷璋者與思寬同幕於先者也病視醫藥歿爲含殮攜其幼弱扶櫬歸江都貞婦聞白女兄請歸於杜女兄尼之曰杜家無立錐地子女又穉幼若何恃以生婦曰此吾所以必往也遂往拜思寬之柩奉子女間離經理身後偕若等來者以廷璋對收涕謝之告於杜之族儀居舊城而卜兆於城西葬舅姑與思寬及其妻妾無違禮思寬之在南昌會先方伯調任廣東思寬獨以病留廷璋既經紀其喪還述貞婦於先先感之厚贐贈焉得稍給朝夕佐以十指撫子女迄成立子長曰鎮娶大光女次曰緗娶光照女緗能力學又病瘵卒女長者適直隸舉人宋某某次則廷璋以爲己女爲擇配徽州董適祥具奩而嫁之思寬嘉慶十三年十一月卒貞婦今年五十廷璋字兩巖婺源人僑居江陰與風生賈誓悉其事爲余述之貞婦之厄於天也甚矣而從容矢義常變一節若行所無事者宜其力之足以挽回造化也載君之不負死友先方伯之不遺故舊皆當世所難而思寬能得之其爲人益可知矣道光十年四月

記陳烈婦事

江陰烈婦陳何氏農家女名冰姑父御賈母沈氏幼而失恃育於姨之適吳者九歲字陳世榮爲童養媳舅汝發姑祁氏世榮劉氏子也汝發無子而子之冰姑質性端淑事舅姑孝謹操作終日未嘗辭勞翁病刲股肉以進翁歿勤紡織以養姑鄉里皆敬之年二十一將成婚而世榮病歿冰姑爲之營葬如禮葬畢投繯殉焉時雍正六年八月十七日距世榮之歿纔七日邑令張公經聞而嘉之親往奠邑訓導朱公曾爲之撰傳且請　旌尼於大府不果何之族有適譚適陳者皆以未婚守節爲鄉里所稱乃並建雙貞一烈祠張君復爲之記記傳俱勒石祠中具存可考而邑人趙曦江曦明著桑梓見聞錄言冰姑之姑沈氏初嫁劉五無子以兄子嘉爲嗣即世榮也五卒沈據五產贅汝發以冰姑配世榮所言殊異其文頗參錯不相應乾隆□年世榮從孫燮復爲冰姑請　旌得

俞旨建坊變復餕曠明所爲傳糾駁之爲辨誣錄詢諸邑人士之知往事者皆以變言爲然故爲著其事告後來修邑志當信碑無惑於趙也邑明經高東川觀瀾爲予言今年夏陳氏族子有毀烈女祠屋者將毀之前及觸見大蛇昂首怒目視毀而止朱秀才九鑾言數年前有浙江人來覓烈女祠而致奠者云烈女已得仙嘗降乩於其家自言所居鄉邑故來祀之近時又有蘇經人亦來祠致奠所言皆同此事荒幻非所當言要之烈女靈爽固當不泯

記朱節母事

節母孫氏常熟之六河人也仍世科名之家歸同邑太學生朱珽遠事嚴舅姚姑致養宗黨稱賢舉二子不育珽好學屢舉不第以攻苦致疾卒雍正之四年也節母年二十九家素貧又嫠嫠無繼嗣計以死殉乘夜自經救護人覺而救之得甦已又吞金環宛轉數日亦不死珽之兄珩度節母之無所恃以立也命其次子杰爲之後謂之曰弟有子祀有託矣母乃啜泣受命焉子方襁褓母顧復無不至比長課之讀必擇師而躬督其所行卒爲名諸生人欲狀其事請旌于　朝母謝曰此吾分內事何足以告人哉年六十八以卒里黨咸傳其事或以白諸督學使者辛侍郎從益表其閭有女曰德嘗刲肱以療母疾及父歿母欲殉思救之而不能也於是于邑悲哀鬱鬱而死年十有八里人嘖嘖稱孝女焉節母曾孫銓辱交于予故聞之詳今　朝廷雖有褒旌之典慮其不及而致湮也故謹記其事

李兆洛曰節母以無子而欲殉夫有子則留身以教之當於禮矣教養有道以成其子之名而不居其功不以一時之榮炫其志安于節矣是其胸中豈復有激烈之私矯俗之論哉順于義而宜之焉耳孝女眞摯出于性生不忍其母之窮毀裂權逆以殞其命卒之母生而身竟以死慘哉心之傷也

趙君妻邵孺人傳

常熟趙汝玉之妻邵淵潤字琬章者乾隆丁卯舉人內閣中書齊然之曾孫女也祖聖珪父廣融家世科名母鮑氏字尊古以能詩稱琬章年十三即能作韻語然生有至性好爲苦詞若不能自已者年二十一而嫁嫁八年遂卒自隨園以詩文號召四方閨閣中亦多從風而靡獨琬章不然與其長兄淵耀相切礎而外概不與一人言也趙爲文毅公用賓之後三吳冠蓋望族汝玉父嘗爲縣令閨中迺貧無以庇其子孫琬章之歸也至無屋以處姑歸孺人治家嚴整琬章事之順焉然自汝玉以上兩世單傳不絕如綫琬章初生兩女後得一子三歲而殤痛甚繼又得一女乃自恨作詩有自憐反哺心難遂常念劬勞恨此生之句自誓曰必舉一子而瞑目也繼而母鮑病刲肉和藥以進卒不起未久其父又卒於是衾枕淚痕斑斑然無乾日矣道光八年十一月果舉一子而卒

論曰余讀汝玉所爲琬章行述詳哉言之夫女子之有才者苟不至放其情志則固溫柔教厚能循其教者也至於精寶之潔琴瑟之好一以詩意求之安有不中於禮者哉余故略之不道也

蔣訓導配吳孺人傳

元和蔣君司訓於常州有年矣行峻而望尊文富而士附嘗屬其子如圻如洛從予遊温純修雅庭闈所服習也君工鑒賞多藏古名人書畫予嘗詣之求觀輒留與飯中饋潔辨如宿備益信君有內助實今年春君抱鼓盆之戚手譔次孺人行事及孺人所爲靜香樓詩稿示予曰請爲傳予拜受卒業乃復於君曰今時閨閣稱女士者往往以詩篇質於名公鉅老得一言題品羣稱曰才媛者援無非無儀之訓以相警譽遂謂女子不必讀書識字僕矣婦言婦功公宮所教非讀書識字而能之乎至於詩之爲道於女子爲尤宜何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卽婦德也緘心繝之而身能體之順父母宜家室共祭祀織酒食穀子孫旁及離儷贈問懿筐懿績無施而不當而其性和情眞志潔氣愉時時流露於感懷觸興諷愛論志之作如口語之而色傳之此風雅之本禮教之首也惟孺人之行與其詩庶幾當於是是宜傳之曰孺人姓吳氏父贈儒林郎維岳母徐安人年十九而歸於蔣事舅姑左右無違儒林公之疾也割股肉以進疾爲之減接戚屬愼靜而倘寬從夫子官訓導於靖江於常州所至治舍字蒔薪木散廚有林下風宿寒餚空相對未嘗有憂色嘗遵室以事夫子撫之以慈惠是用有螽斯則百之慶教子女如嚴師語之曰若等不自力爲父祖羞是重吾罪也女

紅酒掇之事無不精者而惡衣惡食未嘗擇生丈夫子二如圻如洛也女子子二皆適士族餘子六皆遣室出其於詩以遣餘閒有所爲必有所感發道其意之所之不爲名也卒道光十二年月日年五十六

蔣母馬安人傳

安人馬氏海甯州例贈朝議大夫朝俞之女例授承德郎候選布政司經歷蔣君星槐之配州學生光煦之母也幼警敏得庭幃歡年二十一歸於蔣星槐未晬而孤其母歸太君實撫以成立凡教於家儼恪祇翼皆有法度安人能遵奉之動作靡不當其意姑沒而所以教於家者必稱先姑以訓焉生二子一女皆不育爲星槐置遣室未幾而星槐暴疾幾殆安人密刲臂肉羹以進乃瘳頃之遣室劉生光煦安人願復如恐不至道光二年星槐卒安人撫遣室曰門衰祚薄無伯叔之助我死易耳將如若何我已中身汝未三十兒才十齡撫育教誨爾我共之無負原下督光煦甚嚴至有過則命跪影堂前諭之曰爾父恨不能終讀見汝讀則喜再世單丁望汝不第成立汝孤汝父耶又諭之曰汝賴先蔭得温飽宜矢慎勿妄結納設匪人叵測誰爲禦侮者道光十四年十月十八卒將卒謂光煦曰吾負祖宗重任待汝成長十三年來幸無大過將反命於汝父矣年六十有八卒之日戚黨婢僕無不哭失聲者光煦學行有聞國人稱願然焉禮部侍郎陳公用光既爲安人誌其墓光煦復請爲之傳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方古列女夫何愧焉爰爲傳以俟後之續中壘者

趙節母呂太孺人傳

太孺人常熟趙貴臺妻姓呂氏武進縣學生大禧女舅王槐汶上令姑吳太恭人太孺人在室時以孝敬聞于戚黨年十五歸于趙貴臺素羸疾太孺人護視飫謹產子而殤年二十九貴臺歿太孺人請於舅姑撫兄公之子同岐爲嗣愛而能勞學必擇師乾隆甲寅　恩科同岐中式江南鄉試副榜丙寅選授福建安溪縣令旋調晉江時汶上君已棄養太孺人念姑衰老不能遠行而諸子及姒娣無一人在側者獨留侍不之官吳太恭人病㾓逾年太孺人視寢膳往往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侍起居者若干年孝敬如一日姑歿視含歛安宅兆皆太孺人爲之盡禮而將之以誠葬畢乃之晉江就養甫至而同岐卒於官貧不能歸留二年有同官佽之始克與子婦扶櫬旋里撫教孤孫元成一如教同岐者嘉慶十一年太孺人年五十同岐以守節符例由大吏請於　朝得　旨旌門二十一年十月廿六日卒年六十太孺人生長宦族而素耐勤苦方汶上君之歿贈君兩兄兩嫂相繼歿季弟之婦亦從子遠宦侍養之事一埤太孺人衣食多出紡績奉餐潔膳忘其貧也嘗不戒於火已及寢姑憚悸不能步太孺人冒火入負以出乃免自晉江歸時舟行濮河夢神人誡曰舟當覆明日舟過阿獺灘太孺人命易舟以行而前舟竟以纜絕而覆孫元成請傳於予乃爲之贊曰坤德含宏奚云吝嗇直方以大不習而得惟茲女宗允協厥極嫠嫠門內祈禳有僱因心惟仁體物則實疾痛如己斯矩而絜其爲吝嗇乃以自刻施不望報甘此困棘益自貯飭服御樸幅約己裕人斯之謂直稱此而施其方無域直養無害其大充塞坤之六二安貞是職地道以光爲陰教式

史母呂太孺人家傳

孺人姓呂氏幼稟庭訓動中禮則年二十歸史蓉峯先生爲繼室不及事舅姑歲時祭祀必誠以潔每忌日供饋輒蹐感愴以未得承顏色爲恨乾隆乙巳歲大祲蓉峯先生偕鄉先達鄭清如輩經紀賑事孺人令室中食脫粟飯間日一粥用贍親族之貧者蓉峯先生辭世孺人喪葬以禮毀無滅性哀不中除時孺人同懷弟幼心先生服官皖江乃隨母巢宜人就養署中巢年九十餘目盲不辨晝夜齒齦不食五穀孺人置榻於側調湩酪以飲之視溫凊奉盥匜左右扶持恆中夜起三年未嘗解帶中外稱其純孝夫從弟文振者爲東湖縣佐從軍卒於楚貧甚恆周給其家先後凡五櫬又與衣物以助大事克舉夫族子若干老無所歸招養於家嫁其女家人於門外得金銀器數種孺人揭帖召其人還之餽蔬果爲謝勿受嘗賻市屋數椽取租租久負後其人親歿不能殮孺人令輸償以濟焚其券其寬仁有禮多此類子丙膺十試十黜孺人款慰且曰無戚戚汝性非節吝者比若作縣必累不若今母子相安也此又豈凡女子識耶乙

未歲年且九十咸黨稱慶是時丙屑弟子陳芝楣中丞建節江蘇幼心先生年德俱邁爲播紳冠冕並登堂稱祝鄉里稱榮焉道光十八年三月卒年九十有三

贊曰穆穆其德淵淵其心德安以吉心博而敦以裕厥身永貽嗣人

毛母朱宜人傳

宜人姓朱氏太學生毛清士之妻衢州知州祀忠義海客先生之婦應雲騎尉改補文學弟子員嶽生之母也衢州娶於吳與宜人母同出宜人早失恃乃爲太學委禽焉二十六而于歸太學篤學博識有聞於時宜人事之甯爲衢州攜家遊京師遂從總督惠齡征西藏太學應順天鄉試終試遽卒嶽生生甫晬宜人忍荼蓼事姑撫孤無不應禮與西藏平衢州以功授四川中江縣知縣宜人侍姑之官舍嘉慶元年白蓮教反衢州軍中積勞還是職賊犯州率鄉兵數百禦之於土橋溝死之一城洶洶或勸出避宜人曰民恃官以定心志聞我欲出必先擾亂持此老弱去將安之獸駭之賊決不敢攻城卽不幸闔門殉之以謝百姓耳賊果他逸喪乃還貧無以殮聞上官集僚賻始奉姑扶喪而歸勤織績以事畜嶽生能儒書卽令出遊博稱佐之戒之曰毋冒賄遺貽父祖羞也當其乏時至節口食爲養然常陶陶然不爲戚畜憂語嶽生曰而識義禮達世事讀書可謂有成吾始願不及此也通塞聽之天而已嶽生幼子元之警敏通慧宜人愛之曰是將昌吾家未幾而殤宜人因之悲慟數年而卒年七十四海客先生諱大濂清士諱際咸嶽生文行交修士林稱重以有賢母也

贊曰有美勿成是曰含章其致光大以爲嗣慶

貞烈高女傳

貞烈高氏忠憲公七世孫光斗女也幼字同邑儒童唐文垣未嫁而唐生卒女聞之卽撤簪珥易素服泣請父母欲奔其喪父未卽許日惟啜泣且密製殉葬衣履以示必死父母日夜防維且勸諭之防稍懈女卽乘間自經家人急救之得不死遂不食父知其志堅告於唐將從其志因語女女曰兒思之熟矣奔其喪不若相從于地下者之卽安而無憾也遂終不食水漿不入口者十餘日而卒卒年二十有一以其喪歸唐氏合葬焉時道光十九年十月初十日也

李兆洛曰坤之德耑故人家女子之適夫亡而請奔喪者不可違也蓋請奔喪者已知裁於禮矣從之則後日之計長猶可緩圖違之則乘其至耑之性而弇奪其至正之守忿懟交攻必至斃而後已此貞烈女所以有奔其喪不若相從地下之歎也文婉順父命而終不渝其志不矯矯以立名而卒完其操以致其志視道若咫從容以赴眞忠憲公之用心哉

舊言集詩人小傳

楊尊一

君名士燦父侗三祖麟長尊一幼有至性讀書攻苦幾有成矣以貧故棄之幕遊爲仰事計未幾麟長依其族子於閩卒於族舍族子使人扶其柩歸中途棄之詭云被盜詰柩所在恍惚不能具言侗三素病羸不能往尊一聞之號踴投被徒步出乍浦歷濕台登崖涉嶮三十餘晝夜乃得一棺于海濱幾朽壞而木上書姓氏侗一一可辨遂負骸骨歸葬焉時年二十二自是遊京師入太學應順天試以其閒就甘肅學使陳公萬青校閱之聘又從其族叔四川藩司撰爲掌書記所與居無不傾契者年三十六始歸而娶妻未幾丁外艱喪畢遊楚北挈兩弟以往使各嫻習佐治之務皆有成立仲弟士瀚早卒恤遺孀撫孤雛恩誼臻至妹早寡迎而養之終其身後以母老不復遠游時時往來江淮閒歲時家居色養備盡愉婉年五十四卒屬纊之日猶泫涕被面以不能奉母爲痛焉所著兩稽廬草二冊大抵杯殘炙冷憂戚隱約之音讀其詞悲其遇尤傷其志矣

李麗舒

君諱慶來字麗舒棣原先生之子爲後於蠡塘先生生六歲丁繼父憂更八年而棣原先生卒兩弟俱幼君上事嫠母下撫稚弟治大事如成人自厲於學以率兩弟家世工書君能承之舉一硯游諸侯以爲養於學無所不窺詩文皆有師法旣屢試不售潦倒客授客淸河汪氏卒中風不能言俄頃卒嘉慶丁丑八月十九日也年五十所著有賁堂古文稿北山詩鈔賴酒齋隨筆君長子一歲

乾隆甲辰予赴邑試適與君連几坐各詢名氏始識君時君才舞象已有工書名輩中相引重矣予居北郭君居西郭苦不得朝夕歲或一兩見其後又識令弟心陔紹伃往來益頻君出游日多兩弟小於君且十歲常居守故己未庚申間與兩弟益密而君反疎然間歲亦往往相過從容杯酒各道契闊至戊辰以還予覊宦淮北遂不復見比予謝事歸而君已前逝矣君泛愛容衆與人無爭雖胸中洞然而絕去圭角所交遊盡天下賢達長者其相與處常在若近若遠間故其生也無怨惡其死也莫不思而頌之體素豐碩工飲啖予嘗因讌集戲爲座中人言得春生之氣多者莫如鹿耔法當久不死閱吾輩乃竟若此輯君詩不自知涕淚之横集也

劉旭岑

先生名煥章號壽軒乾隆庚辰進士由漢穹令署蒙化廳被劾遣戍改徒留滇騰越州牧吳式齋楷招主來鳳書院竟卒於騰越先生工制藝已刊行所爲詩有壽軒稾一卷相傳先生少而不覊翁檢制之不能得乃砌諸一室中納以書外穴一牖通飲食平日往來者任其從牖與語而翁於壁間伺之其相規勸者俟其出迎而餉之且屬其時至其匪僻者輒絕之數月聞室中讀書聲即予好飲食繼且讀日夜不倦益予佳饌居二年出之則自課文已盈寸樂守一室不願出矣此蓋倣胡文定教致堂先生法也惜未聞翁之名

奚鶴溪

先生諱寅字曰宗號鶴溪又自號芙蓉湖漁兆洛外祖蕉峯公胞弟也生負異稟讀書過目成誦爲制藝未嘗構思而權奇倜儻千人盡廢材武絕人能徒手搏健士數十輩中乾隆癸酉拔萃科捷己卯順天鄉試第二人考授景山教習丙戌成進士授湖南酃縣知縣時緬匪滋事奉檄赴雲南軍前辦差修道路催軍裝督糧運差竣還補衡山縣知縣緣事鐫秩　特旨復官調湖北利川縣知縣乾隆四十三年卒於任年六十一公志致卓犖詩筆蒼健興會所至操翰若飛卒官時諸從舅氏皆幼遂散失無復存者惟滇南紀程詩別楚唱酬詩二冊曾刊本於楚中特就錄之

呂雲莊師

師諱樾自號怡白陽湖廩貢生候選訓導高祖父大學士宮父石庭先生諱朝桂以篤行力學著啓迪爲一時名師生四子師其長也六歲失恃繼母莊撫之幼而敏慧讀書倍常人得石庭先生之歡屢困秋賦貧無以養常爲諸侯賓客所至倒屣乾隆丙午師館涵虛閣兆洛兄弟受業焉愔愔德音戲色戲笑每述敘游歷稱說人物旨致簡遠風趣自饒聽之者終日忘倦也爲詩宗新城尚書然不以自重同時黃仲則洪稚存諸先生方以能詩噪邑里而師未嘗與之爭鳴詩成輒隨手放散閒存稿草零亂篋中館涵虛閣時兆洛聚而錄之不及百首嗣後師復游山左游浙西東不獲常侍顏色嘉慶辛酉正月歿於里第年七十有四子儀典以佐幕自給兆洛從索遺稿錄本見寄則與前所錄者略同蓋散佚者不復可收拾矣

吳二安

先生名一鍔亦字穀菴陽湖人年三十餘始補邑弟子員性落拓不飾邊幅嘗以訟爲人居間怨家訐之遂褫其衿亦不以屑意所居曰横瀆距郡城四十餘里常敝衣破帽徒步往來雖老猶能日數十里也工篆刻古雅有法度人爭重之遂鬻其技以食每過朋舊之家或留之輒作數月住日不過刻一兩石暇則曼聲而吟其爲詩力求澹遠一詩或苦吟至四五日脫稾後不當意復棄去故其爲詩甚勤而存者甚少年六十喪妻及子友人爲醵金買妾復生二子嘉慶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自定晚學軒詩稿近三百首予家去横瀆纔數里故二安過從尤數有所作輒以相示劉醇甫編修見其詩曰此大似陋軒集二安聞之喜從余索吳野人詩讀之既而大喜曰皺然皺然

錢像啓

君名履坦號素園晉斯從弟也父燕習以歲貢任鹽城縣學教諭像啓長身鶴立伉爽有氣與張皋文董定園友善淬勵於學小試不利輒棄去工畫山水得法於其從父茶山竹初兩先生後乃專意寫生畫梅尤工直追元章所爲詩倜性靈清氣横逸如其人也嘉慶丙寅春客元和令萬承紀署猝染疾卒年四十

有七所著有清娛書屋刪存二卷

錢黃山

君名季重父泌乾隆丁卯舉人由壬申明通榜官貴州南籠府知府是時錢氏甲科鼎盛君少以名家子負倜才頗駘宕不自檢及壯屢舉不第浪游四方視天下士無當意者家益落遂頹然外形骸垢衣敝履踽踽行街衢中夷然不以屑意也時時從故人丐酒錢飲肆中與傭販雜坐不爲忤然標尚志節無妄交里中無賴子弟或持邑令長短爲奸利君白眼視之加訕誚焉貧既益甚妻前死子三人各以佐幕自活遠客千里外君寓居靈官廟蕭然如野僧道光元年秋大疫里中吳晉望趙子述輩皆以是殞斃君亦遂病未死前一日以書抵其友湯龍清曰我且死以後事累君矣我死必擊疫鬼盡殲之何有以癘疾賊諸正人也湯得書趨而往爲扶櫬還其所居越日竟死湯爲之視含殮焉君詩才橫逸得語往往驚座然恣意一往不就繩墨過後亦不復削治故其詩可傳者少與人交多殷勤之思以故于長短句尤工張臯文先生已採之入詞選

徐叔瞻

君名宗鄭一字瀧槎嘉慶乙丑予始識君於京邸溫厚之氣溢顏面而自守甚介僦屋大溝沿奉母以居其從兄農先及從姪數人從之居怡怡如也以教習期滿得知縣戊辰分發山西旋丁母憂服闋仍赴山西候補未得缺乙亥卒無子家心陔感得詩數首爲刊存之猶記君將出都時予方館盛氏南墅君偕龔松五過予值暴雨留飲甚暑被酒索酪不得困而臥予觴之起屬寫小楷庾子山春賦松五復記其後書竟夕陽在樹矣乃登車去後竟不復見今遺墨猶在篋中也悲夫農先名宗敏誠篤而迂緩不飾邊幅人多以爲癡而君事之甚友亦與予善僑身京師終不得一第叔瞻歿未幾亦歿

吳遠菴

君名飛鵬字九程世農家僦予家隣屋而居遠菴幼慧十餘歲已能爲童子師兼通醫事課徒之暇借書以讀多識宋元以來遺聞軼事尤工小楷書方整似顏魯公予少時喜寫書因延之於家日課數千字今架上讀史方輿紀要續通鑑長編皆所寫也予既宦遊遠菴亦去又數年而歿年不滿六十子遜三能世其業亦工書此時復爲予寫書矣憶曩時同住養一齋倦則拋書坐與遠菴論古今人物凡細碎事皆能縷縷言之洛閩諸儒傳授支派尤所詳審其人之字號籍貫出處可傳指而數自設制科有狀元之稱以來迄於今某科某人狀元能不悞一科不遺一人每聚飲爲觴政輒舉隱僻者相詰難以爲勝負同人因戲目之爲狀元譜其強識類如此性和易而介出語有風趣凡往來養一齋如王瑞舟周伯恬諸人無不相愛者時時弄筆爲小詩亦雅潔可誦遜三錄遺詩請入之舊言集大抵皆館予家所作聞之如見故人矣

翟雷谷

先生名震龍字起文宜興翟墅人明季諸生負奇氣嫻韜略爲堵文襄公十友之一嘗佐張參政定志幕於成都值秦寇躪蜀著守城功既歸遭國變遂不出自號洮湖逸人所著有歷代紀年五行類事負碣雜識握奇圖粵遊草蜀遊草鹿田草遊梁草清娛集等數十卷予婦翁路組引先生訪得清娛集遺稿於其裔孫內母舅史鑑樓先生錄存其詩百餘首其餘葉不復可尋求矣

吳默池

先生名燾字幼滋宜興人父晴瀾先生名璇榮積癸未進士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鼎革後足跡不入城市邑人歸高焉默池補邑弟子員以教授自給其爲詩歲爲一編多散佚予所見者曰娛花集乙卯作曰半帙草己酉作曰卽心菴草癸亥作又有竹所剩言數十則蓋晚耽禪悅時出名理詩格頗嚴晚益蕭澹惜知之者少

路思元師

師諱揆居宜興城外東氿之濱爲邑甲族而甚貧授弟子嚴而能慈發蒙以上隨才成就遠近爭延致先大夫嘗從受業比兆洛兄弟幼學時復迎奉焉晚耽禪說不能遠館閉門誦佛朝夕益篤兆洛每至宜興必置食召之歛袂攜手登申溪橋拳拳以戒殺放生爲訓嘉慶某年年八十餘卒嘉慶庚申辛酉江浙舉首爲崔暄崔錫華皆先生門下士兆洛又以甲子忝領解一時稱盛事云先生

不喜爲詩有所感偶一吟咏耳故所見絶少

劉瀾楠

君諱道隆先世居鳳陽始祖真洪武中隨湯襄武下常州營城西定居焉稱西營劉氏六世祖崟本張氏少鞠於舅遂從其姓九世祖節愍公豕祚與熙祚錦祚皆祀忠義稱劉氏三忠又五傳爲武顯將軍烜官福建汀州鎮總兵君武顯長子也中乾隆己酉科順天榜屢試禮部久不售循例報捐知縣銓廣東之海豐親老告近改銓浙江之金華己巳調長興尋丁武顯憂去官服闋部發廣東補原缺至省卽委署開平又署從化逾年補海豐在任五年以年老去官旣罷貧不能行留二年乃歸歸五年而卒道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也年七十六君教愿誠篤學行醇備所至輒有惠政在浙江廣東兩聘爲同考稱得士男子子五人儀儼書從子開業皆登嘉慶癸酉科順天舉人儀浙江候補知縣儼浙江太平縣知縣偁河南陳州府通判傑國子監生偉候選從九品遺詩一卷

李竹軒

君名荃字佩玉宜興横塘里人宋忠定公綱之裔乾隆庚寅舉於鄉壬辰登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分校四庫書直內閣兼辦　誥敕房事與壬寅　講筵外補直隸廣平府同知丙午丁內艱服闋補山西甯武府同知歷署府事嘉慶丙辰告養歸庚申十二月丁外艱時君已病又哀毁明年正月亦卒年五十九家故貧而君性高雅口不言治生仕宦三十年困窶彌甚在廣平迎二親以養其至甯武也貧不能挈眷故亟亟解組歸歸而色養者復五年爲親甚怡和而胸中不能無魂壘有不當意輒沈沈飲貧不能釀取諸酤酤惡竟以此致病所著竹軒文鈔詩鈔詞鈔儷體及臆說靜觀剩語凡若干卷君之季子掌綸予婦兄路辰宜女夫也覩賓促宴曾一接君言笑時已索索尠歡矣君歿後二十五年始得讀遺稾大抵沈鬱憤悶之氣一寓于詩挑燈展卷聰外雨聲驟集者夜如秋悲其遇如見其人也

吳瑶田

先生名孀璧號樸齋晚又自號臞仙江陰縣學生儀觀駿偉膂力絶人其與人處悔悔若無能也坐臥手一編或欷歔竟日其所合志歡如骨肉有急難傾身赴之無所顧惜然未嘗妄與人事言動必以禮法自處鄉之人皆敬憚焉旣屢試不售遂隱於博與朋儕昇日夜爲戲樂年八十餘卒嘉慶辛未六月廿七日也無子一女適張氏將死以所爲詩授其女曰俟有知者爲吾傳之先生與先大夫友善予每至江陰必謁先生其歿也予方仕於皖旣歸乃索先生之詩鈔而藏之凡詩三百餘首鈔三之一梗概略可見矣

張月霄

予頗嗜異書聞常熟張氏藏書甲吳下而張君月霄讎校尤精心慕之末由通也試介書賈代借書錄本而君慨然以來并以所輯經解屬爲之序序成而致之君以爲能道其意中語復屬作漢博士考序自是源源借書大抵小種將漸次及巨編如長編紀事本末之類皆許之未幾而君友陳君子準歿君致書悼惜以爲失左右手也又未幾聞君爲債家所窘盡歿其書益悵悵己丑春予弔同年孫子瀟之喪乃至常熟謁可一見君比至君已前一月捐館深相慕從不得一執手命也夫君愛書甚摯讀書甚勤校讎纂輯甚富旣聚於所好矣乃不能終保之亦命也君所藏散而予無借書處君歿而購書之路并絶矣令子承霖以君所爲詩十餘篇屬刻之書言集詩何足以盡君而所輯諸巨帙恐一時無有能流播之者傳與不傳亦俟之命矣夫

桑梓潛德錄善士傳

張績字公緒武進奔牛鎮人嗜學力行工書業積甲申國變曰讀書當存大義我祖宗享國家太平之福者幾三百年今當國變義不忍再生子披須方十齡涕其旁弗顧也不食七日而卒五世孫榕蔭字金吾性孝友端方能詩善丹青亦善岐黃學伯父無後而嗣之事嗣事生盡禮其心伯父所遺田千餘金榕蔭告於父曰兒不忍厚於己而薄於弟願將伯父所遺與諸弟均之後諸弟相繼逝撫孤撫寡悉出於誠嘉慶閒淮揚屢遭水阨流民過鎮榕蔭慨然曰民吾同胞視若輩流離而惜吾力乎推食食之凡有疾者爲具醫藥其勇於行義類此

厲南琛字銘栽一字士璋號瓊山武進人國子監生南琛生四歲而孤母葛氏

撫教之成立既長好學言動必謹與同邑蘇謹人畢兩亭蔡師澤吳穆菴王省吾裴敦夫諸君子講求宋大儒書以身體而力行之事母盡孝承意志無違家故饒裕性喜節儉于施也侈焉乾隆庚戌年郡人議設敬節會銘莪贊其事甚力首建義塾爲四郊倡宗祠祭產薄不給祀事銘莪捐己田二十畝益之又于祠旁建孝子節婦二祠以彰前烈皆體其母意而爲之也遇歲凶歉輒出錢糴穀以賑至其晚歲幾困矣然猶力行善事不怠所著語錄數卷藏于家子汝寬廩膳生先卒

畢應箕字耀實號兩亭武進人本系邗里吳氏父諱某與中表戚畢某同巷居相得也畢無子愛兩亭而撫之既兩父皆早世而嗣母以乾隆壬寅歲亦卒兩亭事本生母以孝聞家貧資教授爲養然竭力營甘旨無缺畢又涵其嗣父之從子也常爲人言其事親者而歎曰人家親生子詎有爾耶蓋所稱一如其事本生母者於濂洛關閩諸先生之訓身體而力行之尤所深嗜者許文正遺書薛文清讀書錄也嘗以爲文正之學篤實而輝光文清之學高明而純粹繼朱子之統者二公爲得正矣常論學于同郡蘇謹人吳穆菴屠銘莪諸子而與吳穆菴尤契穆菴嘗語人曰自予所識知未見有如兩亭者兩亭聞大愧戒不得復有所道志欲少置田宅爲畢氏立後而身自歸本宗竟不克臨沒戒其子善承畢氏後而葬己于本生之墓旁

汪兆鼎字子元先世自歙遷武進祖化龍官紹興府同知父炎國子監生君屢應南北鄉試不售乾隆三十八年充四庫館謄錄期滿發直隸以縣丞用補冀州之棗強與上官齟齬以事去職嘉慶四年赴四川軍營投效未即錄用因客合州刺史龔際美署無所就時同郡朱向隆官達州巡檢與君有戚誼知朱有解餉之役赴達州與偕往至東鄉之太平石岸口猝遇賊衆謂君非蜀中官可速避君弗應語朱云君職護餉當亟行吾留此以大義曉賊逾時賊麕至君責數之賊叢刺被六創罵不絕口而死時嘉慶四年六月六日也年五十三配莊氏張氏張氏聞君死狀慟哭七晝夜而絕子曰仲慶張所生格於事例不能銜旌䘏故追而記之俟史氏之采焉

又列女傳

談氏陽湖談榮先女生乾隆八年年二十三適金毓繁毓繁家赤貧初有欲悔其昏議者氏矢死靡他乃得成婚越六年毓繁卒子二壽南早夭壽山娶妻張氏甫七年而壽山亦卒張氏時年二十六生一子榮昌守節奉姑四年復歿談氏乃獨撫孤孫成立畢世阨窮其凍餒瀕於死者屢矣而卒再存弱嗣延宗祧於將斷皆其辛勤劬瘁之功初亦不敢自必其有濟者也卒年七十四守節四十六年

孟孝女陽邑孝仁鄉孟楚寶女爲同邑劉俊英之妻未嫁時割臂療母病筋斷而血不流人以爲孝感所致今母年逾八旬精力尤健聞孟氏迎養於家已十六年

徐氏武進縷寶里楊燏吉妻其歸於楊氏年二十有七矣幼事母以孝聞刲股以療母疾者三母歿守一室不出懸母像事之如生矢不嫁其兄棣輪以居室大義字於楊氏聞援刃斷兩指示自廢而楊既納采聞氏如是益賢之請益力氏遂不食兄婉轉祈請氏曰過七日不死當從命過七日竟不死乃復食歸於楊事姑如母處妯娌溫婉曲當無不愛而敬之生子二教督有方長者補學弟子員季女字呂墅橋李鳳翼爲繼妻既聘而鳳翼死女請於父願往守其喪父不許卽絕粒自矢既往撫前妻子女有恩意閑之以正家故中人貲御婢僕恤里鄰井井矩度無敢犯者女在室時母病刲肱和藥以進母病以痊

唐氏名素陽湖人字陳學載學載殤氏才九齡取陳聘釵條脫盡磨去其金以示意漸長有問名者氏聞變色私謂母曰兒已奉命爲陳婦矣彼來何爲者事以寢母疾左右湯藥衣不解帶禱曰家不可無母吾死乃其所也母卒遺妹三皆幼一弟尙在懷抱氏體恤周至飲食衣服有逾母時會陳祖母卒告父女堅請往乃得拜舅姑而歸曰吾願畢矣年二十五卒歸葬於陳

張孝婦不知其氏年四十餘爲張履吉妻履吉旋出外遺其母於孝婦孝婦佐姑勤織紉以爲活而事姑盡爲婦之道履吉久不歸值年饑無可資以養孝婦有女弟爲陳野航妾乃如陳氏爲司倉婢得値以膳姑月必一再歸爲姑浣濯

縫叔及姑病且死又周詳盡禮裏毀骨立既而復如陳氏歲時忌日必歸祭祭必慟哭盡哀聞里閭之莫不垂涕也以故人稱曰孝婦孝婦云履吉客死於外時孝婦年七十矣衰絰成服慟哭幾死而履吉族人利其遺產逐孝婦他往孝婦自是不復至張氏死於女第所

案曾孝婦事自張君其榮請於施君鳴岐迨先生斯本已爲再續錄矣

鳳臺縣志人物傳

郭世安字汝磐居縣之西鄉楊家牆坊乾隆乙酉舉人少貧刻苦讀書及長教授里中每謂學之不古師道不立也教生徒極嚴峻經指授者不惟工文章而行義皆不苟年七十選山西靈邱縣衙內服役悉鄉野椎魯人每謂宰官勤事撫躬一己諸役共使令而已何用智巧叢蠹爲在官十年政靜以和民咸感愛建太白書院以古法教學者而士蔚然以起罷官卒於寓舍士民懷其德立木主祀之

吳檉字樹伯縣學歲貢生好讀書長於史有兄三人咸童時父卽令異財以居檉獨不分異父歿家貧賣授徒以養母甘旨修潔兄子頗繁必令侍母側惟所欲與其交友以信不以生死易受業師何杏將死托以子子或廢學輒召責或不至則頓足拊膺衣辮盡落其誠如此所善有孔洲者招致其家課其子洲死又以托檉洲家故豐子幼弱人多覬覦之將與檉爲難或勸以辭去檉曰吾既受友托不可食言吾自有以處之教其子厚宗族睦鄉里家遂以安人以其善爲人謀也有所爭執輒就質之檉爲剖析分理無不服從鄉里中無少長賢不肖皆知檉爲長者檉臨歿誦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蓋其終身所守也

劉錫祉字介繁號薌亭歲貢生明昭信校尉昭之後耿介峭直不能毀方爲員其事親養弟內行純篤鄉里敬憚之初自號劍峯常州管世銘主講循理書院與交密管號平山錫祉因曰君爲平山某爲劍峯此有險易之別且年垂衰暮勇猛峻峭何所施之今爲薌矣遂改號曰薌亭云

錫祉孫志本嘉慶戊辰舉人幼聘某氏女未昏而瞽來請絕婚曰其字我時未瞽也卒娶之秉節矩行蓋克繩厥祖者矣

又列女傳

茆氏茆從義室女也許聘同里張鶴之子懷祖懷祖死時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也女年十八聞訃欲殉父泣止之女曰父母以女許張氏子女不忍負聞張氏子父母老夫弟幼願往張家任艱鉅爲張氏子待嗣以畢志事父許之遂於是年八月麻絰赴張家哭拜棺前見舅姑哭如孺子留張家事舅姑極孝舅姑歿禮葬之撫四夫弟皆成立氏年三十七以第三夫弟子爲嗣子氏曰嗣立吾志事畢矣不食死嘉慶十年十一月也張茆兩姓皆農家又貧甚氏勵節十九年備歷辛苦而卒成其志可謂難矣

葛氏監生李宗賀母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淮水暴漲風雨交作晝夜不息沿岸村落蕩決殆盡男婦悉緣屋緊巨樹間呼救無應葛氏聞而驚泣出重資覓船擇舟人有勇敢者上下往救凡拯男女老幼數百口給衣食水平乃去知縣賈公與表其門曰惠濟閭里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箴銘

辨志書塾銘

惟士尚志所志者道聖賢在座天地在抱萬化非多一經非少存存萌萌良貴是保志有不立辨之宜早玩細遺遠求安求飽歧能亡羊貪乃喪寶載銘爾室中以自考

試硯銘

硯之功同甲與兵試之敵場宜利堅其或不爾安用焉吁嗟硯兮穹而圜寄形瓜瓞泉其源既利毛錐墨且便青州絳州何所實一鳴託此斯銘傳

鳳臺廳壁二箴

某始離弦誦遽領簿書民不素教事非夙練雖夙夜出入求獲不已尚不免于戾況惰與肆乎爰爲二箴以作監史惰箴曰

生民立君曰惟司牧親民之吏庶事綰轂蝟集蠭攤盈目不及瞬而心不及謀彼晷漏有幾任其悠悠一褚投匭一夫匄牒幾日悖心幾日失業嚮彼方揚毫毛始艱須臾之不戒而煨燼萬間民呼汝聾民呻汝瞶汝咎汝民汝罪奚逭壅乃債成需卽叢奸汝咎汝身汝更何顏緊惟昔之人政若風雨猶棠茇召南戴星單父惟汝小子罔念惟艱敢曰予勞忘爾夙昕是箴爾坐不遑惟勤

肆箴曰

敬之敬之無易爾思明於憂患匪保匪師堂皇何高廨衙何怒惟言莫違孰敢予侮巖巖者山揭揭者車山險猶可以越民嵒不可以踰吏蜮工射胥倀爭食臺與蠹足輿奴虎翼外伺肘腋內訌肺腸爾自謂予智而魚爛鱗解起於不及防拔根絕萌豈曰逆億兢兢百里惟恐致福縱生於疏橫生於盈胡覿彼水懦而忘乎春冰天之難諶厥命有峻東筋固骸亦克自振是箴爾坐不敗惟奮

磬銘

靈璧古虹州瀆泗產嘉石其聲清越以長盖卽書之泗濱浮磬也選其尤者仿考工尺度製六律六呂之磬其製則不背於古矣其音之異同則不敢必惟合之於笙似不謬耳嘉慶歲壬申辜月磬成勒十二律呂於其端係之銘曰

毋句瀏矣鳬氏無官元音載淪雅樂靡漫湯湯泗陽厥產嘉石其聲清越式禹之跡釆斯載斯琢之磨之倨句允宜股博承師下上端旁清濁迭起宮商遞變律呂咸理夷則以則孟秋之秋曰以立辨應節悠悠陰陽主祭天地尚質聲音政通摯拊神格依我磬聲終和且平爰古爰今莫起伶倫耳也不聰孰是量測襄兮入海孰是繩則爲襄爲擊有心匪遙退哉荷蕢吾誰與招矩句仍陳位次聿表遺此硜硜爰證肆好

井銘

署中之井凡二其一久涸飲食需艱澹而汲之則甘泉也築亭於其上而銘其闌曰

水風象井君子勞民舊井無禽時舍之臻八公之陽壽春之右改邑斯存引養其舊曷其有汨汔至未繘爰顧爰居無喪無得渫焉不食我心斯惻爰卽我謀陶復陶穴谷之永澄瓶也匪羸宜贊無咎勿幕元貞射鮒不占並受其福守不假器後來斯復

日晷銘

日東景朝辨色斯朝維寅守恪茂卯賓翹羔裘有耀進思戴勞清明在躬令德孔昭面東表

日西景夕序業其曠東申盆虔留酉無郄視蔭而惕莫氣所戹乾乾若厲手誠不息面西表

矩之視方川之視平砥此片石以爲玉衡直則中繩圓則中規置臬識景協乎璇璣八表同流四時得節我守其式維皇之極聖人體逝君子惜陰位三才中天地之心面南地平表

淮南舊壘甓銘

宋史連庶傳庶爲壽春令淮南王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甓

爲城旐曰弓矢舞衣百世藏於王府非爲必可用亦以古之物傳于今尙有典型也壘因是得存予求壘處城北五株山下土人相傳爲古淮南王廟有壘跡存焉壘之毀不知何時殘甓滿地率破碎無文字其質堅潤如玉非後世陶旊所及昔人珍之後人棄之不亦慎乎爲檢取其有隱起繪畫稍完整者凡數十枚識之曰淮南王舊壘甓以貽諸好事者嘉慶癸酉春分

是陟浩劫危若一葉既剔既𠜃以隱端歘

淮南之喻玉也曰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近之而濡望之而𢿃可移以頌此硯矣

物無小久則珍懷殘缺思古人

敦琢其章惟土物愛厥心臧

精氣入而粗穢除

磨爾甎磨爾心凜千古惜寸陰

墨之守石之友宜文章保年壽

但有寸土逢年自古行與子旋無憂石戶

起鳳騰龍待其春容瓦釜黃鍾曷維其同（鐘式）

匪璧之懷而土之寶學古有獲其風肆好（鳳字形貽修𢿃）

一卷書終身可矣一尺土逢年可矣君子不玉不石不黑不白不博觀謂之道（書卷式）

其文若隱若見其理若密若漫其德若全若半材與不材乎無用之用乎以其類己也故重之也（太元半截甎）

在泥塗辱安辭廁翰林幸榮施以瓦注奚巧爲遇先生知所歸昭文氏忘成虧保千齡長如斯

甎也誰奇之而與結文字之知甎乎傳乎孰使然乎（貽龔生景雲）

奚土奚石惟用之適孰陋孰文惟質之敎是于學爲樸于行爲篤于守爲獨而君子所不外求而自足者也（貽衞枏）

石耕非討錫之土田湛露流膏荷寵自天元元之望康康之治宏我兩京以研諸處（元康甎貽孫于丕大令）

茶之訛黄以魏棠鍜鍾皴皺若元德位康厥是寶彝訓惟土物（同上貽書舯大令）

求無所可用久矣乃今得之爲予大用（貽周伯恬）

執陶甄是夫子莞爾（琴式貽冠山廣文）

是連城寶策藝苑勳續以流潤樸而致文霏霏墨華郁郁紫雲永錫難老娛我神君（貽益堂大令）

異此沙礫燿乎奎光我占包瓜君子含章上矣維德民樂曰康式追騶翁慎事自臧（瓜式貽魏贊卿同年）

甎之鈍斧之利保其質善其器藏則全用斯貴（飾鉞形貽爾德卿同年）

人棄如土不毀其方我友如石不炳其光是其閟世久矣乃黯然而日章（貽春圃贊尹）

厥質美陶所揉也著文焉藝斯游也文與質俱則千載不渝其揉諸游諸可以人而不如（戚安甎外方內圓文曰含元抱璞貽亦事）

昔也金城今也石耕弓矢舞衣尙有典型（貽惺園）

是雖土苴瓦注者巧俯仰即是莫名其寶（貽章重木）

此一坯土化爲神奇盪胸雲海騰英墨池（貽翥江）

可與觀古可與論道則甎也而珍千金而况于人乎（同上）

甎則殘研則完嚳其保之孫子子孫（貽孫奉交）

曰方寸水一滴道何在在瓦礫（貽師馘）

面之即壁磨之即鐵一以爲泥滓一以爲華澤此夫不立文字不離文字而游行自在者耶（刻達摩像貽靳香）

土之怪耶石之叱耶以麗斯澤賫于光耶視爾所藏無亡爾羊（相羊爲蘇文虎）

伊支離時奚施癡惟宜誰之貽書爲斯（貽華半樗）

放倒壁子打開布袋請雲山大師下語（貽僧雲山）

質不纏文不胜閱二千載而不壞比德焉可（鄭生恢齋以有氏碑見貽予因封元康甎研報之）

以此鷗鬘僑之鳳味吉無不利大有天祐會大亦如得殘甎文曰吉利字畫古勁亦魏晉物既琢研乞予銘
止則長城屹防行則壺𢾽筌幟三寸毛錐亦策勳羅布不須磨盾鼻古單持形
貽高藝舫
建此墨城康爾笥櫝殘文斷字甎礫珠玉陶甄性靈圜圚舊服珍之惜之藏用
之勖建康甎貽陶阛
非金非石亦璞亦渾程此嘉量爲文藝準懸之國門無有增損嘉量研
東壁主土爲書府北斗戴匡爲文昌得于斗墟之野是分叢桂之香六星研
太上若辱若不足元之白之從所欲甎之專專兮完璞研之兢兢兮抱獨太元
甎研
秦鴻片石遺無紀始命烏曹儆倉史甎兮專專葆厥美研諸侯慮成壹壹秦始
甎研
永世有道在不竄和調壓坧鑄兮古甎之專專䡞水土研研施施此石輔永和
甎研
阿有卷兮矢好音閣雲飌兩膏均斟甎專專兮匪自兮研之不磷聖所任阿閣
甎研
元箸既得腐亦神康瓠自寶全吾真甎專專兮取既陳研道圜兮苟日新元康
甎研
晉殘甎紀秦始文小篆致茂美千五百年見于此濯之磨之亦其理形疎質賤
不自鄙願登君堂侍君几侍君几娛君心君心愔愔石與金數斗墨汁亦何貴
貴與古昔相追尋武城之絃單父琴至今傾耳留餘音尺璧諒非寶康瓠那復
道幸附遺文效我恩秦甯終始長相保貽書巢司馬
墨之守土之保陳黑甎
介于石全天質載古澤守爾黑此邑上舍吳方春所貽考晉泰始十年爲吳鳳皇二年時王渾鎮壽陽陳黑蓋晉將名製爲硯
識其陰而銘其陽
以其質也于文最宜其所憑依其所自爲貽陸子石此元康甎得于黑石渾龍神廟漁人夜網渾側常見晨月印渾以爲驪龍珠也

晉明出地莫炳書契穆若含章龍蟠之智帝鴻垂模緝纂是資永貞安止侯琢
侯治和以烟雲之羃發揮六經在壁所貽孔古年祀緜邈爲金石侶甎橫篆識永和六年
莫龍緝侯之九字餘字磨泐不可辨識考永和晉穆帝年號也以甎字分貫上下句之首爲之銘
太璞自完其質也專以其完而古也以其專而取也是無所任而茲且爲吾與
也而勿以其齒也泰始十年甎凡七枚皆吳上舍楚圃物甎之側文曰泰始十年其一端文曰陳黑其一側爲關千文一端爲圓文三枚皆同而字體各小異一枚無陳黑字其三枚無字但一端一側作關千圓文楚圃以一枚貽予予製爲研乃更爲楚圃製此硯而記之幷爲之銘楚圃方春字也
稜耶駁耶非其質之本磨耶謝耶乃其所脫賴小用之而小成大用之而大騁
既取材而儲藝苑行見雲騰而光曰炯甎凡數枚文率不完參而讀之曰大唐七年月日壽春舍人謝某墫此貽鄭甯雲少府火色騰上將斯實也幷爲銘

天聖院甎銘

嘉慶十八年三月予修報恩寺得天聖四年施錢人名碑始知寺塔建
于宋得此甎始知寺舊名天聖院皆志乘所不載也甎質極密緻製硯
以授寺僧用備此寺掌故
何爲八萬四千法老僧肚皮黑漆漆現取自在月輪身任汝自磨還自說

製古磚硯櫥銘其扉

陶復陶穴我取其陳我田既臧我思古人
迄用康年不素餐兮矢其文德行與子還兮
中磨有蟄如取如攜如琢如磨如璋如珪
亦服爾耕我心匪石儆申伯土田此維與宅

甎印匣銘

含章可貞六二之勤既塗非辱賜耕非寵斯文墜地君子是恐昨此者誰時時
持弄
金之玉之暴檠土苴道在瓦礫牢歟石歟昔維烏曹今則近宋一坏斗大猶置
何虞

自製方墨繫之銘每一面十二字

太沖惟莫不稜不角是以不辱

居陰理陽用晦而明品物咸章
黃帝遺此吾命罔象得之赤水
衆妙之門玆爲元根默默者存

其二

栖鳳枝出華澤元楞精角未昔
擣萬杵蒸以百乃均齊重五勒
制其長半于尺匡視矩九之一
曰嘉慶歲單閼王居門日惟乙

凌香兩司馬屬予書閑啄齋並爲銘時香兩方以服闋需次皖省

騫舉何意枋榆不猜十里五里聊爾徘徊紅豆欲殘桐花未開翛然閉關獨鶴
蒼苔

鐵硯銘

完白翁曩游湖湘弇山制府製鐵硯貽之因名其居曰鐵硯山房翁化
而硯亦亡左中丞仲甫得之以還其子尙董而山房可無替矣乃爲之

銘

行能古交能堅金與石奚擇焉保斯文世勿湮

墨磨銘

天其運地其處日月爭其所執推行執勸成屈伸而利生世世其磨乎墨其我乎
磨不自轉疇其轉諸墨其菹乎磨其驢乎

漢瓦硯銘

其爲瓦也秦宮漳臺吾烏乎知之其爲硯也鍾王韓柳吾烏乎知之雖然膚詎
知吾所不知之非知乎

嘉慶庚辰予游粵東住勤志館竹吾于古榕下闢屋四楹予顏之曰眠琴

窩銘曰

密竿倚檐古榕交陰凡境自遠塵情不侵何以宜之愔愔者琴以詠以歌可以
寫心

端硯銘

予自往端溪采佳石治硯并銘之

坤輿磅礴雲煙載出體用同方縝密以栗物我同抱溫潤而澤氣質清甯勿湮
磨涅道德行藏廉隅植節君子之器庶幾無斁
視之起粟按之殷肉其文深縠其理潤玉
水之肪雲之膚文之膏道之腴
骨而不瘦膚而不縐反復而不疚是與我有舊
遠出初沐新泉欲流著手成春我以寫憂
抱德以終年
有受而無取有授而無與
平爾心靜爾脈正爾形實爾液毋含垢毋汙白放淫詞息邪說以澡以匱視諸
方冊
休其神者神居之
方玉斯粹比金則銳何以象之子溫而厲
疏質密理勁骨柔姿方圓平直無所不宜此眞端人可久久相依惜乎遇君之
遲
方以完如其端可以觀
方中矩直中繩平中衡大以正安無傾合此五德端以之名
飽豪渺臧文藻國無小
如盂如盤散諸花香如潭如淵爲蛟龍藏播芳馥于四時戰玄黃之千場
端而快豕迪之不在大
洞巖縋谷搜寶剖璞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水巖一握尺璧不博
純其色穆其德寸有所長奚必尺
苟有其用雖小才也能奚其質雖不中方圓亦可用也雖然不琢不磨則將棄
何

蜜之味中邊皆甜此亦端巖之蜜也千邊何嫌
一縱一橫經緯天成妙造自然耿耿元精
玉理庚横雲容波平不可得而名也是謂絳天清氣之英
靈芊之石大庾羅浮之梅犢嶠之至寶也寫梅千石載之而歸陸大夫裴安足
道哉
東坡有言吾有二手其一能書而有二硯已爲有餘吾硯數十手卽無一作而
惟玩以目是賓而非實然吾又聞之老坡不飲而好蓄酒以待能者奚必我口
和順積中則英華發外故文不可僞養不可悖
和和順順平平近近方方正正可以爲人矣可以爲文矣銘與守之守之守之
貽鄧生
曰端曰方正厥格焉知柔知剛介如石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保無射焉貽吳
碩甫贊州
嗚呼念之哉我聞惟曰丕顯文德匪意之訓惟道之訓亦惟有吉行在于爾躬
允迪玆時罔不孚往悉汝心惟繹惟推毋比于逸言毋以矯僻亂乃治聿惟胥
伯小大多正墨子彤伯番侯毛公爾亦罔不克若與其非義非式則罔冒貢嗚
呼明天察地可不敬歟康生竹香仿古圭式製硯龍繡漢冊以勵文彩
樸茂之天純粹之性沈酣于典籍而敷施之德柄匪在積之藏而勵志惟敬贈
孫仿山
五彩備矣反以爲瓶而所寶者乃在純然不駁之姿願其勉之賜次兒願
匪轉者石待轉者心生雲垂露晝理能深蕪葉贈張懷白
他山之石可以攻直正方義端所從貽汝植學兼植躬爾思雖遠如相逢贈吳
石華學博
因方遇圓無施不宜相質被文是以似之圭璧式
翠稜摩玉綠沈繡土運成風手爲修月戶綠石斧式
騰之爲雲注之則雨流之如海容之卽宇引之中繩絜之合矩爆爆因時用舍
有處信端筆之都居宜端人之所取貽陳雲乃司馬

華不繁而充質不譽而豐密故能理模故能盡時文鏵恩時乃風風字
一葉落秋心託秋葉
囊中裝占括囊膚寸而膏入荒卷懷而心秉藏被囊
栩栩然蝴蝶也蘧蘧然石也知其爲物而因物成務各適其適也是之謂物化
蝴蝶
蓮一朵韓孳穩質凝玭澤芳祉能起香雲兩香水蓮花
龍虎所厭望氣知勝其行如東雄我文陣古厭勝泉
角觥其觴泛此元流一揮一挹亦以寫憂角觥
媧天開闢春雷鼓
以立辨明且清爾有心非硜硜磬
何所擇惟其質徵其色用其德杞梓皮革各有其適端石青花以其宜墨也此宜礬而青花不減西
洞故是珍品
圖心寫德模音冶迹圓硯背出點錫眼頸而銘之選文體
學海如帶文山若礪永莫爾居爰及苗裔杜圭
蓋聞氣摩則交神摩則消金以摩利木以摩敝石得摩乃芒玉得摩乃光水火
摩而淪日月摩而翳是以君子審所與摩守所受摩定其交而後求故全也不
見知而不悔故專也以下十五首連珠體
蓋聞懷慧捷之辯者必有微眇之致抱殷勤之思者必有密麗之色是以上士
精進心如芭蕉仙人凝神膚若冰雪
蓋聞月盈珠滿霧起玉津淪精自浹飛潤相因是以栖山築岩或被褐而不驚
瞻牛察斗望氣而知珍
蓋聞金狄之身比剛不壞商容之舌示柔以存是以內直外寬君子自適騷括
之內一陰一陽聖人正在剛柔之間
蓋聞泉精之闕瓊華之室通璣璇而布元氣宗仙靈而御品物是以中階七曜
演遁甲而開山下都五龍道且倉而被跡
蓋聞觸石纖纖頃刻而載撫六合歸墟浩浩終古而不涸一川是以稟授無形

神托秋毫之末周環有謝恩懸轆轂之閒

蓋聞道無垠垓不元不白行有壇宇可水可懸是以美哉璠璵一則乎勝尤矣君子望之儼然

蓋聞依神相扶得一而保擇挨挺搠于世族撲蘇牽連于微渺是以知己之不係于物者非有需于物也而物有需于己知道之不離夫器者惟自適於器也而器自適于道

蓋聞微風過薰轡不必厲中衢設尊旨豈在多是以托不得已者遺心而合氣于漠接而生時者不言而歆人以和

蓋聞大鵬之運特負垂天神龍將興是賁一勺是以鉅鉅而細細隨其所憑物物而化化羌無可度

蓋聞物有同出于一所爲各異亦有本不相類合而成效何者形異則左右別施聲和則金石並調是以萬端雜彙相忘乎道術天倪所和祗因乎衆妙

蓋聞由基中微豈乞靈于利鏃夷光飾妍非假寵于明鏡然的不能以徒手破影不能爲陋姿觀是以珠璣在握奚煩海客之求玳瑁裝書乃擅才人之勝

蓋聞畏傷而避伐則抱質者無術矣戀湮而守黑則懷清者先塵矣是以自本自根先天地而不爲老獨出獨入濯緇垢而未嘗知

蓋聞平者道之總虛者道之孔是以休乎泱漭履大方而鏡太清得之參寥子剔墨而孫雒誦

蓋聞陰陽爲炭鑄雲生于造化之中山泉可平挫萬物於秋毫之末是以撫實而運有氣卽融養空而游於神不閡

製端硯櫥銘其扉

深華孔碩嘉秀方鮮時我出處玆道其安集石鼓文

觀其峻引清氣靜流和風懷山抱水自極天趣敘列左右俯仰其間若與古賢慨晤一室不知老之將至豈虛言哉集蘭亭帖

燈屏銘

王若曰伯冏予若觀火明光于上下厥攸灼相爲敵讎罔懲其侮時謂亂風乃命建侯樹屏柔而立剛而塞惟時怙冒用丕式見德今予命汝翼祗遂陳于上明明棐常惟夏顯哉泯泯棼棼餘風未殄閑之維艱汝有合哉懷爲夾作兄弟方來文修不逮以遏亂略汝多修扞我于艱承汝俾女惟喜康共宣重光明作有功用成乃顯德集書

鑒亦有光風其吹汝之屏之翰予曰有禦侮集詩

鄧生守之名其齋曰位思予爲書之并附以銘

艮之爲卦體乾九三道去太甚惟止乃堪其位伊何重剛不中惕然爲戒雖危不凶其思伊何進德修業可與存義動靜不失爲游爲妄其出以昏不拯其隨心于何根爲適爲莫其出以戾列夤薰心身于何牆能止諸躬乃厚其終行庭無人敵應斯通吉祥止止虛之集也成性存存卑之法也終身乾乾反復道也敎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繆文貞公被逮時家書手稟謹裝治而銘其檢

斯世何世耶斯事何事耶而斯人適丁之耶其心日星也其氣風霆也其文則品物之羣生其書則雲烟之蘊靈也廉頑立懦百世之師猶有鬼神呵護在茲

周忠毅公遺印銘

玉不可使奪堅心不可使奪丹不亡者存毀之而完曰此非公之姓名乃千萬人共印之天惟此方寸者之終古不敝也庶幾立懦而廉頑

銘鄧石如篆書弟子職後

聖功育德養正于蒙幹身維禮直內思恭筋骸以束血氣以平習與智長是謂少成我有良書圓規方矩亦姚斯誼垂範來許

銘錢魯斯楷書孟子簞豆章後

行己有恥斯可爲士問恥胡裏利刼之耳義通本心乞人所同死之生之簞豆萬鍾我有良書風骨雄疆以玩以諷永保吾常

天球銘

道光十有三年年名昭陽大荒落月名畢辜日雄在丁日雌在卯時加申日月會于析木之次粵十有二日時加寅日南至躔箕一度二分半

大月在奎七歲在奎六填在軫一太白辰星皆在心三熒惑在尾一初
昏東壁中 江陰六嚴考度徐乘製器宜興路立夢刻字
道一而已惟變所適開物成務往來闔闢消息盈虛觀象于天反復其道君子
乾乾

製天球列中星以辨時合渾儀刻漏而一之
天道自然人入於機自然無心機者有爲以有爲法貨無爲體乃忘乎人契乎
天矣天之自然亦其機然機自道出天載斯全

以繆文貞公手植黄楊刻蘇文忠公像又以其殘零製算籌記而銘之
保終古昕所樹道與器隨所寓籌綠參兩合十五乃明千憂患與故

都事匣銘
我有文木厥理蟉然厥其有容衛我文翰玉毫內照心花外交盎而用之多文
孔昭

印匣銘
崇斯館賓吾名理黄中苞赤精金之玉之垂日星

蓍簡銘
與天地準易簡理得以此不易成其變易引而申之遂知來物其靜也專退藏
於密

郛郭元氣三才一堂可與酬酢知微知彰將有爲也端筴商諸非所問焉韞櫝
藏諸

香簡銘
以清虛藏爲衆香谷偶爇一炷可以醫俗
靜以含精如灰宿火動也具理如香出烟韜而櫝之以東身也默而存之以修
心焉

筆簡銘
玉筝排來渭川千畝心花發處金谷滿園
一園嚴畔玉幾樹夢中花

恢宏寬通綰筆所宗
玉筝班之總領管城子之都居
此君空洞胸無物多少龍孫受範圍
小藏烟雲大函元氣東南之美盡于是矣
受言藥之其直如矢寬兮綽兮有斐君子

帽筒銘
頭容之直骨所植莊敬勁正思比德崔巍切雲惟女克
冠圜象天知天時寒暑一節能者誰雖在閒處宜得師
筆之英英郎之事事庶幾此君宜爾會星浮雲旁達不集不傾畫言稱也地平
天成
上英曰元龍扛鳳翥如尊有棜如圭有籍赫兮咺兮無冬無夏玉而冠焉休㒒
委鈍
頭顱必中爾無象恭
有斐君子會弁如星如琢如磨綠竹菁菁
觀我生有孚容若
居其所元首康哉

杖銘
跣視地行量力汝有恃汝自踣
力不任重脅我傴僂佚我以老逍遥負手

制竹根爲爵而銘之
爵者節也受之以竹節而通不中矩乃有容笨爵
爵也足今居舟以安宴而不流康爵

茶舟銘
虛其中乃能受沃汝心無戕口
刳木涉川範金取象香載酪奴碧甌春盎
陳以和得宋人臺硯豐肌縛理佳材也足已缺礱砥而平之屬予銘

端而栗醇以憚切之砥礪其缺以規褰繇黃米之手澤

紈扇銘爲趙厚子觀察壽

寶智同圓豐襟比素寸柄所操八風咸舞鄭月揚煇虞薰在御惟君子德用慰黎庶懷袖筐笥出入優裕如恆如升天保孔固

贊

大禹泣罪圖贊

地平天成萬古一治人脫于魚鼓舞聖世教稼明倫降典作士刑猶弗措豈禹之志拊循殷泣反躬責己難得其情哀矜勿喜南巢牧野慙德安比曠覩茲圖庶幾赤子

薛方山先生像贊

道繼關閩澤留桑梓文孫軒軒克濟其美續芬二世百代仰止卷中先生子景尼先生孫純壽先生左右侍

瞿忠宣公像贊

身致家國命懸蒼穹扶危扶顛蹇蹇匪躬片土五年千辛萬艱胡不我延爲之者天公名則完

戚中書伯屏像贊

大事去矣孤城彈丸責非守土心惟載天浩氣所孚百口同之一帨一杅兒女蛾眉國蹙不然身歿留丹蕭蕭墓門赤日畫寒

莊文學爾定贊

在三之義貴賤奚判政雖不及亦蹈其難志在扶日危如一綫成則夏靡敗則周頑子命可授覲心則歡殊而旌之至教天寬

劉烈女贊

再拜舅姑明神所盟承事夫子妾身分明病則肉薦死則纕成曰順以貞生以之生再拜父母胡不諒只爲計長久世應宜爾我身有天我心如水曰闈以禮死以之死極於嫓轉致乎中庸矢之徹烈蹈以從容浩然成仁嗚呼女宗

管仲姬畫蘇若蘭像并楷其璇璣圖詩更爲縱橫分讀得若干首楷法端麗暨陽張氏之所藏也既勒之石因繫之贊而歸之

懿矣蘇卿耀主有道奇巧爲用忠誠自保文成八百意蘊萬千情含房闈義包聖賢矣矧義苞朱墨心織反復縱橫各適其職非有哲夫匡匡執宣借而見疑悲靡楚原雅哉仲姬耽情翰墨明麗妍秀手澤清淑拾芥彝針闡幽增新作者讀者賴乎古今柔情勁質克儷王孫瑟琴翕協闡闥彬璘絕妙美辭兼茲楷式世世子孫永保無斁

余未識宜興史自怡而爲題蒲團小照今年春枉過作竟日談具道所以爲圖之意屬再題之因爲此贊

人與憂俱生墮地離不泣種種諸苦惱密密相纍纒乃有大雄氏慧劍掃一切誓願出此世復歸本來空名曰極樂界自度還度世我道此知見特從苦樂起苦樂本非真知見即是妄既知生非生當知苦非苦譬如大愚人癢痛初不知在苦亦是樂緣何生計較苦本無離理世亦無出法如人畏其跡而有此兩足不能不履地舉刀斷兩足此爲絕跡法決非善行人如佛不涅槃苦亦不解脫我愛孔子戒於天惟順受心既不怖苦即亦不思樂即苦即是樂無樂亦無苦久久顛倒滅念慮亦不生是名安身法同證大自在普同諸種智言下皆撒手

題汪稚山獨立大師禪話

爾時禹利宅居士聞如是義即從座起歡喜讚歎而說偈言

世間有爲法一切皆空虛而於空虛中一切皆真實此非名實倒空無可空故解道空非空即知實非實假如人畫像面目無分別以爲此是實初不能運動若即說是空而目宛然在或畫已毀滅是人身倘在或人已滅度而畫長流傳謂是何者空謂是何者實若謂兩俱滅然後名爲空則佛與衆生皆不當在世道實固非真道空即是妄真妄兩非有何借對立名空有兩無住是名不住法

題東魏泰平四年玉佛造像本偈

人心各有佛而各不得見以不思念故佛不自呈身若其肯回向則有萬億佛應念而示現其人念言說卽現繪畫身其人念莊嚴卽見泥土身其人念堅固卽現金鑄身其人念完好卽現玉石身所現一切相各隨其性相乃至萬億相以及無量數阿難離座言此語大謗佛我佛無二身世眼見空花如來語阿難我本非有我空花卽爲眞以此空中花任汝稗販者

以丁南羽十八高行圖貽石甫都轉都轉屬識其年月因原摹貽之意以爲之贊

隨緣示應眞覺超刼卓然精明而念不起泊然灰槁而照不滅是名神通詎假出力

一彬和尙像贊

是固宗儒學而乃逃于禪謂爾身本空則像也贊焉名此像爲眞則爾爲胡然況復像其身外之浮榮將無習于假而耽于墟空其當空實其當實莫問爲佛爲儒一片靈光難滅

石田翁自題照余以爲拈佛卽文其韻爲偈語以廣之

何者似何者眞誰爲我誰爲人恆河沙中一萬刼塵一微塵中各自有春莫問量大小莫較驗寬窄背後與前頭須與打穿壁橫三三豎三三有生在後無生在前朝菌計日蟪蛄論年道通爲一吾何知焉交食于地執云其天我今六十八過去眞茫然若問未來者眞常本完全黄帝內經莊生外篇箇中有我何爲佛仙但得飽食終日居然博奕猶賢

題趙子述遺像

噫嘻乎斯人也而止于斯耶夫以孝友之性純明之姿敏達之才處于家而覯順之接于人而友信之文彩足以照世籌慮足以應變運與志乖動輒躓跋殆于天之拂亂其所爲而大任不降困心衡慮以畢其命此何爲者也君承累葉清貴恐門緒漸落自慮才地思一振起以□□□宗意甚勝氣甚銳窮而不閔折而不挫逐大賈求奇贏非徇利也傾家貲博半通非急名也時則不偶謀非不臧君以無悔焉行事磊落終不求諒人亦無得而尤焉然而皤皤老親煢煢嫠幃雁行參差弱息髫衣九泉之下顧此其能無恫乎嗚呼天乎展君之圖彷佛見君之面不可得而呼而君之心則猶吾之心也攬涕屬辭書其像矣

康蘭皋中丞像贊

於廓靈襟浩浩其天所受也全所守也專神運道表用苞幾先周旋温室夙夜密勿介而能和通以有節　帝用書之四方爰發度括穆穆智斥恢恢世譏令聞教其崇愧治去鉤鉅力維傾頹揚旌皖疆蓑辟起舞移節嶺嶠氣懾妖蠱中更憂虞作鎭南楚綱厥職敏撥其叢脞綏靖嘉師盡其在我誰歟禍心云不我可奉身而退悠然有餘翛蕩載宇從容老夫道有隱顯德無瑕瑜太行之陽千岡萬阜施而不德書以益厚君子有穀永啓惟後

陳雲乃罷讀圖贊

罷讀非罷學也今之所謂讀者申佔畢勤記問務釆色以貢科第而已其罷之也亦宜若夫學則自一身之出入動靜放而至於家國天下無時焉可以離而務讀者未必知也蓋亦不暇罷讀其知務矣乎雲乃先生謫還出都而爲是圖若以寄其棄舉業之慨云耳夫棄舉業而求實學何慨之有先生昨假令常熟民歌謠之今治江陰未逾月也而信孚于民有公事據案聽之未嘗失理稍暇卽伏几治條教諄諄懇懇達於古名臣先生之學方日進矣則罷讀云者罷其爲身心之累者也夫一第之爲儒生累也久矣慨然爲之讚曰

古人志學以志道庸言庸行是爲寶今人讀書以爲學蒐奇衒異者不足此心一放不可收文滅其質尤堪憂所養所用兩相貿大者個僅小紛糅季路有言何必讀正爲當今示正鵠夫子亦復心然之特斥以佞嗤其欺先生毅然棄幼志纂組雕文實不嗜嗇將奉身歸聖賢設誠致行志力堅存心利物必有濟見宰官身特身試暫屈遠投倒懸急先務者誠宜然他日仕優重展讀恍然六藝皆忠告

湯太宜人吟敍圖贊

兆洛之友周伯恬屢爲予言兩生湯君心嚮往之已而與兆洛善者無

不爲言兩生其後遊廣東得交兩生所交之友又徧見兩生所爲詩畫
益傾倒而竟未得一奉顏面然心契者數十年矣楊君衡墉兩生中表
也持此冊題畫兩生尊先太宜人篇詠所僅存而兩生以寄其無窮之
思者也鳳山公以身殉城贈武德尉以身殉父覆巢之下幾無完卵獨
賴太宜人臧貫金石義揭日星克翼二子濟於艱難宜兩生之嗣服孝
思錫類保世矣徵系頌言陋不足述聊志景仰且以畛于兩生致懷溯
之私焉

懿矣女師德動人天風雷弗迷霜雪弗鑠千鈞一髮以延以完流徽播芳一話
一言可紀彤史可貞璠珉況于篇章被管宣絃頁玉可折不可奪堅章有虹彩
見於山川圖儀綱直僕僕淵蜎蠖蟥策莊誦神靈憑爲口沫手胝不斁不湮永世
克孝增虔僾寶

常熟朱廂君遺照

君子有穀裕後維嘉德修於身以型厥家龍爾女士中遣而鞏欽帥有成葆若
靈芽孫曾繩繩衍瓞綿瓜積善之慶蓋未有涯遺容穆穆天半朱霞球圖寶之
永念陔華

孫心青小像

是古膠以道腴時虎觀而鵝湖趨一耳胷淵珠鬱琳琅充孔楊谿性情博宋唐
用不光詩之呂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祭告

賽田祖文

維年月日知鳳臺縣事某謹奉牲醴香帛侑之以梨園致報賽于田祖諸神而祝之曰邑以旱潦無備歲歲告歉湖地低下瀕岡亢旱兩暘之劑尤難適宜今賴神庥高下咸熟令不敢辜神之貺矹矹爲茲土興利鑿溝置牐以時告功不匱不棘民之福也神之庇也琴瑟擊鼓將民之歡致之于神惟神憫民之艱鑒令之誠宅土壅水風和雨甘俾萬民之有常用永乂于茲土藉茅非報昭格爲期尚饗

祈雨青詞

惟天地萬物父母忍饑饉之薦臻望雲霓三農俟蘇幸霡霂而與應比者驕陽恆若時雨未沾嘉禾槁而耕隴如焚黎老憂而溝壑且轉寶以守令之不職致令杲日之爲災用是齋心預告於禮攸宜循省自修冀回天眷氣將交而寒薄雲既密而風飄當龍奪之辰致桑林之禱高穹陰隲溥同一視之仁大起豐隆立應如膏之澤興嘉苗於四野際和氣於兩閒豈惟大賚三時免失業之憂行與多方高廩厚有年之慶瞻天望霈激切屏營

謝雨表

呼籲所臻敢曰惟天其佑甘和斯應誰云多福自求前者吏則不德雨以時愆一灑悃忱載施甘澍始則霑其霡霂既復沛其滂沱滌此昏霾溥含生意慰我俟蘇之望寬茲轉側之勞農事無訛喜動四郊之耒秋成有望歌賡高廩之禾筆賚酒醴詎云報於彼蒼牲牷粢盛用自申其悃素知所鑒之在下敢自懍於夙興

祭廉將軍墓文

出北郭而戒塗汨蒼茫乎叢邱平川浩兮不回日又澹澹而西流刈蓬科而指墟吾詎知夫歸骨之在否嗚呼將軍渺難復矣一飯斗米空張腹矣纍纍旅葬雖登穀矣威伸乎鄰敵而內畏乎奸回功存乎社稷而曾不足庳猜蓋阻尼之自天吾奚尤夫郭開悵往事之得喪諒浮雲之已空惟予心之睠睠念百世而聞風嗟茲土之獷戾以睚眦與命鬭競桮酒之歡悅遂昧義而忘死伊將軍之勇氣蓋天下而有餘較公私於片言乃折節於相如嗟斯土之輕脫逐衣食而遷徙甘豆箄於嘷嗷棄親知如敝屣伊將軍之顯名爭延致於六王寧一將而無功雖沒齒而不忘乎故鄉錯田原之曈町屢崇岡之逶邐試反觀以遊目豈將軍之樂此貞珉窆石以誌望聊矜式於吾民釀桂酒以陳詞風蕭蕭而降神

祭獄神文

先王岸獄之設以弼彝教而除害生也維神克載清靜立規世贊輔翼漢高芟雄秦網是用歿而配祀比於皐陶方今　聖化涵濡日久海內莫不休息滌邪邊穢各循其生而鳳臺地接穎亳習俗慶悍輕生而好鬭易於扞法邑令重以不德無以導善氣消爭心致使圜土如市赭衣如積陰陽慘沴之不時暑寒往來之爲害瘐死者時告也雖強死之魄未必爲厲而幽淪之魂永無見期嗟乎王法所在令不敢寬也人情所傷令不忍恝也生者之覆盆可矜死者之沈命尤酷茲際中元俗名鬼節冀賓冥福拔此幽途檢攝眾魂惟神是賴伏願天枉眾生輪迴善地永脫苦海使鬱悖之氣耀乎祥光不沴不疵圜扉康謐存縲絏者知自怨艾以善念感動天神幸邀肆眚一旦超豐其方來之眾知牢戶之苦等於地獄各自猛省遷善而遠罪則神明之靈百姓之福令實其庥感無既極

常州府忠義孝悌祠祝文

頷頷龍城江吭浙屏一丁隋燹再厄元兵懿惟丞相雙手柱天亦越龍圖授命喪元寶章仁勇承宣合志統制倡義祕閣贊計五牧熸尹虞橋隕麻包阮方莫國殤同嗟壯我城池歆我俎豆五百年來膚警罔後胥蕭自昔楨榦戴新民所弗諼浩氣彌綸熊熊靈府建威銷萌式訓于忠保我後生

右祀文信國配以姚陳王劉諸公皆宋德祐二年守土殉難者惟方劉二公死不同時而以郡官祔焉

延陵之虛斗光燭焉文章氣節自古而然曰虞曰彭惟漢之豪在晉則周在齊

有蕭唐蔣宋胡皆標特操其在勝國士氣彌厲不恤喋莧自甘塗地　帝曰予嘉報汝旌擧立我頑懦爲　皇干城雜熊鶴靈有位無位事或未彰史或佚載咸秩無文登之一堂偷此神宮侑以椒漿來瞻拜者自命何等志士仁人聞香猛省

右祀自漢以迄前明郡人之死王事者

峨峨泰望虞帝時巡至德薰被篤生天民久漸仁風咸秉懿好金心內含玉色外燿鼎鍾璘幕菽水承歡周廬衛虎繞樹翔鸞不匱之思因心則友克愛斯和克敎斯厚雍雍穆穆行化于家邦傳之奕祀久而彌光鄉士大夫仰而矜式典重明禋禮崇廟食備書惇史歷陳上臺有司入奏　帝曰俞哉龍章下逮袞褒構宏啓題映星懸棟盤雲起雲礽列姓羣劝駿奔几筵椒奉神享式憑

右祀自漢以迄　國朝郡人之以孝悌著者

惜字院祀倉聖祝文

維聖天縱書契肇興遂闢洪荒以覺黎蒸天樞大炳人紀攸憑片言萬禩點畫百朋寶護宜至怠棄亟懲宏願式啓良軌爰承搜幽索隱什襲緘縢假六丁力挾元精昇燎燼何嫌傳火斯燈江海靈納雲霄爽騰文光還燭鳳翼龍膺作者謂聖祀典有恆洋洋在上馨薦豆登

又告神文

蓋聞方員既位點畫斯呈羲皇造其端倉史開其緒樂石吉金所著漸以孳蕃恬毫倫紙而還彌成泛濫人人握槧物非罕而離珍處處塗鴉跡不工而執愛遂使泥沙同委敗葉俱飛不必太沖之賦盡可覆瓿雖非長吉之詩無端投溷其爲褻也尚可言乎夫文乃上蒼之垂象慢越則罪等逆天字爲經典之寶符棄擲則特同侮聖某等一丁僅識六籍粗知惟飲水而知源敢數典而忘祖用是勤心收拾加意搜羅積有歲時盈乎筐篋將令返其空質用是告於明神往時落紙曾無擲地之聲此日成灰幸有燭天之焰

大成殿上梁文

寶位龍飛首闡大猷之化儒宮杞長鞠爲茂草之區溯禮陶樂淑之休而獨若是念泮水黌宮之澤覃其猷乎爰鳩材而度工復丹雘而椽斲託聖人之宇下此地以禮義相先閱後學之蒙頑豪爾且詠歌自化寬柔不報剛強得□□之中樂育雄神庠序始時雍之象茲且落成有日神化無方能不命而敬恭肅爾樞之籩豆思治心於和樂聆三代之韶濩革故而鼎新敢質旁而臨上嚴仰祀典咸秩敬心祗承祀事之將胥俟閟宮之頌有來多士共駕虹梁

拋梁東萬古宗風仰泮宮殆復　聖明崇至教太行元氣會靈叢

拋梁西聖澤沾濡化育機須信詩書能啓俗莫教倫理有乖違

拋梁南奕奕新宮碧落參小子詠歌胥有造庶幾俯仰永無慚

拋梁北嚴斯翼今爲斯華文光昨夜耀垣樞從此儒生富東璧

拋梁上義路禮門瞻氣象我今新此素王宮萬有千年永無恙

拋梁下道充天地斯廣廈春風絃滿杏壇陰從此士民知取舍

伏願上梁之後邑多君子俗煥雍和　國家固磐石之安天子享萬年之福斯文有在發聖瞶於誦詩至道無疆得人材於鄉校與露寸進用答　清時

江都董子祠祭文事見祠記

道原於天備之者人實天人表惟先生尊昔相驕王此焉遺址芳園如舊履跡奚存舊井已泯心溯淵源揮斥雜霸桑孔何論正誼執持執誘執教鑒聿立藻玉杯飲醉靈其顧之同此嘉賓

楊節愍眷口祭文事見董子祠記

作配董臣委蛇拜珈亦有細鞢玉胎珠芽各矢心於天日共委身於泥沙惟大義之日闡乃與仁於一家悼歸骨之未能謀營魂之無嗟同歸復於野土夫何閣於還遐井勿幕以通氣訴瀨宰其無遺冀椒漿兮桂酒代威禮兮傳芭冀春蘭兮秋菊敍芳澤於無涯

祭江蘇學使厲石芳先生文

江雲暮黯綃風春愁芒芒天道鄰曾殲旗嗚呼哀哉繄惟夫子道貴先覺懷忠履信懿文碩學月中名籍日下聲隆西清東觀瑩實攸榮紛膺惟忱是膺　簡在實勞中外日嚴戴乘用惟所適體罔不該持之翼翼出之恢恢玉不病磐金

不辭鍊折而不撓光乃大絢熙熙躬化穆穆旁施巖巖表望湛湛流慈所存則神名詮豈既敢質言者身之所被歲陽玄默節泣江干恩樂在泮德音孔歡毅以繩墨陳以規矩照曠若鏡操清喻水匡之翼之陶而埴之既開既塞乃潤色之士產幸覩塾勵菑畬音端正始範我先模幸有韓舍在黌之左鹿洞鵝湖厥風未墮蕭經風雨鬱剝黌傾博士倚席絃歌輟響乃飭司存載除載葺權直勸輸自貸以率鞠草斯薙覺楹斯新居肆成事衿佩莘莘日授稟餼贍其貧者計口量出可食蓋寡江壖積淤彌望廣斥民耕田之無租有籍命移其籍以贍學官歲取十千毅我儒冠年丁水毀天作淫雨嗟此澤國其魚安處蒿目而昚伊惟遺黎金粟何藉羞勸嚀司俾爾綏尉明哲之長俾爾坐鎮勳勞之將曰毅不繼糴之鄰庚曰雖不繼支之大府侯實侯施侯賚侯靡侯規侯爲無陂無靡吏肅于政惠孚于實戶鮮流亡野無菜色公忠體國仁愛體天豈曰體虞性術行焉甄經綜藝禮磨義砥不穰不殤以生我士淪炎釃沈起踣援淪不吟不呻以生我民士民之慶涵蒙祉福歲計有餘羽觴戶祝胡不萬年胡不百年閔焉不憖如何昊天邦隕幹楨人離父母誰不摧心況我朋舊易逝者時不沒者恩神靈返矣紀祀在茲

祭左杏莊中丞夫人徐氏文

猗與夫人德孔穉只蕙芽玭瑀中饗詩只伉儷名碩膺天禧只山河偕老象服宜只如何不弔奄乖離只君子悼心陳素詞只粲德旗懷表旒旗只展時懿鑠亡女師只百姻庶姬涕漣洏只搴蘩羞蘋惟告哀只夫人篤祜澤世載只本支晬蠶耀東海只窈心窕容芬蘅茝只敦嫻四教行靡悔只肇贊衿纓彪垂緌只有齊莫孀譏脯臨只期衍歸妹粵有待只驟父相攸錫祚在只乃嬪于左百兩遠只顯茲盈門譽翟璀只君子光光國藎臣只瞻言百里紆長紳只在公忘私實能貧只元妃悼喪遺育就只惟溫且惠體慈仁只朝榛暮梅鳲鳩均只擾擾萬萬穆木繁只則百斯慶克昌蕃只宜家宜室躬彌綸只靡覯靡疏歛以醇只君子綏祿殿邦國只　天子是毗式百辟只南浮瀟壖北湘澤只容憓四覿共登陟只雍容雝佩勸內職只君子嚴翼進陳力只引年懸車介如石只逸老林皋飾巾幘只鑾闓瑤甿集無斁只鶯翥于飛宜遐福只皇天棐忱善厥祥只胡然冥昧而莫禳只星未五終俄隕芒只像設在室析懸裳只生安其樂沒不忘只雲車委蜒返帝鄉只悲彼下女捐纓纚只蕙肴桂酒肆椒糈只翻帷颯飄聽珩璜只靈兮若來歆苾香只

囹圄盂蘭勝文

爲拯死導生以清囹圄事蓋聞乾陀羅剎有萬刼之幽途震旦酆都列十層之地獄以無量苦聞善信心作如是觀求解脫法則有多羅般若剎見迦維皇矣能仁宏斯大覺用能通莊九折安步三危釋河迴瀾則苦海息波寶樹低枝則情壓杌稀香衢貰其戇曰火宅隳乎慈雲至理雖絶於名言神道可通乎想像者也鳳臺新邑淮甸雄疆山水截其險深習俗積於忿鷙汲劉安之井少年多攻剽爲奸探甘茂之囊貌士輒倜章弄法審辜之篤不顧鍤鉗觸辭之甄違知進退非虞于之可格距湯綱之能開論其食昧之性殆甚飛蛾遂令岸獄之纍多於聚蟻囊頭括頸畏餓撮金呻吟而何處呼天愰息而惟聞搶地妻奴相視毒痛甚於剜心親戚含羞悽馬爲之吟齒憂愁內煎瘞煤外攻臭穢蔚於煎熬蚊蝨慘於夷劉既鮮文山之正氣遂成安國之死灰陳尸牢戶貫幸返於邱園畢命圜扉魂永埋於犴狴血難化碧燐不成青病摧瘵病之癃捫來覺痛風搣饑饉之窘觸處生驚嗟由自作雖不活其誰憐痍乃在身寔有生之共惻緣令德愧于公治慚張尉縱不能爲生者破械而出亦何忍令死者覆盆未昭茲屆中元爰勸大士陳水陸會仿式盂盆陳貝葉於金繩吐蓮花於玉偈椒漿既設佐以灌頂之醍醐蘭膏所焚濟以蘇枯之甘露豈徒若救之鬼聚彼飢饑枯獄之彘消於得酒亦欲使立地回心頓如夢覺十方諸佛同證善緣從此生生世世常作好人莫再糊糊塗塗又成孽障凡屬滯魂滯魄得聽說法遂參有眼之禪以及十難三途一切衆生共赴無遮之會舉心動念天地皆知懸死樂生幽明豈隔今行牒諭咸使聞之

戲仿宋人樂語代荷花致語以答夏生永曦樂神之詞

天半雲霞慣見珂蜒金鋪後堂森竹徹開錦樹笙韶偶然蟬蛻分君子之末光

得與閬蒲充美人於下乘願卷簾湘夜雨以陪桃李春風恭惟執事引露青桐倚雲紅杏懷印陳芳國裏生身華萼宮中獨含清氣於蓀荃不棄粗才於葑菲紫薇覆苑依然畫省之香綠桂當門便是廣寒之窟當夫榴炎耀夏檻靜熙晨清披柳下之風酸熟梅間之雨蕉心遞展魚樂潛知聽牽絲於玉虎幾度輕雷報漏箭於銅龍頻番初日正千英之競茁倏一葉之先驚芳菲菲兮滿堂時藹藹兮將罷遂乃招邀衡杜點勘贄梨瀹桑醪於葛巾浼椒醑於茅盎杯酌蘿藤之真率尊浮石瓠以倘佯玉山未頹金樓欲闢九層臺下聞香則四座無言七寶池頭援筆而萬花俱放某才謝天然劣能解語辱在泥塗托庇門而結屋好此奇服願在衣而爲裳西賓東主方游戲于翰墨之場北渚南洲助藻績于被瀾之表擊碧筩而進酒攘皓腕以通詞舞衫非拓顛自艷其紅裙歌口非櫻雅循腔於綠水敢抒微意謹薦初筵

哀誄

趙收菴先生誄辭

維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二月二十日庚申故內閣中書協辦侍讀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歷署登州兗州知府收菴趙先生卒於里第國喪耆老人亡準維薦紳悲哀承學悼歎爲位相弔切怛增慕嗚呼哀哉先生導世德之清淑毓川嶽之寶靈學則甄綜百氏仕則旒綴羣品進則當位陳力退則垂教被世文而不華實而不樸動而不躁靜而不滯邦之子弟時之彥英莫不泳其涯涘由其軌範鄙倍以化驕頑自消伊人匪存來芳孰與夫行經故國猶以喬木見欽目想存形遂使虎賁增重段干在而邦君式閭彥方存而鄉黨知義慕有道者角巾皆墊祝庚楚者畏壘用禳眷言桑梓人物凋瘁屈指碩果惟先生存復不憖遺吾將安放老成徂謝風流渺然降罔之痛豈惟私戚嗚呼哀哉頳川太守門生以之樹碑文範先生儒林於焉考謚敢述景行著之表旗爰爲誄曰

璇澄淵耀桂葆巖丹酌潤何遠留馨則難臺臺嘉時飄忽不還哲人之萎其誰不歎邈矣先生願休世祚雲連風接天祿來虡載誕淑靈稟茲懿度文以典術守以純固水盈而流德交而形綸心衆妙蔚藻千榮學立道通有煥其聲矯翼雲霄遊集上京爰從槐市奏賦長楊標倫映伍入侍明光陟降太微忠亮孔彰惟穆惟宣令聞載揚乃位州端光益上府再綰郡符千室歸舞清風所漸慶澤斯佇磬俗造規履方沈矩進匪乘流退或遇坻不牽於位奚干於時盤桓育德宏道是期疇諮循循退遁不遺歘爆末疾偏體湯枯天以貞疾葆公遺腴駢驪鑑井桑戶勵爾偉哉造物爲此拘拘靜言樂幽閒居外物閉戶隱几解散帙神用豈異嘯歌無斁飾巾待期奚充奚詘苑樹秋涼庭花春榮舊雨遠來傳雲欲散招集親賓扶攜童冠門生輿衛通子侍案烹必選甘酌必命醇千歲千語德音振振故老前言邦賢軼聞瞻儀成憲記史爲悖載仰容顏載聞謦笑棣棣其和愔愔以告莫不怡懌恩心則效饑者忘餐飲者忘醺韋歲發春拜公牀前公笑且語昨夢惝然若有神告示以其年積算八十餘策四爲小子稱觴爲先生壽神理固然天惟純佑矧伊後生方仰靈覆羣心所嚮遐不黃耇斯言如響月值浹辰蠖蛾荒黃赴者在門攀慕無及動於心魂道長運促命也奚云嗚呼哀哉先生之存羣流禽萃先生之歿吟思未艾士沾青襟人懷恩沫遺韻渾明靈襟忠粹遺書盈篋弦誦流之遺音盈耳金石伸之嗟茲音容云胡不留典型有作尸庭已悠嗚呼哀哉

青州府同知趙公沈宜人哀讚

宜人州吏目焜之母青州府同知趙公之繼配也實惟吳興沈氏之季女字曰竹考忻州知州某爲政宜民配食於社宜人幼承趨庭孝乎惟孝窮究德象有齋淑閒時青州再失伉儷請繼室焉年二十四爰初來嬪抑抑言容媞媞矩範出入無忒家室具宜前宜人金誕四女士叔季尚待年宜人體鳲鳩之篤仁踏鳲鳩之均一顧復允周視若毛裏婉孌戀影情逾保姆遠育子焜檢誨是展惟時青州參直中書潘家京室宜人奉幼小以從儼屋而居不求爽塏青州景行邁世閎文宗時纓緌之徒影附響臻于于而集酒醴筐篚靡不躬焉暨還青州權登兗二府太守官舍閎如同於吏雲肹飾嚴毖有逾柳惠青州以持服去官困於屢空有無匱役一以埤益青州道德之閫卓著退遯閨風爭請化誘俊進遂西行主關中講席下車浹辰畢爆末疾荏苒三載焜始扶持以還而鑑影雙

躃動止仰人宜人夙夜調護彌成拮据體勞能苦不樂假借病者以豫若忘其
瘥道光三年青州公薨宜人重誠審信式禮莫愆㤉諱勖焜立德修行無忝前
恭焜有幹力邑治渠道能佐成之實書庸焉　朝有錄事之褒焜念宜人且衰
欲留不往宜人曰吾且未衰策仕進取汝之事也失此則後時勉加餐食敎促
遄行遂於其冬注籍尙書得敘班位星駕言旋思娛色養三月二十五日宜人
有疾二十九日薨於里第越三日而焜始抵舍殮含之事闕焉不與號呼閔天
不獲赦宥仰惟二母之行皆有先君綴錄顧念孤毿孰究先軌敢仿永姜遺式
作讚刊石惟以告哀詞曰
天乎閔下民欲斯從嗚呼予辜降此鞠凶噫我哲母天畀令恭汙澣密康副譽
肅雍晏溫載德端操有蹤行守內則偉爲女宗頊頊小子比于頑蠢昭示彝類
範之儀容畢世勤瘁老猶尸饔一命胡榮神奪智震甕違左右景命忽忽遽焉
摧奪不少延洪哀顧莫聞驅裂交胸何皇天之不純命兮丁咎罰之我獨邀歎
離其頓乖兮念進退之維谷思解帶於汝墳乃孔邇之不復恨搤臂之莫驚嗟
白日兮何速痛黃壚之無聞雖有躬而焉贖目怲怲而瞀亂魂瞢瞢而靡恖顚
穹顙之鑑茲亮水土之不贖懿令德之延融惟終譽之有俶永抱結以痛瘏緬
儀型而曷覯

蕭母吳太宜人誄

惟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二月二十四日甲子　誥封宜人我江陰縣知縣蕭府
君壽母吳太宜人薨於江陰官廨邦失慈芘世實禮宗用悼喪我神君大棻我
民庶嗚呼哀哉宜人毓世胄之淳懿稟柔祇之淑靈早嫺四教克迪德象作配
君子率禮無違閑家虔恭奉姑篤孝崎嶇儉約之中儲培顯融之本鳲鳩之仁
興於七子麟定之美鍾於府君服官　王家典城百里換綬者再還治者三瓜
瓞既其綿綿螽斯方其蟄蟄琚珩璜瑀褘衣褕翟以母儀一邦者垂三十年
子孫曾玄朝寢侍膳以承華一堂者幾六十載享黃耇之遐紀與福祿乎始終
窮生人之寵光獲造物之豐報是用右我府君施及我邦人昊天不弔奄離此
殃痛心絕望忉怛永慕衰絰庭位申飭喪紀遷窆有期寮御部引路人咨嗟觀
者歎泣嗚呼哀哉昔東海賢嫗孟班勒書濟北夫人中郎作誄敢緣斯義乃申
詞曰
於穆宜人僮僮祁祁衆母之母女師之師實稟純固篤此異貽大雲旣散空瞻
令儀猗惟洪源蒼姬是胄天祚至德奕世寔緌載誕賢明德音孔茂明詩習禮
夙成自幼來嬪東海惟肅惟雝畢力中饋幽閑有容組紃罔缺籩豆斯供孝乎
惟孝以御家邦其孝伊何威姑老憊宛轉含章萬端擁衛以精嚌神有感先意
終晨致欽積歲忘瘁莘莘哲嗣以黔以騭受茲義方軌度先遵處爲家寶出卽
時珍錫類之祚於我府君丞哉府君智周於務文終世家法義惟古廉能自將
含奇宰府討賁功次隨牒外補初要黃綬幹理孜孜理狀清省方圓可施遂驅
簿筆專城而居庇我暨陽星紀於茲甘棠垂恩諒哉儀志綏擾以靜不嚴而治
仁風先翔蒲鞭曷試天悅其和人銜其惠番番壽母板輿爰臻載笑載言施教
申申符彩流映子孫如雲五世之昌覩覩以身內弼副褘簪笄翟茀珮玉瑀琚
神明所越兒嫡白頭孫弄華婁福受王母人瞻古佛耄而益戒尊而益欽履豐
彌約處樂無淫舍力是懼在勤有箴養以之福天命宜諶俾爾多益百齡靡在
如何昊天而不斯待歸神大暮攀號莫逮欒欒孝子慘慘心瘁嗚呼哀哉輀翣
周張轜車設飾驂騑悲鳴士庶太息往來者遲遠久惟德彰殤距齊哀榮之極
登靈在天遺音播徽光我管彤懷載芳彝神留此邦永庇惠輝素旗紓藻惟以
詠思嗚呼哀哉

江蘇學使辛筠谷先生誄

維道光七年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誥授光祿大夫吏部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辛
大宗師薨於江陰使院哲人其萎登靈在天具僚悲懷人士傷慕名在體逝懋
德何追其明年二月二十有一日將還神於萬載縣故藜鄉之阡丹旐靡靡輴
軒起途饒輓噎巷奠醊溢衢涕雨鵲墜哀風結輿嗟夜臺之俄還實士林之不
幸攀清輝而何及溯流風而含哽垂不朽於漢清之編誄遺惠於輶杠之錦詞
曰
瑤源濬波靈根茂植誕承慶鍾清休載式惟公初載天叚之純秀頴敷幹雲翹

照晨含章在淵發揮或躍披藻熙陽清塵熠爍鄉雲騰霄需期而飛華省承明委地自階乃步柏臺上德通理事疑絜令傳以古館民無覆盆更鮮幸覲乃升朵殿是輔中台耀金帶白威望尤隆乃權秦常杏經奏雅稽古之榮階下輦馬乃貳宗伯儀采肅然步武有節嘉議炳焉乃衣繡衣覆獄平反惟明克允人無後言　帝重銓衡寄之筌宰搜寶岱宗探珠淮海朱紫不淆青藍斯改登彼彥良剔其瑣猥青以化兩陶以惠風徽音啓誨是肆是綜約我惟禮推心則忠疏汚導滯泮宮雍雍繄公之學潭思潛會神猶淵鏡言成著纂詞苑笙簧藝林藻繪衆妙所歸百流斯長繄公之行智圓用方儉而不峭婉而成章豐淳鎮澆守素葆光清切修履抱雪凌霜人思愷悌帝膺忠讜道與時隆業隨志廣方擱和鼎以福九壤傳霖未沛騎箕遽往嗚呼哀哉易朽者形不朽者心史臣編纂士庶謳吟蕭蕭桃李慘慘餘陰有蘋有蘩冀公之歆安宮載考我公于邁匡廬峨峨長江派派易名錫謚令典方遠惟以告哀被之千載

弁江劉君挽歌詞

嘉慶四年五月予以試事赴江陰識劉君弁江又兩月而弁江卒弁江農家子生而穎秀好讀書十九歲補弟子員讀益勵夏坐北窗讀中寒遂病竟死其死也沾沾囈語呼其師若友論文字不輟口數曰弁江氣清而行樸口吶吶若吃事父母至孝謹其攻苦奮發亦欲博科第為父母榮也韓以是不獲終其孝養是命也夫弁江死其師若友皆哭之極哀將撰次其行事使後世有述韓昌黎哀歐陽詹雖未得位其名聲聞于人其行誼信于朋友詹與其父母皆可以無憾今以屬吾友祝子常為之傳弁江其亦可以無憾矣予相見日淺不獲一赴弔於其葬也為挽歌以貽子常使酹而送之其詞曰

日晼晚兮年冉冉兮何情之長兮而命之短兮魂兮歸來兮匪君之哀兮而吾黨之悲兮

論說

桃式諸子論

左伯桃羊角哀同入楚道乏糧度不俱生并衣食於哀而桃餓死尸文子叔愆子其思葦子同入吳道乏糧度不俱生并衣糧於葦子而二子凍死苑式謂汝南張劭曰後二年當拜尊親至期劭白母設饌以候之母曰千里結言何期之審耶是日果至卓恕從建康之會稽辭諸葛恪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不飲食以須皆曰相去千里豈得如期俄恕至

養一子曰若左伯桃尸文子叔愆子苑式卓恕可謂難矣雖然吾尤實羊角哀葦子張劭諸葛恪也其與人也摯故死之趨之者若不及其自審也明至於人為之死而安然受之而不以為疑向使哀不遇桃葦子不遇二子則冥冥而死雖惜式與恕不踐其言其于一時之義何害而使劭恪之意不彰且使不信不果得有所藉口其為世道人心患尤非淺鮮也嗚呼若桃式諸子者曷可少哉曷可少哉

鄧守之字說

吾友完白山人鄧君有子曰尙璽生八年而孤又十年過之於懷甯能讀書應童子試矣謁予請為之字予原山人命名之義字之曰守之人有業理玉者苦其琢治之難見石工而慕之一玉之值獲石千倍門庭景然已復慕為斲一石之值獲增發百倍其積益多其市益廣其力益費其值益賤業蕭然落矣世家之子貧而賣其藏書卷之脫落者楮之黯敝者悉賣之無所惜有帙焉朱表而黃裹標題絢爛曰此必吾父祖所珍雖賣值宜弗售客或索觀之則陳年官簿也東家賣酒西家賣漿西家子飲酒而美因竊其精醇歸投諸漿中而不知其漿之敗也之三者其所為不同其為失所守均也尙璽慎之哉子之先人起窮寒之中能奮迅奇氣強學力行以古篆籀名當世蓋非其人不能為其書非卓然有以踔遠流俗不能成其人吾子氣清而質樸庶幾其克嗣之韜櫝之美猶或視其才之所近焉若乃成其身以無愧於先人無亦有不慮於闇修不衒於浮華不役於他嗜以自堅其操持者歟吾聞璽之制古符節也所以施諸萬事行於四方苟不能守則吾未見其能達也

箴

風臺徙城箴

縣之初分也將修下蔡城而治之其鄉人或欲城顧家橋爭之不決上亦以其工鉅難之遂輟焉夫以西北地遼闊故分縣分縣而治仍不移則其于遼遠仍不屬也其民居寥落易于藏慝道路四通無津關之稽民嚣而野動生鬭很非就近督攝時時出入爲拊循以察詰往來安勉良善則訟獄滋而奸宄積又與壽州同城而居地之南北異土之肥瘠異民之苦樂異習之囂靜異吏胥之強懦異官用之饒乏異時時相燿相軋則動有掣曳而爲之益難下蔡濱淮而治爲水陸要阨自魏晉以來爲名城明時幷省本非策也城址尙存而破壞已甚若論西北境道里四距則顧家橋最爲適中又爲叢亳穎壽交地地形高渟帶夏肥以爲固雖地勢不爲雄闊然三里之地七里之郭亦足以容之特無基址可因板築不易集耳

鳳臺保甲議

編查戶口以嚴保甲爲政之急務也鳳臺地廣人稀其湖窪之地往往彌望四五里無聚落遂至藏奸藪慝時時爲擾則保甲尤宜急講而行此實有數難焉村落大者不過十餘家小者或一二戶彼此相距或四五里奇零星散無從合幷一家爲匪則數家從風一村爲匪則數村染習蓋從慝如崩彼流之勢且爲匪必結黨善良遂無以自立即能自立亦不敢攖其鋒此由積習漸靡相糾相坐之法不能一朝制也民性不戀土無業者輒流散四出謂之趁荒或彌年累月不歸十室而三四其外來者則又隨宜逐便營土室附田塍爲居或彌年累月不去不忍逐又不可編則派甲派總之法又窮今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仁漸義浹四達交通無遠弗屆生齒百倍於昔斯邑獨凋敝不可爲而生齒不繁者豈不以流移者衆耶是以保聚教訓戒遷徙詰奸慝尤不敢不兢兢欲幷村落之最小者使歸附近之大村落聯其什伍毋得擅從外來之戶不得於野僻處營結草莽樓止其僦屋久居者隨時編冊登明原籍嚴其任保被其良善其頑梗者得即誅之使愚民無與爲非良民日益畏法則保甲庶幾可行然非上下一心撫循周密則恐大爲繁擾利未見而先受其害嗚呼聖賢爲治必藉手於富庶夫民土著則生齒繁矣安樂其處則民土著矣田疇闢室屋完則安樂其處矣勤治生則田疇闢室屋完矣知禮善則勤治生矣明是非之路則知禮善矣除其害布其利以遂其生聚之樂治本之道意者無以易此歟

鳳臺田賦議

田賦之弊幷至鳳臺而極矣無魚鱗黃冊無戶區細冊坐落無准四至無稽土有田地之分而田或變地地或變田不能分也田有三則之別而孰爲中則孰爲上則無從別也官徵其賦不能問所徵者何田之糧民完其糧不自知所完者何糧之額所以依舊冊原科折實田地每畝科一分八釐而嬴而民間口號止云每畝頂分每畝頂分者云一畝定額銀一分也蓋下則之地二而折一每畝幾及一分上則中則爲數頗多民間止以下則取成數也一切推收大約以分爲率地旣寬廣地值又賤口號之地甚者加實丈之半又湖窪灘淺向時荒壤漸或開墾往往地浮於額黠者因緣爲奸於是有實地而不過糧私向業主收銀謂之代完又私置大弓大於官弓或六寸或一尺方直謂弓爲樑於是實田論價有官樑大樑之別而有糧無業有業無糧業多糧少業少糧多紛紛訐控矣官無魚鱗冊所指地界漫無定準難於丈量上則中則亦無依據科斷加以衛田衛地從中夾混不可究詰治此之法惟有重釐地冊更正賦額庶可鋤積弊滌除而實驚實薄能意之而不能行之是以滋慨也

武進陽湖合志議

縣本一也至　國朝雍正四年始析置旣須分而志之不能不稽求故事以實之卽不得不強門別類以求其賅盡而兩縣者壤地相同也風俗相似也著籍相牽也必不能纖悉而分之千百年之前而一一析之則渾合兩邑而約略舉之矣旣合兩邑而約略舉之則不能偏歸諸一邑若兩邑並載則嘗同重複繁猥而無謂不若稽考故事比而合之惟于分縣以後各詳其地域之所守財賦之所隸占籍之所分而各著之此舉一得二規連璧合之道也前此無金宜荆已有爲之嚆矢者想亦牽于勢有所轇轕而爲此舉也然史例固宜如此以省冗沓宜仍而仿之

鹽法議

鹽法之弊在官引不銷所以不銷在私鹽充斥欲暢官引必禁私販婦孺皆知之然緝私雖嚴私不能絕且不可絕透漏之途多不勝防也狡獪之技熟不勝詰也容隱包庇食其利者衆不勝究也且閒民之生計在此百姓之所便在此奪其所生違其所便雖察吏臨其上嚴刑隨其後其勢不勝故曰不能閒民之販私者不下數十萬就令嚴刑密網幸而絕之此數十萬者其能束手待斃乎獸窮則攫患且不測故曰不可爲今之計惟當化私爲官罷鹽政各官去衆商榷鹽於竈定其程額任民買賣不問所之征之于關亦定其程額庶　國課不絀人民相安然榷鹽于竈之法亦婦孺皆知其利而久不行者則有持之者也閒民之食于鹽者衆改法則無所得食故議裁商而儀徵捆鹽之民洶洶今裁鹽政而揚州鹽院之隸役無不洶洶慮其激而爲變也一也商人所占根窩成本且數千萬改法則壹奪之還之則無以給之不還則失政體二也由是浮言繁興當事惶惑知其爲利而不敢行且不敢直竊意此二患者可通融而彌也設局于運司署或揚州府署委員查揚州儀徵之民之食於鹽者逐戶登載造清冊呈于局委員遍查各場餘鹽造清冊呈于局然後酌定鹽價每斤若干文一場一委員持諭曉示竈戶令其照價發賣而稅其十之一歸官然後諭示揚州儀徵諸閒民諭以　皇仁博大失業者各賞給鹽斤以爲資生之本量其戶口給以鹽票準其赴場領鹽願販賣者聽其販賣不願者賣鹽于人以其資別求營趁失業之民半係私販無不樂從即隸役之類守分者營生有資游蕩者目前得過亦必帖然無他矣榷既歸竈課必大裕令商人各籍所有根窩成本若干官每年償十之一願鹽者與鹽不願者與銀十年而畢給則商本無虧國體亦得

疏引

募修報恩寺功德疏

道不遠人善無先於利益物與有數勢須藉於衆擎營故佛寺始自開元之載實爲元裝之場一倚於宋再盛於明雖復數經增葺何堪鬱樹蕭條如色聲香味施布能圓則上下虛空何倚不可況此琳宮蜜棟時則小大稽首而須無疆若茲敗宇頹垣胡以齋肅尊瞻而臨　天日既臣工之所賓亦士庶之攸安又值天然和尚遵守梵脩開方便法門暢神通妙力庇屬證明佛日果莊嚴大擅紫儀天一粟半絲咸歸善念萬有千歲永固　皇封花雨曇空得還舊觀　咸賴咫尺重振宏規載經載營同心同德永扶寶祚爲　國祐香

又

慧林和尚遠自壽陽杖錫訪我於江干盍前報恩寺天然長老法嗣也報恩爲唐宋以來名刹日就頹廢余任壽陽時稍稍葺治延天然住持天然圓寂復以其弟子福禪主方丈余去壽陽垂二十年福禪又已西歸而慧林繼孫夢幻泡影固如是已而三上人者皆能精力勤進護持三寶內不墜宗風外不墮佛土鎮輪旋頂定慧自然宜如是矣而爲余言寺殿後毗盧閣今歲傾圮將求善信喜捨裝嚴又禪堂規制舊時未備得有成功將次第脩葺其志力抑可知也一念生實信心者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凡諸具眼耳鼻舌身意者無不具實信心諸緣具足諸德具足但莫生退轉念余江城樸被蕭然野僧無一物可以將送爲書一偈請和尚領受請十方大衆領受偈曰

身入須彌寶山默默自己點勘知道大家有分莫讓別人擔擔

募脩東林寺引

東林寺重脩大殿新塑世尊裝金未了住持明心十方勸化冀得圓成居士抑道和尚此段不是募金不是裝佛有善緣者即金即法證妙果者即佛即空法尚屬揞何況於金空無所住強名爲佛是爲募化法子莊嚴空界能於虛空生實信心自於法塵斷盡疑想大衆各自理會當下切莫錯過這是慈悲歡喜度一切苦厄舍利子大清真丹太歲上章南無清涼寶海慶音觀世音菩薩示現之日曷利他居士饒舌

募修迎福寺疏

今所謂破寺古曰迎福寺始唐天祐閒邑人陶霽捨宅爲之開山祖曰奚菴復師寫蓮花經投筆於池冬月生蓮擇冰蓮方丈四方歸禮規模甚宏自宋元迄明其廢而復興詳天順元年錢塘楊甯修造碑碑今在寺旁民家壁閒下積糞

稽近始募人滌而拓之昔也何其莊嚴今也如斯破敗甚非繼長增高都邑究安氣象也夫創立寺觀招來僧徒非 國家所以爲政而使民回心向善惕然不敢爲惡其於祇迪彝教亦庶有裨焉寺僧化禪立志修整徧求檀越隨緣樂施建百子堂於前以次繕完大殿繼葺廊房願甚大而不敢遽爲大言費甚鉅而不敢遠求鉅施惟是累月累年守玆弗替以期得尺得寸循序有成爰及吾門請爲募疏念舉廢起墜有基勿壞留古刹之舊觀保邑中之勝境固賢士大夫之責而僧徒能代之所當踴躍以襄是舉者也故爲徧告開士普賜解推修橋補路同此發心斗粟寸絲亦名喜捨無論善以成慶福田即是心田抑且有而弗居釋者歸於儒者矣

募修石蓮菴疏

花坳石蓮菴者明萬曆間自復禪師所建以掘地得石蓮花而名又謂之淨土社巖峙嶺環固勝地也其徒擴慈和尚主持此菴薛堆山先生曾爲作募印藏經記自明迄今歷年久遠傾廢幾盡僅存大殿五楹其左右二楹現復漸壞墻已半倒椽瓦頹落即欲摧塌念此古刹一朝澌泯亦近山人士之責也思稍集數金略爲補輯暫支數年能仁無別道但在眼前佛地即心田斯爲造福施不求多期於數輩人不厭衆亦以續緣

書牘

鳳臺上事與紳士書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昔者單父致治厥有父事之人武城作宰亦重得人之益蓋令雖爲親民之官而其情終不能親於同閭共里朝夕聚處之人令長誠欲隨宜致治未有不資於邑中賢士君子相與輔導引翼以成之者也兆洛受事曰淺未得與邑中賢士君子相接側聞諸君子頗多富而好禮見義必爲進退不苟爲鄉邦之望甚敬慕焉今日鳳臺之地可謂凋敝矣其民貧其俗悍其公事廢弛其風氣僻陋夫桑梓之邦殷盛完安人物茂美使聞者企踵談者稱美人情之所願也若著不足稱而敝惡有餘令都邑之士至相指引以爲詬病諸君子得毋亦有慊然於中者乎兆洛既受　天子命來宰此土誠不量其力欲轉貧爲富起敝爲隆易廢弛以整肅化僻陋以彬雅而才識短淺未知所濟夫陳規設矩從令者賞不率者誅邑宰之任也爲之表率以誘進愚惰使潛移默轉各相勸勉此邑中賢士君子之責也特審管見條其大端以相商推其可行者即爲扶翼願各抒誠盡心毋吝往復

一地利宜講求也民之貧由於不耕不耕則無業無業則惰游以惰游之民而迫之以飢寒不爲盜賊不止矣盜賊且爲之其他作姦犯科之事又何所不爲乎此獄訟之所以繁興也鳳臺地廣人稀非無可耕之地也其地又非不可耕之土也自漢迄唐宋淮南北耕屯常爲天下最玉海稱下蔡城北有眉陂大夏陂等皆溉田數百頃盡即今闞疃萬福集等處漬湖之地兆洛雖涖任未久然於縣境所至已無不周歷所過之地即詳觀地形察視土脈訪問農圃方百餘里閒平如手掌土膏沾潤豐歲畝收數石其所以不講墾治者緣于易潦易旱所以易潦易旱者由於百餘里閒無溝渠以洩之無堤防以衞之然則欲民之勤於農必使其歲歲有秋欲其歲歲有秋必自開溝築堤始矣且鳳臺之開溝築堤其施功易於他處數倍山東直隸之地地勢高仰旁無水源開渠雖深所蓄有限不足資周救江蘇浙江之地地勢窪下衆水爭赴築隄雖厚每患沖決鳳臺北鄉之水非有洪源巨溜也秖因蒙城一帶亦無溝洫流潦暴集下流宣洩不及遂漫溢平原耳有渠道以利其下流則立數尺之堤便足爲防禦故曰築堤易也迤北田畝地形雖稍高然以水平測之高於淮水不及一丈比年淸口不暢淮水每夏必大漲又迤西有西肥河亦足資灌溉但開五尺之渠便足下引淮水旁引肥河故曰開溝易也乾隆初邑令鄭君嘗請帑開黑泥窩溝諸河而數十年賴其利今已盡淤故十歲而九災鄭君但知開溝而不知築堤夫田無塍岸每一兩水挾泥而下水稍漫溢則盡瀦田中之泥而聚之於渠故不數年而渠盡湮塞也今誠有渠有堤則渠可不湮非止數十年之利而已又鳳臺之地薪樵乏少故陶冶之利不興其實漬淮之地可種楊柳漬湖之地可種蘆葦入公四頂諸山可以種樹木培植數年便成大利如此則此閒之民可耕可樵可工可賈而游手者少矣游手者少則作力勤勤則富富則廉恥生廉恥生則獄訟淸矣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諸君子豈無意乎

一讀書宜鼓舞也淮南文學稱盛於西京而今則自明以來科甲闃絕畫隸讀書者少無所漸染耳縣故有循理書院而廨舍寡少僅能容十數人又膏火頗薄不足給領飲食之費令既不以爲事而山長亦視爲具文甚可歎也兆洛意欲擴而大之令可容百餘人更籌經費以益膏火之資重花紅之賞延請名流勤切砥礪至於鄉曲坊巷兆洛肩輿所過從未聞誦讀之聲夫詩書之氣少則桀驁之氣生其不明理義不顧法令挾詐逞凶皆由于此意欲于各鄉市集等處建立義學或官爲延師或紳士公爲聘禮農民之子欲讀書者聽其送入其才質可造者即送入書院肄業以觀造就焉

一保甲宜舉行也鳳臺北鄉往往數十里無村落即有村落不過四五家七八家雖有地保相距或六七里或四五里地勢寥廓莫爲統攝此盜賊所以易匿也兆洛既已刊印戶牌添設甲長督地保申造保冊然地保之勢足以稽察之而不足以勸喻之意欲于每鄉擇品行端方人所敬服者立爲鄉飲賓凡地方有爭訟須先申鄉約然後報官願諸君子各舉所知兆洛當以禮敬請

一志書宜重修也志書爲一縣文獻所寄猶家之有譜牒也爲子孫而不知先代譜牒世系無不羞之爲邑中人士之望而于一邑文獻不能數述獨非恥乎舊志陋略已甚不足觀覽且綜核體例當與壽州同志惟分縣以後之職官人物則分載之兆洛於修志體裁頗所嫺習及此成之或不至貽譏大雅也

一名勝宜興復也都邑走集之地必有佳山水名園精舍足以遊遨寄暢流播風雅壽春于古亦一都會也八公山之草木雀離寺之曲樓載於史冊著於歌詠而今並闃然夫山水之性仁智所樂舞雩沂水聖賢不能忘情蓋巖壑靈氣與心目相會最足以開發聰明陶鎔肺腑非徒點染景物潤色志乘而已兆洛來往於八公四頂間其巖壑最爲秀美欲於八公山創八公仙院於四頂山下重興雀離寺皆擇幽敞之地爲之結址壯闊途徑縈曲雜蒔花木夾之以長松茂竹招名僧法侶結跏於其間春秋勝日邑中人士尋芳攬勝者可以攜笻躡屐終日嘯咏此雖似不急之務然爲益亦甚非淺鮮也

答莊卿珊

閱聚歸甚喜仍不得見而又甚恨也吾弟謂駢體文鈔當改名吾弟未閱兆洛前序耶未閱所代作之序耶自亦未之深思耶若以爲報任安等書不當入則豈惟此二篇自晉以前皆不宜入也如此則四六法海等選本足矣何事洛之爲此嘵嘵乎洛之意頗不滿于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兩漢所謂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輕淺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詠口牙小慧輒陋層詞稍可上口已足標異于是家家有集人人著書其於古則未敢知而於文則已難言之竊以後人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今日之所謂駢體者以爲不美之名也而不知秦漢子書無不駢體也竊不欲人避駢體之名故因流以溯其源豈第屈司馬諸葛以爲駢而已將推而至老子管子韓非子等皆駢之也今試指老子管子爲駢人必不能辭也而乃欲爲司馬諸葛避駢之名哉報任安書謝朓江淹諸書之藍本也出師表晉宋諸奏疏之藍本也皆從流溯源之所不能不及焉者也其餘所收秦漢諸文大率皆如此可篇篇以此意求之者也此等語言本不欲自吐之冀閱之者會之吾弟既有所疑故不敢不以告向曾與弟言序中發言偏宕恐治古文家見之不平此時恐治駢體者亦見之不平則非其所料姑俟異日何如

附代作駢體文鈔序

古之言文者吾聞之矣曰雲漢之倬也虎豹之文也郁郁也彬彬也非是謂之野今之言文者吾聞之矣曰孤行一意也空所依傍也不求工也不使事也不隸詞也非是謂之駢唐以前爲文者必宗秦漢唐以後皆曰宗韓退之退之亦宗秦漢者也而裴晉公之譏退之也曰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律制而以文爲戲又曰文之異在氣骨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昔之病退之者病其才之踰今之宗退之者則又病其才之弱矣然則今之所爲文毋乃開蔑古而便枵腹矣乎業此者既畏駢之名而避之或又甘乎駢之名而遂以齊梁爲宗夫文果有二宗乎吾友李君申耆欲人知駢之本出于古也爲是選以式之而名之曰駢體文鈔亦欲使人知古者之未離乎駢也夫文之道敝于周橫于秦尊于漢澆于魏晉綿于齊梁昭明既要之而有文選之作其言曰變本加厲可謂微而顯矣而後之論者輒以爲溺卑靡之習吾爲知讀是編者不以爲昭明之重儓也

代懷遠令孫彷山上孫制府言水利

懷遠依淮爲縣境內諸水皆入於淮淮治則水患悉除淮不治則水之入淮者淮不能受遂汎濫而爲患淮爲四瀆之一力能容納百川自注於海而其患至於洪澤漲泗州沈臨淮沒而其有治淮之策者以黃河南徙與淮爲敵也治黃者藉黃以濟淸且藉淮以刷黃于是高堰不已多爲閘壩以束之淮之下流不能暢遂則上流瀕淮州縣之水無所歸而淮不可得而治矣歷稽往歲自夏徂秋淮水長多消少自霜降以及冬盡日就消落水之入淮者時或高出於淮方得相機宜籌疏濬爲邑境諸水現在情形渦河最恬靜先患淮水倒漾淮漸歸漕無需人力洛河窯河欠河被淹處所尙與淮平疏消須俟淮水消退以後其餘今可以施功者惟天河入淮處之禹村溝肥河入淮處之沫河口天河斜長四十餘里擾淹處積水寬一二里至三四里不等水深四五尺其入淮故道舊

由葫蘆繫經黃水淤塞矣今春集夫挑挖乾淤未盡夫已不能容足而止而禹村岡北天河南岸有水溝月前尚作涓涓細流於彼處煞壩挑引河一道長不過四里許已接天河抵淮引河成俟淮水消落啓壩以洩天河之水仍於口門築壩以防長淮倒灌赶緊辦里繼二麥無及尚可布種秋糧其經費天河兩岸居民中下之戶有丁壯者出夫中戶以上按照地畝出錢以錢給夫食及購料煞壩等用擇鄉人之有才具者理其事不經胥役之手不出三月可以集事北肥水入縣境行一百三十里最爲綿遠其源出宿州之龍山湖入淮在鳳陽縣之沫河口本年源頭來水不甚大居民於沫河口內築壩一道淮長未至倒灌而自懷遠之大三岔以下至沫河口五六十里之間迄今一望瀰漫者以淤塞處人力不能挑挖故也查沫河口外水深一丈八尺口內半里許有土壩一道壩內之水高於外一尺自沫河口至朱家臺二里許水勢順遂自朱家臺至蔣家岡三里許水深一二尺淤深四五尺自蔣岡至陳家橋長九里寬二三里至七八里不等水深二三尺淤深五六尺自陳家橋至靈璧縣之八壋集長十五里寬二三里至八九里不等水深三四尺淤深四五尺自八壋集至懷遠之大三岔長二十里寬三四里水深五六尺淤深二三尺按以上各處水面寬窄不一而肥河原身寬不過十餘丈外盡民田鳳陽陶令曾在朱家臺集夫挑挖乾淤未盡已不能容足而止情形正與天河之葫蘆繫相類是處人力既不能挑挖而又無從改道以入淮龍亢主簿屠綦曾商陳蓄水刷淤之法沫河口內土壩此時堅築堵閉而於蔣家岡陳家橋兩處各築一攔河壩留金門以起溜壓集人夫船隻於船尾曳揚泥車船之兩旁人執伐泥器具在肥河原身內往來梭織務使乾淤活動與稀淤攪成一片俟淮水較所蓄之水低至五六尺然後口內之壩與蔣家岡所築之壩同時並啓人夫船隻乘建瓴之勢以排淤無難通者再于八壋集大三岔上下各築壩一道如前法便可一律深通屠主簿係河員出身其言似合事宜大人察其言如以爲可用卽飭主簿董其成而工役畚揭之需則各處守土之員是問惟是購買工料打造伐泥器具及雇集人夫船隻等費約須五千金又須銀錢湊手于一月以前預爲籌畫而沫河口以內五六十里之間自十八年至今六載不收其民辛苦墊隘難與謀遠非諸　紓不爲功也

代廣東撫軍康蘭皋與兩江制軍孫繼園

頃於邸抄中恭讀九月十二日　諭旨直省大小官員因舊設養廉每多坐扣不敷辦公不得不取給陋規以資挹注與其私以取之何如明以與之著該督撫督率藩司將所屬陋規逐一清查應存者存應革者革或以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俾府廳州縣足敷辦公而止又十七日　諭旨立法伊始當及萬全凡議存之項必當酌盈劑虛上無傷乎國體下悉協於輿情使官吏共飭廉隅小民永免朘削　聖上保惠黎元體恤令長痌瘝在念隱曲周知萬年無疆之休畢世難逢之會也竊願罄竭膚愚少効塵露而學疎滋陋識短易迷先事未能講求臨事末由宣究深懼不足以上敷天澤下協地宜謹獻所疑伏求指示陋規之設始止緣情漸乃成例或有或無初非劃一可多可少時亦改更據現在所取之數爲一成不易之規物力豐耗頗不可常他日取盈保無爲厲至欲益寡裒多以贏補絀則各懷秦越之視定無臂指之靈綏御旋多譸張日甚又名則擇肥實亦無幾一人享之方羣羨其有餘數人分之則共形其不足無裨實用空費簿書況將藉以協濟則必著之章程此規既以陋名入議尤嫌非體至於長吏誅求非通融供億取足於陋規者尚少取足於鐵漕者較多既已痛革官邪必自概行嚴杜此卽利漕津運亦須別有經營事理之所通會端緒滋多入告之所臚陳商量宜確竊亦深其擬議無如瘉此愚衷伏思致治之本歸於令長弊吏之法首在潔廉厲廉之道先使之自贍煌煌　聖訓不易之經也而自贍無事外求宜尋各足之本不贍由於多耗宜窮致耗之源耗於私者律令所可懲創耗於公者經制似宜變通立法必中人可能施功必片言立定克允衆心便保百年之利賴徒張一目恐成當下之彌縫惟先生德探治要道應時需　丹扆倚於勤施蒼生仰其風采加以三江之地八方之表取則斯在膚獻具歛想素絲夙夜早裕於綸恩赤舄從容不勞於擘畫此際稍遲賡歎秖緣未奉部文所期導以循途庶得馴於成式

呈高蘿馨師

北洛夙承化雨獲荷鈞陶自愧樗材將成瓠落幸邀一第稍娛老親得升棗壟之資逾想栽培之德更蒙手示獎勵逾涯謂當無負所學以遂顯揚自揣菲材恐非所任泐銘心腑以曷方來本擬躬趨函丈祇領訓言又以結伴諸人北行期促不獲摳衣階下叩謝叩辭悚仄交并戰懼無地

又

北洛守官斯土徒引歲月建樹毫無乃荷上游虛獎登之薦牘實深慚懼比得家書嚴親近來體候雖幸託廕平善而步履艱難精神衰憊大非昔日之比心旌懸懸日夜東望所以從宦不辭止圖迎養乃此志不遂轉成乖違年復一年復何所待今年正七十之辰擬于稱觴時乞急假去一切瘡孔尚喜不深或得自拔苦海再侍几席所命致同年徐學使書謹如恉致之并呈稿楹帖一聯石記五楮詩一幅求誨示舊業荒落辜負師門悚赧無地

又

奉慈諭知彼間驟潦遂致墻屋傾塌書冊狼藉此誠意外之警成虧之理盈歉之數造物顛倒常不可解想不以此攖滑定之神也今年蘇常奇潦爲百歲老人所未嘗見懸釜而炊十室八九舍間住宅亦一半被浸自種之田既勞費無功其租種者亦無顆粒可望今冬明春不知何以支持現今水尚不退麥不能種倘竟不能種麥則其爲患又不知胡底矣北洛明年大約仍坐江陰書院脩脯甚薄但取其近家耳

與祝子常

足下立身行己抗心古人所處有斷限不自容其非亦不肯容人非所著作皆俊傑廉悍作作出芒鋒未見深於情而不靡如足下者也人生何必時俗壽何必鬼神憐但得一二快處傾瀉肝腑發攄瑰奇亦足豪耳諸葛武侯誡甥書曰志當存高遠棄凝滯恐屈伸去細碎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倘亦吾儕座右銘乎

又

日來留意八股屏棄一切頗覺意有餘閑憶往時希心涉獵兀對几案寒忘衣饑輟餐聞外事則腦欲裂然其所省覽迨今數之芸芸然瑣瑣然不能自主也勞逸之故形神之辨動靜損益之消息於此自領盡才餘于其事則見樂不足者苦之洛之才僅可於八股見餘耳

又

荷諸君子教益幸得廁選禮闈雖折花上苑僅得卑枝而自省樗材實已逾分一日先鞭聊爲負弩敬留前席以待諸君大名不可俸邀快意尤恐多舛諒吾兄亦爲洛幸之耳祁生伯恬需此甚急而竟不得命也何如

答黃小仲

春風所被小草蒙榮豈知豚犬得所依歸實亦寒門荷斯光寵惟是地居鄉僻供侍多疏北洛又不獲躬侍與居滋其悚仄耳所示極見因材之教身心漸定一語尤是對病發藥洞見肺肝儀禮經注連讀釋經補經一舉兩得將來能治鄭學卽大體已具不煩瑣屑搜尋此乃向來教讀家見所未及治經精心如是如是曷勝欽佩豚犬頑劣懼不足承教冀嚴督之或知自奮旅客易感望風依依便羽償達德音毋恡

與左仲甫觀察

二月杪自里中赴皖道過東壩與山子相值始審旌從已過桐城履候綏豫翹頌翹頌比者引　對便殿渥承　溫綸建節而南仁風載道何時下車道遠未悉不獲謁賀增其慚惶北洛循涯而返惟欲匿影蓬廬比在此間乃復日與冠蓋接跡又以宦此日久知交如林獻酬羣心不勝瑣瑣麋鹿之性彌自苦之徒以中丞延之課子意頗殷篤姑盡此年來歲不復褰裳涉江也又念兀坐衡門仍恐閑門不住妄意于浙東佳處覓一閒冷書院但有登覽之樂不廢歌嘯之常狙賦鶴糧皆所不計內揣客授已久咿唔佔畢是其所習尚可不致素餐若此願得遂既近鄉井又獲時陪几杖幸何如之約在冬中計欲尋黃山道桐廬而下藉得摳衣鈴下一奉顏色而彼時已非薦館故先言之得無嗤其太早計乎恃愛既深言之無所擇敬承起處引領德音

復阮芸臺宮保

承諭以吳生古文不失法度欲延致之謹卽以告之吳生渠亦極感契借之惠廣廈之仁第此間蘭皋中丞囊以外間未有校樓相約留此任以校讎之事旣已始之不當中道辭去而其事尙有時月可了幸彼此相距非遠必荷垂睞爲書房學生備芻蕘之詢時時傳書相示渠以得侍爲幸固不敢當友亦不敢受稱也吳生意如此故爲轉布

與丁若士

伯恬來知吾弟已歸甚喜又聞口爲賊風所中而喎此不足患想已痊復矣伯母大人起居萬福大兄大人起居萬福二兄三兄想政履各各安暢深苦了不相知耳令子英英各抱絕羣之氣第二郎想侍膝下仰能承顏俯足散懷人生之樂誰如吾弟者頃閱邸鈔知教官保舉知縣可選河工吾弟得毋有意乎以吾弟器識置散已久未及老而試之誠善誠善而北洛意有不爲吾弟願者謂此誠不足以展吾弟之才也誠不足以展卽終老亦何妨哉且爲吾弟慮者或鄉曲之度甚苦難也然鄉曲之苦固甚難而庭闈之樂尤不易得苦倍于樂猶將爲之況所樂者十倍于所苦乎抑所謂鄉曲之苦亦多是自召之息心省事去愛乎矜卽漸漸不苦矣不如是卽非鄉曲亦何嘗不苦耶北洛非肯以流俗人所詆訾吾弟者爲吾弟詬病北洛亦自困于此所錄錄逐萬里之游不敢訟言杜門歸臥皆爲此也凡所言者頰頰無病而呻又似捕風捉影以吾弟超邁或絕無此意而北洛之伸紙搖筆遂刺刺如許者亦枯魚過河之意耳 天子明聖如此如吾弟者正愛身有待之時善天下亦可善一身一家亦可無爲輕於自試也伯恬來此了無趣味亦不敢謂世情日薄只是自己時運限之時時說吾弟然竟忘作書明日伯恬將行遂爾憶及挑燈拉雜書言不可盡惟奢護眠食

與汪孟慈農部

奉書古藻之澤觸手溢目真令听然獨笑如見其人某在此屬鈔胥十餘人是爲康生竹吾借鈔文匯閣本外間未刻之書恐分散致損失故聚諸一室而代督之非某所能辨也澗蘋一見如舊識昕夕相往來缺文繫傳賓華有意刻之淮南子尙未之見澗蘋又有影宋本秦九韶九章算書已屬其付梓而籌工値尙有待又有精校蔡中郎集算書成亦當付梓某有黃郭田僅給饘粥刻書但節縮館穀爲之計費非鉅亦甚易足臧公公羊注本詩傳箋本論語莊子釋文決當陸續刊之寫樣校讎則一以屬澗蘋亦其所樂也徐騎省集某亦有舊寫本當借一校有餘力卽幷燕公集俱成之皆非巨帙但不死此願當可遂入代全文某曾假一觀成之尙非易而鮑君意已闌珊以非此時所急也溽暑尙未及往訪宋君秋涼更詣之某之納交久矣謙謂豈所敢當以後往來但各稱名亦猶行古之道也幸納之書郵非乏惟數相聞愼夏自愛

又

承損書何言之慨以慷也一日立朝風采便已如此異日樹立於此可覘傾頌無已然竊謂足下用意太銳而所以自處者未審也江河之流非一手可障病有標本要權其緩急而治之捄門者不控拳善附者不膠漆庖丁以無厚入故游刃有餘患生有本獸窮則搏縱舍盜賊天下大治去其太甚以欲從人此皆所聞於古者也乃欲與數吏較勝負此豈第隨珠彈雀而已私心愛足下兼爲天下愛足下非徒廣足下之意也幸詳思愚意小仲已於五月中去世矣身後之事都不可言同人方欲爲之立嗣議尙未定遺書殘墨雖未散失亦無從檢視來書屬有相關語故拆而視之仍以奉繳守之心地甚好讀書知所趨向篆隸亦入格所病者氣粗往往流露傲狠深恐入世易迕旣得見足下想無不留眼留意幸拂拭之澗蘋時相見亦甚慮足下之輕發渠自有信致也公羊本或交竹吾或寄澗蘋俱可洛月中當旋里十月初更來揚州數書九章仍未能付梓窘可知也藉承起居無任翹注

又

昨歲奉書幷快士先生之狀屬爲銘幽之文北洛固非其任然承命不敢以不敏辭者誠高先生之行有合於古隱德之君子也中古以還隱德君子莫莊君平若矣君平行義具載法言漢書豈弗信乎然其著書大抵自言其意耳不能

如吾子之先人以詔後世也故君平沈冥爲己忘世先生著書爲古憂世眞深於君平者矣隱德如此而不表見吾鄉之恥也又以歎慨畢書號爲能搜求放失尤喜校正文字而絕有關於小學如文字原之於書顧不之及其所謂表彰遺學者竟安在耶故嘗肇爲之而不辭然非敢遽謂有益於先生能傳先生之德於不朽也亦以盡景仰之志云爾頃復奉書推揚太過固非所當而謂北洛有文與實不與之辭嗚呼前人之德後人述之宜也實且不可不慎況抑損之哉其毋乃足下未深察耶故略區區之意以貢於左右惟無或爲不然卽以此書及來書幷刻可也

又

乃竟去承明而出耶在內如處鼓中了無實聞見在外則有實聞見矣而鼓之當考不考不當考而考往往而是比見曉曉似足下剛直之槪處處未見其宜也然亦不可不以此鍊其聞見耳昨復奉命譔精法樓記向倘不知容甫先生精心瘁力如此是以未敢措辭今已知之自當努力成之恐不能稱淳父學使書額亦當爲言之也

答陶雲汀宮保

旌麾所臨草樹知喜況于萌庶屬此懈慢某忝以儒書粗知趨向竊見古來實達於當代大人君子負荷斯道者無不矯首企足思一望見爲何也愛結於心求諸史冊者旣羈縶而無由矣當吾世而不得一見則其於古也何慕而所自待者何薄也若幸而得蒙拂拭賜盼睞畢生之願固已大慰驅之策之無所顧惜矣某之於執事猶是也執事爲時舟楫爲民霖雨勳猷炳炳所至康濟至于心事宏偉雖不足以仰測萬一而以私所求于古人者證之固已如符節之合焉北洛名不出里巷才不逮中下無半刺之謁無一面之雅皖江修志忽垂過聽遠齒儀職再枉幣聘其爲榮遇千古亦罕而逡巡於成命不敢自前者何也固陋之質自知倘明也北洛受賦謭劣都無寸長從宦數年業益荒落分宜屏影蓬門賸以炳燭豈敢開堂授學欺彼後來曩年曾住暨陽徒以鄉壤望衡相距不及一舍其間人士非關親串卽系友朋故遂徇阿昵之私竊茲講席久而益習幸不相非遂亦安之視如家舍竇孫賤息提挈偕來雖誦咿唔忘其客授又阿兄已老愛弟彌篤時月不見輒以攜歡是以經月必歸歸必累日猶復一味之甘必以分餉挈榼攜壺之足相望於途北洛犬馬之齒雖未桑榆衰先蒲柳旣疏禮節兼吶語言攜戀鵝之衣納決踵之屨夏則就風冬則負日來相就者賴忘形骸令長之庭終歲不一至必宜入謁奴子通剌而已猶恐豬肝有累安邑屢欲辭此歸而閉關而生徒久處戀戀相依未能恝然聊復留止不圖日月紆照有隕自天仍有前徵重辱雲翰移之會垣爲多士率北洛苟有一才足以自見一藝足以先人有不聞譽雀躍冀離蒿艾之閒一希末曜哉揣分循涯百無一可卽欲靦昧自進而私曲牽之此所以捧函再拜汗慚交幷而不知所以自處者也樗櫟醜然匠石猥垂一盼知其不任繩墨度亦棄之無所恡矣自恨不材之木終外裁成惟餘感激之私長鐫肌骨蟻蠓微悃干冒尊嚴無任惶悚

又

曩承三直私仰常楊追忝一城未承鞭弭往歲過蒙盼睞引之會垣木石疏頑守其愚固執事不加譴責反荷齒及于敝鄉先生之前固滄海無所不容而鯫生何修得此邑二尊姚侯還辱手教兼賜以先贈公大集暨尊箸詩集日記海運圖說敬喜詩墨刻各種盥手雒誦歎忭莫名暨陽書院凋敝日久賴石芳夫子恩周白屋慮軫青衿規畫沙田以資膏火中途未竟實廑棠基得今執事有美必成無微不燭委摯告誡俾克有終將來邑人士一丁之識皆兩大人再造之福也某雖至愚極陋而維桑之敬屬變均之敢不罄竭鄙懷圖其可久現在姚丞會計田租趕緻部價一面協同本地耆望酌定章程上稟憲裁以求圭臬幷請鴻文勒石貽式方來俟節目稍定卽當詳悉具申至于矜知自愛俗鮮舞文此大憲至明且察遴畀得人令長矢慎矢勤承流有道某大雲同戚擘覆無禆不但無功可食彌愧有餐皆素先據寸悃仰謝恩私

又

數載不奉起居以所處僻左人便難得又蒲柳遽衰婆娑無復生意亦是無狀

可陳時時䂓首日月之光安其覆燾為福無量惟勗元調運以慰海宇愛之者日用而不知耳兆洛力穎智盱優遊𦶜艾之間待盡而已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亦自有冬烘之樂每懷鴻德偉量措施無不宜非頌禱所能宣而竊以曾侍下風誇其所見為儕輩榮也毛君生甫兆洛執友將奉謁階下謹申依溯之私附呈近所刻書二種墨刻一種惟以清燕之餘下賜誨正幸甚生甫前在石甫都轉幕下昨石甫致書云已言之於閣下蒙許為之位置生甫方訂正元史稍已就緒但得敷飯地使此業得成為惠大矣

復陳石士侍讀

戊辰之冬辱感餞得接音儀私心欽慕未嘗忘也徒以言行無所底又碌碌簿書中日益覺猥濁不敢擾瀆左右奉諱以後閉戶息影時或客授餬口彌令志致頹挫愧乃日積不敢與世相聞屬以鄧生得庇仁宇既喜其所因之可宗而尤爽然於大君子之所栽成不遺曲木雖𥁕戇如鄧生猶殷然引而進之也故遺書勖其儕學以庶幾無負親炙之幸乃荷損書過相獎借豈所敢荷哉兆洛實僅中人學乖深造雖不廢誦讀而以粗致駁以駁致陋迄無所就至所為詩文類多牽率酬應聞時見之未嘗不赧然汗下也況敢自彰靡以播其惡哉先生循濂洛之程途繼歐韓之軌轍獨修其身澹然物表不為涯異此兆洛素所仰溯也行且大用展其所蘊默運斯世於雍熙方拭目俟之揚文定公集去人不能多齎故未寄續當致之稽承起居不宣

與陳石士學使

卯歲餞春明荷感餞奉誨言思之未嘗去心始則歷碌粗官繼乃跧伏草野仰望摩香如在日月之表不敢輕率以詞自達惟鄧守之往一承動定曩歲持衡江左多士實受其福輒思一奉言笑而褰裳不易徒付瞻馳今乃聞奉節之江甄陶所及斯文蔚然私為兩浙人士賀也比者文章日益衰敝惟江浙間頗有聞惜抱先生之風而起者如宜興吳仲倫吳江吳山子嘉定毛生甫皆能得其義法為後進矩範誠得先生密邇而提唱之吾道之昌其可竢乎敝邑鄒樸仲者鄉先輩清如先生之孫能傳其家學於康節經世微言尤能研極奢嗜人家言蓋非世俗士而已困於衣食求安硯處特奉所業以求謁者為介一言惟進退之討校閱需才閣下或有意於此乎頃視學諸公嘖嘖多故苟非其人兆洛不敢饒舌也兆洛視息如故而神氣日銷歲歲破甑自忘其冷西泠一帶夏秋間當奉謁鈴下冀此生再侍顏色夙荷推心言之無隱

與徐星伯同年

兄子頫至自都奉手教反復披誦愧慰交集兼聞身在叢轂心如江湖省於應官耽於纂述避世金馬門亦當世之歲星也何羨如之中興禮書釐訂已成完帙不朽鴻業也已屬竹吾錄副見寄未知何日得快讀耳會要一書自當稽鈎異同拾遺補墜使本末燦陳為故宋一代考禮淵藪若革草屬錄復何與於存亡之數執事敏於識而練於古壹此不懈者數年自當綱目詳備宏富絕特卓冠流略為宇宙留此奇籍幸無復以欲速致悔也政和五禮新儀四庫書有之可於文淵閣借鈔或不能即寄知揚州文匯閣借鈔亦不難去年本擬錄出時不暇及耳宋律向所未見淵如已歸道山其遺書不可復問矣賤體比如常明年仍館暨陽藉此習靜亦不覺佔畢之苦山子在河南歲杪當歸見時即屬其作篆書奉寄也龍觀察未免愛博不專然當此時如此人亦何可多得比曾得其信否甚念而未由致書也

答湯子壓

曩與彥文論駢體以為齊梁綺麗都非正聲末學競趨由纖入俗雖或頗堯終遠大雅施之制作益乖其方文章之家遂相詬病竊謂導源國語及先秦諸子而歸之張蔡二陸輔之以子建蔚宗庶幾風骨高嚴文質相附要之此事雅有實詣非可貌襲學不博則不足以綜蕃變之理詞不備則不足以達蘊結之情思不極則不足以振風雲之氣閣下近作步與無淺言情必適已足祧六朝追魏晉矣深之以學則士衡子建何必遠人輒陳所知以副下問悚仄悚仄

復陸果泉

竭文碩望甄陶後生夙仰庭階未覯杖履乃荷損書過有獎飾循涯增怍秖益靦惶紀元編鈔胥伎倆耳授指生徒會其緒撿草草成書何足以辱傳道而來

翰藪采典墳潤褰金碧實深欽佩鄙竊未敢求人作序倘肯賜栝來書成序以冠編端是所願也用敢率爾以請是書現無印成者當即印以續呈天文思補七十二家細草及考證古今南北歲差及各星距度分數倘未成書地理則已成古今地名通釋韻編倘有根據不同抄撮而卷帙繁重未能付梓齋詹詩補則本無此說或因兆洛嘗萃江陰古今人詩有江干香草之選秀峯廣文因是傳之有譌也此書亦未成謹覆

與吳仲倫

不得見之日久矣或朋儕暫集或論學有疑輒相思不置秋涼惟道候各宜爲頌兆洛不天伯兄背棄病逾刳心豈徒斷手以兄子遠在廣州星奔未返是以未訃將以十月中奉其殯祔於無錫龍山先祖之旁謹撰具行狀求先生誌其墓先君子忝附世交亡兄又辱先生不棄齒諸朋友之列其平昔行誼皆先生知見之所詳倘荷一言定闔棺之論九原之下骨且不朽惟冀垂憐以慰私願兄子以七月二日始發廣州計程須此月之杪始克抵舍恐緩不及事故先致此如蒙鑒許希即施手於九月中旬見寄幸甚幸甚行狀粗鄙不可言文若倘可施繩墨幷求痛賜塗改因緣愛厚敢布腹心無任企注

與姚石甫

春中見伯恬極道才猷幹濟冠絕流輩而威德懋行落落然追蹤於古人企慕之私旦夕不釋徒以息陰蓬蓽守野畦之分不敢冒昧摳衣乃荷賜書獎飾幷頒先集及大著循涯揣分感悚交幷伏讀端恪公奏疏蓋謨碩畫與道權衡康濟斯民垂法後世薑塢先生詩文筆記輝光篤實兼而有之沾被無窮俟聖不惑明府君嗣有令緒宜其明體達用時措咸宜矣大著坐言起行萬化在手太和爲心所謂物至而應事起而辦命世應期天下之福也兆洛庸下學無絕詣用不適時賴師友教督不至爲小人之歸耳馬齒漸衰不能自策校刻載籍事等遺閒附去數種每種各二一以餉植之先生甚不足觀徒塵清座囊交周保緒包慎伯以爲足應時需不意盤盤之才正在孔邇植之先生復相左右干城吾道大庇群倫當吾世而幸遇之其爲慶慰豈一人之私也敬問起居無任系仰

與方植之

兆洛匿影江干不與當代賢士君子相聞知久矣讀大著私心惕然知負荷世教自有人也曩時讀書甚不喜康成然於朱子亦時時腹誹讀先生書敬當力改其失其爲賜豈有量哉竊嘗謂漢宋紛紜亦事勢相激使然明代以八股取士學士低首東縛於集注之日久久則厭而思通一二才智之士鑿空造奇一通而之子再通而之史然皆不能越集注範圍漢學興於是乎以注攻注以爲得計其實非爲解經爲八股耳一二君子倡之於前無識者乃藉以取名或甚以此希取富貴波流至今日而極而掇拾愈細其味愈薄亦稍稍有厭之者矣得先生昌言之拔本塞源廓清辭障程朱復明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非博學慎思安得此明辨哉命爲製序則豈所敢任洛所刻書印成者少就所有者呈數種皆瑣屑不足觀慚愧慚愧咫尺間而不獲逕前一奉顏色然聞聲之思已甚慰並世之願矣守之來專此附復敬承起居惟爲道珍重不宣

答高雨農

奉手書殷勤之思刻厲之詣紬之不盡惜也施之於洛非其人也洛憃固無似幸藉師友推輓之勉以自前得略辨青黃而受性孱駑不克有所成就蹭蹬之光復何所及既得來翰始知海內真有行出於古人文高乎當世如先生者洛當在弟子之列耳前年獲交於姚石甫大令見先生所與書反覆讀之明體達用卓然粹然信爲一代碩儒每以誇于所知而深恨相去數千里末由一侍左右今乃博我以宏業導我以矩範則顏色若接于目謦欬若聞於耳私竊喜慰以爲不見猶見也古文義法之說自望溪張之私謂義充則法自具不當歧而二之文之有法始自昌黎蓋以酬應投贈之義無可立假于法以立之便文自營而已習之者遂藉法爲文幾于以文爲戲矣宋之諸儒矯之以義而譁章語錄之文出焉則又非也荀子曰多言而類茲毋乃不類矣乎八股義取語錄法即古文之流弊今又徒存其法則不類之尤者也抱此鄙陋故每有所述稱心而言意盡輒止不足與于古文之數也然猶牽率時俗爲不由中之言祇益赧

然先生志力淳篤辭氣雍和而又洞明經綸深識時變言必有益於世眞不朽之業矣而先生之意欲然若更求進者此不當于文字求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古之人有言之者矣今亦有得之者焉此又不能于人求之也度先生年已望七而詞氣春容怡豫此養氣之驗也洛年亦相若而頽唐牢落不堪自處衰病日迫雖亦借古人以勉惕慕氣而習之所奪時復旁撓志不帥氣抑可知矣先生書去十二月朔也洛以今四月末始奉到亦未審傳達者誰何此時復書如來書所言求鎭江韓老公祖轉致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茫茫如此會合其可幾乎天涯匪遙夤思卽還尙期艮食各保道眞大著精緻上已錄副留之矣惟希鑒察

與吳石華

霜林去春一書想徹覽不知霜林何以尙不還來書云冬中當相聞亦竟杳然深懸系也維履候如宜覃第均福大著南漢紀序久成之而愧於奉寄緘不足以副感心耳所寄之書爲友人索之已盡便希更寄數部爲望比何所述造定有新得幸相示兆洛所輯古今地名通釋已略就緒而卷帙煩重寫之苦艱又成通釋編韻一書雖少減省字尙五六十萬寫之不易刻之又無此力擬爲活字板印五六十部以爲傳留之地現在雕刻活字尙未施手冬底當可卒業成之當首以奉貽令子學業精進定亹亹逼人近所肆力者何途之從也覔士今何在亦何所業一意訓詁殊苦無餘味耳兆洛志力日衰精氣日薄耳目之用亦異於前而又困之以日用厄之以八股眞乃索索𢦏眞氣昏昏有俗心安得坐清風朗日中一澡靈胸中鬱滯乎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再奉晤歎知在何日夏中甚暑今日立秋卽已爽然天氣旣夷人事幸簡瑣瑣爲此亦不審何由達之姑俟霜林之至耳惟珍衛

與夏循陔

得覩朵雲如墮明月驟聞劇病乃有仙援始以驚惶繼之喜笑當綠鬼錄厭此黔婁繼以長生不復侵擾矣比想益強且健讀書作字一如往時惟當顧影爲樂閉戶盡歡無從同之深以爲恨兆洛去年四月忽若頻中肢體似乎不隨不過十餘日而愈而飮啖頓減精神頓萎今年乃日有起色今則盡已復原神氣亦得振作矣老不耐病乃至如此一身只要貧常健萬事休憑夢當眞眞名句也吾儕之生偷日而已豈復有事業可做惟愼防蹉跌以待全歸何時來還得再一握手笑耶辨志書塾所見帖已刻成共四冊奉寄淸覽比又得常熟瞿忠宣家往來各帖極佳妙擬續刻之亦當有四卷現已屬之省吾未知能成與否四元玉鑑寬之已盡能通之擬爲刻細草聞已有爲之者比已覓之未知可得否又擬爲歷代秝術各補細草亦不甚難特尙未動手瞿忠宣公集假諸常熟人因爲刊刻現已卒業謹奉致一部世短意常多益之日事煩錢苦少奈何一笑聊當面談不盡縷縷諸惟愼衛眠食努力令名

與包愼伯

客冬保緖來奉手書幷墨刻三卷歡喜無量所寫眞能導源元常合分隸而一之以六朝門戶開迪後來不朽之業也尊文亦見數首俱莽蒼自恣不主故常眞能超越阡陌然唐宋人繩墨亦正未易擺脫以原本處無不同也來示云云無亦及之而後知之之意乎保緖天下健者筆墨但出其手便是絕人留書院五六日作書畫無算而又學之不以爲苦足下亦精於書能惠我一二紙否洛少壯庸冗老益無志譬之於畜特艮友以爲目乃廿年星散比且兩竇則生意盡矣表誌三篇皆雄傑雅懿一字不能贊甚欲往一相見而數日來覺胸次悶悶不能飮啖又畏寒畏溼遂復中止亦可知衰薾極矣以此事煩足下恐亦無多日也歲杪知在吳門此圖幾成否沈陰不解天心可危想同此杞憂將何以待之右臂無力當是風氣襲之當不甚難勸治之否密雨晝晦目力復昏書此俟伻還而授之甲午試燈日

與徐星伯

前曾致一書想得達比惟道候安善與居如宜山子竟不得痊然飮啖如常神致亦不減大約尙可延年惟窮迫無以爲計相識者皆寒士別無靑睞能與分潤然安貧如其常惟天所位置不欲過慮也洛幸無他尙能自力於衣食然苟焉度日而已精神耳目多已無用也春浦學使來一見相得深荷盼睞學博才

聽而心平氣和適達時變不爲目論尊人稚皐先生在館時與古愚王公奏傳是其一手所成近以　欽定本入四庫書手稿藏於家而四庫之本外間無刊布者意欲梓行而恐有違礙故於揚州文匯閣中借庫本鈔出一校稍更易其側成私家之書此於學者甚有益於國史又有裨欲以見委而洛謀恐才不足任之俟遠未果也稚皐先生西陲要略西域釋地兩書已刊布先生想見之甚有條理可寶貴深惜先生新疆志略一書遂晦其名耳近時所欲述遠已有成者否成則幸以見寄儻及未死而見之也可附刻者即當商刊之也近餘姚邵刻所著測圓密率三卷極精然亦須學者爲之細草又鄭復光刻正弧六術通法圖解一卷亦極周密於春浦處見之未及究心也先生想見之乞各覓數本見寄

與康竹吾

秋間閱邸鈔知吾弟以遵員引見而別有除授　簡在或有所屬即此安知非福第邸寓窘困何以支持目前之計殊令人縣縣惟處之已久姑亦聽其自然古來大任多出人意計外但素其位而俟之耳令弟及曾宦不中傾以悒悒要是遲速有定著之得籌深可喜文刻閩墨中亦甚疏暢此見舊業不落也令弟及曾宦勉之矣元史未知已有印本否幸即見寄洛今年刻縣志已成茲以奉寄此書極有益於學暇時宜留心閱之又集字印歷代地志韻編今釋頗便閱史者檢校亦寄去一部比想寥落無以爲歡然所居有官守隨分可以自致當處之若將終身即有迫促任命而已

答屈侃甫

廬山之行意固不在山同游牽率見山而已承令子枉顧竟不復報以不能少留即望見顏色無謂也又承令子遠涉江巖得拜讀尊著甚幸甚愧知吾目昏然湛精內照固無俟眉睫之光正以收視返聽獲頤養之益耳大著湛深漢晉蔚爲斯文正宗文至近日澌泯盡矣徒取通俗爲耳昌黎始變法裴中丞深譏切之世徒備於韓其申裴論其實古所謂文者溫潤縝密有玉德焉未有佻佼鄙僿躁剽而可以爲文者也然昌黎惟序記之作逞其筆勢小乘體裁而騷防一據任獨乘之不可復挽此亦風會使然足下力振頹俗雖爲功哉抑志致雖屬不可謂不勇矣特恐子知我稱情狂言亦足作眉一笑也篇尾每註數語以識私企不能逼也龍嶽上珍硯名畫拜賜爲愧敬銘硯側而藏之曰是有至德宜文章美人之貽時汝匡令子丰神秀拔所造定不凡聞將屈孔雀之賓遊燕雀之字甚非宜也且此閒苦人滿亦無安榻處辱與爲友則甚幸矣北洛比病甞捉管覺異於往時幸不甚苦耳前屬伯堅先生借書所最急者元秘史太常集禮二種插架有此否幷聞藉承起居諸希爲斯文愼衛

與鮑右曾

秋間得履宦甚慰積年闊緒別去遂已數月惟履候清安眾第多福六弟竟得懸甚可喜惜令子未能南北雙飛也前面懇借印冊府元龜葉實惠諸當時即以戚價交付書客馮廣昨馮有信云足下書板抵與他人致有轇轕未知信否尚求足下慨然與之關說即令馮趕緊刷印寄來爲德無量前約冬初當至江陰日日竚候而竟不聞跫音此時已苦沍寒想不能復來矣

與鄒鍾泉太守

聞聲相思爲日久矣昔爲貴族雅存刻道鄉先生集辱頒教以無所欲言故不復贖芸西攜大著見示命爲之序盥讀一過愷悌惻惻之意隨處流露而明體達用卓然幹濟之具經緯皆見以此修之於身達之於政宜其睡睡而優優也序不敢辭下筆當俟小暇爲之久聞振拔單寒隨風珠玉比有洛所識張生謙字福宜以寓生客睢甯縣壽通守處不足自活福宜年尚幼其尊人曰長生洛好友也精傳真人亦絕風雅未老而殁福宜孤露不能不以伎力食甇甇數千里外家口嗷嗷待哺而傭稱無入不得不求登高而呼之者爲之出力故敢以錫諸執事求賜接見察其可否而進退之河南通志新補刻成新以印成者寄一部文敝門生周大令鈞轉寄可也附呈拙刻縣志一部明名賢屏幅八幅散承起居惟照督

與鄧生守之

得書知石士先生相待甚厚方圖小試之利此時未知試已過否得獲雋否甚

念功名遲早亦自有時不必沾滯於此而既欲取功名則八股之學自不得不用功以吾子之才此小道甚非所難向來只是心不虛氣不平以致擔擱從前反覆切切多是爲此未知近來得入門否但一入門自然心開而易入矣今年得儁自須留京爲來年鄉試計萬一不如意吾意甚望子速旋溟游既非久計況年已及壯嗣續之謀不可不急也予仍在江陰皖江修志之聘久已却之因此事不但費心且費唇舌召鬧取怨甚爲無謂此閒東修雖薄而居處自適朋儕之樂亦復不乏豈肯以此易彼哉吾子若還一棹過我展從前之積思所甚願也默深初夏過此得暢談又得讀定菴文集兩君皆絕世奇才求之於古亦不易得恨不能相朝夕也高麗詩及種種遺物並收到所甚喜樂詩序譔就幷書好諸友詩紙幷寄或一呈石士先生閱之有不妥求爲改定吾子另以隸書書就與之可也對十三聯扇十柄聊充遠饋如以爲未足後信告知可續致也

又

都中人還接信知小試又失利且已不能在石士先生處鬱惱辛苦一時愁瘁念念吾子一向只是看得做人容易負性一往顛躓而不悔閒所寄信知漸識滋味矣位思二字固佳然尙有欲爲吾子進一解者位之所在所思不出位外安心安身之法也而位中之思正須分別倘所思者雖在位內而其思不能精詳懇到處處合宜則想來想去仍是隔壁障子張問崇德子曰主忠信徙義崇位倘是主忠信事未說到徙義也義字須先認清義者事之宜也非徇人之謂然亦未嘗不徇人但於情順於理順聖人亦有時舍己從之所謂精義也學者未能至此且須在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處用功蓋要辨別義字先要心虛氣下心平氣和然後認得清是非二字然後明白宜與不宜之分然後可以從而從之若先自執成見辭氣交作義字且認不清從何而徙之乎大凡見得自己甚是他人甚不是者只是心不細氣不平耳吾子於忠信字可以無愧但恃其忠信以爲橫衝直撞無施不宜是以心愈粗氣愈逆將至怨天尤人無適而可矣玉不琢不成器曾不思耶吾子近於高明亦近於彊弗友相處時以剛克者屢矣而吾子不受也此時挫折意天將玉汝於成乎凡前所言皆曩時所常言而復云云不已者冀吾子此時必能深思之也所作八股已略有片段一衿不難至於明年下場之說則又出位之思矣自信其文可以取科第耶抑徼倖耶徼倖固不足言矣卽自信能取科第而今年不進學卽天之不以科第相許者可知矣乃欲以貧人而爲富人之勉強無乃不安分乎果能成人不中舉人何損卽不作秀才何損此吾子向來志氣也此等好志氣乃反不能守耶愚意爲吾子計此時不如南歸寫字刻印何處不可賣錢而必京師耶誠能用功何處不可入學而必京師耶思位二字額寫去附之以銘亦頗可思高麗洪君書氣格甚佳既是雙款裁之可惜仍以附還或更相見時爲我別索數字可耳

又

彥惟南回過此接手書知吾書已知到稍慰楊軍門相邀往讀書於吾子甚有益此亦何所疑慮處人與處己無二道但能自治其心而已此卽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治心無他道曰虛曰和吾子摠是有我有我卽不虛不和不虛不和則處處窒礙矣詳思之竭意取功名是予日夜所願望也然除却八股別無頭路近來能專心一志治此業否果能則予願大遂也此外別求進身則非所知也

寄錢復齋大令

聞所泊又渡青衣江而西蜀道青天此更在青天以上斯眞壯遊足拓襟抱矣貴邑朱畫亭曾令蘆山地相鄰並有遺愛否遷擢非久此特暫羈耳承惠書樂得縣志一書見遺乃是喜從天降當是作者有靈陰相其不朽之業比又得上海顧氏集賞刊行已竭工施手矣安得不歸功致書人也惠紬絹種種衣被無窮慚愧幾何爲此廣厦感激無量欲致停雲館初拓本覓得一部非致佳者姑代購之續見佳本當覓以奉貽附上鄙刻所見帖正續六卷求鑑正藉以備緘縣志刻成更當奉寄家園此時雨暘節適想甘棠所憩民物具宜天末翹思徒勞痗瘵惟精調攝味爲國自珍丙申六月

答穆鶴舫中堂

仁賢當國九疇開風況兆洛居在大江南又忝叨同譜者乎海涵地負之量固

非謭劣之所能頌也頃荷賜書雅頌高義何以過此游神竹素之囿提要備編之載身荷鈞軸心同下士何以尚之德優實闕功勤鐘鼎執事之素志也兆洛所素知也兆洛少既無學長貧所聞自効一官內揣不能有所建豎用是退居蓬藋返所素業課習生徒以江陰人士延主書院遂率兒孫輩來伊唔循誦久而安之迄今十六年矣幸生徒亹亹自好有爲天文地理訓詁聲音詞章金石之學者頗彙成立可以表見而深愧孤陋不能裁之執事乃謂有古人之風滋其顏汗矣執事翔步日月之表密勿樞廷自任以天下之重方今海宇乂安治具畢張而草野常若有不可終日之憂　朝廷亦若有無動爲大之意上與下之情似通而仍隔朝與野之氣似暢而未調當于造膝之時裕以格心之誼值清切論思之地竭腕懇啓沃之誠則四海受惏懷而　國家荷開濟不爲近功小效之圖以收漸漬優游之益則讀書之效章名臣之業立矣可勝企禱承賜韓集校刊精雅謹什襲而藏之人便肅牋不勝惶悚惟珍護啓處以爲斯民

答季仙九學使

去冬承賜教並各種石刻珍感無旣以無便翼久曠報書復蒙損書審侍奉康娛鼎絪泰豫悉符私頌卽日節按觀風春行化兩起草賁文章之樹翰林承旄節之花每誇稽古之榮以爲後學之勸兆洛蒙庇無他積屙彌甚日復一日春非我春加以知故凋零晨星難數比更紹聞赴廣文之任不踰月而告終山子赴登封之招忽半身之不遂死者固無以爲死生者更無以爲生旣痛逝者又憫匱存還自念焉能幾何矣伯恬終歲庠騁行歎坐愁字畜之圖了無所辦叔成就館河南春初卽往得所與否尚未可知觸事皆然何堪置念此皆足以催人老也老之已至將復如何聊藉佔畢作樂羣歡破涕爲笑特強顏耳近刻胡石莊繹志已成稍完未了心事廿一史地理志古今通釋韻編刻活字版集之夏中當成可慰廿年心苦此則洛之所以爲樂者聞有竹報備以邗情爲道爲國金玉自寶

與毓星甫郡侯

化日所臨郡屋蒙福徒以野處未覲清光時懷弭戾昨蒙賜示以宮保命兆洛移席鍾山聞命震赧兆洛行能無似學植就荒加以蒲柳之姿崦嵫已迫旣畏憚于川塗復不任于拜謁是以休處僻左以佔畢之舊習藉餬口于四鄰卽此抗顏已爲逾分況省會人文所萃大賢所臨何以俯率菁莪仰承樂育用敢瀝情上請求轉達于台臺乞回恩命誠有方于教育實自揣其虛庸無任悚息

與謝蘭生貳尹

未接馨香遙承聲欬夏閒蒙示先賢龜巢先生全集慚慰無量卽時已報書想已達左右矣去年在江陰縣志局爲邑人陸姓修譜其先有墻東先生者元之碩儒也著書四五十卷久成湮沒莫爲刊布世間遂無其書幸　四庫采輯尙有成書某向於　四庫館中鈔存副本居然完美因以示其子孫慫恿流傳陸氏子孫無讀書者充中人之貲者三四家竟出貲二百緡鳩工刊板因鼓厲邑中人士有志讀書者能流傳先賢遺集實爲有功後學而本邑儒先得以表章弗替尤爲幸事因共集二百金以佐之竟以成功卓然完書此書與龜巢集多寔彷彿聞閣下玭餘陸入仕途當不吝此區區得雅意毅然前倡則某等隨宜勸導無不可集事者且龜巢先生存時屢欲付梓此集而未能先生賢裔屢有欲爲流傳者而皆未果此時誠不可失此機會矣陸墻東集先以寄上楮印都不佳俟回瀋當屬其子孫更印佳本奉貽也

與陸萊臧太守

去冬張允甫至奉到在浙所與書幷珍果佳餌之賜卽欲報謝聞從者已還閩無路致書遂闕半載想已莅壯府敷醲化千里歌詠一方遂生此邦家所倚毗非藉華之頌禱也姚石甫爲臺灣觀察甚可附信而忘之以春初自此行曾見之否閣下亦是舊相識頗欲與之書而不得所由達之之路幷先生按部何處亦未之審深以悵悵大衍之慶已介令辰兒子言當覓便鴻致介雅之頌蕪穢凝香綴花吐彩賀有山海恩聞遐陬爲福無量未由奉斝厠衆賓後深所歉仄某腰脚似較勝于前而耳目心思之用彌以不逮聊此婆娑盡餘日耳羅兒覓便未知其於何得之姑寫此令其幷寄每奉一書便似自天有閒而道里遼遠鱗鴻絕踪願言思伯我勞如何惟爲德爲民攝愼自衛

復蔣生丹稜

王文成之學直接孟子非陸子靜所及而其所造似尚不及周子大程子無論孟子也輿中食生徒以肉則記者之陋徒以形容文成之近情而不知其非耳大禮議之不言誠可疑然必有微言之者不能偏檢全集耳白虎通多公穀家言多經生附會之語不能據以論事至王者不臣妻父尤爲悖理王者臣諸父豈有獨不臣妻父之理至於與己一體欲得其歡心尤穢陋背誕漢人因以縱恣外戚致禍亂後世已爲炯戒可不必致辨也　校正法言極是古人著書決不爲無病之呻特法言尤隱約其辭耳卽以此意爲之箋疏亦讀書實事求是之法有益來學也與生甫書言賈董二子亦皆中肯莊子只是世故太深嫉俗太甚求治太急故發之每不中節耳就其善者孔孟不易也文中子粹然無疵在濂溪明道之間特記其語者非孔門諸賢故時有舛駁不當以此集矢文中也能分別其語爲之詮釋出其眞面便當不同足下有此意否　所論輕重是也曾子處此固無甚難只是輕其所重重其所輕而已今天下大患在乎無事不用銀銀一重而百物皆賤矣此其本也金生粟死古之大戒而今泄泄然莫之問雖爲言之孰令聽之一邱之貉亦且柰何乎哉

誡子書

自吾曾祖始居於此吾祖恢而大之吾父整而飭之吾兄全而保之以綿延百年貽我後之人汝父何嘗有一絲一粟裨益於其閒以庇汝哉而汝居然有廬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汝等之幸不可不自知之也吾與汝伯父少小相愛相依如性命及各長大時時東西南北不能常聚然心志未嘗不同汝祖察其如此故聽其白首同居不復異財耳然十餘年來汝伯父之支撑門戶整理家計者心力交殫矣年已就衰豈能長爲汝輩作牛馬哉故將祖產所貽均勻剖析可分者分之不可分者仍公之庶幾各有職業各知艱難此不得已之苦心可以告無罪於先人者也吾生平粗伉惟略識文字於人情曲折每不甚諳齎鹽瑣悉尤所不耐著衣吃飯皆賴父兄庇廕耳年才過五十已覺衰病侵尋又婚嫁已了頗復思逍遙人閒不與世事欲自勉強持家作計誠不能也故以吾兄分授與我者復析爲二以授汝等自今以往吾但仰食汝等不復有所關預也汝等資皆中下吾不望以功名顯榮能純純謹謹爲鄉里自好之人便是克守家法吾願足矣苟能自守已足終身飽煖不能自守雖銅山金穴豈有濟哉保家之道制節謹度而已保身之道謹言信行而已非分之想莫萌無益之事莫作此吾所嘗以語汝者也勉之

代友人某上曾賓谷鹽院

挹水於河者不知其渴也河枯而鑿井則思之矣就暄於日者鮮忘其寒也日入而束縕則思之矣然則遇雨而儲瓶罍豈得謂之無厭未秋而念衣褐豈得笑其太早計哉自辭几杖便閉蓬茅以潦倒之衷飾冲夷之似有入口之相對無彎弓之可謀加以自夏徂秋天作霪雨突本無煙況是魚游釜底徑廡任葦遂令蛙處床頭門庭咫尺必爲闠敖之遊環堵傾欹時慮鄭僑之壓縱橫流潦田廬平沈三閱月而不消百歲翁所未見行愁坐歎十室九空出門已是惘然覩此一無生樂此所以攜齎請業久虛甲乙之筵頌岳陳詞并缺申辰之賀者也昔者宋子罕於獻玉之人必富而後復其所楊關西責傷蟻之鳥既生而後縱其飛大君子處物之仁無微不至故天下含生之類有願必伸今者德雲彌蔭仁雨滂施涌溢廉泉灌輸涸轍幸此日須臾無死盡荷甦枯卽他時溝壑爲期敢忘援手所可慮者廩人繼粟既禮之所不當而福曜移醴又事之所必有倘不早圖其位置安免終入於坎窞之生而仍以之死詎爲望救之心始之而不克終之亦豈化工之意私心顚倒欲語囁嚅此而不遂則王稽眞致恨於無如臣何韓昌黎乃自信其命之窮也近竊聞彼閒有務本堂一席尙可廁人某私揣於會計當二言倘堪自效誠使得預此流差勝尸素但令丐公一語殆易轉圜豈第三冬之凍餒暫寬幷是數年之衣食有賴不費之惠當厄而施戴德一家宅心多士矣倘獲世尊之許可卽希記室之報聞便當夙貸春糧星言東帶進聆嘉誨退慶更生以危苦之切身致言詞之迫隘恃其素覆望在栽成

雜著

渾天儀制器說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規木為球而中分之以為範傅以布粘以褧疊布疊褧厚至分之半乃以漆和疊疊塗厚亦如之須其乾合兩半而圜之加彩焉色如天之色成以授繪者按天度而布星躔球之兩端孔之以置軸以為心軸方其身而圜其端貫球而出之其北端達子午環恰容之其南端則貫環外而設輪以轉球是謂天輪按北極出地之度而設地平環中環以正南北為子午環以安球

置機於球外為兩方板空其中而定之度容各輪之轉於球心之軸端置輪斜安之曰天輪機板之外附板出一輪曰本輪其輪軸端亦為輪以運天輪之齒本輪之下曰均輪以運本輪齒相運也均輪之軸達於內其本曰內本輪內本輪之右為次輪高下與外均輪並所以運內本輪也其運之也亦以軸端之輪次輪之上為側輪亦以齒承側輪之軸而運之自均輪至于側輪皆立輪也側輪之上曰飛輪則平置輪齊於板之頂以承節亦以軸運側輪之齒節如矩其上衡之內端有兩鉞形參差設之以制飛輪之進退其外端出板外垂鐵線而錘其端為兩鉞往來之劑內本輪同軸附輪為刺輪以懸繩設墜發衆機者也繩之一端設墜其一端亦為墜而輕之機墜欲極則引而升之輪上惟設釘六使繩可援故謂之刺輪輪之內別為隔以藏止機荃刺輪引繩而升則右轉內本輪將從之以右而衆輪皆逆也故藏機于中繩引則機發以止內本輪之旋機之發也皆以墜而其止之也則以節去節則飛輪如風而衆輪應之矣去墜則止不行

飛輪向上齒如鳥爪迎而前以便節端之鉞而便其出入也

側輪以銅片為圜而開齒於其邊則其齒在側以便承飛輪之軸也

於球之面環為赤道度定諸球度黃道之度設黃道環環中空以容機旁刻廿四節氣附天而轉其中之機則于交赤道輪處日退一度以合日行之度

乃按北極出地度設地平環於地平環十字交相為時辰環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例言

京師居天下上游府曰順天府尹治之領廳四州五縣十九畿輔曰直隸設總督于保定領府十直隸州六廳三州十二縣百有五　留都曰　盛京府曰奉天府尹與將軍共治之尹領府一廳三州四縣八將軍領副都統城二城守尉城八協領城三　盛京之北曰吉林將軍治焉領副都統城四協領城三廳三又北曰黑龍江將軍治齊齊哈爾城領副都統城二總管城二城守尉城一是曰東三省畿輔之南為山東巡撫治濟南領府十直隸州二州九縣九十六西曰山西巡撫治太原領府九直隸州十廳七州六縣八十五西南曰河南巡撫治開封領府九直隸州四廳一州六縣九十七山東之南為三江總督駐江甯江蘇巡撫治蘇州領府八直隸廳一直隸州三廳二州二縣六十二安徽巡撫治安慶領府八直隸州五州四縣五十江西巡撫治南昌領府十三直隸州一廳二州一縣七十五三江之南為浙閩總督駐福州浙江巡撫治杭州領府十一廳一州一縣七十六福建巡撫治福州領府十直隸州二廳四縣六十二河南之西南為兩湖湖北巡撫治武昌總督駐焉領府十直隸州一州七縣六十湖南巡撫治長沙領府九直隸廳三直隸州四州三縣六十四山西河南之西為陝甘陝西巡撫治西安領府七直隸州五廳六州五縣七十三總督治蘭州領府九直隸州六廳九州七縣五十一土司四十二陝甘之南為四川總督治成都領府十二直隸廳六直隸州八廳六州十一縣百有十一土司二百六十九江西湖南之南為兩廣廣東巡撫治廣州總督駐焉領府九直隸廳二直隸州四廳二州七縣七十九廣西巡撫治桂林領府十一直隸州一廳五州十六縣四十七土司四十六四川之南為雲貴雲南巡撫治雲南總督駐焉領府十四直隸廳三直隸州四廳九州二十七縣三十九土司五十貴州巡撫治貴陽領府十二直隸廳三直隸州一廳十一州十三縣三十四土司八十一陝甘之西為新疆伊犂將軍治惠遠城領城九參贊大臣城二辦事大臣城八領隊大臣城二青海辦事大臣駐西甯領旗二十九土司三十九四川之西為西藏前

藏治布達拉城駐藏大臣在焉領城七十土司三十九後藏治扎什倫布城領城六自　盛京之北迤西至陝西之北皆內蒙古也爲六盟曰哲里木盟同盟之旗十曰卓索圖盟同盟之旗五曰昭烏達盟同盟之旗十一曰錫林郭勒盟同盟之旗十曰烏蘭察布盟同盟之旗六曰伊克昭盟同盟之旗七其張家口外察哈爾八旗隸於張家口都統甘肅北阿拉善額濟訥二旗不在盟數而徵調比於內蒙古瀚海以北曰喀爾喀是爲外蒙古設定邊左副將軍駐烏里雅蘇台城所轄曰土謝圖汗三音諾顏車臣汗扎薩克圖汗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外藩之圖獨有朝鮮亦附列焉

康熙乾隆兩朝　內府輿圖外間流布絕少武進副貢董方立祐誠精心仿繪復博稽掌故旁羅方志自乾隆以來州縣之改更水道之遷異皆參校確實而著之以道光二年爲斷東盡費雅喀西極蔥嶺北界俄羅斯南至於海分爲四十一圖大者數尺小亦尺餘闕合既難觀者不易今總爲一圖焉

原圖依　內府以天度經緯分劃天上一度當地上二百里然緯度無贏縮而經度自赤道迤北以次漸窄則里數不可憑準按一度當二百里則一分當三里三分里之一一杪當二十步窮數即小有不齊而大約無甚贏縮今依靈臺儀象志實測通南北畫爲每方百里以取計里之便而以虛線存天度之經度使測天者仍可依傍其緯度則每度分爲二以應地上百里南北以北極爲準自黑龍江與安嶺北極出地六十一度至廣東崖州北極出地十八度相距四十三度東西以京師爲中東至三姓所屬海中大洲偏東三十一度西至喀什噶爾偏西四十六度相距七十七度計里定方南北八千六百里東西一萬一千五百里

兆洛始得　欽定圖書集成中所刊輿地圖苦其不著天度繼得康熙　內府輿地圖大于集成所繪而有天度亦分省有外藩東華錄言康熙五十年五月駐蹕熱河行宮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方寬大脗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卽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尺算之天上一度卽地下二百里古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度數以推地里遠近故多差誤朕前特遣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五十八年二月　諭內閣學士蔣廷錫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九卿等如求頒賜允之卽此是也尋又於廣東巡撫庫見乾隆間所　賜各省督撫　內府輿圖則合繪之圖也東西爲橫幅長卷而南北以次排之欲臨其本而未成繼得方立所繪各省及外藩圖於新疆差詳於州縣改革創制以嘉慶年爲斷乃合其總圖而刊之繼又見沈廣文欽裴所藏別有乾隆　內府圖亦總繪而截爲正方以刻之方逾二尺直省與北洛所刊略同而西與北外藩之境拓幾倍乃以所刊本于外藩外補足焉凡墨書者皆是也以所繪天度大要相同無更創之勞耳謹按乾隆乙亥平定準噶爾遣官測量繪圖以進丙子八月有　御題詩己卯回疆盡隸版圖再遣官繪圖以進庚辰六月有　御題詩俱刊卷首此蓋庚辰所刊也疇人何國宗傳言乾隆二十年準噶爾蕩平奉　命出塞測定東西南北里差則其事矣庚辰乾隆二十五年也

石經刻數辨

自宋以前無梓本其傳寫易訛故立石經爲訂正地爲長久計也竊計歷代所刊其書石之人刻經之數隸篆真草之跡詳於昔人之著錄見於近今之摹搨歷歷可指者自漢迄宋凡六刻而已一則漢之熹平也書之者爲蔡邕楊賜等經凡七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經公羊傳論語書以八分二則魏之正始也書之者爲嵇康等經凡二尚書春秋左傳書以古文篆隸三體三則唐之開成也書之者鄭覃張參等經凡十二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孝經爾雅書以真楷四則蜀之廣政也經凡十三易書詩孝經爾雅三禮論語則蜀之毋昭裔張德釗等所書其三傳孟子則宋之田況席益補立俱書以真楷而晁公武復附以古文尚書五則宋之嘉祐也經數不可考論語則仁宗御書易書詩春秋禮記則楊南仲所書俱真篆二體六則宋之紹興也經凡七皆高宗御書易書詩左傳全帙禮記則節書儒行經解學記大學中庸五篇皆小楷論語孟子則書以章草其餘如北魏之神龜則未刻而中輟晉之裴頠唐之天寶金之太學則徒有其說而無石刻之傳流大約爲之而不成者宋吳郡之石刻則取御書而翻

之元汴梁之石刻則卽前代所有而修之皆不足當刊刻之數也更其餘如唐宋之御書孝經及諸家所書之易經大學等則又特其一支一節之散布弁無當于石經之名者矣

樂律考

簫

排簫之制其來最古律呂十二管備具其中而近代寖失其傳者蓋因不用律呂損益倍半之法故排簫別爲一器而與律呂不相涉惟朝賀郊祀大樂中用之不過較工尺以備器數耳其制則十六管爲一具長者張兩旁參差漸短其用單吹無旁出孔管之最者得今尺九寸五六分餘最短則四寸餘十六管之徑亦微不同樂工相傳謂最者管爲合字依次漸高此時用排簫之大略也論排簫之制大之亦可小之亦可（但須依加減比例同形）而推原古制必用十二律呂之正加以二倍律二倍呂始爲適中今以十二律呂正聲排簫之制言之左用黃鐘爲濁均之宮而以太姑蕤夷無爲之商角變祉祉羽右用大呂爲清均之宮而以夾仲林南應爲之商角變祉祉羽其變宮若用黃鐘大呂之半則音太高而諸樂難和故取二變宮於二正宮之前以倍無爲黃宮之變宮倍應爲大宮之變宮又取二下羽於二變宮之前以倍夷爲黃宮下羽倍南爲大宮下羽此所以備旋宮轉旋之用而爲諸樂綱領也夫南夷無應實本均祉羽之聲但倍之而用於宮聲之前則爲變宮下羽此正古人宮逐羽音之義也以黃半應變宮之理推之正夷爲黃宮之祉而倍夷爲黃宮之下羽則是下羽之半變爲正祉矣正無爲黃宮之羽而倍無爲黃宮之變宮則變宮之半亦變而正羽矣（唐宋以來皆四清聲爲黃大太夾之半故陳暘以爲靡靡之音謂其過高也今於正律之外用四倍律則宮聲居中而無過高之嫌矣）聲字具備宮調遞遷旋轉用之無不可也

黃鐘元聲之積加分減分比例所生同形諸管皆得應律呂之正矣若以黃鐘爲全分之長從下至上按本管十二律呂之分各開一孔乃與律呂本音不甚相協按清濁二均開孔其聲亦不相應蓋十二管應其本律本呂之聲者其形同而生聲之理又同如以一管按十二律呂之分開孔氣自一孔旁出難致通管直出之音設取分雖同而生聲之理則異也古人之製簫笛也備七音於一管寓十二律呂於其間分清濁旋宮調非得其變通則不可用若取黃鐘元聲加分所生同形諸管以其律呂各自所得度分相併折中而設諸孔始得協音韻之正而備聲字之用焉按時用簫通長一尺七寸有餘徑五分上下通長之上設出音孔爲低尺字出音孔上第一爲工字孔第二凡第三六第四五第五乙第六後出爲高尺此分得第一工字孔之半獨上字無孔其取上字以後出尺字並六字爲低上字併工字凡字爲高上字此時用簫立體取音之大概也細推其理長一尺七寸餘者黃鐘加分所生管體律呂相和之倍分也徑五分上下者黃鐘加分所生管體之徑度也其宮調第一孔立宮位而通長爲下羽宮逐羽音之義也其通上爲下羽故出音孔得變宮之位其第一孔立宮位故第二得商三得角四得變祉五得祉而第六後出仍得變宮也論其音則出音孔與後出孔相應論其分則後出孔得第一孔之半其本體正分與半分之比卽如律呂正分與半分之比也其設出音孔者因出音孔以上諸孔必得出音孔而音始協也其不設上字孔者因簫笛之乙字分上字分尺字分皆得全體所用律呂位分之半（乙字分得通長之半上字分得出音孔之半後出尺字分得第一孔之半）如按此三孔本分其聲必將本孔獨開餘孔皆閉音始不訛若本孔以下諸孔全開則音爲以下諸孔所掣比本分之音俱少下故歷來簫笛設乙字孔比本分稍上而在乙字分上字分之間蓋爲取音與以下諸孔同例也乙字孔旣開於本分之上故上字無孔以其與乙字尺字位分甚近生聲易淆且孔密而應難按也至於後出尺字仍於本分設孔者因其取音將以下諸孔皆閉而獨開此孔也其取低上字於高尺字并六字者簫之通長應上字乃本體羽聲律呂相和倍之之分今六字孔得本體角聲律呂相和之分後出高尺字孔得本體宮聲律呂之半相和之分以此二分相併適合本體羽聲陽律倍之之分也其取高上字於工凡乙字者蓋借工字凡字以代高工高凡而合以乙字也簫之工字孔爲本體宮聲律呂相和之分凡字孔爲本體商聲律呂相和之分乙字孔爲本體祉聲律呂相和之分今取高工字則用商聲律呂相和之半高凡字則用角聲律呂相和

之半以此二分相併折中復與祉聲律呂相和之分相併折中適合本體宮聲陽律之半在後出孔高尺字之下故爲高上字也借工字凡字之正聲者取以代高工高凡之用欲窮其理必推本於高工高凡而後明也夫簫笛之生聲原在中空容積之分故開孔取音必合本體律呂之度而音始和是知古人審音制器纖其有餘以補不足務取聲調之協與備得以旋宮而變化無窮焉

黃鐘姑洗大呂仲呂簫

黃鐘簫用八倍黃鐘之體以黃大相併折中應黃宮爲第一孔此孔而上用本體律呂之正此孔而下用本體律呂之倍故無應相併折中倍之應無變宮爲出音孔夷南相併折中倍之應倍夷下羽爲通長太夾併折應太商爲第二孔姑仲并折應姑角爲第三孔蕤林并折應蕤變祉爲第四孔此四孔以下皆得應本管律呂位分之正自此以上夷南相和爲通長之半比通長宜下一音而應祉聲乙字無應相和爲出音孔之半比出音孔宜下一音而應羽聲上字半黃大相和爲第一孔之半比第一孔宜下一音而應變宮尺字但因簫笛皆不設上字孔而取乙字孔於乙字分上字分之間故夷南相和與無應相和皆虛其位以爲伏孔而別取半黃半大相和之分與蕤林相和之分併折應夷祉爲第五孔其次則半黃大相和應半黃變宮而爲後出第六孔蓋至於羽聲上字以後出孔并第三孔而應倍夷爲低上者蓋以第三孔姑仲之和後出孔半黃大之和并之得一尺八寸二分一釐一毫適合本管倍夷之分也以工字凡字代高工高凡而合以乙字孔得應無射爲高上字者蓋以工字孔黃大之和凡字孔太夾之和今取高工字則應於半太夾之和(得六寸二分七釐四)取高凡字則應於半姑仲之和(得五寸五分七釐六)孔高尺字之下而爲高上字之分也(以下三簫取分取聲之理皆準此)

黃鐘簫與姑洗簫皆應黃鐘陽律一均之聲而姑洗簫音韻清和於新排簫之黃鐘一均尤爲相協大呂簫與仲呂簫皆應大呂陰呂一均之聲

姑洗仲呂笛

今笛空徑四分上下自吹口至出音孔得一尺少歉自吹口右盡通長則一尺二寸有餘出音孔與通長之間復有兩孔其出音孔之上第一爲工字孔第二爲凡字孔第三爲六第四爲五第五爲乙第六爲高尺其取上字用同於簫此今笛大概也即其本體而論出音孔上第一孔爲工故出音孔爲尺出音孔外兩孔一應高上一應低上而通長爲乙以其應律呂而言第一孔應夷祉乙字二應無羽上字三應半黃變宮尺字四應黃宮工字五應太商凡字六應蕤變祉五字出音孔亦應蕤變祉五字出音孔外兩孔其分長者應姑角六字其分短者應仲呂清角高六字而通長應太商凡字論其取分則第四孔得通長之半最上第六孔得第一孔之半其乙字孔亦取於乙字分上字分之間

姑洗笛應陽律一均仲呂笛應陰呂一均其取分取聲之理皆與簫同　以姑洗簫笛之分言之簫之倍無應之和爲凡笛之倍無應之和爲乙故簫之凡與笛之乙應簫之黃大之和爲六笛之黃大之和爲上故六與上應簫之太夾之和爲五笛之太夾之和爲尺故五與尺應皆準此

十七簧大笙

一管合六管或一管合十二管爲低尺二管合七管爲最低上(太常樂工省此不用)三管合八管爲低工四管合九管爲低凡五管合十二管爲低六六管合十三管爲低五七管合十四管爲最低乙(太常樂工亦多不用)八管合十五管爲低乙九管合十六管爲低上十管獨用爲高上十一管獨用爲勾十二管合十七管爲高尺十三管獨用爲高工十四管獨用爲高凡十六管獨用爲高六十七管獨用爲高五

二三兩管分同七八兩管分同不過微長分餘或簧少歉使之聲字稍下耳九十兩管分亦同然自九至一簧皆長而歛自十至十七簧皆微短而硬此管體一而因簧以別高下者也若夫十一勾字則取上尺之間爲度十四十五兩管分亦同不過微長少低以配八管一字相和取聲耳

十三簧小笙

一合五或合九爲低尺二合六爲低工三合七爲低凡四合九爲低六五合十爲低五六合十一爲低乙七合十二爲低上八合十二爲高上九合十三爲高尺十獨用爲高工十一獨用爲高凡十二獨用爲高六十三獨用爲高五大笙之十五簧於十七簧已爲減二而小笙又少勾字凡字二簧蓋勾爲低尺可以

相代而凡字重出嫌其易淆故復減耳十三簧小笙得黃鐘八分之一之體故其聲字度分尤爲簡明

一笙之內管體長者設簧亦大管體短者設簧亦小取其簧而更施之則或困或揭皆不成聲蓋笙之施簧必在管體之長短而爲大小如絲樂之體大者絃巨體小者絃細也至於簧之硬者應聲微高點以蠟珠則可少下簧之軟者應聲微低不施蠟珠或易硬簧則可以高然所差不過半音未若管體長短之分音晰也今欲明製笙之法辨笙之體用必一其徑覈其積考其度正其音一一本之律而後理數明焉大笙之空徑二分上下者乃黃鐘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三之積也小笙之空徑一分有餘者乃黃鐘八分之一之積也其管之長者用律呂之倍短者用本體律呂之正之半其半管比正音每下一音其相和取聲無論體之大小管之多少要皆以本聲立宮而祉聲和之或以正聲爲主而少聲和之取二聲相濟抑揚中聽也其兩管同一聲字而相和者乃宮工與少宮高工商凡與少商高凡而子母相應也其不同聲字而和者乃宮工與祉乙商凡與羽上之類得相生之序而相和也若夫兩管之斷不可和者則宮工與商凡商凡與角六之類兩聲相比必甚乖謬而不可和者也是故低尺以低五和之者乃濁變祉立宮而宮聲爲祉以和之也低工以低乙和之者下祉立宮而商聲爲祉以和之也餘準此高聲與低聲相和者乃首音與第八音所謂隔八相生也商之可以和祉者又爲祉生少商爲首音與五音相和也蓋各管之徑既同則度分可定度分既定則各體之相旋爲用自有協和之妙焉

大管小管

時用頭管共有九孔通長爲合最下第一孔爲四二爲乙三爲上四後出爲勾五爲尺六爲工七爲六八後出爲五九最上爲高乙帶高工無凡字孔取凡字或借工字高吹之或借六字低吹之其假聲字之法則又以哨孔爲高下然終不如簫笛之能轉調其或轉調則必易哨蓋哨薄則輭輭則聲低哨厚則硬硬則聲高哨長聲亦低哨短聲亦高卽如笙簫硬輭之分聲字也審哨之音哨得笛之上字者管之通體始得合字哨得笛之尺則通體得四得笛之工則通體得乙宋志所載與時用管所傳聲律大概相同今之頭管有大小兩管大者禮部太常並雅樂取用小者吳中所制隨歌曲與笙笛相合爲用者也大管之徑三分不足二分有餘長六寸稍餘小管之徑二分稍餘長五寸六分餘大管之孔九取音十二合四乙上勾尺工凡六五高乙高上小管之孔八取音九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蓋因大管字孔無凡字孔取凡字於工字六字仍取高乙高上於最上一孔而小管無勾字孔有凡字孔既取凡字於本孔其最上一孔又不帶兼取兩字故聲字減於大管如十三簧小笙之減於十七簧也諸樂生聲不過七音而管色之名至於十者六五乃合四之清聲卽如琴絃之有二清聲而勾字在上尺字間亦如簫笛笙之低上高上低尺高尺之分也其小管有凡字而大管無凡字者因大管最上一孔取高乙復帶高上應其孔多難按亦如簫笛之不設上字孔也今按律呂倍半之分辨其體審其音而頭管之側旋宮之義協焉矣

大管以黃鐘爲體其長用姑洗之分除合哨之分計之姑洗乃陽律之首角聲之位於字譜爲低六字卽合字之本音於笛爲低上字設哨則復爲笛之合字而應倍無之律其仲呂之分則爲六字之位而應倍應之呂因頭管之通長獨取合字故不和以仲呂之陰呂而止取姑洗之陽律焉其第一孔林蕤之和得四二孔夾南之和得乙三孔宜於無應之和取之但因管體最短生聲易別其取聲之法又將諸孔依次遞開故至第三孔音卽爲以下諸孔所制而少下亦如簫笛乙字分之理故取半黃大與無應之和而得上第四半黃大之和得勾夫頭管通長既爲姑洗而得合則正黃鐘宜得工而半黃大宜下一音爲尺今因取聲體以下諸孔全開之例故比尺字下半音而爲勾工字之半取勾則爲下一音半矣第五半大夾之和本宜得工因第四孔下半音此分遞下一音而爲尺凡字之半取尺字則爲下二音矣第六孔依下二音之例宜以合字之半爲度今於第一孔四字之半取之始合蓋因管之半體以上分益短而聲應益下前孔取全律之半聲下二音而此分則又下一音故半蕤林之和得工四字之半取工字則爲下三音矣至於凡字之分依前孔之例宜以第二孔乙字之半爲度今以上字之半取之始合乃爲下四音之分然管之凡今又無孔而以工字六字孔代之故第七孔卽爲六字乃太夾之和四

分之一於尺字之半取之尺字之半取六字亦爲下四音也第八孔依下四音之例則宜以工字之半蕤林相和四分之一爲度今於乙字四分之一爲高工之半取之始合乃爲夷南相和四分之一得五高工之半取五字則爲下四音半矣第九孔依下四音半之例則宜以凡字之半爲度今以六字之半取之始合故大夾之和八分之一得高乙帶高上六字之半取乙字則爲下五音矣太夾之和應乙今其八分之一之和亦應乙則又爲隔八而相應矣此大管之體孔分益短而應聲益下或下一音二音甚至隔八音以協聲字然其孔竅長短必準以律呂始能定其位次辨其聲字觀此然後可以究律呂之變而盡律呂之用也

仲呂姑洗二篪

湖廣寶慶府樂校志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闊三寸三分一孔上出五孔向外一孔向內一孔在末節共八孔第一孔黃鐘清律以六字應凡吹六字止開此孔第二孔南呂以工字應凡吹工字此孔與下第三孔底一孔皆開第三孔林鐘以尺字應凡吹尺字此孔與下第二孔底一孔皆開第四孔仲呂以上字應凡吹上字此孔與下第一孔底一孔俱開第六底孔太簇以四字應凡吹四字止開此孔惟黃鐘律以合字應六孔皆閉按寶慶志所載孔數凡七與吹口共八而用法則遺一今禮部所用徑約九分上下體長雖一尺四寸而吹口至管末止九寸餘其管末設底之中心開孔近底又並開二小孔如簫笛出音孔計此孔與吹口共八詢之樂工謂底孔爲合字第一孔爲四二爲上三尺四工五六自吹口出凡字獨遺一字與寶慶志所載諸孔聲字率皆不同至於命孔又皆以笛言及較其全半所應則管末與向外第三孔爲全半之分審其音底孔之聲應簫之上笛之凡並非合字而第三孔亦應簫之上笛之凡其餘諸孔與簫笛皆不甚相協按爾雅注篪長尺四寸圍三寸夫圍三寸則徑爲九分有餘爲篪設底其中空之圍不易量此謂三寸者或篪之外圍乎若篪之外圍三寸則中空在八分九分之間與三十二倍黃鐘管之徑八分七釐相伸與四倍黃鐘管同應姑洗之律是故此篪用三十二倍黃鐘之徑爲徑而通長與各孔即用三十二倍管律呂之和取分生聲名姑洗篪至於按陰呂一均者名仲呂篪要之篪或上古之笛而笛或爲篪之變制法皆橫吹然篪尤爲雅樂要器必使協律呂旋宮而可以宣大樂之和焉

釋鐘

古鐘橢圓如合兩瓦成廉稜考工記所謂銑也記兩欒謂之銑鄭氏曰鐘口兩角賈疏古鐘之體狀如今之鈴不圜按欒有瘦義銑有薄義欒瘠也銑有剡義銑一曰小壟蓋鐘側廉之通名鄭專指其兩角非也循銑端至擊處漸而上穹如缺月中規所謂于也記銑間謂之于鄭司農云于鐘脣之上袪也賈疏以鐘脣厚處袪然故謂之袪按于盧處也鄭謂上袪似亦謂鐘而上賈蓋失其指受擊處爲夔龍紋所謂鼓也記于上謂之鼓鄭司農云鼓所擊處其上爲界界之上其中正平容銘文所謂鉦也記鼓上謂之鉦按鉦蓋鐘之正體也以左右言之則居兩銑之中以上下言則三分鐘體兩居一鼓居一而鉦當其中夾鉦左右近鼓處各列乳三乳圍寸高半寸所謂枚也記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鄭司農云枚鐘乳也元謂今時鐘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按乳俠鉦爲三列左九右九面十有八耳鼓旁不得有乳舞爲鐘頂亦無置乳處枚上界之爲夔龍紋所謂篆也記鐘帶謂之篆鄭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處按鄭氏帶凡四處之說蓋欲傅會鉦間鼓間之文而曲說之耳其實非也帶如人之束帶也此古鐘帶二列以尺度計之合甬銑之長下一帶適當其中合甬至鼓之長上一帶適當其中上復界之而列枚復一篆一枚而至鐘頂所謂舞也記鉦上謂之舞按舞猶檐也鐘之聲宣于鼓而冒于舞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舞之體平而懸之側垂則其前軒然故古詩曰軒乎舞之頂正平中其平處蟲出爲柄所謂甬也記舞上謂之甬鄭氏曰甬之爲言如華甬之華長甬附舞而上距舞寸許而甬之圍墳起如或蟠焉亦爲夔龍紋于墳起處綴以耳如辟邪形其孔一寸半以係懸所謂旋也幹也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鄭云旋屬鐘柄所以縣之也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元謂今時旋有蹲熊蟠龍辟邪按旋猶盤旋幹猶樞幹也幹爲蟲形以附旋故曰旋蟲旋以上漸殺之漸以至頂亦正平所謂衡也記甬上謂之衡按衡言橫也甬宣上而鐘側垂懸之則甬之上如衡之有低昂曲體上椊廂如橫衡其度銑長尺二寸五分按此鐘銑間一尺較今裁衣尺弱三分營造尺弱二分今即以此鐘銑間之度命尺以舞間按然此尺適中鄭世子樂書所載明制三種尺之量地尺若欲以周尺計之則當處偶尺一尺六寸六分弱處偶尺一尺則此尺之六寸二分弱也正中長一尺所謂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也按鳧氏之文分鐘體上下計之則鼓上爲鉦以其鉦之長爲之兩長是也合鐘體言之則通舞至鼓皆謂之鉦此文是也並銑爲邊鉦爲中對銑言之則通全體對甬與鼓言之則爲半體兩銑相距亦一尺所謂以其鉦爲之銑間也按其圍一尺四寸而徑一尺則其容四寸也倍之得鼓間之度兩鼓相距八寸弱所謂去二分以爲鼓間也按鐘既橢圜不可圜測故以銑間計而其橢之數不可見也故以鼓間計銑間計與舞脩舞廣相應鐘頂可實測故以脩廣言之鐘口合計處處故以間言之也鄭氏乃謂凡言間者從篆以介之分鐘體爲三鼓六鉦六舞四謂鐘口十者其長十六過

長而不成製矣且鄭氏謂篆介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則銑之下無篆卽不當云閒是爲自背其說又以銑爲銑徑鉦爲鉦徑夫不以言閒者爲徑而以專舉銑者言徑尤不辭也且銑之徑在口可測鉦之徑在腹不可測古人制量必據其可施實測者不測空圓以容積不以口徑也戴氏震分鐘體爲二以鉦閒爲上半銑閒爲下半肇于鄭氏以銑爲銑徑而不知銑閒之爲銑徑故仍鐘長十六之鄭耳又記文所云去二分以當是爲十分銑閒去二分以爲鼓閒十分鼓閒去二分以爲舞廣則與此鐘之度適合呂大臨考古圖及宣和博古圖所載古鐘數脩之數亦大略相符若如鄭氏以銑之十分遞減則鐘口一尺鉦脩六寸古鐘口遠脩矣頂橫徑八寸強所謂以其鼓閒爲之舞脩也此與銑閒去二之數合其圍一尺一寸二分較銑圍一尺四寸亦合去二之數圍一尺一寸二分而徑八寸則其穿三寸二分也倍之得舞廣之數縱徑六寸四分弱所謂去二分以爲舞廣也鄭氏曰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縱爲廣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閒則舞閒之方恆居銑之四也戴氏震曰鐘體上覆其脩之是爲橢圓大徑其廣四是爲橢圓小徑鐘之羨宜準此爲度矣按鄭氏以舞廣爲舞閒別出記文之外殊爲違失戴氏得之鼓長四寸鉦長六寸甬長五寸六分所謂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也甬亦當長六寸而此稍減或冶者失之然博古考古諸圖所載諸鐘其甬長皆不及鐘長三之一蓋記文但取略數以爲成法其小小增減各從其宜耳按鉦爲鐘之正體以左右言之則左右爲銑中爲鉦以上下言之則上爲甬下爲鼓中爲鉦鉦與甬鼓參而鼓長四寸甬長五寸六分者自上于鉦也若通計其度則甬五寸六分鉦六寸鼓合于之處六寸五分爲而下遞加五分積上益下之道也古人制作之精意如此甬附舞處圜六寸所謂以其甬長爲之圜也圜當五寸六分此稍侈衡圍五寸所謂三分甬圍去一以爲衡圍也圍當四寸七分亦稍侈旋長寸旋之上三寸七分旋之下一寸九分所謂三分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也厚一寸所謂小鐘十分其銑閒以其一爲之厚也記大鐘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鄭云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賈疏云鼓外二鉦外一者據上所圖鼓外有銑閒乃銑外有二閒鉦外惟一閒銑外閒十分之一爲鐘厚按鉦閒當是銑閒之銑鉦不得有閒也以此鐘之厚計之正得銑閒十分之一小鐘反厚于大鐘者戴氏震云大鐘體大恐太厚小鐘體小恐太薄旋蟲附鐘之一面故懸之卽側垂其側垂之度自舞引繩而懸之其末之距鼓也三寸舞廣半徑三寸二分鼓閒半徑四寸侈于舞廣八分合計之則側垂亦三寸八分也其重中今權五十四斤

歐陽氏修集古錄曰景祐中脩大樂冶工拾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卽寶龢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于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圜至李照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爲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同乃知朴爲有法也沈氏括曰今太常鐘鑄皆于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所謂衡者鐘靡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閒以橫括掛之橫括所謂旋蟲是也沈氏所見當于紐孔穿橫括以繫虡然有孔可穿橫括殊爲無謂蓋亦非古法也呂氏大臨考古圖曰古之樂鐘羨而不圜皆有篆閒之枚故其聲一定而不澥與衆樂不相奪今鐘多圜而無枚故其聲與古相反也馬氏端臨文獻通考曰王朴所製編鐘皆側垂李照胡瑗並非之後得古寶龢鐘其形側垂瑗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今博古圖考古圖皆載寶龢鐘當卽歐陽氏馬氏所謂寶龢鐘也按其所記之度與此鐘亦大略符合博古圖寶和鐘三高一尺二寸甬長五寸二分兩舞相距八寸三分橫六寸兩銑相距九寸七分橫七寸一分按高卽銑長也銑尺二寸甬當五寸八分此五寸二分稍縮兩銑相距卽銑閒也銑尺二寸十分去二當九寸六分此九寸七分稍贏其橫卽鼓閒也九寸七分去二當七寸七分半強此七寸一分稍縮兩舞相距卽舞脩也當如鼓閒七寸七分半強此八寸三分稍贏其橫卽舞廣也七寸七分半去二當六寸二分此六寸稍縮其爲贏縮頗微或冶鑄時有所失否則繪圖者測量未密耳考古圖寶和鐘五一鐘中黃鐘下二律長尺有九寸八分內甬衡長六寸九分兩舞相距尺有三寸七分橫七寸三分兩欒相距尺有六寸五分橫九寸三分按尺有九寸八分去甬六寸九分則銑長尺二寸九分也兩欒相距卽銑閒也云尺有六寸九分當是其圜數否則長一尺二寸九分而闕尺六寸九分過橢體矣銑閒當一尺零三分弱鼓閒當八寸二分半強今九寸三分亦贏兩舞相距卽舞脩云尺有三寸七分亦是其圜數舞修當八寸二分半強舞廣當六寸六分強今七寸三分亦贏若以九寸三分去二則近之其誤當在通計鐘長之數蓋甬長六寸九分則通鐘之長當在二尺以外若改一尺九寸八分爲二尺一寸八分則除甬長得銑長一尺四寸九分銑閒當一尺一寸九分強鼓閒當九寸五分強今銑圍二尺六寸五分去銑徑一尺一寸九分餘四寸六分爲鼓之穿數合兩鼓得九寸二分舞亦然考古圖訛字尤多不盡可準識舉其一其餘可知其所云旋閒之紐在鐘正面亦與今鐘正同而莫言其懸之法夫注書者以不見古器爲私心之說見古器者徒以爲玩好之具聊傳會周禮以爲古而不詳求其制度則一器之微閱千百載而莫識其傳也余故備著之以貽讀考工者爲鐘今在懷甯城西山西會館　鐘銘曰今中作大鎔鎔其用追孝于皇考己自用□十七字在鉦閒喜□□□孫永保用享十字在鼓右中五字不可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有今中敦文正與此類鎔字不可識

策論

小學

問　聖賢之學所重躬行文詞技藝末焉而已自鄉舉里選之法廢不能不資於文詞文勝則實亡固其宜也思爲躬行之學者莫要於朱子之小學此古者灑掃應對之事也而學者忽爲淺近莫肯致力亦弗思焉耳夫灑掃誠小事而循而習之可以固筋骨便周旋嫺動止應對誠小節而循而習之可以別尊卑調聲氣利喉舌卽此兩端推之而其餘之有益於人者可知也習之則必教之教

之則必深知其意爲之剖析其義類引而申之即小以見大由淺以入深故養蒙爲聖功始也諸生斐亹能文自謂明於義理矣請即洒掃應對以爲問洒掃之則備於弟子職曲折如繪矣其曰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操作何解下文云以葉適己揲或葉之訛乎其曰坐板排之坐對下文興字坐即無從用帚故別以板排之耳板何物乎應對之則詳於曲禮描狀盡情矣其曰負劍辟咡詔之疏謂倚兒背如負挾諸脇如劍意甚精而不知劍字之義他有類此者否其曰疑事無質直而弗有注謂彼己俱疑而己成言之則傷知己若不疑則稱師友而正之謙也經意果如此否即此二端疑已三四則致力小學正有功矣宋呂氏小兒語明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袁氏功過格黃氏人譜皆小學之要書而躬行之實事然或以小兒語爲淺分年日程爲拘功過格爲褻人譜爲廓能知其辨否士先器識此器識之大者也其發憤一陳之

答古經存大學而小學缺如其留遺于今者管子書中之弟子職最古餘則戴記中之曲禮內則少儀皆是循而習之其亦可矣蓋古人之教以身先之幼者從而習之灌灌語言已不必况傳諸有文字乎既入大學則當明其義理詳其節次不得不書之以爲教也古并無所謂小學即士大夫門側之堂謂塾無學名幼則從父兄習禮於此孝弟謹信是也餘力學文則六書九數是也豈如後世有書可讀哉朱子集古遺書及古人言行爲小學以資論說則有餘以資肄習則不足其文又皆淺近習見故成學者多厭薄而不觀朱子本以開幼小而非以示成學耳此其所以抱發蒙譬世之深心而卒不克觀化民成俗之成效者也若夫古書流傳每有訛誤如弟子職之左酒右漿漿訛醬左手執燭右手正櫛之左右互易挾匕之挾當作梜捧擥之擥當作擥并器之并當作屏錯總之總當作熜厥櫛之櫛當作堲皆是也膺揲之揲當作擖以葉適己之葉亦當作擖則可以少儀正之說文板判也古人每謂方爲板蓋帚有攜而板則無故以板排之隨所宜耳非有主名曲禮負劍之注自精然劍字自來無如此形容者歐陽公瀧岡阡表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或云抱本作劍則曲附耳抱與劍絕不同也疑事無質直而勿有止少儀無身質言語耳此等之疑多從義理推闡非實事必欲爲小學當即實事指點今之依傍以求諸跬履間小兒語淺而可味讀書日程塾師定課功過格提醒此心人譜倫常模範皆本朱子小學各就一節擴之皆深有益於小學而皆病於論說多而實事少皆無與於養蒙之實功也要之自唐以後以文取士欲進身者非此莫由而教者學者皆以是爲務宋儒注五經四子書爲之先導法非不善而童蒙豈能讀解徒爲他時勦說塗澤之用而世之延師者皆輕童蒙師但求稍識句讀不問品詣以此爲教何望弟子之有成哉誠欲曠然一變其俗惟在　聖天子教崇古訓首端士習而已

農桑

問論語樊遲請學稼子曰焉用稼說者以爲樊遲將農隱而夫子止之耳夫稼非農也農安用學周禮大司徒掌土會之法辨五物九等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教稼穡遂大夫簡稼政修稼器司稼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稻人掌稼下地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蓋稼穡稽也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則學稼者爲后稷之學云耳夫子不之答而古來土會土宜土化稼政之大凡皆不聞於後世也古所傳伊尹區種之法今行之多不驗夏王溝洫之制則宇內咸宜溝洫備詳於周而遂人匠人其制差別蓋皆主其槪而言之以爲凡例非規方畫一銖積寸累之也九數有方田之法別爲一事可見隨多就少各因其宜補短截長舉符其數而已而鄭氏遂以十夫有溝九夫爲井截然分爲貢助之異顧爲之分別其是非至收穫早晚一熟再熟即所謂穜稑之種必辨其所宜地非能統彼此而同之者而地之可再種與止可一種尤不能不別宋史載大中祥符四年江浙小旱使載占城稻分給之并內出種法當時亦不聞爲民利顧爲之分疏其所以然江南地無遺利矣而墝埆之地亦時有棄而不植者竊以爲得古土化之法當無不植如江浙糞田或用豆屑或用零星皮革或用石堊之類皆可推類究之以合於用粗用鹿之義顧爲之略尋其比例諸生多負耒橫經之士其推格致之餘功以充用稼之實學焉

答周官稼政大要在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支則辨土會之五物九等十二壤之名物而已土會之法當即管子地員篇所謂五粟五沃五隱五壯之屬或倘是

成周之遺而呂氏春秋任地辨土審時諸篇亦其遺教皆瑣屑不堪宜夫子不之荅也區種之法具於齊民要術近有仿之以課農者雖占地少而人工甚煩或不足以償勞費溝洫之制古今通行匠人遂人皆是約舉其數各備一端鄭氏以十夫九夫強分貢助且分別鄉遂若干里治溝洫甚失本旨一熟兩熟率因地力尤關天時兩熟之疏大抵早暖而晚寒耳而兩熟之所得與一熟者略相等計其費亦略相當則地力本不能相懸也豈能強之使同蓋農民雖愚而盡思慮以從事田畝則其利病必能周知因民之常則天時地利自得其宜矣或豐或歉歸之於天不必因偶爾凶饑別思嶄奇之法也土化之法則古聖相傳如素問之洞見府藏本草之深別情性決非後世所能懸揣而得求其比例如用石堊者或以水冷而暖之或以水濁而定之用豆屑者以土燥而膏之用皮革者以土薄而厚之此皆老農所知卽土化遺意也用鹿用貆用犬用羊惜無有以各獸之性如本艸之各爲分別者而所爲糞種昔人謂以此漬種甚有理若以爲糞土則麋鹿貆之類其骨不可多得也至墝埆或不植多是人力不能兼營但加糞土無不植者此又不在土化之例也

聲韻

問　詩之爲經有韻之文也而周易尙書亦多有之下至周秦漢初諸子其文亦往往用韻如司馬相如揚雄之以賦名者無論然十三經無韻字卽說文亦無韻字治古文者以六均之均字當之深得其理矣能爲證明之否北魏李登始作聲類分宮商角徵羽爲五篇呂靜循其遺說作韻集而始有韻之名梁周彥倫始別平上去入爲四聲著四聲切韻而沈約因之韻之有專書自此始然梁武帝尙不辨四聲則知自此以前但用五音耳聲類之爲書體例當亦同今之韻書故呂靜因之爲韻集也登書已亡義類尙有可循者否人聲隨乎風土故南北不同東西殊別往往難於諧和或譏沈約爲盡用吳音得其實否五音旣可以爲韻則亦可不必四聲矣自明陳第發古音之端而　本朝諸儒繼述之可謂日精而月密矣而每於入聲分部多有齟齬明周德淸作中原音韻有平上去而無入至今度曲者皆用之旣可用于曲卽可用於詩陳第諸公何不竟并入聲于平上去三聲以還五音之舊之爲古音也其理有可引申否夫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諸生含宮吐角尙爲分別言之

答　古有同文之教無同音之教蓋音統於樂文統於書不相涉也徒以音論則自古之音以時異一時之音以地異一地之音以人異一人之音以年異不可得而齊雖自古有吹律定聲之法而著之以字則一字之音輕重緩急可鼓數律又爲得而齊之故人自爲說家自爲學任其口吻狃其耳力異喙而爭鳴者莫有如韻書之棼然者也以均字代韻字以爲復古始於顧氏其義甚合江氏又博證之如國語之立均出度度律均鐘伎鄭注大司樂之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蓋皆韻字古今之異文韻書始李登聲類雖以呂靜韻集皆以五音分部而無四聲之分周彥倫四聲切韻始有專書而沈約因之李登呂靜之書已亡近時陳氏鱣爲之拾集採錄而聲類僅存字義韻集以顏氏家訓所別清仍耕登辨其類例而不能確知其五音部分何如則亦無可據依黃公紹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今沈韻已亡而陸法言之切韻一本於約而一時與法言同定者法言家臨漳盧思道家范陽辛德源家狄道薛道衡家河東顏之推家臨沂劉臻家沛皆北方之學者公紹未之考也古無四聲而有五音今有四聲而上下平歧爲二則亦五聲然字母之學以宮商角徵羽定脣齒牙舌喉而五者各有四聲矣吳棫韻補有古音之說朱子以之注經　本朝諸家研究益精第可存其一說而無施于實用如算曆家羲和聊存古式云耳周德淸中原音韻僅可施之曲調不能用之詩篇蓋樂與書無從相通也協陰陽之氣而寓之以音本乎天也制作文字定之以形別之以聲此由乎人者也古聖造書未嘗配以律李登以五音命字矣而未嘗析平仄神珙等韻亦僅音辨字而未嘗以字定音夢溪筆談謂樂家隨律命字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韻家則以脣齒牙舌喉定之又有半宮半徵無從相合也況自唐以律詩取士最重平仄而究豫雍冀閒尙有平仄不能別者若去四聲而歸五音則益無準矣學古之士以其餘力精求古音則亦可矣施之於用毋乃傎乎

律呂

問　樂者原於氣而聲以効之氣無形聲無體惟恃神聲之聽所謂既竭耳力者也而耳之于聽亦無形無體不得不假於數以章之使後人有所依以求其本此度量權衡之法所謂本于黃鍾也究之依於數者有跡原於氣者無跡果可以得其密合之道歟杜夔萬寶常庶幾古倫曠而不可多得言樂者率研求於度量權衡以幾其或得之唐修晉書列十五種尺凡二十餘品宋又有王朴韓琦丁度鄧保信胡瑗阮逸魏漢津等明又有李文利韓邦奇等而鄭世子堉最詳於纍黍縱橫並以周秦漢泉刀參較其度要皆訟無證之廷執獨是之見徒令聽者惶惑凡此紛紜孰爲近之歟綜稽古人所論惟蔡邕銅龠差合於古胡瑗九分方之說差得圍徑之實而持論者莫之與能爲之合較古今度量權衡之說而申之于古律未必無補也亦有意於是歟宋蔡季通據小司馬注史記九分寸之說著律呂新書至今傳之宋史又稱江陵府學教授彭應龍注漢書律秝志設問答著鐘律辨疑至精密多發前人所未言而卒不傳其遺說倘有一二存者歟諸生有志知樂則聞絃賞音將傾耳焉

答　司馬氏律書曰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眇必効情非有聖心以乘聰明烏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莫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惟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於言律可謂精矣聞代必有樂皆所謂畏而欲存之者也而能存天地之神以成形之情則難乎其言之後世儒者之言樂知數形而成聲也而其所謂數者皆物耳氣與神則不之及矣姑就諸家所通會者言之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考律之用方龠則黃鍾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圍徑不知周髀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鍾之宮不知玉律積數增多則隨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燕樂雅樂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律則不能審古物應律與否此其考校度量權衡之大較也至容黍之實則蔡邕銅龠差爲近之論圍徑之幂胡瑗九方分之說可破前人之惑皆其一端耳欲合校古今而申之則萬言未罄矣彭應龍所著鐘律辨疑今已無有存者遺說亦他無所見其與蔡季通異者蔡據小司馬彭據漢書以黃鍾長尺長九寸之分耳無以大異也所謂雖眇必効情者俱不存乎此也所謂物受之而莫能知及其去來者也

圖繪

問　輿圖之學　本朝遠邁前古測星度以定地里南北東西之方位不爽毫髮可以坐一室知宇宙眞承學士之幸哉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則左氏所列星紀壽星等十二宮分野是也在天之宿度本分隸乎大地之山河而不聞以列度紀疆理故宋鄭南服而屬于丑秦晉西北而屬未申理致膠轕後人遂有互易其宮以求合者能詳言之歟明劉基清類天文分野書不盡承古法于近時地形約可通而亦多參錯不相中能略指之歟今既以地里準天度以天度定東西則亦可略舉一省以爲根以度數約差之以訖於周天不言禨祥不區宮分但定方位使地之氣常屬于天雖有動靜之分而無乖離之患此亦清類天文分野之遺意而有志圖學者所當究心也意亦可稽求研覈爲之創法者歟古之繪圖大率約略方向而已晉裴秀始明準望之理其說云何宋謝莊爲方丈圖可分可合其制云何元朱思本創爲分方格之圖其說云何其各舉所習以爲叩槃捫籥者發其蔀

答　分野之說最古必古聖人自以所見於天人者定之不可得而意揣也見於左氏者如辰爲商星參爲晉星龍爲宋鄭之星皆有其故後世無從而知之戰國方術家按十二宮以星占分列國吉凶有驗有不驗以此而已徐圖臣以斗差之法分天正地正人正三圖以地正爲分野所自始謂後世方域迭謬遞改易其分野并歷考其地之災祥以實之其說巧矣然以是爲實則參差之數未必盡符至劉基清類天文分野書略依地域所界差以列宿亦未嘗有驗之者也今　內府輿地圖以地里準天度以京師爲中各直省隨所在區爲偏東偏西又以北極出地差其南北所當度蓋自古所未有矣若必以此差排分野但以析木爲京師以直省東西遠近定爲娵訾降婁各次以度約之以次列之盡周天之度而止亦無所難者然亦清類天文分野之續也何益實用哉倘或泥

之必有以妖吉兆覺者尤不可不慮也晉書裴秀傳作禹貢地域十八篇製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回邪六曰迂直因地勢而制宜校夷險之異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秀此法亦第九數句股法耳然自唐以下無有知之者宋書謝莊傳莊依左氏經傳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為一則此時分省分郡圖之法也元朱思本留心地學達人輒問病與地圖多華離不合為格方之式每方百里皆以口問得之其法頗合準望之意而得之於問不可盡準故與地上實數不能盡合也

法象

問璇璣玉衡法象之原其法不傳而說者以為即後世之渾天儀蓋為近之漢初言天者四家而李淳風言古論天體者凡八家能列數之否史記天官書本之甘石所載列星分為五宮而無三垣二十八舍之目隋李播大象賦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則曰中宮外宮又區東西南北四宿唐修晉隋之志皆同之而有二十八舍矣惟鄭樵通志載丹元子步天歌始有三垣之名書意丹元子即唐末之王希明乃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則三垣首列幷載步天歌則丹元子其南北朝時人耶何以唐初諸人皆莫之知也抑庾季才之書傳之者本少而為後之妄人所附益耶能別白言之否星有古有而今無如北魏張淵觀象賦有竹林鴻沼虎豹熊羆等星而諸家無之步天歌有天稷天廟器府諸星而欽定儀象考成實測則皆無之是也有古多而今少者儀象考成實測傳舍六星今止五郎位十五今止十羽林四十五今止廿六列宿凡少八十三星是也有古無而今增者　欽定儀象考成實測北極增四勾陳十八轂三十四氐二十九閣天片增一千六百十四星是也夫古有今無者昔人有精盡而暗或有隕墜之說似矣古無而今增者殆陽光散布隨時結撰者歟能測知其理否近南極二十餘度天星恆隱不見自西人入中國而得其圖　欽定儀象考成依之而渾天之法象始全然雖經實測而中國究未嘗見君子道其常則蓋天之法意固不可廢歟西法改十二宮之名而列宿之名亦皆不同中國別以形象

區分之其圖未之見也有能測知某象為某宿者否律禁私習天文惡其妄言禍福耳伏辰絡角婦孺皆知諸生其以得於管窺者言之以下答並闕

方州

問黃帝設方州分而為九禹貢因之舜始為十二州稍覺所分者寬狹不均有必分之故否夏殷復為九州則似舜之所分非其實也殷周九州與夏稍異分別言之秦為三十六郡後又益以四為四十郡考之頗有參錯能校理之否漢亦為九州故揚雄有九州箴漢書地理志不著何以故漢地理志郡國一百零三今實校其數乃不相符能分析其故歟後漢十三州晉州十九能悉數之歟南宋以後析州益小地不半天下而為州二十二南齊二十三北魏州一百十一有僑郡有羈縻紛總不可憑也能約略言之歟隋始復為九州大約從古唐以州為郡縣之名而分天下為十道其悉數之宋始分路其初為二十二路後為二十六路其悉數之元置中書省外為行中書省內外共十二省明裁中書而省之名乃仍于元凡十五省其悉數之儒者不闚戶知天下古今沿革不可究詰地形要隘利害皆非所宜言其大概則當藏之胸中矣

訓詁

問爾雅一書所以釋諸經也釋詁釋訓分別名篇其義何辨漢志列之孝經後而張揖陸德明輩以為著自周公何以言之揚雄以為游夏之徒近之矣而亦有後儒所附益者何以別之坒瀆敷鑿銓之類不見于經何以出之劉歆鑿銳心肝肺腎實沈鶉尾具見于經何以遺之䳡䳡皇皇翩翩喈喈當入釋訓何以混之元頁首也當是釋一人元頁語本連言何以分之饘餬褊衪衰斁實是二物何以合之如此類者指不勝屈幸詳言之為後之蹈閒抵隙者導大約爾雅釋經亦是隨舉指示不必該備而又文有古今之異寫有焉烏之訛亦不足盡據也郭注爾雅未詳者百四十科後儒增補皆得本旨歟郭又注山海經其說草木蟲魚鳥獸有可與爾雅互證者歟毛詩訓詁傳陸氏釋文謂一本作故訓顏師古則以為流俗改故為詁其義果相合歟明時學者留心爾雅者最少國初閻百詩顧亭林諸先生倡之後人推波助瀾謂之漢學故訓詁之家視

前代為卑乃欲抗之宋儒之上以為學問之道無切於此其說果出於正歟諸生讀書先識字識字須辨義其各以意言之

說文

問　六書之名始於周禮而詳於許慎析言之則曰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其實則指事統於形轉注統於意假借統於聲如日在木上為杲日在木下為杳巫與工同意工與巫同意朋飛則羣鳥從借以為朋黨日在西而鳥宿借以為東西皆合六為三之明證也盍廣引以暢其說叔重自敘謂文字為經藝之本故引經為證其所據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然乾爻之賁屬賁爻之遴吝虞書之絲朱盤庚之棋𢡱靜女之娭袾板篇之嘽詖錯出互異不勝枚舉其說果守一家歟自敘之中不及爾雅而閒亦引之水醮曰氿西至汃國獨與爾雅邠異文也至草部蓼莎蔚蓼等字並與爾雅異義其閒雖有經後人改合者而陸氏釋文尚存古本能參稽以詳辨之歟所引之經不無譌舛若韓引伐木之句謂引顧命之文其失之顯然者也而古經逸句或賴以傳能臚詳歟至若以舜典為唐書禹貢為虞書其說有本否若醻酢種種古今倒置豐豐豐豐意義不同非援經以定其是非不足以袪後人之疑也其條縷析之

推步

問　迎日推筴黃帝始之敬授人時首業堯典王者所以急嚮人之官也推步之學隨時變精無不後勝于前蓋憑於實測天象有變動則隨時以為之法所以治歷明時取諸革也至今日而推步之學極其精矣試為舉其凡而略問之詩十月之交說者以為日月交會日行有退分月行有進分其術起于何時日月遲疾至郭守敬平立定三差而益密其名義若何四分術推昏明中星始用少太強弱之率後來推步者頗廣諸他用其率若何三統本於太初以律起歷參以易象其說頗為周密按之算術實不盡然能言其故歟宋秦九韶大衍求一術用之推步頗為便捷前此已有其法否諸生有通其學者其畢言之

算數

問　物生而有象象而有滋滋而有數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數之為用大矣哉九數特其小小者耳六藝殿以九數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今九章有勾股而無旁要劉徽有重差一卷其旁要夕桀曾見於他書否夕桀或以互乘之譌果然否開方法九章止於立方三乘方以下始見何書古法與泰西法孰為簡便開方借一算所以張方廉之本後人謂之立天元術泰西謂之借根方宋元及明精其術者幾人其書見存者幾種朱世傑四元玉鑑復於天元外益以三元其乘除相消之法可略言否要之用數必有裨實用如九章是也借根方及四元之法可藉以知用數之無窮而因以闢數術之巧拙非日用之所施必如宋之邵康節明之黃忠端庶幾通於數之原能參天而兩地者耳諸生書數之學幷髫已知所志者其悉陳之

補遺

武進李兆洛申耆著

謝子蘭辨惑編序

孔子辨子張之惑獨舉死生之說嗚呼微哉死生者性命之要而萬事百物之總會也能了然於死生則其餘無足爲我難者矣世之人曰富曰貴曰利曰得云者生之屬也曰貧曰賤曰害曰失云者死之屬也凡死之屬罔弗惡凡生之屬罔弗愛愛惡之物亂於外死生之情攻於中始於惑終於陷溺而不可解禮樂之張也戎祀以嚴之死亡以戚之飲食以衎之有籩豆干戚之器有鐘鼓雅頌之聲有揖讓盤辟之儀有祝史之辭有侯王君公之化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凡民也由其事而并知其義者士大夫也不知故循循齊於禮遷善遠罪而不自覺知之故通達原本用宏先王之訓而不使壞至於末世庶人懵無知士大夫亦不講求制作之意以深究於幽明之故眩禍福之說張皇異端鼓天下靡然而從之而俗之弊日以益甚此吾鄉謝龜巢先生辨惑編之所由作也先生吳人吳俗信鬼神多拘忌故是編多鬼神之事吾以爲禮樂闕而鬼神之道歧非特吳俗爲然也先生即俗所聞見條析而詳辨之言本諸先民事取其已效一人之言可疑依類而博徵之庶幾其開悟矣據理之談無稽援古而明證之庶幾其信從矣反覆而不厭委曲痛哭流涕而道之矣孔子以求仁爲教孟子以性善爲教荀子以學禮爲教昌黎原道歐陽本論朱子主敬陽明致良知然惑不辨則諸子之道皆無所可從入故是編者大學格物之教學者實事求是之法而入德之門徑也愚夫婦日用飲食之事聖人窮神達化之理也故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又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惟不可遺故其交於民者繁惟壹故其臨於民者無貳無貳故不惑繁故宜亟辨之推見而至隱舉近以指遠以此導牖民而猶不可挽豈其習染者深抑是書之流布尚未廣乎余友人高式之頗志先生之所志從先生裔謝厚庵藏本錄之以是編之係世教也糾同志裒貲刊而行之自是可家置一編人人誦而習之矣一二有識之士其尊之行之以表率於世也或終漠不加恩而陳編等棄也吾何能無望也吾何能無懼也

江陰莊氏祠堂記

莊氏先世居淮右宋建中靖國始祖安三公迪以醫尙公主歷高宗扈南渡子禹四襲金吾將軍守郡孫成武爲慶元朝兵部官陞刑部遂占籍常之江陰今黃山大石灣墓在焉按古祠與墓合明神宗初追錄死事功臣以西涼衛指揮使得死建文難特免其祖宋駙馬公墓之在江陰者駙馬蓋嘗有祠而江邑代遭兵燹明季尤烈廢亦舊矣其昆弟之子姓有由京口占籍武進者邦一公裔爲毘陵支康熙戊寅郡憲白上官爲建三賢祠江陰與有力焉厥後大宗小宗太僕方伯皆有祠有占籍陽湖者錦二公裔爲晉陵支觀後茅堰亦皆有祠而駙馬祠湮久未復迨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安徽鳳臺縣教諭椿勸其族兄玉棟買基倡始歲癸未鳩工構料次第將興築而邑之黠者以基居武廟左爲違制而訟起平反數年司事者力殆罷幾不克舉矣邑侯葉廉得其實爲判曰左武廟非制也閒三官堂而左之非違制也斥罷之而祠乃成經營於丁亥告竣於己丑凡三年役工匠二千三百有奇成正屋三進進各三楹前爲門左右爲齋宿處中爲宗會廳後爲饗堂再後大園繚以土垣爲他日祧室地西偏廂屋三楹爲廚舍其前二閒處守祠者由是春秋饗祀與毘陵晉陵鼎峙焉而不廢前後計勞制錢二千四百八十餘串並置祭田二十畝三分二十一世巨源任其什之一二十二世雅臣任其什之五椿與玉棟任其什之二其餘則輸自各支教本者而巨源之子春華會嘉實董成之凡皆不忘其先者也例宜紀之因次第焉俾勒於石

梧岡姚氏宗譜序

姚之得姓以姚墟蓋自有虞氏爲最古在夏爲虞在殷爲遂在周爲陳在戰國爲田齊秦滅齊而宗族分散當三代時支別已不勝數至其滅而派益歧多忘其有虞後矣漢已下代有名臣炳於史冊而其宗之所系鮮有聞焉夫有虞之祖帝系姓以爲出黃帝春秋外傳以爲出虞幕已不能辨況氏族淆訛裔冑乖

舛之後亦烏從而審之哉予里梧岡姚氏不能詳所自來明嘉靖中有名寬者自蘇州遷焉五傳曰雲林始草創譜牒而自寬以上上追九世爲宋季忠毅公訾訾以上又五世曰章章之名不見史冊其上世遂無可考云自雲林六傳曰兆之與其猶子道與因雲林所修而續之付諸梓蓋自寬十傳而子姓著譜者已三百餘人可謂昌阜矣古者名德之後因生賜姓及降在畎畝隳姓亡氏堀庶之生書名閭史亦綴之以宗至魏晉重門第而譜牒別爲學大抵鑿空虛造徒競觀美至唐尤甚宋諸儒力懲其弊教人求於聞見切實者而夸毗之子妄相銜飾猶時有之夫銜飾者華貴相矜也必至祖非其祖是謂不敬其親而敬他人悖德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自寬至今十有餘世矣而子孫又繁實如此則寬之德足以庇廕之可知族大則賢才生從此蔵其門祚褎然立功德於世使天下稱姚姓者以梧岡爲望則兆之道與之輯斯譜也識不亦偉乎

序

國朝文學之盛發源於康熙衆匯於乾隆而推衍於嘉道之閒余嘗論武進李申耆先生可謂通儒矣先生弱冠及盧抱經之門生平交遊皆一時名宿若顧氏廣圻劉氏逢祿胡氏承珙莊氏綬甲覃精經術校正古書周氏濟毛氏嶽生洪氏飴孫齮孫耽研史籍董氏祐誠羅氏士琳旁綜算數徐氏松博攷方輿魏氏源包氏世臣又復練習憲章推求利病窮經世之務先生周旋其閒各以所學互相質證諸家顓門絕業述作孜孜精詣鴻裁時尠儔匹若其兼資博採不名一家負兼人之才有具體之實治爲循吏教爲名師殆非先生莫與屬也先生妙析文理選集駢體自秦迄隋若與近世古文辭家宗旨殊異然尋繹緒論於桐城姚氏學行景仰不違自居私淑蓋其爲學博而知要源流遷變之故辨之最悉而本末條貫之理又體之最真非夫專己自炫之徒爭門戶驚聾瞽者所得喻也養一文集二十四卷皆歿後門弟子所蒐輯首賦及詩而附以詩餘凡四卷蓋倣文選編次之例近年常州重刻本始裁出之先生曾孫陽乞余爲別刻乃以賦二首詩餘三十餘首並附於詩後題曰養一先生詩集俾與文集並行焉其詩溫雅沖適多見道之言余聞先生之教人也不勸之學詩病其無實益今觀集中率係酬應之作先生固非斂精力以爲詩者抑余之刻是詩亦豈謂藉詩以傳先生哉今江蘇學術視乾隆嘉道閒稍衰替矣江陰暨陽書院先生撰杖都講所也當日訓詁詞章天算地輿之學因材而就濟濟如林自余視學下車詢訪高第弟子則亦零落鮮有存者比方采錄先生及江蘇諸先哲遺文佚事上之史館復於江陰別建經古書院思得如先生其人者指授術藝陶冶士林徐進之本原之學以備他日　國家之用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此尤余敘先生詩而低徊不能置者也光緒八年臘月瑞安黃體芳敘於江陰督學署之崇素堂

李養一先生詩集

目錄

卷一 古體詩五十三首
卷二 古體詩七十八首
卷三 近體詩三百九首
卷四 近體詩三百四十九首
附 賦二篇
詩餘三十二首

李萋一先生詩集卷一

古詩

宋謝疊山先生遺琴武林吳氏得之繪圖傳示爲之作歌

東山桐西山梓（琴背鐫銘有此詞）上枝蟠青雲下枝拂流水雷轟電擊野火燒裂骨穿膚半生死誰從大壑陰採製爲鳴琴孤絲裏珥絙斷脊中有清霜烈日之明心天荒地老陵谷變此骨不與金石同銷沈可憐文信國聞道遺琴欲淪沒亦有汪水雲當時揮手凌青雯如何倘有一片乾淨土埋此三尺四寸枯桐根粗具辭與韻安辨蝌蚪紋漆文土花所不蝕疊山兩字分明存先生身似摩雲鶴兼市從容一甌粥掀髯抵几已無成茶坂麻衣空慟哭當其橫膝時含情再三彈初爲梁甫吟後作齊女歎世無鍾期莫爲賞海天何處尋成連先生此時與誰語琴兮琴兮吾與汝先生可逝琴不亡十三之徽一一吐焰直與箕尾爭光芒此琴非桐亦非梓銘非銘兮字非字黏著萇宏血一腔萬億刼灰飛不起吳氏爲此圖望古意有餘我思此琴不可見展圖忽忽生嗟吁誰招朱鳥揮殘淚敲碎西臺竹如意

花朝也就枕始覺之攬衣急起移小梅於月中相對久之

春氣到圭牖百物亦蠢蠢風光漸明麗佳思不可攔往往中酒臥昏曉昧所忖俯仰姿掩閉良辰遂相蹇此日足可惜去我幸尚近明月當秉燭空庭泠然靜寒梅發素萼疏香抱孤蘊爲時恨無幾幽興愈不盡人生逐逝水日月苦遒緊多爲忘所誤欲追坐愁瞑片刻倘相待頗勝終冥冥銜盃掃白石願以長夜儘

神絃曲侑花神

銅龍轉漏天雞叫宿霧便衣曉寒峭地底春從天上來弱柳含顰杏花笑吟魂黏夢凝不飛春風爾來爲阿誰（成句）狂蜂憨蝶坐相織勞心農盡紅蕤蕤千攀彭肯花腔鼓阿醋調絃阿奴舞捉搦郎當又一場海如酒盡霞如炬神來神來八寶莊千花萬花齊侑觴醉時與訴花煩惱同我通明奏綠章

天慶觀畫龍歌

僧繇之畫眞天工要作墨瀋腕使風特出狡獪狀神物之而鱗爪生蓬蓬偶然落筆天慶觀數尺壁上開鴻濛海水直立龍變現目欲睒閃摩挲爪一龍點睛遂飛去其一宛轉留空欄升沈倏忽在其手吁嗟斯人安可逢我來觀荒壁已倒口道古事心如夢循墻一笑拾之去葉公所好當眞龍

出都餞別

天風吹海海水立蓬萊三山旋如葉波濤掀舞魚龍嘯十二靈鼇戴不得山中仙人綷節排雲直上登天階幾輩伐毛苦不淨隨風亂落天之涯拍肩舊侶勞相憶爲酌天漿濯塵翼雪花如掌飛滿空撲面不寒知酒力自誇小謫仍殊衆不是騎鯨便騎鳳一點齊州何處煙闌干百丈黃河凍等閒漫道別離輕手把芙蓉謝玉清慷慨一身餘涕淚低佪雙意託瑤瓊夢裏紛紜竟何許覺來但有相思苦天明贏馬欲長征夜半荒雞叫起舞日色白白車塵黃鞭絲何短途何長致君堯舜付公等（杜句）吾當種秫歸柴桑

春寒曲

樓頭已報早春歸袷衣點春衫上翠微底事天公苦擔閣不教花草鬭芳菲園林何處尋花好長安道上行人少風信翻能勒衆香霜痕作意柴題鳥闌中少婦惜流光不捲珠簾懶下堂倦繡卻嫌春晝永遲眠但遣漏聲長漏長坐待蘭膏歇蜀錦衾單寒刺骨似剪吹來楊柳風相思怕見關山月最是關山淪落人縈懷愁緒不知春驪駒已與征裘薄車鐸郎當夜向晨

又

東風飄蕩來無邊司冬未徹餘寒天寒閣遍抹圖九九檐欄韶光卻可憐凌寒只有南枝影春色幾分憑管領剪水仍封上苑桃凍雲未放溪頭杏枉教羅綺作春衣鳳城悄不見晴暉弄琴猶憐玉指冷稱觴空憶鱖魚肥臨春宮中曉漏長貪戀香衾慵洗妝啼鳥殷勤猶帶澀醲花寂寞不聞香長安道上遊人少陰霧濛籠煙杳杳春江水冷鴨自知春園花遲蜂未曉無奈此時離別人嫩紅瘦綠不勝情渭城朝雨聽三疊繡戶單衾怨五更

甌硯爲蕭恭甫題

蕭生小年能作賦爛若星斗羅心胸行沙明珠大如月淮海之產眞無雙此甌

沈埋數千載一旦拂拭開塵容何況眞才有如此剖蚌作貢非奇逢故人贈此
最光彩莫嗟曳尾泥塗中

書見素居壁

夙齡忝文學圖史頗貫串因緣平仲知遂辱揚雄薦讎書入虎觀作賦奏金
殿一朝拜　恩命綰綬出山縣童律幸可通䜩獄苦非鍊鞫聽摚揰屑屑領
簿案徒默陪侍從侏儺廁歡宴腰低骨已折口恧心屢戰塵顏怯持鏡自揣久
淄變經營數間屋聊用置几硯破書百餘卷中有古英彥相從理素業冀見本
來面懷居諒爲愧成性習其便土思日悄悄寓也何所戀
疏窗敞南北偃息靜以邃南榮足淹曝北壁有餘地鑿池但隨坳爲山即覆簣
高樹有遠容丈石出奇致聳聳竹與柏左右擁雙翠室中復何有空洞頗我意
斲椽粗稜稜粉壁光緻緻木無髹漆觀墻無綈錦被旣乏珠玉玩亦鮮彤鏤器
用樸保眞率寡欲息人事茲區實彫瘵帑藏時告匱疲民固不敢傷財況爲累
美室孟獻尤葺墻叔孫志夫子誓苟完斯亦素吾位
茲邦濱大淮風氣囂以勁居恆肆攻剽稍急輒星迸行坐挾刀劍忘軀徇忿競
黠者持短長狺吠思梗令書策旣稠濁徒吏得放橫爲政濟猛寬計惟張絃更
韓子亦有言厥道在素正齋居勵冰淵兢兢守畏敬開門固其根內省期不病
孰謂莫予覯豈弟神所聽以此盟爾室顒顒愼嘉命

涉江遇風有作

乘風破浪抑何快摩肉鯨牙亦可畏至人履險了不驚中有不朽惟精誠風波
平地有如此急流幾輩能知止痛定思痛我心惻戒之入坎求小得

惲南田山人天香書屋畫

樓幽構煙藪實曠轉蒼麓往蹤巖岫重結伴松桂足苔深石氣古雲靜林光穆
淙淙瓔急湍櫛櫛漱寒玉虛室生凌競微風度竇竇紅塵何處無茫然想空谷

得剝蝕晉甎其文足資考覽製以爲硯

茲郡古下蔡山水天險巇自昔遭世屯往往尋戈矛城戍錯衆星舊址埋榛萊
此甎紀泰始晉武吞吳時陳騫與王渾相繼守邊陲想其逞雄據壖塹紛峨巍

浮雲一俯仰去我千年餘遺烈賴有此泥土亦復奇今時器苦窳金石無貞姿
尙哉古之人摶埴能爾爲況乎古人心久之固不虧攻治備書策古光同照眉
豈無荆山璞熟媚非我思

輿中

我行未云息杲杲日正中風伯匿何所纖雲燒已空窮野無寸柯左右夾莽叢
焦土不受炙毒熱翻上攻哀彼輿下廝胡甯獨匪躬

顧晴芬侍郎皋柴門曲水圖

野屋倚林薄清川帶邱阜竹間雲徘徊松下風颼颼騎騎驢衡門曈曈辨虛牖
俯仰望清華結構得幽藪先生蒼生望載辭東山久高情諒自我濟物詎嬰垢
造適寄豪素安排見心團何時遂霄外赤松倘招手

丁丑年住懷遠眞儒書院構如是住成賦此記之

我家峨耳山邊宅迤邐平皋帶阡陌清池周匝玉一環綠篠枝龍竽數百鋤田
灌園有餘暇插柳栽花遂成癖可笑無端插腰板十年宦海心兢兢還時且喜
解天弢無那餘辛尙如螫三徑歸來幸未荒數月淹留翻似客苦爲豬肝尋故
人竟忝皐比據講席倦來隱几聽咿唔興到論文逞胸臆院隣官廨錯市廛廊
廡周圍寬且碩所居山縣不見山窺牖兀然惟四壁一一櫺扉向東啓早眠坐
受朝陽炙繞屋循牆出其後葦石縱橫地頗隙幾樹安榴撐路斷一勺坳堂積
流積兩峯參差露眉宇向我不語情脈脈眼前有景人莫知大美棄置天所惜
濬池種樹先安排披草拓基細規畫連廊架棟作兩楹楹深二尋廣十尺兩面
安窗狀如榭編竹爲椽葦爲笮塗墍裝治閱幾旬匠沸工騰累昕夕一朝屋就
急倚檻愜意眞如舊逋獲雙雙窈窕來迎侍俯媚漪漣共鮮碧貼貼新荷鏡子
圓垂垂短柳腰肢窄隔院分來嘉樹陰賭碁贏得奇僵石亟移棐几安筆硯自
拂塵牀理書籍友生問字載酒來舊侶閑招試茶格相視翻然成一笑先生無
乃爲形役容身而遊亦已矣居必求安聖斯斥人說此廬舊姓楊無數先生夙
詞伯亭頹片月樓會景一時結構人嘖嘖敗址頹垣了無蹤數十年來事如奕
況是樓樓一寓公底事黃金虛牝擲人生分定良由天各養其養適其適由來

林壑性所耽易性違情祗成尾但有卽時一盃酒達問平生幾兩屐後來者誰吾不知大塊茫茫幾今昔夜來頻覺鄉夢輕曉起仍愁詩債迫山光旦暮看不定多少浮雲變蒼白

許二叔翊明經所空說劍圖

一翁中道立蒼顏花白鬚拱手如有讓其貌頎且癯其前一壯士虯髯而偉軀結束類吏甲斗笠紅襜褕意似有所陳手捧青瓷盧翁後侍女五容色皆莊姝或斂袂肅聽或相弁如扶或引袖撫背或卻退若須或背負一劍中立張兩袪旁列白石几上置琴與書向几木叢和當是翁所趺樹間一小童傴僂扇茗罏一女亦負劍冉冉前山隅飄飄順風翔襟帶如憑虛地不類人境綠嶂屏風舒不辨山幾重但見雲平鋪長松四五根虵龍動睢盱借問翁爲誰吾友蔬圃吾識之圖名看劍鄭生繪筆端生氣眞淋漓吾謂蔬圃且休矣燕頷虎頭那如此莫向文淵曳足游卻爲越石聞雞起越處女聶隱娘精精空空與紅線公孫弟子俱紅糖其與荊卿魯句踐不知此技誰低昂橫承眄睞徇知己千里往還開霞光張公大豪橫猛氣不可當思爭中原鹿按劍盼四方李郎三妹髽相見翻然卻作扶餘王儒生事業毛錐裏耿耿長杠向天倚小范胸中有甲兵灌夫眼底無程李十萬橫磨盡等閒何況區區數女子未暇論功百戰場豈須贈宅長安市可憐世上蝴蝓猴歐冶無人薛燭死偶將點鬼當評花湖海氣盡客無家壁間龍鳴窗外雨杯酒爲爾繙南華

題周石甫大令鶴立仙山紀夢圖次其見贈原韻是日凌香雨邀飲城東寺看牡丹座有石甫書巢

啼鵑又送春歸也好夢驚殘賣花者塵土侵人厭昨非蓬萊鬖戲從天假爾時僕僕竟登仙青桂凌風碧海邊足下魚龍能鼻舞空中咳唾卽鈞天中間虛院香山館香氣盈階花照眼隔樹時聞玉籠鸚謾關閣吠金鈴犬小住依稀記昔經紫雲冉冉霧亭亭衹餘白日書騰白卻對青山嫵媚青連宵雨冷千花泣若待重來恐無及畫卷堪憐對一樽海天何路攜雙屐與君同是倦遊人且乞花前自在身對酒當花須快飲夢回酒醒海成塵

高蔵舫品泉圖

石棚山畔巖巒好地近滄溟卽蓬島見說山中多好泉品茶陸羽眞潦草偶然仙令拂雲根細煮松濤點墾源能事更教留絹素梁溪粉本與重翻九龍山人固奇逸妙畫於今惜灰滅易代名猶勳至尊當時品自超冰雪人生駒隙漫區區得意煙雲總畫圖何處山無一瓢水何人遊少一圍爐斯圖洵足增佳話我亦披圖意藹暇但使山人有替人底須今昔論高下頻年貿貿賦登樓畢竟家園勝客遊明朝風順買帆去遲子聽松石上頭

王大允膺訪梅圖

我行何爲滯江干歲云暮矣江風酸白晝閉戶腮紙黑欲雪不雪天漫漫啅雀啾啾凍無力雖覺寒梅問消息眼明譬見圖中人紅豔襜褕好顏色綠蘿蒼蘚臨回谿山容頗似孤山西林幽徑曲少行跡南枝北枝開已齊落花點點侵衣袖惜香更怯高寒透平頭奴子亦可人分檢低枝比清瘦我家小園幾樹梅此時也合參差開捲圖高臥驚短夢明日掛帆歸去來

題龍湫燕坐圖應韓方伯芸昉克均師命

永嘉千里山所充謝客得者皆其膚名村以花山以爲中有矩諾羅尊者之琳宮唐僧貫休詩著語能清空雁宕經行雲漠漠龍湫燕坐雨濛濛山僧全了此栖錫幾輩遊屐穿雲封吾師霧霓來絕壑開天容卽句寫奇境別有眞宰酬鴻濛飛瀧濺瀑且帖息黑蜧欲舞紅虯蟄憶昔繡衣直指東甌東扶桑一枝初挂朝陽紅雀符已銷蟣蝨藪鶡鵝未靜蘢麗宮戈船下瀨亟命將斲梫剡楫旁搗工磬墾掄材嘯鯖客然燈照作催聲霹靂又況赭衣穡亭讞鍰鐵滿獄多耕農吾師此時事旁午不遑暇食遑從容爲雷爲霆爲雲雨淵默幹運資神功陽開陰闔熗光彩百流甦甦公猶龍自此旂常紀駿鴻百閩駱越資憮幪友風子兩暢呼吸卷舒自在青天中卽今歸去東山臥攤袖凝香眞燕坐自古神龍見尾難收斂元工固無我芝泥玉柙存鱗而潤物津枯歸咳唾胸次能包佛海寬眼前不見靈湫大逍遙廣莫舞莫量溶瀁沖虛物無挫宿正農祥會見求巖霖更爲蒼生賀

題趙烈女傳後烈女將嫁聞夫墜水死即投井以殉而其夫實未死也

柔情微如絲急之那不斷柔情紛如絲棼之那不亂區區抱冰玉一往絕顧算矯矯貫金石千秋想崖岸此事禮所無此志聖所歎鮑焦無從容曾違乃深贊從來宛轉字釀盡鄙夫案

桐城吳貞女

五教稟天紀大義一以絜致身與久要豈以男女別古聖重抑陰原情取通脫守死以善道於婦不深責祇求便庸愚非曰律賢哲能揆心所安義起禮經揭含章並可貞從終補天缺煌煌著爻繫此誼誰剔抉偉哉貞女行卓然姬姜臬慷慨期赴義從容蹈安節此身未分明此志自堅決七年何遲遲百鍊見神鐵姑衰悼喪子有女親可悅夫殤本無兒有女祀無絕生死兩不負苦樂百無缺宣尼存柏舟千載爲嗚咽端拜展此卷春日北風烈大地倏皜皜獨空舞陰雪窻前數竿竹戛戛自劘切泠然疏梅香坐令心神徹

河豚

江鄉風味眞絕倫秋來稻蟹春河豚河豚之美更奇妙膩滑濃蘊脂且津黃鱸薦可責郎君鯸鮐鯆鮧名紛紛總之齒頰令涎嚥愛羨不數魴與鱒我昨江干挂帆過典得一籌易一部手自洗刷調鹹酸脫裘貰酒作賓主昔聞此物能殺人向人未說眉先顰厚味腊毒古所戒頤生詎謂言無憑吾吳春江長蘆蔽河魚入市日數百一魚食者且數人不聞吳人盡傾斃此其爲道非有他水火旣濟剛柔克龍虎可御蛟可攻劣性貴在均調中大舜之孝湯武忠皆於惡毒生奇功而況吾儕生死會有係此命甯由此魚致東坡拚死豈浪然梅老惜死無乃泥唉君河魚畏君忌爲君作詩廣君意

叔翹將赴江甯過安慶邀之飲迎江寺集者香雨凌大書巢許大章木畢

大衛根費大次香雨韻三首 時戊寅花朝後一日

晨檐噪乾鵲投刺乃吾友攬衣造孤館一笑鬢攜手淮干風雪中別子未云久春去忽已半前遊愴回首客行苦無悰何處覓斗酒江山亦自美此日不可負愁陰如愁城要得酒兵破言攜二三子子唱汝當和風鈴時玎玎沙鷺翻箇箇就中殊閑忙有客不滿座（錢周二石甫以大吏委檄不至）身世苦掣曳此理欲誰坐從僧借四大醉便此間臥

自我來江城閉關幾昕夕咿唔倦一氈蜀促冷雙屐生平飛動意顧此諒非策山花日以紅江草日以碧且與數子約攜壺就磐石良會安可常去翼欲無跡

富春渚用謝康樂韻

霽景澄遙巒生煙濃朝郭霽華洲瀲灧翠氣層霄薄芳樹杳葱阡連峯遞糾錯潺湲寫千瀨宛蟺非一壑耳目歡所寓懷抱於焉託棲山夙神王運海愧羽弱因茲汗漫期踐此向禽諾王駘足奚尊常縱齒方落冥飛有高鴻求伸笑蜷蠖

七里瀨用謝康樂韻

勞人展春心超輿屬遐眺林密窺崖合湍驚觸巖峭奇岫覆凝暉明波淨生耀響答風篁聲仿佛羽人嘯衡芷愜奉幽魚鳥契觀妙遊宇物無礙徇名聖所誚茲地猶有臺斯人亮非釣浩倡空樓思獨絃豈成調

峽山寺

峽行豈不深石露苦山剩豐林對葱蒨雲物頓窈窕振衣造巖際幽構抗塵表綠簷晒奇藥引酌接靈湫谷暗花逾明瀑斷壁猶縹尋途荒榛閒有屋喬木杪苦滋或晴雨僻密變昏曉窺竦特藤爲鼓磴愁石捍回旋千峯眩縈紆一江小蘊眞昔所傳孤賞世誰紹山徑旣狂昧梵策或荒杳猿歸雲洞閟禪寂石牀悄勞勞帝子靈低佪閟囊篠且歡即事美安能羨乘蹻

觀音巖

韶州南去山莽蒼一舟縣轉山中央我行得飽看山眼柘窗竟日凭危檣江流小曲勢平驟突有半壁如堵墻不知夸娥作狡獪剖取其半投何方壁形嶒峘色斑駁黑如削鐵白截肪循巖漸前境愈險嘗眼驚見仙靈翔頓疑山靈爲我開石壁中有飛樓傑閣排丹房石自壁半裂下斂而上張腳直插江底深淺安能量裂處容兩楹內可十丈強纍磴作螺旋乘燭乃可行上結三重閣象設工排當攝衣閣上頭俯視何洋洋閣前一石更奇怪欲墮不墮凌空僵意是癡雲嫩出谷墜宿簷際相偎傍不然神龍之穴在其上偶然探臂攫拏指爪覺靈茲

披敷組綸草鍾乳滴瀝瓊瑤擬玲瓏孔竅宅燕雀叫噪爲樂顛且頹後無去路前過江山僧住此世可忘豈知名勝衆所鶩冠蓋來往紛停航兩邊石厂甚滑淨千剜百洗鐫詞章我笑山靈無乃不自惜苦供衆眼忍自刳肝腸片帆風好我今去願爾且閉石室完其藏

偕游白雲山次黃支山孝廉桐孫韻

居則必擇友游豈必擇鄉古來誰者愛知己飄然遠訪虞仲翔黃蕉丹荔紛在眼無園舊宅空相望出門何所見海蟠蜃蜒山林央青天忽排遠山色白雲卻照銀海光人言曾見安期生手接浮邱鮑靚朝槫桑羨門徐福從此去秦皇漢武空望洋洞門飛流落珠子菖蒲節節穿明璫雲封瀑斷幾千載世人但見雙丸忙我策綠玉筇直上千仞岡癡龍不作田瑤草半已荒便欲排雲閶濤莽玄鶴蹋翅罡風長卻盤絕磴坐白石撐崖之樹何老蒼一椽兩椽偶牽綴宕漾空翠凝朧頳赤刀黃公不獻鬼呀口看我登壇堂歸來指爪弄狡猾拋沙撒土羌難量支山歸而病熱枕上成咏故云共斟天漿且爲壽無鑴造物傷其藏我思古人不可作隙跡過眼遑求詳黑甜白雲與麴蘖各有疆宇皆寥湏請君試擇遊何鄉

鄧完白石如刻印詩

嘉慶庚辰守之從余游粵東一日出其匣中所藏先人完白山人刻印四方見貽予不覺狂喜遂銘之以詩

刻印莫如漢刻者云誰何有唐吾家冰持論始有科至元吾子行乃以精善誇明代不乏人文何揚其波檪園印人傳屈指一以多好尙各殊異臧否隨成虧大抵斯藝貴原本篆籀逢六書得其理點畫咸可儀使鐵如使毫所向無不宜當時漢魏人小學常不訛李吾文何輩一一通蟲蝌變大使之小所以能爾爲鄧翁眞絕學追冰而及期游心入渺冥隨手出變化餘力作狡獪頑石遭皇媧神趣在寰外阡陌初非奇頗恐後來者此道無復過觸目欣所遇旦夕聊摩挱

何湘文太守羅浮面壁圖

余來南海始得見湘文老前輩于合河中丞節院留宿授琴於同學諸子琴罷尊開輒陪言笑出此命題率爾序述時道光元年四月朔日五星聚室壁間逾月餘日也

達摩手提一隻履踏遍閻浮參佛祖無端安壁自障礙一面十年何自苦賤子飄蓬心頗謂倘平賢偶聞羅浮佳便到炎海邊要追師雄飲綠萼那作退之尋大顛有客羅浮山下住攜琴卻過珠江渡一彈高山思窅然日觀雲峯指間過囊中更出仙山圖紅泉翠磴交盤紆巖下老衲獨跏趺收卷相爲言彷彿存故吾猶憶少壯年侍從承明廬爲府赤油幢朱幡綠綫車馳驅三十載出入萬里餘吾生行歸休林壑圖足娛以彼止觀法息此塵勞軀何必斤斤問五嶽無數好山皆輿區青鞋偏肯從我逝曳杖蠟屐印當須聆琴讀畫意已暢縱酒劇談神覺王不是逃禪蘇戶郎竟成入社陶元亮曹溪辛苦事薰修何似安期汗漫遊礁背一花開已了蒲根九節倫堪求鄧書更欲爲蕪說事業名山待開闢循徽試與奏雲門昨夜五星方聚璧

二月十七日夜

向晚南風叫狂勃細雨廉纖慘於泣翻書絕歎手指寒啓戶驚看月光入松梢無聲但低昂寒壁淅淅生虛光鄰家有酒賒不得踢縮肩脊凍且僵今年入春未幾日暖風融融應和律蕭蕭已類三月天慘慘復近窮冬節去冬大寒勝常年甕頭臘酒冰如瓶南人疏理不能奈往往入九病中寒又況窮簷久顛沛粒米如珠薪如桂荒畦凍菜無寸萌甕鹽較昔價三倍昨朝暴暖稍笑韓典衣易米千萬家一夕嚴威恣凌虐鳴咽向壁空咨嗟我行念此愁千斛今世誰爲買生臾雞飛豕突奚以爲短裘破被庸非福

登星橋觀察同年秉中泛海圖

吾聞海包地萬國如浮漚溟涬非可狀詭幻難爲謀坐令墮地身常抱無涯憂至人憫其然筏喻諒有由置之洪波中能作安穩流所賴編桐壯抑又篙櫓修自載既有餘託乘皆優游先生真其才於用靡不周驚湏鼓雄筆拯溺苞英猷方業九霄冠距止萬斛舟繡衣褰襜帷直到天南頭開帆按五指捩柁凌雙樓鮫鯨帖尾逝黎蜒揚音謳乘風會斯際利涉道方悠更程慎所向衣袽盆網繆天子用濟川舍此將安求叢也缺鸑鷟觀海忽寫眸自顧不堅瓠大樽或可

浮相忘江湖間鵬鷃固非儔茲生任流坎一笑滄雲秋

康生竹吾兆奎榕陰消夏圖

人心競寒煖相忘吾與汝自得展懷積昕夕指難僂昨歲徂南州滔滔涉炎暑爲我營新齋蔽芾倚雙樹此樹真有神狀貌鬱奇古傾柯儼相待得蔭恰用廡葉深湊鱗甲枝迥出爪距便疑龍臥雲偃蹇恣軒舞白日不敢下清風有時吐以此住熱海未嘗擾靈府駸駸謝驅隙勞勞感鼠黴匆匆度危嶠悠悠至江滸節物數復周而子又遠去往塵不自遣新蹤況難佇可憐車塵黃驕陽正相侮遄言居京洛屈指及夏五人海豈不熱洪罏鞴方鼓思之生煩紆一夕意再撫苦無造冰術強作煖腹語持子青瑣心長將玉壺貯

偶作

神者生於無以氣相撐支當其互回薄至壑發空虛風出土囊口披林入叢歊喝千遞響答高下相參差悠然自鳴戛亦復不自知委己適所值無爲閒姘孅繪響效厥情因神而存之斷竹均以竅斲木絙以絲長短刻分杪清濁研瀧溜揉弄日漸熟造作日益滋情性有遠近憎愛隨紛歧借氣喉吭閒尋聲神已非箏琶雜前陳自謂古所無豈知爰居鳥頗乏鐘鼓思壺公一瓠中日月與世殊時時出游戲每令見者嗤

鮑生譽之繼培讀書圖

面如秋蟾眼如水馬糞諸王見吾子千珍百嗜了不關匿笑掉頭知有以興來寢食真可忘帖括縱橫亂堆几爲言儒術難可論當以功名與撐洗吾家門楣亦復須一第朝登夕堪死今年秋風又翺翔靜掩寒扉搜故紙相看一笑且休矣人世功名亦胡底千佛名經那足戴六時課誦豈爲爾臼中米熟但待飾便見一花開雄嘴從今東書且無讀君子讀書自今始

惠山寺懷湛長史舊居

緣溪瀠輕舠樹杪嵐翠逼推篷暫俯仰杖策快登陟入山喜不深招提甚寨飾鐘梵雜幽響清泉寫天色殘荷一片香悠然與心即緬懷此琳宮高賢舊棲息捨宅知何年開林竟誰力慧遠社仍在謝公墩莫識瞻衛徑非故剔蘚碑已泐迢遞千載上徒令我心惻

莊鄭珊綬甲雲海浣衣圖

我昔登九華夜宿東巖顛是時歲丙子正月方初旬萬物咸閉蟄殘雪晴斑斑傴僂披衣起乃覺世界翻不辨身所在眼際無涯垠側聽地底下啾啾人語喧須臾識高卑乍吐東方暾絕訝歷陽都夜半平沈淪極望了無覩但見波粼粼金碧露遙岫彷彿海上山撼搖勢疑動變幻倏有神回看此巖後萬壑何蛀蛀蒼翠淨松竹窈窕分人煙方怪左右顧咫尺殊地天嘗見一縷白遠從林隙穿其細若絲髮俄曳牽轉瞬成汪洋山谷浩漫漫溢溢直上出突凌茲巖端前雲亦騰踴回互相通連頓然踏虛空此身爲飛仙口鼻入靈氣肺腑皆氤氳但苦衣襟濕清冷思負暄却想天臺峯崒嵂處最尊下巖往尋之冥行窮躋攀寸步不可辨牽手成飲猿拄杖已屢卑投足猶逡巡時臨百丈崖耳中聞潺潺旁有瀑泉落僵凍撐冶如目眩股震掉一墜慫難振數轉勢彌峻石梯鑱青岷陡上且千級力盡姑少蹲倏爾天風來驟見曠宇分諸峯出叢髻漂散鳥驚羣風回氣旋合昭昭復昏昏賈勇更久之豁若離籠樊來徑不可覓已在天臺前置身鴻濛表揮斥八極旋九州及四海自古何茫然呼吸接帝座下界空曇曇此行誠超奇往往勞夢魂今朝展斯圖大笑敎夙歡君遊是何許有此世外緣意似畏沾濡竚立裳屢褰沾濡正不惡浣盡紅緇塵人海常苦辛宦海常苦屯茲惟光明海澡浴一任君至道無視聽入於杳冥門離形御六氣洗心歸渾沌齊路有煩累願海無迷津吾方期雲將攜手登崑崙

家心陔復來疲於津梁圖

天涯渺難即吾意其蹉跎江上無芙蓉褰裳意云何吾子好筋骨卅載歷坎坷陸豈無虎狼水豈無蛟鼉行行爲誰驅萬里俯仰過詎云恃忠信遂可輕風波放杖得小休陶然契天和託宿在何許前途尚陂陀造物勞以生未死敢有他息陰諒非遠逝者亦已多仰視滄溟天效彼勞者歌努力爲我起斯路幸不訛甘受田父笑毋爲僕夫呵請借雙行縢以爲安樂窩

壽陳九池

我尋舊雨來鹽陽有客索句充春觴爲言俚語莫相顧新句自有新茗價介觴者誰今季方聲名已老齒髮强我憐聞名未識面却與玉昆奉手書玉昆意氣虞淵濯拔足塵埃見陶冶難弟難兄定頡頏三間老屋還同庠礙出冰輪海底天木樨香裏開華筵即今江鄉覽揆日正值遭氏知非年况彼劉綱有仙眷遺山齊眉青玉案比肩便是百年身雲笈還應倍初算伶簫雅詠皆韶咸贊頌述德愁言儻登堂未擬奉盃斝我是詩鐘非酒鐘

趙玉汝以所藏歙器繪圖並序其傳守之詳見示爲賦此詩

道家出史官作鑒閱興廢一嗽而四益卑弱遠祗悔侷象感屈伸銖兩辨進退特懸傾欹形妙作中理繪側若鐘在廣舍響待撞擂又似人循墻傴俯但見背坎流科不盈人滿天所槪顛趾分之過節腹永无竊摩挲桓宮藏宣尼爲深喟珍膡洒鼎淪製類征南再斯器傳有緒云自天水代宣仁褒忠碩獻觴拜天賚浮沈積歲年傳寶經幾輩君家故王孫歸與弓玉類乃祖明謙寶歙立壓朝宋觩觩銘兕觥舌咋仳戴態文孫復羅此淳古雅克配模雖傳範成道古典型在徂基鼐紑絿酌潦饋濯溉有倘心季享不敗德積載庶幾目爲鑒明發見諸僾識字別籀古篆謹吾未逮

海棠對酒吟并序

道光三年三月十五日辨志書塾海棠盛開時尹言趙君以課兒孫嶽生住塾中張君懷白亦以覓侶見過與同住予東西涙遊視家如客不見此花之開者十有八年矣小雨時作冶紅盈盈清醇未疲欣然命酌飲不及醉爲歡有餘懷白乃繪斯圖志之尹言持盃坐案右予兄五初對之坐嶽生捧壺侍尹言後懷白坐尹言之次予方徘徊花下子願捧觴趨而前一童子儇而進果榼寘二也一童子坐地窺罏孫大也諸人無前期無招邀取諸目前俯仰自足懷白不求工不致飾率爾步筆神明自超盡皆與會所致天眞應之者也夫家庭之衎樂友朋之會集時節之令草木之繁當其暇時開襟取暢此豈人世間不可得之事然或一歲中數數有之或數歲數十歲而不得一値則屈指前後有不能無慨於中者矣况乎更數歲更數十歲欲展斯圖視顏色有不堪置想者乎爲樂當及時古人不吾欺也各有所詠聯之爲章

絲雨暢花意油然春滿前五初新紅自融冶細綠相周旋尹言花下拂石几忘言坐相看懷白清賞及茲辰何如桃李園中書願持盈尊酒長奉百年歡厤傾壺未渠央莫放花枝殘嶽生

意有未盡復成此篇

看花憶花年花年與吾偶先人所手種及見條似拇小年吾讀書與花日相守花邊三間屋弟左兄在右花開即攀條花落便攜帚兄先燕臺去五載閉寒牖花亦不肯開開亦莫之叩比兄歸來日仍復並肩肘各自擁一氈弟子常八九瞑時爭汲泉開時共攜酒坐看繁枝發轉盼十年久無何弟從官太歲在乙丑一往困纓鞅若鼠戴窶數奉諱纔得歸客授倘奔走今年自嘗苦自此正邱首百歲已逾半日月豈可狃春風正融融春雨聞瀏瀏花意亦殊得爲我開笑口憶花初種時一根瘦蚴蟉今來三本並生理轉相受所聞惟讀書所見盡佳友姿如潛虯媚顏比佼人劉花方及壯威人已漸老醜膝前各有孫兒孫矣聲秀仍然向花讀此屋幸不負三復伊蔚篇涕淚痛紛揉有書數萬卷有田數百畝饘粥聊可供簡帙不外取薪木無毀傷庭除少塵垢盤中羅宿脯畦畔翦新韭倘石招嘉賓牽裾速諸舅此樂誰所貽此福良已厚如此不知止對花忸怩否請借僧繇筆爲我圖不朽歲歲長相保花前共攜手惟花聞此言持以爲花壽

吳越王衣錦還鄉曲

霸業江東又浙東苕原舞鳳更飛龍兒兒枉說金牀上袞冕居然石鏡中中朝閒道勤供獻尚父加封須鐵券辜負霜寒十四州甘心文臂慰昭諫故鄉父老望旌旗擁纛從容願少休聞道紀年稱寶正依然小字說婆留攜持父子迎周道綺繡川原如畫稿鈴枕銅丸辛苦多錦衣駿馬英雄老芒碭歌風亦有臺酒酣清淚欲沾衣何如陌上花開日一曲春風緩緩歸

題楊椒山先生遺像次季仙九孝廉芝昌韻

援禍明知石投卵此頸雖云生鐵裏九關可叩尢死拚一世要須一人荷沈鍊

邊頭且自裹張經疏尾何不可晉儒目論嗤公疏續笞無才谷其笥豈有庚辰
得詩戟坐視支祁不能鎖高皇不假二王靈冤魂叫天天欲𤄷他年請看嚴侍
郎林潤一疏防非常廟堂無煩指揮力盡取狐鼠投諸陘當其西市斷頭日保
安弟子俱在旁倫攜此像並奠酹知公見之神轉傷食參烹羊亦何益隴夢從
此遺封疆空庭霜飛月卓午吟罷顧影何涼涼

雁冢

情萌緣以生情至要之死用情得其正是縮人倫始人以情爲維忠孝悉由此
庸愚不及情甚乃鮮廉恥滔滔一世間老淚不勝灑誰言此微禽古聖重以禮

□筱堰桂海夢游圖

劍水銼山開桂管壯游惆悵尋常億有時買父清平謠那無子厚居夷嘆帝子
遺封古象州鼻亭前事亦風流清規院裏鐘能鬭獨徹泉邊鯉自游當年紅旆
都龐嶠猊爲嘯嘏香花笑遺遙樓畔快娛嬉休符風土供憑弔青草黃茅年復
年不辭鏡裏彫朱顏紀績有碑傳谷朗望雲無路哭朱翁可憐久礙趨庭鯉一
旦素旌懸結蟣水宿星餐路幾歸魂夢颻搖幾千里往事遙思痛定還庭聞樂
事豈能舉聊將昔日驚心地更作南陝九畹蘭精車轟日所經嘗不辨山程與
水程溪澗雲煙皆涕淚何曾暴芷襞芳馨更編治譜爲流布回首蒼梧添掌故
戚容愉色稱其情庶幾大孝終身慕

素禮如以尊人小峴先生遺真命爲贊復貽長篇感與下走非所荷也故
不敢和別占俚語以贈

仲容名家子玉立秋濤灑新詩如發硎導窾必風雅教素擬帥初所學鄙掃播
累功師術蟻閒途及老馬高文拖遺澤目矍乃心寫誰爲眼中人讀詢高歌者

六舟上人剔鐙圖

六舟開士逃於佛乃於世法有深嗜磨光玉佛磨銅鐙一一剔刮辨題記茲鐙
流傳自西漢我之所知有其四像以雁足紀以年建昭永元略相類此所題年
曰竟甯側度形模盡無異斑駁青紅繡土花入分小篆何工細手揉眸睞別之
眞洗出精神發光膩嗜之未已繪以圖自寫其貌工滌治顛之倒之悉鐙狀伸
鐙端人作游戲環視沙彌凡八輩少者背負長者跋沈劇斷戟向磨抄何況名
工上方器我恨琉璃不可鑄徒以冠空斲文字憑師參透金剛禪拔桀腹孔照
經衛

李養一先生詩集卷二

古詩

李氏三忠詩

有宋社稷臣曰忠定公綱正氣所留遺奕世篤不忘忠定之孫謙爲尉於晉陵
四傳曰元祐始從家宜興又十有一傳爲若濟弟兄若濟名用楫成崇禎進士
授瓊州推官即於甲申歲在途聞國變驅馬行不止曰子有官守此非我死地
乃逐除盡奸乃撫安黎釁永歷始更紀往招來安南旋勸去五虎乃擢撫五府
號雖撫五府衆詎成一旅 天兵之所臨枯朽不足喻潰於青頭營沈于勞家
池臣力旣已竭而以死繼之相從於瓊者同產弟曰來族祖父曰頎皆於永歷
元以考選授官來時入中書封贈於廣西復爲監軍道視李定國師師敗於肇
慶裹元夫奚辭頎也隨永歷播遷於安隆時官侍御史合謀誅奸兇謀洩殉以
死賦詩何從容安隆北關下過者皆吞聲道旁有遺碑曰十八先生監軍青野
草侍御侶羣烈侍郎有客殯雙魂詎離識侍郎有子媢衰憤訴神明胼鬮閩生
死負骨返故壘爲子竭其力爲臣致其身吁嗟乎此家忠定之子孫

代暨陽生徒謝學使周石芳先生累英賜閩中鮮荔支用東坡初食荔支
韻

忽然笑口低胡盧得耳熹馭腸迴枯奇葩到眼已殊異查梨榛栗敢並驅請解
薜襮殆褻瀆不可逼視光生膚恠底太真酷嗜此果中此亦絕代姝絕代姝天
下無何爲乃墮江之隅逡巡再拜捧而立幾欲到口嫁口粗覷龍此時正行兩
頷下摘得徑寸珠吾道貴希復貴損得一示我至味腴侍郎方分大官廉先生
自飽秋風鱸緋袍銀印不足道高會與繪羣仙圖

又用東坡廉州龍眼可敵荔支詩韻

曾聞果有精亦如香有祖不嘗綏山桃得謂知味否吾儕坐春風何異列瀛圃
塗梨𩞄蠔裹芳潤倍醅乳分甘逮饈餳遺貫自漳浦聞香悟無隱在口竊心數
所貴肇神魂豈云侈樽俎西施敢唐突宰我定非汙

擬補荔支香曲用東坡荔支歎韻

霓宮新樣昆明灰花下羯鼓聲聲催橫門道邊雙隻堠日夕萬方筐筐來就中
奇尤產瀛海安期童女絲籠採珊瑚火齊江妃聲不比瓜瓠桑乾載轉炎州極
巴涪綏桃羨棗邀仙遊聲丹子無纖瘠玉魚龍扇同爲瑞嬌紅一抹牡丹芽新
剝雞頭膩不加香透歌喉沁詩脾解煩笑煞鳳團茶祇今遺聲安在耶帝王那
及儒生家分甘遠道不嫌少口香自吐青蓮花

游江陰石灣次路大蒙山明經同申韻

春歸倉皇不可逐走向長流濯雙足天風吹將上飛嶠瀛海溟渤不盈掬佺儒
彭羨從我游揮手青雲謝塵俗爲題姓氏丹崖邊留取滄桑紀遺躅

許潔齋任溪垂釣圖

新安山水稱絕奇碧嶂仰插丹崖垂丹青粉本所不到獨有雲氣相撐支其中
一溪獨蟠互扶疏草樹桃源路臨溪磐石長莓苔石上猶餘膝趺處云是南朝
任太常一麾出守此相羊杖擷湘竹繙絲靜餌熟桃花釣餌香一千餘年仙境
冷老盡長松落紅杏有客溪邊舊住家捫蘿重與窺孤影條魚隱隱水迢迢知
道篷針總不勞竟日綠蓑追甫里何時赤鯉駕琴高溪山如此真清越便欲相
從水雲窟不學吾家老謫仙釣鼇滄海空明月

潔齋課子吟文韻

道心無殊營獨往意蕭瑟飄然撫身世未竟付來述君子明發懷亹勉在一室
尋尋玉樹花馥馥香繞膝疊疊念好脩勤勤敷編帙黃金雖滿籯不敵授經一
古訓亮爲美感此意轉怵陶公有阿舒不識六與七他年游廬山聯昇衛與出
佳香理則異榮悴固難匹儒冠愁誤身翻爲少陵恤

陳受笙記海天風雪圖事鄭以索詩時放舟拼洲雨雪維下達底書此

天公玉戲開廣場銀龍珠鳳紛翱翔青要闕寒素娥舞磨戞瑤玖聲鏘鏘非雲
非天亦非海一氣溟涬脫渣滓眼纈綠知別有花望洋豈止難爲水登州海市
石蜃雲子瞻退之詫所聞偉哉造物慣狡獪欲令筆陣開奇勛我今飄飄水雲
際山色湖光亦妍媚何當直刺子猷船便訪戴逵盪胸次

山陰蕭子滂以屬江陰張懷白萬照兼寓諸友并令弟子蕃實小阮歸

東凡十一人爲同舟圖宜興劉彭甫[illegible]爲之記擕以索詩是日予滂觴
我於講院之董學齋集者九人皆圖中人也不與者彭甫輔東耳飲罷
復登君山尋殘梅望海門慨然有懷即題其卷時道光五年二月十一
日也

入春五十日十日九日雨今日風日好頗覺與可鼓呼朋挈壺榼入坐忘賓主
縱橫飛觥船料量配鹽醑壁間拓橫幅一一肖眉宇居然答形影便欲相爾汝
聘君中嵬峩老友得原父挾冊博士仰讀書僧綠俯令弟傍倚檻小阮前闞戶
船頭坐者誰張目說今古孝廉及茂才肥瘠各媚嫵公子立傍桅拱手顧而語
下走慚長年挾枕若遍許茶鐺水壚側同姪背吹火生氣出毫髮夢寐真栩栩
公子那得百斛船載此閒友相周旋掛帆何方泊何所試往位置巫門邊春申
之山高童童當年珠履多英雄洪波滔滔東到海猶勢餘怒訇訇飛濤瀧峨峒
巨鳊日出沒鯨牙鱷齒相撞衝圖中之人膽何壯敢破萬里乘長風去年仲冬
十二日懸風無端恣狂突一日一夜無停聲驟如三軍喊如舞巫支祁驕掣斷
鎖頭觸淮堤尾捎拱巨障橫崩水懸注幾萬生靈濺蛟蠡山陽廣陵半爲海洪
湖瀉乾不沒膝都水使者相對泣壘高掘深已三月漕渠一線不可行飛渡千
艘恐無術春來差喜雨水多挾兩江潮並堤溢檣船噉嘈銜尾前計里斯時抵
石鼇三閘新來通利無太倉何日輸嘉粟恬哉此舟如野鳧中流方羊樂只且
舷旁蓬蓬須花起咫尺風雨當何如失群一擲壁眼視十數檣大安施乎會當
努力作篙槳鑴稚矴檝勤侍備天風浩盪吹衣裾梅花微笑偎山隅汲泉敲火
與燒酒日已斜睨吾歸歟詩成頭幘不辨寫請擕以還付阿買并煩寄語然藜
人此刻擕書且須罷

講院荷觴酬韻詩 并序

予主講暨陽於院中隙地徧栽花草春秋佳日巡徑取歡院西南隅之垣外有方塘畝許蘆葦塞之垣頹草蕪叢鮮不可近予乃葺其垣而環之拓院牆結松亭以臨池上芟榛莽鋤蕪薉蒔以荷花比夏盛發具飲招客范石湖吳郡志吳中歲以六月廿四日遊荷花蕩畫舫雲集畫緝柳編以是日爲觀蓮節而流俗至今猶以是日爲荷花生辰說雖誕俗可因也集者三十餘人成詩者十有餘人各依其韻酬焉既罷張君懷白復爲寫圖而記之是歲道光之五年也

酬祝徵君子常百十

開池種紅蓮蓮生水淪漣池水清若泚蓮葉淨成田葉多增我想花開滿予望
見花如見君一見一相賞花開既有時花生豈無日邀君一杯酒酬我幾詩筆
吟花代花語君詩一何苦不聞歡笑聲但把秋期數賤子請一言有花必有果
既不染汙泥清泠固所可無以慰君苦聊當報君詩覽詩三歎息且復進一巵

再酬子常倒押其韻

與來忘主客各盡金屈巵一奏水仙操再歌采葛詩前筵稱花壽茲筵餞花可
花意亦流連欲去倘未果閒將藕孔穿更把蓮蓬數剝仁棄其薏得甘那知苦
說詩無審辭寫貌不在筆行樂及時耳晴雨任茲日得酒已經醉況有花堪賞
朝朝花朝朝非想非非想要想花常開除是海成田慚愧白頭顱照此清且漣

酬季仙九

六月進冰那愁熱卅人促坐話轆密借問先生此何日一方清池躍陬隅架搆
松厂披蘅蕪片石可掃筵可敷昕夕獨對心躊躇吾友濯濯皆新英好花好友
真相須試鬭刑尹誰尤殊尋蓮等藕夙所圖却訝仙骨何緣腴徇知感恩花之
愚朝來滿鏡紅雲鋪光與華渚流虹俱是日廿四開廣座花如迎人客如委道
是花辰花意可細果薜蘿不嫌瑣莫言轉眼西風來葉間魚戲方悠哉洗觴敲
火撥爐煤甯倒玉山無恥吾多謝好花稱私祝多謝好詩飽吟讀是詩是花吾
眼福

餘詩見後近體中
又文見雜著類

劉鶴峯采芝圖

暨陽酒人有劉鶴方心直口生稜廉三杯入腹已兀兀一藝得手常沾沾生徒
環坐以十數左規右矩神明嚴紛然投卷如落葉口講筆授無停淹矮壺深盞
時自引只愁瓶罄無人添閑來黃字不得喫往往索伴尋酒帘榿柃肺肝得小

豁雄談劇笑百不嫌聾年六十聾未白壯氣尙欲千人兼前歲田荆一枝折告
靈涕泗悲僧謙垂老支撑舊門戶盆困瑣屑酬齋鹽坐令酒量比小劣不敢張
幟矜鋒銛誰與巧工肖聾貌阿堵神到秋毫尖雲根趺坐意獨往拾得紫芝隨
意拈僵立石丈出奇致並竿疏竹能修纖羽毛禪樣兩鶴子欲飛不飛神正恬
此時頗復思飲否我欲徑前袪手摻兩歇春波乍搖豔花殘新綠剛壓穠叢豆
將肥接燕笋河豚已過鱭江鮎君山大好酒場戶接羅倒載誰我鈐不見山邊
松柏路酒澆土上骨肯霑平原靑州任臧否到口莫問酸與甜古來聖賢皆寂
寞青蓮此語堪針砭渴羌詩成舌轉燥袖卷就聾求屬饜詩凡三百六十有六
字請以一酌當一縑

曹氏種壽堂賞菊聯吟頻年爲例今歲酒人星散頗覺尠歡竣堂索詩率
爾成此

金商一昔喧晴昊吹萬刁刁出空竅我上層巖招海濤直壓天風發長嘯江上
蘿蘿畫寂寥山邊草樹秋淸峭興來何處酒杯寬高閑臨街不須導尋幽未涉
徑三條入座即看花四照耀眼深深護錦窠閑思淡淡參香窨渴羌但覺杯來
遲觴政不行飲爭釂主人誰氏今淸門段干市隱能高蹈會節千斤通邑鮐澤
文三日南山豹主人愛花得花意百疊環階日巡徼主人愛客盡客歡侵曉鍵
開夜燈燒主人愛花如愛客登諸高堂薦嘉號主人愛客如愛花消息尋蠹剩
寒燠我住江干已四年花發年年折簡召招攜朋侶皆酒徒不櫝不巾皆徑造
今年小覺飲興減酒半傳樽自商數子丹佳人談靈靈鬼唱秋墳蟪蛄弔（芝事）喬
公七十誇矍鑠遠挹浮邱過松嶠（雲客廣文）蕭生兄弟玉樹行江漢彼長雁聲嘹（子勝）
（子壽）陽羨溪頭大小劉出處雖殊各無耗（彭常春江）祝翁當筵最神王危危玉山每先
倒無端鶴病成樵樵人血難求孰爲療（子常）回頭舊雨已如此屈指晨星更難料
黃公芝盡甘冷官計日門前倚征櫂（[illegible]）四門博士本阿鳳會插華簪奉　明詔
（仙九）知道明年種壽堂對酒當歌幾同調葉落何曾更上枝夢甜無奈終成覺即
今杯酒未爲貪分寸光陰直須盜竹葉於人大有緣菊花向我常能笑攜燈出
門踏霜月高城嚴更已三聾歸來和衣放倒頭枕畔烘烘酒兵鬧夢中言語信
口拈如步虛聲半天禪頌君寫向花間吟不妨再落參軍帽

祝廣驛登墀焚香省過圖

吾聞張文靖記過數黑豆又聞趙淸獻告天恐負疚君子之學戒自欺有過無
過誰當知自省自訟無已時十手十目常在茲君之行事世所希損以遠害義
勇爲覩君體胖識心廣豈于爾室留瑕疵遽實常恐過未寡遂覺今是昨尙非
閑明牕揩淨几嚇都梁辦沈水朝焚煙靑暮煙紫吾謂非薰直猶耳文靖淸獻
一瓣香虛室止止眞吉祥

孫崧甫明經溪山春曉圖

君家蘇門嘯者之子孫性嗜山水如饕餮壯遊不論幾千里坐隱隨地開芳園
瑯琊館瑪瑙泉隔騎相望通雲煙一邱一壑可位置買春買夏違論錢披圖却
憶舊遊處彷彿入公山下路幾時栽得許多梅草石平添無限趣瀠洄溪磵接
東肥冰雪叢中香滿衣山意已醒波欲活相看此是好春暉亭臺相望原非遠
遠勝尋芳□□□呼童取酒恣行酌更向溪邊尋大阮有人倚檻早凝眸指點
花光擬畫樓開懷自寫天倫樂何減靑蓮春夜遊怪底留君不肯住此間此樂
那能遇一語留君須暫留看過君山早梅去

丁亥年荷觴酬韻

酬仙九

性頗嗜佳句而苦不善詩乂手乞一聯與否雖可期假寵於名花此計良亦奇
靈沼數十弓蒔花千百枝豐柔健仔骨冰雪姑射肌有如江瑤柱聞者皆朵頤
履舄交衆賓剝啄進云疲窮椽彼澤陂溯洄伊人湄往往倒載歸不異習氏池
如此三年來詩境常修治即事且爲樂念往多參差前年十二客各各神仙姿
詩牌鬪先擘觴政任所施去年樂斯爵忽忽神不怡喬公遽彫謝腹痛酹空巵
宜興大小劉分地峨弁綦蕭家好兄弟巫雲勞夢思所幸祝次公聚得同翱嬉
今年樂斯爵芘芘意無涯傷哉同心人草堂彼一時卅載如旦暮已矣能勿悲
黃公以學仕試可尙未期留者僅吾子苦苦訴將離駿烏剎那間聚散焉取斯
明年一樽酒知復誰與持賤子成淒落賁老固有宜君子凌晨葩努力燿朝曦

窮愁不爲病且借詩酒醫偏師幸尊盟聊蹶屬鞬隨君嫌蛾封窄廣場樹鼓旂組練四百士介馬滿長馳此皆一當十大敵安敢欺吳宮教戰女爭從壁上窺赤幘擅廣袖翠纛麾明漪颯爽來助戰瑟瑟生秋颸何異鄒魯鬨三北其奚辭乞降諒不納獻此忸怩詞磯碻戍或斂回谿翅終垂賀錢既已入杯來亦不遲所餘風鶴驚屋角叫餓鴟

酬蔣適園

華頂洗頭盆船藕隨所植移之置潢沼無乃褻鳳德紛紜廁荌葉俯仰常默默有時發華耀似爲悅己飾清風欣晤對赤日謝退陟松楡傍作圃蜻蜓繞如織雖非招涼館或謂華胥域憮然念前賢使我面欲赩此院何年搆彬雅集子墨擇地經屢徙規置事孔棘吾師首登座（抱經先生）高文鬱華國藝圃拓藩籬荃蕙羅閫閾披華何彼穠啓秀苑其特至今花木記油然出顏色下走忝後塵黽勉守遺則棟宇幸繕完琴書時拂拭穿徑出南堧結茅倚墻側種樹豈所長物理稍能識所冀旦夕勤峻茂如我臆養花沃其根養果去其蝕原泉能混混涓沚自湜湜凡茲覆露功實賴邦賢力竭來三四年人事愴追憶老成幾徂喪士類罔不蠹（楊敬堆祝樓對子常諸君）先生今碩果遺種視含蕙稼但力穡貧積豈閉豐嗇門墻盛桃李一一仰封植投我錦字詩深愧無璽刻牽率答嘉藻神氣在離卽有如東家施擁袖畏花逼

酬孫崧甫

手折疏麻訴荃宰黃河之清那能待願向蜉蝣借羽衣酒如天漢花如海海邊鷗鳥毋寒盟有璧不羨十五城三萬六千場好醉花亦不老人長生會是排風有毛翮何必黃山碧溪月不作花王風露郎便爲江上蓀蘭客移來玉井十丈花擘取赤城千片霞偶然吟詩傾斗酒拈一兩句不成首蕭蕭廣庭寥寥短檻間招步兵時呼宣城爭姸盡環燕列侍皆飛瓊得吾子來喜難說居雖隔解如同宅朝看初旭海雲紅夜踏殘蟾楚煙碧造樓何必薑稽邱醉中自有大九州灌園何必於陵子操蚓廉螬詎爲是人生行樂但有此蜾蠃螟蛉等閒耳風泠聊從禦寇游霧濃莫入公超市飲中攜得新詩來云有去志心低徊幾年舊雨愁陰闇幾日新歡笑口開幸結閒緣好攜手莫從駒隙爭然否他年人鏡新英蓉江上秋風試回首

酬孫閒亭廣文

先生之座七寶裝先生之署寒泉冽（署有公井）我借春風暫拂花飛來玉屑明如雪先生能詩不能飲斗酒空爲石才折此花頗瀟卻道清此官已吟還嫌熱（有去志故云）我有蓮花妙法經酒酣請向先生說（餘見後詩餘）

題仙九怡雲圖卽送入都

仙九九仙骨矯然靑雲端松篁挺神秀冰雪雕肺肝有時落咳唾珠玉生毫翰騰華作鄕爾郁郁紛紛然低徊出岫心寄此尺素歡抱膝亦何念非懷鷹軸寬生爲應龍姿肯向壑潛蟠友風乘變化爲雨方盤桓卷舒諒非我彙宙長能安世事任蒼白吾道無暑寒卽今驅車去天路浩漫漫眷此舊叢壑何時當復還東西常相從君孟我愧韓倫憶山中人勞子江東篇

江陰人士頗喜蓺菊每過重陽輒爲訪菊之遊亦時時有銜杯之樂今年已立冬此事寥寥砌下數花憔悴相對小飲悵然用陶淵明止酒詩韻

歡來能牽人一往不知止意行從所適銜杯菊花裏或云點也狂復挾六七子風逐晨曦與夕盼明蟾喜如此有年歲雙者遂忘起覩茲駒隙陰戚戚固其理憔悴愁圃花彫零感知己豈無杯中物獨御亦已矣歡往難追尋憂至絕涯涘何能一哀樂縣解詢子祀

陸□□贊碑圖

碑刻最唐人其初重歐褚孟師與醴泉舊拓渺何許突然榎梓谷珠玉竟出土其書法登善一一逞媚嫵傳之數百年石已裂四五收藏及瑣碎有若珍璜琥何處得茲本毫髮不齟齬向來藏書家傳之亦有緒護以錦繡段寶貴若定武繪圖已再三傳觀徧儔侶鄙人願有言此物未爲古當求夏岣嶁近則周石鼓鳥蹟頡皇造籀史六書祖飛騰盡變化曲直守規矩百籍由之通小學以爲主餘事及鐘鼎橫斜別其部義理宏益深游藝茲有輔區區王居士緇流一傖楚

徽容彼何人奚足當齒數主人囅然笑妙處君未睹嵗我以玩物喪志固其所
竊意真嗜古博觀先近取但於所見者慰我饑渴苦市駿幸得骨駿至或堪詡
於其所不見續當求而補賤子憮然失君意一何膮便請自隗始稽求益水乳
來風必空谷來窠必枳枸會當斯冰上何止歐趙伍嫣葺及叢殘樹功必藝圃

陶中丞雲汀先生樹海運圖

禕濊在天地稊米在太倉以此維正供役彼百谷王銜尾千百艘逐一㲹雁翔
直抵析木津疾若天船行天吳粲然笑羞彼淮與黃前事得龜鑑涉險嘆蠢梁
帝德侔造化　王路羈梯航籌海贊勞臣璧畫周且詳非徒天儲供及時成
浩穰非徒河隄使籍可力濬防東南民力竭司牧多孔瘡噭嘈樓船聲叫嘷未
渠央籍兹暫息肩徐與平料量壯哉洵遠猷通變乃久長高臺矗海澨翹首極
混茫此時勞臣心遠與雲帆將

和雲汀中丞二月十七日吳淞江工竣放水作歌原韻

揚界淮海包江湖錯綜疆畎洋比閭壅即一川可騰沸利則萬派安徐趨豐凶
苦樂總由此諒哉管子言水樞河隄使者每失指解絃膠柱昧舉隅朝議或類
臧三耳道謀況載鬼一車前年支祁作無賴穿漕敢遏　天倉租公膺　帝簡
特移節百輩㧑㧑公燕燕海王惕息劾將送牽輓豈必資長渠夾碣遠師神禹
智括船立破儒生迂內河平行小苦滯吳淞泥淤百里餘今年下令急濬滌萬
夫荷鍤聽指呼先時綢繆握成算往事夏海空揚鑣稽經鉅史胸若鏡景山度
隰躬登墟細參呼吸辨潮性舊設障閘盡掃除帆檣爭湊估客樂旱潦有備民
安居長歌浩然繪僧樂快若決漢盪積淤頓令煙波入想像徑欲泛艇撈蒓鱸
歙生家住北江尾入江諸港殊盈枯中閒孟河最關係爲公前席雍容揄此河
自唐迄明代昔通峨舸今乾嶇京江冬堵月河塞商舶賴此爲委輸兩厓之田
復高仰一滴水比天漿濡工經久廢事本鉅急思借　帑計疇恳其西呂城有
浦瀆下游相接堪疏若通斯河工較易功成爲利當不殊敢臚芻言乞清燕
別白一是求分區（附呈土人鄭貝揭首滌方二文以備采擇之採）士民望公如望嵗香花旦晚迎公輿

汪桐生洪中采蓀圖

鮑閑黃山天下奇此生蠟屐知何時曾登九華看雲海天都列嶂如蛾眉天上
仙靈此灑掃常叱乖龍種瑤草世人採掇不知名執起雷公辨菫蘘有客探奇
覤壯遊一枝一葉籠中收鹿銜鶴啄之所剩斷崖石縫窮冥搜靈山催放雙相
去留核蟠桃幾成樹定是前身本謫仙許灌芳園作瑤圃擷來畦畹竟何如懷
夢摩風信有無無分攜鋤與分種有緣點筆爲題圖卷裏煙雲看不足可憐下
士還塵濁長鑱白木且歸來杜老空山有黃獨

芷林梁方伯章鉅屬題仿馬遠臚卜居圖

汀洲幾日來春風新蒲綠綠交龍葱山光水影兩不辨眼前一片青濛濛誰人
結茅此中住攜幼招朋自來去短艇橫浮蘋葉港空響斜倚垂楊渡當日鴻臚
寫此圖閑身真入畫中無百年粉本爭傳玩幾輩詞人費揣摩自契天游高位
置江湖魏闕無殊致畫師也曆第二機會尹何容知此事

梁方伯以虎邱古鼎歌命和次原韻

宇宙文章偉閎麗書有六觀詩四際兼苞典誥雅頌遺昭日回星吉金字宣和
當年威搜括飫飼餘饋列彝器坐令儒生想復古摹形傳義煩勤志詩人一一
矜訛新篆挾雲雷吐奇氣好詩傳世每借題神物關天豈終秘虎阜僧廬舊名
勝孱廁肆廛苦底滯白虎氣盡魚腸飛唐塔隋碑空位置此鼎何時出壓劫有
似霜松壓茅棄能行能息名自命文系以吳地吳地中丞選勝迨暇日招客按
圖閱山寺手撥灰炱辨青綠旁諏囊璜求典記太息顯晦爲長吟石鼓韓蘇豈
殊致惟公奉職既得理業炳旂常召郇繼違才真賞忘泥塗一器摩挲特其寄
久知從政如烹鮮若作和羹劑滄沸自昔明民先正名力返敦龐謝苔翠點畫
毫芒備研悉別白一是斟如識玉鉉金耳登明堂瓦甂康瓠不中吏會使神奸
無遁形懸鏡虛堂懾魑魅　帝曰銘功著彝鼎太乙臨爐看光塱此山此鼎同
不朽合符詩書永年歲（時方伯方攝中丞）

汪性初以生壙圖屬題時正爲亡兄營葬事在原之痛觸此彌深稱心而
言語不能擇

五倫有真樂最樂乃兄弟痌瘝非殊身呼吸歸一柢小時鈎笑啼長更通聽視

妻孥雖云好究與性真詭朋友雖云密淄澠各一水何如華與附生理兩相倚
汪君示此圖披圖讀君記未半神内傷終篇雪如湯賤子有哲兄愛弟入骨髓
晝讀常連牀夜臥每同被甘美不獨御衣裳必均製旬月不相見往往入夢寐
中年困人事別輒曠年歲晚乃得聚首顧景惟恐墜從容為弟言百年諒非易
為歡幾何時轉瞬死將至生時苦歡促死或絕移徙當與汝同穴終古並肩臂
賤子笑而答此恐乖古禮不若擇閒敞相比作幽竁咫尺聯簷楹朝夕成晤對
所願未及營阿兄遽捐棄遺言猶在耳此約那得遂敬當奉遺骸及早安窀里
先塋有餘壤穿隧袝祖禰死者如有知此恨詎云弭生者雖未死生日亦短矣
茕茕視前途切切負芒刺君懷何磊落君計復深至便將身後圖狃作目前事
俯仰即陳迹得此且快意期君果此緣雪我銜骨恥感此心忉忉出語忘忌諱
知君弗嗔怪君意固爾爾性初嘗續與其兄合

薛又洲太守玉堂課孫圖

又洲先生負奇氣跌蕩世事雄如文肺肝槎枒出芒角齒牙慧豔流清芬一朝
感遇短簷下廿年橐筆丹楓宸曼倩詼諧妙天下公卿色動舌若捫厭承明廬
求自試翻然出作豨參軍江瀆冷署苦寂寞事或不選熱豈因不沈不浮又廿
載染黑拔白何辛勤一階平進竟得罷引年笑却巾車巾小年頗似毋昭裔借
書受侮心斷斷同知薄祿曾有幾累寸積銖徐撫掄居然插架一萬卷朝咀暮
飫忘其貧歸來買舫與同載盈倉塞艇難容身三間老屋略灑掃檢點籤軸先
鋪陳小齋自署如執燭低頭兀兀窮朝昏吾書豈可授庸子兒學已就姑課孫
周旋一室樂復樂謝絕羔雁無紛紜君家清望冠滕牒累代名德承河汾即今
奇童見頭角轉盼繩武排風雲展圖自詫還自笑我亦伏案為寒蚊有孫九歲
漸成長懶不自課求他人芸人舍己固失據調猿御馬愁難馴尋當從君學師
法他日小友誇同門

郎文臺畫松下牡丹為鄒雅存禾題

標格雪霜勁懷抱春風深緣知德不孤見面即見心

德西𪻐明府宜貽詩題曰酷熱才來宜攝心待之次韻奉酬

外物恆河沙我心乃列肆如以目鼻口招彼色香味說寒膚已栗說熱腸先沸
不求息陰處但視白日墜是名苦中苦求遂無一遂今我與心約無與外物比
我心本非有彼技安所試假如虛空中豈畏百爐熾繪風固小術造冰亦鈍置
炎涼及苦樂并之置一器到處絕沾著所向皆吉利便蹈大火聚焦灼永不被
得全而全存不傷非善避法王法如是諸法皆粉粹荀子儒效篇楊倞注粹讀碎

德明府滇海南歸圖

身世胸今昔勞結關天緘契契念明發駸駸感斯征萬里豈不遙況乃辭帡幪
棧飯登頓亟水宿風潮并齒至尹瓊列宮版固有經茹泣別燕薊塵暨趨王程
十載羽林郎黽勉彩朱纓愛日教詩書丁時奮翔鳴滔滔迅波逝臺臺道崴嶸
致粟乖負米奉檄空車城圖畫改顏色涕淚為縱橫逝往詎堪把時來意彌榮
側聞先將軍風義冠萬英戎凱殺敵果師中丈人貞虞夔有元理幾先無智名
才紓未酬志嗣緒訖有成使君久滯留沖襟詎爲盈百里亦朝寄一經惟政衡
涉世如遵途夷險非力爭端凜跬步馴未畏卻足行滇山高易極洱海廣且清
庶幾迪前光補勒天柱銘

德明府以題孫虔禮書景福殿賦真蹟詩見示次原韻

藝極猶繇權識貿或輪鼎要能天際翔庶不鼠穴騁章草篆之出阡陌破邸井
崔張趣簡易有若竿取景當塗典午閒縣密轉清迥右軍守恬暢如水以淡永
大令劇飛騰翼翼駕項領雙源遂分導百旐揭一秉文皇負真氣縱送劑寬緊
兀奡屏風書想見龍德靜咄哉挺虔禮騄駬一何猛書譜入大王區埒辨町町
瘤墮卻針膽蚤正必眡綆茲賦追阿嫩推陳更標穎一掃旭兼素重覩芝與靖
離垢參書禪妙香可默省鏘之璆琳珍長使奎璧耿苟非洞見垣所恐礫糅礦
肘腕論回旋走也謝不敏願焉矢盡各率爾子毋哂

經參戎文岱克勒馬歌次德明府韻

書生騎馬如乘船抱鞍據鐙卻復前但聞說馬翻色舞直欲抵掌談幽燕長白
參軍得克勒于古大宛西海邊一團黑雲護龍子三花十萬空羣閒時清無事
作款段綏裝騎出驚閭塵坐令使君感髀肉思一蹀躞騰華韉又愁徼纆累千

里仰首一噴聲浩天使君往年驅蒲輦此邦色笑頌乘騎彝常率馬及下走小
駟卽戎愁瘴旋駿無可守願守駿力有可效當效牽黃金臺高馬今至中原屬
犢甘執鞭鳴呼少陵老坡賦馬詩句千秋新決披發電之足入手皆騏驎

江陰縣廨積石次德明府韻

到公睹奇種米老袖靈石五嶽放眼空一邱所懷特雲煙頁孕精草澤當物色
耤守永貞貞豈假繁飾飾使君標介如履扁方抱式補天工鑪錘疏曲勇撫擘
偶回雙眸青睞此一寸碧近斲星辰捫遠謝屐齒歷遒爾養谷神頻與靈動息
寥天去安排大地等栽植坐愁朱顏彫亦恐芳草歇瑰詞宜就鐫山壽本仁德
來者無賤珉有斐允如璧

和德明府早適東郊作次韻

初夏行江壖茇舍喜銜曉海光銜晞微迎抱入空窗交阡效疆畎遠樹當郵表
烝然麥氣潤遒爾田舍好鮭又已在眼闤闠幸可飽芸生託天工何以蕃庶草
官官諒無心事事詎爲擾

聞香讀畫圖

聽香能得聲讀畫皆有句是於悟中空亦於空處悟一以耳爲鼻一以目爲口
寂照歸圓通根塵復何有菩薩觀世音病夫聞蟻鬭遠材而易務畢竟誰者謬
我道香非香亦知畫非畫一心超萬有耳目絕牽挂我詩亦非詩君貌亦非貌
相遇於虛空相視成一笑

講院隙地構小石爲巉巖亦復成趣感西磵明府作疊韻一首

悠悠寄蟲空不玉亦不石壞壁欣聞絲聽庭愧懸特庭餘蔚薈陰壁剝蘚土色
魚鳥知人親塗抹不我飾聊求態虎姿小綴嵩華式山靈貸瑣細石戶勞劃擘
苔黏漸岑香土繡古花碧居然安磐磐暇卽數歷歷跂礎神飛揚結趺影歇息
篁苞互參差蘿芷鬱叢植未能道心長亦覺塵事歇歛歛齊毀譽成虧謝恕德
何當管夷吾什襲使爲璧

史百川蒲團靜課圖

有人讀得書五車胷次灑灑如無書名理窺窗一輪月好花當眼萬琲珠羣從
兼之過末似風神想見瓊瑤如可憐相聞不相卽兩沈水勢寬于湖

嚴眉岑以所得古瓶見餽

漆園亦有言大道在瓦礫每下乃愈況固不遺纖悉讀書嗜古香殷勤何不括
所以孔子履王莽頭同列三代珍彝鼎漢唐重碑碣此時苦所乏下乃至土墼
如佛之有情涅槃達化濕摩頂與受記一一超浩刼茲時出泥塗轉瞬寶球璧
諒哉君子心瑣瑣詎云癖

吳碩夫特徵將之官甯羌屬爲贈行之篇秋熱轉酷夜不能寐露坐空庭
愉然成此

蓐收已挈令祝融撓其司燁燁出層日瑣瑣逃傳箕庭增大火聚几席成爍炊
氣出不可內膚蟠旋欲糜宵晝劇展轉手足無所施似聞藐姑射乃有神人居
一任金石流不鑠冰雪肌我今便欲往安得飈輪馳君子鐵石骨隨遇能逶迤
置之洪爐中百煉要不移造冰自有術變彝徒爾爲小官亦油油柳下誰云卑
征車一以駕乃至漢沔湄送子烈日中念子嚴霜時寒暑諒無改弦望難可期
詩成山月吐瑟瑟生涼飈恍然來故人慰我須臾思

鄧完白登岱圖

日觀峯顛置完白人奇境奇兩難得畫之又得羅兩峯叱石驅雲致不同斯遊
奚止四十年我今展圖猶眼前先生精彩固不敝奮袂盱衡見其概今我老憊
復坎坷行吟一室繭縛寓夜來有夢倘魂磊倚杖黃山看雲海嗚呼完翁那可
再捧山鬼卒今安在獨立遠想成蒼茫情惻語愴何能長會當尋君還大荒收
攬瑰魄從雲將

朱瘦笻明經光爍久安圖畫鶴九

仲宣亦有言鶺鴒欺獅子但視若可得吾意亦自喜世間安心法大抵皆爾爾
唧唧㲉㲉八九頭相從蓬艾眞優游

陳笠漁明府希曾屬題其尊人秋江明府照

丈人清節淵以懿塵外翛然出奇特吟風弄月有情仙蒸菌華芝太古色伊誰
比德祗倏篁照映鬢眉盡老蒼卻對淸漣思綠篠鵝鵡分種向瀟湘在手春風

參造化項千千尺知無價長成鳳子已千實轉盼龍孫更方篤閑依松蔭拼雲根香裊茶煙酒乍温有分一尊傾竹葉古歎長與此君敦使君阿閣儀毛羽暫屈鸞樓不言苦早識錢塘一葉濤旋澆江國千花兩問疑承歡正及時錦繃繡褓茁參差會稱父母臺萊頌補註淇泉有斐詩

陳笠漁五溪遊稿

遠適念明發端憂展遐覽殊鄉詎云美涉樂彌以愴君子逝衡嶠犢渚修且廣登頓困投策沿洄任鳴榜厓窺每攀緪水宿或穿莽階天出寥泬蹐地覺忽怳星辰如欲捫忠信不可杖犨徽辨盤瓠叢笑錯犵狫深宵交虺蜴白晝恣罔兩諒無區中歡未辜物外想辛苦訴危柱勞歌動塵鞅偪澀幽興溢艱難道心長遙吟韻林樊清嘯答谷響削鐻疑有神觀化若示掌荃芷時一逢踟躇慰孤往況以庭闈趨鄂韡復競爽銜思有離合即事多慨慷蕭蕭緒風中落落碧雲上紛玆璆琳陳頗塊鐘鼓響周旋奉副墨盈手素輝朗

休復居吟為毛生甫嶽生作

前水非後水古今相續流今人非古人一逝歸山邱形影永不接心魂誰與收眇焉託豪素來往通綢繆水味別淄澠人品殊剛柔所嗜復乖方何以相獻酬之子信民秀造道能優優東藝必一致通識賁旁蒐遵途守大雅枝葉皆昆劉長流指溟渤湟潦歎浮漚豈伊異趨操原本固不謀相與抱微尚黽勉教古修晨興俯廣池露下清且瀰芙蓉坐銷歇秋虞淡如此愴然懷遠人人遠室不邇褰裳云未遑竊語勞虛擬斯文威軌躅循之有本始正僞分較然傳緒瞭可紀指畫得師承繼武望吾子命世亮有才胡為久泥滓玄黃謬僞目鐘呂諧里耳闖中既寥遠誰為褰倚理登高望四荒慷慨忽不止途長夢不飛吾衰已久矣

松下小桃花

松下小桃花偎傍何猗旎有如樂天翁樊素為之侍夭夭誠可憐落落殊自喜但嗟年齡從不獲保終始修短各其天宴私夙所鄙紅顏自古多幾輩奉君子所以蕭家奴耐管守賴士

孫陶園小嶰谷吟

俯仰有今古觸緒心養養緊昔壯盛年叨為下蔡長同人盡攢眉謂此實餓鄉子方擇檄喜一割操刀昉地濱淮與泗山水頗伉爽壽陽同城居彼特鼓鬱象邑中賢豪者時時共跌宕其間方薛蕭孫氏最雄敞君之曾大父祚業肇恢廣濱淮置別業選勝得幽曠我來雖少遲高行固所仰卓爾君尊人保家吾有望暇得奉手遊芳園間酬唱君家有季父傍泥業重創我已將去邑攜壺特相訪平池二三畝亭榭四五牓是時秋氣深殘荷尚孤朗置酒不能飲相對意悽愴屈指卅餘年郎君奮英讜佐郡來中吳澹輓資弼亮履端幸枉綏相見大惆悵歷歷詢知故多半在泉壤人生信飄忽來日那可兩示我斯園圖指點覺惚怳北鎖紫金山嶽邑玆為障其南峯戢戢直走天子嶂西瞻接睥睨顧見東津舫此途我熟經夙昔困塵鞅駭玆蠖寶墟乃闢花柳幌明瑟回空陂清華湛虛盎高臺擬礬硐矗然起莽蒼館宇紛星羅曲折出心匠暗藹入香國縱橫坐石丈慷慨為我言譽此亦盂浪中當粗成時淮泥值交漲軒檻嗟平沉卉木付泱漭幸能及暇日乃復舊來樣老夫聞此言啞然一撫掌悲樂會有時成虧理无妄即日杯酒歡卅年牽夢想君今升天衢眷事亦已上回頭三園中轉眼百花罨畢季盛嬉娛朋簪恣酣賞將無念遠人俾觴致悒快圖畫能隨身心神合孤往為我謝父老子弟近何狀相從賣劍耕風期砥廉讓為我問入公風月鎮無恙殷勤數雞犬勿使遠飛放會見小嶰谷律呂奏和響威鳳高翱翔令德自勉強幹濟了斯須林泉可安享當趣獨樂園為我山水壯

李杜二公像

太白真達者慷慨負經綸風塵識子儀奇偉固罕倫瀟灑動至尊宮宦不敢伸抗歌古樊南輪意惟飲醇子美乃志士稷契恩致身側身亂離中眷眷不忘君低頭拜杜鵑大義執與陳所至陳殷憂尋常淚沾巾兩賢展所志房魏斯其鄰立言有本末道與風雅親吁嗟千載下奉以為詩人

吳越王投水府龍簡刻本

錢塘江頭震鼉鼓文種子胥避強弩氣吞海若一何武嗟哉此時真尚父山河入手費力惡中朝四國方嚬嚬投簡水府求長年此時暮氣抑可憐人生盛衰

那能改空笑乞靈向真宰力可抗海乃媚湖鶴鑿頁金費文彩秪今滄海生狂瀾褰歸無數填廬山不須漢武沈美玉願得壯士關黃閒

江陰別康生竹吾四首

別思不可任況終一星久吾衰復何云子壯幸無負展采既陳力克家亦肯構勤勤懷苦心抑抑若畏咎轉盼黃閣開夫豈白屋偶諒知蓄積素詎待瀟篪誘私懷抱縷縷陳義竊質質誓始在不滿篤終貴有守周防慎其獨輔仁取諸友出入使知懼福祿所從受茲焉懷永圖歲月不可狃

嗜好盡無益藉以悅我生悅之惟無涯反足盪其情走也苦多好竝力常兼營仰思捫列宿俯欲周禪瀛遠乃極蒼穡近亦搜巖阬日力既已耗用財尤無經因之困紆籌左右艱支撐事後豈不悔故智苦易萌小物亦累德微塵能蔽明惕然此自訟逝將安吾精君子善推類庶幾絕纓攖

閒多一身憊衰至百味淡秖覺事多屢所幸飯能啗一甦吾茹衰取足不得儉名花向人乞野卉隨地擇縱橫夏綠繁亂塞寸紅豔天情燥濕古物性肥瘠驗屏戀窺墻張鏡沼俯檻瞰忘適乃其適歸休亦何憾往者勗勤志我針而子砭荏苒付埃墻何物足點勘此會誠可欣茲別恐非暫

暫別亦何為江湖渺前期茫茫百端集惻惻兩心知把臂留幾日開懷如聞時寄情松石間我意亦爾為此願豈難遂何日果副之奔走近世事偃息甘牽羈加餐與崇德不足為我辭護子玉顏色貯以金頗黎展薰都梁香夕斟翡翠卮常常却災厄久久逾華滋接手太清上鴻蒙與翱嬉

顧侍讀廣文翔雲漁隱圖

我家住傍芙蓉湖蜻蜓小艇伴渚鳧蝦籠蟹斷足生計風簑雪笠饒清娛夏來十里紅芙蕖綠雲一片煙平鋪水清見魚任投餌釣竿真拂紅珊瑚老去情懷百無賴悶殺奚事方讀書求食無端類蛩蚷招隱且欲為蜘蛛掘沼經營種蓮藕花時倚杖聊蹤躅自憐腰腳已非昔那得洗足眠菰蒲眼前空明見此圖驚我霧眼揩模糊雲水迷漫舊游處似曾相識煙波徒君今充然負璜書璠谿小坐非真漁翻令棖觸滄洲興累宵清夢還敝廬秋水方壯吾歸歟

文姬歸漢歌步顧侍讀韻

生世可憐惟女子至痛雖生不如死一身胡漢兩難拚百種悲塵萬無洗流泉冰絕長鳴咽只剩心頭餘血熱漫伴南飛玉塞鴻那堪回首天山雪暫抱琵琶立淺沙此身歸去腸誰家上陽亦有三千女貼鬢呵花擁絳紗

黃潛夫汝成話廬吟應毛生甫屬

窮年呫嗶如酕醄發覆喜見經師毛口閒泉流灑秋瀑為我宿物胸中澆一空氣垢抉文蔀流別細辨秋禽毫十年足跡遍揚粵一時儒肸皆論交為言叔度特超渺行不可東言無驚常與貧人共年穀不曾由徑爭邪蒿結廬何必東山謝高興聊託柴桑陶柴桑之情形問影柴桑之話詩存騷斜川谿下恣歷覽丁鹿爾鄭相招要我思晤語且未得欲言又苦同調刁卻從老宦尋故訓還不謂矣心忉忉

何明府竹鄰士邪村居讀書圖

道心莞萬化學海宗眾流自來幹濟才惟向詩書求而況仕優學不作斂生鈔開抱納名物矢謨禪鞋譏居寵念入畏後樂當先憂明府偉志業世澤承清脩一鳴高岡鳳載驅單父騶飾吏威經術道疑無全牛劬勞東官軼偃仰懷舊邱負繪邂荊關樂意綿春秋豈伊賦招隱豈伊倦行休諸葛南陽舍希文長白游小年益所集今日效所收憤樂結中腸寤宿常勾留乃者辱盼睞授簡令銘幽惟尊先大夫純蘊高風猷聚書三萬卷大義勤研蒐適幾用無滯貞賤藏以周是其彌綸功詎與呫嗶侔嗣緒式彝訓恢耀益炳彪諸公盛文藻珠玉方交投竊伸臺萊思擇言曷敢兜下走耕東皋囊虛食不謀亦有半畝園草宅那得抽枯菀違自討蕭條殊蓬儔幸因容隙光回彼羲和輈卉木感春至綿羽亦有鳩當攀河陽花舉觴陳吳謳

鄒閒菴樹屬吳冠英寫照而屬予名其圖予戲應曰蔓難圖閒菴曰唯唯名以除蔓盡閒菴方治本草將刪去蕪辭而復本初也圖成予為之詩

我行中唐蕪穢無算紛紜交縈動輒羈絆呼童手鐮為我一辦面目斯出蛙黽皆竄頗語兩童汝視無亂佳惡乃判汝力無憚根株乃斷汝意無玩恐其得半

汝心無牽防其善眩惟蔓難圖故圖其蔓圖之不盡覆出爲難嗚呼人世文字
滋患安得離氏施其快腕一朝郰闕俯仰清晏軒皇始造百毒具嘗岐伯致精
想其励勳後之粗工妄爲皴揚扶厥真意庶幾重光王㙊戴砥民生平康

史忠正家書手跡

國破𨓏問家仁成敢辭死扶顛權不屬多壘誰之恥可憐一邱貉殉以獨角䴥
點墨已化碧百世見君子

詠梅示同學諸子

飛雪浩千里歛留空林端歲晏能華予私心爲盤桓玆花斡時運造物忘其權
抱氣豈不鬱有力足自完爛然𠫊文章璀若玉體冠窺𦐄咸邑劉縣累嚼學千
青瑣以爲實秪守木德酸調羹焉可望遠計身委盤及此芳菲節相見常餘歡
閟求醒心香饑當嚼冰餐人生幾花開慷慨成長歎於天矢無負努力保歲寒

左葵之走馬長安圖

葵之抱葵心心爲傾陽紓枝葉成峻茂神理少華腴粱䴭一相見執手心肝輸
爲言承素業忠毅舊門廬先君困禮闈齎志歸黃墟吾當奮功名繼志斯不辜
言寄遠征志繪此走馬圖兄弟若驂靳後先取令譽贱子贈一言君志真勤劬
竊聞古賢哲揚顯非馳驅努力葆天爵致身於天衢行己自有道不在長安途
𨁝𨁝乃君子庸庸非丈夫特以完初心亦可酬時需令名有終始令嗣垂無渝
以此廣君意散鬱聊爲娛贱子日躑躅徂影駸桑榆再見不可期私愛盡區區

庚子四月十三日常熟許伯緘邁江陰陳雲乃明府延恩觴之於暨陽書
院屬成詩以志此集且曰必洛先倡將使文第屬和焉

初夏氣不燠曠然延遠風芍藥階未翻荼蘼架已豐挈我二三友揮杯幸從容
聊爾成主客穆若調絲桐超摅翰外獎俛默由內衷淹留值頹暮無心乃元功
即事殊可欣放歌有與同所嗟糠秕前持此意忡忡

餞陳雲乃司馬督運北上

將漕非泛差餞錢固嘉會從容接杯酒慷慨陳大義繪圖鄭俠心憂國祭遵志
謂少穆中丞芝楣方伯杜老懷結輩下走亦云爾使君足經綸藎臣眷優異尋常投贈中
重此民生繫方今漕事急上下乃交弊官且不聊生斯民可知矣皆云由運丁
牀之不知止丁亦前致詞出反固一理有人扼我吭取之甚於寄各自恤所底
小人敢放利此咎無所歸民窮忍坐視極重實難反止沸豈無計使君廊廟才
不日立殿陛饋堪造膝陳語不批鱗忌九功皆可歌發軔定於是

爲瞿子雍明經題其尊人陸棠學博檢書圖

古來有書癖南面誇百城是亦習所耽因之幷力營南中聚書家常熟最有名
曩得汲古毛屈子今耆舉謂倪存月霄不可作謂張金吾君繼起稱先生內行有淳穆
外嗜無嬛擾惟餘鉛槧物舒卷以寄情古香怡心顏零帙皆瑤瓊玩老足吾好
聊用貽後昆披圖一喜笑如見心神傾令子篤前業介守彌鏗鏗何堪逝者歎
使我心怦怦

陳碩士侍郎用光韜光步竹圖遺照

矚曠恩理迥陟奧神用藏泠泠出谷風高調閟空蒼盡響盡金璧虛釋形如忘
君子洵有斐色笑會侍旁服膺在先民菁猗𠫊文章道心葆虛直元氣迴蒼黃
側聞會稽美竹箭不可量翹秀㮚匠成矯括皆爲良目寫道斯契造適情信芳
慨然念逝水遺韻來幽篁

錢壤甫攜孫騎鶴圖

一翁鬢鬌皓已盈兩孫頭角皆嶸嶸酣娛據地作虎子背書瀉水翻銀瓶春三
二月好天氣投杖便踏東皋青閑天應和在陰鶴求友暫覓還齋驚老人偷閑
自羨逸稚子挾少愁縱橫不如相攜且歸去阿闍細聆雛鳳聲

賀吳獻常新婚

及時雙璧人閒齒兩婀娜締此燕婉緣結來歡喜果橫陳如嚼蠟撈嚴太歎我
古人於此事比以琴瑟可琴者禁其蕩瑟乃啬厥禍五降不容彈物一豈不跛
寡欲予與曾寶神伯陽頗聊顧當宮羽□□協諸左

自題捧盈圖

勞勞牽世饑惘惘任年矢逝者夫如何咨焉信所止補牢計恐遲鞭後乃其理
知疲及昏臥得醒向晨起與至思或抽小極急自弭展書銷光陰但取逶且旨

既無甚解求亦不竭目視量腹之容受日可一合米撫肌恨如臘得酒暫自喜
撐拳學五禽負劍弄稚子有杖不肯扶跬步跛而履頰下看似雪顱上都無齒
精氣潛耗盡神爽詭支抵梁麗劇刓朽此舍安可恃一旦厲風來摧之適然耳
此幸惟有心能成即不毀百里半九十前途日以邇羸老尚存全造物不負爾
所得固已盈撐持豈敢弛常思善厥終罔令爽其始索居過以羲良友隔千里
願言各努力同岑互爲砥

趙心存永思圖

滋萌綴生理萬葉秪一根斯民孕元氣氣析元非分況乃出同腹笑啼罔不均
如何澆俗拔本忘所親專己每不讓偕死夫何論卓哉有吾子天顯流真淳
慷慨敘終始語語含悲辛皎然肺肝示重以道義敦爲圖寄永思所思惟裕昆
孤桐中琴瑟馨桂傳馥芬豈徒見子面寸心中淪蒲掩卷坐長喟誰歟無弟累

江龍門射虎圖

江君昂藏熊虎軀飛而食肉苞英圖慨慷指掌天下事腰下欲嘯青虯吾胸次
雪白天爲徒烱然此氣雄萬夫願君養之以守柔神不外耗精與俱深山且自
友麋鹿斑奴何足當驅除會看馬首擁六纛十萬貔貅供指呼

羅飯牛募驢圖

得馬塞翁顧亡兔飯牛居士今募驢蹇驢區區幾許值一瓢乃用千夫輿前邪
後許十數輩數錢量米爭紛拏大仙老驢真可笑一毛不拔旁揶揄我呼紅線
剪囊紙倒騎跛足雲中趨銷除博士賣驢券回作淵明乞食圖

峨眉亭

碧酒雙玉瓶獨酌峨眉亭不見李太白但見青山青秋色淮上來蒼然滿雲汀
安得十五絃彈與蛟龍聽

題熊太守介祉山水小影

居山何必終南巔觀水何必蓬瀛島一邱一壑天地寬眼底風光春正好披圖
元氣無端倪雲絲縷縷煙霏霏撫柳舊是華亭路看桃新入竹西溪清風素練
泠泠起纖塵不動驚花喜籜冠野服松下儔翛然白日羲皇裏洛陽歌舞鬧繁
華此翁胡獨耽煙霞長安車馬行如櫛此翁胡爲閒抱膝問翁行藏復何如口
笑不語神自腴異哉老子猶龍乎

江行

扁舟棹入春江曲江上無人芳草綠格格沙禽叫夕陽杜鵑枝上啼聲續煙波
渺渺客心驚何處鄉關無別情勞生幾日歌歸去江水潺潺訴不平

沈江上風畫黃山蒲團松

千尋天子嶂數尺蒲團松蛻骨斤斧表耆齡煙雲封野仙倘招鶴此老真猶龍
振衣追昔游惆悵看孤筇

李養一先生詩集卷三

近體詩

高忠憲公遺像

少小志於學公書勤討論春風周茂叔芳草屈靈均肅穆瞻遺像艱難想致身誰為後死者掩卷淚沾巾

周忠介公畫幀

公不聞能畫而此幀已盡六法之長嚴氣正性溢於楮墨公固意不在畫也

廣平鐵石賦梅花猶是天斜著麗葩何似胸中邱壑在滿空霜氣出槎枒

題黃石齋先生自書詩卷後即用首篇原韻

此心祗要聞醒瞑誇說留皮已枉然大海波瀾迴便闊神龍指爪露時偏孔顏有道通三極蘇李何曾值一錢可惜摩挲向陳迹誰能融會性中天

冬夜

窗前一樹九英梅但是寒來香亦來夢裏五更鐘打罷塵埃暫覺忽然開

戲詠文房四物

近朱近墨亦何求歲月銷磨卒未休似說君苗欲焚汝莫將玉帶傲公侯

芭蕉葉盡柿陰疏荒冢秋空草不如要卓毛錐已無地更從誰問管城居

何處能招十二賓是玄是墨總難論不如海上尋烏鰂自吐煙雲護此身

鳳觜銜來五色雲蜀江浣出百花紋千秋名姓須相託那得人情解似君

贈吳遠菴廷鈞

年來養慵拙之子契幽悰几席違今雨疏奇見古風語以靈靈妙胸于壘土空相期知不厭詩酒氣能雄

晨夕捧空關同搜二酉山能為人所苦而覺意餘閒辨柔烏焉隸書嘗類柳閒何須羨投筆即此意非慳

喜家兄得子

近專經吾眼常常與意乖昨聞新得姪差覺可為懷我已頹唐甚渠應質地佳臨盃更惆悵長漸到吾儕

靜女橫琴圖

娟娟修竹受風斜滿院梨雲鎖碧紗一曲瑤琴春又半是誰簾外賦飛花

斂淺層光波渺渺明徽下上玉纖纖燕兒含睇曾相識待拂香泥放入簾

河魨鱠集同人即席分賦

閒來無事不閒瑞逢酒逢肴意儘寬偶居春策小供奉更排麴社幾郎官人皆拔老能拚死我是虞公豈惜歡醉裏不知顛倒甚強將詩味佐珍盤

元旦夏鄉道中口號

西山佳氣正絪縕半卷車帷怯薄氛尺五天邊扶曉日三千里外盼歸雲綠隄冰破流仍澀傍轍沙深草未薰白玉一杯聊共醉征途難得是攜羣

寄內

長安乍到為看花□□□□□□□客裏近來長斷酒枕邊看盡月痕斜

雲鬟玉臂近如何寒食清明取次過幾日香泥將乳燕莫教春冷濕簾波

道是花朝夢轉勞便尋芳草向林臯峭寒卻約春魂住不放新紅上小桃

遙憐綺陌日遲遲已綰垂楊幾萬絲好向小樓聽夜雨江南春在杏花枝

寄友

迢遞衣帶水閒雲無盡時相思曾幾許惜別淚方滋

聞君好我甚久要諒可期貽予以自愛長命無絕衰

落花次洪祐甫大令齡孫韻

小聚匆匆得幾旬重來海上問三神未乾涴面千絲雨仍傍雕鞍十丈塵歸路底須催落日流鶯無那怨殘春此生不分藏金屋辜負年時拾翠人

粉痕濃濃雪霏霏環燕何從論瘦肥別院笙歌仍漫漫無情蜂蝶太依依粉餘半面嬌猶在結蒂同心夢欲稀最是東風吹不住怕隨柳絮過墻飛

翡翠簾櫳素錦幬更誰十斛費明珠也知蘸綵都能似不信還丹別有符憐慰好音聽未慣色香觸法本來無一年一劫拚如此補種溪頭十萬株

余既和祐甫咏落花詩祁生若士伯恬相繼有作所以慰藉殘紅悱惻備

至因作代花答三首次若士韻

最供銷遣是殘春離合餘光賦洛神境似去波愁似淚風論番次兩論旬心香
留得絲絲氣身事從他漠漠塵如此紅顏渾易得攀條多謝詠詩人
空房曉霧轉霏霏漫說東陽瘦勝肥濃睡已醒仍是夢暖風雖好不勝飛收香
女怕餘紅濇覓果人愁結子稀此去幻緣千種在敢將茵溷較因依
歷歷清歌一串珠似啼似笑總含糊額邊已拂新妝影釵上空搖七寶符歲晏
關心尋杜若日斜攜手贈文無他年人面如相憶記取門前第幾株

落葉次丁若士廣文展恆韻

依然淺草露華滋早得清霜是故枝杳杳寒鐘風動處幢幢殘燭雨來時更無
殊色邀人盼賸有餘聲攪夢思亂捲玉階聽不得放簾讀遍楚騷詞
青作絲幃翠作裀青銷翠濇總前塵叢枯漫續哀蟬曲裙皺難留舞掌身他日
空山供責石斵時貧女仰添薪御溝往事休重說天上人間一苦辛
苦乾蘚蹟怕開門密意疏蹤與細論十二闌干添月色三千里路失雲痕鐵除
綺業留真面收拾蓬心養慧根知道明年春色好憑君重賦玉津園

壽春孫氏園中

子美新成背郭堂綠陰一曲樹千章我來濃綠疏黃裏過雨溪山看夕陽
此間魚意定從容一鑑芳塘綠玉封多謝殘荷能待我幾枝特地向人濃
度阡越陌鎮相宜愁思關心水一涯門外柳絲還拂面相看不道近來衰
城南二頃課耕便漫說斜川與輞川覺得華嚴彈指是等閒那費買山錢
剗湖無淚入公閒自有煙霞日往還爲報故園猿鶴道此間如此好溪山
肯判堦前破綠苔藕疏更有故人陪菊花說是忘憂物準擬開時却再來

陪陳總戎廣甯蘇清淮樓

城郭沿嶢控要衝近蟠雙水鎖千峯依然上將分金虎無復空波下竹龍俗未
賣刀多夜吠官當鎖甲事春農峴山風景知何似參佐毋忘此日蹤

余既製㮚始瓢爲硯邑之人遂珍之適秋圃再任壽州人有以此饟者亦

製爲硯屬題

一瓢珍尺璧好古意悠然莫問銅駝事聊存司馬年塵沙俱浩劫翰墨有奇緣
側耳清風頌歸裝借壓船

送鄧聖輔

相識已嫌晚暫遊情倍親新詩一回讀仙骨固無倫沅澧思公子音容悵故人
何時重握手此意各宜珍

復次聖輔留別韻

自怪秋來少醉眠幾多鄉思雁聲邊我家也傍江湖住安得攜裝共一船

寄陸祁生廣文繼輅皖江次其小游仙韻

寫意雖窮百幅箋敢云出處竟關天酒人自有荊卿在何必田光尚少年

金陵偶咏

曙光城闕爛朱霞南國由來盛物華萬里巴岷江到海千盤龍虎帝爲家寒煙
松歷前朝刦細雨苔侵御道斜最意中流沈鐵鎖離宮夜曲奏琵琶

贈毛君某

踽踽抱區區毛公今所無古心知太苦道貌尙能腴生計惟佔畢豐年困桂珠
自饒塵外意傳世有經畬
空谷有誰在幽人細意尋飄蕭傳草聖宛轉得花心持此當貽佩何勞更撫琴
庭階嘉樹在聊願託苔岑

春盡舟中

春好何當去江流底事忙驚花非少日雲水正他鄉宦拙歸無計途長息未遑
忘機羨鷗鳥沙上立蒼茫

夏月宿關家疃

寂寂荒村暮星燈照隔河扉開雙白板榻臥半青莎觸枕蚊雷響傳更蛙鼓多
艱難寵敘事不寐夜如何
籬落新編葦柴荊半掩關汲瓶村婦健饁屨老人閑江雨笛中樹衡雲夢裏山
故園何處是數卜大刀環

牿圻山

十里長山占𢅿圻寒聲颯颯颭檣旗我來雪虐風饕候卻憶金戈鐵馬時可有
銜刀王益部也無高蓋沈休之壯懷那更論餘子收拾波濤入小詩

曉發

寒光日出難寒外嚴氣雲生馬首前隔水人家楊柳岸一行殘雪一行煙

元康甎製硯貽圻齋

友端君子德贈塊野人心文字緣堪結泥塗幸見尋

又貽小寶

自揩泥土剔苔斑千五百年緣未慳得傍青氈同晤語底如片石在寒山

又貽于邠

𨪑材古貌野人姿諷咏田園鎮自宜帶玉腰金多少客任他奪取鳳凰池

讀劉仁贍傳

一日身存國不亡自將赤手障嚴疆聯珠寨已埋荒草蹴鞠坡猶怒夕陽忠正
有軍酬死士厥難無計挽降王可憐垂歿違孫羽不及睢陽尚褒創

郊行所見

平坡一徑轉村南風淨閑埃雨洗嵐石黑草青泥潤紫麥黄秧綠樹濃藍如拳
白鷺窺清沼似火紅榴照小菴此是天機真錦繡畫工配色總難諳

贈余鈍翁

聞說幽人摘澗蔬莫邪山畔閉門居門前吟落陶潛柳巷裏丹黄趙爽書問字
客來聽叩壁（普傳響法里中靈推皆習之）游濠地近足觀魚前時恨失東皋子（謂王口山）今日欣

過谷口關

呈周丈山書

丈人心事最委蛇閑坐閑吟與適期處世一篇齊物論寄懷百首采真詩數花
當露枝方茁獨樹凌霜氣自奇舊是衎陳諸子弟可堪追憶侍輿時

題陳□□詩稿

品藻三唐孰最雄一篇感遇壓群公試繙卷裏相酬句多少才人拜下風
幾年氈𣯶走天涯吟苦愁工鬢欲華何日連車載行卷長安市邸醉琵琶

過鳳陽龍興寺

巨碣依然倚翠峨當年王氣竟如何天顏日角丹青在紫殿琳宮瓦礫多客到
竹林聽吟梵誰爲麥秀動悲歌長淮逝水滔滔去無數檣帆眼底過

題錢擇石松樹梅花折枝小幅

屈鐵持作骨琢冰以爲魂剪取一段愁根柢不可原
瓊英數百朵虬幹兩三枝屋角橫斜處小窗初啓時
幽節諒不墜高賞誰當爭芳心各自媚俯仰多奇情
攀條知歲寒折芳憐遠道誰與素心人殷勤寫懷抱

楊椒山先生遺像

鬚眉肝膽更誰論手展遺容淚滿巾猿籍可憐皆血肉完全終古見精神仇嚴
空見懸頭日左魏方爲接踵人太息王明真受福書生容易致吾身

前題次祝子常韻

一代作涼法千秋成若人雷霆原聖主罔兩自奸臣伏闕悲巾幗遺書泣苦辛
報恩猶待補此志幾時伸

九華雜詠

令君乞作陵陽宰只爲昇仙舊有傳怪底瓊鐵標福地更無一字及丹邱
金嵌一千餘歲骨玉鐫八十四層梯只有石僧都不管常年捧鉢立松蹊
都向香林種福田爲能會佛虎參禪劇忙塔裏新羅佛閒煞峯頭了晝仙
太白書堂零落盡陽明祠宇亦闌珊天恐名區斷人迹倩他古佛與看山
寶林爲奏雲韶部石鼎茶烹夢覺香到此不仙應福薄又穿煙霧向青陽
深藏冰雪在陰崖濃綠深青密密遮卻道我來春尚早枝頭未放筆囊花
便當搔首問青雯曾否鐘聲上界聞古雪堆中望明月萬松頂上看閑雲
置身鯨背虎牙端側足羊腸鼠穴間虧煞世情經歷久了無恐怖動心顏

小喬墓

尋常草木借餘香故壘東邊墓未荒多少才人嫁廝養古來能得幾周郎
梅花一樹傍幽姿尚有詞人寄夢思銅雀傾來歌舞歇左䰰譽姐阿誰知

南陵閑眺

嘉慶甲戌正月登九華還將赴姑孰道南陵陳明府雲標留我信宿遂同白舫芸暉星槎訪小喬墓復登城而眺宿雨初過麥隴交翠原隰迤邐旁多長林煙靄中望江上諸山平遠無際俯視臨溪茅舍側老梅數株方盛花循闤而西至北樓顧郭中粉垣周遭萬瓦櫛疊遙瞻之隱藹霞一片爛如桃花遙玩太息恨不得至其下折而南至東城隅傍闤有廢園云昔劉氏某園也坡阤下由穨垣缺處入池臺之址曲折有跡而院宇鞠草惟古柏一株蒼蔚特異旁一梅大可合抱高數丈尚蓓蕾未破憩池邊石上久之乃出石路苦滑轉而北即慕園之西復西行見短垣中棕櫚數十樹亭亭挺秀一垂柳縷帶之庭中紅梅方花即城上所望之蒸霞一片也循垣索門一扉額曰南園扣之有童子啓關則相與徑入花園菓畦錯落蔓菁海棠辛夷牡丹芍藥之屬無不有環坐梅樹下瞰石數枚玲瓏伏草間盆盎雜萌蔦蒲松竹頗足野趣少頃主人出啜茗焉知爲廣文姚君某第也廣文有是園而拂石看花乃屬吾輩劉氏園則求主人而不可得而吾輩今日之遊又非有前期看花之約者也芸暉曰是不可以無詠故予爲敘之

故園别去幾經年日日思歸枉自牽柳已樓黃陂已綠雲山東望一淒然

牓題猶記曲江公軒檻空餘想像中剩有百年喬木在可能管領舊春風

皮皴條剝苦槎枒鐵骨憑將閱歲華底事欲開偏緩緩自憐身是路傍花

只爲尋花不自疑便穿苔徑倚花枝何如坡老黃州日拄杖敲門看竹時

張查山棧雲行脚圖

叢叢盤礴草芊芊經卷蒲團重壓肩爲説雲山舊遊處一彈指頃廿年前

行脚歸來足嘯歌繙經丈室伴維摩窗前九朵青蓮色比似峨眉定若何

博士常稱老畫師卻推能事虎頭癡何當買箇鵝溪絹乞寫青鞵布襪時

自姑孰入裕溪口宿遲濟

又辭白下亂雲間補看天門兩翠鬟短夢隨波早歸去片帆逆水卻重還江皋夜入濡須塢實氣朝浮冶父山往事不堪愁裏問一聲杜宇淚潸潸

唐竹虛編修從軍圖

鳥道出層霄龍蛇影動搖關山殺鬼國幕府漢嫖姚布露催磨盾盤雲看射雕少年投筆意膽壯好身腰是翁今矍鑠頭白氣縱橫不作麒麟畫空成老將行閉門思種菜拋盡罷談兵合有磻溪夢翛然寄此生

周石甫大令寓皖省西竺庵成道與詩自疊其韻至二十首同人和者亦聚復以屬予無俚之極聊借韻曰石甫以下皆予屬和人也

離迷那復辨朱藍牢繫真如鐵石龕雙眼瞻瞻長夜五一身草草又春三便思宿業從頭懺似此浮生有底貪不是吞聲杜陵叟也教日日望城南

青幡何處訪精藍雁汊旁邊舊佛龕直擬雲龍從孟六可堪心事訴韋三早知苦海愁難渡悔煞邯鄲睡偶貪總乏王陽點金術新詩誰遺抵雙南石甫

也是歸期賦采藍蕭然塵榻寄虛龕疏慵同有不堪七饑餓遑云所去三書好卻如新債逼醒多偏覺曉眠貪一竿已入行圖裏早晚拏舟五瀉南陳吉甫炳傳

莫問衣袍紫與藍霖雲那許久巖龕吏才張趙楊王五慧辨韓牛黃馬三桃傍公門分地種芝歸藥籠盡人貪相逢未有相酬句自愧耽思李偉南盧湘樵元棠

尋破新紅葉點藍春風裝出小仙龕無心鉏局撐雙陸隨意花枝檢兩三咳唾玉塵聽不厭詩篇金粉看生貪珠璠玳瑁能貽贈枉說相思大海南李寶之瑞

此地真應號瀘藍交柯古渡蔭苔龕案頭珠字幾千萬指下金徽一十三客少泥他終日醉才多覺此少年貪歸時準辦漁樵計好作安豐畫砌南陳芝房祖彝吉甫子

綠樹初聞叫翠藍類師近出印公龕臨流合化東坡百指月應參太白三未免逐羶成蟻慕便思釀蜜亦蜂貪不如妙法參龍象長誦摩訶呵唎南僧小顛洗塵

督戻岡音聽吹藍殿動稽首寶蓮龕封侯數敢輪奇偶箕遺占猶操九三肯放
我隨梅福去任從人說伯夷貪可憐一掬傷心淚灑向江流日夜南自述

嘉慶甲戌予以奉諱去官其明年以官事羈留皖江時周石甫及吉甫丈同
以奉諱留省垣石甫寓城南寺中有沙彌小顛從之學詩時有唱和而芝房
亦以省侍在焉與盧湘槎明府及其幕下士李寶之往來過從相善也石甫
作感懷詩見示因次韻答之已而遍及諸同人諸君亦相繼屬和屈指二十
年矣予詩久佚其稿芝房忽檢錄之屬余重書時吉甫丈及石甫湘槎相繼
下世小顛寶之不知復何狀獨芝房與予作寒鳥相依耳追維往時欒欒棘
人無端聚首坐愁行歎都無好懷視此日舒心放意聊可自慰而一念九原
兩墜天涯星沈則又爲之潸焉出涕也道光甲午十月記

子宋錢六詩稿次見貽原韻題之
客舍驚秋早涼生夢乍回展詩桐下坐新月兩餘來以予出羣意憐予歸思催
遙知齋館靜獨鶴啄蒼苔

鶴生可久華田晉卿衛根先後集眞儒書院不旬日卽各別去賦此志懷
萍飄浪泊各天涯況復霜花雜雪花正苦盤雕投別岫翻教旅雁聚同沙儕牀
夢短心魂戀遠道書來涕淚賖此去諸君須努力憐予草草已顛華

贈張少白宜尊卽送其返柘臯
皖公山下暫徘徊從此相思日幾回洪澤湖波天樣闊好風一夜送君來
蕭寺招攜客頗宜雲林倚逸虎頭癡斜陽滿樹蟬如沸屋角涼風透幾絲
三百梅花十萬松何時同倚水雲筇屬君一幅鵝溪絹爲我先圖一兩峯
漲雪飛花詩入神知君心地兩無塵如何說盡清涼法仍作人間觸熱身

沈二瞻秋江理釣圖
何處溪山有此緣一竿入手便欣然似因歷過風波苦只坐灘頭不上船
樅陽江上暫逢君暫撲衣塵日欲曛一棟天涯風雪裏祇餘清夢落秋雲
卷裏詩人不相識幾年饑走數晨星可憐如此煙波闊不許閒鷗聚一汀
理釣知君未有徒來朝吾亦賦歸歟他時一棹能相訪射貴湖邊有舊廬

鄭春山爲邵百一繪采芝圖屬題百一方有北行兼以爲別
便從塵裏避埃氛何日還山穩臥雲好倩畫家添個我長鑱木柄鎭隨君

飲迎江寺次淩大香兩見貽韻
香塔聽鐘般若臺蒼茫江水眼前開隔江雲樹濛濛見下水檣帆片片來花事
正濃思蟻展酒人相遇暫銜杯卻憐草草伊蒲供也費香山作賦才

祝豳堂見招賞菊未赴
今年頗足菊花緣到處開樽自在看只有君家未看到新詩先與問平安
君家門巷我常來小屋疏籬一徑開想得宵深賓客散滿籬花影自徘徊

香兩招飲城西招提看牡丹次韻
銜杯早約趁花開已見嫣紅委綠苔我意自憐春晚晚此閒不是沒人來
花外千山擁碧螺百壺送酒那嫌多新詩不是清平調容我尊前緩緩歌
紅妝銀燭照黃昏衣上明朝看酒痕客裏擔簦離得底須苦憶仲長園

吳佩百鋤經圖
爲慕文園作觭郎早拋書卷事名揚可耕漫說田方寸得飽空分粟一囊入世
獨留眞面目傳家猶有舊縹緗年來我亦尋初服好趁柴桑徑未荒

蓼花和劉海樹大令
爲誰濡足向江干搔亂秋情水樣寬汀草衰來雙槳斷夕陽明處一枝寒不隨
杜若牽香夢欲共珊瑚拂釣竿可惜御餘脂粉氣卻教人把作花看
多少菰蘆拜下風疎疎濇濇不求工側身金菊芙蓉外顧影黃茅白葦中入藥
寵能消惑蠱作餘糧亦療哀鴻一生心苦無人識除是相知有蓼蟲
沒遮闌也沒扶持浩蕩生涯祇自支狂滅風懷仍冉冉怯饒老態鎭垂垂草根
幾點黃蝴蝶灘上一雙白鷺鷥借問寫生名畫手綠窗紅檻可相宜
褪紅臙綠太寥寥傲骨柔情兩不消道是仙人覺塵俗俗名野水泡　自題野老趁遺
遙尋常目送遺星臉造次肩隨柳折腰有客水雲深處住煩君渡口認歸橈

某照
昨宵歸夢落江湖咫尺雲山望轉紆曉起披圖一惆悵畫中夢裏兩模糊

知道幾陰晴易中人寒氣日凌兢便原附兩扇舟去舟子如何喚不應

送翠逸史入都即次留別原韻

從此扶搖便上天姓名會使萬人傳詩看司馬題橋處記取平原入洛年纔子怦怦念舊侶憐子珞珞守頑堅故人若問劉延世依舊毛錐種石田

逸史疊韻見酬復答之

絲毫待染大羅天早向班揚得不傳文字那爭三兩句胸懷要有幾千年屋梁夢自今宵苦車笠盟應異日堅老我更無他志願便將移住杜陵田

戊寅二月始識墨菴少府於香雨齋中即以詩見贈次韻答之

梅生舊是神仙儔籍樂官舍如隴流憐子高韻半灰木杲子好句相雕鏤香見真懷聲蛙想他時同作蜻蜓游大雲寺壁恐非昔可有姓字題高頭

香雨招飲城西僧舍即送墨菴還圩貽次香雨見贈韻

潭水桃花蹴踏歌相邀花徑掃青蘿莫嫌院小春無限爲避人忙客不多藥底殘買留好夢風前綠酒展微披尋常此會應難得肯閉空關學達摩

送香雨之亳州司馬任次留別原韻

我將南下還停棹送子北行先上鞍八口共圖終歲飽十年守到一官難但哦松樹當公事勤採陵華效潔餐道是閒曹閒最稱畫眉餘暇即揮翰此後迢迢雙鯉魚有人傾耳聽題與牡丹花發先綢粉紅柿葉殘仍仿書瀨畔松楸聯史宅隸東泥水阿購居新詩寄我還能和莫漫蕭條憶敝廬

銅陵阻雪

怪底西風作意慳須花黏著黑雲頑天公知我耽清冷留住江頭看雪山

征帆到底幾時開漸漸瓶中綠醑聽水聽風兼聽雪一聲聲總上心來

短短篷窗面面開居然高臥伴袁安朝朝暮暮梅根冷那不心中徹骨酸

年來到處便勾留裝啟囊空也自休數到歲除還幾日有人敲斷玉釵愁

各人心事各心違唧唧啾啾聚一圍可笑紇干山上雀眼看巢處不能飛

不許圍爐臥一邱更難蓑笠覓扁舟此時爲問愁多少一夜青山也白頭

大通鎮阻風

水宿已旬日淹留仍短篷曰歸路非遠催客歲將終隱現九華色飄搖五兩風吾生任流坎無事計窮通

看盡千帆過升升夕霧生蓬書隨易得短夢續難成戍角中宵徹征鴻向曉驚了知行不得推枕問陰晴

便道風波苦播遷亦樂之榜人閒弄網稚子鬭爭棋歷落烏篷底賡吟白晝移劇憐還塵外燒燭未云疲

團團十分月渺渺一江波好月解相送空波奈爾何我猶期汗漫心跡久蹉跎秖念諸昆季應勞望眼多

贈倪迂存廣文

不見迂倪久長淮秋渺然喜聞白眉季復此紫芝年（君在鳳陽值令兄蛀叔七十壽聯壽壽）學行在人口精神照古賢大雷江岸近擬泛子猷船

贈吳湘文

杜甫老賓客青蓮謫仙人煙雲好栖託竹柏見精神共有心期在翻憐鬢影新丁公潭上水幾日浣衣塵

史湘亭伯興出蘇虛谷畫竹見示因題

幾年不見蘇虛谷見說優尋老病深懷裏琅玕猶無恙與君共保歲寒心

□蔴根以四貧詩見示戲和之

蕭騷大樹北風高補綻行間舊戰袍猶可忍饑肥擬馬未拚縱飲典霜刀紇干雀豈無生處原野烏嫌去子逃要待沙蟲消化盡自將鐵骨與天鏖（貧將）

袖短知寒各自任相憐同病可同心荔枝圖好餐難飽縞紵衣單冷不禁或有子與能裹飯想無鮑叔與分金憑君莫笑秋雲薄萬嶺西華怨更深（貧友）

但有蘧篨與伏雌此情已勝泣牛衣半牀斜覆黔婁被十索空成妙好詩妻是謫仙工辟穀卿真餐秀欲忘饑他年十萬營齋莫也算章娛得意時（貧妻）

何曾抉券石榮來日日柴門掃雪開主或憐饑免呰罵人誰拭目擬方回飯嘗腹大真成負奮肉兒多未許陪但使郎君遇紅拂猶堪距躍效徐才（貧僕）

送友某之京

聚散都無詎何須計苦歡空階飄病葉斷續不堪看相顧憐皮骨終當惜羽翰
從今屋梁月夜夜望長安

周南李太守洗桐軒圖

畫閣三椽小秋桐百尺奇圖書承手澤堂構見心儀洗出參差碧儂來宛轉思
低徊須嘉樹待鳳正傾枝

孫納菴荆蘧消夏圖

長淮森森擁胸來古木陰中石屋開記得去年消夏處合羣泉畔買菱回泉在覆適西山

留松草堂詩鈔

舊是梁園地來皆著作才論文皆買馬染翰又鄒枚情性溫柔在鼓歌次第開
無因從勝地暫得後生陪

己卯六月陳白雲招飲高樓即席占此

暫與元龍共酒杯大江直向小亭迴山光趁著江光好長客時還愛客來如此
寫公真作得況兼奉母更心開火雲十丈消都盡不厭相過日幾回

贈王近仁

我愛看江常出郭爾家亭子最流連尚嫌近市多塵土更欲誅茆別結廬濱瀍
閑身尚如此饑勞熱客有離憐明朝我亦買帆去歸種城南二頃田

薛萍香家園春宴圖

一飲園圖四代人好花好月好陽春便疑此是華胥國他日歸來欲買鄰
依舊春園畫裏身塞驢獨自犯霜晨可應略識征人味早辦陶家漉酒巾

己卯九月省高蘿春師於含山學舍同游陳理齋彝爲寫舍南山色作圖

應命題此

雲容晻冉樹幽奇問字人過花滿籬五斗醉醪數宵雨褒禪山下正秋時

庚辰正月三日和高式之承鈺即席見貽用原韻

羅列辛盤薦玉巵興來莫放酒行遲光陰最好流連處況是情親集舊知
行樂何曾厭隙陰便看珠玉出清吟與君膠漆綢繆意試較春杯孰淺深

小齋欄檻對花開曾此庭中立雪來今日同君看殘雪玉梅猶是舊時栽
心事知君切望雲爐中柏子爲親焚遙知此日鯖堂裏萊彩承歡瑞靄紛

再疊前韻

且自呼兒覆酒卮初春清晝已遲遲暫時領略園圖福酒量新衰不自知
釀雪同雲弄晚陰送鬮射覆鐙沈吟長筵促坐燒紅燭不放寒來曖意深
庭下寒梅尚未開試教羯鼓與催來卻思老圃荒蕪久須覓名花與補栽
年來身世等浮雲恨草愁根與痛焚歡笑正濃燈未灺醉來眼纈已紛紛

張懷白長生集其尊人莘農先生交游往復之書裝爲一冊攜以相示冊
中諸人皆予所識今盡歸鬼錄獨予在耳愴然識之

秋墳宿草廿年餘有子欣能讀父書似此朋儕天下少不知地下更何如
卷裏相逢盡故人祇餘憔悴苦吟身循顛一慟成長歎月缺花殘孰共論

題畫

溪樹離離金爆翠黑雲冉冉欲迷山高人渾不愁風雨兩扇柴門尚未關

金冶成在鎔吟梅小照次自題韻

不許紅塵一點侵任教冰雪滿虛襟對花便已愁花惱太息時人無此心
我欲相尋話晚霞鄰家酒熟可能賒昨來倚徙孤山路處士祠空不見花

杭州贈顧嫱屋

十載閑塵意轉紆見君難似見西湖相逢恰是西湖上消得悠悠兩意無
昨來蠟屐北山中緩緩斜陽澹澹風只是湖山最佳處未曾杯酒與君同
今朝準擬過江去又是連宵風雨聲詎是湖山肯留我豬肝爲領故人情

滕王閣

一閣淒迷接市塵西山南浦總依然當年賴有閻都督天與才人好作緣

峽山舟中

江行竟日濛濛雨深閉蓬窗意孰論一桁好山偏避客半程逆水又留人夢疎
祇覺眠難穩飲渴翻嫌酒不醇但祝來朝放晴色詩人堂畔餞餘春計程明日當抵吉安

芭蕉扇

五明大角解同看一葉居然開薄紈淚影幾時銷錢盡殘妝中忽地隨鐵盡聽將
筆札求狂索可願攜姜託謝安秋風久迷前度夢招邀聊與畫新歡
手裏留前仔細尋者般爽氣共披襟只今一片團圓意當日千重宛轉心夜雨
莫教仍舊滴秋風同是不堪禁芳姿頓瘦班姬老零葉題詩空短吟

贛州道中始見榕樹

連林亦無數覩此乃欣然垂蔭大無比蟠根奇可憐才辭斤斧天色保雷霜鮮
倘過益期實桃椰合並傳

過贛州尋鬱孤臺不得

空江何處鬱孤臺但見城邊兩水迴山勢蒼茫仍北走我行日夜向西來感時
辛老餘詞筆躡去坡仙枉賦才況是鷓鴣啼未歇可能無淚灑江隈

梅嶺

峩峩山爭湊盤盤路幾回百尋雙塹立一鑿五丁開樹抜鯨牙出人穿蟻孔來
路旁餘斷碣未暇剔莓苔

贛州道中

看山最安穩弭棹此夷猶水轉隨回嶼橈停趁迅流便方迷日影記里數津郵
下二句缺

竹吾所攜眠琴腹傍古榕愛而賦之

莫以全年笑不才綠蘿館宇窈然開沈吟古意如君少展拓清陰待我來孔翠
精神宜雨露蛟龍根幹鬭風雷從今且喜相隣並閒坐閒行日幾回

端午偕補金小巖半樗山子光雲守之觀競渡遂至海幢寺還過洋商肆

樓登海珠寺礮臺

且泛蒲觴莫放空蓮青藕白荔支紅星星蜃氣兼朝雨獵獵檣旗颭海風蒼兕
練多金鼓習島夷馴久歲時同雲鬟綠柳應無恙何日聽歌畫舫中
浩蕩珠江碧水瀠接連花地啓禪關一條果市人闐咽百尺經樓佛空閒白足
有賢思入社有無隱和尚書詠頗佳青畦無數當看山壁間小記趣吾友可惜斯遊未及
攀

別開邸第館諸夷一十三家各闢扉留樓珍禽巢翡翠軒屏貯韉吠琉璃鋪排
景物觀殊社變易華風事豈宜好語番民守耕鑿秖今　聖主戢珍奇
列營周垣控扼存香臺今併將臺尊護持佛象珠常定帖息鯨鯢願不喧揚靈
雙桓遏廣樹收帆千舶正當門風濤咫尺連南漢著飾何人識應元

十八日偕同人遊大通寺至花田還過五仙觀觀戲書所見

近日亭邊水氣暄海邦此路邇天門民番咫尺瞻　天子航指津亭表至尊大碼頭俗稱天子碼頭
畫船絕勝蕩湖船繡幔周回護錦韉水比虎邱塘畔急偷趂櫓殺檣聲喧
雜珧離瓦綠油窗白石層臺粉界牆柳岸旋明三數里天然圖畫仿西洋
凸顯凹晴一樣生卻於顏色辨分明世間黑白都如此何事升沈問子卿
繪日初烘霧欲晞子紅葉落一枝枝笠蓬斜壓烏雲髻雙槳凌波賣荔支
半樟盤獨半結絲茜衫褰手抱櫂橫隔船遙擲櫻桃顆一串歌珠恐未拋

花地

偶擎青雀舫來訪玉鉤斜幾曲橫塘水平分老圃家香銷誰覓雨骨朽尚宜花
欲問樓羅歷枝頭空曉鴉

大通寺煙雨亭

蕭寺綠青靄孤亭俯翠氛蔚松疏漏日舊井靜生雲老衲爲予說羅浮此寺分
循階尋花草神觀已紛紜

五仙觀

虛觀臺陛峙殘碑字半銷雙羊還歎典祠石太無聊不見蒲牢吼惟餘野雀驕
何時仙洞啓騎爾訪松喬

丙寅歲始識曉樓於淮揚閱十五年乃復於粵東相遇而咫尺不得奉面
以圖見示并自述敘因詩爲復兼廣所懷

久別類都忘披圖記亦難相逢轉成憶垂老各無歡果有蓬茅室能容書卷寬
勸君早歸去未礙學袁安
我亦幽憂疾聊憑曠蕩天好遊輕萬里狂想短千年客授由來慣朋從各有緣

因君歸思急翻令意戀戀

銘硯

直從嵓穴裏作貢殿廷來吾道存磨琢斯文仰化裁暫𢹂雲在手早結玉爲胎
有鳳臨池上祥光五色開

中秋無月演劇席上口占

準教洗眼中天月無奈嫦娥苦避人急管繁絃紛奏響浮雲催散總無因
不堪成醉強銜杯心與浮雲鬱不開獨坐天涯風雨裏挑燈細憶十年來
彈指光陰年復年從今更看幾回圓故園兄弟都頭白待我西窗共醉眠

十六日有月

經風經雨出精神天展瑤華海洗塵撫了昨宵離別恨盈盈栢見倍相親

辛巳元旦春帖呈康蘭皋中丞紹鏞

鳳紀初頒歲月新元年元日迓元春普教寒宇含元氣已見恩膏到海濱（是日甫雨）
福庭景物勝蓬萊無數琪花爛熳開卍字光中無量佛兜羅綿手播春來（廣州迎春以女妓扮故事凡數十輿太夫人令入參遍賞之）

辛巳廣州人日用東坡庚辰人日韻三首

去年此日舊江邨堆几梅兄與芥孫閑過卯君攜孫醉攜通子倚柴門而今
雨裏真無賴昨夜書來幾遍翻相見又愁添白髮殷勤惟勸養丹元
高館蕭條似古村浸香芳草憶王孫任教細雨闌過客誰道深山要閉門花不
應時香覺少樹當彫候綠仍翻少陵廣廈尋常事只是心懸第五元
那無歸夢遶鄉邨屈指辰來擅有孫恰是酒香浮老甕好添春色到重門辛盤
菜甲關心數乙架書籤信手翻且盼兒曹守耕讀　太平天子正新元

余冰懷刺史保純歸去來辭十圖

有客歌來盜娛親願不違歸來此爲早昨日詎云非津鼓催晨動檣烏將子飛
征夫還指點高鴈似君稀（晨風閒路）
故園相別久童稚半生疏屈指期鄉訊相攜迓板輿競歡新第宅還弄舊時書
便有賓朋至門前好攜除（稚子候門）

乍得閑居趣高堂樂事偏鳳毛瑣瑣得遂意偎偎親萊衣覺萊萱照座前
泰嶽稱觴壽春酒正如泉（紡入室）
礙硐抱奇骨長與千尺松冰霜經閱歷嵓壑養姿容一任驚濤吼何妨午夢慵
文章期不朽豈是傲秦封（松蓋枕）
常憐彭澤隱不遠老萊親季路能辭祿安仁敢傲人蕭條南郭臥爛熳北堂春
遣爾發長嘯羲皇此最真（南窗寄傲）
親情成契闊相見倍流連幾處庭門闢改誰家子弟賢一編高隱傳千首詠花篇
不厭經過密傾壺倘有錢（親戚情話）
一事關心闈嘗嘗二頃無求田原笑許學稼也非須秖覺生機滿禁欣野趣殊
青山門不遠隨步可騁騶（西疇命車）
到岸看帆收行留舊自由置身宜一壑乘興有扁舟洞口桃開未汀洲草綠不
會他魚水意誰是董生儔（孤舟尋壑）
我此經行處君先跋涉來水如銀浪沸山似鐵稜開今日車乘路終朝載玉堆
可應回首望揮手笑塵埃（登皋舒嘯）
空鼓筐不運游子意如何早辦歸時約誰云去日多我家湖上住一棹會相過
定寄新詩稿臨風細細吟（臨流賦詩）

鄭菱坪榕屋橫經圖

予因伯恬知菱坪比來粵東欲見菱坪而伯恬亦至遂得晤語於綠痕
書屋歡如舊識也予厭苦人事不獲數相從遊未幾伯恬復去居益勸
散春首閑坐勤志館編閱冊中圖畫篇錄以餉白畫輒書數語即以備
菱坪何時得取一暢耶

得識君名已十年周郎一見一流連而今海畔同攜手覺影彬彬各悄然
此閑可愛惟榕樹羅葉雲根自古今莫道相如無四壁要安綠綺有清陰
卷中調客半相識雲樹天涯首自搔便欲刺船從此去漫看焉羨求仙緣

除夕黃支山以粵東花事詩見示元旦坐眠寒雨滴影岑寂雨颯颯不止
因戲和之

此間不怕杜鵑啼芳草通年綠滿蹊却笑道人殷七七可能咒得者般齊 杜鵑

撚絲鏤玉太玲瓏簇簇枝頭冒淺紅我把酒鐘相對笑笑君底事洒長空 釣鐘花

籬邊曾眼訝薔薇刺葉疏枝半惹衣花事到君愁欲了却來管領衆芳菲 黃麗春

相逢不是賣餳天錯認江梅倚水邊要與新符作顏色點臙妝黛倍鮮妍 桃花

糝將金粟一層層花國論香最上乘月殿仙人嫌冷落也來鬧市看燒燈 桂花

當年慣受冷霜欺傲骨而今賦豔妻從此傳芭好終古春秋莫恨不同時 菊

猩紅細點綠雲端逐漸抽苞逐漸看要畫芭蕉本無雪美人何事怯天寒 美人蕉

寶紅雪白最豐容特稱排當錦繡中却憶西樵山谷裏野茶憔悴且香風 山茶

酒醒烏寂月無痕欲向羅浮問 古邨到底百花頭上品要開總不論寒温 梅

標格如君特地清相思脈脈水盈盈無端海上攜琴至多謝成連移我情 水仙

比日遊花田遍訪春風又經白雲山谷間徘徊芳草因續詠一十二首

裁成蛺翅鬥春羅勻染胭脂膩粉搓特為妻花出新樣好教蠶女照嬌娥 蛺蝶花

薰風未到試春風一丈紅成一尺紅莫倚秦箏驚黑瘦細腰今入越王宮 洋繡毬

嬌紅一簇亦蹁躚聞種真成旱地蓮便道拍名渾不似依然曲唱想夫憐 荷葉蓮

香來非果亦非花空乳垂如龍碧紗真笑此生蓬梗似教人何處問根芽 落花生

可似撩亭小女郎紫綃衫袖綠羅裳芳心一點深憐惜不上珠娘鬧掃妝 紫蘭

應憐九畹太離披大葉粗枝別出奇分付所南吳鎮輩墨痕狼藉最相宜 黑蘭

幽香靜影出天真産雄顏容黯澹神來到妖紅穠綠地那無衆裏自嫌身 素蘭

夫君骨相獨端莊要壓東風不放顛七尺珊瑚方出海可能同貫玉堂前 辛夷

不問揚紅與汴黃穠青葉底累花藏圖公真藉君爲瑞人道嶺南花不香 瑞香

池邊指點海棠梨黏着枝頭不作絲今日放翁顛欲減無人扶醉怕花欺 貼梗海棠

一枝紅映畫簷紗已有飛英到水涯可是愁魂銷不盡相逢恰在美人斜 碧桃

果然玉雨降瀛洲且共羣芳作隊游莫忘作歌人姓李昌谷句眼頭花事總心頭 李花

又詠含笑花

桂葉樣身致靜娟花黏朵朵小青蓮從來笑口開難得到謝還含劇可憐

湯雨生貽汾寫大姥山圖寄祝鄭瓛人九十壽其子蘐坪屬同人賦之

指端便擬擘雲開移得仙山作壽杯彷彿赤城霞起處天風特地引蓬萊

海上羣仙鋒節飄羅浮原接閬風遙一從大姥騎龍至鮑女麻姑斂襪朝

瑤璈天樂寫瀟湲華管晨葩集組綸我愛階前書帶草爲留遺志守名山

拾金圖

金爲禍水沒人知祇爲羈來不自持解得塞翁真得失非吾分內莫尋思

人生原是可憐蟲但爲臨財眼易紅但使黃金土同價世間那少負薪翁

宋荔詩贈吳石華蘭修

石華廣文饋荔支一盒題其緘曰此產九江僅有一樹宋時物也風味在黑葉上乞品題之適有以將軍瓜饋竹吾者因以還盒予戲復書曰以將軍瓜報博士荔矣既乃爲詩以實之

番紅增綠總饞材要壓羣芳有宋栽不是先生能道古湮沈已六百年來

勻圓小顆密排當膩理豐肌得未嘗借問尚書懷裏核何如博士盒中香 荔有尚書懷云是湛甘泉先生懷核所植

題署真如一合酥分來珍重比餐珠逡巡拈顆還相問曾是端皇摘過無 有御摘荔以宋端宗在匡山時曾摘之而名

佗家遺腹誤題評抑粵揚閩太不平漫仗尋支新博士洗他湯社舊蝸明

送康生之玉還蜀

己卯之春與劍潭同年聚首曉江者數月刪去未幾忽聞殞逝今年夏
令子之玉自蜀中來粵東相見具道流離可勝哀歎之玉將歸占此送
之亦以寫其悲焉時道光元年五月

斑斑宦海信無邊如此匆匆算泊船苦戀一官緣八口別饒兩載竟千年半生
侘傺都休說回首妻孥更惘然那得夢魂相慰藉從來蜀道比青天
素冠草草見西華童齔萬里縣門緒原知青臣叔佳兒且喜稱君家艱難
領取天庸玉珍重無令璧有瑕送汝臨風搔短鬢白頭我亦倚天涯

程蘅衫樂志論圖

戊辰之歲始識蘅衫於京師去年予來粵東今年蘅衫亦至復得相見
一再聚首閱又將有春明之行出此索題展圖慨然
豈有幽憂疾能尋妙樂方舞韶聊假屈夢蝶蹇娛莊婁共勞生短心隨畫境長
即今攜手幾日又河梁

吳石華風雪入關圖

君個書生抵健兒短衣快馬任横馳游從萬里龍門壯身閱三邊予厚奇俯仰
燕秦憑指顧青蒼河岳上雙眉君家佳處原無奮試此風霜冷可知

探草圖

余家五瀉湖濱舊說產草而今不可得矣當林丹露白之時所謂四鰓
巨口者常縈夢蓋入眺之勝秋日珠江仲□□同年持圖索句不勝江
鄉風物之感爲題數韻

滿陂煙水長絲蕈繞岸秋花覆白蘋湖水舊臨三畝宅扁舟曾憶六朝人遙知
楚橘垂金熟況是江鱸破玉新圖畫更催歸思劇與君一棹放閒身

雨夜閱關德鄉同年詩集

把卷寒窗客思縣青燈風雨各天涯幾年萍梗留詩草萬里星芒動劍花
筆陣風雲老更横江花江草舊多情蕭蕭一夜簷前急催出奇葩紙上生

某君照

出山無悔善無心坐石聽泉冷暫棲不是偷閒貪弄水一絲清氣襲人襟
馬周火色正飛騰況是眉如紫石稜歸臥要須瀕時了北山移莫動纔簪

雨後晚泊

雨後涼生水面風寒雲蟲處晚山紅篷窗徙倚渾無事閒看漁舟理釣筒

木棉

野岸清江浸竹扉木棉花覆釣魚磯到來萬里江南客錯認滿天柳絮飛

九月二十日早舟過觀音巖

驚湍如箭翠峯沈對面懸崖蔽曉陰舟轉卻看深樹裏一燈如粟照觀音

劉瀾伯桐陰課孫圖

往日江城兩謝劉最賢青孝威儘早逝（君之季邕堂尤與予善其碩也嘗撫棺哭之）公幹又凋零雅
志知無憾傳家倘有經披圖想顏色如聽玉玲玲

李仙槎泛槎圖

芒鞋踏破九州煙衣帶圖將五岳纔天下名山都眼底世間何處說神仙
奇情真足助文瀾似與煙雲相往還我向卷中成坐臥看詩看畫當看山
自笑頻年汗漫游渾忘大小九洋州扶搖枝上仙仙意倘爲雲將一掉頭

京口都統某公照

草樹雲煙壓裏看酒腸合似大江寬孫郎幔下兒都健高築詩壇作將壇
南徐買酒幾經過未拜戎旃一醉歌瓜步江聲連北固新來飲興竟如何

某君曉風殘月圖

秋心㨿觸浣花箋酒醒今朝事惘然一種風懷兼別緒就中拈出柳屯田
蒼茫夜氣總模糊浩蕩心情會得無閒遣驚瀾好煙水詩人本住小長蘆

張少伯十萬松圖

我家元種絕奇犠相對真如馥馥風端合置之雲壑裏便將爽氣鬭秋空
山如卓笏水横帶十萬長身傍鬱森一部鳥音新鼓吹天風翻作水龍吟
秋掌屢勞頻轉蓬巖巒佳處暫停驄山中宰相非君事好夢還占十八公

劉君倣秋蟲

五峯先生與先大夫嘗過從威鄉旬留小飲偶醉拈筆作畫成即吟小
詩題其上兆洛總角時猶及見之懸齋以此幅見示感而賦此

花影茶煙一院幽小蟲栩栩作春游箇人別有遙懷在卻展藤溪與補秋
一片荒寒雜水雲指端酒氣尙氤氲卻思昔日從游處見畫何殊見少君
歷亂離披信手爲要知神動自天隨無端飛出滕王蝶似此蕭辰大不宜圖中雙蝶

非先生所爲宜去之

大令某君母壽

桃熟西池歲八千搴芝攬蕙斂瓊筵花明玉樹春如海露湛金莖月滿天含景
已開雲錦笈鍊顏仍佩蕊珠篇侍　宸赤芾歡無極新奉除書接海堧
德象幽閑頌母儀惠班女誡敎姜師茅容會與疏同飯叔玠原知貴不疑細讀
碧蕭賡介雅頻濡銀管紀芳規河陽卽見花成錦歲歲長擎百福卮

金孝章同人投贈詩卷

十六年中翰墨緣齟心師友一悽然當時回首江關恨也抵行吟麥秀篇
同時猿鶴是何人林下悠然寄此身剛道蓬萊水清淺不知滄海已揚塵
可憐無計問行藏淚眼相看引一觴慚愧詩篇題甲子不堪把玩是流光

壽趙尹言

兩情白首尙如新得話言時勝飲醇久已炎涼忘世味縛于平淡發天眞拈花
弄草生機足淸酒深杯樂意伸何必更敎鈔秋序胸無塵土卽詩人
從今自署古稀翁行樂催人秉燭中好覓短筇尋向子早營生壙學司空知君
腰腳還如舊屈指朋游已不同我趁壽筵來索酒愛他春日暖童童

鮑聯甫通政退思圖

每誦委蛇退食詩道參損益想風規蹻切待漏鳴珂候岱麓班春露冕時齋閣
淸嚴無客到焚香心事有天知會看翔步星辰際祕殿從容展論思

毛春伯夢蘭同年照

五旬內外各頭白廿載別離情倍覩二十四橋早秋月三千里外乍歸人
往事披圖一惘然當年同作趁風船多君濯足洞庭水早與梧溪諸輩傳
無端苦海泛鷲槎見說平疇日高撰航從今渡萬里長年當築本堅牢
一從魂夢斷朱霞倫息覊塵祗自嗟君有二親方遠養那能持檄不欣然

春伯出塞圖

不是　君恩天樣寬春風怎出玉門關直窮星海河源外傲煞龍門眼界慳
如此書生也荷戈知他壯志未消磨可曾立馬天山頂如掌中原數指螺
胷中定遠封侯氣袖裏嘉州出塞詩怎似畫圖顏色好明駝寶馬去逶遲
小紅橋畔水粼粼紅藕花中月似銀此際回頭惹犢鼻可應珍重報恩身

暑夕

細閣登蹄響閒蟬庭是空披客是船坐擁好風來處坐眠須明月落時眠

惲南田仿米畫

日含嵐氣沈還濕風蓄雲情卷復舒千樹低迷萬山溼曉來注扐看斯圖

題畫

千峯生夕陰空濶落寒翠彷彿我所游非有別天地

又

羣樹靈深峭遠林含餘淸愉然思江湖散髮足平生

戲題仕女圖

流鶯啼處已深春楊柳樓頭望眼新拂鏡曉妝還未了池邊已有拗花人拗花
鎖夏灣前綠玉堆閒敲棋子賭仙才翠翹鸞翹卻渾閒事莫放猧兒上局來弈棋
爲采芙蓉涉遠汀空林瑟瑟水泠泠分明一曲秋江怨羅冷香殘若個聽吹簫
素娥閒冷勝靑要更共冰姨試一遭便上瑤臺巔上望不勝寒處誤儂家賞夜

淸溪秋泛圖

轉眼春游幾日醒煙波又此畫橈行裴盧敗葉相偎傍只有汀鷗不世情
秋人淸與比秋多漫把漁竿覓志和好向淺灘牢檥住江湖隨處有風波

某君生公石上論詩圖

一段詩心結宿緣死生渺渺印人天我無功力矜章句請證耆提拔宇禪

元女授經圖

狙公老矣侍蓬壺拱手親承玉女符可似心猿馴伏後不隨越女戲林於

仙院

棗花局院近蓬萊說箇香山詩老開曾見雲旛繡幰閣不知虛館又誰來

客臘楊季子以手卷屬題匆匆攜歸未遑及也今年復來揚渡江乃憶及

因口占數截復因卷中諸子并懷劉氏二君皆新相知也抵揚州佳鮑

氏乃錄之

兩築重過白下門越阡度陌意難論試攀長板橋邊柳幾閱秋風猶綠人

小住蕪城歲聿遷無多風雨共周旋當時已恨經過少那更相思又隔年

黃童爲我說梅仙辛苦傭書日八千我對書屏空坐臥此來執手果前緣

典書賣帖守寒氈四壁空來骨亦清相見㩳然如立鶴何時一聽九霄鳴

不信毛錐有底成石田無歲也深耕君家家世雄河朔却向南陽借大名

誰嗣潙摩似此勤眼如明鏡筆風斤二劉今見真孫子慚愧倫書孔護軍

許氏駢枝笑二徐更繙經典與芟鋤漫將點畫區今古朋字從來正得無

真州津樹半模糊瓜步平煙沒遠蕪更倩凌兢荊浩筆寫余風雨渡江圖

張友梅步雪尋梅照

我行要及早梅開便擬衝寒策騎回數點殘山滿天雪輸君先入畫圖來

戈大照

小時幾遍共歡揚彈指光陰各老蒼剩欲買山圖自了御憐點石竟無方卅年

學士那留得百尺飛泉擬滌將畫裏神仙應有分可能攜我共徜徉

李養一先生詩集卷四

近體詩

有感

當年鄒魯盛門徒君子由來德不孤多事史臣題道學至今詬病到儒書

魏公不了中原事同甫亦非天下才廬阜幔亭依舊好傍花隨柳且歸來

寄□寶畦

江上折衰柳蕭然念晚寒酒杯終日近襟袖此時看候雁無消息春流正淼漫

相思吟苦調綠綺不成彈

絕愛庭前樹霜中能作花容顏自嬌好心事想槎枒可慰春猶早相逢月未斜

終期掃白石與子醉流霞

朱節母胡恭人暨子履中明經殉孝事實冊子

含章貞地德順命篤天倫道盡如其性心安是謂仁澆漓當此世渾懿有斯人

磨鈍維皇治同時賁紫綸

某貞女

小日諧靈匹居鳩就鵲巢髡髦悲我特翁姥久予胞粲粲陵華代兢兢嫘嬴教

祇今直竹柏方長歲寒梢

舟中漫興

一灣春水如愁緒幾處青山似故人愁緒自流還自斷故人相望不相親

薄酒中人容易醉野風吹面又成醒當春枯樹猶能綠逐水浮鷗幾自停

陶雲汀中丞皖山大觀圖

江勢東奔欲撼城連山北折與江爭登臨便有投鞭想形勝非徒半壁撐當日

干戈餘舊跡祇今草樹識威名遙知旌旆臨飛觀懷古悠然動遠情

試院新荷四詠

榆莢飄殘荇葉肥新荷也是伴芳菲頗憐擁處無人拾誰與呼來貼水飛君子

詎言阿堵物美人合鬬五銖衣若教萬選應如此宛在無塵識者稀荷錢

幾柄青荷水一灣愛他承露底須刪試看的皪擎盤際便似奇珍墮掌間珮解

漢皋無客贈厓枯螢社幾時還有人拾翠如相問瀟灑真愁不易攀荷葉

飄颻亭亭高自標風聽瑟瑟雨蕭蕭錦鴛覆影眠還宿朱鷺餐茄定復搖倚處

訝停青鳳憶傾來暫語木蘭橈紅蓮龕座憑遮護寶蓋香幢未寂寥荷蓋

外直中通幾柄青折爲飲具最瓏玲與酣便作長虹吸風味都如沆瀣馨雅潔

勝金還勝玉安排宜醉不宜醒華堂鍊夏供清賞不羨郫筒倒醁醽荷筒

子滂攜酒挈客飲我于豐陽書院次日將治酌相酬雨阻不果子滂以詩

見貽依韻奉答

客夢今朝也合醒撥雲容易見疏星撩人花尙參差發向我山都嫵媚青尊酒

盈盈誰是主江魚頓頓不嫌腥憑君莫問江湖事水滿濠渠儘閣萍

自笑支離那可醫跰躚窺影井闌時老慳樓護侯鯖饋怕說楊修晝賦遲恰是

浮陰阻良會又教健筆走新詩感君相愛無窮意預指蓮陂訂後期

寄趙尊坡

我識詞人趙倚樓卞和山畔賦依劉驚心已是十年別見說蕭然兩鬢秋鋤徑

蒔花隨處好眠雲枕石幾時酬籬邊叢菊開無數飲興能如舊日不

馮某松陰飼鶴圖

我來江上避塵囂庭有梧楸徑有蒿長共龍賓磨易水更無道士攜臨皋幽居

圖好同誰賞小海吟工想客豪安得竟將身入畫竹爐煙裏聽松濤

屋邊三十六芙蓉未識誅茅第幾峰半菽但教饒鶴饍大夫切莫問松封新旗

茗笈頻番試吉錦奚囊鎭日從我已久閒雙蠟屐會扶殘醉一攜筇

邵寶鏞萊園自怡圖

畫裏相看倍黯然卅年相識各華顚東陵饒有家風在榆點黃齏過晚年

尺地堪鋤便自鋤竹間桐下儘相於世人買菜多求益莫種芸薹紫色蔬

謝周石芳學使惠閩中鮮荔支

金花欑盒翠花箋珍果齎來喜可知此日得分紅一品自天同挹露三層馨香

道遠猶能致國色朝酣恰正宜荔支致遠每濆以蜜此濆以酒幾輩丐公青瑣在拜嘉慚愧檀

恩私

此味尋常幾輩諳猗雲容易隨江南分無妃子紅塵笑便作坡公嶺南甘瀛坊引來
州東堂萬支大熟書啜之餘下逮吏卒一口恰符題畫巧爽狙未許賦芋貪濃教敵齒絲芳紀柔
句生香也合堪
兩載珠江啜荔支都無一首荔支詩卻從發匱飣盤處回憶風香露綻時黯黯
乍憐銷絳雪皚皚猶是抱凝脂便宜身在朱明洞口嚼紅霞拜紫師

代暨陽生徒謝賜用東坡劉秦撫勾蜜漬荔支韻

乍聞名處指先動未薦牙時口已香苞暈火珠肌琢玉桃凝絳雪膚融霜得遠
來巢一枚棗便勝藍橋十斛漿自愧非芻奚足採無私化雨也瀰嘗

又用白香山荔支樓對雨韻

聞說仙人十八娘絳綃細裹玉生香蓬山遙望如天上不是神仙那合嘗
恕漫傾盤見珠顆未經開味已聞香拜嘉先入先生饌次第還教弟子嘗
色方盧橘應饒艷味比蒲萄卻更香從此每人有仙骨仙苞曾許一枚嘗

又用東坡次韻曾仲錫食蜜漬生荔支韻

渡江不是楚王萍嶺碧天邊噴火星饞客分題成韻事蘇公白傳有儀型非綠
式燕將珍饌安得飛車跨大瀛一首新詩愧邀寵拾香終擬續圖經

又用東坡食荔支韻

星辰實演上絲竹絳帷旁灌頂分甘露承盤是玉漿譜從忠惠出名待叔師揚
賦咏誰當繼低徊白侍郎

又用白香山重寄荔支與楊使君韻

瑤池曾說桃如卵華頂兼聞藕似船那及閩中生荔子解從嶠外致時鮮海山
仙子不辭遠華鹿嘉賓還見憐一顆一詩真負愧願因懷核頌長年

又步東坡食荔支第二首韻

遙叨茂叔座中春遍味朝朝領略新拈出袖中東海果頻疑身是御風人
瓊漿釀出百花春瀸齒奇香久尚新始信文章寬似海殘膏猶丐幾多人
粗粗桃李也知春各自懷芳解鬭新一職一枝憐白傳當時同賞竟無人

又用白香山題郡中荔支韻

差節花當栗文章草逸堂冰甕懸蛟涎絳帳散鴉煙滿院雲亭午千章樹覆增
蕭華廣小雅桃李讓餘光丹荔珠方至奇苞別樣妝盤看成瑪瑙酒合漬檳榔
衍紫初殼殼凝脂尚綻房穀綃全裹雪握玉細分瓤已慰閑牽想還教盥手嘗
幾人能別味一瓣許沾香爽似柑含露清於柿有霜訓分殊紫芋滴瀝繞瓊漿
便覺仙山近何戀大海旺新篇繙李杜舊譜辨陳方菁護真堪處經旬了不傷
司空見應慣夫子意何長勝賞芙蓉過詩情雲水鄉難冠紫鶴頂剌畫愧冬郎

又用劉貢父荔支詩韻

丹實啟來赤玉囊苞凝火熱骨冰寒蜜提露滴啟動味白瘦紅消子細看多謝
饋籃能護惜及他香色未闌殘會生羽翼凌蓬閬絕勝仙人藥一丸

又步杜工部解悶後三首韻

盈盈猶是露凝枝幡幡擷來路遠遙料是人間有同嗜漫云至味豈能知
幾勞登頓傳將至幾驅靈華結得成一十四人參位業手持丹顆拜先生
正是仁風扇處稍何時身入長房壺報恩那得葡萄錦蘇蓼聊充藥餌須

餘輪見前古體

石芳先生餽鮮荔支因分餽子常仙九尋惠佳篇謹疊所次東坡詩韻奉

答

萬物真如一點萍不脛而走此星星紅消白瘦看憔悴露葉風枝尙典型差與
吾儕同臭味略教胸次有滄溟轉思昔歲昌華苑滿把瓊瑤未共經

題南山感君舊大遺墨

君與予為兄弟交甚厚自珍其畫諾我作佳畫當報玫竟不果去年甫
山捐館予往哭之追陳囊悰遂及斯語令子思籌檢遺篋得此貽焉畫
似未成名亦未署因題數語以識思籌字抑之從予游者也
想見含毫意渺然薰來剩馥枉流連十年梁月相思處一棟雲山未了緣景物
定知非龍首心魂了是滯江天匆匆歸老成何事不及誅茅畫輞川

久不與蒙山聚首思之頗深今年三月過我于暨陽書院因留之課兒子
時薪擇屋池上觴荷弄月殊足盤桓涉秋欲歸以詩留別次韻為答兼

訂其仍來

世法了無染跡喧心獨曲爲兒謀結夏捉客伴吟秋花晚色猶稱蟲寒聲已收
買山非我事隨處足勾留

銅官離墨下遊迹久塵封念此亟行樂相看非少容邅徊隨須船孤負入山筇
且喜今年合相攜把玉簪

偶嘗池上屋聊以適天真水靜諳花性林疏得月神關心非色相引興任貪嗔
頗恐驚魚樂無煩理釣綸

莫道別時暫離言來日多秖今三五月幾徧醉顏酡此地幸不惡如吾差可過
蕭蕭搔短鬢浩浩發商歌

再游石灣文叢山館

石灣仙嶠看秋瀰何處游能似此豪直是胸中無宿物果然身外等鴻毛峭帆
逐浪滔滔逝寒樹憑山落落高欲御天風還未得歸來隨意倒村醪

甫山子抑之以遺畫見遺予既題詩識之抑之又以一幅貽彥聞彥聞屬
爲題之慨然復成一詩是說夢非題畫也

南壁春蕭瑟西江月渺茫秖餘殘夢影彷彿墨花香揩眼看雲樹回頭弔夕陽
不堪重挂壁望遠動迴腸

晴院荷觴酬韻詩

酬蕭子滂

與花同住水雲鄉白首如新此一觴芳國是誰稱舊日酒懷聊爾趁初涼天催
舊侶添詩興風送歸舟忘路長絕笑池邊松葉屋那勝湖上鄂君航

酬蕭子蒼以畫

仄徑疏籬小沼邊招邀一樣費茶煙羨君才思爭花發舌本先開五色蓮

酬劉彭南

娥娥紅粉妝瑟瑟水風涼水底眠非井風前醉有鄉酒能多且旨花合壽而昌
君莫尋根據酩酊執漢唐

酬喬錡客廣文格

雲翠新開射鴨塘晴香來處自清涼不勞濯足尋江渚可合傾尊醉衆芳

豆棚瓜架半沿堤火棗冰桃列案齊一幅瑤池金碧畫玫瑰滿砌吹琉璃

翠旌鼓篋越人舟驚白鷗閒趁勝流如水年華須愛惜未曾餞夏已迎秋

百花誕降不分明只有夫君雅著聲却待他時妝入寶九蓮臺下證無生

酬姚餘園明府

我有一尊酒持觴藕柄荷偏慳使君飲空對朱顏酡願氣得新爽曲情傳來和
臯洲悅今夕歸附楼人歌

酬劉春江

小池非廣亦非深咫尺空明襯碧陰一笑濺波君肯顧十年種樹我何心借他
三日紅雲宴贏得千篇淥水吟轉眼桂花香便發相邀攜酒更重尋

酬祝藝舫臨芸

前身疑佛復疑仙那與椿靈計小年龍象秖今歸法座松佺且喜共長筵大雲
暫作新涼蔭初日應爭好句鮮濁類不沾尋妙諦養根一勺是清泉

酬祝賡颺

華頂曾聞十丈蓮此生甘枉想無緣貸來池沼尋常甚也自開花會衆仙

香雲如霧水如煙千葉蓮臺願海邊一瓣便看航寶筏與君試說上乘禪

笑口何須更問天麗詞爭寫衍波箋好名絕笑濂溪說那有名花待我傳

翠羽明璫倚綠耕一時低首拜筵前人生那得如花壽攜手看他更幾年

酬薛志安[illegible]

的皪見新蕖低徊曉露餘都無名士氣如與著人居淥水看雙映纖雲亦四除
客來成靜賞相對各倚如

此時無一盞孤負好花開翻以驚秋意稱茲介壽杯閒擶多伴侶養粹足臺陪
三復伊人句天涯不乏才

餘見前古體詩及後祭告類

贈祝子常

燕瘠環肥不足言最難濃淡總天然陶鎔功在披沙外意匠嗣爭下筆先幾輩

詩壇盟敢主一時花萼集同傳羣人空有登天願何路塵寰問列仙

種壽堂賞菊

種壽堂中菊花開又一秋見花曾識面得酒且扶頭招客仍勞主尋歡各命儔
新詩凡幾輩重與結綢繆

今年暘雨亟燥濕苦難調乞得多多種憐他漸漸彫頗君仙指爪令我活心苗
此酒當酬勞盆盆與細澆

今秋風日好滿放菊花顛北道舊爲主東家新有緣搜奇循老圃即色悟枯禪
況有姚監察詩心覩極元

疏疏看花好行行舊侶稀連朝成酩酊獨寐暮芳菲一樣君山路頻年處士扉
但教能益壽來來願無違

觀菊裴氏

卻爲尋芳故酒盃菊花堆裏暫徘徊不容滿把采之去醉裏尋思夢裏來

觀菊陳氏

黃黃白白列東西小小排當體自宜可喜主人能貴著卻扶殘醉與題詩

京江盧君佑之保客江陰嘗載菊兼耽吟咏花時招飲吾友祝子常將菝
逕偶有倡和今年相招爲雨所阻盧君以詩見示次韻奉酬

往年有客共尋香見說菝逕及子常我欲尋歡期屢爽君能枉句興何長繁星
豔豔花生發冷雨淒淒雁未翔準擬來秋做重九兩般渴思一時償

此生頗有菊花緣屈指東西數十年相賞不妨人獨往爲良每恨地難遷但教
常寓尋常遇便算霜枝爲我妍不惜朋儕半離索報章未得共吟箋

□爛溪鄭卷屬題時泛舟陽羨邂逅番兩展讀成此

不是神仙不隱淪桃花流水自天眞百年泉石經營古萬卷圖書世澤新道遠
未爲妝下拜貌親今見畫中身阮孚正理遊山屐可許芳園一問津

將菝逕鎭蘅適園詩草

譬戰何妨鬧市人詼諧脫口便生新粗枝大葉君無笑古直從來見性眞
酒虎曾聞是虎癡而今學道孏傾卮要人領略杯中趣補盡淵明飲酒詩

詩人風義只和平睪辨情懷指外聲獨奉讀圖書一瓣莫誇才力壓新城

江上吟窩舊草堂兩翼各自一軍張廣文遠官徵君死三徑從今莫放荒

蘇生來貽以行看子求題且曰必爲勵學之語戲反其意拈此解人當知
即此是學耳

先生老矣拋書坐子好遊乎歸子游劍水鋒山千徑絕落花啼鳥一庭幽幻來
魂夢周遊偏靜裏堂坳辨塹舟知否現前天趣足莫鑽故紙枉埋頭

祖仿山自令師張少伯所來朝夕盤桓飫窺六法以紙索書率爾成此兼
簡少伯申盧之約終當踐之耳

十萬松園許我居十年負約竟何如新來任得閒池沼萬柄紅荷欲僦渠
維摩弟子久升堂筆底煙雲已老蒼爲上君山寫滄海水光應不滅山光

張友樵照

想見苔岑契道眞虛心曲韻迥無倫一痕水墨蕭疏處已有清香撲著人
好花檢點過三春容易香風便有鄰歎息卷中多舊雨何時重得笑言親
暮雲春樹鎭無聊覓草尋芳兩不消愛聽清秋深夜雨頻番辭院乞芭蕉

結網圖

我家五瀉湖邊住閒覓釣徒溪水東釣艇傍灘新雨歇有人補網柳陰中
天隨漫叟竟何人贏得人閒說隱淪不爲羨魚纔結網一絲在手亦經綸

某翁八十壽

紅椒綠桂泛觥船提挈孫曾敞綺筵杏有遠林春盎盎松留古幹玉芊芊人知
養命求中藥自以能仁得大年峨耳數峯剛對酒南山雅詠足新篇

粵估某照

越王臺畔昔停車蘆葉檳榔一笑譁自古但聞珍桂蠹秖今只種米囊花
粵嶠無端執寄書年來顯爾達雙魚往還爲我攜瑰寶此貨頗奇大可居
最羨身如一片雲頻年海角往來勤請揮手裏蒲葵扇爲說聲洋近所聞

李地山香田夫人遺照

可人夫婿百相宜寫罷雙蛾更構思想見水晶簾底下春風鬢影看多時

當日看花同醉歸今來對面只無言秖憐一覺驚鴻影回首前塵已惘然

木芙蓉酬仙九韻

比似秋心幾百端衰顏借酒暫為歡無邊葦岸飛晴雪何處花城號錦官明鏡
已教辭曉鏡青要肯與伴宵寒伴雄卻背無聊甚博得君來四面看
碧樹全成錦樹林夕陽影裏淺還深啼痕未斷雙紅臉裙褶都如百結心無恙
江潭悵搖落多情鷗鷺漫招尋日邊紅杏勞留盼辜負春風直到今

又酬孫閒亭廣文韻

一葉銷夏賞新荷轉瞬韶光有幾何紅粉房空啼蛄弔暑憐池館得秋多
卻喚昌宗起九京招涼亭子倚三庚不教水面平鋪著與建寬標上赤城
笑我與花成莫逆君來於我更相親君今脫著將歸去花也㥽然背著人
兩邊青士與蒼官兀皋如將冷眼看只要花開人好在世間萬事底相干

再次韻酬王崧甫

玉露全收碧沼荷亭軒其奈況寥何離拈紅粉黏枝上又占秋光十倍多
流霞萬點散瑤京恰是初弦月出庚江畔靈均憔悴不有人錯比更癡城
不必妻襄長濯足攀條相望越相親秖今喜共秋江采他日離貽遠道人
不是芙蓉闌下官一叢鷗鷺與同看憑君莫作媒勞恨我亦頻年愧段干

壽方彥聞大令展姦母馮太宜人六十

虹光生佩帥萼藹倚陔華辭吏草經綿曉盲漢大家殘筵登六立寶堂案三花
拜手慶丹臙盈腸泛紫霞
舊慶便看錫垂昆奕葉徵來毛義檄華輝老萊衣翠娣珠排愁駐孫玉作團
為歡知未艾月桂正騰輝

吳吹伯貳尹以詩集見示且傳語令其選錄此其所任讀竣識一詩以附于
末

身入球琳圃爬搜力並任新詩如脫口佳處欲鏤心自有江山助非關巻軸深
秋宵披讀罷織月下風林

讀高麗洪續園國相詩集

高麗封國本朝鮮訪舊開周不記年自昔稱藩文教接于今入貢禮儀虔卷中
琢句饒應貴海外陳詩相果賢遙想帝天雲日爛丹邱歸去富新篇

答仙九留別次韻

天遲峨嵋作吟龍繞膝歡然勝板輿臣朔無憂一囊粟米船卻愛半倉書即今
細兩開帆處便是長風破浪初屈指春明樓衍熟寶裘舊侶感著裾
太息牛衣往事遷京師離似仲卿寰金花帖好從人羨玉鏡臺空歸自憐阿杜
叙褶原娩淑寶攀頭角已完全徵之鳳閣平章事一辭未定襲然
經黨遺澤有離同雲樣文章摔日紅已是一鳴啼衆鳥無端六博倩神囊河陽
見說思騎省鄉里千今頌德公努力修名實餘慶瀧阡勒表待題楹
私喜相逢意氣投幾番望遠苦登樓雙空冀北君離駿步失邯鄲我不羞素業
殷勤貽一線錦衣廷佇唱三侯神山舊意相迎待早與仙班躐十洲
年時月夕共花辰拿侶攜朋色笑真嬌首天邊分去雁回頭地下有隙人可憐
幾輩青松曉所鑒一枝紅杏春來處折梅遲驛使短檣獨自百回巡

詠雪次王崧甫韻

無端玉戲鬧天公好是來思句未終遲斷閉門人寂寂詩成當酒暖重重自樽
徒手猶能戰卻道吟肩不可風莫待明朝買餘勇競林已挂夕陽紅
鏤金裱底那分香精樹擺遮袖手巡我是黏泥留案影君真替舞上珠塵時晴
帖喜義之到斗酒詩添白也輸不恨歸期遲一日沙邊鴻爪總頁因

送崧甫次前韻

予以乙亥之冬去肅州至丙戌之冬復與崧甫遇於江陰聚首年餘復
將別去以素冊索書為錄年來酬唱之作意有未盡復拈二律

瓢水東津別入公重逢屈指一星終苛鄉姚案鬢華長愧我循頻漸漸重頗惜
回鄉仍攜被寧與延已得復失相期幾隻更增風頻番酒畫同持威稍為哀顏坐誕
紅
又說歸期指仲春十三驛程一遮巡大江浩浩瀾淪海虞宇寥寥絕點塵風月
無邊隨領取文章有價不須論來秋擬泛秦淮棹倘復相逢也夙因

薛又洲攜杖山行圖

夫子閉關久尋常不可風何期雲日好獨往碧山中樹老如身健峯高覺道沖
惜哉青玉杖未及訪空同（空同山在隴上今慶陽府境）
黃海安期宅青山太白祠何如九龍腦小酌二泉池澗畔多瑤草松根足伏芝
無因小兒女卻負向平期

巢生研北春曬秋黏圖

慘澹煙雲刺眼涼菭蘚金井歇蛩聲有人指點寒窗裏此是歐家舊荻堂
曾諳陔華細細吟可堪風木便蕭森三春報答知何自珍重蓼莪一寸心

葉雨坨明府（維庚）觀風於暨陽書院獲觀所著紀元通考及詩稿是日快
雨因賦呈

爲政培才急心期雅在茲請觀風肆好知化雨無私竹箭初萌穉蘭芽未吐枝
塵襟欣盡滌嘆萬聽論詩
述作知無數天人罔不該四千年宇宙三萬里蓬萊書卷隨身富宮花到處栽
他時指棠舍芊柳共徘徊
此地分三壁（試俸以讀書三壁命題）何人擅九能行廚供白髮賜餅憶紅綾膢可金篦篦
才經玉稱稱好憑雲雨力爲爾助飛騰

送某官入京即次留別韻

江家學子閱多年觴詠風流最斐然去國那無回首望朝天况是再來緣航稜
金爵瞻齊漢中沚蒼葭足暮煙莫以江湖殷戀闕有人待渡作蓮船
我辭京洛廿餘年棖觸前塵倍惘然屈指南城甃遊跡可堪西笑更無緣酒徒
飄散成零雨詩句叢殘付冷煙且喜得叨河潤福荻蘆江畔許牽船

喬筠客廣文芝蘭雅契圖

琴停華倦坐松椒知課兒童種翠苔綠葉素枝思澧浦濃雲微雨傚花朝同心
言儻能如此一瓣香知定不消好是階庭森玉樹步江未悵路迢迢

筠客廣文八十壽代暨陽生徒祝

江城花事幾番催鶴週蟹閒漫輔個伴老一千餘卷在開堂二十七年來妙蓮
香處拳真歸化雨沾時臺建材仲遠新來稱弟子也容入座聽清諮
維摩示疾亦悠哉贏得天人聽法回道德猶龍推老子容顏皇豹倘學孩靈中
酋稽有餘味庭下玉芝無限栽屈指期頤春正永瓊饑九轶秖今開
先生年譜有詩該白傳詩題歲歲恢世事悠悠數關蟻心香細細撥寒灰論文
淨洗看花眼種竹還陪摸面埃歸去底須懷錦里此間履跡戀蒼苔
長至長年長命杯清於冰雪健於梅眼青鶴侶聯吟共頭白門生撰杖陪作賦
幾多東閣客傳音宜頌北山萊蒲輪會見迎更老南極榮光接上台

彭柳東太史修書圖

芸舫韓師巡撫福建將修省志先期偕孫平叔制軍移書邀予屬以裹
校之任而友人之游閩者如陸君來臧許君少尊沈君夢塘皆在事前
輩陳君恭甫林君少穆爲之總裁惟方君彥聞以權承定事去會城不
與其來書尤殷勤也予以主講暨陽日久生徒浸親不忍去之遂辭不
赴然念諸君子朝夕晤語商榷一堂未嘗不慨然於會合之不易茲觀
此圖憶諸君題詠知諸君之惓惓於予與予之惓惓諸君在數千里外
心情如一也今太史旋歸浙東改選廣文鍵戶著書理名山之業他日
者不僅以閩海圖經爲重而閩海圖經固將以太史著述益增重焉棖
觸舊懷附識於末

巾帶郁環猗然見道真健應誇棗杖和乃比含醇心事研桑細門庭舞綵新
彭錢吾茁裔那更羨仙人

錢冷齋（泰吉）勤書圖

不須天祿藜燃珂蝴蝶空階自在多閒想課書增一遍壺中長日儘消磨
終朝鉛粉共雌黃點勘何如掃葉忙拂硯嗅花分曉露心香一縷和芸香
爇精兩漢說三劉靈衛訛文字字蒐刊本於今更精鑑憑君努力繼前修
百年掌故重黌宮職效當官操七風一卷禾中文獻老維桑敬止意何窮

觀蓮小集歲以爲常昨歲酒徒寥落飲既尠歡唱酬遂闕懽輿不繼恐爲
花羞先以執懽敢求珠玉

樂閒世界有清涼衰至生憎赤日長占破幾弓閒地步消磨兩月熱天光老夫坐對心如水君子能來語亦香杯酒易空花易謝但堪謀醉準千觴

倭曉徘徊綠玉堆憑闌細數幾玫瑰風簷一一披帷見彼定雙雙對鏡開墮粉已漂還弄色含苞未吐底須催選真暫結跏趺坐卽此何如九品臺

屈指栽來五度花一花一歛一吞嗟無多酒伴垂垂盡比似秋心漸漸賒數遍晨星待朝露補邀新兩散餘霞祝花兼祝看花客相對朱顏歲歲誇

向來藏拙避人先學舌甘爲小乘禪偶效野人投木李須希彼美步金蓮非操斗酒生奢望倘爲名花與拂箋昨夜池塘微雨過一尊莫負早涼天

果勇楊侯寫孔子花於扇面以貽鄭生守之予因題其背

不是凡花是劍花驚風驟雨勢橫斜將軍肯爲開生面長託丹心閱歲華

小草出山皆遠志袛憐空谷閟佳人峨嵋麟閣何分別同是丹青畫裏身

翰辛鷄谷學使從谷

詩識無端應夢中此時攀慕意何窮關心民瘼數陳切一體儒酸痛癢同學海津涯寒逝水公門桃李泣春風綠知歸路原蓬閬海島先營白傅宮

淼淼江流接豫章恩波懷澥與俱長衡才汲汲崇根本議政拳拳整大綱每念鹽車矜蹶跪頻頒華衮表羁孀祝公便作芙蓉主君阜廬山共鬱香

秉心侃直度淵沖當代名臣譽望隆仁惠何慚公義育清廉饒有文膺風作人功在文詞外報　國情殷奏議中此日素旌江上路愁雲黯淡霧空濛

清操峻節日嵯峨豈藉攀援與揣摩救弊補偏思慮遠淳澆激薄性真多論文風暖言爲典抗疏霜寒語不磨宇宙榮名知久在典型袞謝欲如何

戊子春嚴君小雅來權暨陽廣文遂獲朝夕比冬將去以詩見貽次韻誌別

詞條葩瑧自紛綸正叔風流見替人此地江山供放眼知君筆木鎮隨身蠶鹽暫領三分味桃李聊沾一半春笑我寒氈同蟄伏白頭真喜結交新

山色蒼茫水遶綿竭來幾度共瓊筵尋常韻藝供銷日珍重詩篇愧引年盤宿乍辭經義舍霓裳待詠大羅仙梅花將發君方去此後相思孰與傳

鄭北江印譜

尉律荒來繆篆湮但從秦璽認蹄筌紛紛摹畫工繽密知否曾窺許氏篇

師今師古了無憑高雅全資意匠能妙會自然通造化解人安得李陽冰

猩泥紅艾細摩挲此事名山共不磨只向鋒端閒消息莫將敎媚笑文何

錫山女士鄭葚珠蕙貞詩稿

詩有仙心讀亦疑集中句　分明手自寫真詩可知紫玉成煙日便是飛瓊謫滿時

何云女子合無才卷耳條枚試讀來不肯綺羅埋沒卻此書幾輩愧于思

劉晨容易佳天台月墮星沈自古哀長史鄭如蘿史福玉臺不作鳳凰臺

趙少愚鶴鹿圖

野趣天然閒福膺情真似古風我識西州高士人疑南極仙翁

三千界內駒光七十年來塵垢從今一笑相逢某也請從而後

夏循陂廣文翼朝玻璃泉洗硯圖

只此一勺水聊療季女饑懷中紫玉段持照青玻璃仰瞰積鐵壁俯臨離披枝勿放墨龍出驚起巫支祈

又拾蟬圖

出處當從元凱論暫尋蟬蛻向淮瀆便教作盎鐺鳴躍人道吳兒是木人

錢惠茲采藥圖

攜得長鑱去名山任往還寄情雲物外得意藥籠閒康伯誰相識安期幸可攀新知庭砌下芝草已爛斕

大藥求非遠軒岐或未工黃芽春盎盎丹鼎夜融融細辨川原際調和鉛汞中丏君方寸七令我兩毛豐

王生衡卿益書帷雪影圖

杏林花未發茅屋冷難支青眼吾垂老素心子自知聰明賴冰雪夙夜有書詩不忘辛勤日期之得意時

高翔之雲墀采菊圖和令弟式之韻

小時相伴讀書闈壯日奔馳相背飛垂老論心朝夕共舊游屈指似君稀未荒

徑草堪招隱如此秋容好息機正是璮邊新酒熟夕陽攜手好同歸

高申之承錫吟梅圖

回憶當年立雪時君方總角效兒嬉蛾眉轉盼今如此獵莽前程那可知照眼花枝偏兀暴頻來倚徙訴襟期歲寒願與長相耐領略春光未是遲

王花嶼照

七雅浦畔耕書農春申山下初相逢自言知非箏蓬氏願得藝戒箴吳雲幕古當爲鼎彝匹加餐諒有煙雲供即今雪樁好顏色補繪萊子斑襴容

【慎思秋壑鼓琴圖

松篁瀌瀌瀾箏筑瀾溜泠泠寫玉豁自是此間清響足底須重與抱琴來

太倉王氏園傳名勝舊有梅三四百樹今已蕪廢僅存一梅或題之曰瘦鶴六安程芳墅爲之寫圖以乞詩於當代名公積數年題者幾偏海內卷大如牛腰攜以索詩因題二絶

白雲流水溉空山翠羽啁啁夢已還此鶴有時終化去得留清影在人間

王家幾百梅花樹三二百年來瘦鶴存卷裏新詩已無數他年誰似老梅根

【雁峯一壑風煙圖

風低煙斂艇徐牽一壑胸中尚了然痛惜勾留莊上屋當年未辦買山錢（清諸暨有清東潮頭莊）（衡陽官之麓水木明瑟居者求曾予擬卜居而易其名曰勾留卒不果）

送孫閣亭廣文次留別韻

把酒論文春復春吹來舊雨豈無因便應小住三千歲長與山人作主人

當年沙曲候龐公一室香清詩鬢風見說年來尚強健眉龐瞳綠玉顏紅

苦吉省侍有前期親舍遙瞻意若癡紓組未幾還解組伊人空溯水之湄

太息雙丸不得閒別何容易見應難從今三徑綠蘿掃擬共山僧學閉關

竹里館主人詩卷爲其子某題

曲廊延閣鎖雲煙竹里風光似輞川石徑倚筇留過客澄潭下網集漁船會心便欲褰裳往可惜人無半面緣此是楹書君寶護低徊嘉樹數流年

四月中爲劉君稱峯題照至十月中而遽歸道山閣之不勝感喟君與予同庚也

文心勃鬱鬱音奇氣縱橫歷酒杯低首青燈事鉛槧回頭白髮向蒿萊如何身世匆匆了剩有肝腸寸寸灰信否城東仙觀路故人攜手訪紅梅（君秋中夢遊城東紅梅閣君誡以事辭君笑曰子常時君不久終當去也言雲擎侶信有之乎）

溪水死

江陰璜塘黃紹南妻朱氏結禢未百日紹南以痘殤母家饋夏有簾枕雙氏泣曰枕雙人隻安用此爲紹南死十日俗有所謂煞回者氏赴門前

靜好才三月蒼茫便九泉折釵無處卜破鏡幾時圓自斷此生事何心再問天

璜塘一帶水嗚咽自年年

最苦孀閨節而能合命從墓春悲雨雪初夏隕芙蓉媧媧爲栖樹變變爲覆封墳頭新墓碣羞煞古臨邛

夜坐聞螢和西澗明府韻

清商一以警獨夜賦歐陽徙倚闌干靜低徊露氣涼授衣催卒歲撫鬢感他鄉跂彼河梁女終朝亦七襄

清商一以警寂寞野人家蓬徑客旋去銀塘月已斜沉沉冷瑤瑟愔愔臥曲花顧影澹無寐殘缸搖碧紗

生甫以西澗招飲凌霄花下原韻疊韻見貽即依韻奉

久鑄清瑟渚奸爐今見金鑱刮雪炙煎改紅爐青氣竭機神白地錦光開多多益辦非關學草草能工詎是才製作此時煩大手可應解帶賦條枚

此生頗類捐濤節卅載空挑短檠炙聊免細腰隨柳折有時笑口爲花開王駘何物能尊足匠石奚宜顧不才壇坫雍容師以律願隨廝養事行枚

再疊韻呈西澗明府

頑金歸冶鎔爲水鍊火生雲豁似炙世垢欲求風后掃寶山只爲至誠開性靈陶淨無餘事宇宙兼包有別才最感古懷敦鮑叔此恩何止計朋枚（明府屢嘗有交誼）（今無鮑叔句謹書貝二枚爲謝）

西澗再用炙字韻枉贈復依韻謝之

天衣任著千花朵粉壁難安一點炱上客喜陪王幕集凡鱗幸見禹門開得緣
蔬芷稱同味豈有蓬蓬可論才鯨吼竟爲莛叩發矍然圖視篆閒校

梅道人畫竹

抱節先生道不孤幽蹤落落韻疏疏寫真何滅文夫子影□空亭入興初

元人畫弄璋圖

藍田一點玉根苗脫襁攀來雪樣嬌此日莫愁真得意安排繡褓待來朝

寄吳石華廣東

白華無恙爭初生料理長饑共野堪我亦新來解餉地長沮可許耦而耕
佛桑花下款門初幾遍披函走蠹魚一十年來不相見一年一度一緘書
研摩紅襯靚姑肌香沁心田冷沁脾幾日炎風愁內熱憶君直似憶離支

許某故吾今我圖

故吾今我剎那間歲月堂堂去等閒會得觀河無異見真常本性底相干
莫道衰顏不再紅八公倏忽又兒童君家舊註神仙籍試問東山玉斧翁

劉箴山廣文鉁垂釣圖

當年作計未全非深柳書堂傍釣磯閑過桃花春水活一竿常趁鱖魚肥
而今往往釜生魚如此歸來結網辜好趁青天一鈎月繪君滄海釣鼇圖

常小靜盤馬彎弓圖

寶馬憐神駿雕弓乍手柔壯懷知磊落家世本封侯用已三冬足功還一發收
要令文武具有筆未須投

庚寅九月廿四日偕山子子定觀菊於雲亭季氏主人留飲即席賦此

主人合是培才手佳友都爲悅己容慚愧衰顏陪眾妹便思相伴作花農天殊
不放秋心淡客亦爭憐酒味濃多謝好懷無以報約君看我冷芙蓉
江城幾處菊爲叢花到君家覺不同眼底遂成花世界人間無此錦屏風九光
十色徘徊見儷白妃青位置工難得今朝風日好老天有意向衰翁

正月四日訪張懷白閒薛雯伯約方稱七十觴回舟赴之未至墻頭十里
許而冰合北風又厲步不能前舟中無俚率成二律俟至江陰寄之

我識墻頭薛夫子玉顏沖粹老經師同文細辨焉烏舛長歷精推朔閏差杖國
儀型真不忝擁皋諄誨未曾疲　朝廷旦晚求賴伏好護嬋山媚潭姿
便擬登堂索春酒無端冰凍滯河干生烟溼葦艱爲櫂和水村醪不敢寒華館
開筵想歡暢劍谿乘興遂闌珊神山風便吹詩去好博安期拍手看

辛卯正月十日懷白過式之於白雲溪上僑居爲寫照式之自題二詩屬
予爲寫之上方意有所感輒次原韻

追憶師門侍今來四十年（光緒年十五受業於蘇督師今六十三矣）先生遺澤在吾子得天全有字
幸能識于人不受憐本來清勁骨彷彿見毫顛
升沈惟俟命淵鑒亦何心鬱鬱伯通廡悠悠梁父吟未肥求戰勝不淬長壓侵
此意誰當會遺珠象罔尋

薛雯伯照

薛燭子賢友向子誇規家古心齋栝柏高館足煙霞舊業經氣富新穿玉樹嘉
白沙洲畔路日夕往還縣
曾一睹眉宇披圖欲惘然文孫已頭角此老未華顛好我酸鹹外期君懷葛前
何時採芹藻同賞惠山泉

湯毅堂先生（雄業）官粵西方伯撫定越南阮藩入覲繪圖紀之文孫成烈
出以見示因題

至治恢無外南琛奉越裳嘉矜惟　聖主震疊任嚴疆戶牖綢繆密川原蓋旆
長蓋臣綿世德念祖志龍光

陳生堯龔（大壽）擔糞圖

坡公但不能擔糞吾子多才弁此能矢溺果然知道在鼻根一悟徹三乘
自信雙肩皮骨牢何妨覓赴老農招心田正要勤勤糞此擔還須努力挑

寄劉箴山廣文五十

與來何處酒杯深賴有劉安識我心飽飯且須栽苜蓿素懷真喜附苔岑眼前
雛鳳飛騰意江上閒鷗浩蕩吟一飲無名借稱壽菊英桂粟等黃金（庚辰九月十五日以今年鄉試改期諸生辰前一月預祝）

屋邊自闢地三弓壘徑安門便過從展卷風搖蕉葉碎吟香雨助藕花濃驚人白浪同銀漢向我青山幾玉峯九月蟹肥秋更好索郎重與倒千鍾

朱瘦鶴擕新羅山人畫卷見示即次自題韻

和抱盎春氣高情深歲寒翻飛同栩栩芳澤各珊珊筆借生花手毫分點易丹老懷成劇興對此感無端

朱聽菴學稼圖

耕鑿華胥世菑畬經訓田偶然懷沮溺擬作散神仙鄭父杳于耜家兒學治壎比牖應有耦吾意亦怦然

幾歲瀕江涘秋田每不成徒令思稼寶何計富經黨困億詩人誚胝胼隱者情君方志鐘鼎無事效硜硜

胡墨莊同年承珙以詩招游水西次韻奉答

碧落紅塵各一寰幾人燒汞得丹還從容銘鼎都忘我檢點藏書自有山要接精神周孔後更勞疏瀹鄭毛間君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小爾雅義證台衡指顧遊偏倦養痾歸來鬢未斑

眼前埃壒幾能清乘牖居然到赤城白也舊尋棲足處琴仙幸有拍肩情桃花流水長無恙綠酒深杯愧此生何必看山定黃海胸中五岳久能平

墨莊詩集

披珠撿玉自沈吟芳草天涯共此心持比澄潭千尺水一番相見一番深

實溪溪水碧潺潺問渡尋幽興未慳日日關門聽春雨可憐孤負水西山

雲龍那得鎮相隨贏得隨身數首詩擁櫂長吟歸去也桃花未放水生遲君枉贈之句

酬翟潤之繼芳原韻

潭上紅桃未著花我來何處可停車得君卷裏千篇玉勝看巖頭十丈霞東魯門墻黃蚓衛君著文廟通考百餘卷南湘屈宋枉分衙寄公舊有遺民在許買芳鄰擬住家

酬吳茲山念恆原韻

此間誰敢鬭詩才李白當年屢往迴長史庭階雙鶴舞汪生池館百花開似君清韻差肩好媿我相逢斂手推早晚金聲聽擲地與公努力賦天台

酬黃星甫□□原韻

聞道東峯尚有亭名流觴詠幾人經閒雲暫住山仍碧新雨相逢眼倍青君似枯禪能不寐我如中酒每空醒最嫌對宇居旬日燈火疏簾隔一櫺

潘雲閣耀文教素堂詩集

墻頭一角遠山層春入遙林綠意滋正是雪消煙斂候石欄啜茗讀君詩

此地幽栖足潤邁林泉佳處自牽蘿桃花潭水無今古例有詩人解踏歌

留別涇川書院諸生

春風吹綠漲芳汀高會羣仙灑玉亭赤鯉白龍爭迓我三門六剌不曾停徒慚坡老成饕餮諸君索拙書各有潤筆東坡所謂一路饞饕之若饕餮者略似樊川半醉醒牧之水西寺詩半醉半醒三日留一笑凌雲暫分手桃花未放柳條青

飛雲峯老人畫看你橫行到幾時句意屬吳生聖俞臨之兼題其右

公子無腸亦可憐此翁瞋目又徒然古來多少真龍虎成敗從來總眼前

陸與讓綢彝圖亦明人佳蹟也未詳其故實玩所題詩蓋以賀人生子也桐城吳康甫以贈守之守之屬予爲題姑以意綢繹之爲守之子解已六齡能讀書相從於此他日酸丁吾有望矣由酸丁而綢彝此變譽事耳因以爲祝焉

粉郎奪取鳳凰池月姊攀來冰雪枝覷得他時調鼎手酸丁報國最相宜

石華吳君自京將歸粵東枉綏見顧奉手喜慰淹留一日又將別去能不愴然以扇索書口占以贈

落月勞予夢好風吹汝來袖中班史筆衣上帝京埃明日仍千里何時共一杯肯譽庭下樹勸寄嶺頭梅

周東村畫飯僧圖毛生甫所藏予嘉其英越哀護神爽若接屬吳冠英摹而存之

中山得志一壺飧當厄由來易感恩推食甘爲漢王死千金報德笑王孫

王孫善保千金軀四百炎靈此一盂可惜敖倉無萬粟秋郊鬼母哭嗚嗚
嗚嗚莫作餓夫啼瞰孔人人事長要豈有英雄肯嘗食大慈悲相見眉梨
眉梨龐首意低徊畫作王孫絕可哀想到朝餐空伍嗆毋令心事也應灰

甲午三月張子搴秀才招同䖍山懷白冠英游虞山假館朱遠翔少府家口占以贈

有草有花閑院宇疑仙疑隱古蘿眉肯分一榻容安臥明日游山借杖藜

虞山道中所見

支筇出郭望西東一路人家翠靄中容我結趺松屋綠傍人啜茗竹爐紅花畦比戶編籬隔澗脈分流疊沼通卻向密林深箐底萬千紅紫鬬春風

游維摩寺

峯頂如盂聚佛廬橫岡遮斷寺門前登峯俯挹千巖秀入寺低迷一壑煙樹海上頭看大海雲天空處問諸天更無胏腑容塵濁多謝山僧煮石泉

游三峯寺贈覺海上人

柳閣日影迷雲影壑底風聲和水聲幾瓣芙蓉峯隱見一羣獅象石縱橫菩提果熟誰拈偈天女花飛是化城慚愧伊蒲分供食香臺何日證初盟

游破山寺

花能明豔柳能嬌暫與如來破寂寥龍去尙餘今澗谷蓮開長憶舊根苗坐無開士談三地壁有詩人話六朝門外雙幢最殊絕坐看便擬溯今朝

姚古愚齋宋狎鷗軒校書圖

杜陵舍北滄蒼苔春水閑鷗日日來剩有詩篇拈已嬾只饒書卷眼能開愁心白髮幾千丈笑口青州三百杯遺稿至今零落否好憑子幼爲傳來朱肯梅君實外孫也奉遺照索題

留別虞山

勝賞關心盼再遑西風收雨片帆搴撥雲忽見青山面橫半斜陽雪一痕

寄朱肯梅

出門渾一笑相識爲看山嫵媚君真似扶攜我笑頑筇枝緣不淺尊酒與非慳料得明蟾夜清吟日閉關

陳芝房奉其尊人吉甫詩卷見示敬題

自有清風葉葉傳鄉邦俎豆仰名賢橫江先生祀邑忠義祠尋常草木皆文獻況是靚承手澤綿

有明中葉盛文章江左家家翰墨香想見當年師友輩左宮右社盡璣瑲卷中賁胥臺乃橫江先生師

三百年來世德垂季常名跡重當時每看龍首秋雲字章草徒成宿草悲吉甫先生曾孫予書屬題

風雅而今又屬君典型珍重寄斯文好將事業承弓冶莫讓徒收翰墨勳

陳樸餘明府太夫人壽

渡江梅柳報春回滿院花香次第開天上碧桃爭爛熳使君攜種自蓬萊
曈曨旭日上窗櫳正是雞鳴問寢餘五色宮袍榮舞綵九重丹詔拜天書
蓮珠闕裏靜斯璜視膳調羹日正長報道髯堂稱曼壽兕觥雙捧頌鶯鸞
如畫江城書氣新土牛破處土膏勻一堂自譜無聲樂萬姓同迎有腳春

祁生辭官將歸先寄一詩甚喜之乃人未還而訃在門矣念之愴絕次原韻

破例相迎事若何原詩料得我歸應破例入城一度許經過傳來噩耗竟非訛新詩自是人間少舊友而今地下多華屋況經成浩劫故居已燬于火西州那復慟行歌哀腸老眼空吟望枉卻堂堂白日過

汪粹峯坐隱圖

盤礴趺坐手仍韜疑隱疑仙任爾曹常自提中留一子是誰頰上寫三毫紅情應逐江楓冷幽意真如鐵壁高笑我倚枰逾十載長柯腰下倘堅牢予於曾容所始識粹峯閲十餘年矣

生雲垂露之軒紅蘤盛放吳生冠英攜所畫幅屬題

不著塵埃些子兒削身端合住瑤池冰肌玉骨清無汗彷彿摩訶未寢時
淡妝濃抹總天然色相同參自在禪箇裏一枝偎倚處分明邢尹鬭嬋娟

補蘿圖

田功未收酒無粕老蘿多時擲籬脚揚登新秋黃雞肥收拾將來貯桑落

鹿靜園遺照

亭臯霜樹偏丹黃領略秋光過野塘獨自意行還意立眼前雲水儘蒼茫

謹空自昔推居士令望何人拜德公剩有里中碑在口能傳清白是家風

張春槎司馬蝶花樓詞稿

自製新詞韻最嬌白石句青衫司馬鎮無聊不知柳院梅廳夜可有愁魂眞個消

當年陸弟譜清鄰淡月疏風總漏頻遺跡尚餘新顧曲秋墳誰唱御樓春卷中有祁生規墨樓觴詠曹輔及之祁生所集詞名清鄰

感青崖日出圖

仙山樓樹俯天池平看踆烏浴羽時想道青雲眞咫尺扶桑檢取掛弓枝

劉心會采芝圖

百草千花滿意收十分春色眼前頭握中剛得靈芝在管領春風汗漫游

霜上髭鬚雪上顛神仙富貴兩茫然憑君且快屠門嚼一晌華胥國裏天

記否涵虛小徑斜花開挈伴拓窗紗而今各各垂垂老不及年年歲歲花

乙未重九夏生秉曦煒如周生唐士康民挈榼邀予蕭藏山兩廣文及予

小飲聚星樓鄭君樵仲適至予爲以詩紀之次原韻

千林風葉下如潮天半秋心不可招閑小猶嫌混城市興高便擬上雲霄樓標

有伴無前約勝儀能來若互邀更喜故人從遠至衰顏驚看舊丰標

徐小尙以豐樂亭前歐陽公遺竹製筆筒見寄倚之以詩輒依韻爲謝

碧璫五寸玉無價雅詠一篇殊在前淪落合憐幽壑底流傳說自醉翁年暫經

詞客裁新嘗絕似柯亭得舊椽拜賜欣然滋內愧瓣香何敢望名賢

戲題圍棋筒

風清月白舊相思林下賭賽把臂時斂子推枰渾一笑羅胸星宿有誰知

此中韜略是誰精橘叟沈吟意未平輸却玉龍都不管但留鱗甲貯殘兵

勁節朝辭渭水濱龍韜着手展風雲寂然收斂神功處敢以空虛笑此君

鏖風戰雨舊知名此老胸中有甲兵握裏可曾留一子只嫌黑白太分明

筆筒刻菜

文圃定比菜園奇青紫紛紛拾芥宜人士自應知此味清班玉筍試論之

夢中漫說有花開誰是明光起草才要使斯民無此色筆端奪得化工來

鴻筆由來說雲雨東之高閣暫沈冥此生蔬筍嫌長合一任圖形入汗青

魏修吾表弟負米圖

粲粲鮮葩發好春近游原不隔陔晨何須羨擇毛生檄留取昂藏膝下身

致歡弟妹侯鯖潔洗腆兄承菽彩眞況有孫枝總如玉能供菽水莫嫌貧

阿母明年開九袠太和庭宇樂無疆好求玉糲胡麻飯歸奉瑤池九醞觴

朱硯陸點負米圖

百里游非遠承歡忘苦辛但堪營斗米不作折腰人

予從弟北池曹嘯作畫嘗屬予題而未果壬午弟歿予每展此畫欲一著語輒泫然閣筆已迫疇蠟日抱憂生之戚乙未初冬上冢錫山舟經白蕩楊橋畫意聊成此

老漁生長水雲鄉每到秋來飲興長最愛平湖疏樹裏扁舟領略好山光

吟詩弄筆送殘秋十五年來無此遊一樹衰楊扶夕照倚筇何處望歸舟

尋常行樂記當年畫裏分明即眼前山是九龍溪五瀉一回經過一流連

沙蘇亭愛吾廬詩草

一庭清露引新桐把卷閑吟綠影中盡得風流在何處天工本是不求工

消遣流光聊乞禄破除俗障只吟詩且欣松菊歸來早風月無邊任總持

爭明執與上騷壇白雪從來屬和難可惜鍾期遺仙去洋洋流水爲誰彈稿中多藏初讀卿評駁故言

張芙川小瑯環館藏書圖

何必名山始可藏清華水木讀書堂夢遊秖惜無斯福一晌披圖意渺茫

平生積得八千卷恢廓孫謀幾倍之物聚固常於所好也緣世德與涵滋

老去時時爲借書一瓻不挈載兼輿世人莫道瑯環小鄴架曾倉定不如

題侍萱廣文中流自在圖

不論遇坎與乘流把柁堅牢得自由如此渡河安穩甚底須紫玉奏箜篌

莫問前途遠也邇布帆無恙且安之會看萬里長風發始是宗生破浪時

蝴蝶階閒自在飛如舟學舍稱其頎絕嗤仲御鸞鶩躍誇說吳兒賣藥歸

不作風波於世上別有天地非人閒領得此中閒意趣翛然身外百無關

侍萱以商瞿之年初獲石麟彌月之宴吳生獻常寫瓜瓞圖以賀歡喜敬題

九霄青露湛含津滴瀝芳根引蔓新從此朝陽輝五色長教四面會嘉賓

吳夫人澹菊軒詩集夫人吾友張宛鄰大令琦長女也

故人傳絕學嬌女亦知音乍展吟蕪句彌傷宿草心雅懷清比玉仙侶靜調琴福慧前生業相期珠樹林

夏辛山照

失怙嬰孩日艱難聖善恩味餘南國筍色滿北堂萱雨露知方渥蓼莪詎忍論如何勤護養潤葉在培根

壽魏從母奚太孺人八十

靜斂璇閨肆綺筵遲遲春日正暄妍羣鮮侍膳茅容孝負米承歡季子賢繞砌孫枝排玉筍一門羣從蔚金莖雲溪溪水添新綠好夢醺醪酌列仙

外家門望嗣賢梯諸舅森然氣吐霓此日瞻依惟從母小時襁褓憶提攜艱難閱過滄桑似社福真宜山斗齊差喜老甥頭白盡得隨兒輩戲中闈

又奉夏君度汪薛君並重遊泮宮索詩記之同人多頌禱之詞非二君意也故爲其自言時道光丙申

莫道儒冠誤此身中和培養是天民此生不愧稱黃耇後進相攜拜聖人

摳衣當日共羣賢稽拜階前展豆籩六十年來頻屈指榮枯幾許荷陶甄

白頭攜手進新黌閒樂多慚魯兩生德幸不孤稱自勵好從逾邁策修名

相馬圖

便有燕昭能買骨也須題品定生前仰天一噴非無意伯樂能逢是偶然

姚石甫都轉瑩焦山詩錄

吞貢奇氣葩明心江山寄興詩來尋老夫聵耳久收聽乍省半天雲鶴音

湛溪□衛書在河督任寫書果策卷

安得神功立釃沉宣房舊績要黃金數千言寫羆令策體國訏謨一片心

汪孟慈比部喜孫繪補梅戴鶴圖寄令嗣小棠命爲之詩

偶然鋤月梅添侶有意盤雲鶴得雙歡趣未妨兒輩覺離懷但使酒杯降巡來欄檻歸圖繪載取煙蘿買釣艭幾度沉吟勞悵望故園咫尺澗煙江

錢生榕初善楨天女散花圖

漫說一花都不著可憐鎮日在花中手忙腳亂何時了那及天門奉帚童

蔣躍衢[illegible]課耕圖

忽視當途馬駟千優游隴畔幸逢年從吾所好非求富欣執西疇大特鞭

悠悠身世任浮沉十畝之閒躍素襟誰似君兼勤藝圃眼前玉筍已成林

張子琴得曾夫人手寫璇璣圖并讀法末附武后紀事字細如絲髮而圓勁妍和甚可玩後有仇十洲繪圖別一卷分織錦寄書來迎三節密麗精美亦尤物也予不能別其真贗而愛其字跡屬孔君省吾入石而題三絕句於後

尋常閨閣說多才歌舞何如染翰來一樣蛾眉成棄擲更無人惜趙陽臺

一篇讀罷錦中花立遣迎來油壁車真是寶書能易色連波何必滅秦嘉

風琴雅管奏斯音豈有稱嫠妬抱衾定是看朱成碧者妄將毒腹揣明心

元刻蔡傳旁通

講章家每爭朱蔡藏弆家偏競宋刊我是兩家門外漢但沾古澤一成歡

贈貯香閣主人

耽學精神足閒居課業專品題歸大雅翰墨有良緣眼福誇同輩心香接古賢何時望虹氣一上米家船

詠史

唐代諸方勸農使漢家丞相富民侯莫言氾勝齊民術一卷豳風實造周

漫成

絶代才人盡網羅千秋低首拜維摩綵襮珍賺誰持贈遍莫人間有選哥

小綠天菴拜素圖

今日維那拜顛素素師當日拜張顛若將此事從頭問蓍史而還幾聖賢
初寫千文智永師賺來禊帖是神芝鐵門限裏曾游未問取廬山面壁時
筆禪何處索端倪深淺空量墨海蠡妙會神完兼守固高閑只合拜昌黎
當時一幅醉僧圖絶叫淋漓快發紓智過其師乃傳法大師飲與近何如

秋樹讀書圖

修竹疏梧色色清此時把卷意回縈無邊風月供渲染只有秋心寫不成
不辨雲根與樹根閒吟閒坐共誰論似愁今夜西風急金井飄殘月一痕

旗亭畫壁圖

中年絲竹好歡娛早歲西華日已徂寶劍紅妝都入手可能消遣不平無
儘教愁思惱關山剩粉零紅滿意刪便向旗亭矜畫壁世間安得有雙鬟

陳琴齋鏡湖釣游圖

竹樓讀書

之子閉門居長吟只山水泠泠如振玉月色幽篁裏

小巢雅集

久矣逃虛空跫然可喜也邂逅黃檗人寄語同心者

清溪垂釣

物我兩從容悠然濠濮意興得自忘鉤魚應亦忘餌

鏡湖秋泛

雲水相與永淼然忘所之倒浸半湖山峯影交參差

禹穴探奇

委宛書已空空石自可數如何司馬遷獨自有千古

雲門觀瀑

絶壑轉萬雷兀坐如忘偶於此觀聲音竟得解脫否

三江踐水

守者如固鏁遊者如脫笞於此感身世秉燭夜遊可

乘風破浪

乘風去不已懸浪高於山座中有謝士如此將無還

錢武肅王遺像（二十九世孫若浩翻摹本）

時危唾手奏數功衰冕先窺石鏡中鐵券丹書新社稷錦袍駿馬舊英雄子孫
此日稱清第祠廟當年說表忠百世尙瞻遺像在披圖彷彿大王風

寄寶應劉楚楨寶楠

殷殷韜壯志草草伴牢愁獨守幼安榻誰褰白傅裘懷人憐過夜清瑟泛高秋
相見苦無日愴然搔白頭

壽錢梅溪八十

漫說椿靈歲八千此皆壽菌不知年從來屈指奇齡客但數流光讓老錢
古人多少精神明妙揭精鐫別有情翰墨有靈應有報固宜相報以長生
竹塢松窗位置妍春來常有酒如泉溪頭三百梅花樹一樹梅花管一年
少年作健太憨生道是無錢定不行笑我而今行不得問君行處若為情

陳雲乃司馬攜令江陰覆試日應陸生花燭吟之請和韻

鵲橋傍晚試嚴妝屈指今朝玉漏長五鳳樓成殊不易便敲屈戍卻嗤郎
于著于庭尙未知驚欽一首定情詩琴禁瑟齋聲猶好伐鼓撞鐘黠轉癡
促迫抽思乙乙初巧遲拙速任從渠良工不肯輕相示何日當成博議書
花閒清漏未渠央高下華燈焵夜光此去壺中天幾許跳身擬學費長房

雲乃題陸生卷作再和

阿儂不肯作時妝祇爲閨南起化長便欲風流偏闌閫先將雅啄教才郎
桃夭正及暮春時閒婦眞宜與說詩心喜自然緣見獵東塗西抹未爲癡
乍爾心旌搖漾初郎才深淺試量渠千金一刻何須惜此是先生定性書
丸枝燈影夜央央重以分來奎璧光拜手使君宜夙退恐辜翻老守空房

上巳日游泰園和呂幼心先生韻

最好張連築葺殊秦園門外卽通衢憑闌聊可知魚樂登嶺無煩辟虎符匼匝
回巒山似笑幽深林樾鳥相呼碧溪吟社從前事應補耆英脩禊圖明時人赵此結社卿二泉記沈石田圖之

昭文姚有鈞玉林寄示歸文休畫竹時仲夏中旬頗苦蒸暑閲之覺拂拂
有涼氣也

脩脩青鳳尾披拂層叢翠翩如來故人泠泠動秋意

肖梅以插了梅花便過年句屬馮栖霞作圖索題

銀瓶安頓漫矜持素手殷勤撿素枝一笑年華成逝水羅浮翠羽夢醒時

裕魯山中丞謙手治官書

今日竟何成儒脩止自誠一心培國脈百計繫民生任職無中外當官有性情
願憑青史筆爲勒太常銘

張蕊門自寫山居圖

素懷何莽蒼幽興渺端倪澹遠川原際纏綿俯仰時持畚萊子婦謦樹謝家兒
筆墨町畦外其人伊可思

黃南坡太守以郡志已百餘年不脩命北洛爲之總纂而以武進薛紫選
子衡陽湖高式之承鉦洪子齡蘭孫無錫顧蘭崖朗金鷹華紫屏湛恩
江陰承守丹培元夏永曦煒如宜興劉弦齋錚荆溪潘曉村光序靖江
劉尊卿泰曾爲之分纂未成書而太守調去以詩留別次韻奉餞

踵武前修豈是賒集來神雀次公車誠求真似螟持贏報續何須代及瓜合屬
召和賢畢集一時師濟道非誇他年父老言風義味德甘於蒙頂茶
大德從來說不官存神所過化工完春風披拂新開院澍雨滂沱暫駐鞍懷古
百方蒐闕軼惠民一意振單寒可憐多士涵濡久臥轍無能欲別難
此地科名幸接連風流日不及前賢稽經已老申轅侶染翰誰如鮑謝鮮峕竝
民生無宿食倫閒學士喜攤錢自慚奉謁趨賓館華髮盈顛與比肩
開館云收翰墨功不知何以慰公衷百年遺事千般累諸子分編一炬紅桑梓
敬恭徵僅事康韓軌範可能同未陪餞送徒惆悵得侍何時謦欬通

雲乃書詩於扇贈許伯緘因步韻

錯院深深雅絕塵一樽情話共天真欣從明月陪□□況是清風到故人去政
已如僧退院維風仍望俗還淳卽今江上東西路遺愛分留幾處春

姚竹山士清松陰聽泉圖

松奏天笙澗寫琴小茆亭畔足幽尋展圖欲問松根客儘是詩心是道心

懷舊

淵雅堂還嗣雅堂一家述作盛文章渺然人物成嗟悵又爲元方惜季方
鴻都渺矣剩閒成後輩研經合裏程重與拾遺兼補藝小長蘆後此書生
青楊何妥舊知名今見鏗鏗揚子行合記殺青題□日受風多處是蓬瀛
紅藥聊隨百草薰冶春唱罷漫尋雲橋邊剩有吹簫侶占取揚州月二分
無多喬偓隔雲霄兩過星沈影寂寥忽漫隨風飄一葉有人彩筆與雙描

韓耆柯照

翛然興味老彌腴策步何須綠玉扶雙鶴風前如野鶴一毛膝下見鵷雛早裁
彭澤花三徑補種東坡柑兩株莫道荀家文若小會看重繪德星圖

某照

老屋江城住畫圖綠江路熟每相於山圍疊嶂樵蹤斷水接長天雁影孤童荷
青琴思選石樹連濃綠試尋途襟懷此地殊空闊扶杖歸來日欲晡

又

荇藻盈庭月正圓娟娟松竹淨無煙木樨香裏吾誰隱此處從君問畫禪

訪齋歸君聽泉遺照

更誰寂寞與求音逝者如斯愴已深料得而今磐石下亂泉不復寫鳴琴

賦

東園賦并序

余往來京洛僦廡閒居直廬之楊已長學市之槐空綠城闕莫往闠都匪思鄉焉趨歡時過東園盡觀察潛齋先生之別墅而吾友山子吳君之清館也王猷竹徑時或不逢主人文舉酒尊固亦無嫌多客既忘其適豈以為常當丁卯之紀年屬庚寅之降日賓從至止壺觴錯然斯遊難忘渺然有賦蓋樂燕好者流譽於嘉樹頌壽考者托言於椅梠爾乃結搆南瀕經始東田密邇苑囿駢連市廛西潦經其宮南墉阻其前猶得縱橫百步繚繞數折巷能通幰門劣容轍滕可容而實隘壘不障而已隔非石門之新居是陸賓之舊宅於是剗層蕪課短町夷甂坳範垣瓴徑纍留層巖細中綿上則步欄四敞連階拓檻既鄰水榭亦象風亭抗疏櫞於高楣洞密牖於直櫺左則軒號西晴亭名小眠籬經柱史是度是安橫琴牀破攤書榻穿遵芳兮肆木朝撫兮暮祝柳條短兮過墻槐蔭廣兮蔽目買海棠兮闘香謝天桃兮備綠下則叢叢芍藥處處江蘺野花無種細草隨時峯撐拳石泉瀉盆池吟蟲爭暗倏魚出窺當夫碧雲欲收皓月初上翠氣滿庭微風承幌爭御籃輿乍扶藤杖攀玩黃華低徊疏壤喜舊菊之未荒訝新松之暗長忘世態於庶幾寄閒緣於獨賞況乎魚鳥之具花樹之居八院相對兩關並驅射牛分臠製鳳爭珠博文散帙尤足相娛者也非喬非阿可嘯可歌聖旨淡於理愜世常苦乎意多悟叔山之尊足慕謝客之養痾諒知止其不殆保年命其奚頗

浮瓜沉李賦

曹子桓當塗初建清宴未息北遵河曲娛遊斯在時也景風扇和炎帝持宰長林油油厥草每每北園之衆果具繁西液之清流有灌則有文學之士懷鉛握槧隨屬車陪公讌沐賜果之餘榮汲寒漿而長羨者焉子桓乃恍然長思穆若遠念蓋朝歌之文吏會相求於故劍也夫五官建節之辰青邸延賓之席時不異於今茲事無殊於疇昔當其北場馳騁南館被食升腸赫爆歡氣昱奕惟勝侶之可欣宜高談而以憚遂乃錯雜尊俎羅列肴核觴籃鋪傾天屋玉摘貫蟠根於琳圃之株出五色於青門之客況乎庭有寒冰之井波承太液之流請內熱之不作乃臨流而有求絲龍競瀉珠顆亂投如杯如盎載沉載浮碧膚塈潤朱實紅稠異楚江之萍實亂淺渚之雞頭亦溯洄而宛在逐湍瀨以行遊於是薛舫牽綆響姐鋼冰元瑜擯檀休伯感篇瑪瑙之盤徑尺硨磲之椀容升舉之靈之以獻以登微吟短咏芳懷所與亮臣心之似水矢中懷之凌競逮乎皓魄已匿員靈不確輪與徐引參從初排溶溶兮水波皎皎兮天涯非我甘之可好執道遠而堪懷得寒芳之沁骨信斯遊之最佳然後妙思六經覃搜故乘按幽風譜月令該韓終之奇採樣圖之勝顧此樂之難常願清心之相映也吳季重聞而復曰惟李惟瓜清泉其養之置身玉盤惟君其享之榮華易消孤芳難賞執湯於彼執委於莽匏瓜之無匹奈何木李之相投已妄願清素之自矢詎浮沉之可悵

詩餘

菩薩蠻

越羅裺斂無重數夫容和露搓香蕋窗外曉雲殘黛眉臨遠山　尋花雙鳳子覓偏珍叢底花影限紅墻飄殘半縷香

無端紫鳳嬌銜佩葳蕤不解香羅帶深幕可憐宵濃春豆蔻梢　金蟲明未燼閒倚屏山影倭墮綠雲斜未妨雙臉霞

畫眉樓畔花如霰疏香飛上參差翦翠羽暗低迷語長人未知　金奩新砑玉鈿局敲雙陸複袖錦鴛鴦經年繡一雙

海棠低護行雲徑畫樓西畔分明影不為見時難忍扶羅袖香　撩人回面語顫梟釵翹舞花氣泛紅螺橫飛出鏡娥

博山細裊沈煙紫隔窗柳絮飄香砌蛛縷戀殘魂搖搖更不禁　玉簫吹未徹垂手還凝立不覺月痕西下簾霜滿衣

浪淘沙柳絮

誰弄倚樓笙薄夢初醒曉風殘月不分明又擁輕雲歸去也半入桐陰　庭戶寂無聲飛趁簾旌可憐飄落更無憑只有畫梁雙乳燕相對惺惺

臨江仙

細雨絲絲吹又斷那堪還近黃昏犀垂簾押獸香溫小屏山幾點滅盡舊眉痕　架上舞衣閒畫色多時冷落芳尊黃花瘦影可能存都休望遠秋草已如塵

鵲踏枝翻

清露泫花芳意淺珠網瓊疏隔著窗痕見十二層樓山四面鏡屏屈曲隨心轉　幾許江南青一點柳暗花濃無處留清宴鎮日爐香還自遣東風寒峭垂銀蒜

簾外波光明靜練胡蝶無聊輭趁晴絲顫閑到棠梨春又晏落花點點深深院　無力垂楊千百轉做盡悠揚祗解添幽怨待得風停飛絮倦月明誰在雕闌畔

鵲橋仙

蒼煙暝樹小池芳徑又逗閑愁如許窗前略有幾株蕉況連夜風風雨雨　青山四面高樓獨倚才見斜陽半縷怎教一霎又低迷難辨飛帆斷浦

玉梅令

小梅乍教展知道東風換依然是舊時庭院盼幾多煙景到此再歸來輕陰輕雨做寒做煖　尋芳仙侶看花幽伴多應是水遠天遠更倩誰為主獨自意沈吟斜日下畫簾休捲

江城子次韻祁生韻

一聲羌管奏西涼立迴廊看長江可惜寒花瑣碎不成香向曉斷鴻飛越緊天上路幾多長　年來去住與誰商漫遠揚退容光匣裏寶琴如水劍如霜咫尺白沙洲畔宅迴短棹向襄陽

□□□出都别同人作

驅馬向黃昏揮手如雲怎地拚將醒眼看行人淚難灑心難捨意難論記取別時顏色十分真　城上已嚴更望斷雙扃今夜相思祇隔一重城城外路知幾許短長亭卻問天涯芳草幾時青

此別太匆匆天也留儂恰是當頭十日好南風吹不轉行漸遠意遍情濃得黃河冰水總溶溶　新月又瓏璁畫了眉彎一樓清光兩地可同看敲燈數儂行處是江南多恐那邊風雪較塵寒

菩薩蠻庚辰立夏日舟經安仁道中作送春詞

頻年此日天涯路今年細數春無負煙雨寫春圖鶯花西子湖　儂行方未歇春底思歸急多事子規啼尋歡夢轉迷

空江幾日風和雨留伊知道留難住淚眼向斜暉問春何處歸　春如南去也儂與同行者若是北歸時家書要囑伊

離家月已經圓缺小園花事都狼藉露重玉闌干錦衾知曉寒　畫梁新燕子解得銜泥未莫放掠花飛珠簾著意垂

江流萬折山千疊茫茫芳草匆匆蝶處處是離愁東君覺也不　停舟聊買醉紅雨青帘外欲倩好風吹夢隨春暫歸

浪淘沙中秋夜聽雨
秋色已平分客裏嘗牕算來無計度黃昏又是蕭蕭窗外雨剔盡銀燈　非冷
又非温別樣心情嬋娟今夜也伶俜睡上枕頭分付夢莫要分明

摸魚兒畫梅
最相思翠禽樹底參橫月落時候無端覓徧羅浮路沒過青帘賒酒空回首都
只見紅棉白貝開如繡幽香略逗便招得吟魂小窗橫幅依約伴儔侶　嘗牕
裏彷彿臨風縞袖月明倩影如舊尋常一片添妝靨也要箇人銷受攜素手還
試問夜來霜冷君知否從誰細剖此去嶺雲邊南枝放處野店正孤宿

疏影畫蕉女
茲遊絕倒是綠雲深處珠露狂飽窄窄回塘短短柔橈闌入洞天清曉繁星滿
向懷中墮一顆顆搓脂噴腦細思量沒分成仙埋我此間便好　今日翻教讀
畫說山村舊住別是蓬島猩襯鮫綃雪沁冰肌添箇破紅指爪東風熱徧賴虬
卵卻一任燕愁鶯悄枉憐他故苑昌華歲歲黏天芳草

翠樓吟題香畹樓樂府
風片吹香雨絲買夢情天別樣拋撇東風能著力容易得渡江桃楫玲瓏唱徹
最韻補華笙歌調錦瑟支機石明河淺了難尋消息　凄絕按拍傳箏說癡雲
宛轉西簾抱日元龍湖海客與添築眉樓百尺餘芳誰覓悵倚徧闌干頁辰虛
擲秋螢咽一燈斜背聲聲弔月

虞美人
柳絲疏處西風悄窺影銀塘小碧闌干外玉參差恰是一鈎新月上來時　仙
城天上花如錦往事難重省采蓮船去水波寒只共青要素女鬬嬋娟

沁園春韶州舟中作
我不能如楊季仲翔老死此間只詩成丹竈空吟望海綠慳綠尊未疏登山朝
漢臺邊昌華苑畔幾度斜陽儘醉眠秋老矣且浩然歸去落葉闌珊　知心一
片輕帆算來送來時去送還任浪花恨我船頭遍打青山留客去路爭闌報道
先生老來骨冷蕉海洋沈自覺難還惆悵怕茱萸節過籬菊開殘

蝶戀花
花影冥冥人悄悄巧笑妍蛾屈指華年小鬭草簾鉤春過了落梅只覺濃陰早
怨漫尋挑金了鳥喚坐伴伴情緒渾如攪窗外遠山依舊好蘂花著意描殘
稿

浪淘沙題小岩江村銷夏圖
新構兩三椽銷夏灣前綠楊陰裏竹爐烟鳥靜書閑雞犬靜如此家園　童稚
也追歡招手籬邊片鷗不礙水雲寬肯補圖蕪容我住買箇漁竿

水龍吟棣院荷花圖為蘇叢初雲儔題
天然翠袖紅裳泥他侍我琴尊畔覓旌亂舞珠盤欲瀉雨餘閒館最是頻年蕉
流甘乳柳垂青眼更龍來玉羽泛將銀轂倍添得煙波滿　可似明河清淺恁
攀條淚痕低泫越姬船香房空紅粉又撩秋怨多謝冷螢喚醒鶯夢回頭天遠
趁而今覓藕尋蓮博得花前相見

齊天樂前題
竹欄瑣碎蕉旗定算來無計銷暑汲取寒漿礙成冰鏡不要絲牽玉虎颯颯秋
舉任紫鳳放嬌赤鱗狂舞藻密萍圓一汀難得聚鷗鷺　花房又看粉墮買秋
宜此地莫道歸去水底眠來玉山頹卻正有醉鄉佳處花神儘許道麴障霧雲
歌珠當雨喚取紅兒按腔填樂句

沁園春題李仙九韓鏞歸卽送北上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仙乎仙乎看桃殘秋露麻姑鳥爪融成春水姑射冰膚月
唾濃華風蕭幽咽瓊佩瓏瓏俯仰殊難消受是淩雲一笑暫轉青矑　也知圖
畫難如怎便說人間十斛珠早殷勤鈿合訴將心事安排金屋深護嬌姝有意
求凰無端竊藥碧海青天忍得無長相盼盼流紅一葉分付雙魚

長亭怨慢題梅影巷樂府
只一片蘼蕪衡薄甚處重尋繡簾香閣縷縷愁痕花名猶記小屏錄無端殘夢
有彩筆重新續消受幾春風怎說是韶華匆促　念當日參橫斗轉唱斷玉龍
哀曲啁啾翠羽祇戀著雙栖雙宿卻不道葉墮巢空儘長占碎紅零綠鬧江上

芙蓉可戀年年開落

疏影

懷人歲暮弔影茫然適得碩甫書來寄題倚杖數歸鴉照疏影一闋感

而賦此即用原韻

都無故物但斜陽立盡獨自淒絕但見飛開不見飛還知他何處棲息能還便

自尋儔侶也不是舊時鄉國怎無端十里連林幾夜霜華鋪白　曾是同林並

翅而今生共死一樣愁寂數遍空枝也沒巢痕剩有數張殘葉天涯夢斷歸難

盼枉說是連飛雙翼又茫茫日下林梢要等如何等得

水調歌頭

□□□□□□□□□□□□□□□□□□□□□□□□□□□□□□□□□□□□□□

□□□□□□□□□□□□□□□□□□□□□□□□□　金雀冷玉脂煖麝煤飛相思

千種萬種做盡只雙扇率性重門曲戌和著夢魂鎖住生恐曉衾欺朝日出東

海窗影疊玻璃